中華大典

文學典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唐文學部二

主編：吴企明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朝英集……二九
輞川集……二九
國秀集……三〇
玉臺後集……三一
篋中集……三二
河岳英靈集……三四
丹陽集……三七
起予集……三七

體類

王孟……三八
王李……四〇
李杜……四二
儲王……五五
高岑……五五
飲中八仙……五七
竹溪六逸……五八
蕭李……五八

作家

武就……五九
劉庭琦……六〇
張子容……六〇
高力士……六三
孔璋……六四
韋濟……六五
卜隱之……六六
卜長福……六六
暢諸……六六
李隆基唐玄宗……六六
丁仙芝……八八
盧幼平……八九
白鍇……八九
張均……九〇
白履忠……九一
王之渙……九二
張楚……九六
王迥……九六
吳鞏……九七
孟浩然……九七
韋縉……一二二
許宣平……一二三
徐玄之……一二三
韓倩……一二三
王光庭……一二四
袁悅……一二四
崔希逸……一二四
郭虛己……一二五
薛業……一二五
顧朝陽……一二五
徐晶……一二五
崔珪……一二五
沈齊家……一二六
王士源……一二六
李林甫……一二七
韋斌……一三三
韋堅……一三四
韋陟……一三四
張烜……一三七

李昂……一三七
李巖……一三九
張震……一三九
叔孫玄觀……一三九
楊重玄……一四〇
鄭愿……一四〇
呂向……一四〇
康國安……一四一
張守節……一四二
史青……一四二
陳希烈……一四三
韓襄客……一四五
李頎……一四六
康洽……一六〇
李遐周……一六一
萬楚……一六一
袁瓘……一六三
李憕……一六三
庫狄履溫……一六四
毛欽一……一六五
崔恂……一六五
康玄辯……一六六
張楚金……一六六
于休烈……一六六
杜昆吾……一六七
李琚……一六七
顏允南……一六八
祖詠……一六九
綦毋潛……一七四
沈如筠……一七七
蔡希周……一七七
蔡希寂……一七七
蔡隱丘……一七七
張彥雄……一七八
張潮……一七八
元庭堅……一七九
馬挺……一七九
申堂構……一七九
張暈……一八〇
徐延壽……一八〇
樊光……一八〇
殷遙……一八〇
談戲……一八一
周瑀……一八二
達奚珣……一八二
元德秀……一八三
張垍……一八五
齊光乂……一八七
梁涉……一八七
李巍……一八七
張軫……一八八
房琯……一八九
司馬貞……一九二
殷璠……一九三
杜頠……一九三
杜儼……一九三
晁衡……一九四
賀蘭進明……一九四
陸善經……一九五
常建……一九六
王昌齡……二〇五
郭密之……二二九
蕭昕……二二九
熊曜……二三〇
郭紹蘭……二三〇
釋景雲……二三一
蓋嘉運……二三一
孟匡朝……二三二
閻伯璵……二三二
崔文邕……二三二
王岳靈……二三三
段懷然……二三三
釋理瑩……二三三
金昌緒……二三三
崔頌……二三四
奚賈……二三四
裴傑……二三四
張漸……二三四
尉遲匡……二三五
李澥……二三五
李陽冰……二三六

何千里……二三八
王仙喬……二三九
李璆……二三九
元海……二三九
康顯……二三九
盧鴻一……二三九
王維……二四三
王縉……二九五
裴迪……二九九
崔興宗……三〇一
苑咸……三〇二
王羨門……三〇三
江采蘋（唐玄宗江妃）……三〇三
崔宗之……三〇四
張抃……三〇五
沈東美……三〇六
鄭虔……三〇六
宋華……三一一
李之芳……三一二
李叔卿……三一三
李春卿……三一四
李曜卿……三一四
楊諫……三一四
李璥……三一四
張諲……三一五
蕭華……三一六
釋明瓚……三一七
戴孚……三一八
范朝……三一八
閻丘曉……三一八
陸據……三一八
張萬頃……三一九
陽浚……三一九
高適……三二〇
釋希遷……三四〇
梁德裕……三四一
梁鍠……三四一
丘爲……三四二
趙蕤……三四三
崔曙（崔署）……三四四
陶翰……三四六
薛據……三四七
任華……三五〇
崔國輔……三五一
李白……三五六
高霽……五〇五
韋權輿……五〇五
崔令欽……五〇五
盧象……五〇六
徐浩……五一〇
趙驊……五一四
劉昚虛……五一五
杜位……五一八
閻防……五一九
梁洽……五二〇
崔顥……五二〇
蔣洌……五三一
蔣渙……五三一
陳正卿……五三二
馮用之……五三二
戴休璇……五三三
鄒象先……五三三
鄒紹先……五三三
郭愼微……五三三
魏仲犀……五三四
宋昱……五三四
王鉷……五三五
張南容……五三六
儲光羲……五三六
王諲……五四八
韋鎰……五四九
崔亘……五四九
敬括……五四九
鄭審……五五〇
楊綰……五五一
郭納……五五三
張巡……五五三
許遠……五五七
杜鴻漸……五五八
南巨川……五六一
薛季昌……五六一

蕭穎士……五六一
張階……五六九
顏眞卿……五六九
鮮于向……五九六
賈至……五九八
劉方平……六〇四
邱丹……六〇七
張孝嵩……六〇八
沈千運……六〇九
趙微明……六一〇
高蓋……六一一
孟雲卿……六一一
李翰……六一三
于逖……六一五
王季友……六一五
劉餗……六一八
劉彙……六一九
劉貺……六一九
劉秩……六二〇
劉迅……六二一
劉迥……六二一
李揆……六二二
李亨唐肅宗……六二四
元載……六二六
周萬……六三二
邵軫……六三二
李峴……六三三
李蕚……六三四
左輔元……六三六
張彪……六三六
杜甫……六三七
裴虬……七七四
崔彧……七七五
崔成甫……七七六
張誠……七七七
裴倩……七七八
趙自勤……七七九
陳兼……七七九
殷寅……七八〇
孟彥深……七八〇
李岑……七八一
韓昱……七八一
崔惠童……七八一
崔敏童……七八二
陶峴……七八二
姚發……七八四
邵說……七八四
趙自勉……七八五
李曄……七八六
韋元甫……七八六
畢耀畢曜……七八七
裴士淹……七八八
喬琳……七八九
李希仲……七九一
田澄……七九一
蘇源明……七九一
石鎮……七九三
劉晏……七九三
蘇廣文……七九七
張謂……七九七
元結……八〇一
李華……八一三
岑參……八一九
喬潭……八四八
柳渾……八四八
柳識……八五一
顏舒……八五二
顏渾……八五二
孫昌胤……八五二
閻寬……八五二
平冽……八五三
芮挺章……八五三
樓穎……八五三
褚朝陽……八五四
荆冬倩……八五四
鄭紹……八五四
沈頌……八五四
薛奇童……八五四
豆盧復……八五五
張良璞……八五五
沈宇……八五五

王喬……八五五
李收……八五五
張庭芳……八五五
劉灣……八五六
樊晃……八五六
朱斌……八五七
張鼎……八五七
徐九皋……八五七
常無欲……八五七
常非月……八五八
黃麟……八五八
郭良……八五八
郭向……八五八
程彌綸……八五八
薛維翰……八五八
屈同仙……八五九
李栖筠……八五九
楊玉環唐玄宗貴妃……八六一
王邕……八六九
莊若訥……八七〇
崔琪……八七〇
陳季……八七〇
韋迢……八七〇
元季川……八七一
李峰……八七一
魏顥……八七一
韋建……八七二
宜芳公主楊氏……八七三
盧言……八七三
楊志堅……八七三
嚴武……八七三
史俊……八七九
郭受……八七九
鄔載……八七九
息夫牧……八八〇
殷少野……八八〇
賈邕……八八〇
蘇渙……八八〇
林披……八八三
杜誦……八八四
李康成……八八四
閻士和……八八五
蕭存……八八五
相里造……八八六
趙匡……八八七
鮑防……八八八

總論

論述

殷璠《河岳英靈集序》 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僞從眞，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杜確《岑嘉州集序》 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茲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

權德輿《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 開元、天寶以來，稍革頹靡，存乎風興。然趨時逐進，此爲棄籥，紳佩之徒，以不能言爲耻，至吟咏情性，取適章句者鮮矣。

鄭處晦《明皇雜錄·補遺》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咏、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張繼、劉眘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曙、王灣、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湜、籍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巋巋絕去一代頹頹不可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邪！

《蔡寬夫詩話》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人可跂望。

《滄浪詩話·詩辨》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遠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又　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略】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又《詩評》　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又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又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卻有絕似盛唐者。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

《瀛奎律髓》卷一五　方回評：盛唐律詩體渾大，格高語壯。晚唐下細工夫，作小結裹，所以异也。學者詳之。

又卷三〇　方回評：盛唐詩渾成。

又卷四二　方回評：盛唐人詩氣魄廣大，晚唐人詩工夫纖細，善學者能兩用之，一出一入，則不可及矣。

《對牀夜語》卷二　詩在意遠，固不以詞語墮約爲拘。然開元以後，五言未始不自古詩中流出，雖無窮之意，嚴有限之字，而視大篇長什，其實一也。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又「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則久別乍歸之感，思遠懷舊之悲，隱然無窮。他如詠閒適，則曰「坐歇青松晚，行吟白日長」。狀景物，則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似此之類，詞貴多乎哉？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略】自儲光羲而下，王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詞旨淳雅，蓋一時風氣所鍾如此。元和以後，雖波濤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邃遠清妙，不可得也。

《唐詩品彙總叙》　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又《凡例》　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予以爲確論。

又《五言古詩叙目》　夫詩莫盛於唐，莫備於盛唐，論者惟李、杜二家爲尤，其間又可名家者十數公，至如子美所贊咏者王維、孟浩然，所友善者高適、岑參。乾元以後，劉、錢接跡，韋、柳光前，人各鳴其所長。今觀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超凡，劉隨州之閑曠，錢考功之清贍，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於時以鍾乎人矣。嗚呼，盛哉！

又　及觀諸家選本，載盛唐詩者，唯殷璠《河嶽英靈集》獨多古調。【略】若夫太白、浩然、儲、王、常、李、高、岑數公，已褐於前，他如崔顥、薛據、張謂、王季友諸人，皆李、杜當時所稱許，相與發明斯道，賡歌鼓舞以鳴乎盛世之音者矣。

又《七言古詩叙目》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李、杜而下，論者推高、岑、王、李、崔顥數家爲勝。竊嘗評之，若夫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至於沈鬱頓挫，抑揚悲壯，法度森嚴，神情俱詣，一味妙悟，而佳句輒來，遠出常情之外之數子者，誠與李、杜並驅而爭先矣。

又《五言絶句叙目》　開元後，獨李白、王維尤勝諸人，次則崔國輔、孟浩然可以並駕。儲光羲【略】十八人皆盛唐作者，若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高適、岑參等數篇，詞簡而意味尤長，與前數公實相羽翼。

又《七言絶句叙目》　盛唐絶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二公篇什亦盛。【略】同鳴于時者，王維、賈至、岑參亦盛。又如儲光羲、常建、高適之流，雖不多見，其興象、聲律一致也。杜少陵所作雖多，理趣甚異，故略其頗同調者數首，以通天寶諸賢。

又《五言律詩叙目》　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氣象雄逸，孟襄陽興致清遠，王右丞詞意雅秀，岑嘉州造語奇峻，高常侍骨格渾厚，皆開元、天寶以來名家，今俱列之正宗。【略】杜公律法變化尤高，難以句摘，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等句，世稱之舊矣。

又《五言排律叙目》　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爲多，得非王、李爲獨得，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并鳴。

又《七言律詩叙目》　盛唐作者雖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若崔顥律非雅純，太白首推其《黃鶴》之作，後至《鳳凰》而彷彿焉。又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之什，當時各極其妙。王之衆作，尤勝諸人。至於李頎、高適，當與并驅，未論先後。是皆足爲萬世程法。

《麓堂詩話》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又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

楊士奇《玉雪齋詩集序》　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

於此也。

又《杜律虞註序》 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距，爲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鎪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爲豪，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

《留青日札》卷五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杜子美《夢李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淸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以月比人，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

李雯《屬玉堂集序》 以唐詩言之，則高達夫雄而不英，李頎英而不雄，王右丞則英中之雄，王龍標則雄中之英，而子美獨兼之。

《升庵詩話・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頭。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

又《魏收挾瑟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筯下成行。」此詩緣情綺靡，漸入唐調。李太白、王少伯、崔國輔諸家皆效法之。

《四溟詩話》卷一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从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又 《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

蔡羽《西源集序》 唐初諸家因之爲近體，視古雖異，然委婉之法猶存。至于盛唐，發越奮揚，惟恐不至，故歌富而律長，是賦之流歸響也。李白、杜甫總其豪健，而傷放促，雖以校時之溺，去古遠矣。

王世貞《徐汝思詩集序》 夫近體爲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爲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皦繹，秩然而不可亂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

又《韋蘇詩後》 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

《藝苑卮言》卷四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又 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使足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晚山堂選唐詩・叙目》 盛唐：七古正宗，確推李白，而大家則杜甫足以當之，其下法度森嚴，抑揚悲壯，惟高、岑、王、李而已，謂之名家也。

張宇初《雲溪詩集序》 暨唐初宋、杜、陳、劉，盛唐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

《唐詩直解・詩法》 文章關于世運，而有盛必有衰，乃風氣使然，非人力所能勉強也。如梁陳之綺麗已極，勢必變爲魏、陳之純樸，一掃浮華。自有開元、天寶之盛，又不得不變爲大曆以後之卑弱。然李、杜集中不無累句俗句，錢、劉所作豈乏杰製宏篇？自高季迪倡爲初盛中晚之分，而學者執爲定論，無乃謬乎？

李濂《唐李白詩序》 李白者，唐開元、天寶間詩人之冠也。詩至開元、天寶間爲最盛，若杜工部，孟襄陽，高渤海，岑嘉州，王右丞，儲御史，王江寧，李頎，常建者，皆聲振藝林，言中金石，彬彬乎一代之英也，故世稱盛唐十大家云。孟、高而下諸子，白與之同時，並稱能言，才非白敵，罔敢頡頏。獨工部與白齊名，世稱李杜。

胡直《刻王太史詩序》　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有象外奇驟，不羈塵闤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爲艱難愁苦狀，蓋物莫得而欺之者矣。

屠隆《論詩文》　唐人清綺如沈、宋，雄大如子美，超逸如太白，閑適如右丞、幽雅如襄陽，簡質如韋、儲，俊麗如龍標，勁響如高、岑，何必鮑、謝？

《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爲騷者太白外，王維、顧況三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若李杜五言大篇，七言樂府，方之漢、魏正果，雖非最上，猶是大乘。

又《古體中・五言》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又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俳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人近體矣。

又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略】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羌村》、《出塞》，儲光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莊，高常侍之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李頎《塞下曲》，常建《太白峰》，【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又《古體下・七言》　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盛唐高適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雅，李頎之俊，皆鐵中錚錚者。崔顥、儲光羲篇什不多，而婉轉流媚，亦有可觀。常建已開李賀，任華酷似盧仝，盛衰倚伏如此。

又　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篇：青蓮《擣衣曲》、《百囀歌》，杜陵《洗兵馬》、《哀江頭》，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別獨孤漸》，李頎《緩歌行》、《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王維《老將行》、《桃源行》，崔顥《代閨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脈絡分明，句調婉暢。既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落李、杜之紛華，而一歸古質。又上之楚人《離騷》，鎔樂府之氣習，而直接商、周。七言能事畢矣。

又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略】盛唐李、杜外，僅高、岑、王、李。

又　唐七言歌行，【略】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末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

又《近體上・五言》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略】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又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

又　李白《塞下曲》、《溫泉宮》、《別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荊門》，孟浩然《岳陽樓》，王維《岐王應教》、《秋宵寓直》、《觀獵》，岑參《送李大僕》，王灣《北固山下》，崔顥《潼關》，祖詠《江南旅情》，張均《岳陽晚眺》，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超玄，氣概閎逸，時或過之。

又　排律自工部，考功外，雲卿《酬蘇員外》、《塞北》，必簡《答蘇味道》，伯玉《白帝懷古》，玄宗《曉發沛關》，太白《寄孟浩然》、《登揚州西靈塔》、《贈宋中丞》，嘉州《送郭僕射》，摩詰《玉霄公主山莊》、《送晁監》、《感化寺》、《悟眞寺》，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夕把玩可也。

又　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爲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二十韻，典重整齊，精工贍逸，特爲高作，王、李所無也。

又《近體中・七言》　盛唐七言律稱王、李。王才甚藻秀而篇法多重，「絳幘雞人」，不免服色之譏；「春樹萬家」，亦多花木之累。「漢主離宮」、「洞門高閣」，和平閒麗，而斤兩微劣。「居延城外」甚有古意，與「盧家少婦」同，而音節太促，語句傷直，非沈比也。李律僅七首，惟「物在人亡」不佳。「流澌臘月」，極雄渾而不笨，「花宮仙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之幽，「朝聞遊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岑調穩於王，才豪於李，而諸作咸出其下，以神韻不及二君故也。即此推之，七言律法，思過半矣。

又　盛唐王、李、杜外，崔顥《華陰》，李白《送賀監》，賈至《早朝》，岑參《和大明宮》、《西掖》，高適《送李少府》，祖詠《望薊門》，皆可競爽。

又　七言律，唐以老杜爲主，參之李頎之神，王維之秀，岑參之麗。

又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

又　王、岑、高、李，世稱正鵠。嘉州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常侍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氣，深厚而不傷俗，濃麗而不乏情，幾於色相俱空，風雅極備，然製作不多，未足以盡其變。【略】故世遂謂七言律無第一，要之信不易矣。

又　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實爲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彈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多仄韻對起，無風韻，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

又　盛唐膾炙佳作，如李頎：「朝聞游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頸聯復云：「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朝、曙、晚、暮四字重用，惟其詩工，故讀之不覺。然一經點勘，即爲白璧之瑕，初學首所當戒。又如右丞《早朝》詩，絳幘，尚衣，冕旒，袞龍，珮聲，五用衣服字；《春望》詩，千門，上苑，雙闕，萬家，閣道，五用宮室字；《出塞》詩，「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寶弓珠勒馬」，兩用馬字；《柳州》詩，衡山，洞庭，三湘，夏口，湓城，長沙，六用地名。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煙火，要不免於冗雜。高、岑即無此等，而氣韻遠輸。兼斯二美，獨見杜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正變互出，後來沾溉者無窮，詿誤者亦不少。

又　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又王昌齡、孟浩然俱有《題萬歲樓》作，而皆拙弱可笑，則以二君非七言律手也。

又《**近體下・絕句**》　五言絕，須熟讀漢、魏及六朝樂府，源委分明，逕路諳熟；然後取盛唐名家李、王、崔、孟諸作，陶以風神，發以興象。眞積力久，出語自超。錢、劉以下，句漸工，語漸切，格漸下，氣漸悲，便當著眼，不得草草。

又　杜陵、太白七言律絕，獨步詞場。然杜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韻干雲，絕無煙火，深衷隱厚，妙協簫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絕調。

又　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

又　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爲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爲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毋事更層層也。

又　七言絕，太白、江寧爲最，右丞、嘉州、舍人，常侍次之。

又　唐五言絕，太白、右丞爲最，崔國輔、孟浩然、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次之。

《**詩藪外編・唐下**》　芮挺章編《國秀》，以李嶠「月宇臨丹地」爲第一。王介甫編唐詩，以玄宗「飛蓋入秦中」爲第一。嚴滄浪論七言，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楊用修編《唐絕》，以王昌齡「秦時明月」爲第一。然五言律又有主「獨有宦遊人」者，七言律又有主「盧家少婦」者，絕句又有主「蒲桃美酒」者，排律又有主王維《送僧歸日本》者。俱在甲乙間，學者自當具眼。

又　偏精獨詣，名家也；具範兼鎔，大家也。然又當視其才具短長，格調高下，規模宏隘，閫域淺深。有衆體皆工，而不免爲名家者，右丞、嘉州是也；有律絕微減，而不失爲大家者，少陵、太白是也。

又　獨孤及云：「沈、宋既沒，王右丞、崔司勳復崛起開元、天寶間，殊不及李、杜。至元微之而杜始尊，李雖稍厄，亦因杜以重。至韓退之而光焰萬丈矣。豈二子亦有待哉！」

又　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略】若高適、岑參、杜甫同賦《慈恩寺》三古詩，賈至、王維、杜甫、岑參同賦《早朝》四七言律，【略】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

又　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然王、楊、盧、駱，格未純，體未備。余欲去四子，而易以李頎、王昌齡、儲光羲、常建，庶便初學服習。蓋常、儲之古，王之絕，李之律，皆品居神妙，多出高、岑諸子上。

又《**雜編・閏餘中・南渡**》　高常侍詩有雄氣，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工部遊，皆唐人巨擘也。王昌齡尤所寶玩。李頎於諸人中尤有古意。沈千運、王季友尤老成。自儲光羲而下，常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

又《**續編・國朝下・正德　嘉靖**》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言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

《**唐詩歸**》**卷一一**　鍾惺評：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細讀儲光羲及王昌

齡。詩深厚處益見陶詩淵源脈絡，善學陶者，寧從二公入，莫從王孟入。

又　儲與王以厚掩其清，然所不足者非清，常建以清掩其厚，然所不足者非厚。

《唐音癸籤・法微二・絶句》　七絶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無旁出者。命意得句，以韻發端，突然而起，意到辭工，不假雕飾，通首自混成無迹。

又《評彙六》　盛唐名家稱王、孟、高、岑，獨七言律祧孟，進李頎，應稱王、李、岑、高云。

又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堪追廷碩。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左相。以盛配初，約略不遠。惟杜子美無一家不備，亦無一家可方爾。

又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眞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軒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陟崑崙，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陳龍正《陶詩衍序例》　唐世推摩詰爲文宗，吾以王不如李，李不如杜。何獨舍而見推？蓋摩詰每種各成結撰，各未登峰，李則近體稍疏，杜則絶句殊拙。世重兼長，抑揚頓異。王又位高，耳食彌衆。其實詩家有杜，可謂大成。

《四友齋叢説》卷二四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略】

《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五古・盛唐一》　周珽評：五言古自文皇藻瞻精華，兆端文運，【略】盛唐繼起，右丞、襄陽、儲公、常尉，本清淡而益以風神，常侍、嘉州、龍標、新鄉，本古雅而益以骨力。然尚岑以悲壯爲宗，王孟以閒淡自得，【略】樂府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略】二家實爲有唐一代宗匠。外如崔顥、崔曙、崔國輔、劉眘虛、陶翰、劉灣、沈千友、孟雲卿，名流輩出，妙詣競鳴。五言古詩之盛，蔑有極矣。

又《五絶・盛唐》　周珽評：五言絶，至盛唐王摩詰窮神極玄，李太白超凡詣化，儲光羲、崔國輔升堂入室，各擅鳴一時。

《詩源辯體》卷一五　玄宗當開元、天寶間，較高、岑諸公，則優劣懸絶。試觀《玄宗集》，入選者數篇誠佳，餘不足當高、岑下駟也。

又　初唐沈、宋二公古、律之詩，再進而爲開元、天寶間高、岑、王、孟諸公。高、岑才氣既大，而造詣實高，興趣實遠。故其五七言古，調多就純，語皆就暢；而氣象風格始備，爲唐人古詩正宗。七言，乃其八變也。五七言律，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多入於聖矣。

又　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不拘律法者，皆歌行體也。故意貫傾倒不貴含蓄，未可以常格論也。

又卷一六　高、岑之詩，才力勝於造詣，王、孟之詩，造詣勝於才力。

又　高、岑之詩有慷慨俠烈之氣，王、孟之詩有一丘一壑之風。

又　五言絶，太白、摩詰多人於聖矣。胡元瑞云「五言絶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是也。上承王、楊、盧、駱五言四句，下流至錢、劉諸子五言絶。

又　五言排律，有雙韻，無單韻。盛唐惟李、杜、高、岑、孟浩然，極守此法，而浩然實不嚴整。摩詰而外，復多有單韻者矣。《正聲》於排律單韻者不錄，得之。

又卷一七　盛唐七言律，多造於自然，而崔顥《黃鶴》、《鴈門》又皆出於天成。蓋自然尚有功用可求，而天成則非人力可到也。予嘗謂：浩然五言、崔顥七言如走盤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爲妙耳。

又　盛唐五言律，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七言字數稍多，結撰稍艱，故於穩帖、勻和、溜亮、暢達，往往不能兼備。王元美云：「七言律，李有風調而不茂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愚按：岑「鷄鳴紫陌」、「西掖重雲」、「長安雪後」、「回風度雨」，王「居延城外」、「渭水自縈」、「漢主離宮」、「洞門高閣」，李「流澌臘月」、「朝聞遊子」、「遠公遁迹」、「花宮仙梵」諸篇，亦可稱全作。但李較岑、王，語雖豁液而氣若稍劣，後人每多推之者，蓋由盛唐體多失黏，諷之則難諧協，李篇什雖少，則篇篇合律矣。李「知君官屬」一篇，起結有類初唐，而中二聯爲工。

又　盛唐律詩本末可以句摘，但初唐、中、晚既有摘句，而盛唐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數十聯以見大略。五言高適如「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幕府爲才子，將軍作主人。近關多雨雪，出塞有風塵。」「風塵驚跋涉，搖落怨暌攜。地出流沙外，天長甲子西。」岑參如「春風不曾到，漢使亦應稀。白草通疏勒，青山過武威。」「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

坐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愁能作，鄉書醉嬾題。」王維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迴藏珠斗，雲消出絳河。」「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孟浩然如「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崔顥如「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漢驛通煙火，胡沙乏井泉。」「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常建如「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盧象如「獨負山西勇，誰當塞下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七言高適如「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匹馬遲。」岑參如「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王維如「鑾輿迴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裡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裡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禁裡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李頎如「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崔顥如「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解放胡鷹逐塞烏，能騎代馬獵秋田。」「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祖詠如「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歷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詣極也。

又　山谷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才難，不其然乎！故盛唐李、杜而外，具體僅稱高、岑，而高則又亞於岑矣。王、孟律詩雖勝，而古則不逮，其他諸公，僅得一體兩體，而亦不能盡工也。今初學不知，以爲盛唐諸公，諸體靡不皆攻，而諸體靡不盡善，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

又　五言古至於唐，古體盡亡，而唐體始興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下，惟岑參、元結於唐體爲純，尚可學也；若高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羲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必不可學者。王元美謂「惟近體必不可入古」，李本寧謂「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皆得之矣。若今人作散文而雜用四六俳偶，亦是文體之不純也。

又　唐人沿襲六朝，自幼便爲俳偶聲韻所拘，故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參、元結而外，多雜用律體，與初唐相類。其仄韻猶可觀者，蓋仄韻多忌「鶴膝」，聲調四句一轉，故古聲雖沒而音節猶可歌詠耳。平韻者雖杜子美「紈袴不餓死」、「往者十四五」，亦未免稍雜律體。太白仄韻諸篇又多忌「鶴膝」，他人不足言矣。

又　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頎得爲正宗，王維、崔顥抑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勝高、岑而馳騁每過之者，蓋歌行自李、杜縱橫軼蕩，窮極筆力，後人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於強致，非若高、岑諸公出於才力之自然也。試以全集觀之，高、岑諸公雖未極縱橫，而衆作可觀；今人雖或縱橫，而他不免於失故步矣。

又　漢、魏古詩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爲降於漢。初、盛唐律詩由升堂而入於室，故盛爲深於初。

又　唐人律詩，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體盡整栗，語多雄麗。盛唐諸公，造詣實深，而興趣實遠，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耳。後之論律詩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於沈、宋，則於古人所稱「彈丸脫手」者無當也，安可與入化境乎？

又　盛唐諸公律詩，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血氣方剛時未易窺其妙境。李本寧云：「弇州先生嘗謂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詰，語竊謂軒輊太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膺摩詰。」即此而推，則元美之主於沈、宋者，亦血氣方剛時見也。

又　或問：「以人錄觀沈、宋五言律，制作實工，而後人獨推盛唐，何耶？」曰：盛唐五言律入聖者，雖人止數篇，然化機流行，在在而是。沈、宋制作雖工，而化機尚淺，此升堂、入室之分也。

又　胡元瑞云：「律詩大要，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予謂：此由初入盛之階也，所云

「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則造詣之功也。何仲默謂：「富於才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跡。」斯可與論盛唐之化矣。

又　盛唐諸公律詩，皆從悟入，而悟人乃自功夫中來。呂居仁云：「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間。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悟則造詣斯易耳。嚴滄浪云：「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今之學者多不欲爲盛唐，非其才力不逮，蓋悟有未至，以盛唐爲平易，不足造耳。

又　嚴滄浪云：「詩道惟在妙悟。然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愚按：漢魏天成，本不假悟；六朝刻雕綺靡，又不可以言悟；初唐沈宋律詩，造詣雖純，而化機尚淺，亦非透徹之悟。惟盛唐諸公，領會神情，不倣形跡，故忽然而來，渾然而就，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公孫之於劍舞，此方是透徹之悟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造詣精熟，故爲極至。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是也。復齋述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觀其所引之句，蓋以庸套爲熟耳，非古人「彈丸脫手」之謂也。雖然，以庸套爲熟者，其惑易釋；以熟爲庸套者，其惑未易釋也。今之學者以盛唐爲不足造，蓋以熟爲庸套耳。

又　盛唐諸公律詩，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雖造詣之功，亦是興趣所得耳。

又　盛唐律詩，子美信大，而諸家入聖者，亦是詣極。嚴滄浪云：「詩之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沉着痛快。」此正諸家與子美境界也。又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云云，則諸家境界，寧復有未至耶？元美必欲以子美爲極至，諸家爲不及，其說本於元微之及宋朝諸公，開元大曆不聞有是論也。故予論盛唐律詩爲破第三關。學者過此無疑，斯順流而下矣。元瑞實破三關。然是書苟行，十年之後必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顧學者造詣何如耳。造詣定，則識見自不惑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得風人之致，故主興不主意，貴婉不貴深。馮元成謂「得風人之旨而兼詞人之秀」是也。子美雖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嚴密，故於《雅》爲近，此與盛唐諸公，各自爲勝，未可以優劣論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興趣極遠，雖未嘗騁才華、炫葩藻，而沖融渾涵，得之有餘。

又　盛唐諸公律詩，偶對自然，而意自吻合；聲韻和平，而調自高雅。

又　盛唐諸公律詩，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

又　盛唐諸公律詩，既未可以難求，亦未可以易得。予於本寧、敬美之說有取焉。李本寧云：「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耳。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慨，過也。」王敬美云：「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參二子之說觀之，斯知所以學盛唐也。

又　七言律較五言爲難。五言，盛唐概多入聖。七言，惟崔顥《鴈門》、《黃鶴》爲詣極，高適、岑參、王維、李頎雖入聖而未優。李于鱗云「七言律體諸家所難」，是也。

又卷一八　開元、天寶間，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進而爲李、杜二公。

又　七言歌行，體雖縱橫，然後進有才者，往往能窺其域。五言古，體雖平典，然自開元、天寶九百年來，求爲岑嘉州者已不多得，求爲李、杜者則益寡矣。蓋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其勢自然超逸；五言古，體有常法，苟非天縱，則長篇廣韻，未有所向而如意者。今人於五言古不能自運，輒自託於漢魏，蓋昧於「西京建安多不足以盡變」之說也。

又　五言古，自漢魏遞變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岑參始別爲唐古，而李、杜所向如意，又爲唐古之壺奧。

又　五七言律，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而入於聖。五七言古，高、岑爲正宗，至李、杜而入於神。然沈、宋之於盛唐諸公，非才力不逮，蓋爲時代所限耳。若高、岑之於李、杜二公，非時代不同，實爲才力所限也。故古詩以才力爲主，律詩以造詣爲先。

又卷二〇　盛唐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入律，雖是變風，然氣象風格自勝；錢、劉諸子五七言，調雖合律，而氣象風格實衰，此所以爲不及也。

又卷三二　或問予：「子之論律詩，宗盛唐而黜晚唐，宜矣。然無乃畏難而樂易乎？」曰：盛唐渾圓活潑，其造詣之功，已非一日，若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則造詣之後，又非卒然可辦也，孰謂盛唐易而晚唐難乎。但盛唐沉思忽至，豁焉貫通，種種自見。晚唐襯貼纖巧，一字一句，靡不艱得，斯則盛唐易而晚唐難，信矣。或曰：「詩貴超脫，不貴沿襲，子之言，無乃以沿襲爲事乎？」曰：盛唐造詣既深，興趣復遠，故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盛唐之脫也。學者有盛唐之具，斯亦脫矣，若更求脫於盛唐，則吾不知也。

又卷三五　李于鱗《唐詩選序》，本非確論，昌伯譽極稱美之，可謂惑矣。【略】曰：「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

又卷三六　殷璠《河嶽英靈集》所選二十四人，共詩二百三十四首，止於天寶十一載，皆盛唐詩也。按唐人五言古自有唐體，故盛唐自李、杜、岑參而外，五言古多不可選。王昌齡體雖近古，而未盡善；儲光羲格雖出奇，而不合古，其他體製未純，聲韻多雜，未若李、杜、岑參滔滔自運，體既盡純，聲皆合古耳。

《**而庵詩話**》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筏**》　前輩有教人煉字之法，謂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煉第三字法，「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煉第五字法之類。不知古人落想便幻，觸景便幽，「飛星過水白」，與《人日》詩「雲隨白水落」皆當時實有此境，入他想中，無非空幻。「落月動沙虛」，則滿眼是幻，不可思議，但非老杜形容不出耳。豈胸中先有「飛星水白」、「落月沙虛」八字，而後煉「過」、「動」二字以欺人乎？「天清木葉聞」與孟浩然「荷枯雨滴聞」，兩「聞」字亦眞亦幻，皆以落韻自然爲奇，即作者亦不自知，何暇煉乎？落韻自然，莫如摩詰，如「潮來天地青」，「行踏空庭落葉聲」，「青」字、「聲」字偶然而落，妙處豈復有痕迹可尋？總之本領人下語下字，自與凡人不同，雖未嘗不煉，然指他煉處，卻無爐火之迹。若不求其本領，專學他一二字爲煉法，是藥汞銀，非眞丹也。吾嘗謂眼前尋常景，家人瑣俗事，說得明白，便是驚人之句。蓋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如飛星過水，人人曾見，多是錯過，不能形容，虧他收拾點綴，遂成奇語。駭其奇者，以爲百煉方就，而不知彼實得之無意耳。即如「池塘生春草」，「生」字極現成，卻極靈幻。雖平平無奇，然較之「園柳變鳴禽」更爲自然。「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與摩詰「雨中山果落」，老杜「葉裏松子僧前落」，四「落」字俱以現成語爲靈幻。又如老杜「杖藜還客拜」，「舊犬喜我歸」，王摩詰「野老與人爭席罷」，高達夫「庭鵶喜多雨」，皆現成瑣俗事，無人道得，道得即成妙詩，何嘗煉「還」字、「喜」字、「罷」字以爲奇耶？詩家固不能廢煉，但以煉骨煉氣爲上，煉句次之，煉字斯下矣。惟中晚始以煉字爲工，所謂「推敲」是也。然如「僧敲月下門」，「敲」字所以勝「推」字者，亦只是眼前現成景，寫得如見耳。若喉吻間吞吐不出，雖經百煉，何足貴哉！

又　嚴季鷹詩，世人未有推重之者，余獨愛其骨氣近少陵，咏《楠木》篇尤似少陵《古柏行》諸作，蓋亦朋友漸摩之力耳。因此推之，凡與王、孟同時者，氣韻亦往往相類。如綦毋潛《靈隱寺》詩云：「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題棲霞寺》云：「天花飛不着，水月自成路。」《送章彝下第》云：「黃鶯啼就馬，白日暗歸林。」《泛若耶溪》：「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潭烟飛溶溶，林月低向後。」《若耶溪逢孔九》云：「人生上皇代，犬吠武陵家。」《題鶴林寺》云：「松覆山殿冷，花藏谿路遙。」又《過蘭若》云：「黃昏半在下山路，卻聽鐘聲戀翠微。」裴迪《謁操禪師》云：「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遊感化寺》云：「入門穿竹徑，留客聽山泉。鳥囀深林裏，心閒落照前。」《華子岡》云：「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祖詠《泊揚子津》：「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潮。」此等語置之摩詰、襄陽集中，殆不能復辨，豈獨風氣使然耶！

又　劉脊虛、王昌齡五言古，風味近于王、孟。但王、孟澹宕而脊虛高嚴，王、孟疏遠而昌齡綿密。詩家以澹宕疏遠爲至，然每爲淺學形似所混。獨高嚴

與綿密，非深心此道者難與措手。故世有假王右丞、孟襄陽，而無假劉江東、王龍標也。

《**圍爐詩話**》**卷二**　王右丞五古，盡善盡美矣，《觀別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儲光羲詩是沮、溺、丈人語。高達夫五古，壯懷高志，具見其中。子美稱「岑參識度清遠，詩詞雅正」。杜確云：「岑公屬詞尚清，用志尚切，迥拔孤秀，出于常情。」王昌齡五古，或幽秀，或豪邁，或慘惻，或曠達，或剛正，或飄逸，不可物色。李頎五古，遠勝七律。常建五古，可比王龍標。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爲「輕薄」；詩實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英靈集》者五篇，高妙沉着。殷璠謂其「吐詞委婉，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薛據「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健，眞惻，高曠俱有之。璠又謂劉眘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眞矣。餘如張謂、丘爲、賈至、盧象諸君，俱有可觀，合于李、杜以稱盛唐，洵乎其爲盛唐也。

又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

《**唐詩評選**》**卷二**　（五言古體）若王昌齡、常建、劉眘虛一流人，既筆墨濃敗，一轉一合，如蹇驢之曳柴車，行數步即躓。不得已而以谿刻危苦之語文其拙鈍，則其雜冗尤令人悶頓不堪。龍標超忽之才，自七言絕句能手，常、劉則於諸體率以澀窒行之，又無足論已。

《**詩辯坻**》**卷三**　盛唐歌行，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四家略同，然岑、李奇傑，有骨有態，高純雄勁，崔稍妍琢，其高蒼渾樸之氣，則同乎爲盛唐之音也。

又　襄陽歌行，便已下右丞一格，無論高、岑、崔、李也。蓋全用姿勝，不復見氣，但未及雋語，爲能立足耳。

《**原詩・內篇下**》【略】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略】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眞，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惝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

王士禛《跋唐詩品彙》　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稍誤，是三家者皆當爲正宗，李、杜均之爲大家，岑嘉州而下爲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樂，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昌齡、劉眘虛、常建、盧象、陶翰、韋應物諸公，搜抉靈奧，可謂至矣。

又　唐五言詩，開元、天寶間大匠同時並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齡、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毋潛、祖詠、盧象、陶翰之數公者，皆與摩詰相頡頏。

又《**源流類**》　盛唐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謝朓、江淹、何遜，邊塞之作則出鮑照、吳均也。唐人於六朝，率攬其菁華，汰其蕪蔓，可爲學古者之法。

又《**懸解門一・微喻類**》　象耳袁覺禪師嘗云：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云是丹青。」此禪髓也。予謂不唯坡谷，唐人如王摩詰、孟浩然、劉眘虛、常建、王昌齡諸人之詩，皆可語禪。

又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眘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又《**總集門一・纂輯類**》　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

又《**外紀門一・答問類**》　蕭亭云：（五言）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

《**師友詩傳錄**》（郎廷槐）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

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略】蕭亭答：「五言之興，源於漢，迮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略】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

又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阮亭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蕭亭答：「七言律詩，【略】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

又　問：「七古換韻法？」阮亭答：「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腳輕，腳重頭輕，乃善。」

《漫堂說詩》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略】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古歡堂雜著・論五言古詩》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侔，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別有風調。

又《論七言古詩》　子美爲詩學大成，沉鬱頓挫，七古之能事畢矣。《洗兵馬》一篇，句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猶是初唐氣格。王、李、高、岑諸家，各有境地。開元、大曆之間，觀止矣。

《親齋詩談》卷一　今人所指爲盛唐者，俱是襲取皮毛，所以愈似愈遠，學成也是副面具。須得其精神之淳漓，心思力量之厚薄大小，手段本領之高卑淺深，知其所以然而捨肉取髓，庶幾得之。若祇是牽文拘義，畏首畏尾，一題到手，不入分毫，以爲留無盡味，企最上乘，眞埋沒生機，死於句下，雖博學多聞，轉增魔障耳。

《柳亭詩話・句斷意不斷》　詩有句斷而意不斷，一氣連綿十字如一字者，庾肩吾「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發例於此，太白、子美集中最多，而摩詰手腕靈妙，掩有兩家。【略】七言中亦有此法，王、杜、高、岑尚矣。【略】不獨上下融化，風致嫣然，尤妙在不斤斤作二五句法，舉一臠以該全鼎，無亦爲含英咀華之一助乎！

又《如撞鐘》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小者則小鳴。」惟詩亦然。李、杜、王、孟，固難窺其涯涘，舍而之高、岑、之韓、柳，猶具體也，於元、白，則近率。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制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如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并推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于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余師焉。

又　七言律，平叙易于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初唐英華乍啓，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勛、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爲同調。

又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壯之音，右丞多凄惋之調，以至「蒲桃美酒」之詞，「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

《說詩晬語》卷上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又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又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卧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又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

《貞一齋詩說》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李白、王維，崔國輔各擅其勝，工者俱臻合乎此。

又　開元大家，人知爲李、杜、王、孟，而王龍標之幽，常盱眙之雋，亦詣極能事，高、岑雖正，苦心未之或逮也。

《詩義固說》卷下　盛唐絕句，聲調悠揚，和平神聽，是其長處。然寫情景處，往往落禪家合頭語蹊逕，故學者易於膚闊。至「一片冰心在玉壺」，「只今只有鷗鵠飛」之類，猶當避忌。杜子美絕句，乃是眞心情所發，得風人之旨，後人不知他妙處，何可言詩？

《小解草堂雜論詩》　杜子美集大成，譬則宣聖。李太白猶龍之伎，譬則老聃。王摩詰透澈之悟，譬則佛如來。

又　盛唐自李、杜外，舊以王、李、高、岑並稱，非也。王維定合與李、杜鼎足。岑參在李、杜、王三家之下，亦可肩隨。至李頎、高適，則詩中之長者。

《劍谿說詩》卷上　古人詩境不同，譬諸山川：杜詩如河嶽，李詩如海上十洲，孟詩如匡廬，王詩如會稽諸山，高、岑詩如疏勒、祁連，名標塞上。

又　嘉州五言，微不逮高，至歌行奇崛處，不翅過之。東川筆力，似亦未逮。

又卷下　陳、杜、沈、宋、二張（燕公、曲江）、王、孟、高、岑、李、杜及劉、韋、錢、郎諸家五律，雖氣有厚薄，骨有重輕，併入高品，後來惟張文昌稍步趨大曆。

又　開、寶七律，王右丞之格韻，李東川之音調，幷皆高妙。高常侍五言質朴，七律別有風味。岑嘉州微傷於巧，而體氣自厚。

又　七言絕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王翰、王之渙一首兩首，冠絕古今。右丞氣韻，嘉州氣骨，非大曆諸公可到。

又　五言絕句，工古體者自工，謝朓、何遜尙矣，唐之李白、王維、韋應物可證也。惟崔國輔自齊、梁樂府中來，不當以此論列。

《詩學源流考》　開元、天寶之際，篤生李、杜二公，集數百年之大成。太白天才絕世，而古風樂府，循循守古人規矩，子美學窮奧窔，而感時觸事，憂傷念亂之作，極力獨開生面。蓋太白得力于《國風》，而子美得力于大小《雅》，要自子建、淵明而後，二家特爲不祧之祖。其輔二家而起者，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劉脊虛、裴迪、儲光羲、常建、崔顥諸人。而元結又有《篋中集》一選，集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爲一卷，其詩直接漢人。故論詩者至開、寶之世，莫不推爲千載之盛也。

翁方綱《格調論中》　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跡不必求肖之也。【略】即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

《石洲詩話》卷一　阮亭《三昧》之旨，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澤中，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轉有不暇深究者。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乃爲兩得耳。

又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無惑乎一爲李、何，再爲王、李矣。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乎格調耳。

俞思謙《讀全唐詩作十三首》六　高岑多悲壯，常李復超杰。昌齡輕俊士，體制亦清潔。獨有元次山，拔戟自成列。

《兩村詩話》卷下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飄艷，【略】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于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輩，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以禪喻詩，昔人所詆。然詩境究貴在悟，五言尤然。王維、孟浩然逸才妙悟，笙磬同音。幷時劉脊虛、常建、李頎、王昌齡、丘爲、綦毋潛、儲光羲之徒，遙相應和，共一宗風，正始之音，于茲爲盛。

又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王、孟爲正聲。常建、劉脊虛幾於蘇、李天成，李頎、王昌齡不減曹、劉自得。

又　一人作一面目，王、李、高、岑、太白所能也。一篇出一面目，王、李、高、岑、太白所不能也。

又　孟浩然、劉脊虛、常建三君子，臭味同源，幷清廟之遺音，《廣陵》之絕調也。襄陽名篇較廣，遂與摩詰齊名。劉、常二君，零圭斷璧，倍爲可寶。

又《七古凡例》　唐七言古詩，整齊於高、岑、王、李，飄灑於太白，沉雄於少陵，崛強於昌黎，蓋猶七雄之幷峙也。

又《五律凡例》　孟襄陽佇興而就，摩詰、太白亦多得於自然，嘉州間出奇峭，究非倚以全力。惟老杜苦學力思，久而大適，恢張變化，律切渾成。

又《七律凡例》　高常侍律法稍疏，而彌見古意。岑嘉州始爲沈著凝鍊，稍異於王、李，而將入杜矣。

又　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于發端，如賈曾「銅龍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岑參「相國臨戎別帝京，擁麾持節遠橫行」，王維「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略】皆足爲一代楷式。

又　開、寶以前，如孫逖、王昌齡、盧象、張繼、包何輩，皆不以七言律名，而流傳一二篇，音節安和，情詞高雅，迥非後來可及，信乎時代爲之也。

又《五排凡例》　王摩詰之春容，李青蓮之灑落，岑嘉州之奇警，高達夫之沈著，長律中缺一不可。

又《七絕凡例》　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王之渙獨以「黃河遠上」一篇當之。彼不厭其多，此不愧其少，可謂拔戟自成一隊。

又　王、李之外，岑嘉州獨推高步，惟去樂府意漸遠。常建、賈至作雖不多，亦臻大雅。

又　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絕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韙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

《**蓋原詩說**》**卷一**　詩以自然爲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入自然，自然之妙，無須工巧。高廷禮列老杜於大家，不居正宗之目，此其微旨。五言如孟浩然《過故人居》，王維《終南別業》，又《嘗祖三至留宿》，李白《送友人》，又《牛渚懷古》，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宋之問《陸渾山莊》，此皆不事工巧極自然者也。

又卷二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至，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謂正聲。

又卷四　唐人古詩，無有不從前代入者。【略】李頎、常建、王昌齡諸人從晉、宋入。

《**靜居緒言**》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綦毋潛、祖詠、丘爲、張子容、盧象、裴迪語皆質實有味，要爲孟亭、輞川中人，所謂不嫌少者也。王龍標、常盱眙、劉夏縣以下，詩非不具體而微，然如發哀彈，裂秋管，唧咋滿耳，蕩志移情焉。其間獨取儲光羲之古澹，元次山之敦厚，可以養吾神，全吾氣。

《**昭昧詹言・總論七古**》　詩道性情，只貴說本分語。如右丞、東川、嘉州、常侍，何必深於義理，動關忠孝，然其言自足有味，說自家話也。不似放翁、山谷，矜持虛憍也。四大家絕無此病。

又　杜公乃佛祖，高、岑似應化文殊輩，韓、蘇是達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又《**王李高岑**》　王、李、高、岑，別有天授，自成一家，如如來下又有文殊、普賢、維摩也，又有太史公外別有莊、屈、賈生、長卿是也。

又　東川纏綿情韻，自然深至，然往往有痕。所謂無意爲文而意已至，闊遠而絕無弩拔之迹，右丞其至矣乎！高、岑奇峭，自是有氣骨，非低平庸淺所及，然學之者亦須韻句深長而闊遠不露乃佳，不然，恐不免短急無餘韻，仍是俗手耳。

又《**盛唐諸家**》　高、岑二家，大概亦是尚興象，而氣勢比東川加健拔。

又《**附論諸家詩話**》　大曆高、岑、王、李之後，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蹋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已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得盛而沿之，弊在趨下。

《**退庵隨筆・學詩一**》　詹去矜云：「【略】詩家惟唐律最嚴，如太白《清平調》，君平《寒食詩》，二王《涼州詞》，《閨怨》，既已優伶習之，弦索和之，何必非樂府乎？」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陳拾遺之「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玄宗皇帝之「春來津樹合，日落戍樓空」，張子容之「草迎金埒馬，花待玉樓人」，孟襄陽之「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岳同垂不朽。

《**養一齋詩話**》**卷一**　盛唐中，常微君、王龍標、劉眘虛五言古詩，亦有一段清趣古音，蓋陶之支派也。陶之衣被遠矣。

又卷二　唐人除李青蓮之外，五絕第一，其王右丞乎？七絕第一，其王龍標乎？右丞以淡淡而至濃，龍標以濃濃而至淡，皆聖手也。

又卷八　右丞、東川、常侍、嘉州七古七律，往往以雄渾悲鬱，鏗鏘壯麗

擅長。

又　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劉脊虛「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陶翰「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李頎「行客暮帆遠，主人庭樹秋」，岑參「不見林中僧，微雨潭上來」，綦毋潛「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王昌齡「遠山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李嶷「月色遍秋露，竹聲兼夜泉」，萬楚「野閒犬時吠，日暮牛自歸」，皆曲盡幽閒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乃知盛唐諸公，古詩深造如此，不必儲、王、孟、韋，而後盡物外之妙也。

又卷一〇　顧華玉謂「詩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名論也。然謂【略】「盛唐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樂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斷。【略】王、岑諸公，造詣淵源，不可輕議，大略以晉爲始耳，謂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風》、《雅》」者安在？【略】王建與樂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種種失當，實誤後人。詞場名士，聲譽既樹，任意雌黃，吾見亦多矣。【略】華玉又謂「論詩者言《風》、《雅》則妄，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詞林之規矩在是」。夫以宗漢、魏祧《風》、《雅》爲不妄，而不知其爲無頭腦學問，乃妄之尤者也。且既不知《風》、《雅》，又何以宗漢、魏、李、杜哉！恐其所謂宗漢、魏、李、杜者，亦姑飾其體貌以服人，而非中心所實好也。

又《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高氏棅曰：「李翰林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按太白嘗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風、樂府。儲、王、高、岑誠一代之翹秀，顧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惡得與太白爭席哉？

又卷二　高氏棅曰：「七言律詩，盛唐作者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崔顥、賈至、王維、岑參各極其妙，李頎、高適當與并驅。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篇什亦盛，如《秋興》諸作，前輩謂其渾雄富麗，小家不可彷彿，信然。」按杜之七律較勝諸家處，不在渾雄富麗也。高、岑何嘗不渾雄，王、李何嘗不富麗哉？且《秋興八首》，興象聲色，誠爲名構，然持較《九日藍田崔氏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樓》、《諸將》、《詠懷古蹟》等詩，則《秋興》猶非杜公七律之止境也。胡氏應麟曰：「近體莫難於七言律。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步高、岑之格調，合以王、李之風神，加以杜陵之雄深變幻，七律能事畢矣。」又曰：「七言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二段於杜律勝諸家處，獨得其微，過高氏遠矣。

《竹林問答》　問：盛唐人別有一種古律，其音節何如？（答）：盛唐人古律有兩種：其一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者，如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東南望」是也。其一爲變律調而通體有對有不對者，如崔國輔「松雨時復滴」，岑參「昨日山有信」是也。雖古詩仍歸律體。故以古詩爲律，惟太白能之，岑、王其輔車也，以古文爲詩，惟昌黎能之，少陵其先路也。

又　問：諸大家聲調，於大同中亦似有小異，當何從？（答）：作古詩欲講聲調，先須辨體，非特漢、魏、晉、宋、齊、梁、初唐、盛唐之別，即開、寶諸公，王、岑、李、杜五七古，聲律音節，較然如涇、渭之不相混。用其體即用其聲調，必不可參入他家。善學者恬吟密詠，自了然於心口之間，難爲迂拘倫錯者道也。

又　問：古詩中有入律句者，其聲調安在？（答）：如李、韓詩體，斷不可參入律詩一語，杜、王、高、岑體，則可偶參一句。其有兩句者，必仄體也。唐初四傑體，則有兩句，長慶體，則更有四句純律。結語則高、岑體亦間有以律句收之。然此種惟施於轉韻七古，以助其鏗鏘之節奏耳。若一韻到底，斷無此例。

又　問：詩當學杜，然苦無下手處，其道何由？（答）：學詩必以杜爲宗，固也，然各有入手處。五古自漢、魏、六朝沿源竟委，而以李、杜、韓、韋爲四海，杜則東溟也。七古由王、李東川、高、岑入手，七律由隨州及大曆十子入手，而皆歸宗於杜。惟五律舍杜無所取法，工力既到，而後涵泳於王、孟、高、岑、二李，以博其趣。蓋先軌轍而後神明，先積學而後頓悟，非是則弊必隨之。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漢、魏七古皆諧適條暢，至明遠獨爲亢音亮節，其間又迴闢一途。唐王、楊、盧、駱猶承奉初軌，及李、杜天才豪邁，自出機杼，然往往取法明遠，因此又變一格。李、杜外，高、岑、王、李亦擅盛名，惟右丞頗多弱調，常爲後人所議。吾謂其尚有初唐風味，于聲調似較近古耳。

《老生常談》　七古無不轉韻者，至韓、蘇始多一韻，工部偶有之耳。【略】至韻轉而氣行，韻不轉而波湧，才也而有學焉。入手當師高、岑，岑之詩氣盛而筆健，不在李、杜下。

《射鷹樓詩話》卷二〇　古詩有數十韻俱用五言，末以七言四語作結。此體唐人李東川常爲之，而高達夫、岑嘉州亦偶有之。李東川送郝判官云【略】。余選詩話，適登此格，友人有力辨古來詩斷無此格者，故錄以示之。

《海天琴思續錄》卷五　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盛唐人禪也，太白則仙也。於律體中以飛動票姚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此獨成一境者。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綫，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余往昔見蒙叟箋，於其長律，轉折意緒都不能了，頗多謬說，故詳爲詮釋之。

《筱園詩話》卷一　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于古。太白、子美，同時并駕中原。太白爲詩中仙，子美爲詩中聖，屹然兩大，狎主齊盟。而王、孟、高、岑、東川、左司諸家，并極一時之選，羽翼風雅，盛矣哉！其詩之中天乎？

又卷三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諸公規格最正，筆最雅鍊。散行中時作對偶警拔之句，以爲上下關鍵，非惟於散漫中求整齊，平正中求警策，而一篇之骨，即樹於此。兼以詞不欲盡，故意境寬然有餘，氣不欲放，故筆力鋭而時斂，最爲詞壇節制之師。【略】學七古者，才力學力俱強，則當以李、杜、韓、蘇爲宗，否則宗法高、岑、王、李，不失正格，勿誤於歧途，竄入荆榛，致爲大雅所棄也。

《筱園詩話》卷四　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奉帚平明」、王右丞「渭城朝雨」三絕句，俱盛傳一時，熟於歌妓之口。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愧享大名於古今者也。

《峴傭說詩》　孟浩然、王昌齡，常建五言清逸，風格均與摩詰相近，而篇幅較窘。學問爲之，才力爲之也。

又　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鍊句鍊字求者，最爲高格。如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掛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慎虛「道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又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是華貴語；「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雄壯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自然語；「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是清淡語；「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是沈痛語；「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是悄恍語；「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是奇警語。皆律詩中必有之境，姑舉一端。

又　五言長排必以少陵爲大宗，岑參、王維篇幅尚窘，後來元、白滔滔不絕，失之平滑，不足仿效也。

又　「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

《越縵堂詩話》卷上　高廷禮《唐詩品彙》言：七古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王阮亭非之，而以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正宗，李、杜爲大家，岑嘉州以下爲名家。然高以太白爲正宗固非，王以三家當之亦不然，三家自不過名家耳。此事總當推杜陵爲正宗，太白爲大家。阮亭平生嗜好稍偏，其於七古，才力亦所不逮，故集中無一佳篇也。

《三唐詩品》　盛唐代興，群言廣匯，沿波布葉，各異條流。絜而論之，其歸二體：或沉蒼以結響，或清潤以永致。及如李、杜、韓、岑，叩堅同骨；王、孟、儲、韋，取神共味。雖疏古、綿密，視貌不同，而沉蒼稟質，務振采以瀏亮；清潤名家，必酌雅而深穩。徐其旨要，源流在斯。昌谷覃研，香山詞達，取途疏密，二家分流，難易之間，各極深致。綜觀盛唐之製，諸以言芳、蓄骨、旨永爲宗，潔遜于八代，則詞多之累矣。

《詩學淵源》卷七　盛唐詩拙而不拙，直而不直，粗而不粗，細而不細。

紀事

杜甫《昔遊》　昔者與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蓬去裴回。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驅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擔子卧蒼苔。（市駿以下，言果能求賢，則商山、諸葛、呂尚、傅說之流，世豈少其人哉？惟甫漂泊楚山，終當爲龐公

高隱耳。）

李華《楊騎曹集序》 弘農楊君諱極，字齊物。【略】舉進士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精試羣材，召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邪顏眞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丘李琚、趙郡李粤、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

顧況《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

獨孤及《豫章冠蓋盛集記》 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章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爲長城，且修好於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輻輳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峘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儇至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淝。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舸巨鷁，舳接艫隘，輜車鸞鑣，轉挂轂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星弁，執象笏，雁行而揖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隼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肩，蔦於宇下翼如也。

李翰《河中鶴鵲樓集序》 前輩暢諸，題詩上屬，名播前後，山川景物，備於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聞遠方，將刷羽青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予紀事，書於前軒。

劉太真《送蕭穎士赴東府序》 先師微言既絕者千有餘載，至夫子而後洵美無度，得夫天和。頃東倭之人，踰海來賓，舉其國俗，願師於夫子，非敢私請，表聞於天子。夫子辭以疾而不之從也。退然貧居，述作萬卷，去其浮辭，存乎正言。昔左氏失於煩，穀梁失於短，公羊失於俗，而夫子爲其折衷。王公交辟，拒而不應。從官三年，始參謀於洛京，家兄與先鳴者六七人，奉壺開筵，執弟子之禮於路左。太眞以文求進，以無聞見舉而不恡爲夫子羞。春雲輕陰，草色新碧，皎皎匹馬，出於青門，吾徒喟然，瞻望不及，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自天寶以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其全歟？

《翰林院故事》 至〔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俾專內命。【略】其外，有韓翃、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

《集異記・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大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著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二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三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明皇雜錄》卷下　安祿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克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各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故皆獲寬典，至於貶降，必獲善地。

《唐國史補》卷下　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堯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顏魯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戴容州。二人連言者，岐薛、姚宋（亦曰蘇宋）、燕許（大手筆）、元王（秉權）、常楊（制誥）、蕭李（文章）。【略】

《因話錄》卷四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爐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

《太平廣記》卷二七引沈汾《續仙傳》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書。飲酒三斗不醉，守眞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翰素，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踪跡，今古無倫。而眞卿與諸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眞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眞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

《大唐新語·著述》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鵁鶄」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唐摭言》卷一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於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趙驊、邵軫、蕭穎士、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

《南部新書》乙　天寶中，語云：「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行義敦交也。（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驊。）

《新唐書·孫逖傳》　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肅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眞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略】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又《元德秀傳》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

《容齋隨筆·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宋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略】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唐才子傳·張衆甫》　同在一時者，有趙微明、于逖、蔣渙、元季川，俱山顛水涯，苦學貞士。名同蘭茝之芳，志非銀黃之術，吟詠性靈，陶陳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惜其行藏之大概，不見于記錄，故缺其考詳焉。

褚人穫《七賢過關圖》　《七賢過關圖》，姓名相傳不一。元唐愚士詩云：「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駘馬雜山獰。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廣川書傳》謂七賢者，李白、李頎、□□之遜、孟浩然、綦毋潛、裴迪、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明初夏節聲姜南舉云：是開元間冬日，李白、李華、張說、張九齡、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遇雪，鄭虔圖之。槎溪張輅

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蓋指此也。虞邵庵集《題孟像》詩有「風雪堂中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之句。郎仁寶《七修》謂三說皆非，且云春秋有七人，建安有七子，唐有七愛，宋有七老，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稱賢耳。且王戎嘗乘騾，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鹿車或誤圖爲牛也。接羅烏帽亦晉人所戴，唐則巾矣。元曹文貞伯啓集有《七子圖》詩云：「清譚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一證也。陸儼山《玉堂漫筆》云：「七賢，疑即竹林七賢耳。屢有人持其畫索題，觀其所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云即《論語》作者七人像也。錄之以俟博識。」

《存餘堂詩話》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酷瓮，皆苦吟之驗也。

《升庵詩話・子美贈花卿》　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杜公此詩，在樂府爲入破第二疊。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在樂府名《相府蓮》，說爲《想夫憐》；「秋風明月獨離居」爲《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爲《蕤拍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雁初飛」爲《突厥三臺》，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爲《蓋羅縫》，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爲《胡渭州》，王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爲《梁州歌》，張祜「十指纖纖似笋紅」爲《氐州第一》，皆載「月裏嫦娥不畫眉」爲《甘州歌》，無名氏「十年一遇聖明朝」爲《水調歌》，「雕弓白羽獵初回」爲《水鼓子》，後轉爲《漁家傲》云。其餘有詩而無名氏者尚多，不盡書焉。

《四溟詩話》卷三　章給事景南過余曰：「子嘗云『詩能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譬如天寶間李謫仙，杜拾遺，高常侍，岑嘉州，王右丞，賈舍人相與結社，每分題課詩，一時寧無優劣？或興高者先得警策處，援筆立就，自能擅場。如秋間偶過園亭，梨棗正熟，即摘取嚼之，聊解飢渴，殊覺爽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然，尚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乃得佳味，凡詩文有剝皮者，不經宿點竄，未見精工。歐陽永叔作《醉翁亭記》，亦用此法。」

《詩藪外編・唐上》　《丹陽集》云：潤州延陵有包融、儲光羲，曲阿有丁仙芝，縣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朝，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戲，句容有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左拾遺、孫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僊，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右亦多盛唐問人，吳、揚所產也。殷氏叙其履歷，但一二稍顯，自餘布衣冗秩，旁午篇中，豈當時遂無貴且文者耶？

又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而不能如漢、魏之烜赫。至祖孫相望，則襄陽之杜，亦今古所無也。世所共知二賈、二蘇、二王、五竇外，他或以爵位勳名掩之。結夏杜門，永晝如歲，呻吟之暇，漫疏其略於後。衰鈍遺忘，挂一漏萬，姑識此，爲博雅前驅云。父子則【略】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李善、李邕，張說、張均，崔良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房融、房琯，鄭繇、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郁。兄弟則【略】王維、王縉，皇甫曾、皇甫冉，崔敏童、崔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寂。【略】祖孫則杜審言、杜甫。【略】父子兄弟四人者：王景子之咸、之賁、之渙。【略】七人者：劉知幾子貺、餗、秩、彙、迅、迥。

又　劉知幾兄弟八人俱有文學，而父藏器，從父廷祐，並顯名。唐史知幾父子咸富著述，二孫滋、浹，又能世其家。一門之盛，終唐世未有也。

又　嘗與友人戲論，唐詩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備。試舉其略，供好事者一噱。人主如文皇、明皇，【略】秘監則鄭審、姚合等，青宮則王維、薛據，朱邸則王勃、殷遙等，侍從則高適、賈至等，供奉則盧象、岑參等，【略】諫院則儲光羲、韋元旦等，諸司則崔司勳顥、陶禮部翰、祖駕部咏等，諸郎則綦毋著作潛、孟校書雲卿等【略】丞尉則臨海駱、龍標王等，【略】宗支則李適之、李之芳等。

又　唐宗支衍溢天下，而藝苑頗覺寥寥。詩知名者，諸王外，宰相適之，尚書之芳，僕射程，刺史廓，員外約，進士洞十餘人而已。世以肅、代還，天下日亂，無論勳德。即諸李詩才有如貞觀、開元二帝者乎？

又　唐著姓若崔、盧、韋、鄭之類，赫奕天下，而崔尤著。蓋自六朝、元魏時，已爲甲族，其盛遂與唐終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諸族，時以崔民幹爲第一。嗣後達官膴仕，史不絕書，而能詩之士彌衆，他姓遠弗如也。【略】盛唐則崔顥、崔巨、崔曙、崔興宗、崔泰之、崔宗之、崔國輔、崔敏童、崔惠童。

《唐音癸籤・談藪三》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躐級進身。要視其主之

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

又《談叢四》 詩人蚤慧者，【略】七歲，【略】杜甫，咏鳳凰。【略】八歲，劉晏，獻封泰山頌。【略】九歲，王維，知屬辭。【略】十歲李白，通詩書。

《帶經堂詩話・紀載門五・書畫類下》 唐詩人人多慕而寫之，傳于畫圖，如王右丞畫《孟浩然吟詩圖》之類，故白太傅詩云：「兼聞好事者，畫我作屏風。」前蜀房從眞嘗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見《圖繪寶鑑》。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爲佳話，宣和御府所藏又有厲歸眞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蓋當時文人高士爲世所艷慕如此。

《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七《雲溪友議》 案：【略】《提要》其他考證，則又不能無誤。【略】《新書・文藝傳》云：「王昌齡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舊書・張鎬傳》曰：「帝肅宗以鎬有文武才，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檄濠州（《通鑑考異》謂當作亳州）刺史閭丘曉引兵出救，曉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故《提要》謂殺閭丘曉者張鎬，與高適不相關，而以范據言高適爲王江寧申冤爲不可解。今案《舊書・肅宗紀》云：「至德元載十二月，以高適爲廣陵長史、淮南節度兼採訪使。」《通鑑》卷二百二十云：「至德二載冬十月，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按即亳州刺史，其時尚未復郡爲州也）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鎬所檄之淮南節度，即適也。《新唐書・忠義・張巡傳》云：「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適之與張鎬共事，有明證矣。（胡三省注以淮南爲李成式，非也。據《通鑑》，淮南之置節度自適始，成式乃前任廣陵長史兼採訪使耳。至德元載，適已赴任，而明年二月，永王璘敗。時成式猶以淮南採訪使將兵者，適時方與來瑱等會於安陸，尚未濟江，故成式未受代仍留廣陵也。至其年八月，張鎬出爲都統時，則成式當已去任久矣。）《舊書》適傳言肅宗以適爲淮南節度使。永王敗，兵罷，李輔國惡適，左授太子少詹事。似永王甫平，適即罷去者。然考明仿宋刻《唐四家詩》（同文書局石印本）及文津閣《四庫》本《高常侍集》卷十，有《罷職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四部叢刊》景印明活字本《高常侍集》只八卷，無此文。《文苑英華》、《唐文粹》亦未收。《四庫》用景宋鈔本著錄。）首題乾元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適。文中有「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兹邦，悲纏舊郭」之語。是適於此時，方自淮南罷職，入爲詹事。則當至德二載，張鎬徵兵之時，適猶在廣陵受其節制可知。祭文有云：「予亦忝竊，統兹介冑。俄奉短書，至夔狂箧。裹糧訓卒，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趫勇，俾驅烏獸。將無還心，兵亦死鬬。賊黨頻蹙，我師旋漏。十城相望，百里不救。」據其所言，則巡、遠嘗致書告急於適，張鎬又促令兼程進兵。適雖即遣精兵赴援，而千里奔命，孤軍深入，先勝後敗，遂不能解睢陽之圍。《舊書》本傳云：「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使釋他憾，同援梁、宋。」其急於援救巡、遠如此。無如其時鄰封諸郡，若賀蘭進明輩，皆擁兵觀望。閭丘曉在亳州，去睢陽不過百餘里（《元豐九域志》卷二云：南京睢陽郡，南至本京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三十五里），較他郡尤近，竟亦坐視不救。適是以慨乎其言之。故其文又曰：「當此虎敵，豈無強鄰。常時肝膽，今日胡秦。」（《四庫》本改「胡」作「越」）可想見其切齒痛憤矣。張鎬之殺曉，疑適嘗與其謀。鎬雖以國事殺曉，本不爲王昌齡報讎。然適與昌齡故舊，嘗同與旗亭畫壁（事見《集異記》卷二）。心痛其冤，軍中書檄往還，或嘗爲鎬言及之。故當曉求活時，鎬即舉昌齡事以關其口。曉死而國法伸，昌齡之冤亦雪。使鎬果嘗聞適先入之言，則雖謂適爲昌齡申冤可也。此中曲折，正史既無暇紀載，范據又言之不詳。《提要》獨執兩《唐書》以爲證，遂直斥爲委巷流傳矣。今考之於史，證之於集，知適確嘗與鎬戮力同心，共赴國難。又知其實嘗痛恨閭丘曉。則曉之死，不得謂其與適必不相關也。

著錄

《唐音癸籤・集錄二》 合選初、盛唐有《國秀集》，選盛唐有《河嶽英靈集》、《篋中集》、《起予集》。

《近古堂書目》下 盛唐十家：玄宗、崔顥、李頎、祖詠、孟浩然、王昌齡、常建、顏眞卿、崔曙、嚴武。

《脉望館書目》《盛唐詩紀》廿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盛唐十家詩》。《盛唐詩紀》。

《鳴野山房書目》卷四　《初盛七律》一本。

《石園詩話》卷二　唐人選詩集者：玄宗天寶時，芮挺章選開元初迄天寶詩曰《國秀集》。殷璠選永徽甲寅迄天寶癸巳詩曰《河嶽英靈集》。代宗廣德時，元結選開、寶間詩人不遇者七人詩曰《篋中集》。大曆時，高仲武選肅、代兩朝詩曰《中興間氣集》。

《蘇州府志》卷一三八　吳復：【略】《盛唐詩選》。

《錢塘縣志》卷二二《陳晉明小傳》　陳晉明字康侯，侍御潛夫季弟。【略】所選有《八代詩鈔》、《初盛唐詩》。

總集

朝英集

賈曾《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除淩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爲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閼茂次年，仲夏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望遠，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箋，副衣表挾纊之誠，兼闡喻投醪之旨。篋篚以將其貺，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睹。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訏謨景暇。慕采薇之興，張伐木之朋，詢彼旬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歧路旁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帘雲平。大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允之變，朱干玉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熉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鐃閒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古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天子有念，式叙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李隆基《送張說巡邊》 端拱復垂裳，長懷御遠方。股肱申教義，戈劍靖要荒。命將綏邊服，雄圖出廟堂。三台入武帳，八座起文昌。寶胄匡韓主，華宗輔漢王。茂先慚博物，平子謝文章。盡節恢時佐，輸誠禦寇場。三軍臨朔野，駟馬即戎行。鼓吹威夷狄，旌軒溢洛陽。雲臺先著美，今日更貽芳。

《新唐書·藝文志四》 《朝英集》三卷，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

《唐詩紀事·張九齡》 明皇送張說巡朔方，賜詩云：「命將綏邊服，雄圖出廟堂。」說應制詩有「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之句。張嘉貞云：「山川看是陣，草木想爲兵。」盧從願云：「佇聞歌《杕杜》，凱入繫名王。」徐知仁云：「由來詞翰首，今見勒燕然。」皆取制勝之義。獨九齡詩云：「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揚旌。」又曰：「威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大抵取旋師偃武之義。宋璟詩云：「以智泉寧竭，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也。

輞川集

王維《輞川集并序》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崗、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爾。

《舊唐書·王維傳》 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王孟詩評》 （迪《輞川詩》）未爲不佳，與維相去甚遠。

《萬首唐人絕句選·凡例》 盛唐王、裴輞川唱和，工力悉敵，劉須溪有意抑裴，謬論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輞川唱和》，須溪論王優於裴，漁洋論裴、王勁敵。吾以須溪之言爲允。

國秀集

論述

樓穎《國秀集序》 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仲尼定禮樂，正雅頌，采古詩三千餘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順澤者也。近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從容謂芮侯曰：風雅之後，數千載間，詞人才子，禮樂大壞，諷者溺於所聲，志者乖其所之，務以聲折爲宏壯，勢奔爲清逸，此高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爲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泰。優游闕里，唯聞孔夏之言，惆悵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雲極致，雖發詞遣句，未協風騷，而披林撷秀，揭厲良多。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謫謫無穢，登納菁英，可被管絃者都爲一集。芮侯即探書禹穴，求珠赤水，取太沖之清詞，無嫌近溷，得興公之佳句，寧止擲金。道苟可得，不棄於廝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玉蚌而寧周；寶劍韜精，望斗牛而未獲。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尚欲巡采風謠，旁求側陋。而陳公已化爲異物，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絕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爲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曾彥和《國秀集題跋》 《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其詩之次，自太官侍郎李嶠，至進士祖詠凡九十人。挺章二篇，穎五篇，亦在其間。內王灣一篇，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題曰《次北固山下作》。而殷璠所撰《河嶽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歲月稍後，然挺章編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此集《唐書・藝文志》，洎本朝《崇文總目》，皆闕而不錄，殆三館所無。浚儀劉景文，頃歲得之鬻古書者。元祐戊辰孟秋，從景文借本錄之，因識于後。龍溪曾彥和題。大觀戊子冬，賀方回傳於曾氏，名欠一士，而詩增一篇。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 《國秀集》三卷，唐國子進士芮挺章撰，集李嶠至祖詠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天寶三載國子進士樓穎爲之序。

《宋史・藝文志八》 芮挺章《國秀集》三卷。

《詩源辯體》卷三六 《國秀集》，祕書陳公、國子蘇公囑芮挺章爲之。所編自開元以來，迄於天寶三載，皆盛唐詩也。方巡采旁求，而陳公物故，挺章因遂絕筆，編其見在者九十人，共詩二百二十首。其所選十數名家而外，皆不知名，故其詩多不工。且選既主盛唐，而李、杜、岑參不錄，高適亦止一篇，其所尚可知。陳蘇謂挺章曰：「作者務以聲折爲宏壯，勢奔爲清逸，此高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此蓋譏李、杜也，尚足與較短長乎！

《汲古閣題跋》 是集既無定本懸之國門，更無散帙廣之鄉塾。景文氏僅僅覓之於夕陽亂流中，奚啻玄珠赤水。第據曾氏跋云，名欠一士，茲且虛列三人。如呂令問、敬括、章承慶是也。又云，詩增一篇。茲且復合樓序篇什，然總非芮侯眞面目矣。非敢傳訛，聊以存曾云爾。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一・國秀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唐芮挺章編。挺章里貫未詳，諸書稱爲國子進士，蓋太學生也。前有舊序，謂是集編於天寶三載，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宋元祐間曾彥和跋云：名欠一士，詩增一篇。洎毛晉校刊，復謂虛列三人。今案編內，實八十五人，詩二百十一首，晉未及詳檢也。唐以前編輯總集，以己作入選者，始見於王逸之錄《楚辭》，再見於徐陵之撰《玉臺新詠》。挺章亦錄己作二篇，蓋仿其例。然文章論定，自有公評，要當待之天下後世，何必露才揚己，先自表章，雖有例可援，終不可爲訓。至舊序一篇，無作者姓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爲樓穎所作。穎，天寶中進士，其詩亦選入集中。考梁昭明太子撰《文選》，以何遜猶在，不錄其詩。蓋欲杜絕世情，用彰公道。今挺章與穎，一則以見存之人採錄其詩，一則以選己之詩爲之作序，後來互相標榜之風，已萌於此。知明人詩社錮習，其來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以唐人舊本所選，尚有可採，仍錄存之，而特著其陋，以爲文士戒焉。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 《國秀集》三卷。臨何義門評校本。義門謂此集疑後人僞託。《國秀集》宋時有陳解元本，世未之見，今所傳者，以嘉靖本爲最古，曾見兩本，皆無序跋，其年月不詳，然要是正、嘉間刻工也。其行格似從書棚本出。余藏有明刊大字本，爲九行十五字，則在萬曆以後矣。義門所校未著明爲何本，其訂正不多，然檢所改正處，如祖詠之《題蘇氏別業》，不作「薊門」；褚朝陽詩「飛閣青霞裏」，不作「青雲」，「黃河一帶長」，不作「黃雲」；徐凡皋詩「金微映高闕」，不作「金徽」；沈佺期詩「披庭月露微」，不作「開窗」，皆與明本不同，而於義爲長，知其源更古於明刻也。此集甄取大旨見於樓穎序，所謂「采色相鮮，風流婉麗」者也，顧觀其所選，如李嶠、宋之問、孟浩然諸人，人選都非佳構，至若梁洽、康庭芝、董思恭、鄭審、程彌綸、刑冬倩輩，其詩尤庸陋。義門加以勦弔，殊非苛論。又集序稱始於開元，而義門謂宋之問歿於先天之初，杜審言歿於神龍之季，皆不及明皇之世，頗以爲疑。且集爲芮挺章所選，序爲樓穎所撰，而集中皆錄其詩，《四庫提要》譏其露才揚己，開標榜錮習。第以愚見揣之，亦殊遠於情理。就此兩端論之，則義門以此集爲後人僞託者，其說宜可信也。

《天一閣書目·集部》 《國秀集》三卷（刊本），唐芮侯編，後有序云：《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其詩之次，自天官侍郎李嶠至進士祖詠，凡九十人，挺章二篇，穎五篇，亦在其間。內王灣一篇，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題《次北固山下作》。而殷璠所撰《河嶽英靈集》，作于天寶十一載，歲月稍後，然挺章編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此集《唐書·藝文志》洎本朝《崇文總目》皆闕而不錄，殆三官所無。浚儀劉景文頃歲得之鬻古書者，元祐戊辰孟秋，從景文借本錄之，因識于後。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四 《國秀集》三卷，唐芮挺章編。汲古閣本，前有芮序，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絃者，都爲一集，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此本僅四十五人，詩二百十一首，蓋有所脫佚，故毛氏跋云，非復芮侯之眞面目矣。

玉臺後集

論述

《詩藪外編·唐下》 天寶中，李康成選輯《玉臺後集》，自載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又題《河陽女》五十三韻，欲與《木蘭歌》方駕，末云：「因緣倘會合，萬里猶同鄉。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見劉克莊集中。今諸詩選不收，《紀事》、《品彙》號瀚博，亦不及其名姓，乃知唐人詩散佚衆矣。

朱存孝《唐詩玉臺新詠序》 陳徐孝穆撰漢魏六朝艷詩十卷爲《玉臺新詠》，唐李康成亦撰陳、隋、唐初詩十卷爲《玉臺後集》。蓋唐以詩取士，作者號稱極盛，而艷詩之撰，止于初唐，殊有不全不備之感。予不揣疏陋，因仿孝穆之例，撰自初至晚唐詩八百餘首，分爲十卷，仍以《玉臺新詠》爲名，亦猶續騷者不廢三閭之義，讀史者一准龍門之規云爾。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康《玉臺後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玉臺後集》十卷，李康成編。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玉臺後集》十卷，李康成編。鑒曰：宋志作李康。補曰：唐志本作李康，無成字。

《郡齋讀書志·玉臺後集十卷》 右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序編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錄，惟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爲異代，理不可遺」云。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 《玉臺後集》十卷，唐李康成集。

《**通志**》**卷七〇**　《玉臺後集》十卷，李康集。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　劉克莊云：「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引《玉臺後集序》云：『序謂名登前集者，今并不錄，惟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爲異代，理不可遺云。』）、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匯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爲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許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韵，若欲與《木蘭》、《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

《**宋史・藝文志八**》　李康《玉臺後集》十卷。

《**唐音癸籤・集錄二**》　天寶中，李康成續徐陵《玉臺新詠》，自陳、隋至唐初沈、宋、四傑而下，附以己作，十卷。

篋中集

論　述

元結《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倡類者，有五六人。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睢爲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于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爲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四首，時乾元之三年也。

《**唐音癸籤・法微三**》　吟家雖忌疏學，然如詩料平時收拾太多，不能割愛，往往病堆垛，更不如寡學人作詩有情韻也。謂不信者，請看《篋中集》諸公胸中，有幾多書在。

又《集錄二》　《篋中集》，元結撰，結以近代詩人，拘限聲病，惟吳興沈千運獨挺流俗，能與人異，取其詩及同時相效者五六人，爲編一卷。

《**汲古閣題跋**》　漫士逢天寶之亂，置身仕隱間，自謂與世聱牙，不肯作綺靡章句，先輩寶之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今讀其篋中七人詩，亦皆歗寡愁殷之語，不類唐人諸選。然磊砢一派，實中世所難，宜荆公選錄不遺也。或謂漫士自作編入別集，謬矣。

《**詩源辯體**》**卷三六**　唐人選詩與今人論詩，相背而相失之。蓋詩靡於六朝，唐人振之。李杜古詩、歌行，爲百代之傑，盛唐五、七言律、絕，爲萬世之宗。今《搜玉》、《英靈》所采，皆六朝之餘，而《篋中》又遺近體，此唐人選詩之失也。詩至於唐，衆體既具，流變已極，學者無容更變。今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爲索隱弔詭之趨，此今人論詩之失也。於此而知所反之，斯有適從矣。

又　元結《篋中集》，乃乾元二年選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季川七人詩，共二十四首，皆五言古也，而其人皆不知名。【略】按：詩至於唐，律盛而古衰矣，今元所選，聲雖合古，而制作不工，乃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是於唐律一無足采，而惟古聲是取耳，豈識通變之道者哉！若曰唐人古、律混淆而錄千運等古聲以爲法，庶幾近之。

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漫郎生及開元日，舉世聱牙古性情。誰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獨錚錚。

《**師友詩傳續錄**》　問：「王季友詩似晚唐語，而所以異於晚唐者何居？」答：「王季友詩不多，在盛唐自是別調，亦非諸大家、名家之比。又如《篋中集》諸人，皆別調也。」

《**劍谿說詩**》**卷上**　《篋中集》載沈千運諸人，皆廉潔士，詩亦高古，無唐

世名輩習氣。

《石洲詩話》卷一　觀《篋中集》所錄，其意以枯淡爲高，如以孟東野詩投之，想必愜意也。

朱綬《論詩絶句》　孰爲臺閣孰山林？下筆都能見苦心。最愛《篋中》冰雪句，雲山《韶濩》有清音。

《靜居緒言》　唐人選唐詩，類皆踳駁，惟《篋中》一集，部居州紀。

《詩學源流考》　元結又有《篋中集》一選，集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爲一卷，其詩直接漢人。

《養一齋詩話》卷八　《篋中集》王季友《寄韋子春》詩：「出山秋雲曙，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余密？白髮惟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盡棄捐，土石爲同身。」而《河嶽英靈集》王季友《山中贈十四祕書兄》云：「出山祕芸署，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余密？白髮日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有情盡捐棄，土石爲同身。依依舍北松，不厭吾南鄰。夫子質千尋，天澤枝葉新。余以不材壽，非智免斧斤。」字句互異，又多二韻。愚謂當以《篋中集》爲正，蓋季友本次山之友，故次山錄之《篋中》，殷璠本不足據也。

《藝概·詩概》　「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峴傭説詩》　作五言古，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生毋熟，次山《篋中集》實得此意。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元結《篋中集》一卷。

《崇文總目》卷五　《篋中集》一卷，元結編。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篋中集》一卷。按《書錄解題》元結錄沈千運等七人詩二十四首。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　《篋中集》一卷，唐元結次山錄。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詩二十四首，盡篋中所有次之。荆公詩選盡取不遺。唐中世詩高古如此，今人乃專尚季末，亦異也。《館閣書目》以爲結自作，入別集類，何其不審也。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自選一代，【略】元次山有《篋中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一·篋中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唐元結編。結有次山集，已著錄。是集成於乾元三年，錄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季川七人之詩，凡二十四首。前有自序，稱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絶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其詩皆淳古淡泊，絶去雕飾。非惟與當時作者門徑迥殊，即七人所作見於他集者，亦不及此集之精善。蓋汰取精華，百中存一，特不欲居刊薙之名，故記言篋中所有僅此云爾。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總集類·篋中集一卷》　唐元結編。所錄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及其弟融七人之詩，凡二十四首，皆淳古淡泊之音。核以他本，字句頗有異同，蓋結所點定。《館閣書目》，謂皆結所託名，其言無據，恐未必然也。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　《篋中集》一卷。臨楊惺吾校本。楊氏據日本森立之校《唐詩紀事》本，又據荆公《百家詩選》校。臨義門校本原跋并所佚後序錄後：「康熙辛卯，從汲古閣得見舊鈔《篋中集》，後有曾慥端伯、曾豹季貍及明初會稽唐肅、肅之子志淳四跋，脫誤甚多，四跋亦無所見，非佳書也。唯後序爲他本所無，且于逖詩次序與荆公選異同，乃手校一過存之。何焯識。」集中詩皆力迴古風，不雜永明以還格調，所謂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眞非妄歎也（亦義門筆）。後序：「漫士昔在高山，藏山近五千卷，及經迸亂，全家瀸濱，存者不過筐篋。中有季川所遺沈公等雜詩一卷，不忍遺之，遂編次爲《篋中集》。其遺散七十餘首，採奇篇四章，存於集中，爲斯集已。蓋欲顯季川之志尚所存，亦寄季川於諸公下，致之篋中，此而已矣。」聞天一閣有嘉靖本《篋中集》，余未之見。杭州丁氏藏影宋鈔，末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行，當是與《國秀》、《御覽》諸集同刊者。義門所校爲汲古閣舊鈔本，有唐肅父子跋，則亦明鈔本矣。義門稱其脫誤甚多，然今觀各篇，所正定佳字亦多可取，知披沙固可揀金，瑕瑜豈能相掩耶。況又以荆公《唐百家詩選》參校，寥寥短帙，改正至七十字，致力可云勤摯。蓋次山此集入選七人，爲詩祇二十四首，而銓擇精嚴，力振古風，盡祛時習。觀其自序，深慨風雅不興，幾及千

年，近世作者，更拘聲病，尚形似，流易爲詞，喪於雅正，近歌兒舞女淫惑之聲。其旨趣可以推知。故集中所錄，皆情味眞摯，氣息淳古之作，盡矯浮華輕綺之風。義門評詩，於唐賢多所詆訶，獨於此集，乃篇篇入選，可知其傾倒之至矣。

河岳英靈集

論述

殷璠《河岳英靈集序》 叙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僞從眞，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刪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粤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爲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倫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寶，終無取焉。

又《河岳英靈集集論》 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爲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寧預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孔聖刪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于晉、宋，高唱者十有餘人，然觀其樂府，猶有小失。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彌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聲盡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爲深缺。即「羅衣何飄飄，長裾隨風還。」雅調仍在，況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而沈生雖怪曹、王曾無先覺，隱侯言之更遠。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爲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憾。

吳融《過丹陽》 雲陽縣郭半郊坰，風雨蕭條萬古情。山帶梁朝陵路斷，水連劉尹宅基平。桂枝自折思前代（自注：李考功於此知貢擧），澡鑑難逢恥後生（自注：殷文學於此集《英靈》）。遺事滿懷兼滿目，不堪孤棹艤荒城。

鄭谷《讀前集二首》一 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

孫光憲《白蓮集序》 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掇英秀，不啻十數家，惟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顧我何人，敢議臧否。

曾彥和《國秀集跋》 殷璠所撰《河岳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歲月稍後，然挺章編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

《洪駒父詩話》 丹陽殷璠撰《河岳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

《滄浪詩話・考證》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

《南昌文考》卷一引虞集《劉彥行詩序》 殷璠所錄《河岳英靈詩》雖名賢大家，所收不過十數篇，而意氣調度可以盡見，所謂嘗鼎一臠而盡知其味者也。

王偁《唐詩品彙叙》 選唐詩者非一家，惟殷璠之《河岳英靈》、姚合《極玄集》，有以知唐人之三尺。然璠、合固唐人也，而選又專主於五言，以遺乎衆體，寂寥扶疏，不足以盡其妙奧。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 及觀諸家選本載盛唐詩者，唯殷璠《河岳英靈集》獨多古調。

《四友齋叢說・詩一》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玉小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岳英靈集》，【略】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殷璠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

孟雲卿爲高古奧逸。蓋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餘。

又《外編・唐上》 唐人自選一代，芮挺章有《國秀集》，元次山有《篋中集》，竇常有《南薰集》，殷璠有《河岳英靈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李康成有《玉台後集》，令狐楚有《元和御覽》，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玄集》，韋莊有《又玄集》，無名氏有《搜玉集》、《奇章集》。今惟《國秀》、《極玄》、《英靈》、《間氣》行世，《類選》、《御覽》、《又玄》，雜見類書，餘集宋末尚傳，近則末睹。《河岳英靈》不取拾遺，《間氣》、《極玄》兼遺供奉，宋人謂必有意，非也。《英靈》集於天寶，杜詩或未盛行。《間氣》俱中唐，姚大半晚唐，惟《國秀》盛唐頗備，而不及二公。總之，當時議論未定，如莊生道術不及仲尼，尊與？貶與？未可測也。

又《外編・唐下》 芮挺章《國秀》不取李頎七言律，姚武功不取王維五言絕，殷璠《河岳英靈》不稱龍標七言絕，當時月旦乃爾。

《汲古閣書跋》 《河岳》、《中興》二集，一選開元迄天寶名家，一選至德迄大曆名家，相繼品騭，眞盛唐一大觀也。且每人各歷小叙，拈出警語，但雄奇逸艷不倫耳。或病其詮次龐雜，或病其議論凡鄙，未敢據以定評耳。

《唐音癸籤・集錄二》 選盛唐有《河岳英靈集》，殷璠撰，三卷。上卷常建、李白、王維、劉眘虛、張謂、王季友、陶翰、李頎、高適，中卷岑參、崔顥、薛據、綦毋潛、孟浩然、崔國輔、儲光羲、王昌齡、賀蘭進明，下卷崔曙、王灣、祖詠、盧象、李嶷、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品藻各冠篇額。自序：諸人皆河岳英靈，故便以爲號。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寶，終無取焉。

又 右唐人自選一代詩，其鑒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聲病爲拘，獨取風骨。高渤海歷詆《英華》、《玉台》、《珠英》三選，并訾璠《丹陽》之狹于收，似又專主韵調。姚監因之，頗與高合，大指并較殷爲殊。詳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矯前撰爲之說者，然亦非其好爲異若此。詩自蕭氏選後，艷藻日富，律體因開，非璠重風骨裁甄，將何淨滌餘疵，肇成一代雅體？逮乎肆習既宣，多乃徵賤，自復華碩謝旺，閑婉代興，不得不移風骨之賞于情致，衡韵調爲去取，此《間氣》與《極玄》眡《英靈》所載，各一選法，雖體氣觔兩，大雖相追，亦時運爲之，非高姚兩氏過也。觀當日詭異寖盛，晚調將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變之中，先型仍復不失，則猶斤斤稟殷氏律令，其相矯實用相救爾。鄭谷嘗有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似非深知仲武者。然正見唐人于詩選重此兩編，故獨舉爲評搉。凡撰述愜人意，必久傳。他選亡佚有間，此數選獨行世，可推已。業吟者將求端唐選定趨，盍尚論于斯！胡元瑞云：「芮挺章《國秀》不取李頎七言律，姚武功《極玄》不錄王維五言絕，殷璠《河岳英靈》不稱龍標七言絕，當時月旦乃爾？」愚謂詩家選豈必盡允，要論其去取大凡，窺唐人指趣耳。元瑞徒繩其細。宋人以諸選多不載杜甫、李白，爲有意尊之，此又非也。《國秀》成于天寶三載，白入長安未久，甫則漂泊東都齊魯間，名尚未起，何從取而尊之？《英靈》之選稍後，故有白仍無甫。他《南薰》、《御覽》、《間氣》、《極玄》，例皆選中葉之詩，盛時諸家都不入，不獨李、杜也。惟顧陶《類選》，則取冠李、杜，韋穀《才調》，更有李無杜，纔若有意獨尊之者。蓋議論久始有定，而其初不可以是概矣。

《詩源辯體》卷三六 殷璠《河岳英靈集》所選二十四人，共詩二百三十四首，止於天寶十一載，皆盛唐詩也。按唐人五言古自有唐體，故盛唐自李、杜、岑參而外，五言古多不可選。王昌齡體雖近古，而未盡善，儲光羲格雖出奇，而不合古，其他體製未純，聲韻多雜，未若李、杜、岑參滔滔自運，體既盡純，聲皆合古耳。今璠所選，五言古十居八九，中惟太白一首，岑參二首，而子美不選。其序曰：「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皆河岳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爲號。」是其所尊尚者，實在昌齡、光羲也。蓋亦羊棗之嗜耳。

《詩辯坻》卷三 殷璠撰《河岳英靈集》，持論既美，亦工于命詞，可以頡頏記室，續成《詩品》，惜其所載尚未備人。其首叙常建，云「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然而「深入彊千里」，似不知句法者。李嘉祐「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中晚語耳。殷謂孫、許更生，未到此境。評義若此。差爲間然。

《龍性堂詩話初集》 殷璠獨遺王部，昭明廣錄平原，選家好自矜尚，從古已然。浸淫到今日，北地也，濟南也，公安也，竟陵也，雲間也，反唇操戈，出主入奴，風雅之道委地矣。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沈、宋（二字《續文》在王、楊、盧、駱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

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說詩晬語**》**卷下**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寶，吾無取焉。」【略】眞能特立不昧心語。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一・河岳英靈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唐殷璠編。璠，丹陽人。序首題曰進士，《書錄解題》亦但稱唐進士，其始末則未詳也。是集錄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二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題，仿鍾嶸《詩品》之體，雖不顯分次第，然篇數無多，而釐爲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叙時代，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文獻通考》作二卷，蓋字誤也。其序謂爰因退迹，得遂宿心，蓋不得志而著書者。故所錄皆淹蹇之士，所論多感慨之言，而序稱名不副實，才不合道，雖權壓梁寶，終無取焉。其宗旨可知也。凡所品題，類多精愜。

《**隨園詩話**》**卷七**　唐殷璠選《河岳英靈集》，不選杜少陵，高仲武選《中興間氣集》，不選李太白，所謂各從其志也。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　《河岳英靈集》三卷。臨何義門評校本，原跋三則錄後：「丁丑仲夏，承筐書塾閱。鄭都官于殷、高二子深致抑揚，然未足爲商周也。焯。」「此集所取不越齊梁詩格，但稍汰其靡麗者耳。唐天寶以前，詩人能窺建安門徑者，惟陳拾遺、杜拾遺、李供奉、元容州諸人，集中獨取供奉，又持擇未當。他如常建、王維，則古詩僅能法謝玄暉，近體僅能法何仲元，殆不足以傳建安氣骨也。」「此書多取警秀之句，緣情言志，理或未盡。」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

《**崇文總目**》**卷五**　《河岳英靈集》一卷，殷璠編。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河岳英靈集》二卷。集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總二百三十首，各序其詩格於首。序曰：「貞觀標格漸高，開元風骨始備。」按《宋志》殷璠撰，《崇文目》一卷，今本三卷。

《**郡齋讀書附志・拾遺**》　《河岳英靈集》二卷。右唐丹陽進士殷璠集常建、李白、王維、劉眘虛、張謂、王季友、陶翰、李頎、高適、岑參、崔顥、薛據、綦毋潛、孟浩然、崔國輔、儲光羲、王昌齡、賀蘭進明、崔曙、王灣、祖詠、盧象、李嶷、閻防二十四人之詩。璠謂諸人皆河海英靈也，故以名集，凡二百四十三首云。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　唐《河岳英靈集》。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　《河岳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宋史・藝文志八**》　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又《丹陽集》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九**　《河岳英靈集》三卷，唐丹陽進士殷璠選，凡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人有小序，舊分二卷。

沈曾植《明刻河岳英靈集跋》　甲寅三月，借傅沅叔新得宋本《河岳英靈集》校於毛刻本上，字句異同頗多，其間亦有毛不必非，宋不必是者。宋刻誤舛顯然，固不少也。六月中，復得此明本，乃知毛氏分卷，實祖於此。此前有刻書人小啓，則覆宋本也。文與宋本不同者，往往與宋本所注一作者合，是此祖本尚在傳本之前。以此兩本合校，而後毛氏改竄之處，乃確然可指。毛氏藏書家，見刻本多於後人，亦有未可輕詆者耳。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　《河岳英靈集》三卷。臨何義門評校本，【略】此集義門所據似是鈔本，故篇中誤字咸未刊正，惟於評點致力耳。其初閱也，在丁卯冬，嗣於丁丑夏又再閱之。初閱用朱筆，再閱用紫筆。余之臨寫，則概用藍筆，第於後閱者注明「紫筆」以別之。前後去取，大有不同，合而觀之，可以覘進詣之淺深矣。殷氏此選，義門亦未屬心，然通觀全帙，入選者已居半數，其辨論格律，闡發旨趣，多直造精微，非明代選家膚論可擬。學者澄心味之，可得詩中三昧矣。此書有宋本，舊爲莫邵亭家藏，曾影刊以傳。昔年余在南中獲其原本，因以此本詳勘。書分二卷，與《文獻通考》正合，而四庫館臣據俗本三卷著錄，以爲寓鍾嶸三品之意，而以「二」字爲誤，良可發噱。宋本序後有《集論》一首，孟浩然詩有《送張子容》一首，均爲汲古本所無。諸家評語中，如崔顥、孟浩然文頗有異，綦毋潛小序尤迥然不同。其他單詞隻字，更難以僂指計，蓋自明代翻刻以後，沿訛襲繆，已匪一日矣。

《宋史・藝文志八》 曹恩《起予集》一卷。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唐人自選詩，【略】曹恩有《起予集》五卷。
《唐音癸籤・集錄二》 【略】《起予集》，大曆中曹恩撰，五卷。

丹陽集

殷璠《丹陽集序》 李都尉沒後九百餘載，其間詞人，不可勝數。建安末氣骨彌高，太康中體調尤峻，元嘉筋骨仍在，永明規矩已失，梁、陳、周、隋，厥道全喪，蓋時還推變，俗異風革，信乎「人文化成天下」。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 《英華》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繇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

《新唐書・藝文志四》 殷璠《丹陽集》一卷。又，《包融詩》一卷下附注：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戴，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者。

《通志》卷七〇 《丹陽集》一卷，唐殷璠集。
《崇文總目》卷五 《丹陽集》一卷，殷璠撰。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 丹陽集。
《宋史・藝文志八》 殷璠《丹陽集》一卷。

起予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 曹恩《起予集》五卷，大曆人。
《崇文總目》卷五 《起予集》五卷，曹恩編。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起予集》五卷，曹恩編。補曰：唐志注大曆人。
《通志》卷七〇 《起予集》五卷，唐曹恩集。

體類

王孟

《彥周詩話》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牟巘《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窮浩然，老摩詰，平生交情兩莫逆。也曾攜去宿禁中，堪笑詩人命奇薄。只應寂寞歸舊廬，此翁殷勤殊未足。作詩借問襄陽老，詩中猶苦憶孟六。悠悠江漢今幾秋，一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寫出騎驢圖，風度散朗貌清淑。更有倜儻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錄。行復行，向何許，酸風吹驢耳卓朔。向來十上困旅塵，驢饑拒地愁向洛。不如乘興且田園，萬山亭前大隄曲。鱖魚正肥甘蔗美，鷄黍可具楊梅熟。一樽相與壽先生，醉歸勿遣驢失腳。

《麓堂詩話》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占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

《藝苑卮言》卷四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爲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蕪」「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四溟詩話》卷四 孔文谷曰：「【略】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典雅冲穆，入妙通玄，觀寶玉於東序，聽廣樂於鈞天，三家其選也。過此以往，不能遍觀而盡識矣。」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高氣骨不逮嘉州，孟材具遠輸摩詰，然并驅者，高、岑悲壯爲宗，王、孟閑澹自得，其格調一也。

又 子昂「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

又 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閒而匪遠，頗覺輕揚。可取者，一味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際露微月」，幽矣。王維「清川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矣。

《唐詩歸》卷八 鍾惺評：王、孟并稱，畢竟王妙於孟，王能兼孟，孟不能兼王也。

《唐音癸籤・評彙五》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搆清新，所少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閒澹頗自成局。

又《談叢四》 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時所定也。

《詩源辯體》卷一六 高、岑之詩，才力勝於造詣；王、孟之詩，造詣勝於才力。

又 高、岑之詩有慷慨俠烈之氣，王、孟之詩有一丘一壑之風。

又 五言律，摩詰風體不一，浩然機局善變。然摩詰可學，而浩然不易學也。

《詩筏》 詩中有畫，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氣，似欲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範圍內者，王厚於孟故也。吾嘗譬之，王如一輪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則江月一色，蕩漾空明。雖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與影耳。

又 【略】劉昚虛、王昌齡五言古，風味近於王、孟。但王、孟澹宕而昚虛高嚴，王、孟疏遠而昌齡綿密。詩家以澹宕疏遠爲至，然每爲淺學形似所混，獨高嚴與綿密，非深心此道者難與措手。

《圍爐詩話》卷二 王右丞五古，盡善盡美矣，《觀別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

《詩辯坻》卷三 襄陽歌行，便已下右丞一格，無論高、岑、崔、李也。蓋全用姿勝，不復見氣，但未及雋語爲能立足耳。

又 王、孟五言絕，筆韵超遠，不減李拾遺。但李近瀏亮，王近清疏，特差

異耳。孟他體較王格小減，五言絕句，氣更似勝之。

施閏章《吳非熊詩序》 山人詩與搢紳自異，蓋其地使然。處巖穴而務爲富貴之言，謂之不哀。若翦削太甚，氣寒力薄，視一言一字之近於高華，若將浼焉。此特田夫村老之言。目爲山人，人之稱山人者，豈徒然哉。摩詰富貴人，下筆輒蕭然物外，浩然以布衣齊名，觀其詩豈嘗有岑寂寒儉之態哉！故夫山人之詩未易言也！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汪鈍翁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

《師友詩傳續錄》 問：「王、孟詩假天籟爲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調諧暢，意興自然，眞有無迹可尋之妙。二家亦有互異處否？」答：「譬之釋氏，王是佛語，孟是菩薩語。孟詩有寒儉之態，不及王詩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優劣。」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侔，神理各足。

《唐律消夏錄》卷三 人皆以王、孟并稱，是但秀辭句耳。摩詰見地既高，法脈亦細，句句清逸，句句沉著，襄陽雖清逸，而時有膚淺處，以其見地尚有出入故也。

《唐賢三昧集》中 黃培芳評孟浩然《歲暮海上作》：「一筆揮成，氣格遒往。余年友張南山不喜王、孟家數，大約嫌其孤淡，千篇一律。其實王、孟非無氣概，抑且無體不有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眞絕俗，當於諧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閑遠，【略】氣體風神，翛然埃壒之外。

又 （五言律）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并推極勝。

又卷一 襄陽詩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此詩品也。然比右丞之渾厚，尚非魯、衛。

《貞一齋詩說》 五言律杜老固屬聖境，而王、孟確是正鋒。向後諸名家，竭盡心力，不能外此三家。

《野鴻詩的》 大抵近代能自好者，五律則冠冕王、孟，五古則皮毛《文選》，不過游覽宴賞數韵而已。

《詩學源流考》 蓋終唐之世，【略】律詩之稱正音者，王、孟二家爲宗，而高、岑、錢、劉諸人爲輔。

《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先生拈取三昧，蓋專在王、孟一派，與道園之深詣本不同調，然其錄道園詩，則能知道園者矣。即此具見漁洋詩眼之不可及。

鄭燮《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王、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只因務爲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司空表聖自以爲得味外味，又下於王、孟一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萬，專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略】

《劍谿說詩》卷上 王、孟齊名，李四涯謂王不及孟，竟陵及新城先生謂孟不及王。愚謂以疏古論孟爲勝，以澄汰論王爲勝，二家未易軒輊。

又 右丞詩精工，襄陽詩有亂頭粗服處，故說者多謂勝王。不知此乃跡耳，境地高下不在此。

《消寒詩話》 昔王阮亭與汪苕文論詩，汪問王摩詰、孟襄陽同一時，何以人稱王、孟，豈有低昂耶？阮亭曰：「孟詩細味之，似不免俗。」此論亦微矣。

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 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家妙語論詩者，正在此耳。

《唐賢清雅集》卷二 昔人謂王、孟五言難分高下，蒙意王氣較和，孟骨差峻，王可兼孟，孟不能兼王。即此微分，故首王而次孟，非同耳。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以禪喻詩，昔人所詆。然詩境究貴在悟，五言尤然。王維、孟浩然逸才妙悟，笙磬同音。【略】正始之音，於茲爲盛。

又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王、孟爲正響。

又《論文雜言》 王、孟詩品清超，終是唐調。

《靜居緒言》 惡乎人之以輕浮淺率之辭謂本王、孟，其亦瞽之持鏡以爲覆瓿器而已，烏知物色王、孟。夫詩有徐、庾，有王、孟。王、孟之詩不必謂宗法柴桑，要皆自能伐毛洗髓，固質存眞，故其趣潔，其味旨，而難以工力計較。今人朝購類書，夕已狂叫吾文凌孝穆、抗蘭成矣，毋怪其以輕浮淺率視王、孟

也。此種病根，如能將王、孟詩復讀深思之，亦不待三年之艾而可療。

《藝概・詩概》　王、孟及大曆十才子詩，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吳喬梁《余有山水癖念昔賢多同調者輒紀以詩》　五字超然思不群，襄陽絕唱更誰聞？幽尋偏愛王摩詰，行盡青谿看白雲。

《射鷹樓詩話》卷七　世皆以陶、謝並稱，謝豈陶比耶？又以王、孟並稱，孟豈王比耶？

《筱園詩話》卷一　紀文達公曰：「王、孟詩大段相近，而微不同。王清而遠，體格高渾。孟清而切，體格俊逸。王能厚，而孟則未免淺俗，所以不及王也。漁洋於孟頗致不滿，世人訝之，出但見選本諸作，未合觀二集耳。學王不成，流爲空腔；學孟不成，流爲淺語。學者須從雄厚切實處入手，斯得之矣。」

又卷四　孟山人、王右丞均工於短章五古，擅美一時，而王阮翁選《三昧集》，竟標爲正宗，揚以立教。其選不取李、杜。【略】此外凡作五古，皆宜宗王、孟、韋、柳一派，以爲復古而神韻無窮也。

《峴傭說詩》　摩詰五言古，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性情也。若孟公則眞山澤之癯矣。

《海天琴思錄》卷一　盛唐詩，各體俱妙，而王、孟之五言律尤最。二家詩多妙悟，王以高華精警勝，孟以自然奇逸勝。王詩有極雄渾者，如《送劉司直赴安西》云：「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他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時倚檐前樹，遠看原上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此王詩以精警見也。孟詩有極澹宕者：「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他如「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巖猿相叫嘯，潭影似空虛」，「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此孟詩以奇逸見也。若孟詩澹宕而兼奇氣者，如《廣陵別薛八》云：「士有不得志，棲棲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又卷四　唐王、孟詩品清警，然不離唐調，惟韋蘇州純乎陶、謝氣息。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王孟集》十卷。王摩詰集六卷，孟浩然集四卷。明仿宋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雙闌。前有前進士守南陽府推官潁川陳鳳序，略言孟孔彰惜二集未有善刻，屠公出貲爲倡，刻置郡齋。別駕胡景顏、寶汝成助之，郡博士吳定甫視其役。適有饋蘇刻者，遂取以即工云。

王　李

《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　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氣，深厚而不傷格，濃麗而不乏情，幾於色相俱空，風雅備極，然而制作不多，未足以盡其變。

又　盛唐七言律稱王、李。王才甚藻秀而篇法多重，「絳幘雞人」，不免服色之譏；「春樹萬家」，亦多花木之累。「漢主離宮」、「洞門高閣」，和平閒麗，而斤兩微劣。「居延城外」甚有古意，與「盧家少婦」同，而音節太促，語句傷直，非沈比也。李律僅七首，惟「物在人亡」不佳。「流澌臘月」，極雄渾而不笨；「花宮仙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之幽，「朝聞游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岑調穩於王，才豪於李，而諸作咸出其下，以神韻不及二君故也。即此推之，七言律法，思過半矣。

又　王維氣極雍容而不弱，李頎詞極秀麗而不纖，此二君千古絕技。大曆後風格曠廢，至明乃一振之。

李攀龍《唐詩選序》　五言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詩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慣焉自放矣。

《唐音癸籤・評彙六》　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

又　排律自楊、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其體製應爾。

又　王以高華勝，李以韶令勝。李如瓊蕊浥露，含質故鮮；王如翠嶺冠霞，占地特貴。王間有失戲，無心內游衍自如；李即無落調，有意中補湊可摘。不獨觔兩微懸，正復色香亦別。

又　七言律獨取王、李而絀老杜者，李于鱗也。奧王、李于岑、高，而大家老杜者，高廷禮也。尊老杜而謂王不如李者，胡元瑞也。謂老杜即不無利鈍，

終是上國武庫，又謂摩詰堪敵老杜，他皆莫及者，王弇州也。意見互殊，幾成諍論。雖然，吾終以弇州公之言爲衷。

又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堪追廷碩。李存滌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左相。以盛配初，約略不遠。惟杜子美無一家不備，亦無一家可方爾。

《**抱真堂詩話**》　七律如李頎、王維，其婉轉附物，惆悵切情，而六轡如琴，和之至也。後人未能妙臻此境。

《**師友詩傳錄**》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阮亭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七言律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滄溟斯語，愚所未解。七律誠難，而獨有取於二家，何也？杜之七律，百美畢備，滄溟過矣！

又《**載酒園詩話又編**》　昔人推錢詩者，多舉「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余以二語誠一篇警策，但讀其全篇，終似公廚之饌，饜腹有餘，爽口不足，去王維、李頎尚遠。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　東川七律，故難與少陵、右丞比肩，然自是安和正聲。自明代嘉、隆諸子奉爲圭臬，又不善學之，只存膚面，宜招毛秋晴太史之譏也，然譏諸子而痛掃東川，毋乃因噎而廢食乎？

《**說詩晬語**》**卷下**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七言律古今所尚，李滄溟專取王摩詰、李東川，宗其說，豈能窮極變態？余謂七律法至於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

《**小澥草堂雜論詩・雜論詩**》　盛唐自李、杜外，舊以王、李、高、岑並稱，非也。王維定合與李、杜鼎足，岑參在李、杜、王三家之下，至李頎、高適，則詩中之長者。

《**劍谿說詩**》**卷下**　開、寶七律，王右丞之格韻，李東川之音調，幷皆高妙。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李東川摛詞典則，結響和平，固當在摩詰之下，高、岑之上。

《**五七言今體詩鈔**》　右丞七律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宜獨冠盛唐諸公。于鱗以東川配之，此一己私好，非公論也。

《**昭昧詹言・通論七律**》　一曰王摩詰：如班孟堅文，以密字爲主，莊嚴妙好，備三十二相，瑤房絳闕，仙官儀仗，非復塵間色相。李東川次輔之，謂之王、李。

又《**盛唐諸家**》　專攻杜則氣太渾，格太老，無脫換之妙，形說不化則爲不善學矣，轉成學究頭巾傖俗腐儒矣。此與學陶同病。故宜參王、李。且不學東川則不能作贈送詩，又不解用典設色也。取字用典宜王、李，乃不樸野直粗。

又　不讀王、李，不知讀書不彀用，又不解作贈送詩。明嘉、隆諸子奉爲祖印，未爲無見。其閒以于鱗爲得髓南宗也。

又　于鱗以東川配輞川，姚先生以爲不允。東川視輞川，氣體渾厚，微不及之，而意興超遠，則固相近。

又《**杜公**》　杜公高華清警，兼有王、李。

《**養一齋詩話**》**卷九**　于鱗七律，自是規橅右丞、東川處多，非從初唐入手，何爲濫收如許？然于鱗選右丞、東川七律，亦不盡如人意。如右丞「欲笑周文歌宴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東川「物在人亡無見期，閒庭繫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恨望青天鳴嚮葉，巑岏枯柳宿寒鴟。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爲誰。」調平意複，豈獨非絕作而已，而于鱗皆選之。然則于鱗之於右丞、東川，猶未窺其精要也。

《**越縵堂詩話**》**卷上**　七律取骨於杜，所以導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下至公安、松圓，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

李杜

論述

楊憑《贈賓牟》 直用天才衆卻瞋，就欺李杜久爲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別玉翻同西國人。

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又《與元九書》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韓愈《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覩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宮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白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杜牧《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 李杜泛浩浩，韓柳學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

李商隱《漫成五章》二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吳融《兖州泗河中石牀（李白、杜甫皆此飲詠）》 一片苔牀水漱痕，何人清賞動乾坤。謫仙醉後雲爲態，野客吟時月作魂。光景不迴波自遠，風流莫問石無言。邇來多少登臨客，千載誰將勝事論。

裴説《懷素臺歌》 我呼古人名，鬼神側耳聽。杜甫、李白與懷素，文星酒星草書星。

《舊唐書・文苑傳・杜甫》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林逋《和皓文二絶》一 李杜風騷少得朋，將壇高築竟誰登？林蘿寂寂湖山好，月下敲門只有僧。

歐陽修《筆説・李白杜甫詩優劣説》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女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又《感二子》 【略】唐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新唐書・文藝傳・杜甫》 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

蘇轍《詩病五事》 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

《臨漢隱居詩話》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爲然，

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

《遯齋閑覽》 或問王荆公云：「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學林》卷八 李太白《宮詞》曰：「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杜子美《琴臺》詩曰：「野花留寶髻，臺草見羅裙。」此相倣之句也。按太白《宮詞》，乃開元盛時所撰。司馬相如琴臺在西蜀，子美《琴臺》詩，乃天寶末避地西蜀時所撰，則子美倣太白之詞也。太白《宮詞》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子美《哀江頭》詩，乃祿山陷京師後所作，亦子美倣太白之句也。李、杜同時有詩名，然子美自負其氣不下人，至于太白佳句，則子美反竊其意，蓋自古文士皆如此。「澄江淨如練」，謝玄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而子美亦曰：「謝朓每篇堪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略】詩人蹈前塵，雖作者猶不免焉。

《藝苑雌黃》 《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予嘗攷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傷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台。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酒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略不見此，何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至于李、杜，尤不可輕議。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雖奇逸，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魯直云：「太白詩與漢魏樂府爭衡」，此語乃眞知太白者。王介甫云：「白詩多說婦人，識見污下。」介甫之論過矣。孔子刪詩三百五篇，說婦人者過半，豈可亦謂之識見污下耶？元微之嘗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而復以太白爲不及，故退之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退之于李、杜但極口推尊，而未嘗優劣，此乃公論也。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于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略】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習，不可不謹，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屋下架屋，愈見其小，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

又卷下 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元微之論李、杜，以爲太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誠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李尚未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鄙哉，微之之論也！鋪陳排比，曷足以爲李、杜之優劣？

《碧溪詩話》卷八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文字。太史公南游北涉，信非徒然。觀杜老《壯游》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逸韻，可以想見。序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襄漢，南遊江淮，觀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梁，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徙金陵，止潯陽，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峽。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橫採覽，非其狂也。使二公穩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

陸游《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偶成》 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

又《讀李杜詩》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韻語陽秋》卷一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又卷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選盛于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邪？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包恢《答曾子華論詩》　後世詩之高者，若陶與李杜者難矣。陶之沖澹閒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皇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竊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此，今人讀其詩，不知如何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選也。李之「晏坐寂不動，湛然冥眞心」，杜之「願聞第一義，回心向地初」，雖未免雜於異端，其志亦高於人幾等矣。宜其詩至於能泣鬼神，驅瘧癘，非他人之所敢望也。【略】太白常有超世之志，固非世態之所得而籠絡。子美一生窮餓，固不掩於詩，而其志浩然，未始一日少變，故其詩之光焰不可磨滅，不可不考也。

《聞見近錄》　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容齋四筆》卷三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又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　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之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三其味，一其法者也。盍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聞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二引鄭景韋《離經》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猗覺寮雜記》卷一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昔

年曾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遠追李杜感至誠。」杜牧之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韋蘇州亦多稱頌。

《滄浪詩話・詩辯》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又《詩評》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又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又 李、杜數公，如金鵝擘海，吞象渡河。

又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又《考證》 少陵于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卧秋同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

《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胸，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至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與？」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與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卻高，其救房琯亦正。」

趙汝騰《石屏詩序》 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爲唐詩人巨擘也。

衛宗武《柳月澗吟秋後藁序》 詩之盛莫如唐，而詩之工者，亦莫如唐。李杜以天授之才，閎中肆外，窮幽極渺，浩博爲洪源巨流，雄秀爲崇崖疊巘，夭矯爲龍驤鳳躍，變幻莫測，固非後學可到。其他善吟者，或以平澹，或以豪逸，或婉麗而清圓，或醞藉而閒雅，以至尚寒苦，務奇怪，凡負尺寸之能，擅一偏之美，靡不揚英於時，流芳於後。

劉克莊《李杜》 李杜文章宗，繼者宜重黎。伯禽視熊驥，未易分高低。小者善鉤魚，大者能柵雞。世無託孤者，練葛誰提攜。謫仙葬青山，女嫁爲農妻。州牧選高援，使嬪於中閨。曰禽鳥有匹，寧合不顧睽。生於隋唐後，名與姬姜齊。吾家中壘公，惜不經品題。

鄭清之《碧扇行》 冰蠶吐綠青唾茸，天孫轉機聲隆隆。帝家初裁新樣月，蒼然正色摩寒宮。一朝飛隨烈士手，九關自此無剛風。乘鸞女與蒲葵翁，癡翁騃女誰爲容。吳剛斧頭紅玉篆，并州剪刀快如箭。化工持此天然巧，古璧團團照君面。長安四時生麴塵，馬頭搖曳春風轉。君不見，醉李白，窮杜甫，當時西游乘蹇驢。太清獻賦動冕旒，脫韡笑視將軍奴。奇哉二子眞坦率，朝暮貰酒黃公壚。游蓋飄雲手遮日，未省有扇如清夫。清夫扇子僅盈尺，買斷清風歸嘯廬。何物元規敢相污，醉中祇恐李杜呼。我當吮筆和墨喚起文與可，把君畫入李白杜甫圖。

汪炎昶《和友人論詩二首》一 原自風騷濬，根從李杜尋。煙雲裁體製，月露洗胸襟。所施殊高下，論功繫淺深。儘饒材力贍，政要苦留心。

楊簡《偶作》一五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雖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

楊載《宋國史柴望詩集原序》 言唐詩者，類以李、杜爲稱首，何哉？蓋天寶之間，國事顛覆，太白、少陵目擊時艱，激烈於心，而托之辭。直述興致迫切，情實其間，雖出入馳驟於烟霞水月之趣，而愛君憂國其所根柢者居多。是故上忝天道，下植人紀，中扶世道，風雅以後不可少也。二家以後，言詩者吾惑焉。

陳棟《題李杜畫像》 吟詩莫學李太白，千百萬言皆酒色。吟詩莫學杜拾遺，一生抱恨長嗟咨。二豪胸中有佳趣，詩酒聊以發其悟。世人有眼誰識眞，第見詩篇不見人。借令置之廟堂上，事業肯道風騷將。睥睨進帥奴將軍，英風義氣高薄雲。我今再拜瞻遺像，猶疑飯顆相逢樣。詩題繪事在人間，光焰何啻長萬丈。

《滹南詩話》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

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荆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詩法家數》 七言古詩，要鋪叙，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

《詩譜》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三謝皆出於此。李、杜精奇處皆取此。【略】謝靈運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取深處多取此。【略】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取此。

《詩法正論》 唐海宇一而文運興，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與齊梁作後塵。」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述綱常，繫風化爲多。

馬祖常《五言九首》二 不作還山夢，因吟李杜詩。平生無飽飯，抵死只憂時。事實兼唐史，風流揖楚詞。山川舊遊處，千載有餘悲。

貝瓊《乾坤清氣序》 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常靳於人，二子得所靳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喻其廣，龍門劍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夔子諸篇，天發其藻，神泄其秘，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於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國風，而薄乎雅頌，代之作者咸嗜其味矣，不過醯一於酢，鹺一於鹹，而忘其醇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論，宋詩推蘇、黄，去李、杜爲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味，故曰無詩。

高啓《夜聞謝太史讀李杜詩》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鳥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骨江海常憂飢。二公高才且如此，君今謂我將何如？

方孝孺《論詩》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又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楊士奇《讀杜愚得序》 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絕出，而少陵卓然上繼三百十一篇之後，蓋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愛君憂國傷時閔物之意，往往出於變風變雅者，所遭之時然也。其學博而識高，才大而思遠，雄深閎偉，渾涵精詣，天機妙用，而一由於性情之正，所謂詩人以來，少陵一人而已。

胡翰《讀李杜詩》 太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千古未足多。至哉《風》與《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琱琢，伐柯徒伐柯。

《麓堂詩話》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

婁堅《題手書陶詩册子後》 如唐世詩人最多，獨推李、杜，豈止才力豪健，凌跨一代而已，蓋二公之所自負，讀其詩可以想見焉。

孫緒《馬東田漫稿序》 魏晉而降，論詩例稱唐人，唐人例稱李、杜、昌黎，三君子之什，膾炙千載，不俟評議，然蟣蠓貴近，傲睨強藩，勇犯人主，此其人爲何如？秋空江漢，泬寥無涯，泰華匡廬，俯視萬象，神龍怪鰐，莫可羈羈，讀其詩，想見其人，使人毛髮森豎。

又《無用閒談》 《三百篇》後，李、杜爲萬世詩人之宗，本不可以優劣，或欲強優劣之。右李者則曰李才飄逸如仙，杜未免有世俗語。右杜者則曰李詩不出婦人杯酒，杜詩句句憂國愛君。此晚宋人語，當時想亦偶有所見，人遂以爲的論。假令村中學究，句句說忠君愛國，便可跨謫仙，句句說神仙，便可跨少陵耶？可發一笑。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叙目》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意曲折，隊仗森嚴，人皆雕飾乎語言，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諱忌，我則回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又次之。

《升庵詩話・巫峽江陵》 盛弘之《荆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憒。

又《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與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

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又《學選詩》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杜子美，好者亦多足效《選》詩，後漸放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

《四溟詩話》卷二 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譬諸詩，發言平易而循乎繩墨，法之正也；發言雋偉而不拘乎繩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執泥，雋偉而不險怪，此奇正參伍之法也。【略】奇正參伍，李杜是也。

又 子美五言絕句，皆平韻，律體景多而情少。太白五言絕句平韻，律體兼仄韻，古體景少而情多。二公各盡其妙。

又卷三 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狹斜小徑，以正爲主，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太白、子美，行皆大步，其飄逸沉重之不同，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學子美者，則未免蹈襲，亦有不喜子美者，則專避其故迹。雖由大道，跬步之間，或中或傍，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則曳裾躡屬，由乎中正，縱橫於古人衆跡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爲蜜，其味自別，使人莫之辨也。

又 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歡喜詩，興中得者雖佳，但宜乎短章；悲感詩，興中得者更佳，至於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雪濤詩評》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銷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飢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于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少陵年譜看得。

顧璘《幽懷二首》 昌黎文章伯，後代罕儔匹。李杜雖云雄，氣格差甲乙。奈何賦長篇，退讓如自失。想像巨刃揚，魂魄生戰慄。乃知作者苦，窮探極幽密。譬對百戰場，動靜愼師律。守正兼設奇，變化貴神出。左車幷陘謀，淮陰幾見絀。多畏乃勝人，名家有深術。

王世貞《五言古詩》七六 少陵實沈雄，太白擅豪華。當其盤礴時，口吻皆烟霞。一字翰墨林，千秋歸大家。生平宦不達，晚節各天涯。奉謁竄夜郎，乞食困浣花。而我獨何幸，獲保青門瓜。

又《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吾嘗謂太白之絕句與杜少陵之七言古詩歌，當爲古今第一。少陵之五七言律與太白之七言詩歌、五言律次之。當時微覺於摩詰鹵莽，徐更取讀之，眞足三分鼎足，他皆莫及也。

《藝苑卮言》卷四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稱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倘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又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

又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又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山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邵勳《刻李杜詩後序》 昌黎韓子稱：李、杜文章，光焰萬丈。至考亭朱子乃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夫韓、朱，儒者懸衡也。非二家詩果能服當時，名後世，安能取其尊信若此。元稹乃爲優劣論，過矣！其有不同者，太白詩多縱口肆筆而就，子美詩多經鍛鍊，間有改定字。譬大將用兵，李爲奇，神變不可測；杜爲正，節制不可犯。然其格韻渾成，則未始有工拙異也。昔人評李、杜詩，於五聲爲宮，惟得宮聲，可統四聲而時出之，是故其爲詩也，牢籠造化，組織經史，采集衆長，振響千古，是誠無與同工而並奏者已。

《唐音癸籤·談叢四》 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憑有詩云：「直用天才衆卻瞋，應欺李杜久爲塵。」憑，大曆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

屠隆《論詩文》 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虛，杜是造建章宮殿千

門萬戶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

又《與友人論詩文》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抵掌譚詩文【略】(謂)杜萬景皆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深于賦，而李獨長于興。【略】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并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且杜若《秋興》諸篇托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群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托物，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

《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一》 余嘗以李猶莊周，杜猶左氏，庶幾近之。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悄悅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

又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卑者遂爲元、白濫觴。李之《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增富耳。

又 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深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皋》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

又《古體下・七言》 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又 太白《蜀道難》、《遠別離》、《天姥吟》、《堯祠歌》等，無首無尾，變幻錯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顛踣。少陵《公孫大娘》、《渼陂行》、《丹青行》、《麗人行》等，雖極沈深橫絕，格調尚有可尋。

又 李、杜二公，誠爲勁敵。杜陵沈鬱雄深，太白豪逸宕麗。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拘局而靡暢。廷禮首推太白，于鱗左袒少陵，俱非論篤。

又 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有能總統爲一，實宇宙之極觀。第恐造物生材，無此全盛。近時作者，間能俱備兩公之體，至鎔液二子之長，則未睹也。

又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

又《近體上・五言》 元微之云：「太白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肩子美者。若鋪陳始終，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閫奧乎！」白樂天云：「杜詩最多。至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善盡美，又過於李。」二公議論如此，蓋專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然李所長，五七言絕亦足相當，而杜句律之高，在才具兼該，筆力變化，亦不專排比鋪陳，貫穿覼縷也。

又 李、杜才氣格調，古體歌行，大概相埒。李偏工獨全者絕句，杜窮變極化者律詩。言體格，則絕句不若律詩之大；論結撰，則律詩倍於絕句之難。然李近體足自名家，杜諸絕殊寡入彀。截長補短，蓋亦相當。

又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

又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又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矱，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稍不同者也。

又 太白五言沿洄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冠古絕今。子美五言《北征》、《詠懷》，樂府《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出已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

又 讀盛唐時排律，【略】太白軒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陟崑崙，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又《近體下・絕句》 杜陵、太白七言律絕，獨步詞場。然杜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

又 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爲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爲李，詎謂不若學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毋事更屑屑也。

又　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爲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妙境，而以爲律詩，則駢脅枝指類也。

又《外編・唐下》　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可尋；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又唐人特長近體，青蓮缺焉，故詩流習杜者衆也。

又《續編・國朝上》　盛唐李、杜，氣吞一代，目無千古。然太白《古風》，步驟建安；少陵《出塞》，規模魏、晉。惟歌行律絕，前人未備，始自名家。是數子者，自開堂奧，白立門戶，庸詎弗能？乃其流派根株，灼然具在。良以前規盡善，無事旁搜，不踐茲途，便爲外道。故四言未興，則《三百》啓其源；五言首創，則《十九》詣其極。歌行甫適，則李、杜爲之冠；近體大暢，則開、寶擅其宗。使枚、李生於六代，必不能舍兩漢而別搆五言；李、杜出於五季，必不能舍開元而別爲近體。盛唐而後，樂選律絕，種種具備，無復堂奧可開，門戶可立。

胡應麟《後醉中放歌五章》四　君不見太白翁，鯨吞鰲吸三千鍾。君不見少陵叟，蟬腹龜腸三百首。狂歌痛飲差快意，與盡春衣漫回首。身後河山千載名，生前宇宙一壺酒。人生有錢付酒家，十日五日傾流霞。今辰何辰夕何夕，試問耒陽與采石！

方弘靜《千一錄客談》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爲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爲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時，已有泰山豪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己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于庾、鮑爲輕之，又不然也，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爲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唐詩鏡》卷二一　老杜長于造境，能造境，即情色種種畢著；李青蓮長于造情，情到即境不煩而足。

《詩鏡總論》　少陵苦於摹情，工於體物，得之古賦居多。太白長於感興，遠於寄衷，本於十五《國風》爲近。

又　七言古，自魏文、梁武以外，未見有佳。鮑明遠雖有《行路難》諸篇，不免宮商乖互之病。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氣駿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長，調高而卓。少陵何事得與與執金鼓而抗顏行也？

又　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變生，眞所謂「驅走風雲，鞭撻海岳」。其殆天授，非人力也。少陵《哀江頭》《哀王孫》作法最古，然琢削磨礱，力盡此矣。《飲中八仙》，格力超拔，庶足當之。

又　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謂是道學作用。如此將置風人於何地？放浪詩酒，乃太白本行。忠君憂國之心，子美乃感輒發。其性既殊，所遭復異，奈何以此定詩優劣也？太白遊梁宋間，所得數萬金，一揮輒盡，故其詩曰：「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意氣凌雲，何容易得？

張志道《釣魚軒詩集序》　詩于唐風五百家，獨李、杜氏崒然尚之冠。近代諸名人類宗杜氏而學焉，學李者何其甚鮮也？嘗竊論：杜由學而至，精義入神，故賦多于比興以追「二雅」；李由才而入，妙語天出，故比興多于賦以繼「國風」。闖其藩籬者只見其不同，而窺其閫奧，則謂其氣格渾完，骨肉勻稱，浩浩乎若元氣坱圠，充兩間，周萬索而厚且重者，適兩相埒也。學杜者固誠未易及，而間學李者率喜于飄逸，弊于輕浮，蓋知李之杰于材，高于趣，而于學之卓者，猶未悉識之也。

《詩源辯體》卷一八　開元、天寶間，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進而爲李杜二公。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詣極高，意興極遠（李主興，杜主意），故其五七言古（兼歌行，雜言言之）體多變化，語多奇偉，而氣象風格大備，多入於神矣（唐人五七言古，至此始爲入神）。嚴滄浪云：「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然詳而論之：二公五言古，實所向如意，而優於聖；七言古，則變化不測，而入於神矣。此格有所限，非五言有未至也。

又　或問：「李、杜二公詩，本乎性生，初不假悟人，豈復有造詣耶？」曰：太白《大鵬賦序》云：「余昔著《大鵬遇希有鳥賦》，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遂更記憶」云云。然則二公之詩雖曰性生，豈能即入神化耶？但不若他人尺寸而進，錙銖而成耳。

又　李、杜五言古雖不能如漢、魏之深婉，然不失爲唐體之正，過此則變幻百出，流爲元和、宋人，不得爲正體矣。

又　李、杜五言古，正與歌行相匹。今人於歌行知宗李杜而於五言古必宗漢、魏者，是於唐古實無所得也。

又　五言古，靈運諸子於古體既亡，李杜二公於唐體爲純。靈運諸子體亡而或以爲至，李、杜二公體純而或以爲不及，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王元美云：「《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使覺傖父面目。」今無論其體製，即靈運拙句，醜惡實具，元美豈皆視爲雅語耶？

又　五言古，自漢、魏遞變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岑參始別爲唐古，而李杜所向如意，又爲唐古之壺奧。故或以李杜不及漢、魏者，既失之過，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則愈謬也。

又　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然二公之詩又各不同。太白以天才勝，子美以人力勝。太白光燄在外，子美光焰在內。王元美云：「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愚按：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縱橫，極才人之致。子美歌行，突兀崢嶸，傲儻瑰瑋，盡作者之能。此皆變化不測而入於神者也。元美之論雖善，不免於太白神奇處失之。然今人學子美或相類，而學太白多不相類者，蓋人力可強，而天才未易及也。

又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興爲主，子美以意爲主。然子美能以興御意，故見興不見意。

又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語雖自然而風格自高，子美語雖獨造而天機自融。學者苟得其自然而不得其風格，則失之輕而流；苟得其獨造而不得其天機，則失之重而板。

又　予嘗謂：古詩、歌行，必李杜兼法，乃爲善學。或曰：「古詩、歌行，李杜既極其至矣，後人顧反能兼之乎？」予曰：不然。太白以天才勝，而人無太白之才；子美以人力勝，而人無子美之力。故必李杜兼法，乃能相濟，豈必盡兼二公所至，始爲盡善哉。

又　太白快心，本乎豪放；子美快心，本乎沉着，自是詩歌極致。若元和諸公，則鑿空構撰，議論周悉，其快心處往往以文爲詩，方之李、杜，其正與變不待較而明矣。

又　太白古詩、歌行，庸鄙者不能知；子美古詩、歌行，浮淺者不能讀。

又　五言古，太白如天馬長驅，奮迅無前；子美如鑾輿出警，步驟安重。

又　世謂長短句爲歌行，七言爲古詩。愚按：太白長短句甚多，不必皆歌行也。子美歌行甚多，不必皆長短句也。然長短句實歌行體，歌行不必長短句耳。大抵古詩貴整秩，歌行貴軼蕩。

又　七言歌行，太白如峨眉劍閣，奇幻不窮；子美如大海重淵，涵蓄無量。

又卷一九　五七言樂府，太白雖用古題，而自出機軸，故能超越諸子；至子美則自立新題，自創己格，自叙時事，視諸家紛紛範古者，不能無厭。胡元瑞云：「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得之。」

又　太白古詩歌行與子美並駕千古，宋人多推子美而遺太白者，蓋宋人自歐、蘇二三名家而外，率皆淺鄙疎陋，於古詩歌行略無所得，一時所崇尚者七言律耳。而子美七言律最多，說者又有篇格、句字、照應、關鍵等說，故淺鄙者好之，實於杜律一無所解也。

墨式耜《己巳三月十九日過濟上遊古南池登太白樓有感而作》　勝地因人著，遊蹤曠代新。兒童知李杜，賓主各精神。高閣凌霄迥，平池與郭鄰。蒼茫收一望，晻靄護深春（南池有垂楊覆水）。屐到心先躍，樓空貌轉親（樓有李、杜遺像）。風流餘几席，尊酒洒光塵。殘碣千年在，新碑片字珍（時人題詠，豐碑林立，守者搨以市遊人）。逸情追往哲，韻事愧今人。羈旅同心友，天涯逐客身。憑欄一俯仰，萬感集茲晨。

閻啓祥《滄浪須溪評點李杜詩序》　劉評杜詩久傳於世，無可與匹。茲於樵川舊家忽得嚴所評李詩從未經刻者，合之，如延平龍劍，光焰射斗，何止萬丈，不惟使李杜並生，亦覺嚴劉同世矣。【略】余獨謂宋人善理者不言理，滄浪、須溪是也。【略】蓋世之論詩者多矣，論李、杜之詩者亦多矣。惟滄浪爲金剛擇法眼，須溪爲老吏案獄手，其於評點李、杜，更有分路揚鑣、晤言一室之妙。試觀其一銓一駁，皆開人心眼，斯即可見嚴、劉之宗趣。

賀貽孫《詩筏》　太白仙才，然其持論，不鄙齊、梁；子美詩聖，然其持論，尚推盧、駱。譬之滄海，百川細流，無不容納，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也。虛心憐才，殊爲可師。今之名流，遞相掊擊，拔幟立幟，爭名喪名，較之李、杜，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又　詩亦有英分雄分之別。英分常輕，輕者不在骨而在腕，腕輕故宕，宕故逸，逸故靈，靈故變，變故化，至於化而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

重者不在肉而在骨，骨重故沉，沉故渾，渾故老，老故變，變故化，至於化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若夫骨輕則佻，肉重則板，輕與重不能至於變化，總是英雄之分未全耳。

《**圍爐詩話**》**卷五**　詩以優柔敦厚爲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

《**鈍吟雜録**》**卷三**　李太白遠憲詩騷，割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鬱，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諷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

《**夕堂永日緒論内編**》**二**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

又《**外編**》**二**　李、杜則内極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繇衷。或雕或率，或麗或清，或放或斂，兼該馳騁，唯意所適，而神氣隨御以行。如末央、建章，千門萬戶，玲瓏軒豁，無所窒礙；此謂大家。

《**唐詩評選**》**卷一**　工部譏時語，開口便見。供奉不然，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緩，供奉深。

《**詩辯坻**》**卷三**　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沈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爲得之。

《**原詩・外篇下**》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即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工，而即厭者終難藥也。

《**杜詩詳註附編・諸家論杜**》**引沈明臣評**　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白**》　不讀全唐詩，不見盛唐之妙；不遍讀盛唐諸家，不見李、杜之妙。太白胸懷高曠，有置身雲漢、糠粃六合意，不屑屑爲體物之言，其言如風卷雲舒，無可蹤跡。子美思深力大，善於隨事體察，其言如水歸壺，靡坎不盈。兩公之才，非惟不能兼，實亦不可兼也。杜自稱「沉鬱頓挫」，謂李「飛揚跋扈」，二語最善形容。

《**柳亭詩話・光燄萬丈**》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序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光焰萬丈，於此乎見之。

《**一瓢詩話**》　杜少陵、李青蓮雙峰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又　排比聲韻，較量屬對以爲工。誇繁鬬縟，綴錦鋪花以爲麗。驚哄喝喊，叫嘯怒罵以爲豪。枯澹無神，索寞無味以爲幽。坐此惡疾，終身不愈，永不能立李、杜之門，安望其能見李、杜以前哉？

《**唐宋詩醇**》**卷一**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爲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鈞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夫論古人之詩，當觀其大者、遠者，得其性情之所存，然後等厥材力，辨厥淵源，以定其流品，一切悠悠耳食之論，奚足道哉！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縱恣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白之遇明皇也，出於特知，金鑾召見，待以殊禮，雖遭譏毀，猶賜金遣歸，得以遨遊齊、魯、吳、越之間，浮沉詩酒，放浪湖山，其詩多汗漫自適，近於佯狂玩世者。子美年將四十，始以獻賦除官，其後崎嶇兵間，窮愁蜀道，流離轉徙，幾不自存，故其發於聲者，多沈痛哀切之響。此二家之所以異也。若其蒿目時政，疚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而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騁漢魏，撷六籍之菁華，埽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論者不察，漫置軒輊於其間，是猶焦明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也。善乎韓愈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彼元稹、蘇轍、王安石之流，得無愧此言乎？太白嘗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其所作，擺脫駢麗舊習，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凌沈、鮑，朱子以爲聖於詩者，蓋前賢亦重之矣。今略舉兩家之同異，及其遠大之旨，知太白之與子美，並稱大家而無愧者如此。至有謂李、杜當日名相埒而相忌，其詩有交相譏者，此猶未流傾軋之心，不可以語君

子之知交也。

《**貞一齋説詩**》　詩之宗莫若李、杜。杜生氣遠出，而總以神行其間；李神彩飛動，而皆以浩氣舉之。是兩人得之於天，各擅其長矣。惟夫杜之妙，神行而氣亦行；李之妙，氣到而神亦到，此其所以未易優劣爾。

《**野鴻詩的**》　太白以天資勝，下筆敏速，時有神來之句，而麤劣淺率處亦在此。少陵以學力勝，下筆精詳，無非情摯之詞，晦翁稱其詩聖亦在此。學少陵而不成者，不失爲伯高之謹飭；學太白而不成者，不免爲季良之畫虎。當時稱譽，李加乎上者，太白天潢貴胄，加之先達；子美杜陵布衣，剏夫後起。若究二公優劣，李不逮多矣。然其歌行樂府，俊逸絕羣，未肯向少陵北面。

《**劍谿説詩**》**卷上**　太白詩法，齊尚父、淮陰侯之兵法也。少陵詩法，孫、吳之兵法也。以同時將略論，在漢，李則飛將軍，杜則程不識。在唐，李則汾陽王，杜則李臨淮。然則李愈與？曰：杜猶節制之師，白世之常法。

又　字畫有篆隸眞草，詩亦有之。【略】李太白，顚、素之草書也。杜子美，魯公之眞草也。

又　以畫論詩：李、杜歌行，荆、關、董、巨之山水也。

又　詩之骨有重有輕，骨重者易沉厚，其失也拙；骨輕者易飄逸，其失也浮。然詩到聖處，骨輕骨重，無乎不可；李詩骨輕，杜詩骨重。

又　王、楊、盧、駱氣古，非氣勝也。子瞻氣勝，非氣古也。退之短章氣古，長篇氣勝。王、李、高、岑並氣古氣勝而未至者。惟李、杜兼之，各造其極，又加以變化神奇，錯綜斷亂也。

《**劍谿説詩又編**》　李、杜詩自元稹之論出，古今譚藝之士，先杜後李者，莫不然矣。以韓退之於二公，輒並舉不小爲軒輊，雖不敢議，乃終弗于從。蓋由子美學博而正，其所爲詩，大則有關名教，小亦曲盡事情；加以詩之法度，至杜乃大備。太白神遊八表，學兼內典，見之於詩，多荒忽不適世用之語；又才爲天縱，往往筆落如疾雷之破山，去來無跡，將法於何執之？後之從事於斯者，但隨其分之淺深，功之小大，皆於杜有獲也，諸體可兼致其力。而太白歷千餘年，所云問津者，率皆短製，或一二韻之飄灑，其庶幾焉。至於大篇，入筆驅辭，能得其山奔海立之勢而音韻自若者誰與？五嶽名山，九州之勝概也；蓬、瀛、方丈，海上之仙蹤也。以言乎遊歷，一身無遍及要荒，而五嶽之眞形，八方之異氣，怪禽幽獸，山鬼跳梁，可驚可愕於叢薄深箐中，世每不絕於傳聞，以高僧畸士獨往之徒各流播人間也。彼三山、五城、十二樓，太史公述之，而誰其一至與？故末躡蓬、瀛、方丈，謂高於五嶽，非也。知有五嶽，謂尊於蓬、瀛、方丈，亦非也。李杜之詩，固若是焉已矣。以是知杜可宗，李不可輕擬，可不可於李、杜云何先後哉！昔陳無己評太白詩，因及友人黃介嘗讀是論，謂「論文正不當如是」，陳以爲知言（《山谷集》亦載此説）。然猶不免低昂之見宅於心也。善乎子瞻之言曰：「詩文之學，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善評李、杜者，亦莫如韓，韓其得意於二公興象之外云爾乎？余學詩垂五十年，固習復於杜而涉獵於李者，今誦韓詩有會心焉，故書之。若歐陽永叔貴韓及李而不喜杜，則有貢父諸人論説在已。」

《**秋窗隨筆**》　少陵：「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人。」太白：「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風神搖漾，一語百情，李、杜洵敵手也。

《**七言詩三昧畢隅**》　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青蓮、少陵所以齊名千古者，此二語道盡矣。漁洋先生乃謂古今詩家齊名者，惟太白與子美不相似，豈猶未見及此乎！若義山之論，可謂眞能知詩，眞能知李、杜者矣。至于漁洋所謂三昧，其説出于嚴滄浪，雖以此義言李、杜，亦無不可，而實未足以盡李杜耳。

《**詩學源流考**》　開元、天寶之際，篤生李杜二公，集數百年之大成。太白大才絕世，而古風樂府，循循守古人規矩。子美學窮奧窔，而感時觸事，憂傷念亂之作，極力獨開生面。蓋太白得力於《國風》，而子美得力於大、小《雅》，要自子建、淵明而後，二家特爲不祧之祖。

《**雨村詩話**》**卷下**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太白詩也。又有「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之句。此殆公自寫照也。而杜少陵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不似稱白詩，亦直公自寫照也。

又　人各有所長，李白長于樂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少陵長于五七律而樂府歌行亦多，是以人舍李而學杜。蓋詩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讓。若今人編集，必古今體分湊平匀，匀則匀矣，而詩不傳也。

又　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余嘗持此論，而人多疑之。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五排凡例**》　李、杜二公，古今勁敵，獨七言律詩與五言長律，太白寥寥數篇而已，豈若少陵之「瓊琚玉佩，大放厥詞」哉！

《**靜居緒言**》 人以李、杜爲才大，末也。李、杜之高凌八代、俛視一切者，氣之大也。氣大則宏中肆外，致廣盡微而有餘。然莫作矜才使氣看，亦如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養而充者也。使氣之氣也浮躁，氣盛之氣也從容。使氣之氣鼓激而有之，氣盛之氣得之自在者也。

又 太白詩寄興物外，故意在言外。子美之詩興在目前，故意在言內。李詩《騷》，杜詩《史》也。李能憑空諦構，杜貴實境舉足。故杜詩尤易使人激昂感喟。

《**北江詩話**》**卷二** 杜工部之於庾開府，李供奉之於謝宣城，可云神似。至謝、庾各有獨到處，李、杜亦不能兼也。

《**柳南隨筆**》**卷三** 嘗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創自陳拾遺，至李、杜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爲宗。蓋前此如王右丞輩，尚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爲之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云，極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對與否也。

《**梅崖詩話**》 太白詩「白髮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語涉粗豪，然非爾便不佳。「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江城五月落梅花」，用語皆活相，又不大段修飾，乃其大分過人處，後人不能步其塵。如少陵言愁，斷無「白髮三千丈」之語，只是低頭苦煞耳。故學杜易，學李難。然讀杜後，不可不讀李，他尚非所急也。

《**東目館詩見**》**卷一** 李、杜足尚者，綜核乎古今，博大其文辭，似矣。不知其妙在張皇氣勢，陟頓始終。張皇易，陟頓難。

又 唐人多學六朝，惟李、杜力追建安，有風調格力。故言子美宗《選》體，太白時作齊梁閒體段亦然。

《**昭昧詹言**》**卷一一** 詩莫難於七古。七古以才氣爲主，縱橫變化，雄奇渾顥，亦由天授，不可強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朱子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予篤信此說，十年前，輯《作詩本經》一書，專取李、杜集，擇而錄之，並爲《總論》二卷附焉。既而思之，李、杜所作，誠不能篇篇與《風》、《雅》合，然非淺陋如予者所宜定去取也，故此書不敢示人。其《總論》則偶出管見，不忍割棄，綴諸拙著詩話後，質世之知言者。

又 李氏攀龍曰：「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作長語，英雄欺人耳。」按于鱗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此則誠然。至論七古，何其誇也！太白歌行，祇有少陵相敵。王阮亭謂「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又謂「李白、岑參二家，語羞雷同，亦稱奇特」。屢以太白、嘉州並稱，已爲失言，試問《襄陽歌》、《江上吟》、《鳴皋歌》、《送別校書叔雲》、《夢遊天姥吟》等作，嘉州能爲之乎？嘉州奇峭，人力之極，天弢未之解也。于鱗轉以太白爲「強弩之末」，爲「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詩辨坻》亦謂「太白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掃地欲盡」，與于鱗一鼻孔出氣。此皆誤以初唐爲古體，故嫌李詩之一概放佚，而幸杜詩之偶一從同。豈知詩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風》、《雅》之不能不爲《楚騷》，《楚騷》之不能不爲蘇、李，皆天也。詩之古與不古，視其天與不天而已矣。今必以初唐爲古，不知初唐已變江左，必以太白爲蔑古，不知蘇、李已變《風》、《騷》。余最笑何大復《明月篇》，舍李、杜而師盧、駱，以爲「劣於漢魏」而「近《風》《騷》」歟？不知「劣於漢魏近《風》《騷》」句，乃言「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不解句義，既堪哈噱，況當時之體，老杜已明斷之。于鱗欲爲後來傑魁，仍拾信陽餘唾，徒以初唐一體繩太白，子美歌行之優劣，所以終身宗法唐人而不免爲優孟歟？阮亭猶曰：「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雖其詩末二語，微辭諷世，喚醒無限，已無解於「接迹風人」、「妙悟從天」稱揚之過矣。胡氏應麟云：「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未脫梁、陳。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此爲得之。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古今詩人，推思王及《古詩》第一，陶、阮、鮑、左次之，建安、六朝又次之。唯少陵能兼綜其意與氣，太白能兼綜其情與韻。但情韻中亦有意氣在，意氣中亦有情韻在，不過兩有偏勝耳。李唐以下之詩，安有踰此二公者？

又 太白姿稟超妙，全得乎天，其至住處，非其學力心力所能到，若天爲引其心力，助其學力，千載而下，讀其詩只得歸之無可思議，即其自爲之時，恐未必一準要好到如此地位。少陵則不然，要好到如此地位，直好到如此地位，惟不能於無意中增益一分，亦不欲於無意中增益一分。此二公大分判處。

《**藝概·詩概**》 太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託之以自娛。少陵

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又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眞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筱園詩話**》**卷三**　（唐人七古）至李、杜而縱橫動盪，絕迹空行，如風雨交飛，魚龍變化，幾於鬼斧神工，莫可思議矣。然文成法立，規矩森嚴，箇中自有細鍼密縷，絲毫不亂，特運用無痕耳。所謂神而明之，大而化之也。歌行至此，已臻絕詣，後人莫能出其範圍。

吳性漳《**讀杜甫夢李白詩**》　太白疑仙老杜禪，一關人事一關天。獨憐詩社搴旗處，巨眼論交已了然。

劉大觀《**李杜**》　豈以仙才附叛王，蚍蜉撼樹亦堪傷。感恩幾斗涔涔淚，不灑驪山灑夜郎。　行在君恩拜拾遺，風吹劍閣悼亡時。才如稷契歸潦倒，忠義融爲痛惜詞。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　杜甫經綸比稷契，李白杯酒作神仙。浩氣一種塞天地，豎儒愕眙終茫然。

《**白雨齋詞話**》**卷七**　或問杜陵何以不學《騷》。余曰：此不可一概論也。大約自《風》《騷》以迄太白，皆一線相承。其間惟彭澤一源，超然物外。正如巢、許、夷、齊，有不可以常理論。至杜陵，負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駕《風》《騷》而上之，則有所不能，僅於《風》《騷》中求門戶，又若有所不甘。故別建旗鼓，以求勝於古人。詩至杜陵而聖，亦詩至杜陵而變。顧其力量充滿，意境沉鬱。嗣後爲詩者，舉不能出其範圍，而古調不復彈矣。故余謂自《風》《騷》以迄太白，詩之正也，詩之古也。杜陵而後，詩之變也。自有杜陵，後之學詩者，更不能求《風》《騷》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爲止境。韓、蘇且列門牆，何論餘子。昔人謂杜陵爲詩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論。

又　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爲變。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爲正。此第論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五首。今讀其詩，何等樸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難》、《行路難》、《天姥吟》、《鳴皋行》等篇，粗而不精，枝而不理，絕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愛之忱，千古共見。而發爲歌吟，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爲敵。其陰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論。故余嘗謂太白詩，謹守古人繩墨，亦步亦趨，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眞與古人爲敵，而變化不可測矣。固由讀破萬卷，研琢功深。亦實爲古今邁等絕倫之才，斷不能率循規矩，受古人羈縛也。但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又　今之尊李抑杜者，每以李之劣處，爲李之優；而以杜之優處，爲杜之劣。不獨非杜之知己，並非李之知己矣。楊升庵其甚焉者也。

著録

《**千頃堂書目・總集類**》　賴進德《李杜詩集》三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合刻李杜全集》二十四冊，五十卷，李白、杜甫。　《合刻李杜分體全集》三十二冊，一百七卷，李詩四十二卷，杜詩六十五卷。

《**福建通志**》**卷七二**　汪旦《評選李杜詩》。

《**興化府莆田縣志・藝文志**》　林兆珂【略】《李杜詩鈔述注》。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録**》**卷五**　《李杜五律辨注》五卷，明汪瓊編。萬曆年刊，竹紙。

《**福建續志・藝文志・解詩類**》　李廷機《李杜詩選》。

又　池顯方《李杜詩選》。

《**撫州府志・藝文志・集部**》　《李杜詩選》，黃士光。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録・集部**》　《李杜詩合選》十六卷，車萬育編，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六冊。

《**道光寶應縣志・書目**》　《李杜詩選》，王璋選。

《**重輯張堰志・藝文志・總集類**》　《李杜存眞》，國朝汪逢堯輯。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六**　《李杜合集》，李二十五卷，杜二十二卷。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　《李杜詩選》一冊，刊本，《李詩選》六卷，《杜詩選》六卷，明毗陵顧明史秉直選釋，海鹽錢籥校正。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七**　《李杜詩集》十六卷（唐李白、杜甫撰。李、杜集各八卷，明萬虞愷輯，白文無注），明嘉靖二十一年萬虞愷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　前有序，題嘉靖壬寅洪都萬虞愷書於無錫之冰玉堂，序稱近見大梁李公有李刻，關中許公有杜刻，皆去其註。予因其二本，命庠生邵勳訂其訛，間增其逸，彙而併刻云云。并錄正德己卯大梁李濂、嘉靖五年關中許宗魯

爾序。鈐有「平山姚培謙唐材之印」、「伴鶴老人」各印。

《**寒碧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　《李杜詩》十六卷(八冊)，明嘉靖刻本。曹彬侯手校。前有正德己卯李濂刻李集序，嘉靖五年許宗魯刻杜詩序，後有嘉靖壬寅邵勳刻李杜詩後序。右白樂天讀李杜詩集因題卷末，甲午午日雨窗曹炎錄(詩不錄)。李杜詩，據邵氏後序，知爲無錫宰楓潭萬氏合正德李濂所刊李集，嘉靖許宗魯所刊杜集而彙刊者，故前載李、許兩序。明人好刻古籍，固爲可尚，但以同時之人繙刻其所雕之本已覺淺陋，而杜詩既分體，又分類，乃至秋興、詠古諸作，忽而入於宮詞，忽而編諸時令，忽而廁之陵廟，忽而標爲懷古，支離割裂，則又陋之陋者。宗魯在嘉靖時頗能刻書，惟喜用占字。由此觀之，豈鄉里之陋儒耶！萬氏顧取此刻繙之，殊不足重，然百靖齋中詎能不收納本，亦姑備一格云爾。壬戌十一月，月當頭夕寒窗，正闇記。此書朱墨淩雜，閱之生厭，然有曹彬侯手錄白詩，字體極雅，其藏印鈐於十三卷首葉，是亦曹倉之糠粃也，何遽不可療飢耶！墨碧。彬侯讀杜集，時有校勘，皆以小字旁注，若不經意，觀之易於忽略，其藏印有書倉校本一章，非漫鈐也。今爲揭出，以貽閱者。

儲王

《**唐詩歸**》**卷八**　鍾惺評：讀王、儲《偶然作》，見清士高人胸中皆似有一段壘塊不平處，特其寄托高遠，意思深厚，人不能覺。然儲作氣和，而王作骨傲，儲似微勝。

《**唐音癸籤・談叢一**》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詩筏**》　儲光羲五言古詩，雖與摩詰五言古同調，但儲韻遠而王韻雋，儲氣恬而王氣潔，儲於樸中藏秀，而王於秀中藏樸，儲於厚中有細，而王於細中有厚，儲於遠中含澹，而王於澹中含遠，與王着着敵手，而儲似爭得一先，觀《偶然作》便知之。然王所以獨稱大家者，王之諸體悉妙，而儲獨以五言古勝場耳。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唐五言詩，開元、天寶間大匠同時竝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齡、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毋潛、祖詠、盧象、陶翰，之數公者，皆與摩詰相頡頏。獨儲光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闊不切事情，而古今稱「儲王」，何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　摩詰才高于儲，擬陶則儲較王爲近。但儲詩亦惟此種佳，有廉頗用趙人之意。王兼長，儲獨詣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太祝詩學陶而得其眞樸，與王右丞分道揚鑣。

《**小澥草堂雜論詩**》　儲、王並稱，王高，王、孟並稱，王厚，王、韋並稱，王眞，裴，王並稱，王大。

《**劍谿說詩**》**卷上**　儲、王並稱，儲自不及王。獨《田家》詩，歸愚先生以爲儲勝，蓋此題詩更宜樸質也。

《**靜居緒言**》　觀唐人所作，知詩道如蟬脫異形，布種得穫，未常不推陳出新，不失本性也。【略】儲、王田園之趣，肇自《豳風》。

《**峴傳說詩**》　儲光羲《田家》諸作，眞樸處勝于摩詰。

高岑

《**滄浪詩話・詩評**》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高適、岑參，開元、天寶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歌行皆流出肺肝，無斧鑿痕。

《**吳禮部詩話**》　高適才高，頗有雄氣，其詩不習而能，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子美游，長於五言，皆唐詩巨擘也。

《**藝苑卮言**》**卷四**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又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晚山堂選唐詩・七古題詞**》　(七古)高常侍蒼健，岑嘉州秀朗。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實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內，古意猶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又　高、岑並工起語，岑尤奇峭，然擬之宣城，格愈下矣。

《**唐詩歸**》**卷一二**　鍾惺評：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錢劉之類，雖兩人並稱，皆有不能強同處。惟高、岑，心手如出一人，其森秀之骨，澹遠之氣，既皆相敵。

《**唐音癸籤・評彙六**》　岑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高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岑之敗句，猶不失盛唐，高之合調，時隱逗中唐。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　周珽評：嘉州五言律，氣格音調頡頏王、孟，但雅致深細覺有遜耳。謂達夫不足雁行或可。如王元美概云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余不敢再贊一辭。

《**詩源辯體**》**卷一五**　唐人五七言古，高、岑爲正宗。然析而論之，高五言未得爲正宗，七言乃爲正宗耳。岑五言爲正宗，七言始能自騁矣。五言古，高、岑俱豪蕩，而高語多麤率，未盡調達；岑語雖調達，而意多顯直。高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仄韻者多忌「鶴膝」。岑平韻者於唐古爲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胡元瑞云「岑質力造詣皆出高上」是也。七言歌行，高調合準繩，岑體多軼蕩。王元美云：「岑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足而已，猶爲正宗。」愚按：高《行路難》、《春酒歌》、《畫馬歌》、《還山吟》四篇，亦能自騁，而《還山》則結語爲累，以全集觀，當盡見矣。

又　漢魏五言，體多委婉，語多悠圓。唐人五言古變於六朝，則以調純氣暢爲主。若高、岑豪蕩感激，則又以氣象勝，或欲以含蓄醞藉而少之，非所以論唐古也。歌行不必言矣。

又　五言古，高如「青海陣雲匝，黑山兵氣衝。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丈夫拔東蕃，聲冠霍嫖姚。兜鍪衝矢石，鐵甲生風飈」，「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岑如「揚旗拂崑崙，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軍，天威臨大荒」，「客鬢老胡塵，衣裘脆邊風。忽來輪臺下，相見披心胸」，「狹生新相知，才調凌雲霄。賦詩拆造化，入幕生風飈」。七言歌行高如「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丈夫不作兒女別，臨岐涕淚沾衣巾」，「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棄捐」，《畫馬歌》云「縱令翦拂無所用，猶勝駑駘在眼前」。岑如「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無事垂鞭信馬頭，西來幾欲窮天盡」，「劍鋒可惜虛用盡，馬蹄無事今已穿」，《赤驃歌》云「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等句，皆豪蕩感激以氣象勝，嚴滄浪云「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是也。

又　五言律，高語多蒼莽，岑語多藻麗。然高入錄者氣格似勝，岑則句意多同。七言律岑實爲工。

又　五言律，高如「行子對飛蓬」，「逢君說行邁」，「絕域眇難躋」，岑如「聞說輪臺路」，「西邊虜方盡」，「野店臨官路」等篇，皆一氣渾成，既未可以句摘，亦未可以字求也。

又　嘗欲以高達夫「行子對飛蓬」爲盛唐五言律第一，而「對飛蓬」三字殊氣餒不稱，欲改作「去從戎」，庶爲全作。岑「聞說輪臺路」在厥體中爲壓卷，《正聲》不錄，不可曉。

又　盛唐五言律，惟岑嘉州用字間有涉新巧者，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大約不過數聯。然高岑所貴，氣象不同，學者不得其氣象，而徒法其新巧，則終爲晚唐矣。

又　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猶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滄浪所謂「古律」是也。雖是變風（變風二字見子美論中元美語），然豪曠磊落，乃才大而失之於放，蓋過而非不及也。

又　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不拘律法者，皆歌行體也。故意貴傾倒，不貴含蓄，未可以常格論也。

又卷一七　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頎得其正宗，王維、崔顥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勝高、岑，而馳騁每過之者，蓋歌行自李、杜縱橫軼蕩，窮極筆力，後人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於強致，非若高、岑諸公出於才力之自然也。

又卷三二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輒能自厲。高不如岑，錢不如劉，誰不知之？而高、錢五言律數篇，氣格實勝岑、劉。

又卷三四　予謂：學李、杜由高、岑諸公而進，此升堂入室之次第；學漢魏由六朝而進，則謬甚矣。

《**詩筏**》 高、岑五言古、律，俱臻化境，而高達夫尤妙於用虛。非用虛也，其筋力精神俱藏於虛字之內，急讀之遂以爲虛耳，以此作律詩更難。如達夫《途中寄徐錄事》云：「落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離憂不堪比，旅館復何如？君又幾時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君又」、「我知」等虛字，豈非篇中筋力，但覺其運脫輕妙，如駿馬走坂，如羚羊挂角耳。且其難處，尤在虛字實對，仍不破除律體。太白雖有此不衫不履之致，然頗近古詩矣。李于鱗諸公謂高、岑有五言古詩而短於五言律，此豈高、岑知己哉！

《**唐詩評選·五言律詩**》 高、岑以氣取篇，五言近體，自非其長，句短氣浮，固必有趨蹶之患。排律于體，以紆長爲優，則氣可相稱，則較之儲、孟，尤足以盡其才矣。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品藻類**》 獨高、岑迥不相似：五言古則高古樸，岑靈秀；七言古則高雄渾，多正調；岑奇峭，多變調，強而同之，不已疏乎？

《**師友詩傳續錄**》 問：「高、岑似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答：「【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唐律消夏錄**》**卷四** 高、岑性情開朗，故詩多爽健。其不至于淺薄者，以高能用折筆，岑能用添筆也。

《**一瓢詩話**》 前輩論詩，往往有作踐古人處。如以高達夫、岑嘉州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是作踐高、岑語也。後人苟能師法高、岑其應酬活套，必不致如近日之惡矣。

《**劍谿說詩**》**卷上** 高、岑詩同而異：高詩渾樸，岑詩警動。

又 嘉州五言，微不逮高，至歌行奇崛處，不翅過之。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岑嘉州獨尚警拔，比於孤鶴出羣。陶員外、高常侍沉著高蹇，亦不與諸君一律。

又《**七律凡例**》 高常侍律法稍疏，而彌見古意。岑嘉州始爲沈著凝鍊，稍異於王、李，而將入杜矣。

又《**五排凡例**》 岑嘉州之奇警，高達夫之沉著，長律中缺一不可。

《**昭昧詹言·王李高岑**》 高、岑奇峭，自是有氣骨，非低平庸淺所及，然學之者亦須韻句深長而闊遠不露乃佳，不然，恐不免短急無餘韻，仍是俗手耳。

又《**盛唐諸家**》 高、岑二家，大概亦是尚興象，而氣勢比東川加健拔。

《**竹林答問**》 問：古詩中有入律句者，其聲調安在？（答）：如李、韓詩體，斷不可參入律詩一語，杜、王、高、岑體，則可偶參一句。【略】結語則高、岑體亦間有以律句收之。然此種惟施於轉韻七古，以助其鏗鏘之節奏耳。若一韻到底，斷無此例。

《**峴傳說詩**》 岑嘉州五言古源出鮑照，而魄力已大，至《慈恩塔》詩：「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雄勁之概，直與少陵匹敵矣。高達夫氣骨自遒，微失之窘。

又 高達夫七古骨整氣遒，已變初唐之靡，特奇逸不如李，雄勁不如岑耳。岑嘉州七古勁骨奇翼，如霜天一鶻，故施之邊塞最宜。

《**射鷹樓詩話**》**卷二〇** 古詩有數十韻俱用五言，末以七言四語作結。此體唐人李東川常爲之，而高達夫、岑嘉州亦偶有之。

《**藝概·詩概**》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尚各有近焉。

飲中八仙

杜甫《**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李陽冰《**草堂集序**》 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

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

《**新唐書·文藝傳·李白**》 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

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張昱《李龍眠畫飲中八仙歌》 龍眠白描誰不賞，胸次含空生萬象。筆下猶存小象文，落紙烏絲幾千丈。小時讀歌心愈奇，此日按圖神始壯。浣花草堂老拾遺，詠彼八仙將自放。天寶年來萬事非，得醉如逃三面網。鳳鳥鳴岐縱德輝，麒麟見魯辭羈鞅。丈夫骯髒迹每同，孰謂龍眠成技癢。眼中未見獨醒人，未免開函爲撫掌。

《錢注杜詩》卷一 按李序范碑，皆言白與賀監等八仙之遊在天寶初。然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卒，范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公所詠之數，何也。新書則云：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此因杜詩附會耳。且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游，何自相矛盾也。

王琦《李太白年譜》 天寶二年，癸未，四十三歲。公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裴周南爲「酒中八仙」之遊。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賀知章、李白、汝陽王璡、李適之、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號「飲中八仙」。

竹溪六逸

《舊唐書・文苑傳・李白》 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

又《孔巢父傳》 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

《新唐書・文藝傳・李白》 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虞集《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攜書相從，敷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卻塵。躡屐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嘉實，含和茹醇。優哉悠哉，乃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游麟。濟濟以寧，我懷古人。

丘濬《竹溪六逸》 徂徠之山竹滿溪，溪中流水清漪漪。昔人已往不可見，至今陳跡猶依稀。酣飲狂歌者六子，就中最豪孔與李。爲龍爲蛇誰豫知，白也逃生巢父死。

《詩藪外編・唐上》 飲中八仙，子美詩名姓甚確，而范碑以裴周南與焉。考《舊唐書》，白少與魯諸生孔巢父、裴政、張叔明、陶沔、韓沔（當爲準之訛字）隱徂徠山，號「六逸」。或周南即政字，范誤爲八也。

王琦《李太白年譜》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三十五歲。已而去之齊、魯，寓家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李白、孔巢父、裴政、張叔明、韓準、陶沔號「竹溪六逸」。

蕭　李

《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 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古賦辨體》 李遐叔與蕭穎士齊名，世號蕭、李。遐叔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俊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遐叔自疑過之。嘗作《弔古戰場文》，託之古人，雜以梵書，庾之以示穎士，問曰：「今誰可及？」穎士曰：「君若精思，便可至矣。」遐叔愕然而服。

《詩藪外編・唐下》 盛唐蕭穎士、李華、元結，文名皆藉甚當時，而湮沒異代者，前掩於王、楊，後掩於韓、柳也。【略】然蕭、李名浮其實，即非諸子掩之，固自難矣。

《唐音癸籤・談藝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蘇、李，燕、許，蕭、李（穎士、華）。

《劍谿說詩》卷上 蕭功曹（穎士）、李員外（華）、獨孤常州（及）詩，皆以格勝，不欲與流輩爭妍。蕭品節尤高。新舊《唐書》俱傳入《文苑》，殊失義例。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蕭穎士、李華號「蕭李」。

作家

武就

傳記

權德輿《故中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潤州司馬贈吏部尚書沛國武公神道碑銘并序》 種德考祥，賢人積厚之業；修仁安義，君子揚名之孝。其敬養也，諭之於道；其貽慶也，教之以忠。宏保乂於元臣，集寵靈於迫命，見之於尚書武公矣。公諱就，字廣成，沛國人。周室之興，本於忠厚，趙王之裔，厥有勳賢。元魏步兵尚書雁門朔方雲中馬邑四郡太守洽，啓封晉陽，田祿益大。生國子祭酒受陽公諱神龜，受陽四葉至太原王諱華。太原生鄭國節公諱士逸，節公生河間郡王諱仁範。河間生潁川武烈王諱載德，代以文武上才，爲將軍二千石，識芒碭之氣，密贊皇圖，承沙麓之祥，分封戚里。潁川生考功員外郎修文殿學士諱甄，字平一。以字行於時，未弱冠有重名，閎覽博學，爲人文龜玉。在天后朝，累徵不起，以公族好爵爲懼，常晦其明，與桑門大士修無生法。中宗復辟，甫踐周行，載筆論思，特盛淵雲之選，賦詩感激，必以昌霍爲誡。雖位有陟降，而道無磷緇，叢滋後昆，纂服遺烈。公即考功府君第三子也。肅而清，簡而廉，忠方伉直，信厚強固，博洽文誼，周通憲法。始以方聞之士，對詔策，佐宮衛。李梁公峴之守右扶風也，表爲兵曹掾。宣皇在岐，供待有勞，改永樂令。歷河中府戶曹，轂下求吏，轉萬年丞。建陵復土，推擇充奉，拜禮泉令，朝廷嘉其才，擢爲殿中侍御史。修起矩度，堅明不回。時朝廷戎車方駕，泉貨力屈，皇華載馳，董荊衡漢沔之賦。以嚴見憚，爲吏議所侵，貶郴縣尉、句容丞。二地有南嶽三茅，靈仙遺跡，於是浩然自得，以逍爲徒，方解纓紱，以暢天理。且曰：窮與通，在吾靈龜耳。外物其如予何？本道觀察使挹其風聲，薦授祕書郎、潤州團練使。入爲京兆法曹，加中散大夫，忽忽不樂，求爲潤州司馬。滿歲，徙家嵩洛，愈尚夷曠。中朝名卿大夫，四方賢侯通人，多與公爲道義之交。賈太傅魏公用清靜理東郡，以蓋公待公，亦既戾止。俄然化性，時貞元六年冬十一月，享年七十八。理命終制視道門儀法，以明月之晦，降體魄於邙山北原，有靈鶴百數，徊翔嘹唳，其休徵歟！其元契歟！惟公以文學政事，莅官十二次，冠神羊，駕四牡，剛腸正詞，臨事風生。君子之方，有迕有合，或忌公之直，或愛公之才，行藏牽乎時而道不屈，得喪宜乎己而神益王。嘗與張禮部謂、元容州結歌詩唱和，著文集五卷。自有塗中之適，異乎澤畔之詞。前夫人隴西李氏，生長子譚而殁。譚爲金壇令，士行清修，官屈其志。繼夫人汝南縣君周氏，中書舍人思鈞之孫，單父令瑛之女。專柔淑愼，以正家道。有子曰元衡，文行宏懿，靜深周密，遵道而行，有儀可象。代天工以熙帝載，賦明命以贊皇極。元和三年春正月，由戶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秋八月，兼領戶部侍郎事。冬十月，又以門下侍郎檢校吏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西川八國瀘南安撫等使，自文水縣男徙封至臨淮郡公。上以井絡之下，新去湯火，亦既震耀，是圖生殖，於是輟台宰之重，爲慈惠之師。黃樞金鉉，鏞鉞和鸞，旬歲閒三錫命，烜赫嘉會，綢繆樞極，信賞禮賜，冠於群倫。豈非公之道阨不中，而昌大於後，抑義方家法，固有類乎！公捐館四年而夫人殁，其明年，臨淮公乃舉公之窆與夫人之喪，改葬緱氏潁川王之兆，從先封以叙昭穆，禮也。初，臨淮王至監察御史而孤，其後再爲中執法，朝與覃恩，贈公杭州刺史，其司大政也。再贈公吏部尚書，夫人始追封文水縣太君，益封汝陰群太夫人。顧復罔極之報，哀榮歸厚之禮，成於德器，名教稱之。臨淮公考功府君之謫掾於吳也，與德輿王考府君有僑札之歡，油素斯在，清徽未泯，德輿獲與相君交，代爲地官小司徒，陪外廷之末議，承宰府之寬政，有命論譔，忘其非薄，刻茲樂石，以表鮮原。銘曰：君子之道，剛方絜矩。或消或長，或默或語。於惟尚書，執憲天朝。密侍殿內，肅清群寮。鋒鋩肯綮，湖海飄颻。以恬養智，無落吾事。胎合虛元，脫遺聲利。題劍告第，寵靈斯備。元衮介圭，流光所自。煌煌台司，天子是毗。蔭庥岷峨，灑濯瘴疵。視此忠力，無非孝思。緱氏峻原兮，幽宅悠久。崔嵬介石兮，天矯螭首。鏤嘉聞兮，以示厥後。

紀事

《元和姓纂・麌韻》沛國武氏　平一，考功員外郎，生集、備、就、登。

《舊唐書・武元衡傳》　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武氏　甄字平一，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生集、備、就、登。就，字廣成，潤州司馬。

《嘉定鎮江志・司馬》　武就，爲潤州司馬。

《金石錄跋尾・唐武就碑》　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爲就子。《姓纂》元和中脩，是時元衡爲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余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乎？當俟別本校正。

《新唐書・藝文志四》　《武就集》五卷，元衡父。

劉庭琦

《銅雀臺》　《唐詩解》卷二五：凋殘之餘，望之不能無感，況當時歌妓耶！《古唐詩合解》卷上：「即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況復與猶堪二字合。昔魏武遺令伎人，皆貯臺上，望吾西陵墓田，是當時歌舞人也。今日勞人猶堪追思，況復當時身親其事者哉！《而庵說唐詩》卷一〇：稱「銅臺」，省字也。臺上宮觀，已委于灰塵，魏主園陵，依然在漳水之濱。兩俱寂寞矣。「即今西望猶堪思」，昔魏武遺令：伎人皆貯臺上，望吾西陵墓田。此句在閑人身上說。即今，今日也。今吾在臺上西望，猶不堪一思，思無意味，勞人凡然，況復當時歌舞者哉！何以堪此？此題詩，難得如此大雅。

《國秀集・目錄》　西河長史劉庭琦。

《元和姓纂・尤韻》　崇基生庭璥、庭琦、庭琇。庭琦，汾州長史。

《舊唐書・惠文太子範傳》　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爲雅州司戶，諤爲山茌丞。

張子容

論述

綜論

《唐詩鏡》卷九　先天二年進士，爲樂城尉，與孟浩然友善。子容詩無深情，語多爽氣，酷與孟浩然相近。

《靜居緒言》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綦毋潛、祖詠、丘爲、張子容、盧象、裴迪語皆質實有味，要爲孟亭、輞川中人，所謂不嫌少者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張子容》　好友平生孟浩然，春江花月有佳篇。晚霞朝雨還奇警，謝客風流在眼前。

分論

《春江花月夜》　《唐詩歸》卷六譚元春評：此題瑣碎，而若虛之多，子容之簡，不妨并妙，簡者尤難耳。鍾惺評：（前四句）語亦有光。又，四句罵題，分擺得妙。「春江花月夜」五字，只當不曾說出入。又，「分明石潭裏，宜照浣紗人。」情在「宜」字，見月不苟照也。妙，妙。《柳亭詩話》卷一五：唐人有《春江花月夜》一題，同時張若虛、張子容皆賦之。若虛凡二百五十二言。子容僅三

十言，長短各極其妙，增減一字不得，讀此可悟相體裁衣之法。

《除夜樂城逢孟浩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次聯不離除夜。語孟嘉，借以比浩然。客郡逢友，歡歌痛飲，苦中尋出樂來。方萬里謂子容送孟歸襄陽詩，爲骨鯁之論，其甘與世絕，懷抱高尚可想。余觀此云「東山行樂意，非是競繁華」，并浩然逢子容詩：「余是棄榿客，君爲失意人」，兩人用世之志，俱未脫然。徐充評：「栢葉」、「九枝」，亦假對之妙。

《泛永嘉江日暮迴舟》《唐詩歸》卷六鍾惺評：「迴舟月上行」，「月上」妙，「月下」則庸矣。《載酒園詩話又編・張子容》：「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意豔而詞則雅，不愧襄陽之友。「樹色煙輕重，湖光風動搖」，「歸路煙中遠，迴舟月上行」，亦甚肖孟氏意態。《唐詩評選》卷三：只於心目相取處得景得句，乃爲朝氣，乃爲神筆。景盡意止，意盡言息，必不強括狂搜，舍有而尋無。在章成章，在句成句，文章之道，音樂之理，盡於斯矣。「輕鷁大江清」，舟清邪，江清邪？中唐人作此含糊語，便得不通，落韻之難，非其才孰望哉。一直結竟是《十九》首，竟是《二南》。

《永嘉即事寄贛縣袁少府瓘》《升庵詩話・張李詩》：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瀑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爲，試辨之。

《送孟八浩然歸襄陽二首》《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元詩二首見《浩然集》，今取其一。子容亦志義之士，浩然嘗有詩送應進士舉。子容今送浩然歸，乃爲此骨鯁之論，其甘與世絕，懷抱高尚，可想見云。紀昀評：必以「甘與世絕」爲高，終是僻見。查慎行評：三、四與襄陽同調。又紀昀評：子容詩略似孟公。然氣味較薄，意境較近，故終非孟之比。結却太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飲酒讀書，足了一生，自樂志，爲浩然計是矣。忤世投荒，子容何不藉以自律耶？此當在永嘉時作。又一首尾云：「因懷故國意，歸與孟嘉鄰」，或亦有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峰前好共君」之想乎？《唐賢三昧集》中：三四情，五六景，最爲得法。

《貶樂城尉日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啓埼評：情景悲感，不琢而工。周珽評：子容家於楚，故曰「斗牛西」。此極言所謫之地風土見聞之悽楚，有不勝鄉念之係。與「永嘉作」同意，亦善於苦調者也。

《自樂城赴永嘉枉路從白湖寄松陽李少府》《古唐詩合解》卷一二：「西行礙淺石，北轉入谿橋。樹色煙輕重，湖光風動搖。」起便寫枉路，以谿橋所見爲承。言路本西行，却爲淺石膠舟所礙，因北轉入大谿寬闊之處，而見樹色湖光、風煙與之掩映也。「百花飛亂雪，萬嶺疊青霄，猨挂臨潭篠，鷗迎出浦橈，惟應賞心客，茲路不言遙。」此寫白湖之勝，從枉路而得之，故不嫌其遠也。百花零亂，如雪之飄，萬嶺沖霄，層崖疊翠。猨猿同。猨挂臨潭之翠篠，鷗迎出浦之輕橈，隨景賞心，何言路遠，幸得紆途領略，以寄情於少府也。此篇較五律多二句，在轉處，非排律正格也。詩中雖有解數，亦有不拘四句者，惟視氣格何如耳。

《贈蕭郎中》《唐詩鏡》卷九：「江山清謝朓，花木媚丘遲」，亦絕清快。

《長安早春》《唐詩鏡》卷九：「草迎」二語色韶而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草迎金埒馬，花待玉樓人」，寫早春妍麗。《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略】張子容之「草迎金埒馬，花待玉樓人」。

《巫山》《詩話總龜・評論門》：唐張子容作《巫山詩》云：「巫嶺岩嶢天際重，佳期夙昔願相從。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近時晏叔原作樂府云：「憑君問取歸雲信，今在巫山第幾峰？」最爲人所稱，恐出於子容。《唐詩歸》卷下鍾惺評：尋常語事，說來不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徐充評：意也，亦見無憑。敖英評：首二句喻已夙志從君，後二句嘆帝閽遼絕，際會爲難。此詩義兼賦比。三句與太白「日落長沙秋色遠」同意。

傳記

《唐詩紀事・張子容》：子容乃先天二年進士，曾爲樂城尉，與孟浩然友善。

《唐才子傳・張子容》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仕爲樂城令。初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爲死生交，詩篇唱答頗多。後值亂離，流寓江

表。嘗送內兄李錄事歸故里云：「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日，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後竟棄官歸舊業。有詩集。興趣高遠，略去凡近。當時哲匠，咸稱道焉。

紀事

孟浩然《盧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今古用，風俗歲時觀。地理荊州分，天涯楚塞寬。百城今刺史，華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輟武城彈。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煙虹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在，山公興未闌。傳聞騎馬醉，還向習池看。

又《和張明府登鹿門作》 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弦歌既多暇，山水思微清。草得風光動，虹因雨氣成。謬承巴里和，非敢應同聲。

又《尋白鶴巖張子容隱居》 白鶴青巖半，幽人有隱居。階庭空水石，林壑罷樵漁。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疏。睹茲懷舊業，攜策返吾廬。

又《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 上國山河列，賢王邸第開。故人分職去，潘令寵行來。冠蓋趨梁苑，江湘失楚材。豫愁軒騎動，賓客散池臺。

又《送張子容進士赴舉》 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岐路言。茂林予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又《永嘉別張子容》 舊國余歸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戀朋情。日夕故園意，汀洲春草生。何時一杯酒，重與季鷹傾。

又《登峴山亭寄晉陵張少府》 峴首風湍急，雲帆若鳥飛。憑軒試一問，張翰欲來歸。

又《送張郎中還京》 碧溪常共賞，朱邸忽還榮。豫有相思意，聞君琴上聲。

又《送新安張少府歸秦中》 試登秦嶺望秦川，遙憶青門春可憐。仲月送君從此去，瓜時須及邵平田。

《詩藪外編・唐上》《明皇雜錄》云：天寶末，劉希夷、王泠然、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眘虛、崔曙、杜甫，雖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詩源辯體》卷一六 浩然《別張子容詩》「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諸本皆同。愚按：「李膺」當作「季鷹」，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千載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正用姓張事以比子容也。

藝文

盧象《早秋宴張郎中海亭即事》 邑有弦歌宰，翔鸞狎野鷗。眷言華省客，暫滯海池遊。鬱島藏深竹，前谿對舞樓。更聞書即事，雲物是新秋。

孟浩然《晚春卧病寄張八》 南陌春將晚，北窗猶卧病。林園久不遊，草木一何盛。狹逕花障迷，閒庭竹掃淨。翠羽戲蘭苕，赬鱗動荷柄。念我平生好，江鄉遠從政。雲山阻夢思，衾枕勞歌詠。歌詠復何爲，同心恨別離。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遙情每東注，奔晷復西馳。常恐塡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命，欲向論中推。

又《同張明府清鏡歎》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歎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又《同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亭》 側聽弦歌宰，文書游夏徒。故園欣賞竹，爲邑幸來蘇。華省曾聯事，仙舟復與俱。欲知臨泛久，尚露漸成珠。

又《寒夜張明府宅宴》 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燭限詩成。香炭金爐煖，嬌弦玉指清。醉來方欲卧，不覺曉雞鳴。

又《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煙接鳥夷。鄉園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又《除夜樂城逢張少府》 雲海泛甌閩，風潮泊島濱。何知歲除夜，得見故鄉親。余是乘槎客，君爲失路人。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餘春。

又《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 疇昔通家好，相知無間然。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客行隨處樂，不見度年年。

又《同張明府碧溪贈答》 別業聞新製，同聲和者多。還看碧溪答，不羨

緣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妝隔閉藤蘿。秩滿休閒日，春餘景氣和。仙兒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山島尋花藥，回潭折芰荷。更憐斜口照，紅粉豔青娥。

又《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探得階字）》 自君理畿甸，予亦經江淮。萬里書信斷，數年雲雨乖。歸來休澣日，始得賞心諧。朱紱恩雖重，滄洲趣每懷。樹低新舞閣，山對舊書齋。何以發秋興，陰蟲鳴夜階。

又《秋登張明府海亭》 海亭秋日望，委曲見江山。染翰聊題壁，傾壺一解顏。歌逢彭澤令，歸賞故園間。予亦將琴史，棲遲共取閒。

高力士

《新唐書·宦者傳·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遂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可宮亮。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功德，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舅，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

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亡，伯獻縊經受吊。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皆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人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碓，日儆三百斛直。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癘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閤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

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字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次柳氏舊聞》 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已下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侍力士終始事跡，試爲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可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曰：「令訪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乃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璟詢事。璟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覼縷，未竟，復著唐曆，採摭義類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祕不敢宣，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已失不獲。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目睹，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惟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明皇雜錄・補遺》 高力士既謫於巫州，山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爲詩寄意：「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溪，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訪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死。

《訂訛類編・續補》卷上 《七修類稿》：「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以力士無集，因「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永州，五溪其地也，況段柯古敘力士事，證亦有《詠薺》之作。高適但往還于山、陝、四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者，反爲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題既詠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尚是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薺菜》 《侯鯖錄》曰：高力士謫在驩州，詠薺菜詩，爲魯直所稱。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吳旦生曰：李輔國矯制遷明皇西宮，力士竄嶺表，見山多薺，人不解食，故賦詩謂可拾作羹耳。魯直作食筍詩：「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采。」是誤以筍爲薺矣。但言詩爲魯直所稱，亦未詳攷。張文潛作薺羹詩：「論斤上國無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常恭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媿吾緣。」乃得力士本意。

郭湜《高力士外傳》（存目）

孔　璋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古文評論》 孔璋《請代李邕死表》，邕固奇士，斯文與人皆可。較谷永《諫陳湯疏》，更爲激昂。

方孝孺《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王帛之富，擅海內之□，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鬥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睹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眞之死。天將亡唐，故滅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韋濟

孫逖《授韋濟戶部侍郎制》 敕朝散大夫守京兆少尹奉明縣開國男韋濟，衣冠古士，文雅清才，蘊忠信於身謀，傳孝友於門德。明而克允，遇理必通；剛則近仁，臨事能斷。自升華省，迨佐神州，皆有令名，咸歸雅望。地官之亞，朝選尤難，我其試哉，無替厥命，可試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封如故。

《八瓊室金石補正・白鹿泉神君祠碑》 恆州刺史韋濟文，恆嶽山人裴抗書，恆州參軍元諒監勒。陸增祥考云：史稱濟早以辭翰聞，今此碑瑰奇絕特，非俗士所能。所云恆州刺史，當即其人。惟碑立於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傳稱二十四年爲尚書戶部侍郎，不言其曾刺恆州，豈其入爲戶部侍郎，由恆州刺史內擢，在立碑之後，而史略之邪？

《舊唐書・韋濟傳》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鄄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曰：「今歲吏部選叙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願、李朝隱貶爲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爲政，人用稱之。三遷爲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爲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爲馮翊太守。

《大唐新語・隱逸》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恆州枝條山，往來汾晉。【略】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

《元和姓纂・微韵》襄陽韋氏 嗣立，中書令逍遙孝公，生子恆、濟、孚。濟，戶部侍郎。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小逍遙公房韋氏 嗣立，字延構，相武后、中宗。生孚、恆、濟。濟，馮翊太守。

王維《韋侍郎山居》 幸忝君子顧，遂陪塵外蹤。閒花滿巖谷，瀑布映杉松。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峰。良遊盛簪紱，繼跡多夔龍。訌枉青門道，胡聞長樂鐘。清晨去朝謁，車馬何從容。

高適《真定即事奉贈韋使君二十八韻》 飄泊懷書客，遲迴此路隅。問津驚棄置，投刺忽踟躕。方伯恩彌重，蒼生詠已蘇。郡稱廉叔度，朝議管夷吾。乃繼三台側，仍將四岳俱。江山澄氣象，崖谷倚冰壺。詔寵金門策，官榮葉縣凫。擢才登粉署，飛步躡雲衢。起草徵調墨，焚香即宴娛。光華揚盛矣，霄漢在茲乎。隱軫推公望，逶迤協帝俞。軒車辭魏闕，旌節副幽都。始佩仙郎印，俄兼太守符。尤多蜀郡理，更得潁川謨。城邑推雄鎮，山川列箭圖。舊燕當絕漠，全趙對平蕪。曠野何瀰漫，長亭復鬱紆。始泉遺俗近，活水戰場無。月換思鄉陌，星迴記斗樞。歲容歸萬象，和氣發鴻爐。淪落而誰遇，棲遑有是夫。不才羞擁腫，干祿謝侏儒。契闊慚行邁，羈離憶友于。田園同季子，儲蓄異陶朱。方欲早高義，吹噓揖大巫。永懷吐肝膽，猶憚阻榮枯。解榻情何限，忘言道未殊。從來貴縫掖，應是念窮途。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眞。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又《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分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疏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慚知薊子，眞怯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雞翁。

又《贈韋左丞丈濟》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烈，天倫恨莫俱。鴿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卜隱之

《新唐書・藝文志四》　卜隱之《擬文選》三十卷，開元處士。

卜長福

《封氏聞見記》卷三　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略】卜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略】如此者並量事授官，或霑賞賚，亦一時之美。

《元和姓纂・服韻》河南卜氏　開元中，卜長福獻《續文選》三十卷，杭州富陽縣尉。

《新唐書・藝文志四》　卜長福《續文選》二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富陽尉。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卜長福《續文選》三十卷，闕。輝按：新唐志二十卷，宋志作卜鄰，云二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續文選》三十卷，唐卜長福集。

暢諸

李翰《河中鸛鵲樓集序》　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于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尉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作，聲聞遠方。將刷羽青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予紀事，書于前軒。

《元和姓纂・漾韻》暢氏　又詩人暢諸，汝州人，許昌尉。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九年，拔萃科：李昂、暢諸、王洽然。

《養一齋詩話》卷九　《容齋隨筆》引《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于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按「渙」字必係「渙」字之訛，「諸」字必係「當」字之訛。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暢當與韋蘇州屢有唱和，本屬勝流，故其《鸛雀樓》詩，卓絕時輩如此。歷考他本，皆無作王之渙、暢諸者，溫公所見，不知何據？容齋未加訂正，亦不可曉。

又　暢當《河中鸛雀樓》詩，《容齋隨筆》以爲暢諸，予前已正之矣。或謂暢諸乃暢當之弟，皆有時名，則此作屬之于諸，亦似可通者。然考諸詩，今祇存《早春》一首云：「獻歲春猶淺，園林未盡開。雪和新雨落，風帶舊寒來。聽鳥聞歸雁，看花識早梅。生涯知幾日，更被一年催。」才氣甚卑，不類「迴臨飛鳥上」一絕風格。若當詩則如「夜殿若山橫，深松如澗涼」，「陽崖全帶日，寬嶂偶通耕」，「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如蒲州絕句：「蒼蒼中條山，厥形極奇魂。我欲涉其崖，濯足黃河水。」皆極超拔，與《鸛雀樓》詩相類，則此作不得屬之於諸也決矣。

李隆基 唐玄宗

論述

綜論

《新唐書・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揚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

《韻語陽秋》卷一五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詞，

極於輕蕩。男女倡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躭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徐獻忠《唐詩品》 或曰唐自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於詩義亦同。然爾玄宗，內智明朗，睿心疏暢，既新國步，遂拾詞華。開元之際，君臣悅豫，餞別臨游，動紓文藻，而感舊臘芳，探奇校獵，情欣所屬，輒有命賦，一時賡歌之盛。上武虞皇，下收葑藻，詞人競進，六藝爭長。固已陵跨建安之迹，而泳貞觀之餘波矣。然貞觀之初，浮靡雖去，而綺麗猶揚。殆乎垂拱之後，法章陳具。吏事深刻，人懷密志，無復疏節，先時風軌，爲之一變。故感慨之言易流于激，悲憤之調不吐其華，骨氣頓高，風神遂委，而藻思麗情，漸異往時矣。天寶之後，治人凋謝，而亂梗外集，飄零奔潰，無復治朝之風。求之風人閑雅之意，蓋亦微矣。三變之端，殆有出於此乎！

《藝苑卮言》卷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貴鄉公、晉簡文、劉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梁武簡文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梁父子。

又 開元帝性既豪麗，復工詞墨，故於宰相拜上，岳牧出鎮，往往親御宸章，普令和贈，爲一時盛事。四明狂客以庶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爲供奉，龍舟移饌，獸錦奪袍，見於杜詩及他傳奇。所載天子調羹，宮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見。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曹、劉匹也。唐稱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首倡，六子並驅，盛絕千古，非偶然也。

又《外編·周漢》 唐、虞以下，帝王詩歌之美者，堯《卿雲》，舜《南風》，穆《東夏》，項《垓下》，高《大風》，武《秋風》，昭《黃鵠》，孟德「對酒」，子桓《雜詩》，文皇《帝京》，玄宗《晚發》，皆非當時臣下所及。

又《唐上》 唐人主工文詞者，太宗、玄宗尚矣。高、中二帝，豈解此事，昏庸沉湎，假借自文，大率侍從諸臣代作耳。睿宗有集一卷，當亦能詩，今不傳。

又 嘗與友人戲論，唐詩人上自大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備。【略】人主如文皇、明皇，宗室如越王、韓王。

又 唐宗支衍溢天下，而藝苑頗覺寥寥。詩知名者，諸王外，宰相適之，尚書之芳，僕射程，刺史廓，員外約，進士洞十餘人而已。世以肅、代還，天下日亂，無論勳德。即諸李詩才有如貞觀、開元二帝者乎？

《唐詩合選》卷一 鍾惺評：六朝皇帝鮮不能詩，大抵崇尚纖靡，與文字競長，偏雜軟滯，略於文字中窺其治象。至明皇而骨韻風力，一洗殆盡，開盛唐廣大清明氣象。眞主筆舌與運數隆替相對。

《唐詩解》卷三二 張說《恩敕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得林字》【略】此美玄宗之好文也。夫既立書院，而又開宴其間，以誦詩講易，眞以六藝爲囿矣。因言己才不稱，而竊和羹之重，復得侍宴，而叨醉酒之恩，所以竭情于詩者，以天子知音也。詩盛開元，有以也夫。

《詩源辯體》卷一四 玄宗當開元天寶間，較高、岑諸公，則優劣懸絕。試觀《玄宗集》，入選者數篇誠佳，餘不足當高、岑下駟也。

《圍爐詩話》卷二 貞觀至景龍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襲陳、隋氣而可觀者，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謂「藻豔不及文皇」，是陳、隋之見。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 太宗、高宗、中宗皆有詩，然承陳、隋之後，古律俱未諧，故以玄宗爲始。

又卷一七 太宗、高宗俱有長律，而音節未能諧和，故以明皇爲冠。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 太宗皇帝既續武功，首開文治，玄宗、德宗，奕葉重光，御製數章，冠於篇首，尊其本也。人臣之作，則首魏鄭公、虞永興二詩，亦廟廷配食之意。

又《序例》 太宗、明皇並工五言，以至尊爲風雅倡。王勃、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之徒，比肩接迹，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稱盛代之元音焉。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明皇好仙，朝列風靡，無稽品藻，何足效尤。

《同花樓詩話》卷一　唐七言絕句，多被管絃。唐初諸公，拘於對偶，故有半律之名。玄宗妙解音律，一時人才輩出。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元宗》　風流儒雅屬三郎，豈獨宮闈殺伐張。詩亦開元壓天寶，猶知敦俗勸耕桑。

分論

《校獵義成言逢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群官》《唐詩歸》卷六：「北風勇士馬」，鍾惺評：北風與士馬，沾連奇矣，中橫一「勇」字，高厲之甚。「月兔落高嶺，星狼下急箭」，鍾惺評：小兒語，堆砌可笑，初唐未離此習。

《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唐詩歸》卷六：鍾惺評：「猗與此推擇」五字可想，便自感動人。「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跡易見，安貞德自彰。」譚元春評：格言。鍾惺評：四語諄懇溫厚，然其中便有烹阿封即墨之意，凜凜難犯駕馭，鼓舞帝王作用。鍾惺評：結語是賜諸州刺史題座右之本。譚元春評：體則銘，語則經，群臣非無才，而莫與之京。鍾惺評：語意灌灌，信口成文，似非詩體，卻自風雅典則，無鋪敘之病。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唐詩歸》卷六：鍾惺評：此猶是初唐歌行，何等風韻，取此不猶愈於《長安古意》等作乎？「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併在長安道。」譚元春評：仁主之言。《唐詩評選》卷一：一氣清和。

《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此祭孔子必於其廟，所謂「宅即魯王宮」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爲宮室，後所謂靈光殿者巋然獨存，豈非以孔子之故哉！予過兗州，東望洙、泗而識孔子之所在。惜不及一往拜奠，讀此詩爲之悵然。三、四以下俱佳。紀昀評：雍容閒雅，清而不薄。此是盛唐人身分。虛谷但賞五、六，是仍以摘句之法求古人。永嘉、襄陽，不至「萬餘里」。查慎行評：三、四自然有遠致，五、六有遠景。然質實，少意致。《唐詩歸》卷六：鍾惺評：八句皆用孔子實事，不板、不滯、不砌。人不可以無筆。《唐詩鏡》卷九：對當語。《唐律消夏錄》卷三：「夫子何爲者」是不可測識口氣。又：就魯論成語，作一問答，添入「一代中」三字，便見大聖一生憂憫心腸。以下只將夫子典故用幾個虛字轉折出來，竝不另加一贊美之詞，愈見大聖之大。後來無數孔子廟碑文，終不及此一詩也。又：「歎」字有二義：一爲讚歎，一爲嗟歎，此詩二義並見。讀者苟具斯意，便知一結之尤妙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孔子之道，從何處贊嘆？故只就不遇立言，此即運意高處。《筱園詩話》卷四：孔陵、孟廟，皆最難著筆，以題目太大，至聖亞聖德業，形容莫罄，有非贊頌所能舉似者，況韻語拘於格律，限於體裁，尤難以片言居要，故自古罕出色之筆。唐明皇「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一篇，只淡淡著筆，純以咏歎出之，可謂得神，亦詩家另行一路、避熟求新之法也。

《過老子廟》《唐詩鏡》卷九：三四語佳，結句妨體。

《送賀知章歸四明》《唐詩歸》卷六：（序）「年在遲暮」鍾惺評：語有分寸。又：昔人謂賀監投老鏡湖，義非勇退，不知明皇四字已道盡矣。「勵俗勸人」鍾惺評：勵俗勸人是明皇送賀監大主意。又評：皇帝何嘗只要人做官。又：「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譚元春評：第三、四句，他人便用此作起句矣。一換過便不見手段。又：此是眞憐才。《唐律消夏錄》卷三：君臣之間能如此委曲體貼，邈哉風乎，讀者猶爲之感激涕零也。又：《送賀監》一篇，安隱適暇。天寶初政之際，試拈聲韵亦與之諧。考《長安都城・東出北來第三門》曰：青門朝士東歸者，往往於此餞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朱子云：「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只有明皇一首好。」又：愛其賢，全其節，兩得之矣。《蓮塘詩說》卷一：「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此換柱對格也。

《同劉晃喜雨》《唐詩評選》卷三：不巇不亂，合寸依句對好。

《幸蜀西至劍門》《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自是帝王氣象。《唐詩解》卷三二：此自蜀還京，道經劍閣而作也。言閣之險峻如此，我適還輿其間，觀翠屏，則有千仞之連，覽丹嶂，則想五丁之鑿。木之縈旗，見林之多阻也，雲之拂馬，見路之造天也。時肅宗已恢復京師，故言乘時方在德，而孟陽劍閣之銘，乃尚德而不恃險。是彼勒銘之才，足稱後世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按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更命李泌草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使奉入蜀，上皇發駕次劍門，顧謂侍臣曰：「天險若此，自古至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輦而題此詩。王世貞評：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

之。語象則「春來樹津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蔣一梅評：骨氣好。陸鈿評：明皇幸蜀，當六軍播遷，屬何等時？迺有詩煌煌如此，安得不克復兩京，再見李氏中興事業。《唐詩評選》卷三：肉好正勻，非但以骨氣見，拔厲如王元美之所褒者。結入理語，不酸，妙在一「才」字。《詩辯坻》卷三：玄宗「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幸蜀詩，故用張載《劍閣銘》事。蔣仲舒箋引班固《燕然》，非也。《古唐詩合解》卷七：「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明皇自蜀還京，道經劍閣而作，因言劍閣之峻，而帝駕從此回也。「橫雲峻」，極言高也。「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承上劍閣言翠屏壁立，有千仞之連，丹嶂雲橫，想五丁之鑿，何其險也。「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以行路之景作轉。灌木，叢木也。木多則旗縈繞而爲之轉，山高則仙雲拂馬而來迎。「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此以張孟陽《劍閣銘》意爲合，言劍閣固屬險道，而乘時應運之人，方在尚德而不恃險，故見孟陽之銘而嗟嘆其才也。此時肅宗已恢復京師，故曰「乘時」。又：前解言劍門之險，後解言行道之險，而結到尚德，乃駐蹕題詩之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雄健有力，開盛唐一代先聲。《說詩晬語》卷上：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

《首夏花萼樓觀群臣宴寧王山亭迴樓下又申之以賞樂賦詩》《唐詩歸》卷六：譚元春評：眞天子卻無衰龍氣。

《早渡蒲津關》《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半山《唐選》此第一首。玄宗大有好詩，而半山不及取，殆是未見其集。然則開元、天寶盛時，當陳、宋、杜、沈律詩，王、楊、盧、駱諸文人之後，有王摩詰、孟浩然、李太白、杜子美及岑參、高適之徒，並鳴於時。韋應物、劉長卿、嚴維、秦系亦並世，而不見與李、杜相倡和。詩人至此，可謂盛矣。爲之君如明皇者，高才能詩，亦不下其臣，豈非盛之又盛哉！馮舒評：自足壓倒一代。紀昀評：字句猶帶初體，氣格已純是盛唐，此風氣初成之體也。《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略】玄宗：「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又：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還。」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岩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李白：「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此類最爲得體。《唐詩歸》卷六：「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鍾惺評：四語有響有光。《唐詩合選》卷五：《朱子語錄》云：明皇資稟英邁，只看做出詩來是什么氣魄。如「飛旆入秦中」多少飄逸，便有帝王氣焰。《唐詩解》卷四六：按蒲關當秦晉之交，時明皇巡幸還都而經此，故有是作。鐘鼓輟而關開，山河通矣。於是鳴鸞飛旆，歷蒲坂以入秦。因言就地險以設關，乘天平而作鎮，所以備非常者甚密，是以津樹榮茂，戍樓空虛，馬色彬如，鷄聲相應，太平之景象見矣。然我所希者，則欲宇內永康，關門無阻，不必候繻以爲信也。雖然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堯舜所不廢。明皇欲輕弛約束耶？安而忘危，賢者所戚，潼關之破，始此也夫。《詩辯坻》卷四：古最忌合掌對，如「朝」對「曉」，「聽」對「聞」之類，古人亦多有之（玄宗「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郎君胄「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雖時有拙致，似不足效。《而庵說唐詩》卷二〇：此作中四句，如淡云微界，遙山緊連，排律中能品。唐以此制科，士人精研此事，固當；唐皇貴爲天子，何妨任意寫去，而必遵守法度如此？今人輒漫然作排律，直可愧也。《唐詩筌蹄集》卷一：起二句寫「早」字，並「蒲關」字。三四承上寫「度」字。五六句回寫「蒲關」，言蒲坂地險，於險處立關而關之，勢愈過於壯矣。逾者過也，當天平地安之時。關爲秦東重鎮，四方帖伏，莫敢犯者，而其爲重鎮不尚雄乎？七八句，回寫「度關」。方其濟渡也，臨津之樹，林陰已合，點出「春」字，紀時也。將曉之月，落于戍樓，下一「空」字，表時清無守也。中間若無此四句，則「早度蒲關」四字未嘗發揮，詞氣單薄。必得此四句，前四句方襯得起，後四句方接得恰好，凡排律皆然。九十句又回寫「早」字，馬色分者，見扈從騎多，馬色不一，因朝景而始分也。景者，日初升尚未大明也。鷄聲逐者，見人烟稠密，隨路近遠，皆有鷄聲，因曉風而吹至也。末二句落到「蒲關」總收，所希者世道常爲康泰，天下一家，關雖設而出入無阻，又安用同終軍之候繻爲哉！此詩明皇幸東都還經此而作，語意有欣幸太平意，然已啓優遊樂逸之機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寫曉景無刻畫痕。又：詩之長律，自顏、謝諸公開出，至唐始盛。初祇六韻，後增至八韻，少陵增至百韻，又此體中變體也。王介甫選唐詩，以此篇壓卷。《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

排凡例》：元宗《早渡蒲關》藻耀鮮明，氣勢穩稱，王荆公《百家詩選》以爲壓卷，吾無間然。

《爲趙法師別造精院過院賦詩》《唐詩歸》卷六：「探玄知幾歲，習靜更宜秋」，鍾惺評：清理、清悟、清言，卻解不出。「烟樹辨朝色，風湍聞夜流」，鍾惺評：「聞」字好，「聽」字便不如矣。「聽」字着力反淺，「聞」字不着力反深。字有義相近，而用異者不可不知。又：結得澹樸而味永。

《千秋節宴》《唐詩鏡》卷九：後四語不韻。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宣風問耆艾，敦俗勸耕桑」，此言志。

《平胡》《唐詩鏡》卷九：「將出」二語創獲。

《送張說巡邊》《唐詩鏡》卷九：玄宗諸排律語極雅當，法極精嚴，一時奉和皆所莫及。

《餞王晙巡邊》《詩學纂聞》：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明皇《餞王晙巡邊》長律乃魚韻，次聯用「符」字，十聯用「敷」字，符、敷皆虞韻也。《退庵隨筆》：又曰：「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爲多。如明皇《餞王晙巡邊》長律乃魚韻而用「符」字、「敷」字，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而用「麾」字，杜詩《寄賈嚴兩閣老》乃先韻而用「騫」字。

《潼關口號》《唐詩觀瀾集》：大落墨。看後來哥舒翰之失律，乃知二語之確。

《傀儡吟》《能改齋漫錄》卷八：唐梁鍠咏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鍠意也。《柳亭詩話・傀儡吟》：此明皇《傀儡吟》也，當是南內後作。回思天寶風流，眞是一彈指間。宋人遊春黃胖諸詩，那能如此蘊藉。

《途次舊宮》《柳亭詩話・問鼎拔山》：唐元宗《途次舊宮》詩：「長懷問鼎氣，夙負拔山雄。」似齊梁諸鎮紛爭口角，殊無撥亂反正之心，可怪也。

《幸鳳泉湯》《柳亭詩話・省歛》：唐明皇《幸湯泉》詩：「薦鮮知路近，省歛覺年豐。」華清之役，窮極豪奢，而美其名曰「省歛」。豈果朕瘦民肥之初意歟？漢章帝秋稼觀穫，詔禁逢迎煩擾，曰：「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於薦鮮之義無聞此。至性愷悌，所以卒稱爲長者，而驅令供頓，遂致貽譏于兩載也。

《好時光》《白雨齋詞話》卷五：俚淺極矣。而顧梧芳《尊前集》首錄此篇，稱爲音婉旨遠，妙絕千古，豈非癡人說夢。

《西岳太華山碑序》王褘《請宣示御製華岳碑文表》：臣伏見御製《西岳碑文》。來從上元，光照下土，羣臣捧戴，遊聖難名。臣聞天作高山，氣雄茲岳，壓洪河而傑起，凌蒼昊而孤標，近當國門，用固京邑。自巨靈開拓，往帝巡遊，精意嘗聞，頌聲則未。非勝賞難就，蓋詞翰無能，不遇非常之君，孰睹非常之事。陛下知其若此，金聲而玉振之，乃發揮睿詞，幽贊神化，廣大極天地，光明融日月，至理動清微，至功含造化。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巍乎煥乎，不可得而稱也。又復親紆彩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絕古今，諒得之自然，豈因之外物。對揚天休，臣子之常也，美而無述，過莫大焉。請以御製碑文，頒示四海。使伊昔之后，自愧不才，率土之臣，咸知所謂。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紀泰山銘》孫原湘《唐元宗紀太山銘》：開元皇帝御九重，忽萌侈心學祖龍。中書臣說昧死請，惟十四載時仲冬。不祈長年籲民福，罔祕玉牒金泥封。禮成具著金石刻，遠邁漢蹟追秦蹤。是時開元正全盛，四夷賓服年屢豐。毀洛圖壇斥符瑞，精意上與天心通。曰慈儉謙作三寶，焉用方石銘豐功。貞觀之際兩下詔，星孛海溢俱停封。東都拔木魏河決（俱開元十四年事，按唐書封禪在十三年，今以碑爲據），柰何事不師太宗。徐堅韋縚妄集議，宰衡惜已非姚崇。前十二年太平致，詔禁女樂充後宮。翠羽恩方失椒殿，龍漦兆已徵宏農（按王皇后廢於封禪前一年，是年貴妃楊氏生）。盛衰倚伏在一念，勵精所貴持其終。我爲此言實迂腐，地下笑倒張燕公。金輪女主且登岱，未聞禪召驪山烽。此書奇麗照日月，萬世仰止高山同。始皇前碑鎖神府，明皇後紀摩璇穹。太山不頹字不滅，願搨萬本傳無窮。王世貞《唐玄宗御書太山銘後》：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修其辭，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爲穠勁，饒古意。余嘗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鬱浮雲霧中，此銘獨燁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包參軍搨得一本，以示余，余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侈心也。木有蝕，蠹入焉。當是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眞、林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

之蠹矣。參軍得涪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旁，閱之，其治亂始末，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

《通微道訣碑文》《金石文鈔・御製通微道訣碑》：此玄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爲之以訓皇子者也。顧其言如此，而乃希不老以鍊丹於嵩陽，託之夢以迎像於盩厔，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實難與，抑此猶當開元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要其言則可謂得道之意矣！至若肅宗艱難再造，孽妖方昌，而乃信王瓌荒唐之說，慇懃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修崇靈跡，雖立石建碑，示無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語此旨哉！《金石錄補・通微道訣碑》：訣語皆五千言之糟粕，演而成訣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於眞經之旨，長生之方也哉！

《楊珣碑》《金石錄・唐武部尚書楊珣碑》：珣，楊國忠父也，故玄宗親爲製《碑》。其未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

傳記

《舊唐書・玄宗紀上》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於東都。性英斷多藝，尤如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三年閏七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三年十月戊戌，出閤，開府置官屬，年始七歲。朔望車騎至朝堂，金吾將軍武懿宗忌上嚴整，詞排儀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寵異之。尋卻入閤。長壽二年臘月丁卯，改封臨淄郡王。聖曆元年，出閤，賜第於東都積善坊。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長安中，歷右衛郎將、尚輦奉御。神龍元年，遷衛尉少卿。景龍二年四月，兼潞州別駕。十二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州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得之。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屬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陰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爲龍氣。四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遊其池，結綵爲樓船，令巨象踏之。至六月，中宗暴崩，韋后臨朝稱制。韋溫、宗楚客、紀處訥等謀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謀不利。道士馮道力、處士劉承祖皆善於占兆，詣上布誠款。上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爲「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爲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負，乃與太平公主謀之，公主喜，以子崇簡從。上乃與崇簡、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鬼、寶昌寺僧普潤等定策誅之。或曰：「先啓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歸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請，憂怖大王乎！若請而從，是王與危事；請而不從，則吾計失矣。」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數十人自苑南入，總監鍾紹京又率丁匠百餘以從。分遣萬騎往玄武門殺羽林將軍韋播、高嵩，持首而至，衆歡呼大集。攻白獸、玄德等門，斬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煙閣前。時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譟聲，皆披甲應之。韋庶人惶惑走入飛騎營，爲亂兵所害。於是分遣誅韋氏之黨，比明，內外討捕，皆斬之。乃馳謁睿宗，謝不先啓請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力也。」拜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睿宗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僉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又聞成器已下咸有推讓，宜膺主鬯，以副羣心。」睿宗從之。丙午，制曰：【略】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門，皇太子詣朝堂受冊。是日有景雲之瑞，改元爲景雲，大赦天下。二年，又制曰：「惟天生烝人，牧以元后；維皇立國，副以儲君。將以保綏家邦，安固後嗣者也。朕纂承洪業，欽奉寶圖，夜分不寢，日昃忘倦。茫茫四海，懼一人之未周；烝烝萬姓，恐一物之失所。雖卿士竭誠，守宰宣化，緬懷庶域，仍未小康。是以求下人之變風，遵先朝之故事。皇太子基仁孝因心，溫恭成德，深達禮體，能辨皇猷，宜令監國，俾爾爲政。其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並取基處分。」延和元年六月，兇黨因術人聞睿宗曰：「據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災，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東宮矣。」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午，制曰：【略】上意惶懼，馳見叩頭，請所以傳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業得宗社。今帝座有眚，思欲遜避，唯聖德大勳，始轉禍爲福。易位於汝，吾知晚矣。」上始居武德殿視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自決之。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雍州

長史李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同謀，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軍作亂。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範、薛王業、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家人三百餘人，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親信十數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門。梟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蕭至忠、岑羲於朝，皆斬之。睿宗明日下詔曰：「朕將高居無爲，自今軍國政刑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上御承天門樓，下制曰：【略】（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爲開元，內外官賜勳一轉。（開元三年）冬十月甲寅，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闕疑，時須質問。宜選耆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以光祿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並充侍讀。（七年）十二月丙戌，置弘文、崇文兩館讎校書郎官員。（九年夏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用寧軍國。」仍令有司設食。（十年）六月辛丑，上訓註《孝經》，頒于天下。（十二年）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改集賢殿書院，內五品已上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癸酉，令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之下。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僚于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賜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十九年）是冬，浚苑內洛水，六十餘日而罷。戊戌，裴光庭上《瑤山往則》、《維城前軌》各一卷，上令賜太子、諸王各一本。

又《玄宗紀下》（開元二十五年）九月壬申，頒新定《令》、《式》、《格》及《事類》一百三十卷於天下。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咸赦除之。百姓所欠負租稅及諸色並免之。前資官及白身人有儒學博通、文辭秀逸及軍謀武藝者，所在具以名薦。京文武官才堪爲刺史者各令封狀自舉。改黃鉞爲金鉞。內外官各賜勳兩轉。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赦見禁囚徒。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壬寅，幸溫泉宮。【略】（十三年秋）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冬十月壬辰，幸華清宮。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十五載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其日，祿山僭號於東京。庚申，以李光弼爲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壬戌，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太守顏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民吏萬餘，城中流血。甲子，哥舒翰進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賊將安慶緒犯潼關，哥舒翰擊退之。乙巳，加平原太守顏眞卿戶部侍郎，奬守城也。（六月）甲午，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使下後，士庶恐駭，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霑濕，扈從惟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內侍高力士及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平明渡便橋，國忠欲斷橋。上曰：「後來者何以能濟？」命緩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霑頓，宮吏駭散，無復儲供，上憩於宮門之樹下，亭午未進食。俄有父老獻麪，上謂之曰：「如何得飯？」於是百姓獻食相繼。俄又尚食持御膳至，上頒給從官而後食。是夕次金城縣，官吏已遁，令魏方進男允招誘，俄得智藏寺僧進芻粟，行從方給。丙辰，次馬嵬驛，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爲名，然中外羣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羣情，爲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于法。」會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國忠告訴於驛門，衆呼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及誅楊國忠、魏方進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迴奏曰：「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玄禮等見上請罪，命釋之。丁酉，將發馬嵬驛，朝臣唯韋見素一人，乃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議其所向，軍士或言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言還京爲便。韋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兵馬未集，恐非萬全，不如且幸扶風，徐圖所向。」上詢于衆，咸以爲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願勠力破賊，收復京城，因留太子。戊戌，次扶風縣。己亥，次扶風郡。軍士各懷去就，咸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會岐州貢春綵十萬匹，上悉命置于庭，召諸將諭之曰：「卿等國家功臣，陳力久矣，朕之優奬，常亦不輕。逆胡背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親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須幸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供承。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涕泣曰：「死生願從陛下。」上曰：「去住任卿。」自此悖亂之言稍息。秋七月癸丑朔。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柏江，有雙魚夾舟而躍，議者以爲龍。甲子，次普安

郡，憲部侍郎房琯自後至，上與語甚悅，即日拜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廣陵郡大都督，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武威郡都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初，京師陷賊，車駕倉皇出幸，人未知所向，衆心震駭，及聞是詔，遠近相慶，咸思效忠於興復。庚午，次巴西郡，太守崔渙奉迎。即日以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庚辰，車駕至蜀郡，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八月癸未朔，御蜀都府衙，宣詔曰：「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聿來四紀，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姦臣兇豎，棄義背恩，割剝黎元，擾亂區夏，皆朕不明之過也。今巡撫巴蜀，訓厲師徒，仍令太子諸王蒐兵重鎮，誅夷兇醜，以謝吳穹；思與羣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癸巳，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候克復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明年九月，郭子儀收復兩京。十月，肅宗遣中使啖廷瑤入蜀奉迎。丁卯，上皇發蜀郡。十一月丙申，次鳳翔郡。肅宗遣精騎三千至扶風迎衛。十二月丙午，肅宗具法駕至咸陽望賢驛迎奉。上皇御宮之南樓，肅宗拜慶樓下，嗚咽流涕不自勝，爲上皇徒步控轡，上皇撫背止之，即騎馬前導。丁未，至京師，文武百僚、京城士庶夾道歡呼，靡不流涕。即日御大明宮之含元殿，見百僚，上皇親自撫問，人人感咽。時太廟爲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遂幸興慶宮。三載二月，肅宗與羣臣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移幸西內之甘露殿。時閹宦李輔國離間肅宗，故移居西內。高力士、陳玄禮等遷謫，上皇寢不自懌。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龍殿，時年七十八。羣臣上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創寢園，以廣德元年三月辛酉葬于泰陵。史臣曰：孔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李氏自武后移國三十餘年，朝廷罕有正人，附麗無非險輩。持苞苴而請謁，奔走權門，效鷹犬以飛馳，中傷端士。以致斷喪王室，屠害宗枝，骨鯁大臣，屢遭誣陷，舞文酷吏，坐致顯榮。禮儀無復興行，刑政壞於犬馬，端揆出阿黨之語，冕旒有私事之名，朋比成風，廉恥都盡。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微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敘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最，校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于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北狄酋渠，捐毳幕而爭趨鴈塞。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鯷海之珍，莫不結轍於象胥，駢羅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金之札，然後封日觀，禪雲亭，訪道於穆清，怡神於玄牝，與民休息，比屋可封。於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彎弓報怨。「康哉」之頌，溢于八紘。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踰三紀，可謂太平。於戲！國無賢臣，聖亦難理；山有猛虎，獸不敢窺。得人者昌，信不虛語。昔齊桓公行同禽獸，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靜比桑門，竟被臺城之酷。蓋得管仲則淫不害霸，任朱异則善不救亡。開元之初，賢臣當國，四門俱穆，百度唯貞，而釋、老之流，頗以無爲請見。上乃務清淨，事薰修，留連軒后之文，舞詠伯陽之說，雖稍移於勤倦，亦未至於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壞，雖大必虧；木有蠹虫，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而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僞。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併棄。惜哉！贊曰：開元握圖，永鑒前車。景氣融朗，昏氛滌除。政纖勤倦，妖集廷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初」。

紀事

李隆基《鶴鴿頌序》 秋九月辛酉，有鶴鴿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爲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

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楹，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贊成功，顧循虛味，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

《唐國史補》卷上　玄宗令張燕公撰華嶽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禪師所作。或云碑之文鑿破，亂收之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

又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于白石山屋壁間。

《大唐新語・規諫》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即位，獵於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多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翻飛豈暇翔。蚩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庶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又《舉賢》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故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爲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昔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即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以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又《文章》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徐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又《著述》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又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又《郊禪》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開天傳信記》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譯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勵不已，爲讓者數四焉。

又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概，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又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召諸王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又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事優異焉。知章

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我實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爲爪子耶？」

又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又　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略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輳；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鈒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顴，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敘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殊賞，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眞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

《明皇雜錄》卷下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請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牖之牛，蒙以虎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魯山文也。玄宗聞而異之，試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帔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鬬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陳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宮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又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子弟善吹觱篥者張野狐爲第一，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中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末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欷。其曲今傳於法部。

又《逸文》　興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之樓，與諸王游處。祿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也。」遂不終飲而去。

《松窗雜錄》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追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嘗自稱阿瞞）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閒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悉上聞，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上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于史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升殿宮，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敘及三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

《本事詩·情感第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

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又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又卷下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眞文場之元帥也。」

《**唐語林・德行**》　玄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卧。諸王或有疾，上輾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又《**政事上**》玄宗宴蕃客。唐崇句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蜆斗，欲爲弟奏請，沈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永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眞聖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固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玄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懽躍。上密敕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爲蜆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人。

又《**豪爽**》　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南部新書**》**辛**　玄皇於驪山置華清宮，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衛，并諸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闤咽焉。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蒙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出爲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喪亂以來，湯所館殿，鞠爲茂草。

又壬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爾。

《**舊唐書・席豫傳**》　席豫，襄陽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略】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爲工，手制褒美曰：「賢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温公續詩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詞，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詩話總龜・感事門**》　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碧溪詩話**》**卷二**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爲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若此。前日宴賓，眞文具爾！」

《**全唐文紀事**》**卷五**　開元八年，詔曰：顏回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首。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玄宗集》。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明皇集》。
《宋史・藝文志七》《玄宗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元宗集》二卷。

藝　文

唱　和

張九齡《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孰云陰隲，惟聖克彰。六月徂暑，四郊愆陽。我后其勤，告于壇場。精意允溢，羣靈鼓舞。蔚兮朝雲，沛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燭龍煌煌，明宗報祀。于以助之，天人帝子。聞詩有訓，國風茲始。

又《奉和聖製喜雨》　艱我稼穡，載育載亨。隨物應之，曷聖與靈。謂我何憑，惟德之馨。誰云天遠，以誠必至。太清無雲，羲和頓轡。于斯烝人，瞻彼非覬。陰冥倏忽，沛澤咸洎。何以致之，我后之感。無辜無隰，黍稷黯黯。無卉無木，敷芬翹翹。黃龍勿來，鳴鳥不思。人和年豐，皇心則怡。豈與周宣，雲漢徒詩。

又《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爲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辰晷，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又《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鋋林表出，組練雪間明。動植希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氣色煙猶喜，恩光草尚榮。之罘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又《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大君畢能事，端扆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歡將萬國同。漢酺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煙喜氣通。春華頓覺早，天澤倍知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又《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函谷雖云險，黃河已復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

又《奉和聖製度潼關口號》　嶙嶙故城壘，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姚崇《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　二室三塗光地險，均霜揆日處天中。石泉石鏡恆留月，山鳥山花競逐風。周王久謝瑤池賞，漢主懸慚玉樹宮。別有祥煙伴佳氣，能隨輕輦共葱葱。

宋璟《奉和御製璟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應制》　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慵且憊，何德以當諸。厚秩先爲忝，崇班復此除。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緯舒。冒恩懷寵錫，陳力省空虛。郭隗慚無駿，馮諼愧有魚。不知周勃者，榮幸定何如。

又《蒲津迎駕》　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洛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霞朝看馬色，月曉聽雞鳴。防拒連山險，長橋壓水平。省方知化洽，察俗覺時清。天下長無事，空餘襟帶名。

賈曾《奉和春日出苑囑目應令》　銅龍曉闢門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北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得商山老，託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留滯，忻逢睿藻日邊來。

劉憲《陪幸五王宅》　北斗樞機任，西京肺腑親。疇昔王門下，今茲御幸辰。恩光山水被，聖作管弦新。遶坐熏紅藥，當軒暗綠筠。摘荷纖早夏，聽鳥尚餘春。行漏今徒晚，風煙起觀津。

蘇頲《奉和聖製行次成皋途經先聖擒建德之所感而成詩應制》　漢東不執象，河朔方鬬龍。夏滅漸寧亂，唐興終奮庸。皇威正赫赫，兵氣何匈匈。用武三川震，歸淳六代醲。成皋睹王業，天下致人雍。即此巡於岱，曾孫受命封。

又《奉和聖製登蒲州逍遙樓應制》　在昔堯舜禹，遺塵成典謨。聖皇東巡狩，況乃經此都。樓觀紛迤邐，河山幾縈紆。緬懷祖宗業，相繼文武圖。尚德既無險，觀風諒有孚。豈如汾水上，簫鼓事遊娛。

又《奉和聖製登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北山東入海，馳道上連天。順動三光注，登臨萬象懸。俯觀河內邑，平指洛陽川。按蹕夷關險，張旗互井泉。曉嚴中警柝，春事下蒐田。德重周王問，歌輕漢后傳。宸遊鋪令典，容思起芳年。願以封書奏，迴鑾禪肅然。

又《奉和聖製漕橋東送新除岳牧》 寶賢不遺俊，臺閣盡鵷鸞。未若調人切，其如簡帝難。上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郡安。政行思務本，風靡屬勝殘。有令田知急，無分獄在寬。至言題睿札，殊渥灑仙翰。詔餞三臺降，朝榮萬國歡。舉杯臨水發，張樂擁橋觀。式佇東封會，鏘鏘檢玉壇。

又《奉和聖製途次舊居應制》 潞國臨淄邸，天王別駕輿。出潛離隱際，小往大來初。東陸行春典，南陽即舊居。約川星罕駐，扶道日旂舒。雲覆連行在，風迴助掃除。木行城邑望，皋落土田疏。昔試邦興后，今過俗徯予。示威寧校獵，崇讓不陳魚。府吏趨宸扆，鄉耆捧帝車。帳傾三飲處，閑整六飛餘。盛業銘汾鼎，昌期應洛書。願陪歌賦末，留比蜀相如。

又《扈從溫泉同紫微黃門群公泛渭川得齊字》 虹旗映綠蕪，春仗漢豐西。侍蹕浮清渭，揚舲降紫泥。近臨鈞石地，遙指釣璜溪。岸轉帆飛疾，川平棹舉齊。傳舟來是用，軒馭往應迷。興闌菱歌動，沙洲亂夕鷖。

又《扈從鳳泉和崔黃門喜恩旨解嚴罷圍之作》 輦路岐山曲，儲胥渭水湄。教成提將鼓，禮備植虞旗。不取從畋樂，先流去殺慈。舞韶同舞日，湯祝盡飛時。物應陽和施，人知雨露私。何如穆天子，七萃幾勞師。

又《御箭連中雙兔》 宸遊經上苑，羽獵向閒田。狡兔初迷窟，纖驪詎著鞭。三驅仍百步，一發遂雙連。影射含霜草，魂消向月弦。歡聲動寒木，喜氣滿晴天。那似陳王意，空隨樂府篇。

又《奉和聖製過潼津關》 在德何夷險，觀風復往還。自能同善閉，中路可無關。

張說《奉和聖製溫湯對雪應制》 瑞雪帶寒風，寒風入陰琯。陰琯方凝閉，寒風復淒斷。宮似瑤林而，庭如月華滿。正賡挾纊詞，非近溫湯暖。

又《奉和聖製送宇文融安輯戶口應制》 至德臨天下，勞情遍九圍。念茲人去本，蓬轉將何依。外避征戍數，內傷親黨稀。嗟不逢明盛，胡能照隱微。柏臺簡行李，蘭殿錫朝衣。別曲動秋風，恩令生春輝。使出四海安，詔下萬心歸。作非夔龍佐，徒歌鴻雁飛。

又《奉和聖製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山池題石壁應制》 綠竹初成苑，丹砂欲化金。乘龍與驂鳳，歌吹滿山林。爽氣凝情迥，寒光映浦深。忘憂題此觀，爲樂賞同心。

又《奉和聖製賜王公千秋鏡應制》 寶鏡頒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爲名（以長綬爲帶，取長壽之義）。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裏生。不承懸象意，誰辨照心明。

又《奉和聖製經鄒魯祭孔子應制》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迴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又《晦日詔宴永穆公主亭子賦得流字》 堂邑山林美，朝恩晦日遊。園亭含淑氣，竹樹遶春流。舞席千花妓，歌船五彩樓。羣歡與王澤，歲歲滿皇州。

又《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緩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又《羽林恩召觀御書王太尉碑》 隴首名公石，來承聖札歸。魚龍生意態，鉤劍動鋩輝。字得神明保，詞慚少女微。誰家羽林將，又逐鳳書飛。

又《道家四首奉敕撰》 金壇啓曙闈，眞氣肅微微。落月銜仙寶，初霞拂羽衣。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住蓬萊戲，千年始一歸。　窈窕流精觀，深沈紫翠庭。金匱調上藥，寶案讀仙經。作賦看神雨，乘槎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托雲軿。　金爐承道訣，玉牒啓玄機。雲逐笙歌度，星流宮殿飛。乘風嬉浩蕩，窺月并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　道記開中籙，眞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煉藥九仙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伎迎。迎來出煙霧，渺渺戲蓬瀛。

又《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應制》 今歲好拖鉤，橫街啟御樓。長繩繫日住，貫索挽河流。鬬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又《奉和聖製溫泉言志應制》 溫谷媚新豐，驪山橫半空。湯池薰水殿，翠木暖煙宮。起疾逾仙藥，無私合聖功。始知堯舜德，心與萬人同。

又《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 仲秋金帝起，五日士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又《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 按唐禮樂志，明皇嘗以馬百匹，盛飾，

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于勤政樓下。千秋節者，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云。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騄驥舞華岡。連騫勢出魚龍變，蹀躞驕生鳥獸行。歲歲相傳指樹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紫髯奮鬣時蹲踞，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因茲白人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色且裴徊。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葉開。

又《玄武門侍射并序》　開元之初，季冬其望，天子始御北闕，朝羽林軍禮修事。厥後二日，乃命紫微、黃門、九卿、六事，與熊羆之將、爪牙之臣合宴焉。侑以純錦，頒以珍器。爾其射堋新成，布侯既設，槊仗林立，帷軒霧布，衆官半醉，皇情載悅。卷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命中，鵰羽連飛，弧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通神，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于時繁雲覆城，大雪飛苑，天人同澤，上下交歡。退食懷恩，賦詩頌義，凡若干篇。射觀通玄闕，兵欄闢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量重圓。舜后神幽贊，靈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聯。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軍宴洽，萬慶武功宣。

崔泰之《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　南庭胡運盡，北斗將星飛。旗鼓臨沙漠，旌旄出洛畿。關山遙玉塞，烽火映金微。屢獻帷謀策，頻承廟勝威。蹀躞臨河騎，逶迤度隴旗。地脈平千古，天聲振九圍。車馬生邊氣，戈鋋駐落暉。夏近蓬猶轉，秋深草木腓。餞送紆大仗，恩榮賜御衣。佇勒燕然頌，鳴騶計日歸。

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　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翻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予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思念禹湯。雍熙亮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

李乂《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玉輅尋春賞，金堤重晦遊。川通黑水浸，地派紫泉流。晃朗扶桑出，綿聯杞樹周。烏疑塡海處，人似隔河秋。劫盡灰猶識，年移石故留。汀洲歸棹晚，簫鼓雜紛謳。

崔日用《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東郊風物正熏馨，素滻光鶯戲綠汀。鳳閣斜通平樂觀，龍旂直逼望春亭。光風搖動蘭英紫，淑氣依遲柳色青。渭浦明晨修禊事，羣公傾賀水心銘。

又《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一作正月七日宴大明殿）》　新年宴樂坐東朝，鐘鼓鏗鍠大樂調。金屋瑤筐開寶勝，花箋綵筆頌春椒。曲池苔色冰前液，上苑梅香雪裏嬌。宸極此時飛聖藻，微臣竊抃預聞韶。

趙冬曦《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群官樂遊園宴》　爽塏三秦地，芳華二月初。酺承奠璧罷，宴是合錢餘。柳翠垂堪結，桃紅卷欲舒。從容會鵷鷺，延晏戲龍魚。喜氣流雲物，歡聲浹里閭。聖恩將報厚，請述記言書。

又《奉和聖製答張說息從南出崔鼠谷》　軒轅應順動，力牧正趨陪。道合殷爲礪，時行楚有材。省方西禮設，振旅北京迴。地理分中壤，天文照上臺。寒依汾谷去，春人晉郊來。竊比康衢者，長歌仰大哉。

盧僎《上幸皇太子新院應制》　佳氣曉葱葱，乾行人震宮。前星迎北極，少海被南風。視膳銅樓下，吹笙玉座中。訓深家以正，義舉俗爲公。父子成釣合，君臣禹啓同。仰天歌聖道，猶愧乏雕蟲。

蕭至忠《陪幸五王宅》　北斗樞機任，西京肺腑親。疇昔王門下，今茲制宰晨。恩來山水被，聖作管弦新。遶座薰紅藥，當軒暗綠筠。摘荷纔早夏，聽鳥尚餘春。行漏金徒曉，風煙是觀津。

韋安石《侍宴旋師喜捷應制》　蜂蟻毛夷落，熊羆逐漢飛。忘軀百戰後，屈指一年歸。厚眷紓天藻，深慈解御衣。興酣歌舞出，朝野歎光輝。

盧懷慎《奉和聖製龍池篇》　代邸東南龍躍泉，清漪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雁沼洄流成舜海，龜書薦社應堯年。大川既濟慚爲楫，報德空恩奉細涓。

徐堅《奉和聖製送張說赴集賢院學士賜宴賦得虛字》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庸非參高選，首濫承明廬。殊私光輔弼，榮送列簪裾。座引中廚饌，杯錫上尊餘。翠葉濃丹苑，晴空卷碧虛。忝同文史地，願草登封書。

源乾曜《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　盛業光書府，徵人盡國英。絲綸賢得相，羣俊學爲名。龍命垂天錫，崇恩發睿情。熏風清禁籞，文殿述皇

明。日舞庭陰出，池曛水氣生。歡娛此無限，詩酒自相迎。

又《奉和御製乾曜與張說宋璟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 睿作超千古，湛恩育萬人。遞遷俱荷澤，同拜忽爲鄰。道合徽音暢，芳辰景命新。鼓鐘崇孚禮，鵷鷺集朝倫。竊位思官謗，凋容謝木春。慚多無以叙，拙備實難陳。進綬懷三少，承光盡百身。自當歸第日，何幸列宮臣。

李元紘《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私字）》 碩儒延鳳沼，金馬被鴻私。饌玉趨丹禁，牋花降紫墀。銜恩傾旨酒，鼓舞詠康時。暫覲墓書緝，遂昭盛業丕。接筵欣有命，搦管愧無詞。自驚一何幸，太陽還及葵。

裴漼《奉和御製旋師喜捷》 殊類驕無長，王師示有征。中軍纔受律，妖寇已亡精。斬虜還遮塞，綏降更築城。從來攻必克，天策振奇兵。

劉昇《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實字）》 圖書應明主，策府宴嘉賓。臺曜臨東壁，乾光自北辰。網羅蒙象繫，述作究天人。聖酒千鍾洽，仙廚百味陳。成山徒可仰，涉海亟知津。幸逢文教盛，還睹頌聲新。

李暠《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 偃武堯風接，崇文漢道恢。集賢更內殿，清選自中臺。佐命留侯業，詞華博物才。天廚千品降，御酒百壺催。鵷鷺方成列，神仙喜暫陪。復欣同拜首，叨此頌良哉。

韋抗《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西字）》 廣庭臨壁沼，多士侍金閨。英宰文儒叶，明君日月齊。集賢光首拜，改殿發新題。早夏初移律，餘花尚拂溪。壺觴接雲上，經術引關西。聖德鴻名遠，將陪玉檢泥。

蕭嵩《奉和御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 審官思共理，多士屬惟唐。歷選臺庭俊，來熙帝業昌。入朝師百辟，論道協三光。垂拱咨元老，親賢輔少陽。登庸崇禮送，寵德耀宸章。御酒飛觴洽，仙闈雅樂張。荷恩思有報，陳力愧無良。願馨公忠節，同心奉我皇。

陸堅《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今字）》 聖主崇文教，層霄降德音。尊賢澤既厚，式宴寵逾深。復有夔龍相，良哉簡帝心。得人惟邁昔，多士諒推今。書殿榮光滿，儒門喜氣臨。顧惟誠濫吹，徒此接衣簪。

韋述《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華字）》 修文中禁啓，故字令名加。臺座徵人傑，書坊應國華。賦詩開廣宴，賜酒酌流霞。雲散明金闕，池開照玉沙。掖垣留宿鳥，溫樹落餘花。謬此天光及，銜恩醉日斜。

胡皓《奉和聖製同二相以下群官樂游園宴》 五酺終宴集，三錫又歡娛。仙阜崇高異，神州眺覽殊。南山臨皓雪，北闕對明珠。廣座鵷鴻滿，昌庭駟馬趨。綺羅含草樹，絲竹吐郊衢。銜杯不能罷，歌舞樂唐虞。

崔尚《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群臣樂游園宴》 春日照長安，皇恩寵庶官。合錢承龍宴，賜帛復追歡。供帳懸高列，城池入迴寬。花催相國醉，鳥和樂人彈。北闕雲中見，南山樹杪看。樂游宜締賞，舞詠惜將闌。

崔沔《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群官樂游園宴》 五日酺纔畢，千年樂未央。復承天所賜，終宴國之陽。地勝春逾好，恩深樂更張。落花飛廣座，垂柳拂行觴。庶尹陪三史，諸侯具萬方。酒酣同抃躍，歌舞詠時康。

宇文融《奉和聖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 中甫生周日，宣慈舉舜年。何如偶昌運，比德邁前賢。寵獲元良密，榮瞻端揆遷。職優三事老，位在百僚先。北極迴宸渥，南宮飾御筵。飛文瑤札降，賜酒玉杯傳。謬列臺衡重，俱承雨露偏。誓將同竭力，相與效塵涓。

裴光庭《奉和御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 樂賢聞往哲，褒德偶茲長。端揆升元老，師謀擇累仁。紫庭崇讓畢，粉署禮容陳。既荷恩榮舊，俱承寵命新。天文縣瑞色，聖酒汎華茵。雜遝喧簫鼓，歡娛洽搢紳。掖垣招近侍，虛薄則清塵。共保堅貞節，常期雨露均。

褚琇《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風字）》 講習延東觀，趨陪盛北宮。惟師恢帝則，敷教叶天工。宣室恩嘗異，金華禮更崇。洞門清永日，華綬接微風。蓬降堯廚翠，榴開舜酒紅。文思光萬宇，高議待升中。

程行諶《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迴字）》 聖主崇文化，鏘鏘得盛才。相因歸夢立，殿以集賢開。象繫微言闡，詩書至道該。堯尊承帝澤，禹膳自天來。禮洽歡逾長，風恬暑更迴。國朝將舜頌，同是一康哉。

李泌《詠方圓動靜》 明皇召見，方與張說觀棋。命說試之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曰：「方如棋局，圓如棋子。動如棋生，靜如棋死。」泌即詠此。說賀曰：「聖代喜瑞也。」明皇大悅，賜果餌衣物及綵數十。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

劉庭綺《奉和聖製瑞雪篇》 紫宸飛雪曉裴回，層閣重門雪照開。九衢晶耀浮埃盡，千品差池贊帛來。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裏不生梅。埋雲翳景無窮已，因風落地吹還起。先過翡翠寶房中，轉入鴛鴦金殿裏。美人含笑出聯

翩，豔逸相輕鬬容止。羅衣點著渾是花，玉手擕來半成水。奕奕紛紛何所如，頓憶楊園二月初。羞同班女高秋扇，欲照明王乙夜書。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願隨睿澤流無限，長報豐年貴有餘。

韓休《奉和御製平胡》 南牧正紛紛，長河起塞氛。玉符徵選士，金鉞拜將軍。疊鼓搖邊吹，連旌暗朔雲。祅星乘夜落，害氣入朝分。始見幽烽警，俄看烈火焚。功成奏凱樂，戰罷策歸勳。盛德陳清廟，神謨屬大君。叨榮逢偃羽，率舞詠時文。

許景先《奉和御製春臺望》 睿德在青陽，高居視中縣。秦城連鳳闕，漢寢疏龍殿。文物照光輝，郊畿鬱葱蒨。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複道曉光披，宸遊出禁移。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蘭葉負龜初薦祉，桐花集鳳更來儀。秦漢生人凋力役，阿房甘泉構雲碧。汾祠雍畤望通天，玉堂宣室坐長年。鼓鐘西接咸陽觀，苑囿南通鄠杜田。明主卑宮誠前失，輔德欽賢政惟一。昆蟲不夭在春蒐，稼穡常艱重農術。邦家已荷聖謨新，猶聞儉陋惜中人。豫奉北辰齊七政，長歌東武抃千春。

崔禹錫《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供帳何煌煌，公其撫朔方。羣僚咸餞酌，明主降離章。關塞重門下，郊岐禁苑傍。練兵宜雨洗，卧鼓候風涼。炎景寧云憚，神謀肅所將。旌搖天月迥，騎入塞雲長。赫赫皇威振，油油聖澤滂。非惟按車甲，兼以正封疆。叱咤陰山道，澄清瀚海陽。虜垣行決勝，臺座佇爲光。

蘇晉《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方漢比周年，興王合在宣。亟聞降虜拜，復睹出師篇。祈父萬邦式，英猷三略傳。算車申夏政，芟舍啓戎田。嚴問盟胡苑，軍容濟洛川。皇情悵關旆，詔餞列郊筵。路接禁園草，池分御井蓮。離聲軫去角，居念斷歸蟬。三捷豈云爾，七擒良信然。具僚誠寄望，奏凱秋風前。

王丘《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鼠雀谷之作》 襟帶三秦接，旂常萬乘過。陽原淑氣早，陰谷沍寒多。花縟前茅仗，霜嚴後殿戈。代雲開晉嶺，江雁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一聞天樂唱，恭逐萬人和。

祖詠《扈從御宿池（一本題作蘭峰題張中丞九皋）》 君王既巡狩，輦道入秦京。遠樹低槍壘，孤峰幔入城。寒疏清禁漏，夜警羽林兵。誰念迷方客，長懷魏闕情。

張嘉貞《恩敕尚書省僚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 靈沼初開漢，神池舊浴堯。昔人徒習武，明代此聞韶。地脈山川勝，天恩雨露饒。時光牽利舸，春淑覆柔條。芳醞酲千日，華牋落九霄。幸承歡賚重，不覺醉歸遙。

又《奉和早登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明發扈山巔，飛龍高在天。山南平對輦，山北遠通燕。瞻彼岡巒峻，憑茲士馬妍。九圻行若砥，萬谷輾如川。羅網開三面，閭閻問百年。澤將春雪比，文共曉星連。傒后逢今聖，登臺謝真賢。唯餘事君節，不讓古人先。

盧從願《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上將發文昌，中軍靜朔方。占星引旌節，擇日拜壇場。禮樂臨軒送，威聲出塞揚。安邊俟帷幄，制勝在巖廊。作鼓將軍氣，投醪壯士觴。戒途遵六月，離贈動三光。槐路清梅暑，衡皐起麥涼。時文仰雄伯，耀武震遐荒。衽席知無戰，兵戈示不忘。佇聞歌杕杜，凱入繫名王。

袁暉《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之作》 魏國山河險，周王警蹕迴。九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石路行將盡，煙郊望忽開。賞矜垂柳報，春畏落花催。興逸橫汾什，恩褒作頌才。小臣瞻日月，延首詠康哉。

王光庭《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省俗恩將遍，巡方路稍迴。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雲騎傳行漏，煙旄引從臺。惠風初應律，和氣正調梅。雅頌通宸詠，天文接曜臺。灞陵桃李色，應待日華開。

王越賓《使至灞山》 《神異錄》：明皇嘗夢遊灞岳，遣越賓祀之。碧塢煙霞晝未開，游人到處盡裴回。憑誰借問巖前叟，曾託吾皇一夢來。

席豫《奉和敕賜公主鏡》 令節頒龍鏡，仙輝下鳳臺。含靈萬象入，寫照百花開。色與皇明散，光隨聖澤來。妍媸冰鑑裏，從此愧非才。

徐知仁《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聖德膺三統，皇恩被八埏。大明均照物，小醜未寧邊。國相臺衡重，元戎廟略宣。紫泥方受命，黃石乃推賢。問罪陰山下，安人鷹國前。度關行照月，乘障坐消煙。北闕紆宸藻，南橋列祖筵。耀威當夏日，殺氣指秋天。鞞鼓鼕鼕振，旌旗鳥獸懸。由來詞翰手，今見勒燕然。

賀知章《奉和御製春臺望》 青陽布王道，玄覽陶眞性。欣若天下春，高邃域中聖。神皐類觀賞，帝里如懸鏡。繚繞八川浮，岩嶢雙闕映。曉色徧昭陽，晴雲卷建章。華滋的皪丹青樹，顯氣氤氳金玉堂。倘有靈蛇下鄉時，還徵瑞寶

入陳倉。自昔秦奢漢窮武，後庭萬餘宮百數。旗回五丈殿千門，連綿南隧出西垣。廣畫蟪蛾誇窈窕，羅生玳瑁象崑崙。酒晗天晴興隱恤，古來土木良非一。荆臨章觀趙叢臺，何如堯階將禹室。層欄窈窕下龍輿，清管逶迤半綺疏。一聽南風引鸞舞，長謠北極仰鵷居。

蘇綰《奉和姚令公駕幸温湯喜雪應制》 漢主新豐邑，周王尚父師。雲符沛童唱，雪應海神期。林變驚春早，山明訝夕遲。況逢溫液霈，恩重御裘詩。

王灣《麗正殿賜宴同勒天前煙年四韻應制》 金殿忝陪賢，瓊羞忽降天。鼎羅仙掖裏，觴拜瑣闈前。院逼青霄路，廚和紫禁煙。酒酣空忭舞，何以答昌年。

孫逖《奉和登會昌山應制》 巖磴列雲旗，吾君訪道時。乾行萬物睹，日馭六龍遲。望遠迴天顧，登高動睿詞。願因山作壽，長保會昌期。

王翰《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群官樂遊園宴》 未極人心暢，如何帝道明。仍嫌酺宴促，復寵樂遊行。陸海披珍藏，天河直斗城。四關青靄合，數處白雲生。飪餘調元氣，歌鐘溢雅聲。空慚堯舜日，至德杳難名。

徐安貞《書殿賜宴應制》 棱文常近日，賜宴忽升天。酒正傳杯至，饔人捧案前。玉階鳴溜水，清閣引歸煙。共惜芸香暮，春風幾萬年。

梁昇卿《奉和聖製答張説扈從南出雀鼠谷》 何意重關道，千年過聖皇。幽林承睿澤，閒客見清光。日御仙途遠，山靈壽域長。寒雲入晉薄，春樹隔汾香。國佐同時雨，天文屬歲陽。從來漢家盛，未若此巡方。

韋濟《奉和聖製次瓊嶽應制》 陸海披晴雪，千旗獵早陽。岳臨秦路險，河遶漢垣長。行漏通鵝鵲，離宮接建章。都門信宿近，歌舞從周王。

史青《應詔賦得除夜（一作王諲詩）》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回。風光人不覺，已著後園梅。

李林甫《奉和聖製次瓊岳應制》 東幸從人望，西巡順物回。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復開。更看瓊岳上，佳氣接神臺。

崔翹《奉和聖製答張説南出雀鼠谷》 硤路繞河汾，晴光拂曙氛。笳吟中嶺樹，仗入半峰雲。頓覺山原盡，平看邑里分。早行芳草迴，晚憩好風熏。嘉頌推英宰，春遊扈聖君。共欣承睿渥，日月照天文。

陳希烈《奉和聖製三月三日》 上巳迂龍駕，中流泛羽觴。酒因朝太子，詩爲樂賢王。錦纜方舟渡，瓊筵大樂張。風搖垂柳色，花發異林香。野老歌無事，朝臣飲歲芳。皇情被草物，中外洽恩光。

李澄《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皇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

蔡希周《奉和扈從温泉宮承恩賜浴》 天行雲從指驪宮，浴日餘波錫詔同。綵殿氤氳擁香溜，紗窗宛轉閉和風。來將蘭氣衝皇澤，去引星文捧碧空。自憐遇坎便能止，願托仙槎路未通。

盧象《駕幸温泉》 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細草終朝隨步輦，垂楊幾處繞行宮。千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日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重揚雄。

王昌齡《駕出長安》 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天迴萬象出，駕動六龍飛。淑氣來黃道，祥雲覆紫微。太平多扈從，文物有光輝。

又《駕幸河東》 晉水千廬合，汾橋萬國從。開唐天業盛，入沛聖恩濃。下輦迴三象，題碑任六龍。睿明懸日月，千歲此時逢。

又《夏月花萼樓酺宴應制》 土德三元正，堯心萬國同。汾陰備冬禮，長樂應和風。賜慶垂天澤，流歡舊渚宮。樓臺生海上，簫鼓出天中。霧曉筵初接，宵長曲未終。雨隨青幕合，月照舞羅空。玉陛分朝列，文章發聖聰。愚臣忝書賦，歌詠頌絲桐。

王維《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金天凈兮麗三光，彤庭曙兮延八荒。德合天兮禮神徧，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稷契臣，而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降珍。

又《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讌應制》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又《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迴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

又《大同殿柱產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神光照殿百官共睹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欲笑周文歌宴鎬，遙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

聖君。

又《敕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江采蘋《謝賜珍珠》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崔國輔《奉和華清宮觀行香應制》 天子蕊珠宮，樓臺碧落通。豫遊皆汗漫，齋處即崆峒。雲物三光裏，君臣一氣中。道言何所說，寶曆自無窮。

又《奉和聖製上巳祓禊應制》 元巳秦中節，吾君灞上遊。鳴鑾通禁苑，別館遶芳洲。鵷鷺千官列，魚龍百戲浮。桃花春欲盡，穀雨夜來收。慶向堯樽祝，歡從楚棹謳。逸詩何足對，曾作掩東周。

又《九日侍宴應制》 運偶千年聖，時傳九日神。堯樽列鐘鼓，漢闕闢鉤陳。金籙三清降，瓊筵五老巡。始驚蘭佩出，復詠柏梁新。雲雁樓前晚，霜花酒裏春。歡娛無限極，書劍太平人。

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盧橘為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娥。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朱樓。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又《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蓮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又《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繞聖君。

又《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於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為南京。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明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下列仙庭。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又《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

杜甫《千秋節有感》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暫劫灰。湘川新涕泪，秦樹遠樓臺。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回。衢樽不重飲，白首獨余哀。

苗晉卿《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金吾戒道清，羽騎動天聲。砥路方南絕，重巖始北征。關樓前望遠，河邑下觀平。喜氣迴輿合，祥風入旆輕。祝堯三老至，會禹百神迎。月令農先急，春蒐禮復行。仍親后土祭，更理晉陽兵。不似勞車轍，空留八駿名。

李岑《玄元皇帝應見賀聖祚無疆》 皇綱歸有道，帝系祖玄元。運表南山

祚，神通北極尊。大同齊日月，興廢應乾坤。聖后趨庭禮，宗臣稽首言。千官欣肆覲，萬國賀深恩。錫宴雲天接，飛聲雷地喧。祥光浮紫閣，喜氣繞皇軒。未預承天命，空勤望帝門。

紀念

鄭丹《明皇帝挽歌》 律曆千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理，城摧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劉禹錫《三鄉驛樓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裴然有感》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張祜《南宮歎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 北陸冰初結，南宮漏更長。何勞卻睡草，不驗返魂香。月隱仙娥黯，風殘夢蝶揚。徒悲舊行跡，一夜玉階霜。

又《雨霖鈴》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竇弘餘《廣謫仙怨并序》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望秦川，遙辭陵廟。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聽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因上馬索長笛，吹笛。曲成，潸然流涕，佇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名曲，帝謂：「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長卿遂撰其詞，吹之爲曲，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余既備知，聊因暇日撰其辭，復命樂工唱之，用廣其不知者。　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蕭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自彎彎。

康駢《廣謫仙怨并序》 竇使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辭，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辭，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　晴山礙目橫天，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貫休《讀玄宗幸蜀記》 宋璟姚崇死，中庸遂變移。如何遊萬里，祇爲一胡兒。泣濕乾坤色，飄零日月旗。火從龍闕起，淚向馬嵬垂。始憶張丞相，全師郭子儀。百官皆剽劫，九廟盡崩隳。塵撲銀輪暗，雷奔棧閣危。倖臣方賜死，野老不勝悲（時有羣叟遮道，泣見于上）。及霤飄淪日，行宮寂寞時。人心雖未厭，天意亦難知。聖兩歸丹禁，承乾動四夷。因知納諫諍，始是太平基。

元稹《連昌宮詞》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爲予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遂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纂錄續。李謨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荒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樹歌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鬬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

又《行宮》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楊億《明皇》 玉牒開觀檢未對，鬬雞三百遠相從。紫雲度曲傳浮世，白石標年盤半峰。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眞龍。蓬山鈿合愁通信，迴首風濤一萬重。

劉筠《明皇》 歲歲南山見壽星，百蠻迴首奉威靈。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復短亭。河鼓暗期隨日轉，馬嵬恨血染塵腥。西歸重按淩波舞，故老相看但涕零。

錢惟演《明皇》 山上湯泉架玉梁，雲中複道拂瑤光。絲囊暗結三危露，翠幰時遺百和香。枉是金雞親便坐，更拋珠被掩方牀。悤悤一曲《涼州》罷，萬里橋邊見夕陽。

蘇軾《讀開元天寶遺事》 姚宋亡來事事輿，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番石堡城。 潭裏春風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敷演

《玄怪錄·開元明皇幸廣陵》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陳于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士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于廣陵矣。」帝曰：「何術可使吾一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何獨陛下乎。」俄而虹橋起于殿前，板閣架虛楯若畫。師奏：「橋成，請行，但無回顧而已。」於是帝步而上之，太眞及侍臣高力士、黃旛綽、樂官數十人從行，步步漸高，若造雲中。俄頃之間，已到廣陵矣。月色如晝，街陌繩直，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女華麗，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乃蹈舞而拜，闤溢里巷。帝大悅焉，乃曰：「此眞廣陵也？」師曰：「請敕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矣。」於是作樂雲中，瞻聽之人，紛紜相蹈。曲終，帝意將迴，有頃之間，已到闕矣。帝極喜。人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久之未決。後數旬，廣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雲自西來，臨孝感寺道場上，高數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西去。官僚士女，無不具瞻。斯蓋陛下孝誠感通，玄德昭著，名應仙籙，道冠帝圖。不然，何以初元朝禮之晨而慶雲現，小臣賤修之地而仙樂陳。則垂衣裳者徒聞帝德，歌南風者才洽人心，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青瑣高議後集·唐明皇出獵以官爲酒令》 唐明皇居東宮日，出獵逐兎，馬決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隱隱望山洞軒中有人語笑，乃下馬繫古槐，獨步而行。見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輩，聚飲其中。衆不知是明皇，俱起揖。帝輒居主位，中有慍帝居上坐，頗不樂，一人乃起白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舉杯。」帝曰：「何令也？」曰：「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飲。」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願聞祖先官爵。」帝曰：「吾飲而後言。」乃飲一大巵云：「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見今是太子。」乃上馬。衆隨而視，見聯錢金勒，雙龍繡韉，馬走如飛，衆方驚也。

《初刻拍案驚奇》卷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儒斗異法。

雜錄

王琪《清輝殿觀唐明皇山水石字歌》 皇家四葉恢聖功，天臨日燭清華戎。漢條靜治洽柔教，老心稽古開神聰。有唐英主稱好文，仙毫灑落驅風雲。壯哉山水有奇字，煥乎八法存翠珉。自從棄置咸陽道，蘚駮煙滋委宮草。天開神寶會休辰，甄收再作皇居寶。如何淪棄三百春，迎逢睿鑒來紫宸。奎鉤粲粲光華動，羣玉森森氣象新。丹籙春妍瑞靄深，文梁藻棟結芳林。鴻翔鳳翥徑方丈，杯流泉涌蒙親臨。鰯臣榮幸從金輿，鉤婉魂驚拭目初。多慚攬筆非清藻，唯慶千齡際帝圖。

《東坡題跋·跋〈摘瓜圖〉》 元稹《望云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蜀。」信如稹言，豈有此權奇蹀躞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圓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馮存澄《爲明皇占》 明皇初爲臨淄王，欲平逆韋之禍，與道士馮存澄占卦。初得合因，再得斬關，三得鑄印乘軒。存澄曰：「此黃帝所以勝炎帝也。」其詞云云。明皇掩其口，使勿言，後舉事，果驗。 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

《**雲麓漫志**》卷四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間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堆，屬黃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又卷五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闌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狹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塡《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韻語陽秋**》卷一五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璡精於其事，明皇喜之，屢有賞賚，東坡所謂「汝陽眞天人，破帽插紅槿。纏頭三百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求浮蟻，奇毛或賜鷹。」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常有詩稱之曰：「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騰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喜處，豈特羯鼓而已哉！

《**能改齋漫錄**》卷二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爲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禱。既瘉，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爲壽，始見于此。

又《**逸文**》　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遊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記》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

陸游《**題明皇幸蜀圖**》　天寶政事何披猖，使典相國胡奴王。弄權楊李不足怪，阿瞞手自裂紀綱。八姨富貴尚有理，何至詔書褒五郎。盧龍賊騎已洶洶，丹鳳神語猶琅琅。人知大勢危累卵，天稔奇禍如崩牆。臺省諸公獨耐事，歌詠功德卑虞唐。一朝殺氣橫天末，匹馬西奔幾不脫。向來諂子知幾人，賊前稱臣草間活。劍南萬里望秦天，行殿春寒聞杜鵑。老臣儿齡不可作，魚蠹蛛絲《金鑑編》。

《**唐詩紀事**》卷二：開元間，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勑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今時，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也。」明皇愧且笑。

陳傅良《**題明皇醉歸圖**》　騎者兩人扶不正，夾道誰知爲萬乘。一人前馳一顧後，懷欲並驅無號令。狩人亦忘記鷹犬，仰視只愁天欲暝。有司刺候上起居，杳莫得祥宮鑰靜。嗚呼開元自英主，前鑒竟遺盈幅紙。君不見，漢宮圖姐己，未必當年甚如是。

劉子翬《明皇九馬圖》 書生兀兀圖不窺，見馬豈辨騮與騅。開圖九駿立突兀，摸索知是眞龍兒。奔雷蹴踏原野動，曳練慘錯風沙隨。華纓金絡豈不好，矯首奮迅那容羈。吾聞取驥如擇士，競愛妥帖驚權奇。士懷倜儻衆論斥，馬有顚頏羣駑欺。六閑豢養固恩厚，橫氣摧折常鳴悲。丹青儻不逢妙手，萬世豈識眞龍姿。因思中原政格鬬，鐵騎倏忽銀山移。著鞭安得致此物，掩畫四顧徒歔欷。

許月卿《題明皇貴妃上馬圖》 開元天寶號太平，快活三郎偏縱情。帝閑天驥雲雷駛，回首絕憐妃子醉。海棠酣春睡未足，扶上馬時頹山玉。二瑞兩邊扶蹋鐙，羣姬爭扶不用命。萬花叢玉山，花花朝王醉牡丹。共立馬前黃幡綽，獻笑容顏似嘲謔。三郎勒馬頻回頭，兩手按膝雙凝眸。夾立兩旁御弓箭，帶御器械如行殿。二瑞相語儼相向，貴妃未至龍顏望。龍顏不怡吾曹憂，昵昵私語雙燕秋。御前兩驥立仗俟，御龍整暇聊緩轡。卷中何止數十人，十人眼只在一身。朕能墜馬替妃子，不忍花飛驚玉體。三郎但念妃子醉，豈知身醉誤國事。無鹽爲后能強齊，夙夜警戒《雞鳴》詩。花鈿安得紛委地，馬嵬安得有墜時。

葉夢得《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迹如屈髮，今亡之矣。其旁有海棠一枝，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黃旛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時自適，但如畫中，亦安得有馬嵬事耶？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久陰初晴，爲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劉克莊《明皇按樂圖》 鶯囀花開春晝遲，掖庭無事方遨嬉。廣平策免曲江去，十郎談笑居臺司。屏間無逸不復睹，教雞能鬥馬能舞，戲呼寧哥吹玉笛，催喚花奴打羯鼓。南衙臺臣朝見疏，老伶巨璫前後趨。阿瞞半醉倚玉座，袖有曲譜無諫書。金盆皇孫眞龍種，浴罷六宮競圍擁。惜哉傍有錦繡兒，蹴破咸秦跳河隴。古來治亂本無常，東封未了西幸忙。輦邊貴人亦何罪，禍胎似在偃月堂。今人不識前朝事，但見斷縑裝束異。豈知當日亂離人，說着開元總垂淚。

洪咨夔《題鍾春伯所示周昉〈明皇對奕圖〉》 寶欄十二午陰移，思入云霄落子遲，當局早知提醒着，危機應不墮蛾眉。

吳師道《唐陳宏畫〈明皇擊桐圖〉》 三郎半醉玉顏開，手戛青桐舞節催，老樹無情應解笑，曲成那得鳳凰來。

盧集《題周怡臨韓干〈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灞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升庵詩話·劍門明皇詩》 予往年過劍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春酒堂詩話》 唐玄宗見青蓮「飛燕新妝」詩而能不怒，見襄陽「不才明主棄」句而怒之，此所以爲命也夫。

《全唐文紀事》卷一〇二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

王桐鄉《讀唐元宗記》 皇天鑒晨牝，高廟降神靈。深沉收廟算，散落出天星。風雲掃周餘，日月光唐經。殷鑒豈遠而，胡味前車懲。冰山塞相府，禍水滿掖庭。賜第過乘輿，設榻凌御屏。胡兒眼孔大，天子無尊榮。中有耻言者，擲筆但吞聲。倏然漁陽變，一鼓如西征。河北指顧間，二十二降城。潼關半夜開，長安火不明。乘輿夜西狩，寂寞出咸京。天人滿道路，風雨秋葉零。昨爲金玉枝，今作逋逃丁。天子保四海，骨肉無依憑。百里馬嵬訣，如在萬里行。六軍不肯發，右相首離形。忍割肺腑恩，寧顧星夕盟。閬關蜀道難，腸斷雨淋鈴。此時何復道，但恨無國禎。曲江杳何許，平原不知名。君子道落漠，小人勢崢嶸。巍巍太宗業，飄蕩隨蓬萍。所幸一脈存，太子北收兵。所脫讒言中，其心常怔怔。靈武事可嗟，亦復有可矜。殆哉李林甫，萬段不足形。一時天寶事，足戒千萬齡。

丁仙芝

論述

《吟窗雜録・歴代吟譜》引殷璠評　仙芝詩，婉麗清新，迥出凡俗，恨其文多質少。

《餘杭醉歌贈吴山人》《唐詩解》卷一一：按仙芝嘗爲餘杭尉，在縣與山人同遊，美其閒逸而進以酒也。言燕巢幙而語梁，烏城棲而不入府，以比山人雖客遊於我，而不可屈以吏事。當城頭鼓聲初曙，適見櫻桃始開，即命沽酒與山人爲竟日之樂，至月明方遣歸，其盡歡如此。《龍性堂詩話續集》：此篇句句字字古調，唐人絶無此等筆。王元美謂此歌千古絶唱，正不在多。知音知言！《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中用二句韻，後用六句一韻，趁筆勢立局。「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歸。」此正寫醉餘杭也。櫻桃花開得撩亂，當軒發色，上映樓臺，此時豈可不醉。不惜十千以沽美酒，在此春城，招山人共飲長命之杯，及其既醉而月上，是留君以待月也。山人欲去，還將明月送回，知不肯在府中久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四句比山人之高，宛然樂府。

《京中守歲》《唐詩歸》卷一四：「守歲多燃燭，通曉莫掩扉。客愁當暗滿」，鍾惺評：此滿字，與「巷中情思滿」滿字同妙。又：「春色向明歸」，鍾惺評：當暗滿，向明歸，各有實境，解不出。《唐詩評選》卷三：事止詞盡，點染處只從帶出，雖風力稍弱，猶賢於孟浩然十輩以上。

《渡揚子江》《唐詩解》卷三七：此賦江中之景。驛在江北，城在江南，承上兩畔而言也。江經潤而出海，近海而無邊音，則宇內方寧，江寒而生朔風，則秋色將暮，是以有此楓葉之聲耳。《唐詩評選》卷三：首句一望字統下三句，結更聞二字，引上邊音朔吹，是此詩針綫。作者非有意必然，而氣脈相比，自有如此者。唯然，故八句無一語入情，乃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語會。詩之爲道，必當立主御賓，順寫現景。若一情一景，彼疆此界，則賓主雜遝，皆不知作者爲誰。意外設景，景外起意，抑如贅疣上生眼鼻，怪而不恆矣。《古唐詩合解》卷八：「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此止渡江實景，江波空闊，中流一望，而兩岸俱明，下聯即承兩岸。「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江流入海而盡，海上之氣，即爲邊陰。宇內既寧，故邊陰亦靜也。江至秋而寒，朔吹當生矣。前解正寫渡揚子江，移不得他處，後解乃江景。

《剡溪館聞笛》《唐詩歸》卷一四：「夜久聞羌笛，寥寥虛客堂。山空響不盡，谿靜曲宜長。草木生邊氣，城池泛夕涼」，譚元春評：與「響盡惟空林」同意，非單言草木城池也。「虛然異風出，彷彿宿平陽」，鍾惺評：妙在後四句，一字不說笛，卻字字是笛之妙，此正所謂深遠。

《江南曲五首》一《唐詩歸》卷一四：「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譚元春評：有情至此極矣。

又四《圍爐詩話》卷二：丁仙芝《採蓮曲》，五絶句也。《品彙》聯爲一篇，收之五古中，誤也。此詩落想最爲飄忽，如云：「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何處得來？

傳記

《唐詩紀事・丁仙芝》　仙芝，潤州曲阿人。登開元進士第，爲餘杭尉。

《嘉定鎮江志・人物》　丁仙芝，【略】進士第。

紀事

懶光羲《貽丁主簿仙芝别》　赫赫明天子，翹翹臺秀才。昭昭皇宇廣。隱隱雲門開。搖曳君初起，聯翩予復來（丁侯前舉，予次年舉）。兹年不得意，相命遊靈臺（同爲太學諸生）。驊騮多逸氣，琳瑯有清響。聯行擊水飛，獨影凌虛上（同年舉，而丁侯先第）。關河施芳聽，江海徼新賞。斂衽歸故山，敷言播天壤。雲峰雖有異，楚越幸相親。既别復遊處，道深情更殷。下愚忝聞見（予後

及第，又應制授官），上德猶邅迍。偃仰東城曲，棲遲依水濱。脫巾從會府，結綬歸海裔。親知送河門，邦族迎江滸。夫子安恬淡，他人悵迢遞。飛艎既眇然，洲渚徒虧蔽。人謀固無準，天德諒難知。高名處下位，逸翮棲卑枝。去去水中沚，搖搖天一涯。蓬壺不可見，來泛躍龍池。

《國秀集・目錄中》 餘杭尉丁仙芝，一首。

盧幼平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濟江之姿，巍峨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盧氏大房 暄，生湮、幼平。幼平，太子賓客。

《嘉泰吳興志・郡守題名》 盧幼年（爲平之誤字），寶應二年自杭州刺史授，遷大理少卿。《統記》云永泰二年。

又《塘》 荻塘，在湖州府南一里餘。【略】開元中，烏程令嚴謀道，廣德中，刺史盧幼平、元和刺史孫儲，並加增修。

岑參《送盧郎中除杭州赴任》 罷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海雲迎過楚，江月引歸吳。城底濤聲震，樓端蜃氣孤。千家窺驛舫，五馬飲春湖。柳色供詩用，鶯聲送酒須。知君望鄉處，枉道上姑蘇。

皎然《冬日遥和盧使君幼平綦毋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湖亭》 仁坊標絕境，廉守蹠高蹤。天曉纔分刹，風傳欲盡鐘。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雲開七葉峰。寒芳艾綬滿，空翠白綸濃。逸韻知難繼，佳遊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爲我久從容。

又《秋日遥和盧使君遊何山寺宿敭上人房論涅槃經義》 江郡當秋景，期將道者同。跡高憐竹寺，夜靜賞蓮宮。古磬清霜下，寒山曉月中。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翻譯推南本，何人繼謝公。

又《陪盧使君登樓送方巨之還京》 萬里汀洲上，東樓欲別難。春風潮水漫，正月柳條寒。旅逸逢漁浦，清高愛鳥冠。雲山寧不起，今日向長安。

又《同諸公奉侍祭岳瀆使大理盧幼平自會稽迴經平望將赴於朝廷期過故林不至（用題中韻）》 望祀崇周典，皇華出漢庭。紫泥頒會計，玄酒薦芳馨。聖慮多虔肅，齋心合至靈。占祥刊史竹，筮日數堯蓂。禮秩加新命，朝章篤理刑。敷誠通北闕，遺愛在南亭。碧水思曾泛，磯山憶重經。清風門客仰，佳頌國人聽。攀桂留卿月，徵文待使星。春郊迴駟牡，遙識故林青。

又《春日和盧使君幼平開元寺聽妙柒上人講》 仁聖垂文在，虛空日月懸。陵遲追哲匠，宗旨發幽詮。法受諸侯請，心教四子傳。春生雪山草，香下棘林天。顧我從今日，聞經悟宿緣。涼山萬里去，應爲教猶偏。

又《奉同盧使君幼平遊精舍寺》 影剎西方在，虛空翠色分。人天舜後見，猿鳥定中聞。眞界隱青壁，春山凌白雲。今朝石門會，千古仰斯文。

又《烏程李明府水堂同盧使君幼平送柒上人遊五臺》 身將劉令隱，經共謝公翻。有此宗師在，應知我法存。問心常寂樂，爲別豈傷魂。獨訪華泉去，秋風入雁門。

又《九日同盧使君幼平吳興郊外送李司倉赴選》 重陽千騎出，送客爲踟躕。曠野多搖落，寒山滿路隅。晴空懸蒨旆，秋色起菱湖。幾日登司會，揚才盛五都。

又《同盧使君幼平郊外送閻侍御歸臺》 留餞飛旌駐，離亭草色閒。柏臺今上客，竹使舊朝班。日落東西水，天寒遠近山。古江分楚望，殘柳入隋關。戀闕心常積，迴軒日不閒。芳辰倚門道，猶得及春還。

白鍠

白居易《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

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彰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彰之失，彰不聽，公因留一書移彰，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舊唐書・白居易傳》　溫生鍠，歷酸棗、鞏二縣令。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下》白氏　溫，檢校都官郎中，生鍠，鞏令。

張均

論述

《岳陽晚景》《唐詩解》卷三七：首以景紀時，中因時叙景，末嘆土俗之異也。蓋將晚而鴉集，秋深而雁歸，日浮霞映，將晚之景也。蘆白柿紅，深秋之色也。此時當授衣矣，而衣猶未成，非南方多暑之故乎？日沉波而返照，勢如浮出，若作去字，便淺。《古唐詩合解》卷八：「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雁歸。」鴉集自是晚景，雁歸自在秋時，紀時取景，手法靈活。「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此以返照承晚景也。日落浴於水面，若浮出者，其晴霞映江而飛，五色絢彩，眞奇觀也。「洲白蘆花吐，圍紅柿葉稀。」此寫秋深時候，爲九月作轉也。洲之白以蘆花，圍之紅由柿葉，然曰葉稀，則紅而落者多。「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蘆花吐白，柿葉飄紅，此正九月授衣之候也。今以長沙卑濕地暖而未成衣耳，賈生謫長沙。暗用此事。又：前解實寫晚景，後解虛叙晚秋，結寓遷謫之意。《小請華園詩話》卷下：至若張均之「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巴丘春作》《唐詩鏡》卷九：島戶二語，異境佳句。

《宗廟加籩豆議》《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古文評論》：張均《宗廟加籩豆議》，孝思無窮，而常典有制，範圍古今，所以安人情而順天道也。斯文殆發明禮經之義。

傳記

《舊唐書・張均傳》　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戶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爲戶部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常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呂諲條流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紀事

《大唐新語・諷佞》（玄宗不察國忠之誣，疑垍漏洩，大怒。）黜垍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埆爲宜春郡司馬。

《安祿山事迹》卷下　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

《太平廣記》卷一八六引《玄宗實錄》　中書舍人張均知考，父左相張說知

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

《唐詩紀事・張均》　均，丞相說之子也，說最鍾愛，其情見于《岳州別均》之作。說爲左相，知官考，均時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略】均能文，爲大理卿。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免死，流合浦。

《唐才子傳・張說》　子均，開元四年進士，亦以詩鳴。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均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張均集》二十卷。

藝　文

張說《與趙冬曦尹悉子均登南樓》　危樓瀉洞湖，積水照城隅。命駕邀漁火，通家引鳳雛。山晴紅藥匝，洲嶢綠茵鋪。舉目思鄉縣，春光定不殊。

又《岳州別子均》　離筵非燕喜，別酒正銷魂。念汝猶童孺，嗟予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盧象《贈張均員外》　公門世緒昌，才子冠裴王。出自平津邸，還爲吏部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趨北禁長。時人歸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鵡，天池待鳳凰。承歡曦日顧，未紀後時傷。去去圖南遠，微才幸不忘。

白履忠

《舊唐書・隱逸傳・白履忠》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稽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綿簡，道貫丘園，探賾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龍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辭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奬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卧，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大唐新語・隱逸》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辭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惟精賁山藪，實欲奬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太平廣記》卷四九四引《譚賓錄》　白履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愔、楊瑒皆薦之。尋請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履忠曰：「吾子家貧，竟不霑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署排門夫，履忠特以讀少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五品家，終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

《舊唐書・良吏傳・楊瑒》　（開元）十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滄州人王迥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優長，德行純茂，堪爲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以奬儒學之路。」及追至，迥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爲皇太子侍讀；履忠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

《新唐書・藝文志三》　白履忠注《老子》。白履忠注《黃庭內景經》，卷亡。又，《三玄精辯論》一卷。

又《藝文志四》《白履忠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白履忠集》十卷。

王之渙

論述

綜論

倪元璐《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序》　終唐世，首推李、杜，而「湘靈鼓瑟」，錢起先登；「白練青山」，徐凝作解。少陵短于絕句，而《西宮》、《出塞》，獨首昌齡；青蓮豪宕自喜，而《感遇》、古風，終遜伯玉。至旗亭聽咏，亦止并州、常侍數輩焉。

《戴酒園詩話・詩歸》　王之渙開元中有盛名，今惟傳四絕句，又不盡佳。若果止四絕，則旗亭中亦不敢與少伯、達夫以歌辭之多寡角勝負矣。劉〈脊虛〉詩之傳不廣，亦王類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　王之渙「黃河遠上」之外，五言如《送別》及《鸛雀樓》二篇，亦當入旗亭之畫。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王之渙》　一道黃河滾滾流，中條山下夕陽浮。詩情何必窮千里，只爲高登鸛鵲樓。從來才子事吟哦，每到言情更可歌。不說柳條攀折去，那知春日別離多。旗亭休暇喜同遊，正值梨園讌酒樓。詩與高王分甲乙，祇緣佳妓唱《涼州》。

陳宸書《次韓南齋論詩絕句》　心力全拋只自知，半生辛苦爲吟詩。「黃河遠上」雙鬟唱，自有旗亭畫壁時。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專論山右詩人・王之渙》　「春風不度玉門關」，雋絕三唐誰可攀？千古豔稱紅袖拂，爭如絕句唱雙鬟。

分論

《登鸛鵲樓》《溫公續詩話》：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于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詩，【略】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下》：苕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則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渙也。【略】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略】添著一語不得乃可。《唐詩解》卷二三：日沒河流之景，未足稱奇，窮目之觀，更在高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大豁眼界。魏慶之評：上聯向背句法。周珽評：日從山盡，河向海流，亦稱奇觀矣。登望之意，猶爲未足。其襟懷如何。欲窮、更上四字，有味，妙。《古唐詩合解》卷四：「白日依山盡」，樓前所望者中條之山，其山高大，日爲所遮，本未盡而若依山盡者，山高可知。「黃河入海流」。黃河蒼茫，其勢直下，如見其入于海者。二句皆從樓上望見，已盡目力所窮矣。「欲窮千里目」，此轉語，猶以爲目力未窮，不能見及千里外也。「更上一層樓」。若欲窮目力之勝，于此樓上再上得一層纔好，此皆詩人題外深一層寫作，設此虛想，非眞有樓上，樓尚未登也。此截中二聯對法，卻又做不得中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四語皆對，讀去不嫌其排，骨高故也。《唐賢三昧集》卷中：黃培芳評：對起，順叠收。上二句橫說樓所見之大，下二句竪說樓所臨之高。《養一齋詩話》卷九：沈存中云：「鸛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暢當、李益三詩能狀其景。」按之渙「白日依山盡」一絕，市井兒童，皆知誦之，而至今斬然如新。《峴傭說詩》：五言絕句，截五言律詩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略】有截後四句者，【略】有截中四句者，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

《送別》《唐詩解》卷二二：離別之多，柳尚不勝攀折，豈人情所能堪。《古唐詩合解》卷四：「楊柳東風樹」，以折柳送別，故即拈柳以寫別情。此柳

也，慣在春風中搖動，直作東風樹云。「青青夾御河」，東風一吹，則青青矣。灞橋在長安。夾河，正贈別地也。「近來攀折苦」，近來夾河之柳，苦於人之攀折者，其故爲何？「應爲別離多」，應爲別離者多，故折者亦多。此與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意同，而不遣柳條青之句更深。《唐賢三昧集》中卷：絕句足與王、李方駕。《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王維「紅豆生南國」，王之渙「楊柳東門樹」，李白「天下傷心處」，皆直舉胸臆，不假離鏤，祖帳離筵，聽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

《涼州歌》《絕句衍義箋注》卷一：此詩言恩澤不及于邊塞，所謂君門遠于萬里也。《升庵詩話・子美贈花卿》：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略】王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爲《梁州歌》。《藝圃擷餘》：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唐詩解》卷二七：此狀涼州之險惡也。河出崑崙，東流漸下，今西向視之，則遠上雲間矣。城在萬山之中，猶爲險僻，是眞春光不到之地也。春不至則柳不生，羌笛何須怨之哉。王元美取此詩爲絕句第一。《唐詩鏡》卷一六：「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此是怨調，思巧格老，跨絕人遠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初七絕》孫鑛評：于鱗云：唐七言絕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藝苑卮言》述之。然不知乃用修品也。後二句不太直乎？且何不曰「周時明月」。咦，是詩特前兩句佳耳，後兩句無論太直，應上不響。「但使」、「不教」四字，既露且率，無高致，而着力喚應，愈覺趣短。以壓萬首可乎？釋氏稱食蜂蜜中邊甜，此唯「黃河遠上」足當之。總看佳句，摘其落意，可解不可間，亦佳。以當第一，無愧也。「洞庭西望」，壯而渾；「錦城絲管」，工而婉；「蒲桃美酒」，豪而暢。與「秦時明月」皆堪伯仲。其次則《清平》一、三乎。總之，太白第一，少伯次之。又《盛七絕中》：周珽評：何仲德爲警策體，謂機警，超卓。又高仁立評：此詩有齊梁之風。又魏慶之評：三百篇之餘味，黯然猶存。周敬評：落句明以天道不與夷狄誅厭猶夏之心，隱然筆下。又焦竑評：此言恩澤不及于邊塞，所謂君門遠于萬里。薛能《柳枝詞》「和花春雪九重城」亦此意。又周珽評：笛有《梅花落》曲，李白詩則曰：「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笛有《折楊柳》曲，王之渙詩則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二詩俱借笛曲以寄情，然李詩似怨吹笛擾亂客思，致五月有落梅之悽。王詩似怪笛空聞春光不到，無容可怨之處，思奇調絕，巧出天工。《圍爐詩話》卷三：《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可言「直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證而盡改之。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序》：考之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多當時名士所爲絕句爾。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古唐詩合解》卷五：「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源出崑崙，東流於邊外之地。故從西望之，其渺遠無際，如挂在白雲間者。亦以見邊地之空闊，所見惟黃河而已。「一片孤城萬仞山」，城之孤而曰一片，見其小也。山既高削，林木必然稀少。上句黃字與白字應，下句一字與萬字應，是各爲自對。「羌笛何須怨楊柳」，笛在羌，故云羌笛，絕域而聞笛聲之哀，必然有離別之感。而怨此楊柳，蓋因笛曲有折柳。而人之將別必折柳，故怨楊柳。今若爲呼羌笛而勸之，何須怨柳，正以玉關外柳不任受怨也。「春風不度玉門關」，何以玉關外之楊柳不受人怨，蓋楊柳須得春風吹蕩而生。今春風不過玉門，則玉門關外安得有任怨之柳，玉關外之寒苦如此。《古歡堂集・論七言絕句》：「工夫轉換之妙，全在第三句，若第三句用力，則末句易工。」滄溟之言蹠矣。然實二十八字俱有關合，乃成一首，學者細玩「黃河遠上」之篇，思過半矣。《說詩晬語》卷上：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一瓢詩話》：賀黃公極贊「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以爲苦思激成快響。殊不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其苦思妙響，尤得風人之旨。《西圃詩說》：王龍標、高達夫、王幷州偕飲旗亭，伎歌三人絕句，至「黃河遠上」篇，幷州自贊，二公亦皆帖服。若今人則各不相下矣。何者？音外之音，味外之味，正自索解人不得也。《詩學源流考》：而樂人所歌，又在諸名人絕句，如王之渙之《涼州詞》、王維之《陽關三疊》，其尤著者。《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王之渙獨以「黃河遠上」一篇當之。彼不厭其多，此不愧其少，可謂拔戟自成一隊。又《論文雜言四十一則》：或謂王之渙「黃河遠上」一篇之外，何不多見？余應之曰：「神

來之作，即作者亦不能有再。」《唐賢三昧集》卷中：黃培芳評：笛中有《折柳曲》，然春光已不到，尚何須作楊柳之怨乎？明說邊境苦寒，陽和不至，措詞宛委，深耐人思。《退庵隨筆・學詩一》：詹去矜云：【略】詩家惟唐律最嚴，如太白《清平調》，君平《寒食詩》，二王《涼州詞》、《閨怨》，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何必非樂府乎？《養一齋詩話》卷九：李于鱗論唐人七絕，以王龍標「秦時明月」爲第一，人多不服。王敬美云：「于鱗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按于鱗雅好餖飣字句爲奇，故敬美用此刺之。然敬美首選「黃河遠上」、「蒲萄美酒」二詩，究之調高議正，仍以「秦時明月」一篇爲最，不得緣于鱗好奇，而抑此名擯也。《峴傭說詩》：「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

《九日送別》《唐詩解》卷二七：以故人絕少之處而又送別，情極悽慘。況芳菊之酒難常，斷蓬之飛日遠耶！《古唐詩合解》卷五：「薊庭蕭瑟故人稀」，薊庭北地，秋風蕭瑟，又且故人稀少，俱屬可悲。「何處登高且送歸」，時逢九日，未知登高何處，正宜共賞佳節，以見我故人之情。今且送君獨歸，握別之際，何以爲情哉。「今日暫同芳菊酒」，即今日同把菊花之杯，恨不能久，不過暫時歡叙耳。「明朝應作斷蓬飛」，蓬斷隨風飄揚遠去，即使今日把臂爲歡，明朝不知飄揚何處矣，復能對此芳菊哉。

傳記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才命者自然冥數，軒冕者儻來寄物，故有修聖智術，講仁義行，首四科而早世；懷公輔道，蘊人倫識，官一尉而卑棲。命與時歟！才與達歟！不可得而偕歟！公名之渙，字季淩，本家晉陽，宦徙絳郡，即後魏絳州刺史隆之五代孫。曾祖信，隋朝請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縣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陽翟丞、瀛州文安縣令；父昱，皇鴻臚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儀縣令。公即浚儀第四子。幼而聰明，秀發穎悟，不盈弱冠，則究文章之精；未及壯年，已窮經籍之奧。以門子調補冀州衡水主簿，氣高於時，量過于衆，異毛義捧檄之色，悲不逮親；均陶潛屈腰之恥，勇於解印。會有誣人交構，公因拂衣去官，遂優遊青山，滅裂黃綬。夾河數千里，籍其高風，在家十五年，食其舊德。雅淡珪爵，酷嗜閑放，密親懿交，惻公井渫，勸以入仕，久而乃從，復補文安郡文安縣尉。在職以清白著，理人以公平稱，方將遐陟廟堂，惟茲稍漸磐陸，天不與善，國用喪賢。以天寶元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終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惟公孝聞于家，義聞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曠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頌發揮之作，詩騷興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以天寶二年五月廿二日葬於洛陽北原，禮也。嗣子炎及羽等，哀哀在疚，欒欒其棘。堂弟永寧主簿之咸，泣奉清徽，託誌幽壤，能忝疇舊，敢讓其詞。銘曰：蒼蒼窮山，塵復塵兮；鬱鬱佳城，春復春兮；有斐君子，閉茲辰兮；吁嗟海內，涕哀辛兮；矧伊密戚，及故人兮。

《舊唐書・王緯傳》　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賁、之渙皆善屬文。

《新唐書・王緯傳》　王緯，字文卿，幷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尉，與弟之賁、之渙皆有文。

《唐詩紀事・王之渙》　之渙，幷州人，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天寶間人。樂天作《滁州刺史鄭昈基誌》云：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聯唱迭和，名動一時。

《唐才子傳・王之渙》　之渙，薊門人。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中折節工文，十年名譽自振。耻困場屋，遂交謁名公。爲詩情致雅暢，得齊梁之風。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律。與王昌齡、高適、暢當忘形爾汝。嘗共詣旗亭，有梨園名部繼至，昌齡等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謳詩，以多者爲優。」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唱適一絕句。之渙曰：「樂人所唱皆下里之詞。」須臾，一佳妓唱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復唱二絕，皆之渙詞。三子大笑曰：「田舍奴，吾豈妄哉！」諸伶竟不諭其故，拜曰：「肉眼不識神仙。」三子從之，酣醉終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詩傳于今。」

紀事

《集異記》卷二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

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二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三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藝文

高適《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 適遠登薊丘，茲晨獨搔屑。賢交不可見，吾願終難說。迢遞千里遊，羇離十年別。才華仰清興，功業嗟芳節。曠蕩阻雲海，蕭條帶風雪。逢時事多謬，失路心彌折。行矣勿重陳，懷君但愁絕。

《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 胡人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月閒。借問落梅凡幾曲，從風一夜滿關山。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王之渙》 「一片孤城萬仞山」，旗亭貰酒唱伶官。平明送客連江雨，比似龍標七字難。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二九 絕妙黃河遠上詞，旗亭畫壁酒酣時。諸公田舍吾寧妄，笑指雙鬟是可兒。

吳騫《論詩絕句十二首》五 畫壁當年事久徂，歌來皓齒定非誣。如何直上黃沙句，眞本翻歸計敏夫。

雜録

《優古堂詩話・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微《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蜚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太白》 苕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羌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之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養一齋詩話》卷九 《容齋隨筆》引《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按「奐」字必係「渙」字之訛，「諸」字必係「當」字之訛。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暢當與韋蘇州屢有唱和，本屬勝流，故其《鶴雀樓》詩，卓絕時輩如此。歷考他本，皆無作王之奐、暢諸者，溫公所見，不知何據？容齋未加訂正，亦不可曉。

張楚

韋瓘《修漢太守馬君廟記》 開元中，刺史張楚深念功本，爰立祠宇。久而陊敗。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嚕嗜，少小不爲；蘧除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廁迹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藕蕘。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書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斟酒臠肉，何會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職，許公榮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縣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値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蹙，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僑裝未空，同霧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燒粥和酒，復有慙嫗，提携破篋，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慘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鬱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睹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宦連兩載，事同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關，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辭翰，公以本可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爲繁冗。今公金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疏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斑鬢，難爲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嘆息！非辭坎壈，但媿揶揄。徧觀昔人沈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卻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一二 戶部員外郎：張楚。又，祠外。

《登科記考》卷六 開元七年，文詞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張楚、孟萬石、孫翅、彭殷賢、王縉。張楚，《文苑英華》注云第五人。

王迥

孟浩然《上巳洛中寄王九迥》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鬬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又《遊精思觀回王白雲在後》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

又《春中喜王九相尋》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開尊共解酲。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又《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逶迤遶碧流，鴛鴦鸂鶒滿灘頭。灘頭日落沙磧長，金沙熠熠動飈光。舟人牽錦

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又《同王九題就師山房》 晚憩支公室，故人逢右軍。軒窗避炎暑，翰墨動新文。竹蔽簷前日，雨隨階下雲。周遊清蔭徧，吟卧夕陽曛。江靜櫂歌歇，溪深樵語聞。歸途未忍去，攜手戀清芬。

又《贈王九》 日暮田家遠，山中勿久淹。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潛。

又《白雲先生王迥見訪》 閒歸日無事，雲卧晝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子。居閒好芝術，采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澤水。手持白羽扇，腳步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還洗耳。

又《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夕陽開返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如失。

吳鞏

獨孤及《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銘》 開元十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書判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鞏、裴朏、李宙、張烜等十學士參焉。凡所升獎，皆當時才彥，考判之目，由此始也。

《舊唐書·吳少微傳》 微子鞏，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唐會要·貢舉中·制科舉》 (開元)十七年，才高未達沈迹下僚科，吳鞏及第。

《太平寰宇記》卷六 關龍逢墳在靈寶縣西南七里，開元十三年立碑，舍人吳鞏之詞。

《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 吳中舍鞏，侍御少微子。開元中，爲中書舍人。以文行知名，人爲改故鄉石舌山爲鳳凰山、蓮池爲鳳凰池。

《新安志》卷六 少微子鞏，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二 碑陰題名 監察御史并□□□ 吳鞏。

又卷三 碑左稜題名 吳鞏。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七年 才高未達、沉跡下僚科：吳鞏。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 《吳鞏集》一卷，《全唐詩稿》六百五十三。

孟浩然

論述

綜論

陶翰《送孟大人蜀序》 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幼高爲文。天寶年，始游西秦。京師詞人，皆嘆其曠絕也。觀其匠思幽妙，振言孤杰，信詩伯矣。不然者，何以有聲於江楚間？嗟夫，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風塵所已，然謂天下無否泰。無時命，豈不謬哉。翰讀古人文，見《長楊》、《羽獵》、《子虛》賦，壯哉。至廣漢城西三千里，清江貪綠，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子之興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贈。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學不爲儒，務掇青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游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

《河岳英靈集·孟浩然》 余嘗謂禰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聲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台，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浩然詩文彩芊茸，經緯綿密，半邊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無論興象，兼復故實。又「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亦爲高唱。

唐彥謙《憶孟浩然》 郊外凌兢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內，趣入春風柳絮中。

《廣川畫跋·書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

其擁襥襮，負笭箵，墮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崎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賞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詣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突，則胸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爲此哉？不然綮何以知此？

《後山詩話》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韵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孟浩然》　詩句以一字爲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石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澹」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烏得而爲佳句哉。

《臞翁詩評》　孟浩然如洞庭初波，木葉微落。

《滄浪詩話・詩辨》　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又《詩法》　孟浩然之詩，諷咏久之，有金石宮商之聲。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孟浩然詩，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館閣諸彥嘆服，而集中不收，豈逸其全篇乎。《寄衣曲》云：「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又「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蘿間」，警語不一。老杜少所推服，獨稱其句句堪傳，集中每以孟先生目之。

劉辰翁《孟浩然詩集跋》　生成語難得，浩然詩高處，不刻畫，只似乘興，蘇州遠在其後，而澹復過之。

又　韋應物居官，自愧悶悶，有恤人之心。其詩如深山采藥，飲泉坐石，日宴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徧入幽寺。二人趣意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石，孟詩如雪，雖澹無彩色，不免有輕盈之意。

《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　孟浩然高抗有節，一時豪杰翕然慕仰，非特以其詩也。張承吉云：「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所以自處者如此。

張玉穀《詠史》　風剪銀潢雪滿天，蹇驢騎過灞橋邊。詩愁萬斛應難載，非爲馳驅老不便。

《唐詩品》　鹿門山人孟浩然襄陽，氣象清遠，心悰孤寂，故其出語灑落，洗脫凡近，讀之渾然省淨，而采秀內映，雖悲感謝絕，而興致有餘。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調不及王右丞，而閑澹疏豁，慷慨自得之趣，亦非二公之長也。世代下流，崇慕冠紱，孟君淪落江海，遂阻聲華，傳之後世，悠然隱意更高。孟君之節，夫亦久而後定者耶！

《麓堂詩話》　唐詩李杜之外，王摩詰、孟浩然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又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天下傳後世，奚必以律爲哉？

《存餘堂詩話》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人醋瓮，皆苦吟之驗也。

《升庵詩話・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

《四溟詩話》卷二　李空同評孟浩然《送朱二詩》曰：「不是長篇手段。」浩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爾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卷江河之勢，空同之評是矣。

又　律詩雖宜顏色，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兩聯濃，前後四句淡，則可；若前後四句濃，中間兩聯淡則不可。亦有八句皆濃者，唐四杰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非筆力純粹，必有偏枯之病。

《藝圃擷餘》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并稱王孟。

《國雅品・士品二》　殊不知律者以古雅沈鬱爲難，而七言尤不易。往有誦先輩七言律句，各減去二字，亦成章，舉座大笑，故在句句字字不可斷爲工。又以句句字字直屬爲病，在氣貫節續，如脈絡然。所謂圓如貫珠者，即衲子數珠，若減截一二子，便不成串矣。雖盛唐諸公，惟王維、李頎二三家臻妙，太白、浩然便不諧矣。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韵超然，此其占便宜處。

又《近體上・五言》　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閑而不遠，頗覺輕揚。可取者一味自然。

又《近體下・絶句》　盛唐長五言絶，不長七言絶者，孟浩然也。

又　浩然清而曠。

《唐詩歸》卷一〇　鍾惺評：浩然詩，當於清淺中尋其靜遠之趣，豈可故作清態，餘其寒窘，爲不讀古不深思人便門。

《唐音癸籤・評匯一》　孟浩然詩祖建安，宗淵明，冲澹中有壯逸之氣。

《詩鏡總論》　孟浩然詩材雖淺窘，然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

《唐詩鏡》卷一一　孟浩然才氣清高，蘊藉殊少，觀其歌詠，此中底裏已略盡矣。

《詩源辯體》卷一六　孟浩然古律之詩，五言爲勝。五言則短篇爲勝。古詩長篇，不韵者皆雜用律體，仄韵者亦多忌「鶴膝」。子美稱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正謂其古律短篇勝耳。元美亦謂：「浩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深得之矣。

又　浩然才力雖小，然爲短篇則有餘。李、杜、摩詰并相推重。李詩云：「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杜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摩詰愛其詩，嘗過郢州，畫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今人心知其美而未敢顯言贊之者，蓋緣世多誇大之士，動以崢嶸浩瀚爲務。恐人以狹小視之耳。此不自信之過也。王敬美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佻佻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并稱『王孟』云。」

又　胡元瑞云：「孟詩淡而不幽，閑而匪遠，可取者一味自然。」愚按：唐人律詩以興象爲主，風神爲宗。浩然五言律興象玲瓏，風神超邁，即元瑞所謂「大本先立」，見謝靈運論中。乃盛唐最上乘，不得偏於閑淡幽遠求之也。中如「北闕休上書」、「迢遞三巴路」、「人事有代謝」、「木落雁南度」等篇，皆一氣渾成，與高適「行子對飛蓬」、岑參「聞說輪台路」、摩詰「風勁角弓鳴」等篇相類，既未可以句摘，亦未可以字求也。皮日休摘浩然佳句，以配六朝諸子，是豈足以知浩然哉。

又　古人爲詩，有語語琢磨者，有一氣渾成者。語語琢磨者稱工，一氣渾成者爲聖。語語琢磨者，一有相類，疑爲盜襲。一氣渾成者，興趣所到，忽然而來，渾然而就，不當以形似求之。試觀浩然五言律，入錄者無一句人不能道，然未有一篇人易道也。後人才小者輒慕浩然，然但得其淺易耳。

又　李、杜二公詩甚多，而浩然詩甚少。蓋二公才力甚大，思無不獲。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故其五言律皆忽然而來，渾然而就，而圓轉超絶，多入於聖矣。須溪謂「浩然不刻畫，只似乘興」，滄浪謂「浩然一味妙悟」，皆得之矣。

又　杜子美《題王宰山水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迹。」夫一水一石，寧必十日五日哉？直是興到方始下筆耳。浩然爲詩亦然。

又　五言律，摩詰風體不一，浩然機局善變。然摩詰可學，而浩然不易學也。浩然如「雲海訪颺閭」、「沿泝非便習」、「士有不得志」、「拂衣去何處」、「府寮能枉駕」、「敝廬在郭外」、「聞君息陰地」、「與君園廬并」、「去國已如昨」、「少小學書劍」、「挂席東南望」、「遑遑三十載」、「南國辛居士」、「舊國余歸楚」、「二月湖水清」等篇，格雖稍放而入小變，然皆神會興到，隨地化生，未可以智力求之。至如「欣逢柏台舊」、「義公習禪寂」、「支遁初求道」、「龍象經行處」等篇，則皆幽遠清曠，以丘壑勝者也。元瑞謂：「孟詩淡而不幽，閑而匪遠。」予未敢信。

又　浩然五言律，如「少小學書劍」、「挂席東南望」等篇，徹首尾不對，然皆神會興到，一掃而成，非有意創別也。李太白亦然。

又　王士源云：「浩然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獨步。」愚按：浩然五言律、崔顥七言律，雖皆匠心，然體製聲調靡不合於天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也。試觀樂天七言「昔年八月」、「非莊非宅」、「案頭曆日」等篇，是豈可謂不逾矩耶？

又　五言絶，太白摩詰而外，浩然諸篇亦多入於聖矣。

又　五言排律，有雙韵，無單韵，盛唐惟李、杜、高、岑、孟浩然，極守此法，而浩然實不嚴整。摩詰而外，復多有單韵者矣。《正聲》於排律單韵者不錄。得之。

又卷一七　盛唐惟七言律，多造於自然，而崔顥《黃鶴》、《雁門》又皆出於天成。蓋自然尚有功用可求，而天成則非人力可到也。予嘗謂，浩然五言、

崔顥七言，如走盤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爲妙耳。

《**詩筏**》 詩中之書，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氣，似欲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範圍內者，王厚於孟故也。吾嘗譬之：王如一輪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則江月一色，蕩漾空明。雖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與影耳。

《**圍爐詩話**》**卷二** 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

又 孟浩然詩宛然高士，然是一家之作。

《**唐詩評選**》**卷三** 襄陽律其可取者在一致，而氣局拘迫，十九淪於酸餡，又往往于情景分界處爲格法所束，安排無生趣，於盛唐諸子，品居中下，猶齊梁之有沈約，取合于淺人，非風雅之遺意也。

《**董齋詩話**》**卷下** 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秀句，而輕飄短味，不得與高、岑、王、儲齒。近世文徵仲輕秀與相頡頏，而思致密贍，駸駸欲度其前。

《**原詩・外篇下**》 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色都無。蘇軾謂：「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

《**詩辯坻・唐後**》 襄陽歌行，便已下右丞一格，無論高、岑、崔、李也。蓋全用姿勝，不復見氣，但末及雋語，爲能立足耳。

又 襄陽五言律體無他長，只清蒼醞藉，遂自名家，佳什亦多。

朱彝尊《**汪司城詩序**》 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爲作傳，獨賞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一聯，【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怍矣。

《**師友詩傳續錄**》 （劉大勤）問：「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韵雙絕。敢問格與韵之別。」（王士禛阮亭）答：「格謂品格，韵謂風神。」

《**帶經堂詩話・驗解門一・要旨類**》 予題華子潛《岩居稿》曰：「向嘗與學子論詩云：工於五言，不必工於七言，工於古體，不必工於近體。觀鴻山及唐《孟襄陽集》可悟。今人自古樂府、《古詩十九首》已下，無不擬者，乃妄人也。」

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挂席名山都未逢，潯陽喜見香爐峰。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爲圖寫孟公。注：右丞愛襄陽「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之句，因爲寫《吟詩圖》。

王士禄《**讀孟襄陽詩有作**》 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吟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

何焯《**汲古閣刻本**〈**河岳英靈集**〉**批語**》 孟詩格調不高，造語尤爲淺率，老杜謬許爲句句堪傳，而耳鑒者遂並稱王、孟，爲可笑也。然亦有佳者，此集卻未採掇。

《**蟫齋詩話・詩用故典**》 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堆垛學問，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謂浩然詩韵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良是，然坡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爲詩何獨不然？

又《**孟詩**》 襄陽五言律、絕句，清空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律，轉覺易盡，大遜右丞。蓋長篇中需警策語耐看，不得專以氣體取勝也。故必推老杜擅場。李空同看孟詩，不甚許可，每嫌調雜，似謂「《選》體」與「唐調」雜也。余謂襄陽不近「《選》體」；唐人佳句，亦有偶帶「《選》體」者，李、杜諸公詩，何嘗不兼有漢、魏、六朝語乎？空同自分其五言古作「《選》古」「唐古」二種，正其所看不廣處。《國風》、《雅》、《頌》，就其一體中，不相類者頗多也。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 襄陽五字是余師，逸韻天成更不疑。掛席名山牛渚月，青蓮詩是鹿門詩。

《**古歡堂雜著**》**卷二** 襄陽佳處，亦整亦暇，結構別有生趣。輞川、太白，殆能兼之。

《**蠶酒園詩話又編・孟浩然**》 詩忌鬧，孟獨靜；詩忌板，孟最圓。然律詩有一篇如一句者，又有上句即有下句者，往往稍涉于輕，乃知有所避乃有所犯。

又 詩格之遷，孟襄陽實其始降。（黃白山評：「盛唐諸名家詩，有偏至而非通才者，如孟浩然、王昌齡皆不善七言律。王之『江上巍巍萬歲樓』一首，其格更卑。詩道之升降，當就大勢論，豈可以一人一時相詬病耶。」）

又 孟詩佳處只一「眞」字，初讀無奇，尋繹則齒頰間有餘味。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襄陽詩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此詩品也。然比右丞之渾厚，尚非魯、衛。

又卷九 孟詩勝人處，每無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復出人意表。清淺語，誦之自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

《**一瓢詩話**》 前人論詩，往往有作踐古人處：如【略】謂：「孟浩然似乎澹遠，無縹緲幽深思致。東坡謂：『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

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此是過信眉山之說，作踐襄陽語也。假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衝口而出者所能道哉？

《小滄草堂雜論詩》　孟襄陽詩如過雨石泉，清見魚影。

《劍溪說詩》卷上　顧老杜詩曰：「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又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孟詩在子美意中，居何等也？

《石洲詩話》卷一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一洗而空之，痛一快也。

謝啟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　殘雪疲驢歸鹿門，懷才偏不遇明君。迷花醉月容高隱，夫子風流天下聞。

又　鹿門高唱暮山青，雲夢波生接洞庭。不是上書遭主棄，荷風竹露愛江亭。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　孟浩然、劉脊虛、常建三君子，臭味同源，并清廟之遺音，《廣陵》之絕調也。襄陽名篇較廣，遂與摩詰齊名。

《養一齋詩話》卷一　鍾伯敬云：「孟襄陽詩易爲淺薄者藏拙。」此語令人悚然。其實淺薄者，萬萬不能爲孟襄陽詩也。爲人所欺，仍觀者之淺薄耳。東坡謂襄陽詩「韵高而才短」，非東坡不敢開此口。然東坡詩病，亦只一句，蓋才高而韵短，與襄陽恰相反也。

張元《讀孟襄陽詩七絕句》　竹外亭亭見一枝，遺音三嘆動朱絲。格高韻遠何人會？疏雨梧桐枉煩時。　不爭奧博逞雄才，直舉胸情貯興來。就裏澄懷忘晤賞，風泉松月共徘徊。　岳陽樓上留題處，千古無人敵少陵。惟有襄陽詩句好，大書深刻對崚嶒。　舟泊潯陽歸去遲，風懷澄澹少人知。當時名輩誰同調？惟有王維畫裏詩。　稱詩見說勝昌黎，誰向襄陽問路蹊？試到孟亭亭上望，幾人到此解留題。　漫釣槎頭縮項鰕，清詩句句果堪傳。杜陵才筆雄千古，祇愛襄陽孟浩然。　秋來庭院半晴陰，往事無端感寸心。惟有襄陽詩一卷，幾回把酒更長吟。

《東目館詩見》卷一　襄陽得建安體，語凌鮑、謝者，由匠心獨運，不入常徑也。故曰：「介李杜間，惟孟先生不愧」。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孟浩然》　眼看榮利笑浮漚，祕書聯吟第一流。疏雨微雲清獨絕，兩言寫盡一天秋。　淋漓大筆洞庭湖，摹繪洪波氣象殊。祇有少陵稱敵手，毬門終古不模糊。　一生名位苦天慳，謁帝無何忽放還。嘯月吟風自來去，常留逸韻鹿門山。　幽興多生巖壑間，從來心跡總相關。云何詩思清人骨？家在龐公隱處山。　中宵思發賦南亭，竹響荷香冰玉清。小謝秦淮吟月露，澄懷未必及先生。

黃維中《論詩絕句・孟浩然》　微雲疏雨詩情別，松逕巖扉夜色冥。一自輞川圖像後，無人不拜孟公亭。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孟浩然》　殘雪疲驢歸鹿門，懷才偏不遇明君。迷花醉月容高隱，夫子風流天下聞。

夏葆彝《舊作論湖北詩絕句二十首》　野寺疏鐘咽暮蟬，龐公洞外水潺潺。迷花醉月當時事，江左風流孟浩然。

《三唐詩品》　其源出于謝惠連，挹彼清音，謝其密藻。五律含華洗骨，超然遠神，如初日芙蕖，亭亭秀映。《唐書》稱其方駕李、杜，固知名下無虛。

分　論

《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王孟詩評》：劉辰翁評：「高標迴落日，平楚散芳煙」，遠景自然。李夢陽評：調雜，非古非律。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見山水，思故人，自是人情，然亦非俗情，又汎汎不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詩境豁開。

《秋登萬山寄張五》　《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樸而不厭。又評：其俚至此。李夢陽評：愁因薄暮起二句，不可言樸。《升庵詩話・樹如薺》：《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心飛逐鳥滅，愁因薄暮起」，無謂而深。「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畫。「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奇。《唐詩解》卷七：此山居習靜招同志也。言雲山之幽，我所自樂，然因望君而登此，心逐飛雁而逝矣。況暮色足以生愁，清秋可以發興，所見之人非類，所望之景更奇，君何當載酒而來，樂此佳節也。

《夏日南亭懷辛大》　皮日休《鄧州孟亭記》：北齊美蕭愬，有「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唐詩解》卷七：此夏夜納涼懷心知也。言日沉月出，正暑退之時，故我散髮乘涼，開軒而卧，地既閑敞，景有餘清，此時所少者，獨知音故人耳，是以懷乎辛子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此倒薤垂露書也。大小篆皆出其下，何況俗書。又唐孟莊評：「荷風」一聯，幽極，清極，此等語，孟集亦不多得。又陳繼儒評：風入松而發響，月穿水而露痕，蘭山、南亭二詩，深靜眞可水月齊暉，松風比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荷風竹露，佳景亦佳句也。外又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句，一時嘆爲清絕。

《秋齋月下有懷》《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亦自纖麗，與「疏雨滴梧桐」相似，謂其詩枯淡，非也。

《送從弟邕下第後尋會稽》《唐詩解》卷七：此叙兄弟分別之情。言舟行甚速，轉眼便成兩鄉，向之歡娛不可再矣。以失意之時，而復爲此別，能不使心骨俱驚乎。落羽，喻下第，分飛，言離別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讀孟詩逸調，如聞蘇門清嘯，苦調，似聽燕市悲筑。如此詩以哀感勝者，蓋浩然累試不第，窮困道途，若南歸阻雪，苦雨思歸，寄京邑耆舊等篇，俱慨嘆悲調，讀之所謂酸風苦雨一時來，正使英雄泪成碧。又吳山民評：末二句眞情實語。

《尋香山湛上人》《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幽致正在裏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吳山民評：有清塵之想，其清淡處，非人所能學。起得便氣氳，點香字，「石門」句，曠。「篁逕」句，幽。「平生」、「累日」二句，尋訪心事。「松泉」、「苔壁」二句，逸。又周明輔評：意致清疏，遊記中不易得。《緝齋詩談》卷五：眞味性靈在字句外，古詩正派。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劉辰翁評孟浩然詩》：末句也字似散語，亦奇。《唐詩鏡》卷一一：小谿二語，瘦骨欲秀。

《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不必刻深，懷抱如洗。《唐詩歸》卷一〇：「暝遠高窗眠，時見遠山燒」，鍾惺評：此處住情景俱深妙許多。「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譚元春評：無心。

《初春漢中漾舟》《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此雖清事，微近俗意，知此可以語此。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景物滿眼，而清淡之趣更自浮動，非寂寞者。呂本中《童蒙訓》：浩然詩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如此詩，亦可以爲高遠者也。《唐詩解》卷七：此詩首述將暮之景，次紀山房之幽，次寫懷人不至之意，末復望其來也。《唐詩歸》卷一〇：「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鍾惺評：此老平生受用。「樵人歸欲盡」，此盡字不如用稀字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生」、「滿」二字，靜中含靜，「盡」、「定」二字，動中得靜，禪悟妙思。伯敬謂盡字不如用稀字，那知盡字得暮宿眞境。又陸時雍評：三四幽趣。又周啓琦評：骨滑如玉。《載酒園詩話》卷一：孟襄陽《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烟鳥栖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鍾云：「此『盡』字不如『稀』字妙。」《采樵作》曰：「采樵入深山，山深樹重疊。橋崩卧槎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羅衣。長歌負輕策，可望野烟歸。」鍾云：「觀此『稀』字，遠勝『樵人歸欲盡』『盡』字矣。」余意「日落」與「已暝」，亦微分早暮。「日落伴將稀」，是樵子漸去，見己亦當歸。「樵人歸欲盡」，是行人已絕，丁猶不至，有「搔首踟躕」之意，故抱琴候之。自是各寫所觸，何必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山水清音，悠然自遠。末二句見不至意。《緝齋詩談・孟襄陽》：不做作清態，正是天眞爛漫。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常語清妙。《峴傭說詩》：《奉先寺》詩，「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清幽何減孟公「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之句，可見此等語少陵不屑作，非不能作也。

《耶溪泛舟》《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諸詩皆極洗鍊而不枯瘁，又在蘇州前。清溪麗景，閒遠餘情，不欲犯一字綺語，自足。

《遊明禪師西山蘭若》《唐詩歸》卷一〇：「夕陽照分明，吾師住其下」，鍾惺評：此句可想。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公》《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石渠流雪水，金子爛霜橘」，鍾惺評：幽鮮。

《萬山潭作》《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蛻出風露，古始未有。又評：古意淡韵，終不可以衆作律之，而衆作愈不可及。《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

宜入律。「垂釣坐盤石，水清心亦閒。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芳解珮，傳聞於此山」，清直。又譚元春評：澹而永。《蟫齋詩話・月詩》：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人」并妙於言月。《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不必刻深，風骨自異。

《采樵作》《唐詩歸》卷一〇：「日落伴將稀」，鍾惺評：觀此稀字，遠勝「樵人歸欲盡」盡字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吳山民評：幽深靜至之語，讀之使喧擾人自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橋崩」十字，寫出奇險之狀。

《早發漁浦潭》《王孟詩評》：劉辰翁評：美人常晏起，著此空闊，又別超衆作以此。李夢陽評曰：此一首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浩然詩常爲淺薄一路，人藏拙當於此等處着眼，看其氣韻起止處。「橈聲暗相撥」，亦細極。「日出氣象分」，眼中靜甚。「舟行自無閡」，厚甚。又譚元春評：「橈聲暗相撥」，眞，眞。《養一齋詩話》卷八：嚴滄浪云：「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然則盛唐惟孟襄陽乃可以一味妙悟目之。然襄陽詩如「東旭早光芒，浦禽已驚聒。卧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略】精力渾健，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則謂襄陽詩都屬悟到，不關學力，亦微誤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此美人蓋舟人女，今江山船女。

《歲暮海上作》《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奇壯滄蕩，少許自足。《唐詩解》卷七：此有遺世之意。言世無大聖知，我亦浮海而逝矣。此中曆日不復知，唯以斗柄紀歲月，虛舟便漁釣，且欲覓滄洲之仙迹耳。

《南歸阻雪》《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曲折淒楚。《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孤烟村際起，歸鴈天邊去。積雪覆平皋，饑鷹捉寒兎」。幽事歷歷，隨口成詩。「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守字眞境幻思，不可思議。

《聽鄭五愔彈琴》《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樸而不俚，風韵尚存。又李夢陽評：在此公口出，雖淺亦自佳，效之則不可。《唐詩解》卷七：鄭愔善飲而好琴，故以阮籍爲比。我之志在山水，而與音聲諧，蓋不減鍾期也。《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唐人琴詩每深妙。此詩妙處似又不在深，難言，難言。「阮籍推名飲，清風滿竹林，半酣下衫袖」，標致。

《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好語。又：古調。李夢陽評：傷于輕。《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三句便有急管繁絃之趣。《載酒園詩話又編・孟浩然》：筆力強弱，實由性生，不復可強，智者善藏其短耳。如孟襄陽寫景、叙事、述情，無一不妙，令讀者躁心欲平。但瑰奇磊落，實所不足，故不甚作七言，專精五字。如《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曰：「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可采采莫相忘。」全似《浣溪紗》風調也。

《夜歸鹿門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孟浩然》：浩然《夜歸鹿門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于孟也。《優古堂詩話》：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孟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唐詩解》卷一一：此因暮歸而寫山居之幽也。言鐘鳴日夕，歸人爭渡，吾亦趨家而適見月光之照樹，乃正龐公棲隱處也。門逕蕭然，一塵無染，惟吾幽人來往某間耳。此篇不加斧鑿，字字超凡，即不能金粟堆邊，終不減終南茅屋。于鱗乃收王而棄孟，何耶？《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人隨沙路向江村」，細。「余亦乘舟歸鹿門」，幽細之調，得此一轉有力。譚元春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如此冰雪中行。《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前半疊用四韻，後用頂鍼法轉韻。「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栖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已到鹿門，見月明而烟樹俱開，乃龐公舊隱處也，此際山岩之內。掩著柴扉，松逕長年寂寥，只有幽人自來自去而已。龐公拒劉表之請，登鹿門山采藥不反。《絹齋詩談・評論二・孟浩然》：《夜歸鹿門歌》，句句下韵，緊調也，脈卻舒徐。《峴傭說詩》：孟公邊幅太窘，然如《夜歸鹿門》一首，清幽絕妙。才力小者，學步此種，參之李東川派，亦可名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有靈氣往來。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謂立春日，起得奇怪。《瀛奎律髓》卷二一方回評：此必爲張九齡也。善用事者，化死事爲活事。「撒鹽」本非俊語，卻引爲宰相「和羹糝梅」之事則新矣。又紀昀評：襄陽詩格清逸，而合觀全集，俗淺處實不能免。漁洋深致不滿，頗駁俗聽，然實確論，世人但見選本流傳諸作耳。又云：五六二句太淺俗。

《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便是浩然詩，

流麗非盡枯澀，更極戀看。《升庵詩話・沙海》：《戰國策》「暉台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後山詩話》：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艇齋詩話》：老杜有《岳陽樓》詩，孟浩然亦有。浩然雖不及老杜，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自雄壯。《詩林廣記》引《西清詩話》：洞庭，天下壯觀。騷人墨客，題者衆矣。終未若「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氣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起得渾渾稱題，「蒸」、「撼」偶然，不是下字而氣概橫絕，樸不可易。端居感興深厚。《唐詩解》卷三五：此臨湖而興求仕之思，復量其才而不欲進也。秋高水溢，九江合流，洞庭濤勢之壯如此，因言欲濟而無舟楫，以興欲仕而無其才，是以端居而愧此明時也。見釣者之得魚，不無欣慕意，然結網未遑，則亦徒然興羨耳。蓋襄陽本不欲仕，乃臨湖而有此嘆，豈抱道之情猶未能戰勝耶！《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此詩人知其雄大，不知其溫厚。「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二語有用世之思。譚元春評：「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多少厚。《唐詩鏡》卷一一：渾渾不落邊際。三四愜當，渾若天成。襄陽律詩雄渾，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清微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精策則有「就枕滅明燭，扣舷聞夜漁。」閒雅則有「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敬評：起便別，三四典重句法，最爲高唱，後托興可傷。又陸時雍評：渾，渾，不落邊際，次聯愜當，渾若天成。又陸鈿評：如浩然「涵虛混太清」，子美《望嶽》之「陰陽割昏曉」等句，眞妙奪化工，在諸名家不可多得。《唐音癸籤・法微三》引皎然語：詩惟情格并高，可稱上品。其雖有事非用事者，若論其功合入上格，至有三字物名之句，仗語而成，用功殊少。如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自天地二氣初分，即有此六字，假孟生之才，加其四字，何功可伐，即欲索入上流耶！彼情格極高，則不可屈，若稍下，吾請降之於高等之外，以懲彼濫。又宮闕之句，或壯觀可嘉，雖有功而情少，謂無含蓄之意也。宜入直用事中，不入上格，無作用故也。《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又《近體中・七言》：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春氣滿林香，春遊不可忘」、「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略】或古雅，或幽奇，或精工，或典麗，各有所長，不必如七言也。《詩源辯體》卷一六：浩然「八月湖水平」一篇，前四句甚雄壯，後稍不稱，且「舟楫」、「聖明」以賦對比，亦不工。或以此爲孟詩壓卷，故表明之。《唐詩消夏錄》卷三：「氣蒸」、「波撼」，皆從「混太清」句中說出。下四句全是昌黎上書話頭，若此張丞相是曲江，恐爲所嗤矣。《瀛奎律髓》卷一：馮舒評：「混」字無關妙處。舉世看此詩，只曉得次聯。通篇出「臨」字，無起爐造竈之煩，但見雄渾而兼瀟灑。後四句似但言情，卻是實做「臨」字。此詩家之淺深虛實法。又馮班評：次聯畢竟妙，與尋常作壯語者不同。皎然議之，亦近太刻。又陸貽典評：只「含虛混太清」一句，洞庭湖正面已完。三、四不得不推借雲夢、岳陽，以「氣蒸」、「波動」四字形容之也。又查慎行評：孟作前半首，由遠說到近。後半首，全無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題。又何義門評：後四句全是洗發「臨」字。張平子《應閒》云：「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第五本此。又紀昀評：此襄陽求薦之作。原題下有「獻張相公」四字，後四句方有着落，去之非是。作「岳陽樓」，更非是。前半望洞庭湖，後半贈張相公，只以望洞庭託意，不露干乞之痕。又許印芳評：起用拗調，「北闕休上書」亦然，盛唐人有此拗法，蓋三、四字平仄互換耳。亦有用作中聯者，王右丞詩「勝事空自知」是也。此外尚多，不可枚舉。又無名氏（乙）評：三、四雄奇，五、六適渾又過之。起結都含象外之意景，當與杜詩俱爲有唐五律之冠。《薑齋詩話》卷一：「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岳陽樓詩。嘗試設身作杜陵，憑軒遠望觀，則心目中二語居然出現，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釣」鈎鎖合題，則自全無干涉。又卷二：《樂記》云：「凡音之起，從人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爲音律之準。「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不可恃爲典要。「昔聞洞庭水」，聞、庭二字俱平，正爾振起。若「今上岳陽樓」易第三字爲平聲，云「今上巴陵樓」，則語蹇而戾於聽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虛混太清」易作「混虛涵太清」，爲泥磬土鼓而已。【略】足見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藝文家知此，思過半矣。《詩辨坻・唐後》：襄陽洞庭之篇，皆稱絕唱，至欲取壓唐律卷。予謂起句平平，三四雄，而「蒸」、「撼」語勢太矜，句無餘力，「欲濟無舟楫」二語感懷已盡。更增結語，居然蛇足，無復深味。又上截過壯，下截不稱。世目同賞，予不敢謂之然也。《而庵說唐詩》卷一三：「八月湖水

平」，好起手。八月，紀臨洞庭之時也；平，水不長不落也。春夏水長，九月則落，湖水平，正八月也。「涵虛混太清」，水空明若含，故云「涵」。太清，天也，天水不辨，故曰混也。雲夢澤，在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一名巴丘湖，荆州之藪也。其氣蓬鬱，若蒸雲夢之澤，其波動漾，若撼岳陽之城。此一解，做「洞庭」，「臨」字，留于後一解做。今臨此湖，豈不欲濟。「無舟楫」，言無用我爲舟楫者。《書經》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端居，家居也；上有聖明之主，則深以爲耻。《論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馬融《忠經》云：「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坐觀垂釣者」，垂釣者，喻出仕之人也，垂釣則可得魚，然不如網之穩。「徒有羨魚情」，見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濟，亦猶垂釣者之末必得魚，徒羨魚耳。此句，當在垂釣者身上說。唐仲言誤謂浩然抱道之情，猶未戰勝。眞無目人語。襄陽本不欲仕，何羨魚之有哉？看詩者，須細細循作者思路，方有所得，若泛然論去，所謂有意無意之間，不必求甚解，於詩究爲門外漢而已。《無用閑談》：孟浩然詩曰：「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千古以爲佳句。《禹貢》：雲土夢作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曰：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自是二澤，對岳陽城似不稱。然承訛襲舛，亦非一日，張九齡嘗語人曰：「學者須是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端涌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乃浩瀚，則孟之前已有此說矣。《帶經堂詩話・推較類六》：山谷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論最有神解。《後山詩話別記》云：「魯直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深』，『氣蒸雲夢澤』云云，不如『光涵太虛室，波動岳陽樓』。」此語大減。上二聯雅俗判然，不需秤量。下一聯孟句雄渾天成，若「光涵太虛室」，是何等語，必記者之誤，非黃論也。《然鐙記聞》七：爲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否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法杜老最妙。句法要煉，然不可如王覺斯之煉字，反覺俗氣可厭。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等確，何等警拔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起法高渾，三四渾闊，有與題稱。讀此詩知襄陽非甘於隱遲者。語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意外望張公之接引也。《野鴻詩的》：襄陽得天眞之趣，器識惜局於狹隘，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洞庭一詩，是其別調。《石園詩話》卷一：孟襄陽《臨洞庭上張丞相》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晚春》云：「二月湖水淸，家家春鳥鳴。」同一起法，而前較高渾。《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止寫洞庭，後解方做臨字。「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此承水勢之雄，其氣若蒸雲夢之澤，其波若撼岳陽之城，言水勢鬱蒸，波光搖動也。「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此以臨字意轉，無舟楫，則空有欲濟之心，家居而深媿聖明之世，以轉下欲仕之人也。「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垂釣者，比出仕之人。垂釣之得魚有限，故有羨魚之情，出仕者，末必大有所濟，故徒然欣羨耳。襄陽志不欲仕，故其言如此，非襄陽有所羨也。《小淸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渾然？曰：「上山采蘼蕪」及「憶梅下西洲」是也。近體則杜員外之「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雪霽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略】孟山人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養一齋詩話》卷七：黃魯直謂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深」，誠然。然謂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則語意茫昧，令人百思不能得也。

《京還贈張維》《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因向智者說，遊魚思舊潭」，結得老。要與閒士說說藍山夕陽，因向智者說說舊潭遊魚，兩說字俱深，妙在都是說不得的。譚元春評：所說惟此，妙，妙。

《題李十四莊兼贈秦毋校書》《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歸客莫相待，尋源殊未還」，此語殊笑人，當深思之。譚元春評：殊未二字，令先歸者自慙。

《九日於龍沙作寄劉大》《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自要寫得似，不似即與別人寫得何異。李夢陽評：歌字相接，是轉調法。

《秦中感秋寄遠上人》《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吾評孟浩然詩，非不經思，只是吐出。李夢陽評：「黃金燃桂盡」，終傷氣。結句好。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不必思索，皆有。李夢陽評：佳。《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聞見超忽。

《上巳洛中寄王九迥》《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浩然作此詩時，其體未甚刻畫，但細看亦自用工。第二句下「浮杯」字便着題，「平沙翠幕連」

一句，初看似未見工，久之乃見，被禊而游者甚盛也。尾句用逸少事，所寄之人，適又姓王，切矣。又紀昀評：虛谷說六句甚是。然此句乃呼起七、八，見他人攜侶嬉游，因忽憶故人，非泛言修禊之盛，虛谷猶未盡詳也。格不必高，而氣韵自然雅令。二句未的似，浩然後來之作，有甚刻畫者矣。又馮舒評：首句亦是上巳事實，方君不知耶？看慣晚唐以後詩，看天寶以前詩便不解他用工處。又馮班評：破，天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松菊」二句，有此交情耶？寫來好聽。

《**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直用題語成詩，不覺其率。譚元春評：「草木本無意」，聞道。

《**夜泊盧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聞君尋寂樂」，二字合來妙。「一燈如悟道」，精理。

《**宿桐盧江寄廣陵舊遊**》《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一孤舟」似病，天趣自得。《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偶爾一佳語，中晚人受用不盡。「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太就口。《唐詩鏡》卷一一：三四意象逼削，一孤舟，畢竟多一字。

《**東坡遇雨率爾貽謝南池**》《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似目前非目前。李夢陽評：「河柳潤初移」似晚唐句。《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起句、末句幽雅自然。又有句云：「草得風光勁，虹因雨氣成」，亦佳。又紀昀評：通體自然，不但起句、末句。又：五句天象，參以河柳似偏枯，然主意在一潤字，正承雨止說下耳。又許印芳評：襄陽五律，佳章最夥，虛谷所選既少，又不盡是精詣。孟本大家，非專琢句，而摘句稱佳，陋矣。《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予意在耕鑿，因君問土宜」，結得不潦草。

《**潤南即事貽皎上人**》《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書取幽棲事，將尋靜者論」，要朋友。

《**庭橘**》《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女伴爭攀摘，摘窺凝葉深」，細。「骨刺紅羅被，香粘翠羽簪。擎來玉盤裏，全勝在幽林」，有託。譚元春評：「并生憐共蒂，相示感同心」，情癡。《載酒園詩話》卷一：孟浩然，素心士也。其《庭橘》詩：「并生憐共蒂，相示感同心」，一何婉昵！至若「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眞有生香眞色之妙，覺老杜「香霧雲鬟」、「清輝玉臂」，未免太宮樣也。

《**九日懷襄陽**》《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應聞池上樓」，五字深情。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此王孟創派，無中生有。

《**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親歷幽境，唐人每妙於用聞字。譚元春評：「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上句妙在至字，下句妙在聞字，微吟自知。《詩筏》：「天清木葉聞」與孟浩然「荷枯雨滴聞」，兩「聞」字亦眞亦幻，皆以落韻自然爲奇，即作者亦不自知，何暇煉乎？

《**早寒江上有懷**》《唐詩解》卷三五：此客中苦寒思家切也。言當木落鴈度之時，北風乍起，寒既早矣。家臨湘水而隔楚雲，望而不可至也，於是思鄉淚盡，目極征帆，欲問津以歸，而海水渺茫，未易輕渡，奈何！《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木落鴈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遙隔楚雲端」，四語直下，只如一句，有骨。「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看字好。《唐詩鏡》卷一一：一起感懷略盡，下接故難。《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襲故類一》：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爲昔人所未及者，如【略】孟襄陽「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

《**閑園懷蘇子**》《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一種情緒。《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庭陰落景微，鳥過煙樹宿」，靜中語。譚元春評：「林園雖少事，幽獨自多違」，多違，惟眞幽居人始知。《載酒園詩話又編・賈島》：閬仙五字詩實爲清絕，如「空巢霜葉落，疏牖水螢穿」，即孟襄陽「鳥過烟樹宿，螢傍水軒飛」，不能遠過。《絅齋詩談・孟襄陽》：《閑園懷蘇子》，一二是懷字意，三四正是懷人時節，五六又是懷人景物，一氣趕下，末乃點出懷字，句法最妙。

《**送張子容進士赴舉**》《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寫得濃盡。李夢陽評：惟樸乃古，又是一種。《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感深，存字尤可憐。

《**留別王侍御維**》《王孟詩評》：劉辰翁評：箇中人，箇中語，看着便不同。《唐詩解》卷三五：襄陽爲維所知，他人則未之識，今將歸故園而別以詩。意謂客居寥寂，有所待則不來，有所適則空返，如此者非一日矣。欲尋芳艸而去，則惜與故人相違，指右丞也。苟當路者既無所知，而世之知音絕少，安能戀君而不去哉！惟當守此寂寞而掩故園之扉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

評：「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讀此二語，可見浩然朋友之念，重於君臣矣。譚元春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全非憤意。《唐詩鏡》卷一一：留別王維與歲暮歸南山，雖無綺思，不妨雅音。

《送謝錄事之越》《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仙書儻相示，予在此山陲」，在此二字有力。

《洛中送奚三還揚州》《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此與上篇一篇只如一句，然易於弱，太白有此法，便不免墮此病。譚元春評：常誦此等詩，自然不笑眞詩人無學問，然學問鮮少者，即不如此，欲如此者，尤不如此矣，難矣哉。與鍾子定《詩歸》全是此意。偶露於此。《綴齋詩談》卷五：一氣如話，此之謂老。

《永嘉別張子容》《詩源辯體》卷一六：浩然《別張子容詩》「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諸本皆同。愚按：「李膺」當作「季鷹」，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千載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正用姓張事以比子容也。

《廣陵別薛八》《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起得雄渾。起慨然爲嘆，句句好，句句別。《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仄起高古者：「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士有不得志，棲棲吳楚間」，「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樓頭廣陵近，九月在南徐」。苦不多得。蓋初、盛多用工偶起，中、晚卑弱無足觀。《唐詩解》卷三五：襄陽楚人而客於吳，蓋嘗落魄矣。至是歸楚而薛送之，所謂同病相憐者也。故言江波浩汗，我乃挂帆而逝，君雖念我，安所追攀，一別長絕，所以悲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此等作，正王元美所謂篇法之妙，不見句法。譚元春評：此豈有聲色臭味哉？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此一氣呵成，要在不滑。

《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亭》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借對生新。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唐詩解》卷三五：此因道士邀飲而賦其事。言我卧病于林，憂春將盡，故開帳以覽時物，適道士之使相邀，遂與俱至其家，而竈火新開，桃花始發，深足玩矣。人言流霞能駐顏色，若然，我又安能惜醉乎！唐時禁火，寒食後始舉爨，「初開」義本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前四句咏宴之由，五六記道房時事，結足宴意，一氣呵成得趣。又唐孟莊評：信手拈出，工極韻極。

《與諸子登峴山》《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不必苦思，自然好，苦思復不能及。又：起得高古，略無粉色而情境俱稱，悲慨勝於形容，眞峴山詩也。復有能言，亦在下風。《唐詩解》卷三五：此登覽而發吊古之思也。言因人事代謝而成古今，非江山有所變易也，故勝迹猶在，我輩復登臨焉。然魚梁、夢澤之景，同一蕭條，惟讀羊公之碑而揮淚耳。水落梁空，故曰「淺」，天寒澤竭，故云「深」。淺以水言，深以地言也。《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往來成古今」，三字曠識妙口。「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二語可評孟詩。《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吳山民評：非此一結，幾不知其爲峴山。又陸鈿評：只次聯二句，多少今昔之感。又蔣一梅評：結用事天成。《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仄起高古者【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梅頭廣林近，九月在南徐」，苦不多得。蓋初盛多用工偶起，中晚卑弱無足觀。《唐詩鏡》卷一一：清超。孟浩然、李太白俱以古行律，多率意一往，不爲律束。《而庵說唐詩》卷一三：大人事倏忽，相代而謝，略一往來，便成古今。惟江山常在人間，人雖往矣，而當時之勝迹，留于後人賞玩。今日幸有我輩在此登臨。「我輩」二字，浩然何等自負，卻在登臨上說，尤妙。既登山矣，從上望下，見江水落，而捕魚之梁淺，淺，言其露出。從近望遠，時天方寒，寒則澤竭，而覺夢澤之深，深，又言其杳冥也。晉羊祜鎮襄陽，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使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祜卒，襄陽百姓于峴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泪碑」。浩然謂：羊公愛登此山，身後百姓建碑，我輩今日在此登臨，轉盼間便爲陳迹，後世亦有知我輩登臨者否？讀其碑文，亦不免泪落矣。《唐律消夏錄》卷三：五、六說我輩登臨時候，景象又自不同。結語妙。在前半首說得如此曠達，而究竟不免於墮淚也，悲夫！《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清遠之作，不煩攻苦著力。《古唐詩合解》卷八：「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起句感慨，不獨登峴山然也。日往月來，此往彼來，便成古今，古今者，往來之積也。【略】「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巾。」合到峴山。晉羊祜鎮襄陽，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今云讀碑而淚沾巾者，非悲羊公也，正爲人事代謝，轉盼古今。《綴齋詩談・孟襄陽》「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流水對法，一氣滚出，遂爲最上

乘。意到氣足，自然渾成，逐句摹不得。《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發端語如「鱞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明遠效之而爲：「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神氣雖減而風味不減。「生年不滿百，長懷千歲憂」，太白效之而爲「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體格雖遜，而功力不遜。他如「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之排昇，【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之奧衍【略】皆可法也。《竹林答問》：問：漁洋謂煉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營處耳。此語漁洋亦自覺未安，究何如爲煉意？漁洋之言，乃煉局之法。煉意則同是一意，或高出一層，或翻進一層，或加以含蓄，或出以委婉，有與人不同處。即如登峴山者，誰不有羊公數語，而孟浩然「人事有代謝」四句，更有人能着筆否？此可隅反。

《與杭州薛司户登棹亭樓作》《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與《洞庭》詩稱，壯實過之。《唐詩鏡》卷一一：五六形勝，不容復過。

《尋天台山》《唐詩解》卷三五：天台，本仙人所居，故未至即想太乙飡霞之處。然欲尋華頂，必經惡溪，終不憚其名而止也。其路多阻，或登山，或從水，登山則歇馬憑雲，從水則揚帆截海，至是始見石梁之横焉。山水之思，模寫殆盡。

《晚泊潯陽望香爐峰》《呂氏童蒙訓》：浩然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唐詩解》卷七：此道經潯陽，望爐峰不得登，因懷惠遠也。言舟行已遠，始見此峰，其中本遠公所隱，實生平深慕者。今近精舍，乃不獲尋其迹，而徒聞此鐘聲乎！恨之也。《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從閒境說出望字，便深。《帶經堂詩話・懸解門・入神類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當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踪。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盡家所謂逸品是也。《西圃詩說》：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司空表聖「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唯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襄陽「挂席幾千里」二首與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勛《黃鶴樓》詩，足以當之，所謂逸品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此天籟也。已近遠公精社，而但聞鐘聲，寫望字意。《峴傭說詩》：五言律中，有二語不對者，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是也，有全首不對者，如「挂席幾千里」、「牛渚西江夜」是也。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又：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煉字煉句求者，最爲高格。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挂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脩虛「道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武陵泛舟》《唐詩解》卷三五：此美武陵之幽。言雖泛舟于此，終難測其深，源不可窮也。獨水溢雲陰，閑猿吟嘯，自足清我塵外之心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律法清老，意境孤秀。又顧璘評：五六不深而深，不遠而遠。又陸時雍評：孟公材雖淺窘，然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

《遊鳳林寺西嶺》《唐詩鏡》卷一一：三四語境開遠，絕無纖氣。《蠖齋詩話・月詩》：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人」，并妙於言月。

《秋日陪李侍御渡松滋江》《唐詩解》卷三五：江爲南國之紀，而松滋最廣，今以臺使之雄而涉此，寧假楫耶！我見挂席而風自生耳，彼寮寀攀舟以送，魚龍亦避其威，御史於是賦詩，令舟人歌之，則翻入棹歌中矣。

《梅道士水亭》《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與右丞「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各自成漁樵畫圖。譚元春評：「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二語不貴。

《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一首陶詩，卻入律中，妙，妙。「出谷未停午，至家日已曛。迴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從樵子草蟲看出在後，妙甚，草蟲句尤微。譚元春評：妙在無迹可尋。「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好靜，好客，二意皆有。《帶經堂詩話・懸解門一・微喻類八》：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脩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宿立公房》《唐詩解》卷三五：此見立公能擇自然之福地也。言支遁欲買山，未免爲深公所笑，今奈何石岩之趣，自入君之戶庭，況春泉滿溪，夜月當戶，自能使我吟卧而忘歸之地也。支、許素相難法，故唐人每以遁喻僧，以詢自況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浩然志

趣好尋遊方外，故見諸篇章，輒多蛻出風塵語，如尋天台、遊景光寺、精思觀與題惠上人、義立融公山房諸詩，寄情賦景，俱有造微少妙處，凡讀孟詩，眞若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自有一種天然清曠之致。

《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浩然于佛法，亦深有所得。此篇五六語明白無礙。張丞相《經玉泉長韵》云：「聞鐘鹿門近，照膽玉泉清。」尤佳。又紀昀評：清妥之篇，別無蘊味，非孟公之極筆。《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迷心應覺悟，客思未遑寧」，可見世上聰明人多，寧靜人少。

《題大禹寺義公禪房》《唐詩解》卷三五：此美義公之安禪也。養靜非幽居不可，結宇空林而巖壑特勝，見其能禪寂也。夕陽帶雨，空翠滿庭，時景亦是清絕，若不染之心，則于蓮花見之。《唐詩鏡》卷一一：三四景色入手，構結天成。五六色秀。《董齋詩話》卷三：五六爲襄陽絕唱，必如此乃耐吟咏，一結入套，依然山人本色。《而庵說唐詩》卷一三：習禪寂，乃義公本分事。「結宇依空林」，是贊其幽居也。戶外有一峰相對，何其秀，階前則衆壑相連，又何其深。秀則不厭，深則莫竟。禪房之妙有如此。時方雨霽，夕陽斜照。雨足，雨將完時，尚有未盡之點，猶雨腳也。連者，雨過而夕陽即見也。空翠落于庭之陰處，雨過則天宇澄清，山容如沐，形、色俱冥。二句，爲「不染心」三字作轉。「看取蓮花淨」，僧家多種蓮，義公房前，適見此花。「淨」字，從上二句來，新雨才歇，花與夕陽，空翠相映，愈覺其淨。寄蓮，所以喻法，見蓮，而知義公之禪心不染也。義公之栽此花，豈有攬取之意哉。先贊其房，後贊其心，作詩之法，所以然也。《親齋詩談·孟襄陽》：「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惟其連雨足，是以空翠欲落，形對待而意側注。《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秀？曰：如郭景純璞之「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蘢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弦。故情凌霄外，嘲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游仙》）近體如孟襄陽之「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階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尋梅道士》《升庵詩話·右丞詩用字》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助語辭，而無頭巾氣。宋人黃、陳輩效之。

《題融公蘭若》《唐詩解》卷三五：此言融公買山以開精舍，而激泉遶之，是以席薰芰荷，臺映松栢，蘭若勝矣。若其法之通靈，則又能驅使雲雨，坐致天花，故我與之談道，不覺晷刻之移耳。時適初晴，故雨不言降而言去。又注：按襄陽參禪諸作，都用支遁事，下篇可證，則此作買山無疑。一云給孤長者，爲佛布金，故言買金，以開精舍，義頗牽合。且有山斯有泉，芰荷因水而生，松栢因山而茂，四語正如貫珠。以布金解之，便是富貴氣象，與下文不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孟詩每似不經思，輕口吐出，古意淡韻，人自罕及。此篇極美蘭若建置幽勝，兼贊融公道法靈通，語調稍艷，而豐骨超逸，即「法雨晴飛去」句，更奇越也，如選載膾炙人外，高華清峭，出人意表，不勝殫迷。劉會孟評其如訪梅問柳，偏人古寺，與韋蘇州意趣雖相似，然入處不同。善哉！千古知己。《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但見其妙，無可形容矣。又紀昀評：語雖平近，尚有初唐意味。又許印芳評：「若」音「惹」。釋氏所居，由官造，或官賜題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爲蘭若。

《尋張五回夜園作》《唐詩解》卷三五：此因張五隱居，歸嘆己園之寥落也。張之移居，孟未嘗往，今聞其歸隱而訪之，至則見竹林山谷，宛然叔夜愚公之舊也。于是乘風便而挂席以歸，則軒中琴月無與晤對，且言歲寒，何以自娛，霜落園荒，無可賞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隱如龐公，所居如竹林愚谷，張五誠高品也。有丘壑之癖者遇之，寧忍使己之田園就蕪耶？五六見夜迴，讀此詩知孟公隱志堅矣。

《裴司士員司户見尋》《滄浪詩話·詩體》：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略】是也。《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大巧若拙，或謂楊梅假對，謬論。《逸老堂詩話》卷上：《天廚禁臠》，洪覺範著，有琢句法中假借格。如「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以「紅」對「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儋詩話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有「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略】皆是假借，以寓一時之興。唐人多有此格，何以穿鑿爲哉？《甚原詩話》卷一：有借字相對者，謂之假對。如「枸杞因吾有，鷄棲奈爾何」，「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一借「枸」爲「狗」，一借「楊」爲「羊」。《親齋詩談·孟襄陽》：「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鷄黍」、「楊梅」是假借對法。《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韵者，如謝康樂之「遠岩映蘭薄，白日麗江皋」，【略】孟襄陽之「落日

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略】之類是也。

《春中喜王九相尋》《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亦自豪宕，結語情屬不淺。《藝苑卮言》卷四：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遲。」、「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丁麟乃深惡之，未敢從也。《四溟詩話》卷四：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二作清麗，各有優劣。《唐詩解》卷三五：水清鳥囀，草長花飛，仲春之景麗矣。酒有伴，妓善歌，飲中之勝事也。頷聯有生氣，尾聯見豪舉，曰「解酲」，便有一醉累月意。讀此篇，孟之風韻可想。《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家家妙。《唐詩評選》卷三：輕艷似出女郎手，布勢較寬，不似孟他作之褊。《載酒園詩話又編・孟浩然》：孟詩有極平熟之句當戒者，如「天涯一望斷人腸」，「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淺人讀之，則爲以水濟水。《石園詩話》卷一：孟襄陽《臨洞庭上張丞相》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晚春》云：「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同一起法，而前較高渾。《親齋詩話・孟襄陽》：「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起法從容。

《李氏園林卧疾》《唐詩解》卷三五：襄陽客遊，卧病李氏林園而作是詩。言此園之趣不減陶家，我因愛之而托足，然當春雷動卉寒食澄清之候，而乃伏枕如公幹乎！雖羨平子之歸田而未能也。況我乃白社之客，無慕于時，曷爲滯此洛城哉？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春雷」二句，亦苦鍊句。

《過故人莊》《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每以自在相凌厲。李夢陽評：「就」字好。《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句句自然，無刻畫之迹。浩然自有「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眞對假，見稱於世。如郊野之作，「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鳥過烟樹宿，螢傍小軒飛」，皆佳。又如「山水會稽郡，詩書孔氏門」，亦佳句。吾州孔氏改「會稽」二字爲「新安」，用爲桃符累年，晚輩不知爲浩然詩也。又紀昀評：眞假之對，終嫌纖巧。又：王、孟詩大段相近，而體格又自微別。王清而遠，孟清而切。學王不成，流爲空腔；學孟不成，流爲淺語。如此詩之自然冲淡，初學遽躐等而效之，不爲滑調不止也。又馮舒評：字字珠玉，「就」字眞好。又：偶然趁筆耳，何嘗認定眞假？且唐人每每如此，指爲一格便陋。又許印芳評：大家亦用假對。孟詩借字音，以「楊」爲「羊」。又有借字面者，杜詩「子雲」對「今日」是也。又：此閱歷深透之言，學者宜書諸紳。《升庵詩話・孟浩然詩句》：《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春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繫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唐詩解》卷三五：此飲於故人而賞其趣，因結重遊之期也。孟之興味絕類淵明，獨恨以律易古耳。然使靖節下爲近體，亦不過此。就字極佳，非有餐不能道。《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就字妙，一詩借此一字生色。《歷代詩話考索》：好字多出經傳。升庵論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就」字之妙，歷引古詩證其出處，不知「處士就閑晏」，《國語》早先之矣。《甚原詩說》卷一：詩以自然爲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之自然，自然之妙，無須工巧。高廷禮列老杜於大家，不居正中之目，此其微旨。五言如孟浩然《過故人居》、王維《終南別業》【略】此皆不事工巧極自然者也。又：寫景之句，以工致爲妙品，眞境爲神品，淡遠爲逸品，如「芳草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略】皆逸品也。

《歲暮歸南山》《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他人有此起，無此結，每見短氣，其亦最得意之詩，最失意之日，故爲明主誦之。《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王維私邀浩然伴直禁林，以此詩忤明皇。八句皆超絕塵表。又馮舒評：一生失意之詩，千古得意之作。又馮班評：「不才明主棄」，但言不爲時用耳。竟以此忤人主，命也。又紀昀評：三、四亦儘和平，不幸而遇明皇爾。或以爲怨怒太甚，不及老杜「官應老病休」句之溫厚，則是以成敗論人也。結句亦前人所稱，意境殊爲深妙。然「永懷愁不寐」句尤見纏綿篤摯，得詩人風旨。《唐詩解》卷三五：此不偶於時，甘棲逸也。襄陽之隱鹿門久矣，其遊京師，蓋有上書北闕意。既而所如不合，則絕仕進之心而歸終南，因極陳失意狀，且言窮老無聞，歲月將盡，感時興懷，至不能安寢，其無聊極矣！然窗間松月，終有出塵之意在。又評：按本傳，浩然見玄宗誦此詩，帝不悅，因放還。或問：襄陽欲求仕，獨無他詩示帝，而以此激之耶？予曰：非也，襄陽原非簪紱中人，其涉朱門，不過附青雲以成名耳。且帝素聞其名而未嘗召，假令一見而官之，

良非襄陽所樂也。又聞襄陽既不求仕，曷爲至京師？曰：襄陽嘗應舉矣，不第而歸終南，非不求仕也。曰：襄陽始棲鹿門，今居終南者，得無以此爲仕宦之捷徑乎？曰：襄陽非巧於求仕者，其居終南，蓋欲藉右丞輩遊揚其名，牀下之憑是也。況此詩作於下第後，故有不才見棄之語，玄宗不能歸罪選舉，而以襄陽爲誣己，淺矣。宜孟之決於隱也。《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北闕休上書」，五字怨。「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浩然於明皇前誦此二句，自是山人草野氣，然眞憐才之主，自能容保之。譚元春評：「北闕休上書」自言自語，妙。「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冷。《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三四二語不朽，識力名言，眞投之天地劫火中亦可歷劫不變。又徐充評：浩然此詩有歷世絕俗之心，有嘆老嗟年之意，然調各高遠可取。《唐音癸籤》卷五引陸放翁語：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岳陽樓》、《歲暮歸南山》之類。《薑齋詩話》卷二：唯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乂」，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秀句；而飄逸味短，不得與高、岑、王、儲齒。《春酒堂詩話》：唐玄宗見青蓮「飛燕新妝」詩而能不怒，見襄陽「不才明主棄」句而怒之，此所以爲命也夫！又：襄陽《歸南山》詩，全章淺率，不待吟諷，不特誦之帝前，見野人唐突，只就詩論詩，殊違雅致，無足錄也。後人翻緣勿遇之故，不忍遺棄，亦襄陽不幸中之幸矣。《而庵說唐詩》卷一三：此浩然應舉不第，而歸終南作也。北闕雖甚近，休去上書。「休」字見其意之決。終南山有敝廬在，吾可歸隱矣。聖主在上，世無棄才，吾之不第，由吾之不才也，無尤人意。故人滿朝，可與相密，今其疏失，由吾之多病也。無責友意。且頭上白髮，漸漸生出來，催我之年已老矣，見非少壯之時。青陽，春日也，來年之春，又逼過來，而歲將除，見舊年之日子無多。總是急於歸山。見得如此，年老歲除，今欲何待？以此爲永懷。永懷，常常在心也。今未能即歸，所以夜愁，致不能寐，但見窗上所映松月，眼前殊覺空虛。「虛」字，見無長物，所以未歸。夫仕有仕之累，隱有隱之苦，住山無貲，歸亦不得。此作字字眞性情，當是浩然極得手之詩。于鱗輩不選，想爲重一「不」字也，是否？《寒廳詩話》：已蒼先生嘗誦孟襄陽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云：一生失意之詩，千古得意之句。《覘齋詩話・孟襄陽》：絕不怒張，渾如鐵鑄。「北闕休上書」，喚起法。「不才明主棄」，極得意句，卻是躋躋之由，令人浩嘆。詳文意，本是謙詞，絕非怨望，明皇不收，尙是皮相詩人。「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惟不寐才覺月窗虛，虛者無人相賞也。《唐律消夏錄》卷三：句句皆是應歸之故，至結句說到此時之松月夜窗已虛負了也，遂決作歸計，故題曰「歲暮歸南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此浩然不第歸來作也。時帝幸王維寓，浩然見帝，帝命賦平日詩，浩然即誦此篇。帝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遂放還。時不誦《臨洞庭》而誦《歸終南》，命實爲之！浩然亦有不能自主者耶？

《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其淒淡自先人語此。《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老圃作鄰家，不種千株橘」，未免請客。

《泝江至武昌》《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客心徒欲速」，說盡行路意味。「江路苦遭迴」，二語消人躁念。

《舟中曉望》《滄浪詩話・詩體》：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結句之妙者：「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游」，【略】「坐看霞色起，疑是赤城標」。《唐詩解》卷三五：此將至天台，述舟中眺望之景也。言東南水國雖遠，然舳艫爭風潮之利以來往，則亦易至也。我之此行，欲訪天台之石橋耳，今將曉而觀霞起之處，無乃即赤城之標乎？《甚原詩說》卷一：有兩句中字法參差相對者，謂之犄角對。「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潮」，「舳艫」與「風潮」對，「利涉」與「來往」對，是也。《詩學全書》卷二：上四「舟中」，下四「晚望」。此不對似對。《竹林答問》：盛唐人古律有兩種：其一，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者，如太白「牛泊西江夜」，孟浩然「挂席東南望」是也。其二，爲變律調而通體有對有不對者，如崔國輔「松雨時復滴」，岑參「昨日山有信」是也。

《途中遇晴》《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不似着意，好語。李夢陽評：通透。《蜀中廣記》卷一〇一：孟浩然《途中晴》詩：「已失武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曉雲低。餘濕猶沾草，殘流尙入溪。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淒悽。」此曲書蜀中之境，非親到者不知。《除夜有懷》：「迢遞三巴路，驅危萬里身」，或收作孟浩然，非。此崔塗作也。塗蓋赴舉入蜀云。《瀛奎律體》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壯浪，五、六細潤，形容雨晴妙甚。又紀昀評：「猶」、「尙」字複。蓋時去初體未遠，詩律尙寬。又許印芳評：凡客路詩，製題有「途中」、「道

中」字，上文標出地名界限方清。此題尚欠分明，不可爲式。《唐詩解》卷三五：首陳泥濘之勞，中述晚晴之景，末紀思鄉之情，蓋晴則有月，對月興懷，則又添我鄉思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十字說題確甚。「天開斜景遍」，遍字眞。「山出晚雲低，餘濕猶霑草」，不說晴說雨，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狀晚聲如畫。

《歸至郢中》《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鄉關在伐柯」，伐柯字用得板重而靈幻。譚元春評：「依然即匪他」，押得新。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浦漵嘗同宿，烟波忽間之」，脫盡滯氣。

《夜渡湘水》《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清潤自喜。《唐詩解》卷三五：此浮湘而向涔陽也。言以風水之利，乘夜以涉。湘多芳杜，今不見其花，而聞其氣，時方採蓮，亦不見其人，而識其聲，皆暗中之景也。於是榜人望岸火而投，漁子就潭烟而宿，我儕則恐暗中失道，故爭問涔陽之所在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露氣聞芳杜」，聞字用得靈通。譚元春評：「客舟貪利涉，闇裏渡湘川」，寫出遊子夜行心腸。「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眞境。「漁子宿潭煙」，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啓珂評：以少境寫微意，愈曲愈轉，愈轉愈深。又徐充評：三、四甚佳，露氣之於鼻，歌聲之於耳，於夜渡最切。《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前解）登城樓，臨漢江，望南雍州，看他何等眼界，何等胸襟！因言普天下凡有此等眼界，此等胸襟者，必是才子，其無此等眼界，此等胸襟者，亦是群公。然則乘春騁望，固是其有眼界，有胸襟，而果暇日來坐，即亦不怕其無眼界無胸襟也。（看他縣城下「南面」字，漢江下「流」字，南雍州上「江皐開成」字，分明心手之間，欲代元化布置。）（後解）前解只是虛嘆其勝，此解始實寫其勝也。必又用到神女弄珠者，非爲漢皐鄭交甫一愛未割，正是極寫好景不能舍去，直須坐到月上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如謝叔原（混）之「水木湛清華」，康樂之「池塘生春草」【略】孟襄陽之「漁子宿潭烟」【略】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力爭者。

《赴京途中遇雪》《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決不爲小兒語求工者。李夢陽評：不能落雁一聯，終傷于曠。《瀛奎律髓》卷二一：方回評：規模好。又紀昀評：此所謂唐人矩度。古格存焉，不可廢也。然效之則易入空腔，虛谷評此三字最斟酌。又何義門評：後半的是「途中遇雪」。又：何等大方！又無名氏（甲）評：浩然不及李杜之神勇，而自具淡雅之姿，亦無郊、島之刻苦，而自具幽閑之韵，眞能拔俗千尋。《唐詩解》卷三五：上詩言雪深迷郢路，此專賦雪景，蓋同時作也。言京路既遠，歲暮已迫，因窮陰而有此積雪，於是鴈欲宿而迷，烏思食而噪，我亦悵然獨立，未見人烟之可投，雪中之落莫如此。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衆山、孤嶼，且不犯時景，句句淘洗欲盡。《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永嘉得孤嶼中川之名，自謝康樂始。此詩五六俊美。又紀昀評：雍容閑雅，清而不薄，此是盛唐人身份。虛谷但賞五六，是仍以摘句之法求古人。又查慎行評：三、四自然有遠致，五、六有遠景，然質直，少意致。《唐詩解》卷三五：此因逢友而嘆風土之異也。言於逆旅，逢君日方向暮，即命酒于衆山之間，題詩于孤嶼之上，深以得遇故人爲幸矣。然此地邊海，公署所鄰，無非鮫室，人烟所接，大都島夷，今吾與子去鄉園萬里，居此殊方，能無失路之悲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敬評：孟公胸襟遠曠，出語另有一種深長意趣，如此詩便自高華。又吳山民評：次聯非想像可成。又顧璘評：用字皆從《文選》中來，便氣勢深穩，淺學自不類。

《宿武陽即事》《王孟詩評》：劉辰翁評：隨意唱出，自無俗氣。李夢陽評：「似」字不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嶺猿相叫嘯，潭皐似空虛」，有物矣，看出空虛來，妙，妙。

《田家元日》《唐詩歸》：鍾惺評：「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桑野用荷鋤假對，讀者不覺。

《賦得盈盈樓上女》《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妝成卷簾坐」，五字難堪。

《春意》《王孟詩評》：劉辰翁評：矜麗婉約。《載酒園詩話・艷詩》：孟襄陽，素心士也。其《庭橘》詩「并生憐共蒂，相示感同心」，一何婉昵。至若「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眞有生香眞色之妙，覺老杜「香霧雲鬟」、「清輝玉臂」，未免太宮樣妝矣。

《閨情》《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一別隔炎涼，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忖情量」，此意古人屢道之，各有其妙，不爲相襲。「畏瘦宜傷窄」，此傷字不作憂傷解。《唐詩鏡》卷一一：宛是閨中情緒，第嫌語太近人。

《登安陽城樓》《王孟詩評》：劉辰翁評：老成素淨，但江嶂山水，晚夕珠綺，各不免疊意。李夢陽評：疊亦不妨。《唐詩解》卷四〇：此賦安陽山水之勝也。言城樓面江倚嶂，而與襄中接，似若開成此州者。是以遊者絡繹，堪豁胸襟，文物江山，互相照耀，及晚而月漾波心，恍如神女弄珠于此也。襄陽諸體並佳，惟七言絕響，余以名家不可闕，采其僅可一章，列于篇。《詩學全書》卷三：「安陽」，今漢中府，首二句破題。頷聯「登眺」之情。頸聯山水之景。末二仍從勝景收結。

《除夜有懷》《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守歲家家應未卧，相思那得夢魂來」，妙想，正想。《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前解）：只起句七字，寫盡除夜。二，是再從大處寫，七字中便有前三百六十日，後三百六十日也。三、四是再從細處寫，十四字中，便直寫到一焰續，一焰已灰，一焰又續，一焰又灰，如是，焰焰續，焰焰成灰。此即世尊四阿含經說「不能盡之無常」精義也。二，是放開眼界寫，三、四，是精着眼色寫，不如此便不是除夕詩也。（後解）：上三、四，是先生寫自家除夕，此五、六，是寫他家除夕，即七之守歲未卧諸人也。漸看，是新年忽親；頓覺，是舊年全失。蓋家家意思即不過如是矣。先生自相思，彼何曾在意？以未卧，故或無夢來。怨而不怒，眞忠厚之言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孟浩然》：「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消竹葉杯。守歲家家應未卧，相思那得夢魂來。」雖悽惋入情，卻竟是中晚唐態度矣。《緗綺樓說詩》卷一：「守歲家家應未卧，相思那得夢魂來」，是從對面生情。

《春情》《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二語皆裝點趣事，覺下句爲妙。譚元春評：「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秀。《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前解）：寫女郎，寫來美，是俗筆；寫來淫，是惡筆；必要寫來憨，方是妙筆。又寫女郎憨，寫女郎自道憨，是俗筆；寫女郎要人道其憨，是惡筆；必要寫女郎憨極，不自以爲憨，方是妙筆。今先生此詩是純寫憨，是純寫憨極不自以爲憨，此始爲眞正寫女郎妙筆也。有時寫女郎憨，寫其宴眠不起，今卻寫其早起不眠，既是天生妙筆，便乃何所不可！一解首句是女郎眠起圖，二句是女郎妝成圖，四句是女郎下樓圖，三句便是三幅。女郎冉冉從床上、鏡前、梯頭，漸漸蛇蛻而下，然猶未曾寫到其憨也，憨則在先生妙手巧插。此第三句，厭，足也，憐，昵也，未足則昵，既足則厭。看他七字，分明是淫，乃使人讀之，但見其憨，不見其淫。此所謂上界眞靈，照見下方蚍蜉蠢動，因而與之盡情宣說，而曾不污其蓮花齒頰者也。（後解）：前解叙，後解畫，眞畫盡憨也。看他坐時坐得憨，行時行得憨，又想如此憨情，豈一日得了，于是圖賴上作，又圖賴得憨，只是世上容有如此女郎，先生學家人，胸中何故有如此筆墨？才人遊戲之事，誠乃不知所際也。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工處渾然，不似深思者。又：極有雅致，非思索可及。李夢陽評：此首不渾成，如「機息鳥無疑」等，傷于細碎。《唐詩解》卷四九：此美曲江罷相能以山水自娛也。放船乘溜而下松滋，乃登舟而命楫師之語，下句明上句也。豈君忘經濟之日，拜沍寒而不憚邪！洗幘非獨古人，濯纓良在此矣，然君果忘經濟乎？政成機息，先理蒼生而後使禽鳥無疑耳。於是吟雲物於孤嶼，辨江山之四維，幾忘日之晚，風之疾也。猶幸至後晷長，日行稍緩，得不遽暝而聞雲夢之獵，識漁歌之音，然渚宮果何在？川暝舟安所適？促其行也。《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清急之音出水石間。「雲物凝孤嶼」，凝字凝而靈。「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看他對得有趣。譚元春評：秀。「獵響驚雲夢」，雄快。《唐音癸籤・詁箋六》：孟浩然《陪張始興泛江》：「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幘壞，水洗敷墨，雖良刺史（後漢揚州刺史巴祗）事，然用以喚「濯纓」作對，亦大費紐合矣。孟不善用實乃爾。

《登總持寺浮圖》《王孟詩評》：劉辰翁評：盛麗高曠，佛地幻語，無不具。《唐詩解》卷四九：首言塔之高，次言望之遠，次二聯摹寫「晴望盡京華」之意。因言己積累衆劫，纔從初地而探禪，然爲童之時，固嘗有志於聚沙矣，今坐近諸天，覺空香之送落花，殆有悟歟！「聚沙」下疑脫二句。

《冬至後過吳張二子檀溪別業》《王孟詩評》：李夢陽評：興味可掬。《升庵詩話・偃曝》：孟浩然「草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曝」，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眞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頤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眞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戛齒之狀，但垂饞涎耳，眞味何由出哉？《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卜築因自然，檀谿更不穿」，二語胸中有絕妙園亭。「園廬二友接」，快事。

《齒坐皇山南諸隱》《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於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正是告隱士語，聞者惕然。其他皆是套語。譚元春評：「以余爲好事，

攜手一來窺」，未嘗不喜人慕。「竹露閑夜滴，松風清晝吹。從來抱微尚，況復感前規」，深。「於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只有王孟眞心濟世。

《**襄陽公宅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寫一時宴集興致，懸河倒峽，神氣沛然。讀孟詩信莫認枯寂爲清淡一路，以雄麗非其本事也。未忽發達語，乃見素心。

《**西山尋辛諤**》《王孟詩評》：劉辰翁評：其爲詩必實說。又：自言其趣，言頗簡淡。《唐詩解》卷四九：欲訪故人而行，非專羨魚也。然歷沙岸而至其所，則魚可羨，故人可訪矣。茅齋讀書，正見陋巷不改其樂，故既與之談，復賞其興，遂以顏淵美之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不用對偶，後解落句俊逸，調新而格弱矣。視初唐排律有間，然寫作自佳。「款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回也一瓢飲，賢哉常宴如」。此解是已晤辛諤，而歎其能安貧也。故人佳會，其興當復不淺，雖瓢飲自給，而宴然常樂，顏之陋巷也，用書中成語，入詩不腐方妙。

《**行出東山望漢川**》《王孟詩評》：劉辰翁評：有樸有工，工處不失其樸。《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異縣非吾土，連山盡綠篁。平田出郭少，盤坂入雲長。萬壑歸於漢，千峰劃彼蒼。」奇險在虛字。「征馬疲登頓，歸帆愛渺茫」，愛字妙，舟行自見。《唐音癸籤・評彙七》：孟浩然「萬壑歸於漢，千峰劃彼蒼」，杜子美「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對法正同。《唐詩鏡》卷一一：余嘗謂律詩如切玉，歌行如破竹，在排律，其法尤嚴。孟浩然律詩，句不琢鍊，格不整峙。排律之體，大別於初唐矣。

《**夜泊宣城界**》《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不必某處、某人，景外語、語外意，平生往往失之。《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山泊敬亭幽，火識梅根冶」，幽。

《**下瀨石**》《漁洋詩話》卷上：「嘆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只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蘧齋詩話・詩用而字》：「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公偶然入妙，次之「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便下一格。劉繪「別難不可再，而我更重之」，孟浩然「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二語差不覺。《談龍錄》卷一四：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嘆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醉後贈馬四**》《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四海重然諾，吾嘗聞白眉」，馬姓用白眉事，濫極矣。吾嘗聞三字老甚，只覺其妙。譚元春評：「秦城遊俠窟，相得半酣時」，相得字妙。

《**送朱大入秦**》《唐詩解》卷二二：朱之入秦，將爲五陵之遊，故我不惜千金之劍，脫以贈之，然非劍足重也，特以表平生之心耳。《唐詩歸》卷一〇：譚元春評：「遊人武陵去，寶劍直千金。揮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不外此意，只起止之間用得不同耳。

《**送友人之京**》《王孟詩評》：劉辰翁評：甚不多語，神情悄然，比之蘇州特怨甚。《唐詩解》卷二二：襄陽下第而歸，故有此嘆，顯晦殊途，所以悲耳。

《**春曉**》《王孟詩評》：劉辰翁評：風流閑美，正不在多。《而庵說唐詩》卷七：春氣着人，睡最難醒，不知不覺，而便至曉矣。卯時陽氣方開，鳥屬陽，故群鳥皆鳴。此時尚未起身，何得下「處處」二字？此蓋從枕上聞出來的，無處不是鳥聲，枕上一一聞道。此句裝得妙。做此二句，便煞住筆，復停，想到昨夜去，又到花上來。看他用筆不定，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或問余曰：何故不寫夜來在前？余曰：汝何不看題中「曉」字，「處處聞啼鳥」下，若再連一筆，便不算曉矣，故特轉到曉之前，下「夜來」二字。風雨聲，緊跟「聞」字，花不耐風雨，聞過風雨聲，故一心關花上。花落多少，頃聞起身看便知，何須忖量。而不知天一曉，則鳥便啼，一聞鳥啼，即想花落，此在一剎那中，稍一遲，則日出天大亮矣，于「曉」字便隔尋丈。其作「曉」字，精微有若此。《唐詩解》卷二二：首句破題，次句即景，下聯有惜春意。昔人謂詩如參禪，如此等語，非妙悟者不能道。《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通是猜境，妙，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珽評：曉景喧媚莫卜，夜無寂寞，惜春心緒，有說不出之妙。又顧璘評：此篇眞景實情，人說不到，高興寄語，惟吾孟公。《唐詩鏡》卷一一：「喁喁懨懨，絕得閨中體氣，宛是六朝之餘，第骨未峭耳。《古唐詩合解》卷四：「春眠不覺曉」，此詩字字做曉字，春氣著人，故曉而不覺。「夜來風雨聲」，因聞鳥聲而一心關乎花上，因天已曉而特轉到夜來，夜來天未曉之前也。「風雨」，花之所畏。「風雨聲」從「聞」字生出。「花落知多少」，花因風雨必落，故聞聲而即知花落，但尚在枕上

聞之，正不知落得多少，此正是寫曉字處。比及已知多少，天已曉過矣。《詩學全書》卷四：首句起，次句即景以承之，三句轉，四句含有惜「春」之意。

《洛中訪袁拾遺不遇》《王孟詩評》：劉辰翁評：便不着字，亦自深怨。《唐詩解》卷二二：拾遺被謫嶺表，故稱流人，因言嶺梅雖早又何如洛中之春，深惜其謫也。《詩學全書》卷四：首句破題起，次句承。我來訪「袁」，誰知「袁」謫「江嶺」也。三句轉，四句合。言嶺外「梅花」雖早，終不如「洛陽」之「春」。

《宿建德江》《鶴林玉露》甲編卷三：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唐詩解》卷二二：客愁因景而生，故下聯不復言情，而旅思自見。《唐詩歸》卷一〇：鍾惺評：「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二語似杜絕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神韻無倫。又顧璘評：寫景入神，平易中高遠。《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帛道猷「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可謂五言絕神品，而中錯他語。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可謂五言律神品，而不睹全篇，皆大可恨事。然帛詩刪之即妙，孟詩繼之則難。孟詩今作絕句，非體也。《詩體明辯》：寫景神。趙天醉曰：「此詩中畫也，語彌近而彌遠。」《古唐詩合解》卷四：「野曠天低樹」，此聯賦景而客情自見。四野既曠，江頭一望，見遠天低而近連于樹。「江清月近人」，江頭夜泊，但見清波明月爲我之伴，是月近人也，即此寂孤，便是客愁。《親齋詩談》卷五：《宿建德江》：「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低」字「近」字，宋人所謂詩眼，卻無造痕，此唐詩之妙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下半寫景而客愁自見。《詩學全書》卷一：「客愁」因景而生。《峴傭說詩》五言絕句截五言律詩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如「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是也。

《涼州詞二首》《韵語陽秋》卷五：《文選》載石季倫《明君詞》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明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環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邪？《王直方詩話》：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爲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詩源辯體》卷一六：浩然七言絕有《涼州詞》二首，類盛唐諸家語，決非浩然作。《品彙》不錄，蓋當時未有也。

《送杜十四之江南》《唐詩解》卷二七：浩然楚人，吳楚並水鄉，而吳江更險，故送杜入吳，憂之如此。云春江者，春至水溢，尤異他時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敬評：近歌行體，無一點塵穢。又蔣一葵評：不勝岐路之泣。《載酒園詩話又編・孟浩然》：孟詩有極平熟之句當戒者，如「天涯一望斷人腸」、「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淺人讀之，則爲以水濟水。

《渡浙江問舟中人》《唐詩解》卷二七：江平無風，言可濟也，濟則與舟子同矣，獨恐登陸而迷入越之路，故指青山以問之。《古唐詩合解》卷五：「時時引領望天末」，心中想越，故有引領之望，時時則望之之勤，天末則望之之遠。「何處青山是越中」，此問詞也。江上山青無數，安知越山在於何處，故指青山以問舟子，而欲一決其迷途也。

傳記

《新唐書・孟浩然傳》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困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采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苻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龍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唐才子傳・孟浩然》　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詩工五言。隱鹿門山，即漢龐公栖隱處也。【略】開元末，王昌齡游襄陽，時新病起，相見甚歡，浪情宴謔，食鮮疾動而終。古稱禰衡不遇，趙壹無祿，觀浩然磬折謙退，才名日高，竟淪明代，終身白衣，良可悲夫。其詩文采豐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近。所著三卷，今傳。王維畫浩然像於郢州，爲浩然亭。咸通中，鄭緘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曰孟亭，今存焉。

紀事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略】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僕、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開代清律，眞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邉恤其他。」遂舉席不赴，由是問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佗時嘗筆贊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瘖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治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系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

《北夢瑣言》卷七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庭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

《臨漢隱居詩話》　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皇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詔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明皇曰：「我未嘗棄卿，卿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猶詳。且浩然布衣，闖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一棄字而議罪乎！

《韻語陽秋》卷一八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約浩然於苑，而遇明皇，遂伏於牀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爲詩，至有「不才明主棄」之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慍，乃爾嘿嘿。或者之論，蓋有自也。厥後雖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唐音癸籤・談叢一》　孟襄陽伴直，從床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決也。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王右丞私邀孟浩然於苑中，明皇微特不之罪，反使誦詩，千載奇逢。至詩句怍旨，乃其命也。葛常之謂右丞不於此時力解明皇之慍，爲忌其勝己，故不肯薦。請問「不才明主棄」句如何解？此等論言，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孟浩然詩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別爲七類。

《崇文總目》卷五　《孟浩然詩》三卷。

《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孟浩然別集》一卷。輝按：新唐志有《孟浩然詩集》三卷，宋志、崇文目《孟浩然詩》三卷，晁志《孟浩然詩》一卷，陳錄詩集類《孟襄陽集》三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孟浩然集》。

《郡齋讀書志・孟浩然詩一卷》　右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略】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又有天寶中韋縉序。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孟襄陽集》三卷，唐進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爲七類。太常卿章縚爲之重序。

《天一閣書目》卷四　《孟浩然集》四卷，刊本。唐孟浩然撰。《孟浩然集》二卷，刊本。劉辰翁評點，正德甲子黎堯卿序。《浩然詩》三卷，刊本。唐孟浩然著。

《百川書志》《孟浩然集》三卷，襄陽人。或曰孟浩字浩然。須溪劉辰翁批點，詩二百二十三首。

凌濛初《劉須溪評孟浩然集識語》　襄陽詩集劉須溪先生批校本，乃其全者，近更得友人潘景升家所梓行，則復有李空同先生所參評，間相攻駁，亦有刪削。蓋李以崛起關中，雄視千古，故每於格調之間深求之，然亦可以見言詩者一斑。今全錄則從劉本，次第則從李本，以李每言若干首爲一格，若從劉，則李批不協耳。除《獨夜》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爲崔塗作，而舊所刻孟集皆有之，聲調意趣雖似相近，然唐王士源序云詩二百二十八首，今皆逾其數，則向來流傳錯雜，恐亦不免，非易第亦難辨澠淄矣。

《汲古閣書跋》　余藏襄陽詩甚多，可據者凡三種：一宋刻三卷，逐卷意編，不標類目，共計二百一十首，一元刻劉須溪評者，亦三卷，類分游覽、贈答、旅行、送別、宴樂、懷思、田園、美人、時節、拾遺，凡十條，共計二百三十三首，一弘治間吳中刻孟浩然者，卷數與宋元相合，編次互有異同，共計二百一十八首。至近來《十二家唐詩》及《王孟合刻》等，或一卷，或二卷，或四卷，詮次寡多，本本淆訛。予悉依宋刻，以元本、關中本參之，附以拾遺，共得二百六十六首。間有字異句異，先後倒者，分注「元刻某」、「今某」，不敢臆改。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孟浩然詩集》三卷。宋本。【略】先是書友攜此書來，余取舊藏元刻劉須溪批點本手勘一過，知彼此善惡，奚啻霄壤？非特強分門類，不復合三卷原次序，且脫所不當脫，如《歲晚歸南山作》，《新唐書》所云浩然自誦所爲詩也，元刻在所缺詩中，衍所不當衍，如《歲除夜有懷》，明知《衆妙集》中爲崔塗詩也，元刻在所收詩中，去取果何據乎？今得宋刻，正如撥雲睹青矣。至於此刻爲南宋初刻，類此版式唐人文集不下數十種。余所藏者有劉隨州、劉賓客，余所見者有姚少監、韓昌黎，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然皆殘闕過半，究不若此本之爲全璧也。得書之日，忻幸無似，爰書此以著緣起。近倩汪澣雲主政作《續得書圖》，題此曰「襄陽月夜」，蓋絕妙詩中書景云。

《百宋一廛書錄》　孟浩然集。余始得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元刻本，分三卷，自以爲佳矣。及得此宋刻三卷本，方知元本分卷雖同，而強分門類，脫衍甚多，不如宋刻遠甚。元刻但有宜城王士源序，「宜」誤作「宦」；序文首句云「孟浩字浩然」，開卷即錯。通序之錯，不可枚舉。惟宋刻卷首題「孟浩然詩集序，宜城王士源撰」。序首云「孟浩然字浩然」，古人名與字多同者，此其可證。王序後多重序一篇，爲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特進、行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章縚序。其每卷與元刻異同不可枚舉，即如《歲晚歸南山作》，《新書》所云浩然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句云云，豈有史傳載其事而本集反遺其詩者？元刻脫而宋刻有，此宋刻之妙一也；如《除夕有懷作》，元刻明知《衆妙集》中爲崔塗詩而猶存之，余觀宋刻卻不如此，此宋刻之妙二也。卷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楷書朱記一，瞿木夫云此是元時印。余所見宋刻唐人文集多有此印，則在當時諒不下數十種，而今僅存者亦寥寥矣。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孟出史院，僅脫覆瓿，抉剔其妙，辰翁卻走。黃丕烈注云：孟浩然詩集三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一字，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楷字鈐記，嘉定瞿中溶鏡濤甫見之曰：此元時印也。存于今者僅矣。慬、僅同字，予以校元刻劉須溪先生批點孟集，乃知辰翁強分門類，遂致全篇或脫或衍，字句間更不足言矣。

《楹書隅錄初編》卷四　宋本《孟浩然詩集》三卷二冊。道光乙未，先公觀察襄陽，丙申，迎養先大父至官署。先大父平生喜登臨，遇佳山水泉石，攀陡幽勝，盡意乃返。襄陽故多漢唐名賢及詩人栖隱迹，如隆中、峴山、鹿門、習池諸勝，支筇躡屐，日游其間，賦詩觴咏以爲樂。嘗繪圖紀事，曰以續吾九水二勞之游也。署東偏有孟亭，供浩然先生石刻畫像，乃乾隆辛丑吳門陳公大文所葺，即毛會建詩「一在襄陽一石城」者也。日久頹廢。先大父因重新之，并自爲贊鐫石云：「隱繼龐公，山登叔子。一代風流，青蓮知己。省中閣筆，疏雨微雲。誰其抗手？摩詰與君。踏雪尋梅，重陽就菊。神兮歸來，襄水之曲。」紹和時甫六齡，最爲先大父鍾愛，游躅所至，必追隨杖履，以侍左右。緬想前塵，恍猶在目，而歲月不居，忽焉如駛。屈指於茲，已二十有九年，先大父、先公之去世，或二十七年或十年矣。紹和不肖，不能仰承先緒，老大悲傷，惟呼負負。今讀是集，悵懷舊夢，更不禁涕泗之滂沱也。爰濡泪敬書於後，以志和罪。時同治甲子秋仲十九日，楊紹和識。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卷首序前有「翰

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百宋一廛賦》著錄。有黃氏、顧氏、汪氏各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孟浩然集》四卷，明刊本。吳用卿藏書。天寶四載，宜城王士源集序，其詩凡二百十首。九載，沛國郡公韋滔增其條目，繕上祕府。宋本分上、中、下三卷，黃氏士禮居跋之甚詳。此出後人重編，多詩四十五首，《天一閣書目》所載是也。

又　《孟浩然詩》二卷，明刊本。唐襄陽孟浩然撰，宋廬陵劉辰翁評，明北地李夢陽參。前有王士源序，後有劉辰翁、李夢陽、李克嗣三跋。又吳興凌濛初識云：「襄陽詩集，劉須溪批校本乃其全者。近更得潘景升家梓本，復有李空同所參評，間相攻駁，亦有刪削。今全錄則從劉本，次第則從李本。評點以硃版套印。」有「少石藏書」、「筆底煙霞」、「胸中邱壑」三印。

又　《孟浩然詩集》三卷，明刻本。宋廬陵劉辰翁評點，明句吳道洪參校。

《日本訪書志》　《孟浩然詩集》三卷。元祿庚午刻本。前有元祿庚午可昌序，稱得《襄陽集》三集，不問字畫苦否，篇什多寡，遽命剞劂氏以刻諸板。其所訛缺，姑仍舊本，以俟智者校焉。書分上、中、下三卷，凡游覽五十七首，贈答三十一首，旅行三十首，送別四十首，宴樂十七首，懷思十五首，田園十九首，共二百九首。首題「孟浩然詩集卷上」，次行題「須溪先生批閱」，三行題「吉安元鼎校正」，當是日本人。中縫題「襄陽集」。按《四庫》著錄爲明人刊本，有王士源、韋滔二序，此本皆脫。余所見須溪批點名家詩集多不載舊序，是其陋也，或坊賈刪之。又士源序稱集其詩二百一十七首，分爲四卷，此本卷數皆不合，知非唐人綴輯之舊。須溪評語類傷佻儇，亦無所發明，唯據《衆妙集》，云《除夜有懷》一首爲崔塗詩，頗見考證。校之明本分體編詩，以近體爲古詩，又竄入他人之詩者，相去天淵矣。

《寶禮堂宋本書錄》　《孟浩然集》三卷。二冊。卷首宜城王士源序，次韋滔序，次標目。王序謂其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十類，士疑七之訛。分上、中、下卷。詩或缺末成而思清美，及佗人酬贈，咸次而不棄，是本并末分類，即首數亦微有不符。上卷八十五首，中、下卷各六十四首，總二百一十三首。又附張子容二首、王維一首，視王序所云尚缺其二。《四庫提要》謂所收無不完之篇，亦無唱和之作，指爲并非原本。此雖有張王酬唱三首，而末成者卻未見，且末分七類，故亦不能認爲原本。黃氏後跋謂撥雲睹青天云，似嫌過譽。陳氏《解題》亦有分爲七類之說，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有元祿庚午刻本，分游覽、贈答、旅行、送別、宴樂、懷思、田園七類。明刊本又有以五古、七古、排律、五言律、七言律、五絕、七絕分類者，其數亦七。然余皆以爲後人附會王序，勉強配合，而原本亦恐不爾也。是爲宋刻蜀本，鐫印甚佳，惜被書估剜割描畫，殊可惋惜。

傅增湘《校蜀本孟浩然集跋》　此襄陽集宋蜀刻本，鈐有元代「翰林國史院官書」朱文大長印，與余所見鄭守愚、許丁卯、孟東野、劉長卿、姚少監、劉夢得、權德輿、元微之、陸宣公諸家爲同種，即相傳唐人集三十餘家之一也。書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王士源、韋滔二序。全書分上、中、下三卷，詩凡二百十首。書爲士禮居故物，後歸楊氏海源閣，今爲德化李椒微師所得，同年楊味雲見而好之，因假以印行，裝成，寄一帙見惠。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三卷。宋劉辰翁批點。明活字印本，九行十九字。分游覽、贈答、旅行、送別、宴樂、懷思、田園、美人、時節十類。繆氏藝風堂藏書。壬子。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孟浩然集》四卷。唐孟浩然撰。明刻本有四卷、三卷、二卷，不分卷本。劉須溪注本分體。明顧道洪刊本三卷，佳。汲古閣刻三卷，以事爲類。康熙間天都汪立名刻本二卷，與王、韋、柳合刻。黃丕烈有宋刊本三卷，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許自昌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孟浩然集四卷》　唐孟浩然撰。其集本天寶四年宜城王士源所編。士源稱凡二百一十八首，此本乃有二百六十三首，蓋其竄入者多矣。明刊本有四卷、三卷、二卷，又有不分卷本。劉須溪注三卷本，分體。明顧道洪刊本，二卷，佳。汲古閣刊本三卷，以事爲類。康熙間天都汪立名刊本二卷。與王右丞集二卷合刊。黃丕烈有宋刊本三卷，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藝　文

紀　念

張子容《除夜樂城逢孟浩然》　遠客襄陽郡，來過海岸家。樽開柏葉酒，

燈發九枝花。妙曲逢廬女，高才得孟嘉。東山行樂意，非是競繁華。

又《樂城歲日贈孟浩然》 土地窮甌越，風光肇建寅。插桃銷瘴癘，移竹近階墀。半是吳風俗，仍爲楚歲時。更逢習鑿齒，言在漢川湄。

又《送孟六浩然歸襄陽》 東越相逢地，西亭送別津。風潮看解纜，雲海去愁人。卿在桃林岸，山連楓樹春。因懷故園意，歸與孟家鄰。

王維《送孟六歸襄陽》 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

又《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

李白《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又《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嶺樹攢飛拱，岩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烟。香氣三天下，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

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王迥《同孟浩然宴賦》 屈宋英聲今止已，江山繼嗣多才子。作者于今盡相似，聚宴王家其樂矣。共賦新詩發宮徵，書于屋壁彰嫩美。

劉眘虛《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 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烟霜。林山相晚莽，天海空青蒼。暝色況復久，秋聲亦何長。孤舟兼微月，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咏思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又《寄江滔求孟六遺文》 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鄰。在日貪爲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一爲問家人。

杜甫《遣興五首》五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又《解悶十二首》六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鯿。

陳羽《襄陽過孟浩然故居》 襄陽城郭春風起，漢水東流去不還。孟子死來江樹老，烟霞猶在鹿門山。

白居易《游襄陽懷孟浩然》 楚山碧岩岩，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藹若有餘芳。舊隱不知處，雲深樹蒼蒼。

施肩吾《登峴亭懷孟生》 峴山自高水自綠，從輩詞人立眼俗。鹿門才子不再生，怪景幽奇無管屬。

張祜《題孟處士宅》 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

朱慶餘《過孟浩然舊居》 命合終山水，才非不稱時。冢邊空有樹，身後獨無兒。散盡詩篇本，長存道德碑。平生誰見重？應只是王維。

皮日休《魯望讀襄陽耆舊傳見贈五百言過褒庸材靡有稱是然襄陽曩事歷歷在目夫耆舊傳所未載者漢陽王則宗社元勳孟浩然則文章大匠予次而贊之因而寄答亦詩人無言不酬之義也次韵》 漢水碧於天，南荆廓然秀。廬羅遵古俗，鄢郢迷昔囿。幽奇無得狀，巉絕不能究。興替忽矣新，山川悄然舊。斑斑生造士，一一應玄宿。巴庸乃險岨，屈景實豪右。是非既自分，涇渭不相就。粤自靈均來，清才若天漱。偉哉洞上隱，卓爾隆中胄。始將麋鹿狎，遂與麒麟鬥。萬乘不可謁，千鍾固非茂。爰從景升死，境上多兵候。檀溪試戈船，峴嶺屯貝冑。寂寞數百年，質唯包礫琇。上玄賞唐德，生賢命之授。是爲漢陽王，帝曰俞爾奏。曰德聳神鬼，宏才轢前後。勢端唯金莖，質古乃玉豆。行葉蔭大椿，詞源吐洪溜。六成清廟音，一柱明堂構。在昔房陵遷，圓穹正中漏。繫王揭然出，上下拓宇宙。俯視三事者，騃騃若童幼。低摧護中興，若鳳視其彀。遇險必伸足，逢誅將引脰。既正北極尊，遂治衆星謬。重聞章陵幸，再見岐陽狩。日似新刮膜，天如重熨縐。易政疾似欻，求賢甚於購。化之未期年，民安而國富。翼衛兩舜趨，鈎陳十堯驟。忽然遺相印，如羿卸其彀。奸倖卻乘釁，播遷遂終壽。遺廟屹峰崿，功名紛組綉。開元文物盛，孟子生荆岫。斯文縱奇巧，秦璽新雕鏤。甘窮卧牛衣，受辱對狗竇。思戀如易爻，才通似玄首。秘於龍宮室，怪於天篆籀。知者競欲戴，嫉者或將詬。任達且百觚，遂爲當時陋。既作才鬼終，恐爲仙籍售。予生二賢末，得作升木狖。兼濟與獨善，俱敢墜其臭。江漢稱炳靈，克明嗣清晝。繼彼欲爲三，如醨如醇酎。既見陸夫子，駑心卻伏廄。結彼世外交，遇之於邂逅。兩鶴思競閑，雙松格爭瘦。唯恐別仙才，漣漣涕襟袖。

又《鄂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

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舞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髮間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已至乎。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睹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于鄂之亭，每有觀型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名，爲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羅隱《孟浩然墓》　數步荒榛接舊蹊，寒江漠漠草淒淒。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冢便低。

唐彥謙《憶孟浩然》　郊外凌競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內，趣入春風柳絮中。

張蠙《弔孟浩然》　每每樵家說，孤墳亦夜吟。若重生此世，應更苦前心。

盧延讓《弔孟浩然》　高據襄陽播盛名，問人人道是詩星。

貫休《經孟浩然鹿門舊居二首》　孟子終焉處，游人得得過。檐深黃狖小，地暖白雲多。孔聖嗟大謬，玄宗爭奈何。空餘峴山色，千古共嶢峨！　花落谷鶯啼，精靈安在哉？青山不可問，永日獨裴回。冢穴應藏虎，荒碑只見苔。伊余亦惆悵，昨日郢城回。

齊己《過鹿門作》　鹿門埋孟子，峴首載羊公。萬古千秋裏，青山明月中。政從襄沔絕，詩過洞庭空。塵路誰回眼，松聲兩處風。

苻載《從樊漢南爲鹿門處士求修墓筆》　廬山山人苻載頓首頓首死罪。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含粹，伏懦杰立，文寶貴重，價吞連城，一旦殞落，門胤陵蔑。吁嗟邱隴，頹陷荒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辨覺佛寺峴首亭恭睹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隨封起窀穸，閭境縉紳，嘗聞嘉聲，風動興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流今，閣下外迫軍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牽耗星歲，未遑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惡彰善，發於鄉黨。割省庶務，凝神晷刻。盼睞官屬，望則疑首尾，實足以劓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冥冥。事關教化，不主名譽，伏惟慮之，始終之。幸甚，幸甚。

黃庭堅《題浩然畫像詩》　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眞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從來誰復釣槎頭。

杜範《跋王雄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浩然以詩稱於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嘆，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明皇雖善楊相，如忠佞之言，而積忤生憎也。萌於此，此力爭之，張九齡所以得罪，媚柔之林甫所以見用，而卒以危社稷也歟。

韓淲《孟襄陽灞橋風雪》　玉堂伴直我何如，想見歸來不作詩。今日秦川灞橋語，蹇驢吹帽也相宜。

家鉉翁《跋浩然風雪圖》　此灞橋風雪中詩人也。四僮追隨後先，苦寒欲號，而此翁據鞍顧盼，收拾詩料，喜色津然貫肩睫間，其胸次灑落殆可想矣。雖然傍梅讀易、雪水烹茶，點校《孟子》，名教中自有樂地，無以衝寒早行也。

劉克莊《孟浩然騎驢圖》　壞墨殘縑閱幾春，灞橋風味尚如眞。摹挲只可誇同社，裝飾應難奉貴人。舊向集中窺一面，今於書裏識前身。世間老手惟工部，曾伏先生句句新。

陳鑒之《蔣賁齋出示孟浩然畫像同賦二絕》　吟鞭遙指鹿門歸，水色山光件件詩。縮項鯿魚元自好，當年應悔識王維。　誦詩縱不忤龍顏，榮貴無過足好官。未必一僮隨瘦馬，千年傳作畫圖看。

葉茵《孟浩然歸南山圖》　笑指南山躍馬歸，明知舉似棄才詩。亭前千古標芳姓，未可窮通論一時。

范德機《孟先生》　孟先生，愛青山。看山累月出不還，蹇驢長笑天地間。杖頭酒壺時取酌，身雖飢病多容顏。往時佳句動明主，富有聲名無比數。先生

遇之無不驚，去卧南山紫蘿雨。嗟吾豈是先生徒，朝朝飽飯謁禁廬。暮歸卻向衡門趨，刻畫造化論錙銖。但有千載名，衆人不知而已，深信非其愚。未知吾師先生，先生師吾孔子，不師周公，吾亦聊以自娛。嗟哉！先生獨不得相與於同世，雲龍上下遊八區。

牟巘《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窮浩然，老摩詰，平生交情兩莫逆。也曾攜去宿禁中，堪笑詩人命奇薄。只應寂寞歸舊廬，此翁殷勤殊未足。作詩借問襄陽老，詩中猶恐憶孟六。悠悠江漢今幾秋，一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寫出騎驢圖，風度散朗貌清淑。更有倜儻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貌。行復行，向何許，酸風吹驢耳卓朔。向來十上困旅塵，驢飢拒地愁向洛。不如乘興且田園，萬山亭前大堤曲。鱖魚正肥甘蔗美，雞黍可具楊梅熟。一樽相與壽先生，醉歸勿遣驢失腳。

吳師道《孟浩然跨驢圖二首》 風雪瀟瀟破帽敧，玉堂同首夢應非。鹿門松徑寒門裏，擁被撤吟定憶歸。直語無因住禁垣，清遊隨意蹋寒原。風流鄭五雖相似，應愧詩庸位轉尊。

袁桷《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三首》 生前明主已遭嗔，身後君王爲寫眞。家國總緣詩句廢，灞陵猶勝蔡州塵。 木葉山前雪似銀，軟裘難作自由身。想因晚歲朝陵後，故寫騎驢處士眞。 北闕明言不上書，蹇驢何自入西都。開元天子元無分，留與他生作畫圖。

王惲《孟浩然灞橋圖》 金鑾消息遠相招，雪滿吟鞍過灞橋。處士本無經世志，強將詩句枉清朝。

貢師泰《孟浩然畫像》 白日何茫茫，青春方浩浩。驢背天風來，吹我烏紗帽。

李俊民《孟浩然圖》 卻因明主放還山，破帽騎驢骨相寒。詩句眼前吟不盡，北風吹雪滿長安。

高啓《孟浩然騎驢吟雪圖》 西風驢上倚吟魂，只到龐公舊隱村。何事能詩杜陵老，也頻騎叩富兒門。

張羽《孟襄陽雪行圖》 雪滿泰京欲去遲，故人當路漫相知。平生多少驚人句，卻向君前誦怨詩。

顧道洪《孟浩然詩集跋》 余嘗閱宋尚書郎張公洎題識云：在浚儀逆旅觀王右丞筆迹《襄陽圖》，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每睹斯語，心存目想，恨不能見。一日，檢先人畫笥，展一巨軸，即《襄陽圖》也，六如先生題詩云：雪霽天涯冷更嚴，騎驢何處覓青簾。蕭條萬木空山裏，短句猶堪信口占。披覽爽然，殊快心目，且□且愕，猶疑夢中事也。其位置風格，一如張公所識，復有賞識者云：六如本色，焉能至此，是必宋人大家數，而六如檃括者耳。然則六如已臻其妙，蓋不知右丞之妙更何如耶！因購吳下名筆，縮爲小曼冠於外編之首，能未能彷彿乎右丞，抑亦庶幾乎惠崇歟！惠崇，唐僧，善畫小景。萬曆丙子上元梁源山人顧道洪跋。

吳嘉紀《咏古詩十二首贈郝羽吉》 襄陽孟夫子，紅顏樂蕨阿。灌園不入市，釣魚臨滄波。釣得槎頭鱊，沽酒造鄰家。顯者期弗顧，醉來一高歌。淅淅竹露滴，清響何用多！誦詩天子前，觸忌將如何？佳句實自賞，無心競榮華。歸來鹿門山，雪月松徑斜。

魏冲《題孟襄陽畫像》 只嘆襄陽不遇時，襄陽初不要人知。不然豈少投機句，偏誦南山北闕詩。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一百首》 微雲疏雨詩情別，松逕巖扉夜色冥。一自鹿川圖像後，無人不拜孟公亭。

王廣言《論詩十首·孟襄陽》 冒雪騎驢灞上行，眉毫落盡骨尤清。詩情雅意何人繪？贏得王維爲寫生。

敷演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中編·雜劇一》 馬致遠《風雪騎驢孟浩然》，《錄鬼簿》（曹本）著錄。賈本簡名作《孟浩然》，《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未載其目。《今樂考證》誤以此本與《踏雪尋梅》爲一劇。佚。

又 馬致遠《凍吟詩踏雪尋梅》，《錄鬼簿》著錄。題目作「春獻賦攀蟾宮桂」，簡名《踏雪尋梅》。《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俱作簡名。按明朱有燉《孟浩然踏雪尋梅》即爲此劇之改本，轉用李白《清平調》故事，孟、李競咏梅花，以爲點綴。息機子刊本署作馬代撰，實誤。佚。

又《雜劇三》 朱有燉《孟浩然踏雪尋梅》，此戲未見著錄。 明宣德間原刊本，息機子刊本，脈望館校藏息機子本，《著摩他室曲叢》本。《百川書志》有此正名。遠山堂《劇品》著錄簡名《踏雪尋梅》。《讀書樓目錄》從之。刊本題

目作「李太白攜花訪友」。此劇《錄鬼簿》於馬致遠名下著錄，作《凍吟詩踏雪尋梅》。但另載有《孟浩然》目。息機子刊本，原題亦誤馬氏撰。朱有燉好改舊劇，如《曲江池》、《辰鈎月》，即其最顯著之例。此劇當亦承馬作而成。《錄鬼簿》另載之《孟浩然》，或爲此劇之粉本。參閱前文。

雜錄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恆岳，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麕至，與知浩然物故。嗟哉！末祿於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踪妙韵，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隋述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嘆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士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思睹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韋縚《孟浩然集重序》 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余久在集賢，常與諸學士命，此子不可得見。天寶中，忽獲浩然文集，乃士源爲之序傳，詞理卓絕，吟諷忘疲。書寫不一，紙墨薄弱。昔虞坂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與樵蘇共爨。遇伯樂與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十數張故紙耳。然則王君之清鑒，豈減孫蔡而已哉。余今繕寫，增其條目，復貴士源之清才，敢重述於卷首。謹將此本送上秘府，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特進行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韋縚叙。

陸游《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耶。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續考之伯以之說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閻九》、《歲暮歸南山》之類皆然。杜少陵評孟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爲揜之耶。適越留別蕭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吳會」，此亦是吳興會稽也。

劉克莊《山中祠堂》 古之見祠於其生長之鄉，或其游息之地者，皆未必有權位勛業人也，屈原祠於楚，李白祠於采石，孟浩然祠於襄陽，秦系祠於九日山，陸龜蒙祠於吳，方干祠於釣，林逋祠於杭，此六七公生流落偃蹇。

程敏政《題雪梅畫册》 予竊惑之，以爲天下之至清且雅者，蓋莫如雪梅，故自昔非幽貞絕俗之士，鮮克好之，蓋在唐有詩人孟浩然，在宋有處士林和靖，兩人者外，未之有聞，其好之難如此。

陳造《題孟浩然集後》 孟浩然，襄陽賢士，當世名公猶欽慕之，高懷情致，使不能詩，亦時楷式，而是集所載，謹格律於閑淡，隱嚴密於紆餘，不深於詩，未必知之。當時里人作浩然亭，後更爲孟亭，謂賢人不可名。按本傳，孟浩然字浩然，猶郭子儀字子儀，彼恐人拘此，故以名爲字耶。目以浩然亭，無惡也。祇示思賢之心易見爾，而顧更之，何歟？慶元己未孟秋九日鄂進士張君該惠此集，舟中細閱，因識之。

黃榮康《夏日雜閱古今人詩集每綴一首・孟襄陽集》 賦詩太學意何如？歸去南山有敝廬。我亦不才明主棄，隱居聊讀自家書。

韋縚

韋縚《孟浩然集重序》 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特進、行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韋縚叙。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杜陵韋氏 叔夏，禮部侍郎，生縚，太常卿、太子少師。

《唐會要・修撰》（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勅中書令張九齡、光祿卿韋縚，與禮官就集賢院撰耕田儀注。

又《五禮篇目》 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縚爲禮儀使，專掌五禮。

又《禮儀使》 開元九年正月，韋縚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至二十三年二月，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禮儀事。

《舊唐書・儒學傳下・韋叔夏》 子縚，太常卿。

《新唐書・韋縚傳》 縚，開元時歷集賢修撰，光祿卿，遷太常。縚終太子少師。

《宰相世系表四上》鄭公房韋氏 叔夏，禮部侍郎，生縚，太子少師。

許宣平

《太平廣記》卷二四引《續仙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嘵嘵曰：「此仙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眞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杜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嫗言常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於郡人。其後，嫗卻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已後，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嫗，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汪極《訪許仙翁故居》 城陽山中一老翁，不見服食顏若童。有時負薪入城市，醉酒行吟詩最工。振屐相尋不相值，空岩松柏徒穹窿。何事家人偏得見，愧我凡骨無仙風。青蓮盡道有仙骨，迢遞來尋歸復空。因識仙翁本無意，有緣碧澗自流通。白雲滿壁桃花笑，池上徘徊思不窮。

李植《訪南山許真人故居》 穿雲策杖岸烏紗，來訪南山羽客家。九轉既成丹竈冷，半池烟水浸桃花。

方回《題許宣平南山故居》 一庵依舊翠微中，身在蓬萊第幾宮。羽衛夜歸人不識，滿山松檜響清風。

吳鈉《紫陽山》 遙憶宣平隱遯年，醉酒歸來弄月泉。轉就神砂遊碧落，薪殘靈葦發瓊田。

徐玄之

權德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本管經略等使東海郡開國公贈太子少保徐公墓誌銘》 仁澈生皇吏部郎中、諫議大夫元之，元之生公烈考汾州司戶參軍贈信州刺史又。

李翱《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略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狀》 祖元之，皇考功員外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

《元和姓纂・魚韻》諸郡徐氏 諫議大夫徐元之，居南昌。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吏部郎中》 徐玄之，又吏外、勳外、考外補，又主中有「立之」。又御史臺殿中監察題名。

韓倩

《元和姓纂・寒韻》韓氏 倩，左庶子，生演、滌。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韓氏 大智，字不惑，洛州司戶參軍，生偲、休、倩。倩，殿中丞。

《金石萃編・石臺孝經題名》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倩。

王光庭

《舊唐書・王方慶傳》　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棋，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王氏　綝，字方慶，相武后，生晞、晦、暾、晊、曄、晙、暄、昕、暐、暉。晙，字光庭，明威將軍。

《唐詩紀事・王光庭》　張說《送光庭》詩云：「同居洛陽陌，經日頼相求。及爾江湖去，言別悵悠悠。楚雲眇羈翼，海月倦行舟。愛而不可見，徒嗟芳歲流。」光庭與燕公最善，故云。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考功員外郎》　王光庭。

袁悅

《新唐書・藝文志二》《戚苑英華十卷，袁說重修。

《郡齋讀書志・戚苑英華十卷》　右唐袁悅重修，本揚名所著，悅掇其要類爲對，以他說附益之。

《直齋書録解題・類書類》《戚苑英華》十卷，唐仙居令袁悅撰。唐志云重修，蓋因揚名之舊而廣之。

崔希逸

孫逖《授崔希逸河南尹制》　朝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持節河西節度經略支度營田九姓長行轉運等副大使知節度使判涼州事赤水軍使上護軍攝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崔希逸，深識宏才，濟標雅致。明無不達，懸明鑑於胸懷，斷則有餘，錯盤根於掌握。頃膺邦選，爰委兵權，能行上將之謀，略獻西師之捷。寵其命服，俾叶於酬庸，鎮彼神州，更期於表則。可銀青光祿大夫、河南尹，勳如故。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

《唐會要・謚法上》　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謚曰成。

又《逃户》　開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急察色役僞濫，并逃户及籍田，因令充使，於是奏勸農判官數人：【略】萬年縣尉崔希逸、同州司法邊仲寂【略】。

《舊唐書・李愷傳》　（開元九年）屬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愷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幷遷監察御史。

又《吐蕃傳上》　其年（開元二十四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報曰：「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搆，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儁人孫誨入朝奏事，誨欲自邀其功，因奏言「吐蕃無備，若發兵掩之，必克捷」。上使內給事趙惠琮與孫誨馳往觀察事宜。惠琮等至涼州，遂矯詔令希逸掩襲之，希逸不得已而從之，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殺獲甚衆，乞力徐輕身遁逸。惠琮、孫誨皆加厚賞，吐蕃自是復絕朝貢。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爲河南尹，行至京師，與趙惠琮俱見白狗爲祟，相次而死。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碑陰題名》　殿中侍御史兼內供奉崔希逸，見郎官吏中。

郭虛己

顏真卿《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父虛己，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

又《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己代瓊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誚焉。

蘇頲《授郭虛己太子左庶子制》 門下，朝議郎守駕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朔方節度行軍司馬、關內道採訪處置使賜紫金魚袋郭虛己，雅才明達，和氣清深，致遠之資，文而飾吏，徐雅之用，剛且近仁。累踐臺閣，頻更任使，懋功斯久，賞善當遷。擢以正人，宜拜職於中庶，增其寵服，俾兼榮於獨坐。可朝散大夫、守左庶子兼御史中丞，餘如故。

孫逖《授郭虛己尚書戶部侍郎制》 門下，紀綱一臺，爰資右轄，彌綸五教，必擇亞卿。【略】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上輕車都尉郭虛己，通才敏識，有成務之能，並文行相資，公忠自達，履周行而有裕，在歷官而必聞。柯葉不遺，芳馨可久，宜允副於朝選，俾遞遷於省闈。虛己可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各如故。

《元和姓纂·鐸韻》諸郡郭氏 工部郎中郭虛己，京兆人，生恕、弼、彥、樞。

《金石萃編·石臺孝經》 題名：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唐詩解》卷一一：此世亂客遊思故友也。言昔如燕之寄居，今見花之路發，是歲爲客，不知故國之存否也。況祿山之亂，人離散者十九，豈特爾我乎，亦當安于命矣。《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何處春風無別離」，悲在插「春風」二字。

獨孤及《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 薛侯敦於詩，固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寡尤，口弗言祿，祿亦不及。識其眞者，以爲永歎，而薛侯居之淡如。君子哉，若人也！方以城市鄙於邱壑，倦游不如嘉遯，是月也，拂纓上之塵，西游廬山。山上有峰頂大林，下有東林、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惠遠、道生二公，昔嘗眷戀於斯焉。履痕屐齒，遍滿崖谷，神期胷蟹，恆若對面，之子之往，獲心契矣。苟藏器於身，時行則行，大之將來，隱顯一致，彼安貞者，其或爲利涉之樞機乎！趙補闕驊、王侍御定、張評事有略，各以文爲貺，記行邁之所以然。余亦持片言，用代疏麻瑤華之贈。

顧朝陽

《唐詩紀事·顧朝陽》 朝陽，開元間詩人。

李頎《送顧朝陽還吳》 寂寞俱不偶，裹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卧包山春。舊國指飛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花新。

徐晶

《國秀集·目錄下》 魯郡錄事徐晶三首。

崔珪

《舊唐書·崔神慶傳》 （開元中，子）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

棨戟，時號「三戟崔家」。

又《宋璟傳》　子恕爲劍南採訪判官，貶。表兄雒縣令崔珪。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南祖崔氏　神慶，司刑卿，魏縣子。生琳、珪、球、瑤、琨。珪，懷州刺史。

又《崔神慶傳》　（神慶子）琳與（琳）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孫逖《授崔珪太子左庶子制》【略】門下：太子右庶子崔珪，和氣出衷，通才應物。衣冠貫其雅道，筆札資於利用。宮坊效職，聲實攸歸。曾是遞遷，宜從後命。可太子左庶子，散官、勳如故。

《唐詩紀事・崔珪》　《孤寢怨》云：「征戍動經年，含情拂玳筵。花飛織錦處，月落擣衣邊。燈暗愁孤坐，牀空怨獨眠。自君違海去，玉匣閉春絃。」珪，開元中爲太子詹事，與兄中書舍人琳，弟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二六　主客員外郎：崔珪。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　《崔珪集》一卷，《唐詩紀》六十二，《全唐詩稿》六十一。

沈齊家

杜牧《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公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

《元和姓纂・寢韻》吳興沈氏　不害，陳尚書左丞，孫齊家，唐秘書郎。

《舊唐書・經籍志下》　《沈齊家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沈齊家集》十卷。

王士源

紀事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恆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元倉子》九篇。大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家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

韋縉《孟浩然集重序》　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元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余久在集賢，常與諸學士命此子，不可得見。天寶中，忽獲浩然文集，乃士源爲之序傳，詞理卓絕，吟諷忘疲。書寫不一，紙墨薄弱。昔虞坂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與樵蘇共爨。遇伯樂與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十數張故紙耳。然則王君之清鑒，豈減孫蔡而已哉。余今繕寫，增其條目，復貴士源之清才，敢重述於卷首，謹將此本送上秘府，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

《封氏聞見記》卷一　王叵源采《莊子・庚桑楚》篇義，補葺分成九篇，云其兄于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學士評議，疑不實，竟不施行。

《大唐新語・著述》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元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元桑子》，《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氏籍類七》附錄引《蜀道驛程記》　宜城縣古鄀地，隸襄陽府，山川頑劣，而多產才士，宋玉、王逸、段成式皆生其地。唐處士王士源，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嘗造《元倉子》九篇，撰《孟浩然詩序》，其文清綺如魏、晉間人，亦宜產。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沖虛眞經》，《文子》爲《通玄眞經》，《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

《崇文總目》卷三 《亢倉子》三卷，王士元補亡，原釋凡九篇。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 王士原補注《亢倉子》三卷。輝按：新唐志云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王士元補亡。晁志同。崇文目、陳錄、《玉海》五十三引書目云三卷，遂初目無卷數，宋志作王源《亢倉子》，注三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亢倉子》三卷，原釋首篇與《莊子・庚桑楚》篇略同。按《玉海》云，今本五卷九篇，自全道至兵道，何璨注。唐志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云，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崇文目三卷九篇，《郡齋讀書志》二卷，《秘書省闕書目》作王士原補注《亢倉》，宋志作王源《亢倉子》，注並三卷，宋志誤也。今本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道家類》 《亢倉子》三卷，何璨注，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其餘篇亦皆依託。唐柳子厚辨其非，劉向、班固所錄是矣。今唐志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云：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沖虛》，《文子》《通元》，《亢倉子》《洞靈眞經》，然《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則今之《亢倉》，士元爲之也。宋元唐人，豈偶不之知耶？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亢倉子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舊本題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嘗辨其僞。晁公武《讀書志》曰：案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今考《新唐書・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所註與公武所言同，則公武之說有據。

《鄭堂讀書記》卷六九 《亢倉子》一卷（墨海金壺本），唐王士元撰。士元，襄陽人，當開元、天寶時，其名或作巨源，或作源，未知孰是。《四庫全書》著錄。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二 《亢倉子》一卷，唐王士元撰。明崇德書院本。此本題亢倉子《洞靈眞經》，前有正德四年唐銘序，凡九篇，多採古書，融以己意，亦有理致，多作奇字，與《元包》相類，別有何粲《亢倉子注》二卷，不知時代，見晁志。明本九卷，柳子厚讀本有注。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 《亢倉子》一卷，唐王士元撰。子彙本，十二子本，綿眇閣本，二十子本，墨海金壺本，珠叢別錄本。

李林甫

論述

《奉和聖製次瓊嶽應制》 《四溟詩話》卷二：李林甫《瓊嶽應制》曰：「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後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爲法。王摩詰《送丘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數目字，不可爲病也。

《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 《四溟詩話》卷一：漢高帝《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後乃殺戮功臣。【略】唐玄宗《過寧王宅》詩曰：「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天寶荒政，宗廟播遷。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曰：「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日懷奸險，蠹害朝政。盧仝《送伯齡》詩曰：「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後與王涯之禍。【略】予筆此數事，以爲行不顧言之誡。

傳記

《新唐書・姦臣傳上・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曜子絜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紬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檄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略】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嬖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屏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霄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略】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宛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略】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誥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紀事

蘇頲《授李林甫尚書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制》 門下：王度以貞，實寄於良輔；天秩有禮，允歸於盛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李林甫，應期致用，命代生才。禮樂形於物範，文章表於王佐。自登衮職，一紀於茲。啓沃之謨，酌泉源而不竭；忠公之節，貫霜雪而罔改。彝倫攸叙，庶績其凝。實賴予弼，用熙帝載，猶且謙沖夕惕，兢慎日嚴。問溫樹而不言，履薄冰而逾勵。久而益著，德則茂焉。近者禮屬交神，恩當進秩，雖允恭克讓，徒有固辭，而惟器與名，本無虛授。宜昭寵數，以鎮崇班。可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吏部尚書。主者施行。

孫逖《授李林甫左僕射兼右相制》 門下：端揆之職，官之師長，宰輔之位，朕之股肱。有能兼領，必在時傑。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集賢殿學士上柱國李林甫，國之懿屬，有濟時之明略。自委三事，於茲九年。大猷是經，庶績惟叙。使夫人登福壽，俗致和平，垂拱而化，以臻於道。蓋天之贊我，亦時乃之休。況矜慎有恆，終始如一。外無滿盈之色，內秉謙卑之誠。歲寒彌堅，夕惕彌厲。褒德之義，又何與之？宜兼三綬之榮，俾在百僚之首。可尚書左僕射兼右相，餘如故。

又《授李林甫兵部尚書制》 門下：緝熙九法，董正六師，必在具瞻，以宏兼領。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成紀縣開國男李林甫，宗盟有慶，王國生才。明德爲章，懿文成範。事君之節，貫忠貞於四時；應物之誠，調惠和於一氣。爰立作相，以期於理。不仁斯遠，丕績用彰，而詰禁制軍，安人和衆。是爲邦政，深期汝諧，俾謀猷於七兵，仍啓沃於三事。可兵部尚書如故。

又《授李林甫兼河西節度等使制》：門下：天討有罪，未可去兵。帝賚良弼，自資決勝。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持節經略支度營田大使知節度事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李林甫，高操命代，特秀生人。公忠爲

百度之貞，文武成萬邦之憲。自登上相，兼委中權，克致時和，且聞戎捷。踰隴之外，已恢帷幄之謀；涉河而西，更忌輔車之勢。欲懲猾夏，必在夾攻。宜以三事之謨，遙制兩軍之律。可兼充河西節度經略支度營田長行轉運九姓等使，餘並如故。

又《封李林甫晉國公牛仙客邠國公制》 門下：勸賞者，國之端。既著酬庸之典，俾彰爲善之制。中書令李林甫，天實挺生，鬱爲良佐。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牛仙客，國之名器。特表忠臣，能協乃心。以成大政，亟多啓沃。聞所未聞。導以化源，驅之仁壽，遂令天下，人盡知禁。斷獄數十，殆至無刑，所以比跡於成康，高步於文景。用人多矣，方獲我心。況知無不爲，釐革庶務。損繁取要，無往不通。古者褒有德，賞有功，今乃法懸不用，德教云洽。叶贊之道，功則茂焉。宜共增封，特開井賦。林甫可封晉國公。

又《册信成公主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八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皇帝若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佩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日徵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李林甫，副使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徐安貞，持節冊爾爲信成公主。爾其光昭閨德，宏長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與！

又《册永寧公主文》 維開元二十六年，歲次戊寅，八月丁酉朔，二十二日戊午。皇帝若曰：於戲，人倫式叙，以正國風。女子有行，將成婦道。咨爾永寧公主，自幼及長，終溫且惠。引圖史爲鏡鑑，用柔和爲粉澤。許嫁而笄，既遵於彝典，備物之冊，宜承於寵命。今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李林甫，副使上柱國徐安貞持節冊爾爲永寧公主。爾其謙恭自下，淑慎爲先。無忝公宮之教，永貽邦媛之則。可不慎歟！

李隆基《分遣蔣欽緒等往十道疏決囚徒宣慰百姓制》 仍令中丞蔣欽緒往河南，【略】右諭德李林甫往山南道，【略】並即馳驛發遣，所至之處，疏決囚徒，宣慰百姓。

又《以李林甫兼領朔方節度詔》 經邦論道，允屬於賢才。保大定功，聿求於長策。不有兼領，孰張寵賢？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崇元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太清太微宮使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器惟國楨，材乃人範。文標楷式，學究精微。沃啓之誠，罄嘉猷於造膝；清貞之節，盡公心於匪躬。自登於三事，式是百辟。具瞻惟允，茂緒居多。任總廟堂，既贊雍熙之化；智高帷幄，更資決勝之謀。宜因公輔之重，兼受元戎之寄。可兼安北副大都督持節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節度管內軍郡採訪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又《削李林甫官秩詔》 爲臣之道，貳則有辟。事君之致，將而必誅。故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上柱國晉國公贈太尉廣陵大都督李林甫，爰因宗室，奬以班序。逮履清貫，尤持矯飾。鄙誠患失，狡迹多端。朕待以勿疑，任當殊重，恩私踰分，崇高至極，乘據樞衡，二十餘載。豈知外表廉慎，內懷兇險。籌謀不軌，覬覦非望。昵比庸細，譖害忠良。悖德反經，師心蘊慝。禍福生於喜怒，榮辱由其愛憎。使縉紳箝口，行路側目。淫祀夜禱於神祇，厭勝家崇於蠱道。尊空養素，實繁有徒。既畢禮禳，旋勦其命。阿布思振降塞上，委於綏絹。敢行交結，輸竭深衷。嚴室焚香，要之誓信。指期撤警，縱以叛離。且肆犬羊之羣，侵軼我疆埸；方申犄角之契，圖危我宗社。可隱之狀，所不忍言。以親黨薦引，咸歸(闕)子息蕃多，曾無教誨。貪叨納賄，依倚成奸。閭牆屢聞，敗官相次。作僞滋久，晚節頗彰。含垢在予，猶示宏蔽。鬼得誅而盜盡，惡布露而難容。逮從訊鞫，事皆昭著。殲夷噍類，曷足懲愆。鞭斃屍棺，未云責塞。但以常經任使，特寬恆典。其在身所有官秩，並追除削。俾同凡庶，許其殯掩。男前將作監岫，率由下劣，不承(闕)勗驕恣越度，過失彌深。且配流嶺南及黔中延德郡。前司儲郎中粤，配流蒼梧郡。前太常少卿嶼，配流臨封郡。仍並除名，即綱馳驛領送。自餘男有官者，令所司即勘會，亦除名。各配流嶺南及黔中送惡郡。女在室并男未有官者，取其情願，任隨兄弟。朕念其驅策，尚懷仁恕，既貸生成之恩，赦其殞嗣之罰。仍每房各乞奴婢三兩人，并與緣身衣服糧食，使其存濟。自餘資產，一切官收。男孫有官者解卻，無官者勒隨父。并家口並續遞途流。所至捉搦，勿許東西。縱會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林甫男女妻等，有罪非妄。惟其子婿諫議大夫楊齊瑄，睹其不善，尋有薄(闕)跡異同惡，頗申誠款。并自餘至親應合累者，續有處分。噫，堯謂達聰，四凶在列；周稱盛德，三監俶擾。知人之美，誠愧前言，明罰斯加，非無累歎。凡任咸自誠焉。

《封氏聞見記》卷三 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妻翁。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婿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換，

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詔諧執政。右相曰：「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林甫即自聞奏取旨。如泚賓朋讌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愕然失錯矣。

又卷五　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石建碑于國學都堂之前。後因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琢滅，覆之于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薨後，楊國忠爲左相，兼總銓衡。從前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爲押例，選深者盡留，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于時，請立碑于尚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玄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塡改字處。識者竊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登極，始除去其碑。

又卷九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準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唐國史補》卷上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腳疾？」對曰：「臣非腳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于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又卷下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縣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于是放選牓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明皇雜錄》卷上　李林甫宅，亦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即變爲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即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其日遂病，不踰月而卒。

《因話錄》卷三　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禫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爲。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禫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說正同。

又卷五　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搆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二　《度支長行旨》五卷。李林甫撰。　又《唐律令事類》四十卷。李林甫撰。　又《唐六典》三十卷。玄宗撰，李林甫等注。　又《唐新定諸家譜餘》一卷。李林甫撰。

又《補遺》　《天下郡望姓氏族譜》一卷。侗按：《玉海》、《藝文類書目》云：《天下郡望姓氏族譜》一卷，李林甫等撰。《崇文目》同。今本有《氏族譜》一卷，然《通志略》不著撰人名氏，且無上五字。明非林甫等所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

又《藝文志二》　《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中書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左武衛胄曹參軍崔晃、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

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刪定，開元二十五年上）。

又《度支長行旨》五卷。

又《唐新定諸家譜錄》一卷（李林甫等）。

又《藝文志三》李林甫《唐朝煉大丹感應頌》一卷。

《宋史・藝文志三》李林甫《開元新格》十卷，又《令》三十卷，《唐律令事類》四十卷，《度支長行旨》五卷，《大和格後敕》四十卷。又，李林甫《唐室新譜》一卷，又《天下郡望姓氏族譜》一卷。

又《藝文志四》李林甫《注解月令》一卷。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李林甫集》一卷，《全唐文》三百四十五，《唐文拾遺》二十一，《唐詩紀》五十七，《全唐詩稿》七十二。

藝文

張九齡《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僕繼作》 清秋發高興，涼月復閒宵。光逐露華滿，情因水鏡搖。同時亦所見，異路無相招。美景向空盡，歡言隨事銷。忽聽金華作，誠如玉律調。南宮尚爲後，東觀何其遼。名數雖云隔，風期幸未遙。今來重餘論，懷此更終朝。

又《**詠燕**》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孫逖《奉和李右相中書壁畫山水》 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沖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載榮（李公詩云：八載忝司存）。

又《**奉和李右相賞會昌林亭**》 賢相初陪蹕，靈山本降神。作京雄近縣，開閣寵平津。地勝林亭好，時清宴賞頻。百泉縈草木，萬井布郊畛。德與春和盛，功將造化鄰。還嗤渭濱叟，歲晚獨垂綸。

王維《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 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外，溫谷幔城中。奠玉臺仙座，焚香太乙宮。出遊逢牧馬，罷獵見非熊。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靈芝三秀紫，陳粟萬箱紅。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謀猶歸哲匠，詞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闕，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朝夕仰清風。

高適《留上李右相》 風俗登淳古，君臣挹大庭。深沈謀九德，密勿契千齡。獨立調元氣，清心豁宵冥。本枝連帝系，長策冠生靈。傳說明殷道，蕭何律漢刑。鈞衡持國柄，柱石總朝經。隱軫江山藻，氛氳鼎鼐銘。興中皆白雪，身外即丹青。江海呼窮鳥，詩書問聚螢。吹噓成羽翼，提握動芳馨。倚伏悲還笑，棲遲醉復醒。恩榮初就列，含育忝宵形。有竊丘山惠，無時枕席寧。壯心瞻落景，生事感浮萍。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

王建《題應聖觀（觀即李林甫舊宅）》 精思堂上畫三身，回作仙宮度美人。賜額御書金字貴，行香天樂羽衣新。空廊鳥啄花甎縫，小殿蟲緣玉像塵。頭白女冠猶說得，薔薇不似已前春。

韋瓘《詠唐史・李林甫》 國忠禍孽根芽日，此賊傾唐勢已先。搆陷名臣冤且衆，天乎何意與終全？

雜錄

《太平廣記》卷三〇三引《潚湘錄》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璧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剸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僞爲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

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于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卻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圖繪寶鑒》卷二　李林甫乃思誨之子。善山水，筆意類於昭道。

《余山詩話》卷中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雲，身外即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唐方鎮年表》卷一　天寶十載，李林甫。《通鑑》：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暐知留後事。

《歷代畫史彙傳》卷一六　李林甫，思誨子。小字哥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晉國公，贈太尉。丹青甚佳。山水類李中舍。善書。

《南部新書》辛　玄皇於驪山置華清宮，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衛，并諸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闤咽焉。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蒙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出爲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

又壬　李珏在相，因對明皇謂群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類說・芝田錄・李林甫鈍實嫉能》　上皇曰：「李林甫之才，不可多得。妬賢嫉能，以此須敗。」士淹曰：「陛下既知如此，何故久任？今日之事，林甫厲階也。」上不樂，數里執鞭無言。

又《罷相賦詩》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林甫中傷而罷。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未罷前數日，廚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繼貶宜春而卒。

又《開元天寶遺事・盆池養魚》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一日曲宴近臣，上曰：「盆池新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張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之任人也，但能裝景助兒女之戲耳。」帝不悅。

又《棗蹋鷄》　李林甫不得士心，咸謂其精神剛戾，常如索鬬鷄。

程珌《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羅玘《唐書大風拔木斷》　臣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爲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益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將亂而遂亂不可救也歟？

《圍爐詩話》卷一　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怨》【略】使無稗說載其爲寧王奪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篇》之「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是爲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鉷輩而作。

《漁洋詩話》卷下　金陵張可度，字廙筏。《廬山詩》云：「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多少男兒淪落盡，神仙卻讓李騰空。」騰空者，林甫之女，李太白有《送內之廬山訪女道士李騰空》詩。余往讀《林甫外傳》，疑之，天上豈有不忠孝神仙耶？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李太白《古風》一卷，上薄《風》《騷》，顧其間多隱約時事。如「蟾蜍薄太清」，爲王皇后被廢而作。「胡關饒風沙」，爲哥舒開邊而作。「天津三月時」，爲林甫斫棺而作。「羽檄如流星」，爲鮮于覆師而作。【略】

《詩比興箋・張九齡詩箋・詠史》　箋曰：此章專刺林甫之娼嫉也。首六句言其變亂白黑，以似是而非之言眩惑主聽也。《史記》：范雎從王稽入秦，遇穰侯，乃匿車中，既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而見事遲，嚮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此必悔之。」於是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范雎後說昭王，卒逐穰侯而奪其相位。此以喻己之見事遲，而爲林甫之陰揣所陷也。蘇生，蘇秦也。滄溟無所不納，小水不容魚鼈。喻君子以大度受欺，小人苛察，不容一物，睚眦不合，則陰擠死排，終身讐之而後已。欲望以古人釋憾用賢之風，豈可得哉？

又《登古陽雲臺》　箋曰：此與下《樊妃墓》篇，皆在荊州一時所作，蓋慨武惠妃之詞也。公拒武惠妃傾東宮援壽王之謀，而林甫潛輸諛媚，於是內外

萋斐，遂不安位而去。故首云「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明寄託也。「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思得賢淑以佐其君也。

又《李白詩箋・古風・代馬不思越》 箋曰：此傷王忠嗣也。忠嗣兼河西、隴右、河東、朔方節度使，仗四節制萬里，屢破突厥、吐番、吐谷渾。李林甫忌其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因事搆陷幾死。賴哥舒翰力救，乃貶漢陽太守而卒。故悲其功高不賞，忠誠莫諒也。

《海天琴思錄》卷一 夫古來賢哲德量之大，如費長沙能容周勃，婁師德能容狄仁傑，趙槩能容歐陽修，若大海之納江河，善養景哉。若禰衡之於曹阿瞞，李邕之於李林甫，許啓衷之於劉瑾，則以謾罵而啓殺身之禍矣。

韋斌

王維《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狥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俛首入彀，僞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溫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爲之。公諱斌，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家韋氏主盟於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孝寬，周大司空鄖國公。曾祖津，陵州刺史、壽光縣男。祖琬，成州刺史。父安石，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並勳德茂著，史牒詳焉。公即文貞公之仲子也。初以宰相子，弁髦署史，抱拜授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郡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童心，長積純氣，抱其大素，立於人紀。先聖微言，宿儒未辨，貫穿精義，總括旁說，文言蔚於輿表，筆態妊於力外。《子虛》《上林》，敢云雄似，黃庭團扇，方議雁行。鶴氅乏姿，羊車奪映，會選公婿，詔婚王室。天家焜耀，獨任素風，時論騰踴，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詠，啓迪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覲，累貶巴陵太守，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叙在六官，又踐三事，嗣咨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其用親，姦臣惡其異己，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祿山，吠堯之犬，驅彼六驟，憑武之狐，猶威百獸。藉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稍逼溫洛，云誅君側，尚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遙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即挂，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孥爲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雪大恥。嗚呼，上京既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穀洛方鬬。鑿齒入骨，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猣，小臣若喪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義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猥不見戮專車之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膾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心。」言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絕於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日返葬於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祕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濡迹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己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維穉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爲銘曰。（銘亡）

孫逖《授韋斌中書舍人制》 門下，國子司業韋斌，貞規不雜，敏識惟精，標麗則以工文，兼直聲而濟美。久從散秩，未展清才，豈避姻親，遂妨公用，宜特昇於禁掖，俾專事於司言，可行中書舍人。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杜陵韋氏 安石，中書令，郇文貞公，生陟、斌。斌，中書舍人，汝州刺史。

《西陽雜俎續集》卷三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

滕。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

《舊唐書・韋斌傳》　斌，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祕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爲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由爲右金吾將軍，縉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祕書監。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鄖公房韋氏　安石，相武后、中、睿。生陟、斌，斌，臨安太守。

《金石萃編・石臺孝經》　題名：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開國公臣韋斌。

《書史會要》卷五　韋斌，以行草書著名。

韋堅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杜陵韋氏　元珪，宗正卿，生堅、蘭、芝，堅，刑部尚書，生誕，果州刺史。

《舊唐書・韋堅傳》　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兗州刺史。堅姊爲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堅妹又爲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叙。二十五年，爲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愼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益鉅萬。玄宗以爲能。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略】李林甫以堅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爲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載、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愼矜代之。五載正月望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爲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貶堅爲縉雲太守，惟明爲播川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堅爲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爲宜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鄠縣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彭城公房韋氏　元珪，宗正卿，生堅、蘭、冰、芝。堅字子全，刑部尚書，韋城縣男。

《資治通鑑・唐長安令韋堅德政頌》　唐梁涉撰，天寶元年。

韋陟

傳記

《舊唐書・韋陟傳》　陟字殷卿，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弈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爲并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溫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祕書太常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遊其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後爲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諮練。彝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

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腳，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案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閹，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恆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爲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中襲封郇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年入考，在華清宮。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怨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吳象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爲御史。」象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溫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祿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卧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即位於靈武，起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陟以廣琛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貽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眞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眞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疏之。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眞卿代，授吏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爲絳州刺史。乾元二年，入爲太常卿。呂諲再入相，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寇逼河洛，副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迴避，乃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大命乎！」因遘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虢州，時年六十五，贈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歿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師終，抑惟恆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含大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愼固。而兇胡殘醜，盜邇河洛，命居陝、虢，時俟翦除。纔加喉舌之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殁，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禮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尚書顏眞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

紀事

《金石萃編·石臺孝經》題名：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

王維《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己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

孫逖《授韋陟吏部侍郎制》 門下，冢卿宗伯，均國和人，乃立其貳，非才莫可。正議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韋陟，明斷一堅，純鋼百鍊。【略】陟可吏部侍郎。

《封氏聞見記・定謚》 代宗朝，吏部尚書韋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謚曰「忠孝」。

《唐國史補》卷上 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攙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又 郗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溫于街中，溫問：「何此蒼遑？」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而又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瑄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絕。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杜陵韋氏 安石，中書令，郇文貞公，生陟、斌。陟，吏部尚書。

《大唐新語・政能》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氊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覆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唐會要・功臣》 至德二載十二月朔日赦文，扈從劍南，締構靈武，冊勳三十三人：【略】吏部尚書、郇國公韋陟，加金紫光祿大夫。

又《尚書省諸司中・考功員外郎》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韋陟奏：准舊例，掌舉官親族，皆於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然後附奏。臣本司今闕尚書，縱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釐革，伏望天恩，許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員外郎試揀，侍郎覆定，任所在聞奏，即望浮議止息。

又《朝臣複謚》 忠孝，贈右僕射郇國公韋陟。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鄭公房韋氏 安石，相武后、中、睿。生陟、斌。陟，字殷卿，吏部尚書、郇國公。

《書史會要》卷五 韋斌，字安卿（安或作殷），京兆人，官至吏部尚書，風格方整，善眞行書。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署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謂之郇公五雲體。呂總評陟書謂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

藝　文

王維《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歸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疏桐。臨此歲方晏，顧景詠悲翁。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

又《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上德撫神運，沖和穆宸襟。雲雷康屯難，江海遂飛沈。天工寄人英，龍袞瞻君臨。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任。素質貫方領，清景照華簪。慷慨念王室，從容獻官箴。雲旗蔽三川，畫角發龍吟。晨揚天漢聲，夕卷大河陰。窮人業已寧，逆虜遺之擒。然後解金組，拂衣東山岑。給事黃門省，秋光正沈沈。壯心與身退，老病隨年侵。君子從相訪，重玄其可尋。

儲光羲《奉和韋判官獻侍郎叔除河東採訪使》 天卿小冢宰，道大名亦大。醜正在權臣，建旗千里外。楚山俯江漢，汾水連蕭沛。兩持方伯珪，再轉諸侯蓋。恬淡輕黜陟，優游邀千載。乾象變台衡，羣賢盡交泰。聿徠股肱郡，河嶽即襟帶。盛德滋蕓方，仁風清汾澮。四封盡高足，相府韜車最。超超奇雲器，婉婉竹林會。賤士敢知言，成頌文明代。燕雀依大廈，期之保貞悔。

張烜

傳記

獨孤及《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銘并序》 初，選部舊制，每歲孟多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十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鞏、裴朏、李宙、張烜等十學士參焉。凡所升奬，皆當時才彥，考判之目，由此始也。

《唐會要·掌選善惡》 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時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等。有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安祿山，祿山遂奏之。【略】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國(匡)朝並貶官。

《册府元龜·諫諍部·直諫》 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于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嵒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嵒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脩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緝，蕭嵩總之。

又《藝文志三》 《初學記》三十卷。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等分撰。

《郡齋讀書志·初學記三十卷》 右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分門撰次。

《直齋書録解題·禮注類》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案《唐書·藝文志》，《開元禮》乃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輯，蕭嵩總之。

李昂

論述

《從軍行》 《唐詩鏡》卷九：語有氣。

傳記

《唐代墓志彙編·大唐故吉州刺史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并序》 府君諱昊，字守賢。隴西成紀人也。【略】曾祖，和州刺史綱，大父絳州別駕壽，烈考左羽林衛長上令終。【略】府君，即羽林之第二子也。與季弟考功員外吏部郎中昂，幼差肩學詩，尋比迹入仕。考功以文詞著稱，而府君兼忠信知名。

《唐才子傳·李昂》 昂，開元二年王丘下狀元及第。天寶間，仕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奬拔寒素甚多。工詩，有《戚夫人楚舞歌》一篇，播傳人口，眞佳作也。

紀事

《**大唐新語・釐革**》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遒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謚，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爲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國制，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出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並前爲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斯言，意屬吾也。昂與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爲？」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牓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屬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唐摭言**》卷一　儁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屬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又卷一五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二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脩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爲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唐會要・藻鑑**》　開元八年七月，王丘爲吏部侍郎，拔擢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普明、進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

《**新唐書・選舉志上**》（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

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

著録

《**敦煌古籍叙録・唐人選唐詩**》 伯二五六七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四冊）：詩選殘卷，其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可見，今據《全唐詩》知爲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爲，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都計詩數，完者七十一篇，殘者二篇。今以諸家集本傳世者校之，李昂詩《全唐詩》載一篇而佚其二。王龍標詩卷中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四篇，其八篇則今見《孟浩然集》。邱爲詩六篇，陶翰詩三篇，載《全唐詩》者各一篇。太白詩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誤羼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則悉載集中（以繆刻本校）。【略】全卷中諸詩，雖今集本尚存，而異同至多，【略】其尤甚者爲二李與高常侍三家。【略】《全唐詩》載李昂《戚夫人楚舞歌》（即此卷之首缺上半者），以此卷校之，中間少四句【略】（羅振玉《雪堂校勘群書叙録》卷下）。

雜録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一** 碑陰題名 侍御史並内供奉 李昂。

又卷二 殿中侍御史並内供奉 李昂。

又 監察御史並□□□ 李昂。

又卷三 碑左側題名 李昂。

《**登科記考**》**卷五** （開元）二年，進士十七人：李昂。

又 開元九年，拔萃科：李昂。

李 巖

《**金石萃編・石臺孝經**》 題名：大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封氏聞見記・貢舉**》 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

《**唐語林・補遺**》 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

《**新唐書・李素立傳**》 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嵩，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張 震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河間張氏** 游藝，遂州別駕，生昇、兌、豐、震。震，江西採訪使、洪州刺史。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左司員外郎**》 張震，又戶中。

叔孫玄觀

《**洛出書**》 《詩學全書》卷二：首二「洛」、「書」分破。三句點「出」字。四句虛頌。《文選》注：龍馬銜圖，赤文綠字。五、六句實賦。《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七、八句陪襯。《通鑑》：黃帝時，鳳巢阿閣。《史記》：武

王渡河，白魚入舟。末四贊美夏禹，遞下作結。按「人」字拗。

《元和姓纂・鹿韻》魯國薛縣叔孫氏　叔孫通代居，開元大理司直叔孫通元孫觀生與（案此有脫誤）。（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改正爲叔孫玄觀）

楊重玄

《國秀集・目錄中》　進士楊重玄，一首。

鄭　愿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鄭氏南祖房　鄭文叡，清河令，子愿。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八　司勳員外郎：鄭愿。又，金中。

呂　向

傳　記

《新唐書・文藝傳中・呂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鵾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荊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醯單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彩，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還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紀　事

寶泉《述書賦下》　呂公歐鍾相雜，自是一調，雖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嶮峭，其於小楷，尤更巧妙。

又注　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忤上。時張說作相，諫曰：「夫鷙拳脅君，愛君也，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下後代有愎諫之名，而向得敢諫之直，與小子爲便耳。不如釋之。」於是承恩特拜補闕，賜彩百段，衣服銀章朱紱。翰林待詔，頻上賦頌，皆在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官，至給事中、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文詞學業，當代莫比。

《舊唐書・突厥傳》　開元二十年，可汗弟闕特勤死，詔都官郎中呂向等齎璽書入蕃弔祭，並爲立碑。

《南部新書》庚　天寶末，有密採艷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

《寶刻叢編・唐御製華嶽碑述聖頌》　唐京兆府富城縣尉達奚珣撰序，右補闕、集賢殿學士呂向撰頌，玄宗御製御書華嶽廟碑，建于廟中，珣等遂作

此頌，以開元中立。

《**金石萃編·述聖頌並序**》 京兆府富平縣尉達奚珣撰序，左補闕，集賢院直學士呂向撰頌並書。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五臣注文選》三十卷，衢州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注，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上之。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濟，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注」，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

藝 文

儲光羲《貽主客呂郎中(即皇太子贊諭)》 上士既開天，中朝爲得賢。青雲方羽翼，盡省比神仙。委佩雲霄裏，含香日月前。君王儻借問，客有上林篇。

又《河中望鳥灘作貽呂四郎中》 河流有深曲，舟子莫能知。弭棹臨沙嶼，微吟西日馳。平明春色霽，兩岸好風吹。去去川途盡，悠悠親友離。漢宮成羽翼，伊水弄參差。爲惜淮南子，如何攀桂枝。

徐安貞《送呂向補闕西岳勒碑》 聖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雲烟。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墀前。

雜 録

《**書史會要**》**卷五** 呂向，字子回，東平人，辟補闕，翰林待詔。強志於學，書體鍾歐相雜，自是一調，工草隸，小楷尤妙，能以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康國安

傳 記

顔真卿《銀青光禄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録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内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略】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漢書》十卷。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康國安集》十卷。以明經高第直國子監，教授三館進士，授右典戎衛録事參軍，太學崇文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内供奉、崇文館學士。

又 康國安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駁文選異義》二十卷，康國安撰。

張守節

論述

李亨《張守節致仕詔》 卿父子相從，大膺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讀，歲月滋久，宏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絹三百匹。

張守節《上史記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質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占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註，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祕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於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 《史記正義》三十卷，張守節撰。原釋爲漢書學者此最精博。繹按：《通攷》二十卷，引原釋列是書之下，然審其文，乃釋《漢書》中語，不應在此。今姑仍之。今本散附《史記》中，亦作一百三十卷，無單行本。

《直齋書録解題・正史類》 《史記正義》三十卷，唐諸王侍讀張守節撰，開元二十四年作序。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守節里貫未詳，諸王侍講，率府長史。

《抱經樓藏書志》卷一五 《史記》一百三十卷，明王延喆刊本。徐柳泉舊藏。漢司馬遷撰，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諸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 《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唐張守節撰。南監有四本，嘉靖張邦奇本，萬曆二年余有丁大字本、小字本，萬曆二十四年馮夢禎本，北監本，此五本注皆不全。明嘉靖四年震澤王延喆刊本，是年金臺汪諒先刊柯維熊校本，十三年秦藩刊本，俱翻宋板。【略】凌稚隆評林本，從柯本出，尚無大刪節，又有翻本。乾隆四年殿本各注皆全。又古香齋巾箱本與殿板同，凡例言以宋本與汪本詳對，即柯本也。《崇文總目》有單行《正義》三十卷，今佚。

史青

《詩話總龜・雅什門》引《零陵總記》 史青，零陵人。其先名籍秦隨。幼而聰敏，博聞強記。開元初，上表自荐：「臣聞曹子建七步成章，臣愚以爲七步太多。若賜召試，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觀燈》、《竹火籠》等詩，惟《除夜》最佳，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里摧。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明皇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

陳希烈

傳記

碑志

《大唐故左相兼兵部尚書集賢院弘文館學士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許國公陳府君墓誌》 公諱希烈，字子明，潁州人也。其先帝舜代，出公侯□祖侍□□封國。曾祖冲固，皇陳州刺史，祖許州刺史。父瑾，皇贈工部尚書。公則尚書府君之第七子也。噫，道之所生，或適或遏，人之體道，有否有臧，冥乃不可得而言迮則史，或以爲戒。聖神之用，罔不由茲。公發跡進士擢第，歷官州正，從仕五十年。至於稽古式今，人頌問發。道□□佐國康謨謀。君子以爲岳降玄郁之大賢也。初太師□□太原夫人王氏逝於是邦，君卜塋〔洛〕陽邙山甑之原有歲矣，今第二子，前太僕少府少監汭，從□□□議兆將宅，啓輪自鎬合祔于茲。在宜矣。以永泰二年秋七月甲寅朔二十三日壬辰，告窆穸禮也。

《唐代墓志彙編·唐故朝散大夫河南府户曹參軍陳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諸，字諸，潁川人也。有虞之後，周封于陳，□□□□□□□□□因以氏焉。自周至于有唐，或卿或相，代有其人，諜具載其美，此略而不書也。曾祖瑾，皇朝贈工部尚書；祖希烈，皇朝左相許國公；父汭，前太僕少卿兼少府少監。公即少監之長子也。【略】

傳狀

《舊唐書·陳希烈傳》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無量、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祕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爲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侔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垍、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史臣曰：【略】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

《元和姓纂·真韻》武當陳氏 開元左相、太子太師陳希烈，世居均州。

紀事

李隆基《授陳希烈左相制》 門下：促迍相湯，言宜雅誥。子魚佐魏，任總中兵。將代天工，允憑時傑。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宏文館學士崇元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陳希烈，逸量宏達，英才卓邁。既履直而成範，亦資忠而炳德。學該流略，義惟守於經門；文麗風騷，言必詮於理要。自黃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宏眞，參謀玉鉉，歲月逾久，而其道彌光。人師有屬於在三，王度式歌於畫一。疇咨既久，亮采惟熙。宜正貂蟬之榮，用兼喉舌之寄。可行左相兼兵部尚書，餘如故。

又《命陳希烈兼領祕書詔》 國之載籍，政之本源，故藏於蓬山，緘以芸閣者，以爲義府之代謨，三五以還，皆率茲道也。故每加求購，冀補逸遺。四部名目，悉索而來，七略條流，兼該頗盡。豈直羽陵之蠹簡，汲冢之殘編。如聞頃者以來，不存勾當。或詮次失序，或鉤校涉疏，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己。因循斯久，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資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尚書陳希烈充監祕書，令省圖書，爰假丹青之餘，以振鉛黃之美。則金華侍講，足繼龍於班伯，石渠司籍，方嗣微於劉向。至公之選，可不務乎？

孫逖《册潁王獨孤妃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七月辛巳朔十日辛卯，皇帝若曰：於戲，樹之外屏，義在於展親；修其內則，禮先於擇配。咨爾故右驍衛郎將獨孤禮第十二女，軒冕之族，通姻自久。賢明之行，淑問攸歸。早

習組紃之功，備詳圖史之學。實資女士，以儷藩維。今遣使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牛仙客、副使行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爲潁王妃。爾其克慎威儀，無忘孝敎，欽承國命，永茂嬪風。可不愼歟！

《唐會要・尚書省諸司中》 開元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勑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以陳希烈、席豫爲之，尋卻一人判。

又《貢舉上》 先天之年，侍中魏知古嘗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略】又擢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縣尉陳希烈，後咸居淸要。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一 碑陰題名　侍御史並內供奉：陳希烈。

又卷二 監察御史幷□□□：陳希烈。

《登科記考》卷二七附考 進士科：陳希烈。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　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脩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 《陳希烈集》一卷，《全唐文》三百四十五，《唐詩紀》六十四，《石倉》二十，《全唐詩稿》一百五十一。

藝　文

王維《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寺即陳左相宅所施之作》 已相殷王國，空餘尙父谿。釣磯開月殿，築道出雲梯。積水浮香象，深山鳴白雞。虛空陳伎樂，衣服製虹霓。墨點三千界，丹飛六一泥。桃源勿遽返，再訪恐君迷。

高適《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 德以精靈降，時膺夢寐求。蒼生謝安石，天子富平侯。尊俎資高論，巖廊挹大猷。相門連戶牖，卿族刷弓裘。豁達雲開霽，淸明月映秋。能爲古甫頌，善用子房籌。階砌思攀陟，門闌尙阻修。高山不易仰，大匠本難投。跡與松喬合，心緣啓沃留。公才山吏部，書癖杜荆州。幸沐千年聖，何辭一尉休。折腰知寵辱，迴首見沈浮。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去此從黃綬，歸歟任白頭。風塵與霄漢，瞻望日悠悠。

雜　録

《闕史》卷下 明皇朝，崇尙元元聖主之敎，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建太淸宮，琢玉石爲元元皇帝眞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衮冕，次又以玉石雕成元宗、肅宗二聖眞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常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賴元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淸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太淸宮使，因命葺修頹廢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壤，則簪裾端簡如龍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官銜銘于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險巧罪迹，不宜獲保首領，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爲李林甫、陳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而又益憎嫉怨，搖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然《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屍之責，況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門，君子謂足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于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像已輦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輦碎林甫，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于徒伴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梁職儀》曰：八座尙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尙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尙書執笏者。白筆綴頃，以紫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相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安祿山事迹》卷下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偽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爲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曉、韋恆、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高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光、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

《太平廣記》卷一七〇引《定命錄》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爲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果至丞相。

又卷三三五引《紀聞》　陳希烈爲相，家有鬼焉。或詠詩，或歌呼，聲甚微細激切，而歷歷可聽。家人問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戲遊，遊畢當去。」或索衣服，或求飲食，得之即去，不得即罵，如此數朝。後忽談經史，鬼甚博覽，家人呼希烈姪婿司直季履濟令與鬼談。謂履濟曰：「吾因行，故於此戲。聞君特諭，今日豁然。有事當去，君好住。」因去。

《南部新書》庚　進士周逖，故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類說·事始·崇玄館學士》　開元二十九年，於玄元皇帝廟，命置生徒，習道經。後以陳希烈兼崇玄館學士都檢校兩京宮觀。

《唐詩紀事·陳希烈》　希烈，宋州人。工文章。開元中，褚無量、元行冲卒，希烈與康子元進講禁中。天寶中爲相，國忠忌之，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失職無賴。祿山盜京師，遂相之。肅宗時賜死於家。

《韻語陽秋》卷九　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爲吉甫子房，以李爲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末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書家傳六》　希烈工書。（韋述《集賢注記》）。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錄箋》　天寶十三載，獻太清宮饗廟及郊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有上見素詩：「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韓襄客

《詩話總龜前集·警句門中》引《詩史》　韓襄客者，漢南女子，爲歌詩，知名襄漢間。孟浩然贈詩曰：「只爲陽臺夢裡狂，降來教作神仙客。」襄客《閨怨詩》曰：「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先公熙寧中逐虜使成堯錫，見遺衣服，刺此聯于裏肚上，其下復刺丁香、連理、男女設誓之狀。虜人重此句爲佳制。

李頎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李頎》 頎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至如《送暨道士》云：「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又《聽彈胡笳聲》云：「幽音變調怨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足可歔欷，震蕩心神。惜其偉才，只到黃綬。故其論家，往往尚於衆作。

《唐詩品・新鄉尉李頎》 頎詩意主渾成，遂無斲練，然情思清澹，每發羽調。七言古詩，善寫邊朔氣象，其于玄理，間出奇秀，七言律體，如送魏萬、盧司勳、濬公山池等作，可謂翛然遠意者也。

《國雅品・士品二》 昌穀謂「先輩便於七言者，以聲長字縱，可以牽合成章也。今京師縉紳每謂七言律，書軸庶不寥索，遂失作者之意」。殊不知律者以古雅沈鬱爲難，而七言尤不易。往有誦先輩七言律句，各減去二字，亦成章，舉座大笑，故在句句字字不可斷爲工。又以句句字字直屬爲病，在氣貫節續，如脈絡然。所謂圓如貫珠者，即衲子數珠，若減截一二子，便不成串矣。雖盛唐諸公，惟王維、李頎二三家臻妙，太白、浩然便不諧矣。

《唐詩歸》卷一四 鍾惺評：李頎勁渾，是儲王一派，而潤潔處微遜之。時有奧氣出紙墨外。

《唐詩鏡》卷一六 李頎七律，詩格清鍊，復流利可誦，是摩詰以下一人。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 陳繼儒評：新鄉七律，篇篇機若神遠，盛唐妙品也。

《詩源辯體》卷一七 盛唐五言律，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七言字數稍多，結撰稍艱，故於穩帖、勻和、溜亮、暢達，往往不能兼備。王元美云：「七言律，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愚按：岑「鷄鳴紫陌」、「西掖重雲」、「長安雪後」、「回風度雨」，王「居延城外」、「渭水自縈」、「漢主離宮」、「洞門高閣」，李「流澌臘月」、「朝聞遊子」、「遠公遁迹」、「花宮仙梵」諸篇，亦可稱全作。但李較岑王，語雖鎔液而氣若稍劣，後人每多推之者，蓋由盛唐體多失黏，諷之則難諧協，李篇什雖少，則篇篇合律矣。李「知君官屬」一篇，起結有類初唐，而中二聯爲工。

又 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每失之於放。李頎五言不拘律法者，則字字洗練，故更有深味。蓋李七言律聲調雖純，後人實能爲之；五言調雖稍偏，然自開寶至今，絕無有相類者，予每讀之數過，不可了。

又 李頎五言古，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七言古在達夫之亞，亦是唐人正宗；五七言律多入於聖矣。

又 盛唐律詩本末可以句摘，但初唐、中、晚既有摘句，而盛唐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數十聯以見大略。五言高適如【略】。七言高適如【略】，李頎如「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鴻雁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崔顥如【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祖詠如「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略】【略】」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曆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詣極也。

《詩筏》 唐李頎詩，雖近于幽細，然其氣骨，則沉壯堅老，使讀者從沉壯堅老之內，領其幽細，而不能以幽細名之也。惟其如是，所以獨成一家。

《圍爐詩話》卷一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曲，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眞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敘題面，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霸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

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于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意。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等視此，直是應酬死句。

又卷二　李頎五古，遠勝七律。

又　李頎五律高澹，大勝七律，可與祖詠相伯仲。

又　李頎《送李十四》，應酬詩也。

又卷六　李頎諸體俱佳，七律中之《題潘公山池》、《宿瑩公禪房》、《題盧五舊居》，亦是佳作。惟《寄盧員外》、《寄綦毋三》、《送魏萬》、《送李回》者，是燦爛鏗鏘，膚殼無情之語。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　神韻天然高達夫，嘉州格調也應無。更憐絕代東川李，七首吟成萬顆珠（李頎七律止七首）。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頎》　李頎五言，猶以清機寒色，未見出羣，至七言實不在高適之下。《放歌行答從弟墨卿》曰：「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興來逸氣如濤湧，千里長江歸海時。」眞善寫文士下筆淋漓之狀。又《送劉十》曰：「前年上書不得意，歸卧東窗兀然醉。諸兄相繼掌青史，第五之名齊驃騎。烹葵摘果告我行，落日夏雲縱復橫。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爲蒼生。」曲折磊落，姿態橫生。至「青青蘭艾本殊香，察見泉魚固不祥，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千年魑魅逢華表，九日茱萸作佩囊。善惡死生齊一貫，祇應斗酒任蒼蒼。」每一讀之，勝呼龍泉，擊唾壺矣。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　東川比高、岑，多和緩之響。

《說詩晬語》卷上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繢，籠蓋宇宙，鏗戛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噂噈。

《輟鍛錄》　高適、李頎不獨七古見長，大段氣體高厚，即今體亦復見骨格堅老，氣韻沉雄。余最愛李頎一篇云：「青青蘭艾本殊香，察見泉魚固不祥。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千年魑魅逢華表，九日茱萸作佩囊。善惡死生齊一貫，祇應斗酒任蒼蒼。」眼中胸中何得寬闊，可謂見得到說得出。

《全唐詩話續編》卷下　頎，東川人。開元進士。爲詩尤善七言律。胡元瑞曰：「流漸臘月」極雄渾而不筭，「花宮仙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之幽，「朝聞遊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略】《題璿公山池》云：「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卧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元度得相尋。」【略】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茲案：綦毋潛曰：「開士度人久，空岩花霧深。」郎士元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益信唐人每多用此。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李東川（頎）詩如枯松老柏，勁氣中含。

《劍谿說詩》卷上　嘉州五言，微不逮高，至歌行奇崛處，不翅過之。東川筆力，似亦未逾。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長句篇篇轉韻精，高岑王李擅歌行。初唐略備當時禮，風氣纔開調未成。

《石洲詩話》卷一　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雖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學者欲從精密中推宕仲縮，其必問津於東川乎。

又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揣摹格調，幾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襲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李東川七言古詩，只讀得兩《漢書》爛熟，故信手揮灑，無一俗料俗韻。高常侍豪宕感激，岑嘉州創闢經奇，各有「建大將旗鼓出井陘」之意。

又《七律凡例》　李東川摛詞典則，結響和平，固當在摩詰之下，高、岑之上。高常侍律法稍疏，而彌見古意。岑嘉州始爲沈著凝鍊，稍異於王、李，而將入杜矣。

又《論文雜言》　李東川五七古俱卓然成家，滄溟獨取其七律，非作者知己也。

《靜居緒言》　岑嘉州、高達夫、李東川詩，皆闊達贍博，要爲一家眷屬。

分而言之，岑詩樸而致，高詩簡而沖，李詩奇而峭。讀之如與有道接語，初無奧妙之辭令，而言之已覈物理；既非縱橫之口術，而聞者足爲動容。平正有餘，出奇不窮，詩工矣，格尚矣。好奇務新者，宜于三家參之。

《**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　李東川七律，最響亮整肅。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頎》　東川高第尉新鄉，漁父吟來逸興長。綠水江邊香飯罷，一聲短笛韻滄浪。

《**石園詩話**》**卷一**　李東川（頎）《贈別高三十五》云「五十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羣，不問君是誰」【略】，《送陳章甫》云【略】，《送劉昱》云【略】。殷璠謂其「發調既新，修詞亦秀」，確論也。「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烟」，亦東川五言佳句。

《**小清華園詩談・條辨**》　七言之自然者，如【略】李東川（頎）之「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送魏萬之京》）【略】等作是也。

又　何謂格調，曰：如張燕公之「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略】」李東川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秔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送綦毋三》是也。

又　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李頎之「遠公遁迹盧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卧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題璿公山池》）

又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陳拾遺之「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玄宗皇帝之「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略】李東川之「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琴歌送別》）【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又　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寓諷則有王仲宣之「克符周公業，弈世不可追」，【略】李東川之「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又　詩之天然成韻者，如謝康樂之「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略】李東川之「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漁舟帶晚火，山磬發孤煙」，【略】之類是也。

又　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李東川之「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略】之類是也。

《**白華山人詩説**》**卷二**　李東川七古固是雄俊，五古如風行水上，幾莫測其自來。

《**越縵堂詩話**》**卷上**　太白七古，超秀之中自饒雄厚，不善學之，便墮塵障，故七古終以少陵爲正宗。學此者當於精實中討消息。超而不沈，東坡之病也。秀而不實，東川之弊也。

《**海天琴思錄**》**卷一**　李東川五七古俱卓然成家，滄溟獨取其七律，非作者知己也。

《**筱園詩話**》**卷四**　明前後七子之文學秦漢，詩學少陵、東川，肖形象聲，摹仿字句音調，直是雙鉤塡廓而已，嗚呼愚哉！

《**峴傭説詩**》　孟公邊幅太窘，然如《夜歸鹿門》一首，清幽絶妙。才力小者，學步此種，參之李東川派，亦可名家。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東川妙緒吐瓊瑰，嶠也高歌亦壯哉。秋雁年年汾水上，上皇願曲歎眞才。（右李頎、李嶠）

鄧鎔《論詩三十絶句》　遺音三歎拊朱弦，韋孟蕭疏世共傳。才氣無雙射雕手，飛將軍是李東川。

分　論

《**漁父歌**》《唐詩歸》卷一四：「白首何老人，簑笠蔽其身。」鍾惺評：起得氣樸。「於中還自樂。」譚元春評：「於中」字有身分，不是尋常漁人。鍾惺評：此等詩逐句求之，亦幽，亦細。全篇看來，覺儲光羲《漁父詞》諸作氣完。

《**東京寄萬楚**》《唐詩歸》卷一四：「春山不可望，黃鳥東南飛。」譚元春評：信筆寫得妙。「了然潭上月」。譚元春評：「了然」二字，眞善於寫水月者。「適我胸中機」。鍾惺評：妙於觀物。《唐詩解》卷八：此招萬楚出仕也。言吾以漫落無用而將隱，君奈何薄仕宦而不出乎？徒對此春景而相思也。然我心期滌垢，豈能長往，惟杯酒陶情，對月以消機心耳。觀同門之友，尊顯朝端，爾

我豈終退隱耶！今彼方表薦君以期頡頏，則曩時蘭茝菲君家物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首四句，言己方退處，君何亦欲不出。故人指楚言，對景不覺相憶也。濯足四語，言退隱非己本意，不過借樽酒潭月以消機心耳。故下思及舊知友生有在朝端者，今當薦君，我亦可攜手同登也。「蘭茝空芳菲」應前「還事田家衣」，見不必樂爲高蹈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後半言同門之友仕於朝者，當薦君而出，則不能復依蘭茝，空見其芳菲而已。

《寄焦鍊師》《唐詩歸》卷一四：「燒丹唯一身」。譚元春評：「一身」及下首「居一床」俱善用「一」字，寫出仙佛家清靜簡奧。

《贈張旭詩》《四溟詩話》卷一：李頎貽張旭詩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此用畢卓語。既持蟹螯，又執《丹經》，豈命人舉杯耶？蓋偶然寫興以寄意爾。賈島《望山》詩曰：「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此亦寫興寄意，與頎同病也。《柳亭詩話・太湖精》：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此從東方朔歲星之精化出。少陵亦云：「嗚呼東吳精。」意必當時原有此語，不但以顛名之也。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唐詩解》卷八：此因弔古而起客遊之感也。言夷齊去久，山林寂寞，想其骨歸於地，盡爲蒼苔，歌成采薇，困窮白首。然至死無怨，則其成仁何如哉！故我入其廟而弔之，見女蘿而意精靈猶在也。於是經石門望黃河而感客身如鳥，光景隨流，既驅車遠邁，猶對此岩阿而惆悵也。其慕夷齊不淺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吳山民評：「白雲空復多」語有感慨。「千里一飛鳥，孤光東逝波」，自慨飄泊逝景，可傷。周珽評：前八句弔古，美昔賢之高節，後八句自紀，慨客遊之可悲。結二語，復顧題以致弔慕之意。《古唐詩合解》卷二：「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登山弔古，想夷齊之芳蹤。見有喬木存焉，誰過而問之。荒山寂寞，空有白雲，眞令人有弈世之感矣。「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想其骨歸于地，化爲蒼苔，采薇而歌，已成白首，乃至餓死，畢命而無怨色。則其殺身殺仁何如哉。一解，實寫夷齊。「我來人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此乃弔之之意。清和四月也。靈運詩：「首夏猶清和。」《楚辭・九歌》，有《山鬼》。其詞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今語意本此。「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飛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石門在解州東南，山嶺參天，左右壁立。黃河，在蒲州西門外，東歷芮城。此因弔古而感客游，言我于石門之隙，西望黃河，覺孤蹤似一鳥之飛，流光隨逝波而去。至子驅車行路，從層城中回首岩阿，不勝惆悵無已也。嗟乎，人生碌碌，有媿昔賢。如夷齊之風，眞與山高而水長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二語中精靈如在。謁夷齊廟，何容復下贊語耶？淡淡着筆，風骨最高。《劍谿說詩》卷上：李東川《夷齊廟》詩，放寫山河寂寞，韓、歐《孔子廟碑記》，但詳典禮，皆不着議論，詩古文之義法同也。《甚原詩說》卷二：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顯微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咏》，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剿說。此別行一路法也。所謂窄路，實寬路也。

《光上座廊下衆山五韻》《唐詩歸》卷一四：「吾師居一床」。鍾惺評：寫得高寂。「精廬不住子」，說佛法廣大，「吾師居一床」，說佛境清淨。「願遊薜葉下，日見金鑪香」。譚元春評：近地遠想。

《宋少府東溪泛舟》《唐詩解》卷八：此晚泛之景。禽將宿故驚，溪雖長，醉而不覺其遠。《古唐詩合解》卷二：「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秋晚泛舟，東溪幽勝，水禽將宿，因人笑語而驚晚。葉低垂一樹一也。濕雲欲雨，暑氣未消，此時日將落矣。乘醉而歸，正不知溪流之幾多，言不覺其遠也。鍾惺曰：李頎勁渾是儲王一派。而潤潔處微遜之時，有奧氣出紙墨外。

《送裴騰》《唐詩歸》卷二四：「森然此丈夫」。譚元春評：贊得有骨。「爽氣連虬鬚」。鍾惺評：於虬鬚上看出爽氣，好眼。「連」字尤活。「公心誰謂無」。鍾惺評：「誰謂無」，非吠辭，有不敢必意。「桑野蠶忙時，憐君久踟躇」。譚元春評：止此味長。

《臨別送張諲入蜀》《唐詩歸》卷二四：「落日感君深」。譚元春評：無限情思，在此五字。《唐詩解》卷八：此言張諲獨身遠遊，而入梁州之絕域，不獨巴江蜀道之險，即草木鳥獸亦殊異，君豈可就愚山而隱乎？故園當歸兮非易歇，不宜久滯他鄉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獨身遠遊，無地無物不可斷腸者。況入蜀之行，尤堪傷感乎！下歷舉雲

日草木，山水鳥獸之異，正見劍閣梁州一路，爲可斷腸處。結四語，即「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意，無限感悲，無限繾綣。

《送王昌齡》《唐詩歸》卷一四：「送君多暮情」。譚元春評：「暮」字妙。「中無蒲稗生」。譚元春評：眞凄涼。「夕陽滿舟檝，但愛微波清」。鍾惺評：又從凄涼中生出一段絕好情景。「舉酒林月上，解衣沙鳥鳴」。譚元春評：十字在有意無意之間。《詩筏》：作詩須一意渾融，前後互映。如李頎《送王昌齡》詩云：「漕水東去遠，送君多暮情。淹留野寺出，向背孤山明。前望數十里，中無蒲稗生。夕陽滿舟檝，但愛微波清。舉酒林月上，解衣沙鳥鳴。夜來蓮花界，夢裏金陵城。歎息此離別，悠悠江海行。」因第二句有「暮情」二字，自此後，不獨夕陽微波，月上鳥鳴，夜來花界，夢裏金陵，種種暮景，而滿篇幽澹悲涼，字字皆暮情也。暮景易寫，暮情難描，此爲獨絕。

《留別王盧二拾遺》《唐詩歸》卷一四：「飲馬桃花時」。鍾惺評：眼前口頭，妙，妙。譚元春評：此作詩者偶然筆墨而已矣，今人動欲師之，安得復佳。《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發纖穠於簡古，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

《無盡上人東林禪居》《唐詩歸》卷一四：「所對但群木，終朝無一言」。鍾惺評：禪意，又是幽人眞境。「蘿篠慰春汲」。鍾惺評：「慰」字無端，妙甚。「洩雲豈知限」。鍾惺評：「豈知限」三字，寫出雲的性情、行徑。譚元春評：遠秀。無復滓穢矣。鍾惺評：此等詩不難於清虛，當看其實處。

《題綦毋校書別業》《唐詩解》卷八：此綦毋潛罷官田居，頗時仕宦，羨其退隱而作也。言君每自稱「挂冠吏」，吾未以爲然，昨果歸滄洲矣。其在途則爲行客，到家則爲主人，想庭樹含秋，非復挂帆時也。我之興懷，豈惟問天命於子，但欲共爲山遊耳。蓋身外皆長物，白雲豈可使之自幽而不歸卧耶。況丹丘舉目可見，行藏惟吾自裁，惜乎曠此山月，不能濟河從君，從對此流水而相思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吳山民評：「賞心隨去留」以上，皆稱校書田居事。「欲濟無輕舟」應第三句。周明輔評：蕭靜之致，末更撫然。周珽評：此綦毋潛罷官田居，頗時仕宦，美其退隱而作也。當是寄題，讀末四句可見。吳注行客，自謂。主人，稱校書。唐解其在途，則爲行客，到家則爲主人。珽意不必泥說，蓋或行或藏，俱有天命。心遊山水，萬物皆空，即白雲亦虛也。蕭條四語，即校書所見所事之幽賞處言，末謂仕隱異趣，我尚未能從君，徒有相思而已。《古唐詩合解》卷二：「常稱挂冠吏，昨日歸滄洲。行客暮帆遠，主人庭樹秋。」時綦毋潛已歸田，頗故羨之，而題此詩。言其昔日常欲掛冠，昨果歸滄洲矣。先爲行客，歸作主人，境自不同也。「豈伊問天命，但欲爲山遊。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我豈欲問天命于君耶？但欲爲山游耳。萬物是誰爲我有，白雲可侶，豈可使之空自幽乎。「蕭條江海上，日夕見丹邱。生事本漁釣，賞心隨去留。」海上丹邱，是不死之鄉也，人欲見之，則日夕可見。吾以生事寄之漁釣，賞心之事，何不可任我之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惜哉，空此山月，不得輕舟以濟，令人倏忽已老。對此流水已相思切矣。

《題神力師院》《唐詩歸》卷一四：「五嶽森禪房」。譚元春評：「森」字肅然。鍾惺評：大法力語。

《古從軍行》《唐詩鏡》卷一六：後二語可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以人命換塞外之物，失策甚矣。爲開邊者垂戒，故作此詩。

《古行路難》《唐詩解》卷一七：此疾趨勢利者而作也。漢室名臣，楊氏最久，故借以托興。言德祖之先世，享封爵，並綰銀黃，出入皇朝，車服綺麗，賓客得其片言以爲華衮。是以世人趨勢利者，披肝膽從之，惟恐居後，爲其一顧盼而能致我於青雲也。當其能致我於青雲之時，自言生死隨君。及其謝病還鄉，知己安在？向之論交皆非矣。薄俗如此，我其群麋鹿乎！乃知魯連所以蹈東海而稱達者，非爲疾此輩耶。《唐詩鏡》卷一六：饒有氣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此借楊氏發論，爲勢利之徒言之。末言魯連蹈海，正能一空勢利之見耳。

《緩歌行》《談龍錄》：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此篇作爲紈絝少年戒。「一沈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屣」。轉筆關鍵。「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任俠非」。結出主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讀書乃爲此耶？故不如任俠。

《琴歌》《唐詩歸》卷一四：「請奏鳴琴廣陵客」。譚元春評：七字安插得妙。「月照城頭烏半飛，霜凄萬樹風入衣。」鍾惺評：一字不說琴，却字字與琴相關。「一聲已動物皆靜」。譚元春評：穆然。深思之言。鍾惺評：世間妙理妙物，皆有此一段光景。「四座無言星欲稀」。譚元春評：「星欲稀」，只是物靜耳，眞靜者見出許多妙來。「敢告雲山從此始」。譚元春評：「敢告」妙。以此作琴歌結尤妙。鍾惺評：又妙在結處一字不沾着琴，此之謂遠。《詩筏》：

作詩必句句着題，失之遠矣。子瞻所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略】如李頎《琴歌》云：「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落城頭烏半飛，霜凄萬樹風入衣，銅爐華燭燭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只第二句點出琴字，其餘滿篇霜月風星，烏飛樹響，銅爐華燭，清淮雲山，無端點綴，無一字及琴，却無非琴聲，移在箏笛琵琶觱篥不得也。【略】此皆以不必切題爲妙者。不能盡舉，姑以數首概其餘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比「高堂如空山，能使江月白」等語，更微更遠。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用琴典故生色。結作變雅之音。

《放歌行答從弟墨卿》　《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濫作詞林兩京客」以上扶風縣。「興來逸氣」句，形容「五言」不確。收南陽郡。

《王母歌》　《韻語陽秋》卷一二：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亦可謂癡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宇縣。」又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石洲詩話》卷一：李東川《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然篇中「複道歌鐘杳將暮，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東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　《韻語陽秋》卷二〇：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饑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爲此也。《唐詩歸》卷一四：「數年作吏家屢空」。譚元春評：好吏。「自知寂寞無去思」。鍾惺評：要去思何用？譚元春評：「自知寂寞」四字，嘲笑世情，妙妙。見今世有去思者皆熱官耳。《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頎爲新鄉令，在衛州汲郡。此篇澀。「吾屬」句接有痕。

《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　《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長安」句，此接好，無輞川之韻。

《送劉十》　《輟耕錄》：古人於事之不能已于言者，則托之歌詩；於歌詩不能達吾意者，則喻以古事。於是用事遂有正用、側用、虛用、實用之妙。如【略】李頎《送劉十》云：「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爲蒼生。」此實用也。

《別梁鍠》　《唐詩解》卷一七：此嘆梁生氣豪舉而人莫識也。言生以不羣之才，脫略世務，雖處窮厄，氣猶過人。譬之鵰鶚，時人莫識其飛騰耳。豈以祿位未及而輕之哉！嘗典大軍之書記矣，言論侃侃，不合則去，其風節有足多者。今乃以縱飲落魄之故，衆共忽之，使謂無他遠略，獨不觀其躍馬疾驅，將非吊藏之士乎！且狂飲未足見其豪舉，當冰霜慘戚之際，而行歌自得，不問家之有無，其志莫可測也。倘窮者若覆簣之有成，顯者若槿花之易落，則生之飛騰未可料，當如塞翁之安於命而已。若以流俗爲不可居，而欲滅跡滄波，則五湖三江之間，亦是有難堪者，恐未足以消其憤思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結有世路風波意，非專言江湖難涉也。《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起飄爽作色。「論兵」句，此等句最爲費力。收二句似是噴薄，然適足見其痕迹，以氣不能浮學之也。此言有誰知耶！《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宕逸。一結極得聲韻。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以實爭平鋪直敘，自然成文。

《送從弟游江淮兼謁鄱陽劉太守》　《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似右丞。「泊舟」句換。

《雙荀歌送李回兼呈劉四》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亦於幽細中起大波瀾。

《少室雪晴送王寧》　《唐詩歸》卷一四：「少室衆峰幾峰別，一峰晴見一峰雪」。譚元春評：兩句連用四峰字，入口清響飄然。而「一峰晴見一峰雪」，是雪晴眞景，妙於寫出。鍾惺評：讀此覺「陰晴衆壑殊」句率甚，乾甚。「隔城半山連青松，素色峨峨千萬重」。譚元春評：「千萬重」說滿山松雪，妙，妙。「過景斜臨不可道」。鍾惺評：「過景」字妙。「白雲欲盡難爲容」。譚元春評：描畫極矣，又加「不可道」、「難爲容」六字，始深。《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首二句）起得聳峭。（末二句）不盡之神。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觀此，知其本領只在細熨。

《送陳章甫》　《唐詩鏡》卷一六：一起韵古。《唐詩評選》卷一：頎集絕技骨脈，自相均適。《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何等警拔，便似嘉州、達夫。起二句奇景湧出。「東門沽酒」句換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已是李杜以後說話，而配搭無村氣。

《聽安萬善吹觱篥歌》　《唐詩歸》卷一四：「長飈風中自來往」。譚元春評：與「世人學舞祇是舞」同一高寄之言，而「長飈風中」句形容聲韻人光景

可笑。《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步步踏實，絕不空衍。亦是對疊，妙乃如此。都是疊，甚得聲韻。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飈風中自來往。」橫此兩句乃有氣勢。

《愛敬寺古藤歌》　《唐詩歸》卷一四：「豐茸離纚若無骨」。鍾惺評：「骨」字奇矣。然又妙在「若無骨」。若以「若有骨」三字形容古藤奇老之狀，便是庸筆俗眼。「風雷霹靂連黑枝」。譚元春評：深杳。非老杜不能爲此語。「空庭落葉作開合」。譚元春評：三字深妙。「密葉吹香飯僧過」。譚元春評：「吹香飯僧」即指藤花言，莫將飯僧另讀，失其幽奇。鍾惺評：將全副看松栢心眼，付之一古藤，氣骨風韻，與之相敵，所謂小題大做。《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相陵突」三字弱，三字見《荀子・非相篇》。「空庭」二句，快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寫二藤有陰陽開合。

《崔五六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唐詩解》卷一七：言此刀本烏孫所佩，鋒利非常。藏於穹廬，試於翳蟠，魍魎莫能當其鋒，凜然生風於沙漠之表，又加以磨洗，將不爲神物乎。今主人寫其狀於屏風，銷環既儼然矣，使我見之而心飛越於江湖者，若將佩之而橫行也。

《古意》　《唐詩解》卷一七：此爲邊士思歸之辭。言男兒本欲從征，故少爲幽燕之客。輕生好勇，固其素也。今乃於隴雪之際，主恩未報，留滯邊庭，一聞小婦歌出塞之聲，而三軍爲之揮淚矣。至此，當不悔其初心耶。《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此爲邊士思歸之辭。上六句，言「男兒」本欲「從征」，故「少爲幽燕之客」，輕生好勇，固其素也。下六句，言今於「隴雪」之際，「主恩未報」，留滯邊庭。一聞「小婦」歌「出塞之聲」，而「三軍莫不揮淚」。至此當不自悔耶？《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未得報恩不得歸」。妙在先作一墊。

《雜興》　《唐詩紀事》卷二〇：樂天《放言詩序》云：元九在江陵，有放言長句詩五韻，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于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云：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唐詩歸》卷一四：「周公大聖接輿狂」。譚元春評：古今偉人之言，長吉服得不錯。《詩筏》：李頎七言古詩，佳者本多。其《雜興》二句云：「濟水至清河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亦偶然興到語耳，而樂天獨歎服此語，以爲絕倫。【略】前輩看詩，不獨不隨人好尚，即其觸景觸機時，亦別有證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前敘後論，自創一格。元微之所謂泥沙俱下，非神於歌行者莫能爲之。

《送劉昱》　唐汝詢《唐詩解》卷一七：此冀劉昱之相思也。言羣花點浪而白，五兩候風而行。此時向潯陽者，非君乎？經鸕鷀，歷揚州，雨霽潮生，而宿金陵之渚。試聽沙邊有雁聲否，聞之，能不念我耶。雁集，必有儔侶，故離別者興思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謂候風羽也。《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天地間別有此一種情韻。

《送郝判官》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明稿。《射鷹樓詩話》卷二〇：古詩有數十韻俱用五言，末以七言四語作結。此體唐人李東川常爲之，而高達夫、岑嘉川亦偶有之。李東川《送郝判官》云：【略】余選詩話，適登此格，友人有力辨古來詩無此格者，故錄以示之。

《聽董大彈胡笳兼寄語弄房給事》　《唐詩解》卷一七：此因房琯好董之調琴而盛美其曲以戲之也。翻笳調以入琴，自文姬始。故先狀其曲之悲，而後敘董音律之妙。言其聲之通靈，既能感鬼神、下飛鳥而遏行雲矣，復爲雛雁、胡兒分別之音。而川靜其波，鳥收其響，烏珠之類，咸起鄉土之思也。及其變調促節，大逞，厥聲，則若風雨之森疾，水泉之飛灑，野獸感之而遊于堂廡矣。其技如此，是以給事居森嚴之地，處清要之職，方脫略名利而望其抱琴來過也。此雖弄之而無譏刺意，然琯以嗜音之故，任庭蘭爲將，覆王師於陳濤，而琯竟以罪斥，其禍蓋始於胡笳云。《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胡人」句接不舒。「漢使」句費力。「四郊」句湊。收有遠致生氣。《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對仗入妙。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無可生色，就胡笳生出情景。

《送山陰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蘇少府》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選詞至妍，古氣仍在。

《寄鏡湖朱處士》　《唐詩歸》卷一四：「澄霽晚流闊」四句。鍾惺評：細得明淨。「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譚元春評：極蘊藉。不知者以爲淡。鍾惺評：律詩帶古，惟盛唐諸人能之，如小楷兼隸法也。太白五言律，編詩者多入古詩內，皆不達盛唐詩法之過。

《宴陳十六樓》　《唐詩歸》卷一四：「此地古人心」。譚元春評：五字渾淪。「白日落庭內，黃花生澗陰。」鍾惺評：恬而潤。「石上題詩處，千年留至今。」譚元春評：結弱。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敬評：快堅一諦，使人塊壘之胸，塵土之面，同時洗盡。周珽評：頎詩遠秀高寂，下筆不經椎斧而神氣自完。「此地古人心」句，含意深邃，令人可解不可

解。須知人心原千載不磨之謂，人會有此心，無事不可垂後矣。程元初云：繁華皆盡，文章猶存。魏文帝嘗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疆力，貧賤則慴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於目前之務而移千載之功，日月逝矣，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讀此詩信然。

《送人尉閩中》《唐詩歸》卷一四：「客心君莫問，春草是王程。」譚元春評：「是」字妙，能使「春草」、「王程」翻然一新。《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起二語包括通篇，無限離思。折柳聽鶯，頂「芳非日」句。閩邑楚城，頂「萬里情」句。一結更重，愁情妙在「莫問」二字。

《送盧逸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人間海上，便隔仙塵。不復秪應虛模，借別意，承起二句言。五六是想其去後所居，生下尾語。思別未易即晤，因以盧赦遠遊況之，深致懸望之情。又其《寄朱處士》有云：「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可爲樂，夢裏東山人。」亦極蘊藉，與此詩同旨。大抵李詩勁渾，深於靜理，余嘗讀其《覺公施鳥石臺》一首，知彼慧思悟語，輒臻五律妙境。

《送顧朝陽還吳》《唐詩歸》卷一四：「宦途已可識」。鍾惺評：諳鍊語。「舊國指飛鳥」。譚元春評：「指飛鳥」，妙在不着實。

《送竇參軍》《唐詩鏡》卷一六：春衣句有風味。

《望秦川》《唐詩解》卷三七：秦川，京都勝地也，唐之離宮、漢之陵寢在焉。故因曉望而叙景如此。秋聲寒色，已動客懷。然歸與之歎靡切者，則由霜露使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爲四實體。楊慎評：通篇鍊凈。又將一梅評：五六佳境佳語。周珽評：山河城闕，總括秦川形勝。曰凈曰重，眼界已闊。竹多風，松長翠，以秋聲歸竹，寒色歸松，且萬戶、五陵，俱秦實景。極盡望中所見，而感慨在是矣。因時思歸，客懷靡切。王世懋曰：委婉感慨，自不可遺。披閱詩話，見洪邁有云：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涼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二句十字，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此詩亦善寫客旅意態。《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此公《望秦川》一詩爲濟南所錄。「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二句最佳。餘皆淺率，不并登。《龍性堂詩話續集》：劉文房「草色平湖綠，松聲小雪寒」。曹能始「明月有佳色，秋鐘多遠聲」足以當之。近見周元亮有「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之句，工妙似之，然終不若李頎「秋聽萬戶竹，寒色五陵松」之自然可貴也。《唐律消夏錄》卷四：帝都名利之場，忽有一人清晨閑望，日出、山河、城闕以至萬戶、五陵某看半日，無所事事，況時當搖落，霜露淒其，歸與歸與，又何待也。妙在自己不得已全不提起，只將光景淡淡寫去，恰已盡情說出。覺襄陽《留別摩詰》詩甚是小樣。中四句全是眼前閑景，却全是胸中妙意。中、晚人專要寫景，能有此妙意否？

《晚歸東園》《唐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全首王、孟。

《覺公院施鳥石臺》《唐詩歸》卷一四：「石臺置香飯，齋後施諸禽」。譚元春評：說盡了。下只寫其意。「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譚元春評：活佛出世。「苔痕蒼曉露，盤勢出香林」。譚元春評：苔痕句是石字，盤勢句是臺字，苦心之極。「錫杖或圍繞，吾師一念深」。鍾惺評：「古佛像。低眉舒臂，光景在目。從錫杖句看出「一念」，深妙。譚元春評：使人胸中驚動，開口難言。有慧根、有靜理者，須從此等悟入。此是禪家第一首詩。鍾惺評：昔人欲以佛語置菩薩語中，辨其孰是。「童子亦知善」二語，如入佛國；「錫杖或圍繞」二語，如睹佛面。恐菩薩混不得。凡禪詩宜于虛，此妙在步步實語。語實，作成佛人可，作脩行人亦可。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畫出和尚。

《送司勳盧員外》《唐詩解》卷四三：此送司勳入朝而欲其引薦也。言臘月則乘流漸而下河陽，新年當見艸色發於宮中也。到京之日，正太史傳立春之時，倘漢宮求題柱之人，必預憶仙郎之人矣。於是在省則睹歸鴻度千門之雪，值宿則有侍女添五夜之香。既爲近侍，豈無所引薦乎。若舉揚雄之文，如司馬相如者，則吾已著長楊之賦矣。仙郎指司勳，故人頎自謂也。《唐詩鏡》卷一六：五六語有芬氣。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鮮繪悠揚，一字一珠，盛唐佳品，讀之令人忘寐，但用事覺實。顧璘評：七言律患後聯易弱，結句易疏。如此起固雄渾，後聯尤新，結又鄭重，眞傑作也。汪道昆評：高雅有致。周啓琦評：五六芬氣鬱鬱。陳繼儒評：通篇機神淋快。周珽評：仙郎指司勳，故人，頎自謂也。前半即景候，以述盧之仕得所遇，後半想望其寵遇之隆，因欲其薦引乎己也。嘗觀劉禹錫《獻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沈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列于聞人之目，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有是賦，則

蘇公果暇知其人耶？將廣平困于窮阨，于蹶，然後爲是文耶？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于先達之口，藉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哉。夫惟蘇能引拔後進，故後人率以結託，爲仕路先資談實，如此詩「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與「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可謂婉而厚矣，至「遙望青雲丞相府，何時開閤引書生」，則覺露直，若「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意在尤人，不如「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和厚多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人如此解法，後人乃曾未到。看其手下只是一折一迭，紙上早是七曲八曲，眞爲名家之名筆也。一、二，「流澌下河陽」，是紀送別是臘月；「草色發建章」，是紀到京是新年。試思正此送別，如何斗接到京？此直是其筆體自來輕健，不關苦心吟哦所得也。三、四，「立春傳太史」，是寫員外京中歡喜；「題柱憶仙郎」，是寫自己此地相思。試思才寫歡喜，如何又斗寫相思？此又是其筆體輕健所得，彼苦心吟哦者固必無是事也。（後解）：前解送盧，後解自托也。言明年歸鴻叫雪之時，是君含香入殿之時，知己若復薦我，我敢儼然不讓？又妙于虛，虛用「文似」二字自贊，蓋前解固已暗推員外爲相如矣。《詩學全書》卷三：此送司勳入朝，欲其薦引也。首二送時之景。「臘月」乘「流澌」而「下河陽」。明年至京，則「建章」之「新草已發」。中四到京之景，「太史傳立春」之節，「漢宮」必「憶」「題柱」之人。于是在省則睹「歸鴻度書」，入宿則有「侍女添香」。末二句言若有「薦擧」，吾已著《長楊》之賦，「故人」，頗自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望人薦引，却能自占身分。《昭昧詹言・盛唐諸家》：河陽在唐屬河北道，漢河內郡，今懷慶府孟縣也。　此似東川自指行歷。次句乃指長安，盧在朝也。「流澌」「草色」，亦所謂興也。三四因時令及盧。五句以郎署言之。六句切員外。收入干乞之意，唐人慣用。此詩只意興好，無大可取法處。《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手腕柔和，自是盛唐中正之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一句振起，有高遠之意，其實仍上意耳，對必以藻采助之，此一定法。

《寄綦毋三》《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略】李頎「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略】雖意稍疏野，亦自一種風致。《唐詩解》卷四三：此因綦毋潛遷官而作。蓋潛自宜壽而徙於洛，復爲縣尉，故言其邑雖加，而爵未改，且以單車就任也。潛與丞相有顧盼恩，故嘗一過其府，我以潛有風流韻，故嘗三接其香。今想到官而政清事簡，公庭燕然，粳稻雲霞，日滿目矣。人皆謂進賢當受上賞，君與丞相有舊，蓋嘗推賢進士矣。乃不獲賞，而復屈於此，又幾歲而爲臺郎乎？深惜其留滯也。《唐詩鏡》卷一六：西嶺句有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何景明評：清意雅調，可誦可法。薛蕙評：活龍活蛇，不可把握。周珽評：起得疏宕，接得從容，言景灑落，結意多致。郭濬評：此等詩但看其氣格，却有一種高邁處。周珽評：按《唐書藝文志》，綦毋潛，開元中，由壽宜尉入爲集賢侍制。此詩當于其遷官于洛，復爲縣尉時所寄。故曰「綬仍黃」，見邑雖加而爵未改，單車就仕猶夫故也。次想其與宰輔有舊，才情素爲所重，則臺郎之任，宜不日能致者，何復沉屈下職，推賢引能之謂何。「粳稻花侵」，「雲霞色滿」，政清事簡，公庭燕然之象，指潛到治言也。薦賢蒙賞跟丞相句，末幾歲，應「一過」、「三接」字，蓋深惜其留滯不獲高擢也，又潛常往謁房給事，頗有詩送之，詞意相似。想先後時作，俱成妙響者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題是寄綦毋三，詩却爲綦毋三諷切朝堂，此一最奇章法也。看他一句「仍」字、二句「與」字，孰「仍」之孰「與」之乎？若謂未承顧盼，則既已一過丞相府矣，若謂未着風流，則凡經三接令公香矣。如此人者，只疑讓席相推，乃更單車外遣，眞使旁人亦不勝惋惜者也。（後解）：此又續寫其洛陽新續，以嘆三之誠賢也。五，見其巡行阡陌，重者國本；六，見其鼓吹文章，進者國華。以如此人，顧曾不得辱一臺郎，而久令之單車在外！「共道」妙，妙！「幾歲」妙，妙！當時誰爲丞相，誰爲令公？有賢不進，而上賞虛叨，又何以自解哉，又何以自解哉！《古唐詩合解》卷一〇：前解寫綦毋赴洛由丞相顧盼。後解寫新任之美。而歎其留滯也。《詩學全書》卷一：綦從宜壽尉升洛陽令，因「丞相」顧盼，遂往其府。君之風流，得頻接「令君」之「香」。五、六言景，末言「丞相」必加薦拔，君定作「臺郎」也。此二首前聯情而虛，後聯景而實。《昭昧詹言・盛唐諸家》：此詩姚先生解最詳，而曰：「往復頓挫，章法殊妙，當思其語，乃有得。」起二句敘事，已頓挫人妙。三四復繞回首句，更加頓挫。第四句含蓄不說出，更妙。五六大斷離開，遙接第二句。七八又從題後繞出。大約有往必收，無垂不縮，句句接，句句斷，一氣旋轉，而仍千回百折，所以謂之往復頓挫也。此爲正宗。若杜公、山谷，四句兀傲，一氣浩然者，亦當以此法求之。否則恐流於滑易，不得歸罪杜公、山谷也。

《送魏萬之京》《升庵詩話・京師易春晚》：杜審言詩：「始出鳳凰池，

京師易春晚。」奇句也。蓋言繁華之地，流景易邁。李頎詩：「好在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亦此意耳。近刻本改作「陽春晚」，非也。《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盛唐膾炙佳作，如李頎「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頸聯復云：「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朝、曙、晚、暮四字重用，惟其詩工，故讀之不覺。然一經點勘，即爲白璧之瑕，初學首當戒。《唐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朝聞遊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渡河」。起得清歷。鍾惺評：淨亮無浮響，銖兩亦稱。《唐詩解》卷四三：此道中相遇，而餞之以詩也。言朝來唱歌之遊子，乃昨夜經微霜而度河者也。以獨愁久客之中，而聽此鴻雁，對此雲山，情何堪乎！況入關而寒景漸迫，到京則砧聲愈多，是羈旅之懷日深耳。萬之此行，蓋有志於仕進，故勉之曰：弗以長安爲行樂之處，使歲月蹉跎而無成。言當及時努力也。《唐詩鏡》卷一六：五六老秀，結語寄況無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顧璘評：起語平平，接句便新。初聯優柔，次聯奇拔，結蘊寄興含蓄不露，最佳。李夢陽評：其致酸楚，其語流利。何景明評：多少宛轉，誦之悠然。徐中行評：詞意大雅，愛惜更深。蔣一葵評：宛轉流亮，愈玩愈工。胡應麟評：盛唐膾炙佳什。周珽評：當秋羈旅，觸遇皆成悲思。此篇前六句寫情入妙，聲調之工，便爲大曆諸子楷模。想萬此行有志仕進，故結勉之，見繁華之地，流景易邁，當及時努力也，送別之什，足稱大雅上乘。《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是正寫題，如云：「子欲別耶」？二是題前添寫一句，如云：「時至秋矣」。三却趁便反先接題前添寫之一句，如云：「秋且不堪」。四方仍接正寫題，如云：「乃又別乎」？實言之，只是如此四句，而其手法轉接離即，妙至于此，眞絕調也。（後解）：五，言一年輕輕又便過也。六，言一日輕輕又便過也。如此輕輕一日，又輕輕一日，輕輕一年，又輕輕一年，歲不我與，轉盼老至，然則特地之京，竟爲何事？君子贈人以言，此「行樂蹉跎」之四字，無謂今日言之不早也。《龍性堂詩話初集》：張說《湓湖山寺》結句「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讀者認「若使」二字作反結詞，愈解愈晦。蓋此承上文種種出塵幽致，若是可使巢，由同此意趣，故不將蘿薜易簪纓也。此「使」字與《中庸》「使天下之人」「使」字同解，亦與李頎《送魏萬》結句略同。莫以長安行樂之地，致令歲月蹉跎也。二語殊妙，俱不費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結意勉以立功，若曰勿以長安爲行樂之地，而蹉跎無成也。《詩學全書》卷三：此途中相遇而贈之以詩。首二送行，言「唱離歌」之「遊子」，乃「昨夜」經「微霜」而「渡河」者。頷聯寫久客之苦，言久客而聽此「鴻雁」，對此「雲山」，情何堪乎！頸聯寫到京之景。入「關」而「寒」氣漸迫，至京而「砧聲」愈「多」，是羈旅之情日深。末勉以及時努力而早還也。《昭昧詹言・盛唐諸家》：言昨夜微霜游子，今朝渡河耳，卻鍊句入妙。中四情景交寫，而語有次第。三四送別之情。五六漸次至京。收句勉其立身立名。初唐人只以意興溫婉輕輕赴題，不著豪情重語。杜公出，乃開雄奇快健，窮極筆勢耳。《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二句并不弱。景中情。此種和平之作，後人終擬不到。能辨此，作七律方有歸宿處。可知廋詞巷語、劍拔弩張，二者皆非也。

《送李回》《唐詩歸》卷一四：「詔幸驪山職事雄」。鍾惺評：「雄」字粗，是近代人押法。「自傷流滯去關東」。譚元春評：結句宕而厚，老而悲。調中有骨。《唐詩解》卷四三：此送李回還朝，而自傷留滯也。言回以司農官屬，而主驪山之事。職專國貨，則御府之錢，悉君所輸。從幸驪山，則湯池之液，所營觀覽。而旌門之曙雪，輦路之寒花，亦皆在君目中矣。我因留滯關東，不得睹此聲明文物，且欲棄官而去耳。按頎嘗爲新鄉尉，豈是時所作邪？《唐詩鏡》卷一六：十月句芬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蔣一葵評：縱橫不廢周折斲輪手，故臻妙境。周明輔評：寫景秀拔。周珽評：此詩頎當于爲新鄉尉時作，故通篇叙李回官守之盛。第三句應首句，第四句應次句，五六即其從幸供職所見之景，末自傷外補，不得共與盛典也。雅麗有度，得脈得機。《昭昧詹言・盛唐諸家》：首二句，先點出司農本事，以下乃有根。三句司農。四句驪山。五六詔幸，寫得興會，聲色俱壯，乃稱題。結句出作詩本旨。姚評盡之矣。

《宿瑩公禪房聞梵》《詩藪續編・國朝下・正德嘉靖》：咏物七言律，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唐詩歸》卷一四：「曉聞天籟發清機」。譚元春評：今人何必講學，此眞學問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譚元春評：微妙處只似人作五言律，非大手不能。鍾惺評：細潤幽亮，靜理深心。《唐詩解》卷四三：此聞梵而有悟也。言梵聲微細，聽之於月落漏稀之時，方其乘夜而動，則散于霜林，因驚其聲爲落葉。向曉而聞，則雜以天籟，愈發吾心之清機。既若寂滅於寒空，且復托聲於秋雨。蓋其乍鳴乍寂，若有若無，以示虛空無住，是以使我頓悟浮生之理，而欲皈依於禪也。《唐詩鏡》卷一

六：不精亦得不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寂照從大乘禪悟來。顧璘評：詠物絕唱，起句帶景，欲其富麗，而兩聯形容梵聲清切、奇拔，結歸釋理，乃見本色。薛應旂評：寬緩絕難。周珽評：寫梵之乍鳴乍寂，若無若有，靈妙。非深于禪理者，說不出從聞有悟之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只起句「遠微微」三字實寫，已下悉用揣測成文，奇絕，妙絕！猶言此何聲耶？爲是鐘，爲是漏？論此時，月落城陰，即鐘漏已歇。然則霜葉耶，抑天風耶？若在夜動，則或霜葉，今自曉聞，恐是天風。凡寫三七二十一字悉不寫梵，而梵之妙諦已盡。或試別擬，已更無着筆處，何也？梵圓不可得而着筆也。（後解）：妙絕，妙絕！此天然是聞梵，天然不是聞歌。今後縱有妙筆再欲擬作，恁是髯枯血竭，亦終作得聞歌，決作不出聞梵也。「蕭條已入」，妙！便是過去法過去。「颯沓仍隨」，妙！便是現在法無住。此爲親眼現見三世三心了不可得，又安能不生無所住心？《古唐詩合解》卷一〇：「花宮仙梵」，天竺佛語爲梵音，庾信詩云仙梵入伊笙。「遠微微」，其音及遠，微微清澈。「月隱高城鐘漏稀。」鐘鳴而漏將盡，故稀。首句寫禪房梵音。此句寫宿。「夜動霜林」，梵音乘夜而動，散於霜林。「驚落葉」，驚其聲如落葉。此下全寫聞字。「曉聞天籟」，至將曉而聞其聲，如天籟之相雜。凡孔竅機括皆曰籟。天籟則人心自動者是已。「發清機」。此即心機也。必塵心息而後清機發。「蕭條已入寒空靜」，言梵音忽寂，其時蕭條無聲，如已入寒空，而萬物皆靜。「颯沓仍隨秋雨飛」。言梵音又起，如風颯然而至，復隨秋雨而飛，不可捉摸也。「始覺浮生無住著」，以梵音之忽鳴忽住，無住無著，始悟人生之理，亦猶是也。莊子云：其生若浮。其死若休。「頓令心地欲皈依」。頓令與始覺應塵心忽寂，道心初生，頓然而起，皈依佛法僧之想。梵音之感人，乃如是也。前解只於起句寫禪房夜宿，以後全描聞梵之神。《昭昧詹言・盛唐諸家》：起句點梵。次句寫宿時景。中四句實賦梵唄，中有「宿」字「聞」字，造句警健縱橫，足供吟咏。收衍題而已。（本條後抄據別本補一條：「杜公大開大合，空中搏捖，如金翅擘天，神龍戲海，雄渾轉折，沈鬱頓挫，闊大忠壯，有本有物，即勺水以見全象，此輞川乃無，何論東川。大約東川託意不遠，氣格淺近，言盡而意亦盡，而章法明整，調其諧，用事典切麗則，此其長也。輞川託意亦不遠，而筆勢雄放奇縱，用事更神助自然，不着痕迹，設色天然高秀，以較東川，有仙凡之判，不可同語也。杜公託意及筆勢氣格變化，如孔子之聖，如來之禪，非輞川可及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五六振得起。「曉聞天籟發清機」。此「清」清微蕭爽，能得聲韻，故佳。

《題璿公山池》《唐詩歸》卷一四：「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白月照禪心」。譚元春評：人知下句「照」字妙，不知「窺」字尤妙。「片石孤峰窺色相」至「坐卧閒房春草深」四句。譚元春評：每將中二聯閒時誦之，道心頓生。「惟餘玄度得相尋」。鍾惺評：可恨用套語作結。《唐詩解》卷四三：此賦璿公山池之勝。意謂古來禪師，必有息心之地。如惠遠則樓廬阜，開士則居祇林。今公則觀空乎山雲水月之間，安禪乎花落艸深之處，則是兼二公之幽境矣，俗塵安得而染之哉，唯我悟法如玄度而得相尋耳。頗亦以高人自負也。《唐詩鏡》卷一六：五六語境最是自得。周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顧璘評：初看似音律參差，句法錯雜，詳玩乃見古樸處，不得不如此。自是老態。王世貞評：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也。程元初評：李頎僧寺詩，每多超悟語。蔣一梅評：首尾用事相應。蔣一葵評：三聯看他不拘處。黃家鼎評：趙州茶，臨濟大慧竹色，不如從此詩悟人。周珽評：新鄉「山池」、「開梵」二詩，維摩之朗悟，楞迦之幽深，狎入筆端。可與禪經諸子中分鼎足。觀空乎山雲水月之間，安禪乎花落草深之處，形容璿公清淨空寂入微，結以玄度比己，自負亦高。又唐仲言云：若作開山，則遁跡幽居，廬山祇林，不應疊用。蔣仲舒云：既言片石，又曰孤峰，不免疊床架屋，若白月則無所本。珽酌諸本定爲開士，孤雲皓月，便成全璧，乃知作詩雖不可泥，然點勘亦不可少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借遠公當璇公也。一，是從世間遁入山中，二，是從山中開出精舍。三，「色相」句，着「片石孤雲」，妙！石亦不常，雲亦不斷，若問色相，色相如是。四，「禪心」句，着「清池白月」，妙！月亦不一，池亦不异，若問禪心，禪心如是。誠能是，則遁迹可，開山又可。設不然，則遁迹不應又開山，開山便是不遁迹也。三寫山，四寫池。（後解）：指揮如意，寫璇公動相也。坐卧閑房，寫璇公靜相也。七句「此」字，正指滿房落花、繞床深草，言璇公面前只許餘許，其外更無雜色人闖得一個入來，所以深表己之爲一色人也。《柳亭詩話・天花春草》：李新鄉題《璿公山池》：「指揮如意天花落，坐卧閑房春草深。」蔣大鴻曰：「此聯妙入禪理。」滄溟效之，遂有「行車麥秀隨春雨，卧閣花深對夕陽」之句。

文雖不類，而源流在此。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開士》：王麟洲曰：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後觀郎士元詩，「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襲用頎詩。吳旦生曰：元遺山選《唐詩鼓吹》，載頎此詩。其時中書左丞郝天挺受業於遺山，遂注《鼓吹》十卷。而頎詩首云：「遠公遁迹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郝於此下注云：「開山疑作開士。」則在元初，已早有巨眼矣。麟洲苦思，乃與脗合邪。楊升庵謂：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峰秀眞骨」。按闡士即開士也。《海錄碎事》直作「衡嶽有開士。」因引《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余按白樂天作金字經碑云：「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陳子良《辨正論序》云：「釋法琳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壍者也。」《葉和尚讚》：「海英岳靈，誕彼開士。」注云：「開衆生信心。」《古唐詩合解》卷一〇：「遠公遁跡廬山岑」，先引遠公，以比璿公，以廬山岑比山池。下句法同。晉法師惠遠，居廬山龍泉精舍，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開士」，佛經有十六開士，稱僧也。「幽居祇樹林」。祇樹林乃須處長者所施爲佛說法之處，在舍衛國中。「片石孤雲」，此山池所有，可以對此而幽居遁跡者也。「窺色相」，經云：佛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清池皓月」，片石貼山宜於雲。清池點題中「池」字，而池宜於月。「片」字與「孤」字，「清」字與「浩」字，各自爲對。「照禪心」，禪心如水月之空明，色相似山雲之無著。一以題璿公之安禪，一以題山池之幽勝。「指揮如意」，此聯特寫璿公。「天花落」，維摩精室有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又雲光講經，天花亂墜，以形璿公之靈異。「笑卧閑房春草深」。徑行者寡則草深矣，所以形璿公之幽寂。「此外」，此石靈池月花草外，幷無俗物。「俗塵」，即世間俗子，亦是塵。「都不染」，王同詩云：「法像無塵染。」如非法像，安得不染塵埃乎。所以深贊璿公也。「惟餘」，「餘」字對「外」字。「玄度得相尋」。此是李頎以高人自負也。許詢字玄度，與法師支道林爲都講，支道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怍舞。惟高僧與高人，能相得，乃能相爲招尋也。前解寫璿公山池，後解寫璿公禪行，而以己身招尋作結。《聲調譜拾遺・七言律詩》：王敬美謂詩無一句拗者，此詩獨於第二句下一拗調，於理不合，因改「開山」字爲「開士」。其後毛大可極力非之，以爲此詩本兩句拗，若改「山」爲「士」，則反成一句拗矣。以矛刺盾，王復何言？又按：此詩文義亦斷依原本，改易不得。蓋「開山」字本承上句一直說下，謂遠公來遁跡廬山，而開山以居。故結用元度與遠公故事，終始以比體暗照潛公。若添出「開士」一層，便不成章法，筆力亦疲苶矣。然如毛大可訓「開山」句，謂以開山之僧而幽居祇垣，添一「僧」字而文理亦轉覺澀滯。噫！說詩之難，固未可以輕心掉之也。《昭昧詹言・盛唐諸家》：起二句襯題面，中四山池與人合寫，收一句入自己。此等詩只是自在，不矜才使氣。然不可學，學之則恐軟弱疲漫，不能留人也。此詩不如右丞「無著天親」緊健。《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起極有勢。

《題盧五舊居》《藝苑卮言》卷四：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略】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嘆。《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唐詩歸》卷一四：「閒庭繫馬不勝悲」。鍾惺評：「閒庭繫馬」，此景難堪，不必讀下六句矣。此首好，而人反不稱。大要近人選七言律，以假氣格掩眞才情。又評：李頎本七言律佳手，而近人稱其妙者，推「流澌臘月」，點「物在人亡」，請問其所爲妙者何居？《唐詩解》卷四三：此言盧五居雖在而人則亡，我因過之而不勝其悲也。竹生空地，則蕪穢不修，山如舊時，則風景不異。然睹青天之落葉，枯柳之寒鴉，其蕭條亦甚矣。於是既傷流水之不還，復嘆烟花之無主也。《唐詩鏡》卷一六：五六作法老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何新之評：爲平淡體。黃家鼎評：情至自不落色相，在悼往詩甚難。蔣一梅評：感慨逼眞。周珽評：首二句是睹物傷情，極其悲慘。下兩聯正見物在人亡之意。竹生空地，荒蕪不理也。山如舊時，風景無異也。天鳴墜葉，柳宿寒鴉，物態蕭條也。結應首聯，花開爲誰永無主，惜是無見期也。淚如流水，莫能自已，是不勝悲也。痛切，亦悲調之錚錚者。王世貞曰：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張謂「星軺計日」之作，孟浩然「縣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唱三嘆。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所謂流水對。「墜葉」，即枯柳葉也。

《宿香山寺石樓》《唐詩歸》卷一四：「夜宿翠微半，高樓聞暗泉」。譚元春評：清夜幽景，然他處清夜幽境套用不得。「山磬發孤煙」。鍾惺評：眞境解不出。譚元春評：「發」字妙甚。「靄靄花出霧」。鍾惺評：「花出霧」三字在

夜境，妙。《唐詩解》卷四九：山半登樓，眺望清遠，下臨雲松，上近河漢，天人交接之所也。覽景既佳，不忍遽別，足以聞曙鶯而愁歸耳。《唐詩鏡》卷一六：「山磬發孤烟」最有景色。《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夜宿翠微寺，高樓聞暗泉。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煙。」此解是宿石樓。提宿字起翠微山也，樓在山上故高，因宿樓而聞暗裏泉聲，且遠火起於漁舟，孤烟發於山磬，俱從宿夜時描寫景象。「衣拂雲松外，門清河漢邊。峰巒低枕席，世界接人天。」中寫香山之幽，石樓之峻，爲後不忍別張本。樓入雲松，衣可拂拭，其門之清幽，儼在天河之際。而峰巒低於枕席，世界接乎人天，眞好石樓也。「靄靄花出霧，輝輝星映川。東林曙鶯滿，惆悵欲言旋。」後解宿夜既曉，不忍言歸，是題後餘情。然言曙亦以顯出宿字也。靄靄，霧氣也。花間出霧，天色將明，且見星光輝耀，映在前川。未幾而曙分林影，鶯啼已徧，此時方欲言旋，意中不勝惆悵，而不忍別耳。旋，還也。前解寫宿之初，後解言宿而起，中描香山寺石樓。

《聖善閣送裴迪人京》《唐詩解》卷四九：首二聯狀閣之荒涼，因言裴之清吟，可愈我疾。聚雖不久，亦須暫歡，無戚戚也。第所聞惟落葉與磬聲相雜，饑烏遶露盤而鳴。雪後景象如此，則又不能無悲矣。裴之行也，東別伊流，西臨灞水。看者，我望之也。君舊爲郎，居含香之署，今往何患不能致身雲霄哉。《古唐詩合解》卷一二：「雪華滿高閣，苔色上幽闌。藥草空階靜，梧桐返照寒。」此解先寫聖善閣閣中無人，但有雪華吹入，苔色上闌，俯視空階，祇餘藥草，再觀返景，寒到梧桐。此時裴、李二人，諒必同此寂寥者。「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饑烏鳴露盤。」中言裴迪在閣。陳琳作檄草討魏武，魏武時苦頭風，卧讀琳草，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今言裴之清吟，可愈我疾。但暫時攜手，同歡幾時。所聞庭中落葉，和金磬之聲，雪後饑烏，集露盤之內。送別此際，能不悄然而生悲哉。「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此解是送迪人京。言裴之此行，伊流惜已東別，灞水向西而看，君從此入京，必將大用。以舊日託身於含香郎署，今欲作雲霞中人，亦何難哉。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自漢桓帝賜刁存始。前解只言閣，絕不露送友意。中言裴之在閣，而後以送入京爲合。

《送暨道士還玉清觀》《唐詩歸》卷一四：「至理得而聞」。譚元春評：看他虛運之妙。「時人看白雲」。譚元春評：寫出凡夫可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敬評：神氣朗秀況着。周珽評：能悟大道，得聞至理，以仙籍有名故也。青春長與，有不爲明主、時人所傾心乎？山空芝秀，遂忘烟駕，道士儼一仙人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大道」二語，渾然元化。

《送盧少府赴延陵》《唐詩歸》卷一四：「水霧斂檣烏」。譚元春評：「斂」字妙。「聚」字則浮，「隱」字則俗。「鄉書不可無」。譚元春評：「不可無」，悲想甚。鍾惺評：「不可無」三字之法，劉長卿善用之。

《送皇甫曾遊襄陽山水兼謁章太守》《柳亭詩話》：李頎遊襄陽山，結句云：「逢君立五馬，應醉習家塘。」以習池爲習塘，借以押韵，此大家之弊，不足效也。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以「溪」字代「池」字，亦同。

《奉送五叔人京兼寄綦毋三》《唐詩解》卷二二：雲日之景慘矣，此固何時，而與叔別也。復憶潛居黃山，亦望而不可見，彌增其愁。

《寄韓鵬》《唐詩歸》卷一四：「爲政心閑物自閑」。鍾惺評：至理。譚元春評：「心閑物自閑」，此幽人妙境，寫入「爲政」中，夢想不到，然實是確論。「朝看飛鳥暮飛還」。鍾惺評：只得如此輕接，一實便癡。「羨爾城頭姑射山」。譚元春評：「羨爾」二字，說得不淺不深。《唐詩解》卷二七：韓鵬無考，疑當時縣令也。政清則逸，逸則與物無間，故能看飛鳥之往還也。于是寄書稱其神明而深羨之，爲其可同姑射之神人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李夢陽評：慰勉俱至。蔣一梅評：閒雅又脫。周珽評：政清則逸。逸則與物無間。飛鳥往還，適與閒心相化也。有宰如是，國治民安，風移俗易，非神明乎不？居然姑射神人之境，寄書得不稱之，羨之？唐仲言云：疑鵬所宰之邑，適近姑射，故用莊子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生出遠情。

《送東陽王太守》《唐詩歸》卷一四：「令下不徒爾，人和當在茲」。鍾惺評：送人入官，眞有一段君臣、朋友之義。「洞口桂花白」至「青壁帶川坻」四句。鍾惺評：忽入景妙。「野鶴每孤立，林鼯常晝悲。」譚元春評：雙結奇。鍾惺評：骨調森竦，置高、岑中莫辨。

傳記

《唐才子傳・李頎》　頎，東川人。開元二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及第。調

新鄉縣尉。性疏簡，厭薄世務。慕神仙，服餌丹砂，期輕舉之道，結好麋喦之外。一時名輩，莫不重之。工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多爲放浪之語，足可震蕩心神。惜其偉材，只到黃綬。故其論家，往往高於衆作。有集今傳。

紀事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瀛州樂壽縣丞隴西李公墓誌銘》 維隴西李公湍，地望清甲，冠於邦族。【略】公始以經術擢第，署滑州匡城尉，次補瀛州樂壽丞。理尚剛簡，蓋肅如也。酷好寓興，雅有風骨。時新鄉尉李頎、前秀才岑參皆著盛名於世，特相友重。方振雄藻，比肩英達，孰是異才？而無顯榮。以乾元元年終於貝丘，凡百文七，載深慟惜。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進士二十七人。賈至狀元，李頎，【略】。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頎詩》一卷。并開元進士第。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李頎集》一卷 唐李頎撰。開元二十三年進士。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李頎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頎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李頎詩集》一卷 新都尉東川李頎撰。

《澹生堂藏書目・總集》 盛唐十家詩集《李頎集》。

又 四唐名家詩集《李頎集》。

《脉望館書目・集部・唐人詩集》 中唐詩十一本【略】李頎【略】。

又 舊板百家唐詩十四本【略】李頎【略】。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下册 《李頎詩》。

《玄賞齋書目》卷七 《李頎詩集》。

《近古堂書目》下卷 盛唐十家【略】李頎【略】。

《紅雨樓書目・文集類・唐》《李頎詩》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李頎詩集》一卷（明正德刊本，劉蓉峰藏書），右爲唐人小集本，後有不著名跋云：頎詩發調清新，辭語秀麗，昔人稱爲高於衆作，亦盛唐一名家也。

又 《唐李頎詩集》一卷（明萬曆刊本）錢塘凌登瀛元仲甫纂輯。頎詩凡有數本。明正德乙亥，遼東巡按蒲坂劉成德刻於江甯。己卯，吳郡包山陸涓又刻之。此本萬曆丙戌，淮南吳敏道序云：頎之奇拔雄渾，何遽出王、岑、高、孟四大家下，適凌元仲過訪山中，相與論盛唐詩家詩，語合，鼓掌大笑曰：頎也，知千載下有余兩人哉！然非兩人者之私也。元仲既別去，攷正舊本，重刻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集部八・總集類》 天一閣目又有初盛中晚唐集四册，總一百三十六卷。刊本【略】李頎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集部二上・別集類一上・漢至盛唐》《李頎集》三卷，唐李頎撰。明弘治、正德間銅活字印唐人集本。

又 《李頎詩集》一卷唐李頎撰。明正德十四年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六・總集類》《唐詩二十六家集》五十卷，明黃貫曾編。明嘉靖三十三年黃氏浮玉山房刊本，十行十九字，目後有牌子，爲嘉靖甲寅首春江夏黃氏刻于浮玉山房二行。目列後：《李頎集》三卷。

又 《唐人集》（存四十九種）明銅活字印本，九行十七字。目列後：【略】《李頎集》三卷（袁）。此書袁寒雲克文藏三十七家，蔣孟蘋汝藻藏三十二家。兩家合之，可得四十九家。（甲寅歲見）

又 《唐百家詩》（明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子目列後：【略】《李頎集》二卷，有正德己卯跋。

藝文

王維《贈李頎》 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

翼。王母翳華芝，望爾崑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放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膻腥食。

王昌齡《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 鞍馬上東門，裴回入孤舟。賢豪相追送，即櫂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煙收。薄宦忘機括，醉來即淹留。月明見古寺，林外登高樓。南風開長廊，夏夜如涼秋。江月照吳縣，西歸夢中遊。

岑參《尋鞏縣南李處士別業》 先生近南郭，茅屋臨東川。桑葉隱村戶，蘆花映釣船。有時著書暇，盡日窗中眠。且喜閭井近，灌田同一泉。

雜錄

謝榛《詩家直說》卷一 吳筠曰：「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駱賓王曰：「冰泮有銜蘆。」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陳子昂曰：「銜杯且對劉。」高適曰：「歸來洛陽無負郭。」李頎曰：「由來輕七尺。」唐彥謙曰：「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唐音癸籤・詁箋四》 戲之有彈棋，始漢武，以代蹴踘之勞。其法用石爲局，中隆外庳，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擊之，以中者爲勝。李頎《彈棋歌》：「藍田美石青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字。聯翩百中皆造微，魏文手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烏跂星懸正復斜。迴飆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按，魏文帝《彈棋賦》：「緣邊間造，長斜迭取。」丁廙賦：「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梁元帝《謝彈棋局啓》：「鳳峙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懸，何曾彷彿！」頎詩多本此。魏文善此技，用手巾拂之，無不中。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多名手。至長慶末，好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今則不傳矣。

又《詁箋六》 《題璿公山池》云：「遠公遯迹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弇州公以開山聲調不協，欲改爲開士。此元人郝天挺《唐詩鼓吹》注中說也。吾謂遠公即指璿公，開山即就上廬山衍下做到山池上，意義實然，雖不叶，不可改也。不然，一人耳，既擬之遠公矣，復泛稱爲開士，可乎？

《梅村詩話》 陳子龍【略】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絕似李頎。」

吳景旭《歷代詩話・明詩・三竿五兩》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注云：以雞羽爲扇，重八兩，繫於檣尾以候風。兩音量。《淮南子》：「若統之候風也。」許慎云：統，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李頎詩：「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客。」蘇東坡詩：「柂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洪武初張適詩：「樵唱千邨雨，漁歌五兩風。」兵書云：五兩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顛，立軍營中。

又《格律》 陳卧子辱李司馬洴槎贈詩勉以世事兼許文筆云：「久瞻樞府虽明光，投我連城雲錦章。傷亂已聞劉太尉，賞音深媿蔡中郎。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早晚滄江驚驛使，詔書先問右賢王。」朱雲子論此詩曰：「三、四穩實，五、六巉秀，方見配搭之妙。向與卧子論李頎知君官屬一篇，章法濃淡，音節頓挫之妙，深夜相與歎息。可語格律者，世無二人。今閱卧子詩至此，恍如當日。」

《圍爐詩話》卷六 于鱗只學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故以少陵爲頹放。

《詩辨坻》卷三 《絕纓歌》，李頎集無之，而《文苑英華》載爲頎作，然輕緩不振，決非新鄉手筆也。

康洽

《唐才子傳・康洽》 洽，酒泉人，黃鬚美丈夫也。盛時攜琴劍來長安，謁當道，氣度豪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于聲律。玄宗亦知名，嘗嘆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貴主之宅，從游與宴，雖駿馬蒼頭如其己有。觀服玩之光，令人歸欲燒物，憐才乃能如是也。后遭天寶亂離，飄蓬江表。至大曆間，年已七十余，龍鍾衰老，談及開元繁盛，流涕無從。往來兩京，故侯館谷，空咸陽一布衣耳。于時文士，願與論交。李端逢之，贈詩云：「聲名常壓鮑參軍，班位不過揚執戟。」又云：「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后卒杜陵山中。文章不

得見矣。

《金石萃編》卷七九　華嶽題名：前縣氏縣令康洽，大曆七年三月廿日西上。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氏籍類》　盛唐詩人多有贈康洽之作，最傳者李頎所謂「兩上雖因長公主，還須一見曲陽侯。」蓋指楊國忠暨秦、虢輩也；後長慶中白居易作忠州刺史，亦有贈康詩云：「殷勤憐汝無他意，天寶遺民見漸稀。」天寶至是已歷六朝，而康猶在，則祿山之亂流落西蜀，至元和、長慶之時，亦已老矣。（白詩題名《贈康叟》，此非康洽，王氏失考。）

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　識子十年何不遇，只愛歡遊兩京路。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長安春物舊相宜，小苑蒲萄花滿枝。柳色偏濃九華殿，鶯聲醉殺五陵兒。曳裾此日從何所，中貴由來盡相許。白袷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新詩樂府唱堪愁，御妓應傳鳩鵲樓。西上雖因長公主，終須一見曲陵侯。

戴叔倫《贈康老人洽》　酒泉布衣舊才子，少小知名帝城裏。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宮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之盡相識。南鄰北里日經過，處處淹留樂事多。不脫弊裘輕錦綺，長吟佳句掩笙歌。賢王貴主於我厚，駿馬蒼頭如己有。暗將心事隔風塵，盡擲年光逐杯酒。青門幾度見春歸，折柳尋花送落暉。杜陵往往逢秋暮，望月臨風攀古樹。繁霜入鬢何足論，舊國連天不知處。爾來倏忽五十年，卻憶當時思眇然。多識故侯悲宿草，曾看流水沒桑田。百人會中一身在，被褐飲瓢終不改。陌頭車馬共營營，不解如君任此生。

李端《贈康洽》　黃鬚康兒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卧又明朝，忽憶故鄉頭已白。流年恍惚瞻西日，陳事蒼茫指南陌。聲名恆壓鮑參軍，班位不過揚執戟。邇來七十遂無機，空是咸陽一布衣。後輩輕肥賤衰朽，五侯門館許因依。自言萬物有移改，始信桑田變成海。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步出東城風景和，青山滿眼少年多。漢家尚壯今則老，髮短心長知奈何。華堂舉杯白日晚，龍鍾相見誰能免。君今已反我正來，朱顏宜笑能幾回。倘問朦朧花樹下，誰家奋插築高臺。

李遐周

《太平廣記》卷三一引《明皇雜錄》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共所先見，皆此類矣。

萬　楚

論　述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萬楚》　端陽美女舞衣斜，才士看來不浪誇。七律一篇那警策，紅裙妬殺石榴花。

《題江潮莊壁》　《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評：「野閒犬時吠，日暮牛自歸。」自歸妙。

《五日觀妓》　《藝苑巵言》卷四：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眞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卻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

相比。《唐詩解》卷四〇：此因五日出遊而刺當時歌妓之盛也。言古稱西施浣紗以爲艷，今觀碧玉與麗華競勝，則西施未足道也。彼其靚粧麗服、歌舞儀容之媚，足以迷人，既爲伐性之斧矣，又因五日而競爲五絲以相贈遺，然則此絲豈眞續命者耶？適足令人傷生耳。何可來遊而中其餌乎？按天寶間楊妃姊妹以色取寵，而教坊化之競爲冶容，故此詩以賤妾碧玉指歌妓，以麗華指貴妃也。【略】如何明皇不悟，而卒有馬嵬之行，惜哉！《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樂府「碧玉小家女」，此泛取以代妓固當。但上之翻之，忽以西施；下之擬之，直以麗華，其言咄咄可怪，竊恐有所指斥也。「眉黛」、「裙紅」、「萱草」、「榴花」寫得妓與「五日」交光連輝，欲離欲合。一之「浣紗」字中間，明明加一「春」字，以翻跌二之「今時」字。今時者，五日也。有人嫌其無干，非也。（後解）：艷，心動也。《首楞嚴》云「心發愛泆，舉體光潤」是也。「令人艷」，言我方心動；「斂鬢斜」，言彼又目成。五絲續命者，恰用五日事翻成妙結。宋人不是不肯作，直是不能作也。《春酒堂詩話》：盛唐萬楚《五日觀妓》云【略】此詩無不視爲拱璧，何也？「奪將」、「妬殺」，開後人多少俗調；末結竟似弋陽場上曲矣。唐人俗詩甚多，不勝枚舉，獨舉此者，以諸家所贊羨者也。《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以比起，寫歌妓之容飾，後解以歌舞寫觀妓之神情，而五日意前後俱見。「新歌一曲令人豔」，前已觀其容飾，今試聽其聲歌。從無人歌過者，故曰新。聽其歌喉宛轉，便令人慕其態度之豔，眞有目挑心與者。「誰道」，忽然又合到五日來，卻又開一筆。曰誰道，與漫道意同，而不覺其複。「卻令」，卻字有意外遭逢，非人所意料。「今日死君家」，慕色而至以死形容，所以刺當時之重色而輕德者。《而庵說唐詩》卷一九：此詩用比起。西施，乃天下之至艷，浣春紗，正在妙齡之時。謾道，是隨口泛說之謂。要形容妓之美，卻把西施抑下去，今日見此美妓，何必又說起西施來？作如許大跌頓，下便攪翻紅世界矣。【略】西施，陰麗華，碧玉，皆昔時已故之人，豈若今現在之美人也。比例雖不倫，而形容卻絕妙也。「眉黛奪將萱草色」，黛以畫眉，觀妓之眉黛，直教萱草葉無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紅莫艷于石榴，觀妓所衣之紅裙，又直教石榴花妬殺矣。無論妓之容光，就其妝飾之妙，世固無有能及之者。「新歌一曲令人艷」，「新」字，妙，歌必用新曲，是從無人歌之者；今復聆其音，如嬌鶯乍囀，使人心動，不能自主。「醉舞雙眸斂鬢斜」，復見其醉舞，如燕子臨風輕揚，人思抱持；且流波微送，有意目成于斯際也。誰道今日爲五絲續命之辰，直欲魂消氣奪，死于君之家矣。百忙中又翻跌到五日來，眞是絕唱！

《**聽馬**》《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幾可追步老杜詠馬詩。諸家捨此，只取《五日觀妓》，謂末句「卻令今日死君家」，與彩絲續命關合，巧則巧矣，詎非風雅之衍耶！

《**題情人藥欄**》《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題情人藥欄，當看情人字，河上逢落花，當看逢字，便知詩所由妙。「斂眉語芳草，何許太無情。」鍾惺評：太無情望之以有情也，橫得妙。譚元春評：思深而奇，情苦而媚。此詩寫草，後詩託花，可謂有情癡矣。不癡，不可爲情。

《**河上逢落花**》《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此與前詩同法。「正見」、「相向」，着芳草上，「應見」、「爲道」，着落花上，怒語芳草，溫語落花，皆用無情爲有情，無可奈何之詞。

紀事

《**國秀集・目錄下**》進士萬楚，二首。

《**唐詩紀事・萬楚**》楚，登開元進士第。

藝文

李頎《東郊寄萬楚》 濩落久無用，隱身甘采薇。仍聞薄宦者，還事田家衣。潁水日夜流，故人相見稀。春山不可望，黃鳥東南飛。濯足豈長往，一樽聊可依。了然潭上月，適我胸中機。在昔同門友，如今出處非。優遊白虎殿，偃息青瑣闈。且有薦君表，當看攜手歸。寄書不待面，蘭茝空芳菲。

袁瓘

《秋日》《秋窗隨筆》：《謝氏詩源》：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麐見之曰：「王孫，蟋蟀也。」按：《招隱》「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詩蓋用此。故唐人《詠蝶》有「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溫飛卿《楊柳枝》「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草綠萋萋」，有何不可解？施所據者揚雄《方言》。然以之解詩，未免穿鑿。《隨園詩話》卷一：「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宋人云：「王孫，蟋蟀也。」引《詩緯》云：「楚人名蟋蟀爲王孫。」又以爲「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爲證。博則博矣，意味索然。

《元和姓纂·元韻》襄陽袁氏　膳部郎中伺直左拾遺袁瓘，宋州。

《唐詩紀事·袁瓘》　瓘，明皇時人。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　《袁瓘集》一卷，《唐詩紀》一百八，《石倉》三十，《全唐詩稿》一百三十七。

孟浩然《洛中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北地春。

張子容《永嘉即事寄贛縣袁少府瓘》　山繞樓臺出，谿通里閈斜。曾爲謝客郡，多有逐臣家。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題書報賈誼，此溼似長沙。

儲光羲《貽袁三拾遺謫作》　傾蓋洛之濱，依然心事親。龍門何以峻，曾是好詞人。珥筆朝文陛，含章諷紫宸。帝城多壯觀，被服長如春。天子儉爲德，而能清約身。公卿盡虛位，天下自趣塵。如君物望美，令德聲何已。高帝黜儒生，文皇謫才子。朝廷非不盛，譴謫良難恃。路出大江陰，川行碧峰裏。斯言徒自玷，白玉豈爲滓。希聲盡衆人，深識唯知己。知己恕生離，悠悠天一涯。寸心因夢斷，孤憤爲年移。花滿芙蓉闕，春深朝夕池。空令千萬里，長望白雲垂。

李憕

論述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唐詩解》卷四〇：此言春氣逼人，天子巡幸，歷三宮、鳳臺以遊觀也。是時陰雲乍解，宿雨初霽，而柳之發，花之開，咸若迎駕而動矣。蓋由聖澤既深，而年芳更美，是以入于天子之文藻耳。《唐詩鏡》卷九：標格清挺，三四色相自然。物自有色，詩自有情，當前直舉，無非妙境。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皆舍卻眞身，別求他相，直是欲眞不能，乃自苦耳。若一切歸之正法門，大神力，則邪魔小技，無所容其毫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上：（前解）：前解一是從蓬萊，二是向興慶，三、四是雨中春望，最詳整也。（後解）：前解寫從蓬萊向興慶雨中春望已盡，此解獨寫聖制也。言只因聖制《春望》之篇一出，即御柳盡發，林花畢開，天言所臨，百物皆應也。本言五、六是年芳人睿才，看他七又先作一折筆，言常年花柳，皆屬聖澤，獨有今日更蒙容才，眞可謂無意不到矣。《唐詩選評》卷四：從雨外入雨景，似秋月影物，不同鐙燭，使人但見其光麗。「年芳入睿才」，尋常讀頌中得此佳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首句「蓬萊」，次句「向興慶」，三四「雨中」，五六「春望」，結美御製。《小清華園詩話》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李尚書憕之「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之類是也。

傳記

《舊唐書·忠義傳·李憕》　李憕，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爲咸陽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

公出爲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說問「寮寀後誰貴達？」行乃稱憕及臨河尉鄭巖，說乃以女妻巖，妹婿陰行眞女妻於憕。乃說爲幷州長史、天兵軍大使，引憕常在幕下。九年，入爲相，憕又爲長安尉。屬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廣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憕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憕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二十八年，爲河南少尹。時蕭炅爲尹，依倚權貴，涖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炅及甑生患之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爲清河太守。十一載，累轉河東太守、本道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十四載，轉光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爲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憕禮部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計絕。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魂慴色沮，望賊奔散。憕謂奕曰：「吾曹荷國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許願守本司。於是憕居留守宅，奕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後住居於閑廄中，令擒憕及奕、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以威於衆。祿山傳憕、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顏眞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以聞。玄宗贈憕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奕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清文部郎中。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田產亞於憕。憕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與憕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

紀事

《宋高僧傳・唐潤州幽棲寺玄素》 禮部尚書李憕爲揚州牧，齋心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諍，莫決所從。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請，卻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其倫。

又《唐揚州龍興寺法慎》 太子少保陸象先、兵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憕、辭人王昌齡、著作郎綦毋潛，僉所瞻奉，願伺灑掃。感動朝宰如此。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三 李憕，又吏外，度外補，倉中。又御史臺殿中監察題名。

庫狄履溫

傳記

《元和姓纂・霽韻》 庫狄益利生履溫，庫部郎中。河南人。

紀事

李邕《謝恩慰諭表》 頃歲，陛下東封將還。臣路左謁見，猥承聖顧，廣錄舊文。朝議恐陛下用臣，辭自勤與外生庫狄履溫羅織臣至死，仍承陛下免其罪，授臣官，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榮。

常衮《咸陽縣丞郭君墓志》 【略】善與人交，不改柯葉。一時之俊，千里應言，分宅字孤，謂之己任。而特相友善者，時則有若呂向、梁涉、庫狄履溫，終以偉才良器，綢繆省闥。每一拜命，未嘗不相謂曰：使君不歿吾輩，豈先處顯地。其精鑒雅望有如此者。

《新唐書・宇文融傳》 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

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

《唐會要・逃户》 開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急察色役僞濫，并逃戶及籍田，因令充使。於是奏勸農判官數人：華州錄事參軍慕容琦，長安縣尉王冰，太原司錄張均，太原兵曹宋希玉，大理評事朱珣，長安主簿韋利涉，汾州錄事參軍韋洽，汜水縣尉薛侃，三原縣尉喬夢松，大理寺丞王誘，右拾遺徐楚璧，告成縣尉徐鍔，長安縣尉裴寬，萬年縣尉岑希逸，同州司法邊仲寂，大理評事班景倩，檢校縣尉郭庭倩，河南府法曹元將茂，洛陽縣尉劉日貞。至十二年，又加長安縣尉王燾，河南縣尉于孺卿，左拾遺王忠翼，奉天縣尉何千里，伊闕縣尉梁勛，富平縣尉盧怡，咸陽縣尉厙狄履溫，渭南縣尉賈晉，長安縣尉李登，前大理評事盛廣等，皆當時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爲獨盛。分往天下，安輯戶口，檢責賸田。議者深以爲擾民不便。

《金石錄・唐襄陽令厙狄履溫頌》 周擇從撰，蕭誠行書 天寶三載正月。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厙狄履溫，開元時人。官至尚書郎兼充節度判官。開元九年，御史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以履溫、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皆當時知名之士。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二 碑陰題名 監察御史并□□□：厙狄履溫。

著 錄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 《厙狄履溫集》一卷，《全唐文》二百五，《唐詩紀》六十二，《全唐詩稿》六十八。

藝 文

寇坦《同張少府和厙狄員外夏晚初霽南省寓直時兼充節度判官之作》

黃綬歸休日。仙郎復奏餘。晏居當夏晚，寓直曾晴初。露散星文發，雲披水鏡虛。高才推獨唱，嘉會喜連茹。月色搖春闥，香烟靄暝廬。千門傳夜警，萬象照階除。少孺嘉能賦，文強閱賜書。兼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攄。爲奉靈臺帛，恭先待漏車。貞標不可仰，空此樂樵漁。

毛欽一

《新唐書・藝文志四》 《毛欽一集》三卷，字傑，荆州長林人。

《崇文總目》卷五 《毛欽一文集》三卷。鑒按，《通攷》二卷，宋志無集字。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毛欽一集》二卷，唐荆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荆門軍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或時又以傑爲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宋史・藝文志七》 《毛欽一集》三十卷。

崔 恂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鄭州崔氏 玄籍，利州刺史，生恪、憬、恂。恂，杭州刺史，清河男。

《乾道臨安志・牧守》 崔恂，水部郎中、杭州刺史，鄭州人。

《咸淳臨安志・秩官三》 崔恂，鄭州人，水部郎中。

俞同奎《安溥橋補充文獻》 《石橋詠》，趙州長史崔恂。

康玄辯

《寶刻類編・唐瀘州刺史康玄辯墓誌》　唐王羨門撰，子晉書，開元十三年立。

《新唐書・藝文志四》《康玄辯集》十卷，字通理，開元瀘州刺史。

《國史經籍志》卷五　《康玄辨集》十卷。

張楚金

《千唐誌齋藏誌・唐故朝請郎行河南府河清縣主簿左府君（光胤）墓誌銘并序》　前右威衛倉曹參軍張楚金撰，天寶二年十二月七日葬。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右監門衛兵曹參軍張君（景陽）墓誌銘》　右威衛倉曹參軍張楚金序，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

于休烈

傳記

《舊唐書・于休烈傳》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寧，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又應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正字。累遷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郎中。楊國忠輔政，排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值祿山構難，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略】休烈尋轉工部侍郎，修國史，獻《五代帝王論》，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賢，以休烈修國史與己齊列，嫉之，奏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舊儀，元正冬至，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奏曰：「《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顯慶已來，則天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與百官雜處，殊爲失禮。」肅宗詔停之。代宗即位，甄別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尋加禮儀使。遷工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書，累封東海郡公，加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儋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慍形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于終。大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於代。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于氏　默成，沛令，生嘉祥、休徵、休烈。休烈，工部尚書，東海元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唐書》一百三十卷，兢、韋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

又《藝文志四》《于休烈集》十卷。

藝文

杜甫《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倘風遺鴉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常謬稱述。）

杜昆吾

《元和姓纂·姥韻》杜氏 始平公攢，後魏度支尚書，生士峻、士琳。士峻孫瓌之，比部郎中，楚州刺史。士琳孫延福，生元迢、元道、元逞。元迢，房州刺史，生行成、有鄰。行成生春、宋、昌。春，吉州刺史、右庶子。有鄰，侍御史、贊善大夫。元道，將作少監，生昆吾、仲連。昆吾，坊州刺史。

《唐代墓誌彙編·大唐故王府君夫人故贊皇郡太君趙郡李氏墓誌銘并序》 前衛州司馬上柱國杜昆吾撰。

李琚

張階、韓液《唐故河南府洛陽縣尉頓丘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琚，字公珮，以天寶戊子二月乙巳反葬復始於東京毓德里私第。自生之歲正月甲乙凡三百廿三甲乙矣。其季於亡六之四而奇五焉。七月丁酉與夫人河東薛氏合葬於洛陽東北原，懷故緩也。公其先漢郎中令敢之後，七代祖宋殿中將軍方叔，門慶大來，生後魏元恭皇后。至皇興中，緣兩漢后父之重，追封頓丘王。王有才子八人，五爲王，二爲公，一爲侯矣。尺一封拜，舉集其家，同日五侯，其榮不大，繇是名其族爲頓丘李，亦曰五王李焉。方叔生陳留王誕，誕生度支尚書器哲，哲曾孫尉氏縣令忱，公之大父也。烈考仁偉，無祿早世。公生於衰緒，襁抱而孤，長於昌期，噫嗚遂晚，家在漳鄴，時來洛京，山東大人咸器異之。剛簡寡徒，造次稀合，其所厚善則金部郎馮用之、涇陽宰韓景宜、夏長劉晏、廷評王端、墨客張寀而已，每相逢道舊而別，一歲不過數四。而百氏圖書之學，八分篆隸之能，虛中慎獨之心，秉直懷方之節，已獲重於知己，或庶幾於古人。予不佞，從事斯文，備嘗公聽。夫體者性之裁，工者分之專，故清而近者宜於詩，博而瞻者長於筆。側聞雅論，公以筆推雄，洎開元廿二載，尚書考功郎孫公，天下詞伯，嘖以武庫詩備題，候羣子之去就。公含毫有得，詞理甚鮮，俾孫公至今道之。其勇於效能忽復兼擅有如是者。遂以鄉貢進士擢第。是冬也，朝廷命天官舉博學宏詞，超絕流輩，利將以大厭詳延之望，而會府高張英詞，必扣長鳴者千計，中俊者六人，公其褒然，益動時聽。明年，授公秘書省校書郎轉右驍衛倉曹參軍，換河南府洛陽縣尉，視事再歲而終。秩不過於百石，禮不出於三命，幽誠靡亂，曩實徒勞。嗚呼！他時元氣適來爲公者，未始離於愛憂之域歟？嘗自契於知言，固無悲於就木。夫人鄂州別乘自砥之女。公筮仕之初也，天實剝喪，收夫人於鄰焉。嗣子觀等，充窮至性，如集荼蓼，恭聞同穴之禮，泣而奉之，誠保家之主也。夫人劉氏繼其室，主饋如在，撫孤猶生，公是以死而無恨矣。公歿非不正，德非不儲，門有宿羅，巷無素車，與人疏淡之致也。而鹽麥數斛，聞者相高，喪事趣辦，家無一毫，又雅故公廉之跡也。白蓋雙引，門生輓送，環悲就訣，無驚大夢，有賢達遺風之流也。則予與公泉今洛陽尉韓液，皆同年擢桂之客，同舍校文之郎，是正多暇，周旋可數，而貞石賸詞，貴於詳實，今予序之，韓銘之，徵其素行，庶不誣矣。銘曰：聞氣生賢，孤標特峻，詩書禮樂，言行忠信，衆美過人，多材得俊。學海千里，詞峰萬仞，科實連登，官惟驟進。大翼未戢，上天不憖，積德斯厚，逝川奚迅。洛北開塋，漳南啓殯，遂彼同穴，歸乎大順。秋風始高，素車早引，門客痛骨，泉扉掩櫬。何處登龍，空餘慕蘭，遺芳紀石，歿而猶□。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李琚開元二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當年宏詞頭登科。

顏允南

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 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

又《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惟貞）碑銘》 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眞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

又《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也。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尤善五言詩，深爲伯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之所賞愛。開元十五年，以挽郎選糊名考，判入高第，授鶉觚尉。後與從父兄春卿、杲卿、曜卿調集，皆爲吏部侍郎席建侯所賞重，時論榮之。尋授右武衛兵曹，二十六年丁內憂，以毀聞。服闋，轉右領軍錄事參軍。與從祖姑子劉同昇齊名，長又相善。嘗寓書與之，中書舍人孫逖見而驚歎曰：古人之作。尋爲同昇江南經略判官，遷大理評事，從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書判超等，薦爲朝廷左補闕。元宗嘗撰《華嶽碑》並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弟眞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眞卿、王鉷法服於含元殿蹈舞，而衣接焉。朝覲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皆霑陪。」與諫議大夫鄭審、郎中祁賢之每應制及朝廷唱和，必警絕佳對，人人稱說之。俄遷殿中侍御史，以忤楊國忠貶襄陽丞，移河東司戶、京兆士曹。十五年，長安陷，輿駕幸蜀，朝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琯、李煜、高適等數十人盡在。中丞田良邱爲哥舒翰行軍司馬，既敗，猶自振矜，因誦表云：翰北行師，未嘗挫衂，蓋緣運數潛迫，人神同棄，職之人故，陡翰之由。衆皆默然，君獨抗聲叱之曰：公何得尙爲賊說徵祥乎！恒等因欲毆擊魏仲犀與之同罪，遜詞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壯之。恩詔召拜尙書屯田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司膳郎中。眞卿至自河北，元宗給君驛至鳳翔，令相見。從肅宗入西京，遷司封，眞卿以尙書兼大夫，弟允臧又爲殿中，兄弟三人，同時臺省，當代無比，時人欽羨焉。尋封金鄉縣開國男，累加正議大夫上柱國，遷國子司業。寶應元年冬十一月，眞卿自利州蒙召至上都，君遇疾已革，而泣曰：吾忍得見汝。因哽咽不自勝。其十日，傾逝於私第，享年六十九。嗚呼！明日庚申，葬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祔也。二子：穎，頻，皆好爲五言詩，眞卿使奏事彭原，上文章，蒙擢校書郎，早卒。穎簡直潔己，以左衛兵曹選，爲侍郎崔器所賞，累授河南府士曹。噫！君幼而聰明，長而美秀，仁恕形於造次，清識冠於當時，善與人交，篤於僚友。故父執侍郎寇公泚、相國陸公象先、尙書陸公景融重君才名，相見未嘗不移日也。相國房琯、尙書韋陟、張倚，皆篤忘年之契，河南陸據、彭城劉餗、劉秩、隴西李揆、河東裴士淹，特敦莫逆之歡。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畢盡常僚之好。非夫親仁誠物，泛愛虛己，則何以廣而能周，久而益敬者矣。家常有折脛鶴，初，眞卿小年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毛羽，奚不仁之甚歟？其惻隱者如此，眞卿終身志之。於戲！以君之才之美之德之義，方當翼亮盛時，儀型宗國，道之祝喪，頓我遠圖，悲乎痛哉！眞卿孩而不天，太夫人蘭陵郡太夫人殷氏親自鞠育，實賴慈訓，粗茲有成。至若發慮學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非仁兄之規誨，曷暨所蒙？且有師訓之資，豈惟孔懷之戚？布哀金石，未究萬分。銘曰：壯嶽態渾，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維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履，愷悌是惇。清識冰澈，韶儀玉溫。詞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體，精詳政源。爰初發迹，屢振瑤琨。尉邑何陋，評廷不冤。衾衣補闕，繡服榮敦。神州列掾，會府掌屯。司膳王封，迴薄飛騫。乃佐教胄，載光儒門。未登鼎鼎，奄謝鴻鴛。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花萼，上潔晨飧。微君教導，曷惠拯援。今既絕矣，哀摧忍言。何以寘懷，勒銘弗諼。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又《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眞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允臧，又與少尹同時臺省，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

《元和姓纂・刪韻》瑯琊江都顏氏 惟貞生允南、眞卿、允臧。允南，司封郎中。

祖詠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祖詠》詠詩剪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至如「霽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亦可稱爲才子也。

《詩源辯體》卷一七　祖詠詩甚少，五言古僅數篇，俱不爲工。五言律，聲調既高，語亦甚麗。七言「燕臺一去」一篇，實爲于鱗諸子鼻祖。

《唐詩品》　殷璠評祖詩「剪刻省靜，用思尤苦」，此當未知祖詩者也。唐自天寶以後，極工鎖尾而略于發端，務諧聲偶而劣于遞送，祖詩殊脫此病。若謂苦思得之，則聲響結滯，安得音調諧協乃爾？祖病乃在古風《觀古意》一篇，疊韻偏側，命意蕪淺，殊少風雲之氣。其在開元之間，品望雌矣。

《删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　程元初曰：祖詠詩高調凌俗，剪刻省靜。

《載酒園詩話又編·丘爲　祖詠》　讀丘爲、祖詠詩，如坐春風中，令人心曠神怡。其人與摩詰友，詩亦相近，且終卷和平淡蕩，無叫號噪噭之音。唐詩人惟丘幾近百歲，其詩固亦不干天和也。詠與盧象，稍有悲涼之感，然亦不激不傷。盧情深，祖尤骨秀。

《石洲詩話》卷一　丘爲子爲、祖員外詠，則右丞之先聲也。

《靜居緒言》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綦毋潛、祖詠、丘爲、張子容、盧象、裴迪語皆實實有味，要爲孟亭、輞川中人，所謂不嫌少者也。

分論

《夕次圃田店》《唐詩品彙》卷一六：劉辰翁評：「馬煩時欲歇，客歸程未已。」景情自然。《談龍錄》：山陽閻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略】祖詠詩「西還不邊宿，中夜渡京水。」「京」誤「滎」，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滎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

《田家即事》《唐詩歸》卷一三：「樵路前傍嶺，田家遙對門。」鍾惺評：寫村落人家眞景，在一遙字。「餘霽蕩川霧，新秋仍晝昏」。譚元春評：有景。

《扈從宿御池》《删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次聯寫履歷途次之景，三聯詠駐蹕嚴肅之象，結足扈從意，隨在不忘君國，人臣立心如是。蔣一梅評：工練。周啓琦評：蒼穆有鼎彝氣。

《答王維留宿》《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答右丞詩，不得不如此。

《送劉高郵稅使入都》《唐詩歸》卷一三：「嘗聞積歸思，昨夜又兼秋。」譚元春評：昨夜妙。鍾惺評：無限。「鄉路京華遠，王程江水流。」譚元春評：佳句。

《蘇氏別業》《唐詩歸》卷一三：「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譚元春評：纔生隱心，妙！「庭昏未夕陰。」鍾惺評：未夕，未字生得有景。「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鍾惺評：靜。《唐詩解》卷三七：蘇之別業稱幽，我經其地而生隱心者，以園舍之旁，皆山水也。竹間沈鬱，故積雪不消，庭際幽深，故長陰無日，此皆人境之外，無他俗情，惟閒坐以聽春禽之囀耳。《删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次聯居處占山水之勝，三聯居處盡幽隱之致，身在人境之外，心寧囿人世之內，閒坐者與到來者，稱兩得矣。蔣一葵評：似有得者之談。吳國倫評：結聯有灑樂無邊景象。徐中行評：結別有幽致。陸時雍評：景趣幽絕。徐用吾評：王維《河北城樓》詩「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平」，與此詩結皆蕭灑出塵。《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以幽隱二字伏根，以下俱描寫幽隱。「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別居曰別業，既當幽深之處，令我過此而生隱遯之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此正寫其幽

也。好園林易得，佳山水難逢，今既兼之，可云勝地，然此聯寫遠處，下聯則寫近處。「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竹林深窅，故覆經冬之雪而不消。庭院深沈，故當未夕之時而先暗。此又畫出一寥寥幽境矣。「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如此幽境，人踪稀少，竟似在紅塵之外者，所喜春禽一囀，閑坐聽之，悠然自得，無他俗情，乃足生隱心也。

《**陸渾水亭**》《唐詩歸》卷一三：「淺沙平有路，流水漫無聲。浴鳥沿波聚，潛魚觸釣驚。」鍾惺評：四句靜心細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程元初評：平曠。靜定之懷可掬，是有道氣象。薛惠評：平易景，道人所不道。徐用吾評：景與少許自足。

《**過鄭曲**》《唐詩歸》卷一三：「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譚元春評：勞自慰三字，一時看不出妙處。凄涼中生出遊戲來。《唐詩評選》卷三：祖詩往往露刻畫痕，如「海色晴看雨」，竟以名世，要不足取。此作安靜，迥異他篇。

《**宿陳留李少府投廳**》《唐詩歸》卷一三：「空堂聞曙更，風簾搖燭影。」譚元春評：非簾字則燭滅矣，此用實字斟酌處。「秋雨帶蟲聲。」鍾惺評：妙語，然晚唐有之。

《**題韓少府水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神同境清，景與心會，何分林麓市朝，乃知惟在自處耳。少府眞得此趣否？李夢陽評：字字烟霞。徐用吾評：善狀物色，清興灑然。陸時雍評：三四景佳。

《**題遠公經堂**》《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第四句「濕」字好。查慎行評：第六句支湊。紀昀評：詩格亦亞於摩詰。七句稍晦。

《**中峰居喜見苗發**》《唐詩歸》卷一三：「入夜有僧還，暗澗泉聲小。」鍾惺評：小字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山深徑遠，杜門謝客，往還一僧之外，所睹聞惟有泉聲樹影，苗君之高尚可知矣。「星月」蓋擬其清輝孤潔，令人有不可測識處。「滿空山」三字，幽隱之思更深。

《**江南旅情**》《唐詩歸》卷一三：「海色晴看雨。」譚元春評：看字屬人說，妙，妙。「爲報空潭橘。」鍾惺評：報橘，妙，妙。《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李白《塞下曲》、【略】祖詠《江南旅情》【略】，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超玄，氣概閎逸，時或過之。《唐詩解》卷三七：按詠本洛人，渡江而遊吳楚之間，時去楚還吳，故有歸路蕭條之句。海色雖晴，望之如雨，江潮夜至，聞聲而知，蓋舟中之景也。劍爲君子之武備，斗爲吳越之分星，雷煥故嘗辨氣於此，今我適經其地，是我之佩劍，留於南斗近矣。獨恨去洛日遙，北風之書難寄耳。寄書猶難，又況洛橋之橘乎。寄橘未詳，難以曲解，姑闕以俟博雅君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詠本洛人，而客於吳楚間，不勝倦遊之感。歸路蕭條，下一「但」字，旅情種種可知矣。次聯記晝夜耳目所熟之景。三聯寫南北去來之懷，橘借以自況，曰「爲報」，似對家人言，「無媒」，無托附之人也，正應「但蕭條」句，「洛橋」亦應「楚山」而言。呼喚得脈，顧照有情，格純調練，非晚唐關捷句字間者。周弼評：爲前實後虛體。宗臣評：起聯灑而朗，頷聯幽而雅，頸聯奇而秀。《甚原詩說》卷一：五字爲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上一下四【略】上一下一中三，凡八法。【略】上一下一中三，如「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杜甫），「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祖詠）。此皆以五字成句，而句中有讀者也。

《**泊揚子津**》《唐詩歸》卷一三：「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潮。」鍾惺評：「藏」字微矣。說「初過雨」尤妙。譚元春評：二句皆妙出尤勝。《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中聯俱泊時實景，衣薄寒近，所以纔入其境，輒起鄉念，此與《江南旅情》篇，沉着幽遠，俱善傳客中景思。風生潮漲，潮落風微，勢原遞相鼓助，用「欲歸」二字，多少神思。陸時雍評：次聯苦思，然卻少色，故景有所不賦者，此類是也。《詩筏》：祖詠《泊揚子津》：「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潮。」此等語置之摩詰、襄陽集中，殆不能復辨，豈獨風氣使然耶！《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宜以詩生韻，不宜以韻生詩。意到其間自然成韻者，上也；句到其間韻自來湊者，次也；以句求韻尚覺妥適者，又其次也；若由韻而成詩，是詩由韻生而非由我作，詩之下者也。【略】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祖員外之「林藏初霽雨，風退欲歸潮」【略】之類是也。

《**望薊門**》《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盛唐王、李、杜外，崔顥《華陰》、【略】祖詠《望薊門》，皆可競爽。《唐詩解》卷四〇：此因臨邊而有志于立功也。言自燕臺以往，使客心驚瞥者，皆戎馬之事也，於是狀邊庭之景如此。因言我雖非投筆從戎之吏，然豈可無功而苟祿哉，故欲如終軍請纓，以樹勳當世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起寓譏邊將，便有恥爲碌碌尸素之想，中四句極狀邊庭中之景，末以班超、終軍自許，樹勳

報國之志挺然。蔣惠評：鋪敘得體，詞意正大。蔣一梅評：氣象朗開，結壯。《詩源辯體》卷一七：盛唐律詩本末可以句摘，但初唐、中、晚既有摘句，而盛唐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數十聯以見大略。【略】祖詠如「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歷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詣極也。《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燕臺」望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前解）：二、三、四句只寫得一「驚」字，三是直下望，四是直上望，須知此直下直上所望，單單望一漢將，猶言大丈夫當如此矣。「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後解）：五、六寫慨然欲赴其處，眞乃身雖未行，神已先往也。八之「還」字，全爲七之「少小」字，更自按捺不得也。此詩已是異樣神彩，乃讀末句，又見特添「少小」二字，便覺神彩再加十倍。《圍爐詩話》卷一：祖詠之「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子美之「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用「生」、「動」、「不動」、「徐開」字，能使詩意躍出，是造句之妙，非琢鍊之妙也。《唐賢三昧集》上：亦是盛唐正聲。《昭昧詹言・盛唐諸家》：六句寫薊門之險，而以首句一「望」字包之。收託意，有澄清之志。豈是時范陽已有萌芽耶？許奉恩《蘭苕館論詩・祖詠》：祖生意欲請長纓，作客登臺望薊城。極目三邊一萬里，寒生積雪照危旌。《讀雲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祖詠《薊門》之作，調高氣厚，爲七言律正始之音，惜不多見。《小清華園詩談・條辨》：何謂氣韻？曰：如張睢陽巡之《聞笛》【略】及祖員外詠之《望薊門》【略】是也。

《家園夜坐寄郭微》《唐詩歸》卷一二：「月出夜方淺，水涼池更深。」譚元春評：二語又眞又幻，眼邊口邊。鍾惺評：與「夜深月暫皎」各寫深夜初夜眞景，非靜中不知此句，又妙在先說月。「遇物遂遙歎。」譚元春評：「遂」字見滿腹悲苦，「遙」字尤可憐，鄉心遇物悲，輸此一「遙」字。「懷人滋遠心。」鍾惺評：「滋」字秀而潤。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唐詩歸》卷一三：「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鍾惺評：同「煙火，煙火遲說積雨，妙；煙火新說清明霽日，妙。「杯香藥味春。」鍾惺評：「甌香茶色嫩」，「嫩」字得茶之候，「杯香藥味春。」「春」字得藥之情。「簷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鍾惺評：此詩弱在後四句，而簷前二語反爲淺人所吟賞。《圍爐詩話》卷一：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而庵說唐詩》卷二二：別業，是人別構屋於林泉花竹間，以供暇時娛樂也。今郎中別業在野，宛城田家，而主人爲司勳郎，卻是近臣。田家則太樸，近臣則又甚華，言司勳能兼之，故曰「田家復近臣。」吾觀司勳行徑，居然隱者，然隱者多孤僻，而與人不相親近。昔惟郭泰好獎借人倫，不持崖岸，范滂嘗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行樂不違親」。見別業是司勳行樂之地。不獨自行樂，而喜與友同行樂，而不違其所親之人，此所以宴客也。「霽日園林好」，清明日多雨，而是日適晴霽，愈覺園林之好。好者，言可行樂。「清明烟火新」，清明前，是寒食，唐俗禁烟，至清明，則頒新火於貴戚親近之臣。而司勳是宴客，烟火乃是新的。承得蘊藉，妙。「以文常會友，惟德自成鄰。」用《論語》語，言司勳平日會客，總是以文與德。「池照窗陰晚」，別業臨池，會客於此，每日晚，水光漾於窗上，見會友必盡一日之興。「甌香藥味春」，其所飲之酒，皆有藥味，常山林之氣，平日如此，清明亦然。是爲中四句。「欄前花覆地」，見人所不到，落花佈滿於欄前。「竹外鳥窺人」，見今日預宴之友，皆有德能文之彥，無喧囂流俗之習，故鳥常在於竹外窺人。「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隱淪。」此雖是近臣之別業，而幽寂之致，若與世隔，行樂亦得，久居亦得，此即是武陵桃源，何必更求桃源，深居不出，而作隱淪也。司勳眞大隱哉。末歸美別業，爲一解。美別業，正美司勳。《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宴司勳別業，乃值清明新霽。中便寫其平時，在園宴客，接入目下之宴，而後解仍以別業爲合。「旧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首以劉郎中別業起而次以清明宴承。「以文常會友，惟德自成鄰。池照窗陰晚，杯香藥味春。」此以宴客住興，做中四句。「欄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裏，深居作隱淪。」末以歸美別業爲一解，亦以美司勳也。《讀雲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盧象《送綦毋潛》，祖詠《清明宴劉郎中別業》，瀟灑脫俗，全是古詩興趣，不獨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一篇也。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祖詠》：曾云霽日園林好，還說清明烟火新。別業題來才子句，一時花竹爲誰春！

《別怨》《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多情。

《終南望餘雪》《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說得縹緲森秀。《唐詩解》卷二二：嶺陰故雪積不消，已霽則暮寒彌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珽評：按詠應試賦此題，纔得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已盡矣。今觀雪以嶺陰，故積寒；雖色霽，猶深餘雪。情景昭然，語貞不必多贅也。《詩源辯體》卷二四：詩與經書文復有不同。經書文名爲帖括，有定旨，亦有定格；詩名爲散作，無定旨，亦無定製。故經書文惟沉思默運，始能中的；詩必幽閒放曠，乃能超越耳。試觀今人場屋之文多傳。謂流傳一時，非流傳後世也。而唐人試作，傳者惟祖詠《終南望餘雪》、錢起《湘靈鼓瑟》二篇。《漁洋詩話》卷中：余論古今雪詩，惟羊孚一贊，及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篇，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句最佳。《而庵說唐詩》卷八：此首須看其安放題面次第，如月吐層雲，光明漸現，閉目猶覺宛然也。【略】「陰嶺秀」，是言陰嶺之隆起處也。先安放積雪之所，而後方出「積雪」二字。「浮雲端」，是言高，高則人可望見。今遠望去，不但雲端爍玉，又且林表皎然。林表，林之外面也。林上之雪已消，陰嶺之雪，因霽色相射，林表爲之晶瑩。是作「餘」也。上來三句，題面已竟，於是虛寫其意以結之。夫終南餘雪，固也，望終南餘雪，亦須還他一個所在。長安城對終南，唐賢有詩云「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城中方暮之際，雪光依微，覺陰氣直逼，夜爲之增寒也。「寒」字，是望之餘影。此詩處處針綫細密，眞繡鴛鴦手也。《古唐詩合解》卷四：「終南陰嶺秀」。先題出終南山來作起，山對長安城。次寫山頭積雪之處，陰嶺日光不照，方可積雪，秀是嶺之曲折起伏處也。「積雪浮雲端」。次出積雪字，即帶望字意。浮雲端，言其高也，惟高故可望而見。「林表明霽色」。林之外曰林表，林上之雪已消，陰嶺之雪，因天霽而色射林表，而其光明亮相映。「城中增暮寒」。所以望此終南雪者，在長安城中也。城中日暮爲雪光所映，陰氣直逼，而夜爲之增寒也。上三句寫題已畢，此又暮寒描望字之餘影。《圍爐詩話》卷一：唐人作詩最重意，不顧功令。省試詩多是六聯。祖詠《終南餘雪》云【略】，二聯便呈主司，云「意盡」。唐人自重如此。《載酒園詩話又編》：此詩有盛名，愚意嫌一「增」字。「餘雪」者，殘雪也，不應雪殘而寒始增。（黃白山評：「豈不聞『霜前暖，雪後寒』耶？」）《談龍錄》：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澹高遠，興寄微妙，乃可貴尚。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刺刺不休，不憶祖詠之賦《終南積雪》乎？《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按此是二韻試帖，當時甚有名。蓋詩成四句即納卷，有司詢之，曰：「意盡而止。」《西圃詩說》：雪詩，漁洋先生以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爲最。予以爲繼此者，僅有鄒平張蕭亭（實居）「流水無聲山皓然」句，可稱絕唱，不讓古人。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祖詠》：積雪終南陰嶺間，精神寫盡出塵寰。看來字字皆珠玉，短幅何妨納卷還。《筱園詩話》卷四：咏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脫大雅，絕不黏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略】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絕，阮亭最所心賞，然不免氣味凡近。柳子厚「千山鳥飛絕」一絕，筆意生峭，遠勝祖詠之平，而阮翁反有微詞，謂未免近俗，追以人口熟誦，而生厭心，非公論也。此外無可取者。《峴傭說詩》：祖詠「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蒼秀之筆，與韋相近。

傳記

《唐才子傳・祖詠》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杜綰榜進士。有文名，殷璠評其詩「翦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足稱爲才子也。」少與王維爲吟侶，維在濟州，寓官舍，贈祖三詩，有云：「結交纔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蓋亦流落不偶，極可傷也。後移家歸汝墳間別業，以漁樵自終。有詩一卷，傳於世。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三年進士，張說引爲駕部員外郎。集一卷。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下　初，詠諸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顧語自賀蘭廣、鄭涉。

《南部新書》乙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主司，詰

之，對曰：「意盡。」

《唐詩紀事・祖詠》 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詠吟曰：「落去他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一聲，長安竹柏皆枯死。」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祖詠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祖詠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祖詠集》一卷。唐祖詠撰。開元十二年進士。

《國史經籍志》卷五 《祖詠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祖詠集》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祖駕部詩集》一卷，祖詠。

《百川書志》卷一四 《祖詠集》一卷，駕部員外郎洛陽祖詠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祖詠詩》一卷。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祖詠集》一卷，唐祖詠撰。明弘治、正德間銅活字印唐人集本，九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闌。袁克文、蔣汝藻二君各有一帙。明嘉靖十九年朱警刊唐百家詩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明嘉靖三十三年黃氏浮玉山房刊唐詩二十六家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

藝文

蔡希寂《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綿綿鐘漏洛陽城，客舍貧居絕送迎。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

盧象《送祖詠》 田家宜伏臘，歲晏子言歸。石路雪初下，荒村雞共飛。東原多煙火，北澗隱寒暉。滿酌野人酒，倦聞鄰女機。胡爲困樵采，幾日罷朝衣。

儲光羲《華陽作貽祖三詠》 朝行敷水上，暮出華山東。高館宿初靜，長亭秋轉空。日余久淪汨，重此聞霜風。淅瀝入溪樹，颼飀驚夕鴻。悽然望伊洛，如見息陽宮。舊識無高位，新知盡固窮。夫君獨輕舉，遠近善文雄。豈念千里駕，崎嶇秦塞中。

王翰《贈唐祖二子》 鴻飛遵枉渚，鹿鳴思故羣。物情尚勞愛，況乃予別君。別時花始發，別後蘭再薰。瑤觴滋白露，寶瑟凝涼氣。裴徊北林月，帳望南山雲。雲月渺千里，音徽不可聞。

王維《贈祖三詠》 蠨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闃無人，離居不可道。閒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終日長相思。

又《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

又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爲報故人顦顇盡，如今不似洛陽時。

又《喜祖三至留宿》 門前洛陽客，下馬拂征衣。不枉故人駕，平生多掩扉。行人返深巷，積雪帶餘暉。早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

雜録

《漁洋詩話》卷中 祖詠試《終南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既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閣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又 仲兄禮古（士禧），少時有《和唐祖詠望終南餘雪詩》三首。

《蠖齋詩話・詩人不可無傳》 唐史《文藝傳序》稱：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稱述云。按此，則詩文人不可無傳如此。

《養一齋詩話》卷四 「纔入維揚郡」五律，或云祖詠作，或云鮑溶作。「縣官清且儉」五律，或云儲光羲作。【略】皆兩集並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

綦毋潛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綦毋潛》 潛詩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寫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荆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以禪喻詩，昔人所詆。然詩境究貴在悟，五言尤然。王維、孟浩然逸才妙悟，笙磬同音。並時劉眘虛、常建、李頎、王昌齡、丘爲、綦毋潛、儲光羲之徒，遙相應和，共一宗風，正始之音，于茲爲盛。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綦毋潛》 拾遺詩體卓清標，春泛耶溪寄興遙。山頂題詩禪院裏，鐘聲塔影靜山椒。

分論

《冬夜寓居寄儲太祝》 《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只一眞直，深婉閑細，俱不出其內。「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鍾惺評：古眞而奧。「盡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譚元春評：奇士感懷，使人欲涕。「愁坐至月上」，譚元春評：五字何等奧。

《春泛若耶谿》 《唐詩歸》卷一四：「幽意無斷絶，此去隨所偶。」鍾惺評：有力氣。「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譚元春評：好境。「潭烟飛溶溶，林月低向後。」譚元春評：妙語浮出，如不經心手者。鍾惺評：靜中看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陳繼儒評：遺其形迹，動乎天機，詩至此進乎技矣。《養一齋詩話》卷八：綦毋潛「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王昌齡「遠山落日在，空波微煙收」【略】皆曲盡幽閒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乃知盛唐諸公，古詩深造如此，不必儲、王、孟、韋，而後盡物外之妙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眞景實賦，便成奇句。

《題栖霞寺》 《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栖霞眞形圖。「羣峰向雙樹，天花飛不着。」鍾惺評：「飛不着」三字，說得天花一新。「水月白成路」鍾惺評：說得着迹而幻。

《送章彝下第》 《唐詩歸》卷一四：「無媒魏闕深，黃鶯啼就馬。」譚元春評：「就」字妙。鍾惺評：好光景。只似喜人登第語。對失意人立言，只宜如此。「三十名未立，君還惜寸陰。」鍾惺評：好心好語。

《送鄭務拜伯父》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製題未雅。

《題招隱寺絢公房》 《全唐詩話續編》：《題璿公山池》云：「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卧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元度得相尋。」王元美曰：「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茲案：綦毋潛云：「開士度人久，空巖花霧深。」郎士元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益信唐人每多用此。

《宿太平觀》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用事切當。五六賦景澄妍。中四句宿觀之情與觀宿之景。結應起語。曰「宿冥」，曰「無倪」，曰「到」，曰「入」，皆有斟酌。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有鬼氣。

《題靈隱寺山頂禪院》 《唐詩歸》卷一四：「塔影挂清漢」鍾惺評：「影挂」便妙。「鐘聲和白雲」鍾惺評：上句妙在「影」字，此句妙在「和」字。「行道衆香焚」譚元春評：「衆香」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敬評：風騷句法。云「塔影」二語，爲雁陣驚寒，謂先見後聞也。李維貞評：「影挂」便妙。周珽評：三四詠山頂睹聽之高廣，五六詠寺中修持之虛寂，皆下界所未易相聞者也。結有得悟忘歸之意。《唐詩評選》卷二：平善。鐘聲扣白雲句入幽出朗。扣者，鐘與雲而俱扣也。無名理者不能作景語。結近湊泊。《唐詩箋注》卷一：言寺在山頂，與下界隔絶。塔影孤懸，疑挂清漢，鐘聲發

響，如扣白雲，室掩觀空，香焚行道，當西來僧衆之投，正人天未曛之候，蓋就題詩時作結也。

《**題沈東美員外山池**》《唐詩歸》卷一四：「秦人辨鷄犬，堯日識巢中。」譚元春評：因巢由見堯之大，是定論，而句法簡而密。

《**宿龍興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何景明評：詞義渾成，足悟禪趣。蔣一梅評：工出自然，天趣時逸。黃家鼎評：無刻練，無脂粉，漸近自然。周珽評：此詩首二句見宿寺，後俱美寺僧，深于佛教也。《唐詩評選》卷三：三四用事人化，結尤神合。禪理詩只此不墮蔬笋氣。

《**經陸補闕隱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讀二、三、四句，陸可稱眞補闕矣。乃起手又必追寫其被徵之初者，蓋爲題是經陸隱居，隱居是陸未授補闕時所居，則陸之舍此而終去，正在起爲補闕之日也。陸之爲補闕也，如二、三、四句所云，則可稱無忝矣。獨是不敢要君，一徵竟起，遺此故居，終竟不返，以是爲極痛也。不然，便似題是哭陸補闕。（後解）：五六非寫琴鶴，乃是借琴鶴以興下「諫草」，言琴可亡，鶴可去，遺稿決不可失。然亦是切隱居以寫補闕，故妙。

《**登天竺寺**》《唐詩歸》卷一四：（前四句）鍾惺評：奇境、眞境。「幽見夕陽霽，高逢暮雨陰。」鍾惺評：「暮雨」着「逢」字妙，非「高」字說不出。「佛身瞻紺髮，寶地踐黃金。」譚元春評：「二語醜。《載酒園詩話又編》：綦毋潛似覺風氣稍別，如「石路在峰心」，非諸公所能道，大似王昌齡句法。

《**過融上人蘭若**》《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不獨幽韻，音響亦甚清奧。「半在下山路」譚元春評：「半在」妙。

傳記

《**唐才子傳・綦毋潛**》 潛字孝通，荆南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及第。授宜壽尉，遷右拾遺，入集賢院待制，復授校書。終著作郎。與李端同時。詩調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寫方外之情，歷代未有。荆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後見兵亂，官況日惡，挂冠歸隱江東別業。王維有詩送之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時文士咸賦詩祖餞，甚榮。有集一卷行世。

紀事

《**唐詩紀事・綦毋潛**》 綦毋潛，字孝通。開元中，由宜壽尉入集賢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

《**對床夜語**》**卷四** 王維《寄崔鄭二山人》：「鄭生老泉石，崔子老丘樊。賣藥不二價，著書仍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予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是時維官必未顯也。《送邱爲》曰：「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則可言而不言。綦毋潛之落第，孟浩然之斥還，豈亦維謀之薦之不力也？

《**唐語林・品藻**》 張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大德，山河壯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扣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綦毋潛詩》二卷。字孝通。開元中，繇宜壽尉入集賢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綦毋潛集》一卷。 唐待制集賢院南康綦毋潛孝通撰。南康，今贛州。

《**宋史・藝文志七**》《綦毋潛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綦毋潛詩》一卷。

藝文

張九齡《在洪州答綦毋學士》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常念消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

又《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雁》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半，中夜有遺音。月思關山笛，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避繳歸南浦，離羣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孟浩然《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 聞君息陰地，東郭柳林間。左右灌澗水，門庭緱氏山。抱琴來取醉，垂釣坐乘閒。歸客莫相待，尋源殊未還。

李頎《送綦毋三謁房給事》 夫子大名下，家無鍾石儲。惜哉湖海上，曾校蓬萊書。外物非本意，此生空澹如。所思但乘興，遠適唯單車。高道時坎坷，故交願吹噓。徒言青瑣闥，不愛承明廬。百里人戶滿，片言爭訟疏。手持蓮花經，目送飛鳥餘。晚景南路別，炎雲中伏初。此行儻不遂，歸食蘆洲魚。

又《題綦毋校書別業》 常稱挂冠吏，昨日歸滄洲。行客暮帆遠，主人庭樹秋。豈伊問天命，但欲爲山遊。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蕭條江海上，日夕見丹丘。生事非漁釣，賞心隨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

又《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 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吾屬交歡此何夕，南家擣衣動歸客。銅爐將炙相歡飲，星宿縱橫露華白。寒風卷葉度滹沱，飛雪布地悲峨峨。孤城日落見棲鳥，馬上時聞漁者歌。明朝東路把君手，臘日辭君期歲首。自知寂寞無去思，敢望縣人致牛酒。

又《送綦毋三寺中賦得紗燈》 禪宰吐香燼，輕紗籠翠煙。長繩挂青竹，百尺垂紅蓮。熠爍衆星下，玲瓏雙塔前。含光待明發，此別豈徒然。

又《寄綦毋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眄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又《奉送五叔人京兼寄綦毋三》 雲陰帶殘日，悵別此何時。欲望黃山道，無由見所思。

又《送五叔人京兼寄綦毋三》 吏部明年拜官後，西城必與故人期。寄書春草年年色，莫道相逢玉女祠。

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一作送別）》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既至君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縫春衣。置酒臨長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櫂，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又《送綦毋祕書棄官還江東》 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淨，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無庸客昭世，衰鬢日如蓬。頑疏喑人事，僻陋遠天聰。微物縱可采，其誰爲至公。余亦從此去，歸耕爲老農。

又《別綦毋潛》 端笏明光宮，歷稔朝雲陛。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適意偶輕人，虛心削繁禮。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高張多絕弦，截河有清濟。嚴冬爽羣木，伊洛方清泚。渭水冰下流，潼關雪中啓。荷蓧幾時還，塵纓待君洗。

高適《同崔員外綦毋拾遺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 今日好相見，羣賢仍廢曹。晚晴催翰墨，秋興引風騷。絳葉擁虛砌，黃花隨濁醪。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

王灣《哭補闕亡友綦毋學士》 明代資多士，儒林得異才。書從金殿出，人向玉墀來。詞學張平子，風儀褚彥回。崇儀希上德，近侍接元臺。曩契心期早，今遊宴賞陪。虞遷君擢桂，分尉我從梅。忽遇乘軺客，云傾構廈材。泣爲洹水化，歎作泰山頹。甕善初將慰，尋言半始猜。位聯情易感，交密痛難裁。遠日寒旌暗，長風古挽哀。寰中無舊業，行處有新苔。反哭魂猶寄，終喪子尚孩。葬田門吏給，墳木路人栽。遽洩悲成往，俄傳寵令迴。玄經貽石室，朱紱耀泉臺。地古春長閉，天明夜不開。登山一臨哭，揮淚滿蒿萊。

盧象《送綦毋潛》 夫君不得意，本自滄海來。高足未云騁，虛舟空復迴。淮南楓葉落，灞岸桃花開。出處暫爲耳，沈浮安繫哉。如何天覆物，還遣世遺才。欲識秦將漢，嘗聞王與裴。離筵對寒食，別雨乘春雷。會有徵書到，荷衣且漫裁。

儲光羲《酬綦毋校書夢耶溪見贈之作》 校文在仙掖，每有滄洲心。況以北窗下，夢遊清溪陰。春看湖水漫，夜入迴塘深。往往纜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飯，釣客蘆中吟。小隱何足貴，長年固可尋。還車首東道，惠言若黃金。以我采薇意，傳之天姥岑。

韋應物《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 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報淮陰客，春帆浪作期。

沈如筠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如筠早歲馳聲，白首一尉。如筠詩曰：「綠蘿無多春，彩雲竟朝夕。」又詩：「嘶酸寒雁斷，淅瀝秋樹空。」「漁陽燕舊都，美女花不如。」

《閨怨》《唐詩解》卷二二：慰遠者書，而書不可寄，神交者夢，而夢不能成，危迫甚矣。無可奈何而托孤月耳。此爲征南詔而作，故詩有伏波之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與「可憐閨里月，偏照漢家營」同妙。《詩學全書》卷三：此言「書」斷、「夢」絕，危迫甚矣，無可奈何而托「孤月」耳！

《嘉定鎮江志・人物》　沈如筠，潤州人，官橫陽主簿。

《新唐書・藝文志四》《包融詩》一卷，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略】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略】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戲，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中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

蔡希周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希周詞彩明媚，殊得風規。蔡詩曰：「綵殿氛氣擁香溜，紗窗宛轉閉春風。」

《嘉定鎮江志・人物》　蔡希周，曲阿人，開元十二年舉進士，登第，官監察御史。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　蔡希周，又右側侍御兼殿中。《新書・藝文志》別集類注，殷璠彙次曲阿人監察御史蔡希周等十八人詩爲《丹陽集》。

蔡希寂《同家兄題渭南王公別業》　好閒知在家，退跡何必深。不出人境外，蕭條江海心。軒車自來往，空名對清陰。川涘將釣玉，鄉亭期散金。素暉射流瀨，翠色綿森林。曾爲詩書癖，寧惟耕稼任。吾兄許微尚，枉道來相尋。朝慶老萊服，夕問安道琴。文章遙頌美，寤寐增所欽。既鬱蒼生望，明時豈陸沈。

蔡希寂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希寂詞句清迥，情理綿密。希寂詩曰：「河水流城下，山雲起路傍。」又詩：「象筵列虛白，幽偈清心胸。」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唐詩解》卷二七：上聯紀客舍之無聊，下聯見交情之歡洽。《古唐詩合解》卷六：「綿綿鐘漏洛陽城」，綿綿遠也，洛陽富貴之地，其城中鐘鳴漏食之家，不知凡幾，而寂寞蔡生寧堪居此，故嘆此發端。「逢君貰酒因成醉」，逢祖詠極見交情之款洽，貰酒爲歡興至不禁也。「醉後爲知世上情」，醉後爲知，有舉觴白眼望青天，傍若無人之意。世上情凡一切冷煖炎涼皆是也。

蔡希綜《法書論》　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爲當代人所稱也。

《歷代名畫記》卷二　金部郎中蔡希寂，濟陽人也。

《嘉定鎮江志・人物》　希寂，希周弟，登進士第，終渭南縣尉。

《至順鎮江志・人材・貢舉》　蔡希寂，曲阿人，開元十二年登進士第，後官至御史。

《述書賦》卷下注　蔡希寂，濟陽人，金部郎中，習學潤身，假借盈篋。

《書史會要》卷五　蔡希寂，希逸弟，官至維(緱)氏主簿，工草隸。

蔡隱丘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隱丘詩，體調高險，往往驚奇，雖乏

綿密，殊多骨氣。蔡詩曰：「整中千嶂聳，曳履百泉鳴。」又詩：「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又詩：「草徑不聞金馬詔，松門唯見石人看。」

《嘉定鎮江志・人物》　蔡隱丘，曲阿人，官綏氏主簿。

《書史會要》卷五　蔡隱丘，善眞行書，如臨崖古柏，體勁節多，雖有切雲之姿，亦是枯枿之物，呂總謂其古質新意，自是一家。

張彥雄

《吟窗雜錄・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彥雄詩，但貴瀟灑，不尚綺密，至如「雲壓凝寒陰，巖泉激幽響」，亦非凡俗之所能至也。

《嘉定鎮江志・人物》　張彥雄，曲阿人，處士，有詩名。

張潮

《吟窗雜錄・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潮詩，委曲怨切，頗多悲涼。潮詩曰：「孟夏麥始秀，江上多南風」。又詩：「日暮情更來，空望去時水。」

《江風行》　《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婿貧如珠玉，婿富如埃塵」發憤語，卻有識。「貧時不忘舊，富日多寵新」讀此數語，知女子妬性，富貴動他不得。「商賈歸欲盡，君今尚巴東。巴東有巫山，窈窕神女顏。」妬及神女，毒甚。全詩只是一妬字。譚元春評：「日暮情更來，空望去時水。」絕句中妙語。「常恐遊此方，果然不知還。」果然二字翻案者，反無味矣。《載酒園詩話》卷一：張潮《江風行》曰：「商賈歸欲盡，君今向巴東。巴東有巫山，窈窕神女顏。常恐遊此方，果然不知還。」亦以癡而入妙。「妾夢不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小雅》「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意，妙得風聞恍惚，驚疑不定之意。

《襄陽行》　《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囑咐得妙，分別得妙。「是君婦，識君情」，藏得有妬。「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大道理，大議論，發出妬意，即謝公夫人怨傷盛德意。譚元春評：「是君婦，識君情」，閨中婦女婉款之言。「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愛惜語，莫作妬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直說險接，令人一驚。

《采蓮詞》　《唐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並着采蓮舟，畏其相失，女郎與女郎有情，更比此一意又妙。鍾惺評：叔弟恪有言，女人看女人，心眼中少一情字，自然無眞妍媸，此名言也。然世上聰明女人決不然，若妬婦看出人好處及醜處，總生於一妬，不是眞眼力。

《江南行》　《唐詩解》卷二七：此客遊而代閨人之詞。言冬與郎別，歷春夏而未還，念及渡江，無夕不夢，人乃傳郎在鳳凰山，何哉？西灣與妻分別之地，鳳凰，己所遊之山也，適遊此山而作是詩耳。《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要知妾夢人傳總非實境纔妙。《而庵說唐詩》卷一一：題是《江南行》，詩都在水上尋取。西灣，江南之西灣也。茨菇、蓮子，皆水中所生之物，時、景又于此上見。茨菇葉爛，大約在九、十月間；蓮子花開，則是五月盡矣。一別乃至如是之久。在水邊送別，故妾夢不離于江水。「江上水」，妙極。裝「水」字在下，則合句「山」字不通風縫，若云「江水上」，則未免逗漏「山」字消息來，使人看去不警策，便是俗筆矣。夫妾夢不離江水，而郎卻在鳳凰山，夢，得無錯乎？別離在水，故夢在水，妾自不錯；妾自夢水，郎自在山，郎亦不錯。豈人傳錯乎？人傳，尚不可信，蓋妾夢來夢去，總不離于江上水，而郎不見從水上來，妾已疑郎不在水，故人遂有鳳凰山之傳。人雖如是傳，而妾夢慣于江上水，則妾夢終不離于江上水也。「鳳凰」二字，下得妙，還他一個着落。而鳳凰山畢竟在何處耶？果眞在鳳凰山，而鳳凰山不比西灣曾經別過之處，耳中雖有鳳凰，眼內從無影子，妾夢要去，卻從何路去？究是影響邊事。鳳凰山亦未必眞，即夢鳳凰山，與夢江上水何別？妾既閑着，出他夢去，郎少不得要歸，妾亦少不得夢醒，待郎歸問他，方知其在何處。然人已在家，妾亦不做夢矣，而又何必問其在外之去向哉。此詩純是禪機，可當一部《語錄》。篇中用字，人看去，似乎稍俗，而不知題是樂府，語須帶質，質近於古，質與俗不可不辨審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總以行蹤無定言，在水在山，俱難實指。

《長干行》　《艇齋詩話》：唐詩人《小長干行》，全篇皆佳。其首云「憶昔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是也。《才調集》載兩首。其一「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是也。與前一首同

載一處，皆作李太白作。惟顧陶《唐詩選》並載而分兩處，「妾髮初覆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裏」一篇張潮作。二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也。《唐詩鏡》卷一六：此詩視太白作，有何不及？第太白近古，此作近艷。後人都着意看李杜，別作一等論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接入混茫，艷詩上品，非六朝人不能。

《唐詩紀事・張潮》 朝，丹陽人，大歷時處士。

元庭堅

《太平廣記》卷四六〇引《紀聞》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而庭堅亦卒焉。

《南部新書》戊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卒。

《新唐書・藝文志一》 《玄宗韻英》五卷，天寶十四載撰，詔集賢院寫付諸道採訪使，傳布天下。

馬挺

《嘉定鎮江志・人物》 馬挺，丹徒人，官江都主簿。

儲光羲《滎陽馬氏二子》 聖君封太嶽，十月建行旆。輦路開千里，寒雲霽九天。故人多侍從，二子留伊川。河冱冰初合，關城月屢圓。唳過滎水上，聞說鄭卿賢。材蔽行人右，名居東里先。制嚴開別業，桑柘亦依然。待至金園側，相將居一廛。

又《秋庭貽馬九（并序）》 扶風馬挺，余之元伯也。舍人諸昆，知己之目，挺充鄭鄉之賦，予乃貽此詩。 伊昔好觀國，自鄉西入秦。往復萬餘里，相逢皆衆人。大君幸東嶽，世哲扈時巡。予亦從此去，閒居清洛濱。稍稍寒木直，彩彩陽華新。迭宕孔文舉，風流石季倫。妙年一相得，白首定相親。重此虛賓館，歡言冬及春。哲兄盛文史，出入馳高軌。令德本同人，深心重知己。絳衣朝聖主，紗帳延才子。伯淮與季江，清濬各孤峙。羣芳趨汎愛，萬物通情理。而我信空虛，提攜過杞梓。夫君美聲德，直道期終始。孰謂忽離居，優游鄭東里。東里近王城，山連路亦平。何言相去遠，聞言獨淒清。萬里鴻雁度，四鄰砧杵鳴。其如久離別，重以霜風驚。

申堂構

《吟窗雜錄・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堂構善叙事詠物，長於情理。詩曰：「霜添柏樹冷，氣拂桂林寒。」

《元和姓纂・真韻》丹陽申氏 狀稱中不害之後，陳有南徐州申禹。禹八代孫堂構，唐虞部員外郎。

《金石萃編・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 朝議郎、行陝郡平陸縣尉申堂構撰。

李華《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長老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

《嘉定鎮江志・人物》 申堂構，丹徒人，進士第，官武進尉。

《至順鎮江志・人材・貢舉》 申堂構，丹徒人，開元二十二年進士第，武進尉。

儲光羲《秋次霸亭寄申大》 橘柚植寒陵，芙蓉蔕脩坂。無言不得意，得意何由展。況我行且徒，而君往猶蹇。既傷人事近，復言天道遠。薄暮入空亭，中夜不能飯。南聽鴻雁盡，西見招搖轉。千門漢主宮，百里周王苑。杲杲初景

出，油油鮮雲卷。會朝辛歲正，校獵從新獮。念君久京國，雙涕如露泫。無人薦子雲，太息竟誰辨。

張暈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暈詩巧用文字，務在規矩。暈詩曰：「茫茫烟水上，日暮陰雲飛。孤坐正愁緒，湖南誰擣衣。」

《嘉定鎮江志・人物》　張暈，曲阿人，進士第，官校書郎。

《至順鎮江志・人材・科舉》　張暈，曲阿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第，官校書郎。

《唐詩紀事・張暈》　暈，開元進士，蕭穎士同年生也。蕭穎士有《張暈下第歸江東》詩云：「俱飛仍失路，綵服邇清波。地積東南美，朝遺甲乙科。客愁千里別，春色五湖多。明日舊山去，其如相望何！」

徐延壽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延壽詩，婉變艷美。徐詩：「餘花怨春盡，微月起愁陰。」又詩：「莫吹胡塞曲，愁煞隴頭人。」

《人日剪彩》《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葉催情綴色，花寄手成春。」字字刻露，然齊梁有此語，不落塡詞。

《唐詩紀事・徐延壽》　延壽，開元間江寧人，處士也。

《嘉定鎮江志・人物》　徐延壽，潤州人，處士，有詩名。

樊光

《吟窗雜録・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光詩理周旋，詞局妥帖。光詩曰：「巧裁蟬鬢畏風吹，畫作蛾眉恐人妒。」

《嘉定鎮江志・人物》　樊光，潤州人，官硤石主簿。

殷遙

論述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殷遙》　寂歷青山趣不稀，野花江燕一齊飛。調成聲律詩閒雅，歸路煙霞滿客衣。

《塞上》《唐詩歸》卷二四譚元春評：此君詩少而能妙，王摩詰、儲光羲哭得不錯。「將軍正閑暇，留客換歌辭。」鍾惺評：結得有身分。《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或問殷遙爲王維、儲光羲友愛，而詩不多，見重在何處？余曰：古人立言，惟其垂世，奚以多爲？殷詩最少，實最佳。如《山行》、《塞上》、《友人山亭》、《送友下第歸省》，俱有入妙處。其《山行》鼓遊客之興，而幽野在目；《塞上》牛邊士之氣，而酸楚動人；《山亭》指實境，以舒隱人致趣；《送友》緣眞情，以洩仁孝心腸，即使儲王爲此，未必盡高出其右。邊將才智能使胡虜沴氣衰微，得以優遊留客歌樂，所謂「清夜滿城弦管沸，行人不信是邊頭」也。國家寧靜可知。固是一長城之寄，即有「沙塡」、「燒斷」，聲色悲慘，何損坐鎭。

《送友人下第歸省》《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風騷筆舌，仁孝心腸。《唐律消夏錄》卷四：前四句將下第歸省夾說得情眞事切，結句儼然寫出一

孝子詩人矣。(下第省親，情事景況爲何如；於路到家，曠閒眞摯爲何如。或若琴絃，或若畫筆，一妙至此，令人慨慕者多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眞到極處，去風雅不遠。又：「和氏泪」，「老萊衣」本屬套語，合用之只見其妙，有眞性情流於筆墨之先也。

《**友人山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顧璘評：五六小處亦工，點鐵之妙在此。周珽評：此詩總美友人山亭佳趣也。既以對月、拂覓，詠其能選勝披幽，復以遊魚、宿鳥，喻其能識時順性，至令人迷失世代。如桃源，雖有薄宦，誠不足繫其幽逸志矣。

《**春晚山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雜紀上》：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蘂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唐詩歸》卷二四：「山行趣不稀」鍾惺評：「稀」字輕妙。「野花成子落」鍾惺評：五字中有化工。「晴楊掃石磯」鍾惺評：細而亮。「俗人猶語此」譚元春評：妙甚。看者勿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惟趣不稀，故轉忘歸。眼前光景自然物理，俗人尚多同好，況神超俗人之外者。《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體物工細，不失風人之致。

傳記

《**唐才子傳・殷遙**》遙，丹陽人。天寶間常仕爲忠王府倉曹參軍。與王維結交，同慕禪寂，志趣高疏，多雲岫之想。而苦家貧，死不能葬，一女纔十歲，日哀號於親，愛憐之者賙贈，埋骨石樓山中。工詩，詞彩不羣，而多警句，杜甫嘗稱許之。有詩傳於今。

《**新唐書・藝文志四**》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

《**唐詩紀事・殷遙**》遙，丹陽人。天寶間終於忠王府倉曹參軍。

藝文

劉希夷《洛中晴月送殷四入關》 清洛浮橋南渡頭，天晶萬里散華洲。晴看石瀨光無數，曉入寒潭浸不流。微雲一點曙煙起，南陌憧憧遍行子。欲將此意與君論，復道秦關尚千里。

王維《送殷四葬(一作哭殷遙)》 送君返葬石樓山，松柏蒼蒼賓馭還。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儲光羲《新豐作貽殷四校書》 漢皇思舊邑，秦地作新豐。南出華陽路，西分長樂宮。安知天地久，不與昔年同。雞犬暮聲合，城池秋霧空。紛吾從此去，望極咸陽中。不見芸香閣，徒思文雅雄。

又《同王十三維哭殷遙》 生理無不盡，念君在中年。遊道雖未深，舉世莫能賢。筮仕苦貧賤，爲客少田園。膏腴不可求，乃在許西偏。四鄰盡桑柘，咫尺開牆垣。內艱未及虞，形影隨化遷。茅茨俯苦蓋，雙殯南楹間。時聞孤女號，迴出陌與阡。慈烏亂飛鳴，猛獸亦以群。放人王夫子，靜念無生篇。哀樂久已絕，聞之將泫然。太陽蔽空虛，雨雪浮蒼山。迢遞親靈櫬，顧予悲絕絃。處順與安時，及此乃空言。

談戢

《**吟窗雜錄・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戢詩，經典古雅。戢詩曰：「青青江潭樹，日夕增所思。」又詩：「雪蔽望鄉處，雨愁爲客心。」

《**嘉定鎮江志・人物**》談戢，曲阿人，進士第，官長洲尉。

《**至順鎮江志・人材・貢舉**》談戢，曲阿人，開元二十年登進士第。

周瑀

《吟窗雜錄・歷代吟譜》引殷璠評　瑀詩，窈窕鮮潔，務爲奇巧。瑀詩曰：「寒深包晚橘，風緊落垂楊。」又詩：「孤山日暮青」，亦爲清唱。

《嘉定鎮江志・人物》　周瑀，曲阿人，吏部常選。

達奚珣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　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爲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翺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蹲嗜，少小不爲，蓬蓽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廁迹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葛藟。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卧酒臠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榮陽，敎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敎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蹇，屬公家竪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甚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謙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睹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辭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

孫逖《授達奚珣中書舍人制》　敕，朝議大夫守職方郎中兼試知制誥達奚珣，文學素優，克勤克著，自經試用，備問詳密，草奏南宮，已擅一時之妙，掌綸西掖，愈彰五字之能。宜就列於即眞，俾正名於近侍。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封氏聞見記・貢舉》　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賄帖。

《安祿山事迹》卷下　（天寶十五載）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爲王，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尚書。【略】上皇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爲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曉、韋恆、韓澄并、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

《明皇雜錄》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車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

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持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喧于上第。既而爲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喧話於所親，尚歎己之淹徊，而謂珣遷改疾速。

《唐摭言》卷八　神龍元年以來，累爲主司者：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

《寶刻叢編·唐御製華嶽碑述聖頌》　唐京兆府富城縣尉達奚珣撰序，右補闕集賢殿學士呂向撰頌并書，玄宗御製御書華嶽廟碑，建于廟中，珣等遂作此頌，以開元中立。

《金石萃編·述聖頌》　京兆府富平縣尉達奚珣撰序，左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呂向撰頌并書。

又《石臺孝經》　題名：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又《遊濟瀆記》，吏部侍郎達奚珣文，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元德秀

傳記

碑志

李華《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九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於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於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給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絰，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於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授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四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顯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寄情性則于鳶于，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占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富貴之辨，吾得其眞。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迹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元結《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同，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

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誡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誡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誡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皁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誡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傳　狀

《舊唐書・文苑傳・元德秀》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肉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錄事參軍。德秀早失恃怙，縗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絕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繼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屬饑歉，庖廚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餚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蠶士賦》，爲高人所稱。天寶十三年卒，時年五十九，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紀　事

李華《三賢論》　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極，奬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兄元之道矣。【略】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粤伯高含大雅之素，粤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道沈邃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宏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

《唐國史補》卷上　元魯山自乳兄子，數日，兩乳渾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明皇雜錄》卷下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請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魯山文也。玄宗聞而異之，試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

《雲溪友議》卷下　元公以諱秀明經制策入仕。（秀字子芝，爲魯山令，政有能名。顏眞卿爲碑文，號曰「元魯山」。

《唐摭言》卷四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曰：「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南部新書》甲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又己　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

又癸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闔境歌之。

《**類說**》**卷一一**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餓死空屋，盧載爲誄曰：誰爲府佐，犬必啖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

藝　文

蕭穎士《董陽日陪元魯山德秀登北城矚對新雪因以贈別（時元兄屢有挂冠之意）》　山縣遶古堞，悠悠快登望。雨餘秋天高，目盡無隱狀。綿連滍川迴，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動歸心。賴茲琴堂暇，傲睨傾菊酒。人和歲已登，從政復何有。遠山十里碧，一道銜長雲。青霞半落日，混合疑晴曛。漸聞驚栖羽，坐歎清夜月。中歡愴有違，行子念明發。僅能泯寵辱，未免傷別離。江湖不可忘，風雨勞相思。明時當盛才，短伎安所設。何日謝百里，從君漢之滋。

孟郊《弔元魯山》　博鵝有餘飽，魯山長飢空。豪人飫鮮肥，魯山飯蒿蓬。食名皆霸官，食力乃堯農。君子恥新態，魯山與古終。天璞本平一，人巧生異同。魯山不自剖，全璞竟沒躬。　自剖多是非，流濫將何歸。奔競立詭節，凌侮爭怪輝。五常坐銷鑠，萬類隨衰微。以茲見魯山，道蹇無所依。

皮日休《七愛詩・元魯山（德秀）》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毋遠之官，宰邑無玷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采魯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人茅茨。雞黍既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張　垍

傳　記

《舊唐書・張垍傳》　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略】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垍內宅，謂垍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垍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婿矣。」垍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垍深觖望。天寶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灞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所告。」帝怒，盡逐張垍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郡司馬，堦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爲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悅，因問均、垍，琯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垍與陳希烈爲賊宰相，垍死於賊中。

紀事

《封氏聞見記・討論》 駙馬張垍，燕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孔至，撰《百家類例》）所撰，謂弟墉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爾事，而妄爲升降！」墉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

《大唐新語・諛佞》 駙馬張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垍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楊國忠深忌之。時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垍草詔。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玄宗乃止。及安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陂。力士歸，玄宗問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有言。」國忠遽曰：「此張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國忠之誣，疑垍漏洩，大怒。黜垍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埘爲宜春郡司馬。

《翰林志》 開元二十六年，劉光瑾、張垍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

又 天寶十二載，安祿山來朝，玄宗欲加同中書平章事，命張垍草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楊國忠曰：此張公之咎也。遂貶盧溪郡司馬。

又 玄宗末，方置翰林，張垍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爲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於樞密，輒不知。

《唐國史補》卷上 張垍、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于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開元後八人，張垍，太常卿充。

《翰林院故事》 開元以後，張垍，自太常卿充，貶盧谿郡司馬。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錄箋》 唐史，張垍尚寧新公主。明皇即禁中置內宅，故贈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

著錄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之部上》 《張垍集》一卷，《全唐文》八百七十二，《唐詩紀》六十二，《全唐詩稿》六十六，《全唐詩》二函，四冊。《張垍傳》，《舊唐書》九十七，《新唐書》一百二十五。

藝文

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翳翳昏墊苦，沈沈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契和天人，陰陽乃驕蹇。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漾漾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飢從漂母食，閒綴羽陵簡。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蠕蚘結思幽，蟋蟀傷編淺。廚竈無青煙，刀機生綠蘚。投筯解鸛鶴，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又《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

杜甫《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大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鷃鷄。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蚓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遊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暌。碧海賓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慚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齊光乂

李林甫《進御刊定禮記月令表》 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郡司馬齊光乂【略】等爲之註解。

李白《趙公西侯新亭頌》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愼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祇明命也。【略】長史齊公光乂，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

《元和姓纂·紙韻》是姓 天寶秘書少監是光乂，改姓齊氏。

《新唐書·藝文志一》 《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脩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

又《藝文志三》 是光乂《十九部書語類》十卷 開元末，自祕書省正字上，授集賢院脩撰，後賜姓齊。

梁涉

孫逖《授梁涉中書舍人制》 敕，朝議郎守尚書兵部郎中梁涉，通明致用，博雅爲文，才冠時英，望高人譽，五字之選，二臺所推，宜旌起草之能，俾效司綸之職，可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册府元龜·貢舉部·考試》 開元十五年五月，詔中書門下引文武舉人就中策試，於是藍田縣尉蕭諒、右衛胄曹梁涉【略】等對策，稍優錄奏。帝謂源乾曜、杜暹、李元紘等曰：「【略】至如畿尉衛佐，未經拖擇，更與褐衣爭進，非朕本意。」繇是唯以張玘爲下第放選，餘悉罷之。

《舊唐書·韋陟傳》 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

《新唐書·酷吏傳·吉溫傳》 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遂。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司勳員外郎》 梁涉，又戶中。

李嶷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李嶷》 嶷詩鮮淨有規矩，其《少年行》三首，詞雖不多，翩翩然俠氣在目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李嶷》 坐愛白雲長在天，賞心對酒豈徒然。園林秋夕多吟興，好在「竹聲兼夜泉」。 流觀三首《少年行》，手把金杯馬上傾。侍獵長楊茂陵道，寫來俠氣任縱橫。

分論

《少年行三首》一 《唐詩解》卷二：此言在朝之少年見寵於君而得意如此。《唐詩選評》卷二：渾成有餘。

又三 《唐詩解》卷二：此言在野之少年恣意遊遨，而畏吏如此。上篇譏朝廷，此篇傷惡俗也。

《淮南秋夜呈周侃》 《唐詩歸》卷二四譚元春評：「天淨河漢高，夜閒砧杵發。清秋忽如此，離恨應難歇。風亂池上萍，露光竹間月。」是何等心眼看出。

《**林園秋夜作**》《唐詩解》卷二：此述幽居之樂也。言林栖避暑，停雲不飛，其眞賞自得於心，非徒然對酒而已。況秋宵之景，淸虛絕塵，此中之意，豈易以語人哉！《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林卧避殘暑，白雲長在天。」語甚高閑。「賞心既如此，對酒非徒然。月色徧秋露，竹聲兼夜泉。」看得出，說不出。譚元春評：淸徹到底，不減高岑。《唐詩選評》卷二：佳句略從張孟陽兄弟來。《古唐詩合解》卷一：「賞心既如此，對酒非徒然。」林園幽居，避暑高卧而見白雲之在天，賞心自得，既已如此，豈徒然對酒，足以爲樂哉。「涼風懷袖裏，茲意與誰傳。」未幾而月色已徧，秋露將濡，竹聲響處，泉聲和之，而涼風入我懷袖，景淸塵絕，此時自得之意，何可以告人哉！《養一齋詩話》卷八：李嶷「月色徧秋露，竹聲兼夜泉」，萬楚「野閒犬時吠，日暮牛自歸」，皆曲盡幽閒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

紀事

《**國秀集・目錄中**》右武衛錄事李嶷二首。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西祖李氏**　承胤，江州別駕，生嶷，右武衛錄事參軍。

《**唐才子傳・王昌齡**》王昌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五年，李嶷，狀元。

著錄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之部上**》《李嶷集》一卷，《國秀集》中，《河嶽英靈集》下，《唐詩紀》一百八，《石倉》二十，《全唐詩稿》一百五十，《全唐詩錄》十八，《唐賢三昧集》下，《全唐詩》二函十冊，《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

張軫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河南府參軍張君墓誌并序**》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也。曾祖玄弼，皇秀才擢第，拜長安尉、益府功曹，贈都督安隨鄧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祖柬之，秀才擢第，宗社艱難，時危反正，特進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漢陽郡王、本州刺史，食封七百戶。碩德金章，勳庸茂績，傳諸國史，備列先碑；父漪，秀才擢第，朝散大夫著作郎，佐父潛謀，能安漢室，建策除呂，獻議如昌，功亞朱虛，侍歸疏受。君則著作之第四子，聰合誕孕，慶積公忠，體峻晴峰，神高秋色。傅母罷乳，羶腥靡嘗，岐嶷有成，詩書便覽。往昔中宗復辟，邪黨構端，大父被奪鳳池，歸來典郡，見君性不食肉，幼及成童，奏爲梵苑沙門，配居龍興精舍，載雖及紀，材必爲時，君謂釋門之道也，祈沒後之因，儒門之教也，救當今之弊。脩惠狹於善己，濟世博於蒼生，返初服於巾簪，捨緇流而冠帶。屬天波昭滌，祖廟立宗，支子從班，大才誰繼？喟然曰：吾當擅鴻筆，取青紫。即胄大學，擢秀才。無何，拜河南府參軍，以秀才有後也。況官參河尹，攝綰府曹，墳籍文章，儒宗墨客，虛心待士，散俸歸仁，餘慶未融，斯文乃喪，味不知肉，以逮于終。以開元廿年六月五日遘疾，不祿於洛陽陶化里私第，春秋卅六。嗚呼！知音者莫不云：變風雅之篇什，稟江山之淸潤，方經國而可大，尙沉跡而未光，痛昭世之早辭，乃邦家之殄瘁。有集三卷行於代。夫人安陽邵氏，備佩針管，脩整組紃，事姑側聽於鷄鳴，作嬪潔蓋於荇菜，訓子得義方之蠱，孀居存師傅之儀。早歲專德於公宮，晚載脩心於釋典。以天寶四載六月十七日寢疾，終於故里私第，享年卅有九。越天寶六載十月十二日，合祔于安養縣相城里先祖之舊塋禮也。嗣子曰繟、曰縉，欒欒相撫，哀哀相次，愷悌孝友，閱禮言詩，既積學而含章，亦高墉而射隼。女也事夫終遠，弄瓦存卑，相對悲號，臯皇孺慕，將題實錄，用叙哀詞。銘曰：軒轅垂裳，支裔分張，子孫范陽，奕葉全昌。從宦遷徙，茅社金章。（其一）猗歟君子，炳靈代起，文章宮徵，弱歲異此，不食于肉，歸於釋子。（其二）翻飛國庠，擢秀明敭，繼業聯芳，參卿洛陽，嗟乎中折，梁壞人亡。（其三）夫人婉德，禮全內則，母儀柔克，嗣子食國，驅馳文墨，呱呱相向，銘誌將勒。（其四）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河南府參軍范陽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也。九世祖貞，仕宋南徙；五世祖策，隋梁北歸，寓居襄陽，因爲此土舊族。先考漪，朝散大夫著作郎，大父諱柬之，特進、中書令、漢陽郡王，曾大父諱玄弼，益府功曹，贈都督安、隋、郢、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皆諸侯之選，朝廷之良矣。君著作府君之第四子也。孩而岐嶷，卯而穎亮，卓犖機鑒，汪洋德聲，人難其才，共許遠大。年九歲，以母氏宿願，固請爲沙門，自削髮緇流，持衣紺宇，內求三藏之實，外綜六經之微，蹈其玄鍋，得其深趣。蓋以爲攝慧乘者艮已以弘物，知理道者從義以適權，況乎祖之謀孫，初聞遺旨，兄之誠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長裾，遊太學，不諂不黷，爲龍爲光。尋以進士甲科，拜河南府參軍事。參彼都輦，萬方是則，分茲俸邑，四海能均，雖曹參以獄市留心，魯肅以困倉濟友，未足偁於古也。春秋卅有六，以開元廿年六月五日因調遘疾，終於洛陽陶化里之私第。禍霜霜露，顏回之才不幸，歎興筵几，孫楚之涕無從。越開元廿一年十月十六日，改祔於本郡安養縣相城里先祖之舊域，禮焉。君立身謙私，爲性孝友，兄弟溫如也，鄉黨穆如也。始以甘脆寧奉，至行樂於晨昏，終以醇醪養閑，深仁絕於羶血。斯志固不可得而言已。嗣子緯、紹等，風訓有紀，義方成素，其在哀疚，遠近傷之。嚴秩自衡閩，道由襄漢，撫柩孤以哽咽，跂楊塚而遲迴。漬絮非馨，柔毫可奠，永惟陵谷，無媿丹青。詞曰：堂堂乎張，川岳降神，文華經國，孝友謀身。我才以通，我命以屯，三魂爲主，四體爲賓。古樹蒼蒼，幽火燐燐，冥漠千世，悲涼萬春。樊鄧之郊，周楚之津，紀此玄石，知予故人。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張氏 漪，著作郎，生願、嵩、鶚、軫、某、昇。軫，河南參軍。

房琯

論述

《舊唐書・房琯傳》 史臣曰：房琯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沛之際，有足稱者。贊曰：光遠、房琯，有始有終。

《新唐書・房琯傳》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石林詩話》卷上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四詩，皆興當時事。【略】《枯楠》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

《困學紀聞・評詩》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爲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爲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是。

楊慎《房琯》 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奏遣諸王爲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爲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故特爲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琯，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傳記

碑志

李華《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撫國，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賁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躑躅。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衆昏曀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嶢殂閬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躓，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柳宗元《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哀人，哀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遷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傳狀

《舊唐書・房琯傳》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爲事，凡十餘歲。開元十二年，玄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賤啓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鞫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員外郎。三年，遷試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時玄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溫泉宮爲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琅邪、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年，徵拜左庶子，遷憲部侍郎。【略】琯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以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略】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琯長子乘，自少兩目盲。琯到漢州，乃厚結司馬李銳以財貨，乘聘銳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

紀事

《明皇雜錄・補遺》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縉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已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昇座爲門徒演法，乃曰：「吾沒于是日，當以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琯贊兩朝，竟立大節。

《酉陽雜俎前集・廣動植之四》 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棵，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名士，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詩尋訪未獲。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祭酒說，又房琯有言，牡丹之會，琯不與焉。

《唐語林・品藻》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遞至，房琯新除丞相。玄宗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又《**補遺**》 扶風太守房琯，中嘗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中國忠，以取可否。

又 杭州房琯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

《**太平廣記**》**卷二二二引《廣德神異錄**》 有孫生者不載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爲司戶，崔渙爲萬年尉，貶桐廬縣丞。孫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爲杭州刺史，某雖不睹，然尚蒙其恩惠。」既後房以齋冊文，自蜀至靈武授肅宗。崔果爲杭州，下車訪生，則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爲牙將，以綵帛贈恤其家。

《**唐詩紀事·房琯**》 琯字次律，融之子也。相肅宗，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高談有餘，而不切事。琯宰盧氏，王維贈詩云：「達人無不可，忘己愛蒼生。不復小千室，絃歌在兩楹。」又云：「視事兼偃卧，對書不簪纓。蕭條人吏疏，鳥雀下空庭。」是時琯之清名，已重於縉紳矣。

藝文

孟浩然《峴山餞房琯崔宗之》 貴賤平生隔，軒車是日來。青陽一覩止，雲路豁然開。祖道衣冠列，分亭驛騎催。方期九日聚，還待二星回。

李頎《送綦毋三謁房給事》 夫子大名下，家無鍾石儲。惜哉湖海上，曾校蓬萊書。外物非本意，此生空澹如。所思但乘興，遠適唯單車。高道時坎坷，故交願吹噓。徒言青瑣闥，不愛承明廬。百里人戶滿，片言爭訟疏。手持蓮花經，目送飛鳥餘。晚景南路別，炎雲中伏初。此行儻不遂，歸食盧洲魚。

又《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下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沈沈飛雪白。先拂商弦後角羽，四郊秋葉驚颯颯。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羣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爲淨其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怨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王維《贈房盧氏琯》 達人無不可，忘己愛蒼生。豈復少千室，弦歌在兩楹。浮人日已歸，但坐事農耕。桑榆鬱相望，邑里多雞鳴。秋山一何淨，蒼翠臨寒城。視事兼偃卧，對書不簪纓。蕭條人吏疏，鳥雀下空庭。鄙夫心所尚，晚節異平生。將從海岳居，守靜解天刑。或可累安邑，茅茨君試營。

高適《送蕭十八與房侍御迴還》 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澹泊遺聲華，周旋必鄒魯。故交在梁宋，遊方出庭戶。匹馬鳴朔風，一身濟河渚。辛勤采蘭詠，款曲翰林主。歲月催別離，庭闈遠風土。寥寥寒煙靜，莽莽夕陰吐。明發不在茲，青天眇難睹。

又《同房侍御山園新亭與邢判官同遊》 隱隱春城外，朦朧陳跡深。君子顧榛莽，興言傷古今。決河導新流，疏逕蹤舊林。開亭俯川陸，時景宜招尋。肅穆逢使軒，貪緣事登臨。忝遊芝蘭室，還對桃李陰。岸遠白波來，氣喧黃鳥吟。因睹歌頌作，始知經濟心。灌壇有遺風，單父多鳴琴。誰爲久州縣，蒼生懷德音。

儲光羲《同房憲部應旋》 衡山法王子，慧見息諸苦。落髮自南州，燕居在西土。養正不因晦，得中寧患旅。曠然長虛閒，即理寄行補。四句了自性，一音亦非取。橘柚故園枝，隨人植庭戶。我地少安住，念天時啓處。憲卿文昌歸，愉悅來晤語。車騎踐香草，僕人沐花雨。長風散繁雲，萬里靜天宇。起滅信易覺，清眞知有所。逍遙高殿陰，六月無炎暑。微言發新偈，粲粲如懸圃。直心視慝光，任此大法鼓。

杜甫《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房琯刺漢州時所鑿）》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鼓化尊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皁蓋，灘淺正相依。

又《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皇池上應迴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又《別房太尉墓（在閬州）》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又《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渚，仍沿楚水還。 丹旐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怨同流。劍動新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爲客恐長休。

張偁《辭房相公》　秋風颯颯雨霏霏，愁殺牋邉一布衣。辭君且作隨陽鳥，海內無家何處歸。

劉禹錫《和西川李尚書漢州微月遊房太尉西湖》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鉤。旌旗環水次，舟檝泛中流。目極想前事，神交如共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秋。

又《和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榭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琴久寂寞，煙月若平生。一泛釣璜處，再吟鏘玉聲。

又《和遊房公舊竹亭聞琴絕句》　尚有竹間路，永無綦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餐霞人。

鄭澣《和李德裕遊漢州房公湖二首》　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尋。徽弦一掩抑，風月助登臨。榮駐青油騎，高張白雪音。祇言酬唱美，良史記王箴。靜對煙波夕，猶思棟宇清。卧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顧步襟期遠，參差物象橫。自宜雕樂石，爽氣際青城。

又《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聞琴》　右室寒飆驚，孫枝雅器裁。坐來山水操，弦斷弔遺埃。

李德裕《漢州月夕遊房太尉西湖》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玉徽。偶因明月夕，重啟故樓扉。桃柳谿空在，芙蓉客暫依。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又《重題》　晚日臨寒渚，微風發檉謳。鳳池波自闊，魚水運難留。亭古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公高世志，祇似冶城遊。

又《房公舊竹亭聞琴緬慕風流神期如在因重題此作》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聽廣陵絃。

李澣《房公舊竹亭聞琴》　石室寒飆警，孫枝雅器裁。坐來山水操，弦斷弔塵埃。

司空圖《句》　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詠房太尉》）。

司馬貞

司馬貞《史記索隱序》　貞謬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又《史記索隱後序》　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又《補史記序》　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隆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竝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竝更申而述之，附於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於後。至於徐廣，惟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宂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爲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竝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新唐書・劉子玄傳》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諸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

《嘉定鎮江志》卷一六　司馬貞，開元間爲潤州別駕，有《史記索隱》三十卷。

《十駕齋養新録》卷六　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貞前後序不見年月。按《唐書・劉知幾傳》【略】。今《補史記序》自題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唐制宏文館皆以它官兼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係正五品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仍爲宏文。以題銜驗之，貞除學士，當在開元七年以後也。高祖本紀，母劉媼，《索隱》云：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其字分明作溫字，云

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膺復當是膺福之訛。先天二年，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今河內縣有大雲寺碑，即膺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貞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蓋在張守節之前矣。《唐書·藝文志》，又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文館出爲別駕，遂躓蹬以終也。

《崇文總目》卷二 《史記索隱》三十卷，司馬貞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潤州別駕。

《郡齋讀書志·史記索隱三十卷》 右唐司馬貞撰，據徐姜注糾正牴牾，援據密緻，如東坡辯宰我未嘗從田常爲亂，蓋本諸貞也。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 《史記索隱》三十卷，唐宏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撰，採摭異聞，釋文演註。末二卷爲述贊，爲三皇本紀，世號「小司馬史記」。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 《史記索隱》三十卷，汲古閣刊本。唐司馬貞撰。《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書因裴駰集解而推廣之。【略】按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後亦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聯附其說于此。其注頗極詳贍，與張守節同時，而著書各不相謀，其有裨于裴注則一也。【略】此本後有毛子晉二跋，知其以北宋縣省大字本校刊，而附于裴氏集解之後云爾。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一 《史記索隱》三十卷，宋司馬貞撰。汲古閣本。此《索隱》單行之本，摘句加注，不錄全文。【略】毛氏跋曰：讀史多尚索隱，宋諸儒尤推小司馬史記與小顏氏漢書，如日月並炤，故淳熙咸淳間，官本頗多。廣漢張介仲削去褚少孫續補諸篇，以《索隱》爲附庸，尊正史也。趙山甫病非全書，取所削者別刊一帙。澄江耿直之又病其未便流覽，以少孫所續，循其卷第而入之。雖桐川郡有三刻，惟耿本最精。余藏桐川本有二，又遇一《索隱》單行本，自序綴於二十八卷之尾，後二卷爲贊述，爲三皇本紀，遁北宋祕書省大字刊本，晉卹正其訛謬重脫，附於裴駰集解之後，眞讀史第一快事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一五 《史記》一百三十卷，明萬曆刊本。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宋中郎外兵曹參軍河東裴駰集解，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明南京國子監祭酒余有丁校正。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 《史記索隱》三十卷，唐司馬貞撰。汲古閣單行本，顧抱沖有淳熙辛丑澄江耿秉刊本，黃蕘圃有宋乾道三年蔡夢弼刊本，元中統本半頁十四行行二十五字註雙行字同。郘亭有明初游明校正重刊元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本，又有明正德刊本皆有集解、索隱而無正義，俱百三十卷。

殷璠

《新唐書·藝文志四》 殷璠《丹陽集》一卷，又《河岳英靈集》二卷。

《嘉定鎮江志·人物》 殷璠，丹陽人，處士，有詩名。

《說詩晬語》卷下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略】眞能特立不昧心諸。

杜頠

徐松《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五年，進士十九人：李嶷、王昌齡、常建、杜頠。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之上》 《杜頠集》一卷，《全唐文》三百五十八，《唐詩紀》一百六十八，《全唐詩稿》四十六，《全唐詩》二函十冊。

杜儼

《國秀集·目錄上》 新安丞杜儼，一首。

晁衡

《新唐書・東夷傳・日本》 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

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并序》 舜覲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笻杖，非徵貢於包茅。亦由呼耶來朝，舍於葡萄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晁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書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束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脅，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琅邪臺上，回望龍門，碣石館前，夐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回，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齊，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籤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鯨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趙驊《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郯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略】身著日本裘，（注：裘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昂藏出風塵。

又《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眞。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朱輪。早識來朝歲，塗山玉帛均。

儲光羲《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 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吾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出入蓬山裏，逍遙伊水傍。伯鸞遊太學，中夜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覺生朝光。

賀蘭進明

論述

《河岳英靈集・賀蘭進明》 員外好古博雅，經籍滿腹，其所著述，一百餘家，頗究天人之際。又有古詩八十首，大體符于阮公，又《行路難》五首，並多新興。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賀蘭進明》 當時君是一讒人，也自吟詩詞彩新。憶弟自能比於雁，乞師乃不應張巡。

《古意二首》 《唐詩解》卷二：此自傷才美而不遇也。言蘭正含香，而我採摘其英，欲有所贈，彼何人可與同心乎？苟無其人，則雖馨香滿把，而無所用，徒添幽思耳。然以此芳蘭而可輕棄邪？聊紉之以爲佩，且作操以傷之也。以比己之

芳馨素著，欲仕而不逢明君，欲保眞岩穴，而亦不能不發憤於詩章耳。按進明不救張巡之難，其人無足取者，今特就其詩而解之，非謂其果有高志也。《養一齋詩話》卷八：又如駕蘭進明《古意》二首，亦在選中。進明乃小人之尤，大忠之賊，千載而下恨不食肉寢皮者，彼徒習古人之言語，又何爲哉！且此詩漁洋已采於殷璠《河嶽英靈集》中，又采於《唐文粹》中，足眞以其詩爲不可廢也。今觀其二詩云：「秦庭初指鹿，羣盜滿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肯忠？武關猶未啓，兵入望夷宮。爲崇非涇水，人君道自窮。」「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爲贈，何人是同心？日暮徒盈把，徘徊幽思深。慨然紉雜佩，亟奏丘中琴。」雖無舛戾，亦少風神，徒以詩論，棄之亦不足惜。何爲錄此凶人之詩，以汙其纂輯哉？

《行路難五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周珽評：員外博古學贍，詞多慨激。古評其著述，頓究天人之際，集中載《行路難》五首，並多新興。

傳記

《唐詩紀事・賀蘭進明》 進明，登開元十六年進士第。肅宗時，進明爲北海太守，諸行在。上命房琯以進明爲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遂譖之，上由是疏琯。

《唐才子傳・賀蘭進明》 進明，開元十六年虞咸榜進士及第。仕爲御史大夫。肅宗時，出爲河南節度使。時祿山羣黨未平，嘗帥師屯臨淮備賊，竟亦無功。進明好古博雅，經籍滿腹，其所著述一百餘篇，頗窮天人之際。又有古詩，樂府等數十篇，大體符于阮公，皆今所傳者云。

紀事

李華《衢州刺史廳壁記》 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

《唐會要・諸使中》 嶺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已前但稱五府經略，自此遂爲定額。

《舊唐書・第五琦傳》 累至須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祿山反，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爲錄事參軍。祿山已陷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莫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

《寶刻叢編・唐西楚霸王祠堂記》 唐賀蘭進明撰，賀蘭誠行書，姚韓卿篆額，天寶十三年十月八日建。

藝文

高適《和賀蘭判官望北海作》 聖代務平典，輶軒推上才。迢遙溟海際，曠望滄波開。四牡未遑息，三山安在哉？巨鼇不可釣，高浪何崔嵬。湛湛朝百谷，茫茫連九垓。挹流納廣大，觀異增遲迴。日出見魚目，月圓知蚌胎。跡非想像到，心以精靈猜。遠色帶孤嶼，虛聲涵殷雷。風行越裳貢，水遏天吳災。攬轡隼將擊，忘機鷗復來。緣情韻騷雅，獨立遺塵埃。吏道竟殊用，翰林仍忝陪。長鳴謝知己，所愧非龍媒。

又《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 高閣憑欄檻，中軍倚旆旌。感時常激切，於己即忘情。河華屯妖氣，伊瀍有戰聲。愧無戡難策，多謝出師名。秉鉞知恩重，臨戎覺命輕。股肱瞻列岳，唇齒賴長城。隱隱摧鋒勢，光光弄印榮。魯連眞義士，陸遜豈書生。直道寧殊智，先鞭忽抗行。楚雲隨去馬，淮月尙連營。撫劍堪投分，悲歌益不平。從來重然諾，況値欲橫行。

陸善經

《元和姓纂・屋韻》陸氏 善敬，國子司業，生鼎，右補闕。

白居易《唐故尙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夫人陸氏，即國

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

《唐會要・禘祫上》（開元二十七年）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士陸善經，更加詳覈，善經以其議爲允。

《新唐書・藝文志一》《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

又《藝文志二》《六典》三十卷。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

又《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嵒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嵒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緝，蕭嵩總之。

又《藝文志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

《玉海》卷五四引《集賢注記》開元十九年三月，蕭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陳居注《文選》。先是，馮光震奉勅入院校《文選》，上疏以李善舊注不精，請改注，從之。光震自注得數卷，嵩以先代舊業，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陸善經專注《文選》，事竟不就。

常建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常建》高才而無貴仕，誠哉是言。彥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昭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可稱警策。然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屬思既苦，詞亦警絕。潘岳雖云能叙悲怨，未見如此章。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下》苕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略】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全唐詩話・常建》歐陽永叔云：「我嘗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爲工也。」丹陽殷璠撰《河岳英靈集》，首列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唐詩品・盱眙尉常建》建詩頗事雅道，不善近體，殷璠評其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夫魏晉作者直趨音調，而飾以藻節，亦本末之致也。建詩頗亦擅此，而間出近語，此其所短。若《夢游太白西峰》、《閑齋卧疾》、《鄂渚》、《仙谷》等作，亦可公幹、彥伯之流矣。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

又　殷璠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蓋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餘。常「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絕是長吉之祖。

《唐詩歸》卷一二　鍾惺評：初盛之妙，未有不出於厚者。常建清微靈洞，似「厚」之一字，不必爲此公設。非不厚也，靈慧之極有所不覺耳。靈慧而氣不厚，則膚且佻矣，不可不知。譚元春評：常建諸詩，令不知詩者讀之，滿腹是詩，急起拈筆。即深於詩者，不得一語。予嘗謂詩家有仙有佛，此皆佛之屬也。

《詩鏡總論》孟浩然材雖淺窘，然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常建音韻已卑，恐非律之所貴。凡骨峭者音清，骨勁者音越，骨弱者音庫，骨微者音細，骨粗者音豪，骨秀者音冽，聲音出於風格間矣。

《詩源辯體》卷一七　常建五言古，風格既高，意趣亦遠，然未盡稱快，惟

短篇堪入錄耳。

《詩筏》 鍾伯敬云：「常建詩清微靈洞，似『厚』之一字，不必爲此公設。」此語甚當。但常建詩亦自有常建之厚，古人所謂溫厚者，常建之詩是也。其「清微靈洞」，俱從溫厚中出，所以內外俱徹，如琉璃映月耳。

《圍爐詩話》卷三 又曰：「盛唐諸家，雖深淺、濃淡、奇正、疏密不同，咸有昌明之象。惟常建詩如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箐，其間幽泉怪石，非中州所有，而陰森之氣逼人。其『高山臨大澤』篇，與長吉無異。此唐風之始變也。」

又 又曰：「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常建之『諸峰接一魂』，畢竟不穩，不穩則不雅。」

《詩辯坻》卷三 殷璠撰《河岳英靈集》，持論既美，亦工于命詞，可以頡頏記室，續成《詩品》，惜其所載尚未備人。其首叙常建，云「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然而「深入疆千里」，似不知句法者。

又 常建七言古，格意輕雋，而下語粉繪皆別設，雖在盛唐，隱開溫、李樂府一派。

又 盛唐七絕，常建最劣，高得中唐，卑入宋格，如「過在將軍不在兵」是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常建》 「高山臨大澤，正月蘆花乾。陽色薰兩厓，不改青松寒」。此東野意趣也。「井底玉冰洞地明，琥珀轆轤青絲索。仙人騎鳳披彩霞，挽上銀瓶照天閣。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一時渡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重。」霞之長吉集，奚辨乎！二子之生，尚在數十年後，此實唐風之始變也。吾讀盛唐諸家，雖淺深濃淡，奇正疏密，各自不同，咸有昌明之象。獨常盱眙如去大梁、吳、楚而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箐，其間幽泉怪石，良非中州所有，然亦陰森之氣逼人。常詩名勝處，幾于支、許清言，即刻劃林泉，亦天然藻繢。獨如「漢上逢老翁，江口爲僵屍」諸篇，宇宙大矣，何地不可行，必效大阮驅車耶！「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唐三百年，《塞下曲》往者多矣，昌明博大，無如此篇，出自幽紆之筆，故爲尤奇。《聽琴秋夜》曰：「寒蟲臨砌默，清吹裏燈頻。」豈形容琴聲之妙，所謂「駟馬仰沫，游魚出聽」耶！別本作「寒蟲臨砌急」，雖肖秋夜意，却淺。又其《江上琴興》曰：「泠泠七絃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觀此益證「默」字爲確。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諸峰接一魂」，究竟不穩，不穩則不雅。友夏曰：「追盡山川精髓，使游人毛豎髮立。」吾終不能爲矮人觀場。

《劍谿說詩》卷上 常建、劉脊虛詩，於王、孟外又闢一徑；常取徑幽而不詭於正，劉氣象一派空明。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常建詩三卷》 案唐常建不知其字，其里貫亦無可考。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知爲開元十五年進士，終於盱眙尉而已。詩家但稱曰「常尉」，從其官也。《唐書·藝文志》載常建詩一卷，此本三卷，乃毛晉汲古閣所刊。云不知何人類而析之，據《書錄解題》作於宋末，尚稱一卷，則元明人所分矣。殷璠作《河岳英靈集》，去取至爲精核，肅代之間，所錄僅二十四人，以建爲冠，載詩僅二百三十四首，而建詩居十五首。其序稱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照卒於參軍，常建亦淪於一尉，深用悲惋。又稱其「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諸句，而尤推《弔王將軍墓》一篇，以爲善叙悲怨，勝於潘岳。今觀其詩凡五十七首，所與贈答者率莫考其姓氏，其中最知名者，惟王昌齡一人。而僅有《宿其隱居》一篇，爲招與張賁其隱，則非惟宦途寂寞，守道無營，即倡和交遊，亦泊然於名場聲氣之外。不然則李白與昌齡最契，高適、王之渙等亦與昌齡旗亭畫壁同作俊遊，建亦何難因緣牽附，以博一時之譽哉！其人品如是，則詩品之高，固其所矣。其詩自殷璠所稱外，歐陽修《題青州山齋》又極賞其「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稱欲效其語，久不可得。然全集之中，卓然與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不但二人所稱也。洪邁《萬首絕句》，別載建《吳故宮》一首，此集不載，語亦不類。邁所編舛誤至多，不盡足據，今亦不復增入焉。

《小瀛草堂雜論詩》 常盱眙建詩如山伏水落，有氣有魂。

又 常建詩一片空靈境界，然或根柢未深，學之恐墮魔道。

《石洲詩話》卷一 常建《第三峰》詩：「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此亦是順口急氣之故。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常較王、孟諸公，頗有急疾之意，此所以爲飛仙也。又多仙氣語。

又 常尉以玄妙得之，儲侍御以淺淡得之。儲近王，常近孟，而常勝於儲多矣。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至若【略】太白之「檐

飛宛溪水，窗落敬亭雲」，常少府之「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建名位不昌，沈淪一尉，而遺詩五十七首，往往與王、孟抗行。所唱和交游，非惟無一顯官，即知名之士，亦僅王昌齡一人。蓋恬淡寡營，泊然聲利之外者，宜所造獨深矣。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常建》　一官潦倒但高吟，曲徑通幽花木深。披榛曾訪破山寺，潭影山光自古今。

分論

《送李十一尉臨谿》《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送」字前一層寫得驚心。又：常君五言每有獨到處。

《江上琴興》《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泠泠清音，欲滿人耳。一結意味尤深。《唐詩歸》卷一二：（首二句）譚元春評：「一心」尤妙。鍾惺評：從何處見得。「泠泠七絃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譚元春評：「能使」、「又令」，神化之言。覺相如以琴心挑之，只能動有情耳。譚元春評：如水晶簾，內外洞徹，此天生詩人之心手也。鍾惺評：深靜有奇光。《唐詩解》卷八：此極狀琴聲之妙，言一絃足清一心，遍奏則萬木改色，而月之白，江之深，咸若琴聲。使之然者，其神妙乃爾耶。吾乃知枯桐足寶，且當飾以黃金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劉辰翁評：等閑楚楚。蔣一葵評：鬆散極得趣，入深偏有情。《龍性堂詩話初集》：常建曰：「泠泠七絃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庶乎山水清音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能使無情者俱有情也。只寫情理，不形容琴聲，龍標《江上聞笛》詩亦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清語生新，是作者特創。

《湖中晚霽》《古唐詩合解》卷二：「湖廣舟自輕，江天欲澄霽。是時清楚望，氣色猶霾曀。」此蓋泛舟湖中，於雨後晚晴之際，故言以湖之廣大，覺舟之輕微。一望江天，方欲澄霽而未霽也，而是時高山為楚之望者，先已清出獨天之氣，色猶霾曀而未分明也。「蜘蹋金霞白，波上日初麗。烟虹落鏡中，樹木生天際。」蹋蹋，漸進之意。秋霞曰金，其氣白。波上日出明麗，固已霽矣，虹現雨止。鏡中，湖水如鏡也。樹遠如在天際，晴明乃見。「杳杳涯欲辨，蒙蒙雲復閉。言乘星漢明，又睹寰瀛勢。」此解寫湖中涯岸之遠。杳杳然方欲分辨，而蒙蒙之雲復為閉之。輕舟過此如乘槎至天河，其勢廣闊，如見寰海一般。湖中氣象如此。「微興從此愜，悠然不知歲。試歌滄浪清，遂覺乾坤細。」此解是泛舟湖中，言晚晴之後，水天澄澈，遂覺興從此快愜，而不知年歲之幾何矣。試為臨水放歌，浩然之氣瀰漫六合，不知天地之寬廣，因在楚故用滄浪，歌出屈原《漁父篇》。「豈念客衣薄，將期永投袂。遲迴漁父間，一雁聲嘹唳。」興趣如此，豈念客衣單薄，方將投袂掛冠，永此湖山之樂。此時遲迴不去，依依漁父之間，若有所思，而一雁下於寒空，數聲嘹唳，又令人秋懷如許，有孤飛索莫之嘆矣。

《宿王昌齡隱居》《藝圃擷餘》：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為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唐詩歸》卷一二：（首句）鍾惺評：幽嚴。「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譚元春評：是昌齡一幅小像。鍾惺評：「為」字說「林月」靈妙。《唐詩解》卷八：此羨昌齡幽居，願與偕隱也。言處險絕之地，對孤飛之雲，松月相照，庭院清虛，君之樂極矣。吾謝時而與鶴群，又豈止松間明月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欲與偕隱。清澈之筆，中有靈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略】常少府之「茅亭宿花影」，岑嘉州之「新雨帶秋嵐」，【略】項斯之「山當日午迴峰影」之類，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秋窗隨筆》：韓翃：「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常建：「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為君。」楊敬之：「碧山相倚暮，歸鴈一行斜。」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使道出。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蘊藉有致。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宿山居懷故人，寫未深婉。

《送楚十少府》《唐詩歸》卷一二：「微風吹霜氣，寒影流前除」鍾惺評：冷極。又評：尤妙在題中不用出「冬日」字。譚元春評：冬景入微，然非送人時不覺。「落日未能別，蕭蕭林木虛。」譚元春評：「虛」字妙。（末二句）鍾惺評：刀斧斬截語，偏有流風餘韻。鍾惺評：此等詩未嘗露其深厚，然直以為清靈一派不可，請參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前半言時值秋氣蕭索，在我不忍有別，故設問楚君之情緒當何如。後半

言送別事，或難已贈，惟寸衷可盡。故敘語所哀之心事只如此。「贈之雙鯉魚」，雖用樂府語，實取緘秘慎密之意。「請君開素書」，乃就別後說，即不如贈君以言之意。通篇詞氣情理兼至。吳亮之評：沉奧幽迥。後數語，幾使淺識者不能解。顧璘評：精奇古雅，正與險薄不同。《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古音。又：以文字之字入詩，亦一病。如其何如？則如此是也。

《張山人彈琴》《唐詩解》卷八：此美山人之善琴也。言君以草綠之時而去，留玉琴於山間，我玩而得其趣，則豈惟共爾。丘中之賞，兼得清我之煩襟矣。及君還山而一奏之，使雲霞動色，照耀天地。玄鶴下而翔舞於是。改奏龍飛之曲，又使我頓悟幻景，而起游仙之思，且欲投簪而去耳。

《白湖寺後谿宿雲門》《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看得人聲臭俱寂，所謂「一聲已動物皆靜」，可評此公諸詩。鍾惺評：凡清者必約，約者必少。此公詩一入清境中，泉涌絲出，若清之一字反爲富有之物。然清可以爲少，少不可以爲清。「落日山水清」，譚元春評：眞。「舊蒲雨抽節，新花水對窗。」譚元春評：律中佳句。「谿中日已沒，歸鳥多爲雙。」鍾惺評：妙在「多」字。若直用「雙」字則不靈矣。予亦有「鷗羣不易雙」句。「洲渚晚色靜，又觀花與蒲。」鍾惺評：「又觀」妙妙。說得心眼無事之甚。「春山因獨宿」，譚元春評：「因」字妙在無意。「碧氣銷長林」，譚元春評：五字奇光灼人。「四郊一清影」，鍾惺評：「一」字之妙，用他字替不得。（末二句）譚元春評：何可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前十句寫遊觀後溪時景，次八句敘登宿寺中意趣，後八句即宿寺情景，以遠思收之。用事用情，調法字法，俱入化境，鬼神于詩者。

《閑齋卧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二首》一《唐詩歸》卷一二：「齋沐清病容，心魂畏虛室。」譚元春評：愁人苦語入微。「閑梅照前戶」，譚元春評：「照」字說「梅」妙。「同袍四五人」，譚元春評：同袍有四五人耶，使人妬其多。「何不來問疾」，鍾惺評：直得有趣，此公所不足著非婉。

又二《唐詩歸》卷一二：「主人山門綠」，鍾惺評：「綠」字無所指，妙，妙。

《塞上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吳山民評：「塞雲」一聯慘景，末二句慘情。周明輔評：氣格清勁，然晚唐胚胎自此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百戰苦不歸，刀頭怨秋月。」望其還而不遂。

《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宮人》《唐詩歸》卷一二：「松栝疏幽風」，鍾惺評：「疏」字作實用有之，難得如此清傲。「目覩神已寓，鶴飛言未終。」鍾惺評：寫出仙人行徑在目。譚元春評：止此便眞有仙凡之隔，又不曾止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前半寫仙谷之景，後半述遇毛女之意。首二句言谷口水石流映，次六句狀谷中松栝風泉，幽隱映帶，所謂目擊心通者，此也。又次六句遡女之得仙，爲可覩不可接。末六句言已願求秘訣，相與遊遙仙去也。顧璘評：開口便奇。《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題是奇遇，詩有異彩。

《夢太白西峰》《唐詩歸》卷一二：「恬目緩舟趣，舞心投鳥群。」鍾惺評：「恬目」、「舞心」四字，無此不可到山水門。「舞心」尤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徐獻忠評：漢魏作者，直趨音調，而飾以藻節，亦本末之致。建詩頗亦擅此，而間出近語。若夢遊太白西峰，間齋卧疾，鄂渚仙谷等作，公幹、彥伯之流矣。周珽評：嶙峋崒嵂，時有丹霞紛峙于心口間。方之太白《夢遊天姥》，俱能空中造奇。

《晦日馬鐙曲稍次中流作》《唐詩歸》卷一二：「初日在川上，便澄遊子心。」鍾惺評：入得快而捷。《唐詩解》卷八：此賦舟中之景。言初日晴朗，便清我心，出浦縱觀，益生遠興；聽漁父之歌，而覺忘情於山水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遊子」，建自謂也，言中流當曉日晴朗，波水深徹，便覺心胸澄然無累。因與漁歌互答，此時遠興，豈不共山水相忘乎！周敬評：「出浦見千里」二語，選體。蔣一梅評：即事詠懷，清新到底。《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初日在川上，便澄遊子心」，「便」字似須酌。

《西山》《唐詩歸》卷一二：「一身爲輕舟」，鍾惺評：妙在「爲」字，用「如」字則膚矣。「物象歸餘清」，譚元春評：不妙，在「歸」字，在「餘」字。「至夜轉清迥」，譚元春評：「至夜」接得老。鍾惺評：于鱗知取此作而遺前後數首，何也。乃知未得此首之趣，從衆收之耳。《唐詩解》卷八：此夜泊西山而賦其事。言獨身汎舟，道里寥遠，去帆之影亘，長天而無極。及次山間，而日將夕矣。地有餘清，風月凄厲，於是援琴而忘夜之久，忽不覺露之沾衣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首敘獨身輕泛，直抵西山之興，次述舟次向暮清幽之趣，次寫山間遠瞻明昧之景，次記夜泊近接物色之

雅，末見夜深情事，得趣之多，通篇清絕。陸時雍評：「聲色清音。」蔣一葵評：「平鋪直敘，自是出塵語。」黃家鼎曰：「清絕無烟火氣。」《古唐詩合解》卷二：「一身爲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天勢。」此時西山夜泊，隨景而賦。「一身爲輕舟」，「爲」字妙。輕舟浮於渺茫，忽遠忽近，忽焉而影與天接，惝恍無定，此身在世何以異之。故不曰身在而曰身爲，竟將身當作輕舟矣。下三語俱從此描神。「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雲暗，日入孤霞繼。」此寫日落時景也，萬物有象，日照則明。日落之餘，尚有清景，物象歸於其中，以致於暝。山形長狹者謂之巒，林巒亦物象之大者。雖至日夕尚饒麗色，故云分夕麗。亭亭日景之長，日落碧流，漸至於暗，暗則日已入，而孤霞湊趣，又繼日而流光。「繼」字押得妙。「洲渚遠陰映，湖雲尚明霽。林昏楚色來，岸遠荆門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水際遠陰，與霞光相映。湖上之雲尚自明霽，亦以日之餘景也。漸至林昏不辨，山川之色，以其在楚地，但見是楚色而已。荆門山上合下開，其狀如門臨江岸，今將夜何從得見荆門。「閉」字從「門」字來，押又巧。「至夜轉清迥，蕭蕭北風厲。沙邊雁鶩泊，宿處兼葭蔽。」至夜接得老。前從日將落時序起，至夜始是夜泊題意也。夜氣清而遠，空中但聞北風猛厲之聲。輕舟夜泊，如雁鶩之宿沙，蘆葦四蔽眞好淒涼也。「圓月逗前浦，孤琴又搖曳。冷然夜遂深，白露沾人袂。」圓月既升，逗留前浦，若有延佇之意。此時江空野曠，水淨山明，援琴而鼓之，其聲搖曳，若斷若續，如泣如訴，冷然欲仙，幾忘夜之遂深。蓋自白露沾衣，而知吾之夜坐亦已久矣。此以夜深結是詩，平鋪直敘，自見清澈。《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一身爲輕舟，落日西山際」，奇筆。又：「日入孤霞繼」五字晚景傳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步驟謝公。又：此夜泊西山之作。「一身爲輕舟」，言獨身泛舟，身猶舟也。

《第三峰》《唐詩歸》卷一二：「杳杳欲至天」，譚元春評：寫出。「以求鸞鶴蹤」，鍾惺評：「以求」字用得有本事。「孤輝上烟霧，餘影明心胸。」譚元春評：靈動。「四寂清萬象，輕雲自中峰。」譚元春評：非理非象，不可名言。「山暝學棲鳥」，鍾惺評：「學」字奇。「月來隨暗蛩」，鍾惺評：「隨」字妙矣。非「暗」字不見「隨」字之妙。

《高樓夜彈箏》《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唐人作音樂詩，往往逗禪趣。

《白龍窟泛舟寄天台學道者》《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漸看漸冷了。（前四句）譚元春評：此公筆外輕妙，使誦者有悟。鍾惺評：看他「影」字接「意」，斷續有無處。「碧海瑩子神，玉膏澤人骨。忽然爲枯木，微興遂如兀。」譚元春評：出脫不同，光怪忽生。鍾惺評：無端寄想，自爲去來。「澹然憶無限，身與波上月。」鍾惺評：「與」字不可思議，以末了語作結，妙，妙。若云「身與波上月，澹然意無限」，則於「與」字有歸着，然膚甚矣。又評：起句之妙，有似句之上先有說者。結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說者。然上下皆不容加一字，非神化之筆，不足以語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首四句，詠白龍舟中之景，次四句轉到寄天台學道者。「入天色」三字奇幻。「因憶」二字接下無痕。「泉蘿」二語，想天台景物清幽，碧海瑩神，玉膏澤骨。學道者原非凡品，忽爲枯木，微興如兀，得道不深，曷能至此。寂中有天，心外無極，言其得道深處。後四句，應起句。言見因汎舟龍窟，憶及天台道友，不覺滄浪之意無盡，此身與波月相融也。程氏云，按今人之病有二：一緣慮生而非寂，一斷滅無而非有。夫寂以治緣慮，有天以治斷滅，寂則動中有靜，有天則靜中有動，而道庶乎近矣。縱橫華藻，如鼉宮蜃市，出沒變怪。應是胸有日月，筆有風雨。融合語，水乳交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極力避俗，乃有此派，但有痕迹。

《張天師草堂》《唐詩歸》卷一二：「夜深月暫皎」，鍾惺評：「暫」字妙解不得，深山夜久始知之。「萬壑應鳴磬，諸峰接一魂。」譚元春評：迫盡山川精髓，使遊人毛豎髮立。「省映飛天言，心化使無影。」鍾惺評：仙家火候微處，五字拈出。

《漁浦》《唐詩歸》卷一二：「怪人浮此生」，譚元春評：「浮生」庸甚，而曰「浮此生」法便新異，可悟用舊句舊字之法。「扁舟與天際，獨往誰能名。」鍾惺評：「誰能名」三字寫出高人曠遠，承「扁舟與天際」尤妙。

《昭君墓》《唐詩解》卷八：此惜明妃不復返漢也，意謂人孰無死，妃死奚傷？傷其沒於異域耳。假令妃在我，將馱黃金以贖之，今爲枯骨矣。疇復返國耶？是以立馬徘徊而歸，恨丹青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言人孰無死，惟昭君死于異域，乃足傷耳。此時縱許黃金可贖，其如枯骨何？徒令出塞者徘徊悲感，共恨畫工而已。結得意徹。劉辰翁評：「千古詞人之恨。」寫作當時事，斷腸軟語，不落脂粉，故他作不及。顧璘評：幽恨獨深。吳山民評：「豈」、「傷」字，有照應，「皆不發」三字，有情，延壽

先伏歐刀，死不必恨。程元初評：首二句意深。昔有慰遠謫者曰：「傷寒七日不起死矣，豈獨海外能死人哉」，與此意同。蔣一葵評：傷哉，片語足當萬淚。「立馬」句，又自淒其。郭濬評：起便多少悲惋。《古唐詩合解》卷二：昭君，漢元帝妃王嬙也。元帝後宮，多按圖召幸，昭君不賂畫工，乃惡圖之。呼韓邪入朝，選美人配之，按圖以昭君賜。及入辭，光彩動人，天子悔恨不及，畫工毛延壽棄市。常建身經其墓而嘆之曰：昭君即使在漢宮，豈不死乎。今乃獨沒於異域，人咸傷之，其實同一死耳。有憐之者思馱金贖回昭君，即使贖回，蛾眉亦必死爲枯骨。此解不是憑弔昭君，蓋爲古今人有情痴憐惜昭君者，作一轉語。今我深夜迴車，行將出塞，衆人皆立馬不發，相與共恨圖壞昭君之畫工，而齊向昭君墳上明月光中，爲之一哭。此正寫衆人情痴處，非常建去哭也。《而庵說唐詩》卷二：此常建身臨昭君墓而作。乃忽開口曰：「漢宮豈不死？」觀其語意，覺頗平常。漢時帝女，每嫁絕域。如昭君之美，死于宮中，不爲天子寵眷者無算。獨昭君一死，古今憐之，達人胸中，寧復如是？建精于無生之學，其視漢宮之與絕域，總不作分別也。下七句，皆描寫世間痴情，與作者無涉也。「萬里馱黃金」，是思贖昭君歸者。「蛾眉爲枯骨」，建謂：且不必論無黃金，即使有黃金去贖歸，昭君亦必要死爲枯骨矣。「回車夜出塞」，出塞，是有事在身，夜，非從容之時，回車，建在車中，與衆一齊出塞。「立馬皆不發」，衆人皆立住馬不發。想起來，眞足好笑。「共恨丹青人」，都惱恨畫壞昭君之毛延壽，恨之不已。「墳上哭明月」，向墳上，大家放聲一哭。明月光中，如喪考妣。此時，常建定暗笑不住也。

《**吊王將軍墓**》《對牀夜語》卷五：哀之至矣。第二聯尤妙。《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疏壯，又是一調。《唐詩解》卷八：此言王將軍深入虜庭，力戰而死，故弔其墓而想其人，堪與李廣齊。今雖與山鬼鄰，其麾下猶思慕而哀之，眞深得士心者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哀王將軍死于力戰，生有李廣之名威，沒爲士心所思慕。此與《昭君墓》篇，可稱盡善。讀之覺筆底皆熱血，噢之尚腥，拭之尚溫。劉辰翁評：短絕形容，古所未至。陸時雍評：三四古色黯然。《才調集補註》卷一馮純吟評：名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嫖姚北伐時」，以霍去病比之。「嘗聞漢飛將」，以李廣比之。又：「強千里」，謂過于千里也，《木蘭詩》「賞賜百千強」可證。又：「哭枯骨」，「哭明月」，「哭遼水」，長于寫哭。《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軍敗鼓聲死」，「死」字險，得力全在此。「殘兵哭遼水」，「哭」字亦善用。

《**古意**》《**井底玉冰洞地明**》《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似李長吉。譚元春評：有末二句生動，即別於長吉矣。又評：詩中不必多作此調，有數首入集，可脫寒酸淺易之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以澀取致。

《**古興**》《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首二句）幽細。「青絲素絲紅綠絲」，鍾惺評：三「絲」字連用在一句中，數得妙。譚元春評：寫兒女閨房中開奩檢點瑣屑，光景在目。妮妮話頭，無限情思在此。「織成錦衾當爲誰」，鍾惺評：嬌怨之極。

《**題破山寺後禪院**》蘇軾《書常建詩》：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賞，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耶？《洪駒甫詩話》：丹陽殷璠，撰《河岳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藏海詩話》：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蓋唐人作拗句，上句既拗，下句亦拗，所以對「禪房花木深」。「遇」與「花」皆拗故也。其詩近刻，時人常見之。《朱子語類》卷一四〇：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當作常）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字，使難字，便云好。《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歐公喜此詩。三、四不必偶，乃自是一體。蓋亦古詩、律詩之間。全篇自然。馮舒評：古、律之分在聲病，且不論平仄，何有於對與不對？萬里全然不曉。紀昀評：通體諧律，何得云古詩、律詩之間？然前八句不對之律詩，皆謂之古詩矣。許印芳評：此五律中拗體。「空」字平聲。前半不用對偶，乃五律中散行格。又有通首不對者，孟襄陽、李青蓮集中皆有之，李集尤多，五律格調之最高者也。虛谷不知五律原有此格，故凡八句不對之律詩皆不選取，學問之陋如此！馮班評：字字入神。紀昀評：興象深微，筆筆超妙，此爲神來之候。「自然」二字尚不足以盡之。《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五言律之入禪者。《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無象有影，無影有光，是何物參之。又，「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清境幻思，千古不磨。「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三四不必偶，自是一體，蓋亦古詩律詩之

間。「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空去音與天空霜無影同。《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妙極矣。注腳轉語，一切難着，所謂見詩人身而爲說法也。又評：清境幻思，千古不磨。「山光悅鳥性」鍾惺評：「悅」字禪理。「但餘鐘磬音」，鍾惺評：「餘」字好。《唐詩解》卷三七：此見禪院之絕塵也。當林日初照之時，而我從曲徑以入僧房，花木鬱然可觀也。鳥性因山光而悅，人心對潭影而空，觸機而悟矣。萬籟俱寂，惟聞鐘磬之音，非六塵無染之時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程元初評：五六寫一時佳景，澄潭瑩冷，萬象森羅。「影」字下得妙，形容心體妙明，無如此語。陸鈿評：讀此詩何必發禪家大藏，可當了心。片偈更妙在鏡花水月。周珽評：此與《宿王昌齡隱居》篇格調雖殊，而風骨韻度近似。獨苦之言，即建一生未必多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窅而莫測。「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淡而難求。「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句眼妙在「悅」「空」二字。禪宗理趣，寂然觀止。「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句眼在「宿」「滋」二字。隱居境地，絕然出想，此當初日照林而入寺，彼依孤雲深奧而隱處。此惟鐘磬之足清聽，彼思鸞鶴之相與群，虛寂幽邈各適所適。非神遊象外，心超塵表，安能有是悟語也。他人有此起，未必有此聯。有此聯，未必有此結。可謂妙在自然，神力俱到者也。蔣仲舒謂「曲徑」、「禪房」二語不必偶，自是一體，蓋亦古詩律詩之間。嚴滄浪爲「十字句法」，又爲「幽野」句法。三聯「悅」「空」二字，下得奇而醒。魏慶之爲「佳境句法」。胡元瑞云：杜詩有「山光見鳥情」，常詩有「山光悅鳥性」。「性」字深于「情」字，「見」字深于「悅」字，「悅」字清和，「見」字奧雋。《詩筏》：常建五言律詩多靈妙，其題《破山寺》詩，人皆賞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而歐陽永叔獨酷愛「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二語，謂「生平欲彷彿之，而終不可得」。前輩看詩，不獨不隨人好尚，即其觸景觸機時，亦別有證入。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盡善》：常建「清晨入古寺」一章，王維「中歲頗好道」一章，每不過四十字爾，一塵不到，萬慮消歸，直與無始者往來。若看做章句文字，便非聞道之器，此眞正一篇盡善者也，豈僅稱警策而已哉。歐陽永叔極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一聯。（按《又玄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字。熙寧元年，永叔守青州，題廨宇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黃山谷極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一聯。余以摘句尋聲，終是後人影響，不意殷進士璠身躋有唐，已有此編論也。如《弔王將軍墓》一詩，將一「死」字屬「鼓聲」上便妙。小雅：「鼓聲淵淵」。《左傳》：「三鼓氣竭」。合兩處觀來，則「鼓聲死」三字模寫欲絕，此眞所謂警策句。若云一篇盡美盡善，則末也。劈頭劈腦喝出「清晨」兩字，次句云「初日照高林」，接得有力。竹與花木，皆從高林帶出，而映之以初日，雖欲不幽且深，不可得矣。此際聲聞、色象，種種銷滅，惟有一寺，與入寺者同攝入光影中。佛性、人性、鳥性。無動不靜，無二不一，故結言「萬籟此俱寂」，昔人所以美旦氣快朝來也。自首至尾，總是「清晨」兩字，安得不爲一篇盡善。《圍爐詩話》卷二：常建《聽琴詩》云：「一指指應法，一聲聲爽神。」宋人死句矣。「一絃清一心」，更不成語。《破山寺》詩，以視「紅樓疑現白毫光，地接宸居福盛唐」，相去多少？《抱眞堂詩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乃鍾、譚之嚆矢。《古唐詩合解》卷八：「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清晨乃入寺之時，便以此發端。初日照林，正清晨也。「曲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此寫入寺也，句法不對。「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晴嵐翠靄之下，衆鳥亦達天機，而悅其性。潭影澄徹，中無一物，何等洞達。人心空闊，靈明無着，何以異此。二語深有禪理，不落色相。「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此時山空境靜，萬象俱寂，衆聲不作，但聞梵宮深處鐘磬之音，悠然入耳，將塵心俗慮洗滌殆盡矣。又：前解一聯不用偶，蓋在古詩律詩之間。《而庵說唐詩》卷一三：「清晨入古寺」，先按定題目。見初日方照高林，是從破山寺之外說進。「曲徑通幽處」，既是後禪院，進去必由前禪院。曲徑，寺裏之小路；幽處，即後禪院也。「禪房花木深」，正見幽處。以到後禪院爲一解。「山光悅鳥性」，寺後有山，山晴則有光，鳥喜晴，是謂悅鳥性也。「潭影空人心」，寺後又有潭，潭虛，故涵影，潭雖有影，而虛體自在，人見此湛然空明，塵胸頓滌，是謂空人心也。山光足以悅鳥性，潭影足以空人心，則聞鐘磬之音，當又何如？山光二句，其氣力全注射到合處也。「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萬籟俱寂，在初日後，尤見幽靜。鐘磬音，僧禮誦方有，惟聞此音，則上人俱是古德可知。即「悅鳥性」、「空人心」，雖着山與潭上，然都在後禪院上人身上發放。若空空有山有潭，鐘磬無聞，則何處無山無潭，而常建乃清晨遊于此哉？後禪院，正以僧重，僧以修行重。此建之遊，蓋爲隨喜僧禮誦莊嚴也。此爲後一解。宗家云：「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大凡律之中二聯，皆是「扇子」，起、合處方是「仙人」。此詩，人皆稱其中二聯，而忽其起、合，何異舍卻「仙人」，而反爲「扇」所障也。詩，能不笑看詩者哉！《唐律消夏錄》卷五：後四句，句句說

清晨光景，若別作「恍惚」解，魔道也。劉常二公得射洪之逸氣，而以整鍊出之，故清而能深，濃而能古。「曲徑」「禪房」二句，深爲歐陽公所慕，至屢儗不慊。吾意未若劉君之「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爲尤妙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歐陽公極賞此作，自以生平未能爲也。此即唐無文章，惟《盤谷序》之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潭影空人心」，「空」字平聲，此入古句法。又：鳥性之悅，悅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裝句法。又：通體幽絕，歐陽公自謂學之未能，古人虛心服善如是。《甚原詩說》卷一：「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常建此換柱對格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鍊字不如鍊句，鍊句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略】何謂鍊意？如左太沖之「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庾子山之「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常少府之「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暨王灣之「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之類是也。又：何謂精？曰：如王右軍之「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暨常少府建之「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筱園詩話》卷四：常建「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略】等句，皆是句中有人，情景兼到者也。《峴傭說詩》：寫景須曲肖此景，「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確是晚村光景。「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確是深山光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確是窮邊光景。「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確是古寺光景。「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確是暮江光景。可以類推。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五：「山光悅鳥性」：仰看。「潭影空人心」：俯看。「萬籟此皆寂，惟聞鐘磬聲」：上兩句見，此兩句聞。

《送李大都護》《唐詩歸》卷一二：「單于雖不戰，都護事邊深。」鍾惺評：從軍極有身分語。「君執幕中秘，能爲高士心。」譚元春評：高達夫作節度使，戎馬喧闐而能爲淵妙詩，全是此二句道理。

《潭州留別》《唐詩歸》卷一二：「賢達不相識，偶然交已深。」譚元春評：交遊妙境。

《聽琴秋夜贈寇尊師》《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聽琴秋夜有分曉，莫作秋夜聽琴看。又評：（首二句）幾層意不覺。「寒蟲臨砌默」，鍾惺評：蟲何以默，妙，妙。莫作無聲解。「清吹裏燈頻」，譚元春評：「頻」字亦敵。鍾惺評：蟲默燈頻，詩家作理語只宜如此。「何必鍾期耳，高閑自可親。」譚元春評：眞賞。又評：裏音娘。

《泊舟盱眙》《唐詩解》卷三七：前六句敘旅泊之景，尾聯動鄉國之思。「夜久」「天寒」句是兩截語，若串解便牽強。《古唐詩合解》卷八：「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時至季秋，霜始降而水清，泊舟日暮，故曰夕流也。「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實寫泊舟時景。夜深潮長，侵近於岸，天寒月皎，惟見一輪高挂城邊而已。「平沙依雁宿，候館聽雞鳴。」平沙每多雁宿，今孤舟依雁而宿，便覺旅情如雁，情實可傷。至於候館雞鳴，孤舟又當早發矣。「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客夜無聊，便思鄉國，而遠在雲霄之外，則此孤舟飄泊，羈旅之情，誰能堪此乎。前解敘旅泊夜景，後解因旅泊而懷鄉也。

《江行》《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比「楚雲千里心」覺深妙些。

《送宇文六》《唐詩解》卷二七：此對花惜別，故言此地春色猶未即凋，獨恨君往江南，不復睹此景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清爽，悲悽。蔣一葵評：送別多用楊柳，佳者不少，而此作亦灑然。《古唐詩合解》卷五：「花映垂楊漢水清」。花映楊柳垂水，只一句中花容、柳色、水光，相爲掩映，無限春情。「微風林裏一枝輕」。微風入林，吹動花枝，一枝輕動，又描出春光蕩漾，一種堪愛處。「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漢水在江之北，故稱江北。即今春光駘宕，花柳爭妍如此，而對景難於言別，已甚傷情。況君去江南，春色猶勝於江北，觸目傷懷，當更有離情百倍者，豈不愁殺。

《三日尋李九莊》《唐詩解》卷二七：此言雨後泛舟，適值蘭亭修禊之日。於是望桃花岸識李九之莊。至則見其溪水遶門，無減桃源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薛應旂評：奇調森森具見。蔣一梅評：清脫。陸時雍評：後二語清趣自然。周珽評：上聯敘尋友適當時景，下聯識友居不減仙境。《古唐詩合解》卷五：「雨歇楊林東渡頭。」先敘雨後景，以起下「遡舟」。「永和三日遡輕舟。」王羲之於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有蘭亭修禊事，故曰「永和三日」。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遡舟爲何，將尋李九莊也。「故人家在桃花岸。」故人，李九也。望其家以桃花爲幟，庶循溪而可尋。「直到門前溪水流。」遡舟直

到門前，桃花流水，不減武陵源矣。

《塞下曲四首》《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盛唐絕亦有淺近者，如常建「太平天子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之類。建《塞下曲》五首，餘四首皆直致不文，獨此首諸家競選，故及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陸時雍評：特想。周珽評：出師有凶兆，烏能逐虜。將與將將者，閫外之寄，不可不慎。周明輔評：直而露。王闓運手批《唐詩》卷一二：是吉祥語，不可有二。

又一　《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太平頌聖，奇語。《唐詩解》卷二七：此爲宇內清平，四夷賓服，故烏孫奉玉帛以朝歸，而去僭號。是以邊疆靜謐，氛祲全消，惟睹日月之光而已，豈開元全盛之時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焦竑評：此善言亂後即見昇平景象，爲華夏吐氣。周珽評：夷人朝歸，去其僭號，非有文德威服之，何以能此？邊疆寧謐，氛祲全消，其開元全盛之時乎？明皇晚年恣意邊功，召虜內犯。常公追思盛時，賦此諷刺，隱然言外。《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句亦吐光。

又二　《唐詩解》卷二七：前篇贊修文之美，此篇見耀武之非。言當風起之時，凭高以望，則見暴骨揚灰者，皆長城卒也。爲人君而可不加憫恤乎哉！蓋明皇晚年恣意邊功，故復有此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敖英評：邊塞陰風，慘烈景色，獨此詩寫出。黃家鼎評：弔古戰場文，盡此四句。

傳記

《唐才子傳・常建》　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大曆中授盱眙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來太白、紫閣諸峰，有肥遯之志。嘗採藥仙谷中，遇女子遍體毛綠，自言是秦時宮人，亡入山來食松葉，遂不饑寒。因授建微旨，所養非常。後寓鄂渚，招王昌齡、張僨同隱。獲大名當時。集一卷，今傳。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常建詩》一卷。肅、代時人。

《郡齋讀書志・常建集一卷》　右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常建集》一卷。唐盱眙尉常建撰。

《宋史・藝文志七》《常建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常建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常建詩集》三卷。盱眙尉常建也。

毛晉《汲古閣書跋》　常建字無考。開元十五年進士，大曆中爲盱眙尉，丹陽進士殷璠選《河岳英靈集》。起甲寅終癸巳，上下四十年，品藻二十四人。譔錄二百三十四詩，敘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唯以建詩一十五首，列于卷端，尤稱王將軍一篇，以爲潘岳弗如也。惜其淪于下僚，且曰高才無貴士，誠哉是言，可謂感慨極矣。據唐《藝文志》及《通攷》俱云一卷，今流傳詩五十有七首，不知何人類而析之爲三卷。又見洪魏公載《吳故宮》一絕，因附焉。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常建詩》三卷，唐常建撰，明嘉靖丁未余文周仿宋刻唐十子詩自常建至魚元機十人，共十四卷本，汲古閣刻本。

藝文

劉長卿《送常十九歸嵩少故林》　迢迢此恨杳無涯，楚澤嵩丘千里賒。岐路別時驚一葉，雲林歸處憶三花。秋天蒼翠寒飛雁，古堞蕭條晚噪鴉。他日山中逢勝事，桃源洞裏幾人家。

奚賈《嚴陵灘下寄常建》　日入溪水靜，尋眞此亦難。乃知滄洲人，道成仍釣竿。漾檝乘微月，振衣生早寒。紛吾成獨往，自速耽考槃。已息漢陰誚，且同濠上觀。曠然心無涯，誰問容膝安。

徐夤《追和常建嘆王昭君》 紅顏如朔雪，日爍忽成空。淚盡黃雲雨，塵消白草風。君心爭不悔，恨思竟何窮。願化南飛燕，年年入漢宮。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常建》 彈琴江上聽愔愔，一曲歌來清道心。妙在能令江月白，不知江水幾何深？ 隱居藥院足徘徊，亭畔花香詩自裁。好是松間微月露，清光一片爲君來。 澄清潭影映山光，古寺高林初日長。花竹禪房深曲處，心脾詩句醉歐陽。 都從上巳愛年芳，麗日言尋李九莊。詩爲桃花流水詠，更憐一帶盡垂楊。

雜録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五・自述類》 予幼入家塾，肄業之暇，即私取《文選》、唐詩洛誦之，久之學爲五七字韻語，先祖方伯府君、先嚴祭酒府君知之弗禁也。時先長兄考功始爲諸生，嗜爲詩，見予詩甚喜，取劉頃陽（一相，明相國鴻訓之父）先生所編《唐詩宿》中王、孟、常建、王昌齡、劉眘虛、韋應物、柳宗元數家詩，使手鈔之。

又《考證門六・辨析類》 歐陽永叔最愛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固是絕唱具眼。或謂永叔在青州，手書此詩於廨後山齋，通字乃作遇，有石本。若然，則是點金成鐵，初不解此詩之妙也。

《說詩晬語》卷下 高典籍（樣）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霞際晴，夕陽雁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先。

《石園詩話》卷一 殷璠云：「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克嗣厥跡。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又云：「常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兩評皆善。三人雖皆第進士，而王終于龍標尉，常終于盱眙尉。王猶不矜細行，常則無瑕。儲歷官監察御史，祿山反，受僞署，賊平貶死。顧況序其集云：「挾身賊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何以言命？然覩其鴻黃窮邃之氣，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薄其行而重其詩，可謂善於論斷矣。

王昌齡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王昌齡》 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迹。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至如：「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日流」。又「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峰始含景，了了見松雪」，又「楮柟無冬春，柯葉連峰稠。陰壁下蒼黑，烟含清江樓。疊沙積爲岡，崩剝雨露幽。石脈盡橫亘，潛潭何時流」。又「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又「奸雄乃得志，遂使羣心搖。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又「百泉勢相蕩，巨石皆卻立。昏爲蛟龍怒，清見雲雨人」。又「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又「蘆荻寒蒼江，石頭岸邊飲」。又「長亭酒未酣，千里風動地。天仗森森練雪擬，身騎鐵驄白鷹臂」。斯并驚耳駭目。今略舉其數十句，則中興高作可知矣，余嘗睹王公《長平伏冤》文、《吊枳道賦》，仁有餘也，柰何晚節不矜細行，謗議沸騰，再歷遐荒，使知音歎惜。

岑參《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昌齡》 建業控京口，金陵款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榻皆五侯，結交盡羣英。六月槐花飛，忽思尊榮榮。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荆。楚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酒相邀迎。閑眺北顧樓，醉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青。昔爲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玄元告靈符，丹洞獲其銘。皇

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窅冥。奔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王兄尚謫宦，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與湖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開道經。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相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

《**詩式・直用事第三格**》　王昌齡述情：「朝爲抱良策，獨倚江城樓。」又「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又「慶雲從東來，決荄抱日流。」又「曠野饒悲風，颼颼黃蒿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懷抱。」

司空圖《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一　亦知王大是昌齡，杜二其如韻律情。還有寒酸堪笑處，擬誇朱紱更崢嶸。

羅隱《過廢江寧縣（王昌齡曾尉此縣）》　縣前水色細鱗鱗，一爲夫君弔水濱。漫把文章矜後代，可知榮貴是他人。鶯偷舊韻還成曲，草賴餘吟盡解春。我亦有心無處說，等閑停棹似迷津。

《**韻語陽秋**》**卷一一**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略】至於《沙苑渡》之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謫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蟠，黃鶴舉未晚。」既登第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昌齡，江寧人。舉進士、宏詞，爲汜水尉，以不矜細行貶。世亂歸鄉，爲刺史閭丘曉所殺。曉不知爲誰。與黃祖殺禰衡，段簡殺陳子昂事相類。史稱其詩句密而思清。《唐人琉璃堂圖》以昌齡爲詩天子，其尊之如此。集存者三卷，絕句高妙者已入詩選。

《**唐詩品彙・七言絕句叙目**》　盛唐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二公篇什亦盛。

《**唐詩品・龍標尉王昌齡**》　少伯天才流麗，音吟疏越。七言小詩幾與太白比肩，當時樂府採錄，無出其右。五言古作，與儲光羲不相下而稍逸致可採。高才玩世，流蕩不持，卒取閭丘之禍。輕華之致，不並珪璋，豈亦定見耶！

《**升庵詩話・子美贈花卿**》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

《**藝圃擷餘**》　絕句之源，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王昌齡「樓頭廣陵近」，「遙林夢親友」二首，甚類浩然。

又《近體下・絕句》　摩詰五言絕，窮幽極玄；少伯七言絕，超凡入聖，俱神品也。

又　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製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調。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又　楊謂杜絕句不合律，故妓女止歌「錦城絲管」一首，非也。太白、江寧妙絕千古，妓女所唱幾何？

又　江寧《長信詞》、《西宮曲》、《青樓曲》、《閨怨》、《從軍行》，皆優柔婉麗，意味無窮，風骨內含，精芒外隱，如清廟朱絃，一唱三嘆。晉人評謝遏姊、張玄妹云：「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竊謂得二公之似，姑識之。

又　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少伯深厚有餘，優柔不迫，怨而不怒，麗而不淫。余嘗謂古詩、樂府後，惟太白諸絕近之；國風、離騷後，惟少伯諸絕近之。體若相懸，調可默會。

又　于鱗論七言遺少伯，五言遺右丞，俱所未安。

又　趙昌父《唐絕》，大半皆中、晚作，謝注尤爲迂謬。【略】少伯「閨中少婦不曾愁」，本自目前口語，謝復引入理路。此類甚多。昔人云：「非惟善作者不可得，善解者亦不可得。」信哉！

《**唐詩歸**》**卷一一**　鍾惺評：龍標五言律，音節多似古詩，清骨閑情，時見其奧。

《**唐音癸籤・評彙六**》　七言絕句，王江寧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王弇州）

《**詩鏡總論**》　王龍標七言絕句，自是唐人騷語。深情苦恨，襞積重重，使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惜後人不善讀耳。

又　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詩不待意，即景自成。意不待尋，興情即是。王昌齡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齡得之椎練，太白出於自然，然而昌齡之意象深矣。劉禹錫一往深情，寄言無

限，隨物感興，往往調笑而成。「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更有何意索得？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說也。

又　書有利澀，詩有難易。難之奇，有曲澗層巒之致，易之妙，有舒雲流水之情。王昌齡絕句，難中之難，李青蓮歌行，易中之易。難而苦，爲長吉，易而脫，爲樂天，則無取焉。總之，人力不與，天致自成，難易兩言，都可相忘耳。

《唐詩鏡》卷一二　昌齡五言古，氣骨遒勁，意趣未寫。

倪元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序》　終唐世，肯推李、杜，而「湘靈鼓瑟」，錢起先登，「白練青山」，徐凝作解。少陵短於絕句，而《西宮》、《出塞》，獨首昌齡；青蓮豪宕自喜，而《感遇》、古風，終遜伯玉。至旗亭聽咏，亦止并州常侍數輩焉。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初七絕》　孫鑛評：于鱗云：唐七言絕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藝苑卮言》述之。然不知乃用修品也。後二句不太直乎？且何不曰「周時明月」。咦，是詩特前兩句佳耳，後兩句無論太直，應上不響，「但使」、「不教」四字，既露且率，無高致，而着力喚應，愈覺趣短。以壓萬首可乎？釋氏稱食蜂蜜中邊甜，此惟「黃河遠上」足當之，總看佳句，摘其落意，可解不可間，亦佳。以當第一，無愧也。「洞庭西望」，壯而渾；「錦城絲管」，工而婉；「蒲桃美酒」，豪而暢。與「秦時明月」皆堪伯仲，其次則《清平》一、三乎。總之，太白第一，少伯次之。

又《盛七絕上》　周敬評：龍標絕句，緒密而思清，自爲一家手筆。

《詩源辨體》卷一七　王昌齡五言古，時入古體，而風格亦高。然未盡稱善。平韻者間雜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殷璠云：「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跡。」蓋唐人久無此體，故創見而誇美之也。七言絕多入於聖，敬美、元瑞言之備矣。

又卷一八　七言絕，太白、少伯意並閒雅，語更春容，而太白中多古調，故又超絕。

又　胡元瑞云：「七言絕，成都楊用修以江寧少伯爲擅場，太白爲偏美。歷下（于鱗）謂：『太白，唐三百年一人。』瑯琊（敬美）謂：『李更自然，故居王上。』弇州（元美）謂：『俱是神品，爭勝毫釐。』數語咸自有旨。太白有揮斥八極、凌厲九霄意，江寧優柔婉麗，意味無窮，風骨內含，精芒外隱，如清廟朱絃，一倡三歎。」又云：「李作固極自然，王亦和婉中渾成，盡謝爐錘之跡，王作固極自在，李亦飄翔中閒雅，絕無叫噪之風，故難優劣。」愚按：王李絕句以入錄者論，元瑞似爲有見，以全集觀，少伯不能不遜太白也。國朝惟于鱗人錄者可繼餘響，惜光焰太露。

《詩筏》　晚唐七言絕句妙處，每不減王龍標。然龍標之妙在渾，而晚唐之妙在露，以此不逮。

又　唐律多近古，然唐古風亦往往可截作律者。夫古詩可截作律詩，非占詩之至者也。如王少伯昌齡《別劉譙》云：「天地寒更雨，蒼茫楚城陰。一樽廣陵酒，十載衡陽心。倚伏不堪料，悲歡豈易尋。相逢成遠別，後會何如今。」只此四十字，格高而味厚，是一首絕好五言律。以多卻「身在江海上，雲連帝京深。行當務功業，策馬何駸駸」二十字，遂成古詩，便減價數倍。即此可悟律詩之妙，在言止而意猶不盡；古詩之妙，在止乎其所不得止也。

又　唐人五言古，氣沉力厚，初看似難入眼，反覆讀之乃佳者，惟杜少陵、王少伯二人。但少伯在沉厚中時有生拗費力處，若少陵則生處皆熟，拗處皆圓，每於似生似拗之間，忽復光怪爍閃，捉摸不住，所以高少伯數籌耳。若少伯七言絕，卻又渾融無迹，在諸體之上，又非少陵所及矣。

《圍爐詩話》卷二　王昌齡五古，或幽秀、或豪邁、或慘惻、或曠達、或剛正、或飄逸，不可物色。

又　王龍標七絕，如八股之王濟之也。起承轉合之法，自此而定，是爲唐體，後人無不宗之。

《董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鍊，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其免於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苶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

又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豔極而有所止。【略】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變中自矜風軌。

《**詩辯坻**》**卷三**　龍標七言古，氣勢太峻，而才幅狹，然迅快流爽，又一格也。

又卷四　伯敬欲使學陶詩者從王昌齡、儲光羲入，是教以逆流舉櫂。徐昌穀亦有「魏詩門戶，漢詩堂奧，入戶升堂」語，皆吾所不知也。

又　龍標諸絕句穠秀獨絕，《河上歌》是偶作變體耳，乃伯敬獨深賞，好作異同如此。又鍾云：「龍標宮詞外諸絕，仍是作五言古手段。」此評無論當否，即太白五言不拘屬對，子美七律多拗體，從來作者，亦不深尚，即用五言古體爲絕句，亦足貴耶？

《**原詩・外篇下**》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略】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序》　考之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多當時名士所爲絕句爾。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

《**漫堂說詩**》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眞《風》、《騷》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輯最廣，足資吟詠。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

《**古歡堂集・論七言絕句**》　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盛唐遂臻其巔。太白、龍標，無以加矣。它如旗亭雪夜，畫壁鬬奇，非其自信者深乎？

《**戴酒園詩話又編・孟浩然**》　黃白山評：「盛唐諸名家詩，有偏至而非通才者，如孟浩然、王昌齡皆不善七言律。王之『江上巍巍萬歲樓』一首，其格更卑。詩道之升降，當就大勢論，豈可以一人一詩相詬病耶。」

又《王昌齡》　龍標古詩，乍嘗螫口，久味津生，耐咀嚼，實在高、岑之上，徒賞其宮詞，非高識也。（黃白山評曰：「盛唐諸公五言古，予最醉心王龍標，乍看即好，愈讀愈有味，今乃曰『乍嘗螫口』，則賀君之口，必不猶夫人之口矣。」）即論宮詞，如「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嘗因其造語之秀，殊忘其着想之奇。因歎咏長信事者多矣，讀此，而崔湜之「不忿君恩斷，新粧視鏡中」，已嫌氣盛；王涇「生君棄妾意，增妾怨君情」，一何愴父！

又　「桃花四面發」，「高卧南齋時」二篇，俱有古音。在龍標集則不足收，渠自有長技，不煩作詩中平陽侯耳。

又　「初日淨金閨，先照床前暖，斜光入羅幕，稍稍親絲管。雲髮不勝梳，楊花更吹滿。」婉媚若此，乃不數作，多爲荒涼刻直之音，固薄綺靡不屑也。（黃白山評：「『荒涼刻直』四字，殊非所以目少伯。」）

《**詩義固說**》**下**　盛唐絕句，聲調悠揚，和平神聽，是其長處。然寫情景處，往往落禪家合頭語蹊逕，故學者易於唐闊。至「一片冰心在玉壺」、「只今惟有鷓鴣飛」之類，猶當避忌。

《**西園詩說**》　王龍標、高達夫、王并州偕飲旗亭，伎歌三人絕句，至「黃河遠上」篇，并州自贊，二公亦皆帖服。若今人則各不相下矣。何者，音外之音，味外之味，正自索解人不得也。

《**蘭叢詩話**》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李青蓮、王龍標尚矣，杜獨變巧而爲拙，變俊而爲傖，後惟孟郊法之。然傖中之俊，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

《**柳亭詩話・者也**》　王龍標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如此落韻，豈足書生文袋。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少伯塞上詩，多能傳出義勇。

又卷一九　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

《**說詩晬語**》**卷上**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己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略】

《**野鴻詩的**》　絕句字無多，意縱佳而讀之易索，當從《三百篇》中化出，便有韻味。龍標、供奉，擅場一時，美則美矣，微嫌有窠臼。其餘亦互有甲乙。總之未能脫調，往往至第三句意欲取新，作一勢喝起，末或順流瀉下，或回波倒捲。初誦時殊覺醒目，三徧後便同嚼蠟。浣花深悉此弊，一掃而新之，既不以句勝，并不以意勝，直以風韻動人，洋洋乎愈歌愈妙。

程恩澤《仿遺山絶句答徐廉峰仁弟》 不書姓氏識文房，少伯思清庶可方。爲問偏師攻得否？祇堪佳句敵錢郎。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王龍標詩如謝客山遊，殊饒豪氣。

又《雜論詩》 王昌齡紙墨之間都作傲氣，便是不得其死之根。

又《又雜論詩》 李太白、王龍標七絶，爲有唐之冠。其實龍標第一，蓋太白熟，龍標生。「生」字有二義，一訓生熟，一訓生死。然生硬熟軟，生秀熟平，生辣熟甘，生新熟舊，生痛熟木。果生堅熟落，穀生茂熟槁，惟其不熟，所以不死。

《劍谿説詩》卷下 七言絶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王翰、王之渙一首兩首，冠絶古今。

《國朝詩話》卷一 宮詞高唱，無過王龍標。龍標後仲初最擅名，然所長在於鋪陳諷刺，稍失敦厚之意。

《石洲詩話》卷一 龍標精深可敵李東川，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若以有明弘、正之間，徐迪功尚與李、何鼎峙，則有唐開、寶諸公，太白、少陵之外，舍斯人其誰與歸。

又 司空表聖之論曰：「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信古人不我欺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絶凡例》 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

又《論文雜言四十一則》 青蓮絶句純乎天籟，非人力之所能爲，少伯則字字百鍊而出之，兩家蹊徑各别，猶畫家之有南北二宗也。

《甚原詩説》卷三 明李滄溟論七言絶句，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第一，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第一。國朝王漁洋則推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黄河遠上」。蓋滄溟、鳳洲主氣，漁洋主神，各自有見。

又 絶句字句雖少，含蘊倍深。其體或對起，或對收，或兩對，或兩不對。格句既殊，法度亦變。對起者，其意必盡後二句。對收者，其意必作流水呼應，不然則是不完之律。亦有不作流水者，必前二句已盡題意，此特涵泳以足之。兩對者，後二句亦有流水，或前暗對而押韻，使人不覺。亦有板對四句者，此多是漫興寫景而已。兩不對者，大抵以一句爲主，餘三句盡顧此句，或在第一，或在第二、或在第三四。亦有以兩句爲主者，又有兩呼兩應者，或分應，或各應，或錯綜應。又有前後兩截者，有一意直叙者，有前二句開説，後二句縮合者，有以倒叙爲章法者，有以錯叙爲章法者，惟此體最多變局，在人善用之。對起【略】。對收【略】。兩對【略】。押韻對起【略】。板對【略】。兩不對，如【略】王昌齡「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殿前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三句作主。【略】王昌齡「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一呼三應，二呼四應，此分應法。【略】前後兩截，如王昌齡「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前送客，後寄訊，分兩截。一意直叙，【略】。前分後合，【略】。錯叙，【略】，又如王昌齡「眞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此代言望幸之情也。「分明複道」云云，既而「火照」云云，夢中情事宛然。覺後猶疑非夢，展轉尋思，君恩徒在夢中，豈非眞成薄命乎？此詩以四三二一爲一二三四，錯叙到底，是以千年來無人解此。

《靜居緒言》 王龍標、常盱眙、劉夏縣以下，詩非不具體而微，然如發哀彈，裂秋管，唧咋滿耳，蕩志移情焉。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王昌齡》 清飈颯颯拂霓龍，妙曲高吟《風入松》。九變哀絃纔一顧，空山雨雪妙形容。 喜聽鐵鼓聲猶振，笑看金刀血未乾。寫得男兒眞勇敢，歸來馬上萬人看。 陣陣花香兼翠香，捲簾掩扇望君王。新聲寫出西宮怨，抱恨含啼悵夜長。 一篇《閨怨》説閒愁，愁在凝粧上翠樓。忽見垂楊春思結，能教少婦薄封侯。

《昭昧詹言·漢魏》 昔人稱漢、魏詩曰：「天衣無縫。」又曰：「一字千金，驚心動魄。」此二語最説得好。今當即此二語深求，而解悟其所以然，自然有得力處。《唐書》稱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此誠勝境。然此只可對粗才爲説。若漢、魏文法高妙，詎止此耶？

《養一齋詩話》卷二 唐人除李青蓮之外，五絶第一，其王右丞乎？七絶第一，其王龍標乎？右丞以淡淡而至濃，龍標以濃濃而至淡，皆聖手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高氏棅曰：「七言絶句，太白高于諸人，王少伯次之。」按《藝苑卮言》謂「七言絶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詩藪》謂「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弱侯詩評》謂「龍標、隴西，七絶當家，足稱聯璧。」《漫堂説詩》謂「三唐絶句，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絶倫逸群」。然吾獨取高氏「少伯次之」之説。夫少伯七絶，古雅深微，意在言表，低眼觀場，隨

聲贊美，其實墮雲霧中，並不知其意脈所在，此其境地，豈可易求？顧余謂少伯詩，咀含有餘，而飛舞不足也。屈紹隆云：「詩以神行，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詩之神者也。而五七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繇神入化者也。」細玩屈氏之論，則知高氏所謂「少伯次之」者，非臆見矣。王氏謂「爭勝毫釐」，太白勝龍標處，誠在毫釐之間，非老於詩律，不能下斯一語。惜王氏以「俱是神品」一語混之，說成李能勝王，王亦勝李。於是胡氏《詩藪》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爲，李覽勝紀行，王不能爲。」意議淺滯，妄分畛域，更不足駁也已。

又卷三　盧氏世淮曰：「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

又　杜公絕句，在盛唐中自創一格，乃由其才大力勁，不拘聲律所致。而無意求工，轉多古調，與太白、龍標正可各各單行。

黃維申《論詩絕句》　幽怨深情動客愁，龍標絕句冠時流。祇今《長信秋詞》在，豈獨漁洋爲點頭。

白永修《讀王少伯集題後》　萬里投荒過五溪，青霞不肯向空低。若從斷句論壇坫，名與山東李白齊。　黃金白鎰鑄龍標，白日三時貪濁醪。聒耳爭琶都洗盡，獨聽天樂八琅璈。　盛唐才子數江甯，駕《辯》攀《騷》語似經。秦月漢關推壓卷，可嘆多事李滄溟。　自古才人禮數輕，閨邱不合妒詩名。燕泥終是尋常語，枉殺當年薛道衡。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專論山右詩人・王昌齡》　幾篇宮怨韻翛翛，不讓青蓮獨自超。今日太行嵐翠滿，茆亭花影憶龍標。

《海天琴思錄》卷五　唐人絕句，以李青蓮、王龍標爲最，蓋能不着一字，儘得風流也。

分　論

《塞下曲四首》二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珽評：少伯慧心甚靈，神力亦勁。此篇及《少年行》，與新鄉此題詩，極簡、極縱、極古、極新，俱在漢魏之間。吳山民評：格古氣雄，起二句，實境。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荒寒在目。

《從軍行二首》　《對牀夜話》卷四：王昌齡《從軍行》云：「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怨其有功未報也。岑參云：「早知逢世亂，少小漫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悲其所遇非時也。意雖反而實同。

《長歌行》　《唐詩解》卷七：此哀人壽命，勸行樂也。蒿草白楊，四顧蕭索，誰知我之懷抱乎？觀同袍衰老，則知吾生之有涯，陵墓摧殘，則知榮豪之無益。人固當達命而寄情於酒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珽評：起得悲楚酸人，生不保其壽，死不能保其墓，俱懷抱中莫可奈何者。不及時行樂何爲，達者之言。盡人不免，盡人不知。機勢奔卸，化舊爲新，翻令人古，高大一着。劉辰翁評：調別，亦自好。顧璘評：此篇雖句健而少況實。周珽評：唐解此哀人壽命，勸行樂也。蒿草白楊，四顧蕭索，誰知我之懷抱乎？觀同袍衰老，則知吾生之有涯，陵墓殘掘，則知榮豪之無益，人固當達命而寄情於酒耳。

《悲哉行》　《唐詩歸》卷一一：「觀其微滅時，精意莫能論。」譚元春評：與「空山多雨雪」同一妙悟，勿謂其不敵。鍾惺評：「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是禪家妙語。此二句是道家妙語。「百年不容息。」鍾惺評：不容二字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敬評：讀此詩，覺薑桂之性久而愈辣。周珽評：夫人生世間，無放浪形骸之識，鮮不爲憂愁怨尤所移慮，故能大悟，斯能大觀。彼碌碌百年，精神意志，是處滋生蔓情，與風雲聚散起滅無有已時何異？總不若忘機海翁，逍遙永遯爲得也。讀此詩得達生之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忽作道語，與起處不合。

《放歌行》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珽評：按少伯以徵草澤遺逸應召，故有此作。前敘朝廷治平，有道氣象，後述己應詔出仕，欲效忠悃。色度冠裳，音調典厚，有養之作。

《聽彈風入松關贈楊補闕》　《唐詩歸》卷一一：「夜竹深有露。」譚元春評：深字屬竹不屬夜，奧妙。「聲意去復還。」鍾惺評：五字奧甚。「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譚元春評：每獨吟此，即有人外之想。鍾惺評：五字自是有慧有力人語。鍾惺評：此首骨韻似劉脊虛。《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可想不可說。《說詩晬語》卷下：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

「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眞絕俗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獨絕。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清冷。露化爲雪，亦不相照。《後園詩話》卷四：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意境雖佳，非專咏雪也。《峴傭說詩》：最爲清幽，收處「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殊得琴理。作清微詩亦須識此意，故曰詩禪。

《緱氏尉沈興宗置酒南谿留贈》《唐詩歸》卷一一：「山樽在漁舟」。鍾惺評：住事。「久之風榛絕，遠聞樵聲至」。譚元春評：誦之肌骨俱冷，不獨心意也。鍾惺評：風榛樵聲，同一人外音也，忽曰「寂」，忽曰「聞」，若有先後起滅之分，耳根靈悟，不可思議。「吾子躊躇心，豈其紛埃事」。譚元春評：知己之言。「齊物意已會，息肩理猶未」。譚元春評：未能息肩，着一理字妙，凜然有在三之想，可見詩中何嘗不涉理。「脫略賢哲議」。譚元春評：五字達甚。鍾惺評：緱氏尉置酒，乃有此清思奧理，只如遊覽閑居之作，想其胸中，不喧不雜。

《贈史昭》《唐詩歸》卷一一：「廓落星與漢」。鍾惺評：孤想高視。「是夕鴻始來」。鍾惺評：法老甚。「眇然夜將半，但有秋水聲」。鍾惺評：孤甚。譚元春評：高調中即藏悲動。鍾惺評：孤潔。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亦以常語入妙。

《出郴山口至疊石灣野人室中寄張十一》《唐詩歸》卷一一：「陰壁下蒼黑」。譚元春評：鬼神語。「崩剝雨露幽」。譚元春評：寫出奇險。鍾惺評：雨露着幽字，深妙。「潛潭何時流」。鍾惺評：不必讀下二語，此五字亦有萬古之感矣。「郴土群山高，耆老如中州」。鍾惺評：句似老杜。「同牧來相依，脫身當有籌」。譚元春評：交情到頭之言。「寒月波蕩漾，羈鴻去悠悠」。譚元春評：終之以搖擺澹宕，妙哉！譚元春評：如此詩，可謂積厚流光。鍾惺評：淵淵浩浩，一篇之中，已自成一氣運。

《同從弟銷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唐詩別裁集》卷一：高人對月時，每有盈虛古今之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著墨不多，自覺深遠。

《代扶風主人答》《唐詩歸》卷一一：「遊子彌不歡，依然宿扶風」。鍾惺評：無限淒感，在此五字。「沽酒聊自慰，寸心亦未理」。譚元春評：有愁人對愁人之意。鍾惺評：理字妙，對亂字看自見。「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譚元春評：看其出沒，眞五言古中宏肆高格也。「少年與運會」。鍾惺評：此深語。「賢良刷羽翰」。鍾惺評：有諷。「否泰亦須觀」。譚元春評：五字耳，又是一篇深遠大文章。鍾惺評：得此一結，不碎不散，全篇身份。鍾惺評：長詩感事，惟少陵獨得風刺之妙。此作近之，微有鋪叙之痕，故爲少遜。《唐詩解》卷七：此夜宿扶風，述客舍主人之辭，以刺明皇之黷武也。言我因風景蕭條，沽酒以消客況，乃有主人就飲，泣涕而歌者。自言十五從軍，倍嘗艱苦，及軍沒亡歸，而親友死喪殆盡，塚墓摧殘，能無傷痛乎？今宇內清平，老馬尚思伏櫪，但少年得志，則我無能爲矣。然何事而興悲哉，正以天子志在封禪，群臣曲爲逢迎，略無留意于三邊者，吾恐否泰循環，亦未可高枕而卧也。其後祿山果以邊鎮造亂。《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啓琦評：纏綿激楚，如怨如訴，讀之不知詩生于情，情生于詞。郭濬評：哀情質語，深得風刺之妙。周珽評：殺氣凝結，浮埃蔽起，蕭條風景，自是可悲。客宿其處，雖有酒可沽，寸心寧有不亂？此段叙扶風客舍中代主人裁答之由。「十五役邊城」句以後，始述主人之辭，言自少從軍，辛勞戰陣。及軍沒獨歸，又親友死喪，塚墓摧殘。寫流離艱苦，極盡情曲。「幸逢休明代」下一段，又述主人壯心不泯，安不忘危之意。「何事發悲端」，更爲設問語。按《唐書》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羣臣多腴言封禪。此時明皇漸有逸志，卒兆祿山邊鎮之亂。故致語否泰循環，未可便爲高枕。始刺朝廷黷武，致戕害生民，終諷明良保治，當思患豫備。扶風有此主人，固是非常，江寧代爲之答詞，豈無深心思補于國家者。

《山中別龐十》《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潔甚。

《送韋十二兵曹》《唐詩歸》卷一一：「縣職如長纓，終日檢我身」。鍾惺評：檢字妙。善看此一字，覺口嘲俗吏者淺甚。「寒夜天光白，海靜月色眞」。譚元春評：清靜語、空洞語。「對坐論歲暮」。鍾惺評：唐人每押論字，妙在無着落。此論字插入在中，尤妙。「非謂杯酒仁」。譚元春評：仁字形容杯酒間朋友，妙甚，可住。

《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送者甚衆，以諸公槩之，獨寫綦毋潛、李頎，古人筆下，嚴冷如此。「薄宦忘機括」。譚元春評：三字深。忘機括生于薄字，可見熱官者機心機事之所生也。《載酒園詩話又編・王昌齡》：「薄宦忘機括，醉來復淹留」，與「望塵非吾事，入賦且遲留」，同一不羈之態，「望塵」稍戀，「機括」帶諧而冷，令一種識時務人聞之，泚顙刺骨，將欲望而甘心。

《別劉謂》《唐詩歸》卷一一：「天地寒更雨。」譚元春評：雨前眞有此境，着天地二字尤妙。「後會何如今。」鍾惺評：五字不盡。譚元春評：肯止此尤不盡。「身在江海上，雲連京國深。」譚元春評：不然，止此亦好。

《岳陽別李十七越賓》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倒轉便是律語，且不佳。

《巴陵別劉處士》《唐詩歸》卷一一：「孤舟坐如此。」譚元春評：冷，妙。

《宿裴氏山莊》《唐詩歸》卷一一：「蒼蒼竹林暮，吾亦知所投。」譚元春評：入得幽靜而深曉。「靜坐山齋月」四句。譚元春評：想其視聽心魂之超。鍾惺評：能讀此以下三詩（按：以下二詩爲《秋興》、《齋心》）方許看陶詩，許作王、孟。又評：當於靜深中看其力量。《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此種便是無迹可尋。

《秋興》《唐詩歸》卷一一：「門館常肅肅。」譚元春評：「門館常肅肅」，是著書人家光景，非老於此不知。「苔草延古意。」譚元春評：「延古意」妙甚。「視聽轉幽獨。」鍾惺評：古意何關苔草？便可想其視聽幽獨處。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開章應物一派，純用輕筆。

《齋心》《唐詩歸》卷一一：「娟娟寒露中。」鍾惺評：幽事稱題。「雲英化爲水。」鍾惺評：異境。「光采與我同。」譚元春評：光怪竦峙。「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譚元春評：仙語、佛語，各有神妙，不可言說。此道家神妙語，混茫不得。《唐詩解》卷七：此山居寡欲，心無染也。言于石壁溪水之間而爲女蘿、蔓葛所繞，彼居此者，固已超凡矣，又飲花露而卧松風，豈非心齋乎！若是則雲英、日月且與吾身齊一，是方寸中亦有天府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敬評：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可想其神致。周啓琦評：古人談玄，但見烟霞，不見雲霧。王昌會評：觀昌齡《齋心》詩，謂其人孤潔恬淡，與物無競。柰晚節言行相背，及淪落竄謫，竟不減才名，固知善毀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周珽評：所居幽美絕俗，所事虛幻超凡。自非心宇曠然無累者，不知有此。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知此，可與語《齋心》，始可以語此詩末二語之妙。

《獨遊》《詩式・偷勢詩例》：如王昌齡《獨遊詩》：「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送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唐詩解》卷七：此欲遁世以遠害也。言我屏跡林居，卧起甚適，自謂能遠俗矣，然觀魚雁而有感焉。夫魚以貪餌而罹殃，雁則高飛以避患。所以放魚於清泉者，欲以省己之疏慢耳。彼岩棲之客，間以白雲，無違於物，不繫於名，此非高舉絕俗者乎！我願與子從遊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唐皎然評：手携四句，詞意沉婉。取嵇生目送歸鴻，手携玉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之意也。顧璘評：閒中着眼。陸士鈗評：超然有玄思。周珽評：始因釣得魚，旣睹鴈之自適，悟魚之罹禍。復以放魚，緣之自省，可謂得遊之遠意矣。然終不能與物無違，保身離害，何少伯得所懷而忘見機之失乎！總之利令智昏，餌於名宦二字，猶魚鳥與世無爭，難免綸矯之及也，悲夫。唐仲言云：此欲遯世以遠害也。有識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分承古法。

《香積寺禮拜萬迴平等二聖僧塔》《唐詩歸》卷一一：「如彼雙塔內。」譚元春評：「如彼」二字入得冷人肺腸。鍾惺評：幽光可畏。「當爲時世出，不由天地資。」鍾惺評：實有此理，卻將道理講不得。「肅肅松栢下，諸天來有時。」譚元春評：肅肅是松栢性情。譚元春評：神物炯炯相向，不是人間說話。鍾惺評：有佛、有魔、有仙、有鬼、有道、有術，詩至此豈能作文字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珽評：江寧之詩，大都以精深孤潔之想，出之以高古削拔之調，清思奧理，篇篇疊見。骨韻絕似劉脊虛、常建，如此篇與《齋心》、《出郴山口》、《聽彈風入松》等作，眞可謂積厚流光，自成一氣運者，又豈劉、常二君能多有也。又：說得兩僧道法高妙，敎化神幻。要見眞僧活佛出世，在在津梁，但人多對面失之，曷言憶劫如如也。他若寒山、拾得，初無識者，信「諸天來有時」，非虛語哉。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似講師語，開堂冠冕。純作禪語，使人回向。

《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唐詩歸》卷一一：「發我入太行」。譚元春評：「發我」妙妙。

《宴南亭》《唐詩歸》卷一一：「猿鳥備清切。」鍾惺評：備字妙。「物狀如絲綸，上心爲予決。」譚元春評：二語須深思之乃有妙解。鍾惺評：飲酒詩，皆如此作。酒豈易飲。覺醉醒二字，膚於言酒。

《何九於客舍集》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了語不了。

《洛陽尉劉晏與府椽諸公茶集天宮寺岸道上人房》《唐詩歸》卷一一：「豁然神機空。」譚元春評：轉機微妙，俗吏要藥也。「白雲處處通。」譚元春評：清灑。

《灞上閑居》《唐詩歸》卷一一：「所以慰其魂。」譚元春評：「所以」字虛妙有力。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奇想。

《風涼原上作》《唐詩歸》卷一一：「秋水千里白。」譚元春評：畫家知此二語之妙，去寫遠山水，心手自妙。鍾惺評：「秋水千里白」，非水也，正寫遠山烟雲氣候之妙，實歷始知難與癡人說。「幽尋免貽責。」譚元春評：「幽尋免貽責」，有不敢遊樂之意，讀前海內晏然數語，可謂留心經濟。經濟人在山水間，有許多料理，與俗宦不同。《載酒園詩話》：王昌齡《風涼原上作》曰【略】鍾惺云：「管、商實際語。」譚元春云：「『幽尋免貽責』，有不敢遊樂之意。讀前『海內晏然』數語，可謂留心經濟。經濟人在山水間，有許多料理，與俗宦不同。」余觀此詩，則絕不然，乃傷才智之士無所用意。按唐史稱上自東都還，林甫知意厭巡狩，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因謂天下無事，安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林甫欲專大權，蔽塞人主視聽，召諸諫官，語以立杖馬，黜補闕杜璡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篇中「晏然」、「奇策」，殆實有所指也。廟堂粉飾太平，中外以言爲諱，不□徹桑未雨，屏棄智謀之士，故亦欲以苟容免咎，此所謂以嘻笑爲裂眥者。然觀其《寄侍御弟》曰：「不應百尺松，空老鍾山靄。」《裴六書堂》曰：「窗下長嘯客，區中無遺想，經綸精微言，兼濟常獨往。」《箜篌引》曰：「僕本東山爲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篋讀兵書盡冥搜。」少伯自是有志用世人，但評此詩末語，則非是。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風涼原無此景，此是水上景。「貽責」亦怨望。

《江上聞笛》《唐詩歸》卷一一：「響盡惟幽林。」鍾惺評：五字眇，所謂虛響之意，絃外之音，可想不可說。譚元春評：只說笛以後之妙，而笛之妙自見。「水客皆擁棹。」譚元春評：舟中聞笛眞境。《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響盡惟幽林」五字與「江上數峰青」各有妙緒。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王詩每言聞笛輒佳，頗似聞琴。

《太湖秋夕》《唐詩歸》卷一一：「月朗移舟去。」譚元春評：遊得眞率自在。「蕭蕭聞鴈飛。」鍾惺評：鴈飛屬聞上便不熟。

《趙十四兄見訪》《唐詩歸》卷一一：「頃者欲還嵩。」鍾惺評：只如說話。譚元春評：「頃者」二字，生出神采。「張翰獨知終。」譚元春評：「知終」二字，可作季鷹小贊。

《過華陰》《唐詩歸》卷一一：「了了見松雪。」譚元春評：了了字盡松雪之妙。「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鍾惺評：十九首中佳語。

《大梁途中作》《唐詩歸》卷一一：「郊原欲下雪，天地稜稜寒。」鍾惺評：二句與天地寒更雨，非天地二字皆不能寫出雨雪之候。譚元春評：既下雪，反不寒矣，「欲」字傳神。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寒氣逼人，只下得「稜稜」二字。

《途中作》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景生情。「歎此」字領下四句，若言「値此」、「況此」便滯矣。

《山行入涇州》《唐詩歸》卷一一：「濛濛傍山去。」譚元春評：「傍」字與「去」字，妙得雲雨之情。

《小敷谷龍潭祠作》《唐詩歸》卷一一：「昏爲蛟龍怒，清見雲雨人。」譚元春評：昏與清兩境描寫盡情，纔是谷潭，不然，凡水皆可用矣。鍾惺評：「入」字深奇，讀出鬼神。「靈怪崇偏祠」六句。鍾惺評：幽奇詩少不得此段氣象。「血食報原隰」。譚元春評：三字下得厚。

《段宥廳孤桐》《唐詩歸》卷一一：「鳳凰所宿處，月映孤桐寒。」鍾惺評：鳳凰梧桐，古詩厭套，起得法老，反覺奇妙。

《琴》《唐詩歸》卷一一：「彷彿絃指外，遂見初古人。」譚元春評：初古人妙。鍾惺評：二語別有領會，可破子瞻「放在匣中何不鳴」、「何不從君指上聽」二語之惑。譚元春評：此等詩不難於清遠而難於厚。結尾三字厚甚。鍾惺評：微矣！「樸素傳幽眞」五字，大道理，大文章，人尤說不出。

《初日》《竹莊詩話》：見婦人所以爲情。《唐詩歸》卷一一：「先照床前煖。」鍾惺評：「先」字說得初日有情。六句濃媚，動人孤懷。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春情綿邈，光景劇佳。

《失題》《唐詩歸》卷一一：「姦雄乃得志。」譚元春評：「乃」字不平。「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譚元春評：高達夫「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妙在悶氣不言。此詩「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妙在開口明怨。鍾惺評：終古之感，傷心事後，垂戒事前。　六句詩能深婉，則妙矣。悲壯者極難爲工，

惟少陵最長，此作近之。《圍爐詩話》卷二：龍標「姦雄乃得志」篇，必爲曲江、安祿山而作。《載酒園詩話又編・王昌齡》：王江寧詩，其美收之不盡，「姦雄乃得志」一篇，尤是集中之冠。「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每一讀之，覺皇甫鄖之論董卓，張九齡之議祿山，李湘之策龐勳，千載恨事，歷歷在目，眞天地間有數語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豈指張曲江欲誅安祿山事耶？《輟鍛錄》：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非奇險怪誕之謂也。或至理名言，或眞情實景，應手稱心，得未曾有，便可震驚一世。子美集中，在在皆是，固無論矣。他如王昌齡「姦雄乃得志」一篇云：「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千古而下讀之，覺皇甫鄖之論董卓，張曲江之判祿山，李湘之策龐勳，古來恨事，歷歷在目。尋常十字，計關宗社，非驚人語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似蘇渙詩。想是詠懷中之一首。

《箜篌引》《唐詩歸》卷一一：「其時月黑猿啾啾。」譚元春評：「其時」、「月黑」等句，皆鍊詞鍊格者所不肯寫入，不知詩中翻以此等爲活眼。鍾惺評：俗人以鍊則不宜用虛，不知虛處益鍊。「不言不寐彈箜篌」。鍾惺評：愁人苦境，神宇高閑。「彈作薊門桑葉秋」二句。鍾惺評：要知自此以下，皆從箜篌中出。作人語看便死矣。「仍披漠北羔羊裘。」譚元春評：點綴不癡。「欲語不得指咽喉。」譚元春評：悽怨如見其時。「或有強壯能咿嚘。」譚元春評：能咿嚘者即是強壯，可憐。「意說被他邊將讎。」譚元春評：疲弱者、強壯者，終於不曾說出。要看他「意」字。「黃金千斤不稱求」。鍾惺評：「不稱求」三字寫盡惡少驕態。「深谿寂莫絃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鍾惺評：又照應箜篌，有情。「僕本東山爲國憂」。鍾惺評：着此一段，方不粗。「搖筆飛霜如奪鈎，鬼神不得知其由」。譚元春評：此處得此一句，又蕩活了。鍾惺評：又老。「朔河屯兵須漸抽」。鍾惺評：「抽」字有妙用。鍾惺評：通篇主意在此一段，只是厭兵。鍾惺評：歌行，長篇悲壯，理極緊密，法極深老，故不懈不粗，不宜草草看之。《聲調譜・聲調續譜》：此詩正同《陸渾山火》句法，假借處此詩更同。《七言詩平仄舉隅》：「盧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苦塚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汗字妙仄，若非此字之仄，則不得勢矣。「深入匈奴戰未休。」此以似律之句作開宕。「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邱。瘡病驅來役邊州，仍披漠北羔羊裘。顏色飢枯掩面羞」，此非律句。「眼眶淚滴深兩眸。思還本鄉食氂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咿嚘，意說被他邊將讎。五世鷹蕃漢主留，碧毛氈帳河曲遊。橐駝五萬部落稠，敕賜飛烏金兜鍪。爲君百戰如過籌，靜掃陰山無烏投。」此非律句。「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深谿寂莫絃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爲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驪讀兵書盡冥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詔發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鈎」，此非律句。「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盡道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古詩音節以律句爲抽放，凡有長句疊句者皆然，而《柏梁》體」尤不可不和轉筋脈，讀此可知其概。　薛石云：七言《柏梁》體」，尤以第五字之仄見筆力。《昭昧詹言・王李高岑補遺》：商調抗墜，自有奇氣。

《烏棲曲》《唐詩歸》卷一一：「東房少婦婿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譚元春評：昵昵有情。鍾惺評：此句之妙在言外。《唐詩評選》卷一：與沈佺期「盧家少婦」同意，一直順轉，便自然爲樂府矣。沈以迴合頓置見工，此以旋折不形入妙。

《城傍曲》《唐詩解》卷一一：此見城傍獵客而賦其事，言木落草枯，狐兔狡健，獵者於此時乘醉而來，手接旱雕，箭聯雙虎，嚮月而歸，得意如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猶齊風「子之還」、「盧令令」等篇。

《行路難》《唐詩歸》卷一一：「似妾傾心在君掌。」鍾惺評：婉昵在「在君掌」三字。「心中片媿何可論。」鍾惺評：「心中片媿何可論」，無此不成節俠，便是憤獨學問。聖賢豪傑，同一不欺，何分粗細。末二句鍾惺評：眞有心人語。《唐詩評選》卷一：興以遠愈近，比以舊得新，賦以粗人細。較明遠始唱，風華殆將過之。龍標自樂府第一好手筆，使不作五言古詩，詎不橫絕一代。貪所非得，以自貽瑕，類非擇術之工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筆快意幽。橫姿語承以韶媚。

《奉贈張荆州》《升庵詩話・王少伯贈張荆州》：險韻奇句，韓文公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謂方廣也。

《駕幸河東》《瀛奎律髓》卷五：方回評：昌齡，唐明皇時人，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如汾陰祠后土，詩當是時作。用事造句皆典實，然昌齡律詩甚少，惟三四篇。《寒食》詩有云：「雨滅龍蛇火，春生鴻鴈天。」甚佳，而缺第五句。馮班評：非獨昌齡一人少律詩也。於時律體雖成，未必人人爲之，故摩詰七言

不以失黏爲忌，老杜亦間有不黏平仄者。紀昀評：自是當時應制體，而語乏警策，非少伯佳處。無名氏甲評：尚是初唐餘氣，然較疏通矣。

《胡笳曲》《唐詩解》卷三七：此極狀笳聲之悲，蓋賦劉琨卻敵之事也。虜騎圍城，城中兵弱，獨金笳出塞之音，聲飛于外，能使風月增愁，於是胡人感之，爲之解兵而去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蔣一葵評：氣貫無雕琢處，關月海風亦并樂府曲。用入此曲，妙，而詩亦極工，結用事佳切。周珽評：此極狀笳聲之悲。一吹能令風月增愁，胡虜泣散，聲之動物感人如此。昔有云：撫瑟而魚龍出聽，振歌而雲木改色，豈是虛語。

《和振上人秋夜懷士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詩歸》云，龍標五言律音節多似古詩，清骨閒情，時見其奧。余謂王詩體格，無問古近，言言化境，與劉脊虛、儲光羲、常建自成一家。如此詩與靜法師、東齋謁焦鍊師等作，奇老清細，仙風道骨，禪機妙理，隨在具足，當是盛唐異品。又：因秋夜風露森凜，忽起懷人之興。秋聲急，月色殘，總客中秋夜淒涼之景，所以更欲托瑤琴以寄遠思也。

《送李擢遊江東》《唐詩歸》卷一一：「離腸便千里，遠夢生江樓。」譚元春評：淒然而清絕。「東南具今古。」譚元春評：深理。鍾惺評：深情孤調。

《客廣陵》《唐詩歸》卷一一：「夜帆歸楚客，昨日渡江書。」譚元春評：對得有趣。「爲問易名叟。」譚元春評：下筆簡而淨。「垂綸不見魚。」鍾惺評：「不見魚」又深於「不在魚」矣。《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氣體高妙。無絲毫腐俗語犯其筆端。漁洋五律，時或近之。

《靜法師東齋》《唐詩歸》卷一一：「遂得眞隱情。」鍾惺評：眞隱「眞」字，考盡古今隱士。「春盡草木變，雨來池館清。」譚元春評：二句看來甚易，然深思不可得。「白雲自虛盈。」譚元春評：說白雲者多矣。虛盈二字從來不曾合說。

《素上人影塔》《唐詩歸》卷一一：「本來生滅盡，何者是虛無。」鍾惺評：禪語，不墮禪氣。

《謁焦鍊師》《唐詩歸》卷一一：「一點雲生時。」鍾惺評：五字是鍊師火候，禪師機鋒。「爐香淨棐案。」譚元春評：淨字說香，甚細。「拜受長年藥。」譚元春評：謁得全無世情。譚元春評：何物焦道人，使千載下見者，遂以神仙待之，嘗疑仙人要人作詩，於此始悟其故。鍾惺評：譚此語，說盡文人詩價，仙佛名根。然俗僧道乞詩，盡爲救饑，名根盡矣。

《宿京江口期劉脊虛不至》《唐詩歸》卷一一：「殘月生海門。」譚元春評：不說出望友來，妙在言外。「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氣昏。」譚元春評：是待劉脊虛詩。譚元春評：王昌齡期劉脊虛有此詩，自是至情，自是妙事。鍾惺評：有眞朋友，自有眞詩文。八句中脊虛之人之詩，和盤托出矣，唐諸名公同時酬往詩，莫不皆然。

《九日登高》《賢華堂選批唐才子詩選》卷三：（前解）：九日登高詩，從來都用眼淚磨墨，此獨盡廢苦調，別發夏聲。看他起便遍指青山，言遠遠近近，盡帶皇州，則知無一處登高無不乃心王室者也。三、四，菊必寫仙菊，梨必寫御梨，全然皆非常套。（後解）：五、六，即末之「此風流」三字也。言今日所以上客紀年，壽花簪鬢，侍姬呈態，翠羽流釵，得有如此風流者，實是上荷聖人之至治，下極同人之歡賞。不似昔人，生既不辰，適下艱步，性又耿介，常至離群也。

《萬歲樓》《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又王昌齡、孟浩然俱有題《萬歲樓》作，而皆拙弱可笑，則以二君非七言律手也。《唐詩歸》卷一一：「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譚元春評：細看亦有遠神。「猿狖何曾離暮嶺。」鍾惺評：悲在「何曾」二字。《唐詩解》卷四〇：此登覽而感羈旅也。言是樓臨江，多歷歲月，舉目惟山水耳。然山止不移，水流無定，我對之而一喜一悲者，竊有感于人生矣。彼安居者非山，而流寓者非水乎？猿狖依山而永棲，鷗鷺托水而飄泊，是遭遇之幸不幸也。又況傍晚登臨，雲烟四塞，能不愈增旅愁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蔣一梅評：年年日日，于題有情，而不傷巧。《賢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後解）：「何曾離」，妙！「空自泛」，妙！偉哉，大化！綿綿莫莫，欲去者孰容之去，欲住者孰容之住？萬歲以上，有猿狖鷗鷺，萬歲以下，亦有猿狖鷗鷺。夫以如是浩浩樓頭，而乃有人登樓發愁，試問此一點愁，爲力幾何？而堪對彼萬歲雲烟哉！我嘗誦先生《禮塔》詩曰：「眞無御化來，妙有乘化歸。如彼雙塔內，孰能知是非。」便是一幅旋陀羅尼，在在處處，我當供養以諸香花，而散其處也。總持法師曰：「一句萬歲，二句千秋，三句年年，四句日日，此用去丈取尺，去尺取寸法也。」又曰：「見山在，是粗行人，故着『年年』字。見水流，

是細行人，故着「日日」字。」此用世尊與諸比丘說無常義法也。又曰：「猿狖巧巧，既無所施其巧，鸕鷀專專，又無所用其專。此用大火聚四面湊手不得法也。」《古唐詩合解》卷九：「不知經歷幾千秋。」此樓乃晉刺史王恭建，今云不知，內寓感慨，所以起下年年日日也。「日日悲看水獨流。」此從樓上所看，山何以喜，喜其安居。水何以悲，悲其流寓也。「猿狖何曾離暮嶺」，猿即猿，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遇雨則以尾塞鼻。居山永棲，何等安逸。「鸕鷀空自汎寒洲。」隨水飄泊，空受寒苦而無定，所以自比也。「誰堪登望雲烟裏。」登樓而望，多少傷情。人孰無情，誰能堪此。此三字，一見樓高，一見日晚。「向晚茫茫發旅愁。」日將晚，所視茫茫然。結出作詩本領，正為旅愁登樓而發。前解寫樓上所見之山水，後解寫山水中之物，而總以寫愁。《小清華園詩談・條辨》：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如【略】王昌齡之「江上巍巍萬歲樓」，篇中凡四用疊字。如此之倫，皆白璧之瑕，明珠之類也。

《夏日華亭樓酬宴應制》《唐詩解》卷四九：此因酬飲而盛美天子也。王者德合天地而與萬國同心，又當順時之令。故冬禮不爽，春風始調，至夏而有酬宴也。既賜慶於民而同其樂，又留歡興慶，以宴羣臣。於時，池水如海，掩映樓臺；危樓造天，迴聞簫鼓；傍曉登筵，入省未罷。皇恩渥矣，人和感天，時雨驟至，雨既澤物，日復舒光，所謂雨暘時若也。於是，羣臣就列，爭獻文詞，以廣聖聽。我雖忝文墨，無能賡歌，但詠天子之詩，而布諸絲桐耳。

《同王維集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五韻》《唐詩歸》卷一一：「簷外含山翠，人間出世心。」鍾惺評：對得磊落。「天香自然會，靈異識鐘音。」譚元春評：自是坐久老禪大慧眼。

《朝來曲》《養一齋詩話》卷二：「日昃鳴珂動，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看似細寫嬌麗之景，不知用意全在「日昃」二字，此所謂「俾晝作夜」者也。玩渠運意，何其渾然，豈中晚人所能窺見？

《答武陵太守》《唐詩歸》卷一一：「微軀敢一言。」譚元春評：謙得淋漓感慨。《唐詩解》卷二二：少伯客武陵，為太守所厚，故言雖行千里，猶願一言，蓋既感太守之恩，決不相負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蔣一葵評：有俠氣。黃家鼎評：感恩知己，誓生死無負，吾輩何可無此肝膽。周珽評：不遠千里，輕身一言，以受恩深處，不敢有負耳。《載酒園詩話又編・王昌齡》：「仗劍行千里，微軀感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與張說「握手與君別，岐路贈一言，曹卿禮公子，楚姬饋王孫。倏爾生六翮，翻飛戾九門。當懷客鳥意，會答主人恩」同法，束六句之意為兩句，尤覺高渾。且張援引古人，借作虛勢，此即據為實事，張猶不能不待六翮之生，此則有士為知己死，隨時可以報效。不惟法老，膽識俱高一層。

《題僧房》《養一齋詩話》卷二：「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相傳以為高絕。不知此二語業已說破，且「異香」等字，究屬子虛，未關清景。余只愛其上二句云：「棕櫚花滿院，苔蘚人閒房。」謂可與「清晨入古寺」數語把臂入林耳。《峴傭說詩》：「棕櫚花滿院，苔蘚人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句中有禪理，句外有神韻，可法也。

《送胡大》《唐詩解》卷二二：荊門之別，已是不堪。瀟湘之秋，搖落殆甚。君行矣，我惟乘月登樓以望帆檣之逝耳。

《送郭司倉》《唐詩解》卷二二：映門水綠，足以娛賓，主人留客之情深矣。明月相隨，行者之思也，春潮夜至，居人之憶也。

《送張四》《唐詩解》卷二二：水流林暝，別時之景難堪；月冷猿愁，別後之情更慘。《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吳山民評：如此道景，可不怨別。郭濬評：清思楚楚，一語深一語。周珽評：下聯又深一層。

《從軍行七首》（烽火城西百尺樓）《唐詩解》卷二六：此久戍而思家也。言于戍樓獨坐而聞秋風，感時之念已切，又況笛奏關山，能不想及閨中乎？是以心馳萬里而生愁也。或以「金閨」指朝廷而引謝朓詩話為證，則此當是思君之作，然關山等語，念切思家，仍以前說為是。《唐詩鏡》卷二二：「烽火城西百尺樓」，一絕；「黃昏獨坐」，一絕；「海風秋」，一絕；「更吹羌笛關山月」，一絕；「無那金閨萬里愁」，一絕。昌齡作絕句，往往襞積其意，故覺其情之深長而辭之飽快也。人解後二語，謂從軍者聞羌笛而起金閨之思，非也。蓋因邊城聞笛而代為金閨之愁耳。言己之愁已不堪，而閨中之愁更將何奈。此昌齡詩法不與衆同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何景明評：悲心可誦。周珽評：起處壯逸，斷句悽楚。周珽評：唐解聞邊聲而思及金閨，是軍中常態。或謂金閨指朝廷，而引謝朓詩語為證，此當是思君之作。然關山等語，念切思家也。陸氏云，謂從軍者聞羌笛之起金閨之思非也，蓋因邊城聞笛而代為金閨之愁耳。言己之愁已不堪，而閨中之愁更將何奈，亦通。周敬評：龍標從軍諸篇，靜摹動勘，順吐逆吸，俱有脈可按，無迹可象者。胡

應麟評：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製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詞，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古唐詩合解》卷五：「烽火城西百尺樓」，邊方備警，設土臺舉烽火以相告。城上有樓曰戍樓，百尺言其高也。今從軍者登戍樓而動思家之念也。「黃昏獨坐海風秋。」黃昏寂寞，獨坐淒涼，海風入簾，秋夜懷遠。只一句，而層次之中，無窮邊思。「更吹羌笛關山月」，更吹羌笛，則更有不堪聽者，所以逼起下句愁字也。《關山月》，笛中曲，傷離別之情。「無那金閨萬里愁。」無那，猶言無奈那愁何也。金閨指室家，借用江淹《別賦》中語。金閨在萬里之外，當此秋風淒切，豈得不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萬里之外，念及金閨，能無愁乎？《養一齋詩話》卷二：詩之妙全以先天神運，不在後天迹象。如王龍標「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略】大抵能詩者無不知此妙，低手遇題，乃寫實跡，故極求清脫，而終欠渾成。《海天琴思錄》卷二：青蓮絕句，純乎天籟，非人力之所能爲。龍標則字字百鍊出之，兩家蹊徑各別，猶畫家之有南北二宗也。龍標詩，絕句百鍊中多以神運，不落迹象。如「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潘四農謂：「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至更吹羌笛矣。」四農可謂識曲而得其眞。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高響。是絕句正格。

又（琵琶起舞換新聲）《唐詩解》卷二六：奏樂所以娛心，今我起舞而琵琶更奏新聲，本以相樂也，然總之爲離別之情。邊聲已不堪聞，其奈月照長城乎？入耳目者，皆邊愁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敬評：意調酸楚。吳山民評：下「起」、「換」、「總是」字，見得非獨琵琶也。郭濬評：「總是」二字，轉接得有力，忽說「月」妙。周珽評：樂本以娛心，凡所奏所舞，總不外離別之情，邊愁豈不爲之撩亂乎？無奈秋月，又高照長城，則耳目睹聞，無非悲思矣，邊愁更當何如！奇想層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以新舊二字相起，有無限情韻。俗本作「離別」，便索然。

又（關城榆葉早疏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啓琦評：情理兼至，聲意兩峻。周珽評：文王澤及枯骨，天下知仁。況盈城盈野，俱爲國而死者乎？回軍息戰，表掩殘尸，仁者之言也。

又（青海長雲暗雪山）《唐詩解》卷二六：哥舒翰嘗築城青海，其地與雪山相接。戍者思歸，故登城而望玉關，求生入也。因言冒風沙而苦戰久矣，然不破樓蘭，終無還期，悲何如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盛七絕上》：李夢陽評：語亦悲壯。周珽評：上聯邊塞之景，下聯敵愾之詞。黃沙百戰，樓蘭不破不還，與張仲素「功名耻計生擒數，直斬樓蘭報國恩」，俱有忠勇激烈之氣。唐注戍者思歸，登城望玉門，求生入也。因言冒險久戰，敵不破，悲無還期。說恐無味，大非國爾忘家之旨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作豪語看亦可，然作歸期無目看，倍有意味。

又（大漢風塵日色昏）《唐詩解》卷二六：前四章征戍之怨曲，此則戰捷之凱歌，吐谷渾者，吐蕃之軍也。其軍既擒，餘寇不復論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珽評：戰捷凱歌之詞，末即殲厥巨魁之意，謂大寇既擒，餘不足論矣。橫逸之氣，壯烈之志，合併而出。吳山民評：健。陸士鋐評：跌宕。《養一齋詩話》卷二：曩只愛其雄健，不知其用意深至，殊不易測。蓋譏主將於日昏之時，始出轅門，而前鋒已夜戰而禽大敵也。較中唐人「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二語，渾成多矣。粗中人閱之，直以爲雄快之凱歌而已者，未嘗於「日昏」、「夜戰」、「半捲」、「生禽」等字，痛下兩眼看也。

《出塞二首》一《藝苑卮言》卷四：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升菴詩話・王昌齡從軍行》：「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得龍庭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詩可入神品，「秦時明月」四字，橫空盤硬語也，人所難解。李中溪侍御嘗問余，余曰：揚子雲賦「欃槍爲闔，明月爲堠」，此詩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蓋言秦時雖遠征，而未設關，但在明月之地，猶有行役不踰時之意。漢則設關而戍守之，征人無有還期矣，所賴飛將禦邊而已，雖然，亦異乎守在四夷之世矣。《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秦時明月」在少伯自爲常調，用修以諸家不選，故《唐絕增奇》首錄之。所謂前人遺珠，茲則掇拾。于鱗不察而和之，非定論也。《唐音癸籤・評彙六》：王少伯七絕，宮詞閨怨，儘多詣極之作，若邊詞「秦時明月」一絕，發端句雖奇，而後勁尚屬中駟。于鱗遽取壓卷，尚須商搉。（遯叟）《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龍標七言絕，妙在全不說出。讀末畢，而言外目前可思可見矣，然終亦說不出。詩但求其佳，不必問

某首第一也。昔人問《三百篇》何句最佳及十九首何句最佳，蓋亦興到之言，其稱某句佳者，各就其意之所感，非執此以盡全詩也。李于鱗乃以此首爲唐七言絕壓卷，固矣哉！無論其品第當否何如，茫茫一代，絕句不啻萬首，迺必欲求一首作第一，則其胸中亦夢然矣。《唐詩解》卷二六：匈奴之征，起自秦漢。至今勞師於外者，以將之非人也。假令李廣而在，胡人當不敢南牧矣。以月屬秦，以關屬漢者，非月始於秦，關起於漢也。意謂月之臨關，秦漢一轍，征人之出，俱無還期。故交互其文而爲可解不可解之語，讀者以意逆志，自當了然，非唐詩終無解也。《唐詩鏡》卷一二：「秦時明月漢時關」，懷古情深隱，復自負。後二語其意顯然可見。因知秦征漢戰，勒銘著績，能有幾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汪道昆評：天馬行空。周珽評：「秦時明月」，橫空盤礴語也。意秦時雖遠征，尚未設關，但在明月之地，猶有行役之不踰時之意。漢則戍守無有還期矣。敖英評：秦時明月一首，用修、于鱗謂爲唐絕第一，愚謂王之渙《涼州詞》，神骨聲調，當爲伯仲，青蓮「洞庭西望楚江分」氣概相敵，第李詩作于淪落，其氣沉鬱，少伯代邊帥自負語，其氣飄爽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備胡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互文也。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由將非其人之故，故思飛將軍云。《詩比興箋・王昌齡詩箋》：龍標七言絕句有《塞上曲》云：「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所謂一人計不用，即彼詩之龍城飛將也。其指王忠嗣乎？忠嗣身佩四節，控制萬里，爲國長城，數上言祿山有異志，使明皇用其言，則漁陽之禍不作，故詩歎邊臣之用舍，關天下之安危也。旗亭畫壁，傳誦千古，但知賞其音調，亦有能言其旨趣者乎？《養一齋詩話》卷九：李于鱗論唐人七絕，以王龍標「秦時明月」爲第一，人多不服。王敬美云：「于鱗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按于鱗雅好餖飣字句爲奇，故敬美用此刺之。然敬美首選「黃河遠上」、「蒲萄美酒」二詩，究之調高議正，仍以「秦時明月」一篇爲最，不得緣于鱗好奇，而抑此名搆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七絕一體，龍標與太白并駕，千古擅場，尤宜留意。「但使龍城飛將在」。思古正以諷今。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以秦漢生新，亦無故實。

《采蓮曲二首》一　《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對結流動。《唐詩解》卷二六：採蓮之戲盛于三國，故並舉之，非三國之女會採也。下聯寫採蓮之景如畫。《古唐詩合解》卷五：「吳姬越豔楚王妃」，舉三國采蓮之最盛者。「爭弄蓮花水濕衣」。首寫採蓮人，次寫事。「來時浦口花迎入」，花在浦口，人去如迎。「采罷江頭月送歸」。月隨人行，如相送一般。

又二　《歸田詩話・採蓮詞》：貞有初，泰父尚書姪也，刻意於詩。嘗謂予曰：「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花臉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從「亂」字、「看」字、「聞」字、「覺」字，耳目心三處參錯說出情來，若直作衣服、容貌相夸示，則失之遠矣。《唐詩解》卷二六：採蓮之女與蓮無別，聞歌始覺其有人，極贊其貌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珽評：容貌服色，與花如一。若不聞歌聲，安知中有解語花也。景趣天然，巧絕慧絕。《養齋詩話》：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寶而達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艷極而有所止。《古唐詩合解》卷五：「荷葉羅裙一色裁」，荷葉羅裙，綠色相映如一。「芙蓉向臉兩邊開」。芙蓉亦蓮花之別名。花光臉色相映俱紅，而蓮女由花中行，故兩邊開也。「亂入池中看不見」，因採蓮女之貌，與花無異，女貌花容，從此相亂，故不相見也。「聞歌始覺有人來」。聞歌而覺有人，所以足「看不見」三字之意。以爲合也。

《春宮曲》　《升菴詩話・王昌齡殿前曲》：此詠趙飛燕事，亦開元末納玉環事，借漢爲喻也。《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就事寫情寫景，含來無痕。亦在言外，不曾說破。譚元春評：龍，麗語。蓄意悲涼，此眞悲涼也。《唐詩解》卷二六：此爲失寵者欣羨得寵者之辭。言宮中侍燕之夜，而風開井桃，春既暖矣，乃飲至月高之際，其乘寵之歌舞，反以爲春寒而蒙賜袍之恩，則其得君何如哉！《唐詩鏡》卷一二：他人說賜錦袍，決不疊上「春寒」二字，即說春寒，決不疊上「簾外」二字，只四字，便備極情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黃家鼎評：希恩望寵之情如是。周珽評：古今談宮體詩，輒歸仲初，謂括盡內家情景，賦極百篇爾。至機迅不逝，氣至不溢，拘縱伸縮，肖像傳神，少伯直臻微妙，仲初如在其範圍，終可倪其出沒矣。敖英評：唐人作宮詞，或賦事，或抒怨，或寓諷刺，或其人負才賫志，不得于君，流落無聊托，以此自況。如此詩末二句，是言宮家又別用一番人，其特恩異數類如此。

嗚呼！歌舞者進，則脫簪珥待罪者遠矣，是故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古唐詩合解》卷五：「昨夜」此二字貫一章，乃追溯之詞。「風開露井桃」，桃生露井上，得春風之披拂始開，以興宮人之承恩寵者。「未央前殿月輪高。」桃開則夜暖，月高則夜深。春宮夜燕，而被澤者何人哉。「平陽歌舞新承寵」，漢武帝幸平陽主家，悅善歌舞者李延年女弟。帝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即李夫人也。「簾外春寒賜錦袍。」恩寵已極，即夜宴未寒，而忽指以爲簾外春寒，遂以錦袍賜之。夫歌舞者，乃安知簾外之春寒乎。不寒而寒，賜非所賜，失寵者患得寵者之榮，而愈加愁恨，故有此詞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會，此國風之體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文雜言》：韓君平「春城無處不飛花」，只說侯家富貴，而對面之寥落可知，與王少伯「昨夜風開露井桃」一例，所謂「怨而不怒也」。《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王龍標絕句，深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己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弦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桃開不寒而特有賜，宜爲人妒。

《西宮春怨》《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太白《長門怨》：「天迴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江寧《西宮曲》：「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李則意盡語中，王則意在言外。然二詩各有至處，不可執泥一端。大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詞樂府，李不能爲；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唐詩歸》卷二一：鍾惺評：妙在不說着自家。譚元春評：「斜抱雲和」，以態則至媚，以情則至苦。予猶謂「朦朧樹色」句反淺一着耳。《唐詩解》卷二六：按班姬居長信，其宮在西，故曰西宮。此爲婕妤之辭也。夜靜花香，景極佳矣，吾其捲簾待月乎？春恨方長，勿能捲也。於是抱琴而出中庭，則見月矣。乘月而望，昭陽乃爲樹色所隱。思一見而不可得，其怨恨何如耶？簾既不捲，瑟從傍出，故云斜。宮殿陰沉，月不易睹，故云深。此見古人用字不苟處。《唐詩鏡》卷一二：欲捲珠簾一舒遠望，然則捲之已耳，而春恨深長，所以欲捲而復已也。下云「深見月」，以知珠簾之不捲也。然則已不捲矣，而不能自已於長望。欲望，則亦一望之已耳，而「斜抱雲和」者何？蓋雲和本以釋愁而彈不成聲，故抱也。所以不去雲和者，意在故也。曰「抱」，又曰「斜抱」，意態描寫曲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牽帶平明」篇固佳，終是譬喻，不及《西宮》之作。郭濬評：幽怨在「深」、「隱」字，末句好夜景，又含春。周珽評：百花香則西宮春夜之景。捲珠簾，欲待月也。春恨長則不能捲，因而抱瑟，思望昭陽以寫悶，豈知爲樹色所隱，徒餘月與瑟之有在也。悲夫。夜景極佳，春恨無限，昭陽在望，月瑟空清，怨思其何能解？此爲婕妤自傷之辭，婉而麗，沉而響者也。《詩辯坻》卷三：《子夜》雙關，「憂砧」啞謎，雖人巧法而不墜古風，又有巧用別名略同爲隱者：【略】雲和，山名，產木宜琴瑟，王昌齡「斜抱雲和深見月」，即呼琴瑟爲雲和。【略】作者須古有是稱，不嫌新異，儻復比物創更，必陷險觝。《古唐詩合解》卷五：「西宮」太后居之。時班婕妤失寵，供奉太后，故亦居西宮。「夜靜百花香」，君王不來，故夜靜。惟靜故聞簾外百花之香，而撩動人心也。「欲捲珠簾春恨長。」爲花香月色所動，故欲捲簾。然欲捲者，尚心動而未捲也。以春恨方長，故無力去捲簾也。「斜抱雲和深見月」，簾不成捲，乃去抱雲和之瑟。抱而不彈，故斜抱而深見簾外之月，無非是愁境也。以月在簾外，故曰深見。「朦朧樹色隱昭陽。」昭陽宮，趙昭儀得寵者所居也。今從簾外望月，似有朦朧樹色，隱著昭陽，只因心中想著昭陽而怨恨，故所見無非昭陽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不言怨而怨自深，詩可以怨，其在斯乎？

《西宮秋怨》《升菴詩話・王昌齡長信秋詞》：「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卻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司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此用其語，如李光弼將子儀之師，精神十倍矣。作詩者其可不熟《文選》乎？《唐詩解》卷二六：此宮人自惜其貌也。意謂芙蓉雖佳，而非美人之比，乃其香得達於珠翠。我之貌與明月等，乃不得進御于君。於是含情而以秋扇掩之，不使空懸之以待君王耳。《唐詩鏡》卷一二：「卻恨含情掩秋扇」，一語三折。夫情之不能已也，卻自恨其含情而掩秋扇。掩之者，以不忍見也。既自恨其含情矣，而終不能已於情，所以懸月以相待，而又自笑其空爲此舉也。詩人下字之妙，此一「懸」字，誰爲懸之？此須人自領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徐充評：此詩有輪轅徒餘之意。高棅評：聲峻而婉，句麗而沉。顧璘評：句好。周啓琦評：元瑞謂江寧言情造極，最窺其微。焦竑評：末句用長門賦語，如李光弼將子儀之師，精神十倍矣。作詩者可不熟《文選》乎！程全之評：喻己抱才而不見用也。放子

發嘗曰：宮怨之作，主于抒情。要在情景交融。王李二人，備兼主意含蓄耳。予亦有宮詞云：「深宮一入幾經年，未得當熊到輦前。盡說美人多薄命，不將寥落怨嬋娟。」蓋美色未必見寵，高才每多不遇，顧無寵豈緣色美，不遇豈以懷才故耶？《古唐詩合解》卷五：「芙蓉不及美人妝」，首言宮人天然花貌，又加豔麗之妝，而芙蓉不若，宜乎君王之來幸也。「水殿風來珠翠香。」首言色，次言香，而珠翠香，則正承上妝字。風來而珠翠飄香，則芙蓉拜下風矣。倩麗如此，又宜乎君王之來幸也。「卻恨含情掩秋扇」，美人之望幸雖深，卻恨含情難吐，空對着過時之秋扇棄捐不用，只得掩卻，而自傷恩情之中絕。怨甚矣。「空懸明月待君王。」明月當秋，清光正好，但君王不至，亦是空懸。然猶有待者，心不能忘情於君王，不敢絕望也。

《長信秋詞五首》（金井梧桐秋葉黃）《唐詩解》：此班姬失寵之辭。上聯賦深秋之景，下聯紀寥落之情。熏籠玉枕，所設以待寢者，恩幸既疏，則二物無顏色矣。夜不能寐，唯覺宮漏之益永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唐孟莊評：取其淡雅。《古唐詩合解》卷五：「金井梧桐秋葉黃」，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魏文帝詩：梧桐生空井。井梧黃，秋深時也。「珠簾不捲夜來霜。」帝不臨幸，則宮中珠簾長垂而不捲，夜來霜落，五更時怨寂而已。「熏籠玉枕無顏色」，熏籠玉枕，所設以待寢者。今已失恩寵，亦無顏色矣。「卧聽南宮清漏長。」秋夜既長，又不成寐，側耳以聽，但聞南宮之清漏而已，能勿傷感乎。

又（奉帚平明金殿開）《王直方詩話・句意含蓄》：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宮怨》曰「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對牀夜語》卷四：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遶御簾飛。」【略】此皆意相襲者。又【略】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絕句體・實接》：詩意謂已與君隔，不及寒鴉，猶得承昭陽日影。《唐詩品彙・七言絕句》：謝疊山云：「此篇怨而不怒，有風人之義。」《升庵詩話・女郎秦玉鸞憶所歡》：「蘭幙蟲聲切，椒庭月影斜。可憐秦館女，不及洛陽花。」唐人「玉顏不及寒鴉色」，蓋祖此意。《四溟詩話》卷三：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唐詩歸》卷一一：「且將團扇暫徘徊。」鍾惺評：「團扇」用「且將」字、「暫」字，皆從「秋」字生來。「玉顏」二句。鍾惺評：此二句與「簾外春寒」、「朦朧樹色」同一法，皆不說向自家身上。然「簾外春寒」句氣象寬緩，此句與「朦朧樹色」情事幽細，「寒鴉」、「日影」，尤覺悲怨之甚。《唐詩解》卷二六：班姬自言晨起灑掃而殿門始闢，因傷己被棄如扇之逢秋，故相與盤桓也。適見寒鴉帶日影而來，則又睹物興感，意謂我惟不得一近昭陽爲恨。今禽鳥乃得被天子之恩輝，是我之顏色不如也。不怨君而歸咎于己顏色，得風人渾厚之旨矣。《唐詩鏡》卷一一：「暫徘徊」三字，有意不云錦帳寒恩，而第曰「昭陽日影」，此長信宮中人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何仲德爲富艷體。周弼爲第三句實接體。謝枋得評：此篇怨而不怒，有風人之義。周敬評：意存含蓄，語多渾厚。暫徘徊三字妙。徐充評：得小弁投兔不如之情。周珽評：按班姬賦及團扇詞，此奉帚當爲灑掃于長信宮中也。金殿開，乃奉帚時，想像平明殿門當開也，將團扇以徘徊，寓一種無聊之態。否則，既退養太后，已出宮矣，焉得復奉帚于天子之殿以冀幸也。胡濟鼎曰：此于六義爲興而賦。玉色白，鴉色黑，黑者猶帶日影，而白者不近天光，嘆黑白之不辨也。不歸過于天日而自傷不及，誠若眞有不如也。此蠡翁所以稱其怨而不怒也。敖子發云：此詩托喻孤忠自許者，反不如鄙夫容悅得橫波恩私，賈生有言，鎮邪爲鈍，鉛刀爲銛，蓋謂此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二句絕世傳神，不語而神傷。末二語用意深婉，在《三百》中亦罕覯。箕帚是婦人之職，事起二字便見安分安命意。《古唐詩合解》卷五：「奉帚」，捧箒，以灑掃長信宮也。「平明金殿開」，晨起灑掃而殿門始開。「且將團扇暫徘徊。」因思己之在長信宮奉養者，豈非以被棄之故與？此團扇經秋，而棄捐者何異，故於無聊之際，且將此扇拈弄片時，而不覺百憂俱集也。「玉顏不及寒鴉色」，此時班姬自顧玉顏，自爲憐

惜，而歎以爲不及寒鴉之色者，其意全在下句也。「猶帶昭陽日影來。」昭陽日影，君王之恩光也。彼寒鴉猶得近恩光而增色，而我且不如，非敢怨寒鴉也。只怨我之顏色，曾不及寒鴉之萬一也。怨而不怒，詩人溫厚之旨也。《西圃詩說》：詩有句含蓄者，【略】有意含蓄者，【略】有句意俱含蓄者，如【略】王龍標《宮怨》詩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昭陽宮，趙昭儀所居，宮在東方。寒鴉帶東方日影而來，見己之不如鴉也。優柔婉麗，含蘊無窮，使人一唱而三歎。《養一齋詩話》卷二：龍標「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與晚唐人「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猶繞御簾飛」，似一副言語，而厚薄遠近，大有殊觀。惟深於古詩者，乃然吾言耳。《筱園詩話》卷三：「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夫王詩所以妙者，在「玉顏」、「寒鴉」，一人一物，初無交涉，乃借鴉之得入昭陽，雖寒猶帶日光而飛，以反形人，則色未衰，已禁長信深宮，不復得見昭陽天日之苦。日者君象。「日影」比天顏，宮人不得見君，故自傷不如寒鴉，猶得望君顏色也。用意全在言外，對面寓人不如物之感，而措詞微婉，渾然不露，又出以搖曳之筆，神味不隨詞意俱盡，十四字中兼有賦比興三義，所以入妙，非但以風調見長也。《峴傭說詩》：「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怨而不怒，詩人忠厚之旨也。「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不遣沙場匹馬還」，意盡句中矣；而雄健可喜，亦不可一格論也。又：「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羨寒鴉羨得妙。「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怨沅、湘怨得妙。可悟含蓄之法。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想入牛角尖，卻是面前語。

又（真成薄命久尋思） 《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宮詞細於毫髮，不推爲第一婉麗手不可。惟芙蓉不及美人粧差弱耳。《唐詩解》卷二六：此思君無已之辭。言我豈眞成薄命耶，未信之辭也。於是因思而夢，既覺而疑，遂述夢中之事，言見燈火之光，而知天子將夜飲於此，乃從複道以迎駕，時甚分明而成虛夢，是以疑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薩天錫評：雋永。周敬評：因思而夢，既夢而疑。描寫宮人心事，盡無餘思。分明二字妙。顧璘評：此篇便犯搜索。《古唐詩合解》卷五：「眞成薄命」佳人命薄，向固知之而未信。如今看來，我眞成薄命矣。「久尋思」，然畢竟還不信我眞箇薄命，尋思其所以薄命之故，而且思之甚久。「夢見君王」思而得夢，夢而得見君王。「覺後疑」。既覺而疑，疑其未必是夢也。下二句正是疑處。「火照西宮知夜飲」，夢中見燈火照徹西宮，知是君王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而我分明在複道迎駕，以奉主恩，奈何遂成虛夢，此其所以疑也。此三首，班婕妤失寵之詞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下「分明」二字，寫夢境入微。

《青樓曲二首》 《升庵詩話・青樓曲》：此詠遊俠恩倖，有如此之夫，有如此之婦，含諷感時，意在言表。《唐詩解》卷二六：此刺娼樂之盛。玄宗行事有類漢武。凡詩稱武皇者，皆指玄宗也。言青樓之人，既從天子遊幸而宿長楊矣，復自長楊而還建章，故小婦望之而見飛塵之起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宮情閨思，作者多矣，未有江寧此篇，與閨怨維容渾合，明白簡易，絕句中極品也。蔣一葵評：影響隱然形聲。顧璘評：《青樓曲》二篇，音律雄渾，句法清新，可次《閨怨》。周珽評：誇詡隨從天子遊幸之夫得寵榮歸也。發語妖艷，結構輕飄，道出青樓意態。《養一齋詩話》卷二：龍標《青樓曲》：【略】予初不甚愜意，讀之數周，撫几嘆曰：「此國風之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其此之謂歟？」客曰：「何以知之？」曰：「此詩二首，極寫富貴景色，絕無貶詞，而均從樓頭小婦眼中看出。則一種佻達之狀，躍躍紙上，而彼時奢淫之失，武事之輕，田獵之荒，爵賞之濫，無不一一從言外會得，眞絕調也。」第二首起句云：「馳道楊花滿御溝」，此即「南山蒼蔚」景象，寫來恰極天然無迹。昌黎詩云：「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便嚼破無全味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人畫。

《青樓怨》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楊愼列爲妙品。顧璘評：此是拗體，音律凄惋清暢，緩字妙。周珽評：風吹幃幙，花香因以入樓，此夜動人愁思不知幾許。當藉鳴箏，得以少緩，無何曲有關山，調悲更堪腸斷也。幽意其中，非言說可解，知之者，或下簾之殘月乎？寫倡婦懷遠，深情如畫。

《浣紗女》 《升庵詩話・章應物浣紗女》：有風調。《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味「公然」二字，似恨似幸。《載酒園詩話又編・王昌齡》：此直以西施譬江上女兒，借吳王作波勢耳。漢文帝語李廣曰：「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同一語意，用之詩，尤法奇而思折。

《閨怨》 《唐詩解》卷二六：傷離者莫甚於從軍，故唐人閨怨，大抵皆征婦之辭也。知愁則不復能凝妝矣。凝妝上樓，明其不知愁也。然一見柳色而

生悔心，功名之望遙，離索之情亟也，蟲鳴思覯，南國之正音，萱草痗心，東遷之變調，閨中之作，近體之二南歟！《唐詩鏡》卷一二：所云兒女情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劉辰翁評：淺而近，淡而眞。周敬評：因見柳色而念及夫婿，卷耳、草蟲遺意。得之眞乎？從來無人道得。徐充評：室家感時物之變，情重而輕富貴，意最佳。蔣一葵評：不知，忽見，悔教，有轉折，乃是章法。周珽評：情致語，一句一折，波瀾橫生。謝君直註，見蟲鳴螽躍而未見君子則憂，見蕨薇而未見君子則憂。草木之榮華，禽蟲之和樂，皆能動婦人傷悲之心。此詩爲戍婦作。閨中少婦，初不曾愁。春日登樓，忽見楊柳青青可愛，始知陽和發育，物物皆春。吾夫從軍，有功名富貴之望，妾獨處幽閒，夫辛苦戎事，曾不如草木群生，各得其樂，于是悔教夫婿覓封侯，此亦本人情而言也。唐人有《送將歸曲》，末句云「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家相對貧，不願天涯金遶身」，亦是此意。又不若潘庭望《擣衣曲》志趣高遠，與此詩異。曲云：「擣衣擣衣復擣衣，擣到更深月落時，臂弱不勝砧杵重，心忙惟恐擣聲遲。妾身不是商人妻，商人射利東復西。妾身不是蕩子婦，寂寞空房爲誰守。妾夫爲國戍邊頭，黃金鎖甲跨紫騮。從渠一去三十秋，死當廟食生封侯。如此別離猶不惡，年年爲君擣衣與君着。」胡濟鼎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觀音修竹，乃在普陀山人迹不到之處。近世修煉之士，亦多避喧居寂，制其外，所以養其中也，人之一身，眼爲罪魁。惟欲無涯，率自眼起。惟貞女烈婦，乃不爲眼所移。士君子亦然，故「四勿」首于視。《詩源辨體》卷一八：太白七言絕多一氣貫成者，最得歌行之體。其他僅得王摩詰「新豐美酒」、「漢家君臣」、王少伯「閨中少婦」數篇而已。《古唐詩合解》卷五：「閨中少婦」此四字爲一詩之主。少而曰婦，知其已有丈夫，婦而曰少，所以離愁尚淺。「不知愁」，少婦年輕，不知愁之爲苦，且未有觸動也。「春日凝妝」凝妝者，塗黃粉於額際，乃是裝作女兒模樣。少婦不出閨門，今當春日而爲此凝妝，則是自己早省著非閨女矣。「上翠樓」。上樓將有所眺望也，必凝妝然後上翠樓，正是他不知愁處。「忽見陌頭楊柳色」，見從樓頭望見也，忽見者，驟然觸目不覺驚心，把少婦沈悶情懷都被柳色勾動，然則不見柳色，尚不知春在何處也。「悔教夫婿覓封侯」。夫婿從軍，爲覓取封侯計也。向日已教之去矣，今見陌頭春色，感夫婿之一去無音，早知去而不來，何以當初莫教他去，故悔。《載酒園詩話》卷一：王龍標「忽見陌頭楊柳色」，即「時芳不待妾」意也，妙在不說出。「悔教夫婿覓封侯」亦即此悔，但悔得稍正。《詳註圈點詩學全書》卷三：唐人「閨怨」，多征婦之詞。「凝妝上樓」，明其「不知愁」也，然見「柳」而生「悔」心，功名之望遙，離索之情亟也。

《甘泉歌》《唐詩鏡》卷一二：深情默禱，喁喁咚咚。

《蕭駙馬宅花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此篇俗事寫得不俗。周珽評：青鸞比駙馬，紫鳳比公主，銀漢星迴比花燭交暢，亦人間至樂事也。可憐，可羨也。

《寄穆侍御出幽州》《唐詩解》卷二六：此少伯謫龍標時所作。言我方坐貶渡江，侍御且將出塞。南北相去，不啻萬里。所恃者，一書耳。豈可謂薊門絕遠而鮮音塵乎？衡陽歸雁猶可望也。他人處此，必以無書爲戚，江陵乃以有書相慰，渾厚之氣，故自超衆。《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吳山民評：戀戀至情。又郭濬曰：寫得和緩，更覺眷戀無已。

《李倉曹宅夜飲》《唐詩解》卷二六：上聯述倉曹待己之厚，下聯言己念倉曹之深。「夢中看」者，情緒無堪，所見皆如夢中耳。猶云忽忽若狂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起得眞切、富麗。周明輔評：聚首惜別，又說夢中，更覺黯淡。周珽評：霜天夜似不寒，以故人待己厚也。回思向來別緒，忽忽若在夢中，即青山明月看成幻境，以念倉曹之深也。意沉而調婉。《古唐詩合解》卷五：「霜天留飲故情歡」，此言倉曹故情之厚，故留飲於寒夜也。「銀燭金罍夜不寒」。此言倉曹器用之美，因歡雖霜天而不覺其寒。「若問吳江別來意」，謂己於別後念倉曹之故情，其意若何。「青山明月夢中看」。江上青山，山間明月，最易移情。然情深於故友，則雖山月，亦如在夢中看耳。

《宴春源》《唐詩歸》卷一一：「江明深翠引諸峰」。譚元春評：「引」字寫景，曲至可想。「與君醉失松谿路，山館寥寥傳暝鐘。」鍾惺評：「傳」字跟「失」字有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郭濬評：幽新可喜。周珽評：上聯詠春源山水之勝，下聯述宴後幽寂之美。景物共賞，興趣自得，描寫曲折，何似天孫織錦，段段光彩耀人。

《聽流人水調子》《唐詩歸》卷一一：「分付鳴箏與客心」。鍾惺評：「分付」字、「與」字說出鳴箏之情，卻解不出。「嶺色千重萬重雨，斷弦收與淚痕深。」譚元春評：光景靜妙。《唐詩鏡》卷一二：後二語倒裝，故格高句老，「分

付」字、「與」字、「收」字俱妙。絃何以遽斷，以不勝淒怨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敬評：深沉。周珽評：以孤舟對楓林于微月之下，遇有鳴箏曲，則彈者聽者，當俱有不堪爲情處。所以用分付二字。欲其各自理會。絃到斷處，是悲之極處，淚痕重疊，何如千萬雨聲點滴，嶺色爲之改也。收與二字又妙，見合雨色淚痕，總爲斷絃所刮盡，客心不因之而重所悲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無限悲涼。

《**梁苑**》《唐詩解》卷二六：因日前之寂寞，想昔日之豪華而深惜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敬評：弔古有餘愴。屠隆評：此詩悲悼有風，是盛唐規模。吳國倫評：藻思雄詞，悲歌慷慨。周珽評：因目前之寂寞，想昔日之豪華也。見憐才好客，世間所少，安得梁王常在哉。少伯自負舉宏詞科，而仕止外寮，故感梁苑而致慨也。

《**送別魏二**》《唐詩解》卷二六：上聯叙深秋之景，下聯寫相憶之情。山月照人，啼猿入夢，我勞如何。《唐詩鏡》卷一二：代爲之思，其情更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楊愼列爲能品。蔣一葵評：爲他想出淒其。《古唐詩合解》卷五：「醉別江樓」與魏二臨江樓盡醉而別去。「橘柚香」，秋深時也。「江風引雨入船涼」。此是魏二別後，舟行入江，江風吹雨，雨來入船，而秋涼特甚，從此入瀟湘路矣。看此句有五層。「憶君遙在湘山月」，先從別時，而遠憶其至湘山之月夜。「愁聽清猿夢裏長」。山月照而清猿啼，聽之者客心淒切，故愁聽。然即使睡去，而夢裏亦聞猿啼，我思君此際，能無離索之感。《射鷹樓詩話》卷八：杜詩「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又云「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此法唐人多有之。如王昌齡《送別魏二》「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不述己之離緒，反念魏二別懷，與杜意正同。

《**別李浦之京**》《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絕句體・實接》：漁獵者，少年放逸之習，而小人之事也。憂其弟樂小人之事，故在外以書戒又繼以泣，此仁人愛弟之情也。孟子曰：「涕泣而道之者，親之也。」此詩近之矣。《唐詩歸》卷二一：鍾惺評：孝友言外。譚元春評：《別李浦之京》，祇是托他寄書語耳，「不迷」二字，可想其惓惓囑咐之意。《唐詩解》卷二六：李浦，少伯之鄉人。因居止接近而念及其弟也。首念故園所在而情不能忘，下則憂其弟爲惡少之事，故緘書而繼之以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程元初評：友愛情深，仕路阻隔。因友思弟，遠地悲傷。周珽評：說到情意懇切處，令人味之愈永。釋圓至曰：漁獵者，少年放逸之習，而小人之事也。憂其弟樂小人之事，故在外以書誡之，又繼之以泣，此仁人愛弟之情也。孟子曰：涕泣而道之者，親之也。此詩近之矣。

《**送狄宗亨**》《唐詩歸》卷二一：鍾惺評：不使俗人容易上口，妙，妙。譚元春評：奧甚，傲甚。首二句從何處拆開，何處連思，鈍漢以爲脫誤，妙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九：生趣。

《**送薛大赴安陸**》《唐詩解》卷二六：當雲雨晦冥之際，君有楚中之行，故我念其所往之地而憂見于色。且表安陸者，穆陵關也。今于天際求其處所而絕不可睹，悵望之情深矣。少伯時方謫居，故稱遷客。《唐詩鏡》卷一二：望不見，愁漫漫。《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蔣一梅評：殷殷友情。末句惜遠上見。周啓琦評：望迷愁漫，挽合堪引萬石之弩。周珽評：少伯時方謫居，故稱遷客。想薛大家于青州，徙于安陸，故因楚中送別，不勝憂動于色，且謂故鄉遙在天邊，徒切悵望而不可見。落句道得悲酸。郎士元送別詩，詞意與此同。

《**芙蓉樓送辛漸**》《唐詩解》卷二六：此亦被謫入吳，逢辛赴洛而有是嘆也。言我方冒雨夜行，君則依山曉發，不勝跋涉之勞。倘親友問我之行藏，當言心如冰冷，日就淸虛，不復爲宦情所牽矣。《唐詩鏡》卷一二：「寒雨連江」、「丹陽城南」二首，後二語別有深情。「平明送客楚山孤」，「孤」字自作一語。練格最高。《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薛應旂評：多寫己意，送客有此一法者。周珽評：神骨瑩然如玉。《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自矢清操也。《古唐詩合解》卷五：「寒雨連江夜入吳」，時以被謫入吳，冒雨夜行，而連江皆雨色也。「平明」夜行之明日。「送客」送辛漸入洛。「楚山孤」。樓頭所見，大江之北皆楚地，辛漸曉行赴洛，依山而行。楚山曰孤，賦其所見也。「洛陽親友如相問」，辛漸至洛，倘有親友以我之行藏爲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此爲辛漸答親友之語。說我宦情已冷，如一片冰貯之玉壺，日就淸冷而相得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言己之不牽於宦情也。

《**重別李評事**》《藝苑卮言》卷四：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唐詩歸》卷二一：「隨意青楓白露寒」。譚元春評：隨意字只可如此用，入律對用不得。《唐詩解》卷二六：題云「重別」，正以向者有難分之意，今則必不能留，是離別非難，轉眼各

天也。故云「舟船明日是長安」。然明旦雖別，今霄猶可盡歡，于是，使吳姬緩舞相留，醉而忘情，當不覺寒露之侵人也。《唐詩鏡》卷一二：「隨意青楓白露寒」，「寒」字聲色貴美，將「吳姬緩舞」映出幾許佳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蔣一葵評：「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金獻之評：「隨意」二字，妙極。見得無處不傷心也。郭濬評：悠悠緩緩，無限纏綿。末句妙，粗人不解。《古唐詩合解》卷五：「莫道秋江離別難」，別時留戀難捨，以至於重別，正視別離不易。今乃反其詞曰：莫道難，用逆振法以取下文之勢耳。「舟船明日是長安」。不別則已，今日別，明日長安矣，此正見離別之不難也。然豈知難爲情者，正在未別之前乎。舟船二字連用，魏碣石篇云舟船行難。「吳姬緩舞留君醉」，君既別長安即日可到，然則君又須何急行，吾意在留君一醉，以盡今日之歡。又恐君去心急促，於是藉吳姬緩舞之力以留之。君心越急，吳姬越緩，庶幾可以冀君一醉耳。依戀之情，不甚深乎。「隨意青楓白露寒」。醉後忘情，隨意所適，雖以秋楓之將落，夜露之相侵，而不覺其寒氣迎人，則歡之至矣。此題爲重別故，不覺言之婉摯。《載酒園詩話又編王昌齡》：《重別李評事》曰：「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隨意」二字，似與下五字不黏，兩句參觀，便可意會，乃是得醉且醉耳。若正言之，如曰既有緩舞相留之人，天又漸寒，不如且醉。橫嵌「隨意」二字于中，如老僧毀律，不復牽拘。然欲奉以爲法，則如鳩摩弟子，先學餐針，始可納室。（黃白山評：「此解終不暢，予友洪方舟云：『隨意』，隨他意也。予謂『露寒』字只當夜深字。莫管夜深，且須盡醉，此正留連不忍分手之意。開口卻云『莫道秋江離別難』，自己先進一步說，唐賢詩腸之曲如此。」）

《送人歸江夏》《唐詩鏡》卷一二：月明魂往，夢裏分明。末句遣言結意之妙。

《盧溪主人》《唐詩歸》卷一一：「莫將孤月對猿愁」。譚元春評：「莫將孤月」，橫甚。鍾惺評：無奈何語。

《盧溪別人》《唐詩解》卷二六：上三句歷紀其道途，落句想像其景物，乘月聽猿，客思所由生也。《唐詩鏡》卷一二：「孤月對猿愁」是一佳句，「莫將孤月對猿愁」，又是一妙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蔣一葵評：當境文，下「莫將」二字其思愈遠。《古唐詩合解》卷五：「武陵溪口」武陵有五溪，盧溪其一也。「駐扁舟」，駐，留也。扁舟始於范蠡乘扁舟泛於江湖。「溪水隨君向北流」。溪即盧溪，向北，向荊州也。「行到荊門上三峽」，川江至荊之夷陵始平，出荊門而上瞿塘巫峽，水勢險急。「莫將孤月對猿愁」。三峽多猿，啼聲最慘。故慰其至此地，客中月夜，莫對此而生愁也。

《送程六》《唐詩歸》卷一一：「片片舟中雲向西。」鍾惺評：「雲向西」，何處見得？妙甚。

《送朱越》《甌北詩話・詩病》：王昌齡《送朱越》一絕，四句中四地名。【略】王世懋、都穆、田藝衡皆以爲今人詩若此，必厭其重複，在古人正不若是拘也。然究是詩中之病。

《送柴侍御》《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與「別後同明月」一意，而翻脫新妙。嘗愛昌齡「月帶千里貌」一語，恨其全首不稱，不能收之。今得此句釋然。

《送姚司法歸吳》《唐詩鏡》卷一二：意遠於路，情深於江。

《出塞行》《唐詩解》卷二六：京師遼遠，邊上蕭條，彼馬首而東者，誰乎？大都皆狄虜也。此出塞之初，周覽邊庭之景象如此。若《從軍》諸篇，則久戍之辭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慘淡可傷，音律雖柔，終是盛唐氣骨。焦竑評：自然之妙。郭濬評：意興自爾湊泊。蔣一葵評：末句出人不意。周珽評：此初出塞，周覽邊庭之景思也。馬首東來大都狄虜，則京師遙遠，邊上蕭條，更有誰識者，行人至此，自堪下淚。

《河上歌》《唐詩歸》卷一一：「河上老人」二句，譚元春評：樸而雋。鍾惺評：律詩帶古，七言絕帶歌行，非盛唐高手不能。龍標宮詞自爲一手。從此以下諸絕，仍是作五言古手段，彼專稱其七言絕者，其於七言絕猶影響耳。譚元春評：是他人七言古末四句。今人慣喜作壽詩，予謂性情所係，萬不可以此損傷。必不得已，似龍標《河上歌》作一首，庶無大害耳。

《春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珽評：宛轉流亮，不知多少酸楚。此征婦怨詞也。路遙信斷，自覺花鳥無春。塞鴻去盡，見音書杜絕。春草萋綠，應桃李無顏。

《龍潭詩》《唐音癸籤・評彙七》：「百泉勢相蕩，巨石皆卻立。」皆爲蛟龍怒，清見雲雨人。」杜甫《萬丈潭詩》：「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黑知灣澐底，清見光炯碎。」語不襲而肖，而通篇杜尤雄拔盡善，名家大家之分也。（遯叟）

《四時調玉燭詩》《韻語陽秋》卷三：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

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游戲於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略】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下・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唐才子傳・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略】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蓋嘗爲江寧令。與文士王之渙、辛漸交友至深，皆出模範，其名重如此。有詩集五卷。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爲《詩格》一卷，又《詩中密旨》一卷，及《古樂府解題》一卷，今并傳。

紀事

《大唐新語》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秦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博異記》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雲谿友議・嚴黃門》 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陳冕，字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用爲義士也。

《韻語陽秋》卷一一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元二》云：「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至於《沙苑渡》之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謫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蟠，黃鶴舉未晚。」既登第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藝苑卮言》卷八 《雲溪友議》稱章仇劍南爲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爲王江寧申冤，此事殊快人，足立藝林一幟，但不見正史及他書耳。

又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性，誠有合者。【略】四傑蹇；王昌齡詩名滿世，棲遲一尉。【略】五流貶；【略】貶竄則王昌齡。【略】八無終；王昌齡【略】以冤。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五年丁卯進士十九人：李嶷狀元。王昌齡。

又卷八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博學宏詞科王昌齡，《書錄解題》：王昌齡，開元二十二年選宏詞，超絕群類。

著録

僧空海《獻書表》 王昌齡《詩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於作者邊偶得此書。古詩格等，雖有數家，近代才子，切愛此格。當今堯日麗天，薰風通地，垂拱無爲，頌德溢街，不任手足，敢以奉進，庶令屬文士知見之矣。

又《獻雜文表》 《王昌齡集》一卷。《雜詩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昌齡集》五卷。

又　王昌齡《詩格》二卷。

《崇文總目》卷五　《王昌齡詩》一卷　鑒按《通志略》五卷，宋志十卷。

又　王昌齡《詩格》二卷。

又　《詩格》一卷。鑒按：王維、王昌齡、王杞、元兢、徐鋭、僧齊己、僧神彧並有《詩格》一卷，此書未知何人所撰。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王昌齡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王江寧集》一卷。

又《章奏類》《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　唐王昌齡撰。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瑞應圖》十卷　（原釋）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或題王昌齡撰。又云孫柔之（《玉海》二百）。按《書録解題》十卷，不著撰人。云《中興書目》有《符瑞圖》二卷，定著爲野王。又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未知果野王否？又云或題王昌齡。至李淑書目，又直以爲孫柔之。其爲昌齡或不可知。而此書多引孫氏，則決非柔之矣，又恐李氏書別一家也（卷十）。

《文獻通考・經籍考・別集》《王昌齡詩》六卷。

又《詩集》《王江寧集》一卷。

又《子雜家》《瑞應圖》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唐志有孫柔之《瑞應圖記》，熊理《瑞應圖譜》各三卷，顧野王《符瑞圖》十卷，又《祥瑞圖》十卷。今此書名與孫、熊同，而卷數與顧合，意其野王書也。其間亦多援孫氏以爲注。《中興書目》有《符瑞圖》二卷，定著爲野王。又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未知果野王否。又云或題王伯齡。至李淑書目又直以爲孫柔之矣，又恐李氏書別一家也。

《宋史・藝文志一》　王昌齡《續樂府古解題》一卷。

又《藝文志二》　王昌齡《瑞應圖》一卷。

又《藝文志七》《王昌齡集》十卷。

又《藝文志八》　王昌齡《詩格》一卷。又《詩中密旨》一卷。

《文淵閣書目・詩詞》《王昌齡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昌齡集》五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王昌齡集》三卷。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略】王昌齡《詩格》一卷，【略】自宋末已亡矣。

《唐音癸籤・集録三》《詩格》【略】又二卷，《詩中密旨》一卷，並王昌齡撰。【略】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釋齊己、虛中諸撰，所論並聲病對偶淺法，僞托無疑。張爲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秘閣書目・詩辭》《王昌齡詩》一卷。

《紅雨樓書目・文集類・唐》《王昌齡詩》三卷。

《澹生堂藏書目・集類第四總集》　四唐名家詩集　《王昌齡集》。

又　盛唐十家詩集　《王昌齡集》。

又《集類第六別集上》《王少伯詩集》一冊一卷。王昌齡。

又《集類第八詩文評》　王少伯《詩格》一卷，《密旨》一卷，王昌齡　詩法統宗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王昌齡集》。

《脉望館書目・收字號集・唐人詩集》　中唐詩十一本【略】王昌齡。【略】《王昌齡詩》一本。舊板百家唐詩【略】王昌齡。

《趙定宇書目・雜目》《王昌齡詩》一本。《朱慶餘、王昌齡詩》一本。

《近古堂書目》下　盛唐十家【略】王昌齡。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集部八・總集類》　天一閣目又有初盛中晚唐集四冊，總一百三十六卷。刊本【略】王昌齡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集部二上・別集類一上・漢至盛唐》《王昌齡集》二卷，唐王昌齡撰。〇明弘治、正德間銅活字印唐人集本，九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闌。蔣君汝藻藏。〇明嘉靖三十三年黃氏浮玉山房刊唐詩二十六家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余據明銅活字印本校。

又　《王昌齡詩集》三卷，唐王昌齡撰。〇明正德十四年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正德己卯袁翼跋，言刻唐詩數家，而此尤可喜云。〇明嘉靖十九年朱警刊唐百家詩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藏園群書經眼録・集部六・總集類》《唐詩二十六家集》五十卷，明黃貫曾編：明嘉靖三十三年黃氏浮玉山房刊本，十行十九字。目後有牌子，爲嘉靖甲寅首春江夏黃氏刻于浮玉山房二行。目列後：《王昌齡集》二卷。

藝文

孟浩然《與王昌齡宴王道士房》 歸來卧青山，常夢遊清都。漆園有傲吏，惠好在招呼。書幌神仙籙，畫屏山海圖。酌罍復對此，宛似入蓬壺。

又《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 向夕槐煙起，蕙蘢池館曛。客中無偶坐，關外惜離羣。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永懷芸閣友，寂寞滯揚雲。

又《送王大校書》 導漾自嶓冢，東流爲漢川。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閒筵。雲雨從茲別，林端意渺然。尺書不能吝，時望鯉魚傳。

又《送王昌齡之嶺南》 洞庭去遠近，楓葉早驚秋。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已抱沈痼疾，更貽魑魅憂。數年同筆硯，茲夕開衾裯。意氣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李頎《送王昌齡》 漕水東去遠，送君多暮情。淹留野寺出，向背孤山明。前望數千里，中無蒲稗生。夕陽滿舟檝，但愛微波清。舉酒林月上，解衣沙鳥鳴。夜來蓮花界，夢裏金陵城。歎息此離別，悠悠江海行。

常建《宿王昌齡隱居》 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又《鄂渚招王昌齡張僧》 刈蘆曠野中，沙土飛黃雲。天晦無精光，茫茫悲遠君。楚山隔湘水，湖畔落日曛。春鴈又北飛，音書固難聞。謫居未爲歎，讒枉何由分。午日逐蛟龍，宜爲吊寃文。翻覆古共然，名宦安足云。貧士任枯槁，捕魚清江濆。有時荷鉏犁，曠野自耕耘。不然春山隱，溪澗花氤氳。山鹿自有場，賢達亦顧羣。二賢歸去來，世上徒紛紜。

王維《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并序》 吾兄大開陰中，明徹物外。以定力勝敵，以惠用解嚴。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陸地，下映芙容之池；竹林果園，中秀菩提之樹。八極氣霽，萬彙塵息。太虛寥廓，南山爲之端倪；皇州蒼茫，渭水貫於天地。經行之後，趺坐而閑。升堂梵筵，餌客香飯，不起而遊覽，不風而清涼。得世界于蓮花，寄文章於貝葉。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座上成。　高處敞招提，虛空迥有倪。坐看南陌騎，下聽秦城雞。眇眇孤煙起，芊芊遠樹齊。青山萬井外，落日五陵西。眼界今無染，心空安可迷。

王縉《同王昌齡裴迪游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和兄維》 林中空寂舍，階下終南山。高卧一牀上，迴看六合間。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義天人接，無心世界閑。誰知大隱者，兄弟自追攀。

李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又《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余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沙邊。昨夢江花照江日，幾枝正發東窗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煙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岑參《送王大昌齡赴江寧》 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澤國從一宦，滄波幾千里。羣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舊家富春渚，嘗憶卧江樓。自聞君欲行，頻望南徐州。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微雪，抱被肯同宿。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時。舟中饒孤興，湖上多新詩。潛虬且深蟠，黃鵠舉未晚。惜君青雲器，努力加餐飯。

林寬《下第寄友》 詩人道僻命多奇，更值干戈亂起時。莫作江寧王少府，一生苦吟竟誰知。

張喬《題上元許棠所任王昌齡廳》 瑠璃堂裏當時客，久絕吟聲繼後塵。百四十年庭樹老，如今重得見詩人。

王廣言《論詩十首·王龍標》 一曲新聲奈爾何，梨園小部例能歌。旗亭黃酒從年少，那信空山雨雪多。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最愛龍標絕句詩，神龍變化匪夷思。阿誰偶得黃河曲？賭勝旗亭畫壁時。

雜録

《唐國史補》卷下 開元日，【略】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

蘇州、戴容州。【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四**》《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汚，洗妝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

《**優古堂詩話・舜不窮其民論**》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夷狄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閒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

《**滄浪詩話・考證**》太白《塞上曲》「騮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孔融、李邕爲姦雄所殺，無可逃之理，若禰衡、王昌齡爲太守所殺，班固、陳子昂爲縣令所殺，尤可憐也。

《**升菴詩話・子美贈花卿**》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略】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爲《蓋羅縫》。

又《**王建宮詞**》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略】「寶帳平明金殿開」，王少伯詩也。

又《**薄音婆**》王昌齡《塞上》詩：「故瓶落膊紫薄寒，碑葉城西秋月圓。明勅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斬樓蘭。」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江寧之後，張仲素得其遺響，《秋閨》、《塞下》諸曲俱工。

又　張仲素《秋閨曲》：「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去龍標不甚遠。

《**詩藪外編・唐下**》賀知章於尹知章，王昌齡於張昌齡，皆同有時名，今王、賀顯而張、尹詩文不傳。然博雅士屈指瞭然，以史傳灼灼故也。

《**柳亭詩話・青樓**》大路句，韋莊用入劉生詩。陸麗京吳中七律：「望來雁斷黃榆塞，到處鴉啼青漆樓」。用漆字罕見。古樂府：「大路起青樓。」註引《齊書》：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曹子建詩「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駱義烏詩：「大道青樓十二重。」上官儀詩：「青樓遙敞御溝前。」王昌齡詩：「紅粧漫綰上青樓。」明指金張門第。而後人例呼妓館，則始于梁劉邈《采桑行》：「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而太白《樓船觀妓詩》則曰：「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音節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淺爲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羣山萬壑赴荊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此輕重清濁法也。又如龍標絕句「不斬樓蘭更不還」，俗本作「終不還」，便屬鈍句，此平仄一定法也。又如杜五言「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懽娛」，「怨惜」換作「怨恨」，不穩叶，此仄聲中分辨法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于鵠**》「秦女窺人不解羞，攀花趁蝶出牆頭。胸前空戴宜男草，嫁得蕭郎愛遠遊。」首二句即王江寧「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意。但見柳色而悔，是少婦自悔，此却出于旁觀者之矜惜。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同一樂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然音節一事，難以言傳。少陵「羣山萬壑赴荊門」，使改「羣」字爲「千」字，便不入調。王昌齡「不斬樓蘭更不還」，使改「更」字爲「終」字，又不入調。字義一也，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其他可以類推。

《**昭昧詹言・黃山谷**》蓋塢先生云：「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帔稻畦成。』『稻畦帔』即袈裟。」

《**竹林答問**》問：昔人譏太白「誰憐漢飛將，白首沒三邊」，謂不可以「飛將軍」剪截爲「飛將」。然龍標「龍城飛將」之句，何獨恕之。豈震於壓卷之作而不敢議邪？六朝人已有「飛將出長安」之句矣。少陵詩「故老思飛將」，郎士元詩「雙旌漢飛將」，陸放翁直云「生希李廣名飛將」，何不可用之有？若譚用之《塞上》詩：「早晚重來似漢飛」，宋劉過《盱眙行》：「何不夜投將軍飛」，則誠作一噱，又考《魏志》：「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則「飛將」字亦有本，但唐詩自指李廣。

郭密之

高適《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 適遠登薊丘，茲晨獨搔屑。賢交不可見，吾願終難說。迢遞千里遊，羈離十年別。才華仰清興，功業嗟芳節。曠蕩阻雲海，蕭條帶風雪。逢時事多謬，失路心彌折。行矣勿重陳，懷君但愁絕。

《宋高僧傳·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五 諸暨令五言詩二篇，一題《□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寶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刻於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願詩刻，皆開元、天寶間人，崖石鑱損，唯姓名僅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兩浙金石錄》卷二 右詩刻二種，在青田縣石門洞磨崖。一題石門山，詩及前後題款凡八行，俱正書，徑寸，嘉慶元年二月，臨海令華氏瑞潢過此搜出之。按二詩《全唐詩》未載。邑志云：郭密之於天寶中令諸暨，建義津橋，築放生湖，漑田二千餘頃，民便之。

蕭昕

傳記

《舊唐書·蕭昕傳》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賢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爲副元帥哥舒翰掌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兼安陸長史，爲河南等道都統判官。遷中書舍人，兼揚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秘書監。代宗幸陝，昕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大曆初，持節吊迴鶻。時迴鶻恃功，廷詰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難，賞功無絲毫之遺，況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爲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迴紇悔懼，啓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迴紇自絕，非我失信。」迴紇慚退，加禮以歸，爲常侍。十二年，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五年，致仕。七年，卒於家，年九十，廢朝，謚曰懿。

《唐詩紀事·蕭昕》 昕，字中明，再中博學宏詞科。初爲哥舒翰掌書記，翰敗，僅道走蜀。肅宗立，奉誥冊至行在。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德宗出奉天，昕時爲工部尚書，年八十餘，步至奉天。後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以太子少師致仕。

紀事

賈至《授蕭昕祕書監等制》 門下，圖書之府，掌天人之際，禮義之柄，繫風化之元，爲史官擇人，必舉髦士。行禮部侍郎蕭昕，文質彬彬，學於舊史；行給事中韓液，恭儉莊敬，藏器於身。咸有令名，昇降朝列，正我墳典，懋乃直清。昕可守祕書監，液可守太常少卿。

《唐會要·附學讀書》 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敎風。」

又《致仕官》 （貞元）五年三月，以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蕭昕爲太子少師（略），並致仕，仍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上念舊老，特命賜其半焉。致

仕官給半俸祿，自昕等始也。

又《謚法上》 懿，溫柔賢善曰懿，愛民質直曰懿，柔克有光曰懿，體和居中曰懿，【略】贈揚州都督蕭昕。

《唐語林・補遺》 神龍元年以來，累爲主司者：【略】蕭昕再，寶曆二年，貞元三年。

又 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

《太平廣記》卷四二一引《宣室志》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爲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爵之氣，蒸爲疾癘。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愈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矣，聖上憂憂，撤樂貶食，歲凶是念，民燎爲憂。幸吾師爲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纘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呪，震舌呼祝。呪者食頃，即以纘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

《宋高僧傳・唐金陵鍾山元崇（瑾禪師）》 （至德初）遂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於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朝賢國寶，或在邁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鈎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嘆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

《咸淳毗陵志・秩官一》 蕭昕，梁鄱陽王恢七世孫，大曆中封晉陵侯，後進郡公。

《寶刻類編・唐甘棠館記》 唐壽安尉蕭昕撰，大理評事史鎬八分書，盧璟篆額。

熊曜

《封氏聞見記・解紛》 熊曜爲臨清尉，以幹蠱聞。平原太守宋渾被人告，經采訪使論，使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置之縣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饌。夜深屏人與語，告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却，見曜有必取之色，慮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獄卒亦令逃竄。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邂逅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爲申采訪，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訪而已。既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元和姓纂・東韻》南昌熊氏 開元臨清尉熊曜，又戶部郎中熊執易，並洪州人。

高適《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茅齋（盧兼有人倫）》 虛院野情在，茅齋秋興存。孝廉趨下位，才子出高門。乃繼幽人靜，能令學者尊。江山歸謝客，神鬼下劉根。階樹時攀折，窗書任討論。自堪成獨往，何必武陵源。

岑參《敬酬杜華淇上見贈兼呈熊曜》 杜侯實才子，盛名不可及。祇曾效一官，今已年四十。是君同時者，已有尚書郎。憐君獨未遇，淹泊在他鄉。我從京師來，到此喜相見。共論窮途事，不覺淚滿面。憶昨癸未歲，吾兄自江東。得君江湖詩，骨氣凌謝公。熊生尉淇上，開館常待客。喜我二人來，歡笑朝復夕。縣樓壓春岸，戴勝鳴花枝。吾徒在舟中，縱酒兼彈棋。三月猶未還，寒愁滿春草。賴蒙瑤華贈，諷詠慰懷抱。

郭紹蘭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信不達。紹蘭目睹室中有雙燕戲於梁間，蘭長吁而

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釋景雲

《**老僧**》《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凍瓶粘柱礎，宿火陷爐灰。」一隔字，老僧枯寂在此悟出。

《**谿叟**》《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早起釣魚去，夜深乘月歸。」自由。「露香菰米熟，煙暖荇絲肥。」細香。

《**畫松**》《蘐齋詩話》：唐人絕句，太白、龍標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畫松一似眞松樹」云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云云，「清江一曲柳千條」云云。此等詩着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

《**宣和書譜**》**卷一九**　釋景雲，亡其世系，幼通經論，性識超悟，尤喜草法。初學張顛，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觀其所書，將箴左盤右蹴，若濃雲之興，迅雷之發，使見者驚駭，斯蓋不獨形於字畫之間，抑又見其寫胸中之奇也。

《**唐才子傳・道人畫一**》　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惟審、護國【略】景雲、法振【略】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眇，今不復喋喋云爾。

蓋嘉運

《**四溟詩話**》**卷一**　蓋嘉運所製樂府《胡渭州》、《雙帶子》、《蓋羅縫》、《水鼓子》，此皆絕句，述邊戍行旅之懷，與題全無干涉。或被之管絃，調法不同。今之詞名類此。前論「燒火燒野田」諸作，恐亦此意邪！

《**新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四年正月丙午，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八月乙亥，隴西節度使蓋嘉運敗突騎施於賀邏嶺，執其可汗吐火仙。

《**新唐書・韋恒傳**》累轉給事中，爲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恆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爲陳留太守，卒。

《**新唐書・裴耀卿傳**》（開元二十四年）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帥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

《**舊唐書・突厥傳下**》（開元）二十六年夏，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咄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二月，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玄宗御花萼樓以宴之，仍令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孟匡朝

《封氏聞見記・竊蟲》　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翰林志》（開元二十六年）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閻伯輿、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翰林院，雖有其名，不掌其事。

《唐會要・翰林院》　至（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略】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舊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

又《選部上》　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略】至來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於勤政樓下，上親自重試，惟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下第。張奭不措一詞，時人謂之曳白。吏部侍郎宋遙，貶武當郡太守，苗晉卿貶安康郡太守，考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炟、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匡朝並貶官。

閻伯璵

常衮《授閻伯璵刑部侍郎等制》　門下，占者參用名儒，典領大郡，或運書課績之最，則次補公卿之缺。今甄陶政化，黜陟幽明，若二千石理行第一，中朝右職，懸以相待。俾長吏知勸，至公大行。銀青光祿大夫婺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上柱國閻伯璵，早以文章侍從，潤色綸言，朝夕論思，處正廷議。名高德厚，推重周行，歷踐藩郡，一其政理。本經術以制事，參理法以訓人，儉以約己，而下不勞，靜以存誠，而吏不擾。風淳俗泰，表率方州，懋能入遷，美選無易。愼乎秋典，給事黃門，副予簡求，以稱厥服。伯璵可行尚書刑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梁肅《杭州臨安縣令裴君夫人常山閻氏墓誌銘》　夫人姓閻氏，皇朝考功郎懿道之孫，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伯璵之女。

《封氏聞見記・惠化》　閻伯璵爲袁州，時征役繁重，袁州先已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闔州思戀，白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津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元和姓纂・鹽韻》廣平閻氏　自厚生懿道。懿道生伯璵，刑部侍郎。

《新唐書・文藝傳上・王勃》　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鄒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鄒、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金石萃編・周尉遲迥廟碑》　前華州鄭縣尉□伯□叙，秘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立周太師尉遲迥廟碑，歐陽棐《集古錄目》云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撰序，秘書省校書郎顏眞卿撰銘，今驗石刻，良然。」

崔文邕

趙溱《石亭記》　蓋此石亭者，送別之地也。昔漢國二陸，□郊□□風流雨散，有追送之篇章，西□□梁是分歧之祖餞，何獨古之悽愴，今之□凌乎！粵□縣寮丞廣平宋元愻、主簿太□郭欽讓、尉博陵崔文邕，捻括宏才，且安卑秩。承凋弊之俗，行輯甯之化。政能垂綬，聲輟調絃。去來賓朋，不歡會於永日，遠近郊郭，惜悲離於一時。供帳雖開，野亭多闕，而迺春藉芳草，秋倚喬林，賦詩贈行，酌酒相勸，亦以別矣。然崔子名族之秀美，幹於事，適於時，爰憑巖崖，用省結構，祐嵌巖以高敞，豁崆峒以傍開。種柳橫階，蒔蘭約砌，韶月則嬌花亂入，溽暑則新藤競垂。綠苔綴錢，紅癬織錦，俯伏江滸，縈聯道周。是

以駐征蓋於浮雲，長鳴斑馬，握離盃於溝水，促轉飛鸚。庶將來之吾賢，知有作之明慾。式刊古石，永烈聲徽。是時開元十有八年冬，星迴大荒落，月應大呂，朔臨甲乙，日御戊辰，前飛烏縣主簿趙演詞也。

崔文邕《千秋亭詠并序》 朝散郎行梓州銅山縣尉博陵崔文邕。此千秋亭者，邕草創也，故得詞人刊其不朽，自茲作古，仍勒是詩。客歌郢中，庶有同唱者矣。飲餞憑何地，依巖闢此亭。玉江摽勝託，石壁效題銘。秋染藤宜紫，春圖柳愛青。樽來是離酌，皆爲送歸情。

王岳靈

《舊唐書·禮儀志四》 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山洞中。乃遣王鉷、張均、王倕、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

《唐詩紀事·王岳靈》 岳靈，登開元進士第。天寶十年，爲監察御史，撰《張惡子廟碑》。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并序》 桑泉房戶部員外郎岳靈，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俱偉文曜世。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九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之。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段懷然

《宋高僧傳·唐台州涌泉寺懷玉》 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掛銀臺。」云是台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釋理瑩

李白《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極九霄迴，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風。玉斗橫網戶，銀河耿花宮。興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坐蕭瑟，棣華不復同。流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窮？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眞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人几案。烟濤爭噴薄，島嶼相淩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嶸若可陟，想像徒盈嘆。杳與眞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蕭散。

金昌緒

《詩藪內編·近體下》 顧華玉云：「五言絕，以調古爲上乘，以情眞爲得體。『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調之古者，『山月曉仍在，涼風吹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此所謂情眞者。」

《載酒園詩話》卷一 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令狐楚則曰：「綺席春眠覺，紗窗曉望迷。朦朧殘夢裏，猶自在遼西。」張仲素更曰：「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或反語以見奇，或循蹊而別悟，若盡如此，何病於偷。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 《春怨》，語音一何脆。一氣蟬聯而下者，以此爲法。

《甚原詩說》卷三 五言絕有兩種：有意盡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言止意不盡，深得味外之味，此從五言律而來，故爲正格。意盡言止，則突

然而起，斬然而住，中間更無委曲，此實樂府之遺音，故爲變調。意盡言止，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金昌緒）「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劉采春）「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此樂府之遺音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絶凡例》 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緒之「打却黃鶯兒」，張仲素之「提籠忘採葉」，于武陵之「遠天明月出」，劉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蓋嘉運所進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眞爛熳，或寄意深微，雖使王維、李白爲之，未能遠過。

《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 五言絶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境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絶調。

《射鷹樓詩話》卷一三 山陽潘彥輔《詩話》云：「《唐人萬首絶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右丞『相送臨高臺』、『吹簫凌極浦』，太白『天下傷心處』、『劉却君山好』、『淥水明秋月』，少陵『萬國尚防寇』、『春來萬里客』，襄陽『移舟泊烟渚』，蘇州『獨鳥下高樹』，隨州『日暮蒼山遠』，劉方平『夢裏君王近』，耿湋『返照入閭巷』，金昌緒『打起黃鶯兒』，柳州『九扈鳴已晚』，香山『珠箔籠寒月』，義山『向晚意不適』，致光『羅幕生春寒』，以及劉采春《囉嗊曲》等，皆天下之奇作，而悉屏而不登，何也？」

《唐詩紀事・金昌緒》 昌緒，餘杭人。

崔　頌

顔真卿《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開元）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幙，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

《唐詩紀事・崔頌》 張曲江在荆州，有《晨出郡舍林下》詩【略】，時頌爲郡司馬，和云：【略】。

奚　賈

《嚴陵灘下寄常建》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曠然心無涯」，心無涯三字深。譚元春評：「振衣生早寒」，生字妙。

《謁李尊師》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鍊魄閉瓊戶，養毛飛洞天」，奇語。譚元春評：「先玉容其微」，容字、微字，人有下得妙者，合用不能。

《尋許山人亭子》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溪水入庭流，君是何年隱？」問得妙。《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描寫尋字，後解纔是山人亭子。「君是何年隱。如今成白頭」。問得妙，只從此問，見得山人久於幽棲，避世高蹈，竟似桃源避秦人，不知世之爲秦爲漢者，可見筆法超脫之妙。

裴　傑

《新唐書・藝文志四》 裴傑《史漢異義》三卷，河南人，開元十七年上，授臨濮尉。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西眷裴氏 綸，太子舍人，孫傑。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七年，上書拜官五人：李鎮、韓佑、辛之諤、卜長福、裴傑。

張　漸

《翰林院故事》 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自後中書舍人

張漸等相繼而入焉。　開元已後張漸自中人充。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開元後，張漸，中書舍人充。

《**舊唐書・楊國忠傳**》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斷喪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又《**蘇晉傳**》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愻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又《**趙國珍傳**》趙國珍，牂柯之苗裔也。天寶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兼本管經略等使。時南蠻閣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劍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書。大曆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

《**新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竊人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

又《**蘇晉傳**》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愻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又《**蕭穎士傳**》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鄂、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唐會要・翰林院**》至（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故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於是太常卿張洎【略】首居之，【略】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

《**淳熙嚴州圖經**》**卷一**（刺史題名）張漸，天寶九載十月□日，自饒州刺史拜。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張漸集》一卷，《唐詩紀》一百六十八，《全唐詩稿》一百七十二。

尉遲匡

《**雲谿友議**》**卷中**　李相公林甫，當開元之際，與巷陌交通，權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須出其門也。如不稱意者，必遭竄逐之禍。雖楊國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愛之衆，皆不勝其珠翠。嘗賜宮娥二人，一者潛歸私家，經旬方還，相公亦乃不知。其榮顯謂之右座相公，軒蓋諸侯，見者如履冰谷。舉子尉遲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頻年不第，投書於右座，皆擊刺之說。匡有《幕行潼關》之作，云：「明日飛出海，黃河流上天。」又《觀內人樓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鑒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銜冤，不假陶鑄之力，則從四夷八蠻，分爲左衽矣！豈爲進人乎？豈爲賢相乎？」及得相見，右座曰：「有一蕭穎士，既叨科第，輕時縱酒，不遵名教，嘗忤吏部王尚書丘，然以文識該通，孰爲其敵，君子不遺其言，幾至鞭撲，子之詩篇，幸未方於穎士，且吾之名，復異於王公，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見怒，惶怖而趨出。悒屑無依，退歸林墅。罷甯戚之高歌，效約成之獨樂。登山臨水，勞灼灼之音焉。

李　澥

穆員《邢部郎中李府君墓誌銘》有唐趙郡李府君，春秋四十有三，歷官十有二政，以尚書郎柱下史分王命於江淮。上元元年秋八月十三日，遘疾終揚州官舍之次。夫人范陽盧氏，先府君三年而少六歲，至德二年九月乙亥，捐於吳興郡長史之館。屬以國難家窶，靡遑還葬，乃各於次而卜宅焉。然其引也蓋殯。貞元三年，嗣子騰，世先人之文行，仕殿中侍御史，惟周公合祔之事，得請於龜。冬十有一月，奉府君夫人之喪至自吳楚。粵明月五日，遷窆於某原，

禮也。府君諱澥，字堅冰，京源宗派，冠蓋功伐，史氏志其大，家牒詳其細。曾祖行敷，皇朝曹州離狐縣主簿。祖懷一，左千牛并州晉陽縣尉。父雍問，虢州湖城縣令，代有令聞，而無違德。府君生而博厚，長而敏達，超特簡厲，中和直清。著書屬詞，居處執事，非中道不蹈，非聖言不聞。天寶中擢進士，調太子校書。當時海內無事，縉紳之徒，以能賦爲賢，及門爲貴，其望登朝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而言語侍從主文典憲之列，充其選者必第一流。府君以通事舍人轉左補闕、監察御史。元宗季年，逆帥兆亂，亂成於寵，上莫得聞，府君奉使朔陲，復而露奏。其後以直道不可得而親疏，爲誅其不附已者所中，配流盧溪郡。至德歲，起家宰江陰，歷佐晉陵、吳興、丹陽三郡，或參將府張公鎬軍事。其佐郡也，廉使輒移眞守以避，府君大率以古良二千石之理爲之。其佐戎也，王師賴焉。明年，克復二京，博求多士，徵拜金部員外郎，稍遷刑部郎中。言達於上而惠及於下者非一。上元中，帝念宗室大臣總東南節制，時危任重，咨忠賢以貳之，詔加府君御史，賜銀印朱紱，輟爲其介。府君方勤王侯伯之事，啓其所奉，道之將行也，未如命何？夫人皇朝刑部郎中瀛、汝二州刺史宏懌之孫，吏部員外郎汝州刺史僕之子，年若干。歸於府君，孝友禮樂，得之性命。越自齠齔，聞於家人，率是道也，移於夫族，而夫族之長幼內外受其厚者，報亦如之。惟府君才中公卿，而位止下大夫，爵宜難老，而年夭強仕。夫人憑善之積，作賢之合，天與之偶，命與之違，命也。雙劍相從，萬里同穴，始者鳳凰之兆，豈吉凶類乎？員辱命長僚，託志卒葬而已。銘曰：仁壽才貴，天之所大。如何李公，不卿不艾。宛宛內子，福孤具美。德豐椒蘭，年夭桃李。似續惟賢，永懷奉先。成周還葬，於萬斯年。

賓息《述書賦下》 注曰：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工於小篆。【略】澥子騰、冰子坦，並詞場高第。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趙郡李氏 雍門，湖城令，生湜、澥、陽冰。澥字堅冰，刑部郎中。

李陽冰

論述

李白《當塗李宰君畫讚》 天垂元精，嶽降粹靈。應期命世，大賢乃生。吐奇獻策，敷聞王庭。帝用休之，揚光泰清。濫觴百里，涵量八溟。縉雲飛聲，當塗政成。雅頌一變，江山再榮。舉邑抃舞，式圖丹青。眉秀華蓋，目朗明星。鶴矯閬風，麟騰玉京。若揭日月，昭然運行。窮神闡化，永世作程。

胡志道《黃帝祠宇李陽冰篆在縉雲山》 李侯神仙才，宇宙在其手。古篆誇雄奇，鐵柱貫金鈕。標榜黃帝祠，字畫氣渾厚。想當落筆時，雲夢吞八九。每傳風雨夜，蜿蜿龍蛇走。光怪發巖竇，草木潤不朽。鬼物煩搗訶，一旦忽失守。隨烟遽飛騰，無復世間有。因訪山中人，石刻尚仍舊。誰能一新之，易若運諸肘。

《具茨文集》卷一 隸之由名，固以其施諸徒隸而已。斯之後，於漢得一蔡邕，於唐得一李陽冰，於宋初得一徐鉉。然先儒嘗謂宋之能者多於唐，唐之能者超於宋，則知陽冰之學，有冠絕今古者矣。

《阮客舊居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記》：《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傳記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趙郡李氏 雍門，湖城令，（生）陽冰，將作少監。

《唐國史補》卷上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并不及載。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竇臮《述書賦下》　趙郡李君，《嶧山》並騖，宣父同羣。洞於字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意感風雲。注云：李陽冰，趙郡人。父維門，湖城令，家世住雲陽，承白門作尉。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工於小篆，初學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識者謂之蒼頡後身。澥子騰，冰子埴，並詞場高第，幼子曰廣，勤學孝義，以通家之故，皆同子弟也。

《宣和書譜》卷二　唐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善詞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初，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推原字學作《筆法論》，以別其點畫。又嘗立說，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類，幽至於鬼神情狀，細至於喜怒之舒慘，莫不畢載。後人不足以明此，於是誤謬滋多，義理掃地，雖李斯之博雅，以束爲束，蔡邕之知書，以豐作豐，故孔壁之餘文，汲冢之舊簡，所存無幾，幸天未喪斯文宗旨在己。其自許愼至是作，刊定《說文》三十卷，以紀其學人，指以爲蒼頡後身。方時顏眞卿以書名世，眞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欲以擅連璧之美。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識者以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論。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舒元輿作《玉筯篆志》，亦曰陽冰之書，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其知言哉，今御府所藏篆書三。

《唐詩紀事》卷二六　陽冰善篆，曾宰當塗，太白依之。

王呈祥《尊經閣祀典錄・遺愛祠》　唐秘書少監當塗縣令少溫李君諱陽冰。

紀事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

《唐代墓誌匯編・有唐相國贈太傅崔公墓誌銘》　有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常山縣開國子贈太傅博陵崔公墓誌銘并序，吏部侍郎邵說撰，前河南府穎陽縣丞徐珙書，國子丞李陽冰篆。

《寶刻叢編・唐說文字源》　唐義成軍節度使賈躭撰序，前揚府戶曹參軍徐鍇書，秘書少監李陽冰重修，溪許愼《說文字源》，陽冰從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篆，凡五百四十字，碑以貞元五年十月立。

《金石錄跋尾・唐裴公紀德碣銘》跋云：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

《詩藪外編・唐下》　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於紫極宮。

《詩辯坻》卷三　李陽冰見《碧落》之碑，數日不去，歐陽詢愛索靖之跡，下馬坐觀。二公之於慕古，可謂勤已。抑豈以摹畫工而眞宰不宣耶！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匡山》　李白，唐魏顥，李陽冰序其文。【略】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洪氏邁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誣，辨正確不可少。

著錄

《郡齋讀書志・翰林禁經八卷》　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藝文

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金鏡羅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岘屼，耿賈摧欃槍。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臺位，

不借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多逢迎。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遙知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寄夢，素心久已冥。顧慚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綠竹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泰階平。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羣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彈劍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長歎即歸路，臨川空屏營。

皎然《同顏使君真卿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時會有詔徵赴京》 漢日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惜風景，欲別幾遲迴。

舒元輿《題李陽冰玉箸篆詞》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附柳公權筆偈云：圓如錐，鋒如鑿，不得出，只得却。）

李嘉祐《送從叔陽冰祗召赴都》 自小從遊慣，多由戲笑偏。常時矜禮數，漸老荷優憐。見主承休命，爲郎貴晚年。伯喈文與篆，虛作漢家賢。

雜録

賈耽《說文字源序》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作《倉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發卒理獄茲多，吏趍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揚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羣書所載略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寖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惟碑頌之額，時睹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其一，學者粗紀畫點，鮮造精微。至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術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藝。惟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鄰李斯，時人獲之，悉藏篋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辨發源，小學中獨許愼《說文》最爲首出，目錄五百四十言，衆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妙，書坯山之石，藉其久，垂示將來，茲亭控白馬之古津，實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俟君子。

楊慎《跋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構別體，乃以諱代謙。按，《說文》，諱，多語也。從言，冉聲。地名，有諱邯縣，汝閻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乏衒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何千里

顏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士簡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儻豪傑，多奇畫，嘗傾萬金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泉、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概相高，不肯仕官，竟以壽終。

《唐會要・逃户》 開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急察色役僞濫，并逃户及户籍，因令充使，於是奏勸農判官數人。【略】至十二年，又加長安縣尉王燾、河南縣尉于孺卿、左拾遺王忠翼、奉天縣尉何千里、【略】皆當時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爲獨盛。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碑陰題名・殿中侍御史兼內供奉》 何千里，又監察。

王仙喬

《南嶽小錄・九真觀》 唐開元年間，有王天師仙喬。初，天師爲行者，道性冲昭，有非常之志。因將嶽中茶二百餘串直入京國，每擔茶器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其所來。乃曰：「某是南嶽行者，今爲本住儿眞觀殿宇破落，特將茶來募施主耳。」於是力士上聞玄宗，召見，嘉歎久之。問曰：「爾有願否？」對曰：「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上深加禮焉，俾於內殿披度，厚與金帛津置。令歸嶽中修創觀宇，不數年而完全，道行愈高，聲流上國。尋有詔封爲天師，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李　瑣

《新唐書・褒信王瑣傳》 瑣，初封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官宗正、光祿卿，進封褒信王。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瑣爲頌，建花萼樓北。天寶初，復拜宗正卿。性友弟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故宗室在省闥者多瑣所啓。薨，贈江陵郡大都督。二子：謙爲郢國公、梓州刺史，巽汝南郡公。

《舊唐書・許王素節傳》 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瑣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

《唐會要・岳瀆》 （天寶）八載九月二十日詔，稼穡豐穰，群官樂業，思崇聖秩，用展虔誠，宜令宗正卿褒信王瑣，分祭五岳四瀆。

《唐會要・宗正寺》 （天寶）七載五月二十九日，宗正卿褒信王瑣奏，皇妹及女，准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後並降爲第二等。臣以爲執禮破親，有虧常典，宜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爲定，不在降服限，仍望永爲常式。勅旨，依奏。

元　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元海集》十卷，字休則，開元臨河尉。

康　顯

顏真卿《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侍御史，弟爲偃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掃，朝野榮之。【略】元昆修書學士顯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藏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康顯《辭苑麗則》三十卷，《海藏連珠》三十卷。希銑之兄，修書學士。

盧鴻一

論　述

綜　論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盧鴻》 翠冪雲牀枕紫煙，不愁玉趾冰寒泉。草堂一卷《嵩山志》，消得詩人十載眠。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盧鴻》　朝謁偏辭拜跽勞，還山米絹聖恩叨。斯人那比盧藏用，贏得《嵩山十咏》高。

分論

《嵩山十志十首》《載酒園詩話又編・盧鴻一》：《嵩山十志》，其小序更佳於詩，但嫌其轉筆率，用「靡者」、「盪者」、「喧者」、「邪者」、「俗人」、「世人」、「機士」、「匪士」，沾沾揚己詈人，有貧賤驕人之態，殊不大雅。《雲煙過眼錄》卷下：李參元居子曰：「《十志》者：《草堂》，修身畜德之府也。《樾館》，延賓閱禮之用也。《元室》，談道衆妙之宗也。《翠庭》，棲閒谷神之致也。《期仙》，靈淇傲睨之適也。《滌煩》，澡性潔己之謂也。《錦淙》，沃志日新其德也。《碧潭》，端形鏡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臺之樂也。《枕烟》，渺渺仙山之興也。十者，蓋天地之成數，志者，即紀述之總名。」元居子道心惟微，幽賞亦異，可謂隱淪之奇絕，今昔所未聞。故備錄焉，貽諸好事君子也。《石洲詩話》卷一：盧鴻一《嵩山十志》詩，似是《騷》裔，而去《騷》却遠，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

又《草堂》《唐詩歸》卷六：譚元春評：先言草堂所貴，後言及靡者居之云云，不加一語，即接詞曰字，用筆奧甚，後數小序，其妙俱在此法。從班固《藝文志》諸序來。鍾惺評：「不易長」三字，甚奧甚幻。

又《樾館》《唐詩歸》卷六：鍾惺評：「居不期逸，爲不至勞」八字可作室銘。「樵蘇不釁兮清談已」鍾惺評：已字押得趣。

又《枕烟庭》《唐詩歸》卷六：鍾惺評：「永潔精神」四字，道家內修秘語也，即釋家所謂祛練神明也。「吐雲煙兮含穹冥」，鍾惺評：語有幽光。

又《雲錦淙》《唐詩歸》卷六：鍾惺評：好賦手。此序尤奇妙。「水攢衝兮石叢聳」三句，遊人妙覽。

又《幕翠庭》《唐詩歸》卷六：「及喧者遊之」二句，譚元春評：遊人首忌喧字，誦此數言，深思結伴當愼。「汩清薄厚」，譚元春評：四字骨竦汗幽。「當其無兮庭在中」，鍾惺評：玄眇之甚，暗用老子語，若自創。「德之悟兮澹多心」，譚元春評：澹多心比澹何心更澹得妙，此非靜者不悟。

又《洞元室》《唐詩歸》卷六：「邪者居之」，鍾惺評：邪字妙，下三語描寫邪字入肖。

又《金碧潭》《唐詩歸》卷六：「未暇遊之」，鍾惺評：未暇遊三字，笑絕勞人。「霜火洞兮烟景涵」鍾惺評：寫得幽鮮。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盧鴻一》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弱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於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敕齎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足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唐才子傳・盧鴻》　鴻，字浩然，隱居嵩山。博學，善八分書，工詩，兼畫山水樹石。開元初，玄宗備禮徵再三，不至。詔曰：【略】鴻遂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賞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詔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到山中，

廣精舍，從學者五百人。及卒，詔賜萬錢營葬。後皮日休爲《七愛詩》謂：「傲大君者，必有眞隱，盧徵君是也。」工詩，今傳甚多。

紀事

李隆基《授盧鴻一諫議大夫詔》 嵩山隱士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與五品官，授諫議大夫。

又《賜隱士盧鴻一還山制》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維大禹，遂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而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宏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疾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林，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州縣送至隱所。欲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

《大唐新語·隱逸》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聲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 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工八分書，浩畫山水樹石，隱於嵩山。開元初，徵拜諫議大夫，不受。

《酉陽雜俎前集·怪術》 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疏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

《書小史》卷九 盧鴻，字顯然。其先范陽人，隱居嵩山。博學，善篆籀及楷隸。開元初，備禮徵至東都，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

《圖繪寶鑑》卷二 盧鴻，字浩然。范陽人。【略】頗喜寫山水平遠之趣。其筆意位置，清氣襲人。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三》 盧鴻《嵩嶽記》一卷，《華山記》一卷，《衡山記》一卷，《峨眉山記》二卷。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 《盧鴻集》一卷，《全唐詩稿》八十一。

藝文

盧象《家叔徵君東溪草堂二首》 開山十餘里，青壁森相倚。欲識堯時天，東溪白雲是。雷聲轉幽壑，雲氣杳流水。澗影生龍蛇，巖端翳檉梓。大道終不易，君恩豈能已？鶴羨無老時，龜言攝生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潛一指。未暇掃雲梯，空慚阮氏子。今朝共遊者，得性閒未歸。已到仙人家，莫驚鷗鳥飛。水深嚴子釣，松挂巢父衣。雲氣轉幽寂，溪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所希。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孟浩然《行至汝墳寄盧徵君》 行乏憩予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雲。曳曳半空裏，明明五色分。聊題一時興，因寄盧徵君。

李白《贈盧徵君昆弟》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州即此地，觀化遊無窮。水落海上清，鰲

背睹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

又《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徵）》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皮日休《盧徵君（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暫起。坦腹對宰相，岸幘揖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鑾殿裏醉。天下皆餔糟，徵君獨潔己。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天下皆懷璽，徵君獨多恥。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籃輿一云返，泥詔褒不已。再看緱山雲，重酌嵩陽水。放曠書裏終，逍遙醉中死。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高名無階級，逸迹絕涯涘。萬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粤吾慕眞隱，強以骨肉累。如教不爲名，敢有徵君志。

程俱《唐三隱賢贊》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爲出處係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得而臣，世之戮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脩渾沌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拘然乎！【略】盧鴻顯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迺廬嵩山。藥房荃壁，金書玉歷，明雲吸霞，皎皎獨立。（見鴻《草堂述志》）開元之初，備禮再聘。確然自高，鈎深守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適極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義不可廢。想翻然易節，以副朕意。先生至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賴，禮之所薄，何足見？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已，浩然歸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堂，寧極是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帝欽素履，沒有餘恩。

高啓《詠隱逸・盧鴻》 顯然守泰一，高卧在幽壤。開元始求治，賢哲勞夢想。詔書赴嚴扃，宸意勤挹仰。入京遽還山，孰得縻以鞅！天子遂其高，營室致安養。爵祿不可加，貪士應泚顙。

雜　録

《雲煙過眼録》卷下 先子《書史》載：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後李伯時嘗臨一本，仍自書卷首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子書也。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聞人。紹興己未仲春，余舟過蘇臺，石瑩中爲長洲令尹，得宇文季蒙所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爲摹，乃亦首書其篇。瑩中今輒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欲其雅尚不凡，因又跋於卷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李參元居子曰。《十志》者【略】甘泉建章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岳徵君一草堂，却有圖畫傳萬古。岩巒奧勝帶烟霞，曠望幽盤隨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摹，使覺市朝如糞土。輞川別景王維畫，君陽山記希聲叙。胡將冰雪污囂塵？模規雖勝非吾侶。李參。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草堂》、《樾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云二紙者亡之久矣。畫手意趣有神遊八極氣象。歌語亦清峭凌厲，如酌沆瀣而挹浮丘者。若親接盧處士豐度，應不減識元魯山也。余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侍汝劉丙峰先生。日徜徉於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篋笥所珍，多奇絕者。贓矚如斯卷，特以錚錚者耳。往輩標矩，日不可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青萍之劍，得無爲癡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帑且一歲矣。丙峰先生讀書之眼，登臨之腳，尚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駸駸有位於朝，但恐林慚澗媿，草堂勒移，預爲君慮。正月十六日，汝陽被褐翁徐逸。

文嘉《鈐山堂書畫記》 盧鴻《草堂十志圖》。十圖既精妙，而詩詞又作十體書之。乃金陵楊氏物，後歸吾蘇袁氏，又在丹陽孫氏。按米元暉諸公所錄，已逸其二。今十志皆全，又有楊凝式、周必大跋語，尤可寶也。

《唐音癸籤・集録四》 唐人詩亦有錄自畫卷及畫壁者。詩班班在諸人集中，而畫未必常存，畫壽不敵詩壽也。相傳盧鴻一草堂圖，圖各有詩，尚在人間，弘、成諸名流嘗論之。今觀圖中十詩，俗惡無人理。又《鴻一傳》，所居室名寧極，而此圖與詩標洞玄室，抑何左耶？畫吾不知，知此詩之當刪而已。

《墨緣彙觀》卷三 李公麟《醉僧圖卷》。余見白描畫卷，不下十數，皆以龍眠呼之。惟平湖高詹事所藏盧鴻《草堂十志卷》，《瀟湘圖》卷，與耿都尉家《三馬圖卷》，皆無疑議。

又卷四 盧鴻《草堂十志圖卷》。白紙本，瑩潔如新，水墨白描。後有楊凝式、周必大等題。雖其筆墨高妙，當有疑義。

王維

論述

綜論

王縉《進王維集表》 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于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爲文，未嘗廢筆。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于幽冥，沒而不朽，成大名于聖朝。

李豫（代宗）《答王縉進王維集表詔》 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于終篇，正五音于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諸于人口，久鬱文房，歌以國風，宜登樂府。逝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歿而不朽。柏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嘆惜良深。

《河岳英靈集·王維》 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又「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日暮沙漠陣，戰聲烟塵裏」。

杜甫《解悶十二首》八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右丞弟，今相國縉。）

儲嗣宗《過王右丞書堂二首》 澄潭昔卧龍，章句世爲宗。獨步聲名在，千巖水石空。野禽悲灌木，落日吊清風。後學攀遺址，秋山聞草蟲。 萬樹影參差，石牀藤半垂。螢光雖散草，鳥跡尚臨池。風雅傳今日，雲山想昔時。感深蘇屬國，千載五言詩。（右丞昔陷賊庭，故有此句。）

《唐朝名畫錄》 王維字摩詰，官至尚書右丞，家於藍田輞川。兄弟并以科名文學，冠絕當時，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畫青楓樹一圖。又嘗寫詩人襄陽孟浩然騎馬上吟詩圖，見傳於世。復畫《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庾右丞宅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

荆浩《筆法記》 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清高，巧寫象成，亦動眞思。

蘇軾《書摩詰藍田烟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又《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蘇轍《王維吳道子畫》（在普門及開元寺） 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扁也工斲輪，乃知讀文字。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壯馬脫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閑獨，不出庭戶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蹶致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強，各自勝絕無彼此。誰言王摩詰，乃過吳道子。試謂道子來，留女所挾從軟美。道子掉頭不肯應，剛杰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無比。老僧寂滅生慮微，侍女閑絜非復婢。丁寧勿相違，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跡今豈多，岐陽可貴能獨備。但使古壁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艷長不毀。

黃庭堅《題摩詰畫》 丹青王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嘗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

《歲寒堂詩話》卷上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詩至佳麗而老成。如《隴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郎人》、《別弟妹》等篇，信不減太白。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等句，信不減子美。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摩詰性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歸則饜飫輞川山水。故其詩於富貴山林，兩得其趣。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句，雖不誇服食器用，而眞是富貴人口中語。非僅「笙歌歸院落，

燈火下樓臺」之比也。

又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于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也。

陸游《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　我生本江湖，歲月不可算。采藥遊名山，所歷頗蕭散。一逢巢居翁，見謂於我館，酌泉啖松柏，每得造膝款。行道不自力，殘髮日已短。海山故不遠，謫限何時滿？

又《跋王右丞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闊之久也。

朱熹《答聲仲至》　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

李之儀《跋山谷書摩詰詩》　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眞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秘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

韓淲《次韵昌甫所題唐宋諸賢畫像石刻》　不見高人王輞川，興來獨往句能傳。短衣袖手看雲起，賀監何須水底眠。

《後村詩話新集》卷三　王維五言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又「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又「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又「拓漿菰米飯，蒟醬露葵羹。」又「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又「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又「蔡邕今已老，書籍與何人。」《早春》云：「憶君長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檐燕，雙棲綠草時。」《桃源竹》云：「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又「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洛陽女兒行》云：「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少年行》云：「縱死猶聞俠骨香。」《老將行》云：【略】雜五言云：「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又「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右丞不污天寶之亂，大節凛然。其詩擺落世間腥腐，非食煙火人口中語。其五六七言已多選入《絕句》，今摘其古律體長篇警句於此。

吳師道《跋〈輞川圖〉臨本後》　王右丞維《輞川圖》，既屬之李趙公，後傳南唐建業文房。《宣和譜》已不復有。世所見者，往往臨本也。今觀領軍趙侯孟威所藏，亦甚精絕可玩，彼眞迹當何如邪！予嘗論維文詞清雅，風度高勝，超然山林間，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顯榮，汙賊不能死，適累是圖，惜哉！

《留青日札》卷五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婕玉輦迎」，言蠱惑內嬖也；「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近時選《唐詩類抄》者，以此爲首，何哉？【略】王右丞：「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方得扈從應制之體。

呂夔《重刻唐王右丞詩集序》　其爲律絕句，無問五七言，皆莊重閑雅，渾然天成。至于古詩句，本冲澹而興味悠長，諸辭清婉流麗，殆未可多覯。

《丹鉛續錄》卷六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滅曾人耶！

《四溟詩話》卷二　空同子曰：【略】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王世貞《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吾嘗謂：太白之絕句與杜少陵之七言古詩歌，當爲古人第一，少陵之五七言律，與太白之七言詩歌、五言律次之。當時微覺於摩詰鹵莽，徐更取讀之，眞足三分鼎足，他皆莫及也。天子蒙塵於蜀，少陵叙致有慷慨惻怛無窮之感，而太白乃作《上皇西巡歌》，得非有胸無心者？「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雖或壯麗千古，何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永王東巡歌》彼誠以永王爲中興之賢王也，「辭官不受賞」，其語誰信？摩詰弱，故不能致死安民，然其意非肯爲之用也；生平悟禪理，舍家宅，無妻子，而不之恤，顧不能辭。禁近以歿，豈晚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所謂「老將榮補貼」者耶？

《藝圃擷餘》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

《唐詩品・尚書右丞王維》　右丞詩發秀自天，感言成韻，詞華新朗，意象幽閑。上登清廟則情近珪璋，幽徹丘林則理同泉石。言其風骨固盡掃微波，采其流調亦高跨來代。於三百篇求之，蓋小雅之流也。而頌聲之微，夫亦風氣所臨，不能洗濯而高視也。

顧起經《題王右丞詩箋小引》　其爲詩也，上薄騷雅，下括漢魏，博綜群籍，魚獵百氏，于史子蒼雅，緯候鈐決，內學外家之說，苞并總統，無所不窺，

郵長於佛理。故其摛藻奇逸，措思沖曠，馳邁前軌，雄視名儁。凡今長老薦紳之屬，工爲詩者，恆嗟賞而雅崇之，殆與耳食無異。噫！公之詩豈易語哉，亦豈有贍涉譬辨而自通其意者哉！

張衮《新刻王右丞詩集注説序》 右丞之詩，精深崇峭，詞與旨稱，而華婉蔚沉之氣，煥發於比興間。當時贊言，至比大雅，流傳後世，莫不慕而讀之也。

李日華《讀右丞五言》 紫禁神仙侶，青霄侍史郎。明心寒水骨，妙語出天香。烟壑從疏散，花洲坐渺茫。菁華時攬擷，珠玉亂輝光。

吳德旋《雜著示及門諸子》九 三疊陽關古調宜，旗亭樂府盡誇奇。樊川了不矜高格，的是千秋絕妙詞。

《四友齋叢説》卷二五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瓜園贈裴十一迪》、《納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即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揚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又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眞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

又《近體下·絕句》 唐五言絕，得右丞意者，惟韋蘇州，然亦有中、盛別。

又 盛唐摩詰，中唐文房，五六七言絕俱工，可言才矣。

又 調古則韻高，情眞則意遠，華玉標此二者，則雄奇俊亮，皆所不貴。論雖稍偏，自是五言絕第一義。若太白之逸，摩詰之玄，神化幽微，品格無上，又不可以是泥也。

《唐音癸籤·評彙一》 摩詰以淳古澹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諸詩，眞一片水墨不着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詩鏡總論》 世以李、杜爲大家，王維、高、岑爲傍戶，殆非也。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第律詩有餘，古詩不足耳。離象得神，披情著性，後之作者誰能之？世之言詩者，好大好高，好奇好異，此世俗之魔見，非詩道之正傳也。體物著情，寄懷感興，詩之爲用，如此已矣。

《唐詩鏡》卷一〇 王摩詰語多妙會相出，天成境到，神流難以力與也。古詩如輕紅淺碧，律詩如翡翠珊瑚，此其材之有限。詩家各有一種眞氣，磨滅不盡。摩詰似較少，李太白亦不多見。五言古時時有之，以此知陶、謝之美。

又 摩詰七律與杜少陵爭馳。杜好虛豪，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王用實寫，神色冥會，意妙言先，二者誰可軒輊？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 □□評：王摩詰詩渾厚、閒雅，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也。

又 彭適評：右丞詩詞不迫切，而味甚長。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 長鳴萬馬皆瘖日，獨立六宮無色時。湖海高樓舞長物，龍門列傳輞川詩。

《詩源辯體》卷一六 摩詰五言古雖有佳句，然散緩而失體裁，平韻者間雜律體，仄韻者多忌「鶴膝」。短篇爲勝。楚辭深得《九歌》之趣，唐人所難。七言古語雖婉麗，而氣象不足，聲調間有不純者。何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是也。

又 摩詰才力雖不逮高、岑，而五七言律風體不一。五言律有一種整栗雄麗者，有一種一氣渾成者，有一種澄淡精緻者，有一種閒遠自在者。如「天官動將星」、「單車曾出塞」、「橫吹雜繁笳」、「不識陽關路」等篇，皆整栗雄厚者也。如「風勁角弓鳴」、「絕域陽關道」、「建禮高秋夜」、「憐君不得意」等篇，皆一氣渾成者也。如「獨坐悲雙鬢」、「寂寞掩柴扉」、「松菊荒三逕」、「言從石菌閣」、「巖壑轉微逕」等篇，皆澄淡精緻者也。如「清川帶長薄」、「寒山積蒼翠」、「晚年惟好靜」、「主人能愛客」、「重門朝已啓」等篇，皆閒遠自在者也。至如「楚塞三湘接」既甚雄渾，「新粧可憐色」則又嬌嫩。若高岑才力雖大，終不免一律耳。

又 摩詰七言律亦有三種：有一種宏贍雄麗者，有一種華藻秀雅者，有一種淘洗澄淨者。如「欲笑周文」、「居延城外」、「絳幘雞人」等篇，皆宏贍雄麗者也。如「渭水自縈」、「漢主離宮」、「明到衡山」等篇，皆華藻秀雅者也。如「帝子遠辭」、「洞門高閣」、「積雨空林」等篇，皆淘洗澄淨者也。是亦高岑之所不及也。

又　或問：「摩詰五七言律，聲氣或有類大曆者，何耶？」曰：大曆諸子，時代漸移，而風氣始散。摩詰於禪學有悟，其英氣漸消，聲氣雖同，而風格自異耳。司空圖云「王右丞澄淡精緻，格在其中。」是也。

又　摩詰五言絕，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詰《與裴迪書》略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倘能從我遊乎？」摩詰胸中滓穢淨盡，而境與趣合，故其詩妙至此耳。胡元瑞云：「右丞《輞川》諸作，自出機軸，名言兩忘，色相俱泯。」又云：「五言絕，右丞卻入禪宗。如『人間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此妙詮。」

又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愚按：摩詰詩如「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陰盡小苑城，微明渭川樹。」「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峰。」「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遙遙南川水，明滅青林端。」「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等句，皆詩中有畫者也。山谷云：「予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故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又卷一七　盛唐諸公律詩，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血氣方剛時未易窺其妙境。李本寧云：「弇州先生元美。嘗謂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詰，語竊謂軒輊太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膺摩詰。」

《**詩筏**》　詩文中「潔」字最難。【略】詩如摩詰，可謂之潔。惟悟生潔，潔斯幽，幽斯靈，靈斯化矣。摩詰之潔，原從悟生，而摩詰之潔，亦能生悟，潔而能化，悟迹乃融。嗟乎！悟、潔二者，今人棄如土矣。王元美云：「摩詰才不逮沈、宋。」豈以其潔減價耶！

又　王右丞詩境雖極幽靜，而氣象每自雄偉。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等語，其氣象似在「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之上。如但以氣象語求之，便失右丞遠矣。

《**圍爐詩話**》**卷三**　又曰：「唐無李、杜，便當首推摩詰，秋水芙蓉，倚風自笑，不足盡之，庶幾『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

又　應制詩，右丞勝于諸公。

《**唐詩評選**》**卷三**　右丞于五言近體有與儲合者，有與孟合者，有深遠鴻麗軼儲孟而自爲體者。乃右丞獨開手眼處，則與工部天寶中詩相爲伯仲，顏謝鮑庾之風又一變矣。工部之工在即物深致，無細不章；右丞之妙在廣攝四旁，圓中自顯。如終南之闊大，則以「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顯之，獵騎之輕速，則以「忽過還歸，回看暮雲」顯之，皆所謂離鉤三寸，鱍鱍金鱗，少陵未嘗問津及此也。然五言之變至此已極，右丞妙手能使在遠者近，摶虛作實，則心自旁靈，形自當位。苟非其人，荒遠幻誕，將有如「一一鶴聲飛上天」而自詫爲靈通者，風雅掃地矣。是取徑盛唐者，節宣之度不可不知也。

《**抱真堂詩話**》　王摩詰胸中眞有輞川，非強爲之詞者。

《**龍性堂詩話初集**》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柳暗白花明，春深五鳳城」，千古發端絕唱也。

又　唐人聽琴聽琵琶詩，如右丞之於董大，昌黎、昌谷之於穎師，奇語疊出，彷彿盡致，後人莫臻其妙。

《**原詩・內篇下**》　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如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即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

又《**外篇上**》　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略】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二・推較類二**》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又　宗柟附識：芷齋述蒿廬先生云：善於評品，不爽累黍。初白先生評昌黎《桃源行》云：「通暢流麗，較勝右丞。」亦一時興到之語耳。或又專取右丞而詆退之、介甫兩作，總非公論。

又《**懸解門一・伫興類四**》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鎖、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

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而庵詩話》 有唐三百年間，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尚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即。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摩詰恬潔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間。每於胸念塵雜時，取而讀之，便覺神怡氣靜。

《載酒園詩話又編·王維》 唐無李、杜，摩詰便應首推，昔人謂：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殊未盡厥美，庶幾「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三人相較，正猶留侯無收城轉餉之功，襟袖帶烟霞之氣，自非平陽、曲逆可伍。「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右丞偶爾自佳，後人尊之為法，動用數虛字演句，使成餿餿餡矣。吾嘗謂學李而失，易涉粗豪；學杜而失，恐成生硬；學孟而失，將流輕淺；惟學王者不失為刻鵠類鶩，不意入效顰之手，亦有此種流弊。《鄭霍二山人咏》曰：「吾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送綦毋潛》曰：「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送丘為》曰：「知禰不能薦，羞稱獻納臣。」皆不勝扼腕躑躅之態。獨《送孟浩然》曰：「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一意勸尋遂初，蓋在禁中忤旨之後也。（黃白山評：「按王集及《品彙》俱無此詩，《唐詩粹選》以此作張子容詩，必有所據。」）

《蘭叢詩話》 施諸廊廟之詩，尤宜平易。如《早朝大明宮》，杜之「九重春色醉仙桃」，仙語也，卻不如賈至、王維之穩。《敕賜百官櫻桃》，亦惟王維合局。

《柳亭詩話·識道知理》 王摩詰詩：「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又曰：「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疏。」劉昫作《右丞傳》曰：「維兄弟俱奉佛，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為樂。」豈《凝碧池》後，有戒心而然耶？然讀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鍾，非晚年論定也。

沈德潛《尚寶音農部詩序》 昔杜少陵詩，比之江河之水，葭菼泥沙，魚龍怪物，無所不有，得稱大家；而王右丞、孟襄陽，清微閒遠，并稱於天寶、大曆間。而當時品詩者，轉以右丞為詩天子，少陵為詩宰相。

趙殿最《王右丞集箋注序》 唐之詩家稱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比肩接武如孟襄陽、韋蘇州、柳連州，未能或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韋體澹而平，柳致幽而激。唯右丞通於禪理，故語無背觸，甜徹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沉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即之間，驟欲去之而不可得。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然舊本不一，有彼此互勝者，如「晴川帶長薄，千山響杜鵑」，「三江雁欲飛，獨解倚門愁」，「山中一半雨，余知報國心」，「一種松皆老作龍鱗，松下行齋折露葵」，而別本俱顛倒改竄。「漠漠」、「陰陰」。向之斂衽右丞者，謂能點鐵，不意安庸人之從而點金也。雖然，其故難言矣。昔人分別佛語第一，菩薩語第二，較賢聖於杪忽之間，非不苦心也。

盧鶚《王右丞集箋注序》 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代宗批答弟縉進遺集表，有抗行周雅、長揖楚詞之褒。商璠謂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并駕天壤，尤推傑絕。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頗為精審，擷取不遺。詩筆并茂，洵乎才人之極致也。【略】若右丞迫祿山偽命，當賊平時，與鄭虔并囚宣陽里。虔以善畫祈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又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劣，詩史先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邪。

全祖望《王右丞集箋注序》 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于生平波蕩之後，藉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說互相發也。即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唐人一時習氣，多愛遊古松慈竹之間，而右丞之清臞，尤其性之所近。若其弟夏卿，為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寧，則荒矣。是皆讀右丞集者所當知也。

符曾《王右丞集箋注序》 昔人稱詩為有聲畫，畫為無聲詩，二者罕能并臻其妙。右丞擅詩名于開元、天寶間，得唐音之盛，繪事獨絕千古，所謂無聲之詩，有聲之畫，右丞蓋兼而有之。【略】夫右丞之詩，天機清越，辭旨玄微，謾聞膚學，難可彈論，既得松谷之註而燦然大白。

杭世駿《王右丞集箋注序》　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部實爲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實爲之冠。右丞博學多藝，雅意玄譚，比物儷辭，該達三教，是非膚核之學可以測其津岸矣。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意太深，氣太渾，色太濃，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右丞詩每從不着力處得之。

《說詩晬語》卷下　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沉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即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累。

又　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

《一瓢詩話》　王摩詰學佛，不得已也。如敕賜百官櫻桃，當時賦詩紀恩者不一，獨摩詰三四兩句，人所忽而不言者，而獨言之。是天理人心之砥柱，不是他人一味鋪張盛事，誇耀君恩而已。

《貞一齋詩說》　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入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係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爲妙。

王廣言《論詩十首・王右丞》　右丞蕭寂古無倫，西域維摩是後身。經案繩床方丈室，平分清供與詩人。

又《題摩詰詩卷後》　絕代才名愛學禪，千秋詩話盡堪傳。思量凝碧池頭事，尚有何心住輞川？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王維》　詩中有畫畫中詩，萬壑泉聲夜雨時。如此文章寧不第，鬱輪枉遺試官知。

黃立世《論詩絕句》　衣冠萬國向彤墀，摩詰才華冠一時。卻怪髯翁心折處，詩中有畫畫中詩。

蕭士瑋《戲題詩後二首》一　雪裏芭蕉霧後梨，王維詩與邵雍詩。水中鹽味膠青色，說向癡人初不知。

徐光美《題摩詰詩後》　脫盡言筌應屬註，一編酷愛輞川詩。幽篁琴韻太清絕，想見深林月照時。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　金粟仙人合乞靈，王風南雅足儀型。水窮雲起稱無敵，妙旨原來是梵經。

《小澥草堂雜論詩》　王摩詰（維）詩如初祖達摩過江說法，又如翠竹得風，天然而笑。

《劍谿說詩》卷上　摩詰之詩，即摩詰之畫，意致蕭散中自饒名貴。

《劍谿說詩又編》　唐詩自李、杜而下，許彥周謂孟浩然、王維當爲第一，陸務觀曰岑參一人而已。余以爲岑之歌行，足當陸詰，而諸體兼長，氣象宏遠，無過王維者。

《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奧博之作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沈忠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

《石洲詩話》卷二　自錢、劉以下，至韓君平輩，中唐諸子七古，皆右丞調也，全與杜無涉。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摩詰爲正雅，少陵爲變雅，觀二櫻桃詩可見。

又《七古凡例》　王摩詰善能錯綜子史，而言不欲盡，詞旨溫麗，音節鏗鏘，蔚然爲一朝冠冕。

又《五律凡例》　「藍田日暖，良玉生煙」，此最五言勝境也。王摩詰殆篇篇不愧此意。

又《七律凡例》　王右丞精深華妙，獨出冠時；終唐之世，與少陵分席而坐者，一人而已矣。

邱逢甲《論詩次鐵盧韻》七　芭蕉雪裏供摹妙，絕代能詩王右丞。美雨歐風作吟料，豈同隆古事無徵。

黃維申《論詩絕句・王摩詰》　靖節風微孰起衰，右丞雅淡洗浮埃。泉珠璧繪眞堪擬，無怪般璠俛首來。

《石園詩話》卷一　王右丞《觀別者》云：「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實能道出貧士臨行戀母情狀。佳句如「興闌啼鳥綴，坐久落花多」，「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古木無人逕，深山何

處鐘」，「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應制之作如「樓開萬井上，輦過百花中」，「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天」，「遊人多晝日，明月讓燈光」，「洞中開日月，窗裏發雲霞」，皆語語天成。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胡氏應麟曰：「五言排律，沈、宋二氏，藻瞻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按沈、宋排律，人巧而已。右丞明秀，實超沈、宋之上。若氣魄閎大，體勢飛動，亦未可與太白抗行也。「湖清霜鏡曉，喬白雪山來」，「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等句，右丞恐當避席。若「獨坐清天下」、「黃鶴西樓月」等高調，更不待言。故論詩者胸無等級，語即近似，皆成隔閡，此類是也。

又 右丞五絕，沖澹自然，洵有唐至高之境也。但右丞五絕佳處，太白有之，太白五絕佳處，右丞未嘗有之，并論終嫌不敵。

又卷二 屠氏隆曰：「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之沖然幽適，泠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煩熱；摩詰參禪悟佛，心地清涼，胸次原自不同。」按少陵詩如「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林疏黃葉墮，野靜白鷗來」，「狹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如此之類，不堪枚舉，置之右丞集中，當亦高境。屠氏偏執之論，其不知詩猶可怨也。至謂少陵「不除煩熱」，彼將以感時憤俗，迸淚驚心，爲禪悟所不屑乎？不知倫紀纏綿，人生大節，一概掃除，置身何等？摩詰「凝碧池頭」一作，將亦謂煩熱未除耶？耽禪味而忘詩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且少陵詩集大成，何獨缺摩詰一體之有！元美語自不誤，無可攻也。

《竹林答問》 性靈，即性分也。學詩者有天資穎悟出手便高者，是性分中宿世靈根。摩詰所謂「宿世本詞客，前身應畫師」。滄浪所謂「詩有別趣」。此種人學詩最易，然往往缺於學術，轉至自悞。其由學力進者，多不能成家，以性情不相入也。故兩者必相須而成。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王維》 詩中有畫調無絃，學佛眞宜住輞川。解識維摩祖師語，漁洋殊得指頭禪。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 誰尋輞曲王摩詰，不見襄陽孟浩然。獨倚空林看寒綠，秋風江上水如天。

黃道讓《論詩》四 誰家元箸最超超？泣殺楊朱路幾條。畢竟畫禪讓摩詰，獨從雪裏寫芭蕉。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七 王維自是詩天子，穆穆垂裳宜玉音。好教杜甫作宰相，李白終當入翰林。

又 王維自是詩天子，天表龍姿衆目驚。人王卻拜空王座，一事還將累聖明。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廿四首》八 鹿門樵唱接王維，華子岡前折露葵。最愛天都連太乙，淋漓元氣入聲詩。

邵堂《論詩六十首·王摩詰》 格調輕微王右丞，輞川瀟灑一枝藤。拈花會得西來意，詩派禪家最上乘。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王維》 右丞書畫盡人知，秀句還看別樣姿。一種清深輞川咏，新安江水未如斯。 詩中有畫畫中詩，每逢離別更慘悽。三疊凄涼纔唱罷，一杯和淚灑關西。 田園無事日西斜，摩詰風流好句誇。杏樹壇邊見漁父，桃花源裏有人家。

《藝概·詩概》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清高名雋，各有宜也。

又 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騁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朱庭珍《論詩》七 右丞高格冠當時，古厚清微絕妙姿。未許襄陽稱伯仲，詩中有畫畫中詩。

《筱園詩話》卷四 作律詩雖爭起筆，尤貴以氣格勝。須要成竹在胸，操縱隨手，自起至結，首尾元氣貫注，相生相顧，鎔成一片。精力彌滿，渾淪無迹，自然高厚沈雄，官止神行，所謂中聲也。此詣惟工部、右丞擅長，他人鮮及，乃近體最上大乘法門。

《峴傭說詩》 摩詰七古，格整而氣斂，雖縱橫變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屬對工穩，極可爲後人學步。

又 摩詰七律，有高華一體，有清遠一體，皆可效法。

又　輞川諸五絕清幽絕俗，其間「空山不見人」、「獨坐幽篁裏」、「木末芙蓉花」、「人閑桂花落」四首尤妙，學者可以細參。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　王詩從明麗爲宗，而五言則主淡遠。

《石遺室詩話》　詩貴風骨，然亦要有色澤，但非尋常脂粉耳。亦要有雕刻，但非尋常斧鑿耳。有花卉之色澤，有山水之色澤，有彝鼎圖書種種之色澤。王右丞，金碧樓臺山水也。

分　論

《酬諸公見過》　《唐詩歸》卷八：鍾惺評：此詩人但知其幽適，不知其意思宛篤處。又評：韻高氣厚。譚元春評：四言詩字字欲學《三百篇》，便遠於《三百篇》矣。右丞以自己性情留之，味長而氣永，使人益厭劉琨、陸機諸人之拙。《綴齋詩談》卷五：只是一篇雅詞，尚未到漢、魏境界，《雅》、《頌》又無論矣。向後人作四言體，卻只宗此派。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　《王右丞集箋注》卷一：或謂律詩無仄韻，其仄韻者，乃是對偶古詩耳。成謂古律之分，當以調以格，不當以韻。唐人試士類用律詩，今考張謂之「落日山照曜」，豆盧棠之「春風扇微和」，裴次元、何儒亮之「亞父碎玉斗」，郭邕之《洛出書》，俱用仄韻，不居然可知乎？孫月峰作《排律辨體》，特出「仄律」一門，蓋有見于此矣。《綴齋詩談》卷五：此等詩如內造雕漆器皿，鏤金錯采，即不無終未是瑚璉簠簋樣。

《扶南曲五首》　《綴齋詩談》卷五：卻是律詩格，但截去二句耳。摩詰曉音樂，此曲必是按譜塡成，想亦是柔慢靡麗之聲。

又二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用得別。

又三　《王右丞集箋注》卷一：秉恕按：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陸州歌》一首，即是詩前四句也。但改「氣」作「風」，「滿」作「陌」，「影箔通」作「映薄紅」，「聞」作「聲」，「出」作「態」，七字不同，句調遂劣。蓋唐時樂曲，多採才人名句，被之管絃而歌之，其聲律不諧者，則改字就之，以叶宮商，不問其句調之雅俗故也。

《隴西行》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樂府詩集・瑟調曲》有《隴西行》，一曰《步出夏門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迎送有禮。若梁簡文《隴西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略】右丞是作，亦與簡文意同，不合古辭也。

《早春行》　《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右丞禪寂人，往往妙於情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首二句詠早春，次六句寫閨人艷思媚態如畫。後八句着情，有含怨意。兩用不及字，思致無限。又錢光繡評：妙于摹情。陳繼儒評：興味寫得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著筆甚輕。

《獻始興公》　《唐詩歸》卷八：鍾惺評：不讀此等詩，不知右丞胸中有激烈悲憤處。

《贈祖三詠》　《唐詩解》卷七：此叙己與祖詠久別之情。首是感物而懷人，次紀索居之幽獨，因言君之音問雖通，而河關永隔。或客汝穎，或還故山，咸與我不相值也。是以結交雖久，不得一展衷曲爾，我之懷抱可知。今仲秋君雖未歸，夏秋當期會面，但恐良會不永，又將相思，竟何時已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首是感物興懷，次紀索居幽獨，三言兩地間阻，四叙彼此離懷，末訂會期，總致相思，情意交切也。陸時雍評：詩家各有一種習氣，磨滅不盡。摩詰似較少，太白亦不多見，五言古時時有之，以此知陶謝之美。吳山民評：直叙中有委曲。「閭門」、「落日」二句，含情正遠。末實境語，讀之使人良嘆。《而庵說唐詩》卷一：此詩共五解。如清水中數魚，頭頭分明，作古詩法見于此。《古唐詩合解》卷一：「蟋蟀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初秋感物而動懷友之情。「君子」指祖三，「復何如」，言我方愁寂君乃如何，諒一般蕭索也。蟋蟀，長足蜘蛛，其絲挂於戶牖。蟋蟀，秋蟲。涼風，七月風也。蟋蟀鳴，歲將晚矣。「高館闃無人，離居不可道。閉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高館，祖三館也。好友離索，想空館無人，而空齋情緒，不可言說。閭門晝閉，薄暮寂寞，但見落日之光照在秋草之上，齋中人能不悄然。「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穎，去年歸舊山。」雖有近日音信，到底河關阻隔，不得握手爲樂。況於中間君復客遊汝穎，至去年始歸舊山，踪跡無定，我又從何而一訪也。「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予不淺。」二十年知交相會日少，不得有一日之展懷。子既以貧病而不來，我復以契闊而負歉，兩下牽情可知矣。「仲秋雖未歸，暮秋以

爲期。良會距幾日，終自長相思。」於是約以後晤之期，言仲秋君雖未歸，以暮秋爲期會。但良會之日有幾，相思之念何盡。末會忠會，既會復離，相思之念終自不歇。張籍云：安得在一方，終老無送迎，有同感矣。《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蠨蛸挂虛牖」(四句)感時物之變，動懷人之情，源出風詩，路數甚正。「高館闃無人，離居不可道」，渾然。又：取材《三百篇》便覺色味俱高，此不可不知。又：四句一韻，深情遠意，綿邈無窮，置之毛詩中幾不復可辨。此眞爲善學《三百》者也。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重訂唐詩別裁》卷一：五言用長易，用短難，右丞工于用短。《峴傭說詩》：三韻五言古，摩詰、太白、蘇州皆有之。太白宕逸，蘇州幽澹，摩詰清遠。《春夜竹亭》一首、《送別》一首可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亦輕遠，開韋派。

《戲贈張五弟諲三首》《唐詩歸》卷八：鍾惺評：題中「戲贈」二字意頗難看，似嘲其隱志不能自堅。《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前二篇，美張能隱居樂道，物我兩忘，與己合志。後一篇，嗤張之釣戈山中，祇圖口腹，與己異操。譬如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一日之間，黑白不均乎！題曰「戲贈」，良有以也。

又一《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日高猶自卧，鐘動始能飯。」不必其人，直自輸寫。《峴傭說詩》：「窗外鳥聲閒，階前虎心善。」階前句甚奇而仍平，此摩詰能用柔筆處。

《贈裴十迪》《紀齋詩談》卷五：汁清味厚，此加料鮮血湯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自然成文。

《奉寄韋太守陟》《唐詩解》卷七：此感秋而惜年歲之暮，因孤獨而懷故人耳。《唐詩鏡》卷一〇：疏冷。《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總述己所居歲暮蕭索之景，不勝悽愴。只末二句致相憐相寄之意。蔣一梅評：澹而有味。唐陳彝評：敘景瀟灑，「顧影問悲翁」，情慘。《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疏桐」，「月映清淮流，疏雨滴梧桐」，不能專美。又：其妙處純在自然。六朝人名句足千古者，莫不是自然。《石洲詩話》卷一：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唐詩鏡》卷一〇：起語清寂，仿佛何遜。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思歸同下秩」欠亮。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陂」，語淺味深。又：右丞此派，實繼《三百篇》而別成一格，與漢魏又自不同，後人鮮步武者，何也？近人如隨園亦喜爲此格，但淺薄少醞釀耳。《王右丞集箋注》卷三：末一聯是謂其行縣之時，或思魏公子之風流，或憶李將軍之功烈，蓋覽故蹟遺墟而感懷憑吊之意，皆用魏郡事實也。顧元緯以魏公子爲無忌，李將軍爲李廣，謂其姓李而官魏，故比之二人以致思。信如所解，則遙思、復憶，俱屬右丞而言，與上聯想君之句，不相重複耶。且相州之地，在戰國時雖屬於魏，而信陵遺蹟，皆隸大梁，在唐時爲汴州，其於相州，若風馬牛不相及也。詩人用事，固不拘拘於地理之經界，而判然兩境者，豈容援引而及之。至顧可久謂李廣爲雲中太守，魏郡與上黨、雲中等，古之相屬地也，并載李廣云云，尤屬無稽矣。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悠然無盡，明七子、王漁洋好處不能過此。

《送別》《唐詩合選》卷一：鍾惺評：「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感慨寄托，盡此十字，蘊藉不覺，深味之自見。《唐詩解》卷七：此送賢者歸隱之詩。蓋因問而自道其情如此。且曰「君弗復問我，白雲無盡」，足自樂矣。《唐詩鏡》卷一〇：悠然自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敬評：淡然片語，悠悠自遠。蔣一葵評：第五句一撥一轉，承上問答意。再反之，政不知言外多少委婉。《古唐詩合解》卷一：送友歸山而先爲問答之詞，其用意在結句。蓋白雲無盡，山中之樂亦自無盡。以視世之富貴功名，希寵怙勢，何者不有盡期。知得此意，則歸卧南山，可以蕭然於世味矣。「莫復問」言不須問也，是承上問答掉轉之詞。此與太白七絕《山中問答》意調彷彿。《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此種斷以不說書爲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白雲無盡，足以自樂，勿言不得意也。《石洲詩話》卷一：今之選右丞五古者，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大約皆自李滄溟啓之。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缺銖」者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學別范安成之作，嫌有窠臼。

《送張五歸山》《唐詩歸》卷八：（首二句）鍾惺評：千古情語，難出此十字。譚元春評：「盡」字妙。

《齊州送祖三》《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只是眼前道不盡者。《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幽景入送別中，妙。譚元春評：送行圖。《唐詩解》卷七：此客中送客，皆叙不忍別之意。方笑而泣者，乍合乍離易爲歡戚也。設帳祖君已不勝情，況君去而我獨入荒城，愁可知矣。天寒日暮，山水蕭條，宜其佇望之無已也！《唐詩鏡》卷一〇：凄婉。劉夢得同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乍合乍離，故易爲懽戚。下六句總見「還成泣」，叙不忍離別之意也。客中送客，情景慘然。悲調之佳者，結情溢于辭，依然送行圖。又：詩神全在數虛字。徐中行評：起結凄斷，令人不能已已。顧璘評：積思甚多。「日暮長河急」句特異。《而庵說唐詩》卷二：相逢方作歡喜，俄而相送，則繼之以泣矣。設祖帳以送君，已傷別離；當送君之後，余回荒城，又愁獨入。此二句，是末別之前，預爲傷、預爲愁也。此爲一解。天寒則氣清，可望見遠山，客路在其中間。日雲暮矣，長河又急，水去如箭，才得解維，舟已去遠。送者不及轉身，尚佇立于別處也。此爲一解。摩詰詩，妙在不設色，而意自遠。畫中之白描高手。《古唐詩合解》卷一：「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既相逢而又別，故方一笑成歡，而繼之以泣。又自末別之前預作想曰：我今設祖帳以送君，情已傷別，送君後荒城復愁獨入也。「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竚立。」此言別時天寒氣清，則遠山明淨。漫漫長路，即在其中。日暮而河水急流，君舟從此解纜而去。纜解纜而君去已遠，我尚不忍轉身，竚立以望，直待君舟無影而後回也。《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疊句起好。《載酒園詩話又編・祖詠》：王《送祖》曰：「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寫得交誼藹然，千載之下，猶難爲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著此二語，下「望君」句愈覺黯然。《峴傭說詩》：《齊州送祖三》四韻，短古也。三聯「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用寫景之筆宕開，而情在景中，篇幅遂短而不促，此法宜學。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首二句據理立論，次二句亦本人情，三見下第，四叙歸途意況，五抒送別隱衷，六想還鄉悽事，七寫還鄉悲景，結應「孰云吾道非」句。蕭聖王御宇，賢才彙征，世少知音，遇多不偶。唐之賦下第詩，如「功名生不彰，身歿豈爲鬼」，傷痛語，怨尤畢露，何如此詩渾厚。得相慰正情，俾失意者不至神氣盡喪也。顧璘評：用意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如畫。又：反復曲折，使落第人絕無怨尤。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一：從赴試起，四句落第，四句還鄉，四句送行。《青軒詩緝》：右丞「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帶」字「當」字極佳，非得畫中三昧者，不能下此二字。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唐詩鏡》卷一〇：快心語。

《觀別者》《庚溪詩話》卷下：昔人臨歧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唐詩歸》卷八：鍾惺評：觀別者與自家送別，益覺難堪，非深情人，不暇命如此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別離爲貧所使，則知人情誰樂遠行者。至「委兄弟」、「向四鄰」，痛懷畢露矣。然非身親其味，安能洞知其苦。故此詩妙境，全在「吾亦辭家久」一句，眞得觀別者之神。陳繼儒評：惜別情緒緊懇痛快，直是遇風知寒，遇日知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都門帳飲畢」。將作都門之游，故設供帳以餞之。「余亦辭家久，看之淚滿巾。」只寫別者之情，「觀」字只末二句一點自足。

《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唐詩解》卷七：此言別弟之後登高望遠，則見四郊晦冥，不惟憶弟心勞，且覺懷鄉念舉，乃遠樹長天，車爲蔽隱，似若攪我之情耳。意此時游宦之子能不傷心以趨路乎，此又體彼之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因別弟後登高所見，并起思鄉之念，其雲樹之遮隔何。宦遊子，指弟言，「何處飛征蓋」，則不見君之重想也。錢光繡評：離奇片語，情景洞朗，勝人長辭，多少費力。陸時雍評：三四無心佳句。郭濬評：渺渺新別之情，與雲山俱遠。吳山民評：「故山復雲外」，動情。「遠樹」、「長天」二語，跟上聯來。

《晦日遊大理韋卿城南別業四聲次用各六韻》一《唐詩歸》卷八：（首二句）鍾惺評：律詩高賞起句。

又二《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勝選。

《**冬日游覽**》《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更似不須語言。「赤日團平陸」下字佳。「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金，來判九州牧。」平實悲壯，古意雅詞，樂府所少。《唐詩解》卷七：此因遊覽而寫倦遊之懷也。言出京師東門逞目以望，則見林野煥炳，關河四通，凡朝於京者，靡不趨此也。是以帝城之內冠蓋追隨，或以列侯而爲丞相所過者，或以光祿而爲群公所餞者，咸以勢利相持。而我獨抱相如之病歸宿茂陵，當不與此輩相後先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右丞以相如自比，抑眼艷紛華馳逐，心切欣慕之耶？亦有所鄙惡而深致慨耶？吳山民評：「青山」、「赤日」一聯，景語曠。「丞相」、「羣公」二句，意實有謂。結有慘然之思。周敬評：運得妙，不覺其塡。

《**華嶽**》《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劉昫《唐書》：「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十八年，百僚及華州父老累表請封西嶽，不允。」右丞之作，當在是時，故有「神祇望幸久，何獨禪云亭」之句。厥後至天寶九載正月，羣臣又請封西嶽，從之。三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則始終未嘗封矣。

《**藍田山石門精舍**》《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山水眞境。又：妙在說得變化，似有步驟，而無端倪，作記之法亦然。譚元春評：遊得心細。《唐詩解》卷七：此敘精舍之幽，言漾舟隨風忘路之遠。溪流紆曲轉入前山，若出望外，因捨舟登陸，任意所之，則遇蔭松栢之老僧焉，此蓋精舍所在也。其間朝梵夜禪，靡有喧雜，道心點悟，即牧童可曉。世事蔑聞，問樵客始知。於是託宿長林之下，則澗芳山月，種種親人。興雖未極，而昏夜路迷，恐難深入。明發更登異日，期重遊也。《唐詩鏡》卷一〇：語語領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從入藍田水陸行徑，敘到深憩精舍中情景，始以無心，終若有得。其間恍惚投足，幽寂悟機，一一從筆端傾出，毫不着相，手腕靈脫，眞是飛仙。又：四五老僧，逍遙樹蔭，便是神仙活佛。朝梵夜禪，致牧童亦多道心，樵客能破世事，便是玄修實行。澗芳襲上人衣，山月照映石壁，便是仙境佛界。不于此處留玩，待再後尋睹，眞無道骨之人。黃庭堅評：余昔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之詩。故知此老胸次，決定有泉石膏肓之疾矣。劉辰翁評：「遙愛」四句，此景亦常有之，其詩亦若無意，故是佳趣。後四句世外好事語。蔣一梅評：挑在籃內便是茶。語入選。郭濬評：妙在以虛字斡旋。黃爾調評：有悟頭，人涉足無非妙境。《而庵說唐詩》卷二：結四語，勿作認眞會。雖是詩家後來之出路，然要曉得作者，于此必要顯石門精舍之妙。若更有妙于石門者，便須再尋，若去再尋，則石門精舍無色矣。看唐人詩，須要以己之意思合得去，又要他合得來。工夫淺者，定摸不着頭緒。《古唐詩合解》卷一：「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結意云，此石門精舍之妙，再無出乎其右者。如欲再尋幽境，畏迷誤而難追舊踪。且待明發登歷，將此桃源一一熟記。今番盤桓未久，笑謝桃源中人而去。明歲花開時，再來覿面，庶不似迷津之莫問也。此四句結是出路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與「府行若窮，忽又無際」同一游山妙境。《絕齋詩談》卷五：一氣渾成中極掩映合沓之妙。

《**青谿**》《唐詩鏡》卷一〇：快。《趙秋谷所傳聲調譜》：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卻自不同，只在粘聯及上句落字中細玩之。《養一齋詩話》卷七：右丞「我心素已閒」，襄陽「北山白雲裏」，趙氏注云：「皆天然古句。」愚按「北山白雲裏」，誠天然入占；「我心素已閒」，不律則有之，若謂其爲天然之古，則必「我素心已閒」而後可也。此皆僕之所疑於趙氏者也。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又別，又別，有道之言。《唐詩歸》卷八：譚元春評：用虛字能令句中有骨。鍾惺評：「自識」二字下得妙。《唐詩鏡》卷一〇：秋色瀟灑，語雖淺淺，卻有眞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中四句正詠「自識門前山」，後即晚山景物，致衰老之感，雅淡中多遠思。陸氏云：秋色瀟灑語，雖淺淺，卻有眞趣。周明輔評：「千里」四句雄特，「殘雨」二句倒得好。《趙秋谷所傳聲調譜》：末二句入律，盛唐人時有之。《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起爽朗。又：四語闊大。又：此首略近青蓮。

《**丁寓田家有贈**》《唐詩鏡》卷一〇：不作寒儉，故佳。

《**渭川田家**》《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厚風。《唐詩解》卷七：此歷敘田家之事，而起欣慕之心，傷世之衰而欲歸隱也。《唐詩鏡》卷一〇：景色依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當向晦燕息之候，愛想力作者勤苦，倚杖望其歸，農家慈切之仁。遂別官府，力役之征，描寫如畫。且觀蠶麥得育，鋤立敘談。又比國家政事失理，人民興怨不同，故既起閒逸之羨，忽增式微之感。摩詰亦有心世道而思隱者乎！顧璘評：晚色妙。王世貞評：田家本色，無一字淆雜，陶詩後少見。《唐詩評選》卷二：通篇用「即此」

二字括收前八句，皆情語，非景語。屬詞命篇，總與建安以上合轍。《古唐詩合解》卷一：「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倚杖候荆扉。」斜光，日斜之光。墟落，廢宅也。日暮則牛羊歸而童僕猶未返，故野老念之倚杖以候於柴門，宛是家人父子之情。「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雊，雉鳴也。當麥秀桑落之候，田夫相見依依情深，即此羨歸田之樂，而悵世風之微也。田家諸作，儲王並推，寫境眞率中有靜氣。《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此瓣香陶柴桑。又：「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肫摯樸茂，語臻自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吟式微」，言欲歸也，無感傷世食意。

《**春中田園作**》《唐詩歸》卷八：譚元春評：情詩、禪寂詩、田家詩，右丞一一能妙。如閒寂、田家詩不妙，情詩妙是俗艷。《唐詩鏡》卷一〇：野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劉辰翁評：《卷耳》之後，得此吟諷。又評：情致自然，抑揚有態。顧璘評：起二語點化好。《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神境高極。又：一結從「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化出。

《**過李楫宅**》《唐詩解》卷七：此言李楫所居幽僻，是以客至，而散髮未簪，手不釋卷。眞率如此者，正以我樂道安貧，堪同調也。於是命酒共酌，酌罷余亦歸於洛陽社耳，維蓋以董京自況也。《唐詩鏡》卷一〇：自在處可托陶家宇下。《而庵說唐詩》卷二：先將李楫所居之處，寫四句，後將李楫行徑，意趣，寫六句。人稱摩詰詩天子，天子者，憑我指揮，無不如意之謂也。此眞有天子氣。閑門寂靜，但有秋草，終日無車馬之過。客來不見人迹，殊覺巷之深邃，一犬吠于寒林之間，眞是高人門徑。楫聞犬吠出來，散髮尚未簪束，一頭走出來，所看道書，尚在手裏。何等眞率。維即贊他云：此是安貧樂道，與我同心者。楫不作寒暄，遂出宜城之酒，一再行，則罷亦不至醉。我還歸洛陽社去，并無綢繆。純是道氣，其人可傳，其事可傳，故其詩必傳。宜城縣，出美酒。洛陽社，《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嘗宿白社中」。洛陽建春門外，有白社，即威輦住處。維奉佛，故以威輦自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此過李楫幽居，因以董京自比。故美李之放達靜守，與己志同道合。寫景自眞，敘情自曠。周明輔評：閒甚，然寄傲亦在此。吳山民評：冲雅絕倫，絕不艱澀，樂道安貧，眞同心人。蔣一葵評：妙在一氣呵成。《古唐詩合解》卷一：「閒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此寫李楫宅門無客到，則草色常閒。有時而客來深巷，但聞一犬吠於寒林之下。此客即王摩詰也。「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楫聞犬吠而出，但見科頭散髮，不以客到而簪束，所看之道書尚在把握中。賦性坦率，此眞足與我同心之人，其能樂道安貧者。楫即出宜城美酒酌我，我亦不辭，酌不至醉。一罷酌而我還歸洛陽社去，無所依戀。有時止時行之妙。《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閑門秋草色」，五字淡遠。

《**謁璿上人**》《小瀣草堂雜論詩》：王右丞詩「識道年已長」，眞過來人語。孫過庭《書譜》：「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極可感歎。

《**瓜園詩**》《覯齋詩談》卷五：鋪叙有次第，以章法錯行，不覺其板，當學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余適欲鋤瓜，倚鋤聽叩門。」與贈裴詩同一起法，所謂脫手彈丸。「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對寫自分雅俗，然是強詞。右丞非鋤瓜者。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唐詩評選》卷二：勻浹。右丞于五言，自其勝場，乃律已臻化，而古體輕忽，迨將與孟爲儔。佳處迎目亦令人欲置不得，乃所以可愛存者亦止此而已。其他褊促浮露，與孟同調者，雖小藻足娛人，要爲吟壇之衙官，不足採也。右丞與儲唱和，而于古體聲價頓絕，趨時喜新，其敝遂至于此。王孟于五言古體爲變法之始，顧其推送，雖以褶紋見凝滯，而氣致順適，亦不異人人意。若王昌齡、常建、劉慎虛一流人，既筆墨濃敗，一轉一合，如蹇驢之曳柴車，行數步即躓。不得已而以谿刻危苦之語文其拙鈍，則其雜冗尤令人悶頓不堪。龍標超忽之才，自七言絕句能手，常、劉則于諸體率以澀窒行之，又無足論已。歷下開口一喝，說唐無五言古詩，自當爲此諸公而設，若李、杜、儲、韋則夜牀襪線，固非歷下所知。

《**宿鄭州**》《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藹然戀關之情。《升庵詩話・崔塗王維詩》：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但王語渾含勝崔。《藝苑卮言》卷四：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

一》：周珽評：因獨宿鄭卅，見彼秋野耕牧之樂業。主人收獲成趣，不覺歆動隱情。其如明復有微祿之狥，不免流滯他鄉何。吳山民評：起古。「宛洛」四句，是一幅秋霖景，於此使動倦遊意。顧璘評：淺而不近俗，當思其難處。《峴傭說詩》：「孤客親僮僕」，語極沈至。後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衍作兩句，便覺味淺，歸愚尚書嘗言之。「雀喧」一句亦簡妙，可悟鍊句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孤客親僮僕」，「雀喧禾黍熟」，此種句子，後人衍之，可成數言。

《**早人滎陽界**》《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安可論」三字說「孤帆」便幻。

《**納涼**》《唐詩歸》卷八：（首二句）鍾惺評：好筆端，似《水經注》。《親齋詩談》卷五：自在卻不放。「喬木萬餘株，清流貫其中」，開口如畫，已有涼意。

《**西施詠**》《唐詩歸》卷八：鍾惺評：情艷詩到極深細、極委曲處，非幽靜人原不能理會。此右丞所以妙于情詩也，彼專以禪寂閑居。求右丞幽靜者，眞淺且浮矣。《唐詩解》卷七：此小人得志，驕其故友，不爲引薦，故託西施以刺焉。言艷色爲世所重，若西施之質，豈久於微賤者，宜其見寵於吳王也。然居賤之時，未見其殊衆，既貴，始覺其爲稀世之色耳。然彼方自重其貌，傳粉披衣，不復染指，當世豈果無其比哉！特以君寵，則嬌態橫生。君憐則妍媸莫辨，惟恐同列之侔己，疇肯載浣紗之伴與同歸乎？吾請謝鄰家之子母以效顰爲也。蓋在位者嫉賢如此，爲其友者信不當于進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珽意士之通塞無常，朝爲匹夫，暮爲卿相，與越溪女固不殊。而士之遭際惟命，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與浣紗伴亦不異。惟君子能把一切貧賤、富貴、榮辱、得失看得破、洗得淨，斯稱樂天，斯可涉世。否則，不幾于效顰醜婦，爲里人見而閉門不出，挈妻子而走者乎？此詩通篇爲得寵者諷，只末二句欲人自端其操。詞調情旨，婉轉曲盡，妙。譚友夏曰：起二語使高才淹滯者讀之感奮。「賤日」二句，其實不然。形容炎涼眼孔耳。「邀人」二句，寫盡暴富人驕態。「君寵」二句，冶情中入微之言。劉辰翁評：語有諷味，似淺似深。蔣一梅評：試想此時何似，嬌情如畫。顧璘評：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事皆如此。《唐詩評選》卷二：諷刺亦褊。其轉折渾成，猶有元韻。《而庵說唐詩》卷二：此詩，言人貴自立耳。有學問者，定有所遇，決不論于貧賤之中，故以西施爲喻。【略】詩以四句爲一解，此作十四句，則多半解。首二句，提出西施，猶文之有冒也，不在解數內。「朝爲」一解，是虛說；「邀人」一解，是實說；「當時」一解，走出題外，在他人意中說。《古唐詩合解》卷一：「艷色天下重，西施甯久微。」此以半解提出西施爲一詩之冒。艷色天下所重，艷如西施，豈久於微賤者哉。言人貴自立，有才必爲世用，決不淪於微賤，故以西施爲喻。「朝爲越溪女，暮作吳王姬。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西施於苧蘿山若耶溪浣紗，爲范蠡所得進之吳王夫差。朝爲賤女，暮作王妃，言貴之速也。方其賤時，豈與衆人有異。及既貴而人方悟以爲世所稀有，士之微顯亦猶是也。「邀人傳脂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邀人傳粉，不自著衣，此寵貴之極也，因寵而益覺其態之嬌。君既憐愛，宮中誰敢見妬，是又安得有是非哉。「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有西施之艷而後有西施之遇，他人豈可及也。彼同伴者安得與之同車而歸，若東家施之效顰，是愈增其醜耳，故爲謝絕東施不可妄有希冀也。此爲無才冀遇者言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寫盡炎涼人眼界，不爲題縛，乃臻斯詣。入後人手，徵引故實而已。

《**李陵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啓琦評：寫李陵心事，濡血如縷。

《**濟上四賢咏・鄭霍二山人**》《對牀夜語》卷四：王維《寄崔鄭二山人》云：【略】是時維官必未顯也。《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則可言而不言。某毋潛之落第，孟浩然之斥還，豈亦維謀之薦之不力也？

《**燕子龕禪師**》《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唐五古一》：周珽評：此詩始詠龕居境地幽險奇僻，見非禪深者不能住此。次詠禪師行脩，逐事逐情，不外尋常度越，總見得無生緣眞性。後詠其禪柄，妙于坐忘，見即心無行作處，禪師不知何物道者，據此勝地，深此法行，又何緣來學詰，學寫曲盡，眞影若是。世謂右丞詩中有畫、有禪，斯言不謬也。又曰：史稱學詰晚年長齋奉佛，今觀《燕子龕》、《藍田石壁》等篇，語語深于禪理。又如「悟寂爲樂，此生閒有餘。頹然居一室，覆載紛萬象」等句，俱得空寂妙悟語。《親齋詩談》卷五：形容曲盡，氣象坦然。少陵，昌黎爲之，便自怒張。

《**羽林騎閨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顧璘評：起說得此語出，決是作家。

《偶然作六首》《唐詩歸》卷八：鍾惺評：讀王儲《偶然作》，見清士高人胸中，皆似有一段壘塊不平處，特其寄託高遠，意思深厚，人不能覺。然儲作氣和而王作骨傲，儲似微勝。《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偶然作》二詩，此空空兒七首也，當以鉛丸攝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楚國有狂夫」六句，只寫狂夫行徑，然傾倒至矣。「未嘗肯問天」，不怨天。「何事須擊壤」，頌君。「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田野山角如生。《詩比興箋》卷三：前章見朝政之日非，思歸隱而未能也。後章刺雞神童之寵倖，而賢材遺棄，與太白詩同旨。

又（楚國有狂夫）《唐詩歸》卷八：鍾惺評：讀此知狂不易言。孔子思狂，正是此一流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復笑采薇人，胡爲乃長在。」狂夫則不知商粟周粟之別。

又（田舍有老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吳山民評：起六句寫出眞樂，銷盡人鄙吝心。

又（陶潛任天真）《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但可從此止。

又（老來嬾賦詩）《石園詩話》卷一：摩詰書畫，特臻其妙，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偶然作》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遺習，偶被時人知。」四句善于自寫。

《休假還舊業便使》《唐詩歸》卷八：鍾惺評：極眞、極細，消人宦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寫假歸情景，宛如畫出。若今之宦者，多因以誇榮姻親里邑，巴不得登程復任，誰重離憂之感。

《嘆白髮》《唐詩解》卷七：此感老而發懷歸之嘆也。言我年亦何能永長哉！觀髮已白，則知作客於世無幾時矣，奈何不遂歸志，而隨衆碌碌以勞生爲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林評林・盛五古一》：「能爲幾時客」一語，針骨見血。

《別弟妹二首》《王右丞集箋注》卷四：盧象詩集有《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會，未幾歸汶上，小弟幼妹，尤悲其別，兼賦是詩》三首。其一，謝病始告歸；其二，兩妹日長成；其三，小弟更孩幼。《唐詩紀事》載此，亦作象詩。成考右丞本傳及他書，未有言其寓家於越，浪跡水鄉者，宛作二語。合之盧象江東之說，乃爲得之，讀者試辨焉。

《哭殷遥》《唐詩歸》卷八：鍾惺評：王、孟之妙在五言，五言之妙在古詩。今人但知其近體耳。每讀唐人五言古妙處，未嘗不恨李于麟孟浪妄語。又評末二句：引咎語哀甚，眞朋友。譚元春評：末二句：似有聲出餘紙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眞至。「勸君苦不早，令君無所成。」王自謂有成耶，然亦強詞。

《夷門歌》《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堇堇許不可易。《唐詩解》卷一六：此爲當時貴人無眞好士者，故借夷門以發之。言豪雄如此其亟，然信陵一禮賢者，而屠肆抱關之人，咸爲踴躍，不但獻奇謀以解紛，且捐身命以立節。彼刎頸之老翁，豈有求於公子耶，特以意氣相期耳。今貴人有如信陵之下士，士孰不能爲侯嬴哉。按《本傳》，維有盛名，寧薛諸王待若師友。觀此詩，豈寧薛輩所以禮士者，未盡善與。《唐音癸籤・評彙七》：「信惟餓隸，布實黥徒」，班固史贊語也。王維詩有「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慨然嘆曰，道固不同」，潘岳誄辭也。李白詩有「秦人相謂曰，我屬可去矣」。雖未必相模倣，而語格恰同。詩即有韻之文，在所善用耳。《唐詩鏡》卷一〇：末句懷抱如洗。《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七古四句一韵，及一韵到底，皆正格。「何紛紛」三平正調。七古句法，大約以三平爲正調，平韻到底者，尤宜多用此調，句乃不平弱。《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三韻兩轉。《王右丞集箋注》卷六：夷門抱關，屠肆鼓刀，點化二豪之語，對仗天成，已徵墨妙；末句復借用段灼理鄧艾語，尤見筆精。使事至此，未許後人步驟。《柳亭詩話・平原君》：戰國四君，惟信陵眞能爲國。邯鄲之役，平原不敢自比於人，虞卿能解相印，而公子究不能庇魏齊。斬姬謝璧，適以自豪而已。使非毛遂李同，左右其間，吾未見趙之不入秦也。高達夫詩：「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李長吉詩：「賈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較諸王摩詰《夷門行》，似被趙勝熱瞞一上。《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言老翁之刎頸，豈有所求于公子耶？特以意氣相激故耳。《七言詩三昧舉隅》：所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者，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平叙無雕琢。

《隴頭歌》《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次第轉折，恨惋何限，又非長篇所及。《唐詩解》卷一六：此因輕進少年侮慢先達，故託老將以挫其鋒，實自況也。太白主兵，少年觀之，以候邊釁，是蓋急於勳名。然當此月明之夜，乃有老將聞笛而泣者。自言百戰而功不錄。麾下或取封侯，已獨受蘇武之薄賞，則

向之勤勞奚益哉！彼少年愼毋沾沾爲也。按維晚節始擢尙書右丞，故每以老將自嘆。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秃節》：王右丞詩「節旄秃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收句若倒轉，便少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少年看太白星，欲以立邊功自命也。然老將白戰不侯，蘇武祇邀薄賞，邊功豈易立哉！《七言詩三昧舉隅》：此則空際振奇者矣，與前篇之平實叙事者不同也。愚所以說但舉前一篇已足也。平實叙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冲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別有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亦是平叙。

《老將行》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起結嬌嫩，復勝老語。《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篇：【略】王維《老將行》、《桃源行》【略】，皆脈絡分明，句調婉暢。既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唐詩解》卷一六：按摩詰少有盛名，年未冠擢進士第，一歷三十年而官不顯。祿山之亂，以罪廢，肅宗時思復用而不得，故爲老將之辭以自況也。言我少時驍勇絕倫，常轉鬬千里，以寡敵衆，奮兵力戰，使胡虜畏之如蒺藜。若是則宜享茅土如拾芥然。觀衛青果以智勇取封哉，特由天幸不敗耳。李廣無功，非以數奇耶。我之不得封侯，良有以也。自棄置以來，年已衰暮，無復樹功之心。向者雀無全目，今則柳生其肘矣。賣瓜種柳，農圃自娛，窮巷栖遲，落寞殆甚然。精忠之念猶存，非汎然一酒徒也。近聞寇警方急，羽書輻輳，邊鎭募兵，天子命將，正用人之秋也。於是拂甲援劍，氣色未消，破敵捐身，志意如昨。倘朝廷不弃雲中之守，釋其罪而用之，則我猶能一戰立勳，不敢以衰老辭矣。史稱右丞晚年長齋奉佛，無仕進意，然觀此詩，宦興亦自不淺。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天幸數奇》：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吳旦生曰：《西清詩話》：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齊東野語》云：《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注云：奇。不耦也，言廣命隻不耦也。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宋祁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因攷《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羅隱詩「數奇當自媿，時薄欲何干」。東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原詩》：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師友詩傳錄》：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叙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實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少年十五二十時」，從少說起。「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頻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前路迤邐，其勢蓄到此乃噴薄而出。「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須知其諧處俱不失其健。「耻令越甲鳴吾君」，（鳴吾君）三平調健。又：此段馳驟，須放緩來收，音節乃盡抑揚之妙。《柳亭詩話・衛青》：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倖」，高常侍詩：「衛青未肯學孫吳」，皆霍去病事，而二公誤指爲青，史記可考。又《全目左肘》：王右丞《老將行》曰：「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按《帝王世紀》：「后羿有窮氏，與吳賀射雀。賀曰，射其左目，羿誤中右目而慚。」又《莊子》：「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註曰：「柳，瘍也。」全目固無分於左右，而以垂楊代柳字，竊恐猿臂將軍未堪著此大樹也。《絕齋詩談》卷五：頌健語欲令雄壯，正是不足處，此在骨子內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此種詩純以隊仗勝。學詩者不能從李、杜入，右丞、常侍自有門徑可尋。又：「肯數鄰下黃須兒」，曹彰。「衛青不敗由天幸」，誤與高常侍同。「昔時飛箭無全目」，鮑照詩：「驚雀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亦誤用。「誓令疏勒出飛泉」，耿恭拜井事。「不似頻川空使酒」，指灌夫。「耻令越甲鳴吾君」，雍門子狄事。又：賣瓜種柳，極形落寞。後半寫出據鞍顧盼意，不敢以衰老自廢棄也。又：《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瘍也，非楊柳之謂。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則有裝點。

《燕支行》 《圍爐詩話》卷二：詩用興比出側面，故止舉「李將軍」，使人

深求而得，故曰「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在「終知上將先伐謀」，法與此同。右丞之《隴頭吟》，卻又不然，起手四句是賓，「關西老將不勝愁」六句是主，主多于賓，乃是賦義。《詩辯坻》：七言古至右丞，氣骨頓弱，已逗中唐。如「衛霍纔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吾君」，極欲作健，而風格已夷，即曲借對仗，無復渾勁之致。須溪評王嫩復勝老，愛忘其醜矣。

《桃源行》《夷溪詩話》卷下：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爲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董其昌《畫旨》：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閒居賦》。孔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聲出金石。其詩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奄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朝市慕者。雖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跨躡涉世，賦「白首同所歸，安得舍塵網」之句，蚤分迷悟矣。《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將幽事寂境，長篇大幅，滔滔寫來，只如唐人作帝京長安富貴氣象。彼安得有如此，流便不羈。「春來遍是桃花水」鍾惺評：依然就桃花水上，加「遍是」二字，寫出仙凡之隔，又是「世界」「光景」。下「不辨」句，即從此二字生出，妙，妙，妙！《圍爐詩話》卷二：右丞《桃源行》是賦義，只作記讀。《老將行》起語至「數奇」是興，「自從」下是賦，「賀蘭」下以興結。《寒食城東即事》，若將次聯意作流水聯，即是七律。《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多參律句，尚沿初唐體。又：七古總要對仗，阮亭操選，惟能知此法。又：（結句）收盡而不盡。《王右丞集箋注》卷六：東坡謂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其說甚正。乃後之詩人文士，往往以爲神蹤仙境。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皆失之矣。右丞此詩，亦未能免俗。《親齋詩談》卷五：比靖節作，此爲設色山水，骨格少降，不得不愛其渲染之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順文敘事，不須自出意見，而夷猶容與，令人味之不盡。《王文簡古詩平仄論》：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爲正。如王右丞詩：【略】方綱按：此篇凡七換韻，惟第二段第六段是六句，餘皆四句。若以第二字第四字上下粘聯之格論之，第一段「坐看」，第四段「平明」，第六段「塵心」「出洞」「自謂」凡五句皆不粘也。蓋至第五段「世中遙望空雲山」放出三平之調，所以第六段竟至全不用粘，此亦勢所必然，不假安排者也。末段仍用粘，則與前半亦略相配應。此則其時尚去初唐未遠，不比後來換韻者，多以不粘爲正格爾。《劍谿說詩》卷上：詩與題稱乃佳。如《石鼓歌》三篇，韓、蘇爲合作，韋左司殊未盡致。《桃源行》四篇，摩詰爲合作，昌黎，半山大費氣力，夢得亦澄汰未精。又：新城公曰：「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半山三篇。觀退之、半山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石洲詩話》卷一：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今尚在也。此說似近理。《峴傭說詩》：《桃源行》，摩詰一副筆墨，退之一副筆墨，《石鼓歌》，退之一副筆墨，東坡一副筆墨。古之名大家必自具面目如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亦平敘隨宜著色。

《洛陽女兒行》《抱眞堂詩話》：何大復惜王摩詰七言古未爲深造，然《洛陽女兒行》一首，殊足當家。高選失之太詳，李選失之太略，未爲中道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結意況君子不遇也，與《西施詠》同一寄托。孫洙《唐詩三百首》卷四：「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與《西施詠》同一寓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似有微詞，不傷詩格，但不可以此爲佳處。

《同崔傅答賢弟》《唐詩解》卷一六：按《唐史》崔傅無傳，其弟亦不可考，疑洛陽人，而宦遊吳越。故歷敘所經之地，所見之景，所交之人，所善之技，見其風流第一。既爲衣冠，所推必爲嘉閣所舉，想君必不久於江東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草草棋賭山陰墅」，謝安事。「更聞臺閣求三語」，即阮瞻之三語掾。又：寓疏蕩於隊仗之中，此盛唐人身分。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地望全不相副，只圖詞采相鮮。

《送崔五太守》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巴字》：王維詩：天際澄江巴字回。吳旦生曰：王嫡子超與一友舟行閱詩。友以「水寒巴字急」之句爲無解，同舟者互持之，子超歸爲道此。余謂此李羣玉雲安詩也。詩中八句皆使雲安實事。按《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則羣玉詩用此也。如盧綸詩：「浪依巴字息，風入蜀關清。」李遠詩：「杜魄呼名叫，巴江學字流。」白居易詩：「江從巴峽初成字，猨過巫陽始斷腸。」劉敬之詩：「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字豈無魚。」劉暕詩：「山簇劍鋒朝闕遠，水如巴字繞城流。」唐人多用此。偶因摩詰詩載之。

《寒食城東即事》 《優古堂詩話》：晁無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紗》云：「『隄上游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綠楊裏。」歐公用「出」字蓋本此。《唐詩歸》卷八：鍾惺評：「穿」字說出深曲。又評：此使是絕妙《帝京篇》、《長安古意》，豈得以其少而棄之。譚元春評：達者語。《王右丞集箋注》卷六：歐陽永叔作《浣溪沙》詞，有云「綠楊樓外出秋千」，晁無咎深美之，以爲「出」字後人道不到。讀右丞「競出垂楊」之句，則歐公又落第二義矣。

《不遇詠》 《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四語直切而婉，是高岑絕妙歌行。譚元春評：讀此方知右丞眞簡寂，經濟人原躁不得。《唐詩鏡》卷一〇：快。又：小結作淺著色。

《贈裴迪》 《唐詩鏡》卷一〇：語淺情深。

《黃雀癡》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鳳凰九雛亦如此，愼莫愁思，顦顇損容輝。」橫宕出奇。

《榆林郡歌》 《唐詩歸》卷八：鍾惺評：數語寫盡悲壯。《唐詩評選》卷一：眞情老景，雄風怨調，只此不愧漢人樂府。

《問冠校書雙谿》 《唐詩歸》卷八：（首二句）譚元春評：縹緲。

《寄崇梵僧》 《親齋詩談》卷五：「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遙望空雲山。」足之謂冷。

《答張五弟》 《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君但能來」四字意深。《唐詩解》卷一六：此述幽居之閒逸也。無客則閉關自守，君來則往還其間，終日無心，靡所營矣。然飲酒垂釣，亦無不可，其眞與世逍遙，不着於物者與。《唐詩鏡》卷一〇：語趣清絕。《唐詩評選》卷一：末以樂府語入閒曠，詩奇絕。《而庵說唐詩》卷四：作詩要知伸縮法，能將古人長篇縮得短，方是會作短詩的人；能將古人短篇伸得長，方是會作長篇的人。短詩要包含，長篇要無盡。吾說七言古，多長篇，而短者，則惟摩詰《答張五弟》一首。摩詰，道人也，一切才情學問，洗滌殆盡，造潔淨精微之地，非上根器人不喜看，看亦不知其妙也。此詩是欣動張五弟之來。張五，亦是與維同志的人，但不能如維食齋事佛耳。終南是張五之所甚慕，而維之清修，却又張五之所甚畏而不敢近。故維爲開方便門，許其飲酒、釣魚，見不妨卿自行卿法耳。「終南有茅屋」，終南，勝境，而有茅屋在焉，則至幸之事也。「有」字，見我已有在此。「前對終南山」，終南，有終身不得一到者，有到而不能留幾日者。今茅屋前即是終南，而與相對，則甚樂也。「終年無客長閉關」，維事佛，設關薰修，有客則開，終年無客，所以關長閉也。「終日無心長自閑」，隨緣任運，則無心，無心，則無事，則身長閑，閑則又無事不可爲。二句，是說自己。「不妨飲酒復垂釣」，維事佛，豈有飲酒、釣魚之事？意張五是好飲喜釣者，維要他來，又恐其不來。汝來飲酒、釣魚，亦不妨礙。「君但能來相往還」，「但」字內，見不要照管別件，君但能來，則竟來此。相往還，言同汝往還于終南之間。可知自結茅山下，尙未一登，待汝來登；終年閉關，待汝來開，終日甚閑，待汝來消閑。連飲酒、垂釣，一總許他。其欲張五弟來之心至矣。《古唐詩合解》卷三：六句四韻中包含無限靜思。右丞足學道人，出語精微，俱耐人想。古詩中用才情，用綺麗者，居其次矣。又：四「終」字生出奇趣，亦不經意而出之，非有心安排也。按此篇先五言，後七言，故七言重一韻。《詩學全書》卷一：敘「山中」之趣，望「張」之來往不絕也。此長短句六句一韻。

《送李睢陽》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天子當殿儼衣裳，大官尙食陳羽觴。」無倫，無義。《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字字是樂府妙語，又不當作歌行體看之。《唐詩鏡》卷一〇：體雜歌騷。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學樂府亦翻新之法。

《登樓歌》 《親齋詩談》卷五：比騷差多，爲其明白光滑也。

《雙黃鵠歌送別》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撫翼和鳴整羽族」。「族」字未穩。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唐詩解》卷一六：紫微中書所居也。徐嘗厭

塵俗而有棲隱終南意，故贈此歌。言彼出肯之後，悵然與塵事不合，是以駐馬雙林，望青山而忘歸也。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一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不用楚調，自適目前，詞少而意多，尚覺《盤谷歌》爲凡。《唐詩解》卷二〇：此美友人之高隱也。山空多木，既非賢者所宜居，又況盛明之世，群英滿朝，君奈何處此空谷。非爲文寡和，而道難知邪。既不偶於俗而超然高舉，則惟泉石自娛，松林卜築，養鷄抱犢以適情，啖棗賞杏以顯術。幽居信可美矣，我以不才而久妨賢路，既老而猶貪祿。羨君之隱，亦思解印，以從然去就之志，終非詹尹所能卜也。吁！維知患失如此，能不受祿山僞命哉！

又二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宋玉之下，淵明之上，甚似晉人。不知者以爲氣短，知者以爲琴操之餘音也。「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點景狀意色色別。《唐詩解》卷二〇：此見山人之不可留也。言當歸之時，而雲雨晦暝，波驚鳥散，意欲褰衣以相留，而君終不我駐也。既入于山，則想峰崖萬重，雲樹杳靄。聞猿而不睹其形，向夕而遠村，始見正以山高蔽日故耳。苟非有道之士，疇能居此窮谷乎！我雖不能從君，而情不能忘，徒望千里平蕪，以興慨也。《古唐詩合解》卷三：此首是送友人之結想在既歸之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山萬重兮」以下，寫去後情事，如披畫圖。

《魚山神女祠歌》　《漁洋詩話》：東阿魚山，是陳思王問梵處，冢墓在焉，即《弧子歌》之吾山也。又有神女智瓊祠。余題絕句云：「雲車入洛幾時還？松桂淒涼滿舊山。歌罷迎神送神曲，山青無際水潺湲。」王摩詰有《魚山神女祠歌》。《緝齋詩談》卷五：妙在恍惚，所以爲神。

《迎神曲》　《唐詩解》卷一六：此冀神來降之辭。言既擊鼓魚山之下，又吹洞簫以望極浦，迎神之聲樂盛矣。又使女巫進舞，列席陳觴。時風雨淒其，神之來否，尚未可必也，徒使我心展轉憂勞耳。蓋極言求神之切，深冀其來格也。

《送神曲》　《唐詩解》卷二〇：此神既降而送之也。言主祭者紛然進拜，若見神之顧我祭矣。雖無音聲意像之可傳，惟覺空山夜雨之有驗。時管絃之聲益哀，而知靈駕將旋也。於是雲收雨歇，山水依然，非神之已去乎。《唐詩鏡》卷一〇：短簫絕浦，清響瀟瀟。《石洲詩話》卷二：王右丞《送迎神曲》諸歌，《騷》之匹也。

《白鼉渦》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雜言走筆。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優古堂詩話》：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詞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催字極精工，而意盡語中，換與多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以知初、盛次第矣。《唐詩合選》卷三六：鍾惺評：「坐久落花多」，意景適會。又：王摩詰詩，着意着色，不入金玉綺羅，別是林壑雲霞之氣。《唐詩解》卷三六：子雲好書，以況楊氏，淮南喜客，以指岐王。言楊氏有此別業，以爲談經之所，岐王則載酒訪焉。鳥緩花殘，見玩賞久也。於是出逕而燃燭，開林而散珂，則王駕旋而臣寮去矣。京師戒嚴，城門未闢，故笙歌擁於前路耳。深夜始歸，以見王之盡興。《唐詩鏡》卷一〇：「坐久落花多」意景適會。又：王摩詰詩著意著色不入金玉綺羅，別是林壑雲霞之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吳山民評：摩詰善作麗語，此是其得意者，迴根轉，散眼開，下字有法。顧璘評：三四句內生意，若更細，便淺促。陸鈿評：結句妙得規諷，含而不露。周明輔評：此詩絕有步驟，興致不薄。周珽評：以子雲況楊氏，淮南比岐王，起語已盡題情。中聯酒闌客散之景，夜深始歸，見王興之盡與從過之幸也。章法之妙，眞有笙歌一派，巒巘千迴。《抱眞堂詩話》：王摩詰如「興闌啼鳥換」，「換」字可謂之奇。《唐詩評選》卷三：「坐久落花多」自是佳句。末四語巧心得現前之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揚子雲比楊氏，淮王比岐王。三四言賞玩之久也。後言深夜始歸，餘情無盡。

《早朝》　《唐音癸籤・評彙七》：扈從應制詩自有體。王維早朝詩：「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明以秦皇、漢武譏其君矣，不若宗楚客「幸睹八龍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爲有含蓄。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唐詩解》卷三六：建禮承明，直宿之處，候曉過者，不安寢也。中二聯叙將晚之景，末言已既遲暮，共此趨朝，覺有愧於崔君耳。《唐詩鏡》卷一〇：五六句琢。《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敬評：三聯句琢。「藏」、「出」二字眼有趣。吳山民評：三四整而暇，五六語麗。《唐詩評選》卷三：輕安。《瀛奎律髓》卷二：何義門評：清華。紀

昀：了無深意，而氣體自然高潔。「藏」字、「出」字鍊得自然，不似晚唐、宋人之尖巧。末二句人崔員外，却突兀。無名氏(乙)評：去沈、宋不遠。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類以無情之景，述無情之意，復非作者所有。《唐詩歸》卷九：(首句)鍾惺評：「轉」字妙，於寒山有情。《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意態猶夷。五六佳在布景，不在屬詞。又：輞川閑居，時倚檐前。「樹遠看原上」村語似遜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淡宕閒適，絕類淵明。又：通篇敘述閒居情景，末以接輿比裴，淵明比己，見輞川隱志得裴，山川爲之增色，乃盡贈之之意。《唐詩評選》卷三：通首都有贈意在言句文身之外，不可徒以結用兩古人爲贈也。楚狂、陶令俱湊手偶然，非著意處。以高潔寫清幽故勝。「日」字重用。《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對起上句，尤妙。又「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此從陶出。《唐律消夏錄》卷三：寒山蒼翠，秋水潺湲是家中看見聽得者。「轉」字、「日」字，有意無意，閒居之神。「暮蟬」、「落日」、「孤烟」，是門外聽得看見者。「臨風」字、「餘」字、「上」字，聽得仔細，看得親切矣。結句又有一醉人狂歌而前，更看得親切聽得仔細也。却句句是閒居之神。又：輞川地屬藍田，本宋員外之問別業。一經右丞爲主，遂爲天下古今山林勝概之首。其中二十景，王裴俱和四十章，其妙且不可勝言。原本限于體製不宜闌入，或有因是錄而嗜慕王詩者，當從右丞專集求之。五言四句中，於二公當年舒嘯移情之際如親見之，宜有所開解也。《王右丞集箋注》卷七：《陝西通志》：輞川在藍田縣南嶢山之口，去縣八里。川口爲兩山之峽，隨山鑿石，計五里許。路甚險狹。過此豁然開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饒之地。四顧山巒掩映，似若無路，環轉而南，凡十三區，其美愈奇，王摩詰別業在焉。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二十景，維日與裴迪游詠其間。舊有《輞川圖》四幅，沈國華摹十二幅，舉世寶之。《劍溪說詩又編》：右丞詩如《輞川閑居》二首，幷體認「閒」字極細，句句與幽居迥別。前首結處，合兩事鎔成一片以贈裴，妙有「閒」字餘情。後首所云於陵灌園，是即目借以襯托，歎彼寂寞中尚不無所事，正見此倚樹者眞閒也。《春日上方即事》，後半忽作綺語，亦反觀法，玩「但焚香」三字可見。《峴傭說詩》：五言律有中二語不對者，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是也；有全首不對者，如「挂席幾千里」、「斗轉西江夜」是也。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又：寫景須曲肖此景，「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烟」，確是晚村光景。「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確是深山光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確是窮邊光景。「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確是古寺光景。「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確是暮江光景。可以類推。

《寄荆州張丞相》《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眞樸深致。《唐律消夏錄》卷三：浮沈宦海，潦倒半生，今將決計歸田，長與世辭矣。回思張丞相平昔舊恩，不勝悲感。此意本在作詩之前，看他却竟從張丞相說起，然後析出。要說此一段話來，而終歎其不能達也。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唐詩鏡》卷一〇：二曰自在。《唐賢三昧集箋注》卷上：黃培芳評：雪詩如此甚大雅，恰好。《緗齋詩談》卷五：「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得寫見之神，却又不費造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八：寫「對雪」意，不削而合，不繪而工。「憶胡居士」，只末一見。

《奉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王右丞集箋注》卷七：《漢書》，少兒初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後更爲詹事陳掌妻。衛青初爲平陽侯家騎，後青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皆非駙馬家美事，而右丞用之，蓋唐時引事，初無顧忌若此也。

《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後四句似不需題，映帶蘊藉，妙在言外，此法人不能知。

《酬比部楊員外暮雨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三四意境之妙。大略意境既成，則神色自傳，聲調即不煩而合矣。此第一士流。

《酬張少府》《唐詩援》：意思閑暢，筆端高妙，此是王右丞第一等詩，不當於一字一句求之。《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妙在酬答，只似一首閑居詩，然右丞廟堂詩亦皆是閑居。(末句)鍾惺評：透悟，說不出。譚元春評：妙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三四是好靜，五六是靜趣，結二語見萬事不關心處，眞大善知識也。根上來耶？塵上來耶？《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宕開收言不盡意，此亦一法。《緗齋詩談》卷五：「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含一篇之脈，此方是起法。三四虛承，五六實地，用筆淺深俱到，章法之妙也。「松風吹解帶」，是吹解下之帶；「山月照彈琴」，是照正彈之琴。句中各分動靜，不得作同例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結意以不答答之。《說詩晬語》：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

【略】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略】就上文體勢行之。《甚原詩說》卷一：唐人佳句，二聯爲多，起次之，結句又次之，可見結之難工也。其法有於結句見詩意者，有點明題字者，有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就本位收住者，有寓意者，有補繳者。張說「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題上「夜飲」作收也。王維「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上句「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甫「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眞鷹，放開一步法也。凡結句皆就上文體勢成之，舉一可以反三。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五：上四句情，下四句景。「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即景寫情。

《送丘爲落第歸江東》《詩家直說》：王摩詰《送丘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數目字，不爲病也。《唐詩解》卷三六：失意而逢春色，已自足悲，又況客久金盡，資用乏絕乎！愁令人老，意君還家，必且白髮生鬢矣。五湖三畝，生理既微，萬里一身，飄泊殆甚。我既知君而不能薦，安用獻納爲也。《唐詩歸》卷九：（末二句）鍾惺評：此語人不嘗說，虛心實情。譚元春評：此二語出先達口則爲自責，出貧士口則爲尤人，易地則失之矣。又：好心腸。《唐詩鏡》卷一〇：稍近銷削，開中唐之漸。《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顧璘評：起緩語妙。陳繼儒評：凡氣足，即盛唐亦不多得。《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追深好。又：五六最重。《絅齋詩談》卷五：「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五湖」寬，說具區，「三畝」方切本家，「萬里」約舉往返，「一歸人」緊貼本身，併非堆垛死胚。毛稚黃以爲病，何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知禰不能薦」，反用孔融薦禰衡事。「羞稱獻納臣」，末句自咎，言我知君而不能薦之於朝，羞自比於獻納臣也。玄宗改理匭使爲獻納使，故有是稱。《無用閑談》：王維《送丘爲下第》詩曰：「知子不能薦，羞稱獻納臣」，索然無氣，不似王詩。韓子蒼學之曰：「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似不及王矣。歐公曰：「自漸知子不能薦，白首何爲侍從官」，則愈拙矣。不知具眼以爲何如。

《送李判官赴江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前四句寫李充判神揚氣壯，度與常異；五六赴江東之景，結二句欲李充節殫德，超越宦途。通篇機穎，直自逼人。《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三四寫情，五六寫景，倍能振拔。五律要訣。

《送嚴秀才還蜀》《唐詩解》卷三六：嚴之事理無考，疑親在蜀，而舅爲令，今省親謁舅而贈以詩。首美其孝，次稱其賢。經花縣將謁舅也，入錦城歸省親也。于是寫蜀道江山之勝，而以長卿望之，欲其毋久滯蜀。

《送岐州源長史歸》《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顧璘評：三四老辣，自然可嘆。徐充評：曲盡別時悲惋之情。周珽評：按崔希逸常爲河西節度使，摩詰與源俱爲所客。時崔已故，門客無依，故有「客散」之句，正心悲處。後四句即其所歸途徑，以致送別之緒。《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意在筆先，起便情深。

《送張道士歸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劉辰翁評：次聯兩皆別，三聯意新。周珽評：出口生韻，若萃翁鬱，妍閒圃雲謠。

《同崔興宗送衡岳瑗公南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以級綻爲綻，猶以瀚爲汚，以治爲亂也。

《送丘爲往唐州》《唐詩歸》卷九：鍾惺評：世情感慨。《唐詩鏡》卷一〇：三四亦削，「惹」字即是生愁，是煩冤語。《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活對之法最好。《消寒詩話》：偶讀王摩詰詩「四愁連漢水」，意以「四愁」即張平子《四愁詩》也，何以謂之「連漢水」？偶以問吾友吳瀾仙峻曰：「「四愁」何等四種也？」瀾仙漫應曰：「殆四時也。」今來武昌，買得《文選》一部，出《四愁詩》觀之，其三章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蓋以東西南北分也。東泰山，南桂林，西漢陽，北雁門。時東漢天下漸亂，其以「四方」分「四愁」，即詩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之意。所爲「四愁連漢水」始有著落。此詩吾輩所曾見者，而漫不經心，故書之以自警。《王右丞集箋注》卷八：楊升庵云：王右丞「楊花惹暮春」，李長吉「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升庵詩話・石蛣卸亭》：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宮俗，來經石蛣春。東南卸亭上，莫使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蛣，用《荀子》「紫蛣魚監」及《文選》「石蛣應節而揚葩」事也。卸亭，吳大帝駐輦所憩，後人建卸亭，在晉陵，庾信詩「卸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蛣」作「石却」，「卸亭」或改作「衙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作吏盡能如此詩，兆姓初輸役之足苦。臨岐贈言，響踰金石。

薄稅輕徭，上官美意，出諸轉運尤難其人。苟能如是，惠愛及人多矣。三四本「歸」、「賴」二字生出。五句寓不貪意。六句寓無戀意。結望凡之不爲風塵所緇也。《問花樓詩話》卷一：先廣文嘗言：「古人詩文字有疑，似不可輕改，坊刻舛累尤多，須得善本校對乃可。」因舉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卸」，江、淮間無卸亭。

《送崔九興宗遊蜀》《唐詩歸》卷九：（前四句）鍾惺評：說得別情無限。《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發端極有神，五律最爭起手。

《送平淡然判官》《唐詩解》卷三六：此送淡然從軍也。陽關之路，君所未識，今從主將而始經，斯固春色不到之地也。軍中吹角，君能堪此邊愁乎？既至瀚海，則吾與子爲經年之別，交河出塞，君且乘流而逝矣。倘遇外國之使，當言漢斬月支而飲其頭，令彼知中國之威行於方外耳。按月支本蠻夷，自相滅，今借用爲漢事，方覺有味。《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意象深露，自然入妙，所以爲佳。若刻之使深，逼之使露，則有傷根動窟之病。縱有佳句，精彩薄而氣象淺矣。樹之可觀者在花，人之可觀者在面，詩之可觀者意象之間而已。要在精神滿而色澤生，非必求之隱深之內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徐充評：三四「斷」字「起」字工甚。《唐詩評選》卷三：句。《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收亦最重，此極神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今借來活用。

《送劉司直赴安西》《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無意之意。《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無意之意，妙作。《唐詩解》卷三六：司直奉使，經此絕域，所睹者烟塵耳。雖雁歸有時，而人行鮮觀，苜蓿葡萄，凡從此而入也。君能宣揚威信，使蠻夷畏懼，不欲復覓和親，則使者之效也。《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清警自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蔣一葵評：三四是安西語。周敬評：結語壯，與《送平淡然》詩同調。黃家鼎評：慘淡。周珽評：唐時吐蕃強盛，每爭安西，中國常與之和親，以公主嫁吐蕃，大損國威。故此詩結勵劉司直當別建遠謨，俾夷人畏服，勿敢希蹈前圖，致重國恥。通篇典雅醇正，音合大調。《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一氣。此是雄渾一派，所謂「五言長城」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一氣渾淪，神勇之技。

《送方城韋明府》《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平平寫到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遠景在目。

《送梓州李使君》《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風土詩多因送人之官及遠行，指言其方所習俗之異，清新雋永，唐人如此者極多，如許棠云：「王租只貢金。」如周繇云：「官俸請丹砂。」皆是。紀昀評：此論五、六句，然此詩佳處不在五、六。馮班評：尋常景，寫不出。錢湘靈評：三聯不是眼前語。他人何以道不出？查慎行評：字字挑選。何義門評：楊國忠領劍南，再興南詔之師，爲其屬者，僅科聽訟，日不暇給，安敢議及教化？落句刺時也。五、六言今之治梓州者皆由此。然吾所聞文翁之致理，何以反事此而彼不之急耶？特恐有掣其肘者，不敢倚恃爲先賢已試之效耳，曰教授，則先之以生聚在其中矣。三、四言泉源之利足資灌溉，其如流亡略盡何？丁男疲於調發，而征輸責之女戶，青苗莫爲耕耨，而爭競乃及蹲鴟，亦憔悴極矣。紀昀評：起四句高調摩雲，結二句不可解。許印芳評：「賓」從宗，音崇。沈歸愚云：「結意言時之所急在征戍，而文翁治蜀，翻在教授，準之當今，不敢倚此爲治也。」此解可謂明通。又評前四句云：「起筆斗絕。三、四承上蟬聯而下，復用流水對法，五律中偶見此格。」愚按：三、四固是創格，而起筆尤爲得勢。老杜《酬十一舅》詩云：「萬壑樹聲滿，千巖秋氣高。」從此偷勢也。又按：前四句筆力雄大，右丞五律，每有此等篇什，如《送趙都督赴代州》云【略】《送邢桂州》云【略】。集中此等詩不一而足。沈歸愚云：「右丞五律有清遠者，有雄渾者，宜分別觀之。」愚謂清遠、雄渾，雖分二體，其實清遠即雄渾之意味，雄渾乃清遠之氣骨，惟其根柢槃深，故能合二體爲一手也。《唐詩歸》卷九：「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譚元春評：冷然妙語，乃於送行詩得之，更妙。「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鍾惺評：「訟」字人不肯說，詩中說風土宜如此。《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是山中人得景深後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陸伯生評：起開爽，有大趣。顧璘評：「響」字奇。徐充評：三四句對而意連，極佳。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用此體。周珽評：前四句通即送李之時景而成詠，音調高朗，綽有逸趣。「漢女」、「巴人」二語，以梓州風土言，見與畿省有異。末謂文翁不得擅美於先時，欲李之化民善俗，媲德古賢也。《唐詩評選》卷三：明明兩截，幸其不作折合，五六一似景語故也。意至則事自恰合，與求事切題者雅俗冰炭。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達意。景亦意，事亦意，前無古人，後無嗣者，文外獨絕，不許有兩。《圖爐詩話》卷二：讀王右丞詩，使人客氣塵心都盡。《送梓州李使君》詩云：「萬壑樹參天，千山響

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竟是山林隱逸詩。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說起。下文「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方說李使君。盛唐人避近熟，明之爲盛唐者，專取近熟以圖熱鬧。《龍性堂詩話初集》：老杜東柯詩：「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摩詰《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有別本「卷」作「養」，「夜」作「半」，予却以爲不然。「一夜雨」者，言夜雨滂沱，懸瀑萬壑，「一夜」、「百重」自爲呼應之語。晴天無雲而「卷片雲」，山之深峻自見，「卷」字却現成，若「養」則未免入魔矣。《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好氣勢。《帶經堂詩話・懸解門一・眞訣類九》：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腹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无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略】此皆轉石萬仞手也。又《考證門六・辯析類》：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與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振秀》改爲「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可妄改。如謝茂秦改宣城「澄江淨如練」作「秋江」，亦其類也。近餘姚譚宗篤《唐律秋陽》，諸名家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黥劓如此！《親齋詩談》卷五：「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參天樹中即杜鵑叫處，倒出便有勢，若倒過味索然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萬壑樹參天」，斗絕。「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從上蟬聯而下，而本句中復用流水對，古人中亦偶見。又：結意言時之所急在征戍，而文翁治蜀，翻在教授，準之當今，恐不敢倚先賢也。然此亦須活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極選言之能事，不必有意。

《**送張五諲歸宣城**》《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句法，第三字用實字，最得力，下用疊字，更動盪，施于五六，尤得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谿。欲歸江淼淼，未到草萋萋。」一字一珠。

《**送賀遂員外外甥**》《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蒼茫葭菼外，雲水共昭丘」散落動盪，仍極完整。又：大氣霧霈，一滾而出，要知是高貴，若落粗豪便失之。

《**送楊長史濟赴果州**》《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右丞詩入宋，惟梅聖俞能及之，可互看。陸貽典評：聖俞詩多疏率，安及右丞？此言過之。紀昀評：梅不可與右丞同語。馮班評：起句得宋人體。澄景隆而清之矣，却渾秀無丰角。紀昀評：一片神骨，不比凡馬空多肉。許印芳評：「子」字複。「之」字義別，不爲複。《唐詩歸》卷九：鍾惺評：此等絕似太白。《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清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陳繼儒評：三四清絕。徐充評：司空曙《送流人》詩云：「山村楓子鬼，江廟石郎神」。近此五六句法，末二句，言月則同，聽子規則異，意妙。《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獨造句，切確。又：收忌太平熟，此惟得之。《親齋詩談》：「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直說出，險怪淒涼，味在言外。毛稚黃以爲意興欲盡，非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子規叫不如歸去，蓋望其歸也。

《**送邢桂州**》《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奇語甚爽。又：三四各自爲對。五六非對境不見。《唐詩解》卷三六：唐之桂州，漢之合浦。邢時爲州守，而摩詰送之。前二聯述道路所經，頸聯寫舟中之景，末則美其爲政也。入桂之道，始於京口，終於洞庭，其間則有赭圻、赤岸，皆江中所歷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何焯明評：此詩乃律中之變，非老手健語，不可倣作。蔣一葵評：三四各自爲對，五六非對，境不知其眞，結使事佳。《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對起。「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句自爲對。又：五六大句。《親齋詩談》卷五：「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此當句對法。赭圻城在宣州，赤岸楚地，言自吳過楚一路所經之地也。擊汰，櫂攪水波，舲，船之有窗者，言舟楫之險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三四當句對，復用活對。「潮來」句奇警。末諷以不貪也。古人運意，曲折微婉。

《**送孟六歸襄陽**》《唐詩歸》卷九：鍾惺評：極眞極厚，不作一體面勉留套語，然亦憤甚，特深渾不覺。《古唐詩合解》卷八：「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右丞與孟襄陽雅稱知己，故送其歸，俱作眞率語。言君之杜門而不復出者，久絕仕進之心，而視世情無可親之處也。「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以此，即以杜門疏世爲長策也。交情世道，十分看破，則計無復善於此者。他人只勸駕爲熟套，右丞則勸之歸廬，亦知孟六性情舍此無長策也。「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此乃歸舊廬樂事也。市朝不戀，而棲田舍。榮辱黜陟，不經於心。有酒即醉，醉而歌焉，其樂陶然。今人難親而親古人，其書尚在我笑讀之，是尚友也。「笑」字更有情趣。「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歸廬之樂如此，不覺贊一聲曰「好」。是眞乃君一生事也，又何勞獻子虛之賦而求用哉。前解

是送歸，後解代爲咏歸廬之樂。《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雖情激，學之易淺薄。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與知爾不薦者，交情更深。

《初出濟州別城中故人》《唐詩歸》卷九：（首句）鍾惺評：「易」字可憐。（三四句）鍾惺評：「持法」二字，周旋感慨，立言甚妙。譚元春評：極忠厚，極不忠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徐充評：起句并三四俱佳。昌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出此。周珽評：極靈透，極蘊藉，妙在心手之間。又：官卑交淺，容易罹罪，見彼謫之不能免也。此語深中時弊。次聯以持法歸執政，見謫非君心。說不得枉法，說不得逢君，中寓歸尤之意而不露。五六言濟川雖與京畿似近，實處邊海，故結謂與故人別去，各當衰老，即有歸期亦可憫也。出調悽愴，寄情婉轉，如此題必如此作，方得「可以怨」之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微官易得罪」四句亦周旋，亦感憤。

《登裴秀才迪小臺》《唐詩評選》卷三：自然清韻，較襄陽襲桃之音固別。起句拙好。《唐律消夏錄》卷三：首二句總說登臺，三四說此處望得見，外邊是臺。五六說外邊望不見，此處是小臺。末句說出裴秀才小臺。本是日邊鳥下，原外人閒，看他句法倒轉，便覺深妙。《親齋詩談》卷五：「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寫景却以人物襯出，寬遠人妙，方是景上眼光。「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問」，懸想題外，却是轉入題中，此法又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轉從遠林望小臺，思路曲折。「遠林」，己之家中也，故結言應門有待，莫使上關。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問。」亦用遙字，此更超遠。

《遊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妙，妙。山中人實有此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朱熹評：如王維詩，自有蕭散之趣。周珽評：描寫山人情景，神骨俱清。

《過香積寺》《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潔淨玄微，無聲無色。又：潔而渾，中晚唐人有此法，多失於單。又：「不知香積寺」，「不知」字玄妙，摹寫幽深處。「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甚淺易，甚深遠，非尋常語。《唐詩解》卷三六：此極狀山寺之僻。言我初不知其寺深入雲峰如此，今古木深山之中，何處有此鐘聲，始知寺所在耳。泉聲爲石阻而咽，日色因松聲而寒，斯固清迥絕塵之地也。故我願安禪于此，以制其心焉。毒龍即所謂驚猿害馬，非山中實有是物。《唐詩鏡》卷一〇：韵氣冷甚。三四偷律，病在不嚴。《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顧與新評：一正副幽深本色，語不雜。一句潔淨玄微，無聲無色。蔣一葵評：「不知」字玄妙，摩寫幽深處。三四甚淺易，甚深遠，非尋常語。汪道昆評：五六即景，襯貼荒涼意。「咽」字「冷」字工。陸鈿評：泯色空已合跡，急即有而得玄，洒似香積辨覺諸詩神境。周珽評：極狀山寺深僻幽靜，篇法句法字法入微入妙。「毒龍」，佛喻欲心也，用以收局，不失釋氏面目。此與《登辨覺寺》詩何如獅子捉物象鬼，俱用全力耶！《唐詩評選》卷三：三四似流水，一似雙立。安句自然，結亦不累。《而庵說唐詩》卷一五：香積寺，在子午之谷北。右丞慕之而去，初未曾到，故云不知。行去數里，才入雲峰，但見古木，并無人跡往來之路，遙聞鐘聲，却疑其從何處響出？承「不知」二字，何等神理。此一解，在未到香積寺前做，後一解，方是過香積寺。于是所聞者，只是泉聲，潺潺而來，有時咽住，是爲危石所阻也。所見者，只是日色，照青松之上，覺冷氣逼人，是因寺之寂靜也。眞正安禪之地。薄暮，抵暮也。寺有空潭，遂想着毒龍。空潭，喻心地本空，曲，是一法也。毒龍，佛喻欲念也。《大灌頂神咒經》：「莫令諸小毒龍，害于人民。」安禪，所以制之也。《古唐詩合解》卷八：「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未到寺，不知寺之所在。行數里而纔入雲峰，何其深僻也。起用不知二字，筆力夭矯。「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行數里但見古木，而逕無人踪。入雲峰則山深，遙聞鐘聲却從何處響來。妙，正承首「不知」二字。「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此纔是過寺之所見。聞，聞泉聲忽然咽住，爲有危石故也。日色照在青松之上而覺寒冷，以時將薄暮也。「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寺之幽寂，正好安禪。時當薄暮而見空潭，遂以空潭比心地之空明，因潭水而想龍，遂以毒龍比人之慾念。出《大灌頂神咒經》，安禪於空潭之曲，正以慧力制伏毒龍也。前解是未到寺先狀其幽深，後解是過寺，目擊其勝景。《唐律消夏錄》卷三：題是「過香積寺」，却不會到香積寺，不知路徑，誤入雲峰，數里之間，絕無人迹，但聞鐘聲，却在何處也。流泉咽石，落日寒松，正是雲峰中景，薄暮矣。空潭之曲，亦可安禪，何必香積寺也。若問香積寺此日究竟到否，便是痴漢。又：「香積」二字見《維摩詰經》，蓋天廚名也，取以名寺，亦以其慧命所繫耳。寺在長安，自右丞題詩之後，屢作屯兵之地，可云殺風景矣。《王右丞集箋注》卷七：此篇起句極超忽，謂初不知山中有寺也，迨深入雲峰，於古木森叢人蹤罕到之區，忽聞

鐘聲，而始知之。四句一氣盤旋，滅盡針綫之跡，非自盛唐高手，未易多覯。「泉聲」二句，深山恆境，每每如此。下一「咽」字，則幽靜之狀恍然，著一「冷」字，則深僻之景若見，昔人所謂詩眼是矣。或謂上一句喻心境之空靈動宕，下一句喻心境之恬憺清涼，則未免求深反謬耳。寿龍宜作妄心譬喻，猶所謂心馬情猴者，若會意作降龍實事用，失其解矣。《紀齋詩談》卷五：「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不知」二字領起全章脈。「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遇石而咽，松向日却冷，意自互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咽」與「冷」見用字之妙。

《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略不用思。

《登辨覺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似是廬山僧寺。三、四形容廣大，其語即無雕刻，而「窗中」、「林外」四字，一了數千里，佳甚。馮舒評：至王、孟稍澄沈，宋而清之，故極壯語亦只如此。「窗中」十字，足敵《洞庭》「氣蒸」、「波動」之句。何義門評：題云「登」，則寺在峰之巔，故目窮三楚，坐瞰九江。玩三、四自見。紀昀評：五、六句興象深微，特爲精妙。許印芳評：曉嵐論詩主興象，即此可見。無名氏(乙)評：佳在無雕刻，若專取廣大，便墮明「七子」。許印芳評：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官尚書右丞。詩工衆體，五律有清、雄兩派，才力尤大。後人并稱王、孟，襄陽實非敵手。《四溟詩話》卷四：「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曠闊有氣，但「上」字聲律未妥。《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三、四味其地，餘皆從寺裏來。又：方萬里評：此似是廬山僧寺，三、四形容廣大，其語即無雕刻，而「窗中」、「林外」四字，一了數千里，甚佳。《唐詩解》卷三六：寺從竹逕而入，結宇蓮峰之巔，宛然所化也。山其中而望，則三楚九江，靡所不睹。於是趺坐嫩艸之間，禪誦長松之下，此身已居法雲之外，獨不可觀世于此而悟無生哉！按摩詰妻死不娶，孤居三十餘年，以奉佛爲事，讀二詩心之無染可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黃家鼎評：次聯眞豁然大觀。周珽評：首叙寺宇原爲佛地，次寫登寺之景，三詠登寺之事，結言禪心空寂，覺有所得，見登寺之益眼界開曠，古峰秀麗，非深于禪理，不能語語造微入妙如此。按，摩詰妻死，孤居三十餘年，以奉佛爲事，讀此詩與《過香積寺》作，足知心之無染矣。《王右丞集箋注》卷八：琢崖嘗說，此詩「初地」，即菩薩十地中之第一地，所謂歡喜地也。本是聖境中所造階級之名，今借作寺外路徑用。「化城」用《法華經》中化城事，本是方便小乘止息之喻，今借作寺中殿宇用。工則工矣，然右丞是學佛者，奈犯綺語戒何。語雖近釋，實中理解。成觀九經中語，爲文人借用，失其本來面目，未易更僕數。即以右丞而論，如以傅母作乳媼用，膳夫作饔子用，獸人作獵夫用，可諫作言官用之類，皆與經義不合，雖於文無害，然不究其原而僅襲其步，恐有邯鄲匍匐之患耳。又：《瀛奎律髓》謂此詩似詠廬山僧寺，蓋因三四二句也。遠近數千里，一望了然，佳處全在「窗中」、「林外」四字。或取「盡」字、「平」字，以敵老杜《兜率寺》詩中之「有」字、「自」字者，猶恐未的。

《喜祖三至留宿》《唐音癸籤・評彙一》：詩家雖刺譏中要帶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杜甫《秋興》：「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着一自字，以爲怨之，可也，以爲羨之，亦可也。何等不露！王維《喜祖三至留宿》：「蚤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似乎言同袍者之薄，然亦借之以明祖之過我者爲厚，其意未嘗不婉。若使他人爲之，則露矣，直矣。雖取快唇吻，非所以自占地步也。(邏叟)《唐律消夏錄》卷三：「門前」二句是闔人人報也，下面便應說出祖三，却將自己說話橫插兩句。先寫「喜」字神情，又將晚景摹寫兩句。先作「留宿」地步，直至末句，方出祖三。又借「何處歸」一問，與「洛陽客」反映作結。題中「喜」字、「留宿」字，俱不說出而已。盡情說出，章法奇奧。《紀齋詩談》卷五：「行人返深巷，積雪帶餘暉。」互相照應法。

《黎拾遺昕裴秀才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紀齋詩談》卷五：「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疏鐘。」寫意畫令人想出妙景。

《晚春嚴少尹諸公見過》《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三、四唐人不會犯重，極新。第六句尤妙。馮班評：三、四用事不覺。陸貽典評：三、四用事，天然湊合。查慎行評：「過」字千錘百煉，而出以自然。何義門評：三、四使事不覺。紀昀評：句句清新而氣韻天成，不見刻畫之迹。五、六句賦中有比，末句從此過脈，渾化無痕。無名氏(甲)評：宋玉賦：「逆旅之女謂之曰：『上客遠來，無乃飢乎。』乃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食之。」「露葵」即蓴菜。《唐詩歸》卷八：鍾惺評：「先」字、「過」字，幻妙之甚。譚元春評：「過」字尤不可思議。《唐詩鏡》卷一〇：三四精雅，五六語韻恬適。《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爲前虛後實體。顧璘評：開口信意，無不精到。劉辰翁評：三四有味外味。程元初評：高賢好客，高客亦不以家貧無供爲嫌。昔段干木見客曰：家貧山居，惟笋一味，烹葵邀上客。殆其意乎！周珽評：三徑雖以就荒，五車不減所有，自處品地可想矣。次聯正見嚴與諸公之過，俱以

逸志相尚也。「雀乳」、「鶯啼」二語，晚春景事。應結「倍惜年華」句，有及時行樂意。《唐律消夏錄》卷三：「少尹」乃先生所邀，「諸公」則偶同見過。後半寫晚春自傷年暮，不覺心悲。此向少尹言之，諸公不知也。【略】摩詰詩全是一片心地，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於世無忤，於人何尤。「千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請問與摩詰詩有異同否？詩中寫閒景處，即是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意，莫作閒景看。

《鄭果州相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首敘鄭君過訪時景，次分彼此，翁有同情，三敘賓主相值各適，末言道交晉接，禮意超俗，語語不失山居往來志趣。

《山居秋暝》《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總無可點，自是好。《唐詩歸》卷九：（明月二句）譚元春評：說偶。（竹喧二句）鍾惺評：竹喧、蓮動、細極、靜極。《唐詩解》卷三六：此見山居之佳也。雨過涼生，夜氣浸爽，月明泉洌，景有秋容，女浣男漁，俗有秋思。因想昔人以春草屬之王孫。今春芳雖歇，山中亦自可留，當不受淮南之招矣。桑地苦水，衣不易濯，至秋則結伴就溪浣之。今暮歸之女，經竹而喧，儔侶之衆可知。《唐詩鏡》卷一〇：三四冷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月從松間照來，泉由石上流出，極清極淡。所謂洞口胡麻，非復俗指可染者。「浣女」、「漁舟」，秋晚情景。「歸」字、「下」字句眼，大妙。而「喧」、「動」二字，屬之「竹」、「蓮」，更奇人神。郭濬評：色韻清絕。周珽評：起聯因新雨過之天氣，見山居秋晚之佳。月照泉流，正雨後之景，女浣男漁，乃雨後之事。未想昔人以春草屬之王孫，今當秋候，不必係思春芳，山中自可留也。篇法雅秀，結意亦新。《唐詩評選》卷三：凡使皆新，此右丞之似儲者。頷聯同用，力求切押。《而庵說唐詩》卷一五：要看題中「暝」字。右丞山居，時方薄暮，值新雨之後，天氣清涼，方覺是秋。又明月之光，淡淡照于松間，清泉之音，泠泠流于石上。人皆知此一聯之佳，而不知此承起二句來。蓋雨後則有泉，秋來則有月，松、石是在空山上見。此四句爲一解。「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人都作景會，大謬，其意注合二句上。屋後有竹，近水有蓮，有女可織，有僮可漁。山居秋暝，有如是之樂，便覺長安卿相，不能及此。「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隨意」二字，本薛道衡「庭草無人隨意綠」句來，山中人迹罕到，芳草生去，無有拘限，是謂隨意也。今當清秋，則春芳歇矣。昔人以芳草屬之王孫，草生，則王孫出游；草歇，則王孫可留住矣。右丞性耽山水，尚思爲仕宦所奪，今而後，可以永謝仕宦矣。《古唐詩合解》卷八：「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山居當新雨之後，晚來天氣又涼，更有秋意。「晚來」即題中「暝」字，以下便承雨後秋晚。「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明月承秋晚，泉流承雨後，松石承空山，松間宜月，石上宜泉，一片秋光，覽之不盡。「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此寫秋暝也。山居宅邊有竹，只聽竹裏聲喧，而浣紗之女歸矣，宅邊有水，只見蓮花動處，而漁舟下矣，俱樂境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中秋暝，適意如此，雖春芳已歇，而王孫自可留戀也。前解是山居秋暝景，後解人事言情，而不欲仕宦之意可見。《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寫景太多，非其至者。《龍性堂詩話初集》：第七句頗費解。予揣詩意，以衆芳搖落之辰，悲感易生，自達人觀之，春榮秋歇，乃天之道，隨意處之，則王孫無芳草之怨，而自可留，亦招隱之意也。蓋此詩前六句信口不加思索，到結故作蘊藉語，俾輕淺人不得效顰，此詩人身分處也。《親齋詩談》卷五：「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起法高潔，帶得通篇俱好。《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言春芳雖歇，山中自可留也。

《終南別業》《唐國史補》卷上：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摩詰》：《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其質如此，故自難及。《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右丞此詩有一唱三歎不可窮之妙。如輞川《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沜》、《辛夷塢》等詩，右丞唱，裴迪酬，雖各不過五言四句，窮幽入玄。學者當自細參，則得之。馮班評：第三聯奇句驚人。查慎行評：五、六自然，有無窮景味。何義門評：「水窮」、「雲起」，本自無心，「值叟」、「談笑」，非有期必也。紀昀評：此詩之妙，出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然不可以躐等求也。學盛唐者，當以此種爲歸墟，不得以此種爲初步。尾句「滯」字一作「無」，「無」字聲律爲諧，而下語太重，「滯」字文意活脫，而聲律未諧。然唐人

拗體亦有末聯入律者，似尚未妨。許印芳評：前說亦甚精當。「滯」一作「無」，語更渾成。無名氏(甲)評：後人評詩，以工部爲聖，太白爲仙，右丞爲神，誠不易之論。紀昀評：此種皆鎔煉之至，渣滓俱融，涵養之熟，矜躁盡化，而後天機所到，自在流出，非可以摹擬而得者。無其鎔煉涵養之功，而以貌襲之，即爲窠臼之陳言，敷衍之空調。矯語盛唐者，多犯是病。此亦如禪家者流，有眞空、頑空之別，論詩者不可不辨。許印芳評：曉嵐此等議論，凡學詩者皆當銘諸座右。又按此詩全作拗體，末句仍當作「無還期」，惟次句既非律調，亦非拗調，乃古調也。盛唐人律詩每用古調作起聯，五、七律皆有。或以爲拗調而遵用之，則誤矣。又按此詩第四句，乃平起調下句。拗字之變格，蓋平起調下句。律有定式，本是仄仄仄平平，拗體則第三字拗作平聲。如此詩末句「談笑無還期」之類，爲拗字正格。若第三字拗作平，第四字又拗作仄，如此詩第四句及孟襄陽「八月湖水平」、「北闕休上書」之類爲拗字變格。或以爲古調，而不敢遵用，則又誤矣。此格前人未嘗道及，余嘗考唐人聲調而知之。故詳論之，以示初學。《唐詩歸》卷九：鍾惺評：此等作，只似未有聲詩之先，便有此一首詩，然讀之如新出諸口。及初入目者，不覺見成，其故難言。譚元春評：只是作人行經幽妙。《唐詩解》卷七：按本傳，維晚年長齋奉佛，故言好道而覓此幽居，以養靜也。山水之遊，同志者寡，故每獨往其間，勝事亦自得於心。有未易語人者，即臨水看雲，眞樂自在，世人疇能賞此哉！然我非有心遠俗，若林叟相值，未嘗不與談笑忘還，而豈有間於佛耶？《唐詩鏡》卷一〇：五六神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按摩詰本傳，晚年長齋奉佛，故首言「好道」，次曰「獨往」。曰「自知」，見山水鍾情，所會心處，未易語人者。「林叟」不必有指，不必無指。玩「偶然」二字，得趣幽深。劉會孟謂「其質如此，故自難及」。珽生平，最喜誦此詩，尤愛「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二語。僧慧洪評：不直言其閒逸，而意中見其閒逸，謂之遺意句法。陸鍾評：律含古意趣，非言盡，蓋有一種悠然會心處，所見無非道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盡善》：常建「清晨入古寺」一章，王維「中歲頗好道」一章，每不過四十字爾，一塵不到，萬慮消歸，直與無始者往來。若看做章句文章，便非問道之器。此眞正一篇盡善者也，豈僅稱警策而已哉。《唐詩評選》卷二：清靡爲時調之冠，亦令人欲割愛而不能。《而庵說唐詩》卷一五：右丞中歲學佛，故云好道。晚歲別結廬于終南山之陲以養靜。既家于此，有興每獨往。獨往，是善游山水人妙訣，可以適意。若同一不同心之人，則直悶殺矣。其中勝事，非他人可曉得，惟自知而已。既無知者，還須自去適意，于是隨己之意，只管行去。行到水窮去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雲起，我即坐而看雲之起。坐久當還，偶遇林叟，便與談論山間水邊之事，相與留連，則便不能以定還期矣。于佛法看來，總是個無我，行所無事。行到，是大死；坐看，是得活；偶然，是任運。此眞好道人行履。謂之「好道」，不虛也。《古唐詩合解》卷八：「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所以置終南山別業者，爲晚年學佛地耳。「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有興每獨往，自己適意，即有勝事，亦空自知而已。「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隨意而行，水窮而止，雲即偶然而起，我即坐而看之。「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偶遇林間老叟，便與談笑留連，不必定其還期矣。行止自在，全是學道人氣象。此詩不必粘題，亦不必分解，清微之至。《唐律消夏錄》卷三：「晚家南山陲，題面止此一句。「談笑無還期」，「還期」二字與別業略一照應。又：行坐談笑，句句不說在別業，卻句句是別業。「好道」二字，先生既云「空自知」矣，予又安能強下註腳。予友繼莊先生曰：此詩若只作文字讀，辜負先生慈悲不少。然文字三昧，必須於此等詩領會得，方有悟門。又：錢蒙叟嘗有《題畫詩》云：還向右丞參半偈，水窮雲起坐行時。要知二語固妙，非時俗讚歎所能盡擬之，以半偈得肯綮矣。《縗齋詩談》卷五：一氣灌注中不動聲色，所向愜然，最是難事。古秀天然，杜不能爾。「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或問：「此果是禪否？」答曰：「詳文義，只言無心得趣耳，不應開口便是說禪。且善《易》者不談《易》，豈有此拘泥詩人，死板禪客？」問者大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右丞五言律有兩種：一種以清遠勝，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一種以雄渾勝，如「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是也。當分別觀之。又：行所無事，一片化機。末語「無還期」，謂不定還期也。「無」字或作「滯」字，亦可。

《歸嵩山作》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已近自然。《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閒適之趣，澹泊之味，不求工而未嘗不工者，此詩是也。紀昀評：非不求工，乃已瑕已琢後還於朴，斧鑿之痕俱化爾。學詩者當以此爲進境，不當以此爲始境。須從切實處入手，方不走作。許印芳評：此論甚當。詩欲求工，須從洗鍊而出，又須從切實處下手，能切題則無陳言，有實境則非空腔，可謂詩中有人矣。馮班評：第四直用陶句，非偷也。

何義門評：三、四見得魚鳥自爾親人，歸時若還故我。《唐詩歸》卷九：「流水如有意」鍾惺評：「如有意」深於無意。《唐詩解》卷三六：此還山而賦途中之景也。川薄清幽，車馬閒逸，便有塵外之觀。而水之流，禽之還，咸若會我意而相從也。獨城荒暮夕，不無蕭索之悲，寄其歸而掩戶嵩高之下耳，豈右丞遊倦之時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通會評林・盛五律上》：顧璘評：起是選語。陸鈿評：晉處士高踪宜有「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欲辨忘言之眞意，王右丞「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歸山逸興，何敢多讓焉。近有陶王合刻，意深哉！周珽評：川薄清幽，車馬閒適，流水暮禽，周旋成趣，荒城落日，蕭索動情，總倦遊歸隱，賦途中之景也。結聯應起句，因嵩高之幽寂，便有杜門謝客之思。《而庵說唐詩》卷一五：此詩，寫一路歸嵩高之情景。薄，乃林薄也，草木交雜之處。清川而與長薄相映帶，歸從此路去。車馬，是歸山所乘之車馬也。去閑閑，從歸意上寫來，見是山人之車馬，非貴仕之車馬也。「流水如有意」，水自嵩山流出，若有意欲我歸者。「暮禽相與還」，鳥自林中飛出，日暮歸巢，而我恰與之同還也。一起一承，已作完前一解，使雲然頓住筆，另換筆作轉，合。後一解，右丞性急，若恨不得縮地者。「荒城臨古渡」，荒城，則閉城早，又臨古渡，日暮人歸，則紛紛待渡。山、城相懸，言城，則去嵩尚遠。「落日滿秋山」，是時落日之光，滿于秋山，嵩高亦在其中。途間必遙指曰：此是嵩山，吾所歸處也。又恐不得即歸。此二句，人定贊其是景，而不知右丞卻閑寫，神理如此，便好轉到合二句上去。「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是已在嵩高下了，欲要到住所，尚未能即到，愈欲速歸，愈見路之迢遞，非路實迢遞也。于是作念曰：我今歸家來，不管甚事，即有要緊事，我再不出矣。「且」字妙極。右丞作此詩時，猶未到家也。詩做至此，工夫方滿足。豈可盡人去做，信手涂來，輒矜敏捷也。讀之，不免流汗。《古唐詩合解》卷八：【略】「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此爲嵩山迢遞作轉也。歸嵩山，經多少夕陽古渡，衰草長堤，今見荒城臨於古渡，而嵩山尚遠也，又見落日之光滿山，日子已晚，而嵩高急忙難到。「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合即云嵩高之下如此迢遞，恨不能即到若歸來之後。且閉門居山，一切世事俱謝卻矣。「且」字妙。前解纔歸嵩山，後解急歸，即算到既歸之後。《唐律消夏錄》卷三：「晴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以下至「閉關」六句，俱是「閑閑」之神。「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口頭語。「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眼前景。又：作宦人忽有歸山之計，千頭萬緒正要忙個不了，安得閑閑。看右丞此時胸中并無一事一念，口頭語說出便佳，眼前景指出便妙，情境雙融，心神俱寂，三禪天人也。又：士夫還山，非具知止知足之念，夫豈易爲意。摩詰是時，年方壯盛，而有此美舉，其高可企仰也。「流水」頂「清川」，「暮禽」頂「長薄」，夫水方流也。前引後排，不復返顧。禽當暮也，飛倦思還，信其所止，觸目援喻，自是悠然。「荒城」、「落日」，意似從前，錄者誤耳。如曰「城荒」、「日落」，既不犯病，且旨趣愈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寫人情物性，每在有意無意間。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五：「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一去不返，倦飛知還。

《歸輞川作》《唐詩歸》卷九：「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歸」鍾惺評：閑而傲。

《韋給事山居》《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此詩善用韻，「曾」、「登」二韻險而無迹。「暮山人戶登」一句尤奇，比之王介甫「兩山排闥送青來」，尤簡而有味。馮舒評：半山句不勝愴父氣矣。又：幽奇深秀。紀昀評：「大壑」句亦雄闊。《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景色入手。

《山居即事》《唐詩鏡》卷一〇：二四幽境自成，閒然清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顧璘評：決非俗物可到。吳山民評：趣事逸情，妙！妙！出藝衡評：「柴扉」、「蓽門」，犯。《唐詩評選》卷三：八句景語自然含情，亦自齊梁來，居然風雅典則。俗漢輕詆六代鉛華，談何容易。「落」字重用。《唐律消夏錄》卷三：臨晚將欲掩扉，偶對落暉，徘徊半晌，蒼然夜色，自遠而至矣。此詩首句既有「掩柴扉」三字，而下面七句皆是門外情景，如何說得去。不知古人用法最嚴，用意最活，如「掩柴扉」下，緊接以「蒼茫對落暉」句，便知「掩柴扉」三字是虛句，不是實句也。又：右丞居輞川以後，禪觀益精，其適爲，翰墨足以令人蠲除煩惱。嘗觀論王詩者，吳門徐子能爲第一，蓋具知其故，非曹聽曹說者也。「鶴巢」、「人訪」二句非一日時間之事，與前後六句不同。所以然者，因一日時間之景物，心頭眼下，足其興會耳。一書專載古來逸事，內有云：王摩詰既得輞川，日凡使七十二人，其埽除芟潤者六十四人，縛帚厲器者八人。此一則事人或未知，欲廣異聞，本《王氏風規》，因附錄於後。《親齋詩話》卷五：「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寂寞中景色鮮活。

《終南山》《唐詩紀事・王維》：或說維詠《終南山》詩，識詩也。詩曰：「太一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焰盤據朝野也。「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言徒有其表也。「分野中峰變，晴陰衆壑殊。」言恩澤偏也。「故人投宿處，

隔水問樵夫。」謂禍深也。《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畫。《唐詩解》卷三六：近天狀其高，到海言其迥，白雲青靄，若合若無，遠近之觀異也。山形既廣，非一星之分野所能該，今指中峰爲限，而各屬一星，則變其分野矣，不唯星文有別。即壑間之陰晴，亦自有殊，雲氣之升異耳。於是登陟既遙，投宿無所，就樵者而問之，見山遠而人居寡也。一說近天都，爲近唐之京師，於義亦通。《唐詩鏡》卷一〇：「陰晴衆壑殊」，一語蒼然入雅。「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宋人深賞此二語。余謂「江流天地外」，此是漫語，「山色有無中」，此語亦落小乘。《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一說近天都爲近唐之京師，於義亦通。《古今詩話》云：說者爲王右丞《終南》詩，皆議時宰。「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徒有外而無內也。「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也。「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言畏禍深也。程全之《緒箋》亦云：王維《終南山》詩，刺楊國忠輩之寵幸也。珽謂以意逆志，果如寓言，則若合若無。借山勢遠近異觀，狀居高恃寵者之威福，爲變爲殊；假山態倏忽莫測，形奸時擅柄者之巧捷，何等蘊蓄，何等尖快。劉辰翁評：語不深僻，清奪衆妙。蔣一梅評：三四眞畫出妙境。周敬評：五六直在鮫宮蜃市之間。顧璘評：末語流麗。周啓琦評：摩詰「終南」二詩，機熟脈清，手眼俱妙。《唐詩評選》卷三：王苦安排備盡矣。人力參天，與天爲一矣。「連山到海隅」非徒爲窮大語，讀《禹貢》自知之。結語亦以形其闊大，妙在脫卸，勿但作詩中畫觀也。此正是畫中有詩。《薑齋詩話》卷下：「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則山之遼廓荒遠可知，與上六句初無異致，且得賓主分明，非獨頭意識懸相描摹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陽樓詩。嘗試設身作杜陵，憑軒遠望觀，則心目中二語居然出現，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釣」鈎鎖合題，卻自全無干涉。《圍爐詩話》卷三：《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爲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而庵說唐詩》卷一五：「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右丞性耽山水，每逢勝留宿，今于終南亦然。蓋有宿處，則游方盡興。衆壑之陰晴既殊，則山之早晚或異，故預尋宿處。不知人家去向，性急遇不着人，偶見隔水之樵夫，則遙相問有人家之處。不必日暮也。此總是見終南山之深大莫測。是詩如在開闢之初，筆有鴻蒙之氣，奇觀大觀也。《古唐詩合解》卷八：「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山皆有雲，周迴望之，合而爲一；遠望則見山中之氣青翠可愛，及入山看，則無有也，總見山之深窅不測如此。「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至於山中之壑甚衆，此處無雲遮而晴，彼處有雲遮而陰，陰晴各異，此之謂殊，是終南直與天地、陰陽分其造化矣。「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投人處妙，見此山中非猶塵世一般，又見山之高深，人家絕少，如投宿必須問簡有人之處。樵夫在山，今偏隔水而問，則知山中之壑衆也。右丞性愛山水，故於山水之勝遊必探奇。詩必入妙。通首總見終南之高深。前寫其大概，後寫其幽勝。《唐律消夏錄》卷三：通首俱寫終南山之大，全是「白雲」「青靄」。一中峰而分野已變，歷衆壑而陰晴復殊。遊將竟日，尚無宿處，其大何如。《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神境。四十字中無一字可易，昔人所謂「如四十位賢人」。「欲投人宿處，隔水問樵戶」，結從小處見大，錯綜變化，最得消納之妙。《王右丞集箋注》卷七：王友琢崖嘗闢之曰：詩有三義，或寄懷於景物，或寓情於諷諭，各有指歸。乃好事之徒，每以附會爲能，無論其詩之爲興爲賦爲比，而必曲爲之說曰：「此右爲而言也」，無乃矯誣實甚歟！試思此詩，右丞自詠終南，於人何預？而或者云云若是，彼飛燕興讒於太白，蟄龍騰謗於眉山，又何怪焉！黃山谷謂杜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蟲魚，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斯言也。豈僅讀杜者當奉爲金科哉！《緗齋詩談》卷五：於此看積健爲雄之妙。「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看山得三昧，盡此十字中。《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近天都」言其高，「到海隅」言其遠，「分野」二句言其大，四十字中，無所不包，手筆不在杜陵下。又：或謂末二句似與通體不配。今翫其語意，見山遠而人寡也，非尋常寫景可比。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五：「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纔開即合，似有實無。

《輞川閒居》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右丞有六言《田園樂》七首。「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舉世稱歎。「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綠樹高原」，與此「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予獨心醉不已。何義門評：三、四閑

趣。紀昀評：「青」、「白」二字究是重複，不可爲訓。詩則靜氣迎人，自然趣妙，不能以小疵廢之。三、四自然流出，興象天然。《唐詩解》卷三六：此厭世喧濁甘棲隱也。言一歸此莊，便不復人城府。林卧村居，藉菰看鳥，效仲子之灌園，自足樂矣，他無所慕也。《而庵說唐詩》卷一五：此詩當爲右丞五言律第一首，其言甚淡，其意甚微。人性急，尋它頭緒不出，把來放在一邊。故是詩亦不免于寂寞也。可嘆，可嘆。《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喧艷時閉門謝俗，靜讀摩詰《輞川山居》等詩，眞若遊天台石梁，觀瀑布飛泉，此際頓移世界。又：一棲心泉石，便絕足城市，其厭棄塵喧之志可想矣。次聯寫閒情野性，悠悠自在之趣。「青菰」、「白鳥」二語，又本第四語「遠看」中山水物色言。結應起句，見樂隱幽懷正殷，有如於陵仲子，玩「方」字有味。《古唐詩合解》卷八：「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此詩只寫閒居，起二句是決意求閒也。遠公結白蓮社，右丞晚年學佛，故以白社比輞川。青門，長安東門，一從不復，說得決絕。「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此是閒居，簷前有樹，不時可依。以看高原之上村，眼界何等空闊，然則青門等處，何堪一望。「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此以青菰映水，白鳥翻山，轉到枯槹之灌園，莫非是寂寞閑居事也。「臨」字、「映」字、「向」字、「翻」字，與下「灌」字、「方」字、應。菰即今之菱菜。菰青映乎白水，鳥白翻於青山，物理自然，各歸寂寞，雖閒居中亦並非無所事也。「寂寞於陵子，桔槹方灌園。」「方」字妙。言菰臨水，鳥向山時，而人方在此灌園，從一時並見。於陵子，陳仲子也，右丞借以自此。通首重「閒居」二字。前取景象，後有神情。前後解複用「青」「白」二字，大手筆不見疵。《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三四天然。「青」「白」字復。《絸齋詩談》卷五：「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無景中有景。《唐律消夏錄》卷三：「時倚檐前樹，遠看原上村」，正寫「閑」字。「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寫景天然，亦是「閑」字之神。又：三四以「時」字頂上二句，以「看」字起下二句。寫寂寞處何等自適，吾輩平日無數苦處，只足一個不耐寂寞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時倚檐前樹，遠看原上村。」亦足「遙」字意。《柳亭詩話・青白》：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字，腹聯更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似是偶然誤用。而徐子能乃謂：「大手筆人，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徐名增。有《而菴詩說》行世，其論排律獨佳。

《**春園即事**》《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草際成春局，林端舉桔槹。」上句更好。《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五六語入繪筆。凡隨事可文，隨象可畫，隨景可賦，便是會到至處。因思隨事可做，隨人可處，信非至人不能。

《**淇上即事**》《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右丞詩長於山林。「河明閭井間」一聯，詩人所未有也。「牧童」、「田犬」句尤雅淨。馮舒評：好評。馮班評：此不必然。紀昀評：此種詩不宜摘句。許印芳評：右丞詩筆，無施不可，特以性耽丘壑，故閒適之作獨多。虛谷遂謂其長於山林，豈知右丞者哉？又，馮班評：次聯俱說「無山」。又，紀昀評：三、四如畫。

《**觀獵**》《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發端近古。武元衡「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角弓勁如石」，正用右丞語。「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枯而疾，盡而輕，甚妙。使足鷙鷹駿馬，矯健當前。「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結處澹而有味，可玩。又：極是盡意。《唐詩歸》卷九：譚元春評：不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鍾惺評：同是奇語，上句險，下句秀。《唐詩解》卷三六：此美將軍之獵以時也。寒風凄厲，正折膠之時，筋角勁矣。於此出獵，則鶯不避草，馬不踐雪，輕疾可知。獵已則遊新豐，師還則歸細柳。斯時也，邊疆宴然，無復有射鵰者，所睹獨暮雲寥寂耳，豈開元全盛之時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劉辰翁評：有氣槩，極是畫意。李夢陽評：通篇妙，結句特出一意，更妙。顧璘評：格高語健，老手。周珽評：首美將軍獵不違時，聲響高華。中寫出獵之景與已獵之事，綺麗精工，神凝象外。結見非疆域寧靖，曷得此舉，閒淡超逸，機圓氣足。玩「回看」二字。味深，轉出前此爲目中所見，絡不失「觀獵」題面。摩詰詩中盡畫，豈虛語哉！唐仲言曰：結難於聯，起難于結，如此起語，唐人亦不多見。結謂邊疆宴然，無復有射雕者，所觀獨暮雲寥寂耳，豈開元全盛之時乎！王玄曰：「草枯」「雪盡」語，比君臣道合也，當共賞音者細繹之。《唐詩評選》卷三：後四語奇筆寫生，毫端有風雨聲。《古唐詩合解》卷八：「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首句言獵之時，北風勁而弓鳴，正出獵時候。「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草枯雪盡，承風勁之時。鷙鷹駿馬是出獵之具，草枯而鷹眼疾，雪盡而馬蹄輕，宛然有矯健當前之態。「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此聯從獵渭城生出。「忽過」，言去之疾速。新豐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細柳營，周亞夫屯兵處，在渭水北，言獵罷歸營，軍律嚴如細柳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歸營後回看獵處，寂寥千里，惟有暮雲，一望而平耳。

結有餘味可玩。前解寫出獵，後解寫獵回。《唐律消夏錄》卷三：全是形容一「快」字。耳後風生，鼻端火出，鷹飛兔走，蹄響乃鳴，眞有瞬息千里之勢。《王右丞集箋注》卷八：胡應麟曰：右丞五言，工澹閒麗，自有二派。「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楊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邵古庵謂細柳、渭城皆在陝西長安縣，新豐在臨潼縣，相去七十里，曰「忽過」，曰「還歸」，正見其往返之易。成按：《漢書》內地名，詩人多襲用之，蓋取其典而不但也。興會所至，一時彙集，又何嘗拘拘於道里之遠近而後琢句者哉！《緗齋詩談》卷五：「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一句空摹聲勢，一句實出正面，所謂起也。「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二句乃獵之排場鬧熱處，所謂承也。「已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二句乃獵畢收科，所謂轉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二句是勒回追想，所謂合也。不動聲色，表裏俱徹，此初唐人氣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盛唐詩中亦不多見。又：起二句若倒轉便是凡筆，勝人處全在突兀也。結亦有回身射雕手段。《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此首不過能品。又「草枯鷹眼疾」近杜。《峴傭說詩》：起處須有峻嶒之勢，收處須有完固之力，則中二聯愈形警策。如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倒戟而入，筆勢軒昂。「草枯」一聯，正寫獵字，愈有精神。「忽過」二句，寫獵後光景，題分已足。收處作回顧之筆，兜裹全篇，恰與起筆倒入者相照應，最爲整密可法。

《春日上方即事》《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三、四新異。紀昀評：此非右丞佳處。況皆習用之典，不得以新異目之。馮班評：腹聯明秀。陸貽典評：鳩能止噎，故老人杖刻其形。龜能食氣，故以支牀。紀昀評：後四句「柳」、「花」、「桃李」，用字頗雜。「明」字不對「色」字。無名氏(乙)評：幽處秀發。

《漢江臨眺》《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右丞此詩，中兩聯皆言景，而前聯尤壯，足敵孟、杜《岳陽》之作。馮舒評：澄之使清矣，「壯」字不足以盡之。陸貽典評：順題做去，落句推開。查慎行評：第一、第三句中兩用「江」字。不但此也，「三江」、「九派」、「前浦」、「波瀾」，篇中說水處太多，終是詩病。紀昀評：三、四好，五、六撐不起，六句尤少味，複衍三句故也。無名氏(甲)評：漢江，在襄陽。無名氏(乙)評：壯句仍沖雅，見右丞本色。《唐詩解》卷三六：此賦漢江之勝也。漢與湘合，而分爲九道。今觀江流浩渺，殆非人世，山色微茫，莫辨有無，水盛而覺郡邑若浮，瀾起而與遠空相接，實天下之奇觀矣。況襄陽風日更佳，我又安能惜醉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劉辰翁評：無意之意。魏慶之評：三四輕重對法，意尚則不覺。顧璘評：前半本渾成，但難擬作，恐近淺率。吳山民評：起有「注水經」筆意。郭濬評：氣象涵蓄，渾渾無際，淺率者擬學不得。《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五六即第三句之半。又：「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再接此二句，便不能消納矣。《緗齋詩談》卷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學其氣象之大。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水勢浩蕩，山色微茫。

《汎前陂》《唐詩鏡》卷一〇：此律中變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周珽評：一起「秋空明迥」四字，寫前陂景便淡蕩明淨，覺胸襟超越人世。曰「自」，曰「況復」，曰「暢以」、「兼之」，曰「將」、「方」，曰「任」、「殊」，俱用活字虛摹情趣，且鶴山、波月，原陂中自然物理，而「沙際」、「雲外」、「澄」、「澹」、「清」、「皓」等字，巧思疊出，非有開山之力，補天之識，不足語此。

《使至塞上》《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亦是不用一辭。《唐詩合選》卷三：鍾惺評：「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曠遠之景，孤烟如何直，須要理會。《唐詩解》卷三六：此奉使出塞而賦其事。言天子念切邊庭，而遣單車之使，故我爲屬國而過居延，正猶征蓬之出塞，歸鴈之入胡，而大漠之孤烟，長河之落日，靡不盡我目中矣。時蓋欲詣都護之幕，故逢候騎於蕭關，問而得其所在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宗臣評：闊大，悲壯。黃家鼎評：別調。陸時雍評：五六得景在「日圓」二字，是爲不琢而佳，得意象故也。《唐詩評選》卷三：右丞每于後四句入妙，前以平語養之，遂成完作。一結平好蘊藉，遂已迥異。蓋用景寫意，景顯意微，作者之極致也。《而庵說唐詩》卷一五：奉使乘車以至邊。屬國，漢武置屬國都尉，主外國降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居延，即古流沙，城在陝西甘州。漢之屬國，已過居延矣。征蓬，即斷蓬。薛道衡詩：「今夜寒車宿，明晨轉蓬征。」魏武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喻出塞遠去也。「歸雁入胡天」，交春則雁北歸，右丞出塞，正雁歸之時也。大漠，沙漠也，望去，但見孤烟之直。長河，黃河也，望去，但見落日之圓。無邊無際，使人心傷。蕭關，在上郡北，至蕭關始逢探候之騎，知都護之在燕然。燕然，山名，去塞三千余里。塞外之官，都護最尊，知其所在，則膽壯而心寬矣。大漠、長河一聯，獨絕千古。《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

評：「直」、「圓」二字極鍛鍊，亦極自然。後人全講鍊字之法，非也。全不講鍊字之法，亦非也。《緗齋詩談》卷五：「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邊景如畫，工力相敵。

《晚春歸思》《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上》：劉辰翁評：不俯仰刻畫，甚有意味。徐充評：五六佳苦，下尤自然。

《秋夜獨坐》《唐詩解》卷三六：此憂生之嘆也。時邁髮改，夜愁難堪，果落蟲鳴，倍增悽愴。因言神仙多妄，惟無生可以卻病，我願學之耳。悲雙鬢者，悲其白也。白髮難變，是承上語，不可言重。王敬美以此病之，正猶鑿舟尋漏。《唐詩鏡》卷一〇：三四輕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上》：顧璘評：三四極平易，有點化。陸鈿評：五六足歷世至言，殆得之老病中來。周啓琦評：出口語圓湛輕便。《而庵說唐詩》卷一五：嘗見王敬美論是詩，以「白髮終難變」一語，與悲雙鬢犯重。唐仲言以爲足承上語，不可謂重。而庵曰：悲雙鬢在起句，何三、四不承，而須五承耶？此是本起句作轉，如千枝萬葉，都從一本上發來，前解、後解，雖是雙株，根則一體，如是作轉，何等輕鬆，且又氣厚，最爲妙法。人皆不識，乃一以爲重，一以爲承，敬美半斤，仲言八兩，恰好扯個平。眼目不明，直使右丞閟殺。嗟乎，豈獨右丞一人哉。上悲雙鬢，重在人去悲，終難變，則直說白髮矣。初不相犯，何重之有？今人動云讀書，若無見識，則讀書終于面牆也。願與同心，各各猛省，勿使後來人笑我輩。《古唐詩合解》卷八：「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以「獨坐」二字引起一詩之神，前解都從此說去。老年鬢白，既復可悲，秋宵獨坐，空堂景況更覺蕭瑟，雖非二更，心中已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此皆獨坐不堪之景，妙在承悲字。雨中果落，如人老而鬢衰，燈下蟲鳴，更秋蛩之助嘆矣。「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先曾悲雙鬢矣，繼而思白髮終難變爲黑也，悲之何益。庶幾欲除者，老病耳。仙家煉丹有鐵可成金之說，然金不可成，與髮不可變一般，不可學也。可學者，佛法無生耳。此二句根從上生，卻爲合句急轉也。「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右丞學佛。佛法無生豈以老病之故，而急於「除」。然既學無生，則生老病死諸苦，悉不介意，此便不除而除，是所以排解。悲雙鬢之不必悲，而嗟遲暮者，亦可淡然於秋宵矣。前解「獨坐」二字爲根而作遲暮之嗟，後解以解脫語消之。《唐律消夏錄》卷三：上半首沈痛迫切，下半首直截了當。胸中有此一首詩，那得更有餘事。須知右丞一生閒適之樂，皆從此「悲」字得力也。又：昔人專于服食，唐世兼之燒丹。觀此詩，摩詰亦嘗雜染時風，總爲生死事大。徑路不眞，造詣愈遠，至此而決意無生之學也。《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眞意溢于楮墨，其氣充足。

《待儲光羲不至》《唐律消夏錄》卷三：上四句是「待」，下四句是「不至」，章法甚明。妙在從最早待至極晚。「要欲」、「方將」，說得傾心側耳。及上苑鐘鳴，春城雨過，方知其了自不相顧也。「空復情」，「空」字說無數相待之情皆已成空，「復」字說無數相待之情仍然未已。

《留別錢起》《王右丞集箋注》卷八：秉恕按：錢起集亦載此詩，題作《晚歸藍田酬王維給事贈別》。《文苑英華》亦謂是起詩，題作《晚歸藍田酬中書常舍人贈別》，微有不同。《唐詩紀事》云，起還藍田，王維贈別云：「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云云，起答詩云：「卑棲卻得性，每與白雲歸」云云，是以二詩爲互相酬答之作也。細玩「知音青瑣」之句，合是錢作無疑。蓋《留別》字是題，錢起字是作者姓名。本以同詠附載集中，或者因聯書不斷，誤謂四字俱是詩題，遂作右丞之詩耳。五絕內「駐馬分襟」一首，亦是此誤，但舊本所定，未敢輒加變亂，聊存管見，以俟識者之論定焉。

《留別丘爲》《緗齋詩談》卷五：只似白話，實經百鍊。

《恭懿太子輓歌五首》《王右丞集箋注》卷九：五詩中，羊祜事凡二用，晉明帝事凡二用，王子晉事凡三用，魏鄧哀王事凡二用，右丞全不以此爲詩病。若使今人下筆爾爾，有不訾其儉於書卷者乎！

《送孫秀才》《王右丞集箋注》卷八：孫秀才蓋客於京師，遨遊諸王之門，不得意而歸者。故首美帝城風日，并引建平家以爲擬喻。承以「玉枕」、「金盤」二聯，則客游之適意可知。今捨之而歸去，所飲者若彼，所飯者若此，田家澹薄，大異疇昔，幾何不生厭苦，然而莫厭也。視予之歸期尚遠，而遲緩不可必者，不猶愈乎。其慰藉之意深矣。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唐詩解》卷四七：此明皇祓禊望春而賦其事。言於長樂、宜春之間，有樓高出萬戶之上者，望春亭也。於是輦至其地，移仗登舟，羣臣就列，歌舞清妙，山水效奇，正以君方祓禊，而瀾滄之流亦來朝宗耳。《唐詩評選》卷三：收合不妄。《古唐詩合解》卷一一：「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此從望春亭起，而以幸望春亭承，樓即亭也。「畫鷁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激落日，妙舞向春風。」中

解言從遊諸公，君臣宴樂歌舞之盛。【略】「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此一解，言帝復登望春而賦其所見，以爲轉，正是做題中「觀」字也。長安，乃秦地。王畿曰甸。明者，渭水之光，入者，黃山之色，此皆憑樓而見。灞滻，長安二水。君王祓禊，水亦來朝，還合到禊飲上，妙。又：前解幸望春宮，後解觀禊飲，中解以登舟宴樂排入。《唐詩筌蹄集》卷四：首二句紀亭所在之處，三句承上寫亭。亭在高原上，又有樓，樓開在萬戶之上，言其高也。四句寫所經百花中，即所謂宜春小苑。因至望春，鑾雖經而不入，故曰「過」也。中四句寫禊飲。「畫鷁移仙仗」，御舟而遊也；「金貂列上公」，近侍貴臣之在扈從者也。「清歌邀落日」，歌之清，雖落日亦可邀之而不墜。「妙舞向春風」，舞之妙，雖春風亦且向之而噓和。借「春」字點明題中「上巳」。九句、十句，轉到觀禊祓禊之俗，本於水上。渭水明者，乃秦時之甸也；黃山入者，乃漢代之宮也。因秦漢皆於長安建都故云然，言其觀禊于此所從來遠矣。末句方合全題。今之來觀禊者君王也，故灞滻之水亦並朝宗於天子耳。亦以見山水效靈，祓禊所以來瑞應之徵也。奉和應制詩，結句自應獻頌。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唐詩解》卷四七：郡守入覲而還，天子作詩以送，摩詰和之。言萬國同仰京師，朝拜於帝，帝以客禮禮之，美其車節以迎送，又傾三省臣寮以相祖。使褒帷歸郡，時絮飛槐綠，春將暮也。因勉諸臣，汝之來預，鈞天被寵深矣，歸當爲主上分憂，毋徒苟祿。況天子所贈之章，較然明著，若河漢之垂象，中州可不更相傳警乎！《唐詩筌蹄集》卷四：此詩聲調宏亮，詞意周詳，寫得警醒動人，甚得在朝臣寮應制體。但重用叶韻「州」字，又兩用「漢」字。在古人只論大體，不屑屑字面，然既云律矣，又可廢法乎？終屬白璧之瑕，今人不可效。

《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群官上壽應制》《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東坡之句，乃出於此。「芍藥」對「茱萸」，亦猶「櫻桃」對「杖杜」也。唐宋詩人經了幾番重九，好重九王右丞諸人占了，惡重九卻分付與老杜，可歎也。應制詩本不甚選，取此以發一嘅云。馮舒評：老杜與右丞同時，好重九不曾同過，何以有蘇司業一聯耶？紀昀評：選詩但當論詩，何得不問工拙，託以發慨？且託以發慨，又何必定在九日詩？又：首二句不必定是九日，三、四二句本廓落。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三秋》：王摩詰詩：「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吳旦生曰：《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其語始此。按《陰陽五行曆》云：一時爲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一月爲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梁元帝《纂要》，又有「三冬」、「九冬」之語。劉孝標《答劉之遴書》云：九冬有隙，三餘暇時。

《奉和聖制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好語。《唐詩解》卷四七：玉霄辭主地而就山莊，帝幸其莊而作詩，故維有此和也。言君落瑤臺，似屬迂誕，乃不意帝苑傍，別有仙家可遊者，於是乘輿訪焉。而洞中另開日月，窗際自發雲霞，跨鶴乘槎，咫尺霄漢，種玉練炼，刀圭已成，主蓋幾於仙矣。帝於是樂其泉石，享其仙供，美其道之大，羨其生之永，復冀羣仙之來遊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公主辭主第而就山莊，應志在求仙者。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唐詩解》卷四七：首言早朝，次紀其職，次寫宮禁之景，末感主上之恩澤也。「明光」直宿之庭，「建章」聽朝之所，「侍中」「令君」，指門下之大，「遙聞」「闇識」，以見朝之早，而未辨色也。於是見宮掖之華，梅柳之麗，因言梅柳得遲日而芳非，而我承主恩而榮耀，能不銜所施於罔極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遙聞侍中珮，暗識令公香」，二語見未辨色。《唐詩筌蹄集》卷四：起句騎省，指門下省也，潘岳《秋興賦》：「寓直於散騎之省」。詎門下省有左右散騎常侍故稱之爲「騎省」耶。直明光，直于騎省，以待奏事明光殿也。次句因是日值朝期。乃聽鷄聲而趨謁于建章也。三四承上早朝侍中令君，指門下省之大僚，珮以遙聞，香因闇識。以造朝之早而未即辨其爲誰也。五六句舉己之職以足直門下省之意。隨銅史，言終夜在直，以待玉漏之盡，而未敢就寢。拜夕郎，言日暮對瑣闥，以奉天書之重，而爲之下拜也。七八句，舉朝時之景以足蚤朝之意，言旌旗映閶闔者。旌旗列于兩階，而色高映于閶闔，形其闕墀之弘敞也。歌吹滿昭陽者，歌吹奏于殿廷，而聲徧徹于昭陽，形其音樂之嘹喨也。九十句轉到罷朝官舍，指郎署也。宮門，指內禁之宮門也。朝既退而還於官舍，見梅花其初紫，出而至于宮門也。觀柳色之欲黃，正值中春之候也。點明題中「春日」字面。末二句借春日作收，言上天以遲遲之春日，而舒陽和于萬物，不猶大君以綿綿之盛德，而施恩澤于臣下乎。願將者，感激中而寓以禱頌也。

《贈焦道士》《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壺中」，每作清素可貴。「飲人聊劃酒，送客不分鳳」，奇。「無可問鴻蒙」，好。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唐詩歸》卷九：譚元春評：「淹」韻詩，難得如此渾成。常貞誦之，以接喉間清氣。鍾惺評：亦復壯幻。《唐詩解》卷四七：晁監蓋夷人入任中國者，維與同官相善，故因歸國而送以詩。言積水尚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乎？彼九州至遠，未有若萬里乘空者也。況越海而行，無路可覓，但指日而知國，信風以挂帆，復有魚鱉吞舟之患。當此之時，望鄉樹於扶桑，就主人于孤島，良亦危矣。如此異域，若何以通音信哉。《唐詩鏡》卷一〇：姚合《極玄集》以此篇壓卷。此詩祇語語的當，謂之壓卷，非也。《而庵說唐詩》卷二一：前一解，言晁監欲歸，先將海來量度，尚未到海；中四句，正在海中行，後一解，晁監到國矣。「鄉樹扶桑外」，《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地多林木，葉皆如桑，樹長者數千丈，大三十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扶桑，乃日所出之處，倭國相近，見鄉樹，才到國中。「主人孤島中」，山在海中，皆謂之島，晁監到國，方稱主人。《唐書》：「日本，在海島中而居，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島未爲孤，而言孤者，言其歸國，與長安遠隔。晁既受職天朝，目睹此中聲名文物之盛，身當友朋相叙之樂，今歸國，則離君索居，愈覺島之孤。如此主人，眞是難做。其意蓋欲轉到末句也。「別離方異域」，今日尚與君同朝，送別後即爲異域。「音信若爲通」，此後只好以音信相通，睹此茫茫，亦何敢必。總寫不忍相別之情，可謂淋漓盡致矣。《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先叙還日本之去路。後以送晁監意透寫別離之情，而中解則以泛海還國排入。《唐詩箋蹄集》卷四：積水，指海也。不可極，言無涯際也。滄海東，指日本也。安知，言滄海茫茫，已無涯際可尋，而又安知東之日本耶？二起句晁監還日本大意已見。三四句，承上言由滄海而至日本，不下萬里，其飄搖於水波之上，非有實地可履，與乘虛而度者何異。是九州更無此遠處也，言外有不欲其歸之意。中四句正做「還日本」三字。還日本必由下海，海水汪洋浩汗，莫辨四方。日本在海東，唯看日出之處而向之行耳。海舟高大非艣楫可施，所恃者帆，今君歸國亦但信其風之順而掛帆耳。然海中有巨鰲，見則突兀如山，遮天日爲之黑，必有暴風作，宜早避之。海中有大魚，出則目光如炬射，波浪爲之紅，必有怒濤興，宜爲防之。上二句是海行之利，下二句是海行之害，正見歸日本之難。寫得朋情極爲關切。若第敷其景物，便非旨趣。九十句轉到日本，言其將至也，望故鄉之樹，猶在扶桑之外，及其既至也，見舊時之主依然孤島之中。言外有回首天朝，瞻依莫逮之意，亦欲諷其不必歸也。末二句將離別及還國後作總收，言今與君別，分手即成兩地，不惟會面無期，即欲音書問訊，將誰爲之通達哉？夫摩詰處友，異國遠人，猶惓惓如此，其生平文章道義之交，眞篤可知。「鰲身」、「魚眼」二語，是海中實事，非身經不能道。

《送李太守赴上洛》《唐詩合選》卷五：全篇叙行色，句法着吊古意，志成醇雅。《唐詩解》卷四七：商洛之山，四皓所隱，今太守適至其地，故備述山水林木之勝，而以黃綺終之，蓋諷其歸隱也。或云太守之官，何無一語及政事。予謂就地番意，唐人之常，政不當用今人套語解。《唐詩評選》卷三：點染亦富而終不雜。「釋路」二字便是入題藏于排偶中，不復有痕？「關門落照深」，靈心警筆。「山」字三角。《詩辯坻》：王維「商山包楚鄧」篇十二句，凡十二見地形，雖全叙行色，而寫送流利，不覺煩，終是詩律末細處。《王右丞集箋注》卷一二：詩中複二「泉」字，三「山」字。凡十二見地形，竟無太守意。古人不以爲病。李于鱗選唐詩，去取極刻。亦登此首。則詩之所尚，概可知矣。彼吹毛索垢者，必執一例以繩古人之詩，又安能得佳搆于牝牡驪黃之外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似欲諷其歸意。

《山中示弟》《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山林吾愛我，冠帶爾成人」，別是一種。

《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坐看南陌騎，下聽秦城鷄。渺渺孤烟起，芊芊遠樹齊。青山萬井外，落日五陵西」，甚壯，第非招提本色。

《遊感化寺》《唐詩解》卷四七：首言山寺之華，次言其僻，次言其幽，次言山水之勝，次言眺望之迥，次言象教之神，夫兼此數美，我安得不抖擻以辭貧里，而歸於化城哉。況蕨生櫻吐，時卉芬菲，菰飯芋羹，清供不乏，信可終焉之地也，矢志安禪無復他慕矣。《柳亭詩話・鹿女》：王右丞《遊感化寺》詩：「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辰翁註下句云：「若用《禮記》鹿女舛。」如此箋釋，則知須溪於內典未嘗寓目也。大羅氏致鹿與女與禪宗何涉，摩詰有知，得無咤爲「今夜吳臺鵲，坊州采杜若」乎？

《曉行巴峽》《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晴江一女浣」，自然好。《唐詩解》卷四七：巴中之行，登山臨峽，此詩通篇皆述道中之景。所謂山橋，即棧道也。首則慕君，末復戀土，雖賴山水解之，終有放謫之懷在。《而庵說唐詩》卷二一：鄉語處處不同，聽巴峽人之語，不同于舊國，方知此處是殊方。

若人不作殊方語，便算做舊國亦復何妨。其相同者，只是鶯聲，若鶯亦作殊方聲，我在此處相習便了，無奈被鶯聲撥耳，使我驀然想着舊園起來，眞無奈此鶯聲何也！人語、鶯聲，總是愁人景況。若說山水，奇絕妙絕，實又舊國之所未有，我惟賴茲以消遣別離之情。雖然，吾何能不憶帝京餘春之適意哉！《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以餘春憶帝京爲一篇之主，起承是曉行，中即以巴峽景排入，而後解便寫曉行。巴峽一種離情，合到帝京也。《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人語已殊，只有鶯聲同於故國耳。

《東谿玩月》《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寒氣蒼然，卻高於骨。譚元春評：夜中獨坐，不言不語，領略寂然，自有其妙。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唐詩解》卷四七：首二聯總敘來哭之意，次三聯對景而傷悼之，次一聯紀居士之行，末二聯因傷居士而起憂生之嗟。言我來哭於此，居士則已物化矣。君獨長逝爲千古人，而四鄰依然，山居寂寞，花開泉咽，咸若向吾而含愁也。我想君隱若善卷，貧若黔婁，猶不免如川之逝，我若丘井易竭，而能常存乎？先後雖隔，相與悲升沉者，實無幾晨也。《唐詩評選》卷三：挽詩得此神理不減。起結各用一意四句，長篇不如是則冗。沈雲卿《玩月》、李太白《送儲邕》通用此局陣，其源亦自康樂、玄暉來。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唐詩鏡》卷一〇：前四語布景略盡，五六著色點染，一一俱工。佳在寫題流動分外，神色自饒。《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起得完整，聯多神采，結有回護，雅詩正體。顧璘評：此篇狀出題景春容，用字深厚，足見工力。典重句法，畫亦不到，結歸之正，足見襟度。周珽評：宏麗之中，更饒貴重。顧可久評：溫麗自然，景色如畫。黃家鼎評：無一字落寒酸口吻。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惟摩詰能兼之，故擅絕。蔣一梅：曰「迴」曰「迴」，盛唐下字，不類小家。周珽評：首敘宸遊境地，爲據舊來形勝。中寫望中景物，分近遠言，見宮闈花柳，不勝芳菲，帝里居民，不勝稠密。結見天子以事巡行，非徒逞玩賞。所謂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扈》：王摩詰《雨中春望之作》云：「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翫物華。」得古詩規箴之義。《圍爐詩話》卷一：盛唐人之用字，實有後人難及處。如王右丞之「鸞輿迴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迴出」、「回看」，景物如見。《而庵說唐詩》卷一六：右丞詩，都從大處發意，此作有大體裁，所以筆如游龍，極其自在，得大寬轉也。蓬萊宮到興慶宮，相去不大遠，題中既云「春望」，右丞從「望」字着想，故起二句，以消水、黃山來說。【略】上承一聯，天子只顧望山、望水，看雨、看花，此轉一聯，是作者眼光所射，雖在天子望中，卻不在天子望之意中，故特以此爲轉作諷諫。合二句，急回護天子，以見人臣愛君當如是。「爲乘陽氣行時令」，《禮記・月令》云：「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天子布德行惠，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不是宸游玩物華」，以自圖娛樂也。《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看他一、二先寫渭水自縈，黃山舊繞，即三、四之鸞輿看花，閣道留轡，宛然便在無數山圍水抱之中間也。先生爲畫家鼻祖，其點筆吮墨，布置遠近，居然欲與造化參伍。只如此一解四句，便足其慘淡經營之至妙至妙也。（後解）：後解四句承上「花」字言，不知者以爲爲花也，其知者以爲不爲花也。夫閣道回看，正回看雙鳳闕耳，正回看萬人家耳。「雙鳳闕」，言上畏天咎；「萬人家」，言下恤民岩。若「雲裏帝城」「雨中春樹」八字，只是襯色也。《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一結得贊頌體，得規諷體，將通篇粉墨俱化作萬頃煙波，此所謂畫中有詩者非耶？《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對起是格，好學。三四接用實字，方不鬆。此要法。第七句總要提得起，此亦要訣。右丞七律，多詩中有畫，宜別加功夫。又：領聯入畫，然卻是盛唐語，故妙。《親齋詩談》卷五：一二從外景寫「望」字，三四閣道中寫「望」字，五六方切雨中望，末又回護作結，章法密緻之極。《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二：「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詩中有畫。又：結意寓規于頌，臣子立言，方爲得體。又：應制詩應以此篇爲第一。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高華富麗。「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七律以此一聯爲高華美麗，不可模擬。

《大同殿柱產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神光照殿百官共睹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唐詩合選》卷四：鍾惺評：宏麗亦雅，寫出侈靡氣象，一時君臣相悅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徐中行評：徒然打猛顫，起就緊緊，承來得勢。顧可久評：宏麗亦雅，寫出侈靡氣象，一時君臣相悅意。周珽評：宴樂本同周漢以來盛事，而玉芝慶雲，今獨兩呈其瑞。要皆聖朝德意與天合應所致也，誠駕越前代矣。豈知詎有見得祥瑞甚奇。後四句就共睹恩賜宴樂之事，以申頌祝之意，篇法句律，俱正大開朗。《唐詩解》卷四一：此從駕巡幸而作也。言渭水黃山，本秦漢形勝之地，於是鸞輿出而觀覽焉。近則睹宮柳苑花之芳菲，遠則望帝里民居之稠密，斯遊信可樂矣。然天子本爲

陽氣發生，而巡遊以行時令耳，非賞玩物華而出也。唐人應制，俱尚虛詞，獨此一聯有規諷意。《唐詩鏡》卷一〇：輕輕排蕊，得不犯手。《貫華堂批選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忽然笑周輕漢，人問何故，曰：「彼一朝豈知生芝，語有出云耶？」一解詩讀之，只如蒿枝輕拂相似。小儒話其平平無奇，不知此爲先生眞奇。蓋朝廷喜言祥瑞，既非我所樂聞，然則只用隨手隨口，輕輕遞得過去便休，又豈能與之鋪張乎哉！（後解）：此「堯尊」、「舜樂」，前人皆誤解爲御酒法曲。于是七之「天意同人意」五字，遂更不知如何成語。不知前解生芝出雲，是爲天意，今此五、六，則是人意。推言天意何故有彼，則惟人意實先有此也。「陌上」字，妙！便知堯尊直通田家瓦盆。「樓前」字，妙！便知舜樂直通婦子連袂。于是而休嘉之氣上通彼蒼，人天既協，神靈斯應，生芝出雲，如何不宜也！如此方是儒者之言。《詩學全書》卷三：首二引「宴」之故典。漢武幸汾陰賦詩。三句美「芝」。「靈芝」一年「三秀」。四句美「慶雲」。五、六美「宴」。《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末二祝聖。此二首紀述。《唐詩解》卷四二：此紀當時瑞應也。言周文漢武，徒能宴鎬橫汾耳，豈嘗知此玉殿之三秀，又豈有銅池之瑞雲乎？今吾聖朝兩有之，是足以笑周而輕漢矣。於是設堯尊，舉舜樂，朝野歡呼，頌之以爲天人合應，聖壽當無疆也。

《敕賜百官櫻桃》《唐詩合選》卷四：鍾惺評：典而致在，三四句尤見本事。「纔是寢園春薦後」，「纔」字與下句「還」有照應，今本作「總」，非。《唐詩解》卷四二：此勅賜櫻桃而詠其事。言羣臣會於闕下，以受賜，而禁中之朱櫻，本上苑所植之果也。其物既足貴矣，又以春薦而頒，非爲烏喇而摘，其賜更足重也。於是羣臣受桃者，各以青絲籠盛之而歸，而中使之玉盤傾矣。且食櫻桃者愁內熱，今大官之薦漿，足以解之，飽食何患耶？蓋深嘆君恩之無已也。《唐詩鏡》卷一〇：中聯寫得宛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蔣一葵評：「纔」字與下句有照應，結將無作有，見君恩有餘。周珽評：御果出自禁林，錫從薦後，君恩亦以云渥，百官何幸得沾此寵遇也。然承恩未已，更思後賜之隆，報答之意，雖在言外，然未若韓詩結語粲然不忘忠悃。《而庵說唐詩》卷一六：櫻桃性熱，蔗漿性寒，君既以櫻桃頒群臣，又爲蔗漿以治其多食之患，見君恩周而，有加無已處。極小事，到右丞手，便見如許之大。人豈可無手筆！右丞律選不盡，今只錄二首，以見寵之一甲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敕賜櫻桃詩，妙在第一句全不提起櫻桃，只奮大筆先書曰「芙蓉闕下會千官」。蓋闕下即至尊也，闕下會千官，即會朝至尊也。如此便見君臣同德，日會闕下。朝廷之事，必有大者，而此櫻桃，不過一日偶然宣賜之微物，此謂：「筆墨所爭甚微，而立言所關甚大」也。如出小人俗手，必將一起便寫櫻桃，則不知千官爲櫻桃故來會闕下乎，抑闕下爲櫻桃故召會千官乎？竟不成話說矣。三、四兩使櫻桃事，最精切。然妙實在寫出一片敬愛其臣之盛心，正不徒以精切爲能也。（後解）：五，寫先受賜者，六，寫後受賜者，不謂連百官之「百」字，先生妙筆，直有本事教都寫出來，讀之分明立在門左右，親看其紛紛續續而去也。末又意外再寫君恩無窮，又如逐員逐員宣諭之。《古唐詩合解》卷九：結有餘情。又：前解寫勅賜及時，後解言百官受賜。《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用虛字接仍不弱，故可。又：三四虛接，五六必實，調乃不復，亦是要訣。又：第七句超處亦宜實字，與三四同。又：後人作此種題，非繁縟，即纖俗，盛唐人不可及在此。又：三四若用虛字接，必須氣局十分緊湊方可，但只偶一爲之，不宜常用。後來東坡亦每犯此病。又：上六句遍及千官，末二句獨優大官。《親齋詩談》卷五：描寫君恩之厚，得《三百篇》遺意。三四言其新，五六言其多，七八用補筆跳結，意更足，法更妙，筆更圓活。《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起句敕賜之山，三四見敬禮臣下，結見君恩無已。詞氣雍和，淺深合度，與少陵《野人送朱櫻》詩，均爲三唐絕唱。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唐詩合選》卷四引顧玉華曰：句法天成，更不可易。起句敘事從容曲盡，下聯九成風物，結乃贊詠，便成收束。《唐詩解》卷四二：此言岐王辭闕而居離宮，宮在山翠之間，故天子借之以避暑也。蓋其景物清幽，即仙家未必能勝，彼奈何吹簫於方外乎，亦當來遊此宮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能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寫情融情入妙。顧璘評：句法天成，更不可易。起語敘事從容曲盡，下聯便見九成景物，結乃贊詠，便成收束。錢光繡評：中聯眞避暑處。周珽評：「帝子」指岐王。首敘勅借離宮，中詠宮中景趣清幽，結美王得居此宮，爲神仙所不如，總見明皇友于之仁，緣勅借之寵，以致其親愛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遠辭！二，遙借。既說「遠」，又說「遙」，詹詹小生，便嫌犯合，殊不知一解特地爭勝，乃只在此二字。言帝子瞻戀天容，何故遠辭宸幄，乃至尊過憂溽暑，昨已遙借離宮，既是至尊遙借之敕已宣，即是帝子遠辭之行不免也。看

他寫得兄弟君臣之間，一片友愛，一段恭愼，只用二字便乃無美不備，妙，妙！三、四雲霧通窗，山泉入鏡，此是極寫所借之地暑氣全無，清涼隔世，正特爲題中「避暑」二字，且未及描畫九成勝景也。（後解）：上三、四，只是說九成無暑，此五、六，方寫其景也。七，「此」字，總結水喧笑語，樹隱房櫳可知。《唐詩鼓吹註解》卷二：首言岐王遠辭鳳闕者，因天子詔借九成宮以避暑，故承命而往也。以是宮之景言之，雲霧霏霏，宛粘衣上，山泉潺潺，若入鏡中，是時也。林下水聲雜人笑語，巖前樹色隱映房櫳。此景出於塵寰之外，以比仙家，未有能勝之者。今遊此避暑，又何慕乎吹簫而遊碧天之上耶？《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對疊起最好，後人多不解此法。又：鮮潤清朗，手腕柔和，此盛唐之足貴也。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瀛奎律髓》卷二：馮舒評：盛麗極矣，字面太雜。馮班評：才氣駕馭，何嘗覺雜？畢竟右丞第一。又：末句太犯，然名句相接便不覺。陸貽典評：右丞才氣駕馭，名句相接，故不覺雜，他人若此，但見瑕疵矣，已蒼之言不謬。查慎行評：王麟州譏此詩說冠服太多，亦善摘瑕者也。何義門評：次聯君臣兩面都寫到，所謂有體要也。許印芳評：「衣」字複。動，上聲。又：姚姬傳云：「右丞七律，意興超遠，能備三十二相。盛唐諸公，老杜外，當以右丞爲冠。」斯言當矣。虛谷此選，但收此篇。愚謂早朝詩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魯、衛之目，而曉嵐不取。虛谷既謂陋，曉嵐亦苛刻。前人棄取，往往不愜人意，亦文章一大憾事。又按：此詩無甚疵類，惟篇中衣服字樣太多，前人有病之者，卻是眼明心細，後學當以爲戒。尾聯與三聯不黏。唐人七律上下聯不忌失黏，後人七律聲律加密，始忌之。若以後人之法繩唐人而病其失黏，則非矣。無名氏（乙）評：精彩飛動，雖疊用衣佩字面，位置當在第二。《四溟詩話》卷三：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亦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溫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世之宗匠，盍先定之。」成卿曰：「予僭評之，何異蠡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也，賈其四也。」予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顚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渾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輩行。或有擬之者，難與爲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爲同謂邪？」《詩法家數・榮遇》：榮遇之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溫厚。寫意要閑雅，美麗清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如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眞麟遊靈沼，鳳鳴朝陽也。學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後來諸公應詔之作，多用此體，然多志驕氣盈。處富貴而不失其正者，幾希矣。此又不可不知。《唐詩合選》卷四：鍾惺評：音律雄渾，局法典重，用字清新，諸美俱備，直與老杜頡頏，後岑參差可及，他皆不及也。或謂其不全美，以用衣服字太多耳。又：謝茂秦曰：劉禹錫贈白樂天兩聯用兩「高」字：「雲裏高山頭白早，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曰：「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義不同。」自恕如此。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曰：「江閣邀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王維曰：「裘衣方進翠雲裘，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公重字，不害爲大家。《唐詩解》卷四二：此言天子將早朝，故未旦而雞人傳漏箭，尚衣進御服。於是宮門開，羣臣入，拜舞之禮畢，而始見日出香浮，朝將罷矣。舍人掌絲綸，故美其退歸中書以草詔也。《唐音癸籤・評彙六》：早朝四詩，名手彙此一題，覺右丞擅場，嘉州稱亞，獨老杜爲滯鈍無色。《唐詩鏡》卷一〇：三四冠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顧璘評：氣象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事新清，無所不備。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太多耳。劉辰翁評：次聯貼子語，頗不痴重。周珽評：廟廊聲響，自然莊重。陸時雍評：七律摩詰與少陵爭馳，杜好虛摹，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王用實寫，神色俱會，意妙言前。二者誰可軒輊。周珽評：首聯詠早，次聯詠朝，三聯早朝之景，結聯朝罷之事，歸着賈舍人。《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全依賈舍人樣，前解通寫早朝，後解專寫兩省也。若其中間措手又有不同者，賈乃于起一句便安「銀燭朝天紫陌長」之七字，是預從「早」字，先已用意；于是而三四寫「朝」字，便無過只是閑筆。此卻于第四句始安「萬國衣冠拜冕旒」之七字，是直到「朝」字，方乃用意；于是而一、二寫「早」字亦無過只是閑筆。此則爲兩先生各自匠心也。（後解）：五，日色才動，寫朝光滿殿，翻上「早」字。六，香烟欲浮，寫雙引駕退，翻上「朝」字。七、八急接「朝罷」二字，言此時千官盡散，而獨有我輩只歸鳳池也。《唐詩鼓吹註解》卷二：首言君將視朝，絳幘雞人已傳呼，而天將曙，故尚衣之官亦進翠雲之裘也。乃若天子居九天之上，開閶闔以視朝。衣冠盡萬國之中，望冕旒而趨拜。是時也，日色才出，遙臨仙掌，香烟浮動，欲傍衮龍。王家重熙累洽，萬方清晏。有此冠裘玉帛之會，何其盛歟！末聯歸美舍人。言朝罷而裁五色之詔，珮聲亦歸於鳳凰池

矣。此正結出和詩意。《蟫齋詩話》：毛子大可夜酌，嘗言：酬和詩不易作，如老杜一代詩豪，其和王維、岑參詩皆遜，《和賈至早朝》「春色仙桃」，語既近俗，即「日暖龍蛇」「風微燕雀」，並非早朝時所見，五六遽言朝罷，殊少次第，故當遠讓王、岑。然王作氣象壓岑，而「衣」字犯重，末又微拗，推岑作獨步矣。《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並未別具手眼，而高華典贍，無美不備。《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早朝四作，氣格雄深，句調工麗，皆律詩之佳者。結句俱用鳳池事。惟老杜獨別。此其妙處不容掩者也。若評較全篇，定其軒輊，則岑爲上，王次之。杜賈爲下。雖蘇子瞻所賞在「旌旗」「日暖」二句，楊誠齋所取在「花迎」「劍佩」一聯，文人愛尚，各有不同。讀西河毛氏之說。其優劣固已判矣，但謂王母仙桃非朝時之事，燕雀相賀非朝時之境，二語猶有未當處。仙桃即殿廷所植之桃，以其託根禁地，故曰仙桃。迎晨而春色濃酣，天然如醉，與王母仙桃迥爲無涉。燕雀每於天光煥發之後，高飛四散，此句詠「早」字甚得，然寫作宮殿間景致，未免荒涼耳。要之，於堂成而燕雀賀之說，者不相干也。以此見背，未免過苦。若其餘之所論駁，豈爲無當。或者必欲不祧工部，反背岑王二作，實處太詳。主處太略，不如杜作後四句全注意舍人爲得和詩體者，豈非溺愛而反蹈不明之過哉！或嫌右丞四用衣冠之字，未免冗雜。亦屬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善言詩者，正不必拘拘於此。至《瀛奎律髓》以京師蹀血之後，瘡痍未復，而四人誇美朝儀如此，譏其已泰。宋人腐語，尤屬可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早朝倡和詩，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魯、衛之目。賈作平平，杜作無朝之正位，不存可也。《詩學全書》卷一：上六「早朝」景。「雞」唱、「鶯」囀、「鐘」鳴、「仗」出、「花柳」芬芳、「星」沉、「露」滴，「早朝」之景麗矣。賦此景者，惟「鳳池」之「舍人」，眞《陽春》寡和也。中四景分大小，此二首中四皆景物爲實。《甚原詩說》卷二：施愚山閏章論王維、岑參、杜甫和賈至《早朝》詩，惟杜甫無法。既題早朝，則「雞鳴」、「曉鐘」、「衣冠」、「閶闔」，律法如是矣。王維歉於岑參者，岑能以「花迎」、「柳拂」、「《陽春》一曲」，補舍人原唱「春色」二字，則王稍減耳，其他無不同者。何則？律故也。杜即不然。王母「仙桃」，非朝日也。堂成而燕雀賀，非朝時境也。「五夜」便「日暖」耶？舛也。且「日暖」非早時也。若夫「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嘗朝者也。曰「朝罷」，亂也。「詩成」與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若以爲少陵而不可議，是寶夏后代之璜而忘其敗也。《養一齋詩話》卷七：後山於杜詩極深，然謂「摩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曰『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此則阿其所好。杜勝王處甚多，此處獨王勝杜，未可以五言勝七言也。《筱園詩話》卷三：王右丞「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氣象闊大，而稍欠精切。《岘傭說詩》：《和賈至舍人早朝詩》，究以岑參爲第一。「花迎劍珮」、「柳拂旌旗」，何等華貴自然！摩詰「九天閶闔」一聯，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更不妥矣。詩有一日短長，雖大手筆不免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大語不廓落。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唐詩合選》卷四：此詩甚悉，宜玩之。又：些小景寫出大氣象。又：「新豐市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只拈出面前意思，詩有別才如此。《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爲二半夕陽開」五字選之。要知此等詩卻不曾深厚，不曾渾雅。《唐詩解》卷四二：此刺當時離宮之盛，而借漢主以指明皇，舉露臺以明節儉也。言溫泉之起，遠接露臺，殿宇綿連，彌山跨谷。以彼秦川之迴，而夕陽半開，其半爲宮室所掩也。是以旌旗覆山，泉流入殿，行人獵騎，絡繹其間。侈靡如此，則臣下不可不諍。故思揚雄從上《甘泉》，而能作賦以諷天子。今在朝之臣，惟主簿獨有其才，庶幾《寓目》之作，亦將有以感動吾君耳。《唐詩鏡》卷一〇：前四句極宮殿羽儀之盛，隱帶諷情。五六句景色妙入繪筆。《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開口琳琅有聲，後亦多鋪鑪之妙。顧璘評：此篇鋪寫景象雄渾富麗，造作句律溫厚深長，皆足爲法。蔣一葵評：只拈面前意思，詩有別才如此。田藝蘅評：離宮、露臺、秦川、青山、碧澗、新豐、小苑、甘泉，犯。周珽評：殿宇綿連，旌旗掩映，人騎駱驛，人主遊觀至此侈靡云極。故此詩首借漢文儉節，以諷明皇。結思揚雄獻賦，以望韋公，可謂得雅詩之正者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上：（前解）：此前解是寫溫泉，然吾詳玩其四句次第，卻是細細又寫寓目。譬如作大幅界畫者，其正經主筆，本自定于一幅之居中，而其初時起手，卻必是最下一角，先作從旁小景，既而漸漸添成，便是遠近正偏，無數形勢，一齊俱備矣。二，漢主離宮，即指今溫泉，特以不敢斥言當時，故遠借漢主也。接露臺，言寓目者，則應從秦始露臺祠邊而起也。二，秦川夕陽，言一路依渭水迤邐而去，其半道有矗起者，寓目者宜知此爲驪山夕陽樓也。三、四，方正寫溫泉。然三猶通寫合宮、朱旗，言盛陳儀衛也，四方獨寫湯殿、碧澗，言陰泉灌輸也。此爲寓目時，自遠而近，自邊而中，最精最細之理路也。某

嘗言：看好山水，眼中須有章法，述好山水，口中須有章法。如此一解四句，便是右丞滿胸章法。其爲畫家鼻祖，豈無故而然乎！（後解）：後解寫章太常。五六者所謂《甘泉賦》料也。前釋一二只陪寫溫泉，後解五六卻是五郎賦料。然則詩中寫景處，固自有定限矣。《唐詩鼓吹註解》卷二：此借漢主爲言，不敢直斥唐也。首言漢主離宮移近始皇露臺，自長安秦川而往，半程之間即見驪山，夕陽之樓已開矣。當君王遊此之時，見朱旗圍繞於青山之上，碧澗迴旋於巨殿之旁。行人由新豐而度，獵騎自小苑而迴，皆就宮中所見言之，末謂甘泉獻賦，獨羨子雲之才，蓋以比太常寓目之詩也。此合和詩之體。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夕陽》：楊升庵曰：王維《和章五郎溫泉寓目》詩：「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著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驪山上有夕陽樓在焉。金聖歎謂：一路依渭水迤邐而去，其半道有臺起者，知此爲驪山夕陽樓也。余喜此說最確。正形容離宮之盛且高，而扈從之臣皆得寓目焉。如升庵所云，乃以夕陽爲殘陽所照，謂彼秦川之迴而夕陽半開，其半爲宮室所掩，故知四百里內皆離宮，是據世本之陋解而言之也。《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晴川一半夕陽開」接得開宕，不平弱。平必實接。「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二句全不驅使虛字，蓋虛字少，亦是七律一要旨。「聞道甘泉能獻賦」，「聞道」此雖虛字接，句中氣足，使無礙。又：此種都是盛唐正軌。《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詩以「寓目」命題，則前六句皆即目中之所見而言也。「漢主」句，紀其所見宮室之富，而并及其地。「秦川」句，紀其所見風景之麗，而兼記其時。「青山」「碧澗」之句，乃寓目於近，而言其所見者如此。「新豐」「小苑」之句，乃寓目於遠，而詠其所見者又如此。末則歸美韋郎，以見屬和之意。詩之大旨，不過爾爾。溫湯接近露臺，本是驪山實境，其曰「漢主」者，以漢武曾於此修飾掌宇，故遂以「漢主離宮」爲言，何嘗有反諷之意乎！夕陽未落，或爲雲霞所覆，其餘輝所及，往往半有半無，今登高望遠，時一遇之，不知楊氏有何創見，而謂「四百里之內皆離宮」耶。夫以秦皇之淫侈，而史傳所記宮室之廣三百餘里，唐又復過之。則其淫侈又駕秦皇而上之矣。果見書何傳，而爲此言耶！甘泉獻賦，唐人習用，執此而言諷諫，尤屬迂談。且賦云，屏玉女卻虙妃者，以指趙昭儀也。倘好事者於此比類而及之，曰右丞幷以此諫明皇當疏遠玉環。吾知楊氏聞此，必以爲「實獲我心也」。詩人之錦心繡腸，夫豈有玲瓏曲折若此者，而乃以此厚誣古人歟！《親齋詩談》卷五：先寫近景，次遠景，末方及韋主簿，運題有法。「秦川一半夕陽開」，陝西人以平地爲川，夕陽只有一半，樓閣之多可知。七字描出通景，筆有化工。予親至其地，故知之。

《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韻語陽秋》卷一四：苑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酬郭給事》《唐詩合選》卷四：情景在言外，所以妙。又：看他結中下字，乃是盛唐溫厚。又，顧華玉曰：右丞善作富麗語，自其胸懷，本色開口，便是結語深厚，作者少及。《唐詩解》卷四二：此言給事居省中，而其景物之美，職事之榮，皆吾所傾慕者，豈不欲勉強從君乎。特以衰老而將乞休耳。陸時雍《唐詩鏡》卷一〇：三四不妨清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顧璘評：右丞善作富麗語，自有胸中本色，開口便是，結語深厚，作者少及。蔣一葵評：次聯景色可象，看渠結中下字，見盛唐溫厚。陳繼儒評：韻致高迴，自動奇眼。周珽評：首聯見省中氣象軒豁，而物華繁盛；次聯見官居清要，而事不煩擾，三聯見給事之職，亦爲嚴謹。一說君子衰而小人盛，君子不得行其志，唯隨從尸素而已，故有去志也。意深語厚，溫雅之章。《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看他寫餘暉，卻從「洞門高閣」字着手，此即「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文法，言餘暉從洞門穿入，倒照高閣也。再加「桃李」句寫餘暉中一人閑坐，眞足分明如畫。再如禁鐘、省鳥，寫此花陰柳架中閒閑坐之一人，方且與時俱逝，百事都指眞，又分明如畫也。前解先生自道，比來況味，只得如此。讀此一解，使人火氣都盡。（後解）：後解始酬郭給事也。言搖玉珮，奉天書，與君同事，豈不夙願？然晨趨夕拜，老不堪矣。誦之使人油然感其溫柔惇厚，不覺平時叫囂之氣皆失也。《唐詩鼓吹注解》卷二：首言給事官舍。洞門高閣，鐘有餘暉，桃李滿庭，而柳花飛絮，皆言省中景物也。時給事在禁中，聞禁裏之鐘，而官舍已晚；聽省中之鳥，而吏人亦稀。官居清要，無雜事之擾可知已。若夫給事之職，晨則鳴玉珮而趨金殿，夕則捧天書而拜瑣闈，實爲侍從之臣也，余欲勉強從君，老不能任，將因病而解朝衣，以歸故鄉

而已，能如君之據要路哉！《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起句不可太平熟，讀此種可思。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秀逸。

《出塞作》《唐詩解》卷四二：此紀邊庭守備之整飭也。言匈奴乘秋而來，燔草以獵，而驅馬射鵰於空磧平原之中，正疆埸有警之時也。於是天子命將出師，以扞禦之，又以珍器寶馬備賞勞彼將士，能不效去病之功以答天寵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起勁而渾，次平而壯，三典而工，結諷而厚。周啓琦評：伸眉吐腕，轉蘊生風，即渴虹下飲玉池，不過是也。周珽評：前半述匈奴乘秋入寇，驅馬射鵰，正疆埸有警之候，見將士當乘時以樹勳。後半言朝廷命將扞禦，珍器寶馬，時隆賞勞邊之典，見將士當飭勵以答天寵。鍾鑑雄渾，組練精工，爲邊庭守備之士生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首句曰「獵天驕」，則是三句皆寫獵也，殊不知首句曰「獵天驕」，則是三句皆寫天驕也。看他白草連天，便是野火連天，先已不可向邇。三、四承之，寫其驅馬射雕，再加「暮」字、「時」字，便可見閃忽無常，又加「秋」字、「好」字，便可知弓馬輕快，其驕至于如此，眞爲當事者北望之一大憂也。看他起筆「居延城外」四字，三、四「暮」字、「時」字、「秋」字、「好」字，卻似一道緊急邊報然。（後解）：前解寫天驕是眞正天驕，後解寫邊鎭是眞正邊鎭。言乘障者乘障，渡遼者渡遼，士氣蓬蓬勃勃，一氣便直取玉靶、珠勒等。二句十四字，言人人無不自以爲居然屬我也。前解不寫得如此，便不足以發我之怒，後解不寫得如此，便不足以制彼之驕。《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通首無一虛腔字。「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七律句法最重第五字，斷不可弱。二句第五字虛而有力。「獲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二句第五字實而有力。又：氣體甚好，然卻不是聲從屋瓦上震者。此雅筆俗筆之分，精氣龐氣之別，辨之。又：虛字多用固不可，亦不能全不用，酌酌得宜，是在善學。又：唐人以音節爲主，故不拘平仄。又：第七句用三疊句法，倍見揮斥，此秘旨也。《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王弇州甚佳此作，謂非兩犯「馬」字，足當壓卷。謝廷瓚《維園鉛摘》，以爲「驅馬」當作「驅雁」，引鮑照詩「秋霜曉驅雁」，陽衒之《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雪」爲證。予謂驅馬射鵰，皆塞外射獵之事，若作「驅雁」，則與上下句全不貫串。詩中複字，初盛名手往往不忌，以此擿爲瘡痏，未免深文。全欲改易一字以爲全璧，亦如無意味畫工，割蕉加梅，是則是矣，豈妙手所謂多景哉！或謂劉夢得一詩用兩「高」字，蘇東坡一詩用兩「耳」字，皆以解義不同，不作重復論。然觀杜工部《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一詩，既云「江閣要賓許馬迎」，又云「醉於馬上往來輕」，兩「馬」字全無分別。古今詩律之細，必推老杜，杜亦不以此爲忌，何必鯁鯁於是乎。《聞鶴軒初盛近體讀本》卷七：三、四峭健，純用生筆，作使警動，結亦作意，錯落矯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上言疆埸有警，下言命將出師，一結得「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意。又：二「馬」字押腳，亦是一病。

《既蒙宥罪旋復科官優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既赦罪，又復官，若順事各寫，此成何章句，今看其小出手法，只將二事摶作二句，言我直至復官之後，始悟既已赦罪矣。便令前此畏罪之深，後此蒙恩之重，前此驚魂一片，後此銜感萬重，所有意中意外，如恍如惚，無數情事，不覺盡出。此謂臨文變化生心之能也。三、四承「忽蒙」「始覺」，文勢自更不得不出于感頌。三是感，四是頌，此自是一時至情至理，切不得樣其隨俗也。（後解）：上解伏感聖恩，此解奉簡諸公也。言諸公新除百城，誠無便來雙闕之理，然我今無限歡喜，實已更不自持，安得知己都來，一齊看我歡喜。五、六，花皆含笑，鳥亦解歌者，蓋事出望外，心神顛倒，所謂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送方尊師歸嵩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奇境非此奇句不能寫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山林詩有富貴氣。

《送楊少府貶郴州》《唐詩鏡》卷一〇：五六語非漫下，正是別情種處。氣自項聯貫下，與「黃河磧里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者自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凄楚自在，結不沾惹君上，渾厚。顧璘評：此篇述遷謫之時，覺道路益遠，所遇景物皆成愁寂，已善賦矣。臨結又用故實翻繳公案，用意厚，其味長，他作所無也。吳山民評：多引地名成章，非王老手，恐傷拙實。若爲句接便黯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此前解手法最奇，看他一、二，公然便向并未曾別之人預先用勾魂攝魄之筆，深探入去，逆料其後來到衡山，到洞庭，必不能對秋月而聽猿聲者。于是三、四方更抽筆出來，重寫愁看北渚，惡說南風，目今一段惜別光景，此皆是先生一生學佛，深入旋陀羅尼法門，故能有如此精細曲暢之文也。（後解）：此五六只是急趕「不久留才子」之一句也。言今一路且過夏口，徑出湓

城，不妨解維，放心便去，多恐未必前到郴州，而賜環之命且下也。《唐詩鼓吹註解》卷二：首言明日之行，由衡州及洞庭，時鄉國之遙，客思之重，宛然對秋月而聽猿聲也。今少府與余相別，將爲北渚三湘之客，故不欲說其風帆之便，而去之之速也。頸聯自其所過之時景言之。當夏時而過夏口，由水路而出湓城，宜如賈誼之不久留於長沙，則亦不必向瀟湘而弔屈平也。《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此是字法，極有關鍵不同，挑弄之虛字也。又：通體音節甚高，筋節亦動盪。又：「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忠厚得風人之旨。《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送人遷謫。用賈誼事者多矣，然俱代爲悲忿之詞。惟李供奉《巴陵贈賈舍人》詩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與右丞此篇結句，俱得忠厚和平之旨，可爲用事翻案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不能北歸，反惡南風，語妙意曲。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起不作勢，卻掃除門面語。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唐詩合選》卷四：「行踏空林落葉聲」，「踏」字甚妙，眞是禪機。《唐詩解》卷四二：此以二菩薩之兄弟悟道以況。禪師居士之同志隱居，而築室於嵩丘巖石間也。巢鳥聞聲而下食，則物我忘機，落葉聞林而有聲，則經行者寡。且地迸水而天雨花，見法之靈應也。長松之下，一無所有，惟儼然之佛像在焉，以見禪室清虛而不爲俗塵所染也。《唐詩鏡》卷一〇：三四清眞，絕去色相。《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寫禪士居士之同志幽居，後解寫蘭若之勝。《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二大士合住一精舍，若非先生心知其事，正復不審如何措手。今忽巧請無着天親兄弟菩薩，先將如椽大筆公然橫起一語，然後再于「嵩丘蘭若」輕輕安個「一峰晴」三字，而二大士之無着所以爲無着是此三字，天親所以爲天親亦此三字矣。三、四寫二大士受食，而巢鳥亦下，此猶與有情平等，經行而落葉有聲，此直與無情平等。然則爲是二大士各有「一晴峰」，爲是「一晴峰」雙現二大士？此非復詩家之所與聞，吾欲與天下道人參之。《後解》：龐居士常曰：「但願空諸所有，愼毋實諸所無。」此一解四句，正特表二大士已盡得「空諸所有」，而先生妙筆則反戲寫其「實諸所無」，以俟人之從空懸解，由然失笑也。言二大士澄清絕點，彼其蘭若之中，則豈更有纖塵得染者乎！有則或有珠玉迸水，有則或有天女散花。除此二者而外，如再徹底檢閱，有則或有瞿曇先生金像儼然，深洞莊嚴，長松蔭覆，如是焉而已耳。看他四句二十八字，只爲欲寫「何所有」之三字，卻乃翻作如此異樣筆墨，眞爲翰林之罕事也。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自在。《唐詩鏡》卷一〇：看竹何須問主人。翛然雅意。五六全入畫意，正是於不遇時徘徊瞻顧景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顧璘評：似不經意，然結語奇突，不失盛唐。又評：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可因其直率，略其雅逸。蔣一梅評：用事切題，做法更不可移動。周珽評：此詩淡淡着烟，深深籠水。即離之間，俱有妙景。「到門」二語，更饒神韻。《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後解）：此寫不遇逸人後一段徘徊閑暢神理也。五，仰眺其牆外，六，俯玩其階下，七、八，進窺其窗中，出撫其庭樹。何必不遇逸人，亦何必定遇逸人？蓋此日與裴特地發興遠來，至是亦可謂大獲我心而去矣。《唐詩鼓吹註解》卷二：首言逸人所居，不異桃源之景。其在新豐里，亦猶子夏之處柳市也。我今尋訪不遇，若呂安之訪嵇康，但不敢題鳳而去。然子猷看竹，亦何嘗以必遇爲期哉。今見此地，青山流水儼然如畫，而閉戶著書，深於歲月。其所植之松，亦已作老龍鱗矣。不可徵逸人之雅尚哉！《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一氣清澈，便是絕妙好詞。彼堆垛零星，支架不起者，何止上下床之別。有志雅音，斷宜去彼取此。又：句法流走。

《酌酒與裴迪》《唐詩合選》卷四引顧華玉曰：此篇似有朋友反覆爲誣譖者，或小人讒沮之類，故爲此以解之。草色、花枝，固是時景，然亦托喻小人冒寵，君子危顚耳。《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直直命題，便藏感慨。《唐詩解》卷四二：此嘆人情之薄，仕進之難，而勸之飲也。言君當酌酒自寬，彼人情翻覆，如波瀾然，而可勝道哉。何則以白首相知之友，而猶按劍見疑，彼朱門先達之人，孰不笑此彈冠者，其不能引薦明矣。然此先達者，本以偸合而易顯，彈冠者，則以守道而難進。於是賦時物以爲比，草方長而經時雨，言小人輕進而恩澤及也。花將發而畏寒風，言賢者欲出而遭時昏也。如此則宜絕仕進之心、等富貴於浮雲耳，亦惡足問哉，唯加餐自慰而已。《唐詩鏡》卷一〇：五六清健，氣格不衰。王元美以高岑同論，非也。王俱當行本色，高岑借景生情，相去甚遠。後人因絕愛少陵，遂至忽視摩詰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此詩洞徹世態，發語悽愴，中四句正說人情反覆，托意宏深，結束處便有厭棄塵世之思。又評：五六清健，氣格矯矯。蔣一

葵評：中四句俱用仄法，末達語，亦爽語。周珽評：世情偷薄，仕路艱險，非高卧加食，何以完自愛之志。前曰情似波瀾，先之以「君自寬」，後曰世事浮雲，繼之以「何足問」，大有實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解只妙于「酌酒與君」四字，猶言咄咄裴生。今日乃得王先生與之酌酒，便足一生自豪，直不應又以好唇舌再問他人情如何也。看他命題，便已直直，只此五字，意即可知。三、四正極寫翻覆波瀾也。三之毒在「白首」二字，言半生對床，不妨一刻便爲敵國也。四之輕薄在「先達」二字，言一朝雲霄，不認昨夜誰共燈火也。此自是千古至今絕妙地獄變相，茲反覺吾王先生說之爲饒舌也。（後解）：前解寫顯相，後解寫密相也。顯相必是裴所已受，故前解只作寬慰之語。密相乃是裴所未悟，故後解更作告誡之辭。五，「草色」七字，言我方不意，則彼先暗傷也。六，「花枝」七字，言我乍欲行，則彼必重擠也。此皆自古至今絕妙地獄變相也。《唐詩鼓吹註解》卷二：此裴子請不遂，因與酌酒解之也。首言酌酒與君，且自寬意，大抵人情反覆，有似波瀾之無定耳。彼白首相知，且猶按劍，朱門先達，每笑彈冠，此皆人情之翻覆也。今者與君酌酒，當草經雨濕，花動風寒之時。浮雲世事，曾何足問，不如高卧加食，以適志耳。功名祿位，安足羨哉！此正應首句意。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酌》：陳無功曰：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上句用鮑明遠「酌酒以自寬」，下句全用陸士衡《君子行語》。《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人情之翻覆，後解發自寬意。《聲調譜拾遺》：於中聯偶著拗調，求之前人詩中，亦不多見。豈是時詩律未嚴，沿襲齊、梁之遺與？《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題亦高簡。「草色全經細雨濕」，眼前指點入妙。「不如高卧且加餐」，繳足首句，如不欲戰。又：爐火純青，妙極矣。此又七律中高一着者也。又：極紓徐淡興之致，立論故不見其輕薄。又：第七句世事浮雲，妙與春風細雨相爲映帶。「何足問」三字將上所論人情世事，一切消納。第八句乃爲繳足，去路悠然。《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成按，「草色」二聯，乃是即景托諭。以衆卉而邀時雨之滋，以奇英而受春寒之痼。即植物一類，且有不得其平者，況世事浮雲變幻，又安足問耶。擬之六義，可比可興。

《早秋山中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啓琦評：醒快，有古意。周珽評：前四句，敘己甘心恬退。後四句，述早秋之景與山居寂靜之趣也。首句一篇之骨，「豈厭」、「却嫌」四字，意深。結應第二句，言肥遯自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無才」，非先生自謙，「明時」，非先生虛頌，直是深信。一時君臣合德，無績不奏，身于其間，半手莫措，于是戰戰懼其或累，兢兢抱其不敢，因而眠思夢想，但得忽然一日，乘秋風歸故籬，便是通身輕快，無量安樂者也。三、四因言人生多故，惟是婚宦二端，今幸兒女之事亦已早畢，如何軒冕之途猶未拔足！蓋力疾求去之辭也。（後解）：唐人每欲咨嗟遲暮，則必以歲已秋，日已暮爲言，其法悉仿諸此。歲已秋，日已暮，舉二反三，殆是百年亦復垂垂將盡也。「空林」、「白雲」者，人但無心，便是同期，非定欲絕人遠去也。

《積雨輞川莊作》《唐詩解》卷四二：此山居養靜之詩。言積雨晦暝，而空林寥寂，故遲遲舉火，餉彼東蒼。斯時也，鷺飛鶯囀，物性自若，幽居信可樂矣。且我養靜山中，等浮榮於朝槿，清齋松下，嚼滋味於露葵，如此而豈有競於世哉。觀野老與我爭席，而機心息矣，海鷗何更疑我耶？蓋是時維已退隱，而當路者猶忌之，故托此以自解。《唐詩鏡》卷一〇：語氣殊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清脫無塵，出世人語，摩詰詩往往多道氣，要非尋常韻律間者。顧璘評：首述田家時景，次述己志空泊，末借列子故實，嘆俗人之不知己，妙于無迹。蔣一梅評：率性忘機，何等自得，無論其詩之工也。陳繼儒評：語氣殊靜。周珽評：起句野趣，次句幽事，三四畫景，五句悟境，六句禪意，七句靜機，八句定理，超俗高調，氣清神王。右丞七律第一首。雨深餉晚，時事寥寂也；鷺飛鶯囀，物性自若也；觀槿析葵，與世無競也。機心既息，物我自當兩忘，猶有相疑未之惑解矣。此右丞山居養靜之詩也。按唐文藝傳，維晚年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不衣文彩。是時已退隱，而當路者猶忌之。故托此自解。唐仲言云：「人」對野老自稱，來与爭席，是忘機處。程全之云：此必有爲而言，遊思悠遠恬淡，胸中絕無芥蔕矣。珽村居雨中，每讀此詩，覺眼前眞景，非摩詰寫不出，非悟道有得說不到。或云細玩全旨，次聯雖賦時景，要非漫然無意者。似以鷺飛自比潔白，遠托猷畆，以鸝囀喻小人簧口，深居高密，豈知人生榮瘁倏變，何如淡薄自甘者得以自樂也。故結信能與世相忘于道，彼妄生猜忌之徒，于我何損？雖近盤，并錄備覽。《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後解）：上解是寫居輞川心地，此解是寫居輞川威儀。言頗彼有人，見我莊居，因遂疑我習靜修齋，夫我亦何靜之可習，何齋之可修乎？不過眼見槿花開落，因悟身世并銷，正逢葵葉初肥，不免采擷充

膳，是則或有之耳。且夫人生世上，適然同處，以我視之，我固我也，彼固彼也。如以彼視之，彼亦我也，我特彼也。然則百年并促，三餐并艱，人各自營，誰能相讓？今必疑我習靜修齋，則豈欲令二三野老側目待我，一如陽居所云：「家公執席，妻子避竈」，然後自愉快耶？亦人非本色道人已。《唐詩鼓吹註解》卷二：首言莊上空林積雨，烟火遲遲。是時炊黍蒸梨，而饋餉於東蕉之人矣。夫積雨乍晴，則水出漠漠而飛白鷺，夏木陰陰而囀黃鸝。此時山中習靜，但觀禪花以自娛，松下清齋，聊折葵茶以自食耳。其在是莊也，與客同樂，機心盡息。自野老爭席之外，無是非權力之爭。海鷗隨波上下，更何自而相疑哉。郝註謂：野老與人睢睢盱盱，實主兩忘爭席而坐，渾然太古之風焉。故海鷗亦不相疑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漠漠陰陰》：郭彥深曰：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用疊字之法，不獨摹景入神。而音調抑揚，氣格整暇，悉在四字中。杜詩「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亦是上二字揚，下二字抑，情景氣格悉備。李嘉祐剪去，「漠漠」、「陰陰」，便索然少味矣。宋人詩話乃謂摩詰用嘉祐句。不知王在盛唐，李在中唐，王安得預竊其句。吳且生曰：嘉祐字從一，上元中刺台州，大曆間刺袁州，則知與摩詰相懸矣。《唐詩紀事》云：李肇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本嘉祐詩，而集中不見。據此，豈出好事者造言耶？故王勉夫謂：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葛常之謂：嘉祐詩，摩詰衍之爲七言，而興益遠。葉石林謂：好處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三子之言，余猶鄙其失攷。迺李肇以爲好取人章句，上直方以爲是剽竊之雄，不幾爲摩詰詬厲哉！胡苕谿云：古之詩人，如摩詰竊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蓋摩詰與惠崇並稱，而又厚誣之，不其慝與。《抱眞堂詩話》：「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前人語也。摩詰加以「漠漠」、「陰陰」四字，情景俱妙，固知摩詰善畫也。《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成按：諸家采選唐七言律者，必取詩壓卷，或推崔司勳之《黃鶴樓》，或推沈詹事之《獨不見》，或推杜工部之「玉樹彫傷」、「昆明池水」、「老去悲秋」、「風急天高」等篇。吳江周篆之則謂冠冕莊麗，無如嘉州《早朝》，澹雅幽寂，莫過右丞《積雨》。澹齋翁以二詩得廊廟山林之神髓，取以厭卷，眞足空古準今。要之諸詩皆有妙處，譬如秋菊春松，各擅一時之秀，未易辨其優劣。或行揚此而抑彼，多由覽者自生分別耳，質之輿論，未必僉同也。《柳亭詩話・虛字》：王右丞輞川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正在四虛字下得有情，寫出積雨神理。而李肇謂是李嘉祐詩，或又謂本係五言句，而右丞用之。按《通考》云：「嘉祐，天寶七年進士」，則是右丞後輩。況此聯截去，「漠漠」「陰陰」四字，成何格局？即嘉祐集二卷亦無此句，肇說誠誤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漠漠水田飛白鷺」狀水田之廣。「陰陰夏木囀黃鸝」狀夏木之深。俗說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乃李嘉祐句，右丞襲用之。不知本句之妙，全在「漠漠」「陰陰」，去上二字，乃死句也。況王在李前，安得云王襲李耶？

《息夫人》《詩話總龜・感事門》：寧王憲宅左有賣餅人，妻有色，王欲之，厚遺其夫取之，寵嬖逾等。閱歲，因問云：「尙思餅漢否？」默然不對。因呼令見，其妻注眼淚下，若不勝情。時坐客十餘，無不凄然。王請客賦詩，王摩詰先成，詩曰：「莫以今朝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唐詩解》卷二二：上聯是他人揣度之辭，下聯是其不忘舊恩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只發一「楚」字，便有無窮悲怨。吳山民評：只以「不共」二字發意。《載酒園詩話》卷一：即摩詰「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王以詠餅師婦佳耳，若直詠息夫人，有何意味。此編詩者之陋。《緝齋詩談》卷五：體貼出怨婦本情，眞得《三百篇》法。止二十字，卻有味外味，詩之最高者。《養一齋詩話》卷七：王漁洋謂小杜「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不如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不著議論之高。愚謂摩詰不日詩品，原在牧之上。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爲主，杜大義責之，詞色凜凜，眞西山謂牧之《息嬀》作，能訂千古是非，信然。余尤愛其掉尾一波，生氣遠出，絕無酸腐態也。王雖不著議論，究無深味可耐咀含，鄙意轉舍盛唐而取晚唐矣。

《班婕妤三首》《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語皆不刻而近。

又（宮殿生秋草）《唐詩解》卷二二：草生殿庭，君不來幸也，其奈金輿經此而不入乎？夢得翻是聯爲阿嬌怨語，意更新。《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渾涵。蔣一梅評：悽然動人。周珽評：君輿絕迹，致宮殿草蕪，已不勝悲矣，奈堪恩幸之聲，虛經過于門外乎？自怨之情，雖甘退處，而望君之念，實未嘗忘。吳逸一曰：婕妤心事，不在恩幸，豈眞恝然忘君乎？

又（怪來粧閣閉）《唐詩解》卷二二：此謂班姬甘幽默也。言人怪我近來閉粧閣，罷朝之後便不復相迎。我想總向春園之中，亦惟花間語笑之聲而已，無他好也，其不與趙氏爭寵可見。《古唐詩合解》卷四：「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多見爲常，少見爲怪。怪夫人皆迎媚至尊，而婕妤獨閉卻粧閣，罷朝而下，絕不相迎，抑何甘處幽默如是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又推婕妤之意曰：我即相迎，亦無益處，總不過向春園裏花間，多一人笑語之聲而已。其自甘恬退如此。

又（玉窗螢影度）《唐詩解》卷二二：此敘秋夜獨居之景，凄切有情。《而庵說唐詩》卷七：此寫婕妤甘處幽默，純是道氣。從來咏是題者，不寫其怨，即寫其不與趙氏爭寵，則點污婕妤多少。夫第一等人詩，必須第一等人作，婕妤詩，定須右丞作，而右丞又定要作婕妤詩。兩賢相遇，定有不同處，此詩所以分外出奇也。

《孟城坳》《須溪先生王右丞集》：「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復欲兩語，如此俯仰曠遠，不可得。《唐詩解》卷二二：此達者之詞。言我新家於此，見衰柳尚存，向必有居之者矣。今繼我而來者，復不知爲何人，又何須悲昔人所有耶？《唐詩鏡》卷一〇：倒折。簡而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調古興高，涵深有味，無出此者。吳山民評：寄慨來者，感興自深，流麗清婉。周珽評：見得到，說得出。《古唐詩合解》卷四：「新家孟城口。右丞相移家於此。「古木餘衰柳。」前乎我而居此者，豈無池亭臺榭，乃今古木之餘，僅有衰柳，是我直爲昔人而悲矣。「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然將來之後我而居者，不知爲誰。吾安能保我身後不如此之古木衰柳乎。後之視今，猶吾之視昔，吾何必悲昔人之所有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言後我來者不知何人，又何必悲昔人之所有耶？達人每作是想。

《華子岡》《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蕭然更欲無言。《親齋詩談》卷五：「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一根在上截。

《文杏館》《唐詩鏡》卷一〇：妙鏡。《親齋詩談》卷五：「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力注下截。

《斤竹嶺》《唐詩歸》卷九：鍾惺評：「不可」二字深妙，劉長卿苦用之。《親齋詩談》卷五：「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雨山路，樵人不可知。」呼吸甚緊。

《鹿柴》《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無言而有畫意。《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復照」妙甚。《唐詩解》卷二二：不見人，幽矣；聞人語則非寂滅也。景照青苔，冷淡自在。摩詰出入淵明，獨輞川諸作最近。探索其趣，不擬其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喧中之幽也；「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幽中之喧也。如此變化，方入三昧法門。《唐詩鏡》卷一〇：古而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寫出幽深之景。李賓之評：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如摩詰此下二語，淡而濃，近而遠，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師友詩傳續錄》：問：「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答：「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而庵說唐詩》卷七：此首眼目，在「空山」二字。不見人，是空；「但聞人語響」，是山，「返景入深林」，即山即空；「復照青苔上」，即空即山也。「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不見人，是非有；人語響，是非無。人語可聞，人定不遠，而偏云不見人，非人不可得而見，而語獨可得而聞也。蓋見落形質，問如虛空，虛空則圓通無礙，此方以聲音作佛事。此二十五圓通，以觀世音耳通，爲第一也。【略】「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夫深林之下，青苔之上，最爲幽寂。當午日亭亭，光直照下，爲林枝葉所受，苔上無景。惟旭日東升，則景斜透深林之西，晚日西沉，則景斜透深林之東。景必到地，故在青苔之上。早間已照過一次，故云復照也。幽奇之間，忽射日光，橫如經練，東穿西透，清迥絕倫。非久住山，留心一代時教者，不能。右丞筆下，直是大光明藏，無有一字在也。《古唐詩合解》卷四：「空山」二字是一詩之眼。「不見人。」是空說。是有人並無形質可見。「但聞人語響。」說是無人，又有語響得聞。此人語是在山中者，非有非無，如在虛空住。「返景入深林。」返景，落日返照之影。林深而杳冥，安得日光所入，惟返照之光斜照入深林內耳。「復照青苔上。」青苔在地，日光既照入林，必及於地，故青苔亦受照也。曰「復照」者，意謂深林原非臨照之地，誰知斜陽透入，且復照青苔之在深林下者。然返景倏忽已過，寂寂空林，除青苔亦更無別物，可不謂空山與。《親齋詩談》卷五：悟通微妙，筆足以達之。「不見人」之「人」，即主人也，故能見返照青苔。

《木蘭柴》《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猶是鹿柴之餘。《唐詩歸》卷九：鍾惺評：此首殊勝諸詠，物論恐不然。

《臨湖亭》《唐詩鏡》卷一〇：末句景好。

《欹湖》《唐詩解》卷二二：摩詰輞川詩並偶然托興，初不着題摸擬。此蓋送客欹湖而吹簫以別，回首山雲，有悵望意。《古唐詩合解》卷四：「吹簫臨極浦，日暮送夫君。」極遠也，浦水涯也。《楚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此用《楚辭》語，言當日暮吹簫，而送客於欹湖上也。「湖上一迴首。」客既別於欹湖，惆悵之中而一迴首。「山青卷白雲。」只見青的是山，白的是雲，而時已日暮，歸雲入岫，故山卷之若夫君則何在哉。

《樂家瀨》《唐詩鏡》卷一〇：古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此景常有，人多不觀，唯幽人識得。又評：王公輞川諸詩，近事淺語，發于天然。

《竹里館》《唐詩解》卷二二：林間之趣，人不易知，明月相照，似若會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一時清興，適與景會。周珽評：人不知而月相照，正應首句。「獨坐」二字，此中意須俟解人。《古唐詩合解》卷四：「獨坐幽篁裏。」此詩以「獨坐」二字爲眼。幽篁，竹林深也。「彈琴」，此獨坐之事在竹間更韻。「復長嘯」，彈琴未已，而復蹙口出聲以舒清嘯，此獨坐之趣。「深林人不知。」深林，竹林也。以一人坐於深林，誰復有知之者。「明月來相照。」明月似解人意，而偏來照獨坐之人，若不約而來者。獨坐人與明月方纔是兩，故云相照。

《辛夷塢》《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其意亦欲不着一字，漸可語禪。《唐詩解》卷二二：芙蓉花不生木末，今辛夷色相類，故借用《楚辭》語。今人以拒霜爲芙蓉，便不復名蓮花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吳山民評：面壁九年，不能說出。黃家鼎評：摩詰輞川諸詩，會心處翛然自得，觀其「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等句，俗人亦自不能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幽極。又：借用《楚辭》，因顏色相似也。

《漆園》朱熹《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使在謝東山輩口，語皆成高韻。《唐詩解》卷二二：此以蒙莊自況也。言古人非眞傲吏，特缺經世之務，栖隱漆園。故我雖寄微官，亦惟婆娑園樹以自適。此非弔古之詩，疑摩詰實有是園，借蒙莊以名之耳。

《椒園》《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首首素淨。

《鳥鳴澗》《唐詩解》卷二二：因聞鳥聲，而摹寫靜夜之景，遂以鳥鳴命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有此佳趣，自不寂寞。顧璘評：此所謂情眞者何限清逸。《古唐詩合解》卷四：「人間桂花落。」人心無事，湛然清虛之中，見物性之自然，自開自落而已。「夜靜春山空。」人閒則日亦靜，何況是夜；夜靜雖鬧處皆空，何況春山。自心既靜，一切皆空。有謂桂花落與春字礙，然桂亦有四季開花者，不必以詞害意。「月出驚山鳥。」人間夜靜時，萬感俱寂。忽然月出，光射樹間，驚卻棲樹之山鳥。月無心，鳥亦無心，只是從閒靜中覺得如此。「時鳴春澗中。」夜非鳥鳴之時，爲月出而驚，天機忽動。鳥鳴在樹，其聲在澗，而此鳥與澗，則同在春山之中，非從無事人無心中一聽，又何知是鳥鳴春澗中也。因鳥鳴，遂以鳥鳴命題。《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神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諸詠聲息臭味，迥出常格之外，任後人摹仿不到，其故難知。

《答裴迪輞口遇雨憶終南山之作》《覯齋詩談》卷五：全從「晦」字生意。

《山中寄諸弟妹》《覯齋詩談》卷五：「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爲羣。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身在山中，卻從山外人眼中想出，妙悟絕倫。

《贈韋穆十八》《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淡淡有情。《唐詩解》卷二二：此嘆歸隱之不早也。言我與君，本皆青眼之客，且共有栖隱之志，今乃不向東山，而使春草日深。其如此白雲何！

《送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右丞》：苕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今古斷腸，理不在多。《唐詩歸》卷八：鍾惺評：（末二句）感慨寄託，盡此十字，蘊藉不覺。深味之，知右丞非一意清寂無心用世之人。《唐詩解》卷二二：扉掩於暮，居人之離思方深，草綠有時，行子之歸期難必。

《臨高臺送黎拾遺》《唐詩解》卷二二：臨高相送，將以觀行人所之，故指川原而嘆。其遠望至日暮，見歸飛之鳥而念行人之益遙。摹寫居人之思，不露情態，是五絕最嘉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蔣一葵

評：景中寓情不盡。又魏夢麟評：不必索景傷情，只就眼前景，口頭語，輕輕脫脫，自是凄其。周珽評：謝朓《臨高臺》詩：「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纔見孤鳥還，未見連山極。四面動春風，朝夜起寒色。誰知倦遊者，嗟此故鄉憶。」此亦全祖其意，而幽情內含，雅調外逸。《而庵說唐詩》卷七：此純寫「臨高臺」之意，勿呆看一字，方有得。「相送臨高臺」，欲看所送之人之去遠也。「川原杳何極」，臨高送遠，則見川原，杳無盡處，而客路在其中間，自近及遠，而漸至于杳不可見之處矣。送別不必在日暮，而云日暮，夫望去者遠，則送者必立之久。古人立意，必透過幾十層，有絕無文理者，此是跌頓法，不可不知也。既有「日暮」二字，即綴「飛鳥還」三字。作詩最要見景生情，將計就計，十分活脫，一句中不妨兩邊耀去，此等是也。飛鳥還，則行人可息矣，而猶去不息。日暮途遠，在行人恨不得即到，而送者則願其早歇，念之深，愛之至也。行人不息，何以知之？因送者尚在高臺上，故知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寫離情能不露情態。《峴傭說詩》：所謂語短意長而聲不促也，可以爲法。

《別輞川別業》《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清灑頓挫，略不動容。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唐詩解》卷二二：南山非遠，然既別，恐不能即會，故以花落促其歸。《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古甚，亦極有味，耐人領略。

《左掖梨花》《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無限憐惜。

《雜詩三首》一《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多少疑有誤。

又二《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寒梅」外不問及他事，妙甚。「來日」二字如而對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淡中含情。周珽評：淵明《問來使詩》：「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舊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此祖陶作，而調法更簡古斬截。《王右丞集箋注》卷一三：陶淵明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居南窗下，今生幾叢菊。」王介甫詩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與右丞此章同一杼軸，皆情到之辭，不假修飾而自工者也。然淵明、介甫二作，下文綴語稍多，趣意便覺不遠。右丞只爲短句，一吟一咏，更有悠揚不盡之致，欲于此下復贅一語不得。

又三《唐詩歸》卷九：鍾惺評：前二章問人，倉卒得妙；後二章自語，閑緩得妙，各自含情。又：二十字中，「寒梅」、「啼鳥」、「春草」，看他筆端之妙。《唐詩解》卷二二：此閨人感春之辭。見梅聞鳥，時物變矣。持此愁心，而視春草，惟畏其生於玉階，動我之離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徐中行評：情致亦遠。顧與新評：翻用楚辭，脫胎換骨，更爲深婉。周明輔評：閒婉，看他安頓之法。周珽評：梅發、鳥啼、草生，時物之變，皆足動人愁情者。已見，復聞，畏向，一步深一步，無非摹寫感春之思。唐仲言云：「寒梅」、「啼鳥」，請客陪主，不得與春草并看。其深處，在「畏」字。

《崔興宗寫真詠》《唐詩鏡》卷一〇：雋。

《哭孟浩然》《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老成凋謝，空餘蔡州之江山耳。又：王孟交情無間，而哭襄陽之詩只二十字，而感舊推崇之意已至。盛唐人作近古如此，後人則尚敷衍。

《闕題二首》一《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右丞》：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珽評：嘗觀《冷齋》云：「摩詰《山中》詩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謂輞川諸詩皆得天趣，兼有禪機。

《田園樂七首》一《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無一語可俗。《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附六絕》：顧璘評：首首如畫。周珽評：摩詰《田園樂》諸篇，眼前口頭，自多機靈，鐵鞋踏破，遠覓千里者，便覺多事。《唐詩箋注》卷七：如此幽閑野趣，想見輞川圖畫中人。

又三《唐詩解》卷二四：右丞罷歸田園而賦其事，非農家樂也。採菱策杖，紀所遊也，風急日斜，狀其景也，身且同漁樵，家爲隱淪矣。然乃杏壇之漁父，桃源之人家，稍與俗人異耳。

又四《唐詩解》卷二四：卉木隨時，民俗淳古，樂可知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王絕附六絕》：自歸村巷，物安其常，不識衣冠，人本其素。不熟田無，眞樂說不出。

又五《唐詩解》卷二四：村遠故望煙而知，原高則因樹而辨。凡居此者，皆顏子、陶潛之儔耳。「先生對門」非泛然語，豈爲裴迪輩歟！《畫禪室隨筆》：「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於畫道，不能得此語。

又六《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右丞》：苕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

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二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唐詩解》卷二四：上聯狀景之佳，下聯寫居之逸。《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晚五絕附六絕》：周珽評：上聯景媚句亦媚，下聯居逸趣亦逸。《親齋詩談》卷五：何嘗不風流，只是渾含。

又七　《唐詩解》卷二四：臨泉而酌，倚松而琴，隱居之趣也。折葵而烹，舂粱而食，田家之味也。

《少年行》一　《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相逢意氣爲君飲」，此「意氣」二字虛用得妙。《唐詩解》卷二六：俠少之遊，惟酒自務，意氣相洽，即繫馬而飲，不問其識不識矣。此少年之豪也。《唐詩鏡》卷一〇：末句意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黃家鼎評：說得俠士壯懷，凜凜有生氣。郭濬評：初出身從軍，是其俠烈眞處。蔣一葵評：少年場中語，太白「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正與此同。《古唐詩合解》卷五：「新豐美酒斗十千。」美酒斗十千，言一斗酒，費萬錢也。此句伏下爲君飲之本。「咸陽游俠多少年。」咸陽，即長安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者，謂之游俠。「相逢意氣爲君飲。」少年與少年，游俠與游俠，意氣相得者也。如相逢時，不問識熟，只論意氣。君欲我飲乎，我爲君飲，所恃者意氣也。「繫馬高樓垂柳邊。」此即酒樓也。繫馬柳邊以待飲，與鳴鞭過酒肆者遠矣。

又二　《唐詩解》卷二六：此羽林少年羲布衣任俠，而爲憤激之詞。言我始補羽林，即有漁陽之戰，自謂勳業堪紀，然安知不向邊庭之苦者，乃能垂身後名，是我之勤王不若也。此蓋指郭解之流，雖或捐軀，而俠烈之聲不滅。雖然，維果進游俠，而退忠義耶？青蓮云：「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下幃嘆何益」，以此參之，憤激之意自見。《王右丞集箋注》卷一四：詩意謂死於邊庭者，反不如俠少之死而得名，蓋傷之也。與太白「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同用張華《遊俠曲》中語，而命意不同矣。

又三　《韻語陽秋》卷一：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沖《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珽評：摩詰《少年行》諸篇，俱激烈慷慨。前首有志建功異域，故先以未嘗從軍者立名自勵，此身奮無前膽略，故繼以突圍殺虜自雄。近日邊庭，安得有此義俠之士。又：首句能勇，次句無懼，後二句具有功，非輕生徒恃力者等。

《贈裴旻將軍》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啓琦評：說得氣色魄力俱大。周珽評：上聯形容其將略，下聯贊美其將才。蓋世生豪傑，上應天星，果能爲國家擒王破虜，則在天不枉有將星，在人不枉有將號矣。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唐詩歸》卷九：鍾惺評：讀不得。《唐詩解》卷二六：已既思親，親亦念我。下聯想像其情。「少一人」者，已不在也。按摩詰作此，時年十七。詞義之美，雖《陟岵》不能加。史以孝友稱維，不虛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敬評：自有一種至情，言外可想。顧璘評：眞意所發切實，故難。蔣一葵評：在兄弟處想來便遠。徐充評：「倍」字佳，「少一人」正應「獨」字。周珽評：謂己爲客他鄉，不得在親傍同享登高之樂。已既思親，親亦愛我。詞義之美，雖《陟岵》不能加至。天隱云：舊史稱維閨門友弟，事母孝，觀此信矣。啟予發嘗曰：陳簡齋《九日》詩：「憶昨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預宴城東。龍沙北望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合而觀之，一則感時思親，一則感時傷君，忠厚惻怛，皆可諷也。《而庵說唐詩》卷一：前說思親，後說兄弟思我。聞維作此詩時，年始十七，眞是夙慧，尤見至性。讀此詩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友。【略】每逢佳節，不但我倍思親，而兄弟亦倍思我。此是佛轉法輪法，非精于佛乘不能也。《古唐詩合解》卷五：「獨在異鄉爲異客。」此以作客說起「獨」字，便見得離卻父母兄弟矣。「每逢佳節倍思親。」每逢佳節，見不止九日也。非逢佳節亦嘗思親，至佳節更添一倍。欲說思兄弟，先說思親。父母，更切於兄弟也。「遙知兄弟登高處。」身在異鄉，故曰「遙知」。因客中九日而想兄弟登高之處，且因兄弟登高而轉憶兄弟之念我也。「徧插茱萸少一人。」此寫兄弟念己也。九日必插茱萸，當年在家與兄弟一同登高，茱萸原有箇數。今日我在異鄉，兄弟插萸，卻多出一枝茱萸，方知少一箇人在家也。我倍思親，兄弟亦倍思我，而我安得不思兄弟哉。《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異客」字在後人用之，則以爲生。又：「陟岵」之思。又：此非故學《三百篇》，人人胸中自有《三百篇》也。《親齋詩談》卷五：不說我想他，卻說他想我，加一倍淒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即《陟岵》詩意，誰謂唐人不近《三百篇》耶？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五：孝友之思，藹然言外。

《渭城曲》　《仇池筆記》卷上：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

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又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則第一句不疊，審矣。蘇轍《李公麟陽關二絕》：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消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末別一杯酒，長聽佳人泣渭城。張舜民《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萬里情，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自如銀，筆墨輕清意瀟灑。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亭誼誼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駑驢扶隻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殷勤一曲歌者闋，歌者背淚霑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結束韝騰意氣振。穉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畫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靜鎖園林鶯對語，密穿堂戶燕驚迴。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賈出箕嶺下，更看築室潁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筒陶潛《歸去來》。《麗堂詩話》：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豈不一唱三歎，而氣韻衰颯殊甚。「渭城朝雨」，自是口語，而千載如新。此論盛唐、晚唐三昧。陸深《詩話》：王摩詰「渭城朝雨」之詩謂之「陽關三疊」，相傳已久，而歌疊不傳，或曰：凡三歌之，恐或不然。或曰：首歌全句，次歌五字，又次歌尾三字句，凡三歌，謂之三疊。亦未必其果然否也。《唐詩解》卷二六：朝雨洗塵，柳堪折矣。杯酒易竭，故人難逢，能不強飲耶？唐人餞別之詩以億計，獨《陽關》擅名，非爲其眞切有情乎？鑿混沌者皆下風也。《唐詩鏡》卷一〇：語老情深，遂爲千古絕調。如岑參《送殷寅》：「清淮無底綠江深，宿處津亭楓樹林。駟馬欲辭丞相府，一樽須盡故人心」，同此一意，相去遠矣。故詩以老鍊爲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謝枋得評：此即《陽關三疊》詞也，意味悠長。顧璘評：後人所謂《陽關三疊》，名不虛傳。王昌會評：末句盛唐以來所未道。後人千言萬語，豈能出其意外。蔣一梅評：片言之悲，令人魂斷。周珽評：敖子發云：渭城客舍，別之地也；朝雨柳色，別之景也；末二句，別之情也。按陽關在中國之外，安西又在陽關之外。行役之遠，莫過于此。故謂西出陽關，乃蠻夷之域，必無故人，求今日飲酒叙別，不可復得，安能不勸盡一杯耶？夫唐人錢別詩以億萬計，獨《陽關》擅名，非爲其眞切有情乎？王士禛《萬首唐人絕句選自序》：【略】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而庵說唐詩》卷一一：此詩之妙，只有一個眞，眞則能動人。後維偶于路旁，聞人唱此詩，爲之下淚。後人送行多唱此，謂之《陽關三疊》，附《三疊》唱法于後：第一疊：「渭城朝雨浥輕塵，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第二疊：「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第三疊：「渭城朝雨浥輕塵，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古唐詩合解》卷五：「渭城朝雨浥輕塵。」渭城在咸陽東北，故杜郵也。在渭城送行，先寫其地。朝雨晝晴，雨後則塵沙淨浥，而地復滋潤，甚便於行路也。「客舍青青柳色新。」一宿謂之舍。柳色青新，正當春日，行興甚佳。「勸君更盡一杯酒。」上二句言景物之可人，則元二便急要去。然故人送別，情在勸杯，若多盡得一杯，尚有一刻之相叙。故於酒極酩酊之後，而勸其更盡一杯，以酩酊故須勸。不然，元二寧必待勸哉。「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正勸之之意也。陽關外如有故人，君可不盡此一杯，如無故人在，則此故人之一杯酒，安可以不盡。情眞語切，所以遂成千古絕調。《詩學全書》卷一：折「柳」相贈，出「關」而「故人」難逢，能不強飲耶？第三句失粘。又名折腰體。此二首第三句與第四句點題。《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陽關三疊，古今艷稱音節最高者。又：按三疊謂度曲者疊第三句也。《王右丞集箋注》卷一四：《詩人玉屑》以此詩爲折腰體，謂中失粘而意不斷也。唐人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至「陽關」句，反覆歌之，謂之《陽關三疊》，亦謂之《渭城曲》。白居易《晚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詩云：「最憶陽關唱，眞珠一串歌。」註云：「沈有謳者，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又《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

陽關第四聲。」註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也。」劉禹錫《與歌者》詩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渭城，陽關之名，蓋因詩中辭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相傳曲調最高，倚歌者笛爲之裂。《筱園詩話》卷四：王右丞「渭城朝雨」三絕句，俱盛傳一時，熟於歌妓之口。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愧享大名於古今者也。

《送別》二　《唐詩解》卷二六：此送友還鄉，故揮淚以別，且自言凋謝如此，蓋衰老思歸人之恆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敖英評：此詩只摽地而寫情，而不綴景。周珽評：今昔異時，老少異感，此正見使我悲處，寫得眞切。《古唐詩合解》卷五：「送君南浦淚如絲。」送君南浦，用《楚辭》及江淹《別賦》語。《豫章記》載，南浦亭在廣潤門外，往來艤舟之所，唐已有之。「君向東州使我悲。」此言友之所向，而承明淚如絲之故也。「爲報故人憔悴盡。」託言傳語以報也。故人凋謝，此亦足悲者。「如今不似洛陽時。」自傷憔悴，不似洛陽全盛之時。既衰老而思歸，又含悲而送別，眞有不禁揮淚者。

《送阜評事》　《唐詩解》卷二六：評事欲樹勳而出塞，氣極豪舉，然不能無傷於孤城之落日，亦人情所必至耳。《唐詩鏡》卷二〇：意外含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蔣一葵評：兩種情思，結做一堆。周敬評：右丞「遙知漢將蕭關道」，「遙知兄弟登高處」，與王龍標「憶君遙在湘山月」，皇甫冉「歸舟明日毘陵道」，俱以第三句想出遠道情景，亦唐絕一體。

《靈雲池送從弟》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以對爲工。

《送沈子歸江東》　《唐詩合選》卷七鍾惺評：別景寥落，情殊悵然。《唐詩解》卷二六：當無人之處而濟槳以行，落寞殆甚。獨喜思如春色，從君所適而送之，差足慰耳。蓋相思無不通之地，春色無不到之鄉。想像及此，語亦神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敖英評：送別貴在寫情濃至，此相送之情，隨春色所之，何其濃至。蔣一葵評：別景寥落，情殊悵然。周珽評：別景落寞，別思悠遠，造意自慰，抒盡離情。《古唐詩合解》卷五：「楊柳渡頭行客稀。」春水渡頭行人稀少。「罟師還槳向臨圻。」罟師，猶舟師也。圻與碕同，曲岸頭也。放舟還槳，隨舟人所向，而寂寞殊甚也。「唯有相思似春色。」「唯有」二字，從寂寞中轉出。春色處處有，相思處處通，乃極相似耳。「江南江北送君歸。」春色不限江南北，相思亦不限江南北，當隨君所往而相送之，不令君歎愁寂也。送別，乃有此情深之語。《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樂府音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春光無處不到，送人之心猶春光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謂白眼亦如鍾會於嵇康。《唐詩解》卷二六：上聯紀林亭之幽，下聯寫玩世之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敬評：玩世情態，眞是嵇阮家風。黃家鼎評：俱此一副肺腸，眼中自不容一人。顧與新評：亦自有睥睨，不沖淡處，句自清雅。《而庵說唐詩》卷一一：上二句，贊林亭；下二句，贊處士。過崔氏林亭，未到時先見綠樹；樹枝遮日，則下有陰；樹高大，枝有層數，則陰重，此是高；覆陰四鄰，此是大。又總見其樹之多，樹之古也。入其門，由其徑，與庭中，多是青苔，苔久則厚。「自無塵」，見從無俗人踪跡，眞幽居也。今日我兩人幸得過此。科頭，不冠也。箕踞，坐伸兩足，其形如箕也。形骸在禮法之外，直是羲皇上人。在長松之下，尤見超然。白眼，昔阮嗣宗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言不以眼珠對人也。「看他世上人」，一切人，那個入得處士眼中。此句，極有斟酌，若維獨自一個去，則好純推高處士，同盧員外去，則又要爲員外立地步。用「他」字，妙極，見我兩人不在其內，處士另以青眼相待也。詞令之精如此！

《寒食汜上作》　《唐詩歸》卷九：（末句）譚元春評：更勝上句。鍾惺評：畫。《唐詩解》卷二六：暮春歸客爲誰沾巾？正以花落鳥啼，楊柳初青之際，而吾人渡水爲可悲。按，維以《鬱輪袍》于公主，始得作解，豈末第之前亦嘗流落不偶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此對結體也，最要意盡，否則爲半截詩矣。郭濬評：對結頗有餘思。周珽評：花落，鳥啼，柳青，暮春之景。此時渡水而歸，想有失意，故爲可悲，豈虛虛作傷春套語者。《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尾聯）對收。

《戲題嶓川別業》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實景。《唐詩鏡》卷一〇：幽景。

《戲題盤石》　《唐詩解》卷二六：愛其石而酌酒其上，風乃吹花及之，解吾意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敖英評：景物會心處，在於無意而相遭，類如此。唐孟莊評：四語俱適。周珽評：臨水盤石可愛，因而酌酒其上，復有垂楊拂盃，賞心之興得矣。何意春風吹送落花，似風解我樂意所鍾而佐之，以侑酒之景物也。陶然自適，更誰知之。「落花」或有所借指，故曰「戲題」。「若道」「何因」四字妙。《古唐詩合解》卷五：「可憐磐石臨泉

水。」磐石，大石也，可憐可愛也。以其臨泉水，故愛之。「復有垂楊拂酒盃。」石畔復有垂楊，更可愛也。坐石臨水，酌酒舉杯，而垂楊復來拂之，則垂楊亦似解意。「若道春風不解意。」只此垂楊拂盃，亦是春風使之，則春色似解人意矣。今乃開一筆作反跌法。若道者，若說道也，緊呼下意。「何因吹送落花來。」何因者，何所因也。落花無風，何因而吹。春風不解人意，磐石上舉杯時，何因復有落花，與垂楊一齊吹送。以吹花顯出垂楊，以拂盃顯出臨水，以春風解意顯出磐石可憐，各盡妙境，而總以「可憐」二字冠之。

《寄河上段十六》《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容易盡情，舊未有此。《唐詩解》卷二六：以素親厚之人而居淇渡之處，當爲我訪問洛中之人，以所思在是也。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唐語林》卷二：長安菩薩寺僧宏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爲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會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爲詩二絕，書經卷麻紙之後，宏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翛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詩話總龜·忠義門》：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祿山陷兩京，明皇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利，僞稱喑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命。祿山宴其徒于凝碧宮，其樂乃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陷賊官者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特宥之，授太子中允。維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珊瑚鈎詩話》卷二：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異儀樂工。不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于凝碧池。樂作，梨園舊人不覺欷歔，相對泣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于庭，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于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他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于雷海清多矣。《歸田詩話》卷上：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僞命。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煙，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及唐收復兩京，凡污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王鑿《霞澤長語》：「凝碧池頭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意溢於言外。《唐詩解》卷二六：民戶已空，朝班蕩盡，而落葉塡宮矣。凝碧之奏樂者誰歟？聞之能不愴乎？盛唐絕句妙在言外，此極可想。藉令晚唐人爲之，必露筋骨。肅宗以此釋維，良亦知詩矣。內史以燕泥致死，右丞以凝碧得生，非不幸之幸耶！《唐詩鏡》卷一〇：景中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蔡正孫評：此詩深寓悽憤之意。吳山民評：厚意不露。郭濬評：感嘆渾然。周珽評：按祿山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士，於旬日搜獲梨園弟子數百人，詣洛陽，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盛奏樂舞。樂工雷海青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青於戲馬殿支解之，以示衆，聞者莫不痛傷。摩詰深受國恩，吞藥佯瘖。原無豫讓之忠，貪生畏死，一雷海青之不若，卒授僞官，雖才高千古，亦揚雄、蔡邕之流耳。偶以此詩免暴戶投閣之災，幸矣，獨無愧心乎？《古唐詩合解》卷五：「萬戶傷心生野煙。」國亂民散，故萬戶生煙，仳偁之際，誰不傷心。「百官何日更朝天。」其時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朝班蕩然掠散，故不知百官朝帝，更在何日也。「秋槐葉落空宮裏。」至秋而宮槐葉落，宮嬪已散，寂寞無人。「凝碧池頭奏管絃。」凝碧池，在唐禁苑中，羣賊掠梨園，於此奏樂。今言空宮寥寂，而凝碧之奏樂者誰與。聞之者自不勝其悲愴矣。盛唐詩，意在言外，不似晚唐之徑露也。肅宗究從逆諸臣，見王維此詩得釋，以其志不忘君也，詩以言志，信矣。《親齋詩談》卷五：「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此謂怨而不怒。

《歎白髮》《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無深意，只覺道得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感白髮之蒙頭，悲人生之如寄。歸休原有至理，隨衆空自勞生。唐孟莊評：有及時行樂意。

《伊州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珽評：念蕩子久別，絕無歸信。追思去日叮嚀之語，慘然疑爲存耶，沒耶？抑勇於報國，樂於忘家耶？言外無限悲情。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讌集序》《王右丞集箋注》卷一九：篇中所稱太子太師徐國公是蕭嵩，右丞相始興公是張九齡，少師宜陽公是韓休，禮部尚書杜公是杜暹，賓客王公是王邱，左丞相稷山公當是裴耀卿。然史傳但言封趙城侯，不言封稷山公，當是闕文，餘二人未詳。據劉昫《唐書

本紀》云：「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爲尚書左丞相，中書令張九齡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相蕭嵩爲太子太師，工部尚書韓休爲太子少保。」至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左授荆州長史，不在朝廷矣。是諸公讌集，實在二十五年之春。名賢畢集，觴咏交錯，何減金谷、蘭亭之會。而篇什不傳，德音烟沒，惜哉！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脩心之旨，捨筆而絕。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縉自有傳。

紀事

《安祿山事迹》卷下 祿山至東都，既爲僭逆，嘗令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乃誑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來，見吾必拜舞，禽鳥尚知天命所歸，況於人乎？則四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怒，略無舞者。祿山大慙，懷怒命置於穽井中，以烈火燒，使力憊，俾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胸腋，流血數石。舊人樂工見之，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於樂工，求訪頗切，不旬日間，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皆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後。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覺歔欷，相視泣下，羣賊露刃持（滿）（戈）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初）（拘）於菩提佛寺，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母崔氏以孝聞，累官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佯狂失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僞受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陷賊官三等定罪。時弟縉爲刑部侍郎，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後爲尚書右丞。營別業於輞川，朝散之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及臨終之際，縉在鳳翔，作別縉書及平生故人，勸以修習，捨筆而終。

《唐國史補》卷上 王維畫品妙絕，于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畫奏樂圖，維孰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明皇雜録補遺》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門宮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雒陽。至有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

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集異記》卷二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唐語林》卷五　王維爲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愼之。

又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又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雲仙散錄》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長安志・藍田縣》　清源寺在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爲寺焉。

《海錄碎事》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

趙殿成《右丞年譜序》　至舊史稱右丞全歸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則云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其系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詩，而邢濟爲桂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則新史之說爲優也。自上元二年起，逆數而前，至中宗長安元年，得六十一歲，故斷自是年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吏部郎中》　王維，又御史臺碑陰下層，又右稜，又陰左稜，又右側侍御兼殿中題名。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維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王維文集》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藍田王摩詰詩集》六卷。尚書右丞太原王維摩詰撰，舊名《輞川集》。

李紱《王右丞集箋注序》　其駁正舊說，不下百十條。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以駁《按樂圖》妄說，則不惟註右丞詩，併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其有功于學者大矣。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例略》　《摩詰詩集》，是其弟相國夏卿所編次。諸家刻本予所見者，廬陵劉氏（須溪）、武陵顧氏（元緯）、句吳顧氏（可久）、吳興凌氏（初成）四家而已。此外尚有蜀本、廣信本、維揚本，惜未得一見。又谷林五弟言，義門何氏有宋本右丞集，考正疑誤，最爲精確，今在揚州一藏書家，更恨未得寓目。據所見而論，惟須谿評本爲最善。舊史載夏卿對代宗之言，謂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百不存一。比下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

得四百餘篇，今須谿本所載者，僅三百七十一篇，則已非寶應中進御原本矣。洪興祖謂王涯在翰林時，與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俱誤入王維集中。今吳興、武陵二本所載遊春辭三十餘首，即是涯等所作，須谿本獨無此誤，以此知其本爲最善也。是編自十四卷以前之詩，皆須谿本所有者，雖頗亦間雜他人之作，然槩不敢損益，其別本所增及他籍互見者，別爲外編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王右丞集箋註二十八卷附錄二卷》 唐王維撰，國朝趙殿成註。殿成字松谷，仁和人。王維集舊有顧起經分類註本，但註詩而不及文，詩註亦間有舛漏。殿成是本，初定稿於雍正戊申，成書於乾隆丙辰。鉤稽考訂，定爲古體詩六卷，近體詩八卷，皆以元劉辰翁評本所載爲斷。其別本所增及他書互見者，則爲外編一卷。其雜文則釐爲十三卷，併爲箋註。又以王縉進表、代宗批答、唐書本傳、世系遺事及同時唱和、後人題詠爲一卷，弁之於首，以詩評、畫錄、年譜爲一卷，綴之於末。其年譜亦本傳世系之類，後人題詠，亦詩評畫錄之類，而一置於後，一置於前，編次殊爲未協。又集外之詩既爲外編，其論畫諸篇亦集外之文，疑以傳疑者，而混於文集，不復分別，體例亦未盡一。然排比有緒，終較他本爲精審。其箋註往往捃拾類書，不能深究出典。即以開卷而論，「閶闔」字見《楚辭》，而引《三輔黃圖》，「八荒」字見《淮南子》，而引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胡牀」字見《世說新語》桓伊戴淵事，而引張端義《貴耳集》，「朱門」字亦見《世說新語》支遁語，而引程大昌《演繁露》，「雙鵠」字自用古詩「願爲雙黃鵠」語，而引謝維新《合璧事類》，「絕迹」字見《莊子》，而引曹植《與楊修書》，皆未免舉末遺本，然於顧註多所訂正。又維本精於佛典，顧註多未及詳，殿成以王琦熟於三藏，屬其助成，亦頗補所未備。核其品第，固猶在顧註上也。

藝　文

孟浩然《留別王侍御維》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祇應守索寞，還掩故園扉。

苑咸《酬王維并序》 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杜采知音，形於雅作，輒走筆以酬焉。且久未遷，因而嘲及。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佛書伊字，如草書下字，《涅槃經》，何等名爲祕密藏，如∴字三點，別則不成。）

杜甫《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谷在縣東南二十里）口栗，飯煮青泥坊（縣有青泥驛）底芹。何爲西蒞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王維官給事中，晚築輞川別業，後捨爲清源。）

又《奉贈王中允》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錢起《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 幾年家絕壑，滿徑種芳蘭。帶石買松貴，通溪漲水寬。誦經連谷響，吹律減雲寒。誰謂桃源裏，天書問考槃。一從解蕙帶，三入偶蟬冠。今夕復何夕，歸休尋舊歡。片雲隔蒼翠，春雨半林湍。藤長穿松蓋，花繁壓藥欄。景深青眼下，興絕綵毫端。笑向同來客，登龍此地難。

又《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悽然感懷》 芍藥花開出舊欄，春衫掩淚再來看。主人不在花長在，更勝青松守歲寒。

司空曙《過胡居士（一作湖上）睹王右丞遺文》 舊日相知盡，深居獨一身。閉門空有雪，看竹永無人。每許前山隱，曾憐陋巷貧。題詩今尚在，暫爲拂流塵。

耿湋《題清源寺（即王右丞故宅）》 儒墨兼宗道，雲泉隱舊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內學銷多累，西林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鐘疏。陳跡留金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

蘇軾《題王維畫》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飛鳥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咏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辭。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山絕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玉軸酬不貲。誰令食肉貴公子，不覺祖父驅熊羆。細氈淨几讀文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灑。手中五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均穎，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初世，欲從顧老癡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使我寬衰遲。

陸游《小舟過吉澤效王右丞》 澤國霜露晚，孤村煙火微。本去官道遠，自然人跡稀。木落山盡出，鐘鳴僧獨歸。漁家閑似我，未夕閉柴扉。

楊萬里《書王右丞詩後》 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吳鎮《王維終南草堂》 昔人謝政後，生事此山中。樹灑虛堂雨，泉飛隔浦風。喜無舟楫至，旋有鶴猿通。應識無聲妙，疏窗展未窮。

李東陽《題王維詩意圖》 平田渺成湖，仲夏月多雨。汀鷺濕不飛，林鶯澀還語。村烟多乞鄰，饁餉常及午。柴門無鎖鑰，出入隨枝屨。白鷗似相識，亦足忘爾汝。王丞詩家流，畫格亦天與。君看古代遺，摹搨尚如許。吾生慕丘壑，偶此繫冠組。試問松下翁，幾人向出處。

敖英《輞川謁王右丞祠》 蜀棧青騾不可攀，孤臣無計出秦關。華清風雨蕭蕭夜，愁殺江南庾子山。

皇甫涍《秦吳雜歌九首》五 漢月秦雲繞渭城，三峰霄漢鬱崚嶒。藍田丘壑今何似，卻憶高人王右丞。

孫枝蔚《讀王摩詰詩》 輞川風景好，來往有高僧。何事王摩詰，傷心詠李陵。

高彤《論詩雜感》二八 久聞文字爲禽犢，儘有瑤瓊報木桃。多少孤寒齊下淚，無緣能譜鬱輪袍。

黃維申《論詩絕句》二二 瓣香共祝陶彭澤，分道何妨各出奇。失足胡兒君莫笑，當年缺少碧池詩。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王維》 當年偶爾過荊溪，一路天寒紅葉稀。還有清辭畫不得，山中空翠溼人衣。

黃安濤《讀唐詩絕句十首》四 摩詰閒階虎心善，祖三隔水見僧高。不須韻府求生活，一字拈來鑄鼎牢。

雜録

《野客叢書》卷一九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爲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爲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爲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爲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爲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爲有驗，是皆以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鬱駹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遂，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詩話總龜·警句門》 王摩詰酷好畫山水，其畫山聳谷邃，雲浮水飛，意出塵外。嘗自題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李璟定爲妙品上上。

《升庵詩話》卷五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略】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吾君」，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耶？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王縉

論述

綜論

賈島《述書賦》注 （維）弟太原少尹縉，文筆泉藪，善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錄箋》 焦弱侯曰：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

休，故軍儲但取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王縉》 風流摩詰昔無雙，能作新聲換舊腔。頗有臨邊王相國，春農閒暇韻琤瑽。

分論

《古離別》 《唐詩歸》卷九：鍾惺評：「羅衣飄暮風，誰能待明月。」誰能二字，怨甚。《載酒園詩話又編・王縉》：「下階欲離別，相對映蘭叢。含辭未及吐，淚落蘭叢中。高堂靜秋日，羅衣飄暮風。誰能待明月，迴首見床空。」置之樂府無辨。不愧難兄，又不專效阿兄，因笑蘇公動稱家法之陋。

《青雀歌》 《唐詩歸》卷九：譚元春評：「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爲。」有分曉。

《同王昌齡裴迪遊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和兄維》 《唐詩歸》卷九：鍾惺評：「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得妙。此排律也，有高韻，不當以整求之。

《別輞川別業》 《竹莊詩話》卷一四：苕溪漁隱云：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云【略】，亦有佳思。後讀《王維集》，乃王縉詩，附在集中。《唐詩解》卷二：「月在風飄，俱若有情相送，令我倍增惆悵而別耳。《古唐詩合解》卷四：「山月曉仍在」，仍字妙，月至曉而仍在，似欲送人，不因人去而異也。「殷勤如有情」，謂此別業之風月，殷勤相送，如有情者。「惆悵令人別」，彼以殷勤添我惆悵，眞令人別思難禁。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載酒園詩話又編・王縉》：「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靜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一高曠盡之。「聲名不問十年餘，老大誰能更讀書！林中獨酌鄰家酒，門外時聞長者車。」更覺英英不羣，有籠罩一世之概，視盧象之「環堵蒙籠一老儒」，眞孤鳧介雙鵠也。

《九日作》 《石園詩話》卷一：王夏卿縉少與兄維以文翰著名。《九日》作云：「【略】」，與右丞《九日》詩同一興會。

傳記

《舊唐書・王縉傳》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山之亂，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謀略，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僞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己官贖維之罪，特爲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冊文》，時稱爲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贓姦畜亂，敗戮相

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啓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曆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僚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李氏，初爲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娶之，冒稱爲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曆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河東王氏 處廉，汾州司馬，生維、縉、縛、紘、紞。縉，字夏卿，相代宗。

《新唐書糾繆》卷一九 《王維傳》云：縉爲蜀州刺史。維表，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今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還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爲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一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還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而維傳云：維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及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間歷天寶十五載丙申、至德二載丁酉、乾元元年戊戌、二年己亥、上元元年庚子、二年辛丑、寶應元年壬寅、廣德元年癸卯，是年春，史朝義死，縉宣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祿山反，維爲賊得，迫爲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今案：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陷京師，至至德二載丁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爲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紀事

常衮《授王縉侍中兼河南都統制》 門下，天地之德，資陰陽以成功，帝王之道，任將相而興化。聿求左輔，命掌元戎，必藉文武之才，用經軍國之務。金紫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宏文館崇元館大學士知館事仍充太清太微宮使太原縣開國伯王縉，有高妙之行，有宏達之識，學該古訓，文正國風。夢帝賚子，濟川用汝，百揆時叙，四維克張。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濱海之右，自河而南，王旅攸同，戎車殷會。監於方伯之國，利用建侯之師，天將息人，予有禦侮。鎮漢、沔、淮、淝之地，統齊、梁、宋、鄭之軍，總制高牙，紀綱羣帥。宏七伐四征之策，成一匡九合之功，式遏外虞，底綏多難。將授銅符之律，爰咨瑣闥之謀，往哉汝諧，無替朕命。可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南、淮西、山南諸道節度行營事，仍進封郡公，食邑二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王維《責躬薦弟表》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眼昏暗，自料涯分，其能幾何。久竊天官，每慚尸素。頃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託病被囚，不賜疵瑕，屢遷省閣，昭洗罪累，免負惡名，在於微臣，百生萬足。昔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始願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爲政本原，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歷任，所在著聲，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在三司，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縉，一無憂憐，臣義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縉言不忤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執心平直，臣無度量，實自空疏，臣德不如弟五也。臣之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

遠守方州，外愧妨賢，內慚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爲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人地，闃然孤獨，迴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廷。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隕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唐詩紀事・王縉》 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相肅宗。

《金石萃編・會善寺戒壇碑》 右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得安國寺僧乘如狀。【略】

又《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玄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縉撰。

又《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宏文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縉書。

藝　文

王維《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陌上新離別，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宦遊子，何處飛征蓋。

又《山中示弟》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安知盛成子，不是老夫身。

又《留別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縉》 解薜登大朝，去師偶時哲。豈惟山中人，兼負松上月。宿昔同遊止，致身雲霞末。開軒臨潁陽，卧視飛鳥沒。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渴。理齊小狎隱，道勝寧外物。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削髮。荆扉但灑掃，乘閒當過歇。

劉長卿《餞王相公出牧括州》 縉雲距比長沙遠，出牧猶承明主恩。城對寒山開畫戟，路飛秋葉轉朱幡。江潮淼淼連天望，旌旆悠悠上嶺翻。蕭索庭槐空閉閣，肯人誰到翟公門。

皇甫曾《送王相公赴幽州》 台衮兼戎律，勤憂秉化元。鳳池東掖寵，龍節北方尊。長路山河轉，前驅鼓角喧。人安布時令，地遠答君恩。暮日平沙迥，秋風大旆翻。漁陽在天末，戀別信陵門。

杜甫《諸將》三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蓟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又《解悶十二首》八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錢起《詠門上畫松上元王杜三相公》 昔聞生澗底，今見起毫端。衆草此時沒，何人知歲寒。豈能禦棟宇，且欲出門闌。只在丹青筆，凌雲也不難。

又《送王相公赴范陽》 翊聖銜恩重，頻年按節行。安危皆報國，文武不緣名。受脤仍調鼎，爲霖更洗兵。幕開丞相閣，旗總貳師營。料敵知無戰，安邊示有征。代雲橫馬首，燕雁拂笳聲。去鎮關河靜，歸看日月明。欲知瞻戀切，遲暮一書生。

張繼《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黃閣開幃幄，丹墀拜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諸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塞草連天暮，邊風動地愁。無因隨遠道，結束佩吳鉤。

韓翃《奉和元相公家園即事寄王相公》 共列中台貴，能齊物外心。回車青閣晚，解帶碧苔深。寒水分畦入，晴花度竹尋。題詩更相憶，一字重千金。

郎士元《和王相公題中書叢竹寄上元相公》 多時仙掖裏，色並翠琅玕。幽意含煙月，清陰庇蕙蘭。枝繁宜露重，葉老愛天寒。竟日雙鸞止，孤吟爲一看。

皇甫冉《送王相公之幽州》 自昔蕭曹任，難兼衛霍功。勤勞無遠近，旌節屢西東。不選三河卒，還令萬里通。雁行緣古塞，馬鬣起長風。遮虜關山靜，防秋鼓角雄。徒思一攀送，羸老華門中。

又《奉和王相公早春登徐州城》 落日憑危堞，春風似故鄉。川流通楚塞，山色遶徐方。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元戎資上策，南畝起耕桑。

李端《奉和王元二相公避暑懷杜太尉》 艱難嘗共理，海晏更相悲。況復登堂處，分明避暑時。綠槐千穗綻，丹藥一番遲。蓬蓽今何幸，先朝大雅詩。

皇甫澈《賦四相詩・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舟楫濟巨川，山河資秀氣。服膺究儒業，屈指取高位。北征戮驕悍，東守輯攜貳。論道致巍巍，持衡無事

事。知己不易遇，宰相周有器。瞻事華壁中，來者誰其嗣。

裴迪

論述

綜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摩詰**》 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丘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略】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嘐嘐以詩鳴者可比。」

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盛唐王裴輞川唱和，工力悉敵，劉須溪有意抑裴，謬論也。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凡例》 裴迪輞川唱和，不失爲摩詰勁敵。

《石洲詩話》卷一：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率由興象互相感發。至於裴蜀州之才詣，未遽齊武右丞；而輞川唱和之作，超詣不減于王。此亦可見。

《漫堂說詩》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

《載酒園詩話又編・裴迪》 輞川倡和，裴迪尤多，其詩體反不甚與王近，較諸公骨格稍重。裴早友王維，晚交杜甫，篇什必多。今所存惟維集數篇，不勝遺珠之恨。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裴迪》 雲光侵履露光微，一路松風送客歸。華子崗頭搜好句，晚來山翠拂人衣。 詩咏宮槐清思函，何人屬和事幽探？秋山落葉無人掃，惟有秀才裴迪諳。

分論

《青龍寺曇壁上人院集》 《唐詩歸》卷九：鍾惺評：「風末疏鐘聞」，風末奇甚。

《遊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唐詩歸》卷九：鍾惺評：「不遠瀟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徑，留客聽山泉。」眞清事。

《春日與王右丞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上：（前解）：裴君自是右丞門下學人，看他一詩前後二解，波瀾雖復老成，然其不逮右丞，則已千里萬里。此自是右丞衆推「天子」，初非等閑可擬，固不關裴小巫氣盡也。「恨不逢君出荷蓑」，言恨不逢君，致君荷蓑而出。意謂脫若相逢，知君決不又出，蓋深自贊嘆。而逸人既爲我所特訪，則自不必又與贊嘆，此所謂高一格用筆法也。二，「青松白屋」下又加「更無他」三字，寫此逸人天姿高寒，非復尋常住山之比。三、四再接五男不有，三徑枉過者，又言是日彼已不成延款，我亦無由留語，蓋如此不遇，乃爲不遇之至。然實則三承二、四承一法也。（後解）：此言再訪且恐并失其處，則不如便于芙蓉沼上，薜荔幃中竟托高卧，以俟其歸也。試想是日已有右丞詩在上頭，而先生又能盡脫右丞筆墨，別自標奇領异，眞爲右丞學人無忝也。

《輞川集二十首・孟城坳》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末爲不佳，相去甚遠。《唐詩解》卷二二：語極古拙，寄慨非淺。《詩學全書》卷一：寫古城荒廢。

又《華子岡》 《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雲光侵履道」，費力。

又《鹿柴》 《唐詩解》卷二二：見山之時，未嘗有伴，誰復知松間事乎？所可睹者，獨麋鹿跡耳。

又《宮槐陌》 《唐詩解》卷二二：言此陌本是通欹湖之處，非無人行，特以風雨不時，無復有除之者耳。非謂亂後景象耶。《古唐詩合解》卷四：「秋來風雨多，落葉無人掃」。徑無人行，落葉滿地，今特緩其詞曰：非行歡湖道者無人，特以風雨多而落葉亦多，無人掃除耳。托言風雨以比荒涼也。

又《臨湖亭》 《古唐詩合解》卷四：「孤月正徘徊」，水光映月，臨湖玩之，徘徊其間而不能去，絕好清景。「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月明之下，清

猿啼于谷中，時從風前傳響入戶，聞之更爲淒切矣。

又《欒家瀨》《古唐詩合解》卷四：「時時欲近人」，人無機心則鷗鳥來狎矣。時時，不一時也，瀨上景色宛然。

又《金屑泉》《唐詩歸》卷九：譚元春評：「縈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汲。」情事泠然寫出。

又《椒園》《須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壞盡一鍋羹。

《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唐詩歸》卷九：譚元春評：「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二句已盡矣，再下注腳，便無味。

《西塔寺陸羽茶泉》《升庵詩話》卷一二：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泠水，高風味有餘。」迪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唐詩歸》卷九：譚元春評：「竟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五字冥甚。

紀事

《舊唐書・王維傳》 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唐才子傳・王維》 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川，亭館相望。嘗自寫其景物奇勝，日與文士丘爲、裴迪、崔興宗游覽賦詩，琴樽自樂。

《蜀中廣記・詩話記一》 裴迪初與王維、崔興宗同居終南，天寶後，王縉爲蜀州刺史，迪依之，與杜甫友善，寓新津昭覺寺，有唱和。

藝文

王維《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又《菩提寺禁口號又示裴迪》 安得捨羅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又《贈裴十迪》 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春風動百草，蘭蕙生我籬。曖曖日暖閑，田家來致詞。欣欣春還皋，淡淡水生陂。桃李雖未開，黃萼滿芳枝。請君理還策，敢告將農時。

又《贈裴迪》 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手本同心，復歎忽分襟。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又《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又《黎拾遺昕裴秀才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 促織鳴已急，輕衣行向重。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疏鐘。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何人顧蓬徑，空愧求羊蹤。

又《登裴秀才迪小臺》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又《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又《答裴迪輞口遇雨憶終南山之作》 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外。

又《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卧且加餐。

又《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作龍鱗。

孟浩然《從張丞相遊南紀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從禽非吾樂，不好雲夢田。歲暮登城望，偏令鄉思懸。公卿有幾幾，車騎何翩翩。世祿金張貴，官曹幕府賢。順時行殺氣，飛刃爭割鮮。十里屈賓館，徵聲匝妓筵。高標回落日，平楚散芳煙。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

丘丹《和裴迪》 賣藥有時至，自知來往疏。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

出美蓉府，歸乘轂觫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

李頎《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雲華滿高閣，苔色上鉤欄。藥草空階靜，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飢烏鳴露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儲光羲《山居貽裴十二迪》 落葉滿山砌，蒼煙埋竹扉。遠懷青冥士，書劍常相依。霜卧眇茲地，琴言紛已違。衡陽今萬里，南雁將何歸。出徑惜松引，入舟憐釣磯。西林有明月，夜久空微微。

杜甫《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大向交遊萬事慵。

又《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白白頭。

又《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錢起《裴迪南門秋夜對月》 夜來詩酒興，月滿謝公樓。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鵲驚隨葉散，螢遠入煙流。今夕遙天末，清光幾處愁。

崔興宗

《同王右丞送瑗公南歸》 《唐詩歸》卷九評：「行苦神亦秀，泠然谿上松。」鍾惺評：高僧圖。「銅瓶與竹杖，來自祝融峰。常願入靈嶽，藏經訪遺踪。南歸見長老，且為說心胸。」譚元春評：凡前四句佳絕者，極難為後四句，如此宕開，甚妙。

《唐才子傳·王維》 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川，亭館相望。嘗自寫其景物奇勝，日與文士丘為、裴迪、崔興宗游覽賦詩，琴樽自樂。

盧象《同王維過崔處士林亭》 映竹時聞轉轆轤，當窗只見網蜘蛛。主人非病常高卧，環堵蒙籠一老儒。

王維《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夜靜摹動息，螻蛄聲悠悠。庭槐北風響，日夕方高秋。思子整羽翰，及時當雲浮。吾生將白首，歲晏思滄州。高足在且暮，肯為南畝儔。

又《青雀歌（與盧象、崔興宗、裴迪、弟縉同賦）》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又《同崔興宗送衡嶽瑗公南歸》 言從石菌閣，新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唯將戒定還。

又《送崔九興宗遊蜀》 送君從此去，轉覺故人稀。徒御猶迴首，田園方掩扉。出門當旅食，中路授寒衣。江漢風流地，遊人何歲歸。

又《送崔興宗》 已恨親皆遠，誰憐友復稀。君王未西顧，遊宦盡東歸。塞迴山河淨，天長雲樹微。方同菊花節，相待洛陽扉。

又《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又《崔興宗寫真詠》 畫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

又《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裴迪《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喬柯門里自成陰，散髮窗中曾不簪。逍遙且喜從吾事，榮寵從來非我心。

又《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

杜甫《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又《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苑咸

紀事

顔真卿《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

《大唐新語・文學》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白寮陳賀，迄今行之。

《唐摭言》卷一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於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趙嶂、邵軫、蕭穎士、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

《舊唐書・李林甫傳》 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愼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

《新唐書・奸臣傳・李林甫》 林甫無學術，發言隨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愼微，使主書記。

《唐詩紀事・苑咸》 咸，成都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顔眞卿序孫逖文集曰：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唐人推咸爲文誥之最。後貶漢東郡司戶參軍，復起爲舍人，終永陽太守。始，咸舉進士在京，仲夏忽染疾而卒，三日復蘇。云見人追至陰司，見劉敬則爲冥官，乃同舉進士也。問其故，乃曰：追珹，乃誤召公。速遣押還。咸曰：數上京不捷，家遠且貧，試閱籍，若有科第官職，即願生還。劉謂曰：君來春登第，歷臺省，至中書舍人。

《宋高僧傳・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賈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俱受心要。

吴景旭《歷代詩話・唐詩・〻》 苑咸酬王摩詰詩：「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吴旦生曰：西域以〻爲伊字，最尊之稱，此謂三點成伊也。佛經云：天華香莫若伊蒲、伊蘭，蓋尊稱之，加以伊字，故蒲曰伊蒲，（伊蒲色即優婆塞，中土譯爲近住。）蘭曰伊蘭。（伊蘭即中土賽蘭香也，以其香無比，故曰伊蘭。陸放翁詩：「伊蒲寒饌分香積，優鉢羅花散道場。」蓋謂此也。按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故摩詰贈云：「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舍人以摩詰精禪理，故酬以此詩。即觀三點成伊之語，果精通於梵字矣。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略】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

又《藝文志四》 《苑咸集》，卷亡。京兆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貶漢東郡司戶參軍，復起爲舍人、永陽太守。

藝文

王維《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 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梵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廬。

又《重酬苑郎中（時爲庫部員外）并序》 頃輒奉贈，忽枉見酬，叙末云：且久不遷，因而嘲及。詩落句云：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亦解嘲之類也。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盡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揚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

（咸爲李林甫記室。承相，蓋指李也。）

沈東美《奉和苑舍人宿直曉玩新池寄南省友》 傳聞閶闔裏，寓直有神仙。史爲三墳博，郎因五字遷。晨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如看鏡前。影搖宸翰發，波淨列星懸。既濟仍懷友，流謙欲進賢。彈冠聲實貴，覆被渥恩偏。溫室言雖阻，文場契獨全。玉珂光赫奕，朱紱氣蟬聯。興逸潘仁賦，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逮，白雪和難牽。苒苒胡爲此，甘心老歲年。

王羨門

《國秀集・目錄下》 王羨門，一首。

《寶刻叢編・唐瀘州刺史康玄辯墓誌》 唐王羨門撰，子晉書，開元十二年。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之部上》 《王羨門集》一卷，《國秀集》下，《唐詩紀》一百六十三，《全唐詩稿》一百七十一，《全唐詩》三函九冊。

江采蘋 唐玄宗江妃

《謝賜珍珠》 《名媛詩歸》：「佳葉三三字便新，若人「柳葉」等語，卻陋極矣。

無名氏《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之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杯》、《剪刀》、《綺窗》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迸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疏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幞間。太眞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眞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眞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假寐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眞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遣爲並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閒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摽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噬青鸞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海而長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疏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太眞聞之，謂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廋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諭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荔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

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眞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眞，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彷彿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八閩通志・拾遺》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年九歲，能誦《二南》詩，語父仲遜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妃以選入侍明皇，大見寵幸。妃能屬文，自比謝女。嘗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纖穠中度。性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數株，上牓曰梅亭。梅開賦賞，夜分尙顧花下不能去。上以所好，戲名曰梅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盃》、《剪刀》、《綺窗》等賦。上嘗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吹玉笛，作驚鴻舞，一一光輝，今鬬茶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校勝負也。」上大悅。會楊妃得寵，頗忌之，遂遷於上陽東宮，因作《東樓賦》以寓意。已而，上在華萼樓，命封眞珠賜妃。妃不受，以詩謝之曰：「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汙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眞珠與寂寥。」上得詩，悵然，令樂府度爲新聲，名《一斛珠》。後安祿山犯京闕，失妃，不知所在。乘輿東還，得其屍於溫泉池側梅樹下。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改葬焉。

李隆基《題梅妃畫眞》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劉克莊《唐二妃像》 素艷羞粧額，紅膏妒雪膚。寧臨白刃死，不受赤眉污。

俞泰《梅妃吹笛圖》 音律從來壽邸長，宮中新調稱新妝。誰知吹出無雙曲，究爲鬼坡訴斷腸。

崔宗之

論述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公嗣子宗之學通古訓，詞高典冊，才氣聲華，邁時獨步。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崔宗之》 少年瀟灑說宗之，皎皎臨風玉樹（枝）〔歌〕。白露涼秋八九月，心情說與李侯知。

紀事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仕於開元中，爲起居郎，再爲尙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禮，十年三月，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內嘆息。

《新唐書・崔白用傳》 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

《舊唐書・禮儀志六》 至（開元）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略】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合更詳議。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第三房崔氏 日用，相睿宗、玄宗。生宗之，右司郎中。

《唐詩紀事・崔宗之》 宗之，襲父日用齊國之封，好學，寬博有風舉，與李、杜以文相知。

李頎《崔五六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刃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翳蟠塞。執之魑魅誰能前，氣凜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鞘金鐶儼相向。回頭瞪目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孟浩然《峴山餞房琯崔宗之》 貴賤平生隔，軒車是日來。青陽一觀止，雲路豁然開。祖道衣冠列，分亭驛騎催。方期九日聚，還待二星回。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又《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餐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黃金花，頹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誰傳《廣陵散》，但哭邙山骨。泉戶何時明，長歸狐兔窟。

又《酬崔五郎中》 朔雲橫高天，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落日空歎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奈何懷良圖，鬱悒獨愁坐。杖策尋英豪，立談乃知我。崔公生民秀，緬邈青雲姿。制作參造化，託諷含神祇。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是時霜飆寒，逸興臨華池。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因得窮懽情，贈我以新詩。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舉身憩蓬壺，濯足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暮入閶闔關。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

又《贈崔郎中宗之》 胡雁拂海翼，翩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有如飛蓬人，去逐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日從海傍沒，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劍，目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仲尼七十說，歷聘莫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時哉苟不會，草木爲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南山幽。

杜甫《飲中八仙歌》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張抃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 九賓，子捨、撫、抃、挹，抃，豐城令。

汪應辰《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玉山東嶽之行祠，舊創于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塏，始闢而壯麗之，侑嶽秩祝之神，莫盛于張王。初廟食湖湘，遞演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龔效官京口，觀《淮陰葉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抃，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磚，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令輔南嶽爲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命以輔南嶽，不獨表表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綿綿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鎚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讚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俶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耒江，遇霧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屨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冠冕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于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庇，如潭、如邛、如柳、如榕、如撫、如南安、建昌，所

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

沈東美

《元和姓纂・寢韻》鄴郡內黃沈氏　佺期中書舍人、太子詹事，生之象、東美、唯清。東美，給事中、夏州都督。

《太平廣記》卷四四八引《紀聞》　唐沈東美爲員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數歲，忽還家，曰：「吾死爲神，今憶主母，故來相見，但吾餓，請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爲具食，青衣醉飽而去。及暮，僅發草積下得一狐，大醉，須臾，狐乃吐其食，盡婢之食也。乃殺之。

綦毋潛《題沈東美員外山池》　仙郎偏好道，鑿沼象瀛州。魚樂隨情性，船行任去留。秦人辨雞犬，堯日識巢由。歸客衡門外，仍憐返景幽。

杜甫《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多除內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宴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

鄭虔

論述

杜甫《題鄭十八著作虔》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嬾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沾新國用刑輕。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又《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又《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鄙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爐。從容拘舊學，慘澹闕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范冕《廣文祠集序》　廣文鄭公祠節撫，兪侯繼新之，復得國子學錄銅庵任先生致仕家居，編輯是集。稿請郡守徐侯校正，命工翻刻以傳。余謂公之著作，才名，當時見重于元宗，見知于杜甫。其神在天地者固不死，其言在方策者亦不朽。不朽不死之神，台人祀之，不朽之言，台人誦而傳之。然果何以得此于民哉？蓋公自唐至德間謫宦于台，以詩書教人，以衣冠化俗。延至七百餘年，民到于今稱之。夫以萬里遐荒之鄉，人不能堪，而曾不以纖芥自外，至者，累其靈臺丹府，且寄興觚牘，游戲翰墨，非所謂無人而不自得者歟！視彼一時之富貴，若風烟過眼者不同矣！台人祠以祀之，詩以傳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于台也哉？嗚呼！因公之手澤，以想見公之儀容。寧不令人興起于千載之下者乎！

任稜《廣文祠集序》　鄭祠集者，爲唐廣文博士司台州戶曹事鄭公虔而集也。所集者何？集宋景文（祁）公唐書本傳與杜工部贈送傷悼諸詩及士大

夫爲祠詩文也。集之者爲何？蓋以表揚公之著作、才名，雖陷安祿山賊中，而不爲僞官所汚，雖遭貶謫于台，而有遺愛及民，宜立祠以祀也，又以解或者爲台人不宜祀公之惑也。且或者疑公陷賊一事似不宜祀，而不知彼時台在荒服中，風俗未變，微公來勸化爲善，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㒧矣！安得親熏德教，變其陋俗，漸成華夏之風致，稱文獻之邦也？其有功德于台不亦大哉！台人立祠祀之宜也。昔韓文公謫潮州，潮人祀之，公之貶台州，台人祀之，事同也，功德同也，大理人心亦無不同也。宜成此集，以慕公之事見祠，當日新不廢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金詩・三絶》 趙周臣寄王子端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絶畫詩書。」吳旦生曰：唐明皇愛鄭虔之才，以爲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杜子美哀之云：「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三絶自御題，四方尤所仰」。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鄭虔》 廣文博士帝猶稱，三絶風流久擅能。道盡離情香閣晚，酷來獨卧妾何曾。

李庚《同丁致遠司户游東掖山》 不見詩人老鄭虔，誰知衣鉢此中傳。尚餘閣驚人句，更結今秋未了緣。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三 王氏應麟曰：「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珀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應投獻之詩，不盡符其平素鯁直之誼，蓋唐人風氣使然，亦不獨於鮮于京兆、張博士也。《投哥舒僕射》詩云：「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而《潼關吏》則云：「哀哉潼關卒，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何其前後違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檢處，而置之集中，不肯刪其少作，又見古人樸實，不諱過也。然於翰等，尤可解曰：前時敗闕未見，自不應逆探其惡而斥之。若王維、鄭虔，大節已玷，猶從而美之曰：「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何其深加惋惜乃爾！至稱維曰天下尚人，稱虔曰天然生知，此眞不能爲少陵解矣。予嘗反覆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愛貞潔，豈於此大節而反忘之？祇緣於朋友一倫，長厚太過，有悱惻纏綿之仁，而無剛健斷決之義。見維之取痢稱瘖，作詩志痛也，則以爲心尚可原；見虔之潛以密章達於靈武也，則以爲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僞署，市令之求攝，皆法之所不得宥，而義之所必當絶也。故太白之可諒，在於辭官而逃；維與虔之難逭，在於已汙僞命。少陵混視爲一，雖無損于己之節目，然已增後學之疑矣。昔王伯安素善劉養正，養正從逆，伯安逼令引決。其母喪暴露，伯安使人葬之，且祭以文云：「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施於其母。」有儒生馳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伯安愧屈。夫維與虔之罪，即不至如養正之甚，而豈得謂其清白無玷，仍以朋友之禮待之，且爲之嗟慕不置哉？然則少陵投獻應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轉爲唐人之常事，文字之末節，而不必中駁矣。然少陵之美王維也，顧氏炎武譏之。而王伯厚之譏鄭虔失節也，何氏焯則駁之曰：「名士如珠玉犀象，雖無用而不可少。」至顧氏宸且文之曰：「供奉之從永王，司户之仕祿山，皆文人敗名事，使硜硜自好者處此，不知作幾許雲雨反覆！少陵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眞可泣鬼神。」此二說乃名教之蠹也。夫所貴乎名士者，貴其識大義耳。使倫常之際，心目不清，則與糞土何異，而曰「珠玉」也？若供奉之辭官辭賞，先事而逃，與鄭司户公然并論，此已不考之過。至司户之汙僞命，第目之曰「敗名」，何其不知類也！且朋友，以義合者也，友如未汙，則當辨其冤於「傷心」、「嚴譴」之時，友如已汙，則當絶其交於功罪駁實之日，此非硜硜自好也，義也。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鳴冤，又痛其窮而爲之飲泣，此溫良而不斷之失也。乃曰「不以成敗論人」，交誼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爲天地之常經，豈非疑誤後人之極者哉！總之，愛古人者當爲其諍臣，不當爲其佞友。少陵祇以中允、司户文學絶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親，此義偶疏，難爲典訓。故「食肉不知馬肝，未爲不知味」。學者不讀昌黎《上于襄陽》、《京兆李實》等書，少陵《贈張學士》、《鮮于京兆》、《哥舒僕射》等詩，未爲不知韓、杜，而況《贈王中允》、《送鄭十八》等作，大有累於義理者哉！別其繁枝，乃識孤松勁柏之成就非常處。此予之愛杜，而非予之謗杜，深於詩教者必知之耳。

《峴傭說詩》 《醉時歌》爲鄭虔作，虔從祿山而云「道出羲皇」，云「德尊一代」，標榜失實，學者當戒。然如「春夜沈沈二段，神情俱到，最足摹擬也。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中・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掇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柹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幷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康谷鄭氏宗譜・若齊公傳贊》 司戶　虔公，字无謙，一字若齊，瑤公之子，二十登進士，四十三歲謁唐玄宗皇帝，以詩書畫三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賜滎陽宅一區，家僮五十人，蔬地一百畝，食田千頃。特立廣文館，以公爲博士。自安祿山穢亂中原，玄宗幸蜀。肅宗立，謫貶爲台州司戶。初台民質樸，公木鐸一州，民皆向化，生爲立祠。至德間，攜益友偕訪白石岙金鷄山，詳望其山，見其峰巒挺秀，必生异所，翼日自登而覽焉。遂得茲地四畝四分，與夫人郭氏合葬焉。壽八十三歲。公生(于)唐垂拱乙酉年九月初九日戌時，夫人生于垂拱丁亥年十一月初一亥時。生二子或、稷。后玄宗歸國，憶公所學，賜祭以玉帛牲醴，以公長子或爲永嘉留守，而主其祠，以次子稷爲東方團練，以祭其墓。

紀事

《尚書故實》 鄭虔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柹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幷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封氏聞見記・圖畫》 鄭虔亦工山水，名亞于維，勸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院有虔山水之迹，爲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故有「三絕」之目，而宦途屯蹇，終于台州司戶焉。

又《貴成》 天寶初，協律郎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草藁，告虔私脩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

《唐語林・文學》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藏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藁，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爲《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也。

又 杜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末間，更有『太宗

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瘦，雖和扁不能爲也。」

《太平廣記》卷八二引戴孚《廣異記》 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閑放。玄宗愛其曠達，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名籍甚著。門庭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洲人，應進士舉入京。聞虔重名，以宗姓因謁。虔因之叙叔侄。見其老倒，未甚敬之。後數日謁，虔獨與坐，問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叔未知相如，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見問，敢不盡其詞。相如若在孔門，當處四科，猶居遊、夏之右。若叔在孔門，不得列爲四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晦跡而已。」虔聞之甚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簒位。當此時，叔應授僞官，列在朝省。仍爲其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生塗炭未已。相如今年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祿如此，不可強致也。」其年果進士及第。辭虔歸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爲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於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問其政，曰：「如故人。」二考又考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嘆，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爲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又卷一四八引《前定錄》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污。如能亦誠向國，即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溫州司戶而卒。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過之，云：嘗誦予詩，瘧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璡，雖死先於虔，《八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唐詩紀事・鄭虔》 虔著《薈蕞》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詩中及之。子美云：虔與今祕書監鄭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陳公輔《祝文》 維公才過屈宋，道出羲皇。德尊唐代，化被台邦。時台俗陋，公不鄙夷，教以正學，啓以民彝。人始知學，去陋歸儒，家家禮樂，人人詩書。嗚呼，公生也既有功于台，歿也誠宜食報于台。時維重陽，乃公誕辰。追思景仰，誰敢忘恩。式陳明薦，敬恭明神。千秋萬歲，胥佑吾民。尚饗。

《宣和畫譜》卷五 鄭虔，鄭州滎陽人。善畫山水。好書，常苦無紙，虔于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日取葉肆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陳思《書小史》卷九 鄭虔，鄭州滎陽人。官至著作郎，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之。日取葉學書，歲久殆遍。玄宗愛其才，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呂總云：鄭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唐音癸籤・談叢一》 杜子美傲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痞作，語虔：去讀吾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某，未間，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余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出《語林》，唐撰也。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謫，無從取蜀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詡生面，正所謂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麤屈、賈壘，目短曹、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那能使吟子得眞杜影子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滎陽鄭氏家譜》一卷。

又《藝文志三》 鄭虔《天寶軍防錄》卷亡。

又 鄭虔《胡本草》七卷。

《宋史・藝文志三》 鄭虔《天寶軍防錄》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會粹》四十卷，鄭虔。

又卷四下 《胡本草》七卷鄭虔。

藝文

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白頭風潭上，千重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啄巢鶯。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亦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坼日離披。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迹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賸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埽，隨意坐莓苔。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稱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注，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又《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 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又《所思（得台州鄭司户虔消息）》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所傳。爲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疏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劚龍泉。

又《八哀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鵾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往者公在疾，蘇許公頭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後結忘年之分，遠邇嘉之。）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極闕漏，黃石媿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公著《蓍蔡》等諸書，又撰《胡本草》七卷。）貫穿無遺恨，蓍蔡何技癢。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徧，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倘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及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遐泛湖江槳。覆穿四明雪，饑拾楢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彗。春深秦山秀，葉暻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殁，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淒述飄蕩。（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又《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又《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虔》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作罟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何互。

又《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留連春夜舞，淚落強裴回。

又《九日五首》三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

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卻聞。歡娛兩冥漠，西北有孤雲。

杜甫《存殁口號二首》二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原注：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

盧象《贈鄭虔》 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

杜牧《鄭瑾協律》 廣文遺韻留樗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李商隱《過鄭廣文舊居》 宋玉平生恨有餘，遠循三楚弔三閭。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

柯九思《題危太樸所藏滎陽鄭虔所畫秋巒橫霧圖》 虎頭昔日稱三絕，孰謂新圖見鄭虔。紫翠虛無晴嶂裏，青紅掩映夕陽前。從知嘉賞歸明主，應許神工邁昔賢。滿目秋光無看處，此身疑在碧雲巔。

林國材《廣文先生像贊》 先生之誕，重九之辰。龍山落帽，籬菊香勻。先生之遇，榮瘁之身。廣文著作，司戶艱辛。先生之才，屈宋等倫。五車倚馬，「三絕」王綸。遐州造就，文教彬彬。先生之學，淵源泗濱。禮樂是尚，樂育如春。赤城丕變，民俗歸淳。嗚呼！名重奕禩，功在台人。後人繪貌，杜陵寫神。衣冠肅肅，容止恂恂。酌恩斯永，食報非貧。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韓吏部下》 東坡云：《游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謂此也。

《隨園詩話》卷一五 今動以「肯蓓」、「廣文」稱校官。余按非也。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蓋是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杜詩曰：「諸公衮衮登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按《唐書》：「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爲虔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明詩・七賢》 唐愚士詩云：「七騎從容出帝圖，蹇驢驄馬雜山稺。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吳旦生曰：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名七賢，又未聞騎騾及牛馬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又見《玉堂漫筆》謂：開元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而虔圖之。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也。然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虞伯生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自注又不同人，是殆非唐矣。

《龍性堂詩話初集》（杜甫）《哀鄭虔》云：「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注：「滄洲」、「寡鶴」未詳。愚謂「寡鶴一響」，琴也。古樂府有彈《別鶴》，故下有「彈琴視天壤」之句。

《古歡堂集・雪詩》 甲戌歲除前三日大雪，一時文士飲酒賦詩，流傳都下，其分題則謝傅、袁安、王子猷、李愬、呂徽之，又錢忠公洛中遺事也。次日，客過予言之，云如旗亭畫壁之類，雪事正多。予謂世傳《七賢過關圖》，乃唐開元日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由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觀元虞集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前人詩云：「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豈非一證。

宋華

顏真卿《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公有七子：【略】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

《元和姓纂・宋韻》廣平宋氏 璟，侍郎、左丞相，廣平文貞公，生昇、尚、渾、恕、延、華、復、衡。華，太理評事，生儼。

《新唐書・宋璟傳》 六子：昇、尚、渾、恕、華、衡。【略】華、衡亦皆坐貪

得罪。

又《宰相世系表五下》宋氏　環，相玄宗。生華，尉氏令，生儼。

李之芳

傳記

《舊唐書・蔣王惲傳》　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新唐書・蔣王惲傳》　煌孫之芳，有令譽，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師。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紀事

孫逖《送李侍御之芳黔中掌選序》　高陽氏之才子，侍御其人焉。夏之文，求也藝，兼而有之矣。頃者持斧河朔，獨按專城，明罰勅法，所向風靡，是以有黔中之往，俾修河朔之政。不然者，何萬里而南爲？至如遐荒靡莫之俗，置吏羈縻之道，則衆賓叙之矣，倦談者何得而稱焉。

杜甫《書堂飲既夜復遨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絶句》　湖水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判野鶴如霜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新唐書・吐蕃傳上》　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略】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

《唐詩紀事・李之芳》　之芳，太宗子蔣王惲之曾孫，【略】，薨。子美哭之芳詩云：「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又曰：「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滬偏。」蓋死于江湖也。

藝文

李邕《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亭對鵲河，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爲齊州，製此亭。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汩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秔稻，安時歌吉祥。

岑參《奉送李賓客荆南迎親》　迎親辭舊苑，恩詔下儲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手把黃杏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杜甫《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亭對鵲湖》　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置此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

又《暫如臨邑至峿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卻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又《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廣德元年，李之芳等使吐蕃，被留。

又《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絶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拂雲羅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猿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展穿。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貪緣。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豔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廐水，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勠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鏇。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於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溼弦。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乃迍邅。衾枕成無沒。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迴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饘。兒去看魚筍，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翩。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眞詮。安石名高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繞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峰生轉盼，橋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又《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韻）》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哀白遠來過。

又《多病執熱奏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又《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閒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又《重題》 涕泗不能收，哭君余白頭。兒童相識盡，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溼，湖風井徑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原注：公歷禮部尚書，薨於太子賓客。

李叔卿

《金石萃編·李季卿三墳記》 叔卿，字萬，天骨琅琅，德光文蔚，識度標邁。弱冠以明□觀國，莅鹿邑、虞鄉二尉。魏守崔公沔洎相國晉公□□甲科第之，進等舉之。【略】轉金城尉，曹無受謝，吏不敢□。

《寶刻叢編·唐李氏三墳記》 唐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季卿改葬其兄普安郡戶曹參軍曜卿，字華，金城尉叔卿，字萬，朝邑簿春卿，字榮，凡三墳，碑以大曆二年立。

又《唐李氏三墳記》跋 李氏三昆季墳記於耀卿、春卿載其平日文集，獨於叔卿缺焉，且卒句云「吏不敢」而止，而疑其碑不全，屢於好古刻君子求覯，與所藏無異。後獲全盛時所藏舊本，於叔卿卒章「吏不敢」之下，乃有十數字，刻畫爛斑，尚可識其字，正云有文集若干卷，遂與三卿同。始知墨本以字漫滅，墨工惜紙墨耳。

李白《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

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卻顧海客楊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李春卿

《寶刻叢編・唐李氏三墳記》 唐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季卿改葬其兄普安郡戶曹參軍曜卿，字華，金城尉叔卿，字萬，朝邑簿春卿，字榮，凡三墳，碑以大曆二年立。

《金石萃編・李季卿三墳記》 □卿，字榮，寬栗柔立，於穆不暇，起家拜靈昌主簿。己丑歲，小冢宰李彭年尚其文翰，署朝邑簿，時漆沮決溢，馮翊昏墊，釃渠楗菑，股引脈散，下土得漑，上腴成賦，人到于今賴之。文集百一十二篇。烏戲！

李曜卿

《金石錄・唐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上三碑，皆大曆二年立。（三墳，一曜卿，字華，一字萬，一字榮，佚其名，皆季卿兄也。）

《金石萃編・李季卿三墳記》 先侍郎之子曰曜卿，字華，名世才也。【略】以文行，始調秘書正字，授右衛騎曹，轉新□尉，豪猾未孚，立信以示之禮，浮竊未復，本仁以示之義。領長安尉，直京師浩穰，□賊曹繁劇有立斷焉，□見焉，左遷普安郡戶掾。賦古樂府廿四章，左史韋良嗣爲之敘，文集十卷。

《寶刻叢編・唐李氏三墳記》 唐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季卿改葬其兄普安郡戶曹參軍曜卿，字華【略】凡三墳，碑以大曆二年立。

楊諫

《答長孫十一東山春夜見贈》 《唐詩歸》卷二四：「谿月照隱處，松風生興時。」鍾惺評：使人心魂無主。「請君同所思」，鍾惺評：同所思，妙矣。請君二字，尤可想，有不敢必之意。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楊氏 登矜，戶部侍郎，生諫，岳州刺史。

《國秀集・目錄下》 永樂丞楊諫，一首。

《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楊諫文集》一卷，闕。

李璥

《舊唐書・潁王璥傳》 潁王璥，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澐。開元十二年，封潁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璥。安祿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嶺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潁王之藩，令設儲供。玄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璥先赴本郡，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璥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緣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璥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纛，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璥笑曰：「但爲眞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圓迓之，拜於馬前，璥不止之，圓頗怒。玄宗至，璥視事兩月，人甚安之。爲圓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

《鄴侯外傳》 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潁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

先生絕粒，何乃爾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

張諲

傳記

《唐才子傳·張諲》 諲，永嘉人。初隱少室下，閉門修肄，志甚勤苦，不及聲利。後應舉，官到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兼畫山水，詩格高古。與李頎友善，事王維爲兄，皆爲詩酒丹青之契。維贈詩云：「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驚內史。」李頎贈曰：「小王破體閑支策，落月黎花空照壁。詩堪記室妬風流，畫與將軍作勍敵。」天寶中謝官，歸故山偃仰，不復來人間矣。有詩傳世。

紀事

《歷代名畫記》卷一〇 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等爲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

《圖繪寶鑑》卷二 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善畫山水。

《書史會要》卷五 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與王維、李頎爲詩酒友，明易象，善草隸。

《升庵詩話·張諲》 王右丞《贈張諲》詩云：「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亦贈諲云：「小王疲體閑支策，落月梨花空滿壁。詩堪記室妬風流，畫與將軍作勍敵。」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記室，左思也。將軍，顧凱之也。諲之畫有《神鷹圖》，予猶及一見之於京肆，以索價太厚，未之購也。

藝文

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飛逐鳥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又《尋張五回夜園作》 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興來林是竹，歸卧谷名愚。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歲寒何用賞，霜落故園蕪。

王維《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歸。幾日同攜手，一朝先拂衣。東山有茅屋，幸爲掃荆扉。當亦謝官去，豈令心事違。

又《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見贈聊獲酬之》 不逐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棋。蜀中夫子時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藥闌花逕衡門裏，時復據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鄰。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將書籍與何人。

又《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又《戲贈張五弟諲三首》 吾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日高猶自卧，鐘動始能飯。領上髮未梳，牀頭書不卷。清川興悠悠，空林對偃蹇。青苔石上淨，細草松下軟。窗外鳥聲閒，階前虎心善。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一知與物平，自顧爲人淺。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　張弟五車書，讀書仍隱居。染翰過草聖，賦詩輕子虛。閉門二室下，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野，時從漁父漁。秋風自蕭索，五柳高且疏。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歲晏同攜手，只應君與予。　設置守麋兔，垂釣伺遊鱗。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淪。吾生好清淨，蔬食去情塵。今子方豪蕩，思爲鼎食人。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事須夫子，邀予谷口眞。

又《送張五諲歸宣城》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

穀谿。欲歸江淼淼，未到草萋萋。憶想蘭陵鎮，可宜猿更啼。

李頎《臨別送張諲入蜀》 出門便爲客，惘然悲徒御。四海維一身，茫茫欲何去。經山復歷水，白恨將千慮。劍閣望梁州，是君斷腸處。孤雲傷客心，落日感君深。夢裏兼葭渚，天邊橘柚林。蜀江流不測，蜀路險難尋。木有相思號，猿多愁苦音。莫向愚山隱，愚山地非近。故鄉可歸來，眼見芳菲盡。

又《同張員外諲酬答之作》 洛中高士日沈冥，手自灌園方帶經。王湛牀頭見周易，長康傳裏好丹青。鵾冠鳥履無名位，博弈賦詩聊遣意。清言只到衛家兒，用筆能誇鍾太尉。東籬二月種蘭蓀，窮巷人稀烏雀喧。聞道郎官問生事，肯令鬢髮老柴門。

錢起《送張五員外東歸楚州》 纓珮不爲美，人羣寧免辭。杳然黃鵠去，未負白雲期。此別清興盡，高秋臨水時。好山枉帆僻，浪跡到家遲。他日詔書下，梁鴻安可追。

韓翃《贈張五諲歸濠州別業》 常知罷官意，果與世人疏。復此涼風起，仍聞濠上居。故山期採菊，秋水憶觀魚。一去蓬蒿逕，淡君閒有餘。

皇甫冉《答張諲劉方平兼呈賀蘭廣》 野性難馴狎，荒郊自閉門。心閑同海鳥，日夕戀山村。屢枉瓊瑤贈，如今道術存。遠峰時振策，春雨耐香源。復有故人在，寧聞盧鵠喧。青青草色綠，終是待王孫。

又《與張諲宿劉八城東莊》 人閑當歲暮，田野尚逢迎。萊子多嘉慶，陶公得此生。寒蕪連古渡，雲樹近嚴城。雞黍無辭薄，貧交但貴情。

又《夜集張諲所居》 江南成久客，門館日蕭條。惟有圖書在，多傷鬢髮凋。諸生陪講誦，稚子給漁樵。虛室寒燈靜，空階落葉飄。滄洲自有趣，誰道隱須招。

周賀《送張諲之睦州》 遙憶新安舊，扁舟往復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到縣餘花在，過門五柳閒。東征隨子去，俱隱薜蘿間。

蕭華

《舊唐書・蕭華傳》 (高)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內應。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僞命所汙，降授試祕書少監。華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尚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宮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闕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閣，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諷宰臣裴冕等薦己，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尚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

劉長卿《祭蕭相國文》 維某年月日，殿中侍御史劉長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江州刺史相公蕭公之靈。天降全德，俾居元輔，獨立堂堂，高視前古，和氣同積，英姿外舉。草木陽春，山川時雨。累葉當國，同心事主。業繼韋平，世生申甫。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好臣，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非以智免，則將禍隨。國移大盜，公陷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苟無所成，雖死何爲。果翻賊黨，來赴王師。懿夫川實朝宗，雲亦成龍。天地再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招邱，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泛若流萍。水國生疾，炎洲促齡。瓊樹先落，金丹未成。長卿自奉周旋，於今五年，才微顧重，迹近位懸。即之溫如，望之儼然，獎飭何厚，招尋亦偏。春山彩擷，秋水洄沿。候月舒嘯，臨風扣舷。懷舊如昨，承歡眼前。素業遂空，清風獨遠。哀哀孝子，行哭而反，託體山阿，古來誰免。湘流垂釣，楚挽空吟。明主思絕，蒼生愛深。江南春草，自古傷心。想像生平，猶聞德音。嗚呼哀哉，去旌搖搖，送馬蕭蕭。長江遠山，暮暮朝朝。山有歸雲，江有回潮。公之逝矣，一言寂寥。挂劍於此，魂兮可招。尚饗。

《野客叢書》卷二一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狥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中讒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南部新書》乙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瑀，嵩、華、俛、做、寘、遘、欣，次之。

張子容《贈司勳蕭郎中》　作相開黃閣，爲郎奏赤墀。君臣道合體，父子貴同時。國以推賢答，家無內舉疑。鳳池眞水鏡，蘭省得華滋。未睹風流日，先聞新賦詩。江山清謝朓，花木媚丘遲。吏部來何暮，王言念在茲。丹青無不可，霖雨亦相期。昔我投荒處，孤烟望島夷。群鷗終日狎，落葉數年悲。漁父留歌詠，江妃入興詞。今將獻知己，相感勿吾欺。

儲光羲《同張侍御鼎和京兆蕭兵曹華歲晚南園》　公府傳休沐，私庭效陸沈。方知從大隱，非復在幽林。闕下忠貞志，人間孝友心。既將冠蓋雅，仍與薜蘿深。寒變中園柳，春歸上苑禽。池涵青草色，山帶白雲陰。潘岳閒居賦，鍾期流水琴。一經當自足，何用遺黃金。

釋明瓚

《太平廣記》卷九六引《甘澤謠》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梃，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宋高僧傳・唐南嶽山明瓚》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岳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詬訶，殊無愧耻，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飡，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殘上聲呼。或隨逐之，則時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岳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岳而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頹下，其緣山蹬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曰：「奚用如許繁爲？我始去之。」衆皆大笑，瓚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

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箠，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刑挺，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既去矣，虎亦絕蹤矣。李鄴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潁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摧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爲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岳，詔許之。絕粒數年，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矣。勅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祖堂集》卷三 懶瓚和尚在南岳，師有《樂道歌》，曰：「兀然無事，無故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眞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略】」

戴孚

顧況《戴氏〈廣異記〉序》 譙郡戴君孚幽隱最深，安道之允，若思之後，邈爲首僕射，連爲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況始與同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以輔於神明矣。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 戴孚撰《廣異記》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二中 《廣異記》六卷，杜詩《諸將》篇「昔日玉魚蒙葬地」，以此書劉門奴事註之，流俗本誤爲明奴，非也。考之《廣記》善本亦然。內午夏，滄草邀予渡江，校刊牧翁草堂箋注，日長苦志，數月始潰于成。後偶以事還家，忽爲妄庸子改作明奴，且行間多以方空界字，可恨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廣異記》六卷，舊鈔本。不著撰人姓氏，記隋末至唐上元中神異之事，而開元、天寶間尤多，乾元、上元僅止一條。卷中稱武太后、玄宗皇帝，又有國家克復二京之語，其出唐人所記無疑。惟諸家書目俱未著錄，亦無序跋可證，不知稽瑞主人何處得之。卷首有稽瑞樓朱記。

范朝

《國秀集・目錄下》 進士范朝，二首。

閭丘曉

《夜渡淮》 《唐詩歸》卷一四：「舟人自相報。」譚元春評：「自相報」三字是舟人性情。《退庵隨筆》：（汪韓門）又曰：「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爲多。【略】閭丘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而用帆字。」

《舊唐書・張鎬傳》 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己。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處兵敗，禍及於己，遂逗留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

《新唐書・文藝傳下・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

陸據

李華《三賢論》 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略】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

《元和姓纂・屋韻》河南洛陽陸氏　爽，兵部郎中，生瞻，瞻生景祥，雒尉，景祥生據，司勳員外。

《舊唐書・文苑傳下・陸據》　陸據者，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橫。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爲從事。累官至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

《新唐書・文藝傳中・陸據》　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字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王定保《唐摭言》卷七　顏眞卿與陸據、柳芳友善。

張萬頃

《養一齋詩話》卷八　唐張萬頃詩云：「洛陽城東伊水西，千花萬竹使人迷。臺上柳枝臨岸低，門前荷葉與橋齊。日暮待君君不見，長風吹雨過前溪。」此詩風調之美，直逼齊梁，後人鮮用其格者。

《國秀集・目錄下》　進士張萬頃二首。

《安祿山事迹》卷中　至鉅鹿郡，欲宿，祿山怒驚曰：「我名祿，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獻《漢高祖不宿柏人頌》。

又卷下　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等並復舊官。祿山令問俗壞太廟，問俗遷延，終以獲全。令萬頃捕殺皇支，萬頃多所脫免。

《册府元龜・牧守部》　張萬頃爲廣州刺史。上元二年，以贓貶巫州龍標縣尉，員外置。

《舊唐書・肅宗紀》　（乾元元年）十月乙未，以濮州刺史張萬頃爲廣州都督，五府節度使。

《舊唐書・楊慎矜傳》　天寶六載十一月二十五日，乃使監察御史顏眞卿送敕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愼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敕示之。

《新唐書・叛臣傳・安祿山》　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家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

錢起《謝張法曹萬頃小山暇景見憶》　樂道隨去處，養和解朝簪。茅堂近丹闕，佳致亦何深。退食不趨府，忘機還在林。清風亂流上，永日小山陰。解籜雨中竹，將離花際禽。物華對幽寂，弦酌兼詠吟。自昔仰高步，及茲勞所欽。郢歌明繼組，知己復知音。

陽　浚

《隋唐五代墓志彙編・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贊善大夫隴西李府君（昢）墓志銘》　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陽浚撰。

《皇室志・輯佚》　隴西李徵，皇族子，【略】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浚榜下登進士第。

李華撰《三賢論》　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穎士）求人，海內以爲德選。

《唐摭言》卷一四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册府元龜・帝王部・尊號一》　（天寶）十四年三月，給事中裴士淹、禮部侍郎楊浚、太常少卿姚子彥往河南、河北、江淮宣慰。

《唐語林・補遺》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略】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略】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渙（即浚）再。

《登科記考》卷九　天寶十二載，知貢舉：禮部侍郎楊浚。

又　天寶十三載，知貢舉：禮部侍郎楊浚。

又　天寶十四載，知貢舉：禮部侍郎楊浚。

又　天寶十五載，知貢舉：禮部侍郎楊浚。

《新唐書・藝文志三》　楊浚《聖典》三卷（校書郎，開元中上）。

高適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高適**》 評事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迹博徒，才名自遠。然適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最深愛者：「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

《**艇齋詩話**》 大凡人爲學，不拘早晚。高適五十歲始爲詩，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皆不害其爲工也。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武），曹劉體（子建、公幹），陶體（淵明），謝體（靈運），徐庾體（徐陵、庾信），沈宋體（佺期、之問），陳拾遺體（陳子昂），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常侍適），孟浩然體，岑嘉州體（岑參），王右丞體（王維），韋蘇州體（韋應物）。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略】其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悉錄于後：高適才高，頗有雄氣，其詩不習而能，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子美游，長於五言，皆唐詩巨擘也。

《**唐詩品**》 左散騎常侍高適，朔氣縱橫，壯心落落，抱瑜握瑾，浮沉閭巷之間，殆俠徒也。故其爲詩，直舉胸臆，摹畫景象，氣骨琅然，而詞峰華潤，感賞之情，殆出常表。視諸蘇卿之悲憤，陸平原之悵惘，辭節雖離而音調不促，無以過之矣。夫詩本人情，囿風氣，河洛之間其氣渾然遠矣，其殆庶乎。

《**玉麈新譯・耳新三**》 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達夫遂爲冠軍。

《**四溟詩話**》**卷一** 律詩重在對偶，妙在虛實。子美多用實字，高適多用虛字。惟虛字極難，不善學者失之。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達夫歌行五言律，極有氣骨。至七言律，雖和平婉厚，然已失盛唐雄贍，漸入中唐矣。

又《**雜編・閒餘中・南渡**》 南渡時天彝少章者，吾郡人。嘗評《唐百家詩》，多切中語。而詩流罕見稱述，今節錄於左方：高常侍詩有雄氣，雖乏小巧，終是大才。【略】元和而後，雖波瀾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如此邃遠清深，不可得也。

《**騷壇秘語**》**卷中** 高適，尚質主理。

《**詩鏡總論**》 七言古，盛於開元以後，高適當屬名手。調響氣佚，頗得縱橫；勾角廉折，立見涯涘。以是知李杜之氣局深矣。

又 高達夫調響而急。

《**唐詩鏡**》**卷一三** 高適詩，多氣骨，然粗氣不除。其最佳者，在七言古詩，脫盡常格，獨出本色。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 周敬評：史稱達夫五十始爲詩，即能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之。且言其性磊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于博奕，才情自遠。今讀其七言古諸篇，感慨悲壯，氣骨風度，絕然建一代旗鼓者。盛唐佳品，豈能多得。

《**圍爐詩話**》**卷二** 高達夫五古，壯懷高志，具見其中。

《**詩辨坻**》**卷二** 達夫五言律多似短古，亦是風調別處。

又**卷三** 盛唐歌行，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四家略同，然岑、李奇傑，有骨有態，高純雄勁，崔稍妍琢。其高蒼渾朴之氣，則同乎爲盛唐之音也。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高適、李頎不獨七古見長，大段氣體高厚，即今體亦復見骨格堅老，氣韻沉雄。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高達夫適詩如魯儒方履，緩步生塵。

《**石園詩話**》**卷一** 高達夫五十後始留意詩什，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頌。《行路難》云：「安知顧領讀書者，暮宿靈臺私白憐。」《田家春望》云：「可歎無知己，高陽一酒徒。」當此之時，誠有如其所謂「萬事吾不知，其心只如此」矣，又安料後此之鎮劍南，封渤海，謚忠公，爲有唐二百年來詩人中之最達者哉！

又 唐史言「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

審是，達夫之胸臆，有似少陵。觀其《人日寄杜》詩云：「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不獨見兩人交情之厚，胸臆相同，亦其務功名而尚節義之一證也。

《三唐詩品》卷二　高適達夫，其源出於左太冲，才力縱橫，意態雄傑，妙於造語，每以俊言取致，有如河洲十月，一看思歸，舍下蛩鳴，居然蕭索，載酒平臺，贈君千里，發端既遠，研意彌新。在小謝之間，居然一席。七古與岑一骨，蒼放音多，排奡騁妍，自然沈鬱，駢語之中，獨能頓宕，啓後人無限法門，當爲七言不祧之祖。

《詩概》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並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即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一百首・高適》　五十爲詩末恨遲，《燕歌》慷慨發深悲。向人磊落傾肝膽，萬里岷峨赴難時。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高適》　五十詩名高達夫，天然風力與人殊。歌行自是多奇句，見說平原病亦蘇。　詩歌有道笑無鹽，氣骨棱棱總不凡。慷慨常多胸臆語，粗浮血性一齊芟。　慈恩高塔咏虛空，一到棲靈又不同。吟興直凌飛鳥外，高歌如此是豪雄。　偶因宓子咏琴臺，物是人非思幾回？還看連篇贈崔李，清風瀟灑句中來。　人日題詩憶拾遺，鄉心無限柳梅知。風塵老去慚書劍，想見悲歌慷慨時。　送行嶺外柴司戶，遠向劉卿充判官。追到波濤兩言出，精神勃發溢毫端。　銜枚駐馬幾躊躇，記得當年送謫居。生別何令心惻惻，啼猿落淚雁傳書。　從來吟客惜年華，況到重陽對菊花。嘆息一生頻潦倒，猶歌疏柳噪寒鴉。　旅館蕭條客夜長，一年又是一春光。君歌今夕思千里，定是詩情動故鄉。

黃維申《論詩絶句・高適》　渤海中年始學吟，一時名下盡傾心。淺才孤劍從軍日，感激哥舒是賞音。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高適》　使君五十始吟哦，方駕曹劉不啻過。差喜影鈔留善本，不曾闌入野狐歌。

分　論

《塞上》　《唐詩鏡》卷一三：未得適勁。

《薊門行・踏踏長城外》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吳山民評：意亦盡。王世貞評：「不顧身」三字，直而壯。《唐詩評選》卷二：推折默運，殆摩明遠之壘。達夫善使氣勢，唯于短章能養其威。一往欲盡，則捲起黃河向身瀉，爲梁家弄童而已。

《過盧明府有贈》　《唐詩歸》卷一二：「靜然本諸己」，鍾惺評：「本諸己」深矣，加「靜然」二字，尤妙。學問實得之言。「君觀黎庶心，撫之誠萬全」，鍾惺評：婉而厚。

《寄孟五少府》　《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排律化境，細讀沈、宋詩，始知其妙。舊編入五言古，蓋誤認莊整二字。「秋氣落窮苍」，譚元春評：來得颯然。「離憂兼暮蟬」，鍾惺評：唐人每妙於用兼字，奇趣百出。「後時已如此，高興亦徒然」，譚元春評：可悲。「憶我屢周旋」，譚元春評：眞情語。「相望在貞堅」，譚元春評：五字深秘。《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後四句，因景生情，情深於文。

《酬龐十兵曹》　《唐詩鏡》卷一三：「許國不成名，還家有慙色。託身從獻畝，浪跡初句得。」攄寫得佳。懷賢一段，覺此表未暢。

《酬秘書弟兼寄幕下諸公并序》　《唐詩鏡》卷一三：詞氣昂昂。

《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　《唐詩鏡》卷一三：宛轉快絶。「月出梧桐高」一語，景色。

《別王徹》　《滄浪詩話・詩評》：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徹》云：「我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送韓九》　《唐詩歸》卷一二：「歸人望獨樹，匹馬隨秋蟬」，鍾惺評：亦只說所送之人，不著自己身上。「常與天下士，許君兄弟賢」，鍾惺評：眉睫唇吻間，有一副肝腸。譚元春評：無論其情事之絶，只此二語，何其清竦而香潔。《唐詩鏡》卷一三：「歸人望獨樹，匹馬隨秋蟬。」老氣橫絶，下句更勝。《石園詩話》卷一：殷璠云：「高常侍適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自遠。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愚謂常侍詩如「歸人望獨樹，匹馬隨秋蟬」【略】俱令人吟諷不厭。

《送崔錄事赴宣城》《唐詩歸》卷一二：（首二句）譚元春評：此二句，大家、名家不能。鍾惺評：好胸襟，好念頭，滿肚經濟。

《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劉克莊《詩話續集》：高適五言云：「散笛至棲鳥，明燈滅故人。」又云：「春韭何青青，藥苗數百畦。耕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簷前舉醇醪，灶下烹雙雞。人生苟如此，何必組與珪。」《春望》云：「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嘆無知己，高陽一酒徒。」《漁樵歌》云：「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看眼釣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笋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七言句云：「旅館寒燈夜不眠，客心何事轉凄然？故鄉今夜應千里，愁鬢明朝更一年。」高、岑二公詩，氣魄力量，音調節奏，生逢開元承平之際，與李、杜二公，更唱迭吟，所謂治世之音也。天寶亂離之後所作，率多窮愁感嘆意。錄之以觀世變。《唐詩鏡》卷一三：味腴色老，不愧名士。

《睢陽酬別暢大判官》《唐詩鏡》卷一三：言之侃侃。

《宴韋司戶山亭院》《唐詩歸》卷一二：「人幽想靈山」，譚元春評：古今同志。「意愜憐遠水」，譚元春評：不必對一句。「入門見中峰，攜手如萬里」，譚元春評：奇情奇想。「垂釣應有以」，鍾惺評：三字深。「高館何沈沈，颯然涼風起」，譚元春評：住處不拖沓。

《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唐詩解》卷九：此賦初霽之景，而以江山交互成篇。蓋山初霽，則鬱然生色，汀添雨，則滿而不流。若臨瑤池而望崑丘，其清翠之色，浮於波上也。既又狀山水林岩之奇秀，漁父虛舟之閑逸，因言我心無着，寄彼雲霞，世事未忘，愧茲鷗鳥。然得意亦即在此，乘興忘懷，豈假外求？今值良辰而得與諸君同遊，志願畢矣。《唐詩鏡》卷一三：「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語最不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王世貞評：意景清閒，却無淺易之氣。周珽評：此通以江山交互屬對成篇，總狀山水林岩之勝，即秋霽俯見之景也。瑤池、崑崙二句，作譬喻接上妙。片雲獨鳥二句，咏物情之閒逸，以起下意心寄、事慚，在乘興，非外求四語，悟己趣之遺忘。結言得與司直諸公同遊，志願已畢。敘景道情，斌媚雅達。《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比擬工。「回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傳神。「我心寄霄霞，世事慚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欣與數子遊」，此段寫情，幷點同遊結。

《登廣陵樓靈寺塔》《唐詩歸》卷一二：「軒車疑蠢動」，鍾惺評：軒車着「蠢動」二字，奇甚。一時所見眞境，寫出不覺形容，高遠如畫筆端。好笑。譚元春評：「軒車疑蠢動」，考工論人中妙語。「然後知所退」，鍾惺評：「知所退」三字，深而樸。

《登百丈峰二首・朝登百丈峰》《唐詩解》卷九：此歎苦戰之無益也。言登高而望邊境，見漢壘而想去病之北征。彼其時，以爲必滅匈奴而後已，然終果滅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征討既無足稱，然睹鴻雁之飛而獨傷懷抱者，竊有感于傳書之事也。夫去病僞功而取封，子卿守節而薄賞，適蓋有慨于當時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吳山民評：匈奴不可滅，而窮武自困，非御夷之道，詩意佳。

《同群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所居》《唐詩歸》卷一二：「讀書不及經，飲酒不勝茶」，鍾惺評：二語，名士清課。「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譚元春評：「所未」二字法傲。「則是無心地」，譚元春評：接處用「所未」、「則是」字，奇甚。鍾惺評：「則是」字是□家棒喝斬截語。「相看惟月華」，譚元春評：如別入萬壑中□□矣，難言，難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阿難弟子不專做定禪，非打破化城中空障，不能道隻字。陳繼儒評：詼采風生。

《同韓四薛三東亭玩月》□□《唐詩鏡》卷一三：「樹陰」四語，秀色鬱鬱。

《宓公琴臺詩三首》一《唐詩解》卷九：此言宓子才優于治，故爲政而鳴琴自如。德不能忘，故沒世而頌聲不滅。

《李雲南征蠻詩并序》《唐詩鏡》卷一三：微帶古色。

《宋中十首・梁王昔全盛》《唐詩解》卷九：按《唐史》，適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嘗與杜甫登吹臺，慷慨懷古，時人莫測。此詩正述懷古之意。言昔梁王築東苑，建天子旌旗，其賓客莫非天下俊傑，鬱何盛也。今千載之後，所存者高臺耳。對此秋草悲風，能無感慨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李攀龍評：悲慨中有體有理。程元初評：辭多感慨，與《古大梁行》作，同意。蔣一梅評：語近而思透。《唐詩評選》卷二：惟字直貫到末。十五字兩韻爲一句，大奇。

又《朝臨孟諸上》《唐詩解》卷九：此有思慕英雄之意。蓋因芒碭之山

而想漢席嘗隱于此。其上常有雲氣，今斯人已沒，白雲豈復還山乎？所見惟禾黍離離而已。不遇之懷，見於言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蔣一梅評：言外欷歔。

又《梁苑白日暮》《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只如此說來，讀之愈妙，學之愈拙。寫得難堪，只在秋草、修竹、桑葉，然安頓得妙。

又《出門望終古》《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宋中十首》，此下二作獨高簡。人不能知，止稱「悲風千里來」等句。「出門望終古」，譚元春評：「望終古」奇矣，出門即望，奇不可解釋。「衆人不可向」，譚元春評：嚴甚、恨甚。「伐樹將如何」，譚元春評：替古人悲恨，是何等心想。

又《常愛窈子賤》《唐詩歸》卷一二：鍾元春評：此首才是偵澹。「鳴琴能自親」，譚元春評：（能自親）三字深妙。「邑中靜無事，豈不由其身」，譚元春評：澹語，妙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吳山民評：可見紛擾者，無理民之本。

《薊中作》《唐詩歸》卷一二：「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鍾惺評：「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歸咎於君，「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歸咎於臣，同一憂感，不若此語得體，激切溫厚。然「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爲邊事之戒。《唐詩解》卷九：此志在安邊，傷不遇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諸將不知防邊，雖有策無可陳也。乃不云天子僭賞，而云主將承恩，令人言外思之，可悟立言之體。

《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野人頭盡白》《唐詩歸》卷一二：「釣魚三十年，中心無所向」，鍾惺評：二語寫出高士。

又《南登滑臺上》《唐詩解》卷九：此叙途中反顧之景，以見去鄉日遠，而憂思深。既羨鳥之自由，復傷音問之不至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劉辰翁評：平調不癩。顧璘評：簡直。

又《秋日登滑臺》《唐詩鏡》卷一三：末四語感物，語致落落，嬰懷殊深。

《東平路作三首・清曠凉夜月》《唐詩歸》卷一二：「獨愛前山秋」，鍾惺評：說得秋有着落，益覺幻妙。《唐詩解》卷九：此叙途中旅情也。

《登隴》《唐詩解》卷九：按本傳，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西河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參軍，掌書記。此從軍度隴而作也。首叙壠頭之事，而即以流水興行人之不休，蓋賦而興也。因言己才淺官薄而仗劍遠遊，豈不思歸乎？正以主將知我，不得不爲知己用耳。蓋指哥舒翰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吳山民評：次二句古，感知必圖報，味上孤劍字，可見。郭濬評：「未云已」三字，冷眼閱世。一結深厚，翻得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觀「淺才通一命」句，應是哥舒翰表爲參軍、掌書記時作。感知忘家，語簡意足。

《苦雪四首・二月猶此風》《對牀夜語》卷四：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慚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皇甫冉云：「岸有經霜草，林有故年枝。俱應待春色，獨使客心悲。」不如適氣長而有生意。

《哭單父梁少府》《唐詩歸》卷一二：「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鍾惺評：「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是爲自家死後占地步，「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是爲他人死後占地步。然太白語譎浪，達夫語悽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吳山民評：挽詩宛轉含情，此爲第一。周珽評：語語淚珠，字字淚血。《圍爐詩話》卷二：五古五絕亦可相收放。高適《哭梁少府》詩，只取前四句，即成一絕，下文皆鋪叙也。《載酒園詩話》卷一：詩中佳句，有宜于作絕句者，有宜于作律詩者。如高適《哭單父梁少府》，本係古詩長篇，《集異記》載旗亭伶官所謳，乃截首四句爲短章：「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以原詩並觀，絕句果言短意長，淒涼萬狀。雖不載刪者何人，必開元中鉅匠也。黃白山評：此即歌者摘四句入調耳，計及刪之之人，何癡至此！

《行路難二首・君不見富家翁》《唐詩鏡》卷一三：絕有氣格。「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丈夫胸臆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顧璘評：嘲調過正，至不可讀。程元初評：本刺銅臭者輕文學之士，若涉怒罵語，則輕浮淺露矣。此詩意多諷刺，語自平和，故佳。徐中行評：致語辣，讀者爽然。蔣一葵評：寫出落落無已意。

《秋胡行》《抱眞堂詩話》：顏延之《秋胡詩》，曲盡其妙，高達夫《秋胡行》，似爲妄作。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平叙無作意。

《古大梁行》《唐詩解》卷一六：此覽古而興慨也。見古城之荒涼，而追想彝時之壯麗，因言全盛難保，故物一無存者，安得不傷懷抱而興悲歌哉！

《唐詩鏡》卷一三：辭色亦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吳山民評：首四句，荒涼可惜。次四句，整肅。又次四句，重說荒涼。郭濬評：敘說荒涼自好。周啓琦評：達夫如《古大梁行》詞意與「梁王昔全盛」詩，□脈境煩簡，各盡其美。周珽評：遊心千古，以佃以漁。精華所萃，結爲奇調。憑弔詩之絕唱者。《昭味詹言・王李高岑》：起二句伉爽。「魏王」二句衍。「憶昨」四句推開。「全盛」句折入。「暮天」句入己。以下重複感歎，自有淺深，而氣益厚，韻益長，反覆吟詠，久之自見。

《邯鄲少年行》《唐詩合選》卷二：殷璠曰：適詩多胸臆，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余所最深愛者：「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吟諷不厭矣。《唐詩解》卷一六：此歎交道之薄，因少年以發之也。《唐詩鏡》卷一三：「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此二語甚爲少年生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感慨欲絕。後語俱肝膽披寫，標格挺挺，有五陵裘馬意致。《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敬評：須看其起伏結構。讀此等詩，令人巧麗纖穠之語，何處着華？顧璘評：「君不見」二句，感慨之語自別。周珽評：寫盡俠腸氣，造語多奇。周啓琦評：標格挺挺，有五陵裘馬意致。《而庵說唐詩》卷六：邯鄲是趙舊都，故人多游俠之風，人便以邯鄲生長自誇。縱博則家易貧，今千場縱博，而家依舊富足，報仇則身不保，今幾處報仇，而身不死。眞有通天本身。此游俠自誇語。人見其宅中歌笑，每日紛紛，門外車馬，屯聚如雲。此是體面邊事，若肝膽相向，恐未必然。可以相向者，庶是平原君。平原君，趙公子勝也，與魏信陵、齊孟嘗、楚春申，號四君，并喜待士，食客數千人。今平原君已往，人猶憶之不置。君不見，交態今薄，不可信矣，有黃金則交厚，黃金用盡，又番一幅面孔出來，依然疏索，若與從不相知者。以茲感歎，將向來以黃金交者，一切辭之，省得受他疏索，我今亦無有所求于彼。邯鄲游俠且置，聊與少年飲酒，相往來射獵于西山之頭。也不交厚，也不至疏索，如是而已。常侍之善處交道有如此。《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上下兩段局，上半篇一轉韻，氣緩。下半篇「君不見」後轉韻，氣促。格調宜然。《唐賢三昧集》下：「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黃培芳評：句有遠神，最爲宕逸。《重訂唐詩別裁》卷五：不憶信陵，而憶平原，以邯鄲爲趙地之故。

《燕歌行》《唐詩歸》卷一二：「胡騎憑陵雜風雨」，譚元春評：眞悲、眞壯。「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鍾惺評：豪壯中，寫出暇整氣象。「寒聲一夜傳刀斗」，譚元春評：敘得磊落而不粗。「死節從來豈顧勳」，譚元春評：眞志士。「顧勳」二字，笑盡妻子身家中人。「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譚元春評：必要用「君不見」、「至今猶憶」，可恨。《唐詩解》卷一六：此述征戍之苦也。《唐詩鏡》卷一三：「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語意警絕。高適七言古，多句調琅琅，振響欲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徐中行評：轟轟豪語，動助氣色，令人膽大意粗。顧璘評：語意兼至，「三時」、「一夜」二語工，結得佳。蔣一葵評：「少婦城南」以後，又是一番斷腸情況。《唐詩評選》卷一：詞淺意深，鋪排中即爲誹刺。此道自《三百篇》來，至唐而微，至宋而絕。「少婦」、「征人」一聯，倒一語，乃是征人想他如此，聯上「應」字，神理不爽。結句亦苦平淡，然如一疋衣著，寧令稍薄，不容有類。《圍爐詩話》卷二：長篇于意轉處換韻則氣暢，平仄諧和是「元白體」。高適《燕歌行》云【略】詩之繁于詞者，七古五排也。五排有間架意易見，七古之順敘者亦然。達夫此篇，縱橫出沒如雲中龍，不以古文四賓主法制之，意難見也。四賓主法者，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內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之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之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見，惟以賓中主勾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大家無不然也。《燕歌行》之主中主，在憶將軍李牧善養士而能破敵。于達夫時，必有不恤士卒之邊將，故作此詩。而主中賓，則「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四語是也。「豈顧勳」，即「死是戰士死，功是將軍功」之意。其餘皆是賓中主。自「漢家烟塵」至「未解圍」，言出師遇敵也。此下理當接以「邊庭」云云，但逕直無味，故橫間以「少婦」、「征人」四語。「君不見」云云，乃出正意以結之也。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須敘李牧善養士能破敵之功烈，以激勵此邊將。詩用興比出側面，故止舉「李將軍」，使人深求而得，故曰「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在「終知上將先伐謀」，法與此同。右丞之《隴頭吟》，却又不然，起手四句是賓，「關西老將不勝愁」六句是主，主多于賓，乃是賦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七言古中，時帶整句，局勢方不散漫。若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又不可以一論。《說詩晬語》卷上：「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奬之而

末言其妙。蓋言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緣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詩比興箋・高適詩箋》：題序云「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云云，則非泛詠邊塞也。《唐書》：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置酒城上，會飲作樂。虜疑有備，引去。守珪因縱兵擊敗之。故有「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之句。然其時守珪尚未建節，此詩作於開元二十六年建節之時，或追詠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貴驕逸，不恤士卒之詞，均未可定。要之觀其題序，斷非無病之呻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句中含雙單字，此七古造句之要訣，蓋如此則跌宕多姿，而不傷於虛弱。杜工部《渼波行》，多用此句法。「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轉韻，亦用對法。《昭昧詹言・王李高岑》：《燕歌行》「漢家」四句起。「摐金」句接。「山川」句換。「大漠」句換。「鐵衣」句轉。收指李牧以諷。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首二句）筆勢開展。「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豪語，非刺語。

《古歌行》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以頌爲刺。

《人日寄杜二拾遺》 《唐詩解》卷一六：按：上元中，適爲蜀、彭二州刺史。甫構草堂於成都，段子璋反東州。此憂亂而歎功名不顯也。既憐故人，又憶故鄉，睹梅柳而傷心矣。《唐詩鏡》卷一三：語多合拍，雖無他奇，故是可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蔣一梅評：口頭言語，自眞。黃家鼎評：眞率，不覺其淺。洪景盧評：古人酬和詩，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高適《寄杜》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正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有餘味矣。《唐詩評選》卷一：其氣自密。《而庵說唐詩》卷六：今年人日，我空相憶，以詩寄公，未知我明年今日，身在何處？則寄詩或不能得。是爲二解。下又重起：「一卧東山三十春」，言子美遇主之晚。「豈知書劍老風塵」，言我亦不得大用，而書劍老于風塵。「龍鐘還忝二千石」，龍鐘，竹名，言人衰老之態，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太守祿秩二千石，適時刺蜀州。忝者，無刺史之才能，而居刺史之爵位。言不能薦引。「愧爾東西南北人」，言子美依止無定，心甚愧之。達夫之憐惜子美至矣。是爲三解。法老氣蒼，學者須細心效之。《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三解三韻，是古風正調，與《江上吟》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言羈絆一官，萍踪斷梗，轉不如遨遊四方之爲樂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收攝沉頓。此一字一頓，老杜和作，乃分詮四段以應之，宜取參看。

《九日酬顏少府》 《對牀夜語》卷三：高適《九日》詩云：「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老杜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亦反其事也。結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與劉希夷「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意同。氣長句雅，俱不及杜。《唐詩解》卷一六：此客中紀事，傷落魄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徐中行評：高詩每每如青天白日，蓋卻去鬼魅語，讀之爽然。顧璘評：愁語極切。蔣一梅評：宛轉無聊。《詩學大全》卷二：寫九日之情，言旅次凄涼。即遇佳辰，有花有酒，終難解愁。此二首仄體。

《送楊山人歸嵩陽》 《唐詩歸》卷一二：「知君以此忘帝力」，譚元春評：森然健筆，寫出先民之風。鍾惺評：住此妙。

《送別》 《唐詩鏡》卷一三：隨手得句，不主故常。末二語甚有情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唐陳彝評：說夢見，是其關情處。聞馬嘶而驚，關情更切。

《贈別晉三處士》 《唐詩歸》卷一二：「手持道經注已畢」，譚元春評：好人好事。「心知內篇口不言」，譚元春評：不言尤高。「慕君爲人與君好」，鍾惺評：俠甚。譚元春評：絕不泛愛。又：如接談。「愛君且欲君先達」，鍾惺評：自是交情，假說不出。然躁人、薄人看不得。《唐詩鏡》卷一三：隨情可詩，隨語可詩，所謂名士，能快所欲言。

《送渾將軍出塞》 《抱眞堂詩話》：王仲宣云：「從軍有苦樂，借問所從誰？」高達夫曰：「從軍借問所從誰？」《柳亭詩話》卷六：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倖」，高常侍詩：「衛青未肯學孫吳」，皆藉去病事，而二公誤指爲青。《史記》可考。

《封丘作》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胡應麟評：起語竦蕩。顧璘評：「生事應須」二句，可辦一生。蔣一梅評：常情俱妙。結是

實見。吳山民評：「心欲碎」、「令人悲」，便合拂衣。「生事」、「世情」二語，人悟。適本氣骨勝，獨此一篇稍遜新鄉。

《寄宿田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蔣一葵評：淺淺說，勝深深說。百爾所思，不如一言。徐中行評：髮白、青山二語，即「寒盡不知年」之意，此卻渾古。顧璘評：語帶烟霞，此是當之矣。周珽評：好幅田家樂圖。又《七言排律》：七律之難於五律者，以言增二字，轉聲便覺費力也。若排律，兼以長篇，氣體音節之間，更易多痕跡，求渾雄每患枯硬，求清沉，又患軟弱。唐人亦不多見，即工部大家，少能臻境。他如青蓮《別山僧》、達夫《宿田家》等作，雖聯對精密，而律調未純，終是古詩體段。

《別韋參軍》《唐詩解》卷一六：此述己落魄之懷，參軍交誼之厚，見難爲別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吳山民評：骨力遒勁。首四句，自負不淺。「白璧布衣」二句，不遇之因，「歸來洛陽」四句，頂上聯說來。「唯君與我」句，與「未嘗一日」句，如此人眞難與別。「彈棋擊筑」二句，情暱氣俠，別必驚心。周明輔評：淡語，情款自深。結處與王勃《送常少府》同一格。《昭昧詹言・王李高岑》：收四句入別。

《送田少府貶蒼梧》《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徐中行評：雖極相憐，不作兒女子態。王世貞評：「行人卻羨南飛雁」，詩家能道。「遠樹應憐北地春」，無人能道。吳山民評：何忽有此錢、劉語？結寬譬語。周珽評：常侍送別詩，悉從實情眞意寫出，布景杼辭，不粘不泛，如《送田少府》、《沈四》、《蔡山人》、《別韋參軍》、《晉三》等篇，俱有啼烟叫月，千秋鳴咽之響。《載酒園詩話又編・高適》：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適而已。」今讀其詩，豁達磊落，寒澀瑣媚之態，去之略盡。如《送田少府貶蒼梧》曰：「丈夫窮達未可知，看君不合長數奇。」【略】眉宇如此，豈久處塢壁。《圍爐詩話》卷三：賀黃公曰：「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今讀其《送田少府貶括蒼》、《贈別晉三處士》、《九日酬顏少府》、《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諸詩，豁達磊落，掃盡寒澀瑣媚之態。」

《平臺夜遇李景參有別》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樸直。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觀其落筆、駐筆，清健高雅處。「夢魂可以相周旋」，譚元春評：「夢魂可以相周旋」、「知君以此忘帝力」、「我公不以爲是非」，皆以此一種句法，妙絕今古。當看其用筆老處。《唐詩解》卷一六：此美山人能適志也。《唐詩鏡》卷一三：淙淙如石上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顧璘評：人生老大三句，要參此等語。徐中行評：莫論常侍詩工，只此等見解，豈尋常能爾？周啓琦評：篇法決決泉流，由細漸深，收語出不意。《詩源辯體》卷一五：高五言未得爲正宗，七言乃爲正宗耳。【略】高《行路難》、《春酒歌》、《畫馬歌》、《還山吟》四篇，亦能自騁，而《還山》則結語爲累，以全集觀，當盡見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高常侍之「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之類是也。《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從題起韻，寫題二句。轉調用疊韻五句，再轉韻，則六句四韻。前緊促，後寬徐。

《崔司錄宅燕大理李卿》《唐詩歸》卷一二：「早朝至尊暮求友」，鍾惺評：是作京官快事。「豁達常推海內賢」，譚元春評：看豁達字，可見不肯稱人好，是極卑暗人所爲。「我公不以爲是非」，譚元春評：官何足以俗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以直爲曲，語便搖曳。

《同鮮于洛陽於畢員外宅觀畫馬歌》《唐詩鏡》卷一三：善作解語。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縱令剪拂無所用，猶勝駑駘在眼前。」言不能剪拂也。語未分曉。

《同李九士曹觀壁畫雲作》《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看他比七言絕又少四字，已是一首歌行。「始知帝鄉客」，鍾惺評：「始知」二字起，用筆便奇。

《畫馬篇》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終未如他櫪上驄，載華轂，騁飛鴻。荷君翦拂與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風。」以眞壓假，以癡爲黠。

《詠馬鞭》《唐詩鏡》卷一三：初唐七古，多作偶語絕句，故情既不宣，勢復不暢。雖以楊炯、駱賓王之才，而《帝京篇》、《長安古意》，終爲體勢所局。中唐七古，蕩逖遊行，縱橫揮霍，駸駸乎大雅之章矣。

《漁父歌》《唐詩歸》卷一二：「駐眼看釣不移手」，鍾惺評：遠體、遠心。「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譚元春評：先下「良久」字，妙。若放在第三、四字，則俚矣。譚元春評：讀此二句，覺易名叟多事矣。「笋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釣磯」，鍾惺評：道者行藏。譚元春評：釣魚三十年中，心無所向比「心無所營」，更微。只此處是描他模樣，別有一好處耳。鍾惺評：當知「駐眼看釣不移手」、「心無所營守釣磯」與意不在魚，同一機局，皆出世

人心眼。「料理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譚元春評：「料理」，從「無所營」來，有味。

《部落曲》《瀛奎律髓》卷三：馮班評：自然有體氣。開元詩人大略如此。紀昀評：此殊鈍置，非常侍之佳作。無名氏(乙)評：壯麗。《唐詩鏡》卷一三：語色欲稱。

《醉後贈張九旭》《唐詩歸》(首二句)鍾惺評：此二語，已托出張顛舉止性情。譚元春評：眞顛人胸中，異常斟酌。《唐詩解》卷三七：此美張旭之率眞也。《唐詩鏡》卷一三：有好意，嫌於詞率。律詩須得琢鍊精工，雖有長材，何容率意，但琢鍊而不見其跡，所爲融化極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汪道昆評：起東不犯難手如此。吳從先評：得意不必人知，「興來書自聖」，縱口何聞世譏「醉後語尤顛」。周珽評：達夫率口生韻，其《贈寄》、《送別》等篇，不事鉤棘爲奇，皆一氣呵成。豐態有美女舞竿之姿。《古唐詩合解》卷八：通篇俱寫贈意，而用意尤在起結。《唐律消夏錄》卷四：世上碌碌因人，此翁介介任意。興來方書，書必自聖。醉後多語，語則尤顛。二句說其顛性。閒事支離，斷送半生餘白髮。目前快活，沉酣一刻即青雲。寬酒牀頭，以供渴飲能更幾次，止剩空壺四句，說其顛樣，活像一張顛行樂也。「青雲」句若作用世解，不但語氣不洽，竟要被顛翁罵殺矣。爲之一笑。常流細玩之，平治之業，不出乎此。韓吏部作文，舉及張公，雖不止于草書立論，然其間，隱然見公別自有在也。又：放顛乃其作用，草書亦是寄托。參諸二者之間，唯一醉耳。須知張公高處，初不在是。以是而推挹張公，亦即所謂「漫相識」也。顏平原嘗得受其書學十二法，整飭殊異。《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世俗交誼不親而泛云知己，所謂「漫相識」也。《詩學全書》卷一：世人交未深而漫爲相識者，非眞能識其人，獨此翁不然，夫書之聖，語之顛，雜閑事而忘年，見青雲而不處，思飲牀頭，不能久卧，是皆任性之眞，亦何事而難識乎？

《途中寄徐錄事》《唐詩歸》卷一二：(首二句)譚元春評：清光紛披。「君又幾時去」，鍾惺評：「又」字若有承接，實無着落。妙，妙。「我知音信疏」，譚元春評：妙在預知。鍾惺評：苦在預知。妙在不添一詞藻，然復逼眞。「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鍾惺評：末語亦自寫得親厚。《詩筏》：高達夫尤妙於用虛。非用虛也，其筋力精神俱藏於虛字之內，急讀之遂以爲虛耳。以此作律詩更難。如達夫《途中寄徐錄事》云：「落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離憂不堪比，旅館復何如？君又幾時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君又」、「我知」等虛字，豈非篇中筋力，但覺其運脫輕妙，如駿馬走坂，如羚羊挂角耳。且其難處，尤在虛字實對，仍不破除律體。太白雖有此不衫不履之致，然頗近古詩矣。

《酬衛八雪中見寄》《唐詩歸》卷一二：「雪中望來信，醉裏開衡門」，鍾惺評：二語一氣看，始妙。譚元春評：「醉里開衡門」是雪中，又是望信，襯得妙絕。「果得希代寶」，譚元春評：「果得」二字，仍是一氣。

《別韋五》《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徒然」二字起，只似上面先有話說，妙，妙。「欲歸翻旅游」，譚元春評：是客中起行眞境。

《別劉大校書》《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只是胸中理會停當了，便是妙詩。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溫厚。是盛唐諸公所長。

《別從甥萬盈》《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其近體亦高簡清拔。《送甥》云：「宅相余偏重，家丘人莫輕。」《甚原詩說》卷一：有平起，有仄起，有引句即用韻起。仄起者，其聲峭急；平起者，其聲和緩；仄起而用韻者，其響更切；平起而用韻者，其聲稍浮。下筆自得消息。【略】如高適「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名」，杜甫「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略】，此皆平起用韻者也。

《別馮判官》《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徐中行評：不作奇險語。謝榛評：氣脈連絡，好機局。蔣一梅評：明爽，出人一頭地。周珽評：前半叙邊地險要與遠道寒苦，後半美馮才，適當幕府需賢之急，必翩翩得展所抱也。

《送崔功曹赴越》《韻語陽秋》卷二：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君所憶，蓴羹余舊便。」人以爲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送憲秀才赴臨洮》《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勉慰懇至，詞亦開豁。

《廣陵別鄭處士》《韻語陽秋》卷二：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栖鳥，明鐙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

《**送劉評事充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唐詩歸》卷一二：「思深應帶別」，鍾惺評：生得妙。「聲斷爲兼秋」，譚元春評：聲斷是矣。馬曰思深，作何解？奇矣哉！「何日大刀頭」，鍾惺評：恨結得粗。《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借征馬嘶而賦別也，後解乃是送劉正語。《唐詩解》卷三七：唐人送別，各賦一物以爲贈，故以征馬嘶爲題。《唐詩鏡》卷一三：「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來得苦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吳國倫評：悲壯有味。徐中行評：結從題目上做造出來。蔣一葵評：「關山月」、「大刀頭」，俱用古語見成句。周敬評：舊謂高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今讀此詩，機鋒迥出常調。《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高常侍之「思深常帶別，聲斷爲兼秋」，【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送魏八**》《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字字入情。永屬愛深，脫不得此意。起見飲餞之再也，因惜別以憐馬嘶，愁及一路雲山風雨之感，春眷交情至矣。結囑魏當自重，莫輕試于不知己之前也。

《**送鄭侍御謫閩中**》《唐詩歸》卷一二：「只是夜猿多」，鍾惺評：眞愛至情，抵多少「加餐」等語。《唐詩解》卷三七：此述閩中風景以慰侍御之遠謫也。達夫少落魄，遍遊江湖，故習知閩中之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蔣一葵評：三四道得眞率自然，語亦流走。《唐詩評選》卷三：第五句悲思無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雁少猿多，正言旅思不堪也。「自當逢雨露，行矣愼風波」，忠厚。《甚原詩說》卷一：以十字道一字者，拙也，約之以五字則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見數事於五字則工矣。如韋應物「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權德輿則以「十年會一別」五字盡之。如高適「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馬戴則云「楚雨霑猿暮，湘雲拂雁秋」，「猿」、「雁」之外更道數事。此所謂鍊字、鍊句尤不如鍊意也。

《**送李侍御赴安西**》《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達夫「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甚類。然高雖渾厚易到，李則超逸入神。《唐詩解》卷三七：此以立功，期侍御也。《唐音癸籤・評彙七》：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達夫「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似皆從庾抱之「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來。而達夫較厚，太白較逸，並未易軒輊。《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徐充評：尾句勉之。所謂功名、心事，俱在此矣。周珽評：不事刻畫，精悍奇特。一篇大旨，全在次二語。總以立功期侍御也。五六頂「功名萬里外」言，末聯頂「心事一杯中」言，見赴遠志氣，不可以離別自阻其雄焉。《詩源辯體》卷一五：嘗欲以高達夫「行子對飛蓬」爲盛唐五言律第一。而「對飛蓬」三字，殊氣餒不稱，欲改作「去從戎」，庶爲全作。

《**同衛八題陸少府書齋**》《唐詩歸》卷一二：「好靜無冬春」，鍾惺評：勞人不知。「明燈留故人」四句，鍾惺評：四語，非好靜人不能領略。「若是周旋地，當令風義親」，譚元春評：「周旋」有妨於「風義」，故諄諄言之。故人箴規厚語。

《**淇上別業**》《唐詩歸》卷一二：「庭鴨喜多雨」，譚元春評：「庭鴨喜多雨」、「稚子無憂走風雨」，皆雨中家居眞事，書其所見，自妙。「鄰雞知暮天」，鍾惺評：「喜」字、「知」字，妙於體物。「吾今聊自然」，鍾惺評：「聊」字有意無意，妙甚。《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是別業實事，後解是任此別業者之閒情。《唐律消夏錄》卷四：與摩詰《終南別業》等詩，一樣清曠，然口氣卻是不同。如「喜」字、「知」字，摩詰便不耐煩如此體貼。蓋摩詰實與世情遠，是眞自然，而達夫且向世情遠，是聊自然也。達夫表裏洞徹，此詩可見。以視宋之問「無能愧此生」句，眞齷齪心腸矣。又：昔人稱右軍之於書，達夫之於詩，俱以五十歲造極。又唐詩人多窮，惟高爲達耳。杜詩有《寄高》一篇中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何如？」此又不能無意以筦見論之。高岑勝處，不定在浣華下也。

《**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唐詩解》卷三七：此述道中之苦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何景明評：通篇幽致，不迫不激。徐中行評：次二語，諷詠不厭。蔣一梅評：如破竹，如建瓶。周珽評：雄渾悲慨，是盛唐人口吻。《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言征途之苦。後解言邊地之苦，而征途益苦。《唐律消夏錄》卷四：從來未到關塞，今忽到來。天氣已寒，日又將夕，無數苦況，曲折寫出。結言此時之苦，猶不算極處，將來雨雪，尙要漫漫。倒加一陪說苦，以慰目前也。

《**自薊北歸**》《唐詩解》卷三七：達夫嘗居哥舒翰幕下，蓋出戰不利，而有是作也。《唐詩評選》卷三：此軍衄空歸之作，悲涼有體。高岑自非五言好手。亢爽自命，謂之氣格。止是鋪排骨血，粗豪籠罩。文章之道，自各有宜。典冊檄命，固不得不以爽厲，動人于俄頃。若夫絮音使圓，引聲爲永者，自藉和

遠幽微，動人欣戚之性。況在五言，尤以密節，送數疊之恩，矧于近體，益以簡篇，約無窮之致。而如建瓴瀉水，迅雷破山則一徑無餘，迫人于口耳，其餘波回嶂，豈復有可觀者哉。聊存一二，以取材于二格，實非所好，不能從時世，躡音響也。

《東平別前衛縣李寀少府》《藝苑卮言》卷四：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卻足一倡三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只加「翩翩」二字，便知其寫出兩黃鳥也。「楊柳垂」之爲言值此良日也，不過點點蟲蟻，而乘時引伴，雙飛并鳴，其樂如此。曾是我之與君，而固一鳥不如，乃於此處春風送別乎哉！三四申言：非驚千里遠別，實念十年舊恩。此爲自來用「黃鳥」字法也。（後解）：「雲開」，寫少府既別而去也。「路繞」，寫自己既送而歸也。「遠」字，見去者之太疾。「遲」字，見送者之不捨。末又補寫「東平」，言今日設無此別，則此處與君正堪乘興，而今已不必說也。《唐詩歸》卷一二：「留君不住益淒其」，譚元春評：結澹而悲。《唐詩解》卷四三：此客中餞別之詩。《唐詩鏡》卷一三：不堪整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語意俱不由思索，天然妙絕。顧璘評：把時起興，接句便見春景。乃以別舊而悲。下面情聯切實典雅，且優柔有餘意。製作森嚴，極可爲法。學盛唐此其門徑也。徐中行評：高詩只明白可愛。三四淺中自寫出其意。蔣一梅評：純以直語，寫眞情，不假繪麗語爲工。周珽評：別動千里，交非一日，正使人悲處。孤帆匹馬，就客途，分水陸言。結聯應首二句，以見送別之情。盛唐七律，典刑森整如此。《古唐詩合解》卷一〇：前解寫別而因念故交情重，後解寫其所以去之程，而不忍言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情不深而自遠，景不麗而自佳，韻使之也。「雲開汶水孤帆遠」，少府之行，「路繞梁山疋馬歸」，自己之歸。《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渾然？曰：「上山採蘼蕪」及「憶梅下西洲」是也。太冲之「鬱鬱澗底松」，淵明之「昔欲居南村」，亦其次也。近體則杜員外之「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略】高常侍適之「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卻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送前衛縣李寀少府》【略】等作是也。又卷下：唐初詩律未嚴，是以諸家之作，時有出入，雖非病而亦不得不以爲病。若徐安貞《聞鄰家理箏》之中二聯，高適《送李寀少府》之前解、《夜別韋司士》之中二聯，宋之問《嵩山石淙侍宴》之前解，王維《積雨輞川》之前解、《送方尊師歸嵩山》之後解，【略】皆失黏，斯則眞所謂病也。

《夜別韋司士得城字》《唐詩合選》卷四：適絕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即此詩結意。《唐詩解》卷四三：蓋叙不忍別之情，而又寬其客況也。《唐詩鏡》卷一三：語致流利。三四托情亦佳。「沙爲岸」、「柳向城」有何情思。若景中無情，此語便不必得。詩家作用，馳騁易而整頓難。高適七言古，往來如意，聲調激揚。至七言律，便覺意格隕落。知律之束人多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活如生龍，工如列仗，情款備至。陸士鈺評：只將啼鳥春風，柳城沙岸，寫出別意，自覺黯然。汪道昆評：次句承得好，頷聯委婉，頸聯舒徐不迫。周珽評：起即別時悽景，次叙別時怨思，三記其別途愁歷，末推其別後必多遇合。見韋之才名爲人仰慕。悵恨中帶寬慰，餞別詩正體。適絕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即此結意。胡元瑞評：大抵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故結句率弱者多，若此與「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踟躕」，何曾知弱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之七字，字字快意語也。二之七字，字字敗意語也。字字快意，故三承以「只言」二字云云也。字字敗意，故四承以「無那」二字云云也。此是唐人四句分承法，於前解每用之。看先生用意，乃在「啼鳥堪求侶」五字。想此韋司士，必是一絕妙可愛之人，時與先生方訂初歡，我於「到處有逢迎」句識之。（後解）：五六，極寫離別，然而韋莫怨也。此行雖不免別，然而只是暫時。我則正憂如君其人，到處有合，後歡既極，前期頓忘，將使暫別且成久別耳。然則我於異日，或當怨君，君於今日，又何必怨？眞爲超距之筆也。《古唐詩合解》卷一〇：前解寫不忍別，後解因以慰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以上皆近酬應詩，因神韻使人不覺。知近體貴神韻也。《唐賢三昧集》下：（首二句）黃培芳評：起手不平，亦不生。「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盛唐高調。「莫怨他鄉暫別離，知君到處有逢迎」，收亦儘熟，尚不至滑。《昭昧詹言・盛唐諸家》：起二句叙「夜」，爲「別」字傳神，亦用攢字設色。三句墊。四句點「別」。五六別後情事。收世情而已。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與《東平》同而更蒼涼。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郝天挺注《唐詩鼓吹》卷二：首言嗟君此別，其意何如，且駐馬銜杯，以問其謫居焉。彼道由丞峽，則聞猿而下淚；路出長沙，則睹雁而封書，且既至楚中，青楓江上見秋天之遼遠，將投蜀地，白帝城邊，値古樹之蕭疏。此可謂失志之事，而豈久於遷謫哉？今聖天子在位，澤如雨露，當即賜環。此亦暫時分手而已，不必猶豫臨行之際也。《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兩謫客，李峽中，王長沙。中四句指土俗所尚，末句開以早還。亦一體也。紀昀評：中四句非土俗。方批謬甚。虛谷論體殊陋。夫體者，例之謂也。聲調有例，不可易也。格局有例，已隨人變化矣。若詩意則惟人自運，豈有例可拘哉？馮班評：中二聯從次句生下。何義門評：中四句神往形留，直是與之俱去。結句纔非世情常語，乃嗟惜之極致也。紀昀評：通體清老，結更和平不逼。平列四地名，究爲礙格，前人已議之。《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結句則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崔顥「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略】高適「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踟躕」，【略】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局率弱者多。惟老杜不爾，如「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爲深厚渾雄。又：盛唐王、李、杜外，崔顥《華陰》，李白《送賀監》，賈至《早朝》，岑參《和大明宮》，《西掖》，高適《送李少府》，祖詠《望薊門》，皆可競爽。《唐詩合選》卷四：起句總說二人謫宮。中（二）聯，以二人謫地分說，恰好切峽中、長沙事，何等工確，且就中便含別態。末復收拾，以應首句。《唐詩解》卷四三：此因二君遠謫而慰之以詩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顧璘評：起句總說二人被謫，中聯以兩人謫地分說，卻好切峽中、長沙事，何等工確！且就中便含別態。末復收拾，以應起句。古人守法律如此。周敬評：造聯天然巧製，結撰相慰情眞。楊愼評：製作森確而有度，律體正脈。夏嘉遇評：今人値此，非怨望必爲巧詞，古人溫厚中何等眞率！周珽評：脈理針線錯落，自不知所自來。《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莊子・人間世》篇：仲尼之語葉公曰：臣之於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事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奚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矣。今先生正用此段至論成妙詩也。妙絕在「嗟君此別意何如」之一句。「嗟」，嗟其「意」也，非嗟其「別」也。如言君於此別，得無怨與。若誠有之，此非我所敢聞，君其試明語我。怨與不怨，爲定「何如」如此，方是孝子忠臣，一片起敬起愛，不敢疾怨純粹心地。乃下仍不免一問「謫居」者，既明人臣事君安之若命之義，然則君命巫峽臣便聽猿下淚，君命衡陽，臣便看雁寄書，猶言君命巫峽，便巫峽，君命衡陽便衡陽也。（後解）：若君不明此誼，而必謂「青楓」「白帝」，天遠木疏，流離道塗，悲苦萬狀者，則君固未解吾君愛眷羣臣之盛心，今日只是暫時分手也。嗚呼，如此詩，於《三百篇》，又何讓焉。《而庵說唐詩》卷一六：既着意寫去，便可跌出即回來意，于是陡出「聖代」二字。謫居，本出聖天子之意，必有不得意（已）處。霜雪之後，即有雨露，雨露，是召回朝。玩「只今」二字，猶云只在目前，目後，或兩少府到謫所召回不可知，或兩少府未到謫所，即召回亦不可知。然則此別，我與兩少府分手，不過暫時耳，兩少府可以自慰矣。愼勿躊躇，少作濡滯也。前嗟君別，後促君行，妙不可思議。在唐一代中，有數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連用四地名，究非律詩所宜，五六渾言之，斯善矣。《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喚起法，須知不可滑易。「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中四句，不可全寫景，後人便不管。「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第七句提振得起，到後來，老杜「西蜀地形天下險，魚龍寂寞秋江冷」，則更揮斥沉頓矣。《香石詩話》卷一：錢籜石先生載，論七律之法，三四起處，宜用實字接，方不虛弱，【略】又最要在第七句，得力在提振得起。【略】高常侍適「聖代即今多雨露」，亦第七句之振起者。《湘綺樓說詩》卷一：「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二聯，選聲配色開晚唐一派。《唐詩評選》卷四：起結不局促，可侵樂府。達夫七言近體，湊泊以合體式，情景分叛。唯此首稍勻，然翰墨酩酊，終如箭之不離于筈。達夫固不可與嘉州分轡，差賢于李頎耳。盛唐之有李頎，猶制藝之有袁黃，古文詞之有李觀。朽木敗鼓，區區以死律縛人。《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如【略】高適之「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連用四地名。此外如老杜之「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之句法，【略】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不可爲訓者爾。又：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言情則如沈休文之「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略】太白之「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又「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高常侍之「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略】是皆一唱三歎，

慷慨有餘音者。《昭昧詹言・盛唐諸家》：先寫時景。起二三句正點。四句挽回。五六收，同前。常侍每工於發端，後半平常未奇也。高、岑二家，大概亦是尚興象，而氣勢比東川加健拔。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脫手彈丸，明七子專摹此種。

《同陳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唐詩歸》卷一二：「傍簷垂柳報芳菲」，鍾惺評：「報」字說早春，妙。「池邊轉覺虛無靜」，鍾惺評：此句之妙，人不能知，乃以下句醜語作對，可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出手便寫「同官」二字，使人讀之，想見當時未得載酒出郊以前，無限身心煩悶。二，疾接「晴日」七字，此即覿面指點同官，言如此日馳雁飛，未宜一味做官去也。三四者，所謂心胸壘塊，天地文章，借得酒杯，互爲草稿，爲悲爲暢，我都不知，一任後來妙人，自行理會也。（後解）：觀此後解，益悟其出手便寫「同官」二字，非漫筆也，轉覺「虛無盡」妙。試思池邊如何謂之虛無，且虛無如何又謂之盡，又「虛無盡」上如何又加得「轉覺」二字，此皆先生親從連月案牘中來，故斗地眼前實見有此，他人不許濫吟也。七八，更不含蓄，一直結破，正與前解一二，是一副心期。

《金城北樓》《湘綺樓說詩》卷一：《金城北樓》詩：「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小巧派初見，亦新穎，是登望即景語。

《重陽》《唐詩歸》卷一二：「東籬空繞未開花」，鍾惺評：七字重陽實錄。「五歌就荒天一涯」，鍾惺評：悲壯深老，意法俱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此詩與老杜《重陽獨酌》，俱有他鄉觸物，節序驚心之感。次聯，王元美謂是長慶以後手段，以氣格言也。若語風韻，固不失盛唐。《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二之東籬花繞，此即一之驚心節物也。何故節物驚心？可惜青青好鬢，比來遽成二毛，今日又見此花，便是歲行復盡故也。三四承之。看他只是年老、宦拙、家貧、路遠四語，卻巧用「百」字、「三」字、「五」字、「一」字四數目字鍊成峭語，讀之使人通身森森然。寫花用「未開」二字妙，言我已垂垂欲老，彼方得得初開，兩邊對映，便成異彩。（後解）：寫盡人情世態。言我既年老、宦拙、家貧、路遠，則自然更無一人問及也。「豈有」者，我心自揣爲何而有。「一從」者，人心都道與我無干也。因結之云：往常順口，便說獨坐，必如今日，方是眞成獨坐矣。「門柳」、「暮鴉」，極寫雖盡此一日，終無一人來也。《湘綺樓說詩》卷一：《重陽》一首，純開宋派，恐是宋人詩誤入。

《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韻語陽秋》卷二：高適【略】《上陳左相》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誤矣。又卷九：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爲吉甫、子房，以李爲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顯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信安王幕府詩并序》《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爲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二十韻，典重整齊，精工贍逸，特爲高作，王、李所無也。《唐詩鏡》卷一三：語語整策。

《送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唐詩鏡》卷一三：「忠信涉波濤」語最簡鍊。《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四句已足，留「送」字意在後解顯出。中解布景描情，字字精湛。《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交情脫寶刀」，用呂虔贈王祥佩刀事。《詩學全書》卷二：首二頌「劉卿」。次聯寫「充判官」。因朝廷寵「重鎮」，故遣詞臣而參其幕。三聯「嶺外」之境。廣州城，號「五羊城」，昔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至，故名。廣州秦時屬「象郡」。四聯、五聯，寫「送行」之情。「嶺外」多「瘴癘」，而近海又多「波濤」，願君驅此「瘴癘」，以忠信感之，庶「波濤」可涉。然「別恨」無已。「交情」莫伸，因以「寶刀」相贈也。末二勘以有才肆應當立勛，而不致「徒涉」耳。

《陪寶侍御泛靈雲池》《唐詩合選》卷五：說得變化有步驟，而無端倪。結語氣韻微薄。【略】葉少蘊評：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向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略】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詩評選》卷三：密靜，是達夫僅作。「夕陽連積水」，較浮日、俗月等粗豪語，自有情理。《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泛池，後解陪寶侍御，而中解敘池中之興致。

《陪寶侍御重雲南亭宴詩得雷字》《唐詩歸》卷一二：「高下其池亭」，鍾惺評：五字說園亭，不板不俗。「軍中無事，君子飲食宴樂，宜哉」，鍾惺

評：《禮經》中典則高妙語。「員外李公曰」，譚元春評：忽入此一人，妙。「七日者何」，鍾惺評：四字澹宕。「夫賢者何得謹其時」，譚元春評：詩前小序，定是如此邃奧，不作了語，才妙。《詩學全書》卷二：首二叙從侍御游南亭。次聯以亭在池邊，撫景思家。三聯點出「陪」字。四聯言水具舟楫，山兼亭臺，陪宴之景。五聯紀時。六聯寫亭之高。七聯陪宴作詩。結有感慨意。

《**赴彭州山行之作**》《柳亭詩話・崆峒》：高達夫《赴彭州》詩：「峭壁連崆峒，攢峰疊翠微。」按《爾雅》：「北斗戴極爲空同」。《地理志》凡數見，惟屬平涼者，爲黃帝訪廣成子處。字本平聲。

《**詠史**》《唐詩解》卷二二：達夫少嘗落魄，晚年始貴。疑當時必有輕之者，故借古人以詠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爲貧士增多少氣色。薛應旂評：語直意遠。蔣一葵評：天下士，布衣，俱指范叔說，見得人不易識。《詩學大全》卷三：達夫必因世之輕己，故借古人以咏之。言范叔已相秦，須賈尚以綈袍贈之，必眞憐范叔之寒者，不知彼乃天下士也。猶然以布衣視之，淺矣哉！

《**同群公題張處士菜園**》《韻語陽秋》卷二：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爲，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張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田家春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吳國倫評：悽惋。不貴詞，此等作，自是難及。唐汝洵評：骯髒襟懷，俱在言外。

《**九曲詞三首・鐵騎橫行鐵嶺頭**》《唐詩合選》卷七：以縱橫爲紀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顧璘評：氣亦勁。

《**營州歌**》《唐詩品彙》卷四八：劉(須溪)云：高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顧璘評：盛唐側韻之可法者。唐汝詢評：「虜酒」、「胡兒」，倒裝作對，益見奇絕。《詩鏡淺說・續編》：高達夫《營州歌》云云，寫塞外情狀。詩用仄韻，音節亦殊抗健。

《**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顧璘評：此篇卻似中唐。蔣一梅評：《落梅曲》用來道地，氣工詞滿。

《**別董大二首**》《唐詩合選》卷七：慷慨悲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珽評：上聯見景物凄慘，分別難以爲情。下聯見美才易知，所如必多契合。至知滿天下，何必依依爾我分手？就董君身上，想出贈別至情，妙。當痛飲熟讀之。末二語用事化處，唐仲言評其太直，未然。

《**送李少府時在客舍作**》《唐詩歸》卷一二：「主人酒盡君未醉，薄暮途遙歸不歸」，鍾惺評：與客調笑得妙。賓主相忘，意在言外矣。較「我醉欲眠君且去」句，更眞更婉。

《**除夜作**》《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二：「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客中除夕，聞此兩句，誰不悽然？《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高達夫「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語不得乃可。《唐詩歸》卷一二：「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譚元春評：故鄉親友，思千里外人霜鬢，其味無窮，若兩句(分)開說，便索然矣。鍾惺評：譚此解，從《陟岵》、《陟岵》詩中看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敬評：悲調痛快。徐充評：獨者，他人不然，轉者，比常尤甚。二字爲詩眼。唐汝詢評：懷鄉方切，衰老繼之，客心所以悲。蔣一葵評：無數宛轉。

《**祭雙廟文**》《後村詩話後集》卷二：(高適)其散語如《祭雙廟文》云「時平位下，世亂節高」，極悲慨有味。

傳記

《**舊唐書・高適傳**》高適者，渤海蓨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漂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皋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學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玄宗，因陳潼關敗亡

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博蒲飲酒，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爲恥也。」玄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贍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糾逖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于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下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敝，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略】疏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術，爲大臣所輕。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末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唐才子傳·高適》 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少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迹博徒，才名便遠。後舉有道，授封丘尉，未幾，哥舒翰表掌書記。後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李輔國忌其才。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還爲左散騎常侍。永泰初卒。適尚氣節，語王霸衰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年五十始學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多胸臆間語。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播吟玩。嘗過汴州，與李白、杜甫會，酒酣登吹臺，慷慨悲歌，臨風懷古，人莫測也，中間倡和頗多。今有詩文等二十卷，及所選至德迄大曆述作者二十六人詩爲《中興間氣集》二卷，并傳。

紀事

作家逸事

李白《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序》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孟態蘊滅胡之策，將至廣陵，謁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詩以送之。

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賈至《授高適諫議大夫制》 勅監察御史高適，立節貞峻，直躬高朗。感激效經濟之略，紛綸贍風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毅色，實謂忠良。宜迴糾逖之任，俾超風諭之職。可守諫議大夫。

李華《三賢論》 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迅）者也。

梁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行狀》 （獨孤及）三十餘，以文章遊梁宋間，通人穎川陳兼、長樂賈至、渤海高適見公，皆色授心服，約子孫之契。

《唐國史補》卷上 白岑嘗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使高適脅取其方，然終不甚效。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收其囊中，乃得眞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

《**雲谿友議**》**卷二**　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略】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注：陳冕，字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汇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

《**太平廣記**》**卷二七七引呂道生《定命錄**》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政，至中書舍人卒。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旁有一棺，極爲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不知此夢如何。」其後累歷諸任，改爲詹事，亦寬慢之官矣。

《**新唐書・張巡傳**》　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

又《**杜甫傳**》　（甫）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悲古，人莫測也。

《**韻語陽秋**》**卷一一**　意在退處者，雖饑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齊貧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窘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舍之而去何邪？《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潘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潘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唐詩紀事・高適**》　適，字達夫，滄州人，客梁宋間。舉有道科，哥舒翰表爲河西從事，佐翰守潼關。天子西幸，適間道及帝河池，還侍御史。後代崔光遠爲西川節度使。廣德中召還，爲左散騎常侍。永泰初卒。適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

《**登科記考**》**卷九**　天寶八載，進士二十八。有道科：高適。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〇**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舉有道科，哥舒翰表掌書記，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適上疏，願罷東川，以一劍南。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以功名自許，政寬簡。所莅人便之。

《**錢注杜詩**》**卷七《八哀詩》三掌華陽注**　（嚴）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貶巴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奔成都。武自東川入朝，當在奐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元、二之間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爲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爲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爲廣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則合兩川在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按《高適傳》，劍南自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光遠不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爲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光遠者，誤也。

《**杜詩詳註**》**卷三**　《贈田九判官梁丘》「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注：阮瑀，指高適。適本封丘尉，與陳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證。高之入幕，必出田君所薦，故云「早見招」，而幕下賴之。

作品本事

《**韻語陽秋**》**卷九**　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爲古甫子房，以李爲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顯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錢注杜詩**》**卷一〇《寄高三十五詹事適》詩注**　至德二載，適節度淮南。兵罷，李輔國惡于上前，左授太子少詹事。故曰「時來如宦達」，婉詞以慰之

也。適有《酬崔員外》詩云：「小人胡不仁？譖我成死灰。賴得日月明，照耀無不該。留司洛陽宮，詹府唯蒿萊。」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易字》 《詩話類編》曰：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即詩家東山景也。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濕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厥後高適閱稿，以月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爲半字。巡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索筆改之。僧云：「月前有一官過，稱此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已改易而去。」高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其識見之遲速不同耳。

《**漁洋詩話》卷下** 《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按：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賓王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眞可令人噴飯。又按：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高適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高適文集》十卷。鑒按：《唐志》、《通志略》並作二十卷。

又 《高適詩》一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高適集外文》一卷，《別詩》一卷。闕。

《**通志略・藝文略**》**八** 《高適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高適集**》 十卷，《集外文》一卷，《別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高常侍集》十卷。唐左散騎常侍渤海高適達夫撰。適年五十始爲詩，即工部子美所善也。豪傑之士，亦何所往而不能哉！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高適集》。

《**宋史・藝文志七**》《高適詩集》十二卷。

《**百川書志**》**卷一二** 《高常侍集》十卷。散騎常侍，渤海高適達夫也。

又卷一四 《高適詩集》七卷。左散騎常侍，封渤海侯滄州高適達夫撰。又字仲武。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高常侍集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唐高適撰。適，《唐書》作渤海人。其集亦題曰《渤海》。《河間府志》據其《封邱縣》詩：「我本漁樵孟諸野」句，又《初至封邱》詩有「去家百里不得歸」句，定爲梁宋間人。然集中《別孫沂》詩題下又註：「時俱客宋中」，則又非生於梁宋者。《志》所辨似亦未確。考唐代士人多題郡望，史傳亦復因之，往往失其里籍。劉知幾作《史通》極言其弊，而終不能更。適集既無定詞，則亦闕疑可也。其集《唐志》作十卷。《通考》又有《集外文》一卷，《詩》一卷。此本從宋本影鈔，內廓字闕筆，避寧宗嫌名，當爲慶元以後之本。凡詩八卷，文二卷。其《集外詩文》則無之。考明人所刻適集，以《太平廣記》高鍇侍郎墓中之狐妖絕句，「危冠高髻楚宮妝，閒步前庭趁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一首，併載入之。蕪雜殊甚。又《九日》一詩見宋程俱《北山集》，毛奇齡選唐人七律亦誤題適作。此本不載，較他本特爲精審。第十卷中有《賀安祿山死表》，稱臣得河南道及諸州牒，皆言逆賊安祿山苦痛而死，手足俱落，眼鼻殘壞。則祿山竟以病死，與史載李豬兒事迥異。蓋兵戈雲擾，得諸傳聞之故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高常侍集十卷**》 唐高適撰。其本從宋刻影鈔，凡詩八卷，文二卷，與《唐志》十卷之數合。而《文獻通考》所謂《集外詩》一卷，《文》一卷者，則已佚之。明人所刻適集，以《太平廣記》所載高鍇墓中狐詩，亦訛爲適作，殆足咍噱。此本不載，知其精善也。

《**菩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高常侍集》十卷（明刊本）：唐高適撰。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授封邱尉，改諫議大夫遷西川節度使、左散騎常侍。年五十始學詩，即工。與李杜唱和頗多。有詩文集二十卷。《崇文總目》晁氏、陳氏俱作十卷，又《集外文》一卷、《別詩》一卷，此皆無之。前後無序跋，惟賦與詩八卷、文二卷。《四庫全書》影宋鈔本十卷本，七絕無《聽張立本女吟》一首，七律無程俱所作《重陽》一首，此皆有之。《天祿琳琅》所收者，即此本也。每葉廿行，行十八字。有春鶯灌木草堂印，又雨泉一印。頗舊，疑即萬曆間蘇州陳方伯鑒所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高常侍集》十卷。唐高適撰。晁氏《讀書志》尚有《集外文》一卷、《別詩》一卷，今不傳。此本尚出舊第，惟《重陽》律

詩一首，適程俱作，見《北山小集》，宜別出之。

《帶經堂書目》卷四上　《高常侍集》八卷，《文》二卷。傳錄錢求赤懷堂影宋本。

《群碧樓書目初編》卷七　明刻本。《高常侍集》上下卷。汪應晷刻本。唐高適撰。

《敦煌古籍叙錄・高適詩集》伯三八六二　《高適詩集》殘卷，起《答侯少府》，至《同呂判官從大夫破洪濟城迴登積石軍七級浮圖作》，共得三十六題，詩若干首，惟首尾兩篇有殘缺。書法雖非上駟，亦整秀可觀，避唐諱甚謹，的是唐人所書。校以今本，獲佚詩三篇：曰《雙六頭賦送李參軍》，曰《遇崔二有別》，曰《奉贈平原顏太守》。攷《新唐書》適本傳及《藝文志》，並稱適有集二十卷，而四庫所據汲古閣影宋精鈔本，實僅十卷，則二十卷本宋代流傳已罕。余在敦煌殘卷中，別獲一唐詩選本（伯二五五二），載適詩三十九題，內兩題不見今本。《文獻通考》著錄適《集外詩》一卷，《文》一卷，疑爲宋人據選集輯補，非獲見二十卷本也。《兩唐書》本傳：「適年五十始爲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又《奉贈平原顏太守詩序》：「今南海太守張公之牧梁也，遂奏所製詩集於明主。」按張公即張九皋，是天寶初載，適已有集進奏於朝；自是傳鈔當益廣，卷帙必亦各自不同。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在天寶十二載，《贈詩》當作於是年或次年，爲進奏本所無，而今本亦不載。按今本適詩，多爲在哥舒翰幕中作品，其在天寶十二載以後者殊尠，疑當編成於進奏本後，此卷子本以前，然此卷亦非最後定本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佚詩三篇，附錄於後：

《遇崔二有別》：「大國多任士，明時遺此人。頤頷尙豐盈，毛骨未含迍。逸足望千里，雨歌悲四鄰。誰謂多才富，卻令家道貧。秋風吹別馬，攜手更傷神。」

《奉寄平原顏太守并序》：「初，顏公任蘭臺郎，與余有周旋之分，而於詞賦，特爲深知。洎擢在憲司，而僕寓於梁宋。今南海太守張公之牧梁也，亦謬以僕爲才，遂奏所製詩集於明主，而顏公又作四言詩數百字，并序之。張公吹噓之美，兼述小人狂簡之盛，遍呈當代羣英。況終不才，無以爲用，龍鍾蹭蹬，適負知己。夫意所感，乃形於言，凡廿韻。　皇皇平原守，駟馬出關東。銀印垂腰下，天書在篋中。自承到官後，高枕揚清風。豪富已低首，逋逃還力農。始余梁宋間，甘予麋鹿同。散髮對浮雲，浩歌追釣翁。如何顧疵賤，遂肯偕窮通？耿介出憲司，慨然見羣公。賦詩感知己，獨立爭愚蒙。金石誰不仰，波瀾殊未窮。微軀枉多價，朽木慚良工。上將拓邊西，薄才忝從戎。豈論濟代心，願效匹夫雄。驊騮滿長皂，弱翮依彫籠。行軍動若飛，旋旆信嚴終。屢陪投醪醉，竊賀銘山功。雖無汗馬勞，且喜沙塞空。去去勿復道，所思積深衷。一爲天涯客，三見南飛鴻。應念蕭關外，飄颻隨轉蓬。」《雙六頭賦送李參軍》：「有物兮四方故城，六面砥平，白質黑文，花攢星明。主張爾手談，決斷爾心爭。推得失似關乎天命，而消息乃用乎人情。若行之尤，思之精，雖邂逅而小比，必指掌而大亨。李侯李侯保令名，無怨效於垂成。朝影入平川，川長復垂柳。明年有一擲兮，君不先鳴誰先鳴？」

又伯二五六七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詩選殘卷，其存者凡六家。【略】今以諸家集本傳世者校之，【略】高常侍詩二篇（上《陳左相詩》僅存前數行），則今集本一存一佚。至卷中諸詩，雖今集本尙存，而異同至多，篇題亦有異同，每篇中必有數字，予既錄入《羣書點勘》中，其尤甚者爲二李與高常侍三家。【略】高常侍《信安王出塞篇》（集本題作《信安王幕府》詩）以卷本校集本，則後半先後錯列者四句。若高詩卷中但存一篇有半耳，而以校正集本，得益已如此之巨，至諸家佚篇，可據以補今本之缺，則尤可喜也（羅振玉：《雲堂校刊羣書叙錄》卷下）。

又伯二五五二　《詩選》殘卷，存四十一首。末二首題李昂撰，并不見《全唐詩》。前三十九首不著撰人姓氏，選錄如許之多，知必是大家。然余素不誦詩，雖是大家，亦不能知爲誰氏。持示友人林君藜光，閱至《邯鄲少年行》而知爲高適；閱至《三君詠》，遂斷爲必高適矣。國家圖書館有《畿輔叢書》本《高常侍集》，林君又爲假得《全唐詩》，余持與相校，不見刻本者凡二首：曰《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曰《同李司倉早春宴睢陽東亭》，其見於刻本者之三十七首，異同甚多，亦足資校證。又二五六七號卷子亦爲詩選，與此卷書法相同，蓋是一書。其存者李昂、王昌齡、邱爲、陶翰、李白、高適，凡六家，羅振玉已付影印。卷末高適詩存《信安王出塞》一首，《上陳左相》半首，而此卷（二五五二號）起自高適，第一首殘存五行，即《上陳左相詩》之後半，適可爲延津之合，爲羅氏所未見，故亟付影攝，仍師羅氏之意，題爲《唐人選唐詩》云（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唐寫本高常侍（適）詩四十九首，出敦煌石室，現歸巴黎國民圖書館。上虞羅氏輯印《鳴沙石室古佚書》時，以原卷首尾俱缺，未詳其主名，因以「唐人選唐詩」爲名署之。自李昂詩迄高常侍

《上陳左相詩》前二行止。今以此本勘之，《上陳左相詩》後其脫四十七首。知羅氏所見者實非全本。此四十七首中，不見於明銅活字本《高常侍詩集》者得二首：《自武威赴臨洮謁太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浩蕩去鄉縣，飄颻瞻節旄。揚鞭發武威，落日至臨洮。主人未相識，客子心叨叨。顧見征戰歸，始知士馬豪。戈鋌耀崖谷，聲氣如風濤。隱軫戎旅間，功業競相褒。獻狀陳首級，饗軍烹太牢。俘囚驅面縛，長幼隨顛毛。氈裘何蒙茸，血食本羶臊。漢將乃兒戲，秦人空自勞。立馬眺洪河，驚風吹白蒿。屯雲寒色苦，雪合羣山高。遠戍際天末，邊烽連賊壕。我本江海遊，誓將心利逃。一朝感推薦，萬里從英旄。飛鳴蓋殊倫，俯仰忝諸曹。燕鵲知有待，龍泉惟所操。相士慙入幕，懷賢願同袍。清論揮麈尾，乘酣持蟹螯。此行豈易酬，深意方鬱陶，微效儻不遂，終然解佩刀。」《同李司倉早春宴睢陳東亭》：「春皐宜晚景，芳樹雜流霞。鶯燕知二月，池臺稱百花。竹根初帶□，槐色正開芽。且莫催行騎，歸時有月華。」此二詩蒼勁渾厚，的是集中佳作。匪獨《全唐詩》本脫去，即四庫著錄本從汲古閣影宋本出者，亦未之及。蓋自唐以來絕跡於天壤間者，久矣。其他諸詩，雖見於通行集本，然勝處多遠出今本上，如《上陳左相》詩，「卿才傳世業，相府盛嘉謀」，今本作「相門連戶牖，卿族嗣弓裘」。《贈李太守詩》今本「衣贈黑貂裘」下，奪「應接來何幸，栖遲庶寮尤。揚雄詞爲訥，王粲體偏柔」二十字。此外異文尚多，不備舉。唐寫唐人詩存於歐西者，尚有《珠英集》，中有劉知幾詩，余嘗得見傳錄本，可補日人上毛何世寧《全唐詩逸》之遺。此集篇幅之鉅，在《珠英集》上，不知究爲何書，俟異時再考之（趙萬里：《芸龕臺書題記》）。

藝文

李頎《答高三十五留別便呈于十一》 累薦賢良皆不就，家近陳留訪耆舊。韓康雖復在人間，王霸終思隱嚴竇。清冷池水灌園蔬，萬物滄江心澹如。妻子歡同五株柳，雲山老對一牀書。昨日公車見三事，明君賜衣遣爲吏。懷章不使郡邸驚，待詔初從闕庭至。散誕由來自不羈，低頭授職爾何爲。故園壁挂烏紗帽，官舍塵生白接䍦。寄書寂寂於陵子，蓬蒿沒身胡不仕。藜羹被褐環堵中，歲晚將貽故人恥。

又《贈別高三十五》 五十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羣，不問君是誰。飲酒或垂釣，狂歌兼詠詩。焉知漢高士，莫識越鴟夷。寄跡棲霞山，蓬頭睢水湄。忽然辟命下，衆謂趨丹墀。沐浴著賜衣，西來馬行遲。能令相府重，且有函關期。僶俛從寸祿，舊遊梁宋時。皤皤邑中叟，相候鬢如絲。官舍柳林靜，河梁杏葉滋。摘芳雲景晏，把手秋蟬悲。小縣情未愜，折腰君莫辭。吾觀主人意，不久召京師。

王維《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今上合大道以撫荒外，振長策以馭宇內，故左言返踵，穿胸沸脣。膺騰白波，驟輸碧砮之貢；腹阻赤坂，傳致紫琥之琛。辮髮名王，蒼馬于下廄，雖結去帝，獻珠于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偷安九服之外，謂天誅罕及，自絕所國之後，而王祭不供。天子按劍，謀臣切齒，思以赤山爲城，青海爲塹，盡平其地，悉虜其人。而上將有哥舒大夫者，名蓋四方，身長八尺，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指撝而百蠻不守，叱咤而萬人俱廢。髯鬚奮髯，哮吼如虎，裂眦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師，固將身先士卒，常思盡敵，不以賊遺君父。矢集月窟，劍斬天驕，蹴崑崙使西倒，縛呼韓令北面，豈直趙人祭其東門，匈奴不敢南牧而已。開府之日，辟書始下。以爲踴躍用兵，健將之事，意氣跨馬，俠少之能。蓋欲謀夫起予，哲士俾我。殲黠虜以無類，舉外國如拾遺，待夷門而不食，置廣武于上座。始得我高子焉，高子讀書五車，運籌百勝。慷慨謀議，析天□之足非；指畫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嘗著《七發》。曹王慕義，每奏一篇，漢文稱善。緣情之製，獨步當時。主人橫挑而有餘，墨客仰攻而不下。公卿籍甚，遍交歡于五侯；孫吳暗合，將建功于萬里。徵以露版，召見甘泉。衣短後之衣，帶櫑具之劍，象弧彫服，鞭弭櫜鞬，目無先零，氣射西旅。蒼頭宿將，持漢節以臨戎；白面書生，坐胡牀而破賊。然孤烽遠戍，黃雲千里，嚴城落日而閉，鐵騎升山而出，胡笳咽于塞下，畫角發于軍中，亦可悲也。遲子之獻凱雲臺，奏事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列居東第，位爲通侯。舊友拜塵，羣公嘗幣。祁大夫老矣，武安侯問乎？

李白《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孟態蘊滅胡之策，將之廣陵謁高中丞。余嘉子房之風，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秦帝淪玉鏡，留侯降氛氳。感激黃石老，經過滄海君。壯士揮金槌，報讎六國聞。智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羣。兩龍爭鬬時，天地動風雲。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宇宙初倒懸，鴻溝勢將分。英謀信奇絕，夫子揚清芬。胡月

入紫微，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卻妖氛。採爾幕中畫，戲難光殊勳。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灑一行淚，臨岐竟何云。

儲光羲《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金祠起眞宇，直上青雲垂。地靜我亦聞，登之秋清時。蒼蕪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誰道天漢高，逍遙方在茲。虛形寶太極，攜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躊躇。靈變在倏忽，莫能窮天涯。冠上閶闔開，履下鴻雁飛。宮室低邐迤，羣山小參差。俯仰宇宙空，庶隨了義歸。前劫非大廈，久居亦以危。

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愼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又《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又《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具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又《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率鬬死，壯士恥爲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狎帢，駝背錦糢糊。咫尺雲山路，歸飛青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又《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莫。瀟湘水國傍龍鼉，鄠杜秋天失鵰鶚。東西南北更誰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又《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時患瘡病）》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凄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辭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翺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信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虐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劍閣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麗，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故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祆氣靜，論文暫裹糧。

又《寄高三十五書記（適）》 歎惜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又《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如宦達，歲晚莫情疏。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又《奉寄高常侍（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

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又《聞高常侍亡》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又《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尊。

又《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懷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

又《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原注：高每云：汝年幾不必小于我，故此句戲之。）

又《警急（時高公適領西川節度）》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知拙計，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又《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又《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又《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真相見，披豁對吾眞。

又《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賈至《閒居秋懷寄陽翟陸贊府封丘高少府》 今日霖雨霽，颯然高館涼。秋風吹二毛，烈士加慨慷。憶昔皇運初，衆賓俱龍驤。解巾佐幕府，脫劍升明堂。鬱鬱被慶雲，昭昭翼太陽。鯨魚縱大壑，鸞鶱鳴高岡。信矣草創時，泰階遂賢良。一言頓遭逢，片善蒙恩光。我生屬聖明，感激竊自強。崎嶇郡邑權，連蹇翰墨場。天朝富英髦，多士如珪璋。盛才溢下位，蹇步徒猖狂。閉門對羣書，几案在我旁。枕席相遠遊，聊欲浮滄浪。八月白露降，玄蟬號枯桑。艤舟臨淸川，迢遞愁思長。我有同懷友，各在天一方。離披不相見，浩蕩隔兩鄉。平生霞外期，宿昔共行藏。豈無蓬萊樹，歲晏空蒼蒼。

獨孤及《送陳兼聊辟兼寄高適賈至》 結綠處燕石，卞和不必知。所以王佐才，未能忘茅茨。罷官梁山外，穫稻楚水湄。適會傳巖人，虛舟濟川時。天網忽搖頓，公才難棄遺。鳳凰翔千仞，今始一鳴岐。上馬指國門，學鞭謝書帷。預知《大人賦》，掩卻《歸來詞》。天子方在宥，朝廷張四維。料君能獻可，努力副疇咨。舊友滿皇州，高冠飛翠蕤。相逢絳闕下，應道軒車遲。高侯秉戎翰，策馬觀西夷。方從幕中事，參謀王者師。賈生去洛陽，煜燿琳瑯姿。芳名動北步，逸韻凌南皮。肅肅舉鴻毛，冷然順風吹。波流有同異，由是限別離。漢塞隔隴底，秦川連鎬池。白雪日夜滿，道里安可思？夢想浩盈積，物華愁變衰。因君附錯刀，送遠益淒其。四海各橫絕，九霄應易期。不知故巢燕，決起棲何枝？

又《雨後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遺》 崖口雨足收，清光洗高天。虹蜺歛殘靄，山水含碧鮮。遠空霞破露，月輪，薄雲片片成魚鱗。五陵如薺渭如帶，目極千里關山春。朝來爽氣未易說，畫取花峰贈遠人。

皇甫冉《秋夜有懷高三十五兼呈空和尚（一作劉長卿詩）》 晚節聞君趨道深，結茅栽樹近東林。大師幾度曾摩頂，高士何年遂發心。北渚三更聞過雁，西城萬里動寒砧。不見支公與玄度，相思擁膝坐長吟。

雜録

《杜詩詳註》卷八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號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注：朱（鶴齡）注：新舊兩史皆云：高先刺蜀，後刺彭。唯黃鶴作先彭而後蜀。今按此詩云秋來興長，又云隴草洮雲，明是乾元二年秋在秦州作。最後公在潭州《追酬高蜀州人日詩序》云：「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則知高刺蜀州在後矣。今以兩詩互證，二史之誤顯然。鶴注：史云：乾元二年五月，貶李峴爲蜀州刺史。柳芳《歷》亦云：適乾元初刺彭，上元初牧蜀。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其末云「公頃自彭遷蜀」，皆與杜詩合。史誤其先後耳。錢箋：適《謝上彭州刺史表》云：「始拜宮允，今列藩條，以今月七日，到所部上訖。」則適自詹事，即出刺彭，鶴注是也。高集有《春酒歌》云：「前年持節將楚兵，去年留司在東京。今年復拜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

門劍門蜀山裏。」則適之刺彭，在乾元元年，歲月皆可考。

又卷一〇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詩題注：鶴注編在上元二年冬成都作。是時高適刺蜀，以攝尹事至成都也。考《舊書・高適傳》：崔光遠不能攝軍，天子罷之，以適代爲成都尹、西川節度。然此詩不曰高尹，而仍謂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旋以嚴武爲成都尹，則適實未嘗代光遠也。及嚴武於寶應元年召歸後，卻不聞成都別除尹。史云：代宗即位，吐蕃陷松、維、保諸州，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以嚴武代還。必寶應元年七月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乃適尹成都也。但此時，公無一詩與高，蓋適爲尹時，公同在東川，及嚴武再鎮蜀，方歸草堂也。王掄終於彭州刺史，後有《哭王彭州掄》詩。

《讀杜詩說・寄高三十五書記》　今按《舊唐書・高適傳》：年過五十始留心篇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格自高，每吟一篇，爲好事者傳誦。此說人多信之，類書亦皆引用。考適卒於永泰元年，不記史言其年否，現無兩《唐書》及《高常侍集》，無能據正。惟即公詩證之，適之爲詩，決不過五十始也。公《遣懷》詩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又云：「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年譜謂公游東都，與高李賦詩，在天寶三載，舊注謂在開元二十五年者，非也。今考《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此詩既及其事，則謂二十五年者固非，謂在天寶三載者亦非矣。此譜蓋因公壯游詩，自序遊吳越後，膺鄉貢至京，試考功不第，復遊齊趙，八九年再至京，獻三大禮賦。疑梁宋之游，在游齊趙後，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游」故也。然既在開元二十三年試考功不第後，則游齊趙正在開元二十六七年間，後《奉寄高常侍》云：「汶上相逢年頗多」，是其時已與適訂交也。開元二十六七年至永泰元年，凡三十三四年，適卒年即八十，其時亦只四十六七耳，況其時又未必始爲詩耶？舊書之說，或即因此詩而誤。不知此詩云：「嘆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謂從此益多，非謂此時方多也。且所云老，亦不必定在五十外，公詩常自稱野老野叟，皆在長安時作，《年譜》只四十上下，則嘆息適老，何必不只四十上乎！然此當合《舊唐書》本傳，及高常侍、李太白集并考補。

《汴京遺蹟志》卷一一　毛伯溫撰《三賢祠記》：三賢祠者，祠唐高、李、杜三賢於吹臺之上也。按唐史高適、李白、杜甫，天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酣擊歌，俛仰今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各四十餘，而適則封丘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豪也。顧坎坷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望芒碭，數雁鶩。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豈亦其時詩歟？詩李杜尚矣，適詩慷慨悲壯，爲盛唐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蓋飄然不羣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十始詩，故叙年李、杜之上。其詩頗二子，故並賢之，而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宮之後有空室，而棲非其鬼。伯溫業令撤其鬼而祠三賢矣。今年秋，偕蜀張子、關西袁子、李子謁焉。登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雲斷，風颯颯起黃蘆末，搖軒振櫪。予與三子者，灑然驚，回思三賢，又愴然悲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邪？傷哉傷哉！

《藝苑卮言》卷七　唐妓女所歌王之渙、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酒壚》　杜甫《遣懷詩》。「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吳旦生曰：《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殆謂此時也。

《帶經堂集・蠶尾續文・跋唐詩品彙》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憒憒。【略】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稍誤。是三家者，皆當爲正宗，李杜均之爲大家。岑嘉州而下爲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釋希遷

《祖堂集》卷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嶽。師諱希遷，姓陳，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母絕擅穢，及誕之夕，滿室光明，父母怪異，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祥之徵也」。風骨端秀，方頤大耳，專靜不雜，異乎凡童。

及年甫齠齔，將詣佛寺，見尊像母氏，令禮，禮已，曰：「斯佛也」。師禮訖，瞻望久之，曰：「此蓋人也，形儀手足與人奚異？苟此是佛，余當作焉」。時道俗咸異斯言。親黨之內，多尚淫祀，率皆宰犢以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盈數十，悉巡之于寺，自是親族蓋修淨業。時六祖正揚眞教，師世業鄰接新州，遂往禮覲。六祖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眞法矣」。與之置饌，勸令出家，於是落髮離俗。開元十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失紛然，乃曰：「自性淸淨，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爾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讀肇公《涅槃無名論》，云：「覽萬像以成己者，其准聖人乎！乃歎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圓鏡虛鑒於其間，萬像身體玄而自現。境智眞一，孰爲去來，至哉斯語也。」尙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曰：「龜是靈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久矣」。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後某甲依什麼人，六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淸涼山靖居行思和尙處，禮拜侍立。和尙便問從什麼處來，對曰：「從曹溪來。」【略】天寶初，方居衡嶽，遍探岑壑，遂頓息於南臺寺，東有石如臺，乃庵其上，時人號石頭和尙焉。此臺則梁海禪師得道之臺也。【略】唐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六日歿，春秋九十一，僧夏六十三。僖宗皇帝謚號無際大師，見相之塔。

《宋高僧傳·唐南嶽石頭山希遷》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要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名淫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鑒衎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爲我弟子，當肖。」遷迫爾而笑曰：「諾。」既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聞廬陵淸涼山思禪師爲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麕至。及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杼載絕岳，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尙焉。初，嶽中有固、瓚、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眞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淸涼。」由是門人歸摹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于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尙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追仰前烈，爲碑紀德，長慶中也。勅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梁德裕

《梁德裕《重建易縣候臺記》　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未平於任棠，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爲實錄。藏於屋壁，誠有愧於家書，勒於碑板，庶無慙於臺記。時建崇元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參佐等，學富今古，材堪經濟，雖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石于後，以克永代。

《國秀集·目錄下》　四門助教梁德裕，二首。

《寶刻叢編·唐候臺記》　唐前左監門率府兵曹梁德裕撰，蘇靈芝書。【略】碑以開元二十九年十月立。

《金石萃編·石臺孝經題名》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梁　鍠

《長門怨》　《唐詩歸》卷二三：「欲令遙見悔，樓上試春衣」鍾惺評：亦是意外無聊之想，說得甚妙。

《美人春卧》　《養一齋詩話》卷八：令狐楚《御覽詩》集梁鍠《美人春怨》詩，【略】《國秀集》則作《觀美人卧》題爲正。然以《觀美人卧》四字名題，太欠雅馴，而詩亦委靡不振，雖入《國秀》、《御覽》兩集，漁洋究可不選，況又選入《三昧集》中，用意果何取耶？《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娟麗是六朝

人語。

《**艷女詞**》《而庵說唐詩》卷一五：作艷詩，若再着色相，須如畫家白描，方妙。此詩咏艷女，而以「露井桃花發，雙雙燕并飛」作起，將謂是興耶？比耶？無論其道不着，即道着，亦是五百年前頭巾語，不足污吾口齒。蓋此二語，作者注意在下「美人姿態裏」句上。露井桃花，何等秾麗；雙燕并飛，何等傩逸。一以起美人之姿，一以起美人之態，誰謂不然？承云姿態裏，「裏」字妙極，將桃之秾麗，燕之傩逸，都收到美人姿態裏去，則美人光艷，眞傾天下矣。「春色上羅衣」，若猶不足以盡美人之艷，而復以是足之者，若謂：不獨桃花、燕子在其姿態之中，即無邊春色，亦在美人所着之衣上見。形容艷處，出神入化，才人筆墨，一至于此。「自愛頻窺鏡」，自愛，妙，美人意思，全在窺鏡上，自愛其容，常不離鏡，愈窺愈覺其艷。旁人嘖嘖嘆賞，尚嫌其贊不着也。「時羞欲掩扉」，時羞，妙，美人身分，全在避人處，既使人看，又恐人看，遮遮抑抑，時在簾下，移立不恆。非爲有人而然，天光日色，尚怕他照着也。「不知行路客，遙惹五香歸。」《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雖不使人窺見，安能禁人想慕。行路客，是與美人無涉者。遙，見非親炙，是望影者。五香，「樂府」云：「氍毹氍毹五木香」，是言美人衣上香氣。姿態〔不〕可惹，香氣那能禁其發越。惹，是攬取，聞香徘徊，不忍過去也。不知，從自愛、時羞二句來，猶曰：你道是不被人窺見，不知行路之客雖遙，卻早已惹其香歸去矣。總之爲「艷」字。追魂動魄，寫殺艷女，得無罪過否！

《**咏木老人**》《唐詩紀事・梁鍠》：《咏木老人》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明皇遷西內，曾咏此詩。

《**國秀集・目錄下**》 執戟梁鍠二首。

李頎《別梁鍠》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鵰鶚，有志飛鳴人豈知。雖云四十無祿位，曾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二帥。一言不合龍頷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犢鼻昔嘗挂，懷裏琅玕今在無。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遠圖。忽然遣躍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峨峨滿川澤。但聞行路吟新詩，不歎舉家無擔石。莫言貧賤長可欺，覆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託，木槿朝看暮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滄波勿復陳，五湖三江愁殺人。

岑參《題梁鍠城中高居》 高住最高處，千家恆眼前。題詩飲酒後，只對諸峰眠。

錢起《秋夕與梁鍠文宴》 客到衡門下，林香蕙草時。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秋日翻荷影，晴光脆柳枝。留歡美清夜，寧覺曉鐘遲。

又《秋夜梁七兵曹同宿二首》 一笑不可得，同心相見稀。摘菱頻貫酒，待月未扃扉。星影低鷺鷥，蟲聲傍旅衣。卑棲歲已晚，共羨雁南飛。 好欲棄吾道，今宵又遇君。老夫相勸酒，稚子待題文。月下誰家笛，城頭幾片雲。如何此幽興，明日重離群。

丘爲

論述

嚴維《送丘爲下第歸蘇州》 滄江一身客，獻賦空十年。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國門稅征駕，旅食謀歸旋。嫩日媚春水，綠蘋香客船。無媒既不達，余亦思歸田。

《**圍爐詩話**》**卷二** 餘如張謂、丘爲、賈至、盧象諸君，俱有可觀，合于李、杜以稱盛唐，洵乎其爲盛唐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丘爲**》 讀丘爲、祖咏詩，如坐春風中，令人心曠神怡。其人與摩詰友，詩亦相近，且終卷和平淡蕩，無叫號噪噭之音。唐詩人惟丘幾近百歲，其詩固亦不干天和也。

《**石洲詩話**》**卷一** 丘庶子爲、祖員外咏，則右丞之先聲也。

《**靜居緒言**》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綦毋潛、祖咏、丘爲、張子容、盧象、裴迪語皆質實有味，要爲孟亭、輞川中人，所謂不嫌少者也。

傳記

《唐詩紀事·丘爲》爲，蘇州嘉興人。事母至孝，嘗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晃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而異，唯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宇，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與劉長卿善。

《唐才子傳·丘爲》爲，嘉興人。初累舉不第，歸山讀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進士。王維甚稱許之，嘗與唱和。【略】有集行世。

紀事

《元和姓纂·尤韻》吳興邱氏　右常侍丘爲，吳郡人。

《唐會要·致仕官》貞元四年四月，以前左散騎常侍致仕邱爲復舊官。初，爲致仕還鄉，特給俸祿之半，既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以爲授官致仕，令不理務，特給祿俸，惠養老臣也。不可以在喪爲異，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及是爲服除，乃復之。

《新唐書·藝文志四》《丘爲集》，卷亡。蘇州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唯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

《至元嘉禾志·人物》唐邱爲，蘇州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官至太子右庶子。

《唐音癸籤·談藪四》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並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丘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

藝文

王維《送丘爲落第歸江東》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又《送丘爲往唐州》宛洛有風塵，君行多苦辛。四愁連漢水，百口寄隨人。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春。朝端肯相送，天子繡衣臣。

劉長卿《送丘爲赴上都》帝鄉何處是，岐路空垂泣。楚思愁暮多，川程帶潮急。潮歸人不歸，獨向空塘立。

趙蕤

紀事

《北夢瑣言》卷五　趙蕤者，梓州鹽亭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唐詩紀事》卷一八引《彰明逸事》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麗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鈒。卻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

曹學佺《趙蕤傳記》趙蕤，鹽亭人，好學不仕，著書屬文，隱于梓州長平山，博考六經諸家異同之旨。玄宗屢徵不就，李白嘗就學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趙蕤《長短要術》十卷。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

《崇文總目》卷四 《長短經・天文篇》一卷，趙蕤撰。錫鬯按，蕤有《長短經》十卷，今存九卷，其書乃縱横家流。此《天文篇》疑即其中之一，今從《通志略》所題。

《郡齋讀書志・關子明易一卷》 右魏關子明傳，子明名朗。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見之，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注。蕤云恨書亡半，隨文詮解，才十一篇而已。四庫書不載。

又《長短經》 十卷，右唐趙蕤撰。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凡六十三篇，第十九載兵權陰謀云。

《直齋書録解題・易類》 《關子明易傳》一卷，後魏河東關朗子明撰，唐趙蕤注，隋唐志皆不錄，或云阮逸僞作也。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一 《關子明易傳》一卷，唐趙蕤注。魏孝文使幷州刺史王虬與子明著《疑筮論》數十篇，蕤云：亡篇過半，今無能詮次，但隨文解義，庶學者觸類而長。阮逸詮次刊正。按，子明名朗，此書隋、唐志均未著錄，《解題》謂或云阮逸僞作也。

又卷四 趙蕤《長短要術》九卷，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凡六十三篇，第十九篇兵權陰說。按唐志十卷，《郡齋讀書志》作《長短經》十卷，云第十卷載陰謀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篇。宋志九卷者，殆闕末卷也。

又 《長短經・天文篇》一卷，唐趙蕤撰。按《長短經》即《長短要術》，雜家已著錄，此殆其中一篇。《崇文目》、《通志略》均著錄，故亦別見，宋志不錄。

《玉海》卷五五 《唐長短經》，志雜家類趙蕤《長短要術》十卷。書目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凡六十三篇，第十九載兵權陰謀。

朱彝尊《長短經跋》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蕤，梓州鹽亭人，嘗注關朗《易傳》。李白師事之。孫光憲稱其夫婦俱有隱操。而是編專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其第十卷相傳載陰謀捭闔之說，故祕不以示人。依漢《藝文志》當入之縱横家。按漢志縱横家多至一百七篇，而隋志止二部，唐志四部，此六十四篇，宜著錄，不應混入于雜家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 《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涵海本、讀畫齋本。

藝文

李白《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損，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劍挂空壁。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

崔曙 崔署 著

論述

《河岳英靈集・崔署》 署詩多歎詞要妙，清意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 陳繼儒評：崔署諸詩古致錯落，奧意每了然言表。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上人兼呈常孫二山人》 《養一齋詩話》卷八：後讀盛唐崔曙「雲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句，予深歎其超妙不可及。乃知古人落筆，別有意象在，無意於詩而自得之也。後又讀金源趙閒閒詩云：「倚闌遙認天邊電，何處行人帶雨歸」，「行過斷橋沙路黑，忽從電影得前村」，「夜深古殿無燈燭，畫壁時因掣電明」，皆爲詠電輕婉之句。然持較崔曙，則不如其渾成矣。

《送薛據之宋州》《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客處不堪別，異鄉應共愁。」客中送別語，含蓄而暢。「君去問相識，幾人今白頭。」意悲而婉。

《山下晚晴》《唐詩解》卷二：此即景以書幽興也。言雨霽秋生，風凄葉下，當此時而歸宿於林者，豈客耶？

《潁陽東溪懷古》《唐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山水字，愈說愈有妙處。又，鍾惺評：「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醜字敗興。《唐詩解》卷二：此覽溪山之勝而慕許由之高隱也。言溪波皎然如鏡，足清心目，但氛霧朦朧，是以空色不映于水，惟聞秋聲之徧于山間耳。以此冷落之地，世人多無至者，故萬物得以自如，若鷗之浴，雲之停，皆無心於動息者也。因思許由讓天下而遁跡於此，今我不能繼其高踪，徒對此岑壑而悽愴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通篇心閑手敏，覺綸巾羽扇便可破敵。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東林氣微白，寒鳥忽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草堂。」絕似孟浩然。「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數語殊有漢五言風味。譚元春評：「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眞歷過始知。「傷此無衣客，如何蒙雪霜。」感嘆是《三百篇》氣脈。《唐詩解》卷二：此途中苦寒傷貧窶也。言林氣微白而寒鳥高飛，避之者，畏烈風之將至也。物猶知幾，而況人乎！故我亦從此而去，歸于太室之草堂矣。然且而趨途，暮而未息，冰雪凄其，墅火相照，其蕭條孰甚焉。於是重爲傷感，而曰我本無衣之客，奈何而蒙此雨霜乎！蓋悔其歸之晚也。此篇雖因歲暮而作，然亦有北風雨雪之意，豈天寶已後之詩與？《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陳繼儒評：離奇清瑩，妙含無垠，妙，妙。

《途中曉發》《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月滿下山遲，旅望因高盡。」覺可憐，高處送遠，見故人車。譚元春評：「鄉心遇物悲」，寫愁苦盡頭話。「故林遙不見，況在落花時。」輕盈可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敬評：三聯二語，洞中客情，古今絕唱。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容》《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登高臺，乃斗然發唱，卻是漢文皇帝。嗟乎！高臺固自歸然，漢文皇帝即奚在乎？急接「此日」二字，雖出題中九日，然其意思，實有無數慷慨，特是蘊藉，遂不覺也。「曙色開」，妙！一是高臺久受湮沒，氣象忽得一開；一是登高臺人久抱抑鬱，情思忽得一暢。如三、四之「雲山」「風雨」，昔爲漢文皇帝眼中好景，今爲某甲眼中好景是也。（後解）：五、六承上轉筆，自言此段慷慨意思，眞是索解人殊未易也。「誰能識」，言無人識得；「去不回」，言識得人又不在也。特請關門尹與河上翁者，爲題中仙臺之「仙」字刷色也。唐人凡撰五、六，俱爲頓出。七、八如言既是索解未易，則且與劉明府共醉。而又稱之曰「彭澤宰」者，爲「九日」二字刷色也。此詩前解九日登臺，后解寄呈明府。《而庵說唐詩》卷一九：葛洪《神仙傳》：河上公，漢文帝時，結草庵河上，帝讀《老子》有不解，遣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庵，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即坐躍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失所在。帝于西山築臺以望之，名曰仙臺。曙九日登此作詩。「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二句直敘起，老手。曙色開，言登臨之早。「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晉文公後十六世，其國爲韓、魏、趙所滅，三分之，謂之三晉。《左傳》蹇叔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二陵、三晉，是臺上所得望見者。九日每多風雨。承最軒爽。此爲前一解，後解，作「呈劉明府」。「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河南府靈寶縣，乃秦函谷地，老子過是關，有紫氣，爲關令尹喜識。今無尹喜，則誰識我所過之人？仙翁不回，我又無可見之人。直逼到劉明府身上，妙極！「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當關門者，與住河上者，既杳然矣，止有一個劉明府，尚要去尋。然則登仙臺，只署一人，寂寞不過。「且欲」二字，煞有陽秋在。欲者，意中要如此，身卻未去；且者，是于分外作指望，有諷明府意。彭澤宰、菊花杯，切九日事。明府能以酒相邀，庶幾遣此寂寞耳。「呈」意已在。

傳記

《唐才子傳・崔署》署，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荐辟。志況疏爽，擇交于方外。苦讀書，高棲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工詩，言詞款要，情興悲涼，送別、

登樓，俱堪泪下。集傳于今也。

紀事

《國秀集・目錄下》 河內尉崔曙五首。

《唐詩紀事・崔曙》 《試明堂火珠》詩云：正位開重屋，中天出火珠。夜來雙月合，曙後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還將聖明代，國寶在京都。曙以是詩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始悟其讖也。曙開元二十六年登進士第。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崔曙集》一卷，唐崔曙撰。開元二十六年進士狀頭。

陶翰

論述

綜論

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 樂殷上帝，上帝臨下，俾夫文星，驚動民心。二南六義，在乎章句，安樂哀思，在乎音響。君子人其國，觀其樂，知其教，制氏徒備乎鏗鏘，此立言之大，傳稱不朽，易曰尚詞。唐詞臣姓陶氏，諱翰，冀方思深之裔，前漢青，後漢謙，東晉侃，至靖節、貞白二先生，生人表秀，閒朝育才，方守省署，慶鍾於君。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累陟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喉舌密勿，壇場破的，無發不中，行在六經，志在五言。尤精賦序，朝出暮徧，殷如奮鐸，聲塞海隅，化諸溺音，蔚公之容，風山贛靜。然華實光於苑囿，慕毋著作潛、王龍標昌齡則其勍敵。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鮑馬二京兆、中書謝舍人良弼、良輔，侍御史李封、殿中劉全誠，名自公出，名著公器，神人所怪，寧貴不名詳矣。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贍，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雅艷殊致，雲和之源，杳以無窮，折爲萬派。嗣子問儒爲法官，捧先人之集，霜露之疾，將愬於吾慕毋通問之世友，撫事編次，咨於彝訓，稽於故實，是有冠篇之述乎哉。

《河岳英靈集・陶翰》 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之。既多興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體裁也。

《虞溪詩話》卷下 唐儲光羲詩：「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跪足空夷猶。」又陶翰詩曰：「駿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通臣下之情也。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其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悉錄于後：【略】自儲光羲而下，王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詞旨淳雅，蓋一時風氣所鍾如此。

《唐音癸籤・評彙一》 陶翰既多興象，復備風骨，盧象雅而平素，得國士之風。

《圍爐詩話》卷二 陶翰詩沉健、眞惻、高曠俱有之。

《戴酒園詩話》卷一 劉希夷「將軍關輦門，耿介當風立」，頗甚氣岸。陶翰「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尤爲健決。劉結曰「獻凱歸京師，軍容何翕習」，盡興語也。陶結曰「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敗興語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王、孟爲正響。常建、劉眘虛幾於蘇、李爲天成，李頎、王昌齡不減曹、劉自得，陶翰慷慨，喜言邊塞；儲光羲眞樸，善說田家。

《養一齋詩話》卷八 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劉眘虛「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陶翰「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略】皆曲盡幽閒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乃知盛唐諸公，古詩深造如此，不必儲、王、孟、韋，而後盡物外之妙也。

分論

《**古塞下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心忠見阻，功多見戮，無論將帥士卒，誰肯用命？此篇多搗穴語，與王昌齡、劉灣等曲，淋漓痛快，怒罵涕哭，一齊并至，將者、將將者，胡可不并讀而細省之？

《**燕歌行**》《唐詩品彙》卷一六引劉辰翁評：「雄劍委塵匣，空門惟羅雀」，可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唐陳彝評：首二句樂府都以此意發端，結有含蓄。唐孟莊評：勇猛在「雪中」、「冰上」四字。「大小」四語化用李廣事，妙。

《**宿天竺寺**》《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宮闕生虛空」，眞境。《唐詩解》卷二：此遊天竺而賦其事，言路之僻，山之高，樓之壯麗，足爲勝地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氣骨、語意不失盛唐典型。

《**出蕭關懷古**》《唐詩解》卷二：此因明皇喜邊功，而托秦漢以諷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末四句可玩。《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雖屬對偶，尚有氣骨。

傳記

《**唐詩紀事・陶翰**》翰，潤州人。開元中，爲禮部員外郎，以《冰臺賦》得名。

《**唐才子傳・陶翰**》翰，潤州人。開元十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宏辭，與鄭昉同時。官至禮部員外郎。爲詩詞筆雙美，既多興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裁製，大爲當時所稱。今有集相傳。

紀事

《**唐會要・制舉科**》（開元）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翰及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陶翰集》，卷二。潤州人，開元禮部員外郎。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陶翰集》一卷，唐禮部員外郎丹陽陶翰撰，開元十八年進士，次年鴻詞。

藝文

畫一《**題黃公陶翰別集**》聞說花源堪避秦，幽尋數月不逢人。煙霞洞裏無雞犬，風雨林間有鬼神。黃公石上三芝秀，陶令門前五柳春。醉卧白雲閒人夢，不知何物是吾身。

薛據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薛據**》據爲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嘆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又「孟冬時晷短，日盡西南天。」可謂曠代之佳句。

杜甫《**寄薛三郎中據**》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

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末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病，瘧瘴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眞。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濱。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視青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劉長卿《送薛據宰涉縣（自永樂主簿陟狀，尋復選受此官）》　故人河山秀，獨立風神異。人許白眉長，天資青雲器。雄辭變文名，高價喧時議。下筆盈萬言，皆合古人意。一從負能名，數載猶卑位。寶劍誠可用，烹鮮是虛棄。昔聞在河上，高卧自無事。几案終日閉，蒲鞭使人畏。頃因歲月滿，方謝風塵吏。頌德有輿人，薦賢逢八使。棲鸞往已屈，馴雀今可嗣。此道如不移，雲霄坐應致。縣前漳水綠，郭外晉山翠。日得謝客遊，時堪陶令醉。前期今尚遠，握手空宴慰。驛路疏柳長，春城百花媚。裴回白日隱，暝色含天地。一鳥向灞陵，孤雲送行騎。夫君多述作，而我常諷味。賴有瓊瑤資，能寬別離思。槐陰覆堂殿，苔色上階砌。鳥倦自歸飛，雲閒獨容滴。既將慕幽絕，兼欲看定慧。遇物忘世緣，還家懶生計。無生妄已息，有妄心可制。心鏡常虛明，時人自淪翳。

《河岳英靈集》何焯評　薛詩語多慷慨，而根據輕薄。

《石洲詩話》卷一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遒勁雄渾，少陵之嚆矢也。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詩傳。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薛據》　開寶中間薛侍郎，投珠抱玉早心傷。孟冬短晷西南盡，名理清辭更擅場。

分　論

《懷哉行》《唐詩品彙》卷一六：「明時無廢人，廣厦無棄材。良工不我顧，有用寧自媒。」劉辰翁評：英氣拂拂。

《冬夜寓居寄儲太祝》《唐詩解》卷二：薛嘗作客於洛，爲太祝所知，是太祝愛義下士，非時人之比。今奈何離居而對此空林之飛鳥乎，正愁坐不寐，而又聞此砧聲，其離情可想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感激欲涕。

《初春郡齋書懷》《河岳英靈集》何焯評：「志士不傷物，小人皆自妍」二句，安得此長者之言。

《落第口號》《河岳英靈集》何焯評：俚淺。

傳　記

《唐詩紀事・薛據》　據，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父元暉，什邡令。開元、天寶間，據與弟播、摠相繼登科，終禮部侍郎。又：據與王摩詰、杜子美最善。

《唐才子傳・薛據》　據，荆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天寶六年，又中風雅古調科第一人，於吏部參選，據自恃才名，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訴宰執，以爲赤縣是某等清要，據無媒，改涉縣令。後歷仕司議郎，終水部郎中。據爲人骨鯁，有氣魄，文章亦然。嘗自傷不得早達，造句往往追凌鮑、謝。初好栖遁，居高山煉藥，晚歲置別業終南山下老焉。有集今傳。

紀　事

《封氏聞見記》卷三　開元中，河東薛據自恃才名，于吏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錄事。吏曹不敢注，以諮執政，將許之矣。諸流外共見宰相訴云：「醞署丞等三官，皆流外之職，已被士人奪邵。惟有赤縣錄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進士欲奪，則某等一色之人無措手足矣。」于是遂罷。

《唐摭言》卷一二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錄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舊唐書・薛播傳》　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

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摠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 據，禮部侍郎。

《**後山詩話**》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詩藪外編·唐上**》 陸子淵云：「開元中，有風雅古調科，李、杜皆不與，而薛據爲首。」余謂據在盛唐爲李、杜之亞，足稱不媿科名，而李、杜旅以布衣受知人主，未爲不遇。

又 薛奇童詩眞盛唐，而名字弗傳，大爲惋惜。然《國秀》以爲太子司議，而薛據嘗爲此官，蓋其人耶？杜有《賀薛擢太子司議》詩。

藝文

王維《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 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君徒視人文，吾固和天倪。緬然萬物始，及與群物齊。分地依后稷，用天信重黎。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草色有佳意，花枝稍含荑。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萋萋。

又《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韻》 束帶趨承明，守官唯謁者。清晨聽銀蚪，薄暮辭金馬。受辭未嘗易，當是方知寡。清範何風流，高文有風雅。忽佐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湘，長途應百舍。香爐遠峰出，石鏡澄湖瀉。蕙奉杏成林，陶潛菊盈把。范蠡常好之，廬山我心也。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灑。

又《瓜園詩（并序）》 維瓜園高齋，俯視南山形勝。二三時輩，同賦是詩，兼命詞英數公，同用園字爲韻，韻任多少。時太子司議郎薛璩發此題，遂同諸公云。 余適欲鋤瓜，倚鋤聽叩門。鳴騶導驄馬，常從夾朱軒。窮巷正傳呼，故人儻相存。攜手追涼風，放心望乾坤。藹藹帝王州，宮觀一何繁。林端出綺道，殿頂搖華幡。素懷在青山，若值白雲屯。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前酌盈尊酒，往往聞清言。黃鸝囀深木，朱槿照中園。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

儲光羲《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金祠起眞宇，直上青雲垂。地靜我亦閒，登之秋清時。蒼蕪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誰道天漢高，逍遙方在茲。虛形寶太極，攜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躊躕。靈變在倏忽，莫能窮天涯。冠上闔闢開，履下鴻雁飛。宮室低邐迤，群山小參差。俯仰宇宙空，庶隨了義歸。則劣非大廈，久居亦以危。

崔曙《送薛據之宋州》 無媒嗟失路，有道亦乘流。客處不堪別，異鄉應共愁。我生早孤賤，淪落居此州。風土至今憶，山河皆昔遊。一從文章事，兩京春復秋。君去問相識，幾人今白頭。

高適《淇上酬薛據兼寄郭微》 自從別京華，我心乃蕭索。十年守章句，萬里空寥落。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拂衣去燕趙，驅馬悵不樂。天長滄洲路，日暮邯鄲郭。酒肆或淹留，漁澤屢棲泊。獨行備艱難，孰辭千鼎鑊。皇情念淳古，時俗何浮薄。理道須任賢，安人在求瘼。故交負奇才，逸氣包奮諤。隱彰經濟策，縱橫建安作。才望忽先鳴，風期無宿諾。飄颻勞州縣，迢遞限言譴。東馳眇貝丘，西顧彌虢略。淇水徒自深，浮雲不堪託。吾謀適可用，天道豈遼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

又《同韓四薛三東亭月》 遠遊悵不樂，茲賞吾道存。款曲故人意，辛勤清夜言。東亭何寥寥，佳境無朝昏。階墀近洲渚，戶牖當郊原。矧乃窮周旋，游時怡討論。樹陰蕩瑤瑟，月氣延清尊。明河帶飛雁，野火連荒村。對此更愁子，悠哉懷故園。

又《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前，想望崑崙丘。迴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深沈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巖幽。杳靄信難測，淵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慚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欣與數子遊。

又《酬別薛三蔡大留簡韓十四主簿》 迢遞辭京華，辛勤異鄉縣。登高俯滄海，迴首淚如霰。同人久離別，失路還相見。薛侯懷直道，德業應時選。蔡子負清才，當年擢賓薦。韓公有奇節，詞賦凌群彥。讀書嵩岑間，作吏滄海甸。伊余寡棲託，感激多慍見。縱誕非爾情，飄淪任疵賤。忽枉瓊瑤作，乃深平生眷。始謂吾道存，終嗟客遊倦。歸心無晝夜，別事除言宴。復值涼風時，蒼茫夏雲變。

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白晝。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

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又《秦州見敕目薛三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遣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并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心不寧。栖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殫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群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寧丁。宦黍趨棲鳳，朝回歎聚螢。喚人看腰褭，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益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鶺鴒。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

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韋應物《城中卧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 車馬日蕭蕭，胡不枉我廬。方來從令飲，卧病獨何如。秋風起漢皋，開戶望平蕪。即此吝音素，焉知中密疏。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寓時，去就當如此。猶希心異跡，眷眷存終始。

任華

論述

綜論

《藝苑卮言》卷四 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詩藪內編・古體下》 常建已開李賀，任華酷似盧仝，盛衰倚伏如此。

又 玉川拙體非自創，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調，特篇什不多耳。

又《外編・唐下》 唐人則王、楊之繁富，【略】任華之拙樸，皆所專也。

又 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 任華小子心膽大，狂言相贈不知慙。勸君不用深嘲誚，醉態巍峨亦可觀。

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他如任華、盧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切生梗僻澀及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

《石園詩話》卷一 《松石軒詩評》云：「任華之作，如疾雷轟空，長風蹴浪，飛電沓影，重雲滿盈，倏開倏闔，一朗一晦，凜耳疊目。吁可怪也！」愚謂華惟傳寄李、杜及《懷素上人草書歌》三詩。寄李云：「手下忽然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峰出。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寄杜云：「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半醉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傍若無。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將李、杜學力性情，一一寫得逼肖，如讀兩公本傳，令人心目俱豁。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任華》 風雲雷電滿長空，氣象全歸吟詠中。詩聖

詩仙皆見贈，狂歌繼起是盧仝。

分論

《寄李白》《唐詩歸》卷二四：「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鍾惺評：有頭腦。「大獵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鍾惺評：班張瑣細，實是眞話，英雄口中乃敢說出，小儒咋舌。「未知卿雲得在嗤笑限。」鍾惺評：高識，眞不妄笑人，爲其所笑者，亦非小輩。」「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鍾惺評：世間惟眞顚狂人極虛心，極下人一槩不服善，只是胸中無主，胸中無主，顚狂不得。「目送飛鴻對豪貴」，鍾惺評：目送飛鴻，寫得傲意蘊藉。「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鍾惺評：三字傲得深妙。「儻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鍾惺評：自負。「大獵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譚元春評：詞賦中曠世老識。「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舟。」譚元春評：腕中有大氣力。《詩源辯體》卷一九：任華如《寄李白》云：「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臺，望渤海。雲垂大鵬翼，山壓巨鰲背。」斯言亦好。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而我有時白日忽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寄杜甫》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己曾讀卻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等句，最爲鄙拙，以此效李杜，正猶東施捧心，見者驚走耳。近世好奇者往往墮此障中，故詳言之。若《寄李白》「目送飛鴻對豪貴」，可稱佳句。《說詩菅蒯》：或謂奇醜之文，可以竊科第，而明珠白璧，竟有不售者，是科第固有命也。若詩之傳與不傳，庶足憑乎？余曰：是亦不盡然。即以易見者論之：唐人任華之詩，僅傳其寄李、杜二篇，如無此二篇，則竟湮沒矣，人蓋不知任華，但知李、杜也。

《寄杜拾遺》《聲調譜・聲調續譜》：任華。雜言所以不列於譜者，以其句法即同於五七言古詩句法也。八、九、十一字句，不過因七言古詩擴而充之，亦只在末四字中尋筋節。其轉韻處，與轉韻歌行同，三四字句不拘，可以意會耳。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任意，從何譜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趙秋谷所傳聲調譜》：翁方綱按：又有所謂《續譜》者，前載曹植《怨歌行》七解【略】，次載任華《寄杜拾遺》一首，謂：雜言只在末四句中尋筋節。又云：雜言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可任意。按任華此詩，本不可舉以爲式。而所謂末四字者，既無定則，又云皆可任意。此豈可以示後學乎？

《懷素草書歌》《詩源辯體》卷一九：任華《懷素草書歌》云：「一顚一狂多意氣，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撥刺動海島，縱若長蛇戊律透深草。」「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掣衡山陣雲以爲畫。」「千魑兮萬魍魎，欲出不出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等句，宛見酒肆俗書惡態。素書本自豪蕩，但以華識趣庸劣，反形容入俗耳。

藝文

王昌齡《送任五之桂林》 楚客醉孤舟，越水將引棹。山爲兩鄉別，月帶千里貌。羈譴同繒綸，僻幽聞虎豹。桂林寒色在，苦節知所效。

高適《贈任華》 丈夫結交須結貧，貧者結交交始親。世人不解結交者，唯重黃金不重人。黃金雖多有盡時，結交一成無竭期。君不見管仲與鮑叔，至今留名名不移。

崔國輔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崔國輔》 國輔詩婉孌清楚，深宜諷味，樂府數章，古人

不能過也。

《薑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纇，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

《載酒園詩話又編・崔國輔》　少陵獻三大禮賦，上令集賢學士于休烈、崔國輔試之。詩人中最爲先達，與灝并稱艷手。司勛高渾，集賢韶秀，正復不同。【略】我旅詩亦相敵。獨至七言古，則大不如司勛，華子魚當辦幅巾迎孫策也。

《貞一齋詩話・詩談雜錄》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李白、王維、崔國輔各擅其勝，工者俱脗合乎此。

《劍谿說詩》卷下　五言絕句，工古體者自工，謝朓、何遜尚矣，唐之李白、王維、韋應物可證也。惟崔國輔自齊、梁樂府中來，不當以此論列。

《石洲詩話》卷一　齊、梁遺音在唐初者，長篇則煩而易，蓋短篇則婉而多風，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　專工五言小詩，自崔國輔始，篇篇有樂府遺意。

《靜居緒言》「崔國輔五言樂府，絕似六朝人口吻。」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高氏棅曰：「開元後五言絕句，李白、王維尤勝諸人。」宋氏犖曰：「李白、崔國輔五絕，號爲擅場。」按二說高氏爲近之。右丞五絕，沖澹自然，洵有唐至高之境也。但右丞五絕佳處，太白有之，太白五絕佳處，右丞未嘗有之，並論終嫌不敵。若崔國輔，特齊、梁之餘，謂不失五絕源于樂府之遺意則可耳。太白五絕，雖亦從六朝清商小樂府而來，而天機浩蕩，二十字如千言萬言，前人所謂回飈掣電，令人縹緲天際者，國輔能之乎？徐而菴謂「唐人五絕，惟太白擅場」，此言獨見得到。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崔國輔》　樂府流傳亘古今，集賢學士獨清深。只因春日提壺喚，不覺悲歌對酒吟。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張祜王翰崔國輔》　清河工唱《雨淋鈴》，通事涼州爽籟生。倜儻絕憐崔禮部，珊鞭白馬《少年行》。

分　論

《從軍行》　《載酒園詩話》卷一：劉希夷「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頗甚氣岸。陶翰「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尤爲健決。劉結曰「獻凱歸京師，軍容何翕習」，盡興語也。陶結曰「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敗興語也。崔國輔《從軍行》曰：「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夜裏偷道行，將軍馬亦瘦。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鬬。」一段踴躍之氣，勃勃言下。觀上官昭儀評沈、宋《晦日昆明》詩優劣，足定數詩高下。劉長卿曰：「回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亦妙于作不了語。其摹寫悍勇，則神彩更在崔上。

《雜詩》　《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寫盡泛交及孟浪假俠。又哭又笑。可見交遊要眼，不然，非惟不得力，亦且受累。譚元春評：粗淺痴呆，濫與輕信，笑殺千古。「徒聞《寶劍篇》」，鍾惺評：五字掃盡意氣人興。《唐詩解》卷二二：此歎俠客之無信也。言彼與我論交之時，斗酒相歡，自謂緩急可恃。及予多難，而莫肯救援者，始知《寶劍》之篇，徒虛語耳，豈眞能以意氣捐軀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急難蔑有救援，何取平時肝膽？因不失親語，聖賢何常欺人？《唐詩評選》卷二：似輕狷而實沈重，不失爲作者。意似謂平樂兒，而實非。通首皆借口自罵，所以爲佳。且如記得當初酒價，豈非乞相俠客？「十千錢」三字，慚惶殺人。

《古意》（紅荷楚水曲）　《唐詩歸》卷一四：「秋風吹卻花」，鍾惺評：可歎可畏，使人不敢復言年貌兩字。譚元春評：如此寫怨思，遠甚。「玉佩無處誇」，譚元春評：「誇」字逼眞，佳冶口中。「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鍾惺評：滿肚怨氣，才士失職，亦有此念。郄嘉賓之於桓溫，杜欽谷求之於王氏，皆所謂「嫁與青樓家」也。愼之，戒之！《圍爐詩話》卷一：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怨》【略】使無稗說載其爲寧王奪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篇》之「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是爲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鉷輩而作。元微之「未必諸郎知曲誤，一時偸眼爲迴腰」，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載酒園詩話》卷一：正人不宜作艷詩，然《毛詩》首篇即言河洲窈窕，固無妨于涉筆，但須照攝樂而不淫之義乃善耳。唐崔顥、崔國輔皆以艷詩名，司勛較司馬，則殊有蘊藉。如「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尚是止乎禮義。至「時芳不待妾，玉珮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語雖工，未免激而傷雅。

《**宿法華寺**》《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意調俱孤。《竹林答問》：問：盛唐人別有一種古律，其音節何如？（答）：盛唐人古律有兩種：其一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者，如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東南望」是也。其一爲變律調而通體有對有不對者，如崔國輔「松雨時復滴」，岑參「昨日山有信」是也。雖古詩仍歸律體。故以古詩爲律，惟太白能之，岑、王其輔車也，以古文爲詩，惟昌黎能之，少陵其先路也。

《**題豫章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明艷。

《**石頭灘作**》《唐詩歸》卷一四：（首二句）鍾惺評：高視孤往。「須臾遂入夜」，鍾惺評：說得杳然，忽然。《石洲詩話》卷一：崔司馬國輔詩，最有古意。如「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遠蹠高躅。搖曳多姿。

《**對酒吟**》《後村詩話續集》卷六：崔國輔《對酒吟》云：「行行日將夕，【略】。余選晚唐數家詩既盡，又取儲光羲、崔國輔、楊衡、李端、于武陵、劉商、羊士諤七人一聯半句，以附益之，此七人非晚唐體。

《**泰和華清宮觀行香應制**》《唐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此君詩少，卻是妙手。讀《行香》、《荷池》二詩，不分，今人效崔國輔體，止以艷手待之也。「齋處即崆峒」，鍾惺評：五字深。「雲物三光裏，君臣一氣中」，鍾惺評：幽壯。譚元春評：元氣渾淪，惟老杜五言排中多有之。「寶曆自無窮」，譚元春評：「寶曆無窮」，道士士章語也。讀至此，如聞其聲，不覺一笑。鍾惺評：腐語滑稽，妙，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敬評：五六置少陵律中，寧異毫釐？周啓琦評：冠冕整肅，故是應制題正格。《載酒園詩話又編・儲光羲》：《華清宮》數篇最高古，【略】然微類丁謂，王欽若口角。【略】吾不欲千古才人爲諛臣藉口，不得不申履霜之戒。至崔國輔《觀行香應制》，更不足言。

《**杭州北郭戴氏荷池送侯愉**》《唐詩歸》卷一四：（首二句）譚元春評：森動。「折花贈歸客」，（四句）鍾惺評：輕調，接得老。《唐賢三昧集箋注》：黃培芳評：深情綿邈，感人者深。

《**怨詞二首**》（**妾有羅衣裳**）《唐詩歸》卷一四：「秦王在時作」，鍾惺評：怨在此句，不須終篇。「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鍾惺評：「春風」、「秋來」，下字有意感深。《唐詩解》卷二二：此爲舊宮人之詞，疑崔有所託也。秦王未詳所指。按：呂不韋求趙女善舞者，進于楚子，楚爲秦王。今詩以舞衣爲言，疑本此。衣「不堪着」，心事可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王世貞評：多少委婉，勝似臨風□□。顧璘評：作怨辭昔多矣，未有如此篇者。陸時雍評：語意古。《春酒堂詩話》：少陵《佳人》詩云：「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又曰：「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數語近於鬼詩。又崔國輔《怨詞》云：「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則竟似颯然陰風矣。唐人固不特長吉善鬼語也。

又（**樓頭桃李疏**）《唐詩解》卷二二：此閨人之怨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吳山民評：「入」字深。周珽評：方春乃夏又秋，時物變遷而織錦未成，無窮愁緒，難言。

《**古意二首**》（**玉籠薰繡裳**）《唐詩歸》卷一四：「着罷眠洞房」，鍾惺評：亦怨。「不能春風裏，吹卻蘭麝香」，鍾惺評：「不能」二字，多少無聊，多少不平。《甚原詩說》卷三：五言絕有兩種：有意盡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言止意不盡，深得味外之味，此從五言律而來，故爲正格。意盡言止，則突然而起，斬然而住，中間更無委曲，此實樂府之遺音，故爲變調。意盡言止，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金昌緒）。「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劉采春）。「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此樂府之遺音也。言止意不盡，如「玉籠薰繡裳，著罷眠洞房。不能春風裏，吹卻蘭麝香」（崔國輔）。「十年勞遠別，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陳羽）。「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閉。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韓氏）。此五絕之正格也。正格最難，唐人亦不多得。

又（**種棘遮籬蕪**）《唐詩歸》卷一四：「比至狂夫還，看看幾花發」，鍾惺評：罵得親厚。

《**襄陽曲二首**》（**少年襄陽地**）《唐詩歸》卷一四：「知妾解秦箏」，鍾惺評：五字，喜之若嗔之也。

《**魏宮詞**》《唐詩歸》卷一四：「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鍾惺評：自喜之甚。《才調集補注》卷一：鈍吟云：樂府本色。四絕妙極，崔公長于五言小詩。《圍爐詩話》卷一：唐人于詩中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國輔《魏宮詞》云：「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其餘」

之語自見，嚴于鈇鉞矣！《詩歸》評「媚甚」。呵呵！又卷三：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覺好，不知其意而感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齊雀西飛」，白雪、竟陵讀之亦甚樂也。崔國輔《魏宮詞》，妙在意深。而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絕無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學之，即爲兒童語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魏帝」指曹丕，見父死而彰穢德也。《卞后》顯言之，此詩婉言之。《靜居緒言》：崔國輔五言樂府，絕似六朝人口吻。《魏宮辭》：「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即李義山「薛王沉醉壽王醒」一種筆墨，輕薄侵巧，不如他作含容，毋謂言者無罪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作者小樂府擅絕一時。

《長信草》《唐詩解》卷二二：長信，君不來幸之地，是草亦生於愁處矣。既生愁處，便能侵君履跡，不使行於玉階。歸怨於草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楊慎評：婉孌清楚，深宜諷味。周珽評：「珠履跡」指君言，君幸不至，宮多生草。「不使」二字，歸怨于草，妙。「愁處生」三字，尤妙。《石洲詩話》卷一：崔司馬樂府，殷璠以爲「古人不及」，然「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不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不如「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難以言詮。「故侵珠履跡」二句，阮亭以爲直用庾詩，然視庾尤巧矣。

《長樂少年行》《唐詩解》卷二二：章臺植柳，娼妓所居。少年過之而目玩意迷，故遺鞭而馬不行，路旁花柳關情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劉辰翁評：何謂使爾？佳，佳。唐汝洵評：一詩主意在「路傍情」三字。郭濬評：全是俠意，妙在春日句。徐用吾評：任俠，稱情。陸時雍評：絕好少年情色。《古唐詩合解》卷四：「春日路旁情」，情字妙。

《湖南曲》《唐詩歸》卷一四：「雙雙他自飛」，鍾惺評：「他自」二字，羨甚，妬甚，怨在於此。

《中流曲》《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崔國輔《流水曲》、《採蓮曲》，儲光羲《江南曲》，【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唐詩歸》卷一四：「更欲向芳洲」，鍾惺評：情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此篇婉轉有古意。

《王孫遊》《唐詩品彙》卷三九：《楚辭・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蓋出於此。《唐詩歸》卷一四：「頻看黃鳥飛」，鍾惺評：「頻看」二字，感深。「應由春草誤，着處不成歸」，鍾惺評：春草王孫，獨此說得不套。譚元春評：「歛眉語芳草」，「應由春草誤」，皆歸怨於草，足「樂子之無知」一轉關也。然詩與詞之關亦在此，非眞詩人不得其故。《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託詞春草，命意自深。

《采蓮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亦善說情。徐用吾評：起語秀拔。唐汝珣評：上二句粧點綺麗，下二句多情。

《子夜冬歌》《唐詩歸》卷一四：「寂寥抱冬心」，鍾惺評：「冬心」妙。「夜久頻挑燈，霜寒剪刀冷」，鍾惺評：二語，有「冬心」二字在內。

《麗人曲》《唐詩歸》卷一四：「獨有鏡中人，由來自相許」，鍾惺評：鏡中人何人也？一想便得，又想不得，妙，妙。

《小長干曲》《唐詩歸》卷一四：「菱歌唱不徹，知在此塘中」，譚元春評：「唱不徹」比「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深得多，而俗人只稱彼，何也！

《秦女卷衣》《唐詩歸》卷一四：鍾惺評：事是尋常，寫出便妙。亦有佳事佳意，而入筆端紙上，反不佳者，此中難言。「不上秦帝牀」，譚元春評：寫盡驕妬之氣。「夜夜玉窗裏，與他卷衣裳」，鍾惺評：直敘意深，如此等處，又妙在不婉。譚元春評：「他」字，妬而狎。

《渭水西別李崙》《唐詩解》卷二二：首紀離別之地，次言離別之時，人思東歸，水乃西去，所以恨之也。

《古意》（淨掃黃金階）《唐詩解》卷二二：凡言古意者，皆爲擬古之作，此亦宮人之怨詞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吳山民評：「不忍見」跟「下簾」字來，怨深。顧璘評：何其淒清。胡應麟評：詳其聲調，供奉、江寧得之。周珽評：不寐思以露坐，已感霜飛之濃，彈箜篌欲以舒愁，而忍見秋月之明乎？下簾與掃階，心事大相違矣，不言怨而怨自深。

《白紵詞二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楊慎評：列爲妙品。周珽評：春色由初及暮，漸深漸老。春思得不因之傷感也？詩評謂其婉孌清楚，深于諷味，古人不及。誠然。

《九日》《唐詩解》卷二七：國輔坐王鉷舊親，貶竟陵司馬。在郡望鄉，故稱楚客。蔣註以楚囚釋之，大非語意。「陶家」，當別有所指，時蓋有邀飲者耳。

傳記

李軫《泗州刺史李君（孟雙）神道碑》 今夫人清河人也。父諱惟明，累遷海、沂等州司馬。兄鏡邈，隱居太行，累辟不起。弟國輔，秀才擢第，制舉登科，歷補闕、起居、禮部員外郎。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清河青州房 海、沂等州司馬，惟怦子，國輔，禮部員外郎。

《唐才子傳·崔國輔》 國輔，山陰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與儲光羲，綦毋潛同時。舉縣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間，坐是王鉷近親，貶竟陵司馬。有文及詩，婉孌清楚，深宜諷咏。樂府短章，古人有不能過也。初至竟陵，與處士陸鴻漸游，三歲，交情至厚，謔笑永日。又相與較定茶水之品。臨別謂羽曰：「予有襄阳太守李憕所遺白驢、烏犎牛各一頭，及盧黃門所遺文槐書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雅意高情，一時所尚。有酬酢之歌詩，并集傳焉。

紀事

《國秀集·目録中》 左補闕崔國輔六首。

《唐摭言》卷一一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占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臺齋詩話》卷下 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爲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爲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

吴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酒價》 《玉壺清話》曰：宋眞宗宴群臣於太清樓，問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略】臣讀杜甫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略】吳旦生曰：郭次象謂杜詩可知當時酒價，然樂天與夢得沽酒閒飲詩「共把十千沽一斗」，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芥隱筆記》云：曹植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野客叢書》云：唐人引曹語，如李白詩：「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十千沽一斗」。而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引此，亦未可知。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崔國輔。

又卷八 開元二十三年，牧宰科：崔國輔。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國輔集》注：「卷亡。」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崔國符集》。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崔國輔集》一卷：唐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崔國輔撰。開元十三年進士，應縣令舉，爲許昌令。天寶中加學士，後以王鉷近親坐貶。詩凡二十八首。臨海李氏本。後又得石林葉氏本，多六首。

《通志略·藝文略八》《崔國輔集》，卷亡。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崔國輔詩》一卷。燿按：《宋志》同《新唐志》云《崔國輔集》，卷亡。陳錄《詩集類》作《崔國輔集》。

《宋史・藝文志七》《崔國輔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崔國輔詩》一卷。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崔國輔集》一卷，《全唐文》四百二，《國秀集》中，《河岳英靈集》中，《才調集》一，《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四，《唐詩紀》一百六，《石倉》三十，《全唐詩稿》八十一，《唐詩鏡》十六，《而菴說唐詩》八，《全唐詩錄》十二，《唐賢三昧集》下，《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

藝文

孟浩然《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　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又《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　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

李白《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一作同王昌齡崔國輔送李舟歸郴州）》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余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沙邊。昨夢江花照江日，幾枝正發東窗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桑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煙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王昌齡《同從弟銷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　高卧南齋時，開帷月初吐。清輝淡水木，演漾在窗戶。再再幾盈虛，澄澄變今古。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千里其如何，微風吹蘭杜。

杜甫《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國輔、休烈）》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鵬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李白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李白》　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爲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

杜甫《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又《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尊彝。不願淪簪笏，悠悠滄海情。

又《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眞。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又《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頗白好歸來。

任華《雜言寄李白》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大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未知卿、雲得在嗤笑限否？登盧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雲垂大鵬飛，山壓巨鰲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手下忽然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峰出。而我有時白日忽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還知有任生未？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見說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回，待詔歸來仍半醉。權臣妒盛名，羣犬多吠聲。有敕放君却歸隱淪處，高歌大笑出關去。且向東山爲外臣，諸侯交迸馳朱輪。白璧一雙賞交者，黃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八詠樓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柳吳宮側。綠水青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兼養閑，可望不可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又聞訪道滄海上，丁令、王喬時往還。蓬萊經是曾到來，方丈豈惟方一丈。伊余每欲乘興還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東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魏顥《李翰林集序》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文章瀉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爲謫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祿位拘常人，橫海鯤，負天鵬，豈池籠榮之？顥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籍。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又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漳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過禰，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于子夏。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于絳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

獨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出是朝諸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襆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爲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況小別乎！請偕賦詩，以見交態。

張祜《偶題》 古來名下豈虛爲，李白顛狂自稱時。唯恨世間無賀老，謫仙長在沒人知。

許渾《途經李白翰林墓》 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禰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水鱸魚興，青山鵰鳥悲。不堪遺塚在，荆棘楚江湄。

鄭谷《讀李白集》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杜荀鶴《經謝公青山吊李翰林》 何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

夜，千古一詩人。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誰移秉陽塚，來此作吟鄰。

張孜《夢李白歌》 夢破青霄春，煙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

殷文圭《經李翰林墓》 詩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飛上九天。身謫蓬萊金籍外，寶裝方丈玉堂前。虎靴醉索將軍脫，鴻筆悲無令子傳。十字遺碑三尺墓，只應吟客弔秋烟。

貫休《觀李翰林真二首》 日角浮紫氣，凜然塵外清。雖稱李太白，知是那星精！御宴千鍾飲，《蕃書》一筆成。宜哉杜工部，不錯道騎鯨。誰氏子丹青，毫端曲有靈。屹如山忽墮，爽似酒初醒。天馬難攏勒，仙房向閉扃。若非如此輩，何以傲彤庭？

又《古意》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鏁。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撾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醉卧！

齊己《讀李白集》 竭雲濤，剖巨鰲，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驪龍不敢爲珠主。人間物象不供取，飽飲遊神向玄圃。鏘金鏗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二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

錢珝《江行無題》 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降太白，才大語終奇。

皮日休《劉棗强碑文》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又《七愛詩・李翰林》 負逸氣者必有眞放，以李翰林爲眞放焉。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碟砢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觸天澤。權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䍦，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海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吴融《禪月集序》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

《南部新書》丙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蘇軾《東坡題跋・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準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上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蘇轍《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曾鞏《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于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儻偉。飛黃駃騠，軼羣絕類。擺棄羈絆，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來長民，擧觴墓下，感嘆餘芬。

《蔡寬夫詩話》 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

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引《**西清詩話**》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又 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眞雲煙中語也。

《**冷齋夜話**》**卷五**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

《**春渚紀聞**》**卷六**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摛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汚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靡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捫虱新話**》**卷八**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特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能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閒適之語，蓋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

李綱《讀四家詩選》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季。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蔕。脫靴使將軍，故耳非爲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沉吟《紫芝歌》，緬邈青霞志。笑著宮錦袍，江山聊傲睨。肯從永王璘？此事不須洗。垂天賦大鵬，端爲眞隱子。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又《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佞諛，驚怪恇怯應逃逋。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束芻。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斁誰如吾？

李覯《論文二首》二 天寶年中事事新，長安還有謫仙人。騎鯨去後無尋處，輸與句芒自管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梨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又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

又《杜少陵一》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汚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韓、歐而不可破也。《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爲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老學庵筆記**》**卷六**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揶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

相趍」、「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

又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又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三篇合爲一篇者。

又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又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則尤佳。」

《**碧溪詩話**》**卷二**　世俗夸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眞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豔詞媟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況黃屋既爲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闥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眞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眞忝竊也。

《**韻語陽秋**》**卷一〇**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櫂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頓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於劉，又合於魯，又娶于宋，又攜昭陽金陵之妓，于夫婦之義爲如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爲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錞、濟、況、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醇儒也。

又卷一一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滕白以爲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又卷一二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疑滯矣。所謂「啓開七窗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遠矣。

又卷二〇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又云：「朝別淩煙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雞鳴發黃山，暝投蝦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斗之分，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爲衣食所驅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攜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環溪詩話**》**卷中**　環溪又云：「予嘗用此按太白詩。太白發言造語，宜若率然，初無計較，然用事亦多實，作語亦多健。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如『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

雪」，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甚至《蜀道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兩句中亦用五物，如此何往而非寶也。又如「白雲映水搖秋城，白露垂珠滴秋月」，即是兩句中用六物；又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亦兩句中用六物；如「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無非兩句中用六物者。至如「長安白日照青空，綠楊結烟葉裊風」、「紫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即兩句之中幾用七物。乃知前輩作詩，未嘗不知此理。蓋不實則不健，不健則不可爲詩也。」

《**臞翁詩評**》 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還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

《**滄浪詩話・詩評**》 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又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陳藻《讀李翰林詩》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瑣鎖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

劉克莊《讀太白詩一首和竹溪》 翰林萬里出峨嵋，曾受開元帝異知。只道高爺能毀焉，無端環子亦嗔癡。空傳飛燕當時句，難覓騎鯨以後詩。的是長庚星現世，粃糠伯友與王師。（李華爲白墓誌云：「下爲伯友，上爲王師。」）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方回《雜書》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陳腐。餘篇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于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爲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唐詩品彙・七言古詩敘目**》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於知音，爲明主所愛重，此豈淺材者徼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所蘊，非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矣。

方孝孺《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閟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于公。

《**升庵集》卷六五**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升庵詩話》卷二**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山前」之句，蓋譏其拘束也。

王守仁《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眞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藝苑卮言》卷四** 太白古樂府，杳冥倘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王睦棋《李太白詩題辭》 人皆喜讀杜詩，予獨喜讀李詩，人皆喜讀近體，予獨喜讀古體。夫不讀李詩不足以發雋逸之趣，不讀古體不足以發春容

之旨，故讀杜詩易讀，李詩難讀；近體易讀，古體難讀。讀李詩如入天府而睹宮闕，讀古體如登清廟而聞琴瑟。孰謂李詩易學，古體易作哉！敢告之知者。

胡居仁《流芳詩集後序》【略】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嫩蕊，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

《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 太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調俳優哉！」唐人能爲此論，自是太白。然李集四言甚稀，如《百憂》、《雪讒》、《來日大難》等篇，以較漢、魏遠甚。要之李五言不能脫齊梁，則所稱四言，亦非《雅》、《頌》之謂也。

又《古體下・七言》 太白《擣衣篇》等，亦是初唐格調。《蜀道難》、《夢遊天姥吟》、《遠別離》、《鳴皋歌》，皆學騷者。《白頭吟》、《登高丘》、《公無渡河》、《獨漉》等篇，出自樂府。《烏夜啼》、《楊叛兒》、《白紵辭》、《長相思》諸篇，出自齊、梁。至《堯祠》、《單父》、「憶昔洛陽」之類，則太白己調耳。

又《近體上・五言》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言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

又《近體下・絕句》 太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于鱗謂即太白不自知，所以至也。斯言得之。

又 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

又 成都以江陵爲擅場，李白爲偏美。歷下謂太白唐三百年一人。瑯玡謂李尤自然。弇州謂俱是神品，爭勝毫釐。數語咸自有旨。學者熟習二公之詩，細酌四家之論，豁然有見，則七言絕如發蒙也。

又 盛唐長五言絕，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絕，不長五言絕者，高達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

又 太白七言絕，如「楊花落盡子規啼」、「朝辭白帝彩雲間」、「誰家玉笛暗飛聲」、「天門中斷楚江開」等作，讀之眞有揮斥八極，凌厲九霄意。賀鑑謂爲謫仙，良不虛也。

又 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

又《外編・唐下》 畫家最重逸格，惟書家論亦然。昔人至品諸神妙之上，乃以張顛、懷素、孫位、米芾輩當之，其能與鍾、王、顧、陸並乎？雖謂書畫無逸品可也。千古詞場稱逸者，吾於文得一人，曰莊周，於詩得一人，曰李白。知二子之爲逸，則逸與神，信難優劣論矣。

《唐詩歸》卷一五 鍾惺評：古人雖氣極逸、才極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詩者。讀太白詩，當於雄快中察其靜遠精出處，有斤兩，有脈理，今人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恐太白不粗於今之詩人也。

《唐音癸籤・談叢一》 宋人以荆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羨說富貴，多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錦江成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譏論尤切。夫白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顧語忌，拘教義，爲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固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笠苦藻，必同篇吹爲善也。

又《評集五》 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妙。嘗謂讀太白樂府者有三難：不先明古題辭義源委，不知奪換所自；不參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傳題，借題抒情之本指；不讀盡古人書，精熟《離騷》、選賦及歷代諸家詩集，無繇得其所伐之材與巧鑄靈運之作略。今人第謂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樂府，自有如許功力在，非草草任筆性懸合者。不可不爲拈出。

《杜臆》卷一 杜於李交契甚厚，至稱其詩「無敵」，而止云「清新」、「俊逸」，語擔斤兩，且亦極肖。欲與論文，而加一「細」字，似欲規其所不足。荆公云：「白之歌詩豪放飄逸而不知變。」此固李之所不足者也。然詩意初無輕薄。趙云：「『渭北』一聯，言彼我所寓所見，寫相望之情。」遵岩云：「『暮雲』『春樹』聯，淡中之工。」前四句眞傳神手，至今李白猶在。五六但即彼己所在之景，而懷自可想見。所以懷之者，欲與「論文」也。公向與白同行同卧論文舊矣，然於別後自有悟入，因憶向所與論猶粗也。白雖「不羣」，而竿頭尚有可進之步，欲其不以庾、鮑自限，而重與「細論」也。【略】李白到底只是庾、鮑伎倆，幽冥中負良友矣。王荆公論子美詩良是，謂庾、鮑之比有輕薄意，則未然。公蓋「擬人必於其倫」者，非若他人之諛也。且不日何嘗輕視庾、鮑哉？

《唐詩鏡》卷一七 太白雄姿逸氣，縱橫無方，所謂天馬行空，一息千里。曹子建、李太白皆不群之才，每恃才之爲病，其不足處皆在於率，率則意味遂淺。太白七言樂府，接西漢之體制，掩六代之才華，自傳玄以下，未睹其偶，至贈答歌行，如風卷雲舒，惟意所向，氣韻風華，種種振絕。五言樂府，摹古絕

佳，諸詩率意而成，苦無深趣。蘇子由謂之浮花浪蕊，此言非無謂也。讀太白詩，當得其氣韻之美，不求其字句之奇。五言佳處，得力於國風居多。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 周敬評：舊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且謂詩體至公大變，力敵造化。今即五言律閎麗儁偉，不事雕飾，頗近自然，占近步趨，未易踵追萬一。

黃淳耀《小山集序》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考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毫髮慙負，特以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掩，讀者徒得其橫被六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娭光，極美人之形容，清香凍飲，備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卒不聞以酒色病騷人者，知其爲寓言也。希聖有立，絕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以強爲也。

《詩源辯體》卷一八 漢魏之詩，語皆淳古。太白之詩，自有一種光燄。故凡太白五言擬古、感興、感遇等作，予皆不錄，惟略借古格而自出機軸者，予始錄之。今或以選漢魏詩選李詩者，謬甚耳。 太白五言古長篇，如「門有車馬賓」、「天津三月時」、「憶昔作少年」、「一身竟無託」、「昔聞顏光祿」、「鸞乃鳳之族」、「我昔釣白龍」、「雙鵠飛洛陽」、「吳地桑葉綠」、「淮南望江南」、「化城若化出」、「鍾山抱金陵」等篇，興趣所到，瞬息千里，沛然有餘。然與子美各自爲勝，未可以優劣論也。或以此傾倒爲嫌，而取其含蓄蘊藉者，非所以論太白也。

又 太白五言古，軼蕩處多，似明遠而嬌逸過之，子美稱其「俊逸鮑參軍」是也。至如「浮陽滅舜景」、「朝發汝海東」、「飄飄江風起」、「餐霞卧舊壑」、「北風吹海鴈」、「雲卧三十年」、「清晨登巴陵」、「翛然金園賞」等篇，偶儷雖出靈運，而流利自然，了不見斧鑿痕。

又 太白五言古多轉韻體，其聲調倣於劉孝綽、薛道衡諸子。蓋太白往往乘興一掃而就，轉韻甚便耳。

又 屈原《離騷》本千古辭賦之宗，而後人摹倣盜襲，不勝饜飫。太白《鳴皋歌》雖本乎騷，而精彩絕出，自是太白手筆。至《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則變幻恍惚，盡脫蹊徑，實與屈子互相照映。謝茂秦云：「太白詩歌若疾雷破山，顚風播海，非神於詩者不能。」胡元瑞亦云：「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等，無首無尾，變幻錯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顚踣也。」于鱗不識此境界。

又 太白歌行，如《鳴皋歌》、《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皆出於《騷》。《公無渡河》、《北風行》、《飛龍引》、《登高丘》、《灞陵行》等，出自古樂府。《烏夜啼》、《烏棲曲》、《長相思》、《前有樽酒行》、《陽春歌》、《楊叛兒》等，出自齊梁《擣衣篇》，亦似初唐。至《憶舊遊》、《魯郡堯祠》之類，則太白已調耳。元瑞言之而有未盡，今更詳之。然《公無渡河》等，雖出自古樂府，齊梁，而高暢俊逸，觀者知爲太白，不知爲古樂府，齊梁也。

又 或問予：「朱子云：『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今觀太白歌行，大小短長，錯綜無定，其法度安在？」曰：太白天縱絕世，其歌行雖漫衍縱橫，錯綜無定，靡不合於天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必求其法度所在而學之，則捕風捉影，反爲虛誕矣。試觀任華、盧仝、劉叉雜言，說見三家論中。是豈可謂不踰矩耶？

又 太白歌行，雖大小短長，錯綜無定，然自是正中之奇。元和諸公，雖或通篇七言，而快心露骨，自是大變。學者於此能別，方是法眼。

又 太白五言古，七言歌行，多出於漢、魏、六朝，但化而無跡耳。若子美五言古，雖亦源於古《選》，而以獨造爲宗，歌行又與漢、魏、六朝迥別。嚴滄浪云：「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先輩所謂集大成者也。」愚謂：此論太白古詩、歌行尤切。

又 太白五言古、七言歌行，其藻秀天仙之語，在在而是，不能遍舉。其奇警者略摘以見。五言古如「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秋顏入曉鏡，壯髮彫危冠。」「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鬱挾山海傾，四溟揚洪流。」「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霜彫遂臣髮，日憶光明宮。」「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登嶽眺百川，杳然萬恨長。」「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歌行如「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青猿啼。」「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四句《夢遊天姥吟》）「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烏棲曲》）「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泰山嵯峨夏雲在，疑是白波漲東海。散爲飛雨川上來，遙帷却卷清浮埃」等句，皆爲奇警者也。然太白奇警處或不及子美，而累語亦不若子美之爲甚也。

又　或問：「太白五七言律，較盛唐諸公何如？」曰：盛唐諸公本在興趣，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太白才大興豪，於五七言律太不經意，故每失之於放，蓋過而非不及也。（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爲律者固失之過，太白才大興豪，於五七言律太不經意，亦過也。若雕刻之於冗濫，則雕刻爲過，冗濫爲不及矣。）五言如「歲落衆芳歇」、「燕支黃葉落」、「胡人吹玉笛」，七言如「久辭榮祿遂初衣」等篇，斯得中耳。世謂太白短於律，故表明之。

又　太白五七言律，以才力興趣求之，當知非諸家所及；若必於句格法律求之，殆不能與諸家爭衡矣。胡元瑞云：「五言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後之學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易。」此論最有斟酌。

又　太白五言律，如「歲落衆芳歇」、「燕支黃葉落」、「胡人吹玉笛」等篇，極爲馴雅，然後人功力深至，尚或可爲。至如「晉家南渡日」、「地擁金陵勢」、「六代帝王國」、「四明有狂客」、「龔子棲閒地」、「清景南樓夜」、「楚水清若空」、「聞說金華渡」、「秋浦猿夜愁」、「爾佐宣州郡」、「昨夜巫山下」、「牛渚西江夜」、「漢水波浪遠」等篇，格雖稍放而入小變，然皆興趣所到，一掃而成，後人必不能爲。所謂人力可強，而天才未易及也。

又　王元美云：「太白之七言律變體，不足多法。」愚按：太白七言律，集中僅得八篇，駘蕩自然，不假雕飾，雖入小變，要亦非淺才可到也。

又　太白五七言絕，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上承王、楊、盧、駱五言四句，杜、沈、宋七言絕，下流至錢、劉諸子五七言絕。）李于鱗云：「太白五七言絕，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愚按：七言絕，太白、少伯意並閒雅，語更春容，而太白中多古調，故又超絕。王敬美云：「七言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諧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胡元瑞亦云：「唐絕句高者大類漢人古詩，調極和平，而格絕高遠。」深得之矣。

又　太白七言絕多一氣貫成者，最得歌行之體。其他僅得王摩詰「新豐美酒」、「漢家君臣」、王少伯「閨中少婦」數篇而已。

又　王荆公次第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歐陽永叔次之，韓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曰：「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愚按：以李杜與韓歐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謂李「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此尤俗儒之見耳。嚴滄浪云：「觀太白詩，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又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此言益謬。馬郡督云：「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木。太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俗」之一字，正不當指太白。太白人品與詩，惟東坡識之。

又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詩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愚按：宋儒議論，往往皆然。田子藝云：「太白寧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斯足以知太白矣。

又　太白之從永王璘，由於迫協，東坡嘗辯之矣。其《憶舊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協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是也。或以太白《永王東巡歌》爲累。《東巡歌》十一首，第九首昔人辯其爲僞，其他篇篇規諷，無一語許其僭竊，乃以爲太白累耶？

又　東坡云：「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爲僞撰者。如集中《悲來乎》、《笑矣乎》（即《悲歌行》、《笑歌行》。）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予嘗舟次姑孰常下，讀《姑孰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亦詩也。』亦自比太白，故名亦，其後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哉！」（以上東坡語。）愚按：太白集中僞撰者多，不能遍舉。古詩五言如《月下獨酌》，（第二首本馮子才詩。）七言如《悲歌行》、《笑歌行》、《上李邕》、《上哥舒大夫》等，其俗陋不難辨。五言如《贈新平少年》，七言如《草書歌》、《通塘曲》等，庸淺者多不能知。至五言《姑孰》諸作，初學之士乃反指爲佳什而誦習之，其惑甚矣。蓋太白雖短篇，氣象自是不同，興趣自是超遠，《姑孰》諸作，氣象興趣，略無足取，而惟以藻飾爲麗，音節爲工，故初學者易惑耳。黃山谷云：「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暗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滄浪亦云：「觀太白詩，要識眞太白

處。」是也。

又 讀太白詩，須是胸中滓穢淨盡，乃能有得。今人讀《月下獨酌》及《悲歌行》、《笑歌行》、《上李邕》、《上哥舒大夫》等而不能辨，是胸中十分不淨；讀《贈新平少年》、《草書歌》、《通塘曲》等而不能辨，是胸中七分不淨；讀《姑孰》諸詩而不能辨，亦是胸中五分不淨也。《姑孰》詩雖非俗陋，而意興凡近，讀者或不能知，亦是根塵不淨耳。楊用修論詩，於太白集中僞撰者，多不能辨。

又 太白七言歌行，亦有佳篇而中雜淺稚之語，或後人竄入，亦不可知。今略摘以見。如「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等句，及「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通篇淺稚。至「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則又近於鄙矣。

魏裔介《讀李太白詩》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兎。鄉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足氣曰浩然，不祇爲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奴視高將軍，才人豈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煙霧。留滯東魯雲，蹭蹬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璘也實愚愚，偶而被籠絮。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鄭日奎《讀李青蓮集》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溟渤爲闊天爲高。興酣梁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摧格律。筆鋒縹緲生雲煙，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崩騰歷亂龍蛇擄。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瀏灑雷電避。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千秋詞客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凌雲思。便欲麾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詩筏》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大仙之詞。」王荊公集四家詩，人問何爲下李白，荊公云：「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蓋十八九。」兩人論太白，互相矛盾如此。余謂此皆非太白知己也。太白詩天然奇絕，正惟奇絕，所以不能無小疵。然其奇處不可及，疵處更不可及。奇處不在恥鄭、衛，疵處不在言酒色。酒色、鄭、衛，在太白分中，原無罪礙。李陽冰自見太白恥鄭、衛耳，若太白則何必恥鄭、衛。王介甫自見太白言酒色，若太白則何妨言酒色。以己爲量而妄尊之，且與太白無與，況以己爲量而妄毀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識度》 王性之嘗爲王彥輔言曰：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荊公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吳旦生曰：陸放翁以爲此非荊公之言。白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四家詩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人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語至多，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放翁拈出識度二字，不獨太白心折，且爲後來作詩文之鑒，凡人下筆先立自家身分，始不爲識者所嗤。

又《飛燕》 《碧谿詩話》曰：「唐宗渠渠於白，豈眞樂道下賢？其意急得豔詞媟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吳旦生曰：觀太白雪讒詩，雜引褒妲以及漢雉、秦毒，似欲發祿山之姦。故一則曰飛燕昭陽，再則曰飛燕新妝，蚤覷破楊家爲禍水，借花牋檀板送其聲，以冀君之一悟，未必非風人諷刺之義，而侈然倚曲，有幸諷諫，職維君咎。若概以豔詞抹煞，此宋元晦所謂何曾夢見太白腳板邪？

又 家數【略】太白雄豪空曠，學者不察，失于狂誕。

《圍爐詩話》卷二 太白五律，平易天眞，大手筆也。

又卷四 蘇子由云：【略】予謂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即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予由以爲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宋人惟知有賦，予美「紈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之詩蒙蒙耳。

《鈍吟雜錄》 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騷》、《雅》，下迄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也。後之擬古樂府，如是焉可已。

又 迸於天寶，其體漸變。然王摩詰諸作，或通篇麗偶，猶占體也。李太白崛起，奄占人而有之，根於《離騷》，雜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梁、陳流

麗，亦時時間出，譎辭雲構，奇文鬱起，後世作者，無以加矣。歌行變格，自此定也。

《**臺齋詩話**》**卷下**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即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菱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抱真堂詩話**》　太白之詩，豪邁瀟洒，想不耐苦索，故七言律少耶？抑傳者散軼耶？若「借問欲棲珠樹鶴」一首，篇體輕澹，亦不易得。

《**詩辯坻**》**卷三**　太白天縱逸才，落筆驚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幣栗，唐初規制，掃地欲盡矣。

又　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沈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辯其兩短，斯爲得之。

又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諸公創體，迥異昔觀。

又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趣，兩言後只用溢思作波掉，唱歎有餘響。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留佳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滯。

《**龍性堂詩話初集**》　謫仙，仙也。仙可學耶？生無鎖子骨，而欲飛昇御風，非狂則騃矣。此李赤之所以亡魂於廁鬼也。

又　青蓮「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與漆園「虛舟獨船，褊人不怒」同意。著「明月」上說，更奇，宜蘇次公有味乎其言。

《**原詩・外編下**》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豔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趦趄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師友詩傳錄**》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阮亭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

《**師友詩傳續錄**》　問：「太白《送羽林陶將軍》詩，蕭亭先生謂古有六句律體，疑此即是。而諸詩皆入七言古中，何也？」答：「六句律體，於古有之。升庵先生撰《六朝律祖》記曾載之。今記憶不眞矣。」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答：「五言換韻，如『折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爲法。李太白最長於此。」

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義門讀書記**》**卷五三**　評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筆落驚風雨」一聯，非此頂仙人不出。此篇不獨惜其才，且爲白其節，古人原於友朋如此。

馮廷槐《論詩十首示謝文偉陳初山》　洒肆藏名三十年，詩人競羨李青蓮。那知心折宣城句，欲問青天太華顛。

徐增《與同學論詩》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謫仙五古直接阮、陳之派，而奇矯豪宕，殆又過之。

又　太白以縱橫之才，俯視一切，《蜀道難》等篇，長短句奇而又奇，可謂極才人之致。然亦惟青蓮自爲之，他人不敢學，亦不能學也。滄溟謂「太白往往於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言論詩極當，而以之詆太白，無乃太過耶？

又　青蓮作近體如作古風，一氣呵成，無對待之迹，有流行之樂，境地高絕。

又　襄陽佳處亦整亦暇，結構別有生趣。輞川、太白，殆能兼之。

《**戲酒園詩話**》**卷一**　太白高曠人，其詩如大圭不琢，而自有奪虹之色。讀者如汎江海，忽而蹴怒龍吟，金戈翠旂，忽而波澄如練，一日千里，不可以

溪潭沼沚之觀槩之也。鍾、譚細碎人，喜于幽尋暗摸，與光明豁達者氣類固自不侔。故《詩歸》所選李、杜尤舛，論李之失，視杜尤甚。

《李詩緯・樂府正風》 樂府體不尚論寄而尚敘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無樂府也。太白篇什雖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清雋過之。天寶生才，豈易信哉。吾定古唐諸樂府，考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矣，而獨於太白尤低徊三復云。

又《樂府變風》 太白慍於群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遊，豈得已哉。夫怨生於情，而情每見於兒女間爲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

又《五言古詩變風》 吾讀李白樂府歌行及諸選體，於流頹日微時，亦既見橫刺之力矣。然史稱李白好黃老，黃老書非可治國家。李白不遇時，每欲遊虛無，永與世訣，故好之，終以類感憤言也。其李白之變乎，但以視世之貪小榮，齷齪不足比數者，其何如哉，亦可以風矣。

又 李白選體，清新盡之矣。蓋包三謝之英而有之。又以灝瀚之氣相與揮斥焉，故前無古人也。若庾之清新，其尚有絀耶。杜少陵潰古人之圍而辭屬於艱，誠變體也。所謂古者，僅屬辭乎哉。

又《五言律詩正風》 李白五律，猶爲古詩之遺，情深而詞顯，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風》《騷》爲近焉。

又《五言律詩變風》 李白清思曠致，固足風天下也。然人聞雅樂則忽焉如寐，聞鄭聲則未嘗少倦，何哉？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懲創之道所當審焉。

又《五言排律正風》 是體雖變自顏謝，然唐人優爲之，但多投贈應制之章，而助風教者鮮矣。即李白亦不多得焉，或當於少陵集中求之。

又《七言律詩正風》 七言律詩，非太白所長，故罕見焉。然偶獲一、二，其氣體亦足風矣。【略】李白詩以自然爲宗，不能以律束之，蓋其才長，故一往之氣，沛然莫之御，然飄逸之致，亘千古而不沒，非由人工微者比也。

又《五言絕句正風》 小樂府之道，唐人裁爲絕句。體之流變，蓋微有辨焉。惟李白所制，猶得其道也。篇什雖簡而入勞人思歸之心，何婉曲可風耶。

又《五言絕句變風》 古清商雜曲，抵皆淫辭。李白變化古人意而出之，殊令人情思縹緲而不絕。其感人也深，恐非有德者之言也。乃若放情滋甚，亦不可爲恆訓也。

又《七言絕句正風》 七言絕，其原出樂府，然古者情聲委折自如，非如唐人意爲變化也。李白天才，左右縱橫，罔或不合。夫人生聚散，登臨興嘆之餘，而激昂悲歌，固有不得已者。然或發諸心而不能出之聲，其如情何。且悲者欲使之歌，舞者欲使之泣，旁觀者欲使之咸欷歔而欣慕焉。抑不能矣，讀李白之詩，其何如哉。

又《七言絕句變風》 風人之刺人也，各盡其人之生平，而意可睹也。蓋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雖然治容誨淫，而人恒好之，藥石利病，而人恒苦之。唐天寶後，玄宗每事荒淫，其不爲夫差也幾矣。後人讀李白樂章，乃如從耳目所好，何哉。

又 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爲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余讀李白詩，爲想見其心，如入無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於李詩亦云。

王琦《李太白集輯注跋》 世之論太白者，毀譽多過其實。譽之者以其脫子儀之刑責，俾得奪起而遂以成中興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稱其氣蓋天下，作《清平調》，《宮中行樂詞》得《國風》諷諫之體。毀之者謂十章之詩，言婦人與酒者有九，而議其人品污下，又謂其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任氣、狂醉花月之間，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不可同年而語。試爲平情論之，識子儀爲豪傑之士，救免其刑責而力爲推奬，知人之明，誠足稱矣。若夫雲蒸霧變，戲大難而奏膚功，爲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謂中興勳業，太白與有力焉，此豈通人之論哉？力士獲寵于君，士大夫爭趨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脫靴，儼以僕隸相視，此其平日必先有惡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後，忽焉觸發，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氣可謂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後人深快其事，而多爲溢美之言以稱之。然核其實，太白亦安能如論者之期許哉？若夫《清平調》，《宮中行樂詞》，皆應詔而賦者，其辭以富麗爲工，其意以頌美爲主，刺譏之語無庸涉其筆端，理也。或乃尋搪其引用之故事，鉤稽其點綴之虛詞，曰此爲隱諷，此爲譎諫，支離其語，娓娓動人。然按之正文，皆節外生枝，杳無當于詩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讒人險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瘢以爲口實者。馴致其弊，爲梗于語言文字者不淺，不但有悖于溫柔敦厚之

教而已。善言詩者，駭之而勿敢道也。至謂其詩多甘酒愛色之語，遂目以人品污下，是蓋忘唐時風俗，而又未明其詩之義旨也。唐時侑觴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齒，歌扇舞衫，見之宴飲詩中，即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士又無論已，豈惟太白哉？若其《古風》、樂府，怨情感興等篇，多屬寓言，意用託寄，陽冰所謂言多諷興者也，而反以是相詆訾。然則指《楚辭》之望有娀，留二姚，捐玦採芳以遺湘君下女之辭，而謂靈均之人品污下；指《閑情賦》語之褻，又指其詩中篇篇有酒，而謂靖節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謂彼皆有所託，而言之爲無害，則太白又何以異于彼耶？至謂其當國家多難之日，而酣歌縱飲，無杜少陵憂國憂民之心，以此爲優劣，則又不然。詩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無偏，或偏于多樂，或偏于多憂，本自不同。況少陵奔走隴、蜀僻遠之地，頻遭喪亂，困頓流離，妻子不免飢寒；太白往來吳、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禮者，非二千石則百里宰，樂飲賦詩，無間日夕，其境遇又異。兼之少陵爵祿曾列于朝，出入曾詔于國，白頭幕府，職授郎官；太白則白衣供奉，未霑一命，逍遙人外，蟬蛻塵埃。一以國事爲憂，一以自適爲樂，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爲優劣耶！後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說，而思有以矯之，以杜有詩史之名，則擇李集中憂時憤亂之辭，而捃摭史事以釋之，曰此亦可稱詩史；以杜有一飯未嘗忘君之譽，則索李集中思君戀主之句，而極力表揚，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與杜初無少異。此其意不過欲搘抑李者之口，而與之相抗。豈知論說杜詩而沾沾于是，顚倒事實，強合歲時，昔人已有厭而闢之者，何乃拾其牙後慧，而又爲李集之駢拇枝指哉！讀者當盡去一切偏曲泛駁之說，惟深溯其源流，熟參其指趣，反覆玩味于二體六義之間，而明夫敷陳情理、託物比興之各有攸當，即事感時，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時代之治亂，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無稽之毀譽入而爲主于中，庶幾于太白之歌詩有以得其情性之眞，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實夫。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絶句四十七首》　凌雲逸氣謫仙人，泚筆淋漓氣格新。秋水芙蓉去雕飾，天然一語足傳神。

《說詩晬語》卷上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爲百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又　七言絶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又卷下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

《貞一齋說詩》　太白妙處全在逸氣橫出，其五言古從曹、阮二家變出，並不規橅小謝，亦非踵武伯玉。

又　謝康樂放情山水，李太白飲酒游仙，拘泥者必曰流連光景，通識者亦曰陶冶性靈。蓋此屬精神所聚，與少陵眷戀朝廷同一轍耳。

《小滄草堂雜論詩》　李太白詩如飢鷹下掠，逸氣橫空。

又　李太白詩，只是一「爽」字，爲此不能到古人奧處。

《劍谿說詩》卷上　太白樂府五言，約六百十餘篇，體勢多端，要不失《風》、《騷》指趣；間涉徑露，固屬不經意之作，亦擺去拘束。

又　太白詩有似《國風》、《小雅》者，有似《楚騷》者，似漢、魏樂府及古歌謠雜曲者，有似曹子建、阮嗣宗者，有似鮑明遠者，似謝玄暉者，又有似陰鏗、庾信者，獨無一篇似陶。子美間有陶句，亦無全篇似之者。雖李、杜之不爲陶，不足爲病，而陶之難擬可見也。

又《又編》　太白五言，神明於《選》體之外。

又　太白古詩往往音調似律，蓋體源齊、梁，興酣落筆而不自覺。然逸氣橫生，高出齊、梁萬萬也。至於今體，反入古調。「老子猶龍」，吾於太白詩亦云。

又　裴旻劍舞，其術不傳。張旭草書如神，今猶彷彿遇之，何酷似青蓮詩也？筆力頹放，各肖其爲人。

《隨園詩話》卷七　或問：「太白樂府『元氣是文康之老親』作何解？」余按：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此其所本。然樂府語多不可解，如《烏棲曲》之「日作宴瑱飽，腹作宛惱飢，刀作離妻僻」，措語奧僻。又曰：「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明月魄」，可解也；「玻璃魂」，不可解也。

又卷一二　吾鄉王百朋先生《過李白廟》云：「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只此十字，可以概太白生平。

王文治《題大滌子畫李太白詩意十册即次其韻二首（錄一）》　青蓮詩句

妙天然，清水芙蓉胥曉烟。偶被清湘拈數語，却愁人當僻詩傳。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一百首》 李侯佳句似陰鏗，天上珠璣咳唾成。諷諫欲回天子意，故將絶調譜《清平》。《古風》哀怨激騷人，刪述千篇接獲麟。露草飛螢視郊島，空山流水見天眞。興酣落筆戲滄州，笑傲能消萬古愁。風月何須一錢買，春江變酒築糟邱。一生低首謝元暉，如畫江城白練飛。千古青山弔知己，建安風骨嗣音稀。

《甌北詩話》卷一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爲「謫仙人」。放還山後，陳留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授道籙。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鷙，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不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

又 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戰城南》），「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胡無人》），「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塞上曲》），「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宮中行樂》），何嘗不研鍊，何嘗不精采耶？惟七律究未完善。內有《送賀監歸四明》及《題崔明府丹竈》二首，尚整練合格；其他殊不足觀，且有六句爲一首者。蓋開元、天寶之間，七律尚未盛行，至德以後，賈至等《早朝大明宮》諸作，互相琢磨，始覺盡善，而青蓮久已出都，故所作不多也。

又 青蓮工於樂府。蓋其才思橫溢，無所發抒，輒借此以逞筆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舊題以寫己懷、述時事者。如《將進酒》之與岑夫子、丹邱生共飲；《門有車馬行》有云「嘆我萬里游，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梁甫吟》專咏呂尚、酈生，以見士未遇時爲人所輕，及成功而後見；《天馬歌》以馬喻己之未遇，冀人薦達：此借舊題以自寫己懷者也。《猛虎行》全敘安祿山之亂，有「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等句：此借舊題以寫時事者也。其他則皆題中應有之義，而別出機杼，以肆其才。乃說詩者必曲爲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即有吟咏，豈必皆有所爲耶？無所爲，則竟不作一字耶？即如《蜀道難》，本亦樂府舊題，而黃山谷誤信舊註，以爲刺章仇兼瓊之有異志；宋子京又據范攄《雲溪友議》，以爲嚴武帥蜀，不禮於故相房琯，並嘗欲殺杜甫，故此詩爲房、杜危之。不知章仇在蜀，正當天寶之初，中外晏安，臣僚貼服，豈有所顧慮！青蓮《答杜秀才》有云「聞君往年游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則章仇並能下士者，更無從致譏。至嚴武先後鎮蜀，在肅、代兩朝，而青蓮天寶初入都，即以此詩受賀知章之賞識，其事在嚴武帥蜀前且二十年，其爲附會，更不待辨。又如《胡無人》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敵可摧」之句，適與祿山被殺之讖相符，說者又謂此詩預決祿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驗之法，豈專指祿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騎窺邊，漢兵殺敵之事，初不涉漁陽一語也。即此二首觀之，可破穿鑿之論矣。

又 李陽冰序謂：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然細觀之，宮掖之風，究未掃盡也。蓋古樂府本多托於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如《黃葛篇》之「君悟大火流，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迹」，《勞勞亭》之「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春思》之「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皆醞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已無此風味矣。

又 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眞度世之志，十詩而九。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然後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如《贈裴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從駕溫泉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別從甥高五》云：「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視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蓋其性靈中所自有也。

又 青蓮詩文最多，自李陽冰作序時，已謂「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云。故集中轉有贋作，爲後人攙入者。黃山谷云：《長干行》二首，「妾髮初覆額」，太白自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太白如富貴人，終不作寒乞語，他人則自露小家氣象耳。」又集中《去婦詞》一首，實即顧況《棄婦詞》，後人增數句而編入李集者。然此猶皆唐人所作，故置之

李集中，亦不甚相遠。又有五代時人所作，而亦混收入者。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抵相似。近日曾子固編《太白集》，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詩格，必非太白所作，不知曾公何以信爲眞作也？」是東坡已別之甚嚴。今按贋作尚不止此。《少年行》末幅云：「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戍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試以青蓮他詩讀之，有此村氣耶？

又　青蓮自翰林被放還山，固不能無怨望，然其詩尚不甚露憤懟之意。如《贈蔡舍人雄》云：「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贈崔司戶》云：「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答王十二寒夜獨酌》云：「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贈宋少府》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皆不過謂無罪被謗而出耳。獨《雪讒詩》有云：「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疆疆』，則指讒者也，「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則指楊妃也。其下並以妲己、褒姒爲比，甚至以呂后之私審食其、秦后之嬖嫪毐喻楊妃之淫穢，則更指斥醜行，毫無顧忌。青蓮胸懷浩落，不屑屑於恩怨，何至誹謗如此！恐亦非其眞筆也。

又　青蓮胸懷灑落，雖經竄徙，亦不甚哀痛，惟《上崔渙百憂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爲慘切，蓋在獄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悴語。至江夏陪薛明府宴興德寺，已有詩紀遊。又遇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某、漢陽宰王某觴之於南湖，張謂請名此湖，青蓮即名之曰郎官湖。《西塞驛寄裴隱》云：「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贈辛判官》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贈劉都使》云：「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則被謫後賓客尚多，而欲其資助以償酒債。《贈常侍御》云：「登朝若有言，一訪南遷賈。」《贈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皆無侘傺無聊之感。至《永華寺寄尋陽羣官》云：「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別賈舍人》云：「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則更能自排遣矣。及半道赦歸，即有「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翻鸚鵡洲」之句。又《漢陽病酒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赦放巫山陽，【略】」其下即云：「願掃鸚鵡洲，與君醉千場。【略】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羣芳。」其豪氣依然如故也。

《石洲詩話》卷一　漁洋先生云：「李詩有古調，有唐調，當分別觀之。」所錄止《古風》二十八首，蓋以爲此皆古調也。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天津三月時」、「鄭客西人關」諸篇，皆出沒縱橫，非斤斤於踐跡者。即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字句，如後人之貌爲《選》體，拘拘如臨帖者。所謂古者，乃不古耳。

又　敖器之評太白，謂「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悅無定處」。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着實處耳，然器之語自妙。

又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其李詩之謂乎？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談，將類于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而又不然。蓋太白在唐人中，別有學頭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則更迷離渾化，不可思議，以此爲寄興深微，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雨村詩話》卷下　論詩拘于首聯、頷聯、腹聯、尾聯，直是本領不濟，所謂跳不出古人圈套。如太白起句云：「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又云：「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隨手拈來，俱如奇峰峭壁，插地倚天。才人固無所不可，若他人有此句，必用入腹聯矣。太白與崔顥，皆盛唐人，其時風氣相似。《鳳凰臺》詩，太白自詠《鳳凰臺》耳，人乃以爲太白學崔顥《黃鶴樓》而作，何其小視太白也！太白仙才，豈拾人牙慧者？而更作俚語有「一拳打倒黃鶴樓」之句，俗子以僞亂眞，可恨如此，乃知小說之誤人。

李調元《重刻李太白全集序》　太白詩根本風騷，馳驅漢、魏，以遺世獨立之才，汗漫自適，志氣宏放，故其言縱恣傲岸，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意，以視乎循規蹈矩含宮咀商者，眞麈飯土羹矣。蓋仙風道骨，實能不食人間烟火，故世之負尸載肉而行者，望之張目咋舌，譬如天馬行空，不施鞍勒，其能絕塵而追者幾人哉？且太白亦非徒闊落浩蕩而無涯涘也。今之人半以子美沉酣六籍，集古今大成，爲風雅正宗，使追步者有徑可尋，有門可窺，故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遂視太白爲聖，穹然不可幾及者，豈不謬哉？以太白之仙才，文質炳煥，發爲詩歌，無體不備，無體不精。當其時使無子美，則後之人尋思玩繹於擺脫駢麗軼蕩不羈之外，求其聲律，固自有軌轍可遵，亦何致怖如河漢也！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嘗言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則欲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舍太白其誰

與師哉！世之言詩者，不問津於太白而先以子美爲寶筏，是猶所謂斷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其視蓬島十二樓何啻三千弱水之隔耶！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五古凡例》 太白五言有極經意，有極不經意。樂府詠古諸題，合節應絃，極經意之作也。尋常酬應，亂頭粗服，不經意之作也。於經意處得其深奇，於不經意處得其灑脫。

又《七古凡例》 李供奉歌行長句，縱橫開闔，不可端倪，高下短長，唯變所適。「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太白斯近之矣。

又《五律凡例》 太白五言律，如聽鈞天廣樂，心開目明，如望海上仙山，雲起水湧。又或通篇不着對偶，而興趣天然，不可湊泊。常尉、孟山人時有之，太白尤臻其妙。不知者多纂入古詩，反減其美，今皆一一正之。

王廣言《論詩十首》 咳唾珠璣落九天，詩中仙是酒中仙。低頭只下宣城拜，忽漫嘲人飯顆前。

熊寶泰《李白》 沉香亭北好容顏，平視君恩豈等閒。醉眼模糊全不辨，却將瘦燕比肥環。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青蓮才筆劇縱橫，炯炯長庚萬古明。彷彿淵源還可溯，鮑參軍與謝宣城。

李玉洲《與張支百研江詩話隨筆九首》 不妨終古號詩仙，未辨驚人祇問天。今日賦詩皆倚馬，何人才跨李青蓮。

李黼平《讀太白集偶題》 好色端由小序開，高唐神女夢中來。那知世有登徒子，奮舌能讒冠古才。

姚鑾《論詩絕句六十首》 《蜀道》吟成泣鬼神，歌行何似《古風》淳？千秋大雅君能作，賞鑑難誇賀季眞。

俞國琛《論詩》 英才共羨謫仙人，譜出《清平調》最新。花落鳥啼傾國恨，漢宮天子免蒙塵。

《昭昧詹言·通論五古》 太白之後，眞知太白，惟有歐陽公。其言太白用意用筆之險，曰：「迴視蜀道如平川。」此語可謂眞能學太白矣。

又《阮公》 太白胸襟超曠，其詩體格宏放，文法高妙，亦與阮公同，但氣格不相似，又無阮公之切憂深痛，故其沈至亦若不及之。然古人各有千秋，政不必規似前人也。阮公爲人志氣宏放，其語亦宏放，求之古今，惟太白與之匹，故合論之。

又《總論七古》 太白是五通仙人。

又 太白仙語，須有方寸，不爾便至狂狙失守。大約至杜公，則龍象一振，群獸退聽矣。

又《李太白》 太白飛仙，不可妄學，易使流於狂狙熟濫，放失規矩，乃歸咎於太白，太白不受也，須善學之。此選皆取其繩尺井然者，俾令後學知太白實未嘗不有法度。漁洋老眼苦心，鑑裁美善如此。

又 讀太白者，先詳其訓詁，次曉其典故，次尋其命意脈絡及歸宿處，而其妙全在文法高妙。大約古人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令人迷離莫測。如世之俗士，亦非無學不能用典，亦非無筆不能使才，只是胸襟卑，用意淺，故氣骨輕浮。若不遜志學古人，苦心孤詣，印古人不傳之心，又不解文法，所以不通。韓子云：「不登其堂，不嚌其胾。」又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不可不知此義。

又 太白當希其發想超曠，落筆天縱，章法承接，變化無端，不可以尋常胸臆摸測；如列子御風而行，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威鳳九苞，祥麟獨角，日五彩，月重華，瑤臺絳闕，有非尋常地上凡民所能夢想及者。至其詞貌，則萬不容襲，蹈襲則凡兒矣。

又 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

又《附論諸家詩話》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詩比興箋》卷三 誦詩必逆其志，固也。而樂府諸作，次第不倫，參差雜沓，如執郢書人得燕說，則蔽又甚焉。今尋其所指，別爲詮次，爲天寶時事者居前，天寶以往居後，比物類情，同條其貫，庶異無病之吟，復免馮臆之鑿。太白詩不離仙、酒、佳人三事，惟樂府不涉此習，故知其用志所在。

《退庵隨筆》卷二一 唐詩自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李詩不可不讀，而不可遽學。有人問太白詩於李文貞公，公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竊謂太白之神彩，必有迥異乎常人者，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即呼爲謫仙人；甚至唐玄宗一見，即若自失其萬乘之尊者。其人如此，其詩可知，故斷非學力所能到。惟《古風》五十九首，語多着實，不徒爲神

仙縹緲之談，則後學所當熟復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之流宕，建安之綺麗，亦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詩，即思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此與少陵「文章千古事」同一抱負。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又　太白本是仙靈降生，其視成仙得道，如其姓所自有。然未嘗不以立功爲不朽，所仰慕之人，率多見諸吟詠，如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輩，皆功名中人也。其《贈裴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煙宵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祕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意總欲先有所樹立於時，然後拂衣還山，登眞度世。此與少陵之一飯不忘何異，以此齊名萬古，良非無因。李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蓋知李、杜者，固莫如義山也。

《石園詩話》卷一　太白詩起句縹緲，其以「我」字起者，亦突兀而來。如「我隨秋風來」，「我攜一尊酒」，「我家敬亭下」，「我覺秋興逸」，「我昔釣白龍」，「我有萬古宅」，「我行至雨洛」，「我有紫霞想」，「我今潯陽去」，「我昔東海上」，「我本楚狂人」，「我來竟何事」，「我宿五松下」，「我浮黃河去京闕」，「我吟謝朓詩上語」之類是也。

又　太白詩「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此種句法，所謂「詩雜仙心」。

又　太白詩「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眞情，洗耳徒買名」。「空乎無壯士，窮居使人低」。「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此種吐屬，所謂「詩有別趣」。

又　太白五律中，如「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斗酒勿爲薄，寸心貴不忘」，「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黃鶴高樓月，長江萬里情」，齒頰之間，俱帶仙氣。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按古今論太白詩者衆矣，以朱子此論爲極則。他人形容贊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眞相知者，以本不知詩教源流。故子美爲「詩聖」，而太白則謂之「詩仙」，萬口熟誦，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虛無不可知者相擬，名尊之實外之矣。若緣謫仙之號定於賀監，謫仙之歌賦於同朝，少陵贈什亦嘗及之，遂爲定評。不知賀監老爲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風靡，無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叙其得名之始云爾，非以爲確不可易也。且賀監又嘗目之爲天上星精矣，豈亦可從張旭太湖精之例，以「詩精」目之乎？若見太白詠仙者多，乃以「詩仙」當之，則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將號以「詩仙」耶？朱子以其從容法度爲聖，何等了當！楊升庵曰：「太白爲古今詩聖。」語據朱子，撕撲不破。而他日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語」。何其仙聖之雜糅也！此義不明，看太白詩焉能入解？故皮襲美謂其詩「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非世間人語」。極力推尊，皆成幻妄。敖氏臞庵謂其詩「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疑其歸存，恍無定處」。推尋不入，轉致揶揄也。至王氏百穀，乃直謂「李詩仙，杜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矣」。豈非名尊之、實外之之明驗也哉！惟周氏伯弼曰：「太白詩號雄俊，而法度最縝密。」此乃可與朱子之言相發明耳。

又　嚴氏羽曰：「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按滄浪論詩，以禪爲喻，頗非古義，所以來馮氏之攻。然謂「李、杜二集，須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則吻合朱子之論，不可攻也。其謂太白詩有「安身立命處」，語殊深微不易解，而於太白詩煞有見地，學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吳子華所謂「太白詩氣骨高

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遺」者，即其「安身立命處」矣。滄浪又謂「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夫詩有通體貴含蓄者，有通體貴發露者，豈有「發句」必求「開門見山」之理？此可以論唐人試帖之破題，而不可以論太白詩也。誤傳惑人，莫此爲甚，故附辯之。

又　楊氏愼曰：「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按升庵軒李輕杜，不足訓，此以莊子比太白，却不誤。願氏璘亦云：「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然懷素之草書，非右軍之左規右矩也，太白却於古法無脫漏處耳。

又　黃氏庭堅曰：「太白歌詩，超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按《李詩緯》云：「太白慍于羣小，乃放還山，縱酒浪游，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太白之不敢忘君，與子美何異？情深故文明，所以越六代而齊漢、魏也。朱子謂「鮑明遠才健，太白專學之」。此語轉不若黃太史之的。周氏紫芝謂「太白詩太高而微短於韻」，彌妄矣。

《**老生常談**》　太白歌行眞是不許人學。學之者先得其字面，「上有」云云，「下有」云云，「噫吁嘻」等字，則永墮呆相矣。　傳人之作，未有不經營慘澹而出者。太白之天才，似不關讀書，試想太白眞未曾讀書，先能作詩耶？功夫到了純熟田地，亦有天機偶觸，率然而成者，非可數數見也。太白詩如「陶令辭彭澤」一首，是何等錘鍊而成。世人震於工部稱爲「敏捷千首」、「斗酒百篇」，便謂才氣好便能爲詩，豈不誣哉！

《**藝概·詩概**》　太白詩以《莊》、《騷》爲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儁上，明遠之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又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

又　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又　海上三山，方以爲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殆亦如是。

又　李詩鑿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於雅，興多於賦也。

又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即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又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爲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

又　太白詩雖若昇天乘雲，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託也。

又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己造大也。太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又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祇是將神仙當賢友，初非鄙薄當世也。

又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眞身，豈非皮相。

又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又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爲祈嚮，盍云「獵微窮至精」乎？

又　太白詩多有羨於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從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又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又《**詞概**》　玉田論詞曰：「蓮子熟時花自落。」余更益以太白詩二句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蓮子居詞話**》**卷一**　漢人之詩，渾渾穆穆。魏人之詩，浩浩落落。漢詩高在體，魏詩高在氣。太白詞氣體俱高，詞中之漢魏也。

《**筱園詩話**》**卷三**　七古以長短句爲難，其伸縮長短，參差錯落，本無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歸自然，不啻天造地設，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太白最長於此。後人學太白者，專務馳騁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與其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神氣，故貌似而實非也。

《**峴傭說詩**》　三韻五言古，摩詰、太白、蘇州皆有之。太白宕逸，蘇州幽澹，摩詰清遠，《春夜竹亭》一首、《送別》一首可見。

又　太白七古，體兼樂府，變化無方。然古今學杜者多成就，學李者少成就，聖人有矩矱可循，仙人無踪跡可躡也。

又　太白七古不易學，然一種清靈秀逸之氣，不可不學，得其一二，俗骨漸輕。

又　太白才逸，筆在剛柔之間，故亦能作五、七絕。

貴成《讀唐詩偶成》　曠代天才數謫仙，酒酣高唱入雲邊。升沈不信關文字，三復《清平》樂府篇。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李白》　鈎鼇海上幾千春，喜見開元有道辰。五十九章風最古，三百篇後更何人？　雲氣飄飄下九天，酒僊還是一詩僊。天臺司馬空談道，金粟如來枉說禪。　屈宋文章得清深，河梁贈答嗣元音。廬山登眺還觀海，驚句任華獨醉心。　風流好作謝家看，魂氣常留巖壑間。　萬古英靈還道化，也知遺稿愛青山。

蔡壽臻《論詩絕句十首》　偶留仙骨在人間，蚓笛蛙鳴一例刪。脫盡尋常煙火氣，桃花流水自空山。

《射鷹樓詩話》卷七　李太白詩境超逸空闊，作太白酒樓詩，須肖其人，並須肖其詩，方爲不負題事。

又卷一六　七言古最忌長短句，太白以氣運之，後人實難於學步，以其易於空滑也。若竟篇以七言行之，入末間以長短句結之，較爲生動。

傅增湘《趙秋谷評點李詩補注跋》【略】嘗閱秋谷《聲調譜》，極推崇太白樂府，其言曰：「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後人宜以爲法。」今觀所評各卷，古風五十九首極意贊揚，幾於無美不臻。舉其要者言之，如第十八首評云：「此種詩要是千古所應有，攬而得之者爲捷，更欲擬似，固不得也。」第三十四首述雲南征兵之苦，評云：「寫得出處，李杜無殊也。苦至語處，李殊遜。然其行間有餘意，篇終有餘勇，縱橫使轉，行止自如，方將空千古矣。淺學輒思效之，未有不五宮易位者。」樂府諸篇推勘尤至，其評《宮中行樂詞》曰：「八章工艷極矣，而氣格彌高，故是千古獨步。」卷四末總評曰：「李詩大處祇是毫不經意，而氣象色澤俱臻絕頂，杜之所以必不能抗行者，直是讓他不費力也。」至其申辨各條，亦頗精當，如《鼓吹入朝曲》謂以諷詩之公卿懷宴安而虛榮祿耳，必非諷永王入朝而作。《長干行》二篇謂其清麗已開大歷、長慶風氣，山谷必執次篇爲李十郎，殊無所據。若《少年行》、《猛虎行》二首，深辨其僞託，窮源竟委，持論尤正。其言曰：「文以載道也，苟其悖於六經，雖工不取。史公發憤著書，而寓言於游俠貨殖，儒者猶譏之，況其下焉者乎？太白詩雖稱豪放，而未嘗稍繆於聖人之是非，咏富貴游俠諸篇必引夷、齊、原憲，或及揚雄，是言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之旨也。陋者不悟，輒附僞作，如前《少年行》篇，屠販知識，村野伎倆，肆口而出，蔑禮傷教，字句淺鄙，所不竢言。曾謂謫仙而至是乎！斯篇之詞殊勝於彼，然文字不相從，支離可駭，將謂豪放者當如是，亦嘗取太白之篇章苦心探索之乎？嗟夫！余每謂今之學者坐不能如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記知古之學者已難之矣。善夫蕭粹可二詩之注，其識豈出蘇、黃下哉！謂爲謫仙之功臣，又何讓焉」。

分　論

《古風五十九首》　《韻語陽秋》卷一一：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欲飡金光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眞有謫仙之目，而因爲足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太白《古風》云【略】此六十八首，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諸人皆在下風。《李詩選註》卷一：古風者，效古風人之體而爲之辭者也。夫十三國之詩爲《國風》，謂之風者，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刪後無詩，風變爲騷，漢有五言繼騷而作，以其近古，故曰古風。【略】李詩所謂古風者止五十九章，美刺褒貶，感發懲創，得古風人之意。章皆五言，從古體也；其歌、吟、辭、謠多七言者，不與焉。《唐音癸籤・詁箋六》：

又按《古風》六十篇中，言僊者十有二，其九自言遊僊，其三則譏人主求僊，不應通蔽互殊乃爾。白之自謂可僊，亦借以抒其曠思，豈眞謂世有神僊哉！他詩云：「此人古之僊，羽化竟何在？」意自可見。是則雖言遊僊，未嘗不與譏求僊者合也。時玄宗方用兵吐蕃、南詔，而受籙、投龍，崇尚玄學不廢，大類秦皇、漢武之爲，故白之譏求僊者，亦多借秦、漢爲喻。白他詩又云：「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其本指也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說詩晬語》卷下：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累累。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甌北詩話》卷一：《古風》五十九首非一時之作，年代先後，亦無倫次，蓋後人取其無題者，彙爲一卷耳。如第十四首述用兵開邊之事，譏明皇黷武，則天寶初年事也，第十九首「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則安祿山陷東都時也，二十四首鋪張鬬雞之賈昌，則開元中事也，三十四首「渡瀘及五月，將卦雲南征」，則鮮于仲通用兵雲南時事也，三十七首「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則自供奉翰林後放還山時作也。長洲許元祐指第十四首即以爲征雲南，而並欲改詩中三十六萬人爲二十六萬，謂雲南之師，實二十萬人也。不知此篇開首即云「胡關饒風沙」，又有「天驕毒威武」等句，皆指塞外戎虜，何嘗有一字涉南蠻耶？《詩比興箋》卷三：詩有必箋之而後明者，嗣宗《詠懷》、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選之而始善者，太白古風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浮，氣帥乎志者，其聲肆而不蕩。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蕩，故趣得永焉。世誦李詩，惟取邁逸，才耀則情竭，氣慓則志流，指事淺而易窺，攄臆徑以傷盡，致使性情之比興，盡掩於游仙之陳詞，實末學之少別裁，非獨武庫之有利鈍也。古風五十九篇，今箋其半，彬彬乎可以興、可以觀焉。詩不云乎：「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又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李太白《古風》二卷，上薄《風》《騷》，顧其間多隱約時事。如「蟾蜍薄太清」，爲王皇后被廢而作。「胡關饒風沙」，爲哥舒開邊而作。「天津三月時」，爲林甫斲棺而作。「羽檄如流星」，爲鮮于喪師而作。至後一章云：「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又一章云：「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直指國忠、祿山亂政跋扈，不啻垂涕泣而道之也。世推杜工部爲詩史，而知太白之意者少矣，故特揭而著之。《白雨齋詞話》卷七：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爲變，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爲正。此第論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九首。今讀其詩，何等樸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難》、《行路難》、《天姥吟》、《鳴皋歌》等篇，粗而不精，枝而不理，絕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愛之忱，千古共見，而發爲歌詠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爲敵，其陰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論。故余嘗謂太白詩，謹守古人繩墨，亦步亦趨，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眞與古人爲敵，而變化不可測矣。

又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爲有唐詩人之稱首者歟！徐禎卿評：此篇自自言其志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白爲古風之詩，以叙古今之治亂，文辭之變態，及天時人事之不齊，諷刺臧否之意，寓於詠歌之間。此其首章，言文辭也。謂夫大雅之詩，乃成周盛時言王者之事，自王者之迹熄，而大雅之不作亦已久矣，今欲陳其大義而繼其緒餘，舍我其誰歟，又恐老之日侵，而力所不及也。《唐詩解》卷三：此太白以文章自任而有復古之思也。言大雅既絕而宣尼又衰，時以無復陳詩者。王風則隋蔓草消亡，世路則皆荆榛蔽塞，當七雄相啖之際，正聲已微，即騷人哀怨之作，不足以追風雅，而楊馬廣騷之末流，又惡足法乎？是以憲章日就淪沒，至建安以後，綺麗極矣。惟我聖朝，俱復古道，變六朝之習，而尚清眞。於是羣才并興，如鱗之躍，文質相雜，如星之羅。我亦欲乘時刪述，垂光輝於千秋，以續獲麟之統耳。夫太白以辭章之學欲空千古，而紹素王，亦誇矣哉！《李詩通》：統論前古詩源，志在刪詩垂後，以此發端，自負不淺。《李詩緯》卷一：丁谷雲評：此八代詩評，又自叙立言意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四》：周珽評：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之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李詩直解》卷一：此太白志復古道而以作述自任也。《詩》有《大雅》，雅者，正也，王政之所由興廢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之後，《黍離》降於《國風》而多蔓草，鄭國之音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於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而衰怨起矣。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摛章繡句，競爲

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薾。至于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羣才乘運並興，而文質炳煥若衆星之麗秋天，故我志在刪述以垂千古。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將復古道，舍我其誰！」我故師之，如《春秋》之絕筆於獲麟也。有所感而起，固有所以爲終也，太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飄然欲仙，乃以不思索得之，眞大雅哉。子美評以「清新」「後逸」，而謂之「無敵」，宜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是從來作豪杰語。「不足珍」，謂建安以後也，《謝朓樓餞別》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一語可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於秦。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之末，奮飛詞家之前。司馬、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誇尚綺靡，摛章繡句，競爲新奇，雄建之氣，由此萎爾。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白自嘆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於朝廷之上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不足珍」以上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申第二句意，其說極爲明瞭。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唐宋詩醇》卷一：《古風》詩多比興，此篇全用賦體，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一起一結，有山立波迴之勢。昔劉勰《明詩》篇略云：兩漢之作，結體散文，直而不野，爲五言之冠冕。又云：建安之初，五言騰踊，不求纖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晉世羣才稍入輕綺，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觀白此篇即劉氏之意。指歸《大雅》，志在刪述，上溯風騷，俯觀六代，以綺麗爲賤，清眞爲貴，論詩之意，昭然明矣。舉筆直書所見，氣體實足以副之。陽冰稱其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洵非阿好。其纂《草堂集》以《古風》列於卷首，又以此篇弁之，可謂有卓見者。枕上授簡，同不朽矣。《甌北詩話》卷一：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專主文體文運。又《附論諸家詩話》：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古風》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老生常談》：才不足以雄一代者，不能代興。太白之「《大雅》久不作」一首，足以一代作者自期也。人生讀書，一面要埋頭苦攻，一面要放開眼孔，方有出息。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李純學劉公幹，非其至者，俠艷詩則佳，《古風》數十首，皆能成章，則陳、張、杜或不逮也，宜其以五言自負。

又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蟾蜍薄太清」，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蠹也。「蟾蜍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元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爲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李詩選註》卷一：比也。此詩蓋爲明皇廢王皇后而作。《唐詩解》卷三：按玄宗皇后王氏，爲武妃所詆而被廢，故太白作此詩。言蟾蜍蝕月，以比武妃之逼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而憂死也。蟾蜍借日之光以成形，今入紫微而日之朝暉反爲所損，以比武妃蠱惑帝心至於荒亂也。苟日月俱爲陰邪所傷，而蒼生無所仰照，則萬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嫉妬，而使皇嗣幾絕，實有可廢之條。今皇后撫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漢武比矣。所謂皆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華而不實，然不觀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寵分則不能有子，奈何遽以嚴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房闥，我因念及此事，爲之慨歎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眞覆國，青蓮可謂知幾矣。《唐音癸籤・詁箋六》：太白《古風》六十首，第一首自詠詩業「志在刪述」，第二首「蟾蜍薄太清」，即詠玄宗寵武妃、廢王皇后事，殊覺不倫。及讀結語「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始知白自有深指在。彼蓋謂當世相如是我，賦長門悟主，我事耳。作是觀，吟脈纔有倫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　意指武惠妃有寵，王皇后見廢而作。通體皆作隱語，而「蕭蕭長門宮」二句，若晦若顯，布置最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

《舊唐書》：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爲喻，是雖比而實賦也。《詩比興箋》卷三：蕭士贇曰：此傷王皇后之廢也。月，后象。日，君象。蟾蜍、蟾蜍，喻武惠妃讒后而惑帝也。王皇后亦以巫蠱廢，與漢武陳后同，故用長門宮事。王皇后無子，明皇廢后，詔有天命不祐，華而不實之語，故詩亦用之也。王后撫下有恩，後宮思慕，當時王譚賦翠羽帳以諷帝，亦猶太白此篇之旨。肅宗寶應九年，追復后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似感祿山之亂而作。《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蟾蜍句，暗指楊妃。蟾蜍句，指祿山陷京師。兩耀，謂元宗在蜀肅宗在靈武。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感捧硯之遇而弔之。

又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白意若曰：仙者淸靜自然，無爲而化，秦皇之所爲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爲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引徐禎卿評：此篇寫秦皇以爲諷也。此以上言秦皇惑於神仙之說，而卒不免於死也。《李詩直解》卷一：此言人君好神仙者之鑒也。秦始皇吞二周，亡諸侯，制六合，虎視天下，氣何雄哉！一按劍而山東諸侯莫不西來，總由明斷大略，天啓之以兼并天下也。兼并之後，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爲金人十二，以示不復用兵矣。而函谷之關，向之不敢窺者，今爲常開矣。時志得意滿，周行天下，登會稽，望瑯琊，銘功頌德，發刑徒七十萬人起工驪山，築阿房以快其意，自以爲一世二世以至萬世而永保也。但身非金石，人壽幾何，安得長生不死，以享此逸樂乎。于是方士徐市等上言，蓬萊祖洲有不死之草，採之可以長生。載童男童女千人，入海數載不得，費多懼譴，詐言藥固可得，然爲海魚長鯨所苦，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連弩射殺之，始無阻也。試言長鯨如山，額鼻象五嶽，鬐鬣蔽靑天，何由見蓬萊乎？此皆虛誕渺茫之語也。始皇信之，發徐市駕樓船，載童女往而不返耳。但見驪山三泉之下，猶然寒灰，而不免于一死也。不知仙者淸淨自然，無爲而成。秦王之所爲如此，宜其卒爲方士之所欺，而不得長生也。後之期長生而求神仙者，視此可不戒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既期不死，而又築高陵，自相矛盾矣。《唐宋詩醇》卷一：極寫其盛，正爲中間轉筆作地。「茫茫使心哀」五字，多少包含。借秦以諷，意深旨遠。《詩比興箋》卷三：此亦刺明皇之詞，而有二意：一則太白樂府中所謂「窮兵黷武有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二則人心苦不足，周穆、秦、漢同一轍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收兩義合併。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以六略許秦，亦人所不肯言，但與下文不接。

又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此題六十首，太白長處殊不在此，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名。名之所在，非詩之所在也。「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衡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此下至「志願不及申」可厭，太白有飲酒學仙兩路語，資淺俗人口角。「徒霜鏡中髮」同一霜字，用得不好，則爲「何處得秋霜」矣。譚元春評：「此花非我春」，幽句竦然。《唐詩評選》卷二：規運廣遠，而示人者恆以新密。若直以太白爲一往豪宕人，則視此類詩爲何語耶？《李詩直解》卷一：此太白以鳳自況，而有淡乎修眞也。言人之高遠，譬鳳翔九千仞之上，五章備夫綵珍，而衡書以入周秦，橫絕歷乎四海之遠，終未有與之鄰接者，此至人全身以遠害也。然人世易盡，若非遊仙，安能長生，吾秉正氣以營煉紫河之車，庶千載脫落于風塵矣。爲仙者亦必需於藥物，而四海五岳，靈藥所秘，惟淸溪之濱，鉛可採耳。時登大樓之上，舉首以望仙眞，乘鸞鶴之駕以滅去影，御風雲之車以絕迴輪，尙恐神丹金液難以遽就，而脫落風塵之志願不及申耳，是徒白鏡中之髮，羞彼鶴上之人矣。今桃李之開花乃世俗之春，而非我仙境之春也。唯應向淸都之境，長與仙人韓衆相親，得其秘訣，而若鳳凰之飛九千仞也。

又五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錄丹訣無不參授，其四五兩詩非泛然之作，蓋亦一時紀實之詞也。徐禎卿評：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眞慕於仙而作也。《唐宋詩醇》卷一：郭璞《遊仙》：「靑谿百餘仞」一首純是寓意，白詩與彼不同。蓋士之不得志于時者，姑寄其意于此耳。舊史稱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殆亦性之所近。或其被放東歸，將受道籙時作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託言仙人，放懷忘世。

又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感諷之詩，於時必有所爲而作也。徐禎卿評：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感於時而作也。《唐詩鏡》卷一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此是詩柄，起結隱相注，令人不覺。《唐宋詩醇》卷一：民安鄉井，離別爲難，況驅之死地乎？起意惻然可念。《杕杜》勞士，道

其室家之情，《出車》勞率，美其執獲之功。盛世豈無征役哉？明皇喜邊事，致有冒賞掩功者，故蕭士贇謂其感諷時事，有爲而作。《揚水》，《圻父》，所以爲風雅之變也。《詩比興箋》卷三：此傷王忠嗣也。忠嗣兼河西、隴右、河東、朔方節度使，仗四節制萬里，屢破突厥、吐蕃、吐谷渾。李林甫忌其功名日盛，恐其人相，因事搆陷幾死，賴哥舒翰力救，乃貶漢陽太守而卒。故悲其功高不賞，忠誠莫諒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蟣蝨生虎鶡」，按《上林賦》「蒙鶡蘇，絝白虎」，蓋畫鶡蘇以爲冠，畫白虎以爲袴也。此云蟣蝨生虎鶡，蓋蟣蝨生於衣袴之上也。

又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亦遊仙詩體，恐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李詩直解》卷一：此游仙之詩，想亦贈答之詞，借仙以比客也。言客有鶴上仙者，駕鶴而升天矣。在碧雲之中，自言其爲安期生也，其顏如白玉之幼童，兩兩吹鳳笙以侍從矣。去忽不見，但聞回風送天籟之鳴而已；遠望飄然若流星之速，而人之于世亦若是而已。故願餐金光長生之草，久視存身，與天齊傾，而豈若人世之速化哉。《唐宋詩醇》卷一：「天聲」、「流星」二語，眞如天上飛仙，可望而不可即，覺李賀「羲和敲日玻璃聲」，極意創造，終屬雕琢，自是仙鬼之別。

又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時戚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沈困下僚，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唐詩解》卷三：此刺戚里驕橫，而以子雲自況也。言當春色明媚之際，彼冠綠幘而出遊者，得意如此，豈若子雲之以著書終身，而又有投閣之厄哉！徒爲此輩所嗤笑耳。蓋太白雖無心仕進，亦不能不忿激於此也。所謂綠幘，必有所指，未詳其人。《唐詩鏡》卷一七：感慨迭蕩，歸於和平，所謂有大力者不動。《李詩直解》卷一：此感當時戚里驕縱踰制，儒者沉困下僚，咏古以寓諷也。言二三月時，宮柳枝若黃金，綠幘誰家之子，乃賣珠輕薄兒也；公然日暮醉歸，白馬驕馳，其意氣之豪，人所共仰，而冶游方及時也；小人之得志如此。若子雲之好學，眞若不曉事者，晚獻《長楊》之賦，賦達而身已老，草玄而鬢若絲，投閣徒爲人所嗤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引唐仲言評：此刺戚里驕橫，而以子雲自況。所謂綠幘，必有所指。《唐宋詩醇》卷一：吳昌祺云：言子雲不能自守，則反爲小人所嗤，謂以子雲自況者非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言少年乘時，賢者無位。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綠幘誰家子」，楊國忠亦其類。「投閣」二句，令人不能不羨富貴，與班固同意。

又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竟卻有三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忽爲異物，化而爲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況又何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既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徐禎卿評：此篇嘆世之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也。《唐詩品彙・五古》卷四：劉辰翁評：語意音節適可如此而至。《唐詩解》卷三：此慨世之變故多端，見富貴不當慕也。言一體尚有變易，萬事必無定期，仙境亦多改易，爵祿豈能長在？彼瓜田之叟，即東陵之故侯也。富貴無常如此，而可以營求哉！《唐詩評選》卷二：用事總別，意言之間，藏萬里於尺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言一體尚有變易，而富貴能長保耶？「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興下青門二句。《唐宋詩醇》卷一：作達語是白本語，然意在後半，前乃興起耳。莊周三句起第四句，五、六兩句橫空插入，實貫上、下，無此二語，全詩便覺率直。青門二句，就事指點，結出本意，有無數層折。至其辭意自然，則韓愈所云「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言世事幻妄，不必營營富貴。

又一〇　《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此白詠魯仲連也。按白欲慕仲連之爲人，連不貪而白多欲，連不污於世而白喪身於邪臣，連與白似有同矣。跡雖相彷而實不同也。《唐詩解》卷三：此慕魯連之爲人也。言魯連立談而名顯，猶明珠乍出而揚光。彼卻秦之英聲，既爲後世所仰，又能輕千金，藐卿相，以成其高，故我慕其風而願與之同調也。《唐宋詩醇》卷一：曹植詩：「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即「明月出海底」意。白姿性超邁，故感興於魯連。《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託魯連起興，以自比。

又一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悲年命也。《李詩直解》卷一：此達生而學仙者之詩也。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流光迅速，不舍日夜矣。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凋易也。自非煉仙丹以駕雲螭，安能吸日月之精華，駐顏色而爲仙哉。

又一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卷二引：徐禎卿評：此篇蓋有慕乎子陵之高尚也。《唐詩解》卷三：此經子陵釣处，仰其風采而詠之也。言松栢孤高，不能爲桃李之媚色，以比子陵耿貞，不能效時輩之苟榮，是以獨垂釣桐江耳。

彼其襟懷泊如，揖萬乘而歸卧，豈不偉哉！故其人雖遠，我猶慕其風以興嘆，尋其踪以棲息也。按太白始爲玄宗所重，已而見疏，遂傲放以求還，無復戀寵，此蓋以子陵自負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不著議論，咏古一體。《唐宋詩醇》卷一：起句本之《荀子》，直揭本指，嚴羽所謂開門見山者也。與左思《咏史》作風格正復相似。《荀子》曰：桃李倩粲于一時，時至而後殺。至于松柏，經隆冬而不凋，可謂得其眞矣。

又一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雖咏史事，其自負之意亦深矣，大意與咏子陵詩意同。徐禎卿評：此篇白自托於君平之詞也。《唐詩解》卷三：此太白廢斥之後，無心用世，而託君平以見志也。言君平既與世相違，則唯高尚自守，研窮易理，化育群生，處寂寞以論道，閉空廉以卻喧而已，將安所自見邪！但天生是人，如騶虞鸞鶱，不終使之泯泯，即舉世不獲取重，天漢業已標名，不然彼牽牛何以識其姓氏哉！方今海客之去已久，縱有君平，孰能測其沉冥者。此蓋太白自嘆其不爲人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言人之不泯，如騶虞鸞鶱，必然見知，即世人不知，天上猶懸其名也。「天漢」二句，用海渚人乘槎至織女宮意。《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言賢士不求名，非人所知。《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君平騶虞鸞鶱皆太白以自比。

又一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楊子見以爲討閣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竟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哥舒翰率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擂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年，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按此詩蓋爲當時吐蕃犯邊而作。舊註謂爲楊國忠征閣羅鳳事，或謂哥舒翰攻石堡城事，恐俱未然。蓋閣羅鳳是雲南之喪師，不係北狄；石堡城乃我之攻彼，非彼之寇我也，與詩意不相體貼。考之地理，驗之歲月，乃知爲吐蕃事也。且吐蕃之顚末紀於唐史者，大略與此相合。白目擊其事，詩意蓋刺之也。《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通體沈着，結峭勁，氣從漢魏來。丁谷雲評：有過於憤處，故入變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天寶中，上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堅守難攻。董延光自請攻之，不克。復命哥舒翰攻而拔之，獲吐蕃四百人，而唐兵死亡略盡，其後世爲仇敵矣。詩爲開邊垂戒，與前一首同。《唐宋詩醇》卷一：開元以來，歲有征役，至王君㚟戰勝青海，益事邊功。石堡一城耳，得之不足制敵，不得無害于國。唐兵前後屢攻，所失無數，哥舒翰雖能拔之，而士卒死亡亦略盡矣。此詩極言邊塞之慘，中間直入時事，字字沈痛，當與杜甫《前出塞》參看。別本多四句，語盡而露。詩詞意已足，不當更益。《詩比興箋》卷三：刺黷武也。安祿山以六萬兵沒於契丹，哥舒翰攻石峰堡死者數萬。李牧今不在，思王忠嗣也。忠嗣嘗言平世爲將，以安邊爲務，不肯疲中國以邀功，見可勝乃興師，故出必有成。自忠嗣讒死，而邊人塗炭矣。《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言窮兵之害。

又一五　《韻語陽秋》卷六：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余攷《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爲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迹尚可得而考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山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以曰「方知黃鵠舉，千里一徘徊」？吁！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唐詩解》卷三：按太白素有高尚之志，意出山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悔恨而作是詩。言我始以天子招賢，羣才爭赴，故亦有希世之想，不意竟爲當途者所棄。彼其貴色賤士，無足與遊，曷爲而輕就之耶？方知黃鵠之徘徊不進，良有以也，吾甚愧之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占四》：周珽評：首見上能禮賢，賢士無不爭赴。次言好德不好色，是貴賤失等也。賢者自思遠舉，玩「奈何」、「方知」四字，寄恨良深。唐孟莊評：「珠玉」二語，罵世亦直。《唐宋詩醇》卷一：《國策》：田需對管燕云：上三日不得咽，而君鵝鶩有餘粟。與《孟子》所云豕交獸畜者，更有甚焉。乃知穆生辭楚，見色

斯舉耳。《詩比興箋》卷三：刺不養士求賢也。天寶之末，幸臣嫉妒，林甫賀野無遺賢，國忠非私人不用。廟堂惟聲色是娛，而天地否、賢人隱矣。

又一六　《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此篇似學鮑而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自自況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略】，太白此篇蓋擬之也。然鮑詩爲故人而贈別，其居要處在「神物」一聯，李詩感知己之不存，其警策處在「風胡」二語。辭調雖近，意旨自別。

又一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諷不知止也。

又一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卷二：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閱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爲高也？《唐詩解》卷三：此嘆在朝之臣持爵祿而不能退，終以取禍也。首以桃李爲比，見榮華之易盡。次以流水起興，見人代之數更。於是歷叙權貴豪奢之事。因言彼方溺於富貴之樂，自謂身可永存。不知功成不退，未有不遭罪累者，李斯、石崇之禍可鑑也。豈若范蠡之乘扁舟耶？《李詩直解》卷一：此言富貴者宜勇退而毋招尤愆也。言天津橋水，閱人多矣！當桃李艷陽之天，遊者相續，年復一年，而豈舊日之人哉。公侯貴介，鷄鳴而謁帝，朝散之際，黃金飾馬，觀者滿道，人皆驚避，氣焰如山矣。入門上堂，珍饈充溢，而歌舞美姝，羅列成行，若鴛鴦之戲于庭幽也。自矜長保此樂，而日以繼夜。然而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昧此則多愆尤，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功成之後，抽簪勇退，變名易姓，乘扁舟以游江湖之間，終身樂之而無咎也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歷言權貴豪侈，沉溺不返，而有李斯、石崇之禍，不如范蠡扁舟歸去之爲得也。前用興起。《唐宋詩醇》卷一：此刺當時貴幸之徒，怙侈驕縱而不恤其後也。杜甫《麗人行》其刺國忠也微而婉，此則直而顯，自是異曲同工。《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此詩意甚明。

又一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太白此詩似乎紀實之作，豈祿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徐禎卿評：此篇刺玄宗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此白悼祿山之陷東京，而幸己之不與其難。說者謂此詩：祿山入洛之時，白適在雲臺之地而見之也。按史，白初以賀知章薦，召見金鑾，賜食調羹，供奉翰林，既而以沉香亭之樂章爲高力士所譖，白不自安，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因浮遊四方，不久而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當祿山陷洛陽之時，白卧於廬阜也，言登華山雲臺而見胡兵者，亦託言耳，豈眞在洛川而見之乎。意亦自幸處高視下，邈然而不相及也。古之詩人多有假託之辭，以意逆志乃爲得之。《唐詩鏡》卷一七：有情可觀，無迹可履，此古人落筆佳處。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此詩大抵是洛陽破沒之後所作，胡兵謂祿山之兵，豺狼謂祿山所用之逆臣。蕭氏以「胡兵」爲回紇，以「豺狼盡冠纓」爲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似未是。《詩比興箋》卷三：皆遁世避亂之詞，託之游仙也。《古風》五十九章，涉仙居半，惟此二章差有古意。則詞含寄託故也。世人本無奇膽，好言升舉，雲離鶴駕，翻成土苴。太白且然，況觸目悠悠乎？其餘不選尚三十一章，試取讀之，可以悟焉。又如太白《登泰山》詩五首，以爲嚴重之題，必有奇作，乃首首遇仙，留同淺率，於泰山毫無交涉。乃知山水詩貴沈著刻畫，宜康樂，不宜太白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初避兵出走時作。

又二〇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恐其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能忘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者。《李詩直解》卷一：此遊仙之詩，因人世之易盡歎人之不得閒也。我昔日遊齊，登華不注山，一何秀麗如芙蓉也。所遇古仙，知是赤松子矣，彼以白鹿借我，自挾兩青龍凌倒景，我故欣然願從之遠遊矣。乃與親友相別，不覺戀戀而嗚咽，勉其長保青松之心，毋以紅顏爲白日所欺也，人生不別則已，別則分手即遠，何時還乎。忽念人世如飄風之度，雖有紫金大丹，亦空聞之，而愁爲所誤耳。於泣別之際，又翻然自悟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徒爲名利所煎熬，于己分上性命事何得寬閒一步哉？故末乃決意遠遊，終當高舉。但留遺跡于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復爲親友之戀戀哉！此詩恐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忍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中節語意與上下全不相類，當棄世遠游，何事猶作兒女子態，與親友泣別，至于欲語再三咽耶？章毅《才調集》，只選中四韻作一首，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似未失眞，蕭本未免誤合。但首章語意似未完，或有缺文未可知。朱子謂太白詩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仍蕭本，俟識者再爲定之。《唐宋詩醇》卷一：今日之去意正相屬「泣與親友別」八句，既將別矣，復自疑焉，故下云「撫己忽自笑，沉吟爲誰故？」然後決然欲往，東上蓬萊，蓋倦游之餘，

聊以寄意。范傳正所云：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者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自言高尚，哀時人之卑弱。《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亦志在學仙。

又二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感嘆之辭，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負才不遇者，能不爲之吞聲嘆息也歟！徐禎卿評：此篇自自傷之詞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言曲高寡和。

又二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白感時思歸之詞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有倦遊思歸，落葉冀根之意。

又二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大意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斯世，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留連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可大笑歟！《唐詩鏡》卷一七：其憂生耶！其感世耶！令人不知所向。《李詩直解》卷一：此詩謂百年易盡，人苦不足，智者宜及時以行樂也。白露下而寒早，歲促矣，人生不過一瞬，胡爲自拘束哉。奈何景公之戀戀于國，而揮牛山之淚也，是人之常懷不足之歎，而謬用其心矣。不知人心波瀾，世路屈曲，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流連光景，毋令識者觀之，而徒爲恥笑也哉。《唐宋詩醇》卷一：《唐風・蟋蟀》之篇，感興如此。詩之神韻，與古爲化，擬之十九首，可謂波瀾莫二。結處與通篇一意相貫，即《桃李園序》之意。或謂若不知止足，則當夜夜宴游，爲識者所笑，其說未當。《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言歲時易盡，而自苦思，亦放意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悲年光之迅駛。

又二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諷刺之詩，蓋爲賈昌輩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爲跖行而太白輩之爲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歟！徐禎卿評：此篇譏時貴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眞有此人，但非跖耳。

又二五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汩汩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唐詩品彙》卷四引：劉辰翁評：「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十字不知何從出，不辨其說，謂出於成蹊，又淺淺知言者也。結得更超。《唐詩解》卷三：此歎世衰俗薄，見士當抱道而隱也。言世道交喪，淳風盡漓，彼道義如芳桂，則棄之而不採；凶邪如惡木，則趨而托焉。舉世如此，所以賢者緘默全身，如桃李之無言耳。蓋大運有興必有沒，今蠢然無知輩，方爭先馳騁其間，罔思禍亂之將及，惟有道如廣成子者，廼能翩然高舉，棲神太虛而不爲流俗所羈焉。夫太白以廣成自負，宜絕世之滋垢也，乃從永王以及于難，悲夫！《唐詩評選》卷二：大似庾子山入關後詩，杜以爲縱橫，抑以爲清新，乃其不可及者，正在緬密。《詩比興箋》卷三：三章皆疾末世而思古人，鄙榮利而懷道德，骨氣高奇，頗近射洪、阮公，世人讀《古風》者，但取遊仙飄逸之詞，哀懷不繫耳。

又二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唐宋詩醇》卷一：前有「郢客吟《白雪》」一篇云「舉世誰爲傳」，此篇云「馨香誰爲傳」，傷不遇也。末二句情見乎辭，白未嘗一日忘事君也。求仙採藥，豈其本心哉！嚴羽云：觀白詩，要識其安身立命之處，此類是也。《詩比興箋》卷三：君子履潔懷芳，何求於世？然而未嘗忘意當世者，懼盛年之易逝，而思遇主以成功名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言己賢而人不知，將老死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鈔曹句如己出。

又二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比興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材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美女求偶，皆喻賢才求主。不獨此首爲然，亦不獨公詩爲然。

又二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言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然不若仙化之爲高也。徐禎卿評：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也。「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者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

白》：亦言時日促，不如求仙。《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亦傷時光之易逝。

又二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乎古人之高飛遠舉者邪！其志亦可哀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亦欲高舉出世。

又三〇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太白感時憂世之作，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樸，汩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欺世，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大道無爲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徐禎卿評：此篇傷玄風之寂寥也。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汩亂，安能成清淨無爲之化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大儒二句，用《莊子》儒以詩禮發冢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楊士驤反羨之，太白亦未嘗不羨也。

又三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白惡世而思隱，故自託於秦人之言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此白遭亂罹憂而自嘆之辭也。白遭亂被竄，借秦人之事以自況。或曰：指其君爲始皇，且幸其死，特不能爲尊者一諱耶？曰：此借鏡池之事以明亂亡之有兆，正欲知幾預爲避之之術，非顯然而斥其君也。《載酒園詩話又編・李白》：「秦人相謂曰」，乃史中叙事法，誰敢入之于詩？吾不難其奇而難其妥，嘗歎李長吉費盡心力，不能不借險句見奇，孰若太白用尋常語自奇！《詩比興箋》卷三：皆遯世避亂之詞，託之遊仙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衍古高妙。

又三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愁秋之詞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按此詩白感秋而作，情思之慘而言辭之切，豈當奔亡與流竄之時而作歟？於今不可得而考矣。《詩比興箋》卷三：《遠別離》篇：「我縱言之將何補，皇天竊恐不鑒予之衷誠。」即此意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亦感時節之早謝。

又三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假莊生之言以自況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或曰，此詩與上李邕之詩皆白言己志，曰，非也。此但概論其理有體用者如是，蓋述莊子之意而言之也。彼上李邕之詩，恐亦未必是白之作，邕與白爲叔姪，相知有素者，又何必有「畏後生」、「輕年少」云云。或後人託此巨魚化鵬之說而效爲之，未可知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自況，即賦大鵬之意也。

又三四　《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群烏皆夜鳴」。非蹊涉足境，不知其妙，若模寫及此，則入神矣。《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爲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謂之兵，不甚受甲，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爲有苗，而深嘆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唐詩解》卷三：此刺明皇之征南也。言發卒救邊，騷及鳥獸，我始聞而疑之，以爲明主當陽大臣奉職，海內澹然，曷爲有此？既而與人問答，乃知楚地徵兵，以討雲南也。我想五月非出師之時，雲南乃苦熱之地，且以怯卒而可當戰士乎！觀其別親之際，涕泣流連有足悲者，以此禦敵，正猶困獸窮魚而當猛虎奔鯨也，必無生還之理矣。然此皆因廟堂之臣，不能如禹益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卒至疲弊中國而莫之惜也。悲夫！按南詔喪師，皆國忠之罪，太白乃以有苗諷之，亦可謂怨而不怒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四》：周珽評：窮兵黷武原非國家之福，況無事生事，而驅失練之卒以殉戰，又師出非其時，則喪師辱國，理必致也。太白此詩，與劉灣《雲南曲》，俱得感諷之體。按南詔喪敗，皆由楊國忠。劉以既敗北言，李以方發兵言，使當時明皇聞此兩詩，寧無惻然動心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時征兵討雲南而大敗，楊國忠掩敗爲功，詩應作于是時。「借問此何爲？」言天下清平，不應有用兵之事，故因問之。「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炎月出師，而又當炎方，能無敗乎！「如何舞干戚」，「如何」作何如解，古人每有之。「干羽」改「干戚」，本淵明「刑天舞干戚」句。《唐宋詩醇》卷一：「群鳥夜鳴」，寫出騷然之狀。「白日」四句，形容黷武之非。至于征夫之悽慘，軍勢之怯弱，色色顯豁，字字沉痛。結歸德化，自是至論。此等詩殊有關繫，體近風雅，杜甫《兵車行》、《出塞》等作，已力悉敵，不可軒輊。宋人羅大經作《鶴林玉露》，乃謂：白作爲歌詩，不過狂醉于花月之

間，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視甫之憂國憂民，不可同年語。此種識見，眞「蚍蜉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詩比興箋》卷三：《唐書》：南詔本烏蠻別種，天寶中冊爲雲南王，因雲南太守張虔陀激變。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以兵八萬人敗沒於瀘川，楊國忠掩其敗，不以實聞。更使以十萬兵討之，復敗沒。先後喪師二十萬人。集中《書懷贈常贊府》詩云：「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旂。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圍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與此篇同旨。《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言窮邊之事。《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似諷天寶末徵兵討閣羅鳳。即白太傅「新豐折臂翁」之詩意。

又三五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使郢中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譏世之文章，無補風教，而因追思《大雅》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刺當時文士之以雕飾奪天眞者，即第一首綺麗不足珍之意。

又三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唐詩解》卷三：此自惜其才不爲時用，而有遺世之想焉。蓋太白嘗供奉翰林，已而爲楊妃所毀遂，至放還，故以抱玉見疑爲比。意謂士之知遇既難，寸美復足爲累，觀直木芳蘭可知矣。彼天惡盈滿，道貴沉冥，此理固然無足怪者。士既遭擯於時，便宜蹈海出關，以躡魯連、柱史之清芬耳，安能爲卞和之三獻哉！《李詩直解》卷一：此爲不得志者感歎之詩也。言卞和抱玉而見棄，爲眞士不遇知己者歎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爲才士用世知進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歎也。於是翻然悟曰：盈虧者，天之道也，曷若沉冥隱晦，效魯連、柱下之高舉遠蹈，與道爲羣，明哲保身，而躡其清芬也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戒懷材者不宜自炫，宜以老子魯連爲法也。

又三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其遭高力士譖於貴妃而放黜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蘭比中宮，白日比明皇，羣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唐詩解》卷三：唐書本傳曰：白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適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此被謗之後，心不忘君而作也。言燕臣庶女之遇譖，猶能精感造化，以白其冤，我獨何罪，而與闕廷遼遠乎！正以讒邪之壅塞人主，甚於燕齊，故我不能自明耳。況彼又如沙草之羣聚，以排擯孤臣，曾能與之角勝也。我想忠邪倒置，古人所悲，亦安所控訴哉！惟流淚霑裳而已。《李詩緯》卷二：丁谷雲評：此爲去國而作，與後《擬古》同意，但《擬古》是比體，此爲興體。《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四》：周珽評：悲壯擊漸離之筑，雄奇撾漁陽之鼓，一肚皮憤氣，藉詞以發洩，何如廣陵怒濤。《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前六句言積誠可以回天，後六句言衆口可以鑠金，理有定而事無定，反覆感歎。

又三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首兩句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馨香，何以自見哉？《唐宋詩醇》卷一：前有「燕臣昔慟哭」一章，與此俱遭讒被放而作。前篇哀而不傷，怨而不誹，尚近《離騷》悲痛之音，此則溫柔敦厚，上追風雅矣。《詩比興箋》卷三：在野不能自拔，雖蒙主知，已被衆忌，若無當位之人，披拂而吹噓之，雖有德馨，何由自達哉。此自傷遇主被讒，孤立莫援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喻賢才處幽谷，須有汲引之者。

又三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奸臣也，掩者，蔽也，徂暉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奸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鸞」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李詩選註》卷一：賦而比也。按此詩必是安史陷京師之後，白在流竄之際而作。舊集所載前後凡二章，章首四句皆同，自第五句以下有小異。此章詞意上下接續，明白易曉。舊本置此之於次，今觀前章自第五句以下意與上下文不相蒙。豈初本與改本之不同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白日」二語，喻讒邪惑主。「梧桐」二語，喻小人得志，君子失所。王琦注《李太白全

集》卷二：「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見宇宙廣大之意。「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見生計蕭索之意。「榮華東流水」，言年華日去，如水之東流，滔滔不返。「萬事皆波瀾」，言生事擾擾，反覆相乘，如水之波瀾，無有靜時。「白日掩徂暉」，謂日將落而無光，如人將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雲無定端」，言人生世上，行踪原無一定，何必戀戀於此！或以落日爲浮雲所掩，喻英明之人爲讒邪所惑，兩句作一意解者亦可。梧桐之木本鳳凰所止，而燕雀得巢其上，喻小人得志。枳棘之樹本燕雀所萃，而鵷鸞反棲其間，喻君子失所。以上皆即景而寓感嘆於間，以見不得不動歸來之念。意者，是時太白所投之主人惑於羣小而不見親禮，將欲去之而作此詩。舊注以時世昏亂陰小用事爲解，專指朝政而言，恐未是。《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言萬事反覆，波瀾千變。

又四〇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疏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唐詩解》卷三：本傳曰：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賜食，帝爲調羹。今詩中云「子晉」，蓋指知章也。此亦放還之時，不忍辭君，故託鳳爲比以見志。意謂才雖超凡，分實疏遠，幸遇同聲之人，薦之雲表，得與萬乘投交，隆輦調羹，榮寵渥矣，今未及報恩而別，能無嗟嘆乎！《唐詩評選》卷二：此作如神龍，非無首尾，而不可以方體測，知直與步兵、弘農并驅天路矣。《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初非自負，因感恩未報而發。章法甚巧。《唐宋詩醇》卷一：前有「鳳凰九千仞」一篇，與此皆自比懷恩未報，感別長歎。惓惓之誠，溢於言表。《詩比興箋》卷三：徒懷知遇之感，愧無國士之報。《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亦自況之辭。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永王也。

又四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或疑首二句爲不類起句，不知正是取法《選》詩。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旦發陽崖，暮落憩陰峰」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予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江皋，夕濟乎西澨，是也。又云：此亦遊仙篇。《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即屈子遠遊之意。

又四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太白託興之詩也。雲中之鶴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以喻閑散之人也。徐禎卿評：蕭說近是。大抵白志在疏遠，不在祿位，故有是言。至謂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湖之興，則滯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即郭景純所譏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之意。

又四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辛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此詩疑爲當時好神仙而作，蓋刺之也。按玄宗尊玄元招方士，好神仙而求長生；白以漢文孝武之事言之，假借而不敢直斥者，諱之也。《唐宋詩醇》卷一：唐人多以王母比楊妃，如杜甫「西望瑤池降王母」亦然。則上元即指秦、虢輩，末句蓋傷之也。《詩比興箋》卷三：刺明皇荒淫，怠廢政事也。若如蕭注謂譏求仙，則不當有「淫樂心不極」之語。王母、上元，皆寓女寵；瑤池、玉杯，盛陳宴樂；空言、徒迹，則歎萬幾曠廢，朝政荒蕪也。未知其指武惠妃歟？楊妃歟？斯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歎華士不能久榮。

又四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儀而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爲而作也。《李詩選註》卷一：比而興也。此以夫婦喻君臣也。按此詩辭意，乃白之自謂也。白以被召，供奉翰林，不久被讒而遭流竄，則君恩有所未終，而危疑之迹亦不能以自安也，故其形於詠歌者如此。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古詩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衰而愛已弛，有感而發，其寄諷之意深矣。《唐宋詩醇》卷一：純用比興，亦騷雅之遺。金鑾召對，欣有託矣，中道被放，如去婦以盛顏鬢髮而不見容也。辭意怨而不怒，旨合風人，蕭士贇以爲有爲而作，殆未必然。《詩比興箋》卷三：受知被謗，君恩不終，與孤蘭篇同旨。《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小人得志，君子棄捐，君恩不結，芳意何申。

又四五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興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托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咏白駒之詩以自遺耳。《李詩選註》卷一：比也。按白被黜之後，遭安史之亂，隱於廬山屏風疊之中，此詩辭意，似乎此時之所作者也。《李詩緯》卷二：丁谷雲評：此又爲去國而作，詞氣飄逸，掩其憤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浮雲」二語，隱指亂世景象。

《詩比興箋》卷三：此皆天寶亂作以後，無志用世而思遠逝之詞。《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志在高舉出世，亦自況之詩。

又四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白日青天者，以比其君，鬬雞蹴鞠，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學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徐禎卿評：當塗以後，蕭說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焰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用也。唯揚子雲則閉門著書，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爲心。《詩比興箋》卷三：此極言其盛以憂其亂也。「當塗」、「失路」二語，言權勢之人，附者升青雲，忤者委溝渠，足以知幾之士，杜門潛隱。《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歎承平時權門之盛，今已衰歇。

又四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徐禎卿評：此篇刺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宛轉龍火飛」，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詩比興箋》詩三：言榮遇無常，君子思獨立也。張協《七命》：「龍火西頹。」李善注云：「《漢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言七月流火，秋氣至而華葉落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末二句自況，即陶公「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之意。

又四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喻云。《詩比興箋》卷三：此刺好大務遠而不勤恤民隱也。

又四九 《歲寒堂詩話》卷上：《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於《國風》矣。《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太白遭讒擯逐之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李詩選註》卷一：比也。此白自述其材藝之美與不遇之故，喻之如此，按此詩辭意，正隱居匡廬之時也。《唐宋詩醇》卷一：亦前篇（《綠蘿篇》）之意。但前篇寓意於君，此則謂張垍輩之譖毀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屈子「衆女」之旨。

又五〇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譏世之人不識眞儒，而假儒之人反得用世，而非笑眞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李詩選註》卷一：比也。此言當時之無巨眼，不辨眞僞，珉玉混一，莫能分別，則舉措不得其宜也。其明皇任用林甫龍任國忠之時乎。《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言世俗不知美惡。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學陶神似。

又五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比興之詩也。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衆施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嬰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譎諫之體，兼盡之矣。《詩比興箋》箋三：此歎明皇拒直諫之臣，張九齡，周子諒俱斥竄死也。《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忠不見容。

又五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美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亦歲不我與之意。

又五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詩比興箋》卷三：此即《遠別離》篇「權歸臣兮鼠變虎」之意。內倚權相，外寵驕將，卒之國忠、祿山兩虎相鬬，遂致漁陽之禍。《昭昧詹言・小謝附李白》：仍是前意。

又五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首二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徐禎卿評：窮途慟哭，蕭解未善，言風既頹矣，途既窮矣，方可慟哭而已。《李詩通》卷六：以阮籍晉人，故云晉風。舊注謂《毛詩》之唐、魏，失之遠矣。《唐宋詩醇》卷一：天寶以還，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矣，物亦各從其類也。篇中連類引象，雜而不越。窮途慟哭，亦無可如何而已。

又五五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譏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李詩選註》卷一：賦也。此言世人皆好淫聲美色而自喪其天眞。按白之所謂道，乃修養之術、老莊之道，非聖賢所以修己治人者也。凡詩內所道者皆倣此。

又五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徐禎卿評：此篇自自傷被黜也。《唐詩鏡》卷一七：自寵自傷，不與世讎，見君子立身足貴，班倢伃團扇詩足以參觀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不遇人眞有此窘。

又五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茫無所歸，唯有嘆息而已。《李詩選註》卷一：比也。白有願仕之心而無引薦之階，作此詩以自嘆。按白初隨吳筠至京師，知章薦之供奉翰林，可謂得所託矣，猶云「飛者不我顧，嘆息將安歸」，蓋不得意於貴妃、力士，而終無所託也。知章能薦之而不能使人君大臣必用之，故發此嘆而欲歸耳。《唐宋詩醇》卷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所以致恨於臧孫辰之竊位也。《詩比興箋》卷三：野有憂國之人，朝無用賢之相。

又五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篇是太白南遷時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而已。《唐詩解》卷三：按太白被放之後，浮遊四方，因登陽臺而感襄王之事。意謂此非高唐託夢之地耶？今雲無處所，清風徐來，不惟神女絕響，襄王亦杳然矣。我乃知荒淫足以覆國，徒使樵牧悲哀耳。蓋是時明皇寵貴妃，荒於色，疑有感而發此嘆云。《唐詩評選》卷二：三四本情語，而命景正麗，此謂雙行。雙行者，古今文筆之絕技者。

又五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李詩選註》卷一：興而比也。此詩刺世之以利交者不能相終始也。按《古風》詩五十九章，所言者世道之治亂、文辭之純駁、人物之邪正，與夫遊仙之術、飲酒之情，意高而論博，間見而層出，諷刺當乎理而可規戒者，得風人之體。《三百篇》以下，漢魏晉以來言詩之大家，數者必歸於白。出放天授，有非人力所及也。《古風》以下諸詩，亦取其絲雅者繹而釋之。其非李白之作，與夫似是而非者，皆在所略云。《唐宋詩醇》卷一：辭旨明白，白《古風》凡五十九首，以此篇結之，總厥所述，遠追嗣宗《咏懷》，近比子昂《感遇》，其間指事深切，言情篤摯，纏綿往復，每多言外之旨，白之流品亦可睹其概焉。夫開元、天寶治亂迥殊，林甫、國忠相繼柄政，宵小盈朝，賢人在野，卒致祿山之亂，宗社幾墟。白以倜儻之才，遭讒被放，雖放浪江湖而忠君憂國之心未嘗少忘，身世之感一於詩發之，諸篇之中可指數也。豈非風雅之嗣音，詩人之冠冕乎？朱子嘗欲擇歷代之詩爲一編，以繼《三百篇》、《楚辭》之後，而以白之《古風》爲之羽翼與衛，蓋有以取之矣。群兒謗傷，何足信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即翟公署門之意，老杜《貧交行》亦同此慨。

《遠別離》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太白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敘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曰「雲」，則其臣也。「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煙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略】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略】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存君忠國之心者，孰能興於此！《唐詩品彙》卷二六：此太白傷時君子失位，小人用事，以致喪亂。身在江湖之上，欲往救而不可，哀忠諫之無從，舒憤疾而作也。劉辰翁評：參差屈曲，幽人鬼語，而動盪自然，無長吉之苦。《藝圃擷餘》：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詞，託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太白《遠別離》舊是難處，范德機知其調之高絕，而不解其意所從來。近王次公獨謂太白晚年時事之作，深得之。所謂幽囚野死，從古有此議論者。魏晉以還，纂奪相繼，創爲邪說，劉知幾《史通》載之甚詳。《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着此閒語妙。「雷憑憑兮

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四語接上詞意，如不相屬，妙！妙！「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結得沈切。《唐詩解》卷一二：按玄宗以祿山之亂，傳位肅宗，而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宦者李輔國暴貴，欲立功以悅其寵，乃妄言于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將不利于陛下。於是徙上皇於西內，怏怏不愉而崩。時太白長流夜郎，自謂先帝舊臣，不勝感憤，乃以皇英自比，竹書托興而作是詩。意謂我之放逐而與君別也，其猶古之二女乎，竄身洞庭、瀟湘之間，孰不以此別爲悲者。又況朝廷紊亂，忠逆無分，日慘雲冥者，君不明而蔽於邪也，猩啼鬼嘯者，讒口喧囂害忠直也。縱使我進言，未必有補，且恐君不鑒我之忠誠，徒觸邪臣之怒耳。此謂玄宗之時，楊、李用事，忠臣杜口，以造祿山之亂也。亂既成矣，雖使堯舜當之，亦將禪禹，玄宗能不傳位耶？既傳位而稱上皇，則孤立無助，是龍降爲魚。肅宗不能自操其權而委之輔國，是鼠反變虎，於是卒幽上皇於西內而崩，故曰「堯幽囚」、「舜野死」。蓋以今揣古，而知竹書之事不誣稱。或言者，疑之也。上皇既崩，白又想其陵墓，故言「九疑相似」，舜之孤墳在其間，何所憑藉乎！蓋憂關陵失守也已。又向雲而泣，隨波而迷，望山而慟，必山崩水竭而淚始消，痛恨之意何如哉！《李詩通》：此篇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淚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並借《竹書》雜記見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其辭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於楚《騷》，而韻調於漢鐃歌諸曲，以成爲一家語，參觀之，當得其源流所自。《唐詩鏡》卷一八：此詩殆爲上皇。「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誰是。」此蓋憤詞，痛上皇不得正其終也。語致錯落之奇。《詩源辯體》卷一八：初讀太白《遠別離》，高廷禮謂「傷時君子失位、小人用事而作」，殊不醒；然後讀《贈辛判官》詩云「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姪國泰云「此指諸臣附合肅宗者而言，太白深有所刺也」，予意猶未會；既而讀《萬憤詞》云「舜背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意便了然。乃知《遠別離》言堯舜不當禪禹，又引《竹書》「堯幽囚」爲證，實與《萬憤詞》互相發明。太白於玄宗，實爲千古榮遇，而肅宗即位靈武，又有未當於人心者，既而玄宗以張后李輔國憂死西內，太白熱腸，寧不感憤慟哭耶？此蓋以皇英比己，舜比玄宗也。「亦禪禹」，「亦」字對今而言。前輩言上元間輔國張后矯制遷上皇於西內，太白有感而作，既非，而蕭士贇謂此詩作於天寶之末，則尤非也。太白《蜀道難》、《天姥吟》，雖極漫衍縱橫，然終不如《遠別離》之含蓄深永，且其詞斷而復續，亂而實整，尤合騷體。范氏云：「此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意反覆屈折行乎其間者，實未嘗斷而亂也，使人一倡三歎，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爲不可及也。」《唐詩評選》卷一：通篇樂府，一字不入古詩，如一匹蜀錦，中間固不容一尺吳練。工部譏時語開口便見，供奉不然，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緩，供奉深。《詩辯坻》卷一：李太白「蒼梧山崩湘水竭」，張文昌「菖蒲花開月長滿」，李長吉「七星貫斷姮娥死」，俱是決絕語，遣詞絕工。然《鐃歌》「冬雷震震，夏雨雪，實先開之。《鐃歌》語事或所省，質渾而爲古，三子語理所必無，刻畫而近今。《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哀怨動人，而苦鬱之氣言不能盡。見忠君愛國之心，即謂之《廣騷》可也。丁谷雲評：堯舜句，人疑指永王璘。果爾，何以爲太白！只是泛言君臣當泰和，無所指也，但立言過激耳。然正是哀怨之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皇穹」，指肅宗。「雷憑憑兮欲吼怒」，《天問》曰：「康回憑怒。」「堯舜當之亦禪禹」，禪位。「君失臣兮龍爲魚」，明皇。「權歸臣兮鼠變虎」，肅宗。「或言堯幽囚」，見《竹書》。「帝子泣兮綠雲間」，竹也。「竹上之淚乃可滅」，言此恨不絕。玄宗禪位于肅宗，宦者李輔國謂上皇居興慶宮交通外人，將不利于陛下，于是徙上皇于西內，怏怏不逾時而崩。詩蓋指此也。太白失位之人，雖言何補，故托吊古以致諷焉。《說詩晬語》卷下：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白【略】《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唐宋詩醇》卷二：此憂天寶之將亂，欲抒其忠誠而不可得也。日者君象，雲盛則蔽其明。啼煙嘯雨，陰晦之象甚矣。小人之勢，至於如此，政事尚可問乎？白以見疏之人，欲言何補，而忠誠不懈如此。此立言之本指。《石洲詩話》卷一：太白《遠別離》一篇，極盡迷離，不獨以玄、肅父子事難顯言，蓋詩家變幻至此，若一說煞，反無歸着處也。惟其極盡迷離，乃即其歸着處。「綠雲」謂竹。又卷二：每一篇，各有安身立命處耳。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極其迷離，然各篇自有各篇之歸宿收拾。即如樂府各題，各自一種神氣。以此易彼，則毫釐千里矣。《詩比興箋》卷三：此篇或以爲肅宗時李輔國矯制遷上皇於西內而作，或以爲明皇內任林甫、外寵祿山而作，皆未詳繹篇首英皇二女之興，篇末帝子湘竹之淚託興何指也。本此以繹全詩，其西京初陷、馬嵬賜死時作乎。「海水直下萬里深，

誰人不言此離苦。」言天上人間永訣也。「我縱」以下，乃追痛禍亂之原，方其伏而未發，忠臣志士，結舌吞聲，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一旦禍起不測，天地易位，「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君失權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之謂也。「或云」以下乃倉皇西幸，傳聞不一之詞，故有「幽囚」「野死」之議。「帝子」以下，乃又反復流連以哀痛之。始以一女子而擅天下之權，其卒以萬乘而不能庇其所愛，霓裳羽鼓之驚，斜谷淋鈴之曲，徒爲萬世炯戒焉。痛何如哉！「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天長地久終有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故《長恨歌》千言，不及《遠別離》一曲。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海水」二句，斗接驚人。

《公無渡河》《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逭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爲喻云耳。《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絕類漢、魏者，至格調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唐詩鏡》卷一八：茫然風沙一段，最是奇蕩。「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二語，悲甚，可作當年之曲。《詩辯坻》卷三：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墨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詩比興箋》卷三：是詩自昔不言所指。蓋悲永王璘起兵不成誅死，而《新唐書》言永王璘辟白爲府僚佐，及璘起兵，白逃還彭澤。蓋永王初起事時，太白實望其勤王，不圖其猖獗江、淮，是以見機逃遁。及璘兵敗身戮，太白被誣，坐流夜郎，至後遇赦得還，乃追悲之。「黃河咆哮」云云，喻叛賊之匈潰。「波滔天，堯咨嗟」云云，喻明皇之憂危。「大禹理百川，兒啼不還家」云云，謂肅宗出兵朔方，諸將戮力，轉戰連年，乃克收復也。艱難若此，豈狂癡無知之永王所能立功乎？乃既無戡亂討賊之才，復無量力守分之智，馮河暴虎，自取覆滅，與渡河之叟何異乎？《豫章篇》云：「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即此詩所指。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雅事俗說，開玉川一派。「長鯨」句，亦是生出色澤，非題中應有。

《蜀道難》《本事詩・高逸》：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尚書故實》：陸暢嘗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略】《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雲谿友議》卷上：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略】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唐摭言》卷七：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洪駒父詩話》：《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案《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二篇，曰：「子謫仙人也。」案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夢溪筆談》卷四：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案孟棨所記：【略】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唐詩品彙》卷二六：劉辰翁評：妙在起伏，其才思放肆，語次崛奇，自不在言。《李詩選注》卷二：賦也。首二句以嘆辭而發其端，末二句以歎辭而結其意，首尾相應，而關鍵之密也。白此詩極其雄壯而鋪敘有條，起止有法，唐詩之絕唱者。杜子謂其長句之好，蓋亦意醉而心服之者歟。舊說此詩，皆謂有所指……《廣記》云「自蜀至京師」者恐誤，又云讀《蜀道難》而稱爲謫仙，夫史所謂文，疑非止此一詩也。大抵唐時士之謁名臣大官者，多以所作之文投見。白見知章出所作文，則《蜀道難》一篇或在其內，稱爲謫仙非專爲此也，奇其姿與文而稱之也。據此則《蜀道難》之作在未見知章之先，猶在天寶之初，其歲月與前所謂嚴武、兼瓊、明皇幸蜀俱相隔遠，似爲不足信也。樂府諸篇，不必一一求其所指，其有所指者，辭義明白，白有不可掩之實，亦不待強爲之說，若率合穿鑿，爲詩家之大病矣。《唐詩解》卷一二：按天寶十五載，祿山陷潼關，玄宗懼，用楊國忠計幸蜀，太白聞而憂之，故作是詩。首稱蜀道之難，非天子所宜幸。次述中途之險，爲己所深憂，末言蜀中險惡，非王者所宜居，蓋欲乘輿速返耳。言危哉此蜀道也，非所謂難于上天者乎。自蠶叢等開國以來，歷年多矣，未嘗與秦塞通，獨太白之西有鳥道，可以橫絕而度峨眉之表，於是蜀王使五丁力士開山，山崩壓力士死，

而棧道竟以此通。然上有礙日之高山，下有逆折之湍險，以猿鶴之狡健，尚不能踰，況行者經青泥之九折，捫星而度，其勞悴之狀可想矣。今君西遊，當以何時返國乎！我恐巉巖難越，民人又稀，所見者，悲鳥，所聞者，怨鳥，天子疇能堪此哉！故我一聞是聲，顏色爲之凋謝也。夫山行則有連峰林木之阻，水行則有飛湍奔壑之患，彼遠道之人，孰肯相隨而來耶？則從行者又寡矣。天子所以欲幸蜀者，爲可以避兵也。今居劍閣之中，親臣既寡，倘一夫作難，外不能救，所守之人皆豺狼也。不惟民俗暴悍，即猛虎長蛇，亦是可虞，天子居此，安乎？我以爲錦城雖樂，不如疾還舊都耳。每念及此，未嘗不側身西望而興歎也。是篇三稱蜀道之難，慨歎彌切，雖三閭繫心懷王，亦不過此。青蓮可不爲忠乎！然世稱老杜一飯不忘君，而不及李者，正以其詩托興高遠，非俗輩所能窺。今余闡其旨，不惟辭義粲然，即孤忠憤激之意，庶可暴揚天地間矣。令逝者有知，亦千秋一快哉！《唐音癸籤・詁箋六》：太白《蜀道難》一詩，新史謂嚴武鎮蜀放恣，白危房琯、杜甫而作，蓋採自范攄友議。沈存中、洪駒父駁其說，謂爲章仇兼瓊作。蕭士贇注又謂諷幸蜀之非，說不一。按白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入都之初，乃玄宗幸蜀，嚴武出鎮之前，歲月不合。而兼瓊在蜀，著功吐蕃，亦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此詩。皆傅會不足據。《蜀道難》自是古曲，梁、陳作者，止言其險，而不及其他。白則兼採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弗居」等語用之，爲恃險割據與覊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說事理，故苞括大，而有合樂府諷世立教本旨。若第取一時一人事實之，反失之細而不足味矣。諸解者惡足語此？《李詩通》：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跡可當斯詩；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者，年歲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作者不乏，詎必盡有爲而作？白蜀人，自爲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守或非親，化爲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鑿乎？《唐詩鏡》卷一八：《蜀道難》近賦體，魁梧奇譎，知是偉人。《日知錄》卷二八：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二語爲篇中之主。才氣揮霍，頓宕不休，如南海明珠，隨地傾出萬斛也。《李詩直解》卷三：此太白初見祿山亂華，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公亦深知幸蜀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蜀道難》以達意也。是以開口即作歎聲，而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極險，當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甚于上青天也。且蠶爾之蜀，僻在一隅，自蠶叢以及魚凫，開國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爲中國帝王之都矣。五丁未開道之先，惟長安在西，太白有一線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巔，而人跡豈易往來哉。五丁壯士開道之後，身死然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若安處于蜀，倘燒絕棧道，則中原非吾行矣。況其險峻，上際于天，而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極于地，而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亦愁攀援，是鳥獸猶憚而人可知也。青泥之嶺盤紆煙雨之中，百步而九折，以縈繞巖巒之所。又以天星言之，參與井，爲蜀分野，捫參歷井，環蜀之境，道路險難，到處皆然，令人脅斂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已。今玄宗西幸，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且忠臣義士，雖欲從君于難，奈道路巉巖，不可以猝爲攀附。但見悲鳥子規飛鳴于空山叢林，則人跡之稀少可知，故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使人聽此，即少壯之朱顏亦爲之凋謝矣。連峰去天不盈一尺，枯松飛湍，水石喧擊，而成萬壑之雷聲，其險也如此哉！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能來也。今日之幸蜀，不過依劍閣之險耳！雖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然守關者任非其人，恐化爲豺狼反噬，爲可危也。夫蜀與羌夷雜處，如虎與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變生不測，殺人如麻，是又可憂之大者。帝在錦城，固云可樂，又不如早還長安之家爲可樂也。故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再言之不足，復三言之。令我側身西望，長爲咨嗟太息，以致眷戀之意云爾。吁，詩意亦微而顯矣。《而庵說唐詩》卷五：王者所宜居，勸其速歸。其忠于君有如此。不然，太白蜀人，何故不爲桑梓之邦存地步，一至此。噫，傷痛聲；吁，負重物以出氣；戲，長嘆也。「危乎高哉」，口中未說蜀出，而先痛嗟其高危。高故危，此二字，爲一篇之骨。「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上青天，是形容其難。「蠶叢及魚凫，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蜀爲西戎之極邊，自周以前，不通于中國，見古聖王之所弃置。通自秦始，初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

開道，引之。秦惠王九年，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凫、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嚨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開國何茫然」，言其不可考，蜀至秦始通，何從知其開國及歲數哉？揚雄云「三萬四千」，此云「四萬八千」，總非實據也。人言文人無實語，而不知文章家妙在跌頓，故每說到已甚，太白加出一萬四千歲來，此正跌頓法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獨西有太白山之鳥道，一綫可通，亦止望峨眉之巔。峨眉山，蜀山之最高者。鳥道，空中鳥飛之道，是極高，人所不到，猶云除是飛鳥飛得過也。太白山，在洋州眞符縣，山面隸鳳翔府，山背屬眞符。大峨山，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蛾眉。「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勾連。」自五丁開道後，人始爲棧道以相往來。《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爲石。」「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冲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蜀雖可通，去來畢竟不易。《春秋命歷序》：「皐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回日，日不能過而回。高標，如插竿爲標，遠可望見，又山名，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冲波，冲即橫，逆是倒，折是曲。川之迴轉有如此。黃鶴遐舉，尚不能過，猿猱矯捷，善于攀援，欲度還愁，此棧道不通之處。「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岩巒。」青泥嶺，乃入蜀所必由之路，在勉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盤盤，路只在此盤轉，不能徑去。行一百步，卻有九個折，縈繞于岩巒之間。「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蜀分野星，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摸也。歷，經歷也。仰，以手向上們歷。脅，斂也，屏氣而息。膺，胸也。撫，以手在胸前撫摩。坐而長嘆，言其怯力。過去，有如此之難。「問君西游何時還，君已在蜀，尚不要他去，故特問其還。問得妙。「畏途巉岩不可攀」，畏途巉岩，言無立腳之處，必須手着力，而又不可攀援。一似少去得一步爲便宜者。「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并無有人迹，空山古木間，日之所見者，但是悲鳥雌雄成群而飛，夜之所聞者，但是子規月下啼血，最苦。「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再一提此句，妙有關鎖。上來筆氣縱橫逸宕，不如此則散無統束矣。「使人聽此凋朱顏」，人聽去尚凋朱顏，而況身歷其境者哉！「連峰去天不盈尺」，中言「危乎高哉」四字。「枯松倒挂倚絕壁」，絕壁之間，乃路仄之處，無人樵采，枯松橫塞，所行多礙。「飛湍瀑流爭喧豗」，湍，是水下激而上飛，瀑，自上而下垂，上下相迫謂之爭。豗，擊也。木華《海賦》：「磊匼匐而相豗。」「砯崖轉石萬壑雷」，砯，水擊岩之聲。郭璞《江賦》：「砯岩鼓作。」岩爲之砯，石爲之轉，萬壑相應，轟若雷霆。「其險也如此」，又作一頓，妙。上來青泥嶺，只是難行，所聞所見，只是子規悲鳥，此則耳目炫亂，驚心動魄，險至此極矣。「嗟爾遠道之人，何爲乎來哉？」人生長此處，出于無奈，遠道之人，乃冒險而來。夫居蜀者，習慣成自然，尚畏其險，不知遠道人，的是何心？此一宕更妙。人不畏險而至蜀也，得無以「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可憑險以自守耶？崢嶸，高峻也。崔嵬，高不平也，又石山帶土也。酈道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左思《蜀都賦》云：「一夫守隘，萬夫莫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張載《劍閣銘》云：「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劍閣雖可守，而所守之人，亦須要擇，必我之親方可。《史記・韓安國傳》語云：「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至親且然，而況匪親，匪親，須慮其化豺狼，反爲我害。以見人心難測，險不足恃。「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所守之人，即不可恃，其中又多猛虎、長蛇，日夕思食人，須刻刻防它。「錦城雖云樂」，上面說蜀，如此可驚可畏，而忽下一「樂」字，妙極。譬如惡人，亦必有一二端好處，若說他惡到底，而抹煞其好處，則其人不心服。今論蜀亦然。蜀道雖可驚可畏，而成都卻使人樂，名爲錦城。《廣輿記》云：「成都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玄宗西幸，升爲南京。」入蜀何等艱險，見錦城風土，定然歡喜。「不如早還家」，此雖是樂，然不可久居，不如早歸家之尤樂也。文勢至此甚緊，必須一放，方得寬轉，所謂「一張一馳，文武之道也」。「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復提此句爲結束，妙。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游》敘鯤鵬同。吾嘗謂作長篇古詩，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故兩先生爲歌行之雙絕，不誣也。三言「蜀道之難」，叮嚀告誡至矣。「側身西望長咨嗟」，太白蜀人，說着蜀猶有戒心焉，蜀之不可去也如是夫！蜀之不可居也如是夫！一片純是忠君報國至性語。《載酒園詩話又編・李白》：《蜀道難》一篇，眞與河嶽並垂不朽。即起句「噫吁嚱，危乎高哉」七字，如纍碁架卵，誰敢併于一處？至其造句之妙：「連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每讀之，劍閣、

陰平，如在目前。又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不惟劉璋、李勢恨事如見，即孟知祥一輩亦逆揭其肺肝，此眞詩之有關係者，豈特文詞之雄！紛紛爲明皇，爲房、杜，譏嚴武，譏章仇兼瓊，俱無煩聚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總束三語，千鈞筆力。「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恐蜀地有發難之人，則乘輿危也，故望其早還帝都也。通篇結穴。諸解紛紛，蕭士贇謂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爲得其解。臣子忠愛之辭，不比尋常穿鑿。筆陣縱橫，如虬飛蠖動，起雷霆于指顧之間。任華、盧仝輩仿之，適得其怪耳，太白所以爲仙才也。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瞥漢神鷹振羽翰，桑花生頰骨珊珊。金丹不落平人手，吮筆空摹《蜀道難》。《唐宋詩醇》卷二：「解此詩者，幾如聚訟，惟蕭士贇謂爲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者得之。蓋其詩筆勢奇崛，詞旨隱曜，往往求之不得，則妄爲之說。【略】「蠶叢及魚鳧」至「以手撫膺坐長嘆」，極言山川道途之險，以還題意。而其非尋常遊幸之地已見言外。「問君西遊何時還」正指幸蜀事。當日倉皇西幸，扈從蕭條，棧道崎嶇，霖鈴悲感，烏號鵑啼，寫出淒涼之狀，故曰：「使人聽此凋朱顏」。此爲明皇悲也。以下重寫「難」字，而以「其險也若此」三句束之。「遠道之人」蓋指從者而言，故承以「劍閣峥嶸」六句。楚爲賈云：我能往寇亦能往，蜀之險必不可恃，故爲危之之詞，以致其忠愛之意。若如諸說所云，爲守蜀者發，於義爲不倫矣。猛虎六句，直言避亂，而視其早還，通篇結穴在此。【略】若徒賞其文章之奇，而不審其深情遠意，未爲知白者也。胡震亨謂其泛說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樂府諷世立教本旨，蓋亦窮於解矣。《劍谿說詩》卷上：太白詩「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句凡三疊。管子曰：「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陧，綱山於有牢。」穀梁氏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一篇之中，三番叙述，愈見其妙。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也。《詩比興箋》卷三：按蕭氏此說迥出諸家之上。彼《唐摭言》謂賀知章曾見此詩者，亦猶陳子昂《感遇》詩刺武后時事，見於杜陵忠義之褒，而《舊唐書》顧謂其少作，見許於王適，皆道聽塗說，未嘗眞讀其詩者也。至胡震亨謂此題本樂府古曲，太白蜀人，自爲蜀詠，不必實有所指。此則以明七子無病之呻，臆古人失聲橫涕之什。殆鑾夫聞彈寡鵠，謂撫枯枝者已。《昭昧詹言·李太白》：「朝避猛虎」四句，同屈子《招魂》收句主意。《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樂府題解》曰：「《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國絃》頗同尙。」《書談錄》曰：「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後陸暢作《蜀道易》以頌韋皋。」而公所自注則曰「諷章仇兼瓊」或故亂其辭邪。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入蜀既險，居蜀又危，此與明皇情事不合，只是照題作文，未顧前復照應耳。格調仍是本色。

《梁甫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篇意思轉摺甚多，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魄之人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奸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關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㺄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猰㺄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履，況肯以人肉爲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爲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若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眞愚，而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思古來三壯士，勇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咤爾爲徒勞」，此又白深自慰解之辭，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岧嶤當安之」，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猶神劍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岧嶤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升庵詩話·太白梁甫吟》：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宮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義之彫虎也，而

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唐詩解》卷一二：此傷不遇時，賦以見志也。言我長嘯而爲此吟者，以良時難值也。彼太公之隱屠釣，酈生之溷酒徒，當時人莫之識，及一遇賢君，皆得奮其智勇。我豈不能效狂客所爲耶？欲見明主而患其威靈不測，且有投壺之變在傍，能爲電光風雨，是以遏賢路而不通，強欲求見則爲閽者所怒。此蓋指楊妃，力士也。因言君雖不鑒我之忠誠，然我不能無杞人之憂者，正以忠逆無分也。彼邪臣之肆虐如獫狁之啖人，賢者之愛才如騶虞之惜艸，君苟能擇用之，則我當剪除奸暴，不避險難，如接飛猱，搏彫虎，履焦原而不辭矣。如其君之不用耶，則如韜藏其智爲愚中之豪耳。世人見我行藏落落，遂眞以爲愚，因忽之如鴻毛而謀陷之，以二桃殺三士，計亦巧矣。然獨不念朝無賢人將何以爲國，徒爲亞夫所笑耳。於是吟成而聲益悽楚，則又自慰曰：龍劍尚有分，君臣豈無遇。觀太公起屠釣而樹勛，則我當安于困厄可也。《唐音癸籤・詁箋六》：《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出張衡《思玄賦》，賦又出《尸子》。賦云：「執彫虎而試象兮，陷焦原而跟止。」《尸子》云：「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唯象之未與試焉。」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唐詩鏡》卷一八：氣魄馳驟，如風雨憑陵，驚起四坐。《唐詩評選》卷一：長篇不失古意，此極難。將諸葛舊詞二桃三士擷入夾點，局陣奇絕。蘇子瞻取此法作「燕子樓空」三句，便自託獨得。《李詩直解》卷三：此篇太白爲《梁甫吟》，屢借古人以言其志也。言長嘯《梁甫吟》，以歎三士之不可復生也，又喻有志之士，何時遇主而見陽春乎。君不見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未遇時衆人視爲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豈無得志時哉。今見時事可議，而欲攀龍以見唐主，奈權姦女謁用事，如雷公振鼓，玉女投壺，閃電光，起風雨，以致政令之無常也。此時使言語得達，猶可救藥，何天門不通，門者見怒，而言者往往獲罪于權近矣。有識者，灼見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國柄，禍胎已萌，我欲諫諍，則無徵不信，倘君不鑒吾之精誠，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矣。況唐小人在位，剝民脂膏，有若獫狁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履，乃肯食人肉而輕殺一人哉。使得君而佐之，爲國擊姦，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云苦耳。今唐事如此，則當卷其智而爲愚，即世不我知，而輕我如鴻毛，然我亦卒不改素行者。因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不少，一忤齊相，用計殺之，時費二桃，不勞餘力。白也倘以智自豪，適足使極近甘心焉？又何補哉！吳楚弄兵，不求劇孟，亞夫得之，嗤笑爲徒勞者，見當國者須得人以爲用也。今爲《梁甫吟》而聲正悲者，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遇風雲，猶神劍之會合有時也。維彼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嵲屼不安者，自當安時以俟命可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始言呂尚之耄年，酈食其之狂士，猶乘時遇合，爲壯士者，正當自奮。然欲以忠言寤主，而權奸當道，言路壅塞。非不願剪除之，而人主不聽，恐爲匪人戕害也。究之論其常理，終當以賢輔國，惟安命以俟有爲而已。後半拉雜使事而不見其迹，以氣勝也。若無太白本領，不易追逐。《唐宋詩醇》卷二：此詩當亦遭讒被放後作，與屈平睠睠楚國，同一精誠。「三千六百釣」，迄無定論。按《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孔叢子》云：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以百年三萬六千場計之，七十至八十，約三千六百釣也。或又以八十始釣，九十始遇爲十年。殆未知《楚辭》所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蓋指封國時言也。《石園詩話》卷一：太白《梁父》、《玉壺》兩吟，隱寓當時受知明主，見慍羣小之事于其內，讀之者但賞其神俊，未覺其自爲寫照也。《唐宋詩學要》卷二：吳汝綸評：雄奇俊偉，韓公所謂光焰萬丈者也。通體設喻，所以錯落而雄深。《昭昧詹言・李太白》：《梁父吟》此是大詩，意脈明白，而段落迷離莫辨。二句冒起。「朝歌」八句爲一段，「大賢」二句總太公。「高陽」八句爲一段，「狂客」二句總酈生。「我欲」句入己，以下奇橫，用《騷》意。「帝旁」句，指羣邪也。「三時」二句，言喜怒莫測。「閶闔」句歸宿，如屈子意，承上一束，「以額」句奇氣橫肆，承上一束。「白日」二句轉。「獫狁」句斷，言性如此耳，「騶虞」句再束上頓住。「手接」句續。「力排」二句，解上「手接」二句。「吳、楚」二句，解上「智者」二句。此上十九句，爲一大段。《梁甫吟》以下爲一段，自慰作收。《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李勉琴說言：「曾子思其父母，撰《梁甫吟》。」郭茂倩謂：「《梁甫吟》者，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諸葛武侯之《梁甫吟》，似弔賢士之寃死。太白此詩，則抱才而專俟際會之時。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既未見明主，何以欲卷又欲殺耶？此亦泛言，非自賦，所謂就京腔下筆，不能自休，學其開合承接而已，不必論理也。

《烏夜啼》　《唐詩品彙》卷二六：劉辰翁評：語有深於此者，然情之所至皆不如此，則亦不必深也。凡言樂府者，未足以知此。《李詩選註》卷二：賦也。按白作《烏夜啼》之曲，不蹈舊事而出新意，蓋爲樂府之新聲，而不拘拘於陳跡也。《唐詩解》卷一二：此婦人思夫之詞。言烏啼而日將冥，故機中之女視窗紗如烟，僅隔此而與烏聲若對語也，於是念切遠人，爲之罷織，又自傷孤獨，而至于揮淚耳。疑黃雲乃城名，舊注不載所出，姑闕焉。《唐詩鏡》卷一八：此詩視本詞，似從旁題咏，得其大意。太白作古樂府，每自出杼軸。《唐詩評選》卷一：只於烏啼上生情，更不復于情上布景，興賦乃以不亂。直叙中自生色有餘，不資爐冶，寶光爛然。《古唐詩合解》卷三：「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此爲婦人憶夫之詞。言棲烏猶知暮歸枝上，雌雄相喚，而此機中夜織之女，視窗紗而若烟，聽烏啼如對語，感傷懷抱，語簡情深。昔人評爲精金粹玉。爲之停梭，而悵然憶未歸之遠人，於是自傷孤獨，在空房中淚如雨下也。《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語不必深，而深情婉致，人自難到。鳳洲譏其不合古則，非也。《李詩直解》卷三：此詩因《烏夜啼》之曲，而有不得志之感也。言黃雲城邊天色將暮而烏鳥欲棲，歸飛啞啞而雙啼于枝上，彼亦有相聚共宿之樂也。胡秦川之女，機中織爲璇璣之錦文，碧紗如烟之下自爲呻吟，如隔窗語也。當其織錦之時，一念忽至，而停梭以憶遠人。且獨宿空房之中，隻影默默，雖與寤言，不覺淚如雨矣，豈若烏之團聚于枝上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蘊含深遠，不須語言之煩。賀知章讀《烏夜啼》諸樂府，因重太白，薦於明皇。《唐宋詩醇》卷二：語淺意深，樂府本色。《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郭集所引，《唐書・樂志》、《教坊記》皆云：「宋彭城王義康聞烏夜啼被赦，而作此曲。」今郭集所錄諸詩，殊無及赦事者。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語何人耶？獨語不得爲語。

《烏棲曲》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太白》：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略】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耶！《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詩雖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李詩選註》卷二：賦也。按白爲此詩，無有譏刺之辭。舊說以爲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正所以刺之也：意或得之。《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哀樂含情，妙在都不說破。「東方漸高奈樂何」，綴此一語，便成哀響。《唐詩解》卷一二：此因明皇與貴妃爲長夜飲，故借吳宮事以諷之，言臺上烏棲而酣飲方始，時歌舞未終，山西尚有餘照，及漏水浸多，則見秋月沉江矣，東方漸高，奈此歡樂何哉。按李杜樂府皆有所托意而發，非若今人無病而強呻吟者。但子美直賦時事，太白則援古以諷今，讀者鮮識其旨。若謂此詩無關世主而追刺吳王，何異痴人說夢邪？《薑齋詩話》：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艷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棲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爲雅奏。《古唐詩合解》卷三：此太白借吳王以諷明皇之於貴妃也。夫山銜日而歡未畢，月墜波而樂無極，吳王將此日月，浸淫乎歌舞之場，以至亡國，世主可不以之爲戒哉！太白特于前後用「歡」字、「日」字、「樂」字、「月」字作章法，以寓微意爲諷，人鮮識其意也。此篇七句三韻轉，而以首二句爲根。《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摹寫荒樂，風致天然，眞可泣鬼神。《李詩直解》卷三：此詩因玄宗之嬖貴妃，而極言吳王之樂以諷警也。言姑蘇臺上，天將暮而烏欲棲矣，吳王宮裏肆筵設席，正醉西施之時也。其筵前歌舞未畢，而青山欲銜日之半邊，方其樂之未已，夜以繼日。聽更漏之多，而起看秋月落于江波之間，彼吳王溺愛西施婉媚，正歡娛以嫌夜短也。東方白而日漸高矣，奈樂何哉！此詩極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末句爲樂難久也，綴一單句，格奇。《唐宋詩醇》卷二：樂極悲生之意，寫得微婉。荒宴未幾，而麋鹿遊於姑蘇矣。全不說破，可謂寄興深微者。胡應麟以杜之《七哀》隽永深厚，法律森然，謂此篇斤兩稍輕，詠歎不足。眞意爲謗傷，未足與議也。末綴一單句，有不盡之妙。《詩學全書》卷一：刺明皇與貴妃爲長夜飲，借古以慨今也。此七言七句三韻短古風。《詩比興箋》卷三：詩「東方明矣」，刺晏朝也。反言若正，國風之流。《昭昧詹言・李太白》：太白層次插韻，此最迷人，眞太史公文法矣。《唐宋詩擧要》卷二：吳汝論評：此喻明皇荒淫。

《戰城南》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天生妙結，何人有此逍遙筆端。鍾惺評：「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極莊重文章，用來作詩中搖擺之調，妙手。《唐詩鏡》卷一八：老傑。七言樂府，意象作用，得自西漢樂府居多，淋漓痛快，往

往追神入妙。「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於頭顱成塚，膏血成川中，略一二語，指點得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端莊語以搖曳出之。「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奇句。末句用《老子》。《唐宋詩醇》卷二：《古詞》云：「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又云：「願爲忠臣安可得？」白詩亦本其意，而語尤慘痛，意更切至，所以刺黷武而戒窮兵者深矣。《詩比興箋》卷二：陳古刺今，此樂府之至顯者。《昭昧詹言・李太白》：結二語，虛議作收。陳琳、鮑照不逮其恣。《峴傭說詩》：《戰城南》：「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蜀道難》：「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要是野調。太白天才揮灑，人遂不敢議耳。

《將進酒》《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李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李詩選註》卷二：興也。白與岑參等同飲酒，而以古曲之名，歌其燕飲之樂。岑夫子，岑參也。杜云「岑生多新句，性亦好杯酌」，又云「岑參兄弟皆好奇」，乃李杜詩酒之友也。按《將進酒》之曲，古人皆以頌武功美君德，白借題以言目前燕飲之樂，用其名而不述其義，時出新意如化工生物於枯根，朽榜而發鮮葩。白之材殆所謂天授者歟！《唐詩解》卷一二：此懷才不遇，托于酒以自放也。首以河流起興，言以河之發源崑崙尚人海不返，以人之年貌倏然而改，非若河之迴也，而可不飲乎？難得者，時；易收者，金，又可惜費乎？我友當悟此而進酒矣。我試爲君歌之，夫我所謂行樂者，非欲羅鐘鼓，列玉饌以稱快也，但願醉以適志耳。觀古聖賢皆已寂寞，惟飲者之名獨存。若陳王之宴平樂，非遊于酒人乎？何千秋之名皎皎也。酒既不可廢，則不當計有無，雖以裘馬易之可也。不然，何以銷此窮愁哉！曠達如此，而以銷愁終之，自有不得已之情在。《詩鏡總論》：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謂是道學作用，如此將置風人於何地？放浪詩酒乃太白本行，忠君憂國之心，子美乃感輒發。其性既殊，所遭復異。奈何以此定詩優劣也？太白遊梁宋間，所得數萬金，一揮輒盡，故其詩曰：「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意氣凌雲，何容易得？《唐詩鏡》卷一八：豪。一起掀揭。「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淺淺語，使後人傳道無已，以其中有靈氣。《而庵說唐詩》卷六：君不見，是點醒人語。太白此歌，最爲豪放，才氣千古無雙。「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此言人有生，必有死，喻如黃河之水，從天而來，其勢如奔，到海則不能復還乎天。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此言人既生之後，未死之前，光陰能有幾時？昨日少年，今成白首。「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俗諺云：「人世難逢開口笑。」人生得意之日，能有幾何？須恣意歡樂。金樽，乃盛酒之器，以供人飲者，若不去盡歡，則「金樽空對月」，枉此金樽矣。如此勸人飲酒，妙矣。然世間有一種拘守的人云：我今雖有千金在此，我材未必有用，一朝散去，亦如黃河之水，「到海不復回」，奈何？太白特爲開豁之：「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金之爲物也，有去必有來，不用，也不見得多，即用，也不見其少。竟是落得用者。人既與我有用之材，何愁千金之不復來，而預爲計？小哉。「烹羊宰牛且爲樂」，大作樂事。「會須一飲三百杯」，飲便飲三百杯，少一杯不得，方是爲樂。岑夫子，或云岑參。丹丘生，或云元丹丘。此二公，想是打不破此關者。「進酒君莫停」，或自進酒，只願進將來；或人進酒，只願飲將去，莫暫停杯。「與君歌一曲」，暢談飲酒之妙。「請君爲我側耳聽」，須側耳切聽，勿以我言爲狂，只算春風吹過耳邊去也。「鐘鼓饌玉不足貴」，太白歸重飲酒上，人若不飲，即大排筵宴無益；若飲酒，即不大排筵宴盡妙。因此，見鐘鼓饌玉之不足爲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將鐘鼓饌玉之貴，都去買酒，日日痛飲，以至老死，身化酒糟，快活也，平生之願始足。「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太白又去開悟他，把古來聖賢與他看：他一生修己孳孳，惟日不足，生前不飲，死後何其寂寞？惟有飲者，生前快樂，而曠達之名，垂千載之下，人猶津津稱之不置。「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遂尋出陳思王來。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其賦《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恣肆歡謔，是其飲酒爲樂也。「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言人當學陳思王，破其慳囊，何乃以錢少爲言哉。囊中所積，盡須傾出，以付酒家，取酒以對君酌。「徑」字，是不信他言錢少，直道其有，假眞少錢，君家所騎之五花馬，所衣之千金裘，何不快呼兒將此二物以換酒？與爾終日痛飲，不惟一時之愁可蠲，連萬古之愁，一齊銷盡。酒之妙也如此，吾輩何可不飲，而使陳王笑人哉？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其義出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個吐花王良星。」注：「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千金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用長短句爲章法，篇首用兩個「君不見」領起，亦一局也。「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

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通篇主意，是勸人及時爲樂，盡興飲酒，連用兩個「君不見」是提醒人語。以黃河水爲興，高堂白髮爲承，黃河之水來自天上，其勢奔趨到海而止，不能復回天上，猶之人生有死，死安能生，至于光陰無幾，高堂明鏡之中，朝青絲而暮白髮矣。君能見此，則得意之日儘宜歡笑，以倒金樽于已下，若復錯過，是枉此金樽而空對月矣。「人生得意」二句，一篇之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此承上言盡歡也。盡歡則眼界必寬，胸襟不滯，以爲天下無無用之材，千金散去無不來之理，不愁無用，不患無錢，而一心只足歡樂。烹羊宰牛，爲侑觴之具，會須飲到三百杯。「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君同銷萬古愁。」承上云若果少錢，有君家裘馬，尚可換酒銷愁也。五花言毛色之美，裘馬皆非常物，銷愁亦非常愁，俱故爲已甚之詞，總歸重于酒也。太白此歌，豪放極矣。《李詩直解》卷三：此篇雖任放達而抱才不遇，亦自慰解之詞也。君不見黃河之水從天上來乎，奔流到海去而不復迴者，以興起人老而不復少之意也。故又言，君不見高堂明鏡照白髮而悲乎？朝如青絲，轉盼已成雪矣，見人生貴及時行樂，富貴何與乎。人當得意之時，須盡歡娛，莫使金樽空對皎月，以享美景也。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千金散盡還爲復來，何必戚戚以計貧哉。且宰烹牛羊以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勢如鯨吞矣。又必與同調同心之友人互相勸酬，故岑夫子，丹邱生，進酒而莫停也。今試與君歌一曲，請君側耳爲我聽之。鐘鼓之樂，珍玉之餚，俱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者，豈獨沉湎于酒哉？因思古來聖賢，同歸于盡，惟有飲者尚留其名而已。憶昔陳王宴于平樂之觀，即斗酒十千，以恣歡謔，今主人何爲言少錢，而不沽酒以對君酌也？雖五花之馬可以代步，千金之裘可以禦寒，皆珍重不可少者，而囊橐無錢，即呼兒將出以換美酒，因與岑夫子、丹邱生，念明鏡之白髮，聖賢之寂寞，相與對酌，以銷萬古之愁也，而富貴遇合何庸心哉。《詩學全書》卷一：此有及時行樂，歲不我與之意。《唐宋詩舉要》卷二：與汝論評：「人生二句，驅邁淋漓之氣。結句，豪健。

《行行且遊獵篇》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爲儒者，亦自歎云耳。《柳亭詩話・不讀書》：北齊盧潛與弟子遜少，爲崔昂所知，曰：「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太白《遊獵篇》：「生平不讀一字書，但將游獵誇輕趫。」長吉《嘲少年》：「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誇」字尚淺，「買」字特深。二李眼光爍破千古。《唐宋詩醇》卷二：捻文教，奮武衛，二者不可偏廢，此白憤時有激而作。天寶以後，益好邊功，武士得志，亦世道之憂也。

《飛龍引二首》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按《樂府詩集》，《飛龍引》乃琴曲歌辭。太白二篇，皆借黃帝上昇事爲言，乃遊仙詩也。

又一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嗟何以又樂，不得登者嗟也。此士不得仕之詞。

又二　《唐宋詩醇》卷二：一結從《大人賦》翻出。仙者後天而老，乃蛾眉蕭颯如許，則不老者且先凋矣。諷意微而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後天而老，猶蛾眉蕭颯，則不老者先老矣，學仙何爲哉？

《天馬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篇蓋爲逸群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亦白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李詩選註》卷二：賦也。按《天馬歌》者，本古典也，白因其目而闡其意，辭之富麗又大過之。蓋漢有郊廟之樂，敬天對君，宜質而不宜文。白乃後人詠歌前代之事，故極其形容贊美之盛，抑詩人所居之位不同，而文章亦以時而有繁簡之異也歟。說者或謂白寓自傷之意，若以田子方所歎公家老馬云者，度其辭指，似當爲汎論也。《唐詩鏡》卷一八：語多神駿。取意結撰，絕去凡近，乃知體氣高貴自別。

《行路難三首》一　《唐詩品彙》卷二六：劉辰翁評：結得不至鼠尾，甚善，甚善。《李詩選註》卷二：賦也。世路難行如此，惟當乘長風掛雲帆以濟滄海，將悠然而遠去，永與世相違，不蹈難行之路，庶無行路之憂耳。《李詩通》：《行路難》，歎世路艱難及貧賤離索之感。古辭亡，後鮑照擬作爲多，白詩似全學照。《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太白縱作失意之聲亦必氣概軒昂，若杜子則不然。《唐宋詩醇》卷二：冰塞雪滿，道路之難甚矣，而日邊有夢，破浪濟海，尚未決志於去也。後有二篇，則畏其難而決去矣。此蓋被放之初，述懷如此，眞寫得難字意出。

《長相思》　《唐詩解》卷一二：此太白被放之後心不忘君而作，不敢明指天子，故以京都言之。意謂所思在此而當秋蟲鳴號，微霜凄厲之夕，孤燈耿耿，愁可知矣。於是望月長嗟而想美人之所在，杳然若雲表而不可至也，以此天路遼遠，即魂夢猶難彷彿，安能期其會面乎！是以相思益深，五內爲之摧裂也。《唐詩評選》卷一：題中偏不欲題，象外偏令有餘，一以爲風度，一以爲

淋漓。烏乎，觀止矣！《李詩直解》卷四：此成婦思夫，極言其情之深也。言婦人之思夫，惟暮夜爲甚，今日色將盡，迷濛而花含煙也，月明若素，欲睡先愁不穩，豈能遽爲眠哉。趙瑟鼓以爲樂，我無心于此，故停鳳凰之柱。蜀琴借以傳情，我有意于此，欲奏鴛鴦之絃。但此曲雖有意，無人相傳也。顧隨春風，將此絃聲寄燕然塞上，令我夫聞之而憶妾也。妾今憶君，迢迢遠道，似隔青天矣。昔日顧盼流光，是橫波之目也，今日鎖愁含悲，又流淚之泉耳。君不知妾之苦情，不信妾斷腸乎？歸來看取明鏡之前，都是相思之淚，而君可迢迢不歸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美人」，指夫君言。怒而不怒。《唐宋詩醇》卷二：絡緯秋啼，時將晚矣。曹植云：「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其寓興則同。然植意以禮義自守，此則不勝淪落之感。《詩比興箋》卷三：此篇託興至顯，以下諸篇仿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女思男耳，而以男爲如花，不接上氣，當作爲男思女，以承上文。

《上留田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諷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爲啖廷瑤、李成式、皇甫侁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柳亭詩話・上留田》：樂府《上留田》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問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古今注》云：地名也。其地有父母死而不字其孤弟者，鄰人作歌以風之。太白賦此題曰：「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與注有別。平原康樂爲傷時感逝，簡文爲田家相勞之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促節繁音，如聞樂章之亂。末以孤竹、延陵、漢文、淮南爲言，知此非同泛然而作也。太白每借古題以諷時事，豈有感于永王璘之死而爲是言與？《唐宋詩醇》卷二：蕭士贇說得之。白之從璘，雖曰迫脅，亦其倜儻自負，欲藉以就功名故也。詞氣激切，若有不平之感。《詩比興箋》卷三：此傷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遇害之事也。武惠妃生壽王瑁，謀奪嫡，數讒搆之，言有異謀，欲害己母子。帝怒，遂並廢爲庶人，旋賜死城東驛，天下冤之。李林甫欲遂立壽王爲太子。帝聽高力士言，乃立忠王。故有「延陵孤竹，讓國揚名」，「參商胡乃尋天兵」之語。歲中惠妃病，數見三庶人爲祟，使巫祈請改葬，訖不解，遂死。故有「孤墳崢嶸」、「埋沒蒿里」，及「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語也。蕭士贇謂指永王璘之死，殊非情事。太白又有《樹中草》一篇云：「鳥銜野田草，誤人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又有《山人勸酒》篇，述綺、皓之事云：「歘起佐太子，漢王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其指惠妃、壽王潛太子事益明矣。《唐宋詩舉要》卷二：吳汝論評：看其憑空橫發，所以奇肆超妙。

《春日行》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胡震亨評：鮑照《春日行》詠春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詩比興箋》卷三：此以王道諷求仙也。不直譏求仙，而曰：「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以反規荒廢萬幾之失，明不如王道太平之可慕也。孰謂太白不聞道，但賦凌雲飄飄之氣者。《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鮑照《春日行》，言春日泛舟飲酒。張籍《春日行》，言春日入園賞花。太白此詩言，泛舟而不願學仙。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只是善設色，無所感而爲詩，故如此隨筆成調。

《前有樽酒行二首》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即古樂府之「前有一樽酒」也。傳玄、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以祝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變而爲當及時行樂之辭。《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題，郭集錄者七家，大抵及時行樂之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其秀在骨，作他人所能。此皆隨筆付歌姬之作，所謂才子，才子非詩正軌也。

《夜坐吟》　《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冬夜夜寒覺夜長」，愀然。「金缸青凝照悲啼」，悲啼字不悲，悲在照字。「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哀樂動人。「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入微，詩樂妙理，盡此十二字中。譚元春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從君二字，嬌甚，恨甚。又，似鮑參軍「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而以「一語不入意」二句露出太白爽決聰俊之致，微有別耳。《李詩直解》卷四：此寒冬夜坐而有不得意之詞也。言冬夜凝寒之極，則冰結于井泉，而月入于閨內，此時燈光青凝，以照我愁婦之悲啼，金缸滅息，而暗坐不寐，則啼轉多矣。掩妾之淚，聽君之歌，歌則有聲，妾則有情，情與聲兩相合而無違。奈我獨處無聊之人，一語有不合意，即有繞梁之妙音，雖萬曲一任梁塵飛，而非我心之樂聞也，祇增其悲啼耳。《唐宋詩醇》卷二：空谷幽泉，琴聲斷續，恩怨爾汝，呢呢如聞，景細情真。結句從鮑照詩翻案而出。《詩比興箋》卷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知心之言不在多，苟於此心曲之一言既不合，則萬語款洽，皆虛文矣。喻君臣之際，唯志同而後道合。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四弦一聲如裂帛。

《**野田黃雀行**》《唐宋詩醇》卷二：黯然自傷，當在潯陽既敗之後。胡震亨云：不參按白身世遭遇之慨，不知其因事傅題，借題抒情之本指，最爲有見。故頌詩者必貴於論世也。《詩學全書》卷一：此以「黃雀」比己之隱居遠害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何以不覺夜郎。

《**箜篌謠**》《李詩直解》卷三：此太白借箜篌謠而深感交道之難也。言人欲攀天者莫登龍，登龍恐其墮也，走山者莫騎虎，騎虎勢難下也；以興起貴賤之交道焉。一貴一賤，交結而心不移者，惟有嚴陵與光武也。無論朋友，即兄弟尚不如路人者。周公稱大聖也，管、蔡尚不相容，漢文帝與淮南王，兄弟也，民謠云：「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是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乎。至于他人，則方寸之間，險巇波浪如山海，有幾千重也。故輕言以託朋友，對面若九疑山之九峰，相似而實相疑矣。此輕言託友，即如桃李開花，蒨燦于一時，時至必早落，孰若松之經隆冬，蒙霜雪，而不移其心哉。觀此不移者，嚴陵、光武之先，又有管仲、鮑叔牙之交矣，彼不以貴賤貧富殊見，而始終一心也。今奈久已死亡，千載之下，何人能繼其蹤乎？使有繼者，吾爲之執鞭，亦甘心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樂府詩集》：《箜篌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箜篌引》異。舊注以爲即《箜篌引》，誤矣。《唐宋詩醇》卷二：白之受知明皇，禮遇殊絕，當時王公貴人，交遊亦衆。潯陽既敗，莫爲省記，故以嚴陵光武及管鮑爲比。言管鮑者，事之緣起如此也。

《**雉朝飛**》《唐宋詩醇》卷三：前半傅題，後半攄意，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究何關於造物之大，然亦各行其志也，白本高曠，故其言如此。

《**上雲樂**》《李詩選註》卷二：賦也。按《上雲樂》之曲，樂府本言神仙事也，周捨以之頌梁主之盛德，而胡人臣服。李白則以之美肅宗之中興而回紇來王。蓋安史之亂，中原板蕩，肅宗實伏回紇之兵以成恢復之功，白乃謂康者貢獻而不言回紇之功者，內夏外夷之道也，其立言亦有去矣，孰謂白爲眞狂者哉！或曰：何以知爲肅宗也？曰：以赤眉、盆子、光武之事言之，因可知矣。其曰「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叱咤四海動」、「舉足蹋紫微」者，言其能中興復舊都，撥亂返正，居天子之位者，非肅宗乎！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八十一萬歲》：李白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吳旦生曰：《雲笈七籤》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太白詩出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詠當時吳妓。

《**白鳩辭**》《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不讀此及《戰城南》等作，不知太白平實典切處。「鳳凰雖大聖，不顧以爲臣。」意似刺當時羅織諸獄吏。末二句寫出疾惡去殘之意凜然，然說得寬大有體而不操切。譚元春評：「含哺七子能平均」，三字深至。「白鷺亦白非純眞，外潔其色心匪仁。」寫得毒毒得趣。《唐詩評選》卷一：閒處點綴奇絕，古體爲新詩，賴此神肖。《李詩直解》卷三：此詠白鳩之詞，戒其貪暴而致意于仁君也。言爲歌曲者撞鐘擊鼓，歌白鳩之詞，引拂其羽而舞矣。其白鳩之白也，誰與比鄰乎？彼毛色之潔，霜衣雪襟，誠可珍愛。又含哺以養七子，最能朝夕平均，使食不噎而性安馴也，此其細者耳。又言其大，則有關于農政及老人也。彼于季春之月飛鳴拂羽，以翼相擊者，恐農政之後時也。又于仲秋之月，天子刻杖，鏤鳩形，以賜耆者，恐老人之有咽也。外此，則白鷺之白妙矣，而非純眞也，外徒潔其色，而心之慘刻，則非仁也。況無五德之備，又無司晨之功，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乎。如鷹鸇鵰鶚，不愛惜物情，惟貪而好殺。鳳凰具九苞五采，七德六像之瑞，秉火精而爲大聖，雖禽鳥之類，無所不容，但不願慘刻貪暴者以爲臣也；而白鳩之拂舞，固無愧爲臣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時多酷吏與聚斂之臣，故作是詩以刺。「白鷺之白非純眞，外潔其色心匪仁。」非必有惡于白鷺，借以譏外潔內汙者耳。《唐宋詩醇》卷二：詩妙比興，苟無關風義，不作可也。蓋白李林甫用而聚斂之臣進，嚴酷吏多，此詩所以刺也。詞之古奧超魏入漢，王世貞乃謂李白樂府出入齊梁，非篤論也。《詩比興箋》卷三：刺臣不仁也。鳩鳩潔白均平，如姚、宋、曲江賢相，則爲蒼生之福。鷹鸇貪而好殺，如林甫專位媚嫉，則爲善類之殃。以若人爲相臣，所謂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也。鳳君百鳥，奈何用此敗類之臣哉！

《**日出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此篇大意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言魯陽揮戈之矯誣，不如委順造化之自然也，總見學仙之謬。《唐宋詩醇》卷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不知自然之運，而意於長生久視者，妄也。詩意似爲求仙者發，故前云「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後云「魯陽揮戈，矯誣實多」，而結以「與溟涬同科」，言不如委順造化也。若謂寫時行物

生之妙，作理學語，亦索然無味矣。觀此益知白之學仙，蓋有所託而然也。《詩比興箋》卷三：此篇蕭氏謂全祖《莊子》「雲將鴻濛」一篇之意。胡震亨謂人安能如日月不息，當放心自然云云，皆見其表，未見其裏。夫歎羲和之荒淫，悲魯陽之回戈，此豈無端之泛語耶？蓋歎治亂之無常，興衰之有數，始爲達觀以遣憤激也。日從地出，似將自幽而之明；歷天入海，又已由明而入闇。氣運遞嬗，終古如斯。但我生之初，我身以後，皆不及見耳。既皆氣運盛衰之自然，則非人力所能推挽，猶草木榮落有時，無所歸其德怨，以無有鞭策驅使之者也。不然，羲和照臨八極，胡忽汩沒於洪波？魯陽回天轉日，胡卒無救於桑榆？蓋以羲和喻君德之荒淫，魯陽憫諸臣之再造。萇弘匡周，左氏斥爲違天。變雅詩人，亦歎天之方虐。皆憤激之反詞也。漢以來樂府，皆以抒情志、達諷諭，從無空譚道德，宗尚玄虛之什。豈太白而不知體格如諸家云云哉！

《胡無人》《酉陽雜俎・語資》：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三：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略】一本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誚矣。《升庵詩話・古胡無人行》：「望胡地，何險側。斷胡頭，脯胡臆。」此古詞雖不全，然李太白作《胡無人》尾句全效，而注不知引。又郭氏《樂府》亦不載，蓋止此四句，而餘亡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酉陽雜俎》云：【略】蕭氏註從之，謂此詩必作於上元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書・天文志》，初末嘗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蕭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昴之文以當之，誤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寶之間爲征討四夷而作，庶幾近是。《詩比興箋》卷三：少陵《北征》詩：「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王綱未宜絕。」即此詩旨也。《酉陽雜俎》：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入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蕭士贇曰：「案《唐書天文志》，肅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後漢天文志》：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晉天文志》：昴七星，又爲昴頭胡星。故此詩以太白統之，必上元間聞太史之占而作也。自茲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兩京恢復，其言驗矣。又一本篇末尚有「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三句，蓋俗人妄增。

《北風行》《四溟詩話》卷一：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唐詩解》卷一二：此因塞外苦寒，故爲戍婦之詞以諷上也。言寒門幽冥，藉燭龍之光以開耳，彼日月何不照此，此惟使北風號怒，從天而來乎，是覆載之偏也。以此寒苦之地，而當嚴冬之時，雪片如席，人誰堪此，是以征戍之婦爲之停歌笑，凋形容，以念其夫。既憂其寒，又疑其死，而焚其所備之箭，正以物在人亡，情不能堪耳。然夫之生死未可知，則又不能無念，故言黃河雖洶湧，尚可捧土而塞，北風雨雪恨不能裁去之，以解征人之患也。《唐詩評選》卷一：前無含，後亦不應，忽然及此，則雖道聞人，知其自道所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鮑照、太白皆言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轉接無不如意。

《俠客行》《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李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詠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詠俠欲有聞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

《關山月》《童蒙詩訓》：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場至樂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雙櫓，中流擊鷁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偶然玉門關一語，以白登青海，跋涉甚長。《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渾雄之中，多少閒雅！《李詩緯》卷一：丁谷雲評：無承接照應，自耐人思想，眞樂府之神。《李詩直解》卷一：此憫征戍者之苦情，而歎其不得歸也。言月出于天山，而蒼蒼茫茫于雲海之間，長風幾萬里，而吹月以度玉門之關。蓋天山與玉門關不甚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爲度也。試以戰地言之，漢下白登，而與冒頓爲難，得窺青海，而有吐蕃之變，從來征戰之地，士皆喪于沙塵，而不見有人還也。今我戍卒望邊邑之杳杳，致勞心之忉忉，而顏因歸思以憔悴矣。因念室家在高樓之中，而當此良夜迢迢征夫未還，念心唯應歎息未應閒也。彼此相思，兩情脈脈，何日得平胡虜而罷遠征乎。《唐宋詩醇》卷三：朗如玉山行，可作白自道語，格高氣渾，雙關作收，彌有逸致。

《獨漉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用世，則當爲國雪耻，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詩藪

內編・古體上・雜言》：太白《獨漉篇》「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四語獨近。又《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絕類漢、魏者，至格調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唐詩鏡》卷一八：彷徨驚顧，妙得其神，古詞何必勝此。《李詩直解》卷四：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用世，則當爲國雪耻，立大功以成名也。言獨漉水中之泥，濁而不見月也，不見月尚可，水深則行人沒矣。今當越鳥南來，胡鷹北渡，我欲射之，惜其中道孤另而失歸路也。落葉飄零，客亦如之，則悲與此同焉。羅幃舒卷似有人開，而實無人也，不計空幃無人而皎月直入，皎月無心固無可猜也。雄劍飛決，藉以立功，今置之無用之地，安得不作龍吼乎，蓋由不斷犀象，則繡澀苔生，而終無用矣。士之抱經濟勘亂之才，所以爲國用也，國耻未雪，則勳名何立乎。請觀之神鷹而可知矣！神鷹獵于夢澤之墟，凡鳥不顧，志不在小也，瞪目遙瞻，蹴翻蒼雲，一擊而九天鵬落，彼固莫大之烈哉。太白之時，國難頻仍，公抱經世同仇之志，流落不偶，而勳名未樹，此《獨漉篇》所以作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原詞爲父報仇，太白爲國雪耻。中作六解，似續斷雲連，若離若合，不能強作一意。「雄劍掛壁」以下，言豪士爲國雪耻，當立大功以成名，猶鷹之不顧凡鳥而擊九天之鵬也。「國耻未雪」，主意。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此詩依約古辭，當分六解。解各一意，峰斷雲連，似離似合，其體固如是也。若強作一意釋去，更無是處。《唐宋詩醇》卷三：全從古詞奪換而出，其妙過之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如白之樂府，眞乃神移意授，變化從心，故使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詩比興箋》卷三：此篇自皆付之不解。今觀「國耻未雪」等語，蓋亦從永王時，欲其爲國雪大耻，而不欲其與李希言等尋小隙也。《新唐書》言璘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然未敢顯言取江左。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大署其名，璘怒，遣兵襲之，於是江淮驚動。明年，官兵集廣陵以拒璘，璘將李廣琛謂諸將曰：「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黨乎？」此詩亦猶是也。越鳥四句，言希言等自南來，而璘兵亦欲北渡。中道相逢，本非仇敵，縱彈弓射殺之，亦止自傷其類，無濟於我。下云「神鷹夢澤，不顧鴟鳶」，亦是此意。總言小人小嫌之不足校，當如鵬擊九天，破賊立勳，報國雪耻，此則大可奮勉者也。中間落葉八句，寓無聊依人之感，蓋本知其不足大與有爲，而又念其帝胄至親，似無可猜之道也。集中《宴水軍贈諸幕府》詩曰：【略】與此篇正相表裏。合而觀之，太白望璘之心，昭若日月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接必橫恣。爲壯士如閨女，而欲雪耻，難矣。

《登高丘而望遠》《唐詩解》卷三：此譏明皇喜方士之無益也。言我登高望海，求所謂六鰲負山扶桑拂日者，絕不可睹。且以銀臺金闕爲有之乎，何秦王漢武之虛慕也。彼精衛雖費木石塡海，黿鼉非可憑藉爲梁，而謂三山可至邪！觀二主之陵墓俱已灰滅，爲牧孺盜賊所侵犯而其精靈不能保護之，則仙之無益明矣。後之人主宜監此。今乃窮兵黷武，一遵其迹，飛龍安可乘哉？《唐詩評選》卷一：後人稱杜陵爲詩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天寶本紀在內。俗子非出像則不肯，幾欲賣陳壽《三國志》，以雇說書人打匾鼓誇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詩比興箋》卷三：黃帝治天下，幾若華胥之國。民享其利，服其教，故致乘龍上升之祥。今秦皇漢武殺人開邊，毒痡天下，大傷上帝好生之德，而欲己之長生，得乎？納約自牖，庶乎知道。

《陽春歌》《李詩選》楊慎評：皇后言舞，貶在言外。

《楊叛兒》《李詩選》楊慎評：《古樂府》「暫出白門外，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太白此詩蓋衍其意而聲調愈暢。《升庵詩話・太白用古樂府》：古樂府「暫出白門前，【略】」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略】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齊義山、折洗杜詩者比乎？《李詩直解》卷三：此詠樂府之童謠而致情艷之詞也。言君歌楊叛兒之謠曲，妾勸新豐之美酒，何許楊叛兒之古曲最爲關人，而春色已深，烏啼白門之柳矣。烏啼則隱藏于楊花，若遇知己，酣歌而醉，則留妾之家而不去也。古云：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今博山爐中，用沉香之火，雙煙合爲一氣，而裊凌紫霞之上，妾與君亦若此，願其長留而不去可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即《子夜》、《讀曲》意，而語不嫚褻，故知君子言有則也。《詩比興箋》卷三：詩中楊花與其篇題皆寓其姓也。「君醉留妾家」，寄其旨也。香化成煙，凌入雲霞，而雙雙一氣，不少變散，兩情固結深矣。其寓長生殿七夕之誓乎！

《雙燕離》《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柏梁失火去」，喻遭讒放還時也。中三句喻從永王璘，璘敗以累遭貴時也。末四句是白嗟嘆之語，謂放逐之餘思君而不得

再見，安得不爲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李詩選註》卷二：比也。按此詩當從舊說：白以雙燕自喻也。首四句喻其待詔得幸之時，次四句喻遭讒放逐而還山也，末四句寓嗟嘆之情，猶有望君之意。今以末句觀之，誠自喻也。此詩當與《萬憤詞》參看。《唐宋詩醇》卷三：途窮慟哭，豈勝身世之感，五噫四愁，同此酸楚。

《山人勸酒》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太白蓋爲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略】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議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唐音癸籤・詁箋六》：《山人勸酒》琴曲，詠四皓出佐太子事，末云：「浩歌望嵩嶽，意氣遙相傾。」嵩嶽非商顏地，用此者，明皇時盧鴻一、王希夷諸人皆隱居嵩山，時蒙徵召顧問。太子瑛之廢，諸人並無一言救止如四皓，致不滿意耳。《李詩直解》卷四：此篇太白高目唐廷之時事有所感而作也。意當時之隱逸，無裨世用，而議論風生，不若四皓之高也。言蒼蒼然而秀者，松也，以興起落落然而超群者，綺里季也，彼與四皓隱居商山，其樂何如。故春風爾來爲何人乎？而蝴蝶忽然滿於芳草之間，似偏得春時之景也。且以狀貌言之，秀眉白如霜雪，而顏面則如桃花之紅矣。必內修養足，故骨青髓綠，雖八十有餘，而長美好也。稱是秦時避世之人，但勸酒與四人相歡是不知老耳。各守麋鹿疏曠之志，恥隨龍虎爭鬥之事，寧入商山採芝以自樂焉。蓋中庸之道，時行則行，歛起而佐太子也。漢皇以平日之不可以勢致者，見之而驚，顧謂戚夫人曰：彼之羽翼，業已有成，不可動搖矣。而惠帝得安者，誰之力乎！且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又必時止而止，復歸商山之下，泛若浮雲之過太虛，去來一無情也。今舉觴以酬巢由，何爲洗耳獨清，而無補于人間世哉。目擊時事如此，故放歌以望嵩嶽之隱者，意氣還與綺皓得相傾乎。而時事卒不能救，天下非之，彼慮、王、李、吳之徒，號爲隱逸，屢經召對，不能如四皓出一言以定國本，良可羞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此詩大意美四皓，當暴秦之際，能避世隱居，及漢有天下，雖一出而輔佐太子，乃功成身退，曾不繫情爵位，眞可以希風巢、許者矣。箕山、潁水是二子洗耳盤桓之地，俱在嵩山，故望之而慨焉生慕，巢、由如在，意氣可以相傾，此正尚友古人之意，初無譏評獨清之說，明皇一證，其見左矣。《唐宋詩醇》卷三：泛詠四皓便是無情之文。故注家以爲感時事刺盧鴻輩，不爲無見。白居易《四皓廟》云：「如彼旱天雲，一雨白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可謂蘊藉有味矣。白詩却只有五字曰「泛若雲無情」，尤爲深妙。知古人每相本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秀韻天成，李之長技，黃稚雲能言之而不能效，已爲一時名士矣。

《于闐採花》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憒，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歎。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昭君事，本是畫工醜圖其形，以致不得召見。太白則謂「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熟事化新，精采一變，眞所謂聖於詩者也。《唐宋詩醇》卷三：沉淪不偶之士，如明妃者，自古不乏，若林甫當國，而云野無遺賢，則賢不肖之易置者衆矣。即白之受譖於張旭，所謂人宮見妒，固其宜也。結語峭甚，可爲歎絕。《昭昧詹言・李太白》：託寄深遠，蓋傷不逢時，賢否易位也。

《鞠歌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太白此詞，始傷士之遭讒廢棄，中則羨乎昔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歎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藉此自況云爾。此詩蓋深歎今之人無知人之鑒，卒之無可奈何，唯雙目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才而不用於時，豈亦有感而作乎！《唐宋詩醇》卷一：起六句一意三折，語語奇崛，蓋述遭讒被放之感。冀壞充幃而申椒不芳，亦此物也。「聽曲知寧戚」以下，託意古人，與《梁甫吟》起處同意，亦本騷中語化出。「目送飛鴻」用衛靈見孔子事，乃心不在賢之意。一路平直，到此截然而止，却與起勢相稱，章法可玩。《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鞠歌行》，言知己難逢之意。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平調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陸機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顧逢知己以託意焉。

《幽澗泉》　《唐詩歸》一六：鍾惺評：似文，似詞，似賦，妙甚。「中見愁猿吊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中見，非目境也，就琴中見之，耳根靈妙。「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妙達樂理、樂情，在此一語。「幽澗泉，鳴深林。」六字不盡。譚元春評：長短句吞吐中有妙理別情，惟太白爲之，最易，最宜。《李詩直解》卷三：此譜琴聲，令哀時失志之士有所感而歎其

曲之妙也。言拂彼白石之上，彈吾素琴，琴中之曲，幽澗悽而流泉深。用善手調明徽，琴聲高張以清心志，寂寂歷歷，似千古之松，飂飂兮風之冷而高也，若萬尋矣。今不用耳而用目，就琴中見之，蓋琴中原有《風入松》之曲，而知音者若目擊而存其妙也。愁猿危處而冷叫也，不起客心之悲乎！客有負道哀時之士，失志而聽者，不覺淚流而沾襟也。乃緝商綴羽，若水聲之潺湲以成音，而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客愁之狀，吾但寫聲發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奇絕古今也。幽澗泉之曲，終遶于深林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松嚮猿吟，從琴中寫出，俱可以例澗泉也。縱筆揮灑，泠泠有聲。《唐宋詩醇》卷三：此琴操也，松響猿吟，寫出淒清幽怨之音，曲澗泉聲，泠然在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亦取合樂。

《王昭君二首》《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顧寧人曰：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支」，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唐宋詩醇》卷三：題多名篇，此只以十字盡之。校「今朝猶漢地，明日入胡關」之句，詞意倍爲激烈。

《中山孺子妾歌》《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中山孺子妾，時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儁爽到家。「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至言。《唐詩評選》卷一：以鮑照《行路難》意致作艷詩，此公三頭六臂。按娑今古作一丸弄，直由本等圓徹，好向異類中行，非但拗一張法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郭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爾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藝文志》又曰：「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亦皆累辭也。」國藩按如郭之說，則靖王子噲也。孺子妾冰也。末央才人也，三者平列。陸厥及太白辭皆失之，然則古辭之郢書燕說者亦多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以抑爲揚。并謂院。

《荊州歌》《李詩選》楊慎評：此歌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以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鼙謠》，李長吉《鄴城謠》三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李詩直解》卷三：此商人之婦因夫客蜀，見時去而思愈切也。言蜀客之還荊也，白帝瞿塘必經之路，白帝城邊向有風波之險，今猶可行，至五月而瞿塘誰敢過矣。此時我荊州之麥已熟，蠶作之繭又已成蛾，我手繰其絲，心憶乎君，亂思恍惚而若絲之頭緒多也。且布穀之鳥飛鳴而過我，時去矣，君未還，奈妾之愁緒何哉。《唐宋詩醇》卷三：古質入漢，得風人之遺韻。樂府妙處如是如是。《老生常談》：「荊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雪」，可云善於言情，工於言愁。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無情生情。

《雉子班》《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群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此句似漢七言。「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亦自怨，語厚不覺。譚元春評：「乍向草木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耿介死，寫出忠義人心事形狀。「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大文章。《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鼓吹曲，皆軍中之樂。「耿介死不求」四句，亦烈士報國之志也。

《相逢行》《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開口妙。《李詩直解》卷一：此即《長安有狹邪行》，謂相逢者皆當及時爲樂，毋守空閨而曠佳期也。言胡爲騎五花之馬。因謁帝而出銀臺之門也？秀色美艷者，誰家之子乎！雲車之中，珠簾忽開，見之者神魂不禁矣。故金鞭遙爲指點，玉勒因爲遲回，帶馬緩步，夾轂欲相借問，人間絕少，疑從天上來矣。乃蹙入青綺門，是以青綺爲窗牖，亦繁葉之巨室也。此時當高歌以與之銜杯，則樂矣。銜杯映歌扇，團團似皎月，而向雲中見也。大凡相見則思相親，若相見不得相親，不如不相見，而使情之莫動也。今一相見則情已深，口不言而心各自惺，彼此可知其心矣。胡爲守空閨以孤眠，而愁夜來之錦衾也。錦衾與羅幃，纏綿恩好，會合宜自有時，而我相逢者恐不相涉也。況春風澹蕩，伏思固多，而陽臺暮雨，來何遲哉！願因三青鳥，而報我長

相思也。且光景不待人，須臾之間，秀色之子，髮亦成絲，故當年而失行樂，老去徒爲傷悲以無益也。青鳥之傳信者，即持此以言機密之意，毋令徒守空閨，久曠佳期，而會合之無時焉。長安狹邪之路，相逢者寧無念乎。《唐宋詩醇》卷三：顧華玉論五言絕以調爲上乘，以情眞爲得體。李白有之。

《**有所思**》《唐宋詩醇》卷三：「海寒多大風」五字，融鑄古人，自成奇句。

《**久別離**》《李詩直解》卷四：此婦人思夫之久役，期其來而惜春之去也。言夫之別我，幾春未還，玉窗獨處，已見櫻桃之花五開矣。望眼欲穿，幸有錦字之音書至也。開緘捧讀，旋歸無期，寧不使人嗟乎，至此，腸益斷而彼心絕矣。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而雲鬢綠鬢罷梳結，誰適爲容也。愁如回飆，飄亂如白雪之靡定焉。愁極則想亦極，不覺夢寐以相從也。去年寄書，報陽臺之會合，今年寄書，重爲之相催，去年去而今年又來矣。東風兮，我夫之行蹤如行雲，東風爲我吹之，使西來。待其來也而竟不來，落花寂寂，飄委青苔之上，春又去矣，可奈何！年復一年，不知幾時得還家也。《唐宋詩醇》卷三：一往纏綿，所謂緣情之什，却自不涉綺靡。

《**白頭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詩其爲明皇寵武妃廢王后而作乎！【略】唐詩人多引《春秋》爲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讀者自見。《唐詩解》卷一二：按明皇廢皇后王氏，此托文君之辭爲皇后發也。首以鴛鴦喻夫婦，言其自蜀而來長安，形影相依，義不忍別。及得長門買賦之金，遂有聘妾之舉。得金易妻，人情乎？文君不容無言矣。況君思如流水之不還，棄婦若落花之去樹，疇復戀舊耶？我想兔絲女蘿，偶相值而成同心遂合而不解，今以結髮之義，中道相離，是人不如草也。君雖棄妾，妾安敢忘君，故雖捲席以絕侍寢之念，猶願留枕以期夢遊之歡。其情至此，愈可憫矣。然君終不我顧，乃復以覆水起興，曰覆水不可再收，棄妾不可復返，我其以古人自慰乎？求得意而不相負者，則惟青陵之臺在也。蓋韓憑與妻俱以義死，可謂不負生平，今君雖相負我，當以馮妻自處可也。其後皇后果以憂死。《李詩直解》卷三：此詩爲唐皇寵武惠妃而作，借古引喻而欲以感悟之也。言錦水之流蕩兩鴛鴦，雄雌寧死不忍分張，以匹耦之難離也。此時阿嬌之妬，與子夫爭寵，而遭長門之怨矣，但願回君恩之顧，而豈惜黃金買詞賦以悟主乎。相如作賦以得金，又好新棄舊，而多異心焉。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作《白頭吟》以訣別，而相如見之，寧不感悟哉。夫水之東流不復西，花之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之草也，隨風傾倒，誰使女蘿之枝反爲縈抱？是女蘿也，兔絲也，兩草猶爲一心，何人心之不如草也。今見龍鬚席，是夕歡會之物，任他生蛛網，何忍捲去乎。琥珀枕，是昔聚首之物，且留以枕之，或有夢中相遇之時也。念言及此，情想極矣！但覆水難收，棄妾難迴，自古記之。而古來夫婦得意，兩不相負者，惟韓憑何氏二人而已。祇今惟見青陵臺者，冀其深有所感，而如韓之不棄也，引古爲喻，期以悟之。時有王諲，亦作《翠帳羽賦》，其意與謫仙同一轍也。細繹其詩，詞婉意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兼得之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信手寫來，無不入妙。太白詩固多寄托，然必欲事事牽合，謂此指廢王皇后事，殊支離也。《老生常談》：《白頭吟》云：「此時阿嬌正嬌妒。」接法有形無迹，有一落千丈之勢，其妙不可思議。「莫捲龍鬚席」四句，尚作迴護之筆，至「覆水再收」句，方下決絕語，用筆如晴絲裊空，深靜中自能一一領會。《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叙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淸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爲名。唐元稹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時阿嬌正嬌妒」，接是樂府常法。

《**採蓮曲**》《唐詩品彙》卷二六：劉辰翁評：淺語盡情。《唐詩歸》卷二六：鍾惺評：「笑隔荷花共人語」，幽亮。譚元春評：「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人落花去」，情境有響，聲調之響因之。《唐詩鏡》卷一八：語致閒閒，生情布景。余嘗論大家法門，能閒而整，能寬而密，能淡而旨，能簡而奧，能無心而舉會，能不言而自至，能詳而不煩，能嚴而不迫，是故華而不靡，質而不俚。《唐詩評選》卷一：卸開一步，取倩爲景，詩文至此，只存在一片神光，更無形跡矣。《李詩直解》卷三：此詠採蓮女之嬌媚，而動遊冶

者之思慕也。言越多美姝，若耶溪邊，採蓮之女妖嬈嫣然，笑隔荷花與人共語，而嬌聲嚦嚦可聽也。共新粧雲髻，日照水底而輝映，香袂紅繪，風飄空中以颺拽，此水中美麗之貌，值岸上明媚之天。誰家遊冶之郎，或三三爲羣，或五五爲羣，絡繹以映垂楊之間，紫騮嘶入落花，見此美艷，令人不禁，徒踟躕不置，以空斷腸耳。《唐宋詩醇》卷三：綺而不艷，此自關乎天分。王安石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于此亦可見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見此踟躕空斷腸」，若女斷腸，未免太放蕩，若男斷腸，便不足取。

《臨江王節士歌》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作《臨江王節士歌》，蓋誤合爲一也。太白此題殆仍其失者歟？《唐宋詩醇》卷三：白日當天心二語，深於寫照。《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漢書・藝文志》云：「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是臨江王也愁思節士也二者平列。陸厥及太白之辭皆失之。庾信賦云：「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亦失之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節士悲秋淚如雨」，亦是樂府接法。

《司馬將軍歌》 《李詩直解》卷四：此樂府有《司馬將軍》之歌，而太白則以時事言之也。當時必有弄兵于荆楚者，故曰狂風吹萬都之月，而盜竊侮弄于章華之臺也。唐廷遣將平之，北落明光，上應星象矣。諸將猛勇，勢若雲雷，直欲揮電劍，斬長鯨。其駕舟師而南下，則駭目壯心，如王濬下三蜀而伐吳，揚兵張旗，長江爲之翻浪也。當時主帥尊居幕府，紫髯峨冠，而軍威之肅，又如亞夫之營細柳，揖天子而不拜，眞將軍也，豈若灞上棘門爲兒戲哉。羌笛奏于月明之中，以寫從軍之樂，將軍舞劍志欲吞敵，壯士喧呼聲動天地。其敵愾功成，奏凱于天子，則畫像麟臺，如漢家故事，此亦頌美一時之功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通鑑》：乾元二年九月，襄州亂將張延嘉襲破荆州，據之。此詩當是是時所作，故有「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之句。延嘉疑亦蕃將，否則故安史部下之降兵也。其時鄰郡多發兵爲備，故太白又有《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此詩所謂「江中樓船」，其即洞庭之水軍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劉曜之將平，先破陳安於隴上。安部下爲《隴上歌》，太白作此擬之，而無悲傷壯士戰死之意，未詳何說。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天骨開張。

《君道曲》 《詩比興箋》卷三：案此言人君當與賢臣一心一德，以成功業也。明皇疏張九齡，黜王忠嗣，廷無將相之才，國無磐石之固矣。大地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厚，此蓋陳古以風之。

《結襪子》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漢書》：「王生使張釋之結襪而釋之，名愈重。」太白此辭，大抵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許也。

《長干行二首》一 《升庵詩話・黃蝶》：胡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太白詩「八月胡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黃」爲「來」，何其淺也！《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古秀，眞漢人樂府。「遶牀弄青梅」，寫出小兒女來。「千喚不一迴」，有許多情在裏面，不專是小不解事。「豈上望夫臺」，解事又似太早了，可見低頭向暗壁，不是一味嬌癡。「相迎不道遠」，酷像，妙！妙！譚元春評：「兩小無嫌猜」，關尹子兩幼相好，不如此情深。「千喚不一迴」，嬌癡可想。「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太白絕句妙口，此四亦可截作一首矣。《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品彙》作李益之詞。觀其語氣，恐非太白不能。丁谷雲評：《西廂》曲從此脫化。《李詩直解》卷一：此商人之婦，夫久不歸，叙其顚末而致懸望之切也。言我與君子，自小而結爲夫婦者，妾髮初覆額之時，門前折花而嬉，郎騎竹馬，遶床而弄青梅，皆不識不知以樂此春光者。日同居長干里，我與郎兩小也，有何嫌疑猜忌哉。十四歸爲君婦，含羞之嬌顏未嘗得開，每低頭以面暗壁，郎千喚而不一回也。同室相聚一年，而至十五歲矣，熟始展眉，願若塵之與灰，相與吻合矣。常存抱柱之信，雖死不易，豈上望夫之臺，而傷離別乎。奈十六而君則遠行矣，往瞿塘峽之灩澦堆，五月水漲，不可觸犯，妾愁君之歷險地，君得無聞猿聲而淚墮耶？自君之出也，門前徑路，久無往還，而當日臨行遲回之迹皆生綠苔，妾亦無心于此，任其深而不能掃也。然春而夏，夏而秋風又早矣。八月蝴蝶秉金氣而黃，且雙飛西園之草而不孤戲也，感此以傷妾心，而獨坐深閨之中，愁腸脈脈，紅顏自老，爲何也？若得早晚之間以下三巴，計三巴與我長干尚有四千里之遙，預得書報，毋使長愁也，我則相迎不畏道遠，直至池陽風沙，上君之舟以同還長干，偕老終身而毋令其再行也。此我之願也，不知何日得如此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長風沙在舒州，金陵至舒州七百餘里，言相迎之遠也。《唐宋詩醇》卷三：兒女子情事直從胸臆間流出，縈迂迴折，一往情深。嘗愛司空圖所云：道不自器，與之圓方。爲深得委

曲之妙。此篇庶幾近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明艷嬌憨，蓋有所指。

又二　《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畢竟前一首妙些。「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屈指光景，如目見之。「妾夢越風波」，唐人說夢遠者多矣，一越字盡之。譚元春評：人負輕捷妍媚之才者，每於換韻疾佻，結句峣宕，太白尤甚。「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眞而苦。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此篇《唐詩紀事》以爲張朝作，而自「昨夜狂風度」以下斷爲二首。黃山谷則以爲李益作，未知孰是。山谷之言曰：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尙書作，所謂「癡妒尙書李十郎」者也。辭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飽瞑暗，喃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以吾言考之。《唐宋詩醇》卷三：黃庭堅以此爲李益所作，頗爲具眼，即以前篇校之，氣體固殊矣。以其清麗存之。

《古朗月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詩借月以引興。日，君象，月，后象，蓋爲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而作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暗指貴妃能惑主聽。與《古風》中「蟾蜍薄太清」篇同意，但《古風》指武惠妃，此指楊貴妃，各有主意也。《唐宋詩醇》卷三：寓託處書法謹嚴。蟾蜍以比祿山，陰精以刺太眞。取義皆切。羿射九烏，以彼比此，原無指實。必字字爲之附會，則鑿矣。《詩比興箋》卷三：憂祿山將叛時作。月，后象；日，君象。祿山之禍，兆於女寵。故言蟾蜍蝕月明，以喻宮闈之蠱惑。九烏無羿射，以見太陽之傾危。而究歸諸陰精淪惑，則以明皇本英明之辟，若非沉溺色荒，何以安危樂亡而不悟耶！危急之際，憂憤之詞。蕭士贇謂祿山叛後所作者，亦誤。《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蟾蜍蝕影，陰精淪惑等句，似亦諷讒諂蔽明之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先本咏月，後乃思及楊妃，故前後不相顧。

《上之回》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中者，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詩比興箋》卷三：借漢武甘泉之幸，喻驪山荒宴之遊也。無渭川襄野求賢訪道之情，但耽王母瑤池、華清陽泉之樂。蕭士贇謂譏求仙，膚末矣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渭川老，文王訪賢也。襄野童，黃帝問道也。瑤池宴，穆王佚遊也。末四句，似有所諷。

《獨不見》　《升庵詩話・太白句法》：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唐宋詩醇》卷三：嚶嚶草蟲，趯趯阜螽，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思婦之言，《三百篇》具矣。幽怨淒清，宛然可聽。

《白紵辭三首》　《李詩直解》卷三：此白紵之舞曲，亦情艷之詞也。言水寒江清，夜色沉沉，佳冶之美人相與歡樂，一笑可值千黃金也。彼乘纖羅，舞輕縠，啓口發聲，以揚堪憐之哀音。《陽春》《白雪》之難和者，且莫吟也。《子夜吳歌》，正哀音之堪憐者，寧不動君之心乎？動君心，冀君之歡悅而賞。美人□□，願作天池鴛鴦，雙匹不離，一朝比翼，飛去青雲之上，樂以偕老，而不爲世人之妄求也。《唐宋詩醇》卷三：二詩雖出入古詞，要自情景雙美，別具豐神。

又三　《詩學全書》卷一：寫歌舞之盛。「激楚」，舞名。《玉臺新咏》：「騁纖腰於結風。」此七言七句一韻，每句押韻短古風。

《鳴雁行》　《李詩選註》卷二：賦也。按此詩說者以爲白遭難避禍而作，觀其辭意似亦相類。然其時亦不可考矣。大抵風人之辭多哀怨，不必一一以求其實也，必本其事以實之，恐失之鑿矣。《唐宋詩醇》卷三：此白遭難避禍而作。步步憂虞，所謂驚弓之鳥。一結婉而多諷，諷之側然。

《妾薄命》　《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似婦人語。「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興盡語盡。《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四：太白之詩，其旨出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時事，則借古喻今。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王后也。二后事迹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然究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之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辭意悽慘，讀之令人感歎。《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隨風生珠玉」，氣焰情思，盡此五字。「長門一步地」，責怨在此五字。「以色事他人」，句法直得妙。譚元春評：「各自東西流」，此句

接水說，妙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四》：周珽評：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于明皇、王后也。辭意悽斷，讀之令人感嘆。蔣一梅評：得寵失寵，備榮華憔悴之態。《唐詩鏡》卷一七：末二語，善乎風人之怨，樸貌深衷，是西漢家數。《李詩直解》卷一：此詩雖言漢武陳后之事，而意則有所感寓也。言武帝之寵陳后，自幼即欲以金屋貯之，其珍愛如此。彼其咳唾落于九天，隨風而生珠玉，蓋一啓口而言無不珍貴也。天下事極必反，故寵極而愛還歇。又惟有容則寵固，陳后于子夫之得幸而妬之深，即武帝之情亦却疏矣，長門一步之地，豈肯暫迴車。故事去則難返，情離則難合，雨落不復上天，水覆難以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而不相涉矣。昔貯之黃金屋，是如芙蓉花，今置之長門地，又如斷根草矣。夫陳后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能得幾時好乎。此與唐玄宗之事同一轍也。太白之作，寓回聽之意。更有《白頭吟》而縷縷言之。誰謂公之詩多流覽放曠之語，而少忠君愛國之思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形容盡態，妙于語言。《唐宋詩醇》卷三：因題見意，與《白頭吟》同，不必妄傅時事也。「雨落不上天」以下一意折旋，可以發人深省。《老生常談》：「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卻疏。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下忽接「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此種神妙，讀者縱能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口。

《幽州胡馬客歌》《唐宋詩醇》卷三：明皇喜事邊功，寵任蕃將。天寶十載，高仙芝敗於大食，安祿山敗於契丹。是詩之作，必刺祿山也。「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詰之也。「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歎」，傷之也。言切而意悲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上稱客，後稱單于，不辨誰賓主。

《門有車馬客行》《李詩選註》卷三：賦也。按此詩白在湖湘間而遇鄉故，自謂萬里遊而飄飄三十春者。蓋自蜀之山東，遊會稽，從吳筠入長安，爲供奉翰林，流夜郎，半道赦回，遊于湖湘之時而作此詩也歟。恐亦不及三十春也，言三十者舉大數也。《唐宋詩醇》卷四：此非漫擬前人，正寫身世之感，雖與陸機詩相出入，而筆力校勁，氣象亦大，後半俯仰慨歎，所見者大，義遠情深，豈徒作者。《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北風二句，言兩京俱陷，借古題以傷時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敘實事作新樂府，仍似古樂府，得力在後一段。

《君子有所思行》《李詩選註》卷三：賦也。按此詩爲開元中極盛之時而作，是時天下富庶，君臣宴安，競爲奢侈，不慮後艱；太白所以憂也。使當時爲君臣者預知所戒，又何有於馬嵬之變乎。

《東海有勇婦》《柳亭詩話・東海勇婦》：太白《東海有勇婦》篇似目擊其事而賦之者，豈李使君即泰和邕邪？惜蕭、楊作注，弗備考其故實，並勇婦姓氏逸之，則奇人奇事淹沒而弗傳者多矣。《唐宋詩醇》卷四：辭氣甚古，寫出義烈之情，凜凜有生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魏《鼓舞五曲》中，一曰《關中有賢女》，太白作此代之。

《黃葛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于情性，風雅之作也。今世蚍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吁！是亦未之思耳。《唐宋詩醇》卷四：情至語何可多得。《詩比興箋》卷三：此欲以其所言達之君也。「縫爲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謂己之樂府、古詩諸作，皆主文譎諫，以達下情而通諷喻，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焉。「此物雖過時，足妾手中跡。」雖處放逐，不忘匡君之謂也。漆室之女憂魯，恤緯之嫠念周，足徵是詩比興非遠。

《白馬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此詩寓貶於褒，寄揚於抑，深得《國風》之旨，讀者宜細味之。《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爲國，不可念私也。鮑照沈約之作，則言邊塞征戰之事。

《鳳吹笙曲》查慎行評：初唐庸近調格，如何入得太白集中？《李詩直解》卷三：此篇遊仙之詩也。言仙人十五之時，即愛吹笙而學彩鳳之鳴，且得修鍊之法，鍊正氣而飡婉女之液，復朝天而赴上界之玉京。玉京遠，鳳笙去，離聲別調，距堪聞也，此地相看，豈忍分哉。至此則吟眞曲以和清吹，卻奏仙歌，與凡調不同，而響入綠雲之際矣。綠雲與紫氣相合，而知有至人之過函關，則訪道而欲得仙人，應尋緱氏山頭，自有騎鶴而來者。莫學周靈王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一遇浮邱之仙子，引上嵩高而竟不還也。學道者必有眞修而始成，不然，徒孟浪之遊耳，何取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此詩是送一道流應詔入京之作。所謂「仙人十五愛吹笙」，正實指其人，非泛用古事。所謂「朝天赴玉京者」，言其入京朝見，非謂其超昇輕舉。舊註以遊仙詩擬之，失其旨矣。

《怨歌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誹，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李詩選註》卷三：賦也。按白《塞下》之曲與杜子《出塞》之詩，皆有紀事之法。其文辭之典雅、議論之切當者，則《出塞》之詩可以列於史冊，《塞下》之曲清麗警拔，則有之矣。《李詩直解》卷五：此詠征戍者之不得歸而致意于少婦也。言邊疆之虜，每乘秋高馬肥而入我塞，則征戍之兵，自天而出，漢家以爲防禦之資也。將軍握權，分虎竹以合發兵之符，壯士枕戈，卧龍沙以俟敵虜之來。此將軍壯士，歇宿于沙漠之中而不得寧者，恐虜之忽至也。則弓必上弦，而邊月隨其影而照之；劍亦出鞘，而秋霜結爲花而拂之。此時虜猶未退，而玉關殊未得入也。閨中少婦，且安心以俟，而長嗟之無益矣。

又一　《唐詩解》卷三三：此爲邊士求立功之詞。言處寒苦之地，曉則出戰，夜不解鞍，欲安所表樹乎？思斬樓蘭以報天子耳。雪入春則無花，五月可知是眞春光不到之地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五月天山雪」以下四句，四語直下，從前未有此格。《說詩晬語》卷上：太白：「五月天山雪，【略】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唐宋詩舉要》卷四：吳汝綸評：淡語便自雄渾。

又三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雄詞壯氣，可以搏犀縛象，一結忽發喪氣之慨，實中時弊，可令竭忠之士讀之而甘心黜逐乎？《唐詩解》卷三三：此爲邊士之恨詞。言我馬既良，戎器精好，長驅破虜，妖氣淨矣。自謂可垂功竹帛，然圖形麟閣獨嫖姚耳，終不及我輩也。漢唐命將，大抵皆親戚、幸臣，往往妨功害能，令勇敢之士喪氣，是以無成功，太白蓋有爲而發。《唐詩評選》卷三：總爲末二句作，前六句直爾赫奕，正以激昂見意。俗筆開口便怨。嫖姚唐人作瓢搖，音與《史記注》異。「麟」字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獨有貴戚得以記功，則勇士喪氣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彎弓」以上三句，狀出師之景，「插羽」以下三句，狀戰勝之景。末言功成奏凱，圖形麟閣者，止上將一人，不能徧及血戰之士。太白用一「獨」字，蓋有感乎其中歟？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風也。《唐宋詩舉要》卷四：吳汝綸評：（首聯）高唱入雲，（頷聯）壯麗雄激。

又五　《唐詩解》卷三三：此見邊庭多儆，戰士無還心也。言胡虜乘秋而來，而我發兵應之，于是命將率師，屯于沙漠，邊月胡霜，犯我弓劍，此豈生入玉關之時乎？少婦亦不當望征夫之還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只弓如月、劍如霜耳，筆端點染，遂成奇彩。結意亦復深婉。《唐宋詩舉要》卷四：吳汝綸評：前四句，有氣骨，有采澤，太白才華過人處。「邊月」二句，鍛鍊。「玉關」句，反掉超絕。

又六　《唐宋詩醇》卷四：高調入雲，于聲律中行俊逸之氣，自非初唐可及。

《來日大難》《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胸中幽憤，口內高爽。「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二語遊戲而憤。又評：一日醉飽，即以爲千春之樂，寄趣可知矣。忽接學仙一段，甚不相倫，潦倒低昂在此。「目瞻兩角」四字，精神炯炯。「強銜一木」四字，又傲又悲。「如蒼蠅聲」四字，耳目俱放高一層，方開得此口。譚元春評：「目瞻兩角」，句有光怪。「蟪蛄蒙恩，深愧短促。」古甚厚甚。「如蒼蠅聲」，四字從鄙薄戲弄中寫出醜相，好笑。《唐宋詩醇》卷四：李白嘗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非有志於古者，不能作此語。然自《三百篇》而騷，而五言，而七言，天機所暢，文章日新，是非得失之故，原不在此。今必執《三百篇》以繩後之爲四言者，非通論也。此題本屬寓言，白詩亦是擬古，辭旨恍惚，奇譎可喜，故存之以備一體。於此論四言正變及興寄深微之旨，則相去遠矣。《詩比興箋》卷三：此蓋被放賜歸，初辭金鑾之時也。今日置酒離別，明日則爲放臣矣。然而感恩懷德，曷敢泯忘？何者？升我以雲霄，攀我以鱗翼，賜我以仙藥，誠思效銜木之誠，報山海之德，而已爲下士所忌矣。彼但見萬乘之尊下一布衣如此，豈知道在則勢利輕，古以軒轅而下廣成，視天位如蟬翼，豈高力士輩營營青蠅者所識哉？蓋力士恨太白貧賤驕人，而太白謂其不足驕也。《詩》云：「營營青蠅」，刺讒也。集中《贈崔司戶》詩云：「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欲折月中桂，特爲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垂恩儻邱山，報德有微身。」又《贈宋少府詩》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成丹素」云云，皆可證此詩之旨。《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郭集所錄諸家題皆曰《善哉行》，太白題曰《來日大難》，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永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

《塞上曲》《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使橋既盟之後，貞觀中，太宗思雪此恥，乘其國亂，乃命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節

度六總管之師十餘萬征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其國遂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初破定襄，帝喜曰：「靖以騎三千蹀血窮追，取定襄，古未有此，足澡吾渭北之恥矣。」此詩是美頌一時勳德借漢爲喻也。《唐詩解》卷三：此追美太宗武功之盛，蓋傷安史之亂而作也。言我唐開國之初，未獲禦戎之策，故匈奴得以驕恣，而有便橋之盟，然其後命將出師，掃清漠北，萬里無遺寇矣，後世可不念此勳庸哉？奈何使胡騎長驅而京師幾覆也，悲夫！《唐詩鏡》卷一七：一起韻度高雅。縱容馳驟，大家作當觀其幅闊情深。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此篇蓋追美太宗武功之盛而作也。按《唐書・突厥傳》言：頡利可汗嗣立，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慢，求請無厭。所謂「大漢無中策」也。傳言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癸未，頡利至於渭水便橋之北。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軍容大盛，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頡利請和。乙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所謂「匈奴犯渭橋」之事也。傳言頡利設牙直五原之北，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所謂「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之事也。又《李靖傳》言：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太宗謂曰：「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靖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師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乘千里馬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此詩所謂「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以下之事是也。或曰：此詩亦可定爲泛詠邊事，何以決其爲崇美太宗武功歟？曰：兩漢而下，匈奴犯邊，未有至於渭橋者。至唐武德年間，始有此事，以此知之。或曰：既美本朝矣，又何以用「大漢」、「漢家」字耶？曰：太白本以唐之初年，與頡利和好爲非是，而不可直言，故借漢以喻，而嘆其失禦戎之策也。至「漢家」二字，唐人用入詩章以爲「中國」二字之代稱，歷宋、元、明皆然，何必滯此爲疑耶？洪邁選《萬首唐人絕句》，分此詩爲三章，頓覺無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

《玉階怨》《唐詩品彙》卷三九：劉辰翁評：矜麗素淨可人，自愧前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此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一字不怨，怨深。《唐詩解》卷二一：玉階，天子之後庭，宮人失寵，對之而怨，故以名篇。露坐既深，故下簾而入室，猶不能寐，而望月徘徊，是豈無感而然耶！注謂無一字言怨，怨乃獨深。《而庵說唐詩》卷七：《相和歌・楚辭十曲》有《玉階怨》。宮人望幸，佇于玉階，不覺已夜深矣。露侵羅襪，已見立不耐煩，則走入室中，倚于水晶簾下，不強立于露中。卻性急，把簾子放下，于是去睡便了。而望幸之心尚未斷絕，卻又在簾縫里望月。眞是絕倒。玲瓏，正指簾隙處而言。夫在玉階，止見白露，在簾下，止見秋月，而君王之消息杳然。那得不怨。《古唐詩合解》卷四：「玉階生白露」，宮人望幸。佇立玉階不覺夜深而白露生矣。生字有意。「玲瓏望秋月」，卻又不忍便睡，倚著簾兒，從簾隙中望玲瓏之月。則望幸之情，猶未絕也，雖不說怨，而字字是怨。《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只二十字藏無限神情。《李詩直解》卷六：此擬宮詞，不言怨，而齒怨之意隱然于言外也。言玉階之上白露生矣，夜久而徘徊階際，零露瀼瀼，濕侵羅襪，不得不入屋內。卻下水晶之簾，而月光與水晶，相映玲瓏，以望秋月，則迢迢長夜，寂坐以守之，安忍孤眠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妙在不明說怨。《唐宋詩醇》卷四：妙寫幽情，於無字處得之。「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不免露卻色相。又引蔣杲曰：玉階露生，望之久也，水晶簾下，望之絕也。怨而不怨，惟玩月以抒其情焉。此爲深于怨者，可以怨也。

《襄陽曲四首》二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接䍦》：李太白詩：「頭上白接䍦」。吳旦生曰：竇苹《酒譜》云：接䍦，巾也。韻釋云：白帽也，蓋用白紗作巾耳。昔人著白接䍦歌山簡者，所謂倒著白接䍦也。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也。

《大堤曲》《唐詩解》卷三：此爲遊女懷人之辭。言漢水臨注襄陽，而堤爲漢旁之勝地，當花明春暖，遊女來過，因言所期之人即在此堤之下。然既揮

淚以懷之，又欲託夢以通之，而其人終不可見，音問終不可達也。則所思者果何人哉？其必有所指矣，得非有意於朝廷耶？《唐宋詩醇》卷四：幽秀絕遠俗豔。胡應麟謂白詩人，知其華藻，而不知其神骨之清，於此亦見一斑。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豈即弄青梅者耶！何情之深。

《宮中行樂詞八首》　《碧溪詩話》卷二：世俗誇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眞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艷詞媟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況黃屋既爲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闥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眞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眞忝竊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至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爲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趙飛燕事迹全相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爲鑒，知飛燕之爲漢禍水，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耽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譎諫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李詩緯》卷三：丁谷雲評：其《唐風》之變。然六首體格得風人刺美遺意，故入正風，且使人觀風化之所由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原本齊、梁，緣情綺靡中不忘諷意，寄興獨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略】琦按：蕭氏此說甚鑿，使解詩者必執此見於胸中而句度字權之，則古今之詩無一而非譏時誹政之作，而忠厚和平之旨，蓋於是失矣。尤而效之，幾何不爲讒邪之嚆矢哉！

又一　《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太白清平三絕，一時高興耳，其詩殊未至也。予既特去之，恐千古俗人致駭，復收此一首，以塞聲俗之望。此雖流麗，而未免淺薄，然較三絕句差勝。予於選此詩，筆削太狠處有之，不過使古人精神不爲吠聲者所蔽耳。而於五七言律，從衆槩收者十或一二，稍示近人之意，具眼者未免罪我也。「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至理。《瀛奎律髓》卷五：紀昀評：麗語難於超妙，太白故是仙才。

又二　《唐詩解》卷三三：此刺明皇之獨寵楊妃也。言花木禽鳥，偏乎宮掖，極遊觀之美矣，又選妓徵歌以自隨，娛心者無非聲色。然後庭之中，誰最專房乎？獨昭陽之飛燕耳。青蓮每以飛燕比太眞，卒起力士之譖，果以無心得罪乎？曰否也，禍水滅漢，聚麀亂唐，太白取喻固自不淺。《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葱蒨可觀，六句總是行樂。「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似有刺。《李詩直解》卷五：此詩侈言唐宮行樂之情景，而寓諷諫之意也。言唐宮之中，當此春和景明，柳條弄色如黃金之嫩，梨花開放如白雪更香，玉樓金殿正好延賢之地，今且無暇，而巢翡翠鎖鴛鴦，以女子居之也。選妓女之妍者以隨雕輦，徵歌聲之佳者以出洞房；是諷唐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而唐貴妃之美，若飛燕之在昭陽；蓋諷玄宗以古爲鑒，知飛燕之爲漢禍而不惑溺于楊妃也。其諷諫之意寓于詩內，然玄宗聰明之主也，文學不減羣臣，使玩詩而悟，何至播遷之苦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連上首，專咏貴妃，言下有禍水滅漢之意。《瀛奎律髓》卷五：紀昀評：此首純用濃筆，而氣韻天然，無繁縟冗排之迹。

又三　《唐詩解》卷三三：此以大樂諷天子也。言苑囿聲樂，足稱巨麗，君豈獨享此樂乎？當與萬方共之耳。托諷之意昭然。按此詩句法，互有開合，如以盧橘發端，而以烟花承之，是開而合也。以絲管起下，而以簫笛分對，是合而開也。說者以起伏開合獨許工部，我未敢信。《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不着議論而議論在其中，且先後虛實，步步不錯，詞格俱美。「還與萬方同」似頌實諷。《李詩直解》卷五：此詠唐宮之景而諷其與民同樂也。言唐宮中有盧橘，爲秦時之樹，蒲萄又出漢宮之中。春日煙花濃艷，偏宜落日；梨園絲管清嫋，堪醉春風。笛之奏矣，龍吟水中；簫之鳴矣，鳳下長空。此陽春艷麗之際，君王賞心，以多樂事。古云：獨樂不若與人。還與民偕樂，以睹萬方之歡娛，使天下平康，則樂亦無疆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中有規諷。

又四　《李詩直解》卷五：此諷唐宮之樂事已極而溺愛于妃子也。言下樹當春色歸來之日，金宮樂事亦太多矣。後庭冶曲，朝猶未入，而君王輕輦，又夜相過從也。其相得盡歡，笑出花間之語，嬌來竹下之歌，此樂極矣。猶未

已也，日以繼夜。莫教皎月落去，留着以醉嫦娥。此譏玄宗惑溺楊妃，朝夕宴樂，而付朝政於不理也。《瀛奎律髓》卷五：紀昀評：此首除「玉樹」、「金宮」外，純是淡寫，而濃艷鮮秀之氣溢於句外，直是神思不同。

又五 《唐詩解》卷三三：此賦後庭之事，見天子荒於色也。繡戶紗窗，曲房之中也，故得寵之姬爭求媚君，如花之笑日；未蒙恩者，心懷進御，如草之生春。斯時也，鳥亦解歌，人惟學舞，春宮之中，惟羅綺相親而已，不復與臣僚相接也，非明皇倦政之時乎？《李詩直解》卷五：此詠唐宮之景而譏其日與妃子爲親也。言繡戶之中春風日暖，紗窗之外曙色纖新，宮裏名花爭妍以笑日，池邊芳草碧暗以生春，綠樹聞能歌之鳥，青樓見善舞之人，此時此景，君王之樂極矣。宜趁春和景明敷政優優，何昭陽桃李之月，羅綺相親，而不與賢士大夫相見也。唐宮之樂，能保其令終哉？

又七 《唐詩解》卷三三：此賦宮中之事，而有沉迷不反意。夫雪消風暖，燕語鶯嬌，正行樂之時也。於是陳歌席，則日假其長，列舞衣，則花增其豔。移仗而遊，夜以繼日，忽不覺光景之流連矣。噫！樂則樂矣，奈此萬幾何哉！按《宮中行樂詞》八章，語極綺麗，有江庾遺音，不爲高李所取者，爲其祖春花而忘秋實也。然其托興超凡，意出言表，非江庾所及，今採其半列於篇。《瀛奎律髓》卷五：紀昀評：此首亦清而艷。

又八 《瀛奎律髓》卷五：何義門評：末央，正皇后所居，歸之於正，且并諷之視朝於前殿也，却仍以「游」字結，不脫行樂，得主文譎諫之妙。紀昀評：此首亦艷而清。五首穠麗之中別餘神韻，覺後來宮詞諸作，無非翦綵爲花。無名氏(甲)評：凡濃麗之詞，最易生厭，惟太白本宗宣城，有清新俊逸之氣，故雖華艷，不害天然。幾此者難矣。《李詩直解》卷五：此詩諷唐就遊宴，宜臨政視事于末央也。言南薰北闕，帝王勤政之地，茲陽春布德，則水綠而花紅矣。今鶯歌聞于太液之池，鳳吹繞于瀛洲之間，且有鳴佩之素女，弄綵之天人，樂無餘事矣。今朝風日正好，宜入末央遊玩，以勤政事，而保此樂于無窮也。是時玄宗聲色迷心，政事罔念，公應詔而作此詩，言在于此，意在于彼，正得譎諫之體。使因詩而悟，則宗社生靈庶幾有幸矣。何其惑溺之牢不可破也！

《清平調詞三首》一 《唐詩解》卷二五：按明皇於武妃薨後，思得美人，故見雲而想其衣，見花而想其貌，當春風滴露之際，良不勝情矣。若此之女，非群玉之王母，即瑤臺之佚妃，人間豈易睹乎？蓋謂未得太眞時也。《詩辯坻》卷三：太白《清平調》詞「雲想衣裳花想容」，二「想」字已落塡詞纖境，「若非」、「會向」，居然滑調。「一枝濃艷」、「君王帶笑」，了無高趣，《小白》蹈之坦塗耳。此君七絕之豪，此三章殊不厭人意。《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此首，言唐皇之寵愛妃子，一刻不得暫離左右，若無一處而非妃子者。以「雲」、「花」二字爲骨子，看他下三句，絕不露出，而宛然照面。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昆侖，見王母曰：「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先王所謂策府也。」瑤臺，《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太眞曾奉敕爲女冠，故用「羣玉山」、「瑤臺」等字。「雲想衣裳花想容」一句，當作四頓讀。雲想衣裳，言唐皇見雲，即想妃子之衣裳。花想容，言唐皇見花，即想妃子之容貌。「春風拂檻」，承上「雲」字來；「露華濃」，承上「花」字來。夫雲得風則愈見其輕揚，即無雲在，有風便可想出雲來。花得露則愈覺其鮮妍，即無花在，有露也可想出花來。而況眞有雲、有花在也。較首句更深一層，此句須略重花上。風拂，喻妃子之搖曳；露濃，喻君恩之鄭重。唐皇寵愛妃子，覺無處不是妃子；雲也是妃子，花也是妃子，即風，也是妃子，即露，也是妃子。無處不是妃子，即無處不同妃子，若非群玉山頭見雲，即于瑤臺月下逢花。總是極形容君王、妃子一步不相離也。玩「若非」二字口氣，亦何曾不在群玉山頭見雲哉！此仙才搖擺處。會，是適逢其會之謂，若無意者然，偏又來得湊巧也。《古唐詩合解》卷五：「雲想衣裳花想容」，此首言唐皇之寵愛妃子，若無處得離妃者，故見雲而想妃子之衣裳豔麗，見花而想妃子之容色嬌好也。「會向瑤臺月下逢」，因太眞曾奉勅爲女冠子，故用羣玉瑤臺等字，且以喻其爲仙也。《塡詞雜說》：「雲想衣裳花想容」，此是太白佳境。柳屯田「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大畏唐突，尤見溫存，又可悟翻舊換新之法。《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以貴妃爲主，以花爲客，使情景俱現。《李詩直解》卷六：此詞極美其容貌而比之以仙也。言雲之華彩，想其衣裳，花之艷麗，想其容色，而妃之國色天姿，不可以想像爲眞也。當春風拂檻而玩之，露華之中，花之嬌媚倍爲濃至，而妃如是矣。此豈人間之所有哉，若非羣玉山頭見之，則瑤臺月下逢耳，眞王母天妃之屬也，而可易言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三章合花與人言之，風流旖旎，絕世豐神。或謂首章言妃子，次章咏花，三章合咏，殊近執滯。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蔡君謨書此詩，以「雲想」作「葉想」，近世吳

舒鬼遵之，且云「葉想衣裳花想容」，與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俱從梁簡文「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脫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實爲虛，尤見新穎。不知何人誤作「雲」字，而解者附會《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甚覺無謂云云。不知改「雲」作「葉」，便同嚼蠟，索然無味矣。此必君謨一時落筆之誤，非有意點金成鐵，若謂太白原本是「葉」字，則更大謬不然。

又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予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嘗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又曰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斷腸」者，亦譏貴妃曾爲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引事比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爲常事而忽之耳。《唐詩解》卷二五：此言既得貴妃而果有如花之容，覺襄王雲雨之夢爲徒勞矣，吾想漢宮誰可似者，必飛燕新妝而倚差爲可憐，其他無足齒也。蕭注謂神女刺明皇之聚麀，飛燕譏貴妃之微賤。意太白醉中應詔，想不到此。而陽臺、飛燕，俱非美事，譏諷之意隱然。一云倚謂倚藉也，飛燕必須倚藉新粧，然後得似，其義頗鑿。今以太白「自倚顏如花」語證之，亦甚有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太白《清平調》三章，語語藻艷，字字葩流，美中帶刺，不專爭纖巧。《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此首，言妃子之得寵于君王，前代無有及者。「一枝穠艷」，即花，以比妃子；「露凝香」，言唐王留戀妃子之色，猶露凝定花之香也。「雲雨巫山」，《襄陽耆舊傳》：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言陽臺神女，薦楚襄王先王之寢。此乃是夢，非實際也。孰如妃子，朝朝暮暮，在君王之側也。「枉斷腸」，「枉」字是笑神女，言其不能望妃得君之萬一，亦徒爲之斷腸耳。「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夫人臣對君之言，自當有體，若以神女比貴妃，則是以楚王比明皇矣。以神女比妃子，猶可言也，以楚王比唐皇，則不可言也。故于漢宮借得一人來，太眞是貴妃，飛燕是后，此白以后重妃子處。誰得似，言漢家后妃，其得寵無有如妃子者，庶幾還是趙飛燕；一似尋不出人來，而以飛燕來搪塞者。妙，妙。倚新妝，言飛燕之色，亦萬不及妃子，其所倚借者，在新妝耳。夫女子必須妝飾以見好，畢竟顏色有不如人處。「可憐」二字，是輕飛燕之詞。飛燕之色，原不十分足，以結成帝之愛，特自成帝之謬寵耳。《稗史》載：成帝曾私語合德曰：「夜愈覺其妍。」則日間不甚妍可知。又載：飛燕矜貴，有微疾，必帝親匕而後食。此皆其可憐處也。人問：太白既借飛燕來喻，爲何又示之以不滿？蓋飛燕，本長安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而悅之，召入宮，後立爲后。太白因其出身微賤，恐輕妃子，故特示之以不滿。上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口筆豈可不慎！太白細密乃爾，人何得以狂目之哉。後力士雖以此譖白于貴妃，而不知白早已計及此矣。然白立言之妙，尚不止于此也，妙在爲唐皇回護。言飛燕之色，不及貴妃，又極微賤，成帝使之正位中宮，妃子之色，遠遜飛燕，而唐皇只敕爲貴妃。然則唐皇之德，愈成帝遠甚。《古唐詩合解》卷五：「可憐飛燕倚新妝」，以后比貴妃，是重貴妃處。然飛燕出身微賤，而色亦不及太眞，其所倚重者新妝耳。加可憐二字，正以飛燕得君寵似太眞，而出身與容色萬不及太眞，所以可憐也。抑飛燕以揚太眞，禮也。《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太白七絕第三句反承隨意，所以皆爲警句。《李詩直解》卷六：此詞寶其美，而寓諷刺之意也。言一枝濃艷之花，露華凝之，而天香噴發，今妃子亦非凡品，巫山神女始足當之，雲雨之行，枉斷腸矣。又以從來之國色擬之。借問漢宮誰得似乎？飛燕之美，而倚新粧，愈覺其佳冶，故漢帝愛而憐之。宜矣，此白以巫山妖夢、昭陽禍水，微文隱諷，風人之旨也。又枉斷腸者，譏其必不能令終，使異日不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謫仙抑具先見之明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初太眞持七寶杯，酌葡萄酒，笑領歌意。後高力士譖飛燕比擬輕薄，太眞譖于上，因而遣之。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力士之譖惡矣，蕭氏所解則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時，則安有是哉！巫山雲雨、漢宮飛燕，唐人用之已爲數見不鮮之典實。若如二子之說，巫山一事只可以喻聚淫之豔冶，飛燕一事只可以喻微賤之宮娃，外此皆非所宜言，何三唐諸子初不以此爲忌耶？古來《新臺》、《女縗》諸作，言而無忌者，大抵出自野人之口，若《清平調》是奉詔而作，非其比也。乃敢以宮闈暗昧之事，君上所諱言者而微辭隱喻之，將蔽君知之耶？亦不蔽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龍之逆鱗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極妄之人，當不爲此。又太眞入宮，至此時幾將十載，斯時即有忠君愛主之親臣，亦祇以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付之無可奈何，而謂新進如太白者，顧託之無益之空言而期君之一悟，何其不智之甚哉！古來文字之累，大抵出於不自知而成於莫須有，若蘇軾雙檜之詩，而譖其求知於地下之蟄龍，蔡確車蓋亭之十絕，而箋注其五篇，悉涉譏諷，小人機穽，深是可畏。然小人以陷人爲事，其言無足怪，而詞人學士，品騭詩文於數

白載之下，亦效爲巧詞曲解以擬議前人辭外之旨，不亦異乎！《隨園詩話》卷一五：張儀封觀察謂余曰：李白《清平調》三章非詠牡丹也。其時武惠妃薨，楊妃初寵，帝對花感舊，召李白賦詩，白知帝意，故有「巫山斷腸」、「雲想衣裳」之語，蓋正喻夾寫也。至於名花傾國，則指貴妃矣。余按《唐書・李白傳》，稱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乃召李白，則此說未爲無因。張名裕穀，字詒庭。

又三 《詩數內篇・近體下・絕句》「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解釋東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崔魯、李白同詠玉環事，崔則意極精工，李則語出信筆，然不堪並論者，直是氣象不同。《唐詩解》卷二五：此見妃之善媚也。人與花交相爲歡，並蒙天子顧盼矣，乃妃心解春風無限之恨，故方倚闌而求媚於君，蓋恐君寵難長也。春風易歇，故足恨。漢武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太白於極歡之際，加一恨字，意甚不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帶笑字，下得有情。第三句描貴妃心事。郭濟評：婉膩動人，「解釋」句，情多韻多。《原詩・外編下》：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略】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豔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儒夫於此戰慄趦趄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此首方作唐王同妃子，在沉香亭賞木芍藥也。《開元遺事》：唐皇時，沉香亭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艷各異。得人主之愛，花也獻媚，目爲花妖。「名花傾國兩相歡」，夫名花生在世間，而不得絕代之佳人賞玩，則枉卻名花。夫絕代之佳人，而不得在沉香亭賞名花，則亦枉卻絕代矣。今妃子、木芍藥合在一處，又得風流天子爲證明，兩不辜負，故云兩相歡也。「帶笑看」，不可說唐皇帶笑看妃子，又看名花，蓋言唐皇此時眼睛單看妃子，看妃子者看妃子之看木芍藥也。解釋，「解」字，不可作去聲讀，解乃解散之解，釋即消釋之釋。自古紅顏多薄命，幾個能得見天子？即能得見天子備後宮矣，又幾個能得寵？即得寵矣，又幾個能得寵到底？或怨西宮之夜靜，或蠲長門之賦金，懷春風之恨者無限。蓋女子性易恨，有一分不如意處便恨。今妃子承寵，于沉香亭北倚欄桿看花之頃，唐皇如此媚他，妃子胸中豈尚有纖微之恨未化耶？寫妃子之樂，到十分十釐地位。至今提起「沉香亭」三字，使我猶爲妃子歡喜也。眞字字飛舞。竟陵輩以爲非太白至處，不入選。從來解此三首詩者，多不得其肯綮，那得使人有好詩作出來？則余之恨又幾時得盡解釋哉。余向有《書〈清平調〉後》一絕句云：「開元天子最風流，秉燭春宮夜夜游。遙聽花神呼萬歲，次呼妃子十千秋。」聖嘆極爲謬賞，援筆評曰：「天才耶！仙才耶！」杜湘草亦愛此作，而疑「十千」二字。佛書有「十千天子」，蓋萬是不可數之辭，不作十千會，十千是可數之辭也。分別乃在此。人輒以余爲作聰明，十千無出者，偶附于此。《古唐詩合解》卷五：三章調至此章，方寫唐皇同妃子賞木芍藥。「名花傾國兩相歡」，有名花無佳人，有佳人無名花，俱不爲相歡。今木芍藥貴妃合在一處，兩不相負，以盡君歡。「沉香亭北倚闌干」，木芍藥在闌干之外，倚遊以觀，君情百倍，則是此花亦能消恨也。豈知春風易歇，而太眞之無恨，翻爲極恨者，乃在馬嵬坡耶！《李詩直解》卷六：此詞因玄宗之寵幸而模其嬌媚之態也。言牡丹之名花，傾國之妃子，兩不相讓而相歡，故玄宗悅之，當得帶笑以看也。大凡春風之中，抱恨者多矣，而非極至之冶美，安能解釋，今解釋春風無限之恨，正沉香亭北倚闌干，觀名花，而嬌容媚態，安得不來玄宗之歡幸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本言釋天子之愁恨，托以春風，措詞微婉。

《人朝曲》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此篇蓋擬六朝人之作，故以金陵、吳京爲辭。蕭氏以爲諷永王入朝而作，則天子當在長安，與金陵、吳京何預？而朝寵遨遊之地亦不當在閬風亭矣。其說非是。

《秦女休行》 《初白庵詩評》：亦是紀事之作。《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左延年辭言秦女休爲燕王婦，爲宗報讎，殺人都市，遇赦得免。傅元詞言，龐娥爲報仇殺人，以烈義稱。太白此辭擬左延年。但左傳俱用長短句，太白但用五言，爲小異耳。

《秦女卷衣》 《唐音癸籤・詁箋六》：太白《秦女卷衣》，即梁吳均《秦王卷衣》題也。其事莫詳。吾謂此非嬴秦，或苻秦耳。晉載記：秦苻堅滅燕，得慕容冲，有龍陽姿，愛幸之，與其姊清河公主並寵，宮人莫進。長安引「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歌之。均本辭：「秦帝捲衣裳，持此贈龍陽。」白所擬亦云：「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似皆謂此。若嬴秦安得有男寵事？白亦不應作「天子居未央」語矣。記之俟通識者。（後羅隱秦望山詩有「霸主卷衣纔二世」，晚末人傳誤，不足憑。）

《東武吟》《唐詩紀事・李白》：或曰：白以是詩留別翰苑，遂放遊江湖矣。《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此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材於世，始愚而卒不合，見知而不見用。【略】「吾尋黃綺翁」，倦思不忘之意悠悠然見於辭外，亦可慨嘆也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唐音癸籤・詁箋六》：白有《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詩，此謝朓舊題也，蓋設爲其事，寓臣妾淪擲之感耳。楊用修以爲此卒即御趙王武臣歸者。果此卒也，才人亦不枉矣，何詩爲？正楊辨之，末及此，總固哉說詩者。《秋窗隨筆》：妙在不說目前之苦，只追想宮中樂處，文章於虛裏摹神，所以超凡入聖耳。《詩比興箋》卷三：淪謫之感，貴在忠厚。

《出自薊北門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此詩天寶以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李詩選註》卷三：賦也。按開元、天寶間，夷狄內侵，朝廷用兵不已，而天子喜邀邊功，遂至胡雛舞權作釁，卒爲天下大患。白蓋有先見乎此者，故詩詞間拳拳以選將滅胡爲言，庶幾聞之者有所戒。當時朝廷卒無一人能悟之者，所以有馬嵬之禍也。《唐詩鏡》卷一七：此詩與《北上行》，視鮑照相距有幾，精緊稍遜，博大過之。

《北上行》《對牀夜語》卷三：李太白《北上行》，即古之《苦寒行》也。《苦寒行》首句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因以名之也。太白詞有云：「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又：「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此正古詞「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太白又有「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亦古詞「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睹」。又：「汲水澗谷阻，采薪隴坂長。草木不可餐，飢飲零露漿。」是亦古詞「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特詞語小異耳。陸士衡、謝靈運諸作，亦不出此轍。《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按《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忽諸！《李詩選註》卷三：賦也。按此詩蓋爲安史陷東京、明皇幸蜀而作。是白還山之後，轉側匡廬之間，故慘戚悲號，戀主望治之誠懇懇然見於言辭之表。白之不遇亦可哀也。《唐宋詩醇》卷四：古直悲涼，亦《苦寒行》之比。

《短歌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詞意則出於《騷》，肆爲誕詞以寄興而已。《李詩直解》卷一：此詠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之意也。白日短而盛世不再，百年倏忽苦易滿也，惟天浩茫，有萬世無極之長矣。以下皆託言之詞。麻姑散髮垂鬢，一半成霜，仙女如此，人可知矣。天公見玉女，開口大笑以爲戲樂，而人不及時行樂乎？況六龍飛轡常相窘迫，吾欲攬六龍之轡，迴車以挫扶桑之上，借北斗酒漿，勸六龍各盡一觴，令其從容遊飲而不迅速也。念此百年易盡，富貴非所願矣，願與人駐此顏光，長少而不老，以遊太極之天也。《唐宋詩醇》卷四：恣意恢奇，逸情雲上。《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魏武帝《短歌行》，有身世多憂，汲汲求賢之意，各家多及時行樂之意。

《空城雀》《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五：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之士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避讒妬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權勢，踰分貪求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空城雀》自鮑照以下，皆有含辛茹苦守分安命之意。《李詩選註》卷三：比也。舊說白爲此詩，爲孤介之士安於義命者而發。玩其辭意，實自況而自勉也。但所云「四黃口」者，不知爲誰？或曰白之子伯禽與女平陽及二女孫，後爲永王事，伯禽平陽俱死，而二女孫流落姑熟，嫁爲田夫妻。俱見白本傳。抑是詩也，乃在放歸還山之後而作歟？今無所考其時矣。

《陌上桑》《李詩直解》卷一：此詠採桑之婦雖極美艷，然託心有在，而挑之者亦何愚也。言美女在渭城之東，春來而蠶事作矣，有乘五馬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者，不知誰家之子，見陌上採桑之婦而來調謔也。妾本秦氏之羅敷，而玉顏艷冶實傾名都，誰能與之並美乎。況綠條與素手相映，而採桑于城南之隅，其貞潔之性，物不能移，即使君之權尚不顧，況復論秋胡之金，能動其心哉。蓋物各有所在也，寒螿則愛碧草，鳴鳳則棲青梧，苟非青梧碧草，而鳳與螿不之顧矣。是託心有處，而陌路之人調笑亦何愚也！徒令白日捩暮，即五馬高駕，空踟躕而無益耳。此詩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縱招之豈能動其心耶。其太白于永王璘之事而作此也耶？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二句，或有非之者，謂不應以秋胡與使君較量，蓋誤解此詩專咏羅敷事耳。殊不知「妾本秦羅敷」一句，是自矜身分如羅敷之貞潔耳。觀首句云「美女渭橋東」，並不實指羅敷。又云「不知誰家子」，亦

末切指使君。通首辭句不可因此而悟乎？胡孝轅謂「此當善領其意，政復何礙」。旨哉斯言！可爲讀太白樂府者發凡起例之一端矣。

《**枯魚過河泣**》《唐宋詩醇》卷四：簡嚴如箴銘語。

《**丁都護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太白樂府，每篇必檃括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眞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興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抒下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爲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爲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淮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爲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抵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今以首句觀之，似詠此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爲證，附載吳事於末云。《李詩選註》卷四：賦也。按此詩，唐天寶間必有言利之臣，倡爲雲陽之稅以困夫商賈者，李白南遊適睹其事，發爲聲詩以閔之。當是時，天下兵興，江南調發之煩，江淮之間已騷然矣。故丁都護之歌，辭哀而意苦矣。舊說以爲因韋堅開廣運潭而作此，蓋天寶初年之事，玄宗全盛之時，自淮河通漕渠抵長安之京城。漕渠去雲陽隔江數百里，不可概爲一事論也明矣。《唐音癸籤・詁箋六》：白《丁都護歌》所詠雲陽水道舟行艱礙之苦，蓋爲齊澣所開新河作也。按潤州舊不通江，澣開元中爲刺史，始移漕路京口塘下，直達於江，立埭收課。江北瓜步，亦開新河。但瓜步岸庳，入江爲易，白嘗有詩美之。京口岸高，水淺濁，用牛曳舟爲難，故白有此歌以言其苦。其名《丁都護歌》者，初宋高祖即京口開東府，有女，其夫見殺，呼督護丁旿問收殯事，每問輒嘆息呼之，人因寫爲歌。白感其土俗之事，即用其土之古歌名以爲歌也。舊注全不知此，特備拈出。本歌稱督護，白改云都護者，《宋書・樂志》亦稱旿爲直都護，可通用耳。《唐宋詩醇》卷四：落筆沉痛，含意深遠，此李詩之近杜者。《詩比興箋》卷三：天寶元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新潭賜名廣運。詩蓋陳疾苦以風其上。

《**相逢行**》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楊升庵外集》載太白《相逢行》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賜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琦嘗細校其文，所謂不同數字者，「雲車」作「雲中」，「疑從」作「知從」，「璧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作「矯羞初解珮，語笑共銜杯」，「不得親」作「不相親」。他本亦有同者，若「近遲回」作「年遲迴」，「願因」作「願言」，「更報」作「卻寄」，「當年失行樂」作「壯年不行樂」，「老去」作「老大」，而中間又無「春風正澹蕩」二句，則諸本皆無同者。據此，樂史原本，明中葉時尚有存者，今則斷帙殘編，無由得睹，不深可惜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入翰林後求官之詞。

《**樹中草**》《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李詩選註》卷四：賦也。舊說此詩，以爲專主明皇殘殺諸王之事，今無所考矣。以辭意玩之，是泛言兄弟之義也。白爲樂府未必一一有所指，必求其事以實之，恐失之鑿矣。《唐宋詩醇》卷四：諷刺之言，有關風教。《上留田》篇云：「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與此詩意正相似。

《**君馬黃**》《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爲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缺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融融白玉輝**）《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興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好，未有仇匹，復傷世之閔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暫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自而遂，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汲引而進之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絕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李詩直解》卷一：此戍婦感柳條之搖艷，傷春而思遠也。言垂楊拂水臨風搖艷，春色至矣。況花之明，如玉關之飄雪，葉之暖，似金窗之鋪烟。空閨美人，向不知愁者，對此不動情乎！乃結長想，而心爲之凄然，悔教夫婿覓封侯矣。因攀條折此春色，遠寄老上之龍庭，令夫婿見此春色，而動歸心焉。

《**少年子**》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此篇是刺當時貴家子弟驕縱侈

肆者之作，末引夷、齊大節以相繩，而嘆其有天淵之隔也。「是何人」，謂彼二人亦是孤竹之貴公子，乃能棄富貴如浮雲，甘心窮餓而無悔，民到于今稱之，視彼狂童，寧免下流之誚耶？

《紫騮馬》《李詩直解》卷三：此詩從軍遠戍，有國爾忘家之意也。言征戍之遠，賴馬以行，紫騮行且嘶，而驍騰之勢，祇見碧玉蹄之雙翻矣。臨流不渡，似惜錦障泥，而恐其渰沒，是馬性之靈覺如此。且隆寒白雪，關山既尚遠，昏暮黃雲，海戍又已迷，皆賴此馬以行，而極邊塞之景也。但丈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揮鞭向萬里而去，安得戀戀春閨，而以私情為念哉。國爾忘家，正我壯夫之事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郭集以《紫騮馬》為從軍久戍懷歸而作。此詩末二句反之，語愈沈痛。

《少年行二首》（五陵年少金市東）《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行徑風生。《唐詩解》卷二五：金市，地之豪也，銀鞍，騎之華也，春風，時之麗也，踏落花，入酒肆，遊之冶也。模寫少年之態，曲盡其妙。《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漢有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豪俠多家于此。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五陵之少年，日在金市之東。「銀鞍白馬」，所騎白馬，而鍍鞍俱是銀的；不是言年少之富，以上有「金」字，故用「銀」字為伴也。度于春風中，何其輕雋。有落花處，馬蹄無不踏遍。人見其來來去去，不知要遊何處，見着胡姬當壚，便下馬進去。笑者，喜動顏色，入者，入而不出也。其所遊乃在是。《古唐詩合解》卷五：「落花踏盡遊何處」，踏落花已盡，則遊非一二處矣，宛是少年行徑，然少年尚有箇去處，從傍人見之，看其行行止止，不知要遊何處也。「笑人胡姬酒肆中。」姬在酒肆中當壚，少年不覺喜笑，遂入肆中而不出也，於是傍人見其所遊乃在這裏。《唐宋詩醇》卷四：通首傳題，一結見意，詩人寄托，往往如此。《行行且遊獵篇》亦用此格，然彼則語激而意已盡，此則語冷而意有餘也。《李詩直解》卷六：此詠少年遊俠之情也。言五陵為豪俠之地，年少者遊于金市之東，駕銀鞍，跨白馬，意氣揚揚，馳騁于春風之中。落馬踏盡，遊何處乎？見有嬌艷當壚，笑入酒肆，擁紅粉而醉歌，不知天地之高下，是眞少年之行徑也。

《白鼻騧》《李詩選註》卷四：賦也。杜詩云：「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道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與此意同，皆狀當時貴豪子弟之氣象，蓋譏之也。《李詩直解》卷四：此少年任俠之景也。豪俠少年之人，乘白鼻騧，被以銀鞍，蔽以綠地五色錦。當細雨濛濕，不堪冶遊，且春風花落，春意堪憐，跨馬揮鞭，直入酒肆，就吳姬相對，以酌春酒，以樂春景也。不亦狂蕩驕艷之情狀哉！

《豫章行》《李詩選註》卷四：賦也。按此詩之作，李白必在江右目睹其事而閔之。意者，隱於屏風疊之時也。《唐音癸籤・詁箋六》：古《豫章行》，詠白楊生豫章山，秋至為人所伐。太白亦有此辭，中間止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兩句。首尾俱作軍旅喪敗語，並不及白楊片字，讀者多為之茫然。今詳味之，如所云「吳兵照海雪」，及「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皆永王璘兵敗事也。蓋白在廬山受璘辟，及璘舟師鄱湖潰散，白坐繫尋陽獄，並豫章地，故以白楊之生落於豫章者自況，用志璘之傷敗，及己身名隳壞之痛耳。其借題略點白楊，正用筆之妙，巧於擬古，得樂府深意者。蕭、楊二家注，何曾道着一字來！《李詩通》：此白詠永王璘事自悼也。【略】白初從廬山誤陷於璘，事敗，又於潯陽繫獄，其地皆屬豫章，故巧取此題為辭。以白楊之生落於豫章者自況。寫身名隳壞之痛，而傷璘敗，終不忍斥言璘之逆，則猶近於厚，得風人之意焉。又云：「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言祿山反。魯陽關在汝州，璘鎮荊州，關正其北。「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言璘東下之敗。時敗於廣陵兵，故云吳兵。「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言璘不得如初志成渡遼功，遼蓋指漁陽也。《東巡歌》亦以渡遼為言。「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指璘子傷中矢傷遁事。「白馬繞旗旗，悲鳴相追攀」，此言璘之喪敗，亦以比己之追隨不忍舍。「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一篇居要在此。「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璘敗後奔鄱陽，守者不納，舟師盡喪，走死。落星灣在鄱湖，正其地。此言己亦欲為璘畢命，無奈其敗死不可為耳。《唐宋詩醇》卷四：胡震亨說得詩之意。其以「胡風吹代馬」起，而繼曰「西討何時還」，若曰祿山之亂未弭，璘之起兵，原為國家討賊耳！故下以「本為休明人」六句申之。至於鄱湖潰敗，若隱若顯，全不徑露，此白微意所在。其詞意危苦，筆墨沉鬱，眞古樂府之遺。《詩比興箋》卷三：璘敗於江西，故以豫章名篇。「胡風」，指漁陽之叛；「吳兵」，謂璘擁江淮之師。上遼津，故隱其詞，寄之邊塞也。「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言承平帝胄，生長深宮，本無武略也。「豈惜戰鬬死」四語，惜其不知一意討賊，勤王北上，縱令敗死，猶不失為忠義也。落星灣，在江州潯陽，璘由此戰敗走鄱陽也。璘死後，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

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何耶？終身不用。則朝廷亦愧其無知矣。【略】當知無論太白之從與不從，先問永王之是賊非賊，今朝廷尚以永王爲寃，而反議太白之從叛，豈不乖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豫章行》陸機謝靈運之作，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元之作，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太白此作，則似從軍之辭。

《沐浴子》《唐詩解》卷三：此見忌於時，思降志也。言我性本芳潔，故一洗一浴，必以芬香然，豈可作意矯俗以取太潔之忌乎？彼至人者，貴潛輝斂跡，良不當以孤高自顯矣。聊欲從漁父沈浮，以求免于今之世耳。吁夫，以太白之傲，非所謂百鍊剛耶？何遽爲纔指柔也，哀哉。《李詩直解》卷一：此詩欲含光混世，如滄浪漁父之時宜也。言人之于身，既沐厥芳則美澤矣，不必復彈冠；既浴以蘭則馨香矣，不必復振衣。蓋處世能潔固爲美事，而太潔則來人之忌，難容于世矣。故至人則含光內照，藏其輝而不露，何禍患之及哉。不觀之滄浪之釣叟乎，彼知清濯纓，濁濯足，與時推移，不凝滯于物，而無患者，吾與爾同歸一轍，以逍遙于世而已矣。此亦太白涉難後之詞乎。《唐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言立身忌太潔，不如老氏之和光同塵也。暗用《楚辭》意。《唐宋詩醇》卷四：白因《漁父》一篇，反其意而用之，蓋其涉世之久，英氣將斂，故云然耳。不然與世浮沉，漫無介節，胡廣中庸，馮道長樂，其可嗤又何如耶？

《靜夜思》《唐詩品彙》卷三九：劉辰翁評：自是古意，不須言笑。《李詩選註》卷四：賦也。《靜夜思》亦樂府之曲名也。靜夜見月而思故鄉，情也。樂府之所思者，不知何事，李白則以思鄉言之。舊註不存其題意，今則無所考矣。《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太白五言，如《靜夜思》、《玉階怨》等，妙絕古今，然亦齊、梁體格。《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忽然妙境目中、口中，湊泊不得。《唐詩解》卷二一：摹寫靜夜之景，字字眞率，正濟南所謂不用意得之者。《古唐詩合解》卷四：此詩如不經意而得之自然，故摹服其神妙。他本作看月光看字誤，如用看字，則望字有何力。「舉頭望明月」，先是無心中見月光，尚未舉頭也。因疑而有望，遂舉頭而有見，明月高如許，方省是身在他鄉也。此句方寫月字。「低頭思故鄉」。因望而有思，惟思故低頭，他鄉此月，故鄉亦此月，靜夜思之，眞有情不自禁者。《而庵說唐詩》卷七：客中無事之夜，于床前數尺地，忽見一片之光。寒月色白，故疑是霜，竟以爲天曉矣。乃舉頭上望，見月之方高，始知是月光。首句是光，此句是月。見床前光是無意，望月是有心。月方高，正在夜中，床前雪白，性急又睡不去，始知身在他鄉，故「低頭思故鄉」也。因疑則望，因望則思，并無他念，眞「靜夜思」也。《李詩直解》卷六：此篇乃太白思鄉之詩也。言牀前忽見皎月之光，則不寐而知地上之白，疑是霜矣。舉頭望之，皎月在天，低頭思之，故鄉何在？一種踟躕躑躅之意，有言不能言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旅中情思，雖說明卻不說盡。《唐宋詩醇》卷四：《詩藪》謂古今專門大家得三人焉。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授，非人力也。要是確論。至所云唐五言絕多法齊梁，體製自別，此則氣骨甚高，神韻甚穆，過齊梁遠矣。

《淥水曲》《唐詩解》卷二一：此汎舟爲水戲之辭。言淥水清澈如月，適採蘋於此見荷花之艷，令人意不自持也。《古唐詩合解》卷四：「愁殺蕩舟人」，花光奪目，豔色迷人，因轉而爲愁。且愁之甚，蓋因蕩舟人心所有慕，情不自持，此蓋有所託也。《李詩緯》卷四：丁谷雲評：清氣逼人，不見其媚。《李詩直解》卷六：此樂府之琴操曲也。言淥水之清，明映秋月，而南湖之濱，採取白蘋。不惟白蘋也，而湖中之荷花，亦艷麗矣！花嬌逞色，而半含半吐，似人之欲語，然蕩舟者見之，寧不愛其馨香，憎其媼媚，而愁殺人也乎哉。《唐宋詩醇》卷四：逸調。末句非有軼思，特妬花之艷耳。《秋窗隨筆》：少陵「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人」，太白「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風神搖漾，一語百情，李、杜洵敵手也。《詩學全書》卷一：此泛舟戲水之辭，見荷花令人竟不自持也。

《鳳臺曲》《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此同遊仙之詩，清迥勝人。

《從軍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奮勇精悍，轉敗爲功，趙將軍一身都是膽，從軍將士，可多得否？

《春思》《唐詩品彙》卷六：劉辰翁評：平易近情，自有天趣。《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燕北地寒，草生遲，當秦地柔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秦桑低枝者，與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志，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斷腸矣，猶秦桑之已低枝也。末句喻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矣。《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後人用此意，翻跌入塡詞者多矣，畢竟此處無一毫塡詞氣，所以爲貴。鍾惺評：「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說得精神相關處，妙。「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若嗔若喜，俱着春風上，妙！妙！比小開

罵春風覺老成些，然各有至處。《唐詩解》卷四：此爲戍婦之辭。蓋夫在燕而己在秦，故言燕草碧則君思歸，秦桑低則妾腸斷矣，並感時物之變而興懷也。因言我所欲見者，唯此懷歸之征客，今春風素不相識，何故入我羅幃耶！其貞靜純一，不爲外物所搖如此。蕭注以爲不淫不誹者，得之。又以首聯興次聯，則謬矣。萋萋草蟲亦興耶！《唐詩鏡》卷一七：嘗謂大雅之道有三：淡、簡、溫，每讀太白詩，覺深得此致。《唐詩評選》卷二：字字欲飛，不以情不以景。《華嚴》有兩鏡相入意，唯供奉不離不墮。《李詩緯》卷一：丁谷雲評：題非樂府，情、聲卻合。《李詩直解》卷二：此征婦之思夫，情之正而貞也。言燕地苦寒，草生遲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值此春時而有不動情者乎。當君方萌懷歸之心，猶燕草之纔生，妾則思君之久，而腸已先斷，猶秦桑低綠枝也。且我心之貞潔，非外物所能動，何事不相識之春風，入我羅幃乎。君乎來歸，毋令妾之腸爲君而終斷也。《唐宋詩醇》卷四：古意卻帶秀色，體近齊梁。

《秋思》《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按《春思》、《秋思》二詩，戍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秋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既同矣。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蘭蕙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就摧，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之心，當如何其悲也。《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哉！予見所注指以爲二公主之事，非也。《唐詩解》卷三三：此爲征婦之詞。「燕支」，蓋屯戍之所，故念彼葉落而我登臺望之，此正碧雲斷絕、單于入寇之時也。苟塞上之胡兵已合，則玉關之使不通，征客豈有還期？空悲蕙艸之摧耳。蓋自惜其容華凋謝也。魏文云：寄書浮雲往不還，此言「碧雲斷」，亦謂音問絕也。兩國和則通使，漢使回則兵不可解矣。《唐詩鏡》卷二〇：一起迥出，三四如寒玉晶冰，品所高貴。《唐詩評選》卷三：神藻飛動，乃所謂龍躍天門，虎卧鳳闕也。以此及「塞虜乘秋下」相比擬，則知五言近體正聞之分。《李詩直解》卷五：此戍婦思夫而深有所感也。言爾征夫不歸，春而復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海上秋高而碧雲斷，故單于馬肥而乘秋來。胡兵會合于沙塞，漢使亦回于玉關。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蕙草乃婦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摧謝，則一生之光景虛擲，而思之之心當何如其悲也耶。《石洲詩話》卷一：太白《秋思》云：「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當指臺。

《子夜吳歌・春歌》《唐宋詩醇》卷四：多少含蓄，勝於《陌上桑》作。

又《秋歌》《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畢竟是唐絕句妙境，一毫不像晉宋，然求像則非太白矣。「秋風吹不斷」，太白往往善用吹字。《唐詩解》卷三：此爲戍婦之辭，以譏當時戰伐之苦也。言於月夜搗衣以寄邊塞，而此風吹不盡者，皆我思念玉關之情也。安得平胡而使征夫稍息乎？不恨朝廷之黷武，但言胡虜之未平，深得風人之旨。《唐詩鏡》卷一七：有味外味，每結二語餘情，發韻無窮。「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此入感歎語，意非爲萬戶砧聲賦也。《說詩晬語》卷下：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董齋詩話》：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爲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唐詩評選》卷二：前四句是天壤間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李詩直解》卷二：此征婦因夫遠戍，感秋寄衣，而緘自深其冀幸來歸之情也。言君戍玉關，妾處長安，皎月之下爲君擣衣，情往玉關矣。不惟一處然也，長安城中不下萬戶之衆，家各擣衣，砧聲相接，雖以秋風之狂吹之不盡，其故何哉？總是征婦皆因夫在玉關，情不容己，而擣衣者衆多，固各有寒到君邊衣到無之意也。因自深其冀幸曰：何日來王庭得平此虜，使我良人罷此遠征，而聚首以偕老乎。感秋風而起遠念，情愈深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不言朝家之黷武，而言胡虜之未平，立言溫厚。《唐宋詩醇》卷四：吳昌祺云：萬戶砧聲，風吹不盡，而其情則同，亦婉而深矣。又，一氣渾成。有刪末二句作絕句者，不見此女貞心亮節，何以風世厲俗。

又《冬歌》《唐宋詩醇》卷四：語逼清商《擣衣篇》，尚帶初唐綺習，不及此之眞摯。夏歌一首，亦祗綺語。

《對酒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爲謫仙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爲三十六天帝外臣，有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仙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唐宋詩醇》卷四：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白固非不達於理者，豈復以沖舉爲可待耶！蓬萊煙霧，聊以寄興，此詩乃似胸臆間語，自然流出者耳。《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魏武帝賦《對酒》，其旨言王者

德澤廣被，政理民和，萬物咸遂。范雲以下則言但當及時行樂。

《擣衣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末句曰：「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意謂滔滔不歸，則惟有托夢以從其夫於四方上下耳，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也歟！《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太白《擣衣篇》等，亦是初唐格調。《詩歸坻》卷三：「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此等是太白佳作。《李詩直解》卷三：此戍婦幽鬱之情，謂夫之滔滔不歸，惟托之夢以相從于邊塞也。言深閨之佳人，年纔十餘耳，鎖眉對影以恨離居者，以夫之不得聚合也。忽逢燕歸而得征夫書信，問緘捧讀，不覺浩歎，歎我狂夫猶戍于交河之北焉。萬里交河，水皆北流，我與狂夫化為雙燕，同泛交河之中洲可矣。蓋妾念君之勞，君不知妾之苦也。君荷戈帶甲，設敵之來也，雲擁青騎之駿馬，妾孤獨處，自君之去也，苔生紅粉之粧樓。且流光一擲者，時也，春風將歇，誰能攬鏡以看愁鬢乎。曉吹簧管以隨落花，見春去聲亦悲也；夜擣征衣而向皎月，又念遠而情益切矣。徒令皎月高懸于永夜，珠簾空掩于蘭堂，夫婦同心之結，橫垂孤帷，氤氳蘇合之香，半拂瓊筵。自我狂夫于役，則此瓊筵寶握繁華錦繡之物，皆置之無用之地矣，獨有燈燭熒熒以照我孤寢耳。有便憑將金剪刀，為君留下相思之枕，以待君看。況庭蘭乃婦人所佩以宜男者，今已摘盡，而不見君歸，則芳年為之辜負，不覺紅巾拭淚，氤氳而無色矣。今春已去，復待明年，明年若更征邊塞而滔滔不歸，妾願作陽臺之雲，如神女之夢，以從狂夫于四方也；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歟。

《少年行》《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滄浪詩話・考證》：《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唐詩品彙》卷四七：劉辰翁評：語氣凌厲快活，夢亦難忘。《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篇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白自嘆之意歟！《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桃李待日開」，待日字妙，有惜日意思。「桃李務青春」，虛字有力，便生出情來，如「桃李務青春」、「春風不相識」、「春風知別苦」之類是也。識字，說得春風有心；務字，說得桃李有事。「畏落日月後」，語更悲。譚元春評：「桃李務青春」，務字比知字、識字深而有力，且務字穆，知，識字巧。學務字不得，其病在拙；學知字不得，其為纖矣。「畏落日月後」，忘其為舊意，以奇創出之也。《李詩直解》卷一：此詠流光倏忽，人壽幾何，富貴神仙兩無所成，不如強飲以待年壽之自至也。言桃李之榮華，待時而開艷，陽春至則東風動，百物生光輝，而草木盡若欲言也。枯木逢春皆無醜葉，涸水濬源悉吐清泉，此陽春之大力轉運天地，即天地亦若賴其力也。但天運之速，光景易流，羲和攬轡，六龍騰驤，尚有停鞭哉。人之於功名，若不早著，何以垂竹帛而聲施後世乎。是桃李雖務青春之榮華，不能貫白日以長久也。今我富貴不得，神仙亦虛，蹉跎已兩失矣；況金石猶可銷鑠，而風霜之中能久而不變其質耶？故我畏落日月之後則悔之無及，乃特超于日月之前，強為長歌以飲美酒，庶免後悔耳。不觀之秋霜，彼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之姿，而聽其搖落也。古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長歌行》言人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

《長相思》《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日色欲盡花含烟」，光景寂妙。鍾惺評：「日色欲盡花含烟」，太白妙心妙舌，水月之前，只作「月色欲盡花含烟」。「水引寒烟沒江樹」、「綠烟滅盡清輝發」之句，稍減金鏡玉盤等字，何如？「月明欲素愁不眠」，欲素二字幻甚。《柳亭詩話・石榴裙》：太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云：「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夫人從旁視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見比來嘗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即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故當與尋眞騰空為侶，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林下風否？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明漪絕底，奇花初開，李所獨擅之技。「不信」二句，忽然激烈。

《猛虎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脉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于此，以俟知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琦按：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遨遊東越，與旭宴別而作也。於時，祿山叛逆，河北、河南州郡相繼陷沒，故有「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之句。高仙芝所率之兵，多關中子弟，今既敗走，半為賊所擒虜，故有「秦人半作

燕地囚」之句。又《唐書・李泌傳》言：「賊掠子女、玉帛，悉送范陽。」是又「燕地囚」之一證也。東京既陷，則胡騎充斥，徧於郊圻，故有「胡馬翻銜洛陽草」之句。明皇聽宦者之譏，不責仙芝以孟明之效，而即加以子玉之誅，是賊再勝而官軍再敗也，故有「一輸一失關下兵」之句。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及常山破敗，河北諸郡復爲賊守，故有「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祿山方熾，未能授首，天下將帥疲於奔命，故有「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之句。以下泛引張、韓未遇之事，以起己之懷長策而見棄當時，竄身南國，流寓宣城，書劍蕭條，僅寄壯心於六博，宜其有腸斷淚下之悲矣。「張旭」以下六句，皆是美旭之詞，旭嘗爲常熟尉，故以沛中豪吏比之，而賞其胸藏風雲，知其必有遇合之時也。「溧陽酒樓」，指其相會之地，「三月」「楊花」，記其相遇之時。「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擂鼓會衆賓」，想見一時在會諸人，多有四海雄俠，非齷齪儔伍，傾心倒意，其樂宜矣。而太白於此，又將有東越之遊，故曰「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以示眷戀不忘之意。詩之大旨最爲明晰。【略】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尚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至蕭氏訾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爲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爲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脈絡不相貫，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竄入集中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今細閱之，其所謂無倫理、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祿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逆豎得以蒼狂耳，何爲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跡，有識之士自能別之。《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改節，太白此詩則自傷不遇耳。旆旌以下八句，敘述安史之亂，頗似楚漢。以下十句，借張韓以自喻。「有策不敢犯龍鱗」以下，則自敘其落魄不偶。宣城溧陽皆其所經之地也。

《去婦詞》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篇是顧況《棄婦辭》也。後人添增數句，竄入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斑斑可見，可謂作僞心勞日拙者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按自從二字疑衍，通首皆五言，不應著此一七字句。按此顧況《棄婦辭》也，後人竄入太白集中。

《襄陽歌》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李太白《襄陽歌》云：「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云：「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用兩「長」韻。【略】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邪！《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七：宋歐陽永叔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于「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唐詩鏡》卷一八：「往之士，不寄人籬下，況乎豪傑，彼中披豁，所未概見。《抱眞堂詩話》：李白詩「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哀之至也！《李詩直解》卷四：此太白負才不偶，故縱酒放曠，言萬事皆虛，獨酒爲眞也。言日落峴山，倒著接䍦，小兒拍手，傍人借問者，笑山公之醉似泥也。手持杯杓，百年內日傾三百杯，則酒亦多矣。遙看漢江之水綠似鴨頭，又似蒲萄酒之未漉也，若以此變作春酒，壘麴可築糟邱之臺矣。有酒無色，則酒亦不韻，故將千金駿馬，以換少小美妾，笑坐雕鞍，歌落梅之曲，車側掛酒一壺，而笙管又爲行催，其樂亦賞心哉。不觀權奸之極者乎？咸陽市中歎黃犬之不能牽，何如月下一杯酒也。君不見仁德惠政如羊公，而百姓立遺愛之碑，今則龜頭落而莓苔生，後之人誰爲淚而心哀乎！昔爲惠而今爲虛名也，則何益哉。天下惟光風霽月，取之無禁，不用一錢而買，玉山醉而自倒，非人之所推也。故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以爲命者。襄王雲雨亦當日之幻夢耳，今安在哉？是權勢聲色，皆付之東流水。而猿聲之夜啼也，惟此三百杯之傾，爲實用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羊叔子之峴山碑，猶然磨滅，無人墮淚，況尋常富貴乎？不如韜精沉飲之爲樂也。「清風明月」二語，歐陽公謂足以驚動千古，信然。「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醅。」妙于形容。《唐宋詩醇》卷五：意曠神逸，極頹唐之趣，入後俯仰移情，乃有心人語。「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亦同此懷抱耳。子美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語奇矣。此詩云：「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苦樂不同，造語正復匹敵。《昭昧詹言・李太白》：《襄陽歌》興起。筆如天半游龍，斷非學力所能到，然讀之使人氣王。「笑殺」句，借山公自興。「遙看」二句，又借興換筆換氣。「此江」句起棲。「千金駿馬」，謂以妾換得馬也。「咸陽」二句，言所以飲酒者，正見此耳。「君不見」二句，以上許多，都爲此故。「玉山」句束題，正意藏脈，如草蛇灰線。此與

上所謂筆墨化爲煙雲，世俗作死詩者，千年不悟。只借作指點，供吾驅駕發洩之料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筆勢浩蕩。頓折有局度。

《江上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七：此達者之詞也。漢水無西北流之理，功名富貴不能長在，亦猶是乎！《唐詩解》卷一三：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樂也，言泛珍異之舟，奏金玉之管，多貴美酒，載妓適情，隨波去留，意無所着。彼仙之乘鶴，猶有所待，人與鷗狎，乃爲無心，時蓋不減忘機之客矣。因想屈平盡忠於君，作《離騷》以諷諫，其文堪與日月爭光，然而主危國削，無補於楚。我又何必眷眷於朝廷乎！惟以詩酒自娛耳。今興酣之際，落筆足以搖五岳，笑傲可以凌滄洲，何藉於功名富貴而使之長在耶？漢水西流，必無之理也。《唐詩鏡》卷一八：一起四語，寫作特佳。突然而起，矯然而止，人知其句語之美，不知其體制之佳。《而庵說唐詩》卷六：枻，所以運此舟者，木蘭枻，取其堅固。沙棠，出昆侖之丘，爲舟不沉。玉簫金管，樂器。有其器必有人以奏之，故坐船之兩頭。中間置千斛之美酒，并載妓於內，隨波以任其去留，竟以舟爲家矣，可不論年月。欲爲仙，尚有所待於黃鶴，何如便作海客，無心以隨白鷗爲樂也。太白具此沙棠之舟。置千斛美酒，挾妓奏樂，又說甚仙人？故仙念頓奪，有待不如無心。太白進乎道矣。因舉楚君臣言之：昔屈平沉於汨羅，不得於君至矣，而其詞賦，至今與日月爭光；楚靈王作章華臺，極其雕繪，於今何在？止見空山。楚王之不如屈平，江山亦何曾及得詞賦之永久也。五岳，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也。滄洲，《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兒爲過海使判官，風飄至一洲島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言今在舟中，興酣落筆，則搖五岳，五岳名山中，必有仙人，搖五岳，并仙人都動矣。詩成笑傲，足凌滄洲，直玩弄神仙矣。詞人之自重詞筆有如此。神仙且置，又說甚功名富貴。功名富貴，乃一時倘來之物，若能長在，則漢水亦應作西北流，何漢水之流不西也？西北流，是必無之事，功名富貴長在，足必無之理。人世虛花，惟詩酒是實際。太白眞豪士也。《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三解不轉韻。「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四句中有聲，有色，有酒，而遨遊樂事備矣。「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興酣二句，抹到神仙，功名富貴二句，抹到功名富貴，單單題出詞賦之妙，與酒並行，是天下除了詩酒二者，餘外俱是虛浮，非太白不敢作是言也。舟中酒後興酣落筆，其氣之雄，足以搖動五嶽。至於詩成笑傲，并滄洲仙境，猶且凌之，是神仙之可置，又何論於功名。況功名富貴，必無長在之理，猶漢水必無西北流之事，奈何習此虛浮之事，而負此實際也。《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氣豪放卻紀律精嚴。《李詩直解》卷三：此江上之吟，乃任達之詞也。言江上得逍遙，木蘭之枻，沙棠之舟，帶簫管以坐兩頭，而美酒千斛，載名妓，隨清波，任流之上下以爲去留，而樂亦極矣。蓋仙人之乘黃鶴必有待也，不若海客之隨白鷗無容心焉。然人生之富貴皆易盡，惟文采爲可傳耳。故屈平之詞賦，可與日月爭光，而楚王之臺榭，徒有山邱空存也。況我亦詞賦之列乎，當興酣筆落之時，而造意之高，可搖五岳，及詩成笑傲之際，而搆思之遠，可凌滄洲。吾人惟此爲長在，至功名富貴，亦草頭露也，若能長在，則水無逆流之事，而漢水亦應向西北矣，豈理也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言必無之理。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七：「仙人」一聯，謂篤志求仙，未必即能冲舉，而忘機狎物，自可縱適一時。「屈平」一聯，謂留心著作，可以傳千秋不刊之文，而溺志豪華，不過取一時盤遊之樂，有孰得孰失之意。然上聯實承上文泛舟行樂而言，下聯又照下文興酣落筆而言也。特以四古人事排列於中，頓覺五色迷目，令人驟然不得其解。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慘淡經營，恐非斗酒百篇時所能搆耳。《唐宋詩醇》卷五：發端四語，即事之辭也，以下慷當以慨，雖帶初唐風調，而氣骨迥絕矣。反筆作結，殊爲遒健。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唐詩解》卷一三：此太白供奉翰林時作。言風氣始和，落問之艸先綠，柳色繼之而青，其條下垂，或拂宮城，或懸殿柱，則有新鶯集其上，而聲隨風轉，徧乎宮中。時天子方若周王之在鎬，祥雲護之，於是整隊仗駕，玉輦出宮而遊，已聽新鶯之囀，我願其聲入於簫韶，足以當虞庭之儀鳳矣。《圍爐詩話》卷二：《聽新鶯歌》首敘境，次出鶯，次以鶯合境，次出人，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甚有法度。《唐詩評選》卷一：兩層重敘，供奉於是亦且入時，虧他以光響合成一片，到頭本色，自非天才固不當效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應制詩有此，非仙才不能。三唐應制詩，以此篇及摩詰之「雲裏帝城，雨中春樹」爲最上。《唐宋詩醇》卷五：清圓流麗，可以鼓吹休明。千門萬戶一語，氣象頗大。全篇格調想見初唐餘響。

《玉壺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七：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見矣。《李詩選註》卷五：賦而比也。烈士，白自謂也。按《玉壺吟》者，提篇首二字以爲題也。是供奉之時，被力士貫妃讒間，將求還山之日歟。《圍爐詩話》卷二：太白云：「君王雖愛娥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無餘味。《襄陽歌》無意苟作。《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鳳凰以下八句，皆自贊之辭。西施四句，傷不遇也。

《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唐宋詩醇》卷五：健筆凌雲，一掃靡靡之調。《老生常談》：太白《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中云：「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下接仄韻云：「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每於轉韻處，稜角峭厲，令人耳目頓覺醒豁。學者要從此種尋去，方有塗徑可通，若但貌襲其起句「石作蓮花雲作毫」，便是鈍漢。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只是賓賦，便有奇語。

《扶風豪士歌》《唐詩品彙》卷三六引劉辰翁評：「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雖淺淺，切甚，然而亦險激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扶風豪士歌》云：「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露膽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四公子之客多鷄鳴狗吠之徒，豈能一一報恩哉！羅隱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負心。」郭隗能致樂毅、劇辛以報燕昭，朱亥輩恐未能辨此。《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七：此祿山陷京師時作也。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城門人開掃落花」句幽鮮。「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此句食客誦之竦然。譚元春評：「明日報恩知是誰」，若能此處住，即有味。《唐詩解》卷一三：按豪士無姓氏可考，疑扶風人而就居於吳者。太白避祿山之亂，嘗舍其家，故作此歌贈之。言洛陽城爲賊所踞，屠戮之慘極矣，我因避難東奔，道路修遠，當啼鴉開曙之時，始至吳國，則見民俗寧靜，花柳滿城，於是就豪士而取醉焉。因言其人乃天下之奇士，能意氣相許，不附權貴，其豪飲則有陳遵之風，而飲饌歌舞待客者，又極豐美，眞不減孟嘗輩矣。吾想四君心事，豪士所知，其客雖多，誰當報恩者。今我撫劍以揚其狀貌，脫帽以露其狂態，飲酒而贈以長歌，諒豪士必能察吾之行藏者。倘張良未隨赤松，勳業猶未可料，此心唯橋邊黃石知之耳。若得展其抱負，則所以報豪士之恩者，未必非我也。張良，白自謂；黃石，指豪士也。《李詩通》卷一七：洛陽光景，作快活語，在杜甫不會，在李白不可。《詩辯坻》卷三：《扶風歌》方敘東奔，忽著「東方日出」二語，奇宕入妙。此等乃眞太白獨長。《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扶風豪士歌》敘事敘情不着意，起結洵是歌體。丁谷雲評：七古變化，當推此第一。《聲調譜》：此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矣。《老生常談》：《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自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以下若入庸手，便入扶風矣。卻接「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日出鴉啼，城門洞開，梧桐金井，人掃落花，一種太平景象，與上之白骨如麻作反映，從閒處引來，第四句方趁勢入題，用法用筆，最宜留心。《北江詩話》卷三：李白《扶風豪士歌》，在吳中所作，非贈人也。涇縣蔣忠以爲贈縣人萬巨所作，鑿矣。《昭昧詹言・李太白》：此爲祿山之亂而作。以張良自比，以黃石比士。《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洛陽三月四句，言安祿山破東京。我亦東奔四句，自敘避亂來吳，因至扶風豪士之家。扶風豪士，當亦秦人，而同時避亂於吳者。「扶風豪士天下奇」，以下十句專贊其豪俠奇偉。撫長劍以下九句，自述其高懷逸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避難時忽睹太平景象，故有此咏，然吳國何以有扶風人，尚須提明。《唐宋詩舉要》卷二引吳汝綸評：「城門」句，接筆閑雅，章法奇變。觀「清水白石」句，知此豪士非太白知己也。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李詩選註》卷五：賦也。按燭照山水壁之畫，最難形容。李白乃能曲盡其妙，始終宛轉，體物象景，意極親切，辭宏麗而氣暢暢。想於宴會之時，燈下引杯，頃刻而就，不假於沉吟；潛思之力有若風雲之變現，轉睫異態，眞天材也。

《梁園吟》《唐詩解》卷一三：按天寶三載，白供奉翰林，爲楊妃所毀，賜金放還，此初去京師遊梁而作也。言我身隨雲逝，涉歷波濤，既至平臺而客思方結，此歌所以作也。因憶阮公昔嘗竊此而有蓬池之咏，我亦阻洪波而不得西歸，途窮甚矣，然未足爲達命者累，且當適情於酒也，況僅馴循習，搖扇生涼，鹽梅豐甘，佐觴特妙，酣暢足樂，奚藉首陽之高潔爲哉！彼昔人於此稱豪貴盛宮闕者，非魏之信陵、漢之梁王乎！今古墓犂爲田矣，賓客消亡，歌舞散而無餘矣，所睹者雲月，所存者汴水，能不令人泣下乎？亦惟痛餘以消之耳。於是與同遊者博戲賭酒，以娛西馳之日，而曰我之歌謠也託意甚遠，方如謝公之卧東山，起濟蒼生未晚也。觀此則知太白非終于酒者，易曰：「天地

蔽，賢人隱。」青蓮之狂，時昏使之也。不然，何以拔子儀於縲絏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七：作《梁園歌》而忽間以信陵數語，意謂以信陵之賢，名震一世，至今日而墓域且不克保，況梁孝王之賢不及信陵，其歌臺舞榭又焉能保其常在乎？此文章襯托法，不是爲信陵致慨，乃是爲梁王釋恨，並爲自己解愁，以見不如及時行樂之爲得也。故下遂接以「沉吟此事淚滿衣」云云。《唐宋詩醇》卷五：懷古之作，慷慨悲歌，興會飈舉，范傳正有云：李白脫屣軒冕，釋羈韁鎖，自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穢，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欲耗壯心遣餘年，作詩非事其文律，取其吟咏以自適。三誦斯篇，信然。《昭昧詹言・李太白》：《梁園吟》起四句敘。「平臺」二句入題情，正點一篇提局。「卻憶」句轉放開展，用筆頓折渾轉。「平頭」二句，酣恣肆放。「玉盤」四句鋪。「昔人」數句，詠歎以足之，情文相生，情景相融，所謂興會才情，忽然湧出花來者也；「空餘」句頓挫。「沈吟」句轉正意。太白亦自沈痛如此。其言神仙語，乃其高情所寄，實實有見。小兒子強欲學之，使有令人嘔吐之意。讀太白者辨之。因見梁園有阮公、信陵、梁王諸迹，今皆不見，足爲憑弔感慨。他人萬手，同知如此用意，而不解如此作法。此卻從自己遊歷多愁說入，又自解不必如此。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死活仙凡，全在如此。尋常俗士，但知正衍故實，以爲詠古炫博，或敘後人議論，炫才識，而不知此凡筆也。此卻以自己爲經，偶觸此地之事，借作指點慨歎，以發洩我之懷抱，全不專爲此地考古跡發議論起見。所謂以題爲賓爲緯，於是賓者全虛，憑空御風，飛行絕跡，超超乎仙界矣，脫離一切凡夫心胸識見矣。杜公《詠懷古迹》，便是如此。解此可通之近體，一也。詩最忌段落太分明，讀此可得音節轉換及章法大規。《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玩詩，蓋指公浮黃河而西赴長安過梁園時懷古而作也。不知定在何時，或祿山未亂以前耳。《唐宋詩舉要》卷二：吳汝綸評：此乃浮河去京東行過梁之作，篇中皆歷盡興衰及時行樂之旨。「昔人」八句，感弔賢范，以見懷抱。「東山」二句，慷慨自負，是太白意態。

《鳴皋歌送岑徵君》《唐詩解》卷二〇：此送徵君歸隱，因發衰世之慨也。言君思鳴皋，乃爲冰雪所阻，河不可踰，山不易陟，其間惟天籟悲鳴，霜厓樹疊，猿羆哀號，峰巖險絕，四者非人所居也，君曷爲而歸此乎？良有所不得已耳。我於是作歌以送之，且張樂設飲於清冷之閣，君復有待而不行，若黃鶴之反顧，何哉？其意欲掃梁園之群英而振大雅於東洛，必布名天下而後歸隱，然終不可爲也。於是巾車入山，棲遲巖壑，使我望不可見，中心繁亂者，以君之所居藤蘿杳冥，洪波衝激，是龍虎之所居也，寡鶴饑鼯之所吟嗥也，君奈何處此幽默而愀然愁人乎？正以群小在位，賢者無依，眞僞混淆，妍媸失所，是以厭世之濁，感此窮棲耳。藉令君戀世榮而不去，則是巢由桎梏於軒冕也，其奚異乎夔龍捨維清之任力作於風塵哉？至若包胥連子，排患解紛，庶幾可以自顯，君又謂其沾名矯節而不爲，則惟棄世遺身而與白鷗相親耳。此歌疑作於天寶之末，楊李用事之時，觀鷄聚族以下數語可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學楚騷而長短疾徐，橫縱馳驟，又復變化其體，是爲仙才。「玄猿綠羆，蓀蕙蓋岌，危柯振石，駭胆栗魄，群呼而相號。」疊四句，而以第五句爲一韻，四句之中又成二韻，變化已極。「望不見兮心氛氳，蘿冥冥兮霰紛紛」。此一段寫送別以後幽居寂寞之況，恰好引起下段。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七：晁補之曰：李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賦近於文，故白《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爲詩。因爲出之。其略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放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楚辭後語》曰：「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賈、魏，獨此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爲「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亦爲知言云。《唐宋詩醇》卷五：作騷體使覺屈原、宋玉去人不遠，其不規規步趨處正是其才高氣逸爲之耳。「望不見兮」一段寫出幽居寂寞之況，興起下文，脈絡相貫。陳繹曾謂白詩祖風騷宗漢魏，善於掉弄，造出奇怪，驚心動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知言者乎！王世貞以爲歌行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以長語，英雄欺人，是不知其錯落變化，自有天然節奏，而輕議之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亦八韻一派，稍有奇致。《唐宋詩舉要》卷二：吳汝綸評：此詩聲響偪似《九辯》。「聞天籟」以下八句，天籟嘈嘈，謂帝旁讒口也，滄海波濤，猿羆咆駭，狀天籟也。望不見兮以下寫己之離憂。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昭昧詹言・李太白》：起以己發興。「麒麟」句提筆，逆入人。「青松」句再提筆，逆入地。「我家」句接，出敘。《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鳴皋山在河南府陸渾縣，故曰伊陽。公此時與從翁俱在梁園，故從翁歸鳴皋應由尚少經過也。

《勞勞亭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七：此詩意乃太白自比於靈運，

而又自嘆其才不減彥伯，而無謝尚之見知。獨宿空簾，寄情歸夢，亦可哀矣。《李詩選註》卷五：賦也。按詩意，白乃自擬於靈運，並寓於袁宏，因以嘆無相知之人。袁豈白之比哉！特借其事而用之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七：此詩大意：太白自誇山水之趣既同康樂，而吟咏之妙又不減袁宏，惜無相賞之人與之談話申旦，空簾獨宿，殊覺寂寥。兩事並用，各不相妨。楊註謂康樂乃謝靈運，邀袁虎者乃謝尚，疑太白誤作一事用者，非也。《昭昧詹言・李太白》：「昔聞」以下發興。收句歸宿。《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既以康樂自比，又以袁宏自比。但恨無邂逅相知如謝尚者，致寂寂獨宿空簾耳。

《橫江詞六首》《李詩選》：楊慎評：太白《橫江詞》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衡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甫《秋興》八首亦分作二處，余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不假鍾鍊而意味無窮，非惟中晚人難及，即盛唐亦不能到。丁谷雲評：此李白放還山後所作，有憂讒畏譏之意。

又五　《升庵詩話・李白橫江詞》：古樂府《烏棲曲》：「採菱渡頭凝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以一句衍作二句，絕妙。《唐詩解》卷二五：此以橫江之險，喻仕路之艱，故設爲津吏勸勉之詞。按天寶三載，白供奉翰林，爲妃子、力士所嫉，因求還山，與崔宗之泛江至采石。蓋親睹橫江之險而賦以爲比也。《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橫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也。見《郡縣志》。此詩，總言橫江之險。白欲渡橫江，津吏來迎。「向余東指海雲生」，海雲生，則天變而風作，津吏見白要渡，急欲止之，若口來不及，忙將手東指者。「郎今欲渡緣何事」，「郎」字誤，應是「即」字，言「即今欲渡」，訝之之詞。緣何事，有何急事要去？又以手指江曰：「如此風波。」復回絕他：「不可行！」津吏卻愛護渡者若是，則世之人有愧于津吏多矣。此詩如話。《李詩直解》卷六：此詠風波之險不可冒行也。言橫江館前，管濟渡之津吏來迎，向余東指曰，凡風起則雲先生，今海雲忽生，必有大風也，郎今欲渡緣何事乎？如此飄風鼓雷，雪浪排空，雖有事亦不可行矣。《唐宋詩醇》卷五：梁簡文《烏棲曲》云：「郎今欲渡畏風波。」白用其語，風致轉勝。若其即景寫心，則託興遠矣。

又六　《唐詩解》卷二五：此津吏盛陳風波之惡而勸其歸，亦賦而比也。暈霧，譬君之蔽壅；海鯨，喻臣之跋扈。河山動搖，乾坤板蕩，豈賢者仕進之時耶！《李詩直解》卷六：此詠天風之惡而勸其歸去來也。言月暈而知天風，霧氣昏暗，鯨魚跋浪，滄溟且開，而百川不爲迴乎。是以驚濤一起，三山爲之動搖，公當此時，毋渡河也。渡則恐有傾覆之虞，且歸去來，以俟風波之息可耳。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昭昧詹言・李太白》：起二句叙。三四寫。五六議。七八換筆收。

《東山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浩浩洪流，帶我邦畿。」稽康詩也。太白之意，謂不戀戀於王畿耳。

《僧伽歌》《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七：《廣川書跋》：《僧伽傳》，蔣穎叔作，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誤也。詩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予爲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几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於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殆湮其服者托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甌北詩話》卷一：《贈泗州僧伽歌》云：「眞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末云：「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按《傳燈錄》：「僧伽大師，唐高宗時，在泗州建普光王寺。中宗景龍二年，遣使迎至京師，命住大薦福寺。三年三月三日，示寂。敕命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默許送還泗州，即異香騰馥。」是僧伽示寂，在景龍三年也。而薛仲邕所編《青蓮年譜》，青蓮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則景龍三年，僅十一歲，豈能即與僧伽論三車？且云「落魄江淮已久」，則必非十餘歲時也。《傳燈錄》所記年歲，或當有悞。《年譜》據曾鞏序，謂青蓮年六十四。而李陽冰誌青蓮之死，在寶應元年。由寶應元年逆溯六十四年，當是聖曆二年所生。然青蓮代宋若思薦己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七，爲永王璘脅行，道中奔亡，臣及崔渙推覆，實爲無辜。按永王璘之敗，在至德二載，青蓮奔亡繫尋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中丞宋若思驗出之。若思之薦之，即在此時也。是年年五十七，則寶應元年之卒，實只六十一歲。恐《年譜》亦悞。豈薦表少塡三年，如宋時之有實年、官年耶？（放翁又謂：《僧伽歌》太白舊集本無之，乃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李詩直解》卷四：此送劉君歸山而見白雲之堪隱也。言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者，秦楚之山皆有白雲，此白雲也，在俗士若不相涉，在高人自爲契合，無論在楚在秦，白雲處處常隨君也。君入楚山裏，白雲亦隨君而渡湘江之水矣。湘水之上，女蘿覆之，若爲衣然。當此青山，碧蘿白雲可怡，君堪隱卧以脫塵網，胡不早歸而戀戀於秦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七：方弘靜評：太白賦《新鶯百囀》與《白雲歌》，無咏物句，自是天仙語。他人稍有擬象，即屬凡辭。《唐宋詩醇》卷五：吐語如轉丸珠，又如白雲卷舒，清風與歸。畫家逸品。

《**金陵歌送別范宣**》《昭昧詹言·李太白》：起四句寫，颯爽。「四十」數句叙。「冠蓋」數句，頓挫淋漓。「此地」四句，結題送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關囚」似是趁韻，亦不可解。

《**笑歌行**》《東坡題跋·書李白集》：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閒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笑歌行》、《悲歌行》，太淺易，欠豪放，前輩疑非白作。《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集中如「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皆五代凡庸子所擬，後人無識，將此種入選，嗤訾者指太白爲粗淺人作俑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與《悲歌行》二首，皆非太白詩也。郭茂倩《樂府》以《悲歌行》錄入雜曲歌辭，以《笑歌行》錄入新樂府辭。不知有何區別，殆亦強作解事，不辨其爲贋作耳。

《**秋浦歌十七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秋浦》十五首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遙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又云：「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鷄羞綠水，不敢照毛衣。」又云：「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又云：「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雖五言，然多佳句。

又一 《唐宋詩醇》卷五：觸物懷人，抑鬱誰語，澤畔行吟，深情宛露，自是騷人之緒。

又六 《唐詩解》卷二一：唐汝詢評：青蓮之客秋浦，放逐使然，故有「愁作」「強看」之處，因言此地山川非無剡中之勝，但風日有似乎長沙耳。不言懷抱，而言風日，正騷人託興深遠處。

又九 《柳亭詩話·江祖》：太白《秋浦歌》第九首曰：「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江祖是地名，齊賢士實未經註出。其第十一首復曰：「江祖出魚梁。」《寄權昭夷》亦有「獨上江祖石」之名。【略】則地當在池陽也。

又一〇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首四句皆疊二字，蓋仿《古詩》中「青青河畔草」一體。《唐宋詩醇》卷五：《周南·采蘋》章，連用六「于以」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連用六叠字句，白詩祖之。

又一三 《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淥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采菱女，一道夜歌歸。」口齒了然。

又一四 《李詩選註》卷五：賦也。爐火，漁人舟中夜間所然之火也。紅星，火光中之星星者是也。紫烟，火之烟也。夜間視之則紅黑相映成紫色也。赧者，語助辭也。郎，相稱之辭也。赧郎，吳音也。猶言阿翁。

又一五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此詩滯形泥跡之人多致疑，三千丈之語，蓋詩人遣興之辭，極其形容耳。觀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第二句云「緣愁似箇長」，意亦可見。後聯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活活脫脫，眞作家手段也。《唐詩解》卷二一：髮因愁而白，愁既長，則髮亦長矣。故下句解之曰「緣愁似個長」，言愁如許而髮亦似之也。我想平時初未嘗有是，不知鏡中從何語得此秋霜乎？託興深微，辭雖實解，讀者當求之意象之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奇意奇調，眞千古一人。蔣一葵評：似字出脫上句最活。《李詩直解》卷六：此因胸懷不遂而生遲暮之感也。言幼學壯行，老至則無能爲也。今白髮盈頭，有三千丈之多，緣我之愁與髮而俱長矣。不知明鏡之裏，何處得此秋霜之白也，回視少壯之時，寧得不愁乎。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起句奇甚，得下文一解，字字皆成妙義。洵非仙才，那能作此。《唐宋詩醇》卷五：突然而起，四句三折，格力極健，要是倒裝法也。《唐詩箋注》：因照鏡而見白髮，忽然生感，倒裝說入，便如此突兀，所謂逆則成丹也。唐人五絕用此法多，太白落筆獨超，此仙才也。

又一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此乃刺時之詩，謂夫妻罔利於水陸之間，生意盡矣。寄興深遠，觀者留意毋忽。《四溟詩話》卷二：屈原曰：「衆人皆醉吾獨醒。」王績曰：「眼看人盡醉，何必獨爲醒。」左思曰：「功成不

受爵，長揖歸田廬。」李白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王、李二公，善於翻案。

又一七　《李詩選註》卷五：賦也。言秋浦與桃園相近，桃園乃僧人所居。我遊秋浦，不得與桃波僧人面別而歸，非恝然而忘主客之情也。意則暗與之別，但低頭而禮其白雲，望其所居之處，致其辭謝而已矣。按《秋浦歌》原一十七首，以第十首辭氣不相類，故闕之，故得十六首也。其序事簡而實，近而明，辭情兼至，景象物類有如畫出，後人讀之，宛若親履其地也。使他詩人之詠，必加粧點而反多晦矣。此白所以難及也。《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桃波一步地」，長門一步地，責怨無已，桃波一步地，清幽逼人，俱安得妙甚。

《當塗趙少府粉圖山水歌》　《李詩選註》卷五：賦也。按白之題畫，詠山則以峨眉、羅浮、赤城、蒼梧、三山等言之，詠水則以南溟、洞庭、瀟湘、三江等言之，終以羽仙武陵之事歸之。主者雲烟草木，舟帆泉鳥雜然布置，情思流動，辭氣激揚。初看若無統紀，細玩則界限分明，有如韓信用兵，而多多益辦也。《唐詩解》卷一三：此觀圖而有慕仙意。言山之極天者，非峨眉，連海者，非羅浮乎？今公之筆力能驅走山海，則是兼二山形勝而有之，瀟湘、洞庭無非君圖中物也。見孤舟之逝而發三山之想，因少府所畫而憶南昌之仙，蓋以梅福況趙也。因言趙以妙年而志在青雲，便當及此時而仙去，必功成然後拂衣，則年歲已暮，徒爲武陵桃花所笑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峨眉高出西極天」以下四句，畫筆如眞。「深林雜樹空芊綿」，綿韻複。「南昌仙人趙夫子」以下四句，眞景如畫。《唐宋詩醇》卷五：寫畫似眞，亦遂驅山走海，奔轉腕下。「杳然如在丹青裏」，文以眞爲畫，各有奇趣。康樂之模山範水，從此另開生面。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與杜昆侖圖對看，此覺散漫。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一　《李詩選註》卷五：賦也。此白美永王璘承命而東巡也。言永王於天子即位之初，承命出師，以巡東南，分以龍虎之旗，任以藩屏之職，王乃啓行。樓船一舉而風波即靜，江漢之地皆爲我王鴈鶩之池也。以江漢爲鴈池。則我王封疆之廣而天子錫命之厚可知也。

又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永王東巡歌》內一絕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按永王辟客如孔巢父亦在其間，白其一爾。此篇所謂謝安石，不知屬誰，可見自負不淺。然十篇只目王爲帝子，受命東巡，與王衍、阮籍勸進事不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宋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辯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娛，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唐詩解》卷二五：永王璘之行師，蓋橫暴之極者，太白以安石起之，欲其務鎮靜也，然璘竟取敗，而太白幾坐誅，悲夫！一說：太白嘗卧東山，此云安石，當是自況。若然，置永王於何地，青蓮亦不應放誕至此。《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體格不失，自得狂士氣概。丁谷雲評：觀此詞意，則太白心跡可知矣。《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但起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太白詩也，人或識其大言不慚。然其時鄭侯、汾陽，均未顯用，殆有所指，非自況也。

又五　《李詩選註》卷五：賦也。按，此詩白之勸諫於永王者。辭正義切，略無阿黨之私。所以蹈禍者，特以不能察識永王之志，被其欺而受其餌，依隨遲回，失於見幾，故罹於禍也。嗚呼，白不可謂無智，智而不斷，與無智同，故白者必將有以貸之也。

又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合十一篇而觀，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別是一格，贋僞無疑，識者必能辨之。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上皇西巡歌》云：「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林紅。」又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末云：「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時上皇播遷于蜀，非欲留蜀者，今盛稱錦江、玉壘無異渭水、長安，又謂「雙懸日月照乾坤」，若爲少帝諱，不力請回鑾者，此所以上皇有乞我劍南一道之歎歟！《石洲詩話》卷一：太白五律之妙，總是一氣不斷，自然入化，所以爲難能。蘇長公「橫翠峨嵋」一聯，前人比於杜陵《峽中覽物》之句。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則更書「仙仗離丹極，妖星照玉除」乎？甚且鋪張蜀中濃麗，尤爲非體。若反言之則不必，若正言之則不宜，

即不能作《北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此事在唐，自非細故，而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若此之類，何以立詩教乎？

又三 《唐詩解》卷二五：漢高作新豐以娛太公，今肅宗既受禪，是以蜀都爲新豐也。其地花柳無減舊都，上皇庶可無憂矣。《而庵說唐詩》卷一〇：唐乾元初，改成都縣地爲華陽。「華陽春樹號新豐」，余初讀此句，訝其用「春樹」二字，讀至三、四句，而知其爲「柳色」、「花光」也。古人之用心周密處。新豐，今之臨潼也。《西京雜記》云：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凄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賣餅，斗鷄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凡街衢棟宇，一如豐里舊制，徙豐人實之，雖鷄犬亦各識其家。太上皇乃悅。是時，玄宗已傳位於太子，故舉新豐爲喻。「行人新都若舊宮」，天子新到華陽，謂之新都。舊宮，乃長安舊宮也。行人，是一到此。「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秦地，長安也。上陽，《西京記》：「上陽宮西，更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何以見得新都之若舊宮？只看柳色之綠，未必不饒於秦地；花光之紅，亦不減於上陽。言外，見柳色、花光雖如是，而新都豈遂得如舊宮之安且樂也！此一首，是言上皇之在蜀。

又四 《唐詩解》卷二五：明皇初入蜀，太白嘗作《蜀道難》以憂之，至是而乘輿無恙，喜而作歌。初疑其難，後知其易，故以誰道發之。萬姓咸悅，見行路之非難也，且蜀中山水無異京師，庶可安我君矣。夫玄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譏莊而贊其藝，副笄刺宣而美其容，太白爲尊者諱，然亡國之恥，正在言表。《而庵說唐詩》卷一〇：「誰道君王行路難」，玄宗以祿山亂，出延秋門以幸蜀，至馬嵬，六軍不發，陳元禮請誅國忠、貴妃，而六軍始進。行路之難極矣。誰道，是不信人說也，蓋欲留餘地於承句也。「六龍西幸萬人歡」，天子五路，駕六馬以象六龍。蜀在長安之西。天子所到之處爲幸，謂天子至此，人皆有榮幸也。萬人歡，指蜀郡之居民而言，長安之人苦，蜀郡之人樂也。「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天地氣運，憑帝王而轉，錦江在蜀，渭水在長安，地乃轉錦江以成渭水。玉壘山在蜀，天乃回玉壘以作長安。此一首，是言玄宗初幸蜀。

又八 《李詩直解》卷六：此因玄宗幸蜀而故爲南京者，由符讖之前定也。言秦蜀向不相通，秦欲滅蜀，愚弄蜀主開道，以置金牛，而道路通矣。其漢水源出於嶓冢之山，東至漢中，而與星漢同流也。蓋明皇之幸蜀，事非偶然，一行讖之於先，明皇符之於後，是天子與一行遺此聖跡，而錦城之地因玄宗之巡幸而改爲南京者，乃長作帝王之州矣。

又一〇 《唐詩解》卷二五：此述上皇還京之盛。劍閣在蜀都之北，故云蜀北門，上皇歸途所經也。少帝克復京師，不失舊物，日月雙懸，萬方仰照矣，深慶之詞也。《詩譯》：「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而庵說唐詩》卷一〇：劍閣，地極險峻，是蜀關隘處，重關，言其固也。在蜀郡之北，故稱北門。此首是言上皇還京師。「歸馬若雲屯」，上皇歸，扈從人馬之盛。少帝，指肅宗。肅宗惑於張良娣、李輔國，徙上皇於南內。舊說，肅宗當避位以請上皇復辟，而少帝計不出此，乃居然臨朝以開紫極，既有少帝，更有上皇，謂之雙懸日月。愚以爲不然。帝位之一遜一避，非可輕易言之。日蓋指肅宗，月是指張后，雙懸以照乾坤，言肅宗失乾斷，而使后參其權，不得盡爲子之道也。不然則起贊劍閣之固，承句稱歸馬之盛，無謂極矣。似言上皇之不必歸，所以重肅宗之惑良娣，徙上皇於南內之非，如此，則何必迎上皇歸，竟同張良娣治天下足矣。幸明眼人思之，定有以教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二句「上皇」，三句「少帝」，而以末句總收，格法又別。

《峨眉山月歌》 《唐詩品彙》卷四七：劉辰翁評：含情悽婉，有《竹枝》縹緲之音。《李詩選註》卷五：賦也。按《峨眉山月歌》前後共二首，前一首但云《峨眉山月歌》而已，後則云《峨眉山取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二詩皆送人之辭，前云「思君」者，則題間不見其人之姓名，後云《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疑蜀僧晏即前所送之人也。蓋後人僞爲是歌者，乃以白本章所送之人移置題下，而欲信於人也。今考其辭氣，後章之鄙俚粗俗又無倫序，決非太白之詩，誠僞作也。更其題而欲竊取其名，不知玉石之分，皎然自見。其用心也亦淺矣，譬之西施，無鹽並立，使無鹽謂盲人曰：我西施也。盲或可欺。謂明者曰：我西施也。則瞭然眸子之下，安可姸媸掩乎？凡僞作者皆存舊本，考之可見。《藝苑卮言》卷四：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藝圃擷餘》：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

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精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人，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汰耶？《唐詩解》卷二五：此見愛月之無已也。山高掩月，不睹其全，故曰半輪。平羌在峨眉之傍，故月影入之。君，指月。而言清溪三峽之間，大狹如線，即半輪亦不復可睹矣，故下渝州以求見之。王敬美云：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月爲絕唱，殊不厭重。《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思入清空，響流虛遠，靈機逸韻，相轉而來，每一歌之，令人忘睡。《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重入地名，鎔化入神，非太白不能有此。《李詩直解》卷六：此爲峨眉山月歌，因舟行而思友人也。言峨眉山月，當秋時而有半輪之明，皓月之影，照入平羌，而江水載之而流。我乘舟夜發清溪之縣，向三峽而行，不得與我友同發，而思君不見，隨流迅速，已下渝州之境矣。面首巴渝，停雲彌切，惆悵之懷何以已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月在清溪、三峽之間，半輪亦不復見矣。「君」字即指月。《唐宋詩醇》卷五：但覺其工，然妙處不傳。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李詩直解》卷三：此作峨眉山月之歌送蜀僧入京，而冀其有所遇也。言我在巴東三峽之時，西看皎月，以憶峨眉何以峻極於天也。月出峨眉，實照滄海，與人萬里常相隨而不去。又於黃鶴樓前，玩此月華，忽見峨眉之客，來自峨眉之山也。峨眉山月，還以送君，清風吹此西到長安之陌矣。長安大道，橫於八方之中，峨眉山月不以秦川遠而不照也。然秦川亦菩薩所在，黃金獅子，乘八萬四千之高座，執玉柄麈尾以談玄，晏僧固得參禪之所矣。奈我以浮雲無定之身，殯滯吳越之地，不得與君同行也。君行必逢聖主而遊丹闕，一振三乘之宗旨，使高名滿於帝都也。其倦遊而歸，皎月亦隨之而歸，而正可弄峨眉之月矣，我寧無憶乎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觀黃鶴樓前二句，太白時在江夏見僧晏也。我滯吳越句，當指前事言之耳。

《江夏行》　《李詩通》卷四：按白此篇及前《長干行》篇，並爲商人婦詠，而其源似出《西曲》。蓋古者吳俗好賈，荆鄂樊鄧間尤盛。男女怨曠，哀吟清商，諸《西曲》所繇作也。第其辭，五言二韻，節短而情有未盡。白往來襄漢金陵，悉其土俗人情，因采而演之爲長什。一從長干上巴峽，一從江夏下揚州，以盡乎行賈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誤嫁之恨、盼歸怨望之傷。使夫謳吟之者，足動其逐末輕離之悔，回積習而裨王風。雖其才思足以發之，而踵事以增華，自從《西曲》本辭得來，取材固有在也。凡白樂府，皆非汎然獨造，必參觀本曲之辭與所借用之典之辭，始知其源流之自，點化奪換之妙。要不獨此二篇爲然，聊發凡資讀者觸解云。《唐宋詩醇》卷五：曲盡怨別之情，絮絮可聽，「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末句正用此意。

《懷仙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此詩太白睠顧宗國，繫心君王，冀復進用之作也。一鶴自喻，仙比人君，玉樹比爵位，時肅宗即位於靈武，明皇就遜位，時物議有非之者。太白豪俠曠達之士，亦曰法堯禪舜，自古有之，何足驚怪，彼爲是嚚嚚者，不知古今直可輕也。末句其拳拳安史之滅，宗社之安，或者用我乎！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白有之云。

《玉真仙人詞》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按唐史，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玉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千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蕭寶應時，竊意此詞必公主出家時，時賢皆有詩以詠其事，仙人，褒稱也。

《清溪行》　《能改齋漫錄》卷八：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坐鏡中遊」之句。然李白《入清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唐宋詩醇》卷五：伫興而言。經然古調，一結有言不盡意之妙。

《臨路歌》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詩意謂西狩獲麟，孔子見之而出涕。今大鵬摧於中天，時無孔子，遂無有人爲出涕者，喻己之不遇於時，而無人爲之隱惜。太白嘗作《大鵬賦》，實以自喻，茲於臨終作歌，復借大鵬以寓言耳。

《山鷓鴣詞》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按此詩當是南嫗有嫁爲北人婦者，悲啼誓死而不肯去，太白見而悲之，遂作此詩。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蓋當時實事。

《歷陽壯士勸將軍名思齊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八：按《懷素草書歌》先儒謂非太白之作，予謂《勸將軍歌》亦他人者。

《草書歌行》《東坡題跋・書諸集僞謬》：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無法，眞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太白《懷素草書歌》，誠爲僞作，而校者不能刪削，以無左驗故。今觀素師《自叙》，錢起、盧綸等句，無不備錄，顧肯遺太白？此證甚明。「天若不愛酒」，本馬子才詩。近又舉李墨迹爲證，尤可笑。詩可僞，筆不可僞耶？《詩源辯體》卷一八：有客以唐伯虎《石湖圖》示王百穀，百穀展觀，見山脊寸許，即令卷去，云：「贋物也。」予心竊疑之，以爲不睹全幅，寧辨眞僞？後讀太白贈《懷素草書歌》，無論通篇淺陋，即起語「少年上人」四字，決非太白作。乃知百穀鑒畫，定有眞識也。中如「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語實淺稚，今人或以爲逼眞太白。又「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則愈見惡俗。至「張顚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其僞陋不足辯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八：蘇東坡謂《草書歌》決非太白所作，乃唐末五代效禪月而不及者，且訾其「牋麻絹素排數箱」之句村氣可掬。《墨池編》云：此詩本藏眞自作，駕名太白者。琦按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貶王逸少、張伯英以推奬之，大失毀譽之實。至張旭與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遊，而作詩稱詡有「胸藏風雲世莫知」之句（按此句見於《猛虎行》），忽一旦訾其老死不足數，太白決不沒分別至此。斷爲僞作，信不疑矣。

《和盧侍御通塘曲》《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結句似與起句相應，言會日雖有耶溪，尚不如尋陽之通塘，會稽之梁孟，尚不如尋陽之盧侍御也。

《贈孟浩然》《四溟詩話》卷三：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靈祐上人故居》詩，既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檢點。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李詩選註》卷六：賦也。按「迷花不事君」句似欠瑩。在白則可，在他人則必爲拘儒所哂矣。《唐詩解》卷三三：此美孟之高隱也。言夫子之風流所以能聞天下者，以少無宦情，老不改節也。彼其醉月迷花，高尚不仕，正如高山非可仰而及者。我惟一揖清芬爲幸耳。時蓋始相識，而尊禮之如此。《李詩直解》卷五：此言孟浩然之風流，而贊其隱德之清高也。吾愛孟夫子之風流，天下聞矣。少之時，棄軒冕而不仕；老之時，卧松雲而固隱。則身閒而得以流連花月之中，故醉月常病於酒，迷花不事其君。此之品望，正風流之表表者，令人起高山仰止之思，而徒此以揖清芬也，吾安得不愛耶。《詩學全書》卷三：美「孟」之高隱也。「夫子」之「風流」聞天下者，以少無宦情，老不改節。五、六言其高尚不仕。末二尊禮之辭。《唐宋詩舉要》卷四引吳汝綸評：「醉月」二句，疏宕中仍自精鍊。「高山」句，開一筆。一氣舒展，用孟體也，而其質健豪邁，自足太白手段，孟不能及。

《贈徐安宜》《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浮人若雲歸」，浮人，猶流人也。「遊子滯安邑」，遊子，太白自謂也。

《贈任城盧主簿潛》《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海鳥知大風」，海鳥，太白以自喻也。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撫琴發長嘯，」以上十句，太白自詠也。

《贈范金鄉二首》《唐詩解》卷四：此因金鄉好士，而有自薦之意焉。言君嘗自屈以顧盼我，故我迷路之遙，忘歲之晏，以往從君。君雖如桃李之不言，然我慕其芳潔而願與之投交也。安得剖心相信成永好耶？以我之懷才遁逸，正猶美玉而深藏，即自以爲奇，而人莫之寶也。聊欲拂拭之以贈君，則恐先容者無其人，而有白豕、山鷄之辱，假令我徒有自獻之心，而君終不以爲寶，則豈悟情去留哉！惟使山妻視我舌存否耳。此必太白困厄時所作，然豪邁之意至死不撓。《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前八句言范之見禮，出於忘言，己之欲獻，祈於永好。中八句言懷寶尚沉，未爲時用，思仲莫引，終愧無寄。末四句所志空誠，雖或難於投合，此心不泯，自不安於廢遺。唐解此因金鄉好士，而有自薦之意焉，此必太白困厄時所作，然豪邁之氣，至死不撓。《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前一首，自述；次首，頌范觀枉。「清盼」「相招飡」等句，似范有書邀太白東遊也。桃李二句，謂縱無書信，人猶願攀附而來。那能二句，言況復有書相招也。

《見京兆韋參軍移東陽二首》《唐詩解》卷二一：此嘆參軍之遠謫也。吳本潮水之地，故取以起興，言潮尚歸海，參軍何不朝京而反遊吳耶？因相問愁苦而淚爲之盡也，日南產珠，韋將往焉，故言泣淚之多將與此珠俱盡耳。《李詩直解》卷六：此太白在吳中見韋參軍而極言其情也。言潮水起於東海，而還歸於海，復其源也，今參軍最移東陽，是流人而卻到吳矣。相逢而問及愁苦之事，不覺言之傷心，而日南之珠俱爲淚盡矣，我何以爲情耶。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前路備陳苦雨愁寂之狀，末八句自露英雄振奮之概。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李詩選註》卷六：賦也。按詩意，子春必是宮僚之近侍者，清階雅望，何至寂寂若此，垂老而窮困者乎。蓋唐初與開元之始，太平尚文士，夫以清爲貴。天寶離亂之後，太子蒙塵，宮僚僇辱，青宮變爲灰燼，故子春流離失所，若是可哀也。時命大謬，雖有自負者亦將如之何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八句，論賢者宜濟世，不宜高隱。惟君八句，言韋門第甚盛，不宜久於秘書。且復八句，叙韋暫歸山中。末八句，叙兩人交誼。「卻顧女几峰」句，女几山在河南府宜陽縣，韋秘書此時當暫歸山中，行將復出也。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唐宋詩醇》卷五：古道照人，得朋友交勉之誼，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立言如此，可以不朽。

《贈薛校書》《李詩選註》卷六：賦也。此李白南遊吳越不遇知己，欲西歸之辭也。

《贈何七判官昌浩》《唐詩品彙》卷五：劉辰翁評：起意正同。「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自謂素志如此。《唐詩解》卷四：此因昌浩典軍而自陳己志也。言我嘗竟夕不眠以思用世，此心已馳騁乎風雲之表矣。羞爲章句之老儒，竊慕沙場之劍客，斬將搴旗，以取勳庸耳。假令沒身畎畝，何以顯功名於竹帛耶？今夫子以英才治兵，正我所與同志者也，方將並驅中原，其不終於耦耕決矣。史稱白喜縱橫，好擊劍爲任俠，於此詩見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開口慷慨，便能吞吐凡俗，蓋用世之志，由夜及旦，思得同心者，並驅建樹，以揚芬千古，故既羞爲章句宿儒，復不甘與耕隱同類。白自負固高，其贊何亦不淺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五字句中跌宕乃爾。《唐宋詩舉要》卷一引吳汝綸評：起接超忽不平，一片奇氣，其志意英邁，乃太白本色。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唐詩解》卷四：按武侯龍卧，爲州平所知，太白客游，爲少府所重，蓋少府既與州平同姓，而太白又自附於武侯，故讀其傳而有感也。言漢末群雄並興，各藉豪英以爲重，故昭烈得開王業於炎燼之餘者，皆武侯力也。夫武侯居南陽則躬耕隴畝，立帳蜀則吞噬咸京，其才不可窺測如此，然能先見許者，獨有崔州平一人耳。今我雖竄身草莽，然未嘗不以拯物爲念，及晚節而始得與少府爲白首交，竊亦有志於經濟也。倘我兩人而或得先達，當更相引薦，以追踪古人，不使管、鮑獨擅千秋之名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此因讀武侯傳而感己懷才未遇，欲崔知所薦引也。蓋武侯之才不可窺測，先見許者其崔州平，太白托意經濟，得結交叔封昆季，意氣相似，故少府與州平同姓，又子玉亦崔姓，兩借以爲比，見既有相知之雅，必當如管鮑之不渝，勿使其讓於千載之士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用崔州平影入少府，鍼線痕跡，宛爾可尋。

《贈郭將軍》《李詩選》楊慎評：俗本首句作「將軍豪蕩有英威」，乃妄人亂改者，當以古本爲正。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唐詩鏡》卷一九：七言古酬贈題詠，仍是唐音，乃其雄情逸調，縱自天成，平平語俱度越一世。高達夫時多爽句，然幅淺意促，苦於易窮，杜子美氣勢雄沈，而語多滯色，以稱敵手，未也。

《贈裴十四》《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人胸懷開。」每讀其爽句不沾帶處，想見其人。鍾惺評：「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只覺其爽，不覺其憤，太白高興人，不肯作一寂寞語，不肯作一怨懟語，敗其意氣。《唐詩解》卷一三：此言裴十四既有叔則之容儀，而胸懷浩蕩，足藏萬里河流，使我莫能測量，欲冀其一顧而不可得也。高抗如此，人誰相知，惟飄然遠去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黃河落天」二語，自道所得。《劍谿說詩》卷上：「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人胸懷間」，太白具此襟抱，故下筆有延頸八荒氣象。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小詩大做，蓋有求也。

《贈崔侍御》《韻語陽秋》卷六：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爲身謀，旋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

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白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爲相如，非止一詩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楊齊賢本無末二句，似以無之爲是。如有此二句，亦草使必有誤字。

《**雪讒詩贈友人**》《容齋隨筆》卷三：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靴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嘉亦淫荒。蟾蜍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奸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後村詩話・新集》卷一：史言明皇欲官太白，爲妃所沮。余觀「飛燕在昭陽」之語，不足深憾。《雪讒詩》自序甚詳，略云：「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嘉亦淫荒。」時妃以祿山爲兒，史云宮中有醜聲。而白肆言無忌如此。他人於巨環事皆微婉其詞，如云：「養在深閨人不識。」又云：「薛王沈醉壽王醒。」又云：「不從金輿惟壽王。」白獨昌言之，可見剛棱嫉惡。坡公疑其以此召怨，力上因借此以報脫靴之辱，豈飛燕之句能爲祟哉！《四溟詩話》卷一：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讒》詩百疊章，去韋孟遠矣。《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洪氏邁曰：【略】按太白《雪讒》詩一章，誠有合於古《巷伯》之義，此義烈之性，激發於不得不然者，雖以此萬死不辭，若終身不官何患焉？齷齪小夫，懼禍結舌，大忠奇勇，痛快敢言。此其所本者厚薄異也，可第以詩人目之哉？劉氏襲《太白詩序》，謂「《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楊氏遂《太白故宅記》，亦謂「《蜀道難》可以戒爲政之人，《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臣，《猛虎行》可以勖立節之士，《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懵，《懷古》可以革澆瀉之俗。其餘雖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爲意」。兩說均得太白詩之本原者。世人徒誇其縱橫任俠之風，縹緲出塵之想，而不知其忠義勃發，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調》、賦《行樂詞》了事，猶沿蘇子由之餘論，譏其以詩酒事君，亦大誤矣。子美《麗人行》云：「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其發國忠之奸，亦能明目張膽言之，與太白英烈，可謂兩絕。朱子曰：「偶記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樓惡木根。』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腳板？」據朱子此論，可見詩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聲乃精。若以「無迹可尋」、「不著一字」，爲盛唐大家妙處，則「心切理直」之詞，「澆風」、「惡木」之句，反似發露太過，無弦外音，而變風變雅之道，幾乎息矣。李陽冰《太白集序》云：「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又自遜云：「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李華《太白墓誌》云：「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又曰：「立言謂賢，道奇於人而侔於天。」推尊皆不免太過。然亦可知太白作詩本原，與《三百篇》相表裏，而虛鋒掉弄之小才，狂吟爛醉之惡習，信不可以借口學步矣。《甌北詩話》卷一：青蓮自翰林被放還山，固不能無怨望，然其詩尚不甚露對憾之意。如《贈蔡舍人雄》云：「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贈崔司戶》云：「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答王十二寒夜獨酌》云：「一談一笑失顏色，膏蠅貝錦喧謗聲。」《贈宋少府》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讒忽行路。」皆不過謂無罪被謗而出耳。獨《雪讒詩》有云：「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則指讒者也；「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則指楊妃也。其下并以妲己、褒姒爲比，甚至以呂后之私審食其，秦后之嬖嫪毐，喻楊妃之淫穢，則更指斥醜行，毫無顧忌。青蓮胸懷浩落，不屑屑於怨怨，何至誹謗如此！恐亦非其眞筆也。

《**贈參寥子**》《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九：按李白本傳曰：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作是詩必此時也。

《**贈清漳明府姪聿**》《唐宋詩醇》卷五：「天開青雲器，日爲蒼生憂。」似范仲淹一流人物。「心和得天眞」以下，循良之實，藹然可睹，爲民牧者直當書之於座右。

《**鄴中贈王大**》《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九：此詩其作於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欲反之時，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槩可想見矣。《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投軀寄天下」，說得英雄血熱。「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讀此六語，不以爲仙才不可也。「相知同一己」，知己二字，運開其妙知此。「抱子弄白雲」五字，純是聰明。鍾惺評：「投軀寄天下」，寫得落落，只此

句及「我願執爾手」一段。「長嘯尋豪英」，無此一句成不得事。「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肝腸吐出，眉宇朗然，英雄相遇眞光景。

《贈新平少年》《李詩選註》卷六：賦也。按此詩，李白必有不得意於新平少年者，故詠之若此，猶杜子之《赤霄行》也。《赤霄》則有自反自修之意，李白則專於尤人以自誇，豪邁之氣雖有餘，而檢束之意則少矣。故以辭較之則杜不如李，以意較之則李不如杜。《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二語可與老杜嚴僕射詩「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並看，寫出英俠本色，屈伸之妙。譚元春評：「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好看古人眼力。憑字妙，覺無主張人可恥可憐。《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搏擊申所能。」亦有李廣斬霸陵尉之意。太白千古英豪，度量亦殊不廣。

《口號贈徵君鴻》《李詩選註》卷六：賦也。按李白與徵君不言其姓而著其名，詩內卻用楊伯起故事，則其人之姓楊可知矣。凡李白贈人之詩，多用前代同姓故事以美之，以此知鴻之姓楊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如此便氣骨。《唐詩解》卷三三：盧鴻始棲隱而終就徵，故以潛鴻美其處，以伯起贊其出也。言陶之棄官，梁之避地，傳所稱高士。君既齊此二人矣，然雲卧丘壑，而天書降之，乃不知伯起已向乎關西也。時蓋因其出而深喜之，鴻竟辭歸不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前四句不特一氣呵成，而援引古人法，屬獨創。《李詩直解》卷五：此詠徵君之高尚，奉詔授職，不就而歸也。言晉陶淵明令彭澤，賦《歸去來》而辭官，東漢梁鴻入會稽，因《五噫》而變名。我尋高士之傳，君與陶、梁並肩而齊也。閑身雲卧，已被丹壑之留，天書溫語，徒煩紫泥之封，君固無心於仕，故授以諫議而不就也。又如楊伯起好學窮覽，早晚向關西而還，作關西之夫子也，其高尚之志，豈爲華祿多移也耶。《唐宋詩醇》卷五：格調高朗，盧鴻屢徵不起，故白詩云爾。末句言其當應召也。以伯起期之，位置殊高。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先六兄林宗》《唐宋詩醇》卷五：寫懷抱於實境，約縱逸於苦調，即此可以上軼鮑、謝。起句本之《淮南子》，語意奇古。

《書情贈蔡舍人雄》《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八句，自叙夙有用世之志。遭逢十句叙被讒去國。皇穹十句，叙讒謗得雪，再被恩寵。夫子四句，頌蔡將得志乘時。我縱句至末，自述邈然高蹈之志。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唐宋詩醇》卷五：「落日懸春愁」，自是千古雋句。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唐詩品彙》卷三九：劉辰翁評：藹然惻然，可以感動。

《贈崔郎中宗之》《李詩選註》卷七：賦也。按遊說之事，賢人且不爲，況聖人乎？《莊子》悔言造端於前，劉向《說苑》又述於後，李白從而和。之三子者，才雖有餘，而智皆不足以知聖人，爲其未聞道也。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盛唐人詩氣魄廣大，晚唐人詩工夫纖細，善學者能兩用之，一出一入，則不可及矣。此詩比老杜，律雖寬而意不迫。何義門評：第二聯輕得好。腹聯勢重難結，故只收到自己。紀昀評：此太白極庸近詩，五句尤拙，獨取入集，殊不可解。《唐宋詩醇》卷五：如五六語，乃爲不負重寄。末以侯嬴自比，寓意救趙，蓋在天寶初亂後也。

《贈別從甥高五》《唐宋詩醇》卷五：首道贈意，繼叙別情。白蓋與高最厚善者。「自笑我非夫」一段，開豁心胸，遐矚曠覽，沉鬱頓挫，意近杜陵。從此一氣雙收，聲情倍振。使無後幅之雄健，則氣味衰颯矣。大家風格如是。《求闕齋讀書錄》卷七：三朝謂歲朝月朝日朝，即正月元旦也。見《漢書》谷永傳。觀「貧家羞好客」六句，著高五至公家辭別，而公愧款接不能豐腆耳。

《贈裴司馬》《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通篇皆用比體，「愁苦不窺鄰」，於人無怨也。「泣上流黃機」，反身修德也。天寒四句，動心忍性也。「容華世中稀」，增益其所不能也。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甌北詩話》卷一：青蓮少時，曾爲無賴子所困，得陸調救解。集中有贈調詩云：「我昔鬬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君開萬人叢，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此亦其逸事也。

《贈從孫義興宰銘》《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元惡，謂安史之亂。疲人，即疲民也。因避諱而作人。應桑林，用莊子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事。謂李銘與亞相投契，如響斯應也。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許彥周詩話》：「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云：「明窗塵，丹砂妙藥也。」《能改齋漫錄》卷

七：「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按，古高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眞，含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注云：「狀若明窗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窗塵。服之灌入三丹田中，即人身中三丹田是也。」《唐音癸籤・詁箋六》：《草創大還篇》：「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並用《參同契》語。（《參同契》云：「歲月將欲終，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窗塵。擣冶幷合之，馳入赤色門。」又云：「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

《贈崔司户文昆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首六句喻司戶昆季之美，下至「白露生布衣」，自叙得沾國恩，輒爲讒巧所久抑。「側見綠水亭」四句，贊崔之能俠長於下士。「欲折月中桂」四句，見惠之難邀，徒笑於人。結希崔垂憐薦引之也。夫以豪放若太白，至此不無熱中之想。

《贈溧陽宋少府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四句，以李、宋二姓引人。「嘗聞」四句，喜相見而披豁情素也。「威蕤」四句，指宋由京而至江南。「早懷」四句，自叙遭讒失志。末四句，叙投分之意。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李詩選註》卷七：賦也。按此詩乃李白蒙赦之後，轉側匡廬之間，安史之亂方熾而未已，故於溧陽懷古，感貞女之事而致意於子胥也。噫！白之慷慨而縱橫，大略似子胥，時不遇而地亦異，徒爾懷義而不得一伸也，其感恩報德之性稟於天者，竟泯焉不得一見。白亦可悲也夫。《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聞有貞義女，振窮溧水灣。」徑以振窮二字許此女，感甚。「運開展宿憤」，語有關係。「聞名若懷霜」，懷霜字新警。「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末四句說轉去，慨然爽然。

《醉後贈從甥高鎮》《李詩直解》卷三：此太白貧困不遇，欲與高甥縱酒以任俠也。言我與高甥馬上相逢，即以馬鞭拱手，客中相見亦以客中相憐也。奈胸中俠氣無所消遣，欲邀高甥如荆軻漸離，爲擊筑悲歌豪飲市上，正值傾家囊乏，無沽酒之錢也。且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無酒以空自春焉。黃金逐我之手，快意散盡，是昨日破產之時尚富，而今朝貧矣。爲丈夫者，何事空爲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蓋儒冠誤身戴之無益也。君爲進士之科不得進用，我在旅寓之中秋霜生鬢，是時盛偏不及英豪之人。但見三尺童兒，亦知廉、藺之人，爲可重也。雖傾家無酒錢，又何愁哉！匣中盤劍，閑在腰間，且將換酒，與君悲歌酣飲而醉，醉歸托宿專諸，即許身與人以任俠氣，猶不負頭上巾也。《唐宋詩醇》卷五：有觸而鳴，微露憤意，醉後披寫，有饒天趣。《老生常談》：「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二句，不問能知爲太白之詩。通體俱從醉後著筆，而豪俊英爽之氣，軒軒人世。須玩其跌宕承轉處，幾無筆墨痕迹可尋，此化境也。《昭昧詹言・李太白》：三句伏「專諸」。四句伏「換酒」。「江東」以下，言必須飲。

《贈崔秋浦三首》《李詩選註》卷七：賦也。按「五楊柳」、「二梧桐」，虛實相對，不必專泥於淵明之有無也。大抵李白之詩，多欲自我作古，不以時俗有所拘忌；此大方家之手筆也。如莊子之文，縱橫出沒，不拘於繩墨者，而亦未嘗廢繩墨也。以今配古，何足疑乎？《李詩直解》卷五：此頌崔公之惠化，而傷己之忠而見棄也。昔潘岳令河陽，風流種花，是以花作縣也，今崔公宰秋浦，溫潤如玉，是以玉爲人也。秋浦之地得崔令而好，猶河陽之地得潘岳而好矣，況民風隨崔令之惠化而生春乎。故秋浦之水，從天上雲漢而落，膏澤於下民也，秋浦之山，逼堂座畫屏而新，威嚴立於上也。公之德政如此，應念我金門供奉之客，如賈誼之左投長沙，作賦以弔屈平，忠而見棄。我今亦棄而不用，以視秋浦何如哉。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李詩選註》卷七：賦也。按白在屏風疊，又欲與海鷗爲羣，恐避世之不遠也。然而不能決去，卒蹈永王之禍。是乃怵於勢利，昧於幾先，非有眞知，有欲故也。欲則蔽，蔽則遲疑，遲疑則緩不及事。雖是中心之隱微猶有可取者，似涉兩端，終不能以自白矣。故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也。

《獄中上崔相渙》《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太白坐永王璘事，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驗治，以爲罪薄宜貰。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唐詩品彙》七四：劉辰翁評：句句壯，末韵更佳。《唐詩解》卷四七：宋公以中丞出將，故云獨坐而專征。所至之郡，盜賊瓦解，如虎之遁，黎元安堵，如珠之還。於是飾兵甲，整樓船，從秋浦而入楚，乘時選將，計日破胡，耀武宣威，收劍客、奇謀之士，滅胡易矣。我非劇孟，何以佐君之良圖乎？《柳亭詩話・黃石白猿》：李太白《贈宋中丞》詩：「白猿慚劍術，黃石借兵符。」杜牧

之《題西平王宅》：「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用庾信《宇文盛墓誌》：「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史記》：「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不求孟，知其無能爲矣！』」詩中不多感謝脫囚，而第言己非劇孟，立言有體。

《流夜郎贈辛判官》　《李詩選註》卷七：賦也。按此詩辭氣粗豪，直而不婉，雖爲白之所作，亦是流離患難之餘，吐露不平之氣，率意狂吟以成章耳。或疑爲非白之作者，似亦有所見矣。

《贈劉都使》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向劉都使借貸之詩，下語極有斟酌。

《贈常侍御》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周秦保宗社。」周秦謂東京西京時尚未收復也。

《贈易秀才》　《唐宋詩醇》卷五：不屑屑排比聲律，氣骨清蒼，自成高調。「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所謂冠佩芳澤而昭質未虧，露本色處，故可諷咏不置。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李詩選註》卷七：賦也。按此詩當分爲六大節：第一節計二十二句，是自叙其平生所業之學術也；第二節計四十二句，叙往來江夏，遭亂相會之情也；第三節計二十四句，叙祿山作亂，二帝出奔，永王東巡，而韋江夏能守其江土也；第四節計二十句，叙避亂獲罪，復得相會於江夏也；第五節計四十八句，叙韋太守相待之厚，而遇赦將別也；第六節計十句，自叙憂國之情。所謂書懷者，始終大略如此。舊註分爲二十一節，隨文訓字，而大義欠明，今更定如右。云凡一百六十六句，計一十四韻。內秋、樓同韻而不嫌，於先後韻有重複而不避者，義不同也。盛唐大家脫略小疵，後世拘忌太深，故論事叙情晦而不明，迂而不切，但汎汎於形影之間而已。此後世之詩所以不如唐，唐人之詩所以不如李杜也。說者謂杜子《北征》、李白《書懷》皆長篇之作，冠絕古今，可擬《風》《雅》。然《北征》論時事而辭嚴義正，《書懷》敷大義而痛切激揚，比而較之，《書懷》雖不若《北征》之純，而辭藻清麗，情思憂樂，充然有餘，所以明治亂之迹，著君臣之義者，則又未嘗不皎然而明白也。此二公俱大手筆，叙事有條，整而不亂，宜芳譽並稱，而世爲天下之法也。《唐宋詩醇》卷五：白之從璘辟也，蘇軾辨其由於迫脅，論甚平允。此篇歷叙交遊始末，而白生平踪跡亦略見於此。「十月到幽州」一段，蓋白自被放後，壯遊燕趙，觀聽形勢，知祿山之必叛，尾大不掉之害，欲言不能，述之猶覺痛切。至於潼關失守，江陵爛亂，與白之爲璘所脅，受累遠謫，無不明如指掌。結尾一段，慮廟堂之無人，憂將帥之不一，而賊之不得速平，與前遙相照應。通篇以交情時勢互爲經緯，江洋瀾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長江之起海，卓乎大篇，可與《北征》並峙。《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陳、張《感遇》出於阮公《詠懷》，供奉《古風》本於太沖《詠史》。《經亂離後贈江夏韋太守》計八百三十字，太白生平略具，縱橫恣肆，激宕淋漓，眞少陵《北征》勁敵。後人舍此而舉昌黎《南山》，失其倫矣。《石園詩話》卷一：太白《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云：「僕卧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秦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其不受永王之僞命，自述已明。《永王東巡歌》云：「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諷之以「帝寵」，明有所尊，諭之以「應還」，見不可進，此又足以證明其心跡矣。史謂其佐璘起兵，逃回彭澤，璘敗，當誅。亦第據當時之傳聞，無所確據。而欲爲太白辯洗者，但據其素行以爲辨，亦未嘗求之於其詩而參論之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自首至「白日落昆明」三十句，自叙少時以謫仙之才，講匡時之略，曾承韋太守餞別於長安。自「十月到幽州」至「槊枯冀炎涼」三十四句，自叙薄流燕齊，知祿山之必反，而未敢言。又與韋相見於昌樂，親見韋秩滿歸朝之事。自「炎涼幾度改」至「兩京遂邱墟」，叙安史之亂。自「帝子許專征」至「何由訴蒼昊」三十六句，叙永王璘東巡，已因迫脅賜金而獲罪。自「良牧稱神明」至「天然去雕飾」，三十句，叙至江夏後韋太守顧遇之厚，並贊其詩句之工。自「逸興橫素襟」至末三十四句，叙與韋綢繆日久，得聞赦書，仍思見用於世，破賊立功。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唐詩解》卷四七：太白叙爲江夏守，時白流夜郎，會赦，還顧其叔，而史郎中在焉，故有此贈。言鳳書放赦，得還三湘，萬死之餘，誠足憐憫。郎中果就客舍而問我之放還，如涸轍之魚思得流水，向之所居已付諸浮雲矣。君乃華省之貴，幸不以我放逐而見疏，復從我叔於竹林下，使我得陪芳宴如往昔，意亦厚矣。安得君生羽翼，如鯤鵬之化涸轍，其有賴歟！蓋冀其陞遷而拔己也。

《江上贈竇長史》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篇大率起四句似欲大

做，以下便不顧題。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水引寒煙沒江樹」，往往妙於寫景。「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無多少，」無多少三字，兒女口角也，妙！妙！「祇是相思秋復春」，非上句此語俚甚矣。《李詩直解》卷三：此詠錄事之解官，太白思之，因寄書而志不忘也。言鸚鵡洲橫列於漢陽之渡口，水引寒煙，即江樹亦沒而不見。我今南浦登樓，不見君之漢陽在也，君今解印罷官而在何方乎？漢陽雙魚，白錦爲鱗，令傳尺素之書，以報情人。其中敘闊，字數無有多少，祇是相思之意，秋而復春，是歷四時而不相忘也，君知乎哉。《唐宋詩醇》卷五：煙江風景，登樓所見，即此發端，接出懷人之意，最有氣格。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搖曳生情。

《江夏贈韋南陵冰》《老生常談》：是初從夜郎放歸，忽與故人相遇，一路酸辛淒楚，閒閒著筆。末幅「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二句，忽然擲筆空際。此下以必不可行之事，據必當放浪之懷，氣吞雲夢，筆掃虹霓。中材人讀之，亦能漸發聰明，增其豪俊之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苦心不得申」一句以上，喜遷謫後相遇。繡衣當即指潘侍御，南平指從弟之遙也。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接鬆懈。似欲生奇，不知江漢之不可壓倒，謂江景不如女兒，夫誰信之。且女兒不可渡大江。

《贈盧司戶》《唐詩品彙》卷五：劉辰翁評：起意極苦，然不復爲慘塞者。《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二句，後代淸語領此一派。鍾惺評：「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白雲曰遙相識，春風曰不相識，分別得妙，不當以理求之。《唐詩解》卷四：此贈司戶西上也。言我別君之時，所睹者寒山之秋色，所期者蒼梧之白雲，我於世味已澹然矣。君乃有京師之行，若能如盧耽之化鶴，則亦不久於朝，故問其幾歲當還也。《李詩直解》卷二：此贈盧司戶之情景，而問其還期也。言秋天搖落之色，無遠無近，出門皆是寒山，山上之白雲與我相識，遙待我於蒼梧之間也。借問仙人盧耽之鶴，今已西飛矣，不知其何年得還，而與之會晤焉。《唐宋詩醇》卷五：高調妙於省淨。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唐宋詩醇》卷五：炎而附寒而去，自是俗情之薄，翟公書門，殷浩咏詩，白何見之晚耶？「蘭生谷底」二句，逸韻可賞，復有深味。末四語用古入化，別具淸新之致。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未得罪以前之作。

《贈柳圓》《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悲調而厚，最難。譚元春評：「夫子即瓊樹」，直得妙。

《贈張相鎬二首》一《甌北詩話》卷一：「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按張鎬以宰相兼河南節度使，出師河南，在至德二載之秋；而永王璘之敗，在是年之春。璘敗，靑蓮即亡奔宿松，被繫尋陽獄，安得以詩贈鎬？豈亡奔宿松時，尙未被繫，聞鎬將至，以詩干之耶？《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昔爲管將鮑」以下皆自述也。

又二《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二句，自敘家世本出李廣。想像六句，借晉事以喻明皇幸蜀。

《宿淸溪主人》《李詩直解》卷二：此宿淸溪而詠所見所聞之夜景也。言我夜到淸溪宿矣，主人居碧巖之裏，便與塵世不同。故簷楹之間，掛明星朗斗，目之所見也；枕席之上，響風聲水聲，耳之所聞也。又見月落西山之時，聞夜猿之聲啾啾然起也。其夜景固屬淸爽，而旅懷亦未免岑寂矣。《唐宋詩醇》卷五：奇語得自眼前。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二《韻語陽秋》卷一：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毛遂曾參皆有兩人同名事，見《西京雜記》。太白引此以自比，其遭讒之枉。

《巴陵贈賈舍人》《升庵詩話·巴陵贈賈至舍人》：賈至，中書省舍人，左遷巴陵，有詩云：「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感時還北望，不覺淚霑襟。」太白此詩解其怨嗟也，得溫柔敦厚之旨矣。《唐詩解》卷二五：首美其戀主，次勉其無怨，次又爲婉言以喻之。意謂文帝謫賈生於長沙，而地極遠，今巴陵之謫，稍近於彼，是今皇之待君，非漢王比矣。李集以此詩爲僞作，觀其詞微覺不類，然文極和緩，亦自足傳。《唐宋詩醇》卷五：可謂深婉。蕭士贇以此與前篇爲非白作，觀其氣味，非白不辦。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爲洞庭葉，飄落之瀟湘」四語，斟酌感慨，皆在其中。再誦「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此老胸中明明紙上矣。鍾惺評：「口傳不死方」，

口傳二字，說得容易，妙！妙！「入洞過天地」，過字妙極矣。不連天地二重字，不得過字眞境。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李詩直解》卷三：此對雪酣飲，喜王歷陽之多酒，而負言別後之思也。言人之於世，以遠害爲先，故有身莫犯龍鱗，有手莫辮虎鬚，觸之者未有不受害者也。君看汝南賣藥之仙人，跳入玉壺，藏身以爲寶耳。又王子猷，興趣人也，聞風動竹，相邀醉酒得矣。今歷陽不減山陰，況白雪飛亂，正當飲酒之時也。幸君家有酒，我何愁哉。客多暢飲酣樂，何宜秉燭以繼雪夜。且鸛鵠舞雪之鳥也，酒酣則謝尚自能爲鸛鵠之舞；鸛鵠御寒之裘也，酒多則相如庶免典鸛鵠之裘。然我與客，得君家之酒而益風流也。奈聚散無常，來日清晨，便鼓棹渡江矣。千里相思，在皓月之樓，安忍遽爲命駕乎？我則隱玉壺以想杯中綠耳。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十二句，太白自叙高潔之性。昔攀十二句，自敏平生有滅胡之壯志。蹉跎十六句，自叙功名不遂，薄遊江南流連宣城之狀。君從二十句，頌宇文太守之賢。光祿至末二十句，叙太白與宇文交誼兼及崔侍御。

《贈宣城趙太守悅》《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十二句，叙趙世胄之盛。憶在南陽十二句，叙昔相見之早，並頌太守之賢。遷入十六句，謝趙款接之厚，仍冀其汲引也。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子明、子安俱於陵陽得仙，黃鶴棲於園，即子安之仙蹟也。

《陳情贈友人》《唐宋詩醇》卷五：披露胸懷，不作齷齪之態，叙乖隔處，極爲微婉，得風人之意。

《贈錢徵君少陽》《唐詩解》卷三三：此以行樂勸徵君，復冀其用世也。言有如玉之酒，而當將暮之春，光景無幾，又況爾我俱垂白乎？秉燭夜遊，猶恐不足耳。然君才必非終草澤者，及今投竿，亦未爲晚，如周家有卜獵之主，君猶足爲帝王所師也。

《贈僧朝美》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二：詩言水客泛舟大海，舟爲長鯨所噓吸，遂遭溺沒。其中乃有不死者，反於海中得明月之珠，卷而藏之，不自眩耀，人亦不識。以喻人在煩惱海中，爲一切嗜慾所汩沒，醉生夢死，飄流無極。乃其中有不昧本來者，反於煩惱海中悟得如來法寶，其價則傾乎宇宙，其光則照乎江湖，卷而懷之，不自以爲有而若空無者。然人皆不能識此寶，而唯我能識之。夫心既明了，更無言說可以酬對，唯有勸勉珍重此軀而已。蓋人身難得，六道之中，以人道爲最。是此軀之重，等於黃金，未可輕忽，故曰「各勉黃金軀」也。又按《後漢書》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各勉黃金軀」者，是勉以修道成佛之意。

《贈黃山胡公求白鵬并序》《李詩選註》卷八：賦也。按，子建「然豆」詩，七步而成，止是四句。李白此詩，三叫而就，乃十二句，三叫速於七步，十二句多於四句，則白之才敏而富於子建者亦多矣。然較其文辭氣象，則子建從容而含蓄，白艷麗而呈露。非徒性情涵養之殊，而古今文章之異、世運氣習之盛衰，於此而可見也。朱子嘗欲選集古詩，魏晉自作一體，盛唐自作一體，以盛唐雖足稱，與魏晉猶有不同者歟。是則知詩者莫如朱子也。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李詩選》楊慎評：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斜織文」，太白亦用其字，然其驚人泣鬼，則劉勰所謂自製。《唐詩解》卷四：此避亂隱身招同志也。天寶之末，幾同永嘉，祿山之姦，無減石勒，故借晉事爲喻，言亂徵始見，而胡雛謀逆，遂至擾亂中原，焚毀宗廟，民人流離，白骨相吊，喪亂極矣。故我欲如鵬之高舉，豹之深藏，以全身於亂世。廼崔子爲宣城主人，又能置酒設樂以相留也。我想剡中山水多奇，漁釣其間，足以自樂。今崔君幸勿爲塵綬所苦，空老一生，當來就我，以求丹砂延年之術，苟白首而戀此微官，且將貽誚於淵明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前段叙虜寇逆擾中原，宗社陵夷，人民塗炭，兵連禍結，恢復無期，蓋天寶之末，幾同永嘉，祿山之姦，無減石勒，故借晉事以爲喻也。「我垂北溟魚」下八句，言已欲高舉深藏，乃得崔君宴樂相留，「忽思剡溪去」下十二句，言想剡中山水奇勝，足以娛老。末四句諭崔君毋苟戀微祿，當就我相爲棲隱也。因避亂以致同志，太白其有已而耦耕之遺意乎？周啓琦評：布格摹詞，幾許識力，古色復爾蒼然。《唐宋詩醇》卷五：奇辭絡繹，行以蒼峭之氣，直達所懷，絕無長語，謝朓驚人，此故不滅。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六句，以蕭、曹、班、賈引起陽冰，不甚精切。浮雲三句，言色中艱難瘠苦。

《贈汪倫》《四溟詩話》卷二：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

《贈汪倫》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李詩選註》卷八：賦也。舊說李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中人汪倫善釀酒以待李白，白作此詩以贈之，其裔孫常寶藏焉。按此詩直敘實事，略無纖巧句語，而大方家格力，過於唐之詩人絕句亦遠矣。杜子絕句尤多老勁粗率之氣。李白所以名家也」《唐詩解》卷二五：倫一村人耳，何親於白？既醞酒以候之，復臨流以祖之，情固超俗矣。太白於景切情眞處，信手拈出，所以調絕千古。後人效之，如「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語非不佳，終是嵇捲杞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上則百尺無枝，下則清渾無影，此詩之謂，與着意摩擬便醜。周敬評：不雕不琢，天然成響，語從至情發出，故妙。《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前平後勁，絕句之體，然此詩下筆已超忽矣。《李詩直解》卷六：此太白別汪倫而感其情之深也。言我李白乘舟，將欲行而不忍行也。忽聞岸上有踏歌之鳥聲，踏歌，鳥也。桃花潭水有千尺之深，而汪倫送我之情更深於此水，我又何忍遽爲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若說汪倫之情比於潭水千尺，便是凡語，妙境只在一轉換間。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李詩直解》卷二：此詠桃花巖之仙境，欲其高卧不出，而與侍從永辭也。言我卧於雲霞之間者已久，本好閑也，而復愛仙，蓬壺仙跡雖自冥絕，而乘鸞跨鶴，心則悠然，今歸來桃花巖，始得憩雲窗以眠。以此山之景言之，則見對嶺之上，人可共語，飲潭之下，猿嘗相連。時昇翠微之上，邈若羅浮之巔，有兩岑以抱東壑，一嶂以橫西天，固巖之本體也。而巖之變景，則茂樹之參雜，而白日易隱，懸崖之傾欹，而皎月難圓。芳草與野色同也，而若換野色；飛蘿與春煙合也，而若搖春煙。入深遠之處，搆石室以爲居，選幽閑之地，開山田以爲食。獨此林下之清意，杳無世中之塵緣矣。此所以永辭霜臺之貴客，至千載而方來還也。其雲卧愛仙之意，至此得遂。故人乎，當俟我於千載之時，我則乘鸞鶴來相晤語耳。《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等詩似謝宣城。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唐詩解》卷四：此慕終南之勝而有棲隱之意焉。言山色清幽，已足娛目，及睹白雲之舒卷，則此心與之俱化矣。宜其託興不淺也。安得造彼幽人而與之偕隱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山色秀越，舉目怡然，白雲舒卷，與心俱化，棲隱之志勃如，得不思同調者與之屏跡乎？周明輔評：從題中望字發興，語語清幽，心中與之，然妙處說不出。《古唐詩合解》卷一：「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此望南山也。引領而望之，含意無限，此中便有深慕終南，樂於棲隱之意。秀色難以名狀，蒼翠在眼前，不知山人幽趣更復何如。「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忽見天際白雲，無心舒卷，因思凡事有箇舒卷，我無容心與白雲而俱化矣。心既超脫，託興每深，但何時造紫閣峰前，與幽人相對，捐除塵事，滅跡雲棲於孤峰之絕頂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因白雲舒卷，念彼幽人，偕隱之思，與之俱遠。《唐宋詩醇》卷六：淡雅自然處，神似淵明，白雲天際，無心舒卷，白詩妙有其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學輕超一派，亦復成格。

《寄淮南友人》《李詩選註》卷八：賦也。舊國謂唐之故都長安也。待詔者，賀知章薦白於明皇，命白爲待詔供奉翰林。此白再至淮南寄友人也，言我少年之時曾遊長安，今老矣，徒自傷。悲春來作客，滯留此芳洲之上，不待金門之詔，空持寶劍而遊。但見海雲迷乎驛道，而江月隱乎鄉樓，歸路漫漫，企望莫及。再作淮南之客，因逢桂樹，又欲攀援於此，滯留何時而可以歸乎。《唐詩解》卷三三：此因友人久客招其還也。言君以少年作客，自當紅顏而悲思故國，又況棲集芳洲，而青春方歇乎！此時正宜待詔金門，君乃舍之而持劍以遊，路迷家杳，而靡有定所，今閒復客淮南，無乃因桂樹而留耶？吾方作此以招之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清婉流利。《李詩直解》卷五：此惜友人之不遇而以詩贈別也。言當少壯之時，以紅顏而悲舊國，青歲而歇芳洲，竟不待詔於金馬門。空持寶劍以遠遊也，路途所見者，海雲與驛道相連，江月隔鄉樓而隱。此去復作淮南之客，因逢桂樹以淹留也，能不憶乎。

《沙丘城下寄杜甫》《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一片眞氣，自是李白寄杜甫之作，工拙不必論也。「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連字下得妙。《唐詩解》卷四：時子美南遊，太白北邁，憩沙丘而聞秋聲，因以寄憶也。言魯酒齊歌，咸不足以消愁，獨汶水南流，若解人意，可以寄我思君之情耳。《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六句自敘，至第七句方轉，無頭重之病，由其氣貫耳。《重

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沙丘在棗州，汶水出沂水，在青州，境地相接，故欲因水以寄情也。《唐宋詩醇》卷六：白與杜甫相知最深。「飯顆山頭」二絕，《本事詩》及《酉陽雜俎》載之，蓋流俗傳聞之說，白集無是也。鮑、庾、陰、何，詞流所重，李杜實嘗宗之，特所成就者大，不寄其籬下耳，安得以爲譏議之辭乎？甫詩及白者十餘見，白詩亦屢及甫，即此結語，情亦不薄矣。世俗輕誣古人，往往類是，尚論者當知之。

《聞丹丘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迹僕離群遠懷亦有樓遁之志因叙舊以贈之》《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叙嵩陽一會，旋別向雁門洛陽一會，旋別向故園，脈絡分明，而行間一稱跌宕飄逸之氣，獨邁羣賢。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唐宋詩醇》卷六：一氣貫有萬夫之勇，呂本中稱此篇與《關山月》爲氣雄一世，非虛言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前十二句，言昔在梁宛與王相會聚，後十二句叙近至淮陰心懷。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有此寄》《唐詩解》卷二五：當花鳥將盡之時，適聞君有此行，於是因明月而寄此愁心，欲其隨風而直至君所也。寄心明月，如曰寄言浮雲，或以明月直指昌齡，何異指鹿爲馬。《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是遥寄情詞，心魂渺渺。皇甫汸評：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齊澣詩「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而白詩兼裁其意，撰成奇語。《詩辯坻》卷三：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焰」，體同題類，而風趣高卑，自覺天壤。《李詩直解》卷六：此聞王昌齡之貶謫而遠有所懷也。言楊花落盡之時，而子規啼，春將闌矣，此時聞昌齡左遷龍標，而過五溪荒遠之地。不得晤言而懷想彌切，我將愁心寄與皎月，則心也月也隨風以入君懷，而直到夜郎之西，君可挹皎月而知故人之懷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即「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意，出以搖曳之筆，語意一新。《峴傭說詩》：深得一「婉」字訣。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唐詩品彙》卷二七：劉辰翁評：「憶昔洛陽童糟丘，爲余大津橋南造酒樓。」當時人，當時語，不知太白拨糟丘爲重耶！而使千載知其人如此。「一谿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清景逼人，終不刻意。「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起語如此，豈非人豪。「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秋娥。」清麗動人。「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攜妓褻景，寫人天際，宛轉情微。「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遥相憶。」卻只如此結去，讀起句，便使人驚倒。《唐詩解》卷一九：此歷叙舊遊之事以寄憶也。言我與參軍凡合而離者四，情好無二焉。夫在洛則我就君遊，適淮則君從我往，以并州戎馬之地而攜妓相過，以長楊落魄之餘而不忘晤對，眞所謂石交者也，離情安有極耶！此篇叙事四轉，語若貫珠，又非初唐牽合之比。長篇當以此爲法。《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其用筆雖一縱難收，卻是轉換矜節，意到筆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叙與參軍情事，離離合合，結構分明，才情動蕩，不止以縱逸見長也。老杜外誰堪與敵。《唐宋詩醇》卷六：白詩天才縱逸。至於七言長古，往往風雨爭飛，魚龍百變，又如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可謂怪偉奇絕者矣。此篇最有紀律可循。歷數舊遊，純用叙事之法。以離合爲經緯，以轉折爲節奏，結構極嚴而神氣自暢。至於奇情勝致，使覽者應接不暇，又其才之獨擅者耳。《老生常談》：《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詩，以童糟丘陪起入題，先用「迴山轉海不作難」二句一頓，方能引起下文如許熱鬧。「一溪初入千花明」云云，東坡每能效此種句。前段入漢東太守，主中之賓也，插入紫陽眞人，又賓中之賓也。又復折回漢東太守「手持錦袍」云云，不特氣力橫絕，而用筆迴環，亦極奇幻不測。「當筵意氣」五句，用單句作過脈，有峰迴巒斷之妙。「君家嚴君」云云，又起一波，引起下半首，使不更添一人，只以美人歌曲略作點綴，與前面文字虛實相生恰好。末路回映渭橋，章法完密。一首長歌，以驚艷絕世之筆，寫舊游朋從之歡，乍讀去令人目炫心搖，不知從何處得來？細心繹之，中之離離合合，一絲不亂。《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君留洛北以上，洛陽相會，旋即相別。我醉橫眠以上，漢陽相會，旋又相別。歌曲自繞以上，并州相會，旋又相別。鄴臺之北以上，關中相遇，旋又皆別。四會四別，統名曰《憶舊遊》。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只序交情，交情又只酒肉，而文自有傲兀之氣。

《月夜江行寄崔負外宗之》《唐詩鏡》卷一七：清異。「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意境落晚，所謂唐音，謝靈運當不如此寫作。《李詩直解》卷二：此詠月夜江行之景，而懷崔君之離別也。言月夜之時，江風起而海樹皆秋氣矣。登舟掛帆，乘風之速也，月隨碧山而因之沿轉，水合青天而與之同流，杳如星河之上，但覺雲林之幽矣。所歸之路，方浩浩以遠，所游之川，又悠悠以長。此時秋氣正肅而蕙草已歇，復聽採菱之歌，而生愁思也。且江岸之曲，舟方過而後浦即迷，又江沙之明，舟未至而前洲已見。倘此際而與君同舟，更快

月夜江行之美也。奈懷君不可見，徒望遠以贈離別之憂耳，安得隨風以入君懷哉。《唐宋詩醇》卷六：可謂工於發端，警句亦直逼二謝。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唐宋詩醇》卷六：起勢奇崛，寄懷處不勝婉晚之歎。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題住笑字，有景有興。「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讀「君家何處住」一絕，始知此二語逼眞。「聞君攜妓訪情人，應爲尚書不顧身。」此句笑意已說盡，亦可住。譚元春評：「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前四句妙絕難舍，餘俱碌碌。《李詩直解》卷四：此寄韋南陵乘興遇顏尚書，笑其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何日長歌共飲以爲樂也。言南船用東風而行，則北船來自緩矣。余乘興訪君，相逢江上，與之問訊，語言歡笑，猶尚未了，奈東風吹斷，而不得竟其語笑也。聞君遊春，攜冶妓以訪情人，應爲尚書而不顧身矣。且堂上有珠履三千之上客，甕中有金陵百斛之老春，當此時酒逢知己千鍾少，況座上更有一點紅乎。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而不得與宴也。徒令月色醉客，山花欲然，是春風枉殺人，而一日極三年之隔矣。我乘興嫌其太遲，若焚子猷訪戴之船而不能行者。今春色既深，五柳垂條已堪鞭馬，夫南陵不亞彭澤，何日到彼，長歌陶令之前，以醉此酒樂此妓也。尚書可爲我寄聲矣。

《題情深樹寄象公》《唐宋詩醇》卷六：古意，然必有所謂，不必強解。或以白雲爲白虎，引周處射虎事實之，更屬紕繆。

《寄東魯二稚子》《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家書語入詩，妙在不直敘，有映帶。（又評）田園兒女，老杜妙於入詩，老杜愁苦得妙，妙在眞；李擺脫得妙，妙在逸。「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細極，卻不家常瑣碎。亦有家常瑣碎妙者，不讀老杜詩不知。譚元春評：「雙行桃樹下」，「折花倚桃邊」，雙行桃樹下，寫嬌女孤兒無情無緒，的的可思。《李詩緯》卷一：丁谷雲評：讀杜家室詩令人情深，讀李家室詩即說得婉摯卻令人達情，何也？曰：以太白氣概爽朗，子美心情誠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此樹我所種，別我向三年」。家常語瑣瑣屑屑，彌見其眞，得《東山》詩意。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李詩選註》卷八：賦也。按白詩出無爲有，化腐朽爲奇，其豪邁迭蕩之氣又不可以繩墨束縛者。如說江祖石，便問從天地開闢以來長得幾千尺，意大辭誇，出於不測，豈可以常人之拘拘而擬之乎。《李詩直解》卷二：此獨酌清溪石上，因思嚴陵之高，而欲與友人同調也。言我攜酒獨酌江祖石上，此石從天地開闢以來，能長幾千尺乎，故舉杯向天大笑，天亦迴白日以照我也。我賴永坐石上，以長垂嚴陵之釣，舉竿得魚，以支此酒，豈不樂哉。寄山中之人，可與爾同調，亦可與嚴陵異世而同調也。

《禪房懷友人岑倫》《唐宋詩醇》卷六：稱心而言，意足而止，情深語摯，老筆紛披。《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自首至「白日凋華髮」敘岑在嶺南。自「春氣變楚關」至「出望黃雲蔽」，敘己在尋陽。末八句，敘懷想之殷。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唐詩品彙》卷二六：劉辰翁評：「我本楚狂人」，爲此桀態。《唐詩解》卷一三：此咏廬山之勝而相約遊仙也。言我本狂士，好遊名山，今廬阜峭峻多奇，峰巒非一，憑凌星河，掩映雲日，登之則天地之大，江流之分，靡不在目，豈登高之壯觀乎？故我好爲此謠而興不淺。然昔人所遊之成陳跡矣，其惟長生以度世耳。今我眞丹已就，親見玉京之仙，先與汗漫有期，而約盧敖以俱往，彼侍御果能從我乎？盧敖者，因其姓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先寫廬山形勝，後言尋幽不如學仙，與盧敖同游太清，此素願也。筆下殊有仙氣。《唐宋詩醇》卷六：天馬行空，不可羈紲。《昭昧詹言・李太白》：「廬山」以下正賦。「早服」數句應起處，而提筆另起，是以不平。章法一線乃爲通，非亂雜無章不通之比。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此就山中典故鋪敘，非遊山之景。《唐宋詩舉要》卷二：吳汝綸評：壯闊稱題。

《寄王漢陽》《唐詩解》卷三三：按王漢陽本集不載其名，疑以郎官而出宰是邑，故能跌蕩風流，陳列女妓聲樂之樂極矣，何忍使我獨愁而嘆一水之隔乎？《李詩直解》卷五：此別後追溯舊日臨別之樂，作詩以寄之，以見相思之深也。言昔日當南湖秋月正白，王宰曾夜來相邀，維時宴樂之景況，至今猶可以記憶。錦帳有郎官之醉，羅衣看舞女之嬌，而且離筵餞別，更有歌吹之盛，笛聲喧徹於沔鄂之間，歌曲響播於雲霄之上。樂撤筵散，而相別矣，空愁我逆旅之難也。我今相思，一水遙遠，而回想水月交輝，歌舞雜奏之景，寧可得乎。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太白負不羈之才，樂府大篇，翕忽變化，而此一律詩，乃工夫縝密如此。杜審言、宋之問相伯仲。紀昀評：純沿初體，太白集中不近之作。《唐詩解》卷四七：此初罷翰林，

浪跡方外，故述山寺之景以寄襄陽也。言遺塵境之朱紱，謁青山之梵筵，循繩而覺，舍筏登岸，頓悟道矣。於是棲身花木之陰，披襟樓塔之表，挹三天之香氣，聆萬壑之鐘聲，荷珠、松蓋，半見其成，鳥聚、龍參，默與之契，安禪之妙如此。孟之工詩，譬伯牙之調，我非流水，可濫涉君之絃歌邪！《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以歸山而入山寺，中遂言山寺之勝，後解則以住山意寄浩然也，中二解作一解看。「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媿非流水韻，叨人伯牙絃。」此解欲以安禪之意，寄浩然也。言山中鳥聚，皆疑聞，法室內龍參，儼若護禪，是非學無生人，不能在此安禪也。昔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知其志在高山流水。我今愧無同調，雖入伯牙之絃，夫誰知者，惜不得浩然至此，共禮金仙，而談淨理也。《李詩直解》卷五：此詠歸山之景，全入於禪，而惟孟浩然爲知音也。言佛土與人世不同，今朱紱堪遺塵境，青山乃謁梵筵。知覺之路，賴金繩爲引而始開，昏迷之川，由寶筏爲乘而得度，則我之悟性至此而不復迷也。而所居之處，則嶺頭之樹，若攢飛拱之間；巖際之花，乃覆泉谷之上。塔形之聳，標映海月；樓勢之高，出繞江煙。香氣浮於三天，鐘聲連乎萬壑。荷雖秋而珠已滿，松雖密而蓋初圓。種種山光物態，皆非常之妙境也，其得諸境而契於心者亦寡矣。故惟流水之韻，伯牙志之，鍾期知之。愧我非其人，而叨入伯牙之絃耳，浩然以爲何如哉。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李詩直解》卷四：此太白因流遇赦，喜而自誇，縱飲病酒以爲樂也。言去年爲永王璘之禍，貶流夜郎，琉璃硯水長枯槁而不爲之揮灑矣。今年蒙聖主之恩，勅放在巫山之陽，若蛟龍得雲雨，筆翰爲之生光輝焉。聖主還喜《子虛》之賦，相如御與論文章；如我之以文詞供奉翰林，承聖主之殊恩，或得以復見於今也。今且無論，願掃鸚鵡洲，與君頻醉百場，嘯起舞蹈，若白雲之飛七澤，歌吟流韻，致淥水之動三湘，亦文彩亦風流也。我與君，莫惜連船共沽美酒，豈惜費哉！即以千金爲之一擲，且買春景之芳華以爲樂耳，而我左遷之枉，抑爲之頓消矣。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刪去起二句亦佳。永王未敗時作。

《早春寄王漢陽》　《李詩選註》卷九：按此詩舊本皆爲李白寄王漢陽之作，但辭氣輕淺而太薄，如脫唐體格，非李白作也。今玩其詩意，如云「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終日醉壺觴」，乃是以主客之辭，當爲王漢陽寄李白也。是時漢陽居邑中當爲主，李白寓西塞爲客，豈有白期漢陽而望其來者乎？然此詩爲王漢陽作無疑矣。宜附於李之詩下，以見酬答之意。

《江上寄元六林宗》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學謝不露馬腳，明七子不能到。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五落洞庭葉，三江猶未還。」感深，不作悲愁語。

《涇溪東亭寄鄭少府諤》　《李詩直解》卷三：此懷鄭少府而言其情景也。言我遊東亭，不見少府，徘徊沙上，將白鷺爲羣矣。白鷺飛去，又如雪點青山之雲，其潔白益顯也。欲往涇溪以見君，豈辭遠哉。龍門水漲，虎眼泉轉，皆涇溪之景也。杜鵑花開，春色闌矣，歸向陵陽學子明之釣魚，恐其晚而不得魚也。少府得無念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虎轉眼」，謂水波旋轉，有光相映，若虎眼之光。劉禹錫「汴水東流虎眼紋」，亦此意也。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唐詩解》卷四七：侍御來自輦轂，若從天而下，太守迎之道傍，因邀與登高也。於時列戟之處，朱門初曉，褒帷而行，碧山快心。且太守登高望海，已自壯觀，復得侍御以爲客，豈非勝賞乎？是結歡於紫綬，托興於黃花也。我既不能從遊，而所登之山，見之圖上，所汎之溪，彷彿鏡中，想慕極矣。況侍御重陽之作，復勝於戲馬諸篇，不益堪羨乎？《唐詩筌蹄集》卷四：「九卿天上落」，指侍御自京師至。「五馬道邊來」，指太守於道左相迎遊敬亭也。「列戟朱門曉」，太守當曉乃啓戟門而出。「褒帷碧嶂開」，乃乘車而詣敬亭。碧嶂，指敬亭山也。此二句是追叙侍御未到之前，而太守先至以候，以見敬賓之意。中四句，正寫侍御與太守遊敬亭。亭在山最高處，相與登焉，海雖遠，而望之可見，想其胸次，對之何浩然也。所召之客，爲豪多繡，朝寧英才，同遊得毋光采乎。於是紫綬紆徐，倍覺歡情之洽，黃花爛熳，頻添逸興之催，其賓主之晏樂何如。紫綬，貼侍御、太守，黃花，紀時也。九十二句，轉到太白，自謂時登響山不同此賞，意言我不獲與侍御同遊，而敬亭之山，祇見之於圖上。溪，宛溪也。我登響山，雖泛宛溪，不過迴旋於鏡中，安得如侍御登高望遠之可娛乎。末二句，點九日并寄崔侍御作收，言我之所以遙羨侍御者，不獨爲弗獲同遊也，時當九日，侍御當必有重陽之作，寫此暢遊，以視昔謝瞻戲馬臺之咏，不大有遠過者乎。玩遙羨二字，則通篇皆太白揣度，其如此，於題中闇

字，纔有着落，可見唐人製題精細處。

《寄崔侍御》《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按此詩體制，似律而實非也。蓋李白才高意廣，俱從情思中流出，自有天趣。但前後用二「舟」字爲可疑耳，豈其失於檢點，過於肆筆，不覺而然歟？抑盛唐之詩不甚拘泥？如白之《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皆不以重韻爲嫌。大抵長歌或偶用之，而律詩亦須有所避也。或曰此當爲二首。玩其辭意似非二絕，又不得強爲之說。《唐詩解》卷四〇：按崔宗之爲侍御史，謫金陵，與白相唱和，疑是時崔李俱在宣城，而李將他適，出宿宛溪，而有此寄也。言霜夜聽猿，其愁可知，況去國以來，居無所定，既如不繫之舟，形單影隻，又若孤飛之雁，身雖南遊而心則思北，故羨雙溪之能北流也。雖崔君好士，邑中高人盡解榻其家，而我爲過客，又將遠去，謝朓北樓難再登矣。因嘆我與君別離於此，譬如敬亭之落葉，日就分散，寧有會合之時乎？《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侍御，即崔宗之也。時與先生同在金陵，而先生是日又以他行出宿宛溪，因作此詩寄之。言使我比來曾以金陵爲家，即今夜且宜以宛溪爲客，乃我固無日無刻而不心於王室也者。然則今夜之在宛溪，固猶前夜之在金陵，此身殊未嘗辨居停之果何在也。三、四承之，以「一雁南飛」喻身，「雙溪北流」喻心也。（後解）：上解寫身在宛溪，心不在宛溪；此解寫心既不在宛溪，即身亦未嘗在宛溪也。言承宛溪之人家家下榻相留，而我宛溪之客，處處過門不入。「朝朝分散」之爲言此中逢迎甚多，而曾未嘗少作留連也。《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己之南去，後解纔寫寄意。「宛溪霜夜聽猿愁」，詩情從此生出。「獨憐一雁」獨憐只自憐也。「一雁形單，以自比也。「卻羨雙溪解北流」，人雖南去，心不忘北，故羨北流。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李詩直解》卷二：此美藍岑山水之佳，愛其風景而欲卜居也。言藍岑壁立，如鯨額之突兀，泉流橫聚澄潭，而奔蹙之勢，則吞落星石矣。白沙帶秋月以同明，潭水影寒山而搖碧，當此佳境，宜緩棹隨波，是清輝之景能留客也。恨君自阻歡遊，我乃獨棹澄淵之中，若喜若懼，而警惕安能置哉。嗜此風景，可以卜築，相期同爲結茅，燒煉金液，服以飛昇；不然虛負此山水之佳麗矣。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李詩選註》卷九：按詩意，所謂懷謝朓者。唐之天寶、晉之永嘉俱有夷狄之禍，王室同於陷沒，故李白望金陵而直以晉事言之，立言寓意亦有法矣。以意逆之，乃爲得之。

《自金陵泝流過白鹭山玩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唐宋詩醇》卷六：白寄人之詩，大致泛濫於元嘉以還，此前諸篇皆是也。白嘗謂建安以來，綺麗非珍，蓋亦大概言之。至其間表表諸人，曷嘗不歷閫入室，相與周旋出入乎？特才實邁古，故大而化之，其淵源有自來矣。杜甫亦復如是。詞人落筆，往往過當，甫嘗云：「陶謝不枝梧」，他日則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後人過尊二家，或欲盡薄從前，非通論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謂雖有新賞而隔絕不得與同，咫尺萬里如胡越也。

《寄吴王三首》《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或曰：李白與枚、馬何如？曰：枚、馬不逮李白。白乃天縱之才，枚、馬之所能者，使白爲之宜有餘力，白之所至，恐非枚、馬可及。以余觀之，相如《子虛》、《上林》等賦，詞雖富麗，而多出於安排牽強，古人所以謂之類俳。若白之《大鵬》、《大獵》、《明堂》、《惜餘春》、《悲秋清》、等賦，其軀殼富麗雖相似，而俊逸超拔，簡嚴清暢者，過於相如遥甚。白之變化不測如神，而相如則局限於一定之規，所以不如白也。豈生知學知之分，天授人力之分有不同歟！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此二句之意，俗筆便倒轉用。「山將落日去」，去字有用得妙者，此處之妙，卻不在去字，而在將字。「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可想。《唐詩鏡》卷一七：所謂逸興遄飛，此等處是太白本相。《李詩直解》卷二：此秋天日暮宴別而不覺茫然自失也。言我覺秋興甚逸，而誰云秋興悲乎！秋山日落，而水與晴空兩相宜者，正秋氣之逸也。當此之時，擕薄酒以送行，則歇鞍憩古木以維馬，解帶挂橫枝以暢飲，歌鼓于川亭之上，曲度有神飈之吹，而落日漸去矣。雲之歸碧海也，雁之沒青天也，此時不得不分袂矣。我與二公相別，各有萬里之行，徒令我茫然自失，而豈不爾思乎！則行日遠耳，故當更盡一杯酒也。

《別魯頌》《唐詩品彙》卷五：劉辰翁評：占意選語。「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收得意象高迥，自切事情。

《別中都明府兄》《唐詩解》卷四〇：此兄弟分別之辭。言吾兄雖適情于詩酒，然有聲于吏職，故既喜其會，遂傷其別。且言城隅秋色，非不佳也，第別後而雲山永隔矣，若取醉于月下，以盡今夕之歡，我固不敢辭。但兄弟中道

分離，自有深可惜者，雖醉而不能忘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詩酒能繼淵明，此兄亦非俗品矣。然有會不能無別，非取醉何以慰離群之感，亦兄弟依依惜別無聊之語。尾句悽愴，可玩。吳山民評：三四對雖流利，調實輕淺，第五句明朗，第六句悠然。

《夢遊天姥吟留別》《唐詩解》卷一三：此將之天姥，託言夢遊，以見世事皆虛幻也。瀛洲在海，其說近虛；天姥在越，其言可信，蓋此山有極天之峻，超拔五岳而掩赤城之標，天台雖高，對此猶傾倒也。此皆越人所述，我欲因其言以夢遊吳越，則心神固已隨鏡湖之月而飛度矣。「湖月照影」以下皆述夢中所歷，言既經謝公投宿之處，而又深入窮岩，時闌霹靂之聲，岳巒若崩摧者，乃洞天石扇之開也。其中浩蕩無極，日月所照，皆仙境矣。所見之人，皆霓衣風馬，來往森疾，鳥獸皆能鼓瑟回車，而仙者又不勝其衆。於是魂魄動而驚起，乃歎曰：此枕席間，豈復有向來之烟霞哉？乃知世間行樂，亦如此夢耳。古來萬事亦豈有在者乎！皆如流水之不返矣。我今別君而去，未知何時可還，且放白鹿于山間，歸而乘之，以遍訪名山，安能屈身權貴，使不得豁我之襟懷乎！《詩筏》：太白《夢遊天姥吟》、《幽澗泉吟》、《鳴皋歌》、《謝朓樓餞別叔雲》、《蜀道難》諸作，豪邁悲憤，《騷》之苗裔。《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粘接變化見手腕之力。丁谷雲評：有興有比，可儆營營利祿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托言夢遊，窮形盡相，以極洞天之奇幻，至醒後頓失烟霞矣。知世間行樂，亦同一夢，安能於夢中屈身權貴乎？吾當別去，遍遊名山以終天年也。詩境雖奇，脈理極細。「海客談瀛洲」，引起。「一夜飛度鏡湖月」，「飛度鏡湖月」以下，皆言夢中所歷。「洞天石扉，訇然中開」，一路離奇滅沒，恍恍惚惚，是夢境，是仙境。「恍驚起而長嗟」，夢醒。「古來萬事東流水」，因夢遊推開，見世事皆成虛幻也。「別君去兮何時還」，留別意只末路一點。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五：范德機云：「夢吳越」以下，夢之源也。以次諸節，夢之波瀾也。其間顯而晦，晦而顯，至「失向來之烟霞」，夢極而與人接矣。非太白之胸次、筆力，亦不能發此。「枕席」、「烟霞」二句最有力，結語平衍，亦文勢當如此。《唐宋詩醇》卷六：七言歌行，本出楚騷樂府。至於太白，然後窮極筆力，優入聖域。昔人謂其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而尤推其《天姥吟》、《遠別離》等篇，以爲雖子美不能道。蓋其才橫絕一世，故興會標舉，非學可及，正不必執此謂子美不能及也。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次相生，絲毫不亂，若中間夢境迷離，不過詞意偉怪耳。胡應麟以爲「無首無尾，窈冥昏默」，是眞不可以說夢也。特謂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顛踣，則誠然耳。《劍谿說詩》卷上：太白詩「一夜飛渡鏡湖月」，又詩「一谿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皆天仙語也。太白詩境正如此。《詩比興箋》卷三：此篇昔人皆置不論，一若無可疑議者。【略】蓋此篇即屈子《遠遊》之旨，亦即太白《梁甫吟》「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略】「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後，向首蓬萊宮殿，有若夢遊，故託天姥以寄意。首言求仙難必，遇主或易，故「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言欲乘風而至君門也。「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以下言金鑾召見，置身雲霄，醉草殿廷，侍從親近也。「忽魂悸以魄動」以下，言一旦被放，君門萬里。故云「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也。「世間萬事東流水」、「安能摧眉事權貴」云云，所謂「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也。題曰留別，蓋寄去國離都之思，非徒酬贈握手之什。《老生常談》：《夢游天姥吟留別》詩，奇離惝恍，似無門徑可尋。細玩之，起首入夢不突，後幅出夢不竭，極恣肆幻化之中，又極經營慘澹之苦，若只貌其格句字面，則失之遠矣。一起淡淡引入，至「我欲因之夢吳越」句，乘勢即入，使筆如風，所謂緩則按轡徐行，急則短兵相接也。「湖月照我影」八句，他人捉筆，可云已盡能事矣，豈料後邊尚有許多奇奇怪怪。「千巖萬轉」二句，用仄韻一束，以下至「仙之人兮」句，轉韻不轉氣，全以筆力驅駕，遂成鞭山倒海之能。讀去似未曾轉韻者，有眞氣行乎其間也。此妙可心悟不可言喻。出夢時用「忽魂悸以魄動」四句，似亦可以收煞得住，試想若不再足「世間行樂」二句，非但喝題不醒，抑亦尚欠圓滿。「且放白鹿」二句，一縱一收，用筆靈妙不測，後來惟東坡解此法，他人多昧昧耳。讀古人詩，無論前人是作何解，我定細細去體會一番，自家落筆，久久庶有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之妙。《昭昧詹言・李太白》：陪起，令人迷。「我欲」以下正敘夢，愈唱愈高，愈出愈奇，「失向」句收住。「世間」二句入作意，因夢遊推開，見世事皆成虛幻也，不如此則作詩之旨無歸宿。留別意只末後一點。韓《記夢》之本。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按北遊者，李白從魏之清漳臨洛而往任城金鄉瑕丘與東魯也。又按此詩用韵不拘，前後共計十韵俱屬二冬內，用雙字又屬四江韵。唐人相習之嚴，而白不拘，意之所到，文順

字從即叶以成章，蓋欲效古法以救末弊耳。後世不能而益增拘急，故辭不足以達意，而興趣泥然無聞也。

《留別西河劉少府》《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間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阮籍與王戎飲酒，不與劉公榮，謂其相知甚深，無所疑忌也。

《留別廣陵諸公》《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讀此二語，俠少年何嘗不深不細，莫誤作粗莽直前看。「晚節覺此疏」，悔得妙。「騎虎不敢下」，作好人往往受此五字之苦。譚元春評：「空名束壯士」，不平。「孤潔勵秋蟬」，勵字好。

《廣陵贈別》《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按此詩李白於廣陵贈別，亦一時應酬之作也，似覺草率。然敘事即景，辭多清暢，若不經意者。其情思出於天然，是不可及也。《李詩直解》卷五：此廣陵贈別友人，賦景中具見思憶之情也。言持玉壺，沽美酒，於數里之外送君，馬繫於垂楊之下，杯銜於大道之間。看綠水於天邊，望青山於海上，君從此去漸遠矣。但送君終有別時，興罷宜分袂而去，不須至醉顏而始別也：此正見不忍別之意。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按此詩一韵七十二句，敘事詳贍，次第分明，辭氣典雅而切實，與贈韋江夏詩略相似，盛唐大方家之作無出其右者。推杜子似之，如《荊南敘懷》并《述懷》，與寄高山人、高彭州、李秘書等作，俱三十韵，《舟中伏枕》三十六韵，《白帝城放船》及贈王侍御、劉伯華等篇各四十韵，《寄岳州賈司馬》五十韵，《夔州府詠懷》一百韵：蓋與李白贈韋江夏及此感時留別之作相頡頏。李之俊逸，杜之典雅，各有攸長。李則發於天趣，杜則根於議論。天趣者多性情，議論者多政事。故稱杜曰詩史，李曰天才：亦就其所長者而言也。噫！詩至於白，亦神矣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十句敘李氏本老子貴胄，至唐而宗支蕃衍。自哲兄以下二十八句，敘徐王事。自兄弟八九人以下，二十二句敘延陵與己交契之厚。自鳴蟬至末十四句，述留別之意，時方枯旱也。

《金陵酒肆留別》《潛溪詩眼》：山谷言：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二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飲不飲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眞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雲麓漫鈔》：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勸客嘗」，說者以爲工在「壓」字上，殊不知乃吳人方言耳。至今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詩人玉屑》卷六：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四溟詩話》卷三：太白《金陵留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謝宣城《夜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太白能變化爲結，令人叵測，奇哉！《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此李白於金陵留別，辭意輕清而音調瀏亮，又簡短而顯淺，故後世之人多膾炙之，遂擬爲山谷之論，謂李詩之極致者。是猶及肩之牆，人猶得以窺見其室家之好。其長篇之舖敘，沉鬱穠麗，逶迤曲折，而情思議論之兼至者，是猶數仞之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大抵好事之人，欲爲意說以伸己意，必假託古人之名以取信於後世。李、杜集中往往有之。《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不須多，亦不須深，寫得情出。《唐詩解》卷一三：此太白將去金陵，留別故舊也。景方麗而酒復佳，無論行者當飲，即不行者亦當盡觴，正以別意相纏，如流水之無已耳。《唐詩評選》卷一：供奉一味本色詩則如此，在歌行誠爲大宗。《詩辯坻》卷三：《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眞太白妙處」。而須溪曰：「終是太白語別」。予許須溪知言矣。《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短調急節，情景各勝。首句非謂柳花香也，乃風吹柳花時，則滿店香耳。麗春美酒別意更濃，自當徘徊盡興而去，流水無盡時，如君之意，又寧有盡耶！《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清新俊逸，以詞氣爭奇。《李詩直解》卷三：此詠金陵留別而言其情之長也。風吹柳花，飄落于滿店香者，如人之無定也。吳姬壓醞美酒以勸客嘗，蓋爲祖道之意耳。金陵子弟來相送者，欲行矣。而又不忍遽行，子弟奉我，各盡其觴，取醉以別，情則渥矣。請君試問東流之水，今日之別意與之相較，誰爲短長？水之流而不息，即情之永而不忘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語不必深，寫情已足。《唐宋詩醇》卷六：言有盡而意無窮，味在酸鹹之外。《昭昧詹言·李太白》：起二句寫吳姬。三四敘。「請君」二句議收。

《別東林寺僧》《唐詩解》卷二一：猿每夜啼，故于月出而聞其聲，此時始與僧別，則綢繆久而送之遠也，故以方患遠之于淵明云。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此詩云「令姊

黍齊眉」，則白之所娶者又爲宗氏之女矣，非許氏也。予疑上裴安州之書孟浪粗疏，非白之作也。及考白之贈內諸作，未見其有著姓氏，惟此詩有令姊齊眉之句，則知其爲宗氏，非許氏也。然則《上裴安州書》或好事者爲之耳。

《留別龔處士》　《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句句轉，深情如海。別詩如此，眞得風人遺致。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陸游《入蜀記》卷五：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李詩選註》卷九：賦也。按此詩詞氣清順而有音節，情思流動而絕塵埃，如輕風晴雲，淡蕩悠揚於太虛之間，不可以形迹而摸擬者也。白於浩然，可謂知己，率爾而發，莫非佳句，譬之伯牙遇子期，而後有《高山》、《流水》之操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孤帆遠影碧空盡」，更不說在人上，妙！妙！《唐詩解》卷二五：黃鶴，分別之地；揚州，所往之鄉；烟花，叙別之景；三月，紀別之時。帆影盡則目力已極，江水長則離思無涯，悵望之情俱在言外。《而庵說唐詩》卷一〇：黃鶴樓，在武昌縣，白于此樓上送孟浩然。首便下「故人」二字，把定浩然，便牢固得勢。「西」字好，遂緊照揚州，以揚州在武昌之東。此時浩然意在揚州，故云「西辭黃鶴樓」也。揚州，乃烟花之地；三月，又烟花之時。下者，從上而下，武昌在上流故也。孤帆，是浩然所乘之舟之帆。遠影，浩然已挂帆，而白猶在樓上佇望，碧空盡，漸至帆影不見了。既不見了浩然所挂之帆影，是黃鶴樓之東，而白卻回轉頭，去望黃鶴樓之西。惟見長江之水，從天際只管流來而已。有神理在內。詩中用字須板，用意須活，板則不可移動，活則不可捉摸也。《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不言情卻使人情深。《李詩直解》卷六：此詩賦別時之景，而情在其中也。言我故人孟君，西辭黃鶴樓之地而行也，當春景煙花之時，三月而下揚州。我送于江干，跂予望之，孤帆遠影，碧空已盡，帆沒而不見矣，惟見長江飛流無際，故人已遠，予情徒爲之悵悵耳。《唐宋詩醇》卷六：語近情遙，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唐詩解》卷四：按乾元元年，太白在楚，坐永王璘事流夜郎，時至亦坐貶岳州，此將之夜郎而留別也。言風吹胡霜，徒使簷下之芳悉已凋落，以比祿山造亂波及者衆，雖在野之臣，亦被其餘毒也。我與舍人俱已放逐，國步由此而益衰，是芳凋而歲亦暮矣。於此時而離別，能無悽愴乎？君本宮省之臣，我乃妄自攀援，遂得接遇於此；然君尚爲長沙之客，我獨有夜郎之行，其情更可憫矣。君又杯酒相勸，惓惓無已，豈特以道路悠遠之故耶！正欲如割珠分贈，心不相忘耳，又何必如兒女之揮涕哉！《唐詩鏡》卷一七：太白詩一着情近裏，其語便佳，「勸此一杯酒」數語，何謝建安中作。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五：賈之謫在岳陽，去羅浮甚遠，而太白行跡亦未嘗至廣，惠聞，何云「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耶？又太白旅寓岳州，約計只一、二年，而賈之謫在至德中，召還故官在寶應初，約計首尾亦不至十年之久。所云「十見」，更指何人耶？恐是他人之作而誤入集中者。否則筆字之訛歟？《唐宋詩醇》卷六：深於比喻，乃騷人之遺意，其音哀婉，情景正合。

《渡荊門送別》　《升庵詩話・太白懷鄉句》：太白《渡荊門》詩：「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唐詩解》卷三三：此自蜀入楚，渡荊門而賦其形勝如此。白本蜀人，江亦發源於蜀，故落句有水送行舟之語。蓋言人不如水之有情也。題中「送別」二字，疑是衍文。《唐詩鏡》卷一七：詩太近人，其病有二。淺而近人者率也，易而近人者俗也。如《荊門送別》詩便不免此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敬評：三四雄壯，好形勝。唐孟莊評：語太浮，韻度不乏。陸時雍評：太白詩淺而近人者，率也。易而近人者，熟也。如此與《江夏別宋之悌》、《訪戴天山道士》是也。《唐詩評選》卷四：明麗果如初日，結二語得象外于圜中。飄然思不群，唯此當之。汎濫鑽研者，正由思窮于本分耳。《李詩緯》卷三：應名詩評：太白之情多於景中生出，此作其尤者也。丁谷雲評：胡元瑞謂「山隨平野」一聯，此太白壯語也，子美詩「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二語骨力過之，似矣。豈知李是畫景，杜是夜景，又李是行舟暫視，杜是停舟細視，可概論乎？《李詩直解》卷五：此荊門送別，賦其景而起故鄉之思也。言渡荊門而遊楚國也，目中所見，則山隨平野邈曠之中而盡，江入大荒空闊之處而流。月色之下，圓飛天鏡，雲氣之生，象結海樓。當此之時，送別江干，仍憐故鄉之水，萬里隨舟以送行也。今見水若見故鄉矣，得無念乎。《唐宋詩醇》卷六：項聯與杜甫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法相類，亦氣勢均敵，胡震亨以杜爲勝，亦故爲低昂耳。《石洲詩話》卷一：太白云：「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此等句皆適興手會，無意相合，固不必謂相爲倚傍，亦不容區分優劣也。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儒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歐北詩話》卷一：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留別金陵諸公》詩，題云：《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儒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按李光弼爲太尉，在上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淮。青蓮於乾元二年赦歸，是時已在金陵矣。一聞光弼出師，又欲赴其軍自效，何其「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璘之累耶！

《南陵別兒童入京》《唐詩品彙》卷二七：劉辰翁評：草草一語，傾倒至盡。起四句，說得還山之樂，磊落不辛苦，而情實暢然，不可勝道。《唐宋詩醇》卷六：結句以直致見風格，所謂辭意俱盡，如截奔馬。

《江夏別宋之悌》《李詩選註》卷九：賦也。白與之悌，必素所親厚，思難流離，易於感傷。白過江夏，乃竄夜郎之時所經之地，故其情如此。《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達夫「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甚類。然高雖渾厚易到，李則超逸入神。《唐詩解》卷三三：水如天碧，似足寄情，故爾我雖有千里之別，聊盡一杯之興。又況烏之吟、猿之嘯，皆不惡也。於是樂極哀來，乖離生感，忽不覺涕之淫淫耳。其在夜郎流放之時與！《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轉折若由天造。《李詩直解》卷五：此別宋之悌而甚言之無已也。今我相別之地，楚水清空，遠與碧海相通。人固分于千里之外，興則盡于一杯之中。遷谷之鳥，遇晴日而催吟，江岸之猿，至晚風而哀嘯：特此景有難爲情者。平生于離別未嘗下淚，于此則泣之無窮，而握手戀戀何忍分哉。《唐宋詩醇》卷六：登高而呼，衆山皆響。

《南陽送客》《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斗酒勿爲薄，寸心貴不忘。」如此便厚。「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亦是客中送客語，說得渾然不覺。「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結易。《唐詩解》卷三三：此客中送客，故極叙不忍別之情。夫「斗酒」薄矣，勿以爲薄，而中心藏之意，不在酒也。其奈故人去，而我遊子獨傷乎？于是藉艸而怨生，折柳而思結，揮手再三，臨岐腸斷，非所謂心折骨驚之別乎？《李詩直解》卷二：此南陽送客而叙離別之情也。言我以斗酒祖餞，勿以爲薄，但寸心戀戀，貴不忘耳。坐惜故人已去，誰爲儔侶，而偏令我遊子之傷懷也。故離顏怨芳草之萋萋，恐王孫之不歸也，春思結垂楊之嬝嬝，因行役之折贈也。我與君揮手而別，復再三以別者，此心之戀戀耳。臨岐相分之岐路，不空斷腸哉。《唐宋詩醇》卷六：從古詩十九首脫化而出，詞意俱古，咏至五六可謂蘊藉風流矣。《詩學全書》卷三：此寫「南陽送客」也。首二托酒叙別。三句「惜別」。四句「傷別」。下四寫不忍別之情。藉「草」而「怨」生，折「柳」而「思結」。「揮手」、「斷腸」，眞對景難爲情也。

《送張舍人之江東》《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一雁」、「孤帆」之句，亦以寓吾道不偶之歎。下句引「白日」、「滄波」，而云「行欲暮」、「杳難期」，意可見也。許印芳評：此詩立格在古律之間。其調法，在律體中有不可效用者。起二句，分之則首句乃平調，次句乃拗調，皆律體也，合之則上下不黏，乃古體也。五句本是拗調，而六句以古句作對，上下相黏亦古體也。此皆律體之所禁忌，不得以古人偶有此格而效用之。《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天清一雁遠，海闊孤帆遲。」疏快宜人。《唐詩解》卷四：此言舍人值秋而歸，無異張翰之命駕。但別我而去，既如孤雁之失群，越海而行，且有風波之險阻，以此不能無念耳。倘舍人無忘舊好，則也對景相思可也。《唐詩訃選》：讀太白讀乃悟風華不由粉黛，溫飛卿、楊大年殊郎當不俚賴。「天清一雁遠」與「大江流日夜」，「亭皋木葉下」，自挾飛仙之氣。賈島「落葉滿長安」，妝排語耳，無才而爲有才，欺天乎？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唐宋詩醇》卷六：就彼所述，鋪叙成文，因其曲折，緯以佳句，大有帆隨湘轉，水到渠成之致。《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十六句，叙魏萬邈然獨往，高卧王屋。「入剡尋王許」句，王許謂王羲之許邁也，大江自三峽以下直至濡須口皆楚境也，故稱曰楚江。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唐詩解》卷四七：越中山水莫勝於會稽，然必謝客之才乃宜往焉，以此地之景，非謝不能述也。今君見濤而奮枚乘之筆，達生而舉張翰之杯，是能繼靈運而作者矣。此中既多逸興，不當移轍而往天台耶！《唐詩筌蹄集》卷四：稽山指越中山水也。去字，點尋字意。謝客，才指送友人意。起二句，破完題面。三四承上越中山水，千岩萬壑，指其大概而言，然已寫盡山水雄奇深秀之狀。中四句，又從山水中抽出言之。海在東，而秦望一山，橫亘其中，海之氣勢，愈增雄壯。陵在西，而越王臺高，據其上，陵之形勝永顯霸圖。杭之西，有明聖湖，自孤山南北，分爲二。時值新秋，澄澈見底，日出之際，晴空雲歛，上下一色，若曉鏡雙開，可鑑毫髮，而山林亭榭，飛鳥游魚，無不參差歷落，翔泳於其中。錢塘江與海相連，八月之望，海潮尤盛，遙而望之，白氣漫天，若素蜺銀虹，奔騰疊擁，幾疑是雪山矣。而不知爲潮光洶湧，

上徹高空，故見其皚皚如此。斯二者，洵天下巨麗詭異之觀也。九十二句，轉到友人身上，言君之至越，適當八月，宜奮枚乘之筆，而寫其奇詭。由三吳而去，須傾張翰之杯，而賞其清致。末二句，倒結送字，并山水作收，言越中山水，其助君登臨之逸興者多矣。若早晚之間，移轍天台，則赤城、雁蕩之奇，莫不縱觀遐矚，備入詩囊，而昔年謝客豈能專美于前耶！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鏡湖》：李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吳旦生曰：小說家謂軒轅鑄鏡於此，因名鏡湖，非是。按此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王右軍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則鏡湖之名，亦取此義。天寶三載正月五日，詔賜賀知章鏡湖一曲歸老。其後避廟諱，改稱鑑湖，黃山谷所謂清鑑風流歸賀八也。《李詩直解》卷五：此詠越中山水之佳，而借古人以比友之逸興也。聞道友人向越之稽山而去，此處山水甚佳，偏宜謝客之才，以爲吟詠也。千巖宜樹而泉灑落，則有飛流瀑布之奇；萬壑宜泉而樹縈迴，則有茂林修竹之妙。東海橫秦望之山，西陵遶越王之臺。湖之澄清也，若雙鏡之曉光，濤之白波也，似雪山之奔來。此風景之佳麗，不可無詩酒以樂之，今有枚乘八月之筆，復有張翰三吳之杯，則此中多逸興矣。早晚之間，更向天臺仙境之處以爲契娛，友人此行，洵可樂矣。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八句自叙曾遊黃山。「亦聞」六句，叙溫歸白鵝峰。「鳳吹」八句，送溫去而又約相訪也。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而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蓋亦才敞筆縱所至。歎漢魏二字，悞卻多少妙才快筆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展。」非遊伴同心相得，不能強作此語。「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歷亂二字，從來眞相思人知之而不能道，「若烟草」、「無冬春」尤妙於說歷亂矣。鍾惺評：譚語深有所謂，未易爲俗人言，妙才快筆之人，極宜顧步此語。但李詩選出則精，泛覽全編，則有如前所云云者。所謂選者之功，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爲之一易是也。「同衾卧盤石」，同衾字如此用，妙！妙！「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展。」偶有此事，寫出遂成奇語。

《送楊少府赴選》《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十句，言更部選政之平。「山苗」二句，用左思「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之詩，而反其意。「夫子」四句，送其赴選之正文也。衣工句以下，太白亦有用世之志，冀時有山公者甄拔及之耳。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邯鄲》《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拜舞清心魂。」此語高，人入祠廟，始知其由。「日色促歸人，連歌倒芳樽。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別情慷慨而翕忽。鍾惺評：「拜舞清心魂。」非精神與古人往來，不能爲此言。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唐宋詩醇》卷六：起滅在手，變化從心，初易嘗沾沾于矩矱，而意之所到，無不應節合拍。歌行至此，豈非神品。《老生常談》：《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詩，全用一拓一頓之筆，如神龍夭矯九天，屈強奇攫。近日黃仲則差能彷彿其用筆，遂得雄視一代，辟易萬夫。學者於嘉州、工部後，再熟此種，便可悟縱橫跌宕之妙。「廟中往往來擊鼓」，此等接落眞出人意表。「堯本無心爾何苦」，意極正當而筆極恣橫。「深沈百丈洞海底」二句，力爲排奡。「昨夜秋聲閶闔來」云云，忽然又起一波，令人已不可測，「我歌白雲倚窗牖」云云，忽又作一頓折之筆，奇橫至此爲極。「高陽小飲」四句，本作一氣讀，偏於下二句連，再下二句另爲一韻，順帶一筆，挽回堯祠，有千鈞力量，結亦遒勁。《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自較龍盤以上，均叙堯祠風景。自君不見以下，詼詭跌宕，變化離合，不可方物矣。「高陽小飲眞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雄筆安足誇？」賒，遠也。謂竹林諸子去道甚遠也。四句評貶古人之豪飲嘉宴，不足尚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亦欲泥沙俱下，而雜糅不勻，幸尚能驅駕耳。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唐詩品彙》卷五：劉辰翁評：同是瞻望不及之意，能者自然。《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太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身在江海，心存魏闕者矣。《唐詩解》卷四：此因送友入京而起戀主之思焉。意謂君之返國有期，我之入朝無日，徒使心馳魏闕耳。此情既難語人，此別復難會面，宜其悵望之無已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即「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意，說來自達。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六：白此詩睠顧宗國之意深也。《唐詩解》卷一三：此因弟入京，自傷淪落也。言爾從京師來，問我何自勞苦，意欲使求仕，我想沐猴而冠者烏足道，寧騎土牛滯此耳，蓋言朝士匪人也。沈與凝俱來，今凝留而沈獨往，如雁之孤飛，況又逢此秋景，是以感及絲桐，淒及坐客，月色雖好，終難久淹，明當斗酒而與君別也。

君之行切近省闥，使我悵然懷清路之塵，然日可見，君不可見也。宮闕雖遙，昔嘗近侍於此，年雖往而心不移，愛君徒切，君終不我顧也。是以滯如屈原，放如亭伯，被謗之餘，驚魂未定，安能謀進乎？且朝廷既棄高潔之士，則我雖抱長公之操，誰復有憐之者，終於湮滅無聞，悲夫！《老生常談》：「孤飛一雁，秦雲秋」句，峭而逸。「絲桐感人弦亦絕」云云，突接硬轉，學古人全要在此等處留心，方能筋絡靈動。下用短句間夾長句，一路接去，其音淒愴，其筆俊逸，此太白獨異於諸家處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自「長安宮闕九天上」，至末，皆太白自傷曾爲近臣，有流落天涯之感。

《送族弟凝至晏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六：白此詩睠顧宗國之思深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金鄉單縣等處，村莊多名堌者。如今日定陶之冉堌，鉅野之龍堌，皆巨鎮也。其字亦作固，《通鑑》有薄旬固。涑水在單縣西南。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六：太白以仲蔚比張子，而以李膺自比耳。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七：杜工部嘗有詩贈太白曰：「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今觀此篇，豈一時酬答之詩邪！《唐宋詩醇》卷六：無限低徊，有說不盡處，可謂情深於辭。

《霸陵行送別》《唐詩解》卷一三：此因離別所經賦其地以興慨也。水流，樹古，春艸傷心，昔人亦嘗登此道而興懷矣。今與我友分別，而睹薄暮之景，已足斷腸，況又聞啼鳥之音乎？稱西京者，明戀闕也；舉黃鸝者，感求友也。《唐詩評選》卷一：夾樂府入歌行，掩映白代。《唐宋詩醇》卷六：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是詩之謂矣。《昭昧詹言·李太白》：敘起。「上有」二句，奇橫酣恣，天風海濤，黃河天上來。「我向」句倒點題柄，更橫。「古道」句人「送」。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唐詩解》卷四〇：《唐書·隱逸傳》：肅宗爲太子，賀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晚節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天寶初，夢遊帝居，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于秋觀，而居又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時太白供奉翰林，故有是作。言知章辭祿慕仙，既得訣于茅氏，天子當錫以恩波，使涉洞庭而歸也。倘歸而棲身于瑤臺仙嶠之表，烟霧杳冥，星辰島嶼，若有若無，則迴離塵境矣。如是且將跨鶴騰空，棲珠樹而不返，故問其何歲當還，毋使吾君之望爾也。蓋冀其登仙而又諷其戀闕，益以見朝廷眷顧之無已云。《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送賀監歸四明，固必須書朝廷詔許。然使筆尖稍不用意，便寫作賀監乞請而朝廷即許，此豈復見吾君眷禮賢臣至意！即賀監此行，亦復成何榮寵！看先生起手，先縱妙筆補出一段文字，言辭榮遂初，其志已久，請乞君前，既非一日。下始緩緩然以「應許」二字承之，言今日卻是更不可不放歸也。嗚呼！先生詩，夫豈四七二十八字而已哉！（長生，殿名，先生用入此，正合笑白樂天用入《長恨歌》夜半無人時也。）（後解）：上解寫許歸，此解寫歸後君臣交眷也。五、六言雲霧微茫，君之眷臣，無日無之；七、八言鶴路千年，臣如眷君，何日再至？蓋一片惋惋惻惻，實備哀樂之至正矣。《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從賀監歸鄉，詔已許之，寫其辭祿告歸之由。後解冀其成仙以後，勿忘君恩之隆重，應制得體。《李詩直解》卷六：此太白供奉翰林送賀監歸里而奉詔以作也。言知章辭祿而反初服，慕仙而說息機。其仙訣則得于茅氏，天子又賜以恩波，使涉洞庭而歸也。倘歸而棲身于瑤臺仙嶠之表，煙霧杳冥，星辰島嶼若有若無，則迴離塵境矣。如是且將跨鶴騰空，棲珠樹而不返，故問其何歲當還，毋使吾君之望爾也。蓋冀其登仙，又諷其戀闕，益以見朝廷眷顧之無已云。太白之詩，多任俠豪放，不拘法律，五言近體尚多合作，至七言律詩，則似古非古，似律非律，即其佳如《鳳凰臺》、《鸚鵡洲》，亦不得人爲正聲也。惟《送賀監歸四明》乃應制之作，不得不依法律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望其復來帝城，借說使不入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俗意能雅，無寒儉氣。

《送羽林陶將軍》《唐詩解》卷一三：此美陶之驍勇而有忻慕意。按本傳，白喜擊劍，爲任俠，讀此可想。此篇全是律體，疑龍泉下脫一聯。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七：唐仲言曰：此篇全是律體，疑龍泉下脫一聯。方弘靜曰：此篇當是近體八句，而逸其五六也。今以爲古詩，或以爲六句律。琦按：六句近體，唐人時有之，本于六朝人，或號爲小律。《詩學全書》卷一：此美陶將軍之威略，未有欲參謀之意。此二首六句三韵律。

《送姪良携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韻語陽秋》卷一九：李白《送姪良携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與！

《送賀賓客歸越》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七：《野客叢書》：《西清

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按《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道士劉君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難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如穀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米元章《書史》：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即是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清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惟《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歲在甲子，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曩穰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與？《王氏法書苑》：伯思之論，似若詳悉。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眞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傳，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眞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註《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常求於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爲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眞，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於兩詩亦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又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以爲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眞蹟故在，即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云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琦按：《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鵝，求之，乃邀右軍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山陰有道士養羣鵝，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乃爲寫訖，籠鵝而去。《仙傳拾遺》：山陰道士管霄霞籠紅鵝一雙遺羲之，請書《黃庭經》。太白所用似非誤記。即謂《仙傳拾遺》或出於僞撰，《白氏六帖》所引又不著本自何書，自當以《晉書》所載爲信。然《太平御覽》所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則又晉史之先鞭也，豈亦不足信乎？夫一經也，或以爲《黃庭》，或以爲《道德》，一道士也，或以爲劉，或以爲管；一鵝也，或以爲羣，或以爲一雙，蓋所謂傳聞異辭之故。遐考一事兩傳者，載籍固多有也。乃取其一說而以訾其餘，或以爲太白之誤，或以爲《晉書》之誤，或以爲右軍換鵝本有二事，或以

爲右軍初未嘗書《黃庭經》，皆失之執矣。又洪容齋《四筆》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檢閱曾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夫詩之美劣，原不關乎用事之誤與否，然白雖微瑕，不能不受後人之指摘。若太白此詩，固未嘗有暇者也。故歷引昔人之論而辯晰之，且以見考古者之不易也。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一 《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何處可爲別」，別何須論其處，妙！妙！「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從來無人人與言之理，亦怪他不得，想太白當時聲名意氣，有一段籠蓋人處，人亦不敢怪。譚元春評：「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妙在眼中別白，若人人如是，不惟不能羅致英俊，仅傷其心矣。句法軒豁，想其脫口時。《唐詩評選》卷二：只寫送別事，託體高，著筆不，「風驚芳蘭折」以下即所與君言者也。寒山指裂石壁使去，豈有步後塵踪。《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風吹句，謂賢人遭讒毀。月沒句，謂小人鳴得意。

又二 《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洗心得眞情，洗耳徒賣名。」罵盡假人。《李詩直解》卷三：此送裴友歸山而諷其不必固隱也。言君思穎上之綠水而處此，何忽然而歸嵩山也。我思天下人隱而盜名者多矣！今君之歸也，毋若許由之洗耳，爲我洗其心而退藏可也。洗心得情之眞，洗耳則徒賣名于天下，何益哉！不觀之謝公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一起而濟天下之蒼生，足與中庸之道合也。裴君勉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言眞能洗心，則出處皆宜，不專以忘世爲高也。借洗耳引洗心，無貶巢父意。《唐宋詩醇》卷六：沉刻之意，以快語出之，可令聞者驚竦。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七：細味此詩，非一飯不忘君者乎！議者何厚誣太白不如杜哉！《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把酒爾何思」，遠。譚元春評：「鷓鴣啼南園」，以此接「何思」，愈無着落，愈微愈遠，古人妙詩有餘不盡在此。

又二 《唐詩解》卷一三：此述弟襄思歸之意而又冀其相憶也。首爲己問之辭，言爾家何在乎？彼瀟湘間有青莎白石，臨江而居者是也。襄因自述夢還其家，而見江花之發，覺而欲往，則魂隨越鳥而飛度矣。思歸雖切，然雲水阻修，恐難即至，使我既憂其行，又念其隔。爾若還家而見潭草可折，則當西寄長安，以慰我登樓望月之懷耳。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李詩直解》卷六：此時祿山之亂，外甥從軍，而勉其建功報國也。言鄭甥壯俠之氣，豪視天下，每用六博，爭雄唱彩，金盤一擲，則萬人辟易。此蓋丈夫拼賭性命，以報天子之恩，當斬祿山之頭，立功授職，着錦衣而還故鄉也。

《送別》 《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太白氣厚，多以清轉見長。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李詩直解》卷五：此送白利西征而壯其行色也。言西羌叛逆，而國家討之，今白利善兵如白起，以佐董將軍之威也。飛劍之氣，上決浮雲，張弓之勢，腰彎皎月。馬行矣，時值邊草之綠，旌卷矣，晨有曉霜之飛。我今相別之際，抗手相顧，凜然寒風以生鐵衣，其嚴肅之景若此，而奏凱之音立以俟耳。

《送崔度還吳》 《唐宋詩醇》卷六：哀痛之音，篤於故舊，自見深情。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李詩緯》卷二：丁谷雲評：西子千古絕色，太白千古逸才，其遇而不遇又相同也。或有感焉。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李詩直解》卷五：此送張君再遊東吳而有所感也。言張翰黃花散金之句，文采風流，今已五百年矣。誰人能繼作，惟夫子世稱賢也。夫東吳乃張君舊遊之地，今再鼓其棹，而弄扁舟以浮海矣。此時我送之，則春光在白門之柳，張君往吳，則霞色映赤城之天。故人之去國，更難爲別，而思歸之心，各未得旋。空餘賈生之淚，而我與張君相顧凄然，莫不含悲也。況我居異地，得知友以排遣，張君往而我益索居矣，可奈何！

《送楊山人歸嵩山》 《唐詩品彙》卷五：劉辰翁評：「長留一片月，掛在東溪松。」超然天地間，可以不死，豈獨不經人道哉。《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我有萬古宅」三字達甚。《唐詩解》卷四：此因嵩山多仙迹而以謫仙自負也。意謂我雖被謫人間，然嵩山本我之故宅，松溪，明月，乃我嘗玩弄者也。若爾去而欲尋仙草，則當取菖蒲餌之，以求長生，我當乘白龍以相訪耳。《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不儷句，不諧聲，不可入古，當以氣局辨之。《李詩直解》卷二：此送楊山人歸中岳而勉其學仙也。言我有萬古不朽之宅，在嵩陽玉女之峰，長留一片皎月，掛在東溪松上，令常皎而不昏焉。爾今歸去嵩山，采仙草以爲食，而菖蒲則一寸九節，服之長生，而其花則紫色茸茸，爲可挹也。至歲晚或相訪之時，必其得道，乃向青天，騎駕白龍以相晗言耳。《唐宋詩醇》卷七：蟠逸氣於短言，彌覺奇健。

《**送殷淑三首**》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七：顏眞卿《元靜先生廣陵李君碑》：眞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眞之遊，緒聞含一之德云云。是則此人也。

《**送岑徵君歸鳴皋山**》　《李詩選注》卷一〇：賦也。岑徵君，疑即岑參也。杜詩云「岑生多奇語，性亦好杯酌」，又云「岑參兄弟皆好奇」，蓋其人能詩酒，與李杜相交，好道而隱者也。岑氏在唐爲宦族，自太宗至武后時，有岑文本、岑羲、岑長倩三人，皆登相位，徵君其後系也。按是時安史餘孽猶未盡息，白行救亂之志，無人相與成功，茲因送岑徵君而發此意。岑乃唐故相之後，關國家之休戚者也。

《**送友人**》　《唐詩解》卷三三：即分離之地，而叙景以發端，念行邁之遙，而計程以興慨，遊子之意，飄若浮雲，故人之情，獨悲落日，行者無定居者難忘也。而揮手就道，不復能留，唯聞斑馬之聲而已。黯然消魂之思，見于言外。《蜀中廣記・詩話記》：李白「青山横北郭」一首，題云《送友人作》，不知其爲何人與何地也。《詩林振秀》題下加：「新津作」三字，《資縣志》載此首，連「見說蠶叢路」一首，俱作《送范金鄉還資州》，作金鄉，即范崇凱獻花亭樓賦者。縣志復收白贈崇凱古風一首，或亦有所本也。《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太白五律之結構，當推此詩第一。《李詩直解》卷五：此送友人而言相別之情景也。言別之處，青草直横北郭，別之時，白水已遶東城。此地一爲分別，而孤蓬飄轉，爲萬里之征矣。故爾遊子之意，若浮雲而易散；我故人之情，當落日而倍切。自茲揮手而去乎，蕭蕭班馬，乃作別離之聲，而有不忍舍之意焉；我於友人何如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三四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起句必須整齊。蘇、李贈言多唏噓語而無蹶蹙聲，知古人之意在不盡矣。太白猶不失斯旨。《唐宋詩醇》卷七：首聯整齊，承則流走而下，頸聯健勁，結有蕭散之致，大匠運斤自成規矩。《蓀原詩話》卷一：詩以自然爲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入自然，自然之妙，無須工巧。高廷禮列老杜於大家，不居正宗之目，此其微旨。五言如孟浩然《過故人居》，王維《終南別業》，又《喜祖三至留宿》，李白《送友人》，又《牛渚懷古》，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宋之問《陸渾山莊》，此皆不事工巧極自然者也。

《**送別》（斗酒渭城邊）**　《李詩直解》卷五：此送別祖餞而預計其程期也。今楊子之行，我以斗酒餞于渭城之邊，且傍壚頭以便取酒，而醉不眠矣。此時春色之濃，梨花布千樹之雪，楊葉垂萬條之煙。我惜別則傾一壺之酒，臨行則贈策馬之鞭。看君之向潁而去矣，計其程途，新月到彼，應當圓滿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八：《滄浪詩話》：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乃岑參之詩，誤編入。琦按：《文苑英華》亦以此詩爲岑參作，題云《送楊子》，岑集亦載之。

《**送友人入蜀**》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太白此詩，雖陳、杜、沈、宋不能加。查慎行評：前四句一氣盤旋。紀昀評：一片神骨，而鋒鋩不露。《唐詩解》卷三三：友人入蜀，必經劍閣，故舉蠶叢之路，憂其行路雖險絶，景非不佳，復以芳樹春流慰其意。既至于蜀，宜訪先民，則以君平終焉。「山從人而起」者，面之所向，無非山也。「雲傍馬頭生」者，路入青天，行雲際也。「升沉」、「不必問」，是矯俗語。杜云：「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太白豈嘗睹其詩而反之與？《而庵說唐詩》：夫入蜀之先，或須問卜，到成都之日，更不必問決于君平矣。后一解，總從「崎嶇」二字發脈。前一解，既甚言崎嶇，則後解做「入」字，定然脫卻「崎嶇」不得，不然則「入」字便泛。閱者不可不細心體會也。《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甚言蜀道之崎嶇，後解言友人之入蜀，亦從崎嶇已過說。「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以蜀路難行起，崎嶇一字貫全詩。「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此借問升沉爲合。升沉者，人之遇合有高低如行路有上下也。今友人涉險以至成都，則崎嶇既經歷過，已知升沉有定，不必更決於君平矣。《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有規諷意，想友人必是不遇者。多爲警悟語，是情各因乎人，觀此，知今人拘一法者非也。《李詩直解》卷五：此送友人，見蜀道之難，言事皆前定不必強也。言蠶叢爲開國之祖，而路之崎嶇不易行也。何以見之？山高則雲多，山之疊嶂當前，每從人面而起，雲之發根甚峻，又從馬頭而生。鳥道之不可度者，駕木爲棧，今有芳樹以籠覆之，而春流之旋漲，又湧繞于蜀城之間。今君之涉崎嶇而入蜀也，升之沉之，應已分定，何必問卜于君平而始知哉？亦盡其在我而已矣。《唐律消夏錄》卷三：宛似一無聊之人浪游入蜀，故通首皆有諷其勿往口氣。又云：此詩一結，何其達也。游而不偶，怨無尤人者須三復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奇語傳出不易行意。「籠秦棧」，「繞蜀城」，以所經言之。結用蜀人恰好。《唐宋詩醇》卷七：此五律正宗也。李夢陽語曰：疊景者意必工，闊大者筆必細，極得詩家微旨。此詩頷聯承接次句，語意奇險，五、六則穠纖矣。頷聯極言蜀道之

難，五、六又見風景可樂，以慰征夫。此兩意也。一結翻案，更饒勝致。《唐宋詩舉要》卷四：吳汝綸評：起渾雄無迹。能狀奇險之景，而無艱深刻畫之態。牢騷語抑遏不露。

《送李青歸華陽川》《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言仙無鉛汞氣。丁谷雲評：今人作方外交詩，必採二家塵言，滿紙污塞矣。讀此詩者可以療痧病。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李詩選註》卷一〇：賦也。按此詩結語與上文不相蒙，似可疑者，恐有闕文。但全篇叙事精詳典雅，富麗而委曲，大方家數，固非他人所及者。不敢以小疑而廢之也。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筆有煙雲。

《送郗昂謫巴中》《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余若洞庭葉，隨波送逐臣。」氣爽情深，僞作不得。《李詩直解》卷二：此送郗昂謫巴蜀而動思歸之情也。言瑤草之芳，雖隆冬不死，今移栽于滄江之濱，得其地也。東風動而雨露灑落，會入天地皆春矣，是君雖謫而沐其恩也。以予言之，隨波飄流以送謫逐之臣，而寧不動思歸之心乎！思歸未可得，書此以謝情人之入蜀者，不勝瞻雲西顧之思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八：羊士諤詩集有詩題云《乾元初嚴黃門自京兆少尹貶巴州刺史》云云，詩下注云：時郗詹事昂自拾遺貶清化尉，黃門年三十餘，且爲府主，與郗意氣友善，賦詩高會，文字猶存。又李華《楊騎曹集序》：刑部侍郎長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精試摹材。君與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琅琊顏眞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丘李垠、趙郡李嶠、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登第。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李詩選註》卷一〇：賦也。古人送別必有詩，詩必有題，題隨所遇而命，如人數而分。白於送宋少府入峽之時，分得白鷺鷥一題，遂謂白鷺飛向使君灘，蓋使君灘乃三峽之地，正宋少府所往之處也。就物說物，而歸於情，辭意親切而嫵媚。孰謂白之詩爲空疏乎！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君王縱疏散，雲壑借巢夷」二句，太白自謂供奉翰林，不合詔賜金還山也。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唐詩品彙》卷二七：劉辰翁評：崔鬼迭岩，正在起一句，不稱意，諾欲絕。《唐詩解》卷一三：此厭世多艱思栖逸也。言往日不返，來日多憂，盍乘此秋色登樓以相酣暢乎！子校書蓬萊宮所搆之文，有建安風骨，我若小謝亦清發多奇，此皆飛騰超拔者也。然不得近君，是以愁不能忘，而以抽刀斷水起興，因言人生既不稱意，便當適志扁舟，何栖栖仕宦爲也？《唐詩鏡》卷二九：雄情逸調，高莫可攀。《唐詩評選》卷一：興比超忽。《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三韻兩轉，起結別是一法。「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起勢豪邁，如風雨之驟至。言日月如流，光陰如駛，已去之昨日難留，方來之憂思煩亂，況人生聚散不定，而秋氣又復可悲，當此秋風送雁，臨眺高樓，可不盡醉沈酣，以寫我憂乎！「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言校書蓬萊宮，其文章有建安之風骨，中間亦有如小謝之清發，此皆逸興不羣，壯思飛越，似此才華，宜依日月之光，而胡乃遠去也！「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因才之不遇而生愁，而以抽刀斷水起興，且言人生既不稱意，不若效哀閔散髮，范蠡扁舟以自適，何棲棲於官途爲哉！《李詩直解》卷四：此餞別校書叔，論其文彩，而動乘桴之感也。言光陰迅速，愁思難遣，昨日既不可留，今日又多煩憂。長風送雁，對此酣暢，從來惟有文章爲不朽耳。昔蓬萊文章，建安之骨，中間小謝又清發而超羣也，俱懷飄逸之興，雄壯之思，欲上青天以覽日月，而文章之高遠光明，不可及矣，我今抽刀斷水，水痕潛沒而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思旋生而愁復愁。人生貴得意耳，何我之在世，而流落不稱意也。叔今往矣，我亦明日散髮弄扁舟于江湖之間，一任東西之飄泊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此種格調，太白從心化出。《唐宋詩醇》卷七：遙情飈豎，逸興雲飛，杜甫所謂「飄然思不羣」者此矣。千載而下，猶見酒間岸異之狀，眞仙才也。《昭昧詹言·李太白》：起二句發興無端。「長風」二句落入，如此落法。非尋常所知。「抽刀」二句，仍應起意爲章法。「人生」二句，言所以愁。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起句破格，賴此救之。中四句不貫，以其無愁也。《唐宋詩舉要》卷二引吳汝綸評：破空而來，不可端倪。再用破空之句作接，非太白雄才，那得有此奇橫？第四句始倒煞到題，抽刀句再斷，收倒煞到題。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已過秋風吹。」言事過之後，略無形迹，猶云如浮雲之過太虛，如東風之射馬耳也。

《五松山送殷淑》《唐詩品彙》卷五引劉辰翁評：此其淺易者，意亦灑

然。《求闕齋讀書錄》卷七：「仲文了不還，」猶云仲文去已久也。

《送崔氏昆季》《唐宋詩醇》卷七：筆情蕭爽，自是太白本色。

《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漂陽尉濟充汎舟赴華陰》《唐宋詩醇》卷七：起有奇氣，說轉潛處見得關係鄭重，數語內包括頗廣，得古人贈言之義。送別一段情景，并到沈摯軒豁，非大家未易有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說轉潛處，見關係軍國，此一篇主意。末寫送行，亦不草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靜者伏草間」公自謂也。空乎二句，極言處貧約者不得自伸。

《送儲邕之武昌》《唐詩解》卷四七：太白時居江下，因儲邕之行，而言望月臨江，懷武昌久矣。乃不得與子偕往，徒繾綣不忍別，唯有托歡于酒耳。復紀所經之地，所見之景，且言楚人素以然諾相期。謝朓昔嘗咏詩于此，至今傳之，故我滄浪之曲，亦與棹歌俱發也。《唐詩評選》卷二：供奉於此體本非勝場，乃此一篇則又一空萬古，要唯胸中無排律名目也。衝口雲烟，無端縈繞。《古唐詩合解》卷一二：此詩前解只寫懷武昌，反將送友意入中解，五言律中，亦有以古行律者，後人才不及太白，斷難學也。《唐詩筌蹄集》卷四：此太白因儲君之行，而動憶武昌之思也。首二句極贊江山之美，起法最爲超忽。言黃鶴樓高曠，宜于玩月，而長江萬里，樓前尤屬大觀，游子登臨，未有不含情者。此我去武昌，春風已逾三十，而懷憶之不能已也。四句先賦武昌二字，然言外有我昔在黃鶴樓看月，料儲今自萬里長江而之武昌，亦必到黃鶴樓中看月，已暗點題中儲君之武昌五字矣。空憶昔，傷不得續遊也。起下三四轉到送字，言君赴武昌，我既不能偕往，送爾，愈增惆悵，然我酌酒送君，唧杯而不忍相勸以傾者，惜此芳樽留君片刻，以少盡繾綣之情也。湖連二句，做之字，言武昌江與湖連，湖乃岳之洞庭也。昔黃帝曾張樂于其地，楚地多山。舟自江行，遠望皆山，若山逐我所泛之舟而行也。二句寫武昌名勝之區，山水雄闊之勢，上句用故事，下句以虛對實，是古人大方處。七八二句，說到武昌時事，人生以然諾爲重，貴在無欺，不識今時尚有重然諾如季布其人者乎。君信人也，意氣相感，當必遇之，定然契合。昔謝朓以詩名，嘗有洞庭之咏，今君過其地，當必有清麗之章，如玄暉之可傳者。古人處友，必寓規勉，太白以豪俠自任者，儲必俠流，故勉之訪季布。儲必知詩，故比之謝朓。以詩紀游覽也，其意須在字句中，活看方得之。末二句，以送儲，憶武昌二意作總收，言武昌有滄浪之湖，向吾所嘗遊者，今恨不能與君偕往，其憶念之情，惟託之諷吟，并入君棹歌聲中，以將吾意已耳。結得極周匝、極蘊籍。起用黃鶴樓，末用滄浪，俱是武昌代字法。《李詩直解》卷五：此送別儲邕之情景，而因憶古人之品，宜隨時以處世也。武昌有黃鶴西樓之月，邕今往其地矣，而我送之，則長江萬里而情與之俱也。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之城，而未得長遊。今日送爾，則戀戀不舍，有難爲情者，即衝杯以祖餞，亦未忍遽傾也。況洞庭之湖，連張樂之地，而黃鵠之山，逐泛舟以行。試擬之古人，則有季布之諾，而楚人重其信，有謝朓之詩，而舉世傳其清：以見邕之可重也。今昔有滄浪之曲，寄入棹歌，古可視水之清濁，以爲濯纓濯足，隨時之宜，亦可鼓棹以入楚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以古風起法，運作長律，太白大才，不拘繩墨乃爾！《唐宋詩醇》卷七：健筆凌空，如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早秋單父南樓酬賈公衡》《唐宋詩醇》卷七：首尾辭義自相關照，中間逸氣湧出海之波瀾，山之嶙峋，得不嘆爲奇絕。

《山中問答》《麓堂詩話》：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略】李太白「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李詩選註》卷一一：賦也。此山中問答之辭，氣象飄逸，高出物表，有如羽仙，逍遙雲漢而下視乎塵寰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眞傲。此題妙在不渾厚。譚元春評：已答了，俗人卒不省得，妙！妙！《唐詩解》卷二五：山水之樂，得之於心，難以告人，下聯微示其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隨心趁口，不經思維，蒼詞古意，自成天籟，非謫仙人，何得此不食烟火語。放英評：觀此詩，太白何等胸襟，何等格調。《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此詩純是化機。白作此詩，如「世尊拈花」，人讀此詩，当如「迦叶微笑」。不可說，亦不必說。故余獨不說。《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絕句原是古之遺，不可以作律法爲之，恐失神致。觀此可知。丁谷雲評：太白仙才，筆下絕無烟火氣。《李詩直解》卷三：此山中問答，言其心閑自適，而與美景相宜也。言山中之人，問我何事而棲碧山乎？則笑而不答。彼固未知我之心，而我之心自閑也。則見桃花流水，杳然而去，是別有天地，而非塵世之景矣。此乃心與景融，景與心會，而桃花流水超然世外，政其事也，俗人知乎哉。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假作超妙。

《答友人贈烏紗帽》《李詩選註》卷一一：賦也。烏紗帽，蓋隱逸之服以

烏紗爲之者也，非今官員所戴紗帽。稚子天眞，其言無僞，謂之宜者，誠宜也。

《酬張司馬贈墨》《李詩選》楊愼評：「錦囊養之懷袖間」，養字最妙。李廷珪《藏墨訣》云：贈爾烏玉塊，泉涵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酬崔五郎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前段自叙，中段言崔，末段因崔而起遠遊之想，不棘不浮，有品有度。吳山民評：通篇氣豪語健，起得高朗，接得悲壯，鬱悒獨愁坐，是無聊賴。「立談乃知我」，是得所遇。「制作參造化」四語，見何等人物，絕無世情。「起舞」一語，太白本色，「贈我以新詩」，知己之言，胸丁車馬。「又結汗漫期」四句，興益飄然，眞謫仙語。結亦有力。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詩學全書》卷一：上八句叙丹邱生寄書於我。「故人」四句叙丹邱生寄書之由。末四句言我得書，悵望其人。因以「詩」答之。此五言換數韻長古風。

《金門答蘇秀才》《唐宋詩醇》卷七：寫閒居之況，幽靜可愛。人後頗窺道妙，吐屬亦臻妙境。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老生常談》：賞其雋逸。宋、明人爲之，未嘗不佳，便少此逸氣。

《酬王補闕惠翼莊廟宋丞阯贈別》《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荒溪波，浩然津，皆太白所命之名，猶莊子稱建德之國，無何有之鄉耳。

《酬崔侍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李十二》云：「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白《酬崔侍御》云：「嚴陵萬乘不從遊，歸卧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成甫亦必豪傑之士，更相稱譽如此。《答友人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䍦，山人不照鏡，稚子道相宜。」《山中答俗人》云：「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此三篇可入五七言絕句。《李詩直解》卷六：此太白酬崔侍御，而以子陵自比，元非好酒也。言嚴子陵高尚其事，不從帝遊，歸卧富春山而釣碧流，自適其志也。後帝物色求之，三聘而至，及以足加帝腹，太史奏爲客星犯帝。除諫議大夫不拜，是自辭帝座而不仕耳。元非若太白之酒星，喜遊人間，而醉揚州之地，其意固有所在也。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樓》《升庵詩話・搥碎黃鶴樓》：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爲眞。宋初，有人僞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士縉作《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九：琦按，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原有「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却鸚鵡洲」之句，要是設言之辭。而玩此詩，則眞是搥碎一事矣。要之，禪僧偈語，本用《贈韋》詩中語，非《醉答丁十八》一詩本禪僧之偈而僞撰也。升庵因彼而疑此，殆亦目睫之見也夫。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石頭驛在嘉魚之上，白螺磯之下，去岳州百五十里。公時在江夏，裴以月之初三四至石頭驛，約公速行，將以十五同汎洞庭。公答此詩，時當已過十五矣。原注稱石頭驛在金陵，失之矣。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唐宋詩醇》卷七：直寫胸懷，一豁憤惋，稍更騷人面目矣。末路凄婉，猶有楚調，若其骨氣英特，可以直追正始。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老生常談》：兩人出處正爾相同，故情眞而言暢，洋洋灑灑，讀之永無轅駒之誚。《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銅井炎爐敲九天。」秋浦有銅有銀，南陵有銅官冶，即梅根冶也。

《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九：太白《武昌宰韓君碑》云：「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李翺《韓夫人韋氏墓誌銘》：「禮部郎中雲卿，好立節義，有大功于昭陵。」其事跡史傳不載。觀此詩所謂「天子芾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馭胡戎」之句相合。韓侍御之爲雲卿，殆無疑矣。但太白未嘗作侍御，何以云「與君亦乘驄」耶？豈他人之作誤採入集，柳字句少有訛謬歟？

《酬崔十五見招》《李詩選》楊愼評：「如天落雲錦」，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與此句法同。又云，太白五言如「菖蒲花紫茸」及「登華不注峰」，與此句

皆奇崛異常。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九：此篇造語敘事，錯亂顛倒，絕無倫次，董龍一事，尤爲可笑，決非太白之作，乃先儒所謂五季間學太白者所爲耳，具眼者自能別之。今盤而置諸卷末。《昭昧詹言・李太白》：「魚目」句人己。「楚地」句以上學。「讒言」句以上世情。「與君」句合。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事妙，詩妙矣。只覺多了數語，減得便好，却又不能或不肯。唐五言古往往受此病，李杜不免，故頻頻拈出，豈惟詩，唐以後文皆有之。「失道落蒼耳中」，偏有此事，湊趣。「雁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起得空遠，若不涉題，然相關之妙在此。「忽憶范野人」，徑呼范居士爲范野人，直而妙。「遂爲蒼耳欺」，欺字好笑。「他筵不下筯，此席忘朝饑。」下筯時嚴甚，眼中雅俗朗然。譚元春評：「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爲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是失路眞境。《求闕齋讀書錄》卷七：「自詠猛虎辭」，古來《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變節，太白之《猛虎行》則自傷不遇耳。

《東魯門泛舟》《唐詩解》卷二五：日光在下而明，故雲天倒開。騰起爲波，安流爲水，波則搖石，水唯環繞而已，故次句魯用之。泛月尋溪，興同王子，故末用其事。《李詩直解》卷六：此東魯門之泛舟而綴其景也。言日落沙明，而餘光映水，若天之倒開也。波搖則石似動，而水復縈迴，其間駕輕舟，泛明月，尋溪之灣曲而轉。此時心爽神怡，恍若山陰雪後而來，而情與景，兩相宜也。

《遊泰山六首》一《唐詩解》卷四：此紀泰山之勝而有遺世之意也。首言明皇登封，曾於石屏之傍以開御道，騁六飛於壑谷之間，今其馬跡猶存，而蒼苔已滿，轉目皆空花矣。我但歷覽泉石之奇秀，又登高以望海中神山，長嘯生風，玉女來下，曠然視宇宙爲小，又何難遺塵世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首含譏諷，次寫奇景，後述曠懷。《李詩緯》卷二：丁谷雲評：筆端橫絕，寓意深遠，然恐傷於誕，故人變風。《李詩直解》卷二：此登泰山而小天下，兼存遊仙之意也。四月上泰山，至玄宗御道之間，昔日駕六龍以過萬壑，而澗谷亦隨爲縈迴，所至之馬跡，遺于碧峰，于今青苔滿矣，飛流之水灑絕巘而爲瀑布，水聲助松聲以哀鳴也，北望崿嶂甚奇，傾崖又向東摧。我今之來也，石壁之洞門不復開，祇見雲雷興于地底耳。及登高以望蓬萊瀛海，徒想像金銀臺而不得至也。天門長嘯，而和風自萬里來矣。幸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見我若有意，含笑引纖纖之素手，遺我以流霞之杯，知我之善飲而好玉液也。我稽首再拜而謝之，自愧形慢神穢，恐非仙才也。不覺曠然小宇宙，而脫落塵世之心。何悠悠以長哉，我今在泰山，日望玉女與之盤桓耳。《唐宋詩醇》卷七：吳昌祺曰：筆力矯健，亦從景純遊仙來。

又二《唐宋詩醇》卷七：琅琅數語，直覺飄然欲仙，風格最高。

又三《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入洞過天地語深。此句與前行若無山語曠。「笑我晚學仙」五字，說盡富貴文章人病根。《李詩直解》卷二：此詠泰山登臨之情景，而感學仙之遲也。言天曉之時，陟日觀之峰，舉手以開雲霧之關，不覺精神四下飛揚，儼然身在天地之上，如出人世間也。則見黃河之水，從西窈窕以入遠山之中，復憑崖以攬八方，縱目盡處，長空自閑，而無所阻礙，蓋因日觀之高也。境地既高，宜與天神相通，乃偶然而值青童。綠髮雲鬟，便有道氣，況彼得授老君靈書紫文修行之訣，笑我晚來學仙，蹉跎歲月，而致朱顏之凋也。躊躇之間，忽然不見，我欲復攀，而天地浩蕩，何處追尋乎？令人悵悵，猶落塵世已耳。《唐宋詩醇》卷七：白性本高逸，遇復偃蹇，其胸中磊砢一于詩中發之。泰山觀日，天下之奇，故足以舒其曠渺而寫其塊壘不平之意。是篇氣骨高峻，而無恢張之象。後三篇狀景奇特，而無刻削之迹。蓋浩浩落落，獨往獨來，自然而成，不假人力。大家所以異人者在此。若其體近遊仙，則其寄興云爾。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李詩選註》卷一一：賦也。按此詩敘事有次第，詞意簡樸，音節清亮，描寫景色有如畫出。自老杜以下，王右丞能企及，餘則勉強粧點，而情景亦反晦矣。《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似右丞。「助肅河星稀」，寂然有景。「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去此二語妙。譚元春評：「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作絕句即妙矣。《唐詩解》卷四：此詩首述下山之景，次寫田家之幽，既得息足之所，則相與樂飲酣歌，忘夜之久，遺世之情，且與山人俱化矣。《唐詩評選》卷二：清曠中無英氣，不可效陶。以此作視孟浩然，眞山人詩爾。《李詩直解》卷二：此下終南過隱士之家，得酒共樂以忘機也。言天色已晚，從終南而下，幸皓月逐人

歸矣。回顧所來之路，蒼蒼杳靄，以橫翠微之間也。相攜到農家，童稚歡迎，開荊扉以待，何情禮之兼至哉。門前綠竹，入幽靜之徑，徑上青蘿，拂行人之衣。歡言得憩，美酒共揮，故乘興長歌以吟松風之曲。曲盡更深，而見河星之稀，我醉矣，君復樂，不知主之爲主，客之爲客也。陶然相忘于機心之外，而共遊眞率之天矣。今夜之宿，不大可樂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太白山水詩亦帶仙氣。《唐宋詩醇》卷七：此篇及《春日獨酌》、《春月醉起言志》等作，逼眞泉明遺韻。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唐詩解》卷三三：此天子夜宿離宮而賦其事，蓋太白供奉翰林時也。言侍衛之臣應乎列宿，鹵簿之儀爭輝雲月，更嚴則戶無夜行，故云「肅」，樂清則響徹烟霄，故稱「聞」。於是旦而日出，佳氣滿盈，惟見葱然旋繞乎吾君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大雅之章，豐神秀朗。徐中行評：冠冕齊楚。《李詩直解》卷五：此侍從聖駕宿溫泉宮而致頌美之詩也。言天子所宿之宮，有十二羽林軍爲之護衛，而皆應天上之星文也。其儀仗旌旗，若秋月夜雲之輝映，駕在則更嚴而肅靜，樂清而遠徹迨天曉日出之時。瞻望氣色之佳，葱葱而繞聖宮之前後，左右侍從之臣，敢不翼翼而敬乎。

《宴鄭參卿山池》《唐宋詩醇》卷七：止是及時行樂之意，而吐屬自饒情致。

《遊謝氏山亭》《唐宋詩醇》卷七：若非前段，不能忘情，卻有春風舞雩氣象矣。其澄澹處足兼韋柳。

《把酒問月》《李詩選註》卷一一：賦也。按此詩明白簡易，辭指清亮，飄然無所拘滯。時白在長安，故人賈淳相與對月把酒，令白作詩以問月，故多問之之辭。想其一停杯而詩輒就，遂爲古今絕唱，說者謂其神就；天神就者，天才也。白果天才者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問月妙矣，令予問之尤妙。「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誕得妙。「綠烟滅盡清輝發」，寫得入微。「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二句兒童皆誦之，然其言自足不朽。《唐詩評選》卷一：于古今爲創調。乃歌行必以此爲質，然後得施其裁制。供奉特地顯出稿本，遂覺直爾孤行，不知獨參湯原爲諸補中方藥之本也。辛幼安，唐子畏未許得與此旨。《李詩直解》卷三：此把酒問月，見月長在而人不能長存，故當對酒高歌以行樂也。言青天有皎月，來于何時乎？我今停杯一問之。人之欲攀皎月則不可得，月却與人長相隨也。試言其形，皎皎如明鏡，飛臨丹闕之上，蓋綠煙滅盡，四塞氤氳之氣散，而清輝之光始發也。但見宵升曉落，而玉兔擣藥秋而復春，嫦娥則獨居于廣寒清虛之府，而誰與相鄰也？然嫦娥之孤棲猶得與青天同老，而世人則何如哉？今人不見古時之月，今時之月曾照古人來矣！昨日是今，而今日又古，古人今人如流水之去而不返，其共看皓月皆如此也。深知此理，則宜乘月行樂，唯願當歌對酒之時，使月光長照金樽，酒不空而月亦不落，常得與君把盞以相問也，幸矣。

《同族侄評事李黯遊昌禪師山池》《李詩直解》卷五：此同族侄遊僧舍而愛其景之佳也。言客到花雨之際，秋水落于金池。惟秋則片石似含青色之錦，疏楊尚挂殘綠之絲。高僧拂玉柄之麈以談禪，童子獻雙梨之實以啖客。今我惜此不去者，愛此晚景也，雖煙蘿欲暮之時，尚流連于禪師之山池也。

《金陵鳳凰臺置酒》《唐宋詩醇》卷七：意在語言之外，其暢適處正是牢騷處耳。眼前景，意中事，若隱若顯，風人妙指。《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天老坐三台」，天老，力牧，黃帝之相。

《宴陶家亭子》《李詩直解》卷五：此宴陶家亭子而極贊美之也。言巷之曲，眞幽人之宅；門之高，是大士之家。池有清泉若鏡，可以照人之心；瞻林有名花如錦，可以破人之顏色。綠水掩映，而春色如藏于水中；青軒鮮麗，而晚霞似秘于軒際。況有絲竹管絃之盛，令人聞之，不覺賞心，即有石崇金谷之華麗，亦不能誇而勝于此也。今日之宴，洵可樂矣。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唐詩解》卷三三：前三聯賦閣中所見，末聯言己陪二公以宴于此也。以阮籍比長史，以咸自謂，故用竹林寺。陶嘗爲彭澤令，故以況明府。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二《唐詩解》卷二一：齊橈而樂，得船人之歡心，便可狎鷗而處矣。《李詩直解》卷六：此詠泛湖之樂也。言船上齊橈，撥水以爲樂，泛月于湖心，而天已晚矣，得不歸乎。先此之白鷗，見人之進宴，彼亦閑而不去，而爭拂酒筵以飛，若爲之助其景也。

又三《鶴林玉露》乙編卷三：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唐詩解》卷二一：山如剗成，水如鋪就，天

下之至勝也，況有酒堪盡醉，能負此洞庭秋色乎！《古唐詩合解》卷四：「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有酒而不爲之限量，醉倒在洞庭秋色之中，眞有萬頃茫然，縱一葦所如之意。《李詩直解》卷六：此詠湖景而欲醉酒以爲樂也。言洞庭之廣闊無際，獨君山砥柱其中，今鑿去君山，則水面平舖，而湘水益流也。況巴陵有無限之酒，相與醉煞洞庭之秋，而日遊泛于中，不洵可樂哉。

《夜泛洞庭寄裴侍御清酌》《唐宋詩醇》卷七：譬之於雲，有無心出岫之意，「明湖漲秋月」與「月湧大江流」，同一寫景之妙。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一《唐詩品彙》卷四七：劉辰翁評：其所長在此，他人必不能及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〇：此時賈至貶岳州司馬，與白均是逐臣，邂逅而爲洞庭之遊，作是詩也，亦屈原睠顧宗國繫心懷主之意乎！時帝在西京，故曰西望也。楚江分者，有秦楚之隔也。水盡南天不見雲者，猶晉明帝所謂舉目只見日不見長安之義。雲者，就之如日望之如雲之義，亦謂南天隔遠，西望吾君不可得而見也。日落長沙秋色遠者，謂晚景而遭末造之時也。遠者，日以疏遠也。不知何處弔湘君者，蓋舜之葬也，二妃不得從焉，足又即湘君之事而重感明皇、王后、楊妃之事，故曰不知何處也。寄興深遠，無非愛君憂國之意，而至不着迹，其得國風之體歟！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此之謂矣。《升庵詩話・陪族叔侍郎曄及賈舍人至遊洞庭》：「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後句「不知」，讀之不覺其複。此二「不」字，決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耳。聊發此義。《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此句正形容秋色遠耳。俗人不知，恐誤看作弔湘君事。《唐詩解》卷二五：按乾元中白流夜郎，至亦被謫，逐臣相遇，故諸篇俱有戀主意。洞庭西望者，懷京師也。楚江分者，山川間之也。如是安所布其衷悃乎？吾其弔湘君而愬之爾，然水光接天，秋色無際，弔之無從，終於飲恨而已。湘君不得從舜，有類逐臣，故思弔之。幼鄰亦云：「白雲明月弔湘娥」，白蓋反其語意爾。舊注謂湘君指楊妃，明皇無從而弔，此與清蓮何關？倍是癡說夢。《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景中含情，情中寓意，不妨爲七言絕壓卷。《李詩直解》卷六：此賈至與白均是逐臣，邂逅而爲洞庭之遊作是詩也。言洞庭湖中，從西望之，則岷江與楚江之水分，至岳陽而始合也。且水盡南天，茫無涯際，而不見雲氣，是水天一色矣。今秋景日落之時，長沙亦遠，渺渺浩浩之中，不知何處爲湘君之神而弔之也。此正形容秋色遠耳，豈苦欲弔湘君耶。《唐宋詩醇》卷七：即目傷懷，含情無限，二十八字，不減《九辯》之哀矣。解者求其形跡之間，何以會其神韻哉？

又二《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寫洞庭寥廓幻杳，俱在言外。「南湖秋水夜無煙」，水月靜夜，身歷乃知。《唐詩解》卷二五：天不可乘流而上，覺思君爲徒勞，聊沽酒以相樂耳。賒者，預借之意，時蓋未有月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耐可》：李太白詩：「耐可乘流直上天。」吳仁生曰：《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說文》：「耐者，鬚也。」鬚謂廉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爲法也。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古之能字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此義最明。又觀《漢書》，揚、越之人耐暑，注與能同。《漢書》，涙馬不能多，又能作耐音，蓋古者耐、能二字通用。田汝成謂，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因載入委巷叢談中，是不知其出經史也。《李詩直解》卷六：南湖之水，至秋而碧且澄矣，夜深則天水相映，而無煙氣朦朧，直可乘流輕棹以上天也。且就洞庭賒此皎月之光，將船買酒于白雲邊，相與醉于舟中，一任東方之白焉。

又三《唐詩品彙》卷四七：劉辰翁評：自是悲壯。《唐詩解》卷二五：賈生比至，惜其謫，元禮指曄，美其名。二子雖流落於此，能不復想長安而西笑乎？但波心迷惑，莫識爲西夫耳。四詩之中，三用不知字，心之煩亂可想。

又四《唐詩解》卷二五：秋月未沈，晨雁已起，舟中之客，霜露入衣而不知，豈眞樂而忘歸耶？意必有不堪者在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前首下聯景中含情，落句吊古。此首下聯情中見景，落句悲今，眞景實情，互相映發，凌厲千古。《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情出景中是太白所長，且位置不紊。丁谷雲評：三首極著沈潦倒之致，太白之不得志于此可見。

又五《李詩選》楊慎評：可入樂府，《行枝》寧有此耶！《絕句衍義》卷一：洞庭爲楚之巨浸大觀，近日士夫崇尚別號，楚人以洞庭取號者比比是：曰「洞野」、曰「洞澤」、曰「洞湖」、「洞陽」、「洞陰」、「洞濱」。唐池南侍御云：

「太白詩中「明湖」二字奇甚，無人指出爲別號及亭扁者。」

《九日龍山飲》《唐詩品彙》卷三九：劉辰翁評：同是棹歌，此與童謠等爾。《唐詩解》卷二一：時有夜郎之放，故稱逐臣，而任風落帽，愛月留人，所爲花亦笑其狂態者也。

《九月十日即事》《李詩選註》卷一一：賦也。九日登高而採菊者，重陽之故事也。十日而復登焉，似乎兩重陽矣。菊花再折何太苦邪？菊非有所苦也。白詩善諧，體物悉情，化無爲有，後世遂以爲名言。詩人風流，千古一人也。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雕梅》：李太白詩：「珍盤薦雕梅。」吳旦生曰：《北戶錄》：嶺南之梅，小於江左，有選大梅刻鏤瓶罐、結帶之類，取棹汁漬之，棹木葉汁，亦甚甘肥。《瑯琊漫鈔》云：永嘉閭婦以青梅雕剜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盒。田子藝云：以銅青蜂蜜養之，愈久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登峨嵋山》《李詩直解》卷二：此詠峨眉之景，而有遊仙之思也。言蜀國之中雖多仙山，而峨眉之佳，眞難並矣。一登之而周流試覽，怪怪奇奇，安可止息也。青冥之色，若倚天開，彩錯之景，恍疑畫出，清趣冷然而多紫霞之賞，隱地經傳而得錦囊之術。且瓊簫吟于雲問，寶瑟弄于石上，眞仙境也。我平生有登眺之微尚，歡欣笑樂自此峨眉而盡矣。況煙霞之容若在我顏，塵埃之累忽爾相失，此時此心已灑然如仙也。倘逢騎羊之仙子，自當契合，攜手以凌白日，而同與之逍遙矣。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李詩選註》卷一二：賦也。按此詩平易簡淡而趣味悠長，譬之蘭蕙，不必穠馥，而清香自可愛矣。《唐宋詩醇》卷七：襟懷高曠，人如其詩。

《登太白峰》《唐宋詩醇》卷七：亦率胸臆而出，形容峰勢之高，奇語獨造。

《登新平樓》《唐詩解》卷四：言登樓而値秋暮，已動懷歸之思，及眺望既遠，而所見之景咸足以令人生愁，則歸心愈切耳。

《謁老君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一：《文苑英華》以此詩爲玄宗《過老子廟》詩，而以「先君」爲「仙居」，「丹竈滅」爲「丹竈沒」，三字不同。琦玩「草合」二聯，似非太平時天子巡幸景象，此詩定是太白作耳。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唐詩解》卷四七：首一聯狀塔之高，次二聯寫塔之麗，次一聯眺望而傷羈旅，次一聯覽景而惜暮秋，末聯有超度衆生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入手高超，能以古筆爲律體。《唐宋詩醇》卷七：聲色壯麗，一經點入情景，便覺通體皆靈，此亦詩中之金針也。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首十句，敘元帝中興都金陵。西秦八句，敘謝安破秦兵事。冶城句以下，述登覽之懷。「胡馬風漢草」，馬牛其風，謂奔逸也。胡馬奔至漢地，因曰風漢草。

《登瓦官閣》《唐宋詩醇》卷七：山空地古一聯，撐拄有力，小謝和伏武昌詩，無此傑句。

《登梅岡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羣峰如逐鹿」看山奇語。「明者獨有月」，與古詩「定與月俱明」同妙，一妙在俱字，一妙在獨字，非胸中曠然，不能爲此語。譚元春評：「明者獨有月」，磊落驚人。「白足傲履襪」，用白足僧事，奇絕。傲世傲物，不如傲履襪，出人意表。

《登金陵鳳凰臺》《潘子眞詩話》：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眞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版傍別着語矣。《唐詩品彙》卷八三：劉辰翁評：其開口雄偉，脫落雕飾，俱不論，若無後兩句，亦不必作。出於崔顥而時勝之，以此云。《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太白此詩與崔顥《黃鶴樓》相似，格律氣勢未易甲乙。此詩以鳳凰臺爲名，而詠鳳凰不過起語兩句已盡之矣，下六句乃登臺而觀望之景也，三、四懷古人之不見也，五、六、七、八詠今日之景而慨帝都之不可見也。登臺而望，所感深矣。金陵建都自吳始，三山、二水、白鷺洲，皆金陵山水名。金陵可以北望中原，唐都長安，故太白以浮雲遮蔽，不見長安爲愁焉。馮舒評：第三聯絕唱。馮班評：窮敵矣，不如崔自然。極擬矣，然氣力相敵，非床上安床也。次聯定過崔語。陸貽典評：起二句即崔顥《黃鶴樓》四句意也，太白縮爲二句，更覺雄偉。查慎行評：太白不工七律，摩詰不工七古，才分固有所限邪。此詩昔人論之詳矣，即末用「舉頭見日不見長

安」成語，東坡《雪》詩用「不道鹽」三字所自來也。紀昀評：太白不以七律見長，如此種俱非佳處。《歸田詩話》卷上：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水東日記》卷三六：「崔顥題詩在上頭」，太白語也。瞿宗吉《詩話》乃云：「時人因太白不作黃鶴樓詩，此作譏之。」誤矣。宗吉以博記能吟自負，乃猶若是，可不戒哉！《李詩選註》卷一二：賦也。按此詩詞語清麗，出於天成，怨而不怒，得風人之體，猶有憂國戀君之意。後以祿山反，轉側匡廬間，遂遭永王之禍，非遇子儀，已爲伏鑕之鬼矣。白之志亦可哀也夫！《藝圃擷餘》：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予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唐詩解》卷四〇：此因登臺覽古而起逐臣之思也。言鳳臺本鳳凰所遊，金陵乃吳晉之故國，非古之佳勝地耶？今空臺之下，長江自流，文物衣冠，總成黃土，而三山之逼天，二水之環洲，徒令人悵望而已。然我非止弔古而興懷，特以浮雲蔽日，不見長安爲可悲耳。以比讒邪蔽君而賢路塞，是以使逐臣懷望而生愁也。方感黍離而忽思魏闕，蓋亦有深意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胸中籠蓋，口裏吞吐，眼前光景，又豈慮說不盡耶？周敬評：讀此詩知太白眼空法界，以感生愁，勍敵黃鶴樓，一結實勝之。張叔翹評：仍用「使人愁」三字，正見愁非崔比，不爲襲故。錢光繡評：極高曠，極感慨，即司勳當時，焉知不心服，何必後人紛口雌黃。《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人傳此是擬黃鶴樓詩，設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蓋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去如阿闍佛國，空如妙喜無措也。今先生豈欲避其形迹，乃將「去」、「空」縮入一句，既是兩句縮入一句，勢必句上別添閑句，因而起云：「鳳凰臺上鳳凰遊」，此于詩家賦比興三者，竟屬何體哉？唐人一解四句，四七二十八字，分明便是二十八座星宿，座座自有緣故，中間斷無無緣故之一座者也。今我于此詩一解三句之上，求其所以必寫鳳遊之緣故而不得也。然則先生當日定宜割愛，竟讓崔家獨步，胡爲亦如后世細瑣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出于此哉！「江自流」亦只換「雲悠悠」一筆也。妙則妙于「吳宮」「晉代」二句，立地一哭一笑。何謂立地一哭一笑，言我欲尋覓吳宮，乃惟有花草埋徑，此豈不欲失聲一哭！然吾聞：伐吳，晉也。因而尋覓晉代，則亦既衣冠成丘，此豈不欲破涕一笑。此二句只是承上「鳳去臺空」，極寫人世滄桑。然而先生妙眼妙手，于寫吳後偏又寫晉，此是其胸中實實看破得失成敗，足非贊嘆，一總只如電拂，我惡乎知甲子興之必賢于甲子亡？我惡乎知收瓜豆人之必便宜于種瓜豆人哉？此便是《仁王經》中最尊勝偈。（固非止如杜樊川、許丹陽之僅僅一聲嘆息而已。）（後解）：前解寫鳳凰臺，此解寫臺上人也。三山半落，二水中分之爲言竭盡目力，勞勞遠望，然而終亦只見金陵不見長安也。看先生前后二解文，直各自頓挫，並不牽合顧盼，此爲大家風軌。《唐詩評選》卷四：浮雲蔽日，長安不見，借晉明帝語，影出浮雲，以悲江左無人，中原淪陷。「使人愁」三字，總結「幽徑」、「古丘」之感，與崔顥《黃鶴樓》落句，語同意別。宋人不解此，乃以疵其不及顥作，覿面不識，而強加長短，何有哉？太白詩是通首混收，顥詩是扣尾掉收，太白詩自《十九首》來，顥詩則純爲唐音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三山二水可見，而長安不見，爲浮雲蔽也，有憂讒畏譏意。從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謂摹仿司勳，恐屬未然。《唐宋詩醇》卷七：崔詩直寫胸情，氣體高渾，白詩寓目山河，別有懷抱，其言皆從心而發，即景而成，意象偶同，勝境各擅，論者不舉其高情遠意而沾沾吹索於字句之間，固已蔽矣。至謂白實擬之以較勝負，並謬爲搥碎鶴樓等詩，鄙陋之談，不值一噱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學黃鶴樓，極可笑，又兩擬之，更不知何所取。

《望廬山瀑布二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李太白》：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韻語陽秋》卷一二：徐凝《瀑布詩》云：「千山猶疑白練飛，一

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繫空道出，爲可喜也。《唐詩品彙》卷六：劉辰翁評：「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奇意不復可道。又卷四七：劉辰翁評：以爲銀河，猶未免俗耳。《梅磵詩話》卷上：李太白《廬山瀑布》詩有「疑是銀河落九天」句，東坡嘗稱美之。又觀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一聯，爽落清壯，語簡意足，優於絕句，眞古今絕唱也。然非歷覽此景，不足以見此詩之妙。《李詩選註》卷一二：賦也。按李白瀑布詩，選言其詳，絕言其概。言其詳者，奇狀異形，無不備舉，言其概者，撮其大體而略其細目也。選則詳贍而精到，絕則疏暢而明快，天授之才，無所不可。白之詩，其神矣哉！徐凝效顰，似不足辨，坡翁辨之之切者，正恐後人之無知而又效徐凝也。《唐詩解》卷二五：泉自峰頂而出，故以香爐發端，從天際而下，故以銀河取譬。

《登廬山五老峰》《唐宋詩醇》卷七：純用古調，次句亦秀削天成。

《鸚鵡洲》《唐詩品彙》卷八三：劉辰翁評：猶足鳳臺餘韻，情景覺稱，終覺豪勝，此以正平弔正平者。《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太白此詩，乃足效崔顥體，皆於五、六加工，尾句寓感歎，是時律詩猶未甚拘偶也。馮舒評：極擬崔，幾同印板。陸貽典評：起四句雖與崔作一意，而體格自殊，崔作乃金針體，此作乃扇對格也。紀昀評：崔是偶然得之，自然流出。此是有意爲之，語多纖貼，雖效之而實不及。《藝苑卮言》卷四：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唐詩解》卷四〇：此登覽而傷遷逐也。洲名鸚鵡，因步驟黃鶴樓以成篇，蘭葉桃花即洲上之景也。末言我方極目傷神，月果爲誰而明耶？豈不益我之愁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此必又擬《黃鶴》，然「去」字乃至直落到第三句，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矣。賴是「芳洲」之七字，忽然大振，不然幾是救饑倉父之長歌起筆。先生英雄欺人，每不自惜有此也。「芳洲之樹何青青」，只得七個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審其起盡也。（後解）：五、六蘭葉風起，桃花浪生，正即「此時極目」之「此時」二字也。看他「風」字、「浪」字，言我欲奪舟揚帆，呼風破浪，直上長安，刻不可待，而無如浮雲蔽空，明月不照，則終無可奈之何也。（不敢斥言聖主，故問長洲孤月。）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黃鶴樓》：吳且生曰：徐柏山謂，李白之擬黃鶴樓，正在鸚鵡洲一詩，而非止於鳳凰之作。蔡蒙齋因謂，鸚鵡洲詩，聯聯與崔顥詩格調同而語意亦相類，柏山善於讀詩者。余以黃鶴樓氣格蒼渾，莫可端倪，然起聯對而頷聯不對，此是偷春體，王弇州議其大乖近體，而不知其本入體也。嚴滄浪取以壓卷，乃所謂絕唱不可和，而鸚鵡洲風力猶遜，鳳凰樓全弱，何云敵手棋邪？《唐詩評選》卷四：此則與《黃鶴樓》詩宗旨略同，乃顯詩如虎之威，此如鳳之威，其德自別。《詩辯坻》卷三：李白《鸚鵡洲》詩，調既急迅，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七言古風耳。《李詩綜》卷三應名時評：體裁雖不如崔顥，亦大有逸致。《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以古筆爲律詩，盛唐人每有之，大歷後此調不復彈矣。《唐宋詩醇》卷七：偶書數語，覺其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矣。《詩學纂聞》：李白《鸚鵡洲》一章，乃庚韻而押青字，此詩《文粹》編入七占，後人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韻也。《詩學全書》卷二：此效《黃鶴樓》篇法，登覽而傷遷逐也。「蘭葉」、「桃花」，洲上之景，極目傷神，對月益生愁也。此二首蜂腰格。《昭昧詹言・盛唐諸家》：崔顥《黃鶴樓》，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筆行之，一氣轉折。五六雖斷寫景，而氣亦直下噴溢。收亦然。所以可貴。太白《鸚鵡洲》格律工力悉敵，風格逼肖。未嘗有意學之而自似。此體不可再學，學則無味，亦不奇矣。細細校之，不如「盧家少婦」有法度，可以爲法千古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鸚鵡豈能如黃鶴，何必掉弄。後四句秀逸，勝崔作。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求闕齋讀書錄》卷七：「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按杜公識四皓爲局促，太白識淵明爲齷齪，自是詩人一時豪語，非定論也。東坡極稱「局促商山芝」爲杜公傑句，過矣！若謂其辭雖譏之，其意實欽之，乃爲窺見古人深處耳。

《秋登巴陵望洞庭》《唐宋詩醇》卷七：寫望中景物，與題相稱。次聯即「空水共澄鮮」之意。以下四聯，極闊極切，細意熨貼，登覽中佳製也。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唐詩品彙》卷六〇：劉辰翁評：甚爲不俗。《李詩選註》卷一二：賦也。按李杜俱有登岳陽樓詩，古人皆謂李不如杜。夫「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固爲絕唱，而三聯之弱，似爲句所壓，則李白「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之句又勝之矣。夫詩各有情思所到，有能與不能者，大方家不可專以一句一字爲殿最也。抑不知老杜彼時得「吳楚」二句，許多氣概，又下文「親朋」二句卻又衰颯遠不相稱，讀之似若非出於

一手一篇之作者。而說者強謂其略不用意而情境實等，亦附會也。大抵詩人興之所至，有神而來者，雖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楓落吳江冷」，意亦若此。李白此詩，平順清麗，使老杜見之，必不多相殿最，亦當各有所讓也。

《**登巴陵關元寺西閣贈衡嶽贈方外**》《唐宋詩醇》卷七：語言清妙，如霏玉屑。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艇齋詩話》：李白云：「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老杜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氣燄蓋相敵。陳無己云：「寒心生蟋蟀，秋色上梧桐。」蓋出於李白也。《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此詩起句似晚唐，中二聯言景而豪壯，則晚唐所無也。宣州有雙溪、叠嶂，乃此州勝景也，所以云「兩水」。惟有「兩水」所以有「雙橋」。王荆公《虎圖行》「目光夾鏡當座隅，虎兩目如夾兩鏡，得非傲謫仙「兩水夾明鏡」之意乎？此聯妙絕。起句所謂「江城如畫裏」者，即指此三、四一聯之景，與五、六皆是也。謝朓爲宣城賢太守，人呼爲謝宣城，得太白表章之，其名踰千古不朽焉。馮舒評：看第二聯何嘗分景與情？何義門評：中二聯是秋森新齊絕景。落句以謝朓驚人語自負耳。紀昀評：五、六佳句，人所共知。結在當時不妨，在後來則爲窠臼語，爲淺率語，爲太現成語。故論詩者，當論其世。《唐詩解》卷三三：宣城山水奇秀，曉望尤佳。水明若鏡，橋架成虹，皆畫景也。人烟因橘柚而寒，秋色爲梧桐而老。斯時也，誰念我登北樓而懷謝朓乎？蓋言調諧古人而世之知己者寡也。《唐詩鏡》卷二〇：五六清老秀出，是天際人語。《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工鍊之至，不見痕迹，眞化工也。題外不溢一字，而感慨無窮，逸思橫出。丁谷雲評：情入乎淒者，即當作淒景語。然淒者恐人於寒則爲淒冷；不寒則爲淒清。吾與先生審辨入微，如此二聯眞淒清語也。又聞先生曰：淒冷語非不可用，但以少爲貴耳。尤當含蓄。《李詩直解》卷五：此登北樓覽秋景而因懷謝朓也。言登北樓望之，江城如在畫裏，山曉晴空，一覽無餘，盡在目中矣。兩水夾遶，如明鏡之光映，雙橋遙落，如彩虹之駕卧。煙村杳，而秋氣以寒橘柚；秋色來，而葉落以老梧桐。此皆憑欄所望之景也。誰念北樓之上，臨秋風，而懷風流文采之謝公？公不復生矣！吾與公千載一轍，登其樓而得不懷其人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人家在橘柚林，故寒；梧桐早凋，故老。「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二聯俱是如畫。《唐宋詩醇》卷八：風神散朗，五六寫出秋意，鬱然蒼秀。《唐宋詩舉要》卷四引吳汝綸評：「兩水」二句，刻劃鮮麗，千古常新。「人烟」二句，蒼老峭遠。

《**望天門山**》《唐詩解》卷二五：上三句寫天門之景，落句言己之來遊。時蓋初去京華而適楚，故有日邊之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以山相對，照應中斷，以水流迴，承應江開，意調出自天然，將孤帆一片影出望字，詩中有畫。周敬評：一幅畫景。《李詩直解》卷六：此詠天門之對峽而賦望中之景也。言天門固一氣也，因中斷而楚江得開，碧水向東流，至北而忽爲旋轉，以波濤之洶湧而砥柱也。兩岸青山夾大江，相對以出，凝望縹緲之際，孤帆一片，從日邊而來，此時此景，直與心會，而言有不能盡者。《唐宋詩醇》卷七：此及「朝辭白帝」等作，俱極自然，洵屬神品，足以擅場一代。對結另是一體，詞調高華，言盡意不盡，不得以半律議之。

《**望木瓜山**》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一：《一統志》：木瓜山，在常德府城東七里。李白謫夜郎過此，有詩云云。又《江南通志》：木瓜山，在池州府青陽木瓜鋪，杜牧求雨處，今尚有廟。二處皆太白常遊之地，未知孰是？

《**過崔八丈水亭**》《唐詩解》卷三二：亭鍾山水之秀，足清幽皆屬于君。「宛溪」、「敬亭」，秀之所鍾也。「猿嘯」、「漁歌」，又山水中之妙境，棲集於此，使當物我兩忘，唯與沙鷗相浹耳。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東坡題跋・書太白廣武戰場詩》：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因題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安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一：阮籍蓋習見夫三國之時，覆軍殺將，互勝互敗，而終未能一統，以視項羽之一敗而遂不復振，相去天淵矣。使三國之君，而生於其世，恐漢高亦不能以五載而成帝業，

如此其易也。廣武一嘆，初無深義，自東坡別創一說，而後之人皆因之。蕭氏更謂桓、靈無英雄之才，而以豎子指曹氏父子，則其說益左。夫漢高固英雄，然觀其鴻門之困，睢水之敗，滎陽之圍，廣武之弩，瀕於危者數矣！而卒不死，終以有天下者，天命也。豈眞算無遺策，而天下莫能當者哉！且觀其生平，惟以詐術制御羣材，好罵侮士，謾言負約，以阮籍之白眼觀之，呼爲「豎子」，亦何足異。太白「非至公」之言，亦尊題之法，自當如此。或兩人所見，實有不同，安得嘗其誤哉？若云詩中語意錯亂，則「歸酣歌《大風》」以上，是泛言楚、漢之興廢。「伊昔臨廣武」以下，乃始著題，與《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一詩，同一機軸，條理井然。若云用事失倫，在「分我杯羹」一語，追想當時情事，良、平之儔，何、賈之伍，言語妙天下，豈不知此語之繆？第恐卑辭屈節，適足以長楚人之燄，而墮其計中，矯手措足，悉爲所制，不得已而爲足恃逆之辭，以見「爲天下者不顧家」之意。非此一語，不足以折楚人之心；捨此一語，亦無以復楚人之命。其實太公生死，全不在此一言，正不必爲漢高諱也。仗義入關，縞素伐楚，俱非軍廣武時事，此處何可攙入，蕭氏之云云，無乃皆贅乎！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一：此雖紀咏詩，然寄興則謂士不幸而居於僻遠之鄉，雖抱王佐之才而無由自達，身在江海，心存魏闕而已，悲夫！

《之廣陵宿常二南郭幽居》《唐宋詩醇》卷七：中間氣味與王孟相近。

《下途歸石門舊居》《老生常談》：篇中多用整句，太白詩未可多得，最宜師法。「將欲辭君挂帆去」二語，是太白本色。「俯仰人間易凋朽」，亦突接硬轉法也。「我離雖則歲物改」四句，當玩其轉筆之捷，眞能如風掃殘。再接「石門流水舊桃花」四句，益覺得氣味濃厚，文境寬綽有餘。將到結尾，又用「何必常從七貴遊」二語一束，可云到底不懈。選本不登此種，美不勝收也。從此問津，覺武陵仙源尚在人世。

《客中行》《唐詩解》卷二五：酒美如此，得醉即忘其爲客矣。流放之餘，恬然自適，雖曰狂奴故態，要是逐臣美談。《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吳山民評：題曰《客中行》，便有不滿主人意。將一奏評：乃其本相，故佳。《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雖是太白本色語，卻中寄慨歎。丁谷雲評：終是過於憤。《李詩直解》卷六：此客中得美酒而忘其爲異鄉也。言蘭陵之地有美酒，以鬱金香草煮之，而酒亦香矣。玉椀白也，以此椀盛酒來，益顯沉紅之色，而若琥珀光也。但使此地之主人有美酒以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而忘其爲家矣，雖在客中亦得以爲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強作寬解之詞。

《太原早秋》《唐詩解》卷三三：此感秋而懷歸也。「芳歇」、「火流」，夏秋之交，此時未應有霜，今太原近塞而寒，故霜威獨早，即渡河雲色，亦覺其含秋矣。夢雖遶乎邊月，心已飛于故園，是以懷歸之念，方如汾水之無極耳。「歲落」猶言歲晏。若作搖落之落，使與「歇」字無別。又：按唐人汾上之作，必用秋風辭語，如廷碩「北風吹白雲，千里渡河汾。」嘉州「白雲猶是漢時秋」，讀者咸知其來歷。太白用其語而化之曰：「雲色渡河秋」，便無蹊徑可尋。《唐詩評選》卷三：兩折詩以平敘，故不損。李、杜五言近體，其格局隨風會而降者，往往多有。供奉於此體似不著意，乃有入高、岑一派詩；既以備古今衆製，亦若曰，非我不能爲之也。此自是才人一累。若曹孟德之瞰冶葛，示無畏以欺人。其本色詩，則自在景雲、神龍之上，非天寶諸公可至。能揀者當自知之。《李詩直解》卷五：此詩感太原之早秋而思歸也。言歲當搖落，則衆芳凋謝，正值大火西流之時也。嚴霜之威，出塞已早，寒雲之色，渡河成秋。夢雖遶于邊城，心則飛于故園。蓋旅宿太原，秋來寂寞，思歸之心若汾河之水，無日不悠悠，是心與水而不舍晝夜也，果何日得歸哉。《唐宋詩醇》卷七：健舉之至，行氣如虹。

《奔亡道中五首》《唐詩解》卷二一：奔亡之餘，難以返國，故以蘇武田橫自比。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一：太白意謂函谷之地，已爲祿山所據，未知何日平定，得能生入此關。洛川、嵩岳之間，不但有同邊界，而風俗人民，亦且漸異華風。己之所以從永王者，欲效申包胥哭乞師，以救國家之難耳，自明不敢有他志也，其心亦可哀矣。

《上三峽》《唐詩歸》卷二五：鍾惺評：聲響似峽中謠。「巫山夾青天」，寫盡。譚元春評：「巫山夾青天」，謝詩「晝夜蔽日月」，予亦有「夾壁遲日月」之句終不若此不露出日月爲妙。「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二句落得輕捷無意，甚可思。《唐詩評選》卷二：落卸皆神，哀淑所云「須捉著，不爾便飛」者。非供奉不足以當之。眞三百篇，眞十九首，固非歷下、鄴班所知，況竟陵哉？《李詩直解》卷二：此極言三峽之險而難上也。言巫山兩壁直夾青天，下

有巴水之流，巴水可盡而青天則無到之時矣。三朝上黃牛之峽，即三暮亦不速行，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令人愁之，不覺鬢成絲矣。上三峽舟行之難如此哉。《唐宋詩醇》卷七：實處似古謠，惟其所之皆可以相肖也。爽直之氣，自是本色。

《早發白帝城》《升庵詩話・巫峽江陵》：盛弘之《荊州記》寫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略】」，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憒。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爲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李詩選註》卷一二：此李白自蜀而東遊時也。《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忽然寫得出。《唐詩解》卷二五：白帝居江之上流，舟從雲間而下，故能瞬息千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脫灑流利，非實歷此境說不出。《而庵說唐詩》卷一〇：公孫述據蜀時，井中見白龍，僭號白帝，城在魚腹。早發舟，辭白帝城，地甚高，故曰彩雲間。夔州至江陵，計一千二百里。一日還，早發白帝，暮抵江陵矣。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猿最多。猿夜啼，啼不住，是言早。舟已過，是言迅疾也。無他意。《李詩緯》卷四：丁谷雲評：此是神來之調。《李詩直解》卷六：此詠峽江之水溜而舟行神速也。清晨之時每多雲光霞彩，舟于此時而辭白帝之城，暮至江陵，千里之遙，一日而還，雖乘奔御風，無此疾也。兩岸猿聲，啼猶未住，是聲尚在耳也，輕舟疾飛，已過萬重之山矣，此千里所以一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寫出瞬息千里，若有神助。入「猿聲」一句，文勢不傷于直，畫家布景設色，每于此處用意。《唐宋詩醇》卷七：順風揚帆，瞬息千里，但道得眼前景色，便疑筆墨間亦有神助，三四設色托起，殊覺自在中流。《札樸》卷六：李太白詩：「脫君帽，爲君笑。」初不解其義。《通鑑》：「元魏城陽王徽脫爾朱榮帽，歡舞盤旋。」注引李詩爲證，云：「脫帽歡舞，蓋夷禮也。」友人請說太白《朝辭白帝》詩。馥曰：「但言舟行快絕耳。初無深意，而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飛越。若無此句，將不得爲才人之作矣。吾王廙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廙倚舫樓長嘯，神氣俊逸。李詩即此種風概。」《峴傭說詩》：太白七絕，天才超逸，而神韻隨之。如「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如此迅捷，則輕舟之過萬山不待言矣。中間卻用「兩岸猿聲啼不住」一句墊之，無此句，則直而無味，有此句，走處仍留，急語仍緩。可悟用筆之妙。

《秋下荊門》《李詩選》楊慎評：此又辭荊門而入剡中之作。《唐詩解》卷二五：霜落則木葉俱盡，故云空，於此時而挂帆來遊，豈欲以尊鱸自高耶？所以入剡中者，愛此名山耳。《李詩直解》卷六：此下荊門而慕剡中山水之佳也。言霜落之時，別荊門而下，葉脫而江樹空矣，布帆挂秋風而行，順流安穩，固無恙也。但此行而之吳越也，豈爲鱸魚膾哉？因此中多名山，故自愛以入剡中，或以流寓逍遙，以遂疏狂之性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明明說天下將亂，孑身歸隱，卻又推開解說，此古人身分不可及處。《唐宋詩醇》卷七：輕秀，運古入化，絕妙好辭。

《江行寄遠》《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別時酒猶在，已爲異鄉客。」寫得剽忽，使人黯然自失。《唐宋詩醇》卷七：字字眞至，情至，而文亦至。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四溟詩話》卷二：太白夜宿荀媼家，聞比鄰舂臼之聲，以起興，遂得「鄰女夜舂寒」之句。然本韻「盤」、「餐」二字，應用以「夜宿五松下」發端，下句意重辭拙，使無後六句，必不落歡韻。此太白近體，先得聯者，豈得順流直下哉？《李詩直解》卷五：此宿荀媼家，憫其貧苦而復感其惠也。言我宿媼家，寂寞無所歡娛，惟見田家有秋作之苦，鄰女有夜舂之寒，何其勞也。家無餘羨，以菰米之飯跪進敬客，而月光明于素盤之中，又何其貧而能敬也。今荀媼不愧漂母，奈我非韓信，故三謝而不能餐也，不知日後能如韓信之報否。《石園詩話》卷一：「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夫荀媼一雕胡飯之進，素盤之供，而太白感之如是，且詩以傳之，壽於其集。當世之賢媛淑女多矣，而獨傳於荀媼，荀媼亦賢矣。然不遇太白，一草木同斃之村嫗耳。嗚乎！人其可不知所依附哉！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昭昧詹言・李太白》：起句敘。二句寫。三四順平。「我宿」句接續敘。「聽之」句襯。「朝來」句又提。住在下半筆力截斷。收二句倒繞，加倍法，六一有之。兩半章法同《江上吟》。前層正敘，敘畢乃再推論，此與七律同。千年以來，不解此矣。此詩律最深處。

《上元夫人》《李詩直解》卷二：此詠上元夫人粧飾之殊異，而人當知其樂之無拘也。言上元誰氏之夫人，總統仙籍，而偏得王母之嬌愛也。頭上嵯

峨高聳而作三角之髻，餘髮則任其飄散而垂腰矣。所服之裘，披青毛之錦，着赤霜之袍，總人世所未見也。又素手提攜者，是秦女弄玉，閑與吹簫作鳳鳴以爲樂，而復以眉爲語，口不言而心自惺，自兩相得而歡笑也。忽然之間，隨風飄颻，不知所之。此仙人之瀟灑也，太白若或見之，着意亦奇矣。每詠仙人，宛若對語，總以高曠之懷，言之不自覺耳。

《蘇臺覽古》《唐詩解》卷二五：古稱綺麗者莫如吳，今宛中春色非不佳也，要非吳宮舊物，求其親涉當時之盛者，唯江月在也。觀此則世之紛華靡麗，盡成空花矣。《唐詩鏡》卷二〇：意轉愈深，格轉愈老。「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意想轉入無已，所以見氣局之高。《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十萬怨恨，人不能爲一語。周敬評：太白蘇臺、越中二詩，無非夕陽流水、衰草閒花之感，覽古歷秦漢魏晉南北，疇不到黍離之日，然則當時吳越戰爭侵滅，只多得一番閒氣是非，聲歌宴樂，徒添得千載興亡話柄而已。繁華安在，英雄何有，靜言思之，江月山烏亦屬虛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其免於滯累者，如「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薾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李詩綜》卷四：丁谷雲評：意若盡而味無窮，眞絕句體也。《李詩直解》卷六：此傷今思古而見繁華之易盡也。言吳王之桂苑已舊，蘇臺已荒，而楊柳猶新，彼時日與西施爲水戲，而菱歌清唱，宮妓千人，不勝春矣。只今惟有西江之月，千載流輝，已曾照吳王宮裏之人也，而昔日之樂，今安在哉。《詩學全書》卷一　見繁華易盡之意，求其睹當時之盛者，惟月耳。此二首首句點題。

《越中覽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越中覽古》云：「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蘇臺覽古》云：「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二首可入七言絕句。《唐詩解》卷二五：前三句，狀昔之豪華，落句寫目前之寂寞。鷓鴣本越鳥，採入詩者，因所見也。後人遂以爲弔古常談，有何取義耶？《初白詩評》：用一句結上三句，章法獨創。《李詩直解》卷六：此詠昔日豪華之盛，而傷目前之淒涼也。言越王勾踐，蓄二十年之圖謀，一旦滅吳而歸，其同仇之義士奏凱還家，盡着錦衣，以鳴得意。且宮中如花之美女，滿于春殿之間，而豪華極矣。只今春殿之地，惟有鷓鴣之鳥飛鳴其上，而今昔盛衰之感，寧能忘懷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三句說盛，一句說衰，其格獨創。《唐宋詩醇》卷八：前《蘇臺覽古》，通首言其蕭索，而末一句兜轉其盛；此首從盛時說起，而末句轉入荒涼，此立格之異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文雜言》：杜公「蓬萊宮闕對南山」，六句開，兩句合；太白「越王勾踐破吳歸」，三句開，一句合，皆律絕中創調。

《商山四皓》《唐詩品彙》卷六引劉辰翁評：首尾無俗意，一似古題。

《蘇武》《唐詩解》卷四：此太白流竄之時，備嘗艱苦，故取蘇武事以詠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吳山民評：中四句寫盡流落艱苦，未把衣泣血，友誼既深，陵其無君之思耶？《唐詩評選》卷二：詠史詩以史爲詠，正當於唱歎寫神理，聽聞者之生其哀樂。一加論贊，則不復有詩用，何況其體？「子房未虎嘯」一篇，如弋陽雜劇人妝大淨，偏入俗眼，而此篇不顯。大音希聲，其來久矣。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將子房說活了。鍾惺評：「豈曰非智勇，」無數斷案，在此五字，可作《留侯世家》小贊。《唐詩解》卷四：此歷叙子房報韓之事，以發圯上弔古之思也。言子房智勇已具，又能屈體受書於此，故我經其地，想見其英風。而所授書之老人已不復可睹，自此人一去，而徐、泗之間絕無英雄，則非獨繼子房者難，而識子房者尤難，豈今世果無才耶？其寓意深矣。《唐詩鏡》卷一七：奇傑。似與古人把臂披豁，不徒爲歔欷憑弔之作。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圯》吳旦生曰：圯音怡，說文。東楚謂橋爲圯，故《史記・留侯世家》但云，嘗於圯上遇一老父，則言圯不必復言橋矣。太白題與詩皆以圯橋一字連用，非是。統志云：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崔塗《讀留侯傳》云：「偶成漢室千年業，只讀圯橋一卷書。」楊維禎《覽古》云：「諸葛拜牀下，可是圯橋師。」此皆未之攷耳。惟虞集詩「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年」，乃得本解。《古唐詩合解》卷一：「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今太白來此圯上懷子房，欽其椎秦之英風。昔人相傳，爲子房于圯橋進履，今惟見橋下有碧流之水，橋上曾無黃石公也。英雄用世，何必託跡異人，太白殊有不信黃石，意在惟是此人一去，漢王用之而滅項。邳州，徐泗之地，蕭條爲之一空，得不稱爲人寂也哉！慕之甚，故歎息，是一首絕妙詠史詩。鍾伯敬曰：讀太白

詩，當于雄快中，察其靜遠精出處，有斤兩有脈理。《而庵說唐詩》卷二：而庵曰：此是李太白先生絕妙一則史論，識見極高。太白一日，偶從圯橋經過，必有人指點曰：此子房遇老人授《素書》處也。太白胸中干淨，直不願子房于此遇老人，把黃石公都踢一邊去。《素書》不知他有無，子房自此后，去干高祖以滅楚，又辭封，封于留，又托從赤松子遊。本是一個斬鋼截鐵之子房，被他弄人葛藤中，何其多事。黃石公不及滄海君遠甚。子房自博浪狙擊秦皇帝不中之后，竟潛匿下邳，終身不出，使人不知姓名，後世不知功業之爲尤妙也。故是詩，純贊子房未遇老人已前事，初不及遇老人已後一語，可見。虎嘯，即指椎擊秦皇事。「破產不爲家」，吾觀古來豪杰，皆起于亡命，故能一絲不挂；若有家產，便要照顧家產，若有妻子，便要照顧妻子。即如蘇季子，虧殺無洛陽二頃田，故得佩六國相印。子房破產，大有見識。「滄海得壯士」，多結死士，見滄海君，得極壯有力者與俱。椎秦皇帝于博浪沙，誤中副車，報韓不成事矣。雖然，以布衣擊秦皇帝，眞驚天動地之事，又不爲秦皇帝大索所得，遊于下邳，其智勇已見于天下矣，還要更去做甚事？子房于此當歇手。子房若歇手，定不遇此老人，子房而不露尾，豈非千古第一高着哉！黃石公畢竟是第二流，不及滄海君直捷多矣。「我來圯橋上」，覺心上多所不快。「懷古欽英風」，懷子房椎秦事，何等英風，我實欽敬。說着圯橋，頗不耐煩，何況今日踏着起來。子房被老人誤了半生，正在此處，我不能作十分欽敬矣。「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圯下碧流，卻自宛然，黃石公如何不見？碧流，暗指滄海君。曾無，是明抹黃石公也。「嘆息此人去」，此人，指子房，子房得了《素書》，遂去干高祖，因此嘆息他。「蕭條徐泗空」，昔項王都彭城，彭城即徐州。泗，水名，亦徐之屬邑。項王滅秦，是爲韓出氣的人，子房佐高祖，只得一個滅楚，是滅滅秦之人，反爲秦出氣矣。子房後來，托從赤松子遊，其心上有大不得自在處。太白一眼射定子房此一念，發此一句出來。項王不滅，徐泗不空，安見今日之蕭條哉！太白慨然，而庵說此詩完，亦一夜睡不去。太白救子儀，是何等眼睛，咏子房，是何等識見。千古來，論人論世之宗也。《李詩直解》卷二：此詠子房之忠韓而多智勇，令人懷之而欽其風也。言英雄用世如虎之嘯，子房未虎嘯之時，見秦之滅韓，悉破產而無身家之念，乃見滄海君，得力士以鐵椎刺秦王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雖未成報韓之功，而天地皆爲震動矣。比時收之急，則潛跡隱匿以遊下邳，保其身復保其壯士，豈曰非智勇而能然乎哉。我來圯橋之上，懷古而欽仰其英風，惟見橋下有碧流之水，曾無授書之黃石公也；子房得此書以作帝王師，歎息此人已去矣。今但見蕭條之景，而徐泗之水，空流于淮而已矣。若子房之忠藎智勇，千古一人也，我安得不懷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爲子房生色，「智勇」二字可補世家贊語。《石洲詩話》卷一：太白詠古諸作，各有奇思。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乃僅以「豈曰非智勇」、「懷古欽英風」等句，得贊歎之旨乎？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　入手「虎嘯」二字，空中發越，不知其勢到何等矣，乃卻以「未」字縮住；下三句又皆實事，無一字裝他門面，及至說破「報韓」，又用「雖」字一勒，眞乃逼到無可余何，然後發洩出「天地皆振動」五個字來，所以其聲大而遠也。不然，而但講席讚空喝，如「懷古欽英風」之類，使後人爲之，尚不值錢，而況在太白乎？

《金陵三首》《唐詩解》卷三三：此因金陵之廢，故于酒後作歌以哀之。言此乃六代興亡之地，應與兩都並美，今苑不及秦，而山勝於洛，其形勢固自佳也，獨宮花綺羅之麗，一隨人事而滅，便若東流之不返，爲可惜耳。《唐宋詩醇》卷八：六朝佳麗，滿目黯然，詩亦別一風格。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唐宋詩醇》卷七：於叙次中見寄託，詞意沉鬱，蓋白當憂患之餘，雖豪邁不減而懷抱可知，故言多楚聲，吟皆商調，中間遙情忽往，不勝魏闕之戀。猿啼月上，於邑誰語，其所感深矣。其詞歛而不肆，讀者以意逆之可也。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唐宋詩醇》卷八：八句一氣沏出，古無此格，乃古體中之諧調，律篇中之清音。

《望鸚鵡洲懷禰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望鸚鵡洲》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此篇有無窮之悲。《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蟻視一禰衡，」說得魏武心服，若俗人吊禰衡，便先罵倒老瞞矣。「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黃祖斗筲人，李斯鷹犬人，是何等心眼。「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太白此等語，文士口中僥倖說不來。「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此語責禰衡，不爲文士護短，纔是深哀之辭。「蘭蕙不忍生」，太白胸中有古之傷心人五字，纔吐得出「千春傷我情」五字，胸中有「千春傷我情」，纔吐得出「蘭蕙不忍生」五字。譚元春評：「蟻視一禰衡」，讀「千春傷我情」、「蘭蕙不忍生」等語，終是一片憐才之意。此語只道出老瞞籠絡耳，非藐衡也。「千春傷

我情」有血性語。「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從來才人志士不肯尋常者，只是一隱然難平耳。「五嶽起方寸」，一起字，說出磊落。《抱眞堂詩話》：太白古詩云：「魏武踞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直是敘事起，不落議論。他人則必云正平蟻視魏武爾！《李詩緯》卷一：應名時評：同病相憐，通首沈痛之至。雖是惜其狂而恨黃祖之愚，實惡曹瞞之奸。一字堪一淚。《李詩直解》卷二：此懷禰衡之才世莫能容，歎其使氣以遭刑戮也。言三國擾亂之時，曹操營八極以稱帝，視禰衡若一蟻耳，性命不足惜也。比時操欲殺之，又不欲受其名，奸狡甚矣，乃送劉表，表復送祖，而祖眞斗筲之小人也，豈能容哉，竟殺之而惡名歸祖矣。想禰衡之才，在吳江作鸚鵡之賦，落筆之間文不加點，敏麗實超羣英，鏘鏘然振金玉之聲，而句句若鸚鵡之欲飛欲鳴也。如是之才，誰不惜之，奈黃祖爲鷙鷘，克啄禰衡之孤鳳，千春之下，實傷我情，是五嶽之峰起方寸之地，詎可使人心平哉。彼才雖高識固寡也，傲氣何施，徒冒天刑以喪其身耳。至今鸚鵡洲上芳草萋萋，而蘭蕙之馨馥者不忍雜而混生，亦若禰衡也。黃祖于千載受惡名矣！智者觀之，魏帝之奸何如？《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曹操送之劉表，劉表送之黃祖，祖乃殺之。固三人之不能容物，而衡之恃才漫罵，有以自取也。嚴儀卿亦云才高識寡，與太白意同。《唐宋詩醇》卷八：曹瞞黃祖輩不足道也，寡識冒天刑，禰生亦應心服。

《宿巫山下》《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古變爲律，只爭分寸。《李詩直解》卷五：此詩因宿巫山而懷楚王之幻夢，宋玉之高才也。言昨夜宿巫山之下，峽中猿聲，夢寐聞之，不勝悲切。況當桃花飛綠水之際，三月以下瞿塘，春光水色皆可掬也。雨色風吹之而去，而南行以拂楚王，神女冥會之事亦奇矣。比時宋玉有《高唐》之賦，文思藻麗，令人至今起高山仰止之懷，訪古跡聽聲，爲之一沾裳也。

《謝公亭》《唐詩解》卷三三：亭乃謝公送客之處，每對景而生愁者，以水月依然而人非昔也。然花之映日，竹之鳴秋，亦是足美。獨恨繼謝公者寥寥，求今與古接者，非我而誰？苟千載一遇，安得不長歌而想其舊遊哉？《唐詩評選》卷三：五六不似懷古，乃以懷古，覺杜陵「寶髻」「羅裙」之句，猶爲貌取。「今古一相接」五字，盡古今人道不得，神理、意致、手腕，三絕也。

《夜泊牛渚懷古》《唐詩解》卷三三：此以袁宏自況，而嘆世無謝尚也。言牛渚夜景清絕，正袁宏詠史之時，所以登舟望月而懷謝公者，以我亦能高詠，無減於宏，而謝不可復作，所爲空憶也。及日而挂席以去，所睹惟落葉紛紛，蓋無復有相邀者矣。《帶經堂詩話》卷三：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略】楓葉落紛紛」，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李詩直解》卷五：此遊謝公之亭而深懷古之意也。言謝公當日與范雲離別之處，每因風景而生愁焉。客散青天之夜月，山空而碧水流矣。池花當春而映日，窗竹至夜而鳴秋。古之視今，猶今之視古，遞相接也。長歌以懷舊日之遊，而今日之遊，又有後人懷之矣。《唐律消夏錄》卷三：眼前無纖芥塵土，胸中無半點障礙，清江明月，大聲誦吟，聲振川巖矣。又云：此詩章法最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不用對偶，一氣旋折，律詩中有此一格。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二：趙宧先曰：律不取對，如李白「牛渚西江夜」云云，孟浩然「挂席東南望」云云，二詩無一句屬對，而調則無一字不律。故調律則律，屬對非律也。近有詩家竊取古調作近體，自以爲高者，終是古詩，非律也。中晚之律，每取一貫而下，已自失款，況今日之以古作律乎？楊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楊謬以對爲律，亦淺之乎觀律矣。古詩在格與意義，律詩在調與聲韻。如必取對，則六朝全對者正自多也，何不即呼律詩乎？律詩之名起於唐，律詩之法嚴於唐。未起未嚴，偶然作對，作者觀者慎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唐宋詩醇》卷八：白天才超邁，絕去町畦，其論詩以興寄爲主，而不屑屑於排偶聲調。當其意合，眞能化盡筆墨之跡，迥出塵壒之外。司空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羽云：鏡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論者以此詩及孟浩然《望廬山》一篇當之，蓋有以窺其妙矣。羽又云：味在酸鹹之外。吟此數過，知其善於名狀矣。《甚原詩話》卷一：偶作散行，亦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難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行以文其陋。又有通體俱散者，李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僧皎然《尋陸鴻漸》等作，興到成詩，無與人力。此外有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詩之變格。作詩不學古人則無本，徒學古人，拘之繩尺，不敢少縱，則無以自立，「擬議以成變化」，乃詩家之要論也。《竹林答問》：盛唐人古律有兩種，其一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者，如太白「牛渚西江夜」（原誤「秋天月」）、孟浩然「挂席東南望」是也。《峴傭說詩》：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鍊句鍊字求者，最爲高格。如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掛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眘

虛「道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姑孰十詠》《東坡題跋・書李白十咏》：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志已久，非特厠鬼之罪。《入蜀記》卷二：（姑孰溪）李太白集有《姑孰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贋物敗矣，豈有李太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又卷三：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青溪》、《白笴陂》、《玉鏡潭》諸詩足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孰十詠》決爲贋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醨異味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姑孰十詠，前輩疑非白作，信然。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明月見談笑」，快心妙口，曠然無隔之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出樂令口，必無俗談，出高座道人口，必無支語。此詩想鋒筆氣所至，直與漢魏爭宇宙，後人以格律拘之，眞藪澤之視也。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舟丘》《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尋幽無前期」，乘興而去，興盡而返，只是此字意，然如此說，不殺風景。譚元春評：「高松上好月，空谷宜清秋。」太白下筆清明光景居多。

《月下獨酌四首》一《優古堂詩話》：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唐詩品彙》卷六：劉辰翁評：凡情俗態終以此，安得不爲改觀。「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古無此奇。《李詩選註》卷一二：賦也。《獨酌》四詩，極其情趣，而文辭清麗，音節鏗鏘，出於天成。蓋自白胸中流出，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脫然物表，起於萬古。但其論道言聖賢處，有所未全耳。推類至義之盡，而失於拘且泥者，非所以評詩人也。《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奇想，曠想。「對影成三人」，妙在實作三人算。「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要知實實有情，如此伴侶，儘不寂寞。鍾惺評：「對影成三人」，從無可奈何中，卻想出佳境，佳事，佳話。「永結無情遊」，無情遊三字近道。黃宴《書李太白對月詩後》：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尤生於不足使然而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大德，而爲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嘗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爲太白牽於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小者也，故明於詩後。《李詩直解》卷二：此對月獨飲，放懷遠觀以自樂也。言花間酌一壺之酒，卻無相親之人，但邀明月作伴，月照人並人影，居然成三人矣。夫月與影固身外物耳，月既不飲，影徒隨身，皆與我暫相爲伴，我正宜及春行樂。對月而歌，則月與徘徊，對影而舞，則影隨凌亂。飲尚醒時，且可與月影交歡，飲既醉後，不防與月影分散。是我與月影永結無情之遊，而相期於雲漢間也，豈不樂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脫口而出，純乎天籟，此種詩人不易學。《唐宋詩醇》卷八：千古奇趣，從眼前得之。爾時情景雖復潦倒，終不勝其曠達。陶潛云「揮杯勸孤影」，白意本此。

又二《唐詩品彙》卷六：劉辰翁評：纏綿散朗，漸入眞趣，言語之悟入如此。《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放言目中無人。「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即大東、織女、牽牛、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意妙在實求不得：「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不愧天三字，用理語作嘲戲，妙。譚元春評：「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村野人口中，動有此語，其妙不傳。「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但得琴中趣，無勞絃上聲，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琴酒之趣，但以含蓄不做破，不說破爲妙。《李詩緯》卷二應名時評：醉語縱橫，旁若無人，千古只有太白方可嘗酒，其次則阮嗣宗乎。《李詩直解》卷二：此以天地聖賢證喻酒中之趣無窮也。言天如不愛酒，天不應有酒旗之星，地若不愛酒，地不應有酒泉之郡，是天地固皆愛酒，而人之愛酒者可不愧於天矣。古人以酒之清者稱爲聖，酒之濁者稱爲賢，是聖賢既已飲酒，而人之飲酒者又何必求神仙乎。蓋陶然自得之趣，三杯可通乎大道，一斗可合乎自然，人但能得酒中之趣，則天可不愧，神仙亦不必求，只宜常醉，不必爲醒者傳矣，其樂爲何如也。

又三《唐宋詩醇》卷八：崑之陶《飲酒》中，眞趣正復相似。

《尋山僧不遇》《唐宋詩醇》卷八：客不欲去，僧復何之，嘆息之意，於後半見之。

《待酒不至》《唐宋詩醇》卷八：世人皆以豪放待白，豈知其靜妙乃爾。

《獨酌》《唐宋詩醇》卷八：閒適諸篇，大概與陶近似，非有意擬古，其自然處合以天耳。

《春日獨酌二首》《唐詩解》卷四：此自傷飄泊，娛以酒也。言當春則水木花卉，種種含榮，傍晚則衆鳥、孤雲，各還其所。物皆有歸，我獨無所依藉乎，惟有酣歌以了此生耳。《唐詩評選》卷二：以庾、鮑寫陶，彌有神理。「吾生獨無依」，偶然入感，前後不刻畫求與此句爲因緣，是又神化冥合，非以象取。玉合底蓋之說，不足以立科禁矣。《古唐詩合解》卷一：「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此感春而自傷飄蕩也。言東風一吹，淑氣遍乎宇宙，水木向榮于春暉，白日所照，芳草綠矣。及花開復落，散而且飛，物各有時，亦可慨也。「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及其晚也，則孤雲衆鳥，各有所歸，彼物且皆有託而吾生何獨無依乎！不免對此石上之月，舉杯邀飲，長醉而歌，春日乏芳菲，以了此一生耳。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唐宋詩醇》卷八：白雖徘徊吳越，非忘情國家者，偶然觸發，不覺流露，篇中亦喜得此健句撐拄。

《清溪半夜聞笛》《唐詩解》卷二一：羌笛之奏梅花，聲極淒切，令吳溪與隴水俱消，故我對寒山、秋浦之月，聞此玉關之聲而腸斷也。《李詩直解》卷六：此半夜聞笛而感征婦之情也。言羌笛吹梅花之曲，吳溪出隴水有數千里之遠，而情則不遠也。當寒山秋浦之月，而聞之笛聲，秋風吹不盡者，總是玉關之情，堪斷腸也，而征夫當何如哉。

《夏日山中》《唐詩品彙》卷三九：劉辰翁評：後人以此語入畫，眞復可愛，妙足結句。

《山中與幽人對酌》《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是與幽人對酌詩，若俗人則終筵且不堪，何可明日再來。又評：有意二字，有不敢必之意。《李詩直解》卷六：此與友人對飲，盡歡而期其復來也。言我與友人皆山中之人也，山中則長閒而無朝市之事矣，故兩人對酌，正值山花盛開，以佐我之飲也。一杯一杯，又復一杯，幽人不辭，我亦不止。是幽人之量洪，而我醉矣，欲眠也，卿且去，而毋以爲簡，明日有意，抱琴而來，相與倡和，以共酌此酒，復盡山中之興亦可矣。《唐宋詩醇》卷八：用成語妙如己出，前二句古調，後二句諧拗體正格。

《春日醉起言志》《唐詩品彙》卷六引劉辰翁評：流麗酣暢，欲勝淵明者，以其尤易也。詩皆如此，何以沉著爲哉！《李詩選註》卷一二：賦也，按此詩說者以爲擬陶之作。陶詩自是冲淡平易，白此作情思頗相似而辭藻過之。白之高視千古，於陶雖無所貶，然亦未嘗屑屑以學之也。陶之詩，生有定體，如鑄物然，一模所就。白則變化不測，如善於寫眞者，因人而付之。較其材力，陶又不如白之多矣。故朱子古選雖學陶，而必謂白爲聖也，其旨深哉！《唐詩解》卷四：此厭世而逃於酒也。言我覺悟此理，知勞生無益，所以終日醉卧，歲月都忘。及聞啼鳥，而始知春風互換，傳語流鶯，此□□□我蓋不勝愛惜，而直欲痛飲以消之也。惟詩酒自適，而萬事忘情，我庶幾得全於酒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吳山民評：清婉超拔，起警。曲盡忘情，則醉卧感歎，皆無關于我矣。周敬評：處世若夢，勞生無益，悟此理者誰耶？太白厭世而逃于酒，終日酣自適，可謂達生矣。《古唐詩合解》卷一：「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因此春風語鳥，感歎而還自傾杯。徐而對酒高歌，以待明月，及曲盡而已忘情，又不知所歌之何曲矣。太白醉爲天，得情于酒，而又不凝滯故。《而庵說唐詩》卷二：此詩極摹陶靖節，陶卻自然，李一味擺脫。筆有逸氣，往往見才，是不及陶處。人生在世，奄忽百年，若一場大夢，功名貴富，總是勞生之事，何爲孳孳汲汲，日夜去想做它？惟飲酒可以謝之。吾所以終日飲酒，必致頹然。頹然，是醉不能起。「卧前楹」，前楹，豈是卧之所？醉來時，倒身便卧。于此飲，即于此卧。覺來開眼，盼着庭前，適有一鳥，在花間鳴，不知是何鳥。有人在旁，借問此爲何時？借問，則所問之人，並不知其爲何人。純是醉境。人答過，方知是春，花間之鳥，方知是流鶯也。感念時光，不免嘆息，對此花鳥，還去飲酒。曼聲高歌，欲待明月，至曲盡時，又不知所以矣。醒便飲酒，醉便去卧。賀知章稱爲「謫仙」，果然名下無虛。

《尋雍尊師隱居》《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八句清淺得稱。《唐詩解》卷三三：峭壁之中，道極險僻，故排雲以尋之。倚樹聽泉，至其居矣。牛卧鶴眠，物各自適也。既見煉師，則相與談語，至暮乃去。尋道以入，衝烟而還，

山居之幽自見。《唐詩評選》卷三：乃爾沈遠，杜陵所謂往往似陰鏗者也，非皮相供奉人得知。《抱眞堂詩話》：王摩詰云：「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李太白云「倚樹聽流泉」，更復遠澹。《李詩直解》卷五：此美雍尊師之隱居若仙境而不忍別也。言山川之奇，便是仙居，今羣峭峙立，而翠碧摩天，雍師之于焉逍遙，不記年矣。我今來也，撥雲以尋古道，又倚樹以聽流泉。及詣隱居之所，則花氣和暖，而青牛閒適卧于其間，松枝高聳，而白鶴清幽眠于其上。雍師隱居，不啻神仙之境也。我與之笑語竟日，不覺江色之暮，獨下寒煙，以出羣峭，復尋古道而歸矣。《唐宋詩醇》卷八：一結擅勝，神韻悠然。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四溟詩話》卷四：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凡上官臨下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語也。《唐詩解》卷二五：按太白未嘗家長安，今云不見家者，疑史欽亦同時坐貶，故語及之耳。落梅本笛中曲，今於五月聽之，旅思所以生也。《唐詩鏡》卷二〇：此與《觀胡人吹笛》一意，高適《玉門關聞吹笛》「胡人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色閒。借問落梅凡幾曲，從風一夜滿關山。」便詞費而格卑矣。《李詩緯》卷四：丁谷雲評：一片神機。《李詩直解》卷六：此與史郎中聽笛，而有遷謫思鄉之感也。言一爲遷客而去長沙之郡，西望長安，杳杳不見家矣。忽聽黃鶴樓中有吹笛之聲，當此五月之時，而梅花落于江城，則五月與梅花兩相左，而時過矣，寧得不思家乎。《唐宋詩醇》卷八：凄切之情，見於言外，有含蓄不盡之致。至于落梅笛曲點用入化，論者乃紛紛爭論梅之落與不落，豈非痴人前不得說夢耶？

《朝王歷陽不肯飲酒》《詩學全書》卷三：通身戲辭。白善飲酒，故有末二句。

《獨坐敬亭山》《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胸中無事，眼中無人。「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說出矣，說不出。譚元春評：「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只有二字，人皆用作蕭條零落，沿襲可厭，惟「相看兩不厭」之下，接以「只有敬亭山」，則此二字竟是意象所結，豈許俗人浪識？《唐詩解》卷二一：鳥飛雲去，似有厭時，求不厭者，惟此敬亭耳。模寫獨坐之景，非深知山水趣者不能道。《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孤行千古。蔣一葵評：上聯便是獨坐境界。《而庵說唐詩》卷七：衆鳥，是喻世間名利之徒，今多得意去了。孤雲，是喻世間高隱之流，尚未脫然而去。「衆鳥高飛盡」，打發俗物開來，眼前覺得清淨。「孤雲獨去閑」，雖與世相忘，尚有去來之迹，動我念頭，終有厭之之時。獨此敬亭山，萬古如斯。鳥飛亦得，雲去亦得，我總無心，由他自去。李白一眼看定敬亭山，而敬亭山亦若有眼，看定李白。漠然無親，悠然自遠，初不見好，終亦無厭，此時敬亭山上，只有一李白，而李白胸中，亦只有一敬亭山而已。白七言絕佳，而五言絕尤佳。此作于五言絕中，尤其佳者也。《古唐詩合解》卷四：「衆鳥高飛盡」，此爲獨字寫照，衆鳥喻世間名利之輩，今皆得意而去盡。「孤雲獨去閑」，此獨字，與上盡字應，非題中獨字也。孤雲喻世間高隱一流，雖與世相忘，尚有去來之蹟。「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此二句纔是獨字。鳥飛雲去，眼前並無別物，惟看著敬亭山。而敬亭山亦似看著我，兩相無厭，悠然清淨，心目開朗，於敬亭山之外，尚安有堪爲昭對者哉！深得獨坐之神。《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只論氣概固當首推。《李詩直解》卷六：此獨坐而有目中無人之景也。遊敬亭而有衆鳥孤雲，不見其爲獨也，至鳥飛盡，雲去閑，而相看不厭者，惟有山而已。不惟摹寫獨坐之境，無有餘蘊，而目中無人之景，眞空一境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傳「獨坐」之神，與前一首同。《唐宋詩醇》卷八：宛然「獨坐」神理。胡應麟謂「絕句貴含蓄，此詩太分曉」，非善說詩者。《詩學全書》卷一：模寫「獨坐」之景。

《自遣》《唐詩解》卷二一：不覺嗔者，忘懷于酒也，然鳥還人稀之時，終有大不堪者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吳山民評：語秀思清。徐用吾評：幽獨之境，適足自遣。《古唐詩合解》卷四：「鳥還人亦稀，」倦飛之鳥，既已知還，同遊之人，又復稀少，只此花月與酒爲侶，而我乃眞堪自遣也。《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興在言中而感在言外。《李詩直解》卷六：此自遣之詞，亦靜中之景也。言人之抱負，非酒不遣，我對酒自酌，不覺日之入而大嗔矣，且坐久而花落滿我衣也。醉起以閒步溪月，宿鳥還樓，而人跡亦稀。蓋有酒有花有月有鳥，雖無人亦可以自遣矣。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全首幽適。《唐詩解》卷三三：首暗用桃源事，言聞犬吠于水聲之中，即非塵境，況桃花方吐乎？眞仙源矣。然見鹿而不聞鐘，則道士他適也，所睹惟「竹分青霭」、「泉挂碧峰」而已。誰知吾之來去哉？徒倚松而惆悵也。停午當擊鐘以食，不聞鐘則主不在矣。又：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今古，猶未免五用衣服

之論。如此詩「水聲」、「飛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得脫王、何之論，幸也。吁！古人于言外求佳，今人于句中求隙，去之所以更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敬評：起聯仙境，三四極幽野之致。周啓珂評：多不食烟火人語。《唐詩評選》卷三：全不添入情事，只拈死不遇二字作，愈死愈活。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三：唐仲言評：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用衣冠之議，如此詩「水聲」、「飛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吁！古人於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失之遠矣。《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句句言景，即句句入情：此非太白不能。《李詩直解》卷五：此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而詠其無聊之情景也。言我之訪戴天山也，犬吠水聲之中，其境幽矣，桃花帶雨濃艷爲可掬也。樹之深密，時見鹿跡之往來，溪之幽凹，不聞鐘聲之傳度，便若無人之景矣。野竹則左右以分青靄，飛泉則漱玉以挂碧峰。山境之奇致如此，今羽士只在此山中，但雲深不知所在耳，令我徘徊不遇，愁倚兩三松，亦無聊之極矣。《唐宋詩醇》卷八：自然深秀似王維集中高作，視孟浩然《尋梅道士》詩，華實俱勝。《唐宋詩舉要》卷四引吳汝綸評：此四句寫深山幽麗之景，設色甚鮮采。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聿公藏書高齋作》《唐宋詩醇》卷八：氣體極似杜甫，「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句法相似，亦稱雙璧。

《憶東山二首》一　《唐詩解》卷二一：此思慕謝公之東山也。言公既去世，不向此山久矣，吾想花自開，雲自散，月自落，將誰復有玩之者。世傳白雲、明月乃謝安二妓名，不載篇籍，意必學究語耳。且下篇云：「開關掃白雲」，豈亦掃去妓女耶！《而庵說唐詩》七：「不向東山久」，言與東山相違之久。「薔薇幾度花」，東山上有薔薇洞，多薔薇，故名。幾度花。承上不向之久，非以薔薇來當作東山一件事也。「白雲還自散」，山中有雲，昔在山時，必徘徊觀其起止，今雲雖起，亦不過還自散而已。「明月落誰家」，我昔在東山，把杯邀月，對影成三人，今無我玩月，不知落在誰人家裏去也！太白胸襟高灑，直與雲、月爲友，東山爲家。自既出山，良友寂寞，如之何不憶也！看來薔薇眞不在數內。竊見注詩家，以薔薇與雲、月並舉，謫仙豈好薔薇者哉！《古唐詩合解》卷四：「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東山有薔薇洞，多此花，今因不向山中已久，故問其幾度花也。「明月落誰家」，山中有月，今無人玩月，不知落到誰家去也。夫空山雲月，以無人而寥寂如此，安得不憶。《李詩直解》卷六：此憶東山，而不知誰爲之主也。言不向東山已久，薔薇之花已幾度開矣。春秋幾易，而東山之白雲自來還自散，見聚散之無時也。且東山皎月，必有主者，今皎月落誰人之家，而作東山之主也哉。

又二　《唐詩解》卷二一：上言此山荒蕪既久，今我倣謝之攜妓，曠然絕俗，彼東山之客，能不開關迎我耶？是已之風流堪繼謝也。

《望月有懷》《唐詩解》卷四：此懷友之詩。言于泉石、松林之際，而月影當窗，懷人良切矣，於此時而不能乘興相從，徒使興盡而愁生耳。

《對酒憶賀監二首》《唐宋詩醇》卷八：白於知章有知己之感，對酒傷懷，不減西州一慟。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古之傷心人」五字，遠想高寄之言。譚元春評：「古之傷心人，於此賜斷續」，有上句之妙，非「於此」二字接得不高。

《效古二首》《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按此二詩，前之詞似乎誇，後之詞涉乎怨。蓋未知道之士，得則驕，失則悶；驕則詞多誇，悶則詞多怨。白之所以爲狂而放也。若杜子者，其志在於國家之喪亂，故得亦憂，失亦憂，甘於貧賤而不自屈，其所見所立固非白所及也。

又一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太白因晚節窮困，回憶昔年遇主寵榮之時。末二句，反言之，凡寓言類多迷離其辭。

又二　《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顰。」說得細人冰冷。從來妬人原比效人者高一層。「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尹婕妤自是虛心有資性女子，塞默二字，如睹其面。譚元春評：「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顰。」妬且不許，況可學乎！把妬者說好了些，使庸俗人媿死。「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寄語二字笑倒人。《唐宋詩醇》卷八：凡效古擬古之作，皆非空言，必中有所感，藉以寄意。故質言之不得，則以寓言明之，正言之不可，則反其辭以見意。白之高曠，豈沾沾以早達自喜，誇蛾眉而嗤醜女者哉！刺之深，諷之微也。眞得古樂府之遺。讀者以意逆志，得其言外之旨可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哂妬已謠諑者，都無才望，皆碌碌庸流耳。

《擬古十二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太白《擬古》十三首、《感興》六首，文義或不相屬，與集中五言古詩絕不類，豈貫休之徒效顰歟！《唐

詩鏡》卷一七：太白擬古，效漢詩十九首，然十九首多托言，李詩實寫，結撰大別。《唐宋詩醇》卷八：漢代五言雖辭多質直，然如十九首之類，各具機杼，變化不測，非盡無作用者也。陸機、江淹《擬古》善矣，論者謂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而力不暇，誠爲氣格惡敵。白之諸作，體雖彷古，意乃自運，其才無所不有，故辭意出入魏晉，而大致直媲西京，正不必拘拘句比字擬以求之。又其辭多有寄託，當以意會，更不必處處牽合，如舊註所云也。

又（青天何歷歷）《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明星如白石」，自然好。「遊子悲行役」，不如「行子夜中飯」。《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傷時，窮兵黷武，行役無期度，男女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怨而不誹，眞有《國風》之體，此晦庵之所謂聖於詩者與！《李詩緯》卷二：丁谷雲評：情歸於正，以幽思掩其憤怨，大意在傷行役無期，度故入變風。又云：「徽」字疑作「微」字。《李詩直解》卷二：此篇傷唐窮兵黷武，行役怨曠而不得遂室家之情也。言青天歷歷，明星如石，黃姑織女，相去咫尺，使銀河之中無烏鵲成橋，非七夕之時將安適也。天上如此，人間可知。閨人理紈素於內，遊子悲行役於外，見瓶水凝結乃知冬寒，霜露落地偏欺遠客，此時隆寒，行役者宜歸矣。奈爲客之苦，似秋葉之飛，飄颻隨風，不得言歸也。而閨中之愁怨，更有甚焉者！別後羅帶漸長，去時衣衿頓寬，總之爲郎憔悴，而容光之消瘦也，凝眸懸望，不歸何時，須託夢魂以寄金徽，與之相聚會耳。其怨曠之情，可勝道哉！《詩比興箋》卷三：此被放以後，懷主之思，故寄言別後，託情怨曠也。《新唐書・地理志》：鶴麗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託爲思婦望征夫之辭。

又（高樓人青天）《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詩喻賢者懷才抱藝，有以聳動人之耳目，而不肖以身輕許於人，思得同心同德者而依附之也。《唐詩解》卷三：此爲貞女擇藕之辭，以比賢者思得明君而仕也。言居高樓玉堂之中，而當月朗霜清之夕，其人已凜然高潔矣。又彈瑟而成悲聲，使途人宿鳥靡不悽惋，其傷如此者，正以寫不遇之情也。安得同心之人，以成佳耦哉。觀此則太白非無心用世也，特以時王爲不足事耳。不然，何以頹然自放耶！《唐詩評選》卷二：十全古詩，一無類迹。「明月看欲墮」二句，從「高樓」「玉堂」生出，雖轉勢趨下而相承不更作意。少陵從中生語，便有拖帶，杜得古韻，李得古神，神韻之分亦李杜之品次也。一收直，溯觀上勢，固不得不以直頌之。《詩學全書》卷三：次章擬《西北有高樓》，爲貞女擇偶之辭，比賢者思得明君而仕也。首四比其人之高潔。中八句寫不遇之情。美人彈「瑟」而成悲調，使「遠人」，「宿鳥」，靡不淒惋。其傷有如此者！《古今注》：《陌上桑》秦女羅敷所作。《列子》：韓娥過雍門雪歌，既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末四句寫此「苦曲」，安得「同心」之人，以成佳偶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託爲貞嬾不二心之辭。《陌上桑》羅敷作以自明其心者。

又（長繩繫日）《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達生者之詩也，古詩中有此體。《李詩直解》卷二：此言流光易邈，富貴神仙皆虛，而惟飲酒爲眞也。雖有長繩，難繫白日，自古以來，共爲悲辛。即黃金高至北斗，不惜買陽春，以使之遲。奈世人不能留石火之光，安能留其身哉。即目前之事，轉盼如夢，又知後來誰之身乎。故提壺沽酒，莫辭貧乏，取酒會聚四鄰，相爲飲樂，以度流光可耳，雖云仙人長生，亦恍惚疑似之說，未若會鄰飲酒之爲眞也。此亦達生之詩，人當詳味，而及時爲樂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言時光與人命同一短促。《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託爲痛飲者及時行樂之意。

又（青都綠玉樹）《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香草以詔美人之意。

又（今日風日好）《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卷舒自由坦懷行樂之意。

又（運速天地閉）《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按此篇當是太白從永王璘時，嘗作詩諷王勤王，而王不從，知王不足與有爲，故作是詩也。「運速天地閉」，喻明皇晚年賢人隱而群小用事也。「胡風結飛霜」，喻祿山兵叛也。「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殺戮也。「六龍頹西荒」，喻明皇西幸也。「太白出東方，彗星揚清光」，喻兵興除舊布新也。「鴛鴦飛越鳥，何爲眷南翔」，喻王原非南人，何爲眷眷於南方也。「惟昔鷹將大，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喻起於行伍而能立功者，已致高位也。今卒伍之徒能立功者，尚致高位，王何爲眷眷然擁兵南方，翔翔江上，而不爲勤王之舉，以立功名、取爵位也哉！「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喻王終不足與有爲，如北斗之空有斗名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之空有箕名而不可以簸揚也。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後人作詩明譏顯刺者所可同日語哉！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四：王云：「運速天地閉」，喻國家否運之至，如四運將終之時，天地之氣亦爲之閉塞不通。「胡風結飛霜」，喻祿山起兵爲害。「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亂而死。「六龍頹

西荒」，喻明皇西幸蜀中。「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謂仰觀天象，昭昭可察，災害不知何日可除。「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謂己非南人，而向南奔走。疑太白於此時偕婦同行，故用鴛鴦爲喻。此詩其作於流夜郎之前耶！「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謂出身微劣，不過效鷹犬之用，而能得尺寸之功以致身高位者多也。「得水成蛟龍」，謂將帥郭子儀、李光弼一流，「爭池奪鳳凰」，謂宰相房琯、張鎬一流。「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傷己無人薦達，如彼天星之中，北斗雖有斗名，而不可用之以酌酒，南箕雖有箕名，而不可用之以簸揚米穀。徒有高才不爲人用，其自悲之意深矣。蕭氏以爲太白從永王時作詩諷其勸王而王不從，故作是詩者，非也。《詩比興箋》卷三：胡風、飛霜、彗星，太白，是漁陽已叛之後。「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蕭士贇謂指永王璘本帝胄，胡爲不勤王討賊而流連江淮是也。鷹犬、侯王，謂行伍立功之將；南箕、北斗，有強藩擁兵之虛名。集中《永王東巡歌》云：「三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諷其不急救中原而思割據也。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勸其破賊勤王立功也。太白始於永王，實望其匡奬王室，不料其中道披猖，此詩殆見幾逃遁時所作乎？尚欲誣以從叛，毋乃懵於論古。《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指安史之亂，「六龍頹西荒」，喻明皇幸蜀也。「鴛鴦二句，太白自喻而在江南爲永王所汙染也。「惟昔」二句，謂諸將不過鷹犬之材，忽躋侯王之尊也。

又（世路今太行）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言仕途險巇，非己所可干，當立名於身後耳。

又（月色不可掃） 《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其初未有此意，肆言及此，達之又達。《李詩直解》卷二：此太白素志學仙，至此知神仙不可成而發爲感歎也。言月色不可掃，掃之而不開，以興客愁不可道，道之而愈增。其光陰迅速，白露生秋衣之寒，流螢飛白草之上，日月不可留，易墮落而銷毀，天地更無私，同草木以枯槁。又觀之蟪蛄啼乎青松，蟪蛄易化，而青松則不易老也，且人之柔脆亦蟪蛄耳。故世俗多煉金丹以求長生，而金丹不成，昧者豈能精討哉？爾非神仙千歲之翁，去世不得不早也。無已則學壺公飲酒，跳入壺中，藏身免累以爲寶耳，即不能長生，猶得飲酒以爲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言天地終歸枯槁，況乎人生，正當及時行樂。《唐宋詩醇》卷八：起句妙然天成，不由思索而得。《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首欲飲酒學仙，以遣愁思。《唐宋詩舉要》卷一引吳汝綸評：此小年不及大年之旨，金丹千歲翁皆不朽之喻。

又（生者爲過客） 《唐宋詩舉要》卷一：吳汝綸評：此言浮榮難久，當厲不淵之節。

又（涉江弄秋水）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比興之詩也。首兩句，喻賢者慕君之爵位而欲仕也。三句、四句，喻賢者纔得位而害之者已至也。「佳期」，是與佳人相期也。釋《楚詞》者曰：不敢指言君尊，故托辭曰佳人也。「彩雲重」者，喻女謁讒夫之昌盛也。「欲贈隔遠天」者，喻賢者欲有所獻言於君，去天遠而爲女謁讒夫之所間隔也。「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者，喻雖思君而無從見君，惟有悵望涼風之前，以寄吾眷戀之意云耳。涼風亦薄德之形容也。辭微意顯，可謂怨而不誹者矣。《唐詩解》卷三：此刺姦邪用事賢路塞也。言我涉江採荷，愛其花之芳鮮，惜其珠之蕩漾，因與佳人有期，欲以此花贈焉。乃爲彩雲所隔而不能達，徒對涼風而悵望耳。蓋以荷之芳潔，比己之忠貞，珠之蕩漾，比己之流落，欲持此貞心以獻於君，乃爲讒人所間而不得入，能無惆悵耶？《李詩直解》卷二：此詠賢士欲仕不得志，借興比之詩以自喻也。言涉江弄水，愛此荷花鮮艷者，喻賢者入唐之朝，慕愛爵位之榮而欲仕也。攀荷弄珠而不成圓者，喻唐讒得位而害之者，不令安職也。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者，是與佳人相期，不敢指言唐主，而託詞爲佳人，綵雲重，又喻女謁讒夫之昌盛，而我欲獻言于君，奈君門九重，而爲所閉隔也。相思無由相見，悵望於涼風前者，喻雖思唐而無從見君，唯有悵望涼風之前，以寄吾眷戀之意云耳。意婉詞微，其怨而不誹者耶。《詩學全書》卷三：三章擬《涉江采芙蓉》，刺奸邪用事，賢路塞也。首二以「荷」之芳潔，比己忠貞。三、四以「珠」之蕩漾，比己流落。末四句，欲持此貞心以獻君，乃爲讒人所間而不得入，能無「惆悵」耶！《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亦採芳以詔美人之辭。

又（去去復去去）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其太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在江湖，心居魏闕，懷君憂國之意藹然見於言表。末四句意是嗟嘆之，白雖遭時昏亂，隔絕遠方，然愛君之心猶石之堅也，辭嚴意婉，悲夫！《唐詩品彙》卷四：劉辰翁評：極其愁思，語意終健。古詩、唐詩之異以此，而觀人亦以此，他人不如太白者，情事淺爾。謂其詩十九婦人，非知白者，亦非知詩者。《唐詩解》卷三：此託婦人思夫之辭，以寫戀主之情也。意謂被棄之

始，未忍輕離，躊躇再三而去志始決。既以辭君，則又懷想不置，然河山隔絕，永無見期，惟強自寬解，以爲人生苦難稱意，豈得終身相保耶！譬之越燕、燕鴻，各從所好耳。然所思終不能忘，遂至榮華凋落，沉憂廢飡，傷君德之不明，藉魂夢以來往，惓惓之衷至化石而已耳。吁！此非身江湖而心魏闕者耶？《李詩緯》卷二：丁谷雲評：有懷君憂國之意，結二語終是憤君不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詞微旨遠，怨而不怒。《詩學全書》卷三：此章擬《行行重行行》，托婦人思夫，以寫戀主之情。首二既「辭君」，又懷想不置也。三、四言「河」、「山」阻隔。五、六又強自寬解，以爲「稱意」豈可「長得」？譬之「燕」、「鴻」，各從其所好耳！末六句，言所思終不能忘，遂至「容顏」凋謝，沉憂廢飡。傷君德之不明，藉「夢魂」以來往。惓惓之衷，至「登山遠望」，「化石」而已耳！《詩比興箋》卷三：與首章比興同旨，此皆側悱，無愧風人，試取所刪八章並讀之，可以悟焉。《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此亦託爲貞婦思夫之辭。

《感興八首》一　《李詩選註》卷一三：此白感興之作也。按詩意非徒譏襄王，而又譏宋玉之不能引君於道，而以淫慝之行啓之也。

又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成其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子聽人說夢，以爲誠有其事，至爲傳奇以實之。惟太白知其託詞而譏之，可謂識見高遠者矣。

又三　《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按此詩用韵既無倫序，詞意復爾淺狹，非太白之作也。豈後人補其亡闕而僞爲之者歟？不可得而考也。

又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殊。編詩者不能別，姑存於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按此詩與《古風》歌詩二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與下文意不相續，當以《古風》爲正。大抵李白之詩未嘗經意，先儒考訂編次，故差誤相仍，而無歸一之說也。

又六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喻賢者有所抱負，審所去就，不肯輕以身許人，惟恐老之將至，功業未建，於時無聞，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共祿位也。

又七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之三十六，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李詩選註》卷一三：比而賦也。按此與《古風》三十六首文意少有相同而多相似，豈當時傳寫之誤，而編次之不審乎？當以《古風》爲正。

又八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比興之詩，刺時賢不能引類拔萃，以爲國用者與！「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薦引之也。「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喻在野之賢唯恐老之將至，與草木俱腐也。「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在野之賢冀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羽儀朝廷也。嗟乎！士懷才而不遇，千載讀之猶有感激。

《寓言三首》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詩懼讒也，檃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耳。《李詩選註》卷一三：其一賦，其二、三比也。按白《寓言》三章，是被讒還山之時所作也。謂之寓言者，以周公之事與海燕、精衛等物取喻而寓其意也。

又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比興之詩。綵鳳青禽以比佞幸之人，瑤臺玉山以比宮掖，秦娥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蓋以諷刺當時出入宮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精衛銜木石，以比小臣懷區區報國之心，盡忠竭力而不見知者，其意微而顯矣。

又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春之思者歟！綠楊海燕，以起興也。婉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哉！

《秋夕旅懷》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詩太白作於竄逐之後乎！身在遐方，心懷舊國，詞意悲惋，哀哉！《唐宋詩醇》卷八：晉、宋間，有此清機，齊、梁間，無此逸氣。

《感遇四首》一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詩蓋有所懷，託二仙而言也。

又二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詩喻賢者蒙朝廷養育之恩，有才而不見用，空受此恩也。當可用之時而若不采之，惟有飄零老死而已，將安所依乎！

又三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遊仙體也，末句諷以色事人，色衰愛弛者。

又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篇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己之意耳。如後篇詠壁上鸚鵡，亦此意也。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太白寫心之作，觀此，則前《效古》一首概可見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唐詩品彙》卷六：劉辰翁評：其自然不可及矣，束坡和此有餘，終涉擬議。《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浩然媚幽獨」，媚幽獨之上用浩然二字，妙。譚元春評：「浩然媚幽獨」，取太白詩，貴以幽細之語，補其輕快有餘之失，如此等句即妙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五》：周珽評：冷然以靜，沖然以幽，有道之詩。陸時雍評：一起四語，意境清微。周啓琦評：太白胎骨中，絕不帶一毫蒙氣，故開口便有靈機，迴繞楮墨間，如此與泰山吉懷、登樓舟行等篇，自然奇異。

《**江上秋懷**》《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太白傷己之作也。不惟傷己，而復爲同類者傷之，悲夫！

《**秋夕書懷**》《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太白當謫遂之時，乃能以仙遊自解，可謂善處患難者矣。《唐詩歸》卷一五：鍾惺評：「北風吹海雁，南渡落寒聲。」森然。「松霜浩前楹」，悟頭下二句從此生。譚元春評：「滅見息羣動，獵微窮至精。」只斷一粗。《唐詩評選》卷二：杜贈李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正謂此等。宋人不知，橫生異同。陰鏗豈易似耶？《李詩直解》卷二：此太白當謫遂之時，乃以仙遊自解也。言秋夕而北風緊矣，吹海雁以落寒聲也，感此瀟湘憔悴之客，不淒然而有飄流浪蕩之情乎。其胸次決不爲世情拘束也，故懷抱如海闊，每接滄洲之趣，思想若霞飛，恍遊赤城之天，始欲探蓬壺神仙之事，即天地亦旋覺其輕矣。且澹然以吟高秋，閑卧而瞻太清，蘿月掩我空幙，松霜結于前楹。此清虛之景也，修道者又必滅其聞見而羣動始息，獵于微妙而至精方窮，此亦不易矣。惟桃花有源之水，可以逍遙于其中，而遠害以保吾生也。太白處患難而能以遊仙自慰，眞胸懷之高曠哉。《唐宋詩醇》卷八：亦所謂工於發端者，「滅見息羣動」，二語頗有見地。

《**萬憤詞投魏郎中**》《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太白《百憂》、《萬憤》二篇，《白憂》上崔相者，員也。云：「臺星再朗，天網重恢。屈法伸恩，棄瑕取才。」卒賴員力北歸。《萬憤投魏郎中》不知魏何人？乃儕之崔相之列。此篇云：「樹榛拔桂，囚鸞龍雞」，語甚新。又言兄弟妻子離隔，有「一門骨肉散百草，遭難不復相提攜」之句，魏必是一志義之士，能恤人患難者，當攷。

《**荆州賊亂臨洞庭言懷作**》《唐宋詩醇》卷八：幽鬱之衷，沈雄之氣，可云程形賦音。

《**覽鏡書懷**》《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默若桃李竟無所言，終爲商山之老，皓然白首而已矣。此白雖自嘆而實亦自負也。白之豪放，雖老不衰，於此可見。

《**田園言懷**》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四：詩意謂仕宦而不得志如賈誼一流，得志如班超一流，皆羈旅異方，不如巢、許隱居獨樂，安步田園之爲善也。其旨深矣。

《**江南春懷**》《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太白流離湘楚之詩乎！食息不忘君，其志亦可哀也已。

《**聽蜀僧濬彈琴**》《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飄然不喧。「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流水事用得好。《李詩緯》卷三：應名時評：眞景而運以逸思。「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所謂神往。丁谷雲評：韓昌黎琴詩非不刻畫，然乏自然神致，所以詠物詩最忌粘皮帶骨。如謂不然，請細讀此詩可也。《唐宋詩醇》卷八：纍纍如貫珠，泠泠如叩玉，斯爲雅奏清音。《唐宋詩舉要》：一氣渾灑，中有凝鍊之筆，便不流入輕滑。

《**魯門東觀刈蒲**》《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詩借蒲起興，以自比也，其有望君再用之意乎？白之志亦可哀矣。

《**詠鄰女東窗海石榴**》《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四：此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事之之意。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唐詩解》卷二一：此以鸚鵡自喻也。辭君而去，有如落羽，尋友不逢，譬之孤鳴，咤者輕忽之也。既以懷才見棄，便當高舉以還故居，疇能復戀金門乎？

《**觀放白鷹二首**》一《詩學全書》卷一：借鷹自比，以譏世人。此長短句四句一韻。

又二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四：此詩《河嶽英靈集》以爲高適之作，題云《見薛大臂鷹作》。適集亦載此詩。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下：（前解）：爐火不必定有其事，政使決無，亦復無須說破，留得與他世上絕頂聰明男子寄托雄心，殊自快樂。但爲之亦有其地、其人、其時、其宜，方始相應。如深山閑院，其地也；晚年絕欲，其人也；長夏涼風，其時也；卻病攝心，其宜也。除此四者，

而妄意成仙，甚至如崔現爲雍丘而署安丹竈，此眞老大不便也。看先生此一解四句詩，直是滿肚不然，卻作兩通回護。一、二言爲政久已忘機，早與仙理冥合；三、四言今既從事修煉，定將解組即去。所之便是：服藥求仙，非爲政之道；雍州公廨，非燒丹之所。而其詞令乃更委婉，此非其餘詩人之所易到也。（看他「本」字、「不違」字、「已」字、「畢」字、「當」字、「歸」字，字字滿肚不然，卻又不說破。）（後解）：後解只爲要問他「但」字、「何」字，言崔信慕既篤，功夫轉深，神必將助，火必自飛，理之自然，固不必說。但不知既生羽翼，乃欲何去？雍州蒼生，又如之何？眞是教他擔舌抵齒，一時更無可對，妙絕，妙絕！讀此詩，始知全集中有無數神仙丹藥之語，皆是當日雄心寄托，所謂世上絕頂聰明男子，則如先生者是也。我見近日食矢之人，矯誣上蒼，謂言天上官階，一如人世可以遷轉。于是誑諸小兒，紛紛求買，不半年後，群自詫語：「我是眞人」，「我是御使」，「我是大夫」。彼倡之者固是乞丐無聊，獨不知和之者，其胸中作何意會也？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唐宋詩醇》卷八：題畫詩，杜多沉着，李自飄逸。

《見野草中有名白頭翁者》《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此則徑似高岑。鍾惺評：太白五言律三復之不無遺憾，以彼其才猶如此，甚矣。淺之一字無當於詩，且詩亦不易淺也，能爲淺則妙矣。《李詩直解》卷五：此見草中有白頭翁而因有所感也。言我乘醉以入田家去，而行歌荒野之中，如何見青草之裏亦有白頭翁者？折取歸來，以明鏡對看，人之白頭與草之白頭宛然相同也。彼微芳似有相誚之意，不覺留恨以向東風，庶幾解釋耳。不然，若境遇不善，有知之老翁，反不如無知之白頭翁矣。《唐宋詩醇》卷八：結意刻深，卻有風致。

《白鷺鷥》《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寂寂有情。《李詩直解》卷六：此詠鷺鷥之潔白而歎其閑適也。言白鷺之下秋水，孤飛蹁躚，如墜霜之白矣。大凡不足則忙，彼其無求故無不足。心閑且未去，而獨立于沙洲之旁，亦得時行時止之妙機也。

《詠桂》《唐宋詩醇》卷八：雖託喻以達情，亦可令植私者通身汗下，有關世道不淺。

《巫山枕障》《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朝雲夜入無行處」，三字說得幽靈。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五：詩意謂潁陽別業，固盡丘壑之美，而己之所好更在江湖，是以欲與青烏相狎而棲息江濆。范傳正稱：「太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逸情所寄，不即此可見歟？

《勞勞亭》《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天下傷心處」，天下傷心處，古之傷心人，豈是尋常哀樂？鍾惺評：「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知字、不遣字，不見着力之痕。《唐詩解》卷二一：亭爲送客而設，故以勞勞爲名，謂心勞莫甚于別也。作詩之時，柳條未青，因托意于春風耳。《李詩緯》卷四：丁谷雲評：「春風二語反結上意，無中生有，千古絕調也。《李詩直解》卷六：此於送客之亭而傷離別之苦也。言天下傷心之處，惟勞勞送客之亭。人生莫苦于離別，春風亦知別苦，故有意遲遲，而不遣柳條青，恐人折之以贈行也。夫亭曰勞勞，則人不得安逸，百年易盡，離別苦多，寧得不傷心耶。《唐宋詩醇》卷八：二十字無不刺骨。

《題宛溪館》《詩人玉屑》卷三：「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眼用活字。《李詩直解》卷五：此題宛溪之清澈，而見嚴湍之擅名者，地以人重也。吾憐宛陵溪水，澄澈如鏡，不惟照人，亦可照心以倍明。則此溪可謝新安之水矣，百尺千尋，莫不見底清也。況溪際白沙與月色相映，而沙可留月，岸上綠竹與秋聲相鼓，而竹可助秋。此宛溪之好，不減嚴湍，卻笑嚴湍之上，至今獨擅名者，地以賢人重也。今宛溪惜無嚴子陵以垂釣耳。

《題東谿公幽居》《唐詩品彙》卷八三：劉辰翁評：律穩麗意濃。《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按此乃李白之律詩也，一氣渾成，不事雕琢，其態度語句清麗。唐之諸詩人竭力爲者反不能及，晚唐纖細又安能望其後塵乎。《唐詩解》卷四〇：此美東溪公幽居之樂。言公清廉而有高隱之志，故卜築東溪以爲幽棲之地，蓋將淹留於此矣。且其依山蔭柳，媲美古人，花舞鶯歌，與物無間。及客至留飲而盤無他味，則其清廉爲何如哉！《貫華堂選批杜才子詩》卷三下：（前解）：又有律詩，取第一句分作前後解，如此「清廉」二字即是也。前解寫東溪公清，要看其「歲將淹」三字。夫人之于世間，誠非一眼親見朝衣涂炭，即未有不數數然者也。今東溪公誠不知其行年幾何，然其卜築如彼，即知立志如此，殆于決意不肯復來也。三、四正盡東溪卜築。「歲」，余年也；

「淹」，待死也，言特卜築以待死于其中也。（後解）：後解寫東溪公廉，廉訓棱角峭厲也。言東溪雖弃世，世不弃東溪，然則此時又當作何處置？曰：今日諸公，奈何復溷我爲？若有到者，我但與之一醉而已。客才到，也但知只一法也，一醉毋多言也。五、六鳥當歌、花當舞者，借之以爲進酒之先容也。末句又表公本赤貧，誰愛杯杓？只圖來人不得開口。寫其棱角峭厲，至于如此也。（前解清以持己，後解廉以待人。）《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東溪有卜築之志，後解則寫東溪公之樂，而羨其清廉。

《嘲魯儒》《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烟霧。」說得憒憒有趣。此句與「如蒼蠅聲」皆善狀小夫，足見此老聰明，曠觀世人心眼。鍾惺評：「緩步從直道，末行先起塵。」總是行不由徑，彼何等高明，此何等鄙瑣。下句迂闊費力，光景在目。

《觀胡人吹笛》《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五：太白放逐之餘，睠戀宗國之意隨寓而發，觀此詩末二句，概可見矣。《唐詩解》卷三三：此因笛奏秦聲而起戀主之想，蓋流夜郎時作也。言以胡人奏笛，調乃雜于秦聲，時十月，而笛中梅花已落敬亭間矣。吾方見逐，出塞愁聞其曲而淚爲之下。心雖戀主，無由歸謁，徒望長安而興懷也。此胡人蓋自京師來者，太白夜郎之竄，道出宣城，故有「吳山」、「敬亭」之語。《李詩直解》卷五：此太白放逐之餘，聞笛聲而有眷戀宗社之懷也。言我流落江湖，旅寓不定，忽聞胡人吹笛，一半猶是秦聲也。十月之時，吳山方曉，何梅花落于敬亭乎？此出塞之曲，聞之不覺悽然而愁，而淚則滿我逐臣之纓矣。我今流落于此，去長安已遠，卻望長安之道，空懷戀主之情，而主不我用，徒爲眷眷已矣爾。胡人休再吹矣，毋令入于耳傷于心也。

《春夜洛城聞笛》《唐詩解》卷二五：不見其人而聞聲，故曰暗。滿洛城者，聲之遠也。折柳所以贈別，今於笛中聞之，則想及故園而傷別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意遠字精，鑪鍾巧自天然。黃家鼎評：唐人聞笛詩多有韻致，如此散逸瀟灑者不復見。《古唐詩合解》卷五：此聞笛詩用折柳，不知笛所吹處，故聞，聞屬無意。「此夜曲中聞折柳」，點聞字，折柳所以贈別，而笛調中有《折楊柳》一曲。「何人不起故園情」，聞折柳而傷別，故情切乎故園，本是自我起情，卻說聞者何人不起，豈人人有別情乎！祇爲散入春風滿城聽得耳。《李詩直解》卷六：此春夜聞笛而動思鄉之情也。言誰家之玉笛暗飛聲乎，而其聲之嘹亮，散入春風之中，以滿洛城也。此夜曲中，聞有折柳之腔，而遙思故園，楊柳長條，已堪攀折矣。當此春光逆旅，何人不起故鄉之情哉。《唐宋詩醇》卷八：與杜甫《吹笛》七律同意，但彼結句與黃鶴樓絕句出以變化，不見用事之跡，此詩並不翻新，深情自見，亦異曲同工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似聞笛聲。

《流夜郎聞酺不預》《李詩緯》卷四：丁谷雲評：不亢不垂，是其本色。

《宣城見杜鵑花》《絕句衍義》卷一：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詩也。太白爲蜀人，見于劉全白《志銘》，曾南豐《集序》，魏、楊遂《故宅祠記》及《自序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證也。

《白田馬上聞鶯》《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按此詩必是白流於夜郎之時在道而作也。

《三五七言》《李詩選註》卷一三：賦也。按此詩辭意淺露，似白而恐實非白也。不敢遽刪去者，以衆人傳誦之熟，近似者多，故存之以俟知者。大抵李白之詩，淡而不厭，簡而有文，直無徑情，淺無鄙俚。凡此類者，似□可疑。雖未遽去之，而亦不得不辯也。《李詩直解》卷四：此閨怨，因秋至而深相思之情也。言風至秋而倍清，月至秋而倍明，當此風清月白之景正堪聚娛，而今則不然。故落葉聚遇風還爲飄散，寒鴉棲而聞響又復驚亂。我因相離而相思，期其相見，知何日乎。此秋氣凄涼之時，當寂寞獨宿之夜，有難爲情者，安得忽然來歸，以相娛于風清月白之下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五：楊云：古無此體，自太白始。《滄浪詩話》以此詩爲隋鄭世翼之詩。《臞仙詩譜》以此篇爲無名氏作，俱誤。

《寄遠十二首》一《求闕齋讀書錄》卷七：「寫水落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爲誰多？」寫水，即瀉水也。本鮑明遠「瀉水置平地。」寫水四句，謂彼此兩地同一相思，未知情恨孰多耳。

又一一《求闕齋讀書錄》卷七：「朝共琅玕之綺食。」琅玕，玉也，謂玉食也。

《長信宮》《唐詩解》卷三三：此爲班姬失寵而羨飛燕之詞。月皎昭陽，彼之佳景也，霜清長信，己之落寞也。天子乘輦，昔欲與我共載矣，今乃與飛燕同之，且歡娛非一，承恩侍寢，其樂無限，誰憐我團扇之妾，獨坐而怨此秋風乎！蓋太白召見金鑾之時，帝親爲之調羹，後爲妃子所譖，寵遇日衰，故托

此以自嘆。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五：按《漢書》，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行，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太白翻其事而用之，言飛燕與君同輦而行，化實爲虛，畦徑都別。

《長門怨二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敬評：太白《長門怨》二詩，才情凜拔，自有一種超勝之韻，極響極悲，何必再讀《長門賦》。《唐宋詩醇》卷八：寫出淒涼奇況，所謂善於言愁。

又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此篇雖只二十八字，然婉而成章，哀而不怨，勝《長門賦》。《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太白《長門怨》：「天迴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江寧《西宮曲》：「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李則意盡語中，王則意在言外。然二詩各有至處，不可執泥一端。大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詞樂府，李不能爲，李覺勝紀行，王不能作。《唐詩解》卷三五：上聯因時而敘景，下聯即景而生愁。樓獨稱西者，秋則斗柄西指也。月本無心，哀怨之極，覺其有心耳。《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推爲絕句正體。丁谷雲評：可一句一絕。

又二《唐詩鏡》卷二〇：二詩用意高妙。氣格雄深。「夜懸明月齊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倒頓絕佳，若一直寫下，氣索然矣。《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五：此詩皆隱括漢武陳皇后事，以比玄宗王后，其意微而婉矣。《唐詩解》卷三五：前篇因秋而起秋思，此篇則無時非秋矣。獨字甚佳，見月之有意相苦。《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此等詩脫胎于古，出以幽新，亦絕句之上乘。《李詩直解》卷六：此詩隱括漢后之事，而比玄宗王后之怨也。言陳后居長門宮之桂殿，長愁而不記春矣，昔欲以金屋貯之，而今四壁寂寞起秋塵也。夜懸皎月青天之上，雖皎月于人無所不照，似獨照我長門宮裏長愁之人也。借古慨唐，其意微而婉矣。

《春怨》《李詩直解》卷三：此征婦感歲時之易邁，音書之難寄，而怨益深也。言去年何時，君阻征而別妾也，南園之間綠草飛蝴蝶，正艷陽之天矣。今歲何時，妾孑處而憶君也，西山之上白雪暗秦雲，又冷寂之景矣。睹時序之易換，盼來歸之無期，設使邊方密邇，猶甚信可通，奈迢迢玉關去此三千里，即音書欲寄，那得到君邊而使之聞也。音書杳絕，存亡未審，年復一年，毋怪怨思之深矣。

《陌上贈美人》《唐詩解》卷二五：駿馬，太白所服，雲車，妓女所乘。指妾家者，邀與同歸也。《古唐詩合解》卷五：「遙指紅樓是妾家」，是美人口答也。褰簾遙指，嫵媚之態宛然，太白偶見於陌上，故賦其事以遙贈也，然亦不必認眞。《李詩直解》卷六：此遊春而詠陌上之情景也。言春日之景，關情者無如花與美人，今乘駿馬以遊陌上，落花滿地，驕行以踏之，而春意可憐也。忽望見五雲華麗之車，知美人在其中，乃垂鞭趲行，而直拂其車。美人見其狂態，嫣然一笑，以褰珠箔，遙指遠遠紅樓之中，即是妾家。是美人有情，而駿馬隨行，頻拂之以至紅樓之處矣。《綃綺樓說詩》卷一：「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此即事寫景，與太白《白馬驕行篇》同。彼云：「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不及鳴箏者之嬌貴也。故詩須有品，蘊體尤宜名貴。

《閨情》《唐宋詩醇》卷八：起極蒼渾，結亦峭健，雖帶齊、梁格調，氣骨自別。

《對酒》（葡萄酒，金叵羅）《李詩直解》卷四：此對酒而詠吳姬之夭冶情艷也。言蒲萄之美酒，金叵之纖羅，吳姬年十五年最夭少，細馬馱之而來，青黛畫眉，紅錦爲靴，其粧飾亦麗矣。且秉吳音而道字不正，啓櫻口，吐嬌聲，其唱歌也，聞者莫不愛其柔媚，而爲之絕倒。故玳瑁筵中從懷裏而醉，芙蓉帳底極幽艷之情，亦且奈君何哉。《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胡姬十五細馬馱」，三字柔艷。「道字不正嬌唱歌」，微有妖氣，情艷之極，有似於妖耳。《詩學全書》卷一：寫「吳姬」之「嬌態」也。此長短句七句一韻。

《湖邊採蓮婦》《唐宋詩醇》卷八：亦樂府之遺作，勸勉語可以厲俗，比《採蓮曲》尤爲近古。

《怨情》《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二語有不敢前問之意，溫存之極。《唐詩解》卷二一：美人之恨，蓋有不可語人者。《唐詩鏡》卷二〇：六朝五言絕，意致既深，風華復絢，唐人即古其貌而不古其意，古其意而不古其韻，如《秋浦歌》、《勞勞亭》，古意蕩然矣。詩之所以貴古者，以情深也，以格老也，以色麗也，以句響也。《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大得古體，一種幽深之致，娓娓動人。《李詩直解》卷六：此詠深閨之怨婦，而見其情之極也。言婦人抱美色而守空閨，捲起珠簾，深坐而鎖蛾眉，愁

怨之極也。愁極則淚落，但見淚痕之濕，而不知心之所恨者誰也。恨其獨處之寂寞也。

《**代寄情楚詞體**》《唐宋詩醇》卷八：約全騷於短韻，而辭氣清明，意指忠厚，非第偶彈古調。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升庵詩話・太白用徐陵詩》：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唐詩解》卷二五：首是叙景，次則紀事，末形容半醉之態，有要寵意。《古唐詩合解》卷五：「西施醉舞嬌無力」，半醉而舞，雖嬌而無力也。「笑倚東窗白玉牀」，笑字合嬌字，倚字合無力字，倚牀獻笑，曲形要寵之態也。《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淫媚之態畢露，不置褒貶得體。《李詩直解》卷六：此詠吳王之美人因半醉而益顯其媚態也。言風過荷翻，而水殿之中皆清香襲人也，姑蘇臺上，正吳王行樂之時矣。西施半醉微醺之時，蹁躚而舞，其娟容媚態，嬌弱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似不勝情者，吳王一見，神魂俱銷，安得不樂之以傾國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五：吳王，即爲廬江太守之吳王也。以其所宴之地比之姑蘇，以其美人比之西施，乃席上口占，以寓笑謔之意耳。若作詠古，味同嚼蠟。

《**在尋陽非所寄內**》《唐詩歸》卷一五：譚元春評：「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用事妙甚，若賦蔡琰事，如此直說，又不見其妙，其故當思。「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插二語氣乃能厚。鍾惺評：「相見若悲歎」，常事，若字豫想得妙。

《**越女詞五首**》（**耶溪採蓮女**）《李詩緯》卷四：應名時評：雖寫深情，亦是變風之正。丁谷雲評：小樂府之神，昔人不多得。《李詩直解》卷六：此詠採蓮之女多情而含嬌羞之態也。言耶溪採蓮之女亦姣好矣，見客則棹舟而避，宜矣，何歌詠而迴，不多情乎？況笑入荷花之中，佯爲嬌羞之態，深藏不出，有令人思慕之意也。過客見其歌且笑也，亦知多情，候之久不得一見，乃悵悵然去矣。《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說情處，字字使人心宕。鍾惺評：「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非佯羞二字，說不出笑入之情。

又（**吳兒多白皙**）《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似吳兒在此詩中，呼之或出耳。

又（**東陽素足女**）《升庵詩話・素足女》：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答》二首云：「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答詩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中墮。」太白蓋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示金陵子**》《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吳歌楚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似能未能四字，閃得妙，味此知詩歌不貴熟調。《秋窗隨筆》：樂天「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與謫仙「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異曲同工。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入蜀記》卷一：過（丹陽）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唐宋詩醇》卷八：語眞情重，不求工而自工。

《**哭宣城善釀紀叟**》《李詩選》楊愼評：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妙，不但齊一死生，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爲「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醫也。《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夜臺中還占地步。

《**鞠歌行**》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文苑英華》二〇三卷太白「玉不自言如桃李」之後載此一首，失錄作者姓名，後人遂編入太白遺詩。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相如、廉頗、程嬰、杵臼、平原、毛穎三端，乃趙事之最大者。

《**胡無人行**》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文苑英華》一九六卷太白「嚴風吹霜海草凋」之後載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入太白遺詩。然考陳陶集中亦載此作，當是陶詩。

《**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滄浪詩話・考證》：《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皇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足盛唐人之作。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既以鶴比司馬，以珍禽自喻，復以「周周銜羽」事作結，似乎凌亂，恐有錯誤。【略】末二聯或是太白在尋陽獄中之作，所謂崔相公者即是崔渙，似亦近之。而岑參集中亦載此詩，一云無名氏詩。

《戲贈杜甫》　《容齋四筆》卷三《李杜往來詩》：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代寄翁參樞先輩》　《滄浪詩話・考證》：《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二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貞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題峰頂寺》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八：舒州峰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曾子固始見之，不出於集中，亦恐少作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侯鯖錄》：曾阜爲蘄州黃梅令，縣有峰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峰間，人跡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峰頂寺」云云。或曰：王元之少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漁隱叢話》：《四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板，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云云，世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邵氏聞見後錄》：舒州峰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峰頂寺」云云，曾子山始見之，不出于集中，恐少作耳。《太倉稊米集》云：「聞道長庚曾入夢，已應能作上樓詩」。注云：唐人載李白在襁褓中，其家攜之上樓，問頗能作詩否，即應聲作絕句一首，所謂「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者是也。又《竹坡詩話》：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家人攜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爲僞耶！

《瀑布》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二老堂詩話》：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葉蓮花池，連理山茶，白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旁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讀書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清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于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絛《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敕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眞烟雲中語也。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敕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原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絛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敕爲赤而已。《唐詩紀事》：近世傳白詩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清雲，松風拂我足。」又不同者數字。

《清平樂》　歐陽炯《花間集叙》：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之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碧鷄漫志》卷五：《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眞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歐陽炯《花間集》序曰：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絕妙詞選》曰：唐呂鵬《遏雲集》載太白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故只存其二。胡應麟《筆叢》曰：太白《清平樂》蓋五代僞作，因李有《清平調》，故贋作此詞傳之。《古今詞話・詞評》卷上：《遏雲集》云：李白《清平樂令》應制四首，如「禁庭春晝」，「禁闈秋夜」，膾炙人口。楊愼曰：後二

首無清逸氣，逸之。《詞綜偶評》：怨而不怒。以解嘲爲悱，可與《客難》、《賓戲》一例看。

《桂殿秋》《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僊女足，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天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輧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李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予遊桑，尚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并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能改齋漫錄》卷一六：「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輧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皋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游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崖上。未知孰是？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〇：許彥周《詩話》亦作李衛公《步虛詞》。

《連理枝》《古今詞話·詞辨》卷下：江尚質曰：按《尊前集》，李白《連理枝》十二首，黃鍾宮曲也。詞家止收二首云：「雪蓋宮樓閉。羅幕昏金翠。鬬鴨闌干，香心澹薄，梅梢輕倚。噴寶猊香燼，紅綃翠被。」「淺畫雲垂帔。點滴昭陽淚。咫尺宸居，君恩斷絕，似遙千里。望水晶簾外，竹枝寒，守羊車未至。」唐詞最初都無換頭，今以太白兩首，疊作雙調者何故？後晏殊亦爲此調，始有換頭。然在劉過爲《小桃紅》，尚亦稍異。劉詞結句「畫行人愁外兩青山，與尊前離恨」，爲添三字，餘則皆同。

《菩薩蠻》鄭樵《通志》：李白《草堂集》，白蜀人，草堂在蜀，懷故國也。《菩薩蠻》、《憶秦娥》二首，爲百代詞曲之祖。《湘山野錄》卷上：【略】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李詩直解》卷六：此思婦獨處高樓傷晚景而思夫之歸也。言我獨處者，惟晚景難堪。今試望之，平林漠漠，煙橫如織也，寒山一帶翠碧，反爲之傷心矣。日落而暝暝之色入于高樓之上，有人孤居樓上，誰與昭言，而得不爲之愁乎。即玉階空自佇立，無聊甚矣，仰瞻歸飛之鳥，皆因宿而急擇其棲，人何不知歸哉。何處是歸程，長亭之外，更連短亭。此我想像之情，豈眞來歸乎，徒令高樓之上，抱愁以終也已。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詩人玉屑》：鼎州滄水驛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云云。曾子宣家有《古風集》，此詞乃太白作也，見《古今詩話》。《寄園寄所寄》：《筆談》：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爲，未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傳一闋云李白製，即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皆定其爲太白之作者也。胡應麟《筆叢》：《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此則辯其非太白之作者也。《詞綜偶評·唐詞》：玩末二句，乃是遠客思歸口氣，或註作閨情，恐誤。又按李益《鵰鴣詞》云：「處處湘雲合，郎從何處歸。」此詞末二句，似亦可作此解，故舊人以爲閨思耳。樓上凝愁，階前竚立，皆屬遙想之詞。或以玉階句爲指自己，於義亦通。蓋玉階玉梯等字，昔人往往通用。白石《翠樓吟》，亦有「玉梯凝望久」之句。《詞苑萃編·辯證一》：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眞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置其曲耶。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按大中即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予疑廣近飛卿，至是釋然。《蓮子居詞話》卷一：唐詞《菩薩蠻》、《憶秦娥》二闋，花庵以後，咸以爲出自太白。然太白集本不載。至楊齊賢、蕭士贇註，始附益之。胡應麟筆叢疑其僞托，未爲無見。謂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殊不然。如「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等語，神理高絕，却非金荃手筆所能。《夢園詞評》：按入首二句，意興蒼涼壯闊。第三第四句，說到「樓」，到「人」，又自靜細孤寂，眞化工之筆。第二闋「闌干」字跟上「樓」字來，「佇立」字跟上「愁」字來，末聊始點出「歸」字來，是題目歸宿。所以「愁」者此也，所以「寒山」傷心者亦此也。更覺前闋凌空結撰，意興高遠。至結句仍含蓄不說盡，雄渾無匹。《藝概·詞曲概》：梁武帝《江南弄》、陶弘景《寒夜怨》、陸瓊《飲酒樂》、徐孝穆《長相思》，皆具詞體，而堂廡未大。至太白《菩薩蠻》之繁情促節，《憶秦娥》之長吟遠慕，遂使前此諸家，悉歸環內。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

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難名。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白雨齋詞話》卷五：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神在箇中，音流弦外，可以是爲詞中鼻祖。尋詞之祖，斷自太白可也，不必高語六朝。

《憶秦娥》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略】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坐悽然而罷。《李詩直解》卷六：亦傷別之詞也。言秦女善于吹簫，今簫聲不甚清亮者何？因秦樓夢斷秦樓月，蓋獨宿之苦也。秦樓月，年年柳色堪折之時，于灞陵贈行，而有傷別之情耳。奈樂遊園上，春光忽去，而清秋之節又來矣，人未來也，咸陽古道，并音塵亦絕。音塵絕，西風颯颯，殘照漸昏，而殘照之中，徒見漢家陵闕而已。秦娥乎，黃昏獨處，不得不夢斷秦樓月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五：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然考古本《太白集》中缺此二首，蕭本乃有之，其眞贋誠未易定決。《筆叢》所辯未爲無見。至謂其出自《草堂詩餘》之僞題，則非也。蓋《菩薩蠻》一詞，自北宋時已傳爲太白之作矣。《詞綜偶評》：灞陵、樂游原，俱在長安，今陝西西安府也。咸陽又名渭城，今仍有咸陽縣。《夢園詞評》：此乃太白於君臣之際，難以顯言，因托興以抒幽思耳。言至今簫聲之咽，無非秦地女郎夢想從前秦樓之月耳。夫秦樓乃簫史與弄玉夫婦和諧，吹簫引鳳，升仙之所。至今誰不慕之。豈知今日秦樓之月，乃是灞陵傷別之月耳。第二闋，漢之樂遊原，極爲繁盛。今際清秋古道之音塵已絕，惟見淡風斜日，映照陵闕而已。嘆古道之不復，或亦爲天寶之亂而言乎。然思深而託興遠矣。《藝概・詞概》：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人間詞話》：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復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明堂賦》　《古賦辯體》卷七：太白《明堂賦》，實從司馬、揚、班諸人之賦來，氣豪辭艷，疑若過之，論其體格，則不及遠甚。蓋漢賦體未甚俳，而此篇與《大獵》等賦則悅于時而俳甚矣。晦翁云：「白有逸才，尤長于詩，而賦乃不及魏晉。」斯言信夫。王琦注《李太白年譜》：太白《明堂賦序》，歷遡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則是賦之作，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并在睿宗未崩之先矣。考睿宗之崩在開元四年六月，制改明堂爲乾元殿在開元五年七月，賦之作應在三四年間，豈所謂「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賦歟？」

《大獵賦》　《古賦辯體》卷七：《大獵賦》與《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叙，用事遣辭多相出入。太白大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藝概・賦概》：李白《大獵賦序》：「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欲相如答盛覽問賦之旨，而白賦亦允足稱之。

《大鵬賦》　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古賦辯體》卷七：太白蓋以鵬自比，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賦家宏衍巨麗之體，《楚騷》、《遠遊》等作已然。司馬、班、揚猶尚此。此顯出《莊子》寓言，本自宏闊，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去《騷》頗近。《蘇亭詩話》：太白之《希有鳥賦》、《惜餘春賦》，子美之三大禮賦，實可仰揖班、揚，俯提徐、庾。《藝概・賦概》：李白《大鵬賦序》云：「睹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大獵賦序》於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齷齪之甚，皆是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出不高矣。

《擬恨賦》　《酉陽雜俎・語資》：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李東陽《擬恨賦序》：予少讀江淹、李白所作《恨賦》，愛其爲辭，而怪所爲恨多閨情閑怨，其大者不過興亡之恆運，成敗之常事而已，是何感於情，亦奚以恨爲哉。中歲以來，更涉世故，記憶舊聞忠臣孝子奇勳盛事，或方值歲會，遽成摧毀，失之毫釐，而終身曠世不可復得，至令人吞聲扼腕而不能已。聖賢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爲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雖以爲恨可也。乃效江、李體，反其爲情以寫抑鬱而卒歸於正。知我罪我，皆有所不避云。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一：古《恨賦》，齊、梁間江淹所作，爲古人志願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太白此篇，段落句法，蓋全擬之，無少差異。《酉陽雜

俎》【略】。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矣。

《惜餘昔賦》 《古賦辯體》卷七：太白諸短賦，離脂鏤冰，是江文通《別賦》等篇步驟。

《愁陽春賦》 《古賦辯體》卷七：上句先用連綿字以起下句之意，正是學《九辯》第一首語意。及至「若乃」以下，則又只是梁、陳體。

《劍閣賦》 《古賦辯體》卷七：其前有「上則」、「旁則」等語，是摯斂《上林》、《兩都》鋪敘體格，而裁入小賦，所謂「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者歟！故雖以小賦，亦自浩蕩而不傷儉陋。蓋太白天才飄逸，其爲詩也，或離舊格而去之，其賦亦然。

《悲清秋賦》 《古賦辯體》卷七：「澄湖練明，遙海上月」，與《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語意同。謂之倒句。若曰「遙海上月，澄湖練明。」「仰見明月，人影在地」，語意雖順，意味便減。

《與賈少公書》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六：書內有「中原橫潰」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嚴期迫切」等語，疑是永王璘脅行時所作。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四六法海》：太白文蕭散流麗，乃詩之餘。然有一種腔調，易啓人厭，如陽春、大塊等語，殆令人聞之欲吐矣，陸務觀亦言其識度甚淺。

《安吉崔少府翰畫譜》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八：《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崔翰字叔清，汴宋觀察使巡官，試大理評事。未知即其人否？

《誌公畫讚》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八：楊士奇曰：今靈谷寺有石刻《誌公像讚》，吳子道畫，李白贊，顏眞卿書，世稱三絕。舊刻已壞，此重刻者，不復見書法之妙矣。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并序》 陸以湉《冷廬雜識》：李太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皆不著錄，其文則見於《唐文粹》。考《史記・伍子胥傳》，不誌貞義女事，自太白詳述之而其事始顯。

《比干碑》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九：《唐文粹》載李翰所作《殷太師比干碑》即此篇也。雖文句之間略有不同，然異者只八十餘字而已。按《唐書李翰傳》：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與此文所云天寶十祀余尉於衛，極爲脗合。疑是太白代翰起草，而翰竄改數字以上石者歟！或謂翰亦以文鳴，似無倩人代筆之理，不知一行作吏，簿書鞅掌之不遑，代言視草，勢所不免。如李衛公《一品集序》鄭亞所作，亦命李義山起草而自加更定者也。又何疑於翰焉？第其文質實疏達，與集中諸作另成一格，恐實出自翰手，後之編輯者或誤以李翰爲李翰林，遂爾採入集中耶！巨眼者必能辨之。

傳記

碑志

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 嗚呼！姑熟東南，青山北址，有唐尚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銘曰：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人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轗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于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爲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願公游秦，志好爲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墳，乃題貞石，冀傳于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文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惟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一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丁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傲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韁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分，優遊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與！傳正共生唐代，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奬，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爲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付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于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勒故名焉。因告二女，將故適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兼刊二石，一置于泉扃，一表于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眞，斯爲逸人。曾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陋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一女從民永于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脇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故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

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唧紛援，菌蠹羈絆蹂躪之比。又嘗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爲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常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序傳之。大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絕贊，公之詩歌，與將軍劍舞，泊張旭長史草書爲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名德稱，古其官諡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于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爲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贊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爲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渭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劭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爲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儕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眉山蘇軾撰。

傳狀

《新唐書·李白傳》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學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潠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飲。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蕩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塚，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嘆，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張旭草書爲三絕。

紀事

李陽冰《草堂集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柳宗元《龍城錄》卷上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于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本事詩・高逸》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邊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蕭譏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長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臭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從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雲仙散錄》卷一　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唐摭言》卷七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又卷一三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又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又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

又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宰，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又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數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南部新書》甲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于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石之詞也，尚在焉。

樂史《李翰林別集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于前，御手調羹。于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授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眞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眞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眞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幷州，識汾陽王郭子儀于行伍間，爲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霞散爾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于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于聖眞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與！

曾鞏《李太白文集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于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圍帥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

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劉全白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麗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宣和書譜**》**卷九**　李白【略】嘗作行書，有「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今御府所藏五，行書《太華峰》、《乘興帖》，草書《歲時文》、《咏酒詩》、《醉中帖》。

《**能改齋漫錄**》**卷三**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又卷五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又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又卷一一　韓子蒼云：「舊傳李白幼不羈，爲昌明縣小史，已能五七言詩。嘗隨縣令至江邊，觀溺水婦人，令哦詩曰：『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烏窺眉下翠，魚弄口傍珠。』下句不屬，太白率爾對曰：『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始奇之。」

《**容齋隨筆**》**卷三**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容齋四筆**》**卷三**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縣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大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慴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嘆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尸，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歸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迹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一**　太白後序云：娶許生一女二男，女曰明月奴，嫁而卒。繼劉，次合魯，生子曰頗黎，終娶宗，凡四娶。又云：携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世號李東山。余記白子名伯禽，今新舊唐史皆不載。新史載其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有風範，謂觀察使范傳正言，先祖志在青山，葬東蘿，非其志，傳正爲改葬青山。又欲使二女改妻士族，辭以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復其夫徭役。頗黎豈伯禽之小字歟？史逸其事，當考。白與

宗十六詩，云晚娶宗，序訛爲宋。世傳退之有題子美墳七言一首，末章有「三賢所歸同一水」之句，此篇出入平仄數韻，纍三十六句，其辭鄙淺，無一字是韓筆，韓集李漢所編，亦無此篇。

楊慎《李詩選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略】《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序，《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并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疏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曰：「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讀杜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序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略】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豈容喙哉！吾友禹山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走其爲詩者，嘗謂予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愼題辭其端云。

《升庵詩話·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至此哉！

《唐音癸籤·談叢一》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即曲爲諱，失之誣。惟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又云：「南風一掃胡塵淨，西人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起太白九原，儻亦心服。

又《談叢五》 李白，蜀人，非今山東人也。山東李白之說，出於杜詩。云山東者，乃當時關東海稱（《戰國策》：頓弱語秦始皇，山東戰國有六。）意白時正寓關東故耳。舊史傳白，不書郡望，援杜句直書爲山東人，史例之變，然實非以其嘗家任城而云山東也。齊、魯之稱山東，自元始。於唐此地尚隸河南，未有今山東稱。今東省通志據杜詩徑收白爲山東人，而蜀楊用修起爭之，以白嘗自比謝安稱「東山李白」，並欲改杜詩之山東爲東山，用概絕東省借白之疑端。抑知白東山、山東兩稱，原各不相蒙者乎！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孔巢父》 吳旦生曰：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與李白隱徂徠山，號竹谿六逸。按《唐書》，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巢父爲參軍，皇甫冉送以詩云：「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蹉跎」。然其以宣慰田悅而奏功，復以宣慰李懷光而被害，故楊廉夫樂府云：「孔巢父，竹谿流。竹谿之水可飲牛，胡爲去干肉食謀。」又云：「孔巢父，不歸去。十年東海迷煙霧，釣竿空負珊瑚樹。」蓋惜其不終爲竹谿之逸也，且不悟老杜掉頭入海之意，故即用杜送時語以借之也。然則杜送歸一詩，不但於太白有微意，更於巢父有微意也。

又《匡山》 吳旦生曰：《舊唐書傳》、《南部新書》、元稹杜詩序、晁氏讀書志，皆以白爲山東人。《新唐書傳》、范傳正碑、劉全白墓碣、魏顯、李陽冰、曾鞏太白集序、《唐詩紀事》、《彰明逸事》、《綿州圖經》，皆以白爲蜀人。楊升庵欲私爲鄉產，陳晦伯、胡元瑞刺刺不休，蓋洪容齋據刊集以攻其附會，王弇州又斷以爲蜀產，豈容齋所見之本，祕不傳世，不克盡見邪？今所行，皆弇州之言也，然觀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在當時已同補遺中語矣，似爲可據，要當以蜀產爲正。

李調元《李太白故里考》 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誇其地所產之名人，即偶爾流寓，亦必聚而訟之。所謂爭此朽骨如天球也。然不必爭而爭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自唐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云：廣漢人。而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不知白實生於綿之巴

西也。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生白焉，即今彰明之青蓮鄉也。一作清廉，在漫波渡，離城三十里，右爲匡山，所謂匡山讀書處也，唐書云：白既隱岷山，舉有道不就，隱匡山。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異之，則是白始終一蜀人也。中間蕩跡縱酒，以張垍之讒，浮遊海岱，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於時流寓山東。亦猶子瞻之在黃州，即以臨皋岐亭之地，號爲東坡居士也。如曰太白山東人，則子瞻亦黃州人哉，不察其實，遽云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即以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尚存爲證，何其謬乎！古語云：「遠望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不亦悲乎！

《讀杜札記》（評《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錢箋云：曾鞏《李翰林集序》：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繫潯陽獄，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白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詩云：【略】白此詩記放逐之故，與公詩相發明，故備載於此。箋又云：「魯訔、黃鶴輩叙杜詩年譜，并云開元二十五年後，客遊齊、趙，從李白、高適過汴州，登吹臺，而引《壯遊》、《昔遊》、《遣懷》三詩爲證。余考之，非也。以杜詩考之，《贈李十二》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則李之遇杜在天寶三載乞歸之後，然後同爲梁園、泗水之遊也。《東都贈李》詩云：「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此所謂「脫身事幽討」也。曾鞏《序》云：【略】記白遊梁、宋、齊、魯，在罷翰林之後，並與杜詩合。《魯城北同尋范十隱居》詩：「不願論簿笏，悠悠滄海情。」亦李去官後作也。《遣懷》云「憶與高李輩，論交人酒壚。」《昔遊》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壯遊》則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傍。蘇侯據鞍喜，忽如攜島疆。」在齊、趙則云蘇侯，在梁、宋則云高、李，其朋友固區以別矣。蘇侯，注云監門胄曹蘇預，即源明也。開元中，源明客居徐、兗，天寶初舉進士。詩獨舉蘇侯，知杜之遊齊、趙在開元時，而高、李不與也。以李集考之，《書情》則曰「一朝去京國，十載遊梁園。」《梁園吟》則曰：「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此去官後遊梁、宋之證。與杜詩合也。《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況之秦》則云：「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則曰：「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此知李遊單父後，於魯郡石門與杜別也。單父至兗州二百七十里，蓋公輩遊梁、宋後，復至魯郡，始言別也。以高集考之，《東征賦》曰：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既久，方適楚以超忽，望君門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不隱而不仕，宜其漂淪而播越。甲申爲天寶三載，蓋適解封丘尉之後，仍遊梁、宋，亦即李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賤琴堂賦詩序》曰：甲申歲，適登子賤琴堂，即杜詩所謂晚登單父臺也。以其時考之，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齊州，斯其與高、李遊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後遊跡如此，年譜紕謬，不可以不正。段柯古《酉陽雜俎》載堯祠別杜補闕之詩，以謂別市，則宋人已知其誤矣。炘按：王右仲云：此詩分明爲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醴、梁獄上書等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相同。盧德水謂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李天生云：未負二句提得起，說得徹，不惟善賦其事，即青蓮生平才品二語盡之。吳星叟云才高以下一句一意，披剝平反，讀之涕下。查初白謂蘇武以下數語，可作太白頌冤疏。余考太白一生遭際之盛，只供奉翰林時。龍舟移棹，獸錦奪袍，白日深殿，青雲後塵，漁洋謂善寫榮遇是也。其夜郎流竄以後，窮愁困頓，恐有過於子美者，特太白詩中不甚自述身世，後人未之覺耳。此讀文章憎命達一語，不禁爲千古才人同聲一哭。

又（評《夢李白》二首） 盧注云：考白年譜：乾元元年，流夜郎。二年，半道承恩放還。白《寄王明府》詩云：「去年左遷夜郎道，今年赦放巫山陽。」其自巫山下漢陽，過江夏而復遊潯陽等處，蓋在二年。公客秦州，正其時也。觀詩中關塞、江南等字可見。查初白以爲當在白繫獄時作，不知何所據。此詩御選《詩醇》評云：沈痛之音，發於至情。友誼如此，當與《出師》、《陳情》二表並讀，非僅《招魂》、《大招》之遺韻。李天生云：幽峭沈綿，寫夢覺各盡其致。仇滄柱云：按太白本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杜公向贈詩云：「飛揚跋扈爲誰雄？」蓋恐其負才任氣，至於僨事也。後來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云：「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又云：「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尚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殆所遭時

勢之不幸耳。少陵惓惓係念，亦曲諒其苦心，而深爲之悲痛耳。炘按：仇氏此段議論至爲平允。潘四農必斥斥爲白申辯，殊不無曲筆耳。又《甌北詩話》云：少陵《贈王維》不過曰「中允聲名久」，贈高適不過曰「美名人不及」。獨至李白，則曰「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其自負亦云，「丈夫垂名動萬年」。似已預識二人之必傳千秋萬歲者。贈鄭虔亦有名垂萬古之句，然是泛論，此外更無有許以不朽者。蓋其探源泝流，自《風》《雅》以及漢、魏、六朝諸才人，無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較，自覺己與白之才，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以一語吐露，不以爲嫌。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炘按：張上若云：千秋句不獨以大名許之，亦見他日歎慕不得同時，而生前無容身地爲可悲也。此解最得詩意，甌北尚是泛論耳。

又（評《飲中八仙歌》） 錢箋云：李陽冰《草堂集叙》：公出人翰林，中人害能成謗，乃浪迹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爲八仙之遊。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據李序范碑皆言白與賀監等八仙之遊在天寶初。然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卒，范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公所詠之數，何也？《新書》則云：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此因杜詩附會耳。且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何自相矛盾也！炘按：此詩《蔡興宗年譜》以爲天寶五載作，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據史，汝陽王天寶九載已薨，賀知章天寶三載、李適之天寶五載並已歿，蘇晉之歿更在前，黃鶴謂天寶間追憶昔事而賦之，是也。故不免傳聞異辭耳。

著録

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讀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閒莫能辨，不復收云。

《崇文總目》卷五 《李翰林集》二十卷，李白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

毛漸《李太白文集後序》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州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爲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爲人所尚，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三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郡齋讀書志・李翰林集二十卷》 右唐李白太白也。白集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裒唐類詩洎刻石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二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郡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釋白囚，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釋，過當塗以卒。其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亦以白爲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爲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以爲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裒，曰白隱處少年所作六十篇，尤爲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眞僞也。

陸游《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白集》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李翰林集》三十卷，唐翰林供奉廣漢李白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者，李陽冰所錄也。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因校勘爲二十

卷，又於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等亦爲十卷，號爲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所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誌，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辨證之語，其本最爲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集本，因裒唐類詩諸編及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蕭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本不復有矣。

《宋史・藝文志七》《李白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李白選詩》，一部一冊，闕。《李太白集》，一部四冊，闕。《李太白集》，一部七冊，闕。《李太白集》，一部三冊，闕。《李詩范選》，一部一冊，闕。《李白選詩》，一部六冊，闕。《李翰林集》，一部六冊，完全。《李太白集》，一部二冊，闕。《李太白集》，一部三冊，闕。《李太白集》，一部四冊，闕。

李濂《唐李白詩序》 按《唐志》：白有《草堂集》二十卷，當塗令李陽冰所錄，陽冰序中已謂十逸八九，而近代刻本，又多附以贋作，亂其精實。東坡之在當時，業已有是恨矣。矧年代彌遠，校讎彌疏，則夫今所傳者，詎敢保其無贋逸邪！余刻白詩十二卷於沔陽，共詩九百六十四首，而賦序書表贊頌雜文不與焉。辨贋補逸，尚有望於世之博雅君子云。

郭雲鵬《重刻李翰林集後跋》 是集三十卷，愚合別集而成之者。緣舊本註坐繁雜，既倣迪功徐先生古風例，將不切題義者刪去已半，且恨其文之不載，更以別集編次五卷，附于詩後，俾成全書，冀四方觀者庶免瀚漫分散之嘆焉。時工告成，敢識愚意于末簡。若夫述作之旨，諸先哲已詳叙首，不復云。嘉靖癸卯春正月甲子，吳人郭雲鵬謹識

陳仁懋《分類李太白詩跋》 元蕭粹可本李集，按《天祿琳琅前目》僅二十五卷，嘉靖郭雲鵬爲補梓雜文五卷，以足宋刊三十卷之數，然非復本來面目矣。此本刊先於郭，雖刪去注釋，尚存蕭本之舊，今爲校讀一過，正其訛僞，其間足訂郭本之誤字缺句凡數十見，勿以刻書不盡工而忽之也。

李齊芳《李翰林分類詩序》 其集在當時即有族人李陽冰《草堂集》十卷，唐史別收歌詩十卷，樂文（當作史）排爲《翰林集》二十卷。宋元間有宋敏求、曾鞏、郭知達、楊齊賢、戴覺民、蕭士贇疊爲冊集，或分類，或注釋，參差全缺，先後不同，然今皆傳之不廣，不與杜等，非可惜耶？予于暇日，取其《翰林全集》，反覆類之，斟酌其損益，而編成是帙。【略】於是募良梓人新刻之，得與同志者共焉。

潘應詔《李翰林分類詩序》 后有好事之徒，雜以贋作，襲其聲名，觀者昧之，匯入正集，遂使魚目雜珠，碔砆混玉，故《草書》、《悲歌》、《笑歌》三行，東坡指爲貫休詞格。《胡無人》篇末尾增「階下之壽」數語，直是贅疣，穎濱誚之。《襄陽歌》「心亦不能爲之哀」下有僞增「誰能慢彼身後事，金兔銀鴨葬死灰」之句。《別蘇明府》詩「高歌賦還昂」下有僞增「合從又連橫，其意未可封」者，橫斷血脈，句調不倫。李參軍壘村新刻李詩，因直削之，使不爲太白之蠹。至於《永王東巡》第九章，蕭粹可指其爲非類，《姑熟十咏》王平甫以爲李亦詩。以今考之，其風格詞藻雖非絕盛，然猶不失爲白詩，則不敢削之。至於呂鵬《過雲集》載白《清平樂詞》四首，與本集調詞不同；其二首詞意極豔，但詩集未載，傳述杳冥，恐涉曾子固謬採之誤，亦不敢收。其編既成，因授校於潘子。潘子曰：此數百年疑案，惟公定之，有助於白多矣，遂有是刻。

李茂年《李翰林分類詩跋》 其集盛傳於世，顧爲太白累者兩焉，混收者不駁贋作，妄鏟者或致損眞，誠欲兩亡是累，得非爲唐後嗣者是耶。余仲父雅志聲詩，留情藻鑒，乃於暇日互參失得，仍加類分，雕之山齋，足稱善本。

《百川書志》卷一四 《唐翰林李白詩類編》十二卷，翰林李白太白撰，蜀人。

又 楊齊賢集註《李白詩》二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

《蜀中廣記・著作記》 《李翰林集》二十卷，一云《草堂集》。

《唐音癸籤・集錄三》 太白集亦大有僞詩攙入。東坡以集中《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爲曾子固所誤入。又以所見當陽國清院、彭澤唐興院太白所題詩皆非是。嚴滄浪亦以白集中《少年行》淺近浮俗爲僞作，及《文苑英華》中《望月》、《對雨》、《望夫石》、《歸舊山》諸詩皆不類，爲後人假

名。坡云：太白豪俊，語不甚擇，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雖然，白卒就語，亦自有不衫不履意在。牀頭捉刀人故自有眞，假托者終不似也。

又《李太白集》，其存日魏顥有編，臨終時又手授李陽冰編次爲序。至宋朝，樂史、宋敏求復爲之增益。白罹永王禍後，舊槁散落。（陽冰序云：避地八年，著述十喪其九。）樂與宋從異代搜輯，眞有功於李者。敏求本所增者，沿舊目相從，足猶存陽冰所次末紊也。其後曾南豐校書，始取而考其作之先後，重爲之次，陽冰之舊，遂不復存。太白詩閒適遊覽居多，罕及時事，安能如杜詩一一得其歲月次第之？且讀白詩，與讀杜詩自各一法，舍旃白詩中靈筆妙趣，顧作詩時日是求，何爲？曾雖號爲文章大家，吾未敢趨之。至其體例，先古風，次樂府，又仍次古風，尤所不解。注者有春陵楊齊賢、章貢蕭士贇兩家，蕭譏楊事辭不求所本，多取唐廣德後事及宋儒詩詞爲解，乃蕭之解李，亦無一字爲本詩發明，卻於詩外，旁引傳記，累牘不休，注白樂府引鄭夾漈說尤謬。鄭於樂府之不可考者，概分門類爲遺聲。李樂府從古題本辭本義妙用奪換而出，離合變化，顯有源流。不遡之此爲注，乃引鄭勉強不通之說塞白耶！此等書第當付之祖龍，顧方行世未有議者，可嘆也！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李太白集》四本。從絳雲樓北宋板，覓舊紙，延馮寶伯影抄。絳雲樓原缺一本，因世行本次序不同，無從補人。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李供奉集》二十卷，白，亦稱《青蓮集》。

《天一閣書目・集部》《分類補註李太白詩集》二十五卷，（刊本）。唐李白撰，春陵楊齊賢集註，章貢蕭士贇補註。至元辛卯蕭士贇序例云：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詩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李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斷解所未解，眞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具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紀錄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遠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文，釋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八篇，予見本無註，此則併取註之，標其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

又《李翰林詩類編》十二卷，（刊本。）明長安田瀾序，咸寧徐明府刊。

又《分類補註李太白詩文集》三十卷，（刊本。）明嘉靖癸卯吳人郭雲鵬重刊，春陵楊齊賢集註，章貢蕭士贇補註，雲鵬後跋。卷首並載唐寶應元年當塗令李陽冰序，咸平元年職方員外樂史序，李華撰墓誌銘，貞元六年當塗令顧遊秦建碣，劉全白撰記，宋熙寧元年常山宋敏求後序，南豐曾鞏後序。其二十六卷後無註，係郭雲鵬採于別集編入者。

又《李翰林分類》八卷，附賦一卷，（刊本）。明廣陵李齊芳，姪茂年、茂材分類，同里潘應詔、舒度、馮春同閱，俱有序，茂材跋後。

又《唐翰林李白詩類編》十二卷，（刊本），明延平推官華亭楊樞刻，跋後云：延平刻李詩成，闕文斷簡，未之或正也。乙巳仲秋，雙華柯翁來旬劍水，首覽茲集，慨然曰：疇昔夢見，非此也耶！遂手校定之。先是公按楚，夢謫仙授之詩，且屬以刻集，入閩而茲刻僅完，若有冥會而懸待之者，斯亦奇矣。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李翰林草堂集》四冊，二十卷。元板分類李詩四冊，二十卷，楊齊賢集注，蕭士贇補注。范德機選李詩二冊。

《讀書敏求記》卷四上《李翰林全集》三十卷　太白集宋刻絕少，此是北宋鏤本，闕十六卷之二十二，十六卷之三十，予以善本補錄，遂成完書。前二十卷爲歌詩，後十卷爲雜著，卷下注別集，簡端冠以李陽冰序，蓋《通考》所載陳氏家藏，不知何處本。或即此耶！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李白集》二十卷。

《述古堂宋板書目》《李太白集》二十五卷，四本。

齊召南《李太白集輯注序》　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即云當時著作，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於絳，此即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求廣裒遺文，始合爲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中信安毛漸始校刻於蘇。紹興中閩薛仲邕始爲年譜。太白本末，惟諸序、記、誌、范、裴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證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之有註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嚴也。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群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

爲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隔太甚乎！余茲閱錢塘王載庵先生輯註，而深嘆其好學不倦，能數十年專心致志，爲人所不能爲也。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與？必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爲竹溪六逸，遊長安爲醉中八仙，識汾陽於行間，折力士於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見共憂，豈非天際眞人之邈不可攀者耶！」談者始稍稍息。今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愼。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之，則知此編爲太白功臣也。

杭世駿《李太白集輯注序》　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庵，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轖之疏瀹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扣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庵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庵能掇其瑕礫，即謂之什倍於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研精內典，而玄門之旨奧未窺，竹垞宋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闌入，則幷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他可知矣。載庵早鰈，闚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檢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幷檢夫注是集者之尤難也。

王琦《李太白集輯注序》　唐詩人首推李、杜二公爲大家，古今注杜者白餘帙，李之注傳於世者乃少，余所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轅三家，外此寥寥未及矣。世固軒李輕杜哉，何言詩之士嚮往於太白，不及嚮往於子美者多耶？【略】余於二公之詩，有兼愛，無偏好。嘗讀張邇可、顧修遠諸家杜注，以爲勝於昔人。譬之積薪，後來者居上。惜李集無有斐然繼起者。爰合三家之注訂之，芟柞繁蕪，補增闕略，析疑匡謬，頗有更定。至於郡國州縣之沿革，山川泉石之名勝，亭臺宮寺之創建，鳥獸草木之名狀，尤加詳考，不厭繁複，蓋將以爲多識之助。而觀者嫌其綺碎鱗雜，無當于詩人之本義。自念徵經引史，亦不無郢書燕說之誤，或失作者命意修辭之旨，雖學研編削，虛耗歲時，上視張、顧諸先輩，無能爲役，安敢與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齋之作補注，所以補子見之闕也，而未能盡補其闕。孝轅作《李詩通》，力正楊、蕭二家之譌，而亦未能盡正其譌。余承三子之後，捃摭其殘膏剩馥，廣爲綜糾。夫豈誇多炫麗哉，將以竟三子之業也。雖自愧才力未逮，而念博物洽聞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羅軼典，抉發奧思，俾夫闕者譌者，罔不甄釋，將與杜注諸家之善本幷傳藝苑，而爲新學之津梁。彼楊與蕭實爲之草創于其先者也，余得肩隨胡氏之後而附於討論修飾之列，其亦可乎？

又《李太白集輯注跋》　李詩全集之有評，自滄浪嚴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求其批卻導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注，自子見楊氏始。繼之者粹齋蕭氏，作《分類補註李太白集》，附楊註後合刊之。蕭譏楊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併引用杜詩僞蘇注之非，因爲節文而存其善者。今所傳楊注，非全文也。然蕭注亦不能無冗泛蹖駮處。明季孝轅胡氏作《李詩通》二十一卷，頗有發明及駮正舊注之紕繆，最爲精確，但惜其不廣。選本則有愈光張氏之《李詩選》。選而評則有泗源應氏之《李詩緯》。余所見祇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載，後人評注，寧僅僅止此。大抵散亡磨滅而不傳者有矣，即傳而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又　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存者千有二篇，雜著六十五篇。今蕭本詩祇凡百八十八篇，繆本祇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數。賦與文六十六篇。較舊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考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幷數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三詩于內，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歸漢東序》已冠于小詩之首，序中不應重見，而後人誤增入之歟？世稱太白斗酒百篇，計其詩章不下萬餘，陽冰作序，已云十喪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長干行》、《去婦詞》、《送別》、《軍行》等作，互見他人集中，若《懷素草書》等作，詞意淺鄙，與太白手筆判若仙凡，復雜然並列。東坡嘗言太白詩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說者以咎宋次道貪多務得之所致。嗟乎！眞者不能盡傳，傳者又未必皆眞，更有妄庸之人，

憑臆而談，舉其佳者譏譏焉妄以爲贋，顚倒錯謬，以眩後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稱太白天才英麗，其詩逸蕩俊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眞僞。余以爲才不俊、識不卓、學不充，則是非淆雜，視朱若紫、混鄭爲雅者多矣，學者欲區別其眞贋而無所差失，寧可輕易言之歟！

又　宋時李詩刊本，始自蘇守晏公，所謂蘇本也。其後又有蜀本，有當塗本。據《書錄解題》謂其時蘇本已不復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數相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爲歌詩，六卷爲雜著，末有宋敏求、曾鞏、毛漸題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蓋傳自蘇本云。晁公武《讀書志》謂近時蜀本附入左綿邑人所裒太白少年詩六十篇，而《書錄》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陳氏所藏二本之外。蕭粹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楊齊賢注本，斯又蜀刻而有注者之一種。其當塗本，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當塗《太白集》後有續刻《司空山瀑布詩》一首。陸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謂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多謬誤。宋刊之見于書傳而可考者有此數種，今則漸已銷亡，不能復睹。流傳于世者，惟蕭氏注本爲多。其本拔古賦八篇列于前爲一卷，次以歌詩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間吳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注之泛且複也，刪節約半，于《古風》五十九首，增入徐昌穀評語，又取雜文五卷。另爲編次附其後，共成三十卷。嗣後有依郭氏增刪之本而刊者，爲霏玉堂本。有依舊注原本而刊者，爲玉几山人本，爲長洲許玄祐本。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體爲五七言古律絕句者，爲劉世敎本。劉書雖缺訓詁，然校訂同異，改正譌舛，殊見苦心。【略】會姑蘇繆氏獲崑山傳是樓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時，其書字畫悉倣古刻，精整可玩。賈人漬染之，宛然故紙，翦去卷尾重刊諸字及弁首小序，僞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價購去。其本叙次先後，卷帙多寡，與蕭、郭二本稍異，而與陳氏所言蜀本相合，即非蘇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較汲古閣本何如。其中亦有譌字顯然、誤筆未正者，據序尙有《考異》一卷，然未付剞劂，俟之多年，竟不出。茲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蕭本，雜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繆本參訂其間。郭本雜文五卷，今依繆本合序文二卷爲一卷，別採蕭本所逸而繆本有者，得詩九首，及他書所錄集外諸作，彙爲拾遺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數。友人詰予，嘗非宋氏本闌入他人所作，今拾遺所蒐輯，確知其僞，概收錄之而不忍棄，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編韓、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後。錢牧齋作杜詩箋注，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僞作在其間。夫不慊于宋者，爲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別也。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體裁矣，夫又何尤。

又　太白詩文，當天寶之末，嘗命魏萬集錄，遭亂盡失去。及將終，取草稿手授其族叔陽冰俾令爲序者，乃得之時人所傳錄，于生平著述，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詩要皆膾炙人口，而無闌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陽冰序中不言卷數。《舊唐書・李白列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新唐書・藝文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乃樂史作序則云：「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豈其時《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後人并爲十卷耶？史別收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相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館中得其賦表書序等文，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凡得詩七百七十六篇，雜文若干篇。熙寧中，宋敏求廣搜逸稿，又得詩二百二十五篇，并其舊集，總爲編次，題以類別，析爲二十四卷。雜文六十五篇，析爲六卷，共三十卷。篇數雖多于舊，然不免闌入他人所作。元豐中晏知止爲蘇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廣行于代。樂史本後佚不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其本最爲完善。余嘗臆擬其分卷與樂史本相符，豈即樂史本耶？陳氏又言其首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誌，卷末有宋祁新史本傳，而《姑熟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兼綴以東坡辯語。夫宋與曾、蘇三公皆生樂氏後，據此驗之，即使其本出自樂氏，已爲後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定之原本矣。《楊升庵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詩，有「樂史本最善」，未知即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傳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樂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類之本出而樂氏之本又亡。後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觀之，有若丹書綠圖，邈然不可得見，能無爲之嘅嘆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李太白詩集注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王琦撰。琦字琢崖，錢塘人。注李詩者，自楊齊賢、蕭士贇後，明林兆珂有《李詩鈔述注》十六卷，簡陋殊甚。胡震亨駁正舊注，作《李詩通》二十一卷，琦以其尙多漏略，乃重爲編次箋釋，定爲此本。其詩參合諸本，益以逸篇，釐爲三十卷，以合曾鞏序所言之數，別以序誌、碑傳、贈答、題咏、詩文評語、年譜、外紀爲附錄六卷，而繆氏本所謂考異一卷，散入文句之下，不另列焉。其注欲補三家之遺闕，故採摭頗富，不免微傷於蕪雜。然捃拾殘賸，時亦寸有

所長。自宋以來，注杜詩者林立，而注李詩者寥寥僅二三本，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證，是固物少見珍之義也。

又《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三十卷》（通行本），宋楊齊賢集注而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北宋以來，注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注，宋元人所撰輯者，今惟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吳縣繆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爲歌詩，後六卷爲雜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爲古賦樂府歌詩，後五卷爲雜文，且分標門類，與繆本目次不同，其爲齊賢改編或士贇改編，原書無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輯注文則以齊賢曰、士贇曰互爲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注中多徵引故實，兼及意義，卷帙浩博，不能無失。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士贇注《寄遠》詩第七首滅燭解羅衣句，不知出《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語，乃泛引謝瞻、曹植諸詩，又如《臨江王節士歌》，齊賢以爲史失其名，士贇則引樂府《俠遊曲》證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原各爲一篇，自南齊陸厥始併作《臨江王節士歌》，後來庾信、杜甫俱承其誤，白詩亦屬沿譌，齊賢等不爲辨析，而轉以爲史失名。此類俱末爲精核，然其大致詳贍，足資檢閱，中如《廣武戰場懷古》一首，士贇謂非太白之詩，釐置卷末，亦具有所見。其於白集固不爲無功焉。齊賢字子見，春陵人，士贇字粹可，寧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所著有《詩訓》二十餘篇及《冰崖集》，俱已久佚，獨此本爲世所共傳云。

又《李太白集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唐李白撰。【略】此本乃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顥本，又裒唐類詩諸編暨刻石所傳，編爲一集，曾鞏又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爲三十卷，首卷惟載諸序碑記，二卷以下乃爲歌詩，爲二十三卷，雜著六卷，流傳頗少。國朝康熙中吳縣繆曰芑始重刊之，後有曰芑跋云，得臨川晏氏宋本，重加校正，較坊刻頗爲近古。然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並題《李翰林集》，而此乃云《太白全集》，未審爲宋本所改，曰芑所改，是則稍稍可疑耳。據王琦注本，足刻尚有考異一卷，而坊間印本皆削去曰芑序目以贋宋本，遂並考異而削之，以其文已全載王琦本中，今亦不更補錄焉。

《百宋一廛書錄》《李太白集》，《讀書敏求記》云：《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太白集宋刻絕少，此是北宋鏤本。前二十卷爲歌詩，後十卷爲雜著。今此刻亦三十卷，卷一載序及墓誌、碣、碑記、新碑文、碑文等，卷二至二十四爲歌詩，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爲古賦、表、書、序、讚、頌、銘、記、碑文，與遵王所藏者異矣。其先藏自郡城繆氏，繆曾用以翻刊，楮精墨妙，嘗以僞亂眞，曾欲作考異一卷而未成，其夾籤猶在卷中也。余以一百五十金得之繆氏。昔繆氏藏此，特構一樓，名曰太白樓，久余兩遷居矣。居各有樓，亦以此集貯於樓上，名曰太白，謫仙人其好樓居耶？行款序次，翻本多同，余不復贅。藏書諸家如崑山徐氏其最著者，此外有王氏敬美、錢氏南金、王印彥淳、王氏君復，皆不詳其人，惟袁氏與之，則吾吳六俊之一也。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翰林歌詩，古香溢紙，擩染亂眞，對此色死。　黃丕烈注：元豐三年臨川晁氏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字之數，與康熙中繆氏覆本同。繆氏嘗用亂眞，然特不可以對此耳。

又《李太白集跋》　道光丙戌，在揚州校刊姚鉉《文粹》，因偏搜唐集之存於今者，互相勘訂，覺此尚多疵漏，雖出宋，曾二公手，仍未可全據。繆氏自言有考異，不知成否？且作之非易，或艸創而旋輟歟！樂史舊編《翰林集》廿卷，今未見，又編《別集》十卷，嘉靖時，六駿袁氏有翻本。前在洪殿撰家見之，實此後六卷藍本也。

《天祿琳琅書目・元版集部》《唐翰林李太白集》，二十六卷。【略】此書不載編纂人姓氏，前二十四卷皆載歌詩，賦則列於二十五卷，其二十六卷專載贊十七篇，較前部（二十五卷本）故多一卷。然撫印遜於前部，其中錯誤亦多，如作序之毛漸並訛爲毛述，似是坊間自爲刊行之本也。

王芑孫《書李翰林別集》　宋樂史所編《李翰林別集》十卷後有袁甥題記，謂是淳熙舊本，明正德中元大所刻。元大不知何人。翼，《蘇州府志》載其高行，此版不知何由入吾家，虔城西怡老園西樓之下，近百年來未有印行。去秋余以檢理先文恪公文集舊版獲之，堆積歲久，中多闕蝕。按樂氏原序，此本當題爲別集，而版心仍題《李翰林集》，明人於校讎體例疏舛類然，今亦不能改，獨爲補刊重印，廣其流傳，以校繆氏雙泉堂所翻臨川晏處善宋本，文字篇目增多，是本有不可廢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李翰林集》三十卷（宋咸淳刊本）前二十卷詩，後十卷文。前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序，李華撰墓志，劉全白撰碣記，范傳正、裴敬撰墓碑。每卷有目錄，連屬正交，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後附《新唐書》本傳。又紹熙元年七月朔封趙汝愚題云：右李太白題《司空山瀑布》詩，得之東里周子中，附於卷末。又咸淳己巳天台戴覺民希尹跋云：是集多趙同

舍崇鑒賚大所校正，晏知止本歌吟在六七兩卷，此則在第十七卷，餘亦前後參差，曾鞏序首數句與《元豐類稿》合，與晏殊元刊補注本異，或此爲南豐本彼爲次道本歟！

又　《分類補注李白詩》二十五卷（元至大辛亥刊本，錢叔蓋藏書），唐李白撰。宋元人注白集者惟推此兩家。齊賢履貫具前題。士贇寧都人，自署冰厓後人，蓋其父宋辰州通判立等之號也，書二十五卷，分二十二類，前有至元辛卯中秋粹齋自序，弱冠誦太白詩，厥後眞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一日得左綿所刊楊君子見注本，惜其博不能約，因取其本類比爲之節文，善者存之，注所未盡者，以所見附其後。賦八篇，子見本無注，則併注之，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文木記，目錄末葉版心記至大辛亥三月刊。按《天祿琳琅》所收元刊本前載唐李陽冰、宋樂史、宋敏求、曾鞏、毛漸五序，劉全白《李君碣記》，次本並佚。有錢松叔美印信，白文方印，松字叔美，號耐青，晚號西郭外史，錢塘人，工篆刻書畫。

又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文集》三十卷（明嘉靖刊本，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吳會後學郭雲鵬校刻），前有唐宣州當塗令李陽冰序，次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述別集序，次殿中侍御史李華《李公墓誌》，次尚書膳部員外郎劉全白撰《李君碣記》，次常山宋敏求後記，次南豐曾鞏後序。詩二十五卷，先標楊齊賢、蕭士贇之名，以文集無兩家注故也。後有雲鵬自跋，并嘉靖癸卯春元月寶善堂梓行小木記，撫印精潔，殊可珍也。

又　《李翰林別集》十卷（明正德刊本），集前載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序云：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刊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時咸平元年三月三日。此明正德間吳郡袁翼所刊，後有跋稱重刻淳熙本。《四庫書目提要》云樂史所編罕見，蓋當時此本未出也。

又　《李詩選注》十三卷《辯疑》二卷（明刊本，溫州樂清蕩南朱諫選注，姪守仁校刊），按諫字君佐，吉安太守，居雁蕩山之南，號曰蕩南，選注李白集并爲辯疑。嘉靖間《天長志》序云：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載文集二十卷，得之文士與其宗族，編輯斷簡，至曾子固序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宋敏求之所廣也。傳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白死纔五十七年爾，既云編輯斷簡，則已不能無誤。況敏求去傳正又二百餘年，更五代亂，所廣二百餘篇安在必爲白作無疑也？乃取諸家注覽之類，旁引曲證，少所發明，而是非眞僞往往莫能辯正。今觀所著，如朱子釋經例，先解文義，次述興意，微辭奧旨，燦然明白。其辯疑則取舛悖卑陋煩複者，指摘疵類而雪洗其贋誣之辱，將沒封遺厥子守宣，俾守掌焉。隆慶壬申知溫州府婺洪垣又因其從子瑤山刻於郡齋，并加序於首。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北宋蜀刊本，王敬美舊藏），唐李白撰，李陽冰《草堂集序》，魏顥《李翰林集序》，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咸平元年），李華《李君墓誌銘》，范傳正《李公新墓碑》，裴敬《李公墓碑》。案此北宋蜀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六七四一等字，即《白宋一廬賦》中所謂翰林歌詩，古香溢紙，據染亂眞，對此色死者也。卷中有徐乾學印，白文方印，健菴二字，白文方印。崑山徐氏家藏，朱文長印，錢氏南金，朱文方印，錢應庚，白文方印，王杲之印，王氏敬美，白文兩方印，百宋一廛朱文長印。

又　《李翰林集》三十卷（宋咸淳刊本），唐翰林供奉李白撰，附《唐書》本傳。李陽冰《草堂集序》（寶應元年），魏顥序，曾鞏序。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有目，連屬正文。

又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元刊元印本），宋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元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印，是貞板心有至大辛亥三月印一條。李陽冰序（寶應元年），樂史後序（咸平元年），翰林李君碣記（劉全白撰，貞元六年），宋敏求題後，曾鞏後序，毛漸跋（元豐三年），李太白年譜（薛仲邕編）。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小黑口。

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三十卷（明嘉靖癸卯郭雲鵬刊本），宋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元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李陽冰序（寶應二年），樂史序（咸平元年），墓誌（李華撰），墓碣記（劉全白撰），宋敏求題後，曾鞏序。

陸心源《元槧李太白詩註跋》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次行題春陵楊齊賢子見集註，章貢蕭士贇粹可補註。前李陽冰、樂史序，劉全白碣記，宋敏求、曾鞏、毛漸序，次關中薛仲邕編年譜，次目錄，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二十六字，目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文木記。元刊

元印本，其分賦、古風、樂府、歌吟、贈、別、送、酬答、遊宴、登覽、行役、閒適、懷思、感遇、寫懷、詠物、題詠、雜詠、閨情、哀傷二十類，與晏知止本同。惟晏本賦列二十五，此列卷一，餘亦少有參差。宋次道有云：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南豐亦云：次道以類廣白詩，今諸本皆分二十類，則分類實始于次道，非楊、蕭兩家所爲也。兩家所註，有詩無文，明郭雲鵬刊本，增雜文爲三十卷，註則刪削過半，有全章削去者，有一章削去四五百言而留一二句者，又增以禎卿曰云云，使古書面目幾無一存，殊爲謬妄。曾鞏序云：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晏本作李白集三十卷，餘同。咸淳本作李白詩集二十卷，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與《元豐類藁》同，與此本及晏本不合。

又《咸淳本李翰林集跋》《李翰林集》三十卷，次行題翰林供奉李白，前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序，李華撰墓志，劉全白撰碣記，范傳正、裴敬撰墓碑，後補司空山瀑布五古一首，有紹熙元年七月趙汝愚題，後有咸淳己巳刻版戴覺民跋。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晏知止本歌吟在第六七兩卷，此本在第十七卷，餘亦前後參差。曾鞏序首數句與《元豐類稿》合，與晏殊本、元刊補註本不同，或此出曾南豐本，而彼出宋次道本歟！

又《北宋本李太白文集跋》《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即吳門繆武子刊本所從出也。繆本摹刊精工，幾欲亂眞。愚竊謂行款避諱及刊工姓名既一一摹刊，宋本即有誤處，亦宜仍之，別爲考異注于下。繆本改易既多，譌誤亦不少，且有不照宋本摹刊者。

《平津館鑒藏記》卷一《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十八卷，題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前有至元辛卯蕭士贇序，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八字，篆書長木印。又有李陽冰、樂史、宋敏求、曾鞏、毛漸五序，劉全白《李君碣記》，共爲一卷，黑口版，每葉廿四行，行廿字，天祿琳琅藏本。此書本廿五卷，此本缺十九以下七卷，目錄作十八卷者，蓋書賈割齊以充完書。末葉版心猶有參差痕迹可辨，收藏有朱氏家藏書畫朱文長印，葑溪朱氏圖書朱文方印，石湖漫士朱文方印，顧孔殷印白文方印，禹功朱文方印，顧氏德育白文方印，克承私印白文方印。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右《李太白詩》十八卷，稱《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署楊齊賢集注，蕭士贇補注。前有元至元間士贇序，稱得巴陵李粹甫家臧左綿所刊楊齊賢子見注本，惜其博而不能約，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注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注。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注，此則併注之，云云。是此本士贇增賦補注，紙版甚精致，天祿琳琅本，末葉板心記至大辛亥三月刊，書中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記，蓋元武宗至大四年本。

又　右《李翰林別集》十卷，明正德間吳郡袁翼所刊，後有跋，稱重刻淳熙本。即樂史所編，前有樂史序，版臧吾友王國博芑孫家。據《四庫書目提要》云，樂史所編罕見，當時此本未出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三十卷，唐李白撰、宋楊齊賢集注，元余氏勤有堂刊本。《李太白集》三十卷，繆曰芑重刊宋晏處善本。《李翰林文集》十卷，宋樂史編。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板書目》《李太白集》三十卷。

又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存二十五卷。

《季滄葦書目》《李太白詩集》，廿六卷，四本元板。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繆氏仿宋刊本），唐李太白撰。曾鞏序。【略】宋敏求題。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三十卷（明嘉靖癸卯郭雲鵬刊本），宋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元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李陽冰序（寶應二年）。樂史序（咸平元年）。墓誌（李華撰）。墓碣記（劉全白撰）。宋敏求題後。曾鞏序。郭雲鵬刊板序（嘉靖癸卯）。

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明許自昌刊，萬言手校本）。

又　《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乾隆刊本），唐李白撰，國朝王琦註。齊召南序（乾隆己卯）。杭世駿序。趙信序。王琦序（乾隆戊寅），又後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元刊本。宋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元章貢蕭士贇粹可補注並序。楊注單本不傳，此則蕭氏所刪補者，注明齊賢曰，士贇曰，以別之。書成於至元辛卯，旋即刊行。目後有墨圍記。云，建安余氏勤有堂刊。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五　《李太白文集輯注》三十卷，附錄六卷，國朝王琦注。寶笏樓本。首乾隆己卯齊召南序，次目錄，凡賦一卷，詩二十四卷，又五卷，附錄序、誌、碑、傳十二首，諸家題詠詩文八十首，叢語二百二十

則，年譜一卷，外記一百九十四則。

又《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三十卷，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贇補注。明本。詩集刻霄玉齋校刊，文集刻瑞桃堂校刊，凡詩二十五卷，注以齊賢曰，士贇曰，別之，而補注極少，文集五卷無注，自一至五另編，不與詩合。詩題《分類補注李詩全集》，其類曰古賦、曰古風、曰樂府、曰歌吟、曰贈、曰寄、曰留別、曰送、曰酬答、曰遊宴、曰登覽、曰行役、曰懷古、曰紀閑、曰懷思、曰感遇、曰寫懷、曰咏物、曰題咏、曰雜咏、曰閨情、曰哀傷。白歌吟以下凡十八類，文題分類編次李太白文集，凡三十六篇，曰表、曰書、曰序、曰記、曰頌、曰讚、曰銘、曰碑文，前有寶應元年李陽冰序，次樂史序，次宋敏求序，次曾鞏序，次碣記，尚書膳部員外郎劉全白撰，次墓誌并序，殿中侍御史李華撰。文光案：此集千有一首，而閨情僅三十六首，以爲多言婦人者，誤也。又案：李陽冰編《草堂集》十卷，樂史又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異同，因校勘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又於三館中得賦、序、表、書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劉世珩《劉世珩景刻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校記》《太白集》分類本，世所傳楊子見、蕭粹可合注及繆武子翻宋臨川晏氏本皆三十卷。錢唐王琢厓氏太白詩文注雖不標分類，其編第與楊、繆略同，而遵用繆本幾十之八九。王又問采霏玉本、許本、郭本，所幸尚未遂改原本。霏玉本即明霏玉齋翻蕭粹可本，非別有一本也，王氏與蕭本岐而言之，誤矣。王依楊本以古賦居首，詩次之，雜文又次之，與繆小異。餘所得宋咸淳戴覺民刊《李翰林集》三十卷，每卷次行題翰林供奉李白，卷爲一目，連屬正文，與他本不同。集中一作較異於楊、繆兩本，有此作某而與兩本一作同者，或爲兩本原文而此爲一作者，又或王氏所據別本而與此本同者，此本分類與兩本稍有不同，編目次第自八卷下屬廁出入漫以意定，遂與兩本迥異。蓋宋人結習如是，不足怪也。自卷二十一至三十，計文十卷，與明人覆宋淳熙本《李翰林集》十卷白口十行一作悉同。惟此本行二十字，淳熙本十八字，少異耳。淳熙中自用樂子正別集本刊行，至咸淳本而合之，獨不失宋次道與子正編次離合之舊，及楊本與晏處善本或改詩爲二十五卷或二十四卷，而原第盡失，則此本固仍可貴也。

又《劉世珩景刻宋咸淳本跋》《李翰林集》三十卷，宋刻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邊，每邊目錄連屬正文，復附《新唐書》本傳。有紹熙元年七月開封趙汝愚題云，右李太白《題司空山瀑布》詩得之東里周子中，附之卷末。又咸淳乙巳三月天台戴覺民希尹跋云，是集多趙同舍崇鑒養大所校正。又有江萬里序，係手書上板。晏知止本歌吟在六七兩卷，此則在第十七卷，餘亦前後參差。丁陸兩家書目有此本而江序均佚去，亦可貴也。近時李集止繆刻蜀本爲當世所重，不知此本有勝繆刻處，具詳札記中，且爲當塗本。予池人也，亟影刊之，以增吾皖南一故事云。

《藝風藏書記》卷六《李翰林集》三十卷，宋刊本，次行題翰林供奉李白，與他刻不同。每卷有目錄，連屬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前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序，李華撰墓志，劉全白撰碣記，范傳正、裴敬撰墓碑，後有咸淳己巳戴覺民希尹跋，此集即覺民所刻，又有江萬里跋，大行書。

又《重刊分類補注李詩全集》二十五卷，文集五卷。明霏玉齋重刻元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李翰林別集》十卷，明刻本，唐李白撰，吳郡袁翼重刊，宋淳熙本。

《藝風藏書再續記》卷三《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文集》三十卷，元楊齊賢注，蕭士贇補注，前有唐宣州當塗令李陽冰序，次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述別集序，次殿中侍御史李華李公墓志，次尚書膳部員外郎劉全白撰李君碣記，次常山宋敏求後記，次南豐曾鞏後序。詩二十五卷，先標楊齊賢、蕭士贇之名，以文集無兩家注，故也。後有雲鵬自跋，並嘉靖癸卯春元月寶善堂梓行小木記橅印，精潔殊可珍也。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李翰林別集》十卷，李白撰。正曰《李翰林集》二十卷，崇文目別見別集類三，此則別集耳。晁氏《讀書志》十七云，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陳氏《書錄解題》十七云，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者，李陽冰所錄也。又樂史序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因校勘爲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等，亦爲十卷，號曰別集。然則三十卷者，乃合《草堂集》、別集總計之，非卷數有異也。宋志亦三十卷。

王重民《日本訪書志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元刊本）：此即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原刊本，其目錄末，有余氏篆文木記。此本缺目錄及第一卷，余得之寺田弘。據森立之《訪古誌》有楓山官庫本，卷末有至大庚戌余

志安刊于勤有堂記。此本卷末將木記挖去，不知何故。案楊、蕭二家，皆只注李詩，不注其文，故《愛日精廬藏書志》及楓山官庫皆只詩二十五卷，即明許自昌刊本亦然。唯明郭雲鵬本有三十卷，然自二十六卷以下，皆題吳會郭雲鵬編次，則知附雜文五卷出郭手也。《四庫提要》著錄爲三十卷，不知後五卷出何人，且疑是楊、蕭所爲，蓋未見此元刊本也。光緒戊子五月十一日守敬記。

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卷（明翻刻本）：此爲明中葉重刊元建安余氏勤有堂本，目錄末空格，即勤有堂木記，翻刻者挖除耳。卷首蕭士贇一序，自郭雲鵬、玉几山人、許自昌刻本皆逸去，近日海昌蔣光煦東湖叢記，始從元刊本錄出。此本序亦有殘缺，據元刊本補錄之。郭雲鵬本，玉几山人雕刻雖佳，然刪除注文過甚，玉几山人及許自昌本亦略有刪除，非蕭氏原書，固當以此本爲據也。

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明玉几山人刊本。此本爲明嘉靖丙午玉几山人校刊，卷首有重刊序，後于郭雲鵬刊本三年，板式與郭本同，而注文但略有刪節，不如郭本之甚。亦僅有詩二十五卷，不刻雜文，後來許自昌刊本，即從此本出也。

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明許氏刻本）：明長洲許自昌刊本，許君好刻古書，此蓋合《工部集》同刊者，以楊、蕭元刊本照之，注文亦多刪略，蓋原于嘉靖丙午玉几山人刊本也。戊子五月守敬對校記。

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三十卷（明刊本）：此本爲明嘉靖癸卯吳人郭雲鵬刊本，按元刊楊蕭補注本，只詩廿五卷，無雜文，此并雜文爲三十卷。觀卷末雲鵬自跋，知係雲鵬所爲，《天祿琳琅》載此本，缺雲鵬跋，遂疑雲鵬爲書賈誤也。守敬記。

藝文

杜甫《贈李白》【略】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又《飲中八仙歌》【略】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又《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又《遣懷》【略】憶與高李輩（適、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數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

又《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又《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

賈至《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江畔楓葉初帶霜，渚邊菊花亦已黃。輕舟落日興不盡，三湘五湖意何長。

又《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今日相逢落葉前，洞庭秋水遠連天。共說金華舊遊處，迴看北斗欲潸然。

白居易《李白墓》　采石江邊李白墳，繞出無限草連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姚合《送潘傳秀才歸宣州》　李白墳三尺，嵯峨萬古名。因郡還故里，爲我弔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鶴聲。老郎閑未得，無計此中行。

項斯《經李白墓》　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葬闕官家禮，詩殘樂府篇。遊魂應到蜀，小碣豈旌賢。身沒猶何罪，遺墳野火燃。

曹松《弔李翰林》　李白雖然成異物，逸名猶與萬方傳。昔朝曾侍玄宗側，大夜應歸賀老邊。山木易高迷故壠，國風長在見遺編。投金渚畔春楊柳，自此何人繫酒船。

徐寅《李翰林》　謫下三清列八仙，獲調羹鼎侍龍顏。吟閑鎖闥窺天近，醉卧金鑾待詔閑。舊隱不歸劉備國，旅魂常寄謝公山。遺編往簡應飛去，散入

祥雲瑞日間。

許彬《經李翰林廬山屏風疊所居》 放逐非多罪，江湖偶不迴。深居應有爲，濟代豈無才！疊巘晴舒障，寒川暗動雷。誰能續高興，醉死一千杯。

田錫《讀翰林集》 太白謫仙人，換酒鸕鷀裘。扁舟弄雲海，聲動南諸侯。諸侯盡郊迎，葆吹羅道周。哆目若餓虎，逸翰飛靈虬。落日青山亭，浮雲黃鶴樓。浩浩歌謠興，滔滔江漢流。下交魏王屋，長揖韓荆州。千載有英氣，蘭君安可儔。

梅堯臣《讀問月》 我讀李白《問月》詩，乃知白也心太癡，明月在上爾在下，月行豈獨君相隨。白兔擣藥亦何療，常娥孤棲欲嫁誰？古人今人被磨滅，休問有來都幾時。唯有長照金樽裏，此言萬世不可移。但能自醉月自落，夜夜如此誰復疑。一月二十二三日，半是風雨相乖離。常願晴明對以飲，耳邊流水勝鳴絲。

歐陽修《太白戲聖俞》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卻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自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眞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落花，飄然已去流青霞。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曾鞏《謁李白墓》 世聞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倍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會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

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又《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吊，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鼇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楊傑《李翰林祠》 半醒半醉遊南國，浮利浮名重一毛。天上星精鍾太白，人間文格壓風騷。仙翁會換金龜酒，老筆空傳紫兔毫。姑孰遺音千古在，長隨春色滿林皐。

又《李白》 一別蓮宮不計年，錦袍吟醉釣魚船。鑑湖老人天機淺，輕向人間號謫仙。

郭祥正《題畢文簡公撰李太白碑陰》 清風無根長不死，太白高名亦如此。何人謂是王佐才，文簡雄詞瀉秋水。賢孫出守鐫長碑，碑成字字生光輝。寵倖妃子已萌亂，翩然鳳鳥來非時。出林秀木衆欲殺，納官贖命何其危。畫船載酒酌明月，不著漁蓑披錦衣。醉眠天地即衾枕，至今荒冢人疑之。丈夫圖棺事未定，後三百歲方逢知。知太白，文簡公。不誇能詩與飲酒，惜其浩氣突死藏心胸。青山老碧洗秋色，姑溪濯綠涵春容。太白不見碑可見，螭盤龜載傳無窮。

陳師道《和饒節咏周昉畫李白眞》 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惜千金摹。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天所借。英姿秀骨尚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畫。周郎韻勝筆有神，解衣磅礴未必眞。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悔只識如花人。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眞天人，不須更著山巖裏。平生潦倒飽丘園，禁省不識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仰視雲空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是非榮辱不到處，正恐朝來有新句。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

周紫芝《李太白畫像二首》 欲與天仙論等差，短長何止但詞華。誰人解屈將軍手，爲脫烏皮六縫靴？ 少陵詩瘦平生苦，太白才高一醉間。捉得江心波底月，卻歸天上玉京仙。

尤袤《李白墓》 嗚呼謫仙，一世之英。乘雲御風，捉月騎鯨。來遊人間，蛻骨遺形。其卓然不朽，與江山相爲終始者，則有萬古之名。吾意其崢嶸犖落，決不與化俱盡。或吐爲長虹，而聚爲華星。青山之下，埋玉荒塋。祠貌巍然，斷碑誰銘！

楊萬里《望謝家青山太白墓》 阿胶青山自一村，州民歲歲與招魂。六朝陵墓今安在？只有詩仙月下墳。 玄暉舊宅略無存，太白來遊愛是間。占作醉眠牀一隻，謝家山是李家山。

韓淲《李白泛舟圖》 采石磯頭捉月僊，脫靴意氣尚飄然。沈香亭北驚塵

世，且惜閒身棹酒船。

王質《題李白笠釣圖》　龍子梅粧釣笠前，脫靴豪氣總蕭然。一絲來往茫茫碧，不記開元後幾年。

陸游《吊李翰林墓》　飲似長鯨快吸川，思如渴驥勇奔泉。客從縣令初何有，醉忤將軍亦偶然。駿馬名姬如昨日，斷碑喬木不知年。浮生今占同歸此，回首桓公亦故阡。（桓溫塚，亦在當塗。）

劉克莊《李白》　幸自忤將軍，那堪觸太真。世無郭中令，誰讀謫仙人。

陳藻《讀李翰林詩》　杜陵尊酒半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徐積《李太白雜言》　噫嘻欷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霧，千變萬化，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縲絏，當須犖犖不可羈。乃知公是眞英物，萬疊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迫霜鶻。戴烏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即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效兒女曹！采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流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又《夢李白》　烏紗巾，紫綺裘，夢中太白從吾遊，陶陶爛醉江山秋。半夜起來覓不見，頭背長安泪如霰。

葉茵《李白詩百篇圖》　長安市上醉如泥，旁若無人且賦詩。誰識隱然爲國計，沈香亭畔脫靴時。

元好問《太白獨酌圖》　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身散仙，此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煙。

又《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遊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郝經《唐十臣像歌》　謫仙翩然來帝鄉，淋漓龍巾倚御牀。斗酒百篇錦繡腸，光焰至今萬丈長。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　誰提明月天上懸，九州蕩蕩清無烟。天東天西走不駐，姮娥鬢霜垂兩肩。中有桂樹萬里長，吳剛玉斧聲闐闐。顧兔杵藥宵不眠，天翁下視爲爾憐。頗聞昔時錦袍客，乃是月中之謫仙。帝命和予《羽衣曲》，虹橋一斷心茫然。竹王祠前霧如雨，躑躅花開啼杜鵑。月在天上缺復圓，人間塵土多英賢。舉杯問月月不言，風吹海水秋無邊。滄波盡捲金尊裏，清影長隨舞袖前。相期迢迢在雲漢，嗚呼此意誰能傳。騎鯨寥廓忽千年，金薤青熒垂萬篇。浮雲起滅爲足異，終古明月懸青天。

又　青天出皓月，碧海收微煙。舉杯一問月，我本月中仙。醉狂謫人世，於今幾何年？桂樹日已老，我別何當還？兔藥日已熟，我鬢何由玄？迢迢夜郎外，垂光一何偏。問月月不語，舉杯復陶然。青天自萬古，皓月長在天。明當躡倒影，飛步崑崙巔。

趙孟頫《題太白酒船圖二首》　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爲無賀老，興盡便回船。瀟灑稽山道，風流賀季眞。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劉彝忠《太白遷山圖》　一片靈臺照世明，共傳太白是元精。心中有道時時樂，眼底無塵物物清。千首未知詩作癖，百杯尋與酒爲盟。長安多少風和月，不盡先生吟醉情。

又《太白醉歸圖》　五斗先生未解酲，一生愛酒不曾醒。人間詞翰傳名字，天上星辰萃性靈。雁帶煖回波泛綠，燕銜春至草抽青。紗巾醉岸南山道，幾處哦詩補畫屏。

又《李太白舟中醉卧圖》　仙籍標名世不收，錦袍當在酒家樓。水天上下兩輪月，吳、越經過一葉舟。壺內乾坤無晝夜，江邊花鳥自春秋。浮雲能蔽長安日，萬事紛紛一醉休。

何景福《太白墓》　姑孰村南日正西，豐碑八尺大書題。青山自此詩名重，采石如今酒價低。捧硯太眞猶入夢，脫靴力士竟何擠。荒祠晝掩無人到，苦竹叢深春鳥啼。

王惲《李白醉歸圖》　雲陣橫陳大渡河，一書能解六蠻和。仙韶莫詫君王寵，七寶莊嚴未是多。

又《太白獨酌圖》　九重春色醉仙桃，何似江山照賜袍。千丈氣豪愁不

管，青山磯上月輪高。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 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眞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鴻濛。鈞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玉女爲斂容。卻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蟲。當年咳唾留絕峰，至今樹石生春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薩都剌《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羣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瞢。脫靴手污穢，蹴踏將軍雄。沉香走白兎，玉環失顏容。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紫髯，手撚青芙蓉。挂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濯足五湖水，挂巾九華峰。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羈懷正浩蕩，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神光走霹靂，水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山雲霧重。我有一斗酒，和淚灑天風。

又《采石懷太白》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禿筆掃鸞箋。錦袍日進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祇應風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

張翥《題李白觀泉圖》 玻璃杯中春酒綠，醉墨淋漓牡丹曲。平生合買七寶牀，白紵烏紗美如玉。阿嬌荒宴百不理，寧計宮花銜野鹿。何物老嫗生此兒，偷向金雞帳中宿。尚將軍纔奴隸耳，誤使脫靴吾所辱。要留汗襪蹋鯨魚，鼠子何堪煩一蹴。尋常溝瀆不可濯，何處容伸遭汙足！翩然卻下匡廬雲，五老峰前看飛瀑。

陳高《題太白納涼圖》 六月炎天飛火烏，土焦石爍河流枯。邇來衰病更畏熱，呼叫欲狂揮汗珠。飲冰嚼藕廢朝夕，小室如爐眠不得。閒將圖畫懸四壁，漫想深山好泉石。就中此圖尤絕奇，青林飛瀑吹涼飈。何人展席坐蒼蘚，乃是謫仙初醉時。露頂裸裎投羽扇，仰看雲生白成練。松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絆足倦。只今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遊。便欲致身丘壑裏，挂巾石壁繼風流。

宋濂《李太白觀瀑布圖》 長庚曄曄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挂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牀。淋漓醉墨蛟龍驤，人疑錦繡爲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鑾不復承龍光。并州幸識郭汾陽，不幸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狻猊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蕊笈青琳瑯。蓬萊屹起滄海洋，羣仙遲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縑緗？顧我一見心悵悵。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劉基《李太白觀瀑圖》 憶昔李謫仙，泛舟彭湖東。遂登廬山頂，直上香爐峰。遙望瀑布水，自天垂白虹。大聲回九地，浮光散虛空。萬木震辟易，千崖殷鐘鏞。清涼入肌骨，如歸廣寒宮。賦詩留人間，至今響瀏瀏。丹青極摹寫，欲代元造功。逸駕不可追，舉頭睇飛鴻。倚歌無人和，引袖垂長風。

高啓《題謫仙像》 妃子嗔來供奉歸，金陵酒涴舊宮衣。若教直上樓船去，此像人間寫亦稀。

方孝孺《吊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蕭。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卻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頹扶不起。脫靴力士秪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飛。丈夫襟懷眞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尚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又《題李白觀瀑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灑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傍，笑酹廬山一巵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又《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淒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足論，舉盃直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酒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浩浩，

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兔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卧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鄭文康《讀李太白詩集》 白髮三千丈，秋來日夜生。汪倫忽相見，無語各含情。

唐文鳳《題李白玩月圖》 長庚之星光配月，何年降精生李白，倏向人寰汗漫遊，骨異神清本仙謫。平生愛月如嗜飴，老蟾流輝沁詩脾。胸中玲瓏廣寒殿，珠璣欬唾天香吹。良宵醉月坐花影，銀汞鎔階光烱烱。夢咽玄霜玉兔寒，露濕錦袍呼不醒。慣除月色長安春，玉環媒私力士嗔。清平調新聲未絕，樓船迫脅連邊塵。夜郎天高月黑黑，忍死投荒去京國。金雞放赦歸江南，采石波寬酒盃窄。眼花捉月月倒懸，翻身起舞水中天。馮夷夜護叱河伯，遺骸肯汙饑蛟涎。巫陽下招招醉魄，帝遣歸來住蟾闕。精神仍作長庚星，萬古千秋伴圓缺。此圖注仲魯作序，司訓滕與善誦此詩數過，擊節嘆賞，曰：序可作，此詩不可續矣，當於古人中求之。

羅倫《讀太白詩》 太白橫西天，萬古色不改。至人厚元化，風豪驚百代。胥天騎白龍，傲蕩弄雲海。太白邀我來，招手六合外。太白與我言，爲我開天在。拾得白日還，迷途杳無礙。

朱誠泳《讀李太白詩》 天上酒星終日醉，寒芒猶占長庚位。敢入蟾宮竊侍兒，酣迷不省身遭累。一朝天帝怒且嗔，自天謫降埋紅塵。長安市上酒家卧，睨視四海如無人。蓮峰爲筆天爲紙，天縱奇才厭餘子。斗酒眞成詩百篇，秀似芙蓉出秋水。醉來花下還一呷，遮莫清光照華髮。海吸鯨吞未放乾，等閒字字皆英發。有時踏翻鸚鵡洲，有時搥碎黃鶴樓。偏師突出敵崔顥，肯讓區區先一頭。可惜仙才竟棄捐，江頭弄月身翻然。騎鯨萬里上天去，精靈料得歸星躔。文章流落在人世，萬丈虹蜺燭天地。何當烈火鍊黃金，爲鑄斯人示吾契。

解縉《吊李太白》 幾度青山訪謫仙，思君風格在高天。自爲采石江頭客，無復長安市上眠。問罪夜郎悲枉屈，吟詩宮禁憶便娟。浣花又有高風在，應與先生萬古傳。

李東陽《太白扶醉圖》 半擁宮袍拂錦韉，有誰扶醉敢朝天。玉堂記得風流事，知是吾宗老謫仙。

王守仁《太白樓賦》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峰。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嘅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眞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顚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顧頡兮，夫焉思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豪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固都兮，沛余涕之湲湲。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麴蘖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睹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歎。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浸。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騖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兢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颼颼兮滄平野。憑高樓分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祝允明《濟陽登太白酒樓却寄施湖州聘之》 昔聞董糟丘，當爲李白天津橋南造酒樓。人間二子不可見，唯有傑句挂余心肺爛爛珊瑚鉤。長安風沙住不得，南歸再卧蘇臺秋。泊舟濟陽城，買酒銷客愁。登樓拜先生，進爵澆黃流。知章不語先生笑，飛花亂撲過樓頭。金陵更無鳳凰遊，岳陽莫將黃鶴留。鄉關浮雲蔽落日，題詩卻寄施湖州。余爲先生牛馬走，湖州乃是賀老儔。西寒山，杜若洲。與爾相期釣鼇去，千年江海同悠悠。

王世貞《錢舜舉太白觀瀑圖》 匡廬萬古瀑，太白千秋才。兩奇偶相值，後人何有哉！及展舜舉圖，悅登文殊臺。立起青蓮枯，來聽萬壑雷。始知丹青力，可以迴寒荄。

尤侗《吊李謫仙集爲酒家覆甕和卿謀二首》 吾讀太白詩百篇，騎鯨一去不知年。天上召作酒星魄，此身猶坐醉鄉顚。我來訪君殘缸側，只恐村醪吸

盡無顏色，卻笑風流麴秀才，會向集中偷作賊。白也胡爲當罏卧，我擎罄落呼之前。君身已營糟丘老，文冢纍纍築醴泉。試問箇中興不淺，可勝長安市上酒。樓邊張公喫酒李公醉，我輩得此心欣然。雖有五車三百卷，何如一斗十千錢。太玄草就無人識，若非青州從事誰相憐。

毛奇齡《登太白酒樓》 太白何爲者，夷然醉此樓。千秋狂客去，吾亦此中游。碧柳當軒合，青天入濟流。金魚誰作佩，來往任悠悠。

朱彝尊《祝英臺近・任城登李太白酒樓》 女牆低，官柳暮，俯首眺齊魯。冷綴苔錢，斷碣眠方褪。最憐酒醆花濃，好春閒度。更誰解、金魚換取。啓塵戶，遙見十里帆檣，催人動津鼓。翠杓多情，容我醉方去。待他明月高時，臨風歌處，也未許、此翁千古。

查慎行《重登銅陵太白樓》 千古奇才一謫仙，當時寂寞後人傳。誰憐我是題詩客，淪落江湖十四年。（己未夏，余曾題詩樓上，今尚存。）

宋犖《江上望九華山》 太白古豪士，名比青琅玕。常爲江南客，九子得奇觀。坐愛蓮花峰，排空何巑岏。嘉名比肇錫，洵足重煙巒。我行訪巖壑，鼓柁凌江湍。蕭晨懷賸賞，欹枕未能安。須與共舟子，指顧天際看。龍從羣岫出，秀色良可餐。嵐光殊縹緲，頓令江空寒。雖未窮靈境，已發中心歡。如同所思友，一旦相盤桓。悵望恐即過，捨櫂步回灘。亭午獨延佇，願假高飛翰。

黃景仁《太白墓》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擊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著處，即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惟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眞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空石卻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即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李調元《匡山謁李太白祠》 太白祠前草欲蕪，米顛碑蹟半模糊。平生亦有清平調，詩到匡山一字無。

丘逢甲《題太白醉酒圖》 天寶年間萬事非，祿山在外內楊妃。先生沈醉寧無意，愁看胡塵入帝畿。早年妙句擅沈香，晚作流人下夜郎。誰識先生非酒客，當時慷慨爲勤王。

雜錄

蘇軾《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又《記臨江驛詩》 「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續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黃庭堅《題李白詩草後》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與？

《宋本東觀餘論・論書六條》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又《跋藏眞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眞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專美於前矣。

《許彥周詩話》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時斷。只爲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甚之甚詳。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七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羣，或嘆太白無字畫所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蓋欲其僧信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略，飲酒鼓琴，論

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崛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絕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爲予言如此。

《**春渚紀聞**》卷七　李太白醉草，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嘗言之矣。「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宮鶯電繞，空餘翰墨親尋。」此趙德麟跋蓮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引《**西清詩話**》　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韻語陽秋**》卷九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瑒勸其取金陵，史稱薛繆李臺卿等爲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以拔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人海隨烟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廣川書跋**》卷七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度越凌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悉」，小篆「愛」字。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桯史**》卷一一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眞，亦寓言之流歟！

《**升庵詩話・李白帖**》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李白書。」今有石刻存，又見《甲秀堂帖》。

《**夷白齋詩話**》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品爲馬子才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也。字畫豪放，書畢，後題曰：「吾頭僧僧，醉後書此。賀生爲我辨之，汝年少眼明。」

《**尤侗**》《**五九枝譚**》　李白謁時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相問以何物爲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虹蜺爲絲，明月爲鈎。又問：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氣義丈夫爲餌。相悚然。予笑白也狂生也，如此等餌，雖魚蝦不食，況巨鰲乎！

毛奇齡《**雜箋**》　宋板《萬首唐人絕句》李白詩：「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此是《望天門山》詩，因梁山、博望夾峙江廣，水至此作一迴旋矣。時刻誤此爲北，既東又北，既北又迴，已乖句調，兼失義理，因爲記之，浴佛日記。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船**》　山谷謂，蜀人以衫領爲船，而定功引范傳正作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以衣領爲船，妄也。余按代醉編云：襟紐爲衣船，此語爲長。雖見天子，而披襟自若，有以見太白之醉甚矣。

王琦《**李太白集輯注拾遺考證**》　類書中多摘引太白詩句，然不能無錯繆。《海錄碎事》、《錦繡萬花谷》二編，學士家以其出自宋人，尤珍尚之。其所

引太白斷句甚多，亦有誤者。如：「雨吟春破碎，貧飲客彫零。」「山含紅樹隨時老，天帶黃昏一例愁。」「茶褐園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江邊石上誰知處，綠戰紅酣別是春。」「只有人間閑婦女，一枚煎餅補天穿」。皆是李觀詩。（因觀字太伯，遂訛作太白。）「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各一尋。」是白樂天詩。「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午清無比，溪山畫不如。」是杜牧詩。「虬鬚顦顇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是李郢詩。而皆以爲太白詩矣。又若：「霜結梅梢玉，陰疑竹幹銀。」「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頰紅。」「心爲殺人劍，淚是報恩珠。」「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玉顏上哀囀，絕耳非世有。」「佳人微醉玉顏酡，笑倚妝樓澹小蛾。」「借問單樓與同穴，可能銀漢勝重泉。」「露暗烟濃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訪，只見桃花不見人。」「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烟巒口，萬古潺湲一水斜。」「庭中繁樹乍含芳，紅錦重重翦作囊。還合炎蒸留爍景，題來消得好篇章」諸句，未詳爲誰氏之作，其句法皆與太白不相似，亦皆以爲太白詩矣。羅鄂州《新安郡志》謂南唐時另有一翰林學士李白，《姑孰十咏》是其所作，然則後人所傳李白諸逸詩及斷句之爲諸書所誤引而其名莫可考者，烏知非斯人之作耶！昔人論杜詩眞僞，謂「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無幾，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固不可得而亂也」，斯言良是。夫學力如少陵，其詩不可得而亂，天才若青蓮，其詩固可得而亂耶？然知其不可亂而猶彙之編之，而附之於本集之後。豈曰務博？良欲存此以爲後人辨其眞贋，而知所取法焉耳。宋魏菊莊《詩人玉屑》十四卷載歷論諸家一條，其下有旁注「李太白集」四字，厥後《漢魏詩乘》因而采之，而昧者互相引用，遂以爲眞太白之文矣。今按其前曰：詩之興也，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龍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凡一百二十五字，是駱賓王《和閨情詩啓》之前數行。其後云：駱賓王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物駕，想見飄然之狀，凡二十九字，其二十六字是裴敬所作《太白墓碑》中數語。蓋駱賓王之下，爲詩格高旨遠之上皆有缺文，原屬兩條，抄錄者不察其舛誤，而相聯屬爲一則。在菊莊原本，要未嘗繆誤至此，《漢魏詩乘》因菊莊俗本之誤而承其誤，蓋有由矣。即是推之，今所編輯拾遺，安知不類于是？而宋次道所裒益全集之詩文又安知不亦類于是耶？後之讀者，尚有鑒于斯哉！　鄭樵《通志・藝文略》別集內載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又《度北門集》一卷，於製誥類中複載云，李白《度北門集》一卷。劉少彝曰：《度北門集》當是供奉翰林時代言之草，豈《通考》所謂翰林集者，故已彙入。然今本無一字存者，其爲湮佚無疑矣。余考《舊唐書》之《經籍志》，《新唐書》之《藝文志》及太白列傳，皆不載此書，而他籍亦鮮有言之者。豈亦南唐之翰林學士李白所作耶！抑李白度者其人名，《北門集》者其書名，而後人誤讀之耶！聊志于末，以俟博學者辯之。

《甌北詩話》卷一　青蓮避安祿山之亂，南奔江左後，爲永王璘招入幕中，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詩核之，亦有可得其次第者。《扶風豪士歌》云：「洛陽三月飛胡沙，【略】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略】來醉扶風豪士家。」按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二月陷洛陽，其曰「三月」，則十五載之春，自洛南奔也。《猛虎行》「竄身南國避胡塵」之下，即云「昨日方爲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亂後將避地剡中贈崔宣城》詩，則至宣城後本欲入剡，然《贈王判官》云：「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則入剡未果，即往廬山也。後有《贈江夏太守》詩，自叙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是璘至尋陽始招致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青蓮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是時璘未有異志，及見所至富饒，始有窺江左意，然猶未敢顯言，青蓮固未知之。故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方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猶望其成功入京奏凱也。即所云：「雲夢開朱邸，金陵作小山。」「小山」「朱邸」，亦是藩王之事。且《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略】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爲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固不待辨也。獨是璘初未顯言，及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乃借端發怒，使渾惟明襲希言，李廣琛趨廣陵，則已顯然爲逆。詩中有「王出三山按五湖」之句，是已隨璘自金陵東下，豈猶不知其悖逆，直至璘敗丹陽始奔逃耶？蓋已入璘軍中，前後左右莫非璘兵，遂不能自脫，必至敗亂時，始可得間逃出耳。

然其《南奔》詩云：「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畔。【略】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似反謂李廣琛等之反正歸國者爲離畔，其愚亦甚矣！且其自洛陽南奔詩有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是直欲因亂而圖風雲際會。且《永王東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則竟以太宗比璘，其語言亦太不檢矣！宜其身陷重罪，雖以崔渙、宋若思之辨雪，終不免夜郎之行也。

又　杜少陵曾官拾遺，青蓮亦曾有此官。劉全白撰墓碣云：「代宗登極，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即逝矣。」《新唐書》亦載之。既聞命而卒，則及身曾受此官。是青蓮亦可稱李拾遺也。

又　青蓮妻許氏，見曾鞏序。謂白自蜀至楚，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以女妻白，因留雲夢三年。青蓮《上安州裴長史》亦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息於此，至移三霜。」是青蓮娶許氏之明證也。乃集中有《流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璟》一首云：「我非東林人，令姊忝齊眉。【略】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此二龍隨。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似青蓮竄時，宗氏妻與之偕行，而氏弟璟送之者，則又有一宗氏妻矣。然此詩上文云：「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又似故相之後，此不可解也。豈刻本悞許爲宗耶？或許氏妻先亡，繼娶宗氏耶？按：青蓮先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及在尋陽獄，又有《寄內詩》云：「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流夜郎後，又有《寄內詩》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則其妻又留居豫章，而未嘗從行。然則，宗十六之姊，如雙劍之相隨者，又何人也？集中有《留別西河劉少府詩》云：「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此是客并州時作，與此無涉。

又　青蓮救郭子儀，及坐永王璘事，得子儀救解，此見樂史序中。謂：白有知鑒，客并州時，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白坐永王璘事，子儀請以己官爵贖其罪，上許之，而免誅云。《新唐書》本傳亦載之。然青蓮集中無一字與子儀往來者。當其繫獄時，以詩上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援？即或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集中有《贈郭將軍》一首，云：「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此又非子儀履歷，當另是一人。

蘇氏軾曰：「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按太白於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議之所叢集，詩以教人忠孝爲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詩聖爲哉！竊取白本傳、詩集及他人論斷此事者而合勘之，則知白之從璘，始由迫脅，而《舊唐書》所謂「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者，誤也。既脅以行，見其起兵，遂逃還彭澤，而曾鞏《太白集序》所謂「璘兵敗，白奔亡宿松」者，誤也。按《新唐書》本傳云：「安祿山反，白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夫起兵即逃，可見白非佐璘之人，與事敗而逃，大淵迥隔，失節與否，專勘此處。論世者一以《新唐書》爲主，而白之非失節亦明矣。白後爲《宋中丞自薦表》云：「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又《憶舊遊書懷》詩云：「僕卧香爐頂，餐霞漱流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夫脅而來，逃而去，辭官棄金，未汙爵賞，白之心事行跡，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徒以平日跡籍貴勢，世皆欲殺，故朝無平反之人，遂至冤坐大辟，幸郭令援手，乃得免死。杜公所以哀之曰：「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曰「先還漢」，曰「豈事秦」，曰「辭醴」，曰「上書」，曰「當時法」，亦剴切示人，字字昭雪矣。蘇長公不能據《新唐書》白本集，杜長律以洗千古之誣，但以白平日知人，斷其不從永王，「當由迫脅」，未免臆測無據。且祇言「迫脅」，不著辭官棄金、中道逃去之事，則安知非「迫脅」而反乎？論事不核不備，焉能塞議者之口也！若蘇次公直謂「永王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絕不考究始末，一筆抹倒，讀書鹵莽之過，又愧其見多矣。至蔡絛故爲太白斡旋，謂其「學本縱橫，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功名。大抵才高意廣，未必成功，知人料事，尤其所短，若其志亦可哀矣」。似能爲太白末減厥罪，不知「藉以立功」四字，已將太白說成從逆之人，而不止於不知人之過，仍非究明此案根末者。若王百穀並謂「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於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復神器，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璘本非逆，從璘乃爲逆乎」。此則全與史傳相戾，徒欲爲太白頌冤，而不知永王不受肅宗召命，直犯江、淮之師，萬不可以義旗目之者。文人高談，無當實蹟，徒爲古人增謗而已。觀太白《永王東巡歌》曰：「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

風一掃胡塵靜，西人長安到日邊。」是太白直言東下之非，而勸以西上勤王，擁衛二帝，與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脅之困，逃去之勇，均於此詩可見。而淺者非加以詆訶，則爲之文飾，蒙冤不洗，而徒口誦其詩，以爲神品，又何賴有此知音哉？爲之三歎！

又 方氏宏靜曰：「太白《白頭吟》，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才不廢討潤，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珠，無怪多類。」又曰：「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嘐嘐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按東坡云：「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不至，玉川子是也。」陶開虞亦謂「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爲可也」。此論一出，幾疑青蓮純恃天分，而流弊甚多矣。予故錄方氏之說示人，知詩至聖境，都緣學力精純，紛紛之喙，可以稍息。

又 洪氏邁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誣，辨正確不可少。而《舊唐書》謂以飲酒過度死。皮日休作《李翰林詩》亦云：「竟遭腐骨疾，醉魄歸八極。」是太白眞醉死矣。然陽冰《集序》云「枕上授簡」，李華《墓誌》云「賦《臨終歌》」，此豈醉死者所爲哉？余故錄容齋辨正之語，俾捉月、醉死兩誣，皆得白焉，否則仍與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說，同一嗤點前賢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姓名，與杜詩同。

高霽

李白《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并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十丈，上有九峰如蓮華。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絕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憩於夏侯迴之堂，開檐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唐詩紀事・高霽》 池陽九子山，太白易以九華之目，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太白）。層標過遲日，半壁明朝霞（高霽）。積雪曜陰壑，飛流歇陽崖（韋權輿）。青熒玉樹色，縹緲羽人家（太白）。

韋權輿

李白《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并序》 【略】。

《唐詩紀事・高霽》 【略】。

崔令欽

紀事

李華《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靈禪師碑》 乾元初，奏請天下一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即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爲丹徒，宗仰不怠。

又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略】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

崔令欽《教坊記序》 開元中，余爲左金吾倉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請祿俸，每加訪問，盡爲予說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舊遊，不可復得，粗有所識，即復疏之，作《教坊記》。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第二房崔氏　珽，合州刺史，生銳、令欽。令欽，國子司業。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崔令欽《教坊記》一卷。

又《藝文志四》　崔令欽《注》二卷。（承上文，乃注庾信《哀江南賦》）

《崇文總目》卷三　《教坊記》一卷，崔令欽撰。

《郡齋讀書志・教坊記一卷》　右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害於正樂也。

《通志・藝文略》　《唐曆》四十卷，唐柳芳撰，起隋恭帝義寧元年，訖建中三年。《唐曆目錄》一卷，唐崔令欽撰，據柳芳曆，鈔其事目。

《宋史・藝文志一》　崔令欽《教坊記》一卷。

《史略》卷三　又《唐曆目錄》一卷，唐崔令欽撰。

《鄭堂讀書記》卷六三　《教坊記》一卷，說郛本。唐崔令欽撰。令欽始末未詳。《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樂類，《崇文目》，《讀書志》樂類，《通考》樂類，《宋志》樂類俱載之。鄭氏稱開元中，雜伎始隸太常，以不應典禮，乃置教坊以處俳優。【略】今觀是書，凡十六條，其記曲名尤詳，足有資于考證。後記一篇，反覆推明聲色之亡國，其垂戒至爲深切。故書雖猥雜，而著書之本旨自正大也。《說海》亦收入之。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二　《教坊記》一卷，吳牧庵手抄本，唐著作郎崔令欽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教坊記》一卷，舊鈔本，汪季青藏書。唐著作郎崔令欽撰。所記取天寶中樂部雜事，陳氏《書錄解題》譏其鄙俗。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無一語顯指玄宗，而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舊事，反復推明，至爲痛切，不但以曲調三百二十五名爲詞家考證之資。有古香樓圓印、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方印。

藝文

劉長卿《寄萬州崔使君令欽》　時艱方用武，儒者任浮沈。搖落秋江暮，憐君巴峽深。丘門多白首，蜀郡滿青襟。自解書生詠，愁猿莫夜吟。

李白《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微。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嚬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牀紫玉笛，卻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晴天地明，風開湖山貌。閑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閒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櫂。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

又《江上答崔宣城》　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尋仙下西嶽，陶令忽相逢。問我將何事，湍波歷幾重。貂裘非季子，鶴氅似王恭。謬忝燕臺召，而陪郭隗蹤。水流知入海，雲去或從龍。樹繞廬洲月，山鳴鵲鎖鐘。還期如可訪，臺嶺蔭長松。

盧象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盧象》　象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彝在校書，名

充秘閣。其「靈越山最秀，新安江甚清」，盡東南之數郡。

《吳禮部詩話》 盧象開元時人，詩亦清妙，要非後來所及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盧象》 讀邱爲、祖詠詩，如坐春風中，令人心曠神怡。其人與摩詰友，詩亦相近，且終卷和平淡蕩，無叫號嘷嗷之音。【略】詠與盧象，稍有悲涼之感，然亦不激不傷。盧情深，祖尤肯秀。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開、寶以前，如孫逖、王昌齡、盧象、張繼、包何輩，皆不以七言律名，而流傳一二篇，音節安和，情詞高雅，迥非後來可及，信乎時代爲之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盧象》 一種妍詞盧緯卿，王維崔顥比肩行。江山吟盡東南秀，靈越新安爲底清？

分　論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欲識堯時天，東谿白雲足」是既見萬古色好注。「雲氣香流水，澗影生龍蛇，異境。」《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啓琦評：烹大得滓，煉道得髓。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香》：吳旦生曰：「竹初無香，杜甫有『雨洗涓涓靜，風吹細細香』之句。雪初無香，李白有『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之句。雨初無香，李賀有『依微香雨青氛氳』之句。雲初無香，盧象有『雲氣香流水』之句。妙在不香說香，使本色之外，筆補造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語必驚人。《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仙境。方之康樂遊山詩，別是一副筆墨。

又二 《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得性閑未歸」，五字眞境，深趣人知之。「溪流無是非」，唐人每用「是非」字，未若此處不可思議。「名理未足淡」，曠識。

《雜詩二首》一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感慨有味。但五原、山西、遼海、薊門，四處地相遼遠，詩人寓意言辛苦無成者，以譏夫偶然而成名者，未必皆辛苦也。馮舒評：五原在遼西，人勇力如山西，曾戰遼海，曾行薊門，文理無礙，不必病其四處遼遠。馮班評：五原正是遼西地，山西勇將從軍於此，薊門、遼海地遠何嫌乎？虛谷評不可解。第三未穩。何義門評：吳均體。紀昀評：馮云「五原在遼西」，誤。五原是生處，山西勇是用《漢書》「山西出將」語，不泥其地。薊門、遼海，地界相連，正唐防契丹處。生於五原，戰於薊北，有何不可？以爲遼遠何哉？又，以爲同一辛苦，而獨不成功，尤爲深厚。無名氏（甲）評：五原在秦，晉之交，非遼西也。許印芳評：「上」字、「戰」字、「生」字俱複。《唐詩品彙》卷六三：劉須溪評：（末）十字纔有沉着之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徐用吾評：悲心可誦。吳山民評：次聯矯健，三聯慷慨自訴，結聯數奇可惜。陳繼儒評：五六叙得淒楚。周珽評：激激烈烈，酸酸楚楚。欲讀不得，欲不讀不得。令人揮戈而擊壺。《甌北詩話》卷一一：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四地名。盧象《雜詩》，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宋越》一絕，四句中四地名。孟浩然《宴榮山人池亭》律詩，七句中用八人姓名。

又二 《瀛奎律髓》卷四六：方回評：此詩有古樂府之意，格調甚高。前四句叙其富貴，五、六言其權勢之盛，末句使之憐寒士也。紀昀評：解卻不錯。馮舒評：此是權豪，非關俠少。馮班評：此非俠少，乃貴人也。紀昀評：中四句雖對偶，然終是俳偶之古體，非律格也。語淺局促，以爲高格尤非。

《永城使風》 《唐詩評選》卷二：筆端但有留勢，非二謝操觚之才，無寧章短而意直。伯有之取精多，用物弘，徒爲厲而已。

《贈張均員外》 《唐詩品彙》卷七六：「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劉須溪評：其形容人物如此，不見其俗，嘯見其高。《唐詩解》卷四九：均以丞相子，爲吏部，象嘗與之有舊，故詩以美之，冀其拔己也。【略】象固天寶間名士，其詩無可入選，廷禮采此，謂其投贈得體耳。然埒之高、岑，終有愧色。

《送綦毋潛》 《唐詩歸》卷一一：鍾惺評：「如何天覆物，還遣世遺才」，細看不是怨天，有宇宙大矣，無所不有之意。「欲識秦將漢，嘗聞王與裴」，譚元春評：如新花奪目。四語別調，一洗排律之陋。《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排凡例》：盧象《送綦毋潛》，祖詠《清明宴劉郎中別業》，瀟洒脫俗，全是古詩興趣，不獨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一篇也。

《送趙都護赴安西》 《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風霜迎馬首，雨雪事魚麗」，對得極工而不傷於趣。「上策應無戰，深情屬載馳。不應行萬里，明主寄無危。」後四語，前代碑頌之言。鍾惺評：居然沈宋。

《同王維過崔處士林亭》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疑病》：《全唐詩

話》曰：雍陶爲簡州牧，投贄者稀得見。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引進，陶辭曰：「與公昧平生，何云相識？」道明曰：「誦員外之詩，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略】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吳旦生曰：《雲谿友議》載此條，作「閉門賓到常推病」，余以推者在此，事便實，情便減，疑者在彼，事便虛，情便溢。二字之易，相去尋丈。蓋從主卻客，不若客自入而意度之也。盧象詩：「主人非病常高卧」，亦此意也。

《寄河上段十六》《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聞道君家住孟津。」是他鄉見同里生人實境。「客中時有洛陽人。」譚元春評：無聊。鍾惺評：「時有」二字，可憐。《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劉辰翁評：容易盡情，爲未有此。周珽評：首敘昔日傾蓋之雅，次想別後駐足之鄉，末二句，見途修信阻，但逢來地之人，借問行藏而已。說得無聊。

《寒食》《韻語陽秋》卷一九：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爲一人」是也。

《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會未幾歸汝上小弟幼妹尤嗟其別兼賦是詩三首》一《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古人作弟妹詩，易於妙絕。惟眞乃妙，可以類推。「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巾」鍾惺評：如此二句，兒女常事。骨肉之間，平居對之以爲樂，離別思之以爲苦，各自爲情，彼此不能相通。然止可爲至性人道。「今來識離恨」鍾惺評：五字人生苦境之始。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拜家慶》：吳旦生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緯卿詩：「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恩邇。」韓君平詩：「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然觀顏延年《秋胡》詩：「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劉履《補注》云：「嘉慶，謂母也。則其語不始於唐，而晉、宋人作嘉，較雅。」

又二《唐詩歸》卷一一：「同居雖漸慣，見人猶默默」鍾惺評：默默二字，畫出小兒見生人眞光景。

又三《對牀夜語》卷三：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歧。」老杜有「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詞簡意工，孰臻其妙，學造詣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張籍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盧象《還家》詩云：「小弟吏孩幼，歸來不相識。」賀知章云：「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之。

傳記

劉禹錫《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左遷齊、邠、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土所。爲虜劫執，公墮脇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翺翔雲路，不虞矰繳。盛名先物，易生癘疵。三至郎署，坐成遺耋。蹭蹬江皋，棲棲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顯然眞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嘗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才子傳・盧象》象，字緯卿，汶水人，鴻之侄也。攜家來居江東最久。仕爲校書郎、左拾遺、膳部員外郎。受安祿山僞官，貶永州司戶參軍。後爲主客員外郎。有詩名，譽充秘閣，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集二十卷，今傳。同仕有章述，爲桑泉尉，時詔求逸書，命述等編校于朝元殿。後爲翰林學士。有詩名，今亦傳焉。

紀事

《封氏聞見記・贊成》 天寶初，協律郎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草藁，告虔私脩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乃爲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

《國秀集・目録下》 右補闕盧象二首。

《舊唐書・韋陟傳》 才名之士盧象等，常與韋陟唱和遊處。

《唐詩紀事・盧象》 劉夢得《董侍詩集序》云：嘗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選以章句揚于當時。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盧象集》十二卷。

《通志略・藝文略八》《盧象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盧象集》。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盧象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盧象詩》一卷。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盧象集》一卷，《全唐文》三百七、《國秀集》下、《河岳英靈集》下、《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唐詩紀》八十四、《七言律準》、《全唐詩稿》一百六十八、《唐詩鏡》十二、《唐賢三昧集》上、《全唐詩錄》十二、《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衆妙集》。

藝文

崔顥《贈盧八象》 客從巴水渡，傳爾泝行舟。是日風波霽，高堂雨半收。青山滿蜀道，綠水向荆州。不作書相問，誰能慰別愁？

王維《與盧象集朱家》 主人能愛客，終日有逢迎。貰得新豐酒，復聞秦女箏。柳條疏客舍，槐葉下秋城。語笑且爲樂，吾將達此生。

又《過盧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三賢異七賢，青眼慕青蓮。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上人飛錫杖，檀越施金錢。趺坐檐前日，焚香竹下煙。寒空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禪。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

又《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作》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回看雙鳳闕，相去一牛鳴。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手巾花髓淨，香帔稻畦成。聞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往，翻得似無生？

又《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又《青雀歌》（與盧象、崔興宗、裴迪、弟縉同賦）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崔興宗《酬王維盧象見過林亭》 窮巷空林常閉關，悠然獨卧對前山。今朝忽枉嵇生駕，倒屣開門遙解顏。

王縉《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身名不問十年餘，老大誰能更讀書。林中獨酌鄰家酒，門外時聞長者車。

裴迪《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喬柯門裏自成陰，散髮窗中曾不簪。遊遙且喜從吾事，榮寵從來非我心。

祖詠《歸汝墳山莊留別盧象》 淹留歲將晏，久廢南山期。舊業不見棄，還山從此辭。漚麻入南澗，刈麥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時。非君一延首，誰慰遙相思？

又《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 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驛路深。故情君且足，謫宦我難任。直道皆如此，誰能淚滿襟？

李頎《寄司勳盧員外》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

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李白《贈盧司户》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

雜録

《韻語陽秋》卷一〇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升庵詩話・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衣微香雨青氛氣」，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四友齋叢説》卷三六 升菴云【略】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傳稱臭味，蓋言氣味也。氣可以言臭，獨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經》云：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塵之一，故鼻之所觸即謂之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陣氣味，此非雨香而何？升菴善吟，獨不求作者之意耶？陳晦伯引《拾遺記》，亦太鑿。

徐浩

傳記

張式《大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開國公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惟天陰隲下土，恢宏相導，降聖啓運，生賢佑時，猶三光五行，晷度盈缺之無懲候也。當元宗開元之後，景化昭融，選建明德，大旌文學。肅宗嗣位，首革艱運，方用大刑，盪穢□□，則武功戡難，議獄緩死。□代宗□□□今上纂丕圖，參任二柄，以康億兆。會稽公歷奉四后，周旋五紀，各因其會，振耀長才。有潤色皇猷之詞，陛躬納諫之直；有銓綜九流之鑒，威懷九德之重。故外統□□，内亞冢卿。開國承家，分茅胙土。所不至者，未昇鼎司，儒流展用，亦已厚矣。公姓徐氏，諱浩，字季海，東海郯人。隋杭州錢塘縣令澄之元孫，皇朝逸人□敬之曾孫，益州九龍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之孫，銀青光禄大夫洺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嶠之之子。稟命于天，稟訓于先，稟氣于山川，國器斯全，輔之流研，無得而□，鬱爲通賢。年十五究經術，首科昇第，始擢汝州魯山主簿。□□□卑時論稱之，無何詔徵，俾□□賢院大學士燕國公説，文之滄溟，聞代宗師，嘗覽公應制《喜雨賦》及《五色鴿賦》兼和製等詩，曰：「後進之英，今知所在。」賞歎不足，□爲上聞，賜帛出於中禁，依聲播於樂府，無翼而飛，遽□□□□□□實愛其才，申其用，始終以之。進太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張守珪之節制幽薊，恩寇諸侯，欽承威名，特以幕僚陳乞，優遂其請，授監察御史。□常侍府君憂，服除，補京兆府司録參軍。□□荼蓼，毀瀕於滅，無復宦情。既□逾年，勉從親故之諭，起就常調，授河南府司録，轉河陽令。先是有晻昧疑獄，繫囚六十人，公下車鏡照，一立塵洗。猶□雷啓□□□□□闔境□□熙熙如也。桐鄉遺愛，碑頌□□，改太子司議郎，東土留守。王倕辟從其事。有河清俚人僞作符命，埋深谿而表異，滋拱木以徵年，然後假獻歲之辰，矯元元之誥。審言□□□□□□□以得之益雷同之口矣。且云祚聖，難以□□□□既説於聽聞，史筆方裁於簡冊，公明徵篆隸，立辯乖訛，正大謬於已然，折羣言於獨是。既而致詰，悉驗其姦，遷金部員外郎，轉都官郎中。充嶺南□□□□□□□□□，求成俗事，多詐濫吏，□□□□公□□潔□□□□憎枉，信義必行於夷獠，廉平可動於鬼神，五嶺百越，頌聲四合，同詣方面，請建旌德碑。都督張九皋爲之飛章，朝議以爲主聖臣忠。□建聖德頌，人到于今歌之。轉刑部郎兼司農少□□□兵部尚□□□□□幽陵始禍，寓縣興師，公以官在職司，志當靜亂，馳驛詣闕，陳謨納忠，度向背於兵鋒，算隄防於地理，慮先物表，機變日□天子奇之。方超大任，奸臣忌害，□□□□除襄州刺史，建旆即路，皇情迺寤，念翦桐之立信，謂剖竹之非輕，乃加本州防禦使，錫金印紫綬。及京師失守，翠輦西巡，成都築受養之宮，靈武奉繼□之制。傳召公詣行在所，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時鑾輿未復，鶴詔急宣，尤資倚馬之能，多類奮鞭之速。公虔恭法□咫尺天顔，握管風生，落牋泉灑，皆如響答，特邁詞鋒，上奇其才。謂□幽贊，以本官兼尚

書右丞，封會稽縣開國男。喪亂既平，皇極反正，輔宣天子之孝，奉揚君父之慈。元宗降孝感光天之詔，肅宗獻至道□□之□啓沃南宮之□□□三接之恩，獨以雄文□□□□前代，文□之盛，孰可儔其類歟？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會議，三司定刑，其徒三千，將置重典。公上引大易三驅之□雅誥惟輕之義，近徵侯君集反於輦轂，太宗唯罪四人，越王□□□□狄仁傑議誅元惡。而言國章有素，故事斯在，詞簡理要，端如貫珠，百寮傾聽，無復異論。廷諍三進，竟獲減論。李輔國憑寵恃勳，台臣側目，有命將授左散騎常侍，□□□□公敷陳曰：敗由官邪，名不可假。登□珂鳴之地，侍從顧問之間，授非其人，期不奉制。有命改授大詹事，且曰：將來命官若此者，皆許以聞，然蹇諤之誠，幸伸於一捷，而浸潤之譖，竟中於多言。因除國子祭酒，遂貶廬州長史。代宗踐祚，公論勃興，乃□復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楊昇微病久政荒，歿於南海，馮崇道陰奸何陳，盜據新息，以爲杖節□綏，非公莫可，拜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公折簡飛書，先明大信，順流皷棹，以示不疑。見者皆曰：此選補徐郎中之名也，父母至矣，復何所求。既而傾巖洞以請命，□戈鋋而頓顙，窮南極東，人迹罕通，習習祥風，蕩其□□無□□□舉□□□□□□□復□庶富而後教之。會來年有吏部之拜，復兼集賢學士，嘗領東都選務，銓第舉科，凡百其流，拔奇者一人而已。比居宰輔□□踰年即□相□齊公其人焉。洞鑒深識，皆此類也。□不□德瑕不掩瑜，□執法者所繩。又黜朗州別駕。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傅，加會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睹風儀之可法，惜春秋之已暮，尊德尚齒，方欲以論道之位處之，其明年，薨於長安永寧里之私第，享齡八十。告第加等，贈太子少師終焉。公禮義之輿，中和所蘊，智周顯晦，行茂家邦。班固謂董仲舒、公孫宏倪寬以儒術通世務，□三人似□其□□□度德以義，復何媿於前賢。先府君擅書，公嘗受筆法，□□忘倦，草隸兼優。開元、天寶之間，傾玉帛刻琬玉者，一門二妙而已。議無優劣，以王右軍父子擬焉。始自登朝，特爲中書令張曲江所器，忘年定契，不復以禮秩關情。故當代英選，孰非交友，□□彥異，自我吹噓，所以累登石渠，再踐西掖，入更臺省，出擁旌旄，九遷而碩望彌高，三黜而輕痕不汙，實實本末，信中庸之君子歟！公以建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薨，以其年十一月，葬于東都偃師縣先塋之左。□洎貞元十五年，嗣子現，罷宰王畿之新安，遂爲東府法曹掾。璫、玫，舉進士未第。伯仲之存者四人。現嘗以家傳遺文，俛叙其志，曰：史牒藏諸冊府，墓隧閟於幽扃，永惟世德，尚隱松楸，未奉紀功行於金石，留九□□百代朝建夕殞□□無恨，國有干戈之故，家有死喪之戚，懇願未就，垂二十年，辭將涕從，禮以情激，則聖人所謂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者，揚已之美，與揚親之美，俱孝子也。其□□□顧□□寢之請□□□□之效，銘曰：東南有截，強霸者越。中蟠會稽，旁浸海浙。含風蘊氣，浴日孕月。象合粹靈，氣生才哲。才哲伊何，惟會稽公。克□克亮，克孝克忠。種蠡宏謀，王謝高風。實探其奧，實□其蹤。（其一）會稽之德，和柔且直。朗邁溫重，威儀抑抑。乃辯姦諂，羣疑去惑。載讞典刑，刀鋸減息。內外吏踐，卑高稱職。績著縑緗，愛留邦國。（其二）會稽之文，代天爲言。藻繪皇猷，恢宏化□。含和變□，□澤伸冤。邃劇淵塞，疾如雷奔。宣明日月，贊翊乾坤。敷暢大號，親親尊尊。草隸兼善，鍾張抗論。一臺二妙，獨耀吾門。（其三）會稽之武，非謂暴虎。建旆鞠旅，往綏南土。南之兇殘，民痛里殫。盜邑乘城，餘孽桓桓。于以代起，推誠靜獻。人謂投戈，我唯揮翰。翰墨所經，人肯輯寧。（其四）會稽之終，翰苑其空。宸扆軫悼，邦人輟春。楷模遺草，景行中庸。大雅道喪，誰其發蒙。成周之東，大地之中，邙洛向背，終華會通。故塋新塑，□□□□。勒石銘德，悠悠不窮。（其五）

《舊唐書・徐浩傳》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洺州刺史。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服除，授京兆司錄，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除國子祭酒，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別駕。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貶。

紀事

賈至《授徐浩尚書左丞制》 勑，中書舍人徐浩，精潔惠和，敏而好學，有凌雲之詞賦，兼臨池之翰墨，祇勤直道，厥德允修，右掖司言，已光綸綍，南宮掌轄，仍佇紀綱，可兼尚書左丞。

徐浩《古蹟記》 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僞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莫知之。

賈忠《述書賦》下 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姬姹鍾門，逶迤王後。注云：徐嶠之，東海人，廣平太守。子浩，中書舍人，國子祭酒。

《元和姓纂・魚韻》諸郡徐氏 洺州刺史徐嶠之，居會稽，生浩、浚、漪。浩，吏部郎、東海郡公。

《書史》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

《寶刻叢編・唐立舞陽侯祠堂碑》 唐校書郎王利器撰，集賢院侍制史惟則八分，前京兆府司錄徐浩篆額。舞陽令張紫陽等修廟記也，碑以天寶二年一月立，在舞陽縣。

又《唐濟源令李造遺愛碑》 唐中書舍人梁陟撰，監察御史集賢院修撰徐浩書。【略】碑以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立。

又《唐濟源令房琯遺愛頌》 唐監察御史平冽撰，河陽縣令徐浩書。【略】碑以天寶七年立。

又《唐穎國公史繼先墓誌》 唐明州別駕徐浩撰，并行書，殷仲容書額，建中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又《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唐御史大夫嚴郢撰，彭王傅徐浩書。【略】建中二年十一月立。

又《唐贈文部郎中薛悌碑》 唐國子司業蘇預撰，武部郎中徐浩八分。【略】唐薛悌碑，天寶十三載二月。

又《唐法華寺玄儼律師碑》 唐前秘書省正字萬齊融撰，武部郎中徐浩書。【略】碑以天寶十五年六月立。

又《唐董黯孝子碣》 唐明州刺史任殷撰，前史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徐浩書。【略】大曆中，殷爲刺史，葺其祠宇，以大曆十二年二月立此碑。

又《唐修建功德銘》 武康令韓章撰，前衢州龍遊縣尉徐浩書，邱悌篆額，大曆六年立。

《宣和書譜》卷三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官至太子少師。擢明經，有文辭，張說一見奇之，謂浩「後來之英」也。繇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寵絕一時。

《嘉泰會稽志》卷一六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唐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敏，而書尤精，帝喜之，寵冠一時。

《全石萃編・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上柱國臣徐浩書。

又《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一 《書譜》一卷，徐浩撰。《古蹟記》一卷，徐浩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徐浩《書譜》一卷，《古迹記》一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徐浩詩□卷。輝按：原鈔缺一字。

《直齋書録解題・雜史類》 《廬陵王傳》二卷，唐彭王傅會稽徐浩季海撰，叙狄仁傑五王事。

《宋史・藝文志一》 徐浩《書譜》一卷，又《古跡記》一卷。

又《藝文志二》 徐浩《廬陵王傳》一卷。

藝文

儲光羲《奉別長史庾公太守徐公應召》 烈風起江漢，白浪忽如山。方伯驟勤王，杞人亦憂天。鄱鎬頃霾晦，雲龍召我賢。車騎北艱苦，艅艎西泝沿。水靜淄瀨，猛獸趨後先。龍樓開新陽，萬里出雲間。宇宙既焜燿，崇德濟巨川。受命在神宗，振兵猶軒轅。煌煌踰涿鹿，穆穆更坤元。明王朝太階，遠邇望嘉言。遊子淡何思，江湖將永年。

高適《魯郡途中遇徐十八錄事》 誰謂嵩潁客，遂經鄒魯鄉。前臨少昊墟，始覺東蒙長。獨行豈吾心，懷古激中腸。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裴回野澤間，左右多悲傷。日出見闕里，川平知汶陽。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強。終然不得意，去去任行藏。

又《途中寄徐錄事》 落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離憂不堪比，旅館復何如。君又幾時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

包佶《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二侍郎》 祕殿掖垣西，書樓苑樹齊。秋煙凝縹帙，曉色上璇題。門接承明近，池連太液低。疏鐘文馬駐，繁葉綵禽栖。職美綸將綍，榮深組及珪。九霄偏眷顧，三事早提攜。對案臨青玉，窺書捧紫泥。始歡新遇重，還惜舊遊睽。左宦登吳岫，分家渡越溪。賦中頻嘆鵩，卜處幾聽雞。望闕應多戀，臨津不用迷。柏梁思和曲，朝夕候金閨。

皇甫曾《送徐大夫赴南海》 舊國當分閫，天涯答聖私。大軍傳羽檄，老將拜旌旗。位重登壇後，恩深弄印時。何年諫獵賦，今日飲泉詩。海內求民瘼，城偶見島夷。由來黃霸去，自有上台期。

錢起《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侍御》 文星垂太虛，辭伯綜羣書。彩筆下鴛掖，褒衣來石渠。典墳探奧旨，造化睹權輿。述聖魯肅父，通經漢仲舒。窗明宜縹帶，地肅近丹除。滑畫刪詩暇，高秋作賦初。露盤侵漢聳，宮柳度鴉疏。靜對連雲閣，晴聞過闕車。舊僚云出矣，晚歲復何如。海嶠瞻歸路，江城夢直廬。含毫思兩鳳，望遠寄雙魚。定笑巴歌拙，還參麗曲餘。

獨孤及《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二侍御》 漢家金馬署，帝座紫微郎。圖籍凌羣玉，歌詩冠柏梁。陰陰萬年樹，肅肅五經堂。揮翰忘朝食，研精待夕陽。晴空露盤迥，秋月瑣窗涼。遠興生斑鬢，高情寄縹囊。威蕤雙鷺駕，夙昔並翺翔。汲冢同刊謬，蓬山共補亡。差池摧羽翮，流落限江湘。禁省一分袂，昊天三雨霜。石渠遺跡滿，水國暮雲長。早晚朝宣室，歸時道路光。

常衮《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 穆穆上清居，沈沈中祕書。金鋪深內殿，石甃淨寒渠。花樹斜倚，空煙閣半虛。縹囊披錦繡，翠軸卷瓊琚。墨潤冰文繭，香銷蠹字魚。翻黃桐葉老，吐白桂花初。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與薛，西漢盛嚴徐。侍講親華扆，微吟步綺疏。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序秩東南遠，離憂歲月除。承明期重入，江海意何如。

蘇渙《贈零陵僧》 【略】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意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蔣渙《和徐侍郎書叢篠韻》 中禁夕沈沈，幽篁別作林。色連雞樹近，影落鳳池深。爲重凌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庭陰。

司空曙《和李員外與舍人詠玫瑰花寄徐侍郎》 仙吏紫微郎，奇花共玩芳。攢星排綠蒂，照眼發紅光。暗妬翻階藥，遙連直署香。遊枝蜂繞易，凝刺鳥銜妨。露溼凝衣粉，風吹散蕊黃。蒙龍珠樹合，煥爛錦屏張。留客勝看竹，思人比愛棠。如傳採蘋詠，遠思滿瀟湘。

又《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 藹藹鳳凰宮，蘭毫玉署通。夜霜凝樹羽，朝日照相風。宮附三台貴，儒開百氏宗。司言陳禹命，侍講發堯聰。香卷青編內，鉛分綠字中。綴籤從太史，鏘珮揖臺公。池接天泉碧，林交御果紅。寒龜登故葉，秋蝶戀疏叢。顏謝徵文並，鍾裴直事同。離羣驚海鶴，隔思怨江楓。地遠姑蘇外，山長越絕東。慚當哲匠後，下曲本難工。

盧綸《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十二韻寄贈江南徐薛二侍郎》 綸閣九華前，森沈綵仗連。洞門開旭日，清禁肅秋天。霜滿朝容備，鐘餘漏唱傳。搖瑲隨羽扇，端弁入爐煙。麟筆刪金篆，龍綃薦玉編。汲書荀勖定，漢史蔡邕專。御竹潛通筍，宮池暗瀉泉。亂叢榮弱蕙，墜葉灑枯蓮。列署齊遊日，重江並謫年。登封思議草，侍講憶同筵。滄海風濤廣，黝山瘴雨偏。唯應緘上寶，贈遠一星妍。

牟融《送徐浩》 渡口潮平促去舟，莫辭尊酒暫相留。弟兄聚散雲邊雁，蹤跡浮沈水上鷗。千里好山青入楚，幾家深樹碧藏樓。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滿頭。

雜録

司空圖《書屏記》 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滿，因輟所寶徐公浩眞迹二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絶，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日披玩，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迹，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

趙驊

傳記

《舊唐書・忠義傳・趙驊》 趙驊，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驊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驊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爲賓僚。陟罷，陳留採訪使郭納復奏驊爲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沒入爲婢。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兄弟也。驊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驊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錄事參軍。徵拜左補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爲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爲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祕書少監。驊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驊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蹶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常徒步。官既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檢者爲之歎息。建中四年多，涇原兵叛，驊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紀事

《元和姓纂・小韻》南陽穰縣趙氏 敬先生驊，比部郎中、秘書監致仕。

《唐摭言》卷一 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章。」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游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

《唐語林》卷五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于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南部新書》丁 李翺在湘潭，收韋江夏之女于樂籍中，趙驊亦于賊中贖江西韋環之女，或厚給以歸親族，或盛飾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唐詩紀事・趙驊》 驊，字雲卿。擢開元進士第。嘗陷祿山，貶晉江尉。建中初，爲秘書少監，與顏眞卿、蕭穎士等善。其子宗儒。

《曲石精廬藏唐墓志・唐故朝散大夫蘇州別駕知東都將作監事趙公墓誌銘》 祠部郎中趙驊文。

《千唐志齋藏石・大唐故右金吾衛胄曹參軍隴西李府君(符彩)墓誌銘》 □領軍衛倉曹參軍趙驊。（天寶元年立）

藝文

李華《寄趙七侍御并序》（自餘干溪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邈不可得，因叙疇年之素，寄懷於篇云。）　搖槳聯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懷賞未足，川迴失前峰。凌灘出極浦，曠若大池通。君陽青嵯峨，開拆混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奧潛鬼物，精光動煙空。玄猿啼深蘿，白鳥戲惷蒙。飛湍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濃。草閑長餘

綠，花靜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春。覆溪窈窕波，涵石淘溶溶。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霧，靈山出其東。勢排吳蒼上，氣壓吳越雄。迴頭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緯卿陷非罪，折我昆吾鋒。（邵字緯卿，以冤橫貶，卒南中。）茂挺獨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墜鵷鴻。（蕭天寶末，知亂棄官，往江東殯葬先人，逝于江南。）世故墜橫流，與君哀路窮。（逆胡陷兩京，予與趙受辱賊中。）相顧無死節，蒙恩遂殊封。（華貶杭州司功，趙貶泉州晉江尉。）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華承恩累遷尚書郎，趙拜補闕御史。）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生得攜手，遺此兩孱翁。羣遷失鴛羽，後凋惜長松。衰旅難重別，悽悽滿心胸。遇勝悲獨遊，貪奇悵孤逢。禽尚彼何人，胡爲束樊籠。吾師度門教，投弁矗遐蹤。

劉眘虛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劉眘虛》 眘虛詩情幽興遠，思苦詞奇，忽有所得，使驚衆聽。頃東南高唱者十數人，然聲律婉態，無出其右，唯氣骨不逮諸公。自永明已還，可傑立江表。至如「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又，「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又，「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又，「駐馬渡江處，望鄉待歸舟。」又，「道出白雲盡，春與清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開門向溪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淸暉照衣裳。」並方外之言也。惜其不永，天碎國寶。

《唐詩歸》卷六 鍾惺評：妙在止十四首，一字去不得。其用意狠處，全在不肯多。予嘗愛此十四首，命林茂之書成小冊。而題其後，有云：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取，孤意先自立。良是此君實錄。又曰：詩少而妙，難矣。然難不在陶洗，而在包孕，妙不在孤嚴，而在深廣。讀眘虛一字一句一篇，若讀數十百篇，隱隱隆隆，其中甚多。吾取此爲少者法。

鍾惺《題茂之所書劉眘虛詩冊》 只茲十四章，鍊氣已成液。如何平生勤，一字勿苟益。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取，孤意自先立。何以莊嚴之，妙藏與良筆。何以展對之，新柳及初日。所貴如其詩，意皆存簡寂。

《圍爐詩話》卷二 殷璠又謂劉眘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眞矣。

施閏章《沈鏡天詩序》 往讀唐諸家詩，怪劉眘虛詩甚工，所傳僅十四首，歎其易盡。鍾伯敬謂其高自位置選而後作，不聽人選，又竊疑其言近隘，非眘虛指也。夫人挾其才力，鏤繪萬物，揚厲風騷，即亡取雕蟲自矜，亦何事剉削太盡哉！或作者篇什頗富，選者缺焉，存什一於千百，或藏之名山，子孫失守，或盜發其嬴篋，災於水火，而滅沒於殘編斷碣之間者，不可一二數也。詩之傳不傳，蓋有幸不幸焉。安知眘虛之不多見者，非其遇使然邪。

《漁洋詩話》卷下 劉眘虛字挺卿。其詩超遠幽靈，在王、孟、王昌齡、常建、祖詠伯仲之間。

何焯《汲古閣刻本河岳英靈集批語》 宗仰二謝，氣骨亦復清峻。

《唐律消夏錄》 劉、常二公，得射洪之逸氣，而以整煉出之，故清而能深，淡而能古。

《載酒園詩話》卷一 伯敬尤推劉眘虛，其言曰：「妙在止十四首，一字去不得，其用意狠處，全在不肯多。」然觀殷璠所稱「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又「駐馬渡江處，望鄉待歸舟」，皆在十四首外，則劉詩遺失多矣。

又《又編·劉眘虛》 高，岑非無流走爲律者，輕重迴自不同。殷璠賞其「思苦語奇」，獨謂「氣骨不逮諸公」，此深識之論。

宋琬《友貽草題詞》 讀陸平原文，不厭其多；誦劉眘虛詩，弗患其少。古今作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卷，傳不傳其人，莫得爲也。

《小澥草堂雜論詩》 劉挺卿（眘虛）詩如幽人夜坐，隔水吹笙。

又 劉眘虛亦是齊、梁體段，其骨清耳，且字句外，有靈氣往來。

《劍谿說詩》卷上 劉眘虛詩，空明深厚，饒有理趣。

又《又編》 唐詩固稱極盛，而五言正脈，亦無多傳，陳拾遺、張曲江、李、杜、韋、柳而外，惟儲、孟、二王（維、昌齡）、李頎、常建、劉眘虛、沈千運、孟雲卿、元結、孟郊，尚不替前人軌則。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略】常建、劉眘虛幾於蘇、李天成。

又　孟浩然、劉眘虛、常建三君子，臭味同源，並清廟之遺音，《廣陵》之絕調也。襄陽名篇較廣，遂與摩詰齊名。劉、常二君，零圭斷璧，倍爲可寶。

《**養一齋詩話**》**卷一**　盛唐中，常徵君、王龍標、劉眘虛五言古詩，亦有一段清趣古音，蓋陶之支派也。

《**海天琴思錄**》**卷一**　盛唐五言律，王、孟而外，則有常建、劉眘虛、儲光羲諸人。常建詩「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及「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劉眘虛詩「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皆有沖澹超逸之氣。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劉眘虛》　遙山不盡白雲長，繚繞讀書深柳堂。春日閉門山獨秀，青谿時有落花香。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劇憐仙尉讀書堂，深柳低眠流水香。天海青蒼紛落木，故人遙憶孟襄陽。（右劉眘虛）

分　論

《**江南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唐汝詢評：托興清迥，世恐無此美人，熟《簡兮》末章者，斯可語此。顧璘評：宛轉有情，是樂府體。周珽評：程元初曰：身當盛時，懷才欲獻，日月不待，無限悲怨。語簡意長，含蓄深厚，妙。鍾惺評：「徘徊」字生于「欲」字，妙，有情理；「怨色起青陽」，是傷春意，說得清挺。《載酒園詩話又編・劉眘虛》：「美人何蕩漾，湖上風日長。玉手欲有贈，徘徊雙明璫。歌聲隨綠水，怨色起青陽。日暮還家望，雲波橫洞房。」「怨色起青陽」，即杜審言之「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劉希夷「月明芳樹暮烏飛，風過長林百花起」意也。妙在止寫態度，不甚鋪張，得顰眉不語之致。劉詩傳者十四篇，惟此最有蘊藉。

《**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唐詩歸》卷六：鍾惺評：「寒笛對京口」以上，一字不及孟浩然，讀其詩，已一孟襄陽立其前矣。此法深妙，淺人不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譚元春評：詩人妙絕處，全在句中。似有脫誤，卻添補一字不得，但非其人不可。「寒笛」二語，直而多情。鍾惺評：「孤舟兼微月」，兼字，微其方見其孤。何焯《汲古閣刻本河岳英靈集批語》：玄暉、仲言不復能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前寫暮秋江景，寄浩然意于末四語一點，無限深情。

《**尋東溪還湖中作**》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無意生意，有情無情，乃有此妙語。

《**寄閻防**》《唐詩歸》卷六：譚元春評：清遠詩，多有之，難得如此淹洽。鍾惺評：看他首首下虛字，皆有力。又評：人處甚深厚，莫只作清微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周珽評：秋水爲神玉爲骨，有此清映談鋒。陳繼儒評：選言清卓，旨尚遙深，仙姿逸韻，自典常異。《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時防在終南豐德寺讀書，故詩中所云皆山寺中景。「烟月資清眞」，言性本清眞而烟月又資之也。清絕高絕。《石園詩話》卷一：其「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閑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之句，可彷彿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兩句。《養一齋詩話》卷八：劉眘虛「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略】皆曲盡幽閑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

《**海上詩送薛文學歸海東**》《滄浪集》卷一：有十字對，劉眘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升菴詩話・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唐詩解》卷二：此詩事實無考，疑薛文學乃夷人而入仕於唐者，時將歸國而贈以詩，言海路極遠，而居舟中，所見之景，恍惚無定，可謂危矣。然薛之意，不以路險爲憂，而以離隔吾道爲戚。雖風波之中而不忘王命，其尊中國如此。故我感此春花，芬馥含情，送君別思隨海水而無窮也。然驪駒一奏，會面無期，徒望此滄洲而懷想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吳山民評：「何處」二字，不得廣遠。唐汝詢評：「滄溟」一律，可入律。「曠望」六句，是幻景。「春浮」一聯，是實景。陳繼儒評：華滋錯興，有景純贊山海之致。鍾惺評：「青古色」三語，說得杳冥在，「或見」一字，「離別惜吾道」，覺尋常別語，兒女之甚。《載酒園詩話》卷一：「有時近仙境，不定若夢遊。或見青色古，孤山百里秋。」《唐詩紀事》作「或見青色石，孤山百丈秋」。「百里」自□□□□□，或見關合。《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其「春浮花氣遠，思逐海水流」，亦是劉君自評其詩也。

《**越中同海客**》《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鍾惺評：

絕妙律詩起句，次四句寫得孤遠稱題。周珽評：和神當春，素節當秋，可以想脊虛諸詩之密致。

《闕題》（**道由白雲盡**）《唐詩歸》卷六：鍾惺評：骨似王孟，而氣運隆厚，或過之。譚元春評：「每」字活而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唐汝詢評：嚴整幽細，五言拗體之佳者。周珽評：此詩清空樸古，全不見斧鑿痕，趁筆隨機，似淺似深，有意無意，從起到結，語語烟霞。幽隱人錄此，可以作賦，亦可以作銘。大約脊虛之詩，思由天出，巧從自然，故落墨毫不着色相乃爾。此借闕題，輒爲選本遺珠。《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每事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解此意方見其自然之趣。《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逸？曰：「古之逸調，不可枚舉。略指其概，【略】」近體則如劉脊虛之「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閑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略】是也。

《**寄江滔求孟六遺文**》《唐詩歸》卷六：譚元春評：死交第一事。「昨來聞更貧」鍾惺評：眞至。《唐詩鏡》卷八：清瘦。似中唐氣格。第五句佳。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唐汝詢評：叙事有次。何焯《汲古閣刻本河岳英靈集批語》：溫然。《載酒園詩話又編・劉脊虛》：作律至此，幾于以筆爲舌矣。然已隱隱逗張水部一派。《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不負死友，古人交誼。《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近體當如劉脊虛之《寄江韜求孟六遺文》，【略】皆懇切周詳，無微不至，尤見交情之篤云。《海天琴思錄》卷一：劉脊虛《寄江滔求孟六遺文》一首，則沈轉一氣，如「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鄰。在日貧爲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一爲問家人。」此唐之《古詩十九首》也。

《**積雪爲小山**》《唐詩歸》卷六：鍾惺評：此亦詠物體，有理有趣，其妙可法。《石園詩話》卷一：徐侍郎倬謂其《積雪爲小山》一聯云：「以幽能皎潔，謂近可循環。」此劉君自評其詩。

傳記

《**唐才子傳・劉脊虛**》脊虛，嵩山人。姿容秀拔。九歲屬文，上書，召見拜童子郎。開元十二年，徐徵榜進士，調洛陽尉，邊夏縣令。性高古，脫略勢利，嘯傲風塵。后欲卜隱廬阜，不果。交游多山僧道侶。爲詩情幽興遠，思雅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當時東南高唱者數十人，聲律婉態，無出其右，惟氣骨不逮諸公。永明已還，端可傑立江表。善爲方外之言。夫何不永，天碎國寶，有志不就，惜哉！集今傳世。

藝文

孟浩然《九日龍沙作寄劉大脊虛》 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王昌齡《送劉脊虛歸取宏詞解》 太清聞海鶴，遊子引鄉眄。聲隨羽儀遠，勢與歸雲便。青桂春再榮，白雲暮來變。還飛在禮儀，豈復淚如霰。

又《宿京江口期劉脊虛不至》 霜天起長望，殘月生海門。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氣昏。故人何寂寞，久已乖清言。明發不能寐，徒盈江上尊。

孫昌胤《和司空曙劉脊虛九日送人》 京邑歎離羣，江樓喜遇君。開筵當九日，汎菊外浮雲。朗詠山川霽，酣歌物色新。君看酒中意，未有喪斯文。

高適《別劉大校書》 昔日京華去，知君才望新。應猶作賦好，莫歎在官貧。且復傷遠別，不然愁此身。清風幾萬里，江上一歸人。

雜錄

《**詩比興箋**》**卷三** 唐有兩王維、王縉。（亦爲瑯琊王方則之孫。亦兄弟二人。見《唐書列傳》。）兩陳子昂。（一爲大曆中畫人。見段成式《京洛寺塔記》。）皆異時同名。而錢大昕《養新錄》，則并謂有兩劉脊虛同時。一爲詩人，舉宏詞科，行大。一爲劉知幾之子迅，善史學，行五。

《**石園詩話**》**卷一** 殷璠云：「劉脊虛詩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頃東南高唱者數人，然聲律婉態，無出其右，唯氣骨不逮諸公。自永明已還，可傑立江表。惜其不永天年，隕碎國寶。」《明皇雜錄》云：「天寶

中，劉脊虛輩雖有文章盛名，流落不偶。」唐史著其爲江東人。今吾新吳上富，即公所居，猶稱爲古孝弟里。

杜位

紀事

《元和姓纂・姥韻》京兆杜氏 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

杜甫《寄杜位》（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爲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在？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灑袞新詩。

又《寄杜位》（自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蘼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又《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盡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報與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舊唐書・奸臣傳上・李林甫》 子婿張博濟爲鴻臚少卿，鄭平爲戶部員外郎，杜位爲右補闕，楊齊宣爲諫議大夫，元擣爲京兆府戶曹。（天寶十二載二月）諸子司儲郎中崿、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婿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擣，屬子復道、光，皆貶官。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襄陽杜氏 希望生信、位、侶、任、儒、佑。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

《宋高僧傳・唐湖州佛川寺慧明》 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幼平、顏眞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深於禪味，俾畫公爲塔銘焉。

《嘉泰吳興志・郡守題名》 杜位，乾元元年，自江寧少尹拜，卒官。《統記》云：大曆四年。

藝文

岑參《郊行寄杜位》 嶙峋空城煙，淒清寒山景。秋風引歸夢，昨夜到汝潁。近寺聞鐘聲，映陂見樹影。所思何由見，東北徒引領。

又《過燕支山寄杜位》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風吹沙卷白草。長安遙在日光邊，憶君不見令人老。

杜甫《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又《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又《和江陵宋大少府暮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爲。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雜錄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阿戎》 《藝苑雌黃》曰：《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謂、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鬬喧譁」。正用杜語，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吳旦生曰：杜位，公弟也。公有送《柏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注引《宋書》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蓋以惠連況位也。阿戎即如云惠連耳。按齊主將廢鬱林王時，王晏從弟思遠謂，兄尚世祖厚恩，及此引決，可保身家。晏不聽，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注云：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爲阿戎。（此出《通鑑》正史注，而陸魯望小名錄謂阿戎爲思遠小

字，非是。）觀此，則位宅宜作阿戎家矣。王原叔注引王戎事，此阮籍對王渾而呼阿戎，則是父子間事，引之未當。

又《盍簪》《困學紀聞》云：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閻防

論述

《河岳英靈集·閻防》 防爲人好古博雅，其警策語多眞素。至如「荒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又「熊槿庭中樹，龍蒸棟裏雲」，皎然可信也。

《新唐書·文藝傳》 【略】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蘭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首叙遺世獨往，志追古逸；次詠新理茅茨之景；次詠讀書自好之事。後見能不以人事擾中，自不與天命有違，知止知足，心曲無不閒之日，無不獲之養矣。何必學魯儒，思不素食于人世，而役役焉爲也。《唐賢三昧集》中：黃培芳評：善寫幽獨之景。

《與永樂諸公夜泛黃河作》《唐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烟深載酒入」，幽。「但覺暮川虛」，「虛」字眞。鍾惺評：「無暇然宮燭，中流有望舒。」（望舒）二醜字吃虧。

傳記

《唐才子傳·閻防》 防，河中人。開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顏眞卿甚敬愛之，欲薦於朝，不屈。爲人好古博雅，詩語眞素，魂清魄爽，放曠山水，高情獨詣。於終南山豐德寺結茆茨讀書，百丈溪是其隱處，題詩云：「浪蹟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又云：「養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魯國儒，俟時勞伐輻。」後信命不務進取，以此自終。有詩集行世。

紀事

《元和姓纂·鹽韻》閻氏 至爲，太常博士。生防，評事。

《唐詩紀事·閻防》 防與薛據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韋蘇州有《城中卧疾和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詩云【略】。

又 防在開元、天寶間有文稱，岑參、孟浩然、韋蘇州有贈章，然不知得罪謫長沙之故也。

施閏章《詩人不可無傳》《唐史·文藝傳序》稱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稱述云。按此，則詩文人不可無傳如此。

藝文

儲光羲《贈閻處士防卜居終南》 春風搖雜樹，言別還江汜。堅冰生綠潭，又客三千里。兆夢唯顏色，懸情乃文史。滌耳貴清言，披歡遲玉趾。秦城疑舊廬，佇立問焉如。稚子跪而說，還山將隱居。竹林既深遠，松宇復清虛。跡迴事多逸，心安趣有餘。石門動高韻，草堂新著書。（時閻子有石門草堂詩序。）鸞飛久超絕，蹇足空躊躇。猶有昔時意，望君當照車。驅車當六國，何以

須潛默。聖主常徵賢，羣公每舉德。此時方獨往，身志將何欲。願謝山中人，迴車首歸躅。

孟浩然《湖中旅泊寄閻九司户防》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曉發。荆雲蔽三巴，夕望不見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久别思款顔，承歡懷接袂。接袂杳無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

又《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吳地，唯餘水共天。渺瀰江樹沒，合沓海潮連。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

李參《宿華陰東郭客舍憶閻防》 次舍山郭近，解鞍鳴鐘時。主人炊新粒，行子充夜飢。關月生首陽，照見華陰祠。蒼茫秋山晦，蕭瑟寒松悲。久從園廬別，遂與朋知辭。舊壑蘭杜晚，歸軒今已遲。

又《携琴酒尋閻防崇濟寺所居僧院（得濃字）》 相訪但尋鐘，門寒古殿松。彈琴醒暮酒，卷幔引諸峰。事愜林中語，人幽物外蹤。吾廬幸接近，兹地興偏慵。

劉育虛《寄閻防》《防時在終南豐德寺讀書》 青冥南山口，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眞。莫歎文明日，彌年徒隱淪。

韋應物《城中卧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 車馬日蕭蕭，胡不枉我廬。方來從令飲，卧病獨何如。秋風起漢皋，開户望平蕪。即此吝音素，焉知中密疏。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寓時，去就當如此。猶希心異跡，眷眷存終始。

梁　洽

《國秀集・目録下》 進士梁洽，一首。

高適《哭單父梁九少府》 開筴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疇昔探靈奇，登臨賦山水。同舟南浦下，望月西江裏。契闊多别離，綢繆到生死。九原即何處，萬事皆如此。晉山徒峨峨，斯人已冥冥。常時祿且薄，歿後家復貧。妻子在遠道，弟兄無一人。十上多苦辛，一官恆自哂。青雲將可致，白日忽先盡。唯有身後名，空留無遠近。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二年，進士二十九人：李琚、閻防、張茂之、顔眞卿、杜鴻漸、卻昂、魏縝、梁洽。

崔　顥

論　述

綜　論

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略】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略】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

《河岳英靈集・崔顥》 顥少年爲詩，屬意浮艷，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至如「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瑣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絃」，可與鮑照、江淹並驅也。

《驂壇秘語》卷中 崔顥、宋之問、沈佺期、李嶠、劉希夷、王昌齡，皆齊餘韻風氣，與時高下者也。

胡直《刻王太史詩序》 予昔與友人論詩，獨珍神韻。友人唯唯否否，至或爲論說相抵。唯丹陽姜廷善、潭州王少潛不予逆。然神韻亦難言。其上，必有道君子之撰，褐外而玉內，又如稻麥食人，無修醲溢味，而非此弗生。此豈可與妍色象、矜名稱者論哉？其次，則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有象外奇驟，不躡塵闤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爲艱難愁苦狀，蓋物莫得

而欺之者矣。

《詩藪外編・唐上》 唐著姓若崔、盧、韋、鄭之類，赫奕天下，而崔尤著。蓋自六朝、元魏時，已爲甲族，其盛遂與唐終始。文皇首命羣臣品第諸族，時以崔民幹爲第一。嗣後達官膴仕，史不絕書，而能詩之士彌衆，他姓遠弗如也。【略】初唐之融，盛唐之顥，中唐之峒，晚唐之魯，皆矯矯足當旗鼓。以唐詩人總之，占籍幾十之一，可謂盛矣。他如崔蒞、崔璆、崔戰、崔琯，羣從數十，秉銓列戟，當代所榮，而勳德文章，靡有傑出，吾無取焉。執政玄褘、祐甫差著。自餘知溢、彥昭，登公相者十餘輩，而浮沈史傳，後世鮮知。總之，未敵《黃鶴樓》一首也。

《唐音癸籤・評彙一》 崔顥少年爲詩，屬意浮艷，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爲戎旅間語，壯采欲埒鮑家。（徐獻忠云：顥風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雖極推《黃鶴樓》，未足列於上駟。）

《唐詩品》 顥詩氣格奇古，聲調蒨美，其說塞垣景象，可與明遠抗庭。然性本靡薄，慕尚閨幃，集中此類殊復不少，竟以《少婦》之作取棄高賢疏亮之士，直取爲心流之戒可爾。李白極推《黃鶴樓》之作，然顥多大篇，實曠世高手，《黃鶴》雖佳，未足上列。

《詩源辯體》卷一七 崔顥五言古，平韻者間雜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七言古語多靡麗而調有不純，當在摩詰之下。律詩五言如「征馬去翩翩」、「聞君爲漢將」，七言如「高山代郡」、「昔人已乘」，皆入於聖矣。

又 如「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漢驛通烟火，胡沙乏井泉。」【略】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

又 盛唐七言律，多造於自然，而崔顥《黃鶴》、《雁門》又皆出於天成。蓋自然尚有功用可求，而天成則非人力可到也。予嘗謂：浩然五言、崔顥七言如走盤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爲妙耳。

又 殷璠云：「顥年少爲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調，風骨凜然。」愚按：崔《黃鶴》、《雁門》，讀之有金石宮商之聲，蓋晚年作也，故璠於《河岳英靈》特錄之。使體就渾圓而語無風骨，斯爲輕薄，不得入聖境矣。

又 滄浪《答吳景僊書》云：「論詩用健字不得。」予謂：此論唐律和平之調則可，若沈佺期「盧家少婦」、崔顥《黃鶴》、《雁門》，畢竟圓健二字足以當之，若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占爲律者，不待言矣。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九 黃鶴樓頭景物奇，偶言崔顥得題詩。書蓮豈是無才思，提筆翻愁興欲衰。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一三 「昔人已乘黃鶴去」，「王濬樓船下益州」。一時定與爭衡事，萬古崔劉居上頭。

《載酒園詩話又編・崔國輔》 少陵獻《三大禮賦》，上令集賢學士于休烈、崔國輔試之。詩人中最爲先達，與顥並稱艷手。可勳高渾，集賢韶秀，正復不同。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七言律，平敘易于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初唐，英華乍啓，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爲同調，而大曆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少陵胸次闊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有搜羅，概從其略。

《一瓢詩話》 崔顥筆力宏大，賈島詩骨清峭。

《石洲詩話》卷一 崔司勳票疾，有似俠客一流。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崔顥之《贈梁州張都督》、《題潼關樓》、《行經華陰》。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崔顥》 輕薄爲文俠客場，狂兒無禮咏王昌。樓頭太白空驚倒，更去金陵賦鳳凰。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崔顥》 少年浮艷逐聲名，晚節居然風骨清。一向幽燕窺遠戍，揮毫寫盡塞垣情。題詩黃鶴畫樓開，括盡人間一石來。蓮使謫僊搔首去，金陵擬咏鳳凰臺。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崔顥》 乘興高登黃鶴樓，司勳笑傲凌滄洲。寄蓮竟擱生花筆，只爲題詩在上頭。

分　論

《古游俠呈軍中諸將》 《唐詩解》卷二：此爲俠客自敘之詞，言我好勇而復識事機。當孤城合圍之際，則破敵以立功；及封疆寧靖之秋，則還家以行獵，驅馳快意，紫綬生輝，榮亦甚矣。因言使我今日而始欲戰也，則何如向者即建其威哉？蓋危難易取勳，承平難邀賞。彼俠客者，眞可謂知機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劉辰翁評：說得雄勁，有氣魄。周敬

評：「殺人」四句，壯麗，出口有鋒。「還家」四句，精警，下字不苟。吳山民評：「負膽氣」三字，含一篇意。「好勇知機」總說，「錯落」二語，傀麗。「還家」二句，以上說好勇，以後說知機。「地迥」二語活，「腰間」二語大有氣色。通篇寫出遊俠本色。自矜自喜。周珽評：雄悍之氣，可以鞭石使行。《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殺人邊水上，走馬漁陽歸」，英姿颯爽，具有風雲之氣。

《**贈王威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王世貞評：此等詩，不論句字工巧，直當取其風調。吳山民評：章法率直。「春風」二句，有風調，「馬上」二句，快意。結譽其忠勇，同之古人。周啓琦評：機鋒峻銳。

《**入若耶溪**》《唐詩歸》卷一二：「起坐雲島間」譚元春評：「雲島間」妙矣，起坐其間，尤妙。「停橈向餘景」鍾惺評：「向」字妙。

《**長安道**》《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李、杜外，短歌可法者：【略】崔顥《長安道》。【略】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

《**行路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金明」是柳，此所折是花，竟無來歷。

《**孟門行**》《唐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何意得有讒諛人」，入坐使罵，大快人心。鍾惺評：「若問傍人那得知」，此語宜告養士者，堅其念頭。譚元春評：以恬細結，才妙。《唐詩解》卷一一：此篇詩意無考，疑顯嘗作客而遭讒，故爲自愬之辭，而以黃雀爲比。《詩辯坻》卷三：沈佺期《答魑魅》詩「魑魅來相問」，又云「影答余他歲」，是用《南華》「罔兩問影」語，而易爲「魑魅」。崔顥《孟門行》：「黃雀啣黃花」，用楊寶事，而易「玉環」爲「黃花」。皆是隱映古事，而小變之，避常徑也，並不皆以誤用駁之。【略】並是裁染詞色，掩映古文。《唐詩評選》卷一：宛轉興比，直逼鮑照《行路難》。詩至七言，爲句已長，更用巧合砌飾，則當句成累。輕直透脫，畢竟以是爲正聲。《重訂唐詩別裁》卷五：比體作結，委曲深宛，耐人尋繹。「成陰結實」，即報恩之喻，言君宜不惑於讒人也。《昭昧詹言・王李高岑》：唐汝詢曰：「此爲讒諛而作。題曰『孟門』，言人心險於水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去風雅不遠。可勳自是深於樂府者。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令人思嚴受庵在左軍時。

《**渭城少年行**》《滄浪詩話・詩評》：崔顥《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爲是。《唐詩品彙》卷三〇：劉須溪云：崔顥落落，酣歌自得，刻削乃不能及。《升庵詩話・孟浩然詩句》：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繫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盧姬篇**》《竹林答問》：問：每句用韻，三句一換韻，如岑嘉州《走馬川行》，豈其創格，抑有所本邪？答：此體及兩句一換韻詩，昔人謂之促句換韻體，實本於《毛詩・九罭》篇兩句一換之格。古辭《東飛伯勞歌》，崔顥《盧姬篇》，皆是本於《匏有苦葉》篇。此格《三百篇》中最多，詳見予所作《詩通》中。大抵後人詩體，無不源出《毛詩》。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希」，使軍機大臣啞然自失。

《**江畔老人愁**》《詩辯坻》卷三：司勳《江邊老人愁》，敘事坦直，亦不懈，然無復奇出，此等便是香山長詩之祖。《緝齋詩談》卷八：崔顥《江邊老人愁》，毛稚黃以爲「敘事坦直，無復出奇」。予謂所以然者，只是平鋪敘法，無轉換變沒之態。可見布筆之法，不可不講。

《**邯鄲宮人怨**》《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崔顥《邯鄲宮人怨》，敘事幾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無贍於此。而情致委婉，眞切如見，後來《連昌》、《長恨》，皆此兆端。《圍爐詩話》卷二：自比也。

《**川上女**》《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淺淺情深。「汀長花滿正迴船」說得迴船不敗興。

《**雁門胡人歌**》《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製，初唐無疑。崔顥《雁門胡人》詩，全是律體，強作歌行，《黃鶴》實類短歌，乃稱近體。《詩源辯體》卷一七：崔顥七言有《雁門胡人歌》，聲韻較《黃鶴》尤爲合律。胡元瑞、馮元成俱謂《雁門》是律，是也。《唐音品彙》俱收入七言古者，蓋以題下有「歌」字故耳。然太白《秋浦歌》有五言律，《峨眉山月歌》乃七言絕也。崔詩《黃鶴》首四句誠爲歌行語，而《雁門胡人》實當爲唐人七言律第一。又，七言律較五言爲難。五言，盛唐概多入聖。七言，惟崔顥《雁門》、《黃鶴》爲詣極，高適、

岑參、王維、李頎雖入聖而未優。《載酒園詩話又編》：唐人最喜寫勇悍之致，有竭力形容而妙者，王龍標之「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本掣皂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弰」是也。有專敘蕭條淪落而沉毅之槩令人迴翔不盡者，崔司勳之「聞道遼西無鬬戰，時時醉向酒家眠」是也。覺摩詰「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未免着色欠蒼。《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七言律詩出於樂府，故以沈雲卿《龍池》、《古意》冠篇。初唐之作，皆當以是求之。張燕公《舞馬千秋萬歲詞》，崔司勳《雁門胡人歌》，尤顯然樂府也。王摩詰「秦川一半夕陽開」，爲樂府高調，見樂天集。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唐詩解》卷一一：閨人自言，家本貴盛，誤身遊俠。每肆志遨遊，不復念家窮也。今春色將闌，行跡莫測，徒使我對景傷懷，抱秦箏而不能調耳。《載酒園詩話》卷一：正人不宜作艷詩，然《毛詩》古篇即言河洲窈窕，固無妨于涉筆，但須照攝樂而不淫之義乃善耳。唐崔顥、崔國輔皆以艷詩名，司勳較司馬，則殊有蘊藉。如「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尚是止乎禮義。至「時芳不待妾，玉珮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語雖工，未免激而傷雅。《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五韻四轉，古詩常調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不忍思輕薄，愁來，又不得不思也。

《七夕》《唐詩解》卷一一：此詠牛女事，爲棄妾逐臣發也。《唐詩評選》卷一：忽入宮怨，讀乃覺之。始知前四句之爲宮怨引也，此之謂渾成。佳句生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言長信宮孤居，不能如牛女之一年一見也。深情無限。《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寫得幽艷盡致。

《長門怨》《唐詩解》卷三七：此爲陳皇后之怨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敬評：情緒威蕤。徐充評：八句皆佳。唐孟莊評：生字與落字好。周珽評：以莫何之感，發無聊之思，怨不傷怒。司勳此詩，誠可以怨矣。方之《盧女曲》一章，則狀得意人之景況，歡愁各盡其實。大抵詩人賦悲賦喜，妙在情旨明透。至「王家少婦」篇，翩翩嬌寵矜滿，要亦寓意有在，亦艷詩之常也。李邕何得便成大罵耶？周珽評：若崔顥抱曠世之才，自傷見棄，此篇深情畢露。即「夜愁生枕席，容華落鏡中」二語，妙盡。前人所未道。令騷人怨士讀之，貌不疾而神傷，幾於酸風之射眸子者矣。

《王家少婦》《瀛奎律髓》卷三一：此等婦人，世間有之，但不多耳。馮舒評：方公眞窮酸。紀昀評：此評不可解。又，司勳以此詩爲北海所叱，然自不惡。《詩藪外編・唐下》：「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是樂府本色語。李邕以爲小兒輕薄，豈六朝諸人製作全未過目邪？唐以詩詞取士，乃有此輩，可發一笑。《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此亦艷詩之常，而李邕大罵，何也？朋友遇合有數，況君臣之間乎？宜浩然之見黜於明皇也。「復倚婿爲郎」譚元春評：「倚」字妙，得小女郎見識。「閑來鬬百草」鍾惺評：嬌甚。吳景旭《歷代詩話・古樂府・前谿》：《漁隱叢話》曰：于競《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谿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谿」者也。《復齋漫錄》言：【略】唐崔顥詩。「舞愛前谿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谿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谿耳。【略】吳旦生曰：郗昂《樂府解題》亦言，《前谿》，舞曲也。【略】余嘗考前谿，一名餘英。谿水出銅峴山，東過武康縣前千秋橋，又東過縣學前，又自縣學前東過下渚湖，南與餘不谿水合。是則前谿屬武康縣，非屬德清縣也。況德清在唐時名武源，臨谿、德清，而武康自晉時已名之。漢則名餘不鄉，故于競遂誤認之邪？《艮齋雜說》卷三：崔顥「十五嫁王昌」詩，雅艷入情，而北海訶爲小兒無禮者，疑王昌乃當時人，故嫌輕薄耳。不然，多郎香奩，更于何處生活？義山亦引用之，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載酒園詩話》卷一：唐人艷詩，妙于如或見之。如崔顥「閑來鬬百草，度日不成粧」，儼然一閨秀。王維「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正。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儼然一宮嬪。韓致堯「隔簾窺綠齒，映柱送微波」，直畫出一手語之紅綃矣。又《又編・崔顥》：崔司勳《王家少婦》詩，寫嬌憨之態，字字入微，固是其生平最得意筆，宜乎見人索詩，應口輒誦。然不聞北海《銅雀妓》乎：「丈夫有餘志，兒女焉足私。擾擾多俗情，投跡互相師。」此老生平好持正論，作殺風景事，眞是方枘圓鑿。《靈芬館詩話》卷三：「十五嫁王昌」人多疑所出，或并疑爲當時人。然上官儀詩「東家復是憶王昌」，則已在崔顥之前矣。

《贈梁州張都督》《瀛奎律髓》卷三〇：五、六痛快而感激。馮舒評：五、六似杜。馮班評：五、六忠厚，有詩人之意。紀昀評：「知余」、「余知」，原有二本，然「知余」不過冀倖援引之詞，「余知」則有勉以益勵忠誠之意，深淺間相去遠矣。《唐詩解》卷三七：此詩時事無攷，疑都督還京之後，顥方有事於邊，贈此以求先容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程元初評：此詩慷慨激烈，足令邊將壯氣。蔣一梅評：渾成又朗然。吳山民評：

起聯顯得威遠。風霜句應出塞語，歲月句應還家語。徐禎卿評：後四句是盛唐人語。周明輔評：次聯何等飄思，三聯苦語，忠厚之心，藹然。《牧齋初學集・跋王右丞集》：《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略】並以《英華》爲佳。【略】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顯此句爲求知矣。如此類甚多，讀者宜詳之。《載酒園詩話又編・崔顥》：「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上句借其勤勞，下句榮其知遇，有奬有激，得諷勵邊臣之體。《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末語「予」字，都督自謂，欲虜地知其忠勇報國之心，不敢犯邊也。此種結法，少陵有之。《說詩晬語》卷上：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湾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如此拓開，方振得起。《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爲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末二語，用代字訣。

《題潼關樓》《瀛奎律髓》卷三五：中四句壯哉！老杜同調。紀昀評：氣體自壯，然壯而無味，近乎空腔。馮班評：壯哉！何義門評：起得自在，不爲題所壓。凡遇大題，而發端遽求雄傑，往往始龍終蚓，非佳手也。又，結句收得住。《唐詩解》卷三七：此道經津樓而賦其事。首紀來遊之景，中狀潼關之壯，末書眺望之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天造地設，險要通衢，遠近在目，極暢登臨大觀。《甚原詩說》卷一：對法不可合掌，如一動必一靜，一高必一下，一縱必一橫，一多必一少，此類可以遞推。如耿湋「冒寒人語少，乘月燭來稀」，「稀」、「少」合掌。【略】崔顥「川從陝路去，河繞華陰流」，「川」、「河」並水。此皆詩之病也。

《題沈隱侯八詠樓》《瀛奎律髓》卷三五：起句自在，第六句「數」字是詩眼好處。紀昀評：橫生支節。八詠事佳，隱侯人鄙。「青史」句渾合甚妙。

《發錦沙村》《唐詩歸》卷一二：「海近山常雨」譚元春評：海邊眞境。「行行泊不可，須及予陵灘」鍾惺評：有力。又，「不可」字、「須及」字，實是泊舟者口中語。

《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盛唐人詩，師直爲壯者乎？紀昀評：起句矯健，次句雄闊。匈奴常以月滿進兵，次句用古無痕。又，起四句壯極，結亦須以壯語配之，此是定法。若以惜別衰颯語作收，則非選聲配色之謂矣。許印芳評：選配之說精當，他詩可以類推。又，胡稱君曰「單于」，音蟬紆，廣大貌，猶漢言天子。亦以稱地名。「去」字複。《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送張都督》則曰：「聞君爲漢將，虜騎不南侵。」《送裴都護》則曰：「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不唯侈張國威？抑且壯人志略，極無膽人到此，當亦勃發無前矣。崔顥懷才，每傷見棄，觀此兩詩，借它人消澆自己傀儡，政復如此。吳山民評：次聯陡健，結建慰別意。郭瑧評：淺語自勁。《唐詩評選》卷一二：三四似古歌謠入律，奇絕。《歷代詩發》：三四眞愜意。

《黃鶴樓》《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略】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又《後集・唐人雜記上》：《江夏辨疑》云：黃鶴多以爲費禕昇仙之地，【略】予按《蜀志》，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略】苕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爲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攷正，故其詩云云。《滄浪詩話・詩體》：以時而論，則有【略】。以人而論，則有【略】又有所謂：【略】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反，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又《詩評》：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眞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版之旁別著語矣。《唐詩鼓吹》卷四：崔顥此詩，太白眞大名，見此作，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即搥破顥詩，欲擬之以較勝負，乃作《金陵鳳凰臺》及《鸚鵡洲》詩，以比之，眞敵手也。然《鸚鵡洲》與顥詩，格調相同，意亦相類。此詩前四句，敘樓之所由成，後四句，寓感慨意。《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此詩前四句不拘對偶，氣勢雄大。李白讀之，不敢再題此樓，乃去而賦《登金陵鳳凰臺》也。紀昀評：此詩不可及者，在意境寬然有餘，此評最是。馮舒評：但有聲病，即是律詩，且不拘平仄，何況對偶？馮班評：眞奇。上半有千里之勢。又，起四句宕開，有萬鈞之勢。查慎行評：此詩爲後來七律之祖，取其氣局開展。紀昀評：偶爾得之，自成絕調。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再一臨摹，便成窠臼。又，故首句「黃鶴」爲「白雲」則三句「黃鶴」無根，飴

山老人批《唐詩鼓吹》論之詳矣。許印芳評：飴山老人，趙秋谷也。《唐詩鼓吹》，皆唐人七言律詩，係元人選本嫁名元遺山者。無名氏(甲)評：黃鶴樓，在武昌。又，此詩超邁奇崛，所謂時文中之古文。至太白《鳳凰臺》，近時而格不及，《鸚鵡洲》近古而氣不及，所以皆出其下。許印芳評：前六句疊字皆不爲複，惟末句「人」字與首句複。此篇乃變體律詩，前半是古詩體，以古筆爲律詩，盛唐人有此格。中唐以後，格調漸卑，用此格者鮮矣。間有用者，氣魄筆力又遜不及盛唐。此風會使然，作者不能自主也。此詩前半雖屬古體，卻是古律參半。律詩無拗字者爲平調，有拗字者爲拗調。五律拗第一字第三字，七律拗第三字第五字，總名拗律。崔詩首聯、次聯上句皆用古調，下句皆配以拗調。古律相配，方合拗律體裁。前半古律參半，格調甚高。後半若遽接以平調，不能相稱，是以三聯仍配以拗調。律詩多用拗調，又參用古調，是爲變體。作變體詩，須束歸正格，變而不失其正，方合體裁，故尾聯以平調作收。唐人變體律詩，古法如是，讀者講解未通，心目迷眩。有志師古，從何下手？茲特詳細剖析，以示初學。若欲效法此詩，但當學其筆意之奇縱，不可摹其詞調之複疊。太白爭勝，賦《鳳凰臺》、《鸚鵡洲》二詩，未能自出機杼，反襲崔詩格調，東施效顰，貽笑大方，後學當以爲戒矣。又，二馮批《才調集》，評此詩云：氣勢闊宕。紀批云：二字確評，「宕」字尤妙。愚謂虛谷求之形貌，評爲雄大。雄者貌也，大者形也。以此學古人即成僞體。馮氏求之神意，評爲闊宕。闊者意也，宕者神也。曉嵐謂「宕」字尤妙，又歸重神理一邊。以此學古人，方是眞詩。同一評詩教人，而有淺深眞僞之分，學者能明辨之，庶不爲淺說所誤耳。無名氏(乙)評：疊寫三黃鶴，接出白雲始奇，予讀之數十年，乃有定本。又，前六句神興溢涌，結二語蘊含無窮，千秋第一絕唱。趙熙評：特參古調。又，此詩萬難嗣響，其妙則殷璠所謂「神來，氣來，情來」者也。《吳禮部詩話》：崔顥《黃鶴樓》詩，題下自注云：「黃鶴，乃人名也。」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云乘白雲，則非乘鶴矣。《圓經》載費文禕登仙駕鶴于此，《齊諧志》載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皆因黃鶴而爲之說者，當以顥之自注爲正。張南軒辨費文禕事妄，謂黃鶴以山得名，或者山因人而名之歟？李邕《岳麓寺碑》，題江夏黃仙鶴刻，邕書好自刻之，此固邕寓名，然亦可見相傳之舊矣。《歸田詩話》卷上：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憂君憂國之思，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唐詩品彙》卷八三：劉須溪評：但以滔滔莽莽，有疏宕之氣，故勝巧思。《麓堂詩話》：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文體明辨序說・論詩》：大明王鏊曰：「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飣餖爲工。如崔顥《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青媲白，區區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鸕鷀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餘冬詩話》卷下：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元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元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李於黃鶴樓上正自有所見耶？《升庵詩話・黃鶴樓》：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藝苑卮言》卷四：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藝圃擷餘》：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予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唐詩合選》卷四：顧華玉評：此詩太白常推服，謂其一氣渾成。《唐詩歸》卷一一：譚元春評：此詩妙

在寬然有餘，無所不寫。使他人以歌行爲之，尤覺不舒。太白廢筆，虛心可敬。而今人猶云作《黃鶴樓》詩，耻心蕩然矣。鍾惺評：此非初唐高手不能。讀太白《鳳凰臺》作，自不當作《黃鶴樓》詩矣。「芳草萋萋鸚鵡洲」鍾惺評：清迥。《唐詩解》卷四〇：此訪古而思鄉也。《唐音癸籤・評彙六》：七言律壓卷，迄無定論。宋嚴滄浪推崔顥《黃鶴樓》，近代何仲默、薛君采推沈佺期「盧家少婦」，王弇州則謂當從老杜「風急天高」、「老去悲秋」、「王露凋傷」、「昆明池水」四章中求之。今觀崔詩自是歌行短章，律體之未成者，安得以太白嘗傚之遂取壓卷？沈詩篇題原名「獨不見」，一結翻題取巧，六朝樂府變聲，非律詩正格也，不應借材取冠茲體。若杜四律，更尤可議。【略】吾謂好詩自多，要在明眼略定等差，不誤所趨足耳。「轉益多師是汝師」，何必取宗一篇，效癡人作此生活！《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一》徐獻忠評：【略】李白極推《黃鶴樓》之作，然顥多大篇，實曠世高手。《黃鶴》雖佳，未足上列。又，《盛七律上》：周弼評：爲前虛後實體。劉辰翁評：但以滔滔奔奔，有疏宕之氣，故稱巧思。李夢陽評：一氣渾成，淨亮奇瑰。太白所以見屈。周敬評：通篇疏，越煞處悲壯。奇妙天成。顧璘評：一時登臨，高興流出。起句高邁，賦景切實。王濟之評：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餖飣爲工。此詩第二聯，氣格超然，不爲律縛，固自有餘味。後人取青媲白，雖切而意味索然矣。田藝蘅評：篇中凡疊十字，只以四十六字成章，尤妙。陸時雍評：氣格高邁。又，《初七律》：田藝蘅評：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於《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鸚鵡洲》，又《鳳凰臺》之餘意耳。《詩源辯體》卷一七：崔顥七言律有《黃鶴樓》，於唐人最爲超越。太白嘗作《鸚鵡洲》、《鳳凰臺》以擬之，終不能及，故滄浪謂：「唐人七言律，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而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亦未甚離。王元美云：「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愚按：沈末句雖樂府語，用之於律無害，但其語則終未暢耳。謂崔首四句爲盛唐歌行語，亦未爲謬。胡元瑞謂：「《黃鶴樓》、「鬱金堂」，即「盧家少婦」。興會誠超，而體裁未密，豐神固美，而結撰非艱。」其不識痛癢至此。（元瑞論律詩，於盛唐化境，往往失之。）李賓之云：「律猶可問出古意，古不可涉律調。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顧華玉云：「此篇一氣渾成，太白所以見屈，想是一時登臨，高興流出，未必常有此作。」愚按：《黃鶴樓》，太白欽服於前，滄浪推尊於後，至國朝諸先輩，亦靡不稱服，即元美不無異同，而亦有「百尺無枝，亭亭獨上」之語。予每舉以示人，輒無領解，至有「不得與衆作並稱」，又或謂「前半篇可作一絕句」。古今人識趣懸絕，抑至於此！于鱗居恆每誦沈佺期《龍池篇》。《龍池篇》雖《黃鶴》所自出，而調沉語重，神韻未揚，于鱗蓋徒取其氣格耳。又，浩然《洞庭》實用雲夢、岳陽，崔顥《黃鶴》亦用漢陽、鸚鵡，此大景概所不可無者，非若後人有意必爲之也。又卷三五：興趣所到，形跡俱融，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前解）：此即千載喧傳所云《黃鶴樓》詩也。有木乃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大謬。不知此詩正以浩浩大筆，連寫三「黃鶴」字爲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雲，則此樓何故乃名黃鶴？此亦理之最淺顯者。至於四之忽陪白雲，正妙於有意無意，有謂無謂。若起手未寫黃鶴，先已寫一白雲，則是黃鶴、白雲，兩兩對峙。黃鶴固是樓名，白雲出於何典耶？且白雲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見悠悠，世則豈有千載白雲耶？不足當一噱已。作詩不多，乃能令太白公閣筆，此眞筆墨林中大丈夫也。頗見齷齪細儒，終身擁鼻，呦呦苦吟，到得蓋棺之日，人與收拾部署，亦得數百千萬餘言，然而曾不得一鄉里小兒暫時寓目，此爲大可悲悼也。通解細尋，他何曾是作詩？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見道理，卻是如此，於是立起身，提筆濡墨，前向樓頭白粉壁上，恣意大書一行。既已書畢，亦便自看，并不解其好之與否，單只覺得修已不須修，補已不須補，添已不可添，減已不可減，於是滿心滿意，即便留卻去休。固實不料後來有人看見，已更不能跳出其籠罩也。且後人之不能跳出，亦只是修補添減俱用不着，於是便復袖手而去，非謂其有字法句法章法，俱被占盡，遂更不能爭奪也。太白公評此詩，亦只說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夫以黃鶴樓前，江磯峻險，夏口高危，瞰臨沔、漢，應接要衝，其爲景狀，何止盡於崔詩所云晴川芳草、日暮烟波而已。然而太白公乃更不肯又道，竟遂頹首相讓而去，此非爲景已道盡，更無可道，原來景正不可得盡，卻是已更道不得也。蓋太白公實爲崔所題者乃是律詩一篇，今日如欲更題，我務必要亦作律詩。然而公又自思律之爲律，從來必是未題詩，先命意，已命意，忙審格，已審格，忙又爭發筆。至於景之爲景，不過命意、審格、發筆以後，備員在旁，靜聽使用而已。今我如欲命意，則崔命意既已畢矣；如欲審格，則崔審格既已定矣；再如欲爭發筆，則

崔發筆既已空前空後，不顧他人矣。我縱滿眼好景，可撰數十百聯，徒自嘔盡心血，端向何處入手？所以不覺倒身着地，從實吐露曰：「有景道不得。」有景道不得者，猶言眼前可惜無數好景，已是一字更入不得律詩來也。嗟乎！太白公如此虛心服善，只爲自己深曉律詩甘苦。若後世羣公，即那管何人題過，不怕不立地又題八句矣。一解看他妙於只得一句寫樓，其外三句皆是寫昔人。三句皆是寫昔人，然則一心所想，只是想昔人雙眼所望，只是望昔人，其實曾更無閑心管到此樓，閑眼抹到此樓也。試想他滿胸足何等心期，通身是何等氣概，幾曾又有是非得失，榮辱興喪等事，可以污其筆端。（一是寫昔人，三是想昔人，四是望昔人，并不曾將樓掛到眉睫上。）凡古人有一言、一行、一句、一字，足以獨步一時，占踞千載者，須要信其莫不皆從讀書養氣中來。即如此一解詩，須要信其的的讀書。如一二便是他讀得《莊子・天道》篇，輪扁告桓公：古人之不可傳者死矣。君之所讀，乃古人之糟粕已夫。他便隨手改削，用得恰好。三四便是他讀得《史記・荆軻列傳》易水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他便隨手倒轉，又用得恰好也。至於以人人共讀之書，而獨是他偏有本事對景便用，又連自家亦竟不知，此則的的要信其是養氣之力不誣也。（後人又有欲捶碎黃鶴樓者，若知此詩，曾不略寫到樓，便是空勞捶碎。信乎自來皆是以訛傳訛，不足供一笑也。）「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後解）：前解自寫昔人，後解自寫今人，并不曾寫到樓。此解，又妙於更不牽連上文，只一意憑高望遠，別吐自家懷抱，任憑後來讀者自作如何會通，眞爲大家規摹也。五六，只是翻跌「鄉關何處是」五字。言此處歷歷是樹，此處萋萋是洲，獨有目斷鄉關，卻是不知何處。他只於句上橫安得「日暮」二字，便令前解四句二十八字，字字一齊搖動入來，此爲絕奇之筆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黃鶴樓》：吳旦生曰：徐柏山謂：「李白之擬《黃鶴樓》，正在《鸚鵡洲》一詩。而非止於《鳳凰》之作。」蔡蒙齋因謂：「《鸚鵡洲》詩，聯聯與崔顥詩格調同而語意亦相類。柏山善於讀詩者。」余以《黃鶴樓》氣格蒼渾，莫可端倪。然起聯對而頷聯不對，此是偷春體。王弇州議其大乖近體，而不知其本人體也。嚴滄浪取以壓卷，乃所謂絕唱不可和。而《鸚鵡洲》風力猶遜，《鳳凰樓》全弱，何云敵手棋邪？《艮齋雜說》卷三：崔顥《黃鶴樓》詩，後人品爲七律第一。因太白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也。然此詩佳處，只五六一聯。猶恨以悠悠歷歷凄凄三疊爲病。總非律之正格。太白不長于律，故其言爾爾，若遇子美，恐又遭小兒之訶矣。《西圃詩說》：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跡可尋」，司空表聖「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唯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襄陽「挂席幾千里」二首與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足以當之，所謂逸品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說詩晬語》卷上：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全唐詩話續編・崔顥》：嚴滄浪云：「唐人七言律詩，當以《黃鶴樓》爲第一。」李賓之曰：「律可問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一時傳誦，已移於流俗而不覺矣。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問出古，要自不厭。」王濟之曰：「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鮑飣爲工。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氣格超然，不爲律縛，固自有餘味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崔顥《黃鶴樓》，直以古歌行入律。太白諸作，亦只以歌行視之。祖詠《薊門》之作，調高氣厚，爲七言律正始之音，惜不多見。又，《論文雜言》：崔顥《黃鶴樓》，以古體入律也。少陵《白帝城》，以古調入律也。《昭昧詹言・盛唐諸家》：此千古擅名之作，只足以文筆行之，一氣轉折。五六雖斷寫景，而氣亦直下噴溢。收亦然。所以可貴。太白《鸚鵡洲》格律工力悉敵，風格逼肖，未嘗有意學之而自似。此體不可再學，學則無味，亦不奇矣。細細校之，不如《盧家少婦》有法度，可以爲法千古也。又卷二一：王元美云：七言律，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與天會。愚謂此惟杜公及山谷有之，而不可輕擬。《黃鶴樓》、《鸚鵡洲》亦是如此。《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高？曰：《古詩十九首》尚矣，其次則陳思之《白馬》七篇，【略】近體【略】崔司勳【略】《黃鶴樓》是也。又卷下：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如杜員外「今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之奧折，【略】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如太白《鳳凰臺》詩，已不免世俗訾議，不若崔司勳《黃鶴樓》之於《龍池篇》，如鳴蟬之脫殼而出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此詩得一疊字訣，全從《三百篇》化出。王闓運手批《唐詩》卷一二：起有飄然之致，觀太白二詩學此，方知工拙。

《**行經華陰**》《唐詩合選》卷四：顧華玉評：前六句雅渾，獨結語似中

唐。《唐詩解》卷四〇：此覽華陰山水之勝，而有棲隱之意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敬評：孤峭。蔣一葵評：起翻奇，中聯完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岩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前解）：寫「岩嶢太華」，看他忽橫如杠大筆，架出「俯咸京」之三字。咸京者，即下解路旁千千萬萬名利之客，所謂鑽頭不入，拔足不出，半生奔波，一世沉沒之處。其處本不易俯，而今判之曰俯，則其爲太華之岩嶢，亦略可得而彷彿也。天外三峰句，正畫「俯」字也。言三峰到天，天已被到，而峰猶不極，故曰天外。「削不成」之爲言，此非人工所及。蓋欲言其削成，則必何等大人，手持何器，身立何處，而後乃今始當措手。此三字與上「俯咸京」三字，皆是先生脫盡金粉章句，別舒元化手眼，眞爲蓋代大文，絕非經生恒睹也。至於三四，只是承上三峰，自言是日正值雲散而晴，故得了了見之。（如此三四一聯，乃只爲了了得見三峰之故。唐人何有中四句詩哉。）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畤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後解）：此五六運筆，眞如象王轉身，威德殊好。蓋欲切誡路旁之不須復至咸京，而因指點太華之北枕西連，則有秦關漢畤。當時兩朝何等富貴，而今眼見盡歸烏有，則固不如天外三峰之永永常存也。（如此五六一聯，又只爲指點路旁之故。唐人律體，眞是大開大闔。）《唐詩評選》卷四：削不成，言削不成而成也。詩家自有藏山移月之旨，非一往人所知。《而庵說唐詩》卷一六：華陰，太華山之陰也，因以名縣，隸京兆府。咸京，咸陽也，秦漢俱建都于此。岩嶢，言太華之高峻。帝王之都，太華足以俯之，不是咸京在其下也。華山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峰。《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三峰壁立天外，非人工可削，故云削不成也。仙掌峰，在三峰之外，昔漢武帝觀仙掌于縣內，特立巨靈之祠。「雲欲散」、「雨初晴」，雖崔顥行經華陰時，適當雨霽，然有雲雨，則三峰之高，不可得見。雲散、雨晴，是緊承起二句也。秦據河山之險。華陰之北，有潼關。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在華陰之西。畤者，神靈之所止也。游帝京之客，總爲名利，吾不爲名利，不知路旁往來紛紛之徒，何故不肯休歇，故用「借問」二字。名利畢竟虛假，無如在太華學長生之道，爲有得也。秦關險，「險」字爲「名利」二字作轉，漢畤平，「平」字爲「長生」二字作轉。妙甚。《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華山之高峻，後解寫「行經」二字內神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天外三峰削不成」沈德潛評：太華三峰如削，今反云「削不成」，妙。又，三峰，謂芙蓉、明星、玉女。《昭昧詹言・盛唐諸家》：起二句破點。次句句法帶寫，加琢。三四句寫景，有興象故妙。五六亦是寫，但有敘說而無象，故不妙也。收託意亦浮淺。姚云：「三四壯於嘉州『秦女』一聯。」愚謂詩意一般，只是字面有殊耳。「盡」字啞於「散」字，「低」字韻又啞，「胡公陵」又啞於「仙人掌」。於此可見七律用字須揀。同一興象，而高下懸殊，啞與響不侔也。故曰詩須讀之好聽。然此自是初唐氣格。《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盛唐平正之作，以此爲至。作此體者，須於此等辨取。王闓運手批《唐詩》卷一二：（首二句）起亦斗絕。又，明人多學此二句，是寫景工切，不落凡近。

《長干曲四首》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崔國輔《流水曲》、《採蓮曲》，儲光羲《江南曲》，王維《班婕妤》，崔顥《長干行》，【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說詩晬語》卷上：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讀崔顥《長干曲》，宛如艤舟江上，聽見女子問答，此之謂天籟。《詩境淺說・續編・五言絕句》：（儲光羲《江南曲》）與崔國輔之《采蓮曲》、崔顥之《長干曲》，皆有盈盈一水，伊人宛在之思。但二崔之詩，皆着迹象，此則託諸花逐船流，同賦閑情，語尤含蓄。

又一　《唐詩品彙》卷四〇：劉須溪云：只寫相問語，其情自見。《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急口遙問語，覺一字未添。《唐詩解》卷二二：長干之俗，以販爲事，以舟爲家。此商婦獨居，求親他舟之估客，故問彼之里，述已之居，且以同鄉爲幸也。史稱：崔文而無行，其詩大都桑間、濮上之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下》：顧璘評：蘊藉風流。《圍爐詩話》卷三：崔國輔《魏宮詞》，妙在意深。而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住何處」【略】絕無深意，而神采鬱然。後人學之，即爲兒童語矣。《薑齋詩話》：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勢」字宜着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于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爲落想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云云，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而庵說唐詩》卷七：長干之

俗，以販爲事，以舟爲家。橫塘，吳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與人覿面不相識，乃驀然問曰：「君家何處住？」問得不可解。然問者意中，自有緣故，須要聽者暗會。此中有三昧，妙不可思議也。既問君住處，便當待他說，卻不待他開口，乃急忙說自己住處曰：「妾住在橫塘。」若不說君住處，妾自說妾住處。覿面不相識之人，忽與之親熱，若竟爲妾之君，妾竟爲君之妾矣。出神語，妙，妙。「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此二語，又不可解。「停舟」二字，下得妙。爲問君住處，又說妾住處，眼看着人說話，手中卻停一櫓之謂也。「暫借問」三字，又來得滑。既問君住處，不待他答，接口說妾住處，他又不來答，妾之住處，君已聞之，君之住處，妾初未知也。覺得唐突，他又不睬，轉而思之，不免懷慚，乃作轉口語：暫即停舟之頃借問，見無要緊，于暫時說無要緊話，亦自不妨。聽去，似說開來，而意中實合上去，只是要知其住處也。于何知其然？于「同鄉」二字上知之。君之住處何妨一說，妾家橫塘，恐君亦家橫塘，而故不我答耶？若今不答，君定是我同鄉矣。看二句口氣，只是要他一答。答則可以相人，故必要他答也。第二首，通是答。《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不必作桑濮看。橫塘在應天府，近長干。

又二 《唐詩歸・盛唐七》卷一二：「生小不相識」譚元春評：「生小」二字妙。《唐詩解》卷二二：此爲男子答前篇之詞，言我雖家於此，以居干之時尚小，長則商販於外，是以同鄉而不相識也。又按：本集《長干行》凡四首，今人選二章，語尚含蓄。他如：「由來花性輕，莫畏蓮舟重」，淫蕩極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周敬評：此與前篇，含情委婉，齒頰如畫。楊愼評：不驚不喜，正自佳。顧璘評：顥素善情詩，此篇亦是樂府體。陸時雍評：宛是情語。郭濬評：崔二詩妙在有意無意。正使長言說破，反不及此。《而庵說唐詩》卷七：于是方答他曰：汝要知我住處耶？我住九江，門臨江水，望去便知，且便泊船也。我終日不在家里，來來去去，無有寧刻。然去來不遠，只在九江之側，猶之乎在家里也。我與汝，同以舟販爲事，汝今家住橫塘，我住九江，江水相望，說甚同鄉不同鄉。長干以舟販爲事，如此看來，我與汝當是長干之人了。卻又去出脫他的一問，妙。夫既同是長干，定然相識，汝也不消問我，我也不消答汝。今爲何有此問答？蓋因汝與我生時尚小，爲舟販，故長便不同長干。汝家橫塘，我住九江，各自來去，不相聞問，致使汝來問我，我又答汝，竟是不相識的人了。猶幸得汝來問我，不然我竟行舟直去矣。字字入耳穿心，眞是老江湖語。

又三 《唐詩品彙》卷四〇：劉須溪云：其詩皆不用思致，而流麗暢情，固宜太白之所愛敬。

《送維揚友還蘇州》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周敬評：朗秀有致。周珽評：上聯叙己到揚之思，下聯想友回蘇之樂。蓋宦途跋涉，何如故園放逸？感情弔古，不若適志江鄉。秋風憶膾，古人所以成高致也。友能有此舉，安得不欣羨？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下・崔顥》 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稱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唐才子傳・崔顥》 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天寶中，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爲詩，意浮艷，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狀極戎旅，奇造往往并驅江、鮑。後游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爲哲匠斂手云。然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初，李邕聞其才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顥苦吟詠，當病起清虛，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爲口實。天寶十三年卒。有詩一卷，今行。

紀事

《國秀集・目錄中》 太僕寺丞崔顥七首。

《唐國史補》卷上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

《新唐書・杜佑傳》（杜佑）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略】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

《藝苑卮言》卷八　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坫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略】三坫缺：【略】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故節奧援。

《詩藪外編・唐上》《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寧（昌齡）、李館陶、鄭廣文（虔）、元魯山（德秀）、蕭功曹（穎士）、張長史（旭）、獨孤常州（及）、崔比部、梁補闕（肅）、韋蘇州（應物）。右載《唐詩紀事》。崔比部、李館陶不列名。」按是時，詩文有重望而不甚顯者，崔則崔顥、崔曙，李則李翰、李華，第俱不言爲比部、館陶。然四人外，無赫赫稱，必居二於此矣。

《隨園詩話》卷五　李北海見崔顥投詩，曰：「十五嫁王昌。」罵曰：「小兒無禮！」秦少游見孫莘老投詩，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孫罵曰：「小子又賤發！」二前輩方嚴相似，而考其生平，均非能作詩者。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一年，進士三十一人：崔顥。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顥詩》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崔顥集》一卷。　唐司勳員外郎崔顥撰。開元十年進士。才俊無行，《黃鶴樓》詩盛傳於世。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崔顥集》。

《宋史・藝文志七》《崔顥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崔顥詩集》三卷。司勳員外郎汴州崔顥撰。詩四十二首。

《寶文堂書目》卷上　《崔顥詩集》。

《紅雨樓書目》卷四　《崔顥詩》三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崔顥詩集》一卷。注：《述・詩集》；《崔顥集》一卷。鈔。

徐景嵩《刊崔顥詩集序》　顥詩一卷，凡四十一首，長安出海山手録以示予者也。顥在當時最爲知名，祇《黃鶴樓》一詩，太白見之閣筆，其爲名流所推服可知。獨其全集世不多見，其見於他集者亦甚少，予每恨焉。及觀海山所録，雖倍蓰他集，而散逸不傳者亦已多矣。大抵物常聚於所好，天下奇書奧典不遭所好而散逸不傳者，蓋不獨顥詩爲然也。海山性博雅好古，每見異書則手録弗厭，旋復梓行，可謂深於好者矣。向使顥詩不遭海山之好，則此四十餘首又未知畢竟何如？予因以顥詩不得盡傳爲恨，又喜顥詩僅得其傳而尤有待也，遂受而刻之，且與世之未見者共焉。海山名瀾字汝觀，別號海山居士云。正德十年九月六日，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咸寧縣事遼陽徐景嵩書。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一　《明田瀾工字軒刊本崔顥詩集跋》：《崔顥詩集》一卷，明正德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有「工字軒刊」四字，魚尾下題「顥詩」二字。字體疏勁而寬博，殊使老眼。取明《唐百家詩》本校之，改訂三十餘字，別爲校記附後。　昔前有徐景嵩序，後有田瀾刻書跋，緣其罕見，亦録存於左方。據田氏自言，曾刻陳思王、駱賓王、皮日休、劉叉、于濆諸集並《博物志》、續志、《褚氏遺書》於京師及平陽。以余所睹記，生平惟得見《陳思王集》，曾收置篋中，餘皆不易覯，知其流傳者鮮矣。此集亦極罕見，各家藏目皆無之，聞其源亦出天一閣所藏也。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崔顥集》一卷：明正德十年遼陽徐景嵩刊本，《全唐文》三百三十，《國秀集》中，《河岳英靈集》中，《才調集》八，《又玄集》，《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唐詩鼓吹》，《唐二十四家詩集》，《唐百家詩》，《唐詩紀》九十一，《七言律準》，《石倉》二十六，《全唐詩稿》一百四十一，《唐詩鏡》十四，《唐賢三昧集》下，《全唐詩録》十一，《唐律多師集》，《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衆妙集》。《崔顥集》二卷：《唐詩二十六家》，《而庵説唐詩》七，十六。

藝　文

高適《同崔員外綦毋拾遺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　今日好相見，羣賢仍廢書。晚晴催翰墨，秋興引風騷。絳葉擁虛榭，黃花隨濁醪。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

李頎《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 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無頭成老翁。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吾屬交歡此何夕，南家擣衣動歸客。銅鑪將炙相歡飲，星宿縱橫露華白。寒風卷葉度滹沱，飛雪布地悲峨峨。孤城日落見棲鳥，馬上時聞漁者歌。明朝東路把君手，臘日辭君期歲首。自知寂寞無去思，敢望縣人致牛酒。

黃景仁《武昌雜詩》四 魯口帆檣取次開，扁舟常繫鶴磯隈。三春無樹非垂柳，五月不風猶落梅。樓上休誇崔顥句，天涯誰識禰衡才。可憐夙負黃童譽，漂泊翻成異地哀。

雜錄

《升庵詩話·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又《捶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捶碎黃鶴樓，一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略】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

王夫之《南窗漫記》 庚寅秋，與鄭子遺中丞遇於韶州。子遺問：「黃鶴樓柱帖誰佳？」余未有以對。子遺云：「禰衡洲上千年恨，崔顥樓頭一首詩，豈非獨步？」

蔣洌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蔣洌》 南溪別業人歌吟，結宇青山得素心。水合花交思綺麗，蘭樽竹徑興清深。

《古意》 《唐詩歸》卷二三：譚元春評：讀之悽惋動人。

《舊唐書·高智周傳》 捷子洌、渙，並進士及第。洌，歷禮、吏、戶部三侍郎，尚書左丞。

《新唐書·高智周傳》 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愼，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愼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

孫逖《授蔣洌等監察御史制》 敕，朝議郎行大理評事蔣洌等，修身有裕，從事惟明，標麗則於文場，效公清於吏道，方期致遠，必籍兼才，宜膺刈楚之求，俾叶持繩之寄，可依前件。

任華《西方變畫讚》 前殿中侍御史蔣鍊、鍊弟前右拾遺鎮、鎮弟前無錫尉鏑、鏑弟前千牛鋒、鋒弟前協律郎錡等，泣血三年，哀過於禮，願西方上聖，永福先人，故尚書左丞贈太常卿汝南侯大祥，敬畫妙法蓮華變一鋪。惟此經開佛見知，授聲聞記，如來秘藏，菩薩上緣，始發乎鍊也，伯仲之心，見乎法如來大士之相，終成乎太常無餘之度，孝矣哉！太常盛德公才，師訓天下，朝廷遂謙冲之德，後生興祿士之歎，邦國殄瘁，元元安仰。

《國秀集·目錄中》 考功員外蔣洌，二首。

《册府元龜·帝王部·弭災二》 （天寶十四載三月）又詔曰：【略】宜令吏部侍郎蔣烈（當爲洌）今月二十五日祭天皇地祇，給事中王維等分祭于五星壇，務申虔潔，以副朕懷。

《咸淳毗陵志》卷一一 唐，蔣洌、蔣渙（洌弟）、李紳、蔣伸、施肩吾並舉進士。

《千唐誌齋藏誌·唐魏州參軍事裴迴故李氏夫人墓誌銘》 太子校書郎蔣洌撰。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六 司封員外郎：蔣洌。又考外補。又御史臺陰右稜，又右側侍御兼殿中題名。

蔣渙

《新唐書·高智周傳》 （蔣挺）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渙，永泰初歷鴻臚

卿，日本使賫遺金帛，不納，唯取賤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

《舊唐書・高智周傳》　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右散騎常侍。

《唐詩紀事・蔣渙》　渙，儀鳳宰相高智周之外曾孫，與兄冽皆第進士。

《千唐誌齋藏誌・唐故楚州長史源公夫人樂安蔣氏墓誌銘》　夫人諱婉，東都留守、禮部尚書贈太師公諱渙之愛女。

《唐語林》卷一一　神龍元年以來，累爲主司者：【略】蔣渙再，大曆九年、十年。

常衮《授蔣渙右散騎常侍制》　門下，獻納之重，周爰是咨，必擇通賢，用光近對。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蔣渙，德宏禮器，學貫儒流，孝友彰其令名，文詞是其餘力，合大雅之明哲，達中庸之隱微。清方有恒，華皓益固，直道而處，風猷自高。爰藉論思之才，用膺侍從之事，副予良選，佇爾嘉言，可右散騎常侍，散官、勳、封如故。

又《授蔣渙工部侍郎制》　門下，夫任賢之急，在適於事要，當其才難，豈限階序，況中臺政本，司舉舊章，六卿貳職，爲今盛選。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公蔣渙，忠信孝友，周而不器，得元和之純，能以禮節，有至靜之妙，豈因物遷。溢聲華於文藻，潤理體於經術，中外之秩，備更要重，不失其正，行之有恒。自分貂蟬之列，喻公卿之旨，入告嘉猷，直而不訐，常執德於沖約，亦忘情於進趨。勤職已久，所宜懋能，百工唯時，命汝典制。可行尚書工部侍郎，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又《授蔣渙鴻臚卿制》　門下，古之上卿，次公一等，至於西漢，每與列侯參決朝議，今之秩望，亦謂之崇。朕方修文德，以撫區外，則重譯象胥之事，九儀相贊之職，正用髦碩，俾之典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公蔣渙，顏子之德行，張仲之孝友，能積其厚，以叢於身，恭儉之訓，可以軌俗，學通文變，高視一時。非得喪之可干，亦剛柔之相濟。服在通列，且踰二紀，精於憲章，學有倫要。東雍居部，近郊移風，以禮除暴，人安其業。俾京師之河潤，守經術之循吏，司秋會府，訓夏議刑，以之弼教，能用中典。時屬四夷之叙，參授大賓之任，韓晉以宿德而拜，陳紀以至行而還，求舊任賢，正當此選。待遇諸國，宜約故事，使有準以明等威也。可檢校刑部尚書兼鴻臚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錢起《送蔣尚書居守東都》　鳳輦幸秦久，周人徯帝情。若非君敏德，誰鎮洛陽城。前席命才彥，舉朝推令名。綸言動北斗，職事守東京。鄭履下大去，蓬輪滿路聲。出關秋樹直，對闕遠山明。肅肅保釐處，水流宮苑清。長安日西笑，朝夕衮衣迎。

耿湋《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副相威名重，春卿禮樂崇。錫珪仍拜下，分命遂居東。高旆翻秋日，清鐃引細風。蟬稀金谷樹，草遍德陽宮。敎用儒門儉，兵依武庫雄。誰云千載後，周召獨爲公。

陳正卿

李華《三賢論》　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

《新唐書・藝文志一》　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

馮用之

《元和姓纂・東韻》諸郡馮氏　萬年縣令馮用之，洛陽人。

《寶刻叢編・唐户部尚書章仇兼瓊碑》　唐檢校倉部郎中馮用之撰，左衛率府兵曹參軍集賢院待制蔡有鄰八分書。碑以天寶十年立。

《曲石精廬藏唐墓志・大唐故河南府洛陽縣尉頓丘李公墓志銘》　公諱琚，字公珮，以天寶戊子二月乙巳反素復始於東京毓德里私第。【略】其所厚善，則金部郎馮用之、涇縣宰韓景宣、夏長劉晏、廷評王端、墨客張寅而已。

戴休璇

《元和姓纂·代韻》河東桑泉戴氏　狀云涉後。唐司勳員外郎戴林璇（當作休璇），生頎，水部員外郎。

《册府元龜·帝王部·明賞二》（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命十道採訪使舉良刺史縣令，以陝州刺史崔希逸【略】京兆府盩厔縣令戴休璇【略】等聞。上降書宣慰，刺史各賜帛八十匹，縣令五十匹。

《金石錄·唐江州刺史戴希謙墓誌》　從子休璇撰，次子崿八分書。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八　司勳員外郎：李休璇。格案：勳外補有「戴休璇」，此「李」字疑即「戴」字之誤。

又卷一七　倉部郎中：戴休璇。案勳外補有「戴林璇」，疑即「休璇」之誤。倉外有「休璇」。

又卷一八　倉部員外郎：戴休璇。案，勳外補有「林璇」，倉中有「休璇」。

鄒象先

《元和姓纂·尤韻》南陽新野鄒氏　開元中，有象先、紹先、彥先。

《唐詩紀事·鄒象先》　象先尉臨渙，蕭穎士自京邑無成東歸，以象先同年生也，作詩贈之。來年，蕭補正字，象先寄詩重述前事云：「六月度關雲，三峰玩山翠。爾時黃綬屈，別後青雲致。」蕭答云：「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薦。一命何阻脩，載馳各州縣。壯圖悲歲月，明代恥貧賤。回首無津梁，祇令二毛變。」

鄒紹先

《元和姓纂·尤韻》南陽新野鄒氏　開元中，有象先、紹先、彥先。

《書史會要·唐》　鄒紹先，筆格堅勁，甚有古風，蔡隱丘、韓覃之流。

劉長卿《毘陵送鄒紹先赴河南充判官》　王事相逢少，雲山奈別何。芳年臨水怨，瓜步上潮過。客路方經楚，鄉心共渡河。凋殘春草在，離亂故城多。罷戰逢時泰，輕徭佇俗和。東西此分手，惆悵恨煙波。

張繼《送鄒判官往陳留》　齊宋傷心地，頻年此用兵。女停裹邑杼，農廢汶陽耕。國使乘軺去，諸侯擁節迎。深仁荷君子，薄賦恤黎甿。火燎原猶熱，波搖海未平。應將否泰理，一問魯諸生。

嚴維《留別鄒紹劉長卿》　中年從一尉，自笑此生非。道在甘微祿，時難恥息機。晨趨本郡府，晝掩故山扉。待見干戈畢，何妨更採薇。

郭慎微

《元和姓纂·諫韻》諸郡郭氏　司勳郎中、知制誥郭慎微（當作微），秋官郎中郭奉，萬年人。

《舊唐書·李林甫傳》　林甫恃其高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

《金石錄·唐知制誥郭慎微碑》　姪汭撰，八分書，姓名殘缺。《京兆金石錄》云：「顧誠奢旨。」

《寶刻類編·唐贈汝南太守郭慎微碑》　族弟汭撰，顧戒奢八分，天寶中立。京兆金石錄。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七　司勳郎中郭慎微。

又卷一五　金部郎中郭慎微。

王維《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霑餘輝，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卧病解朝衣。

魏仲犀

賈至《册漢中王瑀等文》 惟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七月戊子朔，皇帝若曰：咨爾漢中王瑀暨御史中丞魏仲犀，王室多難，凶逆未誅，是用建爾子姓，以爲藩屏，命爾忠良，以攝傅相，安危繫足舉，可不慎歟。夫王侯之體，則以任能從諫爲本，親賢仗信爲則，好問樂善爲心，安仁容衆爲節，然後能建其功業，夾輔王室。是以漢之宗主，多委政守相，故能享祚長久，令聞不已。朕聞汝瑀能寬大儉約，樂善好賢，敦悅詩書，動必由正，而久於高簡，未習政途。又聞仲犀才幹振舉，憂勤庶績，必能固爾磐石，匡補闕漏。軍旅之事，必委其專；訟獄之煩，必與其決；簡賢任能，必使其舉；懲惡勸善，必任其斷。惟協惟睦，其政乃成；同德合義，何往不濟。於戲，瑀其鎮撫黎人，莊肅守位。仲犀其悉心戮力，贊我維城。則瑀有任賢之名，犀有忠勤之績，匡復社稷，戡定寇讐，在此行也。勗哉，其無替朕命。

《元和姓纂・未韻》西祖魏氏 綽生孟馴、叔放、仲犀、叔虬、季龍。仲犀，比部員外、華州刺史、江陵長史、荆南節度。

《舊唐書・玄宗紀》 （天寶十五載八月）丙午，以前華州刺史魏犀爲梁州長史。

又《肅宗紀》 （至德二載正月）甲寅，以將作少監魏仲犀爲襄陽、山南道節度使。

宋昱

《曉次荆江》 《唐詩歸》卷二四：「漁翁閑自樂，樵客紛多慮」，鍾惺評：何其賢漁而愚樵也！「吾從落潮去」，譚元春評：好口頰。

《樟亭觀濤》 《唐詩歸》卷二四：「山飛霜雪中」，鍾惺評：五字至幻、至奇，卻妙在至切。「寂聽堪增勇，晴看自發蒙」，譚元春評：十字是細心觀濤人眞理會語。鍾惺評：名理清悟。「誰能涯始終」，鍾惺評：（末）三字深極。

陳章甫《唐故殿中省進馬宋公墓誌銘（并序）》 天寶十四載，歲次乙未，四月庚寅朔八日丁酉，殿中省進馬宋公卒，年始十九。嗚呼哀哉！公名應，字用之。其先廣平人也。鵬鷃學飛，豫章□辯，見者驚異，知非常兒。曾祖敬，皇博平郡堂邑縣尉，祖珣，皇臨淮郡太守，皆人譽也。父昱，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去載，以父掌綸掖垣，天恩特拜進馬。

《舊唐書・楊國忠傳》 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斷傷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新唐書・楊國忠傳》 （國忠）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

《唐會要・選部上》 天寶元年多選，六十四人判入等。時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等，有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安祿山，祿山遂奏之。至來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於勤政樓下，上親自重試。惟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下第。張奭不措一詞，時人謂之曳白。吏部侍郎宋遥，貶武當郡太守，苗晉卿貶安康郡太守，考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炟，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國朝，並貶官。

又 天寶十載，吏部選才多濫。選人劉迺獻議于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吏部既始之以掄才，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昔在禹稷皐陶之衆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爲體。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文冠首，媒耀爲賢，斯固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措之，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

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斋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龜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含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太平廣記**》卷二六九引《**譚賓錄**》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爲劍南，召募使逐赴瀘南，糧少路險，常無回者。其劍南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儇爲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于要路轉變，其衆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隊，急遞赴役。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宋昱集》一卷：《全唐文》三百五十四、《唐詩紀》一百六十二、《石倉》三十三、《全唐詩稿》八十二。

王鉷

《**舊唐書・王鉷傳**》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爲時名將，生珣、瑨、珣。珣、瑨，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珣，兵部侍郎、秘書監。鉷，即瑨之孽子。開元十年，爲鄠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戶部員外郎，常兼侍御史。天寶二年，充京和市和糴使，遷戶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爲京兆尹，引升爲京令。朝宗又于終南山下爲苟家莺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宗怒，敕鉷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爲吳興別駕。又加鉷長春宮使。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爲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己者，而鉷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爲己用。既爲戶口色役使，時有敕給百姓一年復。鉷即奏徵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敕本郡高戶爲租庸腳士，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爲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略】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銲與故鴻臚少卿邢璹子縡情密累年，縡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鉷，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鉷。鉷好弈棋，縡善棋，鉷因銲與之交故，至是意銲在縡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鄰等捕之，逢銲於化度寺門。季鄰爲鉷所引用，爲赤尉，銲謂之曰：「我與邢縡故舊，縡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縡門，縡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季鄰以銲語白鉷，鉷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鉷與國忠共討逐縡，縡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爲劍南節度使，有儻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縡爲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鉷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鉷與銲別生，嫉其富貴，故欲陷鉷耳，遂特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請罪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鉷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鉷俯首久曰：「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進狀。十二日，鉷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鉷恨之，憤訴言氣頗高。鉷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司已不納矣。須臾，敕希烈推之。鉷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遂不許。俄銲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銲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恐銲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爲臣不忠，爲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爲戶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縡事乎？」國忠愕然，謂銲曰：「實知，即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銲方曰：「七兄不知。」季鄰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銲決杖死於朝堂，賜鉷自盡於三衛廚。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斂之，又請令妻、女送葬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鉷判官齊奇營護之。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偁長流珠崖

郡，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室女並流。初，鉷與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爲汲引，及貴盛爭權，鉷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鉷至赤族，豈天道歟！

《封氏聞見記》卷五　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唐會要・租稅上》　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按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

又《戶口使》　天寶四載二月，戶部郎中王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一一　戶部郎中：王鉷。又戶外，又御史臺左側，又右側侍御兼殿中，又陰額知雜題名。

張南容

李華《楊騎曹集序》　舉進士時，邢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精試群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琊顏眞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邱李琚、趙郡李蕚、李欣、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等，華亦與焉。

《舊唐書・李寶臣傳》　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入，自是諸將離心。

《新唐書・李寶臣傳》　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骾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人其貲，衆乃攜貳。

儲光羲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儲光羲》　儲公詩格尚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述華清宮》詩云：「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搖星。」又《遊茅山》詩云：「山門入松柏，天路涵虛空。」此例數百句，已略見《荆楊集》，不復廣引。

又《王昌齡》　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迹。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

顧況《儲光羲集序》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者，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轔轢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急病，綽有賢達之風。挾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何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邃之氣，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篇邃宇，景物寥映，綠流翠草，嘉禾瑞鳥，不足稱珍。嗣息曰溶，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沂洄千里，泣拜告予云：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懽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簡。伏懼魂遊無方，嗟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門，齊竽競吹，燕石爭寶。嗚呼！薄遊之士，未躋一峰，已伐其峻。登閬風者，乃知邐迤，昏明掩翳，將盡復通之，若是乎！

《吟窗雜錄》卷二六《歷代吟譜》　宏瞻縱逸，務在直置。

《**蘭堂詩話**》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唐五十家詩集・儲光羲集**》 《欒城遺言》云：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胡直《**刻王太史詩序**》 予昔與友人論詩，獨珍神韻。【略】然神韻亦難言。其上必有道君子之撰，褐外而玉內，又如稻麥食人，無修醲溢味，而非此弗生。此豈可與妍色象、矜名稱者論哉？其次，則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有象外奇驟，不躡塵闌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爲艱難愁苦狀。蓋物莫得而欺之者矣。

又《**唐詩律選序**》 世多以律詩爲非古，予獨不然。詩之古不古，不繫於體之律不律也。【略】詩之作義，取含蓄溫厚，足以感人，而體製次之。【略】五言律如：張燕公云：「山城豐日暇，閉戶見天心。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岑嘉州云：「勤王敢道遠，私向夢中歸。」儲光羲云：「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如此語其幽懷忠抱，雖千載猶能感動。其於古三百篇之義，何以加焉？若獨以其律體而異之，是專取狀貌而不貴頤容心畫也。豈可格乎？

《**善本書室藏書志**》**二四** 袁翼《王昌齡集跋》：少伯詩爲中興名家，與儲光羲相埒，而少伯稍聲峻，多遠調。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儲光羲閒婉眞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泠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

《**唐詩品**》 儲公詩格調高遠，興寄超絕，亦《風》、《雅》之餘波也。盛唐作者太尚格氣，而盡黜文藻，六代浮夸，鏟削殆盡，而儲公與王昌齡、常建皆其流也。儲詩更多直致，而鎖尾感嘆，氣象卑促。珪璋本宗廟器，而山人用之，亦瓦缶同驅爾。

《**唐詩歸**》**卷七** 鍾惺評：儲詩清骨靈心，不減王、孟，一片深淳之氣，裝裹不覺。人不得直以清靈之品目之。所謂詩文妙用，有隱有秀，儲蓋兼之矣。

又卷一一 鍾惺評：人知王、孟出於陶，不知細讀儲光羲及王昌齡詩，深厚處，益見陶詩淵源脈絡。善學陶者，寧從二公入，莫從王、孟入。儲與王，以厚掩其清，然所不足者，非清。常建以清掩其厚，然所不足者，非厚。

《**唐詩鏡**》**卷九** 詩家恬澹之難，甚於絢爛，千古惟陶徵君恬澹，而絢爛者比踵接肩。儲光羲衷無本情，語無定趣，前後自不相喻。殷璠謂其格高調逸，趣遠情深。《欒城遺言》謂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此誠不識。所謂聊就其佳者一二論之。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 蘇轍評：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徐獻忠評：儲公詩格高遠，興寄超絕，亦風雅之餘波也。盛唐作者，太尚格氣而盡黜文藻。六代淫詞鏟削殆盡。而儲公與王昌齡、常建皆□流也。儲詩更多直致，而瑣尾感嘆，氣□卑促。珪璋本宗廟器，而山人用之，亦瓦缶同驅爾。顧璘評：光羲以後，五言別選入唐，自是成體矣。

《**詩源辯體**》**卷一七** 殷璠云：「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跡。」蓋唐人久無此體，故創見而誇美之也。

又卷三六 楊伯謙《唐音》，【略】盛唐五言古，取儲光羲、王摩詰、孟浩然而捨岑嘉州，則似全不知古。

又 《詩歸》於唐詩取捨，不能一一致辯，姑論其最謬者：【略】盛唐五言古惟李、杜爲詣極，其餘諸人體實多雜，今所採王維、王昌齡、儲光羲、常建最多。譚云：「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太多似多冗易，非痛加刪除不可。」此類顛倒殊甚。

《**詩筏**》 儲光羲五言古詩，雖與摩詰五言古同調，但儲韻遠而王韻雋，儲氣恬而王氣潔，儲於樸中藏秀，而王於秀中藏樸，儲於厚中有細，而王於細中有厚，儲於遠中含澹，而王於澹中含遠，與王着着敵手，而儲似爭得一先，觀《偶然作》便知之。然王所以獨稱大家者，王之諸體悉妙，而儲獨以五言古勝場耳。

《**唐詩評選・五言律詩**》 儲、孟、高、岑已隨蜃蛤而化，況其餘乎？故五言之衰，實于盛唐，而成不可挽之勢。

又 儲詩入處曲折，出路佳爽，亦始開深煉一格。于近體而甫已淵，即爾振脫，消息于康樂、玄暉之間，唐以下人更無倫匹。

《**董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

《**載酒園詩話又編・儲光羲**》　摩詰才高于儲，擬陶則儲較王爲近。但儲詩亦惟此種佳，有廉頗用趙人之意。王兼長，儲獨詣也。

又　《樵父》、《漁父》、《牧童》皆寄托之詞，止寫恬適。《采菱》、《射雉》使覺颯然正骨，現于言下。

《**唐律消夏録》卷四**　儲、王俱學射洪，故有清迥渾穆之氣。而王尤高邁，但見地稍僻耳。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儲光羲）太祝詩學陶而得其眞樸，與王右丞分道揚鑣。

《**小瀛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儲太祝詩如歷齒蓬頭，無慚兒子。又，漁洋謂「儲詩帶丹鉛氣，田園、樵牧諸作，又迂闊不近事情。」此論未公。光羲丹鉛，誠所不免，至於田園、樵牧等詩，以己之性情出之，而自與陶會，王、韋且猶不暇，可輕議乎？

《**劍谿説詩》卷上**　新城先生《居易録》曰：「儲光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闊不切事情。」此論似過當，然自是古今獨見。

《**石洲詩話》卷一**　常尉以玄妙得之，儲侍御以淺淡得之。儲近王，常近孟，而常勝於儲多矣。

又卷二　儲得陶之質，韋得陶之高。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儲光羲詩**》　光羲失節從賊，終以貶死，其人殊不足道。其詩則源出陶潛，質而不俚，在開元、天寶間，能卓然自成一家。

《**養一齋詩話》卷一**　王、孟、儲、韋、柳五家相似。予嘗抄陶詩，而以五家五言古詩附之，類聚之義也。然五家亦自有高下，蓋王實體兼衆妙，孟、韋七古歌行，似未留意耳。若孟、韋並衡，斷難軒輊。儲詩樸而未厚，柳詩淡而未腴，當出孟、韋下。

又卷八　白石云：「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予觀儲太祝古詩，「深」、「遠」、「清」、「古」則有之矣，獨於「和」字有缺。彼雖自有一種沈奧音節，然終不似陶、韋、王、孟之諧適人人心者，殆由強探力索而爲之，非其本心所欲出歟？其詩云「爲已存實際，忘形同化初」，又曰「松柏生深山，無心自貞直」，可謂極有見地者，而何以失節于祿山也？其非本心安之，亦可知矣。白石云：「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又曰：「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此可爲強作高古語者良藥，雖以之當論學之書也可。

《**海天琴思録》卷一**　沖澹之詩，以柴桑翁爲最。唐人韋、儲諸人，學之而不到者，以其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湘綺樓説詩》卷一**　儲光羲學陶，肩俠氣於田間。後人妄以柳、韋配之，殊非其類。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儲光羲》　河東昔有儲光羲，射獵漁樵都有詩。流寶頗多重複句，陶王風格不如斯。（《樵父詞》云：「莫知是與非。」《牧童詞》云：「甯問聲與音。」《采蓮詞》云：「不思賢與愚。」《采菱詞》云：「所貴無憂患。」《漁父詞》云：「所樂在行休。」辭調不免重複。《欒城遺言》云：「儲詩高處似淵明，平處似摩詰。」）瑤臺玉府擬聲稱，窈邃鴻黃獨擅能。顧況原來一怪物，論詩任意詎堪憑。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韋應物儲光羲》　柴桑同派卻風流，太祝蘇州果孰優？詩品若因人論斷，終應太祝遜蘇州。

分　論

《**野田黃雀**》　《後村詩話新集》卷六：儲光羲《野田黃雀》云：「喈喈野田雀，」【略】《戲馬臺》云：「泗水南流桐柏川，」【略】余選晚唐數家詩既盡，又取儲光羲、崔國輔、楊衡、李端、于武陵、劉商、羊士諤七人一聯半句，以附益之，此七人非晚唐體。《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與寄雜出，無不有味。愈古愈淡，愈淡愈濃。《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風雅。鍾惺評：閑適詩，篤厚不作清態，又無田野氣。「嘖嘖野田雀」鍾惺評：「嘖嘖」二字寫出小鳥情形。「窮老」顏舍，栗多桑樹稀」譚元春評：從野田黃雀外，別出荒涼語，妙得題韻。《唐詩鏡》卷九：詩人必有安身立命之處，然後假物布衷，攄其所抱。如《野田黃雀行》，祇「窮困無聊語耳。「斜路豈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若水路便於適從，豈能審正而自止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敬評：心閒手敏，覺意味沉涵。愈古愈淡，愈淡愈雋。吳山民評：「無桑」、「無桑」二句，困約志士之嘆。兩「豈不」字當玩。結見如此終日自守。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儲詩稱田家爲佳，實則學陶使動，非閒適也。

《**樵父詞**》《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不憂已好，神遊更高，是在《莊子》言外，實證實悟。《唐詩歸》卷七：（首四句）鍾惺評：質秀似漢人語。「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鍾惺評：是何胸中，是何身分。《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珽評：渾穆淡宕，灑之木石，多作蝌蚪篆隸。《詩源辯體》卷一七：儲光羲五言古最多，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亦忌「上尾」，仄韻者多忌「鶴膝」，而平韻亦有之，蓋唐人痼疾耳。其《樵父》、《漁父》等詞，格調雖奇，然既不合古，又不成家，正變兩失。若《田家》諸詩，則猶有可采者。律詩亦未爲工，五言絕始多入錄。儲光羲《樵父》、《漁父》等詞，諸家多采錄之，殷璠謂其「格高調逸，趣遠情深」，至須溪亦甚稱焉。蓋得之於彷彿，而非所謂實證實悟者也。王闓運手批《唐詩》卷一：《樵》、《漁》、《牧》、《蓮》，開後人俗派。

《**漁父詞**》《唐詩歸》卷七：「靜言念終始」，鍾惺評：大原委。「安坐看沈浮」，譚元春評：深細。鍾惺評：亦復闊而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瀟灑晉魏之間。吳山民評：起妙得魚情，「安坐看沉浮」，正好着此冷眼。

《**牧童詞**》《唐詩歸》卷七：鍾惺評：聞道之言，有道氣，無理語。「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譚元春評：純是理，以爲理，則不可。「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鍾惺評：讀此四語，想其胸中造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道語自別。黃家鼎評：一團天趣。悟到此，大有快活，受用。又：「不亂牧童心」二語，是不動心，眞學問。周珽評：刻露中不失渾厚之致。世便駭爲奇特。治天下者皆如此牧童，何憂世不太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與「無羊」之詩同，總言牧童性情，歸於忘機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無此牧童，有此境界。

《**采蓮詞**》《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必欲總與人異。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如此采蓮，絕無味，海中豈有蓮耶？

《**采菱詞**》《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懇款備至，不在多，不在深。《唐詩歸》卷七：（首三句）鍾惺評：胸眼高，偶然吐出。《唐詩評選》卷二：起四句即比即興，妙合無垠。通首序次變化而婉合成章。盛唐之儲太祝、中唐之韋蘇州，于五言已入聖證。唐無五言古詩，豈可爲兩公道哉。乃其昭質敷文之妙，俱自西京《十九首》來，是以絕倫。俗目以其多閑逸之旨，遂概以陶擬之。二公自有閎博深遠于陶者，固難以古今分等殺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忽發狂言，陶淵明一輩人。

《**射雉詞**》《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只如此，自極餘味。《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誦儲老諸詩，不必讀放生戒殺文。「仁心貫勇義，豈復能傷此」，譚元春評：正而不腐。鍾惺評：可見古人作小題面，皆有此一副大胸中。《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知此等語爲高，方可與議。

《**猛虎詞**》《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諸詞一樣得古章句體，不須別意。

《**渭橋北亭作**》《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鄉魂涉江水」，無限悲涼。「獨有故樓月，今來亭上明」「今來」二字妙。

《**述華清宮五首**》《詩比興箋》卷三：詩諷求仙不如勤民，觀燈游宴不如親政也。今人但知儲、王田家詩，豈知其古穆深厚，駸淫漢魏，有若此耶？

又一　《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質奧至此。（首二句）鍾惺評：樸而妙。《載酒園詩話又編・儲光羲》：《華清宮》數篇最高古，如「大聖不私己，精禋爲羣氓」，「三雪報大有，孰謂非我靈」，俱可喜。然微類丁謂、王欽若口角。（黃白山評：「詩有諷意，遽比之丁、王，恐冤卻古人。」）吾不欲千古才人爲諛臣藉口，不得不申履霜之戒。至崔國輔《觀行香應制》，更不足言。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青詞上品。

又二　《唐詩歸》卷七：「天聲殷宇宙，眞氣到林藪」，譚元春評：眞氣妙，到林藪尤妙。鍾惺評：二語忽喧忽寂，各不相礙，只覺眞至。

又五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得洞歌體。《唐詩歸》卷七：鍾惺評：如入古神宮，松杉金碧之氣，炯炯幽光，映人神宇，心目懼恍。「三雪報大有，孰謂非我靈？」鍾惺評：語直氣肅。譚元春評：幽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本色之語。周珽評：「山開」、「天轉」二語，力猛氣雄，可號「筆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見神見鬼。

《**雜詠五首・鶯簷藤**》《唐詩歸》卷七：鍾惺評：簡樸有韻。「何許答君子」，鍾惺評：「答」字有情有品。

又《池邊鶴》《唐詩歸》卷七：「飛似向池泉」，鍾惺評：此一語奇。「江海雖言曠，無如君子前」，譚元春評：鶴詩，如詠高士詩，便妙。鍾惺評：

予《省鶴詩》有：「耻受世人寬，寧爲曠士纏。」略得鶴之風概，覺支公放鶴爲拘。

又《釣魚灣》《唐詩解》卷八：此見無心于釣，借之以適情，故即景之幽，眞樂自在。「待情人」者，候同志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天趣自別。吳山民評：有逸興。陸士鋐評：意象清遠自足。《唐詩評選》卷二：漣漪赴曲，晴色在眉。「日莫」二句忽入，自有條理。《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日暮待情人」，「待情人」，候同志也。見釣者意不在魚。

《題太玄觀》《唐詩歸》卷七：鍾惺評：深於靜理，不必作閉門入山之態。又，儲《華清》《太玄》八句數詩，穆穆皇皇，雝雝肅肅。忽而郊廟，忽而澗壑，忽而雅頌，忽而偈籙，蓋鬼神於詩矣。譚元春評：遊仙詩須如此，始無凡胎。郭景純諸人，如何使得。「眞道其冥冥」，譚元春評：着一其字，神妙遂不可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陳繼儒評：古雋岩逸，神氣不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肅肅穆穆，無游仙凡語。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天下有此一境，無人道得。《唐賢三昧集評》潘德輿評：起筆及五六之妙，均是得一字訣：遠。《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清爽可挹。

《題陸山人樓》《唐詩歸》卷七：「獨見海中月，照君池上樓」，鍾惺評：寫景高妙。《談龍錄》：白詩考據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中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人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略】百詩大以爲然。

《泛茅山東溪》《唐詩歸》卷七：「而我任天和，此時聊動息」，鍾惺評：遊泛詩，似幽居，妙。「松柏生深山，無心自貞直」，譚元春評：二語作起，即無味，作結，即妙。

《喫茗粥作》《唐詩歸》卷七：鍾惺評：「粥」字有理，但用以說茗，字面似欠清雅。「鳥雀靜不飛」，鍾惺評：「靜不飛」三字，與茗飲無干。茶理、茶趣、茶景在此，與「素磁傳靜夜」同其妙。「淹留膳茶飯」，鍾惺評：妙在通篇只此一語說茶，是深於茶者。「敝廬既不遠，日暮徐徐歸」，鍾惺評：只如此說話，氣自質厚，深於陶者。

《遊茅山五首》一《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甚悲。《唐詩解》卷八：此覽茅山之勝，思棲隱也。言我生平無他樹立，維慕古人之清操耳。故心與道合，迹與時違，正宜岩棲以見志。乃此山雖在人境，而靈異夙聞，峰嶂多奇，景物時茂，豈徒暫遊而已哉！我將終老于此矣。《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凡清遠之作，最忌千篇一律。若此三首，尚各有意。

又二《唐詩解》卷八：此詩上述棲隱之志，下寫山居之幽。言老聃道體玄同，即柱下堪隱，我志在山水，非人間可居，豈惟息心，兼以遊目。是以綸雖設而無意於邀名，學雖好而無心於作聖，但任我性眞而已。于是傍晚而登高以望，則山之幽、溪之流、雲之浮，咸在我目中，而想中林之士，未必不開扉以候我也。

又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首四句地步闊。吳山民評：次二句超邁。「遠勢」、「近形」二語，有包括。陳仁錫評：「心以」、「行將」二語，大儒幽人心曲。

又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吳山民評：讀之消塵鄙。「外視閒」三字，在人自悟。「垂綸」、「好學」，有比方意，覺膩。「落日」以下遠。「溪流」、「雲帶」二句，非知道者不能作。顧璘評：閒遠敘出幽意。周明輔評：尋常話，卻古淡。《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弦外之音。【略】寫景則有左太沖之「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謝康樂之「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鮑明遠之「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蕭愨之「不愁花不飛，到畏花飛盡」，儲太祝之「想見中林士，巖扉常不關」，【略】言樂則有蘇許公之「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弦」。言哀則有少陵之「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過新豐道中》《唐詩解》卷八：此賦道中之景，以譏朝廷，而自歎其將隱也。蓋積陰不解，雷雨晦冥，皆朝政昏亂所致。然詔書方令徧植嘉木，衆稱桃李爲好。夫桃李以色媚者也，今朝廷之士，得無類之耶？我愧無此媚容，則歸從漢陰之老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吳山民評：可慨。「衆言桃李好」，世情固如此，結歸從得好。

《仲夏入園中東陂》《唐詩歸》卷七：「暑雨若混沌，晴明如空虛」，鍾惺評：老住山客。　胸中眼中，各具元化，方可入山水間。「廢賞亦何貴」，鍾惺評：此語殊笑人。

《**效古二首**》一　《唐詩鏡》卷九：如此而商山皓乃足爲高，則四人亦逋徒耳。何光羲所憂之多，忘憂之易也，如《樵父詞》、《牧童詞》、《射雉詞》，種種淺陋，餘不復多及。《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起得寬綽。中段艱難，宛然在目。

又二　《庚溪詩話》卷下：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腕足空夷猶。」又陶翰詩曰：「駿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通臣下之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敬評：老勁慨切。憂國憂民之心隱然。

《**雜詩二首**》《唐音癸籤・詁箋一》：儲光羲詩：「格澤爲君駕。」《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注云：格澤，氣，如炎火狀，起地上至天，詳《漢書・天文志》。《唐詩解》卷八：此厭世機巧，思出世也。意謂時變極矣，達士豈隨俗浮沈哉？聖世不逢，則采薇以去，而猛獸靈禽，咸與爲友，正以我能忘機耳。於是乃有仙人下教我，以格澤、虹蜺爲我車服，且曰：君欲遠違世人，非崑崙之墟不可，則向所採薇之地，不堪避俗可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唐孟莊評：「虎豹」二語，可懼可喜。

《**陸著作輓歌**》《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好似選詩。

《**至嶽寺即大通大照禪塔上溫上人**》《唐詩歸》卷七：「起滅一以息」，鍾惺評：「起滅」同用息字，深。「悲哉門弟子，要自知心長」，鍾惺評：結直而永。

《**終南幽居獻蘇侍郎三首時拜太祝未上**》二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清灑深麗。《唐詩歸》卷七：「寄言搴芳者，無乃後時人」，譚元春評：感慨。《唐詩解》卷八：此言山館清幽，足以自樂，若侍郎則如鳳之鳴於南岡，可望而不可近。正以山遠溪深，未易至也。此中惟神仙來遊，虬龍吟吼，安得藉彼輕翼，以達此心於君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寫出閒情。陳繼儒評：舉詞盡容入彀。錢光繡評：遺世之衷清絕。《唐詩評選》卷二：較陶爲不迫，眞古詩亦如此爾。若「天地皆震動」，「俯視但一氣」，「萬古青濛濛」，「蒼風竄古瓦」諸篇，正似石勒讀書論說，亦自驚人，而豪橫非理。古詩掃地，正在此類。

又三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幽素成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野趣宛然。唐陳彝評：偓佺、虬龍二句，已所栖托殆非人間。周珽評：山居幽寂，渺然絕境，遠心可知。鳳凰喻蘇，偓佺，虬龍自喻。想藉飛翼以達遠心，正以侍郎所處遼隔，有未易得慰所望也。此與上篇，俱有密致。

《**田家即事**》《唐詩歸》卷七：「群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鍾惺評：體物。「我心多惻隱」四句，鍾惺評：經濟心腸，菩薩行徑。「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鍾惺評：從來慈性熱腸人，解衣推食，身受饑寒，胸中定有一段快活，勝於溫飽處。《唐詩鏡》卷九：此事亦何足道？親戚何至相誚，而心且堅秉不移。老杜云「減食及溪魚」，此在無心，偶及之可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劉辰翁評：興寄雜出，無不有味。愈古愈淡，愈淡愈濃，後皆非初志，忽轉及此，故以爲貴。周珽評：此足善陰陽術田家，又是念佛田家。移此理治國家，何時務之失宜，民物之乖愛也？顧璘評：此詩太直率。「老農」句無乃太易。《唐詩評選》卷二：以「蚯蚓」句與「田鳥」句作排偶，正是古詩至處。《豳風》「鸛鳴」、「婦歎」，亦但如此。註疏家必欲立食蟻知雨之說，固哉。其爲詩也，思遠力閒。有力而後能閒，故曰力閒。《柳亭詩話・蒲杏》：儲光羲詩：「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農人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按王融《策秀才文》：「杏花蒲葉，耕穫不愆。」【略】蒲，謂菖蒲也。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一　《唐詩歸》卷七：鍾惺評：寄興入想，皆高一層、厚一層、遠一層。《田家》諸詩皆然。有此心手，方許擬陶，方許作王、孟，莫爲淺薄一路人便門。譚元春評：此君與右丞，眞難上下。想當日同筆硯之樂，因緣不小。「(田家)惜功力」鍾惺評：三字非老農不知。「往往誤傷苗」，鍾惺評：讀此，覺老杜「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語，輕些。《唐詩解》卷八：此田家閑逸，有太古之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啓琦評：爲修道人，別開境界，碧苔蒼蘚，皆成古色。

又三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又入別調，轉覺幽遠，何也？《唐詩歸》卷七：「腹中無一物」，譚元春評：此一語最難。無此，不能高話羲皇。「高話羲皇帝」，鍾惺評：寫出高人。「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鍾惺評：味長。《唐詩鏡》卷九：無此結語，要知其意趣何在？《刪補唐詩選脈箋

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周珽評：大抵儲詩沖淡中涵深厚，幽細中見高壯。每多道氣語，如：《田家》、《與王十三偶然作》等篇，名理悟機，躍躍在前。鍾伯敬謂其極厚、極細、極和，乃從平出此。儲詩之妙，亦須平氣讀之。不知惟平故成其爲奇，不善奇者，必不能平。平、正，所以近乎陶也。《古唐詩合解》卷二：其意深厚，其氣平和。雖胸中似有不平，令人不覺風人之旨也。《唐詩評選》卷二：得轉皆無預設，此乃似陶，亦似江文通之擬陶。《越縵堂讀書記》卷八：然若《同王十三維偶然作》云：「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條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數語寫出淳閎氣象，眞復不讓陶公矣。

又四　《唐詩歸》卷七：「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鍾惺評：道氣。譚元春評：安知不是一肚皮輕薄？「雖若不能言，中心亦難誣」，譚元春評：老於涉世人，極透徹、極深厚語。《方南堂先生輟鍛錄》：「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心中亦難誣。」非浮沉玩世用拙保身之士乎？

又九　《唐詩歸》卷七：「衆鳥竟棲息」，鍾惺評：竟字好。「僮僕邀我食」，鍾惺評：樸。「想見明膏煎，中夜起唧唧」，鍾惺評：感深。《唐詩評選》卷二：興賦清順。起四句，體物見意，微妙玄通。

《田家雜興八首》　《劍谿說詩》卷上：儲、王並稱，儲自不及王。獨《田家》詩，歸愚先生以爲儲勝，蓋此題詩更宜樸質也。《峴傭說詩》：儲光羲《田家》諸作，眞樸處勝於摩詰。

又一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首首皆妙，右此田家。又：眞隱者避俗之談。《唐詩歸》卷七：鍾惺評：眞澹、眞遠、眞厚。「不能自力作，黽勉娶鄰女」，鍾惺評：眞得有趣。「既念生子孫，方思廣園圃」，鍾惺評：生出事來。又，此病仕宦人彌甚。「卻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鍾惺評：結得老甚。《唐詩解》卷八：此述幽居之志也。《唐詩鏡》卷九：玩末一語，豈年老妻孥累耶？乃解者云，此意爲「既念生子孫，方思廣園圃」發耳，若是則此意正未見得。凡人必有目前之樂，然後追昔日之煩。若以煩惱遣之，則一空門之類耳，其何足爲高士！《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蔣一葵評：道出本情，亦是素分語。吳山民評：「閒時」二句，田家眞境。顧璘評：夜夜登嘯臺以下，方遠。

又二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淵明之趣。《唐詩解》卷八：此刺時人之浹獵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吳山民評：起說得透，種葵藿，樹桑榆，得要務，州縣相呼，在世惜多此累，日傾一壺，外更有何事？郭濟評：陶公「悠然見南山」，格高；儲公「日與南山老」，骨勝。

又三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似是息嫡矯矯，不意出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何景明評：一串得氣，亦復得力。蔣一葵評：三復此詩，有《伐檀》之諷旨焉。吳山民評：「平巖同一色」，何等曠遠。中三聯述所見，末兩聯引事致諷。

又四　《唐詩解》卷八：此見隴畝之能自適也。【略】所以自嘲其狂也。

又五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徐中行評：然一笑便是一重險，非不知憂樂者。《載酒園詩話又編・儲光羲》：《田家雜興》、《同王十三維偶然作》，最多素心之言。然如「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中心亦難誣」。又如「忽見梁將軍，乘車出宛洛。意氣軼道路，光輝滿墟落」。仍復侘傺矣。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登廣武原不禁長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忽見梁將軍」虛指浮華，非眞有梁將軍其人。

又六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別是一種意態，言外悄然。《唐詩歸》卷七：鍾惺評：寓觀肅清，田園雍穆，二端略盡儲詩之妙。「兒孫每更抱」，鍾惺評：此即是「高話羲皇年」。「愧彼風雨好」，鍾惺評：此一愧字，消卻多少怨尤，生卻多少止足。《唐詩解》卷八：此爲同勸勉之辭。「楚山高士」，未詳其人，「梁國遺老」，儲自謂也。【略】此詩有幽人遺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劉履評：末四句，感時傷已之辭，意味含蓄可玩。周珽評：儲詩近陶，刻處足骨，轉處是神，遂覺字字得力，語語得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既念生子孫，方思廣園圃。」「糗糧常共飯，兒孫每更抱。」此種眞樸，右丞田家詩中未能道者。

又七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不着一語，意自然箇中。

又八　《唐詩品彙》卷一〇：劉須溪云：比陶差健，而瞻然各自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二》：顧璘評：只就家常寫出至樂，作家之文，信多近道。蔣一梅評：摹想田舍翁樂事，殊有意興。吳山民評：似易寫來，而趣味自深。陶何必獨佳。三十年塵鄙心，一誦消之。又評：余五十山林人，每誦此詩，心開神爽。《而庵說唐詩》卷二：至夜更深，醉亦漸消，因思家中之酒，尚有數甕。未開，是兒酒之有餘，以合衣食之有餘。輕輕一帶，通首皆

靈。但我今夜如此大醉，未識明日，能再如是飲否？賣弄酒多，非恐不能飲也。描寫田家之樂，千載而下，使人神往，猶昨日也。《越縵堂讀書記》卷八：偶閱儲太祝詩，其《田家雜興》云：【略】讀之覺景物高爽，即有清風拂拂從紙上來，小病爲減。古人起病愈風，眞有此快。此詩寫田居光景，不過眼前，以吾所處論之，亦非極難，而惘惘求官，遂墮塵網。山水贈往，風沙鬢今，緬此詩境，幾如苦海中望蓬萊三山，令人有不能作飛仙之歎。他日歸約，終當以此詩爲程。臨川誓墓，東坡指江，得此不歸，便非人類！太祝甘受僞署，其人頗與所言相戾，且詩雖取境高逸，而每入於淺俗，遠遜王、韋，次慙孟、柳，如此篇者，亦非數覯。

《題辨覺精舍》《唐詩歸》卷七：「朝隨秋雲陰，乃至青松林」，譚元春評：幽人出門，每每如此。鍾惺評：有意無意之妙，在「乃至」二字。

《題慎言法師故居》《唐詩歸》卷七：「精廬不住子，自有無生鄉」，鍾惺評：說得佛法廣大。

《石甕寺》《唐詩歸》卷七：「苑花落池水，天語聞松香」，鍾惺評：此等幽澹語，須以厚氣出之。中、晚人爲之，則寒矣。

《晚霽中園喜敕作》《升庵詩話・儲詩》：儲光羲詩：「落日燒霧明，農夫知雨止。」耿湋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即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略】皆用老農占驗語。

《田家即事答崔二東皋作四首》一《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以劉文房三韻較此君作，眞不能不分中盛矣。鍾惺評：古澹。「呴嬬命僮僕，可以樹桑麻」，鍾惺評：如聽其口中說話。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塔詩絕唱。如此作之杳冥，岑之高逸，杜之奇老，千載不能着手矣。鍾惺評：驅使冥幻，寫我高壯，故鬼神而不魔孽。「地靜我亦閑」，鍾惺評：「我亦閑」我字有力，換他字則軟矣。「攜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鍾惺評：幻在傍字。又，景有無着落而幻者，「雷雨傍杳冥」是也，有有着落而幻者，「雨在八九峰」是也。筆端各有妙處。《西堂雜俎・曹子閑南村詩序》：夫詩之貴靜也，素矣。陶詩「我愛其靜」，杜詩「愛汝玉山草堂靜」，王詩「樓靜月筒門」，韋詩「水性自云靜」。以至張九齡「聲靜夜相宜」，王昌齡「海靜月色眞」，高適「好靜無多春」，儲光羲「地靜我亦閒」，張籍「遠愁生靜中」，孟郊「卑靜身後老」，凡詩之言靜者輒佳，況以靜言詩乎！

《同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唐詩歸》卷七：「天靜終南高」，鍾惺評：會看山。「群峰懸中流」，鍾惺評：懸字之妙，親歷始知。「孤光隨曜靈」，譚元春評：幽細。

《同王十三維哭殷遙》《唐詩歸》卷七：「故人王夫子，靜念無生篇。哀樂久已絕，聞之將泫然。」鍾惺評：說得右丞身分可見，當時名流推重右丞。譚元春評：將字妙。

《同房憲部廳旋》《唐詩歸》卷七：「橘柚故園枝，隨人植庭戶」，譚元春評：禪機。「車騎踐香草，僕人沐花雨」，鍾惺評：入口鮮秀。「起滅信易覺，清眞知有所」，譚元春評：至理。

《京口題崇上人山亭》《升庵集》卷六〇：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清淨者，閭閻徒白皓」。皓，裴畢切，缶別名。其音與翼韻不叶，或是苦字。苦，《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新豐作貽殷四校書》《唐詩歸》卷七：鍾惺評：儲五言近體，皆有古詩骨脈，深妙在此三作。舊入古詩內，今審定之。「安知天地久，不與昔年同」，鍾惺評：洞達。

《貽袁三拾遺謫作》《柳亭詩話・知己知音》：儲光羲詩：「知音盡詞客，方見交情難。」又云：「希聲盡衆人，深識惟知己。」陸放翁有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可爲儲詩合注。

《新豐主人》《唐詩品彙》卷三一：劉須溪云：跌宕殊態。

《登戲馬臺作》《唐賢三昧集》上：黃培芳評：一結無盡，音節甚好。

《薔薇》《唐詩品彙》卷三一：劉須溪云：轉換流麗，可歌可舞，皆切題語。《唐詩歸》卷七：「青青不作林」，鍾惺評：說得有品。「數枝分作滿庭陰」，鍾惺評：秀細。「高處紅鬚欲就手」，譚元春評：「就手」俗語也，用來甚新妙。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已集一・花鬚》：吳旦生曰：王逸少居山陰，或點數花鬚，摘撚咀嚼，怡然自若。公蓋用此。金人周德卿詩：「曾數花鬚傍藥闌」，元范德機詩：「日長獨坐數花鬚」，亦此事也。按劉淵林《三都賦》注云：「惡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潘岳《石榴賦》：「緗的點乎紅鬚」，夏侯孝若《石榴賦》：「冒紅芽於丹鬚」，儲光羲《薔薇》詩：「高處紅鬚

欲就手」。《唐詩評選》卷一：以鶯不畏人寫薔薇，可謂色外取色。

《臨江亭五詠》一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顧璘評：還自《選》中變來。周敬評：殷璠評儲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如此作，眞盛唐之超越者也。與《渭橋北亭作》，同一無限悲涼。他如《漢陽即事》、《山中流泉》等作，翩翩才思，出人意表。誰謂參軍儷偶參錯、五律合度者少。

《漢陽即事》　《唐詩品彙》卷六三：《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仇」，儲時以祿山僞官而貶，故末句復有捐佩之語。《唐詩歸》卷七：「江水帶冰綠，桃花隨雨飛」，鍾惺評：鮮寒。《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顧璘評：五六冉冉有情。《唐詩評選》卷三：明媚深妍，不入于淫。「有客」、「無衣」，借古傳情，非強人事。「里」字、「深」字拗，「有」字重用，且如此詩，詎可以拗與重用，譏其不鍊。

《寒夜江口泊舟》　《唐詩歸》卷七：「自然增旅愁」，鍾惺評：傲甚。「楚火照江流」，譚元春評：楚山、楚水、楚雲等字，俱不佳，惟楚火甚新。《柳亭詩話・地理》：杜甫：「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略】儲光羲：「吳山遲海月，楚火照江流。」皆嶋宰離妻，象態萬千。登高臨勝時，誦此數語，意興與山川同廓矣。《海天琴思錄》卷一：盛唐五言律，王、孟而外，則有常建、劉眘虛、儲光羲諸人。【略】儲光羲詩「一夜苦風浪，自然增旅愁」，又「獨見海中月，照君池上樓」，皆與王、孟奇逸之氣不相高下。

《題虬上人房》　《唐詩歸》卷七：「釋子一爲心」，鍾惺評：「一爲心」，深在添一「爲」字。

《詠山泉》　《唐詩歸》卷七：譚元春評：寒氣欲怯。「借問不知名」，鍾惺評：「不知名」妙。「映地爲天色」，譚元春評：奇。《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弼評：寓感興遠而爲詩者易，驗物切近而爲詩者難。太遠則疏，太近則膩。此詩和易寬緩中精切者也。周敬評：三四禪機，五六道體。陳繼儒評：結得雅素。周珽評：映色飛聲，分流轉合，狀盡流泉之態。【略】細玩此詩意趣，何如泉流之不窮耶？顧璘評：高處全在自然，詠物尤難。《唐律消夏錄》卷四：從「不知名」三字，說出流水如此奇特，如此功用，如此孤潔。人乎？水乎？又，古有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既能保其常清，安用名爲？全首寫來，眞有非常之概，可借作高人讚。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極力鍊句。

《尋徐山人遇馬舍人》　《唐詩歸》卷七：「正見野人歸」，鍾惺評：直得妙。「我心清且微」，鍾惺評：實實有會之言。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妙不可言。

《送人尋裴斐》　《唐詩歸》卷七：「山深由暝烟」，譚元春評：「由」字深致。

《藍上茅茨期王維補闕》　《唐詩歸》卷七：鍾惺評：儲五言律諸作，骨相奇老，不當於一字一句一篇中求之。「雲去夕陽過」，鍾惺評：妙在「過」字。

《田家即事》（桑柘悠悠水蘸堤）　《唐詩評選》卷四：樸而不塞，疏而不寒。宋人敷此，速人惡道，非此有咎也。

《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　《唐詩解》卷二二：此賦道中所見。蓋有「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意。然云「五陵」，題當作「長安道」，云「洛陽」，誤也。

《同武平一員外遊湖》　《儼山集》卷二五：詩句有相似而非相襲者，然亦各有工拙。杜甫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李羲山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老杜格高，但歌舞於清江曠野之中，固不若竹下荷邊之韻，池月山雲之句風情，興致謖謖，政自可人。吳景旭《歷代詩話・賦丙集七・歌扇舞衣》：儲光羲詩：「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余觀子安賦，【略】」則唐初已作此語。且考子安之前，陳陰鏗詩：「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衣前。」李元操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徐陵《雜曲》云：「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北齊蕭放詩：「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周庾信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則此語之起已久矣。

《長安道》一　《唐詩歸》卷七：「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譚元春評：眞風流，眞意氣。鍾惺評：難在末句。《唐詩解》卷二二：鳴鞭，袪服，道上之馳驅，含情無言，路傍之羞赧。模寫揮金蕩子之態，曲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一篇《少年行》，形容長安道上游俠，委曲。

又二　《而庵說唐詩》卷八：長安，是帝王之都，多豪俠之子，雖生長富厚，不足供其揮霍，以致貧窶。而縱酒好色之性，終不能改。模樣卻又大，通身

敗缺亦不顧，使人欲絕倒。昔過酒家，必下馬索坐，杯盤羅列，極其豐腆，呼兄稱弟，飲必淋漓，大醉不去。今則鳴鞭而過。鳴鞭者，要馬之行速也。昔游娼門，必闊套結束，齊整光彩，攜錦纏頭，以供賞賞。今則袪服而游。袪服者，身上不好看，一發將外服卸去也。一何不自重至此！彼當時原有百萬之資，終日豪華，又好縱博，遂至罄盡。雖含此情，然畢竟要裝好漢，略無片言出之于口。而鳴鞭、袪服之行徑，怎得遮掩也。

《江南曲四首》《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崔國輔《流水曲》、《採蓮曲》，儲光羲《江南曲》，王維《班婕妤》，崔顥《長干行》，劉方平《採蓮》，【略】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昔、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唐汝珣評：儲公《江南曲》：「綠江」直而爽，「逐流」細而媚，「隔江」清而幽，似勝希夷長古。

又二《唐詩歸》卷七：「爲惜鴛鴦鳥，輕輕動畫橈」，鍾惺評：好色。鍾惺評：有式怒蛙之心，則壯士輕生；有惜鴛鴦之心，則佳人效死。異事同情，異情同篇。

又三《唐詩歸》卷七：「沿月聽歌聲」，鍾惺評：沿月看景，有情。《唐詩解》卷二二：凡唐人《江南》、《長干》、《採蓮》等曲，皆爲男女相悅之詞。夫日暮相邀，人既多情，花之逐船，亦覺有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徐用吾評：情景兩造。周明輔評：有情在「來去」二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艷而不褻。

《關山月》《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蔣一葵評：儲已上數詩皆刻畫模擬。郭濬評：先布苦境，纔說胡笳，更清。周珽評：前二句述邊庭苦境，以啓聞笳，後二句即深夜悲聞，以重邊思。

《明妃曲四首》二　顧璘批點《唐詩正音》：詠明妃者多矣，唯此篇與明妃傳神。直將不對景語，形出淒涼。《唐詩解》卷二七：此歎明妃之無聊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唐孟莊評：極力拳拳，終不愜意。周珽評：沉痛。《載酒園詩話》卷一：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詩猶可觀，然意在翻案。如「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後篇益甚，故遭人彈射不已。至高季迪長篇，則翻案愈奇，結句曰：「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處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意則正矣，有此事否？恐終是文人之語，非兒女子之言也。余因思此題終不及儲光羲「胡王知妾不勝悲，樂府皆傳漢國詞。朝來馬上《箜篌引》，稍似宮中聞夜時」。大都詩貴入情，不須立異，後人欲求勝古人，遂愈不如古矣。（黃白山評：「此眞在裏之言。」）

又三《續玉笥詩談》：古今明妃詩多矣。曩見閻公書林公爌云：「當以儲光羲爲第一。蓋即事寫情，更無長語，而殊域不堪之態，盡於二十八字中。」眞知言也。其詩云云。但穹廬毳帳，無宮室城郭，詩云「前殿」，殆非事實。然老上有龍庭之稱，恐匈奴中或別有殿名，未可知也。《唐詩歸》卷七：「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鍾惺評：寫出不情願。《唐詩解》卷二七：無聊甚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李夢陽評：直將不對景，形出淒涼。周敬評：儲公《明妃》二首，用意深邃，詞更渾融。而一種無聊情思，悽然可淚，非他人易及。

《同武平一員外游湖五首時武貶金壇令》一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純以麗句見長，亦復有風格。

又五《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顧璘評：寓景造妙，只在雅易二字。

《寄孫山人》《唐詩歸》卷七：「水滿清江花滿山」，鍾惺評：畫意。《唐詩解》卷二七：此譏山人之不即深隱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上》：周常山評：雅淡。自有風姿。何景明評：瀟灑絕群。蔣一梅評：心閒而語俊。周珽評：當春時，有水溢花發之景趣，捨之他出，山人豈眞隱君子也！「借問」二字深婉。《詩學全書》卷一：諷山人之未即深隱也。【略】第三句點題。

《張谷田舍》《唐詩歸》卷七：「深谷有人家」，譚元春評：以此句說縣官清儉，深於吏治。《詩筏》：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毀不避怒，譽不求喜，今則爲匿名謠帖，連名德政碑矣。偶觸褊心，則醜語叢生，惟恐其知；怒焉搖尾，則諛詞泉湧，惟恐其不知也。至於贈答應酬，無非溢詞；慶問通贊，皆陳頌語。人心如此，安得有詩乎？獨唐人爲之，尚能自占地步。如儲光羲《張谷田舍》詩云：「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逕入寒竹，小橋穿野花。雊喧春磵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此德政詩也，頌處在「自說年來稔」句，以野人語爲「縣官清儉」之驗，卻從「深谷人家」內看出。野人、逕竹、橋花，幽雅

恬熙，有花滿雉馴景象。五句見茨梁之豐，六句見蠶絲之富。前村賒酒，居然襦袴興歌，鳴琴在室矣。然其題是《張谷田舍》，其詩似一幅《桃源圖》，無一語及縣官，較李頎「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語，更爲蘊含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田舍之樂，由縣官清儉。欲安民，先貴得人也。《石洲詩話》卷一：「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雖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詩，卻是儲詩本色。竊謂一人自有一人神理，須略存其本相，不必盡以一概論也。《石園詩話》卷一：愚謂儲公田家詩皆佳，「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趣遠情深，尤耐人尋味。《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逸？曰：古之逸調，不可枚舉。略指其概，如左太冲之傳記【略】《詠史》是也。近體則如傳記【略】儲太祝光羲之傳記【略】《張谷田舍》。

傳記

《唐才子傳・儲光羲》 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有詔中書試文章。嘗爲監察御史。值安祿山陷長安，輒受僞署。賊平後，自歸，貶死嶺南。工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養浩然之氣。覽者猶聆《韶》、《濩》音，先洗桑濮耳，庶幾乎賞音也。有集七十卷，《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并傳。

紀事

《元和姓纂・魚韻》 開元汜水尉儲光羲，潤州人，生石。

《唐詩紀事・儲光羲》 光羲，兗州人。登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祿山亂，陷僞，賊平貶死。

《至順鎮江志・人物》 儲光羲，延陵人。開元十八年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官監察御史。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十四年　進士三十一人：儲光羲。

《唐音癸籤・談叢一》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石園詩話》卷一 殷璠云：「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克嗣厥跡。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又云：「常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兩評皆善。三人雖皆第進士，而王終于龍標尉，常終于盱眙尉。王猶不矜細行，常則無瑕。儲歷官監察御史，祿山反，受僞署，賊平貶死。顧況序其集云：「挾身賊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何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邃之氣，金石管聲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溥其行而重其詩，可謂善於論斷矣。

黃維申《論詩絕句・儲光羲》 瓣香共祝陶彭澤，分道何妨各出奇。失足胡兒君莫笑，當年缺少碧池詩。（太祝與右丞均胎息五柳，右丞得其清腴，太祝得其眞樸，是同祖而分道揚鑣者也。祿山之亂，儲、王均陷於賊，賊平後定罪，右丞以《凝碧池詩》聞於行在，得免，太祝貶死。）

著録

《河岳英靈集・儲光羲》 璠嘗睹儲公《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言博理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

《新唐書・藝文志三》 儲光羲《正論》十五卷。

又《藝文志四》 《儲光羲集》七十卷。

《郡齋讀書志・儲光羲集五卷》 右唐儲光羲，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嘗爲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僞署。賊平貶死。

《通志略・藝文略八》 《儲光羲集》七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儲光羲集》。

《滄浪詩話・考證》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殷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

《宋史・藝文志七》《儲光羲集》二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五八　《儲光羲集》五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儲光羲詩集》五卷。御史兗州儲光羲撰。

《寶文堂書目》卷上　《儲光羲詩集》。

《紅雨樓書目》卷四　《儲光羲詩》十二卷。

《升庵集》卷五四　《儲光羲詩》五卷，五言古詩過半，七言律止《田家即事》一首而已。【略】近刻本多缺誤，余以元刻本正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儲光羲集五卷(明活字本)。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進士。嘗爲監察御史，值安祿山陷長安，輒受僞署，賊平後貶死嶺南。有集七十卷。《郡齋讀書志》已作五卷，《直齋書錄》亦作五卷。顧況爲集序與此合。況序云：「嗣息曰溶，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泣拜請序。」是集爲光羲亡後，其子所編者。況序後，又載殷璠云：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抉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又載《欒城遺言》云：「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張金吾愛日精廬收藏此集，亦活字本。楊夢羽、葉石君俱有印記，則久爲各家所珍重矣。

《詩藪外編・唐上》　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然王、楊、盧、駱格未純，體未備。余欲去四子，而易以李頎、王昌齡、儲光羲、常建，庶便初學服習。蓋常、儲之古，王之絕，李之律，皆品居神妙，多出尚、岑諸子上。若四傑當合二張、二蘇、虞世南、劉廷芝、李嶠等集，首以太宗，爲初唐十二家。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儲光羲詩五卷》(內府載本)　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儲光羲詩》五卷，唐監察御史魯國儲光羲撰。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任僞官，貶死。《唐書・藝文志》：儲光羲《政論》下註曰：兗州人。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祿山反，陷賊自歸。與振孫所敘爵里相同，而任僞官事已小異。又《包融集》條下註曰：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與丁仙芝等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號曰《丹陽集》。則併其里籍亦異。自相矛盾，莫之詳也。《唐志》載其集七十卷。是集前有顧況序，亦稱所著文篇賦論七十卷。辛文房《唐才子傳》稱其又有《九經分疏義》二十卷，與所作《政論》十五卷並傳，今皆散佚。存者惟此詩五卷耳。其詩源出陶潛，質樸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於王維、孟浩然間，殆無愧色。殷璠《河岳英靈集》稱其削盡常言，得浩然之氣。非溢美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儲光羲集》五卷。明活字本。楊夢羽藏書。

《詩比興箋・儲光羲詩箋》　《全唐詩話》：光羲有污祿山僞命之謗。然考《新唐書・藝文志・儒家類》：「儲光羲《正論》十五卷。兗州人。開元進士，詔試中書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祿山反，陷賊自歸。」《藝文志》又有《從賊中詣行在日記》一卷，儲光羲撰。則光羲已自拔賊中，從亡靈武。與杜少陵之厤鞨謁帝，大節相同。從未有表而出之者，可勝歎哉！與皮日休之尊崇孟、韓，而受降黃巢之謗，同一不幸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儲光羲詩》六卷。唐儲光羲撰。明活字本，五卷。與劉隨州、錢考功合刻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　《儲光羲詩》五卷。唐儲光羲撰。明活字本。與劉隨州、錢考功合印。許氏有影宋抄本。邵章《續錄》：明活字本，十行二十八字。明嘉靖仿宋《唐十才子》本。清雍正刊不分卷本。

《著硯樓書跋》卷二六五　《明人手批儲王合集》：明藍格鈔本《儲王合集》四冊，寫筆工緻，朱墨爛然，前後評跋頗夥，但不署姓氏，讀其語意，當必明末遺老涉筆，頗極黍離之痛。別有晤莊居士跋，稱「以其首帙履歷考之，并西州遺民之章，其人約略可知」云云。跋既知其人，而不爲表彰之，豈當時亦惕於禁諱耶？余讀其跋語，考其官階，知萬曆四十八年，任楚屯鹽道，泰昌元年，鎮井陘，崇禎三年，降貴陽貴寧道，五年，量移江右寧州道，末任，調嶺南觀察，七年，轉該省右轄，八年，任江右左轄，十三年，任關中鎮壯浪道，十六年，晉南鴻臚，南太常，洪光元年，遷刑部右侍郎，四月，轉兵部左侍郎，凡此諸階，可據以參稽焉。又有「西州遺民朱子」一印，則其人爲朱姓無疑。惜案頭無《明史》，不獲一考之，得暇當可取核其人焉。姑書於此，以爲後期。庚辰六月二日。

《唐集敘錄》　《儲光羲詩集》：顧況《監察御史儲公集序》云：「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又云：「嗣息曰溶，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泣拜告余曰：『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歡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簡。』」是《儲光羲集》最初曾由王縉編次，並爲之作序，後乃由嗣息儲溶以家集請顧況序，凡七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亦作七十卷。此外《唐志》仍著錄儲光羲《政論》十卷。《唐才子傳》稱其又有《九經分疏義》二十卷，今皆散佚。《儲光羲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五卷，是七十卷本至宋已不存。此五卷本爲詩集，乃後此儲集的祖本。《天祿琳琅》後編十八著錄《唐儲光羲詩集》，書五卷，凡詩二百二十四首（《全唐詩》首數同）。前有顧況序、殷璠評語一條，《欒城遺言》一條。殷璠云：「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欒城遺言》云：「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下處似王摩詰。」諸家著錄如張金吾愛日精廬、丁丙善本書室皆爲明活字本，清雍正間有不分卷本。除合集外，未見其他刻本。邵懿辰《四庫簡目標注》云：「許氏有影宋抄本。」又，近人儲皖峰《儲氏叢書》有《儲光羲詩集》五卷，又附錄一卷，爲儲氏所輯。

藝文

孟浩然《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珠彈繁華子，金鞿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王維《待儲光羲不至》　重門朝已啓，起坐聽車聲。要欲聞清佩，方將出戶迎。晚鐘鳴上苑，疏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復情。

薛據《冬夜寓居寄儲太祝（一作綦毋潛詩）》　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居夜，巢鳥飛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鄰砧。

雜録

《國雅品・士品四》　觀察故有《唐選》行於世，五言乃止於劉長卿，自序謂「唐詩盡於是矣」。雖儲、韋、錢、郎並削之，其取指頗示嚴峻。

《升庵詩話》卷一二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附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君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獅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學究之欺小童耶？

歸莊《天啓崇禎兩朝遺詩序》　傳曰：「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古人之詩，未有不本於其志與其性情者也。故讀其詩，可以知其人。後世人多作僞，於是有離情與志而爲詩者。離情與志而爲詩，則詩不足以定其人之賢否，故當先論其人，後觀其詩。夫詩既論其人，苟其人無足取，詩不必多存也。陸機失身逆藩，潘岳黨於賊后，沈約教梁武弒故君，昭明以其詩之工，選之特多。王維、儲光羲汙祿山僞命，皮日休受黃巢官，選唐詩者，顧津津不置。精於論詩而略於論人，此古今文人之通蔽也。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　《儲光羲詩集・中唐》五卷：明嘉靖間毘陵蔣氏刊中唐詩本、《中唐》十二、《中唐詩》、《廣十二家唐詩》。《儲光羲集》一卷：《河岳英靈集》中、《又玄集》、《七言律準》、《石倉》二十一、《唐詩鏡》九、《唐賢三昧集》上、《全唐詩錄》十七、《唐律消夏錄》四、《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儲光羲集》四卷：《唐詩紀》六十五至六十八、《全唐詩稿》二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八。《儲光羲集》二卷：《而菴說唐詩》二、八。《儲光羲詩》五卷：四庫全書。

王諲

《夜坐看搊箏》　《唐詩歸》卷一三：「調箏夜坐燈光裏，卻挂羅帷露纖指。朱絃一一聲不同，玉柱連連影相似。」鍾惺評：說聲又說影，妙。「不知何處學新聲，曲曲彈來未睹名。」鍾惺評：未睹名三字，說新聲，妙。「應是石家金谷裏，流傳未滿洛陽城。」鍾惺評：流傳未滿四字，說未有已，又妙。音樂入詩易妙，可見詩樂之理相同處。唐人琴笛詩多高遠，箏琵琶詩多繁媚，然情之所至則同，烏乎！同曰幽。譚元春評：秀麗。婉轉之想，脫口又甚英快，妙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周珽評：看以目，聽以耳，原不同。此發看搊箏，分明人妙。

《長信怨》《唐詩歸》卷一三：「飛燕倚身輕，爭人巧笑名。」鍾惺評：即蛾眉不肯讓人意，略丞有此俊語。不用以入詩，稍救滯氣，眞不善使錢人也。「生君棄妾意」，鍾惺評：妬婦爲怙寵耳。誦此五字，妬腸冰冷矣。然性之所近，死且不避，棄安足辭。「增妾怨君情」，鍾惺評：此五字又是妬的張本。

《閨情》《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評：媚麗極矣，動宕極矣，卻一字不落塡詞。想王君是千古風流第一，不風流中第一，不知情思中許多曲折。看此君三詩，崔顥「十五嫁王昌」一首，何得遽以輕薄許之。「日暮裁縫歇，深嫌氣力微。纔能收篋笥，嬾起下簾帷。」鍾惺評：只此二語，無限情事。然單看上一句，尤妙。《載酒園詩話》卷一：王諲《閨怨》曰：「昨來頻夢見，夫婿莫應知」，情癡語也，情不癡不深。然其《後庭怨》曰：「獨立每看斜日盡，孤眠直至殘燈死。」迷離至此，毋論作詩當以此爲轉步，人事亦或宜有此感通。

《國秀集・目錄下》 右補闕王諲二首。

《新唐書・后妃傳上・王皇后傳》 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緣是久乃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

《唐詩紀事・王諲》 諲，登開元進士第。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五人：高蓋、王諲、張甫、陶翠、敬括、邵軫。

韋鎰

呂溫《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吏部尚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并序》 父舉進士，宏詞制策皆入殊科，又判入高等，累任畿赤名尉，遷朝議大夫，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侍御史，尚書禮、吏員外，中書舍人，給事中，擢□禮、吏，戶三侍郎，亦列名藩及列卿之清者。時年四十九而薨，然亦由不一其名字，故家傳略而不盡也，贈工部尚書，諱鎰。

《太平廣記》卷三三二引《紀聞》 監察御史韋鎰，自貶降量移虢州司戶參軍。鎰與守有故，請開虢州西郭道，鎰主之，凡開數里，平夷丘墓數日。既而守念鎰，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鎰妻子。鎰妻亡七日，召寺僧齋，鎰神傷喪志，諸僧慰勉。齋罷，鎰送僧出門，言未畢，若有所見，則揖僧退，且言：「弟子亡妻形見，則若揖讓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爲平夷丘墓之禍焉。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逍遙公房韋氏 令儀，宗正少卿，生鑒、鑾、錡、鎔、鎰。鎰，監察御史。

崔亘

《唐詩紀事・崔亘》 亘，開元二十四年登進士第。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人：崔亘、張巡。

敬括

《七月流火》《詩學全書》卷二：首二籠起題意。《淮南子》：一葉落而知天下之秋。次聯實寫題義。《月令》：「某日立秋，盛德在金。」「火」，心星也。三聯一句寫「七月」，一句寫「流火」。四聯襯寫。五聯引證。末寓規勉意。

《舊唐書・敬括傳》 敬括，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制登科，再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楊國忠出不附己者，括以例爲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曆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爲近輔，以括爲同州刺史。歲餘，入爲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大曆六年三月卒。

常衮《授敬括御史大夫制》 門下，天子綱紀，屬於風憲。所以彈肅公卿，

課第牧守，姦詐不息，法令將廢，豈舉憲者道未明歟？眷求忠賢，舉我事典。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圍練使、守捉使、上柱國、平陽縣開國子敬括，河汾大儒，博達今古，清心素行，高簡自居，粲然文章，如振金石。職更要重，處以公亮，不恃祿以私身，每依經以制事。頃以馮翼近輔，化參京師，凋殘之餘，勞徠所屬，自廷尉之列，分內史之餘，清靜而鎮，流庸悉歸，閭閻小康，理行第一。休有聲績，副茲厚遇，肆予命爾，亞秩憲司。無以時或多虞，法有所貸，必訪故實，以澄源流，直道而行，不仁者遠，慎乃名位，爲時行之，可行御史大夫，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國秀集・目錄下**》校書郎敬括，二首。

《**唐會要・謚法**》獻，贈太子太傅敬括。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敬氏，括，字叔弓，御史大夫，謚曰獻。

高適《**同敬八盧五汎河間清河**》清川在城下，沿汎多所宜。同濟愜數公，玩物欣良時。飄颻波上興，燕婉舟中詞。昔陟乃平原，今來忽漣漪。東流達滄海，西流延潭池。雲樹共晦明，井邑相逶迤。稍隨歸月帆，若與沙鷗期。漁父更留我，前潭水未滋。

鄭審

論述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人秦因詠歌**》《唐詩解》卷四九：唐汝詢評：首陳植樹之由，中紀植樹之事，末則求親於上也。聖德既普，帝里光華，故我承九重之號令，樹千里之芳菲，俾陝塞關河之間，舊陰浸薄，固宜發生，以暢和氣，封殖以歸衆心。春長其條，秋得其實，使行子、使臣咸有所倚藉，禁闈、馳道皆足以壯觀，我事畢矣。安得扈蹕從遊，攀折以奉天子思輝哉？

紀事

《**國秀集・目錄中**》司勳員外鄭審，一首。

顏真卿《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允南）神道碑銘》與諫議大夫鄭審、郎中祁賢之每應制及朝廷唱和，必警絕佳對，人人稱說之。

《**唐會要・御史臺中**》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敕：「巡傳驛，宜因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

又《**道路**》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令殿中侍御史鄭審充使。

《**說郛**》**卷一〇引《事始**》驛門十二辰候，開元二十五年，命觀風使鄭審檢校兩京驛，即令門置十二辰候。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碑陰右棱題名」**鄭審，見郎官史中，又右側侍御兼殿中。

藝文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鄭審官祕書少監，時謫貶江陵。李之芳留吐蕃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拂雲霾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猿嘽嘽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展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貪緣。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開襟驅瘴癘，明

日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廐水，莫帶犬戎擅。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萱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於畋。宮禁經綸密，臺階翊戴全。能罷截呂望，鴻雁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原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弦。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乃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迴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鮮。兒去看魚筍，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竹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眞詮。安石名高晉，（原注：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昭王客赴燕。（原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繞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峰生轉盼，橘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蕭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又《解悶十二首》三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今鄭秘監審）

又《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逢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淨庾公樓。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堂寒浪減，彷彿識昭丘。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逕，誰道避雲蘿。官序潘生拙，才名賈傅多。舍舟應轉地，鄰接意如何。 暫阻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羹煮秋蓴滑，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又《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府檝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靜，天銜闊岸紆。鳴蜚隨泛梗，別燕赴秋孤。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又《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韻》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楊綰

論述

《舊唐書·楊綰傳》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略】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新唐書・楊綰傳贊》 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古文評論》 楊綰《條奏貢舉疏》，論貢舉情事，皆切中古今流弊，意在黜抑浮競，崇獎實學，良爲有本之言。

傳記

《舊唐書・楊綰傳》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群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于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昌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舉之弊曰：【略】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污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淆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在樞衡，未即罷遣。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觀其效用。是年三月，載伏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屢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余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有宿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綰是瞻，恩遇莫二。綰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問，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略】又詔文武百僚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下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謚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儗曰簡。』宜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疏狂，嫉其賢，乃肆毀讟，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杜甫《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員外綰》 寄語楊員外，出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爲斷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陳貞恪《讀全唐文札記》 郭納小傳：「納，開元朝陳留採訪使。」據《元龜》六四三，納，開元二十六年及第。又據《舊書》二〇〇上，天寶十四載，陳留太守郭納降祿山，「開元朝」應正作天寶末。

郭納

《安祿山事迹》卷下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略】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曉、韋恆、韓澄并、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嵩等賜自盡。」

《元和姓纂·鐸韻》潁川郭氏 泰初生潤、納。潤，起居舍人，納，給事中、陳留採訪使。

《册府元龜·貢舉部五·考試一》 開元二十六年八月甲申，親試文辭雅麗舉人，命有司置食，勅曰：「古者求士，必擇其才，考之以文，施於有政。自非體要，何用甄明？頃年以來，亦嘗親試，對策者衆，而登科者少。蓋由宿搆之詞，不與所問相對所以然。卿等博達古今，聿膺推薦。朕之所問，皆有節目。宜指事而對，勿措游詞。並宜坐食，食迄就試。」有郭納、姚子彥等二十四人升第，並量資授官。

《舊唐書·忠義傳·趙曄》 陳留採訪使郭納奏爲支使。

《新唐書·文藝傳·蕭穎士》 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

《新唐書·玄宗紀》 （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亥，安祿山陷靈昌郡。辛卯，陷陳留郡，執太守郭納，張介然死之。

又《宰相世系表四上》潁川郭氏 泰初，生潤、納，納，陳留采訪使。

張巡

論述

綜論

高適《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維乾元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適，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貞正，才掩群豪。詩書自負，州縣徒勞。惆悵雄筆，辛勤寶刀。時平位下，世亂節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騷。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灑泣，據鞍鬱陶。全譙入宋，收梓捍曹。心繫魏闕，志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韜。憲台戎幕，持斧擁旄。嗚呼！予亦忝竊，統茲介胄。俄奉短書，至夔狂寇。裹糧訓卒，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趫勇，俾驅鳥獸。將無止心，兵亦死鬬。賊黨頻蹙，我師旋漏。十城相望，百里不捄。紜紜嘯聚，兵鋒亦湊。積薪爲梁，決岸成竇。嗚呼！當此虎敵，豈無強鄰。常時肝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枵椽秣馬，煮紙飼人。病不暇拯，歿無全身。煎熬甲冑，啄嚙膠筋。慷慨艱險，凄涼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茲邦，悲纏舊郭。邑里灰燼，城池墟落。何凡拒之崢嶸，皆二賢之制作。聲蓋天壤，氣橫遼廓。讓死爭先，臨危靡卻。嗚呼！（闕）天亦難論。萬夫開辟，一旅纔存。衰羸既竭，力弱相吞。陷阱纖路，梯衝棧門。土壕水合，木柵雲屯。居即其敵，突無其奔。烟雲劍戟，逼側紛昏。與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埋魂。嗚呼！悖逆殲潰，干戈將止。海岳澄清，朝廷郅理。封功列爵，懷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於此。嗚呼

孀婦，伶俜愛子。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接，白骨塡委。思壯志於冥寞，問遺形於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 臣聞聖主哀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轝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于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邱，潰其心腹。及魯炅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繞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頸，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凶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孤城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願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哀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今特詳其本末，以辨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仇，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制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略】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新唐書・張巡許遠傳》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蹙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捫虱新語》卷四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爲睢陽之民嘆其無辜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故太王去邠。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是二者，孟子之意皆欲其輕土地，而重民命也。巡、遠雖忠義，乃能以三萬口而博一城，城終不可守，其得爲仁乎？當時議者已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云。信如此，則雖失三萬口，而不亡天下，蓋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巡嘗出愛妾曰：諸公經年乏食，而志義不少衰，吾恨不割己肉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饗。生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僮奴以哺卒。巡不惜愛妾，而何有于三萬口，故至今天下無異論。

《圍爐詩話》卷二　張睢陽《聞笛》詩及《守睢陽》排律，當置《六經》中，敬禮之，勿作詩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古文評論》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張巡孤忠拒寇，實有功於唐之再造。斯文激揚忠烈，聲光飈舉，殆足以發抒其氣。

《劍谿説詩又編》　李翰所撰《張中丞傳》，今有無莫據。其《進傳表》見《文粹》，《新書》翰本傳亦載全文，稍截其字句耳。韋此詩相爲表裏，感憤歎息，可當傳贊。退之所書，後出也，歐陽文忠謂與翰互有得失。顧中丞大節以翰而白，恤典亦云優，至獨何以缺謚，當即取詩中「忠烈二字追謚之，百世下誰曰不然。

《全唐詩話續編・弁言》　若經文緯武忠義丕著如張巡爲有唐一代之偉人者，集中未見，不無遺憾。巡本盛唐人，兹取以冠篇，蓋儒者效法古人，仰如泰山北斗，當以志節經濟爲上。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一百首》　睢陽名將亦儒流，天地風塵一笛收。羽扇指揮春接戰，苦吟猶自帶邊愁。

分　論

《聞笛》　《唐詩歸》卷二三：「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鍾惺評：裹成一片，流出眞詩。「旦夕更樓上，遙聞横笛音。」譚元春評：只結一句聞笛，覺上數語皆聞笛矣，妙手。《唐詩解》卷三七：此守睢陽登樓以窺敵之虛實，聞其營笛聲而興感，因以聞笛命題。言試登高以臨敵，乃虜騎方屯聚於城之北也。賊勢如此，則當身犯風塵，辨其氣色，庶知上天降亂之意，苟不辨風塵之色，安知天地之心乎！言當躬親其難也。然國步危矣，夫睢陽內地也，今門開而近邊月，苦戰而多陣雲，聞旦夕笛聲，而虜之憑陵可想，能不深爲之慮哉！睢陽死義之士，非以詩名，而其詩亦壯，讀之凜然。《古唐詩合解》卷八：此詩不必分解，直抒聞笛時苦心。「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公守睢陽，登更樓而望敵，見敵騎方屯聚於城之北，時因聞笛有感而作此詩。「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公以孤城困守，抗百萬之賊兵，至羅雀掘鼠，殺妾食士，而不變其守，此是何等風塵，何等天地！即使辨得風塵動靜，知得天心向背，更待如何。故惟此百鍊精忠，以身殉國，而不必辨風塵之氣色，不必知天地之何心，不顧安危，不計成敗，惟以公忠自矢而已。讀此知先生鐵石心腸，凜然如在矣。「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此是聞笛時軍中之苦景也，戰苦陣雲深，想風塵慘淡。「旦夕更樓上，遙聞横笛音」。只結一句聞笛，上數語皆聞笛矣。《唐律消夏錄》卷四：古來忠義士，全是一段憤激之氣做成。試看此詩三四說遂令風塵至此，我不知天地誠屬何心，連天地都不服起來，此是何等力量。戰陣之間，吟咏自得，其才其膽，千古一人。「旦夕更樓上，遙聞横笛音」，戰罷聞笛，何等閒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一片忠義之氣滾出，「聞笛」意一點自足。三四言不識風塵之慘慘，并不知天意之向背，非一開一闔語也。宋賢謂伯夷、叔齊欲與天意違拗，正復相合。《石園詩話》卷一：「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忠義之氣，溢于言表。

《守睢陽》　《靜居緒言》：張睢陽詩不多，亦足彌縫一時。其《聞笛》詩人多采之。如《守睢陽》詩：【略】博大工穩，置之杜老集中，幾難軒輊。

《謝金吾將軍表》　《王公四六話》卷下：唐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預遊西蜀，追騄駬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

傳記

《新唐書・忠義傳・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亟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隱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僧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暕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蹦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祗府，祗乃舉兗以束委巡經略。【略】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勸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惰教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出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誾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紀事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略】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略】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南部新書》丁　張巡、許遠，宋州立血食廟，謂之雙廟，至今歲列常祀。

著録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之部上》《張巡集》二卷；《全唐文》三百四十五、三百九十七。《張巡集》一卷；《唐詩記》一百六十、《石倉》三十三、《全唐詩稿》一百六十四、《全唐詩錄》十九、《全唐詩》三函二冊、《唐律消夏錄》四、《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

藝文

紀念

韋應物《睢陽感懷》 豺虎犯天綱，昇平無內備。長驅陰山卒，略踐三河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窮年方絕輸，鄰援皆攜貳。使者哭其庭，救兵終不至。重圍雖可越，藩翰諒難棄。飢喉待危巢，懸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同往無賤貴。哀哉豈獨今，千載當歔欷。

張耒《雙廟》 成敗功名付偶然，男兒要是死生間。故應城破知肝膽，飛矢何勞記賀蘭。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 魂如厲鬼髯如神，聞笛高吟虜馬屯。萬古睢陽城下路，陣雲邊月不成春。

憑繼聰《論唐詩絕句・張巡》 堅守睢陽吟忠寒，裹瘡飲血道辛酸。（詩云：「裹瘡猶出陣，飲血共登陣。」）乞師何異秦庭哭，千載忠魂恨賀蘭。

敷演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編戲文三》 姚茂良《張巡許遠雙忠記》，《南詞敘錄》、《曲品・舊傳奇》均著錄。明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刊本，凡三十二齣，《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據富春堂本影印。有清鈔本，程硯秋藏。演唐張巡、許遠拒賊睢陽，先後殉節，時人目爲雙忠。睢陽立廟曰雙忠廟，故此記名《雙忠記》。意即姚作。蓋明建文時，山東布政使鐵鉉，力抗成祖，王世貞嘗以配張巡，名曰「雙忠」。作者或由此而起。又正德中，江西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抗寧王不屈，於是又有「雙忠」之稱。或因此而借張、許以相影托，未可知也。遠山堂《曲品》云：「詞意剴切，可以揭忠義肝腸。但睢陽已陷之後，必傳大創安、史，收復兩京，方爲二公吐氣，乃以陰魂聚首，結局殊覺黯然。」其第一折下場總目詩曰：「張中丞江淮保障，許睢陽協守關中，爲厲鬼新店殺賊，興唐室廟賜雙忠。」記中情節，均屬史蹟，大抵依附《唐書》編製而成。清闕名有《雄精劍》、《睢陽節》皆演其事。

許遠

《王公四六話》 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晉井鳴翔，老堞龍攖。」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

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略】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日後于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

《新唐書・忠義傳中・許遠》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

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略】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又《宰相世系表三上》許氏　彥伯，太子舍人，生望，右羽林將軍。望生遠，侍御史、睢陽太守。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碑陰下層題名》　許遠，又右側侍御兼殿中，二見。

《咸淳臨安志・人物一》　許遠，鹽官。舊唐書以遠爲鹽官人，且曰其先自高陽南渡，如此則高陽之許已爲杭州之許無疑也。

李調元《謁張中丞許侍御雙忠祠》　從來圍城攻既久，析骸易子古亦有。不聞食及三萬人，人肉食盡仍死守。死守者誰許與張，戮力同心保睢陽。已將愛妾饗軍士，更無雀鼠充饑腸。氣吞胡虜聲碎齒，望斷官軍血裂眥。可憐南八眞男兒，恨煞進明仇未洗。吁嗟南八不須悲，坐視不救誠有之。當年執政多左袒，莫恨進明恨房琯。

杜鴻漸

傳記

元載《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　皇帝正位建元之二年，巡狩至陝郊。季冬，旋軫鎬京，乃春王正月，臨前殿延群臣，制詔太常卿衛公鴻漸，研機味道，國翰人師，俾時不迷，倚以爲相。史臣載，與公同官西掖，聯務中樞。入則並金門，躋玉堂；出則偕車輿，馳廣路。好我不淺，德公亦深。逮於薨殂，得入公之室，睹公之奧。節以危難而固，義以顚沛而彰，故得復公之道，察公之行，開而當名，品物定辭。觀公之辨政，消煩解結，逢機立斷，試公之與物，天樂失和，猶陪行止。彌留方殆，嘗參藥禱。名者世人之所重，終不爲夭，適見公之不居；死者有情之至哀，賢於貴生，孰知公之能達。古史之流，美而不揚乃廢職，書而或略亦近誣，若然者，則刊盛德於山阿，藏茂勳於王府可也。公帝堯之允，家於京兆，春秋末，諸侯耗盡，炎黃唐虞之苗裔，鮮有存者。范宣子猶廣稱世閥，盛誇穆叔，而經秦涉漢，白王千載，名公大人，駢衡繼武。元宗朝，叔考暹門下侍郎平章事，以清節居東府。垂拱中，大父愼行荊州長史，以文武式南邦。開元之際，皇考鵬舉安州都督，以大名涖淮浦。公杜陵男子，遼廓不羈，性與道合，旁通多可。思挹溟海，自涯皆返，將窺語默，杳然難究，輒孩時人，不屑下位。歷揚州參軍、華縣尉、大理評事、司直、關內度支副使。虛已而不疵於物，存誠而受汙於俗。天寶末，將相交隙，海內寒心，家有襄陵之憂，人懷崩角之懼。公以爲期死不勇，必生非任，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於是始有濟難勤王拯溺定傾之意。祿山果憑豺豕，凌虐京畿，鞏洛成隴荒，崤函爲障塞，命信臣捽扼二華之險，守河渭之隘，以挫其鋒。分河隴材官，據南陽，當宛葉，以遏其勢。朔方節度、中書令、汾陽王，發緣邊利兵，略雲中，出井陘，以制其後。汾陽拔公爲戎副，倚公以幕畫，公議無返顧，計不旋踵，戒器蒐乘，接食饋軍，斯須決機，閑暇辦劇。故佩鐸凶徒，未鼓而破，恆陽逆守，先聲而屈。時大兵深入，後計在完，勅公西歸本軍，鎭撫喻告，調發兵食，保綏華戎。會哥舒翰出師桃林，以不計合戰，既而從散約解，形離勢沮。六軍折北而莫濟，上將授元而不歸，強胡犯關，長戟指闕。元宗西巡巴蜀，駐蹕槐里，俾肅宗不從，詔馬下受辭。徵兵朔方，東向問罪，付以神器之重，勗以興復之謀。肅宗承命感咽，北馳惶怖，邠郊無館穀之犒，安定絕薪芻之餼。始誅二守，物情尙疑，衆纔一旅，邊郡猶驚，遂踰平涼，出蕭關，直趣豐安，阻河爲固。公乘疾西上，奏謁於白草頓，請借前箸，以圖安危。靈州四臨，兵車之會，長安新破，人心正搖。姦豪竊窺，雜種圍目，衆情一呼而可潰，危機視眡而斯發。北轅未改，舍此奚之。豐安僻界西陲，北臨沙漠，候吏不至，披兵徑渡。儻軍門晏闢，迴舟未具，蒼皇朔裔，蹈據無所，非策之上也。因條列市租計入，幕府文書，攻守便宜，山川要害。肅宗撫公背曰：「靈武即我之關中河內，卿亦吾之蕭何寇恂，虜在目中，凶讎不足殄也。」即日大駕移幸靈州，守則完邦，戰有全兵，伐鼓舉麾，下令風生。東極榆谿，西洎先零，莫不裹飯而趨，揭弓而走，重足揮汗，惟恐居後。肅宗雖受傳國之誥，平戎之約，謙讓未發，守持益固。願以撫軍討賊，賊盡歸報，

遙稟威略，不正位號。公與御史中丞裴冕率呼韓單于羌戎君長校尉部曲寒翁老將頓首勸進，封章十上。肅宗深自閉絕，留中寢答。公獨排闥及霤，披誠見意，哀辭扣玉，瀝血灑地，以爲命不得廢，讎不可玩，稽天後時，物駭人散，文武之業，墜而莫振，非天子之孝也。上亦躊躇感動，迴慮遷思。公乃陳儀撰吉，登帝大位，於是義徒推轂，迴紇橫厲，蹴踏咸陽，網羅關外，救楚請命，夷凶滌穢，收秦復洛，翊帝霸世，皆公之力也。定策之初，既以大功推裴郭，疇庸之際，竟以常資爲侍郎。達者多公之遠名，明主善公之能讓。披我荊棘，在主簿而難忘，張良布衣，固封留而已足。五涼四戰之郊，荊州用武之地，會稽瀏河之險，二都初定，九服猶虞，傾側動搖，三方尤急。東西萬里，出入十年，仗節擁旄，更居迭撫。公之在鎮，河西無盜邊之警，洞庭息三苗之禍，海寇不動，甌閩順軌，得公之效也如彼。公之罷守，哀晁陷山越，康元燒夷陵，犬戎奪酒泉，匈奴舒右臂，失公之患也如此。今上即位，以公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漢庭儒雅，習於制度，往踐常伯，登於相府。禮崩樂缺，自公綴之，國綱天憲，實公持之。爲上從容論天下事甚衆，潛跡密啓，明可否者非一，慎深於削藁，功隱於詭詞。永泰中，西南大將暴很淫虐，腹心坐離，師衆四潰，雖事迫理順，而形疑勢拒。皇帝憫百姓之不辜，哀群校之罹毒，公奉辭受鉞，單車詣蜀，辨邪正於一言，安萬夫之反側。始公未至，皆鴟張內恐，狼顧外視，及公申令，則飽德飲和，且舞武歌。岷峨既平，雙流已清，衛公告成，乃眷以寧。帝曰丞相，善謀能權，蹈難履危，勤略憂邊，琱弓弭旆，策勳勞旋。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公有濟世戡難之才，遺物離人之政，自深根以寧柢，每乘流而汎波。及位極臺衡，勳高梁益，未脫羈鎖，終悲晚暮，雖陳乞已屢，而優眷愈深。來朝之明年，首夏初吉，以東都河南吳越荊楚保釐之任，分鎮之務，俾公居中，總統遙領。是歲仲冬月朔，扈憊遜位，及乎既望，生涯告盡。留誡諸子，申約道侶，罷塗車芻靈之送，黜聚僂腞楯之飾。捐牢廢禮，不封不樹，解綬脫紳，稅囊親土。待久各而稽變，是留歸而隔至，從吾所好，示祛俗累。乃隱几喪偶，知常委蛻，恬然而終，晏然而逝。非合氣於漠，得全於天，駭形而無損心，且宅而無情死者，其孰能至此極也。惟公學奧九流，技括衆藝，忘象遺數，達者知禮，存於身而致於用也。吉凶悔吝，散徽破詭，應於化而鮮於物也。技經肯綮，理悟神對，宜其翼宣大政，左右明聖，位冠群后，聲施來裔，載不虞非據，偶得累公，責重憂深，心昏意擾。公則宏我以命，起予以道，未嘗不體平神清，忽在世表，以過必告，我躬足保，實欲依公戮力。仰答元造，然後乞恩歸印，相誓將老。今左相齊公，與子雙拜，齊公全才稀售，懷寶鄙試，塵垢粃糠，陶鑄名器，頡頏委運，俯仰隨俗。及乎培風撫翼，立朝當國，則骨鯁魁壘，奮揚蹈厲，端莊寤主，饑渴憂世，執邪尊法，起墜振廢。方知達觀無早計，月周不勝火，逢指就而知人，折大木而惟我。時稱並用房杜，所謂同登管樂，式是百辟，惠余小子，爲新非故，服我甚忘。散帙木卷，高秋已行，唯余與王，相顧永傷。鄙夫誄德，齊公洒翰，終愧強名，何慙蔡篆，系之以詞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雜居，聖賢之家。堂堂衛公，含和用中。爲保自易，當難不逢。首陽誠拙，杜下非工。餔糟未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足趼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計翊帝，革暴鋤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局，思深志違。封禪留草，東山不歸。熹光折耀，白晝徂暉。依仁孔夙，履信不暮。自天之佑，宜無悔怒。天之薦瘥，時丁耗斁。如魚思涉，若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待，魂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皋漫澶，野蔓離披。延陵已逝，弋者何知。

《新唐書·杜鴻漸傳》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廩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能增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

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荊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以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嶲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搢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藝文

劉長卿《奉和杜相公新移長興宅呈元相公》 間世生賢宰，同心奉至尊。功高開北第，機靜灌中園。人並蟬冠影，歸分騎上喧。窗聞漢宮漏，家識杜陵源。獻替常焚藁，優閒獨對萱。花香逐苟令，草色對王孫。有地先開閣，何人不掃門。江湖雖自退，明主託元元。

岑參《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因呈院中諸公》 常愛張儀樓，西山正相當。千峰帶積雪，百里臨城牆。煙氛掃晴空，草樹映朝光。車馬隘百井，里閈盤二江。亞相自登壇，時危安此方。威聲振蠻貊，惠化鍾華陽。旌節羅廣庭，戈鋋凜秋霜。階下貔虎士，幕中鵷鷺行。今我忽登臨，顧恩不望鄉。知己猶未報，鬢毛颯已蒼。時命難自知，功業豈暫忘。蟬鳴秋城夕，烏去江天長。兵馬休戰爭，風塵尚蒼茫。誰當共攜手，賴有冬官郎。

又《人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時二公並爲杜元帥判官》 不知造化初，此山誰開坼。雙崖倚天立，萬仞從地劈。雲飛不到頂，鳥去難過壁。速駕畏巖傾，單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停午日暫赤。凜凜三伏寒，巉巉五丁迹。與時忽開閉，作固或順逆。磅礴跨岷峨，巍蟠限蠻貊。星當觜參分，地處西南僻。陡覺煙景殊，杳將華夏隔。劉氏昔顚覆，公孫曾敗績。始知德不脩，恃此險何益。相公總師旅，遠近罷金革。杜母來何遲，蜀人應更惜。暫回丹青處，少用開濟策。二友華省郎，俱爲幕中客。良籌佐戎律，精理皆碩畫。高文出詩騷，奧學窮討賾。聖朝無外戶，寰宇被德澤。四海今一家，徒然劍門石。

又《奉和杜相公初發京城作》 按節辭黃閣，登壇戀赤墀。銜恩期報主，授律遠行師。對鵲迎金印，郊雲拂畫旗。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車詩。

又《奉和相公發益昌》 相國臨戎別帝京，擁麾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杜甫《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解榻相見今，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爲郡得因辭。難拒供給費，愼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錢起《題樊川杜相公別業》 數畝園林好，人知賢相家。結茅書閣儉，帶水槿籬斜。古樹生春蘚，新荷卷落花。聖恩加玉鉉，安得卧青霞。

又《奉和杜相公移長興宅奉呈元相公》 守貴常思儉，平津此意深。能卑丞相宅，何謝故人心。種蕙初抽帶，移篁不改陰。院梅朝助鼎，池鳳夕歸林。覺路經中得，滄洲夢裏尋。道高仍濟代，恩重豈投簪。報國誰知己，推賢共作霖。興來文雅振，清韻擲雙金。

郎士元《奉和杜相公益昌路作》 春半梁山正落花，台衡受律向天涯。南去猿聲傍雙節，西來江色遶千家。風吹畫角孤城曉，林映峨眉片月斜。已見廟謨能喻蜀，新文更喜報金華。

李端《奉和王元二相避暑懷杜太尉》 艱難嘗共理，海晏更相悲。況復登

堂處，分明避暑時。綠槐千穗綻，丹藥一番遲。蓬萊今何幸，先朝大雅詩。

崔峒《詠門下畫小松上元王杜三相公》 昔聞生澗底，今見起毫端。衆草此時沒，何人知歲寒。豈能裨棟宇，且貴出門闌。只在丹青意，凌雲也不難。

南巨川

南卓《唐故潁川陳君夫人魯郡南氏墓誌銘并序》 曾祖皇盛王府錄事參軍諱琰，大父皇給事中諱巨川，烈考皇漢州刺史諱續。

《酉陽雜俎前集・冥跡》 南巨川嘗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

《新唐書・吐蕃傳》 至德初，取嵩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

賈至《送南給事貶崖州》 疇昔丹墀與鳳池，即今相見兩相悲。朱崖雲夢三千里，欲別俱爲慟哭時。

薛季昌

《衡岳志》卷二 薛季昌，河東人。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玉洞經籙，研眞窮妙。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乃談極精微，上奇之，恩寵優異，尋即還山，上賦詩贈之，詩曰【略】。一日，忽曰：祝融今夕有大眞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李隆基《送道士薛季昌還山》 洞府修眞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期傳秘訣，來往候仙輿。

蕭穎士

論述

綜論

李華《祭蕭穎士文》 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於亡友故楊州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蹇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爲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秖益塡塞。茂挺，君其降靈！尚享！

李華《三賢論》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末之究爾。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顦顇，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

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纘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略】蕭若白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訴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徧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孤厲，不可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苞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苞，道邀使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足得罪亦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略】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徵，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儒，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微之誠明，實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於汝南。今復求斯人，何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容齋五筆・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名人，後之學者俱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笞楚章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己。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井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嘆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不見，則過之焉。

《載酒園詩話又編・蕭穎士》　人有一時負重名，既久而聲暫歇者，唐之蕭茂挺，宋之梅聖俞是也。詩文具在，不知當時何以傾動蠻貊至此。蕭嘗謂：「扉、宋雄壯而不能經，賈生近理，枚、馬瓌麗而不近風雅。」然其《江有楓》、《菊榮》、《涼雨》、《有竹》諸篇，豈遂眞風雅乎！於《三百篇》雖具孫叔之衣冠，尚無優孟之抵掌。然不特蕭也，元次山《二風》、《演興》諸詩，頗塞奇字以擬騷，反成淺陋。文人好古嗜奇，固多蹈此轍。

《劍谿說詩》卷上　蕭功曹（穎士）、李員外（華）、獨孤常州（及）詩，皆以格勝，不欲與流輩爭妍。蕭品節尤高。新、舊《唐書》俱傳入《文苑》，殊失義例。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蕭穎士》　晚楓江山影婆娑，思友傷讒反覆歌。句句清辭蕭茂挺，才名早已動新羅。

分　論

《江有楓》一篇十章　《唐詩歸》卷二三：「惟以宴醑，其樂徐徐。鍾惺評：二章字句不入《三百篇》而聲響獨近。不盡像《三百篇》，是他好處。然亦有極像者。不盡像，所以極像。《唐詩鏡》卷二〇：彷彿風餘。

《過河濟和文學張志尹》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大名士語亦平平。

《沙塾西岸作》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得謝神理。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

絕》：蔣一葵評：九日使用彭澤，常談耳。然于留別則切。唐汝詢評：留別非切，切在元魯山。元時爲令，故稱彭澤。上二句述行之所經，興不淺者，值九日也。臨風思歸，蓋有羨于歸人耳。

《仰答韋司業垂訪》《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八》：神龜出處，奇，蘊藏法越奇，不逐物類，不受物侵，奇。誠非衰世所易得見也。蕭公緣以況已，負荷不淺。結意有此才德，必爲明時所用。常攷《唐書》，倭夷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中書舍人張漸諫不可而止。然則穎士文學經術，致聲名洋溢若此，即神龜靈異，寧不足相擬者。惜遭奸黨用事，聖代卒不易逢，靈心終莫之通也。韋留業垂訪，亦知神龜爲不凡之物否乎？又，按穎士名重夷夏，學貫天人，嘗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己。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嫉，至免官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托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不用。嘆曰：「食肉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保，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太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耶？夫役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不納。穎士之言論，持操如此，眞天下士也。又見林甫奸寵，太子諸王被讒，公卿善類受毒，作《伐櫻桃賦》以刺之，今并讀是詩，其自負亦重，經濟、節槩畢可見矣。

《蒙山作》《升菴詩話・季隨》：蕭穎士《蒙山》詩：「予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早春過七嶺寄題硤石裴丞廳壁》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惜別眞情景。

傳記

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爲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袁君爲揚州功曹參軍。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高條，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顧頟。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爲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參軍也，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寖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父風，知名於代。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叙，力疾直書云爾。

《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

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自篇。在魏書高貴鄉，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白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閩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鄴、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白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御守計，納怒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間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問，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峭，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扞鎖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

紀事

李華《楊騎曹集序》　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精試群材【略】蘭陵蕭穎士【略】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

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開元中，蕭穎士方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僕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不復，遭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于死。

《極玄集》卷下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蕭穎士，爲門人冠。大曆間，撫州刺史，容管經略使。

《因話錄》卷三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苦義。善義生左衛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旻。旻生楊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爲戶部尚書，恃恩姦佞，與張滂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於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留白縑以拯之。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

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數等者不爲。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禫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聽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可爲實錄。

佚名《大唐傳載》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駛於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李敬彝《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華師真宮誌銘》 尊師姓柳氏，諱默然，字希音，河東虞鄉人也。【略】父淡功，善屬文，學通百氏，詒授洪州戶曹掾，不就，高論於賢侯之座以終世。戶曹娶揚府蕭功曹穎士女，生尊師。尊師生三歲而失怙恃，見育于祖母。

《雲谿友議·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當開元之際，與巷陌交通，權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須出其門也。如不稱意者，必遭竄逐之禍。雖楊國忠之盛，未得侔焉。【略】其榮顯謂之右座相公，軒蓋諸侯，見者如履冰谷。舉子尉遲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頻年不第，投書于右座，皆擊刺之說。【略】及得相見，右座曰：「有一蕭穎士，既叨科第，輕時縱酒，不遵名教，嘗忤吏部王尚書丘，然以文識該通，孰爲其敵，君子不遺其言，幾至鞭撲，子之詩篇，幸未方於穎士，且吾之名，復異於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見怒，惶怖而趨出。悒屑無依，退歸林墅。罷甯戚之高歌，效約成之獨樂。登山臨水，勞灼灼之音焉。

《集異記》卷一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秋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一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縛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鬢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明皇雜錄》卷上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夐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名丘。」初，蕭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則日具長牋造門謝。丘命引之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唐摭言·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穎士、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

又《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夐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於揚州功曹。

又《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日，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又《知己》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又《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

耳！」

《唐語林・文學》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鏁電交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又《補遺》卷五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即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即如涸，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南部新書》庚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通。然性褊躁，忽忿戾，舉世無比。嘗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曰：「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耳。

《太平廣記》卷一六四引《翰林盛事》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沉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爲國師。」事雖不行，其聲名遠播如此。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華》　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搉，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又《儒學傳中・柳沖》　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

又《文藝傳中・柳并》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眞、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眞，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鈎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尙黃、老，予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櫂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蔡寬夫詩話・太白從永王璘事》　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唐詩紀事・蕭穎士》　穎士卒，門人贈文元先生。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有功曹之風。惡裴延齡，棄官歸廬山。存子東，從事邕南，以女妻柳淡，字中庸。韓文公少時，受存之知，自袁州入爲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知諸子凋謝，唯二女在，乃爲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穎士以推奬後進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郡齋讀書志・蕭穎士集十卷》　右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三年中第，爲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節度崔圓授揚州工曹，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穎士善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甫惡不附己，故數罷去。閻士和盛推穎士文章，以爲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禍，唐遂不振。然則，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返加以貶詞，何哉？

《藝苑卮言》卷八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略】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略】二嫌忌：蕭穎士見忌李林甫，【略】四偃蹇：【略】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爲記室，【略】五流貶：【略】貶竄則【略】蕭穎士，【略】九無後：【略】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妻。

《詩藪外編・唐上》　唐詩賦稈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略】父子則【略】蕭穎士、蕭存。

《唐音癸籤・談叢四》　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並稱，及諸家生平遭遇窮達之不同，載《詩藪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窮者，猶可引而自慰也。爰稍增訂，錄左方。父子則【略】蕭穎士、蕭存。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沂州丞縣令賈君墓誌銘并序》　登仕郎守河南府參軍蕭穎士撰。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進士二十七人。賈至狀元。蕭穎士。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二》　蕭穎士《梁蕭史譜》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蕭穎士《游梁新集》三卷。又《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蕭穎士文集》十卷。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蕭穎士文集》十卷。補曰：唐志《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通考》無《游梁集》。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蕭穎士集》。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蕭功曹集》十卷。唐揚州功曹參軍蕭穎士茂挺撰，門人柳并爲序。穎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其後卒不遇以死，壽亦不逮中年。

《宋史・藝文志七》　《蕭穎士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穎士《遊梁新集》三卷，又《集》十卷。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按《唐藝文志》、鄭《經籍略》，并不分詩文，中間容有單行文字，不錄詩歌者。然唐以茲取士，即間有之，不過千百之一，今集既亡，無從考證，姑從前例，備載篇中。盛唐：蕭穎士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三・蕭茂挺文集一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唐蕭穎士撰。【略】《唐志》載穎士《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僅載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佚。此本前有「曹溶」名字二印，蓋其所藏，僅賦九篇，表五篇，牒一篇，序五篇，書五篇。史稱其《與崔圓書》，今集中不載。《書錄解題》所云柳并序，今亦佚之。又後人抄撮《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而成，非復十卷之舊矣。然殘膏賸馥，猶足沾溉，正不必以不完爲歉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一・蕭茂挺文集一卷》　唐蕭穎士撰。【略】此本僅存賦九篇、表五篇、牒一篇、序五篇、書五篇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蕭茂挺文集一卷》　唐蕭穎士撰。路有鈔本。自有全唐文，諸家專集之不可得者，皆可指名單印，且往往可補專集之缺失。（續錄）明崇禎刊本，爲梁溪曹荃所編定，疑亦張燮所刊也。常州先哲遺書本，盛氏刊本。

《藝風藏書記・詩文第八上》　《蕭茂挺文集》一卷。此本鈔自錢塘丁氏。與四庫所藏不同。仁和羅千秋以《全唐文》校文，以《全唐詩》校詩，詩：《後羽山》、《游焉耳山□□□》、《與趙載同游焦湖夜歸作》三首爲《全唐詩》所佚。《全唐文》內有《爲揚州李長史賀立皇太子表》一首，今本所無，謹爲補入。

傳增湘《明本蕭文元集跋》　此唐蕭茂挺集也，明崇禎時梁溪曹荃元宰所輯刻，以《唐書》載門人私謚文元先生，故以名集。凡分五卷，卷一賦，卷二詩，序，卷三表，卷四牋，書，卷五書，末附錄詩文遺事，前有崇禎庚辰荃自序。本書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其版式與元宰所刻宋之問《宋學士集》、張紹和所刻盧昇之《幽憂子集》正同。蓋張紹和既刻成《漢魏六朝七十二家集》，復下及於三唐、兩宋，乃梓及初唐四子而紹和沒。元宰官漳州守，與紹和同志，相與參訂，銳意刊傳，紹和沒而元宰繼之，其所刻唐人文集自宋、蕭而外，余所見者有《張曲江集》十八卷，《李趙公集》十六卷、《李北海集》六卷，皆紹和編定而元宰所刊者。其同時漳郡開雕有無他集，初不可知，第以流傳甚罕，余所及見者祇此五集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集部二上・別集類一上・漢至盛唐》

《蕭茂挺文集》一卷，唐蕭穎士撰。路氏有鈔本。此本前有曹溶名字二印。舊寫本，有李華舊序。繆荃孫以《全唐文》校過。疑爲代盛氏刊刻《常州先哲遺書》底本。清光緒二十二年武進盛氏刊《常州先哲遺書》本。

又　《蕭秘書集》一卷，唐蕭穎士撰。清寫本，八行十八字，賦十、表六、牒一、書六、序二、詩十七。有清嘉慶三年張鎮南跋。較四庫本多賦、表、書各

一首。

又　《蕭茂挺集》五卷，唐蕭穎士撰，明曹荃定。附錄一卷，明崇禎十三年曹荃漳州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前崇禎庚辰曹荃序，次李華舊序，次目錄。本書五卷收賦七、序四、表六、牒一、書七，與四庫本不同，多出《與崔圓書》等數首。蕭集原本十卷，傳本久絕於天壤，現存諸本均輯自《文苑英華》，而所收文乃各不同。此疑爲張燮所輯，沒後曹荃爲之刊行者。此書又題《蕭文元集》，六冊。

又　《蕭文元集》五卷，唐蕭穎士撰。附錄一卷，清刊本。二冊。余藏。

又補　《蕭穎士集》二卷，唐蕭穎士撰。《全唐文》卷第三二二至三二三。余據舊寫本校過。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唐五代別集類**》《蕭茂挺集》一卷，唐蕭穎士撰。清環碧山房抄本，汪繼培校並跋，與唐《劉蛻集》合一冊，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單邊。

藝　文

元晟《送蕭穎士赴東府得引字》　吾兄夫子德，雖云習相近。數仞不可窺，言味終難盡。處喧慮常澹，作吏心亦隱。更有嵩少峰，東南爲勝引。

賈邕《送蕭穎士赴東府得路字》（劉太真撰序）　蕭夫子赴東府，門人送者十二人。劉太眞爲之序云：「先師微言既絕者千有餘載，幸夫子而後海美無度，得夫天和。頃東倭之入，踰海來賓，舉其國俗，願師於夫子。弗敢私請，表聞於天子。夫子辭以疾而不之從也。退然貧居，述作萬卷。去其浮辭，存乎正言。昔左氏失於煩，穀梁失於短，公羊失于俗，而夫子爲其折衷。王公交辟，拒而不應。從官三年，始參謀於洛京。家兄與先鳴者六七人，奉壺開筵，執弟子之禮於路左。太眞以文求進，以無聞見舉，而不吝爲夫子羞。春雲輕陰，草色新碧，皎皎疋馬，出于青門。吾徒喟然，瞻望不及。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按序稱賦詩十二人。《紀事》以郎載不預會，僅得九人之詩。所闕者相里造及劉太眞詩，其一人幷姓名亦逸之矣。穎士門人可考者自賦詩諸賢外，有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趙匡、閻士和、柳幷及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而賈邕之受業在穎士客濮陽時云。）二子欲適東周，門人盈岐路。高標信難仰，薄宦非始務。綿邈千里途，裴回四郊暮。征車曰云遠，撫己慙深顧。

息夫牧《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并序》　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穎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崇詩以閑禮，終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虛、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鍛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籠林，寒氣總至，月落匝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溫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詩鳴琴，亦以釋仳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盡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衍，于穎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姜兮璨璨。鳴琴其怡，于穎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柱，爰攀其枝。琴既鳴矣，容既清矣。烘爐有煒，酒醴惟旨。嘯我寤歎，吁其別矣。

殷少野《送蕭穎士赴東府得散字》　官閑幕府下，聊以任縱誕。文學魯仲尼，高標嵇中散。出門時雨潤，對酒春風暖。感激知己恩，別離魂欲斷。

郎載《送蕭穎士赴東府得君字》　策名十二載，獨立先斯文。邇來及門者，半已昇青雲。青雲豈無姿，黃鵠素不群。一辭云香吏，幾歲滄江濱。散職既不羈，天聽亦昭聞。雖承急賢詔，未謁陶唐君。薄俸還自給，此言那足云。和風媚東郊，時物滋南薰。蕙草正可摘，豫章猶未分。宗師忽千里，使我心氣蒸。

鄒象先《寄蕭穎士補正字》　六月度開雲，三峰玩山翠。爾時黃綬屈，別後青雲致。

房白《送蕭穎士赴東府得遲字》　夫子高世蹟，時人不可攀。今予亦云幸，謬得承溫顏。良策資入幕，遂行從近關。青春灞亭別，此去何時還。

李華《寄趙七侍御并序》　自餘于溪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邈不可得。因敘暢年之素，寄懷於篇云。　搖槳曙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懷賞未足，川迴失前峰。凌灘出極浦，曠若天池通。君陽青嵯峨，開拆混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奧潛鬼物，精光動煙空。玄猿啼深龍，白鳥戲葱蒙。飛湍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濃。草閑長餘

綠，花靜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舂。覆溪窈窕波，涵石淘溶溶。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靄，靈山出其東。勢排昊蒼上，氣壓吳越雄。迴頭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蕭邵遊（蕭穎士、邵軫），四人纔成童。屬詞慕孔門，人仕希上公。緯卿陷非罪，折我昆吾鋒（邵字緯卿，以冤橫貶，卒南中）。茂挺獨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墜鵷鴻。（蕭天寶末，知亂棄官，往江東殯葬先人，逝于江南）。世故墜橫流，與君哀路窮（逆胡陷兩京，予與趙受辱賊中）。相顧無死節，蒙恩遂殊封（華貶杭州司功，趙貶泉州晉江尉）。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華承恩累遷尚書郎，趙拜補闕御史）。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生得攜手，遺此兩孱翁。群遷失鶯羽，後凋惜長松。衰旅難重別，悽悽滿心胸。遇勝悲獨遊，貪奇悵孤逢。禽尚彼何人，胡爲東樊籠。吾師度門教，投弁躡遐蹤。

姚發《送蕭穎士赴東府得草字》 天生良史筆，浪迹擅文藻。中夏授參謀，東夷願聞道。行軒玩春日，餞席藉芳草。幸得師季良，欣留匳笥寶。

長孫鏞《送蕭穎士赴東府得離字》 大德詎可擬，高梧有長離。素懷經綸具，昭世猶安卑。落日去關外，悠悠隔山陂。我心如浮雲，千里相追隨。

劉舟《送蕭穎士赴東府得適字》 大名掩諸古，獨斷無不適。德遂天下宗，官爲幕中客。驪山浮雲散，灞岸零雨夕。請業非遠期，圓光再生魄。

劉太冲《送蕭穎士赴東府得淺字》 吾師繼微言，贊述在墳典。寸祿聊自資，平生宦情鮮。遙遲東州路，春草深復淺。日遠夫子門，中心曷由展。

鄭愕《送蕭穎士赴東府得往字》 斤溪數畝田，素心擬長往。繫君曲得引，使我纓俗網。風塵豈不勞，道義成心賞。春郊桃李月，忍此戒征兩。

張階

李華《楊騎曹集序》 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琊顏眞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丘李垠、趙郡李萼、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

《曲石精廬藏唐墓誌·唐故河南府洛陽縣尉頓丘李公墓誌銘》 前大理評事張階序，洛陽縣尉韓液銘。

顏真卿

論述

綜論

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殷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于斯爲盛。

穆員《爲淮西宣慰使鄭右丞祭顏太師文》 維年月日，某使某官某奉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顏太師贈司徒魯公之靈。嗚呼！天有晦明，人有理亂。當其厄運，則有盜臣，至乃憑龍肆凶，竊權搆逆，蛇吞虎噬，擇肉中州。天子思所以解將燎之焚，拯方割之墊，道開景命，銷遏亂源。惟公道冠四朝，位先百辟，望安社稷，名動神祇。期以日照天臨，風清雨滌，受命以出，視途如歸。嗚呼！肇有君父，孰如堯舜。臣惟共驩，子亦朱均。稟淄而生，雖聖勿化。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矧夫禍亂之興，蓋乘中否。天之方稔，公若之何！獨立虜庭，卒致君命，激昂大義，潛卑寇心。全道爲仁，夭年非夭。期頤非壽，得死爲終。惟彼凶殘，殲我明哲。罪均僭逆，怒發天人。否閉未通，鬱翳茲久。上帝厭亂，忠臣應期。坐使鯨鯢，化爲菹醢。庸非精爽，達於明神。幽贊元勳，昭蘇宿憤。詔旌大節，追冊上公。寵以飾終，禮惟加等。某肅將密命，數播皇猷。慰拊痍傷，勞勉忠義。拜手天闕，躬承德音。命以觴牢，備茲俎豆。發於聖旨，斯謂馨香。公其降靈，歆我明德。尚饗！

又《爲留守賈尚書祭顏太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故太師贈司徒顏公之靈。天寶季年，幽都首亂，生人流血，中夏爲夷。公守在一麾，援絕千里。居鯨之腹，而刳其腸；履虎之尾，而拊其背。率先大義，以集中興。歷事四君，匪躬一致。全德邁俗，正詞興邦。堯朝孔門，兩造其極。拜泥閒釁，東南不開。帝謂師臣，予厭征伐。往以全化，勝其凶殘。於時公請老未獲，蓋三年矣。曾不俟駕，豈公安車。惟物之生，善惡有性。豺狼犬馬，罔克相遷。天能生之，而不能化。況彼元惡，逆成青肯。鍼藥靡攻，仁智何及。奉命所在，顧身如遺。奈何明神，孤我積善。帝念忠烈，國思典刑。棟折將壓，哲萎安放。嗚呼哀哉！昔者仰挹，重名遐跂。明德邈焉，當代如望。古今敬慕尚風，感歎大節。卓爾不朽，凜然如生。巨猾殲夷，幽魂招奉。靈車歸路，千里同悲。永惟忠勳，宜在祀典。況臨執紼，矧敢廢蘋蘩。嗚呼哀哉，尚饗！

《新唐書・顏真卿傳》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嗥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劉敞《顏魯公文集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祗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艇齋詩話》 東坡《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字畫至顏、柳，無遺巧矣。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至顏、柳而盡；詩人高風遠韻，至李、杜而亦衰。此說最妙。大抵一盛則一衰，後世以爲盛，則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獨詩字畫然也。

《碧溪詩話》卷二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爲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若此。前日宴賚，眞文具爾！」

趙焞《重刻顏魯公文集序》 平原，古原郡轄也。邑侯劉君來令是縣，履封懷古，遂購魯公文集重刻之。嗚呼！柳子曰：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而況支覆障瀾，崎嶇一節，老死而不渝如魯公哉。則其精貞義烈，即片言足遺大呂，固不可使先生之手澤泯泯於棠愛之鄉也。公之義績肇自平原，鑄鼎唐祚。人知唐業之中折復振不亡者爲郭、李之精英，有以留之，而不知使羯胡鼓箭漁陽，長驅河朔，直擣隴蜀，智不暇謀，勇不暇斷，則唐之爲唐豈可知哉！唯公以一旅扼其吭喉，使黠虜不敢捨公而西，然後郭、李得收之兵行之間，則雖謂神堯之天下，公以平原還之，誰曰不然？然當時之所以撫循教督其民，又可信矣。至於今原人之諭及君父，猶嘖嘖義形於色，安知非公風化浸漬者深哉。渺乎由之，而不知所從來矣。彼平時滋蔓荼漁獵之政，而望臨難有仗節砥柱之貞，載籍以還未前聞也。則季世之守是已吾乃今，然後知公精忠大義，不止一連兵孤城，而簡牘政模，皆爲正氣威靈之貫注。惜也吾不得炙公於儀模，猶幸得聆嘉言於斷簡。則公雖身陋希烈，而義色昌詞今讀之，尚凜凜如昨日事，固足以廉立萬世之頑懦。然則是編之刻也，劉侯重有意乎！余也生爲公之遺民，亦則民社之寄，嘗思事無巨細，靡非臣子之靖獻。顧焉行不愧於公流風，而揚乎恐蹙而不前也。日夜念之矣，今劉侯之屬余序也，遂據衷書之，亦以見願有執鞭云爾。

留元剛《顏魯公文集後序》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己，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渺然無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

重在國家。存而爲節義，發而爲文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餘事彷彿一二，幾於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木，自然之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則敬慕不能已者，蓋重其所先，略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矣。觀其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陵焰勢，抗言不忌，上僕射爭坐之書，詆英乂、朝恩而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悚憤發。萬世而下，頹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俛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受替歸北，幾至餽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固不如屬厭富貴者之適欲，而公論則有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馥，歿且不朽，迺輩聲名與糞壤俱腐，禍福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死，非死公也，乃擠唐於亡也。以公之所試，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寖尋不復振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所以識者未爲公恨，而深爲唐恨也！予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於此。本朝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澤，滲漉悠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以砥礪生民，而家無藏本。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訛，乃以史傳諸書、碑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搜亡補失。其涉於公之筆而無效，則不敢及焉。故書遺亡網羅未備，尚俟後人。按《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有《廬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爲禮儀使有《禮儀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

朱熹《王龜齡集序》 漢諸葛忠武侯、唐杜工部、顏文忠公、韓文公、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

又《朱子跋程沙隨帖》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

《困學紀聞》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見《廬山記》，集不載。

李無悔《讀顏魯公碑》 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白年空有好書名。

《容齋三筆·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嘆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嘆。一朝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懦。敬書子張紳，庶幾占人半。」

又《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閒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嘂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眞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嘂語》云：「拈槌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酩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䍦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又《四筆·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潛山集》多不經人道語，此公讀書多，氣老筆遒。《題顏魯公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

文天祥《過平原》 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二十七郡連城盟。賊聞失色引軍退，不敢長驅窺帝京。明皇西狩靈武立，中興遂起勤王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舌可裂，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仗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何能遽殺公，范陽奸相陰相

軋。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畫禪室隨筆》卷四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爲「三絕碑」，曰元漫郎頌、顏平原書、幷祁陽石爲三殊，可嗟恨石何足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爲三絕耳，因題詩令守鑱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飛烟，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臣。折釵黃絹森光怪，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略】

董其昌《戲鴻堂帖》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

《四友齋叢說》卷二七　顏魯公奇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

何孟春《餘冬緒錄・人品》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曰：「朕不識顏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往往擯棄偏方閒地。及其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既已鳥獸散矣。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人，其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丁亂在亡，而始憐其所不識之人，痛惜其所委用不至之人，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眞卿尚無恙也。德宗惜秀實不及用，而於眞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又：奸人之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爲不根之言，無對之謗，以相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辨之。惟夫陽託公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白，此奸人之術所以尤易行也。盧杞之惡鎰也，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忠眞卿也，謂眞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揆也，謂諳練故事，行則人不敢辭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爲之出，何其易也。噫，非明君其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愎弗之覺也，無怪已。

楊一清《顏魯公文集序》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恆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夫節義苟歉，文雖工，君子亡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弗若也，節義弗若也。當祿山亂作，豺豕哮噬，前無堅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衆嬰賊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逡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從容狩蜀，靈武受禪，郭、李卒成收復之勳。要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其正色立朝，公言直道，屢斥屢復，白折不屈，以戕其軀，公之節義炳炳震濕若是，隻字片語，固當見重於世，而況其高文大冊，典則沈厚，眞足以昭示亡極乎！公之文，初輯于宋人沈氏、劉原父序之，留元剛氏又續爲搜輯，刻之以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民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槩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於公之存沒，而有以得。【略】予何人斯，敢序公集？而請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默。顧是集未經較訂，訛訛至不可讀。誠得知言者釐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言！

《唐詩品》　魯公情欣所遇，悉綜古調，頗尚格氣，不事彌文。雖有一二近體，不過游戲之作，非所以繫幽悰也。今集中所載，不及百篇，大都守吳中時與皎僧、陸處士之流，結思岩林，相忘外道者也。然曠世之情，優入三昧，殊非守平原時色相。

《無用閑談》　浮屠固異端之教，然亦有可以歆動人者，故晉宋間極好之。雖以王、謝、桓、庾諸賢，亦不敢一言非斥，而于支遁、惠遠輩，望風承接，惟恐或後。唐人劉、柳、元、白諸公，每作蘭若文字，極口稱奬。顏魯公精忠烈氣，尤所酷好，不可曉也。

錢謙益《跋顏魯公自書誥》　魯公以精忠大節，不容於本朝。元載既誅，又爲楊炎所忌，代宗山陵畢，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依舊爲儀禮使。此告云建中元年八月廿八日下是也。《舊書》以謂外示崇寵，實去其權。明年，盧杞尤忌之，改太子太師，並罷其使。又明年而有許州之行，君子之不能勝小人！與小人之善禍君子若此。德宗號英主，受炎、杞輩牢籠若出手掌，何也？此告流傳至今，雖悍夫弱女見之，皆知故容斂手。然當日之事，回環思之，猶可爲感激流涕也。崇禎四年八月廿八日，謙益拜觀謹跋。

《讀書偶然錄》卷一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謂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

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何紹基《題馮魯川小像册論詩》 詩文字畫不成家數，便是枉費精神，然成家尚不從詩文字畫起，要從做人起。【略】魯公書似其忠烈，間出蕭澹，又似其好神仙，東坡書畫詩文皆汪洋出奇，想見其人豪宕閒遠可喜也。

分論

《題杼山癸亭得暮字》 《觀林詩話》：顏魯公云：「夕照明村樹。」僧清塞云：「夕照顯重山。」顧非熊云：「斜日曬林桑。」杜牧云：「落日羨樓臺。」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嚴維「花塢夕陽遲」也。《唐詩歸》卷二三：「高賢能創物」，鍾惺評：五字深廣，有本領，一篇大文字在內。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首四句詠處士折桂，次四句美其所寄清貴高異，結言得符興恣賞，以足謝意。按：魯公爲平原守，預知祿山胎禍，完城浚濠，料壯丁、實倉府。及祿山反，牒公將兵防御，間道奏聞。上始知河北郡縣，皆從賊亂，嘆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及舉兵討祿山，入朝正直孤潔。故其爲詩，大抵似其爲人。又《贈僧皎然》一詩，鍾伯敬謂其密理幽致，不減康樂。然哉！又評：丰神色澤，在鮑、謝之間。

《贈裴將軍》 樓鑰《顏魯公〈書裴將軍詩〉》：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劍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眞可畏而仰哉！

《贈僧皎然》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此詩密理幽致，何減謝康樂，而選者不及，皆爲「唐無五言古」一語抹殺。收此忠臣，不能爲詩家立門戶邪？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皮日休《追和虎丘寺清遠道士詩序》：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於近代，抑二千年，未以鬼神自謂，亦神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儻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師魯公愛之不暇，遂刻於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顏之叙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之寡和。《彥周詩話》：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眺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青霧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唐詩鏡》卷二八：詩家景必標勝，欲以聳觀。如「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若不到虎丘，即不識詩家故態。

《五言月夜啜茶聯句》 《唐詩歸》卷二三：「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鍾惺評：口角細。「御史秋風勁，尚書北斗尊。」鍾惺評：俱醜。「素蕊傳靜夜」，鍾惺評：五字盡茗飲之趣。「素蕊傳靜夜，芳氣滿閒軒。」譚元春評：「素蕊傳靜夜」，幽已極矣。又《南樓玩月三言聯句》云：「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照深意」三字豈淺人可到。惜不見其多作。因思唐人佳詩不傳者，何可紀勝？

《五言夜集聯句》 《唐詩歸》卷二三：「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鍾惺評：千古妙語，下句卻是中晚氣。「茲夕無塵慮，高雲共此心。」鍾惺評：五字玄。甚勝「片雲天共遠，雲在意俱遲」二句，與「素蕊傳靜夜」皆可另拈出作一題。

《五言夜宴詠燈聯句》 《唐詩鏡》卷二八：「顧已慙微照，開簾識近汀」。獨以音亮得賞。

《栗里詩》 朱熹《跋顏魯公栗里詩》：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遣之。

《與郭僕射書》 《金石錄・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歐陽修《唐顏眞卿麻姑壇記》：右《麻姑

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金石錄・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己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僞焉。

《天下放生池碑》 蘇軾《題魯公放生池碑》：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饌，不故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足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敬齋古今黈》：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子。」按《魯頌・閟宮》云：「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方孝孺《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壯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金石錄・唐宋璟碑》：顏眞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洲。」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耳。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歟？

《唐宋廣平碑側記》 《金石錄・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略】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吳寬《跋顏魯公祭文稿》：祿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爲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蓋公道終不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清勁，略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爲人實似之，蓋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祭姪季明文》 愛新覺羅・弘歷《顏眞卿祭姪文藁記》：內府所收顏眞卿眞蹟凡四，入石渠寶笈者一，（眞卿書建中三年朱巨川告身。）待續入者三。（眞卿自書告身卷、又書建中元年朱巨川告身卷、又裴將軍詩卷。）別有一爭坐位帖，似屬鼎鼎，列之石渠次等，不以爲珍也。茲乃得其《祭姪季明文藁》眞蹟，披閱一再，歎其一家捨身盡節，而爲其君者，如不知也。又歎其經千年滄桑之變，而故紙宛存，誠有所謂神物呵護者也。昔張旭觀公孫大娘之舞，而悟書法，得端莊流麗之妙，若《自書告身帖》及《朱巨川告身帖》，所爲端莊者也。若《裴將軍詩帖》，所爲流麗者也。合端莊流麗爲一，而更出以無心，其在此《祭姪文藁》乎！此卷之顯晦流傳，至頃齡、徐乾學論之詳矣，茲不復贅。獨是一人者，皆本朝世家，亦嘗叮嚀其子弟善守希珍矣。今其子弟不能守而鬻之驅商，榷鹽者從而貰之以登之內府。撫卷三歎，知忠烈之可以永存，而聲華之未必恆保。更思時有忠烈之臣，則其世必多喪亂之事，是可畏之甚也。且此數卷，獨非《宣和書譜》中所有之眞蹟乎，其輾轉流落民間，又將六百餘歲矣。然則弄此卷於禁中，胥足以爲殷鑒之警，是不可不記。

傳記

碑志

顏眞卿《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儀父，字伯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宦

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茲，述遵前人，不敢失墜。

令狐峘《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誌銘》 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修撰、上柱國晉昌縣開國男令狐峘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制動，行諸已而馭化，其惟聖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奉大順爲元功，建大節爲至忠，以安橫流，以紐頹綱，秉是一心，祇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日，嗣子樸陽尉祕書省正字碩，銜恤奉喪，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原。皇帝徹懸震悼，乃冊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弔祭，贈錢五十萬，粟三百石，命太常考行誄德，謚曰文忠。凡厥士庶，臯方侯伯，識與不識，晞聲想形，莫不惕然創焉。感慕思齊，爲人子者益孝，爲人臣者益忠，爲人弟者益順，爲人吏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型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曰回，好學知機，道惡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爲海內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冤魂志》及文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府，列於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宏文館學士。祖昭甫，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葆沖，是感間氣，用集於我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元遠，節行不羣。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訓育。公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尤工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甲科，作尉醴泉，又以八使表能，遷於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洊承詔旨，巡撫河隴。曾至五原，有冤訟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悅服。時方炎亢，而甘澤澍焉。巷俗謠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斁於名教者，朝臣有侮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禮法，憲綱震肅，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幸臣楊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附己者，出爲平原太守。公性本宏裕，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挾苦以勸義，寬征徭以勸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敷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祿山豕突蟻動，逆常干紀，徵師矯命，自薊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龔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

召境內學武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脅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元宗每朝以薄俗罪己，及得公表大悅，稱歎者久之，顧謂左右曰：「眞卿何如人，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戶部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義，憤激於衷，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於闕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漁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於公。鄴郡太守王燾，被祿山移攝河間。燾俾掾吏李奐，斬僞署河間長史杜暮睦，以河間衆歸於公。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祕其謀。清河詞客李萼，少年有志，獻奇於公，以通鄰好，增補軍實。前殿中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澹、清池尉賈戢，各抒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衆同甘苦，莫不畢力，能公之役。賊帥袁知泰，恃衆犯我聊城之西，公二鼓而破之，獲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願，進兵二十萬，橫絕燕楚，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於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賊之本根，欲堅其意，乃割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遣軍資十有餘萬。俄而寇陷京師，駕在靈武，往來傳置，梗圮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蠟丸內，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達以聞，因奉詔。肅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通，繄茲是賴。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等，以勁兵十萬，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如決防。公內無兼月之蓄，外絕同盟之援，度勢量力，義無幸給，不敢委身待擒，貽國之恥，遂與麾下歸於鳳翔。有詔遷憲部尚書，尋兼御史大夫。西京平，思復舊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久留，出爲馮翊太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爲酷吏所搆，貶饒州刺史，遷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時劉展在於睢陽，反狀已萌，公乃飭偏師，利五刃，水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爲過防駭衆。肅

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陵陷江淮，李峘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怒峘之沮計焉。御史中丞敬羽，詐佞取恩，惡公剛直，以謗語陰中之。天威赫然，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即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進封魯郡公，食邑二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政，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擿將如規之。載心銜色忿，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誣以祭器不修，啓於宰臣。載因奏公謗讟時政，貶峽州別駕。未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尚清淨，長孤養者，徹備浚隍，式廉明，進吏事，特責大旨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釋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華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著《吳興集》十卷，《盧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並行於代。大曆末，姦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衮舉公肖德，宜在中朝，徵拜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於集賢書院及祕閣。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榮，上愛其才，遷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祗護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爲相，爲權臣所忌，遷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豺狼方熾，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慢罵不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久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叛臣李元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厲氣叱責。叛者慙赧，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穿於側，或積薪於前，或紿以瘞塡，或許以焚爍，虐毒萬計，期公毀節。公謂之曰：「願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汝州。是時公幽辱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爲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常以安君厚俗爲務，奬善伐惡爲志，言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幾於心。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正也，莅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具美，行乎至儉，強暴莫敢衝，干飆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醨，公還之，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慮已下士，不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鶉衣，必與抗禮。在平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間鎬位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甥姪。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靜而無悶，動而有光。便於己，希權倖不爲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圖報國不圖生。故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於雅什。僉以爲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德充也，服義戴仁，顚沛以之，行極也，探賾儒府，述古立言，文經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觀？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萼，乃刊石建碑，旌於不朽，以峘嘗參公會府，公卿之末，備位史臣，俾讚丕烈，永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巖峙玉鎮，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偪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於德。賊爲豺虺，流蠆下國。公飭王旅，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飆，半爲淳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全我庶人，入奉宸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孫，保茲明哲。用啓土宇，俾侯於魯，式是百辟，彝倫攸叙。亂靡有定，盜擾淮浦。帝曰汝賢，代子宣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履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緝惟熙。昔在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矧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節貫雪霜。煥乎立言，歿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傳　狀

《舊唐書・顏真卿傳》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父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

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尚移牒眞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眞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眞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爲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眞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眞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眞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眞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眞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眞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眞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眞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眞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敎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眞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眞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旻所構，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眞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陝將還，眞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眞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眞卿上疏曰：【略】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取初謚爲定。袁傪以諂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眞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眞卿候杞於中書曰：「眞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眞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眞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眞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眞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眞卿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己，願罷兵馬。累遣眞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於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

烈大宴逆黨，召眞卿坐，使觀侶優斥黷朝政爲戲，眞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輩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慚，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眞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眞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眞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眞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眞卿，眞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眞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眞卿於龍興寺。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眞卿，眞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盧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眞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眞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眞卿。先曰：「有敕。」眞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敕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眞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眞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慚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眞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頵得錄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歎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弘式，實杲卿、眞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眞卿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史臣曰：每思先軫免冑，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并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歿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殷亮《顏魯公行狀》　公姓顏，名眞卿，字清臣，小名羲門子，別號應方，京兆長安人也。顏氏乃春秋小邾子之苗裔，昔帝軒氏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曹姓，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曹姓國於邾，春秋邾武公爲魯之附庸國。武公名儀甫，字顏公，故公羊傳云：「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子孫以王父字爲姓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代代事魯爲卿大夫。故先賢傳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其八，則顏氏之儒學可知也。若顏無繇字路，顏回字子淵，顏辛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噲字子聲，顏之僕字叔仕，顏何字冉是也。至公之十六代祖魏青徐二州刺史諱盛，字魯國，居瑯琊，葬臨沂縣西七里。十二代祖晉侍中諱含，自瑯琊居丹陽。五代祖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自丹陽居京兆長安。高祖秦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曾祖蔣王文學著作郎諱勤禮。祖曹王侍讀諱昭甫，父薛王友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即祕書監師古之曾姪孫也。公以家本清貧，少好儒學，恭孝自立，貧乏紙筆，以黃土埽牆，習學書字，攻楷書絕妙，詞翰超倫。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博學文詞秀逸，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醴泉縣尉，黜陟使戶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聞，授通直郎長安尉，六載遷監察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埋輪之效。」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凡閱舉紀士伍舒慘之情，事理無不必當。七載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郡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甘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八載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有滎陽鄭氏兄弟三人，或居令長，或尉京畿劇任，往年母亡，殯於太原佛寺空園之內，經二十九載未葬。公乃劾奏之，敕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左金吾將軍李延業，素承恩渥，曾召舊客內宴，引駕仗不報臺，公責之。延業憑恃權勢，於朝堂喧

憤，公奏之，出爲濟南太守，朝廷憚焉，不敢不肅。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以私怨爲御史吉溫、崔珪所誣告，謫賀州。公謂珪、溫曰：「奈何以一時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由是與二人不平。宰相楊國忠初黨於溫，亦怒公之不附己，令吉溫諷中丞蔣洌奏公爲東京畿採訪判官。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提綱目，鋤苛細，武調者多感而懷之。十二載，國忠以前事銜之，謬稱精擇，乃遂出公爲平原太守，其實去之也。公至郡，訪孝義名節之士，皆旌其門閭，或蠲其戶役。安陵處士張鎬，多才博識隱居，公詣其居，與之抗禮，因廉使巡察，乃薦焉，其後鎬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祿山鎮幽州十餘載，末年反跡頗著，人不敢言，公亦陰備之。因歲終式修城，乃浚濠增堵，壞環垣，立植木，內爲禦敵之計，外託勝遊之資。及兵興，果賴其固而城得全。十四載，祿山禍謀將發，公遣子至范陽啓祿山，以今年冬合當入計。祿山猜之，不許。公既不得離郡，乃遣親客前漢中長史蹇昂奏其狀，狀留禁中不報。十一月，祿山反於范陽，衆號十五萬，長驅自趙定而南，趨洛陽。散牓諸郡，莫敢枝梧。祿山乃牓公，令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時使平原司兵參軍李平乘驷奏之。平至東京，見封常清，云「吾得上旨，凡四方奏事者，許開函而再封之」，平聽焉。常清遂倚帳操筆，寄書於公，論國家之事，詞意甚切，並附募捕逆賊牒數十封至平原，令堅相待。公從之，使親表及門客密送於諸郡，因此多有，而常清乃尋自敗績焉。有敕賜死於陝州，竟不接聲。平之未至京師也，元宗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人向國乎！」及聞平至，遣中使五六輩迎之，兼敕平奔馬直至寢殿門，然後令下。奏事畢，元宗大喜，顧謂左右曰：「顏眞卿何如人，朕兼未曾識，而所爲乃爾！」祿山之發范陽也，時平原郡有靜塞，屯平盧鎮兵三千五百人，並已發赴鎮。在路未達，公悉追迴，更追諸縣武舉及獵射人，兼召募精勇，旬日至萬餘人。遣宗子平原郡錄事李擇交統之，驍勇之士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等分押營伍，皆千夫之長，樂以義舉，腹心無阻，而爲其將帥焉。聚兵後數十日，公大饗將士於子城四門之外，辦吏四人主酒食所約五十萬，廝役之流，無不飽飫。公躬自撫巡，舉酒下淚，言國家之恩，戮力死節，無以上報。衆皆激憤勇，思致命焉。時饒陽太守盧全誠與司馬李正舉兵據其城，河間司法參軍李奐殺祿山所置長史王忠於濟南。月餘日，清河義兵復歸本郡。濟南太守李隨下遊奕將訾嗣賢渡河，得博平僞太守馬翼，據其郡。各有衆數千，或至萬人，相次於平原，共推公爲盟主，公三辭後聽焉。諸郡諮稟指揮，告敗剋日數十至。信都郡武邑縣尉李銑來投，本縣令龐宣遠拘劉銑母，公以私錢十萬募人劫迎之。故士衆歎感，無不願效者。果遂羣意，兼斬龐宣遠首而攜迴。十二月，祿山陷東京，害留守尚書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鞏縣尉蔣清等，因使以三人之首來徇河北，且以脅降諸郡。逆使者段子光至，初拽入門，子光大呼曰：「僕射十三日入東京，遠近盡降。聞河北諸郡不從，故令我告之。公若損我，悔有日在。」遂歷指三首，各言其人。公識其是，恐搖人心，乃謬謂諸將曰：「我審此三人，皆非也。」遂命腰斬子光，潛令收藏三首，誌其處。數日稍定，取憕、奕等首澡潔，仍縛蒲爲身棺殮，發哀致祭，城外殯之。哭三日，舉聲下淚，受文武弔慰，左右無不出泣涕者。自此，義合歸者益多矣。斬段子光之日，滄州清河縣步五千攻常山，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擁兵最近，不時出救，常山遂陷，諸郡頗有貳者。元宗乃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仍與節度使李光弼計會招討。公以景城長史李暉爲副，李銑、賈載、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是月，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時清河郡寄客李華，爲郡人來乞師於公曰：「竊聞公高義首唱，河朔歸順之人皆依倚，以爲聲氣洪贍，人心可用。若不倦於聽，則僕請言之。」公曰：「何如？」華曰：「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爲日久矣。相傳爲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河北租調絹七十餘萬，當郡綵綾十餘萬，累年稅錢三十餘萬，倉糧三十萬，時討默啜，甲仗藏於庫內五十餘萬，編戶七十萬，見丁十餘萬。計其實，足以三平原之富，料其卒，足以二平原之彊。若因撫而有之，以兩郡爲腹心脣齒，其餘乃四支耳，安敢有不從者哉！彼要僕爲行人，以造公之壘，僕明見其可同心也。取命於屏戟之外，惟公圖之。」公曰：「所合之衆，未曾知戰，自死且急，安有恤鄰之暇哉！雖然，諾足下之請，則可爲乎！」華對曰：「清河遣僕致命於公者，蓋欲稟義□大賢以濟謀，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強寇也。瞻仰高意，未有決詞定色，與濟清河也，安敢言爲哉！」時華纔年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迫於衆情，未□許耳。華乃就館操書，以達其意。意者略言清河去逆就順，以全實之資，上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納而疑之，即僕迴輾之後，清河必有所託，系與他人，與公爲西面之難，無什日之期耳，公及噬臍乎！公覽而驚之，遂排羣議，獨仗其決，借兵六千人。兵既出平原，次於竟上，

華將把公手而歸。公曰：「兵既行矣，可以言吾子之意否？」華曰：「近聞朝廷遣程千里統精兵十萬，自太行東下，擬詣崤口，助河北諸軍討滅叛逆。而崤口爲賊所守，千里兵不得東出，須先伐魏郡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開崤口，出千里之軍。因令討鄴郡以北，直至幽府已來未順城邑，平原、清河率同盟諸將，以十萬人直指河陽，分效兵巡河，而悉制其奔衝之路。計王師東討洛邑，必不減二十萬，河南諸郡義師，西向臨之，亦不減十萬。公當表請堅壁勿戰，不旬月而賊有潰敗相圖之勢矣。」公然之，遂移牒清河等諸郡，並遣大將宗子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馥、偏裨和琳、徐浩等十餘人，促兵清河合勢，以便宜從事。華復命於清河，因兵合之際，修永濟渠，引水遶州，城上大修守戰之具，旬日而畢。又以清河四千兵，與平原連蹤而西。時博平亦義兵千人來合，於是三郡之師，屯於博平郡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麾下將白嗣深、乙舒蒙等，率二萬人來拒戰。三郡之兵，盡日苦鬬，遂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一千餘人，馬一千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其日，魏郡城東南面女牆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知泰走投汲郡。於是自魏郡以東，至堂邑百餘里，莫不攜壺漿於道側，以候官軍，公聲益震，境內稍安。初平原之師，既西合清河，時賊將史思明圍饒陽，恐平原救之，仍遣遊弈兵來拒。前鋒去舊縣十里，公懼不敵，乃遣驍將刁萬歲以三千兵逆之，堅壁不戰。又以書過河，招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兵五千來助。公陳兵而迎之，相揖哭於馬上，悽慟三軍，妄犒甚厚。進明遂屯平原城南，息養士馬，公每事咨謀之。由是兵威之重，稍移於進明矣。而公不以爲嫌，進明未有所之。李擇交兵入清河。尋又破於堂邑，而因公以有功，禮遜於進明。加河北招討使。擇交、馥各徵進官級，其清河、博平有功，不錄一人，時論進明必有後敗。未期果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以全，乃公護之也。君子曰：竊人之財，猶爲之賊，況竊人之功乎！進明之不死幸也，然公亦過於寬厚矣。三月，河北節度使李光弼，以朔方馬軍三千，步軍五千，初出土門，將討定河朔。公乃抽兵歸，并放博平、清河等軍各歸本郡，斂戢以待光弼之命。俄而光弼拔平山郡，續有詔遣郭子儀以萬軍助之，兩進兵又拔趙郡。史思明方守博陵以自固，仍將兵來拒。於是兩軍與思明三萬人對陣於嘉山大戰，思明敗績，徒跣走入博陵城，兩軍斬首萬餘，虜獲不可勝計。時平山趙郡已拔，劉正臣歸順於平原，平盧等十七郡，公先據之。於是橫截賊路，人往來幽府，皆以精騎偷路，又多被官軍殺之。其賊將士父母妻子，及曳落河種族，並質在范陽，絕懷震恐。時方盛暑，公知光弼，子儀禁斷侵掠，將士少衣服，乃送十五萬帛，爲三萬人裝以遣。人至饒陽，麾潼關不守，兩軍卻入土門，遂留不行。然河北諸郡，公始復指麾征討之事。肅宗之在靈武也，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軍張雲子，以蠟爲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內，潛至靈武奏事。有詔以公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又於丸內奉敕書，及即位改年敕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御史鄭昱奉敕書，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風從不疑，而王命遂通，則公之力也。而河北諸郡，稟公之命，粗爲安肅，公以兵興半年，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未得其略。先是清河行人李華，自堂邑戰勝後，又睹公辭權而不有之，遂藏於人間不及見，公再三盟約，號令諸郡，及以文牒求之曰：「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鍛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人。靜言其功，須有甄賞，仍牒之於路以求焉。」華於是復詣平原，與公相見。公因問以足用之計，華遂與公數日參議定，以錢收景城郡鹽，沿河置場，令諸郡略定一價，節級相輸，而軍用遂贍。時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北，睹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絕，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祿山遣其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並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潰叛，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由淮南山南取路，朝肅宗於鳳翔行在。初公之將過河也，乃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死爾，若委命待擒，必爲其快心，辱國之命也。今將徑赴行在，公以爲何如？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則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如復從事，以責後效，則業不朽矣！」寧、澹與諸將皆贊之，策馬發至，朝廷除公爲憲部尚書。初劉客奴以漁陽歸順，時史思明與光弼、子儀相持於趙定之間，客奴遣使越海，與公計會。公使判官賈載將男頗爲質信，泛海以軍糧及戰士衣服遺之。時頗始年十歲餘，公更無子息，三軍懇請留之，不從。及載等迴，公乃與漁陽聲勢相連，尋又使人迎其軍。比至，公已棄平原，歸於行在，竟不及事。然自肅宗已來，河南及諸道立功大將，如王元忠、田神功、董秦、侯希逸、李正己、許杲卿等，初皆是公自北海迎致之者，終無私謁焉。至二年正月，又除御史大夫。未幾，因忤聖旨，貶馮翊太守。乾元元年三月又改蒲州刺史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是年爲酷吏唐旻所誣，貶饒州

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都防禦使。劉展反狀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緝器械爲水陸戰備。都統使李峘以公爲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劉展舉兵渡淮，峘敗績奔江西，淮南遂陷於展，議者皆多公而怨峘焉。上元元年秋，時御史中丞敬羽，狙詐險慘，班列皆避之。公曾與之語及政事，遂遭誣貶蓬州長史。公樂道自怡，不以介懷。寶應元年八月，代宗有詔除利州刺史。十二月拜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德元年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充荆南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遲留未行，爲密近所誣，遂罷前命。代宗幸陝，公扈從至行在，除尚書右丞。宰相元載與公不叶，公亦面數之，不爲之屈。及鑾駕還宮，公曾建議先謁廟，然後即安宮闕，事竟不行。時載方在於立班，更顧公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公慨而進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乎！然朝廷紀綱，豈堪相公再破除也？」載自此銜之而不忘。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載又疑公因使奏對必言短，尋罷前命，惟知刑部尚書事。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載自與公有隙，常俟公闕，公亦獻書直奏其奸狀。代宗俱容，不罪之也。永泰二年春，差公攝職謁太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載譖公以爲訕謗時政，貶峽州別駕。代宗爲罰過其罪，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編爲《廬陵集》十卷。於大曆三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爲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曾暫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萼爲本州防禦副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墾草闢田之務於萼，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器、昱等，而境內宴然。公初在平原，末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漸、顏祭、朱弁、李萇、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墨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腳。「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餞別之文，及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十二載，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經年。公以前後頻典刑憲，密啓辭焉。乃上選舉利害事宜數十條，代宗善之，人莫知也，遂改吏部尚書。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禮儀使。先自元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臨事徐創，實資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篤於訓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惟搜禮經，執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委之。山陵畢，授光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前後所制儀注，令門生左輔元編爲《禮儀》十卷，今存焉。三年八月遷太子太師。四年，淮寧節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襲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歸蔡州，朝廷詔公爲淮寧軍宣慰使。公乘驛駟至東京，河南尹鄭叔則勸公曰：「反狀已然，去必陷禍。且須後命，不亦善乎？」公曰：「君命也，焉避之。」至許州，與希烈相見，宣傳詔意未畢，逆賊使其大將軍王玢、周曾，詬公以醜詞，劫公以白刃。又令鄰境同惡所遣使者四人，於希烈之前拜舞，伏稱誣訴國家之事，勃慢凶豪，詞所不忍聽也。又令親兵五千人，號爲希烈養子，人各持一刀，逼脅於公，如欲剸食之勢。公位不移定，色不撓懼，希烈睹公辭色不變，謬爲驚駭，以身蔽公。兵人既退，方揖公就館。前後許爲公表奏，自說其強盛以請汴州者數十，今上知而寢之。希烈雖窮凶極惡，然亦感公文義，大陳設燕會，將欲送公於朝廷。先爲賊所擒汝州刺史李元平時在座，公指引叱責之，元平羞慙而起，書其奸意，坐上潛通，希烈意變。罷宴後，遂拘公於官舍，令甲卒十人守之，仍穿一院於廳之前以脅公。公乃直言指希烈云：「死生有定，何足多端相侮哉！但以一劍見與，公即必睹快事，無多爲也！」希烈慚謝焉，自後不敢無禮於公也。居數月，賊於安州城下破官軍，得獲將士，以頭連誇示於公。公大聲叫呼，自牀投地，憤絕良久乃蘇，從此更不復與人言語。及哥舒曜收復汝州，擒檢校刺史周晃已下百人，希烈乃遣周曾、康秀林等領二萬人，來襲哥舒於汝州。曾秀林行至襄城，乃謀翻兵殺希烈，奉公爲節度使以歸順，希烈押衙姚澹亦爲內應。先期一日事洩，希烈乃遣驃子軍三千，奄至襄城，殺周曾等，收其期兵而回，因送公於蔡州龍興寺居焉。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心，又就希烈請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爲文祭周曾已下爲賊所害者，無不欷歔。其十二月，希烈陷汴州，僭逆稱號，爲

慘酷之具以逼公，意欲其屈禮。公憤然而無求生之意，賊以止焉。貞元元年，河南王師復振，賊慮蔡州有變，乃使其將辛景臻，於龍興寺積薪，以油灌。既縱火，乃傳希烈之命，若不能屈節，自即裁之。公應聲投地，臻等驚慚，扶公而退，希烈審不爲已用。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明年三月，希烈爲麾下將陳仙奇所殺，淮西平。仙奇遣軍將營送公神櫬於京師，嗣子櫟陽縣尉顗、次子祕書省正字碩，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攀號屢絕，毀裂過不自勝。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樓原之先塋。有詔贈司徒，謚曰文忠，賻錢五十萬，粟二百碩，中使弔祭，儀仗送於墓所，朝野莫不哀傷。公蹈忠節之苦，古今無類焉。公平居之日自卑，有井介之操，而能容衆，有潔己之方，不以疵物。與道合歲寒者，終始無渝變，況君臣大義，名教大節，而得造次焉，可奪求生而害仁者。於戲！淮寧之難，豈止天不憖遺，蓋亦有無良之人，以怨報德，投之於無存之地也，悲夫！初遭難後，江西節度嗣曹王皋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腦力張希璨、王仕禹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眞卿，埋於羅城西道南里，并立碑。臣聽之未畢，涕泗交流，三軍對臣，亦苦嗚咽。且臣死王事，子復父讐，人倫常經，不足褒異。所悲去古日遠，澆風蕩浮，多苟偸生，曾不顧節，使忠孝寂寞，人倫憔悴。昨段秀實奮身擊泚首，今顏眞卿伏縊烈庭，皆啓明君臣，發揮教訓，近冠青史，遠紹前賢。夫日月麗天，幽明向燭，忠烈曜世，何邪革心，伏請陛下降議百寮。遐布九有，刻石頌德，告廟圖形，使元壤感恩，皇風澤物。」公之密親懿友，動相規用，以成其務者，即今給事中殷公亮，吏部員外郎柳公冕，採其謀猷，分以休戚者，今吉州刺史李公萼，重其器，悅其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楊公昱、故戶部員外郎權公器，其餘顧盻，曾假吹噓成名，布於詞場及內外之列者，不可勝紀。李公萼吉州以小子久趨於欄戟，定以使言，將存刊刻，用防逸墜，尚實去飾，庶無愧焉。其故同事之人，先後存亡，錄之於左，謹狀。

紀事

《安祿山事迹》卷中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太守顏眞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封氏聞見記》卷一 今上登極，思弘教本，吏部尚書顏眞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

又卷二 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眞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于正經之外，加人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

又卷四 今上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眞卿奏：「《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開元中始爲之，又復推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曰『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勅停之。

又 代宗朝，吏部尚書韋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謚曰「忠孝」。刑部尚書顏眞卿駁之曰：「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已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于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于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志業尚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

韓愈《陝府左司馬李公墓志銘》 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

《酉陽雜俎・續集》卷五 （安邑坊立法寺）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錢起郎中讚。

《唐國史補》卷上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

又 顏魯公之在蔡州，再從姪峴家僮銀鹿始終隨之。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魯公。公答曰：「老夫所記，唯諸侯朝覲之禮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嘗草遺表，及自爲墓誌祭文，以置座隅，竟遇害于龍興寺。

又卷中 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

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眞子張志和爲友。

《唐語林・政事上》 顏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五原有寃，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又《德行》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又《文學》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又《方正》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足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賠焉。盧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又《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爲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

又《補遺》 顏眞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眞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眞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又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愼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謫譴。」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諠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嘆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又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爲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闔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爲裴鄜妻者，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靑衣翦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穆護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責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籙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爲吾吭血以給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翦綵，同迎喪於鎭國仁寺。咸遵遺旨，啓棺如生。

又 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臺省權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爲平原太守，至眞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眞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晟，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貫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晟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

又 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爲千秋節。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爲地平天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四方進獻。德宗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眞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爲之，復推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千秋萬歲之後，尙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又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顏眞卿。

《唐摭言》卷七 顏眞卿與陸據、柳芳善。

《雲谿友議》卷上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饘臛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嗜，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書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慙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祿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委。」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太平廣記》卷三二引《仙傳拾遺》等　顏眞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北齊黃門侍郎之推五代孫。幼而勤學，舉進士，累登甲科。眞卿年十八九時，卧疾百餘日，醫不能愈。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衢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也。」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眞卿亦自負才器，將俟大用，而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左軍城覆屯交兵使。【略】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眞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憕，此首非眞也。」久之爲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略】眞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爲盧杞所排，身殃於賊，天下冤之。《別傳》云：眞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吭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眞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開天傳信記》詳而載焉。《別傳》又云：眞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睹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鬧，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眞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庭，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蘇軾《顏真卿守平原抗安祿山》　軾以謂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爲鑒。

米芾《魯公仙蹟記》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慴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於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白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於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弈，即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冢者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邪！元祐三年九月，余游吳興，適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於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迕，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於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頹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眞事，吾又以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

《能改齋漫錄》卷一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眞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

又卷一四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大曆，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顏眞卿《吳興集》十卷。

《唐會要・修撰》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顏眞卿撰《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表獻之，詔付集賢院。

《郡齋讀書志・顏眞卿文一卷》　右唐顏眞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爲太子太師。使李希烈，爲希烈所害。世謂眞卿忤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斥者七、八，以至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而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爲乃爾者，蓋天性然也。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唐太子太師京兆顏眞卿清臣撰。之推五世孫，師古曾侄孫。案《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刊於金石者，爲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不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永嘉，爲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知何據？元剛復爲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爲《附錄》。魯公之裔孫裕，自五代時官溫州，與其弟倫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錄，其子孫亦有登科者。

《宋史・藝文志七》　《顏眞卿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顏眞卿《吳興集》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顏眞卿詩集》一卷。魯公萬年顏眞卿清臣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唐顏眞卿撰。眞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吳興集》十卷，又《盧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採掇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嘉祐雜志》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眞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爲後序。後人復即元剛之本分爲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數。沿及明代，留本亦不甚傳。今世所行乃萬曆中眞卿裔孫允祚所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眞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亦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審，特收拾於散佚之餘，即元剛所編亦不免闕略。今考其遺交之見於石刻者，往往爲元剛所未收。謹詳加搜輯，得《殷府君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迥廟碑銘》一首，《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連句》詩一首，《奉使蔡州》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至留元剛所錄《禘祫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敘事之辭，亦非眞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眞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眞卿文，亦爲舛誤，今竝從刊削焉。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郡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唐顏眞卿撰。聚珍本，閩覆本，明嘉靖二年無錫安氏刻，萬曆中平原令劉思誠刻。萬曆中顏允祚刻。乾坤正氣集本，國初顏氏刻。嘉慶中顏氏重刻安本，孫淵如刻本精。道光間黃本驥蒐葺定本三十卷甚備，而刻甚劣，有仿宋鈔校明刻多碑文數篇也。

羅樹聲《顏魯公文集跋》　顏魯公忠義節烈，大都聲稱自平原起，至夫竟蹈白刃，赴湯火以死，靡非卒斯業耳。故志士仁人道說魯公，輒稱爲平原太守。云乃平原故有魯公祠，歲久傾圮，過者欷歔。山海劉侯思誠來，遂捐俸拓基，別開廳事，一切爲之增飾。已又蒐得魯公文集屬余查訂舛訛，付剞劂氏，

以藏祠中，使與尸祝共久。鍥完復屬余以右史。余謂文以足志，倘浮於人徒飾羽耳。魯公謝去年代遐遠，而所爲剩語斷篇猶令人寶愛，若麟角鳳尾。然初宋敏求購爲十二卷，益以元剛之補綴，郁公之家藏，然後爲卷十五。及覽劉原父、留元剛暨楊大傅、都少卿序言，莫不仰止景。則幸睹其手澤之遺而互有散亡蠹落之憾，此無異以彼忠義節烈，萬古如生。讀其文想見其人，眞足以磨頑而勵鈍，矧忠節天植者有不曠世相感邪！若乃尙友意微而諦取其餘唾，則征之禹而優之敖矣。余謹按其重鍥之故而附以臆如此。

黃本驥《顏書編年錄序》 書一藝耳，無足爲魯公重。魯公即不能書一字之存，猶足爲儒林墨寶，況工書如魯公者，在唐人中別樹一幟。歐、虞、褚、薛、裴、柳諸家，石刻之存於世者皆不若魯公篇幅之巨，碑版之多，是可無一編以聚之，而忍令其剝蝕於風霜榛莽之地，敲火礪角之餘乎。偶檢行篋得石刻如干種，案年編次，題曰《顏書編年錄》，取昔賢跋語稍爲刪補，以便觀覽。此外石本未及目見者皆不備登，俟博雅君子得是編而續成之，以爲顏書全帙，則石刻之存亡無足爲念，而一藝之傳未嘗非論世作忠之助。有石泐而文存者補註其旁，以便快讀其文。爲他人所撰及文爲公撰而非公書者皆不錄，以足編專爲顏書而作也。編成并繪公像於卷端，以志景慕。又爲《官履攷》及《世系》、《書碑》二表，以備攷證云。

藝文

高適《奉寄平原顏太守并序》 初顏公任蘭臺郎，與余有周旋之分，而於詞賦，特爲深知。洎擢在憲司，而僕寓於梁宋。今南海太守張公之牧梁也，亦謬以僕爲才，遂奏所製詩集於明主，而顏公又作四言詩數百字，并序之。張公吹噓之美，兼述小人狂簡之盛，遍呈當代羣英。況終不才，無以爲用，龍鍾蹭蹬，適負知己！夫意所感，乃形於言，凡廿韻。皇皇平原守，駟馬出關東。銀印垂腰下，天書在篋中。自承到官後，高枕揚清風。豪富已低首，逋逃還力農。始余梁宋間，甘予麋鹿同。散髮對浮雲，浩歌追釣翁。如何顧疵賤，遂皆偕窮通。耿介出憲司，慨然見羣公。賦詩感知己，獨立爭愚蒙。金石誰不仰，波瀾殊未窮。微軀枉多價，朽木懸良工。上將拓邊西，薄才忝從戎，豈論濟代心，願效匹夫雄。驊騮滿長皂，弱翮依彫籠，行軍動若飛，旋旆信嚴終。屢陪投醪醉，竊賀銘山功，雖無汗馬勞，且喜沙塞空。去去勿復道，所思積深衷。一爲天崖客，三見南飛鴻，應念蕭關外，飄飄隨轉蓬。

李白《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綏。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聞君攜伎訪情人，應爲尙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樓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太遲，焚卻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岑參《送顏平原并序》 十二年春，有詔補尙書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宴于蓬萊前殿，仍贈以繒帛，寵餞加等。參美顏公是行，爲寵別章句。

天子念黎庶，詔書換諸侯。仙郎授剖符，華省輟分憂。置酒會前殿，賜錢若山丘。天章降三光，望澤該九州。吾兄鎭河朔，拜命宣皇猷。駟馬辭國門，一星東北流。夏雲照銀印，暑雨隨行輈。赤筆仍在篋，鑪香惹衣裘。此地鄰東溟，孤城弔滄洲。海風掣金戟，導吏呼鳴騶。郊原北連燕，剽劫風未休。魚鹽隘里巷，桑柘盈田疇。爲郡豈淹旬，政成應未秋。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馴鷗。蒼生已望君，黃霸寧久留。

又《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戎昱《聞顏尚書陷賊中》 聞說征南沒，那堪故吏聞。能持蘇武節，不受馬超勳。國破無家信，天秋有雁羣。同榮不同辱，今日負將軍。

竇群《中牟縣經魯公廟（嘗修名臣略，繫司徒公）》 青史編名在篋中，故林遺廟揖仁風。還將文字如顏色，暫下蒲車爲魯公。

盧綸《敎顏魯公送挺贊歸翠微寺》 挺贊惠學該儒釋，袖有顏徐眞草跡。一齋三請紀行詩，誚我垂鞭弄鳴鏑。寺懸金榜半山隅，石路荒涼松樹枯。虎跡印雪大如斗，閏月暮天過得無。

李德裕《追和太師顏公同清遠道士遊虎丘寺》 茂苑有靈峰，嗟余未遊觀。藏山半平陸，壞谷爲高岸。岡繞數仞牆，巖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同翰資奇玩。鏐騰昔虎踞，劍沒嘗龍煥。潭黛入海底，崟岑聳霄半。層巒未升日，

哀狖寧知旦。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冥搜既窈窕，回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共扣哀玉音，皆舒文繡段。難追彥回賞，徒起興公歎。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爛。

皎然《奉酬顏使君真卿見過郭中寺寺無山水之賞故予述其意以答焉》 州西柳家寺，禪舍隱人間。證性輕觀水，棲心不賞山。履聲知客貴，雲影悟身閒。彥會前賢事，方今可得攀。

又《奉酬顏使君真卿王員外圓宿寺兼送員外使迴》 魯公邀省客，賞寺人過少。錦帳惟野花，竹屏有窗篠。朝行石色淨，夜聽泉聲小。釋事情已高，依禪境無擾。超遙長路首，悵望空林杪。離思從此生，還將此心了。

又《杼山上峰和顏使君真卿袁侍御五韻賦得印字仍期明日登開元寺樓之會》 道情寄遠岳，放曠臨千仞。香路延絳騶，華泉寫金印。日敬諸天近，雨過三華潤。留客雲外心，忘機松中韻。靈嘉早晚期，爲布東山信。

又《奉賀顏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 相失值氛煙，纔應掌上年。久離驚貌長，多難喜身全。比信尚書重，如威太守憐。滿庭看玉樹，更有一枝連。

又《奉同顏使君真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 萬國布殊私，千年降祖師。雁門傳法至，龍藏立言時。故實刊周典，新聲播魯詩。六銖那更拂，劫石盡無期。

又《奉同顏使君真卿袁侍御駱駝橋玩月》 山中常見月，不及共遊時。水上恐將缺，林端愛落遲。烏驚憲府客，人詠鮑家詩。永夜南橋望，裴回若有期。

又《九日陪顏使君真卿登水樓》 重陽荆楚尚，高會此難陪。偶見登龍客，同遊戲馬臺。風文向水疊，雲態擁歌迴。持菊煩相問，捫襟愧不才。

又《奉和顏使君真卿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借賞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又《晦日陪顏使君白蘋洲集》 南朝分古郡，山水似湘東。隄月吳風在，漸裾楚客同。桂寒初結旆，蘋小欲成叢。時晦佳游促，高歌聽未終。

又《奉陪顏使君真卿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峴首千里情，北轅自茲發。煙霞正登覽，簪筆限邊謁。黃鶴望天衢，白雲歸帝闕。客心南浦柳，離思西樓月。留賞景不延，感時芳易歇。他晨有山信，一爲訪林樾。

又《同顏使君真卿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時會有詔徵赴京》 漢日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惜風景，欲別幾遲迴。

又《同顏使君清明日遊因送蕭主簿》 誰知賞嘉節，別意忽相和。暮色汀洲徧，春情楊柳多。高城戀旌旆，極浦宿風波。惆悵支山月，今宵不再過。

皮日休《追和虎丘寺清遠道士詩并序》 聖人爲《春秋》，凡諸侯有告則書，無告則不書，蓋所以懲其僞而敦其實也。夫怪之與神，雖曰不言，在傳則書之者，亦據其實而爲之也。若然者，神之與怪果安邪？噫！聖賢有不得其志者，則必垂之於言也。大則爲經誥，小則爲歌詠，蓋不信於當時，則取愬於後世。抑鬼神有生不得其志者，死亦然邪？若憑而宣之，則石言乎晉，物叫于宋是也。若夢而辯之，則良夫有昆吾之歌，聲伯有瓊瑰之謠是也。自茲已後，人倫不修，神藻益熾。在君人者，悟之則爲瑞，逆之則爲妖。其冥諷昧刺，時出於世者，則與騷人狎客，往往敵於忽微焉。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於近代，抑二千年，未以鬼神自謂，亦神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儻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師魯公愛之不暇，遂刻於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顏之叙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之寡和。又幽獨君詩二首，亦甚奇愴。予嗜古者，觀而樂之，因繼而爲和答。幽獨君一篇，不知孰氏之作，其詞古而悲。亦存於篇末。太玄曰：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爲鬼神也。噫，清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 成道自衰周，避世窮炎漢。荆杞雖云梗，煙霞尚容竄。茲岑信靈異，吾懷慨流玩。石瀨古鐵鉎，嵐重輕埃漫。松膏膩幽徑，蘋沫著孤岸。諸蘿幄慕晴，衆鳥陶匏亂。巖罅地中心，海光天一半。玄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蟾蜍生夕景，沉瀣餘清旦。風日采幽什，墨客學靈翰。嗟予慕斯文，一詠復三歎。顯晦雖不同，茲吟粗堪贊。

鄭薰《移顏魯公詩記》 顏魯公既用貞餗爲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盧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上左伯桃墓，節槩交感，即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詞韻淒激，點畫嶄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洎於大中之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宇復閒，扃縢不固，久爲飄暴薪牧所困，一挑半剔，往往洿缺。余作鎮到此，有客謂余者，惜之，立召工將王少儒，領其部匠，繫垣複庑，移窘於北望樓之西隅，且以

爲郡居之勝絕。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之意無忽。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宣歙池觀察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薰記。

張薦《請贈太師顏真卿歸朝疏》 去正月中，眞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詎羣凶，遂令脇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章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回舊穴，蓋眞卿義氣所激也。眞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戟之下，吁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眞境上以贖眞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眞卿人望，不欲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末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怪還一使哉！臣又聞眞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

石介《顏魯公太師二首》 唐家六世樹威恩，外建藩翰禦不賓。二十三州同陷賊，平原猶有一忠臣。 聖賢道在惟顏子，忠烈名存獨杲卿。甘向賊庭守節死，不羞吾祖與吾兄。

又《讀魯晉二公傳》 節似魯公猶被陷，忠如裴度亦遭讒。上無明主姦邪勝，我讀遺篇淚滿衫。

袁燮《顏蘇二公祠記》 自古人才有卓然關繫世道者，其惟節義之士乎。蓋水必有防，防決則水不可制，屋必有棟，棟折則屋無以立。惟人亦然。必有節義之士確乎不可奪者爲之標準，則人心興起而公道著明。不然者反是，其所關繫豈不甚大哉！嗚呼，若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蘇長公，履險蹈難，終其身未嘗少屈，眞節義之士乎！安祿山之變，顏公忠憤奮發，首唱大義，興起一時士大夫之心，卒能摧折姦兇，再安唐室。李希烈之使，心知其危，冒死而不顧，其剛毅特立有如此者。蘇公力爭新法，遂以忠鯁顯名。羣邪媢疾，投諸散地。元祐間與羣賢並進，志稍伸矣，仍不得久安於朝。紹聖、元符之際，遠謫窮荒而氣不懾，其砥節礪行無愧於顏公，故至今論人物者兩重之。初吳興廟祀顏公，而祀蘇公於其廡。前守陳侯汶始立寶積院之祠以祀顏，楊侯長孺始立黃龍洞之祠以祀蘇，而祠遂分。二公皆此邦良牧，人心所不能忘也。今守趙侯希蒼至顧黃龍之祠，地勢爽塏，思前人建立之艱圖，所以永久勿壞者，輪奐之美，功力之堅，有加於往日，則合顏蘇二公共爲一祠。前臨震澤，波瀾浩渺，廣吞三郡，旁揖卞山，形勢嶕峭，雄鎮一方。登堂遠望，蒼翠之色，泓澄之輝，上下交映，使心形俱泰。以二公之賢，而食於此，眞不忝矣！發爲讜論，同一肺腸！行乎正途，同一軌轍，此侯所以合而祀之也。嗚呼，周公管蔡不相爲謀，禹稷顏子可以同道。是心一差，雖同父所生，未免乖戾，是心無間，即先後曠世，自爾合符。二公節義，其時異而心同者。與表前賢之懿行，爲後進之師資，使苕霅士民則而象之，洗濯其背公營私之習，振發其守節徇義之心，則雖後二公而生，其堅正不回之操，必有能繼之者矣。傳曰：有爲者亦若是，尚論古人謂之善友，此侯之所望於郡人者。貽書屬爲記之。是舉也，實關風化，余何敢以不文辭。

唐庚《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于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丁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于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于九原，蓋其志之所願，則超然相慕于數千百載之後，而況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既以絕人，而文字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亦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文采猶或可以想見也。

惠洪《謁蔡州顏魯公祠堂》 開元天寶政多暇，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鬧傳平原城壁堅，穴鼻可以牿牛馬。譬如灑預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人睿想，貫日精誠震天下。我行上蔡黃犬門，驚風急雪吹平野。嬌鵝暮集村不囂，古祠窈窕連桑柘。聖朝亦旌異代忠，軒然眉鬚入圖畫。和如戲洮盧杞題，儼若夢令希烈

怕。至今握拳透爪地，想見怒詞猶慢罵。聲光自與日月爭，事之成敗其天也。此詩我欲掃東壁，入字端宜擘窠寫。便覺雲收六合陰，春隨喜色生晴野。

王十朋《謁顏魯公祠》 卜山苕溪高且清，魯公祠堂貌如生。言言千古英雄在，古吉一點仙丹成。姦臣必欲置之死，天下不敢呼其名。當時節義誰可並，常山太守公難兄。

曾鞏《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將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布於市，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公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朱翌《顏魯公畫像》 結芻續體祭中丞，鬼質何爲苦見嗔。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賴有區區張孝舉，直言驚倒漢廷臣。

謝遹《顏魯公祠堂》 上皇御宇無長策，牧羊奴子孤恩澤。銀菟分印屬兒曹，二十餘州齊陷賊。常山死守平原拒，公家兄弟聲名赫。平原白首列班行，忠義凜凜眞嚴霜。歷事四朝惟一節，當年舌舐中丞血。豈知丞相面如藍，貌雖夷易心巉巖。老臣何罪死虎口，到今誰爲祛其銜。臨風志士長悲咤，矧瞻遺像嚴祠下。未能立草迎送詞，一奠椒漿淚盈把。

童敏德《游湖州題顏魯公祠堂》 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

李彭《蔡州顏魯公祠》 孤雲亦羣遊，勁柏受遠托。烈士懷貞心，肯勞常情度。堂堂顏太師，立朝獨莊謂。太宗柱石衰，中夜懸六博。朝廷冠劍人，孤君資元惡。公當蔡州鋒，活國立然諾。頭顱危一葉，舌本未渠弱。恥爲蘇屬國，華顛圖麟閣。想當凶焰時，直氣森噴薄。廟貌存典刑，社鼓追冥漠。我生當昭代，何憾涕橫落。浩歌招遊魂，白眼瞪寥廓。

許永《祁陽顏元祠堂記》 大抵江山之勝，必託諸偉人，然後名顯而人樂之。蓋江山雖人所樂，而所樂非江山也。祁陽浯溪湖外，江山之勝者也，有顏、元遺蹟在焉。士大夫過之，未有不游，游而未嘗不得所樂者。以此，紹興二十一年，予守永州，夏四月過祁陽，乃始盡得所謂浯溪之勝者。遠眺晴碧，邇聆清瀨，游儵往來，文禽上下，殆非人間世也。道旁之碑，屹然中立，雄文妙書，焜耀心目，徘徊而不能去者久之。已而復謁二祠，上雨旁風，廟貌傾委，懼將壓焉，乃屬縣宰劉獬易而新之。未幾，獬罷去，復以宰李和剛董其事。事既告休，以書抵予，曰：「願有述也。」謹按唐天寶安史之亂，河北諸州皆陷，魯公以平原烏合之衆，獨攖其鋒。事雖不成，其志有足嘉者。晚節不幸爲姦臣所擠，寧殞賊手，不肯爲不義屈。天下之人，聞其風者皆曰「吾魯公也」，而不敢

名。元次山與公同時，以討賊功累遷水部員外郎。代宗朝爲道州刺史，疏徭賑乏，道人懷之，至爲立祠頌德。後世稱次山者，亦曰「元道州」，而不忍名。嗚呼！是二公者，皆千載人也。使當時所植之草木尚在，猶宜欽慕之，況文章字畫之工乎！自晉宋以來，以書名世者多矣，而魯公書尤爲世所愛重，蓋忠義之氣感人之深者也！次山之文，無慮數萬言，而《中興頌》獨傳天下，亦魯公字畫有助焉耳！由是言之，字畫必資忠義而後顯，而文章必託字畫而後傳，其勢然也。昔曾南豐爲《魯公祠堂記》，取其名節而怪其溺於神仙之說，謂不能槪於聖人。以予考之，自古忠臣義士，死必爲神仙。若比干、屈原、伍子胥之徒，皆爲列仙，見於傳記。次山雖於傳記無聞，而舊說以魯公爲仙，以是知懷義秉忠之士，雖死而實未嘗死，無可疑者。故併書其說以告遊觀者，使知此，然後可以盡浯溪之勝。不然，未足以樂乎此也！

曹輔《費縣顏魯公新廟記》 唐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瑯琊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室宇摩陋，歲月將圮，祀典弗著，神不顧享。元祐六年，洪農楊君元永爲邑之二年也，建言於州曰：按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蹟其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守杲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爲金城，可謂能捍大患矣。其後爲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賊手，可謂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芘風雨，願聞諸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祠。知軍州事安定梁、侯彥深下車未久，起廢更弊，州既以治。睹是舉也而樂之，即具以聞太常，議典禮以上。奔官氏曰：「宜如請。」公之遠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於瑯琊之臨沂孝悌里，故今子孫之在瑯琊者衆。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言縣，謂廟地僻左，荒棘跨嶺，谷絕河澗者六七，而後至祈。自出緡錢買地，祊河之東以徙置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曰：「史氏稱顏公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其信。然今廟碑將立，無文以刻之，懼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夫子其毋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邾武公之後，武公字顏，其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孔子之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回以殆庶幾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之，義以爲門人之冠。其後衣冠不絕，間出聞人。然則公之知義、明信、道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之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君子處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權其義之輕重而已。若夫義有重於生，則不必幸其生；生有重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魯公者，學行內外，充衍闊肆，以發見於事業，非獨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拒希烈之命，不惑於死生之際，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謂眞知輕重大丈夫者哉！自世之下，聞其風者，雖亂臣逆夫，將消縮摧沮，不復牙孽於其心矣！楊君欲發明公之義烈，以詔後世。不諉於文學之士，而猥以見屬，豈以余爲知言哉！乃爲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奧問博，涵演擴充。孝友施家，發爲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讒口貘豨，往齒其鋒。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於崑岡，沸於百川。杯水車薪，勢且莫抗。屹屹魯公，忠誠是仗。大義凜然，奮裾首倡。清土門，殺斬僞將。十有七州，同風順嚮。力窮功隳，英聲獨暢。屹屹魯公，不戒於剛。婉孌娼嫉，假手虎狼。公在鄱頡，得困之義。有嚴分守，卒遂吾志。屹屹魯公，風於白世。太山之祊，魯廟翼翼。孰作新之，守令其職。禮祀苾芬，子孫是食。惟廟暨孫，有圮有息。屹屹魯公，與山無極。

李廌《顏魯公祠堂詩》 竭來游汝海，初識魯公眞。盛德宜蒙祀，英姿儼若神。典刑雖異代，勛績在蒸民。憶昔艱難際，生逢歷數屯。羯胡來薊漠，戎馬度咸秦。河朔皆朝虜，平原獨挺身。蠟書通帝所，羽檄論邦鄰。許國心無二，孤軍氣復振。弟兄同義烈，生死劇酸辛。已怪酬庸薄，那聞左降頻。江湖銷歲月，省闥牾經綸。相國心多忌，軍容憤復伸。同朝緣妬娼，嗔賊俾遭迍。輒隨姦邪計，剛期跋扈馴。咥凶令履尾，納諫爲嬰鱗。假手雖云智，擠賢太不仁。茹羶蘇武餒，決眥蘭生嗔。誤問長安使，寧爲敘將賓。一時全大節，千古仰清塵。緬想神如在，推遷跡已陳。謀謨存汗簡，字畫徧蒼珉。論世吾求友，之人德可親。詎云黃壤隔，猶勝白頭新。端欲希忠義，常期齒搢紳。今雖逢聖日，止願作良臣。惟冀尊王室，寧思秉國鈞。儻令冠獬廌，猶可畫麒麟。古寺今如昔，泉扃夜不晨。何人同李翰，紀事比張巡。感慨瞻遺像，潸然淚滿巾。

劉克莊《雜詠一百首・顏魯公》 鬼質內持衡，胡雛外握兵。一朝臨白刃，乞米老儒生。

又《錄顏魯公事》 世亂朝危節少全，魯公大義薄雲天。憫忠親以舌舐血，罵賊尸猶爪透拳。曾餌仙丹元不死，求容鬼質豈其然。郎君自有翹材客，焉識堂堂父執賢。

張耒《讀中興頌碑》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

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擧旗爲風偃爲雨，洒灑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韓元吉《魯公堂》 魯公之節非一死，其誰碑之子曾子。魯公之德人未知，其誰堂之張紫微。繼公作郡五百載，登堂思公宛如在。江南遺墨處處傳，魯公去作麻姑仙。一杯相與借風月，但見雲碧開池蓮。紫微聲名今第一，歸上鸞臺應不日。笑談千里無兵戎，臨川草木生春風。他年道傍兒女說，不思魯公思張公。

徐俯《題顏魯公畫像》 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元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懦。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

歐陽守道《吉州顏魯公祠堂記》 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郡開國顏文忠公。廬陵去長安二三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名猶可考，然名賢罕有至者，獨司馬公有名到於今稱。使公不以謫故屈臨於此，三百年，鉅公大人吾州竟不一見邪！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爲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始以僻遠爲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爲君子過化之邦。天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相爲之也。魯公未至吾州，王朝故罕以名賢出使，而士生於此土者亦不見其有人仕於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輩出，文物彬彬矣，是豈無故。宋咸淳之四年，古勛孫君洙爲州通判，創公祠堂於廳事之西，慨然謂某曰：「今通判，唐司馬也。洙聞州治自唐至今承平之地，官府民居無遷改焉，則魯公之爲司馬或者出於此矣。西有古柏十二株，洙選勝而建公祠焉。蒼皮黛色，與廟貌宜。公平生勁直之氣，其肯棲神其間也，子爲我記之。且自洙來，此州人士每有談先賢者，自歐公以下，輒有若自奮而與齊者，洙固願來者之如今然。揆厥攸先，此州諸君子皆魯公之遺風流俗也！魯公事君，有犯無隱，慍於羣小，之死不回，此州諸君子之立朝不如此乎！魯公遠謫所至安之，流落復歸，終不懲艾，此州諸君子之去國不如此乎！諸君子固無一不與公同者，而公以八十元老殞於賊手，高風勁節誰其儷之！乃有誓爲趙鬼，折首剖心於金賊犯鄴都，故相奉降款之時者，天子聞而哀之，面諭大臣，直以唐某爲比。夫綱常大義，天下所同，何公所屈臨之州，特有此人若合符節也。洙讀《唐藝文志》，見公有《廬陵集》十卷，又聞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留題在焉，願一往觀而無暇。夫公以謫來，膏澤有不得下於民者矣，而徜徉山水，遊戲翰墨，士必有得侍公之杖屨書策者。公聲名在天下，想輿臺卒伍猶得以事公爲喜，況爲士者乎，況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湘水之南，而忠潔之廟過者式之興起感發者，不特以讀《離騷》而已。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建祠以報而又永其勸也，子記之。」某正襟斂容而對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古人所事之君父，非有親愛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之忠臣孝子則泣下交頤，古人所亡之家國，非有痛切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亂臣賊子則髮上指冠。是心何從生哉！天理民彝，無古無今，發於卒然不自知其然也。公之留吾廬陵甫兩年而去，雖微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者在人目中，人固忠孝之，天見公矣。況君又肖公之像，凜然如生乎！太史公書最喜言名節士，平生經行之地，每聞其人遺跡，輒徘徊悲歎而不能去。君於魯公如此，其亦有以知君之心也。」祠既成，宜有歌詞以迎饗送神。某既奉命書歲月，而又爲之詞曰：公免豸冠兮出專城，朝野熙熙兮寢五兵。海波晏然兮伏長鯨，斗柄無光兮搖機槍。羣飲熟寢兮公心驚，密戒不虞兮寂無聲。大廈瓦解兮一柱擎，黃河以北兮我主盟。我力不競兮敵愈勍，歸見天子兮涕交橫。終消惡運兮復兩京，覆車不懲兮趨險傾。誰塞言路兮蔽天明，陛下孤立兮勢已成。存亡一決兮臣常爭，九關有虎兮那可攖。巴峽再徙兮廬陵行，於撫於饒兮歲幾更。天爲宗社兮留耆英，白首召還兮非公榮。有拂吾膺兮又屢鳴，元老進退兮國重輕。汝蔡難作兮詔公征，婉愉勁折兮仗忠誠。頑不我聽兮吾無生，大罵希烈兮訶元平。平生許國兮今結纓，九泉相見兮常山兄。精誠在天兮秋日晶，下車惡逆兮吞霆轟。高風勁節兮照寰瀛，何獨廬陵兮留公名。儒者立志兮逮孺嬰，我作廟祝兮因人情。廟與古柏兮俱崢嶸，公駕飛龍兮揚霓旌。薦不敢瀆兮屏酒牲，瓣香再拜兮酌以青原山水。公以嘗味之深清，公不留兮使我耿耿至夜魂營營。是瞻，留名千古不因書。極知老境桑榆近，爭忍清朝社稷孤。下馬荒祠訪遺蹟，北風吹樹眇愁余。

張養浩《過顏魯公廟》 李唐失紀相非夫，竟遣忠良與禍俱。抗虜一身皆

王惲《平原行》 羯奴騁兵傷濫恩，天寶之禍將自焚。三郎宮中略不省，履霜有戒知何人。平原蹇蹇眞王臣，沈慮久識幽營氛。泛舟從酒運奇略，一日樓櫓驚雲屯。鐵輿南來從燼火，河朔風靡煙塵昏。孤城平地獨與抗，勇鼓義旅爭鯨吞。西開土門掎蛇陣，南激睢守遮虎垠。滔天腥穢思一掃，誓與此羯不兩存。書生信能立大事，竟掣賊肘西南奔。事雖曠代有足感，魯公之義世所尊。我來弔古增永慨，蒼煙草樹連荒闉。欲尋遺廟不復見，寶刻留在東方珉。棲蓋亭前野日曛，平原城下酹忠魂。朝廷何嘗容直道，志士蹈難甘捐身。此心自視無愧已，一時知否非所論。嗟予何者敢跂慕，屢書不厭梟鸞分。當年紀載兩鬼域，九泉奄奄隨埃塵。先生一死固不朽，雅操何翅同松筠。故應烈日秋霜氣，千古堂堂凜若神。

蔡道憲《謁三顏祠於白石山》 立馬踟躕荒路口，青是苔深紅葉厚。悲風數里穴松杉，頹顏能傾虎豹走。白石嘗顚如拳猊，吳土新瑑水晶鈕。其下古貌塑三顏，魯公之左常山守。季也孝子亦須眉，案有黃雞村白酒。我問此山廟何爲，屢易斷碑神已久。水有蛟龍陸有盜，吾民賴公伏九醜。當時古柏有二株，大者自燒雷火吼。嗚呼戎馬暗天時，已辭臣身名何有。天子不知何如人，多謝老翁今爲壽。

張羽《謁湖州顏魯公祠》 昔聞天寶時，搆禍始胡羯。大駕方蒙塵，妖氣暗金闕。逆虜肆長驅，州縣皆瓦裂。君能褫其鋒，正氣不可奪。弟兄收散卒，義師同時發。賊勢若牽制，遂成中興烈。投老陷姦臣，萬死能一決。元龜乃自棄，朝野氣騷屑。茲郡昔來守，千載有遺轍。登堂拜君像，瞻望仰奇節。英靈共血食，終古豈磨滅。

李東陽《弔顏魯公祠》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叛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乎先幾，復潛鋒於外攘。練周兵於邱甸，峙魯遂於錡糧。方其開筵饗士，灑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爲雙。當是時也，飽宴安之酖毒，嬰富貴之膏肓。釁起褒姒，禍延金張。爭射利以賞國，孰扶顚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達於蔽旒，足跡不登於嚴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譎使，強藩脇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煩而愈昌。指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載，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依邇，恨束芻之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高原兮蒼蒼。

顧清《顏魯公祠》 鹿兒朝脫錦襁胎，鼙鼓中宵動地來。兄弟兩州同日起，冒塵萬里一時開。遺文金石留官樣，古廟丹青落舊材。聞道至人元不死，鬼鬼空自費陰猜。

薛瑄《詠顏魯公》 蓬利何堪屈大才，平原出守亦微哉。忽逢動地風塵起，不使中流砥柱摧。爭坐已難追雅論，立朝寧畏忤奸回。自騎箕尾歸天上，長播英風遍九垓。

陳維崧《恭士攜具同李白公過八關齋看顏魯公八角碑并訪雪笠上人薄暮始返賦韻紀事用杜陵韻》二 魯公學道人，遭遇殊險惡。高名撑板蕩，大節挺盤錯。至今所書碑，深心爲鏟削。圍壓勢鬱盤，銛纖墨崩落。觀其嚴緊極，詎屑學孱弱。鑱刻因蛟螭，雕鎪僧蒼漠。氣吞丞相碑，惡彼辱東嶽。我來捫孤亭，元氣忽森薄。會榻萬本強，攜歸嵌寥廓。庶令忠孝蹟，古香噴寂寞。

張吉《陵縣謁顏魯公祠》 纖柔數撚春衣薄，慘澹風埃紛作惡。孤城道是古平原，感慨興懷涕橫落。祿山逆節初萌動，呀然銳氣吞河朔。賴公兄弟學義旗，始畏諸豪謀犄角。兩京逮沒胡雛手，識者固知非賊有。謂應北顧雄武城，恐有如公議其後。兵非牽制敵不亡，沛公滅楚資彭郎。公功豈在李郭下，成敗休論孰短長。輸金委璧馴虎狼，莫知何狀乃麟凰。兼陳辭旨悼聖荒，陰霾蔽日魂慘傷。嗚呼，殷鑒那可忘！

愛新覺羅・弘歷《丁未仲春題張晏敬藏顏帖》 賊臣不救孤城陷，卵覆巢傾受酷殘。率彼國多忠烈士，知他民鮮鑿耕安。祈天永命奈何忽，制治保邦所以難。獨恨爾時作君者，深宮歌舞自尋歡。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顏真卿》 幽興登臨到杼山，癸亭徒倚對烟鬟。清吟夕照明村樹，刻劃無鹽一概刪。古風磊落贈將軍，一劍鋒霜白陣雲。圖畫宜參麟閣上，善頌功勞魯郡君。

吳綺《題韻海樓玉樓春詞并序》 韻海樓在湖州郡治內，顏眞卿守是土，延諸名士作《韻海鏡源》一書於上，朱甍畫棟，宏敞壯麗，爲一郡大觀。今其書不知猶有存否，名人所至，自有可傳，豈千載下遂無有聞而興感者乎！作《玉樓春》。　名流當日知無數，此地曾爲欣賞處。珠簾一片挂春雲，畫棟幾番經暮雨。人間傳舍無長主，一登能留千萬古。焚香掃地更何人，悵望神仙歸紫府。

又《坐韻海樓醉蓬萊詞》 問南朝多少，朱戶雕梁，亂蓬殘甃。此閣巍然，記平原遺蹟。惜賞高雲，留歡晴月，好句莓苔碧。銷夜圖書，試春簾幙，坐人百尺。　晨鼓初闌，葛巾無事，縱覽湖山，盱衡今昔。魯國當年，未馬淮西賊。韻海新繙，鏡源初就，慷慨尚書筆。大節千秋，危樓幾代，倚闌長息。

又《韻海樓》 危樓臨廢圃，猶是昔年餘。官舍俱爲客，前人獨著書。窗分山翠入，幔卷晚雲舒。魯國英靈在，憑闌或啓予。

又《遊杼山》 望嶺陟岩嶢，沿溪入蕙蓧。遂至夏王村，復越黃蘗澗。三癸溯遺蹟，登高足忘倦。清流繞芳原，晴陽疊層巘。山谷乃不殊，雲嵐時互變。東南煙華生，城春了如見。遙思顏平原，夙與開士善。高唱苕花間，塵外有遐羨。

舒位《平原顏魯公祠》 范陽飛牒事情乖，萬里風雲入壯懷。帝識李平馳間道，天留元結與磨厓。綵豪氣象書應透，青石功名跡未埋。曾讀唐書新舊傳，四朝遺淚爲公揩。

雜錄

雜記

歐陽修《唐歐陽琡碑》 右歐陽琡碑，顏眞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琡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琡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諶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琡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義所誌，宜得其實。琡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大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又《唐湖州石記》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又《唐顏魯公題名》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眞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又《唐顏氏家廟碑》 右《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又《唐顏魯公書殘碑》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穎穎，穎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穎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穎事，家廟碑云，侍郎蔣洌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夢溪筆談》卷二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眞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於此，以備闕文。

又《唐元結碑》 顏魯公撰并書。案《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禘」，未知孰是也。

又《唐顏杲卿碑》 眞卿撰。元和中，舊石刓缺，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玄宗知之，「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爲常山太守，杲卿爲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追赴京，而以賈深爲司馬，《新史》所書亦同，蓋《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玄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跳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略。杲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疑，故盡錄其事於此。

都穆《顏魯公文集後序》 《顏魯公集》有二，予家舊藏本凡十五卷，人間所傳又有宋東嘉守留元剛本，視予家者十五而闕其三。前有劉原父序，云輯於吳興沈侯，而不書其名字。考之《館閣書目》謂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爲十五卷。及觀元剛之序，則云原父所序即敏求集其刻於金石者，而乃止十二卷，何也？按公行狀，謂其佐吉州有《廬陵集》，刺撫州有《臨川集》，刺湖州有《吳興集》并《韻海鏡源》，爲禮儀使有《禮儀集》，今墓碑所載惟《禮儀集》，而新舊《唐書・列傳》於公著述皆不載此，殆作史之體然耶。元剛復謂公所著書逸而不傳，而其本有公文補遺及年譜、行狀，皆予家所無。而予家本自《和政公主碑》至《顏夫人碑》十首，又元剛之所未有此，又何也？舊本皆以詩居首，今僭爲編訂，以奏議第一，表次之，碑銘次之，書序與記又次之，而以詩終焉。若補遺諸作則各從其類，卷仍十五，以符舊集之數。而年譜、碑狀、列傳諸文，別爲繕寫，以附於後。其間字之訛謬復爲校讎，損壞不可讀者姑且闕之。維公精忠大節，皎如日星，不俟贊頌。予獨怪夫歐陽永叔、曾南豐皆世之大儒君子，永叔謂公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南豐謂公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而不皆合於理，則又似知公之未盡者。夫公之屢遭斥逐，困於小夫，其視人間，眞若有不足居而欲逍遙乎埃壒之表，則神仙浮屠乃公之藉以游戲而欲釋其憤鬱不平者也。世或又傳公死而爲仙。以予觀之，公之忠節固將與天地相爲久永，神仙浮屠果足以累公也哉。毗陵安民泰欲梓公集，少傅石淙公既爲之序，而復求予言。予久用心於此，因民泰之請，不覺躍然，遂爲書之。

雜考

畢沅《顏魯公官階考》 《唐書本傳》載魯公遷轉官爵多誤，今以《行狀》、《神道碑銘》及《家譜》、《年譜》與本傳互攷，附載《家廟碑》之後。舉進士（以《新唐書・本傳》爲主，下並同。案《本傳》以此爲在開元中，令狐峘《神道碑銘》云：「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等，授祕書省校書郎。」殷亮《行狀》云：「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入高等，授朝散郎、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碑銘》云：天寶初，《行狀》云天寶元年舉博學文詞秀逸科，試上第，授京兆府醴泉縣尉。案《碑銘》、《行狀》下並云授通直郎，長安尉。傳缺者，非也。留元剛《年譜》云：《唐會要》所載諸科如文詞秀逸皆謂之制。通直郎從六品，朝散郎從七品，《年譜》並載在天寶元年。）遷監察御史。（《本傳》：遷監院後公使河隴。《行狀》云：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蓋先使河東，後使河隴。其使河東爲天寶六載，使河隴則七載也。《本傳》於此下又云：復使河東。則八載更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也。）遷殿中侍御史，爲東都採訪判官。（八載之八月也。魯公《家譜》以五月，非是。從行狀。）再轉武部員外郎。（《行狀》：遷殿中侍御史，後九載，又遷侍御史。本傳缺，故云「再轉」。《年譜》云：判南曹。）出爲平原太守。（公之爲平原在天寶十二載，《年譜》於十四載下又云轉兵部員外郎。公既以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原，不得於此再轉兵部，且兵部即武部也。《年譜》誤。）拜戶部侍郎。（《碑銘》云：再領平原。《行狀》云：元宗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碑銘》云：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家譜》云：肅宗至德二載四月，授憲部尚書，六月兼御史大夫。《行狀》云：至德元載授憲部尚書，二載正月兼御史大夫。其日月不同《年譜》，從《家譜》。）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行狀》云：故蒲州刺史，充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貶饒州刺史。（《碑銘》、《行狀》云：乾元元年貶饒州，二年拜昇州。《本傳》不及昇州，誤。）拜浙西節度使。（《行狀》云：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

部防禦使。《年譜》云：充浙江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江寧。乾元元年爲昇州。）召爲刑部侍郎。（《碑銘》云：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貶蓬州長史，起爲利州刺史，不拜，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碑銘》云：移利州刺史，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行狀》云：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其移利州在寶應元年，五月戶部，十二月改吏部。二年三月除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八月轉尚書右丞，十月傳叙次不甚明白。）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行狀》云：廣德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尋罷前命，唯知刑部尚書事。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碑銘》云：食邑二千戶，稍異。）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行狀》云：大曆三年遷撫州，七年除湖州。）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充禮儀使。（《年譜》云：大曆十二年八月爲刑部，十三年二月進吏部。《家譜》以爲十二年十二月進吏部。）換太子少師領使。（《行狀》云：授光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改太子太師。（《年譜》云：罷其使。）薨，贈司徒，謚文忠。（《碑銘》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十一月歸葬，冊贈上公，謚曰文忠。《行狀》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年譜》從《行狀》。《本傳》云：年七十六。《年譜》云：年七十七。異者，《傳》用《碑銘》，不從《行狀》故也。案：公以大曆十三年爲刑部尚書，時年七十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薨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傳》非也。）

黃本驥《顏魯公生卒葬地考》 魯公生年今無可考，當據卒時逆推，然公之卒年記載各異。魯《唐書・德宗紀》云：貞元元年正月癸丑，始聞太子太師魯郡公顏眞卿爲李希烈所害。《新書紀》云：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眞卿。新舊二書魯公本傳皆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希烈使閹奴等縊殺之。新舊兩史既已傳聞異辭，令狐峘撰公《神道碑》，以當時人書當時事，其說似可憑信。前云：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於蔡州之難。後云：貞元初，希烈陷汝州，公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即令狐氏一人之說已前後互異。貞元改元在興元之後，既以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即不應於貞元初遇害於汝州。宋留元剛《忠義堂帖》有公書移蔡一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眞卿自汝移蔡。其帖爲正月十九日書，若公歿於興元元年，不應書是帖於明年正月。則兩書本傳及《神道碑》皆誤矣。貞元元年正月爲丁酉朔癸丑，乃十七日。是帖書於十九日，不應十七日。已訃聞於朝，則《舊書》本紀作正月癸丑亦誤矣。殷亮撰公《行狀》云：貞元元年，王師復振，賊慮蔡州有變，其年八月二十四日，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貞元元年八月爲癸亥朔，二十四日爲丙戌，《行狀》所載與《新書》本紀正合，則其卒當爲貞元元年八月十三日乙丑。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訃於朝也。《舊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十一月劉洽、曲環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初公爲希烈所留置於汝州，至是挾以之蔡，故自汝移蔡爲貞元元年正月事。趙德甫《金石錄》云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遇害，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歿於興元元年，疑新史誤。按公實卒於貞元元年，趙疑新史誤，不知舊史及《德宗實錄》作興元元年者皆誤也。惟留元剛《魯公年譜》最爲精確，其說云：考之遺蔡帖，貞元元年自汝移蔡，《行狀》及嗣曹王皐、柳琿《常侍言旨》並云是年八月，賊命辛景臻等於蔡州龍興寺縊公，明年希烈死，陳仙奇歸公之喪。則舊史紀傳不但書公之死先後失次，而平蔡歸葬之年亦復差互。令狐峘固自戾其說，而《通鑑》復取諸舊史，何邪？新史當必見《行狀》與移蔡之帖也，其年壽新史及《神道碑》皆云七十六，舊史及《行狀》皆云七十七。按大曆十三年，公年七十，爲刑部尚書，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由貞元元年逆推而上七十七年，則其生當在中宗景龍三年，其歸葬之期當以《神道碑》所載貞元二年蔡州平，冬十一月旬有三日歸葬，爲得其實。顏氏族葬之地在京兆萬年縣寧安鄉鳳栖，原見於魯公所撰碑記者。自曾祖勤禮即葬其地，其妻殷柳二氏祔焉。公兄允南、弟允臧皆祔於其北，兄幼輿及幼輿妻殷氏亦祔其西北。公父惟貞之卒日、葬地，公撰《家廟碑》皆未及載。公弟允臧生於開元二年，則公父之卒在二年以後，其時爲薛王友卒於京師，則其葬亦當在關中祖塋。公母蘭陵郡君，卒於開元二十六年，其時公兄允南爲右武衛兵曹，公爲校書郎，皆京職。其母當卒於京師而葬亦當祔惟貞之墓。《神道碑》云：嗣子碩奉喪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原，即鳳栖原祖塋地也。今傳公墓在河南府偃師縣。偃師在唐隸東都，公卒於蔡州，何以不歸葬關中而乃別葬於偃師。《墓誌》又云：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弔祭，則公葬萬年祖塋爲確。偃師之墓，據米元章所記南海寄書事甚荒誕，不知何以流傳至今，而關中之墓反湮廢失傳。乾隆十四年高宗純皇帝巡幸過此，遣官致祭，而偃師之墓遂爲中州掌故矣。又按《宋史・禮志》，元祐六年，詔以沂州費縣顏眞卿墓載在祀典。而《廣輿記》又載曲阜、

句容皆有顏魯公墓。是魯公不應有墓在費與曲阜、句容，其說皆不足據也。

又《顏魯公祠廟考》 顏魯公祠廟所在，有山東之沂州府郯城縣、費縣、平原縣，江蘇之句容縣，河南之汝陽縣，陝西之同州府，浙江之湖州府永嘉縣，額曰「懷忠」，江西之撫州府南城縣、廬陵縣，又建昌府之麻姑山，四川之蓬州，又南部縣之離堆，額曰「忠賢」。又江西之鄱陽縣有「顏范祠」，以公與宋知饒州軍州事范仲淹合祀。湖南之祁陽縣有「元顏祠」，以公與唐道州刺史元結合祀。浙江之湖州府峴山有「三賢祠」，以公與宋州守蘇軾、王十朋合祀，後增入晉王羲之、謝安、梁柳惲、唐杜牧、宋孫覺、明陳幼學，爲「九賢祠」。又霅溪上有「四賢祠」，以公與羲之、安、軾合祀。海寧縣有「雙仁祠」，以公與常山太守杲卿合祀。直隸之元氏縣白石山有「三顏祠」，祀杲卿以公與杲卿子季明祔。其沂州府郯城縣、費縣及曲阜復聖顏子廟東廡，國朝各設奉祀，生以魯公後裔一人承祀。案宋人魯公祠廟碑記，惟曾鞏記在撫州，曹輔新廟記在費縣，黃庚離堆祠記在南部，許永元顏祠記在祁陽，歐陽守道記在吉安。今皆採入集中。其在湖州者尚有嘉祐七年知州事、澹淵張田字公載所撰《祠堂碑》，北山程俱所撰《懷忠辭》三章，及開禧三年知州事王炎續撰《懷忠辭》一章，今未見。

鮮于向

傳記

顏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於殷太師，周武王封於朝鮮，子仲，食邑於于，因而受氏。漢有京兆尹褒，褒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閣將軍武威郡公，忠於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元孫匡賢，隋冠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贊生士簡、士迪，並早孤，爲叔父隆州刺史匡紹所育。因家於新政。士簡、士迪，皆魁岸英偉，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之，呼爲北虜。士簡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儻豪傑，多奇畫，嘗傾萬金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晁、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槩相高，不肯仕官，竟以壽終。天寶九載，贈遂寧郡太守。廣德元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娛，輕財尚氣，果於然諾。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絕。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事，鑿石搆室以居焉。勵精爲學，至以鍼鉤其臉，使不得睡，讀書好觀大略，頗工文而不好爲之。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宥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畫，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郡收公，月餘仍釋之，俄令攝判使事，監越巂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護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秉操堅忮，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宜從事。公戮其尤害者數人，蠻夏懾服。山南盜賊，舊多光火，公察其名居，悉傾巢穴，人到於今賴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還也。瓊以兩道採訪節度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澤使，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已代瓊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諸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元宗駭異之，即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劍南行軍司馬。既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鳴鼓而還。及郭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善乎！」初，郭公對敭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公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丹誠，射討吐蕃摩彌城，拔之，改洪州爲保寧都護府。塹弱水爲蕃漢之界，收戶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敕命召，祇赴京師，至臨皋驛，上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遠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初善執事者，後爲所忌，十二載遂貶邵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娛，賦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閤，唯讀元經以自適。不幸感疾，以十四載閏十有一月十有五日，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於新政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寶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楅》十卷，文集十卷，並爲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拔身巴

江之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淩厲沈浮，若斯之速。既而吉凶糺纏，慶弔相隨，天瞻排於賊臣，雄圖屈於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贈左金吾衛郎將昊，隨公陷於西洱河，力戰而歿。季曰前鄉貢明經晃，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璧州刺史昱，克篤孝行，見稱衣冠。公之捐館也，萬里迎喪，泝湍而輟瘞拔笞。段子章之稱亂也，閤門逃賊，安親而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炅，雅有父風，頗精吏道。肅宗之幸鳳翔也，竭誠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庶僚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闥，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還祕書少監，尋又改牧巴州。幼曰青城尉晏，稚曰成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聞。公弟晉，字叔明，敦厚溫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秉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寧國之如回紇也，絕域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異，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超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邛南八州都防禦觀察等使。眞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允臧，又與少尹同時臺省，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以爲徂謝永久，所存者徽猷，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豪美，敢墜所聞。其詞曰：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繇，派漁陽兮。世掌漢歷，子孫舄奕。代有丕績，息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隋官不寧，肇定疆兮。嘉陵淼淼，雲熹矯矯。降生京兆，爲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羣。克懋鴻勳，制惟梁兮。既靖巴蜀，既清輦轂。日聞啓沃，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彼飛蟲，反予戕兮。邵陽典午，漢陽紆組。熟云心苦，坦行藏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湄，咺其傷兮。此令有裕，敎忠有素。天介景祚，熾而昌兮。三世京尹，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暉暉。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韓雲卿《鮮于氏里門碑并序》 鮮于殷姓，武王剋殷，獲洪範於箕子，封于朝鮮。其子仲，食菜於（缺）京兆尹魏有輔，爲度遼將軍，家於燕國，因爲漁陽人也。降及□皇（缺）刺史，因家閬中。閬州生簡州長史士簡，簡州生贈衛尉卿令徵，□賜（缺）尉生二男，長曰仲通，以秀中上第，驟履臺閣，爲益州長史，兼御史（缺）五十四州節度採訪等使。威化廿於嶓岷，入爲京兆尹。【略】夫德及於人者慶延，惠施於物者賞博，若鮮于氏之德，是宜（缺）章播流金石，永善後裔。辭曰：【略】

紀事

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歇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即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蕭豁洞敞，虛聞江聲，徹見羣象，人村川垻，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首，蹙噴鶴咮，醽渠股引，迤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堂南有茅齋焉，遊於斯，息於斯，聚賓友於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銑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盧焉，亦可蔭而踆據矣，其松竹桂榑，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男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叔明，至德一年十月嘗任尚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書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尚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勖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竹楊國忠貶邵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於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於縣北表，附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家子光祿寺丞昱，匍匐迎喪，星言泣血，自沔泝峽，湍險萬重，肩槁足踵，扳等引舳。凡今幾年，輟瘞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泉昱之季，曰尚書都官員外郎炅，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志反葬於茲，行道之人，孰不跂而。眞卿猶子曰紘，從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舊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炅亦篤世親之歡，眞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寮，亟與濟南蹇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我足用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

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游綿歡，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炅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序之左右。

《元和姓纂・先韻》關中鮮于氏　京兆尹、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云匡紹曾孫也，居閬中。

《新唐書・外戚傳・楊國忠》　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略】國忠拜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十二載）仲通等諷選者鄭怠顧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

《新唐書・李叔明傳》　本鮮于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

《金石錄跋尾・唐鮮于仲通碑》　顏眞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爲劍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爲諱之，再薦爲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劍南節度，及爲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誌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爲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著　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鮮于向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鮮于向集》十卷。

藝　文

杜甫《遣興五首》三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京兆尹蕭炅與鮮于仲通輩皆爲宰相私人，故云。

又《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鮮于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鵰鶚離風塵。侯伯知何等，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脫略磻谿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臺衮更誰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郄詵。計疏疑翰墨，時過憶松筠。獻納紓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賈　至

論　述

綜　論

李華《三賢論》　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略】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皇甫湜《諭業》　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廟廊，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

《詩法家數・榮遇》　榮遇之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溫厚。寫意要閒雅，美麗清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如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眞麟遊靈沼，鳳鳴朝陽也。學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後來諸公應詔之作，多用此體，然多志驕氣盈。處富貴而不失其正者，幾希矣。此又不可不知。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常建、賈至作雖不多，亦臻大雅。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賈至》 春色蒼蒼曉日紅，舍人清興早朝中。當時屬和皆詩伯，壯麗篇篇末讓公。

分　論

《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韋左相文部房尚書門下崔侍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直敘時事，煌煌大文。

《寓言二首》《唐詩解》卷二：按，本傳至爲起居舍人，坐小事，貶岳州司馬，此放逐而思君也。言睹春草之含碧，而想見君之無期，遂欲遠遁以采芝者，非遽然忘君也。蓋事君期於盛年，而良會已晚，今果何如哉，豈更桃李之時邪？佇立晴川而忽見夏雲之起矣，夫既感春草，復悲夏雲，以見光景日往，而思君愈切耳。《唐詩評選》卷二：五言嫡系日繇繹，此等篇章，當不許惡詩留胸中矣。所謂惡詩者，李頎之和瓶傾醋，常建之病蠶牽絲也。

《銅雀臺》《韻語陽秋》卷一九：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略】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略】皆佳句也。

《侍宴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敬評：通篇壯艷秀麗，結有刺意。

《對酒曲二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次聯承起聯言，梅柳競發，黃鸝歷亂，正是景色芳菲。三聯「浮」字、「散」字，應上「憐」字、「惜」字，所言當歌對酒之客，通宵莫言歸也。通篇以「憐」、「惜」二字作骨，體裁流逸，與《侍宴曲》均可謂按部選聲，宮羽清商互奏，讀之不減洞庭雲門之樂。周敬評：絢素兼織。

《送陸協律赴端州》《唐詩解》卷三七：上篇戀君，此蓋思家也。已方越鄉井而南去湘，乃北流是動我歸思也。乾坤甚廣，而我杯酒自寄，孤舟爲家，亦大飄泊矣。況所同嶺嶠之仙客，即京華之舊遊也，感春傷別，能無千里之思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蔡寬夫評：如此等語，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唐孟莊評：三四凄其瀟灑。周啓琦評：韻度清淡可愛。《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可寬者，如前人所論王勃「披襟乘石磴」之字意重沓。陳子昂「銀燭吐青烟」之八腰字皆仄。【略】賈至《南州有贈》之前六句，句首「越井」、「湘川」、「江邊」、「海內」、「嶺嶠」、「京華」連用。【略】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後人乃執此等病以繩詩，豈其律較唐尤嚴耶？抑亦不知詩者之妄談耳！

《岳陽樓宴王員外貶長沙》《唐詩解》卷三七：此坐貶岳州，與故友飲，因憶京華也。感春草而登樓，心馳萬里，觀晴雲流水，彌切京華之思。于是與朝中之故友，賦詩以寫放逐之懷。詩成而停杯北望，忽不覺涕之欲下也，逐臣之戀君如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嶺嶠同仙客，京華即舊游」，俱一串說，乃十字句法也。徐用吾評：賈公在盛唐雖較弱，然其不作晚唐寒乞。吳山民評：若「流」字改烟字，覺尤妙。《唐賢三昧集箋注》卷下：此是三四寫景，五六乃寫情，妙在動盪流轉，否則頹弱。《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應是貶岳州時作，與故人飲而念京華也。

《詠馮昭儀當熊》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賈至》：未見王孫能諫獵，獨稱女子解當熊。莫云閨閣無功業，能使英聲擅後宮。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君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五》君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誠齋詩話》：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略】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宮》，乃爲典雅重大。《瀛奎律髓》卷二：用兩「染」字，上字合改爲「惹」。馮班評：此首當居第四。何義門評：第四句「百囀流鶯」含「僚友」。第五句拈「大明宮」。無名氏(甲)評：此公華，然亦平，不爲佳作。無名氏(乙)評：嘗早朝，轉出正陽門馳道，烟月籠城樓，車燈銜接。謂首兩句豁然，五、六句有神。四詩予定原唱爲冠。許印芳評：尾聯與三聯不黏。紀昀評：四公皆盛唐巨手，同時唱和，世所艷稱。然此種題目無性情風旨之可言，仍是初唐應制之體。但色較鮮明，氣較生動，各能不失本質耳。後人拈爲公案，評議紛紛，殊可不必。《四溟詩話》卷三：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赤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溫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世之宗匠，盍先定之。」成卿曰：「予僭評之，何異蠡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也，賈其四也。」予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顧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渾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輩行。或有擬之者，難與

爲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爲同調邪？」《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唐七言律起語之妙，自「盧家少婦」外，崔顥「岧嶤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略】賈至「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略】皆冠裳宏麗，大家正脈，可法。《唐詩解》卷四：此賦早朝之事。言秉燭趨朝，而御道更遠，禁城春色，昧晦未辨。及至宮而天始明，則柳垂鶯囀，粲然可觀矣。於是百僚就列，劍珮趨鏘，御爐香浮，衣冠芬馥。我與諸公流恩波于鳳池深矣，可不夙夜兢兢，奉文墨以待天子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前四句敘早朝時景物，鮮響竦目，五、六即早朝之事，眞切不浮，結有呈僚友意。蔣仲舒謂在「共沐」二字上見，此篇爲早朝四詩之倡，誠盛唐雅律標準。顧華玉評：「只好結，中聯參差雖厚，終近拙。」田子藝謂：「紫陌」、「禁城」、「青瑣」、「建章」、「玉墀」、「鳳池」，大重身字，不雅，結「王」字淺。其謂不如王、岑遠甚，似矣。至論少陵此題詩，爲盡內外意平意，細味之，賈至恐未必肯輸心也。如是題須如是調，乃爲合度，即如朝朝染朝四字，非世藉中書，那能親切。請問再移得別人身上否。詩惟求其工，看詩亦惟取其正。體我滄齋翁云：「不必吹毛求疵，有味乎。」善讀盛唐人詩者也。楊仲弘評：榮遇詩如賈至諸公早朝篇，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眞麟遊靈囿，鳳鳴朝陽也，熟之可洗寒陋。周敬評：氣象冠冕，音調琳琅，起句高華，即唐人有數，結渾雄莊雅，作尋常煞語者，少窺其妙。中聯亦佳，不必吹毛求疵。徐中行評：看他言言官樣，何如氣局。黃家鼎評：早朝詩帶不得山林氣，如此格律，眞是錦明霞爍，電爍雷鳴。《賀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前解）：前解通寫早朝大明宮。一，是朝，二，是早，三、四是大明宮，最華整。須悟其發興本是因朝大明宮，忽然一念慶快，遂呈兩省僚友。裁詩，卻是因呈兩省僚友，要其各知慶快，故更補寫早朝大明宮。蓋舉朝如此多官，而獨有兩省諸公，載其筆墨，侍從天子，高華清切，無能與比，此眞不可不知慶快者。只看其起句「銀燭朝天紫陌長」之一句七字，銀燭者，言朝天既早，載燭而行。紫陌長者，言銀燭衆多，迤邐紫陌，極目遠視，不見窮盡。正以極明早朝之官之多，何慮若干若干也。后解使只從此一句七字中間抽出兩省僚友，言獨有我輩，非其余銀燭之比。和詩三章，獨有杜工部別換機杼，他如王之「萬國衣冠」，岑之「玉階千官」，皆是先生一樣章法。「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後解）：後解專寫兩省僚友。看他五、六又自作輕輕頓挫，言兩省之臣，如論劍佩，則雖同隨玉墀之步，若辨衣冠，則實獨染御爐之香。蓋入直鳳池，含毫待詔，人生自幼識字讀書，眞得如是一日，亦足也。《春酒堂詩話》：早朝四詩，賈舍人自是率爾之作，故起結圓亮而次聯強湊。少陵殊亦見窘。世皆謂王、岑二詩，宮商齊響。然唐人最重收韻，岑較王結更覺自然滿暢。且岑是句句和早朝，毛、杜未免拙及末朝罷朝時矣。《詩辯坻・唐後》：早朝倡和，舍人作沈婉穠麗，氣象沖逸，自應推首。「衣冠身」三字微拙。右丞典重可諷，而冕服爲病，結又失嚴。嘉州句語停勻華淨，而體稍輕颺，又結句承上，神脈似斷。工部音節過厲，「仙桃」、「珠玉」近俚，結使事亦黏帶，自下駟耳。四詩互有軒輊，予必賈、王、岑、杜爲次也。《師友詩傳錄》：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石洲詩話》卷一：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率由興象互相感發。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六三：紫陌春明事早朝，舍人得句和群僚。玉階仙仗開金闕，應許嘉州氣象超。《小清華園詩談・條辨》：何謂和雅？近體如【略】賈舍人至之【略】《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暨楊司業【略】《寄中書同年舍人》如此等作，皆雍容和雅，盛世之音也。

《春思二首》一　《唐詩解》卷二六：按：幼鄰諸絕皆謫居楚中而作，此蓋感春而傷放逐也。花柳爭妍，風日交麗，乃不能消吾之愁，而反惹恨乎，風能吹故求去其愁，日漸永故覺其惹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草長柳嫩，桃李芳菲，皆添愁惹恨之料，以「風」、「日」二字抑揚低昂其調，見春思之無聊也。「吹」、「惹」二字巧而雋，「不爲」、「偏能」四字婉而深。逐臣感恨，寓言幽思有如此。程元初評：小人得志，偏承恩寵，君子寧無憂耶？蔣一葵評：不去，故惹，句法字法皆妙。黃家鼎評：歷亂飛花，惹出春愁一段，依依約約，輕薄撩人。郭濬評：尋常花柳風日，寫得種種係情。陸時雍評：只「愁」、「恨」二字，如此疊來，卻有許多煩惱意在。《古唐詩合解》卷五：此詩二聯皆對。「草色青青柳色黃」。此時是初春，而或青或黃，春光滿眼，宜乎減愁矣。「桃花歷亂李花香」。此時是盛春，桃李芬菲，又宜消愁矣。「東風不爲吹愁去」。愁之不去，乃歸罪於東風，以其不能爲我吹愁去也。「春

日偏能惹恨長」。不但不吹愁去，又惹得恨長，復歸怨於春日，春日東風，如此春思何。《詩學全書》卷四：上二寫春景，下二寫春思。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賈至》：春日春愁春閨生，能將物態寫人情。桃花紅雨梨花雪，惹得深閨夢不成。

又二 《唐詩解》卷二六：此想像京師遊客之樂，有憤憤不平意，觀「醉殺」二字可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程元初評：此慨民風之偷也。蔣一葵評：前首意在此，後首意在彼，各有巧思。《古唐詩合解》卷五：「紅粉當壚弱柳垂」。紅粉妝，嬌娥也。壚，酒肆也。以土爲壇，邊高似壚。弱柳垂，比女兒腰肢也，此言色。「金花鵞酒解酴醾」。金花，酒色如金也。鵞酒，臘日釀也。酴醾，麥酒也。寒食宴宰臣以下用之，此言酒。「笙歌日暮能留客」。何遜詩云：「日暮留嘉客，相看愛此時。」此三字當總承上紅粉當壚以下。「醉殺長安輕薄兒」。長安遊客之樂如此輕薄少年，酒色爲事，逢此良辰安得不醉殺。蓋遙憶京華游俠，而懷憤懣也。

《送李侍御赴常州》 《唐詩品彙》卷四八：謝疊山評：今日送君而不盡醉，明朝兩地相望，欲如今日之歡，不可得也。《唐詩解》卷二六：涉雪而行，凄其已甚，又況吳楚殊塗耶，不得已而寄情于酒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涉雪冒風，吳楚殊塗，行役其間，非盡醉何以遣其悲懷。然此中正不知有多少意思，第今日明朝，逐臣送別套語。顧璘評：此篇音律純熟，語亦清宛，可爲楷式。又：不須深語，自露深情。蔣一梅評：無限離情，只在口頭，妙於不盡說，不盡說，妙於盡說，所以爲唐。《古唐詩合解》卷五：「今日送君須盡醉」。今日在此，歡聚無多，遇酒寄情，須當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到明朝別後相憶，道阻且長，要如今日之與故人把盞歡聚，不可得矣。思及此，正所以勸其盡醉於今日也。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一 《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評：觀太白詩題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曄而無裴九，此詩有裴九而無侍郎，可見古人作詩，非其心所願服者不以入題，不畏勢不避怨也。作題是詩家要緊事，故屢屢點出。又，豈惟不畏權勢，李不以賈存，裴九賈不以李存，侍郎友情亦顧不得。又，靜遠。

又二 《唐詩歸》卷一三：「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鍾惺評：二語不是翻太白案，「白雲明月」四字，正爲不知何處弔湘君下一注腳。《唐詩解》卷二六：上用楚辭語布景，下遂有湘娥之吊逐臣，托興之微意也。《而庵說唐詩》卷一〇：泛洞庭湖，卻以楓岸襯起。初至巴陵，是從水路來，豈不要向岸上一遊，無奈楓岸落葉之紛紜，同是遷客，那能堪此景況，所以去泛洞庭湖。洞庭秋水如練，至晚無風，但見微波之蕩漾，因而興發。遂乘輕舟而去，不論近遠，亦猶子猷雪夜剡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之意，全不作主張。正見此身遷謫，一憑執事意思，隨他去能了，胸襟何等灑然。乘興時，初是晚天，直至月出，月光下映，水天一色，復有白雲於其間，煞好光景。作詩至此，如何結束？借弔湘娥以結之。此在有意無意之間，勿認做眞去弔湘娥也。「弔」字，從遷謫不得意中寫出。《古唐詩合解》卷五：「楓岸紛紛落葉多」。楓岸貼秋江，初至巴陵時一路是水，兩岸紛紛皆落葉也。「洞庭秋水晚來波」。泛洞庭時見秋水無風，至晚來而見波紋之蕩漾。「乘興輕舟無近遠」。於是興發，乘輕舟而去，聽其所至，不論遠近，蓋此時賈、李同被遷謫，放開胸襟，以取物外之樂。「白雲明月弔湘娥」。向固晚矣，徐而月上，又有白雲點綴，水光映月，上下一色，因思昔之玩此水月者，已有湘娥，今湘娥去而雲月留，可同雲月以弔湘娥矣。湖中君山，有湘娥廟，故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前人謂末句翻太白案，試思「白雲明月」，仍是不知何處矣，何嘗翻案耶？

《西亭春望》 《唐詩解》卷二六：春景深矣，雁當北歸，庶幾一寄鄉書，今不見返，故云「入窅冥」也。想望既切，復聞笛聲，能不動吾歸心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日長風暖，春時明媚也，柳青雁歸，春物應候也。望中色色，已不勝春心之流動，復聞有笛聲之悽愴，春心更不使滿洞庭間耶？「入窅冥」，雁飛遠不見也，有羨歸之意。或謂春深雁當歸，而鄉書可寄，今不之見，歸心因吹笛而動，似贅。徐用吾評：賈至在盛唐較弱，然不作晚唐語，如此結句，亦喚得起。蔣一梅評：警句偉語，讀之幽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與李白《聞笛》對看，彼以起調爲高。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唐詩解》卷二六：此客中送別而懷京師也。白與至俱爲天子近臣，今並流放於楚，故感秋以別，念及舊遊，望北斗而流涕者，長安在其下也。

《巴陵夜別王八員外》 《唐詩解》卷二六：王員外無考。疑洛陽人而被謫於楚，遇幼鄰於巴陵，作此以別也。言我以春暮辭家，而春復至，等宦情于浮雲矣，其奈離恨之隨流水乎。時員外方涉洞庭而南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去春辭家，今春尚羈留遠地，離恨當何如

也。以世情逐逐，比浮雲散亂，以此身久客，比流水莫返，語亦悲矣。何仲德評：爲推敲體。徐充評：此後對體，然意貫不覺，「已逐」、「空隨」四字佳。《古唐詩合解》卷五：「柳絮飛時別洛陽」。以春暮時辭家而出。「梅花發後在三湘」。至今歲之春初復在三湘，踪跡無常，聚散不定，便有浮雲之感。「世情已逐浮雲散」。其時王員外貶長沙，而賈亦被謫，故覺世情消散等於浮雲也。「離恨空隨江水長」。王員外渡洞庭而南，是隨江水長也。離恨之長，隨乎江水，但世情既已消散，雖有愁恨，亦何益哉，故曰空隨。

《送南給事貶崖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周珽評：昔也同省，今也同謫，丹墀鳳池，朱崖雲夢，遠近頓相懸如，君恩莫報，孤忠何補，兩相慟哭，別恩慘然，「俱爲」二字悽楚。吳山民評：語顯而悲。周啓琦評：聞者不堪嗚咽，況當其際乎？實情寫得透。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唐詩解》卷二六：員外，至之鄉人，不忍遽離，故既別而復宴也。江潮相通，彼此之音達，青雲在望，魏闕之路遙。且我居巴陵，未若長沙之更遠，正恐蕭條益甚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敖英評：首二句嘆其遠謫，「青雲北望」語殊悲，三、四復善慰。蔣一葵評：情景只在眼前。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推原治理所由，堅議鴻壯，與楊綰條奏，足相發明。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一引吳汝論評：「而公當頹靡之中，振洋洋之聲。」二句一篇之主，知前之議論有爲而發，頌揚乃是詭變，而從斯文將褒引入，所謂滅盡綫迹者。

傳記

《新唐書・賈至傳》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讀冊，既進稿，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效。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爲：「自首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唐詩紀事・賈至》至，字幼鄰，曾之子也。肅宗時爲中書舍人，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在巴陵有詩寄朝中友人云：「江南春草初幕幕，愁殺江南獨愁客。桑中楊柳也應新，轉憶秦中相憶人。萬里鶯花不相見，登高一望淚沾巾。」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中，位右散騎常侍，卒。

《唐才子傳・賈至》至，字幼幾，洛陽人，曾之子也。曾，開元間與蘇晉同掌制誥。至，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西川，當撰傳位肅宗冊文，既進稿，玄宗曰：「先天誥命，乃父所爲。今茲大冊，爾又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初，遷京兆尹，以散騎常侍卒。初，嘗以事謫守巴陵，與李白相遇，日酣杯酒，追憶京華舊遊，多見酬唱。白贈詩有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至特工詩，俊逸之氣，不減鮑照、庾信，調亦清暢，且多素辭，蓋厭於漂流淪落者也。有集三十餘卷，今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賈至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賈至文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賈至集十卷》　右唐賈至幼幾也。洛陽人。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既進稿，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冊命，又爾爲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邯鄲淑家本二十卷，蘇弁編次，常仲孺爲序，以墓銘、叙碑列於後，今亡其半。蘇子瞻嘗行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劭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是率」，蓋自謂也。今至制誥中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豈獨劭爲元兇邪？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賈幼幾集》十卷。唐起居舍人河南賈至幼幾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淑《書目》云：「至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亦同。

《國史經籍志》卷五　《賈至集》二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賈常侍集》十卷，至。

藝文

李白《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又《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洲。裴回蒼梧野，十見羅浮秋。鼇抃山海傾，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翺翔還崑丘。不肯銜我去，哀鳴慚不周。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拭倚天劍，西登岳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爲繞指柔。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墳賢，延我於北堂。君爲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貴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

又《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又《與賈至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湓湖》　剪落青梧枝，湓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水間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

杜甫《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白首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愼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颻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爲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又《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瀾。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得水衡錢。內蕊繁於繡，宮莎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每覺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弦。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中（高宗初，改治中爲司馬。）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此興展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屯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又《留別賈至嚴武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雲字》 出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

又《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獨孤及《賈員外盛見中書賈舍人巴陵詩集覽之懷舊代書寄贈》 海岸望青瑣，雲長天漫漫。十年不一展，知有關山難。適逢阮始平，立馬問長安。取公詠懷詩，示我江海瀾。暫若窺武庫，森然矛戟寒。眼明遠頭風，心悅忘朝餐。大駕今返正，熊羆扈鳴鑾。公遊鳳凰沼，獻可在筆端。繫越有長纓，封關祇一丸。罔然翔寥廓，仰望慚羽翰。嘉會不我與，相思歲云殫。唯當袖佳句，持比青琅玕。

又《送陳兼應辟兼寄高適賈至》 結綠處燕石，卞和不必知。所以王佐才，未能忘茅茨。罷官梁山外，穫稻楚水湄。適會傅巖人，虛舟濟川時。天網忽搖頓，公才難棄遺。鳳凰翔千仞，今始一鳴岐。上馬指國門，舉鞭謝書帷。預知大人賦，掩卻歸來詞。天子方在宥，朝廷張四維。料君能獻可，努力副疇咨。舊友滿皇州，高冠飛翠蘿。相逢絳闕下，應道軒車遲。高侯秉戎翰，策馬觀西夷。方從幕中事，參謀王者師。賈生去洛陽，焜燿琳瑯姿。芳名動北步，逸韻淩南皮。肅肅舉鴻毛，冷然順風吹。波流有同異，由是限別離。漢塞隔隴底，秦川連鎬池。白雲日夜滿，道里安可思。夢想浩盈積，物華愁變衰。因君附錯刀，送遠益淒其。四海各橫絕，九霄應易期。不知故巢燕，決起棲何枝。

雜録

《柳亭詩話・南宮》 漢建尚書省曰南宮，鄭弘爲尚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陳忠亦然，是南宮不專指禮部也。至唐以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後人遂以南宮屬之禮部矣。老杜《別唐十五詩》「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謂賈至也。時至以禮侍知東京貢舉，故云。下句則用賈逵事，以切其姓。

《升菴詩話・巴陵贈賈至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賈至中書省舍人左遷巴陵，有詩云：「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感時還北望，不覺淚沾襟。」太白此詩解其怨嗟也，得溫柔敦厚之旨矣。

《誠齋詩話》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亂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去，春色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不爲吹愁惹夢長」。

《唐語林・文學》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問。

劉方平

論述

《巫山高》 《詩藪外編・唐下》：《巫山高》，唐人舊選四篇，當以皇甫冉爲最。然劉方平「楚國巫山秀」一篇亦佳。【略】此作於齊、梁不多讓也。

《梅花落》 《升菴詩話・芳梅詩》：「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少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

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詩藪外編・唐下》：中唐律，有全作齊梁者，劉方平，「新歲芳梅樹」是也。又，方平中唐人，題梅花五言律，用修謂可配太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八》周珽評：芳梅正開，爲風所妬，一夜落盡，小婦之薄命類之。故因所觸而抱恨更深也。末二句言夫處之雪雖慘，尚遠於莫見。若將以比己所之梅，則飄零冷落，不益增其悲思乎？賦梅因以自賦，清徹淡雅之中，怨情可掬。《西圃詩說》：楊升庵云：「梅花詩被宋人做壞，令人見梅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劉方平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余謂不然，「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又「竹外一枝斜更好」，非宋人詩乎？亦何得一概抹殺耶！

《秋夜泛舟》《對床夜語》卷三：劉方平有「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亦佳，但不題樹。然起句云「林塘夜泛舟，蟲響荻颼颼」，引帶而下，頓覺精彩。《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中四句皆好，「各」字尤妙。馮舒評：好起。紀昀評：有第二句則「千聲」句複矣，如曰申第二句，則三句又不申第一句，此謂無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下》：周珽評：首二句盡題，後總詠其情景也。「萬影因月」承「夜泛」來，「千聲爲秋」承「蟲荻」來，兩語就見得「歲華空晚」，生下鄉愁意。結二語又承「鄉思」句。含情婉轉，鍊辭雅致，佳作也。周敬評：三、四禪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巧而不纖。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劉方平》：最憐「萬影皆因月」，好是「千聲各爲秋」。清思眞能勞色相，林塘靜夜泛輕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略】劉方平「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千古。

《班婕妤》《而庵說唐詩》卷一五：以「夕」字領起，妙。夕殿，夜侍君王之殿也。別君王，一別永無見期；此請班姬自請奉侍太后也。深宮，是不得見君王之處，長信宮也。月似霜，非言光，言寒也。「人幽在長信」，承「深宮月似霜」也。「螢出向昭陽」，承「夕殿別君王」也。幽，暗也；月雖有光，人卻在暗處，跟「深」字，妙。昭陽，趙氏所居之宮。「螢」字，取以顯「夕」字也。「出」字，正對「別」字也。人別君王，而幽長信，螢卻飛出，而向昭陽，以相形長信之苦。用筆何其宛折也。於是要將紈扇事爲合，乃轉云：「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紅蘭，不喜濕之花，秋則多露，而蘭失其性矣。碧樹向春而榮，秋來則凋，傷其質矣。此言過時也。涼風颯然，紈扇何以堪此！方合云：「惟留合歡扇，從此篋中藏。」惟留者，只有這個扇在此，其餘則多委棄矣。合歡，見是承恩時所用者，提着合歡，那不傷感？二字用得妙，以反襯上文「別」字、「幽」字、「濕」字、「傷」字諸愁苦字也。從此，是別君王、幽長信之一日也。不謂一旦遇此秋風，紈扇竟用不着，紈扇誠佳，只好藏之篋中矣，安得夏復來而再用哉！

《新春》《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此蓋賦所謂莫愁者，用驪姬、西子事遺意。馮舒評：方評於莫愁事不知所出。馮班評：全謬，不是驪姬事。陸貽典評：批誤。李光垣評：末言富貴之餘，不復追憶貧賤事。紀昀評：此乃麗而不俗。末二句譏其遊冶，卻不露骨。《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一：詩意詠美人新暮，與泛然詠春不同。

《秋夜寄皇甫冉鄭豐》《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洛陽清夜白雲歸，城裏長河列宿稀。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前解）：明是「洛陽城裏」四字，卻分「洛陽」着首句，「城裏」着二句，最是疏奇之筆。然後人切不可學，學之且將失步也。此寫洛陽清夜也。一句雲歸，二句天淨，三句見雁，四句聞砧。因雲歸故天淨，因天淨故見雁，因見雁故聞砧。以雲引天，以天引雁，以雁引砧。此是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遺法也。飛雁遠來，搗衣遠去。先雁後衣，其序可知。「長憐西雍青門道，久別東吳黃鵠磯，借問客書何所寄，用心不啻兩鄉違。」（後解）：「西雍青門道」是二子客中，「東吳黃鵠磯」是二子家中。今則不知二子爲已歸東吳耶，爲尚客西雍耶？既已茫無的耗，使知渺無定踪，使我寄書當向何處？蓋不怨其不歸，而招之早歸意，言外甚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四：「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工而秀。「長辭西雍青門道，久別東吳黃鶴磯。」時在洛陽，故云已辭西雍，又別東吳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略】劉方平之「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許奉恩《蘭苕館論詩》九〇：皇甫雙雙皆正聲，一時投贈有方平。洛陽秋夜詩遙寄，千里鴻飛月正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以「見」、「聞」二字生色，比子美虛實二字超脫。

《長信宮》《唐詩解》卷二三：河漢雖難攀挽，然終不敢絕望於君。按秋風一聯翻古極佳，恨語涉粗豪，非大曆名筆。《而庵說唐詩》卷九：夢中則與君王相近，醒來時則覺河漢之高，高則又相遠矣。河漢高，是深秋。乃妄冀秋

風之再熱，重用着團扇。「不辭勞」三字妙，用得着你，有何勞處。意中挖耳當招，口中又是牽牛下井者。令人解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翻用古意，見其敦厚。《養一齋詩話》卷一：唐人萬首絕句，其原本不爲不富，漁洋選之，每遺佳作。隨意簡出，如右丞「相送臨高臺」，【略】劉方平「夢裏君王近」，【略】皆天下之奇作，而悉屏而不登，何也？《峴傭說詩》：劉方平《長信宮》：「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怨而不怒，意近風人，亦五絕所貴也。

《**京兆眉**》《載酒園詩話・豔詩》：劉方平《京兆眉》曰：「新作蛾眉樣，誰將月裏同。有來凡幾日，相效滿城中。」似嘲似惜，卻全是一片矜能炫慧之意，筆舌至此，可謂入微。

《**春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天寒風雪，獨宜於富貴之家，卻說來蘊藉。

《**春怨**》《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略】劉方平《春怨》，【略】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與五言絕稍異。《唐詩解》卷二八：一日之愁，黃昏爲切，一歲之怨，春暮居多，此時此景，宮人之最感慨者也。不忍見梨花之落，所以掩門耳。《古唐詩合解》卷六：「紗窗日落漸黃昏。」從紗窗中見日落，而漸及於黃昏，則正是愁時候。「金屋無人見淚痕」。金屋，陳皇后阿嬌貯金屋事。淚痕無見，以寂寂空庭之故。「寂寞空庭春欲晚」。君恩寵歇，則庭空而寂寞，一春虛度矣。春欲晚，則又怨之所生也。「梨花滿地不開門」。春晚則梨花滿地矣。月明花落，靜掩重門，此時更有難爲情處。

《**代春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無意自工，亦七絕上乘。

傳記

《**唐才子傳・劉方平**》方平，河南人。白皙美容儀。二十工詞賦。與元魯山交善。隱居潁陽大谷，高尚不仕。皇甫冉、李頎等相與贈答，有云：「離邊潁陽道，竹外少姨峰。」神意淡泊。善畫山水，墨妙無前，汧國公李勉延至齋中，甚敬愛之，欲薦於朝，不忍屈，辭還舊隱。工詩，多悠遠之思，陶寫性靈，默會風雅，故能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斗筲，何足以系劉先生哉。有集今傳。

紀事

《**元和姓纂・尤韻》東郡劉氏**　微，吳郡太守，江南採訪，生方平。

《**歷代名畫記》卷一〇**　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劉）微，字可大，吳郡太守，江南採訪使，（子）方平。

《**唐詩紀事・劉方平**》方平《泛舟思鄉》云：「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蓋洛中人也。

又　方平與元魯山善，不仕，蓋邢襄公政會之後也。蕭穎士云：「山東茂異，有河南劉方平。」

又《**沈仲昌**》仲昌，登天寶九年進士第。蕭穎士《送劉方平沈仲昌秀才同觀所試雜文》云：「山東茂異，有河南劉方平、臨汝沈仲昌，以郡府計偕之尤，當禮闈能賦之試，餘勇待賈，未始踰辰。吾徒相與登群玉，咀遺芳，目臨雲外，思入神境，佳哉樂乎！意數子之出幽谷而漸于陸矣。」

《**邵氏聞見錄》卷一六**　河南劉氏自名環儁者，事齊、魏爲中書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賜尚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爲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敕曰：「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勳，贈戶部尚書，謚襄，配享高祖廟，圖形凌煙閣。」【略】微，吳郡太守。微之子裟，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爲濟州東阿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祕書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方平詩》一卷。河南人，與元魯山善，不仕。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唐御覽詩》一卷，唐翰林學士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於梁鍠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方平詩》一卷。

藝文

李頎《送劉方平》 綺紈遊上國，多作少年行。二十二詞賦，惟君著美名。童顏且白皙，佩德如瑤瓊。荀氏風流盛，胡家公子清。有才不偶誰之過，肯即藏鋒事高卧。洛陽草色猶白春，遊子東歸喜拜親。漳水橋頭值鳴雁，朝歌縣北少行人。別離斗酒心相許，落日青郊半微雨。請君騎馬望西陵，爲我殷勤弔魏武。

皇甫冉《寄劉八山中》 東皋若近遠，苦雨隔還期。閑歲風霜晚，山田收穫遲。茅簷燕去後，樵路菊黃時。平子遊都久，知君坐見嗤。

又《答張諲劉方平兼呈賀蘭廣》 野性難馴狎，荒郊自閉門。心閑同海鳥，日夕戀山村。屢枉瓊瑤贈，如今道術存。遠峰時振策，春雨耐香源。復有故人在，寧聞盧鵲喧。青青草色綠，終足待王孫。

又《劉方平西齋對雪》 對酒閒齋晚，開軒臘雪時。花飄疑節候，色淨潤簾帷。委樹寒枝弱。縈空去雁遲。自然堪訪戴，無復四愁詩。

又《劉方平壁畫山》 墨妙無前，性生筆先。迴溪已失，遠嶂猶連。側徑樵客，長林野煙。青峰之外，何處雲天。

又《與張諲宿劉八城東莊》 人閒當歲暮，田野尚逢迎。菜子多嘉慶，陶公得此生。寒無連古渡，雲樹近嚴城。雞黍無辭薄，貧交但貴情。

又《寄劉方平》（坐憶山中人） 坐憶山中人，窮棲事南畝。煙霞相親外，墟落今何有。潘郎作賦年，陶令辭官後。達生貴自適，良願固無負。田取潁水流，樹入陽城口。歲暮憂思盈，離居不堪久。

又《秋夜戲題劉方平壁》 鴻悲月白時將謝，正可招尋惜遙夜。翠帳蘭房曲且深，寧知戶外清霜下。

又《寄劉方平太谷田家》 故山聞獨往，樵路憶相從。冰結泉聲絕，霜清野翠濃。離邊潁陽道，竹外少姨峰。月夕田家務，寒煙隔幾重。

又《之京留別劉方平》 客子慕儔侶，含悽整晨裝。邀歡日不足，況乃前期長。離袂惜嘉月，遠還勞折芳。遲迴越二陵，迴首但蒼茫。喬木清宿雨，故關愁夕陽。人言長安樂，其奈緬相望。

又《寄劉方平》（十年不出磎林中） 十年不出磎林中，一朝結束甘從戎。嚴子持竿心寂歷，寥落荒籬遮舊宅。終日碧湍聲自喧，暮秋黃菊花誰摘。每望南峰如對君，昨來不見多黃雲。石徑幽人何所在，玉泉疏鐘時獨聞。與君從來同語默，豈是悠悠但相識。天畔三秋空復情，袖中一字無由得。世人易合復易離，故交棄置求新知。歎息青青長不改，歲寒霜雪貞松枝。

邱丹

論述

韋應物《贈邱員外二首》 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未與南宮拜，聊偃東山居。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疏。每一睹之子，高詠遂起予。宵書方連燕，煩吝亦頓祛。格言雅誨闕，善謔矜數餘。久跼思遊曠，窮慘遇陽舒。虎丘愜登眺，吳門悵躊躇。方此戀攜手，豈云還舊墟。告諸吳子弟，文學爲何如。 跡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門趨。

韋夏卿《和邱員外題湛長史舊居》 道勝物能齊，累輕身易退。苟安一丘上，何必三山外。雲霞長若綺，松石常如黛。徒有昔王過，竟遺青史載。詩因野寺詠，酒向山椒酹。異時逢爾知，茲辰駐余旆。

崔峒《初除拾遺酬邱二十二見寄》 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挂身。丹墀初謁帝，白髮免羞人。才愧文章士，名當諫諍臣。空餘薦賢分，不敢負交親。

湛賁《伏覽呂侍郎渭邱員外丹舊題十三代祖歷山草堂詩因書記事》 名遂貫知己，道勝方晦跡。高居葺蓮宮，遺文煥石壁。桑田代已變，池草春猶碧。識曲遇周郎，知音荷宗伯。調逸南平兆，風清建安跡。祖德今發揚，還同書史冊。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韋蘇州》 《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邱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略】」如丹「買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疏。【略】」其氣格殆不減二人，

非唐中葉以來，嘐嘐以詩鳴者可比。

紀事

《元和姓纂・尤韻》吳興邱氏　右常侍邱爲，吳郡人，弟丹，倉部員外。

《宋高僧傳・唐杭州徑山法欽》　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邱丹各有碑碣焉。

又《唐杭州靈隱山道標》　衛後聲價軼於公卿間，故與之深者有相國李公吉甫、大司空嚴公綬、【略】戶部侍郎邱公丹【略】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

又《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兵曹吕渭、諸暨長邱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倉部員外郎》　邱丹，又祠外。

藝文

邱爲《冬至下寄舍弟時應赴人京》　去去知未遠，依依甚初別。他鄉至下心，昨夜階前雪。終日讀書仍少孤，家貧兄弟未嘗途。適遠纔過宿舂料，相隨惟一平頭奴。男兒出門事四海，立身世業文章在。莫漫憶紫扉，駟馬高車朝紫微。江南驛使不曾斷，迎前爲爾非春衣。

韋應物《秋夜寄邱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又《送邱員外還山》　長棲白雲表，暫訪高齋宿。還辭郡邑喧，歸泛松江渌。結茅隱蒼嶺，伐薪響深谷。同足山中人，不知往來躅。靈芝非庭草，遠鶴委池鶩。終當署里門，一表高陽族。

又《重送邱二十二還臨平山居》　歲中始再覯，方來又解攜。纔留野艇語，已憶故山棲。幽澗人夜汲，深林鳥長啼。還持郡齋酒，慰子霜露淒。

又《送邱員外歸山居》　郡閣始嘉宴，青山憶舊居。爲君量革履，且願住藍輿。

秦系《山中贈諸暨丹邱明府》　尚衣半破帶蒓苔，笑向陶潛酒甕開。縱醉還須上山去，白雲那肯下山來。

李益《和邱員外題湛長史舊居》　昔降英王顧，屏身幽巖曲。靈波結繁笳，爽籟赴鳴玉。連轉春華至，歲來山草綠。青松掩落暉，白雲竟空谷。伊人撫遺歎，惻惻芳又縟。云誰敷美香，分毫寄明牧。

李端《送邱丹歸江東》　故山霜落久，才子憶荆扉。旅舍尋人別，秋風逐雁歸。夢愁楓葉盡，醉惜菊花稀。肯學求名者，經年未拂衣。

于頔《和邱員外題湛長史舊居》　蕭條歷山下，水木無氛滓。王門結長裾，巖扃怡暮齒。昔賢枕高躅，今彥仰知止。依依矚煙霞，眷眷返墟里。湛生久已沒，邱也亦同恥。立言咸不朽，何必在青史。

顧況《謁邱真人不遇》　五月五日日卓午，獨自騎驢上山隅。來到君家不見君，下驢倚杖叩君戶。驚起山童開山扉，黃犬搖尾銜人衣。借問先生往何處，云入山中采紫薇。平明一去今未歸，引我池邊看釣磯。池中數箇白鷗兒，見人慣後癡不飛。欲待君歸君不歸，卻復騎驢下翠微。

張孝嵩

《舊唐書・郭虔瓘傳》　其後，又以張嵩爲安西都護以代虔瓘。嵩身長七尺，偉姿儀。初進士舉，常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府庫，遂爲充實。十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黃門侍郎杜暹代嵩爲安西都護。

《新唐書・郭虔瓘傳》　(虔瓘)卒軍中，以張孝嵩爲安西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

《朝野僉載》卷二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腳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僞。準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準《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腳攣何廢造僞。」命兩人舁上市，斬之。

《**太平廣記**》**卷四二〇**　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凡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騰水，以覘郡人望祀河滸。【略】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而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里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龍舌張氏。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孝嵩集》十卷。字仲山，南陽人。開元河東節度，南陽郡公。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孝嵩集》十卷。

沈千運

論述

綜論

元結《**篋中集序**》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詩，見下卷。其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悉錄于後：【略】此卷（第六卷）十四家，予所有者，獨李嘉祐集。楊衡、雍裕之見《十賢集》中，往往皆律詩，蓋小才也。餘人多有奇語，沈千運、王季友，尤老成。

《**詩藪外編・唐下**》　開元李、杜勃興，詩道大盛，孟浩然、沈千運等，遂獨以詩稱，而文不概見。

《**唐音癸籤・評彙一**》　沈千運刊落文言，冷然獨寫眞意，元次山甚推重之。其同調有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數人。而季友、雲卿尤勝。

《**詩學源流考**》　開元、天寶之際，篤生李、杜二公，集數百年之大成。【略】而元結又有《篋中集》一選，集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爲一卷，其詩直接漢人。故論詩者至開、寶之世，莫不推爲千載之盛也。【略】蓋終唐之世，稱大家者，以李、杜、韓三家爲宗。古詩之得正音者，陳、張、韋、柳四家爲宗，而元結、沈千運諸人爲輔。【略】此唐詩之大較也。

《**劍溪說詩**》**卷上**　《篋中集》載沈千運諸人，皆廉潔士，詩亦高古，無唐世名輩習氣。

又《**又編**》　唐詩固稱極盛，而五言正脈，亦無多傳，陳拾遺、張曲江、李、杜、韋、柳而外，惟儲、孟、二王（維、昌齡）、李頎、常建、劉眘虛、沈千運、孟雲卿、元結、孟郊，尚不替前人軌則。高、岑體稍近杜，《品彙》列之名家，允稱也。

《**石園詩話**》**卷一**　元結《篋中集序》云：「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贈史修文》云：「疇昔皆少年，別來鬢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汝墳示弟妹》云：「豈知園林主，卻是園林客。骨肉能幾人，年大自疏隔。」皆能自抒胸臆。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沈千運**》　陶詩質樸還清綺，得味芳腴疲不妨。若是一惟枯槁樣，風情未免愧潯陽。

分論

《**感懷弟妹**》《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愁懷達識，迫成斥苦之音，憂樂兩境，人俱讀不得。「筋力久不如，卻羨澗中石。」鍾惺評：淡得無賴。「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譚元春評：只覺悲白髮者，不達之甚。「豈知林園主，卻是林園客。」鍾惺評：說得敗人尚興，消人妄心。「性情誰免此。」鍾惺評：「性情」二字，如此用得深。「唯念得爾輩，時看慰朝夕。」鍾惺評：示弟妹止此一句，哽咽在此。《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感人壽難延，悟世無常主，皆見道之語。骨肉所存無幾，朝夕得相慰藉，亦從衰老

人悲中討出喜來，寫情婉致。大抵詩以窮而後工，若千運高才不遇，所爲不尙藻繢，自有一種眞味，如此詩與《贈史修文山中作》，俱詞近意遠，五古妙筆。《載酒園詩話又編》：詩有一意透快，略不含蓄，不礙其爲佳者，沈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孟之「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全詩，皆羽聲角調，無甚宮商之音。《重訂詩別裁集》卷三：「豈知林園主，卻是林園客。」達人有此曠懷，千古儻憒，無人吐出。《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質樸語，對家人，得體。

《贈史脩文》《唐詩歸》卷二四：「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鍾惺評：婉得妙。「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鍾惺評：直得妙。「別路漸欲少。」鍾惺評：三字不堪。

《山中作》《唐詩歸》卷二四：「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束人。」鍾惺評：兼樂說，妙。「邇來歸山林，庶事皆吾身。」譚元春評：用「庶事」字，妙。鍾惺評：直直吐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此詩似鶴立危岩。

《古歌》《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讀此詩後，覺眼中人人足鬼。

傳記

《唐才子傳・沈千運》 千運，吳興人。工舊體詩，氣格高古，當時士流，皆敬慕之，號爲「沈四山人」。天寶中，數應舉不第，時年齒已邁，遨遊襄、鄧間，干謁名公。來濮上，感懷賦詩曰：「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族。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衰落當捐棄，貧賤招謗讟。」其時多艱，自知屯蹇，遂浩然有歸歟之志，賦詩曰：「棲遲無別事，所願離風塵。不來城邑遊，禮樂拘束人。」又曰：「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遂釋志，還山中別業。嘗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薄田園，兒嫁女織，偃仰今古，自足此生。誰能作小吏，走風塵下乎？」高適賦《還山吟》贈行曰：「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意，夢魂可以相周旋。」肅宗議備禮征致，會卒而罷。有集傳世。

藝文

高適《贈別沈四逸人》 沈侯未可測，其況信浮沈。十載常獨坐，幾人知此心。乘舟蹈滄海，買劍投黃金。世務不足煩，有田西山岑。我來遇知己，遂得開清襟。何意閭閻間，沛然江海深。疾風掃秋樹，濮上多鳴砧。耿耿尊酒前，聯雁飛愁音。平生重離別，感激對孤琴。

王季友《代賀若令譽贈沈千運》 相逢問姓名亦存，別時無子今有孫。山上雙松長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村南村西車馬道，一宿通舟水浩浩。澗中磊磊十里石，河上淤泥種桑麥。平坡冢墓皆我親，滿田主人是舊客。舉聲酸鼻問同年，十人六七歸下泉。分手如何更此地，回頭不語淚潸然。

張籍《沈千運舊居》 汝北君子宅，我來見頹墉。亂離子孫盡，地屬鄰里翁。土木被丘墟，谿路不連通。舊井蔓草合，牛羊墜其中。君辭天子書，放意任體躬。一身不自力，家與逆旅同。高議切星辰，餘聲激瘖聾。方將旌舊閭，百世可封崇。嗟其末積年，已爲荒林叢。時豈無知音，不能崇此風。浩蕩竟無睹，我將安所從。

趙微明

《吳禮部詩話》 餘人多有奇語，沈千運、王季友、尤老成，趙微明最爲不顯，挽歌長別之句，使人三歎，雖當時作者，不能過也。

《回軍跛者》《對牀夜語》卷五：趙微明《回軍跛者》之詩，只讀起句，不必看題目，亦必知爲此詩矣。所謂「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則前月行軍之速，今日被疾而歸，曲見於此。又，「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百世之下，誦之猶慘然，其時可知也。結句用事尤著題，且有不盡之哀。《唐詩歸》卷二四：「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鍾惺評：比少陵《垂老別》、《羌村》諸詩更悲。

「一枝假枯木」，譚元春評：五字，可笑，可哭。與太白「如蒼蠅聲」四字讀之，同一失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常恐道路旁，掩棄狐兔塋，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少陵每如此用筆。「反畏消息來」一種是也。

《思歸》《唐詩歸》卷二四：「爲別未幾日，一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鍾惺評：常情常事寫出便深。「惟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寸心寧死別，不忍生離憂」。鍾惺評：怨矣。

《述書賦》注　「若驚陳趙」。陳閎，潁川人，陳王府長史；趙微明，天水人。

《唐才子傳・張衆甫》　同在一時者，有趙微明、于逖、蔣渙、元季川，俱山巔水涯，苦學貞士，名同蘭茝之芳，志非銀黃之術，吟詠性靈，陶陳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沒。

高　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高氏　憲生蓋、丘。蓋，禮部郎中。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人：高蓋、王諲、張甫、陶舉、敬括、邵軫。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一二　戶部員外郎：高蓋，又禮中補。

《千唐誌齋藏誌・大唐故汝州刺史李府君夫人鄧國夫人韋氏墓誌銘》　河南縣尉高蓋撰文，左羽林軍中侯陳絢書。天寶九載十一月十一日合祔。

孟雲卿

論　述

綜　論

《中興間氣集・孟雲卿》　祖述沈千運，漁獵陳拾遺，詞意傷怨，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方於《七哀》「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則雲卿之句深矣。雖效于沈、陳，才得升堂，猶未入室，然當今古調，無出其右，一時之英也。余感孟君好古，著《格律異門論》及譜三篇，以攝其體統焉。

張爲《詩人主客圖》　高古奧逸主孟雲卿。

元結《送孟校書往南海并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舂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詞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翛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末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聲名滿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爲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愼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作歌送之。　吾聞近南海，乃是鰲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相勸早旋歸，此言愼勿忘。

《南部新書》辛　孟雲卿之詩，祖述沈千運。

《唐詩歸》卷一九　鍾惺評：元次山與雲卿，以詞學相友二十年，次山直奧，雲卿深婉，各不相同，此古人眞相友處也。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殷璠詩選，以常建爲第一。張爲句圖，以

孟云卿爲高古奧逸。蓋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餘。【略】孟「朝日上高臺，離人怨秋草。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劇爲東野所宗。

又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略】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又《近體上・五言》　羽士若吳筠，盛唐翹楚，緇流若靈一，中唐共推，不在孟雲卿、皇甫冉下。

又《外編・唐下》　唐人則王、楊之繁富，【略】雲卿之古蒼，【略】皆所專也，兼之者杜陵也。

《唐音癸籤・評彙一》　沈千運刊落文言，冷然獨寫眞意，元次山甚推重之。其同調有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數人。而季友、雲卿尤勝。

《劍溪說詩》卷上　孟校書雲卿詩最古，交游亦盛。與陶峴、焦遂、張旭、杜甫、元結、劉長卿、韋應物相友善。杜集中凡四見。次山詩文亦屢見，且曰：「雲卿少次山六七歲，名聲滿天下。」韋古詩一篇，有「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之句。其爲名賢所重如此。顧後人論詩，從不及雲卿，何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元次山古調獨彈，冰襟雪抱，令人不敢褻玩。《篋中》一集，孟雲卿其職志乎？

《靜居緒言》　少陵評泊，不喪銖黍，其自得可知。【略】于孟雲卿則曰「孟子論文更不疑。」其虛衷即物，亦見于此，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者有焉。

《石園詩話》卷一　平昌孟雲卿詩，祖述沈公者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孟雲卿》　日泛江湖號水僊，夙同陶峴共喧寒。詩何袒述沈千運？一向哀傷不耐看。

分論

《古別離》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帝京》之什，【略】孟云卿《古別離》，【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唐賢三昧集箋注》卷下：得古樂府神理。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二：元結至交也，詩亦有元派。

《傷懷贈故人》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八》：周珽評：悽楚。聲氣出天入淵。大抵孟詩多以苦調勝人。如「貴賤易中腸，爲長心易憂，死者何曾老」等語皆刻骨，覺鳥啼花落，盡成悲思。

《傷情》　《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老人語，孺子心，感人處在聲淚之外。譚元春評：萬愁萬苦，能令閱者各有愁苦，卻好合着。「兄弟先我沒，孤幼盈我傍。」鍾惺評：人生苦境，有眼中放得，心中想不得者，此五字是也。「四時與日月，萬物各有常。秋風已一起，草木無不霜。」鍾惺評：四語似漢人古詩。悲促中忽着此寬大語。《載酒園詩話又編・孟雲卿》：詩有一意透快，略不含蓄，不礙其爲佳者，沈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傷，青見鬢髮白」，孟之「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全詩，皆羽聲角調，無甚宮商之音。

《傷時》　《唐詩品彙》卷一七：劉辰翁評：子昂風調。

《田園觀雨兼晴後作》　《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妙題，今人定分爲二。又，字字是艱難治生語，仍是爲長心易憂五字寫出，有一段孝友意在內。「貧賤少情欲。」鍾惺評：世故學問中實歷名言，又似子書語。「秋成不廉儉，歲餘多餒饑。」鍾惺評：老人語堪合藥。譚元春評：儉字人知之，廉字不知。

《汴河阻風》　《唐詩歸》卷二四：「出浦風漸惡，傍灘舟欲橫。大河噴東注，群動皆窅冥。白霧魚龍氣，黑雲牛馬形。」譚元春評：幽奧之極，自有奇響。鍾惺評：同一奇幻，覺「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高亮。

《行路難》　《載酒園詩話又編・孟雲卿》：「海中之水愼勿枯，烏鳶啄蚌傷明珠」，大是激昂。

《途中寄友人》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下》：周珽評：君子涉世，惟公道隨處去得，有求則私，而行多畏途矣。故「求」之一字，不惟不可見諸事，尤不可萌諸心，況云「求人」，又焉能自貴自適乎。今世爲客，每不憚風塵，視遠路爲等閒，所以長知此而不知休也。孟公此詩，悟中帶憤，憤中帶警，曰「昔聞」，曰「謂是」，曰「及到」，曰「始知」，曰「倘使」，曰「便堪」，俱用虛辭，抑揚發揮，實意見之。透言之，確寄友卻以寄世，拂衣解組，挂冠投筆，豈其人耶。周敬評：有求，原非爲客正道，何待及到其地，始知情有難堪也。要之，世路險窄，苟不能脫然塵外，未有不爲求人所累者，雲卿正欲醒人，以得好休時且好休耳。

《寒食》《載酒園詩話又編・孟雲卿》：孟《寒食》詩最佳，「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爲子推」，正可與韓翃詩參看。

傳記

《唐才子傳・孟雲卿》 雲卿，關西人。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志亦高尚，懷嘉遯之節。與薛據相友善。嘗流寓荊州，杜工部多有與雲卿贈答之作，甚愛重之。工詩，其體祖述沈千運，漁獵陳拾遺，詞氣傷怨，雖然模效纔得昇堂，猶未入室，當時古調，無出其右，一時之英也。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又「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里餘，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皆爲當代推服。韋應物《過廣陵遇孟九贈詩》云：「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其才名於此可見矣。仕終校書郎。集今傳。雲卿稟通濟之才，淪吞噬之俗，棲棲南北，苦無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處江湖，心存魏闕，猶杞國之人憂天墜，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念矣。

紀事

《甘澤謠》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于崑山，富有田業。【略】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孫、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

藝文

杜甫《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顯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顯爲地主，懶回鞭轡成高宴。劉侯歎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陷，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

又《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難衮衮，告別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寧辭酒醆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又《解悶》五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原注：校書郎雲卿。）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劉長卿《北遊酬孟雲卿見寄》 忽忽忘前事，事願能相乖。衣馬日羸弊，誰辨行與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止，懍坎難歸來。慈母憂疾疹，室家念棲萊。幸君夙姻親，深見中外懷。俟子惜時節，悵望臨高臺。

韋應物《廣陵遇孟九雲卿》 雄藩本帝都，遊士多俊賢。夾河樹鬱鬱，華館千里連。新知雖滿堂，中意頗未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酒前。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明月滿淮海，哀鴻逝長天。所念京國遠，我來君欲還。

孟郊《哀孟雲卿嵩陽荒居》 戚戚抱幽獨，宴宴沈荒居。不聞新歡笑，但睹舊詩書。藝蘖意彌苦，耕山食無餘。定交昔何在，至戚今或疏。薄俗易銷歇，淳風難久舒。秋蕪上空堂，寒槿落枯渠。蓬草恐傷蕙，攝衣自理鋤。殘芳亦可餌，遺秀誰忍除。徘徊未能去，爲爾涕漣如。

李翰

論述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古文評論》 李翰《進張中丞傳表》，張巡孤忠拒寇，實有功於唐之再造，斯文激揚忠烈，聲光飈舉，殆足以發抒其氣。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

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辨，馳騁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紓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幽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瀰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此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下・李翰》 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略】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紀事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繫乎才，進退率乎時。始君筮仕，偵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琯、韋公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宦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能免。嗟！苛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鐘毀棄，若孟子輟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唐國史補》卷上 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衛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守死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於篇。

又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寶應後六人，李翰，左補闕充。

《南部新書》丙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強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翰《張巡姚誾傳》二卷。

又《藝文志四》 李翰《前集》三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翰集》。

《宋史・藝文志七》 《李翰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雜藝類》 《蒙求》三卷，唐李翰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遂至舉世誦之，以爲小學發蒙之首，事有甚不可曉者。余家諸子在襁，未嘗令誦此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翰集》三十卷。

藝文

劉長卿《喜李翰自越至》 南浮滄海上，萬里到吳臺。久別長相憶，孤舟

何處來。春風催客醉，江月向人開。羨爾無羈束，沙鷗獨不猜。

于逖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于逖》 古來風雅道彝倫，憶弟悲吟見性眞。情緒纏綿未忍讀，斯人纔不愧詩人。

蕭穎士《蓮蕊散賦序》 予同生繼夭，憯戚所萃，己未歲夏六月，旅居韋城，憂傷感疾，腫生於左脇之下，彌旬不愈，楚痛備至。友生于逖、張南容在大梁聞之，以言於方牧李公。公，予之舊知也。俯垂驚嗟，遠致足散，題曰蓮蕊，命以和蘇，用附腫上，又覆以沖，帛以冪之，其瘳如洗，一夕復故。

《唐詩紀事・于逖》 于逖，獨孤及、李白皆有詩贈之，蓋天寶間詩人也。

《唐才子傳・張衆甫》 同在一時者，有趙微明、于逖、蔣渙、元季川，俱山顚水涯苦學貞士，名同蘭茝之芳，志非銀黃之術，吟詠性靈，陶陳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惜其行藏之大概，不見于記錄，故缺其考詳焉。

李頎《答高三十五留別便呈于十一》 累薦賢良皆不就，家近陳留訪耆舊。韓康雖復在人間，王霸終思隱巖竇。清冷池水灌園蔬，萬物滄江心澹如。妻子歡同五株柳，雲山老對一牀書。昨日公車見三事，明君賜衣遣爲吏。懷章不使郡邸驚，待詔初從闕庭至。散誕由來自不羈，低頭授職爾何爲。故園壁挂烏紗帽，官舍塵生白接䍦。寄書寂寂於陵子，蓬蒿沒身胡不仕。藜羹被褐環堵中，歲晚將貽故人恥。

李白《留別于十一逖裴十三遊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幾兔何足言。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嘆羝觸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悵望何可論。既知朱亥爲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蟠炳文章。悲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劍思高堂。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爲我楚舞，吾爲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岐淚滂沱。

獨孤及《夏中酬于逖畢耀問病見寄》 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薄宦恥降志，卧痾非養蒙。閉關涉兩句，羈思浩無窮。鶯鶯何處來，雙舞下碧空。離別隔雲雨，惠然此相逢。把手賀疾間，舉杯欣酒濃。新詩見久要，清論激深衷。高館舒夜簟，開門延微風。火雲赫嵯峨，日暮千萬峰。遙指故山笑，相看撫號鍾。聲和由心清，事感知氣同。出處未易料，且歌緩愁容。願君崇明德，歲暮如青松。

王季友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王季友》 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至如《觀于舍人西亭壁畫山水》詩：「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鳥。」甚有新意。

《唐詩歸》卷一六 鍾惺評：此公有古骨古心，復有妙舌妙筆。然在盛唐，不甚有詩名，爲其少耳。余性不以名取人，其看古人亦然。每於古今詩文，喜拈其不著名而最少者，常有一種別趣奇理，不墮作家氣。豈惟詩文，書畫家亦然。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王季友》 忠孝情文一並傳，歌謠里巷亦天然。倘令聲意惟奇險，何不吟詩三百篇。 出言無味枉搜奇，博極羣書定少疑。李勉優崇爲上客，泚公知是未能詩。

分論

《別李季友》 《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閉匣二十年，皎潔猶常明。」三字深。

《寄韋子春》《唐詩歸》卷一六：「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鍾惺評：眞相交之言。「山中誰余密」，譚元春評：句法妙。「有情盡捐棄，土石爲周身」，譚元春評：忘情學草木，不如此句無心。《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元道州云：「忘情學山水。」二公詩每有契合處。

《雜詩》《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骨調古甚。「采山仍采隱」，鍾惺評：采隱二字，是遊山第一義。「持斧事遠遊，固非匠者心」，鍾惺評：人有此意，妙在說得深。「四聽無知音」，譚元春評：此處用知音，妙。

《滑中贈崔高士瓘》《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神仙語，帶瓢笠丹藥氣，最易俗人，太白不免，此作一灑之。「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否」，鍾惺評：內經奇妙語。「遙信蓬萊宮，不死世世有」，譚元春評：堅人學道念頭。「自勉將勉余，良藥在苦口」，譚元春評：道人心腸。

《還山留別長安知己》《唐詩歸》卷一六：「出山不見家，還山見家在。山門是門前，此去長樵采。」鍾惺評：口頭筆端，略無沾滯。

《代賀若令譽贈沈千運》《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代人作詩，眞至婉妙如此，然所贈者沈千運也，其人自可作詩耳。「相逢問姓名亦存」，鍾惺評：名亦存三字，寫久別相逢光景，口邊、眼邊。「平坡塚墓皆我親，滿田主人是舊客」，鍾惺評：苦語銷磨人。「舉聲酸鼻問同年」，鍾惺評：如聞其聲，如見其面。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起語眞景。

《酬李十六岐》《唐詩歸》卷一六：「下筆新詩行滿壁，立談古人坐在席。」鍾惺評：口頭不遠，胸中不近。譚元春評：爽語快人。「自耕自刈食爲天」，譚元春評：三字用得不頭巾。鍾惺評：樸而快。「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譚元春評：此語滿肚幽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周珽評：人艷處獨淡，人鬧處獨閑，自得之趣，恬然天成。故鑄辭非玉非石，爰變丹青，讀之如飲玉液，令人體輕。吳山民評：開口便超，朝飲暮飡，所事越俗，「于何」句，語意若驚。尾句妙，有斟酌。《載酒園詩話又編・王季友》：王季友詩，磊塊有筋骨，但亦附寒苦以見長。如「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誠高出流輩。至「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儼然一閬仙矣。又《贈崔高士瓘》曰：「問家惟指雲，愛氣嘗言酒。」亦佳。「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否」，殊不堪。僻澀之過，必涉鄙俚，不待賈、孟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車馬憧憧」一段，即所云「世上公卿貴」也。

《宿東谿李十五山亭》《唐詩歸》卷一六：「上山下山入山谷，谿中落日留我宿。松石依依當主人，主人不在意亦足。」鍾惺評：無限曲折，口頭落落，不累不輕。「絕頂平天一小齋，本意由來是山水」，鍾惺評：此語似難爲主人，然以口邊嘲狎出之，自不足待俗人語氣，癡人不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吳山民評：俊筆快語，可想其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直白語自是眞境。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看他字字是眞，卻字字是畫。此君尤妙七言古，四詩骨色似岑嘉州，而筆舌鬆妙，似過之。譚元春評：詩中光景，一片清明世界。「朝見此山謂山曉」，鍾惺評：謂字傳神。「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鍾惺評：題畫說破者，難乎其妙。此處之妙，不妨說破。譚元春評：岑嘉州詩中稱人爲足下，此詩中自稱爲小弟，只如說話，可悟眞詩之妙。「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譚元春評：如此題畫，靈活不可言。《唐音癸籤・評彙七》：宋人以王季友《觀壁畫山水》詩「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等語爲淺陋，類兒童幼學者，一拈出便欲噴飯。唐初題畫詩未鑿鑿，故以此等語爲工。今則老杜語亦稍稍退位矣。下筆正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周珽評：骨氣渾穆，神情古樸，初盛典型。陸時雍評：筆底省淨。《養一齋詩話》卷八：委友詩最沈奧有古骨，然如《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云：「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未免質而有俚氣，靈而有稚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近俗矣，取其不滯。

《玉壺冰》《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堅白能虛受」，玉壺。「清寒得自凝」，冰。

《皇帝移晦日爲中和節》《唐詩歸》卷一六：「皇心不向晦」，鍾惺評：向晦字如此用，妙。「淑氣同風景，佳名別詠歌」，鍾惺評：風致。

傳記

《唐才子傳・王季友》　季友，河南人。暗誦書萬卷，論必引經。家貧賣

屐，好事者多攜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窮丑，遣去。來客鄂城，洪州刺史李公，一見傾敬，即引佐幕府。工詩，性磊浪不羈。愛奇務險，遠出常性之外。白首短褐，崎嶇士林，傷哉貧也。嘗有詩云：「山中誰余密？白髮日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又：「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丘中草木年。」觀其篤志山水，可謂遠性風疏，逸情雲上矣。有集傳于世。

紀事

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 洪州之爲連率也，舊矣，自幽薊外姦，加之以師旅，十年之間，爲巨防焉。當閩越奧區，扼江關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歸，逋往之國，今大和會，故朝廷重於鎮定。齊爾宗枝，勉移獨坐之權，實專方面之寄，七州奔走而承命，二都風化以在我，足以王司議得爲副車。況加彼數賢，爲之爲理，何憂乎杼軸爲弊，何畏乎寇戎不奔敗？然則政出宇下，風馳境上，上下之交，理道彰矣。良辰歲首，羣公叙離，蒼然霜林，墜葉爲聚。別怨既如此，歲窮又如此，豈長年之所獨悲，抑同人之所增歎。邵，史官也，職在書法，以中丞宜力王室，以司議碩畫幕中，予將書之，行矣自念。

岑參《五月四日送王少府歸華陰》 仙掌分明引馬頭，西看一點是關樓。五月也須應到舍，知君不肯更淹留。

又《六月三十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 亭晚人將別，池涼酒未酣。關門勞夕夢，仙掌引歸驂。荷葉藏魚艇，藤花罥客簪。殘雲收夏暑，新雨帶秋嵐。失路情無適，離懷思不堪。賴茲庭戶裏，別有小江潭。

《潘子真詩話》 《可嘆》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河西新幢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

《唐詩紀事·王季友》 季友，肅、代間詩人也。錢考功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兒子如瓊枝。」乃知季友曾遊江西之幕。

《困學記聞·論詩》 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爲監察御史，爲副使。

《金石萃編·王宥等謁岳祠題記》 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同詣岳祠書記，華陰縣令王宥，前令王紓，丞王沐，尉李齊佺，尉權頌，鄭縣主簿張彬，尉竇彧，下邽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昌原，京兆府法曹參軍李楓書并篆。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王季友》 吳旦生曰：《篋中集》姓氏載，季友，河南人，一云鄂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河岳英靈集》稱其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然觀季友《雜詩》云：「采山仍采隱，在山不在深。」又《寄韋子春》（《河岳英靈集》作《山中贈十四秘書兄》。）詩云：「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此亦足標其高致也已。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王季友集》一卷。唐王季友撰。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杜詩所謂「鄂城客子王季友」者，意即其人耶！

《宋史·藝文志七》 《王季友詩》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王季友集》一卷。王季友，不知何郡人。

藝文

岑參《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 王生今才子，時輩咸所仰。何當見顏色，終日勞夢想。驅車到關下，欲往阻河廣。滿目徒春華，思郡罷心賞。開門見太華，朝日映高掌。忽覺蓮花峰，別來更加長。無心顧微祿，有意在獨往。不負

林中期，終當出塵網。

又《送王七錄事赴虢州》 早歲即相知，嗟君最後時。青雲仍未達，白髮欲成絲。小店關門樹，長河華岳祠。弘農人吏待，莫使馬行遲。

又《送王錄事却歸華陰》 相送欲狂歌，其如此別何。攀轅人共惜，解印日無多。仙掌雲重見，關門路再過。雙魚莫不寄，縣外是黃河。

又《喜華陰王少府使到南池宴集》 有客至鈴下，自言身姓梅。仙人掌裏使，黃帝鼎邊來。竹影拂棋局，荷香隨酒杯。池前堪醉臥，待月未須回。

杜甫《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鄴城客子王季友。摹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顏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眞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爲羲和天爲戚，用平水土地爲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曠前後。死爲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爲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

鑑起《送王季友赴洪州幕下》 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撫劍感知己，出門方遠辭。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問我何功德，負恩留玉墀。銷魂把別袂，愧爾酬明時。

郎士元《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 村映寒原日已斜，煙生密竹早歸鴉。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鄰照數家。門通小徑連芳草，馬飲春泉踏淺沙。欲待主人林上月，還思潘岳縣中花。

戎昱《苦哉行五首寶應中過潛州洛陽後同王季友作》 彼鼠侵我廚，縱貍授梁肉。鼠雖爲君卻，貍食自須足。冀雪大國恥，翻是大國辱。羶腥逼綺羅，磚瓦雜珠玉。登樓非騁望，目笑是心哭。何意天樂中，至今奏胡曲。 官軍收洛陽，家住洛陽里。夫婿與兄弟，目前見傷死。吞聲不許哭，還遣衣羅綺。上馬隨匈奴，數秋黃塵裏。生爲名家女，死作塞垣鬼。鄉國無還期，天津哭流水。 登樓望天衢，目極淚盈睫。還笑無笑容，須妝鬱花靨。昔年買奴僕，奴僕來碎葉。豈意未死間，自爲匈奴妾。一生忽至此，萬事痛苦業。得出塞垣飛，不如彼蜂蝶。 妾家清河邊，七葉承貂蟬。身爲最小女，偏得渾家憐。親戚不相識，幽閨十五年。有時最遠出，祇到中門前。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鋋。匈奴爲先鋒，長鼻黃髮拳。彎弓獵生人，百步牛羊羶。脫身落虎口，不及歸黃泉。苦哉難重陳，暗哭蒼蒼天。 可汗奉親詔，今月歸燕山。忽如亂刀劍，攪妾心腸間。出戶望北荒，迢迢玉門關。生人爲死別，有去無時還。漢月割妾心，胡風凋妾顏。去去斷絕魂，叫天天不聞。

劉餗

傳記

《舊唐書・劉餗傳》 餗，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

《新唐書・劉餗傳》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

又《宰相世系表一上》彭城劉氏 子玄，中書舍人、居巢文公，生貺、餗、彙、秩、迅、迴。餗，河南功曹參軍。

著錄

李肇《國史補序》 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爲《傳記》。

《崇文總目》卷二 《史例》三卷，劉餗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劉餗《國朝傳記》三卷，《國朝舊事》四十卷。

又《藝文志三》 劉餗《傳記》三卷，一作《國史異纂》。

又《藝文志四》 劉餗《樂府古題解》一卷。

又 劉餗《史例》三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三　劉餗《國史異纂》三卷，原釋載齊梁以來雜事。

又《傳記》三卷，原釋凡一百九十事。按唐志，劉餗《國朝傳記》三卷，宋志作劉諫，注云一作劉練。

又卷五　劉餗《史例》三卷，原釋以前史詳略，出於無法，故隱括諸凡附經爲例。

《郡齋讀書志·劉餗小說十卷》　右唐劉餗撰，纂周漢至晉江左雜事。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劉餗《小說》三卷，唐右補闕劉餗鼎卿撰。

又《隋唐嘉話》一卷，劉餗撰。

《宋史·藝文志五》　劉餗《傳記》三卷。又，《隋唐佳話》一卷。《小說》三卷。

劉彙

李華《祭劉左丞文》　今唯二人，嗚呼哀哉！弟參邦憲，兄鎮海夷。

梁肅《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初，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略】曰彙與公，用剛直明毅，焯於當時。

《元和姓纂·尤韻》彭城劉氏　子元，中書舍人、左常侍、居巢文公，生貺、餗、彙、秩、迅、迴。彙，尚書左丞。

《舊唐書·劉彙傳》　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

《新唐書·劉彙傳》　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

《舊唐書·玄宗諸子傳·盛王琦》　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爲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彙集》三卷。

《嘉定鎮江志·唐潤州刺史》　劉彙，《新唐書·肅宗記》至德二載正月甲寅，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永王傅，爲丹陽太守兼防禦使。舊記至德二載八月甲申，江東採訪防禦使移治杭州，別除崔渙，與新書方鎮表合。蓋劉彙之除在其年正月。

劉貺

傳記

《舊唐書·劉貺傳》　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眞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

《新唐書·劉貺傳》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

紀事

孫逖《授陳九言起居舍人劉貺起居郎制》　敕朝議郎守太子舍人攝殿中侍御史朔方節度判官陳九言、朝議郎行太常博士兼史館修撰劉貺等，清才雅望，敏學工文，是周行之俊乂，有致遠之良具，史臣之選，公議所歸，宜並拜於軒墀，俾分官於左右，九言可行起居舍人，散官如故，貺可行起居郎，餘如故。

梁肅《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貺、曰餗，繼文公典司國史，時議比子長、孟堅。

《舊唐書・劉滋傳》　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既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玄宗嘉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彭城劉氏　子玄，中書舍人、居巢文公，生貺、餗、彙、秩、迅、迥。貺，起居郎。

著録

《崇文總目》卷一　《太樂令壁記》三卷，原釋叶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東垣按，《通攷》不著卷數，舊本令訛作合，今校改。

又卷三　《續說苑》十卷，原釋唐劉貺撰，以劉向著《說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闕，貺因採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新唐書・藝文志一》　劉貺《太樂令壁記》三卷。

又　劉貺《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又《藝文志二》　劉貺《天官舊事》一卷。

又《藝文志三》　劉貺《續說苑》十卷。

又　劉貺《眞人肘後方》三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一　《大樂令壁記》三卷，上卷樂元，中卷正樂，下卷四夷樂，按唐志劉貺撰，唐志大作太。

《宋史・藝文志一》　劉貺《大樂令壁記》三卷。

劉秩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古文評論》　劉秩《貨泉論》，論錢法源流利弊極詳，終之以禁銅爲策，亦救弊之一道也。

李華《祭劉左丞文》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於故國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誼傅長沙。運丁中興，衍廢於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言，行已堙塞。續儒濟德，俾世爲則。專門繼起，人用不惑。季孟叔仲，並華於國。文傾遷固，理破楊墨。濁斯清清，曲莫容直。孤玉沈韻，高鴻墜翼。曩昔之年，逆虜悖天。帝命西平，董戎於關。上宰姦回，蔽明怙權。洎以監撫，海內飜然。督哥舒將，盍不速轅。兄在西陲，飛章上言。喻古引今，易亡爲存。時憚姦邪，不聞帝閽。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吠狺狺，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嘗披肝。千里同氣，寤寐永歎。請受監牧，請鎮豐安。乞固上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羣頑。哥舒表華，掌記轅門。明明仁兄，紹介三軍。舉族在此，懼爲禍原。竟迫方寸，孤天負恩。聖朝孝理，未忍行戮。爰詔三司，伏念哀鞫。網脫烏鳥，恩開桎梏。實賴仁人，再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於朝。兄志提挈，出泥登霄。言於宰司，大啓學徒。陳沈洎華，可備師儒。堂堂昌言，光我凶拘。褚中不行，何日忘諸。功曹垂侍，恩比天倫。手足是比，枯榮一人。友愛惟深，憐眷益親。艱阨流離，存亡永分。冀遊門閫，以慰酸辛。誰謂凋落，今惟二人。嗚呼哀哉！弟參邦憲，兄鎮海夷。誰云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親，胡與善違。孺子攀號，還奉裳帷。季氏呼天，割我四支。平生故人，橫涕交頤。寄空空原，時迨興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回望舊邦，素車遲遲。涛陽地古，舉目悽悲。執紼流慟，誰堪此時。余生易感，況已衰羸。泣薦潢汙，魂兮臨之，尚饗！

梁肅《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秩、曰迅，以述作之盛，德行之美，追蹤孔門。【略】始，公兄祭酒秩、功曹迅，並與故相國房公琯厚善。

《元和姓纂・尤韻》彭城劉氏　子元，中書舍人、左常侍、居巢文公，生貺、餗、彙、秩、迅、迥。秩，給事中、國子祭酒。

《新唐書・劉秩傳》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還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舊唐書・杜佑傳》　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

又《房琯傳》　琯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采其虛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

捐、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何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倉黃失據，遂及於敗。【略】乾元元年六月，詔曰：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于理。況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邵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彭城劉氏 子玄，中書舍人、居巢文公，生貺、餗、彙、秩、迅、迥。秩，國子祭酒。

又《藝文志三》 劉秩《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政典》三十五卷。

劉迅

傳記

《新唐書·劉迅傳》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紀事

李華《三賢論》 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二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略】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略】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堅明冲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直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兼不器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

《舊唐書·劉迅傳》 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彭城劉氏 子玄，中書舍人、居巢文公，生貺、餗、彙、秩、迅、迥。迅，左補闕。

著錄

《唐國史補》卷上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惟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

《崇文總目》卷一 《六說》五卷，原釋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標概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故止五卷。東垣按，唐志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劉迅《六說》五卷。

《郡齋讀書志·六說五卷》 右唐劉迅撰，迅著書以擬六經，此乃其叙篇，中惟《易》闕而不言，故止五卷云。

《宋史·藝文志一》 劉迅《六經》五卷。

劉迥

梁肅《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迥，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

當漢興，諸侯王子孫唯楚爲盛。世爲儒宗，光耀史牒，以至公大父皇朝尚書比部郎中贈徐州刺史府君諱藏器，徐州生烈考右散騎常侍贈工部尚書居巢文公諱子元。初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貺、曰餗，繼文公典司國史，時議比子長、孟堅。曰秩、曰迅，以述作之盛，德行之美，追蹤孔門。曰彙與公，用剛直明毅，焯於當時。故言卿族者，舉盛業以名其家。公好學，善屬文，天寶中進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轉左金吾兵曹介江南西道採訪使，歷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入爲殿中侍御史，出爲永州刺史。未行，改戶部員外郎。尋佐江淮轉運使，授著作郎，加檢校戶部郎中、國子司業，三領侍御史。當是時，中夏初定，而兵未戢，故公所受任，以餽運財賦爲先，而公亦飭躬莅職，所到無不均不安之患。大曆初，詔擇二千石，遂授公吉州刺史。三載，績成，徵拜諫議大夫，遷給事中，移疾請告，就醫於洛陽。享年若干，以建中元年七月某日，終於某里私第。嗣子某，泣血孺慕，以某月日，奉公之喪，權窆於某原。惟公貞方端肅，居敬行簡，和而不同，直而不倨，博聞強識，樂善下人。在諫司，陳古今以通諷諭，言發而王度潛潤，事行而天下莫聞。及夫給事黃門，釐舉典要，壺遂之才未展，士安之病已深，吾道豈窮，大運斯止。嗚呼！始公兄祭酒秩，功曹迅，並與故相國房公琯厚善，其終也，趙郡李公華志焉。洎公在廬陵，治行尤異，則故相國崔公祐甫頌焉。蓋伯仲德美，煥乎金石，試爲斯文，銘曰：惟堯之緒，在漢開楚。導長源兮，比部繼仁。文公允文，闢儒門兮。重世掌史，遷固慙美。立斯言兮，惟公才明。剛中志行，直道發兮。累佐使臣，一麾牧人。遺愛結兮，給事於中。遭命不融，神理忽兮。邱有夷，淵有實，舟斯失，劍斯沒，石不滅兮。

《**舊唐書・劉迥傳**》迥，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

《**新唐書・劉迥傳**》迥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又《**藝文志四**》《劉迥集》五卷。

李揆

論述

《**詩話總龜前集・警句門**》李廷老家有李揆《與饒州刺史封漸仲容叔霽聯句》，揆筆力遒勁，詩亦大佳，略云：「光踐蓬瀛閣，卧疴淮海濱。偶逢鄱陽守，宛是鄱陽人。」又云：「共仰新侯伯，同瞻舊宰臣。」又云：「鄉路轅思北，客林巷喜南。」

傳記

《**新唐書・李揆傳**》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棠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以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葫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弟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概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

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靡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慝，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會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紀事

權德輿《贈司空李揆謚議》 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秕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廻車，歲當興元，匪躬靡懿，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於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旅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邃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命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於位乎？昔韋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迹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謹議。

《唐語林·補遺》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錢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璆。適遇上尊號，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前定錄》 （陸）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去此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略】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宣室志》卷一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示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卷一〇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

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宰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唐會要・貢舉中・進士》 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詞藻，深昧求賢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中庭設五經及各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國家進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各務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又《謚法上》 恭，贈司空李揆。

《太平廣記》卷一三七引《異苑》 唐代宗將臨軒送上計郡守、百僚外辦，御輦俯及殿之橫門，帝忽駐輦，召北省官謂曰：「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皆有德音，以申誡勵，今獨無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對，帝曰：「且罷朝撰詞，以俟異日。」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計吏，敕下已久，遠近咸知，今忽臨朝改移，或恐四方乍聞，妄生疑惑。今止須制詞，臣請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駐鑾輅。」帝愈之。遂命紙筆，即令御前起草，隨遣書工寫錄，頃刻而畢。及宣詔，每遇要處，帝必目揆於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

又卷四九六引《嘉話錄》 揆門地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歸東都，司徒杜佑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新安志・叙牧守》 李揆，字端卿，系在隴西，爲冠族。乾元二年，拜相，美風儀，善奏對，肅宗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揆決事明當，肰銳於進，且近名坐抑兄楷不遷，又抉擿故宰相呂諲過失，上元二年二月貶袁州刺史，累年徙歙州。

《書史會要》卷五 李揆，字端卿，隴西人，擢進士第，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性警敏，善文章，尤工書。

藝　文

祖詠《宿陳留李少府揆廳》 相知有叔卿，訟簡夜彌清。旅泊倦愁卧，堂空聞曙更。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歸思那堪說，悠悠隈洛城。

劉長卿《秋日夏口涉漢陽獻李相公》 日望衡門處，心知漢水濱。偶乘青雀舫，還在白鷗羣。間氣生靈秀，先朝翼戴勳。藏弓身已退，焚藁事難聞。舊業成青草，全家寄白雲。松蘿長稚子，風景逐新文。山帶寒城出，江依古岸分。楚歌悲遠客，羌笛怨孤軍。鼎能調梅久，門看種藥勤。十年猶去國，黃葉又紛紛。

又《漢陽獻李相公》 退身高卧楚城幽，獨掩閑門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捲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卻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李嘉祐《冬夜饒州使堂餞相公五叔赴歙州》 丞相過邦牧，清絃送羽觴。高情同客醉，子夜爲人長。伴漢初過斗，寒雲正護霜。新安江自綠，明主待惟良。

錢起《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 爽氣朝來萬里清，憑高一望九秋輕。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四野山河通遠色，千家砧杵共秋聲。遙想青雲丞相府，何時開閤引書生。

李　亨 唐肅宗

《舊唐書・肅宗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二年乙亥生。初名嗣昇，二歲封陝王，五歲拜安西大都護、河西四鎮諸蕃落大使。上仁愛英悟，得之天然，及長，聰敏強記，屬辭典麗，耳目之所聽覽，不復遺忘。開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領朔方大使，單于大都護。十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爲河北道元帥，信安王禕爲副，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等八總管兵以討之。仍命百僚設次於光順門，與上相見。左丞相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眞圖，忠孝英姿穎發，儀表非常，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二十年，諸將大破奚、契丹，以上遙統之功，加司徒。二十三年，改名璵。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得罪。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上爲皇太子，改名紹。後有言事者云：紹與宋太子名

同，改今名。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議立儲貳，時壽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寵，林甫希旨，以瑁對。及立上爲太子，林甫懼不利己，乃起韋堅、柳勣之獄，上幾危者數四。後又楊國忠依倚妃家，恣爲褻穢，懼上英武，潛謀不利，爲患久之。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來朝，上嘗密奏，云祿山有反相，玄宗不聽。十四載十一月，祿山果叛，稱兵詣闕。十二月丁未，陷東京。辛丑，制太子監國，仍遣上親總諸軍進討。時祿山以誅楊國忠爲名，由是軍民切齒於楊氏。國忠懼，乃與貴妃謀間其事，上遂不行。乃召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爲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哥舒翰爲賊所敗，關門不守，國忠諷玄宗幸蜀。丁酉，至馬嵬頓，六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車駕將發，留上在後宣諭百姓，衆泣而言曰：「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於聖代，世爲唐民，願戮力一心，爲國討賊，請從太子收復長安。」玄宗聞之曰：「此天啓也。」乃令尚力士與壽王瑁送太子內人及服御等物，留後軍廐馬從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屬望，愼勿違之。莫以吾爲意。且西戎北狄，吾嘗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上迴至渭北，便橋已斷，水暴漲，無舟楫，上號令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遇潼關散卒，誤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北上，軍既濟，其後皆溺，上喜，以爲天之佑。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氣。戊戌，至新平郡。時晝夜奔馳三百餘里，士衆器械亡失過半，所存之衆，不過一旅。己亥，至安定郡，斬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毅，以其棄郡也。庚子，至烏氏驛，彭原太守李遵謁見，率兵士奉迎，仍進衣服糧糗。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馬以助軍。辛丑，至平涼郡，覓閑監牧公私馬，得數萬疋，官軍益振。時賊據長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輔百姓皆曰：「吾太子大軍即至！」賊望西北塵起，有時奔走。戊申，扶風人康景龍殺賊宣慰使薛總等二百餘人，陳倉令薛景仙率衆收扶風郡守之。由是關輔豪右皆謀殺賊，賊故不敢侵軼。上在平涼，數日之間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等遣判官李涵奉牋迎上，備陳兵馬招集之勢，倉儲庫甲之數，上大悅。鴻漸又發朔方步騎數千人於白草頓奉迎。時河西行軍司馬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闕，遇上於平涼，亦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然之。上初發平涼，有彩雲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憩屋騰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迴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七月辛酉，上至靈武，時魏少遊預備供帳，無不畢備。裴冕、杜鴻漸等從容進曰：「今寇逆亂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險，奏請路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上曰：「俟平寇逆，奉迎鑾輿，從容儲闈，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急也？」冕等凡六上牋，辭情激切，上下獲已，乃從。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位於靈武。禮畢，冕等跪進曰：「自逆賊憑陵，兩京失守，聖皇傳位陛下，冉安區宇，臣稽首上千萬歲壽。」羣臣舞蹈稱萬歲。上流涕歔欷，感動左右。即日奏其事於上皇。【略】八月壬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之嘉山。上以治兵收京城，詔子儀等旋師，子儀、光弼率所統步騎五萬至自河北。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光弼爲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迴紇、吐蕃遣使繼至，請和親，願助國討賊，皆宴賜遣之。是日，上皇至成都，大赦。癸巳，上所奉表始達成都。丁酉，上皇遜位稱誥，遣左相韋見素、文部尚書房琯、門下侍郎崔渙等奉冊書赴靈武。【略】（上元二年）秋七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既。大星皆見。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略】甲寅，太上至道聖皇大帝崩於西內神龍殿。上自仲春不豫，聞上皇登遐，不勝哀悸，因茲大漸。乙丑，詔皇太子監國。又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因以體元，叶乎五紀。其元年宜改爲寶應，建巳月爲四月，餘月並依常數，仍依舊以正月一日爲歲首。」丁卯，宣遺詔。是日，上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羣臣上謚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寶應二年三月庚午，葬于建陵。史臣曰：臣每讀《詩》至許穆夫人聞宗國之顚覆，周大夫傷宮室之黍離，其辭情於邑，賦諭懃懇，未嘗不廢書興歎。及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又甚於詩人之於邑也。當其戎羯負恩，奄爲豨突，豺豕遽興於轂下，胡越寧慮於舟中，借人之戈，持之反刺，變生於不意也。所幸太王去國，爾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據圖，黔首仍思於漢德。是以宜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旬日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砥平。故兩都再復於鑾輿，九廟復歆於黍稷。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爲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令之言；而西伯事親，靡怠寢門之問。曾參、孝己，足以擬倫。然而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

宜先恢復之謀，餘燼纔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璵伏奏，輔國贊成，紺轅躬籍于春郊，翠幰先蠶於繭館，或御殿曉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禮即宜然，時何暇給。鍾懸未移於簨虡，思明已陷於洛陽，是知祝史疇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效忠，旄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么麼。寧親復國，肅洒休哉！贊曰：犬羊犯順，鞏輅播遷。兇徒竟斃，景祚重延。星馳蜀道，雨泣望賢。孝宣之謚，誰曰不然？

《太平廣記》卷一三六引《柳氏史》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埽，樂器屏棹，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

又卷一四九引《感定錄》　蕭華雖陷賊中，李泌嘗薦之。後泌歸山，肅宗終相之。唯舉薛勝掌綸誥，終不行。或問於泌，泌云：「勝官卑，難於發端。」乃置其《拔河賦》於案，冀肅宗覽之，遂更薦。肅宗至，果讀之，不稱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乎！」他日復薦，終不得。信命也。

《宣和書譜》卷一　唐肅宗諱亨，明皇第三子也。天性仁孝，好學不倦，明皇酷愛，與諸子異。開元二十五年，乃立爲太子。明皇幸蜀，父老遮道，乞留太子平賊，蓋當時人心已知歸矣。迨其以天下元帥提孤軍抗衡漁陽卷地之衆，日消月化，雷驅電掃，終使海嶽一清，宗廟如故，眞不愧主器之託也。即位之明年，遣韋見素迎上皇自蜀還京，使明皇感悟，自謂吾始得爲天子父，不其美歟！其盛德成功，雖未足以比迹湯武，而至于削平禍亂，再造唐室，亦傑然用武之君。是以若郭子儀、李光弼之徒，眞天下豪傑之士，功名爲中興第一，皆肅宗善將將而能御之，要知英主自有眞也。肅宗早歲時，明皇爲選佳士如賀知章等侍讀左右，氣味漸摩，曾非一日。又當明皇在御，以行草、八分、章草書爲時矜式，肅宗以子職侍東宮，方溫凊定省間，得無過庭之訓，是宜行書，亦有家法，而其氣韻與字能者爭衡也。

元載

傳記

《舊唐書・元載傳》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史韋鎰充使監選黔中，引載爲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評事。東都留守苗晉卿又引爲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州刺史、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爲副，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爲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既至朝廷，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內，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

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專，載出朝謁，縱子伯和等遊于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大曆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橫，天下感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己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狠。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誡之，不悛。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不載。大略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闔。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略】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略】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眞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為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為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略】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人。載諂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愮，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紀事

作家逸事

賈至《授元載豫章防禦使制》 勅：荆吳之交，撫之以連率；貢賦所入，董之以使臣。非通才多可，曷稱斯任？守職方員外郎元載，識度明允，幹能貞固。懷龍泉之利器，抱鴻羽之榮姿。彌綸典章，能練南宮故事；精詳政理，嘗聞五府交辟。豫章雄鎮，襟帶江湖。干戈始寧，安人是切。俾爾藩守，綱熙厥政。可豫章太守。

李亨（唐肅宗）《授元載平章事制》 天位惟艱，廟謨是切。委在公輔，正於四方。佇鼎實之能調，補衮章之有闕。眷求勵翼，式允僉諧。朝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許昌縣子賜紫金魚袋充度支等使元載，清明在躬，貞固幹事。信必可復，文而不華，準繩朝端，金玉王度，不有其善，通觀

厥成。固是生靈之傑，咸推宰輔之器。執兹大政，叙以彝倫。建中於人，莫匪相爾，丹青神化，參議兩闈。宜書一德之篇，俾協賡歌之美。可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餘如故。

《**玄怪録補遺・元載**》　大曆九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載讀，載云：「俟至中書，當爲看。」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一首。」誦畢不見，方知非人耳。詩曰：「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銜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卻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

《**元和姓纂・元韻**》**扶風元氏**　大曆中書侍郎平章事、潁川公元載，自云景穆後。父景昇，同敬同，並不仕。代居扶風岐山。

《**唐國史補**》**卷上**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諷其至危之勢，載覽而泣下。

又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獨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又　柳相初名載，後改爲渾。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鄙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處，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而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劉賓客嘉話録**》　元相載用李紓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爲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阿誰堪？』（及）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故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杜陽雜編**》**卷上**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説，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衮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升降多失其人。或問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鼈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南部新書**》**戊**　大曆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草蓆，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于上。若無堪，即以蓆貯屍，棄之于野。」上聞，賜衣，館于客省，每一字論一事，時元載執政也，尤切于罷宮市。

又　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決于子滈。比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唐語林・補遺**》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又　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

又　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説必定，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説。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作品本事

《**雲谿友議**》**卷下**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王縉相公之女，維右丞之姪。）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未或知之。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猷薄之甚。元乃遊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猷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飢寒跡。天衮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姨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

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元公於是稍減矣。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者衆矣。韞秀置於閒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條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亘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飾於他人，而不及於太原之骨肉也。且曰：「非兒不禮於姑娣，其奈當時見辱乎？」洎元公貪愎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概固高。丞相已謝，上令入宮備彤筆箴規之任。嘆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連罪，或云京兆笞而斃矣。

《**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九年，明四子科：元載。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二**　《明皇實錄》一百卷。令狐峘撰，元載監修。《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監修。

《**新唐書・藝文志一**》　元載集注《周易》一百卷。

又《**藝文志二**》《玄宗實錄》一百卷。令狐峘撰，元載監脩。《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監脩。

又《**藝文志三**》　元載《南華通微》十卷。

又《**藝文志四**》《元載集》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二**　《元宗實錄》一百卷。元載、令狐峘撰。起先天元年，盡上元三年。以大曆三年上。凡五十年。按：《崇文目》作《明皇實錄》。《唐志》別有張說《今上實錄》二十卷、佚名《開元實錄》四十七卷。

又　《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撰。起至德元年，盡乾元年，凡六年。

《**直齋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唐元宗實錄》一百卷。題元載撰。蓋左拾遺令狐峘所爲，而載以宰相監修也。史稱事多漏略，拙於取棄，不稱良史。峘，德棻五世孫也。

《**通志略・藝文略八**》《元載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二**》《唐玄宗實錄》一百卷。元載、令狐峘撰。《唐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撰。

藝　文

王韞秀《同夫遊秦》（韞秀歸載，歲久家貧，見輕妻族。因同夫入秦求舉。）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

又《夫人相寄姨妹》（載拜相，韞秀銜宿恨，寄姨妹。）　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

又《喻夫阻客》（載相肅代兩朝，貴盛無比。賓客候門，或多間阻。復爲詩喻之。）　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閣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

楊炎《贈元載歌妓》　雪面淡眉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山翹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薄賦歸天府，輕徭賴使臣。歡霑賜帛老，恩及卷綃人。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蛣春。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

劉晏《遺元載書》　浮於淮泗，達於汴，人於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於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宏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騙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隄故事，飾象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漳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濟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冥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

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曰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曰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拏長茭，決汴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必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淘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濟，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成卒久絕。縣吏空拏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

于邵《與元相公書》 某月日。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邵頓首。相公閣下：一昨外甥右威衛錄事參軍宇文寶至，奉傳尉誨，不忘疵賤，仍及家私。造化之地，禮物云隔，一言一盼，盡爲曲貸。既出望外，不知所酬，懷仁尚德，載兢載懼。伏惟相公膺斯炎輔，閔心保乂，尹正天下，易哉爲君，虞友五臣，黃師六相。匡救之分，心豈異乎？自經艱難，常處僻陋。外乏長策，內罹百殃。悲生於累，心亦盡矣。頃者鞿齒隴上，迫諸寇戎，分爲係虜，永絕殊俗。豈意朝廷勤爲官之選，相公垂推己之美，席硯存愛，風塵念舊，不以蒙鄙，才無可觀，曾微浹年，再忝持憲，振拔泥滯，復爲人知，恩深提攜，物無所棄。進慙其往之誠，退累則哲之明。彷徨失圖，罔知攸效。又自悲者，天倫之變，禍橫相次。家途淪胥，素業無託，他鄉異縣，至於流離。力未集事，死又無補。泣血仰天，復何可言？所以乘流則逝，尸祿苟活。國步未泰，斯何底寧？願言掃門，不可遂得。伏惟相公濟代推功，渴日行道。方將草創天下，經綸時變，大啓區寓，再垂衣裳，頤神滌慮，正在今日。無以外物虧損，遂爲咎也。御衡持政，前計不迷，想廟堂之當安，全蒼生之始望。小人之幸，日月以冀。然後但見鴻鵠，拂摩青冥，不知其極也。謹附監察御史蘇端啓專以干，罪貽煩黷，伏增惶汗。

劉長卿《奉錢元侍郎加豫章採訪兼賜章服（時初停節度）》 任重兼烏府，時平假豹韜。澄清湘水變，分別楚山高。花對彤襜發，霜和白雪操。黃金裝舊馬，青草換新袍。嶺暗猿啼月，江寒鷺映濤。豫章生宇下，無使翳蓬蒿。

又《奉和杜相公新移長興宅呈元相公》 間世生賢宰，同心奉至尊。功高開北第，機靜灌中園。入並蟬冠影，歸分騎士喧。窗聞漢宮漏，家識杜陵源。獻莽常焚藁，優閒獨對言。花香逐苟令，草色對王孫。有地先開閤，何人不掃門。江湖難自退，明主託元元。

李嘉祐《奉和杜相公長興新宅即事呈元相公》 意有空門樂，居無甲第奢。經過容法侶，雕飾讓侯家。隱樹重簷肅，開園一逕斜。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夢蝶留清簟，垂貂坐絳紗。當山不掩戶，映日自傾茶。雅望歸安石，深知在叔牙。還成吉甫頌，贈答比瑤華。

錢起《詠門上畫（一本有小字）松上元王杜三相公（一作崔峒詩）》 昔聞生澗底，今見起毫端。衆草此時沒，何人知歲寒。豈能裨棟宇，且欲出門闌。只在丹青筆，凌雲也不難。

又《奉和杜相公移長興宅奉呈元相公》 守貴常思儉，平津此意深。能卑丞相宅，何謝故人心。種蕙初抽帶，移篁不改陰。院梅朝助鼎，池鳳夕歸林。覺路經中得，滄洲夢裏尋。道高仍濟代，恩重豈投簪。報國誰知己，推賢共作霖。興來文雅振，清韻擲雙金。

郎士元《和王相公題中書叢竹寄上元相公》 多時仙掖裏，色並翠琅玕。幽意含煙月，清陰庇蕙蘭。枝繁宜露重，葉老愛天寒。竟日雙鸞止，孤吟爲一看。

李端《奉和王元二相避暑懷杜太尉（一作奉和王元二相公於中書東廳避暑懷然懷杜太尉）》 艱難嘗共理，海晏更相悲。況復登堂處，分明避暑時。綠槐千穗綻，丹藥一番遲。逢華今何幸，先朝大雅詩。

韓翃《敕和元相公家園即事寄王相公》 共列中台貴，能齊物外心。迴車

青閣晚，解帶碧芳深。夜水隨畦入，晴花度竹尋。題詩更相應，一字重千金。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絶句五十首・元載妻》 可憐元載負賢妻，大似歐陽與介溪。何物胡椒八百石，遂忘掃路兩相攜。（太原王韞秀詩曰：「路掃饑寒迹。」又曰：「攜手入西秦。」）

雜録

《幽閒鼓吹》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宣室志》卷二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行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吾聞聲，眞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又卷七 故崔寧領蜀時，犍爲守溝河崔君。既以啓尹眞人函，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略】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即於隙間瀋視之，【略】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諲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己身卧於榻，妻孥輩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略】崔即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雲仙雜記・瑠黃椀》 元載飲食，冷物用瑠黃椀，熱物用泛水甆器。器有三千事。

《尚書故實》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太平廣記》卷一四三引《通幽録》 唐元載爲相時，正晝有書生詣焉。既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士，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窠，空屋無人卻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既出門而沒。後歲餘，載被法家破矣。

又卷二一二引《酉陽雜俎》 資聖寺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讚，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揚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載讚。

又卷二三九引《譚賓録》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略】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略】因與之相厚。【略】時少遊已納賄于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疏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總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愧而卒。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楚漢魏六朝上》 《文昌雜錄》云：唐李肇《國史

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衮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誣也。

《能改齋漫録》卷六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緣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略】《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唐音癸籤・談叢一》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婿，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

《隨園詩話》卷一五　人疑東坡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三十九不得稱「龍鍾」。按：蘇鶚《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之貌。」《廣韻》：「龍鍾，竹名。老人如竹搖曳，不能自持。」唐人《談錄》載：「裴晉公未第時，過洛中，有二老人言：【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僕聞，以告。公笑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王忠嗣以女嫁元載，歲久，見輕，游學于秦，爲詩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二人皆于少年未第時，自言龍鍾。

《詩比興箋・杜甫詩箋・述古三首》（市人日中集）　箋曰：肅宗以軍旅煩費，用元載、第五琦等，皆以宰相領度支鹽鐵，榷稅四出，民困不支。故刺其務末傷民，不知重農粟，撫流亡，爲富強之本也。蘇子瞻謂「舜舉十六相」四句，眞「許身稷契人」語。

又《鳳凰臺》　「坐看」以下，言必使賢者位致公輔，功及蒼生，臣主俱榮，太平再見，而我使心始無遺憾焉。蓋深憾李輔國、元載輩妨賢嫉能，正士不容，故借緇衣之好，以發《巷伯》之懷；於鳳鳥之思，寓鷹鸇之志。好賢若渴，疾惡如仇。盧世漼謂指張良娣危廣平王等，未敢以爲然也。

《海日樓札叢・元載與顏魯公同受道籙》　《唐語林》六，記顏魯公蔡州致命事大致與《別傳》同，而較爲詳雅。《別傳》出道家，《語林》多採搢紳之說也。魯公臨終之言曰：「老夫受籙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我他支節，爲吾吭血以給之，死無所恨」云云。此與《續仙傳》北山君謂魯公「去世之日，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語，可互證。又魯公云：「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意載亦北山君授丹弟子耶？載佞佛而兼道，《唐・藝文志・易類》有元載《集注周易》一百卷，道家有《南華通微》十卷。《語林》記其讀《都盧橦賦》至於流涕，固非嘗無所知者。頗疑其死時，行刑者以機轅塞口，意乃敗其道也。

《李審言文集・媿生叢録》卷三　唐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見《新唐書・藝文志》。發，晉卿子，附見《文藝・盧綸傳》。綸傳附見諸人，略載仕履。發括訪書籍，是爲雅聞，而獨遺之何也？元載亦不可及。

周萬

《元和姓纂・尤韻》永安周氏　擇從，宣州刺史。擇從生厲。（案唐世系表擇從子萬，厲字誤。）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下》永安周氏　擇從，宣州刺史，子萬。

《唐詩紀事・周萬》　萬，開元末登第。

《登科記考》卷二九　（開元）二十九年，進士十三人：武殷、周萬、李揆、柳芳。

邵軫

李華《三賢論》　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略】茂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

又《寄趙七侍御并序》　自餘于溪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邈不可得，因叙疇年之素，寄懷於篇云。【略】昔日蕭邵遊，（蕭穎士、邵軫。）四人纔成童。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緯卿陷非罪，折我昆吾鋒。（邵字緯卿，以冤橫貶，卒南中。）

《唐摭言》卷一　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耻。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冤橫貶，卒南中。

李峴

論述

《舊唐書・李峴傳》　史臣曰：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爲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處羣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遺焉！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傳記

李華《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梁國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父曰信安郡王，元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爲國家陳力，緣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爲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遷爲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爲恆。畿輔進奉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簡亮，益以重之。甸服千里，饑不爲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荊州等五道副元帥，徵爲宗正卿、鳳翔太守。時兵荒之後，兩京未復，公爲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上延威伸，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仁矣哉。平訟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州刺史，遷爲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爲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除太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選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父母。永泰二年八月，薨於衢州，一州之人，如絕乳育，天地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內有周召，外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爲股肱。衛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宜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詠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刑縉紳。宋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峘，戶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爲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同齒，哀哉！仲兄嶧，戶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聯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孫，孤女范陽盧浩妻，哀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裳帷，自信安歸於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曆二年某月日，窆於某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祔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於邦族。公爲茂德，崇勳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新唐書・李峴傳》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略】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荊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

紀事

《唐會要・功臣》　至德二載十二月朔日赦文，扈從劍南，締構靈武，冊勳三十三人：【略】禮部尚書李峴，加光祿大夫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封梁國公。

又　其年（大中二年）七月十一日，史館奏，續選填上凌煙閣功臣，除所有舊圖形，并有子孫在中外任官，令寫進外，三十七人：禮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峴。

又《尚書省諸司下》　其年（至德二年）六月三日，禮部尚書除兼御史大夫李峴，充江南西道句當鑄錢使。

又《諸使中》　廣德二年九月，以太子詹事李峴爲江南東西及福建等道知選事，并勸農宣慰使。

《金石錄・唐高陵令李峴遺愛頌》　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爲宰相以歿。歿後，縣令蘇端刻此頌焉。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琨，嗣吳王。父禕，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列傳》以爲恪之孫，誤矣。

藝文

王維《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洛故人稀。故人離別盡，淇上轉驂騑。企予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官渡平，秋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遙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高適《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　故人美酒勝濁醪，故人清詞合風騷。長歌滿酌惟吾曹，高談正可揮麈毛，半醉忽然持蟹螯。洛陽告捷傾前後，武侯腰間印如斗。郎官無事時飲酒，杯中綠蟻吹轉來，甕上飛花拂還有。前年持節將楚兵，去年留司在東京。今年復拜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門劍門蜀山裏，昨逢軍人劫奪我，到家但見妻與子。賴得飲君春酒數十杯，不然令我愁欲死。

皇甫湜《獻四相詩并序・禮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峴》　蜀州刺史廳壁記，居相位者，前後四公，謨明弼諧，遷轉歷此，顧已無此，忝迹於斯，景行遺烈，嗟歎之不足也。謹述其行事，詠其休美，庶將來君子，知聖朝之德云爾。　時來遇明聖，道濟寧邦國。猗歟瑚璉器，竭我股肱力。進賢黜不肖，錯杜舉諸直。宦官既卻坐，權奸亦移職。載踐每若驚，三已無慍色。昭昭垂憲章，來世實作則。

李蕚

紀事

李華《三賢論》　趙郡李蕚伯高，含大雅之素，【略】是皆慕於元者也。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於郡，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蕚、陸羽【略】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按，指編纂《韻海鏡源》）

梁肅《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　二孫鄰郡詩者，前道州刺史李公蕚賀晉陵、吳郡伯仲二守之作也。

殷亮《顏魯公行狀》　（大曆）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蕚爲本州防禦副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墾草闢田之務於蕚。【略】今吉州刺史李公蕚，重其器，悅其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楊公昱、故戶部員外郎權公器，其餘顧盼曾假吹噓成名、布於詞場及內外之列者，不可勝紀，李公蕚吉州以小

子久趨於欄戟，定以使言，將存刊刻，用防逸墜，尚實去飾，庶無愧焉。其故同事之人，先後存亡，錄之於左，謹狀。

令狐峘《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誌銘》 頌聲不昭，後嗣何觀？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萼乃刊石建碑，旌於不朽，以峘嘗參公會府，公卿之末，備位史臣，俾讚丕烈，永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

柳宗元《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碑陰記》 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

《**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 是時程休、邢宇、字弟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略】萼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略】萼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它縣飢，人至相屬，萼爲具饘鬻，及去，糧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萼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眞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

《**舊唐書・吐蕃傳**》 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駝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於外，家國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遏，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詵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主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錄品》 顧脩遠曰：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按破幽燕之策，當時見及者，不過數人，清河李萼告顏眞卿，請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鄴，汲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會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內潰。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上言，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大潰。潼關大兵惟應固守，不應輕出。此潼關未破前事也。李泌請令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子儀自馮翊入河東，上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來春，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獲安，然後大軍四面攻之，必成擒矣。此祿山未死時事也。及祿山死，河東平，泌言直取兩京，雖可必得，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上問其故，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蕃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收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不如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此長安未復時事也。萼與李、郭之策不行，是以有靈武之奔，泌之策不行，是以有九節度之潰。

藝文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眞卿　潘述　陸羽　權器　皎然　李萼）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蘭迴，應云夜半樂（眞卿奉潘丞）。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述奉陸三）。林棲非姓許，寄住那名約。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羽呈權十四）。何煩問更漏，但遣催弦索。共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器呈然公）。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歡，禪心肯拋卻（皎然上侍御）。一宿同高會，幾人歸下若。簾開北陸風，燭焰南枝鵲（萼奉潘十五）。文場苦叨竊，釣渚甘漂泊。弱質幸見容，非才誠重諾（述）。

《**七言聯句**》（眞卿　皇甫曾　李萼　陸羽　晝（皎然））　頃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眞卿）。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珂（皇甫曾）。萬井更深空寂寞，千方霧起隱嶕峨。熒熒遠火分漁浦，歷歷寒枝露鳥窠（萼）。漢

朝舊學君公隱，魯國今從弟子科。只自傾心慚煦濡，何曾將口恨蹉跎(羽)。獨賞謝吟山照耀，共知殷歎樹婆娑。華轂苦嫌雲路隔，衲衣長向雪峰何(書)。

《**三言擬五雜組聯句**》(眞卿　李萼　殷佐明正字　袁高　陸士修　蔣志祕書郎)　五雜組，盤上菹。往復還，頭懶梳。不得已，罾裏魚(萼)。五雜組，郊外蕪。往復還，櫪上駒。不得已，谷中愚(佐明)。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興又寢。不得已，病伏枕(眞卿)。五雜組，酒與肉。往復還，東籬菊。不得已，醉便宿(高)。五雜組，闌闌問。往復還，門上關。不得已，鬢毛斑(士修)。五雜組，繡紋線。往復還，春來燕。不得已，入征戰(志)。

《**七言樂語聯句**》(眞卿　李萼　晝(皎然)　張薦)　苦河既濟眞僧喜(萼)，新知滿座笑相視(眞卿)。戍客歸來見妻子(晝)，學生放假偷向市(薦)。

《**七言嘍語聯句**》(眞卿　李萼　晝(皎然)　張薦)　拈鼇舐指不知休(萼)，欲炙侍立涎交流(眞卿)。過屠大嚼肯知羞(晝)，食店門外強淹留(薦)。

《**七言滑語聯句**》(眞卿　晝(皎然)　劉全白　李萼　李益)　雨裏下山蹋榆皮(眞卿)，蒓苔石橋步難移(晝)。燕美醬醋喫煮葵(全白)，縫靴蠟線油塗錐(萼)，急逢龍背須且騎(益)。

皎然《遥和康録事李侍御萼小寒食夜重集康氏園林》　習家寒食會何頻，應恐流芳不待人。已愛治書詩句逸，更聞從事酒名新。庭蕪陪積承雙履，林鷰雷飛灑幅巾。誰見桃園時節共，還持綠名賞殘春。

又《酬李侍御萼題看心道場賦以眉毛腸心牙等五字》　我法從誰悟，心師是貫花。三塵觀種子，一雨發萌牙。定起輪燈缺，宵分印月斜。了空如藏史，始肯會禪家。

又《答李侍御問》　入道曾經離亂前，長干古寺住多年。愛貪唯製蓮花足，取性閒書樹葉篇。自笑不歸看石牓，誰高無事弄苔泉。身外空名何足問，吾心已出第三禪。

又《採賣心竹杖寄贈李萼侍御》　竹杖裁碧鮮，步林賞高直。實心去內矯，全節無外飾。行藥聊自持，扶危資爾力。初生在榛莽，孤秀豈封殖。千雪不死枝，贈君期君識。

又《奉和崔中丞使君論李侍御萼登爛柯山宿石橋寺效小謝體》　常愛謝公郡，幽期願相從。果迴青驄臆，共躡玄仙蹤。靈境若彷彿，爛柯思再逢。飛梁丹霞接，古局蒼苔封。往想冥昧理，誰覩冰雪容。蕙樓聳空界，蓮宇開中峰。昔化冲虛鶴，今藏護法龍。雲窺香樹沓，月見色天重。永夜寄岑寂，清言滌心胸。盛遊千年後，書在巖中松。

又《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　晦夜不生月，琴軒猶爲開。牆東隱者在，淇上逸僧來。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曉景屢裴回。

又《奉酬袁使君西樓餞秦山人與畫同赴李侍御招三韻》　秋風怨別情，江守上西城。竹署寒流淺，琴窗宿雨晴。治書招遠意，知共楚狂行。

又《賦得燈心送李侍御萼光字》　燈心生衆草，因有始知芳。綵妓窗偏麗，金桃動更香。花驚春未盡，焰寄夜初長。別復空離室，何人借未光。

左輔元

顏眞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眞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簣、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具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

張彪

《神仙》《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浮生亮多惑，善事翻爲惡。爭先等驅逐」，寫盡物情，可笑可感。「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二語勝嵇公養生語。「別子何必待，吾心滿寥廓。」滿字說盡欲去不去，形留神往，千古人學仙光景如見。譚元春評：「長老思養壽，後生笑寂寞。」說中年少不信情弊。

《古別離》《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有古詩之情。

《唐才子傳・張彪》 彪，潁上人。初赴舉，無所遇。適遭喪亂，奉老母避地，隱居嵩山，供養至謹。與孟雲卿爲中表，俱工古調詩。雲卿有贈云：「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坎壈難歸來。」性高簡，善草書。志在輕舉，咏《神仙》云：「五谷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寥廓。」時與杜甫往還。嘗寄張十二山人詩云：「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觀工部之作，可知其人矣。

《唐詩紀事・張彪》 讀子美詩，則彪蓋潁、洛間靜者，天寶末，將母避亂。故子美以詩寄云。

《書史會要》卷五 張彪善草書，呂總謂如孤峰削成，藏筋露節。

《金石萃編・王宥等謁嶽祠題記》 華陰縣令王宥、前令王紓、丞王沐、尉李齊佺、尉□頌、鄭縣主簿張彬、尉竇彧、下邽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昌原、京兆府法曹參軍李樞書并篆。

杜甫《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飧晨。疏懶爲名誤，驅馳喪我眞。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悲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渺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大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碛，賊火近洮岷。蕭索論兵地，蒼茫鬬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孟雲卿《贈張彪》 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坎壈難再來。

杜甫

論述

綜論

元稹《樂府古題序》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白居易《與元九書》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 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王贊《玄英先生詩集序》 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歷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

張齊賢《書杜工部祠堂》 工部字子美，當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猶停詔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適湘楚，時耒陽尹聶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無闕焉。以酒沈冥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爲中興名臣，陶甄品彙，翰林旅窆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顯存遺跡。故詩卷軸中，未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尼之日月也。

蘇軾《書唐氏六家書後》 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

又《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又《王定國詩集叙》 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孔武仲《書杜子美哀江頭後》 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敝而風雅幾絕，至唐之諸公磨洗光耀，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振於開元、天寶之間。既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苦而其詩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褒善貶惡，尊君卑臣，不琢不磨，闇與經會，蓋亦騷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

黃裳《陳商老詩集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於世，故工於書者，必言羲之；工於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

黃庭堅《大雅堂記》 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又《答洪駒父書三首》二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宋誼《杜工部詩序》 唐之時以詩鳴者最多，而杜子美迥然特異。相望數千載之間，而獨得古人之大體。其詞曲而中，其意肆而隱，雖怪奇偉麗，變態百出，而一之於法度，不幾於古之言志而詠情者乎！惜乎適人之不見采，而子美不見知於上，愈窮而愈工，然世之所傳，尚有遺落而不完。頃者，處士孫正之得所未傳二百篇，而丞相荆公繼得之，又增多焉。及觀內相王公所校全集，比於二公，互有詳略，皆從而爲之序，故子美之詩，僅爲完備。

《後山詩話》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爾。」蘇子瞻云：「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

又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略】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李復《與侯謨秀才書》 杜詩謂之詩史，以班班可見當時。至於詩之序事，亦若史傳矣。【略】若欲解釋其意，須以禮義爲本，蓋子美深於經術，其言多止於禮義。至於陶冶性靈，留連光景之作，亦非若尋常之所謂詩人者。元微之作墓誌，甚稱尚，竟不能發其氣象意趣，蓋子美詩，自魏晉以來，一人而已。

《唐子西文錄》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何可一日無此君」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上》引《詩眼》 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

又引《蔡寬夫詩話》 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眞豪傑也。

又《杜少陵一》引《詩眼》 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

又《杜少陵四》引《西清詩話》 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

又引《瑤溪集》 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又引《西清詩話》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知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操，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

又《杜少陵五》引《詩眼》 老杜云：「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

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又《韓吏部下》引《蔡寬夫詩話》 子美詩善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

又《後集・韓致堯》引《潘子真詩話》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

《避暑録話》卷上 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曆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聞難間關，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饑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孫覿《浮溪集序》 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

周紫芝《書岑參詩集後》 杜少陵用胸中萬卷之書，作妙絕古今之句，嘗自言詩有神助，而語不驚人，雖死不休，宜其傲睨凌蔑，高目一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

施德操《北窗炙輠》卷下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毫作爲。故予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揮，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無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直發其藏，此但隨所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山。」蓋發於正夫之論也。

魯訔《編次杜工部詩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索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遠，千古不可追跡。其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爲難狀之景，紓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淼，風雲蕩汩，蛟龍黿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嫩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概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耶！

鄭卬《杜工部詩序》 讀少陵詩，如馳騖普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楩楠杞梓，扶疏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黿鼉，徜徉排空。拭眥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爲功。韓退之推其光焰萬丈長，殆謂是矣。國家追復祖宗成憲，學者以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爲時尚。於其淹貫羣書，比類賦象，渾涵天成，奇文險句，厭人目力，讀者未始不以搜尋訓切爲病。卬近因與二三友質問，爰就隱奧處著爲音義。至於人物地理、古今傳志，咸極討論，施之新學，不亦可乎！

胡銓《僧祖信詩序》 少陵杜甫耽作詩，不事他業，諷刺、譏議、詆訶、箴規、姍罵、比興、賦頌，感慨、忿懥、恐懼、好樂、憂思、怨懟、凌遽、悲歌、喜怒、哀樂、怡愉、閑適，凡感於中，一以詩發之。仰觀天宇之大，俯察品彙之盛，見日月霜露、豐隆列缺，屏翳沆瀣，烟雲之變滅，雲巖邃谷、悲泉哀壑，深山大澤，龍蛇之所宮，茂林修竹，翠篠碧梧，鸞鵠之所家，天地之間，詭詭譎怪，苟可以動物悟人者舉萃於詩。故甫之詩，短章大篇，紆餘姸而卓犖傑，筆端若有鬼神，不可致詰。後之議者至謂：書至於顏，畫至於吳，詩至於甫，極矣。

《捫虱新話》上集卷一 謝玄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略】。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又上集卷三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實，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又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爾。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具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又下集卷一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

《藏海詩話》　杜詩敘年譜，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說華麗平淡，此是造語也。方少則華麗，年加長漸入平淡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

《碧溪詩話》卷一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容齋續筆》卷二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略】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興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胥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

又卷五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本旨不然。今略紀其句於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哀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烱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白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眞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字也。

《容齋三筆》卷六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不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星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缾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蟄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缾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游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一詩眞所謂親見之也。

《容齋四筆》卷七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摭其「受」字云：「脩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牀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

輔」、「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廚煙覺遠庖」、「詩成覺有神」、「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高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隨珠覺夜明」、「放箸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難」、「吏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工也。

朱熹《答劉子澄書》 【略】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

又《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

《朱子語類·論文下》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當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習學記言》卷四九 杜甫強作近體，以功力氣勢，掩奪衆作，然當時爲律詩者不服，甚或絕口不道。

《履齋示兒編》卷九 詩律有借對法，苟下字工巧，賢于正格也。少陵《北鄰》云：「愛酒胥山簡，能詩何水曹。」《贈張四學士》云：「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又「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送楊六使西蕃》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寄韋有夏郎中》云：「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九日》云：「坐開桑落酒，來折菊花枝。」蓋用「山簡」對「水曹」，「兼綰」對「六經」，「高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君」，「桑落」對「菊花」，亦「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之比也。

又 詩貴于的對，而病于偏枯，雖子美尚有此病，如《重過何氏》曰：「手自栽蒲柳，家纔足稻粱。」（毛氏註詩云：楊柳，蒲柳也。）《寄李白》曰：「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田舍》曰：「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此以一草木對二草木也。《贈崔評事》曰：「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得舍弟消息》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寄高詹事》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寄李白》曰：「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又曰：「麒麟不動嬉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此以一鳥對二鳥獸也。《秋野》曰：「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寄李白》曰：「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偶題》曰：「作者皆殊列，聲名豈浪垂。」《上韋左相》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是以二字對一意也。《人日》曰：「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是以二景物對一物也。《歸鴈》曰：「見花辭瘴海，避雪到羅浮。」（惠州二山）。是以一水對二山也。《月夜》曰：「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是以二人對一郡也。《上韋左相》曰：「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是以一人對二國也。《贈太常張卿均》曰：「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是以歇後對正語也。《龍門》曰：「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是以實對虛也。大手筆如老杜則可，然未免爲白圭之玷，恐後學不可效尤。

《臞翁詩評》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略】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白石道人詩說》 詩有出於風者，出於雅者，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程珌《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刪之後，惟唐杜工部實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爲雋逸清新，奇古不滄，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熟，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

《滄浪詩話·詩評》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劉克莊《跋黃貢士詩卷》 抑少陵有云：「吾祖詩冠古。」有云：「詩是吾家事。」其尊祖至矣。然少陵實兼風、雅、騷、選、隋唐衆體，非不欲放他姓人。

又《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杜公爲詩家宗祖，然於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白固對壘者。於虔則云：「德尊一代」「名垂萬古」，於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云：「獨步詩名在。」於參則云：「謝朓每篇堪諷詠。」未嘗有競名之意。晚見《春陵行》，則云：「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至有「秋月」「華星」之褒。其接引後輩又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服善，今古一人而已。

《環溪詩話》卷上　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物事，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爲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只是二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沙。」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了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惟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漸難爲詩。環溪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過從千嶂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即是說數千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百里事；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一句說兩軍州；如「吳楚東南坼」，是一句說半天下；至如「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環溪云：妙。右丞相云：公若以此道求前人，當絕無而僅有耳。

又　大抵他人之詩，工拙以篇論，杜甫之詩，工拙以字論。他人之詩，有篇則無對，有對則無句，有句則無字；杜甫之詩，篇中則有對，對中則有句，句中則有字。他人之詩，至十韻、二十韻，則委靡叛散而不能收拾；杜甫之詩，至二十韻、三十韻，則氣象愈高，波瀾愈闊，步驟馳騁，愈嚴愈緊，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唐史有言：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也。

又卷中　環溪云：荆公置杜甫於第一、韓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蓋謂永叔能兼韓李之體而近於正，故選爲耳。又謂李白無篇不說酒色，故置格於永叔之下，則此公用意，亦已深矣。【略】環溪云：在杜詩中，「城尖徑窄旌旗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埋龍虎睡，江晴日抱鼉鼉遊。」是拗體；如「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眠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是拗體；如「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觀北斗向江低，仰見明星當戶坐。」大是拗體；又如「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兒。」「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等句，皆拗體也。蓋其詩以律而差拗，於拗之中又有律焉。

又　環溪云：杜甫詩中如《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皆風也；如《劍門》、《石筍》、《石犀》、《古柏行》、《遭田父泥飲》，皆蜀國之風也；如《壯遊》一篇，該齊、趙、吳、越，則四國之風也；如《劍器行》、《花卿歌》、《聽馬行》，各指一事，則風之小者也；如《八哀》詩詠八公，則當代名臣；《杜鵑行》則託諷于君，《麗人行》，有關于風之大者也；如《新安吏》、《潼關吏》、《兵車行》、《石壕吏》、《悲陳陶》、《後出塞》，則雅之小者也；如《北征》、《憶昔》二首、《冬狩行》、《哀王孫》，則雅之大者也；如《贈左相二十韻》、《贈太常張卿二十韻》、《贈鮮于京兆》、《贈特進汝陽王》各二十韻，以至《人奏行》、《春陵行》、《裴施州》、《丹青引》，則頌之小者也；如《謁玄元皇帝廟》、《行次昭陵》、《重經昭陵》以至《洗兵馬》，則頌之大者也。如之何然後爲風雅頌乎？

何夢桂《永嘉林霽山詩序》　古今以杜少陵詩爲詩史，至其長篇短章，橫騖逸出者，多在流離奔走失意中得之。

文天祥《集杜詩・自序》　余半幽燕獄中，無所爲，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爲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爲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

陳仁子《玄暉宣城集序》　古今以陶之興趣，兼謝之才力，惟子美一人。

元好問《杜詩學引》　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彷彿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參、朮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嚴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

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意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敎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

《**瀛奎律髓**》**卷二** 馮班評：余論律詩以沈、宋爲正始，老杜爲變格。然杜詩殊工整，不似黃、陳輩粗硬也。杜詩要是唐第一人，沈、宋自屬蘭苕翡翠，老杜則碧海鯨魚也。

又卷一〇 方回評：老杜詩所以妙者，全在闔闢頓挫耳，平易之中有艱苦。若但學其平易，而不從艱苦求之，則輕率下筆，不過如元、白之寬耳。學者當思之。

又 方回評：大抵老杜集，成都時詩勝似關輔時，夔州時詩勝似成都時，而湖南時詩，又勝似夔州時，一節高一節，愈老愈剝落也。

又 馮舒評：律詩本貴乎整，老杜晚年以古文法爲律，下筆如神，爲不可及矣。然須讀破萬卷，人與文俱老，乃能作此雅筆。淺學效顰學步，吾見其躓也。

又 許印芳評：詩不學杜，必不能高。而善學者，百無一二。唐之義山，宋之半山、山谷、後山、簡齋，此五家者眞善學杜者也。後人欲入浣花翁之門，須從此五家問津。

又卷二三 方回評：老杜詩不可以色相聲音求。如所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杜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芹泥香燕嘴，花蕊上蜂鬚」，他人豈不能之？晚唐詩千鍛萬鍊，此等句極多，但如老杜「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即如「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景在情中，情在景中，未易道也。又如「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作一串說，無斧鑿痕，無粧點迹，又豈只是說景者之所能乎？他如「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媿無鮭菜，空煩卸馬鞍」，「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十字只是五字，卻下在第五、第六句上，亦不如晚唐之拘。

又卷二四 方回評：老杜七言律詩一百五十餘首，唐人粗能及之者僅數公，而皆欠悲壯。

又卷二五 方回評：拗字詩在老杜集七言律詩中謂之「吳體」，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體凡十九出。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沒。雖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今「江湖」學詩者，喜許渾詩「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以爲丁卯句法。殊不知始於老杜，如「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之類是也。如趙嘏「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亦是也。唐詩多此類，獨老杜「吳體」之所謂拗，則才小者不能爲之矣。五言律亦有拗者，止爲語句要渾成，氣勢要頓挫，則換易一兩字不以，無害也，但不如七言「吳體」全拗爾。

又 許印芳評：七律連章詩最難出色，古來惟杜擅長。《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魄力雄厚，法律精密，後學誦習，受益無量。

又卷二七 馮班評：如老杜詠物乃爲最佳。

宋濂《杜詩畧隅序》 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

《唐詩品彙·五言律詩叙目》 杜公律法，變化尤高，難以句摘，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等句，世稱之舊矣。余之所選者，非舊選所常取，余於欲離欲近而取之矣，觀者詳焉。

又《五言排律叙目》 排律之盛，至少陵極矣，諸家皆不及。諸家得其一槩，少陵獨得其兼善者，如《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其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所施而不可也。今採其二十五首爲大家。

又 長篇排律，唐初作者絕少。開元後，杜少陵獨步當世，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至白韻千言力不少衰，及觀杜審言《和李大夫嗣眞》之作，乃知少陵出自其祖，益以信「詩是吾家事」矣！

又《七言律詩叙目》 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興》等作，前輩謂其大體渾雄富麗，小家數不可彷彿耳。今擇其三十七首爲大家。

方孝孺《企高軒記》 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

又《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斂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

記》之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儗，不知者笑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

《讀杜詩愚得自序》 杜子之詩，皆發於愛君憂國之誠心，且善陳時事，度越今古，世號「詩史」。至若父子、夫婦、兄弟、宗姻、朋舊間，雖流離顚沛頃，尤曲盡其道。自非杜子天資粹美，學問該博，其能若是乎？

王直《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詩序》 開元、天寶以來，作者日盛，其中有奧博之學，雄傑之才，忠君愛國之誠，閔時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處勞佚，憂悲愉樂，感憤激烈，皆於詩見之，粹然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繼風雅之什。至其觸事興懷，率然有作，亦皆興寄深遠，曲盡物情，非他之所能及。元微之嘗謂詩人未有如子美者，信哉斯言也！

薛瑄《游草堂記》 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顚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爲然也。

謝省《杜詩長古註解序》 以詩言之，固可以李、杜並稱，若論其人，則太白豈子美之倫哉！觀子美詩之所發，無非忠君憂民之心，經邦靖難之計，識見通明，議論高遠。褒善刺惡，得《春秋》之體；扶正黜邪，合風雅之則，非它詩人模寫物象，排比聲韻，疏洩情思而已。昔人有謂其爲靈丹一粒，光艷萬丈者，有謂其殘膏賸馥沾溉後人者，皆極稱許其詩貫絕古今，而不論其人物之高邁也。

《無用閒談》 孔子，萬世之師，恩同天地，詩人狂縱不檢，直斥其名，如曰「何必銜恨傷丘軻」、「何必効丘也」之類，至杜甫乃直曰「孔丘盜跖俱塵埃」，孔子何人？與盜跖並稱，且直斥姓名，可謂忍心無忌憚者也。

何景明《明月篇序》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昨日爲此篇，意調若彷彿四子，而才質猥弱，思致庸陋，故摛詞蕪紊，無復統飭，姑錄之以俟審聲者裁割焉。

楊慎《唐絕增奇序》 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汩于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汩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白「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

又《閒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反爲作者之累。

《四溟詩話》卷一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高。

《唐詩絕句類選》卷二杜甫《江畔獨步尋花》敖英評 少陵絕句，古意黯然，風格矯然，其用字奇崛朴健，亦與盛唐諸家不同。

許宗魯《刻杜工部詩序》 夫謂杜詩爲史者，豈不信哉！是故開元治平之跡，天寶喪亂之因，至德中興之由，上元、寶應迄乎大曆，紛攘小康之故，靡不綜述，夫其裨史氏之遺略，備一代之典籍，蓋深有微焉者，故謂之爲史者，信矣！信矣！夫自風雅道遠，感懲教絕，修辭之士，纂言叶律，窮精竭思，以角工拙，而無所維繫，由建安、黃初，下逮神龍以來，率用是道。子美獨生其後，嗣承家學，變易時習，創立法度，包羅衆美，意有所屬，興不虛寄，故其忠君憂國之辭，傷亂望治之作，登覽寄述，睠睠不忘，至其微言隱意，閑人性情，直道正氣，窮困愈勵，眞有詩人之遺教，志士之特守者，則又自李白以下，皆所不及也。

《藝苑卮言》卷四 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皆爲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畜，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王世貞《讀書後・書蘇詩後》 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餘而不能制其橫，氣有餘而不能汰其濁，角韻則險而不求妥，鬬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誠有以切中其弊者。

又《劉諸暨杜律心解序》 唐杜氏詩出，學士大夫尊稱之以繼《三百篇》，然不謂其協裁中正也，謂其窺於興賦比之微而已。諸爲杜詩故者，亦無慮數

十百家，而杜氏詩最宛然而附目，鏗然而諸耳者，則五七言近體。

周甸《杜釋會通引》 少陵值唐運中衰，音響節奏，駸駸乎變風變雅，與騷同功。唐非無詩，求能仰窺聖作，裨益世教如少陵者，鮮矣！

《藝圃擷餘》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薄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我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害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摹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焦氏筆乘・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眞，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雨航雜錄》卷上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叙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撝，咸其神化橐籥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翦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莊滋民《刻杜律測旨序》 詩自漢魏以來，唯以杜少陵爲宗，研鍊檃括，兼備衆裁，縱橫變化，不可窮詰，要皆忠君愛國之心，至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尤曲盡其道。蓋以道爲主，而以文爲客者也。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又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卑者遂爲元、白濫觴。

又 杜之樂府，掃六代沿洄之習。眞謂自啓堂奧，別創門戶。然終不以彼易此者，陶之意調雖新，源流匪遠，杜之篇目雖變，風格靡超。故知三正迭興，未若一中相授也。

又 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深得之。

又《近體上・五言》 李夢陽云：「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杜「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又 用事之工，【略】至老杜苞孕汪洋，錯綜變化，而美善備矣。

又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語。此老杜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又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體自正大，語尤坦明。

又 杜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枕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串用者也。至「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鍛鍊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矣。

又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高華秀傑，楊、盧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爲前。「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含闊大於沈深，高、岑瞠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王右丞失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

浮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李太白遜其豪雄。至「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錢、劉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瑰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島、可幽微所從出。「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又　「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矣。

又　詠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惟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題月：「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雨：「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雪：「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浦雲。」夜：「重露成消滴，稀星乍有無。」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格則瘦勁太過，意則寄寓太深。他鳥獸花木等多雜議論，尤不易法。

又　杜排律五十自韻者，極意鋪陳，頗傷蕪碎。蓋大篇冗長，不得不爾。惟贈李白、汝陽、哥舒、見素諸作，格調精嚴，體骨勻稱，每讀一篇，無論其人履歷，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氣，踴躍毫楮。如周昉寫生，太史序傳，逼奪化工。而杜從容聲律間，尤爲難事，古今絕詣也。

又　「力倅分社稷，志屈掩經綸」，歐、蘇得之而爲論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程、邵得之而爲理窟。「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直得之而爲沈深。「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無己得之而爲勁瘦。「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聖俞得之而爲閒澹。「江城孤照日，山谷近含風」，去非得之而爲渾雄。凡唐末、宋、元人，不皆學杜，其體則杜集咸備。元微之謂自詩人來，未有如子美者，要爲不易之論。至輕俊學流，時相詆駁，累亦坐斯，然益足見其大也。

又　惟杜《登梓州城樓》、《上漢中王》、《寄賀蘭二》、《收京》、《吾宗》、《征夫》、《可惜》、《有感》、《避地》、《悲秋》等作，通篇一字不粘帶景物，而雄峭沈著，句律天然。古今能爲澹者，僅見此老。世人率以雄麗掩之，余故特爲拈出。第肉少骨多，意深韻淺，故與盛唐稍別，而黃、陳一代厂祝矣。

又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本調而兼得衆調，故絕不可及。

又　杜五言律，規模正大，格致沈深，而體勢飛動。

又　杜五言律，自開元獨步至今；七言，則國朝人室分庭者，往往不乏。然就杜論，七言亦微減五言。

又　唐人賦興多而比少，惟杜時時有之。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之類。然杜所以勝諸家，殊不在此。後人穿鑿附會，動輒笑端。余嘗謂千家注杜，類五臣注《選》，皆但儒荒陋者也。

又　杜贈李，豪爽逸宕，便類青蓮。如「爭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等語，猶司馬子長作《相如傳》也。

又　杜《謁玄元皇帝廟》十四韻，雄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岷山圖》詩氣象筆力，皆迥不侔。君采、用修舍此取彼，何耶？

又　仄起高古者：「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士有不得志，栖栖吳楚間」，「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樓頭虞陵近，九月在南徐」，苦不多得。蓋初、盛多用工偶起，中、晚卑弱無足觀。舉杜陵爲勝：「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皆雄深渾樸，意味無窮。然律以盛唐，則氣骨有餘，風韻少乏。推「風林纖月落，花隱掖垣暮」絕工，亦盛唐所無也。

又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臺」，「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更山月，殘夜水明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之類，對偶未嘗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淡淺深，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

又　結句之妙者：「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今朝風日好，宜人未央遊」，「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辭君向大姥，拂石卧秋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坐看霞色起，疑是赤城標」，「回

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君王好長袖，新作舞衣寬」。杜則「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無由睹雄略，大樹日蕭蕭」。唐人五言律，對結者甚少，惟杜最多。「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之類，即不盡如對起神境，而句格天然，故非餘子所辦，材富力雄故耳。

又　杜語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太巧類初唐者，若「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之類，亦有太纖近晚唐者，「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之類。

又　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眞所謂正中有變，大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勘覈未徹，故自宋以來，學杜者什九失之。不知變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如五言詠物諸篇，七言拗體諸作，所謂變也。宋以後諸人競相師襲者是，然化境殊不在此。

又　老杜字法之化者，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坼、浮、知、見四字，皆盛唐所無也。然讀者但見其闊大而不覺其新奇。又如「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四字意極精深，詞極易簡，前人思慮不及，後學沾溉無窮，眞化不可爲矣。句法之化者，「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之類，錯綜震蕩，不可端倪，而天造地設，盡謝斧鑿。篇法之化者，《春望》、《洞房》、《江漢》、《遣興》等作，意格皆與盛唐大異，日用不知，細味自別。

又　七言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字中化境也；「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笙簧」，句中化境也；「昆明池水」、「風急天高」、「老去悲秋」、「霜黃碧梧」，篇中化境也。

又　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中有太奇巧處，然巧而不尖，奇而不詭，猶不失上乘。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則尖矣；「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則詭矣。

又　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詩。而杜往往兼之，不傷格，不累情，故自難及。

又　杜七言律，通篇太拙者，「聞道雲安麴米春」之類；太粗者，「堂前撲棗任西鄰」之類；太易者，「清江一曲抱村流」之類；太險者，「城尖徑仄旌旆愁」之類。杜則可，學杜則不可。

又　老杜七言拗體，亦當時意興所到，盛唐諸公絕少。

又　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紫宸殿退朝》、《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觀》、《登樓》、《閣夜》、《崔氏莊》、《秋興八篇》，氣象雄蓋宇宙，法律細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

又　杜七言句壯而闊大者，「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壯而高拔者，「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壯而豪宕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壯而沈婉者，「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壯而飛動者，「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壯而整嚴者，「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壯而典碩者，「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壯而穠麗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壯而奇峭者，「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壯而精深者，「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壯而瘦勁者，「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壯而古淡者，「白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壯而感愴者，「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壯而悲哀者，「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結語之壯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語之壯者，「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拗字之壯者，「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雙字之壯者，「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凡以上諸句，古今作者無出範圍也。

又　老杜好句中疊用字，惟「落花游絲」妙絕。此外，如「高江急峽」、「小院迴廊」，皆排比無關妙處。又如「桃花細逐楊花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類，頗令人厭。

又《近體下・絕句》　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

又　自少陵絕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絕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

又　少陵不甚工絕句，遍閱其集得二首：「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

喜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過百重關。」頗與太白《明皇幸蜀歌》相類。

又　杜《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門下馬坐人床。不通名姓粗豪甚，指點銀鉼索酒嘗。」殊有古意，然自是少陵絕句，與樂府無干。惟「錦城絲管」一首近太白，楊復以措大語釋之，何杜之不幸也！

又《外編・唐下》　杜陵人知其老蒼，而不知其意致之婉。《三百篇》後，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

又　杜聲句衆所膾炙外，排律中如「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用字極工而不覺巧。此類甚衆，學者當細求。

又《外編・宋》　古今題梅，五言惟何遜，七言惟老杜，絕句惟王適，外此無足論者。

郭正域《批點杜工部七言律序》　子美自言熟精選理，夫不祖《三百篇》，不漁獵漢魏六朝，而求子美於子美，吾未見子美也。吾嘗約略子美之詩，槩有數種：有直抒衷臆，粉澤盡謝，愈眞愈淡，愈淡愈眞者，《賓至》、《所思》、《旻公》、「劍外」諸什是也；有包羅景物，沈酣濃郁，如錯綺繡，如奏管絃者，《秋興》諸什是也；有和平閒雅，輕重有倫，如鳴和鑾，如被冠冕者，《登高》、《閣夜》、「露下」諸什是也；有危側反聲，崎嶇險健，轉石轟雷，改絃促柱者，「城尖」、「霜黃」諸什是也；有直寫世變，兼之論言，如傳如記，世謂「詩史」者，《諸將》、《恨別》諸什是也。綜其奧妙，不越數端。

王嗣奭《杜詩箋選舊序》　吾謂千餘年來，以我爲詩，獨有陶、杜兩君。陶冲夷曠達，自成一家，有其趣不患無其詩，蓋發於性情而未極其變，故蹊徑一而易工也。少陵起於詩體屢變之後，於書無所不讀，於律無所不究，於古來名家無所不綜，於得喪榮辱、流離險阻無所不歷，而材力之雄大，又能無所不挈。故一有感會，於境無所不入，於情無所不出，而情境相傳，於才無所不伸，而於法又無所不合。當其搦管，境到、情到、興到、力到，而由後讀之，境眞、情眞、神骨眞而皮毛亦眞。至於境逢險絕，情觸繽紛，緯繣相糾，榛楚結塞，他人擲指皆卻，少陵盤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經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故其絕塵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間有墮坑落塹者亦以是。得之則全瑜，偶失之則任其全瑕。瑕瑜不掩者，固不乏玉之采；即瑕掩其瑜者，猶不失玉之瑕。詩之有少陵，猶聖之有夫子，可謂金聲玉振，集其大成者矣。

《唐音癸籤・評彙五》　擬古樂府，至太白幾無憾，以爲樂府第一手矣。誰知又有杜少陵出來，嫌橫擬古題爲贅賸，別製新題，詠見事以合風人刺美時政之義，盡跳出前人圈子，另換一番鉗鎚，覺在古題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爲好手。「盡道胡鬚赤，又有赤鬚胡」，兩公之謂也。

又　杜公七律，正以其負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廣酬事物之變而無礙，爲不屑屑色聲香味間取媚人觀耳。中間儘有涉於侷誕、鄰於憒憒、入於俚鄙者，要皆偶趁機緒，以吐噏精神，材料一無揀擇，義諦總歸情性，令人乍讀覺面貌可疑，久咀嚼意味無盡。其奪愛王、李，生異論以此；雖有異論，竟不淆千古定論，亦以此。

又　少陵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篇製多，一也；一題數首不盡，二也；好作拗體，三也；詩料無所不入，四也；好自標榜，即以詩入詩，五也。此皆諸家所無。其他作法之變，更難盡數。不善學者，多歧爲惑，每至失步；善學者一體各占，儘足成家。

又《談叢一》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遭耳。凡詩，一人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杜世與身所遭，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又《談叢二》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闊略，杜縝綿，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又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唐詩歸》卷一七　鍾惺評：讀老杜詩，有進去不得時，有出來不得時，諸體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讀初盛唐五言古，須辦全副精神而諸體分應之。讀杜詩，須辦全副精神而諸家分應之。

又卷二二　鍾惺評：少陵七言絕，非其本色，其長處在用生，往往有別趣，有似民謠者，有似塡詞者，但筆力自高，寄託有在，運用不同耳。看詩者仍以本色求之，止取其音響稍諧者數首，則不如勿看矣。

《唐詩鏡》卷二一　杜子美之勝人者有二：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敢道，以意勝也；數百言不覺其繁，三數語不覺其簡，所謂御衆如御寡，擒賊先擒王，以力勝也。五七古詩雄視一世，奇正雅俗，稱題而出，各盡所長，是謂武庫。五七律詩，他人每以情景相和而成本色，不是者往往景饒情乏，子美直鎔

本懷，借景入情，點綴成相，最爲老手。然多徑意一往，潦倒太甚，色澤未工。大都雄於古者，每不屑屑於律，故知用才實難。古人小物必勤，良有以也。

《**詩鏡總論**》少陵苦於摹情，工於體物，得之古賦居多。

又　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爲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無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僞而情眞。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石壕》諸什與古人作，便是首首皆情。此皆有神往神來，不知而自至之妙。太白則幾及之矣。

又　子美之病，在於好奇。作意好奇，則於天然之致遠矣。五七言古，窮工極巧，謂無遺恨。細觀之，覺幾回不得自在。

又　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顚倒縱橫，出人意表。余謂萬法總歸一法，一法不如無法。水流自行，雲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設？

又　宋人尊杜子美爲詩中之聖，字型句矮，莫敢輕擬。如「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特小小結作語。「不知西閣意，更肯定留人」，意更淺淺。而一時何贊之甚？竊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即余之所論，亦未敢以爲然也。少陵七言律，纏綿最深。有餘地，有餘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詠三諷，味之不盡。

盧世漼《杜詩胥鈔・知己贈言》劉榮嗣曰：少陵詩靡所不有，有爽徹胸臆，淨洗鉛華，亭亭獨舉者；有包舉萬物，勾稽典麗，八音奏而五采錯者；有和邕渾噩，佩玉鳴鸞，聲容都雅者；有危側嶮嶧，歷落縱橫，如奔濤轟雷、斷弦裂帛者；有託言寄興，遠致近含，驟而即之，莫見形似者；有直紀世變，如史傳紀論，曲盡描畫者。上之而漢魏、六朝、初盛，罔不備于少陵；即下之而中晚、宋元，少陵集中隱隱具一種變相，茲少陵所以爲大與！

又　陳以聞曰：詩自《三百篇》至唐而屢變矣，獨子美面目頓異，當應制賡唱之朝，不免窮愁悲歌，間關傍人，要其沉鬱頓挫之氣，濟世礪俗之厚，躍躍聲韻之外，有可遇而不可求者。

又《**大凡**》子美千古大俠，司馬遷之後一人。子長爲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爲救房琯，幾陷不測，賴張相鎬中救獲免，坐是蹉跌，卒老劍外，可謂爲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而成《史記》，與天地相終始；子美自《發秦州》以後諸作，泣鬼疑神，驚心動魄，直與《史記》並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

又　子美最儻若，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謂「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尚可跂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自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載觀其《遣懷》、《壯遊》諸作，又謂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脫略時輩，結交老蒼，放蕩齊趙間，春歌冬獵，酣視八極，與高、李登單父臺，感慨駿骨龍媒，賦詩流涕，上嘉呂尚，傅說之事，來碣石萬里風。至於閨房兒女悲歡細碎情狀，盡寫入《北征》篇中，與經緯密勿，收京平胡，參伍錯雜，不復知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贍，亦繇眼底無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

又《**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歌行之有子美也？豈非天哉！涉人不得其門徑，迎隨不見其首尾，世所以題評者，亦云殫矣。惟子美自題一語，曰「即事非今亦非古」，最爲簡當。蓋盡少陵七言古詩，皆即事也，自撰題，自和聲，自開世界，自隆堂構，無古無今，即今即古，其坐斷古今在此，其融會古今亦在此。【略】凡《飲中八仙》、《同谷七歌》，人人有述，余獨在所略。乃首之以《高都護驄馬》焉，乃殿之以《岳麓山道林》焉。中間無妙不臻，有奇必暢，所謂「凡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至蟲臂鼠肝，俱成龍文犀彩，偉哉詩乎！從有天地以來，僅一子美。雖然，此作者事也，非鈔者事也。況其大義微言，卓乎有補於國史者，如《兵車》、《麗人》、《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洗兵馬》，及《大麥》、《麤穀》、《青絲》、《錦樹》、《折檻》、《天邊》、《冬狩》、《歲晏》、《釋悶》、《憶昔》等篇，詩史定評，無庸附益，余不賢者，僅識其小。

又　若夫馬之爲物，倜儻權奇，高僧愛其神駿。畫之一道，氤氳蓬勃，根宗昉之卦爻。少陵於斯二事，往往觀天而洞微。約略所題詠者，有都護驄馬，天育驃騮，韋、曹畫馬，又有瘦馬，畫則奉先劉少府山水，王宰山水，韋偃雙松，《丹青引》特贈曹將軍霸，而少府兩兒郎，亦俱拈出，莫不妙極形容，斬新活現，所云「巧刮造化窟」，殆少陵自道。其尤關至極者，曰「顧視清高氣深穩」，曰「卓立天骨森開張」，此相馬之秘密也，至「與人一心成大功」、「與人同生亦同死」，「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繇卻出橫門道」，欷歔震盪，終古徬徨。其曰「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此觀畫之骨髓也，「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則繇藝會道，形神俱往，即不展圖開卷，胸中自有萬頃煙雲，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昭昭乎進乎象矣。

又《論五言律詩》 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何言乎有用？感天地，動鬼神，訂謨定命，遠猷辰告，高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謂有用文章，乃工聲律者之所未嘗講，而子美氏之所獨饒也。若夫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於今體四十字內，自鑄《離騷》，天荒地老，倘得杜陵，洋洋乎盈耳哉！

又 略舉數曹，粗知大槩：夫遠慮深憂，固其獨擔之懷抱，即短拈小摘，亦具全副之精神。其處友也，同過同功，同生同死，其自處也，眞忠眞厚，眞懶眞狂。臨水登山，別開道眼。分襟握手，具可服膺。忽而東心似粟，百脈俱冥，忽而張口如箕，五臟盡露。愁處令人悲涼欲絕，快處令人歌舞不休。又有乍看無端，除思有謂，就不阡不陌中，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又有興言在此，寓意在彼，就尋常尺幅內，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者。準繩最密，神理縱橫，淘練極清，奇葩煥發。時而優柔雪淡，下淚偏多，時而跌宕風流，關情更篤。分明占訓，降作律詩。以至造化權輿，陰陽昏曉，飛潛動植，表裏精粗，但經弱毫微點，靡不眞色畢呈。先生自云：「下筆如有神」，良不妄語。

又《論七言律詩》 子美所可商者，惟在一二應酬之作，頗有諛氣，未免落夾。然世法拘牽，不得不爾。夫子美既以詩名海內，況所奉獻奉贈者，定是尊流，不得已降志從俗，用幾樁餖飣故事，以塞人耳目。即謂子美苦心涉世可，即謂子美玩世不恭亦可。鋪繳此一段，而子美七言律詩之眞精彩，躍躍出矣。

又 自云「晚節漸於詩律細」，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爲然。蓋詩不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詩不細不敢縱橫也，細之義，大矣哉！

又《論五七言排律》 夫鋪陳排比，千言數百，凡有物料，有筆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獨絕也。子美所獨絕者，在不以排律爲排律耳。原其執筆覓紙，初無鬬富取盈之心，猶水着地，縱橫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韻以至百韻，無不可者，顧此猶未足奇也。試取其五言排律一部，從容研玩，翻覺鋒發韻流之際，暗有空翠撲人，沖襟相照，如張筵廣座，絕不參一喧客，絕不雜一餖飣，投壺散帙，行酒賦詩，而奇錯問陳，妙香靜發，因已盡洗排當之習，一空紛呶之陋矣。故有時孤出一語，天地頓寬，全篇於此復命，有時徐布數聯，機神更緊，定局從斯轉關，此子美排律中極大法門，亦天授非人力也。所謂「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殆先生自作題詞耳。

又 若七言排律，大難措手。盡子美集中，止四首，乃四首無一不佳者，意致機神，沈研而盡變，色聲香味，縹緲而入微，在七言律不易，在七言排律尤不易。學者不作七言排律則已，如欲作七言排律，定當取子美四詩，拈之壁上，展之案頭，奉爲師保，朝夕禮拜可也。

又《論五七言絕句》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略】子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忍其崛強之性，頹然自放，獨成一家，寧爲鷄口，勿爲牛後，天實生才不盡，才人用才，又自不同，若子美者，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戇者也。

又《論摘錄》 子美生來浩氣獨完，加以十年讀書，十年觀物，十年省身，故其發爲詩歌，橫絕古今，元氣淋漓，莫可名狀。強而名之，約有數種：有儒□氣，有仙佛氣，有將相氣，有游俠氣，有朝氣，有秋氣，有風雲氣，有湖海氣，有劍氣，有蘭氣，有松柏氣，有鼎彝氣，有珠玉氣，有金銀氣，有清廟明堂氣，有高霞積雪氣，有深山大澤、虎豹蛟龍氣。他人得一，足以自豪，子美兼收併包，左右逢原，一言以蔽之，曰「眞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子美固已盡發光明之藏，出以示人矣。第望氣者，見有偏全，正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因是子美之詩，翻從奔走一世中，轉覺寂寥耳。

朱運昌《杜律意箋敘》 律詩難工，七言律尤難工，唐人如李頎、岑參、王維輩，皆號名家，歌行諸體，爭奇競爽，至七言律，數首之外無取焉。非不欲富，局於才也。獨子美氏天才超絕，讀書萬卷，身罹困阨，心存忠愛，睠戀宗國，如三閭，敝屣榮名，如五柳，憂悲愉懌，一寓乎辭，歌行入聖，近體擅長。閱公集凡得七言律一百五十一首，如淮陰用兵，多多善辦，不獨凌轢初唐諸子，即太白且瞠乎其後。

《詩筏》 杜詩韓文，其生處即其熟處，蓋其熟境，皆從生處得力。百物由生得熟，累丸斲堊，以生爲熟，久之自能通神。若舍難趨易，先走熟境，不移時而腐敗矣！

又 元微之作《杜子美墓誌序》云：「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是矣。然余觀子美詩，創而不沿，孤而無偶，竟不能指某篇某

句出《風》、《雅》，出沈、宋，出蘇、李，出曹、劉，出顏、謝，出徐、庾也。如蜂採百花以釀蜜，不能別蜜味爲某花也。如秦人銷天下兵器爲金人十二，不能別金人之頭面手足爲某兵器也。合衆體以成一子美，要亦得其自體而已。今之學少陵者，分其一體，便謂逼眞少陵，恐少陵不如是之多也。

朱鶴齡《輯注杜工部集序》 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于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菀結之意，極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頓顛躓，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爲之，其性情爲之也。子美沒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嶒崱響答於溟涬頌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己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碗之感，與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爲疑也。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陳情，意含風喻，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與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強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之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深乖分，欣忤之語，反作誚譏，忠剴之詞，幾鄰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爲轉爲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譔假託，疑誤後人，瞽說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爲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

杜濬《杜詩分韻序》 蓋杜詩諸美備臻，而其落韻之妙，尤不可以不深味。夫其啞韻能使之響，浮韻能使之沈，庸韻能使之新，險韻能使之穩，俗韻能使之雅，粗韻能使之細，板韻能使之活，游移之韻能使之堅確，昏暗之韻能使之明白，泛濫之韻能使之有根據，是固有絕異之稟，有極博之學，然後別有爐鞴，非他氏可幾者。

宋琬《題杜子美秦州流寓詩石刻後》 杜少陵以天寶之亂，避地秦州，後乃遷居同谷，渡嘉陵而赴成都焉。當其間關瑣尾，妻子流離，拾橡栗以自充，託長鑱而爲命，可謂窮矣。顧其詩乃逾益工，格亦逾益變，今所傳《秦州雜詩》及《同谷七歌》數十篇，憂時憫亂，感物懷君，怨不涉誹，哀不傷激，殆渢渢乎《小雅》、《離騷》之遺矣。

《圖爐詩話》卷二 子美《白紵行》意在末四句。《驄馬行》與岑參《赤驃馬歌》意異格同。《兵車行》正意在中間「君不聞」數語，而「信知生男」下以渾語作結。《哀王孫》亦然。《哀江頭》正意在「清渭東流」二句。陳陶斜之敗，不爲房琯諱，故曰詩史。子美如《蘇端薛復篇》言飲酒者不多，而「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宛似太白語。《洗兵馬》是賓賦。《短歌行》、《贈王郎》似太白詩。《丹青引》結處自傷也。《古柏行》結處比賢士，亦自比也。《釋悶》「天子亦應」下，必是譏李輔國。

又 杜詩云：「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又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臨危莫愛身。」又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于君父之倫，略舉數言，心術可見；而弟兄、朋友、黎庶之憂愛，不可勝舉，不留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間以杜詩意義，于孔、孟之道有益。從來李、杜并稱，至此不能無軒輊。

又 杜詩足非不謬于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雜佩」，皆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

又 子美之詩，多發于人倫日用間，所以日新又新，讀之不厭。

又 讀杜集，粗語笨語有之，曾無郛廓語。

又 學杜詩者，宜全集俱讀，勿止守七律。學其七律者，宜諸詩盡讀，勿止守三峽樓臺淹日月」，「萬里悲秋常作客」。

施閏章《江雁草序》 古未有以詩爲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譏，其言眞而核；詩兼比興，其風婉以長。故詩人連類託物之篇，不及記言記事之備。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略】風騷而降，流爲淫麗，詩教浸衰。杜子美轉徙亂離之間，凡天下人物事變無一不見於詩，故宋人目以詩史。雖有譏其學究者，要未可槩非也。至於胸中鬱悒侘傺，卷舌不敢盡言，既言而不敢盡存，若以爲飄風驟雨之颯然過而不留也，斯其志抑已苦矣。

又《蜀道詩序》 杜子美以羈旅轉徙之客，作爲詩歌，顧使巴蜀川巖形見勢出，後之好事者，磨巖鑱石，照耀無垠，殆自蠶叢開國以來所僅有，昔人以湘江爲三閭湯沐邑，由此言之，則蜀之錦江巫峽，所在皆杜氏湯沐地也。嚮使工部安居朝省，即坐致卿相，奚以致足？

《**蠖齋詩話・杜詩**》 杜廣大精微，如天地爐冶，隨物賦形，一一效之，不無利鈍。單從五七字求生活，矮子觀場耳。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八**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歷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

又一四 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裏」，自然是宮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閑語耳。

又二六 情語能以轉折爲含蓄者，唯杜陵居勝，「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之類是也。此又與「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更進一格，益使風力遒上。

《**明詩評選**》**卷五評鄭善夫《即事》** 杜有上承必簡翁翁正宗詩，有下開盧仝、羅隱魔道詩。【略】善學杜者，正當學杜之所學，吟「李陵蘇武是吾師」、「王楊盧駱當時體」二絕句，猶以枯骨大骼爲杜，眞不復有人之心矣。

又評徐渭《嚴先生祠》 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儘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揜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邪？

朱彝尊《與高念祖論詩書》 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日，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

《**抱眞堂詩話**》 王仲宣「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杜詩諸別俱本此。

又 于鱗曰：「子昂自以古詩爲古詩。」予謂工部可當此語，子昂似未足。

又 杜詩咏馬，李詩咏月，各盡其變。

《**杜詩詳註附編・諸家論杜**》**引屠隆評** 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之冲然幽適，冷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煩熱。摩詰參禪悟佛，心地清涼，胸次原自不同。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非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如《畫馬行》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沈著，安見其萬景皆虛。或又謂唐人惟少陵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其最可喜者，不避粗硬，不諱樸野。余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沈鬱頓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諱樸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止不在此。

仇兆鰲《杜詩詳註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羣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瀼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遺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痌瘝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棲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邙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蔓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

又《凡例》 少陵詩名獨擅，而文筆未見採於宋人，則無韻之文，或非其所長。集中所載墓誌，尚帶六朝餘風，惟《祭房相國文》，淸眞愷惻，卓然名篇。其代爲表狀，皆曉暢時務，而切中機宜。

又《少陵曠懷》 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簡。其在成都，結廬枕江，與田夫野老相狎蕩，便有傲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長安，得錢沽酒，時招鄭虔，後去夔州，舉四十畝果園贈與知交，毫無顧戀。此與謫仙之千金散盡者，同一磊落襟懷。宜其詩品迥出尋常。

又《附進書表》 【略】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自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攻詩學，邇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篤於倫紀，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合興觀羣怨之旨。前塞后塞諸曲，痛書鋒鏑阽危；三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言。涕灑青霄，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飛。籌鄴下之師圍，閫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鎭爭權。不曰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鬱頓挫，形於曰比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崢嶸，別開堂奧；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家，非不各據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泝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紜尚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詩乎。【略】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

汪琬《綺里詩選序》 陳後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奇常新陳無不好者。」後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之物，無奇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奇於奇，牛鬼蛇神，未足與言奇也，裁雲鏤月，未足與言新也。采目前之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流俗所刊落以爲陳者常者，一經子美出之，而臭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所得固宜超然絕出於新奇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好者所能彷彿而頡頏哉！

《龍性堂詩話初集》 子美絕句，古質理趣，最得樂府遺意。楊用修謂其「無所解」，則吾不知矣。

又 予欲合子美、子瞻七言古體，梓爲一集。蓋此體中之神通廣大，無如二公，杜奇而壯，蘇奇而秀，千古雙絕。袁石公《讀少陵集》云：「僅有蘇正局，異代足相配」，知言哉！

《原詩·內篇上》 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

又 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夭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其足。

又 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略】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

又《內篇下》 統自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

又《外篇上》 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顚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

又《外篇下》 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蓋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

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

又　七言古詩，諸公一調。唯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

又《總集門一・纂輯類》　詩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者。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

又　杜七言千古標準。

《師友詩傳錄》　阮亭答：「【略】有宋以來談詩家，乃祧盛唐諸人，而專宗少陵。然攷之唐人之緒論，及唐人選唐詩，固未始有宗少陵之說。即在盛唐諸家與子美抗行者，子美亦多所屈服。在子美集中，雖往往以風雅自任，亦未嘗淩轢諸家，而獨肩巨任也。獨是工部之詩，純以忠君愛國爲氣骨。故形之篇章，感時紀事，則人尊詩史之稱；冠古軼今，則人有大成之號；不有擬古浮辭，而風謠俱歸樂府；不有淫佚艷靡，而贈答悉本風人。故登吹臺於梁、宋，則支離東北風塵；栖江閣於夔州，則漂泊西南天地。故渾脫瀏漓，只如其自道，頓挫獨出，能此者幾人？諸體擅場，絕句不妨稍絀，吾亦不能妄歎者。」

《漫堂說詩》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燄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略】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又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闚其閫閾。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難而謝之，學杜有得，即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而庵詩話》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又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於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歇頭，似天平上兌出來的。

《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古詩》　少陵、昌黎，空前絕後。

又《論五言律詩》　老杜登峰造極，諸法俱備。《其寄高三十五書記》句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分明自道其得力處。

又《論七言律詩》　「七言律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衆，隨焉自放矣」。滄溟斯語，愚所未解。七律誠難，而獨有取於二家，何也？杜之七律，百美畢備，滄溟過矣！

《戴酒園詩話又編・杜甫》　杜詩惟七言古終始多奇，不勝枚舉；五言律亦前後相稱。五古之妙，雖至老不衰，然求其尤精出者，如《玉華宮》、《羌村》、《北征》、《畫鶻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夢李白》、前後《出塞》，俱在未入蜀以前，後雖有《寫懷》、《早發》數章，奇亦不減，終不可多得。餘但手筆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復如。老杜有句曰：「爲人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固是實論，非謙退之詞。惟七言律，則失官流徙之後，日益精工，反不似拾遺時曲江諸作，有老人衰颯之氣。在蜀時猶僅風流瀟灑，夔州後更沉雄溫麗。如詠諸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簡而盡，勝讀一篇史論。明妃「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後悲涼，一一在目。言戎馬之害，則如「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寫景則如「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詠物則如角鷹曰「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感慨則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眞一代冠冕。至若「盤渦浴鷺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雖大家縱筆成趣，無所不可，如西子捧心，更益其妍。然老杜自註亦云「戲爲吳體」，宋人乃以爲句法，專于此效之，竟成東家眉黛矣。吾寧拘寧俗，不敢效顰。

《蘭叢詩話》　五排六韻八韻，試帖功令耳。廣而數十韻百韻，老杜作而元、白述。然老杜以五古之法行之，有峰巒，有波磔，如長江萬里，鼓行中流，末幾而九子出矣，又末幾而五老來矣。

《談龍錄》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尚有事在，是也。【略】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

又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

又　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詡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賢，咸有分寸在。

《**寒廬詩話**》　俞犀月(瑒)曰：「少陵五言古詩，《發秦州》、《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各十二首，爭奇競秀，極沈鬱頓挫之致，各首變化，絕無蹊徑雷同，極得畫家濃淡相間之法。」又曰：「少陵詠物多用比、興、賦。興者，因物感人也；比者，以物喻人也；賦者，直賦其物也。集中如《鸚鵡》、《鸚鵡》、《花鴨》、《鳧》、《猿》、《蒹葭》、《苦竹》，全是比體；《病馬》、《促織》，是興體；《螢火》、《白小》，則直是賦體矣。」

《**絜齋詩談**》**卷二**　杜詩詠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如《苦竹》，便畫出箇孤介人；《除架》，便畫出箇飄零人；《蕃劍》、《宛馬》，又居然是英雄磊落氣概。如劉蘭塑東岳位下一丞相，見魏徵遺照而後就，皆是一種道理。

又　少陵五言律，或上三字下二字成句，或下三字上二字成句，上一字下四字者時有之，又有上下平分二字以中間字貫下者，尤妙。七律，或上四下三成句，或上三下四成句，又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有上二字下三字以中間二字貫串，皆不害其爲一氣。章中必錯落互用，所以無并肩之病。五言排律，當以少陵爲法，有層次，有轉接，有渡脈，有盤旋，有閃落收繳，又妙在一氣。

又**卷三**　古之人，如杜子美之雄渾博大，其在山林與朝廷無以異，其在樂土與兵戈險厄無以異，所不同者山川風土之變，而不改者忠厚直諒之志。志定，則氣浩然，則骨挺然，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實有其物。而光怪熊熊，自然溢發，少陵獨步千古，豈騷人香草、高士清操而已哉！

又**卷四**　自《風》、《雅》、《頌》後，便有《十九首》，此後又有《感遇》三十八篇，雖比古詩味漸漓，皆存得忠厚和平之意。杜少陵出，聲氣益高，筋脈怒張，其雄渾跌宕，雖古法而眞意盡泄，學者不可不知。

又　毛稚黃評少陵詩有「音節過厲」一語，予謂四字中窾。此病甚微，非氣平心靜，默默諷詠，自己也覺不出，大約是氣質未粹之故。只有道理涵養，其暈自消，用藥克伐，所傷者大矣。

又　少陵古詩，立意高，折筆健，此所以獨步。

又　少陵律詩，細潤不礙老蒼，縱橫適合雅則，吾師乎，吾師乎！

又　杜老排律，人不能得其古奧。

《**說詩晬語**》**卷上**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頹禿。

又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砅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眞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中，「賜名大國虢與秦」、「愼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蕩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獨開生面處。

又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略】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奡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又**卷下**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眞馬眞鷹，復從眞馬眞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又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想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傖父面目耳。

又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又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大率優柔

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爲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卨，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于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新寧高氏列爲大家，具有特識。

又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略】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泄，爲一體。

又　七言律，平敘易于徑直，離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略】少陵胸次闊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

又　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蕩。【略】少陵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爲役。

又卷二　聖人言詩自興觀羣怨，歸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際亂離，負薪拾橡，而忠愛之意，惓惓不忘，得聖人之旨矣。　少陵詩陽開陰闔，雷動風飛，任舉一句一節，無不見此老面目，在盛唐中允推大家。　少陵五言長篇，意本連屬，而學問博，力量大，轉接無痕，莫測端倪，轉似不連屬者，千古以來，讓渠獨步。　唐人詩原本《離騷》，《文選》，老杜獨能驅策經史，不第以詩人目之。

又卷一〇　杜詩近體，氣局闊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處，尤在錯綜任意，寓變化于嚴整之中，斯足凌轢千古。

又卷一三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學之博也，才之大也，氣之盛也，格之變也。五色藻繢，八音和鳴，後人如何彷彿？【略】中有疏宕一體，實爲宋元人濫觴，才大自無所不可也。然學杜者，不應從此種入。　凡名家詩有名句可采，如鄭鷓鴣、崔鴛鴦、趙倚樓之類是也。杜詩議論正，器局高，卻無名句可采，所以彥恢高氏獨列爲大家。

又卷一七　五言長律，【略】老杜出而推擴之，精力團聚，氣象光昌，極人間之偉觀，後有作者，莫能爲役。

又卷二〇　少陵絕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氣度，然以爲正聲則末也。宋人不善學之，往往流于粗率。楊兼夫謂學杜須從絕句入，眞欺人語。

《杜詩偶評》卷二　老杜詠馬詩，並皆絕妙，而用意用筆無一處相似，此老胸中具有造化。

《讀杜心解・發凡》　詩運之杜子，世運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氣或近於霸。詩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長也。別出《春秋》紀載體材，而義乃合乎《風》。太史公之言曰：「《小雅》怨誹而不亂。」杜集千四百有餘篇，大抵皆怨詩也，變雅也。故其文爲《史記》之繼別，而其志則《離騷》之外篇，須識取不亂處乃得。

又　老杜天姿惇厚，倫理最篤。詩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都從一副血誠流出，而語及君臣者尤多。虞山輕薄人，每及明皇晚節，肅宗內蔽，廣平居儲諸事跡，率以私智結習，揣量周內，因之編次失倫，指斥過當。繼有作者，或附之以揚其波，或糾之而不足關其口。使藹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負疚，得罪此老不少。愚不惜刓精盡氣，疏通證明者，於此益力。

又　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後人執成法以繩杜，如欲懲中四排比之患，而爲前解後解之說者，又欲矯兩截判隔之失，而爲七轉八收之說者，概乎未有當也。夫杜一片神行而已，烏乎執！

又　法之變既不容以一律繩之，乃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爲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少陵此體，千古獨嚴，要其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字句也。前人嘗論及之。但標舉幾字爲串插鉤帶，實無當於位置渾成之妙，故不免來世口實。

又　千言、數百言長律，自杜而開，古今聖手無兩。每見名家評杜，至此尤無把鼻。其與聞緒論，確有稟承者，大率本元氏鋪陳排比之言爲之主張。不知鋪陳排比但可概長慶諸公鉅篇，若杜排之忽遠忽近，虛之實之，逆來順往，奇正出沒種種家法，未許尋行數墨者一獵藩籬也。唯斷句詩讓龍標、太白獨步，杜體自是旁宗。然多疊章而下，須通長打片看去，才顯眞面目。

又　杜賦直追漢、魏，其雜文拙趣橫生，最古最別。然而人非屈到，強與薦芰，搖手去之矣。

鄭燮《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

又《板橋後序》 少陵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皆絕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橋無不細讀，而尤愛七古，蓋其性之所嗜，偏重在此。《曹將軍丹青引》、《渼陂行》、《瘦馬行》、《兵車行》、《哀王孫》、《洗兵馬》、《縛鷄行》、《贈畢四曜》，此其最者，其餘不過三四十首，并前後《打魚歌》，盡在其中矣。是《左傳》，是《史記》，似《莊子》、《離騷》，而六朝香豔，亦時用之以爲奴隸。大哉杜詩，其無所不包括乎！

杭世駿《古詩選序》 建安諸詩，最爲近古，李、杜、韓三公早年皆學之，李則多得其句法而罕睹全篇，杜則《新安》、《石壕》、《潼關吏》、《垂老》、《無家別》，韓則「孤臣昔放逐，暮行河隄上」，皆全體建安語者。

《一瓢詩話》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又 提得筆起，放得筆倒，纔是書家。撇得出去，拗得入來，方爲作者。王右軍字字變換，提得起，放得倒也。杜工部篇篇老成，撇得出，拗得人也。顯而易見者：右軍《蘭亭序》，工部《哀王孫》。世人習於聞見，不肯細心體認耳。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又 作詩善用賦筆，惟杜老爲然。其間微婉頓挫，總非平直，須善學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興兼之。

《野鴻詩的》 導引之術，曰精氣神，詩之理亦然。能鼓漢、魏之氣，撷六朝之精，含咀乎《三百篇》之神者，唯少陵一人。

又 詩自曹、謝、庾、徐至少陵而結穴。

又 孔子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成聖者也；杜陵兼《風》、《騷》、漢、魏，六朝而成詩聖者也。

又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七律則上下千百年無倫比。其意之精密，法之變化，句之沈雄，字之整練，氣之浩汗，神之搖曳，非一時筆舌所能罄。願學者先掃去胸中穢惡字調，培養元氣，徐看用力爲何如耳？

又 古來稱詩聖者，唯陶、杜二公而已。陶以己之天真，運漢之風格，詞意又加烹煉，故能度越前人；若杜兼衆善而有之者也。余以爲靖節如老子，少陵如孔子。

《小滄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杜子美（甫）詩如書成天泣，血漬石上。

又《雜論詩》 詩自《三百篇》後，有三大宗：曹子建、陶淵明、杜子美也。

又 杜子美詩，自漢、魏以來，都兼其體，所不能兼者陶也。

《劍谿說詩》卷下 長律較古體長篇，鎔鑄最精，音韻更切，不容一字不入格也。唐初及開、寶諸公，渾雄富麗，出以整暇。至杜子美，更縱橫於排比中，斯爲至矣。

又《又編》 凡讀杜詩，先即其議論，想其襟抱，固高出唐一代詩人。再觀其法度，或謹嚴，或奔放，順各篇之體勢，非有意爲之也。而鍊字於句法之中，與諸家異同，亦宜參看，方識杜之大，又未嘗不細也。

盧文弨《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唐杜少陵固所稱細於律者，故能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罰其律之嚴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

紀昀《二樟詩鈔序》 詩至少陵而詣極，然唐人自李義山外罕學杜，元結、殷璠以下選當代之詩者，亦無一家錄及杜，其故莫詳也。至於南宋始以少陵爲一祖，而黃山谷、陳後山、陳簡齋爲三宗，於是江西體盛，而呂紫微《宗派圖》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別也。

蔣士銓《杜詩詳注集成序》 杜詩，詩中之四子書也。事不出倫紀之間，道不出治平之內，而趣溢于風騷，體兼乎雅頌，詩人性情之厚，議論之醇，無有過于少陵者。

張遠《杜詩會粹自叙》 先君子嘗以少陵詩集相示曰：「此風雅之宗，光燄萬丈，讀之可以暢性靈，廣聞見，斥浮葩而豎風骨。」既卒業，皆而深，典而博，茫無所得，兼以舉子業棄去，所不飽蠹腹者僅爾。乙卯秋，風烟四起，鍵戶卻掃，除經史詞賦外，凡諸子百家，稗官野乘，覆瓿片紙，罔不旁搜弘覽，而少陵固已收拾無餘，始信古人所云，無一字無來歷，非虛語也。櫛比之下，得其概矣，未得其神。研精久之，廼悟其所居何地，所際何時，所歷何職，悲憤笑樂皆有所爲而作。沈思涵泳，見有絢爛者，見有平淡者，見有雄壯者，見有超曠者，見有奔放者，見有謹嚴者，見有沉鬱頓挫者。語其格，則有偷春者，有進退者，有轆轤者，有流水者，有問字者，有倒裝者，有雙承者，有疊句者，有扇對者，有各自爲對者，有首尾相應如古文體者；無蜂腰，無鶴膝，無懸腳，無平頭，無勦說，無雷同，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如造物生人，閱古歷今，窮山際海，

終無一人相似，眞奇絕也。遂爾分章別句，總之則陳其大意；析之則抉其字義，當日情緒，躍然紙上，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格格不可解。因歎前此註者，或拾其糠秕，或得其片鱗，或任意牽合，或僞語假托，几京可作，必當俛首含冤。集中薙夷盡力，寢食出處，動必相隨，性之所近，永矢弗諼爾。

黃生《杜詩概說》 入杜詩，如入一處大山水。讀杜律，如讀一篇長古文。其用意之深，取境之遠，制格之奇，出語之厚，非設身處地，岩與公周旋於花溪草閣之間，親陪其杖屨，熟聞其謦欬，則作者之精神不出，閱者之心孔亦不開。噫！難言之矣。

又　杜詩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騷雅，下迄齊梁，無不咀其英華，探其根本。加以五經三史，博綜貫穿，如五都之列肆，百貨無所不陳，如大將之用兵，所向無不如意。其材之所取者博，而運以微茫窈眇之思，其力之所自負者宏，而寓以沈鬱頓挫之旨。以言乎大則含元氣，以言乎細則人無倫，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所以兼前代之制作，而爲斯道之範圍也與？

又　予謂杜之所以爲大家者，以其能集詩流之成。是故杜詩中兼有諸子，諸子詩中不能兼有杜。

又　杜公本一賦手，故以騷雅爲胎骨，以經史爲餚饌，以《文選》爲藻繢，見之篇什，縱橫馳騁，難受束縛，如千里霜蹄，雖按轡康莊，其籠雲絕塵之氣，自不可禦。

又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出天縱，故能以其高，敵子美之大耳。至論其胎骨，則清新開府，俊逸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劉者，可同日論哉！

又　杜公近體分二種：有極意經營者，有不煩繩削者。極意經營，則自破萬卷中來，不煩繩削，斯眞下筆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後，二種並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擬杜之心神也。

又　近體首主格律，傅之以色澤，運之以風神，斯登上品。乃杜公經史騷賦，盤鬱胸中，溢爲近體，時覺陶鎔有未盡處，其包舉唐賢以此，其與唐賢分路揚鑣亦以此。披沙揀金，簸糠得米，是在選者之功矣。

又　憂時戀主，歎老嗟卑，處處不出此意，筆下千變不窮，其身分不可及，其才力更不可及。

王澤溥《書巢箋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唐宋以來，工律者萬輩，莫不奉少陵爲祖，乃當年有「太瘦生」之譏，後世有「村夫子」之誚，甚矣知杜之難也！【略】其詩感物觸事，憂時眷主之思，有在意言外者。至於渾涵汪洋，雄奇深秀，變化曲折，千彙萬狀，使人擬議欲窮，探索都盡。

唐良《書巢箋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予嘗謂子美之才，未必大過於高、岑、王、孟，而學問性情，則諸君斷無以窺其堂奧。是故世人無不名浮於實，惟是孔北海、王右軍、杜少陵，皆以名之故而掩其實。實以名掩，已屬皮相，并其所以得名者，尚未之知耶！【略】少陵長篇及五七言近體，一種憂時眷主深微篤至之理，有漢宋諸儒所不能道者。但其沉鬱頓挫，亦復高華典麗，理未免以辭掩耳。不察其誠，然而槩謂以情入，則少陵亦柳者卿、張孝祥之流耶，而又烏足以爲少陵耶？

陳醇士《書巢箋註杜工部七言律詩跋》 自有唐以來，稱詩者無慮萬輩，獨於杜文貞公則羣相尸祝之而無異詞者，我知之矣。以爲博雅淹貫，無一字無來歷者也；以爲滿腔忠愛，一飯不忘君者也；以爲窮而後工，流離飄泊無復有過之者也；以爲諷喻得失，所稱詩史者也。然文貞以後千百年內，其所爲博雅忠愛、流離諷喻，豈無有與文貞等者，而何以獨私於文貞？此無他，以文貞之性情才力，實足以範圍古今而不過也。

徐秉彝《問齋杜意序》 杜詩不易讀也！諸家之詩，各有所長，其妙易見；獨子美之詩，兼諸所有，讀者以全力周旋，嘗應接不暇。觀其身當明皇、肅、代之世，任將用兵，播遷克復，天時人事，無所不紀。雖有得於比興諷刺之體，而其奇變綜博，則有似乎子長、孟堅之書，又其學富，其言遠，經史、百家，以至佛老輿象，莫不陶冶而出之。有經濟，有權略，妙達情變，深窮物理，自謂致堯舜，比稷契，泣鬼神，愁花鳥，良非誇言。讀者即其一篇一句，驟爲驚喜，烏鼠飲巢，自謂有得。及覽其全編，如浮滄海難爲舟楫，如入鄧林難爲斧斤，此杜詩之所以難讀也。

張英《問齋杜意序》 夫少陵之意，又豈易求者哉？少陵生平以王佐自許，所處之時，治日少亂日多，抱憂天憫人之情，發爲沉鬱頓挫之音，結轖於中而觸發於外者，此少陵之意也。人尚非抱其才，遇其時，則不能言少陵之意，即抱其才遇其時矣，或早見知於世，不至於放棄以老，則亦無所沉鬱結轖於其中，而亦不能言少陵之意。少陵際天寶末年之亂，奔竄於鳳翔，饑疲於秦隴，浮家於瀼西，轉徙於白帝，問關落拓，動輒依人，妻子室家所在睽隔，然賦

性伉直，不屑屑苟同於俗，咨嗟荼苦，侘傺無憀，而一寓之於詩者，少陵之意也。人苟安常處順，伏臘保聚，足跡不至千里，無羈旅離別之苦，或伉直不若公，可以與世俯仰，則亦不能言少陵之意。少陵處君臣朋友間，情致纏綿眞摯，好規諷人過失，要不失其溫厚之旨。遇一草一物，寥落不偶，必爲之摹寫其形狀，而咏歎惋惜之，此少陵之意也。人苟非具深情厚意於倫類交遊之間，視萬物漠然寡情者，則亦不能言少陵之意。

方孝標《**問齋杜意序**》 少陵之意，樂而有《國風》之不淫，少陵之意，怨而有《小雅》之不亂。少陵博極羣書，而援引罔敢頗僻，少陵志在用世，而無熱中善宦之心。乃說之者曰「詩史也」，曰「一飯不忘君」也，於其稍涉隱見者，必強指之，以爲某章譏宮庭，某章刺藩鎮，某句怨徵車之不至，某句望利祿之不來，殆若鄭五之歇後，殷浩之空書，豈少陵哉！

《**問齋杜意·讀杜漫述**》 世稱李杜舊矣，近又有稱杜白者。自學者推白以附杜也，二家異同，杜以不盡意爲妙，盡意即不快；白以盡意爲妙，不盡意即不快。杜從《三百篇》來，人言白又從杜來，不知白自從李來，至白李異同，李才勝，出之飛揚，白情勝，出之質實。

闕名《**杜詩言志序**》 少陵以不世出之才，高守身之節，栖栖汲汲，欲行義以達道，初非如他人脂韋詭遇，以富貴利達爲心者也。中正和平，得孔門轍環待用之心法。其品詣如此，而其所遭之時，則少也艱于一第，客游東都，浪迹齊魯，中丁喪亂，陷賊吞聲，既而間道生還，直言見放，播遷秦、蜀，妻子窮愁。生平閱歷，或得或失，或順或逆，怨而不怒，思而不傷，依南斗而望京華，卧滄江而憶青瑣，流連悱惻，老不忘君，趨走傷心，氤氳滿眼，終身以之矣。嗟乎！少陵之抗懷矜尚，即希文之以天下爲己任，溫公之不事溫飽，武侯之淡泊明志，蘇子卿之不屈節于北庭瓶乳也；其忠愛至性，即屈子之行吟憔悴，賈傅之痛哭長沙，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也。爰是身世相際，風水相遭，自然成聲，出于其心之所不容已，而或爲寄興，或爲托諷，或爲罕譬。

龔鼎孳《**杜詩論文序**》 詩之有少陵，猶文之有六經也。前乎此者，于此而指歸，後乎此者，于此而闡發。文無奇正，必始乎經，詩無平險，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詩與六經之文，並不朽于天地間也。

吳興祚《**杜詩論文序**》 千載杜公，邈乎詩聖，古今騷人擬學而卒未能學，屢註而卒未能注，所以者何？杜公忠誠惻怛，格物窮理，爲儒者之粹美，特以遭時不偶，守死善道，不免假六義以立言，申忠孝於天下耳。後之人不務出此，是以襲其字句則碎錦空陳，逆其隱懷而穿鑿貽笑，致使學邯鄲者失其故步，追楚相者僅有衣冠，紫色蠅聲，天下爲不少矣。【略】人第見杜公當天寶之時，窮愁坎壈，以終其身，籌策不如鄴侯，功名不如李、郭，而僅僅托韻府以寄其牢騷，輒比之於相如，枚乘，班、蔡之徒，用雕蟲篆刻以光耀於後禩，則是非杜公之知己也。夫杜公者，聖賢而豪杰者也。嘗試讀其《蠶穀行》、《茅屋歎》，非禹稷飢溺之心乎？《留花門》、《洗兵馬》，非吉甫、方叔之略乎？《悲青坂》、《達行在》，屬國蘇武之節也。《喜官軍》、《送節度》，丞相出師之義也。《石壕村》、《無家別》，召公、郇伯之仁也。《義鶻行》、《貧交行》，信陵、平原之俠也。早朝而玉藻明堂有其志，北征而吉月朝服有其恭，儒者如此，可不謂有唐一代之完人乎！其他敦節義，重彝倫，聲聲吐肝膈，言言泣鬼神，雖藉草吟花之餘，偶爾游戲，無不披露。然則杜詩非詩也，蓋五經之遺文耳。

《**詩義固說**》**上** 子美近體眞樸，得漢、魏之遺。五言古別爲一家，佳者可入漢、魏，惟好率時事入詩，遂有參錯不成章者，不必論也。

又 七言古一涉鋪叙，便平衍無氣勢。要須一氣開闔，雖旁引及他事別景，而一一與本意暗相關會。如黃河之水，三伏三見，而皆知一脈流轉。如雲中之龍，見一爪一鬣，皆知全在身俱在。此體當推少陵第一，如《曹將軍畫馬》、《王郎短歌》諸作，雖太白歛手，高、岑讓步。然時有硬插別事入詩，與本意不相關，遂至散漫不成章，讀者不可不審。

又下 杜子美絕句，乃是眞性情所發，得風人之旨，後人不知他妙處，何可言詩？

又 咏物必推子美，乃爲當家，以其取義在不離之間，而寄託深遠也。此是子美勝於古人處。

汪洪度《**杜詩提要序**》 司馬子長之文，杜子美之詩，體不同而法同，故文之變化如子長，詩之變化如子美，千古未有儷之者也。【略】然他家之詩徑顯而易窺，而杜之詩徑隱而難測。譬則珠玉然，他詩輝照乘而采騰霄者也，杜其含於川而韞於石者也。

吳瞻泰《**杜詩提要自序**》 子美之詩駕乎三唐者，其旨本諸《離騷》，而其法同諸《左》、《史》。不得其法之所在，則子美之詩多有不能釋者，其旨亦因之而愈晦。【略】少陵遭兩朝板蕩之餘，播遷夔蜀卒無所見於時，故其詩沉鬱頓

挫，常自寫其慷慨不平之氣，以致情於君父。舉凡山川跋涉，草木禽魚，一喜一愕，咸寄於詩，蓋先有物焉蓄於其中，而後肆焉。此作詩之本，所以有「竊攀屈宋宜方駕」之語也。而至其整齊於規矩之中，神明於格律之外，則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馬、班之法者。其詩之提挈起伏，離合斷續，奇正主賓，開闔詳略，虛實正反整亂，波瀾頓挫，皆與《史》法同。而蛛絲馬跡，隱隱隆隆，非深思以求之，了不可得。論杜者咸曰「詩史」，吾謂杜不獨善陳時事爲足當詩史之目也，其詩法亦莫非史也。

《杜詩提要・評杜詩略例》 子瞻謂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法度故可學。黃魯直則推爲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爲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爲詩中之聖，王鳳洲則推爲詩中之神。諸家所論雖不同，而莫不以法爲宗焉。古有古體之法，絲絡多而益見其長，律有律體之法，尺度嚴而益通其變。蓋法有從橫奇正之不同，而意即離合出沒於其中，若左、馬之文不可以繩尺拘者，不得其法而意亦晦，吾願世之學杜者，即作左、馬讀可也。

又「詩史」二字，非徒謂其筆之嚴正如《春秋》書法也，如《北征》、《留花門》、前、後《出塞》、《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洗兵馬》、《冬狩行》、《收京》、《有感》、《洞房》、《秋興》、《諸將》等詩，能括全史所不逮，足使唐之君臣聞之不寒而栗，謂非史乎？

王封溆《杜詩說略序》 少陵詩籠罩百家，包涵萬象，學者稱爲詩史，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一於詩發之。

《甌北詩話・杜少陵詩》 宋子京《唐書杜甫傳贊》，謂其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大概就其氣體而言。此外，如荆公、東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嘆以爲不可及，皆未說著少陵之眞本領也。其眞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微之謂其薄《風》、《雅》，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綜徐、庾，足見其牢籠萬有。秦少游幷謂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如此。則似少陵專以學力集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諸人，遂謂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此眞耳食之論也！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盡其量乎？出於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勝乎？

周樽《杜詩鏡銓序》 少陵詩兼綜衆體，冠絕古今，昔人稱之爲詩史，爲詩聖，復何容贅一辭？然子美非僅以詩見也。子美以一小臣，旋遭罷黜，乃流離困躓，每飯不忘朝廷，忠義自出於天性。至其才與識，則亦有過人者：在安史之亂方劇，扼寇蘆關，斬鯨遼海，論事切中機宜，多與李、郭諸公相合，以及回紇、吐蕃之蹂躪，強藩分鎮之不恭，宦豎典兵之爲害，皆有以見於幾先，而憂深慮遠，美王相國則思復屯營之制，嘉元道州則深哀徵歛之苛，迨勗修德以致時和，法斗魁而求元輔，於本原之地，尤三致意焉。使得行其志，所謂致君堯舜，再使俗淳者，良非虛語。乃宋祁無識，輒云公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亦猶陳壽作史，謂將略非武侯所長。觀公《蜀中懷古》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非徒詠古，蓋亦借以自況也。顧公詩包羅宏富，含蓄深遠，其文約，其詞微，稱名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亦有如太史公之稱屈原者。苟不得其解，往往視忠愛爲刺譏，等憂危於訐激，詩義晦而公之所爲自比稷契者，其志亦將以不明於天下。

楊倫《杜詩鏡銓自序》 自昔稱詩者，無不服膺少陵，以其原本忠孝，有志士仁人之大節，而又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視他人尋章摘句爲工者，眞不啻岱華之於部婁，江海之於潢潦也。【略】計公生平，惟爲拾遺侍從半載，安居草堂僅及年餘，此外皆饑餓窮山，流離道路，乃短詠長吟，激昂頓挫，蒿目者民生，繫懷者君國，所遇之困阨，曾不少芥蔕於其胸中。自古詩人，固窮砥節，不隕其志，上下千年，惟淵明可以抗行，然後嘆子美眞天人也。公之爲詩，多出於所自道。其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又「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皆非公不足當此語。至於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知詩外自有事在，而但索之於語言文字間，猶其淺也。

畢沅《杜詩鏡銓序》 公崛起盛唐，紹承家學，其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漢魏《樂府》，吸羣書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抒寫胸臆，鎔鑄偉辭，以鴻博絕麗之學，自成一家言，氣格超絕處，全在寄託遙深，醞釀醇厚，其味淵然以長，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後之讀詩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詩之不必注也。是公之詩卷流傳天地間，原自光景常新，無注而公詩自顯，有注而公詩反晦矣。

吳炯《讀杜隨筆序》 少陵爲一代詩史，處有唐兵亂之際，凡朝綱國是，羣臣忠佞，以及宮掖邊機，四海生民之利害得失，區區忠愛不能自已，每發爲

詩歌以見志。然而溫厚和平，大含細入，有直書，有寓言，有明規，有隱諷，有迴環反覆，以動其感悟。或即一篇以成結構，或合數首以分起訖，或首尾交關，彼此互映，以成章法，神明變化，無美不具。若徒賞其氣象沉雄，格調高古，而不設身處地追討其意旨法脈，雖刻意冥搜，終不免捕風捉影之誚。

姚鼐《敦拙堂詩集序》 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

又《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 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綫，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

又 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

又《五言今體詩鈔》卷六 杜公長律，有千門萬戶開闔陰陽之意，元微之論李杜優劣，專主此體，見雖少偏，然不爲無識。自來學杜公者，他體猶能近似，長律則愈邈矣。遺山云：「杜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珷玞。」有長律如此而目爲珷玞，此成何論耶？杜公長律，旁見側出，無所不包，而首尾一線，尋其脈絡，轉得清明。他人指陳褊隘，而意緒或反不逮其整晰。

《拜經堂詩話》卷四 少陵詩多用雙聲疊韻，人皆知之。又往往嵌雜於五七言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乃知其下字之妙。《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字雜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於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所以「老去漸於詩律細」，洵非此老不能也。

《石洲詩話》卷一 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既自爲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獨至杜公，迺以紹古之緒，雜入隨常酬酢布置中，吞吐萬古，沐浴百寶，竟莫測其端倪所在。

又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

又 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照，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

又 杜五律《洞房》諸作，七律《秋興》諸作，皆一氣噴灑而出，風涌泉流，萬象吞吐，故轉有不避重複之處。其他諸作，大都類此。其巨細精粗，遠近出入，各自爭量分寸之間，不必以略複爲疑也。

又 杜五律雖沉鬱頓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種暨盛唐諸公在。至七律則雄闊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允爲此體中獨立之一人。

《唐音審體·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同時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對偶不能整齊，或平仄不相黏綴，上下百餘年，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杜工部五言詩，盡有古今文字之體。前、後《出塞》、「三別」、「三吏」，固爲詩中絕調，漢、魏樂府之遺音矣。他若《上韋左丞》，書體也；《留花門》，論體也；《北征》，賦體也；《送從弟亞》，序體也；《鐵堂》、《青陽峽》以下諸詩，記體也；《遭田父泥飲》，頌體也；《義鶻》、《病柏》，說體也；《織成褥段》，箴體也；《八哀》，碑狀體也；《送王砅》，紀傳體也。可謂牢籠衆有，揮斥百家。

又《七古凡例》 杜工部七言古詩，隨物賦形，因題立制，如怒猊抉石，如香象渡河，如秋隼搏空，如春鯨跋浪，如洞庭張樂，魚龍出聽，如昆陽濟師，瓴甓皆震，如太原公子，裼裘高步而來，如許下狂生，蹀躞摻撾而至。千態萬狀，不可殫名，悲喜無端，俯仰自失，觀止之嘆，意在斯乎？

又《五律凡例》 少陵一生，篤於倫誼：「夢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同氣之愛也；「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伉儷之情也；「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父子之恩也；「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盡哀知有日，爲客恐長休」，友朋之誼也。至於憂君憂國，每飯不忘，尤不可以枚舉。其得於《詩》之本者厚矣，故曰「詩聖」。

又 杜集《洞房》以下八章，皆取篇首二字爲題，蓋聯章也。俯今仰昔，與《有感》、《傷春》等作，異曲同工。俗選有止登《洞房》一首，而遺其下七章，殊不可解。（又《鸚鵡》一篇，係誤行編入，不與前後諸章相首尾也。）

又 五言用虛字易弱，獨工部「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轉從虛字出力。七言用疊字近湊，獨工部「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轉就疊字生色。

又《七律凡例》 七言律詩，至杜工部而曲盡其變。蓋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獨加以沉鬱頓挫。其氣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無美不

備，無奇不臻，橫絕古今，莫能兩大。

又《五排凡例》　李、杜二公，古今勁敵，獨七言律與五言長律，太白寥寥數篇而已，豈若少陵之「瓊琚玉佩，大放厥詞」哉！

又　少陵長律，排比鋪張之內，陰施陽設，變動若神。元微之素工此體，故能識其奧窔。而李之遜杜，實在此處。元遺山以譏微之，亦好高而不察實也。

又　杜工部有三體詩古今無兩：七言古、七言律、五言長律也。

又《七絕凡例》　少陵絕句，《逢龜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爲之說。然實重之中，時得《鐃吹》、《竹枝》之遺意，則亦諸家所無也。

《靜居緒言》　杜陵詩只在人倫事物之間，無甚幻思奇想，何以古今莫二？畢竟識見過人，不必謂其所遇之坎坷及無一字無來歷爲妙也。即常語一經此老道之，便覺異樣生色。

又　學杜詩不可泥于黃涪翁、劉須溪之見，涪翁專乎生澀古奧，須溪獨主僻險奇峭。不知杜陵此種筆墨，散見于篇什，以振作其平弱，錯綜其板直，故某篇間或點綴一二語而自不覺也。譬如造百藥酒，而酒爲之導，若盡以藥造之，不爲蜇口亦難矣。

又　學杜詩，當從其細膩熨貼、老氣無敵處着意索解，乃見其自然工夫。

《北江詩話》卷一　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

《杜詩增註自序》　余讀少陵詩，根柢出入老佛，而孔孟次之，語言俎豆《文選》，而六經次之。惓懷君國，繫念興衰，如痛燎之切肌骨，有唐詩家罕與匹儔。而行藏出處，前後儼若兩人，則乾元初年分途之所自也。

《杜詩選讀弁言》　少陵之爲詩也，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由本來，善造天然，工其所作，大而朝廷，小而物類，繁則百韻，簡則數言，一皆忠愛之至性，扶理翊法，茹古含今而出。而生其後者，誦其詞，考其志，未嘗不嘆其才，悲其遇，穆然向往乎其人。論者謂其功不在《三百篇》下，此其所以尊也。

《杜工部詩話》　少陵家有隸役伯夷、辛秀、信行、行官張望、獠奴阿段、女奴阿稽諸人，自居夔後，屢見於詩。凡修筒引水、樹柵養雞、補稻種甘、行菜伐木、摘蒼耳、鉏斫果林諸事，一一躬親驅督，而憐其觸熱未餐，鑒其瘴劇作苦，體恤周至，動見民吾同胞之隱。鍾伯敬謂其處家常瑣細，有滿腔化工，全副王政在。靖節云：「彼亦人子也。」眞仁者有同心歟！

又　少陵不學仙，而自有仙氣。如「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皇。芙蓉旌旗烱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皆極縹緲鏗鏘之致，無一點烟火氣。

又　少陵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絕妙好機鋒，知自有證入處。

又　杜近體詩，有僅以年月日爲題者，皆就客中歲月記其節候土風。如《十二月一日》：「今朝臘月春意動。」《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悲秋向夕終。」《十月一日》：「爲冬亦不難」，即指是日立冬。其顯以節氣命題者，尤瞭然可睹。惟《草堂即事》云：「荒村建子月。」本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壬午朔，受朝賀，如正旦儀，詔以其月爲歲首。至建巳月，代宗即位，改寶應元年，復改正月爲歲首。《贈友二首》云：「元年建巳月。」詩作於未改元前，從其本初，故仍稱建巳月。此有關紀年，不可不考。又公集《唐興縣客館記》，末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爲大餘，日數也；萬分以下爲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二十餘刻耳。」據此，知公之明於曆法。

《杜園說杜・杜譚百一》　「每飯不忘君國」一語，是全部杜詩大綱領。余更有一語曰：「一生憂在黎元」，恰好作一對。其所流露處皆本於性眞，不是空張門面語，故自許稷卨而人皆信之。

又　長篇如黃河千里，渾灝流轉，莽莽歸墟。短篇如武夷九曲，透折嶔崟，步步入勝。

又　少陵語即漢魏語，先讀蔡文姬《孤憤詩》，與公幹、仲宣之詩，然後再讀杜詩，便如逢故物，如歸故居，特好爲瘦峭，遂成杜家本色耳。彼但從初唐看下，所以有別調、霸才之目。

《昭昧詹言·杜公》　杜公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全是元氣，迴如江河之挾衆流，以朝宗於海矣。

又　觀《選》詩造語奇巧，已極其至，但無大氣脈變化。杜公以《六經》、《史》、《漢》作用行之，空前後作者，古今一人而已。

又　大約飛揚峥兀之氣，峥嶸飛動之勢，一氣噴薄，眞味盎然，沈鬱頓挫，蒼涼悲壯，隨意下筆而皆具元氣，讀之而無不感動心脾者，杜公也。

又　杜公立志，許身稷、契，全與屈子同。讀《離騷》久，自見之。

又《總論七古》　欲知插叙、逆叙、倒叙、補叙，必眞解史遷脈法乃悟，以此爲律令，小才小家學之，便成亂雜不通也。此非細故，乃一大門徑，非哲匠不解其故。所謂章法奇古，變化不測也。坡、谷以下皆未及此。惟退之、太史公文如是，杜公詩如是。

又　汁漿起棱，不止一處，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題後摯觀出汁起棱更妙。此千餘年不傳之秘，盡於此矣。乃太史公、退之文法也，惟杜公詩有之。

又　叙在法，存乎學；寫在才氣，存乎才；議在胸襟識見，存乎識：一詩必兼才、學、識三者。起棱在神氣，存乎能解太史公之文；汁漿存乎讀書多，材料富。凡以上諸法，無如杜公。

又　詩中夾以世俗情態、困苦危險之情，杜公最多，韓亦有之。山水風月，花鳥物態，千奇萬狀，天機活潑，可驚可喜，太白、杜公、坡公三家最長。古今興亡成敗，盛衰感慨，悲涼抑鬱，窮通哀樂，杜公最多，韓公亦然。以事實典重飾其用意，加以造創奇警，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山谷獨有；然亦從杜中得來者，不過加以造句耳。

又　杜公如佛，韓、蘇是祖，歐、黃諸家五宗也。此一燈相傳。

又　叙事能叙得磊落跌宕中又插入閑情，文外遠致，此惟杜公有之。

又《通論七律》　杜公所以冠絕古今諸家，只是沈鬱頓挫，奇橫恣肆，起結承轉，曲折變化，窮極筆勢，迴不由人。山谷專於此苦用心。

又　學於杜者，須知其言高旨遠，一也；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不費力，二也；隨意噴薄，不裝點做勢安排，三也；沈著往來，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此惟蘇、黃之才，能嗣彷彿。【略】所謂章法，大約亦不過虛實順逆，開合大小，賓主人我情景，與古文之法相似。有一定之律，而無一定之死法，變化恣肆，奇警在人。自俗人爲之，非意緒複沓而顚倒不通，即不得明豁。但杜公雄直揮斥，一氣奔放中，井井有律，不同野戰傖俗，又不爲律縛而輭弱不起。

《退庵隨筆》卷二一　杜詩無體不佳，論者謂絕句稍讓李白，然後學卻不必如此分別。但須學其字字有來歷，即其無詞累句，讀之亦皆有益。猶憶少時聞先資政公言：讀杜詩須當一部小經讀之。此語似未經人道過。顧亭林亦謂經書後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

戈濤《杜律啓蒙叙》　自有律，律與古分；自有杜律，律與古合。律與古分者，聲耳，貌耳。遺其貌，略其聲，寓比托興於四十、五十六言之中，縱橫跳盪，絕不爲格韻偶比之所棘閼，則又烏辨其孰爲古，孰爲律，而強爲之低昂哉！且夫律之爲義，取諸樂，樂律主變，不變不能爲律，變而失其正，亦不得爲律。律至於五聲、七均、八十四調、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之分數，而實歸本於九寸之一管。杜之律，起伏轉換，屈伸掩抑，幾於不可方物，而切而求之，尺寸不失。嗚呼！此其所以爲杜律也。

《杜律啓蒙·凡例》　杜詩氣脈深穩，於一氣貫穿之中，自藏千曲百折之妙，其間有闢有闔，有伏有應，有纓帶有穿插，有線索有關鎖，茲特一一抉剔而出，批郤導窾，節解骨張，而仍不失其一氣渾成之妙。

又　惟杜律變化，神明不可方物，動以古文散行之法，運於排比聲偶之中，所謂杜甫似司馬遷者，不獨《八哀篇》爲然，亦不獨古詩爲然也。若但以起承轉合之死法求之，豈不失之遠甚！

《養一齋詩話》卷一　杜詩亦多應酬之作，如《贈翰林張學士》、《故武衛將軍挽詞》、《奉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等詩是也。既無精義，而健羨榮華，悲嗟窮老，篇篇一律，有何特殊！挽武夫而不著姓名，尤無關係，殆不得已而爲之者。學者一概奉爲準繩，則識卑而氣短，不足成章矣。「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此小家之尤劣者，能謂杜詩一概佳耶？

又卷二　陶公曰：「黃唐莫逮，慨獨在予。」杜公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有此等襟抱，詩乃爲千古之冠，然又非好作褒衣大袒語者所能彷彿也。文章之道，傳眞不傳僞，亦觀其平日胸次行止爲何如耳。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按少陵之詩，千古無不推奉，然至比之變風、變雅止矣，東坡更謂其爲風雅之正，尤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發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評杜實至精矣。荆公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又足爲發乎性止乎忠孝注腳也。

又　其尤疏者，微之、少游尊杜至極，無以復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則徒以其包衆家之體勢姿態而已，於其本性情、厚倫紀、達六義、紹《三百》者，未嘗一發明也，則又何足以表洙、泗「無邪」之旨，而允爲列代詩人之稱首哉？元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所見遠矣。

又　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絕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絕亦有之。他詩愈多。其工拙雜糅之作，誠難更僕數，終不得謂其篇篇皆如此耳。

又　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極意研練之詩，亦皆有興到疾揮之詩。謝無逸所謂「老杜有自然不做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黃氏生論亦如此。予極趨之。若論其大概，則山谷晚年「不煩繩削」之言，實不謬。故唐子西謂「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如彈丸」。而杜公亦自以老去之漫與，爲欲追陶、謝也。世人不知詩家眞境。【略】僕平日論詩，竊取杜公「意匠慘淡經營中」、「下筆如有神」二語，分觀今古，不拘一格，而以「下筆有神」者爲極致。

又　予考陸象山曰：「詩學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至而溢者也，《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作而《騷》幾亡，黃初而降，日以澌矣。惟彭澤一源，與衆殊趨，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風》、《雅》，才力宏厚，偉然足鎮浮靡，詩爲之中興。」此數行文字，能貫三四千年詩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處，語意筆力，皆臻絕頂，乃可謂遒勁簡括耳。以作杜公傳贊，庶幾不愧。

又　杜有樂府而無樂府，無樂府之樂府，乃樂府眞處，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又沈氏德潛曰：「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倍古人體製，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弦也。」據此則後世詩人本宜自創一題，詠歌時事，沿襲舊題，情理未篤。故余竊謂杜之樂府，非變也，眞也，今之好沿樂府題者，非古也，僞也。若于鱗之比擬字句，更不足笑矣。

莊詠《杜律淺說序》　工部之詩，工部之窮也。非窮於身，窮於名，直窮於朝廷之喪亂，民物之凋敝，萬萬有不得已於心者，於是發而爲詩，即凡登臨遊歷，以及草木鳥獸之細，縱筆所至，悲愉欣戚，莫不本諸性情，激昂慷慨，使後之讀者幾忘工部之窮，而竊歎天寶以後之不可爲也。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

《竹林答問》　有鍊實字者，如老杜「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連」字、「入」字爲單鍊；「花安鶯捎蝶，溪喧獺趁魚」，「安」、「捎」，「喧」、「趁」，每句各兩字爲雙鍊。此其一隅也。有鍊虛字者，知「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有」字、「自」字是也。有鍊半虛半實字者，如「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是也。有鍊疊字者，如「練練川上雲，纖纖林表霓」，「練練」、「纖纖」是鍊。然猶有本也。若「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山市戎戎暗，江雲淰淰寒」，憂憂生造，而景象神趣，全在數疊字內現出，巧奪天工矣。鍊實字易，詩人多能之。鍊虛字難，鍊半虛半實字及鍊疊字更難，此事盛唐以後，勘乎爲繼矣！

又　古人之詠物，興也，後人之詠物，賦也。興者借以抒其性情，詩非徒作，故不得謂之詠物也。自擬古詩興而性情僞，自詠物詩興而性情亡，其能於擬古、詠物見眞性情者，杜老一人而已。

又　杜詩五律句法，亦有不可學者。如「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栖」，「宿雁行猶去，叢花笑不來」，「羈栖愁裏見，二十四回明」，「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等句，流弊滋多，不可不愼。至詩中有極不成句語，如「下水不勞牽」，此語與逆風必不得張帆何異？題云「不揆鄙拙」，誠然。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少陵在唐人中固是大廠神駿，生平好作馬詩，無一首不佳，亦無一首不爲自己寫照。讀至「顧影驕嘶自矜寵」，千載下令人泪落盈把。意味氣韻，古人各有專長，少陵實能兼之。常將此四者并聚胸中，偶一感觸，遂並起而應之，故其詩獨勝人一地。後人不能具此四美在胸，如何能學步也！

又卷二　少陵近體，于雙聲疊韻極其講究，此即所謂「律細」也。亦董氏云：「蓋其務在兩兩屬對者，無他，欲聲相和耳。」

吳廷颺《歲寒堂讀杜序》　龔嘗與梅蘊生論詩，而以學書喻之，杜詩、顏字，五雀六燕，書至平原，導源篆籀，探本鍾王，書家秘奧發泄殆盡，善學者由顏而進于南北朝，可合一轍；不善學者，自滋流弊，雖雕書版之體，亦未嘗不從顏書開之。詩至少陵，上博風雅，萬古斗杓，詩人底蘊發泄殆盡。善學者由杜而熟精選理，追蹤漢魏；不善學者，流爲唱說盲詞，未嘗不從杜詩開之。

《求闕齋日記類鈔・文藝・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

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

又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陣伸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

又《己巳四月》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祇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

《射鷹樓詩話》卷二一　作詩貴有身分，貴有抱負，方爲大家。杜少陵詩「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胸次可想。

郭麐《杜詩集評序》　少陵之詩，宏演博大，無所不賅，如海焉，百川之所歸輸，而由河、由江、由淮，各有所道；如五都之市，百貨之所積聚，而富商大賈，下至百族販夫，各有所貿易取與。

陳鴻壽《杜詩集評序》　余嘗謂讀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聲病之學最盛，婆羅門竊之以爲三十六字母，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暌也。而杜之切律也彌精，如《已上人茅齋》云：「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則「枕簟」爲雙聲，「茶瓜」爲疊韻也。《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云：「藥許鄰人斷，書從稚子擎。」則「鄰人」爲疊韻，「稚子」爲雙聲兼疊韻也。得不謂之吹律胸臆，調鍾唇吻乎！其一存乎韻。漢魏用韻已異《詩》、《易》，迨唐官韻出，而許敬宗一改二百六部之舊，所謂吳楚則時傷輕清，燕趙則時傷重濁也。而杜之用韻也必嚴，如《義鶻行》，以巔、餐、酸、存、烟、宣、天、拳、蜒、穿、年、前、然、賢、傳、冠、間、肝爲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而以二十四鹽、二十五添通用者，妄矣！如《新安吏》以丁、兵、行、城、偊、聲、橫、情、平、營、京、輕、明、兄爲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以十六蒸、十七登通用者，又妄矣！得不謂之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乎？此類悉數不能終。

《藝概·詩概》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爲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爲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爲深。

又　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爲看詩之法。

又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又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又　杜陵五七古叙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茫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又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記》、杜詩其有焉。

又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又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爲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出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又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又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又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後山諸公學杜在此。

又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又　問短篇所尚，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尚，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即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筏園詩話》卷一　作五古大篇，離不得規矩法度，所謂神明變化者，正從規矩法度中出，故能變化不離其宗。然用法須水到渠成，文成法立，自然合符，毫無痕迹，始入妙境。少陵大篇，最長於此。往往叙事未終，忽插論斷，論斷未盡，又接叙事。寫情正迫，忽入寫景，寫景欲轉，遙接生情。大開大闔，忽斷忽連，參差錯綜，端倪莫測。如神龍出沒雲中，隱現明滅，頃刻數變，使人迷離。此運《左》、《史》文筆爲詩法也，千古獨步，勿庸他求矣。

又卷三　學老杜詩有八字訣，曰學其開闔頓挫，沈鬱動盪。此工部獨至之詣，他人莫及。顧開闔頓挫之奇，妙在用筆；沈鬱動盪之奇，妙在氣味。求用筆，須悟會於字句之先；求氣味，須體驗於字句之外。執杜以求杜，執詩以求詩，終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於心，浹以神明，契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執杜法杜而無往不與杜合，不屑就詩求詩，自然妙與詩印，則即心即杜，我與古人俱化矣。相遇以天，豈斤斤步古人後哉！

郭嵩燾《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自古詩人托物起興，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攄，而托之詩歌以寫其纏綿哀怨之旨。唐杜甫氏出，指事類情，推陳始末，天下利病得失，生民之休戚，親故之離合，身世之榮悴悲欣，言之必達其

志，慮之必窮其變，然後詩之蘊乃旁推交通，曲盡而無遺。當時論者以爲集詩家之大成，無有異議。

《白雨齋詞話・杜陵變古後不能復古》　詩有變古者，必有復古者。（如陳伯玉掃陳、隋之習是也。）然自杜陵變古後，而後世更不能復古。（自風騷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後，無敢越此老範圍者，皆與古人爲敵國矣。）何其霸也。不知古者，必不能變古，此陳、隋之詩所以不競也，杜陵與古爲化者也，惟其與古爲化，故一變而莫可復興。

又《杜詩變古》　杜陵之詩，洗脫漢魏六朝面目殆盡，亦非敢於變風騷也。特才力愈工，風雅愈遠。不變而變，乃眞變矣。

《湘綺樓說詩》卷一　杜甫歌行，自稱鮑、庾，加以時事，大作波瀾，咫尺萬里，非虛誇矣。五言惟《北征》學蔡女，足稱雄傑，他蓋平平，無異時賢。韓愈並推李、杜，而實專於杜，但襲粗迹，故成枯獷。

《峴傳說詩》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是華貴語；「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雄壯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自然語；「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是清淡語；「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是沈痛語；「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是惝恍語；「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是奇警語。皆律詩中必有之境，姑舉一端。

又　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敘述身世，眷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託，眞氣坌涌。《頌》之典則，《雅》之正大，《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於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而此例不足以盡之。故於唐以前爲變體，於唐以後爲大宗，於《三百篇》爲嫡支正派。

又　少陵七古，學問才力性情，俱臻絕頂，爲自有七古以來之極盛。故五古以少陵爲變體，七古以少陵爲正宗。

又　少陵馬詩，首首不同。各有寄託，各出議論，各見精采，合讀之，分觀之，可悟作詩變化之法。

又　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

又　少陵七絕，槎枒粗硬，獨《贈花卿》一首，最爲婉而多諷。花卿僭用天子之樂，詩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何言之蘊藉也？《江南贈李龜年》詩，亦有韻。

又　五排篇幅短者，起筆可以突兀，篇幅長者，必將全篇通括總攬，以完整之筆出之。【略】少陵《投贈哥舒開府》之「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行次昭陵》之「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重經昭陵》之「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謁先主廟》之「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皆包攬全篇，完整足法，一隅可反矣。

又　長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頓以見起，用結束以見止，提頓結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輕，段落有長有短，參差錯落，以救方板。少陵無法不備，學者可細揣摩也。

又　洋洋大篇，收場尤須完整。如《投贈哥舒》篇之「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結出投贈之意。《謁先主》之「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結出懷古抒忱之意。皆精神飽滿可法。他篇如此者甚多，可以類推。

趙星海《杜解傳薪後序》　詩家之筆，猶兵家之陣，兵無紀律不足以勝敵，詩無紀律不足以動人。杜少陵所以爲千古詩人中之集大成也者，豈第以其按切時勢，貫穿古今，排比聲韻，鋪陳終始，贍博莫及耶？要之或遠或近，或正或奇，錯綜變化，頓挫沉鬱，讀之語有盡，味之意無窮，尤在用筆之神。故其自論，一則曰「佳句法如何」，再則曰「律中鬼神驚」，又且曰「漸於詩律細」，則知法也，律也，固詩學所宜急講也。法有定而無定，律無定而有定，知其有定則不爲法拘，知其無定則不爲律縛。法律者，體之在萬物，而運之在一心也。天地山川之動定，陰陽寒暑之嬗代，人事世代之盛衰，易傳經史之論著，在天在地，在物在人，或常或變，或得或失，何莫非詩中之意筆，而律法之精粗，要總歸吾一心之裁制焉。少陵之詩，少陵之詩之律法精奧也。或曰少陵之詩，少陵之時也。或論者曰：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以作詩。固也！古今來詩人多矣，豈其所遭皆明良耶？豈其人皆家居耶？豈其所讀書皆莫少陵若耶？心氣浮而律法疏也。

閻敬銘《杜解傳薪摘抄序》　杜子美一代詩宗，其忠君愛國之心，濟世經邦之略，一託於詩，又其生平，大德不踰，亦並無小德出入，悟道甚邃，體道甚純，洵得志則稷契皋夔，不得志亦顏曾冉閔，僅以詩人目之淺矣。

凌鼇齋《杜詩註約自跋》　余嘗謂少陵詩可與《離騷》並讀，何言之？夫

屈平爲楚大夫，蔽障於讒，廢置放逐，而卒自沉死；杜公歷職拾遺，因難棄官，顚沛流離，而卒客死：是其之遭際若相同也。讀《離騷》而見其存君與國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杜詩而知其忠君愛國之念未嘗少衰，是其用情若符契也。故曰少陵詩可與《離騷》並讀也。

《石遺室詩話》卷二三 五律須四十字字清高，惟初唐至太白爲然，老杜則無所不有矣。然自摩詰已然。老杜五律，高調似初唐者，以「國破山河在」一首爲最。

分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詩眼》：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杜詩選註》卷一：凡此八節皆是陳情告訴之語，而無干望請謁之私，詞氣磊落，傲兀宇宙，以見公雖困頓之中，英鋒俊彩，未嘗少挫也。《杜臆》卷一：此詩全篇陳情，詩題曰贈，似誤。此篇非排律，亦非古風，直抒胸臆，如寫尺牘，而縱橫轉折，感憤悲壯，繾綣躊躇，曲盡其妙。《杜工部詩集輯注》卷一：此詩前後乃陳情也。韋必嘗薦公而不達，故有踆踆去國之思，今猶未忍決去者，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終不可回，當如白鷗之遠汎江湖耳。意最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范元實但稱其布置得體，未爲知言。《杜詩集評》卷一引俞瑒評：昔日抱負未舒，今復不遇而去，此一詩前後之結構也。起甚抑鬱，結自慷慨，身分仍高。《唐宋詩醇》卷九：此篇起語兀傲，「甚媿丈人厚」二句，疊語歸題，別有風神。一結曠達，收轉前半，意在言外，所謂「篇終接混茫」也。故前人多取爲壓卷。總而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學問之根柢也；「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志願之端倪也；「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見戀闕之誠；「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明潔身之義。磊磊數語，本末具見，豈尋常贈答汗漫敷陳者所可比哉！

《送高三十五書記》 《杜詩集評》卷一引查慎行評：此蓋深不滿于哥舒之窮兵，而惜高生之側翅相隨也。起四句衝口而出，下乃婉轉致意。高自云受「國士知」，乃告之曰「人實不易知」，未必哥舒果能知子，子亦未可謂盡知哥舒也。一「愼」字深情畢露。「十年」二字，言此主將旗麾不難自持耳，焉用隨人哉？子既自謂特達之知，固吾所慰，老大成名，亦其時矣。「既」字、「亦」字無限吞吐。高是先生得意之友，故其送之之詩用意特深。末則不遇惜別語耳。《讀杜心解》卷一：送高入哥舒幕也。送幕客而帶及主將，入手得體。且設爲商榷之詞，以諷窮兵之失，其味油然而長。「饑鷹」以下，入高書記。哀其志，叙其行，戒其愼周旋，祝其大建樹，凡四層。末段十句，見送之之情。【略】通首看來，時事憂危之情，朋友規切之誼，臨岐頌禱、贈處執別之忱，藹然具見於此詩。

《贈李白》 《杜工部詩通》卷一：此公贈白，與己同趣也。【略】觀此詩，則二公皆有超然塵表之思，視濁世如污池，等浮榮於腐鼠，襟趣如此，斯其爲萬代詩人之宗乎！《杜詩說膚》卷四：嬌鶯喉滑，語欲斷而還連；駿馬蹄輕，勢欲行而輒止。贈李白者，即倣于李白，公豈難爲李白哉！

《遊龍門奉先寺》 《杜臆》卷一：讀此詩景趣冷然，不用禪語而得禪理，故妙。初嫌起語率易，細閱不然。蓋人在塵溷中，則天機不露。先從招提遊，已覺耳目清淨；而更宿其境，加以夜景清寂，形神收斂，故當晨鐘初覺，遂發深省。正與孟子夜氣之說同一機括，此其暗與道合者也。《杜詩解》卷一：題中自標「遊」字，詩必成於宿後。如是，便將淺人遊山一切皮語、熟語、村語，掀剝略盡，然後另出手眼，成此新裁。杜詩爲千古絕唱，洵不誣也！《杜詩言志》卷一：此詩非爲龍門而作，蓋爲平昔在東都，大有不愜於心，乃今一遊龍門，不勝灑然稱快。【略】讀其連揭「招提」二字，且曰已從此遊，更宿此境，大有欣幸出於意外非常希有之樂者，於是暢言其夜宿之景之可樂者。【略】觀於此詩，則少陵守身之正，與用世之顯，言下一齊都見，所謂誦其詩而其人可知也。《唐風采》卷四：寫境靈迥，一結起人多少清悟。妙在字字工切，即是仄韻，不妨入律。

《望嶽》 《杜臆》卷一：「蕩胸生層雲」，狀襟懷之浩蕩也。「決眥入歸鳥」，狀眼界之寬闊也。想像登嶽如此，非實語，不可以句字解也。公蓋身在岳麓，神遊岳頂，所云「一覽衆山小」者，已冥搜而得之矣。結語不過借證于孟，而照應本題耳，非眞須再登絕頂也。集中《望嶽》詩三見，獨此辭愈少，力愈力，直與泰岱爭衡。《杜詩胥鈔餘論・論五言古詩》：最初望東岳，似稍緊窄，然而曠甚。最後望南岳，似稍錯雜，然而肅甚。固不必登峰造極，而兩岳眞形，已落子美眼底。及觀《又登後園山腳》云【略】則子美業升岱宗之顚，而流覽無

際矣。乃絕不另設一專題，以鋪張遊槩，斯正作者乘除折補，甚深微妙處。亦以《望岳》一首，已領其要，故不必再爾絮叨。試思他人千言萬語，有加於「齊魯青未了」乎！《杜詩提要》卷一：此古詩之對偶者，猶自選體中來，而其結撰嚴整，已似五律。《杜詩詳註》卷一：此望東嶽而作也。詩用四層寫意：首聯遠望之色，次聯近望之勢，三聯細望之景，末聯極望之情。《杜詩言志》卷一：夫望嶽與登嶽不同，登嶽即須細詳嶽麓中之奇特，巉巖岸偉，不可端倪。若望嶽，則又不得若是，必須就其函蓋體統處，寫其挺出物表。有一語勝人千百之奇，如此詩起句「岱宗夫如何」，有似古金石銘刻語，又如屈子《天問》，古穆渾噩。【略】寥寥數語，足盡岱宗之奇，所謂龍文百斛，健筆獨扛者也。《讀杜心解》卷一：公集當以是爲首。【略】杜子心胸氣魄，於斯可觀。取爲壓卷，屹然作鎮。豈惟鐫剋年月云爾。《讀杜隨筆》上卷一：嶽在望中，無可實寫，只可從望處虛摹。起句即領「望」字之神，次句摹「望」字，句奇語確，緊貼齊魯，不脫岱宗。三、四、五、六俱空際着筆，七、八空際用意，借小魯小天下挽到岱宗，仍切「望」字，點滴不漏。與前《遊奉先寺》詩，小小結構，俱規矩方員之至。《竹溪詩話》卷二：子美《望嶽》一古，通首健舉，而「決眥入歸鳥」之句，更體貼入微，狀出蒼茫景象。《峴傭說詩》：《望嶽》一題，若入他人手，不知作多少語？少陵只以四韻了之，彌見簡勁。「齊魯青未了」五字，囊括數千里，可謂雄闊。後來唯退之「荆山已去華山來」七字足以敵之。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讀杜心解》卷一：起四叙事，中四寫宴，末四惜別。首言李之來，次言到之處，三點歷下亭，四兼坐中客。發興則酒懷動矣，當歌則酒興豪矣，而竹色波光，清涼交映，襟期正復灑然。「蘊眞」二字，無所不包。其人、其地、其景，皆是蘊含眞趣者。是以臨分逆計，重徘徊焉。

《今夕行》《竹莊詩話》卷一四：見旅館博戲豪放之快。《問齋杜意》卷一：詩爲博塞之詩，而題第曰「今夕行」，今夕以明事之出于偶然，蓋極雅而極正者矣。《杜詩註釋》卷一：此詩亦于無聊中寓磊落自喜之意。

《貧交行》《杜詩攟》卷一：《貧交行》只四句，濃至悲慨已極，詩正不貴多。《樹人堂讀杜詩》卷二：此詩只四句，一句一轉，轉皆不測。

《兵車行》《諸家老杜詩評》卷二引《王深甫集》：雄武之君，喜驅中國之衆，以開邊服遠爲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借號於漢以刺玄宗云。《吳禮部詩話》：「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尋常讀之，不過以爲漫語而已。更事之餘，始知此語之信。蓋賦斂之苛，貪暴之苦，非無訪察之司，陳訴之令，而言之未必見理，或反得害。不然，雖幸復伸，而異時疾怒報復之禍尤酷。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雖」字、「敢」字，曲盡事情。《杜詩集評》卷五引俞瑒評：聲調自古樂府來，筆法古峭，質而有文，從行人口中說出，是風人遺格。前段以大概防邊者言，後段以今日之行者言，居者之租稅何來，行者之身命不保，俱兼兩層意。又引許昂霄評：賦役之苦，征戍之苦，兩層意尤重征戍一層，故言隴畝盡荒，則前段轉詳，言死亡相繼，則後段更深。《杜詩提要》卷五：篇中以「開邊」句爲主，而叙事只起手七句，以下俱詞令代叙事，「但云」二字，直貫至末，皆戍役之言。分兩段寫：一段以「君不聞」結住內郡凋敝，一段以「君不見」結住戍卒零丁。似分兩扇，而長短參差，絕無痕迹。詞令述完，不復再叙一語，含蓄吞吐，語未盡而意有餘，眞漢詩，眞樂府。《唐宋詩醇》卷九：此體創自老杜，諷刺時事，而記爲征夫問答之詞。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小雅遺音也。篇首寫得行色匆匆，筆勢洶湧如風潮驟至，不可逼視。以下接出點行之頻，指出開邊之非，然後正說時事，末以慘語結之。詞意沈鬱，音節悲壯，此天地兩聲，不可強爲者也。《杜園說杜》卷七：此一詩乃開、天間治亂關頭，不比他人征戍篇什，漫然而已。嚴滄浪謂此詩太白所不能作，今觀其行文，不依傍古詞，自成格調，風骨、氣味、色澤並臻絕頂，尤能字字痛心，言言動魄，使人主聞之，因是念民瘼而戢侈心，豈非小雅之嗣音哉！《昭昧詹言・杜公》卷一二：此詩之意，務令上之人知好戰之害，與民情之愁苦如此。而居高者每不知，所以不得已于作也。此篇眞《史》、《漢》大文，論著奏疏，合《詩》、《書》六經相表裏，不可以尋常目之。

《高都護驄馬行》《杜工部詩通》卷一：凡詩人題詠，必須胸次之高，下筆方卓絕不凡。杜公此詩，如「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又云：「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如此狀物，不惟格韻高，亦足以見少陵人品矣。《杜詩集評》卷五引朱彝尊評：分明爲老將寫生，有據鞍自雄之態。少陵諸馬詩，絕無一筆重出。引李因篤評：極老，然彌覺其新，極質，然彌覺其雅。引吳農祥評：妙在句句贊馬，卻句句贊英雄。《杜詩提要》卷五：以往日之戰場，今日之在廐，錯叙成篇，以安西、流沙、交河、長安、橫門爲線，一東一西，遙遙相照，而中間正寫側寫，筆筆精悍。咏馬如人，空前軼後之作也。《杜詩義法》卷下：集中諸馬詩，激昂頓挫，興寄各殊，率皆疏宕。此篇格制緊

而精悍無前，洵是神品。《杜詩言志》卷一：少陵每好咏馬，以其雄駿之姿，足以寄託其俠烈之概。如「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皆是也。此詩言臨陣無敵，與人一心，狀其忠也。惠養隨至，猶思戰場，恥懷安也。腕蹴層冰，滿身汗血，愛勞勩也。青絲絡頭，何由卻出，不甘退老也。眞寫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神理。彼江海間瀟灑者，豈其心哉！《杜園說杜》卷七：少陵最喜作鷹詩，馬詩，鷹以寄其搏擊之思，馬以寓其馳驅之志。然馬詩每首各出一意，未嘗通套。此篇從安西立功之馬新到長安上立意。首二句點明都護聽馬，清出眉目。次二句急補出安西立功，以爲一詩之根。「功成」四句，說從安西到長安。「雄姿二聯，頓挫最有筋節，最有筆力。「腕促」四句，說其來路所經，而帶表其材力骨格，他人不能如此簡括。末四句，從長安回環到安西，與篇首相應：前二應起二句，後二應次二句；「青絲」二語爲馬設想，即伏波馬革裹屍意。此意不可少，無此一層，則到長安後遂成廢物矣。此杜老早年體格，去高、岑、王、李不遠，特其蒼勁雄渾之氣，本自性生，故出筆便自高卓爾。此種若加以姿致風華，而放緩其音調，即是四家體也。

《天育驃騎歌》《杜詩集評》卷五引李因篤評：杜公馬詩，篇篇盡善，尤妙無一借湊之語，而意自超然。凡咏物，當以爲法。《杜詩提要》卷五：以眞馬起，以眞馬結，中間眞馬、畫馬錯序，蓋以畫馬雖得其形影，而不如眞馬之健步足騁千里爲有用。「年多物化」二句，一篇關鍵。末更爲眞馬惜無知己，則畫馬雖工何益哉？其言外之寄慨者深矣！《杜詩集說》卷二引查慎行評：題少畫字，因畫思眞，以眞爲畫，眞馬畫馬爲交互言之，引人入勝。《唐宋詩醇》卷九：杜甫善作馬詩，畫馬詩篇篇入妙，又道林愛其神駿，少陵當亦爾耶！末語一轉撫物自傷，感慨無限。夫王者不借才於異代，顧其所遇何如耳？四十萬之馬皆可以備馳驅，此馬獨稱神駿，才固難也。王良伯樂，代有其人，甫因所遇自嘆云爾。

《白絲行》《杜詩長古注解》卷上：是詩爲傷才士汲引之難、棄捐之易而作也。《杜臆》卷一：此詩本墨子悲絲來，大指謂士人故易素履，委蛇隨俗，少有點染，人便捐棄，所以忍于羈旅，無限躊躇，無限感慨。《杜詩集說》卷二引邵長蘅評：託喻素絲，從繰織說到裁縫，從裁縫說到衣着，從衣着說到棄置，看他層次，結有無限悲慨。得梁陳樂府之遺，全是託興，結出正意。《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此嘆士人媚時，徒失其身，終歸棄置，故寧守貧賤。通首皆比。《讀杜筆記》：《白絲行》、《麗人行》，皆少陵七古傑作也。《白絲行》作於天寶之末，正李、楊用事時。其發端曰：「繰絲須長不須白」，眞《三百篇》之遺，謂人當終守其志，不當遽暴其能也。中間比喻用舍變態，得志則趨附者接踵，一朝失寵，新者用，故者棄捐矣。終之曰「開新合故置何許？」又曰「恐懼棄捐忍羈旅」。可謂曲盡人情矣。《杜園說杜》卷七：本是平調，但仄韻換仄，詞句自緩，音節自緊，此杜老新調。《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白絲行》，首六句，言白絲之美，自喻其材質。「美人」六句，言製衣之精，自喻其技能。末四句言汙壞棄置，自喻其不見珍於時。

《秋雨歎三首》《杜詩詳註》卷三：此感秋雨而賦詩，三章各有諷刺。房琯上言水災，國忠使御史按之，故曰「恐汝後時難獨立」。國忠惡言災異，而四方匿不以聞，故曰「農夫田父無消息」。帝以國事付宰相，而國忠每事務爲蒙蔽，故曰「秋來未嘗見白日」。語雖微婉，而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杜詩增注》卷二：首章，生平憂世到老，已基于此。次章，天寶之亂已兆于此。末章，一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無不見于此矣。此之謂變風變雅。

《歎庭前甘菊花》《杜詩選註》卷四：此篇賦而比也。言君子不能與小人競進，雖若有後時之憂，而實則有傲霜之操，故雖嘆之，其實美之也。此即詩人反騷之意。《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二：此亦寓意，見大才無所託藉，過時而無以自見也。《杜詩詳註》卷三：此詩借庭菊以寄慨，甘菊喻君子，衆芳喻小人，傷君子晚猶不遇，而小人雜進在位也。《杜詩鏡銓》卷二：此公自喻負經濟才，過時而無以自見，反不如小人之見用也。

《醉時歌》《杜臆》卷一：此篇總是不平之鳴，無可奈何之詞，非眞謂垂名無用，非眞薄儒術，非眞齊孔、跖，亦非眞以酒爲樂也。《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醉時歌》，純是天縱，不知其然而然，允矣「高歌有鬼神」也。開手復無端波及臺省諸公，「世人皆欲殺」，恐不獨在百蓮矣！《唐詩快》卷六：此先生飯既不足，酒亦安得有餘？直是塊壘塡胸，不得不借斗酒澆之耳。詩特豪橫奔騰，不可一世。《杜園說杜》卷七：歌詩至少陵始不拘每解四句，篇中或四句、五句，或六句、八句，長短遲速，隨手稱心，無不合拍。如此篇前用仄韻疊緊，而後平聲放慢，卻於平聲中用疊句韻，寓緊於慢，尤覺繁音促節，娓娓動聽，乃至臨了卻空一句不押韻，則仍是放緩也，妙極！空一句不押韻，東坡往往有之，然置於篇中即不見此妙矣！《峴傭說詩》：《醉時歌》爲鄭虔

作，虔從祿山而云「道出羲皇」，云「德尊二代」，標榜失實，學者當戒。然如「春夜沉沉」一段，神情俱到，最足摹擬也。

《醉歌行》《讀杜心解》卷二：凡三轉韻，層次分明。首贊其才，中慰其意，後惜其別。以半老人送少年，以落魄人送下第，情緒自爾纏綿。《峴傭說詩》：七言古詩必有一段氣足神王之處，方足聳目。如《醉歌行》「春光淡沱」一段，寫送別光景，使前半敘述處皆靈。忽句句用韻，忽夾句用韻，亦以音節動人。

《贈衛八處士》《隨隱漫錄》卷一：久別倏逢，曲盡人情，想而味之，宛然在目下。《杜詩集評》卷一引李因篤評：老氣古質，平敘中有崔嵬歷落之致。引吳農祥評：一氣讀，一筆寫，相見尋常事，卻說得駭異不同。此人人胸臆所有，人不道耳。引查慎行評：感今懷舊，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涉一毫客氣，便成兩橛。《問齋杜意》卷一：至問答以下，敘款待風味眞率，兩意纏綿。則又謂後此之別，悲於前此之別，蓋前此之別，別幸復會，後此之別，別未必會耳。蘇、李「河梁」，三復殆無以過。《杜詩說》卷二：寫故交久別之情，若從肺腑中流出，手未動筆，筆未蘸墨，只是一眞。然非沉酣於漢魏，而筆墨與之俱化者，即不能道隻字，因知他人未嘗不遇此眞境，卻不能有此眞詩，總由性情爲筆墨所格耳。《杜詩義法》卷上：情事曲折，以空氣行之，自然渾古，此漢京之音也。《讀杜心解》卷二：古趣盎然，少陵別調。一路皆屬敘事，情眞、景眞，莫乙其處。《杜詩百篇》卷上：無句不關人情之至，情景逼眞，兼極頓挫之妙。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杜詩言志》卷二：此詩無寓意，只質言其事。然簡潔古淡，求之漢魏，惟靖節能之。學者當觀其情致之綿邈，描寫之靈秀，用筆之駘宕，琢句之整潔，煉字之工穩。如入武夷九曲，纖塵不到，應接不暇。《杜園說杜》卷一：瘦削有骨，不屑以濃色作擬肥，亦似公幹。又：「羣木」十字，寫積雨積水之景，造語極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錢注杜詩》卷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迴首而思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爲常也。《杜詩編年》卷二：此詩自虞舜以下，本似有所指。予謂有意思人，登高望遠，意中筆下，別有一種精靈飄忽流蕩其間，杳杳冥冥，無端無緒，忽出此，忽入彼，如有神物怪光奔放不可得遏也。讀者徒以慈恩寺當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遂謂「蒼梧」句是引借娥皇、女英以喻文德之意；又謂唐太宗受禪高祖，故引用虞舜；甚謂託虞舜思高宗，託西王母思文德皇后；甚謂黃鵠比賢人隱遁，鴻雁比小人嗜利。信如此，則羲和、少昊又作何解？挽古人之意以就己之意，穿鑿附會，將詩之妙盡失矣。說詩之害如此。《杜詩集評》卷一引朱彝尊評：「翻百憂」者，所謂「對此茫茫，自感交集」。後「蒼梧」、「黃鵠」，皆於望中生感。「仰穿」以下，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正足登高奇語。《杜詩提要》卷一：此傷長安也。登高望遠，百憂皆集。三、四兩句，爲一篇扼要。【略】意奇法變，縱橫跌宕，非可以尋常規矩求之也。《杜工部詩集集解》卷二：此詩因仰穿、俯視，回首，君看八字，布置錯落，所以不可摹擬。《野鴻詩的》：少陵度越諸子處安在？【略】若嘉州與少陵同賦慈恩塔詩，岑有「秋色正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四語，洵稱奇偉，而上下文不稱，末乃逃入釋氏，不脫傖父伎倆。而少陵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杜詩鏡銓》卷一：前半寫盡窮高極遠，可喜可愕之趣，入後尤覺對此茫茫，自端交集，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於此見之。視同時諸作，其氣魄力量，自足壓倒羣賢，雄視千古。《杜園說杜》卷一：將同時高適、岑參二詩參看，乃知公詩命意之高，語語是說時事，而語語祇是說登臨。妙在起四句從後文憂危意倒轉而出，已見阽危之象。如此筆意，豈元、白輩所有？

《示從孫濟》《杜詩義法》卷上：前半皆古興，「阿翁」以下，自出規模。蓋因事感發，不如足，不足以暢其旨。而漁洋先生竟抹一覺兒行步奔，「亦不爲盤飧」，且曰「笑柄」，似未得其指義，遂下雌黃也。《峴傭說詩》：《示從孫濟》，古詩也，而參用樂府體。中間「堂前自生竹」八句，拉雜比擬，皆樂府派也。此少陵變化古人處。

《九日寄岑參》《唐詩快》卷四：分明一首苦雨詩，只「岑生多新詩」二語，是寄岑耳，然語語與寄岑無異。《杜詩提要》卷一：起結皆懷人情況。中一段陡發大議，憂國憂民，煞有關繫，氣象極闊，波瀾極壯，「吁嗟乎」三字，尤下得突兀，使讀者精神頓聳。《杜詩詳註》卷三：《通鑑》：天寶十三載，秋八月，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

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詩中蒼生稼穡一段，確有所指。雲師，悲宰相之失職。天漏，譏人君之闕德。韜日月，國忠蒙蔽也。號禽獸，祿山恣橫也。君子小人，賢賤俱不得所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杜臆》卷二：此篇宛然遊仙詩，但人能超出塵氛之外，便是仙人，非必乘鸞跨鶴也。巢父何減仙人？《杜詩編年》卷二：快思逸氣，開口徹底，此在少陵集中已爲極蕭散之作。《杜詩集評》卷五引吳農祥評：起奇住奇，雜雜沓沓，妙在詞盡而意不盡。《杜詩言志》卷二：讀此詩，須看巢父是一個掉頭不住人，李白是一個先蒙放還人，少陵是一個流連不忍去人，蔡侯是一個靜觀自得人。眞一片光明錦繡，可愛之極也！《峴傭說詩》：巢父本是竹溪六逸之一，又值其謝病而歸，故語多帶仙靈氣，所謂與題稱也。起筆「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突兀可喜。下接「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一句應「不肯住」，一句應「入海」，整束有力，自此便順流而下矣。直起不裝頭之詩，此最可法。收筆「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只作一點，確是「兼呈」，題中賓主分明。

《飲中八仙歌》《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極其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謂爲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自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失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難爲拘檢者道耳。《杜臆》卷一：此創格，前無所因，後人不能學。描寫八公都帶仙氣，而或兩句、三句、四句，如雲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詩中之仙也。《杜詩集評》卷五引李因篤評：此詩別是一格，似贊似頌，只一二語，可得其人生平。大家之作，妙是敘述，一語不涉議論，而八公身分自見，風雅中馬遷也。《杜詩提要》卷五：篇中醉者八人，人各一章，或一句一醉態，或數句合一醉態，彼此無一同，而天眞爛熳，各成奇趣。若賀筵所謂號呶側弁者，摹寫極工，然是醉後之輿隸，非飲中之神仙也。通篇只李白點一「仙」字，而又從對天子口中說出，明於八仙中推尊李白，是又公用意所在。《讀杜隨筆》上卷：從《相梁臺》詩脫胎變化，每人賦詩，每句用韻，而變化其體，句有多少，韻有重疊，遂爲創格。公詩無一字無來歷，又必獨闢蹊徑，不屑隨人步趨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前不用起，後不用收，中間參差歷落，似八章，仍似一章，格法古未曾有。每人各贈幾語，故有重韻而不妨礙。《杜詩增注》卷一：此篇爲少陵創格。題以八仙而首知章者，知章請度爲道士，則有仙意，飲而落井以眠，人水不濡，果仙術歟？於是類舉之，若郡王，若宰相，若少年，若禪客，白之詩，旭之書，遂之談，皆因酒而得仙意。蓋謔謠之別體，樂府之遺音，故有重韻。《峴傭說詩》：《飲中八仙歌》，題目纖小，章法離奇，不足效法。後人津津稱之，可謂瞽說矣。

《曲江三章章五句》《杜臆》卷二：先言鳥求曹，以起次章弟姪之傷。次言心似灰，以起末章南山之隱。雖分三章，氣脈相屬。總以九迴之苦心，發清商之怨曲，意沈鬱而氣憤張，慷慨悲悽，直與楚騷爲匹，非唐人所能及也。《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曲江三章章五句》，塌翼鱉呼，忽邀天際，《國風》之後，又續《國風》。《杜詩詳註》卷二：此公學《三百篇》遺邈而傳神者也，觀命題可見。而自謂非今非古，意可知矣。嘗謂公此詩學《三百》，《七歌》學《離騷》，《新安吏》諸作學古樂府，俱自開堂奧，不肯優孟古人。

又一《杜詩選註》卷四：一章，言長安曲江本遊觀繁華之地，今已蕭條，故菱葉荷花本平時賞翫之物，今皆枯折，觸景傷懷，盛衰瞬息，故遊子空有二毛之歎，略無少可之歡，觀白石素沙之相蕩，哀鴻獨叫而求曹，追思昔日亭臺苑囿之榮，絃管笙歌之沸，寧不愴然于懷？此用前後四句以興空悲垂二毛一句。

又二《杜詩會稗》卷二：此章胸中無數傀儡，借長歌以發之，有斗筲斯世意。然末二句借傍人之感泣，增自己之悲涼，抑又傷矣。

又三《杜詩會稗》卷二：此章言不必問天，正有悲天意，全于無可遣之中，姑作自遣之計，其語壯，其情迫矣。《杜詩提要》卷五：起二句即頓住，蓄無限怨恨在題前，有甘休意，故爲自寬一筆。結二句，蓄無限感慨在題後，有不甘休意。直當一首長詩讀，爲短句而意味不長者，不可與作短篇也。

《麗人行》《杜詩集評》卷五引李因篤評：先泛泛寫出水邊容色衣服之盛，「就中」一轉，方入虢、秦。又極力寫其供奉之奢，方轉入內賜一段，然後轉入國忠雄狐正意，託刺深厚，大類《國風》。《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二：通篇皆極口鋪張作贊，卻句句是貶，眞《三百篇》之旨。《杜詩闡》卷三：通篇眼目，前段在「賜名大國虢與秦」一句，後段在「慎莫近前丞相嗔」一句。君臣驕淫，失倫亂理，顯然言下。《杜詩提要》卷五：本是諷刺，而直敘富麗，若深羨不容口者，故自佳。前寫姿容、服飾、肴核、音樂、賓從，本應一氣平敘，而間以「就中

雲幕」二句，以亂其羣；「後來鞍馬」二語，與「炙手可熱」二句，本應直接，而間以「楊花」、「青鳥」，以疏其勢。前以主問賓，後以賓問主，皆問也，皆斷續也。今人不論詩之主賓斷續，而以「楊花」爲切中時事，則將古人極曲折用意之筆，而視爲直口布袋之言，不幾冤卻少陵也哉！《杜詩言志》卷二：此詩刺天寶諸楊之驕橫，由於上之寵祿過也。【略】此篇當與《兵車》參看。讀《兵車行》，而見蒐君之不恤民命，其流離之苦如彼；讀《麗人行》，而見荒主之不戢嬪御，其驕盈之失若此。上慢下暴，恩義暌絕，豈復有君國子民之道？《讀杜心解》卷二：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慨嘆聲，點逗處，聲聲慨嘆。《杜詩鏡銓》卷二引蔣弼六評：美人相，富貴相，妖淫相，後乃現出羅刹相，眞可笑可畏。《昭昧詹言・杜公》（卷一二）：此詩極言姿態服飾之美，飲食音樂賓從之盛，微指椒房，直言丞相。大意本君子偕老之詩，而諷刺意較顯。《峴傭說詩》：《麗人行》前半竭力形容楊氏姊妹之游冶淫泆，後半叙國忠之氣燄逼人，絕不作一斷語，使人於意外得之，此詩之善諷也。通篇皆先叙後點，「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結楊氏姊妹；「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結國忠，章法可學。

《**樂遊園歌**》《原詩・內篇上》：即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爲此，必鋪陳蟾頌，藻麗雕繢，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即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

《**渼陂行**》《杜詩選註》卷四：結句「哀樂」二字，總括一篇之意。蓋「天地黯慘」以下，此實可哀；「錦帆開」以下，此又可樂，宛然如在渤澥之中，而「下歸無極」，又若可哀；影動沖融，船移月出，又誠可樂；棹謳之聲，絲管之音，神龍靈異，無不感召，纔可樂也，雷雨咫尺，神靈莫測，又可哀焉，故終之曰「哀樂何其多」。《杜工部詩通》卷三：此公與岑參遊渼陂而作。「好奇」二字，乃一篇大義。此以下皆言遊渼陂之奇也。【略】公此詩因渼陂奇，固出語亦奇，其「此時驪龍亦吐珠」四句最奇。凡公此等處，初學若以實理泥之，殆有難解，惟熟讀《楚辭》，當自知耳。《杜詩攟》卷一：《渼陂行》一篇，用意從漢武《秋風歌》來，只「歡樂極兮哀情多」一語，演出如許奇思變態，哀窕蒼茫，眞有鬼神在其腕下，所謂脫胎也。《杜詩通》卷一五：始則天地黯慘，白浪惡風，既則氣埃忽無，水影沖融，末復暝色蒼茫，覺雷雨將至，終以一語哀樂何多收煞。開闔體變，足爲長篇程。《唐詩快》卷六：此詩不過遊渼陂耳。卻說得天搖地動，雲飛水立，悄然有山林窅冥，海水汩沒景象，豈不令人移情！《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渼陂行》，變眩百怪，乍陰乍陽，讀至收卷曰：「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蕭蕭恍恍，蕭蕭悠悠，屈大夫《九歌》耶？漢武皇《秋風》耶？《杜工部詩集輯注》卷二：始而天地變色，風浪堪憂，既而開聲放舟，沖融杳窅，終而仙靈冥接，雷雨蒼茫，只一遊陂時，情景迭變已如此。況自少壯至老，哀樂之感，何可勝窮，此孔子所以歎逝水，壯生所以悲藏舟也。《杜詩集評》卷五引俞瑒評：以「好奇」字起，通篇見奇幻之境，可喜可愕，轉眼遞變，人世閱歷，亦如此矣。結語警甚。《杜詩闡》卷四：「好奇」二字，一章眼目。「事殊興極憂思集」，一章結構，全爲岑生下從。《杜詩提要》卷五：以好奇作主，以哀樂爲線，中五段皆奇，而各具哀樂，亦自然之波瀾也。奇在「驪龍」一段，虛事忽作實景，寫得仙靈杳渺，乍有乍無，筆端所至，眞奇之又奇者也。《杜詩集說》卷二引查愼行評：以「好奇」二字領起，見遊境之奇，憂喜莫測，故以「哀樂」二字總收之，仍於比興中留不盡之致，境奇語奇，只在尋常耳目間，人自說不出耳。大意只三層：始而風起，既而風止，既而月出。總山筆勢排蕩，合覽者無從捉搦耳。陰晴恍惚，愈出愈奇，總在一時間寫出無窮變態。《讀杜心解》卷二：紀一遊耳，忽從始而風波，既而大霽，頃刻變遷上，生出一片奇情，便覺憂喜頓移，哀樂內觸，無限曲折。《唐宋詩醇》卷九：聲光奇麗，氣韻深穩，昭明稱陶潛「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蕩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可以移贈是詩。「驪龍吐珠」等句，全摹漢艷歌，末語用《秋風詞》，顚倒變化，壁壘一新，取材之善則也。《杜詩增注》卷二：兄弟好奇，便從「奇」字寫去，乃至天地波濤，花鳥山月皆奇，陰晴雷雨，百靈幻化無不奇。一日之遊，忽哀忽樂，自年之內，倏壯倏老，亦奇也。「奇」字是此詩筋脈，而「哀樂」兩字，卻是中間眼目。【略】細按之條理縝密，縱讀之神光離合，公有贈人句「老氣橫九州」，此足以當之矣。《杜詩鏡銓》卷二：只平叙一日遊景，而滉漾飄忽，千態並集，極山岫海潮之奇，全得屈《騷》神境。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杜詩詳註》卷三：上戲簡鄭，摹其狂態。下兼呈蘇，美其交情。《讀杜心解》卷一：兩人狂態俠態如生。

《夏日李公見訪》《杜詩詳註》卷三：清風左右至，方喜涼氣披襟，忽而烏鬬蟬鳴，又覺繁聲聒耳。及看水花晚色，則喧不礙靜，幽意仍存。即見前景物，寫得曲折生動如斯。知善布置者隨處皆詩料也。《杜詩集評》卷一引查慎行評：通體寫出所居之靜樸，主意之眞至，一一盎然於行墨間。《杜詩增注》卷二：漢魏晉宋間，五古率沉靜，少陵變爲雄偉，而此篇則全似淵明。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睿宗葬橋陵改蒲城爲奉先官如赤縣）》《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李因篤評：此篇是拗體長律，別爲一格。整麗可誦，初唐遺風。《樹人堂讀杜詩》卷三：生全盛之時，行陵邑之地，帝王之思，表在位之賢聲，輝煌闊大，頗壯觀瞻。推其故，乃陶彭澤之覓食也。曷禁爲公三嘆。

《聽馬行》《杜詩集評》卷五引李因篤評：不獨得其萬里超騰之概，直于縱筆處忽傳其神，包舉無遺，如太史公作《屈賈列傳》，別有感寄，絕頂之篇。老氣橫生，清言如屑，不復知其爲風爲雅，爲秦爲漢。《杜詩提要》卷五：前層層叙馬，後層層借馬叙人，前猶是緩歌，後則繁絃促節，幾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矣。

《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唐溪詩話》卷一：《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寄柏學士》：「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廣大，與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又卷一〇：【略】觀《赴奉先咏懷五百字》，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歲寒堂詩話》卷下：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而世無知者，雖同學翁亦頗笑之，故「浩歌彌激烈」，「沉飲聊自遣」也。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讀其詩，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唐詩歸》卷一九：鍾惺評：讀少陵《奉先咏懷》、《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長篇不易作。當於潦倒淋漓、忽反忽正、若整若亂、時斷時續處，得其篇法之妙。《杜詩胥鈔·餘論·論五言古詩》：嗚呼！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赴奉先縣》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杜詩詳註》卷四引胡夏客評：詩凡五百字，而篇中叙發京師，過驪山，就涇渭，抵奉先，不過數十字耳。餘皆議論感慨成文，此最得變雅之法而成章者也。《赴奉先咏懷》，全篇議論，雜以叙事，《北征》則全篇叙事，雜以議論。蓋曰「咏懷」，自應以議論爲主，曰「北征」，自應以叙事爲主也。《杜詩編年》卷二：此詩與《北征》詩，變化之妙盡矣。《北征》之變化在轉折，此詩之變化在起伏。起伏中亦自轉折，然轉折即在起伏中，轉折中亦自起伏，然起伏即在轉折中，其篇法極幻。總之，極變化捉摹不得。《北征》有極幽細語，精入語，新美語，閑暇語，此詩一味眞實說話。《北征》如《風》，此詩如《雅》，其中各有一段大議論。《北征》之大議論在篇後，此詩之大議論在中幅，此不同處，又皆變化處。《杜詩說》卷一：大意言志在蒼生，故於身家之謀甚拙，所以咏懷者如此。然前面是從國事轉入家事，後面卻如何回抱轉去，讀者試爲設想，想不來，方知此老筆力不可及處。《杜詩提要》卷一：長詩須有大主腦，無主腦則緒亂如絲。此詩身與國與家，爲一篇之主腦。布衣終老，不能遂稷契之志，其爲身之主腦也；廊廟無任事之人，致使君臣荒宴，其爲國之主腦也。前由身事入國事，轉入家事，後即由家事，勘進一層，繳到國事，緒分而聯，體散而整，由其主腦之明故也。【略】善用曲筆，非徒紆折以爲能，貴斷續耳。題本自京赴奉先縣，開口一字不提，先總發兩段大議，憂國憂民，已見本領。然後入客子長征，又不即及妻子，偏於途次發三段大議，使當時淫樂女寵佞倖毒害生民之態，皆已畢露。然後遙接抵家，讀者必謂到頭結穴矣，而一結忽又放去，是失業徒，遠戍卒，斷而復續，續而復斷，煙雲繚繞，不知其筆之何所止？眞神化之文也。《杜詩言志》卷二：嗟呼！少陵生平之志盡在於此。其作詩之旨，盡山此而發，故遇有關於君國之大，則托喻以規切；時政之得失，則剴切以敷陳。而懷才不遇者，必引爲同心；誤國懷奸者，必誅鋤其隱慝。至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每自寓其天懷之樂，而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未必不處處流露，豈膏粱富貴粉華氣焰中人哉？自比稷契，抗懷伊呂，良非誣也。《杜詩偶評》卷一：與《北征》詩如故相避，自是互相表裏之作也。前半未免有語意重復處，然各有脈絡，正見反復頓挫沉綿之妙，入題後看去似離題甚遠，卻正是自京赴奉先路上語也。「多士」二句，「榮枯」二句，所謂插入咏懷也。正末嘗一字離題，尤見奇絕也。後幅是本事，然試移「蓋棺」、「放歌」等語作結便庸。此尤在就事竟住，語殊未了，言外含情處無限也。前叙抱負，次述道路所經，末述到家情事，自際困窮，心憂天下，自是希稷契人語也。中間叙事夾議論以行，此種詩深得變雅之體。《唐宋詩醇》卷九：此與《北征》爲集中巨篇，擴鬱結，寫胸臆，蒼蒼茫茫，一氣流轉。其大

段有千里一曲之勢，而筆筆頓挫，一曲中又有無數波折也。甫以布衣之士，乃心帝室，而足時明皇失政，大亂已成，方且君臣荒宴，若罔所知。甫從局外，蒿目時艱，欲言不可，蓋有日矣，而一于此詩發之。前述平日之衷曲，後寫當前之酸楚，至于中幅，以所經爲綱，所見爲目，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板》、《蕩》之後，未有能及此者。此甫之所以度越千古，而上繼《三百》者乎？《石洲詩話》卷一：《奉先咏懷》一篇，《羌村》三篇，皆與《北征》相爲表裏，此自周雅降風以後所未有也。迹熄《詩》亡，所以有《春秋》之作，若《詩》不亡，則聖人何爲獨憂耶？李唐之代，乃有如此大制作，可以直接六經矣。《杜詩鏡銓》卷三：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鬱頓挫，每多大篇，遂爲詩道中另闢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爲集中大文章，見老杜生平大本領。所謂巨刃摩天，乾坤雷碾者，惟此種足以當之。《昭昧詹言・通論五古》：杜公時出見道語、經濟語，然惟于旁見側出，忽然露出乃妙。若實用于正面，則似傳注語錄而腐矣。或即古人指點，或即事指點，或即物指點，愈不倫不類，愈見妙遠不測。苦語亦然，不宜自己正述，恐失之卑儉寒乞，若說則索興說之，須是悲壯蒼涼沉痛，令人感動心脾。如《奉先》、《述懷》等作。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英華題作新畫山水障歌奉先尉劉單宅作）》《杜詩長古注解》卷上：此山水障歌，一篇之中，微則竹樹花草，變則煙霧風雨，仙境則滄洲玄圃，州邑則赤縣蒲城，山則天姥，水則瀟湘，人則漁翁釋子，物則猿猱舟船，妙則鬼神，怪則湘靈，無不備足。《杜詩說》卷三：贊畫似眞，人皆知之，至其靈變超忽，則非餘人思路所及。描寫與讚賞，分作數層，反復濃至。《杜詩提要》卷五：一起突然而來，一結攸然而逝，皆不可以繩尺求者，來時以眞人畫，逝時以畫入眞。靈變生動，雲煙縹緲，亦正與畫法相似。《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題畫詩自少陵詩開出異境，後人往往宗之。《杜詩鏡銓》卷三：字字飛騰跳躍，篇中無數山水境地人物，縱橫出沒，幾莫測其端倪。

《悲陳陶》《讀杜心解》卷二：陳陶之悲，悲輕進以致敗也。官軍之聊草敗沒，賊心之得志驕橫，兩兩如生。結語兜轉一筆好，寫出人心不去。

《悲青坂》《杜詩提要》卷五：我軍既失於前，當譚於後。故曰「忍待明年」，又曰「莫倉卒」，一句中兩番諄囑，此杜公之詩法，亦即杜公之兵法也。

《哀江頭》《欒城集》卷八：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欲往城南忘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蹇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歲寒堂詩話》卷上：楊太眞事，唐人吟咏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眞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黷之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眞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眞之絕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眞，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豈終極」，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於言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眞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杜臆》卷二：曲江，帝與妃游幸之所，故有宮殿，而公追溯祿山亂自貴妃，故此詩直述其寵幸之盛，宴游之娛，而終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杜詩說》卷三：此詩半露半含，若悲若諷。天寶之亂，實楊氏爲禍階，杜公身世明皇，既不可直陳，又不敢曲諱，如此用筆，淺深極爲合宜。　善述事者，但舉一事，而衆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于言外。若纖細備記，文愈繁，而味愈短矣。《長恨歌》今古膾炙，而《哀江頭》無稱焉，雅言之不諧俗耳如此。《杜詩言志》卷三：此因春游曲江而動興亡之感，以見明皇之失敗，至不能保其妃后也。夫人君富有四海，苟能任賢圖治，不失臨御天下之道，則雖寵愛一二妃后，豈遂爲過。無如信用非人，假以權柄，至宴溺于深宮，不知禍亂之將及，一旦事起，倉促下殿，遂至衆惡所歸，及其所愛，忍心裁斷，流恨無極，至求爲田家之夫婦而不可得，豈不可哀？《讀杜隨筆》卷上：當日明皇倉卒蒙塵，馬嵬慘變，尤爲意外，且倥偬奔避，渭水、劍閣，兩不相顧，一死一生，眞天長地久，此哀無極。公詩並不鋪排事實，而「明眸」四句，哀孰甚焉！視《長恨歌》、《連昌宮詞》，尤簡括超妙。

《哀王孫》《杜臆》卷二：通篇哀痛顧惜，潦倒淋漓，似亂而整，斷而復續，無一懈語，無一死字，眞下筆有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六：一韻到底，

詩易于平直，此獨波瀾變化，層出不窮，似逐段轉韻者，七古能事已極。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三：縱橫排宕，卻有律法井井，想見得心應手之妙。

《雨過蘇端》《讀杜心解》卷一：乞食詩也。雨只起訖一帶，中間詳寫貧窮乞食，開懷無愧，益見此老胸襟。

《述懷》《杜工部集五家評》卷二：首尾結構，無毫髮遺憾，使讀者想見逃賊從君，間關受職，顧念家門，不能舍君言者，千古之下悲苦凄然。詩可以觀，尚觀於此。《杜詩集評》卷一引李因篤評：《北征》如萬頃之松中蔚烟霞；《述懷》如數尺之竹勢參霄漢。忠愛之情，憂患之意，無一語不入微，眞頰上三毫矣。如子長敘事，遇難轉佳，無微不透。而忠厚悱惻之意，纏繞筆端，非公至性過人，未易企此。其最妙處有一唱三嘆朱弦疏越之音。公不顧家而西走，及得去而不敢言歸，大忠直節，豈後世可及。亦是一句一轉，極其沉痛，千載而下如復見之。《杜詩詳註》卷五引中涵光評：「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一時君臣草草，狼籍在目。「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非身經喪亂，不知此語之眞。此等詩無一語空閑，只平平說去，有聲有淚，眞《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鋪敘太實，不知其淋漓慷慨耳。《杜詩提要》卷二：昔人謂此詩，只平平說去，又謂杜古詩鋪敘太實，不知其波瀾突起，斷續無蹤，其筆正出神入聖也。題曰「述懷」，世難未平，心唯戀國，世難稍定，心又思家，此公隱隱傷懷，無可向人述者也。

《塞蘆子》《杜詩詳註》卷四引王嗣奭評：此篇直作籌時條議，剴切敷陳，灼見情勢，眞可運籌決勝。若徒以詩詞目之，則猶文人之見也。《杜詩鏡銓》卷三：以韻語代奏議，洞悉時勢，見此老碩畫苦心。學者熟讀此等詩，那得以詩爲無用，作詩爲閑事。

《彭衙行》《杜詩通》卷三引鄭繼之評：杜詩雅與樸俱妙，敘實事不嫌於樸，此類似也。《杜詩編年》卷三：少陵長詩，佳意佳事，十分無餘，掩卷思索，山窮水盡，忽轉一意一事，接一意一事，只如現成，皆意中筆下所有，意中筆下人卻不能到。《問齋杜意》卷三：此事後追想之作，篇中敘起盡室暴露，兒女幼稚，與避賊奔竄，故人艱難欵洽之情狀，令讀者宛如目擊。《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三：寫人所不能寫處，眞極樸極，亦趣極，惟杜老能之。此詩無一字襲漢魏，卻逼眞漢魏，且有漢魏人不能到處。或疑其太眞，試觀《焦仲卿妻》長篇，有一語不眞否？《杜詩說》卷一：此詩本懷孫宰，後人製題，必云懷某人矣。然不先敘在途一節饑寒困苦之狀，則不足顯此人情意之濃，並已感激之忱，亦不見刻摯。如此命題，如此構篇，可悟呆筆敘事與妙筆傳神相去天壤。《杜詩義法》卷上：間道經涉之苦，故人止宿之義，層層寫到，細瑣不遺，而以「憶昔」二字領起，將實事俱內人虛際矣。情詞纏綿，神妙無窮。

《北征》《石林詩話》卷上：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唐詩歸》卷一八：鍾惺評：其篇法幻妙，若有照應，若無照應，若有穿插，若無穿插，不可捉摸。又卷一九鍾惺評：當於潦倒淋漓，忽反忽正，若整若亂，時斷時續處，得其篇法之妙。《杜詩集評》卷一引李因篤評：大如金鵬浮海，細如玉管候灰，上關廟謨，下具家乘。舉隅而詞自括，繁引而氣彌疏，可直追三百矣。其才則海涵地負，其力則拔山倒岳，以比辭賦事之微，寫愛國忠君之情。有極尊嚴處，有極瑣細處。繁處有千門萬戶之象，簡處有緩弦促柱之悲。元江南謂具一代興亡，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其《北征》之謂乎？查慎行評：敘事言情，不倫不類，拉拉雜雜，信筆直書，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家國之感，悲喜之緒，籠其棖觸，引而彌長，遂成千古至文，獨立無偶。《杜詩說》卷一：五言古但相其神骨而已，體制之長短，不必論也。苟神骨于古有合，則千言不厭其多，數言不嫌其少，豈可以長短較優劣哉！杜公《北征》自當擅美千古，而或議其冗長，以爲魏晉無此，將欲如近代之篇摹句仿，而後謂之不失古意乎？此詩有大筆，有細筆，有閑筆，有警筆，有放筆，有收筆。變換如意，出沒有神。若筆不能換，則局勢平衍，眞成冗長矣。此詩分四大段，辭闕一段，在路一段，到家一段，時事一段。若各敘，自可分爲數題，亦無害各爲佳篇，然公偏以合敘見本事，蓋一篇用筆忽大忽小忽緊忽鬆，他人匆忙轉換不來，而公把三寸弱翰，直似一杆鐵槍，神出鬼沒，使人應接不暇，此眞萬夫之特也。尤妙在最後一段，本是辭闕時一副說話，卻留在後找完，以成一篇大局，自是古文結構。他人不論，即文家巨擘如呂黎見之，亦當汗流氣懾矣。《杜詩提要》卷二：以皇帝始，以皇帝終，是一篇大結撰。看其說家事中，必帶國事，說國事中，並無一語及家事。故雖嗷嗷絮語，絕非兒女情多也。長詩之妙，於接續結構處見之，又於閒中襯帶處見之，全在能換筆也。不能換筆，則無起伏，無起伏，則俗所云：「死龍死鳳，不

如活雞活蛇也」。此作有大有小，有提有束，有急有閒，有擒有縱。故長而不傷于冗，細而不病于瑣。然又須看其忽然轉筆，突兀無端，尤屬神化。《唐宋詩醇》卷一〇：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爲大文字也。問家室者，事之主，憤艱虞者，意之主。以皇帝起，太宗結。戀行在，望匡復，言有倫脊，忠愛見矣。道途感觸，抵家悲喜，瑣瑣細細，靡不具陳。極窮苦之情，絕不衰飯。嚴羽謂李、杜之詩如金鳩擘海，奔象渡河。下視郊、島輩，有類蟲吟草間者，豈不然哉？

《**玉華宮**》《杜詩言志》卷三：雖無寓意，而指點親切，氣味適上，直欲比擬風騷，王、孟不足道也。長年自古所無，而人世代謝，物類久暫，總不抵造化輪轉，一片笙竽瀟灑中，吹送得逝若輕埃。而況丹丹征途，其所負不更多乎？天地逆旅，大塊戲場。先生斯作，感慨深矣。《杜詩瑣證》卷下：全是感傷人代短促，俯仰之間，已爲陳迹。雖以開國遺構，而荒涼廢殿，或有不知爲何王者。

《**羌村**》《杜工部集五家評》卷二：王愼中評：三首俱佳，第一首尤絕。一字一句，縷出肺腸，令人莫知措手，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者。《杜詩集評》卷一引李因篤評：遭亂生還，事出意外，倉卒情景，歷歷敘出。敘事之工不必言，尤妙在筆力高古，愈質愈雅。《杜詩提要》卷二：此是還鄜州初歸之詞，通首以「驚」字爲綫，始而烏雀驚，繼而妻孥驚，繼而鄰人驚，最後並自己亦驚。總是亂後生還，眞如夢寐。妙在以傍見側出取之。《古唐詩合解》卷一：三首哀思苦語，淒惻動人。總之，身雖到家，而心實憂國也。實境實情，一語足抵人數語。《杜詩鏡銓》卷四：語語從眞性情流出，故足感發人心，此便是漢魏、《三百篇》一家的髓傳也。《峴傭說詩》：《羌村》三首，驚心動魄，眞至極矣。陶公眞至，寓於平澹，少陵眞至，結爲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

《**偪仄行贈畢曜**》《杜臆》卷二：信筆寫意，俗語皆詩，他人反不能道。眞情實話，不嫌其俗。

《**洗兵馬**》《杜臆》卷三：一篇四轉韻，一韻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體，而筆力矯健，詞氣老蒼，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略】云「獨任朔方無限功」，又云「郭相謀深古來少」，當時收山東者諸將也，而公獨注意於郭，見公識高慮遠。使肅宗果能「獨任朔方」而不間於閹豎，則太宗之業可復完矣。即此一語繫唐室安危，可以詩人目之哉？《杜工部詩集輯注》附《杜詩補註》：中興大業，全在將相得人。前曰「獨任朔方無限功」，中曰「幕下復用張子房」，此是一詩眼目。使當時能專任子儀，終用張鎬，則洗兵不用，旦夕可期，而惜乎肅宗非其人也。王荆公選工部詩以此詩獻卷，其大旨不過如此。《讀杜心解》卷二：此篇足初唐四家體，貌同而骨自異。今人好似亂頭粗服，優孟少陵，而於四家之清辭麗句，妄加嗤點。不知少陵固嘗爲之，曾不貶損其氣格也。《杜詩增注》卷五：義正辭嚴，情深氣壯，通體除起結外皆屬對，而渾灝流轉，無復駢偶之痕。《杜詩鏡銓》卷五：此及《古柏行》多用偶句，對仗工整，近初唐四家體。少陵偶一爲之，其氣骨沉雄，則仍係公本色。又引陶開虞評：「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雄亮悲壯，恍如江樓聞笛，關塞鳴笳。「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寫得收京後，春日暄妍，百官忭豫，一種氣象在目。《魯通甫讀書記・七古》：杜七古中第一篇。他篇尚可摹擬，此則高詞偉義，峻拔天衣，後人更無從望其項背。通篇四轉韻，每韻十二句，整齊極矣。看去卻疏動變化，夭矯盤曲，不可方物，由其才氣橫絕故，嚴重中有不可羈紲之勢。【略】少陵新樂府，題多創獲，若《兵車行》、《麗人行》，尚於古人有所因藉；《哀江頭》、《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皆隨事撰成，空所依傍；至《洗兵馬》一篇，題更奇特，點在篇終，尤見點睛飛去之妙。竊意古人成詩而後有題，篇終混茫，蹟踏滿志，無以命題，而直揭篇末《洗兵馬》三字大書於上，其時不知如何叫絕也。

《**留花門**》《諸家老杜詩評》卷一引王同評：肅宗之復兩京，藉回紇之師助焉。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順，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須臾之遲，顧引勍虜入於腹心之地，卒不危禍其社稷者，僅耳。所謂飲鴆救渴也。此詩蓋憂其事。《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三：經國之計，憂深慮遠，豈尋常韻體。《杜詩說》卷一：恢復兩京，回紇之功爲多，當時用之，亦非得已。而公顧深憤之，似屬儒生之見。然使朝不失政，邊無弛備，雖寇起倉卒，亦何至借驅除於此物哉？《留花門》之作，非惡回紇也，惡夫所以留回紇者也。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杜詩詳註》卷三：杜詩長篇起局，或比或賦，多是攝起全篇。此章「麟角」二句，舊注謂比王生抱負奇才，必用世乃見，於篇中不相關涉。唯盧元昌之說，獨得其旨。蓋公過王倚時，本庇羸病軀，及與之談

情愫，留歡宴，不覺手足輕旋，沉疴爲之頓起，眞是似乎煎膠續弦者。通篇脈絡照應，確不可移。此章贈王倚，後有《贈姜七少府》詩，皆用方言諺語，蓋王、姜二子，本非詩流，故就世俗常談，發出懇至眞情，令其曉然易見。文章淺深，隨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杜園說杜》卷七：常意常語，必對偶者，忌剽輕也，必拗澀者，避圓熟也，必一韻到底者，不走滑路，見力量也。韓退之多用此體，此體始於少陵。　首四句提出主意，末六句作雙層收結，中間一大段敘過飲，一片下去，讀此詩以爲粗疏率筆耳，而不知其針鏤最爲細密。「故人情義」綰「麟鳳」一句，「手腳輕旋」綰「多病」一句，「殘年飽飯」又縈拂「肴膳」一句，緻應完密。「老馬爲駒」緊頂手腳，言病體強健，當下已極得意，況重以故人之深眷乎！【略】末一句飈開再結一意，所以使篇法渟蓄不逕直也。又《杜譚百一》：七古如《病後過王倚飲》篇，拆單行爲對偶，詰曲崎嶇。

《**義鶻**》《杜工部草堂詩箋》引王得臣評：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含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拆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焰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讀杜詩愚得》卷四：義鶻乃鳥中之魯仲連，杜公此行，猶太史公之傳贊，人無忠肝義胆者，讀此能不有愧於義鶻也耶？《杜詩說》卷一：托物比興，詩中之常調，但其敘事處，無此老筆細筆，固不能妙耳。《杜詩鏡銓》卷四：記異之作，憤世之篇，使是聶政、荊軻諸傳一樣筆墨，故足與太史公爭雄千古。得之韻言，尤爲空前絕後。

《**畫鶻行**》《唐詩十集》壬集四：《義鶻》寫出禽鳥心腸，《畫鶻》眞覺紙墨飛動，體物之妙，無過此老。《杜詩編年》卷三：少陵畫鶻與畫馬畫鷹等詩，其起語奇突處，皆是一法，然各有精神，正不相襲。《杜詩解》卷二：篇中先生自云：「寫此神俊姿，允君眼中物。」今看其一起一結，眞乃寫其神俊，充我後人眼中矣。咏鶻便純用鶻勢。起時，瞥然飛到人眼前，結時，瞥然飛出人意外，眞是自來未見如此俊物也。《杜詩提要》卷二：題是畫鶻，而寓己意於其中。變化無端，使讀之者，若爲畫鶻咏，若爲生鶻咏，又若借鶻爲自己咏，生龍活虎，八面玲瓏。《杜詩詳注》卷六：從生鶻突起，轉到畫鶻，頓挫生姿。鳥鵲恐其出擊，疑其眞鶻矣。乃仰天而不肯沒去，則畫鶻也。長翮可任超遠，又疑眞鶻矣。乃墨痕似帶蕭瑟，亦畫鶻也。語意層層跌宕。

《**瘦馬行**》《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卷三：展轉沉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杜臆》卷二：注云：「爲房琯作。」而展轉沉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信如須溪所評。余謂公以救琯致干帝怒，幸以張鎬救得解，然自是不甚省錄以致謫降。其受累於琯不小，在他人必當恨之，乃公於謝疏仍稱其有大體，不肯徇君而棄友。至《瘦馬》之行，《別墓》之作，何等惓切！其篤於友誼如此。公凡關係倫常，無非至情抒之于詩，可謂「大德不踰閑」者，其垂名後世，獨以詩而已哉！《杜詩集說》卷四引查慎行評：不作轉韻，音調歷落入古，此種格調直至昌黎暢之。亦是爲人寫照，分明有鹽車伏櫪之感，馬無復收養之望，旁觀者自惜之耳！通篇只此意。《杜詩鏡銓》卷五引張惕庵評：雖是借題寫意，而寫病馬寂寞狼狽光景亦盡。

《**新安吏**》《諸家老杜詩評》卷一引王回評：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否則棄其師於敵也。虐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君臣豈不皆刺哉？然子儀猶寬，得衆，故卒章美焉。《杜工部詩通》卷七：凡公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慰之、哀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此不得已而用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杜詩說》卷一：末語如聞其聲，明「中男」以下，皆其父送之之語。本係強勉寬慰之辭，翻令千載而下，讀者爲之喉哽。《杜詩集說》卷五引邵長蘅評：《新安》至《無家》爲六首，皆子美時事樂府也。曲折、悽愴，直堪泣鬼神。《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諸詠身所見聞事，運以古樂府神理，驚心動魄，疑鬼疑神，千古而下，何人更能措手？《杜詩鏡銓》卷五：先以惻隱動其君上，後以恩誼勉其子男，仁至義盡。此山谷所云「論詩未覺《國風》遠」也。

《**潼關吏**》《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以敘述爲議論，自見手筆。又引吳農祥評：直敘中卻是指前轍以戒。

《**石壕吏**》《唐詩鏡》卷二一：其事何長，其言何簡。「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二語，便當數十言寫矣。文章家所云要會，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末四語酸楚殊甚。《杜詩說》卷一：曰「獨與老翁別」，則老嫗之去可知矣。此下更不添一語，便足古詩氣韻，樂府節奏。《青城說杜》：此一百二十

字，即一百二十點血淚。舉一石壕，而唐家百二十州，何處非石壕！舉一石壕之吏，而民間十萬虎狼，又何一非此吏！即所見以例其餘，爲當時痛哭而道也。《觀瀾因室詩話初集》：杜工部《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寫實詩也。《草堂詩箋》、《唐宋詩醇》俱作「出門看」，他本以韻不叶，改之。蘇潤公本《杜詩詳註》俱作「出看門」，《唐詩合解》又作「出門迎」，海鹽劉氏本吏作「出門首」，以叶「走」字有韻，各有理由。然以當時情理推想，定是「出門看」無疑也。且劉向《列女頌》，人讀如延切，與邁遠《長相思》詩，看讀丘虔切，古韻亦叶。況此篇音節既美，聲韻無阻，即讀人字、看字本音，未嘗不可。《三百篇》誰爲之韻耶？適口而已矣。

《新婚別》《唐詩鏡》卷二一：此作氣韻不減漢魏，「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建安中亦無此深至語。《杜詩集評》卷二引吳農祥評：新婚遽別，慘矣。乃婦人之戒其夫者，有「努力事戎行」之語，婉轉勉勵，有同仇之志焉，有誰因誰極之思焉。怨而不怒，此詩有之。《杜詩詳注》卷七：此詩，君字凡七見。君妻君牀，聚之暫也。君行君往，別之迷也。隨君，情之切也。對君，意之傷也。與君永望，志之貞且堅也。頻頻呼君，幾於一聲一淚。《杜詩增注》卷五：無窮義理，無限節操，卻從新嫁娘口中脫出，只此便是有唐樂府，臨陣歌之，可以激勵將士。《杜詩百篇》卷上：通首作送者之詞，比體起，比體結，既勉其夫，且復自勵，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垂老別》《唐詩鏡》卷二一：語多訣別，痛有餘情。「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此語猶有少年意氣。《杜詩集評》卷二引吳農祥評：《石壕》則老婦之別其夫，《垂老》則老人之別其妻，合讀不堪。《杜詩說》卷一：白《新安吏》以下，述當時征戍之苦，天下丁壯老弱，幾無一人得免。其源出于變風變雅，而植體於蘇、李、曹、劉之間，故當與盛唐諸公共推之。《杜詩鏡銓》卷五引蔣弱六評：通首心事，千迴百折，似竟去又似難去。至土門以下，一一想到，尤肖老人聲吻。

《無家別》《杜臆》卷三：此五首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以事至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淚。《唐詩鏡》卷二一：「日瘦日慘淒」一語，備景略盡。故言不必多，惟其至者。「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老杜詩必窮工極苦，使無餘境乃已。《杜詩闡》卷七：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有家之樂。今《新安》無丁，《石壕》遣媪，《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收足數章。《唐宋詩醇》卷一〇：安史之亂，唐之不亡幸耳。相州一潰，河陽危迫，驅民從役，勢不得已。然其困亦極矣。甫於行役所經，上憫國難，下痛民窮，加以所遇不偶，懷抱抑鬱，程形賦音，幾於一字一淚，覺千古不可磨滅，使孔子刪詩，當在變雅之列。豈復區區字句之間，聲調之末，與他人較工拙哉。《杜詩鏡銓》卷五：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摹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爲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苦華》、《草黃》之哀，不足過也。樂天《古樂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語稍平易，不及杜之沈鬱獨絕矣。

《夏夜嘆》《杜臆》卷三：木苦炎蒸之毒，而偏說「華月」、「疏光」，「羽蟲」、「飛揚」，雖微物亦有苦中之適，而後轉到荷戈之士，得情得勢。

《立秋後題》《杜詩攟》卷一：《立秋後》詩：節短而意調俱暢。「罷官亦山人」，洵是名言，然後世無敢掛齒頰者。《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居然江左之遺，細繹之，亦如漢人《郊祀》，彷彿《雅》、《頌》也。《杜詩增注》卷五：何嘗故作悲涼語，三復令人欲泣，詩之感人如此。《杜詩說膚》卷四：朱絃而越疏，一唱而三嘆，此調不彈久矣。似此音節之高古，元音尚在人間也。

《遣興三首》《唐宋詩醇》卷一〇：遒文壯節，抑揚哀怨，遠之源於《小雅》，近亦比肩子建，抗行嗣宗。

《佳人》《杜詩提要》卷二：觀此詩氣靜神閒，怨而不怒，使千載下人讀之起敬起愛，何其移人情若此也。自述一段，歷叙家敗事遷，只「新人美如玉」一句怨及夫婿。後段全以比興，錯綜其間，而一種貞操之性，隨寓而安景象，眞畫出一絕代佳人，躍出紙上。一起一結，翩翩欲飛。《讀杜心解》卷一：「幽居在空谷」一句領一篇，筆高品高，此段叙不得宗黨之力。提出「良家子」三字，見其出身正大。中段叙見棄其夫之由。末段美其潔清自矢之操。「在山泉」，「出山濁」，可謂貞士之心，化人之舌矣。建安而下，齊、梁而上，無此見道語。只以寫景作結，脫盡色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結句不着議論，而清潔貞正意，隱然言外，是爲詩品。《杜詩增注》卷五：「官高何足論」，既免另叙，又襯起身分，只此便可悟省筆法也。《佳人》名篇，亦左徒遲暮之意，蓋因所見而寫成，以自譬且自嘲耳。《讀杜詩說》卷七：此詩題曰《佳人》，通篇亦不言其人之美，至結句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則端莊佳麗，亦非第

一人不足當之。覺子建《洛神賦》猶詞費也。

《夢李白二首》《唐詩鏡》卷二一：是魂是人，是夢是睹，都覺恍惚無定，視情苦意，無不備極矣。《杜詩說》卷一：交非泛交，故夢非泛夢，詩亦非泛作。若他人交情與詩情俱不至，自難勉強效顰耳。《杜詩詳注》卷七：前章說夢處，多涉疑詞，此章說夢處，宛如目擊。形愈疏而情愈篤，千古交情，惟此爲至。然非公至性，不能有此至情。非公至文，亦不能寫此至性。《讀杜心解》卷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當日文章契交，太白一人而已。二詩傳出形離精感心事，筆筆神來。首章處處翻寫。【略】次章，純是遷謫之慨。爲彼耶？爲我耶？同聲一哭。《唐宋詩醇》卷一〇：沉痛之音，發於至情，情之至者，文亦至。友誼如此，當與《出師》、《陳情》二表並讀，非僅《招魂》、《大招》之遺韻也。

《前出塞九首》《杜工部詩通》卷二：李、杜二公齊名，李集中多占樂府之作，而杜公絕無樂府，惟此前、後《出塞》數首耳。然又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大家機軸，不主故常，後人不敢議也。而稱「詩史」者以此。《杜詩詳註》卷二引周珽評：前、後《出塞》諸作，奴隸黃初諸子而出，如將百萬軍，寶之，借之，而又能風雨使之，眞射潮之力，沒羽之技。《杜臆》卷三：《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其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之勇，恤士之仁，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勿以詩人目之也。《讀書堂杜詩註解》卷六：《出塞》前九首簡而眞，後五首暢而正。初出門奮身赴敵，精於技擊，尚是卒伍情狀。後來戒多殺，恥爭功，憂將驕，便是大識見、大度量，爲國深憂遠慮，居然帥中丈人一流人矣。《杜詩說》卷一：杜公不擬古樂府，前、後《出塞》，偶用其題耳。凡擬古者，類無其事，而假其辭。公則辭不虛設，必因事而設，即其修辭立誠之旨，已非詩人所及，何待較其工拙乎！《寒廳詩話》：厚月謂：「少陵前、後《出塞》二題，可以略見唐世兵制：《前出塞》以府兵言，《後出塞》以召募言也。」此論前人所未發。《青城說杜》：前、後《出塞》，旨同語異。前遣戍，後召募，前多敘勤苦憂傷之情，後多寫慷慨激昂之氣，然篇終俱歸於有功不居，發乎情，止乎理義，其悲壯一也，其忠貞一也。《杜詩言志》卷五：蓋老杜非從軍之人，亦無出塞之事，而篇中之所言皆懸擬而出之者。看他前九首，便是一位努力從王之人，而以功成不居終之；後五首，便是一位意氣豪上之人，而以大節不奪終之。夫出塞之士，何慮萬計？而如所咏者，恐無一二。則是老杜借此題以摹寫出兩般忠義之士，可歌、可咏、可法、可傳，以寓其願慕之所在也。看他九首，一節深于一節。初由悲而壯，壯而勇，勇而忠義知力，以至于有功不伐，羞與人同，全是寫他一生本領。使之從軍出塞，便是這個樣子，便是這等人物。《讀杜心解》卷一：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銓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線。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唐宋詩醇》卷一〇：九首皆代從軍者之詞，指事深切，以沈鬱寫起哀怨，有親履行間所不能自道者，可使天雨粟、鬼夜哭矣。《杜詩鏡銓》卷二：借古題寫時事，深悉人情，兼明大義，當與《東山》、《采薇》諸詩並讀，視太白樂府更高一籌。又引吳昌祺評：無意不深，無筆不健，掃絕依傍，獨有千古。《杜工部詩話》：《前出塞》爲徵秦隴兵赴交河作。首章提出「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爲諸章眼目。然後歷敘軍士棄親出門，走馬擎旗，磨刀築壘，備嘗諸苦。及至獲捷論功，又爲邊將營私所奪。首尾章法井然。《峴傭說詩》：前、後《出塞》詩，皆當作樂府讀。《前出塞》「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是諷刺語。「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是憤惋語。「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是決絕語。「軍中異苦樂，主將甯盡聞」，是感傷語。「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是自占身分語。竭情盡態，言人所不能言。

又一《杜詩提要》卷一：開邊是九章主腦，故首章即提綱。《樹人堂讀杜詩》卷二：第一章，絕父母之恩，行萬里之程，向危亡之地，開無厭之邊，其如君命何！

又三《杜詩集評》卷一引許昂霄評：前四語怨，後四語憤，是此題轉關眼目處。《讀書堂杜詩註解》卷六：前四句愁慘，後四句忽作丈夫慷慨之談，一首中極其頓挫。

又六《杜詩選註》卷一：此篇言爲戰之法。射馬擒王，蓋不欲多殺也。能制侵陵，則不在多殺也。脩德明禮，此王者制侵陵之道也。遠交近攻，此霸者制侵陵之道也。《唐詩鏡》卷二一：語語筋力。前四語不知何自，或是成語，或是己出，用得合拍，總歸住境。《杜詩說》卷一：前四語，似謠似諺，最是樂府妙境。戰陣多殺，始自秦人，蓋以首級論功，先時無是也。至出塞之舉，則始于漢武，當時衛、霍雖屢勝，然士馬大半物故，一將功而枯萬骨，亦何取哉！明皇不恤中國之民，而遠慕秦皇、漢武之事，杜公此詩託諷實深。《杜詩提要》卷一：此爲九首扼要之旨，大經濟語，借戍卒口中說出，託刺甚深。立國自有

彊，諷諫微妙，使開邊者猛然自省。

又九　《杜詩提要》卷一：此總結前後之意，若爲不伐其功者。貴苟得，羞雷同，一縱一擒，寫得戍卒有品如此，並征戍之怨，一齊掃盡，忠厚之至也。

《後出塞五首》一　《杜臆》卷三：其裝飾之盛，餞送之勤，與《前出塞》大不同。少年之贈，尤使人增氣。

又二　《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之鬬力，其末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壯士慘不驕」。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六：欲復一語如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建思媿自負橫槊問意，贊說不能盡也。《讀杜心解》卷一：須看層次精密，又須看夾景夾叙，有聲有彩。

又三　《杜詩注釋》卷三：此首寫到擊敵之事，虛機含諷，宛轉關生。本意只重守邊，何須多事，而君實導之開邊啓釁，而無窮之憂，即伏其中，妙在含蓄。

又四　《杜詩言志》卷五：此言邊庭有尾大不掉之漸，而主將有氣驕凌上之幾，足以動忠義之隱憂，而出塞從軍者之所失望也。

又五　《杜詩說》卷一：前後《出塞》，皆諷明皇黷武之事，交河之役以遣戍，故其辭怨，薊門之役以召募，故其辭誇。然兩蕃雖靜，祿山繼反，是徒搜狐兎之穴，而不知虎狼之在門內也。詩但具其事，而諷刺之意，自見於言外。此眞樂府正者，固不在區區字櫛句比耳。《杜詩言志》卷五：看他前九首與後五首絕不相謀，可稱奇變。至先生未嘗從軍，而將那塞外之事，寫來歷歷如畫，又將那從軍的壯士好處苦處，曲曲寫出，是又其大知識，無微不照。

《發秦州》　《讀書堂杜詩注解》卷六：發秦州三十二首詩，因心觸景，處處換筆，極眞極大。後人爲成見所拘，望其藩籬而不得也。《杜詩集評》卷二引吳農祥評：紀行諸詩，刻劃精細，妙在不襲陳言，自寫懷抱。諸紀行詩有首有尾，《發秦州》首也；《成都府》尾也。中間亦可作一串讀。《杜詩提要》卷三：自發秦州至成都詩，心雄骨峭，格險韻高，疏莽雄質，寫氣範形，無不曲盡其妙。《讀杜心解》卷一：的是發端，玩此詩純從未發前落筆，明所以去此就彼之故。卻用逆局，使文格不平直。

《鐵堂峽》　《讀書堂杜詩注解》卷六：此紀峽中高下之險，而分擬行踪，因嘆以避賊奔馳已久也。《杜詩詳注》卷八：人蜀諸章，用仄韻居多，蓋逢險峭之境，寫愁苦之詞，自不爲平緩之調也。

《鹽井》　《杜詩提要》卷三：蓋從來富商大賈，漁利取贏，多在興利之時，苟知止足，又何至於喧鬬哉？末勉君子小人以止足之義，使興利之臣，聞者足以戒。此種識力，非詩史而何？

《寒峽》　《杜詩詳註》卷八引陳繼儒評：此與《鐵堂》、《青陽》二篇，幽奧古遠，多象外異想，悲風泣雨，入蜀人不堪多讀。《杜臆》卷三：「積阻天寒」，加一「霾」字，似不可解，而淒慘宛然在目，公詩往往有之。此如畫家頰上加毛，增其神彩也。《讀杜心解》卷一：全從「寒」字落想，本說峽寒，反將衣單、多半翻轉來說，涉筆便活。

《石龕》　《杜臆》卷三：起來數語，全是寫其道途危苦顚沛之懷，非賦石龕也。即伐竹者亦以悲歌當泣。《杜詩集評》卷二引吳農祥評：《龍門》、《石龕》皆舉一事賦之。《龍門》言冗兵；《石龕》言苛斂也。以行旅尚苦沮洳，則遠戍者更何如矣？以獨客尚迷道路，則采箭者更何如矣？仁人之言，憂國之淚，一時并集。《杜詩提要》卷三：前段興，後段賦，兩兩相映，而勞民傷財之意，具於言外。結五字如聞其聲，冉冉征途間，不忘蒸黎如此。此作詩之本懷也。

《鳳凰臺》　《杜臆》卷三：公因鳳凰之名，無中生有，雖鳳雛無之，而所抒寫者實心血也。「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炯然者心也。「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二語眞堪化碧。《杜詩提要》卷三：此公想望中興，托興西伯，不惜自剖心血，效死以圖王業，特借鳳凰鋪張以揚聖瑞。乃極無聊賴之時，懸空揣度，思見中興盛事耳。其蘊蓄深厚，最得比興之妙。此等胸襟，此等筆力，足使神驚鬼泣。《杜詩詳注》卷八：解杜者，詩中本無寓言，而必欲傅會時事，失之穿鑿，詩中本有寓意，而必欲抹殺微詞，謂之矯枉。此章托諷顯然，蓋借景以寓意。《讀杜心解》卷一：是詩想入非非。要只是鳳臺本地風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顚沛，但期國運中興。刳心瀝血，興會淋漓。爲十二詩意外之結局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朱文公文集》卷八四：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隨矣，人可以不聞道哉！《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杜《七歌》亦倣張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

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唐短歌，名爲絕倡，所謂異曲同工。《杜臆》卷三：《七歌》創作，原不倣《離騷》，而哀實過之。讀《騷》未必墮淚，而讀此不能終篇，則節短而聲促也。七首脈理相通，音節俱協，要摘選不得。《杜詩集評》卷五引李因篤評：《七歌》高古樸淡，洗盡鉛華，獨留本質，【略】。愈淡愈旨，愈眞愈厚，愈樸愈古，千古絕調也。妙在悠然不盡，一片空靈，無復聲色臭味之可尋矣。然非其人不知。《杜詩詳註》卷八引申涵光評：頓挫淋漓，有一唱三嘆之致，從《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詩》得來，是集中得意之作。《讀杜心解》卷二：一歌，諸歌之總萃也。結獨逗一「哀」字，「悲」字，則以後諸歌，不復言悲哀，而聲聲悲哀矣。故曰諸歌之總萃也。各章結句，亦首首貼定，語不浪下。《杜詩鏡銓》卷七引蔣弱六評：字句章法，一一神奇，發秦州後詩，此首先見搏虎全力。

《發同谷縣》《讀杜心解》卷一：此爲後十二首之開端，亦如《發秦州》詩，都敘未發將發時情事，但彼則偷起所赴之區，逆探其景，此則只就別去之地，曲道其情。

《水會渡》《杜臆》卷三：「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妙在「動」字，夜景實歷始知。插入「篙師」，便覺斐然，而夜渡之人，得此稍自寬懷。及陟巘而迴眺積水極于有星之處，始知其乾，若無衆星，竟不知水之所際矣。中言溟渤寬者如是，迨思令人股栗。

《劍門》《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文彩自雄，遂超議論之劫，假令後人爲之，使多露語，由其筆力不逮。俯仰古今，當與劍門並峙。《杜詩詳註》卷九引胡夏客評：《劍閣》詩，因《劍閣銘》而成，但銘詞出以莊嚴，此詩尤爲雄肆，用古而能勝於古人，方稱作家。《杜詩鏡銓》卷七：以議論爲韻言，至少陵而極。少陵至此等詩而極，筆力雄肆，眞欲駕《劍閣銘》而上之。

《成都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七》：周珽評：少陵入蜀諸篇，絕脂粉以堅其骨，賤軀神以實其髓，破繩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擷奧，出鬼入神，詩運之變，至此極盛矣。《杜注水中鹽》：紀行諸篇，幽靈危險，直令氣浮者沈，心淺者深。刻劃之中，元氣渾淪，窈冥之內，光怪迸發。《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萬里之行役，其中山川之夷險，歲月之暄涼，交游之違合，靡不曲盡，眞詩史也。《杜詩鏡銓》卷七：大處極大，細處極細，遠處極遠，近處極近，奧處極奧，易處極易，兼之化之，而不足以知之。又蔣弱六評：少陵入蜀詩，與柳州柳子厚諸記，剔險搜奇，幽深峭刻，自足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成此奇地奇文，令讀者應接不暇。

《石筍行》《杜詩提要》卷六：絕大議論，忽發在石筍極細事中，使人動心駭目，正不必泥其所指也。橫插一段正論，無從捉摸，忽又挽到石筍上去，煞出「不疑」二字，不惟三疑。案收挽明晰，並使小臣一段，瑩徹如鏡，綫索極隱極細，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下筆眞有神也。

《石犀行》《杜詩提要》卷六：抑揚反復，一唱三嘆，悠然有餘，而不見議論之迹，駁邪歸正，可以羽翼六經。

《杜鵑行》《杜臆》卷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骨肉滿眼，身實羈孤，其意可思。余謂昧此二句，則此詩眞爲玄宗而作。楊妃死，高力士逐，雖千人侍側，猶孤居也。此情雖千言說不出，而七字說透，何等筆力！然通篇實賦杜鵑。《歲寒堂讀杜》卷七：確是傷明皇幽羈西內，爲輔國隔絕拘禁，不得自由光景。雖托杜鵑，而語語傳神寫照，令人凄絕。

《題壁畫馬歌》《容齋隨筆》卷一六：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玩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眞目之。如老杜【略】「時危安得眞致此【略】之句是也。以眞爲假，以假爲眞，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問齋杜意》卷七：予因公詩而想韋畫之妙，固妙在齕草嘶時，便有千里霜蹄之勢。至曰「坐看」，則又儼然破壁去矣。似此必是畫妙，故詩妙，亦以詩妙，益見畫妙。

《戲題畫山水圖歌》《杜詩詳注》卷九引王嗣奭評：王畫神妙，只咫尺萬里盡之，前面許多景象皆包在一句中。此詩通篇設想，俱有戲意。而收語尤戲之甚，故云「戲題」。《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七：絕伎往往如此，意到筆隨，皆有天機。咫尺萬里，論畫尤入微。《杜詩提要》卷六：描寫眞賞鑑人，平心靜氣以求，風雅絕倫，而畫師身份亦躍躍紙上。「巴陵」七句，寫畫之神理，直是一片混茫雲水。初見之，疑洞庭？疑日本？疑赤岸？疑萬里？細視之毫無著迹。又何嘗有所謂昆侖方壺耶？畫入化境，題畫亦入化境，結又添出一吳淞，以足其勢，若剪其半角，便是一幅吳淞半江圖。寫丰人求畫極靜，寫看畫極葬。蓋爲「挂君高堂之素壁」一句，有羨慕意，因爲此恢諧，以挽上去，正補寫題中「戲」字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讀書堂杜詩注解》卷四：畫中所有作兩層寫，有筆法，感時思隱，未意甚深，方不是拘拘題畫。《杜詩集評》卷五引李因篤評：用筆拙處，活潑潑地。此類詩不易作，亦不易識。詩之拙，必生於工，疏必生於整，乃爲眞氣候。可與知者道耳。《杜詩偶評》卷三：唐人題畫以工麗勝，少陵超然高古，其用心以獨造爲宗，不肯隨人步趨也。

《**投簡咸華兩縣諸子**》《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置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在投簡中，入此等語，尤覺不平，然是一片眞氣激出，不能隱忍者，不宜隱忍者也。豈許曖曖昧昧，假敦厚輩所敢望其邊際，故曰「詩可以怨」。《讀杜心解》卷二：此當失意之時，值苦寒而作。一篇不平之鳴，不敢聞於朝貫，姑訴之兩縣諸子。想諸子皆非官於朝者也。說朝官得志，只一句，筆勢凌厲。「項領成」，「禮數絕」，語太忿激矣，故以「疏頑」自任，而結復歸之不敢聲言。

《**病橘**》《杜詩詳注》卷一〇：此借橘以慨時事。病橘不供，適當減膳之時，疑是天意使然。但恐責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獻荔事爲證。節節推開，意多曲折。

《**枯棕**》《杜詩提要》卷三：正意旁意夾發，或比或興，若斷若連，極漢魏詩人之致。《杜詩詳注》卷一〇：詩中咏物之作，右就本題作結者，如此章是也。有借客意作結者，如《病橘》、《枯棕》是也。可悟詩家擒縱之法。

《**百憂集行**》《杜臆》卷四：「強將笑語供主人」，寫作客之苦刻骨，身歷始知。四壁依舊空，老妻顏色同，癡兒索飯啼，不親歷寫不出，寫得情眞自然，妙絕。

《**柟樹爲風雨所拔嘆**》《杜詩集評》卷五引吳農祥評：公隨賦一物，必以全力赴之，此其一也。尚於《病柟》，彼空寫，此實事也。樹猶如此，況平生知交，切存歿之感者乎？《讀杜心解》卷二：末四句，深痛摧埋失色，配次段。「虎倒龍顚」，英雄失路，「淚痕血點」，人樹兼悲，「無顏色」，收應老辣。歎柟耶，自歎耶？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杜詩集評》卷五引吳農祥評：因一身而思天下，此宰相之器，仁者之懷也。中間夾說無衣受凍，故結兼言之。針綫之密，不可及也。《讀杜心解》卷二：起句，筆亦如飄風之來，疾捲了當。結仍一筆兜轉，又復飄忽如風。《柟樹篇》峻整，《茅屋篇》奇崛。彼從拔後追美其功而惜之，此從破後究極其苦而矯之，不可軒輊。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九引趙次公評：此篇多使俗語，如「弓弩手」，如「差科」，如「長番」等字是也。《杜臆》卷四：鍾惺云：「內藏一淳樸富足氣象，便是美中丞，不專指『說尹終在口』一句也。」余謂公詩「田父要皆去」，此其一證。妙在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如畫。然此田父亦見公爲中丞之客，而兒子受役于中丞，其殷勤亦半參以勢利，然村野人勢利別有一般光景可笑，公亦不深求也。《杜詩說》卷二：如此製題，全因美中丞故作是詩。若其殷勤款客，意雖足取，終是村野，不可耐耳。寫村翁請客，如見其人，如聞其語，並其起坐指顧之狀，俱在紙上，似未曾費半點筆墨者。《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此即嚴公德政詩，古樸有昔人謠諺遺音。《杜詩編年》卷八：口極硬，心極強，話極多，氣揚趾高，分明富足老農，形容如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傳出豐厚村樸景象，而美中丞意自見。若專美鄭公，便是後人應酬之作。《讀杜心解》卷一：筆筆泥飲，卻字字美嚴，此以田家樂爲德政歌也。如此稱美上官，才得吃緊，才是脫套。

《**喜雨**》（**春旱天地昏**）《杜詩詳注》卷一二引孫季昭評：杜詩結語，每用「安得」二字，皆切望之詞。「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皆是一片濟世苦心。

《**大麥行**》《朱雪鴻批杜詩》卷上：直敘時事，繞有古韻，妙在短簡不枝，亦自曲折。

《**述古三首**》《杜詩言志》卷六：凡此皆大經大政，所關於社稷者非小，奈何以詩藝目之哉！《杜詩鏡銓》卷一〇：諷切時事，皆關治要，天地間有用文章。

《**觀打魚歌**》《唐詩歸》卷二〇：「既飽歡娛亦蕭瑟」，鍾惺評：七字說得口腹人敗興，抵得一篇戒殺文。《讀書堂杜詩注解》卷八：惜物好生，又志以戒，信非草草下筆。《杜詩集評》卷五引查慎行評：題外着想，氣勢百倍豪雄。

《**又觀打魚**》《杜詩說》卷三：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前篇寓箴，此詩寓規，前詩爲富貴人掃興，此詩爲貪饞人警醒。《杜詩編年》卷八：二詩將魚之死生、強弱、力量、精神一一寫出，令讀者之意中又驚又喜，又慘淡畏懼。

《杜詩偶評》卷二：前首爲老饕戒耳，此更說到干戈兵革。洪鐘無纖響，信然！《杜詩義法》卷下：前篇見滿腔惻隱之心，後篇說來更大有關係，聳人魂魄。而漁洋謂結開宋、元，是猶以衆唐人格制論杜也。

《越王樓歌》《杜詩通》卷一五：杼軸本王子安之《滕王閣》，卻矯其濃厚，別以朴詞宕調成新觀。試觀之，知出藍有自。《杜詩集評》卷五引吳農祥評：此則規模王子安者，古人於前輩心慕手追如此。然合而觀之，公不及也。《杜詩義法》卷下：王子安《滕王閣》詩，工麗中氣自豪華，此篇較有深沉之思，爲本賢王也。

《海棕行》《杜臆》卷五：公抱經濟而不得試，自負自嘆，非詠海棕也。《杜詩闡》卷一四：大才淪落，世無知己，率此海棕類也夫。

《姜楚公畫角鷹歌》《杜詩附記》卷上：觀者之愁與燕雀之怕，前後各自布勢，則亦不必以到幽朔上九天爲呼吸之能矣。杜公天然章法，往往如此，絕非人力架構而成。《杜詩增注》卷九：寄托良深，而結語尤含蓄不盡。《杜詩鏡銓》卷九：此詩若有所譏笑，用意又別。集中題畫鷹畫馬詩極多，看總無一首相同處。

《光祿坂行》《杜臆》卷五：筆力所至，只憂賊，不暇憂墜，巧於形容。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次第多寡，並得其宜。其雅乃在氣骨，非可襲而取也。又引吳農祥評：公於陳拾遺推崇之至矣，而兩詩（兼指《陳拾遺故宅》）則非其至者。《杜詩言志》卷七：看他結構之妙，遊山之句雖多，而實略，遺跡之詩，雖少而意專。此可以知其賓主之分矣。

《謁文公上方》《杜詩集評》卷二引查慎行評：自古能文之士，未有不精於釋理者，惟昌黎稍倔強耳。看先生此詩，何等歸向！《杜詩詳注》卷一一：詠僧家詩，全用釋典，乃杜公獨步處。《杜詩義法》卷上：格制平正，詞旨洞達，大開北宋人門徑。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讀杜詩愚得》卷九：是詩寫征途早發及跋涉苦樂之事，委曲詳盡。《杜詩集評》卷二引吳農祥評：通首眞率。起十字，諸公縱有此懷，不能括盡，而以「寡道氣」自責，此豈發憤怨尤者？《杜詩鏡銓》卷九引申涵光評：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方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鄭人」二句，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狀所歷之境，每每在人目前，然非好學深思卻道不出。《杜詩會粹》卷一一：敘景中自早而午而夕，條緒秩然。《杜詩增注》卷九：此亦顏謝遺音，但氣足以吞之，便能推倒一切。前半最勝，若天馬行空而至，笙竽雜奏其間。五古中最爲出色。《魯通甫讀書記》：精妙之極，殆無一字不佳，此與成都詩內之《泛溪》、夔州詩內之《晚登瀼上堂》、秦州詩內之《太平寺泉眼》以及「燈影照無眠」、「昔謁華蓋君」、「山雨不作泥」等篇，眞不愧「精深華妙」四字，若王新城之所謂「唐賢三昧」者。

《過郭代公故宅》《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拾遺宅感慨之情，代公宅英雄之色。吳農祥評：比拾遺故宅、學堂則頡頏有氣。《杜詩論文》卷二一：前《陳拾遺故宅》，先詠宅而後及拾遺，此重「過」字，故先詠代公而略點故宅。《杜詩詳注》卷一一：「俄頃辨尊親」，推其決幾之明。「壯公臨事斷」，服其應變之敏。二語能寫出英雄手段。荀彧之失身，誤於不能辨。陳、竇之僨事，失於不能斷。杜詩論人，必具特識，推此可見。《杜詩偶評》卷一：「俄頃辨尊親」二語，極狀其敏而能斷。杜詩出色處，必有一二語壓服衆人。《杜詩增注》卷九：敘先朝舊事，如良史斷才。結束二語方贊及詩詞，令通首飛動。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杜工部詩集輯注》卷九：本詠畫鶴，以眞鶴結之，猶之詠畫鷹而及眞鷹，詠畫鶻而及眞鶻，詠畫馬而及眞馬也。公詩格往往如是。《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寫馬得其神俊，寫鶴得其高逸，皆絕構也。《杜詩編年》卷八：少陵諸禽獸草木詩，皆有一種峻骨厲響，引人幽入，見於畫亦然。《問齋杜意》卷九：起極狀十一鶴之磊落威遲。而「高堂」以下幸其僅存，憂其脫落，無非贊嘆畫妙。《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卷二：詩筆亦如舞鶴。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盧坤五家評本《杜工部集》卷五引王愼中評：豪宕雄傑，溢於詞語之外，但意有所指，有未了然者。《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兩《短歌行》，一贈王郎司直，一送邛州錄事。一突兀橫絕，跌宕悲涼，一委曲溫存，疏通藹潤。一則曰「青眼高歌望吾子」，一則曰「人事經年記君面」。待少年人如此肫摯，直是腸熱心清，盛德之至耳。《唐詩評選》卷一：推邊饒有強送之力，乃歌行之變，至此止矣，過此則入鬼陣。只末一句是短歌

行，乃通篇總趨此句，唐人以樂府題寫意，往往如此。《杜詩詳註》卷二一：此歌，上下各五句。於五句中間，隔一韻腳，則前後叶韻處，不見其錯綜矣。此另成一章法。《而庵說唐詩》卷四：子美歌行，此首爲短，其層折最多，有萬字收不盡之勢。一芥子內，藏一須彌山王。奇絕之作。《杜詩增注》卷一八：此篇最奇崛，最善藏曲折，最得轉圜之妙。呂黎《贈張功曹》詩：「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正是一般運用。《求闕齋讀書錄》卷七：《短歌行》，瓌瑋頓挫，跌宕票姚，可謂空前絕後。《杜園說杜》卷八：此即呂黎《送董邵南序》意，每四句後用一單句，單句雖一語，實是一段文字。篇法、調法，並爲奇絕。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大有不平，公他詩云：「厭蜀交遊冷。」此篇頗露。又引吳農祥評：人情，新則敬，久則衰，公所以將有所適也。【略】此亦公之常調，但覺其眞氣盈楮。

《棕拂子》《杜工部詩通》卷二一：觀此詩，便有翕受敷施，使野無遺賢之意。此其所以自比稷契者歟！《杜詩集評》卷二引李因篤評：厚道格言。宰相如此用心，即天下無棄材矣。又引俞愼行評：與班婕妤《團扇》篇各有至理。

《桃竹杖引贈韋留後》《唐詩歸》卷二〇：鍾惺評：調奇、法奇、語奇，而無潑撒之病，由其氣奧故也。《杜臆》卷五：余謂「老去詩篇渾漫興」是實話，廣德以來之作，俱是漫興，而得失相半。失之則淺率無味，得之則出神入鬼。如此等詩，俱非苦心極力所能至也。《杜詩說》卷三：一竹杖耳，說得如此珍貴，使增其詩多少斤兩。《杜詩鏡銓》卷一〇：長短句公集中僅見，字字騰躍跳躍，亦是有意出奇。

《寄題江外草堂》《杜詩集評》卷二引吳農祥評：既憶草堂，復憶四松。公於一物，待之若骨肉朋友，其天性之纏綿，亦不易得也。《杜詩詳注》卷一二：士大夫能視物我一體，則無自私自利之懷。少陵傷茅屋之破，則思廣廈萬間，以庇寒士，念草堂則曰「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詠四松則曰「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觸處皆仁心發露，穆高之徒也。《杜詩鏡銓》卷一〇：「蛟龍」八句，一揚一抑，可見公胸襟曠達處。末兩句總上，又轉得地步。高于鱗謂少陵見道過呂黎，於此益信。洪邁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爲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尙念四小松，曼苧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讀之淒然。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唐詩解》卷一五：觀一圖而慨及國運，子美之詩，豈雕虫之技云爾？《杜詩解》卷三：通篇起承轉接，亦有「十日霹靂」之意。必具如此筆態，方可受此題，作此文。《杜詩集評》卷六引李因篤評：如太史公寫鉅鹿之戰，楚兵無不一以當百，呼聲震天。當使古今詩人膝行匍匐而見。又引吳農祥評：竭力寫鞍馬乎？非也。寫英雄將相耳。大開大合，大轉折，是公眞力量處。《唐宋詩醇》卷一一：蒼莽壓落中法律深細。前從照夜白敘人，即伏末段感慨。中間錯綜九馬，文勢跌宕，可謂「臺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矣。七古至於老杜，浩浩落落，獨往獨來，神龍在霄，逆蟠變化，不可方物。天馬行空，脫去羈靮，足以橫睨一世，獨有千古。《杜詩鏡銓》卷一一：此與前篇俱極沉鬱頓挫，尤須玩其結構之妙，【略】妙在一氣渾雄，了不肖跡，眞屬化工之筆。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二〇引趙次公評：此篇憂國愛民之意切矣。《杜詩攟》卷上：公衣食不自謀，萬方嗷嗷，瘡痍反側，官務剝剝，盜賊未去，此何與隱人事？而惓惓若此，眞所謂「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者。《杜詩集評》卷三引吳農祥評：眞前輩語，可佩可書！格蒼古，無溢詞。《讀杜心解》卷一：起四句，述時艱，中段，抉積弊而正告之，後四句，丁寧以送之。不獨爲當時藥石，直說破千古病痛。《杜詩鏡銓》卷一一：是救時切務語，無文飾。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一：起語激昂慷慨，少有及此。首尾悲壯動蕩，皆名言。《杜臆》卷六：余謂此詩借曹霸以自狀，與淵明之記桃源相似，讀公《莫相疑行》而知余言之不妄。《杜詩集評》卷六引李因篤評：仿之太史公，此篇如《信陵君傳》，自堪壓卷。其疊呼「先帝」，忠愛纏綿，與《畫馬引》同。《杜詩說》卷三：諸題畫詩，皆七言古神境。此首尤宛轉跌宕。《杜詩提要》卷六：發端十四字，已將官職、家世、門第，削籍一筆寫盡，而將軍一生盛衰俱見。【略】將人世榮枯之遇，與時俗炎涼之態，兩邊對照，如燈取影，筆筆活現。《唐宋詩舉要》卷二引張甄陶評：此太史公列傳也。多少事實，多少議論，多少頓挫，俱在尺幅中。章法跌宕縱橫，如神龍在霄，變化不可方物。

《嚴氏溪放歌行》《諸名家評定本錢注杜詩》卷五引邵長蘅評：情緒氣概，藹然卓然。

《發閬中》《杜詩集評》卷六引查慎行評：寫出荒山窮谷孤旅行役之苦。　引李因篤評：強用點綴，未見其佳。《杜詩鏡銓》卷一〇引蔣弱六評：發閬中爲女病，知女病緣得書，節節倒出。

《寄韓諫議》《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卷一七：此篇多渺茫恍惚，幾失韓注，未竟不合。《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竟是一首游仙詩，若直看作游仙，精色又減，妙在是寄諫議。《唐詩快》卷六：顛倒錯雜，不倫不理，讀之不知所指何人，所說何事，即韓諫議當亦目瞠口呿，茫然不解，然不得言其不妙。《杜詩提要》卷六：起云「美人隔秋水」，末云「美人何爲隔秋水」，是首尾相擊法。前引「群帝」、「星君」，而結以「南極老人」，前言「玉京」，而終之以「玉堂」，正是辟倒神仙，欲其復參帷幄，其用筆有回瀾之力。

《憶昔二首》《杜臆》卷五：鍾惺云：「太平景象往往從極細事寫出。」余謂：「宮中聖人」二句，才是太平景象，語簡而該。《讀杜心解》卷二：前章戒詞，此章規詞。述開元之民風國勢，津津不容於口，全爲後幅想望中興樣子也。《讀杜筆記》：二詩，先敘肅宗者，憶昔一身用捨之由也，次敘開元者，憶昔致亂之由。而爲子孫臣僕，無斥言祖宗之理，故極言開元之盛，今日之衰。《杜詩義法》卷下：後篇較勝。鋪陳終始，氣脈蒼渾，文中之班史。《魯通甫讀書記》評第一首曰：此與《傷春》爲一時之作，蓋再經喪亂，故言尤痛切。《傷春》亦如此痛哭大叫，不復含蘊矣。又評第二首曰：敘述太平，問舉一、二事，而全體俱見，敷陳有體。

《冬狩行》《杜臆》卷五：禽獸斃盡，百里山空，已無剩語，而忽轉入「鸛鵠」，法奇而意足。《杜詩詳注》卷一二引胡夏客評：《冬狩行》因校獵之盛，思外清西戎，內匡王室，視他題他篇之憂國者，尤爲切貼矣。《杜詩集評》卷六引查慎行評：此爲當時不肯勤王之方鎮而作。末句眞有大聲疾呼之慨。　是時諸將反側不常，章梓州亦非乃心王室者，故公以大義激之，而責望之意隱然言外。《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〇：以流寓一老，而正詞舉義，督強鎭勤王，眞過人膽力，眞有用文章。《樹人堂讀杜詩》卷一二：先有此意，然後作此詩，警之諷之，落筆有忠節，否則鋪張闊大，終歸於諛。

《自平》《讀杜心解》卷二：詳詩義，當由太一既平，朝廷不以爲鑒，仍遣中使攘利市舶而發。觀起二語了了。公意以太一之亂，其已事矣，仍蹈覆轍，後將復有滋援激變之事。蓋憑威肆貪，土物有限，上供一缺，征伐必興。貨竭患生，禍且不測。故以蠻豪易動，世封不朝惕之。迨至遠人負險，雖命將勞師，恐不得逞，不獨損威辱國而已。《杜詩鏡銓》卷一八引蔣弱六評：此亦可備詩史，一片憂時愛主之心，千載下猶爲流涕。

《釋悶》《杜臆》卷五：此排律體，類編者何以遣之？然語排而氣勢流走，意不排也。《讀杜心解》卷五：此篇可古可排，爲亂極思治之詩。憂國之忱，溢於言表。　論事切中，語氣含蓄。當與《傷春五首》參讀。《魯通甫讀書記》：老重之筆，然不易效。

《閬山歌》《唐詩歸》卷二〇：「江動將崩已崩石」，鍾惺評：絕妙危語，爲蜀山傳神。《杜詩詳注》卷一一引胡夏客評：此歌似拗體律詩。《樹人堂讀杜詩》卷一三：曰「閬州城東」，曰「閬州城北」，曰「閬州城南」，公客閬無不流連尋其佳勝。且中原格鬥，無家可歸，何妨選地聊作寓公，正非空贊其山水。

《閬水歌》《杜詩鏡銓》卷一一引陳師道評：詞致峭麗，語脈新奇，句清而體好，在集中似又另爲一格。《唐詩評選》卷一：恬雅，自不與夔州他詩爲類。《讀杜心解》卷二：首句問，次句答。「石黛碧玉」，寫水正筆已竟。「日出」、「春歸」，從生色處寫。「巴童」、「水鷄」，又從點綴處寫。都是烘染法。結有贊不容口之致。

《草堂》《唐詩十集・壬集五》：首四語總敘，中段是川中史，末段是草堂史，俱不厭其鋪寫。《杜詩集評》卷三引李因篤評：喪亂之悲，吏卒之慘，如繪圖而觀，深於痛哭，然詞亦太雜。《讀杜隨筆》下卷：此詩序述其事，似一篇重來草堂記序。蓋仿太史公《史記》序事體，直書其事而以韻語出之。開後來《諸將》、《八哀》、《往昔》、《壯遊》諸詩體格。有意垂世，獨出新裁，故詞不厭詳，語不修飾。《杜詩提要》卷三：「舊犬」數語化用《木蘭詩》，妙在舊犬偏寫在人前，令人聞之且痛且哭。末八句足歸草堂之情，無限傷心刺骨，而語意卻極溫和。此不襲樂府之貌而深得樂府之神者也。《杜詩鏡銓》卷一一：以草堂去來爲主，而敘西川一時寇亂情形，並帶入天下，鋪陳始終，暢極淋漓，豈非詩史！《魯通甫讀書記》：公成都以前詩，雖數十韻大篇，皆結構緊嚴，首尾整密。此篇始爛漫橫厲，與後來《八哀》、《昔

遊》、《往在》一副筆墨。

《**四松**》《容齋五筆》卷一：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略】「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杜臆》卷六：公於草堂，往來不異傳舍，而鍾情四松，蓋以後凋之節自厲，而托物以見志也。「會看根不拔」、「得愧千葉黃」，此皆吃緊語。《杜詩提要》卷三：前半粘題，後半漸脫。低昂反復，自悲自慰。【略】「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極小題目，忽作極大胸懷，尤奇傑。《杜詩鏡銓》卷一一：結處寄托深遠。

《**水檻**》《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一：「臨川」二句，意甚豁達。人生凡事皆作此觀，省多少心計，省多少繁費。《杜詩鏡銓》卷一二引蔣弱六評：曰「焉得」，又曰「何傷」，又曰「何必」，卻到底不免有餘悲，無限沉吟，一結慨然盡露。《魯通甫讀書記》：清轉白折，極老極熟之境。　意多詞簡，筆筆轉側，語語筋節。

《**除草**》《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二四引師古評：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杜工部詩通》卷二三：末句用《左傳》語結之，方露本意。柳子厚《捕蛇者說》至篇終方說出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襲此格也。楊倫《杜詩鏡銓》卷一二引申涵光評：「芒刺在我眼」二句，豐裁凜然。「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於去惡務盡三致意焉。末只一語點破正意，多則反淺。《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三：掃除，貴斷貴早。將去惡揚善二義並含，深得比興之旨。《讀杜心解》卷一：從來去奸而奸反爲害者，不速不盡故也。解此詩者，總不得肯綮。非胸有千古，目有時艱，深識禍亂之源，靡鑒優柔之弊，未易語此。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二〇引師古評：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於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覺心和平。足知甫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何以加此。《唐詩十集・壬集四》引鍾惺評：小小題，許多感慨，許大關係。詩不關理，杜詩入理獨妙。《杜臆》卷六：此一小物，而天道、王制，發出許大議論。至「嘆息當路」以下，意更宏遠矣。《杜詩通》卷一二：卻其贈，復引近代一人爲戒，雖非無爲，第曉人如是，亦過矣。《杜詩編年》卷一〇：客口中將一物說得奇奇怪怪，令人動念。辭者口中卻極嚴正，令客心折慚怨不得。《杜詩鏡銓》卷一一：此詩於小中見大，全是樂府意。引俞犀月評：諷諭之篇，有關世道。

《**莫相疑行**》《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二：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杜臆》卷六：余嘗謂《丹青引》爲公自狀，蓋以此詩證之。「不爭好惡」，傲甚。傲雖聖賢有之，但惡其辟耳。犯而不較，此顏之傲也，人未必知。《杜詩詳注》卷一四引胡夏客評：「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雖懷抱如此，亦品地有失。凡詩，必說憂君愛國，太迂，但言愁饑愁寒，太卑。杜公不免有此二病。仇兆鰲曰：今按：公之憂君國根於至性，愁饑寒出於眞情，若欲避此而泛言景物，反非本來面目。《杜詩鏡銓》卷一二：追昔撫今，無限悲慨，於結尾露意。

《**甕穀行**》《杜詩增注》卷二二：意義分明，變幻是「牛盡耕」、「甕亦成」一轉，單起雙行，章法最妙。

《**引水**》《諸名家評定本錢箋杜詩》卷六引李因篤評：窮相高致。眼前語，妙能拈出。《樹人堂讀杜詩》卷一五：瑣事頗韻，一以紀旅況，一以見風俗。《杜詩增注》卷一二：結語直曲盡人情。

《**古柏行**》《唐詩鏡》卷二四：稍帶俚趣，力大可觀。《杜詩集評》卷六引李因篤評：武侯廟柏，自不得作一細語，如太史公用《尚書》爲本紀，厚重乃爾。引吳農祥評：借古柏以寫武侯，「大廈」下，又借武侯以寫心事。婉轉回環，咀味無盡。《杜詩說》卷三：「雲來」二語承三、四句，所以形容其高大也。詠古柏着語如此，心手高人一倍。「大廈」一段，目中說物，意中說人。結句人物雙關，用筆省便。《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大木寓棟梁意，人人有之，從君臣際會着筆，方見精彩。《杜詩增注》卷一二：寫狀之工，往復之妙，寄托之遠，賓主離合之渾化，未易言詮。

《**縛鷄行**》《容齋三筆》卷五：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杜詩說》卷三：八句用六「雞」字，不覺其煩，「蟲鷄」、「鷄蟲」，掉轉用，皆得古文之法。《杜詩提要》卷六：「鷄蟲」、「蟲鷄」，如豆打鼓。一結窅然以深，悠然以遠。摩詰詩：「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同此運筆，同此會心。使人三復而有餘味。

《**負薪行**》《杜臆》卷七：女當門戶，男坐女立，又往負薪賣錢以供給一家，而既「登危」，又「集市」，鬻之一人，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鹽井」，形容婦人之苦極矣！然以「野花山葉」比於金釵，則當之者以爲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杜詩會稗》卷一四：結句，無限激發，大有移風易俗意。

《樹人堂讀杜詩》卷一五：俗尚不雅，則落筆亦易近俚，故一結特見遠意。竟欲窮詰造化，解惑愚氓，豈止作神龍掉尾法！《魯通甫讀書記》：風土詩，開張、王先聲。

《最能行》《杜臆》卷七：因夔州風俗薄惡而發，結之以「昭君村」、「屈原宅」，又爲夔人解嘲；文人之游戲筆端者如此。《樹人堂讀杜詩》卷一五：上章嘆息女苦，此章嘆息男苦，遂以結作章法。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杜詩集評》卷三引李因篤評：畫鷹須畫骨，詠者得其神。「憶昔」以下忽寄興亡之歎，可稱高壯矣。《杜詩詳注》卷一五：寫一畫鷹，而世之治亂，身之用舍，俱在其中，眞是變化自出。《讀杜心解》卷一：公鷹詩及畫鷹詩凡數首，首首轉意，使筆如陽羨鵝籠，幻化愈奇，而暮年壯心，亦不覺躍然一露。

《園人送瓜》《讀杜心解》卷一：此因食瓜而美，詳志其事。凡地主之惠，供口之爽，園夫之勤，一一周悉，而著語不多。夔州五古，極難得此潔致之作。

《雨》（峽雲行清曉）《杜詩集評》卷三引李因篤評：淡遠之甚，然自盡致。《杜詩詳注》卷一五：同是咏雨，此章說得奇而穿。下章說得正而實。朱子改「樹」爲「去」，言風吹蒼江而去，雨灑石壁而來，去來指風雨。董氏改爲「蒼江澍」，卻是說風吹而江澍矣，豈可云雨灑而壁來乎？猶覺未安。

《又上後園山脚》《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六：本上後園山脚耳，卻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痛。《杜臆》卷九：此因上後園山脚，忽憶舊登東岳，無限情事，偶然觸發，無關於後園也。公於東嶽，止存《望嶽》詩。茲云：「窮秋立日觀」，則已登絕頂矣，必有所作，何以不傳耶？《讀杜心解》卷一：此章寫景處殊少，上半下半皆述懷也。特以少年日觀之遊，引襯今日後園之上。上半所傷，傷在彼時世事，中乾外強，滿目驕盈也；下半所傷，傷在此日情形，凋零漂泛，並憂咨死也。

《雨》（行雲遞崇高）《杜臆》卷六：「行雲遞崇高」，寫欲雨之狀如畫。「飛雨藹而至」，將「藹」狀甘雨，妙。「潺潺」二句，寫雨澤濃至，而「松上駛」，語更新異。

《種萵苣》《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二九：此詩寫出眼前之景，宛轉含蓄，遂不盡淒感之意，觀者可以默會也。《詩人玉屑》卷九引《古今詩話》曰：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睹物有感爲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雨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蔓迷汝來，宗山實於此。」（按「山」當作「生」）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言詩矣。《讀杜心解》卷一：當與《菁莪》、《巷伯》諸詩并讀，人知好前，後《出塞》、《三吏》、《三別》等篇，不知好此種。彼爲漢、魏之後勁，此爲《風》、《雅》之稀聲也。嘻笑甚於怒罵，始聞其太息之聲。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杜臆》卷九：起來四十字，眞景實情。老夫歸田來十年不入郡城矣。讀之會心，卻服此老寫得出。《杜詩說》卷一：古人有一題展作數詩者，有數題合作一詩者，一題數詩，貴在意緒各清；數詩一題，貴在聯絡無痕，於此可悟其法。《杜詩提要》卷四：數題一詩，非截然平分也，其中必有隱綫，如蛛絲馬跡。觀此詩起首八句，與末段志屈悲哀本是一意，擊首可以尾應，然意隱而不露，竟似劃然分開者，此以不照應爲照應者也。

《八哀詩》《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外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魏晉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語，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杜詩集評》卷三引李因篤評：《八哀詩》叙述八公生平，稱而不誇，老筆深情，得司馬子長之神矣。《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三：《八哀》或叙其功業，或惜其讒間，或述其忠貞，或諱其污累，或置大節而詳瑣事，或略勳名而賞文章，或言交情，或辨冤抑，或兼及弟姪，或旁及友人，隨人即事，筆法種種，故是大家。《帶經堂詩話·綜論門·摘瑕類》：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啞囈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也。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翦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鶠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愛其譚潔極」、「上又回翠轡」、「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眄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衆歸調給美，攏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危脆」。《蘇源明》：「秘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鄭虔》云：「地崇士大

夫，況乃氣精爽」；「方朔諸太枉」、「寡鶴誤一響」。《張公九齡》云：「骨驚畏蠻哲，鬢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與群瞽語白黑也。《唐宋詩醇》卷一二：子美《八哀》，自足鉅篇。然以韻語作叙述，情緒既繁，筆墨不無利鈍。大家之文，正如黃河之水，滔滔奔奔，魚龍砂石與流俱下，非如沼沚之觀，清泠可喜而已。論此詩者，譽之或過其實，毀之或損其眞。惟盧世漼曰：《八哀詩》未免傷煩、傷汎，然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選。斯言得之。《石洲詩話》卷六：按漁洋以此八詩爲鉅篇，原自與前人贊賞略同。其所摘累句，則漁洋於詩，以妙悟超逸爲至，與杜之陰陽雷帥、利鈍并用者，本不可同語也。愚於《八哀詩附記》卷中，偶亦及此。今與其一條云：「《汝陽王璡》篇中，專叙射雁一事，史遷法也。「上又迴翠麟」，乃插入之筆，若無此句，則「扣馬」、「諫獵」諸句，皆無根矣。此種健筆，豈得以漁洋之評議之？其餘漁洋所摘累句，又或以爲喨囈難曉，若然，則《三百篇》變雅中亦頗多似後人不可曉之句矣。善論詩者，豈可如此！且如「金銀」二字，以今日俗眼視之，似是俗字乎？然而「不貪夜識金銀氣」，又何嘗非「金銀」二字連用？亦將以爲累句乎？如以漁洋所抹累句，若「紅綻雨肥梅」，與上句「綠垂風折筍」等耳。「綠」不聞其俗，而「紅」獨俗乎？「筍」不聞其俗，而「梅」獨俗乎？「垂」不聞其俗，而「綻」獨俗乎？「折」不聞其俗，而「肥」獨俗乎？蓋漁洋爲詩，多擇樂府中清雋之字，不則年號、地名亦選其清雋悅目之字。如是則詩人止當用清揚、婉孌之字，而不當用「鑱除」、「戚施」之字矣。說詩正不當如此也。」約而言之，葉石林可謂「以意逆志」，上溯魏晉者，此原是漁洋論五言詩之大旨，其所鈔《三昧》、《十選》，皆此職志也。然漁洋於六朝則鈔及陳子山廿韻之作，而於唐則轉不取十韻外者，何也？故其於初唐亦止取短章以爲近古，而長篇則以爲近靡，又何論元、白諸篇矣。若杜公五言古詩，長篇如《北征》諸作，正復何減《雅》、《頌》，而可以長短較量乎？所以就學杜言之，人皆知其高古雄渾，而其用鈍筆處，不如其用利筆之適於諷誦也。即如「苗滿空山」一聯，更無人理會矣。觀古人墨蹟，遇禿毫處，則嗤爲敗筆者，人皆如是耳。然而杜詩初不以鈍筆見長，即漁洋之每摘杜公累句，固於學杜之理，非其至論，而亦於評杜之妙，初不相妨也，杜詩固不因漁洋之摘累句而稍有損，即漁洋之論詩，亦豈以其摘累句而有損乎？

《八哀詩・序》《杜臆》卷七：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語記之，乃老杜創格，蓋法《詩》之頌，而稱爲詩史，不虛耳。王、李名將，因盜賦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爲國家哀之者。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歎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今人所及。《杜詩闡》卷二一：《序》曰：「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是於王、李二公，當從「傷時盜賊未息」六字洗發。乾元初，鄴城師潰，九節度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史思明。後思禮爲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禮未歿，幽薊蕩平，河北諸藩，誰敢負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傷之，叶蕃之寇，代宗詔入援，遷延不行，遂疾篤而薨。假使讒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無恙，爲萬里長城，不惟可抗幽燕，即懷恩亦何至反側！此公傷時之意，獨注兩公。又曰：《序》曰：「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是於嚴武以下六人，當就「歎舊懷賢」四字洗發。公於蘇源明、鄭虔、李邕、汝陽、嚴武，皆有舊誼，蘇鄭爲生死交，李邕爲忘年交，汝陽門下，自居申、白，嚴公幕中，本屬舊僚。「歎舊」二字，劃在蘇源明等五人。「懷賢」二字，則專屬張相國。公於相國，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詩》獨以相國作殿者，蓋傷代宗時朝廷無賢宰相，以李峴、顏眞卿之直而不用，所寵任者惟元載，如明皇用李林甫，疏張九齡，此「懷賢」二字宜專屬之。

又《故司空王公思禮》《杜詩集說》卷一四引沓愼行評：是一篇列傳也，詩史之稱以此。從童稚以及身後，其人品才力具見矣。潼關之敗，曲爲周旋，清河一筆，用意深婉。以不得見清時爲惜，而以鄧大夫反襯，見才力之雄。

又《故司徒李公光弼》《杜詩集評》卷三引李因篤評：回護處妙有陽秋，如昌黎作柳州誌銘，正是推崇，非涉隱刺也。詩之高雅，足爲偉人生色，又不必言。引吳農祥評：全首精緊。未入朝，可徒一生恨事也。故特筆漸沈之。至其戰功，極易描畫，卻用一、二語該括之，眞大落墨也。《杜詩詳注》卷一六：劉克莊曰：此詩「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語極悲壯。又云：「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其形容臨淮憂讒畏譏，不敢入朝之意，獨見分曉。今按：當時李、郭，功存社稷，而被讒中官。子儀聞命即赴，不顧其身，終以至誠感物，光弼怵於禍患，畏縮不行，竟至悔恨而亡。詩云「直筆在史臣」，此微顯闡幽，欲爲純臣表心也，一語有關大節。《唐書》本傳，史官力爲暴白，皆公詩有以發之矣。《杜詩言志》卷九：司徒爲唐中興功第一，所不及者，汾陽之德量耳。論其干濟魄力，尤在汾陽之上。觀其河陽之戰，

以短刀置靴中，蓋亦能以死勤事者。至爲程元振所排，遂至擁兵不朝，愧憤而死。其性情之正，亦可知矣。此篇論贊李公，句簡而嚴。荆公有言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誇，德不足故也。觀此，則少陵之所以推公者至矣。

又《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杜詩詳注》卷一六：考嚴武生平，所爲多不法，其在蜀中，用度無藝，峻掊斂，閭里爲之一空。唯破吐蕃、收鹽川，爲當時第一功。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誠實錄也。至此之爲諸葛、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噫，唐世人物，如嚴武者何可勝數！而後人至今傳述，公之有功於武多矣。《杜詩鏡銓》卷一四：鎮蜀爲嚴公一生事業，且知己之感存焉。至扈從贊議事，本可簡筆帶過，以公於是時亦自陷賊，謁上鳳翔，觸着當時情景，故不覺言之詳耳。武於鎮蜀外無事業可表見，故升沉始終，只用數語撮叙梗概，極見翦裁斷制。

又《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杜詩詳注》卷一六：前贈汝陽王，本排律也，故叙次莊嚴。此哀汝陽王，乃古詩也，故紀述錯綜。前拈「夙德升」爲全詩之綱，於奇毛賜鷹，只一語輕點，此拈「謹潔極」爲通篇之眼，將詔王射雁，用三段詳叙。如《史記·淮陰侯傳》多入蒯通語，《司馬相如傳》備載文君事，皆以旁出見奇，方是善於寫生者。《杜詩鏡銓》卷一四：汝陽事蹟獨少，前只借射獵一事寫其遊從親暱，並能懷忠納誨。後叙交情處，帶及其肝膽文學。結到哀字，並及其弟，章法最爲簡直易明。《讀杜劄記》引杜園評：肅宗懲永王璘之事，疏忌兄弟，自是諸王無出閤者。僅有兩子，而建寧以讒賜死，廣平亦幾於動搖。房琯二建封藩之議，即致斥逐，不論其爲長王賜輔也。漢中王瑀，持括馬不可之議，即貶房州，明是借此斥外之耳。代宗自建寧外，別無親兄弟。德宗只有一子，乃欲廢之而立侄。非鄴侯力諫，其事竟行矣。三朝之間，父子莫能相保，何況兄弟宗族？高祖、太宗之子孫，夷於庶姓，睿宗之子申、岐、薛之後，寂然無聞。而讓皇二子，其一已卒，其一遠竄，斯時淒涼冷落之況，不言可知。杜老即欲爲汝陽叙哀，而一開口便凝着肅宗，最難措語。故但將先朝恩遇，與王之所以承恩眷者，並其文雅交游，寫到十分熱鬧。及其身後，祇淡淡著「墓久狐兔鄰」五字，旋即插入漢中遠謫，則肅宗即不爲汝陽立後，祇有同懷一弟，又不令守其墳墓，以致夷爲狐兔窟穴，讀者至此，不待雍門之彈，早已涕泗流離矣。

又《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三：千言萬恨，曠有餘情。《杜臆》卷七：此老才盛而死極慘，公痛之甚，故既云「竟掩宜尼袂」，又云「魂斷蒼梧帝」，又云「事近小臣斃」，又云「坡陀青州血」，不覺其言之復也。葉石林以爲累句，其論詩則是，而不知老杜又當別論。《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三：寫李之生平升沉得喪及成名得禍之由甚備，即誌銘有所難及。此等詩初看似板似冗，實乃公極用意之作，不容草草閱過。《杜詩詳注》卷一六：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嚴，純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昂，排蕩變化，直追龍門之筆。細按其前後段落，又未嘗不脈絡整齊也。又郝敬評：李江夏之文藻，鄭司戶之博綜，必有少陵之雋筆，乃能曲盡其妙。《杜詩言志》卷九：看他開口先發一歎，虛懸一曠代不易覯之才，而後以李公當之，便將李公推奬到當世諸賢之上，因而歷叙其學之博，文之富，名之重，望之遠，遐邇待其表章，幽冥賴其闡發。于是一時推重，饋獻叢集，羣倫叨沐，賑貸旁施。獨步於九皋之上，已垂四十年之久。乃徒以疾惡之嚴，鋒棱太峻，以致爭名負謗，取禍而死。回憶臨淄唱和，托契慷慨，而今唯留滯客舟，遙痛汶陽之荒塵而已，此憂豈有既耶？惟有朗詠《六公》之篇，庶豁我心之蒙蔽乎！少陵不得志於時，亦略與北海等，此其哀之之深，亦同病相憐之意歟！

又《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杜詩集評》卷三引李因篤評：蘇、鄭深交，觀其詩眞淚溢行間。然非此俊偉排宕，二公豈能邃與天壤並存。《杜詩詳注》卷一六：《八哀詩》苦心力索，未免人勝於天。就諸章而論，前五篇精悍蒼古，後二首卻繁密不疏，尚須分別而觀。《杜詩集說》卷一四引查慎行評：蘇、鄭同陷賊中而有污潔之分。公爲作詩，歎蘇之難而悲鄭之不遇也。此以文章而言，而源本忠孝，以見歎舊懷賢之有故也。

又《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杜詩詳注》卷一六引劉克莊評：《八哀詩》中，如鄭、蘇二首，非無可說，但每篇多蕪辭累句，或爲韻所拘，殊欠條鬯，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只三、四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雖大手筆亦然。今按：《飲歌》只說一事，《八哀》則概列平生，未可以概論。《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三：公與鄭最善，故叙述情事，無不曲盡。其爲鄭曲護受僞職處，只用一、二語，尤見筆法。

又《故左僕射相國張公九齡》《杜臆》卷七：公於張相國有微顯闡幽之意。如論祿山與帝遣弔祭，此其大節，自有史官書之，故不復及，而極稱其文

章。蓋盛唐文稱燕、許，而張則人品既高，又兼文章，更不可及爾。《杜詩詳注》卷一六：曲江見祿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以後，追思其言，遣使祭贈。此事乃一生大節，關於國家治亂興亡，篇中尚略而未詳，其歷叙官階，詳記文翰，頗失輕重之體，劉須溪嘗議及之。楊升庵因補作一篇云：【略】按此詩格整辭茂，力摹少陵。玉奴，楊妃小名。睍睆，目晴大也。東坡詩：「潞州別駕眼如電。」次公注：「明皇初爲此官。」據此則睍睆當指明皇。驚者，不欲令帝見此書也。別傳謂九齡進《金鏡錄》，爲貴妃所毀。睍，音性。睆，音阮。㹀，音襖。左思《吳都賦》：「卉木㹀蔓。」《杜詩言志》卷九：此贈曲江張相公，便純是大起大落，渾淪寫照出一位以天下爲己任的大臣來。絕不是一長一技之可得而覷縷者。《八哀》中惟臨淮與曲江不細述其才技。一將一相，皆爲宇宙偉人。所謂德盛者，其辭約而嚴也。又，哀八公，非獨哀其亡逝，大半皆有惜其不能盡用于時之戚。此又與少陵生平自傷之懷抱，相感發耳。《讀杜心解》卷一：此篇爲《八哀》之殿，須融會老杜一生心跡看，識更卓，意更微，自來罕有窺測者。開元，唐業興衰之會也。曲江以前，姚、宋、張、韓，皆賢相。曲江矜尚直節，尤著風采。既得罪，權歸林甫，在廷專給唯諾，情同仗馬。相業治業，自是俱墮。曲江實身持其會，首被罷黜。公非有宿背之雅如彼七公者，獨以相國終篇，「懷賢」專寄，此觀世之卓越識也。玄宗，公生平知遇之主也。身雖未得官於其朝，而「再獻賦，待試參選，主上實心知而嚮用之。由林甫居中嫉才，卒以不第，有隱痛焉。要其許身稷契，冉使俗淳，即所云「結想土階，未遑箕潁」者。爾後蜀夔播越，陶冶詩篇，又所云「君子之心，用才文章」者。故於相國，雖名位懸絕，而被廢立言，顯晦一致。直借曲江作我前身。因而序中特許爲「賢」，詩中特略其彰彰事迹，專以憂讒寄興，爲一篇宗旨。此又寓懷之微意也。太史公作《史記》，杜公作詩，都是借題抒寫。彼曰「成一家之言」，此曰「自我一家則」，意在斯乎！論者徒觀曲江本傳，以爲能識祿山反相，乃一生大節，譏此詩不免挂漏。不知「傷時盜賊」之意，已發露於王、李兩篇，此篇本旨，不屬乎此。如云挂漏，則《史記・管晏列傳》，挂漏多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先生休矣！

《寫懷二首》一　《杜詩增注》卷一八：根柢只老、莊見地耳，最傷慨語，出以灑然，五古至此，晚年清老之絕技也。奇崛似遜次首，而前則醇藏于肆，後則肆勝其醇。《詩比興箋》：杜詩多言事而罕及理，獨此二篇，俯仰高深，語多見道，有步兵、射洪之遺，可以占其學焉。「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則窮達一矣。「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則死生一矣。「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則性分定矣。

又二　《杜工部詩通》卷一五：前篇處困而亨，得聖賢之餘矩，此篇返淳遺智，乃莊老之玄談。蓋達人厭世而放言往往如此，觀者勿以辭害意也。《讀杜心解》卷一：前篇言「日給」、「用心」，聊且安分。此言如是「營營」，尚屬迮懣，又就前意翻上一層也。要其大旨，總歸於達觀任運，以慰解其所遇之窮。張綖以前篇爲處困而亨，此篇爲絕聖棄智。忽聖賢，忽老佛，頃刻兩岐，誤矣。《魯通甫讀書記》：《寫懷》兩篇，處惡俗荒徼之中，一無聊賴，而爲此作達之詞，憤激之論。前篇歸於「順幽獨」，此篇直欲「契眞如」，心愈苦則念愈空，其情亦可悲矣。不知者乃以爲莊論，豈非癡人！

《可歎》　《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可歎》一首，爲豐城客子王季友作。季友，文人，高人，引經論道，其視柳氏，不啻糞土，去則去耳，於季友何損，然季友窘甚矣。貧窮老瘦，賣屐資生，幸有豫章太守引爲賓客，久而敬之，更不復疑。季友小心謹慎，三年未曾開口，李也、王也，各盡其道，眞今人中古人。子美之歎非因河東女兒，而歎豐城客子，乃歎世乏豫章太守，又歎如豐城客子之潔身者之難其人耳。用意深婉，細味始出。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後村詩話・新集》卷一：此篇與《琵琶行》，一如壯士軒昂赴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黃初氣骨，白末脫長慶體爾。《唐詩歸》卷二〇：鍾惺評：題是公孫大娘弟子，而序與詩情事俱屬公孫氏，便自穆然深思。《杜詩詳註》卷二〇引王嗣奭評：此詩見劍器而傷往事，所謂「撫事慷慨」也。故詠李氏，卻思公孫，詠公孫，卻思先帝，全是爲開元、天寶五十年治亂興衰而發，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搖其筆端哉！《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序與詩，俱登神品。蓋因臨潁美人而遡及其師，又追想聖文神武皇帝，撫時感事，悽惋傷心。念從風塵澒洞以來，女樂梨園，俱付之寒煙老木，況自身業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顏，則五十年間，眞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瀾莫有關於此者。《杜詩集評》卷六引李因篤評：絕妙好詞！序以錯落妙，詩以整妙。錯落中有悠揚之致，整中有跌宕之風。又：縱橫排宕，如韓信背水破趙，純以奇勝。又：不難其壯，難其工；不難其工，難其老。《杜詩提要》卷六：叙

事以詳略爲參差，亦以詳略爲賓主，主宜詳而賓宜略，一定之法也。然又有賓詳而主反略者，如此詩公孫大娘，賓也；弟子，主也。乃叙公孫舞則八句，而天地日龍雷霆江海，凡舞之高低起止，無所不具，是何其詳！叙弟子則四句，而言舞則「神揚揚」三字，抑何其略！究之詩意，非爲弟子也，爲公孫大娘也，則公孫大娘固爲主，而弟子又爲賓，仍是主詳賓略云耳。學詩者得詳略之宜，盡參差之變，思過半矣。《樹人堂讀杜詩》卷二〇：題是觀李十二娘舞劍器，詩直從公孫說起，方寫出五十年一段大關係，舉一劍器，可該萬事。《杜詩義法》卷下：此篇及《觀曹霸九馬圖》之作，并追感玄宗，一則激壯淋漓，一則纏綿悽愴，詞氣不同，而各致其極。《讀杜心解》卷二：舞劍器者，李十二娘也；觀舞而感者，乃在其師公孫大娘也。感公孫者，感明皇也。是知劍器特寄託之端，李娘亦興起之藉。此段情景，正如湘中採訪使筵上，聽李龜年唱「紅豆生南國」，合坐淒然，同一傷惋。觀命題之法，知其意之所存矣。序中「公孫大娘弟子」句及「聖文神武皇帝」句，爲作詩眼目。《杜詩偶評》卷二：詠李氏思及公孫，因公孫念及先帝，身世之戚，興亡之感，交集腕下，若就題還題，有何興會！《唐宋詩醇》卷二二：前如山之巋峋，後如海之波瀾，前半極其濃至，後半感嘆「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也。《昭昧詹言·杜公》：此詩亦豪宕感激，瀏亮頓挫，獨出冠時。自大曆至今，先生一人而已！

《往在》《杜臆》卷七：胡來無所不焚，而止言九廟；紀犬戎之亂，止兩言而及俎豆；及犬子復辟，首言楹桷、椅桐，祝治必及櫻桃、薦寢。蓋以宗廟爲重，故論武周逆孝，首言修祖廟，此見公之學有本領，而議論得大體。《讀杜心解》卷一：是亂極思治之詩。通首只合作兩段，前述既往，後冀將來。前實而後虛，實者眼見之亂端，虛者意中之治象也，又是創格。　玄肅事在已往，故明叙；代宗事在當今，故虛運。此際有妙用。《杜詩鏡銓》卷一四：此詩只是因老去飄蓬，思歸號故松柏，不覺觸出九廟廢興，一腔忠憤，無限懷思，作此一篇大文字。結到自家，是一詩緣起，反從國事帶出，章法之變，不可端倪。

《昔遊》《杜詩詳注》卷一六：公夔州後詩，間有傷於繁絮者。此則長短適中，濃淡合節，整散間行，而摹情寫景，已覺興會淋漓。此五古之最可法者。《讀杜隨筆》下卷：《昔遊》言少年遠遊，太平繁盛之日，人才遭際之時。今隱遁深藏，故憶昔誌慨。「是時倉廩實」一段，尤見妙於語言，不但不彰明皇好武之失，并與高、李才堪世用相映帶，而歲月摧頹，故人星散，己亦流落楚山，亦一氣相通。至亂離歲月，「不及少年」止兩句包括，絕不鋪叙閒文，尤見剪裁。

《壯遊》《後村詩話·新集》卷二：《壯遊》詩押五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如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又云：「脫略小兒輩，結交皆老蒼。」「束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又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雖荆卿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築，音調節奏不如是之跌宕豪放也。《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卷一〇：公之生平出處，莫詳於此篇，而史官爲傳，當時之人爲墓誌，後人爲集序，皆不能考此以書之，甚可惜也。《杜臆》卷八：此詩乃公自爲傳，其行徑大都與李白相似，然李一味豪放，而杜却豪中有細。　觀公吳、越、齊、趙之遊，知其壯歲詩文遺逸多矣。豈後來詩律轉細，自棄前魚耶？《杜詩集評》卷三引朱彝尊評：追叙一生，由少而壯，壯而老，始而文章，繼而交遊，繼而憂國，終有望於英雄之救時，此希稷、契心事也。但迤邐說去，亦是平調。引李因篤評：生平大節，歷歷寫出，有太史公自序之風，然亦欲稍節之。《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四：此詩之佳，在叙往事都有含蓄，不甚說明，若太白則必不能。　又：鄭善夫謂此詩豪宕奇偉，無一句一字不穩貼，乃見老杜神力。《杜詩詳注》卷一六：杜集中，叙天寶亂離事，凡十數見，而語無重復，其才思能善於變化。《杜詩義法》卷上：詩如駿馬下坂，雄快莫當。然未免鋪叙，視《詠懷》、《北征》，沉摯而多轉變，大有間矣。《讀杜心解》卷一：此詩可續《八哀》，是自爲列傳也。　一氣讀去，莽莽蒼蒼，宕往豪邁。劉克莊比之荆卿之歌，雍門之琴，信矣。《杜詩鏡銓》卷一四引蔣弱六評：後文說到極淒涼處，未免衰颯，却正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意，想見酒酣耳熱，擊碎唾壺時。題目妙，只說得上半截。或謂前半不免有意誇張，是文人大言。要須看其反面，有血淚十斗也。

《遣懷》（昔我遊宋中）《後村詩話·新集》卷二：《遣懷》篇云梁孝王都邑之盛，及追懷與高適、李白同登吹臺，末有撫孤之句。公飄颻一羈旅，而葛被練裙之念如此。高、李豈無厚祿故人，聞之得無愧乎！《杜詩提要》卷四：此憶舊遊，欲撫高、李之遺孤而作也。先叙梁宋都會人物風俗，皆客也。憶與高、李登臺懷古八句是主。奇在陡接先帝好武一段，便有水窮雲起之勢，一篇

波瀾在此。後段乃遙接尚、李交情，而終之以撫孤，是一篇結穴處。好武一段，諷論開邊生事，言已盡而意仍留，心甚悲而筆不露。若另爲一詩，亦成結構，而置之此章中，更覺峰巒特起，此化平以爲奇者也。然關合在「亂離朋友盡」五字，若不經亂離，何至朋友聚散如此哉！《讀杜心解》卷一：大意與《昔遊》同旨。但《昔遊》專慨本身，茲篇繫懷故友，由前詩遞及之也。首段從宋中形勝風俗說起，雄姿俠氣，足以助發豪情。次段入高、李同遊事，文酒相從，平臺弔古，誠爲不負名區。三段帶述明皇黷武，指出盛衰聚散關頭。末段遣懷本旨。「拓境」四句，綜括亂端離緒。十餘年事，一筆凌駕。以下客懷交誼，一往情深，此老生平肝膈，於斯見焉。

《**同元使君春陵行**》《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七：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眞。《杜臆》卷九：詩序云：「今盜賊未見，知民疾苦，云云，天下少安可待矣！」肝膈之言，一字一淚。《杜詩集評》卷四引吳農祥評：借次山以警世乎！筆以樸厚見長，亦以步次山體。題曰「同」，妙。序更竦動次山兩作激切矣。《杜詩說》卷二：前後皆自叙，自叙多言病。其筋節在「嘆時藥力薄」五字，則知此詩全是借酒杯澆塊磊也。《魯通甫讀書記》：序，極頓挫雄渾，類漢人文字。

《**李潮八分小篆歌**》《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六：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流動。可觀此詩，叙古外殊不爲發越，故終篇自嘆浩然，然越好。《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無數闌揚，而歸之於不流宕，此是書家大本領所在。收局忽作却步語曰：「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退藏於密，意味爛長。後韓昌黎仿其意，謂「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合而觀之，想見古人閎厚。今之君子攘臂下車，動輒凌轢前修，薄極矣。《杜臆》卷八：「字體變化如浮雲」，一語便括全篇。鳥跡變而大小篆，又變而八分，至變而草書極矣。大小二篆與八分猶未失古意，若草書則非古矣，雄壯何足取！「快劍長戟」，「蛟龍屈強」，俱形容瘦硬，而書已通神矣，宜其「字値百金」也。瘦硬之書，未易形容，故自恨才力之薄，暗相照應，如此作結亦新。《杜詩集評》卷六引李因篤評：漢人愛分，晉人尚草，此可以觀世變矣。公詩眞曠識。賦曹霸馬，則抑韓幹，歌李潮八分，則退張顛。此自詩家軒輊之法。耳食者遂置韓品第三，亦將謂吳郡草書不足貴乎？何異說夢？《讀杜隨筆》卷下：波瀾起伏，賓主分明。筆筆變化，須識其控縱轉折之妙。《杜詩增注》卷一五：此詩若「變化如浮雲」，若「傳刻肥失眞」，若「瘦硬方通神」，若「劍戟森相向」，若「盤拏肉屈強」，若「非古空雄壯」，字字見本領，何曾浪着一筆。句多峭刻豪宕，末用吟繹聲結之，乃古人消磨萬有，不屑以奇崛見長處。未必篇篇如此，自是變格，非善學之，徒成贅語耳。

《**聽楊氏歌**》《杜詩說》卷二：太白詩中，好言聲色。雖由襟懷磊落，畢竟不脫齊梁習氣。《古風》首篇薄綺麗而志大雅，亦可謂行不掩言矣。如杜公此篇，骨氣挺然，本是綺麗題，不作綺麗語，大雅復作，非斯人吾誰與歸！《杜詩提要》卷四：詩文有正面說不透，偏用對面襯出而愈透者，如歌出佳人，又加之以絕代，宜有累言贊不盡者矣。乃贊歌者只兩句，下文皆曲折描寫如何善聽，而歌之精神已十分流露，此之謂對面渲襯，正加倍寫正面法也。老、壯、智、愚，皆滿堂聽歌者，而聽之之地則江城，聽之之時則月夜，十分慘澹，是以至於停杯不飲，顧曲迷亂，而耳疲心死也。「玉杯」二語，心醉神飛之意。寫聽者如此入神，則歌成絕代，不言可知矣。「古來」二句提筆，縱出題外，末二句收入題中。「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者，見能傾動天下也。以天下之耳，挽到滿堂之耳，絕世奇文。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批選杜工部詩》卷四：奇奇怪怪，如疊石古松，從樂府鐃歌等曲化出，然溫柔敦厚之意，和音淡雅之音，斬然盡矣。故詩至子美而大成，亦子美之大變，不可不知。《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以其來自外國，故極其形容，蒼水捫條，龍伯罷釣未已也。申之曰：持護天子，以禦魑魅，推及於「妖腰亂領敢欣喜」，「光芒六合無泥滓。」而刀之精神全現矣。《杜臆》卷八：此《燕歌行》之變體，布局既新，鍊詞特異，眞驚人語也。《杜詩集評》卷六引朱彝尊評：用短韻如一氣滾出，自然得勢，句句用韻，其氣易促。而上下半篇，各分兩韻，此亦少陵獨創。極寫寶劍之光芒，而歸重在用人。筆法絕佳。《杜詩鏡銓》卷一五引蔣弱六評：如百寶裝成，滿紙光怪，造字造句，在昌黎長吉之間。公特偶有意出奇，然骨力氣象，仍非他人所能及。《杜工部詩話》卷三：刀劍詩以雄麗爲主，此詩連用豪韻十七句，【略】後半轉入紙韻十五句。【略】歸美趙公將才，仍極力爲刀出色，逼眞樂府，鐃歌化出之作。

《**王兵馬使二角鷹**》《杜臆》卷六：此詩突然從空而下，如轟雷閃電，風雨驟至，令人駭愕。【略】蓋通篇將王兵馬配角鷹發揮，而穿插巧妙，忽出忽

入，莫知端倪，而各極形容，充之直欲爲朝廷討叛逆、誅讒賊而後已。他人起語雄偉，後多不稱，而此詩到底無一字懶散，如何不雄視千古。《杜詩集評》卷六引吳農祥評：起特辟異境，以襯角鷹，中夾寫將軍，妙用英雄者必英雄也。結如利刃之截鐵，一句即收，非萬鈞之勢不能。《杜詩說》卷二：賦角鷹如此起興，是何等筆仗。言外見飛走之類，皆匿形無踪，日色慘凄，江山黯淡，皆助其肅殺之氣。貌人物者，貴得其神，此眞貌角鷹之神者也。《杜詩提要》卷六：末寫鷹以前憑空先現出一高臺，而臺之下，則有石有壑，有杈枒，壑之中有萬里之長江，江之中有風有日，一片深秋肅殺瀰漫陰慘之氣，不言角鷹，而鷹之神已十分透露，如此思路，如此筆仗，使千古詩人擱筆。《杜詩義法》卷下：起境尚寒闊遠，的是角鷹來脈，移詠他飛走不得。結亦與《畫鷹》同法，而感憤所切，氣倍激昂。

《虎牙行》《讀杜心解》卷二：值寒風猛烈而作，蓋世亂民貧之歎也。上八句，狀朔風陰慘之景，在經亂作客者當之，覺肅殺之氣，正應兵象。此段摹寫，早爲後幅作地矣。下八句，述時事，而前四指目前之弓勁旌多，後四推禍始而總計之，以寄其慨。而其景色，亦從陰風中顯出。結只用單句收住。兩截總括，神致黯然。

《錦樹行》《杜工部詩通》卷一二：此詩縱其筆力之所至，無不成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然未免規角峭露，之處困而亨之度，故曰貧而無怨難。《讀杜心解》卷二：客途遲暮，久於困窮，因動武夫得志之慨。起四，情景交會，蓋興體也。中十二，傷窮老而詫驟貴者。四自叙，四泛言「顚倒」四實指時局。此段叙意已竟，而此輩得貴之由，尚未說明。末四，結出武力來，爲全旨歸宿。此輩貴而我輩其終窮矣，可勝浩歎！

《前苦寒行二首》《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讀前、後《苦寒》，覺於冰雪凜冽之外，別有擬議，祇可意會，不容言說。

《後苦寒行二首》《杜臆》卷九：此二首與前二首異格，而二首之格又小異，更覺瀏灑頓挫，且二首總一起結。《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七：合前、後《苦寒》四首觀之，用意用筆，轉換有一首重否？可悟詩文活法。

《晚晴》《杜詩詳註》卷二一：杜詩歌行，前半段多隔句用韻，後半段多疊句用韻。此篇前俱疊韻，後反隔韻，又另一變體也。《讀杜心解》卷二：此因雪後晚晴，寒光照影，而感及身衰也。前四句，從積雪起，筆勢飄飄。中三句，晚晴正面。後六句，思路幻，筆情曲，衰頹之狀，己亦無由自見，忽從晴光斜影，照出龍鍾老態，觸目生哀，極奇極確。又謂年少角逐，及時馳騁，向或怪之，今無怪也。功名須早立也，不見我飄零委絕，壯心灰盡如此乎！意似衰颯，語實磊落英多。

《夜歸》《唐詩歸》卷二〇鍾惺評：字字足夜歸，只似暗中人聲寂然，竦然。《杜詩通》卷一四：故作一種粗鹵質俚之態，以盡詩之變，此所以爲大家也。《杜臆》卷九：黑夜歸山，有何奇特？而身之所經，心之所想，耳目所聞見，皆人所不屑寫，而一一寫之於詩，字字靈活，語語清亮，覺夜色凄然，夜景寂然，又人所不能寫者。《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夜歸》詩，狂的改樣。《問齋杜意》卷一八：此公黑夜歸家，途中迎者無人，家中侍者無人，進門發怒之作。至今讀其詩，聲音顏色，勃勃紙上，描寫形容，《左氏》最稱絕妙，如公自狀無之。《杜詩鏡銓》卷一八引蔣弱六評：此亦近俳諧體，意在自誇老壯，反面一看，正不覺愴然。

《醉爲馬墜群公携酒相看》《批選杜工部詩》卷二：題有景致，詩寫得霑足，辭藻風流，情興感慨無不佳。《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任誕排調，頹然天放。其云「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又是正經道理。前後得此方深穩，且文字更有伸縮變化。《杜臆》卷八：此詩語多詼諧，安有山城之上，墜下八千尺而猶生者？攜酒來看者酒食如山，其交遊之盛如此。《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六：前半墜馬，後半攜酒相看，各極其態。讀此詩，知公生平一團天趣，可敬可愛。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讀杜心解》卷一：此不鋪直叙之文，總以高、封兩人不得登朝大用，深致婉惜，一勞於道塗，一屈於外吏也。而在己聚散之感，寄問之情，錯叙於其間。然高爲主，封爲賓，措詞自有先後。

《君不見簡蘇徯》《杜臆》卷八：格調凄緊，語短情長，他人如此起興，豈肯數言而畢。《古今體詩約選》卷一〇：首尾橫絕，來去無端，所謂「人不言兮出不辭」者也。此等詩直如神龍掉尾，夭矯太空，非人間所有。

《憶昔行》《杜臆》卷一〇：公困於羈旅，故有此憶。亦以泛舟瀟湘，而董錬師在衡陽，欲乘便訪之，因而追憶華蓋君也。然詞筆玄超，眞帶仙靈之氣。《杜詩增注》卷一八：音節入古，意象生新，令人神往，遂成絕調。昌黎「夜夢神官與我言」，蓋脫胎乎此。然公以《文選》之學爲詩，溺于仙佛。

呂黎詩本六經之學，曰：「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固不爲所惑矣。論詩則青出于藍，旨趣所歸則勝于藍，學者不可不探其本也。《杜詩鏡銓》卷一八：太白好學仙，樂天專學佛，呂黎仙佛俱不學，子美則學佛兼欲學仙，要亦抑鬱無聊，姑發爲出世之想而已。《杜園說杜》卷八：此篇看其參差硬對之法，全用對句，而有流水對，有走馬對，有當句對，恰無板對者，奇崛可觀。

《魏將軍歌》《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古詩》：超忽滅沒，聳醒緊爽，惟華嶽峰尖，差可領其孤逸。《杜詩集評》卷五引吳農祥評：似奇似幻，或顯或隱，此公另作一體，李長吉體之所出出也。《杜詩詳註》卷四：此歌前用八句轉韻，中間各四句轉，末則三句兩句疊韻。蓋歌中音調，取其繁聲促節也。《杜詩鏡銓》卷二：此等詩以鍊詞鍊句勝，亦所謂光焰萬丈者，若氣魄沈雄，却非長吉輩所及。《杜園說杜》卷七：此詩直起直落，不裝頭尾，骨蒼而格老，其雄奇卓犖處，太白何以過之！【略】前緩後急，疊句疊韻，與《醉時歌》相反而正相似，銅丸擂鼓，音節豪壯而緊捷，那不動人！

《客從》《杜詩詳註》引盧世㴶評：紆慮老謀，補偏救弊，其情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嘆，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蘇、李、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先後一揆矣。《杜臆》卷一〇：此爲急於徵斂而發。上之所斂，皆小民之血，今並血而無之矣。「珠中隱字」，喻民之隱情，欲辨而不得也。《杜詩詳註》卷二三：此詩爲當時民困徵斂而作，通首寓言，末句露意。《讀杜心解》卷一：都從「泉客珠」三字演出，言珠必言泉客，見此物爲淚點所成，非但貼切南方而已。字不成書，民欲自訴而不敢顯言也。《杜詩鏡銓》卷二〇：此詩從珠上想出有隱字，從泉客珠上想出化爲血。珠中隱字比民隱莫知，上之所徵皆小民淚點所化，今並無之，痛不忍言矣。

《白馬》《杜詩詳注》卷二三：此爲潭州之亂死於戰鬬者，記其事以哀之。「喪亂死多門」一語極慘，或死於寇賊，或死於官兵，或死於賦役，或死於饑餒，或死於奔竄流離，或死於寒暑暴露。唯身歷患難，始知其情狀。

《朱鳳行》《杜詩集評》卷六引李因篤評：悲天憫人，托物起興。《杜詩鏡銓》卷二〇引蔣弼六評：朱鳳言其胸襟之闊，此老豈徒爲大言而已，此中實有學問，有性情，不如是，不足爲千古第一詩人也。

《夜聞觱篥》《杜詩提要》卷八：正急管凄愴時，又增之以霜雪，加之以風湍，助其悲壯，寫得衰年人孤燈旅岸，物物皆爲愁媒，聲聲嗚咽矣。《杜詩偶評》卷二：本言行路之難，而以干戈之滿形之，則不見其難矣。此透過一層法。「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亦復如此。

《遣遇》《讀杜心解》卷一：此篇中間大半，皆目擊民窮，規切當時語，前後略及行踪旅況，則似規世爲主，慨已爲賓。然以身事起，以身事結，中間特借窮民之尤困者，作自己波瀾翻剔，則仍是安遇爲主，傷時爲賓。

《解憂》《杜詩集評》卷四引李因篤評：學問中語，出險分米，安不忘危，推之即博濟之功，然語意自超脫。筆力高，故所揮如意。《杜詩闡》卷三一：古之善爲國者，善操舟者也。故於風波震撼中，無傾橋摧楫之患。後之不善爲國者，不善操舟者也。舟楫之具，不裕於前，共濟之計，不圖於後，此何待狼頭鹿肉之險，然後變色，安瀾順流，識者已抱傾覆之慮，公於上水後，復作此章，名曰「解憂」，正憂之至也。《樹人堂讀杜》卷二二：舟中實事，篤師佑客不能言，文人又不屑言，而公獨娓娓傳之，遂爲紀行者開無限生面。

《宿花石戍》《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九：言叛地免累，而順土厚斂，千秋亡國一轍。公詩可繼六經。《杜詩增注》卷一九：岸不改，木屢新，感時觀物，一氣回旋，寄托深迴。而「理亂」句已伏結意。獨操理亂之原，能言天下之故，所以爲詩史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遭興寄近呈蘇渙侍御》《杜臆》卷一〇：「郭欽」、「劉毅」二聯，其意遠，其詞微。「他日更僕語不淺」，謂前日會面談時所陳者，其語甚長，至於更僕，而意復不淺。明公論兵，其氣莫壯，令人白髮轉黑，雪裏生春。《杜詩詳注》卷二三：此詩用韻錯綜，有換意不換韻處，有換韻不換意處。公長篇古風，往往變化莫測。《杜詩鏡銓》卷二〇：一片熱血，飛灑紙上，所謂「齒落未是無心人」也。

《歲晏行》《杜臆》卷一〇：此亦不繩削，想到即書，蓋偶一爲之，以極詩之變，似亦嫌於傷時，故爲顛倒其語，非老人語皆然也。《杜詩提要》卷六：此雜舉時政之弊，托歲暮以起興也。頭緒雖繁，氣脈一綫。【略】此篇大旨，只爲軍農之食用，兵甲不休，深寓責備達官之意，曰：「割慈忍愛還租庸」，曰：「好惡不合長相蒙」，曰：「此曲哀怨何時終？」疊其詞於言中，留其意於言外，一唱三嘆，爲憂時之大關係者，即人小雅詩，未爲愧也。《杜詩義法》卷下：看似雜亂無章，細按其語脈，自相灌輸，但減去承接轉換之迹耳。《杜詩增注》卷一九：

孤臣遲暮，感時憂國之言，風雅眞源，楚辭變調，鏘節深情，愈諷愈出。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容齋隨筆》卷一六：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略】高適寄杜公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誰論？」【略】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杜臆》卷一〇：高乃忘形故人，已死而遂及生者，將漢中、昭州并入篇中，此公觸想成詩，無成心亦無定體，如太空浮雲，卷舒自如。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異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黃氏補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史》卷一六：二史皆言公卒於耒陽。謝聶令詩云：興盡本韻，又且宿方田驛，若果以飫死，豈能爲是長篇，復游憩亭沼，以詩證之，其誣明矣。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做手最高。蓋唐朝妄認遠祖，尊老子爲玄元皇帝，極無謂，極沒正經。子美以本朝臣子，而謁其廟貌，此處作語正難，看他周旋運用，奇幻方雅，備極其致，然苦文章易竟，故又就吳道子畫上儘力摹寫，以賓代主，避實擊虛，良工心獨苦，其誰知之！《讀杜小箋》卷上：此詩雖極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李因篤評：此篇乃公開手長律，鳳羽初舒，九苞之彩煥然，宜其雄視一代也。　論詩與論文不同，況本朝列聖大制度，臣子躬逢其盛，自當竭力鋪張。謂有託諷之詞，洵淺夫耳。《杜詩詳註》卷二引汪道昆評：詩句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杜詩提要》卷一三：玄元皇帝廟，不經之甚，妙在字字贊揚，絕無一語諷刺。蓋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不期千載下，尊之爲帝，奉之爲祖也。且廟中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聖於壁間，若老子儼爲五聖所自出之帝，故極口贊揚，多微詞焉。《讀杜心解》卷五：據事直書，不參議論，純是頌體。而細繹之，「配極」四句，亦似鉅典，亦似悖禮。「碧瓦」四句，亦似壯觀，亦似踰制。「蟠根」、「奕葉」，亦似綿遠，亦似矯誣。「遺舊史」，亦似反挑，亦似實刺。「付今王」，亦似同揆，亦似假託。紀盡處，亦似尊崇，亦似涉戲。「谷神」、「何鄉」，亦似呼吸可接，亦似神靈不依。而讀去毫無圭角，所以爲佳。錢箋語語直斥，意非不是也，但學者不善會之，偏在譏刺一邊看去，則失之遠矣。蓋題係朝廷鉅典，體宜頌揚，非比他事諷諫，尚可顯陳也。《歷代詩發》卷一九：鋪陳盛麗之中，隱隱彈射，渾含不露。至末乃直吐之，而語氣乃依約和婉。此眞風雅一燈，非積學深思，不能得也。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詩藪·內編·近體上》：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如《謁蜀廟》、《贈哥舒》等作，闔闢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無害大家。《杜臆》卷一：此篇乃投贈之最工緻者。杜蕢爲記室參軍，故稱之不無過當。如「略地兩隅」，征突厥未及考，至伐吐蕃，明是逢君，明是邀功，乃王忠嗣所不肯爲者，《兵車行》所爲作也。此極稱之，豈由衷語哉？他日有詩云：「愼勿學哥舒！」才是正論，不必以此詩爲讞也。《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朱彝尊評：長律最要處，在起結轉接，頓挫生情。如此篇，起結何等高亮，何等風采，轉折處一片神行。《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有氣象，有神力，開合變化，自中規矩。長律以少陵爲至，元、白動成百韻，頹然自放矣。《讀杜隨筆》上卷一：此投贈哥舒，自應稱頌功績。然公詩止言收復河湟，不及窮荒黷武，即比之廉頗、比之魏絳禦狄和戎，不以衛青、霍去病爲比，立言斟酌，極有體裁。袁枚《答戲園論詩書》：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

《鄭駙馬宅宴洞中》《杜律選註》卷五引張伯復評：詩要鎚鍊，本只琥珀杯、瑪瑙盌，一經組織，便是奇絕。王荆公評子美詩有綺麗精確者，正謂此等。《杜工部七言律詩注》卷一：四句寫主家留客之佳麗，四句狀陰洞之高寒，而佐鄭好客下賢，卒歸美於貴主，却又蘊藉不露。全首妙在句句是駙馬家氣象，又是夏宴洞中，別有天地非人間。此入寒儉手，虛固俗，實更俗。琅玕簟，琥珀杯，瑪瑙碗，又秦樓鄭谷，珊珊雜佩，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人以爲少陵萬景皆實，不知杜之妙，在無一字虛，而又未嘗不虛也。《杜詩詳註》卷一：律詩中二聯，須用虛實相生，方見變化。此詩，頷聯敘事濃麗，腹聯寫景蕭疏，前實後虛，乃安頓章法也。《杜詩增注》卷一：六朝文體詩體，大抵相同。此種格調是六朝，古將變律，早露端倪，唐以來專倣此爲拗體。他手故脫黏聯，於無平側中另尋出拗體，平側仍復枝枝相對。老杜強項，任意爲之。此篇作於少壯時，猶堪摩仿，夔州而後，杳不可學，亦不必學也。《杜律詳解》卷七：陰洞、茅堂言其幽，江麓言其僻，風磴言其寒，雲端言其高，以野外之景

況形容陰沉，直覺暑月中颯颯欲涼。

《題張氏隱居二首》《杜詩會粹》卷一：此詩雖題張氏，與上非一時之作，當玩首句「時」字，末句「每」字。頷聯晚時之景，頸聯供客之美，總承「邀人晚興留」句。《讀杜隨筆》上卷一：前首從山行景趣，結到乘興對君。次首從相見款留，結到歸路無愁。兩首迴環，共爲首尾。公連章詩每用此格，亦一定章法也。「不貪」、「遠害」，說張隱居，預透下「虛舟」意，落句便神理融洽。「杜酒」、「張梨」，巧語點綴，特接「偏勞勸」、「不外求」，用極樸實語，巧不傷纖。《杜律詳解》卷一：本一時所作，文意相承。前首言日斜始到，則已向晚矣，張具酒邀公，公遂乘興而留。「晚興留」三字，是一篇之主。《野鴻詩的》：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即以坊家選本而言，《題張氏隱居》云：「春山無伴獨相求」。既云「無伴」，何又云「獨」？且「伐木丁丁山更幽」句亦弱；「不貪」二語，未免客氣，又不融洽，落下二句，無聊甚矣。

《龍門》《樹人堂讀杜詩》卷一：公行役經龍門，從驛前北望洛城而動吟興，又自以僕僕風塵頻入皇都而無一成就，恐遂道途以終老，傷如之何？

《贈李白》《杜詩詳註》卷一：此詩自嘆失意浪遊，而惜白之興豪不遇也。下二，贈語含諷，見朋友相規之義焉。此章乃截律詩首尾，蓋上下皆用散體也。下截似對而非對，「痛飲」對「狂歌」，「飛揚」對「跋扈」，此句中自對法也。「空度日」對「爲誰雄」，此兩句又互相對也。語平意側，方見流動之致。《讀杜心解》卷六：天寶初，公與李相遇於齊魯之間而贈之。前在東都贈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今乃相顧飄蓬，丹砂未就，正與前詩相應也。白爲人，喜任俠擊劍。夫士不見則潛。失職不平，禍之招也。下二，寫出狂豪失路之態，既傷之，復警之。《杜詩鏡銓》卷一引蔣弱六評：是白一生小像。公贈白詩最多，此首最簡，而足以盡之。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竹坡老人詩話》卷一：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登兗州城樓》《杜詩提要》卷七：杜詩雄奇幽險，無所不備。此作格局正大，有冒有束，有承有轉，有開有闔，莊重不苟。至其寓含蓄於行間，寄感慨於言外，則又飛舞縱橫，人所不得而測者也。　鍊格、鍊句、鍊字，三善備矣。而八句全對，無一合掌，是八面用鋒法。《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舞綵之餘，其音雅飭。吳農祥評：矜莊整鍊，初唐體。許昂霄評：壯闊深渾，俯仰具足，此爲五律正鋒。《杜律淺說》上卷：此公至兗州省侍而詠南樓也。通身皆登樓所見：首句原題。海岱、青徐屬遠景，故以「縱目」三字起之；秦碑、魯殿屬近景，故以「臨眺」二字結之。仍以四句分截，前半登樓之景，後半懷古之情。《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通身一氣，博大沉雄，精微細密。黃白山以爲與《岳陽樓》詩並足凌轢千古，洵知言之論。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問齋杜意》卷一：大以蕭然之水，全爲二公所動，何有于客心之不動，而意却含蓄言表，能使閱者不知爲感激，此詩所以獨妙。《杜臆說杜》卷九：杜詩於題一字不浪下，於詩一字不落空。如此五句頂「掾曹」，請出劉、鄭二人，六句補點宴集，結句「泓下」應起處「秋水」，明結石門，暗結宴集。其詩律之細，自早歲已然矣。

《暫如臨邑至崪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杜園說杜》卷一二：此與《一百五日夜對月》篇聲調略同，每聯第八字皆用平聲，亦拗律也。唐初人多用之。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起句寫山中雨景如畫，不可挪用。二聯寫卒風汴雨，最奇最確。三聯工而雅。結句合題又甚眞。《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以雲起，以雷雨承，以書懷轉，以走邀合，層次極其清楚，乃依題順布之格也。

《已上人茅齋》《杜詩增注》卷一：起四語似清老，實率筆，學杜者每誤以此爲上乘。五六俊逸，七八亦傷于飣餖。《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通體血脈貫穿，新穎異常，始知公「賦新詩」三字，非是浪下。

《房兵曹胡馬詩》《杜律趙注》卷下：前輩言詠物詩戒黏皮着骨。公此詩，前言胡馬骨相之異，後言其驍騰無比，而詞語矯健豪縱，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所謂索之於驪黃牝牡之外者。區區模寫體貼以爲詠物者，何足語此。《杜工部詩通》卷一：前表其相之異，後狀其用之神，四十字間，其種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引畢致中評：「眞堪託死生」，味「眞」字，無限感慨。君臣朋友，當其指天誓日，誰不以死生相託，時移事去，覆雨翻雲，不爲悠悠行路者鮮矣。曰「眞堪」，隱然見世之握手論心者，徒虛語耳。不若逸群伏櫪中，猶有

張邈之臧洪、李固之正成、趙朔之二客、田橫之五百士也。感時悼俗，痛哭流涕之談，莫輕易讀過。《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前四句已將馬之形與才說盡，「所向」二句，又就馬之氣概有用堪倚重者言之，亦從來贊馬者所未及。「有如此」三字，挽上有力，與「從來多古意」法同。「萬里橫行」，謂兵曹得此馬可立功萬里外，推開看方不重上。《杜詩集評》卷七引王士祿評：此詩落筆有一瞬千里之勢。奇情行評：壯心如見，老杜許多馬詩，此爲最警。前半只說骨相，後半並及性情，何等章法！《藝蘭書屋精選杜詩評注》卷一：雖是寫馬，而意都在言外。句句峭拔，筆筆騰空，曰「眞堪」，曰「有如此」，隱然逸羣長嘶，伏櫪悲鳴，絕上颯颯有聲。

《畫鷹》《瀛奎律髓》卷二七：方回評：此詠畫鷹，極其飛動。「攫身」、「側目」一聯，已曲盡其妙。「堪摘」、「可呼」一聯，又足見爲畫而非眞。王介甫《虎圖行》亦出於此耳。「日光夾鏡當坐隅」，即第五句也，「此物安可來庭除」，即第六句也。「何當擊凡鳥，毛血濺不無」，子美胸中憤世疾邪，又以寓見深意。謂爲得烈士有如眞鷹，能搏擊庸繆之流也。蓋亦以譏夫貌之似而無能爲者也。詩至此神矣！《杜詩解》卷一：句句是鷹，句句是畫，猶是家常所講。至于起句之末是畫，已先是鷹，此眞莊生所云鬼工矣！《杜詩說》卷六：題畫似眞，不異人意，在公使思及不畏強禦之士，自作忠鯁素具，不能隨處見到耳。《杜詩提要》卷七：善畫者意在筆先，善詩者意在言先。此本寫畫鷹，忽下「素練風霜」一語，遂使鷹之精神全體畢露，然後輕接一語，曰「畫作殊」，乃上呼下法也。三、四虛寫，五、六側寫，無一字黏著，尤妙在拓開作結。虛事偏作實寫，若寫鷹，却又不是寫鷹，若寫畫鷹，却又若寫眞鷹，變幻無可端倪。《杜律啓蒙》五律卷一：筆力矯健，有龍跳虎卧之勢，其疾惡如仇，砥律不平之氣，都從十指間拂拂出矣。又：鷹、馬二物，故爲神駿，故公遇此二題，無不入妙。而此二篇尤爲鬱怒遒緊，蓋絕唱也。要亦借酒杯，澆壘塊，都爲自己寫照耳。《杜律淺說》上卷：《胡馬》作，直筆起入，極突兀之勢。《畫鷹》先作虛描，後用實點，未嘗作突兀，而更饒嫵媚。此詩末聯，似兼有疾惡意，雖以眞鷹作結，然曰：「何當」，則仍爲畫鷹作托筆也。總之，每詠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故老筆蒼勁中，時見靈氣飛舞。此與《胡馬》一詩，工力悉敵，各盡其妙。《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通身從畫鷹上寫出一眞鷹來，其妙處尤在一起用烘雲托月之法。明明見素練有一眞鷹立于其上，故以下句句是眞鷹，亦句句是畫鷹，是一是二，妙不可言。公之學問，淹貫古今，詠畫即得畫家三昧，于此可見一斑也。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在五言排可稱仙局神品，即在杜集內，亦屬絕頂合尖，潔淨精微，冲芳瀟灑，口口吟誦，齒頰俱馨。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杜詩解》卷一：題先序舍弟書至，次序苦雨河泛，次序領官憂患，次序寄詩慰之。詩則先序苦雨河泛，次序領官憂患，次序寄詩慰之者，蓋文字貴有虛實起伏，不如是，便略無筆勢也。《讀杜隨筆》上卷一：中間龍罷、烏鵲、螺蚌、蛟螭，似俱爲巨鼇作引，雖非詩用意所在，然點染自相映帶，有魚龍曼衍隨筆變現之奇。詩本五排，讀之竟似五古，其首尾腰腹，脈絡貫通，最耐尋味。《杜詩增注》卷一：通篇造語妙，飛渡奇，皆從渾古中出現，排律詩更無與頡頏者。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杜解傳薪》卷三：首二點題，次聯見意，所以枉道入訪者，實因員外之詩有足千古也。五、六，言一代文宗於所居而不能保其遺址，所以低徊瞻顧，深致其憑弔之思。結並及其弟，而兼致其悲，見文物勳名俱不足恃，有慨乎言之也。

《夜宴左氏莊》《杜律趙注》卷上：寄興閑遠，狀景纖悉，寫情濃至，而開闔參錯，不見其冗，乃此詩妙處。《杜律選註》卷一引張伯復評：詩家妙處，以在虛字。古今傳子美佳句，至「春星帶草堂」無不絕賞。然春星、草堂有何妙處，只一「帶」字，便點出窄中景象，如「玉繩低建章」，「低」字亦然。《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一：看此詩，鼓琴看劍，檢書賦詩，生平樂事無不具。風林初月，夜露春星，以及暗水花徑，草堂扁舟，天文地理，重疊鋪叙一首中，渾然不見痕迹。却逐聯緊接，一氣說下，八句如一句，總說得「夜宴」二字。《杜詩說》卷四：夜景有月易佳，無月難佳，三、四就無月時寫景，語更精切。「暗水流花徑」，妙在「暗」字，乃聞其聲而知之；「春星帶草堂」，妙在「帶」字，與「江滿帶維舟」，一則形容維舟之孤，一則形容春星之密，用意俱各精絕。

《春日憶李白》《讀杜心解》卷三：此篇純於詩學結契上立意。方其聚首稱詩，如逢庾、鮑，何其快也！一旦春雲遙遞，「細論」無期，有黯然神傷者矣。四十字一氣貫注，神駿無匹。或以「細論文」爲譏其才疏，或以爲別後悟

入，比前更細，又或以五、六爲懷其人，前後爲懷其文。種種臆說，皆當一掃而空。《杜律詳解》卷一：公與白周遊齊魯，彼此贈答，蓋嘗細論矣。今別後追思，覺他人無可與語，故欲得白重細論之。但渭北、江東，遙遙難即，樽酒相對，未知在何時耳！眷眷不忘，實有「微斯人，吾誰與歸」之感。或以爲太白之詩豪而未細，或公欲以法律鍼砭之，則不特未悉二公之本末，併本句「重」字亦未留意矣。

《贈陳二補闕》《讀杜詩愚得》卷一：此詩首尾俱對，律度整暇，唯第一聯似對非對，近世謂之偷春格者是也。其曰「寒始急」、「老能行」、「休看白髮生」者，蓋勉其勿以衰老畏懦而不諫爭。《讀杜心解》卷三：陳除補闕而賀之也。陳遇既晚，公且中年未遇，故詞氣間喜憾交集。「世儒」，隱然自謂。三、四，是叙其得官，非稱其供職也。後半露意。若曰如君者，遇雖晚乎，亦聊可自寬耳，言外有不遇者在。試思通套賀人者，豈作是言，故讀書貴設身處地也。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杜詩詳註》卷三：尉本微員，無事功可見，故就永嘉山水寫出登臨韻事。「隱吏」承「官」，切縣尉。「遊山」承「興」，切永嘉。末乃不忘故交，兼有失志遠遊之意。《藝蘭書屋精選杜詩評注》卷一：起二句，自相問答，荒涼可見。次聯清古無匹，情致繾綣。五、六，引梅福，映作尉，引謝公，映永嘉，才不浪使。末句又瀟灑，又超脫，又纏綿，又截決，扁舟之就，秋風之待，與張翰尊鱸之感，同一喟慨。

《城西陂泛舟》《杜律注解》卷上：此詩形容泛舟興致，艷而不淫，麗而有則，自非他人遊賞詩可及也。《辟疆園杜詩註解》七律卷一：此詩實指泛陂所見也。開元、天寶間，景物盛麗，士女遊觀，歌唱徹天，飛花搖浪，舟中實有是景，不必云是艷曲，至云譏明皇而不敢顯言，益陋矣。又引黃漢臣評：遊覽詩，不難在富麗，難在閑宕，「春風」二句是也。寫景詩，不難在精巧，難在細雅，「魚吹」二句是也。熟讀老杜此等詩，省後人多少鏤刻。《問齋杜意》卷二：然則一渼陂，讀公《渼陂行》，如見渼陂風浪之奇；讀公《城西陂泛舟》，如見渼陂風浪不作之妙。前後自相頡頏。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杜律趙注》卷一：凡一題賦數詩者，須首尾布置，有起有結，每章各有主意，無繁複不倫之失，乃是家數。觀此及《重遊》諸篇可見。《杜臆》卷一：此十詩明是一篇遊記，行首有尾。中間或賦景，或寫情，經緯錯綜，曲折變幻，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有自爲首尾者，有無首無尾者；詩不可無首尾，因有總首尾在也。《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一言陪鄭，次言泛舟，三言異花，四言卜鄰，五言隨意，六言淳樸，七言晝寢，八言往事，九言夜飲，十言不欲歸。己之貪勝探幽，何之文雅好客，讀去錯落自見，欲覓一意雷同處不可得，正不必泥其首尾位置也。《杜詩闡》卷二：首章曰「平生爲幽興」，末章曰「幽意忽不愜」，首尾對照。大抵山林遊宴，非有幽興者不能窮其勝。公遊何將軍山林，發於幽興，先於首章點破，以下九章，都寫幽興。《杜詩提要》卷七：《何將軍山林十首》並《重遊五首》，首尾布置成章，篇各有意，無疊牀架屋之病，可爲多篇程式。然非杜集中之極致也。《杜詩鏡銓》卷二引陳秋田評：十首已盡連章之法，而鍊字鍊句之法亦盡。語語切時景，無一字落空，無一語犯複。世以潦草湊才，架屋疊牀，徒誇繁富耳。《杜詩偶評》卷三：十首非杜詩之至者，須玩其章法，分之一章一意，合之十章如一章也。如此則不犯重複，不嫌拖沓矣。近人知此者少。《唐宋詩醇》卷一三：古人紀遊之作，佇興而言，興盡而止，故有餘味，而無長語。此詩多至十首，蓋遊宴既久，情景迭見，故乃綜括始終，分攄懷抱，絕去羈束，而自成阡陌。若不經意，而自有條理，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反復咏嘆以寄其情者也。十首中風致蕭疏，氣體深穩，元亮之沖，太沖之逸，康樂之清，明遠之俊，彙而有之，至其章法次序，則大家結構，評者類能言之。《杜律淺說》卷上：五章見山林景物，而寄逢豪飲。二章末結「晚飯越中行」，領下二章，言初到小飲，趁晚而遊也。三章、四章，即初晚遊賞之景，故有「露翻」、「晚花」云云。五章、六、七章，則叙次日之遊，故有「清晨」、「白日」云云。次章言鮮鯽、香芹，恰是初飲；五、六章言換酒，言酒醒，言看客饋魚，言春藕生菜，的是次日縱飲。布置則如列眉，章法一絲不亂。

又一《丙子消夏錄》卷三：南塘路向來不識，第五橋今日方知，橋邊有園，園中有竹，此四句是耳聽得，不是眼中看見。五、六說陪遊之故，結局說自己之興，恰俱是將出門時一段說話，遂爲後九首張本。《杜臆》卷一：其二，爲遊記之發端。先紀所經之途，次及將到之景，次及同遊之人與見招之主。露出「幽興」二字，爲十首之綱。

又二《杜詩詳註》卷二：二章，誌林中景物之勝。首二爲綱，三、四承夏木，五、六承風潭。末乃觸景而念昔遊。風潭覆以夏木，見其蕭森可愛。

又三《丙子消夏錄》卷三：風潭中偏有此物，馬上無事，與廣文閑說其

來歷，遂成此詩。文氣似與上下文絕不相蒙，而法脈有天然之妙。文章中惟太史公有此奇橫，不謂于詩中見之。《杜詩鏡銓》卷二：十首全寫山林，使覺呆板，忽詠一物，忽憶舊遊，自是連章錯落法。《讀杜韓筆記》卷上：「萬里戎王子」二首，前輩言十首中應此一首章法最佳，愚謂就一首論，亦是詠異花絕唱。少陵于鷹馬諸篇，多爲英雄寫照；古柏、高柟諸篇，多爲名臣寫照。此花來從絕域，以漢使之賢，神農之聖，而不免離披。按其意，乃爲遠方奇士旅寓咸京者寫一替身，讀之便如漢秺侯以休屠王子沒官輸黃門養馬時也，豈非奇作！《歷代詩發》卷一六：即一物而咏嘆之，閒冷蕭灑，極有興致，如《七歌》第二便說長鑱，其妙一也。

又四 《杜律選註》卷三：前四句狀山林幽絕之勝，後四句極羨慕何林之心。《杜詩詳註》卷二：四章，羨林傍幽僻之致。上四寫景，下四敘情，上四以整鍊爲工，下四以蕭疏見致，俱有章法。

又五 《杜詩說》卷四：起寫大景，接寫小景，轉寫宴樂之事，結寫移樽之興，全首不露針線，但以字眼密縫。字字用意，精麗無比，此早年致工之作。

又六 《杜律淺說》卷上：六章狀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樸。上章正敘燕會豪興，此章曰「酒醒思卧」，則飲後也，俱見次第。《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與下第七首，從第五首山水對舉中分脈。此首乃是詠水，却發源於山；下首是詠山，又歸根於水。有呼有應，有分有合，有順有逆，極變化之致，無重複之嫌。識得此法，方可作連章之詩。

又七 《杜臆》卷一：蓋冥搜之人，觸目成趣，粗亦成精，近不遺遠，隨意命筆，變化生動，而人不知賞也。《杜律淺說》卷上：七章記山林物產，而言其景幽。末二句總贊一筆，又一小結束。前章結逸致，此章結雄放。言「清晨」、「白日」，點清中三章眼目也。下二章言晚言夜，又是次第聯絡處。《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前詩詠水，却出於山；此詩詠山，又歸於水，蓋山水本不相離，總是分應第五首山水對舉之義。用意至此，不惟山林之景物搜索無遺，並山水之原委性情都盡，不必再多着筆。

又八 《杜律淺說》卷上：八章因水府而旁記遊迹，上四實景，下四虛摹。蓋園中連日玩賞，前數章觸目生情，即物寫狀，已極鋪敘之妙。但祇零星錯雜說去，何時了休，如何收拾。故此章忽翻轉作回憶之詞，言遊時之興，將遊字一束，直使前數章敘記景致，迸集腕下，有大海迴瀾之妙。至刺船、解水、走馬而及泛舟，乃推開作托筆。

又九 《杜律淺說》卷上：前數章，園林勝概，贊敘已極。九章則贊何將軍之風雅，而見其閒逸之致也。前記景，此記人，恰是後路收拾，見非如將軍雅人，兼好韻事，斷無此園林清幽也。首句屬賦，起「不好武」，次句屬比，起「總能文」。五六乃倒裝句法。末結夜景清幽，宛然見何氏以武人而安于境之閒曠冷落如此，其亦與開邊生事邀取功名者異矣。

又一〇 《杜詩詳註》卷二：十章總結，乃出門以後情事。首二惜別之情，三四別後之景，五六回憶前事，七八豫訂重遊。幽意不惬，爲迫於歸期耳，兩句起勢突兀。舞曰自笑，歌曰誰憐，無復林中豪興矣，故須再過以慰寂寥。引錢謙益評：八句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換步，正所謂「波瀾獨老成」也，杜老不容易放筆如此。《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首聯是賦歸去，以應首章之來遊；次聯是途中回顧眷戀難舍之景況；三聯是途中預想歸後寂寞之情懷；末聯是思再遊以應首章之幽興。凡山林景物之佳，主賓投合之美，無不包括其中。

《重過何氏五首》 盧坤五家評本《杜工部集》卷九引王世貞評：何氏十五首，遂爲〔咏〕園林之冠，爲其人工之極，更近自然，不淺不深，恰好而止。《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二：第一首謂報書即往，見重過也，一到追敘既往，故次首以向來爲言，又閒觀幽景，見重過樂，故三首以自今爲言，四首見將軍耽幽意，所以讀主人也。五首又恐沾祿卜居未遂，正眷戀之極。五詩一氣聯絡，曲折如意。《杜詩說》卷四：詩有難寫之意，貴在寫得出，有易寫之意，貴在寫得妙。如此詩不過寫重來之意，却說得口角津津，趣致流溢，此在作者運腕時能自討巧耳。《杜詩集說》卷二引查慎行評：五首全寫重過，與前十首作法又別，中間以野趣爲主，與幽興一例，每于一二虛字刻劃重過，五首起結都于虛處寫意，與前更別。《杜詩直解》五律卷一：按公重遊，總爲平生幽興，於何園有深契。故中三章連點「幽」字。公之耽幽趣，不覺情見乎詞。細玩其中脈絡，首章以問訊報書敘過何氏之由，點明「重」字；次章承重來寫，故曰「向來幽興」；三章就當景寫，故曰「自今幽興」；四章、五章，因看將軍幽意，並使己亦決意歸山，爲沾祿賞用計，但恐斯遊不能遂耳。一氣相承，次第井井。

又一 《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起重過意，舒徐不迫，「高枕乃吾廬」，寫不忍復去之意，較倒衣命駕更跌進一層，結則贊何氏也。

又三　《杜詩詳註》卷三：始而雨，既而晴，漸至日落，盡一日之興矣，故下章不復言遊，而惟稱美將軍。布置次第俱秩然有條。《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乃公自寫行樂圖也。故下章單贊將軍，與此章兩相對峙，一是絕代才人，一是宦族高隱，經妙筆寫來，千載下猶令人神測，眞奇絕之作。

又四　《杜詩詳註》卷三：四章，美將軍逸興。將軍懶於朝參者，因就野趣之長也。拋甲卧槍，見朝參之懶。移柳足樂，見野趣之長。末引淵明事，以方其高致。拋甲於雨，卧槍於苔，即前遊「不好武」意。《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專美何將軍，與前詩相映，前云「幽興熟」，此云「用幽意」，正見兩人爲同調，故不辭重過也。

又五　《杜臆》卷一：老杜平生有志經濟，而山林之興亦復不淺，功成名遂而退就山林，此夙心也。其云「沾祿買田」，乃遜詞，非實語也。「蹉跎暮容色」五字，無限傷感，蓋膂力方剛而後可經營四方，容顏已暮，功業難期，故好山林之悵，斯遊不遂之恐，皆因蹉跎而起，而斯遊亦非指定何氏山林也。《杜詩鏡銓》卷二引張溍評：末首無限低徊，既欲終年留賞，又以遲暮悵別。忽思沾祿買田，復恐蹇乖不遂。種種心事，每二句一折，一往情深。《杜律淺說》卷上：五章總結，上四深淡山林之勝，下四欲謀歸老于此，而恐不得也。結句與三章「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正相反應。看前遊恰是前遊結法，重遊恰是重遊結法，章法用意，一絲不亂。《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通身翻空出奇，與前遊十首之結局不同，確是重遊之總結，亦是前後兩遊之總收，如神龍夭矯，不可方物，無怪識者之鮮有其人也。

《冬日有懷李白》　《讀杜心解》卷三：天寶四載，公與白同在齊、魯間。是秋，白即別公再遊東吳。此詩當作於是年之冬，公仍在山東也。「書齋」，即《與李同尋范隱居》詩所云「醉眠共被」處。情好如此，故「嘉樹」、「白雲」誌不忘焉。二句非特古雅可誦，用在東魯，尤爲典切也。五，見時序。六，與李對針，兩人向有瑤草丹砂之約者。七、八，蓋以酬話別時之語也。以上四句皆屬白述。

《杜位宅守歲》　《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此詩上半寫杜位宅除夕，是富貴人家本色，用阿戎作比，有美無刺；下半從「守歲」二字翻空出奇，是曠達語，非牢騷語，既不爲守歲俗情所拘，亦不爲杜位宅第所拘，厭惡感慨之心，從何而有？可知向來解此詩者，皆未細詳其旨趣之所在，詩豈易言乎哉！《古今詩範》卷一五：後半神氣驟變，能以古詩憤鬱之氣，納入四十字中，讀之無異「清夜沈沈動春酌」一段神味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一　《瀛奎律髓・夏日類・五言》：以雨催詩，自老杜作古。前六句亦人之所不及。《杜律五言補注》卷一：此詩應題，首聯謂納涼，頸聯謂陪諸貴公子攜妓，尾聯謂晚際遇雨。後篇格調同。但此詩言出遊之樂，後詩言敗興而歸，意相反。《杜詩詳註》卷三：「輕」、「遲」、「深」、「淨」四字，詩眼甚工。《杜詩說》卷四：第一首，題中「諸貴公子」四字，已見書法。五、六調冰雪藕，本皆奴作，却以公子頓放于此。則此輩唯知醉紅裙，不解歐文字，意在言外矣。《家語》：以黍雪桃。用經字，更見風趣，細思另易一字俱不妙，所謂百鍊成字者。使其可易，不足以爲鍊矣。

又二　《杜詩詳註》卷三引王嗣奭評：二首相爲首尾，以雲雨爲過脈，而「歸路蕭颯」，與「放船好」相照，故下「翻」字。杜公賦詩，有二首、三首，以至數首，其氣脈大都聯絡照應。《杜詩說》卷四：第二首，極敗興事，說得不敗興，全在借諸姬點綴酒景，不惟不悶，翻覺有趣。結應轉納涼意，五字亦警。《杜詩直解》五律卷一：前咏雨前，此咏方雨，以雲黑句作樞紐，處處反照。首言風雨之惡，與前風日之好異。次言越女燕姬之愁，與前調冰雪藕異。三言風柳浪花，又與前花木之勝異。至能遊而歸，蕭颯如秋，則與前放船生浪時又大異矣。故此二首既合看，又當對看也。按題是陪貴公子攜妓，故前以公子佳人對寫，此單寫攜妓者，蓋惟與貴公子遊，故兼有南北之妓，明寫佳人，實則暗寫公子，章法最細。

《陪李金吾花下飲》　《杜詩鏡銓》卷二：杜詩大含元氣，細入無倫。如此詩三四句，及「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之類，往往於無意中摹寫入細，如化工之肖物，即所謂「毫髮無遺憾」者，不當以此論格律高下也。

《九日曲江》　《杜律五言補註》卷一：聯聯有九日意，雖不着題，亦不離題，初學當以爲法。《杜臆》卷一：詩意全是歎老，與「老去悲秋」、「風急天高」諸詩相似，而此作更覺宛轉含蓄，有吞吐之妙。《杜詩詳註》卷二：此詩乍看似乎直致，須抑揚說來，方見曲折生動，言茱萸雖好，而菊蕊已衰，不覺悲秋悲老，兼集意中也。且江上此遊，彷彿荆門勝會，而搖蕩花期者，猶是去秋故

吾，浮沉身世，又可悲已。

《故武衛將軍輓歌三首》《杜詩鏡銓》卷二引李因篤評：三詩沉雄悲壯，足慰鬼雄，此篇（按指第二首）尤有生造之力。《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一首哀訃，二敘功，三言歸葬，次第秩然。第二首止言技藝威略，非合看前後，則不知其爲挽章。《杜詩詳註》卷二：此詩次章云「橫行沙漠外」，將軍蓋能立功邊外者。首章則云「對侯意疏闊」，末章又云「大樹日蕭蕭」，是能有功而不伐者，異於邊將之邀功生事矣。公特表而出之，以致深惜焉。《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一：詩共三首，前後兩首明說哀挽，中間一首，表白將軍之技勇武功，正所以當哀挽之故。層層推勘，一首深一首，從落星起，到歸葬止，一氣貫注，三首作一首讀。

《官定後戲贈》《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二：寓諷而渾，爲唐諸家所不及，杜詩種種俱有，要以此爲最勝。

《九日藍田崔氏莊》《後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肚中泄爾。《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予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略】如老杜《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甚切，君者君也，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自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杜詩集評》卷一一引吳農祥評：此詩畢竟杜律第一，楊誠齋諸公所評不錯也。起處即對起，煉入精微，而讀者不覺。五、六莊嚴，結語悲咽無盡。議者謂「落帽」事畫作兩句，添出「正冠」爲劣，雖然，終不以此微瑕掩全璧矣。《讀杜心解》卷四：字字亮，筆筆高。三、四，宋人極口，然猶是隨波逐浪句，五、六，乃所謂截斷衆流句。

《對雪》《苦竹軒杜詩評律》卷一：余嘗謂老杜此詩題外來，題外去，語雖近誕，友人轉爲知言，總因此老鑄題之妙耳。若如今人作此對雪，下必贅題曰懷某事，則亦何所更伸吾喙哉！因想今人詩味之短，以鑄題長，古人詩味之長，以鑄題短。《杜詩說膺》卷一：劈頭一句何等淒慘傷心，知此者又獨老翁一人，此老必至愁死矣。看其對雪久坐之時，強裁詩以排悶，聊咄咄以書空。殆所謂「酌彼金罍」者乎？

《月夜》《杜詩提要》卷七：懷遠詩說我憶彼，意只一層，即說彼憶我，意亦只兩層。唯說我遙揣彼憶我，意便三層。又遙揣彼不知憶我，則層折無限矣。此公陷賊中，本寫長安之月，却偏陡寫鄜州之月，本寫自己獨看，却偏寫閨中獨看，已得遙揣神情。三、四又脫開一筆，以兒女之不解憶，襯出空閨之獨憶，故「雲鬢濕」、「玉臂寒」而不知也。沉鬱頓挫，寫盡閨中深情苦境。《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苦語寫來不枯寂，此盛唐所以擅場也。猶善畫者，古木寒鴉，正是須一倍有致。《拙存堂文集・杜詩紀聞》：此在長安月夜憶鄜州也。翻從鄜州說起，又不說閨中憶我，却說不解憶長安。憶鄜州正面也，憶長安對面也，去此兩層單寫旁面小兒，離奇變化，益見深情苦憶，筆法不可思議矣。王或庵先生云：「閨中只獨看之下，自應說閨中之憶長安，却接兒女二字。此借葉襯花也。」總之，古人善用反筆，善用旁筆，故有隱筆，有奇筆，今人曾夢見否？《讀杜心解》卷三：心已馳神到彼，詩從對面飛來，悲婉微至，精麗絕倫，又妙在無一字不從月色照出也。《瀛奎律髓》卷二二：紀昀評：入手便擺落現境，純從對面着筆，蹊徑甚別。後四句又純爲預擬之詞，通篇無一筆着正面，機軸奇絕。

《元日寄韋氏妹》《杜詩提要》卷七：題目是哭骨肉也，題神則哭君臣矣。渾然不覺，但以「滿面」二字微露其意，使人於言外得之。往往極大關目，從極小題面中發出，此少陵家法也。

《春望》《溫公續詩話》：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偏舉。《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略】。濃淡深淺，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杜詩言志》卷三：寫春望離亂，偏用「花濺」、「鳥驚」字面，使其情更悲，而其氣仍壯，故能異於郊寒島瘦，而與酸餡蔬笋者遠矣。

《**百五日夜對月**》《詩人玉屑》卷二：其法頷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矣。謂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鶴林玉露》乙編卷三：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杜詩提要》卷七：結用牛女，彼此雙綰，用秋期倒應寒食，布局之整，綫索之細，直所謂隱隱隆隆，蛛絲馬跡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唐五律下》：少陵心存王室，出自天性，故身陷賊中，奮不顧死，間關歸朝，雖悲喜交集，人情固然，而一腔忠愛無已。如此三詩神骨意調具備。《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三詩於倉皇情事寫得到，推得開，老氣橫披，眞絕調也。摹寫處覺人人意中所有，筆下所無。如太史公神到之篇，使讀者可歌可泣。《讀杜心解》卷三：文章有對面敲擊之法，如此三詩寫「喜」字，反詳言危苦情狀足也。言言着痛，筆筆能飛，此方是欲歌欲哭之文。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樹人堂讀杜詩》卷五：中丞才堪靖亂，自當留其戮力舊京，豈容出之隴右。公送以此作，道破留中丞之意，欲使謀國者聞之改圖，或中丞感動辭而不去。一片忠赤，照耀紙上。《杜詩增注》卷三：首推家聲，次及軍國，因歷數寇盜激之，又自叙而感以至誠悱惻也。排比韻語，有議論，有叙次，骨脈相交，飛騰自在，此其絕技。

《**月**》（**天上秋期近**）《杜詩說》卷四：全首作對月嗔怪之詞，實與《百五日夜對月》作同一奇恣。特此首精神渾雅，故人不覺其奇爾。月詩入蟾兎最俗，出公手則無不妙，以其別有命意，特借二物爲點染爾。

《**行次昭陵**》《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李因篤評：贊述得體，煩簡得宜，擬之周頌、漢章，有典有則。陵寢之詩，最忌寒儉，看其中間點綴，正復氣象巍然。

《**重經昭陵**》《唐詩歸》卷二二：鍾惺評：陵廟之作，典古悲涼。說功業，無竹帛氣；說神思，無松杉氣。《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意有攸關，辭無冗補。夫排律原爲酬贈設，而乃環絡先朝，切劘當世，紆迴鄭重，就排場中而封事出焉，本領體裁，絕世獨立。《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李因篤評：前篇叙述略具，此只渾渾贊之，而義無不包，與重高華，直追三頌。《古今體詩約選》卷三：杜公此等詩，眞所謂高文典冊，穆穆皇皇，可以爲盛世鈞韶之楷則也。

《**曲江二首**》**一**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四：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杜詩解》卷二：本爲萬點齊飄，故作此詩，卻以曲筆倒追至一片初飛時說起。細想老人眼中候物驚心，節節寸寸全與少年相異，眞爲可悲可痛。看他接連三句飛花，第一句是初飛，第二句是亂飛，第三句是飛將盡。詩從未有如此奇事。《杜詩提要》卷一一：此傷曲江也，而以春花起興。寫曲江，只空堂、荒冢兩事，若注意在及時行樂上，並無一字涉及朝事，往往極大關目，全不出意，而以傍見側出取之。

又二　《石林詩話》卷下：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如「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杜詩詳注》卷六：春花欲謝，急須行樂。而行樂須尋醉鄉，但恐現在風光瞥眼易過，故又作留春之詞。此兩首中相承相應之意也。即就演義，作寄語於風光，從無情中看出有情，自見生趣。

《**曲江對酒**》《辟疆園杜詩註解》七律卷一引黃漢臣評：此與前《曲江二首》，流便眞率，已爲長慶集開一法門，但氣和神遠，一句之中意味深長，一首之中層折回映。視元、白與竈嫗作緣，務取平易者，相去天淵耳。《樹人堂讀杜》卷六：桃花二語，開後世無限疊字句，然細玩之，眞是難學。公蓋只用四樣飛舞空中物，上不粘天，下不粘地，所以不嫌重笨。後人摹其句法，終覺粘滯。

《**曲江對雨**》《杜詩提要》卷一一：感慨詩最忌衰颯，而以綺藻出之，意全不露。結翻身作進步法，又於冷處想到熱處，不唯不落衰颯一邊，且將臣子思復昇平景象，溢于言外。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東坡題跋》卷三：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爾後寂寞無聞焉。《恬致堂詩話》卷二：唐人早朝詩，賈至倡咏，王維、岑參、杜甫和之，具稱典麗。然王管句則曰：「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曰：「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賈則曰：「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氣象誠高，波瀾誠闊，終是落境語耳。杜子則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

高。」以旌旗所畫之龍對眞燕雀，已極變化，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風微字，則燕雀因風微得至殿屋，風稍壯，不免搶地矣。且大廈成而燕雀賀，又本成語，見朝庭寬大，羣情樂附之意。有比有興，六義具涵。輾轉咏之，彌堪咀味。杜眞詩聖，三子咸當北面。《杜臆》卷二：「旌旗」一聯，束坡稱其偉麗，何足以盡之？妙在描寫出太平暇豫景象，不可以字語求之。第五句言早朝回，第六句言賦詩。東語言父子並掌絲綸，見家世之盛。通篇布置停妥，格律精嚴，非諸公所及。蓋諸公之作，雖翩翩嫻雅，所謂律切而骨格不存者也。《書巢箋注杜工部七言律詩》卷一：形容旗之閃爍，殿之巍峨，皆述丹墀下所望見，絕不一字侵到殿內，最細。日暖，見當陽初治之象，風微，見化沾風動之象。此頌聖體，極爲渾雅也。《一瓢詩話》：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彙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再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眞言者無過，聞者足戒，安得不尊爲詩家之大成耶？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律詩》：既傷其臨老陷賊，又因闕爲面別，故篇中彷徨特至。【略】萬轉千迴，清空一氣，純是淚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眞可使暑日雪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一：按供奉之從永王璘，司戶之污祿山僞命，皆文人敗名事，使在硜硜自好，悻悻小丈夫處此，割席絕交，不知作幾許雨雲反覆矣。少陵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而不可得。蓋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眞可泣鬼神。李陵降虜，子長上前申辯，至受蠶室之辱而不悔。《與任少卿書》猶刺刺爲分疏，亦與少陵同一肝膽。人知龍門之史，拾遺之詩，千秋獨步，不知皆從至性絕人處，激昂慷慨，悲憤淋漓而出也。《杜詩集評》卷一引吳農祥評：一片血淚，更不辨是詩是情，此等眞境，非具至性者，即文采陸離不能造也。

《奉贈王中允維》《杜詩說》卷四：叙王人品心事，時論辯章，風聞眼見，無數說話，極難表白。卻叙得恬雅溫厚如此。此唐賢眞風雅，少陵眞面目也。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杜律趙註》卷上：子美乃心王室，出於天性。故身陷賊中而奮不顧死，間道歸朝。及爲侍從，雖遭讒被黜，而終不能忘君。則所謂「悲往事」、「日衰老」，豈爲一身計耶？《杜詩說》卷一：前半具文見意。拔賊自歸，孤忠可錄，坐黨橫斥，臣不負君，君自負臣矣。後半移官京邑，但咎己之無才，遠去至尊，不勝情之瞻戀。立言忠厚，可觀可感。《杜詩提要》卷七：一句一轉，風神欲絕，實公生平出處之大節。自覺孤臣去國，徘徊四顧，淒愴動人。「移官」句，較輞川「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更含蓄。「無才」句，具兩層：自歎無才，兼之衰老，並不敢致怨於君側之人。七、八中間藏一轉，言無才衰老之人，移官固宜，然小臣戀主之情，則何日可忘也。皆以此筆寫其長情，深厚之至。《讀杜心解》卷三：題曰「有悲往事」，而詩之下截並今事矣。妙在三、四說往事，卻以「至今」爲言，下便可直接移掾。《杜律啓蒙》卷二：事君、交友、愛國、戀闕之意，俱以忠厚側怛出之，此詩之可以怨也。

《望岳》（西岳峻嶒竦處尊）《讀書堂杜詩註解》卷四：通首描其高險，非他山可同，方是望岳詩。《杜詩說》卷八：因全用「玉女洗頭盆」五字，故此聯獨拗。【略】五字本俗，因用「仙人九節杖」五字作對，遂變俗爲妍，句法更覺森挺，此誠擲米丹砂之巧矣！《杜詩集說》卷五引邵長蘅評：語語是望岳，然佳處正不在此，蒼老渾勁，此種氣候極是難到。《杜詩譜釋》卷一：此詩一氣貫注，如駿馬下坂，至結處忽然勒住，筆力甚高。《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此詩亦七律中之變體，乃句句從「望」字中傳西岳之神，尤爲升天入淵之思，追魂攝魄之筆。末聯較《望岱》之收結更深透一層，殊非人擬議所能到，爲詩至此，安得不令人嘆爲奇絕之至！

《得舍弟消息二首》《杜詩集評》卷七引沓愼行評：眞切，字中有淚。

《秦州雜詩二十首》一《杜臆》卷三：「魚龍」、「鳥鼠」，固屬地名，而借爲景物之用，不即不離，妙不容言，眞化工筆也。若實作地句解之，有何意味？《杜詩說》卷四：五、六本以魚龍水、鳥鼠山見地，及坼而用之，則「魚龍」、「鳥鼠」皆成活物，又因以見時，造句之巧，誠莫踰杜公者矣。《讀杜心解》卷三：初謂雜詩無倫次。及仔細尋繹，煞有條理。二十首大概只是悲世、藏身兩意。其前數首悲世語居多，其後數首藏身語居多。惟其值世多事，是以爲身謀隱也。至如首尾兩章，固顯然爲起結照應矣。《唐詩近體》卷一：意極哀頓，

氣則渾涵，自是諸篇緣起。蓋少陵棄官遊秦，情非得已，身世之感，一寓於詩。此首起法自見本意。

又二　《唐詩解》卷三四：露方垂葉，月照則明，雲之渡溪，隨風而逝，曰「明」曰「逐」，皆子美用字精鍊處。《唐詩評選》卷三：「月明垂葉露」，險句出之平夷。即如末一語，有兩轉意而混成不覺，方可謂意句雙收。

又四　《唐詩近體》卷一：五、六入喻，爭意幽細，結極悲涼。言時急武事，吾道將何施耶！

又五　《唐詩近體》卷一：伏櫪長鳴，隱然自喻。

又一一　《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二：一收將聞鼓鞞之聲作意外之事，更覺沉痛之至，此用意出奇之處。

又一二　《杜詩說》卷六：中四語寫景並精，三、四分承一、二，五、六再寫寺中之景，而結一「溪」字，又挽到流泉上，非此字則不成爲杜律矣。「颯然一言若助其悲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二：此詩通身用意精警，造語奇創，卻又渾淪一氣，如無縫天衣，在公集中尤爲出類拔萃之作。

又一九　《唐詩評選》卷二：雕琢入化，而一氣順妙，悲涼生動無出其右。一似因前六句生後二句，則文生情；一似因結二句生前六句，則情生文。《杜詩說》卷四：此詩通首精警自不必言，難在轉聯措詞費力耳。此直作寫景影掠過去，設讀者不知言外之意，則良工之心眞苦矣。《讀杜心解》卷三：曰「連西極」，則烽檄之連延而起者，不止西極也。曰「過北庭」，如所云發金微以戍中原者，皆過北庭而來也。外攘內寧，思一舉一貫四國。忠誠繼結，情文旁暢。至哉詩乎，觀止矣！《杜詩集說》卷六引查慎行評：老驥哀鳴之意，雖厭鼓鼙而憂國之心不能暫忘也，於此二首見之。《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語語沉實，盛唐正調，公眞兼諸子矣。

又二〇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唐人遊邊之作，數十篇中間有三數篇，一篇中間有一二聯可采。若此二十篇，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網山《送蘄帥》云：「杜陵詩卷是圖經」，豈不信然。《杜詩言志》卷四：二十首一綫穿成，總先得首句「滿目悲生事」。或在於身，或在於世，或在於身世之交。而波瀾壯闊，氣格雄渾，聲調鏗鉉，色澤瑰麗，在集中尤爲弘巨之作，五言長城，當推爲千古絕調也。《杜律啓蒙》卷二：二十首中憂國愛君之心，用此一首掃得雪淡，然卻正是打熬不過處。即以文字論，亦以緩爲緊，以縱爲收之法也，難索解人。《唐宋詩醇》卷一四：題曰《雜詩》，所感非一事，其作非一時。蓋甫棄官游秦，情非得已，身世之感，一寓於詩，即事命意，觸景成文，或繫於國，或繫於己，要以達其性情則一。然其遇彌困，而思則彌深，其心益苦，而言則益工，縱出橫飛，涵今茹古。昔人謂其秦州以後律法尤精，蓋所遇有以激發之也。學者求其本源之所在，而參時世以觀之，庶有以窺其藩籬耳。

《月夜憶舍弟》　《塵史》卷中：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杜臆》卷三：只「一雁聲」便是憶弟。對明月而憶弟，覺露增其白，但月不如故鄉之明，憶在故鄉兄弟無故也。蓋情異而景爲之變也。《讀杜心解》卷三：上四，突然而來，若不爲弟者，精神乃字字憶弟，句裏有魂也。「書長不達」，平時猶可，況未休兵，可保無事耶？二句從五、六中寫。《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白露」後則秋清而月倍明，故曰「故鄉明」，乃硬下語。然不照骨肉則虛也，「月是故鄉明」，正以照故鄉之人也。月是人非，故思鄉益切。

《即事》　《杜臆》卷三：和親作俑於漢，而歷代遵爲禦戎之策，公卻非之，蓋驗諸已事也。結語正發其意。

《遣懷》（愁眼看霜露）　《杜律趙註》卷上：天地間景物非有所厚薄於人，惟人當意適時，則景與心融，情與景會，而景物之美，若爲我設。一有不慊，則景白景，物白物，漠然與我不相干。故公詩多用一「自」字，如「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之類甚多。《杜臆》卷三：此詩因時事傷懷，而強爲排遣，故興起於寒城之菊，雖霜露愁慘，而開花自如，下文皆此意，而借景物以發之，蓋興而比也。【略】公滿腹苦懷，極力遣之，而終有不可遣者在。忠愛結自衷曲，景物取之目前，觸景傷心，情生景會，沉着痛快，列之《三百》而無愧者。《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三：題是「遣懷」，卻句句是不能遣，惟值此萬不能遣，公聊以遣懷耳。《杜詩詳注》卷七：句句足咏景，句句是言情，說到酸心滲骨處，讀之令人欲涕。《唐宋詩醇》卷一四：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結以比語豁出，不嫌於盡。

《擣衣》　《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五：一句一層，一句一轉，在詩則爲變格，而寫思婦已無餘蘊。【略】此等變格律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杜詩說》卷六：望歸而寄衣者，常情也，知不返而必寄衣者，至情也，亦苦情也。安此一

句於首，便覺通篇字字是至情，字字是苦情。人臣具此至情，必不敢敝屣其君，人君悉此苦情，必不忍草菅其百姓。此一詩也，而興、觀、羣、怨具矣。【略】此詩纏綿婉轉，期於極情盡致而止，故雖用虛調，而不害爲佳律。《杜詩提要》卷七：題前蓄無限意，題後亦蓄無限意，八句詩一句一轉，深情濃至，寫盡空閨一角。不得以其用虛調而病之也。《讀杜心解》卷三：上四，俱在題前餘意。起至五、六，纔以落題爲點題，卻仍是凌駕過去。雖兩字明點，實不曾着紙也。結聯乃詠嘆法。《杜詩增注》卷六：搗衣所以寄遠，因觸耳而憂時。「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其寄托亦深矣，不知者但就搗衣說。《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二：此詩通身代戍婦言情，用意最爲深厚。苦之極，哀之至，卻又蘊藉而不傷於雅。

《**促織**》《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三：看「難及晨」三字，何等慘戚！所謂愁人知夜長，非泛然「寒衣處處催刀尺」也。《杜詩說》卷六：絲竹雖悲，人也；促織雖細，天也。天則眞，人則不眞，此語詩流不能道，學究也不能道。《讀杜心解》卷三：音在促織，哀在衷腸。以哀心聽之，使派與促織去，《離騷》同旨。《杜詩增注》卷六：三、四句哀音更足感懷，覺有無數凄涼語，從毛髮中驚呼欲出。

《**蒹葭**》《杜詩說》卷四：運筆精妙，寓興深微，詠物之聖手也。《杜詩提要》卷七：詠蒹葭小物耳，而四時之氣已備。起四句正言秋風不自守，於題已畢。五、六忽追溯春夏以前一筆，接以冬時必搖落，頓跌其詞，以爲不知自守者之戒，運筆精微，寄托深遠矣。《杜詩集說》卷六引查慎行評：亦是比體，只在「不自守」句生情，見搖落意。

《**廢畦**》《杜臆》卷三：「擁」字妙，今農田謂之擁，蓋不敢怨霜露而以爲恩，如人臣爲君所殺，猶曰賜死是也。霜露自天，天可違乎？故雖凋殘不敢自惜。《杜詩說》卷四：風霜曰「纏」，日月曰「夾」，霜露曰「擁」，皆以常用字，而所以用之者，出人意外。【略】前詩炎涼之感，此詩榮落之感，起結俱代物言，中聯作己言，問答處纏綿曲至，而己之生意凄涼之況，自在言外。

《**夕烽**》《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起直點，結正寫。五句見夕烽之役，本以報平安，兼通警急，而意始滿。對句何限感慨，結則明其關係，賦此物無遺憾矣。《杜詩說》卷六：三、四寫題甚雅，「艱難」以道路言，然着烽火說，纔有詩意。一結言外有深宮宵旰，草野關心之意。《杜詩提要》卷七：一結溫厚之至，深宮憂喜，皆寓其中，諷深於頌，正與「報平安」三字暗照。《杜詩集說》卷六引查慎行評：結意極警，使朝廷望烽而懼，驗平安則旰食，可知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也。《讀杜心解》卷三：本詠平安火也，乃從平安內看出警急，深致戒於守者，是綢繆未雨深心。【略】曰「蓬萊」、「立馬」，恍見君心安不忘危之象，足使聞者聳然。此詩杜漸防微，憂深思遠，自解者劃作兩橛，深負婆心矣。《唐宋詩醇》卷一四：儼然有宗社安危之慮，乃心王室，不覺流露，其後吐蕃卒犯長安，知甫深思遠慮矣！

《**秋笛**》《杜臆》卷三：起來二句，乃尾後餘意，而用之作起，奇突變幻，而悲痛便增十倍，此命格之最奇者。《讀杜心解》卷三：筆筆凌空，着紙飛去，律體至此，超神入化矣。千古未窺其妙。《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二：此詩通身是聞笛中清商一曲懷人之奏，抑揚頓挫，愈轉愈深。浦前禍以爲「超神入化，千古未窺其妙」，非虛語也。

《**送遠**》《杜詩說》卷四：別離在平時猶可，最是亂世會面難期，感傷自增一倍。起十字已寫得萬難分手，接聯更作一幅關河送別圖，覺班馬悲鳴，風雲變色，使人設身其地，亦自黯然銷魂。非以全副性情入詩，安能感人若是哉！《杜詩集評》卷八引何焯評：此首祖江文通《古別離》，見古人渾化之妙。《杜詩增注》卷六：此《易水歌》之變調也。讀此直覺漸離擊築，荆軻倚和，水聲人語，一時颯颯在耳邊。

《**天末懷李白**》《唐詩鏡》卷二五：第五句善寫恨情，高才得此便當焚研。《杜詩說》卷四：五、六可謂怨而不怒，只「冤魂」字略露意，然亦深且婉矣。不曰「弔」而曰「贈」，說得冤魂活現。《杜詩詳注》卷七：說到流離生死，千里關情，眞堪聲淚交下，此懷人之最慘怛者。《讀杜心解》卷三：太白仙才，公詩起四句，亦便有仙氣，竟似太白語。五、六直隱括《天問》、《招魂》兩篇。《杜詩集說》卷六引邵長蘅評：如此詩乃可以懷李，一喜一憎，遂令文人無置身地。《唐宋詩醇》卷一四：悲歌慷慨，一氣卷舒。李、杜交好，其詩特地精神。《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二：此詩通身與《冬日懷李白》之作格局相似，而用筆更覺力厚沉思。蓋彼時之落拓未深，此時之遭遇更苦，故文境與時俱新也。

《**空囊**》《杜臆》卷三：「鹵莽」二字，說盡世態；而「共」字更悲，乃知亂世情事，古今一律。吾道非鹵莽，安得不以艱難屬之也？敢怨誰耶？不曩、無

衣，窮亦至矣！落句雖用成語，卻有蕭然自得之意，故不可及。《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其阨甚矣，寫來卻自高致。《杜詩說》卷六：五，言飢，卻該炊，汲二事；六，言寒，卻該寢，興二事，鍊句入化。羞澀字，着囊說，眞可一笑，看以一錢，敢遂可免羞澀耶？此亦必時俗之語，而公戲述之。詩人效顰子美，多喜說窮，然止學得三、四句耳。如五、六之精鍊，起、結之游戲，恐難彷彿；一、二尤想落太際，非凡筆可到也。《杜律啓蒙》卷三：結句轉以囊之不空寫囊空，特奇變，亦帶詼嘲意。

《病馬》《唐詩歸》卷二一：鍾惺評：同一愛馬，買死馬者，英雄牢絡之微權；贖老馬、憐病馬者，聖賢悲憫之深心。《杜詩集評》卷七引吳農祥評：一氣奔注，於此見惜下之仁，含《瘦馬行》觀之，覺「吏試明年春草長」已棄而冀其收，此則不忍棄也久矣。又含慎行評：仁厚之心，隨事發見。一篇之中，多少感慨，寄托，令讀者玩味不盡。《杜詩說》卷六：一馬耳，說來不異一勤力老僕，有此一詩，此馬至今如生。《唐宋詩醇》卷一四：直書見意，無復營構，此爲老境。《杜詩鏡銓》卷六引蔣弼六評：貧賤患難中，只不我棄者，便生感激，寫得眞摯。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杜詩提要》卷七：詩有比興，猶文之有譬喻也。文於直叙中忽插一喻，則離奇變幻；詩於直序中忽用比興，則煙雲斷續，使人思而得。不獨古詩然也。此詩（其一）有陪有正，有比有賦，有現在語，有將來語，八句中無一呆筆。《杜詩集評》卷七引李因篤評：「心肝奉至尊」句奇，末更寫得好，人不忘故國，而喜於得兵，寓目之間，眞有其事。《讀杜心解》卷三：二詩能以勁筆盡出勝兵，「心肝」句使筆太狠。《杜律啓蒙》卷二：祇此一片赤忠，便足折衝萬里。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讀書堂杜詩註解》卷六：似悲似慰，亦羨亦嘲，流動變化之極，眞大手筆。《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李因篤評：高、岑偉人，兼公夙契，故其詩渾雄沉着，冠冕古今，乃加意爲之，脫去應酬常套矣。大處有推倒一世之風，深處有刻入肌骨之妙，排蕩、開合、頓挫，而氣格彌自渾然，大家之篇。又引吳農祥評：忽說自身，忽說高、岑，忽夾雜寫，章法變化而奇句時見，又一格也。《杜詩集說》卷六引含慎行評：一起親切入情，正以詞客同時之故。前後叙二公交情、宦游，而中間自叙相應，章法入妙。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讀書堂杜詩註解》卷六：一氣聯貫，千層百折。意極眞，語又渾。至其忠告處，皆遠害全身要道，此豈尋常投贈。《杜詩集評》卷一二引陸嘉淑評：長篇篇法，莫逾此詩。須坐卧諷之，率爾一讀，止得其體貌。引李因篤評：序事整贍，用意深苦。有點綴，有分合，章法秩然。五十韻無一失所，如左、馬大篇文字，精神到底，卓絕百代矣。引吳農祥評：以「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兩句爲綱，下皆重重照應。至「轉齊」二句，可謂榮矣，而接「每覺昇元輔」，下遂直接枯去，不用周旋，不必轉卸，一氣吹激，章法令人不測。結有餘勢，又突然竟止。《杜詩集說》卷六引邵長蘅評：排律長篇，前此未有，爲老杜創格。鋪叙勻穩，波瀾老成，要是不可及。《義門讀書記》卷五三：元、白代書白韻之祖。《杜詩鏡銓》卷六：子美近體長篇，多至千言而氣力愈壯。全局既審，段落斯分，縱橫開合，任其所止而休，眞使人有望洋之嘆。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杜詩詳註》卷八引王嗣奭評：此詩分明爲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爲之剖白。《讀書堂杜詩註解》卷六：篇中叙太白快心事何等藻艷，傷心事何等愛護，眞是情文兼至。《唐詩快》卷一三：此二十韻竟可作太白小傳。「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二語，可作子美贈太白，亦可作太白贈子美，卻移贈他人不得。《杜詩集評》卷一二引李因篤評：惓念高人，綢繆夙好，格辭尊重，如應制之篇。《杜詩增注》卷六：此篇便是太白一生年譜行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少陵之推許也云至矣！謂庾、鮑爲推許不至者，可以息喙。

《蜀相》《杜臆》卷四：出師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淚者也。蓋不止爲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無命者，皆括於此，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杜詩說》卷八：因謁祠堂，故必寫祠景，後半方人事，唐賢多如此，不特少陵爲然，此方是詩中眞境。曰「自春色」，曰「空好音」，確見入廟時低迴想像之意，此詩中之性情也。不得其性情，而得其議論，少陵一宗安得不滅。《杜詩提要》卷一一：吊古詩，須具眞性情，乃能發眞議論，三、四是入祠堂低徊嘆息之神。唯五、六二句，始就孔明發論，結仍歸自己。直將夔州血淚，滴向五丈原鞠躬盡瘁之時，此詩人之性情也。不得其性情，而貪發議論，則古人自古耳，於詩人何與？

《卜居》《杜臆》卷四：客遊者以即次爲快，故此詩翩躚瀟灑，不但自

適，亦且與物俱適。況溪水東行，一瀉萬里，直通吳越，可以乘興而往，山陰易舟作子猷之訪戴，豈非卜居之一快哉？《杜詩說》卷九：東行萬里，是本色語，山陰乘興，又暗用王子猷事，其融會之妙，亦天衣無縫也。杜工部七言律詩注》卷一：此全是少陵快活語，字字有興，語語飛揚。

《**爲農**》《杜臆》卷四：「烟塵外」三字，爲一字之骨。自羯虜倡亂，遍地烟塵，而錦里江村，獨在烟塵之外，舉目所見，圓荷、細麥，皆風塵外物也，故將卜宅而終老於茲，爲農以食力而已。【略】烟塵不到，便同仙隱，而以不得丹砂爲慚，戲詞也，喜在言外。《杜詩詳注》卷九：潘邠老云：「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有客**》《辟疆園杜詩註解・七律》卷二：引李望石評：如此作解，詞人聲價，高人性情，種種具見。顧宸評：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公亦自云：「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茲曰：「豈有文章驚海內」，更見震動一世之意，雖處僻而光燄自不可掩，自謙之中，未嘗不自負，若竟作謙詞，便非老杜本色矣。《杜詩七言律解意》卷一：一主一賓，對仗成篇，而錯綜照應，極結構之法。起語鄭重，次聯謙謹，腹聯眞率，結語殷勤，如聆其聲，如見其儀型。較之香山諸作，眞覺高曾規矩，肅肅雝雝也。

《**狂夫**》《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二引黃維章評：解是詩者，謂風含翠篠，其淨娟娟，雨所潤也；雨裊紅葉，而其香冉冉，風所送也。風中有雨，雨中有風，此解甚佳。吾謂杜旨不如是。凡淨從雨說，香從風說，此常景常意耳。必從風說淨，從雨說香，乃翻常景爲新景，翻常意爲新意。此老杜精於觀物處。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四〇：此詩以狂夫爲題，前言疏狂之意，後言思家憶舊之意，狂中之窮愁也。身且欲塡溝壑而反疏狂，蓋其自嘆也。

《**堂成**》《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詩莫尚乎興，【略】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略】《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擕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二：寫堂之四面，則有茂林，則有修竹。縮筆再寫堂之上，則有飛鳥，堂之內，則有語燕事。其寫林，寫其吟風，必先寫其礙日，寫竹，寫其滴露，必先寫其和烟，其寫鳥，寫其暫止，又兼寫其將雛，寫燕，寫其頻來，又並寫其定巢。令後人觀之，儼然一幅浣花草堂圖也。

《**進艇**》《韻語陽秋》卷一〇：「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際。《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重重疊疊，能以疏蕩之氣行之，故迥無堆垛之迹，且次聯先言情，三聯後言景，已見變化，乃言情處卻亦是景，言景處又仍是情，尤爲情景兼到。此皆布局鍊格之奇，命意措詞之妙，非細參之，不能知其旨趣之所在。

《**所思**》《辟疆園杜詩註解》七律卷二引黃漢臣評：瑣瑣屑屑，顚顚倒倒，纏綿之極，若入子夜竹枝體，不知添幾許情致宛轉矣。此則莽直悲涼，轉益疏落，此少陵所以稱老手也。《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極悲涼，又極排宕，負才獨大，故其運筆最高。

《**江村**》《書巢箋注杜工部七言律詩》卷二：畫紙屬老妻，敲針屬稚子，寫出一副淡然無營，灑然無累神理，無限天趣。燕本近人，自來自去，偏若無情，鷗本遠人，相親相近，偏若有情。此杜詩刻畫處。《杜詩說》卷九：公律不難於老健，而難於輕鬆。此詩可取處在此。

《**野老**》《杜詩提要》卷一一：鑄題鍊意，高邁等倫。可知前半正深於言情，看作景語便淺。《唐詩摘鈔》卷三：細思此一詩，非「野老」二字，亦無可爲題。此正如畫家落款，有一定天然位置，毫釐不差，未易爲淺人道也。《杜詩說》卷九：前幅摹晚景，眞是詩中有畫，後幅說旅情，幾於淚痕滿紙矣。《讀杜心解》卷四：臨江晚望而成，始望而得野趣，久望而動愁腸也。夏閒閒故鄉之捷，入秋尚未收復，故憂之如此。八句中，各次句尤勝，蓋出調猶見用意，接手全歸自然矣。

《**南鄰**》《杜詩說》卷八：七律以氣脈深渾，綫索不露爲上乘，此詩較「花近高樓」、「露下天高」等作斤兩雖稍遜，而渾蓄淵永，殆過之矣。《杜詩詳註》卷九：申涵光評：「秋水」一聯云：語疏落而不酸。今人作七律，堆砌排耦，全無生氣，而矯之者又單弱無體裁。讀杜諸律，可悟不整爲整之妙。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一評「相近」四句云：描摹幽興，無味之味甚長。《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淡淡寫來，正見胸中一片活潑，觸目即拈出。

《**恨別**》《讀書堂杜詩注解》卷六：第三聯，寫夜立晝眠，失其常度，曰

步、又曰立、曰看、又曰眠。忽行忽止，忽起忽卧，顚倒錯亂，不能自定。二語善寫恨狀。《杜詩說》卷九：步而又立、看而復眠，則其情緒無聊之狀，非常人摹寫所能到矣。是蓋有其思路，而筆力不足以赴之。杜公所以過人者，無他，善造句而已矣。人以爲此詩近實，而結處單關一邊，留一邊在言外，此天馬行空之筆，其何足以知之。《杜詩提要》卷一一：言外之意，曲折之筆，收挽之力，如天馬行空，忽然回轡，豈尋常控馭之法能及哉。《杜詩說屑》卷四：萬壑千山自響，涌出松濤；征夫戰馬遙聞，凜然軍令。非獨格老氣蒼，更爲古調獨彈，律家上乘。

《歲暮》《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雄心時一自吐。又引吳農祥評：語質而悲。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四溟詩話》卷一：兩聯用二十二虛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長，非巨筆不能到。《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二：咏梅，意不在梅，意不在梅而妙於咏梅，爲千古梅花詩特絕。《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七：此詩大段有六折，而言外句中之折尚無窮，眞是千古咏梅絕調。《杜詩說》卷八：此詩直而實曲，率而實潤，樸而實秀。篇中無一字不言梅，無一字是言梅，曲折如意，往復盡情，筆力橫絕千古。《杜詩提要》卷一：用意曲折，飛舞流動，直自是生龍活虎，不受排偶之束者，陳後山最得其法，然宋人門庭，公亦開之矣。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杜詩詳注》卷九：「柳青桃復紅」，起於謝尚，襲用便成常語，梁簡文詩云：「水照柳初碧，煙含桃半紅。」乃借煙水以形容其碧。杜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用「歸」、「入」二字，寫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爲新之法。《杜詩鏡銓》卷八引蔣弱六評：首句幾不知春至矣。忽接來詩，乃悲早春，于是又添出春愁，又因愁傷老。五、六略用實筆，言早春之景，非不可娛，無如歸期未卜，世亂未靖，此其所以尤不免於傷春、傷老也。下半系申上半，通首一氣，抒寫中有無限曲折。

《客至》《杜詩說》卷八：前半見空谷足音之喜，後半見貧家眞率之趣。隔離之鄰翁，酒半可呼，是亦鷗鳥之類，而賓主兩各忘機，亦可見矣。《杜詩增注》卷八：齊物我，泯貴賤，襟度超然，不着意寫，更寫得出。此與《南鄰》詩相近，皆盡溢於胸次，而流露於筆墨者也。

《遣意二首》《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第一首曰：頷聯，所謂律中有古意也。其古處，乃於骨氣得之。在杜集中猶不概見。《杜詩說》卷六：自悲自笑，婉轉曲盡，結反言見意。交游延譽，本非公所不屑，特借以寓炎涼之感耳。《杜詩提要》卷八評第一首云：前半有物各得所之樂，以興幽居之自適，而反言以結之，其輕清靜細，安和雅澹之致，溢於言外，不減陶、孟。

《漫成二首》《杜臆》卷四：寫出鄉村荒陋景象逼肖。《杜詩說》卷六：村舍無行列，開門隨意所向，因而徑路多歧。此景人不屑寫，寫出如見。取村徑，入酒家，一路閒玩，其景信筆寫成。今日猶作畫家粉本也。

《春夜喜雨》《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四：雨隨風，固是恆事，好在「潛入夜」三字；雨潤物，固是常理，好在「細無聲」三字，不覺其入夜，而已潛隨風而入夜；不聞其有聲，而已細潤物于無聲。蓋當此春時，固喜雨之發生，而發生太驟，致風狂物損，安在其爲好也。公可謂繪水繪聲矣。《杜詩說》卷四：及時而雨，其喜固宜，然非「知時節」三字，則寫喜意亦不透，此其出手驚敏絕人處。結語更有風味，春雨萬物無所不潤，花其一耳。《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詩非讀書窮理，不到絕頂。然一墮理障書魔，帶水拖泥，宋人轉遜晉人矣。公深入其中，掉臂而出，飛行自在，獨有千古。此詩妙處，有疏疏樸樸之致，非其人不知。俞瑒評：絕不露一「喜」字，而無一字不是「喜雨」，無一筆不是「春夜喜雨」。結語寫盡題中四字之神。

《春水生二絕》《鶴林玉露》丙編卷三：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略】《杜詩集評》卷一五：李因篤評：杜絕句在三唐爲別調，然所取者，亦正喜其別調，非諸家可及。此二絕活潑潑地，誦之，足陶寫性情。

《江亭》《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四：從最可排悶處，轉到悶不可排，從最不可排悶處，又強撇下「故林」而排。此際之吟詩，仍在江亭耳，宛折如許，何曾着一語埋障。《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縱橫理窟，矯若游龍。昔賢謂公見道過昌黎，于斯益信。《杜詩增注》卷八：坦腹江亭，水自行而心自止，長吟野望，雲偶定而意亦相忘，此種詩乃樂道者氣象。

《可惜》《杜詩詳注》卷一〇：通首逐句流對，似古詩，卻足律體，清麗逸宕。《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片牢騷感寄，當於言外得之。五六正有深義，見詩酒猶非本懷，因自託於柴桑。即此語，陶

公千載知己。

《琴臺》《歸田詩話》卷上：寶曆羅裙，蓋咏文君服飾，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爲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唐詩評選》卷三：裂盡古今人心脾不能得，此四十字眞可泣鬼神矣。「人間世」、「日暮雲」，用古入化。凡用事，用成語，用景語，不能爾者，無勞驅役。《杜詩說》卷四：作此題者有二種語，輕薄之士則慕其風流，道學之師則譏其淫佚。慕者徒騁絕句，譏者多必腐詞，均去風雅三十舍。杜公此詩，意實譏之，而詞若慕之。即起語十字，已爲妙於立言，結處含辭婉至，深述比興之旨。全詞低佪想像，眞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實蓋譏世之好德不如好色耳。「清辭麗句」，「攀屈宋」而「軼齊梁」，公固久以自命，而豈後世輕薄文士道學頭巾敢望其後塵哉？《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子長傳長卿，輒如其度，少陵直如其人矣。讀此可得懷古之法，一語涉議論，直淺夫耳。《杜詩提要》卷八：闢盡世間名利場中人，猛然覺悟，此其立旨甚深，而章法甚奇，公詩之所以獨絕也。

《聞斛斯六官未歸》《讀杜心解》卷三：斛斯本爲製碑資養計而出，乃久滯而家坐困，故爲遙促之詞。無一世情語，純乎休戚相關之愛。

《後遊》《杜律趙注》卷中：杜詩有兩等句，皆嘗自言之，其一曰「新詩改罷自長吟」，凡集中抑揚開闔，與造化爭衡於一字間者皆是。其二曰「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如此「有待」、「無私」之類是也。蓋與造化相流通矣。《問齋杜意》卷七引姚文燮評：「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氣象闊大，能使人不覺酸楚，然必於此中味出酸楚，又見注家獨有千古之妙。

《江漲》（江發蠻夷漲）《杜詩提要》卷八：詩文扼要爭奇，全在善用虛實。實處易寫，虛處難寫。此篇前六句皆實發江漲，結忽置身題外，虛神澹遠，通體俱靈。《唐宋詩醇》卷一五：落落寫來，極有聲勢，他人一經模畫，便覺與題不似。《杜律淺說》下卷：前《江漲》云：「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平漲也。此云：「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則波濤洶湧，另是一番境界。一樣題目，寫出兩樣氣象，非老杜無此手筆。《古今體詩約選》卷三：憂亂遠引之旨，而字斟句酌，絕不平易。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書巢箋注杜工部七言律詩》卷二：起最突兀，言其水勢如海奔濤怒流之狀，何等驚人，非有驚人佳句，不足傳摹入妙。此二語已將水勢之變幻出沒，全會胸中。長篇疊韻所不能盡才者，都在此兩句之外，一一想得，此爲不寫之寫。《杜詩提要》卷一一：公詩有「晚年詩法窺陶謝」句，蓋詩臻自然，方歸神品，風水相遭，自具變化，原不在驚人。然公此篇，波瀾奇肆，亦殊不在尋常規矩之中者也。《杜詩譜釋》卷一：不寫水勢，已是滿眼空闊。縮景藏鋒，最爲奇筆，爲得以短述視之。

《送韓十四江東覲省》《四溟詩話》卷三：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妙。如此詩，首聯，此如平聲揚之也，次聯，此如上聲抑之也，三聯，此如去聲揚之也，四聯，此如入聲抑之也。又：夫平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句；抑多揚少，則調促。《杜詩七言律解意》卷一：「灘聲」、「樹影」二句，在韓是一片歸思，在杜是一片離情。氣韻淋漓，滿紙猶濕。《杜詩提要》卷一一：從空發端，送人詩不從其人說起，亦不從自己說起，而借人間不得事親提唱而入，則韓之省覲，更十分淒慘。而又以「無家尋弟妹」陪襯一句，倍加悱惻。此以對面寫，而正面愈透者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上截四句，語語至性；下截四句，字字深情。淒愴悱惻，一片神引。人謂「人到妙來無過熟」，我謂「文到至處總出眞」。

《野人送朱櫻》《潛溪詩眼》：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略】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讀杜心解》卷四：通體清空一氣，刷肉存骨，宋江西派之祖。《杜詩鏡銓》卷九：託興深遠，格力矯健，此爲詠物上乘。開手擊此動彼，入後一氣直下，獨往獨來，小題具如此筆力。

《贈花卿》《杜詩詳注》卷一〇：風華流麗，頓挫抑揚，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杜詩鏡銓》卷八：似諛似諷，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此等絕句，亦復何減龍標、供奉。

《少年行》（馬上誰家薄媚郎）《杜詩詳注》卷一〇：此說少年意態神情，躍躍欲動。又引胡夏客評：此蓋貴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蕩者。既非才流，又非俠士，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噱耳。《樹人堂讀杜詩》卷一〇：不但繪出情形，抑且畫出心孔。

《題桃樹》《杜詩說》卷九：此亦漫興之作，人不能學，亦不可學。曩嫌此詩意甚散漫，結又作頭巾語。不知惟此題入此語乃覺化腐爲奇。而漫興之篇，正是花鳥所深愁耳。觀其思深意遠，憂樂無方，寓民胞物與之懷，於吟花弄鳥之際，其才力雖不可強，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發。不得其性情，而唐求之字句，宜杜詩之難讀也。《杜詩言志》卷八：儒者動言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皆未曾說得明白諦當。惟《西銘》一篇，略見大意，然亦說個體段腔子，不能盡其情實。【略】惟讀先生此詩，則一歌一詠，躍然言下。《杜詩提要》卷一一：此杜公一首道學詩，平生經濟皆具於此，可作張子厚《西銘》讀，然卻無理學氣。《杜詩直解》七律卷一：此《詩》之興體，偶借桃樹以起興，於小題中抒寫大胸襟、大道理。通首八句，因桃樹而念及貧人，因貧人而念及禽鳥，而遂及寡妻群盜，仁民愛物之心一時俱到。公之性情經濟具見於此，勿認作詠物詩看。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八：「動」字最佳，長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爲勝。《杜臆》卷四：「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劉云「長篇着兩語如此，豈不軒豁。」不知和晚眺止此兩語盡之，乃詩家着精神處，餘俱襯語矣。《讀杜心解》卷五：前後各八句，中四爲鈕。前段，四言由熹諫而節鎮，首詳履歷也。四言倡詠西城，蒙上而美其政速。由「政速」脫出「新詩」，由「新詩」倒拈臨眺，因「臨眺」搭入「絕域」。即以起下，字字筋節。中四句，本形容「晚眺」氣勢也。借此即顯出重鎮規模，恰好引動下文贊揚奉和之脈，腕下如神輸鬼運。後段，見和詩情事。【略】而點逗「奉和」意，正在隱躍之間，其妙難言。《杜詩附記》卷上：作到「天闊樹浮秦」，則已直到顛頂矣，其下止餘四韻，而「秦」字之下更復無路可出，乃此處担喝「帝念」四韻。八句之中稠疊沉厚，竟若不爲收場計者，如銀雲托月之妙。

《嚴中丞枉駕見過》《杜詩提要》卷一一：此公與嚴初款洽之時，故立言之抑揚如此。而承接之錯落，屬對之開合，敘事之雅淡，命意之淵永，無不備至，然世人誤會者多矣。《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氣概雄放，絕無推崇軒冕之陋。《杜工部七言律詩注》卷二：看他要說到自身上，只「地分南北」一句暗渡，此第四句結上生下法也。頸聯「不獨」「應兼」四字，上下鈎連，句外關合，何等活動！少微星緊照上聯二語。「何人道有」，正足感嚴之深，語妙含蓄。《樹人堂讀杜詩》卷一一：上是感其枉顧，而必表出使節者，新併兩川爲一，紀時事，見隆貴也；下是自慨客居寂靜，得嚴公之愛敬，愈彰嚴之重賢出常情之上。

《絕句漫興九首》《杜詩說》卷一〇：此首是竹枝本色，此老從不作謔，此亦可比黃河清矣。《杜詩提要》卷一四：逐章相承，惜春花之易去也，而故作恨春怨春之詞，其意深於惜春矣。「感時花濺淚」，可爲此詩注腳。《杜詩詳註》卷九引申涵光評：絕句以渾圓一氣，言外悠然爲正，王龍標其當行也，太白亦有失之輕者，然超軼絕塵，千古獨步。惟杜詩別是一種，能重而不能輕，有鄙俚者，有板澀者，有散漫潦倒者，雖老放不可一世，終是別派。《杜詩鏡銓》卷八：絕句以太白、少伯爲宗，子美獨創別調，頹然自放中，有不可一世之概。盧德水所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者也。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七：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詩鏡總論》：深情淺趣，深則情，淺則趣矣。杜子美云：「桃花一簇開無主，不愛深紅愛淺紅？」余以爲深淺俱佳，惟是天然者可愛。《杜詩說》卷一〇：橫豎是看花，一處作一樣文法，便引讀者一處換一番心眼。《杜詩提要》卷一四：一起惱花，一結愛花，惱即是愛，七首共成章法，而歷一境又換一意，則每首亦自成章法也。

《戲爲六絕句》《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絕句》：《戲爲六絕》、《存殁口號》、《解悶》等幾二十首，子美平生好古憐才，論文求友，一片眞精神畢見於此。【略】以如是大文章大議論，第於斷句小詩悠然寄興。掣鯨魚於碧海，攀屈、宋而方駕，舉一毫端，建寶王刹，其子美之絕句乎！《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七：《六絕》爲詩道指南。如「劣於漢魏近風騷」，「未掣鯨魚碧海中」，「不薄今人愛古人」，「別裁僞體親風雅」，公已明明爲千古學詩者指出正派。《諸名家評定本錢注杜詩》卷一二引李因篤評：《六絕》論詩之源流當祖風騷，固矣。然遞相祖述，則捨六朝初唐無從人也。可謂卓識確見，獨冠古今矣。題之曰「戲」，寓意甚微。《杜詩說》卷一〇：諸章備見公論文之旨，蓋因當時後生輕薄前賢，特發此論。大旨在篇末「轉益多師」一句。以上數詩反覆較論，以明前賢之不可及，而終之曰「別裁僞體」「轉益多師」，以此質前賢，亦當心服；以此折復生，定自氣平。《杜詩提要》卷一四：此《六絕》是公自道其本源之學，而作詩之實也。今世研揣聲病，尋章摘句者，目杜爲村夫子，而踵撼樹之迹者比

比矣，讀此不爽然失哉！《青城說杜》：六首一氣，刀割不斷，而頓挫曲折，輕重低昂之旨自見。

《江頭五詠》三　《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三：此詩通篇是梔子之品題，而道理自見於言外。

又四　《杜臆》卷四：鸂鶒入籠本非所願，然可以養羽毛，可以避鷹隼，故人於失意之時，未必非得意之路，在人善用之耳。「莫悵望」、「莫辭勞」，委曲寬慰，眞仁人之言。

又五　《杜詩會粹》卷一〇：此詩感世最深。「獨立」字，「分明」字，「先鳴」字、此「妬」字、「驚」字所由起也。但稻粱之恩，又不可負耳。《杜詩說》卷五：詠物下至鷄鴨，亦難乎動筆矣，然非失次之鷄，獨立之鴨，亦無取托興。此詩寓意婉至，不必言，出語尤見高秀。《樹人堂讀杜詩》卷一〇：有箴規意，有驚懼意。

《野望》（金華山北涪水西）　《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處處寫出野望意，而遠近相涵，故佳。引吳農祥評：章法與「春日春盤」作同，皆以首句兩字作承。此作三、四壯闊。《杜詩七言律注》卷二：全首只「目極傷神」四字，而所傷之神未吐一字。

《水檻遣心二首》一　《石林詩話》卷下：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唯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杜律趙注》卷中：此詩八句皆言景，每句中自有曲折。題曰「遣心」，而詩不言情者，蓋寓有不樂，登水檻，覽景物而賦之，以自釋也。《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五引李璁佩評：少岸，多花，亦屬恆語，曰「平少岸」，分明一望渺然，則澄江愈澄矣。曰「晚多花」，如見夕陽掩映，則幽樹愈幽矣。用字平易，只如不覺，若入晚唐，便添許多痕迹矣。

又二　《杜詩詳注》卷一〇：葉潤承雨，衣乾頂晴，老病忘名，酒送餘生，此對景而遣懷也。《讀杜心解》卷三：首章橫寫，從檻外之景，空闊縱目也。此章豎寫，就檻內之身，安排送老也。「浮名」不「尚」，則寄此生於此間，不言檻而檻見也。細密乃爾，勿曰平平。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杜詩集評》卷一一引吳農祥評：公律悲壯蒼老人皆知之，獨一種清健樸野者，如此詩及《客至》、《賓至》等作，超然高寄，率爾獻酬，而鍛煉爐錘極其精密。王、孟非不平淡，所長止於五言，何況餘子。《杜詩說》卷八：極喧鬧事，敘來轉極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讀杜隨筆》下卷一：嚴公枉駕草堂攜酒交歡，拈韻賦詩，自應從嚴公說起，再寫枉駕，再寫攜酒饌以交歡作結。然逐層粘綴，神氣欠遒。公先從攜酒饌起，從使者逆入將軍，眞若從天而降，有千仞建瓴之勢。全章通體遒亮，超軼絕群，在神氣不在聲調，讀公詩可思過半矣。《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言卷上：合上下截觀之，一賓一主，一極煊赫，一極蕭索，兩相對照，而忘形之交自見。且通身用虛實相間之法以出之，亦拗體詩中格局之奇勝者，乃不知者又以爲失粘，豈其然哉？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杜詩鏡銓》卷九引劉辰翁評：開闔古今，渺在言外，畫不足言矣。《杜臆》卷四：此詩三、四在地圖內，而五、六推及圖以外，包羅宏闊，俯仰無際矣，此地圖之「雄」也。《杜詩詳注》卷一一：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則雪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杜詩說》卷六：蜀中地名不可枚舉，三、四特取其可入詩者。苟地名累贅，則風神色澤皆有損焉，唐賢每留心於此。中二聯暗紀蜀地方域所至，疏而不漏。且句法變化使人莫測。《問齋杜意》卷八：寫大山水，數言而盡。《讀杜心解》卷三：中間二十字，門戶扼塞俱盡。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杜臆》卷四：公與嚴公交契厚矣，十韻不及私情，而結以「臨危莫愛身」，道義之交如此。《杜詩詳註》卷一一引盧世㴶評：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末復囑之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肯作此語？子美眞古人也。《讀書堂杜詩注解》卷八：端嚴簡括，排體之正。《杜詩提要》卷一三：此排律中之沉鬱頓挫之章，非公無此性情，非公無此筆力。

《九日登梓州城》　《杜律趙注》卷下引劉辰翁評：老人語，無刻飾。《杜詩集評》卷八引吳農祥評：句句飛動。《杜詩增注》卷九：「追歡」句了起聯，「望遠」句開後半。另闢一格，神光離合，意象天成。

《黃草》　《杜詩提要》卷一一：八句詩，七紀地，不嫌堆砌。蓋「秦中」、「蜀道」，一篇關鍵也。　人謂公七言詩板重，吾謂公七言詩最空靈。少陵有知，應以余爲知己。

《**不見(近無李白消息)**》《杜詩詳注》卷一〇：敏捷千篇，見才可憐；飄零縱酒，見狂可哀。歸老匡山，蓋憫其放逐而望其生還，始終是哀憐意。

《**題玄武禪師屋壁**》《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詩用事人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語。此老杜千古絕技，未易追也。《杜詩說》卷四：以虎頭贊畫手，常意爾，着「何年二字，便自說得大驚小怪。赤日射而石林竟如有氣，青天在而江海忽若奔流，妙！畫通靈至此，信非虎頭不能作爾。詠畫如眞。畫作怪，詩亦怪。白日青天，壁上水流，此極奇極險之語，人多作尋常看過。《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卷四引馬班評：若大曆以還，決以畫結。此詩亦同。結到畫，卻瀟灑擺脫，不可及。何焯按：非爲擺脫也，無末二句，題者伊誰？凡詩中無自己，乃大病也。《杜詩會粹》卷一〇：此詩全首詠畫，禪師結末一點。《杜詩附記》卷上：若非前半氣之充盛如此，則後半近似齊梁矣。《杜詩鏡銓》卷九：畫境寫得有色有聲，語絕似太白。五、六用事入化，巧而不纖。　引張惕庵評：贊畫兼贊禪師，筆墨全無痕迹。《杜律淺說》卷下：看他通身祇是贊畫，而贊禪師亦即從畫想出。寫題則生鐵鑄成，用意則心靈腕妙，此老杜千秋絕技也。　將一活活禪師直寫入畫壁山水裏去，將那平平畫壁，直寫個活現禪師出來，眞有神鬼不測之機，造化在手之妙。

《**客夜**》《杜詩解》卷二：寫客，卻寫夜。寫客夜，卻寫下半夜。奇撰可思。《杜詩說》卷四：起句用俗語而不俗，筆健故爾。接句「不肯」字，索性以俗語作對，聲口隱出紙上。後半四語，寫的是老人無眠心事，並其情性亦出紙上矣。《杜詩提要》卷八：《國風》：「輾轉反側」，千古不眠絕調也。此詩亦然。清宵好景，寫得老人忽起忽卧，竟夕倉皇，自言自語情狀，總是「秋天不肯明」一句。

《**客亭**》《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五：讀二詩，客情客景描摹殆盡，眞令作客人不堪多讀。《杜詩說》卷四：此詩「猶」「更」二字略露眼目，其餘虛字盡見之言外。意深語厚，是誠律詩三昧。《杜詩提要》卷八：前半客夜之景，後半老病之情，而托詞「聖朝無棄物」，何等深厚！四句皆以反言見意。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臆》卷五：說喜者云喜躍，此詩無一字非喜，無一字不躍。其喜在「還鄉」，而最妙在束語直寫還鄉之路，他人決不敢道。《杜詩集評》卷二一引李因篤評：轉宕有神，縱橫自得，深情老致，此爲七律絕頂之篇。《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二引黃維章評：杜詩之妙，【略】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卻看」、「漫卷」、「即從」、「便下」，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杜詩七言律解意》卷一：薊北起，河南結，中間氣脈蟬聯，構法奇絕。又地名凡六見，主賓虛實，累累如貫珠，眞喜於將多。《杜詩說》卷九：杜詩強半言愁，其言喜者僅寄弟數作及此作而已。言愁者眞使人對之欲哭，言喜者眞使人讀之欲笑。蓋能以其眞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類爲之感動故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一氣流注，曲折盡情。篇法之妙，不可思議。《魯通甫讀書記》：用虛字之妙，備盡此篇。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杜詩鏡銓》卷一〇引蔣弱六評：五、六只是寫景，卻令三春客子神魂飛去。　引宋犖評：「花遠」二句，王摩詰繪成圖，杜詩已爲當時所重如此！楊倫按：此圖見董元宰《畫禪室跋語》。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杜詩集評》卷八引吳農祥評：首篇是他鄉之春，次首是故鄉之春，合讀甚慘。又引李因篤評：故園未即歸，因有荊門之想，而於登樓寄興，當看其章法。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所親」意，層層反寫，情無不伸。《讀杜心解》卷三：起、結寫惜別，而中四俱從去後途景取致，爲前後激射，奇格。

《**送路六侍御入朝**》《杜臆》卷五：四十年相知，後會不可期，而相逢即別，眞不可堪。寫得曲折條達。《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一氣滾注，只如說話，而渾成不可及。公此等詩如龍眠白描，無微不入，由其運筆之高也。查慎行評：纏綿婉曲，覺江淹《別賦》未足消魂。

《**上牛頭寺**》《問齋杜意》卷九引錢飲光評：「袞袞上牛頭」，是狀青山之勢，妙絕！五、六以下兼舉所見所聞，亦謂高處另一世界。

《**上兜率寺**》《石林詩話》卷中：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跡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祗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頷聯十字耳，有上下古今之感，似悲，似諷，此類句非公不能。

《**柑園**》《杜臆》卷五：此詩極次第，先言柑園，次葉，次花，次結子，而隨邊使以獻君。【略】公有志經濟而困於羈旅，因借柑自寬，非詠柑也。《杜詩集評》卷八引查慎行評：結句從第六句出，此法亦創自少陵。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豔曲二首贈李**》《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處處貼泛江寫豔遊，亦自淋漓滿志，而語不傷雅，所以爲難。次首極寫其盛，末則題所云戲也。《杜詩說》卷六：二詩諸家並不登選，豈以豔曲爲公諱耶？不知二詩製題本自不苟。首言「數陪」，末言「贈李」，則知此公蓋遊於逸淫於樂矣。撰爲豔曲，雖曰戲之，而實所以規之。曲終奏雅，其辭麗以則，實本詩人作賦之義。豈玉臺雜體淫而非典，香奩衆製穠而近褻，所可望其後塵耶？《杜詩闡》卷一五：以刺史日事泛江，且攜女樂，荒於潘孟陽矣。公諷李，全在次章末二句。

《**送何侍御歸朝（李梓州泛舟筵上作）**》《杜詩鏡銓》卷一〇：三、四一喧一寂，景中帶比，杜詩善用此法。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言卷四：此詩通身虛實相稱，措詞雅而蓄意深。中唐人多學此種，然風骨則遠不能及也。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調亦圓宕，而取材更欲其難。《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九：玩詩意，則寺在山頂，閣在山腰。從寺下說起，俯仰一山，多少曲折，盡該八句中。寫景須如此，方有位置，方有次第。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讀杜詩愚得》卷九：末二章雖皆若自寬之詞，而有至悲之意寓焉。眞愛君憂國之心，眞一飯不忘君者與！《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詩之雄放不必言，吾尤擇其雅者。《讀杜心解》卷五：詩當是醉後所成。但自寫牢騷，絕不周旋世法。狂豪之態如見。分兩截看：前言身遙世亂，而依人以老，是叙事；後言身世兩忘，一託之於酒，是述懷。其陪宴賦詩，前後略帶而已，故曰醉後詩也。《杜詩鏡銓》卷一〇：通首格律甚細。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杜詩鏡銓》卷一〇引《西清詩話》：作家用事要如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三、四二句，只似寫景，而孝養在其中，運化故事，渾然無跡。《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用事精切，正在頷聯，見扶侍慈母之義，暗用孟竹、姜魚故事，卻自渾然。

《**倦夜**》《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寫夜易，寫倦夜難，公必先其難者，仍渾然無跡。寫倦夜俱在景上說，不用羈孤疲困之意，所以爲高。引吳農祥評：亦似賦野月也。野月光淺，故中二聯竭力搖曳之。引查慎行評：靜極細極，此段境界他人百舍不能至也。前六語俱寫景，極其細潤，結處無限感慨，首尾四十字無一字虛設。五律至此，難矣！蔑以加矣！《杜詩說》卷六：前六句刻畫清夜之景，無一字不工。末用二字點明，章法緊峭。言夜景清幽，但因干戈未定，萬事縈心，無復佳賞，亦空悲此夜之徂而已。七、八見公本色，自是騷人詩，非幽人詩也。《讀杜心解》卷三：此詩絕不明言所以，而羈孤老倦之態，溢於言表。

《**悲秋**》《杜律五言補注》卷二：詩中不言悲秋，而意自可見。《杜解傳新》卷三：通首讀去，眞不啻三峽暮猿之想。

《**對雨**》《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着意寫「對」字，知憂國無時休矣。《瀛奎律髓》卷一七紀昀評：三、四高唱，非老杜無此胸懷。《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四：此詩通身是因對雨而憂吐蕃之亂，末忽作意外之想，截然收住，所謂「篇終接渾茫」者也。

《**王命**》《唐詩鏡》卷二五：是老誠憂國語。肉食悠悠，萍蹤悒悒，自是干古長慨。

《**征夫**》《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四：此詩通身顯赫流轉，開後人簡易之門。

《**有感五首**》《杜臆》卷五：讀此五詩，皆救時之石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契，眞非窾語。【略】而皮相者謂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杜詩說》卷六：《有感五首》，在公生平爲大抱負，即全集之大本領。從來讀杜詩者，并未經拈出。高廷禮與趙東山各選其二而各不同，其去取之旨不知何在？後人不知杜公之大抱負，大本領，而輕於選杜詩與輕於學杜詩，皆不知量者也。《杜律五言補注》卷二：此五章，皆大道理正議論，可見少陵學術之深宏，非特詩人而已。碧溪謂少陵似孟子，視此五章，誠無怍色。

又二《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三：合上下截觀之，總是據事直書，不着一字褒貶，而褒貶之義自見。此公以《春秋》之筆，形之於律詩之間也。

《**章梓州水亭**》《杜臆》卷五：後四句並列賓主四人，而流利不板。《杜

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次聯盡高宴之致，微公不能拈出。妙是序出，不涉議論。引查慎行評：極錘鍊，極自在。《杜詩鏡銓》卷一〇：清雅以韻勝，頗似錢、劉。

《玩月呈漢中王》《杜詩說》卷四：前詩（指《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欲投三峽，此詩已不果行，更欲冀王垂念耳。如此寓意，如此用事，眞是鏡花水月，無質可求。《苦竹軒杜詩評律》卷二引黃生評：敘情不離景，寫景即關情。惟老杜最工，天人俱造極故。《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淡語有深致，咀之無窮。　引吳農祥評：意以不露爲高。《杜詩提要》卷八引漪堂評：結句，白山謂公冀王垂念困厄，有同月暈，能如淮王畫灰之術，庶其有濟。【略】詩意謂深夜暈生，欲憑風吹缺此已生之暈，俾月常滿江城，關山同照也。然後恍然於「清」字、「滿」字、「照」字皆與「暈已生」反映，乃知其起伏照應，鍊字鍊句，洵有神工。而一篇傷感離別之情，無枝可棲之慨，自在言外。

《登高》《鶴林玉露》乙編卷五：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悽慘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沈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爲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爲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評此詩云：「一篇之內，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有識者。）若「風急天高」，則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驟讀之，首尾若未嘗有對者，胸腹若無意於對者；細繹之，則錙銖鈞兩，毫髮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勢，如百川東注於尾閭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決不能道者，眞曠代之作也。然非初學士所當究心，亦匪淺識所能共賞。此篇結句似微弱者，第前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作峭快，恐未合張弛之宜，或轉入別調，反更爲全首之累。只如此軟冷收之，而無限悲涼之意，溢於言外，似未爲不稱也。《杜詩說》卷九：前景後情，自是杜詩常格。起聯、轉聯並三折句，工整有力，結聯宜放鬆，始成調法，今更板對兩句，通體爲之不靈。《問齋杜意》卷一七：此詩讀者亦謂五、六備極頓挫，不知此詩一句有一句之頓挫，合看兩句，有兩句之頓挫，合看通篇，有通篇之頓挫。頓挫爲公獨得之妙，此詩政當于字字頓挫求之。《親齋詩談》卷四：《登高》，通體用緊調，雄健嚴肅，七律第一格。通體緊調最不易學，其聲色氣象齊到處，正是養得足。《杜詩七言律解意》：律貫勻穩，亦須著一二得力字面，即通體生動，如武帝《秋風詞》，荊卿《易水歌》，神彩全在「風」字。此作亦爾。起手二字，足其得力處，惟風急故猿嘯哀絕，鳥飛卻回，落木爲之蕭蕭，長江爲之滾滾，此傳神法。「艱難」應「作客」，霜鬢則又年老，何堪萍轉！「潦倒」應「多病」，止酒倍加寂寞，何以消愁！此進步法。胡元瑞謂結聯爲軟冷，此隔靴之見。《讀杜心解》卷四：此輟飲獨登之總慨也。望中所見，意中所觸，層層清，字字響，胡應麟謂古今七言律第一。《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二：「悲秋」、「多病」，公蓋隱以宋玉、馬卿自況。「常作客」根「萬里」二字來，「獨登臺」倒結出題面，只足常調，無足異者。妙在「結」客久則艱難備嘗，病多而潦倒日甚，髮無可白，酒不能傾，當此憑高極目之時，眞有不覺百端之交集者。諸家獨賞「萬里」「百年」之精確，而反嫌結語卑弱，其又足爲定論乎哉？《瀛奎律髓》卷一六：查慎行評：七律八句皆屬對，創自老杜。前四句寫景，何等魄力？何焯評：千端萬緒，無首無尾，使人無處捉摸。此等詩如何可學！許印芳評：七言律八句皆對，首句仍復用韻，初唐人已創此格，至老杜始爲精密耳。此詩前人有褒無貶，胡元瑞尤極口稱贊，未免過誇，然亦可見此詩本無疵類也。《唐宋詩醇》卷一六：氣象高渾，有如巫峽千尋，走雲連風，誠爲七律中希有之作。後人無其骨力，徒消之於聲貌之間，外強而中乾，是爲不善學杜者。《昭昧詹言》卷一七：《登高》，前四句景，後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變化筆法。五六接遞開合，兼敘點，一氣噴薄而出。此放翁所常擬之境也。收不覺爲對句，換筆換意，一定章法也。而筆勢雄駿奔放，若天馬之不可羈，則他人不及。《峴傭說詩》：《登高》一首，起二「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收二「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通首作對而不嫌其笨者，三、四「無邊落木」二句，有疏宕之氣，五、六「萬里悲秋」二句，有頓挫之神耳。又首句妙在押韻，押韻則聲長，不押韻則局板。

《九日》（去年登高鄜縣北）《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古色鬱然，結語更見忠愛。《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此詩通身是九日客中感懷之作。一層深一層，直想到未經亂離之前，早已餓窮不免，直欲肝腸寸斷矣。吁！感懷至此，能令讀者墮淚，悲哉！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杜詩集評》卷一三引吳農祥評：詞嚴義正，不粉飾一筆。引查慎行評：以史筆爲詩，醒快奪目。審時地以立言，忠君愛友之誠，藹然流露。一篇有韻之文，感事策勛，託意深厚。《杜工部集五家評》卷一二引邵長蘅評：杜此種詩不必盡有警句，要是深渾難到。《瀛奎律髓》卷二四：紀昀評：風骨老重，語亦沉着，然尚非杜之極筆。

《**薄暮**》《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四：此詩於兩截之中，卻使中間兩聯兩相發明，首尾兩聯互爲體用，格局之變化，眞愈出愈奇。

《**西山三首**》《杜詩集評》卷八引吳農祥評：亦次第鈎鎖。首章言西山大勢，次章言西山防戍之急，末章則言將來之禍無窮。曰「欲報凱歌」，意欲如此而實不然也。《杜詩詳注》卷一二：公抱憂國之懷，籌時之略，而又洊逢亂離，故在梓閬間有感於朝事邊防，凡見諸詩歌者，多悲涼激壯之語。而各篇精神煥發，氣骨風神，並臻其極。此五律之入聖者，熟復長吟，方知爲千古絕唱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四：合三章觀之，層層頂貫，一層深一層，總是記西山之實事，亦作一氣讀。

《**薄遊**》《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工於體物，感興極深。《讀杜心解》卷三：通首只言景不言情，而悲懷盡吐。

《**贈韋贊善別**》《杜臆》卷五：此詩許多婉轉，無限感傷，一字一淚。引鍾惺評：八句亦完亦渾。《讀杜心解》卷三：贈別故人，純從自己羈旅苦衷一片滾出。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唐詩歸》卷二〇鍾惺評：家務瑣屑，有一片骨肉友愛在內。只覺其眞，不覺其俚且碎，由其筆老氣厚故也。《杜詩說》卷六：五、六俗務，七、八閒情，並說始見雅人眞致。若假脫俗者，便諱作五、六二語矣。《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絮絮家常話，入公手便成絕妙文章。《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四：此篇通篇是對弟說話，樸而彌眞，質而彌雅。

《**傷春五首**》《杜詩通》卷三一引鄭繼之評：五首總是一首，不過道一時之亂，雖見其忠君憂國之誠，而於詩自是疊牀。《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排律》：夫排律原爲酬贈設，而乃環絡先朝，切劘當世，紆迴鄭重，就排場中，而封事出焉。本領體裁，絕世獨立。《杜工部詩集輯注》卷二一：代宗致亂，皆因信任非人，老臣不見用，故一曰：「賢多隱釣徒」，一曰：「猶多老大臣」，一曰：「誰憶大風歌」，篇中每三致意焉。《杜詩集評》卷一三引吳農祥評：《傷春五首》記吐蕃之亂也，鄭繼之以爲疊牀。不知五首雖是一意，而每首各自一意，層層鈎鎖。首篇言舊事也，次篇言久遊地也，至三篇則知吐蕃之亂，四篇則知代宗之出幸，末則望回鑾。由是言之，何嘗疊牀？《杜詩鏡銓》卷一一：激昂慷慨，亦復悱惻纏綿，與《有感五首》並見才識忠悃，此皆杜詩根本之大者，學者所宜著眼。末首君臣雙綰，高呼震天，正復淚痕滿紙。寫播遷事，由主上而妃主，而軍士，自有次第。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發端陡健如謝宣城，餘亦老氣紛披。引吳農祥評：以樸直見筆力。

《**放船**》《杜律五言補注》卷二：此篇從頭順說，而開闔照應，脈絡分明。《杜詩說》卷六：「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此中流容與之景也。「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此輕舟徑渡之景也。雖曰句法爲人所窺，然非此勾勒不出。薛濤云：「山寒雨不開」，是善寫雨山者。皆可畫，皆不易畫。《讀杜心解》卷三：敘事明晰，寫景波峭，五律之開宋者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四：此詩通身作意處，全在上截「雨不開」、「直愁」、「故作」等語上。乃是從不快中翻出快境來，故能如此之異樣靈動，豈俗筆所能爲也。

《**奉寄高常侍**》《杜律意箋》卷上：「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乃眞大家語。《唐詩鏡》卷二六：寄高常侍、章侍御，一切就本色，不借外情點綴。《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三：按中二聯推適之至。【略】合觀四句，文情緊湊，興致甚雄。《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語語沉着，咀之有味。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老氣橫披，吾尤愛其後半。《杜工部七言律詩注》卷二：四句說李劍州，四句公自言，章法截然。本言路經瀘瀕者一老翁也，一老翁易以「雙蓬鬢」三字，語便奇。《杜詩提要》卷一二：煉句之難全由煉字。如首二句，非「驅」字「坐」字沉雄顯亮，一庸句耳，何以爲萬夫之特哉！然亦有全句煉者，則「天入滄浪一釣舟」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此詩分上下截看，文境幻化，迴出人意想之外。本是因自己欲赴荆南，寄別李劍州。上截卻先敘李劍州，下截始是敘自己，已覺文筆之變化。乃敘現任刺史，轉多隱憂，敘飄零一身，反而曠達，尤爲奇變莫測。

《**奉寄別馬巴州**》《杜詩提要》卷一二：如此一篇，句句流走，句句蓄

意，句句變換，豈凡夫排偶者所能捉摸！《杜工部詩集集解》卷二〇：此詩惟起結二語說馬，餘俱自序，而極轉折之妙。《杜律啓蒙》卷一〇：於排比之中，寓散行之神，公於律中慣用此種狡獪。《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言卷上：此詩首聯借馬巴州迭落出自己來，故次聯單承自己說。　次聯一句東川，一句荆州，乃是欲別之緣由。三聯一句「遠去」，一句「難過」，卻是寄別之正而。末聯想到馬巴州亦欲北上，又是分道而馳，極於惜別之情。較前《寄別李劍州》詩筆法迥異，格局迥殊。然一氣貫注，則毫無差池，此公詩所以獨至也。

《雙燕》《杜律集解・五律》卷三：起用一「驚」字，最可玩味。愚每誦此詩，謂非老杜不能如此發端，咏物大家法，晚唐罕能及此。《問齋杜意》卷一〇：凡作詩之法，意固有取於參差互見者，不可不知。如此詩前六句第說燕，而己在其中，後二句第說己，而燕在其中是也。《苦竹軒杜詩評律》卷三：前說物情似人，後說人情似物。直中曲，拙中巧，淡中濃，無人識，不須人識。

《百舌》《杜詩編年》卷一〇：此題用此等典實，語全不凝重。《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七：此杜詩諷刺之最顯者，然亦何嘗直焉。《杜律通解》五律卷一：趙永公曰：杜陵詩譬讒人如百舌，不即不離。而毓周解說百舌如讒人，如畫如話。非杜陵不能寫百舌之神，非毓周何能傳杜陵之心哉！《杜解傳新》卷三：「時」字正與「春」字對。蓋頌時鳴盛，鼓吹休明，亦臣子之事。諱亂而稱治，則直讒人矣。古來以此傾覆其邦家者，殆指不勝屈。「重重祇報春」，可畏哉！

《絕句二首》（遲日江山麗）《鶴林玉露》乙編卷二：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詠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眞樂乎？《杜詩詳注》卷一三：此詩皆對語，似律詩中幅，何以見起承轉合？曰：江山麗而花草生香，從氣化說向物情，此即一起一承也。下從花草談到飛禽，便是轉折處，而鴛燕卻與江山相應，此又是收合法也。

《滕王亭子》（君王臺榭枕巴山）《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極其鋪張，卻自疏樸，初唐名手得意之篇。《杜工部七言律詩注》卷二：詩須氣象與所賦者相敵，【略】此詩好在字字是玉臺山上玉臺觀內滕王亭子氣象。前四句暗借梁王、淮南王二事寫名勝之猶存，後四句點入傷心，滿目四字，見歌思之未已也。《杜詩說》卷九：三、四以梁園、淮宅隱映滕王，鏡花水月，有象無痕。《讀杜心解》卷四：詩本是吊古之篇，安章頓句，高、曾矩矱也。

又（寂寞春山路）《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盛衰之感以虛字斡旋，結尾抱起聯，一反一正說。吳農祥評：只慨嘆，卻有含蓄。《杜詩說》卷六：以「寂寞」字領一篇之意，松聲、竹色不改當年，歌吹、霓旌已成往事，此過客之情所由感也。【略】更妙在「過客情」三字，安頓得法。以七、八倒結於後，其味乃長。結言外云：今安在哉？吳東巖云：前六句悽涼已極，若再以衰颯語結，意興索然。七、八忽用麗句進溯盛時，翻身作結，力大思深，奇變不測。《杜詩提要》卷八：詩有以對面相形而題位益顯者，如此詩之「過客」者，「君王」之對面也。「荒村」者，「春山」之對面也。「鳥雀」「雲霞」者，「歌吹」「霓旌」之對面也。不必言零落，而淒楚早已動人。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杜詩通》卷三七引鄭繼之評：五詩渾厚隱約，情致殊勝。《杜臆》卷五：五作意極條達，詞極穩稱，都是眞人眞話，詩只應如此。《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律詩》：極有致，極有體。蓋嚴武是天地間具心眼人，定不受佞，倘如幕下庸流，一味油腔，必吐棄而擯斥矣。《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五作處處是將赴，俱從草堂鋪叙，而寄嚴公意每用一、二語輕帶。古道至情，絕無湊拍。　極似一筆揮成，卻有慘淡經營之妙。盧坤五家評本《杜工部集》卷一三引邵長蘅評：五詩不作奇語高調，而情致圓足，景趣幽新。遂開玉局劍南門戶。《魯通甫讀書記》：諸作風流都雅，而骨律自高。

《別房太尉墓》《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言下有「嘆息斯人去，蕭條天地空」之感。結語更拈景設色，而彌形其悲。《杜解傳新》卷三：此一詩，一身作客之難，朋友相與之情，而名宦生前死後之德誼淒涼，無一不見。他人千言不能盡，而公四十字括之，是稱巨筆。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杜律五言補注》卷三：三詩皆佳，而亦有章法存乎其間。首章山水總泛言也。後二章皆詳言山水之曲折也。第二結，承首結「盡室」字來。一題而作數首者，不可不知此法。《杜臆》卷五：三首寫客途情事如畫，而末首猶極變幻，有事外意外之趣。《讀杜心解》卷三：首章述情，下兩章寫景，總不漏領妻子意。次章之景，紆回之意多，尚爲題中「卻赴」傳神。末章之景開暢之意多，全是攜家山行趣致。始而傷，中而愧，終而笑，三首自然之結構。《藝蘭書屋精選杜詩評注》卷五（評第二首）：前六句

極行路之艱辛、蜀道之險遠，抵一篇遊記。衫潤、馬嘶，秀麗語卻傷感；棧懸、橋斷，勞瘁語卻奇僻。末云累及妻子，無奈之甚。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感慨流連，得之言外。《讀杜心解》卷三：湖爲房公舊蹟，而房又公之知己，篇中自宜首及。然現在同泛者，新使君也，此中卻分賓主。看其落筆斟酌，言言得體。首提「舊相」，遙爲房賀也，卻是遞下語。次句則歸美使君，能增輝前政矣。三、四分頂，着到自身，言隨朝則無分，而陪宴實有光。兩邊氣誼俱見，筆復側注。五、六，又即以房湖物產作王宴鋪排，更能融洽入化。結聯恰好就宴上收合使君，而曰「雙皂蓋」，則不漏綿州，曰「正相依」，則仍綰陪泛，洵是規重矩疊。

《**舟前小鵝兒**》《杜詩詳注》卷一二：杜詩有用俗字而反趣者，如鵝兒、雁兒，本諺語也，一經韻手點染，便成佳句。如「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是也。

《**登樓**》《石林詩話》卷下：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杜臆》卷六：此詩妙在突然而起，情理反常，令人錯愕。而傷心之故，至末始盡發之，而竟不使人知，此作詩者之苦心也。《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造意大，命格尚，眞可度越諸家。吳農祥評：一起駭嘆，唐人無能爲此言者。接二語壯闊，而時趨世變，亦全包於此。結語另有寄託，自是奇警。《杜詩七言律解意》：俯視江流，仰觀山色，矯首而北，矯首而西，切登樓情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氣象雄偉，籠蓋宇宙，此杜詩之最上者。《瀛奎律髓》卷一：紀昀評：何等氣象！何等寄托！如此種詩，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彩常新。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唐詩十集・壬集》：二詩在哀悼中亦是妙境。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纏綿悽愴，句句字字可法。《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過其莊，思其人，不獨比鄰相依淒然，兼身世之感矣。前首先言人後言莊，次首先言莊後言人。總是倒寫，杜公多用此法。《杜詩提要》卷八：因感舊之情，而抱知心之愧；傷素交之盡，而起垂老之悲。一「雙」字，將哭友之淚與自哭之淚，攪做一團，何其情文之濃至也！

《**奉和嚴大夫軍城早秋**》《樹人堂讀杜詩》卷一四：開疆拓土本是幕府職分，是詩雖頌，無溢美矣。《杜詩說》卷一〇：滴博、蓬婆，地名極粗硬，卻得雲間，書外四字調適之，眼中口中全然不覺，運用之妙如此。《杜詩鏡銓》卷一一引蔣弱六評：嚴詩一味英武，此更寫得精細，有多少方略在，而頌處仍不溢美。

《**院中晚晴懷西鄭茅舍**》《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律詩》：舉束縛蹉跎無可奈何意，一痕不露，只輕輕結一語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我兼吏隱名。」既悲「白頭趨幕府」爲溪花所笑，將欲駕言吏隱，又恐爲溪花所疑。幾多心事，俱聽命於花，深乎，深乎！《杜詩說》卷八：五、六似向晚晴致怨，七、八似對溪花分疏，極盡欲歸之情。興象玲瓏，意言委曲。《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幽興相關，藩籬語毫無所涉。《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此詩自來注家俱賞其氣韻之佳，而不知其所以氣韻之能佳，總在於寓意之妙。豈淺賞者所能盡其旨趣哉！

《**宿府**》《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三、四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同一聲調，詩之樣式極矣。孫鑛《杜律》七律卷一：通首俱是傷嘆之意，而不點出傷嘆字，讀完自見，最有深味。《杜詩集評》卷一一引吳農祥評：八句皆對，既極嚴整從容，復帶錯綜變化，此公之神境。《唐宋詩醇》卷一六：多少心事，於無聊中出之，字字沉鬱。《峴傭說詩》：「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悲」字「好」字，作一頓挫，實七律奇調，今人讀爛不覺耳。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杜臆》卷六：觀公此詩，誰云傲誕哉？即幕僚雖不合，止云「分曹失異同」，而「平地專欹倒」，且自分其過，可以占公之所養。《杜詩言志》卷八：讀之直抵一篇《北山移文》，發笑之極。若說作是少陵自述己意，便說不去，且亦無此體也。《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與昌黎《上張僕射書》並讀，總是吐情知己，意之所到，筆能隨之，其文力正同。吳農祥評：通首憤激，或以此證武欲殺甫之實。然兩公相與有終，必不至此。入人幕府，動輒牽制不自由，此則人情耳。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誠齋詩話》：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爲眞也。《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一六引趙次公評：此篇句句皆盡義，甚分明。《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一：此篇句句着畫意，政似未離本處。謂「義盡分明」，兒童之見。《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與李十二白

同尋范十隱居》八韻、《春歸》六韻、《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十韻、《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八韻，凡四首，在五言排可稱仙局神品，即在杜集內，亦屬絕頂合尖。潔淨精微，冲芳瀟灑。《杜臆》卷六：此詩是唐人詠畫格調，但遣詞工緻，娓娓不窮，令他人無復措手處。末用謝太傅，落「忘」字韻，穩稱。《杜詩說》卷一一：起聯宏壯堅勁，開門見山。以後承此寫去，字字刻畫，句句變化。題畫詩爲排律，非此不稱。詩句字眼皆用得生動。沱水、岷山明說，白波、青嶂暗說，襯足二語。後五聯分寫江山景物，一邊一句。「雪雲」二語，尤是題畫三昧，咫尺可論萬里也。誠齋云：「杜排律多矣，獨此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杜詩詳注》卷一四：昔人論此詩，爲宋人詠畫之祖。但其分寫山水，亦有所本。謝靈運《過始寧墅》詩，中十句云：「剖竹守滄海，【略】築觀基層巔。」此亦一山一水對言，然杜用以詠畫，更較詳細精工耳。引胡夏客評：起聯莊重，接聯精警，收語穩足，此最入格之篇。《杜詩集評》卷一三李因篤評：下難下之字無一不穩，無一不妙。高秀二義每苦難兼，公此篇兼之矣。查慎行評：山水分對，妙在句句是畫圖。山水並起，以下句句分承。《杜工部詩集集解》卷二二：起四句以山水之大勢言。後十二句以山水中之一端言。然松杉、菱荇、雪雲、沙草，畫中近景；嶺雁、川蜺，畫中高景；洲蕊、石蘿，畫中遠景；暗谷、丹楓，畫中蒙昧景；玄圃、秋城，洞庭景物，畫中明淨之景也。《杜詩鏡銓》卷一一引王士禛評：格律精細，點眼只在一、二虛字，學者宜潛心玩之。《讀杜心解》卷五：章妥句適，浪靜風恬，猶似初唐人排律體製。起四句，領淸山水廳事，卻不露圖畫字。中間十二句，細細分寫，俱以眞境作畫境。【略】至末四句，方以「繪事」點還「畫圖」，以「幽襟」點還「奉觀」，以「謝傅」點還「鄭公」，仍就鄭公拍上山水作結。《杜詩增注》卷一一：題中正面，起四語已盡。忽用「直訝」「兼疑」四字開出下文，寫得面面如生，班班坐實。然後以「繪事」句掃空前面。此題詠之又一格。結云「丘壑道難忘」，並繪事亦消歸無有。不墮刻畫纖巧，法門最密，最渾，最變化。解此便無窘步矣。《杜工部詩話》：一句山，一句水，分寫對寫。或遠或近，或高或下，或虛或實，或大或小，無不形容刻畫。昔人謂此詩開宋人詠畫之祖，誠有如楊誠齋所稱：「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

《至後》　孫鑛《杜律・七律》卷二：旨深而調淺，不知者便傷其率易。《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上：此詩亦七律之拗體，通身得古拙之趣，固不待言，而「青袍白馬」一聯，互相顧盼，句中藏意，言外傳神，尤爲奇辟異常，迥出人意想之外。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瀛奎律髓》卷二三：方回評老杜合是廊廟人物，其在成都依嚴武爲參謀，亦屈甚矣。此詩二起句言草堂之狀，三、四言時節，五、六言情懷，而末二句感慨深矣。老杜平生，雖流離在郊野，而目擊兵戈盜賊之變與朝廷郡國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憤之辭不一，不獨爲一身發也。《杜臆》卷六：公有「分曹失異同」之語，似與諸公不合而歸，此詩殊無芥蒂，可以占公之養。【略】此詩只言溪上之樂，如鳥脫籠，自是衷語。

《春日江村五首》　《杜律選注》卷中：此五詩首尾開合，始終相承，皆有義意。所謂憂中有樂，而樂中有憂者也。《杜臆》卷六：此詩五首如一篇文字，前四首一氣連環不斷，至末首總發心事作結。《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五詩亦樸老，亦綺麗，首首俱帶江村意，大家之篇。《杜詩會粹》卷一三：《春日江村》，因江村春日而起興，俱推開寫，情事不必沾沾江村也。其中或點江村，或點春日，須善領略。《杜詩鏡銓》卷一二：五詩，前首總起，末首總結，中三首逐章承遞，從前心事，向後行藏，備悉其中，可作公一篇自述小傳讀。《杜解傳新》卷三：此詩與《有感五首》，具見公一生經濟懷抱。

《絕句四首》（兩箇黃鸝鳴翠柳）　《杜詩集評》卷一五引李因篤評：化古人「白鷺一一飛上天」爲整調，餘則配足之耳。吳農祥評：極熟詩，卻用意陶鑄者。

《禹廟》　《瀛奎律髓》卷二八：方回評：凡唐人祠廟詩，皆不能出老杜局段之外。《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語。此老杜千古絕技，未易追也。《唐詩評選》卷三：全不用贊禹語，但從「空山」二字說下，純淨不冷落。《杜詩詳注》卷一四：此賦忠州禹廟也，移動他處不得，只此四十字中，風景形勝，廟貌功德，無所不包。其局法謹嚴，而氣象弘壯，讀之意味無窮。《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氣象渾涵，詞華典則，質而愈古，麗而彌淸。思人風雲，腕驅經史，三百篇後，登峰造極之作。

《旅夜書懷》　《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起聯幽細，次聯渾雄，五、

六書懷，結語承上而氣象廓然，收得全詩住。中二聯皆一字起頭，亦小失檢點。查慎行評：此舟中作，題中四字，分作上下兩截寫，各極其妙。《杜詩解》卷三：通篇是黑夜舟面上作，非便卧蓬底語也。先生可謂耿耿不寐，懷此一人矣。「星垂」二句云：千鍾萬鍊，成此奇句，使人讀之，咄咄呼怪事矣。《讀杜心解》卷三：起不入意，便寫景，正衞凄然。三、四開襟曠遠，五、六揣分謙和，結再即景自況，仍帶定「風岸」「夜舟」，筆筆高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胸懷經濟，故云名豈文章而著，官以論事罷，而云老病應休，立言之妙如此。《瀛奎律髓》卷二五：紀昀評：通首神完氣足，氣象萬千，可當雄渾之品。《竹溪詩話》卷一：胡元瑞曰：「『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此太白壯語也。子美『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二語骨力過之。」丁友龍解之曰：「李是畫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暫視，杜是停舟細觀，未可概論。」以予觀之，二說皆非定評。杜句警練，李句雄渾。警練則力大，雄渾則氣長。以品而論，李句當在杜句之上，賞音者各從其好可也。

《三絕句》《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八引申涵光評：三首鄙俚板實，何遂至此？《杜詩增注》卷一二：三篇另一格，蓋當時實錄，可備史書。評者乃詆爲鄙俚板實耶？

又一《杜臆》卷九：二句連用兩「刺史」，雖非故創新格，而筆機所至，不妨自我作祖。

又三《杜詩鏡銓》卷一二：筆力橫絕，此等絕句，亦非他人所有。

《長江二首》《杜律五言補注》卷三：二首體裁相類，正意俱在第三句，借江之朝宗，欲人之尊奉乎君也。

又一《杜詩編年》卷一一：「瞿塘」句，長江之奇，禹功之大，少陵以五字包盡。《杜詩說》卷五：是八句全對格，虛實相間格。前後語意若兩截，其實「歸心」跟「朝宗」字，「波浪」應「衆水」字，章法仍緊關合，此皆公之律髓也。

《立春》《讀杜心解》卷四：憶兩京，全從「春盤生菜」觸起。述兩京之盛，只用盤菜形容，不須別作鋪張，而太平氣象如見。

《漫成一絕》《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二七引趙次公評：嘗聞士大夫云：「東坡先生有言：杜子美『江月去人只數尺』，不若孟浩然『江清月近人』之不費力。」此公論，不可廢也。《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三：「聯拳」、「潑剌」，各盡物態。《杜詩集評》卷一五引李因篤評：公本色語，卻流麗動人。查慎行評：絕句作兩聯，此格自公創之。

《雨不絕》《讀杜心解》卷四：咎雨阻歸，託詞也。有妄人者盡力吹索，實還未解。

《宿江邊閣》《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寫時地毫無遺憾，結正稷契分中語，全詩雄健，足以副之。

《閣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〇引《西清詩話》：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操，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閣夜》，【略】氣象雄蓋宇宙，法律細如毫芒。自是千秋鼻祖。異時微之、昌黎，並極推崇，而莫能追求。《杜詩胥鈔・餘論》：意中言外，愴然有無窮之思，十分筋兩，十分關係，與《諸將》、《古迹》、《秋興》諸詩相表裏，讀者切宜鄭重，至祝至祝。《瀛奎律髓》卷一：馮舒評：無首無尾，自成首尾，無轉無接，自成轉接，但見悲壯動人。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四溟詩話》卷二：「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此語宛然入畫，情景適會，與造物同其妙，非沉思苦索而得之也。《杜詩言志》卷一〇：夫賃居題壁，總說非其本志，而落後必歸到不肯忘君上。此其志之所在，堅白不移，隨地流露也。《杜詩集評》卷一〇引李因篤評第一首：氣雄放，而思謹嚴。又評第四首：無一字實寫賃草屋，卻正咄咄逼人。

《秋野五首》《瀛奎律髓》卷一二：讀老杜此五律，不見所謂頸聯，亦不見所謂頷聯，何處是四虛？何處是四實？虛中有實，實中有虛，頸可爲頷，頷可爲頸，大手筆混混乎無窮也。卻有一絕不可及處：五首詩五箇結句，無不喫緊着力未嘗有輕易放過也。然則眞積力久，亦在乎熟之而已。《杜律五言補註》卷四：一章言已客於楚，親人而愛物也；二章言已深諳人情物理，故甘貧賤而不厭山林也；三章言山林幽興之長；四章言去朝之悲；五章言滯蠻之恨，此其大略也。《杜詩闡》卷二八：細按五章，當以「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兩句爲主。夫浮生有老少，有貧病，有榮華，有是非，或入世有禮樂，或出世有山林，或早歲登麒麟，或暮年列鴛鷺。揆之於理，作平等觀，物理亦不一矣。總欲俾其得所，棄之熟，葵之鋤，成功者退，魚之樂，鳥之歸，任天而行，收松割

蜜，其候自然，樵響砧聲，及時自至，稀疏紅翠，亦有性情，兒童蠻語，無非天趣，所謂一物難違者如此。《杜詩詳註》卷二〇：前三章，敘日間景事。第四章，則自日而晚。末一章，則自晚而夜矣。凡杜詩連敘數首，必有層次安頓。

又一　《讀杜心解》卷三：久寓瀼西，俯仰無聊，而作是詩。首章，上四述所處之地，直與末章結處相照。下四乃處此之所事也。此章蓋泛寫當前之況。曰蠻絡、楚墟，則處非其地可知。曰繫舟、卜宅，則留滯不去可知。其言平日所事，本甚無聊，卻極恬適，非襟期高曠，不能有此。

又二　《杜詩提要》卷一〇：起聯、中聯是一副說話，若依次而下，近於說理，其言腐矣。妙在正說浮生物理，而接以「水深」二語，正說貧老榮華，而結以「秋風」二語，臭腐變爲神奇。可見說詩談理，亦無不可，只在黏脫之間，主賓之勢，比興之情，用得活潑耳。又引漪堂評：魚樂鳥歸，正寫物性活潑處，人貪慕榮華，動罹世患，因此勘破世情，三四正擊動五六也。唯甘貧老，故任秋風吹几杖，唯不慕榮華，故北山薇在所不厭，五六又所以安七八也。不獨意深，更兼法勝。《杜詩詳註》卷二〇：次章，言秋野可以避世。欲識浮生之理，即觀物情可見，如魚鳥藏身，此物情之近理者，今亦惟託迹山林，以順浮生之理而已。《杜詩言志》卷一一：此第二首，言隱居之樂，與物相同，則藉貧病以忘是非。而此山之薇，正可樂吾飢也。語意自明。《讀杜心解》卷三：次章，言所以居此者，避世故也。首句提出正意，另作一頓，乃下半首之根。次句引入喻意，魚鳥藏身，正物性難違處，即投老山薇影子也。浮生之理，故應如此，是以甘而不厭也。彼榮華是非，何有於我哉！

又三　《杜臆》卷九：棲山林者止談山林，未有兼禮樂言者，此公獨得之趣，而與仁知之樂山水者暗合也。劈頭說箇「禮樂攻吾短」，何等韞藉，有此本領而發興於山林，不至流蕩而忘返矣。【略】後四句雖山林樂事，而淸眞澹寂，隱然禮樂行乎其間，棲泉石而非膏肓，人烟霞而無癖疾者也。所以後二首又及「賜被」，又及「畫麟」，而兩不相礙也。《杜詩言志》卷一一：此通首皆言山林之樂。然其所以終老山林者，則以直道、耻事干謁故耳。乃不以此歸過于人，但云「禮樂攻吾短」，使將世上一班好諛忮直之醜，一齊掩過，而以草野倨侮之罪自任。此眞詩人忠厚之旨，而又出之以風雅之口，眞足令聞者亦當愧仄不遑也。「掉頭紗帽側」，正是不嫺于禮樂處，正是宜僻處山林處，妙甚！《杜詩提要》卷一〇：白山云：「禮樂猶言世法。世法己之所短，時俗苦以相繩，若相攻然。是以愈動山林之興。意本老莊，句則自造，似正似諧，此杜公眞本事，使矯僞者無所措手。」按：公一肚皮社稷君民，不甘老病自廢，至此忽作達生語，將熱腸盡情放下，而曲體人情物理，爲逍遙自適之計，非易己志也。正足無可如何，聊作寬解耳。前三章，欲適其性，後二章，乃微露本懷，細詠便知是激昂慷慨之人，作一轉解，未可以壯生、阮籍輩衡之也。

又四　《讀杜心解》卷三：次章，水深魚樂，林茂鳥歸，謂惟此奧區，眞堪棲託，爲投老作引。此章潛鱗輸波，歸翼會風，謂由來野性，合趁寬閒，與「引興」相承，句法一顚一倒，各還湊理，語相類而意不複。

又五　《讀杜心解》卷三：末章，接「隔南宮」申說，而自嘲留滯之久，與首章起處相應。言許身之志，老而不遂，惟見江峽之間，秋高而白川奔赴，夜靜而萬籟怒號。夔境大概如此。以下拍緊瀼上所處。「徑隱」應「卜宅」，「帆留」應「繫舟」，結應「蠻絡」、「楚墟」。蓋久稽而聊以解嘲，亦翻用古語法。五詩俱見安貧適志氣象，此變風之正聲。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杜律五言補註》卷四：一章泛言僻野，二章言晚晴，三章言日暮，此敘景之章法也。一章言無心，二章言隨意，三章以徘徊結之，此敘情之章法也。一章言隱几而坐，三章言倚杖而立，中言岸巾而回首，則在坐立之間，此敘事之章法也。規矩森然，非苟作者，然未嘗深究心於《三百篇》者，則不足以語此。《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一章以山雉江猿自喻，二章以人面馬蹄自警，三章以魚食鳥來自適，此敘意之章法也。蓋畏人如敵，不得不防人，全身如馬，因以自得性，全于日斜無人，吾眞可以自適其天矣。細玩三詩，有漸入漸深，極參差整齊之妙。學詩者知此，自不患蠶牀架屋矣。

又一　《讀杜心解》卷三：三詩俱有憂讒畏譏、全身避世之想。首章，上敘題，下寫意。其敘題處，敘鉏斫之事簡，敘移牀之趣多。蓋三首情景，都就移牀時領會也。其寫意處，防敵，獨吟，爲次章張本。雲共無心，爲末章張本。

又二　《杜詩詳註》卷二〇：次章，言舍北朝景，有絕人避世之意。

又三　《杜臆》卷九：其三，寫淨訖移牀，自得之趣。言籬門不整，沙岸任摧，魚鳥忘機，狎而爲侶。對寒水之光，聽秋山之響，涉而成趣，樂以忘歸。《杜詩詳註》卷二〇：三章，言舍北晚景，有隨寓而安之意。《杜詩說》卷七：前二詩，題事已訖，此首又在野興淸深之餘意也。掃除既畢，倚杖籬門，閒觀晚景，

作者起居性情，至今如見。

《季秋江村》《杜臆》卷九：世亂久客，宜無好懷；而興之所至，雖「白首望霜天」，亦自成趣。況黃柑、錦石，他方所無，遂忘遠遊之寂寞矣。余謂「窮他不倒」者以此。《杜詩鏡銓》卷一七引李因篤評：江村秋景，歷歷如畫。貧況偏寫得可喜，「重」字、「圓」字最善狀物。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一：合讀四首，初言將守柱叢，疑老于此居矣。繼言臆客亦迷，遂有淹留佳客之意，便不自甘寂寞。三言解纜何年，望去惟恐不速。四言回首朝班，居然熱中人矣。于最寂寞之境寫出最難耽寂寞之況，意之所到，不覺隨口而發，即屢次遷居可卜，其無一安頓此身之地矣。《杜園說杜》卷一一：寫景語清疏瘦峭，不用一字塗澤，可以識此老宗尚。

《東屯月夜》《杜詩說》卷一〇：因月夜不寢而作。首尾見羈旅之意，妙在先安首五字，覺全篇字字寫景，字字寫情。《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王九溪評：詩有通首寫景，而實句句言情者。杜公《東屯月夜》寫飄泊景況，妙在先安「抱病漂萍老」五字爲起句，以後句句寫景，實句句寫情矣。

《東屯北崦》《杜臆》卷九：此詩前後皆荒亂景象，而頸聯有清幽之致，亦枯槁中生意也，不妨並見。《讀杜心解》卷三：經東屯之北崦而作也。因北崦人居稀少，遂寄遠慨焉。中四，所值荒涼之景。首尾，推言荒涼之故。《樹人堂讀杜詩》卷二〇：借一村寫出亂後荒涼，人散之慘，以該天下。

《八陣圖》《杜詩胥鈔・大凡》：至諸葛丞相，則幾於食寢夢寐以之矣，屢入其祠，古其柏，徬徨其陣圖，言之不足，嗟嘆之不足，惻惻乎三致意焉。《杜詩集評》卷一五引李因篤評：只四句，檃括生平。「遺恨失吞吳」，是大議論，乃上句云「江流石不轉」，則似歸咎山水。蜀東入吳爲下流，而不能折回中原，地勢使然，故長令英雄遺恨也。化大議論爲無議論，妙不可言。《唐宋詩醇》卷一七：遂使諸葛精誠炳然千古，讀之殷殷有金石聲。

《謁先主廟》《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四：首尾曲折，句句典實有味，眞大手，眞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謁先主廟》與《諸葛廟》是兩篇論世尚友文字，而以排韻行之。其曰「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其曰「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將從來天造草昧，建侯不寧，同寅協恭，咸有一德，大作用，大道理，等閒說出，此謂一詩不止了一題也。又曰：「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不必繁稱盛譽，只輕輕拂掠，而人心思念愛戴，歷數百年如一日光景，鬱然溢於言表。詩至此，情文俱美，婉藹如畫，明淨如粧，令人三日坐卧其下。《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其旨則纏綿慷慨，其義則縱橫排宕，其詞則沉鬱頓挫，其音則婀娜鏘鏘。懷古感時，溯洄不盡，無溢情之譽，亦無偏舉之文，大小雅之篇章，太史公之序次，可以兼之矣。引吳農祥評：英迅精緊，爲先主廟冠冕之作。公以中興唐祚自負，借先主以發之，發端即樹此義，故筆如江河不可遏制。《唐宋詩醇》卷一九：格調莊嚴，氣骨渾厚，有典有則，長律當以此爲正宗。其開局雄渾，以包舉見力量。至於閭閻幾換而歌舞自新，寫百世不忘之意，可謂善於形容矣。

《白鹽山》《杜詩詳注》卷一五引王嗣奭評：此詩細玩，始知描寫之工。後來選者不及，論文笑自知，信矣。《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於題所難摹者，游思而得遠神，于題所必及者，輕拈而有妙義。《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前望鹽山，從峽城雲樹之紅翠上以烘托其色之孤白，此詠鹽山，又從山前邑船之集聚中，以表著其形之高大。想見公下筆時有舉頭千仞，俯視一切之概也。

《灩澦堆》《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灩澦天下奇觀，非公大縱奇筆，不足寫其神似。正如太史公《游俠》、《刺客》諸傳，咄咄逼人。《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八引陸咸一評：「存傾覆三字，使人竦然骨驚。人情、物理，皆在其中。有治必有亂，有興必有亡，非造物之不仁，正欲留爲後人鑒戒耳！許大史論，輕輕拈出。《杜詩編年》卷一二：少陵蜀山水詩，在劍閣皆五言古，瞿塘則皆律，皆各盡山水之奇，盡詩之奇。每一句讀來，皆如目之見山水，又皆得山水之所以然。總緣源本深厚，窺見廣大，意之所生，無有窮極。區區學問之道小矣，況詞人哉！《杜詩說》卷五：此詩天道、神靈、人事、物理，貫穿爛熟，又說得玲瓏宛轉，白非腹笥與手筆兼俱者，不能道隻字。俯視三唐，獨步千古，誠非偶然。

《白帝》《杜詩說》卷九：人謂杜詩，不宜首首以時事影附，然如此類，即景寓意者，其神脈自相貫注，豈可不爲標出？第俗解強生枝葉則失之耳。《杜詩詳解》卷一五：杜詩起語，有歌行似律詩者，如「倚江楠樹草堂前，古老相傳二百年」是也。然起四句一氣滾出，律中帶古何礙！唯五、六掉字成句，詞調乃稍平耳。

《**白帝城最高樓**》 孫鑛《杜律・七律》卷二：突然起「旌旆愁」，煞是奇險。次句用「之」字，以文句入詩，自奇。頷聯宏壯，頸聯氣象。【略】東舉西言，西舉東言，尤奇。結自稱自嘆，豪邁自肆。「逆空」字，奇險與上稱。《唐詩十集・壬集》二〇：字字琢煉，字字奇古。《杜臆》卷七：此詩眞驚人語，總是以憂世苦心發之，以自消其壘塊者。《杜詩編年》卷一二：通首作意造句，極奇鑿之詩，卻又元氣流行，自然成文，所以似奇鑿，以境奇而意到故也。《杜詩提要》卷一一：刻劃山川，一瞬萬里，亦不嫌其雕琢之奇。因嘆此天險之國，宜多竊據也。然卻不顯露，只以「嘆世」二字見意，含蓄無窮。此拗律中之歌行也，橫絕一世。《讀杜心解》卷四：胸含元氣，眼窮大荒。如此詩，才配得題中「最高」二字。

《**夔州歌十絕句**》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八：惟此最得歌體，疏暢磊落。《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二：十詩言夔州形勝古蹟，兼及時事，中藏諷刺。《杜詩集評》卷一五引李因篤評：此等直自作開山，於三唐絕句，另爲一種。《讀杜心解》卷六：十絕內間有俚句，而體格特高，放低便是竹枝詞。

又八 《杜詩鏡銓》卷一三：上數首俱用實寫，插此一首，令前後都覺飛動。

《**偶題**》 《杜臆》卷八：此公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杜詩，而此篇乃其自序也。《詩三百篇》各自有序，而此篇又一部杜詩之總序也。《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五：文章秘訣，詩統源流，前半道盡。曰騷人、曰漢道、曰餘波綺麗、曰逸、曰奇、曰兼舊制、曰各清規、兼收中何嘗無區別次第。到太白則曰：「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自晉以下盡貶倒矣。《杜詩詳注》卷一八：此詩是兩段格，前半論詩文，以「文章千古事」爲綱領。後半叙境遇，以「緣情慰漂蕩」爲關鍵。前段結云：「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隱以千古事自期矣。後段結云：「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仍以「慰漂蕩」自解矣。其段落之嚴整，脈理之精細如此。《杜詩提要》卷一三：古今作者雖殊，而法不易，《三百篇》詩法，爲詩家之祖，一變而爲騷體，再變而爲漢詩。自建安諸公飛騰以入，而至於六代之餘波，皆無非法也。所貴寸心能領會耳。少陵一生得力於法，故詩中屢言之。至此篇盡泄其秘。《杜詩鏡銓》卷一五引蔣弱六評：前半說文章，後半說境遇，得失甘苦，皆寸心知者，前語少而意括，後語詳而情綿。公一生心迹盡是矣。《石洲詩話》卷一：杜公之學，所見直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訓，爲《風》、《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爲綺麗而已。

《**秋興八首**》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一五：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惟實小家數乃不可彷彿耳。《杜工部詩通》卷一四：《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夷狄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言意之表矣。卓哉一家之言，寔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爲詩人之宗仰也。《杜臆》卷八：《秋興八首》以第一首起興，而後七首俱發中懷，或承上，或起下，或互相發，或遙相應，總是一篇文字，拆去一章不得，單選一章不得。【略】起來發興數語，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故園心」三字固是八首之綱，至第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讀者當另著眼，「故國思」即「故園心」，而換一「國」字，見所思非家也，國也，其意甚遠，故以「平居」二字該之，而後面四章，皆包括於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之倚伏，景物之繁華，人情之逸豫，皆足以召亂，而平居思之，已非一日，故當時綵筆上干，已有憂盛危明之思，欲爲持盈保治之計，志不得遂，而漂泊於此，人已白頭，匡時無策，止有吟望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盡言，人當自得於言外也。《錢注杜詩》卷一五：此詩一事叠爲八章，章雖有八，重重鉤攝，有無量樓閣門在。今人都理會不到，但少分理會，便恐隨逐穿穴，如鼷鼠入牛角中耳。《唐詩評選》卷四：八首如正變七音，旋相爲宮，而自成一章。或爲割裂，則神體盡失矣。徐增《說唐詩》卷一七：《秋興八首》規模弘遠，氣骨蒼麗，脈絡貫通，精神凝聚。痛眞是痛，癢眞是癢，笑眞是笑，哭眞是哭，無一假借，不可動搖。論才情，眞正是才情，論手筆，眞正是手筆。七字之內，八句之中，現出如是奇觀，大觀，直使唐代人空，千秋罷唱。寄語世間才人，勿再和《秋興》詩也。《杜詩說》卷八：余嘗謂子美八首，即宋玉之《九辯》，故曰「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惟能深知其悲爲何故，而師其風流儒雅，此擬悲秋爲《秋興》，乃所謂善學柳下也。若後人動擬杜之八首，縱能抵掌叔敖，未免捧心里婦。嗟夫，秋之爲興，豈無病而呻，不醉而酒者所能知故，所能得其師也哉！《杜詩鏡銓》集一二引俞瑒評：身居巫峽，心憶京華，爲八詩大旨。曰巫峽、曰夔府、曰瞿塘、曰江樓、

滄江、關塞，皆言身之所處；曰故國、曰京華、長安、蓬萊、昆明、曲江、紫閣，皆言心之所思，此八詩中線索。《杜律詩話》卷下：杜此八首，命意練句之妙，不必論，以章法論，章各有法，合則首尾如一章，兵家常山陣庶幾似之。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爲一者也。或謂八章摘取一、二者，非。又杜此詩古今獨絕，妄擬者尤非。《杜詩提要》卷一二：昔人謂《秋興八首》，其題原於盧子諒，其氣取之劉太尉，其文詞縱橫，一絲不亂，法本於左太冲。此特論其「熟精文選理」也。然少陵一腔忠憤，沉鬱頓挫，實得之屈子之《九歌》、宋玉之《九辯》而變化之。至其慘淡經營，安章頓句，血脈相承，蛛絲馬跡，則又八篇如一首，其序次不可紊焉。一章紀夔州之秋興，爲總冒；次章承急暮砧，而及夔州之晚景；三章又及夔州之朝景；四章承五陵衣馬，而憶長安。因有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之語，遂結云「故國平居有所思」，故下皆思長安游歷之地。五章思蓬萊宮之朝班，六章思曲江之游，七章思昆明池之游，八章思渼陂之游。寫得長安之盛衰，歷歷如見，而乃以昔游今望爲一大結，仍不脫夔州之秋興。迴環映帶，首尾相應，公詩所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此其是也。苟不得少陵悲秋之故，與夫長篇之法，動擬《秋興》，以爲善學柳下惠，吾不敢也，吾不能也。《杜詩直解》七律卷二：此詩八章，公身居夔州，心憶長安，因秋遣興而作。故以「秋興」名篇。八章中，總以首章「故園心」爲樞紐，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爲脈絡，方得是詩主腦。若渾淪看去，終無端緒可尋。首章以「凋傷」二字作骨，凡峽中天地、山川、草木、人事，無不蕭森，已說盡深秋景象，提出「故園心」三字，點明遣興之由。「暮砧」句，結上生下。「孤城落日」，承上咏暮景，「山閣」、「朝暉」，又承上咏朝景。雖俱就夔府而言，細玩次章曰「望京華」，三章曰「五陵衣馬」，仍是不忘長安，正所謂「一繫故園心」也。四章則直接長安，煞出「故國平居有所思」，將「故園心」三字顯然道破。下四章即承此句分敘，撫今追昔，盛衰之感，和盤托出，却首首不脫秋意。「蓬萊」一章，指盛時言。「瞿唐」、「昆明」二章，指陷後言。「昆吾」一章，追憶昔游而言，皆故國平居之所思者。末則以「白頭吟望」結出作詩之意，總收全局。統觀篇法次第，一首有一首之照應，八首有八首之聯貫。氣體渾厚，法脈周密，詞意雄壯。其間抑揚頓挫，慷慨淋漓，全是浩然之氣相爲終始。公之心細如髮，筆大如椽，已可概見。至於憂國嫉時，懷才不偶，滿腔憤悶，却出以溫厚和平之語，全然不露圭角。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三百篇》之遺響猶存，眞所謂大家數也。學詩者熟讀細玩，頃刻不離胸次，則思過半矣。《杜詩言志》卷一一：興，即漫興之謂也。秋興，言當秋日而漫興以爲詩也。漫興詩本無深意，而老杜即于此詩備極淋漓工巧。蓋唐人七律，以老杜爲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爲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鬱結與其遭際，暨其傷感，一時薈萃，形爲慷慨悲歌，遂爲千古之絕調。余嘗總而計之，唐人七律，莫盛於早朝，應制諸篇，而未免言之太莊，工麗有餘而生動不足。中晚以後，鮮爲旖旎，而氣格寖微。若高華典贍，而望之又如出水芙蕖，妍秀輕靈，而按之又龍文百斛，則惟此《秋興》之爲獨步也。八首先後次第，彼此映照。如游蓬山，處處谿壑迴別。如登閬苑，層層戶牖相通。以言格律，則極其崇閎，議論則極其博大，性情則極其溫厚，罕譬則極其精當。然皆其興會所至，一筆寫來，自然妙麗天成，不待安排思索。此天地間至文也！讀者詳之。《杜詩偶評》卷四：懷鄉戀闕，吊古傷今，杜老生平，具見於此。其才氣之大，筆力之高，天風海濤，金鐘大鏞，莫能擬其所到。

又一　《錢注杜詩》卷一五：「玉露凋傷」一章，秋興之發端也。江間塞上，狀其悲壯；叢菊孤舟，寫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下。江間洶湧，則上接風雲；塞上陰森，則下連波浪，此所謂悲壯也。叢菊兩開，儲別淚於他日；孤舟一繫，僦歸心於故園，此所謂悽緊也。以節則杪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末句標舉興會，略有五重。所謂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公孫白帝城，亦英雄割據之地，此地聞碁，尤爲悽斷。《上白帝城》詩云：「老去聞悲角，」意亦如此。《讀杜心解》卷四：首句拈秋，次句拍夔。江間塞上，緊頂夔；浪湧，雲陰，緊頂秋，尚是縱筆寫。五、六則貼身起興，他日，故園，四字包舉無疑。言他日，則後七首所云香爐、抗疏、弈棋、世事、青瑣、珠簾、旌旗、綵筆，無不舉矣。舍舟而往，仍然逗留。歷歷前塵，屢灑花間之淚，悠悠去國，暗傷客子之心。發興之端，情見乎此。第七仍收秋，第八仍收夔，而曰「處處催」，則旅泊經寒之況，亦吞吐句中，眞乃無一賸字。

又二　《杜詩說》卷八：聞猿下淚，奉使隨槎，皆古語。用「虛」、「實」二字，點化古事，筆圓而法老。三、四，五、六，承夔府、京華，兩兩分應。七、八，言如此情懷，又度一日。故下章以「日日」字接之。詩中只是身在此心在彼。心在彼，情不能去；身在此，日不可度。光景催人，借長歌以代痛哭，此秋之不能已於興，秋興之不能已於八也。《杜詩言志》卷一一：通首重「望京華」三字，

蓋「望京華」者，乃少陵之至性所鍾，生平命脈，皆在於此，所謂與身而俱來，寢食不忘者也。《讀杜心解》卷四：二章，乃八首提掇處。提「望京華」本指，以申明他日淚之所由，正所謂「故園心」也，如八股之有承題然。此章大意，言留南望北，身遠無依，當此高秋，詎堪回首！正爲前後筋脈。

又三　《錢注杜詩》卷一五：第三章正中《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心也。《讀杜心解》卷四：三章申明望京華之故，主意在五、六逗出，文章家原題法也。前二首故園、京華，雖已提出，尚未明言其所以。至是說出事與願違衷曲來，是吾所謂望之故，錢氏所謂文之心也。

又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公詩敘離亂多至百韻，或五十韻，或三、四十韻，惟此篇最簡而切也。《薑齋詩話》卷上：「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於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杜詩說》卷八：八句結本章而起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不過長言之以舒其悲耳。或謂譏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猶其人方痛哭流涕，而誣其嬉笑怒罵，豈情也哉！《讀杜心解》卷四：通觀八首，帶言國事處，總是慨身世也。人知每飯不忘，不知立言宗主，徵引國故，文龐義雜，《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又五　《錢注杜詩》卷一五：此詩追思長安全盛，敘述其宮闕崇麗，朝省尊嚴，而感傷則見於末句。蓋自靈武迴鑾，放逐蜀郡舊臣，自此中官竊柄。開元、天寶之盛世，不可復見。而公坐此移官，滄江歲晚，能無三歎於今昔乎！幾回青瑣，追數其近侍奉引，時日無幾也。嗟乎！西望瑤池以下，開寶之長安也。王侯第宅以下，肅宗之長安也。徘徊感歎，亦所謂重章而共述也。《而庵說唐詩》卷一七：「有所思」，正思此長安全盛之日也。昔當太平，主上無事，輒好神仙之事，而宮闕之壯麗亦如仙境。故前四句純用蓬萊、金莖、王母、紫氣等字，非有譏刺於其間也。【略】蓬萊，海上三神山之一，唐取以名宮，蓋有意於長生也。前對終南，終南亦習仙之處，承露盤又求仙之事，如是起，則下不得不如是承。承又湊手，南對終南，則以西望瑤池、東來紫氣承。承露盤在通天臺，招仙人、候神人者也。王母恰是仙人，玄元恰是神人。霄漢間，是高，故有降字，滿字，眞足天衣無縫。公自謂「老去漸於詩律細」，律，非另有一個別法，只在起、承、轉、合間用意，下字一絲不錯是也。蓬萊宮只三字，乃敷成如許二十八字。如來千百億化身，可見更無有二身也。其律法如此，王母、玄元又何必多方擬議哉！賈開宗《秋興八首偶評》：律詩對偶，在他人得其上句，即可測其下句，唯杜少陵不然。試取一詩，覆其對句而射之，十不得二、二，及發覆視之，絕出人之意外，反覆細玩，却又各如人意之所欲出。《秋興八首》，對語凡十六，皆極儷詞之能事。如此首額聯二語，對偶錯綜，不惟三、四與六、七互錯，即二與五，亦相綜。其推班出色之妙，匪彝所思。《杜詩言志》卷一一：通首博大昌明，鑿鉥奇麗，舉初盛早朝應制諸篇，一齊盡出其下，眞傑作也。《杜詩說》卷八：賦長安景事，自當以宮闕爲首。「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正是此詩立局之意。西望東來，不過鋪張皇居門戶之廣大耳。以爲譏明皇之好神仙，眞小兒強作解事。

又六　《杜律詩話》卷下：上章長安宮闕，此下三章，長安城外池苑，此章曲江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後及夔州。此章在中，首二句便以瞿唐、曲江合言，亦章法變換處。然以下只言曲江，不言瞿唐，以詳於首章故也。曲江與樂游園、杏園、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蹟，唐開元中疏鑿，更爲勝境，故曰「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由衰憶盛，感慨無窮。《讀杜心解》卷四：六章就曲江頭寫京華，次池苑，爲所思之二。此詩開口即帶夔州，法變。末以嗟嘆束之，總是一片身親意想之神，亦不必如俗解說盛說衰之紛紛也。《杜詩附記》卷下：論者但知「故國平居有所思」一句，領起下四首，皆憶長安景事，此亦大概粗言之耳。其實瞿唐峽口一首，首尾以兩地迴環，其篇幅與「蓬萊」、「昆明」、「昆吾」三首皆不同，而轉若與「聞道長安」一首之提振有相類者。蓋第四首以「長安」、「故國」特提，而「蓬萊」一首以實敘接起，第六首以「曲江」、「秦中」特提，而「昆明」、「昆吾」二首以實敘接起，則中間若相間，插入「瞿唐」一首作沈頓迴翔着，此大章法之節奏也。若後四首皆首首從長安景事敘起，固傷板實，即不然而一章特提，一章實敘，又成何片段耶？今第五首實敘，而第七、八首又實敘，中一首與末二首層疊錯落，相間出之，乃愈覺「聞道長安」、「瞿唐峽口」二首之凌厲頓挫，大開大合，在杜公則隨手之變，虛實錯綜，本無起伏錯綜之成見耳。

又七　《石林詩話》卷上：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

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升庵詩話・波漂菰米》：客有見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問曰：「杜詩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煙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莖綠節，鳧雛雁子，啄喋其間。」《三黃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千家注》無有引此者，雖萬家注何用哉！因悟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上與《三百篇》「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同，比之晚唐「亂殺平人不怕天」，「抽旗亂插死人堆」，豈但天壤之隔。《杜詩說》卷八：說者多以漢武指明皇，然自蓬萊宮闕以後，并叙已不居遊歷之地，以申故國之思耳，何必首首牽入人主！況昆明以下諸處，皆前代之跡，詩已明言「自古帝王州」矣。後人都不細繹，故其知者，以爲思明皇，其不知者，遂以爲譏明皇荒淫失國。膚見小生，強作解事，竟使杜公沉冤地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公蓋已預料後人不能窺其潭奧矣。噫！或曰：五言《宿昔》、《能畫》、《鬬鷄》諸作，固皆指切明皇，子何所見而謂《秋興》必無譏乎？曰：凡說詩，當審其命意所在，而後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望京華，思故國，乃《秋興》之本意也。以此意逆之，自然絲絲入扣，葉葉歸根。若云譏及明皇，支離已甚，其害辭害志豈細乎？而謂與《宿昔》諸詩可同日而語乎？

又八 《杜臆》卷八：所思不專渼陂。【略】此詩止「仙侶同舟」一語涉渼陂，而《演義》云：「專爲渼陂而作。」誤甚。「香稻」二句，所重不在「鸚鵡」、「鳳凰」，非故顚倒其語，文勢自應如此，而《詩話》乃以「舞鏡鸞窺沼」擬之，眞同說夢。《唐詩評選》卷四：八首中此作最爲佳境，爲不忝乃祖，俗論不謂然。《而庵說唐詩》卷一七：子美躬遭亂離，依棲夔府，輒又慮及東南，天下無一寧宇，因深憶長安風土之樂也。【略】子美嶙峋處，至今使人咄咄。然子美非自誇張，總要反襯出「白頭吟望苦低垂」七字來也。昔少年，今白頭矣，吟，吟此《秋興》也，望，望歸長安。今羈棲夔府，那得便歸，即此便是苦，頭只管低下去，淚只管垂出來。【略】獨此一句苦，若非此首上七句追來，亦不見此句之苦也。此句又是先生自畫咏《秋興》小像也。吾當題其上曰：「好個詩丞相，秋霜兩鬢寒。頭垂扶不起，老眼淚難乾。」《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第七句總收，第八句仍轉到蜀夔旅泊。無一意不圓足，且不止結。此篇并八詩皆繳住，眞大手筆。《讀杜心解》卷四：卒章在「京華」無專指，于前三章外，別爲一例。此則明收入自身游賞諸處，所謂向之所欣，已爲陳迹，情隨事遷，感慨系之。此《秋興》之所爲作也，爲八詩大結局。

《咏懷古迹五首》 趙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咏懷古跡，言咏懷與古跡。前兩篇，其一紀述其身，末句以庾信自比；其二以宋玉爲師，而紀述所懷之事，思實皆是咏懷。後三篇，其一專言明妃，其一專言蜀主，其一專言諸葛武侯，乃是古迹。皆楚地故事，故有此五首之作。《杜詩詳注》卷一七引王嗣奭評：五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先發己懷，亦五章之總冒。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在荊州，公未到荊，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信，故咏懷而先及之。然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己懷，非專咏古跡也。懷庾信、宋玉，以斯文爲己任也。懷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之難逢也。中間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入朝見妬者，千古有同感焉。《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咏懷五首，託興最遠，有縱橫萬古、吞吐八極之概。吳農祥評：公詩藏議論于抑揚之間，陳世事於音律之外，自關堂奧，獨樹旌旗，《秋興》、《諸將》與《咏懷古跡》而已。《讀杜心解》卷四：朱本題下注云：吳本作《咏懷》一章，《古跡》四首。此頗有見，惜未疏言其故。愚謂此題四字，本兩題也，或同時作，訛合爲一耳。并讀殊不成語，必非原文，但沿襲既久，不敢擅分。 按舊說五詩例看，殊無具眼。《杜臆》疑首章不類，遂以爲五詩總冒，其說似是而非。古跡則各人其人，各事其事，與《諸將》一類，彼何以無總冒乎？既云總冒矣，又謂其古跡則庾信宅也，一詩兩用，成何體裁！且詩中只言庾信，不言其宅，而宅又在荊州，公身未到，何得詠及之？自知不的，因以將至江陵爲言，枝梧特甚。至顧宸，則謂因已懷而感古跡，黃生則因古跡而自詠懷。總緣胸中爲本章所礙，不得解脫，遂添幾多蛇足耳。予直以詩意詩法斷之，世或不以其言爲河漢也。《杜詩譜釋》卷二：第一首自傷飄泊，而以詞客句帶出庾信，次篇亦以詞客兼及宋玉。而庾信結尾，宋玉發端，則格局之變換處。三篇因上楚宮雲雨，類及

明妃。合三篇言之，蓋詞客美人俱堪歎惋，而楚漢二君之荒淫失德，亦于茲可見，借以諷切時事。故四、五以蜀主、臣之勳精圖治終之，而末所云「運移漢祚」、「志決身殲」者，則言外別有感慨，又與首篇「支離」、「漂泊」之意相照。蓋公自以留滯西南不能決策以平世亂也。愚謂每篇各賦一事，元可無藉聯絡，而古人不苟如此。若宜聯絡者，反成散漫，則今之不如古也。《杜詩附記》卷下：五首惟宋玉篇明出「吾」字，然庾信篇之詞客哀時，固是今古雙關，即諸葛篇之伯仲伊呂亦是自許稷卨分量語，至于明妃篇之分明怨恨，蜀主篇之虛無想像，一體君臣，皆爲自己寫照也。題目「詠懷古跡」四字，正復拆開不得，是詠、是懷，是古蹟，渾合淋漓，瀟寥突兀，迥若無轍迹可尋者。

又一　《杜詩詳注》卷一七：首章拈庾信，從自叙帶言之耳。或因信居江陵故宅，遂通首指信。按子山自梁使周，被留不返，三峽五溪，踪跡未到，不當傅會。《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下：此詩從流離困苦中寫出傲岸不群之慨，是公之本色語，非崛強語。如此始當得悲壯二字，至哉文乎！

又二　《杜律本義》卷三：宋玉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警其君也。世人相傳，遂以其事爲眞，殆癡人前不得說夢，故公之詠如此。公又有詩云：「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皆此意。唐之明皇既以貴妃致亂，肅宗復溺於張后而不能制，此其與楚事不同者無幾。而公之遠播江湖，又與屈原之遭讒放棄略相似，此所以當搖落而深知宋玉之悲也。其所感者深矣，豈徒古跡之詠云乎哉！《讀杜心解》卷四：因宅而詠宋玉，親風雅也。四人中獨宋玉文章與公相似，通古今爲氣類，故以搖落知悲起興，而以風雅儒師推之。三、四空寫，申「知悲」。五、六實拈，申「吾師」。言宅已故而猶傳言，以文藻增華，對江山而感歎也。豈徒以雲雨臺存，勞吾夢思已乎！結以楚宮泯滅，與故宅相形，神致吞吐，抬託愈高。昔人題子陵臺云：「嚴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與此同意。

又三　《唐詩評選》卷四：只是現成意思，往往點染飛動，如公輸刻木爲鳶，凌空飛去。　首句是極大好句，但施之于生長明妃之上，則佛頭加冠矣。故雖有佳句，失所則爲疵類。　平收不作論贊，方成詩體。《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序事如天馬行空，光采煥發，而毫無形跡，可稱神化之篇。　只序明妃始終，無一語涉議論，然意俱包括在內，諸家總不能及。細閱公此篇，凡代明妃作怨望思歸者，猶墮議論，未離小家數。《杜詩提要》卷一二：發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謂山水逶迤，鍾靈毓秀，始產一明妃。說得窈窕紅顏，驚天動地。《山滿樓箋註唐詩七言律》卷二：只此二十八字，已將古今來無數才人不遇、壯士無成、忠臣抱屈之兩行眼淚，都從紅顏薄命中，一一掩映而出。《唐宋詩醇》卷一七：破空而來，文勢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詠明妃者，此爲第一。歐陽修、王安石詩，猶落第二乘。

又四　《杜律集解・七律》卷下：此詩最見公尊昭烈。按天子所寓曰幸，殂曰崩，旗曰翠華。彼時昭烈正統未明，蜀人稱之惟曰「蜀主」。公詠之於《綱目》未作之前，而以正統尊昭烈，眞春秋筆也。後篇言漢祚，其帝蜀可知，此所以爲詩史也。奈後猶有書「蜀入寇」者。《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卷五：先主失計，莫過窺吳，喪敗塗地，崩殂隨之，漢室不可復興，遂以蜀主終矣。所賴託孤諸葛，心神不二，猶得支數十年之祚耳。此篇叙中有斷，言婉而辯，非公不能。《讀杜心解》卷四：因廟而詠蜀主，悲不祀也。　結以武侯伴說，波瀾近便。魚水君臣，殁猶鄰近，由廢棄漂零之人對之，有深感焉。

又五　《後村詩話新集》卷二：卧龍公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如云「萬古雲霄一羽毛」，如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爲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世大儒，不能發也。《杜律本義》卷三：公稱孔明見伊呂而失蕭曹，毋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矩度也。文中子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能班矣。故曰少陵有見之言，非過稱也。《杜臆》卷八：通篇一氣呵成，宛轉呼應，五十六字，多少曲折，有太史公筆力。薄宋詩者謂其帶議論，此詩非議論乎，公自許稷契，而莫爲用之，蓋自況也。《讀杜心解》卷四：此詩後四句，非窺見霸王器局、聖賢心事者不能道。今日兔園夫子，見坊本《史斷》、俗本《三國》，便道帝蜀之說，固然無足怪。不知當公之世，獨見惟公一人，由公而前，僅一習鑿齒耳。　宋儒定論，原本此詩。《杜詩偶評》卷四：雲霄羽毛，猶鸞鳳高翔，狀其才品之不可及也。文中子謂「諸葛武侯不死，禮樂其可興乎？」即失蕭曹之旨。此議論之最高者，後人謂詩不必著議論，非通言也。

《諸將五首》　《杜律集解・七律》卷下：讀《諸將五首》，必考當年事蹟及典故，斯見眞趣。《杜詩胥鈔・餘論》：《諸將五首》、《詠懷古蹟五首》此十

篇詩，是七言律命脈根柢所繫，乃子美既竭心思，復送以一身之全力，爲廟算運籌，爲古人寫像。一腔血悃，萬遍水磨，不惟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略。世止知有《秋興八首》，不知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爲杜詩，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其埋沒者亦不少矣。《杜詩詳注》卷一六引郝敬評：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游覽，可任性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眞心，又有其識學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共存可也。　五首慷慨蘊藉，反覆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勤篤至。至末及蜀事，深屬意於嚴武，蓋已嘗與共事，而勳業未竟，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國士之遇耳。《杜詩提要》卷一一：五詩敘事之體而間以議論，如讀《小雅・十月之交》，呼皇父家伯，而告以一老之不憖遺焉。其紓謀籌國之忱，敦厚溫柔之旨，豈有唐詩人所能齊其項背！《杜詩鏡銓》卷一三：此與《有感五首》皆以議論爲詩，其感憤時事處，慷慨蘊藉，反覆唱嘆，而於每篇結末，尤致丁寧，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與《三百篇》并存可也。又引邵長蘅評：《秋興》與《諸將》，同是少陵七律聖處。沈實高華，當讓《秋興》；深渾蒼鬱，定推《諸將》。有謂《諸將》不如《秋興》者，乃少年耳食之見耳。

又一　《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末六：高適嘗言於明皇曰：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則公今有「且莫破愁顏」之戒，宜矣。《杜詩提要》卷一二：寓責備於警戒之中，而立意在吞吐之外，有此一結，通首雪亮。　觀此一詩，可當太常博士柳伉一疏。明年吐蕃又入寇，賴汾陽有備得免。結二句不謂無見矣。《讀杜心解》卷四：此爲備吐蕃者告也。吐蕃於廣德元年，一陷京師。上年永泰元年，再逼京師。最爲邇年近患，故首及之。

又二　《錢注杜詩》卷一五：當景龍之時，張仁願築城虜腹中，制其南牧，猶以狼居瀚海，絕幕未空爲恨。不及百年，而羯胡作逆，回鶻助順，堂堂中夏，借力犬羊，以資匡復。國勢之寖衰如此，邊勢之倒置如此，不亦傷乎？是以悲潼關之失隘，思唐堯之一旅，勸勉河北諸將，不應無韓公之老謀，而以賊遺君父也。往余治襲舊聞，謂責諸將不應借助於回鶻。當盜發幽陵，天子西走，汾陽提朔方孤軍，轉戰逐北。香積之翦伏，西嶺之却迴，非回紇協力奮擊，或出其背，或出其後，勝負未決，兩都之收復未可知也。當此之時，能料其怙恩肆掠，逆而拒之乎？魏勃曰：失火之家，當先白大人後救火乎？此切諭也。故吾謂「豈謂盡煩」云云，乃俯仰感歎之詞，非以是爲謀國不臧而有所彈刺也。有言末章二句爲勸勉汾陽之詞。汾陽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承詔日，麾下才數十騎，僅免於朝恩、元振交口嘗嚙。少陵於此時，惜之可也，訟之可也，又何庸執三寸之管，把其短長乎？《新書》亦謂太宗能用突厥，而肅宗不能用回紇。兔園書生，不識世務，鈔略論斷，妄談兵事，如此類者，皆可以一笑也。

又三　《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卷五：諸侯不貢，而畿內賦斂益急。根本方撥，何暇收復薊門？屯田積穀，農戰兼修，則府兵可復。居重馭輕，安史餘孽削平可待矣。《杜詩鏡銓》卷一三：此責諸將坐視河北淪棄，不修屯營之制，而姑舉王縉以愧勵諸將也。按是時藩鎮各治兵完城，自署將吏，爲腹心之患。關輔河淮等處，皆須屯宿重兵，自非經理屯種，爲持久之計，不可。亦見公遠識過人處。

又四　《讀杜心解》卷四：此爲懷遠徵者告也。南詔閣羅鳳，自天寶中以鮮于仲通不還俘掠，叛附吐蕃。廣南自廣德初，以中使呂太一之擾，蠻酋亦寖不順命。然荒遠略輕，故次四。大意又與諸首不同，只要撫綏而安輯之，此懷遠之善術也。此詩之解，錢箋以「殊錫」貼李輔國，「總戎」貼魚朝恩，兩人并未遠征，有何交涉？他解又謂南方將帥，名位既崇，當思掃蕩。不知公意正謂羈縻之地，不當專示武威也。

又五　《讀杜心解》卷四：此爲鎮西川者告也。又曰：詩更以情致勝。其篇法，仇所謂逐句遞下，流水格也。一起便有睪然高望之想。倏言春，倏言秋者，前此會嚴別嚴，皆在春中，今日撫景興懷，乃在秋際也。「迎使」，正指往時春事。「主恩」句，總括有力。「軍令分明」，綴以「數舉杯」三字，寫出瀟灑安閒氣象。結就嚴公推開說，而「西蜀地形」句，補筆千鈞，將蜀中無數擾攘，盡包在七字中。如無此句，祇成憶嚴詩，不是諸將詩矣。故須推開唱歎，頌嚴正以策後也。此一結，用想望之詞。

《秋日夔府咏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是第一首長詩，其中起伏轉折，頓挫承遞，若斷若續，乍離乍合，波瀾層疊，竟無絲痕，眞絕作也。「風流善價」，「愜當忘筌」，余即取先生此語，以評先生此詩。《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四：（此詩）才大而學足以副之，故隨意即事，轉合自如，若後人強湊餖飣，何取於多。忽自敘，忽敘人，

忽言景，忽言情，忽述見在，忽及已前，忽紀事，忽立論，皆過接無痕，照應有法。《杜臆》卷七：詩本咏懷，故詳於自叙，而轉換穿插，妙合自然。唐人百韻詩自公倡，而句句峭拔，字字精彩，乃此公獨擅之長。《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流寓之窮，故人之感，廟謨國事，夾見篇中，慷慨悲歌，至百韻不失所，三唐俱宜卻步，況後賢乎？《讀杜隨筆》卷下：讀公長篇，須看其結構間架，順逆起伏，不平鋪直衍，不疊床架屋，方見意匠經營。《讀杜心解》卷五：元微之之言：「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亦數百。」其所推服，首在斯篇。顧予觀是詩製局運機之妙，在於獨往獨來，乍離乍合，使人不可端倪。如篇首數語，層層伏案，此十面之埋伏也。如因當筵聽曲，驀入長安，借明主懷賢，搭上鄭、李，此陳倉之暗度也。如以懷賢搭鄭、李，卻只寫其詩才，將功名按住。既就鄭、李寫詩才，忽接自身北望，將兩人截住，此棧道之燒絕也。如以答書問之語，詳述瀼西貧況，使實處皆虛，以勗登朝之語，隔開就訪本懷，使聯處又斷，此臨晉之疑兵也。直到明言出峽，而後若夔、若荆，若己，若鄭、李，一齊合攏，此諸侯之皆會也。乃於出峽就訪處，夾入求禪，其實只因便道帶出篇尾之根，主意却專在訪友，此又雲夢之偽遊也。至若末尾處，歸到「刮膜」、「離銓」，前塵影事，一切掃空，此直鳥盡而弓藏矣。故知善用多多，尤在善能將將，千古惟龍門有此筆陣。杜老以俳偶律切之體，與之分道揚鑣，不亦異乎？《杜詩增注》卷一五：其蘊蓄工穩，似可分爲無數律句，而負以大力，但覺風雲離合，氣象騰騰，使我讀來若短篇，惟恐其盡。不引滿以求長，不雕鐫以炫采，如坐百萬軍中，指揮任意，無復人聲。又如八音并作，高下相間，誰以氣噓，誰以指撥，終莫得而狀之。此篇末後兩段，共覺其歸依於禪寂，不識爲「陶治賴詩篇」之襯墊，亦孤負作者苦心矣。

《夔府書懷四十韻》《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五：篇中鋪陳時事，每講一段，輒挽到自身，極有結束。每於規時處，輒作隱含語，深爲得體。《杜詩詳註》卷一六：杜詩長篇，鑄格整嚴，如金科玉律，用思精細，若蠶繭絲牛毛，此章分枝分節，相生相應之法，必寧心靜氣，從容玩味，方可端緒可尋。但止流目泛觀，涉獵大概，亦何由窺見作者深意哉。《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叙喪亂之始終，哀行藏之無據，既參家乘，兼補國書，以子長序述之才，而騁爲韻語也。《讀杜心解》卷五：解此詩者，莫尋其緒，棼如亂絲，不知其章程最整飭也。蓋此首書懷，歎老嗟卑之意輕，主憂臣辱之思切。在江湖而憂魏闕，所謂每飯不忘者也。藩鎮擅命可憂，西北又多不靖，兵不得休，故餉不得省，而民重困，意思一串。苦餉單就夔言者，志目擊耳。可謂洋洋大文，絲絲入扣矣。

《解悶十二首》三　《杜詩說》卷一二：兩「故」字，兩「秋」字，兩「瓜」字，連環鈎搭，「薇蕨」字又與「瓜」字相映，此絕句弄筆之法，大方時一爲之耳。《杜詩詳註》卷一七：已下五章，皆感懷詩人，此則懷鄭審也。故丘有瓜洲，即鄭秘監所居，今已謫居南湖，無復有訪覓者矣，蓋傷其寥落也。

又七　《杜臆》卷八：「陶冶性靈」乃此公實得語，然非「用心」不可。尼師深戒「無所用心」，亦爲性靈計耳。「改罷長吟」，此用心之所得，得詩之趣，斯得詩之益矣。公謂李白佳句似陰鏗，論者謂公有不滿白之意，試讀此詩，豈其然乎？《杜詩詳註》卷一七：此自叙詩學。詩篇可養性靈，故既改復吟，且取法諸家，則句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

又八　《杜詩鏡銓》卷一七：贊襄陽只一「清」字，贊嚴詰只一「秀」字，品評不苟。

又九　《讀杜心解》卷六：此下皆言荔枝事。蜀歲貢荔枝，書所觸也。此章志舊貢未除也。詩情悠遠，含有兩意：荔枝爲先朝所嗜，當茲續獻，得無對「露團」而悽然乎？荔枝又禍亂所因，至此還來，得無撫「玉座」而惕然乎？蓋兩諷云。

又一一　《讀杜心解》卷六：此亦見品之異者，寄身心遠。下二，言諸果在處多有，無異憂生。惟此娟娟美好之物，往往出自幽遠之區也。

又一二　《杜詩詳註》卷一七：此結出當時致亂之由。荔枝生於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以其所好在此，不憚多方致之也。豈知抱道布衣，老丘壑而不徵，獨於一荔，乃勞人害馬，以給翠眉之須。噫！遠德而好色，此所以成天寶之亂歟！《讀杜心解》卷六：同一荔枝也，前二首主褒，此詩乍貶。前則即荔爲比，此則舉荔相形也。託物見志，有轉無竭。

《復愁十二首》《杜詩攟》卷四：此詩題曰《復愁》，十二篇中不見一愁字，卻各有愁意，又各自爲意，一波未息，一波復起，但語多引而未盡，末篇「吟多意有餘」，自評甚確。然公顧自謂拙，不知正此爲工。《杜詩詳註》卷二〇引盧世㴶評：此詩中五首，所論時事，詞氣淵然黯然，偏有雅人深致。《問齋杜意》卷一七：一連十二首，作自一時。一首、二首思歸，三首、四首不願歸，

五首目下不能歸，六首至九首，將來不能歸，十首以下，所有詩酒以慰不歸。郭曾炘《讀杜劄記》：爲感羈旅傷世亂而作。【略】余謂此數首皆二十字包括一篇大議論，亦是杜擅場處。此所以稱詩史也。後三首仍歸到羈旅說，然末首「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蓋猶有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之意。公之殷殷於君國者如此。

又三 《而庵說唐詩》卷八：先從萬國說到故園，復因今日說到昔時，二十字中，具如是曲折，非子美不能也。

又四 《杜臆》卷九：省郎尚在，貧須歸農，荒徑年深，又恐併柴門而失之。愁極。《杜詩詳註》卷二〇：四章，無家可歸而愁。承上章言，棄官則須歸農，乃草荒而田日蕪，扉失而居日廢，不復有鄉土之可依矣。

又七 《杜詩詳註》卷二〇：七章，借兵外蕃而愁。國家兵仗雖精，而收功反在花門，慨利器不足恃，而虜性終難測也。

又八 盧坤五家評本《杜工部集》卷一五引邵長蘅評：諸將富貴之極，將驕卒怠之憂，隱隱言外。

又九 《杜工部詩集輯注》卷一七：言禁兵不必添設，但當轉運以實京師。末二句，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之意也。代宗寵任朝恩，由是宦官典兵，卒以亡唐。公此詩所諷，豈徒爲冗兵慮哉！《讀杜心解》卷六：爲寵任宦官，專掌禁旅而諷也。首句勿呆認，亦是反呼下文之詞。言且勿論軍餉之難也。任爾繼運不絕，亦休添禁旅也。下以正言點破之。蓋唐初府兵，藏之於民。盧氏所謂隱述祖制，以諷時事是也。廂軍之害，不言而見矣。明季魏閹，創立內操，包藏叵測，不獨冗食是憂。讀此，知公深識遠慮。

又一一 《杜詩詳註》卷二〇：十一章，窮居寂寞而愁。對菊無錢，九日賒酒，公與淵明同一貧況。但陶則送酒有人，而公則獨酌杯中耳，意更寥落矣。

又一二 《讀杜心解》卷六：此是總束體。上二相承說，言病後拙於安，句吟雖多，而意中無窮之愁，寫不能盡也。下二，一直讀，作歇後語。蓋謂莫看我老被賞魚，以爲尚堪用世也。正見頹廢意。

《承聞河北諸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錢注杜詩》卷一五：河北諸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故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以示戒，聳動之以周宣、漢武，勸勉之以爲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則舉臨淮、汾陽以爲表儀。其立意深遠如此。題曰歡喜，曰口號，實恫乎有餘悲矣。《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一六：杜集中此等詩，皆根於忠孝，大有關係之作，未可略過。【略】十二詩追述天寶以還，玄、肅、代三朝事。而喜生於河北諸將入朝，若泥作一時看，則失之矣。《讀杜心解》卷六：十二首竟是一大篇議論夾叙事之文，與紀傳論贊相表裏，錢氏所謂敦厚雋永，來龍透而結脈深是也。若章章而求，句句而摘，半爲土飯塵羹矣。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杜詩集評》卷一五引李因篤評：杜絕句故爲用拙，其遜諸家以此，其度越諸家亦以此。《杜詩詳註》卷二一：詩以絕句記事，原委詳明，此唐絕句中，另闢手眼者。《杜工部詩集集解》卷三五：第一首言破走吐蕃，第二首追言所以失和之故，第三首言吐蕃本不爲害，自待之失策而其患始深。今既破走，宜思善後之術，故第四、第五首遂言昔日柔遠之道，而以玉燭之調爲至尊望也。夫玉燭永調則可謂之孝子慈孫矣。唐人自附于老子之後，曰玄元皇者，蓋舉最尊最遠者以蓋之，非但高祖、太宗而已。

又二 《杜詩詳註》卷二一：此追咎邊將之起釁者。當時吐蕃請和，正可息兵，自哥舒翰迎合上意，縱兵恣殺，而邊釁從此開矣。據此章，則哥舒翰當服蕃戰之刑，前《贈哥舒翰開府》詩，又盛誇其武功，能免諛詞乎？《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卷五：此言開元盛時，本爲恭順，壞於誤國之將橫挑邊釁也。

又三 《杜詩詳註》卷二一：此記吐蕃叛服之不常也。駝馬入貢，往時歸順，自逆命數年，而今乃奔散，喜之也。《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卷五：此言吐蕃乘亂陷我河湟之地，今爲中國所破，庶幾其遠徙也。

又四 《杜詩提要》卷一四：來多答少，只二十八字，寫出朝廷羈縻遠人方法，截然而起，截然而收，唐人絕句中，無此體格，亦無此手眼。《杜詩詳註》卷二一：此憶往時和戎之有道也。勃律采玉、堅昆碧碗、來多答少，此朝廷羈縻遠夷之法，惜今不可復見耳。

又五 《讀杜心解》卷六：末章，全寫喜意，頌揚讚歎，著字欲飛，纔結得五首住。不知者以爲熟俗。《杜詩附記》卷下：第五首，雅頌箴銘歌謠史乘，杜公合而一之。

《**洞房**》《杜律五言補注》卷三：此詩蓋因月夜泛舟，因思長安而懷帝闕，以寓己流落之感耳。然洞房、玉殿、秦地、舊宮、黃山、園陵，字樣太多，本非佳句，但參錯開闔，斡旋成章，悲慨之意，藹然言外，亦不失爲作者。《唐詩十集・丁集》三引吳山民評：事物之變，凄愴之懷，盡之於四十字中，而宛轉開闔，筆力之妙，非他詩人所能。此老杜所以爲聖於詩也。《杜臆》卷八：此下八首，皆追憶長安之往事，語兼諷刺，以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爲篇名，蓋《三百篇》之遺法也。《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〇引秦甲先評：時玄、肅二宗，相繼而崩，京師失守，故此篇興思於宮掖，致慨於園陵，不言蒙塵而託意於白露、秋風，黍離之感，不忍明言也。《杜詩詳註》卷一七：首章，後秋夜感興，有故國舊君之思。上四，長安秋夜之景，所感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所感在明皇。《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無限悲思，鬱然言外，結語仍多含蓄，宜四二南矣。《讀杜心解》卷三：此亦八詩總意。下三章，皆舊宮往時之樂事也，後三章，則秦地往時之慘事也；其末章，則以正論收之，位置必不可紊。

《**宿昔**》《杜詩胥鈔餘論・論五言律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雖憶開元，實痛天寶，於是有《宿昔》詩，有《能畫》詩，有《鬬雞》詩，有《洞房》詩，有《驪山》詩。而《宿昔》一首，其詞尤微，禍水消息，含吐隱躍，足又天地流血之根因，宮達行在之緣起也。從此透入，脈絡犂然。《杜詩說》卷七：此首略見風刺，然其辭微而婉。如祿山宮裏、虢國門前之句，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

《**能畫**》《杜律五言補註》卷三：此詩借古以喻今，言漢武雖寵愛倡優技藝之人，而公平果斷之德，不能爲其所惑，故尚不足以致亂也。若明皇既無漢武之德，而乃寵愛貴妃、祿山如此，烏能免開元、天寶之禍乎？《杜詩提要》卷九：此借古喻今，慨優賤承恩，足以妨治。五六翻出波瀾，言假使政平如水，皇斷若神，雖復時時抵戲，無損於治，是懸想語，故作波瀾，而言外深慨政事不理，以致召亂也。《讀杜心解》卷三：上四，一氣讀下，見褻恩濫賞之失；下四又遮護之，言當日久享清晏，政非阻化也，皇非不明也，而時時進用雜技，亦未值非意之警，乃昇平游戲之常耳。特爲曲諒之詞，語氣含蓄，意味深長。

《**鬬雞**》《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序事數十語所難盡者，詩只一句帶出之，而分明如在眼前。至其寓悲寓諷，渾涵不露，筆有化工矣。《杜詩詳註》卷一七：上四，鋪張盛事，見生前之樂；下四，追惟遺跡，致沒後之悲。《讀杜心解》卷三：此首前後轉關處，述明皇兩頭事。中間播遷一段，泯然隱起，俟後兩篇敘出。但將上下半篇一翻轉看，盛衰存沒之間，滿目淚痕矣。驪山，華清宮在焉，尤臨幸繁華處，故末用爲慨。黃生曰：「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關節，蓋不以荒晏直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刺譏，是溫柔敦厚之遺教也。」愚按：黃生此言，洵篤論也。更由此通觀各章位置：此前二章，言荒樂之過，絕不牽連禍亂。此後二章，言禍亂之來，絕不歸咎荒樂。但將前盛後衰，逐章開列，令人次第讀去，隱然見荒樂爲喪敗之源，禍亂乃滔淫之報。意言之表，人自得之，作者不欲一語指斥也。其爲溫柔敦厚，轉益入微，詩教不墜，俎豆千年，宜哉！

《**鸚鵡**》《杜詩詳註》卷一七：咏鸚鵡，有離鄉之感。鸚鵡而含愁思者，以聰明能憶別離也，二句提綱。翠衿短，傷其貌悴；紅嘴多，惜其空言。末開籠，苦於拘束；殘舊枝，憫其遠離。句句說別離，句句說愁思，句句皆聰明中所自曉者。末又寫出所以別離之故，感慨深矣。

《**歷歷**》《杜詩詳註》卷一七：此章承前起後。前三章說承平之世，故以「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賊起」包之。上四乃追述往事，下則自歎夔江衰老也。《讀杜心解》卷三：此首亦在中腰，故自治及亂，由國及身，該括十餘年事，使湊理一總。《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此一首，點明吟詩由於在夔爲客，將上四首之文義一束，故下文又更端而起，既是關鍵，又是過脈，惟南華篇有此機局，他書未曾見也。《杜解傳薪摘鈔・五律》：此篇所以重爲提掇者，蓋公親見開元極盛，未幾身遭天寶，以致風塵轉徙，流離羈孤，直至今日，亂離猶然靡定，故敘及此，不禁大呼開元，而以「無端」句，跌落盜賊，「忽已」句，轉到歲時，又用巫峽西江，秦城北斗，白首秋天，許多悲涼字句，頓轉折落，直到己身，痛將十數年之感憤，一總抒寫，激昂流涕，重爲告戒，然不忍顯斥其失，故特用數虛字，頓宕點悟，其忠告婉諷，尤是老臣用心獨苦處。前後統觀，固知開元一提，并非另闢意境，爲郎一嘆，亦非強拉自身，其根固早伏在今夜，往時、遠字、同字之中矣。嗚呼！文章至此，誰復窺其奧秘哉！解者譏此篇爲夾雜，不亦宜乎！

《**洛陽**》《杜詩詳註》卷一七：此歎西狩之事也。上四，敘幸蜀之由；下

四，記還京之事。別顏、流涕，上下相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十二月，陷東京，所謂洛陽沒也。次年六月七日，靈寶敗績，賊入潼關，所謂犯潼關也。是夕，平安火不至，明皇懼而謀幸蜀，所謂初愁思也。十三日，帝出延秋門，至咸陽驛，而從宮駭散，所謂慘別顏也。至德二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賊衆夜遁，所謂去宮闕也。十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上皇至自蜀，百姓舞扶路側曰：「不復今日，復見二聖。」所謂故老流涕，龍髯再扳也。此敘出狩還宮之事，首尾詳明，眞可謂詩史矣。《讀杜心解》卷三：歷敘陷京幸蜀事，還京只尾聯一帶，蓋此處本意，重在失國一邊也。

《驪山》《杜解傳薪摘鈔・五律》：首尾兩聯，拈驪山、蓬萊爲言，雖屬本首起訖，而曰「絕望幸」，曰「龍登臨」，曰「萬歲」，曰「長懸」，前界三篇神理，俱渾涵在內。中四實申陵寢之悲，雖係正面詠嘆，後界三篇神理，亦全包在中。前後鋪敘分明，收束完密，眞聖手也。

《提封》《杜臆》卷八：此爲朝廷盡中興之策，蓋以前數章之總結也。國以人心爲本，故首言「萬國同心」，根本尙無恙也。懸車守險，不如儉德臨民；儉者不奪，民心自懷，有無形之險也。俊乂在朝，折衝樽俎，何慮犬羊，兵勿輕動，則恩加四海，可復貞觀、開元之盛矣。公之謀國，堂堂正正，即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自許稷、契，亦以此也。《杜詩說》卷七：此章與《有感》諸章相表裏，見罷兵息民，用賢尙儉，爲當寧之急務，老成經國，字字訏謨。後之讀公詩者，不能推論及此，而徒以詩史見稱。嗚呼！「名豈文章著」，公已自道矣。《杜詩詳註》卷一七：此章總結，直究當時致亂之由，以垂爲永戒也。言當此一統天下，萬國同心，世事尙可爲也，但勿更尋前轍耳。自明皇好邊功而尙奢侈，故有懸車儉德之語。不聽張九齡，而致祿山終叛，故有俊乂、犬羊之語。使當時息兵愛民，焉有天寶之禍哉？故以戒兵加恩終之。此詩反覆丁寧，無非鑒已往以告將來。若云指諷代宗時事，則當年吐蕃入寇，叛將不恭，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杜詩提要》卷九：前七首皆寫故宮禾黍，滿目淒涼，故此作極力挽回，頌禱之中，隱藏規諫，此眞《三百篇》之遺響也，豈吟風弄月之徒，標新字句，可得而托耶！《讀杜心解》卷三：起勢高渾，就現在言，見累朝世業，永繫人心，保治之道，正須講求耳。往事其可鑒已。黷武而邊釁開，窮奢而戎心啓，前轍彰彰。曰「借問」，曰「何如」，婉詞以悟之也。五、六，又設爲懸想，言當時若能進用忠良，則戢兵行儉，亂端無自而召矣。末乃重爲誥誡，非謂代宗時可以寢兵不用，而能深戒乎此，則知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民亦受其福矣。意收天寶，語告時君，勤勤懇懇，身雖斥遠，不愧三朝老臣。《唐宋詩醇》卷一七：忠君愛國，直攄讜議，自是告戒當時。他詩云：「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與此正合。非謂代宗之時，可以罷兵不用也。《杜詩鏡銓》卷一七引蔣弱六評：末章直是奏疏體，丁寧反復，皆暗切玄宗，隱爲後戒，以此結前七章，意最深切。

《洞房》、《宿昔》、《能畫》、《鬬雞》、《歷歷》、《洛陽》、《驪山》、《提封》《杜律集解》五律卷四：自《洞房》至《提封》詩八篇，皆撮詩首二字命題，乃雜舉明皇事，而《提封》一篇則總結之也。《杜詩說》卷七：八章專述開元以來之事，借古喻今，美惡不掩，風人之旨，盡于此矣。《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四：《洞房》以下八詩爲一篇，位次秩然，處處刺諷，思往戒今，渾然不露，體裁獨妙，眞《三百》嫡派。《杜詩詳註》卷一七：《秋興》及《洞房》諸詩，摹情寫景，有關國家治亂興亡，寄託深長。《秋興八首》，氣象高華，聲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絕。此皆少陵聚精會神之作，故能舌吐風雲，筆參造化，千載之下，猶可歌而可涕也。但七律才大氣雄，固推賦騷逸調，而五律韜鋒斂鍔，直與經史并驅，兩者當表裏參觀，方足窺其底蘊焉。《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此詩共八首，總是爲明皇而發。蓋天寶之亂，因于奢淫無度，優寵安匿。而其所以致亂之由，又因於開邊黷武。故吐蕃之患，至今尤盛。末章特作正本清源之論，以告當寧，既收足全詩，復指明治略。公之大抱負，大本領，於斯可見，詩人云乎哉！《杜解傳薪摘鈔・五律》：《洞房》、《提封》等八詩，祇當作一首看。八詩大旨，皆舉已往，以戒將來。首章全提，是籠題法，故不著擬議。末章總收，是結題法，故獨申正論。中間六首，是敘事體，游佚之失，胥因妃子，播遷之患，端出祿山。故平分兩界：《鬬雞》以前三首，俱切妃子邊，皆秦地往時之樂事也，《歷歷》以後三首，俱切祿山邊說，皆舊宮往時之慘事也。此皆因繫舟聞漏，感觸興起，故首章先以「秦地新月」、「龍池舊宮」二句，按切妃子、祿山，兩界雙提。而五、六以「今夜」、「往時」四字，轉落自身，總扼全詩，束上起下，以跌末章申戒之意。謀篇布局，神化渾淪，尤妙在中六首。敘妃子處，以《宿昔》一首另提，言荒樂之過，絕不牽連禍亂。敘祿山處，以《歷歷》一首另提，言禍亂之來，絕不歸咎荒樂。但將前盛後衰，逐章開列，令人次第讀去，隱然見荒樂爲喪敗之

源，禍亂乃滔淫之報。意言之表，使人自得之。其離合承接處，慘澹經營，具見深意，溫柔敦厚，轉益入微，詩教不墜，俎豆千秋，宜哉！　八詩中內有五人，雖分兩界，各有專屬，皆從首章籠起，前界敘妃子，後界敘祿山，而《歷歷》篇則屬公自敘，《驪山》篇則專敘明皇，意總歸到結末告戒時君，《提封》一首，揭明宗旨。

《垂白》《杜詩攟》卷三：《垂白》詩：「樓迴獨移時」，更不須登眺。《曉望》詩：「天清木葉聞」，更不須言風動葉落。此無字句中藏字句也。「無家病不辭」，悲不忍讀。

《江月》《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客中江上看江月，最難爲懷，寫來曲盡其情，高老空淡，如置身桂殿，與素女同游。《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八引畢致中評：明是思家之況，然不言己之思家，而言家之思客，又不着自己，卻下「誰家」二字，覺此時無客無家，無一家不思客，竟不知是何家也。淒澹欲絕。《杜詩說》卷五：只見滅燭而望月之意自見。只言顰眉而懷人之意自見。高手妙手。公之攀屈宋而親風雅者，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顰效？而膏溉者，若宋頭巾，不知公爲風騷繼緒之大宗，而徒號曰詩史、詩史云爾，宜詩統至宋而絕也。

《江上》《後山詩話》：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杜詩說》卷七：勳業志尚無成，故頻看鏡。行藏抑鬱誰語？故獨倚樓。然目睹時危，心存報主，齒雖衰謝，此念終不能自休耳。此詩所云是本懷，是正說，其餘自嗤自怪自寬自解，皆即此意，而反復變化以出之。詩以言志，才以抒辭。志，不變者也；辭，百變者也。辭不能變，則其志亦不足觀矣。此非志之罪也，才之罪也。於此歎杜公之才之足以副其志也。

《中夜》《杜詩鏡銓》卷一四引李因篤評：極悲壯語，而以樸淡寫之，則悲壯在神情，不在字面。

《江漢》《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詩余幼而學書，有古印本爲式，云杜牧之書也。咏之久矣。愈老而愈見其工。中四句用「雲天」、「夜月」、「落日」、「秋風」，皆景也，以情貫之。「共遠」、「同孤」、「猶壯」、「欲蘇」八字絕妙。世之能詩者，不復有出其右矣。《杜律趙註》卷上：他詩多以景對景，情對情，人亦能效之。或以情對景，則效之者已鮮。若此之虛實一貫，不可分別，則能效之者尤鮮。《杜詩集評》卷一〇引李因篤評：乾坤作客，日夜思歸，重宵洒然，八面俱徹，思參造化，筆奪天工矣。《藝蘭書屋精選杜詩評註》卷九：讀此種詩，覺風力氣骨，頓長一倍，妙在直寫而能曲，近寫而能遠，淺寫而能深。

《有歎》《杜詩集評》卷一〇引李因篤評：格雖以老，詞淡而悲，夐乎大家之篇。五、六忽用比體，於全詩則爲開宕，竟以養局也。結語深悲，子藹然唱歎之中，正太廟朱絃也。《魯通甫讀書記》：寓夔五律多小品，難得此精壯之作。

《月圓》《杜詩集評》卷九引李因篤評：澄心天闕，遙矚人寰，中邊無不玲瓏，寫月圓可云滿志。《讀杜心解》卷三：起聯將月與樓與江，上下交光，發揮用意。次聯筆尤巧妙。古歌云「穆穆金波」，本就月言，此則借切江色，綺席則切樓上，承項分明，而月光即從江光、樓光內顯出也。五、六，正拈題中「圓」字。結聯超脫無比，不涉客情愁思字樣，而情思都在箇中。

《中宵》《杜臆》卷八：「西閣百尋餘」，高之極也。高之所見，既與卑異，中宵所見，又與白日異。「飛星過水白」，譚云「『過』字妙，『白』字更妙。」余謂二字有何妙？只「水」字妙。星飛於天，而夜從閣上視，忽見白影一道，從水過，轉盼即失之矣。公即寫入詩，眞射雕手。「落月動沙虛」亦然。沙本白，而落月斜光，從閣上望，影搖沙動。靜則實而動則虛，此如以鏡取影者。「鳥擇木」、「魚潛波」，鍾惺云：「『知』字、『想』字，不問而識其爲中宵矣。」亦影響語。不知公此時有避地遠害之思，心之所之，想及於物，知其能擇木而潛波，蓋羨之也。末句露出「兵甲」，正發其意。「親朋滿天地」，因兵甲而少來書，則兵甲亦滿天地矣。已以憂亂而不安寢，故羨巢鳥、潛魚。《杜詩說》卷五：以「兵甲」、「親朋」四字轉換成句，因兵甲滿天下，故親朋少來書，此句中之法也。自傷艱難之際，交游總不得力，此言外之意也。後人句中之法尚不能識，況識其言外之意耶！《杜詩提要》卷一〇：「兵甲」二字，一篇之骨。一篇結構，藏其線於「步」字之中，倒其緒於兵甲、親朋之上，此之謂沈深，此之謂含蓄。思親朋，即思故園也。

《傷秋》《杜詩胥鈔餘論・論五七言排律》：《傷秋》一首，最簡重，結語云：「何年滅豺虎，似有故園歸。」「滅」字可憐，「似有」字游戲沉痛，詩家之功夫神氣俱在此。而專工字句者，卻不許窺其藩籬。

《秋峽》《讀杜心解》卷三：老客殊方，畏人混俗，自分此生不復能拔起峽中，故結聯云爾。我不能而「商山老」能之，故怪之也。到底有按捺不下氣

概。

《**耳聾**》《杜臆》卷九：首二句，一慨生逢兵亂而鬬死不休，一歎世人多機而駕空隱迹。所見所聞，俱堪蹙頞，因云吾眼不知復以幾時暗，若耳則幸從前月聾矣。故猿啼、雀噪，愁淚斯忘，聾之效也。但眼未暗，見山木之黃落而驚心，致問朔風，悲同宋玉，剩此通愁之竇，尚覺多事耳！當此世界，何如既聾且盲，不聞不見之愈乎？寫愁至此，入非非想。《親齋詩談》卷四：《耳聾》，此前拗後順格。「嘆世鶡冠子，衰年鹿皮翁」，一是愁多，一是老邁，乃耳聾之根。【略】「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一是哀也不知，一是鬧也不覺，暗托出箇「聾」意。「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并聾人情態畫出。此刻劃題意法，學者珍之。刻劃而人不覺，是第一手。《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六：此詩因耳聾而作，卻以眼暗作陪。蓋耳聾眼暗，乃連類而及之事。本是恨耳聾，又若幸其聾。幸其聾，正所以深恨其聾，此透過一層法，所謂正言若反者此也，豈眞以耳聾爲幸哉！

《**夜**》《杜詩詳注》卷一七：此與雲安、夔州諸詩相合。露下天高，即「玉露凋傷楓樹林」也；獨夜魂驚，即「聽猿實下三聲淚」也；孤帆宿，即「孤舟一繫故園心」也；雙杵鳴，即「白帝城高急暮砧」也；菊再逢，即「叢菊兩開他日淚」也；雁無情，即「一聲何處送書雁」也；看牛斗，即「每依北斗望京華」也。詩中詞意，大概相同。竊意此詩在先，故《秋興》得以詳叙耳。又引范梈評：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如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疏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若說出，便短淺矣。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遠者，如「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亦自雋永有致。《唐詩評選》卷四：盡一夜所適目驚心者，隨拈隨合，才高自可，不爾必雜，要亦變體也。　每句愴然，猶不失七言宗風。《杜詩說》卷八：此篇與「玉露凋傷」不相上下。一、二、五、六，工力悉敵，此三、四雖遜彼寫景之高壯，彼七、八卻輸此含意之深渾也。《杜詩增注》卷一三：錯落中見細密。讀來只覺渾然。

《**晚晴**》《杜詩說》卷七：前二聯寫景並精絕，晚晴之景如畫。三、四倒押句，順之則明暗句也。五喻高蹈之士，六喻貪庸之人。既不屑爲若人，又不能希若士，所以途窮作客，留滯於此，故以七、八接之，而題意亦兼綰盡。《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此詩前半寫景精奇，後半言懷深雅，於流離顛沛中又作此矜持之筆，可知眞大家，無所不有也。

《**返照**》（**楚王宮北正黃昏**）《杜律演義》前集：此詩只是賦雨後晚景兼自歎也。詩既成，姑以「返照」二字爲題，非專賦返照也。《杜律集解》七律卷下：自述既病、既愁、既山村昏暗，又遠作客，又値禍亂不能歸。安得不閉門數句，具許多意緒，不見繁雜，眞大手筆。《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五：諸注俱云此詩賦雨後晚景，併以自歎，非賦返照，姑以爲題耳。愚謂通首俱是返照，且是雨後返照，不得草草看過。《杜詩說》卷八：此亦詩成而後命題者，與《野老》作調不同而格同。前半景是詩中畫，後半情是紙上淚也。視白帝城中詩，則較勝一籌，以起屬正聲，後半氣力雄厚故也。年老多病，感時思歸，集中不出此四意。橫說豎說，反說正說，無不曲盡其情。此詩四項具見，至結語云云，尤是淒神戛魄也。

《**日暮**》《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一一：此詩全是異鄉無依之感。牛羊自下，柴門自閉，與吾不相涉也。風月自清，江山非故，亦與吾不相涉也。石泉自流，草露自滴，更與吾不相涉也。頭白老人，當此日暮，惟孤燈相對而已。偏此燈花若與我有情者，然公云併此亦不須也。淡淡八句中，自有無限意義在。讀杜者遇此等詩，未有不忽過者。引黃維章評：一結句翻轉全首，杜法每如此。杜律最是平淡處難及，看杜律亦最是平淡處難看。《杜詩說》卷五：俗以燈花占喜兆，公意中蓋以歸朝爲喜，今頭白如此，歸朝無日，何用燈花虛兆爲？七、八在他人必云「自顧頭如雪，燈花不用繁」矣，惟公工於鍊句如此。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杜律五言補註》卷三：前篇言月之升，首聯言己之情，而後皆詠月。後篇言月之落，前皆詠月，而尾聯方及時事，此章法也。《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九：合觀二首，先言月之極明，無不畢照，而獨不能照見我之歸心。當此亂離，想征人戍卒，亦無不思歸。從月之極明以盼至極暗，又盼至天曉，皆同此欲歸之心。傷哉！月能鑒物於秋毫，而不能鑒人之心也。對月而傷時事，亦與「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同一悲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一**　《杜詩集評》卷一〇引李因篤評：只首句直賦，用一「飛」字，便化平爲奇。次聯就所處承上句言之，下二句純用虛描，而無一意非月，無一意非秋分之月，橫絕古今矣。結徑就月說，而萬象俱含。非此，則寫八月十五夜，即千言萬語不徹也。

又二　《杜詩集評》卷一〇引李因篤評：次首就將曉說，則公愛此空明，

永夜不眠可知。所謂寫到結尾而無遺憾。《讀杜心解》卷三：前詩傷阻歸，此詩傷久亂，要之只是詠月，故妙。《杜詩鏡銓》卷一七：此又詠將落之月，先景後情，以思歸起，以傷亂結。

《雨晴》《杜律五言補注》卷三：朱文公《寄胡寄溪詩》云：「雙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舊儀刑。浮雲一任開舒卷，萬古青山只么青。」胡五峰見之，以爲有體無用，乃賡續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兩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皆以喻道。瑗按：詩人之辭雖曰寫物，亦不可謂全無意義，無比興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此首通身是峽中雨晴之景，而生思鄉之念。特筆意曲折幽深，非淺嘗者所能領其旨趣也。

《月》（四更山吐月）《杜詩說》卷五：此詩寫景極精切，布格極整密，運意又極玲瓏。東坡但賞「殘夜水明樓」五字耳，其比興之深遠，從來人不識也。《養一齋詩話》卷一：杜詩一首之中，好醜雜陳，至天地懸隔者，莫知「四更山吐月」一首。此二起句，高深清渾，筆有化工。第三句則曰：「塵匣元開鏡。」直兒童語矣。第四語「風簾自上鉤」，則又雋拔自如，即目得景，不可思議也。五六「兔應憐鶴髮，蟾亦戀貂裘」，又係卑格。收云：「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夫姮娥云寡不奈寒，何斟酌之有？「斟酌」二字，下得癡重可笑。豈非好醜相懸不可以道里計耶！然杜之拙處在此，其高出千古處亦在此。非醜拙之不可及，蓋題無巨細，句無妍媸，一派滾出，所以爲江河力量也。若著意修飾，使之可人，則近人之作耳。

《雨四首》《杜詩詳註》卷二〇：上二首咏雨，尚在怡情處，下二章咏雨，卻在傷心處矣。《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六：詩共四首，先是微雨，尚可出行遊觀；次是雨勢漸重，上馬歸來，仍可賞玩；次是風雨交集，蕭瑟難堪，而動羈旅之感；末是久雨不休，而成極苦之況。一層重一層，一層深一層，四詩雖非一日之作，卻是接連而下如作記然，須當一氣讀。

《返照》（返照關巫峽）《杜律五言補註》卷四：返照之詩，此爲絕唱。此篇之妙，次句盡之，下文不過詳言耳。吾知後有作者，不可及也。《杜詩集評》卷一〇引李因篤評：起處已盡返照之妙，次聯以虛字實描，五六點綴形容，結就本色更拈一意，面面俱徹，覺畫亦不能到此玲瓏也。《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此詩通首如畫，是一幅巫峽返照圖，然「寒空半有無」，乃傳神之句，此五字卻又爲畫家所不能到，眞奇筆也。

《向夕》《杜詩說》卷七：此詩渾渾，止一「始」字略露意，蓋其意皆寓寫景中故也。三四，衰疾之悲。五六，離索之感。非琴書自適，何以消此長夜哉！起雖見地，其荒寂難堪，亦在言外。《杜詩提要》卷一〇：此詩全不出意，姑即景以寫意也。於「孤」字、「亂」字、「催」字、「易」字中，見地之荒寂。於「近」字、「同」字中，見人之寥落。羈人對此景，那堪終夜乎？幸有琴書，可散懷抱，始能終夕耳。一結以叙事挽轉全章，通身是力。句句練字，唯練始通神。《杜詩增注》卷一六：每句各寫一意，而一氣相承，如無縫天衣，此乃超然於格律之外者，非含咀不辨其味也。

《雷》《杜律五言補註》卷三：「十月」二字，有《春秋》書法，非但與「中宵」作對而已。觀後詩結聯「巫山吁可怪，昨夜有奔雷」之句，可見此詩爲紀異之作，非徒然者。號爲「詩史」，豈不信哉！彼賦十月寒者，宜爲識者之所議也。《杜詩鏡銓》卷一七引李因篤評：題雲便有秀蔚之色，咏雷如聞霹靂之聲。以「劃」字寫雷光，何等簡妙！《讀杜心解》卷三：起句警絕，先虛摹而後實點，有聲有勢。中四，皆中宵想像之詞。「碾山」，頂「劃爭迴」。「蟠壁」，頂「不成蟄」。兩比兩賦，正喻都化。結又與篇首「巫峽」交映，作法緊，作意奇。《杜園說杜》卷一一：咏雷少崇作，此詩次聯寫十月雷，下半首切峽中，造語瑰偉，可稱石破天驚。

《夜二首》《杜律五言補註》卷四：前詩起句着「月」字，餘皆暗言月夜之情景，後惟尾句着「月」字，餘皆暗言月夜之情景，此章法也。然前詩起句言白夜，第七句又言星夜，後詩第二句言翼稀，尾句言鵲飛。豈故爲此重疊以相照應耶，抑偶然邪？《讀杜心解》卷三：同一月耳，前首之月，似嫌其明；此首之月，似嫌其暗。可悟文心巧變。

《社日兩篇》《杜詩詳註》卷二〇：杜詩有首尾聯絡，兩章如一章者，如《散愁》詩，前以司徒收結，後以尚書接起。《社日》詩，前以方朔收結，後以陳平接起，皆章法之最巧者也。

《九日五首》一《昭昧詹言・杜公》：此九日憶弟妹而作。通首八句，一氣夷猶，開合頓宕而出。但見情性，不睹文字。「殊方」二句，象中取義。結句點逗本事，所謂安身立命主意也。諸篇結皆對句而不覺。

又二《杜詩詳註》卷二〇：杜公五律，亦屢用茱萸，此云「茱萸賜朝士，

難得一枝來」，亦見韻致。

又三 《懷古錄》卷上：人皆知杜詩之工而好者，而少能知其拙而好者也。且如「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此唐子西所謂文章只如人之作家書者是也。辭足以達意矣。「採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此工處在「泛泛」「紛紛」四字，只以形容其泛泛，而坐客熱樂之意，人皆知其好也。「野樹歌還側，秋砧醒卻聞」，蓋言高歌之時，則見野樹之側，酒醒之時，則聞砧發之聲，「野樹」之句，則拙而好者也，鮮能知之矣夫。「歡娛兩冥漠，西北有孤雲」，以興而言，則言故人不見，惟見西北有孤雲而已；以比而言，則言獨有此身，如孤雲南飄泊於西北也。

又四 《杜詩詳註》卷二〇：四章，思故里也。上四樊川九日，下四夔州九日，中四則在夔思樊。「幾人存」，承上蘇、鄭。「萬里」，在巫峽。「淚痕」，憶終南。「裁烏帽」，見獨居。「兒具樽」，見無客。「對羣盜」，欲歸不得也。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杜詩說》卷七：此詩首句，心事也。次句，題事也。中二聯，止承次句，則首句是單拋。至尾聯，則題事、心事雙綰。詩中多用此法，即此可例。 起得悲婉，承得大方，轉得鮮妍，結得雋永，何故諸選從未刮目。

《**冬至**》《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下：此詩亦通體整對格，又妙在中間兩聯，偏能流走，起末兩聯，反見對峙，文筆之變化，至此眞令人莫能測識也，奇哉！幻哉！

《**峽中覽物**》《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四：公在華州，乃生平極不得意之境，豈眞憶華岳、黃河哉！正厭峽中之不可居，所云在此猶在彼耳。歷境異，見境之情不異也。《杜詩七言律解意・七言律辨體》：初聯似寫帳簿，「忽如」、「猶似」，趁筆庸滑。「瞻」、「見」合掌，巫峽、華嶽，首尾癡肥。見巫峽而如見華嶽，豈非捏目生花！下句同此。第五是病呈，使人欲嘔。「移」字尤晦，「洞口」指何地？七、八庸牽。《杜詩詳注》卷一五：杜詩「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此在峽而憶華州也。自樂天《九江春望》詩云：「爐烟豈異終南色，盆草寧殊渭北春」，蘇子瞻《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峨嵋」，其句意皆本於少陵。 杜詩「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元范德機云：「黃河東去從天下，華嶽西來拔地高。」覺杜平板而范流動矣。《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下卷：此詩總是因思鄉而作。上截四句，倒起逆承。下截四句，衝尾順下，極見句法之變化，非公不能爲此。乃朱瀚以爲非少陵之筆，實屬誤斷也。

《**愁**》《杜臆》卷七：愁起於心，眞有一段鬱戾不平之氣，而因以拗語發之，公之拗體大都如是。《讀杜心解》卷四：客阻言愁之作。「日日」而生者，既忌其形我憔悴，「泠泠」而談者，又惱其對我寂寞。愁人所觸，無一而可。

《**畫夢**》《讀杜心解》卷四：上下截如不相蒙者，不知世亂民貧之思，除夢即已，夢醒即來，此自其性情所結。奈昏昏未幾，旋復昭昭，轉恨不得長遊夢境耳。《杜詩增注》卷一六：從「夢相牽」一意寫出，以爲切直之言，故托諸夢，更不覺贅，後語遂成超絕。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律詩》：妙在句句是喜，句句是寄，若竟像對面浹洽語，便不是寄矣。歡劇喜多，又與弟尚隔許程，於是尋透檐橘，索梅花共笑，無情有情，極迂極切，梅亦相視而笑，冷蕊疏枝，半不禁矣。妙哉！此詩寄到，觀自然跪坐以進，鼓歌以舞，爲子美弟者，眞有天緣，亦不枉奔走數千里一番勞苦也。「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還題明淨，意更溫深。第三首云：「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似悲而實喜，似將就而實盤桓，取境用意，只在絲孔微茫中，冷拖空轉，一唱三嘆。《杜詩七言律解意》：一首曰「解我憂」，二首曰「歡劇」、「喜多」，三首曰「何怨嗟」，顧題中寄喜二字，次第天然。《杜詩譜釋》卷二：公與弟雙開到底，而前用正對，後即用反對，恰成每句相續之勢。賓主聯合，上下迴環，非神明于法者，未易幾此也。《杜詩鏡銓》卷一八引蔣弱六評：萬千喜幸，一片悲懷，當與「劍外忽傳」首並看。《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七律卷下：合三首觀之，只是一紙家書，寫得喜寄之意，眉飛色舞，至性至情，令人千載如見，確乎有關世教之文。

又二 《苦竹軒杜詩評律》卷五：余嘗謂唐詩之妙，有杜詩不能到者，杜詩之妙，有唐詩不能到者。杜之遜唐也風神，唐之遜杜也力量。然看「冷蕊疏枝半不禁」，則杜亦何嘗遜唐，唐眞遜杜耳。

又三 《杜詩詳註》卷二一：篇中庾信、羅含、蔣詡、邵平，疊用四古人。引庾、羅者，爲儆舊居也。引蔣、邵者，爲構新居也。要之公弟問關至楚，行李蕭條，亦不暇謀及營室，但從意中所籌畫者，喜而筆之於詩。高士襟懷，文人韻致，至今俱可想見，不必眞有實事，而詩品遂足流傳矣。《杜詩鏡銓》卷一

八：此首欲卜居江陵，與弟聚會。意中語曲折善達，亦由筆力之高，格法通首一氣。

《季秋蘇五弟纜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杜詩鏡銓》卷一七引李因篤評：三首空淡中有至味，百讀彌見其高。以爲空淡，尤覺渾雄，前後綺綺疏疏，非諸家所及。《問齋杜意》卷一七：三詩一意往復，無非勸諸君飲酒。然公既病不能飲，則亦不必勸諸君飲，且令諸君飲，亦何與于公飲，而予於此悲公之志焉。公生平一肚牢騷，飲酒時借酒發舒，不飲酒時，則又看人飲酒，以供己之發舒。公蓋無往而不極發舒牢騷之至也。但不知諸君比讀公詩，其亦有知公詩之妙者否？《讀杜心解》卷三：此夜江樓之宴，與他處不同。歷觀兩歲羈憂，絕少親朋高會，無論在兩都時，即視蜀中之況，亦遠不逮矣。值此一叙，覺種種江光月色，俱併入親情鄉思中，有爲之停杯而三歎者。三詩命意，只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十字盡之，他如佐觴閒話，有不遑鋪叙者爾。故讀杜須通十數卷疏觀其意境也。

《柳司馬至》《杜詩詳註》卷二一引申涵光評：此詩，用三峽、兩京、函關、渭水、邯鄲、邏些、幽燕、商雒，地名八見，亦是一病。《杜詩集評》卷一四引李因篤評：分二段，上段京中近信，下段自傷也。史公之序事簡而能該，小雅之懷憂哀而不亂，直兼之矣。

《又呈吳郎》《杜詩胥鈔・大凡》：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觀子美詩猶信。子美溫柔敦重，一本之愷悌慈祥，往往溢於言表。他不具論，即如《又呈吳郎》一首，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迴護吳郎。七言八句，白種千層，非詩也，是乃仁音也。惻隱之心，詩之元也。詞客仁人，少陵獨步。《杜詩七言律解意》：通篇借婦人發明誅求之慘，大旨全在結聯，與「哀哀寡婦誅求盡」參看。若彼有所仰賴，則當愛人以德，仍囑吳郎任其撲棗，是爲微生，高矣。《杜詩詳註》卷二〇：此詩，是直寫眞情至性，唐人無此格調，然語淡而意厚，藹然仁者痌瘝一體之心，眞得《三百篇》神理者。《杜詩偶評》卷四：痌瘝一體，意卻不涉庸腐，末并見誅求之酷，亂離之慘，所謂其言藹如者耶！《杜律啓蒙》卷一二：以瘦硬通神之筆，寫痌瘝在抱之素，其曲盡人情處，直令千載下讀之，猶感激欲泣也。

《覃山人隱居》《唐詩歸》卷二二鍾惺評：深心高調，老氣幽情，此七言律眞詩也。沿沒者，誰能辨之！譚元春評：此老杜眞本事，何不即如此作律，乃爲《秋興》、《諸將》之作，徒費氣力，煩識者一番周旋耶！《唐詩十集・壬集》二〇：半是拗體，而不專用古，稍涉議論而風韻自超，亦子美傑作，但其驚人處不在此。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杜詩詳註》卷二〇：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永。少陵云：「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而語意短淺。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卻不如李。《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六：此詩首聯是羨崔之歸還，末聯是嘆己之留滯，中二聯俱是賦送別，一是從情寫景，一是從景見情，纏綿悽惻，一氣流轉，尤爲文章化境。仇氏不察，以爲「寒空」一聯，不及李白「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之佳，豈其然歟？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合全詩觀之，中二聯是現在實事，首聯先溯其已往，末聯又祝其將來，通身仍是渾淪一氣，命意措詞，極見匠心。

《存殁口號二首》《容齋續筆》卷二：每篇一存一殁。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殁也。《杜詩集評》卷一五引李因篤評：前首一存一殁，此首一殁一存。「玉局」二句，淡而悲，「天下」二句，哀而壯。皆絕調也。《讀杜心解》卷六：題云「存殁口號」，謂已存而四人俱殁也。公《遣懷》詩憶高、李云：「存殁再嗚呼」，時高適、李白皆俱殁也。自容齋有一存一殁之說，謂席、曹存，畢、鄭殁，人皆因之。吳論於首篇又謂席殁而畢存，總屬臆說。夫以生存之友，與物故之人並舉，殊屬礙理。且若每篇兩人，曾皆一處聚首，而各亡其一，不免殘缺興悲，並提寄慨。乃席、畢與公一會於京，一會於梓，不相蒙也。雖鄭、曹於天寶中同在京師，或嘗共會。於席、畢則未有處也。今按兩詩，只此篇「已白頭」句，疑曹尚存。然此句亦追憶廣德二年成都相遇時語耳。其詩贈曹霸《丹青引》云：「途窮反遭俗眼白，蓋已老而漂泊者也。鄭既以是年殁於台州，公有《吳鄭司戶》詩，與《丹青引》同時作。故知此詩所云，蓋謂鄭公長夜之時，正曹霸白頭之日。今則山水、驊騮，俱留名蹟而已。均爲殁後語無疑。《讀杜劄記》：「存殁」，以一存一殁爲說，自可通。浦據《遣懷》詩「存殁」句，殊泥。其解「長夜」、「白頭」二句，尤近牽強。至四人之生平，究無可考。容齋引山谷詩，亦自是一存一殁也。

《吹笛》《杜律集解・七律》卷下：公聞笛思歸，引用典故，忽翻變語，

意既不着相，又不落空，眞詠物妙訣哉！《杜臆》卷八：何大復云：「此詩起結皆可作唐人絕唱，而末出一聯甚可恨。」余謂引劉琨、馬援事以形容其聲之悲，有何可恨？且使事融洽，妙甚。　三、四，頂「風月」來，五、六，頂「斷腸」來。末語說到自家，而「楊柳搖落」亦根「秋風」、「愁中」亦根「斷腸」，此章乃詩律之最細者。《杜詩鏡銓》卷一四：此詩句句詠物，筆筆寫意，用巧而不覺，斯爲大家。

《孤雁》《杜律選注》卷二引徐中行評：抑鴉揚雁，蓋爲有倫。又嗟其孤影失羣，則徒旅之感寓焉。蓋老杜天地間一羈人也，觸物而哀，固宜。《讀杜心解》卷三：寓同氣分離之感。兒女相聚則嘲之，兄弟相睽則痛之也。精神全注一「孤」字。

《鷗》《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〇引王翰孺評：孤雁，貞士之有品者也；白鷗，逸民之忘機者也。看老杜寫照處，分寸不苟。《讀杜心解》卷三：羨其閒而自得，傷己之觸處多愁多障也。全從反面照出自身。

《白小》《讀杜心解》卷三：誅求者無藝，傷民困也。自軍興餉急，孤嫠不免追呼。諷切時弊之言。《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五：此《白小》詩是悲細民之伺遭屠戮，一則忠君之心如見，一則愛民之念獨深，眞粹然儒者之言。

《麂》《辟疆園杜詩註解》五律卷一〇引黃漢臣評：「微聲及禍樞」，語俚而意遠。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亂世，出罹禍患，何一不從聲名得之。中郎之于董卓，中散之于司馬，及禍雖異，其以微聲致累則同。此「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隆中所以獨絕千古也。少陵此語，有聲有淚。《而庵說唐詩》卷一四：子美此詩，特借麂以警世，以君子之心度麂之心，使人惻然動念，又使人冷然解頤。仁人至言，才人絕調也。《杜詩說》卷五：此物頗難入詠。看他前半寫得如許風致，妙在以「清溪」字陪對「玉饌」，以「仙隱」字陪對「庖厨」，遂覺烟火之氣淨盡。【略】後半語不離詠物意，全不是詠物，此之謂大手筆。雖曰大手筆，至其遣調，又甚靈動，全代麂作自謙之語，至尾忽爾大罵，何其前恭而後倨耶？讀之失笑。《杜詩提要》卷九：通首皆代麂陳詞。前四起伏頓挫，已極搖曳；五六故宕開，然後收轉，所謂放寬一步，而筆力愈緊者也。極小題目，每每發出絕大議論。試問古來嬰禍之士，有一不自微聲而得者乎？可以興，可以觀矣。《讀杜心解》卷三：此詠獵得之麂，非生麂也。上四，不作咎人語，絕高；下又隱寓世道。亂世本難自全，況以微聲致累，衣冠而與盜賊俱，自以其身委饕餮耳。純是戒儆之詞。

《元日示宗武》《杜詩集評》卷一四引李因篤評：衰年遠客，遂緒牽愁，其中義蘊甚長，如畫竹數尺有千丈之勢。《杜詩詳註》卷二一：此詩皆悲喜並言。啼手戰，是悲；笑身長，是喜。逢正月，是喜；滯遠方，是悲。對柏酒，是喜；坐藜牀，是悲。子可教，是喜；身去官，是悲。賦詩稱觴，又是喜；憶弟淚行，又是悲。只隨意序述，而各有條理。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己一：果園四十畝，而公直舉以贈人。此一段美事，而古今未嘗揄揚杜公之氣義，良可歎也。《唐詩歸》卷二二：鍾惺評：以果園贈好友，全是一片愛惜珍重，深情別趣，此詩所由妙也。若作輕棄所有看，反尋常，反膚淺矣。果園自比不得財用俗物。《杜詩通》卷三二：八韻詩，除梅柳一韻外，並語對意不對，極貫珠之妙。《杜詩集評》卷一四引李因篤評：雅事高吟，風流激宕。贈人只得一句，通篇俱說果園，點綴有情。吳農祥評：五排以濃整爲主，得公又開此法門，以意轉筆，遂生波瀾曲折。襄陽集古排單主清洗，對此，則涼薄矣。《杜詩說》卷一〇：此詩當與《園》詩四韻同看，彼以買得而喜，此以別去而惜，皆見物外高致。然始而買，終而贈，又是達士曠懷，彼視天下之物何者爲我所有哉？若在俗人，果園四十畝必將襟府塞滿，在公舉以贈友，只與餽桃撲棗同觀，想見靈府空洞無物，不虛作第一詩人。

《人日兩篇》《讀書堂杜詩註解》卷一八：杜詩中有詩體不同而前後照應者，此二首是也，只是一眞字。後人即一體尚自矛盾，況是兩體？《杜詩詳註》卷二一：兩詩本同時所作，前見咎徵，有憫時之意，此對習俗，有玩世之情。他注照上章作慨歎語者，太拘。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杜詩集評》卷一四引李因篤評：如聽哀絲急管，略盡涯端，而其音有角有商，怨而不怒。吳農祥評：一路江行之險阻，如畫如話，中間奇警之詞，絡繹奔湊。「意遣」下兼自序，并國事，通篇矯健軒翥，不易得也。《杜詩提要》卷一三：此詩分兩大支寫，前一支叙放舟出峽，分兩段寫，一險一平，寫得異樣景色，造句奇峭。後一支叙適江陵，亦分兩段寫，一追昔，一撫今，歷述漂泊苦情，而以「甲卒」、「書生」，兩兩夾出骯髒不平之氣，如樂之卒章，繁弦急管，絡繹不絕者然。排律中最難得此後勁。【略】排律至百韻、四五十韻，必有冗

率之病，老杜亦所不免。惟此警鍊，無一懈筆。《樹人堂讀杜詩》卷二一：自瞿唐至江陵，一路細細鋪叙，閒情逸致，吊古傷今，具見紀程之中。《杜詩言志》卷一二：全篇四節，皆從「漂泊」二字生出。其機軸回環照應，錙銖不爽。至琢句之奇，煉字之潔，寫景之工，寓情之妙，極長篇排律之能事，非他人之所能造也。《讀杜心解》卷五：起四，結四，中間分五段寫。五段之中，前三段就出峽所經言，是叙事體。後二段就此身漂泊言，是議論體。少陵長律中，此篇最爲文從字順。《唐宋詩醇》卷一八：處處刻劃，閒以情思，其體則班彪、潘岳之征、行，其情則王粲之《登樓》也。隊仗整肅，骨力雄健，長律最可學者。《五言今體詩鈔》卷六：雄警奇變，長律至此，上嗣騷賦。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携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杜詩說》卷七：獨稱唐爲故人，其餘以諸公概之，筆下自分涇渭。對故人，語極悲涼，對諸公，語如欣荷。悲涼者情眞，欣荷者意淡。本集云「取別隨厚薄」，其此之謂與？

《乘雨人行軍六弟宅》《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六：此詩上四是乘雨，下四是入宅，頷聯是從景寓情，頸聯又從情應景，以春城起，以中堂終，總完得一箇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自來解者多屬錯看，無須細論也。

《宴胡侍御書堂》《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六：此詩詞似平淡，意實深厚，頷聯寫書堂內外之景，一靜一動，既貼人事，又合天時，所以爲佳。至末更收得有聲有光，使通身之作意，一齊振起，豈小家數所能爲哉！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韻）》《讀杜心解》卷三：通身叙事體。二李一層，過湖亭一層，泛舟一層，帶暮春寫湖景一層，美鄭監一層，自述陪遊一層，清楚而聯絡。

《宇文晁崔彧重泛鄭監前湖》《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格以整而蕩，意以工而圓，似初唐諸公之篇。《杜詩詳註》卷二一引申涵光評：「樽當霞綺輕初散」，補綴不成語。「棹拂荷珠碎卻圓」，景眞而近俗矣。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杜詩集評》卷一四引李因篤評：冠冕渾雄，秉經酌雅，非諸家可及。此等詩，只是寫得的當，寫得清澈，恰好處便是絕頂處。人他手，作籠統話頭，雖佳，亦減色矣。查慎行評：句句雙擎，妙在側重陽城，手法獨絕。

《江陵望幸》《歲寒堂詩話》卷下：此非詩，乃望幸表也。「通蜀照秦」、「含越控吳」，則指陳江陵建都大略也。「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則祈請語也。氣象廓然，可與《兩都》、《三京》齊驅並駕矣。《杜詩詳注》卷一二：首句江陵，次句望幸，中四詠江陵形勢，下六寫望幸情事。作短章排律，多在首聯扼題，此定式也。《杜詩集評》卷一三引李因篤評：典則渾雄，如應制體。郝長蘅評：五排正宗。《讀杜心解》卷五：前叙形勢極簡要，後述望幸極委悉。

《江邊星月二首》《杜臆》卷九：二詩與今舉業相似，別是一體。「金波耿玉河」五字盡星月，見其筆力，語復鏗然。《杜詩增注》卷一九：星月臨江，雨霽光更濃，將曉則此景杳然矣。故兩首各咏之。《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六：此詩是天明以後情景，妙在無中生有，仍能回抱星月。兩首如同一首，故總題曰「江邊星月」也。

《江南逢李龜年》《杜臆》卷九：落花乃傷春時節，又得逢君，便是江南一好風景矣。言其歌之妙，能令愁者歡，悶者解，春之已去者復回也。此亦倒插法。《杜詩說》卷一〇：此詩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即龍標、供奉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爲正聲，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絕句爲別調者，亦可持此解嘲矣。《杜詩提要》卷一四：此盛唐絕調也，字字風韻，不覺有凄涼之色，而國家之盛衰，人世之聚散，時地之遷流，悉寓於字裏行間，一唱三嘆，使人味之於意言之表，雖青蓮、摩詰亦應俯首。《唐宋詩醇》卷一八：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禹錫之婉情。「鈿蟬金雁俱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溫庭筠之哀調。以彼方此，何其超妙，此千古絕調也。

《暮歸》《杜詩胥鈔餘論・論七言律詩》：全首矯秀，原是悲詩，卻絕無一點悲愁滯氣犯其筆端，讀去如竹枝、樂府。《杜詩詳註》卷二二引申涵光評：作拗體詩，須有疏斜之致，不衫不履。如「客子入門月皎皎」，語出天然，欲不拗不可得，而此一首律中帶古，傾欹錯落，尤爲入化。《杜詩集評》卷一一引吳農祥評：起語生造示奇，三四洗削高亮，結語凄緊，殊難再讀。此仄體至蒼鬱清急之音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賢》《杜詩集評》卷一一引李因篤評：公暮年七律，漸近自然，如此首之高渾，非老手不能。

《公安縣懷古》《杜詩說》卷一二引吳瞻泰評：作者胸襟全別，乃生不

逢時，一肚皮氣悶，借古人以抒己懷耳。

《曉發公安》《杜臆》卷一〇：七律之變，至此而極妙，亦至此而神。此老夔州以後詩，七言律無一篇不妙，眞山谷所云「不煩繩削而合」者。《杜詩解》卷四：此詩最惡，不知何年，一見便熟，至此每五更枕上，欲覺未覺時，口中便無故誦此詩，百計禁之，而轉復沓至。聖嘆白髮，是此詩送得也。《杜詩言志》卷一二：人生輕塵弱草，白駒過隙，無論流離顚沛，斷梗浮萍，即使王侯將相，際會風雲，亦都過而不留。此「轉眄已陳迹」五字，直可令人通身汗下，抗聲長號，此乃一篇醒世大文，不可作紀行詩讀過。《杜詩鏡銓》卷一九引蔣弱六評：亂離漂泊之餘，若感若悟，眞堪泣下。《杜詩增注》卷一九：蓋不復自知死所矣。此尤足以愧公志。八句一氣，如澗水下瀨，中流迅速，兩岸回旋，其聲光在筆墨之外，惟可神會，豈易學哉？

《登岳陽樓》《唐子西文錄》：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後村詩話前集》：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八句之中，著此一聯，安得不獨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句爲氣骨，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一九：氣壓百代，爲五言雄渾之絕。下兩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適等。《杜工部詩通》卷一五：此詩百代詩人所共推服，無他，以實氣對實景，寫實情爾。氣有餒者，欲不言襲取，終不能欺人。《而庵說唐詩》卷一四：昔聞頗樂，今見何悲！昔正治平，今有戎馬，昔尚年少，今成老病。治平可待，老病無及矣，悲夫。《杜詩說》卷二：前半寫景，如此闊大，轉落五六，身世如此落寂。詩境闊狹頓異，結構湊泊，極難。不圖轉出「戎馬關山北」五字，胸襟氣象一等相稱，宜使後人擱筆也。寫大景妙在移不動，然徒能寫景而不能見作者身份，譬如一幅山水，不畫人物，終難入格。後人學杜，似乎畫家但學山水，不學人物，又況所畫並是頑山死水耶？

《祠南夕望》《杜詩說》卷五：此近體中吊屈原賦也。結亦自喻。日夕空祠，彷彿湘娥山鬼，靈均所賦若或見之。因嘆地雖清絕，而俯仰興懷，萬古同一長嗟也。借酒杯以澆塊磊，並屈原字亦不露，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已也。《杜詩言志》卷一二：湖南僻遠，爲古來放逐之臣棲托之地，如屈原、賈誼皆其人也。即湘靈亦然。雖非放逐，而漂泊則一。老杜流寓至此，遂引爲同調。

《歸雁》《杜詩說》卷五：五六本屬結意，卻作中聯，七八本是發端，翻爲結語，前半更先言「歸」，次言「辭」，後言「到」，終乃言「不過」，章法層層倒捲，矯變異常。事起景接，事轉景收，亦虛實相間格。

《登舟將適漢陽》《杜臆》卷一〇：只說「春宅」、「秋帆」，便見留滯半年，此用字之妙。《讀杜心解》卷五：寫北歸急迫之景，神情活現。末以「雁」、「鳥」興出，姿趣生動。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杜詩說》卷五：一見地，二見時，留別詩如此起法，何等闊大。接聯及尾聯，口角愈傷悲，身分愈高傲，由其氣足以振之故也。

《樓上》《杜詩說》卷五：「天下」二字之下，卻抽一個極細之字，讀之失笑。然作者始吟出口，必定失聲欲哭也。其辭愈緩，其意愈悲矣。此亦無聊中自嗤自鄙之辭，奇矯蒼樸。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杜詩詳注》卷二三：此詩作於耒陽阻水之後，其不殞於牛肉白酒明矣。但云「葛洪尸定解」，蓋亦自知不久將歿也。編年者當以此章爲絕筆。《讀杜心解》卷五：仇本以是詩爲絕筆，玩其氣味，酷類將死之言，宜若有見。絮絮叨叨，純是老人病憊時，追思歷歷寄謝種種情狀。然細尋之，條理仍復楚楚。公詩本苦多樂少，然未有苦至此者。竟是一篇絕命詞。其中多詩讖，神者告之矣。更觀「三霜楚戶砧」之句，的係五年歲晚。其不卒於耒陽無疑。《杜詩增注》卷二〇：暮年詩格嚴整如此，思之深而運之熟也。詩家每稱杜律，諒哉！

《小寒食舟中作》《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二〇：意雖索寞，語不寒儉。《升庵詩話・杜詩奪胎之妙》：陳僧慧標《咏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子之句，而壯麗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辟疆園杜詩注解》七律卷五：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略】《詩眼》曰：「公詩多本沈語，無字無來歷。」余謂少陵所以獨立千古者，不在有所本也。「讀書破萬卷」，偶拈來即是耳。詩三百篇，豈必有所本哉？《杜詩說》卷八：前六句輕俊流利，七句實接。「雲白山青」四字，陡然振起，章

法之佳要者也。

《清明二首》《杜詩言志》卷一二：二首句句綰定清明，句句寫照自己。而一順一逆，極行文變化之能事，乃又恰是近體長句，所謂詩律之細，洵非老杜不辨也。《杜詩鏡銓》卷一九：前首從湖南風景敘起，說到自家，後首從自家老病說起，結到湖南，亦見回環章法。

《發潭州（時自潭之衡）》《杜律集解》五律卷四：前入喬口以近長沙，而懷賈誼，此以去潭州，而兼懷賈褚，羈泊窮愁，神交冥漠，非拾掇故事以成詩者。《苦竹軒杜詩評律》五律卷六：此詩三四托物見人，五六借人形已，此皆言外寓意，實說便少含蓄矣。

《呀鶻行》《杜詩提要》卷六：通首哀音促節，使千古雄心人落魄。【略】句句爲己寫照，大有哀病之感。

《寄高適》《藏雲山房杜律詳解》五律卷三：此詩上截四句作開勢，下截四句作合勢。只一開一合，寫盡昔離今聚，昔憂今樂之情，亦格局之奇勝者。

《巴山》《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語老而壯，迫而能舒，忠義溢於肺肝，自不可襲。

《柳邊》《杜詩集評》卷八引李因篤評：前半弱，不似杜作，後四句甚佳。《杜詩說》卷六：《花底》《柳邊》二首，見黃鶴本，非杜不能作。語致鮮嫩，而胎骨自帶老氣。《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五引王又宣評：七句是柳，突起一句是梅，所云柳邊梅也。詠柳詩得此一句，便高潔孤聳。《讀書堂杜詩注解》卷九：「到地」、「開春」，便是春夏景，「老盡」、「愁人」，又通秋冬景。八句中抱感四時，妙在不露。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讀杜心解》卷五：裴南部以清節蒙獄。公爲此詩，一紙辨誣狀也。先表之，次原之，終慰之。「秦鏡」、「直繩」，兼頌判官。得體。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杜詩胥鈔・餘論》：自云「晚節漸於詩律細」，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爲然。蓋詩不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詩不細不敢縱橫也。細之義大矣哉。《杜詩解》卷三：此詩題是「遣悶」，先生獨能找出一路十九相陪，便知必定心滿意足。若夫「戲」字，則落魄貧人不戲又爲得遣去愁乎？非但要看先生詩是妙詩，切須要看先生題是妙題。《辟疆園杜詩註解・七律》卷三：晚於詩律細，是從百鍊千磨中漸造細微，所云詩必窮而後工也。公喜時詩少，悶時詩多，則詩律之細，全從「悶」中得來。然當細心揣摩時，實又可以遣悶懷，蓋詩中境地，愈造愈深，有意窮詩，無心尋悶也。此際非公不能知。《讀杜心解》卷四：峽中朋宴殊簡，得一曹長，便深嗟而樂道之，議者自家錯解，乃云不類少陵本色，不知此正少陵本色處也。夫享其施而悉其惠，人或指所從來，則怍於色而怒於言者，少陵不爲也。噫！一飲食，一議論之微，亦觀過知仁之一徵也。

《去蜀》《杜詩通》卷二三：以自寬之淡語，含忠愛之深思。《辟疆園杜詩注解・五律》卷七：丘愼清評：「獨之武告秦：『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曹劌告人：『肉食者謀，又何問焉。』二十字中兼此二感，宛轉深厚，只如不覺，此杜所以爲詩中六經也。《讀杜心解》卷三：只短律耳，而六年中流寓之迹，思歸之懷，東遊之想，身世衰遲之悲，職任就舍之感，無不括盡，可作入蜀以來數卷詩大結束。是何等手筆！《杜詩鏡銓》卷一一：有篇無句，至此方是老境，結又得體。

《朝獻太清宮賦》《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子美一》：《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爲東坡，誤矣。」《容齋四筆》卷二：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足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杜詩詳註》卷二四：當時尊奉道祖，帝號崇祀，本屬不經。此賦，前言戡亂致治，而不及神仙杳冥之事；後言釐正祀典，而不及符應報錫之文；末復推美於更始，見帝能上承祖德，則慶祥皆其自致也。諷諭隱然，蓋賦體之有典則者。

《朝享太廟賦》《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駢麗繁富中有樸茂之

致，勝宋人多矣。《杜詩詳註》卷二四：少陵作賦，隊伍謹嚴，詞華典贍，不待言矣。中間如「向不遇撥亂反正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十句，只作一氣旋轉。又如「八音循通，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凌亂，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四句，全在空際迴翔，得長句以疏其氣，參逸語以韻其神，殆兼子安、退之之所長矣。

《封西嶽賦并序》《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此序逼眞漢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　亦典亦眞，文情兼至。登封頌功中藏諷諫正義尤難，子美眞君子也。

《雕賦》《杜詩胥鈔・大凡》：子美性極辣，惜未見諸行事。《雕賦》一篇，辣味盡露。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類「大臣正色立朝之義」，可謂善於立言。《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古茂雅令，逼眞漢文，至其立言有致，令人千載下想其風流。　始終借鵰自喻，公後爲拾遺，丰裁可以想見。中鋪叙有法，景眞語警，即置漢賦內亦可。《杜詩詳註》卷二四：公三上賦而朝廷不用，故復託鵰鳥以寄意。其一種慷慨激昂之氣，雖百折而不回。全篇俱屬比喻，有悲壯之音，無乞憐之態。三復遺文，亦當橫秋氣而厲風霜矣。　前幅布置，效袁淑《驢山公文》。

《天狗賦》《杜詩詳註》卷二四：昔者旅獒貢周，君臣動色誥誡。唐之獸坊，遠方諸畜，無不充牣其中，在當時竟視爲故常矣。賦中不作莊語諷刺，蓋別取一義以寄慨耳。　咏物題作賦，若徒然繪影描神，雖寫眞曲肖，終覺拘而未暢。惟含寓言於正意，感慨淋漓，神氣勃然，斯爲絕構。閱《鵰》、《狗》二賦，覺《鸚鵡》、《鵰鶚》諸作，不能專美於前矣。　此騷賦格也，篇中畫然四大段，或叙或斷，有開有闔，與集內五古諸詩，局勢相似。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二：遣帥分兵，掎角互進，算無遺策，誰謂公不長於經濟？《杜詩詳註》卷二五：杜公借箸前籌，洞悉情勢，此等文字，眞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初非書生談兵迂濶也。與韓昌黎論淮西事宜，俱推經國有用之文。

《唐興縣客館記》《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以質見姿，似拙似滯，而有古致，總不欲墮流利尖巧一家，後人學此種，筆力不佳，往往有畫虎之弊。《杜詩詳註》卷二五：韓文多文從字順，而作詩務爲險奇，杜詩皆鎔經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澀。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當分別觀之。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二：能暢老氏之學，每於生處，拙處見致，此亦少陵所獨。《杜詩詳註》卷二五：石鼈先生，杜公蓋設名以自寓也。首段叙閣中圖像，次段記侍御奉道之誠，三段祝弭災降祥之意。玩篇中千紀戰爭諸語，當是乾元初回京後所作者。

《畫馬讚》《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數行內，豪逸之致無窮。《杜詩詳註》卷二四：篇中凡三轉韻，初言馬相之特殊，次言名馬必須善馭，末傷駿才少而凡馬多，語中皆含感慨。畫馬本意，在首尾點明。

《東西兩川說》《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末歸於散兼并，擇委任，可謂馭邊之妙策。文之紆古，似斷似續，酷肖西京。《杜詩詳註》卷二五：讀鼂、董諸策，氣味醇厚，而言詞剴切。此文無段落結構，而兼有拙澀之語，特一時率筆成篇耳，不及漢人遠矣。

《雜述》《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意致俱不猶人。進叔卿以謙退，規巢父以濶大，公眞益友。《杜詩詳註》卷二五：邯鄲淳作《魏受命述》，後獨孤及有《金剛經報應述》，皮日休有《九諷系述》，皆前散文，後拈韻，唐人固有此一體也。

《秋述》《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古拙曲折，似西京以上文。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二：莊重周悉，雖有駢辭，無傷于體，漢誌銘多用對句，正復相同。末記鄭駙馬以碑見託，有精彩。古人作一文必著來歷，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杜詩詳註》卷二五：按作碑版文字，取叙述德行功績，使可傳於後世。此係宮妃墓碑，絕無素行可載，若寥寥記叙，又少喬皇氣象。故不得不假六朝之藻麗，以寓追悼之哀詞，此作者善於經構體裁也。其於皇甫母子事，含蓄不露，得《春秋》爲尊者諱之法。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二：誰能叙閨中事入如許深致語，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掩。語藻而氣質，閒處叙事尤眞，古人一飯之德不忘，杜陵有焉，其人足法也。

《祭遠祖當陽君文》《杜詩詳註》卷二五：此文似乎散行無韻，及細玩之，知篇中凡七轉韻，蓋古韻參錯，乍看故未覺耳。蘇子瞻祭屈原文，亦係暗藏古韻，註家皆未標明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二：時含時露，

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蓋人遇知己，其情既篤，其文自佳。　房次律建分王帝冑之議，爲祿山所畏，公深推慕，復以救琯左遷，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文亦生平最得意之文。

傳記

碑志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叙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雅知予愛言其大父爲文，祈予爲誌。辭不可絕，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嘗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山之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傳狀

《舊唐書・杜甫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稆，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黄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

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大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謂。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略】：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上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桉。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韋（章）彝素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母哀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官婢矣！」

《明皇雜録》卷下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州》，特承顧遇。【略】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値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鄭卬《跋子美詩并序》 余讀李元賓補遺傳及韓退之題杜工部墳詩，皆自《摭遺》所載，疑非二公所作。然大曆、元和，時之相去，猶未爲遠，不當與本集抵梧若是，大抵後之好事者託而爲之也。嘗考子美以大曆五年四月，臧玠殺崔瓘，由是避地入衡州，至耒陽，遊嶽祠。以大水，涉旬不得食。耒陽聶令，具舟迎之。水漲，遂泊方田驛，子美以詩謝之。繼而沿湘流，將適漢陽，暮秋歸秦，有詩別湖南幕府親友。豈以夏而溺死耒陽，復有此作？蓋其卒在潭岳間秋冬之際。元微之誌銘，亦略見本末。作史者惑於《摭遺》之說，遂有牛炙白酒一宿卒之語，信史之誤，余不可以不辨。

《獨醒雜志》卷三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爲之藁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闞闞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呂陶《朝請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杜公墓誌銘》 吾友杜公諱敏求，字趣翁，其先出於唐杜氏，歷世有顯人。【略】洎唐之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子孫又以文章顯者，有曰審言。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略】甫初娶司農少卿楊怡女，生二子。及下江陵，留二子守成都。藉楊子琳之亂，避患奔眉之東山大埔，因家焉。其後族屬蕃衍，遂爲郡大姓。後有葬青神者，遂爲青神人。

《學林·杜子美》 《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觀國攷子美詩，有《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曆《十月一日》詩，《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誌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按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曆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八，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詩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序曰：大曆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曆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觀國嘗攷究杜陵遺跡，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毋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查箕《杜御史莘老行狀》 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居眉之青神，自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舉明經，爲僖宗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福中第進士，官至侍御史。公於御史八世孫也。曾祖澤民，考輔世，皆潛光不仕，而儒業謹禮，世爲鄉黨所敬。

于臯《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 唐大歷中，少陵先生自成都來夔門，蓋欲下三峽，道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還瀼西，最後徙居東屯。質之於詩皆可考。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林葱蒨，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少陵於是卜築焉。厭塵囂而樂幽勝，而詩人所以爲吟詠風月之

地。夔州之詩，多至四百餘篇，計一草一木，盡入詩句中矣。少陵既出峽，其地三易主，近世始屬李氏，少陵手書之券猶在。子襄頗好事，講求故蹟，復置高齋，用涪翁名少陵詩意，創大雅堂，臨溪又建草堂，繪其遺像。歷歲滋久，屋且頹圮不治，券亦爲有力者取去，而前賢舊隱，幾爲荆榛之墟。慶元三年春，連帥閻中毋丘公、漕使蘇臺錢公，暇日聯轡訪古，歎高風之既遠，而故居之弗葺，無以致思賢尚德之意。因李氏子欲析居，毋丘公捐金市之，而歸諸官。爲田一十一畝有奇。繚以短垣，樹以嘉木。齋與堂之敝腐撓折者，從而增葺之。架爲憑軒，闢爲虛牖，開新徑以直溪，而東屯之景物，深窈幽邃，與少陵寓居之日無異。錢公又跨草堂，創爲重閣，移置少陵像於其上。憑闌一望，則平川之綺麗，四山之環合，若拱揖，與賓主相領略，蓋東屯至是，遂爲夔州勝處。嗟夫！少陵始進三賦，明皇奇其才，嘗召而欲用之，故其詩有「主上頃見徵」之句，已而齟齬不偶，流落頓挫，故其詩有「青冥却垂翅」之句。少陵抱負奇偉，許身稷卨，蓋欲少出所學以自見於世，而卒不遇，憔悴奔走於羈旅之間，可歎也。雖然，少陵之詩，號爲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於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所以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少陵辟地入蜀，其寓居之處，同谷有草堂，浣花亦有草堂，皆官自葺之，有以見其勿翦勿伐之意。獨東屯不然，誠夔門之缺典也。夫地固以人重，而物之興廢有時。今帥漕二公獨能興四百年之遺址而更新之，明示好尚，丕變雅俗，實權輿於此。則是役也，豈徒爲游觀設哉！慶元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朝奉郎權通判夔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于良記。

徐得之《重修杜工部祠堂記》 始余官郴，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孤墳在祠後，余酹而拜焉。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漫，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壁未果，既十八年矣。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茂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書來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奚怪焉！且古人之跡，最易以僞：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貪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盡率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凍餓，不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孤墳嶢然，過者起敬。前得聶令葬之山水佳絕處，後得諸賢爲立祠宇，今又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令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以爲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

賈士戣《漕司高齋堂記》 今東屯，白帝城，齋像俱存，而瀼西居，按圖經所載，漕廨即其故地。嘗詢之故老，謂舊亦有祠，不知廢於何年。而齋顏則前使者范公蔡移之東路，蓋猶未遠，遂使故地寂無一迹，良可慨歎。屬東堂有臺，歲久弗支，梁棟撓折，簷楹摧阤，一遇震風凌雨，凜然有傾壓之懼。議者欲撤去之屢矣，予惜其規摹傑壯，不忍撤。乃鳩巨材，積朱桷，運瓦甓，葺而新之。竹章木个，悉從官市，不以勞民。既成，則取前移於東屯者東齋舊字，臨而揭之。齋之對舊有公詩石刻成列，因肖公像於其中而祠焉。於是遺響復存，廢典具舉，始有以副一方之願。【略】況少陵忠義之氣，根於素守。雖困躓流落，而一日未嘗忘君。後之來者，儻觀遺像而念其行藏，瞻齋顏而企其節義，則愛君愛國之念，油然而生，其補於政治，豈淺淺哉！

劉辰翁《秋風圖序》 子美草堂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其一在浣花，則所謂「斷手寶應年」者是也；其一在瀼西，則所謂「乾坤一草亭」者是也；其一在東屯，則所謂「兼茅屋」者是也。子知浣花茅屋一爲秋風所破，不知瀼西、東屯，與萬里橋西風何似，不更卷否？風年年同，則夫托於通達之中者，彼猶此也。其堂也，裴中丞、嚴中丞、高使君爲之主；既堂也，徐卿、蕭、何、韋三明府爲之圃；其破也，王錄事、王十五司馬弟爲之修。「平生憩息地」「營葺但茅屋」，而大官遣騎，鄰里親朋，相交如此。則拔之者之力，不能勝樹之者之衆。

《書史會要》卷五 杜甫，字子美，審言之孫，閑之子，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作詩善陳時事，世號「詩史」，於楷、隸、行無不工者。

王世貞《飲中八仙圖後》 唐開元中，八仙爲少陵拈出，覺竹林太寂寂也。攬此圖翩然動把臂之興，第畏長史顛墨，供奉醉歌，難爲酬往耳。汝陽三斗，固不足道也。

《詩藪外編・唐下》 世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死於水，皆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漂嶽間。采石固謬，耒陽亦未可憑。

左峴《杜工部草堂記》 考公於肅宗乾元二年己亥十二月，自同谷入蜀，至成都，依成都尹裴冕以居。至次年，改元上元元年庚子，是歲，始營草堂，嘗間至新津青城。而三月李光弼已代冕，所謂「主人爲卜林塘」者，非必盡出於冕也。王司馬攜營茅屋資相訪，則曰「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王錄事許草堂資不到，則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資」。蓋其旅次未安，資斧不快，而經始之艱且劬也如此。時公先寓居草堂寺中，高適寄詩所謂「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者是也。上元二年辛丑，以嚴武爲成都尹，竹裏行廚，花邊立馬，自此逢迎得有主人，堂垂成。于次年改元寶應元年壬寅，而是年建巳月乙卯，上皇崩。丁卯，肅宗崩。秋七月，嚴武召還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公送至綿州。未幾，徐知道亂，遂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冬十一月，往射洪縣南之通泉縣。時嚴武入朝，遂游東川，依高適，而公已去草堂矣。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自梓往祭房相國于閬州。是年，除京兆功曹，道阻不赴。二年甲辰春，復自梓往閬，嚴武代高適爲節度使，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六月，在武幕中，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幕中多不合意，故有《晚晴懷西郭茅舍》之作。至次年，改元永泰乙巳，即辭幕府，歸浣花溪草堂。四月，嚴武卒，郭英乂代武。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公流落劍外，無所依，即于五月舍草堂南下，自戎州、渝州，旋寓居雲安，夔州矣。是時，公雖在蜀已七載，而居草堂者不過三四歲。又此三四歲之中，經營卜築，已費其大半。及斷手於寶應年，而是秋即在梓閬間，往來梓閬幾三載，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者也。及武再鎮，留院中半年歸浣溪，不逾時即離之而去已。然公雖流離困頓，自成都往梓閬，復往雲安、夔州，而并州故鄉之感，時刻縈于懷。《遺弟占歸檢校草堂》則曰「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寄題草堂》則曰「爲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懷錦水居止》則曰「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形諸篇什，其惓惓不忘如此。公卜居浣花里，地名百花潭，與草堂寺相近，因名草堂。今寺與堂相近，疑恐非舊址，然《卜居》詩有曰「浣花溪水水西頭」，《狂夫》詩有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堂成》詩「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懷居》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讀其詩，吊望其山川里居，而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如舊。公當日歸草堂，時出西郊。自南郭而言之，則草堂在萬里橋西，自西郭而言之，則草堂在萬里橋南，故互文曰橋西橋南也。【略】今去公千載，陵谷幾變遷，而江村白沙之路，竹翠椒丹，橘刺藤梢，雖其一草一木，亦盡態極容，形于楮上。有公詩，即草堂如見。余竊怪楊升菴修《全蜀藝文志》，而于杜詩寥寥止數首。夫以杜之几鑽巴火，三蟄楚雷，其太半所作，豈獨爲瞿塘岷峨生色，乃多抑而不載。黃魯直在涪州，盡書子美夔州之詩，而刻之于石壁，世有君子，當同是心也。

著錄

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游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王洙《杜工部集記》 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几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几，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副益諸。

《崇文總目》卷五 《杜甫集》二十卷。又《杜工部小集》六卷杜甫撰、樊晃集。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杜甫詩》二十卷、《外集》一卷王洙序云：【略】又《外集》一卷，三十五首，吳鑄爲序。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潤州刺史樊晃集。）

蘇舜欽《題杜子美別集後》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

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于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于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曆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有「大曆二年調玉燭」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爲異。

王琪《杜工部集後記》　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予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眞，爲害大矣。予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予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概舉以附於卷終。

王安石《杜工部後集序》　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王得臣《增註杜工部詩集序》　予時漁獵書部，嘗妄注緝，且十得五六。宦遊南北，因循中輟。投老家居，日以無事，行樂之暇，不度蕪淺，既次其韻，因舊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箋釋。又不幸病目，無與乎簡牘之觀，遂命子徵、洎孫端仁，參夫討繹，俾之編綴，用償夙志焉耳。在昔聖人，猶曰有所不知，丘蓋闕如。顧惟聞見之寡，茲所不免，但藏篋中，以貽來裔，非敢示諸博古之君子。按鄭文寶少陵集，張逸爲之序，又有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內相再編定杜集二十卷，後姑蘇守王君玉得原叔家藏於蘇州進士何瑑丁修處，及今古諸集，相與參考。乃曰：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蘇本爲正云。

李綱《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時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於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於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犂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乃知公之述作行於世者，不爲不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寖失舊文，烏三轉而焉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讎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歿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跡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

吳若《杜工部集後記》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初教授劉亘常今，當兵火瓦礫之餘，便欲刻印文籍。得府帥端明李公行其言，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說。未幾，趙公移帥江西，常今亦以病丐罷，屬府倅吳公才德充，察推王閭伯言嗣成之。德充、伯言爲求工外邑，付學正張巽、學錄李鼎，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錢壽朋者朋來，乃克成焉。蓋方督府宣帥鼎來，百工奔走趨命不暇，刀板在手，套去者屢矣。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事業之難興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撫屬姚寬令威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校足之。未得若本，以爲無恨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己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者，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說以亂杜詩之眞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眞，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

《艇齋詩話》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眞，今併錄同異於後：「山河扶繡戶」作「星河浮繡戶」，「斫卻月中桂」作「折盡月中桂」，「破柑霜落爪」作「破瓜霜

落刃」，「烏蠻瘴遠隨」作「黔谿瘴遠隨」，「老夫貧費日」作「老夫貧賞日」，「秋至輒分明」作「秋至轉分明」，「伴月落邊城」作「伴月下邊城」，「家貧仰母慈」作「家貧賴母慈」，「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閒宿客」，「池中足鯉魚」作「河中足鯉魚」，「賦或似相如」作「賦或比相如」，「老思筇竹杖」作「老思筇竹杜」，「衰疾那能久」作「衰病那能久」，「吾豈獨憐才」作「惟我獨憐才」，「勝迹隗囂宮」作「傳是隗囂宮」，「丹青野殿空」作「丹霄野殿空」，「欲挂留徐劍」作「欲把留徐劍」，「乘爾亦已久」作「乘汝亦已久」，「感動一沈吟」作「感激一沈吟」，「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作「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作「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白花簷外朵，青柳檻前梢」作「白花筵外朵，青柳檻前梢」，「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作「取醉他鄉酒，相逢故里人」，「興來今日盡君歡」作「興來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作「羞將短髮猶吹帽」，「明年此會知誰健」作「明年此會知誰在」，「去年今日侍龍顏」作「去年冬至侍君顏」，「九重春色醉仙桃」作「九天春色醉仙桃」，「不通姓氏驫豪甚」作「不通姓氏驫豪困」，「宮女開函近御筵」作「宮女開函進御筵」，「黃牛峽靜灘聲轉」作「黃牛峽淺灘聲急」，「俯視但一氣」作「俯視但吁氣」，「明我長相憶」作「知我長相憶」，「何以有羽翼」作「何以生羽翼」。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錄於此：「陰森宿雲端，霧露溼松柏。風淒日初晚，下嶺望川澤。連山無晦明，秋水千里白。住氣鬱未央，聖人在凝碧。關門阻天下，信是帝王宅。海內方宴然，廟堂有良策。時貞守全運，罷去遊說客。余忝南臺人，尋憂免貽責。」以此見杜詩尚多，今集中所載，亦不能盡也。

汪應辰《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耳，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考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造爲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於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曰：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云「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於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閬中所刻東坡《杜甫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攷使實有此證，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於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子美四》 苕溪漁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緡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歌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序》 先兄史君嘗類集老杜詩史，仍取唐宋已來名士評公詩者，悉摭其語，別爲卷帙，號曰《老杜詩評》，以附詩史之後，俾覽者有所考證。（深道）須次之暇，又於後來諸小說中，擇其未經纂錄者，自《洪駒父詩話》以下，凡八家，從而益之。因書卷首，鏤版以傳於世云。

《郡齋讀書志・杜甫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注杜甫詩二十卷蔡興宗編杜甫詩二十卷趙次公注杜詩五十九卷》 右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天寶十三年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終於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所污。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杜詩，爲之注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原甫名，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爲之注。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人不善之。

又《後志》 《杜詩刊誤一卷》 右皇朝王仲至撰。

又卷五下趙希弁《附志》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外集二卷》　右唐少陵杜甫之詩也。嘉定中，臨川黃希夢得及其子鶴叔似所補也。外集上卷詩二十九首，下卷《祭遠祖當陽君文》、《祭外祖祖母文》、《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東西兩川說》，凡四篇，以《唐書》本傳冠于前，而吕汲公年譜附于後云。

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序》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附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所爲深歎。因輯善本，得王文公、宋景文公、豫章先生、王原叔、薛夢符、杜時可、鮑文虎、師民瞻、趙彦材，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精其讎校，正其訛舛。大書鋟版，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於觀覽，絶去疑誤。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三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歲月之先後，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五十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黄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吕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睹其眉宇，豈不快哉！

魏了翁《侯氏少陵詩注序》　眉山侯伯修，予嘗與之爲寮，聞其雅善子美詩，爲之箋釋，而未之見，其子伯升始求予叙所以作。閱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己見，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滯於箋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恥之，予亦恥之。侯名仲震，紹熙元年進士，仕至縣州太守云。

《直齋書録解題・類書類》　《杜詩六帖十八卷》，建安陳應行季陸撰。用白氏門類，編類杜詩語。

又《總集類》　《古今絶句二卷》，吳説傅朋所書杜子美、王介甫詩。師禮之子，王令逢原之外孫也。

又《別集類上》　《杜工部集二十卷》，唐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劍南節度參謀襄陽杜甫子美撰。案《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復，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爲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略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又《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祕書郎黄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差誤，參歲攷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十七首（案《文獻通考》作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爲二卷，李丞相伯紀爲序之。

又《詩集類上》　《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　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勒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最爲善本。又《門類杜詩二十五卷》：稱東萊徐宅居仁編次，未詳何人。又《類集詩史二十卷》：莆陽方醇道溫叟編。

又《文史類》　《詩家老杜詩評五卷續一卷》　莆田方深道集。（案《宋史・藝文志》作方道醇《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方紹《續老杜詩評》五卷。）又《杜詩發揮一卷》：金華杜旃仲高撰。

劉克莊《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郡博士陳君示余《杜詩補註》，單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詩之意，趙註未善，不苟同矣，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之意，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興，世代既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圖象罔而雕虛空矣。予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亦盍商確，況趙氏。禹錫勉之，毋爲萬丈光燄所眩也。（卷一百。）

又《再跋陳禹錫杜詩補註》 頃年讀禹錫《杜詩補註》，凡余意有所未喻而未及與君商確者，後十餘年禹錫示余近本，視前編剗削竄走十之七八，或盡改之。偶有一新意，得一新義，則又改之而未已。人皆疑君之說新而多變，余獨賀君之學進而未止也。蓋杜公歌不過唐事，他人引羣書牋釋，多不詠著題。禹錫專以新舊唐史爲案，詩史爲斷，故自題其書曰：史註詩史。此其所以尤異於諸家歟？然新舊史皆舛雜，或採摭小說雜記，不必皆實，前輩辨之甚詳。而禹錫於三家書研尋補綴，必欲史與詩無一事不合，至於年月日時，亦下算子，使之歸吾說而後已。昔胡氏《春秋傳》初成，朱氏云：直須夫子親出來說，方敢信。豈非生千百載之下而懸斷千百載而上之事，雖極研尋補綴之功，要未免於遷就牽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焰萬丈、照耀古今，在於流離顚沛，不忘君父。禹錫於此等處，尤形容發越得出。使子美出來說，不過如是。

文天祥《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爲異同。淦北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倣文選體，歌、行、律、絕，各爲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楊士奇《跋文山集杜句》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譔《督府忠義傳》，劉中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即序中所稱千載心者）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內中，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又《讀杜詩愚得二集（二首）》 《讀杜詩愚得》，紹興單復元陽著，凡十八卷，余家所錄總七冊，昔之註杜詩者多矣，而簡直明白得古詩人之意者，惟此爲優。虞道園嘗註杜律詩百餘篇，最爲簡明，此豈本諸道園者乎？元陽淸修好古，洪武初爲漢陽湖官，其註此詩未嘗示人。武昌丁鶴年好論詩，與之厚，僅得一再見之。單卒，其子不振，鶴年從求其稿，已不存。後數年，始物色得之漢川民家，已失其後二卷，又十餘年，求得於景陵士人，遂爲全書。余客武昌，與鶴年往還，出此書示余及張從善，使錄之。 右杜詩六冊，外目錄一冊，初余與張從善得丁鶴年先生所藏單元陽《讀杜詩愚得》本鈔錄，而慮其索之急也，則取書坊刻本，就其空紙錄焉，冀工省易完耳，皆從善親錄之。從善後既重錄，遂以此本授余錄，余亦已重錄，然此故人手筆，不敢棄也，謹識而藏之。

《百川書志》卷一四 《杜工部詩集》八卷，工部員外杜甫子美撰。《董養性杜詩選註》四卷，臨川高閑雲叟董養性。《劉須溪批點杜詩》二十四卷，宋須溪劉辰翁批點。又集諸家註。編以歲月，不拘體裁，間有闕略。取虞伯生趙子常評解補益之。《杜律虞註》二卷，元雍虞集伯生註，倣朱子詩經楚詞例，訓解集覽，一視詳明，得詩本旨，惜止七言律耳。《杜詩類選》一卷，元樞密院都事東山趙汸子常選註批點。選止五言，視諸家獨爲簡當，而時取劉氏評語附之。想有意全詩而未暇，故僅此耳。《讀杜愚得》十八卷，《年譜詩史目錄》一卷，皇明洪武中漢陽河泊官古剡單復元陽用志于杜，不足前註，遂以自得，倣文公例爲註。考事究旨，必歸于當。簡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爲多。其疑不可通者闕之。

又卷一八 《杜陵詩律》一卷，元楊仲宏作。律止四十三首。此不知出於何人，首著一格，凡五十一格。

《唐音癸籤·集錄一》 杜甫（六十卷、小集六卷、外集一卷、補遺五卷、又八卷）。

又《集錄三》 杜甫集編自唐人樊晃（晃與韋損、柳識同時，潤州刺史也，見高僧朗然傳。）其後五代孫光憲、宋初鄭文寶、孫僅各有編，今無考。寶元初，翰林王洙原叔始分古體、近體二類，考其歲月以次之。其合古律爲編，始自黃長睿及吾邑魯冷齋先生岩。【略】嘉泰中，建安蔡夢弼據冷齋本爲會箋，歲月可疑者明著其莫可考，附卷後。嘉定中，臨川黃鶴父子始取分體舊本，於題下確定其歲月，猶未敢便更其次也。元大德中，廬陵高楚芳者，劉辰翁門下士，則直據黃氏，并其次盡易之，居然不疑，今行世本是也。初原叔編年，第約略詩中語，求其時以爲次，非眞有確然可據之歲月。中間牽合雖多，而闕疑之意尚存。自概定於黃鶴，紊改於高氏，高又附辰翁批評以行，於是耳食者奉若杜陵手撰，次序顚倒，不復知原本爲何矣。讀杜詩者，即不可不稍知其歲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強爲穿鑿，而終失於不可通乎？宋徐居仁、方溫叟各有門類杜詩一編，似厭諸家拘攣，爲之破除者。今傳世亦有編體者，

不知是其本否？惜義例亦未見妥。老杜一生詩，境遇轉困，格律亦轉老，其孰爲東都、長安，孰爲秦川、蜀中，孰爲夔府、湖南，明眼人覆卷可按。若未到此處，且未許看杜詩在，與分別時次何益？大可省此葛藤也。　宋人注杜詩者，王原叔、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王彥輔、蘇東坡、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蔡夢弼、郭知達，非一家，皆無可觀，以諸注半出學究手，其託名人以行者皆僞也。杜集雖編自王原叔，而原叔實未嘗注。（洪駒父云：鄧愼思撰。內以粲可爲詩僧，虎頭爲僧像，可笑者不一。）東坡杜詩故事，乃閩人鄭卬所爲，造僞古人名，僞古人事，增減杜詩見句附合之，而不能言所自出之書。朱晦庵、洪容齋、嚴滄浪諸公皆詳辨之。今行世千家注中，尚淘汰未盡。祝和父、陳晦伯類書中亦誤引一二，流傳亂眞，蓋最可恨者。（視《事文類聚》，如學士類蕭梁之碧山學士，陳《天中記》，如陶侃之海山使者、胡奴，不一而足。又焦弱侯《筆乘》亦引阮孚看囊錢、崔浩詩瘦等，皆僞蘇注所誤也。）陸務觀云：「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不如勿注可也。」此言誠然。但吾觀諸家，並口耳之學尚未敢言耳。注杜律單行有元虞集注，實豫章張性所撰也，學究氣正同宋人。（劉將孫曰：注杜者，謂少陵詩史，謂少陵一飯不忘君，因深求之字句間，強傅以時事曲折，第知膚引以爲忠愛，不自知陷于險薄。凡注詩尚意者，易蹈此弊，而杜集爲甚。諸後來忌詩、妬詩、疑詩開詩禍，皆起此而莫之悟，此不得不爲少陵辨者。將孫，辰翁子也。）　坡公論李、杜二集，謂杜集較李集僞撰爲少，此殆不然。宋寶元初本杜詩一千四百五篇，至皇祐中王介甫竟增入二百餘篇，自爲序曰：「予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所不傳者二百餘篇，予知非人所能爲，實甫也。自《洗兵馬》而下，序而次之。」云云。今其詩皆雜入集中，但即看此《洗兵馬》一篇，已較然不可溷眞，固易鑒別也。《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崔五」云云，岐王薨於開元十四年，崔五滌亦卒於開元中，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又未嘗至江南，他人詩無疑。七言古《杜鵑行》二篇，其一見司空曙集。五言律「酒渴愛江清」，見暢當集；《哭長孫侍御》，載《中興間氣集》，杜誦作。絕句虢國夫人，《張祜集》《靈臺》之第二篇。推此，知他集誤入者自復不少。　杜詩即不無誤字，然本無誤而後人以意妄改者亦有之。宋蔡興宗者，爲杜詩正異，頗以意改定其字。朱晦庵嫌其未盡，欲改「風吹滄江樹」樹字爲去，「鼓角滿天東」滿字爲漏。以漏天對上句燒棧，猶可也。「風吹滄江樹，雨灑白壁來」，正謂風吹樹、雨隨來耳，若第云吹江去，豈復成句哉？亦恐天下無此逆風雨也。近代楊升庵更好改杜詩，如航爲艇、照爲點，不一而足。後賢因之爲然爲疑未休。用修當年何不以推敲功改己詩，暇與此老改詩乎？（改航爲艇，說始山谷，楊實之直謂見古本如是。「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楊附會坡公詩「一點明月窺人」句，云本之此。照與驚偶儷相當，孰穩易辨也。又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娟娟戲蝶過閑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因知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回」作「秃節漢臣回」，「新炊間黃粱」作「新炊間黃粱」諸家欲爲此老更絃者甚衆，恨無從起此老問之。）唐詩不可注也。詩至唐，與選詩大異，說眼前景，用易見事，一注詩味索然，反爲蛇足耳。有兩種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須發明；李賀之譎詭、李商隱之深僻，及王建宮詞自有當時宮禁故實者，並須作注，細與箋釋。（建宮詞正如鄭嵎《津陽門詩》，非嵎注不知當時事。）今杜詩注既如彼，建與賀詩有注與無注同，而商隱二集迄無人能下手，始知實學之難，即注釋一家，亦未可輕議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詩集》　《新刻校正集註杜詩》三十六卷，目錄一卷　淳熙八年，郭知達以杜詩注牴牾雜出，因輯善本，得王文正公、宋景文公、豫章先生、王源叔、薛夢符、杜時可、鮑文虎、師民瞻、趙彥材九家注，讎校鋟板于成都。寶慶乙酉，曾噩子肅謂註杜者挾僞亂眞，如僞蘇注之類。惟蜀士趙次公爲少陵功臣，今蜀本引趙注最詳，重摹刊于南海之漕臺。開板宏爽，刻鏤精工，乃宋本中之絕佳者。予觀《通考・經籍志》云：「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今按趙註散見于蜀本，曾序已稱其最詳，卷帙安得有如此之富？恐端臨所考，或未覈。書此以諗世之讀杜詩者。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杜工部集》吳若本二十卷四本（宋本影抄），《二十家注杜甫集》二十卷十本（宋板），《趙次公注杜甫集》三十六卷三十本（宋板），黃鶴《千家注杜甫詩》三十六卷十本（宋板），蔡夢弼《草堂詩箋》二十卷十本（宋本影抄），《草堂詩箋補遺》四卷四本（宋板），呂東萊注《三大禮賦》一卷（宋本影抄），《諸家老杜詩評》一卷（抄），《杜詩肯綮》四卷，《杜律虞注》二

卷，《杜律趙注》二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卷七《集部・詩集》 趙次公《集注杜詩》三十六卷（述詩集趙次公注《杜甫集》三十六卷，三十本，宋板。宋板書目作趙次公注《杜甫詩集》三十六卷，三十本），《二十家注杜詩》二十卷（述詩集二十家注《杜甫集》二十卷，十本，宋板。宋板書目作二十家注《杜甫詩集》二十卷，十本。）黃鶴《千家注杜詩》三十六卷（述詩集黃鶴千家注《杜甫詩集》三十六卷，十本，宋板。宋板書目作黃鶴千家注《杜甫詩集》三十六卷，十本。敏詩集新刊校正集注杜詩三十六卷，目錄一卷，宋刊本。）蔡夢弼《草堂詩箋》五十卷（述詩集蔡夢弼《草堂詩箋》二十卷，十本，宋本影鈔。）《老杜詩史》十卷（述宋板書目，十本。）劉會孟《批點杜詩》二十卷，《杜律趙注》二卷（述詩集），《杜律虞注》二卷（述詩集），《杜律胥鈔》十五卷（述詩集《杜詩胥鈔》四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杜工部集》十本（先君當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謂扆曰，世行杜集幾十種，必以此本爲祖，乃王原叔本也。原叔搜裒中外書九十几卷，除其重複，以時序爲次，編成詩十八卷，文二卷，遂爲定本，扆謹藏之。後吳興賈人以宋刻殘本來售，取而校之，即先君所抄原本也，其缺處悉同。因倩善書者從抄本補全之，不知先君當年從何處借來，今乃重入余手，得成全書，豈非厚幸，三十兩）。

毛扆《宋本杜工部集跋》 先君昔年以一編授扆，曰：「此《杜工部集》，乃王原叔洙本也。余借得宋板，命嘗頭劉匡影寫之，其筆畫雖不工，然從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計數，要必以此本爲祖也。汝其識之！」扆受書而退，開卷細讀，原叔記云：【略】二十卷末有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王祺後記，此後又有補遺六葉，其「東西兩川說」僅存六行而缺其後，而第十九卷缺首二葉。扆方知先君所借宋本乃王郡守鏤板於姑蘇郡齋者，深可寶也，謹什襲而藏之。後廿餘年，吳興賈人持宋刻殘本三冊來售，第一卷僅存首三葉，十九卷亦缺一葉，補遺《東西兩川說》亦止存六行，其行數、字數悉同，乃即先君當年所借原本也。不覺悲喜交集，急購得之，但不得善書者成此美事，且奈何！又廿餘年，有甥王（爲玉）者敎導其影宋甚精，覓舊紙從抄本影寫而足成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九家集註杜詩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宋郭知達編。知達，蜀人。前有自序，作於淳熙八年。又有曾噩重刻序，作於寶慶元年。噩，據《書錄解題》作字子肅，閩清人。淩迪知《萬姓統譜》則作字噩甫，閩縣人。慶元中，尉上高，復遷廣東漕使。與陳振孫所記小異。振孫與噩同時。迪知所敘又與序中結銜合。未詳孰是也。宋人喜言杜詩，而註杜詩者無善本。此書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彥材之註，頗爲簡要。知達序稱屬二三士友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世有稱東坡事實者（案當作老杜事實），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詞氣首末出一口，蓋妄人僞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鈔入集註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云云。與序相合，知其別裁有法矣。振孫稱噩刊版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案宜老謂宜乎老眼，刻本或作可考，非。）最爲善本。此本既噩家所初印，字畫端勁而清楷，宋版中之絕佳者。振孫所言，固不爲虛云。

又《黃氏補註杜詩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宋黃希原本，而其子鶴續成之者也。希字夢得，宜黃人。登進士第。官至永新令。嘗作春風堂於縣治，楊萬里爲作記。今載誠齋集中。鶴字叔似。著有《北窗寓言集》，今已久佚。希以杜詩舊註每多遺舛，嘗爲隨文補緝，未竟而歿。鶴因取藁本集註，即遺稾爲之正定。又益以所見，積三十餘年之力，至嘉定丙子，始克成編。書首原題《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所列註家姓氏，實止一百五十一人。註中徵引則王洙、趙次公、師尹、鮑彪、杜修可、魯訔諸家之說爲多。其他亦寥寥罕見。而當時所稱僞蘇註者，乃竝見採綴。蓋坊行原有千家註本，鶴特因而廣之，故以補註爲名。其郭知達九家註、蔡夢弼《草堂詩箋》，視鶴本成書稍前（案知達本成於淳熙辛丑，在鶴本前三十餘年，夢弼成於嘉泰甲子，在鶴本前十有二年），而註內無一字引及。殆流傳未廣，偶未之見也。書中凡原註各稱某曰。其補註則稱希曰、鶴曰以別之。大旨在於案年編詩，故冠以年譜辨疑，用爲綱領。而詩中各以所作歲月註於逐篇之下，使讀者得考見其先後出處之大致。其例蓋始於黃伯思。後魯訔等踵加考訂，至鶴父子而益推明之。鉤稽辨證，亦頗具苦心。其間牴牾不合者。如贈李白一首，鶴以爲開元二十四年遊齊、趙時作。不知甫與白初未相見，至天寶十四載白自供奉被放後，始相遇於東都。觀甫寄白二十韻詩所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者，足其確證。鶴說殊誤。又《鄭駙馬宅宴洞中》一首，鶴謂與《重題鄭氏東亭》詩皆在河南新安縣作。不知《長安志》右蓮花洞，在神禾原鄭駙馬之居，即詩所云洞中。竝不在新安，不可

與東亭混而爲一。又《高都護驄馬行》，鶴以爲天寶七載作。考高仙芝平小勃律後，以天寶八載方入朝，詩中有「飄飄遠自流沙至」語，則當在八載，而非七載。又《遣興詩》「赫赫蕭京兆」句，鶴以京兆爲蕭至忠。不知至忠未嘗官京兆尹，詩中所指當是蕭炅。又《喜雨》一首，鶴謂永泰元年所作。考詩末甫自註浙右多盜賊語，正指寶應元年袁晁之亂，詩當作於是年。時甫方在梓、閬間，故有巴人之句。鶴說非是。似此者尚數十條，皆爲疏於考核。又題與詩皆無明文，不可考其年月者，亦牽合其一字一句，強爲編排，殊傷穿鑿。然其考據精核者，後來註杜諸家亦往往援以爲證。故無不攻駁其書，而終不能廢棄其書焉。

又《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人名氏。前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夢弼四序。所採不滿百家，而題曰千家，蓋務誇摭拾之富，如魏仲舉《韓柳集註》亦虛稱五百家也。其句下篇末諸評，悉劉辰翁之語。朱彝尊謂夢弼所編入。然夢弼所撰，本名《草堂詩箋》，其自序內標識註例甚詳，與此本不合。宋犖謂杜詩評點自劉辰翁始。劉本無註，元大德間有高楚芳者，刪存諸註，以劉評附之。此本疑即楚芳編也。辰翁評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禎乃比之郭象註莊，殆未爲篤論。至編中所集諸家之註，眞贋錯雜，亦多爲後來所抨彈。然宋以來註杜諸家鮮有專本傳世，遺文緒論，頗賴此書以存。其華路藍縷之功，亦未可盡廢也。

又《杜詩攟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元竑撰。元竑，字遠生，烏程人。萬曆戊子舉人。明亡，不食死，論者以首陽餓夫比之。是編乃其讀杜詩時所札記。所閱蓋千家註本，其中附載劉辰翁評，故多駁正辰翁語。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詩者遂以劉昫、宋祁二書據爲稿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耳。詠月而以爲比肅宗，詠螢而以爲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袴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元竑所論，雖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會，涵泳性情，頗能會於意言之外。其中如「白鷗沒浩蕩」句，必抑蘇軾而申宋敏求。「宛馬總肥秦苜蓿」句，正用漢武帝離宮種苜蓿事，而執誤本春苜蓿事以爲不對漢嫖姚。又往往喜言詩讖，尤屬不經。然大旨合者爲多，勝爲註之穿鑿遠矣。

又《杜詩詳註二十五卷附編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仇兆鰲撰。兆鰲，字滄柱，鄞縣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書乃康熙三十二年兆鰲爲編修時所奏進。凡詩註二十三卷，雜文註二卷。後以逸杜、咏杜、補杜、論杜爲附編上、下二卷。其總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倣杜集杜諸卷。皆有錄無書，疑欲續爲而未成也。每詩各分段落，先詮釋文義於前，而徵引典故列於詩末。其中摭拾類書，小有舛誤者。如註「忘機對芳草」句，引《高士傳》葉幹忘機。今《高士傳》無此文。即《太平御覽》所載嵇康《高士傳》幾盈二卷，亦無此文。又註「宵旰憂虞軫」句，不知一字本徐陵文。乃引《左傳》註旰食，引《儀禮》註宵衣。考之鄭註，宵乃同綃，非宵且之宵也。至吟杜卷中載徐增一詩，本出其《說唐詩》中。所謂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者，蓋以維詩雜禪趣，白詩多逸氣，以互形甫之謹嚴。兆鰲乃改上句爲賦似相如逸，乖其本旨。如此之類，往往有之，皆不可據爲典要。然援據繁富，而無千家諸註僞撰故實之陋習。核其大局，可資考證者爲多，亦未可竟廢也。

又《別集類存目一・杜律註二卷》（內府藏本） 舊本趙元虞集撰。集有《平猺記》，已著錄。是編所註杜詩，凡七言近體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楊士奇序，稱其解題桃樹一篇，瞭然於仁民愛物之旨，深得杜意，必伯生所爲。然歐陽元撰集墓碑，不載其有此書。觀其詞意，亦皆淺近。考元趙汸學詩於集，而所註杜詩乃無一語及其師。董文玉爲趙註作序，亦疑虞註之非眞。然不云實出誰手。案曹安《讕言長語》，稱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著《杜律演義》，曾昂夫作傳有此名，又有刊版，惜其少傳，往往誤以爲虞伯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亦云，徐竹軒以道嘗謂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宣德初已有刊本，乃張姓某人註，渠所親見。合二家之觀之，則此註實出張伯成手，特後人假集之名以行耳。王士禎《池北偶談》謂伯成名性，江西金谿人，嘗註《尚書補傳》。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定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碑」。此尤可爲明徵也。

又《讀杜愚得十八卷》（通行本） 明單復撰。復字陽元，會稽人。《千頃堂書目》作嵊縣人，洪武中爲漢陽河泊官。又云一名復亨，舉懷才抱德科，授漢陽知縣。傳聞異詞，未詳孰是。是編前有宣德九年黃淮序，稱楊士奇得其本於湖湘，以授江陰朱善慶兄弟刻之。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嘗撰《杜詩編年集》，則編年實始自伯思。其本今已不傳。後魯訔、黃鶴諸家穿鑿字句，鉤稽歲月，率多未安。是編冠以新定年譜，亦未免附會。其箋釋典故，皆剽攟千家註，無所考證。註後隱括大意，略爲訓解，亦循文敷衍，無所發明。至每篇仿詩傳

之例，註興也、賦也、比也字，尤多所牽合矣。

又《杜詩通十六卷本義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綖註。綖，字世文。《千頃堂書目》作字世昌，疑傳寫誤也。高郵人。正德癸酉舉人。官至光州知州。是編因清江范德機批點杜詩三百十一篇，每首先明訓詁名物，後詮作意。頗能去詩家鉤棘穿鑿之說，而其失又在於淺近。《本義》四卷，皆釋七言律詩。大抵順文演意，均不能窺杜之藩籬也。

又《杜律意註二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趙統撰。統字伯一，臨潼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戶部郎中。是編詮釋杜甫七言律詩。首論拗體，謂為杜之粗律。是全然不解聲調者。所詮釋亦皆臆度，不甚得作者之意。凡例稱所見杜詩惟虞註二卷，故雖頗有所校正，而漫無考證。如崔氏東山草堂詩以片字為出韻，是未知唐韻殷字附眞不附文，至宋賈昌朝乃移之。許觀《東齋紀事》、王應麟《玉海》皆可考也。

又《杜詩鈔述註十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官西曹時即手纂是帙。及守衡州，遂刊刻之。謂甫嘗遊衡，刻甫詩於衡，所以為衡重也。自叙以為博搜羣書，增釋未備，時或附以己見，分體選註，成十六卷。然甫詩全集凡一千四百餘首，巨製名章，往往不錄。而於《杜鵑行》、《虢國夫人》二詩，向因黃鶴、陳浩然二本誤入者，反並登選。其《秦州雜詩》二十首，則僅錄八首。《遊何氏山林》十首，則僅錄六首。竟以其一、其二標寫次第，似原詩止有此數，尤不可解。至註中援引事實，多不註出典。此又明代著述之通病，非獨兆珂一人矣。

又《杜律意箋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顏廷榘撰。廷榘字範卿，永春人。官九江府通判，終岷府左長史。是編取杜甫詩七言律一百五十一首，先用疏釋，次加證引，名曰意箋。蓋取以意逆志之義。其譏偽虞註之草草，持論良是。然核其所解，與偽虞註正復相等也。

又《杜詩分類五卷》（內府藏本） 明傅振商撰。振商字君雨，汝陽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杜詩分類始於王洙千家註，振商此編，則又因千家註本小為更定，殊無所取也。

又《杜詩解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德周有《澹園芋紀》，已著錄。是編裒詩家之論杜詩者為第一篇。蓋即蔡夢弼草堂詩話之意，推而廣之，然分類不免於瑣屑。其最不檢者，如八卷補註例第一條云，韓昌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故杜云「束帶發狂欲大叫。」如此註，那得不補云云。是杜詩乃用韓語，天下寧有是事。他如楊愼辨槎字一條，既全載於訂訛字中，又復見於正訛例中。如斯之類，亦往往失之嗜博也。

又《杜律註評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有《檀弓集註》，已著錄。是編因元張性《杜律演義》略施評點。每首皆有旁批，註文亦時有塗乙。大致皆劉辰翁之緒論也。

又《杜詩說十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黃生撰。生有《字詁》，已著錄。此書以杜甫詩分體註釋，於句法、字法皆逐一為之剖別。大旨謂前人註杜求之太深，皆出於私臆。故著此以闢其謬。其說未嘗不是，然分章別段，一如評點時文之式，又不免失之太淺。中如謂《行經昭陵》詩非祿山亂後所作。《寄裴施州》詩據《文苑英華》本增「遙憶書樓碧池映」七字於末。雖亦間有考證，然視其《字詁》、《義府》相去不止上下牀矣。蓋深於小學而疏於詩法者也。

又《讀書堂杜詩註解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潛撰。潛，字上若，磁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是編乃其晚年家居所作。以千家註為本，而稍節其冗複。凡稱原註者，皆千家註。每詩下評語及圈點，則潛所增入也。自稱起己丑迄癸丑，閱二十四寒暑，五易稾而成。其用功甚勤，然多依傍舊文，尚未能獨開生面。

又《杜詩會粹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張遠撰。案康熙中有兩張遠。其一侯官人，有《超然詩集》，別著錄。此張遠字邇可，蕭山人。由貢生官縉雲縣教諭。朱彝尊《曝書亭集》有送遠之桂林詩，即其人也。是書採諸家之註而成，故曰會粹。其分析段落，訓釋文意，頗便初學。然不免尋行數墨。詩依年譜編次，與諸本互有異同，考核亦未為詳審。

又《杜詩論文五十六卷》（內府藏本） 國朝吳見思撰。見思，字齊賢，武進人。是編成於康熙壬子。據其凡例，蓋提舉杜詩典故別為一書，名曰《杜詩論事》。故此編但詮釋作意，謂之《杜詩論文》。夫箋註典故，所以明文義也。論事自論事，論文自論文，是已兩無據矣。而所論之文，又皆敷衍。即以開卷言之，《望嶽》詩「齊魯青未了」，正極寫望字耳。其註乃云行至於齊，初見岱色，及行至於魯，岱色依然，故曰青未了。《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詩杜甫自註曰，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其語已明矣。其註乃云落到執金吾結。如此之類，皆頗嫌於詞費。《重題鄭氏東亭》詩「華亭入翠微」句，《爾雅》山未

及上曰翠微，古有明訓。其註乃云山曰翠微，秋山也。如此之類，考證亦多未詳。首列章法、句法、字法諸論。其三折句法一條，引「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一聯，謂塵中字、歲晚字一折，老字、病字一折，盡力字、傷心字一折，已嫌破碎。又引「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一聯，謂峽字、湖字一折，雲籠字、日落字一折，樹小字、船明字一折，詩家有是句法乎？

又《杜詩闡三十三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盧元昌撰。元昌有《左傳分國纂略》，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壬戌。前有自序，稱杜詩有因註而顯者，有因註反晦者。一晦於訓詁之太雜，一晦於講解之太鑿，一晦於援引之太繁。反是者，又爲膚淺凡庸之詞曰，吾以杜註杜也則太陋。其持論甚嘗。然其註如四書講章，其評亦如時文批語。說詩不當如是，說杜詩尤不當如是也。

又《杜律疏八卷》（洗馬劉檇之家藏本）　國朝紀容舒撰。容舒有《唐韻考》，已著錄。此書因顧宸所撰《辟疆園杜詩註解》繁碎太甚，又多穿鑿，乃汰其蕪雜，參以己意，以成是編。初名《杜詩詳解》。其後以所解皆律詩，又字字句句備爲詮釋，體近於疏，因改今名焉。

又《讀杜心解六卷》（通行本）　國朝浦起龍撰。起龍有《史通通釋》，已著錄。此書雖總題六卷。而卷首分上、下二冊，不入卷數，卷一分子卷六，卷二分子卷三，卷三分子卷六，卷四分子卷二，卷五分子卷五，卷六分子卷二，實二十六卷也。自昔註杜詩者，或分體，或編年。起龍是編，則於分體之中又各自編年，殊爲繁碎。如《江頭五詠》，以二首編入五言古詩，三首編入五言律詩，尤割裂失倫。其賦及雜文，舊本皆繫卷末。起龍亦散附各詩之後。如《雜述》附《送孔巢父》詩後，《秋述》附《秋雨嘆》後，《祭房琯文》附《別琯墓》詩後，《說旱》附《大雨》詩後；《封西岳賦》附《贈獻納使田舍人》詩後。事尚和屬。以三大禮賦附《贈崔國輔十休烈》詩後，因詩中有謬稱三賦在句。以《皇甫淑妃碑》附《宴鄭駙馬宅》詩後，因公主爲淑妃所生。以《華州試進士策問》附《洗兵馬》後，因所問乃中興之政。已爲牽合。至以《天狗賦》附《靈湫》詩後，以《雕賦》附《義鶻行》後，以《畫太乙天尊圖文》附《李道士松樹障子歌》後。則強綴之甚矣。自有別集以來，無此編次法也。其間考訂年月，印證時事，頗能正諸家之疏舛。而句下之註，漏略特甚。篇末之解，繳繞亦多。又詮釋之中，每參以評語，近於點論時文，爛爲雜糅。與所撰《史通通釋》評與註釋夾雜成文者同一有乖體例。殆好學深思之士而不善用所長者歟。

又《詩文評類一・草堂詩話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蔡夢弼撰。夢弼，建安人。其始末未詳。嘗著《杜工部草堂詩箋》及此書。今詩箋久佚，惟此書僅存。皆論說杜甫之詩。曰草堂者，甫客蜀時所居也。凡二百餘條，皆採自宋人詩話、語錄、文集、說部，而所取惟《韻語陽秋》爲多。《宋史・藝文志》載方道醇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方銓《續老杜詩評》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莆田方道深《類集諸家老杜詩評》一卷，又載《杜詩發揮》一卷。今惟方道深書見於《永樂大典》中。餘皆不傳。然道深書瑣碎、冗雜，無可採錄，不及此書之詳贍。近代註杜詩者徵引此書，多者不過十餘則，皆似未見其全帙。此本爲吳縣惠棟所藏，蓋亦希覯之笈矣。舊本與魯訔、趙子櫟所撰《杜工部年譜》爲一冊，而以魯訔一序冠於此書之前。蓋以篇中有王士禎跋語，先訔而後夢弼，故編次從之。今魯、趙二譜別入傳記類中，故仍移訔序冠於譜前，以復其舊，不更載於此書焉。

《天祿琳琅書目・宋版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四函二十四冊）：唐杜甫著，宋郭知達集九家注三十六卷，前知達序，宋曾噩序。宋龜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自王洙源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有趙次公者，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爲之注。按趙次公，字彥材，蜀人，所註杜詩名曰《正誤》。此書爲成都郭知達所輯。知達《宋史》未載其人，而家於成都，係與彥材同鄉里，故所輯之注，首王文公，而終之以彥材，蓋以彥材之注爲盡善也。按序中所載九人，其一爲趙彥材，餘八人：王文公名安石，臨川人；宋景文名祁，蜀人；豫章先生即黃庭堅，寧州人；王源叔名洙，太原人；薛夢符，河東人；杜時可，名田，南城人；鮑文虎，縉雲人；師民瞻，名尹，蜀人。知達序稱：「蜀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據此，則亦博採而取其至精者矣。其書刻於宋孝宗淳熙八年，至理宗寶慶元年，曾噩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重爲校刊，序稱：「蜀士趙次公爲少陵忠臣，蜀本引趙註最詳。所恨紙惡字缺，不滿人意，茲摹蜀本，刊於海南漕臺，會士友以正其脫誤」云云，書後有承議郎通判韶州軍州事劉鎔、潮州州學賓辛安中、進士陳大信同校勘，銜名列於噩銜之右。考明淩迪知《萬姓統譜》載：「噩，字噩甫，閩縣人，學問淹貫，文章簡古，慶元間尉上高，有聲，後遷廣東漕使。」鎔、安中、大信俱無考。噩之刻是書也，集諸僚友精其校讎，固非苟焉付剞劂者，故字畫端整，一秉唐人，而刻手印工皆爲上選。　御題：「平生結習最於詩，老杜眞堪作我師。書出曾

錄寔郭集，本仍寶慶及淳熙。九家正注宜存耳，餘氏支辭概去之。適以遺編搜四庫，乃斯古刻見漕司。希珍際遇殊驚晚，尤物闡章固有時。重以琳琅續天祿，幾間萬編讀何辭。乾隆甲午仲夏月中澣御筆。」鈐乾隆雙璽。　又御題：「兌氏之戈和氏弓，續增天祿吉光中。浣花眉列新全帙，金粟身存舊卷筒。尤物寧論顯與晦，逢時亦有塞兮通。武英棄置今方出，絜矩人材默惕衷。乙未仲春月御筆。」鈐寶二：曰乾隆宸翰，曰幾暇臨池。中繪御容，鈐乾隆雙璽。　明秀水項篤壽、平湖陸序法收藏，俱有印記。考《檇李詩繫》載：「啓浤，字叔度，平湖人，後更名遯。弱冠博極經史，倜儻負奇，類河朔壯士，詩法全宗少陵。有《貲趾山房集》。」史氏及篤壽見前，餘無考。【略】闕補卷二（二十八、六十之六十五）卷二十末葉。

又　《黃氏補千家註杜工部詩史》（一函十二冊）：唐杜甫著，宋黃希、黃鶴補註，二十六卷。前載宋吳元集錄傳序碑銘詩記，鶴自訂甫年譜辨疑，並集注杜詩姓氏，有董居誼、吳文序。　考黃希字夢得，臨川人，宋孝宗乾道二年進士，官終永新令。楊萬里曰：「夢得之學，奄有古今，晚年作詩，慕少陵句法，有《補註杜詩》，搜剔微隱，皆前人所未發，未成而卒，子鶴續成之，重定年譜，名曰《黃氏補註杜詩》。」是當日此書之成，已爲名流所推重。其於詩之有關時事者，皆於題下註明，故謂之「詩史」。所引前人註，皆各標名，而出於希、鶴父子之手者，亦書名別之。董居誼，字仁夫，臨川人，孝宗淳熙間進士，充賀金國生辰使，悉得其國中事宜以歸，遷四川制置使。吳文、吳元無考。松陽氏藏本，未詳其人，內有紅筆校正處，頗爲精核。

又《元版集部》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函十冊）：唐杜甫著，宋徐居仁編次，黃鶴補註，二十五卷。前載傳序碑銘一卷，註杜詩姓氏一卷，年譜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門類杜詩》二十五卷，稱東萊徐居仁編次，未詳何人」云云，是《門類》係居仁所編，而集千家註之名則自黃鶴爲之。書分七十二門，所列諸詩姓氏，始韓愈、元稹，終以文天祥、謝枋得、劉會孟，共一百五十六家，其曰集千家者，蓋夸大之詞耳。黃鶴，字叔似，臨川人，所著有《北窗寓言》，見《西江志》。書中門類目錄後，有皇慶壬子鐘式本記，勤有堂鑪式本記。傳序碑銘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書本記。詩題目錄及卷二十五後，皆別行刊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勤有堂。按皇慶壬子，爲元仁宗皇慶元年。前余氏所刊《李太白集》，係至大辛亥，與此刻僅隔一年，蓋欲以李杜詩集並行於時，故刻手印工亦復相等也。闕補卷二（十六）、卷五（十一）、卷七（十七之二十二）、卷十五（三十二、三十三）、卷十九（十四、十五、二十七）。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函二十冊）：篇目同前，後附《文集》二卷。此書即前版，惟將傳序碑銘後建安余氏篆書本記劃去，別刊廣勤書堂新刊本記。門類目錄後鐘式、鑪式二本記尚存，而以皇慶壬子易刊三峰書舍，勤有堂易刊廣勤堂。其詩題目錄後別行所刊之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勤有堂十二字雖亦鑱去，而卷二十五後所刊者，當時竟未檢及，失於削補。所增附之《文集》二卷，橅印草草，較之前二十五卷，亦不相類，此拙工所爲，雖欲作僞，亦安能自掩也耶？本朝泰興季氏藏本，餘印無考。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一函六冊）：篇目同前，闕傳序碑銘一卷，年譜一卷，文集二卷。此本與前第二部爲一時橅印之書，其卷二十五後雖亦無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勤有堂一行，乃用別紙黏接，非由板中鑱去，係後之鬻書者知其作僞未周，又從而彌縫之耳。闕補詩題目錄（十八）、卷七（十七）。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函二十六冊）：篇目同前。此書乃以前版重加翻刻，故將建安余氏前後所列之名，盡爲削去。其廣勤書堂新刊本記，亦復不存，惟以鐘式本記中「三峰書舍」四字，易刊汪諒重刊，而鑪式本記中之廣勤堂，則仍其舊。汪諒無考，觀其去廣勤書堂新刊本記，則是堂亦非汪諒所有矣。書中註字本小，一經翻刻，筆畫未免較肥，然紙質印工，實出前二部之上。闕補卷十一（全）、卷十五（全）。

又《明版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二函二十三冊）：唐杜甫著，詩集二十卷，附文集二卷。前宋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夢弼四序，後載甫墓誌、本傳二篇。前元版中有是書，展轉翻刻，本記互異，然標題俱稱《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集》，此則明人所梓行者，刪去「分類」二字，所收序文，亦與元刊不一。按後一部標題，次行稱玉几山人校刊，此本無之，所空一行，亦未別刊姓氏，則知玉几山人者，必爲明人，書賈欲僞作宋槧，嫌其名而掩之，固瞭然也。

又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四函二十三冊）：篇目同前，闕墓誌、本傳。此爲前版初印之本，字畫較爲清朗，紙質之潔膩，亦遠勝之。明米萬鍾藏本。按《明史》：萬鍾，字友石，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江西按察使，終太僕

少卿。餘印未詳。

又　《杜工部全集》(一函六冊)：唐杜甫著，六十六卷，前明姚士麟序，次杜集舊序八篇，跋二篇，次甫墓誌，次韓愈《題杜子美墳》詩，次《舊唐書》本傳，次《新唐書》本傳，次年譜，次凡例，後明劉鑒序。此書爲明人劉世教分體編校，所著凡例，係合李、杜二集而言，劉鑒序中亦述其伯父之言，謂「李源風，杜源雅，兩公之詩體從風雅出云云，是鑒亦爲李、杜合編而作。惟姚士麟一序，止言杜詩，不及李集，或士麟別有序文載於李集之首，而此則其分部單行之本，而當時固爲合刊也。考《海鹽縣圖經》，稱「世教字少彝，萬曆庚子舉北闈，謁選授閩清令。於詩好李、杜，嘗取舊集之編年者分體次之，序以行世」云云。據《圖經》所言，尤於此書體例隱然脗合。劉鑒，靖江人，嘉靖三十年歲貢，官蜀府紀書，見《常州府志》。姚士麟爵里未詳。闕補卷十二(二)、卷二十三(七)。

又《續編・宋版集部一》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四函二十四冊)：宋徐居仁編次，黃鶴補注，詩集二十五卷，末附文集二卷。前標杜工部傳序碑銘，爲《唐書》杜甫本傳。元微之《杜工部墓誌銘》、韓愈《題杜子美墳》、李觀《遺補杜子美傳》、王洙《杜工部詩史舊集序》、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王安石《杜工部詩後集序》、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魯訔《編次杜工部詩序》、王琪《增修王原叔編次杜詩後記》、王彥輔《增註杜工部詩集序》、鄭卬《杜少陵詩音義序》、《跋杜子美詩并序》、孫何《讀子美集詩》、歐陽修、王安石《子美畫像》詩、張伯玉《讀子美集詩》、楊蟠《觀子美畫像》詩。又集注姓氏一百五十一家，又集注門類，又年譜，則鶴所撰也。鶴字叔似，宜黃人，著有《北窗寓言集》，是書乃續成其父希所作。希字夢得，登進士，官永新令。書中所引至文、謝及劉辰翁，蓋宋末始成。卷首有廣勤書堂新刊字，及墨印二：曰三峰書舍、鐘式，曰廣勤堂，鑪式。建陽書肆梓。　闕補卷十一(一、二、三、四)、文集(末)。

又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集》(二函十六冊)：宋劉辰翁批點。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少舉進士，宋末不仕。書凡文集二卷，詩集二十卷。前有年譜，後附錄元微之誌銘、《唐書》本傳、王洙序、王琪後記、王安石序、胡宗愈序、歐陽修、王安石詩、蔡夢弼《草堂詩箋跋》。又十三條，則辰翁文集中評論杜詩之說也。注有遺者，補附每卷之後。建陽小字本。

又《元版集部》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一函六冊)：篇目見前《宋版集部》。黃鶴補注本，惟列集注姓氏、門類，其附錄及年譜俱不載。麻沙小字本。

又《明版集部一》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二函二十冊)：書二十卷，前有王洙《詩史舊集序》、王安石《後集序》、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蔡夢弼《草堂詩箋跋》。卷三前刻玉几山人校刊。上有補迹，蓋坊賈去其年號以牘宋本，實明刻之精工者。　闕補目錄(三十八)。《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二函十二冊)：篇目同上。卷一前列大明嘉靖丙申明易山人校刻。吳江史鑑，字明古，號西村，有集，才名亞於沈周。《靜志居詩話》謂其勝沈一籌。《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四函二十四冊)：同上，係一版摹印。闕補卷八(四十五、四十六)。《集千家注本杜工部詩集》(二函七冊)：同上，係一版摹印，割補明易山人款一行。　闕補卷四(四十一)。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二函十二冊)：同上，係一版而摹印稍後。《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四函二十四冊)：詩集篇目同上，文集二卷，版式與上同。　闕補卷十五(十四)、卷二十(十一)。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集千家注杜詩》：右二十五卷，前題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後記皇慶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首列集注姓氏，自昌黎韓氏迄廬陵劉氏辰翁。按《四庫書目》：二十卷，元高楚芳編。竝云：「本南宋書肆所刊，楚芳略爲刊削，而以劉辰翁評語散附句下，已非其舊。」此本多五卷，未知視楚芳本何如？至楮墨精雅，不減宋刻。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大字二十，小字二十六。有雪莊張氏鑒藏圖記，與向藏周禮重言重意所鈐用者同，蓋精於賞鑒者也。

又　《杜律五言注解》：《杜五言律》三卷，元趙汸注。吾族商山家塾刻本。卷末一行云：「戊子春日之吉休邑商山吳氏七松居家藏板。」下有吳懷保印、四皓居二圖記。

《百宋一廛書錄》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九家注杜詩》鋟板成都者，末之見也。寶慶乙酉，曾噩子肅摹刊於南海之漕臺，開板宏爽，刻鏤精工，余嘗見之小讀書堆，然亦不全。茲嘉定瞿木夫以一冊見遺，卷端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標題下及板心俱割去卷幾字樣，不知其何卷矣。且抱沖已故，書籍封閉不能假讀，余甚恨之。卷端題曰古詩，爲《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云云，末一題曰《釋悶》，共五十五葉半，其後半已鈔補。

《藏園群書經眼錄・集部一・唐五代別集類》　《杜工部集》二十卷：唐杜甫撰，影寫宋刊本，十行二十字。有毛斧季手跋，言爲其甥王爲玉所寫。(日

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已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 《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二十卷（唐杜甫撰、白文無註）：元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雙魚尾，上魚尾下記「杜」或「杜十九已」、「杜十四巳」等，下魚尾下記葉數，最下陰面記數字。 按：此大庫殘葉，大字精善，各家目均未著錄。（丁卯歲獲之廠市。）

又 《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末袠七卷、成袠十一卷、己袠八卷（唐杜甫撰，宋趙次公註）：明寫本，十二行二十一字，棉紙精鈔十巨冊。每卷均先著工部年歲及所在之地，某月至某月所存之詩，次乃錄本詩，詩後低一格標注，題「次公曰」云云。【略】按：趙次公注杜見於九家杜詩及黃鶴、蔡夢弼所采，其原書自宋以來久不見於世。甲寅夏秋，揚估陳蘊山馳書來告，余斥五百金收之，及細檢乃知非完帙，原題末袠、成袠，己袠，當是丁、戊、己三字，蓋原書五十七卷當分甲至己六袠，此僅存其半，故賈人塗改以泯其迹。然此等秘籍埋沒已七百年，一旦獲之，又適爲鄉邦先哲所著，自當刊傳萬本，爲古人續命，雖揮重金而得殘帙又寧足惜耶。 內辰冬至前二日，後學傅增湘謹識。 有沈曾植氏跋，錄後：「趙次公杜詩注五十九卷，獨著錄於晁氏《郡齋讀書志》中，《直齋書錄》無之，《宋史》亦無之，雖其說散見於蔡夢弼、黃鶴、郭知達書中，而本書則明以來罕有見者。錢受之評宋代諸家註云：「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捃摭子傳，失之雜；黃鶴考訂史鑑，失之愚」云云。語若曾見次公書者，然檢絳雲書目無之，而逸詩附錄且沿舊本之誤，書趙次公爲趙次翁，則受之固未見也。次公此註於歲月先後、字義援據，研究積年，用思精密。其說繁而不殺，諸家節取數語往往失其本旨，後人據以糾駁，次公受枉多矣。要就全書論之，自當位蔡、黃之上。麤沈七佰年復見於世，沅叔其亟圖鼎鐫，毋令黎氏草堂專美也。」

又 《門類增廣十註杜工部詩集》二十五卷（唐杜甫撰，宋王洙、趙次公等註，存卷二、卷七至九、十一、十二，共六卷）：宋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匡高五寸四分，闊三寸七分，精刊初印，字體瘦勁。注中標「趙云」、「杜云」、「坡云」、「新添」等字，皆陰文。（常熟瞿氏藏，乙卯歲閱。）

又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宋王洙、趙次公等注，存卷十四至十六，凡三卷）：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存時事上、時事下（邊塞、將相、軍旅附。）文章、書畫、音樂、器用、食物各門。寫刻雅麗，爲建本之至精者。宋諱徵、匡、貞、完缺筆，敦、郭不缺，當爲光宗以前刊本。 收藏鈐有「輔叟圖書」、「徐氏家藏圖書」朱文大印，又「舊山樓秘笈」、「趙宗建讀書記」、「非昔珍秘」朱文各印。（余藏。）

又 《杜工部草堂詩箋》五十卷（唐杜甫撰，宋魯訔編，蔡夢弼箋，存卷二十三至五十，殘，又外集一卷，計二十八卷）：宋刊本。十一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黑口，四周雙闌。卷首第二行題「嘉興魯訔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左闌外上方記卷數葉數，各卷尾間有「雲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字體秀勁，建刊也。卷二十九、三十兩卷鈔本補入。 藏印如下：【略】

又 《杜工部草堂詩箋》五十卷（唐杜甫撰，宋魯訔編，蔡夢弼箋，存卷一至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八至五十，計三十二卷）：宋刊本，十一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四周雙闌，左闌外記卷數葉數。 鈐有華亭朱氏、泰興季氏藏印。（涵芬樓藏。）

又 《杜工部草堂詩箋》五十卷（唐杜甫撰，宋魯訔編，蔡夢弼箋，存卷四至八、十一、十二、十四至二十、二十七、二十八、四十三、四十四，計十八卷，又目錄三十三葉）：宋刊本，行款同上。鈐有毗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朱文鈞、蔣汝藻二君遞藏，今在涵芬樓。） 按：上二書去其重複得三十五卷，又李木齋先生藏二十八卷，合之可爲完帙。余先後皆得假校，故正黎氏古逸叢書本不可勝計。其最要者爲宋刊五十卷，無補遺，黎刻四十卷，補遺十卷，全失魯氏編年之意。又，黎刻十九卷前與宋本卷第相合，以下則顛倒錯訛殊甚，蓋所據底本缺失，雜取諸刻以補之，故各卷標題或加「增修」、「集注」，或改題「黃氏集千家注杜工部」等，歧見雜出，不可致詰。據宋本補正脫佚訛舛數千事。梨刻雕鏤精工，號稱源出宋刻，世人咸以善本目之，設非親見宋本，詳加比勘，又安知其凌亂謬妄至於此極也。清泉逸叟。（忠謨謹按：此書別有跋，詳列古逸本之失，收入《藏園羣書題記》續集卷三。）

又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唐杜甫撰，宋魯訔編，蔡夢弼箋）：元大德間桂軒陳氏刊本，十二行，行十九至二十字不等，注雙行二十五、六字，黑口，左右雙闌。首年譜，次目錄，目後有牌子，如下式【略】：按：此本宋時有兩刻本，一爲十一行本，一爲十二行本。此桂軒陳氏本亦十二行，則從後宋本出也。惟古逸叢書所刻係據麻沙十二行本，訛奪極多。余曾假涵芬樓藏殘宋

十一行本校過，知古逸本自卷十九以後顚倒混淆，不可致詰。卷七第十二葉、卷十第十葉、卷十二第七葉、十葉，其注文無一字與涵芬樓宋本合者。蓋宋麻沙本所據必有缺卷缺葉，（十一行本爲五十卷，無補遺。）坊賈任意接連，或有缺失，更別采他注以補之。由是而元本，而高麗本，而古逸本，而粵中本，皆承其誤，以致淩亂不可爬梳。世人緣不見宋代初刊之十一行五十卷本，無緣知其繆妄，以致繆種流傳。昔黃蕘圃謂勘校古書必兼數本，眞知甘苦之言也。（日本內閣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九日觀。）

又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唐杜甫撰，宋魯訔編，蔡夢弼箋）：朝鮮世宗十三年曹致刊本，十二行二十字，注二十六字。缺卷九、卷二十五，其卷五、六、七、八各存一葉而已，餘卷亦有缺葉。後有朝鮮都觀察黜陟使曹致官銜八行，又刻禪師碧雲等十五行，皆右行，與黎刻同，即古逸底本也。　鈐有「黔男子」、「遵義黎庶昌」二印，又「成都胡延紬經室藏書」，又「慈聖御賜湘畹清芬」印。又有「嵯峨藏」三字朱文印。（涵芬樓藏書。丙寅）

又　《新刊校定集註杜詩》三十六卷（宋郭知達編，存卷六至十一，凡六卷）：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版匡高七寸七分，寬五寸七分半，半葉九行，每行十六字，注雙行同。版心上記字數，上魚尾下記注「杜詩幾」（間有不記），下魚尾上記葉數，最下記刊工姓名，細黑口，左右雙闌。每卷末于標題後空一行署「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鋟板」，大字一行，後半葉有校勘官銜名四行。【略】按：此書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有之，缺五卷。（十九、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天祿琳琅前目亦有之，然余領館事時，窮搜殿閣，迄未之獲。又黃丕烈有殘本，祇存五十五葉，《百宋一廛賦》所云：「九家注杜，寶慶漕鋟，自有連城，蝕甚勿嫌」者也。今黃本存亡亦不可知。此書大字雅健，《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稱其字大宜老，最爲善本。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開板宏爽，刻鏤精工，洵非過譽。與余藏明鈔趙次公註杜詩同爲杜集之佚本也。

又　《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唐杜甫撰，宋黃希、黃鶴補註）：宋刊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四周雙闌。版心雙魚尾，書名記杜詩幾，（或記半字，）書名或于註字下增「紀年」二字，或以「諸儒」代「千家」二字。避宋諱至敦字止。

又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唐杜甫撰，宋黃希、黃鶴補註，存目錄一卷，傳、序、碑銘、年譜、辨疑一卷，本書卷四至七，十三至十五，二十至二十三，計十三卷）：宋刊本，十一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目錄次行列杜甫官銜，三行題「臨川黃希夢得」，四行題「臨川黃鶴叔似」。目後有木記如下：「書肆所刊詩集甚多，而工部詩史尚缺，本堂因得公廳善本，詳加校正。歲在辛巳之春，令工綉梓，文成乃壬午之菊節，因以紀歲月云。」鈐有「東宮書府十一疊朱文大印。　按：此本劉文興送來一閱，刊印雖精，而氣味殊薄，且宋諱不避，恐爲元初所覆也。（己卯）

又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唐杜甫撰，宋黃希、黃鶴注）：舊寫本，朱絲闌，九行二十一字。題「臨川黃希夢得補注」、「臨川黃鶴叔似補注」二行。卷中館臣鉤行改字甚多，粘有校簽，蓋四庫館鈔書底本也。前有翰林院典籍廳關防。（景樸孫遺書。丁卯）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唐杜甫撰，宋徐居仁編次，黃鶴註）：元皇慶元年余氏勤有堂刊本，十二行二十字，細黑口，四周雙闌。門類後有鐘式木記，中空無字，下有鼎式木記，篆書「勤有堂」三字。楊蟠觀了美畫像後有篆文牌子，文曰：【略】此葉版心上下魚尾間題「皇慶癸丑五月印」。鈐有季振宜朱彝尊諸印。　按：此書余頻年南北所見不下六七帙，率元明間刊本，間有明代覆刻者，其元刊無疑議者僅此一帙。字體圓美，刊刻甚精。（故宮藏書，丁卯七月查點，見于位育齋。）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唐杜甫撰，宋徐居仁編次，黃鶴補注）：元刊本，十二行二十字，題「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有明補板甚多。朱墨評點殊劣，已褫過，可惜。（盛昱遺書，癸丑歲景賢處見。）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唐杜甫撰，宋徐居仁編次，黃鶴補註）：元刊本，十二行二十字，注雙行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海虞瞿氏藏書，乙卯歲見於苕里。）

又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唐杜甫撰，宋徐居仁編次，黃鶴補注），年譜一卷（宋黃鶴撰）：元至正八年戊子潘屛山圭山書院刊本，十二行二十字，注雙行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

又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附錄》一卷（唐杜甫撰，宋黃鶴補注，劉辰翁評點，缺卷十四至十六，凡三卷）：元至大元年雲衢會文堂刊本，十四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雙闌。前大德癸卯冬廬陵劉將

孫尚友序，次目錄，次年譜，次附錄。目錄後有「雲衢會文堂戊申孟冬刊」牌子，大字占六行。本書次行題「須溪先生劉會孟評點」。注中所采各家首二三字以陰文別之。【略】按：此本大板匡密行細字，雕鐫亦精，遍檢各家目錄中惟《孫祠書目》及《日本經籍訪古志》有之。考劉將孫序作於大德癸卯，距至大戊申僅五年，當爲高楚芳編訂成書最初刊本，劉序以手書上版，各家翻刻皆佚去。此本原藏怡府安樂堂，又歸張得天照，張氏以朱筆點定，闌上行間評訂之語亦出張氏之手。卷十一第四葉缺，得天手寫補入，尤精雅。（余藏。）

又《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唐杜甫撰，宋黃鶴補注，劉辰翁批點）：元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首卷次行題「須溪先生劉會孟評點」，行間有圈點，每卷後有補注。末有錢氏手跋：「瞿婿鏡濤好讀書，所聚復多善本，乾隆乙卯五月十八日予過其書齋，出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及分類補注李青蓮詩見示，予審視之，皆元時刊本，李詩雖不及杜集楮墨之精，然李杜齊名，而書皆舊槧，版式相似，延平劍合，洵非偶然，因喜而識之。竹汀居士錢大昕。」

又《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集杜甫撰，宋黃鶴補注，劉辰翁批點）：明初刊本，十行十六字，有評點。（甲寅）

又《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唐杜甫撰，宋黃鶴補注，劉辰翁批點）：明汪諒重刊廣勤堂本，十二行二十字。

又《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唐杜甫撰，宋黃鶴補註，劉辰翁批點）：明嘉靖己丑靖江藩府懋德堂刊本，前有靖江自序。闊板大字，八行十八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年譜。附劉會孟批點。

又《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唐杜甫撰，宋黃鶴補註，劉辰翁批點）：日本五山翻元刊本，十四行二十五字，行間有點抹，篇中有批注，與余所藏元本同。（日本內野五郎藏書，己巳十一月十日閱。）

又《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唐杜甫撰，宋黃鶴補注）、《附錄》一卷：明嘉靖十五年玉几山人刊本，八行十七字。

又《須溪批點杜工部詩註》二十二卷（唐杜甫撰，宋劉辰翁批點，存卷二、三、七至二十二，計十八卷）：明初刊本，九行十八字。（上海涵芬樓藏。）

又《須溪批點選註杜工部詩》二十二卷（唐杜甫撰，宋劉辰翁、元虞集、趙汸批點評注）：明雲根書屋刊本，十一行十八字。前羅履泰序，本書首葉標題後題「須溪劉辰翁批點」，「元虞集伯生註解」，「東山趙子常批評」三行。

又《虞邵庵分類杜詩註》一卷（元虞集撰）：明正統石璞刊本，十行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明人序，云是江西按察使石公仲玉所刻。（余藏。丙辰）

又《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六卷（高密鄭鼐編次）：明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注雙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雙闌，板心上魚尾下題「杜選一」、二等字。行間有圈點，間有批語附本句下。前有虞集序，後有跋，缺尾葉。有繆荃孫、曹元忠跋。（余藏。）

又《杜詩單註》十卷（明單復撰，鵠湖陳明輯，錢唐楊祐校）：明正嘉間刊本，八行二十二字，板心下方有「景姚堂」三字。前有洪武壬戌秋古剡單復自序。

又《杜詩分類集注》二十三卷（唐杜甫撰，明邵寶集注）：明刊本，十行二十字，注在本詩後，大字，低一格。題「錫山二泉邵寶國賢父集注」，「同邑最木過棟汝器父參箋」，「三吳雲望周子文歧陽父校梓」。前有王樨登序。注文先釋詞句故事，次述詩意及境地踪迹，略如趙次公之例。分類依徐居仁例，一類之中再以體分。【略】按：此書丁氏目作二十卷。（辛未）

又《杜工部詩》二十卷、《附文》二卷（唐杜甫撰，缺卷六至八）：明刊本，（似正嘉間。）九行十七字，字大行疏，殊爲古雅。（癸丑）

又《杜少陵集》十卷（唐杜甫撰，明張潛編）：明正德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單闌。詩文皆無注，分爲八冊，以八音紀之。前有正德七年前祭酒和順王雲鳳序，序言廣平太守張潛用昭所編刊，府判宋灝孟清爲之校訂訛誤。（張岷州人，丙辰進士，宋則晉人也。）按：此書罕見，字體疏古，頗有雅致。（辛未二月見於上海。）

又《杜工部詩》八卷（唐杜甫撰）：明淨芳亭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板心下方有「淨芳亭」三字。審其字體雕工，是正嘉間風氣。（余藏。丙辰）。

又《杜工部詩集二十卷》（唐杜甫撰，清錢謙益注）：清寫本，十行二十字，異字注本文下，注文在每首詩後，蓋錢牧齋杜注寫本也。【略】後有陸僕手跋：「右杜工部集爲明人鈔本，惜無欵識。查高大父點勘樓書目：康熙丁亥秋仲，于太倉王氏得明鈔杜集六冊，卷端有柳如是圖記，即此集也。爰付重

裝，並志數語于卷末。時道光庚戌三月十三日吳邑陸僕記于洗馬里之東皐草堂。」（庚午）

又　《讀杜詩寄廬小箋》二卷、《讀杜二箋》一卷（清錢謙益撰）：小箋爲癸酉作，二箋爲甲戌作，後附盧世㴶《讀杜私言》一卷。毛子晉刻于湖南讀書廠，寫刊俱精雅，與八唐人集同，在汲古閣刊本中最爲少見也。

又　《杜律細》一卷（清鍾山梅下蕭雲從尺木箋讀）：有張九如、朱有章、張秀璧序，又自序，後跋各一首。凡杜詩之拗體各句皆考訂爲叶音，卷中朱○者仄作平，朱・者平作仄。劉燕庭喜海鈔本，有跋錄後：「道光元年夏日，假得大興朱氏茶花吟館藏舊鈔本，過錄于都門黃華坊寓齋之嘉蔭簃。東武劉喜海志。」按：王漁洋先生云：「蕭尺木嘗作《杜律細》一卷，以爲杜律無拗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即是書也。沅叔記。（戊辰）

又　《杜律近思》五卷（清苕東張涵浴青撰）：稿本。有康熙六十年涵自序。南潯董浩序。（古書流通處見。壬戌）

又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清海寧周春撰）：清寫本。清吳騫手校，有印。（癸亥）

又　《許印林病手集杜》一冊：此印林病中默寫杜詩。凡五言四十首，同治二年秋九月廿一日默訖；七言五十五首，同治二年十月十八日默訖。詩後錄錢吳二家評語，或兼錄他家而後加案語。其「病手集杜」四字先生所自題也。吳仲懌題記其後。（乙亥）

《**藏園群書題記・唐別集類一**》《校宋殘本杜工部草堂詩箋跋》：宋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四周雙闌，左闌外記卷數、葉數，宋帝諱匡、殷、貞、恆、桓、慎、敦、廓皆闕筆。涵芬樓所藏凡二帙，其一存卷一至十九，（卷一至三鈔配。）卷二十二、三，卷二十七至三十五，卷四十八至五十，共得三十有二卷。【略】其一存目錄三十三葉，（卷三至三十一。）卷四至八，卷十一、十二，卷十四至二十，卷二十七、八，卷四十三、四，共得十有八卷。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良金印」各藏印。去其重複，統存三十有五卷。前者涵芬樓舊藏，後者蕭山朱翼庵、烏程蔣孟蘋先後遞藏，今始歸之樓中者也。　取黎氏翻本勘之，卷第凌亂，注文脫失，不可勝計。茲舉其最大者言之：宋刻原爲五十卷，無所謂補遺也，黎刻本書四十卷後別出補遺十卷，於是魯氏編年之意全失，此一異也。宋刻與黎刻自卷一至十九次第相符，下此則顛倒混淆。如卷二十各題，黎刻在卷二十五者九首，在《補遺》卷一者三十七首，宋刻卷二十一至二十四黎刻爲《補遺》卷二至五，宋刻卷二十五至二十九黎刻爲卷二十至二十四，此後逐卷參差，未可僂指，此二異也。宋刻每卷標題「杜工部草堂詩箋」，「嘉興魯訔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黎刻於書名或加「增修」，或加「集注」，或改題「黃氏集千家注杜工部」，或題「黃氏杜工部草堂詩箋」，其下或單題蔡氏，或單題魯氏，或題「臨川黃鶴集注」（黎跋言爲刻手刪去。）歧見雜出，不可致詰，此三異也。黎刻卷七第十二葉、卷十第十葉、卷十二第七葉、第十葉，其注文視宋刻無一字相合，意必宋刻闕葉，不可復得，於是後人乃望文生訓，鄉壁虛造，以彌其失，減葉數，併行款，強與下文銜接，此四異也。此外佚字奪文，訂正者又數千焉。憶昔年遇楊惺吾於海上，語及《古逸叢書》，謂其中惟《草堂詩箋》原本最劣，當時力阻，星使意不見納，異日必爲通人所詬。余叩其故，笑而不言。由今觀之，乃知其謬至於此極也。黎氏跋謂，得南宋本四十卷，據以覆木，餘則取高麗本補之。今黎氏所藏高麗本亦入涵芬樓，實祇四十卷，並無《補遺》，又不知其號南宋刊本者究爲何本也。嗣謁德化李椒微師，師言藏有宋本殘帙，其卷數似可補此兩帙之闕。又言別藏宋刻十二行本，與高麗本正同。據此推之，則十一行者爲宋代之初刻，十二行者乃坊市之陋刻，凡卷第淆亂，注文脫失，標題錯出，皆自此坊刻始，高麗本即從茲出。黎氏所見必十二行本，宜其淩雜謬妄，如出一轍也。嗚呼！此書出世垂五十年，鄰蘇翁發之於前，椒微師證之於後，而余得藉于以抉其覆，寧非幸哉！寧非幸哉！又考，光緒初元，巴陵方柳橋翻宋本於粵東，言宋本得之吳荷屋家，爲卷二十有二，蓋亦未完本也。檢卷七、卷十、卷十二各葉注文，其妄補與高麗本正同，疑宋時初刻歲久殘缺，坊賈率意足成，於是一覆於朝鮮，再覆於扶桑，三覆於羊城，繆種流傳，遍海內外。世人以其源出宋刻，鐫印精妙，震其名而不究其實，珍爲善本，不敢啓口而致疑，得勿爲鄰蘇翁竊笑於地下乎？丙寅立秋後一日，記於龍龕精舍。書潛。

又　《元刊本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跋》：元刊本，十四行，行二十五字，黑口，雙闌，每卷標題次行均題「須溪先生劉會孟評點。」前有大德癸卯冬廬陵劉將孫序，曰後有正書牌子，其文如左：雲衢會文堂　戊申孟冬刊

按：杜詩注各本分卷不同，九家集註、黃鶴補注爲三十六卷，《草堂詩箋》爲五十卷，集千家注分類本爲二十五卷，惟此劉須溪評點本爲二十卷，外文集二卷，附錄一卷。然須溪評點元代亦有數本，行款各異。皇慶勤有堂本爲十二行二十一字，大德本爲十行十六字，雲根書屋本爲十一行十八字，涵芬樓藏元殘本爲九行十八字，又元末坊本爲十二行二十三字，海源閣藏元本爲八行十八字。獨此本大板匡，密行細字，半葉十四行，雕鐫亦精，特爲希覯，徧檢各家目錄中，惟《孫祠書目》及日本《經籍訪古志》有之。考劉將孫序作於大德癸卯，此本刻於大德戊申，相距僅五年，當爲高楚芳編訂書成最先刊行之本。逮其書風行一時，坊肆紛紛覆梓至五六本，而此祖刻之本後人轉不得見。匪獨此也，卷首劉將孫原序係以草書上版，此後各家翻刻皆佚去，即將孫之《養吾齋集》亦不載此文。今此帙劉序宛然尚存，藉以拾遺補闕，尤足貴也。原書藏怡王府安樂堂，後歸於張文敏照。文敏曾以朱筆點識一過，闌上行間評訂之語，蠅頭細字，凡四五十處，詳審之，亦文敏手跡。卷十一第四缺葉爲文敏手寫補入，尤精雅絕倫。此書余昔年得之南中，其同收得者尚有宋元合配本《昌黎集》亦爲張文敏所藏，補寫闕文凡六葉。古刊名跡，萃於一編，雖有闕卷，又何足爲病耶！壬午殘臘，企驎軒識。

又　《汪鈍翁手評杜工部全集跋》：《杜工部分體全集》六十四卷，明萬曆劉少彝世教輯刻本。前有姚士粦序，次凡例十六則，次舊本各序，次年譜。凡例以李、杜並舉，當時似並刻二家，茲僅存工部也。文、詩皆祇錄本文，文字異者別注於後，各卷尾有校勘人姓名，其校訂似極矜愼。全書經汪鈍翁手自評點，每冊鈐有「鈍翁手評」朱文印，然詞意殊簡略，或標領名句，或撮舉單詞，或遇人事、物品粗加詮釋，而於詞旨精要、篇章構造絕少論及。蓋詩學本非常行，此乃瀏覽之餘，興到偶爾命筆，故不能如竹垞、義門之精詣也。然堯峰以博學鴻才雅負盛名，而筆墨流傳世不恆有。余獲此於江南故家，聞出於先生裔孫荼原孝廉之手，其傳授要爲可信。扃置篋笥，殆逾十稔，偶以曝書檢得，亟重付裝治。原附有蒲圻張至曙跋，特迻寫左方，俾後之覽者知前賢名筆付託源流，庶撫卷摩挲，同申景行之意耳。辛未六月初四夜三鼓，藏園手識。吳下汪鈍翁（琬）先生在仁廟時經學、詞學彪炳人寰，與魏柏鄉、王新城、施宣城、朱秀水諸老宿宏奬風流，爭長壇坫，學者稱堯峰先生。入翰林未久，乞假歸，教授學者，門徒數百人，比於鄭衆摯恂。

生平撰著等身，開雕者僅十之三，然已不脛而走天下。曙十五六歲時喜讀先生古文，遇得意處輒動生不同時之感。庚午客江寧郡守呂仲篤燕昭世丈署，值修郡志，先生曾孫荼原（心存）孝廉來預編校之役，訂交之談，投分最深。孝廉行笈中載有先生手評少陵全集，借得置案頭隨時繙閱。先是孝廉從曙處假去孝感相國與杜茶村（濬）先生往還尺牘墨跡冊頁，冬末北上，來話別，因攜還此冊。詰未移晷，摩挲再四，似弗忍決舍者。曙重違其意，慨然舉贈，並將杜集付還。孝廉驚喜，指書而言曰：「曾王父手澤藏庋三世矣，念與子情好敦篤，今將遠別，後會何時？君留此書，我抱茲冊，它時風雨把晞，不翅我兩人相晤於花南硯北間也。」於時彼此再拜稱謝而別。明年，孝廉春闈落第，留都門。秋杪呂丈辭郡去，曙亦返里門。津路迢遙，音問罕通，每閱《春官題名錄》及新舊《搢紳》，皆不見荼原名，想亦已孝廉終老矣。曙自乙酉津梁告疲，僑迹漢皋，辛、壬、癸、甲，水潦疾苦，琴書典粥殆盡，獨此帙重是名賢手跡，且感故人雅意，尚珍藏篋衍中。惟書係萬曆鋟本，歲久漫漶，費工力收拾耳。邇來老病徼纏，求歸不得，適子方唐先生開藩莅楚，慨助行資，飲德食惠，圖報靡所，因仿中郎以書籍歸仲宣故事，重加潢治，上班瑞室，常與錦蹕玉笈相輝映，可爲此物慶得所矣。

又　《明本虞邵庵分類杜詩註跋》：此書專取工部七律，分紀行、述懷、懷古等三十三門，每首各爲之注，注下又中其義而反覆演繹之，更於題下標爲某格，如云「一意格」、「興兼比格」、「結上生下格」、「拗句格」、「互鎖格」、「抑揚格」、「開合格」，大抵爲初學作詩者而撰，解意多涉於淺陋，分格尤近於支離，而世傳爲虞道園所作，明代盛行於時，江西、吳中一再傳刻，殊不可解。此本儲篋中已二十餘年，當時以名屬鄉賢，且版刻古舊，因過而存之。　其書半葉十行，行二十六字，黑口，雙闌，序尾爲估人割去，故撰序人名、刻工、時代均不可考。然審其序首「江西提刑臨清石公仲玉鋟梓以行」諸語，知此本當爲天順中臨川所刻也。昨者偶披陸文量《菽園雜記》，有論述此書一則，乃知實臨川張伯成所作，世人寡識，遂有嫁白詭坡之誤耳。《雜記》云：「《杜律虞注》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繆以爲虞伯生所注。予嘗見《演義》刻本，有天順丁丑臨川黎述久大序及伯成傳、序，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爲虞文靖公注而刻版盛行，謬矣！其題桃樹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

伯慶所著伯成傳，叙述所以作《演義》甚悉，奈何以之加誣虞公哉！且楊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公作，惜不知爲伯成耳。按：余藏此書別刻本，前有楊東里序，其言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元功所撰墓碑不見錄，文量所言蓋指此也。余又考都元敬序趙東山《杜律注》，亦述及伯成著《演義》之事，是知此注非虞作者正不獨東里也。　大抵坊肆刻書，多託之當世名公達人，以冀速售，如《地理指掌圖》之託於東坡，《集注蘇詩》之託於梅溪以及場屋、家塾諸書之託於東萊、須溪者更僕難數。然舉此以炫庸耳俗目斯可耳，自有識者觀之，如執鏡者之無所逃其妍媸，秉衡者之不能欺以輕重也。心勞作僞何爲哉！乙卯八月十七日，藏園記。　屬稿既竟，偶檢《四庫總目》，此書列《存目》中，《提要》亦引曹安《讕言長語》及《懷麓堂詩話》以辨其僞，且言伯成之《杜律演義》宣德初已有刊本，於《菽園雜記》獨未引及，然兩家所言固不及文量之詳盡也。至陳與郊出，又取《杜律演義》而施以評點，題曰《杜律注評》，則批尾之學，益不足重矣。藏園附記。

又　《題杜律虞趙二家註》：此明刊本，失去後跋，未審何時所刻。然字體方整，當是隆、萬間本也。七律二卷，題虞集註，前有楊士奇序，余於別本已力辨其謬矣。五律二卷，題趙汸註，前有正德甲戌葦圯序，又都穆序。穆稱其註爲簡當，而頗譏其時取會孟語以附益之。今觀卷中，意在評論其詩，發明旨趣，以示初學，註非所重也。然文字淺近，識見亦多拘滯，杜公詩意，未必盡如所言，恐非出東山之手。以道園之事推之，疑亦陋儒所爲，託諸東山，以配道園，使得并轡連鑣，同傳於世耳。

藝文

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又《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又《戲贈杜甫》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藩無所預，心懷白髮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又《贈杜二拾遺》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外復何言。

岑參《寄左省杜拾遺》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鷄鶡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

又《巴嶺答杜二見憶》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黄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

又《酬別杜二》　獨逢堯典日，再睹漢官儀。木効風霜勁，空慚雨露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移。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迎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韋迢《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溼愁飛鵬，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又《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峰千峰翠，湘潭一葉黄。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郭受《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任華《雜言寄杜拾遺》　杜拾遺，名甫第二子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黄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卧。前年皇帝歸長

安，承恩闕步青雲端。積翠扈游花底匝，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達承天睠，公卿誰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卻爲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壺壺。半醉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傍若無。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庭有知己。已曾讀卻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傍朝市，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爲朋友，東山謝安作鄰里。閒常把琴弄，悶即攜樽起。鶯啼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時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驛吏，爲報杜拾遺。

張籍《送客遊蜀》 行盡青山見益州，錦城樓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爲到浣花溪水頭。

元稹《酬孝甫見贈十首》之二 杜甫天材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

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遭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雍陶《經杜甫舊宅》 浣花溪裏花多處，爲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鷗飛盡，樹壓村橋馬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

趙鴻《杜甫同谷茅茨》 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勒舊山隅。

又《栗亭》 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

司空圖《退居漫題七首》五 詩家通籍美，工部與司勳。高價雖難敵，微官偶勝君。

鄭谷《蜀中貴海棠》 濃澹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杜工部居西蜀，詩集中無海棠之題。）

羅隱《經耒陽杜工部墓》 紫菊聲香覆楚醪，莫君江畔雨蕭騷。旅魂自是才相累，閒骨何妨塚更高。騄驥喪來空蹇蹶，芝蘭衰後長蓬蒿。屈原宋玉鄰君處，幾駕青螭緩鬱陶。

裴説《經杜工部墳》 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淸。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悒怏寒江上，誰人知此情。

賈休《讀杜工部集二首》 造化拾無遺，唯應杜甫詩。豈非玄域藁，奪得古人旗。日月精華薄，山川氣概卑。古今吟不盡，惆悵不同時。甫也道亦喪，孤舟出蜀城。彩毫終不撅，白雪更能輕。命薄相如命，名齊李白名。不知耒陽令，何以葬先生。

牛嶠《登陳拾遺書臺覽杜工部留題慨然成詠》 步出縣西郊，攀蘿登峭壁。行到藥珠宮，暫喜拋火宅。羽帔請焚脩，霜鐘扣空寂。山影落中流，波聲吞大澤。北廂引危檻，工部曾刻石。辭高謝康樂，吟久驚神魄。拾遺有書堂，荒榛堆瓦礫。二賢間世生，垂名空煊赫。逸足擬追風，祥鸞已鎩翮。伊餘誠未學，少被文章役。興來揮兎毫，欲競雕弧力。雖稱含香吏，猶是飄蓬客。薄命値亂離，經年避矛戟。今來略倚柱，不覺衝暝色。袁安憂國心，誰憐鬢雙白。

釋齊己《弔杜工部墳》 鵬翅蹋於斯，明君知不知。域中詩價大，荒外土墳卑。瘴雨無時滴，蠻風有穴吹。唯應李太白，魂魄往來疲。

又《次耒陽作》 遶岳復沿湘，衡陽又耒陽。不堪思北客，從此入南荒。旦夕多猿狖，淹留少雪霜。因經杜公墓，惆悵學文章。

孟賓于《耒陽杜公祠》 南遊何感思，更甚葉繽紛。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弔君。

徐介《耒陽杜工部祠堂》 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作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頹垣。

王禹偁《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于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

宋祁《和賈相公覽杜工部北征篇》 唐家六葉太平龍，宮豔醉骨恬無憂。阿犖詬天犂華出，模糊戰血腥九州。乾瘡坤痍四海破，白日殺氣寒颼颼。少陵背賊走行在，採稻拾橡塡飢喉。眼前亂離不忍見，作詩感慨陳大猷。北征之篇辭最切，讀者心隕如摧輈。莫肯念亂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憤氣鬱屈蟠長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來顚倒皆廟謀。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燼悲崑丘。相君覽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眞詩流。前王不見後王見，願以此語貽千秋。

歐陽修《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

豪，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張方平《讀杜工部詩》 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連海張鵬翅，追風騁驥毫。三春上林苑，八月浙江濤。璀璨開蛟室，幽深閉虎牢。金鼎神鼎重，玉氣霽虹高。甲馬屯千隊，戈船下萬艘。吳鉤銛莫觸，弊彀巧無逃。遠意隨孤鳥，雄筋學六鼇。山嚴周廟肅，頌美孔圖褒。世亂多羣盜，天遙隔九皋。途窮傷白髮，行在窘青袍。憂國論時事，可功去諫曹。七哀同谷寓，一曲錦川遨。妻子飢寒累，朝廷戰伐勞。倦遊徒右席，樂善伐干旄。舊里歸無路，危城至輒遭。行吟悲楚澤，達觀念壯濠。逸思乘秋水，愁腸困濁醪。未陽三尺土，誰爲剪蓬蒿。

又《讀杜詩》 杜陵有窮老，白頭惟苦吟。正氣自天降，至音感人深。昭回切雲漢，曠眇包古今。萬壑入溟海，一枝成鄧林。掩抑鬼神泣，寂寥星月沈。珠憑罔象得，玉看晶采尋。穰穰豐年穀，磊磊殊方琛。病源問岐伯，兵略須淮陰。流寓四方路，浩蕩平生心。每覽述懷篇，使我清淚淫。

張伯玉《讀子美集》 寂寞風騷主，先生第一材。詩魂躪斗壁，筆力撼蓬萊。運動大樞杓，奔騰地軸摧。萬蛟盤險句，千馬夾雄才。勢走岷峨盡，辭含混沌來，剖山無鵲行，傾甑盡龍媒。薦擢誇三賦，飄零放一盃。艱難行蜀道，感激上燕臺。日月兵前沒，江湖笑裏開。獨吟千載後，肝膽洗塵埃。

韓維《讀杜子美詩》 寒燈熠熠宵漏長，顛倒圖史形勞傷。取觀杜詩盡累紙，坐覺神氣來洋洋。高言大義輕比重，往往變化安能常。壯哉起我不暇寐，滿座歎息喧中堂。唐之詩人以百數，羅列衆制何煌煌。太陽垂光燭萬物，星宿安得舒其芒。讀之踴躍精膽張，徑欲追躡忘愚狂。徘徊攬筆不得下，元氣混浩神無方。

劉敞《編杜子美外集》 少陵詩筆捷懸河，亂後流傳簡策訛。樂自戴公全廢壞，書從魯壁幸增多。斯文未喪微而顯，吾道猶存嘯也歌。病肺悲愁情自失，苦吟時復望江沱。（子美詩云：「病肺卧江沱。」予亦有此疾。）

又《寄王二十》 先借王《杜集外集》，會疾未及錄。近從吳生借本，增多於王所收。因悉抄寫分爲五卷，又爲作序，故報之。　昔借君家杜甫集，無端卧疾不曾編。近從霅上吳員外，復得遺文數百篇。夫子刪詩吾豈敢，古人同疾意相憐。（子美亦有肺疾也。）新書不惜傳將去，悵望秦城北斗邊。

王安石《杜甫畫像》 吾觀少陵詩，爲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蹇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畫，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王令《讀老杜詩集》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自是古賢因發憤，非關詩道可窮人。鐫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寂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冢未江濱。

蘇軾《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眞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麋鬨人亡鹿，淚翻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皋。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槽。迂疏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把旌旄。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鮪濠。恨我無佳句，時蒙送白醪。殷勤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蘇轍《和張安道讀杜集（用其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喜力豪。近世無沈宋，前輩蔑劉曹。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構牢。龍騰非有迹，鯨轉自生濤。浩蕩來何極，雍容去若遨。壇高眞命將，鼙亂始知鼙。白也空無敵，微之豈少褒。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鄜畤逃。妻孥隔豺虎，關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艘。投人慙下舍，愛酒類東皋。漂泊終浮梗，迂疏濁釣鼇。誤身空有賦，揜脛惜無袍。卷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相如元並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憑公付濁醪。

黃庭堅《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 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帝閽悠邈開關鍵，虎穴深沉樣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潛知有意升堂室，獨報遺編校舛差。

孔平仲《題老杜集》 《七月》《鴟鴞》乃至此，語言閎大復瑰奇。直侔造物并包體，不作諸家細碎詩。吏部徒能嘆光燄，翰林何敢望藩籬。讀罷還看有餘味，令人心服是吾師。

秦觀《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卑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衰衰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米芾《讀杜甫集》　少陵平生飢，乃以醉飽死。惜哉斯人窮，四海無寄趾。後傳水仙召，牛渚花相比。神怪反愛才，時人乃封豕。遺文何崛奇，岱輿爭屬鼎。貫穿破九流，突兀撐一氣。自嘆萬古名，寂寞身後事。此老遑遑心，懸鶉破無裏。我行自嘉禾，歇卧一篷底。烈曦畏俄中，開卷爲磨洗。

晁說之《杜詩》　古人愁在吾愁裏，庾信江淹可共論。孰似少陵能歎息，一身牢落識乾坤。

惠洪《次韻謁子美祠堂》　心許房次律，神交郭元振。人品如奇峰，橫秋聳孤峻。筆陣工斫伐，忠義見詞刃。仕如上瀨船，饒力挽不盡。酒狂謗嚴武，登高叫虞舜。大愛淮南王，甘作天廚擯。死猶遭謗誣，謂坐酒肉饉。荒祠叢篠間，下瞰湘流浚。夫子縛宮貴，高韻洗驕吝。詩清如玉珮，中節含溫潤。並轡揖此老，讓驅不肯進。嗟予固瞠若，卻立那敢瞬。

周紫芝《次韻庭藻讀少陵集》　李杜文章萬丈高，就中詩律少陵豪。風流自足渠家事，奴僕從來可命騷。濯錦江頭把一杯，碧雞坊口草堂開。十年劍外無相識，黃四娘家幾度來。玉燭初調大曆年，先生偶脫萬兵前。誰教蚤獻千金賦，可得看囊更有錢。

李綱《讀四家詩選》四　杜陵老布衣，飢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咤。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使居孔氏門，寧復稱賜也。殘膏與賸馥，霑足沾丐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爲亞。

又《五哀詩・唐工部員外郎杜甫》　子美以詩鳴，古今無對手。當時謫仙人，長句頗先後。精深律切處，故自非其偶。而況郊島徒，何敢窺戶牖。有如登岱宗，衆山皆培塿。又如觀武庫，劍戟靡不有。高辭媲邱墳，古意豪蚪蚪。蒼蒼雪中松，濯濯風前柳。雲煙紛捲舒，雷電劃奔走。澹然衆態俱，沾丐隨所取。平生忠義心，多寓詩中剖。憂國與愛君，誦說不離口。飢寒窮衣食，容貌村野叟。自以稷契期，此理人信否。中興作諫臣，戎馬方踐蹂。上疏救房琯，亦足知素守。一跌不復振，造物意豈苟。欲使窮吟哦，專志如矇瞍。辛苦盜賊中，妻子或顛仆。布衾冷如鐵，晨餐乏升斗。冒雪剸黃精，呼兒理漁笱。蕭條秦隴間，不廢詩千首。依嚴遂入蜀，幕府備賓友。草堂浣花溪，頗復事南畝。亂離又飄泊，羣若喪家狗。雲安麴米春，巫峽風土陋。扁舟下瞿塘，留滯湖湘久。家事竟何成，丹訣空繫肘。淒涼耒陽縣，醉死竟坐酒。雖煩微之銘，不返鄂杜柩。誰將樽中涤，一酹泉下朽。詩篇垂琳琅，長作蛟龍吼。

曾幾《李商叟秀才求齋名於王元渤以養源名之求詩》二　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論淵源師友，他時派列江西。

鄭剛中《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牢落長安賦就時，青苔到榻有誰知。年踰四十猶無祿，筆下千篇祇有詩。風雨飄零長是客，干戈悲梗獨憂時。平生愛作驚人句，博得如今杜拾遺。

鄭樵《秋水歌（效少陵）》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山中草木盡號呼，江外魚龍輕虛擲。既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蓋蝦共枕席。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蘿薜。

王十朋《登詩史堂觀少陵畫像》　萬丈光芒筆有神，兩眉猶帶舊酸辛。殘杯不復隨肥馬，賸馥端能丐後人。夔子江頭吟處景，杜鵑聲裏拜時身。敬瞻遺像觀詩史，一酹雲安麴米春。

又《州宅雜詠・詩史堂》　誰鐫堂上石，光焰少陵章。莫作詩人看，斯文似子長。

又《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吕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塤應篪。流落劍南，厥聲益馳。暮年製作，莫多如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焰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詩。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姜特立《讀杜子美集》　巴蜀勞重往，荆湘無定居。宦情常造次，行槖屢空虛。宮闕煙塵外，江村盜賊餘。弟兄蹤跡斷，妻子信音疏。生理那堪說，窮愁自掃除。千篇比金玉，萬卷是畜畬。軒輊齊梁後，憑陵漢魏初。嚴公俄旅櫬，岳土亦烟墟。一世唯漂泊，平生可歎吁。高名天所靳，此理復何如？

又《子美》　倉卒來西蜀，間關避北胡。維舟錦江上，卜宅少城隅。藥市橋春過，江村酒夜沽。風騷天不靳，故遣走荆吳。

陸游《讀杜詩》 城南杜五少不羈，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孫子，熟視嚴武名挺之。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嗟咨。

又 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常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

楊萬里《類試所戲集杜句跋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 有客有客字子美，日糴太倉五升米。錦官城西生事微，盡醉江頭夜不歸。青山落日江湖白，嗜酒酣歌拓金戟。語不驚人死不休，萬草千花動凝碧。穉子敲針作釣鉤，老夫乘興欲東遊。巡簷索共梅花笑，還如何遜在揚州。老去詩篇渾漫與，蛺蝶飛來黃鸝語。往時文采動人主，來如雷霆收震怒。一夜水高數尺強，濯足洞庭望八荒。閶闔晴開訣蕩蕩，安得仙人九節杖。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脫身事幽討。下筆如有神，汝與山東李白好。儒術於我何有哉，願吹野水添金杯。焉知餓死塡溝壑，如何不飲令心哀。名垂萬古知何用，萬牛回首丘山重。

又《與長孺共讀杜詩》 病身兀兀腦岑岑，偶到兒曹文字林。一卷杜詩揉欲爛，兩人齋讀味初深。斲肝枉卻期千載，漏眼誰曾更再尋。筆底姦雄死猶毒，莫將饒舌泄渠心。

李洪《九日效少陵體》 異縣黃花節，愁邊白髮生。茱萸朝士賜，粔籹楚鄉情。鴻雁何時到，霾霖未肯晴。今朝一杯酒，獨酌似淵明。

陳藻《誦少陵詩集》 麻鞋奔走杜陵翁，卧盡風帆兩驛中。天也不愁窮餓殺，年年催促要詩工。

楊冠卿《讀杜工部集》 平生忠義不忘君，末路升沈付九原。千古神交眞末泯，一時人事可重論。摩挲醉眼朝廷在，消息他鄉弟妹存。獨閱遺編堪墮淚，秋窗燈火雨昏昏。

趙蕃《枕旁有杜集看其行役諸詩有感復書》 既將取詩名，先應歷詩窮。不見杜陵老，飄轉一生中。世學汝不嗜，而顧思此工。豈惟人汝憎，造物且見攻。無須歎苦絕，甑倒與囊空。

林正大《酹江月（括杜工部醉時歌）》 諸公臺省，問先生何事，冷官如許？甲第紛紛粱肉厭，應怪先生無此。道出羲皇，才過屈宋，空有名垂古。得錢沽酒，忘形欲到爾汝。好是清夜沈沈，共開春酌，細聽簷花雨。茅屋石田荒已久，總待先生歸去。司馬子雲，孔丘盜跖，到了俱塵土。不須問此，生前杯酒相遇。

又《一叢花（括杜工部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落井眼花圓。汝陽三斗朝天去，左丞相鯨吸長川。瀟灑宗之，皎如玉樹，舉杯望青天。長齋蘇晉愛逃禪，李白富詩篇。三杯草聖傳張旭，更焦遂五斗驚筵。一笑相逢，衙杯樂聖，同是飲中仙。

又《聲聲慢（括杜工部麗人行）》 暮春天氣，爭看長安，水邊多麗人人。意遠態濃，肌理骨肉輕勻。繡龍衣裳照映，盡蹙金、孔雀麒麟。誇榮貴，是椒房雲幕，恩寵無倫。簇簇紫駝翠釜，間（去聲）水精盤裏，縷鱠紛綸。御送珍羞，夾道簫鼓橫陳。後來賓從雜遝，認青鸞、飛舞紅巾。扶下馬，似楊花、翻入錦茵。

李壁《過漢州留房公湖一日戲和少陵韻二首》二 子美來湖上，篇篇只愛鵝。芹午惟有此，佳處總無多。竹徑縈新築，荷池引舊波。不應慳五字，共和有陰何。

韓淲《仲至看杜詩分古語妙語老語甚精微》 刺骨分三語，刳心就一編。古來雖簡短，妙處實綿延。飛動徐陳外，淋漓劉柳邊。泉溪有底急，老乃更精研。

蘇洞《夜讀杜詩四十韻》 夜讀老杜詩，如對老杜面。此翁歷艱難，往往詩中見。曩吾游川蜀，所恨年數淺。草堂闃無人，正在成都縣。斷碑蝕苔蘚，捫讀知幾遍。尋思隱其下，終日弄書卷。庶幾平生心，所得未應倕。親庭宦行在，歸計乖初願。言瞻浣花里，扈水乃缺獻。人間畫圖樣，皮骨怪豐腴。京華四十載，褐短更驢蹇。至今彼堂上，脣綻齒微現。獨餘雙眸子，利若秋江剪。因何太瘦生，貧賤恐不免。未陽一憐炙，飲食知味鮮。後人美肴膳，出語穢蝦蚓。那知獨角龍，妙用天行健。至其得意處，力斡造物轉。神雷破潛穴，霹靂飛雨片。武夫荷戈戟，颯沓旗鼓偃。蛟鼉呿波浪，宗廟羅敵冕。鞭車南平陣，梯磴忽絕巘。又如虛空內，一氣互游衍。有足恣馳驅，不行渠自遠。蒼茫鬼神會，慘慘顏狀變。春榮與秋悴，時節隨晦顯。鳳鳴朝陽桐，諸鳥徒巧囀。《關雎》樂不淫，《小弁》親不怨。此身付天地，寧作青紫槚。低頭向嚴武，陵辱非所便。百年稟忠孝，句法老益練。君看夔州作，大冶金百鍊。麟經示褒貶，比物足懲勸。

蜀山上摩天，蜀水下如線。山川蘊精異，翁句麗而典。荒郊夜徂半，廟巷聞驚犬。分明夢見翁，握手一笑倩。殷勤得軟語，意若深予眷。文章致隆貴，嗤點到羣彥。何當同宗文，相與攜筆硯。

又《夜讀老杜星月詩二十首》 肺胃清如洗，翛然二十詩。月星連北斗，冰雪遶南枝。煮壑充茶椀，烹龍送酒巵。杜陵天上語，舉世幾人知。

徐照《杜甫墳》 耒陽知縣非知己，救危無蹤豈忍聞。若更聲名可埋沒，行人定不弔空墳。

杜旃《讀杜詩斐然有作》 王澤久淪浹，正聲皆雅言。白川忽西流，奇黃雜犧樽。騷經吹死灰，明燭日月昏。綺麗兆建安，淳古還開元。夫子握元氣，大音發胚渾。明婁失毫芒，神犧隘乾坤。再變六義彰，一日五典□（廟諱）。上該周南風，下返湘水魂。仲尼不容刪，餘子何足吞。五季兵戈繁，嘲嘶蟲鳥喧。頹波既瀰漫，新奇尚西崑。吻喙生譏評，神鬼懷憤冤。王蘇發醯甕，黃陳窮河源。煌煌百年間，後學同推尊。時時或嘗鼎，往往猶戴盆。倣摹惑銅盤，箋釋訛金根。顧子小子旃，獨受罔極恩。神融淚交墮，思苦心屢捫。相望五百載，如接顏色溫。爐冶無停工，況復忝諸孫。斯文誠儻存，庶以起九原。

戴復古《杜甫祠》 嗚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漲。文章萬丈光，不隨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堯舜上。時號弗我與，屹然抱微尚。干戈奔走蹤，道路飢寒狀。草中辨君臣，筆端誅將相。高吟比興體，力救風雅喪。如史數十篇，才氣一何壯。到今五百年，知公尚無恙。麒麟守高阡，貂蟬入畫像，一死不幾時，聲迹兩塵莽。何如耒陽江頭三尺荒草墳，名如日月光天壤。

史彌寧《讀杜詩》 滿地干戈老獻逢，酒杯詩卷托孤忠。自從風雅離騷後，數到而今無此翁。

王邁《夜讀杜詩契心喜成》 夜永如年眠較遲，寒聲鼎鼎薄書幃。靜看香篆縈茶椀，細嚼檳榔當酒巵。詩卷一開明病眼，騷人千載契心期。偶逢會處點頭笑，早被燈花聖得知。

方岳《除夜》二 莫嫌工部太侵尋，老杜稱呼直到今。我但六年難改口，不知老杜更年深。

劉敞《杜工部》 禾黍秋深泣亂離，盡將歲月付於詩。天高有語雲羅隔，夜半無眠神鬼知。心抱孤忠生已晚，身逢多難死應遲。自從大雅收聲後，賴有篇章續《楚辭》。

姚勉《先賢八詠・杜甫吟詩》 平生忠義心，一飯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願君堯舜唐。

汪元量《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 少年讀杜詩，頗嫌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書生挾蠹魚，流行萬里道。朱顏日以衰，元髮日已老。耿耿不圓卿，寧方自爲皁。舉目無寸親，憂傷入懷抱。炎天冷如冰，磧地不生草。我馬跑沙石，我飢面蒼旻。人馬不相離，凍死俱未保。何當回白日，陰雲盡一掃。

何夢桂《岳帥降筆命作畫屏四景詩》 飯山吟得兩肩癯，破帽東風白髮微。好是春衣多典卻，醉來騎得蹇驢歸。（右工部遊春）

周密《清平樂・杜陵春遊圖》 錦城春曉，巷陌芳菲早。可是杜陵人未老，日日酒迷花惱。 歸鞭困倚芳醒，醒來還有芳吟。人與杏花俱醉，春風一路聞鶯。

文天祥《西昌倪氏有山谷書杜陵山水圖障歌作江山堂堂廢其後人以黃書求題跋感慨一絕》 杜二已無黃九去，長歌大字落江山。白年風物今何似，春水晚煙飛白鷳。

又《讀杜詩》 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采（疑是耒字之誤）江如酒何！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

鄭思肖《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圖》 雨捲風掀地欲沈，浣花溪路似難尋。數間茅屋苦饒舌，說殺少陵憂國心。

蔣捷《賀新郎（檃括杜詩）》 絕代幽人獨。掩芳姿、深居何處，亂雲深谷。自說關中良家子，零落卿依草木。世喪敗，誰收骨肉。輕薄兒郎爲夫婿，愛新人、窈窕顏如玉。千萬事，風前燭。 鴛鴦一旦成孤宿。最堪憐、新人歡笑，舊人哀哭。侍婢賣珠回來後，相與牽蘿補屋。漫採得、柏枝盈掬。日暮山中天寒也，翠綃衣、薄甚肌生粟。空斂袖，倚修竹。

張炎《南鄉子・杜陵醉歸手卷》 晴野事春游，老去尋詩苦未休。一似浣花溪上路，清幽，煙草纖纖水自流。 何處偶遲留，猶未忘情是酒籌。童子策驢人已醉，知不？醉裏肩攢萬國愁。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

城壘，爭奈微之識碔砆。

方回《秋晚雜書三十首》一九　竊嘗評少陵，使生太宗時。豈獨魏鄭公，論諫垂至茲。天寶得一官，主昏事已危。脫命走行在，窮老拜拾遺。卒坐鯁直去，漂落西南陲。處處苦戰鬬，言言悲亂離。其間至痛者，莫若《八哀詩》。我無此筆力，懷抱頗似之。

趙孟頫《題范蠡五湖杜陵浣花》二　春色醺人苦不禁，蹇驢馱醉晚騎騎。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

尹廷高《奕山值寇讀杜詩有感》　杜曲衣冠盡，羣兇轉跳梁。疏林巢燕雀，空谷鬬豺狼。衣濕彭衙雨，砧敲楚岸霜。年荒難自給，拾橡當餱糧。

洪希文《讀杜拾遺老瓦盆戲作》　此翁坦率性，長享甕頭春。觴客終頹玉，傾人懶注銀。干戈塵世淚，風月草堂身。賴爾有蘇鄭，情親不厭貧。

劉基《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少陵昔避亂，賃屋西枝村。卜鄰得贊公，聊可與晤言。四圓鬬豺虎，烟塵塞乾坤。中宵望北辰，慘戚衰老魂。我今亦漂泊，不得歸本根。感此一太息，欲語聲復吞。

方孝孺《題萬間室》　少陵老翁餓瀕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廣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笑嗔。侯城小儒愚獨甚，不敢嗔笑謂公之意厚且眞。古來致亂皆有因，大臣固位謹持祿，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子女玉帛驕里鄰。安危得失百不知，更儕膏腴便利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也珍羞綺席歌舞燕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視鄙夫儉子辟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爲，嫉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意世獨少，蹈翁之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贊皇天之闕變調寒暑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極世之功均。吾爲孔子徒，忍淚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間，坐覺宇宙亭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修復孔業爲世開昏鬧。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關有子厚洛有伯淳，羣公近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嘆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爲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爲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卷，洗濯鄙胸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嫗。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嘆之俗若去寒沍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爲雅頌歌聖神，再見中國大治同周殷。

胡儼《閱杜詩漫述》　閒閱老杜詩，懇懇得佳趣。雖復率爾爲，玄酒有眞味。倉皇侍從時，流落艱虞際。百年朋友交，萬世君臣義。吐辭輒驚人，引物動連類。虞廷簫韶奏，周廟瑚璉器。鯨翻碧海波，月照珊瑚樹。勇決龍虎爭，冥搜鬼神避。千花與萬卉，各鬬春光媚。嫠婦及孤兒，共灑淒涼淚。丹山翔鳳凰，赤汗騁騏驥。氣排嵩華高，力救風雅墜。殷勤覆契心，漂泊生涯寄。斯人已云亡，遺編獨傳世。寥寥宇宙間，詩史孰能繼？餘波漾晴川，蘭苕鳴翡翠。

陳獻章《弔杜公墓》　裸葬不葬等悠悠，有生無生名可留。壽遲殤子千年在，文與江河萬古流。天借人心昭日月，山藏廟貌自春秋。拾遺苦被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

謝榛《杜甫墓》　洞庭昔返楚天魂，孤塚千年失子孫。蜀道悲歌今不見，暮雲愁色滿中原。

李贄《讀杜少陵(二首)》　少陵原自解傳神，一動鄉思便寫眞。不是諸公無好興，縱然興好不驚人。　困窮拂鬱憂思深，開口發聲淚滿襟。七字歌行千古少，五言杜律是佳音。

陳繼儒《讀少陵集》　兔脫如飛神鶻兒，珠沈無底老龍知。少年莫漫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王嗣奭《夢杜少陵作》　青蓮號詩仙，我翁號詩聖。仙如出世人，軒然遠泥滓。在世而出世，聖也斯最盛。詩祖三百篇，我翁嫡孫子。詩豪立如林，雙鞬視翁指。嗟予倫壞蟲，何緣夢見翁。草堂留古色，簷花落輕紅。典衣易斗酒，雄談凌霄虹。覺來聲欬在，山寺鳴晨鐘。起牀訝餘輝，初旭破昏蒙。翁今在何所，脉脉精靈通。賤質若頑石，未諗堪磨礱。

又《杜臆脫稿覆閱漫題》　佳句死就憐性癖，晚看律細倍情眞。劍門巫峽經行地，到處傷心憂國人。論事迂疏唐史陋，(《新唐書》論公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逢時轗軻皇天仁。學詩聞道企游夏，鍊世得仙輕惠詢。蒿里重來遺憾少，草堂一夢晤言親。已招覆契作前輩，應許偶翁爲後身。

袁宏道《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絕塞。古人道不及，公世補其廢。化工

有遺巧，代之以覆載。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紛紛學杜兒，伺響任鳴吠。入山不見瑤，何用拾瓊塊。

鍾惺《夜聞杜詩》 束髮誦少陵，鈔記白相續。閒中一流覽，忽忽如未讀。嚮所覿面過，今焉瞥心目。雙眸燈燭下，烱烱嚮我矚。雲波變其前，後先相委屬。淺深在所會，新舊各有觸。一語落終古，縱橫散屢足。

朱舜水《杜子美像贊》 唐以聲詩取士，凡掖庭永巷、嬪嬙歌妓、伶官教坊之所歌舞肄業，皆是物也。其雋者，譜之絃管，奏之燕私，天子聞其歌而想見其人，不啻《子虛》之於相如也。工部詩爲古今絕唱，宜其青錢萬中矣，而當時不能博一第。豈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而不必盡係乎其才耶！若然，則是時爲之主司而按劍者，均可以無罪。而先是民謠有「糊心存撫使，瞇目聖神皇」，又何說也？至今膾炙人口，獨據詩壇之上，千年以來，未有能與之爭旛鼓者，又何也？此一小技耳，猶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況乎其爲聖人之道，窮通得喪，治亂否泰，足關乎天下萬世者！

屈大均《杜曲謁子美先生祠》 城南韋杜滻川濱，工部千秋廟貌新。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陂前鳥弄春。稷契平生空自許，誰知詞客有經綸。

傅山《讀杜詩偶書》 杜老數太息，黎庶猶未康。此輩自芻狗，徒勞賢者旛。追憶甲申前，日夕盼鑾輦。只今死不怨，熙熙寶慶楊。皮業自應爾，天地有大綱。小仁無所用，故林何必嘗。所悲數奔竄，奔竄復何妨。宴安不可懷，仰屋無文章。有恨賦不盡，頗異江生腸。

又《枯木堂讀杜詩(直隸崇文門外圓教寺)》 詩王聲伽文，詞人亂佛子。雲山花鳥逢，眼耳心手以。高才一觸磕，直下道者是。好手擬中的，活語被參死。壯嚴非莊嚴，不似乃眞似。可憐無寸心，得失傍故紙。非非法非法，一燈室則邇。

金聖嘆《可惜(擬杜少陵)》 花汝有何恨，連朝力疾飛。不愁鑄罄盡，可惜興全非。子美篇篇老，陶潛頓頓飢。遲生又千載，惆悵與誰歸！

杜濬《懷山堂論詩》二 孟氏忘周欲王齊，平生所學是何詩。田完有世寧曾論，管仲爲人豈易知。雲漢移民殊鑿鑿，春秋繼作亦皦皦。只緣錯答宣王問，却被襄陽杜甫嗤。

徐增《咏杜》 詩史《春秋》筆，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晚年律更細，獨立自蒼茫。

宋琬《同歐陽介菴拜杜子美草堂》 少陵栖隱處，古屋鎖莓苔。峭壁星辰上，驚濤風雨來。人從三峽去，地入七歌哀。欲作招魂賦，臨流首重回。

魏裔介《讀杜子美詩》 古作多蔚跂，茲編實云聖。盥手展縹帙，肅然起恭敬。世人誦公詩，擷芳資游泳。我誦見公心，楷模性情正。救琯雖云非，其意實孤勁。一躓不復收，驊騮終遠屏。有語不忘君，愴怛忠愛盛。飄泊蠶叢間，欃槍長鑱柄。路阻豺虎多，身傍干戈橫。燦燦浣花詞，磊磊夔州詠。百年歌獨苦，斯語淚如迸。放舟夷陵後，潦倒春華競。天困萬古胸，抒發鴻濛性。陶冶不可窮，世秉詞伯政。讀之浹數句，高齋風雨併。既哭復還歌，枕籍以爲命。斯人竟已矣，怒焉心如恫。

又《癸丑春申鬼盟寄我杜子美像大名道孔心一寄我杜詩鈔喜而有咏》 既獲子美像，又得杜詩鈔。拜像慰吾心，讀詩締石交。憶昔天寶歲，安史並咆哮。河朔堅城破，鋒鏑過函崤。公起居諫職，救琯謫草茅。漂泊至西蜀，涕泣落山坳。鹽車厄驟駰，涔蹄困龍蛟。如何忠義性，百死不可拋。惜哉不再用，幕府老江郊。

又《咏杜》 老杜才名高萬丈，誰云刪後更無詩。此豈人力之所爲，山川風雨發其姿。玲瓏刊盡琅環秘，饑寒迫出奇崛詞。文章自不關花鳥，性命深沉乃出之。亦知不祥造物忌，原非富貴飲啄資。但快狂歌啄三尺，安問令名垂來茲。

鄭日奎《讀少陵集》 三百已遠王迹熄，詩事大成誰爲集？天恐風雅遽中微，特生杜陵老布衣。眞宰含悲洩太古，元氣茫茫恣所取。濺除塵翳斬荆榛，爲經爲騷復爲史。河山日月本平平，一觸此老奇趣生。心計驅使從豪變，淋漓墨汁皆崢嶸。饑貧百折氣不阻，猶託微詞存國是。忠愛居然三百遺，豈特宗風紹乃祖。古今作者代不同，都來涵孕神明中。一語縱橫散屢足，得其爪距皆稱雄。歎我研尋猶未得，蟲魚瑣瑣紛空積。擬焚灰燼副以青，頻飲令吾腸胃易。

尤侗《七思·杜工部甫》 我思杜工部，流離天寶末。戎馬瀰陵原，風雨瞿唐峽。苦死憶妻孥，餘生戀宮闕。採橡自行歌，青春悲白髮。

王夫之《耒陽曹伯實翁丈招同陳耳臣廣文訪杜少陵故墓》 孤城斜日射荒丘，華表蒼煙對荻洲。郢樹秦城悲弟妹，天清野曠弔孫劉。傷心素旐陳濤

恨，回首寒砧白帝秋。莫向江湖怨飄泊，人間還有水西流。

汪琬《杜少陵像贊（并序）》 鄢陵梁子曰緒爲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於時。顧其閒居爲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先生愛君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矣。然當其間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有議論豐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琯罷相，薦岑參而外，寥寥無所建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及考先生詩有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其所謂一飯不忘君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不足道，以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不免於漏失，豈不大可歎耶！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其事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爲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迍邅，感激塡膺。有志不逮，發爲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蓄，莫測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此。不得其形，況乃神似！上者陵競，下者剽賊。厖根於中，無詞奚益？嶽嶽梁子，正色在廷。不詭不隨，鷙擊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心，異世維鈞。爰繪斯像，以示末學。有容秩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是用仰止。纘言作贊，敬告詩史。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 三唐作者細如毛，杜老波瀾一代豪。吟到安時殊細膩，體當拗處更風騷。　汶上相逢殊蔚跂，鄭公樗散太委佗。飽吟此老七言律，字字公孫劍器歌。

王士禛《戲倣元遺山論詩絶句三十二首》 杜家箋傳太紛拏，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爲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　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會辛苦學妃豨。

又《潼川懷少陵》 返景下東津，扁舟涪水濱。女牆崩積雨，郡郭入荒榛。山夕烟花少，江流戰伐頻。飄零思弟妹，嗟爾杜陵人。

又《少陵臺》 不見杜陵叟，猶存杜甫臺。如聞石門路，曾共謫仙盃。平野蒼蒼合，浮雲故故來。岱宗青未了，彷彿六龍迴（時大駕祀泰山）。

又《少陵原工部祠》 少陵原下路，彷彿浣花村。猶似開元日，終南對國門。秦川空望眼，湘水與招魂。忍見桃花落，紅英穆綠罇。

蒲松齡《杜子美》 子美攜其妻，乞絲向市廛。韻哉章侍御，贈以夜飛蟬。雖固曠達無邊幅，毋乃恣肆近狂顚？拍岸大呼挺之子，三挂簾鉤幸不死。狂態眞與禰生同，幾何不遭鍛錫公！

查慎行《題杜集後二首》 此老原非諫爭姿，許身稷契復奚疑。可憐官馬還官後，徒步歸猶號拾遺。　漂泊西南且未還，幾曾萬目委時艱。三重茅底牀牀漏，突兀胸中屋萬間。

鷹鸇《沈侍御椒園於任城南池創建杜少陵祠徵詩紀事》 少陵游處剩空池，傑構任城始有祠。栗主應從許簿祀，酒樓合配沈光碑。繡衣風雅千年續，飯顆忠貞異代師。待我重來訪陳迹，蒲荒菱熟鷹深巵。

又《南池拜杜少陵祠》 太息杜陵叟，空垂萬古名。文章羈旅賤，身世腐儒輕。勝地跡猶在，荒池風自清。迎神有新曲，讀罷一含情。

鄭燮《御史沈椒園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書院，并作雜劇侑神，令歲時歌舞以祀》 御史驄馬行山東，馬蹄到處膏露濃。洗排泰岱礪鄒嶧，吹青漢柏秦皇松。少陵南池久寂沈，夕陽慘淡荒波紅。廟之祏之繪而塑，牢之饗之鼎以鐘。雕鐫鱗羽動筍簴，梁梠翬翮相飄沖。揮毫蘸墨作碑版，百金一字尤堅工。板橋居士讀不厭，卧看三日鋪秋茸。頗聞歲時虔禱祀，盪豬割雉陳蝦鱅。花梨青桃海鹽鹿，楊梅橘柚南枏封。以其餘閒作雜劇，燕姬越女黃娘蹤。相隨太白著宮錦，潞州別駕調羹虀。金元院本久退舍，秦簫湘瑟清魚龍。神靈飄飄侑而享，葦花之外雲之中。願從先生乞是劇，選伶徧譜琳琅宮。

劉大櫆《書杜少陵集後》 杜陵不復作，名字古今垂。西閣日長曝，草堂風又吹。平生多褊迫，半世足仳離。末契晚相託，還令年少疑。

愛新覺羅・弘曆《讀杜詩》 大雅止姬周，何人繼《三百》？卓哉杜陵翁，允擅詞場伯。歌謠寫忠懇，灝氣渾鬱積。李韓望後塵，鮑謝讓前席。緬想浣花溪，披讀仰高格。詩史非妄評，良足娛朝夕。

又《讀杜子美集有感》 男子妬名祿，女子妬顏色。古今坐此病，幾喪人家國。不惟庸衆流，英才每被惑。卓哉少陵翁，獨能秉謙德。當時言詩者，非甫則云白。觀其寄李詩，自謂如不及。其實菽粟言，何用誇奇特。茲人嗟已往，誰得其正脈？獨嘉不伐心，永言以爲式。

又《讀杜子美集》 太羹有至味，黃鐘具元音。之子誠忠愛，遺編足探尋。憂懷匡社稷，逸志託山林。諷讀消長夏，悠然獲我心。

又《杜詩》 杜詩於我有何緣，每一見之不忍捨。寒爲衰日可宜冬，暑作

雄風足消夏。於唐拔爾軼盧駱，在漢綽然媲班馬。清詞麗句空古今，一一皆從性中寫。嗚呼今而有其人，磬折吾當拜風下。

又《讀杜詩》 天地間自有元聲，於詩得者惟杜陵。一生出處可概見，千古詩史眞定評。水亭荷淨無暑到，試展讀之當快晴。尋聲攷格不可得，如風過水文自成。我思古人獲我心，挹之不竭意氣平。叔度汪洋亦如此，時月不見鄙吝生。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一一 少陵忠愛出天然，碧海鯨魚一氣旋。鼷鼠飲河才滿腹，幾曾窺見筆如椽。

趙翼《讀杜詩》 杜詩久循誦，今始識神功。不創前未有，爲傳後無窮。一生爲客恨，萬古出羣雄。吾老方沖逮，何由羿彀中。

錢大昕《杜文貞公祠》 森木鳴蟬八月涼，拾遺游跡未全荒。中書落筆才眞壯，賓客諸侯老更狂。直欲許身追稷契，何曾譚藝薄盧王。南池再拜瞻遺像，宛到成都舊草堂。

翁方綱《恩縣道中讀杜詩》 杜陵遺集最相關，行役披吟肯暫閒。此地更誰追德水（盧德水有《讀杜微言》），同來使我憶茶山（己卯秋與錢茶山司空過此論杜）。數篇尚自慚重寫（茶山有手錄諸家評杜一本，予己卯途間借鈔未完，故及之），萬本何曾及一斑（予有校本三種，只攜其二以行）。譬若岱宗瞻望切，依稀只在有無間。

李調元《謁杜少陵祠》 飄泊誰爲浩蕩遊，當年杜老此淹留。一朝詩史爲唐作，萬丈文光向蜀留。風雨茅祠仍見拔，雲烟瀼宅尚含愁。艱難我亦棲遲久，試問秋懷得似不？

黎簡《雜憶絕句十首寄故鄉諸子》一〇 諸公被花惱不徹，可似老杜獨顚狂。扶得詩成酒初渴，五雲裘上涴宮湯。

黃景仁《耒陽杜子美墓》 得飽死何憾，孤墳尚水濱。埋才當亂世，併力作詩人。遺骨風塵外，空江杜若春。由來騷怨地，祇合伴靈均。

孫原湘《讀少陵集感賦》 公昔天寶初，襄陽布衣子。卞璞屢遭刖，投賦延恩甔。艱難得微祿，率府逍遙耳。明年祿山反，喪亂從此始。作詩多苦音，忠憤常滿紙。語及君臣際，一代足詩史。生公千載後，頗慕公意旨。東南幸清宴，流亡免移徙。側聞秦蜀間，盜賊亦如蝨。將驕兵卒惰，糜饟兼折矢。天子屢下詔，掃除淨創痍。如何甫獻捷，又聽揭竿起。籌邊及牧羊，募勇或貸死。至尊獨憂勞，豈惟將帥恥。讀公至德詩，事異勢略似。誰能賦長謠，天聽豈勿邇。

席佩蘭《讀杜少陵入蜀詩》 滿地干戈隔故鄉，容顏老瘦鬢毛蒼。賊中辛苦歸來日，賸得乾坤一艸堂。

舒位《讀三李二杜集竟歲暮祭之各題一首》四 千秋一部盛唐詩，飯顆山頭戴笠時。八代起衰風雅變，百年多病別離遲。但從房杜論交者，豈有嚴公欲殺之？西蜀烽烟南嶽水，果然得失寸心知。（子美）

龔自珍《己亥雜詩》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魏源《寰海後（十首）》九 曾聞兵革話承平，幾見承平話戰爭。鶴盡羽書風盡檄，兒談海國婢談兵。夢中疏草蒼生淚，詩裏鶯花稗史情。官匪拾遺休學杜，徒驚絳灌漢公卿。

凌藝爾《杜詩註約跋長歌》 燕山之道伊何宜，滿眼飛塵莫透迤。奔馳顚躓豈復疑，嘆余離愁如調飢。憶自十四輕別離，行蹤飄泊日有思。荒烟衰草亦我詩，牢騷之意喻阿誰。況更雲路幔重帷，茸蒙荊棘不可披。凄凄鵷鳳兩翅垂，欲鳴不果借南枝。倉皇竟歲耽清醨，閒中簡冊時一窺。昔有杜甫運數奇，生平矻矻在天涯，愛君念國心獨危，百花潭水皆漣洏。性情眞摯無偏私，我讀遺草揚鬚眉。曠世相感忽在茲，起居坐卧深究推。研硃滴露頓忘疲，隱隱告我以嗟咨。竊嘆儒者如粱粢，負學擔道貴得時。明良相遇行坦夷，不行亦自安疏籬。無奈中原多豺貔，蕩平猶直沒蕪蘼。舉足杳然迷所隨，薄浮却逐東西陳。俯仰鬱鬱不安居，精光皓魄因有詞。屈原放逐文字遺，少陵心事詩傳之。古今感遇咸如斯，讀之三嘆寧獨台。獨憾千載災梨棗，箇中心事茫不知。我本孺子尚未髫，安敢切切自獻嗤。其如相感在念叩，丈夫有志立綱維。不怨不尤眞可師，忠愛之念由秉彝。慕生於感感生悲，特表眞性使漫漶，註之評之非我癡。

康有爲《避地檳榔嶼不出日誦杜詩消遣》 亂離日已久，憂思日已多，我欲托詩史，鬱結彌山河。每讀杜陵詩，感慨更摩挲：上念君國危，下憂黎元痾，中間痛身世，慷慨傷蹉跎。千篇仁人言，低諷長吟哦，幽居得物理，可以天倪和。如我腹中言，聞之嘆奈何，奔走世喪亂，辛苦道轗軻。我遇與之合，流離同一科。我官步後塵，工部冠同峨。便道子美詩，可作明夷歌。我詩可不作，

人應無我呵。登高覽大荒，披髮涕滂沱。吁嗟稷契願，故宜投世羅！

雜録

《順宗實録》卷五　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欷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

《唐闕史》卷下《韋進士見亡妓》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於潞，顏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衆寡其倫。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缺，妓隨筆鉛正，文理曉然，以是韋惑之。

《雲仙雜記・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攜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又《籠桶衫柿油巾》　杜甫在蜀者，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

又《惠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又《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

又《石斧欲斫斷詩手》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又《焚杜甫詩飲以膏蜜》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田況《古柏記》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浸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奇，人多暗誦。

《芍藥譜・後論》　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

黃庭堅《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

張元幹《倚竹圖》　《楚辭》凡稱美人與《古樂府》所謂妾薄命，蓋皆君子傷時不遇以自況也。好事者用少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使入圖畫，工則工矣，視小姑嫁彭郎，抑何以異？

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爲石笋。又《梁益紀》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即非也。或云古誓蜀之碑。舊說，昔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多拾得珠翠異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注《漢書》在儀鳳中，豈杜甫作詩時漢注未傳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見耶？或見而不以賢言爲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相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又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煖，妻子未忍殯殮。

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憂乎？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攷究。

《韻語陽秋》卷三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搖霹靂。」《贈盧琚》詩曰：「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又卷六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稆，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楦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木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容齋隨筆》卷一六　（和詩當和意）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於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誰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簨，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容齋續筆》卷六　（嚴武不殺杜甫）《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老學庵筆記》卷八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高文虎《夢花洲閒錄》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

肯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肯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耶！

《草堂詩話》卷一 《古今詞話》蜀人《將進酒》嘗以爲少陵詩，作《瑞鷓鴣》唱之。「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半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此詩或謂杜甫，或謂鬼仙，或謂曲詞，未知孰是？然詳味其言，唐人語也，首先有「嘗從漢梁王」之句，決非子美作也，況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楊曼倩何所據云？

魏了翁《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少陵詩帖》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利祿施於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古今人已之學之異，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抑未免稍徇流俗，以爲循誘之術乎？

《齊乘》卷五《亭館下》 歷下亭，（濟南）府城驛邸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爲勝絕。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又 鵲山亭，城北鵲山湖上。少陵詩序「登歷下員外新亭，亭對鵲山湖」者是也，今廢。

《錢注杜詩》卷一《贈衛八處士》注引 近時胡儼曰：「常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

朱鶴齡《與李太史論杜注書》 杜詩注則錯出無倫，未有爲之剪截而整齊之者，所以識者不能無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盡以爲子美之眞面目在是矣。然好異者失眞，繁稱者寡要，如「聊飛燕將書」，乃兩京初復，史思明以河北諸州來降，故用聊城射書事；今引安祿山降哥舒翰，令以書招諸將，諸將復書責之，此於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書「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暖氣色，尋便出土。」偽蘇注以豆子爲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贊公來秦州，已見豆熟。夫楊枝用佛書，豆子亦必用佛書，若云已見豆熟，乃陸士衡所譏挈瓶屢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曠原延冥搜」，曠原出《穆天子傳》，今妄益云：原崑崙東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爲覓鄭瓜州」，瓜洲見張禮《遊城南記》，今云鄭審大曆中爲袁州刺史，審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沒後乎？地理山川古蹟，須考原始及新、舊《唐書》、《元和郡縣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記》、《長安志》，以及近代書耳。「春風回首仲宣樓」，應據盛弘之《荊州記》甚明，今乃引《方輿勝覽》高季興事。季興，五代人也，季興之仲宣樓，豈即當陽縣仲宣作賦之城樓乎？「白馬江寒樹影稀」，白馬江，《地志》在蜀州，今崇慶州之白馬江是也。時子美在蜀州送韓十四，故云。今引《寰宇記》王僧達爲荊州，刑白馬祭江，不亦傎乎！「春城回北斗，鄧樹發南枝」，北斗，用斗柄東而天下皆春，非指長安城爲北斗形也。《史記》楚考王徙都壽春，命曰郢。壽春，唐鍾離郡，今鳳陽也。時韋氏妹從宦鍾離，故曰「鄧樹」，非指江陵之郢也。二句蒙上郎伯一聯，彼此分言，正是詩法。「回北斗」、「發南枝」，又貼切元日，今引柳詩「長在荊門鄧樹間」，豈可通乎？注子美詩，須援據子美以前之書，類書必如《類聚》、《初學》、《白帖》、《御覽》、《玉海》等，方可引用，今「師子花」、「卧竹根」，皆引《天中記》，《天中記》乃近時人所撰爾，況二注皆謬。「炙手可熱」，《兩京新記》可引，《萬廻傳》可引，崔顥詩亦可引，今乃引《唐語林》開成、會昌中語，彼豈以開成、會昌在子美以前乎？「人生五馬貴」，五馬雖無的證，然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可證太守五馬，漢時已有之；今却引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事，此何異流俗類書所收王羲之爲永嘉太守庭列五馬乎？以上特略舉其概，他若「黃河十月冰」、「三車肯載書」、「危沙折花當」，諸解皆鑿而無取，雖其說假託鉅公以行，然塗鴉續貂貽誤後學，此不可以無正者也。李善注《文選》，止考某事出某書，若其意義所在貫穿聯絡，則俟索解人自得之，此正引而不發之旨。黃山谷亦云：欲於欣然會意處略箋數語，終以汩沒世俗不暇，今人章爲之解，句爲之釋，已非達人所宜。況又桑牘不休，有專注《秋興八首》至衍成卷帙者，此何異唐人解「曰若稽古」四字，乃作數萬餘言，雖罄剡溪之藤書之，豈能竟乎？此又不可以無正者也。

裴虬

于邵《與裴諫議書》 閣下：昨日愚子皋謨起居迴，蒙以《放鷹》、《度隴》二賦及《宗儒銘》、《自發東甌至安南》諸作見示。隋掌明珠，忽蒙分惠，秦臺重璧，不問旁臨。是何衰暮，偶此殊觀，幸甚幸甚。自微言中絕，大義復乖，歷戰

國縱橫之後，遭亡秦煨燼之末，四始不作，斯文無紀。漢興，總輯馳騖，稍復詩騷之體，訖建安之間，皆可垂訓。風流更代，紛然殽雜，迨有高下，不可勝論，齊梁陳隋，乃至流遁矣。國家受命，煥乎文明，開元天寶，於斯爲盛。格高體正者，君臣之義，天人之際，畢備於斯矣。先覺後進，其誰間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所務者急，所貴者異，於過之則進，不過則墜，考之文章，東不流於海，南不集於江，萬方行紀，安可得哉！某性乏天假，學非專門，徒以菲薄少有，謬膺清切，特用潤色鴻業，頗承渥私，孤奉明恩，競速官謗。謫居之地，猶佐大藩，承府公廕庇，忝下榻清讌，風亭月觀，美景良辰，未嘗不接高興，陪嘯咏。雖唱高和寡，未能宏道，雲從風感，時賴起予。如此之眷者，如此之樂者，歲不我與，星迴四周，而不知老之將至，累之在已，餘生之幸，斯亦厚矣。閣下心無所負，神保其眞，冒南氣之炎鑠，泛重溟之湍悍，清光可鑑，素履惟精，雲天意長，復此與合，有足歡也。今網羅俊乂，渴日爲勞，明詔屢下，旁求四達，未有天生棟梁，而不構大廈，時遭霸王，而不先受器者也，在姑務修德而已。前宵之命，情實未盡，燭不見跋，露不稱晞，區區主人，有所慙遜，信宿而未獲拜賜者，實以沉瘵之故，且暮爲劇。況南面膏梧，北背瀟湘，歲聿云暮，於焉還客，心折骨驚，復何言哉。所得四卷，繕寫已畢，致之篋笥爲藏，馳遣皁隸送本，不復一一。

韓愈《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

《舊唐書・代宗紀》 （大曆）五年夏四月，玠據漳州作亂，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出軍討玠。

又《張建封傳》 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于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洗馬裴氏 曠，御史中丞，生鷗、虬。虬，諫議大夫。

《集古錄跋尾・唐裴虬怡亭銘》 【略】虬，代宗時道州刺史，韓愈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載其事。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 裴虬字深源，大曆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杜子美集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即虬也。

《八瓊室金石補正・怡亭銘》 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銘之。永泰乙巳歲，隴西李莒書。

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倘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無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予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驟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儛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又《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裴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蕭蕭秋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僚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缺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華燭蟠長煙。鵠鷺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又《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崔彧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南祖崔氏 融字文成，清河文公。生翹，禮部尚書，清河成公。生陵、同、巽、彧。彧，太子少詹事。

《唐詩紀事・李之芳》 字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也。

《唐尚書郎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七　司勳郎中，崔彧。

杜甫《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甫　李之芳　崔彧，全節人，官太子少詹事。）　愛客尚書貴，之官宅相賢（甫）。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表郎官瑞，堯看令宰仙（彧）。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數語敲紗帽，高文擲彩箋（之芳）。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彧）。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悽然（之芳）。

崔成甫

論　述

李白《澤畔吟序》《澤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業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書蓬山，再尉關輔，中佐於憲車，因貶湘陰。從宦二十有八載，而官未登於郎署，何遇時而不偶耶！所謂大名難居，碩果不食。流離乎沅湘，摧頹於草莽。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於清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聞之無罪，睹之者作鏡。書所感遇，總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姦臣之猜，常韜之於竹簡；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前後數四，蠹傷卷軸。觀其逸氣頓挫，英風激揚，橫波遺流，騰薄萬古。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興成他人，豈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揮涕，爲之序云。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崔成甫》　云是瀟湘放逐臣，金陵捉得酒僊人。相逢有句殷勤贈，把盞酣歌江水濱。

紀　事

《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崔公墓誌》

崔祐甫附記　僕射（指崔沔）之長子成甫，仕至秘書省校書郎，馮翊、陝二縣尉，乾元初年卒。

《有唐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贈尚書左僕射崔孝公墓誌》**崔祐甫附記**　孝公長子成甫，服闋，授陝縣尉。以事貶黜。乾元初卒于江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第二房崔氏**　崔沔，字若冲，太子賓客，清河孝公。沔生成甫、祐甫。

又《韋堅傳》　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略】于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滻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略】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爛亘數里，觀者山積。

《唐詩紀事・崔成甫》　開元末，長安令韋堅兼水陸轉運使，鑿潭望春樓下。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耶。其後得寶符于桃林，時成甫爲陝縣尉，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歌之。成甫又度之爲歌辭十闋，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丁紇反）體（都董反）紇那耶，紇囊得體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祥，改桃林爲靈寶縣，以韋堅爲陝郡太守，鑿新潭。潭成，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

藝　文

李白《贈崔侍御》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胸襟。

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君乃輶軒佐，予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扶搖應借力，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愁爲莊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

又《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略】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爲名公子，英才苦迍邅。鳴鳳託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蓮。

又《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遠訪投沙人，因爲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霄隔。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擲。晚從南峰歸，蘿月下水壁。卻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咫尺不可親，棄我如遺舄。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幃碧嶂開。登高望遠海，召客得英才。紫綬懼情洽，黃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即鏡中迴。遙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

又《遊敬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索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鴦羣，飲啄自鳴躍。夫子雖蹭蹬，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時來顧我笑，一飯葵與藿。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具劍，意許無遺諾。壯士不可輕，相期在雲閣。

又《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爲不繫舟。獨憐一雁飛南海，卻羨雙溪解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

又《酬崔侍御》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卧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

又《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玩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沾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挪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回橈。舍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爲之搖。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飆。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張誠

白居易《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於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於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年，贈大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禮，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於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搦管，沈嘆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辨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於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揭碑表，繼

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遊，而知其家事，故見託撰述，庶傳信焉。銘曰：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裴倩

權德輿《尚書度支郎中贈尚書左僕射正平節公裴公神道碑銘并序》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崇德報功，加恩飾終，與覆載照臨相爲用也。惟正平節公以愷悌文敏爲二千石尚書郎，人浮於食，位不配德，纂積後之緒業，貽克家之燕翼，流光裕蟲，爲代師式。乃元和二年夏五月，追命告贈爲尚書左僕射。孝本乎忠，榮生乎哀，用攄罔極，以刻金石云。公諱倩，字容卿，河東聞喜人。其先嬴秦同姓，因封受氏，魏晉已還，號爲多才，八賢方駕，百族歸重。自魏冀州刺史徽五代至中軍將軍雙虎，中軍五代至隋左光祿大夫皐朝贈涼州都督忠公仁基。忠公生皇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定襄金牙兩道節度行軍大總管贈太尉聞喜憲公行儉，公之曾祖也。憲公生皇光祿大夫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大學士贈太師正平忠獻公光庭，公之王父也。忠獻公生皇尚書祠部員外郎贈太子賓客禎，公之烈考也。公天姿宏裕，虛受通理，臧氏之有後於魯，管氏之代祀於齊，遠至之器，發於岐嶷。年十一，以相庭推恩，授家令寺丞。滿歲，選部銓第甲乙，補太常寺主簿。居先府君喪，水漿不入於口，孺慕殆於滅性，宗門憂其死於孝，禮文俯就，衣服外除。歷華陰、馮翊二郡司戶參軍，轉祕書郎，俄丁內艱，毀瘠如初禮。違難江介，就拜洪州司馬，改太子司議郎，徵爲殿中侍御史，拜度支、駕部二員外，遷司勳郎中、祕書少監，歷信饒二州刺史，復徵爲度支郎中。其佐鍾陵也，領留府之重，居議郎也，贊計司之職。暨登中臺亞中祕，皆兼杜下方書之任。自淮而南，涉江而西，荆衡漢沔，湘中夏口，半天下奧壤，爲都府者十數。公四顯使車，連佩數印，督課郡國，調其盈虛。吏祿兵食之仰給，輸將轉漕之回遠，法錢牢盆之制，田租口賦之差，權其輕重，商其功利。察下人之疾苦，廉長吏之善否，車不輟軼，有勞於時。其始受命也，寇劇橫厲，三川如燬，陰方出師，慕義助順。代宗焦勞念慮，命德宗以雍邸總戎，賦輿所會，征繕不給，有詔輟東方軍市之租，移用於中都，屬受鉞之臣，矜功觖望，師老專利，使文自營。公慨然牒書，譏切備至，嚮之廢格，悉用平鐫。義夫以之感激，王旅以之震耀。其理信州也，用寬惠誠厚，輯柔所部，穡事滿野，嘉禾同穎，年以順成，人斯洽和。復其庸亡五千室，闢其農耕二萬畝。交代之日，不書於簿，且曰：吾以恤隱，豈當沽美？不伐之善，欲蓋而彰。方帥表理行第一，贈秩至正議大夫，加金印紫綬。其爲饒州，屬所代者非其人，因緣權幸，貪猾無狀。公以廉平頒詔條，以慘怛撫痍傷，四封愛戴，如熱斯濯。其後徵拜也，朝廷誅內臣，修百度，彌綸經費，委重有司。公以郎吏代故相第五琦專判度支事，方冀裁成凡賦，超贊六職，以美利利斯人。令望日大，天胡不惠，以大曆七年秋七月，考終命於長安光德里第，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歸全於萬年縣神禾原之大墓。禮官博士以公處難不謀其身，牧人不私其功，能固所守，以行制度，易嘉名以旌往行，禮也。惟公直而溫，簡而文，才裕於物，器周於用，靜若著龜，動如干鏌，秉是貞厲，終爲節適。著文集十卷，《溫城集》五卷，比興屬和，聲律鏗然。引拔參佐，皆一時名士，風采資材，邁絕羣倫。齒位未極，爲薦紳所痛。夫人京兆韋氏，扶風太守恆之長女，以大宗之家人，諸侯之內子，衿鑿承訓，籩豆助祭，當室以敬，睦親以仁，姿操卓淑，音徽宏大。盛德著於母儀，惠心通於佛乘，五蘊不入，六姻是憲，始封咸寧郡君，後三追錫至邠國太夫人。有子曰均，以御史大夫工部尚書尹正荆門，節制上游，就加吏部尚書右僕射。元和三年，抗章入覲，眞拜右僕射判度支，加秩金紫光祿大夫，由河東郡公進封郇國。歲中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撫征漢南，臨長諸侯。惟郇公直清宏重，有文武楨幹，得時大行，爲王室輔，慮善以動，宮修其方，賦政以惠。南國宣威，以靖西蜀，師長百工，皐成中邦，兵符將印，焜燿章灼。樹善程能之績，勤身體遠之用，居則有猶，動則有功，率循風訓，以復尊人。君子曰：憲公忠獻公之休烈不矩，再世盛德，屈於郎位，必復之慶，其在是乎。初郇公之授律也，孝文追贈公絳州刺史，其進律也，順宗贈公禮部尚書。今皇帝永懷義方，於是有左揆之命。公之積慶，郇公之孝思，可謂至矣。郇公以三代論譔，皆上臺雄文，猥以通舊，忘其卑鄙，辭則不腆，庶傳信之無愧焉。銘曰：河汾之東，慶祉所鍾。公相歲襲，德耀昭融。矯矯節公，體仁修性。

乃貽後昆，實稟先正。太尉經武，太師翼聖。施於儲賓，執德之柄。公用循良，惠於二邦。公有德澤，宣於四方。急病尚仁，履險乘剛。化被煩苦，斯爲樂康。吉祿方摯，壽堂已闕。藹此家聲，揚於令嗣。恩崇鼎鉉，績茂師帥。中外服勞，安危注意。便蕃屬任，宏大名器。孝理是覃，義方所自。九原之中，禮盛服充。三王錫命，襚節宗工。連岡崢嶸，介原穹崇。陵谷有變，令聲無窮。

獨孤及《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陝州刺史裴（積）公行狀》 有才子四人，長曰倩，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江西道租庸鹽鐵等使。

常衮《授裴倩度支郎中制》 勅，朝議大夫前守饒州刺史闕正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裴倩，達識含精，長材致遠，秉彝尚晦，金璞自明，當劇居難，干將獨割。周歷臺閣，綢繆藩鎮，休聲異政，亦克有終。底慎材賦之殷，校計軍國之用，得專其任，爰學舊章，佇鬱發揮，以之贍濟，可尚書度支郎中，散官封賜如故。

盧綸《送姨弟裴均尉諸暨》 原注：此子先君，元相舊判官。

《新唐書·裴積傳》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中眷裴氏 積，司勳員外郎襲正平縣子。生倩、儆、倚、侑。倩，字容卿，度支郎中，正平縣男，謚節。

《新唐書·藝文志四》 《裴倩集》五卷。又，《溫城集》五卷。均之父。

趙自勤

顧況《戴氏廣異記序》 國朝燕公《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愼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學之徒，互相傳說。

《元和姓纂·小韻》諸郡趙氏 司水部員外趙自勤，河南人。

《太平廣記》卷二一七引《定命錄》 趙自勤嘗謁選卜於長安縣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後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歷，至十二日敕出，爲左拾遺。拾遺之字，各有一口。

又卷二二二引《定命錄》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尉者馬生，相謂云：「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卻來，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誣云：「龐倉曹家」，喚至，則捏自勤頭骨云：「合是三品，與趙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并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說並同也。

又卷二一七七引《定命錄》 （潘）玠爲御史，自勤爲拾遺。

《新唐書·藝文志三》 趙自勤《定命論》十卷，天寶秘書監。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 趙自勤《三命測神歌》一卷，闕。

陳兼

紀事

李華《三賢論》 潁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

《翰林志》 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閻伯輿、孟匡、陳兼，李白、蔣鎮在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

《元和姓纂·真韻》臨淮陳氏 右補闕陳兼，生當，萇，京，歸。

柳宗元《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新唐書·儒學傳·陳京》 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陳氏 某，晉陵郡司功參軍，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

藝文

高適《宋中遇陳二》 常忝鮑叔義，所期王佐才。如何守苦節，獨此無良

媒。離別十年外，飄颻千里來。安知罷官後，惟見柴門開。窮巷隱東郭，高堂詠南陔。籬根長花草，井上生蓂苔。伊昔望青漢，於今倦蒿萊。男兒命未達，且盡手中杯。

又《酬裴員外以詩代書》 辛酸陳侯誄，（陳二補闕銘誄，即裴所爲。）歎息季鷹杯。

杜甫《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汩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獨孤及《送陳兼應辟兼寄高適賈至》 結綠處燕石，卞和不必知。所以王佐才，未能忘茅茨。罷官梁山外，穫稻楚水涓。適會傅巖人，虛舟濟川時。天網忽搖頓，公才難棄遺。鳳凰翔千仞，今始一鳴岐。上馬指國門，舉鞭謝書帷。預知大人賦，掩卻歸來詞。天子方在宥，朝廷張四維。料君能獻可，努力剖疇咨。舊友滿皇州，高冠飛翠蘿。相逢絳闕下，應道軒車遲。高侯秉戎翰，策馬觀西夷。方從幕中事，參謀王者師。賈生去洛陽，焜燿琳瑯姿。芳名動北步，逸韻凌南皮。肅肅舉鴻毛，冷然順風吹。波流有同異，由是限別離。漢塞隔隴底，秦川連鎬池。白雲日夜滿，道里安可思。夢想浩盈積，物華愁變衰。因君附錯刀，送遠益淒其。四海各橫絕，九霄應易期。不知故巢燕，決起棲何枝。

又《送陳贊府兼應辟赴京序》 初，公讀《梁疎傳》，始慨然薄遊，恥揭其公器，退而耕於楚縣。知言者以爲子眞吳都、禦寇圃田、卜商西河，與公道雖不同，其操一也。羿工於中微，拙於使人無己譽，固知大名之下，大爵難讓。十二載冬十月，果以公才徵，龍泉自惜，暫隱牛斗之次，美玉無脛，竟爲秦人所得。且晉以梁山召伯宗，漢以明堂延申公，尊德問禮，於斯爲盛。況朝廷頓八紘久矣，頃來儒服立於魯人之門者，公祗命台鉉，將濯纓而孤矣。當貞女不字，十年反常，及大翼怒飛，知一日幾萬，問離羣何贈，請賓賦車乘，主人賦南有嘉魚，以代零雨之什。

殷寅

顏真卿《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寅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於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永寧尉，筮殺謾吏，貶移澄城丞。久疾將歿，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潛藏之。及寅卒，斬指翦髮，置於棺中，誓事太夫人，不敢渝常日。

李華《三賢論》 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郡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

《新唐書・王紹傳》 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

《新唐書・殷踐猷傳》 少子寅，舉宏詞，爲太子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

孟彥深

《唐詩紀事・孟彥深》 字士源，天寶末爲武昌令。元次山居武昌之樊山，新春大雪，彥深以詩問之，曰【略】。次山作《退谷銘》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銘》曰：爲人厭者，勿泛焉。乃曰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略】彥深，登天寶二年第。

元結《退谷銘并序》 杯〔抔〕湖西南足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寶爲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凡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又《杯湖銘并序》 杯〔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抔〕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抔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代，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抔〔杯〕湖。

又《漫歌八首并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又《招孟武昌并序》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能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階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敲石爲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又《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漸，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蕈。爇柴爲溫酒，煮鱉爲作瀋。客亦愛杯盞，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閉，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又《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覺爲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借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鶯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愛。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白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峰下，雪中生白雲。

李岑

賈至《授李岑工部員外郎制》 勅，京兆府兵曹參軍李岑，敏而好學，出言有章，累登甲乙之科，嘗居匡輔之任，爲才利器，在邦必聞，俾振翮於仙署，用揚光於列宿，可工部員外郎。

梁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五代生秦上府戶曹贈太子舍人某，以恭德垂裕，實公之大父。水部郎中、眉州刺史某，以宏材廣化，實公之烈考。

又《宰相世系表二上》姑臧大房李氏 乾昇生岑、峰。岑，水部郎中、眉州刺史。

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李舟，隴西人，後封隴西縣男。父岑，水部郎中，眉州刺史。）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駿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少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客，謬通金閨籍。小來習性懶，晚節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回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雁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滌褰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哀疾悲夙昔。

韓昱

《新唐書·藝文志二》 韓昱《壺關錄》三卷。

《說郛》卷三五 《壺關錄》三卷，唐韓太行山人。

崔惠童

論述

《宴城東莊》 《優古堂詩話》：唐崔惠童《宴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

云：「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唐詩歸》卷六：「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識且啣杯。」鍾惺評：相逢相識四字，串讀始妙。「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鍾惺評：淺淺寫來，感慨含蓄。《唐詩解》卷二五：歡笑無幾，宜啣盃以適情。春色難長，觀花而有悟，花隔日而殘，人隔歲而老，仲晦「昨日少年今白頭」，語意本此。《唐詩鏡》卷九：末句倒插見奇，語氣英爽。《古唐詩合解》卷五：此用截起結法，故不對。「眼看春色如流水」，春色如流，眼看春又過矣。然所以如流水之故，全在下句拍合。「今日殘花昨日開」，昨日花開，今日殘，明日盡矣。花殘豈能再鮮，猶之流水豈用再反，則是白頭豈能再黑。不圖歡笑銜盃，更待何日。然此句卻用倒裝法，故佳。

紀事

《新唐書・諸帝公主傳》（玄宗二十九女）　晉國公主，始封高都，下嫁崔惠童。

又《宰相世系表二下》　庭玉，右驍衛將軍、冀州刺史。生孝童、嗣童、惠童。惠童，駙馬都尉。

《唐詩紀事・崔惠童》　尚明皇晉國公主。

藝文

王維《過崔駙馬山池》　畫樓吹笛妓，金椀酒家胡。錦石稱貞女，青松學大夫。脫貂賞桂醑，射雁與山廚。聞道高陽會，愚公谷正愚。

岑參《崔駙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竹裏過紅橋，花間藉綠苗。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鑣。鳳去妝樓閉，鳧飛葉縣遙。不逢秦女在，何處聽吹簫。

杜甫《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蹋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錢起《宴崔駙馬玉山別業》　金榜開青瑣，驕奢半隱淪。玉簫惟送酒，羅袖愛留賓。竹館煙催暝，梅園雪誤春。滿朝辭賦客，盡是入林人。

崔敏童

《宴城東莊》　《藝苑卮言》卷四：崔敏童「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童語緩，其喚法亦兩反。《唐詩解》卷二五：流光易逝，盈數難全，及時行樂，猶恐不足，況可惜費耶！《古唐詩合解》卷五：此用截後解法，起承二句，對面用韻。「能向花中幾回醉」，知人壽之難得，須及時行樂，勿負春花，如今日之宴，可謂能醉一回矣。不知從此以後，能醉於花中者幾回，能字最有力，呼起下句意，口氣住不得。「十千沽酒莫辭貧」，沽酒合上醉字，莫辭合上能向字。十千沽酒，貧乏者不能，然亦辭不得，以春光之貴而可惜，雖一刻亦千金也。故一轉一合，云能如是樂，便莫辭貧。

《唐詩紀事・崔敏童》　敏童，惠童昆弟也。

陶峴

論述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陶峴》　家近青山吟嘯便，陶峴風流號水僊。鴉翻楓葉畫圖好，鷺立蘆花詩料鮮。

《西塞山下迴舟作》　《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此等詩，妙在是七言律。今人作七言律看，便不敢取之。「吳越新居安此生」，鍾惺評：（末）三字深穩。「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鍾惺評：上句之妙，在動字；下句

之妙，在立字。譚元春評：翻楓葉，不是楓葉動，立蘆花，不是蘆花明，却於夕陽秋水之間悠悠爾。思非無中生有，乃死裏求生，而合七字誦之，又合兩句誦之，又合一首誦之，聳動清粟，覺處處皆有悠悠之妙。《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下》：唐汝詢評：詩極清脫，人極澹蕩。周珽評：此詩首聯見仙山亦無長主，江湖是泛，終不若返居吳越，于此生爲安也。次因言舊以衰老遨遊，今欲還成歸計，五六根上一望中所見，言翻立物之各適也。動明，景之幽逸也，見凡舉止，莫不有自然天趣，何必遠求樂地也。結二語正應「吳越新居安此生」句，迴舟之意。悟徹感深，占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即此意。《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此詩，妙寫隨遇而安，略無宿見。人誠如此，便是世間大丈夫也。匡廬雖有舊業，吳越亦是新居，若必戀戀舊業，在客時掛心頭，安知區區新居，臨歸又不累墜？因用四句雙承法，言白髮數莖，想已無有歸理，然則匡廬數椽，已聽他人自主。而青山一望，近來稍成片段，即吾生有涯，竟欲投老其間也。（後解）：上寫終身之計，此又寫一日之計也。「夕陽動」，言晚也。「秋水明」，言灘也。晚言已宜捨舟，灘言便宜於此處捨舟也。或問既捨舟後又何所詣者，則或詣酒旗，或詣歌扇，維我亦未卜我之雙足也。《而庵詩話》：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即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卻是夕陽；鷺立蘆花，而明者卻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傳記

《太平廣記》卷四二〇引《甘澤謠》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辯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仕宦。有生知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奇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夕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

《吳郡志・人物》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逢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

《唐詩紀事・陶峴》 【略】省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于水上。峴流涕迴棹，賦詩自叙，不復遊江湖矣。詩云：「匡廬舊業誰是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姑蘇志》卷四九三 陶峴者，晉徵士淵明後也。開元中，居崑山。富有田業，擇不欺者，悉付以家事。峴徧游江湖，往往數年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峴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宦達。生知八音，撰《樂錄》八章，以定其得失。

紀事

《太平廣記》卷四二〇引《甘澤謠》 （峴）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貿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

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污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凶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云云。

著録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盛唐》《陶峴集》一卷；《唐詩紀》一百六十四、《七言律準》、《全唐詩稿》一百六十一、《全唐詩錄》十九、《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

姚發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下》吳興武康姚氏 玄，宋城令，生發，右領軍衛將軍。

權德輿《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銘并序》 王父元，宋州宋城縣令，烈考發，大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於隴上，積功勞至右領軍衛將軍。他日以公之勤，贈國子祭酒。

邵說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邵說》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略】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儆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冤，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紀事

常衮《授邵說兵部郎中制》 勑，宣德郎前守尚書司勳郎中賜緋魚袋邵說，學致其道，文達其變，沈靜有用，貞純秉彝，藹然盛名，光我華省，長於奏議，多所損益，佐夏官之劇，參戎事之殷，膺此俊選，佇揚休問，可守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如故。

邵說《讓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臣以僉聲，頃遭污染，知臣者或哀其逼切，畏忌者或肆其讒誣。自授南官，分銓東洛，于茲累月，憂懼實深，火心水背，若墜泉谷。何則？拜命之始，遇山陵附近，奉辭之日，屬虞祭未終。不得入覲天顏，少申誠慊，此臣所以達曙不寐，終朝疚懷，徘徊徬徨，莫知死所。今情

有至切，不敢不盡陳其愚衷。臣家本儒素，代傳名節，臣祖長白山人貞一，以周朝權統革命，潛遁終身。臣父殿中侍御史瓊之，遇元宗撥亂興邦，歷數四，累登甲乙之第，再踐準繩之任。微臣積釁，殃禍所鍾，十六而孤，長於母手，誓心墳史，不出戶庭。迨至天寶年中，謬忝詞場擢第，適會老母棄背，服喪河洛。及祿山之至，禮制當終，臣愚不脫縗麻，更踰再歲，而賊中言議，往往紛然，臣懼兇黨不容，寓遊洛魏。值慶緒奔遁，保於相城，大搜詞人，脅爲己用，以兇威責臣不至，以驛騎逼臣遂行，與潘炎始陷兇逆。遽聞思明欵附，燕趙服從，欲取黃沙嶺路，因此得歸闕下。屬思明數萬之衆，南鎮趙州，送臣於范陽。抗疏以聞奏，肅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衛騎曹將軍，宣恩命示：聞卿遠來，可且於思明處憩息。留滯未幾，忽遇烏承恩事彰，由是井陘路絕，再陷兇盜。而思明朝義負恩之際，臣亦累達欵誠。伏蒙肅宗皇帝賜臣敕書云：卿志士苦心，王臣勵節，藝成知豆，跡陷豺狼，頃年鄴中策馬歸命，出於萬死，臣節尤彰，忠誠若茲，不負於國。比朝義將敗，謀守河陽。臣知回紇利於野戰，沮破其計，及朝議奔走，臣得西歸，伏死於闕庭，獻狀於先聖。中使特宣進止云，卿之狀跡，多肅宗時事，三數日內，即授卿官，當蒙除臣延王府功曹參軍。宣進止云，卿所進狀，見令在院及翰林檢勘。至其年六月十九日，與王伷同時召見，先聖謂臣及王伷曰：卿所進狀，朕一一已令檢勘，卿之誠節，可謂著明。尋除王伷侍御史，除臣殿中侍御史，仍遣宣進止中書門下。令制詞中盡言其事，詞云：王伷、邵說，有文學政事之資，節溫良恭儉之行，嘗應推擇，薦屬流離，失身淹時，無路自免。然而深知逆順，潛竭欵誠，當慶緒之難，已彰臣節，及朝義之敗，更沮兇謀。言念忠懇，何傷點污，思申雅器，且表至公，宜擢憲司，式宏國體，則先聖疇昔之意，盡已知之。自是再忝栢臺，四登郎署，宰理京劇，倅貳秘書。十八年，備更任使，今復以非次，待之不疑，斯發自天斷，非常情所及。且棄瑕錄用，古昔攸難，稽之載籍，所傳無幾。則齊桓諸侯之主，能收管仲，太宗非常之聖，特任魏徵。咸爲得人，終成大業。如臣行藝寡薄，知識凡淺，有殊管魏之事，曾無管魏之才，必恐受謗於衣冠，不容於輩列。速愚臣之禍，傷聖主之明，其理必然，固無疑也。古語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臣雖掌銓日近，切慮見嫉已深，伏願哀臣血誠，免臣此職。四門已穆，百度惟貞，在於微臣，死生感戴，無任懇切之至。

《元和姓纂·笑韻》安陽邵氏 殿中御史邵瓊之，相州安陽人，生摯、說。

說，吏部侍郎。

《金石萃編·唐故同州河西縣丞贈虢州刺史天水趙公(毅冲)神道碑》 尚書兵部郎中安陽邵說撰。

又《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 題名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邵)說。

《八瓊室金石補正·開府儀同文安王張維岳碑》 秘書監安陽邵說撰。

《千唐志齋藏志·唐故瀛州樂壽縣丞隴西李公(端)墓志銘》 守尚書兵部郎中邵說撰。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邵說集》十卷。

趙自勔

《新唐書·藝文志三》 《造化權輿》六卷，趙自勔撰。

陸游《跋造化權輿》 先楚公著《埤雅》，多引是書，然未之見也。乾道三年孟夏十八日，傳自玉隆藏室，甫里陸某謹題。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造化權輿》六卷，原釋，天寶中豐王府法曹參軍趙自勔撰，上述太極天地、山岳、七曜、五行、陰陽之所始，中述人靈動用之所出，下述萬物變化鬼神之所出。按《書錄解題》云，天寶七年上，陸師農《埤雅》頗採用之。

李曄

紀事

賈至《授李曄宗正卿制》　門下，前弘農太守李曄，體正心和，操端行潔，或政能茂異，所莅必聞；或忠孝兼全，避權勤讓，咸推公議，多負卿才，官惟其人，用必有適，宜欽爾職，以弼予教，可守宗正卿。

顏真卿《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長安陷，輿駕幸蜀，朝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琯、李煜（即李曄）、高適等數十人盡在。

《舊唐書・李峴傳》　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夫冤。輔國先爲飛龍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鑒推之。鑒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訊之，三司與鑒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鑒除名長流播州。

藝文

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又《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閒不去，爭拂酒筵飛。　劉伶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杜甫《送李卿曄》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韋元甫

李華《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御史中丞韋公元輔，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韋公兼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杜陵東眷　玢，尚書右丞，生元甫，元懌。元甫，尚書右丞、揚府長史。

《舊唐書・韋元甫傳》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曆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曆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東眷韋氏　玢，司農卿，生元甫、元懌。元甫，尚書右丞。

《唐會要・謚法》　贈戶部尚書韋元甫，謚曰「昭」。

《嘉定鎮江志・唐潤州刺史》　韋元甫歷潤州刺史。參之《舊唐書・代宗紀》，大曆三年，元甫以浙西團練觀察使、蘇州刺史爲尚書右丞，則是元甫自永泰元年至大曆三年，皆以蘇州刺史爲觀察使。又以《舊唐書》元甫本傳考，

雖不載刺潤，卻云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初，授淮南節度觀察使，在揚州。三年，至大曆六年卒。則其刺潤當在刺蘇州前，上元二年劉展已平之後，或寶應、廣德間。

畢耀 畢曜

論述

杜甫《存殁口號》 席謙不見近彈棋，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又《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錢起《送畢侍御謫居》 崇蘭香死玉簪折，志士吞聲甘徇節。忠藎不爲明主知，悲來莫向時人說。滄浪之水見心清，楚客辭天淚滿纓。百鳥喧喧噪一鶚，上林高枝亦難托。寧嗟人世棄虞翻，且喜江山得康樂。自憐黃綬老嬰身，妻子朝來勸隱淪。桃花洞里舉家去，此別相思復幾春。

《古意》 《唐詩歸》卷二三：「羅被遙遙不相及，聞道今年初避人」。譚元春評：寫出從幼小至省事時，全在此三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有求之詞，文意太淺。

紀事

顏真卿《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敷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璲、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

《元和姓纂·質韻》東平畢氏 翃，大理正、工部郎中，生曜，御史。

《舊唐書·酷吏傳·敬羽》 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下》東平畢氏 翃，豐王府司馬，生浚、曜。曜，侍御史。

藝文

孟浩然《家園卧疾畢太祝曜見尋》 伏枕舊遊曠，笙簧勞夢思。平生重交結，迨此令人疑。冰室無煖氣，炎雲空赫曦。隙駒不暫駐，日聽涼蟬悲。壯圖哀未立，斑白恨吾衰。夫子自南楚，緬懷嵩汝期。顧予衡茅下，兼致稟物資。脫分趨庭禮，殷勤伐木詩。脫君車前軾，設我園中葵。斗酒須寒興，明朝難重持。

杜甫《偪仄行贈畢曜》 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口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信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又《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還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奕奧，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并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心不寧。栖遲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擅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螢。喚人看腰爽，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

泊舟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鵝鶴，原情類鶺鴒。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

錢起《白石枕并序》 起與監察御史畢公耀交之厚矣。頃于藍水得片石，皎然霜明，如其得也，許爲枕贈之。及琢磨將成，炎暑已謝。俗曰：「此猶班女之扇，可退也。」君子曰：「不然，此眞畢公之佳賞也。」故珍而賦之。　琢珉勝水碧，所貴素且貞。曾無白圭玷，不作浮磬鳴。捧來太陽前，一片新冰清。沉沉風憲地，待爾秋已至。璞堅難爲功，誰怨晚成器。比德無磷緇，論交亦如此。

又《再得畢侍御書聞巴中卧病》 芳信來相續，同心遥更親。數重雲外樹，不隔眼中人。夢寐花驄色，相思賁鳥春。更聞公幹病，一夜二毛新。

裴士淹

紀事

《大唐新語・聰敏》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忠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言崇之宏才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上淹因啓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應。

《翰林院故事》 開元以後，裴士淹，自給(事)中充，出爲禮侍。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開元後，裴士淹給事中充知制誥。

《安祿山事迹》卷中 六月，玄宗使黜陟使分行郡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疾不迎，嚴介士於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而退)。

《唐會要・帝號上》 (肅宗)謚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哀冊文，兵部侍郎裴士淹撰。

《舊唐書・玄宗紀》 天寶十四載三月癸未，遣給事中裴士淹等巡撫河南、河北、淮南等道。

又《代宗紀》 永泰二年八月辛亥，以檢校禮部尚書裴士淹充禮儀使。

又 大曆五年五月庚辰，貶禮儀使、禮部尚書裴士淹爲(虔)州刺史，【略】魚朝恩黨也。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南來吳裴氏 士淹，禮部尚書、絳郡公。

又《安祿山傳》 祿山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

又《李林甫傳》 玄宗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

《册府元龜・帝王部・命使二》 (天寶)十四年三月，給事中裴士淹、禮部侍郎楊浚、太常少卿姚子彥往河南、河北、江淮宣慰。

《類說・芝田錄・房琯不是滅賊手》 天寶，賊陷兩京，玄宗西幸。肅宗即位，國皇爲主看除。日顯裴士淹曰：「有新相。」士淹問：「爲誰？」上曰：「房琯，然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慚。

又《李林甫妬賢嫉能》 上皇曰：「李林甫之才不可多得，妬賢嫉能，以此須敗。」士淹曰：「陛下既知如此，何故久任？今日之事，林甫厲階也。」上不樂，數里執鞭無言。

又《獨異志・商較卿相》 明皇幸蜀，裴士淹從，馬上商較卿相。士淹曰：「姚崇如何？」帝曰：「健者也。」「宋璟如何？」曰：「賢而沉者也。」論十數人，皆當其目。

《永樂大典》卷一三〇七四石門洞 《清田縣志》：石門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七十五里。兩峰壁立，高數十丈，相對如門，因以爲名。洞東高巖有瀑布，自上潭直瀉至天壁，凡三百餘尺，自天壁飛灑至下潭，凡四百餘尺。一云自山頂飛落三百餘丈，恐未必然。今據寶衡《瀑布記》，上有軒轅丘。按《永嘉記》石門洞，周迴四十里，青牛道士居之。謝靈運《名山志》曰：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爲稱。瀑布飛瀉，丹翠交耀。又云，石門遡水上入兩山

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靈運爲永嘉太守，蠟屐來遊，初開此洞。唐李白《贈魏萬》詩云：「巖開謝康樂」即其地也。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詩、又《石門巖上宿》詩，共三首。梁邱希範、唐邱丹、裴士淹、郭密之，皆有詩，石刻今存。刺史李季眞作《石門山記》，及李陽冰篆石已斷裂。唐末洞廢不修。【略】按：【略】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蠟屐得石門洞，作詩，遂爲東吳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邱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邱丹、刺史裴士淹，皆繼作。【略】裴士淹：溪竹亂花鳥，足月春將暮。登棧過崖畔，空間瞻瀑布。千齡無斷絕，百尺恆奔注。高巖迸似珠，半壁灑如霧。澹灑水澄澈，欹傾石回護。葯房森自閑，苔徑省誰遇？天翠落深沼，雲華生輕樹。班輸難效功，嚴馬何能喻。勝蹟蓋爲尋，斯遊誠可屢。謝公鐫舊詞，安得寢章句。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卷二　司封員外郎：裴士淹。

《登科記考》卷一〇　至德二載，知貢舉：禮部員外郎薛邕，門下侍郎崔渙，禮部侍郎裴士淹，禮部侍郎李希言。

又　至德三載，知貢舉：禮部侍郎裴士淹。

《金石萃編·華岳題名》　石刻《裴士淹華岳題名》：在華岳頌碑左側上截。七行，行四字，左行，正書。禮部尚書裴士淹出爲饒州刺史，大曆五年六月六日，於此禮謁。又《華陰縣令蘇發等題名》：「禮部尚書、河東裴公出牧鄱陽」。

《酉陽雜俎·草篇》　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詩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

《南部新書》丁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諸牡丹半月開；太眞院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自題于佛殿東頰脣壁之上。太和中，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內，即此詩滿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時任給事。

著　録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裴士淹集》一卷：《全唐文》四百九。

藝　文

顧況《祭裴尚書》　嗚呼！天禍甌邦，尚書告薨。哀哀甌民，罷市輟舂。何時復覩，盛德形容。伏惟尊靈，惠和溫恭。識洞元龜，文掩雕龍。天生大賢，叶贊時雍。至人厭世，寥廓爲友。精神不留，天地長久。谷神不死，是曰長生。伏料尚書，上賓天庭。悲號者何，在物之情。惟公據道，夙負重名。爰自成才，歷拜通榮。五十餘年，侍奉承明。隨難西蜀，拔身定傾。有唐中興，累踐銓衡。朝廷擬公，三老五更。上憂方隅，出典百城。淺學自私，掩菁揚鄙。峩峩尚書，近仁不已。昔在春宮，先我大國，鬱興多士。周易有云，黃中通理。其斯謂乎，自我江潭，於今多秩。處順保終，洗然自逸。上宵命況，耀靈蛟室。奄居黃泉，不見白日。顧惟陋賤，時承周密。感德懷仁，何時終畢。神儀超忽，靈駕徘徊。敢申溥禮，以表深哀。伏惟尚饗！

喬　琳

傳　記

《舊唐書·喬琳傳》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爲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

琳倜儻疏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耀，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爲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爲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改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爲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爲懷州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宮，涉嘗爲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樑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再幸梁、洋，琳從至盩厔，託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頗至，以御馬一匹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悵然，賜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決矣。」後數日，乃削髮爲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爲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饋肉食，琳雖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諧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紀事

《南部新書》庚　喬琳，天寶初，自太原赴舉，過大梁，有屠生善鑒人，謂之曰：「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咸如其言。後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誅。

《前定錄》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僞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下》太原喬氏　琳，相德宗。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二》《鮮于氏家譜》一卷。

《郡齋讀書志・鮮于氏卓絕譜一卷》　右《唐書・藝文志》有其目，喬琳撰。紹興初，鮮于戡續之。

藝文

李頎《送喬琳》　草綠小平津，花開伊水濱。今君不得意，孤負帝鄉春。口不言金帛，心常任屈伸。阮公惟飲酒，陶令肯羞貧。陽羨風流地，滄江遊寓人。菱歌五湖遠，桂樹八公鄰。青鳥迎孤棹，白雲隨一身。潮隨秣陵上，月映石頭新。未可逃名利，應須在縉紳。汀洲芳杜色，勸爾暫垂綸。

張謂《贈喬琳》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愛客，羨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論。

王鋋《登越王樓見喬公詩偶題》　雲架重樓出郡城，虹梁雅韻仲宣情。越王空置千年跡，丞相兼揚萬古名。過鳥時時衝客會，閒風往往弄江聲。謬將蹇步尋高躅，魚目驪珠豈繼明。

李希仲

《中興間氣集・李希仲》 希仲詩輕靡，華勝於實，此所謂才力不足，務爲清逸。然「前軍飛鳥斷，格鬬塵沙昏。」亦出塞實錄，亹亹不絕者，可及于中矣。

《唐詩紀事・李希仲》 希仲，趙郡人。天寶初宰偃師，范陽兆戎，挈家避亂入江南。

田澄

《成都爲客作》《升庵詩話・魚米》：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本此。

曹學佺《蜀中廣記・詩話記一》 田澄《成都旅次》云：「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云魚米之地，本此。澄，天寶上元間人。杜工部《贈田舍人》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蓋澄以舍人奉使入蜀也，出《紀事》。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魚米》 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吳旦生曰：澄，天寶、上元間人。杜子美《贈田舍人》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蓋澄以舍人奉使入蜀也。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皮襲美詩：「斗霜鱗換濁醪」，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爲二斤半，蓋一以米喻，一以斗計，其義可互通也。

《唐詩紀事・田澄》 澄，大曆、天寶間人。杜子美《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詩，即澄也。末句云：「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蓋澄以舍人奉使入蜀，肅宗時人也。

杜甫《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獻納可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飛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蘇源明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蘇源明》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錄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要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能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略】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

紀事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至德後四人，蘇源明，中書舍人充，出守本官。

《翰林院故事》 至德以後，蘇源明，自中書舍人充。

蘇源明《小洞庭洄源亭謁四郡太守詩并序》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倰于洄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

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人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人於我。昔貢閭閻，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才美人與，自總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於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屢潭，阻殘暑於重林，遞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臑鹿膜羊，其俎何有？燔兎膾舫。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爪割銛刃，巾之以疏紘。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允，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紹熙也。司土庀舟以待，司功設祓以告，徹饌吏服，陳羞潔尊。自洄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遵吾山。倒岷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敞豁，瞑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婷態日成以留客，娉容色授以勸酒。繁絲疏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沿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過泊曰「小洞庭」。嚮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又《秋夜小洞庭離讌詩并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於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并子若訥過歸莒，相里子同褘過如魏，陽穀管城，苛陽權衡二主簿在坐，皆故人也。徹饌新尊，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洄源東柳門，人小洞庭，遲夷徬徨，眇緬曠樣，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眞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略】。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宵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君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序。

著　録

《崇文總目》卷一　《元包》十卷，原釋衛元嵩撰，唐人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注。

又卷三　《治亂集》三卷，蘇源撰，原釋闕，見天一閣鈔本。侗按，《通志略》作蘇源明。

《新書唐・藝文志一》　衛元嵩《元包》十卷，蘇源明傳，李江注。

又《藝文志四》　《蘇源明前集》三十卷。

《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蘇源明集》一卷，輝按，新唐志三十卷。又外文一卷，闕。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一　《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蘇源明傳，李江注。

《郡齋讀書志・元包十卷》　右唐衛元嵩撰，蘇源明傳，李江注。

《直齋書録解題・易類》　《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傳，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

《宋史・藝文志一》　衛元嵩《周易元包》十卷，蘇源明傳，李江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源明集》二十卷。

藝　文

杜甫《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又《八哀詩・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藝薪，垢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學蔚醇儒姿，文包魯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末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史祿亦累踐。晨趨閶闔內，足蹋宿昔跈。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虞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屏兒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焯齋房芝，事絕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乳蠶。結交二十載，吾與誰游衍。滎陽復冥冥，罪罟已構胥。嗚呼予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縛漳水疾，永負

蒿里餞。

又《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白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又《九日五首》三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卻聞。歡娛兩冥漠，西北有孤雲。

又《哭台州鄭司户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逢闔後，穀貴沒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鄉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鑪。從容拘舊學，慘澹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雜録

朱彝尊《書唐蘇秘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倰虞夫役不均，於是濟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埼，肯會于東平。源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毋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爲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洞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孤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爲時僅八十年，洞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足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於錄也。

石鎮

《八瓊室金石補證·大奉國寺守忠龕記》 天寶四載，歲在作噩，九月廿五日記，河南府鄉貢進士石鎮撰文。

《登科記考》卷九 天寶六載，進士二十三人：楊護、李澥、石鎮、蔣至、包佶、孫鑒、劉蕃。

劉晏

傳記

《舊唐書·劉晏傳》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爲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於司錄張羣、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爲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眞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眞卿自代爲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略】晏理家以儉約稱，而軍交敦舊，頗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善訓諸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權勢之重，鄰於宰相，要官重職，頗出其門。既有材力，視事敏速，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當大曆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於晏，未嘗檢轄。德宗嗣位，言事者稱轉運可罷多矣。初，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各

恃權使氣，兩不相得。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時人言載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將爲載復讎，又時人風言代宗寵獨孤妃而又愛其子韓王迥，晏密啓請立獨孤爲皇后。炎因對敭流涕奏言：「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爲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曖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當究尋虛語。」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救解之，寧言頗切，炎大怒，故斥寧令出鎮鄜坊以摧挫之。遂罷晏轉運等使，尋貶爲忠州刺史。炎欲誣構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有隙，舉爲荆南節度，以伺晏動靜。準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證成其事，上以爲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奏報，誣晏以忠州謀叛，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六，天下冤之。家屬徙嶺表，連累者數十人。貞元五年，上悟，方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祕書郎。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鄭子產史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歿，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治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眞卿才，忠也；減王縉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衮見忌於前，楊炎致冤於後，可爲長歎息矣！時譏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展其才，濟其國矣。是其術也，又何譏焉。【略】贊曰：豐財忠良，晏道爲長。

紀事

《封氏聞見記・巾幞》 先時，吏部尚書劉晏裹頭至慢，每裹，但擎前後脚撮之，都不抽挽。或曰：「尚書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

《劉賓客嘉話錄》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賈丞胡之處，熟氣騰煇。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

《明皇雜錄》卷上 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于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元和姓纂・尤韻》濟陰劉氏 左僕射彭城公劉晏。

《唐國史補》卷上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居取便安，不慕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兼品，馬取穩健，不擇毛色。

又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擕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張固《幽閒鼓吹》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西陽雜俎續集・貶誤》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

《舊唐書・庾準傳》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呢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內冤之。炎以殺晏徵準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太平廣記》卷三九引《逸史》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史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卻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襤褸，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懌。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睹。鄰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閽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椀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上》曹州南華劉氏 知晦，字仲昌，武功丞。生昱、暹、晏。晏，字士安，相肅宗、代宗。

《類說·開天傳信記·貴妃為劉晏畫眉》 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明皇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引晏於內殿六宮觀看。坐晏貴妃膝上，親爲畫眉，總丱髻。宮人遺花投果。

《唐詩紀事·劉晏》 晏八歲，獻頌泰山行在。帝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晏，字士安。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〇 劉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皆刻石以傳。尹京兆，總大體不苛，號稱職。移書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載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歲輸始至，天子大悅，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鄴侯也。」歲輸凡歲致四十萬斛，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殿最分明，下皆慴伏。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晏既被誣，舊史推明其功。以爲管、蕭之亞。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後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嘗議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登科記考》卷七 開元九年，諸科：劉晏。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春秋公羊違義》三卷，劉寔撰，劉晏注。

《新唐書・藝文志一》《公羊違義》三卷。劉晏注。

又《藝文志二》《陳諫等彭城公故事》一卷。劉晏。

又《劉晏家譜》。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劉晏集》一卷。《國瑋集》三。《全唐文》三百七十，《唐文拾遺》二十二，《唐詩紀》一百六十二，《全唐詩稿》一百六十五。

藝文

李頎《送劉四》 愛君少岐嶷，高視白雲鄉。九歲能屬文，謁帝遊明光。奉詔赤墀下，拜爲童子郎。爾來屢遷易，三度尉洛陽。洛陽十二門，官寺鬱相望。青槐羅四面，淥水貫中央。聽訟破秋毫，應物利干將。辭滿如脫屣，立言無否臧。歲暮風雪暗，秦中川路長。行人飲臘酒，立馬帶晨霜。生事豈須問？故園寒草荒。從今署右職，莫笑在農桑。

又《送從弟遊江淮兼謁鄱陽劉太守》 都門柳色朝朝新，念爾今爲江上人。穆陵關帶清風遠，彭蠡湖連芳草春。泊舟借問西林寺，曉聽猿聲在山翠。潯陽北望鴻雁同，湓水東流客心醉。須知聖代舉賢良，不使遺才滯一方。應見鄱陽虎符守，思歸共指白雲鄉。

又《雙筍歌送李回兼呈劉四》 並抽新筍色漸綠，迴出空林雙碧玉。春風解籜雨潤根，一枝半葉清露痕。爲君當面拂雲日，孤生四遠何足論。再三抱此悵爲別，嵩洛故人與之說。

又《送劉四赴夏縣》 九霄特立紅鸞姿，萬仞孤生玉樹枝。劉侯致身能若此，天骨自然多歎美。聲名播揚二十年，足下長途幾千里。舉世皆親丞相閣，我心獨愛伊川水。脫略勢利猶埃塵，嘯傲時人而已矣。新詩數蔵即文雄，上書昔召蓬萊宮。明主拜官麒麟閣，光車駿馬看玉童。高人往來廬山遠，隱士往來張長公。扶南甘蔗甜如蜜，雜以荔枝龍州橘。赤縣繁詞滿劇曹，白雲孤峰暉永日。朝持手板望飛鳥，暮誦《楞伽》對空室。一朝出宰汾河間，明府下車人吏閒。端坐訟庭更無事，開門咫尺巫咸山。男耕女織蒙惠化，麥熟雉鳴長秋稼。明年九府議功時，五辟三徵當在茲。聞道桐鄉有遺老，邑中還欲置生祠。

王昌齡《洛陽尉劉晏與府掾諸公茶集天宮寺岸道上人房》 良友呼我宿，月明懸天宮。道安風塵外，灑掃青林中。削去府縣理，豁然神機空。自從三湘還，始得今夕同。昔居太行北，遠宦滄溟東。各有四方事，白雲處處通。

岑參《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樹降甘露詩》 相國尹京兆，政成人不欺。甘露降府庭，上天表無私。非無他人家，豈少桑木枝？被茲甘棠樹，美掩召伯詩。團團甜如蜜，晶晶凝若脂。千何下光彩，萬葉珠顆垂。崑崙何時來？慶雲相逐飛。魏宮銅盤貯，漢帝金掌持。王澤布人和，精心動靈祇。君臣口同德，祯瑞方濟施。何術令大臣，感通能及茲？忽驚政化理，暗與神物期。卻笑趙張輩，徒稱今古稀。爲君下天酒，麴蘖將用時。

又《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 相府徵墨妙，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廬壑橫座中。忽疑鳳凰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天際峰。晝日恆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春冬。擔錫香爐縹，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喧囂趣頗異，出處事不同。請君爲蒼生，未可追赤松。

又《送張秘書充劉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覲省》 前年見君時，見君正泥蟠。去年見君處，見君已風摶。朝趨赤墀前，高視青雲端。新登麒麟閣，適脫獬豸冠。劉公領舟楫，汴水揚波瀾。萬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寬。昨夜動使星，今日送征鞍。老親在吳郡，令弟雙同官。鱸鱠賸堪憶，尊奠殊可餐。既參幕中畫，復展膝下歡。因送故人行，試歌《行路難》。何處路最難？最難在長安。長安多權貴，珂珮聲珊珊。儒生直如弦，權貴不須干。斗酒取一醉，孤琴爲君彈。臨岐欲有贈，持以握中蘭。

錢起《奉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 國用資戎事，臣勞爲主憂。將徵任土貢，更發濟川舟。擁傳星還去，過池鳳不留。唯高飲水節，稍淺別家愁。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遙知謝公興，微月上江樓。

又《登劉賓客高齋（時公初退相）》 能以功成疏寵位，不將心賞負雲霞。林間客散孫弘閣，城上山宜綺季家。蝴蝶晴連池岸草，黃鸝晚出柳園花。日陪鯉也趨文苑，誰道門生隔絳紗？

郎士元《題劉相公三湘圖》 昔別醉衡霍，邇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湘遊。稍辨郢門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尺萬里流。飛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潯陽指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

下，自有東山幽！

張衆甫《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 駢狎經時久，襁褓短翮存。不隨淮海變，空愧稻粱恩。獨立秋天靜，單棲夕露繁。欲飛還斂翼，正敢望乘軒！

雜録

常衮《授劉晏吏部尚書制》 門下：獻善宣美，職在納言。錄賢任能，必歸冢宰。若萬事之本，舉得其要；一時之才，選當其實，則致理之體，昭然可見矣。簡求碩德，俾之典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河南江淮山東等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劉晏，時傑國楨，高才博學。超詣精理，澹然素懷。禮法之綱紀，人倫之模表。嘗處台弼，以宏訓範。載其清靜，濟我艱難。自勞於外，又竭心力。苟利於國，不憚其煩。領錢穀轉輸之重，資國家經費之本，務其省約，加以躬親，小大之政，必關於慮。出入農里，止舍鄉亭。先訪便安，以之均節。事積而不亂，理簡而易從，故得井賦出租，萬億及秭，方舟而下，以給中都。水旱不歉，人懷其惠。可謂盡瘁事國，勤勞王家也。思有褒進，屢申退讓。然以官人之任，朝選無踰。藉其參領，用鎮風俗。所總羣務，一以咨之。中外兼濟，固有餘力。可吏部尚書，餘如故。主者施行。

李豫《答劉晏讓官手詔》 卿蘊經國之文，懷濟時之略。軍儲足切，轉運攸難。勵以公勤，適於通變。遠疏溝洫，績顯京坻。爰奬勤勞，是明賞勸。俾遷六職，兼綜九流。益用撝謙，切陳懇讓。宜從雅旨，所請者依。

蘇廣文

《千唐誌齋藏誌·唐故壯武將軍判左武威衛將軍上柱國平陵縣開國男留守蘇公(咸)墓誌銘》 猶子前弘文館學生廣文書。(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

張謂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張謂》 謂《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對酒行》，並在物情之外，但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遐遠，探古迹，然後始爲冥搜。

《唐詩歸》卷一六 鍾惺評：七言律，詩家所難。初盛唐以莊嚴雄渾爲長，至其癡重處，亦不得強爲之佳，耳食之夫，一概追逐，滔滔可笑。張謂變而流麗清老，可謂善自出脫。

《甚原詩話》卷二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謂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

《詩學淵源》卷八 (謂)詩取實境，頗有高致。蓋自李、杜以後，風尚所趨呈反覆，齊梁一體惟獨主於性靈，故使事無迹，而以傳神爲能事耳。

《讀後漢逸人傳二首》一 《唐詩解》卷二：此慕子陵之爲人也。言其人已沒，而我思其賢者，正以均爲逸民而非許山之比也。何則？許山以堯之禮讓而遁逃，子陵則以光武不能周旋而隱去，二人豈齊肩乎？既以君非堯舜之主，而無心於名位矣，則視萬乘猶草芥也，對君而眠可也。若是而肯食祿於朝乎？惟寄情山水比自娛耳，是以終身漁釣而不悔也。今觀灘頭之遺跡具在，而無能繼其踪者，豈非千載一人哉？

分論

《讀後漢書逸人傳二首》 《河岳英靈集·張謂》何焯評：此篇尤近自

然。《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四皓《紫芝歌》云：「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此尤說得醞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心存名位，便爲勢所壓，必不能視天子猶故人也。巢、由、隨、光只是不爲名位所縛。

《同孫樽免官後登蓟樓》《河岳英靈集・張謂》何焯評：結語健。「去年大將軍」，疑正言嘗在王忠嗣幕下。

《代北州老翁答》《唐詩解》卷一一：此述負薪老翁之詞，以刺明皇之黷武也。言此翁本居北州，望鄉關而生愁者，畏征役而不敢歸也，因備述去鄉之情如此。且言今天子益尊武臣，直欲掃清胡虜，徵兵安有休時。吾想安邊應有長策，何疲敝中國之民爲也。夫戶三男子而喪其二，其一猶恐不免，唐室幾無民矣，奔蜀之難，不亦晚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四》：周敬評：敘事嗚咽，致諷爽快。《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爲明皇黷武而言，與老杜《石壕吏》相似。「近傳天子尊武臣」，應是天寶之末。《石園詩話》卷一：愚謂正言詩如「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不愧大臣之言。其《送莫侍御》詩云：「飲茶勝飲酒，聊以送將歸。」爲唐詩中用「茶」字之始。

《湖上對酒行》《唐詩品彙》卷三一：劉辰翁評：「夜坐不厭湖上月，書行不厭湖上山。」便覺楚楚。《唐詩解》卷一一：此因客遊而寄情於酒也。湖山月色已足留連，況遇此賢主人，更不惜斗酒，宜其忘歸而盡醉花間也。曰君者，對主人而自命之詞。《載酒園詩話又編》：張正言詩，亦倜儻率真，不甚蘊藉，然胸中殊有浩然之趣。「眼前一樽又長滿，胸中萬事如等閒」有此風調，固宜太白與之把臂。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八：與太白同筆路，不及其多，故名亦不振。

《贈喬琳》《河岳英靈集・張謂》：何焯評：語健而意淺。《唐詩品彙》卷三一：劉辰翁評：可想其人。《唐詩解》卷一一：此美喬之曠達也。下第客居，不堪莫甚，君獨處之，晏如流寓京師。疑有所干謁，乃於權貴一無所慕，但欲與知己者相周旋，其眞超然于世者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兀傲之氣如見。

《送裴侍御歸上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上》：周珽評：烹煉極融，針綫不漏。送別詩之最上品。

《過從弟制疑官舍竹齋》《詩筏》：看盛唐詩，當從其氣格渾老、神韻生動處賞之，字句之奇，特其餘耳。如王維「鵠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孟浩然「石鏡山精怯，禪枝怖鵠棲」，張謂「野猿偷紙筆，山鳥污圖書」，【略】此等語皆晚唐人所極意刻畫者。然出王、孟、張、岑手，即是盛唐詩，若出晚唐人手，即是晚唐人詩。

《同王徵君湘中有懷》《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後半不善學，即失之輕滑。《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是客洞庭，後解透發懷字。「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北人南客，不如水之向北，則是此身不可以還家，而徒託之於夢寐，至五更夢醒，而爲客之愁如故。「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因思家而念友，京洛雖多故舊，而歸期未定，則同遊在何日乎？

《別韋郎中》《唐詩解》卷四〇：按正言嘗奉使至長沙，疑此時韋郎中亦有蜀中之命，故臨別而有是作也。意謂我方南適長沙，君亦乘軺而登劍閣，雲樹杳而音聲隔矣。中二聯歷舉楚、蜀所經之處，然隨雁聽猿，蝶飛波起，則爾我之客愁可知，是以重傷離別而欲盡醉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起得高曠。中聯歷舉楚、蜀所經之處，所謂「阻笑歌」也，故欲盡醉以致情。《賈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言使車速發，特因欽限逼迫也。三、四之「南入洞庭」、「西過巫峽」，即二之「雲樹連天」。「隨雁去」、「聽猿多」，即阻笑歌也。（後解）：後解言正值深秋，況經奇險，多謝故人，勞勞相送，自當飲盡其巵中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起是順叠。蘀石先生最賞此作，以爲非後人所能及。《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兩人各有所適，後解重發別意。「不醉郎中桑落酒。」用反結法更透。言此去客愁如此，今口遙計之，兩人彼此神傷，必得一番盡醉，纔可以言別。有如不醉郎中以酒，此中半句，桑落酒，以桑葉落時所成，乃劉白墮所造。「教人無奈別離何。」若非一醉消遣，教人別離悄苦，眞有無可奈何者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應是已適楚，韋適蜀，故中二聯分寫。三四寫情，五六寫景，不嫌其複。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唐詩解》卷四〇：此杜侍御奉使南方而以珍寶貢獻，故作詩以譏之。言銅柱、朱崖，道路險遠，漢將窮征，始至其地。則珊瑚樹者，本越人所白貢，亦何勞多冠之使以求之乎？其在途登山歷水，冒險衝寒，以致其物者，正以此貨爲難得也。然王者不貴難得之貨，吾君豈忍耽玩之乎？蓋因譏侍御而兼以諷君，其意深矣。《唐詩歸》卷一六：鍾惺評：風刺之體，深厚而嚴，立言有法。「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譚元春評：

讀二語，有心者自當惻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一開口便說道路難，妙，妙！且不論貢物之來，民生如何疲困，只論侍御之去朝廷，是何意旨乎？況于銅柱朱崖，同是此地，伏波橫海，同爲一人，乃彼何人斯，出衆登壇？爾何人斯，代人貢物？直是精剝鼠子面皮，更無餘地許活也。三、四又反復治之，偏要提出其獺多冠來，惡極，妙極！（後解）：五、六又刻寫「道路難」三字，窮極治之。七、八用相如《喻巴蜀檄》文法，出脫朝廷，最得宣示遠人大體。《圍爐詩話》卷二：「讀張謂《杜侍御送貢物》及《代北州老翁》，其人子美之流。《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遠方貢物，不必強求，後解寫杜侍御之冒險而求，未必爲明主所喜，此爲戲贈也。「多恐君王不忍看。」仁君不貴異物，必不忍看，一以譏侍御之黷貨，一以諷君王之貪，多恐二字妙。其中有恐其然而未必然之意在。

《春園家宴》《唐詩歸》卷一六：譚元春評：只覺得和順，絕不見其嬌媚，所以爲妙。「竹里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鍾惺評：室家和平，只在此四語幽事中寫出，覺第二句明說尚淺。「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中兒。」譚元春評：有「參差」二字，覺「山簡醉」、「郢中兒」入詩皆有情，非熟調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唐人詩直是羽翼聖經，助流風化，不止作韻語而已。如此詩，一，表天時和應，二，表閨門肅雍，三、四，又言此爲人家內行，不必外人之所與聞，便將天地一段太和元氣，欲發而爲禮樂文章者，已無不醞釀于此。嗚呼！此豈後代小生之所得而措手乎！（往讀《三婦艷》，大婦小婦一向風流掃地，何意遽成大雅！）（後解）：解結子，妙！能低枝，又妙！自來妻妾愁其不解結子，乃才解結子，又可恨是不能低枝。今既解結子，又能低枝，此直佛經所稱「女寶」。而《易》曰：「元攸遂，在中饋。」《詩》曰：「黽勉同心，莫不靜好。」《禮》曰：「婉勉聽從。」皆是此物此志也。誠有妻妾如此，而丈夫猶不飲酒歌曲，夫豈人情！讀此詩使人深思內助之重。《詩筏》：張謂侍郎七言律，多奇警之句，及死後見形，獨愛人誦其「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二語。曾謝康樂詩尤多警語，而獨喜「池塘生春草」五字，自謂神助，可見詩以偶然語寫偶然景爲得意，凡他人所謂得意者，非作者所謂得意也。《緗綺樓說詩》卷一：張正言《春園家宴》：詩「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小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句鳥先知。」二聯一團和氣，結句「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中兒」二語，爲欲誇其在任時耳，一用俗典，通首減色。

《西亭子言懷》《唐詩歸》卷一六：「攀樹玄猿呼郡吏，傍溪白鳥應家禽。」鍾惺評：從官廨簿領中寫出羲皇桃源在目。「流水聞聲覺淺深」，譚元春評：靜。《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三：（前解）：前解寫境，後解寫人，筆疏墨明，誰當不曉？乃我獨有神解于此詩者，看他前解爲堂陰，爲芳草，爲數叢，爲竹林，爲閑花，爲几處，爲樹，爲猿，爲溪，爲鳥，全是一人指指點點，申申夭夭於其間，但細讀「在」字、「映」字、「攀」字、「呼」字、「傍」字、「應」字，便自見所謂盡是此人閑心妙手，並非西亭有此印板景緻也。然則前解正是寫人。（後解）：後解看他寫到看景知山，聞聲識水。二三屬吏，盡捐町畦，則不知山水之爲我，我之爲山水，自之爲他，他之爲自，一之爲多，多之爲一。所謂休乎天鈞，嗒焉盡喪，是先生之杜德機也。然則後解乃寫人無其人。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唐詩解》卷四九：此美禪室之深幽也。既與友朋相約而往，又安惜馬蹄之遙？況雲雨初霽，虹映斜陽，道間之景，亦甚佳也。既至，則見千峰羅于簷下，萬木遶于窗前，看花尋鳥，漸人幽深，地隔喧聞，人忘物我，宛然桃源中矣。因憶樵客，何不就此，而必事難覓之溪哉！《而庵說唐詩》卷二二：然諸公來遊，豈爲隨喜哉？故此四句，只當鋪排，算不得要緊，卻又再少不得的。此爲中四句定式，看者宜細心體會也。「地與喧聞隔」，此處幽寂，不聞世諦，眞是世外勝地。「人將物我齊」，佛教萬法平等，無有高下，豈作物我分別想。住持雲公，是個菩薩，故大衆俱無我，來遊諸公，聽雲公之法，又將化爲一人矣。「不知樵客意，何事武陵溪。」此寺既可隨喜，又有佛法，不知何故，此中樵客意，只想着桃源哉？此爲反結，又所謂咏嘆結也。

《送盧舉使河源》《唐詩解》卷二七：絲竹所以娛心，今念行役之遠，故反覺其生愁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絲竹本以娛情，然送人萬里之遠，則絲竹皆愁音也。警絕。

《題長安主人壁》《唐詩解》卷二七：此有求不遂而嘆交誼之薄也。夫交不以道而以金，賤矣；就金之中，復以多寡爲深淺，益賤也。然則無金而然諾，寧足恃耶？終以行路之心相待耳。《古唐詩合解》卷六：「世人結交須黃金」，以金交，鳥盡世人。曰須者，見非此不行也。「黃金不多交不深」，此句足上句之意，必金多而交深，則又更進一層矣。《說詩晬語》：詩有當時盛稱而

品不貴者，如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

傳記

《唐詩紀事・張謂》 謂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記》云：「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乾元中，謂以尚書郎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觴于江城之南湖。謂命李白標之嘉名，白目爲郎官湖云。」謂大曆間爲禮部侍郎，典七年、八年、九年貢舉。

《唐才子傳・張謂》 謂，字正言，河內人也。少讀書嵩山，清才拔萃，泛覽流觀，不屈于權勢。自矜奇骨，必談笑封侯。二十四受辟，從戎營朔十載，亭障間稍立功勛。以將軍得罪，流滯薊門。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爲禮部侍郎。無幾何，出爲潭州刺史。性嗜酒，簡淡，樂意湖山。工詩，格度嚴密，語致精深，多擊節之音。今有集，傳于世。

紀事

常衮《授張謂太子左庶子制》 敕，中散大夫前守潭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上柱國、河內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張謂，往以鴻筆麗藻，列於近侍，典謨訓誥，多所潤色，較然素節，鬱有盛名。言念華山之巡，不忘潁川之從，俾之領郡，亦謂理平。而孝悌宏博，禮容循謹，宜在公選，首茲正人。旌書課第之目，參相春坊之重，可守太子左庶子，散官、勳、封如故。

又《授張謂禮部侍郎制》 敕，稱秩元祀，春官職焉。舉秀興廉，國朝兼領，非文儒碩茂，鑒裁精實，重於一時者，不在此地。中散大夫守太子左庶子、上柱國、河內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張謂，宏達有檢，和平易容，豈道廣而難周，亦言滿而無擇。博涉羣籍，通其源流，振起鴻藻，正其聲律，翰飛北閣，燠發司言，居部長人，不忘惠訓，輔相東禁，孝友彰明，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以爾公望，副茲眷求，可守尚書禮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元結《別崔曼序》 漫與年將五十，與時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爲，遊而辨之。數月末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爲蜀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拔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振絕域，寵榮當世。公往在淮南，遂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爲。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爲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概耳。」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地理類》 《長沙風土碑》一卷，唐潭州刺史河南張謂撰，前有碑銘，後有湘中記載事迹七十件。

《宋史・藝文志七》 《張謂詩》一卷。

藝文

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概，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猶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與此山俱。

賈至《巴陵寄李二户部張十四禮部》 江南春草初冪冪，愁殺江南獨愁客。秦中楊柳也應新，轉憶秦中相憶人。萬里鶯花不相見，登高一望淚沾巾。

閻濟美《下第獻座主張謂》 審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躍，應

物鎖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轉令遊藝士，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

元結

論述

綜論

李商隱《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陽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女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緒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歟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扉深宮，但見其脊，牽繹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汙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瓣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齔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陳洲《季脩有詩求公晦顏公書元次山碑銘既而公晦和成使病者亦賦之》 英雄仙去形骸蘧，空有遺銘卧荒艸。誰將後事付平原，石刻長隨天不老。古來筆法多神逸，斷碣蘚埃誰復掃。顧無清議譎人間，末伎縱工何足道。往年好古搜奇蹟，百過曾看爭坐藁。直詞無復假軍容，僭逆知公能辨早。教兒秖欲傳家法，揮金可笑歐陽媼。豈知名義重丘山，遺屨終令魯人寶。此碑文墨兩奇偉，千載漫郎猶有考。當時談笑傲豺狼，首領不求明哲保。至今心畫落銀鈎，逸若驊騮初脫皂。先生年來好收書，兼愛此翁忠有餘。豈惟筆力求深造，定要聲名不滅渠。

戴復古《栗彌聲仲至以元結文集爲韻》 尋常被酒時，歸到急投枕。爲愛次山文，今夜醉忘寢。偉哉浯溪碑，千載氣凜凜。春陵賊退篇，少陵猶斂衽。文章自一家，其意則古甚。大羹遺五味，純素薄文錦。鋸牙不同俗，斯人異所稟。君君望堯舜，人人欲倉廩。古道不可行，時對窓樽飲。

《唐詩品彙》卷三一 歸來子云：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鋸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沖澹而隱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微眇，玩之翛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升庵詩話·元次山好奇》 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好奇之過，反不奇矣。元次山集凡十一卷，《大唐中興頌》一篇，足名世矣。詩如《欸乃》一絕已入選，《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雖爲杜公所稱，取其志，非取其辭也。其餘如《洄溪》詩：「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珊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又：「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東坡常書之，然此外亦無留良矣。

胡應麟《題元次山集》 元次山文故爲艱深險澀，而無大發明，蓋樊宗師、皇甫湜之前驅耳。高似孫至謂，視柳河東英崛過之。唐之文，惟二公，豈不省昌黎何代人耶？甚矣，高之無目且無耳也。余讀元子文，佳者僅世所共傳《中興頌》。迺其文體，典雅渾雄，非艱澀比。而諸艱澀之作無一傳，彼藉口盤庚者戒之哉。

《**詩藪外編・唐**》　盛唐蕭穎士、李華、元結，文名皆藉甚當時，而滓沒異代者，前掩於王、楊，後掩於韓、柳也。

《**唐詩歸**》**卷二三**　鍾惺評：元次山詩，溪刻眞奧，有異趣，有奇響，在盛唐中自爲一調。不讀此，不知古人無所不有。若掩其姓名以示俗人，決不以爲盛唐人作矣。又曰：不知者笑其椎樸，知者驚其奇險，當觀其意法深老處。只是一字，不肯近人。

湛若水《元次山集序》　余自北遊觀於燕薊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樸不欲陋，欲拙不欲周，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剛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白十次山以噴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叙其說云爾。

《**詩源辯體**》**卷一七**　元結（字次山）五言古，聲體盡純，在李、杜、岑參外另成一家。結《與劉侍御讌會詩序》云：「文章道喪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故其詩不爲浮泛，關係實多，但其品高性潔，激揚太過，故往往傷於訐直。中如《賤士吟》、《貧婦詞》、《下客謠》等，質實無華，最爲淳古。其他意在匠心，故多遊戲自得而有奇趣。蓋上源淵明，下開白蘇之門戶矣。惜調多一律耳。

又　元結《篋中集序》謂：「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故其五言古極意洗削，聲體之純，遠勝光羲諸子。但矯枉太過，往往有椎樸戇直之句。如「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等句，皆椎樸戇直者，蓋過而非不及也。

又　五言古至於唐，古體盡亡，而唐體始興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下惟岑參、元結於唐體爲純，尚可學也；若高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羲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必不可學者。

又　唐人沿襲六朝，自幼便爲俳偶聲韻所拘，故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參、元結而外，多雜用律體，與初唐相類。

《**詩筏**》　晉人詩能以眞樸自立門戶者，惟陶元亮一人。唐詩人能以眞樸自立門戶者，惟元次山一人。次山不惟不似唐人，并不似元亮。蓋次山自有次山之眞樸，此其所以自立門戶也。

《**師友詩傳錄**》　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郊禮》類《頌》，《鐃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尚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

《**古歡堂雜著**》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侔，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別有風調。

《**戴酒園詩話又編・元結**》　疏率自任，元次山之本趣也，然亦有太輕太樸者。酬贈游宴諸詩，須分別存之，惟憫貧窮、悲兵燹之言，宜備矇瞍之誦，爲人牧者尤宜置之座右。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元次山愛身後名，吾其山，吾其溪，吾其亭。亦自吾作古云爾。葛公深斥之，殆入禪魔。

《**絸齋詩談**》**卷三**　其時，元次山，高古渾穆，有三代之遺風。

又卷四　元次山詩悠然自適，一種沖穆和平之味，又在少陵以上。

又　高古渾穆，老杜甘處其下，王摩詰更不必言，惟韋蘇州略近，而矜貫終讓一籌。

又　次山詩比子昂《感遇》，有蹊徑可尋矣。

《**野鴻詩的**》　孔子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成聖者也；杜陵兼《風》、《騷》、漢、魏、六朝而成詩聖者也。外此若沈、宋、高、岑、王、孟、元、白、韋、柳、溫、李、太白、次山、昌黎、昌谷輩，猶聖門之四科，要皆具體而微。

又　次山傲偉長而有獲，應物宗柴桑而未純。

《**輟鍛錄**》　元次山詩，不必考其本末，辨其誠僞，一望而信其爲悱然忠厚、淡泊近道之君子也。

《**小澥草堂雜論詩**》　元次山（結）詩如百歲老人，冠履古製。

又　元次山樸素中更饒斌媚。

《**劍谿說詩**》**卷上**　元次山詩，在唐人中又是一格，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石洲詩話**》**卷一**　次山稱文章之弊，煩雜過多，欲變淫靡，以系風雅。然其詩樸拙處過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勝，等虎、豹、犬、羊爲一鞟者也。天

寶、至德之際，英哲相望，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君家遺山所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未必次山之詩，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獨其詩序，則稍有致。

又　觀《篋中集》所錄，其意以枯淡爲高，如以孟東野詩投之，想必愜意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元次山古調獨彈，冰襟雪抱，令人不敢褻玩。

又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略】元次山松風澗雪，凜不可留。

又《論文雜言》　世知韋蘇州之學陶，而不知元次山之亦出於陶也。蘇州有意學陶，而得陶之性情，次山無意學陶，而得陶之志節。

《靜居緒言》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略】其間獨取【略】元次山之敦厚，可以養吾神，全吾氣。

《昭昧詹言·附論諸家詩話》　元次山苦直易詳盡，無餘可蓄。又往往題住於詩，使觀者失望於詩。又有詩複於序之病，人皆喜其序，予正嫌其多一序也。序與詩宜互見，不宜重見，詳略異同自有法。

《石園詩話》卷一　元次山（結）別號甚多，如元子、猗玕子、浪士、漫郎、聲叟、漫叟，時有更易。歸來子云：「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故其見于文字者，亦沖淡而隱約。」愚謂元公所至，民樂其教。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次山集》　結蹤跡類古狂者，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其詩文皆寄託遙深，戛然自造。韓愈以前，力變排偶濃麗之習者，實自結始。

《海天琴思錄》卷一　漢、魏詩似賦，晉詩似《道德論》，宋、齊以下似四六駢體，唐則詞賦駢體皆有之，北宋詩似策論，南宋詩似語錄，元詩似詞，明詩似八股制藝，風氣所趨，實不能已。此潘彥輔之論，可謂深中情弊。余謂漢、魏之《十九首》，阮步兵之《咏懷》，不得謂之似賦，晉之陶柴桑，不得謂之似《道德論》，唐之陳、張、李、杜、高、岑、王、李、韋蘇州、元次山，不得謂之似詞賦駢體【略】有似有不似，須分別觀之，不可一概論之也。

《詩概》　「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又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爲眞似也。

又　孔門如用詩，則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又　代西夫西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峴傳說詩》　作五言古，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生毋熟，次山《篋中集》實得此意。

錢師曾《仿漁洋山人題唐宋金元詩絕句七首》　杯湖退谷杳難攀，湘水浯臺日夜閒。惟有憫時匡俗意，千秋琴磬在空山。

王廣言《論詩十首》　一聽雲山《韶濩》音，可憐六代盡哇淫。猗埼洞口好泉石，我欲因之撫素琴。

張晉《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次山宗法本陶公，質樸依然見古風。雅調不求諧俗耳，自臨幽澗撫焦桐。

屠倬《論詩三昧九絕句和翁覃溪先生》　風謠政事本相關，千古《春陵》元次山。正月繁霜雨無極，特開變《雅》不從刪。

邵堂《論詩六十首》　風謠政事兩相關，詩史《春陵》感次山。正月繁霜雨無極，本來變《雅》不從刪。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元結》　吟成微妙出塵寰，不愧詩人元次山。讀去篇篇悅心目，乃知儲李（儲光羲、李頎）盡應刪。　一腔幽怨動哀音，《貧婦詞》和《賤士吟》，貧賤從今休叫苦，千秋貧賤有知心。　壽翁多壽擬南星，惟養天年自不傾。最是忘情學草木，一言參透即長生。　偶向舊鄉喻舊遊，冠纓驚我我深羞。一溪瀼水供高咏，自是清流超俗流。　民困含冤不自安，眼看萬邑憫艱難。清詩道盡勞人苦，問有誰人咏忝官？　還州漫叟泛春波，五首新聲《欸乃歌》。舟子唱來聽盡好，漁翁作伴樂如何？　往歲山夷掠道州，而今不忍肆戈矛。官司悉索酬過賊，惟有君詩慰衆愁。　退谷杯湖舊作銘，請迴俗駕勿前行。爲招佳客成佳句，鳥獸驚人莫漫驚。　漁利梯榮爲宦難，浮華孤僻句應刪。官聲詩學淵源在，誰說次山慚魯山？（次山師事魯山令元德秀。）

黃維申《論詩絕句》　謝盡雕鐫本色強，唐朝詩境一軍張。杯湖退谷何人

共？想見當年孟武昌。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　麗詞偶語力湔除，寄託遙深氣卷舒。不以冠纓驚野老，瀼溪自願混樵漁。

蔡邦甸《咏唐人詩倣元遺山論詩絶句》　三事空陳帝陛中，詔除刺史播奇功。名臣議論循良績，忘使閒居作漫翁。

分　論

《二風詩》　《載酒園詩話又編・蕭穎士》：元次山《二風》、《演興》諸詩，塡塞奇字以擬《騷》，反成淺陋。文人好古嗜奇，固多蹈此轍。

《補樂歌十首》　《唐詩歸》卷二三：譚元春評：二章似頌似譏，有感其開闢，恨其剝削之意。鍾惺評：老莊著書深旨，尋常拈出。《石洲詩話》卷二：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韻，未爲古雅之則。《隨園詩話》卷二：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略】元次山補《咸英》、《九淵》【略】其詞雖在，後人讀之者寡矣。《養一齋詩話》卷八：元次山《補樂歌》，皮襲美《補九夏》，皆可已而不已者也。如元補伏羲《網罟歌》爲首章，其詞云：「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雖憂然而止，而有一點淳古氣否？【略】元平日雖有古奧之筆，到此亦成僞體。

《系樂府十二首・思太古》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元以樸拙成家。

又《賤士吟》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此似孟郊。

又《貧婦詞》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凡悲者必婉，此詩愈眞愈悲。譚元春評：偏不淺薄。《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只恐府主不應，啼亦何益！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元跪，非婦跪也。

又《去鄉悲》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語不多而情多；情不多而感人處多。覺深曲者，反淺一層。

又《壽翁興》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順天地之自然，自能多壽。「忘情」五字，洵爲《養生主》也。隱侯公詩「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與「不見允所求」二語，可以互證。

又《農臣怨》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傷憫語，只似譏嘲，更深。

《忝官行》　《唐詩鏡》卷二八：元結詩每有眞性，淺而可諷。

《舂陵行》　《碧溪詩話》卷六：元道州《舂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緩逋遣詔令，蒙責固所宜。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立可待矣。」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韻語陽秋》卷六：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褒稱元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唐詩品彙》卷一七：杜子美有覽道州元使君《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唐詩合選》卷一：鍾惺評：元次山詩，深刻直奧，有異趣，有奇響，在盛唐中自成一調。不讀此，不知古人無所不有。不知者笑其椎樸，知者驚其奇險。當觀其意深法老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八》：鍾惺評：「迫呼」二句，心中有此念，口中有此言，卻行不去，傷心在此。「言發恐亂隨」，古來兵亂，何者不是貪酷吏激成，至言至言。「安人」、「符節」二語，儘強項、吏不強項，不能行其慈心。「得非復是誰」，說得上官無辭。唐汝詢評：元詩本從風謠結構，此作稱其筆。吳山民評：眞憂，眞憤，眞惠慈人語。使俗吏讀之，能不爲之心怍面熱。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元二》：按本傳：結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即其《舂陵行》序云：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故老杜謂得結輩

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國史補云：天寶之亂，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曾此人而區區戒以莫論兵邪。《園爐詩話》卷一：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也。如元次山《春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又，卷二：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元結、沈千運是盛唐人，而元之《春陵行》、《賊退詩》，沈之「豈知林園主，卻是林園客」，已落率直之病。《緗齋詩談》卷四：《春陵行》沉着痛切，忠厚之意，自行其中。若令柴桑公爲此，輕拂淡染，含情半吐，反不能動人。此界當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杜老所謂「爲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者」也。千載以下，讀其詩想見其爲人。《輟鍛錄》：今日晨起，讀元次山《春陵行》，悲惻者久之。日運下邇，今人不獨學問不如古人，性情亦大懸絕。安得如結者百十輩，布滿天下耶？《全唐詩話續編》：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又，黃常明云：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通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人爲邦伯，萬姓氣吐，天下少安，立可待已。」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石園詩話》卷一：讀《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詩，眞仁人之言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忠厚？【略】如元次山（結）之「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春陵行》【略】乃爲眞忠厚耳。《詩概》：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祿，意皆起於惻怛爲民，不獨《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岘傭說詩》：詩忌拙直，然如元次山《春陵行》、《賊退示官吏》諸詩，愈拙直愈可愛，蓋以仁心結爲眞氣，發爲憤詞，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又，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忽發正論，使人一驚，近日唯升吉甫有此胸襟。

《賊退示官吏》《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前詩悲，後詩憤，仁人之言。《蟾齋詩話》：「焉」字用作押韻最難穩。劉楨「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用法清健。其次則元結「豈不如賊焉」，杜甫「古人歌已矣，吾道卜終焉」，在排律百韻中，間用飄逸。《緗齋詩談》卷四：《賊退示官吏》，若純作刺時語，亦傷厚道。看首尾詞意和平，可知古人用筆之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痛自切責，不嫌直遂。

《與黨侍御》《唐詩歸》卷二三：譚元春評：眞朋友規語，莫作相戲看。

《與瀼谿鄰里》《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厚處似儲，閑處似王，別有一段蒼奧之氣，裹其筆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三：桃花源乃設言，瀼溪眞太古也。而忽使之貧弱，能毋爲之訟冤乎？

《招孟武昌》《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一雙絕亮眼光，處朋友山水之間。《緗齋詩談》卷四：《招孟武昌》，取友之嚴，正其人品高處，胸次灑然，誦其言使人凜凜。丘壑間有此意思，方免騷人俗氣。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碧溪詩話》卷二：蕭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子惠基嘗謂所親曰：「須昏嫁畢，當歸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感畢昏嫁，竟爲俗務牽。」退之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昏嫁。」

《喻瀼谿鄉舊遊》《唐詩歸》卷二三：譚元春評：世人無鄉里情，終日留心經濟，只是虛意耳。看次山惓惓瀼谿，便知其《春陵行》、《賊退示官吏》所以傷心之本，總不出一「情」字。

《喻舊部曲》《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是安得務農息戰鬬意，說得深至動人。

《酬孟武昌苦雪》《緗齋詩談》卷四：《酬孟武昌苦雪》，憫人窮是造化在心處，絕不寫雪景，可謂能見其人。

《別何員外》《石洲詩話》卷一：元次山《別何員外》詩結句：「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而韓尤妙矣。

《夜宴石魚湖》《詩源辯體》卷一七：元結五言古，如【略】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醉人能說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夜宴石魚湖》）「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等句，皆遊戲自得而有奇趣者也。

《劉侍御月夜讌會》《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讀此序，及《春陵》諸作，此公經濟文章，皆生於一「情」字。道州詩文，如穆然嚴冷之人，冰霜滿面，

情至處卻有一段嫵媚款曲，汎愛之人，不知其篤也。

《石魚湖上作》《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序住，不得不留其詩。元又有《竄櫓》詩云：「櫓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醉醉在櫓畔，始爲吾性情」，數語佳甚。全首不稱，附記於此。《緝齋詩談》卷四：《石魚湖上作》，物莫能兩勝，鼻既隆起，頰輔不能不平。此序詩相讓之喻。《全唐詩話續編》：觀其《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專務愛民也。杜（子美）云：「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可謂相知深矣。

《登白雲亭》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元詩愛罵人，亦是一病。

《無爲洞口作》《唐詩歸》卷二三：譚元春評：冰霜之語。鍾惺評：似禪，卻不露機鋒。

《宿洄谿翁宅》《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落落穆穆，覺趣之一字淺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蔣一梅評：翻騰四老翁，妙，當是趣言。吳山民評：「將領兒孫行拾穗」，字冗境幽。結二句，把富貴心一刀割斷，便跳入此老翁殼中，誰能欲休不休也。唐汝詢評：兩「羨」字，厚至。

《說洄谿招退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通體俱寫洄溪之可隱，招客意只末路一點。

《宿丹崖翁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七：接竹引水，寫來如畫。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亦是直說，悠然不盡。

《石魚湖上醉歌》《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道州七言古數首，幾於忘情學草木矣。然直謂草木無情，則不能看元詩。《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唐汝詢評：逸事逸調，自然超脫，□竹林飲者少趣。吳山民評：語意似孔北海，孔之語爽，元此語奧，亦各有致。鍾惺評：此篇似漢人七言。《緝齋詩談》卷四：《石魚湖上醉歌》，簡而遠，此境最不易到。

《橘井》《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下》：周敬評：隽致飛動。周珽評：言蘇仙昇遐已久，而遺跡荒涼，令人景慕無已。然仙道高遠，世人欲步其後塵，莫能得及。則即此橘井之留，寧不儼然想見其道德之神也。《賢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前解寫蘇仙。後解寫自己。《唐詩評選》卷四：風致不損。《讀雪山房唐詩序例》：元次山尤稱與世聱牙，而《橘井》一章，又何其流逸乃爾！

《欸乃曲》《唐詩品彙》卷四：大曆初，結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乃作此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云。宋黃山谷云：「欸乃」，音「媼靄」，湘中節歌聲。《演繁露》云：柳子厚「欸乃一聲山水綠」，世固共傳「欸乃」爲歌，不知何調也。元次山《欸乃曲》五章，全是絕句，如「竹枝」之類，其謂「欸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歌也耶？「柳枝」、「竹枝」，尚有存者，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即其語，以名其歌，「欸乃」殆其例耳。《升庵集》卷六四：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也。《唐詩歸》卷二三：「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鍾惺評：此境非目擊不信。「應絕高人乘興船」，鍾惺評：語帶嘲笑，妙甚，可思。《唐詩解》卷二七：烟雨晦冥，欸乃時發，正如猿之悲吟。於是停橈而聽之，雖非清廟之音，要亦雲山之韶濩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欸乃》：楊升庵曰：朱子辨證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乃，一本作襖靄。按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湘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閒歌曖迺深峽裏。」靄迺也，欸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耳。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靄迺，欸乃，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吳旦生曰：黃山谷謂，元次山《欸乃曲》。欸音靄，乃湘中節歌聲也。《次山集》音注亦云：棹舟之聲。《嘯餘譜》云：是漁歌。張邦基以爲嶺外之音，非也。《冷齋夜話》作㚖（音襖）靄，合二字書之，其說益紛。升庵以爲欸音靄，乃音襖，是矣。據《說文長箋》云：「乃欸，船櫓搖戈聲，有《乃欸歌》，訛作乃款，又倒其詞作款乃，謬甚。然則字當從《說文》，而音即當作襖靄。此柳集注云：一作襖靄，亦有據也。山谷之於元集亦如之，字作欸乃，蓋俗寫之訛。升庵屢證之而實未確考耳。《詩辨坻》卷三：詩有近俚，不必其詞之閭巷也。【略】元次山《欸乃曲》云「好是雲山韶濩音」，非不典切蒼梧事，傖父之狀，使人嘔矣。《柳亭詩話・欸乃》：劉言史《瀟湘詩》：「閒歌曖迺深峽裏。」蓋舟子口號以節衆也。劉蛻集，有《湖中靄迺歌》。元結集，有《湖南欸乃歌》。三者一義，但用字異耳。欸本音哀，亦作上聲讀。後人因柳州集中有註云：「一本作襖靄。」遂欲音欸爲襖，音乃爲靄。黃魯直不加深考，又從而實之，誤矣。詳見《項氏家說》，梅宜城引之。然韻書作「欸」，不作「款」。

《浯溪銘》《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記上》：元次山《浯溪銘》云：

「浯溪在湘水南，北睢於湘，受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占地荒，無沒盡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浯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澗耳，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王士禎《浯溪考自序》：楚山水之勝首瀟湘，瀟湘之勝首浯溪，浯溪以唐元結次山名，得魯公磨崖書而益張之。《柳亭詩話・石鏡臺》：祁陽之浯溪，有石鏡臺，乃元道州遺跡。宋陳衍云：「元氏以水爲浯溪，山爲浯山，室爲浯室。三浯之稱，我所擅而有也。」藍景茂詩：「昏蔽仍須溪水淋，山光始發碧流澄。」謂以水沃之，照始分明也。「行人祇照山河影，不見元顏萬古心。」謂《中興頌》乃魯公所書。楊廉夫詩：「此石曾將獻鳳池，賜還仍對次山碑。分明照見唐家事，不向旁人說是非。」相傳此石曾入內廷，並無形影，發還故山，其光復現。解大紳詩：「水洗浯溪鏡石臺，漁舟花草映江開。不知元結中興頌，照見千年事去來。」詳見董傳策《浯溪記》。《湘綺樓說詩》卷七：「辰過浯溪，未上。次山磨崖頌中興，殊非其職。且工費甚巨，非凋郡廉史所辦。而此地遂名，其水石亦不稱，未若滴水巖。巖去縣卅里，游陟未便耳。作詩云：『零陵水石多奇秀，別起嶆臺在湘右。摩崖深刻頌唐文，從此山川生錦繡。後來論古有微言，不廢元顏妙迹存。謫宦幾人傷僻遠，題名俗士喜彫剜。貞元司馬嘲多石，那識漫郎山水癖。猶嫌卜宅近城隅，未若丹崖棄官客。雲山峰連滴水崖，天然峭拔洗蒼苔。嶆嶁神碑九疑頌，唯待重華封禪來。』自浯溪至滴水巖，以巖爲勝。

《**大唐中興頌**》《艇齋詩話》：山谷《中興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所謂「《春秋》二三策」者，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雒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以上四句即《春秋》書法也。《歸田詩話》上：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卻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李吕祺《經浯溪讀元結大唐中興頌》：「平生念浯溪，鐫鑱有遺跡。揚舲泝湘水，登臨暫來即。穿崖倚層雲，奇險自天闢。漫叟詞既嚴，顏公筆無敵。鬼神屢呵護，風雨長洗滌。忠槩儼尚存，冰御猶可識。端容斂襟讀，感慨重心慼。誰畫靈武謀，大物取何亟。唏噓中興業，諒重君子惜。逡巡解舟去，回顧三歎息。」《說詩晬語》：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韻，與《嶧山碑》又別。

《**惡圓**》《詩概》：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

《**喻友**》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杜陵年譜》：天寶六載丁亥，正月，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李林甫命尚書省覆試，皆下之。元結《喻友》文云：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長史，已而布衣之上，無有一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

傳記

碑志

顏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閒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授學於宗兄先生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淳之語，難哉！

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及羯胡首亂，逃難於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元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瀼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上大悅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乃拜君左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於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邱。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璽書頻降，威望日崇。時張瑾殺史翻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爲奏聞，特蒙嘉納，乃與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帆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防禦使龐承鼎謀反，並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宮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王仲鼎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今上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蒙褒獎，乃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於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於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聲叟。□□□□□□□又以君漫浪於人間，或謂之漫叟。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於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於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於九重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泰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袞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志業。故吏大足令劉袞、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興等，感念恩舊，皆送哭以終葬。竭資鬻石，願垂美以述誠。眞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蘧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次山斌斌，王之藎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秉心眞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允矣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素志莫伸。草士立表，垂聲不泯。

傳　狀

《新唐書・元結傳》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幷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膺大聲樂足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愿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略】帝悅曰：「卿能破賊，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骸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

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等箸而盡船，獨整齮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等箸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齮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等箸，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齮於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等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齮，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驚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唐才子傳·元結》 結，字次山，武昌人。魯山令元紫芝族弟也。少不羈，弱冠始折節讀書。天寶十三年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愿子耳。」遂擢高品。後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蘇源明薦于肅宗，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御史，參山南來瑣府，除容管經略使。始隱商於山中，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洞，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或稱聱叟、酒徒、漫叟。及爲官，呼漫郎。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憎薄俗，有憂道閔世之心。《中興頌》一文，燦爛金石，清奪湘流。作詩著辭，尚聱牙。天下皆知敬仰。復嗜酒，有句云：「有時逢惡客，自注：「非酒徒，即惡客也。」有《文編》十卷，及所集當代人詩爲《篋中集》一卷，并傳。

紀事

《元和姓纂·元韻》太原 唐都官郎中元善禕，稱昭成帝後。《南宮故事》云：代居太原，著姓。禕曾孫谷神，扶州刺史，堂姪俯，宋州刺史。元孫結，容府經略兼中丞。

《唐國史補》卷上 元結，天寶之亂，自汝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結，天寶中始在商餘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玕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爲漫郎。

《唐語林·栖逸》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濆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沮，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郎。

《唐詩紀事·元結》 蘇源明薦結於肅宗，時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乃攝監察御史。發宛、葉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樊上。後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教。還京師卒。始號猗玕子，後稱浪士，又曰漫郎，更曰聱叟。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樊上，與衆漁者爲鄰，帶等箸而歌欸乃，自號聱叟。

《郡齋讀書志·元子十卷》 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洞，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爲聱叟，酒徒呼爲漫叟，及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世之思。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考》 元結字次山，瀼州人。後魏常山王遵之後。少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蘇元明見肅宗薦之，結上《時議》三篇，帝悅。代宗立，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流亡歸者萬

餘，進容管經略使，民樂其教，立石頌德。結著書釋謂，始著《元子》十篇，故稱元子。避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徙家瀼，稱浪士。又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客樊上，漁者相戲，更爲聲叟。又曰：公之漫猶聲乎？公漫久矣，故稱漫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元子》十卷。

又　元結《猗玗子》一卷。

又《藝文志四》《元結文編》十卷。

又　元結《篋中集》一卷。

《崇文總目》卷五　《元子編》十卷，元結撰。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元子編》十卷，元結撰。補曰：唐志《元結文編》，卷同宋志，《元子》十卷，又《埼玗子》一卷。《通考》引《容齋隨筆》云：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又引子略云：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分十卷，是《元子》，非即文編，宋志誤也。《崇文目》子部小說家有《猗玗子》，亦無元子。

《郡齋讀書志・元子》　十卷，《埼玗子》一卷，《文編》十卷。

《直齋書録題解・總集類》　《篋中集》一卷，唐元結次山錄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詩二十四首，盡篋中所有次之。荆公《詩選》盡取不遺。唐中世詩高古如此，今人乃專尚季末，亦異矣。《館閣書目》以爲結自作，入別集類，何其不審也。

又《別集類上》　《元次山集》十卷，唐容管經略使河南元結次山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結自號漫叟。

《文獻通考》卷二三二　《元子》十卷，《埼玗子》一卷，《文編》十卷。《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凡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漫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宦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略】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廄，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於此邪。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大寶九載庚寅，至十二載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世次。

毛晉《汲古閣書跋》　漫士逢天寶之亂，潛身仕隱間，自謂與世聱牙，不肯作綺靡章句，先輩譬之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今讀其篋中七人詩，亦皆歡寡愁殷之語，不類唐人諸選，然瓠砢一派，實中世所難，宜荆公選錄不遺也。或謂漫士自作編入別集，謬矣。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集部》　《元次山集》一本舊抄。

《百川書志》卷一二　《元次山文集》十卷，《拾遺》一卷。贈禮部侍郎元結也。

又卷一四　《元結詩》。贈禮部侍郎元結也。

《蜀中廣記》卷一〇〇　《元子》十卷，《埼玗子》一卷，《文編》十卷。陳氏曰：元結次山著。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緯雲樓書目》卷三　元結《篋中集》一冊。一卷。又《文編》十卷。李商隱序。宋時有九江刻本。又《元子》十卷。李紓集，凡一百五篇。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元次山集》十卷抄。又，《詩集》：元結《篋中集》。

《季滄葦藏書目・文集》　《唐元次山集》十卷一本。

《文淵閣書目》卷九　《元次山文集》一部四冊完全。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次山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唐元結撰。結事蹟具《新唐書》本傳。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爲作序。《文編》十卷，李紓爲作序。又《猗玗子》一卷。並見唐志，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此本，而書名卷數皆不合。蓋後人摭拾散佚而編之，非其舊本。觀洪邁識所記二十國事，如

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見於《容齋隨筆》者，此本皆無之。則其佚篇多矣。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迹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稱季。及逃難猗玗洞，稱猗玗子。又或稱浪士，或稱聱叟，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冥冥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舂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嘗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其品題亦頗近實也。

又《別集存目一・漫叟拾遺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是編選錄唐元結之文，不著編輯者名氏。卷末有竹岡居士跋云，《元次山全集》廣南近已重刻，湛甘泉太史序之詳矣，茲復何言。顧此數篇於警策人心，感激時事頗切，故別錄之，非有所去取也。末署戊寅冬季，不著年號。以湛若水官翰林年月計之，蓋正德十三年也。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元結《次山集》十二卷。又，《次山集》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唐元次山文集》十卷（舊抄本），唐贈禮部侍郎元結著。自序，湛若水序（正德丁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唐元次山文集》十二卷（明刊本，汪季青藏書），元結次山著。陳繼儒眉公、吳震元長卿、王時敏遜之同較。結，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鋸牙，豈獨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郡齋讀書志》元子十卷，琦玗子一卷，今不傳，惟存文編十卷。明湛若水校本，有補遺一卷，題太保武定侯郭勛編此，十二卷，與《四庫全書》所載同。其實十一卷。注曰拾遺十二卷，注曰拾遺補，是原編仍舊十卷也。首載元結本傳，末載李商隱後序，并晁氏、陳氏、洪氏《容齋隨筆》、《高氏子略》四則，有擒藻堂藏書印，平陽季子收藏圖書，休甯汪季青家藏書籍三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元次山集》十卷，《拾遺》一卷（明刊本）。此正德間湛甘泉刻本，有序，其書無續拾遺，而有自序、自釋二篇，卷首有鮮知道人題記云：《元次山集》十卷，《補遺》一卷，依宋板本，雙勘無訛。舊爲陳仲魚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六 《唐漫叟文集》十卷，附拾遺、拾遺續，影鈔元刻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別集》 《唐元次山文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明吳震元主時敏刻本。《次山集》有明初刊本，題《漫叟文集》，附《拾遺》、《續拾遺》。又正德間湛甘泉刻本，無《續拾遺》，卷四《朝陽巖下歌》「寒泉清」下脫去「零陵城郭夾湘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三句。余舊藏有湛本，去歲聞廠肆出一明初本，爲人購去，以未得與湛本一校爲憾。頃撿故篋得此吳震元、王時敏校本，雖改十卷爲二十卷，實則以《拾遺》、《續拾遺》爲十一、十二兩卷，非重編也。檢閱《朝陽巖下歌》三句不脫，知此本不從湛甘泉本出，或即從明初本翻雕亦未可定，暇日當與湛本一校勘，惜序跋俱失，不知爲誰氏所刊耳。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元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刻本。明湛若水校本十卷。（補）四部叢刊影印湛校本。

藝文

劉長卿《贈元容州》 擁旌臨合浦，上印卧長沙。海微長無戍，湘山獨種畬。正傳通歲貢，才惜過年華。萬里依孤劍，千峰寄一家。累徵期旦暮，未起戀煙霞。避世歌芝草，休官醉菊花。舊遊如夢裏，此別是天涯。何事滄波上，漂漂逐海槎。

孟彥深《元次山居武昌之樊山新春大雪以詩問之》 江山十日雪，雪深江霧濃。起來望樊山，但見羣玉峰。林鶯卻不語，野獸翻有蹤。山中應大寒，短褐何以完。皓氣凝書帳，清著釣魚竿。懷君欲進謁，谿滑渡舟難。

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有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

作，歟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愷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岳，之子寵若驚。色阻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澹字敧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皇甫湜《題浯溪石》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宮劇，粹美若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與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

雜録

《韻語陽秋》卷一三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吾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峿臺；蓋取吾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莅吾獨有。」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邪？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川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所樂者，寂寞固陋，皆衆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哉。」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於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優古堂詩話》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夷狄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閒架稅犀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

周紫芝《元次山祠》　紹興辛未冬，予將有江西之役。故人舉酒酌我，且曰：子過九江，謁陶淵明、元次山之祠，爲吾謝焉，我老矣，不復拜公於堂下。余至彭澤，訪淵明之遺跡，則敗屋數椽，炊烟相屬，散居如星。父老皆曰：此舊治也，祠在新邑，道遠不得去。遂捨而西，至瑞昌，問次山之祠安在？人皆莫知次山之爲誰，亟呼老吏問之，曰：往有土偶，席帽短衫，薄髯而微者，得非是乎？兵亂，邑貧不供，鞠爲酒墟，今數年矣。問：公像安在？曰：附諸某神。余往訪之，則地坐神側，飛埃雪積，墟壞無烟，熟視久之，有流落羈栖之狀，乃取杯酒酹公而行。已而遂抵永興，欲爲公作堂繪以祠焉。議者以公當唐肅宗時避地瑞昌，故人相與，奉而祀之，今遷於此無謂。會龍眠之孫李侯西美宰是邑，余語而屬以是事，未數月政成，民咸安之，乃一新公祠，既落成，舉廟中像以歸，識者賢之。次山方少年時，頗以氣自許，慷慨論天下事，言治道必極古帝王，使行其言，未必專尚虛名，如房次律輩。惜乎肅宗用之不盡其才。代宗立，丐居樊上，鼇翻漫浪，依隱玩世，浮沉酒中，以詩自名。晚路得州，有古循吏之風，所全活不可勝數。余何卒不能究其所設施，使爲中興賢宰相，雖一時才名充塞天地，而文章辭采，足以照耀今昔，猶不得一椽，自庇其身，扈酒臠肉，不丐餒魂，豈造物者與之以此則不得於彼也。李侯能知余之意，不旋踵堂成，使後人知古有漫郎，亦賢矣哉。

《逸老堂詩話》上　人之於詩，嗜好往往不同。如韓文公《讀孟東野詩》，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唐史言退之性倔強，任氣傲物，少許可。其推讓東野如此。坡公《讀孟郊詩》有云：「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蟛蜞，竟日嚼空螯。」二公皆才豪一世，而其好惡不同若此。元次山有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卧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此詩斷盡百年公案。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元二》　《送元二適江左》，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錢牧翁曰：按次山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江左。碑傳及次山集可考。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吳旦生曰：觀詩中晉室、丹陽、公孫、白帝，絕不類次山。末云，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尤非對次

山語。

《**隨園詩話**》**卷四**　李敏達公撫浙時，威不可犯，獨能敬讀書人。設志局修書，所延皆一時名士。公餘之暇，放艇西湖，屢開文讌。汪西顥沆賦詩云：「西湖大好作春遊，環珮如雲簇水頭。誰似尚書能愛士，日斜堤外未回舟。」其時，余才九歲。後五十年，西顥在莊相國席上見贈云：「花巵同泛小山堂，回首星霜三載強。野叟尚能夸舊政，羣公每見譽文章。君卿老去言逾妙，陶令歸來樂未央。莫道隨園秋色淡，萱庭日月閉門長。」與余在席上論元次山文，有《惡圓》一篇。余道：「天體尚圓，何可見惡？」西顥因指身上衣袖冠領，席上盤碗壺碟，曰：「諸物嘗圓，才適于用。」彼此大笑。

李華

論述

綜論

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帝唐以文德丕祐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後后，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序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達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績，外若坦蕩，內持正性。諫不犯顏，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仇。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筆鋒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出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並，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龍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向，郡邑爲肅。爲奸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圮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閹人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漳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不若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母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污，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虧，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南，省躬遺名，誓心自絕。無何，詔復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之日將以可言處公。公曰：「焉有隳節奪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爲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風痹，徙家於楚州，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食，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都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遇暇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少時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寶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員外端》、《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且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已後所作頌、賦、詩、歌、碑、表、叙、論、誌、記、讚、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長子羔，字宗緒，編爲二十卷，號《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虛頌》，主文而譎諫則《言豎》、《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婦賦》、《靈武二孝讚》，表賢達盛德則《崔賓客集序》、《元魯山碣》、《房太尉德政碑》、《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誌》、《李太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抒其

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評事文》；吟咏情性、達於事變則《咏古詩》；思舊則《三賢論》；辨卿大夫之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則《南泉眞禪師》、《左溪郎禪師碑》。其餘雖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於典謨。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覿容貌，聽詞氣。假令束帶立於史臣之位，足以潤色王度。天而病之，時不幸歟！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乃著其文德，爲之冠於篇首焉。

梁肅《爲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維大曆元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道莫存，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肢。發爲斯文，鬱鬱耀輝。自五百年，風雅陵夷。假手於兄，鬱爲宗師。乃登憲閣，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元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拘在豺虎。氛霧濛濛，薄汙我躬。雷雨作解，遠身於東。帝曰孝哉，可移於忠。名彰右掖，跡踐南宮。邱明有恥，元晏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於大賢，不嚮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塞道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間，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攜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彝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賵，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於常。繐帳所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來，臨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又《補闕李君前集序》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公張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

顧況《祭李員外文》　古之哲人，銅鞮介山，柳下臧文，先生企之。密邇四鄰，逢時不昌，與世遭迍，先生淵然。金碧無塵，通識殊倫。精義造神，退居江潭。節貫松筠，皎皎先生，蘭言玉聲，詞林搖落。天地空春，宜與太一。上爲帝賓，若商傅說。例列星辰，天將以公。經濟生人，生人不幸。天喪斯文，斯文既喪。嗚呼郢匠，先生逝矣，何人知況。知況何人，升堂誘進。造次無爲，樞機必慎。跡暢高節，心融密印。詞不能豁其胸襟，故春容於絕韻。而京口歸魂，毘陵旅櫬，可勝悲哉！心喪何自，身役炎洲。先生大歸，赴哭無由。古之達者，以生爲浮。先生徂征，與化同遊。四節不留，物無長在。寂寂賓階，人遷事改。陶潛自祭，管輅知終。本師瞿曇，了達虛空。初命少子，昏冠先禮，兆發深喪。聖朝悼歎，儻遂追崇。忝友李茂，休戚略同。北望丹徒，山險萬重。文非尺牘，鬱塞盈胸。想公形容，昭況肅恭。尚饗！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頹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泊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噫！自天寶已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比於尚書郎、二千石。

皇甫湜《諭業》　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罍玉斝，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凡。

《唐語林・文學》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拓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卜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楊慎《丹鉛雜録》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愼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陳希彭《十字軍英雄記序》　唐之名家，如裴度、李華、獨孤及、段文昌、

權德輿、元稹、劉禹錫之流，力摹漢京，自以爲古，然響枵而氣促，體贗而格俗，偶與皇甫湜、李翺、孫樵之文雜陳，則意境神味，迥然不侔，矧能肩隨退之哉！

分論

《雜詩》一 《唐詩歸》卷二三：「臣道不敢專」，鍾惺評：非詞人話頭，有大本領。「上天降寒暑，地利乃可生」，鍾惺評：二語與「不知天地心，徒然怨風雨」正是對病之藥。

又二 《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發憤之言卻眞，所謂著「意氣」二字，交遊便不得力也。「仁義豈有常，肝膽反爲賊」，譚元者評：末世名言，閱歷始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忠志義情，精想異調，能于雅道，另開丹嶂者。又觀其《雜詩》云：「結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逢縱橫者，是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並命登紫極。奔車得停軌，風火何相逼。仁義豈有常，肝膽反爲賊。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則華之自負可知。盟心亦苦者，豈獨聲律之妙哉！

《詠史》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李華之詩典雅中多苦思，如《詠史》，激烈可誦，惜節不獲如其所志也。此詩當作于天寶時，嗟韓休、張九齡輩之不作，楊國忠、李林甫等之胎禍。故慕前朝朱雲斬佞之忠，深痛今不之有也。以幽憤之發，致諸于精靈，意亦無聊矣。晉王昶云：徐偉長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故唐人諷刺時事，每托之古人，亦足此意。周珽按：安祿山反，玄宗入蜀，華爲監察御史，以母在鄴，欲間行奉母以逃，爲盜所得，以母之故，受僞署鳳閣舍人。華自傷不能完節，屏居江南。肅宗以左補闕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吁其志可傷也！程全之曰：以程子趙岱之論觀華，可無責矣。余并讀其雜詩一篇，以鈍直自比，牙翼比奸佞。世多以書生不得力，爲嫌不知縱橫者，非徒無益，反有害存焉。亦出亂代無觸邪之獸也，得不意如朱雲之直者哉！《載酒園詩話》卷一：人惟忘情者能作極不情之事，如柳下惠坐懷不亂足也。眞如浮雲過太虛，無一毫計較沾滯。孔子見衛夫人，即此種力量。李華《詠史》曰：「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楊葉。麗色異人間，珊珊搖珮環。展禽惟獨處，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雲，城中暗春雨。適來嗚珮者，復足誰家女？泥沾珠綴履，雨濕翠毛簪。電影開蓮臉，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曲，采蘋兼采菉。歸徑雖可尋，天陰光景促。憐君貞且獨，願許君家宿。徒勞惜衾枕，子不顧雙蛾。豔質誠可重，淫風如禮何！周王惑褒姒，城闕成陂陁。」則此女直二登牆窺宋之東家，展先生亦特一魯男子耳。此欲形其介，反失聖人之大也。詠四皓曰：「後代無其人，戾園滿秋草。」暗諷太子瑛、光王瑤、鄂王琚之事，可謂切妙。然如「側聞驪姬事，申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揭來趨灑掃」。一何直戇！當時潛移默奪，寧至作此語言。至賈幼鄰《詠馮昭儀當熊》曰：「王孫莫諫獵，賤妾解當熊。」爾日捐軀衛主，正倉卒中計無復之之事，豈恃此而遂任其君冒險。一場好事，被鈍筆敘壞，大不解事。《載酒園詩話又編・李華》：李遐叔《雜詩》，雖不足以上繼陳伯玉、張子壽之《感遇》，要亦正聲雅奏也。《咏史》詩大有合于開元、天寶中事，似非無爲而作，恨用事多齊拖耳。然如咏楊僕伐朝鮮曰「島夷非敢亂，政暴地仍偏。得罪因懷璧，防身輒控弦。三軍求裂土，萬里詎聞天。」說盡邊臣邀功生釁之弊，豈有感于青海之役耶！又「蜀主相諸葛，曹伯任公孫。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爲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即子瞻秋試策問意。《養一齋詩話》卷八：唐詩極含古意者，當以曲江《感遇》，青蓮《古風》爲第一，必欲以「極玄」、「又玄」、「三昧」題集者，當選此等詩。姚合、韋莊、漁洋皆名流也，而竟汶汶於此。若盧照鄰《詠史四首》，李華《詠史十一首》，吳筠《覽古十四首》，鋪排陳言，閱之欲卧。

《寄趙七侍御》 《唐詩紀事・李華》：「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故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軫，未冠進太學，皆苦貧共學。同年三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三人及第也。《唐詩鏡》卷二八：詞意蒼落。

《仙遊寺》 《唐詩歸》卷二三：「開拆秋天光」，鍾惺評：奇語可畏。

《尚書都堂瓦松》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不落纖巧，結意脫祈請卑格。

《春行寄興》 《唐詩解》卷二七：草萋澗涌，花落鳥啼，景非不佳，所悲者寂寥無人耳。蓋祿山亂後，人物凋殘，故有是嘆。韓偓詩云：「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影空見花」，同感亂離而深淺自別。《唐詩鏡》卷二八：「無人」「花自落」語似重疊。《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中》：何景明評：寫出情景具幽。蔣一梅評：閒適。徐用吾評：華而不浮。

《含元殿賦》　《唐國史補》卷上：李華含元殿賦初成，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矣。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于權著作，心所愧也。《全唐詩話續編》：華字遐叔，趙州人。嘗作《含元殿賦》，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搉，已成，謬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中書政事堂記》　《全唐文紀事》卷二三：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略】此記峻潔嚴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華之名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

《卜論》　《全唐文紀事》卷九五引楊慎《丹鉛摘錄》：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刳之煮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刳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於龜！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李陽冰《太白集序》云：「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又自遜云：「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李華《太白墓誌》云：「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又曰：「立言謂賢，道奇於人而侔於天。」推尊皆不免太過。然亦可知太白作詩本原，與《三百篇》相表裏，而虛鋒掉弄之小才，狂吟爛醉之惡習，信不可以借口學步矣。又，洪氏邁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誣，辨正確不可少。而《舊唐書》謂以飲酒過度死。皮日休作《李翰林詩》亦云：「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是太白眞醉死矣。然陽冰《集序》云「枕上授簡」，李華《墓誌》云「賦《臨終歌》」，此豈醉死者所爲哉？余故錄容齋辨正之語，俾捉月、醉死兩誣，皆得白焉，否則仍與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說，同一嗤點前賢也。

《弔古戰場文》　《臨漢隱居詩話》：詩忠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升庵詩話・詩文奪胎》：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又《奪胎換骨》：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眞奪胎換骨矣。《方南堂先生輟鍛錄》：李遐叔《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二十四字化而爲十四字，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猶龍之筆。《養一齋詩話》卷三：「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寤寐見之。」六語委曲深痛，文家眞境，萬不可移減一字者。

傳記

《新唐書・李華傳》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叉姬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爲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勸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略】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

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

紀事

作家逸事

《因話録》卷三 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禫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爲。

《唐摭言》卷四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日，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籌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太平廣記》卷三七二引《廣異記》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鬚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騎院牆坐，以石擲華等當窗前後。數月，居者苦之。鄰有秦別將，善射知名，華自往詣之，具説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復來，投石不已，秦乃於隙中縱矢，一發便中。視之，乃木盟器。

《舊唐書·權德輿傳》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皐，字士繇，後秦尚書翼之後。【略】浙西節度使顔眞卿表皐爲行軍司馬，詔徵爲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皐之德而友善之。

又《郗士美傳》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顔眞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

又《獨孤及傳》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

又《范傳正傳》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戶部員外郎，與郗人李華敦交友之契。

又《趙曄傳》 曄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顔、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又《孫逖傳》 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顔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新唐書·蕭穎士傳》 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顔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又《李栖筠傳》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唐詩紀事·李華》 華，字遐叔。舉開元二十三年進士。天寶二年博學宏詞，皆爲科首。天寶十一年，拜監察御史，除右補闕。祿山亂，輦母而逃，爲盜所得。二京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仕加司封員外郎，將以司言處之。華曰：「焉有隳節奪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移病請告。李峴領選江南，表爲從事，以風痺廢居楚。

《藝苑卮言》卷八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卧蓐七年，朱超道歲晚沉痾，玄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痹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且瞽廢，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消。

《詩藪外編·唐上》 嘗與友人戲論，唐詩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備。【略】盧從願以富，郊島以窮，盧照鄰以癩，李華以

風痺。

《唐音癸籤・談叢一》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石園詩話》卷一　李遐叔(華)進士及博學宏詞皆爲科首，官右補闕。祿山亂，輦母逃，爲盜所得，坐謫。仍加司封員外郎，將以可言處之。華曰：「爲有隳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移病請告。與蕭茂挺穎士齊名。蕭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遐叔《寄趙七侍御》云「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緯卿陷非罪，折我昆吾鋒。茂挺獨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墜鴻濛。世故墜橫流，與君哀路窮。相顧無死節，蒙恩逐殊封。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云云。緯卿即邵軫。茂挺名播天下，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而以推奬後進爲任，如李陽、李幼、皇甫冉、陸渭數十人，皆爲名士。門人私謚文元先生。趙七，即驊也。遐叔抱憾辱志，形之于辭官，咏之于寄友，不自諱其愆，亦詩人中之佼佼者矣。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吏部員外郎》　李華(又封外補、金中、禮外補。又御史臺左側題名。)《新表》趙郡李氏東祖房：典設郎恕己子華，字遐叔，吏部員外郎。

作品本事

《唐摭言》卷一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兔橫貶，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出太學登第。

《唐語林・補遺》卷五　元宗嘗幸東都，大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略】吏部員外郎李華攄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徧諸耳目也。

《新唐書・元德秀傳》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白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奬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

又《侯知道傳》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二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傅墳，踴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且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

又《列女傳》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韻語陽秋》卷八　東漢李固，忠直顓亮，志在討國，不爲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捉鈇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如陳留楊羌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邪！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爲糞土，而馬融眞犬豕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華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李華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李華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李華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

《詩藪雜編・閑逸中・載籍》《李華》十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別集類一・李遐叔文集四卷》唐李華撰。華之文章，根柢不及蕭穎士，而詞采煥發則過之。晁、陳二家書目，皆不録其集，蓋至宋已佚。此本乃從《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採輯而成，故李翺所作盧坦、楊烈婦兩傳，亦誤收焉。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李遐叔文集》四卷，唐李華撰，路氏有鈔本。

藝文

李白《陪侍御叔華登樓歌》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李華》 殿前作賦動明君，五色日華連五雲。詠史篇篇抱幽憤，可憐坐廢李參軍。翡翠鴛鴦藻彩新，卻憐秋鳥不逢春。悲歌一曲長門怨，病廢何殊永巷人。

岑參

論述

綜論

《河岳英靈集・岑參》 參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矣。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宜稱幽致也。

杜確《岑嘉州集序》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斲雕爲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茲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遺範矣。南陽岑公，聲稱尤著。【略】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絶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焉。

《彥周詩話》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淸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也。

周紫芝《書岑參詩集後》 杜少陵用胸中萬卷之書，作妙絶古今之句，嘗自言詩有神助，而語不驚人，雖死不休，宜其傲睨凌蔑，高目一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至於詩人文士間有可稱者，未嘗不力加推許，至於再三，或見於言語文字，諄諄不已。如高詹事、元道州與岑參輩，皆其人也。蓋物以類而相從，人由意而相合，臭味之同，乃詩人之草木出於自然，有不約而契者。況其於一時人物，汲汲然唯恐失之，如近世歐文忠、蘇內相之收拾文士，要使盡出門下而後已。參詩清麗有思，殊復可喜，觀少陵所謂「岑參兄弟皆好奇，

攜我遠來游渼陂」之句，則亦可以得其爲人之大略矣。

《**碧溪詩話**》**卷六**　岑參《宿仙遊寺》云：「寄報乘軒客，簪裾爾何容。」臨川《和秀老》云：「解我葱珩脫孟勞，莫年甘與了同袍。」比之退之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異矣。

陸游《**夜讀岑嘉州詩集**》　漢嘉山水邦，岑公昔所寓。公詩信豪偉，筆力追李杜。常思從軍時，氣無玉關路。（公詩多從軍西邊時所作。）至今蠹簡傳，多昔橫槊賦。零落財百篇，崔嵬多傑句。工夫刮造化，音節配韶護。我後四百年，清夢奉巾屨。晚途有奇事，隨牒得補處。羣胡自魚肉，明主方北顧。誦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

又《**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牀睡，輒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嘗以爲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犍爲，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岑嘉州體，岑參。

《**木天禁語**》　樂府篇法，張籍爲第一，王建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

又　七言長古篇法。【略】分段如五言，過段亦如之。稍有異者，突兀萬仞，則不用過句，陡頓便說他事。杜如此，岑參專尚此法，爲一家數。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串，極精神好誦，岑參所長。

《**唐詩品彙**》**卷一二**　唐杜子美常薦參於朝，表云：「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上，時輩所仰。」又詩云：「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又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蓋參與子美非薄交也，其詩實爲少陵所稱許。

《**藝圃擷餘**》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略】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略】又有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略】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我人不能運，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內，古意猶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又　高、岑並工起語，岑尤奇峭，然擬之宣城，格愈下矣。

又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俳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又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帝京》之什，【略】岑補闕之覽勝，【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又《**古體下・七言**》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略】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

又《**近體上・五言**》　嘉州格調整嚴，音節宏亮，而集中排律甚稀。

又　「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

又《**近體中・七言**》　《早朝》四詩妙絕今古。賈舍人起結宏響，其工語在「千條弱柳」二聯，第非作者所難也。工部詩全首輕揚，較他篇沉著渾雄，如出二手。「朝罷香煙」句，王道思大譏之，然足和舍人「衣冠身惹御爐香」意耳。賈此句顧華玉亦有近拙之評。王、岑二作俱神妙，間未易優劣。昔人謂王服色太多，余以它句猶可，至冕旒、龍袞之犯，斷不能爲詞。嘉州較似工密，乃曙光、曉鐘，亦覺微類。又春字兩見篇中，則二君之作，尚匪絕瑕之璧也。於戲，不易哉！

又　細校王、岑二作，岑通章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頸聯絢爛鮮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獨頷聯雖絕壯麗，而氣勢迫促，遂全篇音韻微乖，不爾，當爲唐七言律冠矣。王起語意偏，不若岑之大體，結語思窘，不若岑之自然；頸聯甚活，終未若岑之駢切。獨頷聯高華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後映帶，遂令全首改色，稱最當時。大概二詩力量相等，岑以格勝，王以調勝，岑以篇勝，王以句勝，岑極精嚴縝匝，王較寬裕悠揚。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弱歲月較之，未易墜其一也。

又　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實爲妙絕。而岑參「鷄鳴紫陌」、「柳暗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

又　崔曙「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略】岑參「滿樹枇杷多著花，老僧相見具袈裟」，【略】雖意稍疏野，亦自一種風致。

又　結句則杜審言「寄語洛陽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略】岑參「莫向他鄉怨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略】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

又　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

又《近體下・絕句》　嘉州「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盛唐之近晚唐者，然猶可藉口六朝至中唐。「人生一世長如客，何必今朝是別離」，則全是晚唐矣。此等最易誤人。

《唐音癸籤・評彙六》　岑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高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岑之敗句，獨不失盛唐，高之合調，時隱逗中唐。

又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堪追廷碩。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左相。以盛配初，約略不遠。惟杜子美無一家不備，亦無一家可方爾。

顧璘《與陳鶴論詩》　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人，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略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於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鑄，是以立體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詩之爲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后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名世之才，而學詩之蔽猶至於此，詩可易言乎哉。

又《憑几集續編・寄後渠》　詩則風雅之後，唯漢十九首及建安得其傳。兩晉若阮、陸、左、郭、靖節諸公，猶有存者。可怪宋謝氏一出，倡爲刻畫，鑿死混沌，即他日西崑之義山，學者靡然從之，而末流遂至陳隋之靡麗，古風盡滅，可爲痛哭。至唐陳、李崛起，蘇州繼之，眞可謂大雅。工部及王、岑諸公，格律雄健，當孟氏泰山之巖巖，謂非聖人之徒哉。高氏《品彙》槩題李、杜曰大家，而別于正宗，未盡是也。

《詩鏡總論》　岑參好爲巧句，眞不足而巧濟之，以此知其深淺矣。故曰「大巧若拙」。

黃淳耀《無題》　子美詩中伎女，岑參句裏歌兒，彼似青蠅附驥，我如斗酒聽鸝。

《詩辯坻・唐後》　嘉州輪臺諸作，奇姿傑出，而風骨渾勁，琢句用意，俱極精思，殆非子美、達夫所及。

又　盛唐歌行，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四家略同，然岑、李奇傑，有骨有態，高純雄勁，崔稍妍琢。其高蒼渾樸之氣，則同乎爲盛唐之音也。

《詩筏》　詩家化境，如風雨馳驟，鬼神出沒，滿眼空幻，滿耳飄忽，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詮，不可以迹相求。如岑參《歸白閣草堂》起句云：「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又《登慈恩寺》詩中間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不惟作者至此奇氣一往，即諷者亦把捉不住，安得刻舟求劍，認影作眞乎？近見註詩者，將「雨在八九」、「雲入紫閣」、「秋從西來」、「五陵」、「萬古」語，強爲分解，何異癡人說夢。

又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雖風骨遒上，爲齊、梁間僅見，然已漸似李太白、孟襄陽、高達夫、岑嘉州近體矣。自休文外，務工對偶，又在李、孟、高、岑近體之下矣。高、岑以前，近體每似古詩，休文以後，古詩反似近體，其中蓋有默操其升降者。

《龍性堂詩話初集》　古人送別，苦語不一，而意實相師。《衛風》「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琴操》「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謝客「顧望脰未悁，河曲舟已隱」，岑參「橋回忽不見，征馬尙聞嘶」，東坡「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總是一意。

又《續集》　唐人興趣天然之句，如常侍「池空菡萏死，月出梧桐高」，「孤燈問楚角，殘月下章臺」，嘉州「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飲酒溪雨過，彈棋山月低」。【略】此等落句，每一諷誦，皆有成連移情之嘆。

《師友詩傳續錄》　問：蕭亭先生曰：「所云以音節爲頓挫者，此爲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蓋字有抑有揚，如平聲爲揚，入聲爲抑，去聲爲揚，上聲爲抑。凡單句住腳字，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爲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用入聲字住腳耳。」此說足盡音節頓

挫之旨否？答：此說是也。然其義不盡於此，此亦其一端耳。且此語專爲七言古詩而發，嘗取唐杜、岑、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古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

《漁洋詩話》卷下　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無以加矣，而子美同時，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創闢經奇，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正如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少室。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　嘉州五言，多激壯之言。

又卷一九　嘉州邊塞詩尤爲獨步。

《說詩晬語》卷上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又句句用韻，與《嶧山碑》又別。

又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宗。

彭韶《魏孔洲太守送岑嘉州集書韻復之》　岑嘉州，眞名流，生平浩氣橫滯秋。詞源瀉洞傾枚鄒，春江曉漲蛟龍浮。從班解秩不復妝，從軍直到海西頭。湖沙三載踏驊騮，長江萬里空悠悠。問關西赴五馬侯，郎官御史青幕遊。蜀嘉山水增清幽，夜夜文光煥斗牛。嘉州嘉州知不憂，遺文流落人重修。當時炙手勢莫儔，至今寧有姓名留。

《古歡堂雜著・論五言律詩》　嘉州句琢字雕，刻意鍛鍊。

《河岳英靈集》　何焯評：嘉州五言宗仰鮑照，不屑爲齊梁衰颯之語，若時無李、杜，則碧海鯨魚，當歸巨手。

黃維申《論詩絕句》二四　嘉州雅善邊庭曲，烽火輪臺閱歷多。敵國漫推高渤海，《燕歌》何似《出師歌》。

王廣言《論詩十首》七　擊築悲歌送遠行，嘉州才調更縱橫。祇緣佐幕輪臺下，聽遍哀笳出塞聲。

《柳亭詩話・關西渭北》　岑嘉州《送李太保詩》「乃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寄嚴許二山人詩》「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用意用事全同，而自有虛實相生之法，前二句以襯貼見妙，後二句以掩映生姿。

《緗蘭詩談》卷五　予讀嘉州全集，愛其峭蒨蒼秀，如對終南、太華。其近體略遜古詩。

《野鴻詩的》　高、岑、王三家，均能刻意煉句，又不傷大雅，可謂文質彬彬。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岑嘉州集八卷提要》　案岑詩律健整，非晚唐纖碎可比。方回云：「學杜詩當先觀工部集中所稱詠敬歎及交遊倡酬者，其稱詠敬歎則如蘇武、李陵、陶潛諸人，其交遊倡酬則如李白、高適、岑參之類。杜確序亦稱岑每一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莫不諷誦吟習矣。

《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岑嘉州參詩如雪天劍客，罷酒出門。

《劍溪說詩又編》　唐詩自李、杜而下，許彥周謂孟浩然、王維當爲第一，陸務觀曰岑參一人而已。余以爲岑之歌行，足當陸語，而諸體兼長，氣象宏遠，無過王維者。

《石洲詩話》卷一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益出。風會所感，豪傑挺生，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

《兩當軒集・詩評七則》　愚見欲以岑嘉州與李昌谷、溫飛卿三家彙刻，近似無理。然能讀之爛熟，試令出筆，定有絕妙過人處，亦惟解人能知之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　京兆評論殆庶幾，南陽詩句蘊清輝。每篇夷夏傳觀遍，彷彿遊山看翠微。

又　見說凌雲載酒遊，青峰巖嶂戴朱樓。放眼江山吟不盡，眼看峨嵋波上游。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五二　好句驚人格律遒，胸襟清遠是嘉州。渼陂春水濃於染，雅稱詩人載酒遊。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岑嘉州獨尚警拔，比於孤鶴出羣。

又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略】岑嘉州峭壁懸崖，峻不得上，【略】其他一吟一詠，各自成家，不可枚舉。於戲，其極天下之大觀乎！

又《七古凡例》　高常侍豪宕感激，岑嘉州創闢經奇，各有「建大將旗鼓出井陘」之意。

又《五排凡例》　王摩詰之春容，李青蓮之灑落，岑嘉州之奇警，高達夫之沉著，長律中缺一不可。

又《七絕凡例》　王、李之外，岑嘉州獨推高步，惟去樂府意漸遠。

《甚原詩說》卷四　七言短篇，宜詞明意盡，與五言較易。長篇分段一如五言，過脈亦如之。稍有意異者，突兀萬仞，則不用過句陡頓，便說他事。少陵

多如此，岑參亦尚此法，如《魏將軍歌》、《松樹障子歌》是也。

《石園詩話》卷一 岑嘉州，文本之後。杜子美嘗薦之于朝，表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京兆杜確序略云：「南陽岑公，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尚清，用志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殷璠云：「參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佳句如「竹深喧暮鳥，花缺露春山」，「山店雲迎客，江村犬吠船」，「水烟晴吐月，山火夜燒雲」，「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砌冷蟲喧座，簾疏雨到床」，「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信乎志切辭清也。《送人到安西》云：「小來思報國，不足愛封侯。」《發臨洮將赴北庭留別》云：「勤王敢道遠，私向夢中歸。」《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壘山》云：「曠野看人小，長空共鳥齊。」《送張子尉南海》云：「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首秋輪臺》云：「秋來惟有雁，夏盡不聞蟬。」信乎「語奇體峻」也。

又 嘉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云：「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裝。」《送懷州吳別駕》云：「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一樣句法，各見其佳。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李氏摯龍曰：「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作長語，英雄欺人耳。」按于鱗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此則誠然。至論七古，何其誇也！太白歌行，祇有少陵相敵。王阮亭謂「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又謂「李白、岑參二家，語蓋雷同，亦稱奇特」。屢以太白、嘉州並稱，已爲失言，試問《襄陽歌》、《江上吟》、《鳴皐歌》、《送別校書叔雲》、《夢遊天姥吟》等作，嘉州能爲之乎？嘉州奇峭，人力之極，天弢未之解也。于鱗轉以太白爲「強弩之末」，爲「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

又卷二 胡氏應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雖宕逸沈鬱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又曰：「李、杜歌行，廓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按胡氏論七言古，以李、杜並稱大家，頗有見地，不似漁洋論七言古詩，獨推老杜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能抗行，而以太白與嘉州並稱也。

《筱園詩話》卷三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諸公規格敻正，筆最雅鍊。散行中時作對偶警拔之句，以爲上下關鍵，非惟於散漫中求整齊，平正中求警策，而一篇之骨，即樹於此。兼以詞不欲盡，故意境寬然有餘；氣不欲放，故筆力銳而時斂，最爲詞壇節制之師。【略】學七古者，才力學力俱強，則當以李、杜、韓、蘇爲宗，否則宗法高、岑、王、李，不失正格，勿誤於歧途，竄入荊榛，致爲大雅所棄也。

《峴傭說詩》 太白五言古猶是魏、晉遺則，唯天才超妙，逸氣橫生，遂有尺寸未合處。岑嘉州五言古源出鮑照，而峴力已大，至《慈恩塔》詩：「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雄勁之概，直與少陵匹敵矣。

分論

《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唐詩歸》卷一三：「別家賴歸夢」，譚元春評：從來作鄉夢語寄妙者多矣，爲此「賴」字占先。

《冬夜宿仙游寺南涼堂呈謙道人》 《唐詩歸》卷一三：「太乙連太白，兩山知幾重。」譚元春評：起得妙。許多路程在十字內。「昨夜山比時。」譚元春評：只說昨夜，妙。「星星聞此鐘。」鍾惺評：摹寫山寺夜鐘，靈味在「星星」二字，尤妙在是見時憶聞時境。「燈影落前谿，夜宿水聲中。」譚元春評：每水寺中夜宿，思此二語，有如同歷。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高岑白昔不參差，緩步逍遙未可追。朗吟南涼秋夜靜，一聲清磬月明時。

《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 《唐詩解》卷九：此自傷羈宦慕同類也。言秋水方盛，驚濤洶湧，蘆花又足以動遊客之思，彼故人官於朝者甚衆，誰念我居江島乎。此中無可舒胸襟者，惟藉酒以消之耳。然吾遊宦此邦，三經秋暮，故人日稀，惟狄生爲新知而其才調卓犖，又我所深慕，今以御史監軍，其戰士罔不畏伏，是能繼梁公而作相者也。故我念其久別無書，而欲一見之，庶幾客思可以少舒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評林·盛五古六》：吳山民評：次二語振蕩，心焦二字俗。楊愼評：平叙有鐵氣。

《梁州對雨懷麴二秀才便呈麴大判官時疾贈余新詩》 《唐詩歸》卷一三：「終日看本草，藥苗滿前階。兄弟早有名，甲科皆秀才。」譚元春評：醜話人詩不醜，見人本事。

《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以押韻生趣。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長風吹白茅」二語，殷璠稱爲逸才。又「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亦爲警絕。《石園詩話》卷一：岑嘉州參詩「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崔曙詩「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岑、崔俱同時人，「出」字較「燒」字更勝。

《**宿華陰東郭客舍憶閻防**》《唐詩解》卷九：此旅宿而憶故鄉之友也。首叙投宿之事，次寫客舍之景，因言別鄉已久，遂與朋好乖違，今故園芳草將凋，使歸軒即駕，尚厭其遲，況又不能遽返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首叙投宿之事，次寫客舍之景，末言別久歸晚，以致相憶之意。

《**宿東谿王屋李隱者**》《唐詩歸》卷十三：鍾惺評：目前數語，高話羲皇，幽樸在目。《詩筏》：作詩必句句着題，失之遠矣，子瞻所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如咏梅花詩，林逋諸人，句句從香色摹擬，猶恐未切，庾子山但云「枝高出手寒」，杜子美但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而已，全不黏住梅花，然非梅花莫敢當也。【略】又如岑參《宿東谿王屋李隱者》題，若只將隱者高處贊歎，便是俗筆。岑詩云：「山店不鑿井，百家同一泉。晚來南村黑，雨色和人煙。霜畦吐寒菜，沙雁噪河田。隱者不可見，天壇飛鳥邊。」只寫山中幽絕景況，已有一高人宛然在目矣。【略】此皆以不必切題爲妙者。不能盡舉，姑以數首概其餘耳。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秋風秋雨入吟毫，太白東谿開甕糟。讀到天晴諸山出，始知心眼與天高。

《**鞏北秋興寄崔明允**》《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前即秋景物起興，中叙言志趣，各循所適，後感別居勝地，以致懷寄之情。程元初評：情深意遠，非淺近可及。《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神氣完足，格律蒼厚，直追漢魏。凡學古，不在襲貌，而在神骨，此眞僞之辨。

《**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不遇歸高冠東潭石淙望秦嶺微雨作貽友人**》《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結響高，眞力滿，然已是唐人五古，至少陵則大放厥詞矣。或問此詩與前首（《鞏北秋興寄崔明允》）何以別？曰：前首團斂渾厚，此首筆仗開放，已屬抖散，惟七古亦然。老杜團斂，李蘇則有抖散處。長題叙事亦濫觴後人，至蘇長公則衍及數行矣。《養一齋詩話》卷八：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劉昚虛「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略】岑參「不見林中僧，微雨潭上來」，【略】皆曲盡幽閒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乃知盛唐諸公，古詩深造如此，不必儲、王、孟、韋，而後盡物外之妙也。

《**送王大昌齡赴江寧**》《唐詩解》卷九：此嘆昌齡屈於薄宦也。對酒悵然，非止惜別，正以哀君不遇而徒操文墨，涉烟波之險以守此微官也。我常家於富春，就江樓偃卧，君乃游宦此邦，既動我懷舊之想，又于寒鐙風雪之夜，抱被言心，愁可知矣。今雖冬月，到官當值春時，詩興良亦不淺，然豈久滯于此哉。偶爾虬蟠，終當鶴舉，君其勉之，惟加飡自慰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對酒不語，哀有至悲，不止於借別者，以明時老於文墨，以薄秩苦于涉險，正悵然不語之故。「群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即「誰念在江島，故人滿天朝」意。「窮巷獨閉門」四句，頂「舊家富春渚」二語。「君行到京口」四句，頂「自聞君欲行」二語。結四句言江寧豈神物久滯之地，終當變化飛奮，勉王之自愛也。感深詞婉。吳山民評：詞穩氣暢，彼務艱澀者，覺自作苦耳。郭濬評：悠悠滄滄，尋常寫出，自妙。陸時雍評：一起感甚，段段情色俱足。《古唐詩合解》卷二：「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攻文。」酌酒，所以送君也。對酒不語，所以悲也。悲其遇明時而不用，徒白首以攻文也。「澤國從一官，滄波幾千里。羣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王少伯爲龍標尉，以澤國一官，滄波千里之遠，乃羣公濟濟天朝，而君獨去過淮，始而不遇，繼而見屈，負才零落，良可慨也。【略】「潛虬且深蟠，黃鵠飛未晚。惜君青雲器，努力加飡飯。」先悲之，此以慰之。無角之龍曰虬，深潛泥澤，不如黃鵠之高飛，然且蟠以待時，即高飛亦未晚也。吾惜君是青雲偉器，庶其善自愛，努力加飡以自頤養，勿以見屈爲介介也。

《**送祁樂歸河東**》《唐詩解》卷九：此傷祁樂之不遇也。言君本後進之英，堪爲世用，然獻賦而天子不收，從戎而將軍拒錄。資用乏絕，羈旅蕭然，轗軻極矣。猶能釋情圖畫，妙絕一時，豈非豪士耶。今當盛夏苦熱之際，飄然遠行，如蓬之轉，經河華，對新月，宜有所不堪者。乃於灞亭飲別，縱酒高歌，其襟懷灑落如此，故我不復問其升沉，唯寄言以謝汝尊公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既爲後進英，宜爲當世用。獻賦而君不收，從戎而將不錄，往還羈旅，囊橐蕭然，落魄至此，轗軻極矣，猶能寄興圖畫，妙絕足稱，祁樂心胸，蕭灑何如！「五月火雲屯」以下，咏其歸途情景。末美其胸襟灑落，不爲塵情所縛，因足以謝庭訓也。送別之意，亦云厚矣。周明輔評：只說他襟懷灑落，別情正自黯然。陸時雍評：下語如轉蓬。

《**送李嶠游江外**》《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音格人律，覓然常調之外。首六句，言其宦久祿微，淒涼可嘆。次六句，言其遊途孤遠，辛苦可憐。後六句，即江外所賞之景，猶可怡情適興。結見相送留戀之意。總之因離別而惜之，復慰之也。

《**灃頭送蔣侯**》《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送別用一首閑居幽適詩，妙，妙，覺世上別離，世情之甚。「兩村辨喬木，五里聞鳴鷄。」譚元春評：辨字聞字妙，有宛如一家意。「飲酒谿雨過，彈棋山月低。」譚元春評：妙在無意中，境事相湊。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詩藪外編・唐下》：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略】若高適、岑參、杜甫同賦《慈恩寺》三古詩，【略】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岑塔詩惟秋色四語可敵儲光羲、杜甫。餘寫高遠處，俱有極力形容之迹。「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譚元春評：從西來，妙，妙，詩人慣將此等無指處說得確然，便奇。「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譚元春評：「萬古」字入得博大，「青濛濛」字下得幽眇。鍾惺評：秋色四語寫盡空遠，少陵以「齊魯青未了」五字盡之，詳略各妙。《唐詩解》卷九：此詩首狀塔之高，中述望之遠，末始有悟道意。言此塔孤立高出世外，足以鎮壓神州，是非人力，鬼神所建也。窮其巔而窺聽，則高鳥驚風，悉在其下，山陵宮闕，盡入目中，舉關中之秋色，靡不在望，所見博矣。因言於此，頓悟禪機，是亦夙緣所聚，我若掛冠而皈依，是眞資我無窮之覺路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唐解此詩，首狀塔之高，中述望之遠，末始有悟道意。又西爲秋，非無指實。岑五律有「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亦是一證。此等詩，眞獅子捉物，視兎如象。《詩辯坻・唐後》：岑棘陽《慈恩浮圖》詩，便「東」、「冬」通用。「四角」二語，拙不入古，酷爲鈍語。至「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詞意奇工，陳、隋以上人所不爲，亦復不辨，此處乃見李唐古詩眞色。《古唐詩合解》卷二：「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言此塔之高，勢如湧出，上聳天宮，登臨者，高出世外。出閣道而盤入虛空，其突兀也，足以鎮壓神京，其崢嶸也，似屬鬼神所建，此以六句爲一解。【略】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今將挂冠辭祿，皈依覺路，資無窮之妙悟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塔勢如涌出」，突兀。登慈恩塔詩，少陵下應推此作，高達夫、儲太祝皆不及也。薛據詩失傳無可考。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五：秋色濛濛萬古青，慈恩塔勢倚瓏瓏。句奇體俊傾流輩，子美當時重典型。（岑參）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慈恩同日咏浮圖，高杜清奇自古無。原上濛濛青萬古，嘉州此句更難摹。《野鴻詩的》又曰：「少陵度越諸子處安在？」笑應之曰：「十七史何處說起？雖然，余豈無說哉？「中」、「晚」不足較，【略】若嘉州與少陵同賦慈恩塔詩，岑有：「秋色正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四語，詢稱奇偉，而上下文不稱，末乃逃入釋氏，不脫傖父伎倆。而少陵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趙秋谷所傳聲調譜・後譜》：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爲式。《白華山人詩說》卷二：甚矣讀詩之難也！昔時觀杜、岑二公《慈恩寺塔》詩，覺杜不如岑。又數年，覺杜亦不下于岑。比來細視之，岑只極題中之妙，而杜之所包者甚廣。凡人平素鬱抱，每值登臨，輒欲抒寫。少陵胸中所積無盡，所歷又極高險，寫登望境界，祇題面耳。故其前半曰「翻百憂」，曰「追冥搜」，至「回首」以下，皆其「憂」也，皆其「冥搜」也。其生平皆于此而會也。「叫虞舜」者，觸于「蒼梧」也。其下若可解，若不可解，非解所能解，是即三閭大夫之苦衷也。中間用「羲和」、「少昊」，與「虞舜」隱隱相關動，讀之了若無意，吾恐其皆有苦心在也。若以嘉州之作方之，不誠有小大之殊乎？

《**春半與群公同游元處士別業**》《古唐詩合解》卷二：「郭南處士宅，門外羅羣峰。勝概忽相引，春華今正濃。」處士居於郭南門外，羅列羣峰，有此勝境，足引人入勝，況當春華濃豔之時乎。勝概二句，立一詩之根。【略】愛茲清俗處，何事老塵容。況有林下約，轉懷方外蹤。」言我正愛此幽勝，能將俗慮一清，何事將容顏老於塵中，況向有林下之約，今見別業如此，轉有懷於方外矣。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雨中草色十分濃，數里灘聲兼夜鐘。但覺吟詩清俗慮，人生何事老塵容。

《**終南山雙峰草堂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前叙歸隱雙峰，興事中感，謝事之遲，喜盡隱之趣；後即草堂，見前之景，追慕古人遺世之高。夫林壑之間，日科頭箕踞，時與名僧漁樵輩相逐笑談，佳遊勝槩，即鄭生嚴子，不過如是。平生愛好，豈終爲世人誤耶。劉辰翁評：情與景會，遂成感慨，寫此自不覺。吳山民評：必曾受脫山靈，故能寫盡

逸趣。又評：爲世人誤，負平生愛，浮世多受此病，「色向光搖」二句，頂上聯來，結遙慕得好。周明翊評：「崖口上新月」四語，寫新月，妙。陸時雍評：景趣清絕。陳繼儒評：草堂二篇，錘鑪騷選，精氣灝發，如寧封掌火，上下千五色煙雲。《古唐詩合解》卷二：「斂跡歸山田，息心謝時輩。晝還草堂卧，但與雙峰對。」岑嘉州有志投簪，此得遂其高尚也。言我收斂市朝之跡，以歸山田，休息利祿之心，以謝同輩，草堂中卧對雙峰，此外非吾事矣。【略】「緬懷鄭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今我懷此二人，雖勝事可追，而斯人難再，邈千載而不可及也已。

《緱山西峰草堂作》《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幽而滿。「頃來閱章句，但欲閒心魂。」鍾惺評：大儒幽人，盡此二語。又：要知此二句，不是不讀書人話頭，「隱几聞吹葉，乘秋眺歸根。」鍾惺評：靜者之言，下句尤閒細。「蒼蒼月開園。」譚元春評：有此一句結，從前都精神起來，其妙在開字，然無「蒼蒼」二字運用不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靈心綿婉，轉以秀采，便覺烟雲四起，可以自怡悅，亦復可人人持送者。隨想草堂中人物，閒靜之極。《唐詩評選》卷二：多鍊意之句，亦不穴沓，自高于登塔詩十倍。

《尋鞏縣南李處士別業》《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評：作別業詩，自然要帶些上古意。「有時著書暇，盡日窗中眠。」鍾惺評：五字足著書後絕好光景，嬾人學不得。「且喜閭井近，灌田同一泉。」鍾惺評：同一泉字，兩用不厭。

《同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報恩寺》《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律詩中之拗字者。庾信詩愛如此。五，六眼前事，但安排得雅淨。馮班評：齊、梁格詩。查慎行評：五律中全首俱拗者絕少。無名氏評：穆然幽深。紀昀評：此種究是對偶古詩，不得入之近體。

《因假歸白閣西草堂》《唐詩歸》卷一三：「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譚元春評：奇響。又：指定八九峰，誰人數過。《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突兀。此作極有氣魄。「早聞達士語，偶與心相通。」轉筆豪俊。

《楚夕旅泊古興》《石洲詩話》卷一：岑嘉州詩「忽思湘川老，欲訪雲中君」，此乃後人用雲中君之所本也，與《九歌》原旨不同。《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題與詩並妙。

《司馬相如琴臺》《唐詩解》卷九：臺空蕭瑟，非復舊矣，猶幸月色不異往時耳。

《暮秋山行》《對床夜語》卷四：岑參詩：「疲馬卧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略】遠途悽慘之意，畢見於此。《唐詩歸》卷一三：「疲馬卧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譚元春評：誦之心驚。「千念集暮節。」鍾惺評：五字苦調苦境，身歷始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六》：周珽評：昔人詩，「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此云：「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同一意法，由荒境中寫出眞趣，幽奧自奇。《唐詩評選》卷二：靜光靈警，一結尤樂府佳句。此等詩，自非高所得匹，即以冠開天，可矣。

《行軍詩二首》二《對床夜語》卷四：王昌齡《從軍行》云：「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怨其有功未報也。岑參云：「早知逢世亂，少小漫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悲其所遇非時也。意雖反而實同。

《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唐詩歸》卷一三：「皤皤岷山老，抱琴鬢蒼然。」鍾惺評：寫景好笑。「衫袖拂玉徽，爲彈三峽泉。此曲彈未半，高堂如空山。」鍾惺評：高情異境。「楚客腸欲斷，湘妃淚斑斑。」譚元春評：入此等語不遠。「曲終月已落，惆悵東齋眠。」鍾惺評：不盡。譚元春評：首尾含情。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唐詩解》卷一七：此因雪中送別而歌之也。雪太早，故疑梨花之開樹，及入簾幕，則覺寒透骨矣。海凍雲凝，大雪之候也，於是時置酒設樂，以送歸人，而暮雪不止，涉雪而去，其勢可知，徒使我悵望無已耳。夫望君不見而尋其馬跡，思深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胡地寒冱，風雪分外早見，前段因形容雪景，極凜冽，至「中軍置酒」句，始入送別意。「輪臺東門」句，又作一轉語，俱不脫雪意。望君不見而尋其馬跡，想出人忠表。此等詩眞鶴鳴天表，龍吟海底，奇致不從人間來者。吳山民評：轉摺迴換處，極活脫，有弄丸手段。一結仍在雪上說，不放過，斬截。顧璘評：寫得出，未就題說送行好。周啓琦評：「千樹萬樹梨花開」，「風掣紅旗凍不翻」二語，畫出雪景。《唐詩評選》卷三：顚倒傳情，神爽自一，不容元白問花源津渡。「胡琴琵琶與羌笛」，但用柏梁一句，神采驚飛。《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起得勢。首尾完善，中間精整。「北風捲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四語精緻。《昭昧詹言・王李高岑》：奇峭。起颯爽。「忽如」六句，奇才奇氣，奇情逸發，令人心神一快。須口誦一過，心摹而力追之。「瀚海」句換氣，起下「歸客」。《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貫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言情則如【略】岑嘉州之「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唐詩解》卷一七：按嘉州嘗從封常清西征，屯兵輪臺而作是歌。方吹角警夜，而妖星已落，即有破敵之勢矣。是時單于在金山之西，我兵屯輪臺之北，將軍於是擁旌旄引兵而西，鼓譟之聲，震動山海，雖戰場景象慘創，風氣慷烈，良亦苦辛，然亞相能甘之者，則欲報主以靜邊塵，垂功名於竹帛耳。吾觀青史所載，歷歷可見，君之表樹，當不勝於古人哉。既云上將，又云亞相，蓋言才兼文武，爲天子重臣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起叙出師兩軍對壘，先有破敵之勢，中詠封進兵威聲震赫與戰場風氣凜烈，末美其忠心報主，必獲成功，垂名青史也。顧璘評：「上將擁旄」四句，快意，「劍河風急」二語峭。《唐詩評選》卷三：雲間唐陳彝稱此詩，韻凡八轉，如赤驥過九折坂，履險若平，足不一蹶，可謂知言。《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立筆何減少陵。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連篇皆應酬詩。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唐詩解》卷一七：此因張判道出青門，作歌以紀其事，且送別於此也。言旦而門開，使車發矣，折柳而別者，幾何人也。從此以往，路方遙，景方麗，盍就當壚以取醉乎。既醉而別，意君必馳馬而去，不復能留，聊欲問爾歸期，毋若伯勞飛燕之不相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句句字字風艷，何如大珠小珠落玉盤。郭濬評：盤旋轉折，頗自得手，落句用樂府亦老。顧璘評：爽透語，不削薄，乃其高處。吳山民評：盤空老鶻，三疊青門不厭重。「花撲征衣」二句，歌行中有此麗語，陡覺生色。《唐詩評選》卷三：情景事合成一片，無不奇麗絕世，嘉州于此體中，即供奉亦當讓一席地。供奉不無仗氣，嘉州鍊氣歸神矣。《古唐詩合解》卷三：「花撲征衣看似繡，雲隨去馬色疑驄。」【略】一路花明似繡，撲在征衣之上，似繡衣一般。而雲青白相雜，又如驄馬之色也。繡衣驄馬，俱御史之事，今借以映帶張判官也。【略】又，全篇凡六韻，兩句一韻者三，四句一韻者三，參錯成章，結句獨用九字，是歌詞體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一句一韻，系即席急就之作。細麗。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即封常清也。參嘗從常清屯兵輪臺，故多邊塞之作。勢險節短。句句用韻，三句一轉，此《嶧山碑》文法也。《唐中興頌》亦然。《柳亭詩話・三句詩》：《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元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以爲奇創。按【略】岑嘉州《走馬川》三句一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亦三句一韻，則長篇也。《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大如斗者尚謂之碎石，是極寫風勢，此見用字之訣。奇句，亦是用字之妙。其精悍處似獨闢一面目，杜亦未有此。《昭昧詹言・王李高岑》：奇才奇氣，風發泉湧。「平沙」句，奇句。《竹林問答》問：每句用韻，三句一換韻，如岑嘉州《走馬川行》，豈其創格，抑有所本邪？（答）：此體及兩句一換韻詩，昔人謂之促句換韻體，實本於《毛詩・九罭》篇兩句一換之格。古辭《東飛伯勞歌》，崔顥《盧姬篇》，皆是本於《匏有苦葉》篇。此格《三百篇》中最多，詳見予所作《詩誦》中。大抵後人詩體，無不源出《毛詩》。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二句一韻，亦取省便。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唐詩解》卷一七：此因評事度關而作歌以贈也。函谷起於秦，徙於漢，廢於唐，故言遺址雖在，蕪沒已甚，正以朝廷清平，無藉於關耳。彼持論之公孫，著書之柱史，安在耶？戰骨未消，月色無改，而人代異矣，花鳥無情，安知行人關吏之屢變乎。雖然功名之著于斯者，猶不滅也。今君奉使而才勝於丹，則其嗣美古人無疑，惟願毋忘舊好而已。《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此因評事度關，作歌相贈也。城壁荒涼，草樹蕪蔓，豈朝廷清平無藉於關乎？白馬青牛從此過者，已成故迹，無情花鳥寧知今古之有變遷也。後四句美劉之才，足樹功名於關內，欲其無忘舊交也。顧璘評：只如此起，今人便未能語，下人事復高。　又，吳山民評：通篇歌函谷關，而以送別意作結，悠遠。白馬青牛二句，實事跟不須關來。郭濬評：情詞促促，妙在句句見函谷關。野花二句，如此說花鳥有情。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唐詩解》卷一七：邊庭之悲者，莫甚於笳，故作歌以紀顏之客況也。言胡人吹笳，動征戍之思舊矣，今當涼秋搖落之時，向月而吹，其愁可知，於是既爲怨聲以送君之行，又登山以望河隴之所在，因言此地信多愁夢，君豈喜聞此笳音哉，諒其必不堪也。《刪補唐詩選脈

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邊庭之悲者，莫甚于笳聲，當秋搖落時，聞之更慘。送別寫到此情境，眞令人望斷夢驚者，又誰喜聞之。顧璘評：不在多。汪道昆評：詞彩壯麗，音律流逸，戀戀之情可掬。《唐詩評選》卷三：四用胡笳，各不相承，有如重見疊出，而端緒一如貫珠，腕下豈無神力。《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只言笳聲之悲，見河、隴之不堪使，而惜別在言外矣。《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錢擇石所謂一聲聲唱出來。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夢猶嫩」三字妙，見輪臺之地不可居處，讀書千卷而名未成，亦自可憐，乃不務趨炎，惟知力食，亦善於守窮者矣。至邀遊直欲窮天盡，亦大俠豪人，以上敘獨孤事。「奉使」句自道，「高齋」四句，豫想獨孤到家閒適之樂。下至「番王能漢語」敘宴別，「知爾」以下四語，敘室家相憶意，與獨孤鄉國勝槩。結四句，緣己與君有世誼，因敘別而致相思之問，蓋自憐重以憐獨孤也。此與送魏叔卿篇鋪敘有法，其曰「借問君來得幾日，因君爲問相思否」，與「問君於今三十幾，因君爲問平安否」。此等語俱堪入騷。顧璘評：要說便說，更無艱難。郭濬評：詳密而不冗，雖皆平調，卻使人不可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高齋清晝卷羅幕」，預言其歸家之後。「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忽入別筵，淋漓盡致。此詩硬轉突接，不須蛛絲馬迹，古詩中別是一格。

《送費子歸武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吳山民評：首四句敘其歸思，次四句嘆其不遇，又次四句甚豪富，世固有是人。「吾觀」四句有氣魄語，敘有氣魄人，何得不奇崛，貴賤眞不可知。「高秋」句轉應首四句，「東門」句紀別地，「路指」二句紀其所歷，末四句有勸勉意。顧璘評：「開館愛客」四語，豪士每如此痛快，「看君失路」二語活。郭濬評：不知其人何如，觀此詩，其懷抱磊落可見。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唐詩評選》卷三：出落無一字虛設。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唐詩解》卷二七：邊郡尚武，故太守聲樂一如軍中。笳曲悽絕，足興游客之思，是以相對而揮淚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郡守惟才且賢，一以無事爲政，乃能化民成治，山川呈瑤，百姓歌留，已始得高枕宴樂也。此前六句，贊美太守德政洽民。「城頭月出」以下，專歌後庭宴飲之事。如太守爲郡，多事書民，民且怨，欲其速去。爲能獨樂如斯，則其人可知矣。調高金石，響遏行雲。

《喜韓樽相過》《唐詩解》卷一七：此因韓過訪留之飲也。言以惜春之暮而沉飲，故人之來，其耐我方醉卧乎。酒甚美而官貧，沽酒之外，無餘祿矣。彼長安年少甚衆，所可談者惟君，對此落花，可無留飲耶。世上虛名，身外事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吳山民評：大有興趣。祿米只充酒資，達識。韓侯想可寄笑人，虛名眞不關人。陸士鈺評：有情致語，格亦高。《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二句一轉。如收局，不是四句局勢，單收不住。【略】「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閒。」【略】兄弟攜手爲樂，世上虛名俱是等閒耳。

《太白胡僧歌》《唐詩歸》卷二三：譚元春評：平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有降龍伏虎之德力，兼服飾相貌非常，身心空寂人妙，眞非凡僧也。人生惟願識盡世間異人，今與衆同耳而無目，不猶城裏看山空着想耶？一歌于胡僧，似傳，似銘，似寫影。徐中行評：瀟灑亦不乏工緻。蔣一梅評：畫出一個羅漢。《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言城裏但知有山也，足上一句意。

《衛節度赤驃馬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顧璘評：「草頭」二句下語高，結寓諷。吳山民評：起二句一匹活馬，次三句浮艷，「揚鞭」二句得馬情，「櫪上」二句有氣，「草頭」二句有驤騰勢，結得體。《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與少陵「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同一意，而語更奇警。《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七古須知對疊銜接之法。四句一韻。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九：連篇皆平穩，所謂紗帽詩也。

《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鋌歌》《海天琴思錄》卷一：《北鋌》乃舞歌名。岑參《美人舞如蓮花北鋌歌》云：「迴袖轉裾若飛雪，左鋌右鋌生旋風。」朱竹垞《白紵詞》：「左鋌右鋌何婆盤。」今本岑參詩「鋌」誤「鋋」。

《韋員外家花樹歌》《唐詩解》卷一七：此美韋之能行樂也。言人不如花，花復可惜，能惜花而不惜費者，其惟君家兄弟乎。貴顯如此，而不忘花下之飲，是眞能行樂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敬評：此膾炙人口者，流利多味也。第四句一轉更雋永，尾語麗意亦足。徐中行評：閒言冷語，分外緊峭，有趣。蔣一梅評：情到語到，遊戲三昧。黃家鼎評：淺

淺說無限感慨。程元初評：富貴一時，倏忽消滅，落花滿地，華艷何在？此詩婉而諷，彼諛佞富貴者，可同日語哉。時獨孤及同作，其意與此同，而辭更委婉，含蓄不露。岑《蜀葵花歌》亦佳。《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前後換韻，而起處雙起單落，錯綜可愛。「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只爲「惜落花」三字，便將人花比並，交錯成文，以實見花之當惜，如肯惜花，斷不惜酒以賞之矣。

《醉後戲與趙歌兒》《唐詩歸》卷一三：「向使逢着漢帝憐，董賢氣咽不得語。」譚元春評：巧於立言。

《范公叢竹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字書，竹，草也，而冬不死。考之《詩・淇澳》一篇三章，皆以綠竹起興，以美衛武公之德，則竹可以托喻君子尚矣。陳子昂《修竹篇》寫盡貞士出處之心。今嘉州亦借竹以喻范公之得士，謂當愛重，始終不怠，而彼抱貞潔堅直之性者，自不變節相報也。顧璘評：不負此君，結白有餘情。

《玉門關蓋將軍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首美蓋以少年偉貌，出備邊關；中詠宴樂富貴，筵中羅列趨走，聲歌喧戲，極是繁奢，且又勇於射獵，此無非膽粗氣雄所致，結見歌贈之意。又評：嘉州諸歌識可以役風雪，力可以鞭龍虎，故每承接轉應，無不供其驅斥。

《送郭乂雜言》《逸老堂詩話》卷上：陸放翁《宿北嚴院》詩云：「車馬紛紛送人朝，北巖鐙火夜無聊。中年到處難爲別，也似初程宿灞橋。」岑參《送郭義》詩云：「初行莫早發，且宿灞橋頭。」放翁結句本此。趙與虤《娛書堂詩話》指爲參寥詩，不考之過也。

《西亭子送李司馬》《唐詩解》卷一七：此飲餞西亭而賦其事。亭在山巔，故攀躋而上，既登而益見其高，於是設酒與司馬話別，而坐望之景又如此然，酒未醉而雞將栖，不復能盡興矣。雖寄意於詩章，終不能忘情於芳卿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首五句詠亭子之高，次四句即宴別望中之景，末因酒闌賦別，不勝芳草王孫之思，忽着短句，峭拔足奇。唐陳彝評：柏梁體之高古者。《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用疊韻，而以三言結，一步緊一步。【略】「酒行未醉聞暮雞，點筆操紙爲君題。爲君題，惜解攜，草萋萋，沒馬蹄。」酒行未醉而聞暮雞，將罷飲下亭子也。不有所賦，何以抒情。故爲君操紙點筆而題，以見送君之意。詩雖題就，人將分手，甚以解攜爲惜，視此天涯芳草萋迷，君之馬蹄，自此而去矣，予豈能忘情乎哉。

《登古鄴城》《唐詩解》卷一七：此序鄴宮之荒涼也。言登城覽觀，所見惟野火入殿，漳水東流，而望陵之人一無存者，春色果爲誰而來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此敘鄴宮之荒涼也。感慨不必開冰造霜爲奇。何良俊評：此作格調摹之滕王閣。李夢陽評：隻言片語，不盡欷歔，結有無邊光景。蔣一梅評：黯然之情。《唐詩評選》卷三：韻無留而意不竭。《而庵說唐詩》卷六：嘉州從鄴城經過，特下馬登城，以覽古蹟，空城而已，一無所見，惟有枯草。【略】鄴城有飛雲殿，殿豈野火可入之處？今被東風吹入，則荒涼極矣。【略】城隅正南對望陵臺，臺上宮觀，亦無所見，惟見漳水滔滔，東流而已。曹操臨終遺令，其以爲千秋萬歲後，伎人終爲吾有，孰知身後未幾，伎人已盡侍曹丕之側，不待至今日始去盡也。「春色爲誰來？」問得冷，意其爲武帝宮中人而來乎？武帝宮人，今在何處？若爲武帝，則武帝且不能保吾伎之不侍於曹丕，而安能使春色爲渠而來哉！《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五七言互用，前五言，轉韻用七言，短構也。【略】「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爲誰來。」【略】因思曹操臨終遺令，猶戀伎人，豈知操死而伎人漸去至盡，空宮之內，至今春色嘗來，不知爲著誰也。《詩學全書》卷一：「鄴城」吊古，曹瞞昔日之奸雄安在哉？此長短句八句二韻。

《邯鄲客舍歌》《唐詩解》卷一七：此紀客中之事。言我來自長安，而睹叢臺之蕪沒，就客舍而值春景之方佳，因沽酒而識當壚之窈窕，凡此三者，不足痛飲乎。是以夜醉而晝猶卧，且寄情於歌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五》：周珽評：遠過趙地，致慨故臺之蕪沒。以初至客舍敘起，門臨漳水，柳繫漁舟，客舍之景，足佳也；沽酒女兒挑燈誇錢，客舍之事可趣也；狂歌痛醉，晝而猶卧，客舍之樂自得也。逸調卻有神色。吳山民評：女兒誇錢，東漢童謠語，拈入詩便足詩料。郭濬評：妙於寫事，不復寫愁語。《唐詩評選》卷三：淺而不短，較張謂《湖上對酒作》，豈不有都野之別。看他轉韻，不用承合，自然浹洽處，豈非歌行獨步？《而庵說唐詩》卷六：「客從長安來」，當是關中大俠。「驅馬邯鄲道」，驅馬而過，意若不慾於邯鄲暫一頓足者。見趙武靈王所建之叢臺，一旦生此蔓草於其上，霸圖已矣，爲之傷心。於是覓酒家大醉以消之。乃見客舍，門臨漳水，垂楊一帶，下繫漁船，定是有酒之處。邯鄲女兒當壚，至夜猶沽酒，每對客，挑燈明亮，在光中賣弄數錢之快，邯鄲女兒

無檢束至此。而此從長安來之客，自午間已在此沽酒，飲至大醉，不知高下，便橫卧於壚上。到此挑燈時方醒，一曲狂歌，響若鯨吼，直使女兒手中錢驚落地上，遑知其之誇數錢不誇數錢哉。疏辣爽快，的是漢子語。《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五七言互用，如登鄴城，此多二句。【略】「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日正午，一曲高歌壚上眠。」【略】此長安來之客，從午間酒醉橫眠壚上，至此挑燈時始醒，一曲高歌，依先倒著將誇數錢之女兒猛喫一驚，誇箇甚麼，此皆從作詩者所見寫出。

《優鉢羅花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占五》：周珽評：此喻抱經濟之奇才，遠在邊境，不得居朝廷之上，以展其才猷也。陸時雍評：言其語有節制，一縱則無不之矣。

《蜀葵花歌》《河岳英靈集》：何焯評：「昨日花已老」下即接「人生不得長少年」，始健，不特與《韋家花樹歌》相類也。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花開花落嗟人老，莫惜牀頭沽酒錢。坐對戎葵歌一曲，令人箇箇感流年。

《題李士曹廳壁畫度雨雲歌》《唐詩歸》卷一三：「似出棟梁裏，如和風雨飛，掾曹有時不敢歸。」鍾惺評：題畫須有畫意。

《長門怨》《瀛奎律髓》卷三一：馮舒評：息夫人後來不知何以稱桃花夫人？落句想亦用此。馮班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息夫人號桃花夫人，以其不言也。此用《史記》，與息嬀無與。紀昀評：第三句未明晰，末乃用桃李不言意，馮以爲息嬀，誤也。

《寄左省杜拾遺》《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岑參爲右補闕，屬中書省，故云「分曹限紫微」。陸貽典評：落句有含蓄。何義門評：第七反言之，末句自省之詞，「自覺」者問心常有所負也，故是少陵同調語。「花落」則君子漸消，「鳥飛」則智士先去，是皆諫臣所不容坐視者也。句中有兩層。落句溫厚，爲長者之言，盡直臣之節可也。無名氏(乙)評：腹聯鍊沉思於五字，情景俱到。紀昀評：子美以建言獲譴，平時必多露圭角，此詩有規之之意，而但言自甘衰朽，浮沉時世，則詩人溫厚之旨也。五、六寓意深微，末二句語尤婉至，聖朝既以爲無闕，則諫書不得不稀矣。非頌語，乃憤語也。或乃縷陳天寶闕事駁此句，殆不足與言詩。《四溟詩話》卷四：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云：「【略】。」杜甫《答岑補闕見贈》云：「【略】。」岑詩警絕，杜作殊不愜意。譬如善弈者，偶爾輕敵，輸此一着。《唐詩歸》卷一三：「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譚元春評：伊呂之言。鍾惺評：勿認作頌聖諛語。《唐詩解》卷三六：按乾元元年，杜甫薦參擢左補闕，此因退朝而嘆奉職之無補也。言我與君進則聯步，退則分曹，曉隨仗入，暮惹香歸，隨衆碌碌耳。且我官於遲暮，見花落而悲，君志在青雲，見鳥飛而羨，分固不同量矣。今朝無闕事，諫書日稀，無乃虛補闕之名乎。《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首聯見與杜同朝不同署，次謙己隨衆碌碌，五句自悲遲暮，六句諷彼驟用，結聯有體。言「諫書日稀」，豈「聖朝無闕事」可補乎？譚友夏云勿認作頌聖諛語，然也。徐觚評：爲應起體。徐用吾評：情景相生。徐中行評：「白髮二語，托興堪詠。《圍爐詩話》卷三：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宋人譏其爲順從，以活句爲死句矣。呵呵！《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言署中事，後解寄情。【略】「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五句自嘆老大。【略】岑參以老自悲，不覺高飛之可羨，語帶感時意。「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合句意自以因人碌碌，無所建白，而老復可嘆，今乃歸美於聖朝之無闕事，而補闕之諫書自稀，亦立言之體也。《唐詩消夏錄》卷四：口氣說我兩人浮沉冷署，隨行逐隊而已，豈敢有所建白哉。無限感嘆，只是說不出。杜集有與岑補闕一篇中云：「君隨承相後，我往日華東。」蓋言退朝後也。此詩首句云然，是方及趨朝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二〇：「分曹限紫微」，岑居右省，杜居左省，紫微省居中，故云「限」。下半自傷遲暮，無可建白也。感嘆語以回護出之，方是詩人之旨。《一瓢詩話》：岑嘉州「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正謂闕事甚多，不能觀縷上陳，託此微詞。後人不察其心，至有以奸諛目之，亦屬恨事。《全唐詩話續編》卷下：《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鶚溪謂其繆承苟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豫爲天下來世慮。余謂王阮亭《三昧集》中，不錄是詩，亦此意也。《筱園詩話》卷四：律詩鍊句，以情景交融爲上，情景相對次之，一聯皆情，一聯皆景又次之。然一聯皆寫情，則兩句須有變幻，不可一律，致犯合掌之病。一聯皆寫景亦然，或上句寫遠，下句寫近，或上句寫所聞，下句寫所見。總寫一句自有一句之意境，兩句迥然不同，卻又呼吸相應，此爲至要。情景交融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打成一片，不可分拆。如上部「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略】嘉州「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等句，皆是句中有人，情景兼到者也。

《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徵》《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燃」、「搗」二字眼突。馮班評：次聯二句，開晚唐人。查慎行評：「燃」字太着急，不如「搗」字自然。此等鍊字，遂開纖巧之門，賈長江奉爲衣鉢者也。紀昀評：「燃」字、「搗」字開後來詩眼之派，「嚴子」、「許由」開後來切姓關合之派，皆別派也，而已全見於開、寶之時。蓋盛極而衰即伏焉，作者亦不自知也。《唐詩解》卷三六：此感時懷友冀其出仕也。雨後秋生，旅思方切，客夢鄉愁，俱在燈杵間矣。此時則思灘上之嚴，兼憶山中之許，正以道舉既徵，二子亦當被召，因謂曰蒼生有望，而詔下林丘，君獨不可起而濟之耶。《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即客舍秋候景地。興感旅思，因援嚴、許同姓兩高士比二山人。言道舉既已見徵，二子亦當被召，以蒼生恰望，冀其出仕也。周弼評：爲前實後虛體。徐用吾評：起聯便見大家口氣筆力。唐孟莊評：起得闊遠，結引道舉例。《詩源辯體》卷一五：盛唐五言律，惟岑嘉州用字間有涉新巧者，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略】大約不過數聯。然高、岑所貴，氣象不同，學者不得其氣象，而徒法其新巧，則終爲晚唐矣。《柳亭詩話・關西滑北》：岑嘉州《送李太保詩》「弓抱關西月，旗翻滑北風。」《寄嚴許二山人詩》「雲送關西雨，風傳滑北秋。」用意用事全同，而自有虛實相生之法，前二句以襯貼見妙，後二句以掩映生姿。《秋窗隨筆》：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不及岑參「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甚原詩說》卷一：詩句中有眼，須鍊一實字，句便雅健。【略】又須用一響字，如「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李白），「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岑參），【略】此皆第三字致力也。

《丘中春卧寄王子》《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略】岑嘉州之【略】「竹深喧暮鳥，花缺露春山」，【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岳同垂不朽。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羨君無事丘中卧，除卻驅吟百務刪。四十賢人誰不好，劇憐花缺露春山。

《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見呈》《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天寶年間詩皆如此飽滿。紀昀評：此詩未見飽滿，盛唐詩亦有工有拙，「皆如此」三字尤有病。次句率，三、四已逗武功一派，五句末自然。

《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壘山思故園見寄》《唐詩解》卷三六：前三聯模寫侍郎登山之景，末聯嘆己之不得從遊也。《唐詩評選》卷三：岑此詩較高爲蘊藉，其餘則且不及達夫。要嘉州自七言手筆，五言便幾不成語，如「玉壘天晴望，諸峰盡覺低。」「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俗子面上汗汁濺人，當復不異。眞方于杜甫鶴一流人先鞭，不謂之惡詩不得。《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寫侍御之登玉壘思故園，後解則酬詩之意也。【略】「高山徒仰止，不得日攀躋。」合句寫奉酬意也。高山雖云玉壘，借以比侍御也。言彼則高山望野，攀援而躋其巔，而我於此處，徒深景仰之思，不得追隨也。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岑參》：山臨野曠看人小，步接長空共鳥齊。景在眼前誰道得？先生得意自能題。

《南樓送衛憑得歸字》《唐詩歸》卷一三：「近縣多過客，似君誠亦稀。」鍾惺評：是極有眼光邑吏話頭。「南樓取涼好，便送故人歸。」譚元春評：二語作吏不村俗。鍾惺評：二語想其無官家高會送客套頭。「鳥向望中滅，雨侵晴處飛。」鍾惺評：「侵」字寫景入微。譚元春評：又亮又深。《唐詩消夏錄》卷四：說衛憑，先添「多過客」一句，說送衛憑，再添「取涼好」一句。結句不說送去，倒說留住，乘月解衣，復與取涼句映帶得妙，情眞而筆活也。

《送李郎尉武康》《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岑參此三詩（另二首爲《送秘書虞校書虞鄉丞》、《送張子尉南海》），梅聖俞送行詩似之。「官舍」、「吏人」一聯，兩首相似，蓋熟套也。紀昀評：講唐調者，不可不知此語。又評：起二句俗，五、六類唐，已徵兆香山風氣。

《磧西頭送李判官入京》《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略】岑嘉州之「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略】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岳同垂不朽。

《灌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唐詩解》三六：前二聯寫野店之景，後二聯叙送別之情。唐子蓋參之鄉人，因其歸而起故園之想，然夢與俱逝，世不能題者，醉後之情緒難堪耳。於足目送其行，至人馬皆隱，而猶察其聲，模寫惜別之懷，令讀者宛然在目。《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唐解前二聯，寫野店之景，後二聯叙送別之情。唐子蓋參之鄉人，因其歸而起故鄉之想。然夢與俱逝，書不能題者，醉後之情緒難堪耳。目送其行，至人馬皆隱而猶察其聲，模寫惜別之懷，令人宛然在目。周敬評：「壓」字峭，「歸夢」句思新，乃眞情眞語。吳山民評：次聯開闊，「醉懶題」三字眞切，結寫悵望意，從瞻望勿及化出。《詩源辯體》卷一五：五言律，【略】岑如【略】「野店

臨官路」等篇，皆一氣渾成，既未可以句摘，亦未可以字求也。又卷一七：盛唐律詩本末可以句摘，但初唐、中、晚既有摘句，而盛唐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數十聯以見大略。五言【略】岑參如【略】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愁能作，鄉書醉懶題。」【略】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歷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諸極也。

《送鄭堪歸東京汜水別業得間字》《唐詩歸》卷一三：「客舍見春草，忽聞思舊山。」鍾惺評：「聞」字指他人說，便別有情思。「對酒風與雪，向家河復關。」譚元春評：妙句。鍾惺評：直寫好。

《送胡象落第歸王屋別業》《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後四句不稱。

《送顏韶得飛字》《唐詩歸》卷一三：「一從襄陽住，幾度梨花飛。」鍾惺評：梨花飛，想即眼前事，妙，妙。「世事了可見。」譚元春評：妙在此句說在前。「憐君人亦稀。」譚元春評：眞交情相念語。鍾惺評：知己之言，使人忘其窮。

《送杜佐下第歸陸渾別業》《唐詩歸》卷一三：「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鍾惺評：不說得下第人敗興。「夫子且歸去，明時方愛才。」譚元春評：良友眞情寫出，令後之讀者不敢自薄。《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夫子且歸去，明時方愛才。」兩聯俱用流走。「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安分語耳。此詩純用慰勉，心和氣平，盛唐人身分，故不易到。

《送蜀郡李掾》《唐詩歸》卷一三：「飲酒俱未醉，一言聊贈君。」鍾惺評：「俱未醉」三字，行者與送者許多苦情皆在其中。若既醉則憒然矣，然未醉而知其苦，與既醉而忘其苦，各有一段無可奈何之情。《唐詩消夏錄》卷四：未醉之時言德，俱當清快。發端最妙，以功曹貼掾字，從漢注也。

《送鄭少府赴滏陽》《唐詩解》卷三六：河朔魏之舊都，其山水鶯花當異於他處，君今得此，亦足自娛。但銅臺荒廢，不無弔古之思耳。少府無他可頌，故於題外求意，與今人點鬼簿者自別，稱子眞者，因其姓云。《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統言魏武舊都，山水花鳥，俱足娛其宦，但臺寢荒蕪，不能不動弔古之思耳。

《遷高冠潭口留別舍弟》《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評：八句似只將杜陵叟來信擲與弟看，起身便去，自己歸家與別弟等語，俱未說出，俱說出矣。如此而後謂之詩，如此看詩，而後謂之眞詩人。鍾惺評：此詩千年來，惟作者與譚子知之，因思眞詩傳世，良是危事，反覆注疏，見學究身而爲說法，非惟開示後人，亦以深憫作者。「昨日山有信，秪今耕種時。」譚元春評：兄弟務本之言。又評：不曰「家信」而曰「山有信」，便是下六句杜陵叟寄來信矣。針線如此。「遙傳杜陵叟，怪我還山遲。」譚元春評：以下四句就將杜陵叟寄來信，寫在自己別詩中，人不知以爲岑公自道也。「東谿憶汝處。」譚元春評：「憶汝」汝字，指杜陵叟謂岑公也，粗心人看不出，以爲汝指弟耳。《詩筏》：詩家有一種至情，寫未及半，忽插數語，代他人詰問，更覺情致淋漓。最妙在不作答語，一答便無味矣。如《園有桃》章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三句三折，跌宕甚妙。接以「心之憂矣」，只爲不知者代嘲，絕無一語解嘲，無聊極矣。又《陟岵》章云：「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尚慎旃哉，猶來無止。」四句中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望語，低徊宛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而已，絕不說思父母，較他人作思父思母語，更爲淒涼。漢、魏以來，此法不傳久矣。惟唐岑參「昨日山有信」一首，末四句只代杜陵叟說話便止，全不說別弟及還東谿語，深得古人之意。但彼爲憂亂行役而作，而此則尋常別弟語，情景較淺耳，然在唐詩中未多覯也。《唐詩消夏錄》卷四：信本使人也，以信爲書，足近代之訛，唐時未之有也。此詩于傳字中似是有書，然未必非口語也。《詩歸》云云，可以訛傳耶。《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味在酸鹹之外。

《夏初醴泉南樓送太康顏少府》《唐詩歸》卷一三：「可憐高處送，遠見故人車。」譚元春評：高處送，妙。二語從滿肚別恨，心目相關，忽然得此苦語妙語。「愛君兄弟好，書向潁中誇。」鍾惺評：好不妬忌心腸，所謂豁達常推海內賢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四：此等高華處，非杜所及。

《送周子落第遊荊南》《唐詩歸》卷一三：「足下復不第，家貧尋故人。」鍾惺評：家常知人甘苦語。

《送楊瑗尉南海》《瀛奎律髓》卷二四：馮舒評：落句有古人之風。陸貽典評：結寓規諫。查慎行評：南海不聞出玉，且爲政寶珠玉，何等下劣？「二兩句高。何義門評：落句言不擇官而仕，止求祿養耳，不可爲貧而忘意，故之嫌也。深婉有味。紀昀評：結作戒詞，得古人贈言之意。妙於人手即揭

破爲貧而仕，已伏末句之根。又無名氏(乙)評：留《三百篇》元氣。《唐詩歸》卷一三：「不擇南州尉。」鍾惺評：「不擇」妙，即所謂「高士爲主簿」之意。「邑里雜鮫人。」譚元春評：三字寫盡殊俗。「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淸貧。」譚元春評：不曰勿貪而曰「莫厭貧」，立言妙絕，溫厚直諒。《唐詩解》卷三六：張子爲親而仕，故不擇地而得此南州。南州故鮫蜃之所出沒也，三山五嶺之所盤礴也，海暗而雨，花明而春，卑濕多暑之鄉也。地雖多寶，豈可以貧故而變其操乎。唐人結語多用虛詞，獨此有規諷意。《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始在養親，故不擇小官，終當守己，須不貪重寶，規贈張子得體。夫南州之境，出沒者蛟蜃，盤礴者三山五嶺，熏蒸者卑濕昏熱，上俗風景，大異中原，模寫完盡。唐仲言云：唐人結語，多用虛詞，獨此有規諷意。徐充評：首尾有規意。《古唐詩合解》卷八：首重其養，終規以廉，而中聯俱切南海。「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不擇，用字妙。爲貧而仕，老親在堂，不暇擇也。然世人亦無擇而仕者，只爲顯出老親句耳。【略】「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淸貧。」【略】一篋之寶，可資數世。今張子愼勿貪此而厭淸貧也，語帶規勸，不曰勿貪，而反曰勿厭，有體。《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著眼起結。唐人結意虛詞遊衍者多，此種規諷有體。諷以不貪，而云「勿厭淸貧」，忠告善道，自宜爾爾。《唐賢三昧集》下：黃培芳評：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結勵以淸節，首尾仍是一意，即孟子辭富居貧之旨。

《送陳子歸陸渾別業》《唐詩歸》卷一三：「雖不舊相識，知君丞相家。」譚元春評：開口只如對面。「故園伊川上，夜夢方山花。」鍾惺評：夢得有情。「種藥畏春過。」鍾惺評：眞幽心幽事。

《臨洮客舍留別祁四》《唐詩歸》卷一三：「無事向邊外，至今仍不歸。」鍾惺評：無事妙妙，寫出高興。譚元春評：二語說得行徑奇怪。「心知別君後，開口笑應稀。」譚元春評：如此留別，妙。

《送四鎭薛侍御東歸》《唐詩歸》卷一三：「園林幸接近，一爲到柴扉。」譚元春評：「幸」字、「一爲」字，思鄉之意悽滄難言。

《送張都尉東歸》《瀛奎律髓》卷二四：紀昀評：二詩(另一詩爲《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皆應酬之作，但音調響亮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只第三句見送歸意，下皆追叙其功。《小淸華園詩談》卷下：岑嘉州之「遂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送顏少府投鄭陳州》《碧溪詩話》卷七：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略】雖欲不喜，不得也。《唐詩歸》卷一三：「一尉便垂白，數年惟草玄。」譚元春評：比「三十始一命」更說得蘊藉。鍾惺評：此句爲上語影貼得妙，不然「草玄」二字厭極矣。「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譚元春評：看他對待流走之趣。「知君羈思少，所適主人賢。」譚元春評：眞。

《送祕省虞校書赴虞鄉丞》《瀛奎律髓》卷二四：紀昀評：「科斗」二字與「麒麟」作對，終湊泊。「坦腹」二字亦未妥。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唐詩歸》卷一三：鍾惺評：壯重雄渾，須知此等喧者不能。「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譚元春評：典質可敬。「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譚元春評：二語極易酸餡，此等用之則壯重典雅，經史奪目，惟老杜有此手段，而嘉州以淸韻筆奄有之，可見何所不能。《唐詩解》卷三六：此勉光進之勤王也。言君總戎雖始，而位列三公者則已久矣，苟能奮其軍威，肅淸渭北，與太尉同心許國，則天方佑君之成功，豈復有他慮乎。按光弼以程元振之故，不赴吐蕃之難，代宗疑其有變，因厚遇光進以安其心，故此詩以許國諷之，而以成功慰之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言受命登壇，委托既重，且三公位列，膺寵又深，大奮軍威，肅淸邊寇，正弟兄許國效忠之日，天有不佑其成功者乎？按光弼以程元振故，不赴吐蕃之難，代宗疑其有變，因厚遇光進以安其心。故此詩以許國諷之，復以成功勉之也。魏慶之評：五、六地名句法。蔣一梅評：岑詩每每出一等異彩，可喜。《唐詩消夏錄》卷四：此等詩縝密闊大，留以爲式。高、岑性情開朗，故詩皆爽健，其不至於淺薄者，以高能用折筆，岑能用添筆也。又，明人有專取此等詩爲粉本者，群然和之，遂成大弊。殊不念往哲偶一爲之，所以初不被嫌，卒多致賞耳。使高岑輩篇篇如此，其不爲象牙笏刺絲補者幾希。《瀛奎律髓》卷二四：馮班評：此種詩決不可及。《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弓與旗皆隨常景，點入「關西」、「渭北」，便切渭北節度，而「抱」字、「翻」字，尤使句中有力。《甚原詩說》卷一：有平起，有仄起，有引句即用韻起。仄起者，其聲峭急；平起者，其聲和緩；仄起而用韻者，其響更切；平起而用韻者，其聲稍浮。下筆自得消息。如杜審言「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岑參「詔出未央宮，登壇拜總戎」，【略】此皆仄起用韻

者也。

《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唐詩解》卷三六：此慨邊庭多警，朝無人也。關有秋色，京近夕陽，以比君德不明，國步且岌岌矣。故我因風醒酒，而愁愈添。君患雨濕裝而道多阻，正以習戰防秋，寇警方亟，駿馬之市，爲救邊計耳，豈有燕昭徵賢之事乎。按明皇晚年，內荒於聲色，外疲於邊功，賢者退而不顯，嘉州興慨，意極不淺。《詩辯坻・唐後》：岑參「關樹晚蒼蒼」一首，今人當隸馬事，能超脫乃爾！

《陝州月城樓送辛判官入奏》《唐詩歸》卷一三：「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譚元春評：樸妙。「樽前遇風雨。」譚元春評：「遇」字寫風雨驟至甚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入手須不平，宋人不講此法，所以單弱。《說詩晬語》卷上：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警絕。《筱園詩話》卷四：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斜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如陳思王之「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略】岑嘉州之「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略】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遒，或生峭，或恣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送王七錄事歸虢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次聯所謂最後時也，三聯即赴虢州途徑所歷，末言老得一官，蒞政澤民，在所宜急，此以知己之情爲贈言者。

《送懷州吳別駕》《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學老杜詩而未有入處，當觀老杜集之所稱詠敬嘆，及所交遊倡酬者，而求其詩味之，亦有入處矣。其稱詠敬嘆者，蘇武、李陵、陶潛、庾信、鮑照、陰鏗、何遜、陳子昂、薛稷、孟浩然、元結之類。其所交遊倡酬者，李白、高適、岑參、賈至、王維、韋迢之類是也。此岑參三送人詩，皆壯浪宏闊，非晚唐手可望。紀昀評：無處不引杜爲重。自元以來，終無人謂虛谷得杜法也，其亦徒勞也已。嘉州詩難得此鮮華之韻。

《送綿州李司馬秩滿歸京因呈李兵部》《唐詩歸》卷一三：「久客厭江月」，鍾惺評：與「空牀月厭人」各寫無聊之情入妙。「罷官思早歸」，鍾惺評：今人送秩滿入京者，誰敢用罷官字。

《發臨洮將赴北庭留別得飛字》《詩源辯體》卷一五：五言律，【略】岑如「聞說輪臺路」【略】等篇，皆一氣渾成，既未可以句摘，亦未可以字求也。

《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時封公兼鴻臚卿》《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三、四自然，末句用月卿事。紀昀評：「卿士惟月」，乃三十日之月，非照人之月。三、四淺，結句鄙。

《與鄠縣群官泛渼陂》《養一齋詩話》卷四：詩不盡於句法，初學好於此求詩，因即拈此示之。偶與兒輩談及元微之詩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欲求句法，先準諸此，便無直率雜湊病。」兒輩常憶此語。予笑曰：「此清矣，未厚也。如岑嘉州『舟移城入樹』，錢仲文『煙火隔雲深』，一句凡幾轉折，此乃句法之正傳耳。然此厚矣，未化也。子建『明月照高樓』，陶公『依依墟里烟』，斯入於化，以此求《三百篇》風旨不遠矣。雖然，化境非初學所知，正傳猶非初學所能，仍於清者效之，庶幾不致躐等，不誤歧途，而可以馴致也。」

《終南東谿中作》《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句句明白，不見其用力處。紀昀評：起二句鮮秀可挹，五、六終是弱調。

《登總持閣》《唐詩解》卷三六：閣之高爽如此，心所歸依，恨未悟清淨理耳。假令早知此理，當不常侍金仙耶。此與上篇體格相似，而骨力迥別。于鱗取此，庭禮採彼，二君之識鑒可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前三聯模寫登閣之景，末恨於清淨之理，未能早悟，致此心無所歸依也。蔣一梅評：起末是題面語，「低秦嶺」、「小渭川」，總見登高處處爾爾。《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寫登閣，極言其高，後解結登臨之意。「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先言閣之高，登臨者似與日近，而後見憑眺之廣遠也。【略】「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此是梵宮法界，心雖欲皈而未悟清淨妙語，倘若早知，當常奉金仙，而棲息於此耳。

《郡齋平望江山》《瀛奎律髓・宦情類》：知嘉州所作，岑後竟不能入長安，卒於蜀，其節義有可稱者。無名氏(甲)評：唐人作詩，雖不盡佳，然多可諷詠，覺有餘味。此宋人所不及也。紀昀評：無甚警策，五、六亦弱。

《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仕宦而常欲退者必吉人，尾句不急而有味。紀昀評：通體清遠，後四句尤好。《唐律消夏

錄》卷四：後山色暝，寫到半夜，以「清言」二字吊起結句，法老筆健。

《**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唐詩歸》卷一三：「颯香茶色嫩」，鍾惺評：嫩字妙，得茶情。「窗冷竹聲乾」，鍾惺評：竹加乾字已好，曰「聲乾」尤奇妙矣。

《**晚過盤石寺禮鄭和尚**》《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水碓」、「風爐」，自然成對。無名氏(乙)評：次聯正是藏映得妙。紀昀評：三句寺外之景，四句禪房之景。前四句有致。五、六敷衍，遂減全篇之色。《柳亭詩話・水碓風爐》：岑嘉州詩「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爐。」寫景閒曠，脫盡兜牟氣色。又「野爐風自爇，山碓水能舂。」雖語意似乎重複，然前二句眼在實字，後二句眼在虛字，並存可也。賈長江易上一語而用其下句，白香山則二句全用之。

《**尋少室張山人聞與偃師周朋府同入都**》《對牀夜語》卷四：雖句中不可無好字，亦看人用之何如耳。岑參有句云：「秋雨懸空山。」「懸」字不易及。裴說用之云：「岳面懸奇雨。」點化既工，尤勝於岑。李嶠有「星月懸秋漢」，唐僧有「雪溜懸南岳」，又「懸燈雪屋明」，皆於「懸」字上見工。

《**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三、四與「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同調。紀昀評：起四句灑然而來，語極新脆。結句只一對照便住，筆墨高絕。許印芳評：五律調法，不過數種，一首之中宜前後參錯用之，不可兩聯犯複。若此詩與彼詩犯複，尚不爲病。所忌者，調複而詞意亦複，未免自套之病。此二聯正犯此病。虛谷指出，可謂眼明心細，後人當以爲戒。《唐詩解》卷三六：此久宦而懷鄉也。雨後鶯啼，既添春思，又況花之飄，正若客之灑淚，柳之挂，無非我懷鄉之愁也。悲鏡中之白髮，換深春之敝裘，客久可知矣。於是因判官之歸，而興慨曰：君雖出使萬里，乃能遂至瓜州，我安得去此武威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雨過鶯啼，花飄柳挂，皆他鄉愁景，足以觸人旅思者，對此有不發衰老代謝之悲乎？未因判官之還，不無興念歸鄉之意。塞花若客淚之飄，邊柳儼鄉愁之挂，飄挂不特二詩眼，且用字巧而幻。周敬評：嘉州大好起語。如「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灞上柳枝黃，壚頭酒正香」等，眞是奇峰疊秀手筆，唐人所少。《詩源辯體》卷一五：盛唐五言律，惟岑嘉州用字間有涉新巧者，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澗水呑樵路，山花醉藥欄。」「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大約不過數聯。然高、岑所貴，氣象不同，學者不得其氣象，而徒法其新巧，則終爲晚唐矣。《唐詩評選》卷三：溫雅，足嘉州第一首五言律。直到尾聯，方知具結構之妙。《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武威暮春，後解纔說宇文西使還到晉昌。「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以武威暮春起，黃鸝豈戍樓中之鳥，爲片雨所迫故也，起客愁字意。【略】「白髮悲明鏡，青春換敝裘。」此亦以己之久客感春，轉下判官之西還也。鏡中見白髮而悲，裘敝因春深而換，邊城久宦，寂寞生愁。「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合句纔結宇文西還。使萬里，今已西還，聞之足爲宇文喜，而自傷遲滯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因判官之歸，慨己之滯於武威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可寬者，如前人所論王勃「披襟乘石磴」之字意重沓。【略】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後人乃執此等病以繩詩，豈其律較唐尤嚴耶？抑亦不知詩者之妄談耳！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略】岑嘉州「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澗水呑樵路，山花醉藥欄」之字法，【略】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不可爲訓者爾。

《**高冠谷口招鄭鄠**》《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言古人以隱谷口爲高，今有高官谷訪君而君不見，豈以是谷不足棲眞乎。下六句由谷口及門徑，以底堂奧無一非清幽景地，此移文之不難作也。夫有此勝境，待招而至，鄭亦少烟霞骨相矣。又評：寫景入畫，句字整細有彩。梁有譽評：用字有意趣。《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訪鄭不見，而徘徊谷口。後解即空齋以招之。「谷口來相訪，空齋不見君。」相訪而不見，故以此詩招之，通篇俱從此發脈。【略】「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氤氳。」此時日近晚矣，見齋中之衣裳枕席，爲山中之氣所掩映，而見其碧色之氤氳，眞好谷口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三、四「然」字、「暖」字，工於烹煉。

《**題山寺僧房**》《唐詩歸》卷一三：「窗影搖羣木，牆陰載一峰。」譚元春評：陰載妙，影搖則不妙矣。「勤學翻知誤」譚元春評：實實讀書人語。「爲官好欲慵」譚元春評：欲慵亦好。《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寫山寺僧房，後解則因至寺而題情也。「窗影搖羣木，牆陰載一峰。」樹影在窗搖動，此景得之意中。至於一峰之陰載於牆上，此眞意外妙境。然用字尖巧，已開中晚之端矣。「野爐風自爇，山碓水能舂。」野寺，幻境也。爐中餘火，因風自燒，溪邊水碓，無人自舂，於此悟造物自然之妙。「勤學翻知誤，爲官好欲慵。」於靜境中忽悟妙理，乃知從前勤學，翻皆是誤，至於爲官一念，更欲消歇，而已覺疏懶矣。「高僧暝不見，月出但聞鐘。」合即云庶幾得一高僧，與談清淨妙理，乃日暝而

不見也，但見空山月出，野寺鐘鳴，正不知此身在何等境界也。

《題永樂韋少府廳壁》《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三、四好，晚唐人多用之。紀昀評：後四句是老筆，信乎流出。無其老而效之，便人俚詞率調。

《題金城臨河驛樓》《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老杜亦有「鸚鵡」、「麝香」之聯，當時人詩體亦相似。紀昀評：此自偶然相合，意思各別。緣此四字，便曰相似，陋矣。馮班評：字字好。何義門評：結飄灑超異。

《初授官題高冠草堂》《唐詩歸》卷二三：「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鍾惺評：此語始眞非宦情薄套話。譚元春評：作官語原上不得詩，此是家常實話，卻妙。「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譚元春評：吞字醉字皆尖巧，盛唐人亦肯如此用。《圍爐詩話》卷二：岑參云「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與韓偓「一名所繫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機」，【略】皆正人由中之言。《唐詩消夏錄》卷四：草堂景物，未爲不佳，徒以飢驅舍之而去，深可歎也。又，本是未能免俗，卻寫出一不得不仕之故。三、四與少陵「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皆隨境言適，成其爲一反正而已。《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可寬者，如前人所論王勃「披襟乘石磴」之字意重沓。【略】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後人乃執此等病以繩詩，豈其律較唐尤嚴耶？抑亦不知詩者之妄談耳！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略】岑嘉州「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之字法，【略】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不可爲訓者爾。《柳亭詩話・草堂示弟》：岑嘉州《題高冠草堂》云：「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三十而仕，何以宦情都欲闌耶？許郢州《示弟》云：「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以文字附之烟波，無怪乎淚痕長滿也。流連二咏，不覺作惡者久之。

《題虢州西樓》《唐詩歸》卷一三：「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譚元春評：可嘆可畏。鍾惺評：過時人實境語。「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鍾惺評：不厚。「愁來無去處，祇上郡西樓。」譚元春評：無聊語不忍讀。鍾惺評：讀此，益想詩人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語境之妙。

《夜過盤石隔河望永樂寄閬中效齊梁體》《瀛奎律髓》卷七：方回評：「波」、「魚」、「月」、「雲」，所睹之四物也，「襪」、「書」、「眉」、「鬢」，所思之四事也，可謂工矣。馮班評：中四句竟用四物，若出自今人，定謂之板矣。又無名氏（甲）評：出筆高雅，無私褻意。紀昀評：嘉州何以列白、劉之後？考嘉州詩，勁調居多，此小詩乃爾纏綿。然此自憶所當憶，不得入之「風懷」，虛谷殊誤。中四句本爲小巧，然題目明言：「效齊、梁體」，則竟以齊、梁體論，不以盛唐法論矣。文各有體，言各有當，不以一例拘也。

《過酒泉憶杜陵別業》《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三、四壯，五、六麗。紀昀評：未的。亦平平。

《宿鐵關西館》《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五、六勝三、四，以有議論而自然。末句爽逸已甚。馮班評：方君專重議論，何也？詩用議論則意盡言中，無餘味，宜戒之。議論極是詩病。馮舒評：第四句不解。何義門評：第二以「朝」字映出「宿」字。落句仍藏「宿」字。結句極淒涼，卻不敗意。紀昀評：六句沉着。「倪」，端倪也，猶俗語天盡頭耳。馮氏改爲「涯」字。「涯」字，「支」、「佳」、「麻」三韻皆收，「齊」韻無此字。許印芳評：四句「涯」字，本作「倪」，紀批云：【略】愚按：「天倪」乃論道語，曉嵐此解，牽強特甚，仍當從馮氏作「天涯」。蓋「支」、「佳」兩韻本與「齊」韻相通，唐人律詩亦有借押通韻之例，無妨礙也。

《北庭作》《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鹽澤」，人所共知。「醋溝」，則未之知也。甚新。中四句皆如鑄成。查慎行評：按詩意，「醋溝」當在西陲，《十三州志》中牟縣有醋溝，地名偶同耳。一、二天然作對。紀昀評：此等但以宏壯取之。《升菴全集》卷一八：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

《輪臺即事》《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唐人雖奄有輪臺，然詩人終只爲蕃書胡語也，其可久有之哉！馮班評：此豈詩人所能強乎？甚矣方君之固也！陸貽典評：輪臺豈必有用，然漢、唐通西域，止爲斷北胡右臂耳，此宋人所未曉也。紀昀評：結句弱。

《晚發五渡》《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詩律往往健整平實，非晚唐纖碎可望。何義門評：渾含「晚發」，破題筆力千鈞。紀昀評：淺淡而不薄弱，此盛唐人身分。《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首即客行境地，次即晚發時景，三即五溪風土，末言舟行入夜未已，總見客思無窮也。周弼評：爲四實體。徐禎卿評：不用深情奧語，自是老手。周敬評：

「江村」句語雋字新。

《巴南舟中夜市》《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孟浩然》：浩然《夜歸鹿門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優古堂詩話》：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瀛奎律髓》卷三四：方回評：句句分曉，無包含而自在，起句十字尤絕唱。紀昀評：起兩句暗合孟公。無名氏(乙)評：得力在首五字，第三句「清」字佳。《唐詩歸》卷一三：「近鐘清野寺」，譚元春評：清字妙。「遠火點江村，見鴈思鄉信」，譚元春評：使事妙。「聞猿積淚痕。」譚元春評：積字有身分。「孤舟萬里外，秋月不堪論。」鍾惺評：此論字着秋月上，便妙。譚元春評：「不堪論」三字於秋月乃是確評，移用三時不得。《唐詩解》卷三六：此水宿而書旅情也。向夕而觀爭渡之人，使有思家之想。俄而寺鐘起，村火明，見鴈聞猿，情極難堪矣。秋月雖佳，非所論於旅泊之夜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此水宿而書事也，起聯便有思歸之想，俄而寺鐘起、村火明，見雁聞猿，盡舟中之景物已多悲感。夫凡旅思對月轉殷。結曰：「不堪論」，更含無限深情。周珽評：爲前實後虛體，徐充評：「清」字、「點」字，應遠近意甚妙，「思」字、「積」事甚工。周敬評：撫時寫景，思鄉憶遠，情見乎辭。《玉屑》謂五、六驅旅句法。《古唐詩合解》卷八：前解是舟中旅夜，後解是舟夜旅情。「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因旅泊向夕，而見爭渡之人故動旅情。【略】「近鐘清野寺，遠火點江村。」【略】鐘近而聲清，火遠而數點，點字妙。【略】「孤舟萬里夜，秋月不堪論。」秋月最佳，而值孤舟萬里之夜，非惟無心玩賞，亦且觸目生愁，故不須論其清澈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宜以詩生韻，不宜以韻生詩。意到其間自然成韻者，上也；句到其間韻自來湊者，次也；以句求韻尚覺妥適者，又其次也；若由韻而成詩，是詩出韻生而非由我作，詩之下者也。【略】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岑嘉州之「近鐘清野寺，遠火點江村。」【略】之類是也。

《江上春歎》《唐詩歸》卷一三：「憶得故園時，終日不如意，出門何所之。」鍾惺評：語到極眞亦妙，不必責以渾厚。「從人覓顏色，自是弱男兒。」譚元春評：英雄誦之心酸。

《初至犍爲作》《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頗似老杜詩，而無其悲憤。末句亦不堪遠仕矣，然爲刺史，則勝如爲客之流離也。陸貽典評：「犍爲」直起，落句點出「初至」。何義門評：三、四已極貌荒遠，非兩省重臣所堪處也，卻不露，便紆餘有味。許印芳評：後半亦壯浪。紀昀評：嘉州詩難得如此清圓。《四溟詩話》卷四：岑嘉州《初至犍爲作》云：「【略】。」此結突如起句，謂之「兩頭蛇」。予因以完造物首尾自具，更煉中聯，不失格律。然論文責嚴，亦不免吹毛求疵之誚。附云：「之官能幾日，兩鬢易成斑。雷雨低三峽，風塵暗百蠻。鳥啼公府靜，花落訟庭閒。獨夜饒詩思，灘聲枕席間。」《唐詩解》卷三六：此守嘉州而嘆其地之險惡也。山色灘聲，盈乎坐側，艸生花落，幾沒公庭，民務之鮮可知。況地連三峽而雲雨常昏，境接百蠻而風塵不靜，是以到官未幾，而髮爲之變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中下》：周珽評：景幽事閒，何不可恬情，幾日間鬢忽欲斑，以所蒞風土惡劣故耳。善寫宦遊情況，如怨如訴。《詩辯坻・唐後》：岑嘉州《初至犍爲作》，而茂秦改之，語在《直說》中。然頗不及岑氣骨，直落中唐，結句尤劣。蓋謝本色只是中唐耳。

《詠郡齋壁畫片雲得歸字》《瀛奎律髓》卷三七：何義門評：結句醒「郡」字。紀昀評：小題目寫來尚細膩，但非高格耳。五、六稍笨。

《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五》：苕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誠齋詩話》：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宮》，乃爲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唐詩鼓吹》卷二：首言雞鳴紫陌，曙色猶寒，時方暮春，故鶯囀皇都而春色已闌矣。方君未出之時，金闕鐘鳴，初開萬戶。及君視朝之際，玉階仗列，共擁千官。是時也，花迎劍佩，星初落而未沉，柳拂旌旗，露尚凝而欲滴，此皆言時之早也。末謂舍人之詩若白雪陽春，難於屬和，其才思之高妙，當可想見矣。《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按此四詩倡和在乾元元年戊戌之春。唐肅宗至德二載丁酉九月，廣平王復長安，子美以是年夏間道奔鳳翔，六月除左拾遺。十月肅宗入京師，居大明宮。賈至爲中書舍人，岑參爲右補闕。十二月六等定罪，王維降授太子中允。四人早朝之作，俱偉麗可喜，不但東坡所賞子美「龍蛇」、「燕雀」一聯也。然京師喋血之後，瘡痍未復，四人雖誇美朝儀，不已泰乎。馮班評：此首當居第三。查慎行評：首聯對句不覺，五、六兩

句不脫早朝。何義門評：俱和諸篇，斯爲稍弱。許印芳評：首聯對起，借「皇」爲黃也，末句「春」字復次句。無名氏(甲)評：此首雖不及杜，然較之於王，又覺通利，無夾雜之病。又無名氏(乙)評：精工着題，論者推此爲四詩之弁，然人工則躋極，天峻不可羈，當遜賈、王。紀昀評：五、六句方說曉景，末二句如何突接？究竟倉皇少緒。《四溟詩話》卷一：《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太白曰：「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迄今膾炙人口。謂有含蓄，則鑿矣。又卷三：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赤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溫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世之宗匠，蓋先定之。」成卿曰：「予僭評之，何異蠡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也，賈其四也。」予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顧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渾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輩行。或有擬之者，難與爲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爲同調邪？」《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盛唐王、李、杜外，【略】岑參《和大明宮》，【略】皆可競爽。又《外編・唐下》：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略】賈至、王維、杜甫、岑參同賦《早朝》四七言律，【略】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唐詩解》卷四三：此言趨朝而鷄始唱，故曙光猶寒，既而聞鶯聲，則知春將暮矣。斯時也，鐘鳴而宮門闢，仗出而朝班齊，花柳芬菲，星沉露滴，早朝之景麗矣。然能賦此景者，其惟鳳池之舍人乎，舍人之詩，眞陽春寡和者也。按乾元二年，肅宗初還京時，參爲補闕，甫爲拾遺，維爲右丞，至爲舍人，同時唱和，其詩並入選。然岑、王矯矯不相下，舍人則鴈行，少陵當退舍，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不當以一詩議優劣也。《唐音癸籤・評彙六》：早朝四詩，名手彙此一題，覺右丞擅場，嘉州稱亞，獨老杜爲滯鈍無色。富貴題出語自關禍相，於此可占諸人終身窮達，又不當以詩論者。《詩鏡總論》：唐人《早朝》，惟岑參一首，最爲正當，亦語語悉稱，但格力稍平耳。老杜詩失「早」字意，祇得起語見之。龍蛇燕雀，亦嫌矜擬太過。「眼前景致道不到，崔顥題詩在上頭」，此語可參詩家妙訣。朱晦翁云：「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乃知天下事枉費推移者之多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鷄鳴、天曙、鶯囀春深、鐘動宮闕、仗出班齊、花柳芬菲、星露沉瑩，賦早朝之景，無如此富麗，無如此勘切。賈詩固稱難和，而此寧非陽春白雪乎？雄渾秀朗，王、杜雖與並驅，自當讓一馬頭。或謂早朝詩用「寒」、「闌」、「乾」、「難」險韻，似屬吹毛。諸家取唐七言律壓卷者，或推崔司勳《黃鶴樓》，或推沈詹事《獨不見》，或推杜工部「玉樹彫殘」、「昆明池水」、「老去悲秋」、「風急天高」等篇，然音響重薄，氣格高下，俱前有確論。珽謂冠冕莊麗，無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過右丞《積雨》，澹齋翁以二詩得廊廟、山林之神髓，欲取以壓卷，眞足空古準今，質之諸家，亦必以爲然也。楊萬里評：七言褒頌功德，如賈至諸公倡和大明宮，乃爲典重，和此詩者，惟此最佳。顧璘評：頌頌王、杜，千古膾炙，貴乎皆早朝二字。中聯分大小景，結引故實，親切條暢。黃家鼎評：說朝是朝，說早是早，說和是和，題中一意不漏。周敬評：皇紫假對，星露二字，實詩眼，通篇心靈，脈融語秀，作廊廟古衣冠法物，合人對之，魂肅神斂，不特早朝諸什，此爲首唱，即舉唐七律取爲壓卷，何讓？蔣一梅評：冠裳珮玉，擅美千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前解)：此亦全依賈舍人樣，前解通寫早朝，後解專寫兩省也。若其爭奇競勝，又各有不同者：看他欲寫千官入朝，卻將一、二反先寫千官未入朝時。夫千官未入朝時，則只須「鷄鳴」七字，便寫「早」字無不已盡。而今又更別添「鶯囀」七字者，意言如此風日韶麗，誰不詩情滿抱？然而下朝以後各供乃職，王事蹇蹇，克成不暇，便早爲結句「獨有」字、「皆難」字反襯出異樣妙色。此又爲右丞之所未到也。「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後解)：五、六不惟星落露乾，只就看見花柳，便是朝散解嚴之役也。此時合殿千官，無不紛紛幷散，而獨有鳳池諸客，共以和曲爲難。嗚呼！因讀書得作官，既作官仍讀書，言和曲雖難，然此難豈復他官之所有哉！《詩辯坻・唐後》：早朝倡和，舍人作沈婉穠麗，氣象沖逸，自應推首。「衣冠身」三字微拙。右丞典重可諷，而冕服爲病，結又失嚴。嘉州句語停勻華淨，而體稍輕颺，又結句承上，神脈似斷。王部首節過厲，「仙桃」、「珠玉」近俚，結使事亦黏帶，自下駟耳。四詩互有軒輊，予必賈、王、岑、杜爲次也。《唐詩評選》卷四：刻寫人冥，如兩鏡之取影。《毛詩》「庭燎有煇」言觀其旂，以狀夜向晨之象景外，獨

絕千載，後乃得「花迎劍佩」一聯，「星落」乃知花之相迎，旌之拂柳也。三百篇後不可無唐律者以此。《春酒堂詩話》：《早朝》四詩，賈舍人自是率爾之作，故起結圓亮而次聯強湊。少陵殊亦見窘。世皆謂王、岑二詩，宮商齊響。然唐人最重收韻，岑較王結更覺自然滿暢。且岑是句句和早朝，王、杜未免扯及未朝罷朝時矣。《師友詩傳錄》：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石洲詩話》卷一：「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率由興象互相感發。《甚原詩說》卷二：「施愚山閩章論王維、岑參、杜甫和賈至早朝詩，惟杜甫無法。既題早朝，則「雞鳴」、「曉鐘」，「衣冠」、「閶闔」，律法如是矣。王維歉於岑參者，岑能以「花迎」、「柳拂」、「陽春一曲」，補舍人原唱「春色」二字，則王稍減耳，其他無不同者。《昭昧詹言・盛唐諸家》：起二字「早」字。三、四句大明宮早朝。五、六正寫朝時。收和詩，勻稱。原唱及摩詰、子美，無以過之。楊秀鸞《論詩絕句》一二：「藹藹春雲麗絳霄，龍池柳色映千條。侍臣想像岑王輩，正有新篇賦早朝。」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六三：「紫陌春明事早朝，舍人得句和群僚。玉階仙仗開金闕，應許嘉州氣象超。」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一〇：「兼工衆體盛唐時，屈指王岑有定辭。強與較量聊舉似，玉階仙仗早朝詩。（盛唐衆體皆工，數右丞、嘉州。早朝詩岑尤特絕。元瑞欲推右丞，余未許也。）」《湘綺樓說詩》卷一：「岑參詩【略】《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云：「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合沓無變化。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唐詩解》卷四三：「此篇首以雪後而紀其時，次以雪晴而狀其景。頷聯言乘雪趨朝，項聯寫禁中所見，末則美員外之詩也。落月晴雲，借虛對實，蓋言雪光如月也，若眞指落月，便與雪後無關。」《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雪白玉珂相似，故迷曉騎，下「借」字句，雪白與銀燭相映，故晃朝衣，下「添」字眞。五、六見早朝之景，白雪陽春本一事，就題分用，巧。顧璘評：此篇題添雪後二字，句句見之，用字溢麗清灑，音律雄渾，行乎其中。結用故實，若出天造精金美玉，自無瑕疵。」蔣一葵評：「次聯百鍊成字，千鍊成句，工不可言。」吳山民評：「力在「借」、「迷」、「添」、「晃」四虛字。」周明輔評：「後聯借雲月影出至尊，氣象自別。」《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輝。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前解）：「從來雪後最不似春歸，而此言長安雪後獨似春歸者，長安有早朝盛事。如下三、四之所極寫雪得早朝而借色，早朝又得雪而添光，色既因光而劍珮愈華，光又映色而素姿轉耀，於是更無別語可以賞嘆，因使快擬之曰「似春歸」也。「積素」七字者，細寫雪後。「後」字言始雪則積素，雪甚則凝華，至於雪後，已連曙輝也。」前解寫雪後早朝。「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閶。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後解）：「後解寫即事屬和，言正當落月晴雲，雪方新霽，天仗禁閶，朝猶未終，而仙郎麗才，已成高唱，因而便巧借「白雪」、「和稀」字，以盛贊之也。」《湘綺樓說詩》卷一：「岑參詩《雪後早朝》云：「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富麗清華。」

《奉和相公發益昌》　《唐詩解》卷四三：「此送鴻漸西征也。言相國辭帝而出，將建此旄節，以橫行閫外，登歷山川，跋涉花柳，以至其地，若蜀中之寇盜已平，則當計日而返，蓋以天子方待君，以主邦國之權衡，不宜久留於外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吳山民曰：起有氣魄，五、六累句。周啓琦評：「既望杜西征所向奏捷，復囑其寇平速返，以慰重托厚恩，意調亦爽。」《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前解）：「前解爲相國紀程，則由別帝京而登劍閣，而渡巴江也。爲相國志遇，則帝既命之擁旄持節，天必又遣雲爲隨馬，雨爲洗兵也。爲相國寫目無全敵，則下「遠」字也。爲相國寫不遑啓處，則下「朝」、「夜」字也。然我又細分題中「送」字與「發」字，「送」字實，「發」字虛，蓋送當正送，發尚未發，然則別帝京，實寫也，登劍閣，渡巴江，虛寫也。擁旄持節，實寫也，雲隨馬、雨洗兵，虛寫也。「遠」字實寫也，「朝」、「夜」字，虛寫也。爲全唐送別諸詩之定式已。」「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後解）：「前解爲相國紀程，此解爲相國紀時。雖暗用出將入相爲結，使相公平添身份，然用意卻只在一「暫」字，正反《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句，成佳作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暫到蜀城應計日」，計日定亂，望其歸也。」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藝苑卮言》卷四：「岑嘉州詩：【略】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唐詩解》卷四三：

此篇時事不可攷，疑使君乃河南人，而嚴爲河南尹時，將歸長水以省親，故使君祖之，而參有是作也。歌管而雜以琴瑟，銀燭之下，而有侍女以捧盃，餞席之盛可知。蓋使君乃此地之主，是以相送而若此其厚，河尹能不歡飲至旦，以答禮意之勤乎。既而月出酒酣，驪駒在路，則又看花惜別，遲遲吾行，其眷戀之情可想矣。及其臨分，則又語嚴曰：我欲寄聲以報爾之山翁，今河南被君之澤，殊勝於往日也。蓋美嚴公之政而因以慰其親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首咏餞席之豐艷，次謂主人即伸厚意，爲賓者即當飲盡其情，三寫別時情景，綽有眷戀意，末美嚴之政美，當爲典選者擢拔也。顧璘評：岑詩好起句華艷，故初聯放寬以爲起伏，非興竭也，乃於次聯突出奇語，又爲平實以結之，最是律法妙處。郭濬評：春城一聯迷離荏苒，結亦有情。陸時雍評：三、四敗格，五、六景味彷彿王維。陳繼儒評：起得富麗，接得淡宕，前篇爲報使君，此言報爾山翁，用意別而摛詞雄健，各盡其妙。《而庵說唐詩》卷一六：【略】岑嘉州詩，豁達醒快，如聽河朔豪杰說話，耳邊朗朗。《唐詩評選》卷四：妙在閒適。別響。《拜經樓詩話》卷一：蔣山傭《詩律蒙告》云：律詩如岑嘉州「嬌歌急管雜清絲」，止是不拈，不可謂之拗。如子美云：「去年登高鄠縣北」，乃是拗也。拗非律之正體，中唐始有之，拗須拗到底。《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略】至有全不拘律者，如【略】岑參之【略】《夜送嚴河南》【略】如此之類，不勝枚舉。此體在五言中，謂之齊、梁體。唐初七言中亦有此體，然只可偶一爲之，不可援以爲例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以天地生新。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唐詩解》卷四三：此送司馬歸出，而傷已之留寓也。言暮春景物方佳，而置酒東亭，以送司馬。因想其客居函谷，則對月生愁，歸卧磻溪，則看山入夢。春色將盡故宜惜，浮名無益則當棄，今司馬既歸，而我尚爲客，是以望鄉關而流涕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首即東亭景物以言別，次由客愁想到歸夢，其賦情何等入微，因言春色宜惜，浮名是閒，眞達人之語也；結說及自己，未免以客留濺淚，見司馬能惜時輕名者矣。委婉深沉，妙躋罕步，誰謂語似中唐。又：古意幽韻，盛唐妙境。顧璘評：此篇起語艷麗而音切急，故下面寬緩而意眞切，又深復婉轉，盛唐兩虛之最高者，然亦略帶敍事，不作全虛。結意深長，音卻略急，以繳上文製作之妙。又，三、四是三昧語，最要頓悟。陸時雍評：「到來」二句，少陵當此不直道出「愁夢」二字，體勢氤氳，氣象盤薄，在作用之間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柳彈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前解）：「柳彈」「花殷」中，忽然橫插「鶯嬌」，一奇。下再硬接「紅亭綠酒」，二奇。二句十四字，先閑寫去十一字，只餘三字寫得「送君還」，三奇。然而皆不具論，我正細讀其「送君還」之三字，恰似今日幸甚，包還故物也者。看他三、四寫此司馬，來便是愁，不是他人來而不得意始愁，夢久已去，不是今日直至送之歸始去，使知此三字眞是寫出此司馬通體輕快。此爲名家之名筆，大家之大筆也。「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魂欲斷，對君衫袖泪痕斑。」（後解）：五、六是司馬當時高見。先生言：此亦是我久到之高見也。四轉筆作此結。《唐詩評選》卷四：此乃大似杜審言，閑、天間所絕少。方送未歸，故曰：「夢裏山」，亦以見其欲歸之久也。檃括成語，妙。《春酒堂詩話》：嘉州《東亭送李司馬》詩，前輩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二句，已入中晚。余謂此二句非中晚也。其下「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四句，竟開宋人門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歸去磻溪夢裏山」，「夢裏山」，言客中所夢之山，今始得歸也。「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司馬歸而已爲客，是以望鄉垂涕也。《詩學全書》卷一：送司馬歸出，而傷己之留滯。首句言景，次句言送，三、四到「函谷」則對「月」生愁，歸「磻溪」則看「山」入「夢」。五、六「春」將盡則當「惜」，「名」無益則當棄。末因「司馬」之「歸」，而切「鄉關」之望。此二首七律起句之可法者。《昭昧詹言・盛唐諸家》：首二句細發「暮春」、「東亭」、「送歸」六字。三、四扶風。五、六歸後情事。收自己不得歸。起句敍點，只是設色攢字，是一法門。《養一齋詩話》卷九：于鱗于嘉州「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注云：「是三昧語，最要頓悟。」是即漁洋《三昧集》之開山也。愚按嘉州此聯，宛轉入情，虛實相副，妙處正在目前，詮以「三昧」，轉覺鑿之使深，令人難喻。漁洋祖襲此論，亦好高之弊也。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唐詩解》卷四三：此言中丞仗節率師，而此戎事精練者，皆羽林之軍也。蓋以君之在臺，其霜威素著，今爲將而殺氣頓揚，是以兵未戰而知其必勝也。且行期適值九日，使君固當泛菊東籬以壯行色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起敍使

君西征勇略，次美其師徒精練，三原其威風凜肅，四即其武事赫烈，五、六料其必能不戰服人，末言其行期適逢九日，借菊筵以壯行色。作法雄整，意調朗健。蔣一葵評：前六句殺氣騰騰，後二句交情藹藹。《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前解）：此詩前後二解，一低一昂，備極筆墨之勢。讀前解，更不謂其後解卻如此去；讀後解，亦不謂其前解乃如此來。然無前解，則無以破敵膽於萬里之外；無後解又無以尊廟算於匕箸之間，眞爲前解恰應在前，後解恰應在後。此是唐初人大開大闔文字，後來韓昌黎、杜樊川便極力欲學而終不得，可見此事眞關氣運也。前解一句中丞，二句羽林，三句承中丞，四句承羽林。寫上將怒色，壯士死心，是一種筆墨。「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風塵欲淨時。爲報使君多泛菊，更將弦管醉東籬。」（後解）：後解五、六轉側而下，七曰「多泛」，八曰「更醉」。寫決勝樽俎，談笑成功，又是一種筆墨。至於補寫九日，特其餘勇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爲報使君多泛菊」，泛菊以壯行色，補九日意。

《西掖省即事》《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亞於前所和賈至者。陸貽典評：前半楚雅有致，後半少力。許印芳評：三聯與次聯不黏。三、四全套賈幼鄰《大明宮》詩，上句直用其語，尤可鄙。同時人如此勦襲，亦異事也。紀昀評：用筆輕婉，嘉州所少。結稍直遂。《唐詩解》卷四三：此拙於仕宦，思歸隱也。前二聯敘西掖之景，言雲開日出，細雨沾濡，而柳色花香，徧於宮掖，春色信佳矣，然非樂居於此也。我且而趨朝，暮而返舍，隨班碌碌，無所建明，其爲官拙可知矣。況年歲已暮，而尚守此微官乎，不若退而巖居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周珽評：前四句敘省垣方春之景，後四句即出入省中之事，有宦拙無補、歸隱自適之思。李夢陽評：艷冶不落尖巧。吳國倫評：頷聯情景細膩。蔣一梅評：朗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疏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塡，三殿花香入紫微。」（前解）：一解四句，看其庠序魚雅，備極早朝盛容，讀之何人不慶？得君行道，端在此日。一寫假寐待旦，如畫也。三、四寫鞠躬入門，攝齊升殿，如畫也。卻不謂後解忽然作如彼出落。「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掩荊扉。」（後解）：看他轉筆斗寫「平明」二字，夫早朝至於平明，若有所敷陳，則已跪而敷陳矣；有所諮訪，則已顧而諮訪矣。今皆無有也。森森然序立班末，無非奉陪焉耳。奉陪既久，日已薄暮，無非歸寓焉耳。加「端笏」字，寫盡「陪」字之寸長莫展。加「垂鞭」字，寫盡「歸」字之滿面慚惶。結云：「自悲頭白盡」，情知只在平明端笏，薄暮垂鞭中間白盡也。哀哉先生，一至是與？《湘綺樓說詩》卷一：岑參詩【略】《西掖省即事》云：「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偃荊扉。」結不稱。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唐詩解》卷四三：此感春而倦遊宦也。前二聯敘郊行之景，後二聯寫倦遊之情。言我初有志於功名，故別青山，捐舊溪，而來事於朝。今髮已白而祿尚微，能無愧乎。是以念切鄉關，而悔其初心也。因聞主簿居輞川，其地多勝，而欲攜酒從遊，以寫客懷，庶不爲冠裳所困耳。《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律上》：何景明評：語語綽有思緻。第頸聯並用「愁」、「羞」、「悔」、「憶」四字，非大手筆不能妙。程元初評：寓意傷時，無限淒涼。蔣一梅評：語似落中唐，然其致自佳，結意深長，音卻略急。陸時雍評：五、六隱隱已開大曆之漸。《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回風度雨消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峰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前解）：此爲後解「白髮」二字故先作此苦切翻跌。言只消一陣回風度雨，便見細草新花一齊盡踏成泥。回風度雨，喻言時事翻覆。細草新花，喻言新進年少。踏作泥，喻言大勢既傾，遂無一完也。三、四又與重作嘆息，言：可惜末人破題，何意全無結局！如雪未盡，正是春猶未起；日初低，豈料竟成極盡也。「愁窺白髮羞微祿，悔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後解）：上解只是借言世上或尚有此，此解便明說我今況是白髮，眞不宜又別青山也。看他直至「聞道」下，始以「多勝」字、「正堪」字寫首春，然則前解四句固眞不是寫首春耳。詩豈容易讀哉！《唐詩評選》卷四：起束入化。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高達夫則不然，如山家村筵席，一葷一素。「窺」字中隱一鏡字亦可。《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主簿應居輞川，故欲攜酒往遊。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深婉微至。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滿樹枇杷多着花，老僧相見具袈裟。漢王城北雪初霽，韓信壇西日欲斜。」（前解）：《法華經》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先生正用此義寫超禪師房中也。言歲行入冬，百卉俱凋，何意此間枇杷

獨秀！無所卒歲，人人荒促，何意大師威儀宴然！然則世上頭等英雄，到頭終有銷散，不如高僧出世，現住常住眞境也。三、四「漢王城」、「韓信墳」，雖收城周古迹，然正爲其是頭等英雄。「雪初霽」、「日欲斜」，雖取是日冬景，然正借其喻到頭銷散。一解詩便如佛說《大方》等經，若果能象之人，未有不哭震大千者也。「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演三車。豈料巴川多勝事，爲君書此報京華。」（後解）：此後解，始我寫赴嘉州，特自稱五馬爲此來，失笑也。古云：「相公豪氣三千丈，方丈門前一陣風。」特又書報京華，亦爲諸公失笑也。何也？轉眼便見雪霽日斜，則固不如大家早到袈裟下討一出身之處也。《唐詩評選》卷四：嘉州詩極粗刻。此二首乃蕭蕭自喜，然必有此，乃施之雕鏤。

《送盧郎中赴杭州任》《唐詩解》卷四九：盧以郎中出刺杭郡，杭爲吳越之交，楚之鄰境也。由唐京師而之任，則過楚而歸吳矣。雲迎月引，以景言也。城臨錢塘，則聞怒濤，樓窺滄海，則連蜃氣。江有二驛，停舫處也；郡有西湖，飲馬所也。柳色鶯聲，足供詩酒，若欲登高望鄉，其惟枉道而上姑蘇乎。蓋古稱姑蘇之臺，高見五百里，故宜於望鄉耳。《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郎中之杭任，中言杭州，而後解是送。「柳色供詩用，鶯聲送酒須。知君望鄉處，枉道上姑蘇。」此解言郎中旅思，以見送意。柳色鶯聲，可佐詩酒，但恐君有鄉思，其上姑蘇之臺一瞻望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柳色供詩用，鶯聲送酒須。」句不穩而隱。

《送嚴維下第還江東》《唐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張九齡於孟浩然，王維於錢起，岑參於嚴維，李頎於皇甫曾，前輩人得見此後輩，最足快事，承接之際少此一段不得。鍾惺評：自首二句外，皆言路途起居，一字不及功名，妙！妙！「勿歎今不第，似君殊未遲」，鍾惺評：眞意可掬。「問人愁路疑」，譚元春評：疑字妙。「莫不寄新詩」，譚元春評：莫不二字頗傲，意卻甚平。

《六月三十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得潭字》《唐詩解》卷四九：飲至晚宜酣，未酣者，池亭涼故耳。岑居關外，思還京師，故夢爲之勞。王歸華陰，路經仙掌，則騎爲所引矣。中二聯，即景以寫池涼之意，冒者若留客也，因言已方失路，悵然無往，復此離懷，其能堪乎。獨幸亭臨流水，無減江潭，聊足自適耳。《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在水亭上送少府，中即順寫水亭，後解自言離思之不堪，以見送意。【略】「失路情無適，離懷思不堪。賴茲庭戶裏，別有小江潭。」此解自言情思，合到水亭。言余方失路，不得還京，情無可適者，者今別去，又益離懷，吾豈能堪之，獨幸庭戶內別有水亭，庶幾似江潭之相對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輕點水亭。岑在關外思長安，故夢爲之勞，王歸華陰，路從仙掌，若引歸驂也。三、四極見用意。《詩學全書》卷二：首二寫「水亭」。飲至晚宜「酣」，「未酣」者，以「池涼」故也。次聯寫「華陰」。岑居關外思京師，故「夢爲之勞」。王歸「華陰」，經「仙掌」，則騎爲所「引」。三聯，「水亭」之景。「冒」者，留客也。四聯寫「六月十三日」。五聯送別之情。末二又用水亭作結。《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如謝叔源混之「水木湛清華」，【略】岑嘉州之「新雨帶秋風」之類，【略】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

《送郭僕射節制劍南》《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排律自工部、考功外，【略】嘉州《送郭僕射》，【略】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夕把玩可也。《唐詩解》卷四九：蜀蓋有亂，僕射往鎮焉。觀戎馬之華，旌旗之整，拜將之重，賜宴之渥，足瞻帝眷之殷，能不越險而行，追隨猿鳥，披拂雲月，取南仲之勳，平西戎之難，以酬寵遇哉。我爲僕射所知，故持此心以謝知己，萬里雖遠，猶當寄之懸旌，以相憶耳。《唐詩評選》卷三：開、天以降，作排律者每中鬆一步，作郎當語，如病腰人首足，彌見其重。此能通首緊鍊，雖較景雲以前局重安雅者，爲降一格，而神情遒王，歸於成章者一也。高岑以氣取篇，五言近體自非其長，句短氣浮，固必有趨蹶之患。排律於體，以紆長爲憂，則氣可相稱，則較之儲孟，尤足以盡其才矣。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唐詩解》卷四九：亭在山頂，故極狀其高，曰小，曰低，居上而窺下也。虹桂陝北，雨過關西，寫景之遠。檻緣於壁，田傍於溪，紀地之幽。不爲微官所拘，而與客相攜，信自足樂，但鄉園之處，望之不能忘情耳。《而庵說唐詩》卷一一：【略】此詩若將今人看詩法，一直看去，不分解數，嘉州詩，亦何嘗不妙絕千古？但只是辜負作者苦心。而庵卻不敢等閑放過它，須如啖橄欖，得其回味，方是能讀嘉州排律者。愚看此首排律，中四句，更非人所及，要它合着前一解，則與前一解相屬；要它合着後一解，則與後一解相屬。直如釋迦牟尼珠，隨色現光，不可思議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登西亭，後解與諸子登亭，中以早秋觀眺排人。「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略】鳥飛天外，雲與山齊，此二物是迹之最高者，今亭高出於鳥外，則客到自與雲齊。惟高，則見千家之小，萬嶺之低，亭中

觀眺，豈非大觀。有人家處必有樹，從高視之則僅成點耳。天圍萬嶺，此從亭中而望四面，又見觀眺之遠也。「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檻緣青壁，瓜田傍綠溪。」中四句賦西亭，切近之景，且句句是早秋登眺景致。【略】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惟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此一轉，言居官不如同羣之樂，而以望家園爲合也。前二解，已將登亭觀眺盡興寫出，此便將題中與諸子登之與字意抒寫，言我以微官羈於職守，不得常與諸君登亭宴笑，以林泉之樂，較之簿書之苦，且不如急呼好友，攜手同行。因此西亭，遂思故里，依依在望，惟有鄉園，安得解組歸田，日與同人徜徉山水間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起手貴突兀。少陵有「開筵對鳥巢」句，此同一落想。「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寫景雄闊。《詩學全書》卷二：首句點亭字。次句寫與「諸子同登」。次聯正寫「觀眺」。三聯「早秋」景。四聯承「客到」句來。劉伶《酒德頌》：「動則挈榼提壺。」「青壁」，山壁青色。「榼緣於壁」，「田傍於溪」，紀地之幽也。結起鄉園之念，從「觀眺」生來。《小清華園詩話》卷下：發端語如「磴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明遠效之而爲「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神氣雖減而風味不減。【略】他如岑嘉州之「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略】皆可法也。

《**題三會寺蒼頡造字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顧璘評：作此等題目解，脫俗極高，亦二十字中備見題意爲貴。

《**日沒過賀延磧**》《柳亭詩話・沙上日》：岑在封常清幕下，故西域事甚詳，如《熱海行》、《優鉢羅花歌》，皆唐人所無也。岑嘉州《過賀延磧》有句云：「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可見塞外風霜，不若江南花柳，而世人每以「功名」二字，甘作雁臣，何也！

《**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唐詩解》卷二二：思家之切，無可用情，能通故園者，惟此一水，安得不向之揮淚耶？《而庵說唐詩》卷八：渭水、秦川，只隔一秦嶺，相去幾何？爲兵戈阻塞不通，故見渭水東流，而問其「何時到雍州？」參在軍中，羽書傍午，至無暇思家，惟有兩行清淚，憑渭水以寄向故園而已。《古唐詩合解》卷四：「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參在軍中，思家之切。通故園者，惟有此水，故將兩行眼淚，憑此渭水以寄到故園而已。亦見從軍中不得顧家，無暇爲思家之意也。《詩學全書》卷四：首句破「渭水」起，次句承寫「思秦川」。「渭水」可通「秦川」，「雍州」在秦中。參之「故園」在焉。三句轉，四句合，揮「淚」以「寄」之。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唐詩解》卷二二：客中寂寞，未若故園之慘，菊傍戰場，佳景安在？悲歌可以當泣者此也。時至德二載，祿山陷長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絕》：徐中行評：但點「戰場」二字，無限悲愴。顧璘評：所貴於二十字中備見題意。《而庵說唐詩》卷八：此詩以看菊爲主，登高爲賓。登高昔以避災，今以行樂，於家爲常。今在軍中，何必登高？「強欲登高」，以身不在故園，無人送酒，寂寞不過，欲借以消遣。且故園有菊，我遙憐之。時方喪亂，故園之外，皆爲戰場。昔我在家，菊花相對，大不寂寞；今我身在戎馬之間，不能賞菊，而菊開只好傍戰場而已。人寂寞，我亦寂寞；我亦憐菊，菊亦遙憐我。我豈有登高之心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可悲在「戰場」二字。

《**戲題關門**》《河岳英靈集》何焯評：頗古直而無味。

《**題平陽郡汾橋邊柳樹**》《唐詩解》卷二二：言柳之有情，人之無情，可想此詩人托興處。《古唐詩合解》卷四：「可憐汾上柳，相見也依依。」柳是無知之物，而相見時，依依戀舊，奈何人之無情，尚不如此柳哉。此借柳託興以寄懷也。

《**戲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首**》**一**《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蔣一梅評：借漢爲比，故下三句俱用漢事。周明翊評：健甚。《唐詩解》卷二七：麟閣所以圖形，預開以待重其勳也。貳師之功，可無論矣。廣利本非名將，今舉以美常清者，所征之地同也。《圃爐詩話》卷二：岑參《凱歌》第二、三句云：「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竟似平偶，何也？

又二《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程元初評：蒲海葱山，皆塞中荒遠之地，霜雪苦寒而軍至其地，窮兵干遠之意可想矣。

又三《升菴詩話・凝笳疊鼓》：謝玄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軺。」李善注：「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攝鼓擁回軍。」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攝。凝笳疊鼓，古行之文儀也，鳴笳攝鼓，師行之武備也。詩人之用字不苟如此，觀者不可草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啓琦評：嘉州《凱歌》四章，造語多奇，有氣。

又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珽評：凱旋之師，寫得閒暇生威。周敬評：以下三章，調法一律，肅肅壁壘，整整步伐，吐氣如虹，不類陰房鬼火。郭濬評：整靜而不譁，畫出凱旋氣色。

《**題苜蓿峰寄家人**》《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蔣一梅評：他人只說閨思已足，此更深一層。《古唐詩合解》卷五：「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閨中之情，不過望空虛想，未知實境，倘令見之，又不知傷懷何似也。無聊抒寫，聊以寄愁。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珽評：別去萬里，復遇歲除，塗遙日久，相望無不斷腸，所藉封書代面，何可更惜一寄。玩「況復」二字，得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之意。蔣一葵評：又添一意，益復深長。《古唐詩合解》卷五：「故人那惜一行書」，【略】去萬里者，視一行書奚啻萬金，故人獨非人情乎。那可惜此而不寄也，此責主簿。「玉關西望腸堪斷。」故人之消息杳然，可堪腸斷。「況復明朝是歲除。」況逢歲盡，日月遷流，旅人愁思，猶爲不堪，故人知之否耶。

《**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唐詩解》卷二七：此見劉之急於功名也。言以炎方而當夏月，經歷者稀而君行迅疾如此，眞急於功名者矣。然君之行營居太白之西，而近胡地，藉令聞將曉之角聲，能無客思乎。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唐詩解》卷二七：路在原上，挂城頭者，狀其高也。登陟既煩，加以霖雨艱難，可知李之此行當有失意之事，則又慰之曰：君看汾水之上，惟白雲猶似漢時，向之泛樓船而發棹歌者存否？觀此則世榮悉爲空花，足芥蔕耶。《古唐詩合解》卷五：「白雲猶似漢時秋。」漢武帝濟汾河，賦《秋風辭》，此時車駕所至，何等威嚴，今何如哉。惟有白雲來去，猶似漢時秋而已。視此則知世情消散，人事虛空，一切離合悲歡，又何足以介懷也。

《**送崔子還京**》《唐詩解》卷二七：此欣羨歸人，自傷淹滯也。言彼之還京，惟恐行之不疾，我乃自留苦之地，涉雪題詩，能無揮淚乎？西北地寒，故九月見雪。《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珽評：此欣羨歸人急於治行，而自傷淹滯苦寒之地也。次句描寫奇絕，末句痛有餘悲。蔣一葵評：此句畫出歸心。徐充評：九月雪裏，苦寒之情浮於言外。《而庵說唐詩》卷一一：上二句，是言歸者之樂；下二句，是言送者之苦。《古唐詩合解》卷五：「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此正言送者之苦也。交河地寒，九月見雪，而自傷留滯，故淚滿衣。

《**山房春事**》《唐詩解》卷二七：題曰山房春事，蓋感春而惜梁園之廢也。空虛無人，群鴉紛繞，無論樓觀傾頹，即廬舍亦幾蕩盡，彼有情者，皆散去矣，獨庭樹無情，花猶舊日耳。亡國之感，讀之慨然。余謂庭樹一聯，本嘉州絕調，後人爲優孟者家竊而戶攘之，遂以此爲套語，惜哉。《古唐詩合解》卷五：「庭樹不知人去盡。」當日梁王遊樂，有此庭樹，今人已去盡，而庭樹猶存，人見此庭樹，不無傷感，而庭樹何知哉。「春來還發舊時花。」「還發」與上「不知」二字呼應，花雖如舊，搖動於春風已耳，夫誰見之，而誰賞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後人襲用者多，然嘉州實爲絕調。

《**逢人京使**》《唐詩品彙》卷四八引劉辰翁評：辭達。《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評：人人有此事，從來不曾寫出，後人人蹈襲不得，所以可久。「憑君傳語報平安」，鍾惺評：只是眞。《唐詩解》卷二七：思家方迫，適逢此人，無紙筆以作書，而傳語以通音息，敘事眞切，自是客中絕唱。《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敬評：家常語，人卻說不來，妙處只是眞。《而庵說唐詩》卷一一：參，南陽人，時在玉關。「故園東望」，玉關在西，則故園在東矣。「路漫漫」，地廣人稀，惟見漫漫而已，言不辨路頭矣。「雙袖龍鍾」，【略】此則狀雙袖之不成模樣，爲拭淚故也。玉關外，人不離馬，故在馬上相逢，軍中紙筆不便，故曰無。此句人人道好，惟在玉關，故妙；若在近處，則不爲妙矣。家信，謂之「平安」。豈參往玉關，而寄家於長安耶？囑其口傳，更妙。見使者不能少停，參又一時來不及也。眞足在玉關外光景。《古唐詩合解》卷五：此詩以眞率入情。「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無紙筆，故只得傳語相報，塞外相逢，匆匆來去，平安，即家信也，此惟在玉門關外，故見其妙。《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人人胸臆中語，卻成絕唱。

《**磧中作**》《唐詩解》卷二七：地既絕遠，天亦將盡，欲到天者，甚言之也。見月思家，投宿無所，窮亦甚矣。按七古《輪臺歌》疑嘉州居常清幕下，觀此又若獨行而至西域者，二史無考，姑闕焉。《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敬評：起句驚人語，落句凄涼語，奇雋自別。陳繼儒評：轉語與權德輿《舟行夜泊》同，權落句韻，岑落句慘。《古唐詩合解》卷五：「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此言磧中蕭條，一望平沙，人烟斷絕，曰萬里者，亦甚言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投宿無所，則磧中無人可知矣。

《**赴北庭度隴思家**》《唐詩解》卷二七：鸚鵡不能寄書，而能傳言，故欲報歸人使音書不絕，蓋相去萬里，書不易達，數寄或不至，俱浮沉耳。《刪補唐

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蔣一梅評：無中生有，妙。周啓琦評：易魚雁爲鸚鵡，就地產所見，想出話頭，自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欲鸚鵡報家人寄書，思曲而苦。

《**春夢**》《唐詩解》卷二七：感春而憶，因憶而夢，行數千里至所思者之居也。此美人必有所指，意亦桑中衛女之儔耳。若爲思友之作，使覺無味。《古唐詩合解》卷五：此用仄韻，亦絕句一法也。「枕上片時春夢中。」因憶之切，故夢之速也。片時與下「行盡三二字應。「行盡江南數千里。」此所謂千里神馳者矣。片時而行數千里，此正是春夢，不足爲憑也。《載酒園詩話》：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曰：「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春風到洛城」，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闊」五字，有搔頭弄姿之態也。然皆本於岑參「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至方干「昨日草枯今日青，驅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則又竿頭進步，妙於奪胎。《輟鍛錄》：唐人最善於脫胎，變化無跡，讀者惟覺其妙，莫測其源。如謝惠連《搗衣》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文昌《白紵詞》則云：「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云：「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非皆本於謝語乎？又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岑嘉州則脫而爲「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至家三拜先生，則又從岑詩翻出云：「昨日草枯今日生，驅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未到桐廬已及明。」或觸影生形，或當機別悟，唐人如此等類，不可枚舉。解得此法，《五經》《廿一史》皆我詩心也。

傳記

杜確《岑嘉州詩集序》 公諱參，代爲本州冠族。曾大父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羲，皆以學術、德望官至台輔。早歲孤貧，能自砥礪。【略】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爲起居郎，尋出號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聖上潛龍藩邸，總戎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出是委公以書奏之任。入爲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爲嘉州刺史。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時西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少康，可以庇躬，無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抑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嘆，姦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僰。旋軫有日，犯軾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

《蜀中廣記・宦游記二》 岑參，南陽鄧州人，天寶間進士。杜甫薦之，還侍御史，出拜嘉州，敏于政事，有《嘉州詩集》。

《唐才子傳・岑參》 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三年，趙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左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安西幕府，拜職方郎中，兼侍御史，辭罷。別業在杜陵山中。後終於蜀。參累佐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清尚，用心良苦。詩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每篇絕筆，人輒傳詠。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謝世，豈不傷哉。有集十卷行於世，杜確爲之序云。

紀事

《元和姓纂・侵韻》（岑）景倩孫參，嘉州刺史。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岑氏 參，庫部郎中，嘉州都督。

《谿溪詩話》卷二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衍以其妻貪惏鬻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撙在臨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爲百姓撾登聞鼓，其絕口蓋有出然。如子美、張籍皆云「呼見散寫乞錢書」，太白「顏公三十萬，盡赴酒家錢」，岑參「閒時耐相訪，正有牀頭錢」，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坡「滿江風月不論錢」，谷「青山好去半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也。

又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爲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若此。前日宴賚，眞文具爾！」

《**唐詩紀事・岑參**》　參，南陽人，文本之後。登天寶進士第，累爲安西、關西節度判官。入爲祠、功二外郎，虞、庫二正郎。出爲嘉州刺史，副元帥杜鴻漸表公兼侍御史，列於幕府。使罷，寓于蜀，中原多故，卒死于蜀。

《**唐音癸籤・談叢一**》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寧跋扈，杜相委棣時也。嗣後鎭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徵焉，勸忠寓焉，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著録

杜確《岑嘉州詩集序》【略】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篋篚，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儻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

《**新唐書・藝文志四**》《岑參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岑參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岑參集》。

《**郡齋讀書志・岑參集十卷**》　右唐岑參，【略】集有杜確序。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岑嘉州集》八卷。唐嘉州刺史南陽岑參撰。文本之曾孫。天寶三載進士，爲補闕、左史郎官，與杜甫唱和。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岑參詩》，一部四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岑參集》十卷。

《**秘閣書目・詩辭**》《岑參詩》四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岑嘉州詩集》。又《岑嘉州集》，欠下冊。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岑嘉州集》十八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岑嘉州詩集》二冊，岑參，二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岑嘉州集》。

《**濮陽浦汀李先生家藏目録**》　高、岑、王、孟四家詩，五本。　又《岑嘉州集》。

《**百川書志**》**卷一四**　《岑嘉州集》八卷，嘉州刺史高陽岑參撰。

《**脉望館書目**》《岑集》一小套六本。

《**玄賞齋書目**》《岑嘉州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岑參詩》八卷。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岑嘉州集跋》《岑嘉州集》七卷，唐岑參撰，明正德熊相刊本。有「晉安徐興公家藏書」八字，朱文方印，明儒徐燉舊藏也。前有杜確序，後有正德十五年熊相刊版跋，邊貢跋。案參，代州人，天寶三年進士，累官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殿中侍御史，出爲嘉州刺史。崔旰據蜀，參作《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順逆之理，後卒于蜀。事迹詳杜確序。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岑嘉州集八卷提要**》　唐岑參撰。【略】其卷帙之數，《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通考・經籍考》、《通志・藝文略》、焦竑《經籍志》並云十卷，《文淵閣書目》則云四冊，闕，是編與杜確序合。然如《瀛奎律髓》所載《同崔十三侍御夜宿報恩寺作》爲此本所佚，疑非唐人舊冊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岑嘉州詩集》七卷，明正德刊本，謝在杭舊藏。唐岑參著。杜確序，熊相序，正德十五年。邊貢題。《軍經室外集》曰：《岑嘉州集》八卷，唐岑參撰，參南陽人，爲文本曾孫。天寶三載，趙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右補闕，起居郎，出爲虢州長史及嘉州刺史。杜鴻漸表薦安西幕府，拜職方郎中兼侍御史。事蹟詳《唐才子傳》。案岑詩律健整，非晚唐纖碎可比。方回云：學杜詩，當先觀工部集中所稱詠敬歎及交遊倡酬者，其稱詠敬歎則如蘇武、李陵、陶潛諸人，其交遊倡酬則如李白、高適、岑參之類。杜確序亦稱岑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莫不諷誦吟習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岑嘉州集》七卷，明刊本。唐岑參撰。【略】可知此本之善矣。有杜確序及熊相刻板序，邊貢跋。

《**楹書隅録初編**》**卷四**　宋本《常建詩集》二卷，《杜審言詩集》一卷，《岑嘉州詩集》四卷，《皇甫冉詩集》二卷，二冊共一函。嘉靖戊午七月既望雲棲館假來。右宋槧四家詩集，不詳何人所編，無刊書年月，首常尉，次杜必簡，次岑嘉州，次皇甫茂政，常、杜二集爲一冊，岑集二冊，皇甫集一冊，卷末有明人題識，版刻頗精，古香可挹，余從都中故家得之，重事裝池，并攷各本異同附諸

於後，宋存書室主人。【略】《岑嘉州集》，晁、鄭二家作十卷，陳氏作八卷。明正德熊相刊，徐氏藏本作七卷，前有杜確序。此本四卷不分體，首尾完具，蓋趙宋時別行本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岑嘉州詩》七卷，明初刊本。唐岑參撰。金吾初藏明刊八卷本，繼得此本，反覆考核，確知此本爲原本，而八卷本爲重編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岑嘉州詩》四卷，明正德刊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岑嘉州詩集》八卷，明刊本，唐岑參撰，前有杜確序，有南匯縣儒學記官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岑嘉州詩集》十卷，唐岑參撰。昭文張氏有明初刻本，云較他明刻爲善。明正德庚辰謝元良刻本，八卷。又許自昌本，與孟浩然合刻本。阮氏進呈本亦八卷。正德庚辰沈恩刊於蜀中本，四卷，以明刻八卷本十行十八字者校之，所缺甚多，非足本。（王國維）《岑嘉州詩》八卷，唐岑參撰。宋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存前四卷。海源閣遺書。明正德十五年謝元良嘉州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余藏。舊寫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杜確序後有目錄，較許自昌本多詩四首，銘二首，題下多小註，句下間注一作某。有黃丕烈跋。翁君斌孫藏，余曾借校。《岑嘉州集》八卷，唐岑參撰。明弘治、正德間銅活字印本，九行十七字，細黑口，四周雙闌。將汝藻有一帙。明正嘉間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分體爲次。前京兆杜確序，言區分類聚，勒成八卷云云。余藏。友人吳君慈培亦有一帙。余本余據銅活字本及翁弢夫藏鈔本校。《岑嘉州詩》七卷，唐岑參撰。明正德十五年熊相、高嶼濟南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闌。書眉上小字註文字異同。前杜確序，末有邊貢跋及正德十五年熊相後序，言以邊貢藏本傳濟南知府高嶼刻之，而同知劉信實董之云云，余藏。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第二次印本中。此本分卷與他本不同，疑邊、熊諸人重加編次者也。《岑嘉州詩》四卷，唐岑參撰。明正德十五年沈恩蜀中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單闌。前楊愼序，後有正德庚辰沈恩刊書跋，言據玉浚州本縮六卷爲四卷而刻之云云。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舊寫本，前有小傳，是全唐詩底本。頗有異字，間有小注，均與黃丕烈跋本不同。《岑嘉州集》二卷，唐岑參撰。明嘉靖三十一年黃埻刊十二家唐詩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明許自昌編，萬曆三十一年霏玉軒刊前唐十二家詩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余據舊寫八卷本校，並錄黃丕烈跋。舊寫本世好翁君斌孫藏。《岑參集》一卷，唐岑參撰。明楊一統編，萬曆十二年刊唐十二名家詩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

藝　文

王昌齡《留別岑參兄弟》　江城建業樓，山盡滄海頭。副職守茲縣，東南櫂孤舟。長安故人宅，秣馬經前秋。便以風雪暮，還爲縱飲留。貂蟬七葉貴，鴻鵠萬里遊。何必念鐘鼎，所在烹肥牛。爲君嘯一曲，且莫彈箜篌。徒見枯者鬣，誰言直如鉤。岑家雙瓊樹，騰光難爲儔。誰言青門悲，俯期吳山幽。日西石門嶠，月吐金陵洲。追隨探靈怪，豈不驕王侯。

杜甫《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腳但如笞。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又《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櫂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蔓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留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又《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又《寄岑嘉州》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疏。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獨孤及《同岑郎中屯田韋員外花樹歌》　東風動地吹花發，渭城桃李千

樹雪。芳菲可愛不可留，武陵歸客心欲絕。金華省郎惜佳辰，祗持棣萼照青春。君家自是成蹊處，況有庭花作主人。

戎昱《贈岑郎中》 童年未解讀書時，誦得郎中數首詩。四海煙塵猶隔閣，十年魂夢每相隨。雖披雲霧逢迎疾，已恨趨風拜德遲。天下無人鑒詩句，不尋詩伯重尋誰。

雜錄

蘇軾《書李將軍三鬃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鬃，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徘徊不進狀，不知三鬃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馬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鬃其飾也。

《**滄浪詩話・考證**》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爐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娛書堂詩話**》**卷下** 《列仙傳》：費長房遇壺翁，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如初。岑參詩云：「帝鄉北近日，瀘口南連蠻。何當遇長房，縮地到京關。」又云：「惟求縮腳地，鄉路莫教賒。」【略】蓋取諸此。

《**升庵詩話・子美贈花卿**》 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略】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在樂府名《相府蓮》，訛爲《相夫憐》，【略】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爲《族拍六州》。

又《**岑參族拍六州歌頭**》「西去輪臺萬里餘，也知音信日應疏。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伊州、渭州、梁州、氐州、甘州、涼州，謂之六州。宋時大喪以《六州歌頭》引之，本朝用《應天長》。

又《**瓠蘆河苜蓿烽**》 岑參《塞上》詩：「苜蓿烽邊逢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又云：「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境之咽喉也。」

《**柳亭詩話・兩用**》 岑嘉州集，多有一聯兩見者。

喬潭

李華《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國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

又《**三賢論**》 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

《**唐摭言**》**卷四**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曰：「潭，昂之孫，有古人風。」

《**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 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

岑參《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井上桐葉雨，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匹馬歸山東。問君今年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彈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下佳可賞，蓬閣閒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壺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如傾。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

柳渾

論述

韋驤《詠唐史・柳渾》 刑寬毀玉同天怒，智料渝盟識虜情。延賞見臍終

不慍，陶陶誰似柳宜城。

《舊唐書・柳渾傳贊》 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鎰、復、渾去，宗社其殃。

傳記

柳宗元《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諜。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於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探摭奥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就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楚，儒言雅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嫠，敺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尨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姦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搉鐵及常平倉，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於他部，達於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敎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幷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出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是歲盜據淮濟，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行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

伏不賀，且曰：「句服之政，固宜愼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宜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官，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敵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愼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人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獻利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樸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於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刑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於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騭爲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舊唐書・柳渾傳》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惔，梁僕射。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學棲貧。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爲江西採訪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僚長拘局，怨其疏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大曆初，魏少遊鎮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瘞奴，軍候亦受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既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爲都團練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累遷尚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服徒行，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之，猶疑匿在閭里，乃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頃爲狂賊點穢，臣實恥稱舊名，矧字或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時上命玉工爲帶，墜壞一銙，乃私市以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且方春行刑，容臣條奏定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工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鋤豪強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曰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狷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搒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禮！」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一末吏儉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渾以疾稱告，即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主吏白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撓之，非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及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

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略，果亦有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禮異。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尋除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渾母兄識，篤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創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辨博。渾亦善爲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渾警辯，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紀事

《元和姓纂·有韻》河東解縣柳氏　慶休生識，渾。渾，兵部、左常侍、平章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上》東眷柳氏　慶休，渤海丞。生識、渾。渾字德載，相德宗。

《新唐書糾繆》卷一九　《柳渾傳》渾爲張延賞所擠，罷相。今案，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爲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按，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建請減吏員事，尚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柳渾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柳渾集》十卷。

藝文

劉長卿《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生涯豈料承優詔，世事空知學醉歌。江上月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亭滄洲近，顧影無如白髮何。今日龍鍾人共棄，愧君猶遣愼風波。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　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玄暉。

顧況《宜城放琴客歌并序》　琴客，宜城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況承命作歌。　佳人玉立生此方，家住邯鄲不是倡。頭髻鬖鬢手爪長，善撫琴瑟有文章。新妍籠裙雲母光，朱絃綠水喧洞房。忽聞斗酒初決絕，日暮浮雲古離別。巴猿啾啾峽泉咽，淚落羅衣顏色暍。不知誰家更張設，絲履牆偏釵股折。南山闌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暖熱。人情厭薄古共然，相公心在持事堅。上善若水任方圓，憶昨好之今棄捐。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更嫁一少年。

柳識

《元和姓纂·有韻》河東解縣柳氏　慶休生識，渾。識，屯田郎中，徵不起。

《新唐書·柳渾傳》　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又《宰相世系表三上》東眷柳氏　慶休，渤海丞。生識、渾。識，字方明，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

《唐詩紀事·柳識》　識，字方明。工文章，最爲李華所知。

《宋高僧傳・唐潤州招隱寺朗然》　大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滅，【略】屯田員外郎柳識爲碑頌焉。

《金石萃編補正・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并序》　秘書郎河東柳識撰。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寶刻叢編・唐玄靜先生碑》　唐秘書郎柳識撰。

顏舒

顏真卿《晉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　十四代孫溫之，有志行，舉方正，司門郎中。【略】舒，後才，制舉，長安尉。

又《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　舒，說，順，勝，式宣，韶，并進士，制舉。

顏渾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簡，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略】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略】，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皐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願、顏暄、沈殷、李莆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

又《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　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搢、逸、覿、不器、防，有文詞，博古。

又《登峴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　真卿、劉全白（評事，後爲膳部員外郎，守池州）、裴循（長城縣尉）、張薦、吳筠、強蒙（處士，善醫）、范縉、王純、魏理（評事）、王修甫、顏峴（真卿兄子）、左輔元（撫州人）、劉茂（魏縣尉）、顏渾（真卿族弟，官太子通事舍人）、楊德元、韋介、皎然（名晝）、崔弘、史仲宣、陸羽【略】。

孫昌胤

《舊唐書・趙宗儒傳》　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祕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唐詩紀事・孫昌胤》　昌胤，登天寶進士第。

閻寬

《國秀集・目錄中》　醴泉尉閻寬，五首。

顏真卿《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洌、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審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真卿候於境上。【略】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元和姓纂・鹽韻》廣平閻氏　交禮生至言，至爲，至言生寬。

《寶刻叢編・唐襄陽令盧僎德政碑》 唐太子正字閻寬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史惟則八分書。

李白《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 遊子東南來，自宛適京國。飄然無心雲，倏忽復西北。訪戴昔未偶，尋嵇此相得。愁顏發新懽，終宴叙前識。閻公漢庭舊，沈鬱富才力。價重銅龍樓，聲高重門側。寧期此相遇，華館陪遊息。積雪明遠峰，寒城鎖春色。主人蒼生望，假我青雲翼。風水如見資，投竿佐皇極。

平 冽

《**舊唐書・楊慎矜傳**》 天寶六載十一月，監察御史平冽齎敕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

又《安祿山傳》 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爲保守之計，戰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兼三道節度，進奏無不允。引張通儒、李庭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掌書記。

《**金石萃編・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讚碑陰記**》 其讚開元八年刺史韓公忠復刻于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冽、監察御史閻公寬，【略】眞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

芮挺章

《**國秀集・目錄下**》 進士芮挺章二首。

曾彥和《國秀集題跋》 《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

《**說詩啐語**》**卷下**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寶，吾無取焉。」芮挺章云：「道苟可得，不棄於廝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眞能特立不昧心語。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芮挺章》 鸚鵡能言傍好花，春來春在美人家。羨君一曲《江南弄》，風景都將水國誇。

樓 穎

《**東郊納涼憶左威衛李錄事收昆季太原崔參軍三首并序**》 吳景旭《歷代詩話・賦・雌霓》：吳旦生曰：郭璞謂虹爲霓，俗呼爲美人蜺。注，雌虹也。劉敬叔謂，古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爲青絳，故呼美人虹。唐樓穎詩：「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本此。

《**西施石**》 《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此詩之工，亦只在「石上青苔」四字。後二句亦平平耳，非深情人不知。「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石上青苔四字，情癡，然是眞境。《而庵說唐詩》卷一二：「西施昔日浣紗津」，此句，是推原西施石之故，惟浣紗于津，故有此石。「石上青苔思殺人」，人說西子，無不艷羨，即石上青苔，猶令人想殺。「一去姑蘇不復返」，勾踐反將獻與吳王，遂與吳之所有。「岸旁桃李爲誰春」，西施本越之春，而不自領略，則岸旁桃李，亦將獻人。嘆桃李之春，尚無所屬，畢竟爲誰耶？讀此，則請臣請妾，大是丑殺也。《古唐詩合解》卷六：「石上青苔思殺人」，不說人想西子，即石上青苔，猶令人思殺。「岸傍桃李爲誰春」，西施一去，春色誰爲管領，即岸傍桃李，當自嗟其無主耳。

《**國秀集・目錄中**》 進士樓穎，五首。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 《國秀集》三卷，【略】天寶三載，國子進士樓穎爲之序。

《**宋史・藝文志四**》 樓穎《傳翁小錄要集》一卷。

曾彥和《國秀集題跋》 《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

褚朝陽

《**國秀集・目錄下**》 進士褚朝陽，二首。

《**唐詩紀事・褚朝陽**》 朝陽，登天寶進士第。

荆冬倩

《**國秀集・目錄下**》 校書郎荆冬倩，一首。

《**詩辯坻**》**卷三** 荆冬倩《奉試詠青》詩：「路闊光天遠，春還月道臨。草濃河畔色，槐結路邊陰。木映君王史，先標宵子衿。明經如可拾，自有致雲心。」此等題自未易住，亦何足作青謎？

鄭　紹

《**遊越谿**》《唐詩歸》卷二四：「月浦偵孤舟，訪泊隨煙火，」鍾惺評：訪泊二字，便是一絕妙詩題。「谿水碧悠悠，猿聲斷客愁。漁潭逢釣楫，月浦偵孤舟。訪泊隨煙火，」譚元春評：寫事深雅。

《**國秀集・目錄下**》 武進尉鄭紹，一首。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二房鄭氏** 思宗，潞州錄事參軍，生紹，金鄉丞。

沈　頌

《**旅次灞亭**》《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不須深，可想。「圓月正當戶，微風猶在林。」鍾惺評：正不必言愁。

《**早發西山**》《唐詩歸》卷二四：「繚繞松篠中，蒼茫猶未曙。遙聞孤村犬，暗指人家去。」鍾惺評：如行桃源、輞川中，絕句妙語。「娟娟東岑月，照曜獨歸慮。」鍾惺評：歸慮如何照得，妙，妙！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起句綿渺，其來無端。慮字太險，疑是處字。

《**送金文學還日東**》《唐詩歸》卷二四：「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鍾惺評：因字嬾而妙。「冒險當不懼，皇恩措爾躬。」鍾惺評：措字老甚，幻甚，別尋一字著他不得。譚元春評：「皇恩措爾躬」五字，徑是先秦以上。

《**國秀集・目錄下**》 無錫尉沈頌，二首。

《**嘉泰吳興志・賢貴事實**》 沈務本，吳興人。【略】又沈頌，亦進士第。

薛奇童

《**國秀集・目錄中**》 大理司直薛奇章（按新表作童）三首。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氏大房** 俊生上章、獻章、貞章、奇章、季章，奇章字靈孺，慈州刺史。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國秀集》有太子司議薛奇童，似是人名。然唐又有蔣奇童，豈亦人名耶，詩話評薛五言律「禁苑春風起」云：「如此麗則，不謂奇童而何？」則不得爲名，審矣。薛又有《雲中行》七言古，在王勃、李嶠間，《玉階怨》五言絕，得太白、昌齡調。蓋初、盛唐之超然者，而名字湮沒不傳，可爲浩歎。

又《**近體上・五言**》 薛奇童「禁苑春風起」，全篇典麗精工，王摩詰無

以加。

《楚宮詞二首》一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律下》：周珽評：通篇述春宮景物，富麗妖艷。怨思于結語中含而不露，詩話評此詩當在元、白之上。

豆盧復

《國秀集・目録下》　前崇玄生豆盧復二首。

張良璞

《國秀集・目録下》　長安尉張良璞，一首。

沈　宇

《國秀集・目録上》　太子洗馬沈宇一首。

王　喬

《國秀集・目録中》　安定太守王喬一首。

李　收

《國秀集・目録中》　右武衛錄事李牧（按，此爲收之誤字）二首。

常衮《授李收諫議大夫制》　勅，《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天子有諍臣，職在司過，若有犯無隱，獻可替否，則曠然丕變，時惟休哉！中散大夫前行尚書兵部郎中贊皇縣開國男李收，敏而好學，文以彰之，清澹寡欲，不以得喪干慮。往屬時難，保茲艱貞，事君之節，足以存勸。歷踐郎署，率由舊章，而仗雅居正，可參諷議，無或尸官以罔聞，當灼見以箴闕也。可諫議大夫，散官、封如故。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西祖李氏　景伯，禮部侍郎，生彭年、喬年。彭年，吏部侍郎，生收、孚。收，給事中。

樓穎《東郊納涼憶左威衛李録事收昆季太原崔參軍三首并序》　僕三伏於通化門東北數里避暑之地，地即故倅天官顧公之舊林，今貳家宰君李公之別業。右抵禁籞，斜界沁園，空水相嘗。步虹橋而下視，竹木交映；弄仙棹而傍窺，足滌煩襟。陶蒸暑，獨往成興，恨不與數公共之，率然有作，因以見意。　水竹誰家宅，幽庭向苑門。今知季倫沼，舊是辟疆園。飢鷺窺魚靜，鳴鵶帶子喧。興成祇自適，欲白反忘言。　納涼每選地，近得青門東。林與繚垣接，池將沁水通。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想是忘機者，悠悠在興中。　林間求適意，池上得清飈。稍稍斜回檝，時時一度橋。水光壁際動，山影浪中搖。不見李元禮，神仙何處要。

張庭芳

張庭芳《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詠百二十首序》　嘗覽尊德叙能，述古不作，竊所跂慕，情發于中，顧有闕於愼言，誠見貽於尤悔者矣。然夫楚鷄雖謬，周鼠徒珍，猶遇兼兼以答，豈獨噓胡致哂。頃尋繹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公百二十詠，藻

麗詞清，調諧律雅，宏溢逾於靈運，密緻掩於延年。特茂霜松，孤懸皓月。高標凜凜，千載仰其清芬；明鏡亭亭，萬象含其朗耀。味夫純粹，罕測端倪。故燕公刺異詞曰：「新詩冠宇宙」，斯言不佞，信而有徵。於是欲罷不能，研章摛句，輒因註述，思鬱文繁，庶有補於琢磨，俾無辜於凝滯。且欲啓諸童稚，焉敢貽於後賢。于時巨唐天寶六年龍集強圉之所述也。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張庭芳註并序。

《唐才子傳・李嶠》 今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爲註，傳於世。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庭芳注庾信《哀江南賦》一卷。

《郡齋讀書志・李嶠集一卷》 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

《宋史・藝文志七》 張庭芳注《哀江南賦》一卷。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 斯坦因所得五五五號，爲殘詩十七行，有註，伯希和所得三七三八號卷，僅六行，詩註均相似，書法亦同，知爲同書，恨不知書名與撰人姓氏。劉修業女士爲東方語言學校編所藏華文書目，偶檢佚存叢書本《李嶠雜詠》，謂此即《雜詠》殘卷，余檢閱良然。更閱卷端張庭芳序，而知此殘卷詩注，即張庭芳所撰者。斯氏卷始詠《銀》末三句，訖《布》，共六首又三句，在佚存本玉帛部十首中。伯氏卷存詠《羊》末二句，詠《兔》詠《鳳》各一首全，詠《鶴》僅存開端二句。詠《鳳》詩前有「靈禽十首」一目，則知《全唐詩》無子目者，或從類書輯出也。然佚存本靈禽部在祥獸部前，卷子本反是，蓋佚存本與張庭芳註本不同也。佚存本文句與《全唐詩》所輯大致相同，卷子本《錢》至《帛》六詩中，其末二句每與佚存本不同，詠《兔》詠《鳳》亦如之。然則庭芳所據，固別一本也。

劉灣

《中興間氣集・劉灣》 灣，蜀人也。性率多直，屬文比事，尤得邊塞之思，如「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悲而且訐。又「舉聲哭蒼天，萬木皆悲風」。又「李陵不受死，心存歸漢闕」，逆子賊臣聞之，宜乎皆改節矣。

《出塞曲》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珽評：「黑漆皮燈籠」世界得此指點，大家着眼。合陶翰《古塞下曲》與此篇讀之，眞令人不能終篇。

《雲南行》 《對床夜語》卷五：劉灣《雲南行》云：「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且喪亂之世，妻倚夫而苟生，父恃子而送死者，今皆先其身而天，則鰥寡孤獨，失其所矣。但詞傷於直。潘安仁《關中》詩云：「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亦欠包涵之工。《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三》：周敬評：言楚情酸，令人讀不能終篇。

《元和姓纂・尤韻》彭城劉氏 元察生深、灣。灣，職方郎中。

《唐詩紀事・劉灣》 字靈源，彭城人。天寶進士。天寶之亂，以侍御史居衡陽。元結《送王契佐卿入蜀序》曰：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仕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

元結《劉侍御月夜讌會并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躕爲故人，且復停歸船。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未醉恐天曰，更歌促繁弦。歡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樊晃

紀事

《國秀集・目録下》 前進士樊晃一首。

柳識《琴會記》 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於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巨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弦琴，樊公和之。

《元和姓纂・元韻》南陽湖陽縣樊氏　文，司衛少卿。文孫晃，兵部員外、潤州刺史。

《嘉定鎮江志・唐潤州刺史》　樊晃，銀青光祿大夫、潤州刺史，曾集《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皇甫冉嘗與之登潤州城樓，及同遊潤州郡東山，有和樊潤州詩兩篇。

《宋高僧傳・唐金陵鍾山元崇》　大歷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昌，咨請道要，益加師禮焉。

《新唐書・林蘊傳》　父披，字茂修，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

《八閩通志・秩官》　汀州臨汀郡，刺史元自虛，開元間任，樊晃，天寶間任。

《福建通志・職官》　汀州府，唐樊晃，天寶間任。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甫)小集》六卷，潤州刺史樊晃集。

藝文

劉長卿《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　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放蔣州。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

皇甫冉《和樊潤州秋日登城樓》　露冕臨平楚，寒城帶早霜。時同借河內，人是卧淮陽。積水澄天暨，連山入帝鄉。因高欲見下，非是愛秋光。

又《同樊潤州遊郡東山》　北固多陳迹，東山復盛遊。鐃聲發大道，草色引行騶。此地何時有，長江自古流。頻隨公府步，南客寄徐州。

朱斌

《登樓》　《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公道好詩，唐人自有此一派，好異者不能去之也。

《國秀集・目錄下》　處士朱斌，一首。

張鼎

《國秀集・目錄上》　司勳員外張鼎二首。

儲光羲《同張侍御宴北樓》　今之太守古諸侯，出入雙旌垂七旒。朝覽干戈時聽訟，暮延賓客復登樓。西山漠漠崦嵫色，北渚沈沈江漢流。良宵清淨方高會，繡服光輝聯皂蓋。魚龍恍惚階墀下，雲霧杳冥窗戶外。水霧慷慨行泣珠，游女飄飄思解佩。蒼蒼低月半遙城，落落疏星滿太清。不分開襟悲楚奏，願言吹笛退胡兵。軒后青丘埋貘貐，周王白羽掃欃槍。期君武節朝龍闕，余亦翱翔歸玉京。

又《同張侍御鼎和京兆蕭兵曹華歲晚南園》　公府傳休沐，私庭效陸沈。方知從大隱，非復在幽林。闕下忠貞志，人間孝友心。既將冠蓋雅，乃與薜蘿深。寒變中園柳，春歸上苑禽。池涵青草色，山帶白雲陰。潘岳閒居賦，鍾期流水琴。一經當自足，何用遺黃金。

徐九皋

《國秀集・目錄中》　河陰尉徐九皋，五首。

常無欲

《唐摭言》卷一三　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寧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開，關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邪？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下》新豐常氏　楚珪，雍王府文學，生無名、無爲、無欲、無求。無欲，無職。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二　碑陰題名：監察御史，常無欲。又見下，又左側。

常非月

《詠談容娘》《唐詩歸》卷二四：「馬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鍾惺評：圓字寫盡觀場之妙在目。「歌索齊聲和，情敎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鍾惺評：眞齊梁人心口。

《國秀集・目錄下》　西河尉常非月，一首。

黃　麟

《國秀集・目錄上》　金部員外郎黃麟，一首。

《太平廣記》卷三八一引《廣異記》　鄧成者，豫章人也。曾暴死。【略】至地獄，判官乃刺史黃麟。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　碑陰下層題名，黃麟，見郎官金外補，又右側侍御兼殿中。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一六　全部員外郎：黃麟，又御史臺左側，又右側侍御兼殿中。

郭　良

《早行》《瀛奎律髓》卷一四：方回評：第六句新。馮舒評：郭良名氏新，正不知何人。紀昀評：敷衍曉景，毫無意味。此種詩可以不作。

《國秀集・目錄中》　金部員外郎郭良，二首。

郭　向

《國秀集・目錄上》　太子尉郭向一首。

程彌綸

《國秀集・目錄中》　進士程彌綸一首。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目錄・中唐之部上》《進士程彌綸集》一卷：《國秀集》中。《程彌綸集》一卷：《唐詩紀》一百六十三、《全唐詩稿》一百七十一、《全唐詩》三函九冊。

薛維翰

《古歌二首》二　《唐詩歸》卷一四：「美人閑紅燭，獨坐裁新錦。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寢。」譚元春評：隔壁聽得，妙。

《春夜裁縫》《唐詩歸》卷一四：「珠箔因風起，飛蛾入最能。」鍾惺評：最能二字，似癡似活，妙。「不敎人夜作，方便殺明燈。」譚元春評：方便字用得尖甚。

《春女怨》《唐詩歸》卷一四：「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鍾惺評：「因何」妙於「何因」，「入得」妙於「得入」，用字之變，不可不知。《載酒園詩話》卷一：薛維翰《春女怨》曰：【略】以苦思激成快響奇想，舒其楚志，念在「重重」二字，拙手改爲「尋常閉」，

便寬泛不激烈矣。

《怨歌》《唐詩歸》卷一四：「百尺珠樓臨狹斜，新粧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好，」鍾惺評：「皆言」妙，妙！「要自狂夫不憶家。」鍾惺評：要知不傲不媚。譚元春評：「要自」二字，更媚。女人語，不媚不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絕下》：周珽評：睹梅開而感春色，發爲警怪之語。「怨見」、「因而」四字，相關而怨自見，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的是閨女妙詞，與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同人神境。

《國秀集・目錄下》 薛維翰，一首。

《唐詩紀事・薛維翰》 維翰，登開元進士第。

屈同仙

《國秀集・目錄下》 千牛兵曹屈同仙二首。

《元和姓纂・物韻》屈氏 櫟陽尉屈同僊，洛陽人。

李栖筠

論 述

權德輿《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敎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於極。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閒關代故，宣力匪躬，動於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毘陵，陟明於吳，廉問風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埽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閒嚮三十年，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奢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言。故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三篇，感慨自叙，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閒，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敎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中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朝廷無虛日，又況奇衺忮害，崇黨蔽善。公於斯時，道未光大，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於天下。神之聽之，介景福於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并時筮仕於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親莫逆，伏思羈屑，屢敬無容，猥以疎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於篇。

《新唐書・李栖筠傳贊》 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仙」。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骾。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

傳 記

《新唐書・李栖筠傳》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

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折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故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尚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故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自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腰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眞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怤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顧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紀事

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觀察使制》 勅，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選諸侯賢者而命之，俾其遵俗宣風，大明黜陟。今以刺史條察列郡，西漢成式，厥惟舊哉。銀青光祿大夫常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子李栖筠，資樸厚之性，秉禮義之宗，其學博而精，其文簡而當，明以辨政，居官可紀，秩更三署，名重一時，抗黃扉之論駁，舉冬卿之典制。自守毗陵，尤精藩職，初翦橫江之盜，猶多擊柝之虞，言撫傷殘，克施惠訓，清靜少欲，以臨其人，禮讓之風，行於東國。考其績用，實最方州，震澤之北，三吳之會，有鹽井銅山，有豪門大賈，利之所聚，姦之所生，資於大才，濟我難理，加以中憲，雄茲按部，愼乃教令，薄其征徭，無倚法作威，無割下附上，勉副朝寄，以綏一方。可使持節蘇州諸軍事蘇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浙江西道觀察使處置都團練守捉及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柳識《琴會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於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巵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遞爲伯牙，更爲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方鄙鄭聲。自樸散爲器，眞意在琴，與衆樂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苦堯以美利利於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於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

《唐會要・朝臣複謚》 文獻，贈司徒贊皇縣子李栖筠。

又《磑碾》 至德二年三月，戶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翃、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請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磑碾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册府元龜・牧守部・屏盜》 李栖筠代宗時爲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饉聚徒於陽羨西山，且地接宣城，逼之則鳥散坡谷，緩之則公行寇掠，累歲爲四境之患，莫能翦除。栖筠既至部，設權略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是郡界無犬吠之虞，而人知敬讓。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西祖李氏 載，生栖筠，字貞一，贊皇文獻公。

《咸淳毗陵志・秩官一》 李栖筠，字貞一，趙郡人，幼莊重有遠度，爲文勁迅，族子華稱有王佐才，肅宗時，拜工部侍郎，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旱，編甿流徙，乃浚五渠，通江流溉田。歲大稔，興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

《長安志》卷一九 廣德二年，尚書工部侍郎李栖筠復陳其弊，代宗亦命拆去私碾磑七十餘所。歲餘，栖筠出常州，私制如初。

《金石錄・唐黃石公祠記》 李卓撰，八分書，姓名殘缺。大曆八年七月。（李卓即栖筠，未遇時原名也。）

藝文

岑參《西亭子送李司馬》 高高亭子郡城西，直上千尺與雲齊。盤崖緣壁試攀躋，羣山向下飛鳥低。使君五馬天半嘶，絲繩玉壺爲君提。坐來一望無端倪，紅花綠柳鶯亂啼。千家萬井連迴谿，酒行未醉聞暮雞。點筆操紙爲君題，爲君題，惜解攜，草萋萋，沒馬蹄。

又《磧西頭送李判官入京》 一身從遠使，萬里向安西。漢月垂鄉淚，胡沙費馬蹄。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送子軍中飲，家書醉裏題。

又《使院中新栽柏樹子呈李十五栖筠》 愛爾青青色，移根此地來。不曾臺上種，留中磧中栽。脆葉欺門柳，狂花笑院梅。不須愁歲晚，霜露豈能摧。

又《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見呈》 公府日無事，吾徒只是閒。草根侵柱礎，苔色上門關。飲硯時見鳥，卷簾晴對山。新詩吟未足，昨夜夢東還。

楊玉環 唐玄宗貴妃

論述

《贈張雲容舞》《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女人看女人無情，非爲聽明女子言也。我見猶憐，此豈男子語，悟此可讀太眞此詩。「羅袖動香香不已」，鍾惺評：香不已三字，得舞之神。看動香二字，便不是說香矣，妖甚，妖甚！

傳記

《舊唐書・后妃傳上・玄宗楊貴妃》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眞。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眞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天寶初，進册貴妃。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

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翦髮一綹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國忠二男昢、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幷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爲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訣，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紀事

《安祿山事迹》卷上　時貴妃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眞，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祿山恩寵浸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又　（天寶）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眞亦厚加賞遺。【略】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繃子綳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洗了又綳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又卷下　（天寶）十五載六月十八日，至馬嵬。【略】上策杖躡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軍人不應。行在都虞候陳玄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國忠父子既誅，太眞不合供奉。」上曰：「朕即當處置。」乃迴步入驛，倚迴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入見太眞，具述事勢，太眞曰：「今日之事，實所甘心，容禮佛。」遂縊於佛堂，舁遺驛庭中。令玄禮等觀之，玄禮等免冑謝焉。軍人乃悅。

《開天傳信記》　太眞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上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爲趺，其他綵繪縟麗，製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松窗錄》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曉拂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眞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眞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眞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又卷四六〇引《譚賓錄》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爲鷙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嘗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立鸚鵡塚。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

《野客叢書》卷二二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韈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韈，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韈，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韈銘，有曰：「羅韈羅韈，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韈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韈。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又卷二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詩話總龜·書事門》 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以謂既爲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至密者，莫若中冓之事，豈欲人之知耶？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凡事之不循理者，雖毛發之細，不可爲也。明皇舊制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于其間。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閑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托以下情繳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與膚，生從父母爾。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結附韜光以獻。自妃之放逐，皇情憮然；妃髮至，張韜光取搭之肩上。明皇見之，大驚惋。遂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可畏也。使張祜不爲此語，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亦名言也。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聚斂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朱彝尊《書楊太真外傳後》 宮闈之事，外人罕知，所見或異辭，矧出於傳聞者乎？《太真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於壽邸，度爲女道士，住內太真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黃門侍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爲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即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爲女道士。勅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蓋帝先注意於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曾受冊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后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

爲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爲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眞。史稱不朞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於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籍《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妃之祖志謙，三子，長玄琰，次玄珪，次玄璥。玄琰子銛，玄珪子錡，玄璥子鑑。若國忠，則妃再從兄也。妃本玄璥長女，大書冊壽王妃父，乃天寶四載立爲貴妃，帝欲掩天下之耳目，而箝其口，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玄琰少女。于是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玄珪工部尚書，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姊三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玄璥獨未聞加恩焉。子鑑官湖州刺史，後雖尚主，冊貴妃日，恩澤亦未之及。蓋推而遠之也。且銛係玄琰子，而劉昫唐書以爲妃再從兄，則當時業有識其非者矣。明皇英主，開元之政稱全盛，時感一妃子，至淪亡社稷，作僞心勞，迹愈晦而言之益醜。詩不云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國史無識，誤落帝度內，謂妃少孤，養于叔父玄璥，而以琰爲妃父。予故驗之載紀，辨外傳之誣，特發其微焉。

著　録

《半甎齋題跋》卷上　《太眞外傳》二卷，宋樂子正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楊貴妃外傳》，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同。惟范成大《石湖集》，作《太眞外傳》，蓋當時所見本異耳。是書採輯《津陽門詩》、《長恨傳》、《開元天寶遺事》、《幸蜀記》諸書而成，新、舊《唐書・楊妃傳》，皆取資於此。然有與正史異者。如武惠妃，史記其卒在開元二十四年，外傳云二十二年，史據實錄紀年，當以史爲正。元琰妻李氏，封梁國夫人，外傳作涼國。考唐時封號，多以族望，梁國，李姓十二望之一也，外傳作涼，其誤可知矣。子正素嫻掌故，不應紕繆若此，疑傳寫之訛，非子正之失也。至於封元琰濟陰太守，陳倉縣令薛景仙之類，新書不載，若無此書，則湮沒不傳矣。予謂前代女禍，莫甚於唐，媚娘絕河睢之響，鞠廟社爲黍苗，桑條播晨牝之風，絨太和以餅餌，孝明首定大策，討平內亂。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不鑒武韋之禍，復蹈治顯之轍，以致外戚擅權，強藩構釁，兵敗潼洛，露次河池，其不喪亡也，亦幸而免已。外傳作於太平興國年間，是時，南唐周后入朝，西蜀花蕊內侍，子正之著此書也，殆有深意存焉。明埭川顧氏四十家小說中，曾刊此書，今流傳甚少。蓮裳先生，子正之雲仍也，博學好古，購得予老友吳君小匏手鈔影宋本，屬予校正，付之梓人。能述祖德，前賢稱美，如蓮裳先生者，豈非樂氏之賢子孫哉！校讎訖事，爰書數語於後。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唐之部上》　《楊貴妃集》一卷：《石倉》九十九、《唐詩紀》一百七十、《全唐詩稿》七百七。《楊貴妃集》二卷：《全唐詩》一函二冊、十二函十冊。《楊貴妃詞》一卷：《詞選》下。《楊貴妃太眞集》一卷：《唐五代詞》一。《楊貴妃傳》：《舊唐書》五十一、《新唐書》七十六。

藝　文

紀　念

李隆基《妃子所遺羅襪銘》　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又《幸蜀回居南內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眞院作詩遣之使焚於馬嵬山下》　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僊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秪聽聲。

杜甫《北征》　【略】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衞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白居易《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

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屬，扶入車中不敢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瀟瀟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粧。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君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元稹《連昌宮詞》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宮邊老人為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燃燭。春紅滿眼睡紅銷，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遂巡大偏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謨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癡緣樹木。舞樹歌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爭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窠盤鬬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目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遭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張祜《南宮歎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 北陸冰初結，南宮漏更長。何勞卻睡草，不驗返魂香。月隱仙娥艷，風殘夢蝶揚。徒悲舊行跡，一夜玉階霜。

又《太真香囊子》 蹙金妃子小花囊，銷耗胸前結舊香。誰為君王重解得，一生遺恨繫心腸。

又《華清宮詩》 龍虎旌旗雨露飄，鳳池歌斷玉山遙。明皇上馬太真去，紅香滿園香自銷。

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迴。（帝使中使輔璆琳探祿山反否，璆琳受祿山金，回言不反。）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又《華清宮三十韻》 繡嶺明珠殿，層巒下繚牆。仰窺雕檻影，猶想赭袍光。昔帝登封後，中原自古強。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雷霆馳號令，星斗煥文章。釣築乘時用，芝蘭在處芳。北扉閑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厭未央。鉤陳裹巖谷，文陛壓青蒼。歌吹千秋節，樓臺八月涼。神仙高縹緲，環珮碎丁當。泉暖涵窗鏡，雲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粧。帖泰生靈壽，懽娛歲序長。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玩兵師漢武，迴手倒干將。鯨鬣掀東海，胡牙揭上陽。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蜀峰橫慘澹，秦樹遠微茫。鼎重山難轉，天扶業更昌。望賢餘故老，花萼舊池塘。往事人誰問，幽襟淚獨傷。碧簫斜送日，殷葉半凋霜。迸水傾瑤砌，疏風轉玉房。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鳥啄摧寒木，蝸蜒蠹畫梁。孤烟知客恨，遙起泰陵傍。

鄭嵎《津陽門詩》 津陽門北臨通逵，雪風獵獵飄酒旗。泥寒欵段蹶不進，疲童退問前何為。酒家顧客催解裝，案前羅列樽與巵。青錢瑣屑安足數，白醪軟美甘如飴。開壚引滿相獻酬，枯腸渴肺忘朝飢。愁憂似見出門去，漸覺春色入四肢。主翁移客挑華燈，雙肩隱膝烏帽欹。笑云鮑老不為禮，飄蕭雪鬢雙垂頤。問余何往凌寒曦，顧翁枯朽郎豈知。翁曾豪盛客不見，我自為君陳昔時。時平親衛號羽林，我纔十五為孤兒。射熊搏虎衆莫敵，彎弧出入隨佽飛。此時初創觀風樓，簷高百尺堆華榱。樓南更起鬬雞殿，晨光山影相參差。其年

十月移禁仗，山下櫛比羅百司。朝元閣成老君見，會昌縣以新豐移。幽州曉進供奉馬，玉珂寶勒黃金鑣。五王扈駕夾城路，傳聲校獵渭水湄。羽林六軍各出射，龍山絡野張且維。雕弓繡韔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野雉亡所依。人煩馬殆禽獸盡，百里腥膻禾黍稀。驪山按樂東風暖，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水，漱回煙浪深逶迤。犀屏象薦雜羅列，錦帟繡雁相追隨。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殘溜和纓綏。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生光輝。繞牀呼慮恣樗博，張燈達旦相謾期。相君侈擬連貴戚，日從秦虢多游嬉。朱衫馬前未滿足，更驅武卒羅旌旗。畫輪寶軸從天來，雲間笑語聲融怡。鳴騶前騎作蹀躞，宮粧襟袖皆天姿。青門紫陌多春風，風中數月殘香遺。驪駒吐沫一奮迅，路人擁篲爭珠璣。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鵠賀燕無由窺。萬金酬工不肯去，矜能恃巧尤嗟咨。四方節制傾附媚，窮奢極侈沾恩私。堂中特設夜明枕，銀燭不施光鑒帷。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留寖，蠻兒舞帶金蕤蕤。三郎玉笛弄煙月，怨如別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飲鹿泉邊春路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王母祠。禁庭術士多幻化，上前校勝紛相持。羅公如意奪顏色，三藏袈裟成散絲。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祕樂天半聞，丁當玉石和塤篪。宸聰聽覽未終曲，卻到人間迷是非。千秋御節在八月，會同萬國朝華夷。花萼樓南大合樂，八音九奏鸞來儀。都盧尋橦誠齷齪，公孫劍伎多神奇。馬知舞徹下珠榻，人惜曲終更羽衣。祿山此時侍御側，金雞畫障當罘罳。繡棚文袱日扆晷，甘言狡計愈嬌癡。詔令上路建甲第，樓通走馬如翬飛。大開內府恣供給，玉缶金筐銀簸箕。異謀潛熾促歸去，臨軒賜紫盈十圍。忠臣張公識逆狀，白日切諫上不疑。湯成召浴果不至，潼關已溢漁陽師。御街一夕無禁鼓，玉輅順勢西南馳。九門回望塵坌多，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頓，行宮徹屋層雲螭。馬嵬驛前駕不發，宰相射殺冤者誰。長眉賫髮作凝血，獨有君王潛涕洟。青泥坂上到三蜀，金堤城邊頓九旂。移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雁辭。明年尚父捷書至，洗清觀闕收封畿。兩宮相見望賢頓，君臣鼓舞皆歡欷。宮中親呼高驃騎，潛令故葬楊眞妃。花膚雪態不復見，空有香囊和淚滋。鑾輿卻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月悄悄，迎春亭上風颼颼。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牀塵凝罷颯被，畫簷蟲網頗梨碑。碧菱花覆雲母陵，風篁兩菊低離披。眞人影帳偏生草，果老藥堂空掩扉。鼎湖一日失弓劍，橋山煙草俄霏霏。空聞玉椀入金市，但見銅壺飄翠帷。開元到今踰十紀，當時事迹皆殘隳。竹花惟養棲梧鳳，水藻空游巢葉龜。會昌御宇斥內典，去留二教分黃緇。慶山汙瀦石甃毀，紅樓綠閣皆支離。奇松怪柏爲樵蘇，童山瞀谷亡險嶇。煙中壁碎石丞畫，雲間字失玄宗詩。石魚巘底百尋井，銀牀下卷紅綆遲。當時清影蔭紅葉，一旦飛埃埋素規。韓家燭樹倚林杪，千枝爍若山霞擒。昔年光彩奪明月，今日銷鎔當路岐。龍宮御牓高可惜，火焚牛挽臨崎嶇。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琉璃。我今前程能幾許，徒有餘息筋力羸。逢君話此空灑涕，卻憶歡娛無見期。主翁莫泣聽我語，寧勞感舊休吁嘻。河清海晏不難睹，我皇已立升平基。涅中土地昔湮沒，昨者收復無瘡痍。戎王北走葉青塚，虜馬西奔空月支。兩逢元年豈易偶，願翁頤養豐膚肌。平明酒醒各分手，今夕一樽翁莫遲。

蘇拯《經馬嵬坡》　一從殺貴妃，春來花無意。此地縱千年，土香猶破鼻。

寵既出常理，辱豈同常死。一等異於衆，傾覆皆如此。

康駢《廣謫仙怨并序》　賓使君序《謫仙怨》云：劉驁州之辭，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賓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辭，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晴山礙目橫天，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賓弘餘《廣謫仙怨并序》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望秦川，遙辭陵廟，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聽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因上馬索長笛，吹笛，曲成，潸然流涕，佇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名曲，帝謂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官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長卿遂撰其詞，吹之爲曲，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余既備知，聊因暇日撰其辭，復名樂工唱之，用廣其不知者。　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蕭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峨眉猶自彎彎。

楊正倫《華清宮絶句》 休罪明皇與貴妃，大都衰盛兩相雖。惟憐一派溫泉水，不逐人心冷煖移。

張齊賢《華清宮絶句》 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塵埃那得到中華。

陳堯佐《華清宮絶句》 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爭如一句傷時事，只爲明皇恃太平。

劉克莊《讀開元天寶遺事》 環子受兵火涴，梅姬如玉雪清。二妃未免遺恨，三郎可煞無情。

李調元《溫泉》 翠柏雲生繡嶺隈，華清宮殿已成灰。只今惟有溫泉月，曾見楊妃賜浴來。

又《馬嵬》 綽約仙人海上眠，此間空惜委花鈿。從來粉黛原都假，黃土何曾值一錢。（墓上土，名貴妃粉，傳能治面痣。）

敷演

白居易《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絶，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

陳鴻《長恨傳》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

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明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人，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

方岳《貴妃夜遊圖》　鳳靴又上玉花驄，恩在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宮瑤草碧，不知多少恨春風。

薩都拉《華清曲題楊妃病齒》　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妝。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朱唇半啓榴房破，胭脂紅注珍珠顆。一點春酸入瓠犀，雪色鮫綃濕香唾。九華帳裏熏蘭煙，玉肱曲枕珊瑚偏。玉釵半脫翠蛾斂，龍髯天子空垂涎。妾身雖侍君王側，別有閒情向誰說。斷腸塞上錦繃兒，萬恨千愁言不得。成都遙進新荔枝，金盤紫露甘如飴。紅塵一騎不成笑，病中風味心自知。君不聞華清宮，一齒作楚藏禍根，又不聞馬嵬坡，一身濺血未足多。漁陽一日鼙鼓動，始覺開元天下痛。雲臺不見漢功臣，三十六牙何足用，明眸皓齒今已矣，風流何處三郎李。

宋无《玉環病齒圖》　一點春寒入瓠犀，海棠花下獨顰眉。內廚幾日無宣喚，不問君王索荔枝。

又《題玉環聯轡圖》　赭袍紅映鏤金衣，笑並花驄酒力微。試問六龍西幸日，有人曾侍翠華歸。

洪希文《明皇太真避暑按樂圖》　已剖冰盤金粟瓜，旋調雪水試新茶。宮娃未解君恩暖，尚引青罌汲井花。

張憲《太真明皇並笛圖》　黑奴絃索花奴鼓，譚奴撫掌闍奴舞。阿環自品玉玲瓏，御手夷猶親按譜。風生龍爪玉星香，露濕櫻唇金縷長。莫倚花深人不見，李謩側足傍宮牆。

鄭元祐《楊妃上馬圖》　華蕚樓前上馬時，君王忘是壽王妃。龍顏含笑待持鞚，海棠睡美春風吹。繡鞍嬌憑翠裳冷，金鞚擬跨絲鞭垂。宮靴拍韁欲馳及，簌簌步搖危不支。後宮窈窕千蛾眉，並秉腰鼓黃金羈。芙蓉濯露總殊妙，雜遝綺羅知爲誰。獨擁妖環何所之，聯翩欲向華清池。雙龍嚙膝踏花去，錦香覆滿紅臙脂。從官車騎空瞻望，並肩私語行遲遲。行毋遲遲日已西，漁陽鐵騎崩雲追。纔出都門便別離，千載形迹令人悲，再拜能忘臣甫詩。

馮渭《太真教鸚鵡圖》　溫泉賜浴意融怡，猶念寧王玉笛吹。卻怕能言泄幽事，丁寧愼勿語人知。

吳景奎《題太真睡起圖》　興慶池邊花爛爛，清平調裏思飄飄。玉環睡起嬌無奈，背立東風酒半消。

楊維楨《題楊妃春睡圖》　沉香亭前燕來後，三郎鼓中放花柳。西宮困人春最先，華清溶溶煖如酒。雪肢欲透紅薔薇，錦襠卸盡流蘇幃。小蓮侍擁扶不起，翠被卷作梨雲飛。蟠龍髯重未勝綰，燕釵半落犀梳偃。晚漏壺中水聲遠，簾外日斜花影轉。琵琶未受宣喚促，睡重梨腰春正熟。不知小裀思蹇酥，夢中

化作銜花鹿。

楊基《題明皇貴妃對奕祿山旁觀圖》 深院紋楸敵睡魔，玉環用意蹙雙蛾。只因數子藏機密，不覺三郎失著多。布陣似窺龍尾道，爭邊未至馬嵬坡。有人冷眼觀成敗，若箇胡兒似爛柯。

徐渭《楊妃春睡圖》 守宮夜落臙脂臂，玉階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牆，無人知道楊妃睡。皂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秋水。畫裏猶能動世人，何怪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飛何處雨。

胡直《題貴妃春醉圖》 歌罷霓裳一曲歡，酒醺無力上雕鞍。侍兒扶起雲鬟側，喜得君王駐馬看。

周鼎《楊妃醉仆圖》 妖環不醉三郎醉，銀燭高燒看海棠。滿地閒雲扶不起，楚臺無夢夢漁陽。

又《楊妃醉歸圖》 金鞍欲上更遲遲，滿鐙春風擁侍兒。一種餘酣消未得，漁陽醒眼卻多時。

張燦《明皇貴妃上馬圖》 七寶裝鞍蜀錦堆，黃門扶控踏紅埃。君王只顧蛾眉笑，未路誰知到馬嵬。

謝承舉《楊妃舞翠盤圖》 妃子承私眷，君王愛宴遊。風旋朱袂薄，雲擁翠盤秋。宛轉花千態，低昂月半鉤。梨花僧寺夢，遺恨蜀江頭。

吳寬《楊太真剖瓜圖》 深宮六月涼風至，紈扇團圓奪秋氣。卻恨君王賜浴遲，華清水熱通宵沸。金刀手弄雲鬟低，楊柳樓頭日已西。莫誇碧椀紅瓤美，玉齒病來憎瓠犀。

解縉《貴妃妙舞圖》 太眞選人明光宮，龍幸天子夢寐慵。家遷將相李林甫，門喧市井楊國忠。大家醉眼看榜落，雙持玉節敲梧桐。鳳凰去矣不復至，獨舞飛燕春風中。宮壺龍湯曉漏盡，錦屏翠褥金泥融。霓裳曲度末肯終，潼關戰血燒天紅。嗚呼纖腰一束柳條重，如何舞得乾坤動。

陶安《太真玩月圖》 華清浴後上龍樓，得與冰娥共素秋。貌對妝臺金照面，光含宮髻玉搔頭。梨園徹樂承歡暇，桂闕當天爲我留。翠輦何緣不同到，霄衣應是罷宸遊。

李東陽《題楊妃出遊圖》 沉香亭前春日裏，海棠睡足風吹起。下驄馱醉出華清，頭上綠雲嬌不理。內人宣索已多時，金鑾供奉來何遲。有誰並轡復顧笑，不是秦姨定虢姨。階頭奚官執鞭走，問渠合是安郎否。不然那得近前行，秪許籠禽隨吠狗。君不見馬嵬坡下蛾眉愁，可憐白骨埋荒丘。柳絲難綰芳魂住，應從君王萬里遊。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下編傳奇三》 洪昇《沉香亭》，《今樂考證》著錄。《曲錄》據《長生殿序例》著錄之。《曲海總目提要》有一本，云明初人作，不知與洪氏有無關係。《長生殿》初稿名《沉香亭》，寫於康熙十二年，後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寫於康熙十八年。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遂專敘釵盒情緣，定名《長生殿》。寫於康熙二十七年。 佚。

又 洪昇《長生殿》，《今樂考證》著錄。清康熙刊本，暖紅室重刊本。《曲考》，《曲海目》，《曲錄》並見著錄。演唐玄宗、楊貴妃事。初名《沉香亭》，更名《舞霓裳》，後乃參合唐人小說玉妃歸蓬萊，明皇遊月宮等事，刪去楊妃穢蹟，專寫釵盒情緣，曰《長生殿》。劇凡五十齣，十餘年中，三易稿而始成，其審音協律等情，經姑蘇徐靈昭（或云靈昭爲靈胎）爲之指點，故無一句一字之踰越。其《定情》，《密誓》，《酒樓》，《絮閣》，《驚變》，《埋玉》，《聞鈴》，《哭像》，《彈詞》諸齣，最爲盛行。

王邕

王邕《後浯溪銘》 巋然峭臺，枕於祈陽。迥然楚方，臨於瀟湘。孤標一峰，不止百尺。嵯峨巨峻，□潔堪礪。英才別業，雅有儒風。河南元公，高卧其中。【略】我牧此郡，契於幽尋。刻銘山岑，敢告煙林。

《千唐志齋藏志・唐故汝陰郡司法參軍姚公墓誌》 秘書省正字王邕撰。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太原大房王氏 慶玄，生光復，子邕，金部郎中。

戴叔倫《桂陽北嶺偶過野人所居聊書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 犬吠空山響，林深一逕存。隔雲尋板屋，渡水到柴門。日晝風煙靜，花明草樹繁。乍疑秦世客，漸識楚人言。不記逃鄉里，居然長子孫。種田燒險谷，汲井鑿高原。

畦葉藏春雉，庭柯宿旅猿。嶺陰無瘴癘，地隙有蘭蓀。內戶均皮席，枯瓢沃野餐。遠心知自負，幽賞詎能論。轉步重崖合，瞻途落照昏。他時願攜手，莫比武陵源。

莊若訥

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讌詩并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於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坐。皆故人也。徹饌新尊，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眇緬曠樣，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眞嬉遊之擇耳。源明歌云云，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君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序。 浮漲湖兮莽迢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仙延，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

《登科記考》卷九 天寶十載，進士二十人，狀元李巨卿。進士錢起、謝良輔、魏璀、陳季、莊若訥。

陳季

《登科記考》卷九 天寶十載，進士二十人，狀元李巨卿。進士錢起、謝良輔、魏璀、陳季。

錢起《題陳季壁》 郢人何苦調，飲水仍布衾。煙火晝不起，蓬蒿春欲深。前庭少喬木，鄰舍聞新禽。雖有徵賢詔，終傷不遇心。

崔琪

《金石萃編・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並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韋迢

論述

吳景旭《歷代詩話・唐詩・廣和》 然晉、宋間何邵、張華、二陸、三謝，答其來意而已，非若後人爲次韻所局也。唐不勝載。姑論老杜。【略】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其往來反覆不過如是也。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詩學全書》卷三：韋往韶州，「早發湘潭」，以詩寄「杜」。上四叙秋景，亦「雨」後景。下四叙情。故人指「杜」，望其回「報」也。

紀事

呂溫《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烈考諱某（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

韓愈《韋氏夫人墓誌銘》 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諸房韋氏　伯陽，倉部郎中，生建、迢、造。迢，韶州刺史。

《舊唐書・韋夏卿傳》　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龍門公房韋氏　伯陽，字春，倉部郎中、北都副留守。生建、迢、造。迢，嶺南節度行軍司馬。

藝　文

杜甫《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迢》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又《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斯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又《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

元季川

《登雲中》《唐詩歸》卷二四：鍾惺評：澹甚，淺人不知。「清興相引行，日日三四周。白鷗與我心，不厭此中遊。」鍾惺評：不厭一字，比狎字、馴字、忘機字皆妙些。

《唐詩紀事・元季川》　季川，大曆、貞元間詩人也。一曰季川名融，元次山之弟也。次山作《處規》云：「季川曰：『覛復不言，覛有意乎？』」（覛，兄之別稱也。）

《唐才子傳・張衆甫》　同在一時者，有趙微明、于邈、蔣渙、元季川，俱山顛水涯，苦學貞士，名同蘭臣之芳，志非銀黃之術，吟詠性靈，陶陳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

元結《處規》　季川問曰：「覛終不復二論，覛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又《惡圓》　元子沿季川謂曰：「吾白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李　峰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姑臧大房李氏　乾昇生岑、峰。峰，開州刺史。

《金石錄》卷七　唐李峰途經劍門詩，程昂正書。上二碑，皆天寶十五載。

魏　顥

《封氏聞見記》卷八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雖移井不改。時聞洶洶動淥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爲定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一邊井中投一瓶，兩井相搖響泙湧。」又曰：「濟南郡裏多汨沏，娥皇女英汲引處。竊向池中潛咿來，澆茆畦上不流去。」炎雖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

魏顥《李翰林集序》　顥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籍。【略】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自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傳，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吾觀白之交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過禰，晉帝

非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蓍於子夏。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

《唐詩紀事・魏萬》　萬後名顥。上元初登第。始見白於廣陵，白曰：「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集之。

李頎《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樹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並序》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高、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跡與古賢并。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驚人世喧。采秀卧王屋，因窺洞天門。朅來遊嵩峰，羽客何雙雙。朝攜月光子，暮宿玉女窗。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淙。東浮汴河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颻淛江汜。揮手杭越間，樟亭望潮還。濤卷海門石，雲橫天際山。白馬走素車，留奔駭心顏。遙聞會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沈吟黃絹語。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咨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忽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挂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嶢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縕雲川谷雄，石門最可觀。瀑布挂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卻思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嚴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八詠樓，城西孤岧嶤。岧嶤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卷天地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碧雲中，邈與蒼嶺對。稍稍來吳都，裴回上姑蘇。煙綿橫九疑，滃蕩見五湖。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迴橈楚江濱，揮策揚子津。身著日本裘，（裘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伯儼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吾友揚子雲，弦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窗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

韋建

論述

李華《三賢論》　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略】皆序於蕭者也。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韋建》　聞道離家盡骨驚，況逢霜月共淒清。村鷄沙雁皆愁侶，惟有詩人善道情。

紀事

《元和姓纂・微韻》京兆諸房韋氏　伯陽，倉部郎中，生建、迢、造。建，太子詹事致仕。

《唐會要・致仕官》　貞元五年三月，前太子詹事韋建爲秘書監，並致仕，仍給半祿及賜帛。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龍門公房韋氏　伯陽，字春，倉部郎中、北都副留守。生建、迢、造。建，字正封，秘書監。

《唐詩紀事・韋建》　建與蕭穎士最善。

藝文

高適《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　憶昨相逢論久要，顧君哂我輕常調。

羈旅雖同白社遊，詩書已作青雲料。蹇質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幸逢明盛多招隱，高山大澤徵求盡。此時亦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犁牛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遠路鳴蟬秋興發，華堂美酒離憂銷。不知何日更攜手，應念茲晨去折腰。

宜芳公主楊氏

《唐會要·和親公主》 宜芳，外甥女楊氏，（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出降饒樂都督懷信王李延寵。

《册府元龜·外臣部·和親二》 （天寶）四載三月，封外甥女楊氏爲宜芳公主，出降饒樂郡督懷信王李延寵。九月，奚及契丹酋長各殺公主，舉部以叛。

盧　言

《安祿山事迹》卷下 祿山起逆之初，童謠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一貫錢。」【略】鋪白氈者，祿山入洛陽之日，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只得一千日。祿山云：「纔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上祿山詩【略】云云。

《太平廣記》卷四三七引《集異記》 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犬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悅。自爾凡所歷郡邑，悉領之。後將抵亳，忽於市肆遇友人邀飲，大醉而歸，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床，於言首嗥吠，乃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燕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難。

楊志堅

顏真卿《按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雲溪友議》卷上 顏魯公爲臨川内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饘臞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祿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嚴　武

論　述

綜　論

《南濠詩話》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兼襲其韻

也。後乃有用人韻以答之者，觀老杜嚴武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陸諸公，始尚次韻，爭奇鬬險，多至數百言，往來至數十首。而其流弊至於今極矣，非沛然有餘之才，鮮不爲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見邪？

《**藕堂詩話**》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

《**唐詩歸**》卷二三　鍾惺評：此人妙絕，交有奇情，詩有奇趣，想杜老不錯。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三　黃氏徹曰：「『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弄嚴武，藐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與莫逆，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強禦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測也。」按舊史杜本傳云：「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性雖急暴，不以爲忤。」新史語與舊同，其下云：「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新史本《雲溪友議》，不足信，故舊言以嚴武鎮蜀、章彝入覲證其僞。劉克莊云：「但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子美《哭嚴僕射》詩云：『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極其悽愴。至列之《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王嗣奭亦云：「觀公《九日寄嚴大夫》、嚴公《巴嶺答杜二見憶》兩詩，兩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訛。觀《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無欲殺公事。」以上諸說，皆足明嚴之未嘗忤公矣。若公之憑醉登牀，斥嚴家諱一事，舊史則貶之曰「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新史則貶之曰「性褊躁傲誕」，此亦未免已甚也。史稱公與武世舊，而武又少於公十四歲，則知挺之已與公爲交好，公親見武之成立，故《八哀》詩云：「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明友其父也。唐人朋友呼名，如李詩稱杜甫，杜詩稱李白，不足爲異。其直呼挺之，用此禮也。特施之死後，而對子名父，爲不直耳。然玩其語意，實足追念故交，且愛武之極，乃有此驚喜過望之詞。以沈醉不檢，故脫口觸諱，本非不足於武，何「褊躁傲誕」之有！是以武雖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諒其心曲，而不以爲釁，且待之加厚也。今以醉中一言之疵，遽概之曰「褊躁傲誕」，其性實然。然則杜詩中所以愛美嚴公不一而足者，皆將僭於虛言而不足信，而公之醒時，轉爲諛佞詐僞之流，非第「褊躁傲誕」之過而已也。豈知杜公者哉！至其在武幕中之詩，曰「強移栖息一枝安」，曰「蹉跎效小忠」，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未嘗以爲恩也，何「恃恩放恣」之有？吾歎作舊史者之視富貴人太重，而視公太輕也。然即其不屑相就者，亦自嗟時命之乖，不能展其康濟之志耳，非有憾於武也。以欲大庇天下之人，而老作諸侯之客，謂稱其本懷感恩思報不可，謂形諸嘲詠，即同怨望，亦不可。惟登牀一語，不能謂非無心之小失，而要不當如史臣科斷云云也。若常明黃氏，直以公之醉語，爲疾惡剛腸，爲孩弄嚴武，爲不畏強禦。此又於君子之過，從而爲之辭者，鄙意殊不謂然。武本非惡人，公亦未嘗疾武，疾武亦不應醉中名武之父，以此爲豪視八極，士之褆身接物，將何所不至也！故新舊史書論公已甚之處，斷不敢從，而黃氏之說，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學者身世閒之常法焉。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嚴武》　兩寄拾遺贈答勤，豐姿搖曳是僊雲。荒唐莫信危房杜，才子風流總屬君。

分　論

《**寄題杜拾遺錦江野亭**》《唐詩歸》卷二三：「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鍾惺評：偏幽、偏靜、偏細。「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鵷鶵冠」，鍾惺評：二語蓋嘲之，且嘆其不偶耳。《載酒園詩話又編・嚴武》：「腹中書籍幽時曬。」道得此語出，大非粗材。又曰：「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鵷鶵冠。」觀此二語，武直以桓溫自居，禰衡、郝隆視甫，久欲幕僚之矣，不待三持節之日也。此詩大有駕馭，亦可作武不殺甫之證。

《**題巴州光福寺楠木**》《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此詩奇鬱有異采，人偏不收，卻專取其《軍城早秋》一首。「高枝鬧葉鳥不度」，鍾惺評：鬧葉字，奇奧之甚，語亦奇。「君若幽靈幾千丈，寂寞窮山今遇賞」，鍾惺評：二語自負。《詩筏》：嚴季鷹詩，世人未有推重之者，余獨愛其骨氣近少陵，咏《楠木》篇尤似少陵《古柏行》諸作，蓋亦朋友漸摩之力耳。《載酒園詩話又編》：「君幽靈幾千丈，寂寞窮山今遇賞。亦知鐘梵報黃昏，猶卧禪床戀奇響。」興趣不俗，骨氣亦儘高，武詩如此，宜其知少陵也。

《**班婕妤**》《唐詩歸》卷二三：「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譚元春評：渾淪妙奇。

《巴嶺答杜二見憶》《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此老七言律反似勝諸名家，以淹貫中有生骨也。詩文帶英雄氣，自然不得爛熟。「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鍾惺評：楓愁客，菊對誰，頓挫有腕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二：（前解）：一句微有難讀，少若心粗，讀作巴山落月之時，便是卧「到」，非「向」字也。先生此句乃是卧向巴山落月，自言我當此時也。二句「兩鄉」在兩頭，「千里」在中間，夢亦千里，彼亦千里，我亦千里，此即「卧向落月」其時其事也。三、四，一是眞實性情，一是眞實學問，不必更問誰愛、誰能，大約定是何愛、何能矣。（後解）：江，巴江也。江頭，嚴望杜處也。客，嚴自謂也，言不見子美，但見赤葉，則嚴愁也。籬下黃花，嚴處菊也。「對誰」之爲言杜來則對杜，今杜不來，則與誰相對？托菊以自申也。跂馬，鞾馬於側，以便迎杜也。冷猿秋雁，忽忽有聞，皆疑是杜，而更非也。看先生此詩，始悟工部昔日相依，直是二人才力、學力自應投分至深，豈爲草草交游之云而已哉！登床、鉤簾之疑，吾更不欲辨焉。

《軍城早秋》《歸田詩話》卷上：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老杜集中。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雲澗尚書好誦之曰：「氣魄雄壯，眞邊帥事也。」《唐詩解》卷二七：西塞早寒，故秋風始來，雲雪已滿，胡兵每以此時入寇，於是遣飛將追擊，且欲殲之，使無還騎也。《載酒園詩話又編》：《軍城早秋》，自寫英雄本色耳。

《題龍日寺西龕石壁》《唐詩歸》卷二三：鍾惺評：此公詩本不多，如此高妙之作，諸本反不收，從曹能始，《蜀中名勝記》得之，深以爲快。「聖澤久潤物，皇明常燭幽」，鍾惺評：遊眺起得深廣。「永懷根本妙，誓以身心脩」，鍾惺評：深。「嘹唳猿響谷，參差峰入流」，鍾惺評：入字看得妙。「性分固有適，蓍龜何足求」，鍾惺評：英雄本色。「旌能舉滯時，選異拔奇秋」，鍾惺評：露出將相口氣。「往往行春到，聞鐘散客愁」，鍾惺評：結得幽澹。

傳記

《舊唐書·嚴武傳》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聖山陵，以武爲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爲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斂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紀事

《唐國史補》卷上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素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官婢矣！」

《元和姓纂·嚴韻》馮翊嚴氏　挺之，中書侍郎，生武，吏部尚書，鄭公。

《雲溪友議》卷上　武后朝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京尹，至今爲寮者，願得安之之術焉。定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鬢，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既妊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定之薄其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常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既懷汝。自後相

棄如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慣惋難處。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定之歸，驚愕視之，乃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戲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眞嚴定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定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乎？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門，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用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殺，後爲彝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唐詩紀事・嚴武》　武年三十二，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略】武字季鷹。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八瓊室金石補證・巴州光福寺額勅》　巴州城南二里，行古佛龕一所。右山南西道節度判官、衛尉少卿兼侍御史、內供奉嚴武奏，臣頃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前件古佛龕一所，舊石壁鐫刻五百餘鋪，劃開諸龕，化出衆像。

著　録

《百川書志》卷一四　《嚴武詩集》一卷，劍南節度使華州嚴武季鷹撰。

藝　文

王維《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公門暇日少，窮巷故人稀。偶值乘籃輿，非關避白衣。不知炊黍谷，誰解掃荆扉。君但傾茶椀，無妨騎馬歸。

又《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　上客能論道，吾生學養蒙。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中。冠上方簪豸，車邊已畫熊。拂衣迎五馬，垂手憑雙童。花釀和松屑，茶香透竹叢。薄霜澄夜月，殘雪帶春風。古壁蒼苔黑，寒山遠燒紅。眼看東候別，心事北川同。爲學輕先輩，何能訪老翁。欲知今日後，不樂爲車公。

岑參《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　【略】臺中嚴公於我厚，別後新詩滿人口。自憐棄置天西頭，因君爲問相思否。

又《稠桑驛喜逢嚴河南中丞便別得時字》　駟馬映花枝，人人夾路窺。離心且莫問，春草自應知。不謂青雲客，猶思紫禁時。別君能幾日，看取鬢成絲。

又《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又《送嚴黃門拜御史大夫再鎮蜀川兼覲省》　授鉞辭金殿，承恩戀玉墀。登壇漢主用，講德蜀人思。副相韓安國，黃門向子期。刀州重入夢，劍閣再題詞。春草連青綬，晴花間赤旗。山鶯朝送酒，江月夜供詩。許國分憂日，榮親色養時。蒼生望已久，來去不應遲。

又《虢州南池候嚴中丞不至》　池上日相待，知君殊未回。徒教柳葉長，漫使梨花開。駟馬去不見，雙魚空往來。思想不解說，孤負舟中杯。

又《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　京兆小齋寬，公庭半藥闌。瓢香茶色嫩，窗冷竹聲乾。盛德中朝貴，清風盡省寒。能將吏部鏡，照取寸心看。

又《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　郭外山色暝，主人林館秋。疏鐘入卧內，片月到牀頭。遙夜惜已半，清言殊未休。君雖在青瑣，心不忘滄洲。

杜甫《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宮，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跡忝朝庭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爲門。

又《奉和嚴大夫軍城早秋》　秋風褎褎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

又《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唐封華岳神爲金天王。）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巍然大賢（謂武父挺之）後，

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寶應元年，拜京兆尹。兩鎮劍南，俱兼成都尹。四登會府也。）三掌華陽兵。（華陽黑水惟梁州，武初出刺綿州，遷東川節度，再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再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乃三掌華陽兵也。）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武嘗延甫爲參謀，故以何遜自比。）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沈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輕荆衡。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又《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浪作禽塡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煮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厩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得水衡錢。內蕊繁於纈，宮莎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每覺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鎩翮尚聯翩。禁掖朋從故，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弦。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中（高宗初，改治中爲司馬。）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屯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荆州賞更新。 竹寒沙碧浣花溪，菱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豈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又《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疏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敲蓋擁高簷。

又《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又《諸將五首》五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思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杖出羣材。

又《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興，阮籍焉知禮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又《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先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倚杖穿花聽馬嘶。

又《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又《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又《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

又《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頻。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又《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清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又《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謠歌借，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又《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黃卷眞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癖，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敬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窮。露曬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罌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又《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

又《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流中座，岷山到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芡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旁。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又《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湍駛風醒酒，船迴霧起堤。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爲伴宿清溪。

又《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綸。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閣相親。

又《留別賈至嚴武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雲字》 田園須暫往，戎馬借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

羊士諤《題郡南山光福寺即嚴黃門所置時自給事中京兆少尹出守年三十性樂山水故老云每旬數至後分閫川州門有去思碑即郄拾遺之詞也》 傳聞黃閣守，茲地賦長沙。少壯稱時傑，功名惜歲華。嚴廊初建剎，賓從亟鳴笳。玉帳空嚴道，甘棠見野花。碑殘猶墮淚，古城自歸鴉。籍籍清風在，懷人諒不遐。

又《乾元初嚴黃門自京兆少尹貶牧巴郡以長才英氣固多暇日每遊郡之東山側精舍有盤石細泉疏爲浮杯之勝苔深樹老蒼然遺躅士諤謬因出守得繼茲賞乃賦詩十四韻刻於石壁》 石座雙峰古，雲泉九曲深。寂寥疏盤薏，無沒歲時侵。繞席流還緩，浮杯咽復沉。追懷上謝侶，更似會稽岑。誰謂天地窶，相期宅畔吟。光輝輕尺璧，然諾重黃金。幾醉東山妓，長懸北闕心。蕙蘭留雜佩，桃李想華簪。閉閣余何事，鳴騶亦屢尋。軒裳遵往轍，風景憩中林。橫吹多淒調，安歌送好音。初筵方側弁，故老忽沾襟。盛世當弘濟，平生諒所欽。無能愧陳力，惆悵拂瑤琴。

雜錄

《太平廣記》卷一三〇引《逸史》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

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束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舁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灑地卻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嚥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慙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緡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帝，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卻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史俊

《唐詩紀事·史俊》 嚴武作《巴州賦楠木歌》，俊後以監察御史來臨足邦，亦賦焉。

《輿地碑紀目》卷四《巴州碑記》 史俊《寄嚴侍御楠木詩》，在南龕。

郭受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詩寄上》《唐詩評選》卷四：首尾無端，如環皆玉。

《唐詩紀事·郭受》 受，大曆間衡陽判官也。

杜甫《酬郭十五受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呈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州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鄔載

《宣室志》卷五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唐詩紀事·鄔載》 天寶十三年楊浚舍人下登第。鄔載有文名，與錢起友善，起同載旅寓關中，起有詩云【略】。

劉長卿《過鄔三湖上書齋》 何事東南客，忘機一釣竿。酒香開甕老，湖色對門寒。向郭青山送，臨池白鳥看。見君能浪跡，予亦厭微官。

錢起《送鄔三落第還鄉》 郢客文章絕世稀，常嗟時命與心違。十年失路誰知己，千里思親獨遠歸。雲帆春水將何適，日愛東南暮山碧。關中新月對離尊，江上殘花待歸客。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途此別不堪悲。荷衣垂釣且安命，

金馬招賢會有時。

又《同鄭戴關中旅寓》　文士皆求遇，今人誰至公。蠹臺一寄宿，楊柳再春風。更惜忘形友，頻年失志同。羽毛齊燕雀，心事阻鴛鴻。留滯漸歸養，飛鳴恨觸籠。橘懷鄉夢裏，書去客愁中。殘雪迷歸雁，韶光棄斷蓬。吞悲聞唐舉，何路出屯蒙。

息夫牧

息夫牧《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士。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奉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崇詩以閱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略】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靄林，寒氣總至，月落匝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溫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詩鳴琴，亦以釋仳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殷少野

劉太真《送蕭穎士赴東府序》　從宮三年，始參謀於洛京。家兄與先鳴者天七人，奉壺開筵，執弟子之禮於路左。太眞以求文進，以無聞見舉而不怯，爲夫子羞。春雲輕陰，草色新碧，皎皎匹馬，出於青門，吾徒喟然，瞻望不及。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唐詩紀事・殷少野**》　天寶十二年楊浚舍人下登第。

賈邕

息夫牧《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并序》　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

《**新唐書・蕭穎士傳**》　奉使括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

《**唐詩紀事・賈邕**》　邕，天寶九年李暐侍郎下登第。蕭夫子赴東府，門人送者十二人，劉太眞爲之序云：【略】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蘇　渙

論　述

綜　論

《**蔡寬夫詩話・蘇渙詩**》　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爲白跖，後同哥舒晃反蜀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迺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青龍，靈怪人莫測。開月爲晨

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桀亢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

《韻語陽秋》卷二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卻變，白問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興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三》　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容齋三筆・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寓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劇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略】」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略】」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唐詩品彙》卷一八　蘇渙，杜甫稱其詩，以爲渙思慮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云。

《唐音癸籤・談叢二》　蘇渙以盜始，以流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讚不已，殊可怪。湖南後交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即今漂泊于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吳景旭《歷代詩話・杜詩・蘇渙》　吳旦生曰：《間氣集》，渙本不平者，稱其文意長於諷刺，有陳拾遺一鱗片甲，至比之蒯通詞說、祖君彥檄書。觀其廣州變律之作，此所謂不平者也。觀其不交州府，人事都絕，此所謂靜者也。以爲不平者，則人比之蒯通、祖君彥，詩比之陳拾遺。以爲靜者，則人比之龐公，詩比之黃初。蓋老杜傾倒之下，序與詩未免稱過其實。然用記異二字，亦是其自出脫處。盧德水云，蘇之爲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然其不交州府，忽訪江浦，則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可念也，子美所以記異也。

《蘭叢詩話》　杜所稱賞之蘇渙，據唐書有爲「白跖」者，不知即此人否？其詩有古律二十餘首，不知即杜所稱殷殷几席者否？其事、其人皆不足以深究，其詩非古非律，不知何所據而創之？

《詩學纂聞・蘇渙安惇》　杜詩內有《贈蘇渙》詩，（《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按：詩實只七韻。）蘇詩內有《贈安惇》詩，（《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杜、蘇何爲贈之詩耶？然杜集又有《入衡州》詩曰：「門闌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強。」以白起比渙，則渙之爲渙，公固深知之。題云紀異，亦誠不料是人能爲是詩，而所稱傾倒，亦特傾倒其詩而已。靜者之聲，其以爲諷乎？蘇詩云：「舊遊不厭白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勉以熟讀深思，此固切磋之義，亦必其人有厭讀舊書之意，舊書對新經而言，微詞也。不然，公與章惇仙遊潭題名，知其必能殺人，豈有明於大惇而昧於小惇者哉？

《隨園詩話》卷一二　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聲也。古今來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三百篇》，大半賢人君子之作。溯自西漢蘇、李五言，下至魏、晉、六朝、唐、宋、元、明，所謂大家、名家者，不一而足。何一非有心胸、有性情之君子哉！即其人稍涉詭激，亦不過不矜細行，自損名位而已。從未有陰賊險狠，妨民病國之人，至若唐之蘇渙作賊，劉叉攫金，羅虬殺妓，須知此種無賴，詩本不佳，不過附他人以傳耳。聖人教人學詩，其效可睹矣。」余笑問：「曹操何如？」公曰：「使操生治世，原是能臣。觀其祭喬太尉，贖文姬，頗有性情。宜其詩之佳也。」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蘇渙》　少日曾傳白跖名，讀書登第過全更。詩篇才力稱雄健，殷殷如聞金石聲。

分論

《變律》《柳亭詩話・變律》：蘇渙少年爲剽盜，人呼爲白跖。後折節讀書，舉進士，崔瓘辟爲從事，復棄去。嘗作變律詩十九首干廣帥。一則曰：「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再則曰：「徒有疾怨心，奈何不知機。」其後竟死哥舒晃之難，此與戴淵出處略同，而末路不及。袁石公詩：「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恥納無意儒，甯結有心賊。」少陵稱渙爲靜者，又比之白起，殆以其爲有心賊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強盜詩。極爲杜所賞，卒以百靈未散稱之。二詩殊未見奇處。　足強盜語。

又一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五古八》：周珽評：結理精悍，才力陡律，不將句字隨人呼拜者。又：在想外、在言外，恆薰知見香，不醉聲聞酒。高棅評：杜甫稱其詩，以爲渙思慮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有金石聲。

又三　《對牀夜語》卷四：蘇渙有變律詩二首，其一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言語如此，則渙亦非尋常之盜也。

傳記

《**中興間氣集・蘇渙**》　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曰「白跖」。賓人患之，以比莊蹻。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擢第，累遷至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瓘遇害，渙遂踰嶺扇動哥舒，跋扈交廣。此猶蛟龍見血，本質彰矣。三年中作變體律詩十九首，上廣州連帥李公勉，其文意長於諷刺，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善之。或曰：「此子左右嬖臣，侵敗王略，今著其文，可歟？」答曰：「漢策載蒯通說詞，皇史錄祖君彥檄書，此大所以容細也。」夫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言。渙者其殆類此乎。豈但不可棄雕蟲，亦以深懲賊子也。

《**唐才子傳・蘇渙**》　渙，廣德二年楊棲梧榜進士。本不平者，往來剽盜，善用白弩，巴賓商人苦之，稱曰白跖。後自知非，折節從學，遂成名，累遷侍御史，湖南崔中丞瓘辟爲從事。瓘遇害，繼走交廣，扇動哥舒晃跋扈，如蛟龍見血，本質彰矣。居無何，伏誅。初嘗爲《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節度李勉，其文意長於諷刺，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加待之。或曰：「此子羽翼嬖臣，侵敗王略，今尚其文，可歟？」勉曰：「漢策載蒯通說辭，皇史錄祖君檄草，此大容細者。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談。渙其庶乎？豈但存雕蟲小技，亦以深懲賊子也。」時以爲名言。杜甫有與贈答之詩，今悉傳。

紀事

權德輿《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南充郡王贈太子太保伊公神道碑銘》　大曆中，嶺南裨將哥舒晃盜殺其帥呂崇賁，以亂竊據府中，南方蕭然。江西連帥路嗣恭承詔出師，命將孟瑤暨公討之。公以水陸士徒，分道鼓行。晃之謀主蘇渙，騎將王明悅，鴟張蟻聚，皆據阨害。公曰：「寇不可翫，勝無幸焉。毒之酋臘，盡在足矣，疾力交瘁，必敵吾中。」乃莽其喉而潰其腹，斬首三千級，下韶州。其明年，戰於把江口，水道湍悍，戈船趦趄，公浮筏寘薪，迎風縱焰，寇之燋沒於水火者，終夕有聲。又明年，軍於湄口，於端州，於潮陽，次於廣州。多十月，斬晃、渙於沿溪，揭其首以徇。

《**唐詩紀事・蘇渙**》　渙以哥舒叛伏誅。

《**登科記考**》**卷一〇**　廣德二年甲辰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楊棲梧狀元。蘇渙。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蘇渙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渙詩》一卷

《**詩藪雜編・遺逸中・載籍**》　按《唐藝文志》、鄭《經籍略》，並不分詩文，中間容有單行文字，不錄詩歌者，然唐以茲取士，即間有之，不過千百之一，今集既亡，無從考證，姑從前例，備載篇中。【略】盛唐：蘇渙一卷。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詩目・盛唐之部**》《蘇渙集》一卷：《中興間

氣集》上，《全唐詩稿》一百六十九，《全唐詩錄》五十六，《全唐詩》四函八冊，《唐二百六十三家詩選》。

藝文

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無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予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戎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帝簫管黑白髮，儛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叔，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又《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乃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府檄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楊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

又《人衡州》 【略】門闌蘇生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彤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埽，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蹶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自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原注：彼掾張勸)紫荊寄樂土，鵬路觀翺翔。

雜錄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八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性，誠有合者。【略】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略】八無終：【略】蕭至忠：蘇稷、蘇渙【略】俱以法。

胡震亨《唐音癸籤·談叢四》 王弇州嘗爲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略】八、無終：【略】蘇渙、江爲、宋齊丘以法。

林披

林蘊《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披，字茂則，聰明特達，不受師教，目所一覽，必記於心。年十有五，自寫六經、百家、子史千餘卷，工鍾隸草，迥得其迹。年二十，以經業擢第，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嘗著《無鬼論》，廉使李承昭器之，奏授臨汀郡別駕，知州事。俗習人化，不肅而成。聲聞闕下，御史大夫李公栖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府君心感知己，而不能下人，解印歸休。宗韶州六祖之教，友西巖、黃蘗，苦竹三禪師，四十年間，不驚榮辱。有白雀青蛇之慶，默而不言。後嶺南廣帥薛公，景仰德輝，奏授都督，送詣拜而不受。故相國常公袞廉問福建，知府君辭蘇臺，知已謝南海奬，薦語於賓倅曰：「觀林公出處，其猶龍乎！體安舒暢，志尚清潔，莊周所畏，得無是乎？」此府君所以道光於邦也。嗚呼！夢奠兩楹，齡符致仕，啓手啓足，薨於邱園。長子端州刺史韋，次子殿中侍御史藻，次子橫州刺史著，次子饒州司馬薦，次子通州刺史曄，次子邵州刺史蘊，季子金吾衛長史蒙，季子同州刺史邁，季子福唐刺史兢。色養之下，皆承義方，一門廉潔，家無長物，保守素業，常恐失墜。寶曆元年，敬宗皇帝以孝治，爲大詔內外長吏追顯前門，蘊忝剖符竹，被沾雨露，哀榮所感，逮於幽明。嗚呼！泉山之南，抵

於溟渤千里之外，不啻萬旅，積德累慶，孰爲我先。自端州至福唐，皆有令子，世習文學，以衍箕裘，詩所謂「貽厥孫謀」，皆由府君訓誨之所致也。陵谷倘變，世多閱人，不顯不銘，何以昭德。銘曰：顯殷之德，有我仁祖。匪忠不生，生必生土。粵自溫陵，世逾十五。或工以文，或專以武，綿綿不絕，自耀門戶。天縱有德，挺生府君。特達聰明，氣在青雲。幼習文學，和光不羣。進退規矩，邦家必聞。有子有孫，以保吾門。嵗嵗莆陽，枕彼波坭。山媚川輝，繫我幽魂。日月雖逝，道德可尊。仰號松栢，淚灑血痕。

又《續慶圖》 披字茂彥，天寶十一年擢第，遷潭州刺史、澧州司馬、康州刺史，貶臨汀曹掾，改臨汀令，奏授臨汀別駕、知州事，加太子詹事、蘇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奏拜都督，不受恩，贈睦州刺史。析居澄渚，長子葦，端州刺史，次子藻，殿中侍御史，次子著，橫州刺史，次子薦，饒州司馬，次子曄，通州刺史，次子蘊，邵州刺史，季子蒙，金吾衛長史，季子邁，同州刺史，季子蔗，福唐州刺史。

《新唐書・林蘊傳》 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

《福建通志・人物五》 唐林披，字茂則，莆田人，少讀書，一覽即記，手抄六經、子史千餘卷，李栖筠薦授太子詹事。子九人，官皆刺史，號九牧，而蘊、藻尤知名。

《八閩通志・人物》 林披，字茂則，莆田人。目所一覽必記於心。年二十，以明經擢第。天寶中，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著《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子葦等九人又皆仕爲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氏。

《莆陽文獻列傳・林蘊傳》 父披，字茂則，書經目輒記，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以明經擢第，授臨汀曹掾。郡多鬼，著《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曄、蘊、蒙、邁、蔗，官皆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家」。

杜　誦

《中興間氣集・杜誦》 杜君詩不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於是集。

《唐詩紀事・杜誦》 誦，大曆間詩人也。

李康成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李康成》 開天李杜幸同時，撰集《玉臺》名下詩。紅袖翠鈿搖手去，《采蓮》一曲好情詞。　善言情緒李康成，別後希聞絃吹聲。擬古《自君之出矣》，思如亂草逐春生。

《采蓮曲》 《唐詩歸》卷二三：「采蓮去，月沒春江曙。翠鈿紅袖水中央，青荷蓮子雜衣香，雲起風生歸路長。」鍾惺評：搖擺。「歸路長，那得久。急迴船，兩搖手。」鍾惺評：如見。《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盛七古七》：吳山民評：以繁聲急節，寫艷語密情，卻簡得好。

《玉華仙子歌》 《升庵詩話・玉華仙子歌》：李康成《玉華仙子歌》：「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蔡孚《打毬篇》：「紅鬣錦鬢風驟驥，黃絡絲鞭電紫騮。」以電、霜、風、雷實字爲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劉長卿《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潺湲子陵瀨，彷彿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綠。新安江上孤帆遠，應逐楓林萬餘轉。古臺落日共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漁竿不復持，卻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舟晚泊時。

閻士和

《元和姓纂・鹽韻》廣平閻氏　懿道生伯璵，刑部侍郎。伯璵從父弟伯均。

《新唐書・文藝傳中・柳并》　初，并與劉太眞、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略】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李嘉祐《秋曉招隱寺東峰茶宴送內弟閻伯均歸江州》　萬畦新稻傍山村，數里深松到寺門。幸有香茶留穉子，不堪秋草送王孫。煙塵怨別唯愁隔，井邑蕭條誰忍論。莫怪臨岐獨垂淚，魏舒偏念外家恩。

包佶《同閻伯均宿道士觀有述》　南國佳人去不迴，洛陽才子更須媒。綺琴白雪無心弄，羅幌清風到曉開。冉冉修篁依戶牖，迢迢列宿映樓臺。縱令奔月成仙去，且作行雲入夢來。

李冶《得閻伯均書》　情來對鏡懶梳頭，暮雨蕭蕭庭樹秋。莫怪闌干垂玉筯，只緣惆悵對銀鉤。

皎然《舟行懷閻士和》　二月湖南春草徧，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兩三片。

又《和閻士和望池月答人》　片月忽臨池，雙蛾憶畫時。光浮空似粉，影散不成眉。孤枕應驚夢，寒林正入帷。情知兩處望，莫怨獨相思。

又《和閻士和李蕙冬夜重集》　郡理日閒曠，洗心宿香峯。雙林秋見月，萬壑靜聞鐘。珮玉行山翠，交麾動水容。如何股肱守，塵外得相從。

又《誚士和別》　今日同，明日隔，何事悠悠久爲客。君憐溪上去來雲，我羨磷磷水中石。

又《留別閻士和》　不慣人間別，多應忘別時。逢山又逢水，只畏郤來遲。

蕭存

傳記

符載《尚書比部郎中蕭府君墓誌銘》　嗚呼，蘭陵蕭君，蘊賢人之業，藏佐世之德，大君未盡其力，生人未享其福，鍾厲遘痾，殞靈休時，哀哉！君諱存，字成性，梁武帝季子鄱陽王恢之裔。五世祖唐刑部尚書生雅州都督，都督生左衛長史元恭，長史生密州莒縣主簿旻，主簿生揚州府功曹穎士。穎士字茂挺，特達聰明，業於上才，以詩書禮樂皐帝王霸之術爲己任。開元中進士擢第，鸞鳳神龍，煥乎文章，高價風馳，撼動八荒。是時禺禺昂昂，賢儁之士，揖涯岸，趨聞望，如白川之委溟海，羣山之仰嵩岱。君即功曹之子也。稟乾坤清粹之氣，聚而爲德義，散而爲識度，行可以輔教，才可以拯時。大抵根儒術，尙名理，喜言人之善，鋤人之惡，其餘九流百氏，質文沿革，雖千古夐絕，如以眸子視左右掌也。大曆初，與昌黎韓愈、天水趙贊、博陵崔造素友善齊名。李大夫栖筠領浙西，掇華刈楚，遂奏授蘇州常熟縣主簿。顏太師眞卿典吳興，纂文編韻，延納以修術之任。宰相劉公晏司轉運，與能咨畫，奏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明年，轉殿中侍尉評，建中包諫議佶掌鹽鐵，聆風欽舊，奏授監察御史。明年，轉殿中侍御史。自貞元元年夏至十年春，凡再爲侍御史，四爲尙書郎。初，御史大夫張滂董戎，天子之俾君留務於上國，時主計者張權侵官，交關有司，君不阿撓，庭辯可否，哆南箕，燭光芒，繇是愁憤，乞守外職，竟罷歸潯陽。君有草堂在廬山下紫霄峰，晚節學無生，得禪悅之味。每天氣寥朗，神有所詣，輒駕紫騮，携酒壺學業，同紫府之客，恣遊其上，弄泉坐石，不記早暮。無幾何，登黃石巖之絕巔，谷飈颼，丁壽腑臟，右體痲瘻不仁，雖藥膳充席，岐和叠跡，不得施其力焉。春秋六十二，十五年冬十月五日遘疾，十六年冬十月五日，卒於潯陽湓城之私第。遂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權

窆於承仙之西岡，未克葬於臨汝故也。凡纓紱之倫，痛環璧之破碎，悲豫章之摧拔，莫不驚惋憯怛，嚮風凄欷焉。夫人河東裴氏，王父璡，越州倉曹參軍事。皇考光輔，蘇州吳縣丞。資淑和之氣，承禮義之訓，陰範內則，璨然有光。有子四人：曰夐、曰東、曰願、曰奐，咸端素溫良，克荷家聲，吞茹荼蓼，若絕生理。今相國齊公抗、河南尹張式、給事許孟容、鄭鄧州正則、兵部楊郎中憑、憑弟吏部郎中凝、盧輔闕景亮、陸殿中灃，投分許與，期於莫逆。衆君子振鱗奮翼，日薄霄漢，君未中壽，獨歸泉壤。匣有豪曹，櫪有飛黃，不發不馳，埋骨摧鋩，可哀也哉，可哀也哉！相國於君有死生之交情，至於葬舊鄉，撫嵇紹，蓋餘力也，足以慰其精靈焉。載後學小子，日遊於藩，故遺芳盛烈，備得詳盡，見託誌錄，銜酸爲銘，銘曰：崇山鬱鬱連西崗，青龍白虎爲壽堂，靈其少安樂且康，麾頭不明歸舊鄉。

《**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 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贈其家。

紀事

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主簿，雅有父風，知名於代。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叙，力疾直書云爾。

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 大曆壬子歲，眞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略】常熟主簿蕭存、【略】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

權德輿《祭秘書包監文》 維貞元八年，歲次壬申，五月朔日，故吏金部員外郎蕭存，太常博士權德輿、大理寺丞王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秘書包七丈之靈。

《**因話錄**》**卷三** 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風。時裴延齡爲戶部侍郎，恃恩奸佞，與張滂不協，金部惡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略】韓文公少時，嘗受蕭金部知賞。

《**琴川志・叙官**》 蕭存，字伯誠，穎士之子，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浙西觀察使李棲筠表爲常熟主簿，見唐史蕭穎士傳。

藝文

韋應物《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 樸被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鷺朝天去，遙想蓬萊臺閣重。

戴叔倫《送蕭二》 擬向田間老此身，寒郊怨別甚於春。又聞故里朋遊盡，到日知逢何處人。

陳翊《送別蕭二》 橘花香覆白蘋洲，江引輕帆人遠遊。千里雲天風雨夕，憶君不敢再登樓。

韓愈《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

相里造

獨孤及《祭相里造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敬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嗚呼！往歲嘗與公度論死生變化，豈不知身與萬物，悉當歸無，猶謂不惑於道者，可以不奪其算。豈圖論猶在耳，目未及瞬，而公度之身，復爲異物。益知觀化而怛，自古皆妄，而哀來從中，妄豈易遣。嗚呼！公度，有志有文，量足韜世，善可救物，宰賜言語，冉季政事，古莫兩大，繫公兼之。伊昔密薦可否，廷折凶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表耆老，徯公而蘇。秉公論者，無賢不肖，孰不謂公，致君致身，方自此始。奈何吉未會也，凶問隨之，天下悼惜，士友悽欷。況某投分於策名之始，竝命於剖符之列，久要不忘平生，實惟公度是望。同心同病，我

身子身也，子與化往，奈我心何。名跡留爲故事，話言存乎耳目，惟音形眇忽，無前期可望，每一念至，哀塡胸臆。往矣公度，去我何之，勿言一罇，永無共持，倘肯顧饗，表公我思，尙饗！

劉太眞《送蕭穎士赴東府序》 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封氏聞見記》卷九 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薰灼內外。朝恩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恃恩陵轢，旁若無人，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挺然衆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壯之。

李絳《兵部尙書王紹神道碑》 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事贈工部侍郎造之長女。

白居易《冷泉亭記》 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

《元和姓纂·陽韻》魏郡冠氏縣相里氏 諶，唐梁卿令，潞城公，生元亮、元將，唐棣州刺史，曾孫造，唐河南少尹。

《南部新書》癸 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剝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李頎《送相里造入京》 子月過秦正，寒雲覆洛城。嗟君未得志，猶作苦辛行。煖酒嫌衣薄，瞻風候雨晴。春官含笑待，驅馬速前程。

趙匡

《元和姓纂·小韻》河東趙氏 君煦兄孫珍，和州刺史，生匡、贊。匡，洋州刺史。

《唐國史補》卷下 大曆以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

《新唐書·儒學傳·啖助》 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略】皆自名其學。

又《文藝傳中·蕭穎士》 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巽、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幷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

趙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匡自述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眞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述僅畢，未及詳省爾。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

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序》 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註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俱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云。

又《春秋例統序》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略】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嚮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即事，時年四十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鎭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戴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曆乙卯歲書成。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一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原釋趙匡撰。皇朝章拱之作《春秋統微序》。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己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佚，今本同。趙匡，字伯循。按宋志同，《四庫闕書目》作十二卷，陸淳撰，《秘書省闕書目》無此。

《宋史·藝文志一》 趙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

鮑防

論述

《韻語陽秋》卷一六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壯甚瓌詭，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惟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啓之。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徵求之急，亦可見矣。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鮑防》 天寶曾傳鮑謝名，襄州詩句自多情。雖雖有德不如鶴，此話如聞太息聲。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鮑防《雜感》詩曰：「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此作託諷不露。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二絶皆指一事，淺深自見。

傳記

碑志

穆員《鮑防碑》 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鮑，春秋六十九。公從三十六載致政二年，歷官二十五，凡居達官之長十二，領四嶽十三，州牧之寄三。貞元八年秋八月景申，薨於洛陽私第。冬十月旬有七日，從先公於北邙南原。詔贈太子少保，給鹵簿鼓吹旌其卒。葬後三年，嗣子宗由，惟中古封樹之制，且曰：丘壠與年代相推，幾何而平，松柏霜露相薄，幾何而盡。將令百代之後，遊九原者，徘徊不朽之烈，歎息可作之美，其惟金石刻乎，是用建碑墓，以揚先懿。公諱防，字子慎，河南洛陽人。其先蓋夏禹之苗裔，春秋時，杞公子有仕齊者，食采於鮑，因以命氏。曾祖標，皇隴州汧陽令。祖仁爽，雅州飛越尉，贈眉州刺史。父思溫，彭州唐昌丞，贈工部尚書。皆盛德下位，發祥於公。天寶中，天下尚文，其曰聞人，則重侔有德，貴齒高位。公賦《感遇》十七章，以古之正法，刺譏時病，麗而有則，屬詩者宗而誦之。舉進士高第，調太子正字。中州兵興，全德違難，辭永王，去來塡，爲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將薛兼訓授專征之命於越，輟公介之，始兼訓之奉光弼也。以順命爲忠，不及於義，公知光弼之不終也，諭而絶焉。東越仍師旅饑饉之後，三分其人，兵盜半之，公之佐兼訓也，令必公口，事必公手，兵兼於農，盜復於人。自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爲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以公故也。徵尚書郎，優游公卿間，執政者以代言之司見屬。無何，薛兼訓寢疾太原，上以北門寄重，軫念於薛，思所以貳而代之者，莫與公比，召對勞賜，寵而遣之。公之至也，人不知其帥之疾，帥不自知其疾。及其代也，由亞尹中丞洎居守專征之倅，各遷其任，兵自勇厲至於輯睦，人自安業至於移風，政自無闕至於有典。代宗嘉歎之不足，圖寫公形，列於別殿，蓋麟閣名臣之次也。三載朝覲，屬今上嗣位，惟新大政，授公紀律，俾作典刑，拜御史大夫。旅以文武之柄，方鎮爲大，南國萬里，俾之師長，統閩越，轉江南。公之撫人也，以家勤之，以子愛之，利用用之，厚生生之。詔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紀成績也。眞拜右常侍，扈從巡狩，轉禮部侍郎。上還鎬京，展謝郊廟，公預太常折無文之禮，進封東海公。詔徵賢良，求其讜言，時薦仲兄不敢違詔承詔，實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與公並命考第者，以爲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上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擢居甲第，每歲貢士，充於王庭，心爲靈龜，事絶請托。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詔下風行，令宣政舉，威革難理，惠周無告。既而瘵瘁生疾，陳乞遂聞。上置上將軍員以待功臣，先用文儒耆耄，以寵其選，拜右武衛上將軍。厥疾加劇，優詔授工部尚書致仕。徙家東周，富天祿，貴天爵，樂天命，順天和，以終夫天年。嗚呼賢哉，公德本於孝，才歸於用，從王牧人，即戎臨事，大略以忠肅慈惠沈毅莊敏爲稱，喜善怒惡，不必爲己，論交任人，必惟其終。入爲羽儀，出

作藩翰，夔夔然以家人嚴君之義，屬於長兄。蓋僕卿之祿，千乘之賦，以奉之。四時賓客之事，車服器用之費，一以稟之。公與夫人視諸孤羣從唯所授，公不敢以禮秩異，夫人不敢以居有私，而敬公和樂之道，於是乎久。御史中丞武威賈全，公之甥也，少長於我，登朝異門，敎切義方，慈均天性，故全之報也稱天下，甥舅加禮焉。鄭滑節度使隴西李融，公之吏也，推以腹心，齊嫉憂寵，歷佐三道，其間如一，故融之報也類天下，賓主加歡焉。於全也見公之內，如融也見公之外，然則公之行已與人可知矣。夫人蘭陵郡夫人蕭氏，始佐公賢，終成公貴，及公既沒，淸風如同。二孤前左衛兵曹參軍殿中省進馬、宗參，以文學世公之業，孝友繼公之志，猶曰不足以抒夫罔極，於是發揚垂裕之義，作爲銘曰：穆穆宣公，爲王藎臣。終始明哲，優游寵勛。在昔理平，逢時尙文。高唱寡和，長才不羣。星河麗天，卉木榮春。羽翰方陸，雲雷構屯。乃佐戎師，名屈道伸。乃登天朝，盛美惟新。茫茫南國，赫赫北門。股肱王室，父母生人。執憲承式，尹京作則。春官主文，宗伯尙德。出捍牧圉，入趨宸極。望實攸幷，謀猷允塞。賢宜翼聖，道厄於命。方叔元老，冉耕所病。明明天子，禮優致政。曳履散金，頤眞保性。良辰何遽，厚夜何長。歸全故邱，鞏洛之陽。貞石是勒，德音孔彰。於戲宣公，百世不忘。

傳狀

《新唐書・鮑防傳》 鮑防字子愼，襄州襄陽人。少孤寠，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實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愼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謫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尙書。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唐才子傳・鮑防》 防，字子愼，天寶十二年，楊儋榜進士，襄陽人也。【略】防工於詩，興思優足，風調嚴整，凡有感發，以譏切世弊，正國音之宗派也。與謝良弼爲詩友，時亦稱「鮑謝」云。有集今傳。

紀事

《元和姓纂・巧韻》襄陽鮑氏 開元有鮑思遠，生防，京兆尹，工部尙書。

《唐摭言》卷一四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

《唐語林・補遺》卷八 神龍以來，累爲主司者：【略】鮑防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

《全唐詩話・德宗》 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略】因詔曰：「卿等重陽宴會，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中，因製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上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淸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舍。由是白僚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眞及李紓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紹等四人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

著錄

《崇文總目》卷五 《鮑防集》五卷。鑒按：曾子固叙云：《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

《宋史・藝文志七》 《鮑防集》七卷，《雜感詩》一卷。

藝文

劉長卿《送秦侍御外甥張篆之福州謁鮑大夫秦侍御與鮑大夫有舊》 萬

里閭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煙。轅門拜首儒衣弊，貌似牢之豈不憐。

又《上巳日越中與鮑侍郎泛耶溪》 蘭橈縵轉傍汀沙，應接雲峰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君見漁船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煙花。

錢起《送鮑中丞赴太原行營》 年壯才仍美，時來道易行。寵兼三獨任，威肅貳師營。將略過南仲，天心寄北京。雲旂臨塞色，龍笛出關聲，漢月隨霜去，邊塵計日清。漸知王事好，文武用書生。

秦系《鮑防員外見尋因書情呈贈》 少小爲儒不自強，如今懶復見侯王。覽鏡已知身漸老，買山將作計偏長。荒涼鳥獸同三逕，撩亂琴書共一牀。猶有郎官來問疾，時人莫道我佯狂。

朱長文《送李司直歸浙東幕兼寄鮑將軍》 翩翩書記早曾聞，二十年來願見君。今日相逢悲白髮，同時幾許在青雲。人從北固山邊去，水到西陵渡口分，曾作王門曳裾客，爲余前謝鮑將軍。（自注：時節度大夫初封東平郡王。）

盧綸《送鮑中丞赴太原》 分路引鳴騶，喧喧似隴頭。暫移西掖望，全解北門憂。專慕臨都護，分曹制督郵。積冰營不下，盛雪獵方休。白草連胡帳，黃雲擁戍樓。今朝送旌旆，一減魯儒羞。

崔子向《上鮑大夫防》 行盡江南塞北時，無人不誦鮑家詩。東堂桂樹何年折，直至如今少一枝。